



壬寅新民

叢報彙編

壬寅新民叢報彙編目錄

論說

新民說

第一節	敘論	一
第二節	論新民爲中國第一急務	一
第三節	釋新民之義	一
第四節	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	四
第五節	論公德	五
第六節	論國家思想	八
第七節	論進取冒險	一〇
第八節	論權利思想	一五
第九節	論自由	二〇
第十節	論自治	二六
第十一節	論進步	三四
第十二節	論自尊	三六
第十三節	論合羣	四五
第十四節	論生利分利	五〇
第十五節	論毅力	五三

新民議

敬論

禁早婚議

敬告留學生諸君

敬告我同業諸君

敬告當道者

論學生公憤事

釋革

學說

倍根學說

笛卡兒學說

達爾文學說

孟德斯鳩學說

盧梭學說

邊沁學說

頤德學說

六九

六九

七一

七五

七九

八二

八八

九一

九五

九五

九七

一〇二

一〇六

一一四

一二三

一三四

亞里士多德學說

生計學沿革小史

格致學沿革考略

新派生物學家小史

時局

論民族競爭之大勢

政治

論立法權

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

公民自治篇

析疆增吏篇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中國專制政體進化史

緒論

第一章 論政體之種類及各國政體變遷之大勢

一四〇

一四六

一七二

一八〇

一八五

一八五

二〇三

二〇三

二〇七

二一〇

二二二

二三八

二四五

二四五

二四五

第二章 堯舜以前之政治

第三章 封建制度之漸革

第四章 貴族政治之消滅

論專制政體有百於君主而無一利

政治學學理摭言

君主無責任義

最大多數最大幸福義

教育

論教育當定宗旨

中國新教育案

教育政策私議

歷史

新史學

中國之舊史學

史學之界說

論正統

歷史與人種之關係

二四九

二四九

二五四

二六一

二六九

二七二

二七五

二七五

二八一

二八七

二九四

二九四

二九四

二九八

三〇一

三〇一

三〇五

論書法
論紀年

斯巴達小志

雅典小志

歐美各國立憲史論

地理

地理與文明之關係

亞洲地理大勢論

中國地理大勢論

歐洲地理大勢論

傳記

噶蘇士傳

張博望班定遠合傳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羅蘭夫人傳

三一—

三一四

三一五

三二七

三三二

三三九

三三九

三四六

三五—

三六九

三七三

三七三

三九〇

四〇—

四四〇

學術

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第一章 總論

第二章 胚胎時代

第三章 全盛時代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

第五章 老學時代

第六章 佛學時代

泰西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文學說例

孟子微

論初民發達之狀態

宗教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

宗教家與哲學家之短長得失

四五—

四五—

四五四

四四五

四六二

四八一

四九四

四九八

五〇八

五一二

五二二

五四二

五四七

五四七

五五三

論佛教與羣治之關係

宗教心理論

軍事

軍國民篇

軍國民之教育

法律

法律平談

生計

論世界經濟競爭之大勢

英國商工業發達史

談叢

飲冰室自由書

讀史隨記

捫籟談虎錄

五五六

五六一

五六五

五六五

五七八

五八七

五八七

五九五

五九五

六〇二

六〇七

六〇七

六一一

六一八

政治片片錄

六三一

飲冰室師友論學牋

六三三

西村博士自識錄

六五一

加藤博士天則百話

六五四

時評

六六一

雜俎

七二三

新智識之雜貨店

七二三

一語千金

七一九

道聽塗說

七二〇

外洋入口之竹頭木屑

七二二

小慧解頤錄

七二三

是汝師錄

七二六

史界鬼塵錄

七三二

法語之言

七四一

海外奇譚

七四四

簷簷錄

七四八

無盡智囊

七四九

小說

七五三

劫灰夢傳奇

七五三

新羅馬傳奇

七五四

愛國女兒傳奇

七七一

十五小豪傑

七七二

殖民偉績

八三八

虞初今語

八四九

紹介新著

八五一

原富

八五一

仁學

八五二

李鴻章

八五二

和文奇字解

八五三

萬國憲法志

八五四

憲法精理	八五五
國法學	八五六
財政四綱	八五七
埃及近世史	八五七
譯書彙編	八五八
選報	八五八
十九世紀外交史	八五九
時敏學堂修身科講義	八五九
新世界學報	八六〇
新小說	八六一
游學譯編	八六一
速成師範講義叢錄	八六二
社會學	八六二
權利競爭論	八六三
中等教育倫理學	八六三

問答

八六五

文苑

八八一

詩界潮音集

八八一

棒喝集

九〇五

東瀛輜軒錄

九〇七

飲冰室詩話

九〇九

餘錄

九三三

中國留學生新年會記事

九三三

周末學術餘議

九三四

嚴又陵論譯事書

九三八

吳保初奏請歸政摺

九三九

女士張竹君傳

九四一

侯官王元章與梁卓如書

九四二

東籍月旦

九四六

吳保初請除稗政摺

九六〇

蔡使要求日本警察入使署拘捕學生始末記

九六二

留學生秦毓澐等上蔡公使書

九七六

旅居美洲葉恩等上振貝子書

九七九

論留學生之責任與其箴言

九八一

留學生善後事宜質疑

九八四

學術變遷論

九八七

民權之界說

九九〇

萬國思想家年表

九九一

南洋公學學生出學始末彙記

一〇〇三

支那教育問題

一〇〇八

輿論一斑

一〇二七

中國近事

一〇六一

海外彙報

一一一九

論說

新民說

中國之新民

第一節 叙論

自世界初有人類以迄今日。國於地球上者何啻千萬。問其巋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圖占一顏色者。幾何乎。曰百十而已矣。此百十國中。其能屹然強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將來可以戰勝於天演界者。幾何乎。曰四五而已矣。夫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圓顛。而若者以興。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強。則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然今之亞美利加。猶古阿美利加。而盎格里索遜。英國人也。名種之。民族何以享其榮。古之羅馬。猶今之羅馬。而拉丁民族何以墜其譽。或曰是在英雄。然非無亞歷山大。而何以馬基頓。今已成灰塵。非無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幾不保殘喘。嗚呼。噫嘻。吾知其由國也。者積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第二節 論新民爲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吾今欲極言新民爲當務之急。其立論之根柢有二。一曰關於內治者。二曰關於外交者。所謂關於內治者何也。天下之論政術者多矣。動曰某甲誤國。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機。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職。若是者。吾固不敢謂爲非然也。雖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豈非來自民間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國民之一體耶。久矣。夫聚羣。官不能成一。雖妻聚羣。不能成一師。曠聚羣。法不能成一烏獲。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其又奚尤。西哲常言。政府之與人民。猶寒暑表之與空氣也。室中之氣候。與針裏之水銀。其度必相均。而絲毫不容假借。國民之文明程度。低者雖得明主賢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則其政息焉。譬猶嚴冬之際。置表於沸水中。雖其度驟升。水一冷。而墜如故矣。國民之文明程度。高者。雖偶有暴君汗吏。度劉一時。而其民力自能補救之。而整頓之。譬猶暑之時。置表於水塊上。雖其度忽落。不俄頃則水消而漲如故矣。然則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非爾者。則雖今日變一法。明日易一人。東塗西抹。學步效顰。吾未見其能濟也。夫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覩者何也。則於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

今草野愛國之士。往往獨居深念。歎息想望曰。安得賢君相。庶拯我乎。吾未知其所謂賢君相者。必如何而始為及格。雖然。若以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吾知。雖有賢君相。而亦無以善其後也。夫拿破侖。曠世之名將也。荷授以旗幟之精兵。則不能敵黑蠻哥命。布航海之大家也。荷乘以朽木之膠船。則不能渡溪沚。彼君相者。非能獨治也。勢不得不任疆臣。疆臣不得不任監司。監司不得不任府縣。府縣不得不任吏胥。此諸級中人。但使其賢者半。不肖者半。猶不足以致治。而況乎其百不得一也。今為此論者。固知泰西政治之美。而欲吾國之效之矣。但推其意。得毋以若彼之政治。皆由其君若相。獨力所製造耶。試與游英美德法之郡。觀其人民之自治。何如其人民與政府之關係。何如觀之一省。其治法儼然一國也。觀之一市。一村落。其治法儼然一國也。觀之一黨。會一公司。一學校。其治法儼然一國也。乃至觀之一人。其自治之法。亦儼然治一國也。譬諸鹽。有鹹性。積鹽如陵。其鹹愈嚴。然剖分此如陵之鹽。為若干石。為若干斗。為若干升。為若干顆。類為若干阿屯。無一不鹹。然後大鹹乃成。搏沙授粉。而欲以求鹹。雖隆之高。於泰岱猶無當也。故英美各國之民。常不待賢君相而足。以致治其元首。則堯舜之垂裳可也。成王之委裘亦可也。其官吏則曹參之醇酒可也。成瑨之坐禪亦可也。何也。以其有民也。故君相常倚賴國民。國民不倚賴君相。小國且然。况吾中國幅員之廣。尤非一二人之長鞭所能及者耶。

則試以一家譬一國。苟一家之中。子婦弟兄。各有本業。各有技能。忠信篤敬。勤勞進取。家未有不淳然興者。不然者。各委棄其責任。而一望諸家長。家長而不賢。固闔室為餓殍。藉令賢也。而能蔭庇我者。幾何。即能蔭庇矣。而為人子弟。累其父兄。使終歲勤劬。日夕憂勞。微特於心不安。其母乃終為家之索耶。今之動輒責政府。望賢君相者。抑何不怨。抑何不智。英人有常言曰。 "Thine's your mistake. I couldn't help you." 譯意言。君誤矣。吾不能助君也。此雖利己主義之鄙言。而實鞭策人自治自助之警句也。故吾雖日望有賢君相。吾尤恐即有賢君相。亦愛我而莫能助也。何也。責望於賢君相者。深則自責。望者必淺。而此責人不責己。望人不望己之惡習。即中國所以不能維新之大原。我責人人。亦責我。我望人人。亦望我。是四萬萬人。遂互消於相責相望之中。而國將誰與立也。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則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自新之謂也。新民之謂也。

所謂關於外交者何也。自十六世紀以來。約四百。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所磅礴衝激而成。民族主義者。何各地同種族。同言語。同宗教。同習俗之人。相視如同胞。務獨立自治。組織完備之政府。以謀公益。而禦他族是也。此

主義發達既極。馴至十九世紀之末。近二三年。乃更進而為民族帝國主義。National Imperialism 民族帝國主義者何。其國民之實力充於內而不得不溢於外。於是汲汲焉求擴張權力於他地。以為我尾闈其下手也。或以兵力。或以商務。或以工業。或以教會。而一用政策。以指揮調護之是也。近者如俄國之經略西伯利亞。土耳其德國之經略小亞細亞。阿非利加。英國之用兵於波亞。美國之縣夏威。掠古巴。橫非律賓。皆此新主義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而今也於東方大陸。有最大之國。最艱之壤。最腐敗之政府。最散弱之國民。彼族一日窺破內情。於是移其所謂民族帝國主義者。如群蟻之附羶。如萬矢之向的。雖然而集注於此一隅。彼俄人之於滿洲。德人之於山東。英人之於揚子江流域。法人之於兩廣。日人之於福建。亦皆此新主義之潮流。迫之不得不然也。夫所謂民族帝國主義者。與古代之帝國主義迥異。昔者有若亞歷山大。有若查理曼。有若成吉思汗。有若拿破侖。皆嘗抱雄圖。務遠略。欲蹂躪大地。吞并弱亡。雖然彼則由於一人之雄心。此則由於民族之漲力。彼則為權威之所役。此則為時勢之所趨。故彼之侵略。不過一時。所謂暴風疾雨。不崇朝而息矣。此之進取。則在久遠。日擴而日大。日入而日深。吾中國不幸而適當此盛禍之中心。點。其將何以待之。曰。彼為一二人之功名。心而來者。吾可以恃一二人之英雄。以相敵彼。以民族不得已之勢而來者。非合吾民族全體之能力。必無從抵制也。彼以一時之氣。驟進者。吾可以鼓一時之血勇。以相防彼。以久遠之政策。漸進者。非立百年宏毅之遠猷。必無從倖存也。不見乎瓶水乎。水僅半器。他水即從而入之。若內力能自充塞本器。而無一隙之可乘。他水未有能入者也。故今日欲抵制當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而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舍新民末由。今天下莫不憂外患矣。雖然使外而果能為患。則必非一憂之所能了也。夫以民族帝國主義之頑強。突進如彼。其劇而吾猶商榷於外之果能為患與否。何其愚也。吾以為為患之有無。不在外而在內。夫各國固同用此主義也。而俄何以不施諸英。英何以不施諸德。德何以不施諸美。歐美諸國何以不施諸日本。亦曰有隙與無隙之分而已。人之患瘡者。風寒暑溼。燥火無一不足以侵之。若血氣強盛。膚革充盈。者。冒風雪。犯暴曠。衝瘴癘。凌波濤。何有焉。不自禱生。而怨風雪。曠。波濤。瘴癘。之無情。非直彼不任受。而我亦豈以善怨而獲免耶。然則為中國今日計。必非恃一時之賢君相。而可以弭亂。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圖成。必其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與彼相埒。則外自不能為患。吾何為而患之。此其功非雖旦夕可就乎。然孟子有言。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今日舍此一專。別無善圖。甯復可蹉跎。蹉跎更閱數年。將有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復得者。嗚呼。我國民可不悚耶。可不勵耶。

第三節 釋新民之義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篤。與變化氣質之兩途。斯即吾淬厲所固有。採補所本無之說也。一人如是。衆民亦然。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群。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數千年立國於亞洲大陸。必其所具特質。有宏大高尚。完美。然異於羣族者。吾人所當保存之。而勿失墜也。雖然。保之云者。非任其自生自長。而漫曰我保之。我保之云爾。譬諸木然。非歲歲有新芽之茁。則其枯可立待。譬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湧。則其涸不移時。夫新芽新泉。豈自外來者耶。舊也。而不得不謂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舊也。濯之拭之。發其光。晶鍛之鍊之。成其體。段培之澆之。厚其本。原繼長增高。日征月邁。國民之精神。於是乎保存。於是乎發達。世或以守舊二字。爲一極可厭之名詞。其然豈其然哉。吾所患不在守舊。而患無真能守舊者。真能守舊者。何即吾所謂淬厲其固有而已。

僅淬厲固有而遂足乎。曰不然。今之世。非昔之世。今之人。非昔之人。昔者吾中國有部民。而無國民。非不能爲國民也。勢使然也。吾國夙巍然屹立於大東。環列皆小蠻夷。與他方大國。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視其國爲天下耳目所接觸。腦筋所濡染。聖哲所訓示。祖宗所遺傳。皆使之有可以爲一箇人之資格。有可以爲一家人之資格。有可以爲一鄉一族人之資格。有可以爲天下人之資格。而獨無可以爲一國國民之資格。夫國民之資格。雖未必有以遠優於此數者。而以今日列國並立。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時代。苟缺此資格。則決無以自立於天壤。故今日不欲強吾國。則不可不博考各國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彙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今論者於政治學術技藝。皆莫不知取人長以補我短矣。而不知民德民智民力。實爲政治學術技藝之原。不取於此。而取於彼。棄其本而慕其末。是何異見他樹之蓂鬱。而欲移其枝。以接我槁。餘見他井之汨湧。而欲汲其流。以實我智源也。故採補所本無。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長思也。

世界上萬事之現象。不外兩大主義。一曰保守。二曰進取。人之運用此兩主義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兩者並起而相衝突。或兩者並存而相調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衝突則必有調和。衝突者調和之先驅也。善調和者。斯爲偉大國民。盎格利撒遜人種是也。譬之躡步。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拾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故吾所謂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風者流。蔑棄吾數千年之

道德學術風俗。以求伍於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紙者流。謂僅抱此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遂足以立於大地也。

第四節 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

在民族主義立國之今日。民弱者國弱。強者國強。殆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有絲毫不容假借者。今請將地球民族之大勢。列為一表。而論其所以迭代消長之由。

- (一) 黑色民族
 - (二) 紅色民族
 - (三) 棕色民族
 - (四) 黃色民族
 - (五) 白色民族
- 民族
- (甲) 拉丁民族 (Latin) 法葡英諸國
 - (乙) 斯拉夫民族 (Slavonians) 俄奧諸國
 - (丙) 條頓民族 (Teutons) 英德荷諸國
 - (丁) 盎格魯撒遜民族 (Anglo-saxon) 英美兩國
 - (子) 日耳曼民族 德國

凡地球民族之大別五。聞其最有勢力於今世者誰乎。白色種人是也。白色民族之重要者二。其最有勢力於今世者誰乎。盎格魯撒遜人是也。當其始。溝分而居。不相雜。則也。則無論若何之民族。皆可以休養生息。於其部分之內。然天演物競之公例。既驅人類。使不得不接觸。不交通。不競爭。一旦接觸。交通。爭競。而一起一仆之數。乃立見不觀於門。蜂者乎。百蜂各處。一籠各自雄也。并而一之日。而死十六七兩日。而死十八九三日。而所餘者。僅一二焉矣。所餘之一二。必其最強者也。然則稍不強者。殆而已矣。黑紅棕之人。與白人相遇。如湯沃雪。瞬即消滅。夫人而知矣。今黃人與之遇。又著著失敗矣。若夫觀白人之自競也。彼斯拉夫民族。常為河士曼黎之專制政府。與盧馬納及哈善士卜之條頓人王家。所軛縛。至今罕能自伸。拉丁民族。雖當中世時代。曾臻全盛。及其與條頓人相遇。遂不可支。自羅馬解紐以來。今日歐洲之建國。無一不自條頓人之手而成。如皮士噶人之於西班牙。士埃威人之于葡萄牙。郎拔人之於意大利。佛

蘭克人之於法蘭西比利時。盎格魯撒遜人之於英吉利。士康的拿比亞人之于丹麥瑞典那威。日耳曼人之於德意志荷蘭瑞士。奧大利。凡此皆現代各國之主動力也。而一皆自條頓人發之成之。是條頓人不啻全世界動力之主人翁也。而條頓人之中。又以盎格魯撒遜人為主中之主強中之強。今日地球陸地四分之一以上。被其占領。人類四分之一以上。受其統制。而勢力範圍之布於五洲各地者。且日進而未有已焉。今試就百年來各國用語之人數變遷。列為一表。而知盎格魯民族之進步。有令人驚絕者。

語言	一八〇一年		一八九〇年	
	用各國語人數	百分比	用各國語人數	百分比
法語	三一,四五〇,千	一九,四	一一一,一〇〇,千	二七,七
俄語	三〇,七七〇,千	一九,〇	七五,二〇〇,千	一八,八
德語	三〇,三二〇,千	一八,七	七五,〇九〇,千	一八,七
西班牙語	二六,一九〇,千	一六,二	五一,二〇〇,千	一二,七
英語	二〇,五二〇,千	一二,七	四二,八〇〇,千	一〇,七
意語	一五,〇七〇,千	九,三	三三,〇〇〇,千	八,三
葡語	七,四八〇,千	四,七	一三,〇〇〇,千	三,二

由兩表比較之。則此九十年間。英語之位置。由第五躍至第一。由二千〇五十二萬。躍至一萬一千一百萬。由百分之十二。有奇。躍至百分之二十七。有奇。變遷遂有吞全球括四海之勢。盎格魯撒遜人之氣。誰能禦之。由此觀之。則今日世界上最優勝之民族。可以知矣。五色人相比較。白人最優。以白人相比較。條頓人最優。以條頓人相比較。盎格魯撒遜人最優。此非吾趨勢利之言也。天演界無可逃避之公例。實如是也。使日耳曼人能自新。以優勝于盎格魯撒遜。則他日能代之以興。亦未可知。使斯拉夫人拉丁人能自新。以優勝于條頓人。使黃人能自新。以優勝於白人。則其他日之結果。亦然。要之現在之地位。則其優劣之數。實如上所云云矣。然則吾所謂博考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彙釋其長。而取之以補我所未及者。援取法乎上之例。不可不求諸白人。不可不求諸白人之優。於他種人者。何也。他種人好靜。白種人好動。他種人狃於和平。白種人不辭競爭。他種人保守。白種人進取。以故他種人只能發生文明。白種人則能傳播文明。發生文明者。恃天然也。傳播文明者。恃人事也。試觀泰西文明動力之中心點。由安息埃及

而希臘由希臘而羅馬。由羅馬而大西洋沿岸諸國。而偏於大陸。而飛渡磅礪於亞美利加。今則回顧而報本於東方焉。其機未嘗一日停。其勇猛果敢活潑宏偉之氣。比諸印度人何如。比見中國人何如。其他小國更不必論矣。然則白種人所以雄飛于全球者。非天幸也。其民族之優勝使然也。

條頓人之優於他白人者何也。條頓人政治能力甚強。非他族所能及也。如彼希臘人及斯拉夫人。雖能立地方自治之制。而不能擴充之。其能力全集注於此。最小之公共團體。而位於此團體之上者。有國家之機關。位於此團體之下者。有箇人之權利。皆非彼等所能及也。以故其所生之結果。有三缺點。人民之權利不完一也。團體與團體之間不相聯屬二也。無防禦多敵之力三也。故希臘人一輒于羅馬。再輒于土耳其。三輒於條頓人。數千度不見天日。而斯拉夫人今猶呻吟於專制恣暴政體之下。而未有已也。至如迦特民族。羅馬一統前之部兒人。及今之愛爾蘭人。與蘇格蘭之高地人。皆屬於此族。雖其勇敢之氣。冠絕一時。而政治思想更薄弱。故惟知崇拜一二膂力之英雄。而國民不能獨立團結。雖能建無數之小軍國。而無統一之道。能創大宗教。而不能成大國家。至於拉丁人。則遠優于彼等矣。能建偉大之羅馬帝國。統一歐陸。能製完備之羅馬民法。垂型千年。雖然其思想太大。而不能實施。動欲統制宇內。而地方自治之制。被破壞焉。箇人權利被蹂躪。焉務張國力。而不養人格。故及羅馬之末葉。而拉丁之腐敗卑劣。聞天下。雖及今日。而其沿襲之舊質。猶不能除好虛榮少沈實。時則傾于保守。抱陳腐而不肯稍變。時則馳于急激。變之不以次第。若法蘭西人。其代表也。百年之內。變政者六易。憲法者十四。至今名為民主。而地方自治與箇人權利。毫無不能擴充。此拉丁人所以日蹙於天演之劇場也。若夫條頓人。則其始在日耳曼森林中。為一種蠻族。時其箇人強立自由之氣。概傳諸子孫。而不失。而又經羅馬文化之薰習。鍛鍊兩者。和合遂能成一特性之民族。而組織民族的國家。National State。創代議制度。使人民皆得參預政權。與人民之意。以為公意。合人民之權。以為國權。又能定團體與箇人之權。限定中央政府與地方自治之權。限各不相侵。民族全體得應於時。變以滋長。發達。故條頓人。今遂優於天下。非天幸也。其民族之優勝使然也。

盎格魯撒遜人之尤優于他條頓人者何也。其獨立自助之風。最盛自其幼年在家庭。在學校。父母師長。皆不以附庸待之。使其練習世務。稍長。而可以自立。不倚賴他人。其守紀律。循秩序之念。最厚。其常識。Common sense。最富。常不肯為無謀之舉。妄動其權利之思想。最重視權利。為第二之生命。絲毫不肯放過其體力。最壯能。其性質最堅。忍百折不回。其人以實業為主。不尚虛榮。人皆務有職業。不問高下。而坐食之官吏。政客。常不為世所重。其保守之性質。亦最多。而常能因時勢。變外羣。以發揮光大其

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

私德公德本並行不悖者也。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若微生畝譏孔子以爲佞，公孫丑疑孟子以好辯，此外道淺學之徒，其不知公德不待言矣。而大聖達哲亦往往不免。吾今固不欲撫拾古人片言隻語有爲發者，擷之以相詬病。要之吾中國數千年來，束身寡過主義實爲德育之中心點。範圍既日縮日小，其間有言論行事出此範圍外，欲爲本羣本國之公益，有所盡力者，彼曲士賤儒動輒援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等偏義以非笑之。擠排之謬種流傳，習非勝是。而國民益不復知公德爲何物。今夫人之生息於一羣也，安享其本羣之權利，即有常盡於其本羣之義務，苟不爾者，則直爲羣之蠹而已。彼持束身寡過主義者，以爲吾雖無益於羣，亦無害於羣，庸詎知無益之卽爲害乎？何則？羣有以益我而我無以益羣，是我連羣之負而不償也。夫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而連其所應償之負於私德，必爲罪矣。謂其害之將及于他人也，而連羣負者乃反得冒善人之名，何也使一羣之人皆相率而連焉，彼一羣之血本能有幾何，而此無窮之債客日夜蠶蝕之，而瓜分之有消耗無增補，何可長也。然則其羣必爲連負者所搜倒，與私人之受累者同一結果。此理勢之所必然矣。今吾中國所以日即衰落者，豈有他哉？束身寡過之善士太多，享權利而不盡義務，人人視其所負於羣者如無有焉。人雖多，曾不能爲羣之利，而反爲羣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

父母之於子也，生之育之，保之教之，故爲子者有報父母恩之義務。人人盡此義務，則子愈多者，父母愈順，家族愈昌。反是則爲家之索矣。故子而連父母之負者，謂之不孝。此私德上第一大義。盡人能知者也。羣之於人也，國家之於國民也，其恩與父母同。蓋無羣無國，則吾性命財產無所託，智慧能力無所附，而此身將不可以一日立於天地。故報羣報國之義務，有血氣者所同具也。苟放棄此責任者，無論其私德上爲善人爲惡人，而皆爲羣與國之盜賊。譬諸家有十子，或披剃出家，或博奕飲酒，雖一則求道，一則無賴，其善惡之性質迥殊，要之不顧父母之養，爲名教罪人，則一也。明乎此義，則凡獨善其身以自足者，實與不孝同科。案公德以審判之，雖謂其對於本羣而犯大逆不道之罪，亦不爲過。

某說部寓言有官吏死而冥王案治其罪者，其魂曰：吾無罪。吾作官甚廉。冥王曰：立木偶於庭，並水不飲，不更勝君乎？於廉之外一無所聞，是即君之罪也。遂炮烙之。欲以束身寡過爲獨一無二之善德者，不自知其已陷於此律而不容赦也。近世官箴最脛系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夫清慎勤豈非私德之高尙者耶？雖然彼官吏者受一羣之委託而治事者也，既有本身對於羣之義務，復有對於委託者之義務。曾是清慎勤三字遂足以塞此兩重責任乎？此皆由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故政治之不進，國華之日替，皆此

也。之由彼官吏之立於公人地位者且然而民間一私人更無論也我國民中無一人視國事如已事者皆公德之大義未有發明故

且論者亦知道德所由起乎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故因其群之野之差等而其所適宜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以能測其群

善其群進其群者為歸夫英國憲法以侵犯君主者為大逆不道法國憲法以謀立君主者為大逆不道美國憲法乃至以

安立貴爵名號者為大逆不道。其道德之外形相反如此至其精神則一也一者何曰為一羣之公益而已乃至古代

野蠻之人或以婦女公有為道德無婚嫁之制也古代斯巴達倫不脫此風或以奴隸非人為道德不以為非。南北美戰爭以前。歐美人不以此

德也。而今世哲學家猶不能謂其非道德蓋以彼當時之情形所以利群者惟此為宜也然則道德之精神未有一群之利

益而生者苟反於此精神雖至善者時或變為至惡矣。如自由之制在今日為至善。然移之於野蠻未開之羣則為至惡。是故公德者諸

德之源也。有益於群者為善無益於群者為惡。無益而有害者為大惡。此理放諸四海而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至其道德之外形則

隨其群之進步以為比例。差群之文野不同則其所以為利益者不同而所以為道德者亦自不同德也者非一成而不變者也

吾此言頗駭俗。但所言者德之條理。非德之本原。其本原固亘。非數千年前之古人所能立一定格式以範圍天下萬世者也。少公德之條理

多。然則吾輩生於此群生於此群之今日宜統觀宇內之大勢靜察吾族之所宜而發明一種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

進吾群之道未可以前王充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畫而不致進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皆言新道

德。此由學界之奴性未去。愛群愛國愛真理之心未誠也。蓋以為道德者。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自無始以來。不增不減。先聖昔賢。盡揭其奧。以詔後人。安有所謂

第六節 論國家思想

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萬千條理即由是生焉。本論以後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為綱以一貫之者也。故本節但論公德

之急務而實行此公德之方法則別著於下方

人羣之初級也有部民而無國民由部民而進為國民此文野所由分也部民與國民之異安在曰羣族而居自成風俗者謂之部

民有國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謂之國民天下未有無國民而可以成國者也
國家思想者何一曰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二曰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三曰對於外族而知有國家四曰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家
所謂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者何也人之所以貴於他物者以其能羣耳使以一身子然孤立於大地則飛不如禽走不如獸人類
之翦滅亦既久矣故自其內界言之則太平之時通功易事分業相助必非能以一身而備百工也自其外界言之則急難之際羣
策羣力捍城禦侮尤非能以一身而保七尺也於是乎國家起焉國家之立由於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僅恃一身之不可而別求
彼我相團結相補助相裨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團結永不散補助永不虧裨救永不誤利益永不窮則必人人焉知吾一身
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每發一慮出一言治一事必常注意於其所謂一身以上者不可善非利詳則不能利已天下之公仰也苟不爾則
團體終不可得成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此為國家思想之第一義
所謂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者何也國家如一公司朝廷則公司之事務所而握朝廷之權者則事務所之總辦也國家如一村市
朝廷則村市之會館而握朝廷之權者則會館之值理也夫事務所為公司而立乎抑公司為事務所而立乎會館為村市而設乎
抑村市為會館而設乎不待辨而知矣兩者性質不同而其大小輕重自不可以相越故法王路易第十四曰朕即國家也一語至
今以為大逆不道歐美五尺童子聞之莫不唾罵焉以吾中國人之眼觀之或以為無足怪乎雖然譬之有一公司之總辦而曰我
即公司有一村市之值理而曰我即村市試思公司之股東村市之居民能受之否耶夫國之不可以無朝廷固也故常推愛國之
心以愛及朝廷是亦愛人及屋愛屋及鳥之意云爾若夫以鳥為屋也以屋為人也以愛屋愛鳥為即愛人也寔假愛鳥而忘其屋
愛屋而忘其人也欲不謂之病狂不可得也故有國家思想者亦常愛朝廷而愛朝廷者未必皆有國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
者則朝廷為國家之代表愛朝廷即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蓋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此
為國家思想之第二義
所謂對於外族而知有國家者何也國家者對外之名詞也使世界而僅有一國則國家之名不能成立故身與身相並而有我身
家與家相接而有我家國與國相峙而有我國人類自千萬年以前分華各地各自發達自言語風俗以至思想法制形質異精神
異而有不自其國者焉循物競天擇之公例則人與人不能不衝突國與國不能不衝突國家之名立之以應他羣者也故
真愛國者雖有外國之神聖大哲而必不願服從於其主權之下甯使全國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子遺而必不肯以絲毫之權利讓

於他族蓋非是則其所以為國之具先亡也譬之一家雖復室如懸磬亦未有願他人入此室處者知有我故是故我存此為國家思想第三義

所謂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家者何也宗教家之論動言天國言大同言一切衆生所謂博愛主義世界主義抑豈不至德而深仁也哉雖然此等主義其脫離理想界而入於現實界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萬數千年後吾不敢知若今日將安取之夫競爭者文明之母也競爭一日停則文明之進步立止由一人之爭競而為一家由一家而為一鄉族由一鄉族而為一國一國者團體之最大圈而競爭之最高潮也若曰並國界而破之無論其事之不可成即成矣而競爭絕母乃文明亦與之俱絕乎况人之性非能終無競爭者也然則大同以後不轉瞬而必復以他事起競爭於天國中而彼時則已返為部民之競爭而非復國民之競爭是率天下人而復歸於野蠻也今世學者非不知此主義之為美也然以其為心界之美而非歷史上之美故定案以國家為最上之團體而不以世界為最上之團體蓋有由也然則言博愛者殺其一身之私以愛一家可也殺其一家之私以愛一鄉族可也殺其一身一家一鄉族之私以愛一國可也國也者私愛之本位而博愛之極點不及焉者野蠻也過焉者亦野蠻也何也其為部民而非國民一也此為國家思想第四義

耗矣哀哉吾中國人之無國家思想也其下焉者惟一身一家之榮瘁是問其上焉者則高談哲理以乖實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為虎而自為其俚其賢者亦僅以堯跖為主而自為其狗也

以言乎第一義則今日四萬萬人中其眼光能及於一身上者幾人攘而往熙而來苟有可以謀目前鎔銖之私利者雖賣盡全國之同胞以圖之亦弗辭也其所謂第一等人者則獨善其身鄉黨自好者流也是即吾所謂遺孽負而不償者也

以言乎第二義則吾中國相傳天經地義曰忠曰孝尚矣雖然言忠國則其義完言忠君則其義偏何也忠孝二德人格最要之伴也二者缺一時曰非人使忠而僅以施諸君也則天下之為君主者豈不絕其盡忠之路生而抱不具人格之缺憾耶則如今日美法等國之民無君可忠者豈不永見屏於此德之外而不復得列於人類耶願吾見夫為君主者與為民主國之國民者其應盡之忠德更有甚焉者也人非父母無自生非國家無自存孝於親忠於國皆報恩之大義而非為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言也而吾中國人以忠之一字為主僕交涉之專名何其慎也

以言乎第三義則吾國歷史彌天之大辱而非復吾所忍言矣計自漢末以迄今日凡一千七百餘

年間。我中國全土為他族所占領者三百五十八年。其黃河以北乃至七百五十九年。今列其種族及時代為表如左。

漢	成	後	燕	代	秦	後	後	西	西	後	南	南	北	大	後	契	金	元
劉淵	李雄	石勒	慕容	拓跋	符健	慕容	姚萇	慕容	慕容	慕容	慕容	慕容	慕容	慕容	慕容	慕容	慕容	慕容
匈奴	巴氏	羯	鮮卑	鮮卑	鮮卑	鮮卑	鮮卑	鮮卑	鮮卑	鮮卑	鮮卑	鮮卑	鮮卑	鮮卑	鮮卑	鮮卑	鮮卑	鮮卑
平陽	成都	鄴	樂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安
山西	四川	直隸	山西	陝西	直隸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山西
三〇四年	三一八年	三三七年	三五〇九年	三五一九年	三八四年	三八五年	三八五年	三八五年	三八五年	三八五年	三八五年	三八五年	三八五年	三八五年	三八五年	三八五年	三八五年	三八五年
三二九年	三四七年	三五〇一年	三七七〇年	三七七〇年	三九八年	三九八年	三九八年	三九八年	三九八年	三九八年	三九八年	三九八年	三九八年	三九八年	三九八年	三九八年	三九八年	三九八年

論說

嗚呼以黃帝神明華胄所世襲之公產業而為人珍而奪之者屢見不一見而所謂黃帝子孫者迎壺漿若崩厥角紆青紫臣妾
 人其自嚙同類以為之盡力者又不知幾何人也陳白沙崖山弔古詩有云「鷓鴣功奇石張宏範不是胡兒是漢兒」嗟夫嗟夫晉宋
 以來之漢兒其豐功偉烈與張宏範後先輝映者何啻千百白沙先生無乃所見不廣乎國家思想之銷亡至是而極以言乎第
 四義則中國儒者動曰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橫渠西銘之作視國家為渺小之一物而不屑厝意究其極
 也所謂國家以上之一大團體豈嘗因此等微妙之空言而有所補益而國家則滋益衰矣若是乎吾中國人之果無國家思想
 也危乎痛哉吾中國人之無國家思想竟如是其甚也

吾推其所以然之故厥有二端一曰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

其誤認國家為天下也復有二因第一由於地理者歐洲地形山河綺錯華離破碎其勢自趨於分立中國地形平原磅礴阨塞交
 通其勢自趨於統一故自秦以後二千餘年中間惟三國南北朝三百年間稍為分裂自餘則皆四海一家即偶有割據亦不旋踵
 而合併也環其外者雖有無數蠻族然其疆員其戶口其文物無一足及中國若葱嶺以外雖有波斯印度希臘羅馬諸文明國然
 彼此不相接不相知故中國之視其國如天下非妄自尊大也地理使然也夫國也者以對待而成中國人國家思想發達所以
 難於歐洲者勢也第二由於學說者戰國以前地理之勢未合羣雄角立而國家主義亦最盛隨其散也爭地爭城殺人盈野塗炭
 之禍未知所極有道之士怒然愛之矯枉過正以救末流孔子作春秋務破國界歸於一王以文致太平孟子謂天下惡乎定定於
 一其餘先秦諸子如墨翟宋軀老聃關尹之流雖其哲理各自不同至言及政術則莫不以統一諸國為第一要義蓋救當時之
 不得不如是也人心之厭分爭已甚遂有贏政劉邦諸梟雄接踵而起前此書生之坐論忽變為帝者之實行中央集權之勢遂以
 大定帝者猶慮其未固也乃更燔百家之言鋼方術之士而務刺取前哲緒論之有利於己者特表章之以陶冶一世於是國家主
 義遂絕其絕也未始不由孔墨諸哲消息於其間也雖然固不可以為先哲符彼其時固當然而扶東倒西又人類之弱點而不
 能避者也佛以說法度衆生而法執者謂執法也即由法生惑焉後人狃一統而忘愛國又豈先聖之志也且人與人相處而不能無
 彼我之界者天性然矣國界既破而鄉族身家界反日益甚是去十數之大國而復生出百數十數無量數之小國朝至四萬萬
 人為四萬萬國焉此實吾中國二千年來之性狀也惟不知有國也故其視朝廷不以為國民之代表而以為天帝之代表彼朝廷
 之屢易而不動其心也非忍也蒼天死而黃天立白帝殺而赤帝來於我下界凡民有伺與也稟受於地理者既若彼豈曾於學說

者又若此。我國人之無國家思想也。又何怪焉。又何怪焉。

雖然。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此不過一時之謬見。其時變。則其謬亦可自去。彼謬之由地理而起者。今則全球交通。列強比隣。閉關一統之勢破。而安知殷憂之不足以相啓也。謬之由學說而起者。今則新學輸入。古義調和。通變宜民之論昌。而安知王霸之不可以一途也。所最難變者。則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之弊。深中於人心也。夫獨善其身。鄉黨自好者。畏國事之爲己累而逃之也。家奴走狗於一姓而自詡爲忠者。爲一己之爵祿也。勢利所在趨之若蟻。而更自造一種道德以飾其醜。而美其名也。不然。則二千年來與中國交通者。雖無文明大國。而四面野蠻。亦何嘗非國耶。謂其盡不知有對待之國。又烏可也。然試觀劉淵石勒以來各種人之入主中夏。曾有一焉無漢人以爲之佐命元勳者乎。昔嵇紹生於魏。晉人篡其君而戮其父。紹親顏事兩重不共戴天之仇。敵且爲之死。而自以爲忠。後世史家亦或以忠許之焉。吾甚惜乎至完美至高尙之忠德。將爲此輩污穢以盡也。無他。知有己而已。有能富我者。吾願爲之吮癰。有能貴我者。吾願爲之叩頭。其來歷如何。豈必問也。若此者。其所以受病全非。由地理學說之影響地。理學說雖萬變。而奴隸根性終不可得變。嗚呼。吾獨奈之何哉。吾獨奈之何哉。不見乎聯軍入北京。而順民之旗戶戶高懸德政之傘。署衙千百嗚呼痛哉。吾語及此。無皆可裂無髮可豎。吾惟瞻戰。吾惟肉糜。忠云忠。忠於勢云爾。忠於利云爾。不知來視諸往他日。全球勢利中心點之所在。是即四萬萬忠臣中心點之所在也。而特不知國於此焉者之誰與立也。嗚呼。吾不欲多言矣。吾非敢望我同胞將所懷抱之利己主義剷除淨盡。吾惟望其擴充此主義鞏固此主義。求如何而後能真利己。如何而後能保己之利。使永不失。則非養成國家思想不能爲功也。同胞乎。同胞乎。勿謂廣土之足恃。羅馬帝國全盛時其幅員不讓。我今日也。勿謂民衆之足恃。印度之土人固二百餘兆也。勿謂文明之足恃。昔希臘之雅典。當其爲獨立國也。聲明文物甲天下。及其服從他族。萎靡不振。以至於滅亡。而吾國當胡元時代。士大夫皆習蒙古文。廿二史劄記而文學幾於中絕也。惟茲國家吾儕父母。今無父。何估無母。何恃。今擎擎淒淒。誰憐。取今時運一去。吾其已兮。思之。思之。今其猶未沫兮。

第七節 論進取冒險

天下無中立之事。不猛進斯倒退矣。人生與憂患俱來。苟畏難斯落險矣。吾見夫今日天下萬國中。其退步之速。與險象之劇者。莫吾中國若也。吾爲此懼。

歐洲民族所以優強於中國者。原因非一。而其富於進取冒險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今勿徵諸遠。請言其近者。當羅馬解紐以後。

歐洲人滿為憂。紛競不可終日。時則有一窶人子。子身萬里。四度航海。舟人失望。嗔怒之極。欲殺之而飲其血。而願勇撓不屈。有進無退。卒竟得亞美利加。為生靈開出新世界者。則西班牙之哥倫布士 Columbus 其人也。當羅馬教皇威力達於極點。各國君主俯伏肘下。時則有一介僧侶。假天主教之教士不娶妻故日本悍然揭九十六條檄文於大府。鳴舊教之罪惡。倡新說以號召天下。教皇率百數十王侯。開法會拘而訊之。使更前說。而願從容對簿。侃侃抗言。不屈不撓。卒能開信教自由之端緒。為人類進幸福者。則日耳曼之馬丁路得 Martin Luther 其人也。扁舟繞地球一周。凌重濤。冒萬死。三年乃還。卒開通太平洋航路。為兩半球陸交通之孔道者。則葡萄牙之麥志倫 Magellan 其人也。隻身探險於亞非利加內地。越萬里之撒哈拉沙漠。與瘴氣戰。與土蠻戰。與猛獸戰。數十年如一日。卒使全非開通。為白人殖民地。則英國之立溫斯敦 Livingston 其人也。十六七世紀間。新舊教之爭正烈。日耳曼勳滅新教徒。殆無遺類。時則有波羅的海岸一叢爾國。奮其螳臂。為人類請命。為上帝復仇。卒以萬六千之精兵。橫行歐陸。拯民塗炭。犧牲一身。而不悔者。則瑞典王亞多法士 Adolphus 其人也。俄羅斯經蒙古蹂躪之後。元氣新復。積弱疊隨。無足比數。時則有以萬乘之尊。微服外游。雜伍傭作。學其文明技術。傳與其民。使其國為今日世界第一雄國。屢髮乎有囊括宇內之觀者。則俄皇大彼得 Peter the great 其人也。英國自額里查白英皇名以後。積勝而驕。立憲美政。漸以墜地。時則有一窮壤牧夫。攘臂以舉義旗。與國會軍血戰八年。卒俘獨夫。重興民政。使北海三島。為文明政體之祖國。國旗輝於大地者。則英吉利之克林威爾 Cromwell 其人也。美受英軌。租稅煩重。人權蹂躪。民不聊生。時則有一穹谷俠農。叩自由之鐘。揭獨立之旗。毫無憑藉。以抗大敵。卒能建雄邦於新世界。今日幾為廿世紀地球之主人翁者。則美總統華盛頓 Washington 其人也。法國大革命後。風潮迅激。大陸震盪。舉國不寧。時則有一小軍隊中一小將。校奮其功名心。征埃及。征意大利。席捲全歐。建大帝國。猶率四十萬強。臨強俄。逐北千里。雖敗而其氣不挫。則法皇拿破侖 Napoleon 其人也。荷為班屬。宗教壓制。虐政憔悴。繼騎徧國。時則有一亡命志士。集勁旅於日耳曼。歸圖恢復。血戰三十七年。卒復國權。身斃於鉏麈之手。而不悔者。則荷蘭之維廉額們 William Egnont 其人也。美國當數十年前。奴政盛行。人道滅絕。南北異趣。國幾分裂。時則有一舟人之子。以正理為甲冑。以民義為戈矛。斷然排俗情。與義戰。犧牲少數。以活多數。草芥一身。以獻國民。卒能實行平等博愛之理想。定國憲以為天下法。則美總統林肯 Lincoln 其人也。羅馬云亡。遺烈久沫。寄息他族。奴畜禽視。時則有弱冠翩翩一少年。投秘密結社。傾僞政府。不能得志。遺寶異域。專務青年教育。喚起國魂。卒能使其國成獨立統一之功。列於世界第一等國者。則意大利之瑪志尼 Mazzini 其人也。若此者。不過聊舉數賢以為例耳。其他豪傑之類。此

未嘗不歎人生之能力無一定界限無一定程度而惟以其熱誠之界限程度為比例差其動機也希微其結果也殊絕而深知夫天下古今之英雄豪傑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政治家美術家探險家所以能為驚天地泣鬼神之事業震宇宙而昭蘇之者其所得皆由也西儒姚哥氏有言「婦人弱也而為母則強」夫弱婦何以能為強母唯其愛兒至誠一念則雖平日嬌不勝衣情如小鳥而以其兒之故可以獨往獨來于千山萬壑中虎狼吼嚇魍魎出沒而無所於恐無所於避大矣哉熱誠之愛之能易人度也朱壽昌之棄官行乞跋涉風雪愛其親也豫讓之漆身為厲被髮為奴愛其君也諸葛武侯之扶病出師酒一掬之淚於五丈原頭而不辭者愛知己也克林威爾冒弒君之大不韙且兩度解散國會受專制之嫌而無憚者愛國民也林肯不顧國內之分裂不恤戰爭之塗炭而毅然布放奴令於南美洲者愛公理也十六七世紀之開新教徒抵抗教皇者二百餘年死者以千數百萬計而未嘗悔者愛上帝愛自由也十九世紀革命風潮徧於全歐擲無量數之頭顱血肉前者仆而後者繼亦以其民之愛國而自愛也彼男女之相悅則固常背父母犯輿論千回百折以相從矣甚者乃相為死矣夫人情孰不愛生而惡死願其所愛有甚於生者故或可以得生而不用也戰國策言有攫金於齊市者士官拘而鞠之其人曰吾攫金時只見金不見人彼夫英雄豪傑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政治家美術家探險家當其徇其主義赴其目的何一非見金不見人之類也若是者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豈惟不見有人並不見有我焉無以名之名之曰「烟士披里純」(Narcissus)「烟士披里純」者熱誠最高潮之一點而感動人驅迫人使上於冒險進取之途者也而此熱誠又不惟於所愛者有之乃至哀之極怒之極危險之極亦常為驅發熱誠之導線處火宅者弱女能運千鈞之筭臨敵陣者疲馬亦作突圍之想故曰不搏不躍不激不行可愛者而不知愛可哀者而不知哀可怒者而不知怒可危者而不知危此所謂無人性也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

三曰生於智慧凡人之有所畏縮也必其於事理見之未明者也孩童婦媼最畏鬼暮夜則不敢出也蠻野民族最畏禱祥龜筮不從則不敢動作也日食彗見則恐懼潛藏也禮拜五日不宜出行也十三人不敢共膳也西俗皆此皆知有所蔽而行途有所怯也灘石錯落河流激湍非習水性者不敢渡焉大雪漫野坑谷皆盈非識地勢者不敢凌焉見之不審則其氣先怯既則進取之精神萎地矣故王陽明以知行合一為教義誠得其本也哥倫布之敢於航大西洋而西也蓋深信地圖之理而知彼岸必有極樂世界也格蘭斯頓之堅持愛爾蘭自治案也蓋深信民族主義自由平等主義知非此而莫愛不能相安也猛虎踞於後則越濶穿林如平地大火燎於棟則飛簷走壁如轉蓬知虎與火之能殺人而不得不冒次險以避最險也若乳嬰之子不知虎之暴而火之烈則

嬉○然○安○之○而○已○故○進○取○冒○險○之○精○神○又○常○以○其○見○地○之○淺○深○高○下○為○比○例○差○欲○養○氣○者○必○先○積○智○非○虛○言○也○而○不○然○者○為○效○宗○之○奴○隸○為○先○哲○之○奴○隸○為○習○俗○之○奴○隸○為○居○上○位○有○權○勢○者○之○奴○隸○乃○至○自○為○其○心○之○奴○隸○其○心○又○為○四○支○百○體○之○奴○隸○重○重○縛○勒○奄○奄○就○死○無○復○生○人○之○趣○矣○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

四○曰○生○於○膽○力○拿○破○命○曰○難○之○一○字○惟○愚○人○所○用○字○典○為○有○之○耳○又○曰○不○能○二○字○非○佛○蘭○西○人○所○用○也○謂爾遜曰：吾未見所謂可畏者吾不識「畏」之為何物也。則危坐于山巖一破屋也。其祖母立之曰：嗚呼！何物使重此可怖之現象。竟不能驅汝歸家耶。則答曰：Fear, I never saw Fear. I do not know what 嗚呼！至今讀此言神氣猶為之王焉。豈偉人之根器固非吾輩所能企乎。抑自有之而自不用也。拿破命所歷至難之境正多。爾遜所遇可畏之端亦不少。而拿納若行所無事者無他。其氣先足以勝之也。佛說三界惟心。萬法唯識。吾以為不能焉。以為可畏焉。斯不能矣。斯可畏矣。吾以為能焉。以為無畏焉。斯亦能矣。斯亦無畏矣。此其理真非鈍根衆生之所能悟也。雖然猶有二義焉。凡人患有疾病者雖復齒痛鼻眩之微末。而其日之精神志氣輒為之萎縮。蓋氣力與體魄常相依而為用者也。此一說也。又莊敬日強。安情日偷。生理之大經也。曾文正曰：「身體雖弱。卻不宜過於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卻。奄奄無氣。決難成事。」此一說也。若是乎體魄之不可不自壯而膽力亦未嘗不可以養成也。若拿破命若爾遜若曾國藩皆進取冒險之豪傑。永為後輩型者也。曾文正公語。實地也。宜小心。於此中自有冒險之精神。約言全錄。自能見之。

吾○乃○知○進○取○冒○險○之○不○可○以○已○如○此○其○甚○也○
危○乎○微○哉○吾○中○國○人○無○進○取○冒○險○之○性○質○自○昔○已○然○而○今○且○每○况○愈○下○也○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曰○知○白○守○黑○知○雄○守○雌○曰○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曰○未○嘗○先○人○而○常○隨○人○此○老○氏○之○調○言○不○待○論○矣○而○所○稱○誦○法○孔○子○者○又○往○往○遺○其○大○體○撫○其○偏○言○取○其○狹○主○義○而○棄○其○狂○主○義○取○其○勿○主○義○而○棄○其○為○主○義○勿主義者。愷然變態之學也。如非禮勿視四句等義是。為主○義○者○開○成○務○之○學○也○如○天○下○有○道○其○不○與○易○等○是○為○取○其○坤○主○義○而○棄○其○乾○主○義○地○道○差○道○巨○道○此○坤○主○義○也○自○強○不○息○此○乾○主○義○也○取○其○命○主○義○而○棄○其○力○主○義○列○子○有○力○命○論○語○稱○子○罕○言○命○又○稱○子○不○語○力○其○實○力發○則○違○之○也○曰○無○多○言○多○言○多○患○無○多○事○多○事○多○敗○也○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也○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也○夫○此○諸○義○亦○何○嘗○非○孔○門○所○傳○述○然○言○非○一○端○義○各○有○當○孔○子○曷○嘗○以○此○義○盡○律○天○下○哉○而○末○俗○承○流○取○便○利○已○遂○蒙○老○馬○以○孔○皮○易○尼○鄭○以○駟○莒○於○是○進○取○冒○險○之○精○神○漸○滅○以○盡○試○觀○一○部○十○七○史○之○列○傳○求○所○謂○如○哥○倫○布○立○溫○斯○敦○者○有○諸○乎○曰○無○有○也○求○所○謂○如○馬○丁○路○得○林○肯○者○有○諸○乎○曰○無○有○也○求○所○謂○如○克○林○威○爾○華○盛○頓○者○有○諸○乎○曰○無○有○也○藉○有○一○二○則○將○為○一○世○之○所○戮○辱○而○非○笑○者○也○不○曰○好○大○喜○功

論說

則曰忘身及親也積之數千年浸之億萬輩而奮者復陽艾之而陰鋤之務使一國之人鬼脈陰病質奄奄女性纖纖暮色沈沈嗚呼一國之大女德而無男德有病者而無健者有暮氣而無朝氣甚者乃至有鬼道而無人道惘哉惘哉吾不知國之何以立也君夢如何我愛孔多撫綏慷慨為少年進步之歌歌曰

Never look behind, boys.
When you're on the way;
Time enough for that, boys,
On some future day.
Though the way be long, boys,
Face it with a will;
Never stop to look behind
When climbing up a hill.
First be sure you're right, boys;
Then with courage strong.
Strap your pack upon your back,
And tramp tramp along.
When you're near the top, boys,
Of the rugged way,
Do not think your work is done,
But climb climb away.
Success is at the top, boys,
Waiting there until
Patient, plodding plucky boys
Have mounted up the hill,

第八節 論權利思想

人人對人而有當盡之責任人對人而有當盡之責任人對人而不盡責任者謂之害羣對我不盡責任者謂之直接以害羣何也對人而不盡責任者謂之自殺也

我對我之責任奈何天生之物而賦之以自捍自保之良能此有血氣者之公例也而人之所以貴於萬物者則以其不徒有「形而下」之生存而更有「形而上」之生存形而上之生存其條件不「端」而權利其最要也故禽獸以保生命為對我獨一無二之責任而號稱人類者則以保生命保權利兩者相倚然後此責任乃完荷不爾者則忽喪其所以為人之資格而與禽獸立於同等地位故羅馬法視奴隸與禽獸等於論理上誠得其當也賦也奴隸者無權利者也故奴隸即禽獸也

人形而上之自殺則舉全社會而禽獸之且禽獸其苗裔以至於無窮吾故曰直接以害羣也嗚呼吾一不解吾中國人之甘於自
 殺者何其多也
 權利何自生曰生於強彼獅虎之對於羣獸也會長國王之對百姓也貴族之對平民也男子之對女子也大羣之對於小羣也雄
 國之對於辱國也皆常占優等絕對之權利非獅虎會長等之暴惡也人人欲伸張己之權利而無所厭天性然也是故權利之為
 物必有中焉先放棄之然後有乙焉能侵入之人人務自強以自保吾權此實固其羣善其羣之二法門也古代希臘有供養正
 義之神者其造像也左手握衡右手提劍衡所以權權利之輕重劍所以護權利之實行有劍無衡是豺狼也有衡無劍則權利者
 亦空言而卒歸於無效德儒伊耶陵 Jhering 所著權利競爭論 原名為 Der Kampf ums Recht 英譯為 The Struggle for Law 於一八九二年此書乃其談於奧國維也納大學後發時所
 著也在本國重版九回他國文翻譯者二十一種其書之價值可知矣去年譯書者同人曾以我國文翻譯之僅成第 一 章而其中下關如余欲欲成之以此書藥治中國人尤為對病也本論要領大率取於伊氏之作故述其崖略如此云「權利之目的在平和而達此
 目的之方法則不離戰鬥有相侵者則必相拒侵者無已時故拒者亦無盡期實而言之則權利之生涯競爭而已」又曰「權利
 者不斷之勤勞也勤勞一弛而權利即歸於滅亡」若是乎權利之為物其所以得之與所以保之者如此其不易也
 藉欲得之藉欲保之則權利思想實為之原夫人之有四肢五臟也是形而下生存之要件也使內而或肝或肺外而或指或趾其
 有一不適者孰不感苦痛而急思療治之夫肢臟之苦痛是即其身內機關失和之徵也是即其機關有被侵焉之徵也而療治者
 即所以防禦此侵害以自保也形而上者之侵害亦有然有權利思想者一遇侵壓則其苦痛之感情直刺焉激焉動機一撥而不
 能自制亟亟焉謀抵抗之以復其本來夫肢臟受侵害而不覺苦痛者必其麻木不仁者也權利受侵害而不覺苦痛則又奚擇焉
 故無權利思想者雖謂之麻木不仁可也
 權利思想之強弱實為其人格之所關彼夫為賊獲者雖以窮卑極恥之事廷辱之其受也泰然若在高尚之武士則雖擲頭顱
 以抗雪其名譽所不辭矣為穿窬者雖以至醜極垢之名過毀之其居也恬然若在純潔之商人則雖傾萬金以表白其信用所不
 辭矣何也當其受侵受壓受誣也其精神上無形之苦痛直感覺而不能自己彼誤解權利之真相者以為是不過於形骸上物質
 上之利益斷斷計較焉噫鄙哉其為淺丈夫之言也譬諸我有是物而橫奪於人被奪者奮然抗爭於法廷彼其所爭之目的非在
 此物也在此物之主權也故常有訴訟之先聲言他日訟直所得之利益悉以充慈善事業之用者苟其志而在利也則此胡為者
 故此等之訴訟可謂之道德上問題而不可謂算學上之問題苟為算學上之問題則必先持籌而計之曰吾訴訟費之所損可以

償○訟○直○之○所○得○乎○能○償○則○為○之○不○能○則○已○之○此○鄙○夫○之○行○也○夫○此○等○計○算○者○對○於○無○意○識○之○損○害○可○以○用○之○譬○如○墜○物○於○淵○欲○備○人○而○索○之○因○預○算○其○物○值○與○備○值○之○相○償○是○理○之○當○然○也○其○目○的○在○得○物○之○利○益○也○爭○權○利○則○不○然○其○目○的○非○在○得○物○之○利○益○也○故○權○利○與○利○益○其○性○質○正○相○反○對○貪○目○前○之○苟○安○計○錙○銖○之○小○費○者○其○勢○必○至○視○權○利○如○弁○髦○此○正○人○格○高○下○垢○淨○所○由○分○也○昔○蘭○相○如○叱○秦○王○曰○臣○頭○與○璧○俱○碎○以○趙○之○大○何○區○區○一○璧○是○愛○使○其○愛○璧○則○碎○之○胡○為○者○乃○知○璧○可○毀○身○可○殺○敵○可○犯○國○可○危○而○其○不○可○屈○者○別○有○在○焉○噫○此○所○謂○權○利○者○也○伊○耶○陵○又○言○曰○英○國○人○之○游○歷○歐○洲○大○陸○者○或○偶○遇○旅○館○與○夫○有○無○理○之○需○索○輒○殺○然○斥○之○斥○之○不○聽○或○爭○議○不○決○者○往○往○甯○延○遲○行○期○數○日○數○旬○所○耗○旅○費○視○所○爭○之○數○增○至○十○倍○亦○所○不○怕○焉○無○識○者○莫○不○笑○其○大○愚○而○豈○知○此○人○所○爭○之○數○喜○林○英國貨幣名一喜林約當銀半圓實○所○以○使○堂○堂○英○吉○利○國○屹○然○獨○立○於○世○界○之○要○具○也○蓋○權○利○思○想○之○豐○富○權○利○感○情○之○敏○銳○即○英○人○所○以○立○國○之○大○原○也○今○試○舉○一○與○大○利○人○伊氏者書教授於英大與○此○英○人○地○位○同○財○力○同○者○相○比○較○其○遇○此○等○事○則○所○以○處○置○者○何○如○必○曰○此○區○區○者○豈○值○以○之○自○苦○而○滋○事○也○直○擲○金○拂○衣○而○去○耳○而○烏○知○夫○此○英○人○所○拒○與○人○所○擲○數○片○喜○林○之○中○有○一○絕○大○之○關○係○隱○伏○焉○即○兩○國○數○百○年○來○政○治○上○之○發○達○社○會○上○之○變○遷○皆○消○息○乎○其○間○也○嗚○呼○伊○氏○之○言○可○謂○博○深○而○切○明○矣○吾○國○人○試○一○自○反○吾○儕○之○權○利○思○想○視○英○人○與○人○誰○似○也○

論○者○或○疑○此○事○為○微○末○而○不○足○道○乎○請○言○其○大○者○譬○有○兩○國○於○此○甲○國○用○無○理○之○手○段○以○奪○乙○國○礦○礦○不○毛○之○地○一○方○里○此○被○害○國○者○將○默○而○息○乎○抑○奮○起○而○爭○之○不○得○而○繼○以○戰○乎○戰○役○一○起○則○國○帑○可○以○竭○民○財○可○以○盡○數○十○萬○之○壯○丁○可○以○一○朝○暴○骨○於○原○野○之○中○帝○王○之○瓊○樓○玉○宇○簾○民○之○筆○門○圭○竇○可○以○同○成○一○墟○馴○至○宗○社○可○以○屋○闕○祀○可○以○滅○其○所○損○與○一○方○里○地○之○比○較○何○啻○什○佰○千○萬○就○其○得○之○亦○不○過○一○方○里○石○田○耳○若○以○算○學○上○兩○兩○相○衡○彼○戰○焉○者○可○不○謂○大○愚○哉○而○豈○知○一○方○里○被○奪○而○不○敢○問○者○則○十○里○亦○奪○百○里○亦○奪○千○里○亦○奪○其○勢○不○至○以○全○國○委○於○他○人○而○不○止○也○而○此○避○讓○爭○食○安○逸○之○主○義○即○使○其○國○喪○其○所○以○立○國○之○原○也○故○夫○受○數○喜○林○之○欺○騙○屈○辱○而○默○然○忍○容○者○則○亦○可○以○對○於○本○身○死○刑○之○宣○告○自○署○名○而○不○辭○者○也○被○奪○一○方○里○之○地○而○不○發○憤○者○則○亦○可○以○舉○其○父○母○之○邦○之○全○圖○獻○賣○於○他○人○而○不○以○動○其○心○者○也○此○其○左○證○豈○在○遠○反○觀○我○國○而○使○我○漸○悚○無○地○矣○

盎○格○魯○撒○遜○人○不○待○言○矣○條○頓○人○不○待○言○矣○歐○洲○之○白○種○人○不○待○言○矣○試○就○近○比○照○之○於○日○本○日○本○當○四○十○年○前○美○國○一○軍○艦○始○到○不○過○一○測○量○其○海○岸○耳○而○舉○國○無○論○為○官○為○士○為○農○為○工○為○商○為○僧○為○俗○莫○不○順○目○切○齒○攘○臂○扼○腕○風○起○水○涌○遂○以○奏○尊○攘○之○功○成○維○新○之○業○而○我○中○國○以○其○時○燿○圓○明○園○定○南○京○條○約○割○香○港○開○五○口○試○問○我○國○民○之○感○情○何○如○也○當○八○年○前○俄○德○法○三○國○逼○日○本○還

遼不過以其所奪人者歸原主耳而學國無論為官為士為農為工為商為僧為俗莫不與目切齒環臂扼腕風起水涌汲汲焉張軍備臥薪嘗膽至今不忘而我中國以其時割膠州旅順等六七軍港定各國勢力範圍而聯軍入京燕薪塗炭試問我國民之感情何如也彼其智實不知曰此我之權利也但其有權利而不識有之之為尊榮失權利而不知失之之為苦痛一言蔽之曰無權利思想而已

吾中國先哲之教曰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曰犯而不校曰以德報怨以直報怨此自前人有為而發之言在盛德君子偶一行之雖有足令人起敬者而未俗承流遂藉以文其怠惰恒怯之劣根性而誤盡天下如所謂百忍成金所謂唾面自乾豈非世俗傳為佳話者耶夫人而至於唾面自乾天下之頑鈍無恥孰過是焉今乃欲舉全國人而惟此之為務是率全國人而為無骨無血無氣之怪物吾不知如何而可也中國數千年來誤此見解習非成是並為一談使勇者日即於銷磨而怯者反有所藉口遇勢力之強於已者始而讓之繼而畏之終而媚之弱者愈弱強者愈強奴隸之性日深一日對一人如是對團體亦然對本國如是對外國亦然以是而立於生存競爭最劇最烈之場吾不知如何而可也

大抵中國善言仁而泰西善言義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義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許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為至乎在千萬年後大同太平之世界吾不敢言若在今日則義也者誠救時之至德要道哉夫出吾仁以仁人者雖非侵人自由而待仁於人者則是放棄自由也仁焉者多則待仁於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趨於卑下百年前以流資資民為政府之責任而資民日多後此而後之而民反殿富焉君子愛人以德不聞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倚賴他人者上也若曰吾學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曰一等乎若是乎仁政者非政體之至焉者也吾中國人惟日望仁政於其上故遇仁焉者則為之嬰兒遇不仁焉者則為之魚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數千年來祖宗之遺傳即以受人魚肉為天經地義而權利二字之識想斷絕於吾人腦質中者固已久矣

楊朱曰「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嗜昔最深惡痛恨其言由今思之蓋亦有所見焉矣其所謂人人不利天下固公德之誣賊其所謂人人不損一毫抑亦權利之保障也列子楊朱篇曰楊朱曰孟孫陽與墨翟論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孟子曰然有問也孟孫陽曰一毛微于肌膚肌膚微于一節一節微於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之一物奈何輕之乎此語與前所引英人爭論也然則楊朱者實主張權利之哲學家而亦一善言開派一大師之言其持論必有所根據非徒放談縱樂而已不然其言何以能震天下而與儒墨並足為三國教時一良方也不過其論有難駁焉者耳夫人雖至鄙吝至不肖亦何至愛及一毫而顧斷斷焉爭之者非爭此一毫爭夫人之損我一毫所有權也即主權是推權利思想充類至義之盡者也一部分之權利合之即為全體之權利一私人之權利思想積之即為

一國家之權利思想故欲養成此思想必自簡人始人人皆不肯損一毫則亦誰復敢攫他人之鋒而損其一毫者故曰天下治矣非虛言也西哲名言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為界雖然楊朱非能解權利之真相者也彼知權利當保守而勿失而不知權利以進取而始生放佚也嬉樂也任運也厭世也皆殺權利之劊子手也而楊朱日昌言之以是求權利則何異欲鳩以祈永年也此吾中國所以雖盛行楊學而惟熏染其人人不利天下之流毒而不能實行其人人不損一毫之理想也權利思想薄弱使然也權利思想者非徒我對於我應盡之義務而已實亦一私人對於一公羣應盡之義務也譬之兩陣交綏同隊之人皆賭生命以當公敵而一人獨貪安逸避競爭曳兵而走焉此人之犧牲其名譽不待言矣而試思此人何以能幸保首領且其禍仍未延及於全羣者母亦恃同隊之人有代已而抗敵者耳使全軍將卒皆與此怯夫同流望風爭逃則此怯夫與其羣非悉為敵所屠而同歸於盡不止也彼一私人自拋棄其權利者與此逃亡之弱卒何擇也不奪惟是權利者常受外界之侵害而無已時者也故亦必常出內力之抵抗而無已時然後權利始成立抵抗之力之厚薄即為權利之強弱比例差試更以前喻明之夫以千人之隊則其間一卒之去就微末亦甚矣然使百人乃至數百人脫隊而逃則其結果如何其所餘不逃之卒必不可不加數倍之苦戰代此逃者而荷其負擔雖復忠勇義烈而其力亦有所不逮矣是何異逃者親堪不逃者之胸而刺以及也夫權利之競爭亦若是則已耳為國民者協力各盡其分內競爭之責任則彼自不得行設有苟免俾脫而避其衝者是不啻對於國民全體而為叛逆也何也是使公敵增其力而跳梁暴肆之所由行也彼淺見者以為一私人之放棄權利不過其本身之受虧被害而影響不及於他人何其偵也

權利競爭之不已而確立之保障之者厥恃法律故有權利思想者必以爭立法權為第一要義凡一羣之有法律無論為良為惡而皆由標立法權之人制定之以自護其權利者也強於權利思想之國民其法律必屢屢變更而日進於善蓋其始由少數之人出其強權以自利其後由多數之人復出其強權相抵制而亦以自利余所著論水室自由權利思想愈發達則人人皆為強者強與強相遇權與權相衡於是平和善美之新法律乃成雖然當新法律與舊法律相續之際常為最劇最慘之競爭蓋一新法律出則前此之憑藉舊法律以享特別之權利者必受異常之侵害故倡議新法律者不啻對於舊有權力之人而下宣戰書也夫是以動力與反動力相搏而大爭起焉此實生物天演之公例也當此時也新權利新法律之能成就與否全視乎抗戰者之力之強弱以為斷而道理之優劣不與焉而此過渡時代則倚舊者與倡新者皆不可不受大損害試一讀歐美諸國法律發達史如立憲政

廢奴隸釋備農勞力自由信教自由等諸大法律何一不自血風肉雨中薰浴而來使倡之者有所繪有所彈有所姑息而稍稍遷就於其間乎則此退一步彼進一步而所謂新權利者亦必終歸於滅亡而已吾中國人數千年來不識權利之爲何狀亦未始不由迂儒煦煦之說階之厲也質而言之則權利之誕生與人類之誕生略同分婉拆副之苦痛勞所不免惟其得之也艱故其護之也力遂使國民與權利之間其愛情一如母子之關係母之生子也實自以其性命爲孤注故其愛有非他人他事所能易者也權利之不經艱苦而得者如飛鴻之遺雛猛鷄狡狐時或得而攫之若慈母懷中之愛兒雖千百狐鷄豈能觀也故權利之薰浴於血風肉雨而來者既得之後而永不復失焉謂余不信請觀日本人民擁護憲法之能力與英美人民之能力相比較其強弱之率何如矣若是乎專言仁政者果不足以語於立國之道而人民之望仁政以得一支半節之權利者實含有亡國民之根性明也夫專言仁政猶且不可而虐政更何論焉大抵人生之有權利思想也天賦之良知良能也而其或強或弱或隱伏或漸亡至不齊者何也則常緣其國家之歷史政治之浸潤以爲差孟子牛山之喻先我言之矣非無萌蘖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歷覽東西古今亡國之史乘其始非無一二抵抗暴制以求自由者一鋤之三四鋤之漸萎靡漸衰頽漸銷鏖久之而猛烈沈醜之權利思想愈制而愈馴愈沖而愈淡乃至回復之望絕而受羈受軛以爲固然積之數十年數百年每下愈況而常至漸亡此固由其人民能力之薄弱而政府之罪又烏可追也夫此等政府豈嘗有一焉能嗣續其命脈以存於今日者即有一二亦不過風燭殘年旦夕待死而已政府以此道殺人毋乃適爲自殺之利及乎政府之自殺已作之而已受之其又奚尤願所最痛者其禍乃延及於國家全體而不能救也國民者一私人之所結集也國權者一私人之權利所圍成也故欲求國民之思想之感覺之行爲舍其分子之各私人之思想感覺行爲而終不可得見其民強者謂之強國其民弱者謂之弱國其民富者謂之富國其民貧者謂之貧國其民有權者謂之有權國其民無恥者謂之無恥國夫至以無恥國三字成一名詞而猶欲其國之立於天地有是理耶有是理耶其能受閹宦差役之婪索一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國之割一省而亦安之者也其能現奴顏婢膝昏聩之憐於權貴之門者必其能懸順民之旗箠食壺漿以迎他族之師者也譬之器然其完固者無論何物不能滲也苟有穴焉有焉我能滲之他人亦能滲之夫安知乎虐政所從入之門乃即外寇所從入之門也挑鄰婦而利其從我及爲我婦則欲其爲我罵人安可得也平昔之待其民也鞭之撻之敲之削之戮之辱之積千數百年雷者之餘威以震蕩摧鋤天下之廉恥既殄既獨既夷一旦敵國之艦糧騰集於海疆寇仇之貔貅迫臨於城下而後欲藉人民之力以捍衛是而網維是是何異不胎而求子蒸沙而求飯也嗟夫嗟夫

前車之覆者不知幾何矣而獨不解丁茲陽九者曾一自審焉否也

重為言曰國家譬猶樹也權利思想譬猶根也其根既撥雖復榦植崔嵬華葉紛紛而必歸於稿亡遇疾風橫雨則摧落更速焉即不爾而早曠之所暴炙其萎黃彫敝亦須時耳國民無權利思想者以之當外患則枯木遇風雨之類也即外患不來亦遇旱暵之類吾見夫全球千五兆生靈中除印度非洲南洋之黑蠻外其權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國人若者也孟子有言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若取羅馬法之法理而以論理解釋之則豈惟近焉而已一國之大而僅有四萬萬禽獸居焉天下之可恥孰過是也我同胞其恥之乎為政治家者以勿權權利思想為第一義為教育家者以養成權利思想為第一義為一人者無論士焉農焉工焉商焉男焉女焉各以自堅持權利思想為第一義國民不能得權利於政府也則爭之政府見國民之爭權利也則讓之欲使吾國之國權與他國之國權平等必先使吾國中人人固有之權皆平等必先使吾國民在我國所享之權利與他國民在彼國所享之權利相平等若是者國庶有瘳若是者國庶有瘳

第九節 論自由

「不自由毋寧死」斯語也實十八九兩世紀中歐美諸國民所以立國之本原也

自由之義適用於今日之中國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無往而不適用者也雖然有真自由有偽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蠻之自由今日自由云自由云之語已漸成青年輩之口頭禪矣新民子曰我國民如欲永享完全文明真自由之福也不可不先知自由之為物果何如矣請論自由

自由者奴隸之對待也綜觀歐美自由發達史其所爭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計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謂經濟上自由政治上之自由者人民對於政府而保其自由也宗教上之自由者教徒對於教會而保其自由也民族上之自由者本國對於外國而保其自由也生計上之自由者資本家與勞力者相互而保其自由也而政治上之自由復分為三一曰平民對於貴族而保其自由二曰國民全體對於政府而保其自由三曰殖民地對於母國而保其自由是也自由之徵諸實行者不外是矣

以此精神其所造出之結果厥有六端(一)四民平等問題凡一國之中無論何人不許有特權特別之權利與齊民異者是平民對於貴族所得之自由也(二)參政權問題凡生息於一國中者苟及歲而即有公民之資格可以參與一國政事是國民全體對於政府所得之

自由也(三)屬地自治問題凡人民自殖於他土者得任意自建政府與其在本地時所享之權利相等是殖民地對於母國所得之自由也(四)信仰問題人民欲信何教悉由自擇政府不得以國教束縛干涉之是教徒對於教會所爭得之自由也(五)民族建國問題一國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許他國若他族握其主權並不許干涉其毫末之內治侵奪其尺寸之土地是本國人對於外國所爭得之自由也(六)工羣問題日本謂之勞働凡勞力者自食其力地主與資本家不得以奴隸畜之是貧民對於素封者所爭得之自由也試通覽近世三四百年之史記其智者傲口舌於廟堂其勇者塗肝腦於原野前者仆後者與屢敗而不悔弗獲而不措者其所爭豈不以此數端耶其所得豈不在此數端耶試一述其崖略

昔在希臘羅馬之初政凡百設施謀及庶人共和自治之制發達蓋古然希臘純然貴族政體所謂公民者不過國民中一小部分而其餘農工商及奴隸非能一視也羅馬所謂公民不過其都會中之拉丁民族而其攻取所得之屬地非能一視也故政治上之自由雖遠濫觴於希臘然貴族之對平民也母國之對屬地也本國人之對外國也地主之對勞力者也其種種侵奪自由之弊亦自古然矣及耶穌教興羅馬帝國立而宗教專制政治專制乃大起中世之始蠻族猖披文化蹂躪不待言矣及其末也則羅馬皇帝與羅馬教皇分司全歐人民之軀殼靈魂兩界生息於肘下而不能自拔故中世史者實泰西之黑暗時代也及十四五世紀以來馬丁路得與一挾舊教藩籬思想自由之門開而新天地始出現矣爾後二百年中列國或內爭或外伐原野糜肉窟谷填血天日慘淡神鬼蒼黃皆爲此一事而已此爲爭宗教自由時代及十七世紀格林威爾起於英十八世紀華盛頓興於美未幾而法國大革命起狂風怒潮震撼全歐列國繼之雲滂水湧遂使地中海以西亘於太平洋東岸無一不爲立憲之國加拿大澳洲諸殖民地無一不爲自治之政直至今日而其機未止此爲爭政治自由時代自十六世紀荷蘭人求脫西班牙之軛奮戰四十餘年其後諸國踵興至十九世紀而民族主義磅礴於大地伊大利匈加利之於奧大利愛爾蘭之於英倫波蘭之於俄普與三國巴幹半島諸國之於土耳其以至現今波亞之於英菲律賓之於美所以死亡相踵而不悔者皆曰非我種族不得有我主權而已雖其所向之目的或達或不達而其精神一也此爲爭民族自由時代民族自由與否大半原於政前世紀九以來美國布禁奴之令俄國廢農備之制生計界大受影響而廿卅年來同盟罷工之事所在紛起工廠條例陸續發布自今以往此問題遂將爲全球第一大案此爲爭生計自由時代凡此諸端皆泰西四百年來改革進步之大端而其所欲以去者亦十之八九矣噫嘻是遵何道哉皆「不由母甯死」之一語聲動之鼓舞之出諸壤而升諸霄生其死而肉其骨也於戲庶幾哉自由之花於戲莊嚴哉自由之神

今將近世史中爭自由之大事。列一年表如下。

一五三二年	舊教徒與新教徒結條約許信教自由	宗教上之自由
一五二四年	瑞士信新教諸市府始聯合行共和政	同
一五三六年	丁抹國會始定新教為國教	同
一五七〇年	法國內訌暫熄新教徒始自由	同
一五九八年	法國許新教徒以參政權	同
一六四八年	荷蘭國與西班牙積四十年苦戰始得自立	民族上之自由亦因宗教
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	西班牙佛蘭西瑞典日耳曼丁抹等國連兵不止卒定新舊教同享平等權利	宗教上之自由
一六四九年	英民弑其王查理十第一行共和政	政治上之自由
一七七六年	北美合衆國布告獨立	同(殖民地之關係)
一七八九年	法國大革命起	同(貴族平民之關係)
一八二二年	墨西哥獨立	政治上之自由(殖民地之關係)
一八一九至一八三一年	南美洲諸國獨立	同
一八三二年	英國改正選舉法	同
一八三三年	英國布禁奴令于殖民地	生計上之自由
一八四八年	法國第二次革命	政治上之自由
同 年	奧國維也納革命起	同
同 年	匈加利始立新政府次年奧匈開戰	民族上之自由
同 年	意大利革命起	同
同 年	日耳曼謀統一不成	同

同	年	意大利瑞士丁抹荷蘭發布憲法	政治上之自由
一八六一年		俄國解放隸農	生計上之自由
一八六三年		希臘脫土耳其自立	民族上之自由
同	年	波蘭人拒俄亂起	同
同	年	美國因禁奴事南北相爭	同
一八六七年		北德意志聯邦成	民族上與政治上之自由
一八七〇年		法國第三次革命	政治上之自由
一八七一年		意大利統一功成	民族上與政治上之自由
一八七五至一八七八年		土耳其所屬門的內哥塞爾維亞 赫斯戈偉訥等國皆起倡獨立	民族上與宗教上之自由
一八八一年		俄皇亞歷山大第二將布憲法旋為虛無黨所弑	政治上之自由
一八八二年		美國大同盟罷工起此後各國有之歲歲不絕	生計上之自由
一八八九年		巴西獨立行共和政	政治上之自由(殖民地之關係)
一八九三年		英國布愛爾蘭自治案	民族上之自由
一八九九年		菲立賓與美國戰	同
同	年	波亞與英國戰	同
一九〇一年		澳洲自治聯邦成	政治上之自由

之而今則尚無有也以其生計界尚沈滯而競爭不劇烈也然則今日吾中國所最急者惟第二之參政問題與第四之民族建國問題而已此二者事本同源苟得其乙則甲不求而自來苟得其甲則乙雖弗獲猶無害也若是夫吾儕之所謂自由與其所以求自由之道可以見矣

自由之界說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夫既不許侵人自由則其不自由亦甚矣而願謂此為自由之極則者何也自由云者團體之自由非箇人之自由也野蠻時代箇人之自由而團體之自由亡文明時代團體之自由強而箇人之自由滅斯

二者蓋有一定之比例而分毫不容忒者焉使其以箇人之自由為自由也則天下享自由之福者宜莫今日之中國人若也紳士武斷於鄉曲受魚肉者莫能抗也阻商通債而不償受欺騙者莫能責也夫人人皆可以為紳士人人皆可以為駟商則人之自由亦甚矣不甯惟是首善之區而男婦以官道為圍牆何其自由也市邑之間而老稚以鴉片為菽粟何其自由也若在文明國輕

則罰緩重則輸城且矣諸類此者若悉數之則更十僕而不能盡由是言之中國人自由乎他國人自由乎願謂者揭自由之國不於此而於彼者何也野蠻自由之文明自由之蓋賊也文明自由者自由於法律之下其一舉一動如機器之節廢其一進一退如軍隊之步武自野蠻人視之則以為天下之不自由莫此甚也夫其所以必若是者何也天下未有內不自整而能與外為競者

外界之競爭無已時則內界之所以圍其競爭之具者亦無已時使濫用其自由而侵他人之自由焉而團體之自由焉則其羣固已不克自立而將為他羣之奴隸夫復何自由之能幾也故真自由者必能服從服從者何服法律也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護我自由而亦以箝束我自由者也彼英人是已天下民族中最富於服從性質者莫如英人其最享自由幸福者亦莫如英人夫

安知乎服從之即為自由母也嗟夫今世少年莫不嚮慕言自由矣其言之者固自謂有文明思想矣曾不審夫泰西之所謂自由者在前此之諸大問題無一役非為團體公益計而決非一私人之放恣桀驁者所可託以戲身也今不用之向上以求憲法不用之掛外以伸國權而徒耳食一二學說之半面取便私圖破壞公德自返於野蠻之野蠻有規語之者猶敢醜然抗說曰吾自由

吾自由吾甚懼乎自由二字不徒為專制黨之口實而實為中國前途之公敵也

「愛」主義者天下之良主義也有人於此汲汲務愛己而曰我實行愛主義可乎「利」主義者天下之良主義也有人於此孳孳務利己而曰我實行利主義可乎「樂」主義者亦天下之良主義也有人於此媿媿務樂己而曰我實行樂主義可乎故凡古賢今哲

之標一宗旨以易天下者皆非為一私人計也身與羣校羣大身小誦身伸羣人治之大經也當其二者不兼之際往往不愛己不

之標一宗旨以易天下者皆非為一私人計也身與羣校羣大身小誦身伸羣人治之大經也當其二者不兼之際往往不愛己不

利己不樂己以達其愛羣利羣樂羣之實者有焉矣。佛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佛之說法豈非欲使衆生脫離地獄者耶。而其下手必自親入地獄始。若是乎有志之士其必悴其形焉。困衡其心焉。終身自棲息於不自由之天地。然後能舉其所愛之羣與國而自由之也。明矣。今世之言自由者不務所以進其羣其國於自由之道。而惟於薄物細故日用飲食斷斷然主張一己之自由。是何異箠豆見色。而曰我通功利派之哲學。飲博無賴。而曰我循快樂派之倫理也。戰國策言有學儒三年。歸而名其母者。吾見夫誤解自由之義者有類於是焉矣。

然則自由之義竟不可行於箇人乎。曰惡。是何言。團體自由者。箇人自由之積也。人不能離團體而自生存。團體不保其自由。則將有他團體焉。自外而侵之。壓之。奪之。則箇人之自由更何有也。譬之一身任口之自由也。不擇物而食焉。大病浸起。而口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任手之自由也。持挺而殺人焉。大罰浸至。而手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故夫一飲一食一舉一動。而皆若節制之師者。正百體所以各永保其自由之道也。此猶其與他人他體相交涉者。吾請更言一身自由之事。

一身自由云者。我之自由也。雖然人莫不有兩我焉。其一與衆生對待之我。昂昂七尺。立於人間者是也。其二則與七尺對待之我。瑩瑩一點。存於靈臺者是也。孟子曰。物交與。則引之而已矣。物者我之對待也。上物指衆生。下物指七尺。即耳目之官。要之皆物而非我也。我者靈臺一點。存於靈臺者是也。心之官是已。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惟我爲大。而兩界之物皆小也。小不奪大。則自由之域孰爲矣。是故人之奴隸。我不足畏也。而莫痛於自奴隸於人。猶不足畏也。而莫慘於我奴隸於我。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吾亦曰。辱莫大於心奴。而身奴斯爲未矣。夫人強迫我以爲奴隸者。吾不樂焉。可以一旦起而脫其絆也。十九世紀各國之民。變是也。以身奴隸於人者。他人或觸於慈祥焉。或迫於正義焉。猶可以出我水火而蘇之也。美國之放黑奴是也。獨至心中之奴隸。其成立也。非由他力之所得。加其解脫也。亦非由他力之所得。助如蠶在繭。著著自縛。如膏在釜。日日自煎。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隸始。

吾請言心奴隸之種類。而次論所以除之之道。

一曰勿爲古人之奴隸也。古聖賢也。古豪傑也。皆嘗有大功德於一羣我輩愛而敬之宜也。雖然。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彼古人之所以能爲聖賢爲豪傑者。豈不以其能自有我乎哉。使不爾者。則有先聖無後聖。有一傑無再傑矣。譬諸孔子誦法堯舜。我輩誦法孔子。會亦思孔子所以能爲孔子。彼蓋有立於堯舜之外者也。使孔子而爲堯舜之奴隸。則百世後必無復有孔子者。存也。聞者駭吾言乎。盍思乎。世運者進而愈上。人智者濬而愈瑩。雖有大哲亦不過說法以匡一時之弊。規當世之利。而決不足以籠圍千百萬年。

以後之人也泰西之有景教也其在古易嘗不為一世文明之中心點遠夫求流束縛馳驟不勝其傲矣非有路得倍根笛卡兒
 康德達爾文彌勒赫胥黎諸賢起而附益之匡救之夫彼中安得有今日也中國不然於古人之言論行事非惟辨難之辭不敢出
 於口抑且懷疑之念不敢萌於心夫心固我有也聽一言受一義而曰我思之我思之若者我信之若者我疑之夫豈有刑戮之在
 其後也然而舉世之人莫敢出此吾無以譬之譬之義和團義和團法師之被髮仗劍躡步念念有詞也聽者苟一用其思索焉則
 其中自必有可疑者存而信之者竟徧數省是必其有所懼焉而不敢涉他思想者矣否則有所假焉自欺欺人以逞其狐威者矣要
 之為奴隸於義和團一也吾為此譬非敢以古人比義和團也要之四書六經之義理其非一一可以適於今日之用則雖臨我以
 刀鋸鼎鑊吾猶敢斷言而不懼也而世之委身以嫁古人為之薦枕席而奉箕帚者吾不知其與彼義和團之信徒果何擇也我有
 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其於古人也吾時而師之時而友之時而敵之無容心焉以公理為
 衡而已自由何如也

二曰勿為世俗之奴隸也甚矣人性之弱也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袖四方全幅帛古人夫既謠之矣然曰鄉愚無知
 猶可言也至所謂士君子者殆又甚焉當晚明時舉國言心學全學界皆野狐矣當乾嘉間舉國言考證全學界皆盜魚矣然曰歲
 月漸遷猶可言也至如近數年來丁戊之間舉國慕西學若輩已庚之間舉國避西學若厲今則厲又為精矣夫同一人也同一學
 也而數年間可以變異若此無他俯仰隨人不自由耳吾見有為猴戲者跳焉則拳猴戲焉則拳猴舞焉則猴舞焉則猴舞焉則拳
 猴笑開焉則拳猴鬩怒焉則拳猴罵諺曰一犬吠影百犬吠聲惑哉人秉天地清淑之氣以生所以異於羣動者安在乎胡自汚
 以與猴犬為倫也夫能鑄造新時代者上也即不能而不為舊時代所吞噬所汨沈抑其次也狂瀾滔滔一柱屹立辭鄉夢夢靈臺
 昭然丈夫之事也自由何如也

三曰勿為境遇之奴隸也人以身立於物競界凡境遇之圍繞吾旁者皆日夜與吾相為鬥而未嘗息者也故戰境遇而勝之者
 則立不戰而為境遇所壓者則亡若是者亦名曰天行之奴隸天行之虐逞於一羣者有然逞於一人者亦有然謀國者而安於境
 遇也則美利堅可無獨立之戰何加利可無自治之師日耳曼意大利可以長此華離破碎為虎狼與之附庸也使謀身者而安於
 境遇也則賤族之士禮立美前宰相奧格爾斯頓齊名者本論何敢望挫俄之偉動蛋兒之林肯前美國大總統何敢企放奴之大業
 而西鄉隆盛當以患難易節瑪志尼當以竄謫灰心也吾見今日所謂識時之彥者開口輒曰陽九之厄劫灰之運天亡中國無可

如何。其所以自處者。非貧賤而移。則富貴而淫。其最上者。遇威武而亦屈也。一事之挫跌。一時之潦倒。而前此權奇磊落。不可一世之概。銷磨盡矣。咄此區區者。果何物而願使之操縱。我心如轉蓬哉。善夫墨子。非命之言也。曰：「執有名者。是覆天下之義。而說百姓之諱也。」天下善言命者。莫中國人若。而一國之人。奄奄待死矣。有力不庸。而惟命是從。然則人也者。亦天行之芻狗而已。自勵之機器而已。曾無一毫自主之權。可以達己之所志。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英儒赫胥黎曰：「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與天爭勝焉不可也。固將沈毅用壯。見大丈夫之鋒穎。獨立不反。可爭可取。而不可降。所遇善固將寶而維之。所遇不善。亦無懼焉。」陸象山曰：「利害毀譽稱譏苦樂名曰八風。八風不動入三摩地。」邵堯夫之詩曰：「卷舒一代與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妙茲境。遇會不足以損豪傑之一脚。指而豈將入其笠也。自由何如也。

四曰。勿爲情慾之奴隸也。人之喪其心也。豈由他人哉。孟子曰：「嚮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夫誠可以己而能己之者。百無一焉。甚矣情慾之毒人深也。古人有言。心爲形役。形而爲役。猶可痛也。心而爲役。將奈之何。心役於他。猶可拔也。心役於形。將奈之何。形無一日而不與心爲緣。則將終其生。趨趨瑟縮於六根六塵之下。而自由權之萌蘖。俱斷矣。吾常見有少年。嶽嶽拳拳之士。志願才氣。皆可以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乃閱數年而段焉。更閱數年而益段焉。無他。凡有過人之才者。必有過人之欲。有過人之才。有過人之欲。而無過人之道德。心以自主之則。其才正爲其欲之奴隸。會幾何時。而銷磨盡矣。故夫泰西近數百年。其演出驚天動地之大事業者。往往在有宗教思想之人。夫迷信於宗教而爲之奴隸。固非足貴。然其藉此以克制情慾。使吾心不爲頑軀濁殼之所困。然後有以獨往獨來。其得力固不可誣也。日本維新之役。其倡之成之者。非有得於王學。即有得於禪宗。其在中國。近世勳名赫赫在人耳目者。莫如曾文正。試一讀其全集。觀其困勉行厲。志克己之功。何如天下固未有無所養而能定大艱成大業者。不然。日日恣言曰。吾自由。吾自由。而實爲五賊佛與亦以五賊名五官所驅。遺勞苦奔走。以藉之兵。而齎其糧耳。吾不知所謂自由者。何在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已者。對於衆生。稱爲己。亦即對於本心。而稱爲物者也。所克者。己而克之者。又一己。以己克己。謂之自勝。自勝之謂強。自勝焉。強焉。其自由何如也。

吁。自由之義。泰西古今哲人。著書數十萬言。剖析之。猶不能盡也。淺學如余。而欲以區區片言。單語發明之。烏知其可。雖然。精義大理。當世學者。既略有述焉。吾故就團體自由。箇人自由。兩義。刺取其淺近直捷者。演之以獻於我學界。世有愛自由者乎。其慎勿毒自由以毒天下也。

第十節 論自治

治者何。不亂之謂亂者。何不治之謂此。訓話其誰不能解。雖然。吾有味乎其言。吾有惕乎其言。

行其庭。草樹凌亂。然入其室。器物狼藉。然若是者。雖未見其闔牆。諱帶。吾知其家之必不治。不治斯謂亂家。過其野。有闕於墟者。而

莫之或解。適其邑。有搜於途者。而莫之或禁。若是者。雖未見其干戈疾癘。吾知其國之必不治。不治斯謂亂國。飲食起居無定時。手

足眉眼。無定容。言語舉動。無定規。若是者。雖未見其失德敗行。吾知其人之必不治。不治斯謂亂人。

天下事。亂固不可久也。已不能治。則必有他方焉。起而代治之者。不自治。則治於人。勢所不可逃也。人之能治禽獸也。成人之能治

小兒也。文明人之能治野蠻也。皆其無自治力使然也。人而無自治力。則禽獸也。非人也。藉曰人矣。而小兒也。非成人也。藉曰成人

矣。野蠻之成人。非文明之成人也。

今天下最龐大最壯活之民族。莫如盎格魯撒遜人。彼嘗自誇曰。使吾英國國民百人。與他國國民百人。同時往居於一地。不十年後。而

英國之百人。粲然成一獨立國。他國之百人。渾然如一盤散沙。受轄治於英人矣。又曰。彼半開者。謂之半開野蠻之國。土雖其土。若之

民。數百千萬。吾英族。但有一二人。足跡踏其地。不數十年。即為英藩矣。吾徵諸實事。吾信其所誇之不誣。不見夫北美一洲。南洋羣

島。其始本為西班牙荷蘭人所開闢。而今之享其利者。皆盎格魯撒遜族乎。不見今日之印度。英人居者。不及萬。而使二萬萬之印

人。戢戢如羣羊。乎不見中國十八行省中。英人官商教士。統計來者。不過四千人。而徭布要隘。儼若敵國乎。夫其所以能如是者。何

也。世界中。最富於自治力之民族。未有盎格魯撒遜人若者也。

書曰。節性惟日。其邁。荀子曰。人之性惡也。其善者。僞也。節者。何制裁之義也。僞者。何人為之義也。僞從人。從為揚注云。始。本性也。故。夫。人

之性。實萬有不齊。礙而無紀。苟順是焉。則將橫盜亂動。相戕相閱。而不可以相羣。於是。不可不以人為之力。設法律而制裁之。然

此法律者。非由外鑠也。非有一人首出。制之以律羣生也。蓋發於人人心。中良知所同。然以為必如是。乃適於人道。乃足保我自由。而亦不侵人自由。故不待勸勉。不待逼迫。而能自置於規矩繩墨之間。若是者。謂之自治。自治之極者。其身如一機器。然一生所志。之專業。若何。而預備。若何。而創始。若何。而實行。皆自定之一日之行事。某時操業。某時治事。某時接人。某時食。某時息。某時游。皆自定之。稟氣之習慣。嗜欲之薰深。苟覺為害。吾事業。戕吾德性者。克而治之。不少假借。一言一動。一嘔一笑。皆常有金科玉律。以為之範圍。一人如是。人人如是。於是乎。成羣之自治。羣之自治之極者。舉其羣如一軍。險然進。則齊進。止則齊止。一羣之公律。罔不

守一羣之公益罔不趨。一羣之公責罔不盡。如是之人。如是之羣。而不能自強立於世界者。吾未之聞也。不如是焉。而能自強立於世界者。吾未之聞也。

或曰。機器者。無精神之物也。軍隊者。專制之體也。子乃以比於是者。為美德何也。且中國風俗。他事或不如人。至於規行矩步。繩尺束縉。正中國人受用最憤受病最深之處。數千年來。霸者黎之。儒者坊之。人奄奄無生氣久矣。而子猶欲揚其毒。以毒將來。不亦甚乎。應之曰。不然。機器死物也。而有主其動力者。古哲曰。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夫能使其一身之起居動作。如機器者。正其天君活潑自由之極者也。軍隊之形式。專制也。而有其精神焉。一羣如一軍隊。其軍隊之將帥。則羣中人人之良心所結成的法律是也。故制則制矣。而不可謂之專。以其法律者。出自衆人。非出自一人。是人人為軍隊中之小卒。實無異人人為軍隊中之主帥也。故夫自治云者。與彼弱者之所束縛。儒者之所矜持。固有異焉。矣。何也。彼則治於人。而此則自治也。且中國人何規矩繩尺之與。有人人言奉法。然國家有憲令。官吏且勿守。無論民氓也。人人言尊教。然聖賢有條訓。士夫且勿遵。無論雜流也。堯典曰。天叙有典。天秩有禮。秩叙者。一羣所以團治之大原也。今試觀我中國朝野上下。其所謂秩敘者。安在乎。望其官府。則魍魅罔兩。所出沒黑闇。詭僻無復人道也。察其民間。則盜賊之藪。貪詐之府。與野蠻時代未立政府者。無以異也。何以故。以不能自治。故不能自治。而待治於人。未能真能治焉者也。

然則吾人今日所當務者。可知矣。一曰。求一身之自治。凡古來能成大事者。必其自勝之力。甚強者也。泰西人不必論。古人不必論。請言最近者。曾文正自其少年。有吸菸及晏起之病。後發心戒之。初常倔強。不能自克。而文正視之。如大敵。必拔其根株。而後已焉。彼其後。此能殲十餘年。盤踞金陵之巨寇。正與其前。此能殲十餘年。盤踞血氣之積習。同一精神也。胡文忠在軍。每日必讀通鑑十葉。曾文正在軍。每日必填日記。數條。讀書數葉。圍棋一局。李文忠在軍。每日晨起。必臨蘭亭百字。終身以為常。自流俗人觀之。豈不以爲區區小節。無關大體乎。而不知制之有節行之有恒。實爲人生品格第一。大事善觀人者。每於此。覘道力焉。□□論陳蕃云。蕃不能掃除一室。而欲廓清天下。吾知其無能爲矣。此語適忘爲誰氏之言。讀者附識。此雖似過刻之言。實則中正之論也。泰西通例。凡來復日。必休息。每日入點鐘。始治事。十二點而小憩。一點復治事。四五點而畢。舉國上自君相官吏。下至販夫屠卒。莫不皆然。作則舉國皆作。息則舉國皆息。是豈所謂如軍隊如機器者耶。於文經緯。整列曰。理條段。錯案曰。亂誠。以中西人之日用起居。相比較。其一理一亂。相去何如矣。母曰。薄物細故。夫豈知今日之泰西。其能整然秩然。舉立憲之美政者。皆自此來也。孟德斯鳩云。一法律者。

無終食之間而可離者也。凡人類文野之別以其有法律無法律為差於一國亦然於一身亦然。今吾中國四萬萬人皆無法律之人也。羣四萬萬無法律之人而能立國吾未之前聞然則豈待與西人相遇於硝雲彈雨之中而後知其勝敗之數也。

二曰求一羣之自治國有憲法國民之自治也。州郡鄉市有議會地方之自治也。凡善良之政體未有不從自治來也。一人之自治其身數人或十數人之自治其家數百數千人之自治其鄉其市數萬乃至數十萬數百萬數千萬數萬萬人之自治其國雖其自治之範圍廣狹不同其精神則一也。一者何一於法律而已管子曰鄉與朝爭治又曰朝不合衆鄉分治也。西人言政者謂莫要於國內小國國內小國者一省一府一州一縣一鄉一市一公司一學校莫不儼然具有一國之形省府州縣鄉市公司學校者不過國家之縮圖而國家者不過省府州縣鄉市公司學校之放大影片也。故於其小焉者能自治則其大焉者舉而措之矣。不然者則不得不仰治於人仰治於人則人之撫我也聽之人之虐我也亦聽之同族之豪強者據而專也聽之異族之橫暴者殺而奪也亦聽之如是則人之所以為人之具其塗地矣。抑彼西人之所以得此者何也曰有制裁有秩序有法律以為自治之精神也。真能自治者他人欲干涉焉而不可得不能自治者他人欲無干涉焉而亦不可得也。此其事固有絲毫不容假借者我國民仰治於人數千年矣。幾以此為天賦之義務而莫敢萌他思想會亦思本身之樂利豈旁觀者所能代謀而當今之時局又豈散漫者可以收拾也。

抑今士大夫言民權言自由言平等言立憲言議會言分治者亦漸有其人矣。而吾民將來能享民權自由平等之福與否能行立憲議會分治之制與否一視其自治力之大小強弱定不定以為差吾民乎吾民乎勿以此為細碎勿以此為迂腐勿徒以之責望諸團體而先以之責望諸箇人吾試先舉吾身而自治焉試合身與身為一小羣而自治焉更合羣與羣為一大羣而自治焉更合大羣與大羣為一更大之羣而自治焉則一完全高尚之自由國平等國獨立國自主國出焉矣。而不然者則自亂而已矣。自治與自亂事不兩存勢不中立二者必居一於是惟我國民自認之惟我國民自擇之。

第十一節 論進步(一名論中國羣治不進之原因)

泰西某說部載有西人初航中國者聞羅盤針之術之傳自中國也。又聞中國二千年前即有之也。默付此物入泰西。不過數紀而改良如彼其屢效。用如彼其廣。則夫母國數千年之所增長更當何若。登岸後不遑他事。先入市購一具。乃問其所謂最新式者。則與歷史讀本中所載十二世紀時亞刺伯人傳來之羅盤圖無累黍之異。其人乃廢然而返云。此雖諷刺之寓言。實則描寫中國羣治滯滯之狀。談言微中矣。

吾昔讀黃公度日本國志好之。以爲據此可以盡知東瀛新國之情狀矣。入都見日使矢野龍谿。偶論及之。龍谿曰。是無異據明史以言今日中國之時局也。余佛然叩其說。龍谿曰。黃書成於明治十四年。我國自維新以來。每十年間之進步。雖前此百年不如也。然則二十年前之書。非明史之類如何。吾當時猶疑其言。東游以來。證以所見。良信斯密亞丹原富稱元代時有意大利人瑪可波羅游支那。歸而著書。述其國情。以較今人游記。殆無少異。吾以爲豈惟瑪氏之作。卽史記漢書二千年舊籍。其所記載。與今日相去能幾何哉。夫同在東亞之地。同爲黃族之民。而何以一進一不進。霄壤若此。

中國人動言郵治之世。在古昔。而近世則爲堯末爲叔季。此其義與泰西哲學家進化之論最相反。雖然。非謂言也。中國之現狀實然也。試觀戰國時代。學術蠶起。或明哲理。或闡技術。而後此則無有也。兩漢時代。治具粲然。宰相有責任。地方有鄉官。而後此則無有也。自餘百端。類此者不可枚舉。夫進化者。天地之公例也。譬之流水。性必就下。譬之拋物。勢必向心。苟非有他人焉從而搏之。有他物焉從而吸之。則未有易其故常者。然則吾中國之反於彼進化之大例。而演出此凝滯之現象者。殆必有故。求得其故而討論焉。發明焉。則知病而藥於是乎在矣。

論者必曰。由於保守性質之太强也。是固然也。雖然。吾中國人保守性質。何以獨強。是亦一未解決之問題也。且英國人以善保守聞於天下。而萬國進步之速。殆莫英若。又安見夫保守之必爲羣害也。吾思之。吾重思之。其原因之由於天然者有二。由於人事者有三。

一曰。大一統而競爭絕也。競爭爲進化之母。此義殆既成鐵案矣。泰西當希臘列國之時。政學皆稱極盛。洎羅馬分裂。散爲諸國。復成近世之治。以迄於今。皆競爭之明效也。夫列國並立不競爭。則無以自存。其所競者。非徒在國家也。而兼在箇人。非徒在強力也。而尤在德智分途並趨。人自爲戰。而進化遂沛然莫之能禦。故夫一國有新式鎗砲出。則他國棄其舊者。恐後焉。非是不足以操勝於疆場也。一廠有新式機器出。則他廠亦棄其舊者。恐後焉。非是不足以求贏於閭閻也。惟其然也。故不徒恥下人。而常求上人。昨日乙優於甲。今日丙駕於乙。明日甲還勝丙。互相傲互相妒。互相師如賽馬。然如鬥走。然如競漕。然有橫於前。則後焉者自不敢不勉。有踞於後。則前焉者亦不敢即安。此實進步之原動力所由生也。中國惟春秋戰國數百年間。分立之運最久而羣治之進實以彼時爲極點。自秦以後。一統局成。而爲退化之狀者。千餘年於今矣。豈有他哉。競爭力銷乏。使然也。

二曰。環蠻族而交通難也。凡一社會與他社會相接觸。則必產出新現象。而文明遂進一步。上古之希臘殖民。近世之十字軍東征。

皆其成例也。然則統一非必為進步之障也。使統一之於內而交通之於外。則其飛躍或有更速者也。中國環列皆小蠻夷。其文明程度無一不下我數等。一與相遇。如湯沃雪。縱橫四顧。常覺有上天下地。唯我獨尊之概。始而自信。繼而自大。終而自盡。至於自盡而進步之途絕矣。不甯惟是。所謂諸蠻族者。常以其牛羊之力。水草之性。來破壞我文明。於是所以抵抗之者。莫急於保守我。所固有。中原文獻。漢官威儀。實我黃族數千年來。戰勝羣裔之精神也。夫外之既無可師法。以為損益之資。內之復不可不兢兢保持。以為自守之具。則其長此終古也亦宜。

以上由於天然者

三曰言文分而人智局也。文字為發明道器第一要件。其繁簡難易。常與民族文明程度之高下為比例。差列國文字。皆起於衍形。及其進也。則變而衍聲。夫人類之語言。遞相差異。經千數百年後。而必大遠於其朔者。勢使然也。故衍聲之國言。文常可以相合。衍形之國言。文必日以相離。社會之變遷。日繁其新現象。新名詞。必日出。或從積累而得。或從交換而來。故數千年前。一鄉一國之文字。必不能舉數千年後。萬流匯。查羣族紛爭。時代之名物。意境而盡載之。盡描之。此無可如何者也。言文合則言增而文與之俱增。一新名物。新意境。出而即有一新文字。以應之。新新相引。而日進焉。言文分則言日增而文不增。或受其新者而不能解。或解矣而不能達。故雖有方新之機。亦不得不窒其為害一也。言文合則但能通今。文者已可得普通之智識。其古文之學。如泰西之希。待諸專門名家者之討求而已。故能操語者。即能讀書。而人生必需之常識。可以普及。言文分則非多讀古書。通古義。不足以語於學問。故近數百年來。學者往往。瘁畢生精力於說文爾雅之學。無餘裕。以從事於實用。夫亦有不得不然者也。其為害二也。且言文合而主衍聲者。識其二三十字之母。通其連續之法。則望文而可得其音。聞音而可解其義。言文分而主衍形者。則蒼頡篇三千字。斯為字。母者三千。說文九千字。斯為字。母者九千。康熙字典四萬字。斯為字。母者四萬。夫學二三十字之母。與學三千九千四萬之字。母。其難易相去。何如。故泰西日本。婦孺可以操筆札。車夫可以讀新聞。而吾中國。或有就學十年。而多烘之頭腦。如故也。其為害三也。夫羣治之進。非一人所能為也。相摩而遷善。相引而彌長。得一二之特識者。不如得百萬億之常識者。其力逾大而效逾彰也。我國民既不得不疲精力以學難學之文字。學成者固不及什一。即成矣。而猶於當世應用之新事物。新學理。多所隔闕。此性靈之潛發。所以不銳。而思想之傳播。所以獨遲也。

四曰專制久而民性漓也。天生人而賦之以權利。且賦之以擴充此權利之智識。保護此權利之能力。故聽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則

羣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賊之者始焉望其生機繼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幾乎息矣故當野蠻時代團體未固人智未完有一二豪傑起而代其責任其勞羣之利也過是以往久假不歸則利豈足以償其弊哉譬之一家一廛之中家長之待其子弟庶主之待其伴傭皆各還其權利而不相侵自能各勉其義務而不相佚如是而不滓焉以與吾未之聞也不然者役之如奴隸防之如盜賊則彼亦以奴隸盜賊自居有可以自逸可以自利者雖犧牲其家其廛之公益以為之所不辭也如是而不萎焉以衰吾未之聞也故夫中國羣治不進由人民不顧公益使然也人民不顧公益由自居於奴隸盜賊使然也其自居於奴隸盜賊由者私天下為一姓之產而奴隸盜賊吾民使然也善夫立憲國之政黨政治也彼其黨人固非必皆秉公心秉公德也固未嘗不自為私名私利計也雖然專制國之求勢利者則媚於一人立憲國之求勢利者則媚於庶人媚一也而民益之進不進於此判焉政黨之治凡國必有兩黨以上其一在朝其他在野在野黨欲傾在朝黨而代之也於是自布其政策以格擊在朝黨之政策曰使吾黨得政則吾所施設者如是如是某事為民除公害某事為民增公益民悅之也而得占多數於議院而果與前此之在朝黨易位則不得不實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副民望而保大權而羣治進一級焉矣前此之在朝黨既幡而在野欲恢復其已失之權力也又不得不勤察民隱悉心布畫求更新更美之政策而布之曰彼黨之所謂除公害增公益者猶未盡也使吾黨而再為之則將如是如是然後國家之前途愈益向上民悅之也而復占多數於議院復與代與之在朝黨易位而亦不得不實行其所布之政策以副民望而保大權而羣治又進一級焉矣如是相競相軋相增相長以至無窮其競愈烈者則其進愈速歐美各國政治遷移之大勢大率由此也是故無論其為公也即為私焉而其有造於國民固已大矣若夫專制之國雖有一二聖君賢相徇公廢私為國民全體謀利益而一國之大鞭長難及其澤之真能徧逮者固已希矣就令能之而所謂聖君賢相者曠百世不一遇而桓靈京檜項背相望於歷史故中國常語稱一治一亂又曰治日少而亂日多豈無萌蘖其奈此連番之狂風橫雨何哉進也以寸而退也以尺進也以一而退也以十所以歷千百年而每下愈況也

五曰學說隘而思想窒也凡一國之進步必以學術思想為之母而風俗政治皆其子孫也中國惟戰國時代九流雜興道術最廣自有史以來黃族之名譽未有盛於彼時者也秦漢而還孔教統一夫孔教之良固也雖然必強一國人之思想使出於一途其害於進化也莫大自漢武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爾後束縛馳驟日甚一日虎皮羊質霸者假之以為護符社鼠城狐賤儒縲之以謀口腹變本加厲而全國之思想界銷沈極矣彼歐洲史者莫不以中世史為黑暗時代夫中世史則羅馬

教權最盛之時也。舉全歐人民其軀殼界則糜爛於專制君主之暴威其靈魂界則匍伏於專制教主之縛轡故非惟不進而以較希臘羅馬之盛時已一落千丈強矣。今試讀吾中國秦漢以後之歷史其視歐洲中世史何如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惡痛絕。夫緣飾孔教利用孔教誣罔孔教者之自賊而賊國民也。

以上由於人事者

夫天然之障非人力所能為也。而世界風潮之所簸蕩所衝激已能使吾國一變其數千年來之舊狀進步乎。進步乎。當在今日矣。雖然所變者外界也非內界也。內界不變雖曰鞭撻之於外其進無由。天下事無無果之因亦無無因之果。我輩積數千之惡因以受惡果於今日有志世道者其勿遽責後此之果而先改良今日之因而已。

新民子曰吾不欲復作門面語。吾請以古今萬國求進步者獨一無二不可逃避之公例正告我國民。其例維何曰破壞而已。

不詳哉破壞之事也不仁哉破壞之言也。古今萬國之仁人志士苟非有所萬不得已豈其好為儼詭涼薄憤世嫉俗決一時之意氣以事此事而言此言哉。蓋當夫破壞之運之相迫也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破壞既終不可免早一日則受一日之福遲一日則重一日之害。早破壞者其所破壞可以較少而所保全者自多遲破壞者其所破壞不得不益甚而所保全者彌寡。用人力以破壞者為有意識之破壞則隨破壞隨建設一度破壞而可以永絕第二次破壞之根。故將來之樂利可以償目前之苦痛而有餘聽自然而破壞者為無意識之破壞則有破壞無建設一度破壞之不已而至於再再度不已而至於三如是者可以歷數百年千年而國與民交受其病至於魚爛而自亡嗚呼痛矣哉。破壞嗚呼難矣哉。不破壞。

聞者疑吾言乎。吾請與讀中外之歷史中古以前之世界一膿血世界也。英國號稱近世文明先進國自一千六百六十年以後至今二百餘年無破壞其所以然者實自長期國會之一度大破壞來也。使其懼破壞則安知乎。後此之英國不為十八世紀末之法蘭西也。美國自一千八百六十五年以後至今五十餘年無破壞其所以然者實自抗英獨立放奴戰爭之兩度大破壞來也。使其懼破壞則安知乎。後此之美國不為今日之秘魯智利委內瑞亞爾然丁也。歐洲大陸列國自一千八百七十年以後至今三十餘年無破壞其所以然者實自法國大革命以來綿亘七八十年空前絕後之大破壞來也。使其懼破壞則安知乎。今日之日耳曼意大利不為波蘭今日之匈加利及巴幹半島諸國不為印度今日之奧大利不為埃及今日之法蘭西不為時昔之羅馬也。日本自明治元年以后至今三十餘年無破壞其所以然者實自勤王討幕廢藩置縣之一度大破壞來也。使其懼破壞則安知乎。今日

之日本不為朝鮮也夫吾所謂二百年來五十年來三十年來無破壞云者不過斷自今日言之耳其實則此諸國者自今以往雖數百年千年無破壞吾所敢斷言也何也凡破壞必有破壞之根原孟德斯鳩曰『專制之國其君相動曰輯和萬民實則國中常隱然含有擾亂之種子是苟安也非輯和也』故擾亂之種子不除則蟬聯住復之破壞終不可得免而此諸國者實以人力之一度大破壞取此種子芟夷蕪崇之絕其本根而勿使能殖也故夫諸國者自今以往苟其有金革流血之事則亦惟以國權之故備兵於域外容或有之耳若夫國內相闕糜爛鼎沸之慘劇吾敢決其永絕而與天地長久也今我國所號稱識時俊傑莫不豔羨乎彼諸國者其羣治之光華美滿也如彼其人民之和親康樂也如彼其政府之安富尊榮也如彼而烏知乎皆由前此之仁人志士揮破壞之淚絞破壞之腦敵破壞之舌禿破壞之筆灑破壞之血填破壞之屍以易之者也嗚呼快矣哉破壞嗚呼仁矣哉破壞此猶僅就政治一端言之耳實則人羣中一切事物大而宗教學術思想人心風俗小而文藝技術名物何一不經過破壞之階級以上於進步之途也故路得破壞舊宗教而新宗教乃與倍根笛卡兒破壞舊哲學而新哲學乃與斯密破壞舊生計學而新生計學乃與盧梭破壞舊政治學而新政治學乃與孟德斯鳩破壞舊法律學而新法律學乃與歌白尼破壞舊醫學而新醫學乃與推諸凡百諸學莫不皆然而路得倍根笛卡兒斯密盧梭孟德斯鳩歌白尼之後復有破壞路得倍根笛卡兒斯密盧梭孟德斯鳩歌白尼者其破壞者復有踵起而破壞之者隨破壞隨建設甲乙相引而進化之運乃遞衍於無窮凡以毀而後行破壞者則後元氣一次故其能破壞者觀只受其利而不察其害故破壞之事無窮進步之事亦無窮又如機器與而手民之利益不得破壞運輸與而凡橋之利益不得破壞鐵路電車與而車馬之利益不得破壞公司與而小資本家之利益不得破壞『托辣士特』與而尋常小公司之利益不得破壞當其過渡迭代之頃非不釀婦孺童號之慘極禁亂杭陸之觀也及建設之新局既定食其利者乃在國家乃在天下乃在百年而前此蒙破壞之損害者亦往往於直接間接上得意外之新益善夫西人之恒言曰『求文明者非徒須償其價值而已而又須忍其苦痛』夫全國石民之生計為根本上不可輕搖動者而當夫破壞之運之相代乎前也猶且不能恤小害以擲大利而況於害有百而利無一者耶故夫歐洲各國自宗教改革後而教會教士之利益被破壞也自民立議會後而暴君豪族之利益被破壞也英國改正選舉法千八百三十二年而舊選舉區之特別利益被破壞也美國布禁奴會千八百六十五年而南部素封家之利益被破壞也此與吾中國之廢八股而八家之利益被破壞革胥吏而胥吏之利益被破壞改官制而官場之利益被破壞其事正相等彼其所謂利者乃偏囑於最少數人之私利而實則陷溺大多數人之公敵也諺有之『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於此而猶曰不破壞不

破壞吾謂其無人心矣。夫中國今日之事，何一非盡大多數人而陷溺之者耶？而八股胥吏官制其小焉者也。欲行遠者不可不棄其故步，欲登高者不可不離其初級。若終日沾滯，呆立於一地而徒望遠，而欲仰高而羨吾知其終無濟也。若此者，其在毫無阻力之時毫無阻力之地而進步之公例固既當如是矣。若夫有阻之者，則蹉跎非以關之烈山澤而焚之固非得已。苟不爾，則雖欲進而無其路也。諺曰：螻蛄在手，壯士斷腕。此語至矣。不觀乎善醫者乎？腸胃微結，非投以劇烈吐瀉之劑而決不能治也。瘡癰腫毒，非施以割割洗滌之功而決不能療也。若是者，所謂破壞也。苟其憚之而日日進參苓以謀滋補，塗珠珀以求消毒，病未有不日增而月劇者也。夫其所以不敢下吐瀉者，慮其耗虧耳。所以不敢施割割者，畏其苦痛耳。而豈知不吐瀉而後此耗虧將益多，不割割而後此之苦痛將益劇。循是以往，非至死亡不止。夫孰與忍片刻而保百年苦一部而養全體也。且等是耗虧也，等是苦痛也。早治一日則其創夷必較輕，緩治一日則其創夷必較重。此又理之至淺而易見者也。而謀國者乃味焉。此吾之所不解也。大抵今日談維新者有兩種：其下焉者則拾牙慧，蒙虎皮，借此以為階進之路。西學一入股也，洋務一苞苴也，游歷一暮夜也。若是者固不足道矣。其上焉者則固嘗悴其容焉，焦其心焉，規規然思所以長國家而興樂利者。至叩其術，最初則外交也，練兵也，購械也，製械也，稍進焉則商務也，開礦也，鐵路也，進而至於最近則練將也，警察也，教育也。此舉諸大端者，是非當今文明國所最要不可缺之事耶？雖然，枝枝節節而行焉，步步趨趨而摹仿焉，其遂可以進於文明乎？其遂可以置國家於不敗之地乎？吾知其必不能也。何也？披綺羅於嫖母，只增其醜；施金鞍於駑駘，祇重其負。刻山龍於朽木，祇毀其腐；築高樓於懸壤，祇速其傾。未有能濟者也。今勿一一具論，請專言教育。夫一國之有公共教育也，所以養成將來之國民也。而今之言教育者，何如各省紛紛設學堂矣。而學堂之總辦提調大率皆最工於鑽營奔競，能仰承長吏鼻息之候補人員也。學堂之教育大率皆八股名家，弼第武衛鄉曲之鉅紳也。其學生之往就學也，亦不過曰：此時世於此，終南徑耳。與其從事於閉房退院之詩云：子曰：何如從事於當時得令之ABC D考選入校，則張紅然爆以示寵榮。昔者考選大率皆資派游學，則苞苴請託以求中選。若此者，皆今日教育事業開宗明義第一章。而將來為一國教育之源泉者也。試問循此以往，其所養成之人物，可以成一國國民之資格乎？可以任為將來一國之主人翁乎？可以立於今日民族主義競爭之潮，滿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不能則有教育如無教育而於中國前途何救也。請更徵諸商務。生計界之競爭，是今日地球上最大問題也。各國所以亡我者，在此。我國之所以爭自存者，亦當在此。商務之營，整頓夫人而知矣。雖然，振興商務不可不保護本國工商業之權利，欲保護權利不可不預定商法。僅一商法不足以獨立也，則不可不

願定各種法律以相輔有法而不行與無法等則不可不定司法官之權限立法而不善弊更甚於無法則不可不定立法權之所
 屬壞法者而無所懲法旋立而旋廢則不可不定行法官之責任推其極也非制憲法開議會立責任政府責任政府之義見本報第六號傳記第五葉而商
 務終不可得與今之言商務者漫然曰吾與之吾與之而已吾不知其所以與之者持何術也夫就一二端言之既已如是矣推諸
 凡百莫不皆然吾故有以知今日所謂新法者之必無效也何也不破壞之建設未有能建設者也夫今之朝野上下所以汲汲然
 崇拜新法者豈不以非如是則國將危亡乎哉而新法之無效於危亡也若此有國家之責者任當何擇矣
 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釐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蠅如蛆之官
 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盪腸胃以上於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關之使數百萬如蠹魚
 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而其所以達此目的
 之方法有二一曰無血之破壞二曰有血之破壞無血之破壞者如日本之類是也有血之破壞者如法國之類是也中國如能為
 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為有血之破壞乎吾哀絰而哀之雖然哀則哀矣然欲使吾於此二者之外而別求
 一可以救國之途吾苦無以為對也嗚呼吾中國請果能行第一義也則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則吾所謂第二義者遂終不可
 免嗚呼吾又安忍言哉嗚呼吾又安忍不言哉
 吾讀宗教改革之歷史見夫二百年干戈雲擾全歐無甯宇吾未嘗不頌感吾讀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歷史見夫殺人如麻一日
 死者以十數萬計吾未嘗不股慄雖然吾思之吾重思之國中如無破壞之種子則亦已耳苟其有之夫安可得避中國數千年以
 來歷史以天然之破壞相終始者也遠者勿具論請言百年以來之事乾隆中葉山東有所謂教匪者王倫之徒起三十九年平同
 時有甘肅馬明心之亂踞河州蘭州四十六年平五十年臺灣林爽起諸將出征皆不有功歷二年五十年而福康安海蘭察督師
 乃平而安南之役又起五十三年乃平廓爾喀又內犯五十九年乃平而五十八年詔天下大索白蓮教首領不獲官吏以搜捕教
 匪為名恣行暴虐亂機滿天下五十九年貴州苗族之亂遂作嘉慶元年白蓮教遂大起於湖北蔓延河南四川陝西甘肅而四川
 之徐天德王三槐等又各擁衆數萬起事至七年乃平八年浙江海盜蔡牽又起九年與粵之朱濬合十三年乃平十四年粵之鄭
 乙又起十五年乃平同年天里教徒李文成又起十八年乃平不數年而回部之亂又起凡歷十餘年至道光十一年乃平同時湖
 南之趙金龍又起十二年平天下彫敝之既極始稍蘇息而鴉片戰役又起矣道光十九年英艦始入廣東二十年旋逼乍浦犯甯

波廿一年取舟山廈門定海甯波乍浦遂攻吳淞下鎮江廿二年結南京條約乃平而兩廣之伏莽已徧地田沒無甯歲至咸豐元年洪楊遂乘之而起蹂躪天下之半而咸豐七年復有英人入廣東擄總督之事九年復有英法聯軍犯北京之事而洪氏踞金陵凡十二年至同治二年始平而捻黨猶逼京畿危在一髮七年始平而回部苗疆之亂猶未已復血刃者數載及其全平已光緒三年矣自同治九年天津教案起爾後民教之鬧連綿不絕光緒八年遂有法國安南之役十一年始平二十年日本戰役起廿一年始平廿四年廣西李立亭四川余蠻子起廿五年始平同年山東義和團起蔓延直隸幾至亡國為十一國所挾廿七年始平今者二十八年之過去者不過一百五十日耳而廣宗鉅鹿之難以袁軍全力歷兩月乃始平之廣西之難至今猶蔓延三省未知所屆而四川又見告矣由此言之此百餘年間我十八行省之公地何處非以血為染我四百餘兆之同胞何日非以肉為隳前此既有然而況乎繼此以往其劇烈將何如而未有艾也昔人云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吾亦欲曰一破壞之不忍而終古以破壞乎我國民試矯首一望見夫歐美日本之以破壞治破壞而永絕內亂之萌芽也不識亦曾有動於其心而為臨淵之羨焉否也

且夫懼破壞者抑豈不以愛惜民命哉始無論天然無意識之破壞如前所歷舉內亂諸禍必非煦煦子子之所能弭也即使弭矣而以今日之國體今日之政治今日之官吏其以直接間接殺人者每歲之數又豈讓法國大革命時代哉十年前山西一旱而死

者百餘萬矣鄭州一決而死者十餘萬矣冬春之交北地之民死於凍餒者每歲以十萬計近十年來廣東人死於疫癘者每歲以數十萬計而死於盜賊與迫于飢寒自為盜賊而死者舉國之大每歲亦何啻十萬夫此等雖大半關於天災乎然人之樂有羣也樂有政府也豈不欲以人治勝天行哉有政府而不能為民捍災患然則何取此政府為也天災之事固係政嗚呼中國人之為戮民久矣天戮之人戮之暴君戮之汗吏戮之異族戮之其所以戮之之具則飢戮之寒戮之天戮之癘戮之刑獄戮之盜賊戮之干戈戮之文明國中有一人橫死者無論為冤慘為當罪而死者之名必出現於新聞紙中三數次乃至百數十次所謂貴人道重民命者不當如是耶若中國則何有焉草薶耳禽獮耳雖日死千人焉萬人焉其誰知之其誰殯之亦幸而此傳種學最精之國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其林林總總者如故也使稍矜貴者吾恐周餘子遺之時早實見於今日矣然此猶在無外競之時代為然耳自今以往十數國之飢薦饑虎張牙舞爪嗚噓躑躅以入我國而擇我肉數十年後能使我如埃及然將口中未下咽之飯控而獻之猶不足以償債主能使我如印度然日日行三跪九叩首禮於他族之膝下乃僅得半腹之飽不知愛惜民命者何以待之何以救之我國民一念及此當能信吾所謂「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者之非過言矣而二者吉凶去從之間我國民其何

擇焉其何擇焉。昔日本維新主動力之第一人曰吉田松陰者嘗語其徒曰。今之號稱正義人觀望持重者比比皆是。是為最大下策。何如輕快拙速打破局面然後徐圖占地布石之為愈乎。日本之所以有今日皆恃此精神也。皆遵此方略也。吉田松陰日本幕府被逮死維新元勳山縣伊藤井上等皆其門下士也今日中國之傲視四十年前之日本又數倍焉。而國中號稱有志之士舍松陰所謂最大下策者無敢思之。無敢道之。無敢行之。吾又烏知其前途之所終極也。

雖然破壞亦豈易言哉。瑪志尼曰。一破壞也者為建設而破壞。非為破壞而破壞。則何取乎。破壞且亦將並破壞之業而不能就也。一吾請更下一解曰。非有不忍破壞之仁賢者不可以言破壞之言。非有能回破壞之手段者不可以事破壞之事。而不然者率其牢騷不平之氣小育才而未聞道。取天下之事物物不論精粗美惡欲一舉而碎之滅之以快其快心。笑之具尋至自起樓而自燒棄自蒔花而自斬刈。囂囂然號於衆曰。吾能割捨也。吾能決斷也。若是者直人妖耳。故夫破壞者仁人君子不得已之所為也。孔明揮淚於街亭子胥泣血於關塞彼豈忍死其友而遺其父哉。

第十二節 論自尊

日本大教育家福澤諭吉之訓學者也。標提一獨立自尊一語以為德育最大綱領。夫自尊何以謂之德。自也者國民之一分子也。自尊所以尊國民故。自也者人道之一阿屯也。自尊所以尊人道故。

西哲有言。『人各立於自所欲立之地。』吉田松陰曰。『士生今日欲為蒲柳斯蒲柳矣。欲為松柏斯松柏矣。』吾以為欲為松柏者果能為松柏與否。吾不敢言。若夫欲為蒲柳者而能進於松柏。吾未之聞也。孟子曰。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自

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以有為也。夫自賊自暴自棄之反面則自尊是也。是以君子貴自尊。

悲哉。吾中國人無自尊性質也。簪纓何物。以一鉤金塞其帽頂。則脚靴手版磕頭請安。戢戢然矣。阿堵何物。以一貫銅晃其腰纏。則色肆指動圍繞奔走。嗚嗚然矣。夫沐冠而喜者。戲猴之態也。投骨而嚼者。畜犬之情也。人之所以為人者。其資格安在。耶。顧乃自儕於猴犬而恬不為怪也。故夫自尊與不自尊。實天民奴隸之絕大關頭也。

且吾見夫今世所謂識時俊傑者矣。天下之危急。彼非無所聞也。國民之義務。彼非無所知也。顧口中有萬言之沸騰。肩上有無半鏃之負荷。叩其故則曰。天下大矣。賢智多矣。某自顧何人。其敢語於此。推彼輩之意。以為一國四百兆人。其三百九十九兆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其德慧術知無一不優於我。其聰明才力無一不強於我。我之一人。豈足輕重云耳。率斯道也。以往其必四

百兆人人皆除出自已而以國事望諸其餘之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統計而互消之則是四百兆人卒至實無一人也夫一二人之自賊自暴自棄而不自尊宜若於天下大局無與焉矣然窮其弊乃至若此不甯惟是為國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資格則斷未有能自尊其一國之資格焉者也一國不自尊而國未有能立焉者也吾聞英國人自尊之言曰太陽會無不照我英國旗之時英人屬地遍於五大洲此地日方沒彼地日已出故曰太陽常照英國旗也曰無論何地凡我英人有一人足踏於其土者則其土必為吾英之勢力範圍也吾聞俄國人自尊之言曰俄羅斯者東羅馬之相續人也相續者繼之義曰我俄人必成先帝彼得之志為東方之主人翁也吾聞法國人自尊之言曰法蘭西者歐洲文明之中心點也全世界進步之原動力也吾聞德國人自尊之言曰自由主義者日耳曼森林中之產物也日耳曼人者條頓民族之宗子歐洲中原之主帥也吾聞美國人自尊之言曰舊世界者腐敗陳積之世界也其有清新和淑之氣者惟我新世界舊世界指東半球新世界指西半球今日之天下由政治界之爭競而移於生計界之爭競他日戰勝於生計界者舍我美人莫屬也吾聞日本人自尊之言曰日本者東方之英國也萬世一系天下無雙也亞洲之先進國也東西兩文明之總匯流也自餘各國苟其能保一國之名譽於世界上者則皆莫不各有其所以自尊之具苟不爾者則其國必萎縮而無以自存也其遠焉者吾不能徧舉讀徵諸其近者吾嘗見印度人輒曰英國之政治高美完滿盛德巍巍勝於吾印往昔遠甚乃至英人之一舉一笑一飲一啄皆視為加己數十等也吾嘗見朝鮮人輒曰吾韓今日更無可望惟望日本及世界文明各大國扶而掖之也淺見者徒見夫英俄德法美日之強盛也如彼而以為其所以敢於自尊者有由徒見夫印度朝鮮之積弱也如此而以為其所以自貶者出於不得已此誤果為因誤因為果之言也而烏知夫自尊者即彼六國致強之原而自貶者乃此二國取滅之道也嗚呼吾觀於此而不能不重為中國惘矣曠昔尚有一二侈然自大之客氣乃挫敗不數度至今日而消磨盡矣聞吾人之議瓜分我也則噉然以啼聞吾人之議保全我也則戰然以笑君相官吏伺外國人之顏色先意承志如孝子之事父母士農工商仰外國人之鼻息趨承奔走如游妓之媚情人政府之意曰中國不足恃矣吾但求結納一大邦之奧援為附庸下邑之陪臣以保富貴終餘年焉民間之意曰中國無可為矣吾但求託庇一強國之宇不為食毛踐土之蟻民以逃喪亂長子孫焉即號稱有志之士者亦曰今日之中國非可以自力自救庶幾有仁義和親之國恤我憐我扶助我乎嗟乎爾哉我國家今日之資格其如斯而已乎我國家將來之前途竟如斯而已乎嗟乎爾哉曠昔侈然自大之客氣自居上國而貌人為夷狄者先覺之士竊竊然憂之以為排外之謬想不徒傷外交而更阻文明輸入之途云耳夫孰知夫數十年來得延一線之殘喘者尚賴有此若明若昧無

規則無意識之排外自尊思想以維持之并此而斷喪焉而立國之具乃真絕矣夫孰知夫以真守舊誤國而國尚有可爲以僞維新誤國而國乃無可救也孟子曰未聞以下里畏人者也誰謂爲之而至於此

夫國家本非有體也藉人民以成體故欲求國之自尊必先自國民人人自尊始伊尹曰余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亦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若此者就尋常庸子視之不以爲狂必以爲泰矣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乃在於此英將烏爾夫之將征加拿大也於前一夜拔劍擊案瀾步室內自誇其大業之必成宰相隨特見之語人曰余深慶此行爲國家得人與相加富匿掌奧國政權者五十年嘗喟然長歎曰「天爲國家生非常之才雖然其孕育之也百年其休息之也又百年吾每念及我百歲之後不禁爲與帝國之前途危慄也」隨特當一千七百五十七年語侯爵某曰「君侯君侯予確信惟予能救此國而舍予之外無一人能當其任也」加里波的曰「余誓復我意大利還我古羅馬」加富爾失意躬耕之時其友貽書弔之乃戲答曰「事未可知天若假公以年佇看他日加富爾爲全意大利宰相之時矣」彼數子者其所以高自位置與夫世俗之多大言少成事者皮相焉殆無以異而不知其後此之建豐功揚偉烈能留最高之名譽於歷史上皆此不肯自賊自暴自棄之一念驅遣而成就之也嗟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歷覽古今中外之歷史其所以能維繫國家於不敗之地者何一非由人民之自尊而來何一非由人民中之尤秀拔者以自尊之大義倡率一世而來哉

吾欲明自尊之義請先言自尊之道。

凡自尊者必自愛「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蒲芴屋摘花不插鬢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此杜老絕代佳人之詩也不如此而謬託於絕代佳人未有能稱者也孔明之表後主也一則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再則曰臣於成都負郭有桑八百株沒後子孫無憂飢寒夫孔明非必如經硜自守之匹夫故爲狷介以鳴高也彼其所以自處者固別有所以特拔於流俗而以淡泊爲明志之媒介以甯靜爲致遠之表記也故夫浮華輕薄之士謬託曠達而以不矜細行爲通才犧牲名譽而以枉尺直尋爲手段者其去豪傑遠矣河也先自菲薄而所謂自尊者更持何道也故真能自尊者有皚皚冰雪之志節然後能顯其落落雲鶴之精神有諷諫松風之德操然後能載其嶽嶽千仞之氣概自尊者實使人進其品格之法門也。

凡自尊者必自治。人何以尊於禽獸？人有法律，而禽獸無之也。文明人何以尊於野蠻？文明人能與法律相決，而野蠻不能也。十人能自治，則此十人者在其鄉市為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一鄉市百人能自治，則此百人者在其省郡為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一省郡千人萬人能自治，則此千人萬人者在其國中為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全世界。其在古代，斯巴達以不滿萬人之國而獨尊於希臘，其在現世，英國人口不過中國十五分之一，而尊於五洲，何也？皆由其自治之力強，法律之觀念重耳。蓋人也者，必非能以一人而自尊者也。故必其尊尊然後羣內之人與之俱尊，而彼此自治力不足，則羣且不成，尊於何有？我中國人格所以日趨於卑賤，其病源皆坐於是。

凡自尊者必自立。莊子曰：『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夫大同太平之極，必無一人焉能有人，亦無一人焉見有於人。泰西之治，今猶未至也，而中國則更甚焉。其人非有人者，則見有於人者，故君有民，民見有於君，父有子，子見有於父，夫有婦，婦見有於夫。

一室之中，主有僕，僕見有於主，一舖店之中，股東有伴傭，傭見有於股東，一黨派之中，黨魁有徒衆，徒衆見有於黨魁，通四百兆人而計之，大率有人者百之一，見有於人者百之九十九。而此所謂有人者，時又更有他人焉，從而有之。其夫之父，或見有於其夫，其夫之父，或見有於其夫。

於其所屬之舖店之主人，衙門之長官，而彼等又見有於一二民衆之類。若是者，其級數無算，不可思議。若夫河沙世界中，一蓮花，一花中一佛，一佛身一口，一口中一舌，一舌觀之，猶不能盡。若是乎？吾國中雖有四百兆人，而其見有於人者實三百九十九兆強也。凡見有於人者，則喪其人格，以其見有於男子也。餘仿此。

幾何哉？是安得不懼然驚也？夫吾之為此言，非謂欲使人盡去其所尊所親者，而強強破扈以為高也。乃正所以為合羣計也。凡一羣之中，必其人皆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後以愛情自貫聯之，以法律自部勒之，斯其羣乃強有力。不然，則羣雖衆而所倚賴者不過一二二人，則仍只能謂之一二人，不能謂之羣也。有兩家於此，甲家則父母妻子兄弟皆能有所業，以食力餘粟，餘布各盡其材，乙家則仰事俯畜，皆責望於一人，則其家之執業執俸，豈待問也？有兩軍於此，甲軍則卒伍皆知兵，不待指揮而各人之意見既與主帥相針射，號令一下，則人人如其心中所欲發，乙軍則惟恃一二勇悍之首領，而他如木雞，然則其軍之執業執負，豈待問也？夫家庭與軍伍，其制裁之當嚴整，殆視他種社會為尤要矣。而其自立力之萬不可缺也。猶如此，故凡有自尊思想，不欲玷辱彼蒼，所以予我之人格者，必以先求自立為第一要義。自立之具不一端，其最顯要者，則生計上之自勞自活，與學問上之自修自進也。力能養人者上，也，即不能而不可不求，足以自養，學能濟人者上，也，即不能而不可不求，足以自濟。苟不爾者，欲不倚賴人，烏可得也？專倚

賴人而欲不見有於人烏可得也。夫倚賴人非必志士之所諱也。然我有所倚賴於他。他亦有所倚賴於我。互相倚而羣之形乃固焉。若一則專為倚賴者。一則專為被倚賴者。其羣未有能立即立未有能久者也。英人常自誇曰。『他國之學校可以致成許多博士。學士我莫之學校則只能教成人而已。』人者何人格之謂也。而求英人教育之特色。所以能養成此人格者。則惟授之實業而使之可以自活授之常識而使之可以自謀。而盎格魯撒遜人種所以高堂遠蹶於全世界能有人而不見有於人者。皆恃此焉矣。

凡自尊者必自牧。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自牧與自尊。甯非反對之兩極端耶。雖然有說焉。自尊云者。非尊其區區七尺也。尊其為國民之一分子。人類之一阿屯也。故凡為國民一分子。人類一阿屯者。皆必如其所尊以尊之。故惟自尊者為能尊人。臨深以為高。加少以為多。其為高與多也。亦僅矣。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其為生與存也。亦殆矣。故夫沾沾一得趾高氣揚者。其必器小易盈之細人也。甚或人之有技媚嫉以惡者。其必濁卑下流之鄙夫也。細人鄙夫。其去自尊之道不亦遠乎。吾觀夫西人之所謂 *Person* 此字中國無確譯。俾斯麥語此英語中。最有意味之字也。若強譯之。則君子二字庶乎近焉。者。其接人也。皆有特別一種溫良恭儉讓之德。雖對婢僕。其禮逾恭。有所命令。必曰 *Please* 之意。有所取求。必曰 *Thankyou* 也。蓋重人者。人恒重之。侮人者。人恒侮之。勢必然矣。况夫人也者。參天兩地。列為三才。吾之能保存其高尚之資格。也不過適完其分際。上應盡之義務。而何足以自炫耀也。是故欲立立人。先聖所以垂訓。貢高我慢。世尊所以設戒。

凡自尊者必自任。一羣之人。芸芸也。而於其中有獨為羣內之所崇拜者。此必非可以力爭而術取也。必其所負於本羣之責。獨重而其任之也。獨勞則衆人之所以酬之者。自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至。其自任也。非欲人之尊我。而以此為釣也。彼實自認其天職之不可以不盡。苟不爾者。則為自貶為自污。為自棄為道義上之自鬻。為精神上之自戕。是故逾自尊者。逾自任。逾自任者。逾自尊。自尊之極。乃有如伊尹所謂天民先覺。如孟子所謂舍我其誰。如佛所謂普度衆生。為一大事出世。豈抹煞衆人以爲莫己者哉。蓋見夫己之責任。則己如是。而他人之能如是。與否且勿暇計也。抑吾嘗見夫老朽名士。與輕薄少年之自尊矣。撫拾區區口耳四寸之學問。吐出訛謬氣。饒萬丈之言詞。目無餘子。而我躬亦不知何存。口有千秋。而雙肩則不能容物。吾昔曾為呵旁觀者。文內一條。寫其形狀曰。

四曰笑罵派（中略）既罵維新。亦罵守舊。既罵小人。亦罵君子。對老輩則罵其暮氣已深。對青年則罵其躁進喜事。事之成也。則

曰豎子成名事之敗也。則曰吾早料及。彼輩常自立於無可指摘之地。何也。不辦事。故無可指摘。旁觀。故無可指摘。己不辦事。而立於辦事者之後。引繩批根。以嘲諷。揶揄。此最巧黠之術。而使勇者所以短氣。怯者所以灰心也。中略。譬之孤舟。遇風於大洋。彼輩罵風。罵波。罵大洋。罵孤舟。乃至徧罵同舟之人。若問此船。當以何術。可達彼岸。乎。彼等瞠然無對也。何也。彼輩藉旁觀。以行笑罵。失旁觀之地位。則無笑罵也。

嗟夫。自尊者。本人道最不可缺之德。而在今日之中國。此二字。幾成詬病之名詞。者。皆此等偽自尊者之為累也。諺曰。一濟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一夫周公何人也。孔聖人何人也。願同此員。趾同此方。官同此五。支同此四。而必曰。此也者。彼之責任。非我之責任也。天下之不自愛。孰有過是也。而若之何。彼偽自尊者。竟奉此語。為不二法門也。

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吾今者。為我國民。陳自尊之義。吾安保無誤讀之。以長其暴慢鄙倍之氣。增其驕盈予智之心。以為公德累為合羣益者。雖然。吾既略陳其界說。為自尊二字。下一定義。吾敢申言之曰。凡不自愛。不自治。不自立。不自收。不自任者。決非能自尊之人也。五者缺一。而猶施施然自尊者。則自尊主義之罪人也。嗟乎。因噎固不可以廢食。懲羹固不可以吹蠶。吾深憂夫。人人自尊之有流弊。吾尤憂乎。人人不自尊。而此四百兆人者。且自以奴隸牛馬。為受生於天之分內事。而此種自屈辱。以倚賴他人之劣根性。今日施諸甲。明日即可以施諸乙。今日施諸室內。明日即可以施諸路。人施諸仇敵。嗚呼。吾每接見夫客之自燕來者。問以吾國民。近日對外之情形。狀未嘗不淚涔涔下也。嗚呼。吾又安能已於言哉。

第十三節 論合羣

自地球初有生物。以迄今日。其間孳乳蕃殖。孳者。泳者。飛者。走者。有覺者。無覺者。有情者。無情者。有魂者。無魂者。其種類。其數量。何啻京垓億兆。問今存者。幾何矣。自地球初有人類。以迄今日。其間孳乳蕃殖。黃者。白者。黑者。櫻者。有族者。無族者。有部者。無部者。有國者。無國者。其種類。其數量。何啻京垓億兆。問今存者。幾何矣。等是軀殼也。等是血氣也。等是品彙。結集也。而存焉者。不過萬億中之一。餘則皆萎然落澌。然滅矣。豈有他哉。自然淘汰之結果。劣者不得不敗。而讓優者。以獨勝云爾。優劣之道。不一端。而能羣與不能羣。實為其總原。

合羣之義。今舉國中。稍有知識者。皆能言之矣。問有能舉合羣之實者乎。無有也。非惟國民全體之大羣。不能。即一部分之小羣。亦不能也。非惟頑固愚陋者。不能。即號稱賢達有志者。亦不能也。嗚呼。苟此不羣之惡性。而終不可以變也。則此孳孳芸芸之四百兆。

人遂不能逃劣敗之數。遂必與前此之萎然落澌然滅者同一命運。夫安得不痛。夫安得不懼。吾推原不羣之故。有四因焉。一曰公共觀念之缺乏。凡人之所以不得不羣者。以一身之需求。所欲望。非獨力所能給也。以一身之所苦痛。所急難。非獨力所能揮也。於是乎必相引相倚。然後可以自存。若此者。謂之公共觀念。公共觀念者。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也。而天演界之優劣。即視此觀念之強弱。以為差。夫既曰不學而知。不慮而能矣。然其間又有強弱者何也。則以公觀念與私觀念常不能無矛盾。而私益之小者。近者。往往為公益之大者。遠者之盜賊也。故真有公共觀念者。常不惜犧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擁護公益。其甚者。或乃犧牲其現在私益之全部。以擁護未來公益。非拂性也。蓋深知夫處此物競天擇。界欲以人治勝。天行舍此術。未由也。味者不察。反其道以行之。知私利之可欲。而不知公益之可懼。此楊朱哲學所以橫流於天壤。而邊沁之名理。所以為時詬病也。此為不能合羣之第一病。

二曰對外之界說不分明。凡羣之成。必以對待。苟對於外而無競爭。則羣之精神與形式皆無所著。此人類之常情。無所容諱者也。故羣也者。實以為我兼愛之兩異性相和合而結搆之有我見。而自私焉。非必羣之害也。雖然。一人與一人交涉。則內吾身而外他人。是之謂一身之我。此羣與彼羣交涉。則內吾羣而外他羣。是之謂一羣之我。同是我也。而有我小我之別焉。有我則必有我之友。與我之敵。既曰羣矣。則羣中皆吾友也。故善為羣者。既認有一羣外之公敵。則必不認有一羣內之私敵。昔希臘列邦干戈相尋。一遇波斯之來襲。則忽釋甲而相與敵血焉。對外之我見使然也。昔英國保守自由兩黨。傾軋衝突。曾無甯歲。及格里迷亞戰爭起。雖反對黨亦以全力助政府焉。對外之我見使然也。昔日本自由進步兩黨。政綱各異。角立對峙。遇藩閥內閣之解散。議會則忽相提携。結為一憲政黨。以抗之。對外之我見使然也。故凡結集一羣者。必當先明其對外之界說。即與吾羣競爭之公敵何在。是也。今志士汲汲言合羣者。非以愛國乎。非以利民乎。既以愛國也。則其環伺我而憑陵我者。國仇也。吾公敵也。舍是則無所為敵也。既以利民也。則其箝壓我而陵削我者。民賊也。吾公敵也。舍是則無所為敵也。苟其內相敵焉。則其羣未有不為外敵所摧陷而夷滅者也。而志士顧味此焉。往往舍公敵大敵於不問。而惟斷斷焉爭小意見於本團。無他。知小我而不知大我。用對外之手段。以對內所以鵲蚌相持。而使漁人竊笑其後也。此為不能合羣之第二病。

三曰無規則。凡一羣之立也。少至二三人。多至千百兆。莫不賴有法律以維持之。其法律或起於命令。或生於契約。以學理言。則由契約出者。謂之正謂之善。由命令出者。謂之不正謂之不善。以事勢言。則能有正且善之法律。尚也。若其不能則不正不善之法

律猶勝於無法。律此羣學家政學家所同認也。今志士之倡合羣者，豈不以不正不善之法律之病民弱國而思所以易之耶？乃夷考其言，或自陷於無法律之域，幾何不為彼輩所藉口以相勦也。不甯惟是而使本羣中亦無所恃以相團結已集者，望望然去未來者，裹足不前，旁觀者引為大戒，則羣力安得擴張而目的何日能達也？吾觀文明國人之善為羣者，小而一地一事之法團，大而一國之議會，莫不行少數服從多數之律，而百事資以取決，乃今之為羣者，或以一二人之意見武斷焉，梗議焉，其無規則者一也。善為羣者必委立一首長使之代表全羣，執行事務，授以全權，聽其指揮，乃今之為羣者，只知有自由，不知有制，裁其無規則者二也。叩其故，則曰：以少數服從於多數，是為多數之奴隸也。以黨員服從於代表人，是為代表人之奴隸也。嘻！是豈奴隸之云乎？人不可以奴隸於人，願不可以不奴隸於羣，不奴隸於本羣，勢必至奴隸於他羣，服從多數，服從職權，表人正所以保護其羣而勿使墜也。而不然者，人人對抗，不肯相下，人人孤立，無所統一，其勢必相率為野蠻之自由，與未為羣之前相等，雖無公敵，猶不足以自立而況夫日有反對者之乘其後也。此為不能合羣之第三病。

四曰忌嫉。吾昔讀曾文正戒子書中伎求詩而悚然焉，其言曰：「善莫大於怨，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足數，已拙忌人能已塞，忌人遇已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已若無業，授忌人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偏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已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薦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或悅豫聞運，何以然不自知其故？」嗚呼！此雖曰老生常談，乎然以今日之誤解邊沁學說者，實當頭一棒之言也。吾輩試夙夜一自省焉，其能悉免於如文正所訶乎？吾國人此等惡質，積之數千年，受諸種性之遺傳，染諸社會之習慣，幾深入於人人之腦中，而不能自拔，以是而欲求合羣，是何異磨輓以作鏡，蒸沙以求飯也。夫宗旨苟不同，則昌言以攻之可也，地位苟不同，則分功以赴之可也，乃若宗旨同，地位間，則戮力同心，以大業善莫大焉，夫所謂戮力同心者，非必強甲之事業而使合於乙也，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目的既共，指於一處，其成也則後此終必有握手一堂之日，即不然，或甲敗而乙成，或乙敗而甲成，而吾之所志固已達矣，事苟有濟成之何必在我？仁人君子之心不當如是耶？又就令見不及此，而求競勝於一時，專美於一己，則亦光明磊落，自出其聰明才力，以立於天演界中，苟其優也，雖千萬人與我競，亦何患不勝？苟其劣也，雖無一人與我競，亦何恃不敗？天下之事業多矣，豈必排倒他人而始容卿一席耶？嗚呼！思之思之外，有國難內有民，籍同胞半在甜夢之中，前途已入泥犁之境，吾力而能及也，則自拯之獨力不能也，則協力拯之吾力而無濟也，則望他人拯之其尚忍摧萌拉蘗為一國之仇讐，效死力耶？愚不肖者，吾無望焉，無責焉，願安得不為號稱賢智者正告也。

此爲不能合羣之第四病

此其大略也。若詳語之，則如傲慢如執拗如放蕩如迂愚如嗜利如寡情皆足爲合羣之大益。有一於此，羣終不成。吾聞孟德斯鳩之論政也，曰：專制之國，其元氣在威力；立憲之國，其元氣在名譽；共和之國，其元氣在道德。夫道德者，無所往而可以弁髦者也。然在前此之中國，一人爲剛，萬夫無柔，其所以爲羣者在強制而不在公意，則雖稍腐敗，稍渙散，而猶足以存其邦。以迄今日，若今之君子，既明知此等現象，不足以戰勝於天，擇而別思，所以易之，則非有完全之道，德其奚可哉？其奚可哉？吾聞彼頑固者流，既既有辭矣，曰：今日之中國，必不可言共和，必不可言議院，必不可言自治，以是界之，徒使混雜紛擾，傾軋殘殺，以猶太我中華，不如今因仍數千年專制之治，長此束縛焉，馳驟焉，猶可以免滔天之禍。吾惡其言，雖然，吾且悲其言，吾且漸其言，嗚呼！吾黨其猶不自省，不自戒乎？彼輩不幸言中，猶小焉者也，而坐是之故，以致自由平等權利獨立進取等最美善高尚之主義，將永爲天下萬世所詬病。天下萬世相以談虎色變，曰：當二十世紀之初，中國所謂有新思想、新知識、新學術之人，如是如是，是亡中國之罪，皆在彼輩焉。嗚呼！嗚呼！則吾儕雖萬死，其何能贖也。

第十四節 論生利分所

謂中國而貧國耶？大學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未聞以數十萬里之地，數十千萬之人，而思貧者也。謂中國而富國耶？稽其官府，則羅掘而無所於得，行其閭閻，則憔悴而無以自存，雖有辯者，不能爲中國之貧諱也。貧之原因，不一端，本報民報也，請專言民事。

大學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此言至矣。後世生計學家言殖產之術，未有能外者也。夫一國之歲殖者，國中人民歲殖之總計也。綜一國之民，無論或勞力或不勞力，勞力矣，或生利或不生利，而具待養於地之所產，民之所出，則均一國歲殖，只有此數，惟其養徒食者數寡，而後贍能生者數多，贍能生者數多，而後國之所殖，乃歲進反是，則其國未有不瘠焉者也。

生計家言財之所自出者有三：一曰土地，二曰資本，三曰勞力。三者相需而貨乃成，顧同一土地也，在野蠻民族之手，則爲石田，在文明民族之手，則爲奇貨，其故何也？文明人能用資本勞力以擴充之，而野蠻人不能也。所謂利用資本與勞力者，何也？用之而斷其有所復也，何謂有所復？用吾力以力田焉，製造焉，被其功於物材，成器之後，其值遂長，其所成之物，歷時甚久，猶存人間，可以轉售交易，今日以功成物，他日由物又轉爲功，如是則勞力復焉矣。斥吾資以庀材焉，雇傭焉，材由生貨，轉爲熟貨，備以人力造出。

物力已熱之貨。蓄力之物。其所值必餘於前。此所斥之資。吾財無損。而且。有贏。如是。則資本復焉。矣。所復者多。一次。則所殖者進。一級。何也。復者。必不徒復也。而又附之。以所贏。此富之所由起也。一人。如是一國。亦然。

夫。綜一國之資本。勞力。而歲計之。只有此數也。今年。而投諸有所復之地。則明年。而其率。增若干。焉。再明年。而其率。又增若干。焉。歲而增之。以至於極富。今年。而投諸無所復之地。則明年。而其率。減若干。焉。再明年。而其率。又減若干。焉。歲而減之。以至於極貧。故今年。同一資本。同一勞力也。一有所復。一無所復之間。其結果之相遠。在明年。則為一與四之比。矣。再明年。則為一與十六之比。矣。又再明年。則為一與六十四之比。矣。嗚呼。其可驚。有如此者。何以明其增減之率。然也。此其事。於資本。易見。而於勞力。稍難明。一歲之所總殖。其所以用之者。不外兩途。其即享即用。而無所復者。命之曰消費。其斥以求贏。而企其有所復者。命之曰母財。本有人於此。今年。以千金之母財。而所殖者。得千五百。焉。使其人。一歲。消費之率。而適五百也。則適盡其所殖者。而明年。仍有千金。為母財。仍殖千五百。則其產。不進。亦不退。或遇時機。而所殖者。忽逾常率。則母財。亦隨增矣。然。彼偶一歲。則不利。而所殖不及常率。則又將必至不必退也。即中止而己。及然。不終日矣。使其消費之率。歲僅三百也。則明年。以今年所殖之餘。而合諸母財。其母財。為千二百。而所殖者。千八百。矣。再明年。又以明年所殖之餘。而合諸母財。則其母財。為千五百。而所殖者。二千二百。餘矣。反是。而使其消費之率。歲而七百也。則今年。所殖不足。供今年。歲而不得。不蝕。及母財。明年之母財。僅餘八百。而所殖。僅千二百。矣。再明年。而再蝕之。其母財。僅餘五百。而所殖。僅七百。餘矣。蝕者。其母。遂並其所生之子。而亡之。不及三稔。而千金。可以蕩然。此事之最易見者也。夫此等持籌握算之論。士君子。每羞言焉。而其義。實通於治國。一國之產。而依前者之比。焉。國。未有不榮者也。一國之產。而依後者之比。焉。國。未有不悴者也。抑一國之浪費。與一人之浪費。理同而形異。一國之浪費。有二。其一。國中。之人人。皆歲費。過於歲殖。於是。結集成國。而一國之總歲費。過於總歲殖。是也。若是者。則其國。不數年。而遂可以滅亡。雖然。天下。從無此國民也。亡。乃其自亡。而非日耳。受人能亡之也。有善費之民。亦必有善殖之民。與之相救。國之所以維持於不敝。賴此而已。其二。國中。之人。雖有善費者。有善殖者。而殖者。之人。數。不及費者。之人。數。費者。一人。所費之數。又過於殖者。一人。所殖之數。截長補短。以統計之。而一國之總歲費。過於總歲殖。是也。今之。屛國。比比。然也。國之總費。既過。總殖。則勢。不得不蝕。及全國之總母財。能幾何。豈堪。當此。歲蝕也。此資本。增減之比。例。率也。至勞力之增減。其事。亦與資本。相緣。夫母財。之為用也。大率。庀材者。居其半。給。或者。居其半。所給之。即所以養勞力者也。惟母財。豐。然後。百業。興。百業。興。然後。給。餼。衆。給。餼。衆。然後。勞力者。各得。所養。而其力。有所用力。被於物。復成母財。遞增。遞進。而力。乃盡。其用。今使母財。被蝕。而無所

餘則民有力而無用之地其力遂日以漸銷廢不用者則其能力必亡斯密亞丹嘗言「吾英今日之民勤於昔者緣今日國財斥之為母以贍勞民者多於三百年前也三百年前之民勞而無獲乃多惰游其言曰與其作苦而無獲不若嬉戲而無餘大抵工商業廣之區其民皆母財所應雇故其用力恒勤而酣戲飲博自以日銷設其地為都會養民者不在母財而在支費則皆皆蠶蠶生一嚴等原富部之益三

是資本之增減與勞力之增減成比例也朋矣而況夫既善善殖者之所食以養善費者則此善殖者雖不繼惰而亦無以自存或餓殍或流亡有妻不能迎有子不能舉勞力之損去者不可以復續此又其銳滅之跡顯而易見者也資本蝕矣勞力萎矣生財之三要素既毀其二雖有土地其將何所緣以產百物耶國之所以有廣土衆民而不免於貧蹙者坐是而已

申而言之則國之興衰一視其總資本總勞力之有所復無所復而已有所復者資母孳子大學謂之生之者生計學家名之曰生利無所復者蝕母亡子大學謂之食之者生計學家名之曰分利吾將論生利分利之種別

吾聞生計學家言生利之人有二種一曰直接以生利者若農若工之類是也二曰間接以生利者若商人若軍人若政治家若教育家之類是也而其生利之力亦有二種一曰體力二曰心力心力復細別為二一曰智力二曰德力若以其生利之事業分之則有六種

第一 發見及發明 發見者新得天然物或新考出其物之利用也如哥倫布發見亞美利加洲又二三百年前新考出菸草中有一種特質足供人用者皆是也發明者將天產物加以新法則能廣其用而其法為前人所未知者如最近發明無線電報之類是也

第二 先占 先占者採取未有主權之天產也如俄木德獸漁魚採礦之類是也

第三 用於生貨之勞力 生貨謂物之未經製造者如農粟森林業牧畜業是也

第四 用於熟貨之勞力 各種製造品之材料皆自此種勞力而來者也如製穀麥為麵包製木材為家具製土為磚瓦製金為

第五 用於交通之勞力 為國城製絲綢為布帛其餘各種關於製造者皆屬此類

第六 用於協助之勞力 若官吏若軍人若醫生皆所以保護生利者也雖不能直接以生利然其職若保險公司若救濟家若

此皆生利之事業也其不在此數者皆謂之分利斯密亞丹云「人以多雇工備而富以多畜便辟使令之人而貧何也使令者之功固匪所寄則莫可轉事竟力消而不可得復也」斯密氏充類至義之盡則以為分利者不僮便辟使令之賤者而已自王侯君公降至執法司理之官吏稱戈擐甲之武夫皆此屬也故其言又曰「品上者若官吏師儒若醫巫若文章之士品下者若倡優侏儒門力走馬臧獲厮養其用勞力也雖貴賤迥殊輕重各異而皆投其力於不可復之地當生即毀皆與於分利致貧之數者也」

斯密此論。後賢聚訟紛然。吾今不具引。不具辯。吾請取我國中分利者之種類而細論之。分利者之種類。大別有二。一曰不勞力而分利者。二曰勞力而仍分利者。

第一 不勞力而分利者

(一)乞丐 其人非老非幼非廢疾以堂堂七尺之軀。乃至不能自養而行乞於塗。是萬與情二者必居一也。人即憐而活之。而為蟲於一羣莫大焉。故此輩非可憐而可憎也。若君上失政。天災流行。干戈劫後。不以此論。

(二)盜竊 盜者未嘗不用體力。竊者未嘗不用心力。然此不得以勞力論也。蓋其所用力不敢以與人共見也。此其為分利最易。明不待贅論。

(三)棍騙 棍騙者亦盜竊之一種也。然其操術稍精。其破裂稍難。故其毒害亦較深。而所分之利往往更鉅。棍騙之種類繁多。非可悉舉。如聚賭者。如巫覡。如堪輿。星相卜筮之流。皆歸此類。不能罄而冒。醫為衣食者。亦歸此類。

(四)僧道 歐洲教會之牧師神父。識者以為為國之大蠹。前所引斯密亞丹之言。半為彼輩而發也。至近世革命。屢起。奪其特權。以儕齊民。然後歐治乃平。雖然。歐之教會雖無實。然猶以尊民為名也。中國之僧道。則名實兩無。取矣。

(五)統袴子弟 西人之養子也。育之使長成。教之以學業。令其足以自營自活。父母之責任如是而已。及其既成。自營自活矣。則析而居之。他日父母遺產之能屬於己與否。非所知也。故其故家子弟。皆絕依賴。根性無取。託庇前人。除蔭以自暇逸。中國不然。家有數畝薄田。其子弟輒驕奢淫佚。一無生業。而家富商之裔。更不待論。又以同居不析產為盛德。矯偽相效。往往有一家丁口至百數十人者。假使其家有萬金之產。則其百數十人之婦女子弟。皆置焉。然曰吾之家乃萬金之素封家也。曾亦思此萬金者。析之為百數十焉。各人所占能有幾何。而此百數十人。皆以萬金之奉。白奉而於家中生計。絲毫不負其責任。吾見所謂故家名門。若此者。比比然矣。又不必故家名門也。即以尋常論之。大率一家之中。其生利者不過二三人。而分利者動十數人。夫以一人之資本。勞力而自養焉。雖中下之材。而猶不至於不給以一人之資本。勞力而養十數人。雖賢智。未有能善其後者也。故不得不歲耗其母財。以為消費。而遂以陷於困窮。我國國民之總歲殖。所以不能多斥。以為母財之用者。其大原因。未始不由家族制度之不適宜。使然也。故俗語曰。富不過三代。夫使能善用富。則雖十代百代可也。而吾中國。率不能過三代者。何也。生之者一人。而食之者百人。生之者一日。而食之者百日。雖有鉅母。其何足以再世也。西國法律。所以重保護富民者。為其為一國積母財。積之愈久。則其數愈

鉅斥母興業。人已交利。而國殖歲進。喬木世臣。所以爲貴也。中國則貧有世襲。而富無世襲。此亦財消耗之明效大驗矣。而其咎實統袴子弟尸之統袴子弟者。真一國之大盜賊也。雖然。追本窮原。則咎又不專在其子弟。而兼在其父兄。爲父兄者。既以自累。所分故曰自累。而復以累其子弟。令子弟不能爲生利。是誠愚不可及矣。

(六)浪子 浪子者。統袴子弟居其強半。亦有非統袴而亦浪子者。此類之人。尚未至爲乞丐。尚未至爲盜騙。其生涯也。飲酒看花。門雞走狗。馳馬角戲。六博蹋鞠。吸鴉片。狎游妓。舍此之外。毫無所事。而衣必選色。食必選味。此類之人。其結局也。盜騙乞丐二者。必居一於是。

(七)兵勇及應武試者 生計家之論軍人。有以爲生利者。有以爲分利者。吾謂今世文明國之軍人。決不可謂之分利。何也。若無國防。則國難屢起。民將不得安其業。故軍人者。實生利之民之保險也。藉曰分利矣。然亦當屬於勞力而分利之一類。中國則不然。中國之兵勇。實不勞力而分利者也。中國之兵勇。實兼浪子盜騙乞丐三者之長而有之者也。兵勇既皆分利。其應武試者。若武童。武生。武舉。武進士之流。更不待論。

(八)官吏之一大半 中國之官吏。皆分利者也。然其勞力而分利者。居小半。不勞力而分利者。居大半。不勞力而分利者。其在京官中。則除軍機大臣。章京及各部主稿司員外。自餘各官。皆是也。其在外官中。則凡候補。需次人員。及道班。同進班。雜班。實缺者。之大半。皆是也。此類人之性質。位置。與下篇第三類略相似。至其勞力而分利者。及其分利之理由。下篇乃論之。

(九)緣附於官以爲養者 此等人所包甚廣。官親也。幕客也。胥吏也。僕役也。皂隸也。訟棍也。其性質大略相等。吾不暇備論。但約括以此名。此類人大率強而黑者。則豺虎也。弱而笨者。則蝗蝻也。其害群一也。一州縣衙署。而參養此輩。動數百人。他可知矣。迺計全國衣食於此間者。殆常數百餘萬人。此階級亦幾蔚成大國矣。

(十)土豪鄉紳 土豪鄉紳。大率皆統袴子弟。讀書人。官吏。及緣附於官者。之四類人所變相也。雖然。亦有不屬於此四類人。而不得。不謂之土豪鄉紳者。即本屬於四類。而既已變相。則亦自別成爲一藥種。故不得不另立一門。以總括之。而此等實分利中之最強有力者也。

(十一)婦女之一大半 論者或以婦女爲全屬分利者。斯不通之論也。婦人之生育子女。爲對於人羣第一義務。無論矣。即其主持家計。司閭以內之事。亦與生計學上分勞之理。相合。蓋無婦女。則爲男子者。不得不兼營室內之事業。不專而生利之效減矣。故

加普通婦女以分利之名不可也。雖然中國婦女則分利者十六七而不分利者僅十三四。何以言之。凡人當盡其才婦人之能力雖有劣於男子之點亦有優於男子之點誠使能發揮而利用之則其於人羣生計增益實鉅。觀西國之學校教師商店會計用婦女者強半。可以知其故矣。大抵總一國婦女其當從事於室內生利事業者十而六。室內生利事業也。其當從事於室外生利事業者十而四。泰西成年未婚之女子。等皆有所職業。而中國婦女但有前者而無後者焉。是分利者已居其四矣。而所謂室內生利事業者又復不能盡其用。不讀書不識字不知會計之方。不識教子之法。蓮步天嬌不能操作。凡此皆其不適於生利之原因也。故進一國總率而計則分利者十六七而不分利者僅十三四也。

(十二)廢疾 廢疾者之為分利不辨而明。雖然苟在文明國。有訓育訓導等學校。雖有廢疾而往往使之操作工藝。足以自養。故其分利不多。中國苟遇此等無告。則皆有分而無生者也。是非好自為之而天然之缺憾及政府之失職。使之不得不然也。

(十三)罪人 人至犯公罪而繫縲。利必其對於一羣之利益有所侵害。明矣。故罪人之本屬分利者。殆十而八九也。但今日之明未則犯罪者或未必真罪。未則犯罪者或未必真罪。未則犯罪者或未必真罪。未則犯罪者或未必真罪。雖然及其既犯罪之後。以一羣治安所繫。不得不置諸囹圄。以示懲。既入囹圄。惟受凌虐。一無所事。是使之重

分利也。監之十年。則其分利者十年。監者百人。則其分利者百人。日損公家之母財。以畜之。其羣抑更甚矣。故各文明國之獄。因也不以虐刑。而以苦役。古刑論曰。空罰。即是此意。誠得其道也。中國則獄囚充塞。而此輩既自苦。復無以自給。而不得不仰食於縣官。或所親。是亦分利之一大族也。

兒童不勞力也。何以不為分利。曰。彼未及生利之年。宜備其力。以為他日生利之用也。兒童者實一國將來之真母財也。生計學家身之德慧財智。為生產力之一種。亦謂之無形之資本。凡兒童。皆可謂為一國之無形資本也。老人不勞力也。何以不為分利。曰。彼已過生利之年。其前此所生之利。既有所儲備。而今

之所享。非分之於他人者也。記曰。十六以下。上所長也。六十以上。上所養也。誠以其在一羣之地位當如是也。若夫少年時代。能嬉學業。不思預備將來。所以報効國民之道。致使長成百無一能。若此者。則雖未成年。已不得不謂之分利。又如壯年時代。無業游手。會未嘗致絲毫之力。有所貢獻於其羣。及老而廢。焉待養於公產。若是者。則雖及耄期。仍不得不謂之分利。我中國之兒童老人。若此者。蓋十而六七焉。故我國兒童老人之分利者。亦十而六七也。

地主往往不自勞力。而生計家不謂之分利。地主人不勞力。則老人不勞力。則老人不勞力。則老人不勞力。何也。彼其前此之所以得此土地者。未有不從勞力而來。今之所享。即其前此勞力之所儲備。而用之未盡者也。分利者同例。若夫藉父兄之業。其所以得此土地。所有權者。既非經本身之勞力。而復一無所

勞力之所儲備。而用之未盡者也。分利者同例。若夫藉父兄之業。其所以得此土地。所有權者。既非經本身之勞力。而復一無所

勞力之所儲備。而用之未盡者也。分利者同例。若夫藉父兄之業。其所以得此土地。所有權者。既非經本身之勞力。而復一無所

事。惟衣租食稅以自豪者。斯不得不謂之分利。故我中國之地主。其分利者亦十而六七也。萬國然此等皆可謂之純衿子弟。故不為另立一門。以上說一不勞力之分利者。竟

第二 勞力而仍分利者

(一) 奴婢 奴婢之勞力。有視尋常人加數倍者。雖然其所勞之力。只以伺主人之顰笑。供主人之使令。其力用之。而無所復。故謂之分利。此分利種族之最易見者。

(二) 優妓 優妓固有所甚勞甚苦者存。然其勞力皆無所復。且能牽動他人。而使之並為分利者。故其分利之毒亦頗甚。

以上兩者。其分利未必為本人之所欲。而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故分利之罪不在本人。而在迫之之人。凡有迫而分利者。皆屬此類。衛賢之見。與此類同。然其彼好自為之。非有迫之者也。故此類彼輩不可不自負其分利之責任。故謂之不勞力而分利者。

(三) 讀書人 士農工商號稱國之石民。而讀書人與然居焉。據斯密之論。則雖泰西之讀書人。彼且以為為分利矣。願吾平心論之。則西國之讀書人。其分利者。雖或十之一二。其生利者。猶十之七八。何也。彼其學成之後。非醫生。則法官也。則律師也。否則傳教也。學校教師也。若其學工商業。直接以生利者。更無論矣。故斯密之說。施諸彼。吾不敢謂焉。若在我國。則至當無以易矣。吾國讀書界之現象。最奇者有二。一曰無所謂卒業。不卒業也。二曰藉令卒業矣。而不知其所學作何用也。其潦倒者。則入股入韻。風後矮屋。磨至頭童齒豁之年。其騰達者。則夸耀妻妾。武斷鄉曲。以為維桑與梓之益。謂其導民以知識耶。吾見讀書人多。而國日愚也。謂其誨民以道德耶。吾見讀書人多。而俗日偷也。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偷惰。無廉恥。而嗜飲食。讀書人實一種寄生蟲也。在民為蠹。在國為蠹也。若考據家。若詞學家。及古今經傳之學。皆分利之尤者也。彼等或以其無益於世。亦無害於世。故不知其提此。以治能後世之禍。惟乎我國讀書界。能行此者。萬億人中不得一二也。

(四) 教師 讀書人中之為教師者。宜若非分利然。雖然所教成者。為一羣之公益。則謂之生利。所教成者。為一羣之公益。則謂之分利。彼今日之讀書人。實前此之勳代所產也。他日之讀書人。又今此之教師所產也。日產公益。謂之不分利。得乎。

(五) 官吏之一小半 斯密亞丹以官吏為分利。後人糾之詳矣。雖然若中國之官吏。則無論為勞力者。不勞力者。而皆不得不謂之分利。官吏之勞力者。若京官之軍機大臣。軍機章京。各部署之掌印主稿司員。外官之督撫。乃至實缺之提鎮。司道府廳州縣。各要局之委員。以及出使大臣。領事等。皆是矣。其數度不過官吏中十之一二。此輩固自謂盡瘁於王事。鞭掌於賢勞也。至問其勞力

所用者，在何處，則脚、手、版、耳、簿、書、期、會、耳、問、其、於、國、民、公、益、有、絲、毫、關、係、乎、無、有、也、英、人、邊、沁、嘗、言、政、府、者、有、害、之、物、也、然、所、以、設、之、者、以、小、害、物、制、大、害、物、而、已、日、人、西、村、茂、樹、申、其、義、曰、政、府、害、民、之、事、少、而、能、制、止、他、之、大、害、者、謂、之、良、政、府、害、民、之、事、多、而、不、能、制、止、他、之、大、害、者、謂、之、惡、政、府、若、是、乎、官、吏、之、分、利、賊、民、固、已、鐵、案、如、山、不、容、為、諱、矣、特、視、其、所、賦、之、率、多、少、何、如、耳、然、苟、能、奉、其、職、以、為、民、捍、禦、他、種、大、災、害、則、其、間、接、所、生、之、利、足、以、償、其、直、接、所、分、者、而、有、餘、故、文、明、國、之、官、吏、不、得、謂、之、分、利、夫、國、民、之、所、謂、大、災、害、者、何、也、則、水、旱、癘、疫、之、流、行、也、豪、強、之、欺、凌、也、爭、鬪、之、枉、屈、也、盜、賊、之、橫、恣、也、其、尤、甚、者、則、外、侮、之、攘、奪、喪、我、主、權、失、我、公、產、也、若、此、者、皆、不、能、不、仰、匡、救、於、政、府、政、府、而、能、捍、衛、是、者、則、民、雖、獻、其、血、汗、所、得、之、權、利、之、一、二、以、贍、養、之、亦、不、過、如、營、業、者、之、有、保、險、而、非、可、吝、非、可、避、者、也、若、中、國、則、何、有、焉、民、有、災、而、不、能、恤、也、民、有、枉、而、不、能、伸、也、鑽、殍、徧、道、而、不、能、救、也、羣、盜、滿、山、而、不、能、監、也、淫、風、而、弄、兵、召、戎、一、遇、挫、敗、則、割、胸、脅、剝、脂、膏、以、為、償、也、浸、假、而、浸、假、如、虎、承、伺、嚙、笑、則、壓、倒、胞、媚、仇、讐、以、自、固、也、由、前、之、說、則、有、官、吏、如、無、官、吏、由、後、之、說、則、有、官、吏、反、不、如、其、無、官、吏、夫、官、吏、而、不、能、捍、民、之、患、則、固、已、害、矣、况、以、官、吏、之、故、而、民、患、益、深、且、劇、焉、是、他、種、之、分、利、分、其、一、而、此、輩、之、分、利、分、其、二、也、勞、力、而、分、利、之、官、吏、其、罪、倍、於、不、勞、力、而、分、利、者、故、中、國、之、官、吏、實、分、利、之、罪、魁、而、他、種、之、分、利、者、大、率、由、彼、輩、而、生、者、也、

(六) 商業中之分利者 既執業斯不可謂之分利。雖然，亦有辨焉。吾以為今日中國人所執之商業，其不分利者，不過十六七。而其分利者，尚十二三。如彼投機射利，俗所稱買空賣空者，其操術類於賭博，其用心等於棍徒。斯為分利無倫矣。至如劇園酒樓之類，導人於分利之途者，雖主者極勤勞，而不得不謂之分利。又如售賣分利之事物，如鴉片、淡巴菰、酒及一切有害衛生之物，脂粉首飾及一切婦女冶容之物，香燭、楮、爆及一切神祇供享之物，古董、書畫及一切名士玩耍之物，印刷、入股小說、考據、詞章等，無用書籍，乃至文人墨客一切特別精緻之物。昔八年前，曾與一友行京師琉璃廠，不獨於分利者，不獨一，諸凡業此者，皆分利者也。雖然，其罪不在執此業者，而在用此物者。何以故？苟無人焉從而流通之，則其業不絕，自絕故，故此等實分利之果，而非分利之因也。

(七) 農工業之分利者 農工業亦有分利者乎？曰：有。如農之種粟、種桑、種菜、工之製造各種無益有害之物者，皆分利也。然科其罪，則亦與前所論之商業同，不可謂直接之分利。如種桑之利，人人知之矣。然以蠶入口之利，則又反以生利而。又如分功不細成物遲鈍，則工雖勞而亦分利。如業針者，以一人日針其布，則日之功亦愈多。是此等實分利之因矣。以上八人分任之，則日可成物，不具趨事，拙久，則工雖勞而亦分利。則十噸之貨物，不需人馬之力，不數日而可以致千里，有無之，其力委之無用，故曰分利。又如鐵路，

之無用。斯分利矣。若並重編而無焉。以數十人負載之。走一月始達。其力之委於無用者更多。斯益分利矣。又如開礦無機器。而百人乃在此。設有機器。則數人任之而有餘。進之凡百工作。莫不皆然。夫人只有此數也。人之力只有此數也。用之於此。則不能同時復用之於彼。以一人一日可成之物。而今乃需百人百日。則此九十九人九十九日。皆委之無用也。故曰分利。此等若充類至盡。則雖以今日極文明國之工藝。庶幾知後人視之。不有以爲分利之尤者乎。故以分利之罪。罪我工傭。不可也。雖然。以今日我國之工。與歐美諸國之工比較。固不可不謂之分利。若此者。非民之罪。有司之罪也。非一人之罪。團體之罪也。以上說「勞力而仍分利者」竟。

吾今欲取中國民數而約計之。以觀其生利分利之比較。中國無統計。雖有巧算。萬不能得其真準。不過就部見曉度而已。然諒所舉者有少無多也。

中國	婦女約二萬萬(分利者約十之六七).....	約一萬三千萬
四萬	老幼者約八千萬(分利者約十之六七).....	四千五百萬
萬人	官吏約三十餘萬.....	三十餘萬
	讀書人約三百萬.....	三百萬
	兵勇及應試者約四百萬.....	四百萬
	紳士及官以爲食者約四百萬.....	四百萬
	僧道約三十萬.....	三十萬
	純樸、浪子、土豪、鄉紳、共約五百萬.....	五百萬
	盜賊、棍騙、共約五百萬.....	五百萬
	乞丐約三百萬.....	三百萬
	奴婢、娼優、約五十萬.....	五十萬
	罪囚約四十萬.....	四十萬
	廢疾約二十萬.....	二十萬
	農工商業之分利者約三百萬.....	三百萬
	其餘不便歸類者約百萬.....	一百萬
	丁男約一萬二千萬	
	男子約二萬萬	

大約四萬萬人中分利者二萬萬一千萬有奇自餘則為生利者又分中國人為五大族。稽其民業之大略而比較之。

一漢族 約分利者十之五有奇。生利者十之四有奇。

二滿洲族 其在關外者。生利分利之率。約與漢人等。其在內地者。皆分利者無一。生利者。因本朝定例。禁滿洲人不許從事工商業。故其人皆分利者。非官則兵。非兵則商。則其分利之率。約與漢人等。其在內地者。皆分利者無一。生利者。因本朝定例。禁滿洲人不許從事工商業。故其人皆分利者。非官則兵。非兵則商。則其分利之率。約與漢人等。其在內地者。皆分利者無一。生利者。

三苗族 約分利者十之二。生利者十之八。

四回族 約分利者十之三。生利者十之七。

五蒙古族 約分利者十之四。生利者十之六。

大抵分利之人。多出於上等社會中等社會而下等社會之人。殆稀。蓋惟挾持強權者。乃得取他人所生之利而坐分之也。以上所舉分利之諸種。除乞丐奴婢罪囚廢疾等數種外。其餘大率皆以一人而分數人之利者也。竊嘗計之。非以三四人之所。足以償一人之所耗。吾中國四萬萬人。分利者既二萬萬有奇矣。而此之二萬萬。又非徒盡蝕彼之二萬萬而遂足以給之也。必三倍焉。四倍焉。嗚呼。若之何。民不窮且。價也。亦幸而吾土地之饒。物彙之衍。小民生產力之大。且厚。猶足勉強支持。彌縫以迄今日也。不然者。吁。無子遺矣。然此則可久恃乎。彼生利之二萬萬人。者。自生之而自食之。裕如也。今乃每人加以三倍四倍之負擔。雖強有力。何以堪。此窮之盛之至。無復之則。不得不轉而入於乞丐盜賊棍騙罪囚之數途。於是分利者益增。而生利者益減。分利者愈加多。則其餘生利者之負擔。愈加重。愈不得不折而入於分利。如是遞相為因。遞相為果。極其弊。可以一羣之人。分利者八九而生利者不得一二。高麗是已。夫至以八九人分一二人所生之利。則分之者亦甯有幸焉。涸轍之魚。相煦以沫。其斃直須時耳。夫以吾中國之民。勤儉善儲。吾固信其無下。儕於高麗之懼。雖然。吾中國所處之地位。亦與高麗異。以五洲第一天府之國。擇肉者。耽耽於其旁。吾國之總母財。既日減。消而他國之母財。且日輸入。彼利用吾土地。利用吾勞力。以運其母。而殖其子。子之所殖。則彼之物。而非我之物也。如是彼盈一度。則我。一度。吾之總母財。有歲減而無歲增。其事至易明矣。至於母財無復。可斥而一國之人。不聊生矣。印度是也。彼印度之土。豈小於我。其人豈遠於我。而今竟若此。吾念及此。而不禁汗流浹背。淚落。其承。也。我國人之處。堂而嬉游。而戲者。其亦一動心焉否也。

夫以今不及二萬萬之生利者於自養之外復資彼二萬萬有奇之三四倍分利者而其力猶可以勉支則我國民之生產力可以四五倍於自養昭昭然也使無彼二萬萬之分利者以餉之則彼二萬萬生利者之所殖必四五倍是全國之總歲殖視今日增四五倍也使彼二萬萬分利者更轉而生利焉則全國之總歲殖視今日必增八倍乃至十倍又昭昭然也吾中國土地第一勞力第一生產之三要素既優占其二所缺者獨資本耳使傳以八倍十倍於今日之母財則與萬國爭商戰於地球誰能禦之此猶就分功未精器械未備時言之且使精矣備矣而復加以人無不盡之力地無不盡之利則其富率之驟漲豈復巧曆所能算也固富矣而猶弱於人吾未之聞也若是乎二十世紀生計競爭之世界果讓我執牛耳而莫與京也雖然飢人說食終不能飽吾奈此蒼生何哉吾奈此蒼生何哉

他省吾不深知吾請言粵事吾粵自前督南皮張公改闡姓爲正餉合肥李公改番攤雜賭爲正餉以來生計界日益蹙其鄉市子弟相與語曰吾與其力穡於田而日得百錢何如傭役於博而日得數百或且喝雉成盧一擲百萬也於是閩省人趨之者十而五六至於田功手技小販與夫負戴等種種雜工日之一日小民何知謂轉移執事以爲吾利也殊不知一省之總勞力日擲於虛耗一省之總母財日耗於尾閭會幾何時今則一舍僅易斗粟餘矣此最時昔以分利爲利者而究何利也粵中近日之窘狀其根原雖非一端然官吏之開賭以增分利之率以消融此有限之勞力有限之母財實其原因之最要者也故粵中盜賊之多亦甲於天下雖由其俗之偷抑豈不以生利者之不賄負擔迫而爲此也使循此不變十年之後吾粵民之生利者將不及二三而分利者必至七八矣此吾所謂遷相爲因遷相爲果之例也今也粵人之在諸省中以最富聞者也而其儼既若此嗚呼諸省可以鑒矣讀者勿以吾爲家人實儼之言也今日生計競爭之世界一國之榮瘁升沈皆係於是君不見聯軍入京以後豈嘗索我一坏土而惟汲汲然擴張其商務權力範圍之爲務彼豈必藉吾宮屋吾社繁累吾子弟然後謂之亡然後謂之滅乎吾前焉蓋吾腦焉血焉馴使我萎黃蕉萃乾枯瘦死而其所欲固已給矣然則吾應之之道奈何曰政府當道固與有責焉雖然此必非特政府當道一二人之力所能拯救也其最要之着不可不求一國中生利人多分利人少其轉移之大第先求我躬勿爲分利者復開明學理廣勸一國人使皆取爲分利者復講求政策務安插前此之分利者使有自新之道以變爲生利者天下事無中立不進則退此兩者消長之率若克一變則吾國其庶幾有瘳乎雖然改革之業相因者也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變丙語及政策則誰與思之誰與行之嗚呼予欲無言

(完)

第十五節 論毅力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聖哉斯言。聖哉斯言。欲學為人者，苟非於此義篤信，死守身體而力行之，雖有高志，雖有奇氣，雖有異才，終無所成。

人治者常與天行相搏，為不斷之競爭者也。天行之為物，往往與人願所期望相背，故其抵抗力至大且劇，而人願向上進步之美性，又必非可以現在之地位而自安也。於是乎人之一生，如以數十年行舟於逆水中，無一日而可以息，又不徒一人為然也。大而至於一民族，更大而至於全世界，皆循茲軌道，而日夜孜孜者也。其希望愈遠，其志事愈大，其所遭拂戾之境，遇必愈衆，譬猶泛濶汪洋者與行江河者與航洋海者之比例，其艱難之程度，恒與其所歷境界之廣狹相應，事理固然，無足怪者。

天下古今成敗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敗，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敗。蓋人生歷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順境亦居十三四，而順逆兩境，又常相間，以迭乘。無論事之大小，而必有數次，乃至十數次之阻力，其阻或大或小，而要之必無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其意以為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驟嘗焉，而阻力猝來，頽然喪矣。其大弱者乘一時之客氣，透過此第一關，遇再挫而退，稍強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強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難，非至強之人，未有能善於其終者也。天苟其挫而不退矣，則小逆之後，必有小順，大逆之後，必有大順，盤根錯節之既破，而遂有應刃而解之一日。旁觀者徒望其功之成，以為是殆幸運兒，而夫有以寵彼也，又以為我盡於遭逢，故所就不彼若也，庸詎知所謂塞焉幸焉者，彼皆與我之所同，而其能征服此塞焉，利用此幸焉，與否，即彼成我敗所由也。更諸操舟如以兼旬之期行千里之地者，其問風潮之或順或逆，常相參伍，彼以學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過之，而後得從容以容度其順，我則或一日而返焉，或二三日而返焉，或五六日而返焉，故彼岸終不可得達也。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一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成敗之數，視此而已。

人不可無希望，然希望常與失望相倚，至於失望而心蓋死矣。養其希望，勿使失者，厥惟毅力。故志不足，恃氣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為足，恃昔摩西古代之第一偉人也。彼猶猶太人受輓於埃及，也是其志之過人也。然其操之以出埃及也，始焉猶太人，不欲經十餘年，乃能動焉，既動矣，而埃及人尼之截之，經十餘戰，乃能出焉，既出矣，而所欲至之目的，不得達，傍徨沙漠中者，又四十年焉。使摩西毅力稍不足，或於其初也，見猶太人之頑，錮難動，而灰其心焉，於其中也，見埃及人之強悍，難敵，而灰其心焉，於其終也。

吾往也。孟子曰：一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成敗之數，視此而已。人不可無希望，然希望常與失望相倚，至於失望而心蓋死矣。養其希望，勿使失者，厥惟毅力。故志不足，恃氣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為足，恃昔摩西古代之第一偉人也。彼猶猶太人受輓於埃及，也是其志之過人也。然其操之以出埃及也，始焉猶太人，不欲經十餘年，乃能動焉，既動矣，而埃及人尼之截之，經十餘戰，乃能出焉，既出矣，而所欲至之目的，不得達，傍徨沙漠中者，又四十年焉。使摩西毅力稍不足，或於其初也，見猶太人之頑，錮難動，而灰其心焉，於其中也，見埃及人之強悍，難敵，而灰其心焉，於其終也。

見迦南樂士之艱險不易達而灰其心焉。苟有一者則摩西必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昔哥倫布新世界之開闢者也。彼信海西之必有大陸。是其識之過人也。然其蚤年喪其愛妻。喪其愛子。喪其資財。窮蹙無聊。行乞於市。既而游說於豪貴。豪貴笑之。建白於葡牙政府。政府斥之。及其承西班牙王之命。初航海也。舟西指六十餘日不見寸土。同行之人失望思歸。從而厄之。挽之者不下十數次。乃至共謀殺其身。飲其血。使哥倫布殺力稍不足。則初焉以窮困而沮。繼焉以不遇知己而沮。繼焉以艱難而沮。終焉以險禍而沮。苟有一者則哥倫布必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昔巴律西法蘭西著名之美術家也。嘗憫法國磁器之粗拙。欲改良之。築竈以試驗者數年。家資盡罄。再築竈而益以新。又復失敗。已無復三度築竈之資。猶復集土器三百餘。附窰以試驗之。歷一日夜不交睫。會無尺寸功。如是者殆十年。卒爲第四度最後之大試驗。乃作竈於家。奠石築造。皆躬自任。閱七八月。竈始成。乃搏土製器。塗藥入竈。火熱一晝夜間。坐其旁以待。且其妻持朝食供之。終不忍離。至第二日。質終未融。日沈西。又不去。待之。於是遂首垢面。憔悴無人形。如是者越三日。四日。五日。六日。相續至七日。未一假寐。而功遂不就。自茲以往。調新質而搗煉之。坐守十餘日。二十日。以爲常。最後一度質既備。火既焚。熱既熾。功將成矣。薪忽告竭。而火又不能滅也。巴律西突然自失。傷其功之將墮。乃拔圍籬之本。以代之。猶不足。碎其桌及椅。投諸火。猶不足。碎其架。猶不足。碎其榻。猶不足。碎其門。妻子以爲狂。號於室而奔告其鄰。未幾所燒之資。遂融色光澤。儼然良器矣。於是巴律西遂其至困極苦之生。其於此器者。已十八年。使巴律西毅力稍不足者。則必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昔維爾德創設海底電線之人也。彼其擁巨萬之資。傾心以創此業。欲自美至英。超海以通電信。請助於英政府。幾經哀求。始見許。而美國議院爲激烈之反對。其贊助僅以一粟之之多。數得通過。亦既困難極矣。及其始敷設也。第一次至五百里。而失敗。第二次至二百里。以電流不通而失敗。第三次將告成矣。而所乘之軍艦。又以傾射不能轉運。線亦中斷。第四次以兩軍艦一向愛爾蘭一向尼科德蘭相距三里。線仍斷。第五次再試。則兩艦距離八十里。電流始通。又突失敗。監督諸員皆絕望。資本家亦有悔志。第六次至海上七百里。地名利鞠者。電信始通。謂已成矣。既而電流無端突然停止。又復失敗。第七次更別購良線。建設至距尼科蘭六百里處。將近結果。線又斷。此大業遂閱一年有奇。而維爾德之家資已耗盡矣。猶復曉音瘁口。勞魂瘁形。游說英美之有力者。別設一新公司。而功乃始就。至今全地球食其利。使維爾德毅力稍不足者。別誰能一六二次。乃至三四五六七八次。其終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此其最著者也。乃若的士黎禮。四度爭議員選舉不第。而卒爲英名相。加里波的五度起革命軍不成。而卒建新意大利。士提及孫之作行動機器也。十五年始成。瓦德之作蒸氣機器也。二十年始成。孟德斯鳩之萬法精理。二十五年始成。斯密亞丹之原

富十年始成。達爾文之種源論。十六年始成。吉朋之羅馬衰亡史。二十年始成。倭斯達之大辭典。三十六年始成。馬達加斯加之傳教師。十年始得一信徒。吉德林之傳教於緬甸。拿利林之傳教於中國。一則五年。一則七年。乃得一信徒。由此觀之。世無論古今。業無論大小。其卓然能成就。以顯於世而傳於後者。豈有一不自堅忍沈毅而來哉。又不徒西國為然也。請徵諸我先民。句踐之在會稽也。田單之在即墨也。漢高之在滎陽成皋也。皆其敗也。即其所以成也。使三子者。毅力稍不足。則為失敗之人也。張繡之使函城也。瀕於死者屢。往往不食數日。乃至十數日。前後歷十三年。而卒宣漢威於域外。使驚駭力稍不足。則為失敗之人也。劉備初用徐州而蹶。次用豫州而蹶。又蹶。次用荊州而蹶。年將垂暮。始得益州以定大業。使備毅力稍不足。則為失敗之人也。元瑛以唐國師之尊。橫葱嶺。適印度。猛獸困之。瘴癘困之。饑渴困之。語言之不通。困之。卒經十七年。盡學其正法外道。歸而弘布於祖國。使元瑛毅力稍不足。則為失敗之人也。且勿徵諸遠。即最近數十年來。威德魏魏。照耀寰宇。若曾文正其人者。其初起時之困。心術虛甯。復可思議。餉需則羅掘不足。與李小泉書云。僕在衡。力勸捐。絕無起色。所入皆空。尚不滿意。各色紳士來衡。殷殷補助。亦皆向隅。其困也。則全屬皆空。云云。蓋當時以湘紳捐。只待捐輸。不仰希德也。兵勇則調和兩難。文正在衡。則游說時。兵勇已不少。據報。曾文正當以自免。其將裨則駕馭匪易。衡言撤勇事者。皆不同答。既無公服。又無私書。若夫同涉風波之際。已有不受加制之意。同非虛也。云云。當時用人之難。可見一斑矣。無此者。猶影衡州水師經營積年。甫出即敗於靖港。憤欲自沈。覆息乃止。直至咸豐十年。任江督。駐祁門。而蘇常新陷。徽州繼之。圍之際。疾疲忽行。上自蕪湖。下迄上海。無營不病。楊岳會奎鮑諸統將皆呻吟。蘇蘇無守望之兵。屬無炊爨之卒。而苦守力戰。閱四十六日。乃得拔。事後自言。此數月中。心胆俱碎。觀其與邵位西書云。軍事非權不威。非勢不行。弟處無權無勢之位。常冒爭權爭勢之嫌。年年依人。頑鈍寡效。與劉蘆仙書云。虹貫荆卿之心。而見者以為淫氣。碧化長宏之血。而竟者以為頑石。古今同慨。我豈伊殊。屈屢所以一沈而萬世不復者。良有以也。又復郭筠仙書云。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後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然造端過大。以不願生死自命。甯當更問毀譽。以推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猶有餘。蓋當時所處之困難。如此其甚也。功成業定之後。論者以為乘時際會。天獨厚之。而豈其停辛貯苦。殊積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則其為失敗之人。無可疑也。嗚呼。綜觀此中西千載。君子則我輩。所以求自立於天地間者。可以思矣。可以興矣。拿破侖曰。一兵家勝敗。在最後之十五分鐘而已。蓋我困之時。人亦困之時也。我疲之時。人亦疲之時也。際人之困疲。

而我一鼓勇氣以繼之則勝利固不得不在我此言乎成功之術之非難也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乎成功之道之非易也難耶易耶惟志士自擇之

抑成敗云者又非可以庸耳俗目而論定者也凡人所志所事愈大則其結果愈大而成就亦愈遲如彼志救一國者而一國之進步往往數百年乃始得達志救天下者而天下之進步往往數百年乃始得達而此步涉七尺之軀最難最難雖聖賢會不能保留之使踰數十寒暑以外然則事而欲親觀其成富復有大事之可任耶是當知馬丁路得固成也而拉的馬列多忒格蘭

瑪格蘭瑪格蘭瑪格蘭於往而焚殺三人皆為宗教革命而死者亦不可謂不成哥倫布固成也而做頓曲亦為土人所殺亦不可謂不成狄渥固成也而噶蘇士亦不可謂不成加富爾固成也而瑪志尼亦不可謂不成大久保木戶固成也而吉田松陰藤田東潮亦不可謂不成曾國藩固成也而江忠

源羅澤南李續賓亦不可謂不成成敗云者惟其精神不惟其形式也不然若孔子七十二君無所用伐檀削跡老於道若耶

蘇受磔十字架其亦可謂之敗耶其亦可謂之敗耶故真有毅力者惟懷久遠之希望而不計目前之成敗非不求成知其成在

旦夕故不求也成且不求而富復有可敗之道乎淺見者流懼其軀殼之或實或鉅或殺而妄擬議之曰是實敗焉而豈知天下事

固往往敗於今而成於後敗於我而成於人有既造之因必有終結之果天下惟不辦事者立於全敗之地而真辦事者固必立於

不敗之地也故吾嘗謂毅力有二種一曰兢惕於成敗而竭全力以赴之鼓餘勇以繼之者剛毅之謂也二曰解脫於成敗而盡天

職以任之獻生命以殉之者沈毅之謂也

若是者豈惟一私人為然耳即一民族亦有然偉大之民族其舉動常有一遠大之目的汲汲焉向之以進行歷數十年數百年如

一日不觀英國乎自克林威爾以來以通商殖民為國是爾後數百年不一退轉馴至世界大地圖中五大洋深綠色裏斑斑作殊

點者皆北端渺渺三島之附從奴僕也十字角之旌翻翻五大陸萬島嶼之上乃至不與日同出人而至今猶傲然若不足殖民大

臣漫游全世界汲汲更講漲進之法不見俄國乎自彼得大帝以來以東向侵略為國是爾後數百年不一退轉其於近東也歐亞

諸國合力沮之其於遠東也乃至歐亞美諸國全力沮之而說氣不稍挫近且雖然益樹實力於滿洲而達達尼爾事件此舉事之國

國莫視柏林條約以兵船渡土耳其之達達尼爾海峽以出黑海也又見告矣計全球數十國中其有朝氣方鼎盛者不過十數揆厥所由未有不自彼國民之有毅

力來者也豈無一二仗客氣趁風潮隨雄國以學部轉步者然雲花一瞥頹落依然今南美洲諸國是其前車也孟子曰『禍福無

不自己求之者』天之降鑒下民豈有所私耶嗚呼國民國民可以鑑矣

吾觀我祖國民性之缺點不下十百其最可痛者則未有若無毅力焉者也其老耆者有權力者衆目之曰守舊夫守舊則何害英國保守黨之名譽歷史豈不赫赫在人耳目耶今內閣亦保守黨然守則守矣既守之則當以身殉之願而以戊戌新政一頒而舉國無守舊黨者竟三閱月也義和團之起也吾黨雖憐其愚而猶爲其勇以爲外憤有足多焉而何以數月之力不能下一區區使館也而何以聯軍一至其在下者惟有順民旗不復有一義和團其在在上者惟有二毛子不復有一義和團也各省鬧教之案固野蠻之行也雖然吾聞日本三十年前固嘗有民間暴動溫戕外人之事及交涉起其首事者則自戕於外國官吏之前不以義憤貽君父憂而吾國民之爲此者何以一呼而蜂蟻集一閩而鳥獸散不顧大局而徒以累國家也若夫所謂新進者稍知外事者翹然揭一維新之徽章於額角夫維新則豈非善事然既新矣則亦當以身殉之願何以見聲色而新者去其十之三四語金錢而新者去其十之五六觀宦達而新者且去其十之八九也或曰此蓋其心術敗壞使然彼其在初固未嘗確有見於舊之宜守確有見於新之不可以已也不過伺朝廷之眼波以爲顯官計博時髦之虛名以爲噉飯地耳吾謂此等人固自不少而吾終不敢以此險詐之惡名盡概天下士也要之其志力薄弱知及而仁不能守月初而鮮克有終者比比然爾彼守舊者不足道矣至如號稱維新者流論者或謂但有此輩亦慰情勝無嗚呼吾竊以爲誤矣天下事不知焉者尚有可望知而不行者則無可望知而不行者有可望行而不能力不能終者最無可望故得聰明而軟弱者億萬不如得樸誠而沈毅者一二今天下志士亦紛紛矣其大多數者果屬於此抑屬於彼吾每一念及不能不爲我國前途疑且懼也嗟乎一國中朝野上下人人皆有日輪架之心有遺憾我後之想翩翩年少弱不禁風僑老成尸居餘氣無三年能持續之國的無百人能固結之注團嗚呼有國如此不亡何待哉守舊者吾無責焉爲維新者吾無責焉吾請正告吾黨之真有志於天下事者曰公等勿恃客氣也勿徒悚動於一時之高論以爲吾知此吾言此而吾事畢也西哲有恒言一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一吾儕不認此責任則已耳苟既認之則當如婦人之於所天終身不二矢死靡他吾儕初知責任之日即此身初嫁與國民之日也自頂至踵夫豈復我所得私於此而欲不覺聲焉夫亦安得避也然天下事順逆之常相倚也又如彼吾黨乎吾黨乎當知古今天下無有無阻力之事苟其畏阻力也則勿如勿辨竟放棄其責任以與齊民伍而不然者則種種煩惱皆爲我練心之助種種危險皆爲我練心之助種種艱大皆爲我練智練力之助隨處皆我之學校也我何畏焉我何怨焉我何餒焉我願無盡我學無盡我知無盡我行無盡孔子曰一學其墮學如也舉如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一教之至也聖之至也

新民議

叙論

中國之新民

天下必先有理論然後有實事。理論者實事之母也。凡理論皆所以造實事。雖高尚如宗教家之理論淵遠如哲學家之理論其目的之結果要在改良人格增上人道無一非爲實事計者。而自餘政治家言法律家言羣學家言生計家言更無論矣。故理論而無益於實事者不得謂之真理論。

雖然理論亦有二種。曰理論之理論。曰實事之理論。理論者又實事之理論之母也。二者之範圍不能劃然比較而論之。則宗教哲學等可謂之理論之理論。政治學法律學羣學生計學等可謂之實事之理論。雖然其中又有等差焉。即以生計學一部論之。有所謂生計學原理者。有所謂應用生計學者。有所謂生計政策者。以第一類與第二類比較則前者爲理論之理論。後者爲實事之理論。以第一第二類與第三類比較則前二皆理論之理論。後一爲實事之理論。推之他學莫不皆然。

理論之理論與實事之理論兩者亦有先後乎。曰兩者互爲先後。民智程度尙低之時其人無歸納綜合之識。想惟取目前最近之各問題研究其利害得失故實事之理論先而理論之理論後。雖然此等理論其謬誤者恒十而八九及民智稍進乃事而求其公例學而探其原理公例原理之既得乃推而按之於羣治種種之現象以破其弊而求其是。故理論之理論先而實事之理論反在後。此各國學界所同經之階級也。吾中國自今以前皆爲最狹隘最混雜最謬誤的種種實事理論之時代。至於今日而所謂理論之理論者始萌芽焉。若正確的實事之理論猶瞠乎遠也。

兩者亦有優劣乎。曰無也。理論之理論其範圍廣遠其目的高尚。然非有實事之理論則無以施諸用。實事之理論其範圍繁密其目的切實。然非有理論之理論則無以衡其真。二者相依以成。缺一不可。欲以理論易天下者不可不於此兩者焉。並進之。

余爲新民說。欲以探求我國民腐敗墮落之根原。而以他國所以發達進步者比較之。使國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厲自策進。實理論之理論中最粗淺最空衍者也。抑以我國民今日未足以語於實事界也。雖然爲理論者終不可不求其果於實事而無實事之理論則實事終不可得見。今徒痛恨於我國之腐敗墮落而所以救而治之者其道何由。徒詭羨他國之發達進步而所以躡而齊之者其道何由。此正吾國民今日最切要之問題也。以鄙人之末學寡識於中外各大哲高尚闊博之理論未窺萬一。加以中國地

大物博。國民性質之複雜。歷史遺傳之繁遠。外界感受之日日變異。而國中復無統計。無比例。今乃欲取一羣中種種問題而研究之。論定之。談何容易。談何容易。雖然。國民之責任。不可以不自勉。報館之天職。不可以不自認。不揣樸昧。欲更爲實事之理論。以與愛羣愛國之士相商。相策。厲此新民議所由作也。

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國羣治之現象。殆無一不當從根柢處。摧陷廓清。除舊而布新者也。天演物競之理。民族之不適應於時勢者。則不能自存。我國數千年來。以鎖國主義。立於大地。其相與競者。惟在本羣優劣之數。大略相等。雖其中甲勝乙敗。乙勝甲敗。而受其敵者。不過本羣中一部分。而其他之部分。亦常有所偏進。而足以相償。故合一羣而統計之。覺其仍循進化之公例。日征月邁。而有以稍善於曠昔。國人因相以安焉。謂此種羣治之組織。不足爲病也。一旦與他民族之優者相遇。形見勢絀。著著失敗。在在因。衡國人乃貽駭相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稍有識者。謂是皆由政府之腐敗。官吏之桎梏使然也。夫政府官吏之無狀。爲一國退化之重要根原。亦何待言。而謂舍此一端。以外餘者。皆盡美盡善。可以無事改革。而能存立於五大洲競爭之場。吾見其太早計矣。我國以開化最古。聞於天下。當三千年前。歐西狽獠之頃。而我之聲明文物。已足與彼中之中世史相埒。坐此自滿。自惰。墨守舊習。至今閱三千餘年。而所謂家族之組織。國家之組織。村落之組織。社會之組織。乃至風俗禮節。學術思想。道德法律。宗教一切現象。仍巋然與三千年前無異。夫此等舊組織。舊現象。在前此進化初級時代。何嘗不爲羣治之大效。而爲知夫順應於昔日者。不能順應於今時。順應於本羣者。不能順應於世界。馴至今日。千瘡百孔。爲天行大圈所淘汰。無所往而不敗矣。其所以致衰弱者。原因複雜。而非一途。故所以爲救治者。亦方藥繁重。而非一術。嗚呼。此豈可以專責諸一二人。專求諸一二事。云爾。吾故今就種種方面。普事觀察。將其病根所在。爬羅剔潔。而參取今日文明國通行之事實。按諸我國歷史之遺傳。與現今之情狀。求其可行。漸進。作新民議。

今將全書之內容略列如下。

第一編 家族上之改革

第二編 地方團體上之改革

第三編 國家上之改革

第四編 羣俗上之改革

第五編 學問上之改革

第六編 道德宗教上之改革

本議非全書已成始公於世今隨時屬稿有觸即書不能悉依先後次第待卒業後乃結集整理之讀者諒焉

著者

識

禁早婚議

言羣者必託始於家族。言家族者必託始於婚姻。婚姻實羣治之第一位也。中國婚姻之俗。宜改良者不一端。而最重要者厥為早婚。

凡愈野蠻之人其婚嫁愈早。愈文明之人其婚嫁愈遲。徵諸統計家言。歷歷不可誣矣。婚嫁之遲早與身體成熟及衰老之遲早有密切關係。互相為因果。婚嫁之故。所遺傳之種。愈早則愈早。則甲為因而乙為果。以早

暫各異。進化者之達於成熟。其所歷歲月必多。以人與鳥獸較。其遲速彰然矣。雖同為人類。亦莫不然。劣者速熟。優者晚成。而優劣之數。常與婚嫁之遲早成比例。印度人結婚最早。十五而生子者以為常。而其衰落亦特速焉。歐洲人結婚最遲。就中條頓

者以為常。而其民族強健。老而益壯。中國日本人之結婚。遲於印度而早於歐洲。故其成熟衰老之期限。亦在兩者之間。故欲觀民族文野之程度。亦於其婚嫁而已。即同一民族。中其居於山谷鄙野者。婚嫁之年。必視都邑之民較早。而其文明程度亦恒下於都

邑。一。等。蓋因果相應之理。絲毫不容假借者也。吾今請極言早婚之害。一。害於養生也。少年男女。身體皆未成熟。而使之居室。妄斷喪其元氣。害莫大焉。不特此也。年既長者。情欲稍殺。自治之力稍強。常能有所節制。而不至伐性。若年少者。其智力既稚。其經驗復淺。往往溺一時肉慾之樂。而忘終身痼疾之苦。以此而自戕。比比然矣。吾聞倫理學家言。凡人各對於己。而有當盡之義務。蓋以人之生也。今日之利害。往往與明日之利害。相背馳。縱一時之情慾。即為後日墮落苦海之厲階。故夫人生。中壽六十年。析而分之。凡得二萬一千九百十五日。日日之利害。既各相異。則是一日可當

一人觀也。然則六十年中。恰如有各異利害之二萬人。者互相繼續前後而列。居其現象。與二萬餘人同時並居於一社會者。同不過彼橫數。而此豎計。云爾。此二萬餘人中。若有一人焉。縱欲過度。為軀幹傷。則列其後者。必身受其縱欲所生之禍。其甚焉者。則中

道天折焉。其次焉者。亦半生萎廢焉。中道天折。則是今日之我。殺來日之我也。半生萎廢。則是今日之我。侵來日之我之自由也。夫

論說

以一人殺一人以一人侵一人之自由就法律上猶必按其害羣之罪而痛懲之况於今日之一我而殺來日之萬數千我而侵來日之萬數千我之自由其罪之重大豈復巧曆所能算也一羣之人互相殺焉互相侵自由焉則其羣必不能成立此盡人所同解也由此言之苟一羣中人人皆自殺焉人人皆自侵其自由焉則其羣效之結果更當何似也夫孰知早婚一事正自殺之利刃而自侵自由之專制政體也夫我中國民族無活潑之氣象無勇敢之精神無沈雄強毅之魄力其原因雖非一端而早婚亦實尸其咎矣一人如是則為廢人積人成國則為廢國中國之弱於天下皆此之由

(二) 害於傳種也。中國人以善傳種聞於天下綜世界之民數而吾國居三之一焉蓋亦足以自豪矣雖然願可待乎據生物學家言天地間日日所產出之物其數實恒河沙無量數不可思議使生焉者而即成長焉則夫一雄一雌之所產動物為人類不及千年而其子孫即充滿於全球而無復餘錐之地然則今日之苗焉泳焉飛焉走焉蠕焉步焉制焉於此世界者不過其所卵所胎所產之同類億萬京垓中之一而已解者億而活者一活者億而長成者一其淘汰之酷禍若茲其難避也故夫入之所以貴於物文明人之所以貴於野蠻者不在其善解善育也而在善有以活之善有以長成之傳種之精義如是而已活之長成之道不一端而體魄之健壯養教之得宜其尤要也故欲對於一國而盡傳種之義務者(第一)必須其年齡有可以為人父母之資格(第二)必須其能力可以荷為人父母之責任如是者則能為一國得佳種不然者徒耗其傳種力於無用之地不甯惟是且舉一國之種子而腐敗之國未有不悴者也吾中國以家族為本位者也西人以一人為本位中國以一家族為本位此其理頗長容別善論之昔賢之言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舉國人皆於此兢兢焉有子女者甫離襁褓其長親輒孳孳然以代謀結婚為一大事甚至有年三十而抱孫者則成族視為家慶社會以為人瑞彼其意豈不曰是將以昌吾後也而烏知夫此秀而不實之種其有之反不如其無之為愈也據統計學家言凡各國中人民之廢者疾者夭者弱者鈍者犯罪者大率早婚之父母所產子女居其多數美國樂斯密日本吳文也所說蓋其父母之身體與神經兩未發達其資格不足以育佳兒也論者或駁此論而舉古今名人中亦有屬於早婚者之子以為證不知此特例外見優秀之人以為婦女體力不劣於男子之證又如中國通說科舉者謂科舉中亦往往有凡論事總不能例外必當以多數為證如彼主張女權者舉婦女中一二人才而以科學無弊皆非篤論也加藤弘之天則百話會者論答客難今不具引故彼早婚者之子女當其初婚時代之所產既已以資格不足無以得佳種及其婚後十年或二十年男女既已成熟宜若所產者良矣而無如此十年二十年中已犯第一條害於發生之公例斷喪殆盡父母俱就羸弱而又因以傳其羸弱之種於曉產之子是始終皆羸弱也夫我既以早婚而產弱子則子既弱於我弱子復以早婚而產弱孫則孫又將弱於我子如是遞傳遞弱每下愈况雖我祖宗有雄健活潑虎視一世之概其何堪數傳之漸滅

也抑厄弱之種。豈惟無益於父母之前途。而見累又甚焉。一家之子弟。厄弱則其家必落。一國之子弟。厄弱則其國必亡。昔斯巴達人有產子者。必經政府驗視。苟認其體魄為不合於斯巴達市民之資格。則隘巷寒水。棄之不稍顧惜。豈酷忍哉。以為非如是。則其種族不足以競優勝於世界也。而中國人。惟以多產子為人生第一大幸福。而不復問其所產者為何如。孰是宗旨。則早婚甯非得策歟。中國民數。所以獨冠於世界者。曰惟早婚之賜。中國民力。所以獨弱於世界者。曰惟早婚之報。夫民族所以能立於天地者。惟其多乎。惟其強耳。諺曰。鷄鳥屢日。不如一鴉。以數萬之英人。常備兵僅八萬人。馭三萬萬之印度人。而戰戰然矣。我國民旅居外國者。不下數百萬。而為人牛馬。外國人旅居我國者。不過一萬。而操我主權。種之繁。固足恃耶。疇昔立於無外。競之地。優劣勝敗。一在本族。何嘗不可以自存。其奈膨脹而來者之。日月肉薄於吾旁也。故自今以往。非淘汰弱種。獨傳強種。則無以復延我祖宗將絕之祀。昔賢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正此之謂也。一人一家。無後猶將為罪。一國無後。更若之何。欲國之有後。其必自禁早婚始。

(三)害於養蒙也。國民教育之道。多端而家庭之教。與居一焉。兒童當在抱時。當繞膝時。最富於模範之性。為父母者。示之以可法之人格。因其智識之萌芽。而利導之。則他日學校之教。社會之教。事半功倍。此義也。稍治教育學者。皆能言之矣。凡人必學業既成。經驗既多。然後其言論舉動。可以為後輩之模範。故必二十五歲。乃三十歲以上。乃有可以為人父母之能力。彼早婚者。弱躬固猶有童心也。而已突如弁兮。靦然代一國荷教育子弟之責任。夫豈無一二早慧之流。不辜其責者。然以不嫻義方。而誤其嬰兒者。固十而八九矣。自誤其兒。何足惜。而不知吾兒者。非吾所能獨私也。彼實國民一分子。而為一國將來之主人。翁而悉被戕於今日。憤憤者之手。國其尚有多乎。故不禁早婚。則國民教育將無所施也。

(四)害於修學也。早婚非徒為將來教育之害也。而又為現在教育之害。各國教育通例。大率小學七八年。中學五六年。大學三四。年。故欲受完全教育者。其所歷必在十五六年以上。常人大抵七八歲始就傅。則其一專門學業之成就。不可不俟諸二十二三歲以外。其前乎此者。皆所謂修學年齡也。此修學年齡中。一生之升沈榮枯。皆於是定焉。苟有所職。有所廢。則其智德力三者。必有以劣於他人。而不足競勝於天擇之界。一人而曠焉廢焉。則其人在本羣中。為劣者。一羣之人。而皆曠焉廢焉。則其羣在世界中。為劣者。早婚者。舉其修學年齡中。最重要之部分。忽投諸春花秋月。纏綿歌泣。纏戀牀第之域。銷磨其風雲。進取之氣。耗損其寸陰尺璧之時。雖有慧質。亦無暇從事於高等事業。乃不得不改而就下等勞力。以自贖此輩之子孫。日多。即一羣中。下等民族。所以日增也。國民資格。漸趨卑下。皆此之由。

(五)害於國計也。生計學公理。必生利者衆。分利者寡。而後國乃不蹶。故必使一國之人皆獨立自營。不倚賴於人。不見累於人。夫是以民各盡其力。而享其所盡之力之報。一國中常綽綽若有餘裕。此國力之所由舒也。準此公例。故人必當自量其歲所入於自贍之外。猶足備畜妻子。然後可以結婚。夫人當二十以前。其治生之力。未能充實。勢使然矣。故必俟修學年。齡既畢。確執一自營自活之職業。不至累人。不至自累。夫乃可以語於婚姻之事。今早婚者。其本身方且仰食於父母。一旦受室。不及數年。兒女成行。於此而不養之乎。則爲對於將來之羣。而不盡責任於此。而養之乎。我躬治產之力。尚且不贍。勢不得不仍仰給於我之父母。夫我之身。而直接仰給於我之父母。其累先輩。既已甚矣。乃至我之妻子。而復間接以仰給於我之父母。我父母生產力。雖極大。其安能以一人而荷十數口之責任也。夫我中國民俗。大率皆以一人而荷十數口之責任者也。故所生之利。不足以償所分而一國之總殖。日微。然其咎不在累於人者。而在累人者。無力養妻子。而妄結婚。是以累人爲業也。一羣之蠢無恥之尤也。不甯惟是。諺有之。『貧者恒多子。』貧者之多子也。非生理學上公例然也。彼以其早婚之故。男女居室之日。太永。他無所事。而惟以製造小兒爲業。故子愈多。子愈多。則愈益貧。貧也者。非多子之困。而多子之果也。貧而多子。勢必雖欲安貧。而不可得。悍者將爲盜賊。賤者將爲棍騙。弱者將爲乞丐。其子女亦然。產於此等之家。其必無力以受教育。豈待問哉。既已生而受弱質矣。又復無教育以啓其智。而養其德。更迫於飢寒。而不得所以自活之道。於是男爲流氓。女爲倡。役然則其影響。豈惟在生計上而已。一羣之道德。法律。且將掃地以盡。夫孰知早婚之禍。之如是其劇而烈也。

據統計家所調查報告。凡愈文明之國。其民之結婚也。愈遲。愈野蠻之國。其民之結婚也。愈早。故現代諸國中。其結婚平均年齡。最早者爲俄羅斯。次爲日本。晉中國無統計。無從考據。最遲者爲挪威。次爲普魯士。次爲英吉利。據瑪樂斯密所報。則普魯士平均男之年二十八有奇。女之年二十六有奇。威平。而各國遞遲之率。日甚一日。今恒有異於昔。英國其尤著者也。英國當一八八〇年。初婚之男。平均年二十四。四月。及一八九〇年。男平均年二十六。四月。女平均年二十四。八月。近十年來。其遲率益增。又英國人二十一歲以下而結婚者。其數日減。二日。當一八七四年。計百人中。男子之未成年。廿一歲爲成年。結婚者僅八人。女子僅廿二人。一八九〇年。男子僅五人。有奇。女子僅十九人。而普魯士則早婚之風。殆將盡絕。一八九一年。普魯統計。男子未成年而結婚者。不過百人。由此言之。斯事之關於國家盛衰。豈淺鮮耶。不甯惟是一國之中。凡執業愈高尚之人。則其結婚也。愈遲。執業愈卑賤之人。則其結婚也。愈早。大抵礦夫。印刷職工。製造職工。等爲最早。文學家。技術家。政治家。教士。軍人。等爲最遲。據英國一八八四年統計。則礦夫職工等之結婚。男子平均二十四歲有奇。女子平均二十三歲有奇。其自由業獨立者。男子平均三十一歲有奇。女子平均二十六歲有奇。各國比例皆如此。然則結婚遲早之率。自一人論。則可以判其人格之高下。自一國論。則可以規其國運之枯榮。嗚呼。可不念耶。可不悚耶。

社會學家言。早婚之弊固多。而晚婚之弊亦不少。(其一)則夫婦之間。年齡相遠。故其結婚。不基於愛情。而基於肉慾。將有傷倫害俗之事也。(其二)則男女居室之歲月。益短縮。所產子女愈少。甚且行避妊之法。使人口繁殖之道將絕。近代之法國是其例也。(其三)則單身獨居。非常人之情。所能久堪。其間能自節制者少。男女皆釀種種惡德。因以傷害健康。敗壞風俗也。三弊之中。其前二端。非吾中國今日所宜慮及。其第三端。則亦視乎教育之道何如耳。若德育不興。則雖如今日之早婚。斯弊亦安得免。故吾以為今日之中國。欲改良羣治。其必自戒早婚始。

禮經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於戲。先聖制作之精意。個乎遠哉。此等問題。在今日愛國士夫。或以為不急之務。雖然。一國之盛衰。其原因必非徒在二一人。二事也。必使一國國民。皆各能立於此競爭世界。而有優勝之資格。故其為道也。必以改良羣俗為之原。日本政治上之形式。以視歐美。幾於具體而微。而文明程度。猶瞠乎其後者。羣俗之未可以驟易也。我國即使政治革新之目的。既達。而此後所以謀進步者。固不可不殫精竭慮於此等問題。況夫羣俗不進。則並政治上之目的。亦未見其能達也。故吾國民。不必有所待。以為吾先從事於彼。而此暫置為緩圖也。見其為善。則遷之若不及。見其為弊。則克之務必勝。天下應盡之義務多矣。吾輩豈有所擇焉。況乎此等問題。不必藉政府之力。人自認之。而自行之久。亦足以動政府。數年前禁纏足之論。其明效矣。故今為新民議。於此等事。往往三致意焉。愛時之士。其或鑒之。不然。甯不見夫今日之日本。始盛倡風俗改良。社會改良。而未流之滔滔。猶未能變也。斯事之難。如此。吾儕可以謀其豫矣。著者附識。

敬告留學生諸君

中國之新民

某頓首。上書於所最敬最愛之中國將來主人翁留學生諸君閣下。某聞人各有天職。天職不盡。則人格消亡。今日所急欲提問於諸君者。則諸君天職何在之一問題是也。人之天職。本平等也。然被社會之推崇愈高者。則其天職亦愈高。受國民之期望愈重者。則其天職亦愈重。是報施之道。應然不得以尋常人為比例。而自諉者也。今之中國岌岌矣。朝廷有欲維新者。則相與咨嗟焦慮。曰。噫。無人才。民間有欲救國者。則相與咨嗟焦慮。曰。噫。無人才。今靡論所謂維新救國者。其果出於真心與否。乃若無人才。則良信也。既無現在之人才。固不得不望諸將來人才。則相與矯首企踵。且祝且禱。曰。庶幾學生乎。庶幾學生乎。此今日舉國有志之士所萬

口一喙。亮亦諸君所熟聞也。夫以前後一二年之間。而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也。忽達於此高度之點。是一國最高最重之天職。忽落於諸君頭上之明證也。諸君中自知此天職者固多。其未知之者當亦不乏。若其未知也。則某欲諸君自審焉。自認焉。若其已知也。則某有欲提出之第二問題。即諸君之天職為何等之天職。是也。某竊以為我國今日之學生。其天職與他國之學生。則有異矣。何也。彼他國者。沐浴先輩之澤。既已得有鞏固之國勢。善良之政府。為後輩者。但能盡國民分子之責任。循守先業。罔使或墜。因於時勢。為天然秩序之進步。斯亦足矣。我國不然。雖有國家。而國家之性質。不具。則如無國家。雖有政府。而政府之義務。不完。則如無政府。故他國之學生。所求者學而已。中國則於學之外。更有事焉。不然。則學雖成。安所用之。譬之治生。然彼則藉祖父之業。有土地。有會社。有資本。為子弟者。但期練習此商務才足矣。我則錢不名一。地無立錫。雖讀盡斯密亞丹約翰彌勒之書。亦英雄無用武地耶。謂余不信。請罄其說。今諸君所學者。政治也。法律也。經濟也。武備也。此其最著者也。試思。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而公等挾持所謂議會制度。責任內閣制度。地方自治制度等種種文明之政治。將焉用之。以數千年無法律之國。僅以主權者之意。為法理主權者之口。為法文權利義務。不解為何物。而公等挾持。浩如烟海之民法。刑法。商法。民刑事訴訟法。將焉用之。全國利權。既全歸他族之手。此後益剝割。餽遺。而未有己。官吏猛於虎。狼工商賤於螻蟻。而公等挾持。所謂經濟學。經濟政策。將焉用之。朝野上下。以媚外為唯一之手段。其養兵也。不過防家賊耳。居今日之中國。而為軍人。舍屠戮同胞。外更無他。可以自効。而公等以軍國民自命。挾持此等愛國敵愾之尚武精神。將焉用之。自餘諸學。莫不皆然。由是觀之。諸君學成之後。其果有用耶。其果無用耶。同一不能手之藥。或以靈。或不免於泮澗。統吾見夫今日中國之社會。亦泮澗。統諸君焉。耳。苟不欲爾者。則除是枉其所學。以求合殆。非諸君意也。於是乎不龜手之藥。乃瓠落而無所容。某竊嘗為諸君計矣。諸君於求學之外。不可不更求。可以施演所學之舞臺。舊舞臺而可用也。則請諸君思。所以利用其舊者。舊舞臺而不可用也。則請諸君思。所以築造其新者。一言蔽之。則母曰。吾積所學。以求當道者之用。我而必求。吾有可以自用之道。而已。此實諸君今日獨一無二之天職。而歐美日本之學徒。所不必有事者也。乃諸君中。或有僅以閉戶自精。不問時事。為學者。唯一之本分。是吾所未解一也。某以為諸君之在他日。非有學校外之學問。不足以為用於中國。其在今日。非求學問之程度。倍蓰於歐美日本。人不足以為用於中國。他日之事。且勿論。今日之事。問果能有倍蓰於人者乎。靡論倍蓰也。平等焉。且無有矣。靡論平等也。半之焉。且無有矣。夫諸君今日於學。初發軔也。吾又安敢以他人數十年之學力。遽責望於新學之青年。然立夫今日。以指將來。度卒業之後。能倍蓰之乎。能平等之乎。能半之乎。是不可不自審而自

策厲也。僅平等之猶不足。以爲用。乃諸君中。或有學未半。他人而沾沾然。有自滿之色。是吾所未解。又一也。諸君其勿妄自菲薄。猥與本國內地老朽之徒。較短長也。彼老朽者。靡特諸君今日之學。足以傲之。雖撫拾一二報紙之牙慧。亦可以爲腐鼠之嚇焉。矣。諸君自思。其受社會之推崇。期望者。視彼輩。何如。願乃以僅勝於彼。而自豪也。閉門以居。雄長婢僕。勇士其羞之矣。今諸君立於世界。競爭線。集注之。國又處存亡絕續間。不容髮之時。其魄力。非敢與千數百年賢哲。挑戰。不足以開將來。其學識。非能與十數國大政治家。抗衡。不足以自立。豈乃爭甲乙於一二學。究名聲於區區鄉曲也。某聞實過於名者。安名過於實者。危。成就過於希望者。榮。希望過於成就者。辱。此某所日夜自悚懼。而深願與諸君共之者也。諸君之被推崇。受期望。既已如彼矣。他日卒業歸國。則我國民之秀者。其必列炬以燭之。張樂以賀之。舉其生平所痛者。所願望而一以求。解釋於諸君。諸君中之真成就者。吾知其必有以應也。而不然者。虛有其表。撫拾一二口頭禪。語傲內地人。以所不知。內地人。甯能測焉。則從而神明之。彼亦久假不歸。忘其本來。侈然號於衆曰。吾之學。自海外來也。愈被崇拜。則愈滿。愈滿則愈恣肆。甚者。則弁髦道德。立身行己。處處授人以可議之地。及數月數年以後。與彼真成就者。相形見絀。破綻盡露。則後此之非笑。有數倍於前此之名譽者。矣。損一人之名譽。猶可言也。或者不察。乃曰。吾疇昔所崇拜。所期望之留學生。乃亦如是而已。而使一團體之聲價。爲之頓減焉。則是障礙我國進步之前途。豈淺鮮也。某願諸君於今日而先圖所以自處也。抑猶有欲陳者。內地人之崇拜諸君。期望諸君也。重箇人乎。重團體耳。何以知其然也。疇昔未嘗無學生。疇昔之學生。未嘗無英秀者。而顯不見重。則今以所以重。重此。愈愈。愈千數百人。有加無己之團體。明也。既以是見。重則諸君所以自重者。宜如何於此。三致意焉。殆無俟旁觀之詞費也。而至今未能於精神上。結一完全鞏固之法。圖此吾所不解。又一也。今形式上之團。則既有之矣。雖然。團之所恃。以結集。非形式而精神也。夫人之地位。各不同。人之經歷。各不同。人之希望。各不同。以千數百之人。而欲使有同一之精神。吾固信其難也。雖然。有鑿而結之者。一物焉。則諸君皆帶有同一之天職。是也。天職既同。則所以求盡此天職者。其手段。雖千差萬別。而精神。皆可以一貫。故某以爲今日諸君所急者。在認定此天職。講明此天職而已。苟不自知其天職。或知矣。而甘自放棄。焉。雖形式上。日日結集。猶之無益也。今諸君中。或主溫和。或主激烈。或慕爲學者。而孳孳伏案。或慕爲政治家。而汲汲運動。凡此皆可以爲盡我天職。達我目的之一手段。一法門也。人之性質。各不同。人之境遇。各不同。我之所能。他人未必能。我之所宜。他人未必宜。而凡一團體之所以有力。必恃其中種種。種色。色之人。莫不皆有各盡其才。各極其用。所謂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善之大者也。但求同歸。但求一致。不必以途之殊。慮之百。爲病也。而諸君或以手段之差別。而互相非焉。此

吾所不解又一也。嘻。吾知之矣。其相非者。以爲必如我所持之主義。所由之手段。乃可盡其天職。而他則爲天職之盜賊也。以某計之。諸君所以盡此天職者。必非可以一途而滿足。大黃芒硝。時亦療病矣。間謀藥引。時亦需人矣。竹頭木屑。時且爲用矣。而何必自隘。以自水火也。故苟以他人爲未解此天職也。則苦口而強聒之熱心。而發明之諸君之責也。從而怒之。從而排之。吾未見其有利也。凡欲就大業者。莫急於合羣。此諸君所同認矣。然合羣之道。有學識者易。無學識者難。同一職業者易。不同一職業者難。同一目的者易。不同一目的者難。諸君同在學界。同爲青年。同居一地。同一天職。其學識之程度。亦當不甚相遠。此而不合群。則更無望也。羣之能合矣。外人之謂我中國也。曰。灘邊亂石。曰。一盤散沙。某深望諸君。一雪此言。組織一嚴格完備堅固之團體。以爲國民倡也。某聞與人利人之能。逐梅特淫也。曰。由學生意。意大利人之能。退法軍也。曰。由學生俄羅斯人之能。組織民黨也。曰。由學生今日全球千五百兆人中。其箇人之權力最大者。宜莫如俄皇矣。俄皇他無所畏。而惟畏學生。國聞每評畏者。何畏其團體也。故雖謂學生團體爲世界無上之威權可也。諸君之天職。不可不盡也。既若彼其勢力之可以利用也。又若此。此而自放棄焉。以伍於尋常人。某不得。不爲諸君惜也。抑某聞之天下。惟盡義務者。爲能享權利。諸君母曰。吾黨千數百人中。其能提挈是而擴張是者。不知幾何。吾一人無足重輕焉。羣者衆人之積也。一人放棄其義務。則羣之力量減其一。十人放棄其義務。則羣之力減其十。如是則其羣終爲人弱而已。某見夫內地志士。曠昔屬望於學生團體最殷者。今則漸呈失望之色。有焉矣。某敢信諸君必非辜天下之望者。然其望之也。愈益切則其責之也。愈益嚴。責之也。愈益嚴。則其失望也。愈益易。某願諸君日探輿論。爲監史。而因以自課也。某所欲爲諸君忠告者。殆盡於此矣。雖然。猶有重要之一言。某以爲中國今日。不徒無才智之爲患。而無道德之爲患。朝廷所以日言維新。而不能新者。曰。惟無道德。故民間所以日言救國。而不能救者。曰。惟無道德。故今日諸君之天職。不徒在立國家政治之基礎而已。而又當立社會道德之基礎。諸君此之不任。而更望諸誰人也。任之之道。奈何。曰。其在。他日立法設教。著書演說。種種手段。吾且不必豫言。其在今日。則先求諸君之行誼品格。可以爲國民道德之標準。使內地人聞之。以爲真摯。勇敢。厚重。慈愛者。海外之學風也。從而效之。母以爲輕佻。涼薄。驕慢。放浪者。海外之學風也。從而效之。由前之說。則海外學風。將爲一世功。由後之說。則海外學風。將爲一世罪。嗚呼。三十年前之海外學風。其毒中國也。至矣。彼輩已一誤。某祝諸君。毋再誤也。若夫有借留學爲終南捷徑。語言文字。一入股也。講堂功課。一苞苴也。卒業證書。一保舉單也。若是者。非徒污辱學生之資格而已。且污辱國民之資格。莫此爲甚也。亡中國之罪魁。舍彼輩莫屬矣。某祝諸君中。無此等人。苟其有之。則某之言。非爲彼輩言也。凡茲所陳。諒諸君所熟知。願不避駢枝。而縷縷有所云。

者。昔吳王常使人呼其側曰。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則應曰不敢忘。南泉大師常使人呼其側曰。主人翁常惺惺否。則應曰常惺惺。蓋晨鐘遶鐸。固有發人深省者焉。竊附斯義。聒諸君之側而進一言。儻願聞之。某頓首。

敬告我同業諸君

中國之新民

某頓首。上書於我同業諸君閣下。

嗚呼。國事不可問矣。其現象之混濁。其前途之黑暗。無一事不令人心灰望絕。其放一綫光明。差強人意者。惟有三事。曰學生日多。書局日多。報館日多。是也。然此三者。今皆在幼稚時代中。其他日能收極良之結果歟。抑收極不良之結果歟。今皆未可定。而結果之良不良。其造因皆在今日。吾儕業報館。請與諸君縱論報事。某以爲報館有兩大天職。一曰對於政府。而爲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爲其嚮導者是也。

所謂監督政府者何也。世非太平。人性固不能盡善。凡庶務之所以克舉。羣治所以日進。大率皆藉夫對待者旁觀者之監督。然後人人之義務。乃稍完。監督之道不一。約而論之。則法律上之監督。宗教上之監督。名譽上之監督。是也。法律監督者。以法律強制之力。明示其人曰。爾必當如此。爾必不可如彼。苟不爾者。將隨之以刑罰。此監督權之最有力量者也。宗教監督者。雖不能行刑罰於現在。而曰善不善。報於身後。或曰善不善。報於而後身。而使中人以下。咸有所警焉。積善之家。有餘殃。皆言因果之在於孫也。報於後身者。四方宗教家言。如佛如耶。皆是也。謂人雖死而魂不滅。因果報應之來生也。此亦監督權之次有力者也。名譽監督者。不能如前兩者之使人服從。使人信。仰使人畏。憚然。隱然示人曰。爾必當如此。爾必不可如彼。苟不爾者。則爾將不見容於社會。而於爾之樂利有所損。此其監督之實權。亦有不讓於彼兩途者。此種監督權。誰操之。曰輿論操之。輿論無形而發揮之代表者。莫若報館。雖謂報館爲人道之總監督。可也。政府者。受公衆之委託。而辦理最高團體。爲人類最高之團體。之事業者也。非授以全權。則事固不可得舉。然權力既如此。重大。苟復無所以限制之。則雖有聖智。其不免於濫用其權情之常也。故數百年來。政治學者之所討論。列國國民之所競爭。莫不汲汲焉。以確立此監督權爲務。若立法司法兩權之獨立。政黨之對峙。皆其監督之最有効者也。猶慮其力之薄弱也。於是必以輿論爲之後援。西人有恒言曰。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爲一切自由之保障。誠以此兩自由。苟失墜。則行政之權限。萬不能立。國民之權利。萬不能完也。而報館者。即據言論出版兩自由。以履行監督政府之天職者也。故一國之業報館者。苟認定此天職。而實踐之。則良政

治必於是出焉。拿破崙常言：「有一反對報館，則其勢力之可畏，視四千枝毛瑟鎗，殆加甚焉。」誠哉！報館者，摧陷專制之戈矛，防衛國民之甲冑也。在泰西諸國，立法權司法權既已分立，政黨既已確定，而其關係之重大，猶且若是，而況於我國之百事未舉，惟恃報館為獨一無二之政監者乎？故今日吾國政治之或進化，或墮落，其功罪不可不專屬諸報館。我同業諸君，其知此乎？其念此乎？當必有瞿然於吾儕之地位如此其居要，吾儕之責任如此其重大者，其尙忍以文字為兒戲也？抑吾中國前此之報館，固亦自知其與政府有關係焉矣。然其意曰：吾將為政府之顧問焉。吾將為政府之拾遺補闕焉。若此者，吾不敢謂非報館之一職。雖然，謂吾職而盡於是焉，非我等之所以自處也。何也？報館者，非政府之臣屬，而與政府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不甯惟是，政府受國民之委託，是國民之履備也。而報館則代表國民發公意，以為公言者也。故報館之視政府，當如父兄之視子弟，其不解事也，則教導之，其有過失也，則扑責之，而豈以主文譎諫畢乃事也？夫吾之為此言，非謂必事事而與政府為難也。教導與扑責，同時益行，而一皆以誠心出之。雖有頑童，終必有所感動，有所忌憚。此乃國家所以賴有報館，而吾儕所以盡國民義務於萬一也。抑所謂監督云者，宜務其大者遠者，勿務其小者近者。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放飯不懲，乃辨齒決。苟非無識，其必有所規避取巧矣。某以為我同業者，當糾政府之全局，部而不可挑得失於小吏。二人當監政府之大方針，而不必撫慰替於小節。一二事苟不爾者，則其視感媚權貴之某報，亦百步與五十步耳。吾儕當盡之天職，此其一。

所謂嚮導國民者何也？西哲有言：「報館者，現代之史記也。」故治此業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鑒既往，示將來。導國民以進化之塗徑者也。故史家必有主觀客觀二界。參閱本報第三號 歷史學之界說篇作報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國外國所發之現象，報之客觀也。比近事察現象，而思所以推釋之發明之，以利國民報之主觀也。有客觀而無主觀，不可謂之報。主觀之所懷抱，萬有不齊，而要之以嚮導國民為目的者，則在史家謂之良史，在報界謂之良報。抑報館之所以嚮導國民也，與學校異。與著書亦異。學校者，築智識之基礎，養具體之人物者也。報館者，作世界之動力，養普通之人物者也。著書者，規久遠明全義者也。報館者，救一時明一義者也。故某以為業報館者，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出之。雖稍偏，稍激焉，而不為病何也？吾偏激於此端，則同時必有人焉，偏激於彼端，以矯我者。又必有人焉，執兩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糾，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為從，容模稜之言，則舉國之腦筋皆靜，而羣治必以沈滯矣。夫人之安於所習而駭於所罕聞性也，故必變其所駭者而使之習焉。然後智力乃可以漸進。某說部嘗言：有宿逆旅者，夜見一婦人，摘其頭置案上而梳掠之，則大驚。走至他所，見數人聚飲者，語其事，述其

異彼數人者。則曰是何足怪。吾儕皆能焉。乃各摘其頭。悉置案上以示之。而客遂不驚。此吾所謂髮駭為習之說也。不甯惟是彼始焉駭甲也。吾則示之以倍可駭之乙。則能移其駭甲之心。以駭乙。而甲反為習矣。及其駭乙也。吾又示之以數倍可駭之丙。則又移其駭乙之心。以駭丙。而乙又為習矣。如是相引以至無窮。所駭者進一級。則所習者亦進一級。馴至舉天下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無足以相駭。而人智之程度。乃達於極點。不觀夫病海者乎。初時渡數丈之淵。猶或瞑眩焉。及與之下三峽。泛五湖。則此後視橫波如平地矣。更與之航黃渤之海。駕太平大西之洋。則此後視內河。亦如平地矣。國民之知識。亦然勿徵諸遠。請言近者。二十年前聞西學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變法者。起則不駭。西學而駭變法矣。十年以前聞變法而駭者。比比然也。王安石變法為世所病數百年來變法二字為一極不美之名詞吾於十年前在京師猶習聞此言今則消滅久矣及言民權者。起則不駭。變法而駭民權矣。一二年以前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今日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駭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駭革命不駭民權者。百而得一焉。若駭變法駭西學者。殆幾絕矣。然則諸君之所以嚮導國民者。可知矣。諸君如欲導民以變法也。則不可不駭之。以民權欲導民以民權也。則不可不駭之。以革命當革命論起。則並民權亦不暇駭。而變法無論矣。若更有可駭之論。倍蓰於革命者。出焉。則將並革命亦不暇駭。而民權更無論矣。大抵所駭者。過兩級然後所習者。乃適得其宜。如欲其習甲則當先駭之以乙繼駭之以丙然後其所習者適在甲當其駭乙時駭乙者十之七而駭甲者十之三及駭之以丙則彼將以十之七駭丙以十之三駭乙而甲已成爲習矣某以為報館之

所以導國民者。不可不操此術。此雖近於芻狗萬物之言乎。然我佛說法。有實有權。衆生根器。既未成熟。苟不賴權法。則實法恐未能收其效也。故業報館者。而有愛國民之心也。必不宜有所瞻徇。願忌吾所欲實行者。在此則其所言者。不可不在彼。吾昌言彼而他日國民所實行者。不在彼。而在此焉。其究也不過令後之人笑我為無識。譬我為偏激而已。笑我譬我何傷焉。而我之期之目的。則既已達矣。故欲以身救國者。不可不犧牲其性命。欲以言救國者。不可不犧牲其名譽。甘以一身為萬矢的。會不於悔然後所志所事。乃庶有濟。雖然。又非徒恃客氣也。而必當出以熱誠。大抵報館之對政府。當如嚴父之督子弟。無所假借。其對國民。當如孝子之事兩親。不忘幾諫。委曲焉遷就焉。而務所以喻親於道。此孝子之事也。吾儕當盡之天職。此其二。

以上所陳。我同業諸君其謂然也。則願共勉之。其不謂然耶。則請更摠鴻論。有以教我。吾儕手無斧柯。所以報答國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雖然。既儼然自尸。此重大之天職。而不疑。當此中國存亡絕續之交。天下萬世之功罪。吾儕與居一焉。夫安得不商榷。一所以自效之道。以相勸勉也。由幼稚時代而助長之成立之。是在諸君矣。某再拜。

敬告當道者

中國之新民

某頓首。上書於國民公僕當道諸君閣下。

某今者欲有所陳說於諸君。而先冠以「公僕」二字之名詞。諸君勿以某為相襲也。某聞美國大總統下教書於國中。必於其名之前冠以「Servant」字樣。譯言「僕人」也。凡以公事致書於人民。其自署名處必曰「Your servant」。譯言「君之僕某某」也。泰西各國大臣及公使。皆稱「Minister」亦服役之意也。夫美國今日最強盛文明之國也。大總統代表一國主權之人也。而其所以自稱者。乃若是。若是乎某之非以此名相襲也明矣。某常言人各有天職。若此二字者。正諸君之天職。而某所欲敷衍陳詞者。舍此亦更不能進一解也。某竊計諸君中。其無心肝無腦筋者。固十之八九。其非無心肝非無腦筋者。猶十之一二。彼無心肝無腦筋者。吾蓋不屑與之言。吾之言殆亦彼之所不屑聽也。雖然。以大多數之腐敗。而並其少數之可與言者。而決絕之。非士君子。吾故欲為諸君中之稍有心肝稍有腦筋者進一言。

某竊觀一二年以來。諸君中仰首伸眉言維新言改革者。踵相接。吾不禁躍然以喜。乃日日延頸以企。拭目以俟。一一詳考諸君所行維新改革之實際。吾不禁蹙然以憂。此一喜一憂。諒非獨某一人之私言。當亦舉國之所同感矣。願吾所最不解諸君之日日為此言者。其果何所為耶。為富貴耶。君既有之。為權力耶。君既尸之。為買洋人之歡心耶。則縱拳之首領。今猶可靦然握一國之實權。而諸君何有也。為結人民之聲望耶。諸君心目中恐未必以輿論為可敬可畏可奉承也。吾意諸君必有答我之一言曰：「出於愛國心。」某平心論之。諸君之所以言維新言改革者。其原因甚複雜。不可一概論。而愛國心亦當與居一焉。諸君而既略有此心也。且自言有此心也。則吾將與諸君論愛國之道。

某聞改革者以實不以文。以全不以偏。以決斷不以優柔。苟文而不實。偏而不全。優柔焉而不斷。則未有不為大亂之階者也。謂余不信。請讀世界史。昔者英王查理士第一嘗改革矣。當千六百二十八年批准「權利請願書」(The Petitions of Rights)予民。以權後乃背之。十一年不開國會。民乃大憤。國會軍起。克林威爾振臂一呼。全國響應。卒查理士而戡之。改立共和政治。英國長期國會之革命。實查理士第一之偽改革為之也。昔者法王路易第十六嘗改革矣。即位之始。下詔更新百度。當千七百九十二年。盡罷斥誤國舊臣。而代之以民黨名士。組織政府。然而優柔不斷。彌縫為務。羅蘭夫人瞋目一喝。新政府紛紛辭職。卒乃帝后對簿貴族。駢

首白虹貫日紅血成河演出有史以來空前絕後之慘劇法國之大革命實路易第十六之偽改革爲之也昔者與王腓的南第五
管改革矣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許甸加利自治其民問志士所擬改革案悉予裁可予之以自立政府之權乃未幾而悔之陰煽
其民使自相鬪冀收漁人之利卒乃內亂蓋起全國膨脹終失其國權之大半與大利之擾亂實腓的南佛蘭西士兩代之偽改革
爲之也昔者意大利之諸侯王嘗改革矣當千八百四十六年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九改政體開議會頒憲法而達士卡尼倫巴的
諸王及其餘諸小國爭踵繼之大改行政制度然皆迫於不得已耳事過境遷則食言而肥腐敗猶昔卒爲公敵所銷制者數十年
待撒的尼亞之四傑起始復見天日而諸小國之王統俱絕矣意大利諸侯王所以滅亡羅馬教皇權力所以墜地皆由其偽改革
之爲之也昔者日本大將軍德川氏嘗改革矣天保十二年道光廿一年水野越前守執政更張百度法令如雨其後幕府末葉而阿部伊
勢井伊直弼猶支持危局條理整然徒以不順輿情所改革者偏而不全卒至國論洶湧浮浪四起三百年幕府之威嚴掃地以盡
德川氏之亡皆由其未棄諸臣之偽改革爲之也昔者俄皇亞歷山大第二嘗改革矣千八百六十一年下詔放免奴隸越三年開
地方議會令民選議員又改司法制度全國耳目一新徒以臣下奉行不力有名無實民心大怨於是虛無黨始起而皇卒以刺死
俄國虛無黨之猖獗實亞歷山大第二時代之偽改革爲之也由此言之偽改革之成效章章可觀矣吾有一言敢斷言之而不疑
曰偽改革者革命之媒自古及今天下萬國未有能避者也今試問諸君之所謂改革者其有能如英王之許民以權利與王之
許民以自治者乎無有也其有能如路易十六時代盡退位以讓賢路者乎無有也其有能如意大利諸國發布憲法者乎無有也
其有能如俄皇之開地方自治者乎無有也其有能如水野越前井伊直弼之鞠躬盡瘁百廢具舉者乎無有也質而論之則諸君
所謂改革者以視吾前所舉列諸國其程度殆尚下十數等而未己也而彼諸國者以十數倍於諸君之改革徒以文而不實偏
而不全優柔而不決斷而其改革之結果遂不免若此嗚呼諸君諸君可以鑒矣
諸君而欲以此道愛國也則某爲諸君計莫如勿談改革何也勿談改革則革命之風潮猶不至如是其速也吾語及此吾不得不
服剛毅剛毅當戊戌五六月間皇上言改革舉朝言改革民間紛紛言改革而彼獨悍然曰吾誓不改革何其強立也剛毅嘗言學
堂爲養漢奸之地何其聰明也夫學堂則何至養漢奸然使諸君而真改革也則學堂中人皆爲諸君用使諸君而偽改革也則學
堂中人皆爲諸君敵焉矣此乃剛毅所謂漢奸也夫敵守舊敵也敵僞維新亦敵也剛毅知其將爲敵而鋤之諸君不知其將爲敵
而養之則諸君之智不如剛毅遠矣然則諸君今日而師法剛毅可乎曰是惟諸君雖然吾有以知諸君之不敢且有以知諸君之

不能也。今者中國改革之動力非發自內而發自外。自哥倫布開闢新陸以來，麥志倫同航全球，以後世界之風潮由西而東，愈接愈厲。十八九世紀所演於歐美之壯劇，勢必趨而集於亞東。天之所動，誰能靜之？豈惟諸君，雖周公管仲復起，其無奈此風潮何也？利而導之，則功成焉；名立焉，國家安焉；逆而拂之，則身敗焉；名裂焉，國家危焉。剛術之術是見，洪水之來而欲壅之，搏之也，其勢必橫決而倒行。今者諸君之術，則築短堤柔堤以障之也，其勢非泛溢而出焉，則刷落而潰焉，其無救於時一也。嗚呼！諸君諸君可以擇矣。

西人有恒言曰：『改革之業如轉巨石於危崖，非達其目的地，其則不止。』至哉言乎！天下大勢不動則已，動則未有能靜者也。諸君既無力以制之於先，使動機不發，既發矣而袖手觀之，時而以間接之力助之，又時而以直接之力排之，某以為諸君之失計莫此為甚。今日迫於內者之有改革，猶四五十年前迫於外者之有通商也。彼其時持閉關絕市之論者有人矣，使果其能閉之，能絕之，不亦善乎？而大勢固不許爾爾，千回百折而遂不得不出於通商。夫通商則何害，而當時之人若曰：『吾見迫於萬不得已而始通商焉，其一以謝外人足矣。』此一念乃其所以為害也。今之改革亦然，諸君若能制改革之論，使永不能起，則以數千年來之政體治天下，何嘗不可以小康而大勢固不許爾爾，千回百折而遂不得不出於改革。夫改革則何害，而諸君若曰：『吾見迫於萬不得已而始改革焉，改其一以掩耳目足矣。』此一念乃其所以為害也。諸君毋以國民為易欺也，易制也，譬有人於此生而置諸閭室之中，未嘗一見天日，則亦相與習而安焉者，開一窓隙使之窺見外界之森羅萬象焉，而復從而閉之，甚者導之一度出游，使之領略良辰美景，大塊文章之滋味，而復從而論之於此，而猶不毀瓦破壁以思突出者，吾未之聞也。今中國之窓隙既已開矣，諸君之所望改革者，且導之一出游矣，而今猶欲再局之，再幽之，其可得耶？其可得耶？願諸君熟思之。

詩曰：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孔子曰：草上之風必偃，感召之理有不期然而然。且毫無所假借者，竊嘗靜觀之。我國民間破壞之思想，起點不過數年，而波折者亦數次。甲午敗後，迫於國恥憤於朝局，異論始起。至膠威旅大割據時，而漸盛。及戊戌百日維新，莫不拭目望治，頤頤焉矣。戊戌政變，天下失望，破壞主義又起。至己亥立儲而愈盛。至庚子縱拳而極盛，出狩居鄭之後，忽下罪己之詔，布更始之諭，人心又一靖。疇昔之主破壞者，皆戢然股然，若有無限希望，及回鑾後一脫假面，直回復以守光緒二十四年以前之舊。於是天下絕望於政府，而破壞之思想復大起。大抵愈波折一次，則其思想之傳布也愈廣，遠而其蓄也愈劇。烈諸君知之乎？今也諸君之言論行事，既已不為國民所信矣，曰：『是將飭我焉，是將罔我焉，吾此後終不能倚賴彼等，以再造我國，吾毋自為計。』

也。嗚呼。諸君。諸君。此論。今。德。蘭。中。矣。謂。余。不。信。其。何。不。聽。與。人。之。誦。也。而。况。乎。過。此。以。往。其。日。劇。日。亟。更。不。知。其。所。終。極。也。諸君勿以國民爲好亂也。德吾所述前此數次之波折。而知今日舉國人。忽懷此思想者。非國民自發起之。而諸君實孕育之也。夫既爲國民矣。則豈其亂之是好。苟其無愛國心者。則何不飽食焉。晝寢焉。嬉游焉。逐什一。以自封殖焉。叩侯門以求貴顯焉。擁嬌妻美妾以極耳目之欲焉。而何必哀哀長號汗且喘。走天下舍人生之娛樂。而冒萬險犯萬難。以言非常之。言事非常之事也。苟其有愛國心者。則必欲其國之安而不危也。治而不亂也。又豈樂流千萬人之血。招數十國之忌。而易其將來不可必得之業哉。母亦見夫以今日之當道處。今日之時局。更閱歲年。而無形有形之瓜分。遂終不可免。忍之無可忍。望之無可望。不得不思。挺而走險也。夫意大利之瑪志尼。法蘭西之羅蘭夫人。日本之吉田松陰。豈非近世破壞家之最激烈者耶。然瑪志尼固嘗上書於撒的尼亞王矣。羅蘭夫人固嘗譏麵包亂黨爲輕暴矣。吉田松陰固嘗持公武合體之論。公武合體者。當時之一名詞也。公。指王室也。武。指幕府也。合體者。謂停其天皇與大將軍之間也。矣。使阿爾拔路易第十六。井伊直弼之改革。而能使瑪志尼。羅蘭夫人。吉田松陰。躊躇滿志也。吾信其不惟盡化其激烈危險之手段。而且必大有所贊助於彼等。有斷然也。而竟使之若此。是豈瑪氏。羅氏。吉田氏之所欲也。其揮淚飲血之苦。誰則知之。宋華元之言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不如殺之。』吾見今日志士。其拚於存亡。孤注一擲之思想。有類於是。此實世變最慘最劇之現象。而戎首之答諸君。實尸之諸君。如全無心肝。全無腦筋也。吾則何責焉。若稍有一二者。是安可以不深長思也。

吾度諸君之意。必曰。『是區區者何足慮。吾力足以禁壓之夷滅之。』嘻。諸君誤矣。吾固言苟無愛國心者。必不肯言非常之言。事非常之事。苟其有愛國心者。則當此國家多難而乏才之日。而諸君亦儼然以愛國自命者。乃忍擢萌拉藥。以斲國家之元氣也。若以爲此國家之誣賊也。而去之。則誰爲誣賊。誰非誣賊。恐非今日之所能論定也。但吾不欲與諸君語此。諸君自覺其力之甚大。足與今後大勢相抗。某竊以爲誤之誤矣。夫其人苟畏禁壓夷滅者。則必其無理想。無氣力。不足以爲諸君敵。則雖不禁壓之不夷滅之。猶無能爲也。若其有理想矣。有氣力矣。又豈諸君所得禁壓而夷滅者。彼其理想能傳熱於百千萬人。彼其氣力能引線於百數十年。夫誰得而禦之。諸君自視其才。略視與相梅特。淫何如其威權。視俄羅視今。皇何如以梅特淫之才。略而不能止。歐。洲。中。原。之民。變。卒。身。敗。名。裂。以。死。以。俄。皇。之。威。權。而。不。能。解。散。虛。無。黨。今。乃。不。得。不。交。離。於。學。生。而。諸。君。乃。曰。吾。欲。云。云。所。謂。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諸君如不信。請懸吾言。以俟諸十年之後。看豎降旛者。出於誰氏矣。諸君之意。必又曰。『若與若俄。皆其勢已』

成者耳。中國則未也。吾及今勦之。則其謬種可以不殖。如某人某人者。最生事者也。吾錮之戮之。某報某書者。最倡異論者也。吾燒之禁之。如是而其勢必當殺。噫。諸君而欲爾爾也。則好自爲之。雖然。吾有以知其必無效也。是義和團欲閉關絕市而殺一二洋人之類也。欲閉關則宜閉之於舉國無一洋人之時。欲窒新說則宜窒之於舉國無一思想之際。而今晚矣。諸君欲行偽改革。而不能不求人才以相助也。於是乎派學生於外國。凡人之思想莫患夫長困於本社。會苟使之入他社會而與之相習。則雖中下之材。其思想亦必一變。今吾青年之在海外者。已千餘人矣。拔十得五。則其力已足動全國之思想界。而有餘而諸君豈其於此輩歸國之後。而一一囚之一一屠之也。而況乎其來者之正未有艾也。於是諸君中之頑鈍無恥者。倡爲阻止派學生之說。夫不派則不派耳。今日海外學生千餘人。而諸君所派者不及三之一。將來之思想界。豈真以此區區小數爲輕重也。諸君勿以爲一切風潮皆由一二人所能煽動也。苟非時勢之所趨。迫雖孔子釋迦。必不能煽動一人。時勢既已趨迫。而偶爾借一二人之口。以道破之。彼一二人直時勢之傀儡而已。使無此一二人。亦必有他之一二人。衆生雲雲。安所往而不得他傀儡。雖然。彼一二人固傀儡也。而時勢則神聖也。諸君敵傀儡易。敵神聖則吾信其難矣。若夫禁書也。禁報也。則吾以爲操術之拙。未有過此者也。凡人於其所愈難得之物。則其欲得之之心愈切。幸而得矣。則其寶之之心愈甚。此情之常也。吾月前過日本書肆。見有一書題曰「日清戰爭外交史」。若吾略繙之。覺其無異於尋常未之購也。閱數日。聞日本政府以恐洩外交秘密。下令禁此書。則欲得之之心若渴。使有肯異我者。吾十倍其值弗吝矣。不審惟是尋常之書。盈案堆架。終卷者寥寥。若得此書。吾知必窮日夜之力以盡讀之。且一字不肯放過矣。何也。默付其中之必有秘密。不可思議者存也。凡禁書皆然。書愈禁則求之者愈切。讀之者愈熱。而感受者愈深。夫思想之感人。不惟其多也。而惟其堅。苟其人聞有禁書。而不求者。則雖授以書。而所開導之者。亦當矣。故禁而求。而讀者得十百人焉。以視不禁而讀者得千萬人。其力量尙或過之。此一定之比例也。俄羅斯。最束縛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之國也。吾聞俄羅斯之學生。常相語曰。天下之樂莫樂於雪夜二三同志。聚密室。局重鏡。以讀禁書。又聞俄羅斯鐵路之接他國境者。其出境之第一二車站。必有估客。携各國書學家之書籍及俄國志士在外國所出之報章。伺車門以售之。必獲倍蓰利益。蓋俄國青年一出境。則急欲見此。雖重費不惜也。此亦可爲禁書之明效矣。夫以俄國法令之嚴明也。如彼而無術以窒新思想也。如此而諸君乃又曰。吾欲云云。毋乃徒養一世之唾罵。而於諸君所懷之目的。一無濟乎。蓋亦廢然返矣。

某請以一言正告諸君曰。時勢者可順而不可逆者也。苟其逆之。則愈激而愈積。決耳。機會者可先而不可後者也。苟其後之。則噬

臍而悔無及耳。某嘗爲諸君思所以自處矣。某說部嘗言：「有狂生夜坐，鬼來敵之，面漆黑而目眈眈，舌懸唇外，狂生乃抹硯中餘墨，自塗其面，伸舌寸許，圓其目，與之相對，鬼慙而退。」諸君畏後生乎？則何不以此術對付之？吾知必有慙而退者，抑某之爲此言，非欲使諸君附和後生小子以言破壞也。後生小子之言，破壞非所欲也，非所忍也。諸君導之使然耳。諸君不愛國而使彼後生小子獨愛之，彼等不破壞諸君而何從行其愛也？諸君而真能與後生小子共愛此國也，則無復有當破壞者，亦無復有能破壞者。諸君猶未喻耶？吾更請譬之：數十年前，西人之來通商也，所求者不過通商而已，而我拒之若敵，厲鬼卒至，破壞我廣東，破壞我江口，破壞我京津，而何嘗見其能拒也？使吾於彼時不惟不拒之，且從而通商於彼國，以與之爭利，則彼雖不慚而退，然亦必汲汲焉講求所以聯絡我，應對我之策焉矣。此即塗其面伸其舌，圓其目，與鬼相對之術也。請諸君一熟思焉。今日民間志士所攘臂以爭，藉類以求者，其爭焉求焉在何物？彼東西各國號稱忠君愛國之名，臣其用塗面伸舌之術，以與敵已之人民相對，而因以成功者，不知幾何人矣。諸君果何所憚而不爲此？

諸君又將有辭矣，曰：吾非不欲之，願種種掣肘，權不足，無能爲也。斯言也，某能爲諸君諒。然恐天下萬世之人，不能爲諸君諒也。夫天下豈有無阻力之事哉？以云掣肘也，則宜莫如撒的尼亞之見掣於奧大利，而加富爾何以成功焉？宜莫如日本諸藩之見掣於幕府，而薩摩長門各藩士何以成功焉？今者編國中多少無權無勇之匹夫，猶且不敢妄自菲薄，而思爲國家有所盡願，乃獨諸君而謝不能也。諸君如自認無愛國心也，則吾復何言？吾之此言，將拉雜之，摧燒之，若其不肯認也，則請諸君於晨鐘一吼時，將息其平日之氣，統籌全局，撫心一自問曰：吾今所由之道，能居國家於治安乎？能進國家於富強乎？吾知諸君之天良，必代致答詞曰：不能也。或有至矣，頌不靈而自信力其足者，悍然曰：能焉。亦未可知。若此者，吾亦無從開導之言，惟有使之觀京朝及各官宦海之情狀，與夫全國人民之生計可耳。既曰不能，當由何術以使之能而諸君則又曰：無術然則坐視國之亡焉已乎？諸君坐視其亡，恐有他人焉不能坐視者，不能坐視而諸君又欲強之坐視，其勢將不免破壞諸君，破壞諸君固非諸君之福，亦非彼輩之福，而又豈國之福也？諸君不務造福而必舉己之身，己之友，己之敵，乃至己之國，而一切納諸禍海之中，吾不知諸君究何樂也。吾非敢謂諸君全無愛國心也，雖然，愛國之外，又愛名焉，又愛位焉，又愛身焉，而愛國不如其愛名，愛名不如其愛位，愛位不如其愛身，某以爲愛國心者，絕對而無比較者也，宜純白而忌攪雜者也，苟有分其愛者，則其愛國心已銷盡而無所餘。吾於是欲以論理學三斷法演一式曰：「有他愛者，非愛國心也。」（一）諸君愛國而又他愛者也。（二）故諸君無愛國心也。（三）諸君其肯認此判決乎？若其怒我，我甚望之，若乎忍我，我甚悲之。

然則某所責所求於諸君者何在。曰吾不必言。請諸君一讀十九世紀史。觀現世所謂數強國者。所以立國之由。足矣。吾不敢勸諸君讀克林威爾傳。吾不敢勸諸君讀西鄉隆盛傳。恐諸君掩耳卻走。吾請諸君一讀德國前大宰相王爵俾斯麥傳。一讀意國前大宰相侯爵加富爾傳。一讀日本前內務大臣伯爵板垣退助傳。吾意諸君聞此言。必又將惶恐遜謝曰。『某何人敢將衰朽較前賢。』然諸君雖自菲薄。我不欲菲薄諸君。且吾非欲諸君學彼輩之全部。而欲諸君學其一節也。諸君而猶有絲毫之愛國心也。苟一讀之。其或有所會耶。其或有所會耶。

雖然。吾知吾言之必無效也。吾作此書。竟一覆讀。輒欲摧燒之。再覆讀。則又姑存之。姑布之。孔子曰。不可以言而與之言。失言。吾自知失言。

吾固失言。雖然。吾國民一分子也。凡國民皆有監督其公僕之權利。吾不敢放棄此權利。吾又業報館也。凡報館皆有代表國民監督其公僕之責任。吾不敢放棄此責任。抑吾猶望其失於百而得於一焉。失於今而得於後焉。則吾之言。其亦不可以已也。雖然。吾非欲吾僑小民不展一籌。而專以屬望於諸君也。諸君盡諸君所能盡。吾僑盡吾僑所能盡。如斯而已。

報曰新民。則報之言非為諸公言也。雖然。民亦有廣狹二義。以狹義言之。則諸君官也。民之對待也。故本報之論著。向不欲與諸君有一語之交涉。以廣義言之。則諸君亦國民之一分子也。而烏可岐視之。故不辭唐突。進一言焉。若諸君不願聞。則請非諸君者一聞之。某頓首。

論學生公憤事

中國之新民

本報論說定例。皆論通義。不論一專件之問題。此篇應登國聞短評中。今載於此者。因全報印刷已成。而茲事所關中國前途甚大。亟宜布告海內。質曲直於國民。不能俟諸半月以後。故將已付印之新民說。抽出實諸次號。先登本報。此事件於本號國聞短評中。餘錄中。皆有所詳。敘但今夕最近之奇案。尤動公憤。故再補論之。七月初二日。漏三下。著者識。

凡文明國之所以立。莫急於養人才。今日我政府官吏之言。維新者亦曰。莫急於養人才。然養人才之手段有三種。一曰以養人之法養之。者二曰以養牛馬之法養之。者三曰以養雞豚之法養之。者。何謂養牛馬之法。養之以備驅策。養雞豚之法。養之以備烹烹。鬻割者。是也。吾昔以為政府官吏。不過以牛馬之養養人才也。吾今乃知其直以雞豚之養養人才也。嗟乎。痛哉。

前此之既烹既割者不忍言矣而今乃又磨刀霍霍而來雖曰吾國多才抑何以堪此

七月初二日即西曆八月五日

日本警察署忽有將吳君敬恒孫君揆均遞解回籍之事留學生方奔走相急難而警吏已護送西發吳孫二

君以何罪蒙此奇冤莫能知也而其獲罪之起因可以推揣知之罪何在曰在請公使送學生肄業參閱餘錄官立學校既必須公使

保送然則學生非求公使將更何求求送學而有罪則留學其先有罪矣而吳孫二君又非自求也乃代他學生而求之代表送學

而有罪則凡關涉於學事者其皆有罪矣蔡氏之職公使也其自認爲國民之代表爲朝廷之代表姑勿問即以朝廷論去年秋冬

間不啻屢下明詔令公使保護照料學生乎然則送學之事豈其待學生自求之豈其待他人代學生求之待其自求待其代求則

公使已不知其罪矣不自知其罪則反以罪無罪之人亦何怪焉

吳君者北洋大學堂南洋公學之教師也廣東大學堂之顧問也舉人字孫君者南菁書院之學長也舉人內閣中書字叔方乃不願作師而願

作弟子其爲非尋常人可想矣吾國有此等人才是吾國前途一線光明也其之代學生以哀請於公使也爲學生非自爲也又爲

現在學生將來學生之全體大局而非徒爲此區區九人也此九人者不見送其事抑未矣而後此源源而來之學生不知幾何其

必欲入官立學校者不知幾何則其待送於公使者亦自不知幾何而公使於學生既已視如仇讐前此之留難者既屢見不一

見然則此後公使與私費生之交涉如何實以此九人者爲最後之問題有此哀請而不得尙未可知無此哀請則私費生入學

之途真永絕也兩君之斷斷於此問題夫豈得已也

警察署之命退兩君也其名曰妨害治安夫中國人在中國主權地而要求所應得之權利其與日本之治安有何與也夫使兩君

之要求而出於強硬手段則其於治安也猶有辭顧兩君之與公使交涉不過一度其問答語一字一句皆詳見於留學生會館布

告文參閱餘錄聲聲公使聲聲學生從容委曲之口吻吞聲忍氣之情狀讀者猶將哀噓之而不謂似此已逢大清國欽差大臣之怒

呵責不已而至於斥逐斥逐不已而至於逮捕逮捕不已而至於遞解也

留學生既不得請於公使於是抗電以伸訴於北京政府亦要求權利之次第當如是也而公使則已先自飛電徧告要津曰留學

生造反夫留學生皆在日本也吾不知所謂反者反日本乎反中國乎噫噫我知之矣其意曰若輩何人乃敢許公使反之云者反

公使云耳以數百人決議所屈認之罪惡而許之者則可以任意坐以大逆不道之名此真文明國民所百思不得其解者也而吳

孫兩君之罪案於是焉定矣

案既下。留學生動色相奔走。或以質問於公使。公使則曰。吾亦不認吳孫之有罪。此日本政府之意。吾不知之。嘻。是何言歟。公使者。有保護本國人之責任者也。公使而不知之也。則宜提出以詰問於日本政府。公使而認爲無罪也。則宜抗爭於日本政府。以營救之。日本既許外國人有內地雜居之權。既居其地。即有居民應享之權利。夫安得以無罪之人。而妄逮捕。妄驅逐也。公使而知之也。認其有罪也。猶可言也。不知之而不詰問。認其無罪而不營救。然則我國民每歲以十數萬之膏血。象一木偶之公使。何爲也。嘻。欲轆轤之則轆轤耳。欲渣醢之則渣醢耳。而彼胡爲者。

吾不怪夫日本人受公使之愚。何以如是其易。吾惟怪夫公使所憑藉之力。何以能使日本人受愚。如是其易。吾尤怪乎我國民。何故不有其權。而甘讓諸公使。吾又怪乎公使。何故不有其權。而甘讓諸日本人。公使對於日本人。代表一國之資格。國民對於公使。代表一國之資格。公使斗管吾不屑責之。願安得不爲我國民警告也。

我國民以此爲區區小之問題乎。內爭之事。而託調停於外國人。既辱國矣。內爭不能克。而假外人之權力。以干預之。辱益甚矣。乃至內並不爭。而防其萌。變焉。乞外人以先事而鋤之。其辱更何如矣。辱猶可也。而生此國爲此民者。苟有一毫不肯放棄權利之心。則一啓口。一舉手。一投足。而無不爲罪。而四萬萬人。豈有復見天日之望耶。本國政府已矣。而復有他國政府爲之後援。吾民之在內地者。他國未能直接以奴隸之則。借本國政府爲傀儡焉。吾民之在海外者。本國不能直接奴隸之。則借他國爲傀儡焉。於彼乎。於此乎。無所往而不奴隸。苟不甘是者。則五洲雖大。竟無所容痛乎。

附記一則 初三日下午記

吳君之被逮也。以爲士可殺不可辱。欲以一死喚醒羣夢。起國民權利思想。乃於初三日午前六點鐘。警吏拘引出。竟時。自沈於河。以救獲。吳君非厭世主義。欲一限以謝責也。亦非有所畏而自戕也。欲以此示不爲奴隸者之模範而已。嗚呼。留學生其念之。嗚呼。國民其念之。吳君被救後。友人檢其衣底。得一小包。封題「其言也善」四字。內一書云。

信之以死。明不作賊。民權自由。建邦天則。削髮維新。片言可決。以尸爲諫。懷憂曲突。啼噓悲哉。公使何與。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亡國之慘。將有如是。諸公努力。僕終不死。

吳敬恒絕命作此。敬恒所以就死於大日本國者。奉勸大日本念唇齒之義。留學一事。不可阻礙。如欲與我國家。尤以願全私費學生之便利爲最要。若專取現在政府之信用。恐未得其益。先受其害。因我國皇上方蒙難。官場之腐敗。爲二十四史

所少見。若大日本國官人久與相處。與之俱化。則支那之利益不可得。而大日本之良風墜矣。大日本良風一墜。將胥黃種人盡奴於白種人。豈不可哀矣哉。

又敬恒一人已伏其罪。一切被連引之孫君等。宜可復其自由歸國之權。

光緒廿八年七月三日即明治卅五年八月六日

釋革

中國之新民

「革」也者。含有英語之 Reform 與 Revolution 之二義。Reform 者。因其所固有而損益之。以遷於善。如英國國會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 Revolution 是也。日本人譯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 者。若轉輪然。從根柢處掀翻之。而別造一新世界。如法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 Revolution 是也。日本人譯之曰革命。革命二字。非確譯也。革命之名詞。始見於中國者。其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在書曰。革殷受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是不足以當 Rev. 之意也。人羣中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無不有其 Ref. 亦無不有其 Rev. 不獨政治上爲然也。即以政治論。則有不必易姓而不得不謂之 Rev. 者。亦有屢經易姓而仍不得謂之 Rev. 者。今以革命譯 Rev. 遂使天下士君子拘墟於字面。以爲談及此義。則必與現在王朝一人一姓爲敵。因避之若將挽己。而彼憑權藉勢者。亦將曰。是不利於我也。相與窒遏之。摧鋤之。使一國不能順應於世界大勢。以自存者。是者皆名不正言不順之爲害也。故吾今欲與海內識者。縱論革義。

Ref. 主漸。Revo. 主頓。Ref. 主部分。Revo. 主全體。Ref. 爲累進之比例。Revo. 爲反對之比例。其事物本善而體未完。法未備。或行之久而失其本真。或經驗少而未甚發達。若此者。利用 Ref. 其事物本不善。有害於羣。有窒於化。非變夷蕪崇之。則不足以絕其患。非改絃更張之。則不足以致其理。若是者。利用 Revo. 此二者皆大易所謂革之時義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後者吾欲字之曰變革。

中國數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號。則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劇。內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漸增進。浸潤於達哲之理想。逼迫於世界之大勢。於是咸知非變革不足以救中國。其所謂變革云者。即英語 Revolution 之義也。而倡此論者。多習於日本。以日人之譯此語爲革命也。因相沿而順呼之曰革命。革命。又見乎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國之大變革。嘗誠其王。刈其貴族流血禍。

國內也。益以爲所謂 *Revo* 者必當如是。於是近今泰西文明思想上所謂以仁易暴之 *Revolution* 與中國前古野蠻爭鬪界所謂以暴易暴之革命遂變爲同一之名詞。深入人人之腦中而不可拔。然則朝貴之忌之流俗之駭之仁人君子之憂之也亦宜。新民子曰：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適於外境界者存不適於外境界者滅。一存一滅之間學者謂之淘汰。淘汰復有二種曰：天然淘汰曰：人事淘汰。天然淘汰者以始終不適之故爲外風潮所旋擊自漸自斃而莫能救者也。人事淘汰者深察我之有不適焉者從而易之使底於適而因以自存者也。人事淘汰即革之義也。外境界無時而不變故人人事淘汰無時而可停其能早窺破於此風潮者今日淘汰一部分焉。明日淘汰一部分焉。其進步能隨時與外境界相應如是則不必變革但改革焉可矣。而不然者蟄處於一小天地之中不與大局相關係時勢既奔軼絕塵而我猶瞠乎其後於此而甘自漸滅則亦已耳。若不甘者則誠不可不急起直追務使一化今日之地位而求可以與他人之適於天演者並立。夫我既受數千年之積痼一切事物無大無小無上無下而無不與時勢相反於此而欲易其不適者以底於適非從根柢處掀而翻之廓清而辭闢之烏乎可哉。烏乎可哉。此所以 *Revolution* 之事業。我即日人所謂革命。爲今日救中國獨一無二之法門。不由此道而欲以圖存欲以圖強是磨顛作鏡炊沙爲飯之類也。

夫淘汰也。變革也。豈惟政治上爲然耳。凡群治中一切萬事萬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譯名言之。則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學術有學術之革命。文學有文學之革命。風俗有風俗之革命。產業有產業之革命。即今日中國新學小生之恒言。固有所謂經學革命、史學革命、文學革命、詩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音樂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種種名詞矣。若此者豈嘗與朝廷政府有豪髮之關係而皆不得不謂之革命。聞革命二字則駭而不知其本義。實變革而已。革命可駭則變革其亦可駭耶。嗚呼其亦不思而已。

朝貴之忌革也。流俗之駭革也。仁人君子之憂革也。以爲是蓋放棄流俗懸首太白係組東門之謂也。不知此何足以當革義。革之云者必一變其群治之情狀而使幡然有以異於昔日。今如彼而可謂之革也。則中國數千年來革者不啻百數十姓而閭閻兩漢羣治有以異於秦。六朝羣治有以異於漢。三唐羣治有以異於六朝。宋明羣治有以異於唐。本朝羣治有以異於宋。明否也。若此者只能謂之數十盜賊之爭奪不能謂之一國國民之變革。昭昭然矣。故泰西數千年來各國王統變易者以百數而史家未嘗一矛之以 *Revolution* 之名其得此名者實自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國之役始。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國之役次之。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國之

役又次之而十九世紀則史家乃稱之爲 Revolution 時代蓋今日立於世界上之各國其經過此時代者皆僅各一次而已而豈如吾中國前此所謂革命者一二賢子授受於上百十狐兔衝突於下而遂足以冒此文明崇貴高尚之美名也故妄以革命譯此義而使天下讀者認仁爲暴認羣爲獨認公爲私則其言非徒誤中國而污辱此名詞亦甚矣

易姓者固不足爲 Revolution 而 Revolution 又不必易姓若十九世紀者史家通稱爲 Revolution 時代者也而除法國主權屢變外自餘歐洲諸國王統依然自皮在者觀之豈不以爲是改革非變革乎而詢之稍明時務者其誰謂然也何也變革云者一國之民舉其前此之現象而盡變盡革之所謂「從前種種譬猶昨日死從後種種譬猶今日生」正語其所關係者非在一事一物一姓一人若僅以此爲舊君與新君之交涉而已則彼君主者何物其在在一國中所占之位不過億萬分之一其榮也於國何與其枯也於國何與一堯去而一桀來一紂廢而一武興皆所謂「此朕家事卿勿與知」上下古今以觀之不過四大海水中之一微生物耳其誰有此閑日月以挂諸齒牙餘論也故近百年來世界所謂變革者其事業實與君主渺不相屬不過君主有順此風潮者則優而容之有逆此風潮者則鋤而去之云爾夫順焉而優容逆焉而鋤去者豈惟君主凡一國之人皆以此道遇之焉矣若是乎國民變革與王朝革命其事固各不相蒙較然也

聞者猶疑吾言乎請更徵諸日本日本以皇統綿綿萬世一系自夸耀稍讀東史者之所能知也其天皇今安富尊榮神聖不可侵犯又會游東土者之所共聞也會亦知其所以有今日者實食一度 Revolution 之賜乎日人今語及慶應明治之交無不指爲革命時代語及尊王討幕廢藩置縣諸舉動無不指爲革命事業語及藤田東湖吉田松陰西鄉南洲諸先輩無不指爲革命人物此非吾之調言也旅其邦讀其書接其人者所皆能徵也如必中國之湯武泰西之克林威爾華盛頓者而始謂之革命則日本何以稱焉而烏知其明治以前爲一天地明治以後爲一天地彼其現象之前後相反與十七世紀末之英十八世紀末之法無以異此乃真能舉 Revolution 之實者而豈視乎萬夫以上之一人也

由此言之彼忌革孽革孽者其亦可以釋然矣今日之中國必非補苴掇拾一二小節模擬歐美日本現時所謂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後也彼等皆曾經一度之大革舉其前此最腐敗之一大部分忍苦痛而拔除之其大體固已完善矣而因以精益求精備益求備我則何有焉以云改革也如廢八股爲策論可謂改革矣而策論與八股何擇焉更進焉他日或廢科舉爲學堂益可謂改革矣而學堂與科舉又何擇焉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改革云改革云更閱十年更閱百年亦若是則已耳毒蛇在手而憚斷腕豺

狼○當○道○而○問○狐○狸○彼○尸○居○餘○氣○者○又○何○責○焉○所○最○難○堪○者○我○國○民○將○被○天○然○淘○汰○之○禍○永○沈○淪○於○天○演○大○罔○之○下○而○萬○劫○不○復○耳○夫
國○民○沈○淪○則○於○君○主○與○當○道○官○吏○又○何○利○焉○國○民○尊○榮○則○於○君○主○與○當○道○官○吏○又○何○損○焉○吾○故○曰○國○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借○大○變○革
實○行○大○變○革○始○君○主○官○吏○而○欲○附○於○國○民○以○自○存○必○自○勿○畏○大○變○革○且○贊○成○大○變○革○始
嗚○呼○中○國○之○當○大○變○革○者○豈○惟○政○治○然○政○治○上○尚○不○得○變○不○得○革○又○違○論○其○餘○哉○嗚○呼

學說

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

緒言

中國之新民

泰西史家分數千年之歷史爲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所謂近世史者。大率自十五世紀之下半西曆以耶穌生後一百年爲一世紀以至今日也。近世史與上世中世特異者。一端而學術之革新。其最著也。有新學術。然後有新道德。新政治。新技藝。新器物。有是數者。然後有新國。新世界。若乎新學術之不可以已。如是其急也。近世史之新學術亦多矣。日出日精。愈講愈密。其進化之速。不可思議。前賢畏後生。吁其然哉。雖然。前此數千年之進化。何以如此其遲。後此數百年之進化。何以如此其速。其間必有一關鍵焉。友人侯官嚴幾道常言。馬丁路得。倍根。笛卡兒。諸賢。實近世之聖人也。不過後人思想薄弱。以謂聖人爲古代所專有之物。故不敢奉以此名耳。吾深佩其言。蓋爲數百年來宗教界開一新國土者。實惟馬丁路得。爲數百年來學術界開一新國土者。實惟倍根與笛卡兒。願宗教今已屬末法之期。而學術則如旭日升天。方興未艾。然則倍氏笛氏之功。在世界者。正未始有極也。我國屹立泰東。閉關一統。故前此於世界推移之大勢。莫或知之。莫或究之。今則天涯若比鄰矣。我國民置身於全球。現激湍。盤渦。最劇最烈之場。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苟不自新。何以獲存。新之有道。必自學始。彼夫十六世紀泰西學界。轉捩之一大原。雖以施之今日之中國。吾猶見其適用也。故最錄其學說之精華。以供考鑒焉。若其全豹。有原書在。

上篇 倍根 Bacon 實驗派之學說（亦名格物派）

倍根。英國人。生於一千五百六十一年。明嘉靖卒於一千六百二十六年。明天啓其時正承十五世紀古學復興與 Renaissance 及新教 Protestant 確立之後。學界風潮漸變。雖然。學者猶泥於希臘阿里士多德 Aristotle 柏拉圖 Plato 之科臼。未能自開途徑。其究也不免涉於詭辯。陷於空想。及倍根興。然後學問始歸於實際。英人數百年來。汲其流。迄今不衰。故英學先實驗。而後理論。倍根者。實英國學界之先驅。又英國學界之代表人也。

倍根以爲人欲求學。只能就造化自然之迹。而按驗之。次能憑空自有所創造。若恃其智慧。以臆度事理。則智慧卽爲迷謬之根。原譬如戴青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青。戴黃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一切物果青乎哉。果黃乎哉。常人妄思。以謂五官所感觸之外。

一與物。其物之原形相照合。不知其相照合者。吾之精神耳。非物之本質也。此種妄想。爲人性所本有。百般誤謬。由此生焉。倍根曰。吾人之精神。如凸凹鏡。外物之來照者。或於凸處。或於凹處。於是乎雖同一物。而其所照不同。我之觀察。自不得不有所謬。此爲致誤之第一原因。又五官所接者。非物之本色。而物之假相也。此爲致誤之第二原因。又吾人之體質。各各不同。於是乎同一事物。而人之所見。各各相異。此爲致誤之第三原因。又人與人相處之間。謬見亦常因緣而起。如農夫自有農夫之謬見。工商自有工商之謬見。學士大夫自有學士大夫之謬見。又前人之學說。亦往往爲謬見之胎。蓋凡倡一先生之言者。常如傀儡登場。許多點綴。觀者不察。遂爲所迷。此爲致誤之第四原因。

倍根以爲治此迷因。惟一良法。然非如阿里士多德論理學之三句法也。（按英語 Logic。日本譯之爲論理學。中國舊譯辨學。侯官嚴氏以其近於戰國堅白異同之言。譯爲名學。然此學實與戰國詭辯家言不同。故從日本譯）蓋三句法者。不過語言文字之法耳。既尋得真理而敘述之。則大適於用。若欲由此以考察真理之所存。未見其當也。然則倍根之所謂良法者如何。曰就實事以積經驗而已。

所謂實驗之法何。曰就凡事物諸現象中。分別其常現之象及偶現之象。而求其所以然之故。是爲第一著手。是故人欲求得一真理。當先即一物而頻頻觀察。反覆試驗。作一所謂有無級度之表。以記之。如初則有是事。次則無是事。初則達於甲之級度。次則達於乙之級度。凡是者皆一一考驗。記載無所遺積之既久。而一道理出焉矣。

學者若將研究甲事。而下實驗之功。乃此事未發。而見他現象相繼而起。則當諦思此現象。以何因緣而生乎。或研究乙事。既已得之。而初時所豫料之現象。後乃不起。則當諦思彼現象。以何因緣而滅乎。又或所測之現象。正當發起之頃。而他之諸現象隨之而生。有時而增。有時而減。則當諦思此衆現象。以何因緣而增。似何因緣而減乎。如是屢驗不已。參伍之。錯綜之。捨此取彼。因甲知乙。則必見有一現象。與他現象常相伴而不可離者。

夫兩箇以上之現象。常相依而不可離。是即所謂定理者也。故苟無甲之現象。則乙之現象亦無自而生。如空氣動盪。爲聲之原因。苟無動力。則聲音終不可得傳。空中養氣。爲火之原因。苟無養氣。則火光終不可得燃。若是者。謂之物之定理。人苟能知物之定理。豈復有爲五官所蔽而陷於迷見者乎。

凡一現象之定理。既一旦求而得之。因推之以徧按其同類之現象。必無差謬。其有差謬者。非定理也。何也。事物之理。經萬古而無

變者也。此等觀察實驗之功。非特可以研究外物之現象而已。即講求吾人心靈之現象。亦不外是矣。綜論倍根窮理之方法。不外兩途。一曰物觀。以格物爲一切智慧之根原。凡對於天然界。至尋常至粗淺之事物。無一可以忽略。二曰心觀。嘗有自主的精神。不可如水母目蝦。倚賴前代經典傳說之語。先入爲主。以自蔽。然後能虛心平氣。以觀察事物。此倍根實驗派學說之大概也。自此說出。一洗從前空想臆測之舊習。而格致實學。乃以驟興。如奈端因萍實墜地而悟吸力之理。瓦特因沸水蒸騰而悟汽機之理。如此類者。更僕難盡。一皆由用倍根之法。靜觀深思。遂能制器前民。驅役萬物。使盡其用。以成今日文明輝爛之世界。倍氏之功。不亦偉乎。朱子之釋大學也。謂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致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其論精透圓滿。不讓倍根。但朱子雖能略言其理。而倍根乃能詳言其法。倍根自言之。而自實行之。朱子則雖言之。而其所下工夫。仍是心性空談。倚於虛而不徵諸實。此所以格致新學。不興於中國。而興於歐西也。

倍根最喜推測之學者也。其言曰。吾之所謂格物學者。在求得衆現象之定理而已。若夫其現象之大本。則屬於庶物原理之學。非吾之所知也。庶物原理之學。所以講求造化主及靈魂之有無。與夫造化主與人類靈魂與軀殼之關係。此其事太高妙。不可信據於人事之實際。無裨益焉。置之可也。倍根其重別理而輕原理。此其所以有遜色於康德斯賓塞諸賢也。雖然。羅馬非一日之羅馬。作始者勞最鉅。而事最難。不有倍根。安保後此之能有康德斯賓塞哉。

笛卡兒嘗語人曰。實驗之法。倍根發之無餘蘊矣。雖然。有一難焉。當其將下實驗之前。苟非略窺破一線之定理。懸以爲鵠。而漫然從事於實驗。吾恐其勞而無功也。此言誠當。蓋人欲求得一現象之原因。不可不先懸一推測之說於胸中。而自審曰。此原因果如我之所推測。則必嘗有某種現象起焉。若其象果屢起而不誤。則我之所推測者是也。若其不相應。則更立他之推測以求之。朱子所謂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也。故實驗與推測常相隨。棄其一而取其一無有是處。吾知當倍根自從事於試驗之頃。固不能離懸測。但其不以此教人。則論理之缺點也。故原本數學以定物理之說。不能不有待於笛卡兒矣。

下篇 笛卡兒 Descartes 懷疑派之學說（亦名窮理派）

笛卡兒。法國人。生於一千五百九十六年（明萬曆二十四年）幼受學於教會所立之學校。久之。不滿志於其功課。慨然曰。吾與其埋頭於此迂腐陳編。不如自探造化之典籍。乃辭爨舍。爲義勇兵。有年。復棄去。游歷歐洲諸國。自言天下事一劇臺耳。吾自登場爲

傀儡。何如置身場外。靜觀自得哉。乃屏居荷蘭二十餘年。以爲宗教政治之自由。惟此國爲最也。以千六百五十年（順治七年）卒。

笛卡兒以前。宗教之欲極張。凡宗教皆以起信爲基者。也。路得之創新教。大破舊教積功德之說。以爲惟以信獲救。於是斯義益深入人心。古學復興以來。學者視希臘先賢言論。如金科玉律。莫敢出其範圍。此皆束縛思想自由之原因也。笛卡兒起。謂凡學當以懷疑爲首。以一掃前者之舊論。然後別出其所見。謂於疑中求信。其信乃真。此實爲數千年學界當頭棒喝。而放一大光明以待來哲者也。

笛卡兒以爲古今人人之所見。其相殊如此其甚也。五官之所感受。智慧之所觀察。其失真如此其頻數也。我儕人類之生。常昏昏茫茫。如在醉夢。得無其精神中有一種妄想之原因。不能自拔者耶。抑世界中有一二妖魔。魅吾人之腦。而障其慧眼耶。於是乎以人之智慧爲不可恃。而必須別求可恃之道。以自鏗。

笛卡兒以爲斷事理者。意識之事也。見事理者。智識之事也。意無涯而智有涯。智識之爲物。猶鏡也。鏡之受物象也。苟明現於其前者。固能受之。固能照之。但其未現來者。或現而不甚分明者。則鏡之用窮矣。然則智識之區域。本甚狹。而有所限制。其致迷謬也。亦寡若夫。意識則區域甚博。且甚自由。而無限者也。於是。有智鏡所未照。或照而未分明者。而我之意識。常躁進而輒下判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者。此者是謂意識之權溢出於智識之域外。而一切迷謬緣之而起。

於是乎所以救之者。有一術曰。不自恃智識。不濫用意識。而已當一事物之觸照於吾智鏡也。常自審曰。吾智識之所受。果能合於外物之真相乎。吾自以爲不謬誤者。保無更有謬誤之點存於其間乎。笛卡兒以爲學者。苟能常以此自疑。則於此疑團之中。自含有可以破疑之種子。蓋人但能知吾智慧之易生迷妄。則此自知之功。正爲對治迷想之第一良藥何也。既自知之。既自疑之。則凡遇事物。自不敢輒下判斷。而大謬乃可以不生。

由是觀之。則當吾智識接於外物之時。吾精神中。別有自由者。存則判斷之一事是也。判斷之事。固吾所得。自肆亦吾所得。自制苟不下判斷。則無可以致謬之理。蓋迷謬二字之訓。詎惟指判斷之不合理者云爾。

夫此自審自疑不遽下斷者。非智識之事。而意識之事也。以是之故。我得保其自由。立於外物感觸絡繹之中。隨其來而順應之。此則吾儕人類之精神。雖云微弱。然其中猶有盛強之力存焉。人之所以異於萬物。而能窮天下之理者。恃此耳。苟能善用此力。以防

外物之侵入牽引。則彼迷妄之魔想。何由註誤我乎。此實思想界之護身符也。

難者曰。遇外物而不下判斷。所以防誤謬之患者。則得矣。雖然。真理亦無自而發明也。笛卡兒曰。是固然也。然所謂不下判斷者。謂不遽下而已。非長此以終古也。譬之戰事。未交綏以前。厚其陣。固其營。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所謂將軍欲以巧勝人。盡馬勢。弓故不發。此實笛卡兒窮理學之第一步也。故世人名笛氏之懷疑。為故意之懷疑。亦名方法之懷疑。

然則所恃以破疑之術。奈何。曰。凡遇物皆疑之。而其中必有不容疑之一物存。曰。我相是也。當其懷疑也。而心口相商曰。我疑之一疑之者。誰我也。知我之疑者。誰亦我也。疑也者。思想之一端也。我自知我之思想。而當我思想之時。即我自知我思想之時。我與思想為一體。此天下之最可信憑。而為萬理歸者也。

笛卡兒乃立一案曰。我能思。故是故有我。 *Cogito ergo Sum* 以是為一切真理之基礎。此事存於我精神中。與外物毫無所預。我愈益疑我之思想。是我愈益思想。也是我愈益知我之思想也。夫我之斷此事而信之實。我之自由也。我自知有我。而不敢認我。則何復有謬誤之患乎。此段析理。頗難。是謂者不能。文之管也。讀下文自解其意。

笛卡兒之意。以為吾人之遇事物也。當自察吾智慧之能力。其程度若何。而運吾之精神。以自取捨之。惟然。故就於凡所受物。相一加。檢點其所見。分明者。取之。不然者。舍之。可疑者。疑之。不知者。闕之。如是者。皆我之所有。權而非外物所得。而強也。事固有難有。易有。單簡有。錯雜有。時宜之差別。有為他人所註誤。彼五官之智識。一一受之。樊然殺亂。不能悉衷於理。有固然者。非智識之罪也。若夫意識固可以自主者。意識一無所事。而惟隨智識所受為轉移。是我自棄其所以為我之具也。是我自降其尊。以徇外物也。笛氏此論。可謂博深切明。孟子所謂「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正是此意。

笛卡兒又曰。夫遇事物而妄下判斷者。非徒自欺耳。而又欺人。此學者所當大戒也。我未知是事而不能斷之。非我之罪也。未知是事而妄謂知之以誤他人。是我之罪也。然則惟以至誠無偽之心。行我之自由。自信得過。乃可以信於天下矣。

苟用此法。不特可以為求得真理之具而已。又使我之智慧。能獨立不倚。而保其自由者也。何以言之。苟此理。雖然有當於吾心。乎雖外境界如何。拂我。我必取之。苟此理。怒然不慊於吾心。乎雖外境界如何。煽我。我必棄之。以故雖復亞里士多德之所傳說。耶穌基督之所垂訓。乃至合古今中外賢哲所同稱道。為一世之人所信據之理。苟反之於吾心。而有所未安。則棄之。如敝屣。可也。出吾

之所自信以與古今中外賢哲挑戰決鬥可也。我之所倚賴者，惟有一我而已。噫嘻！是豈所謂中立而不倚強哉矯者耶？笛卡兒以爲學者苟各各有其所信之真理，自堅持之，以成一家言，其有相異者，則對壘相攻，擊往復相辨，難久之而完全之真理行將出乎其間矣。何也？智慧雖有高下大小之差，而其本性則相同，而真理之爲物，又純一而無雜者也。夫以同一本性之智慧，求純一無雜之真理，苟勉從事，安有不殊途同歸者耶？故其始雖或人人異論，而必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之一日。但其最要者曰：至誠無自欺而已。故笛卡兒書中常言曰：公等誠求之，誠求之，非見之極明者，勿下斷語。如是則公等之於真理庶乎近矣。

笛卡兒之沒，距今既二百餘年，其所謂「非見之極明者，勿下斷語」一言，自今日視之，幾陳腐不足道矣。而所以能開出近今二百餘年之新學界者，實自此一語啓之。蓋自中世以來，學者惟依傍前人，莫能自出機杼。前哲所可彼亦可之，所否彼亦否之，不復問事理之如何，附和而雷同之，所謂學界之奴隸也。及笛卡兒與始一洗奴性，而使人內返本心，復其固有之自由，笛氏之功，不在禹下也。

綜覽近世學風，有愈使人佩服笛氏之言而不能諉者，不見乎二百年來，學者自騰所見，大聲疾呼，無所瞻顧，其有異同，互相攻難，不遺餘力，紛紛焉若相仇視者，然雖然，皆以爭真理爲歸宿。故苟有一真理之出現，則相率歸之，如水就下，莫或迷其舊，以自欺。誠哉其相異相爭者，正所以爲相合相服之前驅也。何也？思想之自由，真理之所從出也。且有一左證於此：古今諸學術中，其進化最速者，必其思想辨論恢恢乎有自由之餘地者，也是故數學之進步最速而最完，格致學次之，何也？彼學者苟有所見，可以任意發明之，辨詰之，無所顧忌，無所束縛也。若政治學、宗教學、倫理學，其進步最遲，而至今不完者，大率爲古來聖賢經典所束縛爲現今政術風俗所牽掣，或信古人而不敢疑之，或有所見而不敢傳述之，是猶不免笛卡兒所謂自欺者，而意識之自由，未能盡其用也。觀於是而益嘆笛卡兒個乎遠矣。

以上所言自由之性，無自欺之心，笛卡兒窮理學之第一義也。若其用之方法，則分爲三段：一曰剖析，二曰綜合，三曰計數剖析。者謂凡遇一事物，務用心剖析之，以觀其內之包容何物，是也。綜合者，遇諸種之思想及事物，次第逐一總合之，使前後整齊，是也。計數者，凡所觀察所思想之事物，一一計算之，而不使遺忘，是也。其方法甚簡易而甚詳盡，而持論尤精者，實在綜合之法。笛卡兒以爲世界庶物如此，其蕃雖然，其間必有一大理之貫注，而凡百之理皆歸結於是。故學者當於衆理之中，求出其孰爲統

領者孰爲附屬者所謂通其一萬事畢也。然則其道何由。曰當講求事物之時。或於其各部相聯屬之故。不能知其所以然。則當先推測一理。懸以爲鵠。然後以實驗之法。考其結果之符合與否。若其否也。則更懸他鵠以求之。如是求之不已。必能知各事物所以相聯屬之故。而大理躍如矣。故笛卡兒嘗設一譬曰。智慧猶太陽也。其所照之物雖多。而太陽則一也。智慧所講求之學術雖多。而其所以用智慧者則常同。故吾人苟於一理見得透。則於講求他理自事半功倍。何以故。凡百之理皆相聯屬。故又曰。惟天下之理皆相聯屬。故學者之窮理。不可局於一科。必當涉獵群學。而究其相合之所由。此笛卡兒綜合法之梗概也。

此外笛卡兒所言良智之說。靈魂之說。造化之說。世界庶物之說。皆精深博大。巍然成一家言。首尾相應。盛水不漏。以其義太闊遠。不適於吾國人今日之研究。故暫闕如。以待來者。要之笛卡兒之學派。實一掃中世拘繫之風。驟開近世光明之幕。歐美五尺童子。所莫不欽誦。而吾國人所當深求其故者也。

合論

倍根與笛卡兒兩派。自其外形論之。實兩反對派也。甲倚於物。乙倚於心。甲以知識爲外界經驗之所得。乙以智識爲精神本來之所有。甲以學術由感覺而生。乙以學術由思想而成。兩派對峙相爭。殆百餘年。其間祖述之者。各有鉅子。試略舉其重要者如下。

格物派(英吉利)

窮理派(大陸)

倍根

笛卡兒

霍布士 Hobbes (一五八八—一六七五) 斯拏挪莎 Spinoza (一六三二—一六七七)

陸克 Locke (一六三二—一七〇四) 黎善尼士 Leibniz (一六四六—一七一六)

謙謨 Hume (一七一—一七七六) 倭兒弗 Wolff (一六七九—一七五四)

以上諸家各明一義。議論愈剖而愈精。真理愈辨而愈明。至十八世紀之末。德國大儒康德 (Kant 一七二四—一八〇四) 者出。遂和合兩派。成一純全完備之哲學。而近世達爾文 Darwin 斯賓塞 Spencer 諸賢出。庶物原理之學。益光大矣。而要之推原功首。則二百年來。先從紉纓之子。不得不膜拜於倍根笛卡兒二老之下。永無謬焉。二老誠近世之偉人哉。

倍氏笛氏之學派雖殊。至其所以有大功於世界者。則惟一而已。曰破學界之奴性。是也。學者之大患。莫甚於不自有其耳目。而以古人之耳目爲耳目。不自有其心思。而以古人之心思爲心思。審如是也。則吾之在世界不成贅疣乎。審如是也。則天但生古人可。

矣。而復生此百千萬億無耳目無心思之人。以歸緣靈蝕。此世界將安取之。故倍氏之意。以為無論大聖鴻哲。誰某之所說。苟非驗諸實物。而有徵者。吾弗屑從也。笛氏之意。以為無論大聖鴻哲。誰某之所說。苟非反諸本心。而悉安者。吾不敢信也。其氣魄之沈雄也。如彼其主義之切實也。如此所以能推陷千古之迷夢。卓然為一世宗也。雖謂近世文明為二賢之精神所貫注。所創造。非過言也。我中國數千年來。學術莫盛於戰國。無他。學界之奴性未成也。及至漢武罷黜百家。思想自由之大義。漸以窒礙。宋元以來。正學異端之辨益嚴。而學風之衰益甚。若本朝考據家之疲舌。戰於字句之異同。鈎心角於年月之比較。更卑卑不足道矣。爾來士大夫亦知此學之無用。而思所以易之。不知中國學風之壞。不徒在其形式。而在其精神。使其精神也。則今日之西人。何嘗不好古。金石古文字。何嘗不談心性。談有無。而其與吾之所謂漢學。宋學者。自殊科矣。使其精神也。則雖日日手西書。口西語。其奴性自若也。所謂精神者何也。即常有一種自由獨立。不傍門戶。不拾唾餘之氣概而已。今士大夫莫不震懼於西人政治學術進步之速。而不知其所以進步者。有一大原在。彼其奔軼絕塵。亦不過此二百餘年事耳。我苟得其大原而善用之。何多讓焉。苟不爾。則日日臨淵而羨之。終無濟也。嗚呼。有聞倍根笛卡兒之風。而與者乎。第一勿為中國舊學之奴隸。第二勿為西人新學之奴隸。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車驅之車。驅之何渠不若漢。

天演學初祖達爾文之學說及其略傳

中國之新民

近四十年來。無論政治界。學術界。宗教界。思想界。人事界。皆生一絕大之變遷。視前此數千年。若別有天地者然。競爭也。進化也。務為優強。勿為劣弱也。凡此諸論。下自小學校之生徒。上至各國之大政治家。莫不口習之。而心營之。其影響所及也。於國與國之關係。而帝國政策。出焉於學。與學之關係。而綜合哲學。出焉於他。日二十世紀之世界。將為此政策。此哲學。所磅礴充塞。而人類之進步。將不可思議。此之風潮。此之消息。何自起耶。曰。起於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即咸豐九年何以故。以達爾文之種源論 (Origin of Species) 出版於是年故。

達爾文名查理士羅拔 (Charles Robert Darwin) 英國人也。生於一千八百〇九年。嘉慶十四年與美國前大總統。林肯英國前大宰相。格蘭斯頓同歲生。論者稱其年為人道之福星云。其祖父埃拉士瑪士 Erasmus Darwin 以醫學及博物學有名於時。於植物變遷之跡。頗有所考究。父名羅拔。世其醫學。達爾文九歲喪母。其幼年在小學校也。才智無以逾人。校中功課。常出其妹之下。惟

好搜集昆蟲草木金石魚介等以爲樂。蓋其博物學大家之資格。天授然也。十六歲入蘇格蘭之埃也保羅大學。後更入琴布列大學。爲教師。享士羅所器重。受其薰陶。慨然有立偉功於學界之志。千八百三十一年。卒業於大學。時英國政府獎勵學術。將特派一探檢船于海外。周航世界以資實驗。達爾文得享士羅之保薦。遂得附所派之璧克兒船以行。時年僅二十二。是歲十二月二十一日。船發濟物浦。直航南亞美利加。復徧歷澳大利亞洲等處。環繞地球。五年而還。此五年內實爲其一生學問之基礎。一切實驗智識。皆得於是。歸國之後。首著「璧克兒航海日記」一書。以公於世。聲價藉甚。不數月而諸國翻譯殆徧。復陸續著「璧克兒航海之地質學」。「珊瑚島之構造及分布」等書。於是博物之名大噪。被舉爲國學會院名譽會員。千八百四十二年。遂去倫敦。卜居於京特省附近之一村落。屏絕塵俗。潛心濼慮。將航海五年內所蒐之材料所悟之新說。整齊之鍛鍊之。蓋其精心毅力。務求真理之極。則不敢自欺。不肯急功近名。以取譽於世。殆欲積二三十年之力。成一滿志躊躇之大著述。或至身後乃始布之。其眼光之偉大。有如此者。

不圖事與心違。千八百五十八年。達氏之知友和理士。忽自南美洲寄一稿於達氏。請其商於先輩碩學黎埃兒氏而刊布之。達氏一讀其文。恰與已十年來所苦思力索蓄而未發之新說。一一暗合。若在器量弱小者流。或不免爭名譽。起嫉忌。而思有以壓抑之。湮沒之。亦未可知。乃達氏胸中皎皎若秋月。曾無半點妖雲。直携其原稿以示黎埃兒。富伽兩前輩。此二人者。皆達氏之親交。而深知其平生所研究所懷抱者也。乃共勸達氏。使急叙次其新著。一並布行。達氏乃自撮其新論之大略。與和理士氏之書。同宣布之於倫敦林娜學士會。實一八五八年七月一日也。此兩論一出。全國學者耳目爲之聳動。或嘆爲精新。或斥爲誕妄。評論沸騰。不知底止。達氏乃益蒐其材料。緯其理論。叙次成編。所謂種源論者。遂以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出於世。

此書之未出也。世人皆以種爲一成不變者。物物皆由上帝特別創造之。自受造以來。以迄今日。未嘗或變。今日之犬。即太古之犬也。今日之猴。即太古之猴也。今日之苔之松。即太古之苔之松也。以爲秉生以來。即釐然而不可易。若夫下等動植物之次第進化。以至變成今日之高等人類。此等怪誕之說。更無有人敢著想者。可無論矣。達爾文以前。雖有一二博物學者。稍有見于物類蕃變之現象。如拉麥氏於千八百一年所著書。曾微發其端倪。而達氏之祖父埃拉士瑪士所著 *zoonia* 一書。亦嘗大倡其說。雖然彼等雖知其變遷進化之跡。而不知其變遷進化之所以然。及種源論出。積多年之實驗。而以一大學理網羅貫通之。然後人物生生之理。乃顯于世界。今述其要略如下。

達爾文以為生物變遷之原因皆由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公例而來而勝敗之機有由於自然者有由於人者由於自然者謂之自然淘汰由於人為者謂之人事淘汰淘汰不已而種乃日進焉何謂人事淘汰凡動物之象飼者植物之樹藝者因其象之培之之境遇不同而無量數之變種起焉譬之家兔常飼以某物而其毛可以變色常象以某法而其耳可以加長如是者使之變百數十種不難焉其實則自同種之野兔來耳以是例之乃至養鳩者達爾文最留心查鳩之變種當時英國養鳩之風甚盛有數百種變法云養金魚者裁菊者栽蘭者其理莫不如是皆本由一簡單同類之種而人工能使之變至數十數百而未已有也

此等變種之生非突如其來者乃由極微極小之點漸漸而遷其始甚細其未甚鉅試觀之犬有獵犬有鬥犬有牧羊之牧犬有衛宅門之家犬有牽挽車之御犬皆各具其特別之智能性質以適人之嗜好而供人之指揮非其祖種之生而即然也人類積多年之力馴之練之專潛發其機能之一部分是以及此

此不徒於物為然也即人類亦有之古希臘之斯巴達人常用此法以淘汰其民凡子女之初生也驗其體格若有羸弱廢者輒棄之殺之無俾傳種惟留壯健者使長子孫以故斯巴達之人以強武名於時至今歷史上猶可見其遺跡焉此皆所謂人事淘汰之功也

自達爾文此說昌明各國教育事業大有影響蓋今日文明世界雖斷無用斯巴達野蠻殘酷手段之理然知人之精神與體魄皆能因所習而有非常之變化以故近日學校益注意于德育體育兩途昔惟重教授者今則尤重訓練可以懸一至善之目的而使一國人使世界人共向之以進積日漸久而必可以致之此亦達爾文之學說與有力焉者也

所謂天然淘汰者何也此義達爾文初不敢武斷其後苦思力索旁徵博考然後尋出物競天擇之公理此物與彼物同在一地而枯菴殊科者必其物有特別之點與天然界之境遇相適則能自存焉能傳種焉譬之砂漠有各種色之蟲滋生其間其所以受生者本相等也但青紅紫黑諸色等易於辨認故飛禽蜥蜴諸物輒搏而啄之日漸減少其種遂歸滅亡所存者則與沙漠同色而難辨認者也至飛禽蜥蜴諸物亦然其有青紅紫黑諸色者易於瞥見蟲類一觀而知為其敵所在避之故常不得食以死日漸減少其種亦歸滅亡所存者則與沙漠同色而難瞥見者也以此之故凡沙漠中惟有黃色白色之蟲黃色灰色之鳥無他彼惟最適於其所在之境遇而已

達爾文推物競之起原以為地上所產出之物數比諸其所以營養之之物質常不能相稱其超過之率殆不可思議若使有生而

無滅則一雌一雄所產之子孫轉瞬間可占盡全球之面積而有餘即如人類生殖最遲者也二十五年而增加一倍以此比例則一夫婦之子孫經千年後已屏足而立于地球矣况乎動植物之孳生速率遠非人類所能比者乎動物生產最遲者莫如象自三十歲至九十歲可以產子計最少數一牝牡產六子經七五十年則當得象一千九百萬頭矣自餘百物皆可類推以此之故於有限之面積中而容無限之品類其勢固不可以不競爭競爭之結果如何即前節所述適者生存之公例是也

達爾文以爲此天然淘汰之力無有間斷無有已時比諸人事淘汰之力其宏大過之萬萬猶天產物與人造物之比例也且其影響不特在同種之物而已各物與各物之間往往互有關係其繁賾至不可思議試舉其例嘗有人移植英國產之一種蘭花於紐西崙之原野屢植而不能孳生惟村落附近則叢茂焉推原其故蓋蘭花之孳殖常藉蜜蜂互遞其花粉於雄蕊雌蕊之間然後播精而傳種焉而紐西崙之地多野鼠野鼠喜食蜜蜂蜜蜂不生而蘭自不得長村落附近所以反是者何也則以其有貓有貓故無野鼠無野鼠故有蜜蜂有蜜蜂故有蘭夫孰知蘭之生產與彼風馬牛不相及之貓有若此之大關係乎達爾文引此等證據甚多使人知事物與事物相關聯之間其原因極繁賾達氏之眼光可謂偉大矣

萬物同競爭而異類之競爭不如同類之尤激烈蓋各自求食而異類者各有所適之食彼此不甚相妨虎之與牛也狼之與羊也鳥之與蛇也其競爭不如虎之與狼狼之與蛇也大抵愈相近則其爭愈劇人之與魚鳥爭不如其與獸爭之甚也歐洲人與他洲之士蠻爭不如歐洲各國自爭之甚也而其爭愈劇則其所謂最適者出焉

夫所謂適者生存非徒其本體之生存而已必以已之所以優所以勝之智若力傳之於其子子又傳諸其孫如是久而久之其所特有之奇材異能益爲他物之所不能及於是其當初偶然所得之能力遂變而爲一定之材性馴致別爲一種族而後已焉此種之變遷所由起也

苟明此理則知現今庶物之樊然殺列者其先必皆有所承襲而來若深究其本質必有彼此相同之痕跡可以尋得者其最始必同本於一元而現今之生物界不過循過去數十萬年自然淘汰之大例由單純以趨於繁賾而已即吾人類亦屬生物之一種不能逃此公例之外故達爾文據地質學家所考究地下層石內之古生物察其變遷進化之順序以著所謂人祖論 (The Descent of Man) 者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出版以明人類亦從下等動物漸次進化而來

達爾文自種源論出版以後猶日日蒐集研究至老不衰其後陸續著行之書二十餘種以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光緒八年卒年七十有

四。其計音登於報紙中。知與不知。莫不嗟悼。卒由國會決議。以國葬之禮。歸其遺骸於名儒奈端氏之墓傍。俄美德法意大利西班牙各國。皆派員會葬。諸國之大學。諸學會之代表員。來會者千數云。

達爾文之著書二十七種。不下千數百萬言。其學理之精深。證據之繁博。今世無量數之鴻儒碩學。竭畢生之力以研究之。尚不能盡其端倪。況余之新學小生。欲以區區數葉之論文。揭其綱領。烏能有當。但今所以草此篇之意。欲吾國民知近世思想變遷之根由。又知此種學術不能但視為博物家一科之學。而所謂天然淘汰優勝劣敗之理。實普行於一切邦國種族宗教學術人事之中。無大無小。而一皆為此天演大例之所範圍。不優則劣。不存則亡。其機間不容髮。凡含生負氣之倫。皆不可不戰兢惕厲而求所以適存於今日之道云爾。

達爾文新說之出於世也。耶穌教徒。視之如讐。如數百年前反對地動說之故事。出全力以抗之。蓋以其論與舊約創世記所謂上帝以七日造成人物之說不相容也。雖然。真理者最後之戰勝彼等至今。已如反舌之無聲矣。

法理學大家孟德斯鳩之學說

中國之新民

自一千七百七十八年美國獨立。建新政體。置大總統及國務大臣。以任行政。置上下兩議院。以任立法。置獨立法院。以任司法。三者各行其權。不相侵壓。於是三權鼎立之制。遂徧於世界。今所號稱文明國者。其國家樞機之組織。或小有異。同然皆不離三權範圍之意。政術進步。而內亂幾平。息矣。造此福者。誰乎。孟德斯鳩也。自一千七百七十二年。英人於本國禁用奴隸。八百三十三年。並屬地而悉禁之。八百六十五年。美國南北戰罷。奴制全廢。而俄羅斯亦以千八百六十一年。行釋放農奴之制。於是白種人轉治之地。無復一奴隸。苟及歲者。皆得為自由民。人道始伸。而戾氣漸滅。造此福者。誰乎。孟德斯鳩也。自加掠著刑。法論為近世刑法之所本。而列國靡然從風。廢拷訊之制。設陪審之例。慎罰薄刑。惟明克允。博愛之理想。遂見諸實事。造此福者。誰乎。孟德斯鳩也。孟子曰。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近世史中諸先哲。可以當此語而無愧者。蓋不過數人焉。若首屈一指。則吾欲以孟德斯鳩當之。

孟德斯鳩。法國人也。生於一千六百八十九年。幼稟天才。讀史有識。稍壯。深究各國制度法典。並研究法理學。千七百四十年。舉為本省議會議員。其年入學士會院。益刻苦厲精。研治各學。頗有著述。為世所稱。千七百四十六年。辭議員職。游歷歐洲諸國。

歸國後。益潛心述作。先成羅馬盛衰原因論。英國政體論。兩書。既乃成萬法精理。（法文原名 *Esprit des Lois* 英文譯為 *The Spirit of Laws* 譯意言法律之理也。日本人譯爲此名。今從之。）以千七百五十年公於世。蓋作者二十年精力之所集也。此書一出。全國之思想。言論。爲之不變。真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勢。僅閱十八月。而重印二十一次。云其聲價之高。概可想見。

當法王路易第十四之際。君主專制政體。正極全盛。及其歿後。弊害百出。羣治腐敗。道德衰頹。宮廷教會。尤爲盛。政淵藪。然其時學術方進。英國文明之化。日淺流入。於是國民思想漸起。將撥反動力。以排政治之專制。抑教會之橫恣者。紛紛然矣。而當時築其壘。煽其流。隱然爲全國動力之主動者。厥有二人。一曰盧梭。二曰福祿特爾。三曰孟德斯鳩。盧氏之說。以銳利勝。福氏之說。以微婉勝。而孟氏之說。以緻密勝。三君子者。軒輊頗難。而用力之多。結果之良。以孟氏爲最。

孟氏之學。以良知爲本旨。以爲道德及政術。皆以良知所能及之。至理爲根基。其論法律也。謂事物必有其不得不然之理。所謂法也。而此不得不然之理。又有其所從出之本原。謂之法之精神。而所以能講究此理。窮其本原。正吾人之良知。所當有事也。萬法精理。全書之總綱。蓋在於此。

孟氏曰。凡屬圓顛方趾。而具智慧者。即可自定法律。雖然。當其未著定法律之前。自有所謂義不義。正不正者。存所謂事物自然之理也。法律者。即循此理而設者也。若謂法律所令之外。無所謂善。法律所禁之外。無所謂惡。是猶於未畫圓形之前。而云自其中。央達於周邊。諸綫長短相等也。如何而可哉。故理也者。人與人物與物相交接之間。所最適宜者是也。而此理常同一。而無有變若各邦所設之政法。特施行此理。義之條目耳。

又曰。法律者。以適合於其邦之政體及政之旨趣爲主。不審惟是。又當適于其國之地勢及風土之寒熱。又當適於其國之廣狹。及與鄰邦相接之位置。乃至土壤之沃瘠。及民之所業。或農或牧。或買各相宜。又當適於其國民自由權之廣狹。及民所奉之宗教。又當適合於民戶之多寡。及人民多數之意。嚮與其性質。不審惟是。此法律與彼法律。必有相因。當求其所以設立之故。並創製此法者。宗旨之所在。凡欲講究一邦之法律者。必須就此數端。悉心考求。未可執一以論也。孟氏萬法精理一書。即用此法以考察各國之法。而論列其得失之林者也。其博深切明。不亦宜乎。

孟氏學說。最爲爲政治學家所祖尚者。其政體論是也。政體種類之區別。起於阿里士多德。而孟氏剖之更詳。其言以爲萬國政體。可以三大別概括之。一曰專制政體。二曰立君政體。三曰共和政體。凡邦國之初立也。人民皆嚮伏于君主威制之下。不能少伸其

自由權。謂之專制政體。及民智大開。不復統于一人。惟相與議定法律而共遵之。是謂共和政體。此二者其體裁正相反。而介於其間者。則有立君政體。有君以莅于民上。然其威權受法律之節制。非無限之權是也。

既明其區別。乃論其得失。孟氏以爲專制政體。絕無法律之力。行於其間。君主專尚武力以懾其民。故此種之政。以使其民畏懼。爲宗旨。雖美其名曰輯和萬民。實則斲喪元氣。必至舉其所賴以立國之大本而盡失之。昔有路伊沙奴之野蠻。見樹果業業攀折不獲。則以斧仆其樹而擄取之。專制政治。殆類是也。然民之受治于其下者。輒曰。但使國祚尙有三數十年。吾輩且假日偷樂。及吾死後。則大亂雖作。復何恤焉。然則專制國民之姑息偷靡。不慮其後。亦與彼蠻民之斫探樹果者無異矣。

孟氏又曰。凡專制之君主。動曰輯和其民。其實非真能輯和也。何也。以彼奪民自由。權使民畏懼爲本旨故也。夫民者。固有求自保之性者也。而畏懼之心。與求自保之性。又常不相容。然則專制之國。必至官與民各失其所願。望而後已。無他。其中之機關。本自有相抵牾者存也。故只能謂之苟安。不能謂之輯和。輯和者。人人各有所恃。以相處而安其生也。苟安者。一時無戰亂而已。故專制國所謂太平。其中常隱然含擾亂之種子。

又曰。凡專制之國。必禁遏一切新奇議論。使國民隳然不動。如木偶然。其政府守一二陳腐主義。有倡他義者。則言爲僻道。爲逆謀。何也。彼其宗旨固以偷一時之安爲極則也。以故務刷擾其民。若禽獸然。時時鞭撻之。使習一二技藝。以效己用。民既冥頑如禽獸矣。則其中有一極癡惡而善威嚇者。則足以統御之。不審惟是。乃至不必以人爲君。而治之有餘。昔瑞典王查理第十二。嘗有所命于元老院。元老院不奉詔。王曰。卿等若猶不從。朕將以一履強命卿等。元老遂唯唯不敢違。由此觀之。一履猶可以御民。故曰不必以人爲君。而治之有餘也。

孟氏論專制之弊。大略如是。可謂深切著明也矣。至其論專制與立君兩體之比較。則以爲專制之國。君主肆意所欲。絕無一定之法律。然行之既久。漸有相沿成習之法。以御衆。此爲政治沿革之第二期。此種政體。威力與法律並行。蓋專制之稍殺者也。雖然。其法律非因民之所欲。而制定。未可稱爲眞法律。只能謂之例案而已。而此例案者。果何物乎。則舊制相沿。國王之下。有若干之世臣。巨室。皆有其先世所傳之規例。君主或自恣過甚。若輩輒援例以爭藉。以限制君權者。如斯而已。

孟氏又曰。立君政體。國之機關。其所以運轉自如。不至破壞者。有一術焉。蓋以一種矯僞之氣習。銘刻臣僚之腦髓。牢不可破。即以人爵爲莫大之榮。是也。惟其然也。故孜孜焉。各競其職。莫敢或怠。以官階之高下。祿俸之多寡。互相夸耀。因此一念。羣臣皆自修飾。

其甚者或致身故死。以徼身後之榮者。蓋亦有人矣。而要之不外一種矯僞之氣。驅而役之者也。又曰立君政體之闕。苟欲不速滅亡。必其君主有好名之心。有自重之意。以己身之光榮與國家之光榮視同一體。如是則必將希合民心。勉強行道。而其國亦得以小康。雖然。君主好名之極。而世臣巨室。或不能限制其威權。則君主必自視如鬼神。而一無所顧忌。此孟氏論立君政體之大略也。約而言之。則強暴之威力。與一定之規則。相混合而已。然則此政體者。亦專制共和兩政間之過渡時代也。

次乃論共和民主之政。孟氏以爲民政未立以前。必有一種半君半民之政。以介其間。若是者。謂之貴族政治。蓋以國中若干人。獨掌政柄。實君主之餘習也。若夫共和政治。則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治于人者。蓋各以己意投票選舉。以議行一國之政。故曰人人皆治人。既選定之。司法官則謹遵其令。而莫或違。故曰人人皆治于人。而其本旨之最要者。則人民皆自定法律。自選官吏。無論立法行法。其主權皆國民自握之。而不容或喪者也。

孟氏又謂民主國所最要者。在凡百聽民自爲。其不能躬親者。則選官吏以任之。民各行其權。以選吏。其明瞭自有令人歎服者。何也。民非必皆鍊達事務。而於他人之鍊達。與否辨之最明。身經百戰者。必被舉爲武員。學問湛深者。恒被舉爲文職。餘事皆然。蓋有莫之致而致者焉。欲求國事之無失職者。莫善於此途矣。

孟氏論三種政體之元氣。其說有特精者。即專制國尚方立君。國尚名共和。國尚德是也。而所謂德者。非如道學家之所恒言。非如宗教家之所勸化。亦曰愛國家尚平等之公德而已。孟氏以爲專制立君等國。其國人無須乎廉潔正直。何以故。彼立君之國。以君主之威。助以法律之力。足以統攝群下。而有餘。專制之國。倚刑戮之權。更可以威脅臣庶。而無不足。若共和國則不然。人人據自由權。非有公德。以自戒飭。而國將無以立也。

孟氏又曰立君之國。或間有賢明之主。而臣民之有德者。則甚希。試徵諸歷史。凡君主之國。其朝夕侍君側。號爲近臣者。大率皆庸惡陋劣。見之令人作嘔者也。何也。彼其坐於廟堂。衣租食稅。不營產業。其皇皇焉。日夕所求。不過爵位而已。利祿而已。其氣傲。其行鄙。遇上於己者。則又卑屈無恥。遇有直言之士。則忌之特甚。聽其言。則阿諛反覆。詐僞無信。故遇仁聖之君。則惡其明察。遇庸暗之主。則貪其易欺。君主之待臣。莫不如是。此古今東西之所同也。不審惟是。苟在上者多行不義。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貴族專尚詐虞。而平民獨崇廉恥。則下民將益爲官長所欺詐。所魚肉矣。故君主之國。無論上下貴賤。一皆以變詐傾巧相遇。蓋有迫之使不得不

然者也。若是君主之國固無所用其德義。昭昭明甚也。

孟氏又嘗著波斯寓言一書。以諷當時專制政治。蓋其時歐洲惟荷蘭瑞士行民主政。頗爲各國所重。而亞洲各國莫不畏之。故託諸波斯人語。謂荷瑞不置君主。爲歐洲最劣之國。然戶口殷息。莫踰二邦。云篇末途自伸己意。謂有真光榮真名譽真德義者。惟民主國爲然。一國之人可稱爲國民者。亦惟民主國爲然。其推崇民主制如是。

雖然孟氏於民主政治之精義。尙有見之未盡者。蓋其於法律與自由兩者之關係及其界限。未能分明故也。孟氏謂法治之國。以法律治之。人人得以爲其所當爲。而不能強其所不可爲。此自由權所在也。云云。願所謂當爲者。其意甚晦。何則。政府者非能舉人人所負之責任。而一一干預之也。特責任之關於義者。可以強之。使其關於仁者。政府初不得而問也。孟氏又謂凡法律之所聽皆得爲之。若此者謂之自由。云云。雖然此特指自由之關於法律者言之。未得爲仁義中正之自由也。何也。所謂法律者固非盡合於道也。故一國之中雖人人服從法律。而未可謂真自由。何則。所謂法律者誰創之耶。其法律果何如耶。是未可知也。夫法律縱爲美備。若創法者爲不稱其職之人。而強行于國中。是亦不正也。卽創法者悉稱其職。一由國民之公議。然苟有背於自由平等之理。猶之不正也。孟氏於此義未盡闡亮。故每以法律與自由併爲一譚。此亦千慮之一失也。故孟氏雖推崇民主政體。然頗以不能持久爲疑。蓋猶囿於當時學者之所見。以古代希臘羅馬之制爲民主政之極則。而於法治之真精微尙一問未達也。

孟氏既敘述各種政體。乃論各政體所由立之本原。于是舉英國政體。謂此所謂立憲政體。最適于用。而施行亦易。實堪爲各國模範。其言曰。苟欲創設自由政治。必政府中之一部。亦不越其職。而後可。然居其職者。往往越職。此亦人之常情。而古今之通弊也。故設官分職。各同其事。必使互相牽制。不至互相侵越。于是孟氏遂創爲三權分立之說。曰立法權。曰行法權。曰司法權。均宜分立。不能相混。此孟氏之所創也。

孟氏謂立法行法二權。若同歸于一人。或同歸于一部。則國人必不能保其自由權。何則。兩權相合。則或藉立法之權以設苛法。又藉其行法之權而施此苛法。其弊何可勝言。如政府中一部有行法之權者。而欲奪國人之財產。乃先賴立法之權。豫定法律。命各人財產皆可歸之政府。再藉其行法之權以奪之。則爲國人者雖起而與之爭論。而力不能敵。亦無可奈何。故國人當選舉官吏之際。而以立法行法二權歸于一部。是猶自縛其手足。而舉其身以納之政府也。

又謂司法之權。若與立法權或與行法權同歸于一人。或同歸于一部。則亦有害于國人之自由權。蓋司法權與立法權合。則國人

之性命及自由權必致危殆。蓋司法官吏得自定法律故也。司法權與行政權合。則司法官吏將藉其行法之權以恣苛虐故也。若司法立法行法三權合而爲一。則其害更甚。自不待言。故尙自由之國。必設司法之制。使司法官吏無罷黜之患者何也。蓋司法官獨立不羈。惟法律是依。固不聽行政各官之指揮者也。

孟氏此言。其所以分離三權而不使相混者。蓋以國人選舉官吏。固以一己之事使之代理。因分任其事于各人而不使躋越。故三權鼎立。使勢均力敵。互相牽制而各得其所。此孟氏創見千古不朽者也。

雖然三權之所以設立者。蓋出于官民之互相契約。一則託以自由之權。一則受之。此其故孟氏實未之知。故其所論之旨趣。不能出代議政體之外。蓋在代議政體則任此三權者實代民而任之者也。故必設法以防制之者勢也。若夫民主國則任此三權者不過受百姓一時之託。苟有不滿于民者則罷黜之而已。

孟氏又謂自由之國。其國人苟有精神之自由者。則國人皆可以自治而不必仰庇于人。故國人相聚爲一。據立法之權以自守之可也。然此事頗難施行。在大國則必不可行。在小國亦不免流弊。故必選舉若干人以代理之云云。

觀孟氏此言。其意蓋在代議政體而未知民政之真精神也。盧梭駁之曰。所謂代理人者。將乘國人之信已而藉口于代理。人以肆行無忌。是猶書押于紙以授之也。夫官民之交涉契約而已。故任立法之權者。止可云受託者而已。未可謂代理人也。

孟氏首舉立法權而歸之國民。誠當矣。次論行法權。則謂立法行法不可不分。而行法權宜歸一統。苟不爾則事或滯而不行。且不免錯雜之弊也。然其論所以統一之之法。則以爲舍君主末由。此蓋猶拘墟於一時之耳目而未達法治之原也。不觀諸美國乎。行法之權統于一人。所謂大統領也。而大統領之性質與君主自殊科矣。何也。彼固未嘗有特權也。孟氏必欲舉行法權歸諸累世相承不受譴責之君主。又欲調劑二權置貴族於君民之間。以成所謂混合政體者。此由心醉英風太甚而不知英國此等現象實過渡時代不得不然。非政法之極則也。

孟氏之論貴族。亦不免于謬戾。彼謂聖人之材能勳績或鍊達事務而選舉之者。貴族政治之本旨也。蓋彼之意。以爲民主之本旨。則以抽籤之法爲選舉貴族之本旨。則以考績之法爲選舉。夫一國之中。設有特權與一國之中人人平等者。本不相同。貴族之制。或因門第。或因財產。而握有特權。異於平民。民主之制。則無論其材能如何。勳績如何。初不因此而握特權。苟願効力于其國者。則以一己之自由權自行表薦。而國人亦以其自由權而選拔之。故彼此均有自由權。以互相爲約。此即民主政治之本旨也。美國之

上院即然。其不得以此爲貴族之制亦明矣。

孟氏之所以致誤之由。蓋不知平等之義故耳。其意若曰。民主國之平等。不過無所區別。而一切賢愚均無所表異而已。是未真知平等之義者也。所謂真平等者。尊重各人之自由權。及由自由權所生之各權。無所等差。雖有奇材異能者。不得自恃其長。以制御衆人。亦不得因此而有特權。唯以其自由權自白其所長。以取信於衆人。而衆人亦以自由權選舉之。如是而已。若夫材能動績。絕無所表異于衆。要非平等之本旨也。

至其論法律制度。則孟氏所見。有極偉者。厥後法國改革制度。出于孟氏之功爲多。十八世紀攻擊奴隸惡習。不遺餘力者。莫先于孟氏。當時薄休惠及其他教徒等。均以奴隸爲不當廢。孟氏獨闢之。又哥魯智斯以戰爭爲奴隸所由出。其言曰。戰勝者固得殺獲其敵人。于是宥其敵而使之爲奴。固無所不可。其他學者又謂主人與奴隸互相契約。此奴隸所由出也。云云。孟氏于此等邪說。皆一一駁正之。今摘萬法精理中數節如左。

戰爭之時。苟非萬不得已。勝者固不能殺其敵人。且人虜他人。以爲奴。輒曰。吾當時萬不得已。固欲殺之。尋又宥之。因以爲奴。然爲斯言者。果誰信之耶。蓋彼誠萬不得已。何不殺之。既可宥之。非真不得已也。

凡有所賣者。必有所自利。既自鬻以爲他人奴。則非真出于賣買明矣。何則。一爲人奴。則身命財產。皆爲人有。則爲主人者。一無所施。爲奴者。一無所得。天下有如是之賣買者乎。夫各人所有之自由權。即衆人所有自由權之一部。各人固不得而棄之也。夫人不得自鬻其身。以棄其自由權。乃其所生之子。豫爲設法。以棄其自由權。有是理耶。戰勝者不得以所敗之敵人爲奴。乃并舉敵人所生之子。以爲吾奴。其背于理亦明矣。云云。

當時歐人蓄奴自利之風正盛。學者或文致其理。以媚權貴。所以廻護奴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甚夥。然以遇孟氏之說。則如湯沃雪。如日照盤矣。故真理一昌。不過百年。而奴隸之制。遂絕跡於天壤。斯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

孟氏又倡議改革刑法。實爲近世文明各國之所宗。先是蒙吞士嘗十六世紀。嘗論刑罰過嚴。謂爲悖理。然聞者習焉不察。若李翁留所定刑典。則慘酷殘忍。殆無人理。又路易第十四之勅令。更增揭死刑無算。拷訊之制。視爲戲樂。犯者一罪。而受者兩刑。一時恬然。莫以爲怪者。孟氏乃首唱廢拷訊。設陪審寬刑律。諸大義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哲理一明。惡風不變矣。孟氏以爲凡民政之國。其人皆有愛國之念。與自重之心。苟非至兇極暴之人。斷不至於犯法。故每以惡名之暴露爲譴罰之極點。

在此等國。僅恃民法之力。已足。幸邪惡而遏惡心。彼其方固在所不需也。故文明國之制刑。不在懲惡而在勸善。所以防未然。易風俗而已。辟以止辟。刑期無刑。此立理官之原意也。

又謂凡法制之所以亂罪犯之所以滋者。非由刑罰之寬。有以致之也。惟有罪者得道。其罰故雖嚴而不懲。苟廷尉良得其平。則盡象而不犯。又謂刑罰過嚴之弊。足以敗壞人心。使喪其廉恥。而自甘卑劣。蓋國之所以亂。其故有二。一由民之不守法律。一由法律不善。毆民日趨于惡。夫民不守法。猶可教也。猶可坊也。若法不善而毆民於惡。則國非其國矣。何也。病之病可以藥治之。由藥生病。則愈病愈藥。愈藥愈病。不至于死亡而不止也。

自孟氏此論出世後。白加掠復祖述其意。著刑法論。發揮而光大之。流澤生民。日進月善。孟氏亦人道之明星哉。

孟氏于富國之學。亦能別創意見。彼謂自由之權。與平等之義相應。而財產之厚薄相去過遠。則平等之義終不可保。何則。貧者與富者相並。其勢不能無所屈。故孟氏欲新制法律。務使一國之貨財。散布于衆人。而不使聚于數人。又欲禁造無益之貨物。使不害有益。此孟氏之論平準。所由以節約為主。而又欲舉古昔民主國租賦之法數條。使復行于今日也。

孟氏之論租賦。謂民之所以出租稅者。無他。蓋分其財產之一分。而使其餘之財產得藉此安固而已。故定租賦之額者。須將政府每年所需幾何。與百姓每人所需幾何。詳為核算。若剝國人有用之財。以充國人無用之費。非自由之道也。

又定租稅之基本。須通國人之財產。分之為三。一曰國人所不可一日無者。二曰國人有之得藉此以圖利者。三曰即國人有之亦不必有益于國人者。故第一分則為政府者。決不得而稅之。第二分則不妨稅之。第三分則稅之不妨稍重。蓋使租稅之額有輕重。以求合于平等。要之從百姓財產之厚薄。以為其負擔之輕重差。以上下其租稅也。

孟氏又論政府賙濟貧人之法。其語亦有獨到者。彼云。所謂真富者。有業之民而已。所謂真貧者。無業之民而已。其意蓋謂人雖絕無所有。未足為貧。唯無業者。乃為貧耳。

又謂撫恤鰥寡孤獨廢疾者。若但給以衣食。雖曰仁慈。非政策也。政府當務之急。在使一國之人。各得其所。衣必暖。食必飽。而無饑寒疾病之患。此正為政府者之所當有事也。若夫姑息之計。不過好施者之所為。知政者所不取也。故凡無所業者。則與之其未知所業者。則教之如是而已。

孟氏一切議論。深切著明。大率類是。雖後之論者。謂其於意欲自由之理。見之未瑩。故其論道德法律。也能知其主義。不能知主義。

中之主義能語其本原不能語本原之本原故可謂之法學史學而未可謂之法律理學云雖然作始者雖為功繼事者易為方自孟氏以後法理學大家陸續輩出如奧斯陳伯倫知理之徒或其博推明辨駕孟氏而上之雖然皆孟氏之子孫也承其先業而匡救其失此正後學者之所當有事而曾何足以為前輩點耶若孟德斯鳩者真造時勢之英雄哉

孟氏以千七百五十五年卒得年六十六歲卒後二十年而美利堅合衆國獨立三十四年而法國大革命起四十九年而拿破侖大法典成一百十年而美國南北戰亂平願禁奴令於國中著為憲法

民約論鉅子盧梭之學說

中國之新民

嗚呼自古達識先覺出其萬斛血淚為世界衆生開無前之利益千百年後讀其書想其丰采一世之人為之膜拜贊歎香花祝而神明視而當其生也舉國欲殺殲連困苦乃至謀一飽一粥而不可得僂辱橫死以終其身者何可勝道試一游瑞士之日內瓦府與法國巴黎之武良街見有巍然高聳雲表神氣爽爽衣飾縐縐之石像非 Jean Jacques Rousseau 先生乎哉其所著民約論 (Contract Social) 迄於十九世紀之上半紀重印殆數十次他國之翻譯印行者亦二十餘種噫嘻盛哉以隻手為政治學界開一新天地何其偉也吾輩讀盧氏之書請先述盧氏之傳

盧梭者法國人匠人某之子也以一千七百一十二年生於瑞士之日內瓦府家貧窶幼失母天資穎敏不屑家人生產作業而好讀稗官野乘久之自悟句讀遂涉獵發朱惠寡理英爾諸大家著作及執弟子禮于鄉校師良邊西之門得讀福祿特爾之書慨然自奮曰英雄豪傑非異人任矣自是刻苦砥礪日夜孜孜惟恐不足蔚然有睥睨千古之概成童時其父以故去日內瓦府屬盧梭于儲書某而盧梭意不自適因從彫刻師某業焉無何又去某氏漫游四方千七百二十八年入法國安西府寄食瓦列寡婦某氏氏憫其年少氣銳常為飢驅又欲變化其狷介之氣質恩遇周摯若家人父子然遂勸其奉耶穌教又命入意大利株林府教育院既又出教育院為音律師出入侯門僅免凍餒後益困常執僕隸之役卑賤屈辱不可終日乃復投瓦列寡婦婦善視之如初及婦沒赴里昂府主大判事某家教授其子弟千七百四十一年著音律書於巴黎為伶人所沮書不得行千七百四十九年窮乏益酷恒終日不得一炊遂矯正其所著書務求合俗出而售之僅獲旦夕之餉焉千七百五十二年著一書題曰 Dictionary Of Music 痛斥法國音律之弊於是辯學紛起幾無容身之地自後益肆力于政治之學往往有所著述而皆與老師宿儒不合排之者衆卒

藉媒孽之以起冤獄。大懼。避至日內瓦府。又奉耶蘇新教。欲爲瑞士共和國人民。瑞人阻之。不得意而還巴黎。又著教育論及道德小說等書。言天道之真理。造化之妙用。以排斥耶蘇教之豫言奇蹟者。得謗益甚。巴黎議會命燬其書。且將拘而置諸重典。又奔瑞士。與其國人爭論不合。復還巴黎。會法政府命吏物色盧梭。搜捕甚亟。乃閉戶不敢外出。時或微服而行。云。千七百六十六年。應友人非迷氏之聘。赴英倫敦。與僚友議不合。又還法國。自變姓名。潛居諸州郡。而屢與人齟齬。不能久居於一處。千七百七十年五月。卒歸巴黎。自謂天下之人。皆仇視我也。怏怏不樂。遂發狂疾。仁刺達伯惜其有志不遂。爲與田宅數畝。隱居自養。千七百七十一年。著波蘭政體考。七十八年業成。此書鴻富奧博。而於民約之旨。尤三致意焉。是年三月。暴卒。或云病斃。或云遭仇人之毒。官吏驗視。則自殺也。盧梭性銳達。少有大志。然好爲過激詭異之論。雖屢爲世人所挫折。而其志益堅。晚年憤世人不己容。遂至發狂自戕。於戲。不其悲夫。一千七百九十四年。法人念盧梭發明新學之功。改葬遺骸于巴黎招魂社。又刻石肖像于日內瓦府。後數年。巴黎人選大理石刻半身像于武良街。至今人稱爲盧梭街。縉紳大夫過者必式禮焉。

民約之義。起於一千五百七十七年。姚伯蘭基氏。會著一書名曰征討暴君論。以爲邦國者。本由天與民與君主相共結契約而起者也。而君主往往背此契約。爲民災患。是政俗之亟宜匡正者也。云云。此等議論。在當時實爲奇創。其後霍布士陸克皆祖述此旨。漸次光大。及盧梭而其說益精密。遂至牢籠一世。別開天地。今欲詳解盧氏民約之旨。使無遺憾。必當明立國之事實。與立國之理。義兩者分別之點。然後不至誤解盧氏之說。以誤後人也。

就立國之實際而考之。有兩原因焉。一則因不得已而立者也。一則因人之自由而立者也。所謂不得已者何。夫人不能孤立而營生也。因種種之需求。不得不通功易事。相聚以各得所欲。此理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學士輩多能論之。皆以爲人之性本相聚而爲生者也。是故就事實言之。苟謂人類之始。皆一一孤立。後乃相約而成邦國。云云。其論固不完善。蓋當其未立契約以前。已有其不得已而相處者存也。是故盧梭民約之說。非指建邦之實跡而言。特以爲其理不可不如是云爾。而後世學者排擠之論。往往不察作者本旨所在。輒謂偏考歷史。曾無一國以契約而成者。因以攻民約論之失當。抑何輕率之甚耶。

盧梭民約之真意。德國大儒康德解之最明。康氏曰。民約之義。非立國之實事。而立國之理論也。此可謂一言居要者矣。雖然。徵之史籍。凡各國立國之始。亦往往有多少之自由主義行乎其間者。夫人智未開之時。因天時人事之患害。爲強有力者所脅迫。驅民衆而成部落。此所謂勢之不可避者。固無待言。然於其間自有自由之義存焉。人人於不識不知之間。而自守之。此亦天理所必至。

也故盧梭曰。凡人類聚合之最古而最自然者。莫如家族。然一夫一妻之相配。實由契于情好。互相承認而成。是即契約之類也。既曰契約。則彼此之間。各有自由之義存矣。不獨此也。即父母之於子。亦然。子之幼也。不能自存。父母不得已而撫育之。固也。及其長也。猶相結而為尊卑之交。是實由自由之真性使之然。而非有所不得已者也。世人往往稱家族為邦國之濫觴。夫以家族之親其賴以久相結而不解。尚必藉此契約而况於邦國乎。

夫如是。眾家族既各各因契約而立矣。浸假而眾家族共相約為一團體。而部落生焉。浸假眾部落又共相約為一團體。而邦國成焉。但此所謂相約者。不過彼此心中默許。不知不諱而行之。非明相告語。著之竹帛云爾。

不甯惟是。或有一邦之民。奮其暴威。戰勝他邦。降其民而有之。若欲此二邦之民。永合為一。輯睦不爭。則必不可無所約。不然。則名為二邦相合。實則陰相仇視而已。故知人類苟相聚而居。其間必自有契約之存。無可疑者。

又凡人生長於一政府之下。及既達丁年。猶居是邦。而遵奉其法律。是即默認其國之民約而守之也。又自古文明之國。常有舉國投票改革憲法。亦不外合眾民以改其民約而已。

以上所論。是邦國因人之自由而立之一證也。雖然。盧梭所最致意者。不在於實事之跡。而在事理之所當然。今先揭其主義之最簡明而為人人所佩誦者如下。

盧梭曰。衆人相聚而謀曰。吾儕願成一團體。以衆力而擁護各人之性命財產。勿使蒙他族之侵害。相聚以後。人人皆屬從於他之衆人。而實毫不損其固有之自由權。與未相聚之前。無以異。若此者。即邦國所由立之本旨也。而民約者。即所以達行此本旨之具也。

盧氏此言。可謂深切著明矣。凡兩人或數人欲共為一事。而彼此皆有平等之自由權。則非共立一約不能也。審如是。則一國中人人相交之際。無論欲為何事。皆當由契約之手段。亦明矣。人人交際。既不可不由契約。則邦國之設立。其必由契約。又豈待知者而決乎。

夫一人或數人之交際。一事或數事之契約。此契約之小焉者也。若邦國之民約。則契約之最人者。而國內人人小契約之所託命也。譬之民約。如一大圓線。人人之私約。如無數小圓線。大圓線先定其位置。於是小圓線在其內。或占左位。或占右位。以成種種結構。而大圓之體。遂完足而無憾。

民約所以生之原因既明。又當論民約所生之結果。盧梭以爲民約之目的。決非使各人盡入于奴隸之境。故民約既成之後。苟有一人敢統御衆人而役使之。則其民約非復真契約。不過獨夫之暴行耳。且即使人人甘心崇奉一人而自供其役。使其所謂民約者。亦已不正。而前後互相矛盾。不可爲訓矣。要而論之。則民約云者。必人人自由。人人平等。苟使有君主臣庶之別。則無論由于君主之威力。由於臣民之好意。皆悖于事理者也。故前此霍布士及格魯西亞。皆以爲民約既成。衆人皆當捐棄己之權利。而託諸一人。或數人之手。盧梭則言。凡棄己之自由權者。即棄其所以爲人之具也。言哉言乎。

盧梭曰。保持己之自由權。是人大責任也。凡號稱爲人。則不可不盡此責任。蓋自由權之爲物。非僅如鏡胃之屬。藉以蔽身。可以任意自披之。而自脫之也。若脫自由權而棄之。則是我棄我而不自有云爾。何也。自由者。凡百權利之本也。凡百責任之原也。責任固不可棄。權利亦不可捐。而况其本原之自由權哉。

且自由權又道德之本也。人若無此權。則善惡皆非己出。是人而非人也。如霍氏等之說。殆反於道德之原矣。盧梭言曰。譬如甲乙同立一約。甲則有無限之權。乙則受無限之屈。如此者。可謂之真約乎。如霍氏等說。則君主向於臣庶。無一不可命令。是君主無一責任也。凡契約云者。彼此各有應盡之責任云也。今爲一契約。而一有責任。一無責任。尙何約之可言。

案盧氏此論。可謂鐵案不移。夫使我與人立一約。而因此盡捐棄我之權利。是我并守約之權。而亦喪之也。果爾。則此約旋成。隨毀。當初一切所定條件。皆成泡幻。若是者。謂之真約得乎。

盧梭既論棄權之約之悖謬。又以爲吾若爲此等約。不徒自害。且害他人。何以故。邦國者。非獨以今代之人而成。而後來之人。陸續生長者。皆加入之也。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如是。乃至無窮。則我之契約。並後代之人。而既陷之。其罪爲何如耶。

盧梭乃言曰。縱令人有捐棄本身自由權之權。斷無爲兒子豫約。捐彼自由權之權。何也。彼兒子亦人也。生而有自由權。而此權當躬自左右之。非爲人父者所能強奪也。是故兒子當嬰孩不能自存之時。爲父者雖可以代彼約束各事。以助其生長。增其福利。若夫代子立約。舉其身命。而與諸人。使不得復有所變更。此背天地之公道。越爲父之權限。文明之世。所不容也。

案吾中國舊俗。父母得鬻其子女。爲人婢僕。又父母殺子。其罪減等。是皆不明公理。不尊重人權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霍氏之說之謬誤。不辨自明。夫人既不能濫用己之自由權。以代後人捐棄其權。然則奉世襲之一君主。若貴族。以爲國者。其悖理更無待言。

問者曰。民約者不能捐棄其自由權以奉于一人若數人。既聞命矣。然則捐棄之以奉於眾人可乎。更申言之。則民約者。非甲與乙所立之約。乃甲乙同對於眾人（即邦國）所立之約。然則各人舉其權而奉諸邦國。不亦可乎。是說也。即純類乎近世所謂「共有政體」。欲舉眾人而盡納諸公會之中者也。盧氏關於此答案。其言論頗不明瞭。且有瑕疵。請細論之。

盧梭曰。民約中有第一緊要之條款曰。各人盡舉其所有之諸權。而納諸邦國是也。由此觀之。則其所謂民約者。宛然「共有政體」。蓋盧梭浸淫于古者柏拉圖之說。參觀本報第七號 爲說第十一葉以邦國爲全體。以各人爲肢節。而因祖述其義者也。夫邦國之與人民。其關係誠

有如全體之於肢節者。蓋人在邦國相待而爲用。又有諸種之職。各分任之。猶人之一身。手足頭目肺腸。各司其職。以爲榮養。是說也。古昔民主國往往實行之。而斯巴達羅馬二國其尤著者也。彼其重邦國而輕各人。惟實行此主義之故。

盧梭及十八世紀諸碩學。皆得力於古籍者也。故舊主義即以國爲重者與新主義即以民爲重者常糞雜于其間。盧氏嘗定國中各種之職務而設

一喻。其言曰。主權者。元首也。法律及習俗。腦髓也。諸職官。意欲及感觸之器也。農工商賈口及腸胃。所以榮養全身者也。財政血液也。出納之職。心臟也。國人身也。全體之支節也。是故苟傷害國家之一部。則其痛苦之感。直及於頭腦。而忽徧於全身云云。此等之

論。僅自生計學上言之。可謂毫髮無遺憾。若夫自各人自由權言之。則稍有未安者。果如此說。則邦國獨有一身之全體。而各人不過其肢節。臟腑是人民。爲國家之附庸也。是惟邦國爲能有自由權。而各人之自由。不過如冥頑無覺之血液。僅隨生理循環之轉

動也。夫盧氏之倡民約也。其初以人人意識之自由爲主。及其論民約之條項。反注重邦國而不復顧各人。殆非盧氏之真意。盧梭亦知其說之前後不相容也。於是乃爲一種之遁詞。其言曰。各人雖皆自舉其身以與眾人。實則一無所與。何也。我舉吾身。以

與他人。他人亦舉其身。以與我。如是而成一邦國。吾于此有所失。而於彼有所得。而又得賴衆力。以自擁衛。何得失之可言云云。是言也。不過英雄欺人耳。夫既已舉各人而納于邦國中。則吞吐之而消融之矣。何緣復得其所已失耶。民約論全書中。此段最爲瑕

疵矣。

雖然。以盧梭之光明俊偉。豈屑爲自欺欺人者。故既終其說之後。復發一議。以自正其誤。曰。凡各人爲民約而獻納于國家者。亦有度量分界。不過爲維持邦國所必要之事件。而將已有之能力財產。與自由權割愛其中之幾分。以供衆用云耳。由此言之。則盧梭所謂各人捐棄其權利者。非全部而一部也。然盧氏之精意。猶不止此。彼以爲民約之成也。各人實于其權利分毫無所捐棄。非獨無捐棄而已。各人因民約所得之利益較之未立約以前。更有增者。何也。以衆力而自擁衛。得以護持己之自由權。而莫使或侵也。

讀至此。然後盧梭之本旨乃可知矣。蓋以爲民約之爲物。非以剝削各人之自由。權爲目的。實以增長各人之自由。權爲目的。者也。但盧氏深入于古昔希臘羅馬之民主政治。其各種舊主義。來往胸中。拂之不去。故雖以炯炯如炬之眼。爲近世眞民主主義。開山之祖。而臨去秋波。未免有情。此亦不必爲大賢諱者也。

盧梭又以爲民約之爲物。不獨有益乎人人之自由。權而已。且爲平等主義之根本也。何以言之。天之生人也。有強弱之別。有智愚之差。一旦民約既成。法律之所見。更無強弱。更無智愚。惟視其正不正。同如耳。故曰。民約者。易事勢之不平。等而爲道德之平等者也。事勢之不平。等何天然之智愚強弱是也。道德之平等者。何由法律條款所生之義理是也。

人人既相約爲羣。以建設所謂政府者。則其最上之主權。當何屬乎。盧梭以爲民約未立以前。人人皆自有主權。而此權與自由。權全爲一體。及約之既成。則主權不在於一人之手。而在此衆人之意。即所謂公意者是也。

盧梭以爲凡邦國皆藉衆人之自由。權而建設者也。故其權惟當屬之衆人。而不能屬之一人。若數人質而言之。則主權者。邦國之所有。邦國者。衆人之所有。主權之形。所發於外者。則衆人共同制定之法律是也。

盧梭又以爲所謂公意者。非徒指多數人之所欲而已。必全國人之所欲。而後可故其言曰。凡議事之時。相約以三占從二決。可否固屬不得不然之事。然爲此約之前。必須得全員之許諾。而後可是。每決一事。皆不啻全員之同意也。不啻惟是所謂公意者。非徒指現時國人。之所欲而已。又并後人之所欲。而言之何也。現時全國人之所欲。在於現時。而可謂公矣。及其與後代全國人之所欲。不相合時。則已不得謂之公意。是故今日以全國人之議。而決定者。明日亦可以全國人之議。而改之。不然。則豫以今日之所欲。而束縛他日之所欲。豈理也哉。

由是觀之。則盧梭所謂公意。極活潑自由。自發起之自改正之自變革之日。征月邁有進。無已夫。乃謂之公意。且公意既如此。其廣博矣。則必惟屬於各人。所自有。而不可屬於他人。故盧梭又言曰。國民之主權。不可讓與者也。今有人於此。而曰。某甲今日之所欲。吾亦欲之。斯可也。若曰。某甲明日之所欲。吾亦欲之。斯大不可何則。意欲者。非可自束縛者也。故凡涉於將來之事。皆不得豫定。反此者。是謂我侵我之自由。權。

盧梭又曰。一邦之民。若相約擁立君主。而始終順其所欲。則此約即所以喪失其爲國民之資格。而不復能爲國也。蓋苟有君主。則主權立即消亡。盧氏據此眞理。以攻擊世襲君主之制。及一切貴族特權之政治。如以千鈞之弩。潰癘矣。

盧梭又曰。主權者合於一而不可分者也。一國之制度。雖有立法行法之別。各司其職。然主權當常在於國民中。而無分。雖分若干省。部設若干人員。皆不過受國民之付託。就職於一時耳。國民因其所欲。可以隨時變更法度。而不得有所制限。然則立法行法。司法三權。所以分別部居。不許雜廁者。正所以保護三權所從出之主權。使常在全國人之掌握也。是故主權之用。可分而主權之體。不可分。是民約論之旨趣也。

學者見盧梭之主張。公意如此其甚也。以爲所謂公意者。必與確乎不易之道理爲一體矣。雖然。又當細辨盧梭之所貴乎公意者。指其體而言。非指其用而言。故其言曰。公意者。誠常正而以規圖公益爲主者也。雖然。其所議決。非必常完善者。何也。旨趣與決議。或往往背馳。民固常願望公益。而或不能見真公益之所存。故也。故盧梭又曰。衆之所欲。與公意。自有別。公意者。必常以公益爲目的。若夫衆之所欲。則以各人一時之私意。聚合而成。或往往以私利爲目的。者有之矣。

若是乎。凡一國所布之令。必以真出於公意者。然後可謂之法律。若夫發于一人或數人之意者。不能成法律。此理論之正當者也。雖然。以今日之國家。其實際。必不能常如是。故但以衆人所公認者。即名之曰法律。而公認之方法。則以國人會議。三占從二。以決之而已。

盧梭乃言曰。法律者。以廣博之意。欲與廣博之目的相合而成者也。苟以一人或數人所決定者。無論其人屬於何等。人而決。不足以成法律。又雖經國民全員之議決。苟其事僅關於一人。或數人之利害。而不及於衆者。亦決不足以成法律。

案此論可謂一針見血。簡而嚴。精而透矣。試一觀我中國之法律。何一非由一人或數人所決定者。何一非僅關係一人或數人之利害者。以此勸之。則謂吾中國數千年來。未嘗有法律。非過言也。

盧梭又曰。法律者。國民相聚而成。邦之規條也。又曰。法律者。全國民所必當遵守。以故全國民不可不議定之。又曰。國也者。國民之會聚場也。法律也者。會所之規約也。定會所之規約。凡與於此會聚之人。所公有之責任也。

又曰。若欲得意欲之公。不可先定某某事。以表衆人之同意。必衆人皆自發議而後可。又曰。若欲真得意欲之公。則各人必須由自己所見而發。不可仰承他人之風旨。苟有所受。斯亦不得爲公矣。

雖然。盧梭之意。以爲公意。體也。法律。用也。公意。無形也。法律。有形也。公意不可見。而國人公認。以爲公意之所存者。夫是之謂法律。惟然。故公意雖常良善。而法律必不能常良善。故盧梭又曰。凡事之善良。而悉合於道理者。非吾人所能爲。皆天之所命也。使吾人

若能一聽命於天不踰其矩則無取乎有政府無取乎有法律惟其不能則法律所以不得不起也
又曰世固有事物自然之公理精當不易之大義然欲以行之於斯世而不能人人盡從者有從有不從是義終不得行也於是乎
不得不由契約而定之由法律而行之然後權理乃生責任乃出而理義始得伸故盧梭謂孟德斯鳩之所謂法律不過事物自然
之法律而未足稱爲邦國之法律謂其施行之方法未明也

是故盧梭之意以爲法律者衆人相共議定從於事物自然之理以發表其現時之意欲云爾要之法律者自其旨趣言之雖常公
正然其議而定之也常不能盡然故不可不常修改而變更正之此一說實盧梭之識卓越千古者也

凡當議定法律之時必求合於正理固不待言但有時錯謬而與理背馳故無論何種法律皆可隨時釐正變更而此釐正之權當
常在於國民之手故盧梭謂彼握權之人一旦議定法律而始終不許變易者實政治之罪人也

又曰凡法律無論若何重大無有不可以國人之所欲而更之者苟不爾則主權不復在國民之手而政治之基礎矣
盧梭又曰凡法律之目的在於爲公衆謀最大利益而所謂公衆最大利益者非他在自由與平等二者之中而已何也一國之中

有一人喪自由權之時則其國滅一人之力此自由所以爲最大利益也然無平等則不能得自由此平等所以爲最大利益也又
曰吾所謂平等者非謂欲使一國之人其勢力財產皆全相均而無一差異也若是者蓋決不可行之事也但使其有勢力者不至

涉于暴虐以背法律之旨趣越官職之權限則於平等之義斯足焉矣至財產一事但使富者不至藉金錢之力以凌壓他人貧窶
者不至自鬻爲奴則於平等之義斯足焉矣

又曰欲使邦基永奠則當令貧富之差不至太相遠苟富者太富貧者太貧則於國之治安俱有大害何也富者藉財力以籠絡貧
者而潛奪其政權貧者甘諂諛富者而供其使役質而言之則富者以金錢收買貧者之自由權而主人奴隸之勢斯成矣雖然富

者愈富貧者愈貧其差異以漸次而日甚此又自然之勢無可如何者也故必當藉法律之力以防制此勢節中而得其平則平等
自由可以不墜於地

盧梭以前諸學者往往以國民之主權與政府之主權混淆爲一及盧梭出始別白之以爲主權者惟國民獨掌之若政府則不過
承國民之命以行其意欲之委員耳其言曰政府者何也即居於掌握主權者全體與服從主權者人各之中間而贊助其交際

且施行法律以防護公衆之自由權者也更質言之則國民者主人也而官吏者其所僱之工人而執其役者也

夫政府之爲物。既不過受民之委託。以施行其公意之一機關。則其所當循守之責任可知矣。故凡可以傷國民自由權之全部者。一部之事。皆當避之。故無論何種政體。苟使國民不能自行其現時與將來之意欲者。皆謂之不正何也。苟國民常不能掌握主權。則背于立國之大本也。盧梭乃斷言曰。凡政體之合於真理者。惟民主之制爲然耳。是故盧梭以爲政體種類之差別。不過因施法權之分配如何而強爲之名耳。非謂立法權之分配。可以相異也。蓋立法權者。必常在全國人之手。而萬無可以分配之理。若不爾。則一人或數人。握之已反于民約之本義。而尙何政體之足云。所謂施法權之分配者。或以全國人而施行全國人之所欲。或以一人而施行全國人之所欲。或以若干人而施行全國人之所欲。即世俗所謂君主政體。少數政體。民主政體之分也。若夫發表意欲。法權必屬於全國人之責任。無可移者。且彼之任。施法權者。無論爲一人爲若干人。皆不過一時。偶受委託。苟有過舉。則國人皆得責罰之罷黜之。

至委託施法權之事。三者之中。當以何爲善乎。盧梭曰。全國人自行施法之權。苟非小國。必不能實行之。且有種種弊端。比諸君主政體。貴族政體。其害或有更甚者。故分諸種之官職。而嚴畫其權限。最爲善矣。

盧梭於是取現時英國所循之政體。即所謂代議政體者。而評論之。以爲其分別施法之權。洵善也。雖然。其代議政尙不免與自由之真義稍有所戾。何則。代議政體者。以若干人員。而代國人任主權者也。故國人得發表其意欲者。僅在投票選舉議員之一日而已。此一日以外。不過拱手以觀代人之所爲。故此政體。國人雖非永遠捐棄其自由權。而不免一時捐棄之矣。故曰。未得爲真善美之政體也。

盧梭以爲國人票選若干人員。而委之以議政之權。固無不可。惟必當明其責任。有負責者。則可隨時黜之何也。彼若干人者。不過爲一時受託之人。非謂使其人代己握主權。而以己權全付之也。蓋權本不得讓與他人。故亦不得使人代我握之主權。常存於公衆意欲之中。而意欲必非他人可以代表者也。

又言法律者。衆意之形於外者也。我有我之意。代人有代人之意。故立法權決不可使人代我。若夫施法權。則可以代矣。何也。施法權者。不過實行我所定之法律而已。

又言英國人自以爲我實有自由權。可謂愚謬。蓋彼等惟選舉議員之日。有自由權耳。選舉事畢。便爲奴隸矣。

如盧梭之言。則議定法律之事。凡爲國民者。不可不躬自任之。斯固善矣。然有一難事焉。在于大國之國民。果能一一躬握此權。而

不託諸代人乎。盧梭曰：是固不能。是故欲行眞民主之政，非衆小邦相聯結不可。難者曰：衆小邦並立，則或有一大邦發焉，思啓以侵犯之，其奈之何？盧梭曰：衆小邦相聯爲一，則其勢力外足以禦暴侮，內足以護國人之自由。故聯邦民主之制，尙乎尙矣。盧氏又以爲聯邦民主之制，其各邦相交之際，有最緊要者一事，惜哉！其所謂緊要之一事，未及論叙，而盧氏遂卒，使後人有霞蒼露白之感焉。但度其所謂聯邦民主之制，殆取法於瑞士，而更研究其利弊也。盧氏以爲瑞士聯邦，誠太弱小，或不免爲鄰邦所侵轍。雖然，使有一大邦效瑞士之例，自分爲數小邦，據聯邦之制，以實行民主之政，則其國勢之強盛，人民之自由，必有可以震古鑠今，而永爲後世萬國法者。盧氏之旨，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案盧氏此論，可謂精義入神，盛水不漏。今雖未有行之者，然將來必徧於大地，無可疑也。我中國數千年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雖然，民間自治之風，最盛焉。誠能博採文明各國地方之制，省府州縣鄉市，各爲團體，因其地宜，以立法律，從其民欲，以施政令，則成就一盧梭心目中，所想像之國家，其路爲最近，而其事爲最易。馮果爾則吾中國之政體，行將爲萬國師矣。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固且快意。姑妄言之，願天下讀者勿妄聽之也。

樂利主義泰斗邊沁之學說

中國之新民

緒論及小傳

漢宋以後學者，諱言樂，諱言利。樂利果爲道德之累乎？其諱之也。毋亦以人人謀獨樂，人人謀私利，而羣治將混亂而不成立也。雖然，因噎固不可以廢食，懲羹固不可以吹燄。謂人道以苦爲目的，世界以害爲究竟，雖愚悖者猶知其不可也。人既生而有求，樂求利之性質，則雖極力克之，窒之，終不可得避。而賢智者既吐棄不屑道，則愚不肖者益自棄焉。自放焉而流弊益以無窮，則何如因而利導之，發明樂利之真相，使人毋狃小樂而陷大苦，毋見小利而致大害，則其於世運之進化，豈淺渺也。於是乎樂利主義 Utilitarianism 遂爲近世歐美開一新天地。此派之學說，日本或譯爲快樂派，或譯爲功利派，或譯爲利用派。西文原意，則利益之義也。吾今括本派之梗概，定爲今名。

樂利主義遠源於希臘之阿里士帖善 Aristippus 伊壁鳩魯 Epicurus 至於近世而英國之霍布士 Hobbes 陸克 Lock 謙謨 Hume 復大倡之，而使之確然成一完全之學理。首尾完具，盛水不漏者，則自佐里迷邊沁 Jeremy Bentham 及約翰彌勒 John Stuart Mill 兩先生請先言邊沁。

邊沁。英人。以一千七百四十八年。生於倫敦。幼而穎悟。好談玄理。心辭典籍。五歲。家人戲呼為哲學兒。年十四。入惠斯佛大學。嶄然顯頭角。千七百六十三年。入林克法學院。學法律。及法國大革命起。曾三度游巴黎。察其情狀。經驗益多。歸國後。潛心著述。遂為近世道德學法理學開一新國士。其最初所著書。即駁擊英國法律之謬誤。當時英民久蟄伏於專制國王詭譎議院之下。驟聞邊沁之論。咸目為狂。或且设視之。將構陷以興文字獄。而邊氏不屈不撓。主張已說。始終如一。久之。一世輿論。遂為所動。卒能以三寸之舌。七寸之管。舉數百年之弊法。而廓清之。使循次改良。以演成今日之治。及至晚年。而邊沁之令名。滿天下矣。列國之宰相及政黨首領。咸尊信其說。施之於政策。述之於演壇。每有所改革。輒踵門叩其意見。而邊氏於當代大人先生。無所交接。惟喜與有道之士游。以千八百三十二年卒。得年八十五。其所著書最有名者。曰「道德及立法之原理」 Principles of Moral and Legis Lation。此書日本陸奧宗光有譯本。題曰「利學正宗」。曰「立法論」 Theory of Legislation。此書日本田口卯吉有譯本。題今名曰「政體論雜記」 Fragments on Government。曰「錯誤論」 Book of Fallacies。曰「裁判制度之方案」 Plan of Judicial Establis hment 等。

近百年來於社會上有最有力之一語。曰「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其影響於一切學理。殆與「物競天攝優勝劣敗」之語同。一價值。自此語出。而政治學。生計學。倫理學。羣學。法律學。無不生一大變革。而此語之出現於世界。實自邊沁始。余別有「最大多數之登次號」本報。

邊沁最有力之學說。可分為兩大端。曰關於倫理者。曰關於政治者。今請分論之。

邊沁之倫理說

邊沁以為人生一切行誼。其善惡標準。於何定乎。曰使人增長其幸福者。謂之善。使人減障其幸福者。謂之惡。此主義放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無論為專屬於各人之行誼。與關係於政府之行誼。皆當以此鑑定之。故道德云者。專以產出樂利。豫防苦害為目的。其樂利。關於一羣之總員者。謂之公德。關於羣內各員之本身者。謂之私德。

邊沁以為人羣公益一語。實道德學上最要之義也。雖然。前此稱道之者。其界說往往不明。夫人羣者。無形之一體也。而其所賴以成立者。實自羣內各特別之箇人。團聚而結構之。然則所謂人羣之利益。舍羣內各箇人之利益。更無所存。於是邊氏乃創為公益私益。是一非二之說。

將欲顯真。必先破妄。邊沁乃於其「道德及立法之原理」書中。首取舊道德之兩說。而料揀之。其一曰。窒欲說。其二曰。感情說。

邊沁以爲望欲說之目的往往使人去樂而就苦其於樂利主義最相背馳奉此說者有兩種人。一爲道學家。一爲宗教家。道學家之望欲生於希望將以此釣名譽也。宗教家之望欲生於畏懼將以此避冥罰也。夫道學家亦何嘗能棄樂利其所謂名譽即樂利結果之大者也。特避其名而不居耳。至於宗教家則因野蠻時代之人類其智識狹陋其人格卑屈其胸中常爲畏懼之感情所刺激因利用之以張其軍。寢假而使人專投身於苦境以爲美談是所謂拂人之性雖名之曰人道之誣賊殆無不可。

按邊氏此說不無太過望欲主義者其目的必非使人去樂而就苦也。蓋人類有高等性 *Superiority* 與尋常動物不同故於普通快樂之外常有所謂特別高尚之快樂者此二者或不可得兼則毋甯舍其普通者以求其高尚者莊子曰：民食芻蕘麋鹿食薦藟且甘帶鴟鴞嗜鼠四者孰知正味。蓋人之智度不同則其所覺爲苦樂者亦自不同故夫婆羅門之苦行爲涅槃之樂也。佛教之苦行爲淨土之樂也。耶教之苦行爲天國之樂也。彼且視此土爲五濁惡世尋常人所耽肉體之樂彼以爲天下之至苦莫過是也。夫人見豚犬之食稼也輒欲作嘔庸詎知所謂至人者不有見吾人聲色貨利之快樂而欲作嘔者乎。蓋行向有知邊氏所謂出於畏懼心者佛說則純是求高尙之樂而已其望望然去之自固其所然則邊氏之說不足以爲難明也。雖然厭世主義行則人道必破壞觀於印度其前車矣。邊氏殆亦有爲而發之言也。

所謂感情說者謂以己之好惡爲是非者也。邊沁以爲持此說者其權衡事物也不以人羣之實際爲尺度而以一己之感情爲尺度。其中復分數派：(甲)良知派 *Moral Sense* 謂吾人之本性能告我以某事爲善某事爲惡也。(乙)常識派謂以人類之習慣而知其爲善爲惡者也。(丙)正理派 *Rule of Right* 謂有萬古不易之理以明示正邪者也。(丁)性法派 *Law of Nature* 謂萬物有自然之律能別其善惡邪正者也。而考此等種種之異說其立論根據地一皆歸本於自己之感情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同主張正理同論一事而或謂之善或謂之惡言人人殊推諸良智常識性法等派莫不皆然斯皆不遵名學之公例未定界說而遽下論斷者也。若是乎論者之所謂善惡果皆空漠而無朕轂雜而無準也。

邊沁既取羣說廓清而辭關之斷定以苦樂爲善惡之標準國進論夫有立法之責任者不可不以保護人類之樂利而捍禦其苦害爲目的。雖然苦樂也者至不齊而常相倚者也。故欲定善惡之標準不可不先明苦樂之價值。邊氏乃創爲苦樂計量之法。謂苦樂之量有大小取大樂去小樂者謂之善取小樂去大樂者謂之惡其計量之法：(一)較苦樂之強弱。(二)較苦樂之長短。(三)較苦樂之確否。(四)較苦樂之遠近。此四者皆直接就其苦樂之本體而可表見者也。(五)較苦樂之增減。謂線甲樂而生乙樂線甲

伊壁鳩魯希臘主義哲學之鉅子也
時人笑之謂其學說僅限於通用耳於是約翰彌勒病之起而損益其說謂別擇苦樂不可不兼量與質之二者不徒較其多少又當校

其高卑因立出知力的快樂思想的快樂道德的快樂諸名目雖然此實與邊沁之說首尾不相應也夫謂樂有高等下等之分然其所謂高下者又將以何為標準而定之乎彌勒乃云取決於輿論 Public opinion 是亦不外邊沁所謂感情說中常識之一種其不免邊沁之呵明矣且彌勒之意必以肉慾之樂為下等以智德之樂為高等者也若採輿論則高下不易位者幾希矣

故論者或謂彌勒用樂利派之名而襲直覺派 Intuitionism 之實非無故也然則邊沁之說果如論者所譏歟曰是不然苟所用擇之之術既極精則必能取其高者而棄其下等者何以故凡高等之樂其量必大下等之樂其量必小故輿論下等之樂必與苦相倚故中邊沁說純然一例其量之大小自見夫樂之最下等者聲色貨利是也然聲色之樂每當酒闌燈燼雨散雲消其淒涼更甚於平時貨利之樂

往往心計經營患得失其煩惱亦過於貧子然則精於苦樂計量之術者其果何擇也故由邊沁之說雖謂天下但有智愚更無賢不肖可也其不肖也皆由其愚也算學不明以苦為樂以害為利也笑官隱氏曰天下有淺夫有昏子而無小人何則小人之見不品之下至於穿於齋極矣朝糧金而夕取露取後此凡可得應享之利而易之此而為利則何者為害耶即演邊沁之意邊沁不言魂學者也故其所謂樂只在世間而不及出世間彌勒謂之其理

想誠高一著然邊沁之意雖不及此若其術則已圓滿無憾矣彌勒增之得無蛇足耶得無矛盾耶樂之最高尚者莫如佛說華嚴佛知夫世間樂之無常也惟無常故樂之後將承以苦而苦之量愈增也此吾所謂較先後之說故毋寧取煩備根而斷之忍小苦以求長樂尋常貪肉慾之樂者佛說謂之認賊作子故佛最精於算學者也最善用邊沁計量之法者也若邊沁則雖能知其術而未能盡其用者也抑邊沁學所以為世詬病者猶不止此天下不明算學之人太多彼其本有貪樂好利之性質而又不知

真樂利之所存一聞樂利主義之言輒借學理以自文於是競沈溺於淺夫昏子之所謂利而流弊遂以無窮邊沁之論發於教

稔升木焉故教育不普及則樂利主義萬不可昌言吾之欲演述邊沁學說也久矣徒坐此兢兢耳雖然豈可以為邊沁答也邊沁自教卿治算學而卿顧不治算學顧自託於邊沁之徒邊沁不受也學者苟深知此義焉則吾之譯此其亦免於戾矣

既定苦樂為善惡所從出而苦樂之所從出則何在吾心也此則論世間以苦樂為善惡也邊沁以為有兩種制裁 Sanction (一) 天然的制裁 Physical sanction 謂不由人力神方之干涉任物理自然之運行而生苦樂者也(二) 政治的制裁 Political sanction 由主權者或代表主權者法官之類之意科以賞罰而生苦樂者也(三) 道德的制裁 Moral sanction 亦名為輿論的制裁其苦樂本無一定但因相傳之習慣故有毀譽有毀譽故有苦樂也(四) 宗教的制裁 Religious sanction 謂以神明之力

直接而於現世來世加吾人以賞罰。緣是以生苦樂者也。邊沁之提出此四制裁者何也。彼既以苦樂為善惡之標準。然則以何術使人為善去惡。固不可不就其好樂惡苦之性而利導之。於是所以使人苦使人樂者。不可不留意焉。則此四者是已。邊沁以為天然之制裁。非可以人力改移也。而宗教之事。又其所最不肯措信者也。故邊沁欲實行其主義。以進世界於最大幸福。首自改良政治。改良道德之兩端始。

邊沁乃立兩界說。曰箇人之倫理 Private ethics 之制裁者。曰立法之術 Art of Legislation 之制裁者。倫理者使人能得最大幸福之術也。箇人之倫理者。人人自導引己之行動。使進於幸福之術也。而政府之立法。即所以使全羣之人得最大幸福之術也。邊沁乃言曰。人道所當勉者有三事。一曰思慮 Prudence 謂對於自己而盡其義務者也。善擇則必不至陷於害而為惡也。二曰忠直 Probity 謂勿毀傷他人之幸福也。三曰慈悲 Benevolence 謂常以增進他人幸福為心者也。然人何以必要正直必要慈悲之故。

邊沁未能明言。雖有所言。亦涉模稜。故後人持以難之。以為樂利主義之能成立之證。案邊沁常言。人道最善之動機。在於自利。又常言。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是其意以為公益與私益常相和合。是一非二者也。而按諸實際。每不能如其所期。公益與私益。非惟不相和合而已。而往往相衝突者。十而八九也。果爾。則人人求樂求利之主義。遂不可以為道德之標準。是實對於邊沁學說全體之死活問題也。故後此祖述斯學者。不得不稍變其說。以彌縫之。如阿士丁

Austin 謂樂利主義為上帝垂示之成典。古羅特 Grotius 謂對於公利之義務。更過於私利。而約翰彌勒亦增計量之法。為計質。凡所以為邊沁調護也。雖然。其與邊沁立說之根柢。既已相反。故反對派嗤之曰。此樂利主義家之遁詞也。此樂利主義家之降敵也。果爾。則樂利主義。遂不能成立乎。吾非欲以此主義易天下。故吾不必竭力為之辯護。雖然。苟辯護之。則亦非無說也。日本加藤弘之嘗著一書曰「道德法律進化之理」。其大意謂「人類只有愛己心耳。更無愛他心。而愛己心復分兩種。一曰純乎的愛己心。二曰變相的愛己心。即愛他心也。愛他心何以謂之變相的愛己心。加藤之意。謂愛他者。凡亦以愛己也。且有時因愛己之故。而不得不愛他也。此變相的愛己心。復分兩種。一曰自然的愛他心。二曰人為的愛他心。人為的愛他心。亦謂之類教育的。蓋最後起。積習而成性者也。自然的愛他心。又分為二。一曰感情的。二曰知略的。何謂感情的。蓋已所親愛之人。如父母兄弟。其所受之苦樂。幾與己身受者為同一之關係。故不覺以其自愛者愛之。蓋如是。然後己心乃安其愛之也。凡為我之自樂也。此不徒施諸平等者為然耳。乃至毛畜之犬手植之花。亦常推愛焉。所謂感情也。何謂知略的。或愛他以避害。或愛他以求利也。

此不徒施諸平等者為然耳。乃至毛畜之犬手植之花。亦常推愛焉。所謂感情也。何謂知略的。或愛他以避害。或愛他以求利也。

臣之於君也。奴隸之於主人也。其愛之也。畏之也。是避害之說也。彼此通商而願彼之商務日昌。彼昌而我亦有利。也是求利之說也。兩者皆生於智略也。云云。加藤之說。實可以為邊沁一大聲援。蓋因人人求自樂。則不得不生出感情的愛他心。人人求自利。則不得不生出智略的愛他心。至其求利的。則愈文明而愈發達。而有此兩種愛他心。遂足以鑄結公利私利兩者。而不至相離。且教育日進。則人之感情愈擴。其範圍昔之以同室之苦樂為苦樂者。寔假而以同國同類之苦樂為苦樂。其最高者。乃至以一切有情衆生之苦樂為苦樂。故康南海常言。『救國救天下。皆以縱欲也。縱其不忍人之心。則然也。』而譚嗣陽之仁學。更發之無餘蘊矣。若是乎。則感情的愛他心。其能使私益直接於公益者。一也。強權日行之。最詳善所著飲水室自由書。有論強權一節。可觀。則人之智略愈擴。其範圍苟不愛他。則我之利益遂不可得。而將終歸於劣敗之數。策也。近世君主貴族之議論。於平民也。皆由智略的。愛他心迫之使然也。諸類此者尚多。不能枚舉。故人不欲自求樂利。則己苟其欲之。則不得不祝全羣之樂利。寔假且不得不祝他羣之樂利。若是乎。則智略的。愛他心。其能使私益直接於公益者。二也。夫邊沁所謂最大幸福者。謂將其苦之部分。去而以所餘之樂為衡也。而一羣之公益。不進則羣內之人。其所苦必多於所樂。故真明算學而精於計量之法者。則未有不以公益與私益並重者。也。苟猶私爾忘公焉。則不過其眼光之短。思慮之淺。不知何者為真樂。真利何者為最大幸福而已。非能應用邊沁之學理者也。由此觀之。則邊沁之說。其終顛撲不破矣。雖然。無教育之人。不可以語此。以其無教育。則不能思慮審之。不確必誤用其術。以自毒而毒人也。故邊沁之學說。必非能適用於今日中國之普通學界者也。但以魏巍一大師之言。其影響既已披靡百年。全世界之現象。緣之而一變。則吾學界之青年。又烏可以不研究之。吾故紹介其說。而反覆言其真相。至再至三焉。其猶有誤會焉。謬託焉者。則非吾之責也。

邊沁之政法論

邊沁之學說。其影響於社會最大者。則政法論也。今一一略敘之。

(第一)主權論。主權者。代表一國。而國中一切官職。皆由其所左右者也。邊沁以為此主權不可不歸諸人民。何則。政治之目的。在為國民謀最大幸福。故他人代為謀。不如國民之自為謀。昭昭然也。但如前此盧梭等所謂國民全體最大幸福者。邊沁以為其範圍太廣。漠能言而不能行。故不如從多數焉。於是定主權所屬當在一國中有權選舉之人民。人民必具如何資格。然後可有(第二)政權部分論。立法行法司法三權鼎立之說。自希臘之亞里士多德。既已論及。至孟德斯鳩而大倡之。美國獨立。採其學

理著諸憲法。於是諸國靡然效之。此義幾成金科玉律矣。惟邊沁駁之。以為有所未備。邊沁曰。若謂國家之政權。盡此三者而已。而其所闕漏者有二大政。一曰選舉議員之政。二曰解散議會。解散之政是也。論者每以解散國會為行政長官之一任務。然各國之制。大率在是。是甚謬也。國會為一國至重之地位。今不及期而解散。其關係自不輕。行政官者立法官之次也。今舉此權以畀之。其停理亦甚矣。至選舉議員。實為本中之本源。今之政論家。每視為民間一瑣事。僅託司法官監督之而已。是不潔源而欲清其流也。故邊氏以為於三權之上。必更立一政本之權。而此三職者皆自之出。

(第三)論政本之職。邊氏既立政本職。以為一國最上機。若是則此職當何屬乎。曰。能盡此職之義務者。必在人民。於何知之。曰。徵諸理論而知之。驗之比較而知之。何謂徵之理論。夫政治固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為目的者也。國中最大多數者。非人民而誰人之本性。莫不好其利己者。而惡其害己者。故以此權歸之。其必能盡此責任無疑也。此一證也。凡各人一己之私事。有時不能躬親而託諸代理人。其以己意所擇之代理人。多能盡職。以此推之。則合各人以成一國。其委託公事之代理人。亦猶是矣。此二證也。何謂驗諸比較。夫以千萬人而謀千萬人之幸福。以視夫一人或數人謀之者。其宅心必較公正。而用意必較周密。彼一人之君主。數人之貴族。雖極賢智。豈願肯犧牲一己之幸福。而為人謀哉。豈願使其他多數人之幸福。加己一等哉。此三證也。故邊氏以為政本之職。舍國民莫屬也。

按邊氏謂當有政本以總此三權。其理固不可易。蓋苟鼎立而不相統。則易陷於政權分裂之弊。而危及國家前途不少也。雖然。凡諸權者。必各有代表之之局。院而其權乃得實行。如國會之代表立法權。政府之代表行政權。理官之代表司法權。是也。若此政本權者。將以何局院代表之耶。邊氏既謂此權在國民。然今日之國。必非能如曠昔之雅典。斯巴達。集全國市民之一場也。其勢不得不選舉代議者。若是則亦與下議院之性質有何差別。徒添出一議院。而於邊氏所謂政本之意。仍無當也。邊氏原意。謂代議者之不過據譯本及他書所引耳。蓋邊氏必當有說。以處此姑列所疑。以俟考。而近世主張君主主權說者。或遂以此最上之政本權。謂當歸於君主。而箇人之利益。被蹂躪者。多多矣。故立言不可以不慎也。

(第四)議員全權論。邊沁曰。凡立法官。必當有全權。既被舉為議員。則其在職中。不得受他人之掣肘。使之得行其志。以副一國之興望。而謀人民之利便。此為第一要事。

(第五)廢上議院論。邊沁又論議院。只可有一。不能有二。其言曰。論者或謂於第一院(即下)議院之外。尚當別設所謂第二院(即上)議院者。使

貴族與平民共政權。此頑舊之言也。貴族之世襲壟斷此大權。有百害而無一利。夫豺狼害人者也。然時或殺之而用其皮。若夫上院之貴族。其害民甚於豺狼。無力殺之。則亦已耳。既殺之。則並其皮亦不可用也。試舉其害。一曰。誤時。蓋每事必經兩院之討論。空費時日也。二曰。耗費。蓋既立上院。則其任議員之貴族。勢不可不予以俸廉。以民脂而併國。蓋何爲也。三曰。以少數壓多數。蓋當上院多數之意。見與下院多數之意。見不合也。而兩院合議之則。下院亦必有少數與上院同意者。若以此獲勝。是真多數爲僞多數。所壓也。四曰。使政界日加混雜。夫政出多門。非國家之福也。無有下院以代表民意。而復以上院掣肘之。是治絲而棼也。其無益也如此。其有害也如彼。故吾以爲上院者。不過貴族政體之餘孽。苟在真文明之國。不可不芟夷盡崇。而勿使能殖也。

按約翰彌勒李拔等。皆主張兩院之制。力駁邊氏說。語繁不錄。但今六大洲中。置國會者不下七十國。除日耳曼列邦中有一二小國。僅行一院制。餘則皆從二院制。蓋亦利害相權。舍此取彼耶。邊說未盡可據也。

(第五) 普通選舉論。下院議員之選舉權。學者有兩異說。一曰。普通選舉。二曰。限制選舉。而邊氏則持普通論者也。其立法論謂之緒言曰。選舉之權利。不可不公諸於衆人。若曰。甲宜有而乙宜無。則不可明言其可以無之之理。夫下流貧者之幸福。亦人羣幸福之一部分也。其關係於一羣之榮悴者。與彼上流富者之幸福。何擇焉。而爲政者妄生差別焉。此吾所大不解也。夫所以必舉立法權而畀諸民間者何也。將以坊主治者之弄權也。而以此權獨歸於一部少數之人。其矛盾甚也。云云。其言可謂深切著明。雖然邊氏之意。固非能謂全無限制者。不過其限制之法。不以貧富耳。彼又言曰。凡人不論男女。苟未成年者。不得有選舉權。其理有二。一。未成年者不能躬親各事。勢不得不怙恃他人。二。以年限不以人限。則其限不過暫時之事耳。於普通之義無悖也。既而又曰。女子及未成年之男子。不能識字讀書者。皆不得有選舉權。此邊氏普通論中之限制論也。

(第七) 直接選舉論。選舉議員之法。復有兩異說。一曰。直接選舉。謂由選者直接投票以舉被選者也。二曰。間接選舉。謂由選者投票以舉代選者。復由代選者投票以舉被選者也。邊沁則持直接論。言間接之弊有二。一曰。使議員對於人民之責任較輕。弊一。間選人數勢必較少。易生朋黨。弊二。

(第八) 匿名投票論。選舉法中。又有記名匿名利害之爭。邊氏則主匿名論者也。彼以爲記名有兩大弊。一曰。脅謂富豪之家。其手下傭役服屬之人不少。或不喜其主人而欲舉他人。則有所懼而不敢也。二曰。賄謂欲中選者。輒以財力通賂。使小民貪一時之小利。以放棄正當之權利也。故其立法論綱持秘密之論甚強。

(第九) 議員任期論 邊沁以為每年選舉於理最完其利不一而足而尤著者有二一曰議員有滿職者得早罷之毋使久尸其位也二曰抑制議員之野心使其有所擇而不敢害羣也雖然其制亦有可難者曰屢屢選舉徒滋冗費一也選舉競爭屢生激動二也時期過短或使一人不能終其議政之業三也故邊沁之論各國實行之者少而任期不許過長實天下之通義也

(第十) 論議院起案權 前此各國或雖有議院而議員無自起草法案之權如古代之斯巴達近世拿破崙時代之法國是也邊沁以為議院不可不有此權其理有三一使起案之權全歸行政官之手則議員自放棄其識見有為之士無從展其驥足而議院之政治思想日以萎微二起案權全在行政官則當其欲行某弊政也議院雖得箝制之至欲求先事防弊之法則議院之術窮矣(三) 議員若無起案權惟就行政官所提出之案討論其得失而已則議院欲示其實力惟有反對以廢棄原案之一法屢激於意氣或至並其良者而廢之故惟使政府議院同有起案權則此三弊者可以獨除

(第十一) 論行政官專職 邊沁以為行政官之職宜以一人專任一事其理有十五(1) 以一人當其職則天下之耳目集之(2) 禍害之責歸於一身(3) 怨恨之來無人分之(4) 利己之私無人助之(5) 曠職之責無可推諉(6) 有為之譽無人奪之(7) 人民愛敬得自專之此七者皆所以全行政官之道德者也(8) 負責任則不得不發奮愈發奮則智慧聰明愈出焉此謂官智之妙術也(9) 數人共事則互相推諉而必惰一人專責則無所逃避而自勤此勸勤之法門也(10) 若職權不專屬一人則不能獨行己見(11) 不能不常詢同僚之意(12) 屢受無謂之疑問(13) 屢起無益之爭辨(14) 以此四障故施政不能迅速(15) 以此五障故屢失時耗費為國家之累此六者皆所以除行政之阻力者也

案前邊氏所論立法官各條在泰西立憲國固屬最切之問題以今日中國觀之則貧子說金而已獨此條則直接以針砭中國時弊之言也天下安有一部七長官今制各部皆有一管二尚書四侍郎而能舉其職者哉

(第十二) 行政首長論 行政官必有首長即指君主或大總統而此首長當由世襲乎當由選舉乎邊氏則主張選舉之說其言曰無論何種政體其掌行政之大權者不可不自人民出身苟非爾者必為人民之敵專制君主固敵也立憲君主亦不免於敵若使一國人立於其治下是受治於敵人也

案或有疑於此說謂如今日英國號稱政體最美之國是邊氏之論得毋太酷乎不知英國行政之首長實在人民出身之大宰相國王則有其名無其實也讀前號鄙著君主無責任義一篇自明

(第十三) 行政官責任論 邊沁曰。凡立一法者。必以其法之實行爲目的。欲其實行。則必使之有不得不實行者。此責任之所以必當明也。苟其不明。則所謂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之宗旨。遂將掃地明之。之實奈何。則懲罰是也。論者謂僅以賞譽。可以勸職。雖然。畏罰之念。過於趨賞。是人類之天性。然也。故與其恃賞。毋寧恃罰。則行政官有三法。一曰治罪。二曰贖刑。三曰褫職。是也。故必據此三要。以定條例。將議院彈劾之權。著諸憲法。然後責任之實。乃可舉。雖然。又不徒法律上之懲罰而已。若輿論亦一種無形之法制也。然必在立憲之國。政治一切。公布言論一切。自由。然後輿論乃有力。故苟無憲法。無民權。而欲以他力。箝制強暴病民之政府。其道無由。

(第十四) 論選擇司法官之法 邊沁曰。使人民自選立法官。宜也。使之並選司法官。非所宜也。蓋司法官之性質。能力。孰適。孰否。決非人民所能知也。苟使其選之。則一政黨之首領。必有與法官相結託。而謀其私利之事。是實公益之蝨賊也。或有謂使議院公舉之者。邊氏以爲議院不能知司法官性質能力之適否。與人民同。又有謂由行政官委任之者。邊氏謂其弊有三。一行政官決不能知誰某之可當此職。二使行政官選司法官。則權力集於一處。其危害莫大焉。三行政官與司法官相結。則立法權必爲所隱瞞。故邊氏謂必當定一資格。而使法官中合於此資格者。一人或數人。專任選舉之事。雖然。彼又論法官若有失職者。則當由人投票以彈劾之。罷免之。然約翰彌勒謂此論流弊甚多。反開法官以趨避之路云。

(第十五) 論陪審官 陪審官之制。孟德斯鳩李拔等皆極稱道之。惟邊沁則大以爲不可。其言曰。裁判之有陪審。非無利益。然利不足以償弊也。故非萬不得已。必不可用。請舉其弊。一使法廷有纏擾紛雜之憂也。二使法官對於公衆而輕其責任也。三選擇陪審人。甚覺繁難。徒使一人或衆人。空費其日力也。四訟獄不得速決。使原被告兩造。俱生煩厭也。邊沁於是別立准陪審官之法。即於每府縣中。定一資格。擇出若干人。以抽籤之法。使應其役。苟遇疑難之案。則徵集之云。

此邊沁氏政法論之大概也。要之邊氏著書。雖數十種。其宗旨無一不歸於樂利主義。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如常山蛇陣。首尾相應。圓滿周備。盛水不漏。雖謂樂利主義之集大成可也。更以一言概括之。則邊氏之意。以爲凡舉一事。立一法。不論間接。直接。苟能使過半之人民得利益者。皆可取之。其使過半之人民蒙損害者。皆可捨之。無論世俗所稱。若何大聖。若何鴻哲。若何明君。若何賢相。苟其所發論所措施。與此正鵠相繆。反者。則昌言排擊之。無所顧慮。無所徇避。快刀斷亂麻。一舉碎黃鶴。善哉善哉。此所以邊氏之論一出。而全地球之道學界。政治界。劃然爲一新紀元。蓋有由也。更質言之。則邊沁實英國學派一重要之代表人也。英國今日

樂利之結果其食邊沁之賜者非一二也邊氏亦人傑哉若夫貌襲其似不究其原以獨樂獨利而自託於邊氏之徒恐邊氏有知必當戰手於九原曰是非吾子吾賊也

邊氏之說博大精深其著書浩如烟海著者既未能徧讀而各譯本中亦未有蒼萃其精義為一篇可供重譯者（西籍中當或有之恨未得見）本篇之作以有限之日力涉獵原著兼取材於各書所徵引者頗極艱辛雖然東麟西爪其不能盡揭邊氏學說之精華無漏無誤也明矣茲將所引用書目列後學者欲窺全豹請更就左記各籍而瀏覽之

陸奧宗光譯 利學正宗

邊沁原著 Theory of Legislation.

中江篤介譯 理學沿革史

網島榮一郎著 西洋倫理學史

同 主義派之倫理說

山邊知春譯 倫理學說批判

竹內楠三著 倫理學

田中泰慶譯 西洋哲學者略傳

杉山藤次郎著 泰西政治學者列傳

小野梓著 國憲汎論

岡村司著 法學通論

有賀長雄著 政體論

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

中國之新民

二十世紀之天地。開其幕者今已一年有奇。此年餘之中。名人著述。鴻篇鉅製。貢獻於學界者。固自不少。而求其獨闢蹊徑。卓然成一家言。影響於世界人羣之全體。為將來放一大光明者。必推英國頡德 Benjamin Ridd 先生今年四月出版之「泰西文明

原理一書。

頤德者何人也。進化論之傳鉢。鍾子而亦進化論之革命健兒也。自達爾文種源論出世以來。全球思想界。忽開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學爲之一變而已。乃至史學政治學。生計學。人羣學。宗教學。倫理道德學。一切無不受其影響。斯賓塞起。更合萬有於一爐而冶之。取至殺至隨之現象。用一貫之理。而組織爲一有系統之大學科。偉哉。近四十年來之天下。一進化論之天下也。唯物主義昌。而唯心主義屏息於一隅。科學即中國所謂格致盛而宗教幾不保其殘喘。進化論實取數千年舊學之根柢。而摧棄之。翻新之者也。進化論之功在天壤。有識者所同認矣。雖然。以斯賓塞之睿智。創綜合哲學。自謂借生物學之原理。以定人類之原理。而其於人類將來之進化。當由何途。當以何爲歸宿。竟不能確實指明。而世界第一大問題。竟虛懸而無薄。故麥喀士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嘲之曰。今世學者。以科學破宗教。謂人類乃由下等動物變化而來。然其變化之律。以人類爲極點乎。抑人類之上。更有他日進化之一階級乎。彼等無以應也。赫胥黎亦曰。斯賓塞之徒。既倡箇人主義。又倡社會主義。即人羣主義。然此兩者勢固不可以並存。甲立則乙破。乙立則甲破。故斯氏持論雖辯。用心雖苦。而其說卒相消而無所餘。此雖過激之言。亦實切當之論也。雖然。麥喀士赫胥黎雖能難人。而不能解難於人。於是頤德乃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於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初著一書。名曰人羣進化論。Social Evolution。以解此問題。

頤德以爲人也者。與他種動物同。非競爭則不能進步。或箇人與箇人競爭。或人種與人種競爭。競爭之結果。劣而敗者滅亡。優而適者繁殖。此不易之公例也。而此進化的運動。不可不犧牲箇人以利社會。即人羣。不可不犧牲現在以利將來。故挾持現在之利己心。而謬託於進化論者。實進化論之罪人也。何以故。現在之利己心。與進化之大法。無相關。故非惟不相關。實不相容。故此現在之利己心。名之爲「天然性」。頤德以爲此天然性者。人性中之最「箇人的」。非社會的。非進化的。其於人類全體之永存之進步。無益而有害者也。頤德以爲人類之進步。必以節性爲第一義。節性者何。有宗教以爲天然性之制裁是也。苟欲羣也。欲進化也。必不可不受此制裁。宗教者天然性之反對者也。補助者也。常有宗教以與人類天然之惡質相抗。然後能促人羣之結合。以使之進步。故宗教家言。未有不犧牲箇人現在之利益。以謀社會全體未來之利益者。宗教之可貴。在是而已。頤德以爲論人羣之進化。不可不以生物進化之公例爲其基礎。因首引達爾文之學說。以爲前提。達氏之學說。其根本思想有二。

第一 一切生物皆有非常之繁殖力。無論何種生物。苟一任其生殖。而無他力以阻之。則其一雄一雌所產之子孫。必至布滿地球。此繁殖力。以幾何級數而增進。參觀本報第二卷第三十一條

第二 凡一切生物。惟適於境遇者。乃能生存。故常順應於境遇。而適有所變化。其變化之結果。則遺傳於其子孫。而此之變化。非獨在外形為然耳。即內部之機關亦然。即心理之機能亦然。

因此二者。而自然淘汰之公例出焉。自然淘汰者。謂生物雖恃其繁殖力。可以生存。然以其所產太多之故。不得不競爭。競爭之結果。於是大部分歸於滅亡。而生存者不過一小部分。當其競爭之際。各生物皆有自變化之能力。其變化雖小。而一以適於境遇為主。於是優而適者。獨存。遺其種於後。一切生物。依此公例。經無量世無量劫。以至今日。其間所經過之境遇。至復至雜。故其身體之組織。心智之機能。亦隨之以日趨複雜。一言蔽之。則一切生物。皆常受外界之牽動。而屢變其現在之形態而已。

此實達爾文學說之大概。舉數千年之舊思想。翻根柢而廓清之。為科學界哲學界起大革命者也。雖然。達氏之所謂優者。所謂適者。不過專指現存個體之利益。或其種族多數之利益而已。達氏之言曰。無論何等生物。必當常變其狀態。使有益於己。然後可以生存。頤德氏以為達氏進化論之中心點。在此。其所以不完滿者。亦在此。

頤氏以為自然淘汰之目的。在使同族中之最大多數。得最適之生存。而所謂最大多數者。不在現在。而在將來。故各分體之利益。及現在全體之利益。皆不可不犧牲之。以為將來達此目的之用。於是首明現在必滅之理。與現在滅然後輩治進之義。乃進言曰。以尋常人之識見。所最貪者。生也。壽也。所最惡者。死也。天也。然死之與天。有大關係於進化功用者。存何則。彼高等生物。下等生物之別。非以其住世之久暫為差。而以其傳種之長短。布種之廣狹為差。按者以住世之久暫。第其高下則故高等生物。其壽命不特不加長而已。往往愈進於高等。而其壽愈短。種族之所以能發達。有時固賴長壽。有時亦賴短命。使當外界境遇變化甚劇之際。則惟短命者。乃可與之順應。何以故。惟短命。則交代之專。屢起於是。乎其習慣其狀態。其性質等。變化甚速。得以適於時代。而自存。苟不爾者。以長壽而保持舊態。變化甚緩。不能與外界之變遷相追。遂則其競爭必敗。北而日歸。滅滅夫物之所以有生。其目的必非在自身也。不過為達彼大目的之途。即未來之過渡而已。其所以有死。亦即為達此大目的之一要具也。故死也者。進化之大原也。

頤氏以為凡物之不進化者。則無有死。彼下等簡單之生物。以單細胞結集而成者。是也。故其一箇之生物體。俄然可剖分。以為二箇焉。更可剖分。以為四箇焉。分裂又分裂。繁殖以至巨萬。而終不死。若是者。謂之無限之生命。高等進化之生物。則不然。其種族皆

有平均一定之壽限及限而不得不死若是者謂之有限之生命今使既列於高等生物與他高等者相競爭而生命仍復無限則他族之屢屢交代者其子孫皆多變化而有賴應運遇之資格我乃持舊態以與之競爭其種族之敗亡可翹足而待也故死也者進化之母而人生之一大事也人人以死而利種族現在之種族以死而利未來之種族死之為用不亦偉乎夫既為未來而始有死則亦為未來而始有生斷斷然矣

案死之為物最能困人記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人既生而必不能無死是尋常人所最引為缺憾者也故古來宗教家哲學家莫不汲汲焉研究死之一問題以為立脚點嘗綜論之約有八說儒家之教以為死而有不死者存不死者何曰名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曰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若何而與日月爭光若何而與草木同腐此儒家之所最稱也其為教也激厲志氣導人向上然只能引進中人以上而不能範圍中人以下矣猶有憾焉此其一道家之教厥有三派一曰莊列派以為生死齊一無所容心故曰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又曰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天其為教也使人志志開拓然放任太過委心任運亦使人彷徨無所歸宿此其二為老揚派以為死則已矣毋甯樂生故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一耳孰知其極其為教也使人厭世使人肆志傷風敗俗率天下而禽獸罪莫大焉此其三又次為神仙派以為人固有術可以不死於是煉養焉服食焉其愚不可及矣此其四此皆中國之言也蓋墨教不以死為立脚也短髮節髮之說其一端矣其在域外則埃及古教雖死之後猶欲保其遺骸於是有所謂木乃伊術者其思想何在雖不能確指要之出於畏死而欲不死之心而已此其五印度婆羅門外道以生為苦以死為樂於是有所謂不食以求死者有饑蛇虎以求死者有臥轍下以求死者厭世極盛而人道或幾乎息矣此其六景教竊佛說之緒餘冥構天國趨重靈魂其法門有可取者然其言末日審判死者復生是猶模稜於靈魂軀殼之間者也其解釋此問題蓋猶未確未盡此其七佛說其至矣謂一切眾生本不生不滅由妄生分別故有我相我相若留則墮生死海我相若去則法身常存死固非可畏亦非可樂無所望礙無所恐怖無所貪戀舉一切宗教上最難解之疑問一喝破之佛說其至矣雖然眾生根器既未成熟能受者蓋寡焉此其八八家之宗旨雖各不同要之皆離生以言死非即生以言死也所論者既死後之事非未死前之事也出世間之言非世間之言也宗教家言非科學家言也其以科學談死理圓滿透達頗撲不破者吾以為必推頤德氏此論夫死之困人也至矣雖有英雄豪傑氣概不可一世一語及此鮮有不嗒然若喪幡然改其度者公德之所以不能盡羣治之所以不能進皆此之由頤氏此論雖未可為言死之極軌然使人知有生必有死實為進化不

可○缺○之○一○要○具○爲○人○人○必○當○盡○之○一○義○務○夫○其○必○不○能○免○也○既○如○彼○而○其○關○係○重○大○也○又○如○此○等○是○死○也○等○是○义○務○也○其○奚○擇○哉○
奚○怖○哉○奚○餒○哉○以○此○論○與○孔○佛○耶○諸○大○宗○教○說○並○行○則○人○庶○不○爲○此○問○題○所○困○而○世○運○可○以○日○進○頤○氏○所○以○能○爲○進○化○論○革○命○鉅○
子○者○在○此○焉○耳○

頤○氏○又○言○凡○物○之○有○男○性○女○性○之○別○也○亦○非○爲○現○在○也○非○爲○生○物○各○箇○之○利○益○也○凡○以○爲○未○來○計○使○適○應○於○時○勢○而○遠○其○變○化○之○率○
也○有○兩○生○物○於○此○則○必○各○經○過○其○特○別○之○境○遇○各○自○發○達○各○有○其○過○去○所○受○之○特○色○因○使○之○結○合○焉○調○和○焉○俾○其○特○色○於○其○子○
則○比○之○僅○傳○單○一○之○特○色○者○其○必○有○所○優○矣○欲○結○合○兩○物○之○特○色○不○可○不○結○合○其○含○此○特○色○之○細○胞○此○男○女○之○事○所○以○爲○貴○也○凡○生○
物○之○由○生○而○至○死○也○其○間○體○內○細○胞○又○屢○屢○變○化○故○當○其○受○生○也○既○受○祖○宗○傳○來○各○種○複○雜○之○特○色○及○其○成○長○也○又○自○有○所○受○外○界○
重○染○之○特○色○復○加○於○舊○特○色○之○內○而○一○併○貢○獻○於○其○子○孫○此○乃○種○族○之○所○以○日○進○也○然○則○人○生○數○十○寒○暑○所○以○常○轉○旋○其○體○內○細○胞○
而○變○化○之○者○凡○亦○爲○未○來○計○而○已○自○然○淘○汰○既○以○未○來○爲○目○的○故○生○物○既○全○爲○未○來○而○存○立○故○故○凡○爲○未○來○而○多○所○貢○獻○者○高○等○生○
物○也○反○是○者○下○等○也○代○未○來○而○多○負○責○任○者○高○等○生○物○也○反○是○者○下○等○也○故○勤○勞○於○爲○未○來○者○則○爲○優○爲○勝○怠○逸○於○爲○未○來○者○則○爲○
劣○爲○敗○不○見○夫○動○物○乎○最○下○等○者○產○卵○即○放○任○之○不○復○顧○故○其○卵○及○其○幼○兒○之○大○多○數○皆○常○滅○亡○稍○進○至○鳥○類○則○孵○化○其○卵○而○復○養○
育○之○更○進○至○哺○乳○動○物○則○養○育○其○兒○之○勞○愈○多○而○在○生○物○界○愈○占○高○等○之○位○置○物○既○有○之○人○亦○宜○然○
頤○德○現○定○此○義○爲○進○化○論○之○標○準○因○持○之○以○進○退○當○世○之○學○說○其○言○曰○「進○化○之○義○在○造○出○未○來○其○過○去○及○現○在○不○過○一○過○渡○之○方○
便○法○門○耳○今○世○政○治○學○家○羣○學○家○之○所○論○雖○言○人○人○殊○要○之○皆○重○視○現○在○而○於○未○來○少○所○措○意○焉○是○可○爲○浩○歎○也○如○所○謂○社○會○論○國○
家○論○人○民○論○民○權○論○政○黨○論○階○級○論○等○雖○其○立○論○之○形○式○不○同○結○論○各○異○而○其○立○脚○點○常○在○於○是○即○如○近○世○平○民○主○義○之○新○思○想○所○
謂○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者○亦○不○過○以○現○在○人○類○之○大○多○數○爲○標○準○而○已○其○未○來○之○大○利○益○若○與○現○在○之○大○多○數○利○益○不○能○相○容○則○棄○
彼○取○此○非○所○顧○也○試○條○論○之○自○百○年○以○前○法○國○大○革○命○所○自○出○之○思○想○以○迄○近○世○德○國○社○會○民○主○黨○所○稱○述○之○學○說○其○最○精○要○之○論○
不○過○以○國○家○爲○謀○公○衆○利○益○之○一○機○關○而○已○胎○孕○法○國○革○命○者○若○康○輒○若○希○比○沙○士○若○志○的○羅○若○達○廉○比○爾○諸○家○皆○以○社○會○爲○箇○
人○之○集○合○體○故○不○可○不○以○箇○人○之○利○益○爲○目○的○社○會○之○义○務○即○爲○現○時○組○織○社○會○之○人○汲○汲○盡○瘁○是○也○其○意○義○未○嘗○有○所○謂○未○來○
者○存○也○盧梭○祖○述○此○說○而○益○倡○之○混○國○家○與○社○會○爲○一○其○所○重○者○亦○在○國○家○多○數○人○民○之○利○益○亦○未○嘗○有○所○謂○未○來○者○存○也○英○國○平○
民○主○義○首○倡○之○者○爲○斯○密○亞○丹○其○所○著○原○富○發○揮○民○業○之○精○神○建○設○恒○產○之○制○度○破○壞○過○去○之○習○慣○以○謀○現○在○之○利○益○而○於○未○來○一○

問題蓋闕如也斯密所發起之新思想。經邊沁、阿士丁按日人常譯為奧斯、占士彌勒按約翰彌勒之父也、瑪兒梭士按二人皆生計學家、約翰彌勒諸賢之購求。益臻完備。皆以現在幸福為本位。以鼓吹平民主義者也。邊沁以為羣學之理想。在於增進一羣之利益。而一羣之利益。即合其羣內各人之利益而總計之者也。一切道德。皆以此為根原。能自進已之利益者。謂之善行。反是謂之惡行。為利益而犧牲義務可也。為義務而犧牲利益不可也。若此者。世稱之為樂利說。實現在主義之極端也。按此說與前說迥異。氏學說自明。此等思想。自經約翰彌勒引申發明之後。以未曾有之勢力。深入於英國人之腦中。斯實可謂近世自由主義之導師也。然其流弊所存。固不能為諱者。約翰彌勒學貫百家。識絕千古。其高深博大之理想。固吾所大敬服。然雖其所論亦以現在之利益為基礎。僅能言國家之所以成立。而於人羣之進化仍無關也。夫國家非人羣之一機關乎。以彌勒之達識。生當進化公例大明之日。而於「現在者非為現在而存實為未來而存」之理。竟不克見及。不可謂非賢者千慮之一失也。斯賓塞以進化哲學。倡導學界。其大功固不可及。至其羣學之思想。亦不免與彌勒同病。斯賓塞屢言犧牲過去。以造現在。而不言犧牲現在。以造未來。無他。重視現在。太過見有所蔽。而於現在必滅之理。未嘗厝意也。雖然。斯賓塞非全忘未來者。彼嘗言曰。人羣之進化。實由現在之利益與過去之制度相爭。而後勝於前之結果也。又曰。國界必當盡破。世界必為大同。此皆其理想之涉於未來者也。雖然。彼其所根據者。仍在現在。彼蓋欲以現在國家思想擴之於人類。統一之全社會。未足真稱為未來主義也。其在德國有所謂唯物論者。有所謂國家主義者。有所謂保守黨者。有所謂社會黨者。要之悉皆以現在主義為基礎而已。今之德國。有最占勢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之簡人主義。尼志埃為極端之強權論者。前年以狂疾死其勢力被廢全歐。世稱十九世紀末之新宗教。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之強者所壓伏。尼志埃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少數之優者。為多數之劣者所鉗制。二者雖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之其目的皆在現在。而未嘗有所謂未來者存也。頤德氏既臚列諸家之說。一一駁難之。因斷言曰。十九世紀者平民主義之時代也。現在主義之時代也。雖然。生物進化論既日發達。則思想界不得不一變。此等幼稚之理想。其誤謬固已不可掩。質而論之。則現在者實未來之犧牲也。若僅曰現在而已。則無有一毫之意味。無有一毫之價值。惟以之供未來之用。然後現在始有意味。有價值。凡一切社會思想。國家思想。道德思想。皆不可不歸結於是。此實頤德著書之微意也。

(未完)

亞里士多德之政治學說

中國之新民

大哉亞里士多德。生乎二千年以前。而今世之言哲學者。言名學者。言數學者。言天文學者。言心理學者。言倫理學者。言生計學者。言政治學者。無一不崇拜之。以為鼻祖。以為本師。試一繙泰西汗牛充棟之科學書。觀其發端。無不敘述本學之沿革。無論何科。無不皆推本於亞里士多德。於戲大哉亞里士多德。吾欲一一臚舉其學說。則恐累十數萬言。猶不能盡。今他勿論。先論政治。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希臘之雅典人。生於西歷紀元前三百八十四年。卒於同三百二十二年。柏拉圖之弟子。梭格拉底之再傳弟子。而亞歷山大王之師傅也。古代之文明。極盛於希臘。希臘之文學。薈萃於雅典。雅典之學術。集成於亞里士多德之一身。亞氏者。實古代文明之代表人也。而所謂 *Politics* 治學之一科學。所以能完全成一顯門。漸次發達。以馴致今日之盛者。其功必推亞氏。故欲治此學。不可不以亞氏學說為研究之初階。

先是亞氏之師柏拉圖。嘗著一書。名曰「共和國」 *Republic*。鼓吹大同理想。以為大同之世。人不得獨妻。其妻獨子。其子不得有私財。貨不藏。已力不為。已則姦淫不與盜竊。不作而世乃大平。參觀本報第七號。牛計學沿革小史。此實與中國禮運之微言大義相暗合。而理想家之極軌也。奈其事終非此。五濁惡世之所得行。其境終非此。萬數千年內之人類。所得達。於是賢弟子亞里士多德起。而損益補正之。然後政治學之鵠乃立。柏氏之說。如駕輕氣球。縱觀宇內。俟構華嚴樓閣於一彈指頃。亞氏之說。則不離平地。不厭塵濁。徐取此世界。而莊嚴之。再造之者也。柏氏以倫理學與政治學混視為一。而亞氏則區別之。亞氏非捨棄理想。而其理想必務與事實相緣附。此其所長也。

亞氏乃博觀人羣之現象。及希臘列國當時之政體。以求國家起原發達之跡。以為人之為羣。始於家族。家族相集。次成村落。村落團結。次成國家。雖然。以進化次第論。則國家視家族村落為稍後。以人生目的論。則國家視家族村落為尤要。何也。必至於成國家。然後人道乃完。國家猶全體也。國家以內之諸結集。猶肢官也。無全體則肢官亦無所附。亞氏乃言曰。一人也者。善羣之動物也。其好為政治。天性然也。又曰。苟不恃羣。不恃國。而能自生。存者。必非人類也。非高於人類之諸神。即下於人類之禽獸也。亞氏持此義。斷定國家為人道不可須臾離之物。其成之也。非偶然其存之也。非得已。此即亞氏之政治起原論也。

按柏拉圖言人之所以相羣。全為謀生計上之便利。其理不如亞氏之確。

又按亞氏謂人之天性善爲羣。其所謂天性者有二義。一渾純之天性。指其未發達者而言。二完全之天性。指其已發達者而言。故最初之生民。雖非能合羣而爲政治。然此不過如小兒之不能善飯。非其性之不能實。其性之未至耳。故必至合羣爲政之後。然後真性乃見也。

次論國家之性質。亞氏以爲國家者。結集而成體者也。而其結集之者。實惟國民。按原書作市民。蓋希臘之國家。實市府也。故當時有市民無國民。今爲便說者。借易以國字。故欲知國家之性質如何。當先知國民之性質如何。亞氏乃爲界說三條。

第一 國民者非同居一地之人。皆可冒此名也。若外國人之流寓者。若奴隸。皆同居此地。而不可謂之國民。

第二 國民者非僅有裁判上之權利。即可冒此名也。雖非國民者。藉條約之規定。亦得有裁判上之權利。按如外國人之參政。亦常一體裁判之。而

於國民之資格無與也。又如未成年者。而退者。嘗犯罪失公權者。外國人之爲後於本國者。皆非完全之國民。

第三 真國民者有權以參預一國立法行政司法諸政務。得任一切之官職。無有限制者也。

按亞氏之釋國民。其義有未盡。然二千年前之學說。勢不能如今日之完備。此不足爲亞氏病也。凡讀斯篇者。皆作如是觀可也。又按今日我國國民之資格。恰與亞氏所列第二條者相類。未足稱爲完全國民也。

亞氏最有功於政治學者。在其區別政體。彼先以主權所歸或在一人或在寡人或在多人。分爲四種政體。一曰君主政體 Monarchy 二曰貴族政體 Aristocracy 三曰民主政體 Polity or Democracy 此實數千年來言政體者所莫能外也。亞氏又不徒以主

權所在爲區別也。更以行此主權之手段。或正或不正。而細判之。於是乎三種政體。各有變相。都合爲六種。其君主政體之不正者。謂之霸主政體 Tyranny 其貴族政體之不正者。謂之豪族政體 Oligarchy 其民主政體之不正者。謂之暴民政體 Ochlocracy 至其

正不正於何判乎。凡以公意謀國家之公益者。則無論權在一人在寡人在多人。皆謂之正。以私意謀一己之利益者。亦無論權在一人在寡人在多人。皆謂之不正。

按此亞氏政體論之大略也。其三種分類。後世談政體者莫不徵引之。蓋未有他種區別更善於彼者。故相沿而不能易也。雖然。當知亞氏所指三種政體。與近代之三種政體。皆大有異。古代君主政體與近世君主政體。所異者何。近世之君主。比於古代之君主。其實權更強且大也。近世專制君主。以行政之職。兼立法之權。古代則無是。古代之人羣。實無所謂立法之思想存也。所謂法律者。不過因前古之習慣。循積奉行。其君主未嘗有獨布一法令。破壞一羣之習俗。以厲行之者也。故古代之君主。其專制權

雖能行於臣民之上而不能行於法律之上也。非如近世之專制者無服從法律之義務。繪言一出萬法皆空也。此其所以不同也。古代貴族政體與近世貴族政體所異者何。欲觀近世貴族政體之真相。宜借鑒於英國。英國自十九世紀初葉以前名為有限君主政體。A Limited Monarchy。實則純然貴族政體也。八三二年。一八六七年。一八八五年。三次改革國會條例。至今貴族政體之跡全

英國之貴族政體其貴族非自認爲我即國家。不過行政治上之監督權耳。古代不然。古代貴族秉政之國不以一國中全體人民爲組織國家之分子。惟以少數之貴族爲組織國家之分子。而其餘小民皆爲附屬物也。分子者。物理學上之語。如氫氣與氧氣

全體爲分子。組織成國家。含人民則無國家也。古代貴族不然。惟以已爲組織成水之分子。其餘小民則視爲浮於水面之物也。不審惟是古代所謂民主制度其實猶不能如近世之貴族制度也。何則。彼所謂有公民權者不過國民中一小部分耳。自餘則謂之奴隸。不謂之民。亞氏所生之雅魯。其奴隸殆十倍之。又亞氏不以奴隸之制爲非。詳見下節。以此少數之公民爲一國之分子。舍彼之外則無有國家。謂非貴族如何。至其當時所謂貴族政治者。又於此少數之中而更少數者也。此其所以與今制劃然也。古代民主政治與今世民主政治所異者何。其(一)則如上所述。古代民主之與貴族不過百步

五十步之差也。其(二)則古代之民主政體其會議國事也。凡有公民權者皆躬列其席。雅典是也。今則不然。人民不能人人皆列席。惟投票選出代表人使代已發表意見。故古代之民主制其民有直接之參政權。今世之民主制其民僅有間接之參政權也。古代之制惟在小市府可以行之。幅員稍寥廓則勢不能集。所以羅馬統一全歐以後其民主政治不能偏及。不能久存也。今世之制則雖合全球爲一國可也。此又其所以爲異也。要之知人論世乃得其真。讀亞氏之書當審彼二千年前之羣治何如。若徒以今日之眼觀之。未有不在此窒礙者也。

又按貴族政體極盛於古代。直至百年以前其燄猶未衰。自今以往殆將滅絕矣。今日天下萬國既無復有一貴族政體者存。故亞氏之分類雖直至孟德斯鳩猶採之。及近世則漸廢不用。據政治學者所分大率爲獨裁政體合議政體兩大類。而其中復分

子目焉。參見本報第八號政治第四葉中國通行舊譯有所謂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者。其名號稍悖於論理。蓋所謂君主者殆指專制君主言。所謂君民共主者殆指立憲君主言。然立憲君主固不能謂之非君主也。此其所以爲失當也。然則今日而言政體當刪出亞氏所列

貴族一項。惟存君主民主二者。而君主之中復區爲專制立憲兩子目焉。斯爲得矣。雖然君民共主四字一極良之名詞也。吾蓋不忍舍之。然則雖稍謬論理而徇俗稱亦未始不可也。要之君民共主之一政體實過渡時代最妙之法門也。其制固不可以久

然在今後數百年間保持治安增進公益道未有善於是者。此種政體之出現實由進化自然之運使。然亞氏之時代勢不能預

構此思想亦無足怪。君民共主之政治。蓋歸於英國。英國之政權。不徒合君與民二者而爲一也。又合君與民與貴族三者而爲一。亞氏所奉三種水炭不同器之政體。今乃合一爐而治之。此又亞氏所不及料也。

又按亞氏以三種政體。並其變相。合爲六種。孟德斯鳩則刪其貴族變相。民主變相二者。定爲四種。此實無理之分類也。夫正不正至無定形也。試請亞氏於君主與暴君之間。貴族與豪族之間。民主與暴民之間。而釐然畫出一界線。曰如何之程度。則屬於甲如何之程度。則屬於乙。吾知其難矣。譬吾中國君主。堯舜湯武之爲令辟。秦政隋唐之爲民賊。夫人而知矣。然此二者之相去其間。不啻千百級級級之程度。互異夫孰能取而武斷之。曰自某級以上。皆正格之君主政體。自某級以下。皆變相之君主政體也。推之貴族民主兩項。亦復如是。故吾有以知亞氏六種分類之法不可行也。吾以爲不論及正不正則已耳。苟論及此。則惟民主爲正。而其餘皆不足。以當此名也。何也。國者民之結集體也。民之在國。猶血輪之在身也。血輪有一窒塞。其全身爲之不甯。故主權之當在民。此事理之至淺而無待煩言者也。然則民主亦有不正者乎。曰有。法蘭西大革命時代是也。彼其時實非多數爲政。仍少數爲政也。託民主之名。而無其實者也。然則自餘兩政體。亦有優劣乎。曰貴族政體無往而不賊民者也。既非所以保一國之自由。亦非所以保一國之秩序。貴族政體之爲劣體。不俟辯也。然各國大率無不經過此級也。然各國大率無不經過此級也。若夫君主政體。則異是。當人羣之初立也。人皆率其惡性。以恣於野蠻之自由。爭奪相殺。靡有已時。無法律無制裁。故非有強有力者。行威嚴以鎮壓之。則其羣終不可得就君主政治者。初民時代之愚人也是。故此種政體。在今日則謂之不正。而在古代則謂之正。雖然。其所謂正者。與民主之正有異。吾聞佛之說法。有實有權。權法者何。因衆生根器未成熟。而別開一方。便法門以導之。使由迷而漸入悟也。及既悟矣。則權法在所必當捨。苟不爾者。謂之法執。而法轉爲迷。因矣。故權法在小乘教謂之正。在大乘教謂之不正。君主制度亦然。既過其時。不可不舍。所謂權正非實正也。故吾以爲不論正邪。則已。苟論此。則六者之中。五皆變而惟一爲正也。

且亞氏所謂正變者。其區別在一謀公益。一謀私益云爾。謂君主貴族爲政之時。而能後其私利。以先人民之公益。若此者。雖放書雅記。時或附會而樂道之。至其實事。吾未之見也。有強權者。恒濫用其權。人類之天性然矣。故亞氏所謂三種正格者。雖未嘗不可惡之。以爲鵠。若夫徵諸歷史上。恐億劫而不一遇也。雖然。同一謀私益也。在多數人民自謀之則私也。而反爲公矣。故亞氏之論理。惟民主政體有正之可言。其餘皆無可言也。若民主而仍有不正者。則必其非真民主也。否則當應用權法之時。而誤用實法也。

亞民又論政體腐敗之由及其革命循環之狀以為凡一國之始立也其最初之政體必為君主政體所謂武人為於大君也以其強有力故故能統率羣落掌握主權整齊團體之以成一國之形此為第一級即君主及後此傳國於子孫子孫漸忘開創之艱不復率由祖法以謀國家人民之公益專制恣行民不堪命此為第二級即君主專制之弊既極於是其臣下有起與為難者叛亂滋生其結果也倡亂之諸首領代起以掌握政權市筐篋之恩結人民之歡以自固其位此為第三級即貴族及貴族政體既確立漸無藉人民之助於是益恣肆以徇私利其黨與多其團體大故其害人民之自由壞羣治之秩序比於一人之君主其禍尤烈此為第四級即貴族及其極也民不聊生於是多難者相率蹶起致成劇烈之革命革命以後除公害與公益國乃大治是為第五級即民主及於斯時也有一二梟雄策蹠者起焉煽惑愚民自植權力羽翼已就遂觀天位至是復迴轉於第一級而君主專制政體再興而革命循環之圈一周君主政復興之後其第二次循環亦復如是善惡相續治亂相尋如是遞嬗以至無窮

按亞氏此論與孟子所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者其理想正同雖然此未足以為政治之真相也此蓋亞氏確其有生以前所經之歷史而推測將來耳實則後此地球上諸國從未有依此定例以為循環者夫創業者多善政繼業者多弊舉此在君主貴族兩政體或有然至於民主之治其現象適與此相反草創伊始民未習於自治法律未備風俗未醇往往時漏百出為行之數十年百年經驗日多逐漸改良遂能成為完全真民主之治此近世歐洲諸國之明效大驗也亞氏所謂由第五級變為第六級者在古代希臘羅馬雖嘗有之然彼非真行政耳苟真行政則進矣斷未有能退者也吾請更以佛理譬之學佛者以成佛為究竟當其未成佛也則輪迴循環於天人六道中或受天身或受龍身或受人身或受餓鬼畜生身於彼於此其變相不可究詰亦無一定升降之次第而惟視其所造業以獲報果苟一旦成佛矣則斷未有復能墮落者也苟猶墮落則必其所到者仍非佛地也政治亦然政體以民主為究竟當其未至民主也則沈淪循環於民賊之下或遇仁君而為君主政或遇暴君而為霸主政或遇共和而為貴族政或遇橫強而為豪族政或遇亂賊而為暴民政於彼於此其變相不可究詰亦無一定進退之例而惟應其時勢以生波瀾苟一旦成民主矣則斷未有能復墮落者也苟猶墮落則必其所行者仍非民主也不觀夫美法二國之比較乎美國自獨立以來所行者真民主也吾敢信其自今以往更歷千萬年斷未有轉為君主政體或貴族政體者也法國大革命之時所行者非真民主也故自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〇年凡八十年中復戴君主者三度改易憲法者二十一次大亂勢

勢幾無寧歲無他未至其究竟則然耳故孟子一治一亂之言非吾所敢從也吾以為不治則已苟治未有復能亂者也雖美國今猶未可謂之郵治再以佛語言之則美政殆已到辟支爲覺位猶未能到佛菩薩位也使治而復亂則所謂治者必非真治也今日進化之學理大明知一切有機體之物莫不循進化公例國家一有機體也夫焉能獨戾此例乎進化與循環正兩反對之現象也知此則亞氏政體循環之說不攻自破矣至其前此之有循環則亦不過循環於進化之中特其圈太大易被眩惑故誤此爲彼耳參觀本報第三號

又案亞氏所謂由民主而復爲君主者在泰西往往有之希臘則國數見不鮮矣後此如羅馬之該撒法蘭西之拿破崙第一拿破崙第三皆其最著者也民智民德之程度未至於可以爲民主之域而實然行之此最險事言政治者所不可不熟鑑也至其言君主貴族民主遞嬗之理在時者泰西諸國亦屢見焉但其論斷不可通於今日今後之貴族政體殆如死灰之不可復燃矣如彼俄羅斯者今世界上第一專制國也使其將來果有破壞今制之一日試問能如亞氏之例復移於貴族之一階級乎必不然矣

然則亞氏於諸種政體之中以何者爲最良乎亞氏之說道德也最尊中庸其言曰「真勇在亂暴與卑怯之間與仁在吝嗇與奢侈之間」故彼亦據此意以論政治亞氏乃言曰無論何國之民大率可區爲三級一曰富而貴者假名曰上等社會二曰貧而賤者假名曰下等社會三曰在富與貧與賤之間者假名曰中等社會一國之中上等社會常最少數下等社會常最多數而中等社會亦常在其中苟一國政權而在彼最少數者彼等嗜奢淫佚不事民事甚者賤括人民之脂膏以爲己肥其害國莫大焉反是在彼最多數者彼等無學識無經驗不能事事甚則虜掠富者之財產陷於無政府之慘狀其害國亦莫大焉故莫如執兩端而用其中使國之政權常在次多數之中等社會則常能調和彼兩階級而國本以固矣

按亞氏此言至當不易之言也今日歐美諸立憲國皆遵此道也其所以能破壞專制確立自由其始亦未有不賴中等社會之功者也「最大多數最大幸福」一語誠可爲政治界之金科玉律然今猶未至其時也今世各國之社會黨挾持此義以號召於天下然其弊往往陷於無政府主義此固不可以立即立矣而亦不可以久也雖然亞氏之言在歐西則甚易領會自中國人讀之則苦難索解矣何也中國數千年來只有一人政體而更無所謂「寡人政體」多人政體者不問其爲上等社會中等社會下等社會皆戢戢然同處伏於一尊之下而更何從於此三者之間而下比較也又案亞氏此言比較多數而不論及君立者當時其君主政體殆全無矣

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析之論亦自亞氏始也亞氏之言曰一國之政治樞機有三（第一）討議國事之權也（第二）官吏之資格

及其職權也。(第二)司法權限也。其第一項所掌者。凡國中宣戰、媾和、締結同盟、解散同盟、諸大政。以及制定法律、監督會計、審定死刑、放逐、沒收等諸大獄。時希臘人皆以衆議決之。此等權力當以歸諸全體之人民。或人民中之一部分。其歸諸全體之人民者。民主制之特質也。至人民參與政治之方法亦不一。有為一總團體合而議之者。有不能為總團體。故輪班而議之者。亞氏當時未有代例以濟其窮實則此兩法皆不可行於今日也。然其權限惟在選舉官吏。議准法律。決定和戰。稽查國計。學卒數大端足矣。其餘一切行政事務。當委託於當局官吏。若行政權盡吸集於議會之手。此實最惡濫之民主制。非國家之福也。

案英國長期國會之末路及法國大革命時代。皆吸集行政權於議會。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亞氏早道破之矣。其第二項。亞氏提出種種之問題。曰官吏之數當幾何乎。曰官吏所當管理者為何等事務乎。曰其在職之任期當若何。將終其身乎。抑有期限乎。其期限宜長乎。宜短乎。一人可得再任乎。將不得乎。曰任命官吏之法當若何。其任之之權當在何人乎。其可以任者當屬何等人乎。一切人民皆可以任用官吏且被任用為官吏乎。抑於人民中立特別之等級。特別之限制。惟某種人得有任官權。惟某種人得有被任為官之權。而他皆不得乎。其任之之時。當用選舉法乎。抑用抽籤法乎。亞氏乃參伍錯綜之。而列為十二種格式。各順應於其政體。以為適宜。其論民主政體所當行者。則一切人民皆得選官吏。一切人民皆得為官吏。而其任用之法。或選舉。或抽籤。隨其所司之職為區別是也。

按抽籤選官之法。頗駭聽聞。蓋當時希臘諸邦。而積既小。而有公民權者。其人數亦更有限。且尋常官吏。酬俸至薄。人不樂為。特以維持國家之義務。不得不強羣中若干人。使從事耳。故當時亦兼採用此法。其第三項。亦提出三種問題。曰當以何等入任法官乎。法官之職掌如何乎。其任命之方法如何乎。亦順應於三種政體而論之。茲不具引。

(未完)

生計學(即平)學說沿革小史

例言七則

中國之新民

一 茲學為今世最盛之學。其流別最繁。其變遷最多。其學科之範圍最廣。其研究之方法最嚴。非專門名家。莫能測其涯。淡。淺學如余。安足語此。嘗請侯官嚴先生論次其大略以詔後學。先生方從事他業。未能及也。而方今新學將興。茲

科理想。尤爲我邦人所不可不講。是用不揣驽昧。敍其梗概。聊當管窺推輪云爾。

一茲學學史。東西作者數十家。其卷帙繁者。動至千數百葉。蓋附庸而蔚爲大國矣。今欲以報章短文。櫛其綱要。談何容易。稍繁則二三十號不能盡。太簡則讀者又不解其理論所由來。本論於上古中古務求極簡。自斯密亞丹以後。又不敢避煩。求適我國今日學界之用而已。體例之駁。所不辭也。

一茲學譯出之書。今只有原富一種。(其在前一二無可觀)理深文奧。讀者不易。先讀本論。可爲擁篲之資。但此論簡略已甚。於學科原理。無餘地可以發明。而所用名詞。又多爲尋常書籍所罕見。學者苟不讀原富。又恐並此而多不盡也。

一本論乃輯譯英人英格廉、Ingram 意人科莎、Cossa 日人井上辰九郎、三氏所著之生計學史。而刪繁就簡。時參考他書以補綴之。惟著者於外國文學。方始問津。本科與義。未窺崖略。謬誤之處。知所不免。惟海內君子。敬之。

一茲學之名。今尙未定。本編尙用平準二字。似未安。而嚴氏定爲計學。又嫌其於複用名詞。頗有不便。或有謂當用生計二字者。今姑用之以俟後人。草創之初。正名最難。望大雅君子。悉心商榷。勿哂其學基不定也。

一論首爲發端一篇。本與學說沿革無關。但我國人今尙不知此學之重且要也。故發明其與國種存滅之關係。冀啓誘學者研究之熱心云爾。

一篇中人名及學理之名詞。依嚴書者十之八九。間有異同者。偶失檢耳。

發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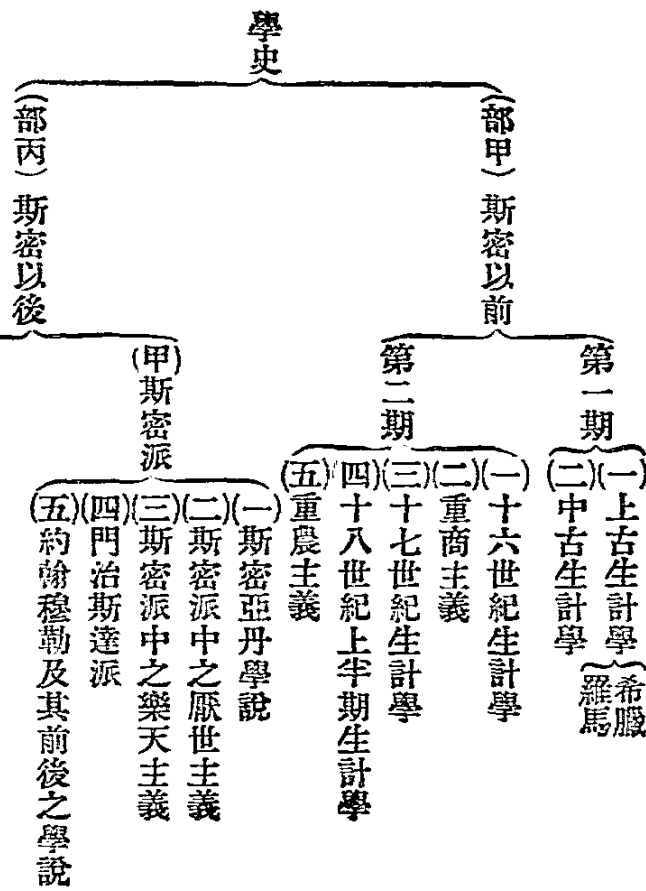
英國鴻哲斯賓塞曰。『凡人羣不外兩種。一曰尙武之羣。二曰殖產之羣。此兩者皆所以爲羣之具。無論何羣中。皆同時並存。不可偏廢者也。雖然。其力有消長焉。其在上古蠻野時代。以戰爭爲常。以平和爲偶。其生產機關。不過爲武備機關。而設所以給兵士之糧。發武門之欲而已。故可命爲尙武之羣。其在較近開明時代。以平和爲常。以戰爭爲偶。其武備機關。不過爲生產機關。而設所以給兵士之糧。保衛農上。故可命爲殖產之羣。』今日則全世界赴於開明之時也。故凡立國於天地者。無不以增殖國富爲第一要務。而日演無形之競爭。以門於市場。豈好事哉。勢使然矣。論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大學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我中國土非不廣。人非不衆。而百姓愁苦。財用不與。彼蚩蚩者習而安之。莫知其所由然。或以爲是天運循環。莫之爲而爲。

現象莫不皆然者也。夫豈有人焉日操刃以屠之刈之也。而優勝劣敗之機自趨於此。我中國人傳種之術最稱發達。嘉慶末年統計號三萬萬人。有奇。據西哲考定生理公例。每二十五年進率當倍自道光迄今。凡七十餘年。用遞乘級數推算。當得戶口二千餘兆。而今乃不過以四百兆。閱視前數。僅增三分之一。而以公例之正率求之。所損者一千六百餘兆矣。率此以往。更越百年。其退率與夏威夷士蠻成比例。又豈奇也。夫京師所稱首善之區也。試行郭中道殍之數。日必過十一冬之葬雪中。一春之死。疏毒者。北方冬同寒不能忍。城市喧黃。以動。以萬計。嫁娶無節。而好孕惡育。例不舉兒。都會棄孩。每夕多有。或以溺殺。如豚犬然。其豕。或弱一時。春暖則發毒死者。相若于道。冠而天者。又十而九也。豈有他哉。惟粹於生計。則然耳。然則居今日而論國危。夫豈待櫛之迫於海疆。版圖之改隸。他族然後謂之亡。然後謂之滅。即此一事。而天下至危。極險之現象。豈復有過是者乎。儒者動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庸詎知義之與利。道之與功。本一物而二名。去其甲而乙。亦無所附耶。庸詎知一人之不利。馴至為一國之不利。一種之不利。並四萬萬人。而將索諸枯魚之肆。耶。抑吾中國人以嗜利聞天下。心計之工。自營之巧。若此。初未嘗以正誼明道之教。而易其俗也。宜其富力甲天下。財競雄五洲。而其結果。乃若此。母亦由不明學理。不知利字之界說。其所謂利者。非利而常為害之尤見。頃刻錙銖之小利。乃不惜捐棄此後。應享無窮之大利。以易之一人。如是。人人如是。嗚呼。中國國力之銷沈。皆坐是而已。播紳之子弟。佗其冠種。其辭既諱利。而不敢道。而惟以孔言。跖行。率天下其明目張胆。以從事於利者。則固已見擯於九流之外。久矣。以如此國。以如此民。而渾渾焉。當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衝。吾又安知其所終極也。西國之興。不過近數百年。其所以興者。種因雖多。而生計學理之發明。亦其最要之一端也。自今以往。茲學左右世界之力。將日益大。國之興亡。種之存滅。胥視此焉。嗚呼。是豈崎嶇巖穴高語仁義之迂儒所能識也。茲學始盛於歐洲。僅一百五十年以來。今則磅礴濔濔。如日中天。支流縱橫。若水演派。而我中國人。非惟不知研此學理。且並不知有此學科。則其丁茲奇險而漠然安之也。又何怪焉。故今略述梗概。著為是篇。學者就其學說之進步。與國計之進步。比較而參觀焉。則夫吾中國今後所以自處者。其可不悚耶。其可不勗耶。嘻。慎勿以幸。幸為利之言目之也。

第一章 本論之界說及其敘目

生計學史與生計史有別。其界說一如政治史之與政治史生計史者。敘述歷代各國國民生計之實況及其制度也。生計學史者。專言學說之沿革。而非言制度之沿革。學說與制度。釐然二物也。雖然。其關係固甚切密。學說每資現行之制度。以為講求。制度亦每承新闢之學說。

而生變動。二者互相為因。互相為果。故本論之範圍。雖在學說。而往往牽及制度。勢使然也。論生計學之起原者有二說。甲說曰。此學之誕生。日實在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年蓋以斯密亞丹之原富。以是歲顯於世也。前乎此者。雖有重商重農諸派。不過為斯密之驅除。後乎此者。雖有主史主羣諸家。不過為斯密之苗裔。然則斯密以前。決不得謂有生計學史。即有之。亦不過謬誤之歷史而已。乙說曰。天下無論有形無形之事物。皆未有突然而生者也。故生計學之濫觴。實自人類之初。為羣。既已為羣。則生計之問題。自不得不起。有分業。則有交易。有交易。則有貨幣。此後種種現象。逐漸發生。日譁日明。遂為今治。故敍生計學史。非起筆于古代不為功也。二說正相反對。而各有所偏。今折其衷。則此學萌芽已久。而使之釐然成一學科者。則自斯密亞丹以來也。故本論以斯密亞丹為中心點。而上下千古以論次之。全論概分二部。部復分章。章或分節。以圖示其目如下。



(乙) 非斯密派
 (一) 歷史派
 (丙) 新學派
 (二) 國羣主義派

諸家學史。多分爲三時期。第一期。則上古及中古也。第二期。則自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之上半也。第三期。則自重農派以後也。又其彼斯密後之學派。率以國爲區別。此表分類。由著者參酌羣書。益以臆見。其當否不敢自信也。

第二章 上古生計學 部甲 第一期之一

生計學爲獨立之學科。不過百餘年。雖然。上古中古時代。亦非無一二學說可採者。不過散見于哲學政治法律宗教諸書中。吉光片羽。不成體段而已。請先論上古。

凡百學問。莫不發源於上古。而或則逐漸發達。或則停滯不前。彼停滯焉者。必有爲之阻力者也。生計學在古代。其不能如他學之進步何也。推其原因。厥有五端。

- 第一 古代各國皆行奴隸制度。生產之業。視爲賤工。故
 - 第二 習於尙武。戰征。頻仍。人民不能享太平。以興產勸事。故
 - 第三 古代人民。以政府爲全能。以爲國民。生計皆當爲政府所左右。而國內小團體之勢力。皆被壓制。故
 - 第四 國民。惟以參與國政爲自由之獨一目的。而生計之事。莫或措意。故
 - 第五 學者皆爲於哲學。以心理倫理爲獨一之問題。而殖產之業。視爲害德。故
- 以此諸因。故生計學之昌明。獨劣於他學也。今搜希臘羅馬羣書。略論次之。

一 希臘之生計學說

古代希臘列國。形勢最優。富有海利。兵強國富。商業亦盛。學者推其所自。以爲必於生計學上大有發明。實乃不然。希人之視此學。不過政治學。家政學之附庸耳。其學說散見於史學。道學。諸書中。如獵業。礦業。農業。及貨幣。奴隸。各種問題。多所論戰。最著者爲史家希羅多德。Herodotus 條斯大德。Thucydides 德儒羅士查始言條。兵有大功。于生計學。哲學家梭格拉底。Socrates 但其說皆細碎殘缺。無足論次。其稍完整者。則柏拉圖。芝諾芬。亞里士多德。三賢也。

柏拉圖 Plato 429—348 B. C. 嘗著一書名曰『共和國』 Republic 虛構一大同理想之國家。以為大同之世人不得有私財。一國所有當為一國人之公產。其奴隸及外國人則使為國服役。貨財所出分少許以給之。此實後世共產主義 Communist 之權輿也。其尤可驚者。柏氏不徒倡共產而已。乃欲並妻子而共之。謂人不獨妻其妻。不獨子其子。貨不藏己力。不為己則。盜淫不與盜竊不作。而世乃太平。英格廉評之曰。『柏氏此等主義。實當時通行之理想。蓋以為一私人皆當服從於國家權力之下也。如柏氏言必營建其國于絕海一孤島。與他邦閉關不通。而後可。蓋通商互市。實破壞此種制度之利器也。』可謂知言。雖然。柏氏亦知此說之難實行。故其後所著論法律 Laws 書中。稍趨切實。然猶倡限民名田。禁民早婚。及政府監督農工商業諸議。蓋雖許有私財。而猶欲限制干涉之。以求平等也。按柏氏之論。與盧運大同說及斯巴達來格瓦士所立法。皆有相類者。雖然。其論貨幣為懸遷之易中。見原富部甲上第七葉。分業為生財之大道。頗有獨見者。

芝諾芬尼 Xenophon 444—354 B. C. 與柏氏同出於梭格拉底之門。然其持論視柏為平實。其釋富也。謂所有貨物供己之需。而有餘者則謂之富有。土地耕之而折閱者非富也。有貨幣藏之而不用者亦非富也。又其論生產之要具。分為天然與人力兩大。宗亦又論分功之效。說同柏氏。其論地味氣候之情狀。及耕作之法。頗悉。近儒理嘉圖 Niccolò Machiavelli 所發明。田租升降例。芝氏似略已見及矣。芝氏雖注重農業。而亦言工商之不可輕。奴隸之宜寬待。價值寬待。而不知奴隸之富。蓋為當時習俗所囿也。互市之有利益。蓋其識加柏氏一等焉。至其論貨幣論物價。誤謬頗多。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 C. 柏拉圖之弟子也。而持論異於其師。嘗著論駁柏氏之共產說曰。『凡人類皆有利己之性。為萬行率。財產歸公。則滅殺其自利心。而人道將有所大害。故無論為一人計。為一國計。皆當以保護私有權為重。況共產主義雖行。而紛爭之跡。亦終不可絕也。』云云。此論既出。或詰之曰。子不愛子之師乎。亞氏答曰。『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至今傳為名言。

亞氏之論富論貨幣論價格。皆能發前人所未發。為後學之指針。論者或推為生計學之鼻祖。其果足當之無愧否。雖未敢遽斷。要之 Economics (生計學) 之名。由彼所命。其有功於此學。亦可概見矣。其釋富也。謂凡物之得以貨幣而衡其價格者。皆謂之富。富有二種。一曰以贍己用者。二曰以為交易者。又區別初民時代之生計。與用幣時代之生計。以為是文野所由分。而分功繁簡。治化淺深之表證也。其論貨幣也。所見尤卓。謂貨幣有二德。曰為物值之程準。為買賣之易中是也。又言貨幣與富非同一物。貨幣者飢

不可食寒不可衣苟非有所易則雖懷重金亦不免于寒此諸義者皆今世學者所無以易也雖然其論母財子息之義殊多謬誤彼以爲貨幣不能孳生貨幣故斥母取息者等於掠奪此論眩惑後學之腦髓者千數百年沿至中古猶襲其謬又分人民爲四級謂農工商等爲食人者治於人者不能與第一級之治人者食於人者同享自由權利其論與中國古義絕相類又其論奴隸也不特不以此制爲當廢而已且爲之訟直謂必不可廢其言曰「奴制之所由起非由戰爭非由法律非由約束而全出於天然天之生人本分兩種其一體軀頑健宜於勞力者生而賦之以奴隸之良能其一體容端嚴宜於勞心者生而賦之以自由民之良能故用奴者順天立制羣治所必需也云云」自今視之雖五尺童子能言其非矣亞氏又不喜商業以爲廢居鬻財者皆損他而自利者也故宜節制之勿使發達過度蓋所懷謬想與十七世紀之重商主義 *Warrantable System* 者流謂我國之利卽鄰國之害同一迷妄凡此諸端皆亞氏之缺點也雖然彼皆應於時勢補偏救弊之言論世知人固未可以厚非也

亞氏實千古之大儒也凡名學數學倫理學心理學物理學天文學政治學等無一不仰爲開山之祖師而生計學亦其一端也亞氏實總古代茲學之智識而集其大成以貽來哲者也治茲學者烏可不薰沐而崇拜之

二 羅馬之生計學說

羅馬人重實際貴實利宜其於生計學發達極盛而實有不然者德儒伊耶陵曰「羅馬人三度征服天下一以兵力二以宗教三以法律」雖然羅馬之哲學遠遜希臘故其生計學說亦無能自樹壁壘以鳴于時者羅馬之諺曰「能揮鐵者能掘金」蓋彼以戰爭爲取利之不二法門併力從事以此致富強亦以此招衰弱羅馬人殆不識生計之人種也茲學之不發達亦奚足怪茲舉其鐵中錚錚者一二有如西士羅 *Cicero* 之重農說史尼卡 *Seneca* 菩里尼 *Plinius* 之非奴制說稍稍可觀菩氏又倡大農說以爲大耕作者其生產力當大增又於物價之原因有所發明云

此外有所謂農業黨者及一二哲學家法律家於其著述中間發明生計學理然斷片零統於茲學關係甚小也

第三章 中古生計學 部甲第一期之一

自西羅馬之亡所謂歷史上黑暗時代 *Dark Age* 也古代文明爲蠻風所掃蕩羣雄割據海宇如麻交通道絕民不聊生農工商業之衰頹達於極點當此時存一綫之光明者則耶穌教也耶穌教稱道人類同胞四民平等主義以非難奴隸農備之制以改良人羣滅家長專制之權力高婦女之地位而使之自重以改良家族倡立慈善制度致富者以布施爲義務教貧者以感謝服勞爲

○義○務○以○改○良○風○俗○人○心○蓋○耶○穌○教○於○貨○財○之○生○產○及○分○配○視○前○此○稍○進○步○焉○然○與○當○時○之○法○律○習○俗○不○相○容○未○能○大○奏○其○效○也○其○後○
 ○十○字○軍○東○征○開○歐○亞○兩○陸○交○通○之○路○而○南○歐○諸○市○府○樵○悴○虐○政○之○既○甚○乃○創○自○治○之○制○防○禦○暴○君○於○是○意○大○利○共○和○市○先○與○佛○蘭○達○
 ○諸○市○繼○之○遂○有○日○耳○曼○亨○雪○地○同○盟○「Hanseatic」之○事○此○實○生○計○界○轉○捩○之○一○樞○機○也○

斯時工業商業皆盛於意大利而威尼士 Venice 亞挪亞 Yenoa 福羅林 Frolano 諸共和國實市實為互市之中心點自十一世紀以來種種之工商制度踵起至今尚為識者所贊歎就中採集商家習慣公認之成例編為商法銀行法海上法其後十七八世紀全歐諸國遂資之以制定法律焉加以亞里士多德之倫理學政治學等漸為世所重其遺著之關於財富者亦競相研究於是久衰之學漸將蘇生要之其時之學者皆教會耆宿而具有生計上法律上之知識者也故其論率祖述亞氏而以宗教比律附之如私財制度之當立貸金取息之不義等其所常稱道也今試舉其著名者二三輩

麥奴士 Albertus Magnus 1193—1274

士哥他 Duns Scotus 1245—1398

渥奇拿士 St. Thomas Aquinas 1226—1274

至十四世紀而教士之中頗有傑出者法國之阿里士迷 Oreme 最為名家其所著貨幣論實可稱斯密以前第一大著德國近儒羅士查大表彰之推為中古第一家云當時歐洲諸國國法琴亂賈錢公行民不堪命故當世學者著書論其事者不少阿氏之作其最完備者耳

此中世生計學之大概也其間學說雖非無一二可表見然當時宗教之氣燄極盛生計制度一切皆受其影響其僻論之妨進步者亦不少試舉其一二彼其時雖以農工之通功易事為當得之利益至於懲遷服賈則以詐偽之業而賤蔑之漢時禁賣人乘馬衣冠即是此意故常論售主持貨入市所定價格只許從真值不許從市價無論供求消長之率如何不可緣以為漲落按此與許行所謂市價不成國中無至令諸司市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為其市平亦此類也讀原原又其論貳貨息債之事謬誤尤甚國家始設制息之令思以禁兼并者之部甲上論物有真值與市價異論經假時價之不同等情便知其謬

又其論貳貨息債之事謬誤尤甚國家始設制息之令思以禁兼并者之朘利此實原於宗教道德上之精神其用意不可謂不善而於生計所窒滋多矣何也生產既增則興業自盛興業既盛則需備自繁作業養備必賴財貳貨之行勢所不得已也今從而限之民奉令耶則騷擾忌憚而業不進民國交病矣民不奉令耶則虛懸此律何為者且是導民以觸法作偽也參原原富部甲上釋意謂之論貳貨息債此制之無益斯密氏能言之至其有害則近儒所疏通證明也

雖然耶穌教之有功於生計界。固不可揜。其最鉅者。則力役自由一事也。自中世之始。奴隸制度一變為隸農制度。其後南歐市府。遂並隸農而廢之。於是與業家與勞力者。始有平等之交涉。此實生計史上。一新紀元也。斯密亞丹之論此事也。以為全出於利己心。蓋一由為地主者。知雇役赴功。計功給廩。則工傭樂於趨事。而成貨易多也。二由當時帝王。妬羣侯之勢力。故結託農民。以蠶食其權也。二者雖為此事之一原因。然其受宗教感化之力者。又烏可誣也。

第四章 十六世紀生計學 部甲第二期之一

西歷十六世紀。世界之大事。踵起而人羣之狀態。制度思想學說。皆為之一變。語其大者。則如東羅馬帝國之滅亡也。地理上之大變動也。美洲加洲製火藥法印書法之發明也。希臘羅馬古學之復興也。宗教之改革也。似此皆驚天動地之大業。劃然為中世史與近世史分一鴻溝者也。此凡此皆關係於國政及人羣其他大事。專關於生計者。亦不少。試略舉之。

(一) 以亞美利加洲新得良礦。故貴金屬。流入歐洲者日夥。於是天然生計之制度。一變為通貨生計之制度。一切交易通用金銀與中世異也。

(二) 銀行質劑之制度。興起且徧及於諸地也。

(三) 奉新教諸國。舉前此教會所占領之財產。收為公田。以故疇昔貧民受教會之周恤者。驟失所恃。窘蹙甚。遂不得不別設慈善制度。以行施濟也。

(四) 封建制度。既廢。專制王國。代興。養兵愈多。需財愈亟。政府始以政策干涉工商業。以謀富強也。

(五) 舊世界。與新世界。之通商。漸盛。而商務上之新制度。亦因以發生也。

以此諸故。故當時之學者。大率皆主於實驗。與前此之僅憑哲理者。頗異其撰。其所最購求者。則貨殖之現象也。交易之情實也。十六世紀最著名政治家。為法國之詹鉢敦。Jean Bodin 1530—1596 其所著「共和政治論」De la Republic 論以生計學理。組織國家之法。以為國家之立。不可不與其天然地勢氣候相劑。又論海關稅當立適度之制限。又論財政之事。當以課稅物產之法行之。而十五世紀之末。意大利之政治家。鉢陀羅。Giovanni Botero 亦著書論產業之功用。及商業政策。人口。殖民。租稅等。此外錚錚者。為瑪連拿。Mariana 1536—1623 及格黎哥里。Gregory 1597 二人。瑪氏論貨幣及物價。且言外國通商。當立定制。格氏著共和論一書。網羅當時生計學之思想。然議論之出於自創者。殆稀。

以上之政治學家。皆專就政治生計之情狀。專事研究者也。其間又有一派則文士及哲學家。目覩當時戰爭之慘禍。政界之昏濁。欲衍柏拉圖之共產主義。建理想的邦國。其最著名者。為英國之大理官德摩里。Sr. Thomas More 1531—1590 著一書名曰「華嚴界」Utopia 者。虛構一島。寫出一天然極樂國之情狀。其上編痛陳當時之慘狀。其下編乃描大同之樂園。蓋其所懷抱。不欲昌言。而託於游戲之文以自表也。雖然。近年英國所發布之法。令其載於「華嚴界」書中者。殆十而五六焉。偉人理想之左右。世界者。不亦鉅乎。此外如伊太利之德奈布兒那日耳曼之佛靈等。皆大倡此說。

又其時生計學上通行之議論。大率在貸或息債之問題。而其辯難之點。常與教派相倚。蓋嘗中古以來。宗教法律。皆禁貸金取息。然商務日盛。民間借母求贏日多。於是貸者或者。各因自然之大勢。私自交涉。造出種種約劑之法。或用契券。或用質劑。非法令所能禁也。於是平學者。不得不研究其利害之數。當時論者。率以為借貸者。本以恩信相約束。取其息者。不義也。雖然。時或索其相當之報酬。亦無不可。如金錢轉輸之費用。借貸保險之要求。是亦債主應得之權利。不可與利息齊類而混視也。此等議論。於息借之事。既已默許矣。當時新教派中之馬丁路得。亦與舊教徒同。排息借之說。而加邊黨之立論。稍圓通云。

十六世紀之生計學家。其討論最多者。尤在貨幣問題。蓋由當時美國新得礦山。加以歐洲各君主濫鑄惡幣。故學者咸注意焉。如彼格致家論貴金屬之性質。常牽連道及此事。法律家討論法理。常謂貨幣之本位若變。則法律之功用亦隨而變。雖然。其論尚多未學者。蓋由以貨幣之本性與鑄幣者之印證混同為一故也。其純以生計學理論貨幣者。實始於著名之天文學家歌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氏於千五百廿六年。承波蘭王之命。著貨幣論一篇。釋明貨幣之性質。詳言惡幣之有損生計。有害法律。而不可不亟拯其弊。其言曰。凡國家所以即於衰亡。其原因不一。端余所最畏者。厥惟四事。曰內亂。曰疫癘。曰土地之磽确。曰貨幣之惡劣。是也。前三事現象。甚於人易知之。獨至貨幣。雖達觀者。或忽焉何也。彼其所以亡人家國者。非斃之於一曝之下。而徐徐來。毀銷鏽蝕。於無形之間。而不自知也。其言可謂博深切明。然則歌白尼。非徒天文學之鉅子。抑亦生計學之功臣矣。物價騰貴之問題。亦與貨幣問題有密接之關係者也。當十六世紀之後半紀。各國流通貨幣之額。非常增加。坐是物價踊騰。不可收拾。詹鉢敦於千五百七十四年。所著書有言。一切物價。前後七十年間。率騰至十倍或十二倍。此等現象。實使歐洲人民。且駭且怖。而奮動學者之耳目。使不得不尋其因而救治之者也。於是詹鉢敦著論二篇。推其原因。謂亞美利加出銀日多。以致貨幣增加。一也。外國通商日盛。銀行兌換之率日高二也。貨幣制度變更三也。至其救治之法。則謂當抑制外國貨物。勿使其漲銷過度。使本

國製造事業日益進步。以是爲不二法門。又當時英國某報館。有一匿名論文。題爲「論千五百八十年物價」。論物價騰貴之原因甚詳。其救治之策與詹氏略同。

第五章 重商主義 Mercantile System 部甲第二期之二

重商主義者以保持金幣勿使流出外國爲安國利民之不二法門者也。此等學說自今日觀之。其謬誤固不待言。然當時治標之術。殆亦有不得不然者。故風潮所播。應者如響。斯密亞丹名之爲重商主義。亦名爲貿易差率論 Balance of Trade System。於所著原富第四編論之甚詳。後世學者或稱爲制限主義 Restrictive System。又稱爲哥巴主義 Colbertism。蓋以法國名相哥巴 Colbert 始實行此主義。施諸國政也。

重商論者既以保持貨幣爲國家大計。故各國互市之際。務求出口貨多。入口貨少。蓋以出入相抵。所餘之額。必受之以金銀國之得此餘額者。則蒙通商之利。夫焉者則蒙其害。於是學者之所討論。政治家之所經營。莫不汲汲焉求所以得此之道而已。其道何由。厥有二途。一曰獎勵之於所出。二曰阻遏之於所入。

阻遏之法。若何。他國製造物品。禁之勿使入境。即不能禁。亦必課其重稅。以減其數。雖然。其有原料粗品。產於他國。而可以供我國製造之用者。不惟不禁其入而已。且獎勵之。蓋以購此原料之時。雖有漏卮。他日成貨而復售於外。足以償所失。而有餘也。又日用飲食必需之品。亦許其自由輸入。蓋以用品價廉。則力役者之庸率。可以低減。坐此製造。費省而易。與外品相競也。獎勵之法。若何。日本國製造品之出口者。免其關稅。時或以國幣補助之也。曰與外國結通商條約。務求占得特別利益也。曰嚴立殖民地之制。使母國之製造家得壟斷其利於殖民地市場。不許他國僥越殖民地之原料粗產。亦專售之於母國也。此皆其制度之大略也。此學派之論者。其視工商業。尤重於農業。以獎勵工藝。故外國工人來移。任者最歡迎之。凡有自創新法。製新器者。必予以專利之權。又務輯和內團。使勿競爭。乃得專力以競於外。凡此諸端。皆此派中之綱領旨趣也。

同時此派中人。家數非一。各有異同。緩急之不同。雖然。其議論所同趨之點。有數端。第一。貴視貨幣太甚。以多藏爲能事也。第二。視國內商務。不如國際商務之爲重。視生產力。不如製造力之爲要也。第三。以人口稠密。爲國力之要素。務設法使民多於鄰國也。第四。爲欲達以上諸目的。務以政府之力。而助長之也。蓋重商派者。流雖其細。綱千差萬別。其大體不出於此四者。至其以何因緣而生此派。請略論之。

(甲)美洲既得新礦產金驟增歐洲泉幣大蒙影響前此交易以物換物之制既已絕跡匯兌漸起遠遠之地交通日開於是邑業之盛過於野業流產之重踴於恒產論者乃以為貨幣之為物為人生所最急需得之者無物不可致無事不可為一人如是則眾人結集所成之國亦以此阿堵物為最大之功用此有國者所以常斷斷也(乙)其時大國漸起各戴強有力之政府以為重政府以養兵之故其相需最殷者則壯丁與錢也加以官吏日增宮中費用亦加浩大前此國幣所入勢固不給則不得不求益於租稅而當時政治家能有見於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理故率率以富民為務而又以富民之術農不如工蓋製造之業一能招徠遠氓二能增輸出品故不惜竭全力以保護之而農業反緩一籌也(丙)凡得有殖民地者則商務之區域愈擴而工業之發達亦增故政治家視殖民地為母國歲入之新財源國按則不獨殖民地與母國立於平等之地位矣而當時各國民之所以自張其勢力者不徒在政治界而尤在貨殖界以為欲優勝於彼必先求成效於此於是乎視國計如家計政府自為家長代表之而執行之其培養工商製造之業恰如築窠室以栽唐花者然所以謀產業之發達者無不至若何而使輸出之物質良而價廉若何而於外國市場能保持我國民之地位以此之故政府不得不視民如嬰兒視民如芻豢舉全國殖產之業或以直接或或以間接而悉監督之於政府也(丁)凡人口物品課其重稅其始不過為取充國帑計其後則變為保護國產之目的也由是觀之則所謂重商主義者實迫於當時之情勢所不得不然其事甚明矣今請更論其得失

自斯密以後此主義大受抨擊護至身無完膚雖然其論有過酷者當時各國因行此主義而羣治賴以發達者不少焉其功又烏可誣也今請為之認直

難者謂重商派拋棄農業為舍未而圖本其實不然彼其時先後緩急固當如此也蓋農業必依於土地而當時之土地尚在封建貴族之手貴族帶保守性質欲使之以新法從事生產固未易驟變矣而又不肯與力役者相戮力故其時欲農業之進步終非可望雖然邑業與野業常相倚者也邑業盛則野業不得不隨之而進然則重商業者實間接以為農業之先驅也且民智未開羣力未團有政府以干涉之驅策之其發榮增長事半功倍故當時各種技術進步殊速加以吸集外國之職工輕減內業之負擔皆為一國添生產之新方凡此諸端雖斯密亞丹亦不謂其無成效也試徵諸史乘彼哥巴所立之保護制度于六百八十三年至格林威爾

然則重商主義於生計界之進步大有裨補固歷歷不可掩矣而後世攻之者視同蛇蝎此其論與攻擊專制政體者無異也夫專

制政體在今日文明之國固不容留此遺孽而當人羣結合力未鞏固之時代則又安可少也重商制度有類於是雖然其中所含
謬想亦正多多今請依科莎氏所指摘者舉其缺點如下

重商主義之謬誤全由於重視貨幣太過而其所以致誤之由厥有數端(一)由不知金銀之功用在於易中義見而其性質僅足
為貿易機關之樞紐也(二)由不知金銀價格之漲落不徒視其所有金銀數之多少而又因其流通之緩急以為變動也(三)由
不知易中之物不必專在硬貨指金銀銅而更有所謂信用證券指鈔票及銀者其製造之費更少而流通之用更便也(四)由不知貨
物出口入口之自由正利用金銀力為以羨補不足之妙策也(五)由不知彼此交易之原理必不能甲國常買少而賣多乙國常
買多而賣少苟爾則商務之權衡不能永保終必敗裂不如彼此互利而得本分應有之差率也(六)由不知通商條約由彼此願
意締結我務不以利與人人亦務不以利與我鵝蚌相持甚非策也以此諸端一切謬見因緣而起要之重商論者懷抱一不可行
之目的而案畫種種手段以助長之及其終也反生出意外之結果者比比然矣如彼獎勵輸出而以國幣為補助舉竟補助金所
出皆自租稅徒使人民重其負擔而已如彼阻遏輸入而重課其關稅舉凡入口物之能銷售者必其為本國人所需用者也關
稅重徒使物價騰踊而增內地人日用之障礙而已故在今日生計界發榮滋長之時代此等方策流弊孔多又此派論者以重視
金銀之故務欲其內溢而不外流以為二國交易此之所利必彼之所損因此互相敵視各思損人以自利而實際上種種惡感情
起焉當時政治家為此等理想所眩惑凡二百餘年其間動干戈者不下五十載而戰爭之起因大抵皆為此迷見所誤者也
重商主義之首倡者不能確指其誰何要之當十四五世紀間為社會風潮之所毀駸駸興起殆有莫之致而至者至其中貴金之
論則自羅馬之西士羅已倡道之迨十四世紀遂為重商派之所遵奉以為金銀即富也富即金銀也此說之謬本更無俟喋喋恐
猶有未盡解其原理解者試舉西籍中寓言一則以破之

昔富梨查國一農民嘗捕珀加士教之一牧師以獻諸其王迷打士迷打士厚遇之旬日之後禮遣使歸牧師德王也詢其所欲
得者許為致之王貪癡者流也乃曰願使物之觸吾手者悉化黃金可乎師曰是不難願王之所欲遂無更優於此者乎王不悟也
牧師歸後出其神力王折樹枝樹枝忽黃金也拾土石土石忽黃金也開窗戶窗戶忽黃金也盥手而水悉為黃金更衣而衣悉為
黃金命饌而內饌麵包悉為黃金然黃金不足以療王之飢禦王之寒王空擁無量數之財寶於左右而殆瀕於凍餒以死至是乃
大懺悔而乞憐於牧師師領之使浴於柏德拉士河祓除金貨與水俱流王乃大悟自奮以從事於農獵為國民勸國以富強一由

此觀之。金銀與富必非同物。貨幣者不過交換之一樞紐。苟無可交換則與瓦礫草芥何以異。馬味者不察視爲獨一無二之寶。其不陷於富梨查王之狼狽者幾希矣。當千四百九十二年哥倫布初覓得美洲。於是秘魯墨西哥兩土爲西班牙屬之南土者。產饒衍。故金銀之流入西班牙者日增。月盛。班王欣欣然。益思保護之於境內。乃發令禁金銀勿使輸出。雖然。凡物之在市也。供過於求。則價格低落。此生計學不易之原理也。物之去其低價之地而赴於高價之地。如水之就下。然非人力所得。左右又生計學不易之原理也。西班牙金銀之供既溢於所求者之率。故金值不得不下落。值既下。落則人民之以金銀市於他國也。有所大利。嚴刑峻法無得而懲。於是西班牙之先天下而富揚。得然有得色者不轉瞬間亦先天下而貧。百業凝滯。國力萎靡。以至於今。嗚呼。學理不明。措置一失。當而未流之受害有如此者。可不鑒歟。英國始亦有禁金銀出口之令。後知其非策。乃以千六百六十三年廢之。

此等禁令之謬。固不待言。然以是爲排擊重商主義之口實。則亦不可。蓋重商主義與重金主義有別。而重金派不過重商派中之一小派。非可以偏而概全也。

按重商主義在十六世紀以後之歐洲。誠不免阻生計界之進步。若移植於今日之中國。則誠救時之不二法門也。中國地大物博。民生日用之所需。可以無待於外。外貨之流入中國也。以其機器大興。故成貨之勞費少。而成本輕。製造巧而品質良也。使我能備此二長。則吾國所自產之物。必足供吾國人所求。而有餘。雖關稅稍重。客貨價騰。而必不至病民。是阻遏於所入之策。可用也。中國人口最庶。工價最賤。加以原料之充足。無俟遠販於外。但所產有各種機器。使其質之良足。與客貨相埒。則成本之輕。自必過之。如是。則不惟在內而可以爲守。抑且對外而可以爲戰。是獎勵於所出之策。可用也。中國商人。頗富於進取冒險之力。今日全球歐人之殖民地。無一不有中國人之足跡。而商務顯不能及歐美。萬一者。政事無所以保護之。獎勵之也。蓋無論何人。必經數年之提攜。顧復然後人格乃成。無論何國。必經一度之保護。獎勵然後商務乃盛。以吾中國人生而具經商之天才。則政府之所以獎勵者。不必如十四五世紀之歐人。用築窟室。栽唐花之術。乃足以爲勸也。如學步之嬰兒。稍扶掖之不數旬。而能自行矣。故今日如實行所謂重商主義者。於中國其勞費必逾少。而結果必逾良。有斷然也。而惜乎如哥巴格林威爾其人者。我中國數千年來曾無一人也。

第六章 十七世紀生計學 部甲第二期之三

十七世紀之計學家。可分三種。(第一)專主張重商主義者。(第二)反對貿易差率論。開十八世紀自由貿易之先聲者。(第三)研

究特別問題。而與重商主義無直接之關係者。

十七世紀重商派中之最著名者。其在意大利有些拉。Antonio Serra 其在法蘭西有孟喀黎津。Antoine De Montkhetien 其

在英吉利有德麻門。Thomas Mun 些拉嘗著一書。論金銀輸出輸入之利弊。其後百餘年間。意大利及他國學者。尊之為斯學鼻

祖焉。孟喀黎津嘗著生計論。書極浩瀚。其後斯學大家。焦巴氏嘗為之箋注。亦謂為生計學之第一導師。德麻門嘗著英國商業論

及對外貿易致富論二書。盡有名於時。舉國學校。以之充教科書。而斯密亞丹原富。攻培之不遺餘力。

重商主義。既不過一時權宜之說。則其反動力之發生。自固不可避。故十七世紀之前半紀。攻難之說。既紛紛漸起。初時其力雖微。

不足以動一世之耳目。及後半紀。而陸克。Locke 霍布士。Hobbes 二氏皆哲學大家。清議報曾載其政治學說。 威廉撒底。W. Petty 挪士。D. Knows 卜喀

利。Berkeley 查爾特。Chind 諸大家起。學理為之一變。斯實重農學派。斯密學派之前驅也。

查爾特一商人也。嘗著貿易新論。及論貿易與債息之關係兩書。其於貿易差率說。雖未能盡脫藩籬。然論穀物等之貿易自由。頗

有卓見。而其學說之最有影響者。彼以為息率低下。則一國之生計必趨繁榮。引荷蘭之例以實其說。遂倡論謂當以國家之力制

法律以限息。贏後此諸國。皆頗實行之。而其謬見。實倡自查氏。

威廉撒底之著書。關於生計財政統計等者。更為進步。其所著有貨幣論。一六八 租稅及賦金論。一六七 統計論。一六八 愛爾蘭政治解

剖論。一六九 等其書之要點。欲以尋常稽夫。每日賃傭之價格為一定不變之價格。以此為比例尺。以衡量一切物價。彼蓋以勞力

為生產唯一之原素也。此其說之偏謬。今不待辯。今日生計學家論生產之原素有三。曰資本。曰勞力。既為定論矣。然其研究生產之學理。為英學派先導之功。固自

不少。

挪士嘗著商業論。一六九 其學識雖稍遜於威廉。至其論自由貿易。最為明瞭。有足多者。挪士嘗言曰。『欲論一國之利害。宜不徒

著限於一國。而必當放眼於世界貿易之事。當視全世界如一大共和國。然各國互相貿易於此大共和國。中其猶各人之互相貿

易于本國中也。以故苟甲國有損失。則蒙其害者。不獨甲國耳。而實波及於世界乙丙諸國。皆所不能免也。』又曰。『貨幣者不過

一物品耳。其性質與他之物品無異。其存在國內之額之多寡。常緣商業之狀況為變。更非人力所得而左右也。故貨幣多則物

價騰貴。而輸入之額必增。輸入之額必增。而貨幣外流矣。貨幣外流。則物價下落。而輸出之額增。輸出之額增。而貨幣還歸矣。然則貨幣者。不過為

養欲給求之一媒介耳。一人如是一國亦然。故國計最要之事。在使原料品及製造品之額蒸蒸日上。增彼設法律以防貨幣之外流。

以保護特別之財產者皆謬誤之甚蒙其益者不過一二人而受其損者乃在全國也云云。卜喀利更爲極端之議論謂貨幣者並不足以爲貨物實不過一符券耳故最上之貨幣莫如鈔票其說雖不免過激至其論貨幣之効用不在分量之多寡而在流通之速率其言最爲博深切明又以勞庸爲物價之標準其說頗同威廉而最注重分業謂當合全世界之盈虛消長以實行分業之策實爲斯密氏學說之先河矣。

以上諸賢當重商主義極盛之時首倡反對之論以與社會挑戰雖及身不爲輿論所尊至十八世紀而其義大昌。

此外有英國共和黨員哈靈頓以一六四〇年著一書論一國之土地不宜歸於少數豪族之所專有而荷蘭法律學大家果魯西亞 Yrffius 即著性法論爲國際公法學之鼻祖者 亦著一書言穀物出口當任其自由不可以國家之力限制之其他各國著述家論生計上各種特別

問題者不少而英法德諸儒草貨幣論者尤多其最顯者則哲學大家陸克所著於整頓財政之法最爲精密後世改革案多採其論云。

第七章 十八世紀上半期生計學 部甲第二期之四 閱

本章純屬過渡時代無甚新創之學說而家數頗繁登諸報中使讀者厭倦故暫闕之以待他日印單行本始補入焉 著者

識

第八章 重農主義 部甲第二期之五

十八世紀之下半羣治組織殆將一新其時之哲學文學種種異彩皆爲思想革命政治革命之媒介人主義漸得勢力所謂民約說人權論等漸風靡一世務以排除政府之干涉放任人民之自由凡百學說皆然而生計學亦其一端也生計學之自由主義大成於斯密亞丹而法國之重農學派實爲其先河故敘述學史者常或以重農學派爲斯學之新時期蓋有由也。

重農學派本稱性法學派 Physiocrat School 以其所持論偏重農本故通稱今名此派之鼻祖爲法國之奎士尼 J. Vancois Quesney 1694-1774 奎士尼者律師之子也生於鄒野長而習醫學聲望日高爲法王路易第十五之侍醫大見寵貴然秉性剛直不

爲當時腐敗政界所移以生於鄒野故習知農事之利弊其說之常趨重農務蓋有由也所著有「生計論」「國計格言」「生計學質疑」「工商業論」等書最後乃著「性法論」一千七百六十八年取當時政治法律哲學之新思想以調合於生計學理於是完全之一新學

派乃成今請綜奎氏學說之綱要而論之

第一性法論 性法亦謂之天然法律即政治學家所謂天賦人權說也當時學者如盧梭輩大倡天賦權利之論謂人羣者由各人之分體結集以成者也政府者由各人同意之契約委任以治事者也故統治之權力必當有所制限除奉行契約之外不可任意干涉即以生計上論之各人皆有其勞力易其快樂之權利一言以蔽之則財產者神聖也人民勞力之作用必不可稍有所障礙稍有所束縛而勞力所得之利益皆必當完全自有之而不爲人所壟奎士尼乃斷言曰世界上有根於天然一定不變之法則存一切人類皆生息於此法則之下生計界其一端也若設種種人定法以與天然法相背戾其害羣莫甚焉故關於民間一切生計之事政府宜一聽其自勞自活自由自治而絲毫不可有所干涉苟干涉者則是扼苗助長之故智而已

第二重農論 奎士尼以爲一切產業中惟農業爲生利其餘工業商業等皆分利而已何以故一切有形之物品無不由土地與天然力和合而成惟土地爲能生新利是即生利之性法也土地所產之物除其耕作之費用其所餘者則爲純贏此純贏中有一部分納租於政府以一部分納稅於地主其餘之大部分則應歸農民自由享用之農業與則純贏多則國家之富強基是焉若夫工商業則非能生新利者也工業者不過變物品之形而增其價耳商業者不過易物品之位而增其價耳而此變之易之之勞力不免銷耗於無益而農本天然之利反爲所分分之者衆非國之福也故欲謀一國之富舍獎厲農事外其道無由

第三貨幣論 奎士尼痛駁重商派好貨之論其言曰貨幣多之國則爲富國斯固然也雖然非以多貨幣故能富正以其富故能多貨幣也重商派之論所謂因果爲因也故貨幣者不過富之代表而決不足以致富致富之道非使農產物日增不能而彼重商論者反保護分利之工商業使之奪本而蠹民是緣木求魚之類也

第四租稅論 奎氏以爲租稅只當直接以課諸土地蓋土地者富之本源也此外各種間接稅畢竟亦歸農民之負擔徒使收稅法益以煩雜而費用益以加多甚無謂也

此奎士尼學說之大概也奎氏又取一國之人民而區爲三種

一曰生利者即耕治土地之農民是也

二曰監督者即地主是也地主者不躬親耕作之大農也奎氏不以地主爲分利者彼以爲此種之人爲國防及種種國事皆奔走盡力且擔荷其經費也

三曰分利者即不屬於前兩項之人民皆是也工商業者皆歸此項

奎氏欲將其學理施諸實事。於是擬出種種方策。(一)農民之耕治土地一切自由也。(二)土地所產之物品或交易之於國內或交易之於國外一切自由也。(三)耕作之身體不得被束縛其物品不得被制限也。(五)開通道路也。(六)普施教育也。(七)政府時以特別之利益獎勵農氓也。(八)如專賣之例如工商聯行之例皆當禁廢使得自由競爭而農夫乃食其利也。

奎氏之新學說既出世其門弟子熱心闡播之影響忽波及於各國其在法國則有米拉般氏 Mirabeau 哥爾尼氏 Gournay 渣爾鳴氏 Turgot 其在英國則有謙讓氏 James 即哲學大家兼以歷史名者也 其生計學實開斯密之先導 在法國則有夏列德文氏 Schlettwein 等而意大利之宗其說者亦不少云。

請言重農學派之得失。(一)彼以工商業為分利而非生利。是其謬見之最甚者也。蓋生產云者非專指物之自無而有者言耳。凡以人力加於天然物而產出之或增多之者皆謂之生產。此通於農工商而皆有效者也。奎說之謬後此斯密亞丹培擊之無餘蘊矣。至其所以賤農工商之故大抵由重商主義之反動力而該派之學者又獨尊天然法。因此凡物之附屬於天然者皆特重之以土地為天然物也。則其加鄭重也亦宜。亦以當時法國農民大為上流人士所賤蔑沈淪困頓苦不忍言救時之士益斷斷三致意焉。蓋有由也。(二)其所謂性法者近今學者多排斥之。尤甚。以為國計政策隨時不同隨地不同斷無所謂貫古今通萬國之一定理法者。存雖然當時風氣所趨一切政治法律哲學皆現於此論無足怪者。(三)其主張直稅排斥間稅畢竟終不可以為完全之租稅法。雖一時偶有勢力而今亦陵夷衰微矣。此等諸說其影響及於後世者蓋寡。可勿深論。(四)重農學說之最有關係於羣治者則產業自由論是也。此論殆取前此歐洲諸國政府管理產業之方法拔其本而清其源也。重農主義未興以前列國雖於於所謂哥巴政略見第五章者徒取一時權宜之策誤其目的。應趨愈甚。政府干涉產業之極乃至人民起居日用之瑣事皆一一監督之。掣肘之。凡一切製造之方法質遷之機關皆有立法權以為之制限。流弊既極於是非難之聲大作。重農派學者乘之革新學理以排擊時政。雖其所謂放任之義者未免過度時或跌出範圍以外。雖然實革命時代自然之現象使然也。而此重農論亦孕育草命之大原因也。蓋當時人心漸變各部分之學說皆將翻數千年之案而一新之。其中如政治學部內所謂民約說所謂主權在民說皆為摧陷積弊之利器。而於生計界所謂各人貿易自由為天賦權利之說首足以使人知實利之所存。又隨以箇人利益與公眾利益一致之說因勢利導而託美名於公利。此實足以震撼當時階級秩序之社會而所向無敵者也。故後世論者或謂重農學派偏重箇人主義幾與無政府黨相類。殆非誣也。此等學說自今日視之其偏激固無待言。揆諸彼時之事勢殆有不得已者存未

可膠柱以紙背賢也。

要之重農學派其紕繆之見。過激之論。固不少。至其變革羣治之面目。改良生計之學理。厥功甚鉅。不可誣也。其排擊干涉。主張自由。實驟開斯密亞丹以後一新天地。其勢力不亦偉耶。不亦偉耶。

第九章 斯密亞丹學說 部乙之一

德國生計學新學派之泰斗羅士哲 Roscher 嘗有言。『斯密亞丹者。立於生計學史之中心者也。斯密以前諸家。皆為斯密學說之準備者耳。斯密以後諸家。皆為斯密學說之修補者耳。』美國皮爾利亦言。『斯密。原富之初出世。正與美國宣告獨立同年。此書亦一種獨立之宣告也。彼摧破重商主義之邪說。而使生計學為一獨立之學科。其聳動一世之耳目。而別開一新時代。殆與哲華遜按美國獨立後之徽文。同一功用。哲華遜徽文實據政治界斯密著述震撼生計界故論者或謂生計學之鼻祖。非阿里士多德而斯密亞丹也。良非偶然。一新民子曰。吾著生計學史至斯密時代。使吾生一種異感。吾乃始覺學問左右世界之力。如此其宏大。吾乃始驚二百年來歐美各國以富力羈天下。舉環球九萬里為白種人一大瑪傑。而推其波助其瀾者。乃在一眇眇之學士嗚呼。斯密氏之學說。披靡西土者。已百餘年。今且為前魚矣。為績薪矣。而其書乃今始出現於我學界。其書原富嚴譯然且鄉曲學子得讀之者。百無一焉。讀之而能解其理者。千無一焉。是豈不可為長太息也。吾今故略敘斯密之性行學術。且舉其全書十餘萬言撮其體要。以紹介諸好學諸君子。本章所言之詞。一依嚴譯。蓋無以易之也。其所說他種學說。不在此。重印行。然且鄉曲學子。亦須發苦心。讀者當能鑒之。吾欲以此於諸原富之遺教云爾。

斯密 Smith 名亞丹 Adam 以千七百二十三年六月五日。生於蘇格蘭之卡可底 Kirkcaldy 初受教育於鄉學。學業大進。以記性絕倫聞。千七百三十七年。入本國克拉士哥大學。四十年。轉英國惡斯佛大學。其所最嗜者為數學。物理學。歷史。哲學。常慨然有改良羣治增進民業之心。四十八年。再歸蘇格蘭。居愛丁巴拉府。始與碩學謙謨 Hume 交。五十一年。為克拉士哥大學教授。講倫理學及道德哲學。始有名於時。其講倫理學也。分為四科。一曰自然理學 Natural Theology 二曰道德學 Ethics 三曰國法學 Public Law 四曰生計學 Political Economy 凡任此校講席者十一年。其時謙謨所著生計學書初出世。斯密讀之。大有所感動。益潛心以研此問題。

千七百五十九年。著一書。題曰「感情論」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此書所論。略與蘇格蘭學派首領赫欽遜 Hutcheson 李特 Reid 等相合。蓋以倫理學上同情主義為基礎。論者或疑此書與其後此所言生計學理多相反。而不知斯密之哲學。本受

「自然說」Theory of Nature 之感化。傳陸克 Lock 謙謨赫欽遜之衣鉢。其後此主張生計自由。Economic Liberty 皆此精神所一貫而已。

千七百六十四年去大學。游歐洲大陸。僑寓巴黎者一年。其在巴黎也。與奎士尼、渣爾噶見前及其他哲學家、公法學家、生計學家相親交。於法國生計學說大有所得。六十六年歸國。隱於故鄉卡可底者十年。千七百七十六年突然以原富一書公於世。原富原名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譯言考究國民之富之天然及原因也。七十八年被舉為蘇格蘭稅務長。八十四年喪母。瘠毀過度。越六年為千七百九十年七月。斯密亞丹遂卒。得年六十七。斯密之病革也。語其友人列德爾曰：「吾一生事業無可表見。今遂不得不死耶。」嗚呼。以斯密之學術。開拓萬古。推倒一時。為學界建一至高至大之紀念塔。而其歛然不自足也。若此。大哲之風度。吁可敬矣。

今請言斯密著述之要領。

斯密首以國民之勞力為富之大源。以謂勞力者國民所賴以得日用百物之供給者也。斯密固非謂勞力為生產上獨一無二之原質。然於卷首特提出趨重力作之義。殆所以示別於重商重農之兩學派也。而其論勞力之效以分功為第一。義謂分功之繁簡可以觀人國治化之淺深。而又言分功學理之適用。農業不如工業。卷首論分功之效。一篇其學識已有超越前古者矣。

斯密又論分功之起原。由於人類有欲交易物品之天性。其言曰：功分而生財之能事益宏。雖然非前知其能生財然後分之。若此也。蓋起於不得已焉。人生而有羣。天與之。以有欲其所以養此欲者非一人之身所能備也。勢必取於相資。故有實劑謂相易。有交謂相易。易以物者。有買賣為易者。而生事以供亦有三者。而分功以著治化。既易事乃始易事。既有乃各審其耳目手足之所宜。各操一術焉。以前其羣之用。勞一人之心與力。而各有所出自享。不盡斥其餘以爲易以給他人之求而已。亦得所欲。此分功交易所以相因為用也。

斯密又論分功之程度。與市場之廣狹相為比例。蓋山城小市貿易寡通。其民若專攻一業。則自用而外多致餘饒。而莫與為易。故不得不舍其專而業其兼。較此業之有餘。補彼業之不足。然後生事得粗具也。因論分功之所始。必在瀕海多江河之國。以其交通便故。市場廣。市場廣故百工興也。近世歐美諸國汲汲然求市場於遠地。勢將合五大洲為一大。瑪傑皆實行斯密分功之政策而已。

斯密又曰。分功局定。則民之生事。取足於己者。日以少。待給於人者。日以多。故易之爲道。尚焉。雖然。爲易之始。必有所窒。使乙之所。以易。非甲之所欲。有則易之事。將窮。有智者。起別儲一物。使隨時隨地。出以爲易。人皆樂之。而不吾拒。此物也。名之曰「易中」。是即。貨幣之所由起也。人各持此易中。以易所欲得之物。然物萬有不齊也。故不得定其價格焉。以爲相易之準。斯密論物之價格。分。爲二種。一曰利用價格。而不可以相易。空氣。水土。是已。二曰交易價格。蓋微珠。瑰寶。石。是已。夫物苟不可以相易。則其價格。蓋可勿論。故專。

論交易價格

斯密乃論物有真值。與市價異。凡人所有之物。皆自力來始也。以力致物。今也積力於物。及其未毀。斥以與人。或易物。或得錢。焉。自我觀之。其所得者。必其與是力相當者也。故功力者。物之所以相爲易也。若是者。謂之真值。雖然。於入市之際。而曰。吾較量。吾所用之力。以取價焉。吾能計之。而購者未必能也。故取定於兩家。當市之評。甲仰而乙俯之。乙出而甲入之。至於各得分願。而止。若是者。謂之市價。

斯密又言。吾欲求得一物。以衡量萬物之真值。以審其貴賤之差。吾思之。吾重思之。其可以爲諸值之標準者。宜莫如人力矣。成一物。而費功力若干。自勞力以產物。致貨者。言之。無論何地。何時。其所費之分量。一耳。故費力多者。其物貴。費力少者。其物廉。惟功力。有恒。可以爲物值之準。以此而衡量一切萬物之價格。可謂最公。而獨真也。故人力爲真正之價格。貨幣不過名義上之價格而已。雖然。物價亦有析分焉。當民之初羣。無占田。無積聚。故交易價格。惟視產物致貨時所費之功力。幾何。以爲差率。及羣治。愈進而物。價所含之性質。亦愈複雜。疇昔地無所專屬也。及後世。分民分土。而天下之地。皆私財。於是乎。有地主。勞力者。必資土地。乃能產物。而土地。既非所自有。遂不得不納租賦。以乞費之於地主。分其勞力所得之若干。以爲償。若是者。名曰租。日本謂之地代又生民之業。皆力作於先。食報於後。二者不能同時。方其力作。非先有以贍其口。體固不可也。則必仰於積聚者之家。積聚者。出其母財。以飭材焉。以餼廩焉。及其成貨也。又不得不分其勞力所得之若干。以爲償。若是者。謂之息。日本謂之利除租與息之外。其成貨而售之也。猶足償其勞力所費。而有餘。若是者。謂之庸。日本謂之賃租庸息三者。物價之原質也。即一物之價論之。將見或彼或此。或僅一焉。或兼三焉。而皆統於是三物者。願租庸息。雖不同物。而其始則皆勞力之所出。故皆可以功力爲權度也。斯密復論。經價與時價之不同。經價者。即物之真值。所以致是貨入市之全費也。即合其所納於土地之租。所償於資本之息。所謂於勞力之庸。而所售適足以相抵者是也。時價者。當市所售之價也。時價與經價異。或等。或過。或不及。而常視供與求相劑之間。

物售者謂之供。人欲得者謂之求。使供之數不及乎求之數。則有力者奪出過經之價。以斷必得供少求多。則求者競競。則時價優於經價矣。使供之數過乎求之數。以經價求者無多。而急管者衆。求少供多。則供者競競。則時價劣於經價矣。故時價者常為競爭力所左右。而動搖於經價之周圍。所謂供求相劑者。則任物自己。而二者常趨於平也。夫供求相等為實事。所絕無而勢之所趨。又常以相等為的。蓋供過求時。價劣。經價則供者必受敵。受敵則遷遷。則供者減而與不及之求相劑矣。求過供時。價優。經價則供者必獲利。獲利則徠。則供者增而與太過之求。又相劑矣。斯氏此論。可謂通物情之竅。與洞天地之大理。言利也。而進乎道矣。

斯密又以為經價之成。本於三物。即租庸貢也。故經價之變。又視三者而為差。而三者之差。則視其羣之或貧或富。其治化之或進步或中立。或退行。因覃思博徵。以推明諸變相待之理。

斯密乃言曰。庸率之高。下。定於受傭者與雇傭者兩家之約。而二者之利常相妨。受者惟恐其少。雇者惟恐其多。兩者競爭之結果。而常率出焉。然雖最低之庸率。亦必使所得者有餘。於二人之自養。然後其事乃可長。而一國之庸率。其能優於此最低率者。千度恒視其國之貧富。以為差。蓋力役為物。與百貨同。庸者力役之價也。庸之消長。亦視供求相劑。何如國富。則母財足。與業多。需傭衆求過於供。而庸率騰。國貧者。反是。是故察國財之進退。莫著於勞力者之庸。庸優者。進庸劣者。不前。此誠必至之符。自然之驗也。

案中國庸率。近日如大優進者。然他地吾不確知。若廣東京滬諸地。則視數年前。倍蓰焉。有明證也。然則是亦可謂為我國國財增進之現象乎。曰。是又不然。庸率之進。固由興業之衆。而此興業之母財。非出自我。而出自人也。母財出自人。則其贏入於人生計學之公例。庸薄則贏厚。庸厚則贏薄。西人今患過富。庸厚病贏。故其擁資本者。皆以戀遷於庸薄之地。為利。彼其所以爭競集於中國者。皆為此。非欲以翔吾庸。實欲以吸吾贏耳。今者外財驟來。求傭者之數驟增。而道路不通。內地之傭。未能遷出。以符其供。率於是庸額驟漲焉。然我所得者。僅此小部分之庸。而大部分之贏。已盡歸他族之手。吾人欲求贏。而不得。則中產虧耗。民生日敵。加以物價隨庸率而騰。踊受傭者。雖得稍高之率。亦不過僅足以自給。而前此挾小資本以求贏者。今後則無可復望。勢將自降。以乞為傭於人矣。昔印度及其餘野蠻人所居之地。當白種初入時。皆嘗經過此現象者也。言念前途。毛骨俱悚。

惟贏亦然。按贏即利之息。然息之界。與贏之界。固不同。故言傭之厚薄。亦常與國財盛衰相消息。雖然二者之所因。固而其所以困者。大異也。庸率為正比例。而贏率則為反比例也。蓋功力之酬。多乃有養。必國財而後庸率高。而母本之斥少。則渴之故。國財衰而後贏得厚也。

斯密次論業異而庸贏不同之故推本於自由政策而攻擊政府干涉之爲失計其言曰苟聽民之自己而不加權勢囑繫於其間則一國之中民生諸業凡所以致其力而役其財者皆利不利相若都邑錯處風氣隸通一業獨興則民將自趨一業獨廢則民將自抑將各審其內外之分以與其所居之羣相稱不必在上者爲之焦勤也惟在上者爲之焦勤而後民失其自由而業之不齊以著故曰民如水自趨平又曰國助不如民自助

案斯密此言蓋針對歐洲當時時體而言也彼時承重商主義極盛之後各國政府專以干涉爲政策干涉之敵民失其情物失其理原富第一篇第十章願舉當時政令約束之種類有三一曰限其人數使之少二曰增其人數使之多三曰禁其徒業使不得自然通流夫以當時歐洲民智既大開民皆知所以爭自存之道然猶限制之若此誠哉其爲民病矣若我中國則政府之與民業向來漠不相關切以云自由則中國民之自由極矣而其敵又若此故斯密之言治當時歐洲之良藥而非治今日中國之良藥也治今日之中國舍前此所謂哥巴政略克林威爾政略者其道無由且歐洲非經前此重商主義一度之訓練而其民又安能神自由之用也况乎今日帝國主義日行各國之民業皆以政府爲後盾以出而競於世界當其鋒者又豈以一私人之力而能奏效也讀斯密書者亦審其時衡其勢而深知其意可耳

斯密之論租也曰合三成價租與居一焉而其所以入價之情與庸贏大有異庸贏之高下物價所以貴賤之因也而租之重輕則物價貴賤之結果也何則使市價溢於經價則所溢者將斷而爲租使適如經價而止則租無由出矣故地之所產有物焉求常過供則市價常溢人乃寶其地焉故常得租有物焉求或過供或不及供則市價或溢或不溢人乃遲回以擇其地焉故或得租或不

得租是租入之大例也
租庸贏三者固物價之原質而民所賴以養軀命繕家室長子孫者也因茲三塗而各羣中可分爲三大階級一曰地主食租者也二曰勞力者受庸者也三曰資本家享贏者也而三塗之利害與通國之休戚則有合有離地主之利害與國之休戚最相關切蓋民至合羣成國其中一切進化利民之事凡可使地產日增民生日裕者無一而非有土者之大利也故必物產滋然後租入鉅焉必田野闢然後物產滋焉必民業盛而後田野闢焉民業盛田野闢而國不休者未之聞也勞力者之利害亦然大抵庸率最優莫若進治向富之國中立不進所得將微故國勢進盛之秋大利固歸於產主及其衰退則蒙罰尤酷者又莫若勞民也獨至第三級之資本家則其利害常往往與公益相背馳蓋民貧然後子錢加國彌富則息率彌微國治衰退民生困窮息率彌大至其極高而

國與羣殆將亡而散矣。

案斯密治衰息重之論。嚴氏嘗駁正之。見所譯原富部甲下案語。今不具引。

此原富第一編之要領也。

原富第二編論資本積貯之事。斯密以為一家之積貯。常可分為二物。一曰支費。二曰母財。即資本也。母財又分二種。一曰常住母財。二曰循環母財。常住母財者。以宿留而得。利。於主人者也。循環母財者。由財殖貨。由貨鬻財。財復成貨。用流無滯。然後利生。以獨施而得利。離夫主人者也。常住母財之重要者。(一)器械。(二)行店倉廩等建築物。(三)農業上改良諸事業。(四)人民本身之技能。循環母財之重要者。(一)貨幣。(二)農者收者之廩食。(三)製造家之原料品。(四)製造已成之物品等。皆是也。

斯密次論國民之歲入。有總殖實殖之異。論國財之進退。不得徒即地之所出民之所登。凡一歲之總殖而計之。欲等國財。必計實殖。何謂實殖。國之歲進。以補直通國常住循環二母之外。而尚有餘。得除之為支費。即用即享者。夫是之謂實殖。按實殖一語。其年若干。然必除出其所存舖店器物之常住母財。除出其預備儲蓄之預備母財。其餘所存乃為實殖。一人如是。一國亦然。綜一國之實殖。則常住泉幣二者。皆不可闕入歲計。蓋泉幣者。通則之幣。殼而大異。貨運之預備母財。其餘所存乃為實殖。一人如是。一國亦然。綜一國之實殖。則常住泉幣二者。皆不可闕入歲計。蓋泉幣者。通則之幣。殼而大異。於所通之財。泉幣雖為交易便事之大器。然始也營造之。繼也保持之。皆於國之實殖有損焉。是不可以不察也。斯密氏緣此思想。乃倡論謂不如置三品之金而代之以鈔幣。所代之數。如其所欲名。其視泉幣也。營造之奢儉相遠。而易挾過之。通財輪殼得此而益便益輕。因喻泉幣為地上之道路。鈔幣為空中之飛輪。後人以為有名之設。譬云。

斯密復進論人功有生利不生利之別。生利云者。致力於物。而物值以增。如彼製造之夫。以其功力。被於物材。成器之後。其值遂長。己之生業。以進。主人之贏利。以多。是其類也。不生利云者。用力雖勤。而無後效。如彼便辟。使令之人。其勞亦至。而功不被物。去而無跡者。是其類也。斯密所謂生利。與尋常所謂有用者。其意義不同。故執政官。軍人。教士。法官。皆屏之於不生利之列。以為是皆厲民而自養者也。此其義後賢聚訟紛然。謂其徒尙有形之利。而不數無形之知。民力之生財。而不察民德。民知之有關於生財者。尤鉅。誠哉其於論理有所未圓矣。雖然。亦可見當時蒙干涉之餘害。武人。教師。穴群。為靈。無狀。滋甚。仁人君子。慨世愛時。致為矯枉過直之言。亦如許行並耕之僻論。為在戰國時代。應有之義也。知人論世。則斯密之言。不勞詬病焉耳。斯密乃言曰。總一國之民。無論或勞力或不勞力。勞力矣。或生利或不生利。其待養於地之所產。民之所出。則均願一國歲殖。只有

此數惟其養徒食者數寡然後能生者數多。能生者數多而後國之所殖乃歲進。因縱論夫稽一國之富率在比較其歲殖之用爲母財用爲支費二者之孰多孰寡以爲斷焉。

斯密又以爲節儉者增進國殖之泉源也。惟儉有以獎勤蓋儉而後母增母增而後勤者有所藉手而致力以其有所致力而勤民乃以日多一國之產由生轉熟而產業日趨繁榮故節儉者之所積蓄雖亦常歲耗而無遺而與彼豪侈者之所歲耗其性質大有所異。蓋彼之所耗或待賓客或養僮奴食焉而無所復此之所耗以蓄備工匠師若將作耗盡之後復其母於所成而贏利附焉故節儉之家歲有所餘區以爲母以養勞力生利之功一養之後歲歲無窮母轉爲貨貨復轉母一國生利之民皆將賴之豪縱之家歲入不足則蝕其母蝕母則移生利之財以從其不生利者蝕者其母遂並其所生之子而亡之於是歲產以微而國財坐減故一國之豪侈使無節蓄之民以與之相救勢將奪勞民之力以贖無所出之情民其儉不止自貧而已浸假必貧其國蓋此縱豪家所費物品無論其出自本國出自外國而其害一國之母財使生利之民失養者一也故曰奢也者國民之仇讎也儉也者國民之父母也。

斯密又以爲一國之土地人民既只有此數於此而欲增加每年所出之國產則不可不謀增生利者之人數與夫生利者之生產力謂力之發於物而生產之者也而增之之道必務所以給養其工事故良其器械則多額之資本其最要矣資本非能人人具足也於是乎有貸或斯密之論貸也。以爲貸者之所取貸者之所予其實皆非在錢幣不過在錢幣相當之價值而已故以財貸人者界之以御物之權取已所得役之物力以與人也故假人以母財其事與畫其歲殖之一分以借人者無以異其爲此也必有期當期或者歲有所納是之謂息及其期盡或者之復如所貸者是謂還母國之總歲殖必有一分以復母財惟母財之待復者愈多其國中之息率乃愈大此其事亦與物之市價同視乎供求相劑之數以爲贏縮國富而所積多母財日廣則贏率日微有母財者求善業而用之難故其勢競自不得不廉其息以徠生利之功夫如是故息日減而庸日增息減由於庸薄庸增由於母多此富國之工民所以日舒也。

斯密又論疇昔各國有以貸財取息爲不義而設法律以禁之者此實非法也。蓋得人財而用之者其勢必將有所生則其分利於主人亦物與人情所宜然也夫或焉者固必急於得財而貸焉者亦不甘於無息既設之禁則通財取息之家有懷利之體欲貸出而有所難於是乎急欲貸財者非加優其利息則所將不可得以生計學學理言之則常息之外又須加以保險矣故禁息之

令實反爲重息之階也。此斯密氏論利息之大略也。

斯密又論用母財以生利者。因其所投之地。所擇之業之不同。故其所以鼓舞興發之人功。亦大有異。而所生後利。所以增進地產之價值者。亦隨而異。大抵母財爲用。分爲四途。一曰。登成生貨。取之自然者。若農業。若礦業。若漁業是也。二曰。製造攻修。轉生爲熟者。工業是也。三曰。轉運百產。挹盈注虛者。凡行商之。以舟車漕輓。大宗貨物者是也。四曰。坡盤售零。周給民用者。市店之。買人是也。四者假名之曰農工商賈。其業雖不可偏廢。然其用資本同。而其所鼓之民功。所增之物價值。迥有所異。農利爲最。工利次之。商賈之利。又次之。農也者。常利用天然力。以副人力者也。故其所生之後利。常大過於其所前費者。不徒資本家得其贏耳。而又益以地主之租。租也者。復農所前費。加贏率而尙有餘者也。其業廣而所容生利之民多。其事順而所增成物之值。鉅故富國必以農爲第一。義而工復優於商。商復優於賈。蓋工也者。常能復農者。與他工之所費而益。以贏商者。常能復農工之所費而益。以贏賈也者。則僅復商者之所費而益於物值。希矣。此役財治生。而於羣利之廣狹。各有不同之大概也。

以上所述。皆原富第一第二編學說之要點。斯密氏關於普通生計學之意見也。後此所謂英國正宗派。皆祖述之。以爲茲學之源。而近世諸國之學者。所引申所論駁。亦皆以此爲論理之中點。故有志斯學者。不可不尋繹而熟究之。 (此節未完)

格致學沿革考略

中國之新民

吾中國之哲學。政治學。生計學。羣學。心理學。倫理學。史學。文學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無以遠遜於歐西。而其所最缺者。則格致學也。夫虛理非不可貴。然必藉實驗而後得其真。我國學術遲滯不進之由。未始不坐是矣。近年以來。新學輸入。於是學界頗談格致。又若舍是。即無所謂西學者。然至於格致學之範圍。及其與他學之關係。乃至此學進步發達之情形。則瞭乎未有聞也。故不揣驢昧。刺取羣書。草爲是篇。自愧少而失學。於茲學理例未窺一二。本論臚列若干人名書名年代。猶如說食。已不能飽。且其漏略紕繆之處。亦知不免。雖然。亦可以省學者搜羅鈔錄之勞也。故不辭乾燥無味之誚。著而存之云爾。 著者識

導言

凡天下萬事萬物。未有突然而生者。大抵其物愈貴。則其發生也愈遲。而其發達也愈緩。學問者。事物之最繁。而高尙者也。故欲語一學問之沿革。不可不上下千古。泝端竟委。觀前此萌達之跡。爲將來進步之階。學問之種類極繁。要可分爲二端。其一形而上

學。即政治學、生計學、羣學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學。即質學、化學、天文學、地質學、全體學、動物學、植物學等是也。吾因近人通行名義。舉凡屬於形而下學皆謂之格致。兩者相較。其繁雖相等。而形而上學之高尙。更過於形而下學。故質化天地動植諸學。其釐然成一完全學科也較早。今試上下千古述其梗概。

第一節 上古格致學史

當巴比倫人盛時。約在西歷紀元前二千年已有度量衡。又有滴漏。其制自日出以至日沒。平分爲十二時。自日沒至日出。亦平分爲十二時。因冬夏晝暑之異。而每時之長短。亦以爲差。又積多年之經驗。知每十九年則新月之生者二百三十五回。每十八年則日蝕者十一次。又能知五緯星及其運行度數云。

埃及人約紀元前二千年之智識。比於巴比倫人所得較多。彼等能知一年之日數爲三百六十五。又積經驗。知每四年加一閏。又頗曉化學。又已作醫藥。又知以臂指爲衡量諸法。

其在歐洲。則希臘人物興以後。拓諸多殖民地於小亞細亞沿岸。而密理圖一地。文物最盛。七賢之首。厥惟德黎。Eratosthenes B.C. 實產於此。德氏觀察自然之現象。而推見其全體。肇創幾何學。設種種定理。以明日蝕月蝕之原因。又知摩擦琥珀。使熱則能引輕物。其弟子亞諾芝曼德。611-543 B.C. 始以日晷儀輸入希臘。因之定子午線。測冬至夏至。更推算緯度。測定黃道赤道之斜率。畢達哥羅士。生於小亞細亞沿海之一小島。於幾何學更加發明。又爲天文學律學地學之始祖。其言天文學也。頗知地動之說。其言律學也。知弦之長短與音之高低成比例。且推此以筭天運。其言地學也。因見陸地有介蟲之殼。而知海陸之遷移。

安那薩哥拉。Anaxagoras B.C. 雅與學派之鼻祖也。當時俗論舉凡一切現象。皆歸諸造物者之意。安氏首翻新說。以爲悉由物理。嘗言太陽爲一大石。坐此受罰下獄。又知行星與恒星之別。及日月食之原因。同時有名希剎拉底者二人。一生於 428 B.C. 著名之數學家也。一生卒於 450-357 B.C. 著名之醫學家。而泰西所稱爲醫學初祖者也。

安那薩哥拉分物質爲無量數。而同時有與之反對之一學派。出焉。稱曰阿屯派。倡自德謨利圖。400 B.C. 成於伊壁鳩魯。342-270 B.C. 皆言物質之數有限。而可得剖分。剖分至極微。以不可剖爲限。命之曰阿屯。噲拔錫黎。430-430 B.C. 始分物質爲地水火風四類。其後阿里士多德。384-322 B.C. 命之曰原質。

阿里士多德哲學大家也。雖然其有功於格致學者亦正不少。其於天文學知地為球體而測算其周徑其於物理學為動力說之初祖後儒言力為平行四邊形阿氏已發之矣。然其功最偉者尤在動物學西儒之研究動物者雖始於渥麻安 520 B.C. 然以該博之識類分動物實始於阿氏彼嘗區動物為九類一胎生四足類二鳥類三卵生四足類四鯨類五魚類六軟體類七多足軟殼類八多足蟲類九無足有殼類更細別之則其所謂胎生四足類者即今儒所謂哺乳類雖蝙蝠亦歸其中誠為特識惟鯨類以無足之故不歸於此然知其有肺以呼吸且屬胎生故別之於魚類之外所見亦卓矣其弟子阿美拉士最留意於植物實為植物學初祖所著植物書與其師之動物書同為千餘年來之寶笈云。

自亞歷山德亞希臘馬其頓之國都也學校之開約紀元前330年一時碩儒名宿皆集此校。試舉其略。一歐几里得 330-275 B.C. 所著幾何原本。至今衣被萬國其功之高固不待言。歐氏又已知光學有直進反射兩公例。二亞里士特奇 310-250 B.C. 始公言地球繞日之說且言地軸斜倚於軌道之面運轉而成四季。地體自轉而成晝夜又算日之距離與月之距離之比例而詳論日月地球之半徑三渥奇邁特者其數學物理學在古代皆稱第一其所論圓橢圓拋物線等之理皆精透異常又發明重學槓杆之定例及螺旋之原理四埃拉士德辣 254 B.C. 專格致人物之腦質五里羅非士 200-300 B.C. 稱解剖學之大家此亞歷山德亞學校前期之名儒也後此數百年則有六雅里奴士講求原數之理七埃拉特士的尼 191 B.C. 知赤道下之地晝夜無長短之分其各地長至之日同在某季節者即知此兩地與赤道之距離線相等也。因名此線為平行圈於是作直角之線名為子午線因其長率以算得地球之周徑其所測定者為四萬六千啓羅米突與今世所算不甚相遠矣。八希巴奇士 200-125 B.C. 為校中最著名之天文家測定地軸方向之變化九善德黎彌阿與希氏齊名始以地球為中心以推一切天體後世稱氏為善派之天文學蓋自歌白尼未出以前凡千四百年間談天者皆祖之善氏又作地圖自歐洲東迄支那實為地圖之鼻祖十格底士比阿及其弟子希龍皆著名物理學大家蓋吸氣管之用前此阿里士多德雖已知之至格氏始發明壓氣管之法用以壓榨空氣作新滴漏希龍稍知重心之理又嘗欲作汽機而未成。十一士特拉坡與耶蘇同時始研究地震及火山之理其動物學亦與阿里士多德所著並傳不朽云。要之上古時代之格致學史幾為亞歷山德亞一校所壟斷及此校之學風衰而中古之幕開矣。

第二節 中古格致學史

自亞歷山德亞被略奪於阿刺伯其學者大半走集於君士但丁奴不今之土京也雖然其時干戈雲擾人心不靜委心績學者寡不過

傳古人之業而已。及阿刺伯人平亞非利加之北海岸。更併吞西班牙半島。乃於哥兒多、北達、卡希拉等處。設立高等學校。大獎厲希臘學術。又於東方之印度時有取材。故學風復興。

解剖人身者阿刺伯人宗教所禁也。故其於解剖之學。一無進步。雖然。醫學極見重於時。希剎拉底、雅里奴士、阿里士多德等所著書。皆譯以阿刺伯文。化學、天文學、數學等。亦其所好。歐几里得、渥奇米突、善德黎彌阿等之著作。亦皆有譯本。

阿刺伯人之治化學。不過欲藉之以變粗金爲貴金。其起源自埃及化學史上稱爲亞爾迦米時代。其著名之化學家。有迦比爾、02.765者云。五金之屬。大率由水銀、硫黃而來。金銀諸貴金多含水銀。銅鐵諸粗金多含硫黃。迦氏抱此思想。以爲金屬可互相變化。其爲謬誤。自不待言。但以此故設種種試驗。因以發明事實者亦不少。彼嘗蒸明礬以爲硫酸。又嘗以綠礬與硝石或明礬共蒸之。爲硝酸。欲以之煉造五金。又和合硝酸、礬砂以爲強水。得以試其成金與否。故醋酸雖自古已有。至乾溜木材以製之。則自亞爾迦米派始。而鹽酸製法。亦創於是時。迦比爾又爲蒸汽、滲漬、結晶等種種新法。皆爲後儒試驗之所資。

其天算之學。不過傳希臘舊術。無甚進步。亞爾巴的尼當時最著名之天文家也。代數之學。亞歷山德亞學校之赫布及的、阿富安既已創立。至是阿刺伯人亞爾卡里335復博考之於希臘印度學者。著代數學一書。久爲後世所誦法。

其在物理學。則亞爾哈禁最爲名家。彼以爲善德黎彌阿所謂入射角與屈折角之比例不變云云。甚爲謬誤。乃更設定律以試驗之。又以光之從日體發來者。因有空氣隔之。成爲波折。故雖日落而立於地球上者。尙能見光。其所論凹面鏡、反射之理。實足爲深於幾何學之證也。

阿刺伯人之有功於博物學者。以其譯出希臘文之書傳諸歐洲。然其所自著述亦有足多者。如盧西亞希士888以動物學名。亞拜達1248以植物學著。雖然。其能出亞里士多德之範圍者蓋寡焉。卡威尼1283論物體以爲萬物由不完全而進於完全。先有土壤礦物。次有植物動物。次有人。而最高貴之天使最後起焉。又以呼吸者所以散身內之熱也。水中動物以水冷故。故不必有肺以主呼吸云云。

當十二世紀之時。西部之阿刺伯人始以格致之學識轉輸於景教國。亞里士多德之書。由阿刺伯文重譯爲拉丁文。其著名之譯家爲米迦士噶而亞丁、赫德亦以拉丁語譯歐氏之幾何原本。其他種種之希臘學。莫不藉阿刺伯人媒介之力。次第輸進。而十字軍字者亦使希臘學西行之一原因也。東西兩路夾持而進。於是新學之端緒漸開矣。

開方特列第二好學右文。首創大學於拿布及帕亞兩地。於是數學家有黎阿拿特 1175 年。佐達奴 1200 年。化學家有維志拿倍根 1214-1284 年。與近世化學家之倍根為兩人。倍根常曰。格致之學。必當以實驗為基礎。又曰。一切科學。皆以數學為其根。實為後世實驗家之祖。當時阿里士多德之學。與耶穌教相和合。別成一種學派。有持異議者。輒目為邪說。動見抵排。實事求是之倍根。卒鬱鬱不得志以死。及千四百五十二年。君士但丁奴不被陷。學者抱殘守缺。逃於意大利。得見希臘原書。知前此由阿刺伯文重譯者。殊多謬誤。而馬丁路得 1482-1546 年。亦指摘羅馬舊教之誤。於是科學革新之氣。遂漸至矣。雖然羅馬教皇之威權猶盛。常以苛刑峻法束縛人心。學者以倡新說致死罪者。踵相接。故茲學之萌興。每被摧殘。然其時中國文明三利器。一曰火藥。二曰羅盤針。三曰印書術。亦已由阿刺伯人之手。達于歐西。用兵航海。讀書之法。皆開一新境。其機固自不可遏矣。於時有尼哥拉格沙者。出漸疑地動之理。以為凡圓體之物。皆能自然運動。則球形之地。亦當常動云云。尼氏復製測量溫度表。有益於世。

哥倫布士 1451-1506 年。尋出阿美利加洲以來。既有許多新奇生物。足供博物之資。而方位角變化之發明。亦實自此君始。惟伏角之變化。則哈爾特曼 1480-1664 年之所發見也。

十四世紀亞兒迦美最盛之時代。考出種種物質甚衆。當時有華靈士者。大名鼎鼎之學者也。嘗考出「安支孟」以為一種原質之中。有許多化合物生焉。其所說明。與近來之說不同。彼謂物質可以互相變化。又於迦比爾所定硫黃水銀兩原質之外。加以鹽為第三原質。然則據迦比爾及華靈士之說。是化學一定之物質。非各自獨立。不過某種物質內。有一種特質附之耳。華靈士之三原質。比亞里士多德之四原質。稍為進步。以其基于實驗者多也。

華靈士研究鹽類。實為藥學時代之先河。藥學時代。以製出貴重藥品為務者也。其專門名家。有巴拉舍呂士 1493-1511 年。黃耶孟德 1577-1644 年。彼等不特能多製藥品而已。巴氏能發明水質。黃氏又能發明無水炭酸。謂凡物發酵之際。而無水炭酸。生焉。化學上氣質之名。由黃氏所命也。

其在天文則自歌白尼所著天文學一書出世。於是星學為一大進步。彼嘗彗勃列摩士所列之天文統系。過于複雜。與自然界純一美麗之公例不合。因殫精覃思。深考其故。卒創純一統系之說。以為地球繞日周轉。此其說實前者亞歷山德亞學校之學者所會見及也。彼所持論。身後始公于世。故幸得免于危難。而信其說者尙寡。此亦有故焉。蓋當時未明吸力之用。故人人皆疑曰。地球

荷常繞動。則物於上者。何以其物。降於下乎。星學大家。皆可物。亦以此故。不採其說。謂以爲五緯星繞太陽。而太陽繞地球。此實前者利瑪竇所傳授中國之天文說也。雖然。歌白尼既能詳細考察其說。遂爲後世信。諸不拉。1516-1601 之所憑藉。當時又有拿俾。1550-1617 普立俄。1583-1631 等發明對數之理。以測算星學。使學者事半功倍。至魏爾荷。1511-1553 遂採用歌白尼所定統系。作星學表。及法皇俄列哥里第十三。爲防耶穌生日有所變亂。因於一千五百八十二年。改正曆學。所謂俄列哥里曆是也。自是所謂舊曆者。唯藉俄羅斯用之。僅保殘喘耳。

哲可勃。所以反對地球繞運之說者。以不審繞動之定例也。至畢韋。1530-1590 始證明圓體運動。由于兩直線運動之結果。謂物體既欲自線之盡處。離去而爲離心方。又常向于中心。而爲向心力者也。雖然。其所說尙未能使此問題了無疑義。及布爾諾。1550-1600 因見自船橋上拋物向下。不問其船之動定。所落常在一處。遂持此例。以證哲可勃。謂歌白尼之說。頗撲不磨。其引證可謂直捷明切。乃當時守舊者流。謂爲違背教義。處以焚刑。真理與僞理不相容。新學與舊學常相搏。古今同慨矣。動力之定例。至斯的文。1548-1620 而益發明。力之爲三角形。亦彼所創說也。其所言流質之壓力及流質中物體之平均。皆獨有心得。惜其所著書。用荷蘭語。故當時之人。未能盛傳其說。真遺憾也。

其在光學。則摩羅臘士。1494-1675 始研究光線之屈折。嘗述眼珠中「靈珠」之作用。更釋近視、遠視之理。其後有達坡。1573-1615 亦專力于光學者。

其在磁氣學。電學。則希爾巴。1540-1603 以地球磁石說。見稱於時。其所持之說。後經赫松。1611 拔豐。1581-1622 之推論。遂確定焉。希爾巴知玻璃硫黃之類。摩擦至熱。皆可以攝取輕物。名其質曰電氣。其智識又比德黎進一步矣。

其時英國碩儒倍根。1561-1626 出焉。嘗著一書。論講求科學之方針。以爲欲明真理。當自實驗始。不可任意推測。循臆見。以武斷。雖然。其書未爲當時所重也。

其在生物學。當亞里士多德學說披靡一世之時。有欲將一切新智識融會而貫通之者。三人焉。曰德瑪。康鎮布。1186-1268 曰亞比波士。1193-1280 曰文真波。威。1264 皆留意於物種分類。有所發明。而華渣里。1514 以醫學聞。專力解剖之術。指出人類與他種動物骨骼之差異。以正雅靈士之誤。偶因解剖人體。政府惡之。將處極刑。作而得免。是實新解剖學之始。也。家士尼。1516-1565 德國人也。能通希臘拉丁法蘭西意大利英吉利語。漫遊諸國。查考符羅刺。及符歐那。始作動物標本室。

及植物園。查驗植物之可充藥用者。幾中毒死。著一書詳言動物之出產情狀習慣。皆得自實驗。或其友人之實驗者。實今世動物學之初祖也。彼於植物亦盡心考究。為之分類。以花與種為基礎。又嘗查地中鑛產及花崗石火成石水成石等。著有專書。而迦渣片士分植物為草本木本。又因種子而分為十五類。學者知雄花之作用。實自彼始。而精細查考。盡窺其奧。則至近世卡米拉琉始告成功。

以上叙中古格致學史。其時代斷自十六世紀之前半。實為過渡時代。其於各科一定之統系。未能確立也。

第三節 近古格致學史

近古格致學。各有專門。皆不泥于舊說。大有進步。其在星學則有卡利列 1564-1642 創造千里鏡。以上觀天象。考出木星之衛星。即繞木星之月也。又知月中有山。知天河為彗星集合之地。知土星有光環繞之。因見太陽之黑點。而知其繞本軸自轉。遂敢犯舊教之所忌。邊將歌白尼之說。公之於世。以此獲罪下獄。後僅得免。當時又有吉布列者 1571-1630 因哲可勃辣之所測。推出三定例焉。卡利列之千里鏡。以凸面鏡與凹面靈珠相合而成。彼乃改用兩凸面靈珠。以便於觀測。至其身世所遇之艱難。與卡利列同。卡利列不特於光學星學能考出新理而已。彼以為物之下墜。無論如何物體。其速率必同。因著為拋物公例。其動力平行四邊形。亦其所創見。與葛珊智 1581-1657 笛卡兒 1596-1650 所謂慣性定例。共為力學基礎。擺子之理。彼自少年已從事研究。後欲利用之以製鐘表。考出擺子長短與振動時。大有關係。其後李舍又知緯度不同者。振動時間為之差異。於是擺子之公式。與重力之加速度。始可得而算焉。

卡利列又創造寒暑針。或曰其弟子威華尼所作。或曰德列此若符特所發明。皆非也。乃利用空氣之膨脹者。其弟子復改訂之。至啡芝能第 11 1610-1670 始用酒精以造流質寒暑針。

卡利列雖知空氣確有重量。而就其壓力。實驗有得者。則其弟子德里舍利之力也。1608-1648 其後伯利耶因 1623-1662 之說而詳察之。益足證明其所實驗之不誤。時雨表於是乎作。

同時有培兒 1626-1691 及瑪利乙 1620-1684 考出氣質之壓力與體積。凡在一定溫度之下。則有一定之關係。是為壓力表之根據。亞孟頓 1663-1705 考出在一定容積之下。其壓力與溫度有一定之關係。而空氣寒暑針益加改良。至十九世紀迦裏隆及達爾頓復發明此理。世人遂不復知為亞孟頓之創作。可謂數典忘其祖矣。迦裏隆等言是培兒所考得者。

卡利列名滿一時。各國負笈從遊者日衆。而最稱高足弟子者。爲迦立迦。1602-1686。嘗創造空氣噴水筒。又嘗作起電機。知以小物投之。爲其所吸。復旋爲所距云。

近古格致學第一名家。當推奈端。稍治斯學者。所能知也。卡利列卒之年。1642。而奈端生。住世八十五年。以千七百二十七年。荷學界非常之榮譽。以卒。奈端因吉布列之三定例。闡明吸力公理。而利用之以測算天體之質量。又發明潮汐與吸力相關之理。不特爲天算學一切之基礎。而於思想界亦有絕大之影響焉。又說明物質化合之理。蓋奈氏以前。考物質者。常斷斷焉於質原之平面。或凸凹面。以爲於化分大有關係。自奈氏出。始知爲無用云。

吉布列之三定例。其一謂各行星以太陽爲中心。而成橢圓形之運動。奈端演之曰。行星動於中心周圍之力。因其與中心距離平方爲反比例。而各生差異也。其二謂橢圓之面積與行星運動歸原之時刻成比例。奈端演之曰。使行星常從於其軌道之力。即所以使其常向於太陽也。其三謂行星之距離及歸原時刻常結合於一定例之下。奈端演之曰。凡行星之吸力常向於太陽。非有差異。但因其吸力與中心之距離之平方而變其形耳。奈氏此三定例之發明。實爲百世以下言力學者所莫能難也。惟圓體運動。擺子運動之法。則其功不可不歸諸海京士。1620-1695。

海京士於實用力學。勞績最著者。爲創造時表一事。自卡利列及其弟子。屢思作時表。種種計畫。卒未能成。海京士不惟能造成懸擺之時表。而更研究彈性之作用。創爲法條之時表。而當時助其成功。發明彈性與等時性之原理者。則福喀氏。1626-1703也。奈端與海京士。皆於光學上大有所盡力。奈端發明光之分散。有一定原則。使笛卡兒以虹證光之說。益加完備。獨其考光色分散之量與曲折之量相比例。謂屈折望遠鏡。到底不能臻於精巧。是其謬誤也。後此荷蘭及多倫德。1706-1791。嘗駁正之。其時奈端主張光之射出。海京士主張光之波動。皆與希臘時代學者所論異其撰。至十七世紀之末。射出說最有力。故奈端之盛名。終非海京士所能及也。

顯微鏡之改良。自福喀始。相傳創作之者爲顏星氏。然據卡利列所說。則一六二二年。羅馬已有其物。則其發明之在前古。可以概見。但自福喀以後。顯微望遠兩鏡之製造。皆大有進步云。

笛卡兒曾關於光之速度有所論述。至黎美爾。1644-1710。指正其誤。後五十年。復有布辣德黎者。言光之蒙氣。因以算其速率。愈得精確。而此蒙氣說。又爲地動說添一有力之論據。

寒暑表漲落之學理。至法靈海特 1686-1736 黎阿迷爾 1683-1757 沙兒 1701-1744 三氏而始大成。寒暑表之盛行。實自茲始。

(此節未完)

新派生物學(即天演學)家小史

馬君武

言生物學者。至十九世紀而經一大革命。暢發其理者為達爾文。Darwin 然達爾文之前時及其同時。與達氏同調者蓋共有三十四人焉。皆信生物之遞變。或亦固執上帝造人之說者。蓋數人焉。其著有生物史及地學史等書者二十七人。茲從達氏所著之種源論中一章之所記。譯錄如下。

由上古以至今日。治生物學家多矣。皆以為物種不變。而其有種類之始。皆一由上帝創造而來者也。故縱觀上古至今日之生物學。書無一能解明物類生初之理者。至近代始有人疑上帝造人之說不實。以為今世之生物皆由古時實有之物。質歷劫變遷而來也。茲記其人如下。

始初著書能以真理推究生物者。曰杞俸 Buffon 然杞氏曾躊躇多時。然終不敢定斷物類之真由變遷以至生成。故於此不詳書。

生物學第一革命之人。不能不推拉馬克 Lamarck 法國人。拉氏於一千八百〇一年始初印行其所著「動物學」 Philosophie Zoologique 至一千八百〇九年。又將其書大有加增。至一千八百十五年。拉氏又著一書名「無脊骨之動物學史」 Hist Nat

des Animaux Dans Vertebres 於是書解明一切物類及人皆為別種物之苗裔。又經屢次考驗。以為有生機之物。類皆由無生機之物類。徐徐變來。於此得一公例焉。曰物類日益發達。以趨於美善。然物類之展變。其微至不可覺察。而由一定之羣類。以遞進焉。其變也。一循自然。以日進於美善。萬類之形色。皆由變化以成其自然之宜。如非洲之芝獵狐 Giraffe 特戴一長頸者。所以便

其食高樹之葉也。其理無他。解焉曰自然而已。

聖以內爾 Geoffry Saint-Hilaire 法國人。以為凡物類皆不與其初始之形質相同。而一切 "Monde Ambiant" 環世界之物。物皆日趨於變。但聖氏不信一切物類。雖在今日猶變而不可已也。聖氏之說。在一千七百九十五年口演之。迨後一千八百二十八年。其子始著為書。

一千八百十三年威爾 Dr. W. C. Wells 演說於王家社會 Royal Society 其題曰白種婦人之皮相。似乎非洲之黑人。但未著於書。至一千八百十八年。始載之於所著之「露及單視之二論文」Two Essays upon Dew and Single Vision 詳論天擇 Natural Selection 之理。但所論者專屬人類及人類一種專性情而已。大旨謂非洲黑人及白黑雜種人雜居以後。便能免受熱帶之病。此何以故。蓋人類能自變以協宜於所居之國也。且證之於禽獸。一人能明見禽獸有數級之變化。二農家能以善法改選其家畜之種。居亞非利加中部之人。能變以協其土宜者。則能免其慣病而較安於他族。於是此種族後益繁衍而他族日減少。此不但因彼族之不能受疾病之侵害而已。亦因其不能與其鄰族之強者爭存而敗也。宜於此地之強族即黑色之族人。故居於此而能展變以常存者。必其色因時漸變為黑而黑之甚者。即最宜於其地之風土者也。閱日既久。則全非洲人皆色黑矣。其淵民之始。初必不止於一族也。

達爾文曰吾甚感路累 Rowley 氏。蓋吾立志之礎。乃因路累氏及白累司 Brae 氏。而得讀威爾之書也。

門雀司特 Manchester 之大學校書記官赫伯 Hon. and Rev. W. Herbert. 一千八百二十二年著「種園成蹟報」Horticultural Transactions. 第四書。又「石蒜科」Amaryllidaceae. 一千八百三十七年出版。百三十九頁。宣言曰。經種園之許多經驗。而得一不可駁之理。即植物之種類。永遠變化而不止。是也。赫氏以為凡一切種類。皆本於一始。經許多之過渡及變化。而成今日生成種類之物類。

一千八百二十六年教習格倫特 Grant 其所著有名之壹丁不夫哲學雜誌第十四卷二百八十三頁。關於綠色海綿之一段。Edinburgh Philosophical Journal. on The Spongillal. 論曰。予之所信。凡任一物類。皆源出於他物類。而由變化以進於良者也。一千八百三十四年。在 Lancet 著一書曰。教授之五十五回講義。55th Lecture. 亦解說此同理。一千八百三十一年。馬太 Matthew 著一書名「艦材及樹藝術」Naval Timber and Arboriculture 其中所說物種原始之理。與達爾文及阿累司 Wallace 所著之里靈雜誌 Linnæan Journal 所論同一見解。(後達氏著物種原始。即增廣此雜誌之義而成。)但是時馬氏所作。不過言其大略。散見於所著書之後幅而已。造後至一千八百六十年四月七號。馬氏著「種園者之歷譜」一書。Gardener's Chronicle 詳言天擇之理。與達氏意大同。以為至現今之世界。舊時代之種族。日益彫替。而今時代之種族。固已大異。舊時代之形式矣。

有名之地學及生物學家馮把區。Von Buch 一千八百三十六年。著有有名之「加拿里島之地質記載」加拿里島為大西洋中島名屬西班牙 Dextrip-
tion Physique des Isles Canaries. 第一百四十七頁論曰。物種者能徐徐展變以至於無窮期者也。

拉芬累司克 Rafinesque 之「北美洲之新植物」New Flora of North America 著於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其第六頁論曰。凡物類皆有變化。經永久之變化。及另有一種專性質於是成一新物種焉。

自一千八百四十三年至一千八百四十四年。教習海爾得門者 Haldeman 於「波斯頓之生物學史雜誌」Boston Journal of
Nat. Hist. U. States. 第四卷第四百六十八頁。著論駁生物學之古說。而主張物種之日新能自趨於發達及改變。

一千八百四十四年。一無名氏著一書。名曰受造物之踪跡 Vestiges of Creation 於一千八百五十三年。更加以許多證據。其
第一百五十五頁曰。物種歷多數級之次序。由舊日之最單簡形式。以成今日最高等之形式。其變化之故。蓋由二種之衝激焉。曰
在內之衝激。曰在外之衝激。在內之衝激。賦於有生之初。進而愈進。歷時已久。而成雙子葉生之植物。及有脊之動物。其緣因最難
覺察。不過於有機物性質之閒隙。驗之而已。在外之衝激者。緣物類競存之力。乃變其生機之造。作以合於外遇之境地。如食物習
俗。天氣等之激力是也。其說雖亦不免有上帝之見存。然能信生物遞進之理。而力駁種類不變之說。

一千八百四十六年。老地學家杜馬歷打累 R. J. Dornilus d'Halloy 比利時人 以其精思想著一短篇曰「布呂碎路之京城」王家
大書院之報告」Bulletins d'acad. Roy Bruxelles (英文為Brussels) 第十三冊第五百八十一頁曰。新物類由展變而成。非由
創造而來。杜氏在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已宣布其意。

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教習名歐溫者 Owen 著「肢之性質」Notire of Limbs. 於第八十六頁內。詳論動植物變化之理。以其
肌肉之變化證之。其大英學會之演說曰。Address to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俗論於世間萬物。咸歸功於造物主之權能。謂一
切物類。皆經造物者之手。一造之也。何以無翅鳥 Apteryx 獨造之。紐西倫地 嶼洲 紅松雞 Red Grease 獨造之。於英倫。生物學
家不能言其故也。創造之說。既不可通。可釋之曰。無翅鳥與紐西倫最宜。紅松雞與英倫最宜。故各有其獨產之處焉。此之謂天擇
凡新種之變成。皆可以天擇之理。解之。歐氏發明天擇之理。實先於達爾文。然威爾及馬太二人者。又歐氏之導先路者也。

一千八百五十一年。聖以累爾 法內與前之聖 著「動物學雜誌」Revue et Mag. de Zoologie. 有一段曰。物種雖各各定類。實乃
常變。其形式漸至不同。最易見者禽獸之變。而未過其類界者是也。嘗有數種野獸。經馴養而變為家畜。而家畜又可使之復變為

野獸此最易見者也。更有可據者。無論何種生物。可令其經人爲之治理。而變爲貴重者。是也。又於所著之「生物史之大概」
Dist. Nat. General. 更擴充上意而詳論之。

一千八百五十一年醫生佛里克 Treke 著之「達不林醫學報」第三百二十二頁。論有機物皆出自一單簡之原本。但其主意與達爾文全不同。然佛氏又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著一書曰「主有機物親屬派之物種原始」其說理多有與達氏書爲難者。斯賓塞者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及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所著文集。反對創造之說。及謂生機物之發達原於一種奇異能力之說。而據家養畜產類推。以爲物種之變始於未成胎以前。其變尚微。至不可分別。其理以遞級而漸進。一千八百五十五年斯氏著靈魂學舊譯心靈心 *Psychology* 以爲靈魂之機及能亦各按等級而遞進者也。

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大植物學家羅丁 Nardin 論物種原始之理。於所著之園藝雜誌第一百〇二頁。Rayne Horticole 及博物場考古之新報第二卷第一百七十七頁。Nouvelles archives de Mussum 以爲物類之原。其形本相似。後乃經種植之不同而漸展變。其進良也。乃限於人之選擇權。但伊仍未論及天擇之理。其所見又與赫伯氏同。謂物種初始之時。較今日更柔軟也。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著名地學家伯爵季色林 Keyserling 在地學會廣告 Bulletin de la Soc. Geolog. 第十冊第三百五十七頁著論曰。若有一種新疾。發自瘴癘之惡氣。而此疾流行遍於地球。則地球上之人。必可被四周之纖塵所製鍊。而另有一種特質。必將成一新式樣。而與今不同焉。

同年德國醫生沙夫哈生 Schaffhausen 著書名「普國美國地方博物學會之論究」Verhandl. der Naturhist. Vereinsler Preuss. Rheinlands. 謂凡地球有生機之物。類似歷多時而不變。其變爲異種者。乃其種中之一少分也。沙氏以兩種相似者證其說。又謂新種雖生。舊種不滅。而新種嘗爲舊種之子孫焉。

法蘭西大著名之植物學家勒口 M. Leacq. 者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著「植物之地學研究」Etudes Sur Geograph. Bot. 第一卷第二百五十頁論曰。苟有人問我以物類變不變之說者。吾可斷以聖以累爾及荷特二人之說爲。二人皆主物類展變之說者也。然勒氏所著書。於物類展變之說。無所推廣。襲舊而已。

鮑威爾者 Rev. Baden Powell. 著 Essayson the unite of World 「關於世界統一之論」其論「創造之哲學」一段。Philosophy of Creation. 曰風俗者能造成特別新物種之器具也。

阿累司 Wallace 與達爾文於一千八百五十八年著里靈雜誌前見 宣告天擇之理。阿累司之論最明白而有力。德人卑爾 Von Bear 者動物學家之魁傑也。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著動物學人類學之探究 Zoologisch-anthropologische Vundersuchungen 卑氏立地理分派之例。謂現今世界之物類由一簡單之初祖而來。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大教習赫胥黎 Huxley 有一論布於皇家書院。題曰禽獸生命之定式。論世間最難知之理。即所謂動植物之生存於地球者。皆以間時受創造於全能上帝是也。此誠俗傳之謬說。而與天然之理不合。以真理解之。今日世間一切種物皆由先前之種漸變而成。或病此說之無據者。於地質學可考其遞級展變之迹也。

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十二月虎克 Hooker 著澳洲植物譜。實證物類之由遞變而出。以多種見聞解之。按以上諸氏皆斷自達氏出書第一版之期以前。迨達氏書遍傳歐洲。接踵而起者衆矣。茲不具載。

君武誌

時局

論民族競爭之大勢

中國之新民

本論宗旨在綜覽現今世界各國之大勢推原其政略所從出及其所以集勢於中國之由而講求吾國民應變自立之道篇中取材多本於美人靈綬氏所著「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潔丁士氏所著「平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日本浮田和民氏所著「日本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之理想」等書而參以己見引伸發明之不敢掠美附識數言 著者識

天下勢力之最宏大最雄厚最劇烈者必其出於事理之不得不然者也。自中古以前羅馬解歐洲之政治家常視其國為天下。所謂世界的國家 World state 是也。以誤用此理想故。故愛國心不盛。而真正強固之國家不能立焉。按昔中國人愛國心之弱其病源大半是而歐人前此亦不能免也

近四百年來。民族主義日漸發生。日漸強達。遂至磅礴鬱積。為近世史之中心點。順茲者興。逆茲者亡。所號稱英君哲相。如法王路易第十一。顯理第四。英女王意里查白。英相格林威爾。渣沁。意相嘉富。德相俾士麥。皆乘此潮流。因勢而利導之。故能建造民族的國家。聲施爛然。苟反抗此大勢者。雖有殊才異能。卒歸敗切。法帝拿破侖是也。拿破侖所以取敗者。由欲強合無數異種異言異教異習之民族。而成一絕大之帝國。其道與近世史之現象太相反。其不能成也固宜。

夫此民族主義。所以有大力者何也。在昔封建之世。羅馬以前歐洲之封建時代也分士分民。或同民族而異邦。或同邦而異民族。胡漢吳越。雜處無猜。及封建之弊。極于墜地。民求自立。而先自圍。於是種族之界。始生同族。則相吸。異族。則相反。撥荷為他族所箝。制壓者。雖粉身碎骨。以圖恢復。亦所不辭。若德意志。若意大利。皆以同民族相吸。而建新邦。若匈牙利。以異民族而分離于奧大利。皆其最著者也。民族主義者。實製造近世國家之原動力也。

此主義既行。於是各民族咸汲汲然務養其特性。發揮而光大之。自風俗習慣。法律文學美術。皆自尊其本族所固有。而與他族相競爭。如羣虎互睨。莫肯相下。範圍既日推日廣。界線亦日接日近。漸有地小不足以回旋之概。夫內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於外。此事理之必然者也。於是。由民族主義。一變而為民族帝國主義。遂成十九世紀末一新之天地。

民族帝國主義有兩種。其發生皆不自今日。今則合一爐以冶之而已。甲種者。優強民族自移殖於劣弱民族所居之地。終其臂而奪之。若英國是也。英人自古以來。與羅馬帝政不相容。去而自立。實為民族國家發生之嚆矢。故其民族帝國主義。亦著先驅。得

善處屬地之法。遂能控馭全球。凡日所出入處。皆見其國旗焉。乙種者。優強民族能以同化力能化人使之同於我謂之同化力吞納劣弱民族。而抹煞其界限。若美國是也。美國百餘年來。由大西洋之十三省。逐漸擴充。奄有太平洋岸全陸之地。自三百萬人增至八千萬人。固由吸集同族之效。亦未始不因買受併吞他國之屬土而同化其民之所致也。今日之美國。尚能容納德意志愛爾蘭之移民。綽有餘裕。皆其同化力強盛使然也。

近世諸儒之學說。其於孕育民族帝國主義與有力者不一。家而以瑪兒梭士見第一冊二氏為最。瑪氏嘗著人口論一書。謂人類日漸繁殖。其增加之率。常與食物之增加不能相當。食物之增加。算術級數也。即由二而四而八而十六是也人口之增加。幾何級數也。即由二而四而八而十六是也苟無術以豫防之。則人滿之患。必不能免。而戰爭疾疫自殺之風。將日盛。此論一出。大聳動全歐之耳目。而政治家之思想。幾為之一變。按瑪氏謂人口之增加。以幾何級數實屬杜撰。後德政正之者。已不少其所論豫防之法。亦不可行。要其立論之大端。則實為近世政策之一嚮標也。故當瑪氏以前。歐洲列國。尚以墾殖產子為急務。千七百九十六年英國普令云。凡民能生多子。以富國家者。可有豁免稅之特權。及於今日。則除法蘭西一國外。殆無不以人滿為憂者矣。法人口增加最少。詳見下表。以此之故。千八百八十五年。法普令云。發家有子七人者。以公費教之。及今年。議員俾阿氏提案於議院。謂民有及歲而不婚者。則課以重稅。今試舉近百年來歐美各國人口增進之大概。列表如下。

英	一五、五七〇、〇〇〇	人口	三四、六五〇、〇〇〇	人口
法	二七、七二〇、〇〇〇		三七、四三〇、〇〇〇	
德	二二、三三〇、〇〇〇		四五、二六〇、〇〇〇	
奧	二一、二三〇、〇〇〇		三七、八三〇、〇〇〇	
意	一三、三八〇、〇〇〇		二八、九一〇、〇〇〇	
班	一〇、四四〇、〇〇〇		一六、二九〇、〇〇〇	
合計	一七二、二六〇、〇〇〇		三一二、九九〇、〇〇〇	

此八十年前增進之大略也。其中速率最著者。尤以德俄美三國為甚。德國當千八百五十年。只有三千五百二十萬人。至千九百年。則有五十六萬三千四百人。俄國當千八百五十年。只有六千八百萬人。至千九百年。則有一萬二千九百萬人。美國當千八百五十年。只有五百三十萬人。至千九百年。驟增至七千六百三十五萬人。美國人口由外國移民入籍者居多以此之故。歐洲區區之地。斷不能容此孳生蕃

術之民族。使之各得其所。勢固不得不求新政策以調劑之。此事理之易見者也。於是乎殖民政略遂爲維持內治之第一要著。此近世帝國主義發生之原因也。

前代學者大率倡天賦人權之說。以爲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權利。此天之所以與我。非他人所能奪者也。及達爾文出發明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理。謂天下惟有強權惟強者有權更無平等之權利也。由人自求之自得之。非天賦也。於是全球之議論爲一變。各務自爲強者。自爲優者。一人如是一國亦然。苟能自強自優。則雖弱雖弱亦強者。弱者而不能謂爲無道何也。天演之公例。則然也。我雖不翦滅之。而彼劣者弱者。終亦不能自存也。以故力征侵略之事。前者視爲蠻暴之舉動。今則以爲文明之常規。歐美人常揚言曰。全世界三分之一。爲無智無能之民族所掌握。不能發宜其天然之富力。以供全球人類之用。此方人滿爲憂。彼乃貨棄於地。故優等民族。不可不以勢力壓服劣等者。取天地之利而均享之。其甚者以爲世界者。優等民族世襲之產業也。優等人斥逐劣等人而奪其利。猶人之斥逐禽獸。實天演強權之最適當而無惡德者也。茲義盛行。而弱肉強食之惡風。變爲天經地義之公德。此近世帝國主義成立之原因也。

由此觀之。則近世列強之政策。由世界主義而變爲民族主義。由民族主義而變爲民族帝國主義。皆迫於事理之不得不然。非一二人之力所能爲。亦非一二人之力所能抗者也。今請就諸國中。擇其有代表帝國主義之資格者而論之。得四國焉。

其一英吉利。英國本境之人口不滿四千萬。而其謀生於海外者。殆倍之。人口日日增多。而三島之面積不加廣。物產不足以給民用。故英國若一旦失其屬地。不特富源立涸而已。而國威民力皆隨而衰頹。國民之品性且將漸滅。勢必與古代之雅典羅馬同列于亡國之籍。故英人之帝國主義。非直爲進取計。不得不然。即爲保守計。亦不得不然也。英國今日之盛強。半由煤礦之豐富。據千八百七十一年政府所報告。謂本國之煤。尙足供三百年之用。然爾來英人用煤之率。日增月加。會靡底止。故其勢不久。必須仰給煤炭於本境以外。或者謂英煤涸竭之時。即英國衰亡之日。非過言也。況其製造之品。消售於屬地者。常視他國有加焉。彼英屬地之依賴母國。不如其母國之依賴屬地。爲尤重大也。故英人之政策。務使其母國與屬地永不相離。不惟保守其版圖而已。又使其海陸通航之路。交通便利。以是爲第一要義。以故海軍之關繫。日益重焉。海軍既重。故屯泊貯煤之灣港。亦隨之而重。英國所行於東洋及亞非利加之政略。皆以此爲根據者也。彼其保護土耳其。占據賽布拉士島。皆所以防俄國之蠶食。保地中海之航路。使英國與印度交通之鎖鑰。不至授人也。其市恩於意大利。助其獨立。用術於埃及。握其國權。亦皆爲地中海蘇彝士河之運航權也。

近者與杜蘭斯哇之戰。不惜廢重帑。管人命。擲獅子搏兔之全力。所以保好望角之權利也。彼波亞民族。日新月盛。屢屢有爲。南非全境主人翁之勢。英人非挫摧之。則其在非洲之權力。將墜於地也。故英國北自君士但丁奴不。土耳其京城南至好望角。其所行之政策。皆自保護航路而生者也。保護航路。即使母國與屬地永不相離之第一著也。

英人之所汲汲者。又不徒在海權而已。於大陸交通機關。亦絲毫不肯讓人。近以俄人西伯利亞鐵路將成。思所以抵制之。乃擬築一大鐵路。自亞歷山大利亞。經波斯灣沿岸。橫貫印度。接緬甸。由瀘州出揚子江。以通上海。一以鞏勢力于印度。二以張威權於波斯灣沿岸。諸國三以通血脉于支那。而現時印度境內已成之鐵路二千餘英里。實利用之以爲此路之一部。其規模之宏遠。實有使人驚歎而不能措者。

英國工商之國也。無商利是無英國也。近年以來。德國美國之商業驟進。變變乎有駕英而上之勢。時昔英人於加拿大澳洲印度埃及及其餘屬國保護國。皆專握商權。近則國民之競爭愈劇。新屬地之貿易。容易不肯爲母國之附庸。故今者英國商務。除澳洲印度外。皆日見減色。於加拿大古巴爲美國所奪。於亞爾焦利亞爲法國所奪。於南美爲德國所奪。其在澳洲能保其舊位者。不過其地之民。與母國同嗜好同習慣。故日用飲食之品物。多取給於母國云爾。然則英國今日之政策如何。英國自二十年來。產業之發達。既臻絕頂。昔爲世界工業之中心點者。今則變爲世界資本之中心點焉。自美國行保護稅則。免出入口稅者謂之自由稅則。重出入口稅者謂之保護稅則。拒英國之貨物。英人乃以資本代貨物。美國各省所有大製造大公司。英人皆投資本而分其利。於非洲南美等處亦然。於亞洲亦然。故今日全球到處。幾無不有英人資本之安置。而其此後進取之政策。惟以擴充其工業資本兩者之勢力範圍爲務。此亦不得不然之數也。因此之故。其所最切要者。在使世界各地皆平和秩序。若夫政治樞機。不完不備之地。其政府之能力薄弱。難保秩序。或官吏腐敗。苛法紛紜。則放置資本於此間。最爲危險。工商之業。末由繁榮。乃不得不預其內政。代組織一強固而有責任之政府。於是經濟上。日本人謂凡關係於財富者爲經濟。之勢力範圍。遂變爲政治上之勢力範圍。此其政略。不獨英國行之。而英國其尤著者也。

其二德意志。多歐洲列國中。其最能發揮現世帝國主義之特性。代表近來世界歷史之趨向者。莫德國若也。德人行帝國主義之政策。不過近十年事耳。當俾士麥時代。德政府專以統一國民爲急務。若夫勤遠略以馳域外之觀。鐵血宰相所未遑及也。彼非不熱心以獎勵殖民。但其殖民事業。不過爲擴充商務起見。於政治毫無關係。及千八百九十年以後。而德之政略一變。蓋經俾公三十年之經營。慘淡國權既已整頓。國力既已充實。精華內積而不得不溢於外。俾公之商業政策。既已使德國工商。雄飛於世界。而

商業競爭之劇烈。其影響自及於政治。而政府不得不以權力保護之。然則由俾士麥之國民主義以引起今皇維廉第二之帝國主義。亦事勢之不得不然者也。

德國雖稱雄於歐洲中原。然以無屬地故。其溢出之人口。皆移住於美國。旋同化於美人。德人徒失其國民。而於國力不能有絲毫之增益。今美國人口三分之一。皆吸收德意志民族者也。德之愛國者。怒焉憂之。漸知殖民政略之不可以已。前柏林大學教授脫來焦氏之政治學講義有云。今日國際歷史。以發達勢將壓迫第二流以下之國家使失其獨立。我德人徒局眼光於歐洲之天地。而未嘗放觀歐洲以外之天地。今者蕩蕩全球。幾為英俄兩國所中分。其尚有容我德人之一席否耶。此可為浩歎者也。又云。白種人必握世界之全權。無可疑也。但白種中之諸民族。果誰能捷足以得此權利乎。吾得以一言決之曰。苟無屬地於海外者。必不足以入於強國之林也。云云。由此觀之。德民族近來之思想。可以概見矣。德人病美國之坐奪其民也。汲汲然設法以維持僑民與母國之關係。故首注力於亞非利加及小亞細亞。而寢及于南美洲及東亞大陸。自一八九〇年。與英國定非洲界約以來。君臣上下同心戮力。以實行帝國主義。或用鐵路政略。或用殖民政略。或用商業政略。殊塗同歸。集於一鵠。僅閱十稔。而聲勢隆隆。震五洲之耳目矣。

試觀其經略小亞細亞。彼米士坡坦麻 *Nespolamia* 與叙利亞 *Syria* 之兩地。古代文明之祖國。而今則蠻族之棄壤也。願德人用全力以行殖民政略于此何也。此地雖不及中國之豐腴。然物產甚富。適於農工諸業。其山多礫。其位置亦便于通商。且人口寥。土民之壓力不强。移民於此。無被其同化之患。自水陸形勝觀之。適當亞歐非三洲交通之孔道。有山河之險。為兵略之一要區。得之者於他日世界政略占優勝焉。德人今雖以保護殖民商業為名。一有機會。則攫而納諸懷必矣。他日亞洲大陸鐵路成。自卡羅京城 埃及 經波斯印度以達北京之大道既通。則帕黎斯德為三洲鐵路之中心點。握商務之樞權。此德人所夢寐見之者也。英民所即營者見。德皇自即位之始。即注意於小亞細亞。故務買土耳其政府之歡心。當亞米尼亞虐殺事件之起。箝束其國內輿論。毋使傷土國之感情。當土希之戰。密援土以破希臘。皆所以為經營安息 細亞 之地步而已。今者實行鐵路政略於此間。自君士但丁至波斯之巴俄打一大路。其築路權及運輸權。皆為德意志銀行所得。以九十九年為期。此外附近枝路之權利。亦皆歸德國焉。小亞細亞既已為德人囊中物矣。更觀其經略南美。近十年間。於南美大陸之地。德國之產業及殖民。殆為突飛之進步。雖其商務出入口之總額。尚稍遜英國。至其

投資本之多。與商業發達之速。終有非他國之所能及者。即以巴西一國論之。德人所投之資本。已在三萬萬圓以上。此資本或築鐵路。或濬運河。或修橋梁。或設銀行。或與公司。運全巴西于股掌之上者。德人也。委內瑞樂之大鐵路。德人之資本也。智利之農業。德人之營產也。亞爾然丁之土地。半皆德人之所名田也。今日德人在南美之勢力。雖不過產業殖民。而其政治之勢力。必隨之而來。此吾所敢豫言也。德皇嘗揚言云。「凡德國臣民所到之地。無論何處。政府必擴張其權力以保護之。」將來南美全洲。必為德意志帝國之運動場。無可疑也。

要而論之。德人之帝國主義。由俾士麥之商業政策一轉而成。其目的在以國民主義為基礎。而建一工商業帝國於其上。使充盈橫溢之民力。得尾閭以蓄洩之也。故於政治之爭。可避者則勉避之。既與俄親。又與法和。復與英聯。務調和國際之關係。使得用全力以從事工商殖民之業。此德廷君相之微意也。

惟時與勢。驅列國以入于二十世紀商戰之場。而彼德國者。為英美俄列強捷足先登。頗有四面楚歌之感。故竭其全力以訓練從事商戰之兵士及其器械。而其作戰之準備。莫急於連絡世界各地之市場。故德人向此鶴以進行。首以獎勵航業。振興海軍為務。德國之航業。二十年來。徐徐增加。至近數年間。忽有一飛沖天之勢。當一八七一年。其大輪船僅有百五十艘。合八萬噸。至一九〇〇年。驟增至千三百艘。百十五萬噸。其增率之速。自美國外。未見其比也。又不惟商船之噸數增加而已。其航業政略。亦進步甚速。時昔英人在大西洋獨占航權者。今則德國與之代興。駸駸乎有奪席之勢矣。

德國本陸軍國也。但昔者惟爭強弱於歐洲以內。故以陸軍而自雄。今則將決雌雄于歐洲以外。故以海軍為急務。蓋德國此後之運命。非徒在俄法境上。以鎗丸馬足而決勝負者也。其必在支那之海。非洲之洋。南美之港灣。鼓輪衝風。實力乃見。故德皇以如茶如火之熱心。思擴張海軍。雖國民初未喻旨。不肯聽從。而其大臣每因各事變。以游說其民。皇復親自演說於各地。苦訴海權微弱。為德國之憾事。卒能以一八九八年之議會。議決海軍案。以十萬萬圓之預算。以經營之。及此案既成。英俄亦相繼增海軍力。美國亦破西班牙而振威海上。德人復以前案為未足。乃於一九〇〇年。即前更議決新案。依此案所經畫。則十四年後。一九一六年除英國外。德國遂為世界第一大海軍國矣。

嗚呼。德意志自建國以來。不過三十年。而其進步之速如此。觀此可以見民族主義之勢力。最強最厚。苟得其道而利導之。斯磅礴鬱積。沛然莫之能禦矣。

其○三○俄○羅○斯○俄○羅○斯○之○帝○國○主○義○由○來○最○久○其○初○起○也○雖○緣○君○主○之○野○心○其○大○成○也○實○緣○民○族○之○暗○潮○其○外○形○雖○為○侵○略○之○蠻○行○其○內○相○實○由○膨○脹○之○實○力○試○細○論○之○俄○國○之○發○達○可○分○為○三○段○第○一○段○君○士○但○丁○奴○不○也○第○二○段○阿○富○汗○斯○坦○也○第○三○段○支○那○也○俄○人○之○欲○建○大○帝○國○也○起○於○突○厥○未○據○君○堡即君士坦丁堡不之香稱下仿此以前第十世紀時烏拉秩米第一受洗於君堡娶東羅馬帝之女實為俄人與君堡交涉之始其後為蒙古所侵害雄圖一挫至十五世紀後半伊凡第三又娶羅馬帝之姪始稱尊號曰沙皇用東羅馬雙鷲徽章隱然以承襲羅馬帝統自命然彼時突厥之勢正強君堡遂為所陷三四五俄人志不得逞至十六世紀伊凡第四益鞏勢力於墨斯科俄舊都號為第三羅馬遂越烏拉山進入鮮卑即西伯利亞實大彼得得以前百年間事也十七世紀之下半彼得即位銳意侵略但其手段雖在侵略其用志全在和平以開化國民為最大之目的彼不徒變俄國之兵制與俄國之海軍而已以萬乘之尊親赴荷蘭羅伍僱作學種種文明技術傳之於本國大彼得之主義方針即俄國二百年來之主義方針也大彼得得之品性本在半文半野之間俄國指人格之俄國亦然雖然彼常以和平為競爭之手段以開發內國為對外競爭之本原其欲出君堡也欲出極東之遼東半島也皆繼大彼得之遺志藉此以開化歐俄俄地之在歐洲者及鮮卑也大彼得常言吾之所欲者非陸而海也故既突進於波羅的海復略格里迷亞汲汲然欲出於黑海其目的實在繁殖內地而以君堡為世界商務之中心點也抑俄國之漲進不在工商業而在農業俄人土著之民也非有地面則不能揮其勢力其工業近年雖大發達出入口皆頗增加雖然大率益假手於外國人而其本國所營者至有限也俄人雖取保護稅政策排斥外國商品然其國內新工業仍不能起惟舊式產業愈益繁昌耳然則俄國之帝國主義必非如外國之欲求市場於他地也彼雖求得市場而亦無製造品以充物之利用之也故俄人之侵略世界不用飛越遠攪之法而用就近蠶食之法無以譬之譬諸火山其噴口愈衝愈力鎔石之汁蔓延四方而不知所終極者俄國之情狀也

俄人有一種貴族在其國中更有勢力所謂軍中門閥是也彼等素懷野心欲行侵略主義於亞細亞其政府之政策大率為此輩所驅策而進取之方針益強此輩大率謀略優長手段活潑且與國同休戚一國之實權皆在其手彼其救世紀以前蠶食中亞細亞及土耳其也皆非由政府之命令不過軍人功名心盛發然以一身負責任征服土民移植俄族先以一私人之資格勦此大業然後政府以政略隨其後耳近世黑龍江畔之侵略亦由謨拉威夫等私人之事業以為之前驅然則謂俄人帝國主義全由君主之雄心而發者尚非能知其真相也彼其民族膨脹之力有非偶然者也英人之滅印度也亦由一公司以私人之資格以路德維以於山林百戰功成主權斯得然後以奉諸政府其事與俄人在中亞細亞在屬地

江畔所行者正同一轍。但英國商國也。故商人開之。其起於私人一也。其為民族主義一也。即我中國亦固有之矣。星加坡檳榔嶼之地。皆由廣東嘉應州姓者一族。與土蠻力戰三六。前後百十餘年。乃開闢之者也。願彼則一私人創之而政府為其後援。故大業克成。而同族皆受其益。我則有私人而無政府。故業族既開。星加坡。不能自治。不得不拱手以讓諸英人。嗚呼。我民族非劣於他國。而有感之使。不得濫進不焉。此可為浩歎也。

由此觀之。俄人之帝國主義。其主動力有三。一曰君主之雄圖。二曰民族之漲性。三曰軍人之野心。合此三者。並為一途。此必非如暴風疾雨。可以崇朝而息者也。要而論之。則俄羅斯者。實代表斯拉夫民族之特性者也。斯拉夫為世界各民族中後起之秀。其前途。洪洪如春潮勃勃。如折甲。雖然有蹶。踏拉丁。凌駕條頓之勢。當今勢力之最可怖者。莫有過於俄者乎。

俄人於所征服之地。其馭之最。有方厚。遇其會長。授以官位。結其歡心。寬待其土民。多與工業。使其利。因其性不易。其俗。隨其。效不易。其宜務使之知。俄族之可親。以生其。嗚。嗚。向內之心。故當其侵略之始。恒用絕大蠻力。當頭一棒。使畏俄國之威。其既得之後。則用嗶啾。嗶啾。寬大。使懷俄國之德。故俄人在亞洲所得。屬地。能使其土民。忽與俄同化。固由俄族本為半歐半亞之種。與亞人易於混同。亦由其深察亞人之性質。習慣。得其道。以馭之也。以視英人德人等之自尊。大自表異。而屢憎於人者。其手段之強弱。優劣。殆相去萬萬也。故俄人謂俄國為殖民事業成功最多之國。非虛言也。

其四。美利堅。距今二百年前。歐人有以愛平等。愛自由。愛進步。愛活動為目的者。相率而遷於新世界。歐人常稱西平。其子孫。日漸滋殖。日漸漲進。一戰而建造獨立自治之國家者。華盛頓時代也。再戰而實行平等博愛之理想者。林肯時代也。三戰而掌握世界平準。日本所謂經濟。今之大權者。麥堅尼時代也。美國之地理之人民之歷史。皆有其不得不然之結果。昔以農業國得名者。此後二十世紀中。忽變為工業國。商業國。質而言之。則美國者。實將來平準界中獨一無二之大帝國也。

麥堅尼之帝國主義。非麥堅尼一人所能為也。美國民族之大勢。有使之不得不然者也。平準學大家波流氏曰。美國昔以其食品苦我歐洲之農業界者。今其製造品。且將以滔天洪水之勢。淹沒我歐之產業。使無餘地矣。蓋美人商業進此之速。實為古來所未有。一八九九年與一九〇〇年比較。一年之中。其出口貨之增。實四萬萬零六百萬圓。其製鐵事業之壯大。足以寒歐工之胆。

自近世。托辣士。托資本之義。之制行。平準界之組織。一變。世界之貨幣。盡吸集於美國。紐約芝加哥諸大市。遂為全地球金融。情也。日本。人。譯。兩。字。今。未。有。以。易。之。之中心點。而平準大權。竟由歐而移于美。今日對美政策。實全歐公共之最大問題也。又不惟歐洲而已。其在東方美國之物品。亦日增月盛。入中國者。入滿洲者。入西伯利亞者。入日本者。其率皆驟進。如煤油烟草之在日本。開礦機器鐵路材料等之在滿洲。其尤著者也。彼其勢力之在東西兩洋者。如此。兩洋之人。驚駭之。而妒嫉之者。又如彼。然則美國人之自視。果何如。昔猶

未能自知其力之如此雄且鉅也。今則其國民之多數皆以財界牛耳自任。元老院議員洛知氏嘗言：「吾美今與歐洲商戰。方始交綏。諸國出死力以敵我。吾之準備一刻不容稍懈。非使全世界各國之民皆服從於我國財力之下。則不可止也。」云云。雖其言不無太過。然亦可以見美人之意嚮焉矣。

麥堅尼審此大勢。因風潮而利導之。其與西班牙戰也。決非欲滅西班牙而擴美國之幅員也。實欲得商業政略所不可缺之地也。故其政策能得國民多數之贊成。為有識者所許可。及其再舉大總統時。司法院乃至下新注釋以解憲法。使其得免舊論之束縛。而自由無礙以實行帝國主義。亦可見此主義為全國人之公言。而非一人一黨之私言矣。麥堅尼之併夏威夷。即檀香山日本。取菲律賓。所以握太平洋之主權。而為東方商力之基礎也。前此美國勢力全發彈於歐洲。固由其民族相切近。亦由大西洋為文明之心點。美國東部先發達。職此之由。今則文明之中心移於太平洋。故美國之文明亦日趨於西部。麥堅尼以為亞細亞者世界第一大市場也。吾美欲占一席位於此。間不可不先謀根據之地。其奪菲律賓也。實將以馬尼刺為美國一支店。以壓倒香港新加坡。而為泰東之主人翁也。故一面併夏威夷。以為中站。一面開尼卡拉運河。以通兩洋之氣脈。一面獎厲太平洋航業。設太平洋海電。以通往來。其政策皆一貫。其經略皆偉大。美國之前途。誰能限之。

或疑麥堅尼主義與門羅主義相反對。其實不然。門羅主義實美人帝國主義之先河也。夫門羅主義何自起乎。一千八百二十三年。美國大總統門羅宣言曰：「歐洲列國現在西半球所有之屬地。吾美不干預之。雖然若其地既已獨立。而為美國所認者。歐洲列國或干涉之。則是對於吾美而懷敵意者也。」云云。夫美國果有何權利而為是宣言乎。無他。美國不徒以己之獨立而自足。隱然以南北兩大陸之盟主。自任以保護他人之獨立。為天職也。是實帝國主義之精神也。既欲防他國之干涉。西半球勢不得不先握大西太平洋兩洋之海權。故其縣古巴。攬菲律賓。皆此主義之精神。一以貫之者也。

麥堅尼最後之演說云：「吾國之生產力。其漲進實可驚。我輩不可不盡全力以求新市場。此實今日最緊切之問題也。商業之漲力。壓迫我輩。我輩非以博大之智識強毅之心力以應之。則吾國今日之勢力。將有不能維持者矣。」云云。今也麥堅尼雖死。而帝國主義不死。屏足而立。相繼而起者。人人皆麥堅尼也。美國之前途。誰能限之。

此四國者。今日世界第一等國。而帝國主義之代表也。自餘諸國。或則懷抱帝國主義。以進取為保守。而尚未能達其目的也。或則為他人帝國主義所侵噬。而勢將不能自存也。全地球八十餘國。可以此三者盡之矣。要之其君相宵旰於在朝。其國民奔走於在

野者安歸乎歸於競爭而已今日之能有此等龐大帝國也前此競爭之結果也今日之既有此等龐大帝國也又後此競爭之原因也蓋自人羣初起以來人類別為無量之小部落小部落相競進而為大部落大部落相競進而為種族種族相競進而為大種族復相競焉進而為國家進而為大國家復相競焉進而為帝國進而為大帝國國家者二三之在也帝國者二三之在也其性質各不同自今以往則大帝國與大帝國競爭之時代也脫來焦氏所謂國際歷史勢將壓迫第二流以下之國家使失其獨立誠哉天地雖大而此後竟無可以容第二等國立足之餘地也

夫競爭之劇烈而不可止既如是矣而其競爭之場果安在乎歐羅巴者十九世紀前半期之舞臺也若神聖同盟也法奧意若三國同盟也法奧意若俄法同盟也若拿破侖之役也若德意志伊大利統一之役也若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獨立之役也若普法之役也若波蘭問題也若愛爾蘭問題也若土耳其問題也若埃及問題也埃及在上古時代常附屬於西澤史之範圍凡兵家所衝突政治家所捍衛無一不在於歐洲近三十年來則全歐均勢之局定而紅鬚碧眼兒之野心皆飛騰於歐洲以外之天地矣歐洲以外地非小也然北亞美利加澳大利亞兩大陸久已變為第二之歐洲主權既定且將競人而非可競於人矣於是游刃餘地僅有南亞美利加亞非利加亞細亞之三土南非洲其位置無可以為世界競爭中心點之價值然南美之巴西智利委內瑞辣亞亞丁其利

權固已為德人鐵血政略所鎔鑄非洲內地公果立國戴白人為君王而德英法相輻輳相馳逐於此土者亦既有年比康士非德英前相與格爾斯頓齊名者之南非政策且讓為英杜之爭至今風潮未平矣美猶如此非猶如此而況我亞天府之與區者耶

亞洲競爭界之第一期在於印度法人在印之殖民政略既已失敗英人受之以雄一世諸國嫉妒之念起焉俄人越烏拉山竄進於中亞細亞隱然有拊印背而扼印吭之勢於是波斯阿富汗遂為英俄競爭之樞點英人之擴張權力於中國者其初亦不過經營印度之餘力也鴉片戰役以前廣東互市之事皆東印度公司之附庸也而法人之初插足於安南暹羅亦不外欲與印度爭利也然而亞細亞人之主權則已去其半矣大勢所趨愈接愈刻及競爭之第二期而重心點專集於中國矣

俄人以堅忍快鷲之性質佐以眼明手快之政略首看破中國之暗弱先登捷足以逞侵噬其圖中國也凡分兩路一曰由東北方者滿洲一帶是也二曰由西北方者自西伯利亞以及伊犁新疆帕米爾喀什噶爾一帶是也以言乎第一項則愛蓮條約以前之事且勿論愛蓮條約乃咸豐八年黑龍江將軍奕山與俄將岳福所訂俄人南下之由來已久吾別有俄羅斯侵略史言之甚詳此文專論近勢當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入京之役俄使伊格那夫詭稱調停和議欺總署諸臣更訂界約以為報酬割烏蘇里江與鄂湖白稜河瑯春河圖們江以東之地奄有朝鮮日本沿海數千吉

羅米突之廣野。其所得乃遠在英法二國之上。於是海參之市場始建立焉。及光緒廿二年。乘日本戰事後。市遠遼之恩。李鴻章遂與俄使喀希尼訂秘密條約。所謂中俄密約者是也。以此條約而滿洲之實權遂全歸俄人掌握。未幾引起膠州之役。俄遂藉口以攫旅順口。大連灣於懷中矣。以言乎第二項。則西北一帶自雍正五年以來。為界約及互市章程交涉者。凡十六次。恰克圖為西伯利亞往來孔道。俄人設行棧於各處。卡倫壟斷其利。懷柔諸酋長。給以兵器彈藥。設電線以通本國。前年且有要索恰克圖達北京鐵路權之議矣。而伊犁一帶自崇厚會紀澤爾兩次交涉以來。雖名為回復主權。而實則俄人與彼之關係切密於中國者多多矣。自滿洲鐵路條約既定以後。西伯利亞鐵路線其距離縮短五百四十俄里。且工專加易料費大省。而彼得以來二百年間苦慮欲求一無冰海港而不可得。遂以巴布羅福之條約。安坐而得亞洲第一之旅順港。自此以往。而俄人盡將其東歐政略。即巴幹牛鳴與土耳其交遊者。暫置腦後。養精蓄銳。以從事於遠東。既得旅順。俄人遂有為海軍國之資格。於是定計自一八九三年至一八九九年七年之內。備四百六十一兆零十萬羅下名。以為海軍費。九六九七兩年復增加二千六百萬。九八年復增加九十萬。俄國平有於陸上海上皆以東洋主人翁自居之意矣。

其次為英國。英國當中日戰役以後。政略稍因循。勢力幾墜於地。及膠州起釁以後。漸有一飛衝天之概。計光緒二十三年之間。英人所得大利益於中國者。凡七事。其一與總理衙門定約。楊子江地方不許讓與他國。其二內地江湖河川許其通航自由。其三緬甸鐵路延長之。以達雲南大理府。復由雲南經楚雄寧遠以通四川。其四開湖南為通商口岸。其五定總稅務司赫德之位。置永用英人。其六租借威海衛以抵抗旅順。其七租借九龍以擴張香港數月之間。而其權力已深入鞏固。而百年大計於以定矣。其前乎此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其後乎此者。又豈得尺得寸而止耶。

此外德國則專用強暴手段。如膠州之役。以兩敵師而索百里之地。義和團之變。德皇誓師謂當留百年恐怖之紀念於支那。是其例也。美國則專用籠絡手段。如列強競占勢力範圍。而美國不與聞。今次賠款。而美人以所應得者還諸中國。是其例也。若法蘭西若意大利。雖其帝國主義之內力不及此諸國。然以世界競爭中心點之所在。亦耽耽注意焉。日本者世界後起之秀。而東方先進之雄也。近者帝國主義之聲。洋溢於國中。自政府之大臣。政黨之論客。學校之教師。報館之筆員。乃至新學小生。市井販賈。莫不口其名而詭羨之。講其法而實行之。試問今日茫茫大地。何處有可容日本人行其帝國主義之餘地。非行之於中國而誰行之近者。英日同盟之事。成黃白兩種人握手以立於世界。亦可謂有史以來未有之佳話也。然試思此佳話之原因。若何其結果。若何豈非。

此新世紀中民族競爭之大勢全移於東方全移於東方之中國其潮流有使之不得不不然者耶而立於此舞臺之中心者其自處當何如矣。

今日之競爭不在腕力而在腦力不在沙場而在市場彼列國之所以相對者姑勿論至其所施於中國者則以殖民政略為本營以鐵路政略為游擊隊以傳教政略為偵探隊而一以工商政略為中堅也列國之行殖民政略於中國也自割香港開五口以至膠州旅順大連威海以來四十年間之歷史多有能道之者茲不具論惟論其性質夫殖民云者其所殖之民能有人而非有於人也何謂有人凡殖民之所至則地其人其人富其富利其利權其權如歐美人之在中國是也何謂有於人充其地之牛馬而為之開耕備其人之奴隸而為之傭役如中國人之在外洋是也嗟夫有競爭力與否豈必在人數之多寡哉試以外國人在中國者與中國人在外國者列為兩表以比較之而觀其結果有使人瞿然失驚者。

外國在中國商店及人數表 據千八百九十八年一月統計 香港不在內

國名	商店數	人數
英國	三七四	四、九二九
德國	一〇四	九五〇
葡萄牙		九七五
日本	四四	一、一〇六
美國	三二	一、五六四
法國	二九	六九八
瑞典挪威		四三九
西班牙		三六二
俄國	一二	一一六
合計	五九五	一一、六六〇

中國在外國人數表

未得統計報告不能確指姑就所知舉大略耳 英屬香港及俄屬東三省之地不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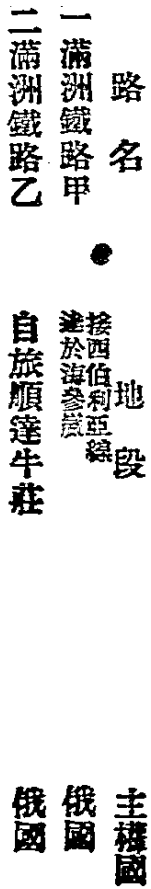
暹羅	約八十萬人
安南	約二十萬人
南洋羣島 <small>英屬荷屬合計</small>	約六十萬人
菲立賓羣島	約二十萬人
澳大利亞洲	約四萬人
日本	約七千人
英屬加拿大	約四萬人
美國	約三十餘萬人
墨西哥	約一萬人
中亞美利加 <small>巴拿馬一帶</small>	約一萬人
南亞美利加 <small>秘魯智利巴西等國</small>	約十萬人
印度	約一萬五千人
南南非利加 <small>檀香山及其他</small>	約三千人
太平洋羣島 <small>古巴聖多明各</small>	約四萬人
西印度羣島 <small>拿一帶</small>	約十五萬人
合計	約二百五十餘萬人

試合兩表觀之。外人之來者。不及我族民二百五十分之一。不及我本國人數五萬分之一。且分爲十數國。其最多者惟英。不過數千人耳。又散處於甘餘租界之中。計每一口岸。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儼然。隱若敵國焉。我民所至。動以億計。而不免於爲人感獲。若是者。豈能盡歸咎於政府之無狀哉。蓋吾民族之弱點。亦有當自省焉者矣。何也。彼各國之以殖民著成績者。皆其民以私人之資格。開闢斯土。然後政府以政略從其後也。英人對香港及五口通商。仍今則民族之爭。愈接愈厲。吾國二萬里之地。開門以待他族之闖來。而環球四大洲之中。無地可容吾人之投足。吾昔游美澳時。所著汗漫錄。有一條云。

華人之旅居於他國及其屬地者。白人待之有二法。其一則聽其簇來而不之禁。但其既至也。則為設特別不平等之法律。以苛治之。如香港南洋群島。墨西哥。南亞美利加。諸地是也。其二則於其既至也。與本地人同受治於一法律之下。權利義務皆平等。惟限之。不使得至既去。不使復來。如美國。加拿大。澳洲。諸地是也。大抵其地白人少。未經開墾。需人為牛馬者。則用第一法。其地白人多。開墾就緒。勞力之競爭。烈者。用第二法。要之。中國人之不能齒於他人一也。今者 White Australia 譯言白澳洲也。巴頓白人所專有之洲也。之言又倡矣。十年以後。天地雖大。竟無黃帝子孫側身之所。嗚呼。我國民其思之也。邪。其不思也。邪。一年一月四日。在倫敦市會議。洲聯邦首。松巴頓氏演說。略而記其所感。

觀於此。則殖民與非殖民之辨。可以立見。而優勝劣敗之趨勢。及中國民族之前途。從可想矣。彼歐人之殖民於我中國也。視之與其既得主權之殖民地。如印。新加坡。相等。其所以待我者。則吾所謂第一法是也。彼其利吾人之耕而彼食之也。故不必濫其地。不必俘其人。惟施以特別不平等之法律。以制其死命。斯亦足矣。夫歐人固未嘗全得中國之主權。以歸其手也。而吾謂其能施特別不平等之法律于吾民者。何也。彼不必用其權。以壓我民。使低一級。而能用其權。以擡彼族。使升一級。不見夫內地商賈。欲得優等之權利者。則懸他國旗牌。以作護符乎。不見夫內地鄉民。欲得優等之權利者。則資緣入教。以逞武斷乎。在外者。則以下於人為不平等。在內者。則以上於我為不平等。其為不平等一也。若是乎。吾國之久已為印度新加坡香港菲立賓。而不自知也。彼英人固以加拿大。孟買。加拉。打。拉。薩。錫。蘭。數口岸。而制全印矣。中國雖大。以二十餘租界。可以生之。死之。而有餘。而況乎此後之租界。不止二十餘也。此殖民政略之可畏。如此其甚也。

靈綏氏曰。近世各國所行支那政略。皆鐵路政略也。可謂至言。豈惟支那。彼近十年來。各國所以伸其帝國主義於他地者。安往而不用鐵路政略哉。彼小亞細亞及南美洲。所以為德國人勢力範圍者。以鐵路權也。波斯。所以為英國人勢力範圍者。以鐵路權也。暹羅。所以為法國人勢力範圍者。以鐵路權也。若俄日之於高麗。則既爭此權矣。英人之欲圖杜蘭斯哇。則先觀此權矣。然則今日之中國。其割據此權之形勢。何如。請以表示之。



三榆營鐵路	自山海關達牛莊	英國
四蘆漢鐵路	自北京達漢口	比利時國
五津鎮鐵路	自天津達鎮江	英德兩國
六粵漢鐵路	自廣州達漢口	美國
七山東鐵路	自膠州達沂州	德國
八山西鐵路	自太原達柳林堡	俄國
九江南鐵路甲	自上海達吳淞	英國
十江南鐵路乙	自上海達杭州寧波	英國
十一緬甸鐵路	自緬甸達安南復分三派一達香港二達漢口上海三達成都	英國
十二越南鐵路	自安南一達廣西一達雲南	法國

此外與鐵路權相輔而行者則曰開礦權曰內河通航權。蓋自此等條約結定以後。而外國人之放下資本於中國者。始六七百兆兩。此等鐵路。姑無論其以行兵為目的。以通商為目的。要之彼外人者。何以肯放擲爾許之母財於此政紀紊亂伏莽禁擾之國。而如不介意者。彼其所恃必有在矣。其資本所在之地。即為其政治能力所及之地。吾若拒之。彼固有辭矣。曰吾若與通商。將以廣利益。求安寧也。若能保我利益。還我安寧。吾何為曉曉不爾。則吾安得不為爾代也。若是乎鐵路政略。果為實行帝國主義之良謀也。以故榆營鐵路。而英俄幾開兵燹。以爭之津鎮鐵路。英德卒持均勢。以割之。彼夢夢者。猶曰。此等事業。利用他人資本。而無損於我主權。果爾。則人之竭死力以互攙奪。而絲毫不肯相讓者。不亦大愚而可笑矣乎。此鐵路政略之可畏如此其甚也。

近數十年來。中國士民以仇教為獨一無二之大義。傳教政略之奇險。夫人能言之焉。雖然。自義和團以後。此事幾成偶語。棄市之禁。莫有敢挂齒頰者矣。吾非如鄉愚一閩者之謗耶教。吾非如盈廷曠曠者之與傳教為難。耶教非不可採。教士非無善人。而各國政府利用此教。以行其帝國主義之政策。則我國民不可不日相提撕者也。德相俾士麥。宗教思想最淺薄之人也。其在本國剝奪教徒之特權。風行雷厲。不遺餘力。至其在中國也。乃與法人爭羅馬教護教之名。義豈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者耶。果也。及其身後。而以兩教士易膠州百里之地。山東一省之權。嗚呼。歐美政治家之抱此等思想。懷此等術數者。又豈止俾士麥一人哉。四百

年來歐洲戰爭以百數而藉口於宗教者十之八九四十年來中外交涉問題以百數而起鮮於宗教者亦十八九試一覽地圖而比照之於歷史凡各國新得之殖民地其前此筆路藍縷以開闢之者何一非自傳教之力而來此傳教政略之可畏如此其甚也昔者愛國之士以瓜分危言棒喝國民聞者將信而將疑焉及經庚子之難神京殘破鑿與播蕩而至今猶得安於湖山歌舞之下不喪七粵而各國聯盟保華之議且相應相和彼夢夢者以為瓜分之禍可以卒免吾高枕無患矣不知有形之瓜分或致死而致生之而無形之瓜分則乃生不如死亡不如存正所以使我四萬萬國民陷於九淵而莫能救也夫今日之競爭不在腕力而在腦力不在沙場而在市場夫既言之矣野蠻國之滅人國也如虎皮肉筋骨吞噬無餘人咸畏之文明國之滅人國也如狐媚之盡之吸其精血以療以死人猶呢之今各國之政策皆孤行也非虎行也姑無論其利用政府疆吏之權以政府疆吏為使奴隸而吾民為其奴隸之奴隸也即不爾而握全國平準界之權已足使我民無復遺類何以言之二十世紀之世界維於平準界者則為強國富於平準界者則為弱國絕於平準界者則為不國此中消息不待識微者而知之矣今試觀全球平準界變遷之大勢如何資本家與勞力者之間割然分為兩階級富者日以富而貧者日以貧自機器製造之業與有限公司之制立而時昔之習一手藝設一塵肆得以致中人之產者殆絕跡於西方矣自托辣斯特之風行托辣斯特者各公司商號以競爭而小製造廠小公司亦無以自立矣自今以往五大洲物產人力之菁英將為最小數之大資本家所吸集至此外之多數者亦非必迫之使為俄俘也要之苟非搖尾蒲伏於大資本家之膝下而決不能以自存此實未來之暗黑世界前途之恐怖時代稍有識者所能見也夫在歐美方盛之國猶且以此問題日夜絞政治家學問家之腦髓而未知所以救況中國之民不知自為計而政府亦莫為之計者耶自今二十年前中國貧富之界懸隔最不相遠十室之邑輒有擁中人產號稱小康者今則日剝月蹙風景全非矣除一二租界之外游其市鎮則商況淒涼行其途郊則農聲顛顛號寒啼飢之聲不絕於耳鬻身蕩產之形不絕於目吾氓蚩蚩莫知其所以然或曰是由官吏之陵削也或曰是由債欺之漏卮也斯固然矣然豈知猶其小者非其大者其大者乃在全球平準界之橫風怒潮波及於我國也夫此風此潮之來今不過萌芽焉耳而吾之蒙其害者已如是自今以往何以堪之夫吾國人今日之資本不足與歐美諸雄相頡頏也明矣然猶恃天產之富苟能利用之則一轉移間而雄弱之數變焉雖然天產之富非可恃也非有良政法以導之護之劑之而不能食其利也故各國政治家所以講求保護政策務以全其國民固有之利益者皇皇兢兢焉使本國人比較於外國人而常得特別優等之利益此地主之權利而人民所恃以生存者也夫是以其大權常

在本國人之手而競爭得有所盾中國則不然本國人非惟不能得特別優等之益而已而與外國人相較此等利益反為外人所特有夫內河小輪船皆用外國旗號者何也英商美商等名義其其出而自華商也。用本國名則承辦難過關難辦事多而賠累難攤捐多而應酬難應他國旗則百結並解也行商之多託外國名義何也有三聯票完子口半稅而雖經千百釐卡無所留難也鐵路公司官辦則一文不能集洋欸則爭趨惟恐後者何也明知其大利所在而又畏法律之不可恃不能堪官吏之魚肉陷於洋人則高枕無患也自餘各事莫不皆然似此不過其一二端而已夫以吾民風氣之不開平準學理之不講雖為政府者日日家牖戶曉勉其從事於各種之富國事業猶恐其不肯擔任或擔任而不能善其事而況乎其禁擗之而敲削之也即使無外界之侵入而生齒日繁人滿為患猶且非興新業不足以相周相救而況乎掀天揭地之風潮承其後也夫使吾不能自開其源而亦無能攬而奪之者則姑以俟諸異日或尚有無窮之希望在將來也其奈得寸入尺獲隴望蜀者既既相逼乎前而政府之備極威者今日許以寸明日予以尺民間之貪蠅利者甲也導諸隴乙也導諸蜀如長隄一決萬流注乎其勢狂奔泛濫而莫知所屆不見夫奕者乎要害之地為敵占先數著則全盤俱負矣今我國民以敵人前此所下之數子猶為閉著乎夫既已制我之死命矣及今知之而補救固已大難失今不知而後局更何堪問也在本國有地主應享之權利者猶且如是其在在外者更何有焉吾嘗游歷美洲澳洲日本諸地察華商之情況皆有一落千丈不可收拾之概比諸十年前若霄壤矣吁嗟吁嗟更後十年又當若何若是乎吾中國人之真無以自存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政不及一紀而十八省千百州縣之地勢必全為歐美資本家之領域則夫此間之數萬萬人所恃以贍養殮而資事畜者惟有鬻身入笠充某製造廠之工匠某洋行之肩挑某鐵路公司之驛卒某務礦公司之礦丁某輪船公司之水手其最上者則為通事焉為工頭焉為買辦焉至尊矣哉以加矣此非吾過激之言也二十世紀之人類苟不能為資本家即不得不為勞力者蓋平準界之大勢所必然也夫事勢至於若彼則我民族其無瞻顧矣然而政府可以如故也官吏可以如故也彼所取者實而豈惟其名所吸者血而豈惟其膚也所謂無形之瓜分者如是如是以視有形焉者之利害輕重何如哉嗚呼險哉工商政略之可畏如此其甚也

能○力○豈○嘗○讓○他○人○哉○而○今○願○若○此○母○亦○梗○其○中○者○多○所○盡○而○盾○其○後○者○之○無○所○憑○也○故○今○日○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設○適○於○天○演○之○國○家○則○天○下○第○一○帝○國○之○徽○號○誰○能○篡○之○而○特○不○知○我○民○族○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則○莫○強○無○之○則○竟○亡○爲○強○爲○亡○間○不○容○髮○而○悉○聽○我○輩○之○自○擇○噫○噫○吁○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噫○噫○吁○君○又○安○知○夫○吾○涕○之○何○從○哉○

初本擬著「論商戰之可畏更甚於兵戰」一篇但其要點既已著於本論故遂已之著者附記

政治

論立法權

中國之新民

立法行司法諸權分立。在歐美日本。既成陳言。婦孺盡解矣。然吾中國立國數千年。於此等政學原理。尙未有發明之者。故今以粗淺平易之文。略詮演之。以期政治思想普及國民。篇中雖間祖述泰西學說。然所論者。大率皆西人不待論而明之理。自稱通此學者觀之。殆如遼東之豕。宋人之曝。祇覺詞費耳。然我四萬萬同胞中。並此等至粗極淺之義而不解者。殆十而八九焉。吾又安敢避詞費而默然也。學者苟因此以益求其精焉深焉者。則嘗劑之棄。固所願矣。

著者識

第一節 論立法部之不可缺

國家者人格也。有人之資格。凡人必有意志然後有行爲。無意志而有行爲者。必瘋疾之人也。否則其夢囈時也。國家之行爲何。行政是已。國家之意志何。立法是已。

泰西政治之優於中國者不一端。而求其本原。則立法部早發達。實爲最要著矣。泰西自古希臘。即有所謂長者議會。Verontes。由君主召集貴族。制定法律。頒之於民。又有所謂國民議會。An assembly of the Gentes。凡君主貴族所定法律。必報告於此會。使民各出其意以可否之。然後施行。其後雅典之拔倫。斯巴達之來喀格士。皆以大立法家。爲國之楨。羅馬亦然。其始有所謂百人會議者。Comitia Centuriata。以軍人組織之。每有大事。皆由其議決。及王統中絕之際。有所謂羅馬元老院。The Senate。羅馬平民議會。Concilia Plebis。者。角立對峙。爭立法權。久之卒相調和。合爲國民評議會。Comitia Tributa。故後雖變爲帝政。而羅馬法之發達。獨稱完備。至今各國宗之。及條頓人與羅馬代興。即有所謂人民總會者。Tolkmoet。有所謂賢人會議者。Wet-tingemot。皆集合人民。而國王監督之。以行立法之事。遂漸進化。遂成爲今日之國會。所謂巴力門 Parliament 者是也。十八世紀以來。各國互相仿效。愈臻完密。立法之業。益爲政治上第一關鍵。視國家之盛衰強弱者。皆於此焉。雖其立法權之附屬。及其範圍之廣狹。各國不同。而要之上自君相。下及國民。皆知此事爲立國之大本大原。則一也。

耗矣哀哉。吾中國建國數千年。而立法之業。曾無一人留意者也。周官一書。頗有立法之意。歲正懸法象魏。使民讀之。雖非制之自民。猶有與民同之之意焉。漢興蕭何制律。雖其書今佚。不知所制者爲何如。然即漢制之散見於羣書者觀之。其爲因沿秦舊無大

損益可斷言也。魏明帝時。曾議大集朝臣。審定法制。亦不果行。北周宇文時。蘇綽得君。斐然有制度考文之意。而所務惟在皮毛。不切實用。蓋自周公迄今三千餘年。惟王荆公創設制置條例三司。能別立法於行政。自爲一部實爲吾中國立法權現影一瞥之時。代惜其所用非人。而頑固虛僞之徒。又羣焉擊其肘。故斯業一墜千年。無復過問者。嗚呼。苟卿有治人無治法一言。誤盡天下。遂使吾中華數千年。國爲無法之國民。民爲無法之民。並立法部而無之。而其權之何屬。更靡論也。並法而無之。而法之善不善。更靡論也。

夫立法者國家之意志也。就一人論之。昨日之意志。與今日之意志。今日之意志。與明日之意志。常不能相同。何也。或內界之識。想變遷焉。或外界之境。遇殊別焉。人之不能以數年前或數十年前之意志。以束縛今日甚明也。惟國亦然。故必湏常置立法部。因事勢從民欲。而立制改度。以利國民。各國之有議會也。或年年開之。或間年開之。誠以事勢日日不同。故法度亦屢屢修改也。乃吾中國。則今日之法。沿明之法也。明之法。沿唐宋之法也。唐宋之法。沿漢之法也。漢之法。沿秦之法也。秦之距今二千年矣。而法則猶是。是何異三十壯年。而被之以錦綉之服。導之以象勺之舞也。此其傲皆生於無立法部。君相既因循苟且。憚於改措。復見識隘陋。不能遠圖。民間則不在其位。莫敢代謀。如塗附塗。日復一日。此真中國特有之現象。而腐敗之根原所從出也。

彼祖述荀卿之說者。曰。但得其人可矣。何必斷斷於立法。不知一人之時代甚短。而法則甚長。一人之範圍甚狹。而法則甚廣。恃人而不恃法者。其人亡。則其政息焉。法之能立賢智者。固能神明於法。以增公益。愚不肖者。亦束縛於法。以無大尤。靡論吾中國之乏才也。即使多才。而二十餘省之地。一切民生國計之政務。非百數十萬人。不能分任也。安所得百數十萬之賢智。而兼治之。既無人焉。又無法焉。而欲事之舉安可得也。夫人之將營一室也。猶必先繪其圖。估其材。然後從事焉。會是一國之政。而願一室之不若乎。近年以來。吾中國變法之議。屢興而效不覩者。無立法部故也。及今不此之務。吾知更閱數十年。而效之不可覩。仍如故也。今日上一奏。明日下一諭。無識者歡欣鼓舞。以爲維新之治。可以立見。而不知皆紙上空文。差無故實。不甯惟是。條理錯亂。張脈偃與。宜存者革。宜革者存。宜急者緩。宜緩者急。未見其利。先受其敝。無他。徒觀夫西人政教之美。而不知其所以成其美者。有本原在也。本原維何。曰立法部而已。

第二節 論立法行政分權之理

立法行政分權之事。泰西早已行之。及法儒孟德斯鳩。益闡明其理。確定其範圍。各國政治。乃益進化焉。二者之宜分不宜合。其事

本甚易明。人之有心魂以司意志。有官設以司行爲。兩各有職而不能混者也。彼人格之國家。何獨不然。雖然其利害所存。猶不止此。孟德斯鳩曰。苟欲得善良政治者。必政府中之各部。不越其職。然後可。然居其職者。往往越職。此亦人之常情。而古今之通弊也。故設官分職。各同其事。必當使互相牽制。不至互相侵越。又曰。立法行法二權。若同歸於一人。或同歸於一部。則國人必不能保其自由權。何則。兩權相合。則或藉立法之權以設苛法。又藉其行法之權以施此苛法。其弊何可勝言。如政府中一部有行法之權者。而欲奪國人財產。乃先賴立法之權。豫定法律。命各人財產。皆可歸之政府。再藉其行法之權以奪之。則國人雖欲起而與爭。亦力不能敵。無可奈何而已。云云。此孟氏分權說之大概也。

孟氏此論。實能得立政之本原。吾中國之官制。亦最講牽制防弊之法。然皆同其職而掣肘之。非能釐其職而均平之。如一部而有七室官。一省而有督有撫。有兩司有諸道。皆以防侵越相牽制也。而不知徒相掣肘。相推諉。一事不舉。而弊亦卒不可防。西人不然。凡行政之事。每一職必專任一人。授以全權。使盡其才以治其事。功罪悉以屬之。夫是謂有責任之政府。若其所以防之者。則以立法司法兩權相爲犄角。別論之立法部議定之法律。經元首裁可。然後下諸所司之行政官。使率循之。行政官若欲有所興作。必陳其意見於立法部。得其決議。乃能施行。其有於未定之法。而任意恣行者。是謂侵職。侵職罪也。其有於已定之法。而奉行不力者。是謂溺職。溺職亦罪也。但使立法之權確定。所立之法善良。則行政官斷無可以病國厲民之理。所謂其源潔者其流必澄。何必一一而防之。故兩者分權。實爲制治最要之原也。

吾中國本並立法之事而無之。則其無分權。更何待言。然古者獨有言。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有司。亦似稍知兩權之界限者。然漢制有議郎。有博士。專司討議。但其秩抑未。其權抑微矣。夫所謂分立者。必彼此之權互相均平。行政者不能強立法者。以從我。若宋之制。置條例司。雖可謂之有立法部。而未可謂之有立法權也。何也。其立法部不過政府之所設。爲行政官之附庸。而分權對峙之態度。一無所存也。唐代之給事中。常有封還詔書之權。其所以對抗於行政官。使不得專其威柄者。善矣。美矣。然所司者。非立法權。僅能撿拾一二小故。救其末流。而不能善其本也。若近世遇有大事。亦常下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督撫將軍會議。然各皆有權。各皆無權。既非立法。又非行政。名實混淆。不可思議。故今日欲興新治。非劃清立法之權。而注重之。不能爲功也。

第三節 論立權之所屬

立法權之不可不分。既聞命矣。然則此權當誰屬乎。屬於一人乎。屬於衆人乎。屬於吏乎。屬於民乎。屬於多數乎。屬於少數乎。此等

問題。當以政治學之理論說明之。

英儒邊沁之論政治也。謂當以求國民最多數之最大幸福爲正鵠。此論近世之言政學者多宗之。夫立法則政治之本原也。故國民之能得幸福與否。得之者爲多數人與否。皆不可不於立法決定之。夫利己者人之性也。故操有立法權者。必務立其有利於己之法。此理勢所不能免者也。然則使一人操其權則所立之法必利一人。使衆人操其權則所立之法必利衆人。吏之與民亦然。少數之與多數亦然。此舉固非可以公私論善惡也。一人之自利固私衆人之自利亦何嘗非私。然而善惡判焉。循所謂最多數最大幸福之正鵠。則衆人之利重於一人之利。重於吏多數之利。重於少數昭昭明甚也。夫誹謗偶語者棄市。謀逆者夷三族。此不問而知爲專制君主所立之法也。婦人可有七出。一夫可有數妻。此不問而知爲男子所立之法也。奴隸不入公民。農備隨田而鬻。制如此。此不問而知爲貴族所立之法也。信教不許自由。祭司別有權利。此不問而知爲教會所立之法也。以今日明文之眼視之。其爲惡法固無待言。雖然亦不過立法者之自顧其利益而已。若今世所稱文明之法。如人民參政權。服官權。言論結集出版遷移。信教各種之自由權等。亦何嘗非由立法人自顧其利益而來。而一文一野。判若天淵者。以前者之私利與政治正鵠相反。而後者之私利與政治正鵠相合耳。故今日各文明國皆以立法權屬於多數之國民。

然則雖以一二人操立法權。亦豈必無賢君哲相。忘私利而求國民之公益者。曰斯固然也。然論事者語其常不語其變。待此千載一遇之賢君哲相。其不如民之自恃也明矣。且記不云乎。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即使使賢君哲相以代民爲謀。其必不能如民之自謀之尤周密而詳善有斷然也。且立法權屬於民。非徒爲國民簡人之利益而已。而實爲國家本體之利益。何則。國也者積民而成。國民之幸福即國家之幸福也。國多貧民。必爲貧國。國多富民。必爲富國。推之百事。莫不皆然。美儒斯達因曰。一國家發達之程度。依於一簡人之發達而定者也。故多數人共謀其私而大公出焉。矣。合多數人私利之法而公益之法存焉矣。

立法者國家之意志也。昔以國家爲君主私有。則君主之意志。即爲國家之意志。其立法權專屬於君主。固宜。今則政學大明。知國家爲一國人之公產矣。且內外時勢。逼變劇自今。以往彼一人私有之國家。終不可以立於優勝劣敗之世界。然則今日而求國家意志之所在。舍國民奚屬哉。況以立法權畀國民。其實於君主之尊嚴。非有所損也。英國日本是其明證也。君主依國家之尊嚴而得尊嚴。國家依國民之幸福而得幸福。故今日之君主。不特爲公益計。當畀國民以立法權。即爲私利計。亦當爾爾也。苟不畀之而民終必有知此權彼所應有之一日。及其自知之而自求之。則法王路易第十六之覆轍。可爲寒心矣。此歐洲日本之哲后所

以汲汲焉此之爲務也

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

中國之新民

天下未有無人民而可稱之爲國家者。亦未有無政府而可稱之爲國家者。政府與人民皆構造國家之要具也。故謂政府爲人民所有也。不可謂人民爲政府所有也。尤不可蓋政府人民之上別有所謂人格。人格之義。國家者以團之統之。國家握獨一最高之主權。而政府人民皆生息於其下者也。重視人民者謂國家不過人民之結集。團體國家之主權即在箇人。則一箇民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無政府黨率國民而復歸於野蠻。重視政府者謂政府者國家之代表也。活用國家之意志而使現諸實者也。故國家之主權即在政府。其說之極端使政府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專制主義。因國民永不得進於文明。故欲構成一完全至善之國家。必以明政府人民之權限爲第一義。

因人民之權無限以害及國家者。泰西近世間或有之。如十八世紀末德國革命之初期是也。雖然此事甚罕見。而縱觀數千年之史乘。大率由政府濫用權限。侵越其民。以致衰致亂者。殆十而八九焉。若中國又其尤甚者也。故本論之宗旨。以政府對人民之權限爲主眼。以人民對政府之權限爲附庸。

政府之所以成立。其原理何在。曰在民約之歷史則可。謂其關於國家成立之原理則不可。蓋論其源者。亦無以難也。人非羣則不能使內界發達。人非羣則不能與外界競爭。故一面爲獨立自營之箇人。一面爲通力合作之羣體。或言由獨立自營進爲通力合作。此語於論理上有其成立之後而始適合也。既適合之後。仍常有獨立自營者存。其獨性不消滅也。故羣體即羣。即群即獨。人之所以貴於萬物也。此天演之公例。不得不然者也。既爲羣矣。則一羣之務不可不共任其責。固也。雖然人人皆費其時與力於羣務。則其自營之道必有所不乃民及相語曰。吾方爲農。吾方爲工。吾方爲商。吾方爲學。無暇日無餘力以治羣事也。吾無奪於吾羣中公選若干人。而一以託之焉。斯則政府之義也。政府者代民以任羣治者也。故欲求政府所當盡之義務。與其所得之權利。皆不可不以此原理爲斷。

然則政府之正鵠何在。曰在公益。公益之道不一。要以能發達於內界而競爭於外界爲歸。故事有一人之力所不能爲者。則政府任之。有一人之舉動妨及他人者。則政府彈壓之。政府之義務雖千端萬緒。要可括以兩言。一曰助人民自營力所不逮。二曰防人民自由權之被侵而已。率由是而網維是。此政府之所以可貴也。苟不爾爾。則有政府如無政府。又其甚者。非惟不能助民自營。

力而反窒之非惟不能保民自由權而又自侵之則有政府或不如其無政府數千年來民生之所以多艱而政府所以不能與天地長久者皆此之由

政府之正鵠不變者也至其權限則隨民族文野之差而變而務適合於其時之正鵠譬諸父兄之於子弟以導之使成完人為

正鵠當其孩幼也父兄之權限極大一言一動一飲一食皆干涉之蓋非是則不能使之成長也子弟之智德才力隨年而加則父

兄之干涉範圍隨年而減使當弱冠強仕之年而父母猶待以乳哺孩抱時之資格一一干涉之則於其子弟成立之前途必有大

害夫人而知矣國民亦然當人幼稚時代其民之力未能自營非有以督之則其行無紀而利用厚生之道不興也其民之德未

能自治非有以箝之則互相侵越而欺凌殺奪之禍無窮也當其時也政府之權限不可不強且大及其由蠻亂而進升平也民能

能自營矣自治矣而猶欲以野蠻時代政府之權以待之則其俗強武者必將憤激思亂使政府岌岌不可終日其俗柔弱者必將

消縮萎敗毫無生氣而他群且乘之而權其地故其民而政府亦隨以成灰燼故政府之權限與人民之進化成反比例此

日張則彼日縮而其縮之乃正所以張之也何也政府依人民之富以為富依人民之強以為強依人民之利以為利依人民之權

以為權彼文明國政府對於其本國人民之權雖日有讓步然與野蠻國之政府比較其尊嚴榮光則過之萬萬也

今地球中除棕黑紅三蠻種外人率皆開化之民矣然則其政府之權限當如何曰凡人民之行事有侵他人之自由權者則政府

干涉之苟非爾者則一任民之自由政府宜勿過問也所謂侵人自由者有兩種一曰侵一人之自由者二曰侵公眾之自由者侵

一人自由者以私法制裁之侵公眾自由者以公法制裁之私法公法皆以一國之主權而制定者也主權或在君或在民或在君民皆同

而牽行之者則政府也最文明之國民能自立法而自守之其侵人自由者益希故政府制裁之事用力更少史稱堯舜無為而治

若今日立憲國之政府真所謂無為而治也不然者政府方日禁人民之互侵自由而政府先自侵人民之自由是政府自己謂天

下第一大罪惡西哲嘗言天下罪惡之大未有過於侵入自由權者而欲以令於民何可得也且人民之互相侵也有裁判之者而政府之侵民也無裁判之者是

人民之罪惡可望日減而政府之罪惡且將日增也故定政府之權限非徒為人民之利益而實為政府之利益也

英儒約翰彌兒所著自由原理 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 有云

縱觀往古希臘羅馬英國之史冊人民常與政府爭權其君主或由世襲或由征服據政府之權勢其所施行不特不從人民所

好而已日壓抑之蹂躪之民不堪命於是愛國之義士出以謂人民之不寧由於君權之無限然後自由之義乃昌人民所以保

其自由者。不出二法。一曰限定。宰治之權。與君主約。而得其承諾。此後君主若背棄之。則為違約失職。人民出其力以相抵抗。不得日為叛逆是也。二曰人民得各出己意。表之於言論。著之於律令。以保障全體之利益是也。此第一法。歐洲各國久已行之。第二法。則近今始發達。亦漸有披靡全地之勢矣。

或者曰。在昔專制政行。君主知有己不知有民。則限制其權。誠非得已。今者民政漸昌。一國之元首。元首者兼君主國之君主。人民公選而推戴之者。可以使之欲民所欲而利民所利。暴虐之事當可不起。然則雖不為限制亦可乎。曰。是不然。雖民政之國。苟其政府權限不定。則人民終不得自由也。民政之國。雖云人皆自治而非治於人。其實決不然。一國之中。非能人人皆有行政權。必有治者與被治者之分。其所施政令。雖云從民所欲。然所謂民欲者。非能謂全國人所同欲也。實則其多數者之所欲而已。當以全國民全體之幸福為正鵠。至願備悉。始改而以最多數之最大幸福為正鵠。蓋其事勢之究竟。僅能如是也。苟無限制。則多數之一半必壓抑少數之一半。彼少數勢弱之人民。行將失其自由。而此多數之專制。比於君主之專制。其害時有更甚者。故政府與人民之權限。無論何種政體之國。皆不可不明辨者也。

由此觀之。雖在民權極盛之國。而權限之不容己。猶且若是。況於民治未開者耶。記不云乎。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也。一故文明之國家。無一人可以肆焉者。民也如是。君也如是。少數也如是。多數也如是。何也。人各有權。權各有限也。權限云者。所以限人不使濫用其自由也。濫用其自由。必侵人自由。是謂野蠻之自由。無一人能濫用其自由。則人人皆得全其自由。是謂文明之自由。非得文明之自由。則家國未有能成立者也。

中國先哲言仁政。泰西近儒倡自由。此兩者其形質同而精神迥異。其精神異而正鵠仍同。何也。言仁政。必言保民。必言牧民。牧之保之。云者。其權無限也。故言仁政者。只能論其當如是。而無術以使之必如是。雖以孔孟之至聖大賢。曉音藉口以道之。而不能禁。二千年來。暴君賊臣之繼出。踵起魚肉我民何也。治人者有權。而治於人者無權。其施仁也。常有鞭長莫及。及有名無實之憂。且不移時。而德焉其行。暴也則窮凶極惡。無從限制。流毒及全國。亘百年而未有艾也。聖君賢相。既已千載不一。遇故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若夫貴自由。定權限者。一國之事。其責任不專在二人。分功而事易舉。其有善政。莫不徧及。欲行暴者。隨時隨事。皆有所牽制。非惟不敢抑。亦不能以故一治而不復亂也。是故言政府與人民之權限者。謂政府與人民之立於平等之地位。相約而定其界也。非謂政府界民以權也。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亦以天下非天子所能有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政府若能界民權。則亦能

奪民權。吾所謂形質同而精神迥異者此也。然則吾先聖普賢所垂訓。竟不及泰西之餘唾乎。是又不然。彼其時不同也。吾固言政。府之權限。因其人民文野之程度。以爲比例。差當二千年前正人羣進化第一期。如負牀之童。事事皆須藉父兄之顧復。故孔孟以仁政爲獨一無二之大義。彼其時政府所應有之權。與其所應盡之責任。固當如是也。政治之正。端在公益而已。今以自由爲公益之本。昔以仁政爲公益之門。所謂精神異而正鵠仍同者此也。但我輩既生於今日。經二千年之滄海。進步儼然。棄童心而爲成人。脫蠻俗以進文界矣。豈可不求自養自治之道。而猶學呱呱小兒。仰哺於保姆耶。抑有政府之權者。又豈可終以我民爲弄兒也。權限乎。權附乎。建國之本。太平之原。舍是曷由哉。

公民自治篇

明夷

此明夷先生之來稿也。其推重民義。以地方自治爲立國之本。可謂深通政術之大原。而最切中國當今之急務也。又其引例詳而博。論理透而達。尤足以發皇耳目。開拓心胸。因感錄之。以廣其傳。但其以立公民之事。望諸政府。又以立公民爲籌款一法門。則與記者所見。不無異同。記者以爲公民者。自立者也。非立於人者也。苟立於人。必非真公民。徵諸各國歷史。有明驗矣。至公民之負擔國稅。則權利義務之關係。固當如是。非指得此名以爲榮也。若以是爲勸民之一術。則自由權之必不能固明矣。於此諸義。未敢苟同。雖然。論學理與論事勢。其道固不得不異。茲篇所言。救時之良言也。爲今日之中國說法也。讀者深知其意焉。則著者之所望也。亦記者之所望也。本社記者識。

舉中國萬里之土地。四萬萬之人民。內治外交之繁夥劇。而人人不分任。惟政府一二人任之。雖聖人亦有不周者矣。士民觀國政之不善。則歎惜痛恨曰。此地方官之不善也。外而守令。內而諸曹。觀國政之不善。國體之削弱。則又歎惜痛恨曰。此大官之不善也。吾輩小臣不得與焉。若京卿司道。近于大官矣。則又歎惜痛恨國政之不善。國體之削弱。曰。公卿督撫之責任也。吾輩聞曹何與焉。其大學士尙書侍郎督撫。觀國政之不善。國體之削弱。則歎惜痛恨曰。此樞臣之責任也。吾輩何與焉。其樞臣觀國政之不善。國體之削弱。亦痛心蹙額歎惜痛恨曰。此首輔之責也。吾輩隨班何與焉。吾自與公卿士大夫遊而習聞之。乃以四萬萬人之大國。無一人有國家之責任者。所謂國無人焉。烏得不弱危削亡哉。嗚呼。豈不異哉。雖然。此非其不忠之謬託也。本朝之法。鉗制其下。上下隔絕。官民隔絕。其權限實有然也。而所謂首輔者。則類皆以親王國戚旗人爲之。身未嘗學問。足未出國門。其才僅足以奉君上之意。

旨而以尊寵彈壓百億而已。故中國雖有四萬萬人。而實得一二人。且得一二醫瘡瘖心疾之人。以此政體。投之季世亂時。已不能立矣。夫今歐美各國。法至美密。而勢至富強者何哉。皆以民爲國故也。人人有議政之權。人人有愛國之責。故命之曰公民。人人皆視其國爲己之家。其得失瘡瘖皆有關係焉。夫家人雖有長幼貴賤。而有事則必聚而謀之。以同其利而共其患。今以此一二醫瘡瘖心疾之人。而負荷萬里之廣土衆民。以與彼數千萬人分任重輕者。其成敗不待計算矣。孔子之經義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靈承于旅。又曰。謀及庶人。又曰。媚于庶人。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用。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先不易之經也。然此猶言義理。吾姑爲言事勢可乎。夫以一人任重任易乎。抑衆人分其重任易乎。必曰衆易矣。同舟遇風。則胡越同心。一人專利。則至親袖手。與衆人同愛樂易成乎。抑一人獨愛樂易成乎。必曰與衆同愛樂易成矣。爲人謀與己自謀孰周乎。則必曰爲人謀不如爲己謀之周矣。夫歐美日本各國之立公民也。使人人視國爲己。而人人公講其利害而公議之。故上之有國會之議院。下之有州縣市鄉之議會。故其愛國之心。獨切。親上之心。甚至。昔法之償德兵費也。十五萬萬。限期三年。法人年半而償之。此非公民而能得是哉。蓋其分責一大任于數千萬人也。乃所以陶融鑄冶數千萬人而爲一體也。夫以數千萬人而共擔一任。其政安得不美密易舉哉。以數千萬人共治一體。則其力安得不堅固洪大哉。以人人自謀。安得不親切哉。故弊無不克去。而利無不能興。事無不能舉。而力無不能入。此今大地各國致富強之成效大驗。而非儒生空言引經之迂說也。故有公民者強。無公民者弱。有公民雖敗而能存。無公民者經敗而即亡。各國皆有公民。而吾國無公民。則吾國孤子寡獨而弱敗。若吾國有公民。則以吾四萬萬人選公民至多。以多公民與少公民者較。吾國必較列國而尤強。故今之變法。第一當立公民矣。今中國民智未開。雖未能遽立國會。而各省府州縣鄉村之議會。則不可不立矣。且今各省府州縣。常有公局。有紳士聚而議之。又有大事。則開明倫堂而公議。有司亦常委人焉。是議會中國固行之矣。吾粵尤久行之。特制未明宣。法未詳密。任數紳士之盤踞爭傾。而未嘗有國法以爲之監定。故未見其大益。而所以助有司之治。而通小民之情。爲功已大矣。但在立定律。舉公民以爲之。則長官劣紳不能武斷。而公民爲公益。得以自爲謀焉。故人人與之俱死。而後可與俱生。人人與之俱亡。而後可與俱存。公民哉。人人與之同愛。而若可免愛。人人與之同患。而國可免患。公民哉。人人與之同權。而若權益尊。人人與之同利。而若利益大。公民哉。夫英之維多利亞。德之威廉第一。其威名尊榮。與亡國奔走或被殺逐者亦遠矣。故明夷子曰。今中國變法。宜先立公民哉。

凡公民之制。美國則男子年二十無過犯。人人得爲之。德則有租三千。納稅十二馬克。英則納四十喜林。奧則百金。其法意瑞荷雖

擲各國。皆數十金不等。日本則納六元者得爲之。皆取有名譽無過犯。許爲公民。公民者。擔荷一國之責任。共其利害。謀其公益。任其國稅之事。以共維持其國者也。既有公民之資格。則可被選舉爲鄉縣郡國之議員。鄉官。可自舉鄉縣郡國之議員。鄉官。若無公民之資格。則不得舉充鄉縣郡國之議員。鄉官。亦不得自舉鄉縣郡國之議員。鄉官。夫凡人皆有耻心。皆有好事心。況合舉國大衆而驅之。如風潮之怒涌也。其聲必大。有報館而鼓之。如鐘鐸之激撞也。其響必應。人之有耻心好事心。進上心。必日增而大長。既耻不列于公民。尤樂預於選舉人。望尤已之。可爲議員。鄉官。而發論議。而舒其意志也。蓋舉國之人。苟非貧極無聊者。無不發揚蹈厲而爭爲公民矣。

凡既爲公民。有四益。一愛國之心日熱。一恤貧之舉交勉。一行己之事知耻。一國家之學開智。加以報館之終日激揚。大衆之互相鼓勵。日進而愈上。行已知耻。則風俗日美。而犯罪者少。恤貧交勉。則仁心日長。而貧民有託。愛國熱心。則公益日進。而國事有賴。學識開進。則才能日練。而人地升進。是以舉國之民而進化之。而後能以舉國之政事風俗而進化之。昔者普爲法弱。幾不成國。自立公民。而國驟強。此其明效也。是故今歐美日本各國。乃至專制之俄。無不立公民者。雖少分等級。而其不能不立公民。則一也。故昔者之國。爭在一君一相一將之才。今者之國。爭在舉國之民之才。氣心識。與其舉國之政之學。及其技藝器械。即以中國之大。而昔者敗于嘉爾之日本者。非吾將相之才之必遠遜于日本也。乃吾無公民之不如日本也。以無公民。則散四萬萬而爲數人。有公民。則合數千萬而爲一人。此其勝敗之數也。夫萬國皆有公民。而吾國獨無公民。不獨抑民之資格。塞民之智慧。遏民之才能。絕民之愛國。導民之無耻己也。且人有寥寥之寡民。而善待而用之。其民日進。其國日強。其主日榮。吾有地球第一之衆民。乃不善待而善用之。其民日退。其國日削。其主日辱。孰得孰失。不待再計而決矣。抑且舉萬國皆有公民之資格。以貴其民。而吾乃遏民使賤。昔者一國閉關而立。鉗制之餘。民智未開。猶之可也。今萬國比較。日視各國之民。如此其通貴。其國因以致富強也。吾國之民。如此其辱賤。而國日以削弱也。梟桀之民。將自求之。夫使民自求之。則有土崩瓦解之憂。有主弑國亂之禍。英法意奧百年內亂。可爲鑒也。孰若君自與之。則有尊君親上之美。有愛國奉公之益。昔之威廉法之拿破侖之盛強。可爲法也。戊戌之秋。我聖主嘗欲開議院。以同民矣。此所謂自君與之者也。然且吾民未嘗有求之。而聖主慨然行謀及庶人之典。此大地所未有。而絕出于萬國者也。雖今民智未開。未能遵行。若夫州郡鄉邑之議院。則雖俄之鉗壓專制。猶行之矣。今變法第一。當令省府州縣鄉市。循舉公民。選舉議員。而公議之。

今中國舉公民之制。凡住居經年。年二十以上。家世清白。身無犯罪。能施貧民。能納十元之公民稅者。可許爲公民矣。凡爲公民者。一切得署銜曰公民。一切得與齊民異。如秦漢之爵級然矣。旣爲公民。得舉其鄉縣之議員。得充其鄉縣府省之議員。得舉爲其鄉市縣府之官。不爲公民者。不得舉其鄉之議員。不得舉充鄉縣府省之議員。不得舉充鄉市縣府之官。一切權利。不得與公民等。如此則榮辱殊絕矣。民將皆發憤爲公民。民將皆自愛而重犯法而期爲公民。民將皆務施捨而爲公民。民將皆以清白貽子孫而爲公民。民將皆勉輸十元而爲公民。民將皆好學而期爲議員爲鄉官之公民。其未能爲公民者。皆將有進憤愧耻之心。其已爲公民者。皆將有愛國施捨自重好學之志。夫民抑之則無耻。冷之則自守。塞之則蠢愚。揚之則進上。熱之則摩厲以須。導之則開明通達。况以中國之夙昔教化。而生質敏慧者乎。一舉公民。則舉國四萬萬之民。進于愛國。進于公益。進于自重。進于好施。進于學識。踴躍磨濯。如大海之鼓潮。如巨風之振山也。其孰能禦之。

且今內外汲汲愛貧。司農之終日仰屋也。疆臣之終日持籌也。群吏之分途搜括也。摸金都尉。搜粟中郎。無不徧及矣。閭架推。酷賣賭鬻。無不入徵矣。裁職事之官。停群臣之俸。絕勳烈世爵之祿。無所不至矣。而無如百執胸中。只知中國之舊法。而不知東西之新法。甚且政務處。只知節流之死法。不知開源之生法。宜其極力搜括聚斂而無所補也。夫以舊制之壞若彼。執政之謬若此。吾不敢以新法理財告之。以累吾民矣。惟今姑以立公民之一法告之。或不以爲愛民同民之義行之。姑以爲籌款之法行之可乎。自道光二十九年。普計民數四萬二千六百七十三萬。以東西各國例之。五十年人數當倍。自道光二十九年至今。五十餘年矣。人數當倍至八萬萬五千萬。吾中國養育之法未至。或不能倍。且咸豐時大亂。或喪其十之二三。或數未能確。然以各國公理推之。必五六萬萬矣。但未嘗核算。人引舊文而忘之耳。即以少數五萬推之。男子當二萬五千萬。吾粵人也。且以粵論。順德。新會。番禺。南海。香山。東莞。之大鄉。如九江。沙頭。兩龍。容奇。桂洲。外海。沙灣。潮連。等鄉。男子數皆十數萬。過于東西一大郡矣。英德法之盛。以二三萬人以上爲大都會。比于吾粵之大鄉。會不足齒數。故吾粵人數數千萬。可比英法德奧意日本者也。而戶口亦多給足。人民有氣好進上。虛銜翎頂之無用。而爭輸重金以捐之也。以炫榮于鄉衆。若有公民之實權利。若稅僅十金。其將耻于不齒而爭爲之也。壯男必十逾大半矣。故即以廣州一府論。人口千餘萬。男子不止六七百萬。老壯男子三四百餘萬。公民必可得百萬。人納公民稅十元。是即一府歲入千萬矣。其餘九府四直州。當近得百數十萬公民。亦可得千數百萬。其他江浙四川之富庶。亦略與粵近。當得千餘萬。如此已得五六千萬。此外十八行省。應合得四五千萬。故但以公民一事論之。已可歲籌萬萬。因人心之樂輸。而未嘗有分毫強之。旣

可同。民又可集大。欸然則爲今日計。一舉而數善備者。雖孔孟管葛拿破崙畢士麻克復生。亦何能捨公民。何能捨公民。爲人代謀者之不如自爲謀也。人治之者之不如自爲治也。此天下之公理矣。以一人爲十百人謀。智猶不暇給。若以一人爲百數十萬人謀。無有能給者矣。既不能給。而欲因時制宜。周密纖悉。無不至也。無不舉也。未之有矣。未能因時制宜。周密纖悉。而欲其無利不興。無弊不去。所欲必成。有事皆舉。無一夫不得其所。未之有矣。而假能四目四聰。因時制宜。周密纖悉。與利除弊。率作與事。人民皆被澤矣。然賢吏千百而一見。且未必能久任。則循吏煦哺于前。而酷吏壞之于後。假而久任終身。舉國二千餘縣。令皆呂父杜母。永代任皆賢聖。如陽城元紫芝。民不識不知。含哺而遊。以樂閉關之國可矣。以當競爭之國。猶之愚弱而亡也。何也。蓋以民之徒受治于官也。無議政之權。則無政事之思慮也。無政事之學識也。無大衆之講議也。無得失之激射也。無美惡之法戒也。無進退之比較也。是故其民俗朴而愚。喬而塞。蠢而野。耕田鑿井。長于抱孫。沒齒老身。自幸承平而已。以此之故。民有六害。學問不進。智識不開。技藝不新。器械不巧。心思不發。越志意不踴。夫進化開發者。提携互進。日升而無已。守舊閉塞者。扶同沈溺。日下而無已。以日下之民。與日升之民較。日退之國。與日進之國較。其勝負不待決。故挾此舊制以較今日。而循國郡縣。永永得人。如陽城元紫芝。呂父杜母者。國必亡。此非矯激之言也。比較之數也。若夫今者令長之官百數十萬。人民之所寄。而選之極輕。養之極薄。責之極重。課之極繁。待之極賤。佐之極少。此雖周公之才之美。所不能以空餓而獨任數百里。百千萬人刑獄。權科撫守。教養之責者。況于法網之密。束縛手足。風俗之壞。敗損人才。藉地之遠。如客入主家。遷移之多。視官如傳舍。而又屠伯市僧。執袴孩嬰。朝輸金貨。夕滄銅墨。或文字不識。國土不知。若陽城元紫芝者。乃古今天下不一二數者也。而其下僅佐雜數人。以供奔走。且無鄉官以分治之。以此之制。而與萬國自治日進之民角。其勝負不待決矣。且卽內不爲兆民計。外不與各國角。而今之言變法者。亦未始不知措意于學校農商之業。製造選兵之事。及其日夜憂貧。思所以爲聚斂民財之法。然以今地方治法之疏。以一切非常變法之大政。責之于未嘗學問。耄老窮困。損納續營之令長。于其簿書刑名。錢穀之餘行之。是何異使蛟負山也。夫以萬里大國之大。而江鄂大都會。乃始有一二學堂。則其餘爲自割地。鬻民已甚矣。若欲望之令長。徧舉新政。以是法制人才。學校如何。而能與農商如何。而能勸製造選兵如何。而能精。且卽設印花房屋之稅。如何。而能徧逮于民。俾差役不害。而隱匿不行。假卽令長能舉之。而何能令普國鄉市。徧舉之。夫國何以成。非成于民耶。治何以起。非起于鄉耶。故古者之治。起化于鄉。自州黨族里。其法至纖悉。而皆舉。今者各國鄉邑之治。自戶籍。死生。婚姻。產業。警察。保衛。治安。審判。議稅。印花。勸辦。中小學校。專設石路。及縣路。鄉路。市場。廣場。橋梁。築室。防火。消水。衛生。

救貧、醫生病院、狂院、選兵、公債、山林、橋梁、鐵路、銀行、以及激其愛國之心。進其學業之。誦勸其技藝。長其精神。凡此皆一鄉所有之政。其繁密纖悉。精詳瑣細。幾同小國之體。各國何以能然。蓋皆聽民自舉人而治之。故其自爲謀也。至當且周。其趨公也。至勇且熱。故其民志意騰踴。心思發越。神氣王長。學識開明。技械精巧。政體皆隨時議決。故其氣象新而體理。生租債皆量力公定。故其論將樂而作事舉。民安而樂之。動而翔之。進而揚之。以視閉關守分受治之民。循死法而窒心思。抑志意而閉學識。閉風俗。阻閉蒙塞。神氣萎靡頹散。政事蕪荒疎絕。財用困匱乏短。技械苦窳鈍樸。是故其民新舊日相反相遠。愚智日相反相遠。開塞日相反相遠。板活日相反相遠。鮮腐日相反相遠。神識志意日相反相遠。以此而與萬國自治日進之民角。其勝負不持決矣。夫民者國之本。鄉者治之本。本立則基固。基固則雖拱把之小樹。亦能幹枝堅勁。而花實繁榮。若本根萎弱。則雖參天大樹。枝葉亦應時悴落。況求其着花結實。何可得哉。是故小國民本能立。其國亦強。大國民本不立。其國弱。亡觀于英三島之臣印度。日本三島之敗我國。其已然之迹矣。嗚呼。以今日地方之制。而按之孟子同民之理。既相悖馳。而敢不難不竦。投之于列強競爭優勝劣敗之時。則是恐四萬萬民之太安。而自塗炭之。慮萬里地之不速割。而急自鬻之也。慘愚若此。而舉國謀臣智士不知所以救之。豈不大可哀哉。

救地方之術若何。曰知病即藥。今吾中國地方之大病。在于官代民治。而不聽民自治也。救之道。聽地方自治而已。今歐美之日強。人民之日智。地利之日出。學校之日盛。技械之日精。宮室橋梁道路之日修。警察保衛之日安。賦稅之日多。醫病恤貧之日仁。鐵道銀行之日廣。山林漁澤之日闢。因以整其兵備。精其航船。以橫于大地。剪滅東方。此其本非在國政也。非在政府及疆吏令長之一二人也。乃由于舉國之公民。各竭其力。盡其智。自治其鄉邑。深固其國本故也。非惟歐美而然也。日本明治維新以來。行地方自治而驟強矣。又非惟日本爲然也。專制威權無上之君權若俄者。亦已行地方自治矣。故其民才足用。而鄉政克修。地利盡舉。夫俄與我國之專制同。而強弱異者。由地方代治與自治異也。此又非今各國之新制也。我三代漢晉六朝實行之。周官鄉遂之制。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而有大夫。二千五百家爲州。而有長。五百家爲黨。而有正。百家爲族。而有族師。二十五家爲閭。而有閭帥。五家爲比。而有比長。設官若此之多。而職事若此之少。此非朝廷所命也。蓋亦民自舉而官許之耳。以其自治。故能登其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少廢疾。辨其弛舍及其六畜車輦。以令貢賦聽訟移民。治其祭祀喪紀冠昏飲酒師田行役相保相受刑罰慶賞之事。歲時讀法。與賢舉能。書其孝友睦姻有學敬敏任恤。其間簡兵器教稼穡正地域列溝樹。行其下劑樂昏土宜以利民。且能大說衆志。以開議會。其纖悉若此。故其自治至密。過于東西矣。漢人十里爲亭。則有長。十亭爲鄉。有三老。嗇夫遊徼以掌教化。訟獄盜賊之事。則今

歐美之學校警察審判官也。亦皆民自舉而官命之。故政雖疏而未失。至隋盡收小吏之權。簿尉皆命于天子。而吏部數人安能察萬里之地。官守令以上。已行崔嵬停亮年之格。孫不揚抽籤之制。安能及鄉。故鄉政由是盡廢。鄉官由是不舉。自治之法廢。而地方不修。民治不舉。國本不立。職是之由。自上言之。則督撫司道守令。層級累重。自下言之。則鄉州黨族里閭。無一官焉。有大官而無小官。有國官而無鄉官。有國政而無民政。有代治而無自治。故政事粗疎蕪荒。人才不進。地利不關。而財用匱乏。蓋立法之意。但以爲國。非以爲民。但求不亂。非以求治。故即有循吏。至于桴鼓不鳴。虬吠無警。餘糧棲畝。訟獄少囚。則以爲治效之至矣。故自來地方政論。皆以清靜無爲。寬簡不擾爲主。曹參曰。勿擾獄市。乃千古治法之極。則此皆老子愚民之法。所謂常使民無知無欲。安其居。樂其業。美其服。老死不相往來。夫所求不過如是。乃與今競爭之理相反。故謂舉國守令皆召父杜母。陽元而國必亡也。蓋將南其轍而北其轍。則愈疾行而去愈遠。起點既異。則測線之相反。差以毫釐而謬不止百千萬里者。故天下之患。莫苦於舉國習爲固然。以古自證而不知察。則其病不可救也。雖然。地方自治法。吾中國固已行之。而吾粵尤盛矣。蓋一縣之地。爲里數百。爲口百數十萬。多者乃數百萬。此蓋東西一小國之地。加拿大萬里之國。人數不過四百萬耳。順德幾比之矣。僅以一令及八九品數佐雜治之。此必不給之勢也。故地方之訟獄。以遼遠不及赴訴于令。地方之保衛。不能不民自爲謀。學校道路橋梁博施醫院。不能不民自爲理。於是紳士鄉老族正以斷其獄。選人爲更練壯勇以衛其鄉。以及隄堰廟堂學校道路橋梁公所祭祀一切。不能不自爲私斂以成之。或特別捐抽。或常行征稅于營業田畝室屋人口。事畢布告其數于公所。其重且大。思垂久遠者。則請之官得許而爲例。鄉縣處處不同。各因其俗而人安之。雖私稅之無間言。至咸豐之亂起。紳士各團練自衛其鄉。以一鄉力薄。則聯數十鄉。或數鄉。因其地勢以成之。或一大鄉自爲一團。號之曰局。則常有征稅。而有鄉官治事其間。即以南海同人局言之。其治下凡三十六鄉。男女約五萬。局有長二人。以進士舉人諸生充之。鄉人有訟斷于是。局勇二十人。有武官統之。猶警察官也。有書記一人。司會一人。其一切諸局。或大如九江。則男女三十餘萬人。小則數千人。體裁詳略不同。而大體不外是。粵中幾徧省有之。局紳皆由紳舉而官允許者。亦有不請于官者。有大事則凡紳士者得預議焉。甚類于各國議員。其大局則規模章程具備。純乎地方自治之制矣。但國家未爲定制。而議員局長不由民舉。故時有世家巨紳盤踞武斷之弊。而小民尙蒙壓制愚抑之害。而不得伸。此蓋貴紳遺制之害。蓋舊俗之源。出於國治。而非出于民治。故雖美而未盡善。若國家有公民議員之制。則民氣之激揚。可一朝而拔發也。蓋鄉官公民議員之義。出于天然之公理。國不爲立。而民自立之。各直省雖不能然。然鄉落皆有紳士主持之。有事則有司咨之。小民請命焉。猶然地方自治。

之意。此則舉國皆然矣。今若就廣東先行之。爲定鄉官議員之制。粗定大律。而聽令各鄉斟酌其枝條細目。則可立爲施行矣。因其地之本有而潤色之。至易爲功。紓其民之積氣而利導之。至易爲德。夫萬國自治之效若彼。中國故事自治之善制如此。察之現時之民俗自治之制已具。故以勢言之。中國不能不改地方自治。以俗言之。中國已行地方自治。在一轉移間耳。

且夫自治之制。天理也。自然之勢也。無論如何專制之國。不能錯絕廢止之也。凡民一家之中。聽其父兄自治之。故古經名曰家君。而今律名曰家長。國法雖極密。亦萬無代治及其家者。君權雖極專。亦未嘗慮家權之分之者。蓋國者大團體也。家者小團體也。凡一大團體。必積無數小團體而後能成。此物之公理也。故人積無數血點然後成身。天積無數星球而後成天國。積無數之家鄉土。司縣邑州廳府省之小團而後成國之大團。故大團之國權患其不集。而小團之民權患其不分。故兵事與外交集權之益最大。民治與競爭集權之害最大。今夫人之爲身也。固患腦魂不強。大心不豐足。而若無萬千微細腦氣筋。九十餘里之微絲小血管。以徧周而營衛之。則手足指爪眼舌。亦何能開合屈伸。便捷機警。以爲言語食飲動作行持之用乎。舌之腦氣筋不能自主。開合則一日而飲食絕。人死矣。其他目筋不能自主。則瞽。耳筋不能自主。則聾。手足指爪筋不能自主。則不能持行而百事廢。有此者。號之曰廢疾。命之曰廢人。故國之無地方自治者。其國臃腫頹敗。不生活。雖龐然大物。亦號之曰廢國。有廢疾者。小兒得而欺弄之。爲廢國者。小國得而割滅之。蓋體不備者。謂之不成人。機不備者。謂之不成器。法不備者。謂之不成國。不成國者。大何恃乎。

且今大地民立鐵道。民立汽船。民立礦山。民立學校。民立保險。民立會社。民立工商農業各種公司。皆聽其自爲立法。自爲行政。其大公司用人十數萬。上下百司。同于小國。等于古之封建矣。英以一商業公司而闢萬里之印度及南洋各島。若德之克魯伯砲廠之宏大。工人數萬。綿地數十里。是皆中國人所耳熱而詭稱之者。而皆由民權自治法得之。即中國工商百業善堂皆有行有公所。有總理值理之人。如今上海之廣幫浙幫蘇幫徽幫閩幫。則以地聚衆而自治。錢業絲業及廣東之七十二行。則以業聚衆而自治之。皆在國家法律之下。而國家聽其自立。未嘗分毫撓之。此工商業所以盛也。故凡集國之大權者。惟恐其不一。而民之分小權者。惟恐其不多。分之愈多。愈細。則愈靈活。否則臃腫蹒跚而不能行。故集權與分權相反而相成者也。古者以封建而治民。可以職。後世不能行封建。故遂疏濶不修。唐行口分世業之田。其制至善。由無封建之故。故旋踵不能行。然儒生開口言三代。卽及封建。井田學校。夫地方自治。卽古者之封建也。但古者亂世。封建其一人。則有世及自私爭戰之患。此所以不可行也。今者升平。封建其衆人。聽民自治。聽衆公議。人人自謀其公益。則地利大闢。人工大進。風俗美而才智出。若美國之州郡並聽自治。此則古公侯大國之

封建與德國聯邦同矣。法英德日本之例。但聽鄉邑自治。此則子男小國附庸之制矣。德之維斯烏衣路人二十九萬。稅乃八千萬。呼路咩悟自立市方里九十九。不過中國三十里。當附庸之地耳。人口十四萬。而男子八萬。然立外務文部司法大藏警察醫務衛生陸軍商船港津鐵道土木殖產救恤十六部。凡十六長官。其議員用大學卒業者十四人。商四十二人。工二十二。人。上判院一下判院二。歲入至二千三十三萬二千二百八十馬克。呂伯雷地積政體略同人僅六萬。乃有高等學生五百人。工學一。商學一。女高等學一。中學一。高等小學一。小學十八。學生六千七百人。報館三。警察費至十六萬。其繁盛如此。此深得古封建之意故也。今吾粵九江沙頭龍山外海容奇桂州各鄉皆二三十萬口。比之古者大國廿四萬口已過之。則即今之俗。其地方自治已合古者封建大國附庸之制而盡兼有之。但國家不爲定律。而鄉官不入典章。無以增其榮而予其權。故治效不著。且無公民以擔國事。則民自安于愚賤。而不與君國分其憂。其其任。此所以頹敗而失其本也。德國自治之法行之。則一鄉而可稅數千萬。立多官。卒學。今若此小國者數十百萬。鼓其志而發其識。大地何有焉。故通地方自治之制。知古人之所以勝于今者。在有合乎封建之意。歐美之所以勝于中國者。在以民自治而不代治之也。

美國州縣之自治。今不能行于中國。可無論矣。法德英日地方自治之法。有都市鎮之治。有鄉村之治。其制略同。但繁簡少異耳。日本純採法國之制者也。由公民中舉議員。議員中舉鄉市長。有正有副。有參事會。員。有議會。名譽員。有收稅役。有警長。有常委員。有特委員。數千之口。官多若此。德國自治制尤密矣。凡人口五百至三百。力能任公事。具費用者。可爲一區。其力弱者。合五村爲一區。五鄉長有參事會。會計院。議員治焉。凡人口一萬以上之郡邑。皆設都府。凡二千五百爲市。凡千六百口以上之區。設警察。由大地主舉之。立判審官。警察官。設戶籍局。判審官。警察官。小若英德美皆由民舉。大鄉鎮由官命。法則悉由官命。今亦多民舉矣。然警官純平官體。法鄉會員十人至三十人。可議鄉稅。籌財產。可建議于政府。法除鄉外皆官掌之。德則官民劃然。即大區亦民贊之。法則鄉之團體可直通于州郡。德則鄉上于縣邑。由縣邑乃上于州郡。村長之上有邑長。而制以大團包小團。而小團之中皆有獨立之權。生活之體。尤得古者封建之意。而助民人發揚之力也。于中國俗爲近。法則國稅鄉稅同收。令鄉必需之款。先輸其地之物。名曰間稅。不足則國補助之。分兩度徵稅。得手工數兩次爲益。德英則國與鄉分收。鄉稅有普通。有特別。聽其自定。然亦兩法並行。英限鄉稅不得過國稅十之五。日本限鄉稅亦不得過五之二。德則有人稅。獨立稅。犬稅。貨屋稅。收入稅。舞蹈稅。其手工數則自賣買免許。死生婚姻產業。馮照墓。地照學校。照道路。照度量權衡。皆照賞。皆惟鄉治舉。乃能纖悉若是。德制凡由公民舉議員及鄉長。

官廿歲以上。居一年。貧民受給。未嘗一年不納稅。未嘗犯罪者。有產業若干。土地若干者。得被舉焉。美國收租五百以上。乃得爲判官。其破產受人放物。傷損公權者。皆不得舉。舉人有明有暗。而論者以暗爲是。凡四百口者可舉一人。以次類推。其被舉之人。第一須有學識。曾經閱歷實事者。分擔事務。第二須有德行高志。以求公益。第三凡生計饒裕者。即盡力助公。此鄉官之選格也。其都會之制。自府長以下。皆同鄉制。惟分百數十區。巴黎日本分二十區。倫敦伯林皆分二三百區。各設區長焉。區長位議員下。從其命令。凡都市鄉官皆以榮譽勸職。都人士以有職爲榮。除長及建築技師法律士有俸外。餘皆無之。德之伯林從事者二萬人。皆以榮譽名。效職而無俸者也。其年限六年。留三之二。或九年十二年不等。都市舉議員。凡二千五百人。舉十二人。萬至二萬舉三十人。十萬下則舉六十人。各國雖有不同。略皆相近也。

今中國舉行地方自治。因鄉邑之舊俗。而採英德法日之制。可立推行矣。請略以萬人以上地方十里者爲一局。或名曰邑。不得過多濶矣。每局立局長一人。總任局事。兼理學校。設判官一人。審訟獄。用古名曰士。曰嗇夫。皆可。或名曰鄉平。警察官一人。巡捕奸宄。盜賊非常。稅官一人。收賦稅。筭戶籍。郵官一人。主通信。兼印花。郵官或專或兼攝。皆由議員中公舉。設議事會。五官共之。而長官爲議長。決焉。其長官之下。設文案。雜役數人。酌其地之大小立焉。下爲議例會。衆議員聚議。決一鄉之政制賦稅大事。上以應國事。下以增公益爲義務。其議員視其地之大小。民之衆寡。以三四百人舉一人。由公民公舉之。凡公民中有學識及能捐助貧民。有行未嘗犯罪爲鄉里不齒者。曾辦過鄉國之事。實有閱歷及身家富厚者。皆得充焉。其有犯不孝不弟不睦。恤及有不齒之事者。擯不得舉。如此則清議所在。汝南月旦之評。九品中正之制。而風俗知耻矣。其有職官紳士。舉貢諸生。向有位子鄉者。除其行不齒于衆外。皆許預議。名之曰紳議員。如各國上議院之制。日本所謂名譽員也。則紳士不失其榮矣。而議之決否。以議員人數多少爲定。如是則劣紳不能武斷矣。其職事惟五官支薪水。餘皆不支。大都市宜皆以榮譽體面爲勸。如善堂然。則諸官不支俸可也。每都市邑局之中。分各村各約。以千數百人爲度。立正副二人。董任其事。其大鄉則增設警官判官分治焉。地方大者其判官或多。設數人同審判焉。乃言鄉官之職。

第一職立警察。簡禁盜賊奸宄。有風火大災皆當救之。以保衛閭里。

第二職修戶籍。凡生死婚姻葬埋及禮樂吉凶歌舞之事。

第三職修道路。分國道縣道鄉道分別敷設石路。俾遠近易通。其有水利開濬。設橋梁。築堤堰。坡塘。其有民所走集。設市場。築廣

場。以合民衆。其有可爲鐵道馬車道者。皆議開通焉。以及種植樹木之事。

第四職。凡人民通信及電報電話之事。

第五職。收賦稅。凡土地舟車烟酒出產製造營業賣買。因其舊俗地宜。隨時公議。

第六職。學校。凡男女中小學塾及工藝院之募開。增長鼓勵。令凡民七歲皆入學。否則罪其父母。

第七職。勸農業。凡耕地種植山林原野。酌土宜。覓新種。開農會以勸。黎闢。

第八職。助工商。開勸工場技藝院。以鼓勵百工。振興商務。而設法資金以補助之。其有民間乞丐。驅入技藝院教之。俾其餬口。不

聽者。判官禁之。團土。其窮老者。付之恤貧院。

第九職。講衛生。潔淨室屋道路。俾免癘疫。疾病。則設公醫院醫之。

第十職。開善堂。舉恤貧養病癩狂之會。開院養之。拓增經費。收禁乞流。無使有乞丐顛連者。並開講堂。以誘導愚蒙。今江粵已大行。每鄉局推廣之。

法以三萬人以上者爲都會。然舉國亦不過四十七耳。德以五萬人者爲都會。法有邑二萬六千四百四十。然過萬人者不過二百三十二。故法之邑。真吾粵鄉局之比也。若數萬人之都會。則吾國不可以數算。其都會若順天廣東則百餘萬人。此外各省會及上海天津漢口寧波廈門重慶潮州九江。凡諸通商之口。及諸府城大縣城及大市。如佛山景德及大鄉。數十萬者。尚不勝數。皆宜以地方自治行之。採用倫敦柏林巴黎橫濱之法。酌其地之大小。分爲各段。每段皆用鄉官之制。而立總局以總之。省府縣城名某城總局。市鎮曰某市鎮總局。每局設總辦會辦幫辦。凡賦稅工程郵政印花監獄學校慈善。皆當每事設司令。纖悉皆至。德伯林執事者。至二萬人。其繁密可知也。立議事局。以會辦幫辦及諸長官爲之。而總辦爲之長。而決焉。由各段舉公民爲議員。三萬人以下。凡五百人舉一人。十萬人以上。千人舉一人。三十萬人以上者。二千人舉一人。五十萬人以上者。三千人舉一人。其貴官紳士皆爲上議員。別自公舉。皆以人數多寡決從違。其職事皆如鄉制。而增加繁密。以適事宜。皆如善堂之制。不設薪水。其長及五官有俸。其長皆由議員公舉。告諸官。其諸官皆由其長與衆議各舉半數。其長及諸職無官銜者。皆給職銜。萬人以下者。長給正九品鄉正。下士銜。諸職給從九品。從下士銜。萬人以上者。給正從八品鄉中士職銜。三萬人以上者。給鄉上士職銜。五萬以上者。給六品鄉大夫職銜。十萬人以上者。給五品公大夫職銜。日本東京之制。可採用之也。其市長之下。有助役四人。收入役一人。長技師長一人。即副長也。

有名譽參事會十二人。內局有事務員十人。分四部。曰總務部。曰土木部。曰水道部。曰會計部。各有部長一人。事務員百數十人。土木水道部則有技手數十人。總務部則有掃除巡督長一人。監督十人。巡視數千人。分十五區。每區有長一人。書記數十人。有養育院病院醫院醫員數人。其警察裁判皆隸于官焉。可全用日制而行之。其長有遺愛者以半俸終其身。

其縣皆開議會。令一縣之公民舉議員。凡公民住居一年。年二十五以上。大農大工大商家產萬金。或會遊歷外國。或在大學卒業。諸生士人有學者。能創學校工藝院醫院善堂者。一市一鄉選一人。大者或二三人。每七十萬人議員三十人。過百萬者每五萬人加一人。其紳士自知縣舉人以上。許大縣別爲選舉。皆以人數之多寡決從違。其縣官之議事局。得用議員二人。餘悉同鄉制。其道或府皆開議會。以大農大工大商家產十萬。或會遊歷外國及大學卒業若士人之著書有學名者。暨能創學堂工院醫院善堂者。一縣一人。大縣或二三人。每百萬人議員二十人。過百萬者每十萬人加一人。紳士自道府郎曹進士以上。許爲紳議員。其道官之議事局。得用二人。其各直省皆開議會。以大農大工大商家產百萬。或會遊歷遊學外國若大學卒業及名士學問有名著書傳世者。及獨力捐資成一學堂醫院工院善堂者。一縣一人。大縣或二三人。每十萬人選一人。其省官之議事局。用議員二人。餘皆用鄉制。議員皆以三年爲限。一年去二留四。以資諳練。凡一縣一道府一省之政。例在國律範圍之中。凡賦稅公積警察戶籍學校農工商道路橋梁市港山林川河醫病衛生慈善教化。皆由議會議定。地方長官許可。則施行之。其大事則許省道府縣之議會公詳政府。

夫舉民有鄉舉里選之遺。集議得公是公非之見。地不濶則直接而易得其生。其地則熟習而周知其故。國當其衝。而鄉行其密。人人有言事執政之權。人人有愛國愛家之意。誘其同心。長其神氣。開其知識。發其志意。聯官民之交。而審其結合。無有阻碍。謀公益之事。則自爲受用。爭自激勵。官僅爲之監督。律組爲之範圍。而一切聽之。輸賦籌餉。起債爲百事之原。則出自公議。必度民力所能。民心所樂者。乃爲之。皆有決算出入表。以告于衆。各議員自議之。而告于所舉之人。人人知自爲自益也。知身家營業之增長也。知官未會取之也。知強紳不得獨佔強奪之也。人自鼓舞。雖有大舉。而事無不成。觀于各善堂之大舉。而可見矣。故欲養警察之卒。而卒可養。欲修道路橋梁場所。則工可立。欲經營學校醫院貧院狂院。則事可立。集欲勸工闢地植農惠商。則策可立。舉人募作。鄉官議員。皆知自愛。重犯法。爭于恤民。奮于愛國。務于公益。則仁惠之風行。廉耻之俗成。風俗美而大進矣。學校多而才智出。農工商盛而財用足。國乃于是取其材。用其氣。收其財用。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以四五萬萬人之衆。成。斷金。誰能禦之。必若此。

而後富強之基可立。故行地方自治之制。而民不富樂。士不智勇。而中國尙弱者。未之有也。

析疆增吏篇

明 惠

凡爲政有三體。京師政府。全國之政也。鄉民自治。全民之政也。其爲國與民之交關。則疆吏之政也。無民政則國無基礎。是無本不立。無吏政則國無機關。是無器不行。不立不行。國其廢也。故漢宣帝曰。與我共天下者。惟良二千石。豈不然哉。凡治地地太廣。則疏濶而治難。及官不上達。則權輕而政不行。層級之冗官太多。則增阻遏之害。逮下之事官太少。則不能周利害之微。故地廣而不治。命之曰自棄其地。民衆而不保。是謂自棄其民。詩曰。毋田甫田。爲莠驕驕。今以中國處溫帶之中。據大陸之腴壤。擁江帶河。礦產山林無數。人民四五萬萬。萬里天府。冠絕大地。此萬國所共側慕欣羨者也。而廣漠不治。等于荒蕪。舉目驕驕。犯詩人之所譏。誘外人之垂涎。何其甚耶。其本末之失固多。而區劃治地設官分職之謬失。亦爲大矣。其第一失奈何。則以一省千餘里之大地。數千萬之人民。僅有一督撫握政權。以通上達下。而餘官皆束閣廢棄。輿地跋躡故也。此猶一夫而授田萬頃。必不耕矣。其第二失奈何。分區等太多。而皆不逮下。徒增阻礙。有縣以爲一區。復有府一區。道一區。省一區。凡四區。而反無鄉邑之小區焉。縣上有府。府上有道。道上有司。司上有督撫。凡五等。而反無鄉官之等焉。瞻高峻天。而無分寸之基。頭大逾斗。而無纖細之跌。其安能堅立而不顛墜。墮際哉。其第三失奈何。縣令取之太輕。待之太賤。責之太重。養之太薄。而又少佐官屬吏。是猶使蚊負山也。無有能勝者矣。有此三失。而望地治之舉。猶欲南轅而北其轍也。

夫黃帝至三代。畫井分疆。以百里五十里爲國。人口廿四萬至六萬。下治其民。上達于天子。不及五十里者爲附庸。誠以政教所布。因于人力之所至。舟車之所通。凡可以一日至者。乃易周悉也。而此百數十里之國。十數萬之民。設爲一君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中士二百四十三之下士以治之。此國城總部之職事官也。其六鄉六遂五百家之黨。正己爲大夫之崇官。故數十里之國。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鄉。鄉大夫六人。二千五百家爲州。凡州長中大夫者已三十人。黨正下大夫已一百五十人。百家之族師上士者七百五十人。二十五家之閭師中士二千三百人。五家之比長下士一萬一千五百人。雖爲民官。而繁密尊榮。纖悉細微。至矣。雖欲其地不治得乎。其劃區也。百數十里國之下。有鄉州黨族閭比六區。百國者直達于天子。無一隔閡之區焉。欲民氣之不揚得乎。今以其太繁密。雖泰西未能行焉。然其達民之意。猶可師也。夫以一百數十里之國。而卿大夫士繁夥如此。必其銳于學問。富于

才智以任內治外交之事。而後國乃能立。今觀于春秋滕薛曹杞莒邾之小國。會盟聘問。日出周旋。賢才盛出于其間。以守疆場而持境圉。若魯衛宋鄭之大數百里者。名卿才大夫。其多如鯽。有今萬里之大國。所不可得者。蓋人智以競爭而出。人才以練習而成。今歐洲荷比。雖希荷諸小國。亦僅數百里地。而人才繁多。能立其國。故考古人及大地各國之所以致治。率皆少濫治地。多設官職。多予民爵。蓋分地少。設官多。而後能從容分理。治及纖悉。建爵多有位多。而後能開民智識。揚民志氣。後人習于閉關一統之舊言。治法者開口輒言惜爵裁官。此與節流尚儉之舊論。皆為閉關愚民之法。賢者以為口實。而實與今日競爭之世最相反者也。英國日本之地。僅如吾四川一省。而英國之公爵六百餘。侯爵四百餘。日本伯爵亦以數百。而子男爵則無慮千餘人。其曾任大臣百餘人。其現任一等二等之官。類吾京師堂上為勅任至高者。如各縣知事各局長審判官檢事官及師團長皆是。凡數百人。而吾中國之大京師堂上官及各省督撫將軍能達于上者。不過百人耳。若四川一省。昔年乃至以編修郎中為全省至貴。舉十六萬方里如日本之大者。乃至無一五品堂上官。每三年得舉人百人。進士十餘人。入翰林者二三人。故一省現有之進士。率不過數十人。舉人不過數百人。故吾四川之舉人。貴于英之公侯。等于日本之伯爵大臣。而其珍重少過于日本之子男及勅任一二等高官。而翰林進士之貴。無可比倫矣。故英日之民志安得不開。民氣安得不揚。吾民志安得不閉塞。民氣安得不阻喪。是雖虛爵。然所關于民。非小故矣。惟美民平等自由。尚富貴智。可不假此。若中國名分之議論。人人橫于胸中。大地世爵官階之見識。國國著為定制。則激勸于民。智民氣者大矣。今但以改職事官論之。臺灣之地。吾昔設一府。立官不過三十人。而日本今設總督統之。其屬有一等官之民政長官。二等官之參事官長。及諸秘書參事。高官十數人。各職事分曹。凡十四課。每課皆有長官一二人。屬官數十。營務處則一等官之海陸軍各幕僚參謀長一。參謀二。副官七。其兵師團萬數。兵官千數。法官則有覆審法院高等判官八人。檢察局官五人。其下分臺北臺中臺南三法院。皆有高等判官六七或三四人。檢察局官如之。皆高等官也。其書記屬官譯官各十數。即臺北一縣。又分新竹宜蘭三官檢事官數人。臺南分嘉義鳳山澎湖判官檢事官數人。亦皆高等官也。稅關則有長官一。屬官數十。監視官數人。鑑定官數人。監吏數十人。分淡水基隆安平打狗諸關略同。其學校則有長有教授數人。助教數人。又舍監數人。書記數人。及每處小學之教諭數人。製藥則有高官之所長一人。又有技師分課官十數人。其郵政則臺北臺中臺南基隆皆有總局。高官之局長技師各一人。而書記七十人。技手十人。其分局但臺中一縣有苗栗彰化鹿港埔里社北斗斗六林杞後壠葫蘆墩大甲牛馬頭東勢角塗葛窟他里務北港十六處。分局皆有局長書記。多或十數。少亦數人。他縣稱是。醫院則臺北臺南臺中皆有總醫院。有高官之院

長醫長醫員數人。及調劑師書記。分院則基隆新竹嘉義鳳山宜蘭臺東澎湖皆有醫員書記調劑師數人。測候所則有臺北臺中臺南恒春澎湖四所。各所皆有所長。技手數人。燈臺淡水鼻頭角漁翁島富貴角安平打狗鶯鑾鼻基隆八所。皆有所長。看守數人。其監局樟腦局分十數所。皆有局長書記技手數人。土地調查局有高等官局長司務官十餘人。分五課。有局長官房事務官皆有課長數人。屬官技手百餘人。又有臺北宜蘭支局略同。鐵道部有部長技師長以一二等高官爲之。其曹分五課。皆各有課長。一書記技手十數人。其縣廳分臺北臺中臺南三縣。宜蘭臺東澎湖三廳。其縣地猶吾昔者之分縣也。而其知事皆一二等高官。勅任者爲之。與吾布政司同。其一縣屬官數百矣。今以臺北一縣考之。其幕府有四曹。曰文書課。外事課。通譯課。皆有課長。屬官數人。外分三部。曰內務部。曰稅務部。曰警察部。三者皆高等官。如古侯國之三卿。內務若司徒。警察若司馬。稅務若司空矣。其內地縣則有視學官。臺新關則無之。內務部屬曹有五。皆有課長一人。屬官數人。或技手數人。稅部分三曹。皆有課長一人。屬官數人。另有分稅數所。皆有所長。警察部分四曹。又有巡查教習所。皆有課長所長一人。屬官數人。技手數人。其警務署則臺北三角湧景尾桃仔園水道脚滬尾基隆新竹七處。皆有高官之署長一人。書記十數人。警部十餘人。參事十餘人。其支署則臺北分經艋大稻埕士林草山枋橋枋寮新庄七所。三角湧分大科崙成菜礮二所。景尾分深坑街坪林美二所。桃仔園則分中壠楊梅壓大坵園三所。滬尾則分山脚庄小基隆二所。基隆則分水上金包里瑞芳店頂雙溪柑脚城五所。水返脚則有錫口什份寮三所。新竹則有樹把林新埔北埔頭份南庄中港六所。共廿五所。皆有支署長。警部他縣類是。又有典獄爲高等長官。然隸于警務。亦分三課。皆有課長一人。看守長數人。書記數人。又有新竹支署。監獄亦同。其學校有長。爲高等官。師範學校一。有教授助教諭數人。舍監一人。書記一人。公學校十二。皆有訓導教諭學校長一人。其諸廳略簡矣。凡此一縣設官數百人。又有衛生會土地調查委員會皆兼官矣。其三旅團兵官數百。又有羊醫獸醫工官約共四千官焉。以此草創荒僻之臺灣。其縣下不設郡官。寡立學校。少合衆會。與其內地縣迥別。而立官已數千。過于吾昔者一府之立官百餘倍。政治安得不修。織悉安得不入。夫縣猶吾縣也。總督猶吾道也。而官若此。凡此皆吾國人日言裁官者所不知。見之必駭怪舌。橋而不下者也。夫日本地如吾四川一省。其稅官五千三百。郵官八千餘。判官一千二百。林官二千。此四種已壹萬六千。若警官兵官以萬計。他官勿論。以爲多乎。猶未也。法國爲吾國十之一。多日本六之一耳。而設官十四萬。若以中國之地推之。如日本例。當四五十萬。如法例。當設官百四十萬。議員算未也。而議者猶開口曰。裁官裁官。豈不謬哉。諸候補郎曹及道府同通州縣佐貳及散武弁及舉貢生監書吏。聞變法而怒目憂色。豈知變法者當增官。大增十數倍。官增百數倍。官

千數倍官。則今之候補官。不過寥寥萬數千。舉貢不過寥寥萬數。散武弁不過萬數。生員不過二十萬。書吏除寫手外不過萬數。盡用之何足給新增之官。何足給新增之官。故但患人才不足任事。萬無裁官之理也。雖改裁其一二冗散。而增補其萬千要職。必然矣。遠考之三代百數十里之國。設官如此。近觀之日本臺灣之設官若彼。徧觀歐美各國無不地欲小而官務多者。然而吾制適以相反。故強盛弱亡亦適相反。夫吾國萬里之廣。人民繁多。而設官乃至寡少。累朝至尊而民賤。故吝惜爵位。不肯輕以予人。故爵位鮮。科舉無多。又無鄉官郡縣曹之仕。民安于市井。益賤益愚。相引愈下。既無政事可練。亦無都會可遊觀。無從發其神職。而用其才智。故閉塞抑退。日尋于至愚極陋而不知也。

今以一縣之大。數十萬人口。官僅得流外雜職之數人。士則諸生人數十人。或數十年無舉於鄉者。其他僻府或三歲得一二舉人。若進士則或一二府而不得一人者。有之。翰林則一省數千萬人。三歲三數人而已。以入股之愚民。而翰林進士舉人諸生之空疏不學。固已至矣。其間以文學知名者。自江浙外。有一省數千萬人。而百數十年間不得幾人者。既無政事交涉之資。諳練。又無掌故文學之增才明。故展轉相尋。而束縛數萬萬人入于至愚。乃以廣西一省之大。求一大清通禮大清律例而不可得。當王者已不貴。政何能行。民何能才。而有司之區劃。縣官太卑。體制之所定。佐雜太賤。幾于不齒。縣下惟有雜職。士人耻之。令長無所資。佐理以爲治。于是有司所走集。惟有省會。今以醫官之故。品流混雜。然一省之大。等于泰西一國。亦僅佐雜數百。候補同通州縣班亦僅數百。以無分職。反爲冗員。然其人才可用者。實亦寥寥無幾。求其通中外者。固以心目未經而不可得。即求通古今能文章者。僻省有司殆無幾人。如廣西雲南貴州甘肅等省。撰一記文。篆一題額。題一詩工者。尙不可多得。無論治事矣。人才之鮮少若此。則以同通州縣固猶是賤微奔走。無所比數。故朝士高才。亦多耻爲之。而藩臬上壓于督撫。不敢展布。道府下碍于州縣。等同贅旒。故雖有人才。亦無所施。且亦多耄老循資而至。或奔競鑽營而得。實亦乏才。且此等高官。除江南外。各省不過二三十人耳。然則雖有賢督撫。從何資以爲治。況督撫又以昏耄年勞擁大位。或挾權貴貨賄致高官。尸居餘氣。飲臥行衙。夫以千餘里之地。數千萬之人。道路未闢。川谷崎嶇深阻。旅行經月不得到。風俗生產不盡悉。利害如山。疾苦如海。此皆歐洲一大國之資格。而歐人設十餘萬之官。以艱難整頓之。立國會州縣鄉會之議員。以講求措置之。電線鐵道收縮以通運之。猶備備慮不逮。而以此非常之艱鉅。投之耄老督撫一人。上無參事會無議例會之員。下無民會鄉官之本。中無各府各縣分職之參佐。惟與此愚陋奔走求利達之候補道府州縣數十人共之。耳目如何而能周。思慮如何而能到。政事如何而能下逮。不必問其人之才智忠勇如何。而知其燕不舉矣。即有遠志長

才亦不過在會城開一二學堂。藝院。練數千兵。已號爲一國之選。即如此。而以彼千餘里之大。僅舉其都會十數里之一二端。則彼之荒蕪棄地。已居千數百矣。且德之呂伯雷六萬之人。十八里之地。而設十六部官。高等學生五百。小學生六千七百。工學商學女高等學各一報館。三警察費十六萬。歲入千萬。試問今之大省才智。能比之否乎。故曰割地太大。設官極少。賤而微。故無以爲治。等于棄地也。

今大地所師者拿破侖治地三區之法也。以鄉爲一區。縣爲一區。州爲一區。而隸于國矣。三區之法誠美。而實我中國漢制也。漢以鄉爲一區。鄉官有二老掌教化。嗇夫聽訟獄。遊徼捕盜賊。民政舉矣。縣爲一區。令丞及諸曹監諸鄉官而行政。故鄉官爲民政之上通。縣官爲國政之下逮。漢大縣令位千石。如今三品矣。其縣廷得自舉諸曹。大縣多至千人。幾若古者小國焉。政體亦不疎矣。郡爲一區。太守有丞尉佐之。得自辟諸曹。下督諸縣。而上達于國。雖無公民義會之制。而地治之體略舉矣。漢爲百郡。其治地之大小。若今之一道。當河陝青齊繁盛之區。若汝南潁川等郡。僅今一二府耳。所隸縣大者二三十縣。小者不過數縣。其權位職制。略如今巡撫順天府尹。而能自辟屬僚。徵用名士。遷自議郎縣令。入爲三公九卿。故其權力能修內治而禦外侮。即六朝之節使都督。唐之節度使。亦不過今二三府地。然以吳元濟據申蔡之區。區至傾國力累世。乃能取之。如六朝刺史太守治地大小。太守乃僅二三縣。縣尤極小。然皆能上奏自達于朝。故能行其志。唐宋之盛。爲州三四百。治地僅如今半府。雖以親王宰相出外。亦不過領州而已。侍從大臣更迭典州。其別駕及宋世通判。位秩極崇。多以從官爲之。而唐之別駕皆四品。即其分曹錄事參軍。亦多自京朝清秩出領。又治地既小。長官尊顯。僚屬多才。故足資爲治。所不如歐美者。無公民議員耳。故六朝雖有行臺州軍。唐世雖有節度觀察。宋世雖有轉運提監刑獄及諸宣撫安撫制置統制諸使。然權位尊崇。政能自遠。猶足爲治。但自隋蘇綽去鄉官之制。後遂無鄉之下區。移而爲州軍行臺之上區。漢人三區之制。于是壞矣。蒙古入中原。得地愈大。不識政體。乃立各路行中書省。明世因之。遂成今制。牆高無基。屋上架屋。此則蒙古之謬規。自古所未有。而治體之盡失者也。明初用人不次。人人能上奏。故政體雖壞。知府權少得爲治。且其知縣可行取爲御史。長官畏之。故亦得少行其志。今則一行作吏。官爲初級。然若永墮落。無復高志。未有盡失古者之政體。而盡收其弊。如今日者也。大官若藩臬。不能出奏。何況守令。故督撫位極尊。非累遷不能至。十九皆羣庸昏憤。一人臥治于上。則百吏木偶于下。千里荒蕪。億兆閉鎖。以治兵則不足禦侮。以理財則不能下逮。更何有於民。國未嘗資其少益也。而害若邱山。故政體未有大謬若是者也。夫致此大弊者何哉。則以主權收之太過。而耳目精神少短。不能多閱奏章。惟督撫廿餘人。至少至簡易以接之。

而督撫有一省之權力。亦足以坐鎮內盜。子閭閻之計。僅求不亂。而未嘗求治者。執簡以馭繁。指臂可供。乃較之古者爲最美之法矣。但施之今日。強力競爭之時。民智地利當開之日。則其制最相反。而其爲害最大耳。今以大地各國備考之。英地球第一強國也。其英倫五萬八千二百三十方里。不及四川三分之一。而分六十省。省率地數百方里。有小至一百四十八方里者。其過千方里者。僅廿三省耳。其人口二萬者凡二十五六萬者九。不過粵之一大鄉耳。此其省僅如吾一縣。而設總督爲直達之官。故其事能舉。其他參事官。及分曹諸官。僚屬百數。此深合于古者畫百數十里爲國主君之制也。宜其周悉靡遺。民治勃興哉。若蘇格蘭分省之小。乃有四十九方里六千人者。意國十一萬四千四百方里。略如吾雲南直隸一省。而分六十九省。不過比吾大縣耳。省率皆千數百方里。人民略十數萬或數萬。而設總督爲直達。及羣官諸曹司馬。其比利時分九省。荷蘭分十一省。略皆如吾一縣。而設總督。瑞士分廿三省。皆一二百方里。小者乃至十四方里。不過如吾大鄉。皆設總督直達。而諸曹司並設焉。法國二十萬方里。略如吾兩省餘地。而分八十六省。每省地略皆二三千方里。人口略皆三四十萬。其大者三千三百方里。最小者二百三十五方里。其人口過五十萬者不過二十省。小者乃僅八萬三千人。則不過如吾一大縣。大者不過如吾直隸州耳。而每省設總督。直達于國。僚屬千數。故其治至詳。西班牙十九萬七千六百七十七方里。亦如吾兩省餘。分四十九省。率以方二三四千里爲一省。小者則七千方里。人口略皆二三四十萬。則亦如吾之大縣及直隸州。瑞典十七萬九百七十九方里。分廿四省。率二三千方里。人口率十餘萬。或數萬。則略如吾川滇粵之大縣耳。葡萄牙三萬四千三十九方里。略比吾半省。分十七省。略皆方一二千里。人民一二十萬。亦皆如吾邊縣耳。日本十八萬方里。而分四十八縣。亦如吾兩縣地耳。而參事官視學官警察官書記官皆爲高等官。屬僚數百。其知事則皆一二等官焉。歐洲惟普奧分省最大。普奧兩國皆十一萬方里。當吾直隸雲南一省地。分十四省。略皆數千方里。人口數十萬。有五省過百萬者。普之省大者近萬方里。人民百餘萬。或數百萬。略如吾中國一府。爲分地至大者矣。即土耳其其共分卅二省。俄羅斯亦分六十八省。不過當中國一道。故其政治至不修。然舉地球各國無有分地直達之官。若中國之廣大且疎者。故最不治莫若中國矣。夫以歐洲英法德意奧諸強國土地之小。又有鐵道電線之激繞。皆頃刻而相通。半日而能達。然分地之少。設省之多。猶如此。吾無鐵路。電線。府縣相去動至經月。而分地之大。設省之少。如彼。何其通塞相反也。彼筋節活動。行持轉便。氣電交通。我以膠然大物。而麻木偏枯。不能舉動。宜強弱之相反也。考之地球各國之治地如彼。三代漢唐宋之治地設官如此。然則今當競爭世而欲求治地。不可不先改圖也。

吾中國地既廣大。迥非歐洲各國之比。不獨英意不能師。即法奧德西瑞日本亦不能仿也。普奧之分地若一府。與唐宋之制略同。吾可用之。即以一府爲獨立直隸之分區可也。然今人才寥寥。從何得數百獨立分治督撫之才乎。故今者遠規拿破侖三區之法。近復漢人郡縣鄉之制。爲最宜矣。今之道實爲駁可。其屬率二三十縣。全國共七十餘道。略與漢郡相近。今者改制。請以道爲第一大區。立一督辦民政大臣以治之。權同巡撫。上達于國。以縣爲第二中區。設民政長官以治之。升位同今知府。下達于民。以鄉爲第三小區。則爲民政地方自治矣。其省與府留爲虛名之區。如古方伯之州。僅資監臨可也。

一請每省皆如直隸四川福建之制。立一總督。其一省並設者裁其巡撫。其只有巡撫者改爲總督。其總督兼領首道督辦大臣。如閩浙總督兼筦福建巡撫之制。今兩江總督名節制三省巡撫。統屬文武。而實以江甯布政司爲長吏。統江北四府而已。各省總督卽用此制。自領首道。而節制全省之各道。督辦大臣統轄文武。此亦唐制嶺南節度自領治地兼監五筦觀察之制也。各道督辦大臣之與總督。其體制亦與順天府尹之與直隸總督。江蘇巡撫之治江南四府與兩江總督。皆分地而治。各自直達。一切平等。大事會商。總督得監臨之。此實今制已然。不過因而推及各道耳。近如臺灣巡撫。亦以一府改爲巡撫。卽能開鐵路築砲臺。時外交少治其事。今各道督辦大臣。卽如臺灣巡撫可也。惟名爲巡撫。官品太崇。須累資乃至。難于擢用。人才必仍用耄老年勞之人。雖變而亦無效也。夫總督巡撫。明制及國初。皆爲京卿差官。無品級。故至今尚不用印。而只用關防。明時巡撫多戴理少。常少僕少等銜。而僉都御史亦不過四品卿耳。率由五品寺丞郎中而遷。故爲通途。而才氣之士易得。今當復舊制。作爲差事官。如學政然。帶京卿銜以辦事可也。是故省因其舊。而總督實領首道。亦以道爲第一大區論之。

一今道宜分三等。唐宋州縣。其刺史守令亦分等級。此古者大國次國小國公侯伯子男之制也。今當用此意。其首道當省城之都。會以總督領之。爲上等道。其通商口岸及邊道。若天津上海九江重慶瓊州潮州廉州北海太平歸順登萊青迤南等道。及東三省新疆邊道。暨繁盛之道。人口數百萬者。爲中等道。餘腹地瘠小之區。爲下等道。其應設官制之繁簡高下。卽量其道之上中下等而定之。

一道之督辦大臣。許有督撫全權。歐美各國皆主中央集權之制。故師團總于海陸軍。稅務官派于其戶部。判審官派于其刑部。山林官派于其農商部。信官于其郵部。其地方官之事權甚輕簡耳。惟屬地則特設總督以董之。其位與執政大臣等。總監一切。如日本之臺灣。英之印度。是也。甚類吾之督撫矣。吾中國直省雖皆爲內地。而土地甚大。十倍于歐洲大國。實難遙理。且鐵路未設。電

線未通。乃至馬路亦未開。士民多裹足不出。其甘肅滇黔之極邊。尤無論矣。必待吸之京師。以集其權。開其識。此必不可得之事。今中國之路塞而民愚極矣。必就地開通。令其政龐大密詳。皆備具小國之體。乃可以開地利。而開民智。振民氣也。故小國利于合權。大國利于分權。新國利合權。舊國宜分權。況治無鐵路電線之老舊莫大之國乎。故分成封建之體。愈細愈精。觀於德之撒遜巴丁兩國。可窺治法矣。二國皆五千方里。略如吾一府地。人民僅百五六十萬。而撒遜國有生徒六十七萬。歲入九千餘萬。有大學一。上訴院一。上判所七。小判所百三。巴丁有大學二。生徒二千四百四十九。實業學九。生徒三千六百七十四。中學十六。生徒四千六百七十九。小學一百六十六。生徒三十餘萬。技藝及其他農學百三十四所。生徒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八。夫以一府之地。而歲入九千餘萬馬克。幾有中國賦稅之半。亦可驚矣。百五十萬人。而有生徒六十餘萬。才智之人。三分之一矣。農工各學至百餘所。大學生亦二千餘。則人才多矣。恐古之魯衛不能比之。故必宜就地開化。成封建之政體。而後地利開。人才成。今各省督撫之權。凡百兼綜。僚屬千數。藩臬乃其相也。諸道乃其卿也。各局乃其執政之大夫也。府州縣乃其邑大夫也。佐雜乃其士也。用人行政理財治兵農商學校無不總之。蓋具有封建之全體。而類于昔之印度。日本之臺灣者矣。但不能自辟府僚耳。夫兵制應統于京師。而今亦不能不藉地方官行之。今令各道因用向來督撫之體。兵郵稅務山林歸之。所有政府各種政體會局。皆令備具。略如英日印度臺灣總督之制。而加增之。聽其用出使大臣例。自辟府僚。以復漢太守唐節度之制。俾與英印度日本臺灣總督等。稟其體制權力。俾得措施。而其下士民亦得鼓舞效力。以發揚其氣。雖不能如撒遜巴丁之盛。亦庶幾有豸乎。

一于直省各道設督辦民政大臣。以三四五品京卿爲之。上則親王大學士領之亦可。其有奇才不拘資格擢用者。加給事御史充之。可試用小道並加儀同巡撫銜。其三品卿以上可加儀同總督銜。以崇體制而重事權。

一各省有布政使。昔爲方伯。今爲首領官。宜仍其舊。充首道之民政長官。承大臣之令。以總領諸政。總督缺則護理之。仍爲從二品。或改爲民政司。名義尤符。其各道原有分巡兵備等道。在乾隆二年前。原爲參政。今宜復名曰參政司參政。或亦名爲布政。去使字。升爲從三品。或一律改爲民政司。尤善。其小道則仍爲正四品。即爲一道之首領官。承大臣之令。總領諸務。

一其大臣幕府內有文案官人數。聽大臣所辟椽史數人。如今制名主簿典史吏目皆可也。有參贊官數人。分三等。文案官亦分三等。皆可以京曹道府州縣舉貢諸生爲之。即用今之幕友亦可。椽則用佐雜爲之。吏則用吏爲之。亦分等。若布按經歷州同判舉人爲一等。府經縣丞貢生爲二等。巡檢典史諸生爲三等。無官諸吏人士辟用者爲四等五等六等。皆聽大臣。凡參贊官贊議大臣一

切可兼各局。政務官可派爲各縣領事。其民政略分十四局。曰外務局。曰縣治局。曰警保局。曰營造局。曰衛生局。曰財理局。曰稅務局。曰法務局。曰學務局。曰郵政局。曰農務局。曰商務局。曰查地局。曰山林局。各省向有善後局。洋務局。釐金局。用兩司總之。而道府爲總辦提調者。以差爲官。體甚便也。其他有鐵路者。設鐵道局。有造幣鑄銀錢者。設造幣局。有專賣如鹽及鴉片者。設專賣局。有礦者。設礦務局。有製造者。設製造局。有稅關者。設稅關局。有水產者。設水產局。有鐵者。設製鐵局。有船者。設船政局。近海者。設海軍局。有港者。設港務局。有燈臺者。則設燈臺所。其有水者。則有航路局。多廟寺者。設廟寺局。其土產大宗如絲茶馬。皆可設絲茶馬牧局。而此十二局者。各有大小。因地所有而設官。餘不皆設者也。各局皆因今制設總辦一人爲之長。次設提調文案委員。椽史官。人數多寡。以足任事爲主。或設顧問審查官。皆聽辟舉。不奏派。由大臣試辦後。奏明安額。凡各局總辦提調。皆奏派。餘聽大臣自行差委。其各局總辦。用道府郎曹以上。提調文案。用同通州縣。顧問審查。用舉貢諸生。委員椽史。用佐雜諸生。士人諸吏皆可也。

一 工路局。鐵道製造船政造幣專賣礦產山林海港船政電信燈臺航路測候絲茶馬牧水產。皆各有工技專門。非通行官所能通解。如製造專賣絲茶馬牧水產。特許稅關礦產山林。皆宜設鑑定官審查官。必專門工學乃識辦之。應如各國探古名立工師官。曰工師長。曰大工師。曰工師。曰技人。如周官染人。縫人之類。分等官之。日本大技師皆自工學博士出。有一二等官者。今亦請定爲品官。大工師長爲從二品。其大工師。工師分三等。一等大工師三品。二等大工師四品。三等大工師五品。一等工師六品。二等工師七品。三等工師八品。一等技人正九品。二等技人從九品。三等技人未入流。此各局官皆以諸工師技人充之。其鑑定審查官亦分等。

一 設醫院。皆有院長。有醫長。有醫官醫員。皆分等。

一 圖書館。博物院。植物園。公園。皆當普設。置提調數人。史數人。工師技人數人。

一 設測候所。有所長。有工師技人。分等充之。

一 各局之中。皆有官幕文案官。以同通州縣及舉貢爲之。皆可。亦分曹。外務則分各國曹。縣治警保法務則分各縣爲曹。皆有提調。爲之長。文案次委員。椽史又次之。查地局分五曹。曰庶務曹。曰會計曹。曰監督曹。調查曹。測量曹。每曹皆有提調爲之長。以同通州縣班爲之。其測量科則專用工師。茲事繁重。並有各諸委員。幫辦其屬官。多用工師技人矣。如學務局則分專門普通實業三曹。以爲勸獎。工務局掌道中一切營造事。分監督調查二曹。各縣皆立分署。並置工師技人。稅務局分六曹。徵稅曹。監督稅吏曹。地冊變

換曹。倉庫曹。鄉稅曹。關稅曹。理財局分八曹。一會計曹。掌計歲出入決算預算及登記及金錢物品之統一。二轉運曹。掌庫款之運用出納。三公債曹。掌募公債之借入償還利息。四貨幣曹。掌紙幣及契約。五備儲曹。掌備荒之儲蓄。六銀行曹。掌銀行之整理監督。七俸薪曹。支官吏兵民俸薪恩給。八財務曹。凡地方一切財務衛生局分三曹。一潔淨曹。凡道路室屋掃除潔淨及衛生會之事。二醫藥曹。凡病院醫生藥劑試驗監察之事。一防染曹。凡疫病及一切疾病傳染種痘公益衛生之事。其局官多以醫生充之。各縣皆設衛生試驗所。有長有文案。並以工師醫師充之。傳染病研究所。檢疫所。痘苗製造所。設官皆同。醫術試驗會。藥劑試驗會。並隸焉。農務局分蠶桑茶牧畜家畜水產雜植諸曹。工商務局分四曹。一保險曹。掌護諸商及諸保險之事。二勸工曹。掌勸督工藝及各工。行章程。勸工場屬焉。三物品曹。掌商物品之陳列博搜比賽。各縣買商品陳列館。有工師技人隸焉。四庶務曹。掌律度量衡之定則。及一切商會商事。山林局則掌道內山林木之政。勸種植發賣之事。凡有大林者置林衛局。而有衛長。有工師技人文案。小者置林衛分局。以工師充之。屬有技人。皆由大臣酌量創辦。而總辦稽查監督。

一學業之事。官辦皆限于形式體制。故事鮮得實。而寡進益。惟合衆講求。因其職之所關。或性之所好。則洞詳深入。可以弊無不去。而利無不興。故泰西官職。恒附以會。聽本職之官。或縉紳名士入會。合共研求。故其進化甚驟。然皆有重官以領之。貴紳以輔之。多官入焉。故權大而事易舉。如學士會。測地學會。學問衛生會。土木會。農學會。商學會。動物學會。植物學會。社寺保存會。古物保存會。醫學會。美術會。蠶業講習所。水產講習所。皆合衆力。備器用。搜物實。以究物理。故日進無疆。來者日衆。故會力亦厚。愈厚愈進。各道皆當于各學業設一會。募衆力以講求。或于各縣相宜之地。位置增加。以大臣。或諸職事。長官自領之。則民智必大開矣。學士會爲國所有。改爲學人會。公舉一道之名士爲之可也。即如中國名勝古物。多不能存者。令民無所觀感。損益以害文明。所關非細。其廟寺亦關風俗。傳流甚遠。可考甚多。即僧尼亦關一大教所存。萬無沙汰之理。況今已式微。且當保存之。以存一教。且及古物。戊戌變法時。奉旨毀淫祠。非毀有教之廟寺也。而無賴藉端索詐。致僧尼受累。實非朝旨之意。今除淫祠外。其寺觀廟菴尙當分別設保存之會也。

一舊有按察使。即以充首道。全道上控之訟事。兼廉察諸吏。爲行政法官。增添副按察數人。評事數人。文案掾史皆酌其地之多寡設之。
一各道皆設按察司。設按察一人。副按察數人。評事數人。分等。文案楊史皆酌其地之繁簡而定員數。夫各道在明及乾隆二年前。

原爲正四品按察副使。正五品按察僉事。今即復之以領全道之訟事。而統諸縣通判兼廉察諸吏。爲行政法官。其按察請照國初副使舊制。爲正四品。其副按察照僉事例。升爲從四品。其評事皆分等。各國審官必數人。無一人者。以禁私也。並有倍審紳士。此孟子與衆共之之意。故每道必須按察數人。

一按察爲司法之官。當獨立直隸法部。不隸于督撫大臣。其體制應如學政。其各道按察副按察皆請旨簡放。給事御史及刑部曹郎爲之。各知府既裁。其道內實缺知府累經州縣熟于讞審者。並許大臣奏明請旨簡放。按察或副按察。各縣內判官即由按察奏派。其地方小判官由按察派委。

一設軍務司。因今制營務處而增重之。俾與布按合爲三司。此明之遺制。亦古者司徒司馬司空之意也。設參謀長領之。其參謀數人分等差。官數人分等爲之。皆有椽史工師技人。分五局。曰軍法局。有長有椽史。曰軍醫局。有長有員。曰獸醫局。有長有員。曰監督局。有長有士官。曰經營局。有長有士官。有海疆者並設海軍司。體制皆同。其兵制及民兵之制。別見他篇。今不詳。

一學政官可裁。其學政局總辦。由大臣自舉翰林部曹官數人。請旨簡放。學政創于明世。原爲提學道。但如今制不解原官。其欲還京供職者聽。其學應每道設一大學。其高等中學普通中學小學。各縣日勸增置。募經費。定章程。選教習。其農學商學各種工業學美術學染學。官啞學商船學礦學。擇地爲之。皆宜每縣置一。諸實業學乃殖產阜財之本。極要事也。其學制別見他篇

一設議事會。凡道之政事。合羣長官議之。自民政按察軍政學政及諸局總辦。皆許預議。參贊官三分舉一預議。而大臣爲之長決焉。其會置文案官椽史數人。知雜事。

一設民議會。每歲各縣公民所舉之代議士。合集公議。舍少從衆。而大臣爲之長決焉。歲暮十一月開議。至二月閉會。開會閉會。皆聽大臣主之。凡在國律之內。一道中之政例賦稅學會。皆由衆議決定。各局官乃施行。

一第二政區爲縣。漢世以太守領縣會。唐宋以刺史知州領縣令。其制最美。蓋疆吏皆爲國與民之機關。而太守刺史知州爲國寄之官。通達于上。縣令爲達民之官。傳宣于下。皆不可少者。而國土太大。尤爲不易之法。若于通上達下之中。再加一層。則机軸滯阻。全器不靈。若再加多層。則机器緩解。鋪生而機爲廢矣。且右者卿大夫州長。爲正族師之層級。方伯連師。率正屬正之等第。皆始爲監督。而非如今者有堂屬之分。蓋諸侯之國。直隸天子。鄉官直隸于司徒也。未聞少有闕礙也。不得引比今制。漢武帝之設刺史。此如外國之行政裁判官。非地方官也。官僅六百石。非居于太守之上以治地也。漢末士夫不通此意。改刺史爲牧。魏晉遂有都督諸

州者。魏齊吏有行臺。又于都督諸州上加一層矣。夫以太守爲不可信。則豈刺史都督行臺盡可信耶。以爲可信。則何事床上架床。屋上架屋。自是累朝令之上有三級。乃逮于國。鬱抑疏遠。机之不行極矣。然明世司道府雖不能獨立。而知縣猶許上書。未有若國朝縣令之卑賤隔絕者。凡有事須先上府。由府乃上司道。由司道乃上督撫。自非告變不能踰越。踰越者罪之。道路不通。宵地澗大。多有經月不能至省會者。知縣卑而衆多。督撫亦幾忘之。凡百之權。皆收之于上。故隔絕疏遠。一切民事。皆敗于成案。文書數千里。經月之程。以當今電線鐵路之世。士民自由平等之國。其机之靈敏飛動。隔滯不行者。何相反又遠也。雖有賢吏。欲爲民理冤滯。與利除害。相机因應。其亦無能爲役矣。至其選官。可以捐輸數千金而得實缺。則一匯豐銀行之銀紙。可以盡買半天下之令官。其他保舉勞績之遷授。皆自佐雜來。久爲不齒。至士人釋褐。唐宋僅得簿尉。今則以知縣初階。秩僅七品。下惟典史巡檢數人。無士人爲之佐屬。無鄉官爲之基址。選之之輕。待之之賤。如此。而乃以數百里數十萬之社稷人民。古者公侯之國。卿大夫如麻。而治之者。乃寄之而責其治。豈不悖哉。乃者教案之興。知縣多不能以情疾捷告于督撫。如同治十二年。天津之教案。知縣先走告法領事。卑之不肯見。致釀大禍。由于級多即卑之故。此机關之失所位置。而令全器鏽。乃至廢毀。可不畏哉。故今各國爲吾州縣地者。皆號爲獨立官。譯爲督撫。亦以吾督撫譯爲其州縣之官。司道尙有可譯。至于府縣則皆譯爲鄉官。無足比數。宜其卑之也。故其官事皆問司道。而置府縣于不理。以馴致禍患。豈知吾小府或大縣之地。治尙過于彼所謂巡撫者乎。漢世萬戶以上。其令千百。比今正三品。令得辟其僚。縣延大者千人。亦不賤矣。故今制以言內治如此其難。以言外交如此其損。考之古義。較之各國。皆相反。然則超升位秩。而廣增官僚。不可不變計矣。

一議縣皆直隸于道。由大臣領之。其知府悉裁去。俾無層級之隔礙。

一縣長官卽升爲府班。近者多以道府直州同通委署。其實缺大縣亦多帶道府官者。今知府既裁。應升爲從四品班。儀同知府。漢唐宋令皆分等。宋制皆以京官領之。或分爲三等。過百萬人者爲正四品。而不及十萬人者正五品。其翰林郎中員外應節放者皆改放大縣。主事放小縣。名曰領某縣民政事。不解京銜。以候補道府補用。或同通州縣之有才者。升用名曰某縣民政領事。其同通州縣秩卑資淺者。皆名曰護理。以示尊崇。

一知府之裁。裁其事權等級也。一道之地甚大。且府治必當要衝。稍多一重官以監鎮之。未必無益。如總督之節制巡撫。亦無礙也。今制直州自有治地。今請以知府官領府之首縣。如總督之自領首道。既定道與縣爲二級。中間不得有加。則府之與縣。亦猶道之

與藩司總督之與巡撫。體制平等。雖歸節制。各自直達。大事乃會同耳。如此則無層級之害。而有監察之益。今但以道與縣為實政。分劃之大小二實區。以省與府為監臨。會同之二虛區。將來人才既多。鐵路既通。必復唐宋之法。用歐美之制。每府必為獨立官。而道亦裁矣。故今之府不妨姑存其區名案牘以俟後來。

一府官名曰總領事。其首縣兼之。結銜曰某縣領事兼某府總領事可也。此亦如閩浙總督之兼銜曰兼管福建巡撫矣。一縣領事既升為從四品。總領事當升為正四品。巡道既裁。宜以班儀同道。

一知縣幕中設文案數人。椽史百數十人。皆酌議缺之繁簡。定其額。文案即以幕友充之。

一縣分四曹。曰民局。曰稅局。曰警局。曰學局。並法官之通判。如古侯國之五官。為縣之大夫矣。其局長佐名曰總辦提調。即以候補同通州縣班充之。皆由領事擇人詳請督辦。大臣派委。或即名曰同知通判。如州同州判然。大縣秩從五品。中縣秩正六品。小縣秩從六品。或質名曰某局長。崇之曰某局大夫。尤妥。各有文案椽史。以佐雜舉貢諸生書吏為之。

一各局皆分曹。民局有五曹。曰庶務曹。掌一切庶務。農商曹。掌農商之政。土木曹。掌營造道路橋梁市場廣場。鄉治曹。掌各鄉之政治報告登記會計。曹如道之理財科矣。稅局分三曹。曰地丁曹。曰印花曹。曰雜稅曹。其局官兼銀行監理官。警局分三曹。曰警務曹。保安曹。巡查教習所。每曹皆設提調一人。警局則有巡檢典史吏目。餘設文案椽史或工師技人。皆酌其縣之繁簡定人數。大縣立學曹者有專門普通實業三曹。小縣學務簡者歸併民局。設一學務曹可也。各曹提調州縣或州同判小京官舉人充其學曹。即以教官充之。皆由局長與縣長選任。縣長派充。其各文案椽史。以佐雜舉貢諸生吏目補用。惟警官以武官充補。

一警局分署。酌量其縣地之大小。人民多寡。設置名曰警察分局長。其局有巡檢典史吏目警長。酌地大小。民多寡。設員。大局數十。小局十數。可也。分局之下。為各鄉局之巡檢官警長警士矣。其都邑市鎮繁盛者當多設。

一兵制既變。兵額盡裁。武科亦撤。除驍勇者可招為勇外。其兵之識字有聰明者。及武生武童可用為警士。日本如吾四川之大。而用警部十萬。則吾國須用至百萬。人舉國綠旗原額不過六十萬人。經裁三成。不過四十萬人。然則武生武童裁兵裁勇。裁官。但思不識字不通文理。不患無官無業矣。其把總外委武舉武生。可為吏目警長。其千總武舉。可為巡檢官。其都司守備武進士。可為分局長。其副參遊侍衛。可為縣局總辦幫辦。其提鎮。可為每道總局總辦會辦幫辦。日本始欲變法時。未設警察。一切不行。及設警察。然後政之纖微悉達。故欲變法。自鄉達縣。以設警察為先。今北京先行。蓋知之矣。但常亟推行於直省鄉縣。此則警察教習所當每

縣先立一所矣。

一設法院。以判民訟。隸于按察司。立通判官一人。判官數人。大縣或十數人。有訟必以數官公審。從其多者。皆有文案吏。酌其缺之繁簡設置。今法律未設學。幕友寥寥。知縣既裁。本習審案。即以補通判官。升爲六品可也。其判官分等數。其一等以七品小京官候補知縣班會署缺審案者爲之。其二等舉貢佐貳會辦案會習幕者爲之。其三等以佐雜會辦案及諸生人士之會習幕者爲之。其文案官亦同。史以諸生人士吏爲之。今知縣不過以審案收稅二者爲事。餘皆置之度外。法院乃獨立之官。隸于按察。與地方官比肩。縣領事既超升。原任知縣。苟非以才擢授平調。只可就諸曹。莫如就法官矣。其有不願就者。聽就稅曹。或皆不願就。其民曹學曹皆聽其自願。歐美審員必用讞曹數人。無一人者。以戒其私。故今制官皆用多員。又有檢事官一人。或數人。班制選用。與判官同。其各縣中置小法院。皆置判官。院數人。多少隨地配定。惟院數不可太濶遠。太疎少。德國萬人以上皆置矣。大約如今縣下各司之地。即改爲小法院可也。小法院得斷六月監禁罰百金以下之事。自此以下。爲鄉民自治之息訟所矣。

一設司獄官。有長。以七八品官領之。隸于警局。其局有三曹。曹長以椽爲之。史以吏爲之。有看守長官。酌其地。定其額數。縣之繁市大鄉。皆有獄。亦設司獄官。看守有史。並以佐雜或諸生人士拔充。

一設議事會。凡縣之政事。皆與羣長官公議之。民局稅局警局學局法院諸長官皆預焉。而縣領事爲議長而決之。

一設民議會。每歲每鄉公民所舉之代議士。合衆公議舍。少從衆。而縣領事爲之長。決焉。秋八月開會議。十一月閉會。皆聽領事主之。凡在國律之內。縣中之賦稅土木衛生道路橋梁市場農商學校之案。皆由衆議決定。局官乃施行。

一我國大縣。人數極多。過于泰西之一省。以吾鄉里所習。若順德新會。皆逾二百萬。南海番禺香山東莞皆逾百萬者也。各省首府大縣當亦有之。此其治法宜極繁密。實宜用宋制直隸縣之法以行之。宋以樂皇縣爲直隸縣。且不隸州郡。直隸于國。否則其曹局官制及會所。皆宜高予其階。廣設其員。乃能徧及。或令縣長若明制知府。況鍾帶御史銜得奏事。則措置自易。精神更振。此則隨事變通。在臨時之酌量矣。若各大小學商學各種工業學美術學染學官學商船學礦學。實可備設者也。若吾粵順德之青雲社。東莞之明倫堂。皆歲入鉅萬。殷富如雲。何事不辦。若學士會。測地學會。衛生會。土木會。農商學會。動植物學會。醫學會。美術會。蠶桑講習所。水產講習所。皆可因土宜酌行徧定。而先後擇立之。以開民智者也。江浙及廣州。魚桑染織之地。則四會尤要矣。

一圖書館博物院植物園公遊園。皆宜設立。其各市鎮。並宜隨力募辦。泰西凡有萬人之邑。無不有之。公園則百人之聚。亦有之。至

都會大城市鎮。二三里必有小園。以爲游人假息之所。文王七十里。猶以爲小。此公園之義。本爲先王之法。不可不行者也。一大臣得辟僚屬。其道府郎曹及同通州縣。皆奏明差調。餘官人士民皆聽其辟調。如出使大臣。例分參贊委員學生三類。亦分三等。如參贊道翰林以上爲頭等。郎曹府班爲二等。同通州縣舉貢爲三等。如有名士異才。雖布衣亦可爲頭等。皆聽大臣奏明拔用。其一二三等委員與參贊官同謂之大委員。如布按經州同判謂之四等。府經縣丞謂之五等。巡檢典史謂之六等。三有謂之小委員。其舉貢諸生皆可派入三四五六等。學生以舉貢爲一等。諸生爲二等。人士爲三等。惟其人民無官者。可賞以功牌階官名爲外委。亦分三等。凡大臣所辟各官。皆可委以各局各縣總督辦調文案。椽史及領事。大者奏派。小者選委。咨明本部可也。惟大臣或妄辟非人。許御史按察奏劾。

一今各省皆有候補道府同通州縣佐雜各官。聽其自願指道學習試用。聽候大臣差委。計每省惟江南候補道多至百人。此外各省道府班皆數十人。合共不逾三四百人。而每道須局總辦十餘人。府縣領事官廿人。按察官數人。每省必有四五道。每道當需此大僚四十餘員。四五道合共需二百餘員。必當大求之于翰林郎曹。猶患未足。必更求于同通州縣之才吏。未仕舉貢諸生之名士。乃或少足耳。蓋一道須大僚四十餘員。全國共七十餘道。其要地或宜以獨府爲之者。又有東三省新疆西藏蒙古督辦大臣。約近百區。當用四千餘總辦領事按察大吏。故不獨患人才之少。實亦患人員不足焉。其各曹提調文案諸縣各曹用員至萬數。益不足矣。故今固患人才之不足任事。然盡探同通州縣舉貢爲之員。實不足。亦不能不假才外國。或採拔鄉里之秀爲之也。然因此鄉里之英。益得以才自見。而無湮沒之憾。民氣以用而益揚。人才以練而益出。則所補于國勢。固本者固甚大也。

一道府既裁。州縣廳官亦改級。所有舊制候補道府候補知州候補知縣等。皆爲失實。通判既專歸法官。亦宜避用。其州同判及府經縣丞亦皆變改。是各官皆等于階官耳。明至乾隆前。道原爲參政參議。今宜復舊。可以道爲參政。知府爲參議。惟同知治中等名無礙。而治中最古。今尙有之。直州及知州通判知縣。應皆改爲治中。或爲同知。而分爲一二三等。如知州爲二等。知縣升爲六品。與通判爲三等可也。其布按經州同判府經縣丞主簿巡檢用古名爲椽最善。亦分一二三等。其未入流典史吏目及諸書吏之入官。皆名爲史。亦分一二三等。如此只存參政參議治中椽史五名。體裁既雅。班銜亦簡。雖虛名無關實事。然亦可潤色及之。此即道班府班同通州縣合一班。佐貳一班。雜職一班。五班也。

一官制之弊。尤忌堂屬之體制太隔。如一爲堂屬。即不得從容談笑。堂官不送不回拜。拜不登堂。昔吾寓于一知縣衙。其撫藩來者

皆拜候而不拜會。及至知府亦然。其撫藩欲見吾。至約吾還居會館。乃來拜會。無義至此。其上謁也。雖日日上衙。須親到門房遞帖。須走旁門。須在大門內下與。須打躬。其上堂也。須參見。其有所行也。須俟候。甚至飲宴不得同席。傳宣須立至。其出入也。送客也。尤于已無與。須立班。高志尙節。名士才人。尤耻爲之。爲此多棄官而去。或不願就之者。故羣吏多得奔走之。而不可得志。節學行之士。然雖藩臬見督撫。猶不能免矣。乃至知縣之于同道府。品位實同。事權不攝。其情體尤屬平等。而亦限以堂屬。爲此乖謬之儀。故市僧朝輸多金。暮爲觀察。而臺官詞館之清流。簡放知府者。反爲之屈。豈不悖哉。志士多不爲外吏。實爲此也。吾又見一候補道。問以其省知縣之人才。答曰。官階隔絕。不甚見。見亦不談。不能知。夫以候補道之輕。以知縣之重。而隔絕如此。其謬誤亦甚矣。然則失人不已多乎。夫以無謂之禮。文失人才。其誤謬亦已甚矣。凡此種種。皆歐美日本所絕無者。若其見之。必大駭矣。此所關于政體。非細故也。歐美堂屬之相見于公堂也。甚肅。其退于私也。甚和。談笑甚歡。更無有絕往還避游宴之事。不過上官稍備不送迎耳。以法美論。其諸官士民謁總統。亦握手欵坐。從容談笑。不過稍示敬恭耳。歐洲各國大臣之見侍君宴坐。亦極從容。中國之屬官見堂官。乃不能比歐洲臣見君之禮。何以聯上下之情哉。詩鹿鳴之咏。以羣臣爲嘉賓。酒禮笙簧。在公載宴。宴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此君臣之禮也。猶宴笑爲賓。儀禮之堂階。皆分東西。雖公與大夫。父之于子。猶分階而行。無往而不存賓主之禮。故孟子曰。禮之于賓主也。深得平等之義。君臣父子尙如此。何況堂屬偶然之遭。乃倣倨卑下如此乎。而道之與府。同通之與州縣。亦謬然行之。過于古者三代。今者歐美君臣之禮。不亦異乎。然而三代之治。歐美之強。而吾今國之衰削也。即此儀可窺其概矣。夫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旅以威行爲主。故等級少分。而體制極嚴。乃可以馭其下。國禮以情洽爲主。故宜平等而不隔。乃可以揚其氣。易之皆敗。此爲元明遺制也。其以蒙古軍容誤入于我國容耶。康熙時大學士見親王跑。聖祖禁之。今乃得平等。部曹見堂官打躬。高宗禁之。今乃得長揖。而外官之儀注如是。是豈祖宗之意耶。惟外官凡異班者。隔絕嚴肅。其一同班。即諱浪諧笑。實有不堪。如府之見道縣之于同通。施敬而候補道見布政使。同通見知府。乃敢諱浪放肆。至不可聞。長官多忍無可忍。而又不便以小故劾之。故平等亦不能遽行者。習俗已深。不易遷變。今宜斟酌其宜。令情能聯合。而體能肅敬。則可矣。有若見旁上司。有若京官在不平不下之間。其體最合。今請定半屬致肅禮屬禮施行之。半屬致肅禮。公文下用咨呈。上用照會。見則用下銜帖。單帖得用小字帖。書札稱肅。令從人遞帖。見則用與至堂。主人開中門。不敢入。步行入旁門。相見長揖。言稱名。主人待之用客禮。開中門與而送之。回拜一次。而不數回。吉凶皆登堂拜。可登堂。可陪並坐。可同宴席。可請到衙宴席。可笑語。惟禮容當肅。不得作游戲浪語。違者可劾。不立班。不伺候。

不打躬。無事不上衙。不必親入門房遞帖。長官有事可請。惟約時刻。屬禮帖用手本。書札用稟。公文下用詳。上用札。門內下與。至官廳候傳。主人長揖。語稱官。不開門。不視與。惟回拜一次。可登堂。可陪並坐。可同宴席。可請到衙宴席。不立班。不伺候。不打躬。不親入門閣遞帖。無事不上衙。有事可傳約時。而其純屬禮。如今制亦不打躬。可陪坐。皆得同席宴笑。送客出入。不立班。出行他謁。不伺候。今縣領事體至尊重。惟見大臣用純屬禮。其見布政參政用屬禮。其見諸局長用半屬禮。諸局長見大臣用屬禮。見布政參政用半屬禮。布政參政見總督大臣用屬禮。諸曹長見諸局長用屬禮。見布政參政用屬禮。見大臣用純屬禮。諸小局長視此。諸椽見布政參政用純屬禮。見局長用屬禮。見曹長領事用半屬禮。諸史見領事曹長用屬禮。見縣局長椽用半屬禮。諸縣局長見領事用半屬禮。其餘視道之諸曹長。諸分局長見領事用屬禮。見局長用半屬禮。其餘視道之椽。諸椽見縣局長用屬禮。曹長用半屬禮。其餘視道之史。諸史見曹長用屬禮。見椽用半屬禮。如此則去隔絕之患。而聯情好之懽。庶幾志士不以爲深耻而棄之。其交外縣領事與領事同班。總領事與總領事同班。

一地方官迴避本省。始于宋。定于明。古則無之。且多自領其鄉者。美法公舉。則無不自治其鄉者矣。夫迴避本省。就官數千里。言語不通。風俗不解。人事不知。才否不識。豈能爲治。徒爲防弊計耳。然吏之作弊多端。且久于其地者。何嘗不與其大紳大賈私通作弊。裁罷移則掃地裹挾而去。不畏報復。遺愛則遺莫隔絕之後。不知謳思。若小官行李盤費之重。去鄉離家之苦。有累年積資而不足行費者。客入主家。既難料理。視如傳舍。何暇經營。此尤吏治之大壞者也。若大官治其本鄉。礙情懷私。誠所不免。且今亦未能全復。不若用其鄉道鄰縣之人爲之。相去不遠。情形易悉。盤費無多。其法易行。今請大臣參政局長領事。皆用鄉道。縣局長用鄰縣。其餘警官警官學官。奏派委曹長以下。皆聽用本籍人。其原在外省候補者。許呈歸原籍候補。以示體恤。其增俸及籌多官之俸。別詳他篇。

若用此制。機關靈通。條理詳密。而後地利可闢。民治可密。稅入可多。國體可強。否則日謀變法。而機關不靈。齒線太疎。體不備爲不成人。政不備亦不成國。有上而無下。終無效矣。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

思想者事實之母也。欲建造何等之事實。必先養成何等之思想。

中國之新民

世界之有完全國家也。自近世始也。前者曷為無完全國家。以其國家思想不完全也。今泰西人所稱述之國家思想。果為完全否。乎吾不敢知。雖然以視前者。則其進化之跡。粲然矣。其得此思想也。非一朝一夕所驟致。非一手一足所幸成。或自外界刺激之。或自內界啓牖之。雖曰天演日進之公理。不得不然。所以講求發明而提倡之者。又豈可緩耶。故今略述其變遷異同之大體。使吾國民比較而自省焉。苟思想之普及。則吾國家之成立。殆將不遠矣。

德國大政治學者伯倫知理所著國家學。將歐洲中世與近世國家思想之變遷。舉其特異之點。凡若干條。茲譯錄如下。

甲 中世

一 國家者。其生命與權利。受於上帝。國家之組織。皆由天意。受天命。

二 國家二字之理想。全自教門之學說而來。王者代上帝君臨國家。王國即神國也。天主教主持教令。與國家之兩大權。謂教界之權。與俗世之權。皆上帝之所付。其一歸於教皇。其一歸於羅馬帝。即耶穌新教。雖知教令干預政權之不可。然其論國家權。仍帶宗教上之思想。

三 中世國家之理想。雖非如東洋古國指埃及猶太等直接之神權政體。而尙不免為間接之神權政體。蓋君主者。神之副代理也。

四 國家由教徒之團體而成。故以教派之統一為最要。凡異教無教之徒。不許有政權。且虐待之。

五 耶穌教國。以教令為形而上者。故視之也尊。以國家為形而下者。故視之也卑。教主之位。在國王之上。教士之位。在平民

乙 近世

一 國家者本於人性。成於人為。其所組織。乃共同生活之體。生民自構成之。生民自處理之。

二 以哲學及史學。定國家之原理。故近世之政治學。全自國家與吾人之相關如何著想。或曰。國家者。由人人各求其安甯。求其自由。相議合意而結成者也。或曰。國家者。同一之國民。自然發生之團體也。要之近世國家之理想。非全滯於宗教。亦非全離於宗教。至政治學之所務。則不在求合於天。則而在求合人於事。

三 神權政體。與近世政治思想。不相容。近世之國家。乃生民以憲法而構造之。其統治之權。以公法節制之。其行政也。循人生之道理。因人為之方法。以圖國民之幸福。

四 宗教無特權。無論公法私法。皆與教派不相涉。國家有保護「信教自由」之責任。無論何種教令。不得禁止凌害之。

五 國家自有精神（國民之元氣）有形體（憲制）而成一法人。（法人者謂自法律上視之與一個人同例）對於教令而有獨立之地位。且能以權力

之上。常享特權。免常務。

六教育少年之事。皆由教會管之。各專門學。亦歸宗教勢力範圍。

七無公法私法之別。於屬地所行之主權。殆如私管業之財產。君權者一。家族之權也。

八因封建制度之故。國權破碎分離。自神而王。自王而侯伯。自侯伯而士。自士而市府。逐漸推移。法律之組織極散漫。

九代議選舉之權。由身分而異。貴族及教士占非常之勢力。法律亦因階級為區別。

十諸侯自保其家國。故盛行保護政略。國家主權。偏於一方。細民不能享自由。

十一國家無意志。無精神。祇由於天性與趨勢而決行為。如天然之生物然。其法律以習俗為根柢。

吾今者略仿其例。推而衍之。舉歐洲舊思想與中國舊思想。與歐洲新思想。試一比較。列表如下。

甲 歐洲舊思想

一國家及君主人民。皆為神而立者也。故神為國家之主體。

乙 中國舊思想

一國家及人民。皆為君主而立者也。故君主為國家之主體。

丙 歐洲新思想

一國家為人民而立者也。君主為國家之一支體。其為人民而立。更不俟論。故人民為國家之主體。

十九世紀下半紀之國家主義。亦頗言人民為國家而立。然與舊思想有絕異之點。語詳下篇。

臨教會。其施行法律也。一切階級皆平等。教士不能有特優之權。

六國家所委於教會者。僅宗教教育耳。若學校則國家之學校也。一切專門學。皆脫宗教之羈絆。國家保護其自由。

七公法與私法之區別。極分明。公權與公務相倚。

八國家者。自國民而成者也。但中央統制之權。仍存於國家。國家因國民的基礎。其範圍日趨廣大。法律亦以國家統一之精神。施平等於全體。

九選舉之權。達于人民全體。全根柢即民政是也。法律通全國而為一。

十全體之人民。各伸其共有之自由。又各服其自集之權力。

十一國家自有知覺。循至善之理。而行其法律。以公議別擇為根柢。

二人民之一部分。與國家有關係。國家者
半公私之物也。可以據爲己有。而不能
一人獨有。

三治人者爲一級。被治於人者爲一級。其
地位生而即定。永不得相混。

四帝王代天臨民。帝王之權即神權。幾與
神爲一體。

五政治爲宗教之附屬物。

六公衆教育。權在教會。

七立法權在少數之人。(君主及貴族)
其法以神意爲標準。

八(與中國舊思想略同)

二國家與人民。全然分離。國家者。死物也。
私物也。可以一人獨有之。其得之也。以
強權以優先權。故人民之盛衰。與國家
之盛衰無關。

三治人者爲一級。治於人者爲一級。其級
非求定者。人人皆可以爲人治者。人人
皆可以爲治于者。但既爲治人者。即失
治於人之地位。既爲治于者。即失治
人者之地位。

四帝王非天之代理者。而天之所委任者。
故帝王對於天而負責任。

五宗教爲政治之附屬物。

六無公衆教育。

七立法權在一人。(君主)其法以古昔爲
標準。(或据先哲之言。或沿前朝之制。
或任舊社會之習慣)

八無公法私法之別。國家對於人民。有權
利而無義務。人民對於國家。有義務而
無權利。

二國家與人民一體。國家者活物也。(以
人民非死物故)公物也。(以人民非
私物故)故無一人能據有之者。人民
之盛衰。與國家之盛衰。如影隨形。

三有治人者。有治于者。而無其級。全國
民皆爲治人者。亦皆爲治于者。一人
之身。同時爲治人者。亦同時即爲治於
人者。

四帝王及其他統治權。非天之代理。而民
之代理。非天之所委任。而民之所委任。
故統治者對於民而負責任。

五政治與宗教。各有其獨立之位置。兩不
相屬。

六公衆教育。權在國家。

七立法之權在衆人。(合國民)其法以民
間公利公益爲標準。

八公法私法。界限極明。國家對於人民。人
民對於國家。人民對於人民。皆各有相
當之權利義務。

九全國人皆受治於法律。惟法律有種種階級。各人因其身分而有特異之法律。十政權分散。或在王。或在諸侯。或在豪族。或在市府無所統一。

十一列國並立。政治之區域頗狹。且有貴族階級。故人民常不得自由。

九惟君主一人立於法律之外。其餘皆受治於法律。一切平等。

十政權外觀似統一。而國中實分無量數之小團體。或以地分。或以血統分。或以職業分。中央政權。謂之弱小。也不可謂之強大也。亦不可。

十一龐大一統。政治之區域寥濶。且無貴族階級。故政府雖非能予民以自由。而因其統治力之薄弱。人民常意外得無限之自由。(亦意外得無限之不自由)

今考歐洲國家思想過去現在未來變遷之跡。舉者皦皦大者如下。

- 過去
 - 一 家族主義時代
 - 二 酋長主義時代
 - 三 帝國主義時代 甲 神權帝國 乙 非神權帝國
 - 四 民族主義時代
 - 五 民族帝國主義時代
- 現在
- 未來

過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能復然。未來者未來。如說食之不能獲飽。今暫置勿論。但取現在通行有力者而論之。今日之歐洲則民族主義與民族帝國主義相嬗之時代也。今日之亞洲則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相嬗之時代也。專就歐洲而論之。則民族主義全盛於十九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八世紀之下半年。民族帝國主義全盛於二十世紀而其萌達也在十九世紀之下半年。今日之世界實不外此兩大主義活劇之臺舞也。

九全國人皆受治於法律。一切平等。雖君主亦不能違公定之國憲。十政權統一。中央政府與團體自治。各有權限。不相侵越。

十一政府為人民所自造。人民各尊其自由。又委託其公自由於政府。故政府統治之權甚大。而人民得有限之自由。

於現今學界有割據稱雄之二大學派凡百理論皆由茲出焉而國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權派盧梭之徒為民約論者代表之
二曰強權派斯賓塞之徒為進化論者代表之平權派之言曰人權者出於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權人人皆平等國家者
由人民之合意結契而成立者也故人民當有無限之權而政府不可不順從民意是即民族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為效也能增箇
人強立之氣以助人羣之進步及其弊也陷於無政府黨以壞國家之秩序強權派之言曰天下無天授之權利惟有強者之權利
而已故衆生有天然之不平等等自主之權當以血汗而獲得之國家者由競爭淘汰不得已而合羣以對外敵者也故政府當有無
限之權而人民不可不服從其義務是即新帝國主義之原動力也其為效也能確立法治以法治國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團體之利益及其
弊也陷於侵略主義蹂躪世界之和平

十八十九兩世紀之交民族主義飛躍之時代也法國大革命開前古以來未有之偉業其「人權宣言書」曰「凡以己意欲棲
息於同一法律之下之國民不得由外國人管轄之又其國之全體乃至一部分不可被分割於外國蓋國民者獨立而不可解者
也」云云此一大主義以萬丈之氣衝破舊衝激於全世界人人之腦中順之者興逆之者亡以拿破崙破命之既敗也此主義亦如皎日之
於其胸而會不芥莠卒乃一蹶再蹶身為囚虜十年壯圖泡滅如夢亦惟反抗此主義之故拿破崙破命之既敗也此主義亦如皎日之
被颯風雷雖歇殘雲未盡於時比利時合併於荷蘭荷蘭士達因一都府也 被領於丹麥意大利之大部被輓於奧國匈牙利及波
希米亞亦皆彼略於奧國波蘭為俄普奧所分巴幹半島諸國見掩於土耳其一時國民獨立之原理若將中絕焉會幾何時而希
臘抗士以獨立矣比利時自荷蘭而分離矣荷蘭士達因後還於德國矣數百年惟倅於教政帝政下之德意志意大利皆新建國
稱雄於地球矣匈牙利亦得特別自治之憲法矣羅馬尼亞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皆仰首伸眉矣愛爾蘭自治之案通過矣至千九
百年頃其風潮直馳捲騰溢於歐洲以外之天地以區區荒島之非律賓一度與百年輓縛之西班牙抗而脫其羈絆再度與富源
莫敵之美國抗雖暫挫跌而其氣未衰焉以崎嶇山谷之杜蘭斯哇兒其人口會不及倫敦負負之一小區致勞堂堂大英三十餘
萬之雄兵至今猶患苦之凡百年來種種之壯劇豈有他哉亦由民族主義磅礪衝激於人人之腦中甯粉骨碎身以血染地而必
不肯生息於異種人壓制之下英雄哉當如是也國民哉當如是也今日歐洲之世界一草一石何莫非食民族主義之賜讀十九
世紀史而知發明此思想者功不在禹下也

界也國之獨立使能率由此主義各明其界限以及於未來永劫豈非天地間一大快事雖然正理與時勢亦常有不並容者自有天演以來即有競爭有競爭則有優劣有優劣則有勝敗於是強權之義雖非公理而不得不成爲公理民族主義發達之既極其所以求增進本族之幸福者無有厭足內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於外故曰兩平等者相遇無所謂權力道即權力也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即權力也由前之說民族主義之所以行也歐洲諸國之相交則然也由後之說帝國主義之所以行也歐洲諸國與歐外諸國之相交則然也於是乎厚集國力擴張屬地之政策不知不覺遂蔓延於十九世紀之下半雖然其所以自解也則亦有詞矣彼之言曰世界之大部分被掌握於無智無能之民族此等民族不能發達其天然力（如礦地山林等）以供人類之用徒令其廢棄而他處文明民族人口日稠供用缺乏無從挹注故勢不可不使此劣等民族受優等民族之指揮監督務令適宜之政治普遍於全世界然後可以隨地投資本以圖事業之發達以增天下之公益此其口實之大端也不甯惟是彼等敢明目張胆謂世界者有力人種世襲之財產也有力之民族攘斥微力之民族而據有其地實天授之權利也不甯惟是彼等優等國民以強力而開化劣等國民爲當盡之義務苟不爾則爲放棄責任也此等主義既盛行於是種種無道之外交手段隨之而起故德國以殺兩教士之故而掠口岸於支那英國以旅民權利之故而興大兵於波亞其餘互相猜忌互相欺敵之事往來於列強外交家之頭腦者蓋日多一日也其究也如美國向守門羅主義超然立於世界者亦遂發焉變其力針一舉而墟夏威夷再舉而刈非律賓蓋新帝國主義如疾風如迅雷然爾然震撼於全球如此其速也

新帝國主義之既行不惟對外之方略一變而已即對內之思想亦隨之而大變蓋民族主義者謂國家恃人民而存立者也故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人民帝國主義者言人民恃國家而存立者也故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國家強幹而弱枝重團體而輕個人於是前者以政府爲調人爲發疣者一反轉而政府萬能之語遂循於大地甚者如俄羅斯之專制政體得以機敏活潑爲萬國之所歎羨而人權民約之舊論幾於蕭條門巷無人問矣迴黃轉綠循環無端其現狀之奇有如此者今試演孟子之言以證明國家思想之變遷如下

- 十八世紀以前 君爲貴 社稷次之 民爲輕
- 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 民爲貴 社稷次之 君爲輕
-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 社稷爲貴 民次之 君爲輕

雖然十九世紀之帝國主義與十八世紀前之帝國主義其外形雖混似其實質則大殊何也昔之政府以一君主為主體故其帝國獨夫帝國也今之政府以全國民為主體故其帝國者民族帝國也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為國諸人然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義而變為民族帝國主義則成人以後謀生建業所當有事也今歐美列強皆挾其方剛之膂力以與我競爭而吾國於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焉頑鋼者流墨守十八世紀以前之思想以欲與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勢不足道矣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謂政治學者耳食新說不審地位貿然以十九世紀末之思想為措治之極則謂歐潛各國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萬能之說移植於中國則吾國將永無成國之日矣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者也

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

中國之新民

諸論

進化者向一目的而上進之謂也。日邁月征。進進不已。必達於其極點。凡天地古今之事物。未有能逃進化之公例者也。中國者世界中滯滯不進之國也。今日之思想猶數千年前之思想。今日之風俗猶數千年前之風俗。今日之文字猶數千年前之文字。今日之器物猶數千年前之器。然則進化之跡。其殆絕於中國乎。雖然。有一焉。專制政治之進化。其精巧完滿。舉天下萬國未有吾中國若者也。萬事不進而惟於專制政治進焉。國民之程度可想矣。雖然。不謂之進化焉。不得也。知其進而考其所以獨進之由。而求使他途與之競進之道。斯亦史氏之責任也。作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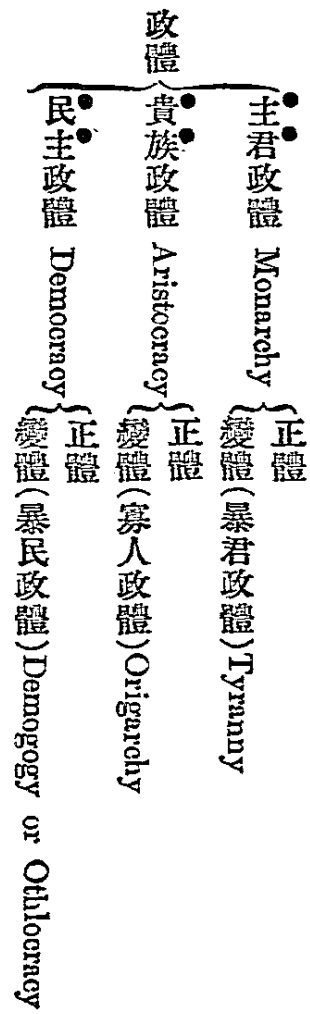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論政體之種類及各國政體變遷之大勢

中國自古及今。惟有一政體。故政體分類之說。中國人腦識中所未嘗有也。今請先述泰西分類之說。及其變遷發達之形。以資比較焉。

(第一) 理論上之分類

以理論分別政體種類者。起於希臘大哲亞里士多德。因主權者之人數。而區為三種。每種復為正變二體。今以表示之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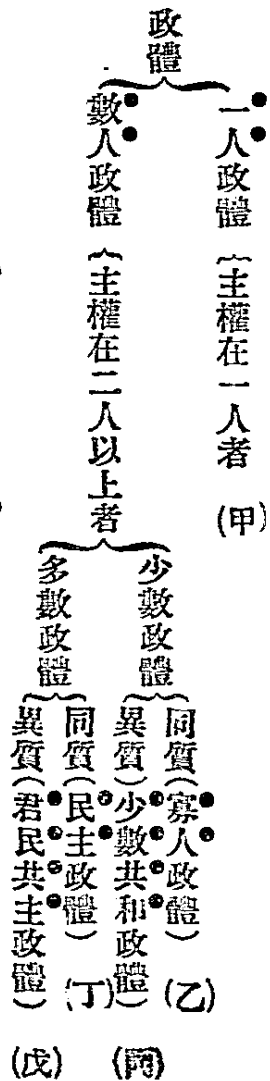
政治



於此正變各三體之外。復有一焉。號曰混合政體。Mixed State 即和合君主貴族民主三者而為一者也。此論傳數千年。至今學者誦法之。雖小有損益。然大端無以易也。十八世紀。法國大哲孟德斯鳩之分類如左。

- 一、主權者以名譽為主義。謂之君主政體。
- 二、主權者以道德為主義。謂之民主政體。
- 三、主權者以溫和為主義。謂之貴族政體。
- 四、主權者以脅嚇為主義。謂之專制政體。

此分類法。後人多有駁之者。其實第一類與第二類。蓋同物而二名耳。近儒埃斯陳之分類如下。



日本博士一木喜德郎。復為如左之分類。

不能無爭則一族之中必須有人焉起而統率之於是臨時會長之制起斯賓塞學云一學有一未成規律之羣族於此一旦或因國遷或因國危湧出一公共之問題則其商量處置之情形如何必集民衆於一大會場而會場之中自然分爲二派其甲派則老成者有膂力者閱歷深而有智謀者爲一領袖團體以任調查事實討議問題之役其乙派則年少者老弱者智勇平凡者爲一隨屬團體占全種族之大部分其權利義務不過傍聽甲派之議論爲隨聲附和之可否而已又於領袖團體之中必有一二人有超羣拔萃之威德如老成之狩獵家或狡獪之妖術家專在會場決策而任行之即被舉爲臨時之首領云云是臨時會長政體之所由起也吾命爲政治進化之第二級於斯時也一羣之中自割然分爲三種人物其一即最多數之隨屬團體即將來成人民之胚胎也其二則少數之領袖團體即將來變成貴族之胚胎也其三則最少數之事務委員即將來變成君主之胚胎也當其初也人人在本羣爲自由之競爭非遇外敵則領袖團體殆爲無用其後因外敵數見於是臨時首領漸變爲常任首領當領袖之有大功於本羣者威德巍巍暫服羣類及其死也以爲神而祀之而其子孫又利用野蠻時代之宗教迷信也以爲吾之祖若父實天鬼之所命而非他人所能及者也於是一變爲神權政體吾命爲政治進化之第三級臨時會長者不過領袖團體中之最優者耳外敵既數見則領袖團體全部之勢力必與之俱進又非臨時會長所能專也於是乎此團體之魁傑者或在中央政府而司選舉君主之權則貴族政體所由起也或分於部屬諸藩而爲諸侯割據之勢則封建政體所由立也吾命爲政治進化之第四級自茲以往有英明雄鷲之君主出憑藉固有之權力著著務擴充之殺貴族之權削封建之制務統一之於中央政府或一蹴而幾焉或六七作而後幾焉其積之也或以數十年或以數百年千年及其成也則能彼屬羣族以一人而指揮全國然後君主專制之政體乃成吾命爲政治道化之第五級凡地球上君主專制之國未有不經由此諸級來者也及專制權力之既鞏固也則以國土爲私產以國民爲家奴虐政憔悴民不堪命而世運日進俄智日開彼林林總總者終不能自爲芻狗以受踐棄自爲犬馬以服驅役自爲牛羊以待豢養也於是乎自由自治之議紛起君主之智焉者則順其勢而予之此立憲君主政體所由生也其愚者則逆其勢而抗之此革命民主政體所由成也吾命爲政治進化之第六級以上六級歐洲數千年來政治消長之林略具於是矣吾中國政治之發達與歐西異一曰歐洲六級已備中國則有前五級而無第六級也二曰歐洲諸級之運長短不甚相遠中國則第五級之成立最早而其運獨長也三曰歐洲於第四級最占權力當百年前餘儀未衰中國則二千年前已剷除殆盡也四曰第一級之族制歐人早已不存中國則數千年與第五級並行也其間證據碎繁原因深遠今請得上下千古而綜論之

第二章 堯舜以前之政治

凡各國所經第一第二級之時代。大率在有史以前時代也。故其事多不可考見。中國亦然。太史公作史記。託始黃帝。黃帝實神權時代之君主也。古代帝王必兼祭司長之職。埃及有然。猶太有然。波斯有然。希臘有然。中國亦何莫不然。黃帝以來。皆以天事屬人。事以祭天為帝者。專有之義務。此其俗至今猶存焉。不過後世虛有其形式。而古代實行其精神耳。黃帝以不世之英主。東征西討。披山通道。未嘗寤居。其有功德於本群也最大。故及其既殂。而感德蔭於厥胤。自顓頊以至秦嬴。凡二千年。有天下者。皆黃帝子孫也。雖然。其在堯舜以前。則一尊未定。而所謂帝王者。常由有力之諸侯及豪族所選立。委以政權。已亦從而參與之也。但其所選者。必在黃帝血族而已。故自黃帝至堯舜。實為第二級與第三級遞嬗之時代。黃帝崩。元妃之子玄囂昌意。皆不得立。而次妃子少昊代焉。少昊不得傳位其子。而昌意之子顓頊代焉。顓頊亦不得傳位其子。而玄囂之孫帝嚳代焉。其選舉之者。皆在豪族也。帝嚳之長子帝摯。既立。僅九年而諸侯廢之。以立帝堯。此等事。後世視為大奇。而不知貴族政治所習見不鮮者也。其後帝舜以黃帝八代孫起自民間。而代堯。大禹亦以黃帝數代孫。底成大功。而代舜。讓之者。雖在堯舜而主之者。實在諸侯也。觀於孟子言天下諸侯朝覲。訟獄。謳歌之所集。即為帝位之所歸。其明證矣。由是言之。則中國政體自黃帝以前。君主無世襲權。自大禹以後。君主有世襲權。而黃帝至大禹之間。則世襲權定而不定之過渡時代也。參觀清議報第一百冊。余所著堯舜為中國君權遞嬗考。近世喜持新論者。每以堯舜禪讓。附會諸現代共和民主政體。殊不知共和民主者。必由人民選舉而來。人民無選舉權。則其去共和也遠矣。堯舜者。實貴族君主混合之政治。有欲專制而不能專者。也。今撮其時政體之大略如下。

- 一、君位傳繼 以禪讓為名。實由貴族擇賢而立。
- 二、豪族權限 與君主相去不遠。君主稱元后。諸豪族稱羣后。
- 三、任用官吏 以羣后之薦而用之。
- 四、執行政治 諮詢羣議而後行。

又案當時所謂中國者。其區域甚小。而中國之中。既有列侯。中國之外。復有羣族。君權之微弱甚矣。至於禹而專制政治一進化。

第三章 封建制度之漸革（由地方分權趨於中央集權）

人羣之治。皆濫觴於部落酋長。酋長之強有力者。則能服屬諸酋。或自封親藩。以參伍舊酋。仍畫土以各率其部落。若是者。謂之封

建會長封建皆羣治所必經之階級而天下萬國所莫能外者也願其制之發達或遲或早其運之推移或久或暫則隨其特別之原因以為差歐洲自羅馬解紐以後而封建之制始極盛及近世史之初年約明今四百年前始漸削侯封而建王國然其餘運猶綿延數百年直至十九世紀之末意大利再造日耳曼一統然後封建之跡幾絕其運之遲生而統之久駐也如彼中國不然自秦以來天下幾一家矣以二萬餘里之大地而二千年來常統制於一王此實專制政體發達之最明著者也雖然其間逐漸變革之跡亦有非偶然者請次而論之

穹古以前不可徵矣董子稱九皇六十四民莊子所述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輻連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混沌氏吳英氏有巢氏葛天氏無懷氏等老子稱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其民老死不相往來蓋古者舟車未通一山之障一河之隔輒自成一部落其時會長之多不知紀極是為第一期

黃帝既克炎帝禽蚩尤四征八討披山通道史稱諸侯有叛者黃帝從而伐之平者去之然則以兵力交通諸部落者黃帝之功也雖然其所兼并翦滅者蓋寡黃帝以巍巍威德譬服宇內為諸會長之長子孫襲其隆者數百年逮至堯舜號稱邦治然而天子即長之稱元后諸侯即諸稱羣后其勢位相去殆不甚遠元后率由羣后所建立有四岳等操廢置之柄殆如近世日耳曼之司選侯日耳曼有司選侯司推戴典主之權古代四岳類同比制余所著中國通史詳論之觀帝學之立而旋廢舜禹受禪必待諸侯朝觀謳歌訟獄之所歸然後即位其明證矣故堯舜以前仍純為會長政治是為第二期

神禹既成大功聲教四訖統一之業實始於此塗山一會執玉帛者萬國會長之盛可以概見然中央之權已進一級選侯之職不設傳子之局大定防風後至禹則戮之有扈怠侮啓則滅之羲和弗率胤則征之元后之權力與羣后稍殊絕矣自夏迄殷凡歷千歲綜其政體大率相同大抵以朝諸侯為有天下之證據孟子言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然則武丁以前諸侯不朝即天下不為商家所有明矣其間王權雖漸張而羣者亦屢起如有窮后羿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等皆嘗代夏殷而有天下之人也於斯時也會長之數漸少而封建之制尚未與是為第三期封建何自起起於周封建云者以其既得之土地而分與其人之謂也故封建之行實專制政體進化之一現象也武王觀兵孟津諸侯會者八百此外未與會者猶多可知然則其時會長尚以千數矣周初滅國五十天下既定大封親賢彼時土廣人稀其地固非必盡由侵略所得然爪牙腹心徧布宇內與向來土著之部落會長相錯處據要害而制其命復有王室為之應援有同封者相與聯絡於是土著部落之勢力日殺中央集權之治日鞏固矣是為第四期

封建羣侯。既占優勢。則兼并盛行。而土著部落。馴至不能自立。故有周七百餘年。間為封建政治全盛時代。孟津之會。為國八百。加以未會及新封者。數當盈千。降及春秋。而見於紀載者。僅百六十三國。其中同姓者三十八。異姓者三十六。姓俱不明者二十六。戎狄諸種三十四。春秋二百四十年中。被滅之國六十有五。會幾何時。及戰國之末。而僅餘七雄矣。天下大勢趨於一統。運會所迫。如湯沃雪。如風捲雲。秦漢之混一。海宇非秦漢所能為也。其所由來。漸矣。自周之既衰。已非復一王專制之政體。而實為封建專制之政體。齊桓晉文。實朝諸侯。有天下之共主也。詩經。燕燕。宗周。衰如滅之。孟子。得三代之失天下也。以不仁。編列先秦古書。無不以周為亡於。齊桓之專地而封。晉文之致王而期。非行天子之事。而何哉。雖然。自戰國以前。無論為王為霸。皆與羣后分土分民。俱據南面。有不純臣之義。其所專制者。僅及於境內。周禮。內者耳。若境外屬國之治。雖時或以半外交的政策干涉之。其權限亦不過與數十年前。與大利之待日耳。曼意大利諸小邦相等。非能如後世帝者之力之完備也。是為第五期。及秦始皇夷六國。置郡縣。而封建之跡一掃。雖然。郡縣非自始皇始也。史記秦武公十年。伐邽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鄆。左傳楚莊王滅陳。殺夏徵舒。因縣陳。又稱晉分祈氏之田為七縣。羊舌氏之田為三縣。其後秦孝公用商鞅變法。集小鄉邑。聚為縣。秦惠文十年。魏納上郡。十三年。秦取漢中地。置漢中郡。是郡縣之興。已數百年。而常與國邑相錯處。蓋春秋戰國。問實封建。與郡縣過渡時代。而中國數千年來。政治界變動最劇之秋也。有郡縣。然後土地人民。直隸於中央政府。而專制之實。乃克舉。亦惟以如此。廣漠遼廓之土地。而悉為郡縣。以隸於中央政府。則非大行專制。不能為功。故自始皇置三十六郡。而專制政體之精神。形質。始具備焉。矣。立乎之。累刻石之。歲追遼塗。山會計之年。由萬國而八百國。而百六十三國。而十餘國。而七國。以漸歸於一國。進化程度。歷歷在目。雖曰天運。豈非人事哉。是為第六期。

經此六期。專制之局。既定矣。雖然。積數千年之舊習。其勢固非可以驟革。於是反動力起。餘波復沿。襲若千年而始。乃大定。譬猶法國大革命。開十九世紀。民權之幕。而忽有拿破侖起。繼以俄普奧三帝神聖同盟。反動力大作。幾盡復革命前之舊觀。又加甚焉。雖然。回陽返照。勢不可久。經此波折。而新時代出現焉。矣。秦漢之際。有類於是。始皇既殞。四海鼎沸。六國各自立後。於是。有楚懷王。心趙王。歇。魏王。咎。魏王。豹。韓王。成。韓王。信。齊王。田。儋。田。榮。田。廣。田。市。等。及楚漢相持。而酈食其說。漢王復立六國。後。印已鑄矣。張良一言而解。豈所謂天之所廢。誰能與之者耶。項羽以宰割分封。而亡漢高。以力征混一。而帝一順。時勢一逆。時勢而已。然高帝既定天下。猶且裂地以王。韓彭分國。以侯。絳灌蓋人情習見。前世故事。未得而遠易也。乃異姓八王。不旋踵而誅亡者七。夫以戰國七雄。據土各數百歲。猶不能自存。而況於新造者乎。此外尚有分封子弟諸國。亦僅傳兩葉。逮文景時。鬻賈之徒。已畏其偏。卒有吳楚七

國之反大難既定。遂嚴諸侯王禁制。至是建封之餘波。乃平後此雖有爵國名存而實去矣。是為第七期。

至是而上古封建之治全為一結束。雖然其暗潮波折屢起屢伏。更歷千年。然後銷聲匿影。以至於盡也。試略舉其梗概。漢代封建有兩特色。其一郡國雜處。帝國分地與諸侯王國分地。犬牙交錯以相牽制也。漢書諸侯王表序云。諸侯比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領邑其中。而諸國大者。參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其二則天子為侯國置傅相。其政治諸侯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漢初。漢廷推為置丞相。其御史漢朝。後景帝懲之。遂令諸侯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凡員職皆不得自置。凡此兩者其法度之外形皆相矛盾似封建非封建似郡縣非郡縣亦郡縣亦過渡時代不得不然也。兩者交戰而與廢必有所趨。其日趨於中央集權天運然矣。漢制爵為三等。曰諸侯王。曰列侯。曰列侯。或王之子。或功。曰關內侯。而關內侯之制。直行之千餘年。以至今日。已可以官吏民。可以布政令。若關內侯則惟以虛名受封而已。然西都景武以後始令諸侯王不得治民。漢置內史治之。自是以後。雖諸侯王亦無君國子民之實。況列侯乎。然所謂侯者。尚裂土以封之也。至東都始有未與國邑先賜美名之例。如靈壽王征義侯之類是也。此後類此者。不可勝數。則列侯有同於關內侯者矣。云云。兩次封建名實消長之機。於此可見。是為第八期。

兩漢強幹弱枝之策大行。中央政府之權。達於極點。皇子之國。其勢不敵漢廷一官豎。及其衰世。而小小反動力起焉。曰州牧。晚漢州牧實中唐藩鎮之先聲也。其土地初本受諸帝室。然非封建也。其後乃傳諸子孫。與封建無異矣。故前此諸侯王列侯無封建之實。而有其名。後此州牧無封建之名。而有其實。是為第九期。

魏承漢舊。又加甚焉。袁宏謂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儕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可得。文獻通考。蓋至是而封建之運幾盡矣。及晉而反動力大作。晉廢漢魏亡於孤立。乃廣建宗藩。而八王之亂。喋血京邑。卒覆其宗。蓋自秦以來中央專制之威積之數百年。既深既劇。其勢固不可以復散於枝葉。苟有所倚於外。則其求心力。仍常趨於中。互撓互奪。而主權如奕基矣。晉之不綱。抑豈不以是耶。洎及六朝南朝率循晉法。北朝多倣漢制。而其結果亦復相類。是為第十期。

初唐之治。數千年來。專制君主之最良者也。其封建也有親王。郡王。國公。郡縣開國公侯伯子男等九等之號。而無官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所封分食諸郡。以租調給之。然漢魏制。凡王侯皆例須之國。唐則在京師衣食租稅而已。此又其勢更殺之徵也。雖然中葉以後。反動力又起。釀成方鎮之習。中央政府實權。既墜於地。山東河朔皆擅署吏。以賦稅自私。以土地傳子孫。至合縱以抗天子。卒百餘年。與唐相終始。延至五季。猶諸雄角立。蓋自秦以降。其反動力之鉅。且劇。此為最矣。何也。晉八王之亂。其所共爭者。仍中央

之權也。唐之方鎮則務自鞏其地方之權與中央分勢者也。是爲第十一期。

宋制地方之權大衰而中央之權亦不見其盛蓋文弱之極與外患相終始無足云者。女真蒙古以部落羶俗之制治中國於沿革大勢所關亦寡焉。至明而封建之死灰又復小燃燕王棧以之篡宸濠以之叛雖然以視漢七國晉八王蓋其微矣。是爲第十二期及至本朝以外族入主中夏寵異降將尚有孔吳耿尙等四王之封實爲中國有史以來四千年間封建制度最後之結局也。自三藩戡定後迄今二百餘年無封建豈惟二百餘年吾敢信自今以往封建之跡真永絕矣。今制元功宗親皆留京師宗室自親王以下至奉恩將軍列爵九等皆濫予之以直隸及關東之田以抵古人之湯沐邑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恩騎射列爵二十六等皆予俸無官受世職單俸有官受雙俸此漢關內侯之制也亦英國日本等貴族華族之制也其有封建之名而無其實者既如此矣曰然則他日亦有無封建之名而有其實如漢州牧唐方鎮者乎曰是亦必無雖自平髮平捻以後督撫勢力日盛中央之權似有所減如庚子一役東南督撫有敢抗朝旨擅與他國立約之事雖然是有特別原因焉不能認爲中央地方兩權消長之證也。後此如更有變遷乎其必不襲漢牧唐鎮之舊也有斷然矣。是爲第十三期。

綜而論之則十三期中復爲四大期自黃帝以至周初爲封建未定期自周以至漢初爲封建全盛期自漢景武以後至清初爲封建變相期自康熙平三藩以後爲封建全滅期由會長而成爲封建而專制之實力一進化由真封建而變爲有名無實有實無名之封建而專制實力又一進化舉名實兩歸之而專制實力又一進化進化至是蓋圓滿矣。莽莽數千年相持相低昂徘徊焉翔焉直至最近世然後爲一大結束而勢乃全定莫或主之若或主之進化之難乃如是耶上下千古其感慨何如哉。

附論中國封建之制與歐洲日本比較

封建之運東西所同也。中國有之。日本有之。歐洲亦有之。然歐洲日本封建滅而民權興中國封建滅而君權強何也。曰歐洲有市府而中國無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國無有也。歐洲自希臘以來即有市府之制一市一村民皆自治及中世之末封建跋扈南部伊大利諸州其民首自保衛爲獨立市府日耳曼諸州繼起遂至有八十市府聯盟之事自餘法蘭西英吉利葡萄牙西班牙諸市所在發達近世諸新造國其帝王未有不憑藉市府之力而興者也。然則歐洲封建之滅非君主滅之而人民滅之也。帝王既藉人民以滅諸侯義固不可不報則民有權矣。民方能以自力滅諸侯則尤不容帝王之不報則民有權矣。日本武門柄政凡八百年而德川氏三百年間行封建制其各藩中有所謂藩士在本藩常享特別之權利帶貴族之資格略與希臘共和國所

謂市公民者相類。及明治維新。其主動者皆此等藩士也。諸藩士各挾其藩之力。合縱以革幕府即大將軍而獎王室。及幕府既倒。大勢既變。知不可以藩藩角立。乃宵謀而廢之。然則日本封建之滅。非君主滅之。而以自力滅之也。夫既惡幕府之專制而去之。則其不復樂專制。明矣。能以自力自滅。其藩此其人亦非可以專制籠絡之明矣。以是之故。故歐洲日本皆封建滅而民權興之。代興或疑歐洲近史中專制主如路易第十四世者。指不特國。不可謂民權興與。不知近數百年來。中國不然。數千年來。曾無有士民參與政治之事。豈惟無其事。乃並其思想而亦無之。與封建者君主也。廢封建者亦君主也。以封建自衛者君主也。與封建為仇者亦君主也。封建強則所分者君主之權。封建削則所增者君主之勢。夫以數萬里之廣土。衆民同立於一政府之下。而人民復無自治力。以團之理之。然則非行莫大之專制。何以立國乎。故統覽數千年歷史。其號稱小康時代者。必其在中央集權最盛大最鞏固之時。代也。如周初漢初唐初清初。是已專制權稍薄弱。則有分裂有分裂則有力征有力征則有兼并兼并多一次則專制權高一度。愈積愈進。至本朝乾隆時代而極矣。論者知民權之所以不興。由於為專制所壓抑。亦知專制之所以得行。由於民權之立。耶。不然則歐人謂惟倖虐政之苦。莫甚於封建時。何以中國封建之運之衰。遠在歐洲之先。而專制之運之長。反遠在歐洲之後也。

第四章 貴族政治之消滅（由寡人政治趨於一人政治）

本章語句。與本論第二章。間有重複。但今既重為體例。彼章蓋廢。其歷史上事實。不得不於此補敘。非故為詞費也。讀者諒焉。

貴族政治。為專制一大障礙。專制有廣狹二義。吾今所論。專指狹義之君主專制言也。若以廣義。則貴族政治固專制矣。即今日之議會政治。學本猶謂為多數之專制。此非本論界說之範圍也。其國苟有貴族者。則完全圓滿之君主專制。終不可得行。貴族何自起。起於族制。起於會政。論第一章。故地球上一切國無不經過貴族政治一階級。而其盛衰久暫亦常隨其特別之原因。且常演出特別之結果。故談政者必於此中觀消息焉。吾欲言我國之貴族政治。請先言他國之貴族政治。泰西數千年歷史。實貴族與平民相閱之歷史。而已其阻力也。在是其動力也。在是故貴族二字。在泰西史實為政治上最大之要素。泰西政治史。發源於希臘羅馬希臘之斯巴達。貴族政治也。希臘之雅典。自梭倫定律以前。貴族政治也。羅馬自紀元前五百年以前。皆貴族政治也。此後二百年間。皆貴族平民軋轢時代也。自紀元前七十九年以後。所謂三頭政體者。又貴族政治也。降及中世。封建糜爛。蠻敵憑陵。雖完全之政治。無可表見。而於人羣中最占勢力者。皆貴族也。洎於近世。反動力大起。數百年間。以兩族之角鬥。勝敗相終始。君主之與平民結也。為挫貴族也。宗教革命。為挫貴族也。

法國大革命則舉貴族權力而一掃之也。十九世紀全歐之擾攘皆承法國大革命之餘波。剗貴族之萌芽也。今日俄羅斯之虛無黨亦與貴族爲仇也。然直至今日而歐洲各國猶不能滅絕貴族偉矣哉。貴族之勢力重矣哉。貴族之關係

貴族政治者最不平等之政治也。他國以有貴族故故常分國民爲數種階級其最甚者爲「喀私德」(Caste)之制。其次甚者爲「埃士梯德」(Estate)之制。喀私德者諸凡古代東洋諸國如埃及波斯等皆有之。而印度爲最整嚴。印度之「喀私德」其第一種

曰婆羅門(Brahmans)彼中稱爲自神之口而出者。一切學問宗教法律皆歸其掌握。其第二種曰刹利(Kshatriyas)彼中稱爲自神之脇而出者。軍人武門屬焉。案釋迦牟尼即出此族也其第三種曰毘舍(Vishas)彼中稱爲自神之膝而出者。農工商牧等業屬之。其第四種曰

首陀羅(Sudras)彼中稱爲自神之足而出者。奴隸屬焉。此四族者婚姻不相通。職業不相易。自數千年至今日。而其弊猶未革。此爲貴族政治流弊之極點。埃士梯德者其形狀與「喀私德」略同。而其性質則稍異。喀私德者一成而不可變者也。埃士梯德

者隨時勢而有轉移者也。埃士梯德之制極盛於中世之歐洲。而條頓民族尤爲整嚴。彼中謂太初有神厥名黎哥(Tier)茲生三子。其先產者名曰督羅(Mir)爲奴隸之祖。其次產者名曰卡爾(Kel)爲農民之祖。最後產者名曰這爾(Jorn)教之武藝

爲貴族之祖。彼其理想固與印度之「喀私德」絕相類。故歐洲所謂「埃士梯德」者大率亦分四族。一曰教士。二曰貴族。三曰自由民。四曰奴隸。其階級亦與印度之四「喀私德」相應。自希臘羅馬以至中世及近世之初期。此種階級常橫截歐洲之政界。雖各國

之權限伸縮不同。而其概一也。各國國憲之變動往往因此。埃士梯德之關係而起者十居八九。其中古各級各爲法律不相雜。第一第二兩種常握政治上大權。其第三種稍維持民權於一二。其第四種則全有義務而無權利者也。及至近世乃始漸脫

樊籬。至最近世乃一躍而廓清積習。要而論之則歐洲數千年來之政治最不平等等之政治也。最不自由之政治也。第一第二兩種太自由。第三第四兩種太不自由。雖以亞里士多德之大哲猶謂奴隸制爲天然公理。以希臘羅馬之文明而其下級社會之民被虐待者慘無大日。其所謂沐

文明之膏澤者不過國中一小部分耳。至如美國當十九世紀尙以爭買奴而動干戈。法國既改共和政體而世襲之爵猶沿而不除。即如我東鄰最近之日本亦有「穢多」等稱號。至維新後而始革蓋貴族政治之極微衍爲階級其現象及其影響乃至

如此。彼其國中所以軋轢不絕者皆此之由。抑其君主專制之政所以不能極盛即盛矣而不能持久者亦此之由。吾今請言中國我祖國之歷史有可以自豪於世界者一事曰無「喀私德」。無「埃士梯德」。此實由貴族政治之運不長所致也。然則吾中國亦嘗有貴族政治乎。曰有。貴族政治者亦國家成立所必經之級而不可逃避者也。豈吾中國而能無之太古之事邈矣。

尚書託始於堯舜。而彼時即貴族政治最盛之時代也。當時之貴族或擁疆土以俱南面。或踞中央以握政權。為君主者不過為貴族所選立。而奉行貴族之意而已。何以知君主為貴族所選立也。黃帝崩。元妃之子玄囂昌意皆不得立。而次妃之子少昊代焉。少昊不吳得傳位其子。而昌意之子顓頊代焉。顓頊亦不得傳位其子。而玄囂之孫帝嚳代焉。後世史家據今日之思想。以例古人。以為是宋宣公吳王壽夢宋懿祖之類。由先君之遺命以定所立也。而豈知皆貴族之勢力左右其間也。其尤著明者。則帝嚳之長子帝摯既立。僅九年而諸侯廢之。以立帝堯。夫廢君之事。自後世史家觀之。鮮不以為大逆不道。而當時者甚平。無奇者蓋貴族政治之常習然也。其後堯欲讓舜。而必先讓四岳。四岳舉舜。然後試之。所以示不專也。使堯而果有全權也。意中既有一舜。豈不能直舉而致諸青雲之上。乃必於四岳焉。一嘗試其讓。使四岳而竟慨諾之。則堯又將奈何。吾有以信堯之果無奈何也。及舜受堯禪。而必先自避於南河之南。禹受舜禪。而必先自避於陽城。待朝覲訟獄謳歌之皆歸。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亦視當時貴族為趨向而已。何以知君主必奉行貴族之意也。吾昔讀古史。而有一不可解之問題。彼歸者四凶之一也。當堯之時。惡德既顯。堯咨治水於四嶽。四嶽舉鯀。堯既斥其方命兇族。而不能不屈意以用之。以至九載無功。使堯果有全權。則以如許重大之事。委諸明知其不可之人。堯不重負天下乎。又如所謂八元八愷者。皆堯之親族。其中如稷如契。則堯之異母兄弟也。堯豈不知之而不能舉。無他。為貴族所阻撓而已。此後舜欲授禹等九官。亦必詢於四岳。任其推薦。然則用人行政之大權。四岳操其強半也。明矣。四岳者何也。曰虎通云。總四岳諸侯之事者也。然則四岳之宜實代表全國諸侯。而總制中央左右君主者。以理勢度之。其職權殆與斯巴達之「埃科亞士」Ephors絕相類。參觀第十二號埃科亞士凡五人而四岳則四人皆貴族所以平均其勢力也。此為我國貴族政治最盛之時代。及堯舜禹皆以不世出之英主。汲汲以集權奠國。為務。堯在位七十二年。舜在位六十一年。此百三十三年中。中央政府漸加整頓。權力日盛。能漸收豪族之權於帝室。而禹之大功。又足以震懾天下。故堯不能誅四凶。舜不能服有苗。而禹則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直取而戮之。蓋主權之雄強。迥非昔比矣。至是君主世襲之權確定。而四嶽之官至夏亦不復見於貴族政治受第一次之裁抑。而專制政體一進化。

夏殷之事。史文闕漏。今不具論。周草殷命。廣置封建。而京畿之內。二伯分陝。權力猶得。王者厲王無道。國人流之於陸。而其執政。國人云者。吾不敢信為全國之平民也。殆貴族而已。常時長使與發達。而我國又向無分長。亦未可知。吾不敢遽下斷案也。但觀共和執政。則貴族權之強盛。有斷然者。或此後見於史傳者。如周召畢鄭號祭單劉尹等諸族。常左右周室。司政權焉。不待五霸之興。而王者固已常如守府矣。故周之一代實

貴族政治之時代也。夏殷亦當然然以視堯舜時則其權稍殺。蓋彼則王位由其廢置而此則假王之名以行事者也。春秋列國亦然。在齊則有國高崔慶在魯則有三桓在鄭則有七穆在晉則有欒卻荀原范荀在楚則有昭屈景在宋則有武穆戴莊桓之族其餘諸國大率類是。右族相繼持一國之大權政府即貴族勢力過於國君國君之廢立常出其手國君之行爲能掣其肘觀孟子告齊王以貴戚之卿反覆諫其君而聽則易位滕文公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則幾不能盡於大事亦可見當時貴族權力之一斑矣。周代貴族權所以獨盛者何也其一由於人羣天然之段級使然其二亦由人力有以助長之也。蓋國家本起原於家族但國勢愈定則族制自當愈衰周之興去黃帝時代已二千載宜其家族之形體漸革而令反不爾者周制實以家爲國也故有最齊整最完備之一制度曰宗法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始遷之宗」此制度者王室與同姓諸侯之關係賴之諸侯與其境內諸族之關係賴之乃至國中一切大小團體所以相維持相固結者皆賴之周代羣治悉以此制度爲中心點故曰國之本在家又曰家齊而後國治此誠實制非空言也以此之故貴族政治大伸其力雖以孟子之卓識猶云「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亦可見貴族政治入人深矣逮至戰國而社會之風潮一大變秦始用客卿以強列國繼之及孔子沒後二百餘年而貴族之權與周室同盡矣於是貴族政治受第二次裁抑而專制政體一進化。周末之貴族政治所以能就漸滅者何也吾推其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於學理之昌明孔子最惡貴族政治者也故其作春秋也於尹氏卒年隱三齊崔氏出奔衛年宣十皆著譏世卿之義焉於仍叔之子來聘年隱五曹世子射始來朝年隱九皆著譏父老子代從政之義焉春秋於大夫主權之舉無不貶絕俱梁之會襄十信在大夫而春秋徧刺之蓋孔子深見夫當時貴族政治之極弊故救時之策以此爲第一義故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摧滅貴族政治者孔子之功最偉矣墨子亦然言尚賢言尚同至老子之芻狗一切者更無論矣故孔墨老宗旨雖不同而皆力倡萬民平等之大義與二千年陋俗爲敵其弟子亦多出身微賤名聞一時子張子游也也學於孔子天下相與化之以視亞里士多德之主張蓄奴大有異矣故經諸大師大力鼓盪之後而全羣之思想皆大變一也大盜也（其二）由於時勢之趨嚮自春秋之末以至戰國兼并盛行列國之競爭最劇相率以登進人材擴張國勢爲務其維繫之主知僅恃貴族不足以豪於天下故敬禮處士招致客卿自秦人首用由余百里奚以霸西戎此後商鞅范雎蔡澤張儀李斯凡佐秦以成大業者無一不起自遠客賤族而吳越亦以伍子胥范蠡等之徒編起南服主盟中原至戰國之末列雄始悟優勝劣敗之所在然後相率以躡其後於是樂毅劇辛鄒衍淳于髡蘇秦公孫衍魚仲連廉頗藺相如李牧之徒始皆以處士權傾人主矣當時如齊孟

嘗趙平原魏信陵。實為貴族政治。回光返照。放一異彩。而其所以能爾爾者。乃實由紆尊降貴。自放棄其貴族之特權。以結懽於處士。故雖謂三公子為貴族之自伐者可也。一。至是而黃帝以來二千年之貴族政體。一掃以盡。漢高起草澤。作天子。其本身既已不帶一毫貴族性質。其左右股肱。蕭曹韓彭平勃之流。皆起家賤吏。牙儉屠狗。致身通顯。君臣同道。益舉自有人類。以來天然階級之陋習。震盪而消滅之。漢高復以刻薄悍鷲之手段。芟夷功臣。無使遺種。故自漢興而布衣將相之局已定。初不待武帝時之卜式。以牧羊為御史大夫。公孫弘以白衣為丞相也。功臣既殄。而親藩又不得留京師參朝。政故在漢代無可以生出貴族之道。若必求其近似者。則后族當之矣。若西漢之呂氏。資氏。田氏。霍氏。上官氏。王氏。東漢之鄧氏。資氏。閻氏。梁氏。皆氣餒重灼。權傾一時。雖然舉不足以當貴族之名也。泰西之所謂貴族。與中國古代所謂貴族。皆別為一階級。不與齊民等。而其族之人亦必甚多。受之於世襲。而非附一二人之末光。以自尊顯。而又傳諸其胤。不以其一二人之失勢而喪全族之權利。具此諸質。乃可謂之貴族。若漢之后族。則何有焉。衛青霍去病。以一異父同母之私生姊妹。蒙蔭以尸大位。自餘諸族亦大率類是而已。其間惟哀平間之王氏。雖不能全具貴族之性質。而頗有其一二。故謂新莽之亂。為貴族之小餘波可也。然其影響於數千年之政治界者。抑甚微矣。東漢之末。袁氏以十二世為漢司徒。四世為漢司空。紹術兩豎子。因乘餘蔭。竊方鎮者十餘年。似亦足為貴族勢力之一徵焉。然所成就既無可表見。且於中央政府無絲毫關係。夫安得以貴族政治論。至如曹氏之於漢。司馬氏之於魏。亦全由箇人權力。處心積慮。以相撓奪。尤與貴族政治不相涉。故謂兩漢三國全無貴族。決非過言也。於是專制政體又一進化。自魏陳群立九品中正取士之制。沿至晉代。至有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者。故戰國以後。至今日中間。惟六朝時代頗有貴族階級。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右族與尋常百姓之區別。頗印於全社會之腦中矣。及南北朝門第益重。視後門寒素。殆如良賤之不可紊。嫁巨倫姑。悲感曰。豈可令此女屈事卑躬。又同致容與不敬。就席良久。方去。與宗亦不呼坐。視微陋不敢與世家相頹。頹。又宗越本南陽次門。以事劉為役。門後立軍功。求復次門等是其例也。其有發跡通顯得與世族相攀附。則視為莫大之榮幸。王衛軍同拜三公。夫復何恨。又孫榮泰。服著武職。以草衣女為妻。草衣女本士族時人。榮之等是其例也。其至風俗所趨。積重難返。雖以帝者之力欲變易之而不可得。史稱宋文帝寵中書舍人徐孝穆。欲以女妻之。孝穆辭曰。臣聞天子當與士族婚。臣家寒賤。不敢與。帝怒。命左右移孝穆。客僭真氣。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等是其例也。此等習尚。沿至初唐。而猶極盛。及中唐猶未革。云云。宗欲以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送為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然房元齡。魏徵。李勣。仍往求婚。故望不減。云則固非太宗所能禁矣。

公主降士族曰民間昏媾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盧耶可見唐之中葉其風不衰也。若此者殆與泰西所謂「喀私德」、「埃士梯德」者相類。實吾中國數千年來社會上一怪現象也。其原因所自起。吾不能確言。大率由於虛名。非由於實力也。彼之所謂門第者。於政治上權力毫無關係。雖起寒門。可以致其位於將相。雖致將相。而不能脫其籍於寒門。故六朝時代。可謂之有貴族。而不可謂之有貴族政治。其於專制政體之進化。毫無損也。

自此以後。並貴族之跡。而全絕矣。元人以羶族奪我國土。壓制我種族。於是。有分國。人為四階級之制。一曰蒙古人。二曰色目人。即非蒙古非漢族之謂小蠻族三曰漢人。指漢金時所四曰南人。指漢宋時所政權全在蒙古人。色目人。次之。漢人。南人。最下。南人一切百官。皆蒙古人為之。長。漢人。南人。從未有得為正官者。終元之世。漢人得為伴食宰相者。二人而已。史天澤而漢人與蒙古人同官者。亦皆跪起京白如小吏。莫許抗禮。元氏一百年中。吾國民。遂束縛於階級制度之下。雖然。此非我民族自造之現象也。國被滅而為敵。所銷夫安得已也。此百年中。可謂貴族政治。然彼貴其所貴。非吾所謂貴。吾蓋不屑以污我楮墨焉。然彼以彼之貴族。擁護彼之專制。而專制政體亦一進化。

有明三百年中。變遷蓋少。至本朝入主中夏。亦生小小階級。滿洲人為一級。最貴。蒙古漢軍為一級。次之。漢人為一級。最下。然以視胡元之畛域。則有間矣。其政權分配之制。則滿漢各半。以五百萬滿洲之貴族。而占其半。以四萬萬漢人之平民。而僅得其半。不可不謂貴族政治之成績也。然以別此階級之故而。猶得其半。較諸元代。則吾輩惟有歌頌聖德而已。中葉以來。全化漢俗。咸同以後。以物競大擇。自然之運。政權歸漢人手者。十而八九。故本朝政治。亦可列諸數千年歷史。以常格而論之。語其實際。則本朝亦非有所謂貴族政體者存。中葉以前之滿人。中葉以後之漢人。皆多起寒微。參預大政。而天潢貴胄。反不得與聞政事。蓋自晉八王以後。帝者皆以畏懼之故。裁抑親藩也久矣。是亦專制政體進化之一大眼目也。自熱河蒙塵以後。始置議政王。位軍機大臣上。後雖裁撤。而軍機常以親王。領班。貴族。政治。似稍復萌芽焉。然前者以恭邸醇邸之尊親。其權不能敵文祥。沈桂芬。李鴻藻。翁同和。孫毓汶。徐用義。近則如禮王。久擁首座之虛銜。最近則慶王。肅王。巖然顯頭角。然其權亦不能敵榮祿。剛毅。蓋貴族政治之消滅久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吾敢信。自今以往。吾中國。必無或復先秦時代。貴族政權之舊也。至是而專制政體之進化。果圓滿無遺憾矣。

「喀私德」、「埃士梯德」之陋俗。吾中國誠無之也。元代之弊雖有之。而其族亦甚微。無所影響於政治。六經古史中。奴僕等字。不多見。然禮記有獻民虜者。操右袂之語。然則戰勝而俘人為奴。殆古俗所萬不能免者。左傳屢稱某人御戎。某人為右御戎。可謂賤役。

也。而為之者大率皆貴族。孔子則樊遲御。冉有僕。子路執輿。闕黨童子將命。是孔子終身無用奴僕之事。是或聖人平等之精意。則然。然我古代斷無所謂如希臘羅馬之奴隸充斥者可斷言矣。井田之制論者或謂其未嘗實行使果行之則人受田百畝餘失亦受焉安有所謂奴隸者乎然至漢世下詔免奴婢者史不絕書。苟前此無此物則何免之可言。故謂中國絕無階級制度者亦非然也。漢高定制令買人不得乘車衣繡。齊明帝制寒人不得用四幅織。此亦階級制之施諸奴隸以外者也。凡進化之公例。世運愈進。則下等級之人民必漸升為高等。而下等之數日以消滅。乃吾中國則若反是。自唐宋以前。奴婢之種類蓋不多見。而近今六七百年。若反增。益者。吾推度之。殆有兩原因焉。一由胡元盜國時掠奪之禍。極慘。漢人南人率為俘虜。以入奴籍。趙鼎北漢餘徵二由前明中葉以後。中使出四出。誅求無饜。人民相率投大戶以避禍。投大戶者當時之一名詞。蓋以身體財產全歸諸權貴有力之家。甘永世為其服役。借作護身符。以救一時也。以此兩端。故近世以來。奴婢轉增於前古。而本朝之制。凡會鬻身為人僕者。曾在公署執皂隸之役者。曾為倡優者及隸宦戶者。皆謂之身家不清白。其子孫不得應試入仕。計此類特別階級。亦當不下全國民數五十分之一。然則竟謂之無階級焉。固不可也。但以較諸歐洲中古以前及近世所謂隸農制度者。則吾之文明終優於彼焉耳。案此一段與專制政體之進化無甚關係。因論階級制度故及之。

要而論之。則吾國自秦漢以來。貴族政治早已絕跡。歐美日本。人於近世最近世而始幾及之一政。級而吾國乃於二十年前而得之。其相去不亦遠耶。如前所云。貴族政治者。最不平。等之政治也。最不自由之政治也。吾中國既早已剷除之。宜其平等自由。達於極軌。而邇治早。陵歐美而上。乃其結果。全反是者何也。試縱論之。

貴族政治者。雖平民政治之蠱賊。然亦君主專制之捍敵也。試徵諸西史。國民議會之制度。殆無不由貴族起。希臘最初之政治。有所謂長者議會者。存。其議員即各族之宗子。 Puthen-sovereign 而常握一國之實權者也。此議會其後在斯巴達變為元老議會 Gerusia 及國民議會。其在雅典變為元老議院 The Senate of the Areopagus 及四百人議院 Pro-bouletic senate 羅馬最初之政治。亦有所謂元老院 Senate 者。存。其後變為百人會議 Comitia Centuriata 平民會議 Concilia Plebis 而保有世界最古之成文憲法。所謂金牛大憲章者之一國。即何亦由貴族要求於國王而得之者也。英國今日民權最盛之國也。考其國會發達之沿革。其最始者為賢人會議 The Witenagemot 以王族長老教士充之。是貴族之類也。次之者為諾曼王朝之大會議 The Great of the Kings & nants-in-ethof 謂國王治下貴族士人之會議也。以會受封土及教會長教士等充之。亦貴族也。然後漸變為所謂模範國會者 Model Parliament 千二百九十五年條命各州選二名士與議員各府選二名市民議員後世國會多取法于此。故史家稱為模範國會。此後逐漸改良進步。然後完全善良之

國會乃起。由此觀之。貴族政治固常有。平民政治之發達。莫不由多數者與少數者之爭而勝之。貴族之對於平民固少數也。其對於君主則多數也。故貴族能裁抑君主而要求得相當之權利。於是國憲之根本即已粗立。後此平民亦能以之爲型。以之爲楮。以彼之裁抑君主之術。還裁抑之而求得相當之權利。是貴族政治之有助於民權者一也。君主一人耳。既用愚民之術。自尊曰聖曰神。則人民每不敢妄生異想。馴至視其專制爲天賦之權利。若貴族而專制也。則以少數之芸芸者與多數之芸芸者相形見絀。自能觸其惡感。起一吾何畏彼之思想。是貴族政治之有助於民權者二也。一尊之下。既有兩派。則曷昔君主與貴族相結以虐平民者。忽然亦可與平民相結以弱貴族。而君主專制之極。則貴族平民又可相結以同裁抑君主。三者相牽制。相監督。而莫或得自恣。是貴族政治之有助於民權者三也。有是三者。則泰西之有貴族而民權反伸。中國之無貴族而民權反縮。蓋亦有由矣。吾非謂中國民權之弱。全由於無貴族。然此殆亦其複雜原因之一端也。

十八世紀之學說。其所以開拓心胸。震撼社會。造成今日政界新現象者。有兩大義。一曰平等。二曰自由。吾夙受其說。而心醉焉。曰其庶幾以此大義移補於我祖國。以蘇我數千年專制之憔悴乎。乃觀今日持此旗幟以呼號於國中者。亦非始無人而其効力不。少概見。則何以故。吾思之。吾重思之。彼泰西貴族平民之兩階級。權利事務皆相去懸絕。誠哉其不平等也。君主壓制之下。復重以貴族壓制。羅網重重。誠哉其不自由也。惟不平等之極。故渴望平等。惟不自由之極。故日祝自由。反動力之爲用。豈不神哉。若吾中國。則異是謂其不平等耶。今歲華門一酸儒來歲。可以金馬玉堂矣。今日市門一租僧。明日可以拖青紵紫矣。彼其受政府之賤削。官吏之管辱也。不曰吾將以何術以相捍禦。而曰吾將歸而攻八股。吾將出而買財票。苟幸而獲中。則今日人之所以賤削我管辱我者。我旋可還以賤削人。管辱人也。謂其不自由耶。吾欲爲游手政府不問也。吾欲爲盜賊政府不問也。吾欲爲棍騙政府不問也。吾欲爲餓殍政府不問也。聽吾自生自滅。於此大塊之上。而吾又誰怨而誰敵也。於是乎雖有千百盧梭。千百孟德斯鳩。而所以震撼我國。民開拓我國民之道。亦不得不窮。何以故。彼有形之專制。而此無形之專制。故彼直接之專制。而此間接之專制。故專制政體進化之極。其結果之盛大壯實。而顛撲不破。乃至若是夫。孰知夫我之可以自豪於世界者。用之不善。乃反以此而自弱於世界乎。噫。

論專制政體有百害於君主而無一利

中國之新民

今民間稍有知識者莫不痛心疾首於專制政體其惡之也殆以此為吾害也至如君主若君主之私人則莫不殫其精竭其術以維持迴護專制政體其愛之也殆以此為吾利也夫趨所利而去所害人類之公性情然矣使其果為利也則吾亦何敢拂戾此公性情為與虎謀皮之舉以噍噴於炙手可熱者之側雖然其實際固非爾爾吾思之吾重思之竊以為專制政體之毒其害民者一而害君主者常二民之愛害者有時而可避君主之受害無地而可逃民受害而他人猶以相憐君主受害而後世且以為快故吾敢斷言曰專制政體之於君主有害而無一利謂余不信請調諸史

中國數千年君統所以屢經衰亂滅絕者其厲階有十而外夷構變流賊揭竿兩者不與焉一曰貴族專政二曰女主擅權三曰嫡庶爭位四曰統絕擁立五曰宗藩移國六曰權臣篡弒七曰軍人跋扈八曰外戚橫恣九曰僉壬腹削十曰宦寺盜柄此十者殆歷代所以亡國之根原凡叔季之朝廷未有不居一於是者也至求此十種惡現象所以發生之由莫不在專制政體專制政體者實數千年來破家亡國之總根原也

昔在周代統一之業始集於是廣封親藩以獎王室及其衰也諸侯力征天王守府迨於末葉政在大夫齊之田陳晉之三家羽翼既就主權亦移周室之亡實亡於貴族秦嬴鑿之夷天下為郡縣支孽無尺寸之土功臣無湯沐之祚而一胡亥一趙高舉而傾之秦之亡亡於嫡庶亡於宦寺也秦代專制政體最行而其亡亦最速漢高一天下鑿秦之孤立與其爭統也於是上法周制廣置親藩而孝惠儲位不敢廢置及其崩御骨未寒而呂氏之禍作矣是為女后專權之嚆矢前此秦之太后積侯已肇其端呂氏既滅七國旋警宗藩之禍幾獲厥祚七國既平景武乃實行強幹弱枝之術翦其爪牙使無能為役而巫蠱之變骨肉喋血上官氏霍氏踵起外戚之禍復燃弘恭石顯繼興宦官之禍萌蘖未幾而王氏竟移漢鼎矣西漢之亂亡則女主宗藩外戚宦寺諸原因為之也東漢光武明章一小康及和帝以後竇氏鄧氏閔氏梁氏諸后族互起互屠而母后外戚之禍達於極點鄭眾李閔江京孫程單超曹節玉甫等狼狽相噬而宦官之禍達於極點海宇鼎沸梟雄乘之董卓曹操遂屋漢社東漢之亡以母后外戚始以宦寺中以權臣終也及魏承漢上鑒七國下鑒羣牧於是悉廢封建而外戚宦寺之禍亦不烈而司馬懿劔曹爽若拉枯朽而魏遂移於晉矣蜀以昭烈之略諸葛之明崎嶇保障者若干年諸葛云亡而一黃皓遂覆漢祀吳大帝藉父兄之業以霸江東及其末年而登和霸亮四子已相撥奪諸葛恪孫峻孫綝橫極凶暴竟廢其君弱其國三國之亡魏亡於權臣蜀亡於宦寺吳亡於嫡庶及權臣也晉復鑿魏孤立大封宗室而內之楊氏賈氏外戚女主之亂踵起外之八王相夷骨肉剗刃若屠犬羊遂倚外寇為聲援凝成五胡之亂西晉之亡則后戚宗藩

之爲之也。東渡後。宗室之勢驟殺。而都督之權驟強。王敦、蘇峻、桓溫、桓玄。皆以方鎮構亂。竭舉國之力。僅能平之。而劉裕卽以此篡晉矣。東晉之亡。則軍人之爲之也。其在南朝。劉宋則有太子劾。武陵王駿。晉安王子勛等之相繼弑逆。蕭齊則有蕭鸞、江祐等之廢立。蕭梁則有侯景及諸王之爭亂。陳則有孔範、江總等之專橫。其在北朝。拓跋魏以道武爲初祖。而及身已被弑於厥子。寢假而胡太后弑孝明。爾朱榮弑元釗。爾朱兆弑孝莊。高顛廢節愍。而魏遂分東西。高齊則常山王演弑廢帝。宇文周則宇文護弑孝感。孝明凡南北朝二百餘年間。七姓之亂。莫不由前此所舉十種罪惡之爲之也。隋文亦及身被弑於厥子。隋煬旋賈怨天下。被弑於近臣。隋之亡。則嫡庶爭立。僉王用事之爲之也。唐號稱極盛矣。而天下甫定。卽有玄武門之變。高祖殆以憂死。僅三葉而武后禍起。唐易而周。韋氏繼之。女主之禍。至是達於極點。天寶以後。其在宮中。則有楊貴妃、張良娣之變。其在朝廷。則有李林甫、盧杞之橫恣。其在方鎮。則有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朱泚、李懷光等十數藩帥之叛亂。及至末葉。宦官大盛。遂釀成甘露之變。連弑數帝。擁立之權。皆在其手。而唐社遂屋。唐之亂。起於家變。次以母后。次以僉王。次以軍人。而終以宦寺也。五代十國之亂。更不足道矣。宋承唐後。懲藩鎮之禍。盡解功臣兵柄。而太宗已以繼嗣之爭。喋血於所親。其後蔡京、章惇、秦檜、韓世忠、胄、史彌遠相繼用事。屠殺善類。而僉王之禍。亦與宋相終始。其在胡元。鐵木迭兒、鐵失、燕帖木兒等。更迭作亂。海宇鼎沸。亦遂不能安於中國。元之亡。由宗藩權臣諸爭之爲之也。及至前明。又懲歷朝禍亂之弊。遠師周漢。復建親藩。而燕王棣、漢王高煦、寧王宸濠、安化王寘璠等。遂以亂國。王振、劉瑾。嚴嵩、魏忠賢等。相繼用事。及中葉以後。而宦寺之禍。遂與漢唐鼎足。演成二千年間不男不女之歷史。明之亡。則親藩、僉王、宦寺之爲之也。由此觀之。二千年中所謂君權者。安在乎。嗟乎。論者以爲專制之毒。毒百姓也。使其毒百姓。而百姓從而報復之。從而覆亡之。之猶可言也。而彼專制者。亦可自諉爲專之未甚。制之未至。苟更精其術焉。終必可以絕後患而祈永命也。而豈知報復之覆亡之者。不在其所賤。而在其所親。不在其所敵。而在其所愛。彼二千年來歷姓崩折之禍。豈嘗有一焉。若歐洲十八九世紀間之民變者。起而倚之也。卽有一二揭竿草澤者。亦不過乘其腐敗之既極。乃得一逞焉耳。至其滅亡之根。原則全不在是。然則彼其專制之敵。不足以爲患也。既若此。而何以亡國破家相隨屬也。又復若此。日本人常言曰。『支那一部歷史。實以膿血充塞之歷史也。吾恥其言。雖然。吾不得不忍受其言。嗟夫。當一霸者之初起也。莫不汲汲焉思所以保我子孫。鞏我主權。帝王萬世傳諸無窮。其所以懲前代之失。而救其弊者。亦云瘁矣。乃或防一弊而他弊。卽起於所備之外。又或防之愈甚。而其末流之爲毒愈烈。若明太祖禁宦官。不得讀書識字。本朝聖祖世宗高宗。煌煌訓諭。極言母后臨朝之弊。宦豎預政之弊。儲貳廢立之弊。若此者。豈不法嚴而意美乎哉。試

觀有明末葉及近今之朝局則前此所防者其為效何如矣論者於是以為無無弊之法無可久之治乃相與談於一治一亂天數使然而政治家之理論以窮夫天下果真不可以久安長治乎歷史果遂以相循書而終古乎則今日歐美日本之治何以致焉雖然吾無怪論者之為斯言也彼其求之於此焉而不得所以治之之術求之於彼焉而亦不得所以治之之術然則其迷信退化主義挾持厭世思想也亦宜新民子曰吾請與普天下諸史諸君一解決此問題儻願聞之

淘濁流而欲得清泉揚熱湯而欲止沸度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不如澄其源焉止其薪焉此所謂治本之論也中國君統之亂本何在在彼十種惡業十種惡業之亂本何在在專制政體專制政體一去則彼十種者無所附以自存不必以人力坊之也而不然者坊於此而彼則蹈瑕以起坊於今而後則伺隙以來未有能免者也請言其理黃梨洲曰一後之為人君者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私為天下之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諸子孫受享無窮夫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縱騰固局錡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也嗚呼至哉言乎數千年來嫡庶之爭統宗藩之倡亂權臣之篡弑軍人之窺伺皆坐此而已夫漢高之與韓彭相去一間也漢帝之與魏王魏帝之與晉王相去一間也長安之與盧龍魏博燕京之與雲南閩越指唐相去一間也隋煬之與太子勇唐太之與太子建成相去一間也吳楚七國之與漢文燕王棣之與明建文相去一間也而一則富有四海率士皆臣一則屈膝承顏僅保薄祿夫誰不從而生心也既惡一至可飽至可涎者以餌之於上而欲禁人曰爾其無涎是無涎是則雖日尸一人猶不足以為戒也彼日本昔亦專制之國也而千年以來其專制之實權不在君中而在大將軍故日本之革命所革者在幕府而不在王朝何以故彼有可欲而此無可欲故然則吾中國禍亂之原可知矣天下之大欲集於君主故天下之至危亦集於君主使其君主而為英國今日之君主也夫誰得而覬之即使其君主而為日本昔日之君主也夫亦孰能而覬之而徒以君主專制之可欲故遂使數千年之歷史以此等爭亂之跡充物其十八九吾不知數千年之君其安危苦樂榮辱之率視今英國昔日本之君主何如也君主既專制矣其年長者英明雄武者自能乾綱獨斷舉自專自制之實而不然者或幼神焉或倦勤焉或昏瞶焉或狂暴焉或巽懦焉或有所偏好偏惡焉則其實權自不得不移於他人於是母后之禍外戚之禍僉王之禍宦寺之禍乃起彼等非能自有其權以與現在主權者相充相撓奪也而常依附現在主權者之權以自固始而依附繼而盜竊久假不歸而主權者反不得其息以為存活於是君主非專制者而反為被專制者矣由此觀之歷史上種種罪惡孰不有從專制政體而生者乎使非專制則如英國日本之華族給以爵號優異

齊民其有功德有學識者則列之上議院使參國政而貴族專政之禍何從生焉使非專制則君位繼承之法一從憲法所規定某人宜嗣統皆與民共見一定而不可易雖或今帝無後而旁支血統循序入嗣亦有皇室典範以劃定之而嫡庶爭位定策擁立大禮爭辯等禍何從生焉攝政之權皆有一定元首權尙立限制況於攝者而母后擅權之禍何從生焉天潢宗親各有食采所至國

人莫不加敬其尊榮雖下君主一等而君位既無可欲何苦貪此虛名傷彼實利則宗藩叛亂之禍何從生焉政府大臣皆有責任稍失與望立即去位而權臣篡弒之禍何從生焉兵馬之權集於中央國防之責同諸國民而軍人跋扈之禍何從生焉一國會計皆由議院審定司農少府各異所司而僉王腹削之禍何從生焉君之與國截然兩途宮中府中不同一體君主若有所親若有所愛則自以其私產參養之不得及國事而外戚橫恣宦寺盜柄之禍何從生焉不甯惟是君主既與國民共治此國則君位之安危與國同體苟有人焉欲破壞秩序侵主權以毒一國者則全國之民皆將起而抗之不瞬息而禍撲滅豈有若專制國之民視君國之難如秦越人之肥瘠也是則種種惡現象固無自生即生矣亦無自成也明矣若是乎苟非專制政體則此十種惡現象者自一掃而空若是乎吾中國數千年膿血之歷史果無一事焉而非專制政體貽之毒也

政治

毒物未有甚於專制政體焉者。苟非禽獸，苟非木石，其何忍以此之故，有父而不孝，有子而不慈，有兄弟而不友，有夫婦而不慈，有朋友而不親，甚者乃至有身而不自愛也。嗚呼！其亦不思而已。

專制政體之爲害於君主，既若此矣。然使其別有所大利焉，或足以與所害相償，則冒險以趨之，亦無足怪者。雖然，其所謂利者，果安在乎？專制政體之利，君主者有二：（其一）則意欲上之自由，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作威作福，頤指氣使，所謂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其二）則軀殼上之自由，玉食萬方，便嬖滿前，宮妾數千，窮奢極樂，所謂非以一人治天下，實以天下奉一人也。吾今請取兩者而細論之。

中國以專制最久聞。自秦以來，爲君主者不下千數。問其能實行完全圓滿之專制者，能有幾人乎？吾竊嘗區二千年來君主之權力爲四種：（第一）有全權親裁萬機，毫不被掣肘於他人者，凡得二十二人。曰秦始皇，曰漢高祖，武帝，光武，昭烈，曰吳大帝，曰秦符堅，曰宋武帝，曰齊高帝，曰北魏孝文帝，曰北周孝武帝，曰唐太宗，曰周世宗，曰宋太祖，神宗，曰西夏李元昊，曰元世祖，曰明太祖，成祖，曰本朝聖祖，世宗，高宗。（第二）其權力雖不如第一種之強盛，而承襲先業，繼體守文，亦不甚被掣肘於人者，凡得十二人。曰漢文帝，明帝，章帝，宣帝，不列考者，以其善被制於臣民也。曰魏文帝，明帝，曰陳宣帝，曰宋太宗，真宗，仁宗，曰本朝仁宗，宣宗，文宗，不列考者，以其時睿親王，（第三）初時行其全權，或窮侈極欲，自奉一人，或窮凶極暴，震慄天下，後卒身危，國削，身弑，國亡者，凡得十一人。曰新莽，曰吳孫皓，曰宋廢帝，曰齊明帝，曰梁武帝，曰陳後主，曰隋文帝，煬帝，曰唐元宗，憲宗，曰宋徽宗，（第四）則不能自有其全權，或委政於

母后，或委政於外戚，或委政於權臣，僉壬宦寺，雖其間安危異數，榮辱殊途，大抵危而辱者，十之七八，安而榮者，十之一二。要之，其不能自有專制權，則一也。凡前所列諸帝以外之君主，皆屬此種。由此言之，君主千數，而能真行專政權者，不過此三四十人。其因此而釀弑亡之禍者，尚三之一焉。自餘則雖擁有普天率土之名，而實則唯諾守府，祭則寡人，其甚者則身處樊籠，背懸芒刺，其困阨苦難，不自有甚於吾儕小民十倍者。專制云，卻笑年年壓針線，爲他人作嫁衣裳，吾不知於君主果何利也。

若夫欲藉此專制權，以窮極耳目之欲者，則吾見夫爲君主者，無此心則已，苟有此心，則其專制權終不能一朝居也。夫不必其瘁心力，以願公益爲民事也，即使欲保其產業，以長子孫焉，固已不可不劬勞於在原咨嗟，於在廟宵衣旰食，日昃不遑，昔人大寶之箴，帝範之鑑，迂儒腐生，皆能言之矣。乾隆御製詩有云：『不及江南一富翁，日高三尺猶鋪被。』誠哉！其閱歷心得，親切有味之言也。黃梨洲原君篇又云：『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

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故○吾○以○爲○人○而○不○欲○求○耳○目○之○樂○則○已○耳○苟○其○欲○之○則○他○種○地○位○皆○可○居○而○惟○專○制○君○主○之○地○位○萬○不○可○居○苟○居○之○則○樂○未○極○而○哀○已○來○欲○未○滿○而○身○爲○僇○矣○專○制○云○專○制○云○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吾○不○知○於○君○主○果○何○利○也

準○此○以○談○則○吾○所○謂○專○制○政○體○有○百○害○於○君○主○而○無○一○利○者○雖○蘇○張○之○舌○其○無○以○爲○難○矣○夫○其○利○害○之○理○既○至○分○明○而○易○識○別○也○若○彼○利○害○之○數○又○屢○經○驗○而○有○成○例○也○若○此○則○誠○宜○如○梨○洲○所○云○以○俄○頃○之○淫○樂○不○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而○竟○數○千○年○覆○轍○折○軫○不○絕○於○天○壤○者○何○也○曰○溺○於○所○習○知○其○一○不○知○其○二○也○邊○沁○倡○樂○利○主○義○以○爲○道○德○之○標○準○而○世○固○有○縱○飲○博○之○樂○貪○穿○窬○之○利○而○自○託○於○邊○沁○之○徒○者○焉○算○學○不○精○而○因○以○自○誤○也○夫○世○之○君○主○及○君○主○私○人○以○擁○護○專○制○政○體○爲○自○樂○自○利○之○法○門○者○亦○猶○是○而○已○矣○亦○猶○是○而○已○矣

且○君○主○及○君○主○之○私○人○所○以○必○擁○護○專○制○政○體○者○吾○知○之○矣○彼○其○心○以○爲○專○制○政○體○與○君○主○相○依○爲○命○去○其○甲○而○乙○亦○不○能○立○也○噫○嘻○其○陋○矣○專○制○政○體○爲○一○物○君○主○爲○一○物○兩○者○性○質○不○同○範○圍○不○同○夫○烏○得○而○混○之○不○觀○歐○洲○乎○今○世○歐○洲○十○餘○國○中○除○法○蘭○西○瑞○士○外○皆○有○君○主○此○讀○史○者○所○能○知○也○除○俄○羅○斯○土○耳○其○外○皆○無○復○專○制○政○體○又○讀○史○者○所○能○知○也○而○最○近○之○日○本○又○其○明○證○矣○百○餘○年○前○之○歐○洲○日○本○其○貴○族○專○政○之○禍○猶○吾○國○也○其○女○主○擅○權○之○禍○猶○吾○國○也○其○嫡○庶○爭○位○之○禍○猶○吾○國○也○其○宗○藩○移○國○之○禍○猶○吾○國○也○其○權○臣○篡○弒○之○禍○猶○吾○國○也○其○軍○人○跋○扈○之○禍○猶○吾○國○也○其○外○戚○橫○恣○之○禍○猶○吾○國○也○其○僉○壬○陵○削○之○禍○猶○吾○國○也○所○謂○亡○國○十○原○因○者○而○彼○等○備○其○九○焉○所○缺○者○惟○宦○寺○之○人○妖○耳○而○諸○國○歷○代○君○統○覆○滅○之○遠○因○亦○恒○在○此○無○一○而○不○猶○吾○國○也○每○讀○近○世○史○至○屢○次○之○日○耳○曼○帝○位○繼○承○問○題○波○蘭○王○位○繼○承○問○題○西○班○牙○太○后○馬○渣○連○事○件○俄○羅○斯○太○后○蘇○菲○亞○事○件○大彼得之母也英○王○查○利○斯○第○一○事○件○法○王○路○易○第○十○六○事○件○乃○至○其○餘○種○種○糜○爛○紛○擾○慘○酷○困○難○之○現○象○未○嘗○不○嘆○古○今○東○西○政○治○上○之○罪○惡○何○以○若○出○一○轍○今○則○自○俄○羅○斯○以○外○問○諸○國○猶○有○以○此○等○罪○惡○汚○其○國○史○者○乎○無○有○矣○中○國○館○閣○頌○揚○通○語○動○曰○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若○今○者○英○德○日○諸○國○之○君○主○真○可○謂○億○萬○年○有○道○之○長○也○而○不○然○者○則○有○若○當○世○專○制○第○一○之○俄○羅○斯○而○亞○歷○山○大○第○二○被○弒○矣○亞○歷○山○大○第○三○以○愛○死○矣○今○皇○尼○古○喇○第○二○亦○被○刺○於○日○本○幾○不○免○矣○享○萬○乘○之○虛○名○無○一○夕○之○安○寢○以○視○英○日○德○諸○皇○何○如○矣○君○主○而○不○欲○自○愛○則○已○耳○君○主○之○私○人○而○不○欲○愛○其○君○則○已○耳○苟○其○欲○之○宜○何○擇○哉

然○則○爲○國○民○者○當○視○專○制○政○體○爲○大○衆○之○公○敵○爲○君○主○者○當○視○專○制○政○體○爲○一○己○之○私○仇○彼○其○毒○種○盤○踞○於○我○本○羣○者○雖○已○數○千○年○

合上下而敵之仇之。則未有不能去者也。雖然。若君主及君主之私人而不肯仇彼焉。從而愛惜之。增長之。則他日受毒最烈者。不在國民而在君主及其私人也。按諸公理。凡兩種反比例之事物。不相容則必有爭爭。則舊者必敗而新者必勝。專制政體之不能生存於今世界。此理勢所必至也。以人力而欲與理勢為禦。譬猶以卵投石。以螻蛄當車。多見其不知量而已。故吾國民終必有脫離專制苦海之一日。吾敢信之。吾敢言之。而其中有一機關焉。君主及其私人而與民同敵也。則安富焉。尊榮焉。英國日本實將來中國之倒影也。君主及其私人而認賊作子也。則國民仇專制政體而不得不並仇及專制政權之保護主。法國美國實將來中國之前車也。夫為英日與為法美在我國民則何擇焉。所最難堪者。自居於國民以外之人耳。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君子讀史記。屈原列傳而不禁廢書而嘆也。

政治學學理摭言

中國之新民

近世歐美各國憲法及其他法律所規定之諸條件。大率應用最新最確之學理。驟視之。其言簡單平淡。若無以大異於古昔。深而味之。皆有其邃且遠者存。其專門治斯學者。自能領會。不待喋喋矣。願吾國人士。知此者。希不揣慙味。因涉獵所及。輒引伸之。以下解釋。一彼一此。首尾不具。不足以稱著述。故名曰摭言。

君主無責任義

凡立憲君主國之憲法。皆特著一條曰。君主無責任。君主神聖不可侵犯。此其義何。曰。此過渡時代之絕妙法門也。此防杜革命之第一要著也。

君主者一國之元首。而當行政機關之衝者也。凡行政者不可不負責任。行政者而不負責任。則雖有立法機關亦為虛設。所公立之法度。終必有被蹂躪之一日。而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終不得協和。是立憲國所大忌也。然則行政首長之君主。反著明其無責任。以使之得自恣。毋乃與立憲精神相矛盾耶。而豈知立憲政體之所以為美妙者。皆在於此。

憲政之母。厥惟英國。英國人有恒言曰。『君主不能為惡。』以皮相論之。此可謂極無理之言也。夫君主亦猶人耳。人性而可使為不善也。豈其履此九五而遂有異也。雖然。考諸英國今日之實情。則此言良信矣。於何證之。夫所謂君主之惡者。則任用不孚。民望之大臣以病民一也。民所欲之善政而不舉二也。民所惡之稅政而強行三也。英國則何如。英國憲法皆不成文。故各種權力範圍之

消長。其沿革不可不徵諸歷史。今考英國任命大臣之成例。自千六百八十九年維康第三納桑達命之言。命下議院中最多數之黨派之首領。使組織政府。以後沿為成案。凡非得議院多數之贊成者。不得在政府。至后安時代。茲例益定。當時首相瑪波羅。本保守黨首領。及戰事起。保守黨雖反對。而進步黨贊成之。政府卒不更易。是其證也。及占士第三。雖欲自攬政權。任用私人。卒為議會所抗。不能行其志。至占士第四維廉第四時。王權之限制益嚴。遠前皇域多利亞六十年中。此例益嚴。案如山不能動矣。爾後格蘭斯頓的士黎里爾雄角立時代。每當總選舉時。在朝黨察視議會中不及敵黨之多數。即不待開國會而自行辭職。由此觀之。英國政府各大臣。非得以君主之意而任免之者也。其任免之權皆在國民。是君主不能任用失民望之大臣。以病民有斷然也。其不能為惡者一也。英國當查里士第二維廉第二時代。凡政府會議。則君主亦列席而置可否焉。占士第一以後。此例遂廢。一切政略。由大臣行之。君主絕不過問。夫大臣之辨理政務。非經君主畫諾不能施行。固也。雖然若大臣以不能實行其政略之故。欲去其職。而國會贊成。大臣必欲要求其實行。乃至各選舉區。皆贊成國會之要求。則君主例不得拒之。故名士安遜嘗言「英國自一千七百十四年以後。君主與大臣其實權易位。前者則君主經大臣之手以治國。後此則大臣經君主之手以治國也。」云云。由此觀之。則英國君主不能阻民所欲行之善政。有斷然也。其不能為惡者二也。自亨利第八以來。君主屢獨斷以辦外交之事。及占士第三以後。至於今日。凡君主引見外國使臣。必以外務大臣陪席。其與外國君主來往書簡。非經首相或外務大臣一覽。不能發出。而君主特權之自由。殆皆喪失。又不徒於外交為然耳。於內治亦然。占士第四時。嘗有愛爾蘭人受死罪之公判者。王欲自行特權。命愛爾蘭總督赦之。首相羅拔比爾反對之。謂非經責任大臣之手。不能行此權。其事遂止。自茲以往。王者益無敢自恣矣。由此觀之。則英國君主不能強行民所惡之稅政。有斷然也。其不能為惡者三也。質而言之。則英國君主豈徒不能為惡而已。雖善亦不能為願。稱此不稱彼者。惡則歸大臣。善則歸其君。且雖然彼君主者。既肯盡委其權於國民所信用之大臣。而不與之爭。斯即善之大者也。則雖謂英國君主能為善。不能為惡。誰曰不宜。

夫人至於不能為善。不能為惡。則其萬事毫無責任。豈待問哉。故英國國民無貴無賤。無貧無富。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不皆有責任。惟君主則真無責任。英國憲政者。各國憲政之母也。故凡立憲國之有君主者。莫不以「無責任」之一語。泐為憲文。雖其行用特權之範圍。不無廣狹之殊。要其精神。則皆自英國來也。所謂君主無責任者。如是而已。如是而已。

君主所以必使之無責任者何。曰。避革命也。此義本甚淺顯。人人意中所有也。而在立憲君主國之學者。多不肯揭破言。凡有責任者。不盡其責。則

去不盡其責而去則夫立於監督之地位者例得科其罪而放逐之此天地之通義也儒教之言君主政體則有責任之君主也故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天聞誅一夫未聞弒君故曰君之視民如草芥則視民君如寇讎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春秋之君主為孔子所絕者不一而足絕之者皆以其不盡責任也孟子言責任之義尤深切著明其語齊王云友人陳轅子則知之何士師不能治事則知之何四境之內不治則知之何皆以不盡責任之義也又云求故與劍而不得則反請其人乎抑亦立而待其死乎皆責任之義也凡以示夫監督人所應行之權利也夫代表一國而當行政之衝者其責任非猶夫尋常責任也十事九盡責而一不盡焉則固已不可以尸其位而彼君主者終其身而當此衝者也短者數年長者數十年雖舜禹復生豈能保無百一之失乎有之而民穩忍焉今日可隱忍其一他日即可隱忍其百而政其紊國其頹矣有之而民不隱忍焉則是革命終無已時也天一人之身數十年之久而其責任之難完固已如是而況乎世及以為禮下世至數十卜年至數百者耶若是乎君主與責任勢固不能並行重視君主則不可不犧牲責任重視責任又不可不犧牲君主而孔孟乃欲兩利而俱存之此所以中國數千年君主有責任之名無責任之實而革命之禍亦不絕於歷史也

泰西之民知其然也以為凡掌一國行政之實權者不可不負責任既負責任則必隨時可以去之留之而不能以一人一姓永尸其位而所謂實權者或在元首焉或在元首之輔佐焉苟在元首則其元首不可不定一任期及期而代如古羅馬之孔蘇今合衆國法蘭西之伯理聖天德是也苟欲元首之不屢易則其實權不可不移諸元首以下之一位今世立憲君主國所謂責任大臣是也故夫一國之元首惟無實權者乃可以有定位惟無定位者乃可以有實權二者任取一焉皆可以立國混而兼之國未有能立者也即立矣未有能久存於今日物競天擇之場者也善哉君主無責任點哉君主無責任君主無責任故其責皆在大臣凡君主之制一法布一令非有大臣之副署以署名也則不能實行故其法令之不愜民望者民得而攻難之曰吾君本不能為惡也今其為惡皆副署者長之逢之也故雖指斥其政而不為不敬廢置其人而不為犯上而彼副署者亦不得不兢兢於十日十手之下以自檢自詘而一國之政務乃完善之至也君主無責任使然也或曰漢制有異則策免三公孔子之義凡君主皆對於天而負責任然後可以責諸大臣若漢制者是抗世子法於伯禽之類也周公輔成王成王有過則撻伯禽夫伯禽非有力以禁成王之過者也使成王而不賢則伯禽將終日被撻冤哉禽矣漢制君主獨裁於上宰相不過出納喉舌及其叔季且並此出納之權而移於尚書移於中書而三公猶季代桃僵焉冤之至也若立憲國之責任大臣則君主非特不得而尼之抑亦不得而助之彼憲政最完之

英國無論矣。即如德國。君權較盛者也。德國幸相不以議政。黨首領波因氏。即在議院。斥其自卸責任。而以皇室為怨府。其後俾士麥即失與望。而不得不避賢路。日本以皇統一系。自誇耀。人民尊王心最盛者也。而去年二三月間。伊藤內閣。因貴族院反對議案。乞日皇手諭。勸解舉國萬口沸騰。謂其違犯憲法。假皇權以自擁護。未幾伊藤遂乞骸骨。是皆君主不許助大臣之成例也。若英國議院。則例不准稱君主之名。述君主之意。以快議案。有者則為大不敬。其所以為坊尤至矣。蓋不如是。則責任大臣之實效。未有能舉者也。

曰。若是乎立憲國之君主。其為虛器也。章章矣。顧猶懸茲而勿革何為也。曰。是過渡時代實然。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固百世之大經也。雖然。諸民族之性質。境遇。萬有不齊。有宜於民主者。有未能遽宜於民主者。既未宜焉。則君固不可以不立。君既立矣。則欲其安而不危也。欲其治而不亂也。舍此將奚以哉。況責任大臣之制。有時固更優於民主者乎。余別論

君主無責任也。君主神聖不可侵犯也。二者蓋異名同實也。惟其無責任。故可以不侵犯。惟其不可侵犯。故不可以有責任。易文言之。釋亢龍曰。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是以動而有悔也。蓋立憲君主之象也。無動則无悔。無責任則無侵犯也。而不然者。不病君則病國。不病國則病君。嗚呼。哉。岌岌乎。

最大多數最大幸福義

今日歐美所謂文明。皆過渡時代之文明也。其證據不一。若最通行之政治學說。所謂「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者。亦其一端也。如佛說眾生全體之最大幸福。如孔耶說人類全體之最大幸福。尚矣。即不能如盧梭諸先輩所說國民全體之最大幸福。抑其次也。其奈今日皆不可行。今日之天下。一利害矛盾之天下也。有所利於此。必所取不利於彼。或此之利益較增。則彼之利益必不得。不稍殺於是。兩造常相搏。而制勝者。惟恃強權野蠻時代。強權常專在少數者。而得幸福者。之多。數少。數即文明差率之正比例也。故縱覽數千年之世運。其幸福之範圍。恒愈競而愈廣。自最少數而進於次少數。自次少數而進於次多數。自次多數而進於大多數。進於最大多數。他日其果能有國民全體人類全體皆得最大幸福之一日乎。吾不敢知。若在今日。則最大多數一語。吾信其無以易也。

日進而趨於多數也。是天演之公例。不可逃避者也。雖然。亦恃人力焉。故學理明。則其進也必速。學理誤。則其進也必緩。或且凝滯不進者有焉矣。西人惟悟此學理也。故數百年來。常循自然之運而進行。當中世之末。貴族與國王爭政權。貴族多數。而王少數也。

英國憲法原自貴族與王爭而得之者。十六七世紀。人民與教會爭政權。人民多數而教會少數也。十八九世紀以來。平民與貴族爭政權。平民多數而貴族少數也。自今以往。勞力者得與資本家爭政權。勞力者多數而資本家少數也。凡多數之與少數爭其初也。必誦其究也。必伸此。雖天演進化之理。不得不然。常賴學理以左右之。蓋有學理則多數之弱者敢於相爭。而少數之強者不得不相讓。今日歐美之治。皆此一爭一讓所成之結果也。他日或能將此幸福範圍愈擴愈大。以馴至世界大同之運者。亦此一爭一讓所成之結果也。有宗教言以勸讓。有哲學家言以勸爭。兩者相劑而世運乃日進焉。泰西之治。實賴是中國儒家言皆教讓之言也。其語在上之有權力者。教以保民。教以養民。教以利民。皆導之以讓而勿使濫用其強權也。其語在下之無權力者。則教以恭順。教以服從。亦導之以讓而勿使攫強權之鋒也。夫使上下能交相讓。不亦善乎。而無如但有讓而無爭。則弱者必愈弱。強者必愈強。而世終不可得。平吾昔著飲冰室自由書內一條論放棄自由之罪者。其言曰。夫物競天擇。優勝劣敗。此天演學之公例也。人人各務求自存。則務求勝務求勝。則務為優者務為優者。則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則侵入自由。必矣。言自由者。必曰人人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為界。夫自由何以有界。譬之有兩人於此。各務求勝。各務為優者。各擴充己之自由。權而不知厭足。其力線各向外。而伸張伸張不已。而兩線相遇。而兩力各不相下。於是界出焉。苟兩人之力。有一弱者。則其強者所伸張之線。必侵入於弱者之界。此必至之勢。不必諱之事也。故使多數之弱者能善行其爭。則少數之強者自不得不讓。若曰。惟讓而已。弱者讓而強者不讓。又將奈何。則其權力幸福勢必為彼不讓者所攫奪。以盡故中國教。雖以人慈全體幸福為目的。而其政治之結果。實則使豪強民賊獨占幸福。皆此之由。

幸福生於權利。權利生於智慧。故詩曰。自求多福。幸福者必自求之。而自得之。非他人之所得而界也。一羣之人。其有智慧者。少數則其享幸福。幸福者少數。其有智慧者多數。則其享幸福者多數。其有智慧者最大多數。則其享幸福者亦最大多數。其此比例。殆有一定而絲毫不能差。或者故言治者。必非可漫然曰。吾予國民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而已。苟使其民不能自有焉。而欲強而予之。未有不兩受其弊者也。故德人奈志埃氏近著。力言多數之愚者。壓制少數之智者。為今日羣治之病。而俄國宗教總監。暨坡那士德夫氏。亦著論極政黨及議院政治之弊。而其言皆大動學界。夫多數幸福之優於少數。天經地義。無可辨駁者也。而此等異論。何以能容。嗚呼。何以能動人焉。則以智慧程度未達於大多數。而欲幸福之程度。進於大多數。未有不百弊叢生。而貽反對之徒。以口實者也。泰西尚然而。況於中國之今日乎。然則我最大多數之國民。欲得最大幸福者。其亦思所以自處矣。

法儒波流氏著一書名曰「今世國家論」亦駁擊代議政體之弊。而其論旨與德之奈氏俄之坡氏異。波流之意以為代議政治者多數之專制也。少數者專制多數者固不可多。數者專制少數者亦不可為少數之幸福。而犧牲多數之幸福。固不足以語於此。兩害相權則取其輕。然則福而犧牲少數之幸福亦不可也。此固太平大同之言也。其奈今日世界文明之程度固未足以語於此。兩害相權則取其輕。然則舍最大多數最多幸福一義何以哉。故曰今日歐美所謂文明過渡時代之文明也。若中國者則又並過渡時代而未能達者也。憫夫。

教育

論教育當定宗旨

中國之新民

人之所異於羣物者安在乎。凡物之動力皆無意識。人之動力則有意識。無意識者何。不知其然而然者是也。亦謂之不能自主。有意識者何。有所爲而爲之者是也。亦謂之能自主。夫植物之生也。其根有胃。吸受膏液。其葉有肺。吐納空氣。其所以自榮衛者。一端焉。雖然。不過生理上。人物體質生理之理日本入國爲生理學。自然之數而已。彼植物非能自知。其必當如此。不當如彼。而立一目的以來之也。其稍進者。爲動物。飢則求食。飽則游焉。息焉。求而難得者。則相爭。其意識稍發達。略知所謂當如此。不當如彼者。然必如何然後能如此。如何然後不如彼。非動物所能知也。最下等之野蠻人。其情狀殆亦爾爾。要而論之。則植物之動。全恃內界自然之消息者也。動物及下等野蠻之動。則內界之消息與外界之刺激稍相和合者也。皆不知其然而然者也。若人則於此二界之外。別有思想。別有能力。能自主以求達其所向之鵠。若是者。謂之宗旨。

宗旨之或有或無。或定或不定。或大或小。或強或弱。恒爲其人文野之比。列。差。夫野蠻人之築室也。左投一瓦。右堆一石。焉。今日支一木。焉。明日。畚一土。焉。及其形。粗具曰是。苟完矣。因而居之。若文明人。則必先出其意。匠畫其圖形。豫算其材器。未鳩工之始。而室之規模。先具於胸中矣。野蠻人之治國也。因仍習慣。不經思索。遇一新現象。出則旁皇無措。過一時算一時。了一事算一事。若文明人。則必先定國體。焉。定憲法。焉。或採專制之政。或採共治之政。皆立一標準。而一切舉措。皆向此標準而行。若是者。所謂宗旨也。未有無宗旨而能成完全之事業者也。故夫負襁褓。櫛風雨於畦隴者。何爲乎。謀食之宗旨使然也。涸口沫糜腦力於窻下者。何爲乎。求學之宗旨使然也。揮黑鐵。流赤血於疆場者。何爲乎。爭權利之宗旨使然也。然則無宗旨。則無所用其耕。無宗旨。則無所用其學。無宗旨。則無所用其戰。百事莫不皆然。而教育其一端也。

文明人何以有宗旨。宗旨生於希望。希望生於將來。必其人先自付自語曰。吾將來欲如是。如是。此宗旨之所由起也。曰。吾將來必如何。然後可以如是。如是。此宗旨所由立也。愈文明。則將來之希望愈盛。教育制度所以必起於文明之國。而野蠻半開者。無之何。歡教育者。其收效純在於將來。而現在必不可得見者也。然則他事無宗旨。猶可以苟且遷就。教育無宗旨。則寸毫不能有成。何也。宗旨者。爲將來之核者也。今日不播其核。而欲他日之有根。有芽。有莖。有幹。有葉。有果。必不可期之數也。

一國之教育。與一人之教育。其理相同。父兄之教子弟也。將來欲使之爲士。欲使之爲農。爲工。爲商。必定其所嚮焉。然後授之。未有欲爲箕者。而使之學治。欲爲矢者。而使之學函也。惟國亦然。一國之有公教育也。所以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使之結爲團體。以自立。競存於優勝劣敗之場也。然欲達此目的。決非可以東塗西抹。今日學一種語言。明日設一門學科。苟且敷衍。亂雜無章。而遂可以收其功也。故有志於教育之業者。先不可不認清教育二字之界說。知其爲製造國民之具。次不可不具經世之眼光。抱如傷之熱腸。洞察五洲各國之趨勢。熟考我國民族之特性。然後以全力鼓鑄之。由前之說。則教育宗旨所由起也。由後之說。則教育宗旨所由立也。

吾國自經甲午之難。教育之論。始萌蘖焉。庚子再創。一年以來。而教育之聲。遂遍滿於朝野上下。此實漸進文明之一徵也。雖然。向彼之倡此論。任此責者。果能解教育之定義。乎何所爲而爲之乎。果實有見於教育所得將來之結果乎。由何道以致之乎。叩其故。則曰。外國皆有教育。吾不可以獨無之云爾。至外國何以有吾國。何以無外國。何以爲之。而能有功。吾國何以爲之。而久無效。此問題。非彼等所能及也。英有英之教育法。法有法之教育德。有德之教育。日有日之教育。則吾國亦應有吾國之教育。此問題。更非彼等所能及也。其下焉者。見朝廷銳意教育。我亦趁風潮。附炎熱。思博萬一之寵榮。其上焉者。亦不過撫拾外論。瞥見歐美日本學制之一斑。震驚之。艷羨之。而思仿摹之耳。審如是也。是何異鸚鵡聞人笑語。而亦學語。孩童見人飲食。而亦思食也。審如是也。則今之所謂教育論者。全屬無意識之動。未嘗有自主之思想。自主之能力。定其所向之鵠。而求達之。與動物及下等野蠻之。僅藉外界刺激之力。以食焉。息焉。游焉。爭焉者。會無以異。以是而欲成就文明人所專有之教育事業。豈可得耶。豈可得耶。

雖然。吾驟責彼等。以無宗旨。彼必不服。何也。彼固曰。吾將以培人才也。開民智也。若是者。安得謂非宗旨。然則吾於其宗旨之果能成爲宗旨。與否。其宗旨之有用與否。無弊與否。其宗旨能合於今世文明國民所同向之宗旨。與否。不可不置辯。夫培漢奸之才。亦何嘗非人才。開奴隸之智。亦何嘗非民智。以此爲宗旨。誰能謂其無宗旨者耶。彼等之宗旨。雖未必若是。然五十步與百步之間。非吾所敢言也。試一緝前者創辦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之檔案。觀其奏摺。中公牘。中章程。中所陳說者。何如此。猶曰。在內地者。試一游日本。東京。中國公使館中。附立之學堂。有前使臣李經方所題一聯云。斯堂培翻譯根基。請自我始。爾輩受朝廷。養先生人優。此二語。實代表吾中國數十年來之教育精神者也。舍翻譯之外。無學問。舍陸官發財。外無思想。若此者。吾亦豈能謂其非宗旨耶。以此之宗旨。生此之結果。吾中國有學堂三十餘年。而不免今日之腐敗。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絲毫不容。

假借者也。今之教育者必曰：吾之新教育不如是。吾將教之以格致物理。吾將教之以地理歷史。吾將教之以政治理財。若是者。謂爲學科之進步也。可至其宗旨之進步與否。非吾所敢言也。夫使一國增若干之學問智識。隨即增若干有學問有智識之漢奸奴隸。則有之。不如其無也。今試問以培人才。開民智爲宗旨者。其所見果有以優於李經方聯語云云者。幾何也。吾敢武斷之曰：此等宗旨。不成爲宗旨。何也。教育之意義。在養成一種特色之國民。使結團體。以自立。競存於列國之間。不徒爲一人之才。與智云也。深明此義者。可與語教育焉耳。

吾欲爲吾國民定一教育宗旨。請先臚列他國之成案。以待吾人參考而自擇焉。凡代表古代者三。曰雅典。曰斯巴達。曰耶穌教。代表現世者三。曰英吉利。曰德意志。曰日本。

第一雅典。雅典者古希臘市府之國。而民政之鼻祖也。其市民皆有參預政事之權。故其教育之宗旨。務養成可以爲市民之資格。獎勵其自由之性。訓練其斷事之識。又雅典人所自負者。欲全希臘文化之中心點。集於其國也。故務使國民有高尙之理想。有嚴重之品格。有該博之科學。一切教育。條理皆由此兩大宗旨而生。故其國多私立學校。授種種群學哲學等。其人重名譽。輕金錢。有以學問爲謀生之具者。則共鄙棄之。不與齒。其結果也。立法行政之制度。在上古號稱最完善。至今爲各國所仿效。而大儒梭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皆生於其間。

第二斯巴達。斯巴達者亦希臘一國。與雅典對峙。而貴族專制政體之名邦也。其教育制度。由彼中大立法家來喀格士所定。其宗旨在使斯巴達爲全希臘最強之國。故先使全國人爲軍國民。一國之子弟。一國所公有也。父母不得而私之。童子年七歲。即入公立學校。養之教之。皆政府責任。惟其以專制爲政體也。故務束縛之。養其服從長上之性。非至四十以上。不能自由。惟其以尙武爲精神也。故專務操練軀體。使之強壯。每使之歷人生不能堪之苦工。有過失者。鞭撻楚毒于長老之前。紀律極嚴。一國如一軍。常以愛國大義。討實而訓警之。故敵愾之心。無時或忘。斯巴達之教育。即由此專制尙武兩大宗旨而生者也。其結果也。使其國狎主夏盟。雄長諸侯。

第三耶穌教會。耶穌教之教育。非國民教育也。雖然。其宗旨之堅忍而偉大。有深足法者。且中古一線之文明。賴之以延。近世無量之文明。因之以發。故不可不論及之。耶穌教無固有之教育法。無固有之學制。無固有之教授材料。語其特色。則以耶穌爲教育之理想。以耶穌爲教育家之模範也。其宗旨在嚴守律法。而各自尊其自由。權且互尊他人之自由。權以至誠起信。爲體以殺身成。

仁。忍。辱。耐。苦。爲。用。當。中。世。之。初。教。會。本。無。學。校。而。此。宗。旨。所。磅。磅。愈。光。愈。大。及。今。日。而。耶。穌。教。之。學。堂。遂。遍。於。大。地。其。結。果。也。能。合。無。量。數。異。國。異。種。之。人。結。爲。一。千。古。未。有。之。大。團。體。其。權。力。常。與。國。家。相。頡。頏。時。或。駕。而。上。之。

第四英吉利。盎格魯撒遜種者。今日地球上最榮譽之民族也。其教育之宗旨。在養成活潑進步之國民。故貴自由。重獨立。黨陶高尚之德性。鍛鍊強武之體魄。蓋兼雅與斯巴達之長。而有之焉。英國之學校。特注重於德育。體育。而智育。居其末。若以學科之繁。程度之高論之。則英國之視諸國。瞠乎後也。而絕大之學者。絕大之政治家。絕大之國民。出焉。何也。其教育之優點。不在形質。而在精神。其父母之視子女。也不視爲己之附庸。而視爲國民之一分子。其在家庭。其在學校。皆常有以啓發其權利義務之觀念。而使其自貴自重。其所教者。常務實業。使其成年之後。可以自立。而斷絕其倚賴他人之心。自其幼時。常使執事。使其有自治之力。雖離父兄。去師長。而不至爲惡風潮之所漂蕩。故英美國民。皆各有常識。各有實力。非徒恃一二英雄豪傑。以支柱國家者也。以故六洲五洋中。大而大陸。小而孤島。無不有盎格魯撒遜人種之足跡。而所至皆能自治獨立。戰勝他族。蓋皆其教育宗旨所陶鑄。非偶無耳。

第五德意志。德國新造之雄國也。其教育宗旨。可分兩大段。一曰前宰相俾士麥所倡者。二曰今皇維廉第三所倡者。前者民族主義之宗旨也。後者民族帝國主義之宗旨也。當十九世紀之前半。日耳曼民族。封建並立。無所統一大政。家士達因大文家。盎特等倡之。俾士麥承之。專發揮祖國之義。喚起奮騰。渙漫之人心。使爲一體。其時普國學制之善。甲歐陸。大將毛奇嘗指小學校生徒而言曰。師丹之役。非我等能勝法人。而此輩之能勝法人也。可謂至言。而小學校生徒。何以有如此勢力。非徒以其功課之完密而已。實其愛祖國。愛同胞之精神爲之也。及今皇即位。常勃勃欲龍跳虎擲於大地。而首注意於教育宗旨。彼嘗自撰勅語數千言。論改革學風之事。曰。我普通學校。我大學校。有共當努力者一事。曰。教養一國之少年。使其資格。可以輔朕爲全世界之主。人翁是也。此其氣象何等雄偉。其眼光何等遠大。而今日德意志民族。所以髮鬢然。幾與盎格魯撒遜代與者。則皆此二大宗旨之成績也。

第六日本。日本自距今三千年前。爲封建之國者。殆八百年。故有一種所謂武士道者。日人自稱之爲大和魂。即尚武之精神是也。又日本帝統。自開國以來。一統相承。未嘗易姓。故其人以尊王愛國。合爲一事。尚武尊王二者。實日本教育宗旨之大原也。故國家思想。發達甚驟。自主獨立之氣。磅礴於國中。能吸取歐西文明。食而化之。而不至爲文明之奴隸。智育體育。皆日進步。其結果也。能戰勝四百兆民族之中國。三島屹立東海。爲亞洲文明之魁。

由此觀之。安有無宗旨。而可以成完備之教育者。耶。安有無完備之教育。而可以結完備之團體。造完備之國民者。耶。夫無團體。無

國民則將不可一日立於大地有志教育者可無傲歎可無昂歎。

以上六種舉其宗旨之長者以示標準請更論次其短者其在雅興偏於哲理溺於文學強武之氣稍缺其所養成者只能為市府的。民族不能為國家的民族故雅興亡而其文學亦與之俱亡是為人民恃國家而存立之明證也其在斯巴達專制暴威太甚。侵簡人之自由權其民不能離政府之外而自成一活潑強立之國民故其未嘗諸市教之失盟主之地位而遂不能與其在法蘭西自拿破侖稱帝以來中央政府之權力過大其所設學校皆務養成官以供已之指揮迄今垂百年雖政體屢更而此風迄不能改故法國學校之學生惟以試驗及策為第一要件其國民以得一官一職為第一寵榮虛文盛而實業微形質多而精神少故法人與英人德人相馳逐於世界而決不足以相及其在奧大利前宰相梅特涅以十九世紀第一奸雄把持其政局者四十年其宗旨務在壓制民權柔和民氣教以極陳腐之耶穌詩極煩雜之羅馬文學卒亦任作小人民權之氣終不可遏而與國民受毒既久元氣難復至今猶不能與列強並也其在俄羅斯為今世專制第一雄其教育專務以監督於宗教大臣之下所謂希臘正教總監者也俄以專制政治立國自不得不行專制教育然以一政府抗世界之大逆流恐不免舉鼎絕脰之慘近者學生騷動之風潮日盛一日去春之事俄皇固不能不讓步焉矣其在日本自三十年來震於歐西文明專求新智識之輸入而於德育未嘗留意既已舉千年來所受儒教之精神破壞一空而西人倫理道德之精華亦不能有所得青黃不接故風俗日壞德心日衰至今朝野上下咸孜孜研究德官問題而大發滄海竟如抱束薪以塞瓠子毫無所濟有心者咸憂之焉以上數端亦近世教育界得失之林也。

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教一人如是。教一國殆更甚焉。宗旨一偏。其流弊中於人心。往往有數十年數百年而不能拯其失者。觀於法蘭西與大利日本之前事。可為長太息焉矣。夫偏猶不可何況於誤。誤猶不可何況於無。試問吾中國今日所謂教育家者。為有宗旨乎。為無宗旨乎。曰無也。謂彼以教漢奸育奴隸為宗旨。其論未免太苛。吾信袞袞諸公之必不然也。然舍此以外。竟未聞有一人提出一宗旨以表示於國民者何也。聞甲之言曰。英文要也。則教英文。乙之言曰。日文要也。則教日文。丙之言曰。歷史地理要也。則教歷史地理。丁之言曰。師範要也。則教師範。戊之言曰。體操要也。則教體操。己之言曰。小學校最急也。則稱道小學校。庚之言曰。教科書最先也。則爭編教科書。如蠅之鑽紙。任意觸撞。如猴之跳戲。隨人低昂。如航海而無羅針。如撫琴而無腔調。雖欲以成一小小結構。猶且不可。況乃為四萬萬龐大國民之嚮導者耶。且前者人人心目中。無所謂教育者。則亦已耳。

今既有之則發軔之始實為南轅北轍。播核之初永定苦李甘瓜之種。莊子所謂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今乃以亂彈之曲魚目之珠盲人瞎馬夜半臨池天下可悲。可懼之事安有過此者耶。安有過此者耶。

然則為今之計奈何。曰第一當知宗旨。使欲造成文學優美品格高尚之國民也。則宜法雅典。使欲造成服從紀律強悍耐苦之國民也。則宜法斯巴達。使欲造成至誠博愛迷信奉法之國民也。則宜法耶穌教會。使欲造成自由獨立活潑進取之國民也。則宜法英吉利。使欲造成團結強立自負不凡之國民也。則宜法德意志。使欲造成君國一體同仇敵愾之國民也。則宜法日本。苟不能者則雖學法國之拿破侖可也。學奧國之梅特涅可也。學俄國之皮里加辣陀現任宗可也。彼其宗旨雖謬然彼固有所為而為之。猶勝於無意識之動力。僅感受外界之刺激。突發亂撞與動物野蠻無別也。故必先知宗旨之不可以已。然後吾敢以更端進也。

第二當擇宗旨。今欲為我四萬萬同胞國民求一適當至善之教育宗旨。果何所適從乎。雅典斯巴達前劫之骨董也。其精神可採其形質萬不可師。耶穌教於歐洲文明甚有關係焉。然今亦已成退院之僧。於國家主義時代頗不適用。且其經累次枝節。與吾民族幾水炭不相容。其不可行無待言也。或曰俄羅斯與中國政體相近。宜學之。然俄人於內治方且不能抗大勢而思變計。吾何為蹈其覆轍焉。或曰法蘭西久為歐洲文明之中心點。又為十九世紀全球之原動力。盡試效之。然法民好動。吾民好靜。其性之相反太甚。且按之歷史地理之位置。無一彷彿者。烏從而追之。近年以來。吾國民崇拜日本之心極盛。事無大細。動輒曰法日本。雖然日本非吾之所宜學也。彼島國吾大陸一也。彼數千年一姓相承。我數千年禪讓征奪。二也。彼久為封建。民習強悍。我久成一統民溺儒柔。三也。無已則惟最雄偉之英吉利與德意志兩民族乎。英人性喜保守而改革以漸。此我能學者也。德人昔本散渙而今乃團結。此我所宜學者也。雖然彼英德民族者亦皆各有其固有之特性。積之千餘歲。養之百十年。乃始有今日。又非我空言疾呼曰學之學之。而遂能幾者也。

第三當定宗旨。然則我國國民教育之宗旨究何在。乎。曰今日之世界民族主義之世界也。凡一國之能立於天地必有其固有之特性。感之於地理受之於歷史胎之於思想播之於風俗。此等特性有良者焉。有否者焉。良者務保存之。不徒保存之而已。而必採他人之可以補助我者。吸為已有。而增殖之。否者務去之。不徒去之而已。而必求他人之可以匡救我者。勇猛自克。而代易之。以故今日各國之教育宗旨無或有學人者亦無或不學人者。然後國乃立學人。然後國乃強要之。使其民備有人格。成即為人之資格也。行即智識體力皆包於是。享有人權能自動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蠻。能自立而非附庸。為本國之民而非他國之民。為

現今之民而非陳古之民爲世界之民而非歐谷之民此則普天下文明國教育宗旨之所同而吾國亦無以易之者也。試問今日所謂教育家者。曾有見於此焉否也。試問彼輩所用之教育方法。其結果能致此焉否也。兩宗旨或數宗旨對抗并行可乎。曰。可。世界之進化也。恒由保守進取兩大勢力衝突調和而後成。有衝突必有調和。或先衝突後調和。或即衝突即調和。譬若甲之見以爲專制政體適於中國者。則用全力之造專制之國民可也。乙之見以爲立憲政體丙之見以爲共和政體適於中國者。則用全力以造立憲共和之國民可也。但使其出於公心出於熱誠不背乎前所謂普天下文明國共通之宗旨則雖爲斯巴達可也。雖爲俄羅斯可也。雖爲美利堅法蘭西可也。而必須有貫徹數十年之眼力。擊擊全國國民之氣慨。而不可如動物野蠻之受外界刺激而爲無意識之動。教育云。如是如是。或曰。如子所云。不可不待諸政府當道之有大力者。曰。是不然。吾非不以望諸政府。然不能專諉諸政府。勿論遠者。請言日本。日本之福澤諭吉。非窮鄉一布衣乎。終身未嘗受爵於朝。然語日本教育界之主動者。千口一舌。千手一指。曰。福翁福翁。何以故。有宗旨。故耗矣。哀哉。吾中國至今無一福澤諭吉其人。

中國新教育案

馨心

發端

一國盛衰興亡之故。其主因要不外數端。曰。吏治。武備。財政。邦交。教育而已。今試觀中國之此數者。其現象何如。百度無紀。漫。一國盛衰興亡之故。其主因要不外數端。曰。吏治。武備。財政。邦交。教育而已。今試觀中國之此數者。其現象何如。百度無紀。漫。暗舉國之民。視政治爲官家之私物。舉國之官。又不知政治爲何事。則吏治然也。外則天險之雄港。悉委敵兵。內則列強之鐵道。布滿大地。苟無知不逞之徒。乘間騷動。則防家賊之重衛。適足爲導敵騎之先驅。則武備然也。查光緒二十五年歲入僅八千八百二十萬兩。而歲出超過千二百九十萬餘兩。惟賴羅雀掘鼠。敲骨剝膚。以填補彌縫之。今又益以四億五千萬之債歟矣。況推行新政。需費甚繁。而改訂通商條約以後。外人之吸取尤甚。積蓄既盡于平時。生發難期于俄頃。官窮于上。民困于下。則財政又然也。至于邦交。則更可無論矣。日受人之迫壓。日削己之權勢。言分割則與非洲同列。論保全則與朝鮮并舉。夫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天則也。強者應享之權利也。已則不振。何尤于人。故居今日而不急以飭吏治。與武備。理財。政。慎。邦交。爲急務。無是理也。雖然。即今日而竭慮盡智。以飭之與之。理之慎之。其效能即現于目前乎。不惟目前也。即便待之于數年。數十年之後。其所謂吏治。武備。財政。邦交。數

教育

者其進步果何若其成功果何若雖有辯者亦豈能解答此問哉吾敢斷言之曰能以吏治武備財政邦交商務者其見不可謂不卓其心不可謂不苦而推其功效之極點亦僅足以救亡而必不足以致強僅足以延舊國之殘喘於一時而必不能立新國之基礎於百世強之新之舍教育末由

天下事未有中立者也夫使雖不強而仍可以不亡新國雖不立而舊國尚可以永保則吾儕亦姑嬉以安焉無如今日物競天擇至劇至烈之世界勢必壓抑第二等以下之國而使之不能立於天地而我中國者又慢藏誨盜而為全世界萬夫之的也故居今日而僅求不亡則未有能自存者以圖強之心救亡則莫能亡我而強亦必自致此不獨中國為然而今日之中國尤亟亟者也凡國之在世界也往往有立黃交代之奇遇有天人洊迫之劇勢當此運處此勢亡也恒於斯強也恒於斯彼德意志與日本其前事矣今中國之遭此奇遇而乘此劇勢也為禍歟為福歟間不容髮而一聽我國之自擇要之不宜以僅足救亡之吏治武備財政邦交自足而必當注全力於可以致強之教育昭昭然也嗚呼中國人不信教育之如是其重要也近觀外人之重之也則亦隨聲附和樊然叫囂于國中曰教育教育雖然吾國今日之教育有異于他國而其重要亦什佰萬于他國者殆猶非其所能知也何也他國以昔日之教育致今日之盛強今則規模大定政學之力趨于平均故教育一事亦若僅得與吏治武備財政邦交并駕齊舉而可無軒輊也願我國則何如矣今之任吏治任武備任財政任邦交者豈嘗有深固專一之教育為其基礎而後口口之振之理之慎之充其量不過修飾枝葉而已無有根本何有枝葉以此言之則雖謂今日中國且不言吏治武備財政邦交而專言教育亦無不可蓋必有教育而後此數者始有所自出也教育者所以成全此奇遇利用此劇勢而勿辜負之者也所謂此奇遇劇勢可以成全利用而其功必歸於教育者何也一曰實力之久鬱而將發也龐然大獅熟睡于無邊沙漠中者萬數千歲泰山枕欽黃河席垢曾不足以破其頑夢今則激五洋之風潮以相蕩飛八國之彈砲以為營而彼沈沈于無甜鄉者乃始猛然返魂霍然張目行將昂首獨步問鼎羣雄是長吼一聲百獸震恐我國之寔力誰能量之二曰靈光之固存而漸復也我國為東洋開化之鼻祖學材富贍甲於天下特以禮塞既久失其本來今假新智識之錦囊啓無盡藏之鴻秘文明以相接而益昌學界廣倍利而報本文明本受諸東方今以其新曙光復起於東陸願力將普于大千人類之福利益增前途之希望何限三曰取法之繁備而有藉也歐美今日富強之結果非得之一日亦非得之一途也其探索甚久其組織極繁其所嘗之艱辛痛苦久終而子繼甲仆而乙起乃得次第尋其頭緒發其蘊奧而收其明效大無驗論官焉士焉兵焉農焉工焉商焉者之所業莫不皆然而我今乃得截

長補短取善棄惡使并歸我用而不我疵瑕天下幸孰有過此四曰民族之優尚而善受也我國人性質聰慧勤勉堅貞敏捷徒以泥于思古而不悟萬物進化之真理局于一隅而不知全球活動之大勢今乃得抽換其陳腐之空氣引導于活潑之舞臺則誰有垂天之翼而不欲圖南誰無愛國之心而不勉自立是生存競爭之機愈烈而我民族之膨脹力必愈益發揚光大也五曰外侮之刺激而助力也敗恥屢積之餘而今又新敗成法不變之後而今又重變靡蕩之熱力天地一爐感憤之同情新舊無界自茲以往則交涉日密而激刺亦日加當外交之要衝則冠帶之顏色如灰乘戰勝之餘威則強暴之魚肉更甚是非天之寵其驕子以虐吾國也天正欲玉成吾國使法蘭西之魔力混猜忌之私心故昔昔提撕之在在警戒之必使上下相固死生不渝以出于發憤自強之一途也綜此五者則奇遇實為幸遇劇勢實為優勢天乎人乎千載一時哉夫以天然力之優美也如此歷史上之榮光也如此外侮機會之便利也如此國于此者何憂于亡何憂于不強然今日猶未能決定此問題者則以救亡致強之道不徒在天然而在人為不徒在歷史而在現狀不徒在外界之應機而在內界之本領審如是也非胥國民而教育之果何由而成哉

文明諸國之盛也人無不學學無不成學成無不益于國而推其所以致此之故厥有三因曰有精神以鼓舞之有方法以便利之有制度以範圍之三者具于是官以督民師以策弟綜一國之教育事業血脈流通元氣充盈形成一有機體無偏歧無揉雜自暢其滋生榮發以遂其長成故充其量遂能使全國疆土皆為教育界之領地全國人材皆為教育家之產物今試徵我國教育之現況果若何留學于外者以日本為最多今二百七十人中而有志師範者乃僅六人是四十五人始得一言教育者也然學政法武備工藝諸科者亦即受政法武備工藝諸科之教育則統名之曰是皆為中國開教育之基者亦無不可然以中國如是大日本如是之近而來學者如是之寡可不謂之寂寥乎至內地各省學堂則率皆以舊有書院改名更章因陋就簡而成形體且不完課目且不備更望其居講席者能知教人之責任執弟子禮者能知為學之目的噫嘻直如鳳毛麟角之難遇矣夫泛巨艦于大洋乘長風衝怒濤其恃以達彼岸者則艦首之方針而已出大軍于戰地臨強敵驟快馬其恃以決勝者則陣前之將令而已國警則舟也國民警則兵也而其恃為方針為將令之教育其力乃若是之薄弱其進步乃如是之遲滯嗚呼中國之前途吁其危哉

精神也方法也制度也必與其本國民族之特性及其地理之關係歷史之關係與夫外界所遇之時勢相應而後生焉此各國所固有而他國不能假借者也故今日中國不知教育之為重要則亦已耳既已知之則必當求為中國之教育而勿為外國之教育求為中國現在未來之教育而非中國過去之教育何者為中國今日必要之精神何者為中國今日應用之方法何者為今

日中國可行之制度此必非如一知半解之輩。臆於二千年前之往訓。侈然以持正敦本自命。而遂可以圖功。亦非如吠聲逐影者。流抄襲外國百數十條之學校規則。生吞活剝。斷絕續鶴。而遂可以致效。嗚呼。中國新教育案之所為作也。抑吾更有一言。精神方法制度三者。固相須而始完。然有精神然後有方法。有方法然後有制度。是精神又主中之。主中之。原也。且制度者必藉國權然後立焉。方法者必待其人然後行焉。若精神者則一國之教育須之一校之教育須之一私人之教育亦須之。有一國之權者發揮精神於全國。也有一校之權者發揮精神於全校。可也。即無權焉而抱持此精神以自教育亦可以使我躬成一完全國民之資格而為強國之一分子。夫人人而自教育焉。人人成一完全國民之資格焉。則所以利用此奇遇此劇勢者於是乎在。故方法與制度有待焉者也。若精神則無待焉者也。讀此篇者於精神上三致意焉。則作者之志也。

第一章 新教育之精神

第一節 愛國心

今世之善言教育者必曰國民教育國民教育何所以養成其體之國民使戰勝於物競界也苟不爾爾則何必以此為公衆事業而赴之厲之如此其亟亟也凡國之所以立不惟其土地之龐大不惟其物產之豐饒不惟其人民之衆多而惟其人民愛國心之真實此心也不消泯于富貴不耗折于貧賤遇強暴則抵抗愈力經挫折而鍛鍊益堅國之強弱恒視此心之強弱為比例差徵之古其例夥矣而在于今者如蕞爾之杜蘭斯哇能與赫赫朝日之英相持渺小之非律賓能與泱泱大風之美為敵姑無論其人之捐生命酒鮮血以延將危之國脈其勢殆莫能亡藉籍令竟亡矣吾知自由不死人道不滅雖虎狼之英美終不能不任其有獨立之一日何也彼英美能自強大能自以其強大而凌弱小豈有他哉亦各本于其愛國心耳以愛相較以心相持則強大豈必在英美而弱小豈必在非杜乎杜也非也英也美也均是國也其民既均此心矣心既均此愛矣則欲杜與非之不國是不啻欲英美之不國也欲杜非之屈于英美是不啻欲英之屈于美美之屈于英也有愛國心相等之國民則兩相對待之勢不以國形之強弱大小而判其幾有如此者

愛國心何自發乎曰發於自然之天性而非出于人為也夫少年遊釣之山水魚鳥猶親祖宗墳墓之邱墟夢魂常繞西人之得新地輒命以母國之地名孔子之去宗邦不聞如去齊之接淅是愛之鑿于故鄉也外戚友而內其家疎鄉隣而親其族推之歐美人之自相結黃白種之互相排是愛之根于同種也宗教一而心思智慮齊職業同而勞逸甘苦共客異域者聞鄉音則神相契臨職

地者當敵陣則氣愈固是愛之熱于本群也夫若故鄉若同種若本群非即所以爲國之要素乎使其不愛此數者也則直謂之爲無愛國心之原素也可亦既知愛其鄉與種與群矣乃獨不能愛其國則何故哉

吾深悲夫吾國民之乏愛國心也嘗思熟慮以尋其故雖原因其繁然即就前者三要素推之亦可見其概焉故鄉之愛不能推及于國也則以國內之交通機關向不完備疆土廣大而風習不齊人各局于出生之一隅其愛力自無涵蓋四海之量東南諸省聲氣較西北爲靈通者非偶然也得水利之便也夫不能化畛域于國中則出門而飄零愈易不能共苦樂于平日則處危難而團結愈難此自然之勢也愛國心缺乏之因一也同種之愛之不能推及于國也則以秦以前之國權惟本來之貴族得而操之故聖人立教因時制宜安內則以尊王爲歸對外則以攘夷爲的蓋所謂王者即同種之中樞而所謂夷者乃異種之代名也本此精神張此旗鼓而黃帝子孫之勢力遂滔滔汨汨自西而東自北而南汗漫于茫茫九州之內乃漢晉以還而神聖之靈都秀淑之華胄屢蹂躪于胡塵馬足之下向之不得不讓之者今且不得不尊之矣即此二義橫陳于頭腦之中而解辯之途塞于廟堂之上而調停之計窮於此而欲破鴟蚌之爭免漁翁之利蓋其難哉愛國心缺乏之因又一也本群之愛之不能推及于國也則自法律嚴聚會之禁而民氣日漓事業鮮共同之益而團體不立試舉政界學界以及兵農工商諸組織而剖析之考察之則何人非抱自私之目的何事非屬自利之行爲乎夫無群猶可言也聚私入而成私群豈復能相容乎是愛國心缺乏之因又一也此數分因之外更有一總因在焉國也者對立而成者也春秋戰國之時會盟征伐國交蓋繁劇矣彼時之君相士民亦就不思自固吾聞哉及一統之勢成而人久安于惟我獨尊之天下以故在上者惟思辟土地于八荒之外而不講對立之方在下者惟知營身家溫飽之私而不計公共之利國之位置恒進級與天下齊而與身家之關係蓋遙遙欲絕矣此所以國民腦中常驚于世界之空想非惟不審國之所以立直將國之何以爲國者而亦忘之也此今日之形勢所由成也

由此觀之此最高尙最優之美愛國心非必他國人所受於天賦者獨優而我國獨劣也而其現象今若此者過不在天行而在人事焉人事之過惟人事可以藥之藥之維何曰教育是已教育者所以發揮人類固有之特性擴充而光大之者也其特性之隱伏而未顯者則爲之導其甲坼而萌芽之其特性之斲喪而幾微者則爲之排其阻力而回復之教育之能事畢焉矣吾嘗讀西史而知歐美各國民眞實完滿之愛國心其潮與磅礴亦不過近自餘年事耳今試舉一二以爲例其在德國當十八世紀以前群族散漫分土分民所謂「日耳曼祖國」之思想未嘗一印於國民之腦質中及千八百六年拿破侖入寇普魯士戰於埃拿幾喪普國

之半。於是國民的意識乃驟興。名士咸里謙。其昌之謂。失去之國力。不可不以民力而補之。而安特士達因。請賢益以養成德意志國民為教育之宗旨。國民學校。徧於國中。而耶安氏。首倡國語歷史。及本國歷史之教。謂用他國語以教授。害國民之性情。於是德國粹之主義。大行此德意志人愛國心之由來也。其在法國。自盧梭首倡人權平等之大義。拿破崙命實行世界公民之理想。其所根據者。似與所謂民主主義。國家主義。不能相容。雖然。其結果之現象。乃大反是。自經革命。建帝國之後。法人漸自覺其國力之偉大。而汲汲思所以維持之。於是宗教教育廢。而國家教育興。無論屬何階級之人。其受教育皆同等。而一以法國地誌。法國歷史為宗。此法蘭西人愛國心之所由來也。其在美國。自十七世紀以來。歐人之移往者。日新月盛。其中最有勢力者。為英吉利人及荷蘭人。然英人常忠於英國。荷人常忠於荷蘭。各務發揚其固有之國風。不相統一。意見衝突。殆互百年。及一千七百七十六年。獨立之戰起。凡居於美土者。國種種之人民。皆以同一之目的。互相提携。於是水乳交融。而一種新國民。號為美利堅人者。殆出現於世界。爾後政治家。欲維持此精神。使永不散墜。故定教育為公共事業。凡一國之兒童。皆有受教育於國家之權利。凡一國之父兄。皆有為國家教育兒童之義務。此美利堅人愛國心之所由來也。自餘各邦。雖沿革不同。而大致相類。由此觀之。愛國心之賦於天性者。雖盡人皆同。而其或隱或現。或強或微。亦豈不以人事耶。故謂吾中國人無愛國心之種子。則亦已耳。苟其有之。則於教育之事。不可不深留意也。

今欲發達吾人之愛國心。其法有二。

一曰嚴外國與吾國之別。此疆爾界。重門所以禦暴也。主令賓從。太阿無使倒持也。夫耶教雖以愛入。如已視敵。如友。為主義。而行于歐美。諸強之國際。其性質與勢力。亦僅足于政事。兵備。商工業以外。養流通之和氣。混急劇之殺機耳。彼政事。兵備。工商業。競爭之激烈。何嘗有宗教之意味。能調和于其間乎。況今為民族帝國主義。磅礴注洋之時。其強弱均勢。文野同度之國民。交通往來。猶得受同等之待遇。非然者。直視為犬馬。以役之。逐之耳。此他色人種之所以為白哲者所蔑視。昭然不容諱也。夫我往彼國。既如羊之入虎群。彼來我國。其必如虎之入羊群。明矣。不知為虎而橫遭其搏噬者。其際遇為可哀。明知為虎而故仰其聲威者。其情形則可殺。天下事。惟能自作之。自受之。自敗之。于人何與。于人何求。所謂愛國云者。愛我之國。非以人之國為可愛。而我亦愛之也。愛國云者。我自愛之。非以我之國為可愛。而亦望人之愛之也。是故師人之長可也。忘己之本不可也。用外人不可也。用于外人不可也。友外國可也。奴于外國不可也。吾願有志教育者。導國民以國際之精神也。

一曰明政府與國家之別蓋國家者公權之所生其組織爲全體政府者公權之所集其位置僅居全體之一部耳故必所集之權一出于公然後對外而有代表之資格在內而成統治之機關不然則所謂政府者政府之政府耳于國家無與也不寧惟是即使政府而眞爲國家之政府矣而政府之力有限國家之力無窮政府者恃國家之擁護而不可須臾離者也帑藏告虛也必待國富以資挹注軍備不足也必恃國力以圖擴張夫是以國家富強而政府即不憂貧弱其一母一子一主一從之性質相異如此其章章也侗夫吾國人之誤認政府之即國家也若彼赤子終身仰乳哺于父母若濟巨川始終委利害于舟人其對內也責任放棄而不盡曰此朝廷之職也吾何聞焉其對外也權利被侵而不悲曰此朝廷之意也吾何拒焉彼其意豈不以歷代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今則正朔猶是也服色猶是也鐘磬未改而歌舞方長唐詎知古之滅者滅政府國家不過政府之附屬故政府亡而國家固可以存今之滅者滅國家政府不過國家之贅旒政府未亡而國家已不保也彼印度之亡二百年矣而今日士魯政府之多蓋不可勝計彼印人之所以致此者母亦以誤認政府爲國家故雖久亡而今不悟也吾願有志教育者語國民以國家之範圍也

吾請爲吾國中施教育受教育之人正告曰公等所有之國何國也世界上文明發軔第一之祖國也有四千年歷史光靈赫赫貫大麗日第一之名國也控五洲中最大之洲而爲其主人翁跨寒溫熱三帶扼形勝備物產第一之雄國也有四萬萬同胞聯袂成長城揮汗成洋海而又智慧能力度絕尋常第一之神聖國也於戲美哉有國如此在旁觀者方贊嘆公等之位置飽羨公等之憑藉款之妒之思所以竊附之而篡取之而公等顧漠然無所用其情何也公等乎公等欲使公等之國爲世界何等國斯爲何等國矣公等欲使公等之身爲國中何如人斯爲何如人矣其母以國爲人國而視爲我身所有之國其母以身爲己身而視爲我國所有之身以是施教育則間接以漲進國家之全體而其利溥以長以是受教育則直接以改良國家之阿屯而其利厚以資而不者則英人在香港何嘗無教育俄人在海參處何嘗無教育日人在臺灣何嘗無教育彼其受教育者固皆中國人也獨不知其於中國之盛衰存亡有絲毫之影響焉否也

政策私議

中國之新民

今日爲中國前途計莫亟於教育即當道之言維新草野之談時務者亦莫不汲汲注意於教育然而此議之興既已兩年而教育

育之實。至今不舉。殆非盡由奉口之不力。或亦由所循之政策有未當者耶。鄙人既非教育家。於此中得失之林。固不能言之。曲折詳盡。但有一二見及者。不敢自默。輒書之以備任茲事者之採擇云。其言皆至粗極淺。稍游外國。讀外籍者。皆所共稔。不值大雅君子之覆瓿也。

著者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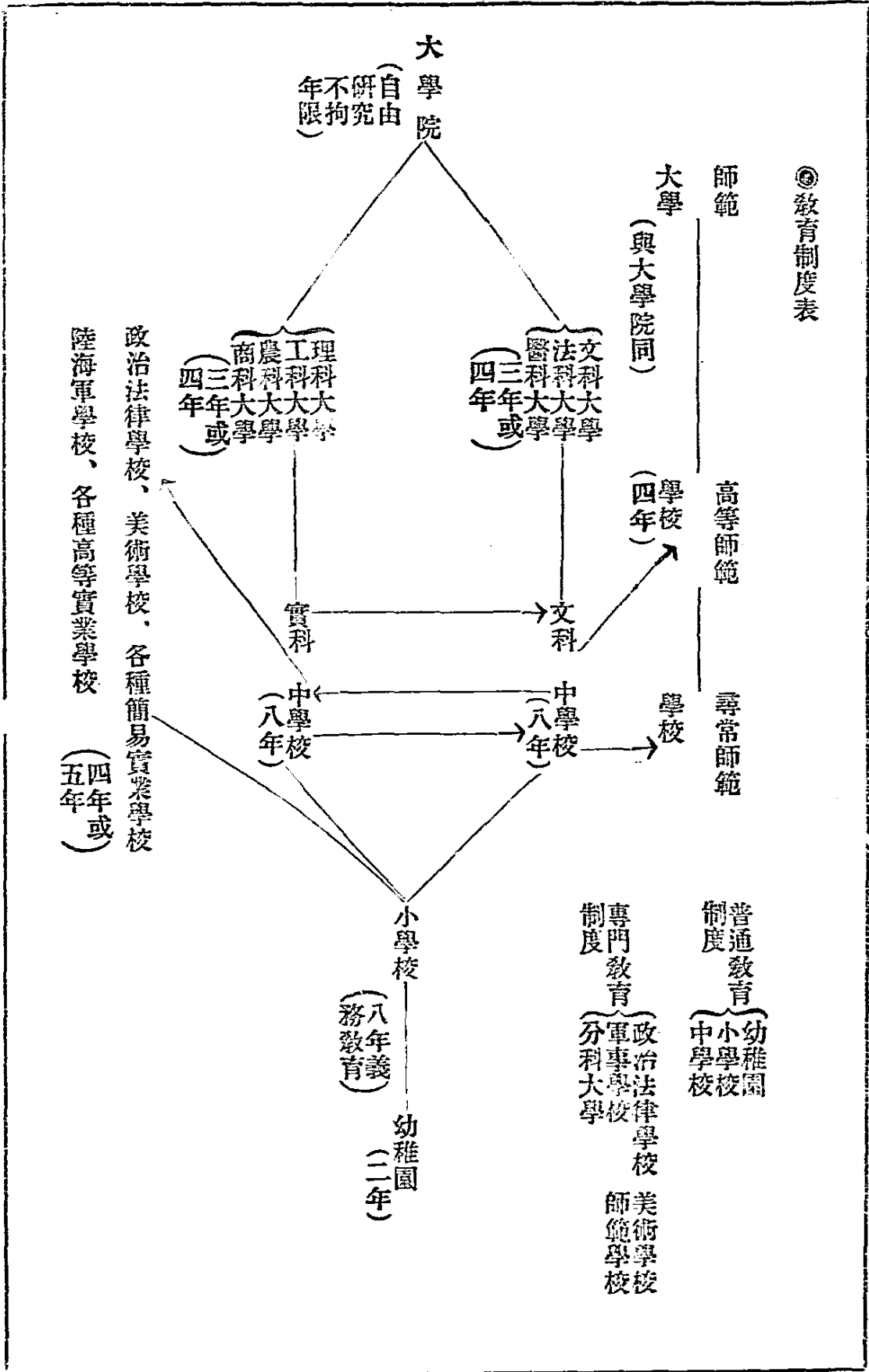
教育次序議第一

頃者朝廷之所詔勅。督撫之所陳奏。莫不有州縣小學。府中學。省大學。京師大學之議。而小學中學至今未見施設。惟以京師大學堂之成立。聞各省大學堂之計畫亦紛紛起。若循此以往。吾決其更越十年而卒無成效者也。求學譬如登樓。不經初級。而欲飛昇絕頂。未有不中途挫跌者。今勿論遠者。請以日本留學生證之。吾國之游學日本者。其始亦往往志高意急。驟入其高等學專門大學等。講求政治法律經濟諸學。然普通學不足。諸事不能解悟。卒不得降心以就學於其與中學相當之功課。苟其能降心焉者。即其他日能大成者也。不爾。則雖有取成。終亦寡也。吾見夫坐此之故。而中途輟業以歸者。不知幾何人矣。夫其人當數年前。乃肯輕千里。越重洋。負笈而東來。則必其志氣學識。有以秀絕於常人矣。然其困難猶若此。況在內地。遽焉集所謂翰林部曹。舉貢生監者。而欲授之以大學之課程。是何異強扶牀之孫。而使與龍伯大人競走也。當十八世紀以前。歐美各國小學之制度未整。至十九世紀以後。巨眼之政治家始確認教育之本旨。在養成國民。普之皮里。達乎法夏哥士等。首倡小學最急之議。自茲以往。各國從風。德將毛奇於師丹戰勝歸國之際。指小學校生徒而語曰。非吾儕之功。實彼等之力。蓋至言也。今中國不欲興學。則已。苟欲興學。則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強行小學制度始。今試取日本人所論教育次第。撮爲一表以明之。

◎教育期區分表（兒童身心發達表）

力觀自	意	情	知	體身	
成自治之品性且能 人我協成爲一羣內 之我	理性的意志發達	情操發達	推理之力漸強能尋 求真理自構理想	體格已定全爲大人 之型	廿二歲至廿五歲 大學校期(成人期)
前半期我相之觀念 益強幾知有我不知 有人後半期始認他 相知人我協同之爲 急	前半期只有悟性的 意志後半期漸爲理 性的意志	前半期雖動於情緒 後半期則情操漸發 達	前半期偏於想像後 半期長於推理	此期之始性欲萌芽 體格漸成大人之型 音聲一變其自身體 所起之欲望較前期 益發達	十四歲至廿一歲 中學校期(少年期)
模倣長上而好自屈 漸欲通己意於人我 相之觀念始生	前半期只有感覺的 意志後半期漸入于 悟性的意志	情緒始動	記憶想像之動機最 強其推理也每有持 一端以概全體之弊	此期之始腦髓稍堅 能就一定之課業身 體發育之盛在於此 時	六歲至十三歲 小學校期(兒童期)
未自知有我純然渾沌 未鑿境界	只有感覺的意志	怖之情甚強	感覺知識之動機極爲 銳敏	一歲前後乳齒生習步 行學言語始與他動物 全別具人類之特性有 營養之求有欲望之起 感覺之力漸臻敏捷	五歲以下 家庭教育期(幼兒期) 幼稚園期

◎教育制度表



由此觀之。教育之次第。其不可以躐等進也明矣。夫在教育已興之國。其就學之級。自能與其年相應。若我中國今日之學童。則當其前此及年之日。未獲受相當之教育。其知德情意之發達。自比文明國之學童。低下數級。而欲驟然授之。烏見其可。然則中國最速非五年後不可開大學。雖其已及大學之年者。寧減縮中學之期限。而使之兼程以進。而決不可放棄中學之程度。而使之躐級以求也。

至於小學。今論者亦既知其急。然徧觀各國小學。皆行義務教育。義務教育者何。凡及年者皆不可逃之謂也。故各國之興小學。無不以國家之力干涉之。蓋非若此。則所謂義務者必不能普及也。而今之當事者。只欲憑口舌勸說。使民間自立之而已。非惟紊亂不整。他日不能與官立之中學高等學相接。且吾恐十年以後。而舉國之小學。猶如晨星也。

學校經費議第二

抑學校之議。所以倡之累年。而至今不克實施。或僅經營一省會學堂。而以自足者。殆亦有故焉。則經費無出是也。夫欲舉全國之中學小學。而悉以國幣辦之。無論財政極窘之中國。所不能望也。即極富如英美。蓋亦不給焉矣。各國小學。皆行義務教育。義務云者。其一則及年之子弟。皆有不得不得入學之義務也。其二則團體之市民。皆有不得不擔任學費之義務也。日本明治二十三年所頒法律。號稱地方學事。通則者。其第二條云。

凡一區或數區相合所設之小學校。其設立費及維持費。由居寓本區之人。有實業（有土地家宅者）及營業（無舖店之行商不在內）者。共負擔之。若其區原有公產。則先以公產之所入充之。此制蓋斟酌各國法規所定也。

普國制度。凡小學校之設立費維持費。自昔惟以直接受其利益者負擔之。即有子弟之家長是也。近年以來。則政府設立小學校規條。頒諸各鄉市。使擔任其經費。若所收修金。不敷校用。則別徵學校稅以補之。

英國以一千八百七十年至七十三七十四等年。制定小學會。凡小學校之設立費維持費。由各市各鄉各區自負擔之。其徵稅約與恤窮稅率相等。不足則以國庫金補助之。又建築學校時。若其費不給。則政府時或貸與之。

法國自停收小學校修金以後。學費益增加。前所收鄉稅市稅尚不足給。於是舉土地窻戶人頭家屋營業等諸直接稅。附增若干。為學校稅不足則以一省公產補助之。再不足則以國庫金補助之。

此各國籌辦小學校經費之大略也。由是觀之。凡小學校者。大率由國家監督。立一定之法。而徵地方稅以支辦。其財政者也。今中國不欲廣開學校。則已。如其欲之。則必富依如左之辦法。

一 下令凡有千人以上之市鎮村落。必須設小學校一所。其大鎮大鄉。則劃為數區。每區一所。大約每二千或三千人。輒增一校。其小村落不足千人者。則合數村共設一校。

一 學校經費。皆由本校本區自籌。其有公產者。則以公產所入支辦之。其無公產或公產不足者。則徵學校稅。如田畝稅。房屋稅。營業稅。丁口稅等。或因其地所宜之特別稅法。以法律徵收之。以為創設學校及維持學校之用。惟其稅目不得過兩項。以上地方官。由官費補助。其有餘者。則積為學校公產。

一 凡每一學校之區域。或市或鄉或大鎮或內所分之小區皆設一教育會議。所由本地居民公舉若干人。為教育議員。分司功課。財政庶務等。學校主權及財政出納一切。歸本會議所管理。長官不預之。

一 國家須速制定小學章程。詳定其管理法及所授課目。頒之各區域。使其遵行。

一 教科書。無論為官纂為民間私纂。但能一依國家所定課目者。皆可行用。

一 學校皆收修金。惟必須極廉。國家為定一額。不得逾額收取。其有貧窶子弟。無自備修金之力。經教育會議所查驗屬實者。則豁免之。子弟及歲不遠就學。則罰其父母。

一 既定徵學校稅。如有抗不肯納者。則由教育會議所稟官究取。

一 每省置視學官三四員。每年分巡全省各學區。歲徧視學官之職。當初辦時。則指授辦法。既立校後。則查察其管理法及功課。教師之良者。學生之優等者。時以官費獎賞之。其學校所有公產之數及出納表。皆呈繳視學官驗視。但劃其權限。不許干涉校中款項。

校中款項。

此其大較也。至詳細規則。他日當悉心考索。為一專書。以備當道採擇。苟依此法。其利有四。

(一) 不勞公帑。而能廣開學風也。今日司農仰屋之時。欲以國費興學。其事既不可望。然政府以責諸疆吏。疆吏以責諸守令。守令亦有何術。能羅掘巨款。以得與其所屬之學校。故雖明詔敦迫。一日十下。亦不過視為一紙空文。終不奉行。而疆吏亦無辭以責之也。何也。其力之不逮。上下所同認也。故非用此法。則雖更歷十年二三十年。而決無全國興學之日。惟因勢利導。而使之自謀。則不

兩三歲而絃誦之聲徧於陬澨矣。

(二) 學制整齊而可與高等學級相接也。官費既不克辦，勢不得不望民間之自開。夫人有子弟，莫不欲教之為將來計，加以功令所詔，利祿所趨，則雖不立定制，而民間自創者固當所在多有。雖然，其不整齊者，其校舍或此而有，而彼地無其課目，或此地多而彼地減，勞而少功，雖辦之數十年，決無成效。苟用此法，則全國之分配無或偏毗，全國之學級無或參差，若網在綱，遞進愈上，十年以往，而普通之才可徧天下。

(三) 可以強民使就義務教育也。既以造就國民為目的，則不可不舉全國之子弟而悉教之。故各國通制，及年不學，罪其父母，蓋子弟者一國所公有，非父母所能獨私也。然國家學制未定，使民何所適從，故必用此法，先使學校普及，然後教育可以普及。其有力者，出其所入之一小部分以維持公益，其貧者亦可豁免學費，以或就其前途。如是而猶不樂學焉，未之有也。

(四) 養成地方自治之風為強國之起點也。今日欲立國於大地，合公民自治，其無術矣。雖然，驟舉今日歐美曰：本所謂地方自治之權利義務，悉以畀之責之於我國民，無論為政府所不欲，恐吾民亦未能受之而推行盡善也。故莫如先從教育著手。凡一區域內，關涉教育之事，悉歸會議所之自治人民，借此閱歷，得以練習團體行政之法。此後漸次授以他事，使自經理，自可不迷厥途。而政府亦可以知地方自治之事，雖屬民權，而於君權國權不特無傷，且能為國家分任艱鉅，與舉庶務。而此後集權分權之政治，可以確立。此又不徒為教育計，亦為一切政體之本原計也。

或曰：今日中國租賦名目，既已繁重矣，加以賠款頻仍，軍事屢作，股削悉索，風雀俱窮，復欲益以學校稅，民其樂輸之乎？曰：是又不然。凡取諸民而入諸官者，民不知其所用之目的，與其出納之會計，雖極薄而猶怨焉。取諸民而用諸民，且明示以所用之目的，使自司其出納之會計，雖極重而民猶樂也。中國之賦稅，比較列國最稱輕減，即合以汙吏之婪索中飽，猶不能及。歐美文明國三之一也。然而民滋怨者，何也？謂其未嘗一用之以治民事也。中國有國稅而無地方稅，然試問各省之市鎮村落，何一不自有其財團，自徵課於其地，以為公益之用者乎？其所徵時，或倍獲於國稅，而莫或以為病況，以國家之監督勸導使之出其財，以誨養其子弟，自徵之自管之自用之自察之長吏，一無所過問，惟勤其定章程，稽功課，匡所不逮耳。彼任議員者，功在桑梓，而享榮名於鄉邑，有子弟者，安坐成學，而獲厚實於前途，有不令下如流水者耶？方今之世，為興學計，無以易此。

歷史

新史學

中國之新民

第一章 中國之舊史學

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然則但慮其國之無茲學耳。苟其有之。則國民安有不團結。群治安有不進化者。雖然。我國茲學之盛如彼。而其現象如此。則又何也。今請舉中國史學之派別。表示之而略論之。

- 第一。正史。
 - (甲)官書 所謂二十四史是也。
 - (乙)別史 如華嶠後漢書、習鑿齒蜀漢春秋、十六國春秋、華陽國志、元秘史等。其實皆正史體也。
- 第二。編年。資治通鑑等是也。
- 第三。紀事本末。
 - (甲)通體 如通鑑紀事本末、釋史等是也。
 - (乙)別體 如平定某某方略、三案始末等是也。
- 第四。政書。
 - (甲)通體 如通典、文獻通考等是也。
 - (乙)別體 如唐開元禮、大清會典、大清通禮等是也。
 - (丙)小紀 如漢官儀等是也。
- 第五。雜史。
 - (甲)綜記 如國語、戰國策等是也。
 - (乙)瑣記 如世說新語、唐代叢書明季稗史等是也。
 - (丙)詔令奏議 四庫另列一門。其實雜史耳。
- 第六。傳記。
 - (甲)通體 如滿漢名臣傳、國朝先正事略等是也。
 - (乙)別體 如某帝實錄、某人年譜等是也。

史學

- 第七。地志。
 (甲)通體 如各省通志天下郡國利病書等是也。
 (乙)別體 如紀行等書是也。
- 第八。學史。
 如明儒學案國朝漢學師承記等是也。
- 第九。史論。
 (甲)理論 如史通文史通義等是也。
 (乙)事論 如歷代史論讀通鑑論等是也。
 (丙)雜論 如廿二史劄記十七史商榷等是也。
- 第十。附庸。
 (甲)外史 如西域圖考職方外紀等是也。
 (乙)考據 如禹貢圖考等是也。
 (丙)注釋 如裴松之三國志注等是也。

都爲十種二十二類

試一緝四庫之書。其汗牛充棟。浩如烟海者。非史學書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斑孟堅。下至畢秋帆趙甌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數百。茲學之發達。二千年於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邱之貉。未聞有能爲史界開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於國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吾黨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其言似稍過當。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實際固不誣也。吾國史家。以爲天下者。君一人之天下。故其爲史也。不過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昔人謂左傳爲相斫書。豈惟左傳。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也。雖以司馬溫公之賢。其作通鑑。亦不過以備君王之瀏覽。其語語統一非愚告君主者蓋從來作史者。皆爲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會無有一書爲國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與國家之分別。以爲舍朝廷外無國家。於是乎有所謂正統閏統之爭。論有所謂鼎革前後之筆法。如歐陽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鑑綱目等。今日盜賊明目聖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爭其甘苦。狙公餉狙。辨其四三。自欺欺人。莫此爲甚。吾中國國家思想。至今不能興起者。數千年之史家。豈能辭其咎耶。

二曰。知有箇人而不知有群體。歷史者英雄之舞臺也。舍英雄幾無歷史。雖秦西良史。亦豈能不置重於人物哉。雖然。善爲史者。

以人物爲歷史之材料不聞以歷史爲人物之畫像以人物爲時代之代表不聞以時代爲人物之附屬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志銘而成者耳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叙一羣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羣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詳善其詳之心油然而生焉今史家多於鱗魚而未聞有一人之眼光能見及此者此我國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群體終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陳迹而不知有今務凡著書貴宗旨作史者將爲若干之陳死人作紀念碑耶爲若干之過去事作歌舞劇耶殆非也將使今世之人鑑之裁之以爲經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又不惟正史而已即各體莫不皆然故溫公通鑑亦起戰國而終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則史不其中絕乎使如日本之數千年一系豈不並史之爲物而無之乎太史公作史記直至今上本紀且其記述不少隱諱焉史家之天職然也後世專制政體日以進步民氣學風日以腐敗其末流遂極於今日推病根所從起實由認歷史爲朝廷所專有物舍朝廷外無可記載故也不然則雖有忌諱於朝廷而民間之事其可紀者不亦多乎何並此而無也今日我輩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來之事實竟無一書可憑藉非官牘鋪排循例之言則口碑影響疑似之說耳時或藉外國人之著述窺其片鱗殘甲然甲國人論乙國之事例固百不得一況吾國之向閉關不與人通者耶於是乎吾輩乃窮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夫陸沈我國民之罪史家實尸之矣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餘種原質而成者也合眼耳鼻舌手足臟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輪精管而成者也然使採集四十餘種原質作爲眼耳鼻舌手足臟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輪精管無一不備若是者可謂之人乎必不可何則無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維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時代之中有小時代而群與群之相際時代與時代之相續其間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鑑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今中國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其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響於他事或他日者若何當得善果當得惡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讀之徒費腦力是中國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實數千年史家學識之程度也緣此四蔽復生二病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英儒斯賓塞曰「或有告者曰鄰家之貓昨日產一子以云事實誠事實也然誰不知爲無用之事實

乎。何也。以其與他事毫無干涉於吾人生活上之行爲毫無影響也。然歷史上之事蹟其類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讀書概萬物則思過半矣。此斯氏數人以作史讀史之方也。泰西舊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國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冊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詔書也。滿紙填塞皆此等雜糅生子之事實。往往有讀盡一卷而無一語有入腦之價值者。就中如通鑑一書。屬稿十九。別擇最稱精善。然今日以讀西史之眼讀之。覺其有用者亦不過十之二三耳。通鑑最善最詳此書爲諸君其他更何論焉。至如新五代史之類。以別裁自命。實則將大事皆刪去。而惟存雜糅生子等語。其可厭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國史學。真有無從下手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鑑續通鑑也。大清會典大清通禮也。十朝實錄十朝聖訓也。此等書皆萬不可不讀。不讀其一則呈漏正多。然盡此數書而讀之日讀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爲功矣。況僅讀此數書而決不能足用。勢不可不於前所列十種二十二類者一一涉獵之。雜史傳志劄記等所載常有有用過於正史者何則。及皆由無一善別裁之良史故也。彼等常說民間風俗不似正史專爲帝王作家語也。人壽幾何。何以堪此。故吾中國史學知識之不能普及。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

中國萬事皆取述而不作主義。而史學其一端也。細數二千年來史家。其稍有創作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其書亦常有國民思想如項羽而列諸本紀。孔子陳涉而列諸世家。儒林游俠刺客貨殖而爲之列傳。皆有深意存焉。其爲立傳者。大率皆於時代極有關係之人也。而後世之效響者。則胡爲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紀事而紀制度。制度於國民全體之關係有重於事焉者也。前此所無而杜創之。雖其完備不及通考。然創作之功。馬何敢望杜耶。三曰鄭漁仲。夾漈之史識。卓絕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稱之。其通志二十略。以論斷爲主。以記述爲輔。實爲中國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爲太史公範圍所困。以紀傳十之七八。填塞全書。支牀疊屋。爲大體玷。四曰司馬溫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爲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五曰袁樞。今日西史大率皆紀事本末之體也。而此體在中國。實惟袁樞創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鑑紀事本末也。非有見於事與事之相聯屬。而欲求其原因結果也。不過爲讀通鑑之方便法門。著此以代抄錄云爾。雖爲創作。實則無意識之創作。故其書不過爲通鑑之一附庸。不能使學者讀之有特別之益也。六曰黃梨洲。黃梨洲著明儒學案。史家未曾有之盛業也。中國數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梨洲乃創爲學史之格。使後人能師其意。則中國文學史可作也。中國種族史可作也。中國財富史可作也。中國宗教史可作也。諸類此者。其數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學案。復爲宋元學案。未成而卒。使假以十年。或且有漢唐學案。周秦學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誠

我國思想界之雄也。若夫此六君子以外其德實不能在此列則皆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記以後。而二十一部皆刻畫史記。通典以後。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隸性至於此甚耶。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以故每一讀輒惟恐臥。而思想所以不進也。

合此六弊。其所貽讀者之惡果。厥有三端。一曰難讀。浩如烟海。窮年莫殫。前既言之矣。二曰難別。擇即使有暇日。有耐性。循讀應讀之書。而苟非有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不能別擇其某條有用。某條無用。徒枉費時日。腦力。三曰無感。觸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厲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于萬國者。然則吾中國史學。外貌雖極發達。而不能如歐美各國民之實受其益也。職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飢食。一刻不容緩者也。然徧覽乙庫中數十萬卷之著錄。其資格可以養吾所欲給吾所求者。殆無一焉。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

第二章 史學之界說

欲創新史學。不可不先明史學之界說。欲知史學之界說。不可不先明歷史之範圍。今請析其條理而論述之。

第一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現象者何。事物之變化也。宇宙間之現象有二種。一曰為循環之狀者。二曰為進化之狀者。何謂循環。其進化有一定之時期及期。則周而復始。如四時之變遷。天體之運行是也。何謂進化。其變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長焉。發達焉。如生物界及人間世之現象是也。循環者去而復來者也。止而不進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天然學。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而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歷史學。天下萬事萬物。皆在空間。又在時間。先商時。佛與國語。日本人謂之。若依中國古義。則空間字也。時間字也。其語不用譯語。而天然界與歷史界實分占兩者之範圍。天然學者。研究空間之現象者也。歷史學者。研究時間之現象者也。就天然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生長而不知其終。故其體為不完全。且其進步又非為一直線。或尺進而寸退。或大漲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線。明此理者。可以知歷史之真相矣。由此觀之。凡屬於歷史界之學。凡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宗法學。皆近於歷史界之範圍。其研究常較難。凡屬於天然界之學。凡天文學。地理學。物理學。化學。皆天然界之範圍。其研究常較易。何以故。天然界已完全者也。來復頻繁。可以推算狀態一定。可以試驗。歷史學未完全者也。今猶日在生長發達之中。非逮宇宙之末劫。則歷史不能終極。吾生有涯。而此學無涯。此所以天然諸科學起源甚古。今已斐然大成。而關於歷史之各學。其出現甚後。而

其完備難期也。

此界說既定。則知凡百事物有生長有發達有進步者。則屬於歷史之範圍。反是者。則不能屬於歷史之範圍。又如於一定期中。雖有生長發達。而及其期之極點。則又反其始。斯仍不得以循環目之。如動植物。如人類。雖依一定之次第。以生以成。或一年。或十年。或百年。而盈其限焉。而反其初焉。一生一死。實循環之現象也。故物理學。身理學等。皆天然科學之範圍。非歷史學之範圍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誤會歷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亂相嬗。無已時。則歷史之象。當為循環。與天然等。而學歷史。將不能成立。孟子此言。蓋為螺線之狀。迷所而誤。以為圓狀。未嘗綜觀。自有人類以來。萬數千年之大勢。而察其真方嚮之所在。徒觀一小時代之或進或退。或漲或落。遂以為歷史之實狀。如是云爾。譬之江河東流。以朝宗於海者。其大勢也。乃或所見。局於一部。偶見其有倒流處。有曲流處。因以為江河之行。一東一西。一北一南。是豈能知江河之性矣乎。春秋三王之世。若循環。周而復始。是也。世之進化。象也。所謂撥亂升平。太平。與世漸進。是也。三世則歷史之情狀也。三統則非歷史之情狀也。三統之義。既治者。則不能復亂。亂日有小亂。而必非與前此之亂等也。有其一治。則復一亂。則所謂治者。必非真治也。故言史學者。當從孔子之義。不當從孟子之義。吾中國所以數千年無良史者。以其於進化之現象。見之未明也。

第二歷史者。敘述人羣進化之現象也。進化之義。既定矣。雖然。進化之大理。不獨人類為然。即動植物。乃至無機世界。亦常有進化者存。而通行歷史所紀述。常限于人類者。則何以故。此不徒吾人之自私其類而已。人者。進化之極則也。其變化千形萬狀。而不窮者也。故言歷史之廣義。則非包萬有。而并載之。不能完成。至語其狹義。則惟以人類為之界。雖然。歷史之範圍。可限于人類。而人類之事。實不能盡納諸歷史。夫人類亦不過一種之動物耳。其一生一死。固不免於循環。即其日用飲食。言論行事。亦不過大略相等。而無進化之可言。故欲求進化之跡。必於人羣。使人人析而獨立。則進化終不可期。而歷史終不可起。蓋人類進化云者。一羣之進也。非一人之進也。如以一人也。則今人必無以遠過于古人。語其體魄。則四肢五官。古猶今也。質點血輪。古猶今也。語其性靈。則古代周孔。柏阿。多德。阿多德。之智識能力。必不讓於今人。舉世所同認矣。然往往有周孔柏阿。所不能知之理。不能行之事。而今日乳臭小兒。知之能之者。何也。無他。食群之福。享群之利。藉群力之相接。相較。相爭。相師。相摩。相疊。相維。相繫。相傳。相嬗。而智慧進焉。而才力進焉。而道德進焉。進也者。人格之群。第一冊。非尋常之箇人也。定。試以文明國之一小兒。不許受教育。不許與社會之感化。沐文明之風澤。則其長成。能有以異於野蠻國之一小兒乎。恐不能也。蓋由動物進而為人。已為生理上進化之區點。由小兒進而為成人。已為生理上進化之區點。然則一箇人。殆無進化也。進化者。別起于箇人之上。一人格而已。即人羣是也。然則歷史所最當致意者。惟人羣之事。苟其事不關係人羣者。雖奇言異行。而必不足以入歷史之範圍也。

嗜昔史家。往往視歷史如人物傳者然。夫人物之關係於歷史固也。然所以關係者亦謂其於一羣有影響云爾。所重者在一羣非在一人也。而中國作史者。全反於此目的。動輒以立佳傳為其人之光寵。馴至連篇累牘。臚列無關世運之人之言論行事。使讀者

欲臥欲嘔。雖盡數千卷。猶不能於本群之大勢有所知焉。由不知史之界說限於群故也。

第三歷史者。敘述人羣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學問必有客觀主觀二界。客觀者謂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觀者謂能研究此事物之心靈也。亦名所界能界。能所二字。和合二觀。然後學問出焉。史學之客觀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其主觀則作

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是也。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偏於主觀而學于客觀者。則雖有佳書。亦不過為一家言。不得謂之為史。是故善

為史者。必研究人羣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於是有所謂歷史哲學者。出焉。歷史與歷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哲

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有斷然也。雖然。求史學之公理公例。固非易易。如彼天然科學者。其材料完全。其範圍有涯。故其理例

亦易得焉。如天文學。如物質學。如化學。所已求得之公理公例。不可磨滅者。既已多端。而政治學。群學。宗教學等。則瞠乎其後。皆

由現象之繁曠。而未到終點也。但其事雖難。而治此學者。不可不勉。大抵前者史家。不能得有得於是者。其蔽二端。一曰。知有一局部

之史。而不知自有人類以來全體之史也。或局於一地。或局於一時。代如中國之史。其地位則僅敘述本國耳。於吾國之外。現象非

所知也。前者他國之史。亦如是。其時代則上至書契。以來下至勝朝之末。止矣。前乎此。後乎此。非所聞也。夫欲求人羣進化之真相。必當合人類

全體而比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觀察之內。自鄉邑之法團。凡民間之組織而成一人格之團體者。謂之法團。亦謂之法。法人者。法律上視之。與一箇人無異也。一州之州會。一市之市會。乃至一學校。一會館。一公司。皆統名為法團。

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質學家從地底石中考求人物進化之跡。號曰石史。下至昨今之新聞。何一而非客觀所當取材者。綜是焉。以求其公理公

例。雖未克完備。而所得必已多矣。問嗜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二曰。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他學之關係也。夫地理學也。地

質學也。人種學也。人類學也。言語學也。群學也。政治學也。宗教學也。法律學也。平準學也。即日本人所謂經濟學也。與史學有直接之關係。其他如

哲學。範圍所屬之倫理學。心理學。論理學。文章學。及天然科學。範圍所屬之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其理論亦常與史學有間

接之關係。何一而非主觀所當憑藉者。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鈎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問嗜昔之史家。有能焉

者否也。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焉。歷史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

化者也。吾輩食今日文明之福。是為對於古人已得之權利。而繼續此文明。增長此文明。享殖此文明。又對於後人。而不可不盡之

義務也。而史家所以盡此義務之道。即求得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於無疆也。史乎史乎。其責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難。中國前此之無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無真史家。亦即吾國進化遲緩之一原因也。吾願與同胞國民。筆路藍縷。以闢此途也。

以上說界說竟。作者初研究史學。見地極淺。自覺其界說尙有未盡未安者。視吾學他日之進化。乃補正之。 著者識

新史學本自爲一書。首尾完具。著者胸中頗有結構。但限於時日。不能依次撰述。故有隨即書先爲散篇。其最錄之俟諸異日。 著者識

論正統 (惡談一) 佛典之疏注家當於全書之首冠以惡談蓋總提其實於全書之諸大義者也今用其名

中國史家之謬。未有過於言正統者也。言正統者。以爲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於是乎有統。又以爲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於是乎有正統。統之云者。殆謂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謂一爲真而餘爲僞也。千餘年來。陋儒斷斷於此事。攘臂張目。筆門舌戰。支離蔓衍。不可窮詰。一言蔽之曰。自爲奴隸根性。所束縛而復以煽後人之奴隸根性而已。是不可以不辨。

統字之名詞。何自起乎。殆濫觴於春秋。春秋公羊傳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即後儒論正統者所援爲依據也。庸詎知春秋所謂大一統者。對於三統而言。春秋之大義。非一而通三統。實爲其要端。通三統者。正以明天下爲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與後儒所謂統者。其本義既適相反對矣。故夫統之云者。始於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懼民之不吾認也。乃爲是說。以箝制之。曰。此天之所以與我者。吾生而有特別之權利。非他人所能變也。因文其說曰。宜聽明作父母曰。辨上下。定民志。統之既立。然後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蠻野。而不得謂之不義。而人民之稍強立不撓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無道諸惡名。以鋤之。權之此統之名。所由立也。記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若是不無統則已。苟其有統。則創垂之。而繼續之者。舍斯民而奚屬哉。故泰西之良史。皆以敘述一國國民系統之所由來。及其發達進步盛衰興亡之原因。結果爲主。誠以民有統而君無統也。藉曰君而有統也。則不過一家之譜牒。一人之傳記。而非可以冒全史之名。而安勞史家之曉曉爭論也。然則以國之統而屬諸君。則固已舉全國之人民。視同無物。而國民之資格。所以永墜九淵。而不克自拔。皆此一義之爲誤也。故不掃君統之謬見。而欲以作史。史雖充棟。徒爲生民毒耳。

統之義已謬。而正與不正。更何足云。雖然。亦既有是說矣。其說且深中於人心矣。則辭而闕之。固非得已。正統之辨。昉於晉而訖於宋。朱子通鑑綱目所推定者。則秦也。漢也。東漢也。蜀漢也。晉也。東晉也。宋齊梁陳也。隋也。唐也。後梁後唐後漢後晉後周也。本朝乾

降間御批通鑑從而續之。則宋也。南宋也。元也。明也。清也。所謂正統者。如是如是。而其所據為理。論以衡量夫正不正者。約有六事。

一曰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也。凡混一宇內者。無論其為何等人。而皆奉之以正。如晉元等是。

二曰以據位之久暫而定其正不正也。雖混一宇內。而享之不久者。皆謂之不正。如項羽王莽等是。

三曰以前代之血胤為正。而其餘皆為僞也。如蜀漢東晉南宋等是。

四曰以前代之舊都所在。正為而其餘皆為僞也。如因漢而正魏。因唐而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是。

五曰以後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為正。而其餘為僞也。如因唐而正隋。因宋而正周等是。

六曰以中國種族為正。而其餘為僞也。如宋齊梁陳等是。

此六者互相矛盾。通於此則窒於彼。通於彼則窒於此。而據朱子綱目及通鑑輯覽等所定。則前後互岐。進退失據。無一而可焉。請窮詰之。夫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則混一者固莫與爭矣。其不能混一者。自當以最多者為最正。則符秦盛時。南至瑯東。抵淮。泗。西極西域。北盡大磧。視司馬氏版圖。過之數倍。而宋金交爭時代。金之幅員。亦有天下三分之二。而果誰為正。而誰為僞也。如以據位之久暫而定。則如漢唐等之數百年。不必論矣。若夫拓跋氏之祚。迥軼於宋齊梁陳。錢鏐劉隱之系。遠過於梁唐晉漢周。而西夏李氏。乃始唐乾符。終宋寶慶。凡三百五十餘年。幾與漢唐埒地。亦廣袤萬里。又誰為正。而誰為僞也。如以前代之血胤而定。則杞宋當二日並出。而周不可不處。於篡僭。而明李燾。以宇文氏所臣屬之蕭巖。為篡賊。蕭衍延荷全之性命。而使之統陳。以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勳。不知所出之徐知詰。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統分據之天下者。將為特識矣。而順治十八年間。故明弘光隆武永曆。尚存正朔。而視同閭位。何也。而果誰為正。而誰為僞也。如以前代舊都所在而定。則劉石慕容符姚赫連拓跋。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故宅也。女直所撫之衆。皆漢唐之遺民也。而又誰為正。而誰為僞也。如以後代所承。所自出者。為正。則晉既正矣。而晉所自出之魏。何以不正。前既正蜀。而後復正晉。晉自篡魏。豈承漢而與邪。唐既正矣。且因唐而正隋矣。而隋所自出之宇文。文字文。所以自出之拓跋。何以不正。前正陳。而後正隋。豈因滅陳。而始有帝號。邪。又烏知夫誰為正。而誰為僞也。若夫以中國之種族而定。則誠愛國之公理。民族之精神。雖迷於統之義。而猶不悖於正之名也。而惜乎數千年。未有持此以為鵠者也。李存勗石敬瑭。劉智遠沙陀三小族。竊一掌之地。而醜然奉為共主。自宋至明。百年間。黃帝子孫。無尺寸土。而史家所謂正統者。仍不絕如故也。而果誰為正。而誰為僞也。於是乎而持正統論者。果無說以自完矣。

大抵正統之說之所以起者有二原因(其一)則當代君臣自私自本國也。溫公所謂「宋魏以降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比之窮新原注唐莊宗自以為窮唐比運歷年紀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資治通鑑卷六十九誠知言矣自古正統之爭莫多於蜀魏問題主都邑者以魏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為宗子而其議論之變遷恒緣當時之境遇陳壽主魏習鑿齒主蜀壽生西晉而鑿齒東晉也西晉踞舊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說則晉為僭矣故壽之正魏凡以正晉也鑿齒時則晉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說而仍沿都邑則劉石符姚正而晉為僭矣鑿齒之正蜀凡亦以正晉也其後溫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溫公生北宋而朱子南宋也宋之篡同宅汴與晉之篡魏宅許者同源溫公之主都邑說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宋與江東之晉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說也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蓋未有非為時君計者也至如五代之亦魏也凡以正統也更宋人謂之言也彼五代抑何足以稱代朱溫盜也李存勗石敬瑭劉智遠沙陀犬羊之長也溫可代唐則侯景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華之主則劉聰石虎可代晉也郭威非竄非盜差近正矣而以跡卒乍起功業無聞乘人孤寡奪其穴以鼻立以視陳霸先之能平寇猶奴隸耳而況彼五人者所掠之地不及禹域二十分之一所享之祚合計僅五十二年而願可以聖仁神武某祖某皇帝之名奉之乎其奉之也則自宋人始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為所自受因而溯之許朱溫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以上採王船山說其正五代也凡亦以正宋也至於本朝以異域龍興入主中夏與遼金元前事相類故順治二年三月議歷代帝王祀典禮部上言謂遼則宋會納貢金則宋嘗稱姪帝王廟祀似不得遺屢屢乎欲僞宋而正遼金矣後雖憚於清議未敢悍然卒增祀遼太祖太宗景宗聖宗與宗道宗金太祖太宗世宗章宗宣宗哀宗其後復增祀元魏道武帝明帝孝文帝成帝獻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豈所謂冤死狐悲惡傷其類者耶由此言之凡數千年來曉曉於正不僞不僞之辨者皆當時之續者與夫霸者之奴隸緣飾附會以為保其一姓私產之謀耳而時過境遷之後作史者猶憊他人之慨斷斷焉辨得失於雞蟲吾不知其何為也

(其二)由於陋儒誤解經義煽揚奴性也陋儒之說以為帝王者聖神也陋儒之意以為一國之大不可以一時而無一聖神焉者又不可以同時而有兩聖神焉者當其無聖神也則無論為亂臣為賊子為大盜為狗偷為仇讎為夷狄而必取一人一姓焉偶像而尸祝之曰此聖神也此聖神也當其多聖神也則於群聖群神之中而探圖焉而置基而擇取其一人一姓而膜拜之曰此乃真聖神也而其餘皆亂臣賊子大盜狗偷仇讎夷狄也不寧惟是同一人也甲書藉之為亂賊偷盜仇讎夷狄而乙書則稱之為聖神

焉○其○者○同○一○人○也○同○一○書○也○而○今○日○稱○之○為○亂○賊○偷○盜○自○偷○盜○夷○狄○自○夷○狄○其○人○格○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一○望○而○知○無○能○相○混○者○也○亦○斷○未○有○一○人○之○身○而○兼○南○北○者○也○異○哉○此○至○顯○至○淺○至○通○行○至○平○正○之○方○人○術○而○獨○不○可○以○施○諸○帝○王○也○諺○曰○成○即○為○王○敗○即○為○寇○此○真○持○正○統○論○之○具○矣○所○奉○為○月○旦○法○門○者○也○夫○衆○所○歸○往○謂○之○王○竊○奪○殃○民○謂○之○寇○既○王○矣○無○論○如○何○變○相○而○必○不○能○墮○而○為○寇○既○寇○矣○無○論○如○何○變○相○而○必○不○能○昇○而○為○王○未○有○能○相○即○焉○者○也○如○美○人○之○抗○英○而○獨○立○也○王○也○非○寇○也○此○其○成○者○也○即○不○成○焉○如○非○律○賓○之○抗○美○波○亞○之○抗○英○未○聞○有○能○目○之○為○寇○者○也○元○人○之○侵○日○本○寇○也○非○王○也○此○其○敗○者○也○即○不○敗○焉○如○蒙○古○蹂○躪○俄○羅○斯○握○其○主○權○者○數○百○年○未○聞○有○肯○認○之○為○王○者○也○中○國○不○然○兀○朮○也○完○顏○亮○也○在○宋○史○則○謂○之○為○賊○為○虜○為○仇○在○金○史○則○某○祖○某○皇○帝○矣○而○兩○皆○成○於○中○國○人○之○手○同○列○正○史○也○而○諸○葛○亮○入○寇○承○相○出○師○等○之○差○異○更○無○論○也○宋○史○謂○之○為○賊○為○虜○為○仇○在○金○史○則○某○祖○某○皇○帝○矣○而○兩○皆○成○於○中○國○人○之○手○同○列○正○史○也○而○諸○葛○亮○入○寇○王○而○帝○更○無○論○也○準○此○以○談○吾○不○能○不○為○匈○奴○頓○突○厥○頡○利○之○徒○悲○也○吾○不○能○不○為○漢○吳○楚○七○國○淮○南○王○安○晉○八○王○明○宸○濠○之○徒○悲○也○吾○不○能○不○為○上○官○桀○董○卓○桓○溫○蘇○峻○侯○景○安○祿○山○朱○泚○吳○三○桂○之○徒○悲○也○吾○不○能○不○為○陳○涉○吳○廣○新○市○平○林○銅○馬○赤○眉○黃○巾○竄○建○德○王○世○充○黃○巢○張○士○誠○陳○友○諒○張○獻○忠○李○自○成○洪○秀○全○之○徒○悲○也○彼○其○與○聖○神○相○去○不○能○以○寸○耳○使○其○稍○有○天○幸○能○於○百○尺○竿○頭○進○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年○後○贍○才○博○學○正○言○論○倡○天○經○明○地○義○之○史○家○不○奉○以○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欽○明○文○思○睿○哲○顯○武○端○毅○弘○文○寬○裕○中○和○大○成○定○業○太○祖○高○皇○帝○一○之○徽○號○而○有○腹○誅○者○則○曰○大○不○敬○有○指○斥○者○則○曰○逆○不○道○也○此○非○吾○過○激○之○言○也○試○思○朱○元○璋○之○德○何○如○竇○建○德○蕭○衍○之○才○何○如○王○莽○趙○匡○胤○之○功○何○如○項○羽○李○存○勛○之○強○何○如○冒○頓○楊○堅○傳○國○之○久○何○如○李○元○昊○朱○溫○略○地○之○廣○何○如○洪○秀○全○而○皆○於○數○千○年○歷○史○上○巍○巍○然○聖○矣○神○矣○吾○無○以○名○之○曰○幸○不○幸○而○已○若○是○平○史○也○者○賸○博○耳○兒○戲○耳○鬼○域○之○府○耳○勢○利○之○林○耳○以○是○而○為○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獸○也○而○陋○儒○猶○置○置○然○曰○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倫○也○國○之○本○也○民○之○坊○也○吾○不○得○不○深○惡○痛○絕○夫○陋○儒○之○毒○天○下○如○是○其○甚○也

然○則○不○論○正○統○則○亦○已○耳○苟○論○正○統○吾○敢○翻○數○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以○後○無○一○朝○能○當○此○名○者○也○(第○一)○夷○狄○不○可○以○為○統○則○胡○元○及○沙○陀○三○小○族○在○所○必○擯○而○後○魏○北○齊○北○周○契○丹○女○直○更○無○論○矣○(第○二)○篡○奪○不○可○以○為○統○則○魏○晉○宋○齊○梁○陳○北○齊○北○周○隋○後○周○宋○在○所○必○擯○而○唐○亦○不○能○免○矣○(第○三)○盜○賊○不○可○以○為○統○則○後○梁○與○明○在○所○必○擯○而○漢○亦○如○唯○之○與○阿○矣○然○則○正○統○當○於○何○求○之○曰○統○也○者○在○國○非○在○君○也○在○衆○人○非○在○一○人○也○舍○國○而○求○諸○君○舍○衆○人○而○求○諸○一○人○必○無○統○之○可○言○更○無○正○之○可○言○必○不

獲已者則如英德日本等立憲君主之國以憲法而定君位繼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憲法之語誓於大眾而民亦公認之若是者其猶不謬於得邱民爲天子之義而於正統庶乎近矣雖然吾中國數千年歷史上何處有此然猶斷斷焉於百步五十步之間而曰統不統正不正吾不得不憐其愚而惡其妄也

後有良史乎蓋於我國民系統盛衰強弱主奴之間三致意焉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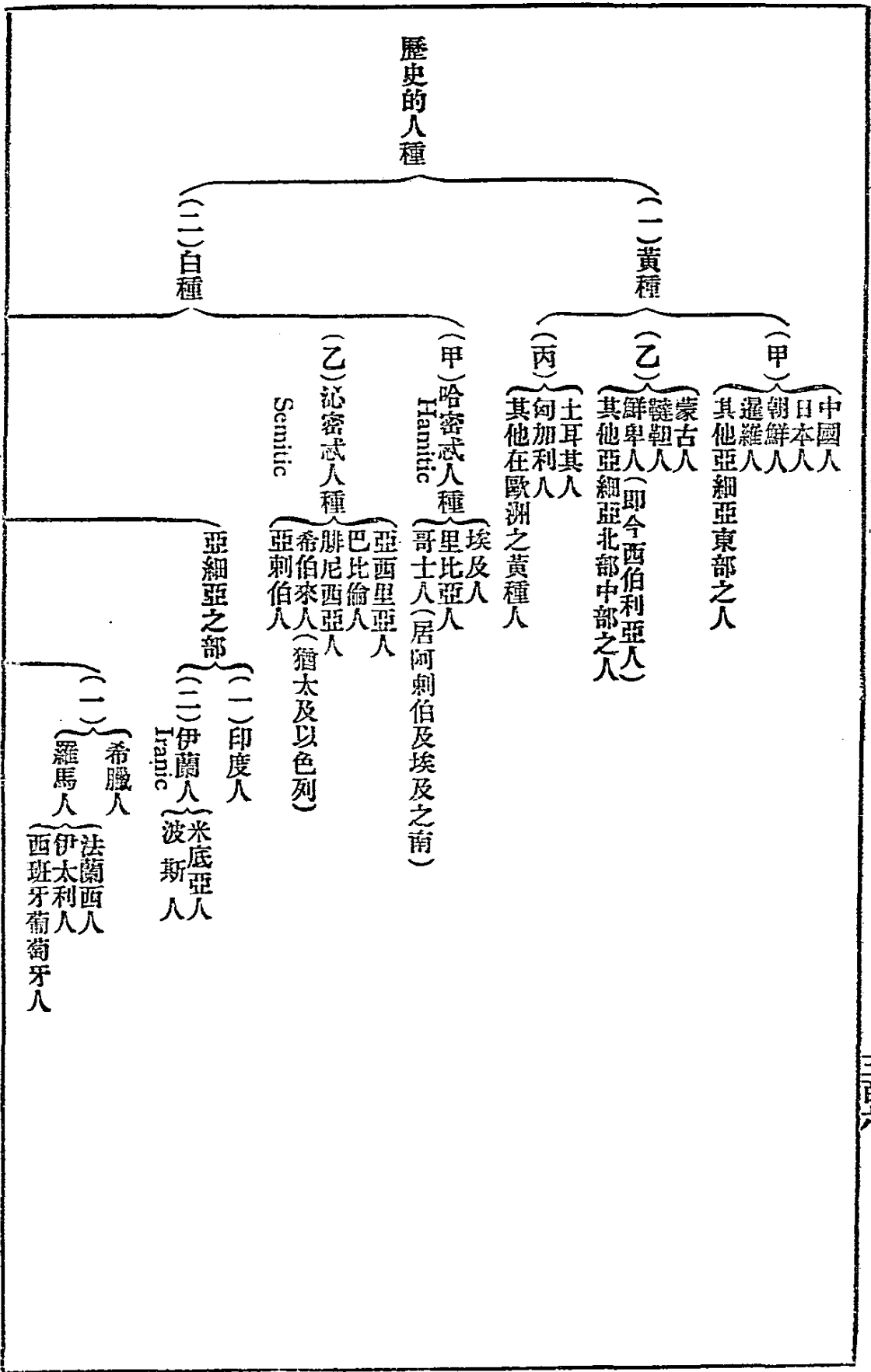
歷史與人種之關係

歷史者何。叙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而已。舍人種則無歷史。何以故。歷史生於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於內有所結。於外有所排。是即種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結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繼焉自結其鄉族。以排他鄉族。繼焉自結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終焉自結其國族。以排他國族。此實數千年世界歷史經過之階級。而今日則國族相結相排之時代也。夫群與群之互有所排也。非大同太平之象也。而無如排於外者不劇。則結於內者不牢。結於內者不牢。則其群終不可得合而不能占一名譽之位置。於歷史上以故世界日益進步。而種族之論亦日益昌明。嗚呼。後乎此者。其有種界盡破。萬國大同之邪。治乎。吾不敢知。若在今日。則雖謂人種問題爲全世界獨一無二之問題。非過言也。

有「歷史的」人種有「非歷史的」人種等。是人種也。而歷史的非歷史的。何以分焉。曰。能自結者爲歷史的。不能自結者爲非歷史的。以何故。能自結者。則排人不能自結者。則排於人。排人者。則能擴張本種。以侵蝕他種。變焉。斷世界歷史之舞臺。排於人者。則本種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擴張於外。而且漸滅於內。尋至失其歷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臺爲他人所占。故夫敘述數千年來各種族盛衰興亡之跡者。是歷史之性質也。敘述數千年來各種族所以盛衰興亡之故者。是歷史之精神也。

近世言人種學者。其論爲一。或主張一元說。而以爲世界只有一人種。或主張多元說。而區分爲四種。或爲五種。或爲六種。安。巴。科。七種。韓。亞。加。其多者。乃至十一種。十五種。十六種。二十二種。六十種。其最多者。分爲六十三種。噫。甚者。以言語之分。而區爲一千乃至二千餘人種。然今所通行。則五種之說。所謂黃色種。白色種。棕色種。黑色種。紅色種。是也。或以南洋群島。太平洋群島。紐西蘭諸土人。及中亞美利加之土人。合於黃種。以澳洲南印度之土人。合於黑種。而成爲三大種。今勿具論。要之。緣附於此。擲摺員與上之千五百兆生靈。其可以稱爲歷史的人種者。不過黃白兩族而已。今條其派別如下。

歷史的人種



(丙)阿利安人種

Aryan

歐羅巴之部

(一)俄特忒人

部盧人
白里敦人
蘇格蘭人
愛爾蘭人

Celtic

(二)條頓人

那威人
瑞典人
丁抹人
德意志人
荷蘭人
英人

Thutonic

(四)斯頓夫人

俄羅斯人
波蘭人
波希米亞人
塞爾維亞人
其他

Slavonic

(多居奧大利)

同為歷史的人種也。而有「世界史的」與「非世界史的」之分。何謂「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僅在本國之境域。不僅傳本國之子孫。而擴之充之。以及於外使全世界之人類受其影響。以助其發達進步。是名為世界史的人種。吾熟讀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關係。而求其足以當此名者。其後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則吾不得不以讓諸白種。不得以讓諸白種中之阿利安種。而於其中復分為兩大時期。前期為阿利安種與哈密忒密忒兩種合力運動時代。後期為阿利安種獨力運動時代。於前期之中復分為三小時期。一哈密忒全盛時代。二密密忒全盛時代。三阿利安與哈密忒融合時代。於後期之中亦分為三小時期。一臘希羅馬人時代。二條頓人時代。三斯拉夫人時代。所謂各時代者。非此時代終而彼時代乃始也。其界限常不能甚分明。往往後時代中仍抱前時代之餘波。前時代中已含前代之種子。不過就其大勢略區別之取便。稱呼耳。以下文自明。試略論之。

以狹義言之。則歐羅巴文明實為今日全世界一切文明之母。此有識者所同認也。歐羅巴文明何自起。其發明光大之者為阿利

安民族其組織而導引之者為哈密忒與泌密忒之兩民族若世界文明史而有正統也則其統不得不託始於哈密忒人代表哈密忒者曰埃及埃及文明之花實現於距今四五千年以前於金字塔觀其工藝之偉大百萬立方英尺底圍七百六十四英尺側圍四百八十英尺世界最大之石碑也其能運如許重大之石料上學於幾百丈之高處其時工械力之大大可想於木乃伊想其化學之發明術至今猶有存者則當時之人已明化學可以概見尼羅河畔實歷史之最榮譽之紀念場哉自摩西為埃及及王女所收養循學其教術吸取其智識既乃率同族以開猶太

於埃及之明證也其詳見希伯來史如德黎 Thalys 如畢達哥拉 Pythagoras 如梭倫 Solon 如德謨吉來圖 Democritus 如柏拉圖 Platon 皆嘗受教於埃及及僧侶而德謨吉來圖柏拉圖二氏且躬自游歷埃及而遇狄加人希臘四大之宗教

及其詳治制度多承埃及之遺跡是阿利安文明出於埃及之明證也故今日歐洲文明以希臘為父以泌密忒為祖以哈密忒為祖之所自出雖然哈密忒人能創造之以待人取法者也泌密忒人能創造之且能傳播之者也阿利安人能創造之能傳播之且最能取法於人者也故三族之優劣勝敗於此判焉矣

哈密忒於世界文明僅有間接之關係至泌密忒而始有直接之關係當希臘人文未發達之始其政治學術宗教卓然有牢籠一世之概者厥惟亞西里亞或譯亞利亞巴比倫腓尼西亞諸國泌密忒人實世界宗教之源泉也猶太教起於是基督教起於是回教起於是希臘古代之神話其神名及其祭禮無一不自亞西里亞腓尼西亞而來新舊巴比倫之文學美術影響於後代其尤著者

也腓尼西亞之政體純然共和政治為希臘所取法其商業及航海術亦然且以貿易之力傳播其文明直普及於意大利作羅馬民族之先驅故腓尼西亞國雖小而關係於世界史者大若希伯來人之有摩西耶穌兩教主其勢力浸潤全歐人民之腦中者更不待論矣故世界史正統之第二段在泌密忒人而亞里西巴比倫希伯來為其主腦腓尼西亞為其樞機

其在第三段為世界史之主入翁者則希臘也希臘代表阿利安種之一部其民族則土著之「畢拉士治」Phoenicia人與西遷之阿利安人阿利安分亞細亞之歐羅巴兩部已詳前表希臘之阿利安則自伊爾高原西來者也混合而成者也阿利安族之所長在貴自由重考證務進步惟貴自由故其於政治也不甘壓制而倡言平等惟重考證故其於學問也不拘現象而探求原理惟務進步故其於社會一切學物也不泥舊例而日事革新

阿利安族所以互數千年至今常執全世界之牛耳者皆此之由而希臘人其最初之登場者也希臘之代表惟雅典與斯巴達雅典右文斯巴達尚武兩者雖不調和而皆足以發揮阿利安族之特性故史家或以今世歐羅巴為古代希臘之放影以古代希臘

為今世歐羅巴之縮圖非過言也然其民族之團結力祇能建設市府政治不能成就國家政治故雖握霸權於歷史上者七百年

卒服屬於他國以致滅亡。

其在第四段爲世界之主人翁者則羅馬也。羅馬位於古代史與近世史之過渡時代而爲其津梁。其武力既能揮斥八極。建設波斯以來夢想不及之絕大帝國。而其立法的智識權利的思想實爲古代文明國所莫能及。集無量異種之民族置之中央集權制度之下。爲一定之法律以部勒之。故自羅馬建國以後而前此之舊民族皆同化於羅馬。如果讓之與螟蛉自羅馬解紐以後而後此之新民族皆賦形於羅馬。如大河之播九派。今日歐洲大陸諸國其言語文學宗教風俗各不相遠。皆由其會合併於羅馬一統之下。浸潤於同種之澤使然也。故希臘能吸集哈密密忒兩族之文明。納諸阿利安族中以成一特色。而羅馬則承希臘正統。舉其所吸集者所結構者以兵力而播之於世界。雖謂羅馬爲希臘之一亢宗子可也。雖然羅馬文明其傳襲希臘者固多。其獨自結構者亦不少。如法律之制定宗教之傳播其尤著也。

自希臘羅馬以後。世界史之地位既全爲阿利安人所占。及於羅馬末路。而阿利安族中之新支派紛紛出現。除拉丁民族即羅馬族外。則峨特民族。條頓民族。斯拉夫民族。其最著者也。峨特民族在阿利安中以戰勝攻取開。其人爲印度阿利安之一派。自西歷紀元前四世紀。即已侵入歐洲。發軔於小亞細亞。越今之瑞典德意志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諸地。直至愛爾蘭之西岸。蘇格蘭之高原。皆有其足跡焉。後乃自中部歐羅巴。蹂躪希臘馬基頓。蔓延全陸。所至競爭鬥忒殺掠。使人戰慄。故峨特人在世界史上其影響所及亦不尠。雖然其人能冒險而不能忍耐。故戰勝之結果無一可表見而其血氣之勇終不足以敵羅馬節制之師。卒被征服。及羅馬亡後。遂服屬於條頓人之軛下。今之蘇格蘭人愛爾蘭人及法蘭西人之一部。實峨特民族性質之代表也。條頓民族之移住歐洲也。在拉丁峨特兩族之後。而其權力之影響於歷史則過之。自中世以後。歐羅巴歷史之中心點實條頓人也。其民族移動之原因及其年代。雖不可確考。要之自西歷紀元三四世紀。始出現於歐羅東部。而其中有勢力於歷史上者。復分四派。其在東歐者曰高特族。Hoth。其在西歐者曰福倫喀族。Frank。其在北歐者曰撒遜族。Saxon。亦稱日耳曼族。其在南歐者曰阿里曼族。Alemanni。茲將千餘年前條頓民族之位置列表如下。

條頓民族之位置沿革表

西歷紀元三世紀	四世紀	五世紀	六世紀以後
<p>高特族之位置</p>	<p>本世紀中葉西高特族始見於多瑙河之下流其末葉東高特族自多瑙河下流入布加里亞</p>	<p>西高特族建設王國東高特族轉入意大利建國焉</p>	<p>本世紀末葉為東羅馬帝國所滅其支派占有北日耳曼之地</p>
<p>福倫喀族之位</p>	<p>本世紀中葉入於加利亞建設多數之小王國</p>	<p>本世紀末葉大敗羅馬軍使法蘭西(指今地)境內不留羅馬隻騎復勝高特阿里曼諸族</p>	<p>建設查里曼大帝國成今日歐洲群雄樹立之勢</p>
<p>撒遜族之位置</p>	<p>自埃士河越埃爾比河宅居於今荷斯頓及丁抹諸地</p>	<p>本世紀中葉撒遜人分為兩派一派越海與盎格魯人共征英國之大部或所謂盎格魯撒遜民族者其一派蹂躪大陸諸邦</p>	<p>六世紀以來屢與福倫喀族爭鬥至九世紀福倫喀王國建立撒遜人亦全占有北日耳曼之全部十一世紀盎格魯撒遜人全征服英國</p>
<p>阿甲曼族之位</p>	<p>居多惱麻因兩河間即日耳曼中部也勢力頗強屢控羅馬軍</p>	<p>本世紀之末為福倫喀族所阻遏其進路</p>	

由是觀之。世界文明史之第五段。實惟阿利安族中羅馬人與條頓人爭長時代。而羅馬人達於全盛。為日中將昃之形。條頓人氣象。方新。有火然泉達之觀。峻特人雖奮血氣之勇。偶發動一世耳目。而其內力不足以敵此兩族。曇花一現。遂為天演所淘汰。歸於

劣敗之數。自六世紀以後。而全歐文明之霸權。漸全歸條頓人矣。
躡條頓人之跡。而有其大勢力於歷史上者。斯拉夫人也。以冒險之精神。道義之觀念。論之。條頓人迥非斯拉夫。夫。所能及。若夫堅實。耐久。立於千苦萬難之中。毅然終始。不失其特性者。則斯拉夫。夫。殆冠宇內。而無兩也。彼等好戰之心。不如條頓人之盛。若一旦不得已。而躍馬執劍。則無論如何之大敵。決不足以懼其前。彼等個人自由之觀念。視條頓人雖大有所缺乏。至其注意公益。服從於一定主權之下。聽其指麾。全部一致。以為國民的運動。又遠非條頓人所能幾也。故識者謂世界史之正統。其代條頓人以與者。將在斯拉夫。夫人非虛言也。

條頓民族既與以後。而羅馬民族之力。尙未衰。中世史之末葉。意大利自由市府。勃興。實為今世國家之嚆矢。而西班牙。葡萄牙。法蘭西。人當十四五世紀。國勢且蒸蒸日上。西關。美洲。東路。印度。南開。南洋。阿利安人之勢力。範圍始磅礴於歐洲以外。其主動者。皆羅馬人也。雖然。以物競天擇之公例。羅馬人之老大終不敵條頓人之少年。未幾而荷蘭。人起。與之競爭。未幾而英。吉利。人起。一舉而代之。近則德意志。人復。發。然。凌厲中原矣。故。羅。馬。條。頓。兩。族。之。盛。衰。但。於。其。殖。民。歷。史。之。沿。革。焉。足。矣。北。阿。美。利。加。也。初。為。法。人。所。開。今。為。英。荷。國。所。皆。告。我。輩。以。兩。民。族。消。長。之。明。效。也。今。日。全。地。球。之。土。地。主。權。其。百。分。之。九。十。分。屬。於。白。種。人。而。所。謂。白。種。人。者。則。阿。利。安。人。而。已。所。謂。阿。利。安。人。者。則。條。頓。人。而。已。條。頓。人。實。今。世。史。上。獨。一。無。二。之。主。人。翁。也。

論書法(懸談一)

新史氏曰。吾壹不解夫中國之史家。何以以書法為獨一無二之天職也。吾壹不解夫中國之史家。何以以書法為獨一無二之能事也。吾壹不解夫中國之史家。果據何主義。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而敢置置然。以書法自鳴也。史家之言曰。書法者。本春秋之義。所以明正邪。別善惡。操斧鉞。權褒貶。百代者也。書法善則為良史。反是則為穢史。噫。此言也。春秋之書法。非所以褒貶也。夫古人往矣。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孔子豈其不憚煩。而一一取而褒貶之。春秋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發表其政見也。生於言論。不自由。時代政見。不可以直接發表。故為之符號。標識焉。以代之。書尹氏。卒。非貶尹氏也。借尹氏以譏世卿也。書仲孫忌。帥師圍運。非貶仲孫忌也。借仲孫忌以譏二名也。此等符號。標識。後世謂之書法。惟春秋可以有書法。春秋經也。非史也。明義也。非記事也。使春秋而史也。而記事也。則天下不完全無條理之史。孰有過於春秋者乎。後人初不解春秋之為何物。胸中曾無一主義。撫拾一二斷爛朝

報而規規然學春秋天下之不自量孰此甚也吾敢斷言曰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書法無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書法問者曰書法以明功罪別君子小人亦使後人有所鑒焉子何絕之甚曰是固然也雖然史也者非紀一人一姓之事也將以述一民族之運動遷進化墮落而明其原因結果也故善為史者必無曠斷焉褒貶一二人亦決不肯斷焉褒貶一二人何也褒貶一二人是專科功罪於此一人而為眾人御其責任也上之啓梟雄私天下之心下之墮齊民尊人格之念非史家所宜出也吾以為一民族之進化墮落其原因決不在一二人以為可褒則宜俱褒以為可貶則宜俱貶而中國史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惡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團體之善焉惡焉功焉罪焉以此屬民此群治所以終不進也吾非謂書法褒貶之必可厭吾特厭夫作史者以為舍書法褒貶外無天職無能事也

今之談國事者輒曰恨某樞臣病國恨某強臣殃民推其意若以為但能屏逐此一二人而吾國之治即可與歐美最文明國相等者然此實為舊史家謬說所迷也吾見夫今日舉國之官吏士民其見識與彼一二人者相伯仲也其意氣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先有無量數病國殃民之人物而彼一二人乃乘時而出焉偶為其同類之代表而已一二人之代表去而百千萬億之代表者方且比肩而立接踵而來不植其本不清其源而惟視進退於一二人其有濟乎其無濟乎乃舉國之人莫或自護自貶而惟譏貶此一二人吾不能不為一二人呼冤也史也者求有益於群治也以此為天職為能事問能於群治有絲毫之影響焉否也

且舊史家所謂功善惡亦何足以為功罪善惡彼其所紀載不外君主與其臣妾交涉之事大率一切行誼有利於時者則謂之功謂之善反是者則謂之罪謂之惡其所表彰者則死節之臣也其所痛絕者則叛逆及事二姓者也夫君子何嘗不貴死節雖然古人亦有言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苟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親體誰敢任之若是乎死節之所以可貴者在死國非在死君也試觀二十四史所謂忠臣其能合此資格者幾何人也事二姓者一奴隸之不足而再奴隸焉其無廉恥不待論也雖然亦有辨焉使其有救天下之志而欲憑藉以行其道也則佛晬召而子欲往矣公山召而子欲往矣伊尹且五就湯而五就桀矣未見其足以為聖人病也苟不爾者則持祿保位富貴驕人以終身於一姓之朝安用此斗量車載之忠臣為也綱目書莽大夫揚雄死後世言書法者所最津津樂道也吾以為揚雄之為人自無足取耳若其人格之價值固不得以事莽不專莽為優劣也新莽之治與季漢之治則何擇焉等是民賊也而心大為鴻溝以割之曰事此賊者忠義也事彼賊者奸佞也吾不知其何據也

雄之在漢。未嘗得致。未嘗立朝。即以舊史家之論理律之。其視魏徵之專唐。罪固可未減焉矣。而雄獨蒙此大不韙之名。豈有他哉。李世民幸而王莽不幸。故魏徵幸而楊雄不幸而已。吾非欲爲僂薄卑靡之揚雄。詎願吾見夫操斧鉞權之最有名者。其衡量人物之論。不過如是。吾有以見史家之與人。群渺不相涉也。至於叛逆云者。吾不知泗上之亭長。何以異於漁陽之成卒。晉陽之唐公。何以異於宸濠之親藩。陳橋之檢點。何以異於離石之校尉。乃一則夷三族而復被大怒之名。一則履九五而遂享神聖之號。天下豈有正義哉。惟權力是視而已。其間稍有公論者。則犯顏死諫之臣。時或表彰之。是已。雖然。其所謂敢諫者。亦大率爲一姓私事。十之九而爲國民公義者。十之一。即有一二而史家之表彰之者。亦必不能如是其力也。嘻。吾知其故矣。弱則欲與己爲敵。故其爲之死節也。其次則匡正其子孫之矣。德而保其祚也。所最惡者。臣妾之背之而事他人也。其尤甚者。則發難而與己爲敵也。故其一賞一罰。皆以此爲衡。漢高豈有德於雍齒而封之。豈有憾於丁公而殺之。所謂爲人婦則欲其和我。爲我婦則欲其爲我。吾人耳。而彼等又知夫人類有尙名譽之性質。僅以及身之賞罰而不足。以懲勸也。於是鼎革之後。輒命其臣妾修前代之史。持此衡準。以賞罰前代之人。因以示彼群臣。群妾曰。爾其效此爾其母。效彼此。霸者最險最黠之術也。當崇禎順治之交。使無一洪承疇。則本朝何以有今日。使多一史可法。則本朝又何以有今日。而洪則爲國史。武臣傳之首。史則爲明史。忠烈傳之魁矣。夫以此兩途判別。洪史之人格。夫誰曰不宜。願吾獨不許。夫霸者之利用此。以自固而愚民也。問二千年來。史家之書法。其有一字非爲禍者。效死力乎。無有也。弱者固有所爲而爲之。吾無責焉。獨不解乎。以名山大業自期者。果何德於彼。而必以全力爲之擁護也。故使克林威爾。生於中國。吾知其必與趙高董卓同。詎使梅特涅而生於中國。吾知其必與武鄉汾陽齊名。何也。中國史家書法之性質。則然也。吾非謂史之可以廢書法。願吾以爲書法者。當如布爾特奇之英雄傳。以悲壯淋漓之筆。寫古人之性。行事業。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贊歎舞蹈。頑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淚以養成活氣。之人物。而必不可妄學春秋。侈衰鉞於一字二字之間。使後之讀者。加注釋數千言。猶不能識其命意之所在。吾以爲書法者。當如吉朋之羅馬史。以偉大高尚之理想。褒貶一民族。全體之性質。若者爲優。若者爲劣。某時代以何原因。而獲強盛。某時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後起之民族。讀焉。而因以自鑑。曰。吾儕宜爾。吾儕宜爾。而不可專獎勵一姓之家奴。走狗。與夫一二矯情。時行陷後人於狹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無復發揚。踏勵之氣。君不讀龍門史記乎。史公雖非作史之樞軌。至其爲中國史家之鼻祖。盡人所同認矣。史記之書法也。豈嘗有如廬陵之新五代史。晦菴之通鑑綱目。咬文嚼字。矜飾智斷。斷於總小功之察。而問無齒決者哉。

論紀年(懸談三)

或問新史氏曰子之駁正統論辯矣雖然昔之史家說正統者其意非必皆如吾子所云也蓋凡史必有紀年而紀年必藉王者之年號因不得不以一爲主而以餘爲閏也司馬溫公嘗自言之矣資治通鑑卷六十九新史氏曰審如是也則吾將更與子論紀年余於丁酉冬理一稿後登活議報中今演舊說而更發明之

紀年者何義也時也者過而不留者也立乎今日以指往日謂之去年謂之前年謂之三年前十年再推而上之則詞窮矣言者既凌亂而難爲之名聽者亦惑而莫知所指矣然人生在世則已閱數十寒暑其此年與彼年交涉比較之事不一而足而人之愈文明者其腦筋所容之事物愈多恒喜取數百年數千年以前之事而記誦之討論之然年也者過而不留者也至無定而無可指者也無定而無可指則其所欲記之事皆無所附麗故不得不爲之立一代數之記號化無定爲有定然後得以從而指名之於是乎有紀年凡天地間事物之名號其根原莫不出於指代而紀年亦其一端也

凡設記號者皆將使人腦筋省力也故記號恒欲其簡不欲其繁當各國之未相通也各自紀年蓋記號必不能暗同無可如何也及諸國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其代數記號各參差不相符則於人之腦筋甚勞而於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據其義曰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後改元所以齊萬而爲一去繁而就簡有精意存焉也孔子前皆各國各自紀元詳見紀年公理

既也紀年之性質及其公例矣然則一地之中而並時有數種紀年固爲不便百年之內而紀年之號屢易其不便亦相等矣何也一則橫繁一則豎繁也是故欲去繁而就簡者必不可不合橫豎而皆一之今吾國史家之必以帝王紀年也豈不以帝王爲一國之最巨物乎哉然而帝王在位之久無過六十年者康熙六十一年在中國數年中實獨一無二也其短者或五年或三年或二年一年乃至半年加以古

代一帝之祚改元十數以前無年號晉亂繁雜不可窮詰故以齊氏紀元編所載年號合正統僞計之不下千餘即專以史家所謂正統者論計自漢孝武建元以前無年號以迄今光緒二千年間而爲年號者三百十有六今試於此三百十六之中任舉其一以質諸學者雖極淹博者吾知其不能具對也於是乎強記紀元遂爲談史學者一重要之學科其蹊蹌筋於無用亦甚矣試讀西史觀其言幾千幾

百年或言第幾世紀吾一望而知其距今若干年矣或有譯本以中國符號易之而曰唐某號某年宋某號某年則莽然不知其何指矣西書而易以中國年號最爲無理非惟混淆難記亦非從主人之義若言中國事而用西歷其謬更不待言矣夫中國人與中國符號相習宜過於習他國矣然難易若天淵焉者何也一極簡一極繁也苟通此義則帝王紀年之法其必可以久行於今日文明繁備之世復何待言

西人之用耶穌紀元亦自千四百以來耳。古代之巴比倫人以拿波納莎王爲紀元。在今西歷紀元前七百四十七年希臘人初時以執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年紀之。其後改以和靈比亞之大祭爲紀元。當紀元前七百年羅馬人以羅馬府初建之年爲紀元。當紀元前七百年回教國民以教祖摩哈麥德避難之年爲紀元。當紀元後六百年猶太人以舊約創世記所言世界開闢爲紀元。當紀元前三千七百六十一自耶穌立教以後。教會以耶穌流血之年爲紀元。至第六世紀。羅馬一教士倡議改用耶穌降生爲紀元。至今世界用之者過半。此泰西紀年之符號。逐漸改良。由繁雜而趨於簡便之大略也。要之苟非在極野蠻時代。斷無以一帝一號爲紀元者。有之其惟亞洲中之中國朝辭日本諸國而已。日本近亦以神武天皇開國爲紀元

曰然則中國當以何紀。曰昔上海強學會之初開也。大書孔子卒後二千四百七十三年。當時會中一二俗士聞之。舌橋汗下。色變。曰是不奉今王正朔也。是學耶穌也。而不知此實太史之例也。史記於老子列傳。大書孔子卒後二百七十五年。而其餘各國世家皆書孔子卒。此史公開萬世紀元之定法也。近經學者討論。謂當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紀。不如以孔子生紀。至今各報館用之者。既數家。達人著書。亦往往採用。此號殆將易天下矣。用此爲紀。厥有四善。符號簡紀。憶易一也。不必依附。附民賊紛爭。正閭二也。孔子爲我國至聖。紀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愛國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國史之繁密。而可紀者。皆在孔子以後。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者。則用西歷紀元。前之例。逆而數之。其事不多。不足爲病。四也。有此四者。則孔子紀元。殆可以俟諸百世而不惑矣。或以黃族鼻祖之故。欲以黃帝紀。或以孔子大同托始。故欲以帝堯紀。或以中國開闢於夏后。故欲以大禹紀。或以中國一統於秦。故欲以秦紀。要皆以事理有所窒於公義。無所取。故皆不足置辨。然則以孔子生紀元。殆後之作史者所宜同認矣。紀元之必當變也。非以正統閩統之辨而始然也。然紀元既不以帝號。則史家之爭正統者。其更無說以自文矣。不然。以新莽之昏。唐武后之淫暴。而作史者。勢不能不以其始建國。天鳳地皇。光宅垂拱。永昌天授。長壽延載。天冊登封。神功聖曆。久視長安。等年號。廁之於建元之下。光緒之上。其爲我國史污點也。不亦甚乎。況污點國史者。又豈直新莽武后乎哉。

斯巴達小志

發端

中國之新民

歐西惟古代近代有歷史。而中世無歷史。非無歷史也。其歷史黑闇而不足道也。故讀歐西中世之歷史。與讀中國數千年之歷史。無以異。若其古代近代。則爛然放大光明矣。古代歷史。國別雖多。要其中心點。不外希臘羅馬。希臘歷史。建國不尠。要其中心點。不

外斯巴達雅典

論者曰。雅典為文化之祖國。斯巴達為尚武之祖國。斯固然也。又曰。雅典為自由政體之祖國。斯巴達為專制政體之祖國。似也。然未得其真也。斯巴達之專制與東方所謂專制者大異。彼蓋民權之專制。非君權之專制也。斯巴達置兩王。置五執政官。置元老議會。國民議會。置兩王者。使互相牽倚。不能獨行其專制也。一國主權全在五執政官之手。而此執政官每年更任。由元老國民兩議會選舉之。其民權之昌明何如也。近世立憲君主國皆以「君主無責任」之文載諸憲法。且言君主不能為惡。夫君主何以無責任。何以不能為惡。其責任皆大臣代負之也。善督士憲法第四十四條云。各大臣代國王負其責任。凡關於政府之公。文。必使責任大臣一名連署。方為有效。其餘各國憲法。亦大略類是。故憲法立而革命之慘劇可以永絕。所革者責任大臣而於君主無與也。此誠過渡時代絕妙之法門也。而其精神其體例實自斯巴達啓之。斯巴達實今日至世界十數強國文明國之祖師也。

墨子非攻。春秋無義戰。雖然。此自宗教家救時之言。大同太平以後之義。而決非可以施諸今日。且按諸天演物競之公例。其勢抑有不能至者也。故尚武精神為立國第一基礎。識者所同認矣。而自今以往。二十世紀之世界。更將以此義磅礴充塞之。非取軍國民主主義者。則其國必不足以立於天地。然則今後有國民之責任者。徒法雅典而不足以自善。其不能不兼法斯巴達昭昭然也。故雅典為十九世紀之模範。斯巴達為二十世紀之模範。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時代也。其所爭者在國內君與民之間。故當法雅典。二十世紀。民族帝國主義時代也。其所爭者在木國與他國本族與他族之間。故當法斯巴達。安在乎斯巴達之可以歧視也。

凡世界之文明國。未有不為「法治國」Rechtsstaat者也。但其民智開。民德盛者。則其民不假他力。而能自範於法之中。故監督之責。可以稍殺。其民智稚。民德弱者。則其民未能以自力。以與法相決。故監督之權。不得不嚴。但使其法為眾人而立。經眾人所認。而與眾人共守之。則以專制之手段。行法乃正。所以進其民而成。就其可享自由之人格而已。中國以專制聞於天下。然專制尚非所患。所患者。彼非有法之專制。而無法之專制也。故四萬萬人。若散沙。然暴君汗吏。得以左右其手。強鄰外敵。得以吮剝其膚。然則救今日之中國。莫急於納一國國民於法之中。夫古今中外之「法治國」。其整齊嚴肅秩然。不可亂凜然。不可犯者。孰有過於斯巴達乎。斯巴達實今日中國之第一良藥也。作斯巴達小志。

第一節 斯巴達立國起源

希臘人凡分四族。曰德利安族 Dorian 曰渥奇安族 Achaean 曰埃阿尼安族 Ionian 曰伊阿里安族 Aeolian 而斯巴達實德

利安族之代表也。皮羅波尼梭 Peloponnesus 之南岸。本希臘全國發祥古地。而渥奇安族所居也。至紀元前一千一百年頃。德利安族侵而代之。歷史上名爲希臘人種大遷徙之時代。德利安人既宅斯土。於其間有三國起焉。曰亞哥士 Argos 曰米士尼亞 Messenia 曰斯巴達。而亞哥士襲前王正統之名。得地最廣。乃數傳以後。亞哥士以占形勝而轉弱。斯巴達以處多難而獲強。則亦有故。蓋斯巴達國雖小。而在天羅達河之下。游宅於平地。加以四面環山。常保持德利安人強武之舊習。又其地土人勢甚猖獗。全州皆爲渥奇安舊裔所分布。斯巴達人如以軍隊屯營於敵國中。刻苦稍弛。則滅亡相隨。其所以不能不實行專制政治者。以此其所以能養成尙武之習。以霜全希者亦以此。

第二節 來喀瓦士之立法

紀元前八百八十年。斯巴達有大立法家來喀瓦士 Lycurgus 者起。時去斯巴達建國百餘年矣。來喀者。斯巴達之王族也。斯巴達本爲兩王合治政體。蓋德利安人之侵入斯土也。與土著雜居。凡爲六族。無所統一。後乃於六族中。選其二爲王。來喀即其中之一王之子也。少時被讒去國。歷覽外邦。先往格來特島。此島者德利安族原居之地也。政治最美。或謂後此來喀所定憲法。多取則於是云。其後復往埃阿尼亞。又往埃及。往印度。在外十餘年。乃歸國。人民歡迎之。使佐王改革國政。來喀乃託於天神所命。以制定法案。雖反對者不少。卒排萬難。以行之。如是者有年。猶欲舍其身。以成就此制。使垂久遠。乃告國民曰。吾受神命。當復游外國。但非待吾歸來。勿改斯法。則國家之福永無疆矣。遂去。不知所之。竟不歸也。或言實自沈以死云。而斯巴達人遵其教。不敢紊易者。五百年。遂使斯巴達爲世界空前絕後第一完備之軍國。常執全希臘之牛耳。噫嘻。哲人之功在社稷。不亦偉乎。

案凡所謂國家者。必立法。行法。司法。三機關具備。若缺一者。不得爲真國家也。中國數千年來。無立法之事。惟姬公之周禮。頗近之。然亦僅有行政法之一部。不足爲國法之全體也。歐西則當數千年前。即有來喀瓦士梭倫兩人傑。專任立法。其政治之日漸發達。不亦宜乎。

又案凡人終身不出國門一步者。則只有本群之智識。而無他群之智識。且既無他群之智識。即本群之智識。亦不完備矣。來喀所以能爲斯巴達創此大業者。皆由放逐居外十數年之賜也。

第三節 斯巴達之政體

斯巴達之政權機關有五。一曰王。二曰元老議會。三曰國民議會。四曰執政官。而王有二人。執政官有五人焉。皆來喀瓦士之憲法。

所明定者也。

(一)王。斯巴達之王。其主權悉如荷馬時代。荷馬者希臘古代之詩人也。古代事跡不可考。荷馬詩所載者。史家稱為荷馬時代。王也。者國民之祭司長也。每月必代人民祈禱於

「焦土」見本節之壇。全國中到處有其采地。且常受人民之貢獻。其死也。布告全國。數千人相會。以十日間行大葬禮。雖然其名則

高。其權實微。一國政權實在五執政官之手。要而論之。王者祭司長也。裁判長也。外征時之元帥也。於元老議會則為議長也。於國

民議會則有發言權也。至其所以必置兩王者何也。蓋利其互相軋轢。以王制王。希臘諸邦欲坊專制而廢君主政體。斯巴達則增

益利用之。至其所以為坊一也。二王之制。恰與羅馬之廢君而置兩「孔蘇」執政官之意也者相同。又斯巴達之王不許與外國結

婚。亦不許兩王室互相為婚。蓋一則防其與他王族相結託。藉聲援以增其權也。一則使兩王族永不歸於混一。長保其對峙之形

也。然則斯巴達政體名為君主制。而實則貴族共和制也。

案斯巴達政體為天下古今最奇之政體。無一不與尋常異。而二王亦其一端也。中國古訓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不以二之

則國不能立乎。而斯巴達行之數百年。為上古第一強國。則又何也。國為王之國。則一而不能二矣。國為民之國。則一之亦可多

之。亦可有之。亦可無之。亦可故。觀今日美利堅法蘭西政體。而知無主乃亂之言不足信也。書經所言。則君主也。非謂去信也。若指主權言。則固無以難矣。觀上古斯

巴達羅馬時代。政體而知民無二王之說不足憑。此豈目論之儒所能解也。雖然吾中國固未始無之矣。周人流厲王於彘。而

周公召公執政。號稱共和者十四年。此正與羅馬之「孔蘇」若合符節者也。

又案斯巴達之王。實與今世英國之君主無異矣。雖謂民權發達之極點可也。

(二)元老議會。斯巴達之王。一如荷馬時代。有元老議會以爲之輔弼。所異者彼則一切政事由王決定。而授意於元老。此則王

不能專斷而已。凡審判重罪。權悉在於元老。王不過爲之議長耳。其資格與他元老無異。元老議會之議員。併兩王而其數三十

人民。統分三種。每族復別十部。部各出一人爲代表。二王實代表其中之二部也。其任議員終其身。由國民議會選舉之。非六十

以上免功役者。不得與選。此議會之職。兼立法行政司法三權。每一法案由元老會議提出。非已表決者。不得提之於國民議會

其所最要者。則審判重罪。關於斯巴達人之生命者也。又有監督人民品行之權利義務云。

(三)國民議會。斯巴達王每月最少。必須以一次集會。全國民凡自由民。得以其時露集於天羅達河濱之大地。共議決國家大

事。凡與外國宣戰。媾和。締約。及元老議員高等官吏之選舉。憲法之應否修改。其權皆屬於國民議會。就其外觀之。似全握一國之

主權雖然實非也。蓋此議會無權以提出各種法案。惟於元老議會所已決之案。或贊成。或反對而已。既無修正之權。復無討論之權。也。非得政府之許可。無論何人不得演說。其取決也不以投票。依軍隊之例。舉手以示可否。故國民議會實則為元老議會所操縱也。年在三十以上者。未經犯罪。剝奪公權者。皆得與選。

(四) 執政官 執政官號曰「埃科亞士」(Ephors) 譯言監督也。凡五員。任一年為期。每歲由人民公舉之。此官自昔已有。後經來喀新法。職掌大變。權力益加。主擁護國法。監督國家一切公私。以維持公共之秩序。檢察群吏。有賞罰之全權。審判民事。斷重大之訴案。乃至人民日用飲食之事。一切得干預之。可以隨時召集元老國民兩議會。提出種種法案。凡國家財政外交一切最高權。均歸其掌握。國王每月必向「埃科亞士」以守憲法。行特權。自誓。埃科亞士則代表國民而奉答曰。王若不背此誓。我等決不侵犯王權。如是者。以為常。又每九年則以王之有無過舉。筮諸神。祇若有災異。則埃科亞士提議使元老議會糾察王。國中一私人皆有權。訟王於「埃科亞士」。埃科亞士有權聽其訟。且得據法律。停王權若干月。若干年。其重者或逮王。而與諸理王之見。埃科亞士例須起立。當埃科亞士任內。其權蓋無限也。然所以限之者。則其任期不得過一年也。非五人。悉盡諸不能辦理各事。也要其立法之主腦。在張民權而已。

案古今言專制政體者。必數斯巴達。就此觀之。可見斯巴達果非君主之專制。而人民之專制也。但其所謂人民者。固民中一小部分耳。質而言之。則斯巴達民權之盛。殆有非今日歐美諸國所能及者也。夫立憲君主者。過渡時代之政體也。而此之過渡。直互數千年。遠溯斯巴達。近洎英倫。彼之所以戴此君主者。其精神一也。夫所謂「埃科亞士」者。與英國首相以巴力門 Parliament 多數黨之領袖為之者。何以異也。而英皇以神聖不可侵犯之條。著諸憲法。斯巴達則王可以被逮。焉非英國君權強盛之徵。而實其馴服之徵也。

又案漢制天子為丞相起天子為丞相下與亦頗與斯巴達相類

第四節 斯巴達民族之階級

凡區國民為三階級。第一級曰「斯巴忒亞泰」(Spartatatai) 第二級曰「巴里阿以概」(Perioikoi) 第三級曰「黑博士」(Helots) (一) 斯巴忒亞泰 即所謂斯巴達人。德利安族之子孫。有完全之公民權者也。一國官吏。惟彼等得任之。彼等居於斯巴達。而得名田於附黎。近哥尼亞之諸地。使「黑博士」耕作之。而歲徵其貢租。但須守二律。乃得享其公權。以傳諸子孫。二律者。(一) 服

從來喀瓦士之訓練法。二。負擔公共食場之費用是也。食場制度詳下彼等有權以名最良之田。但不得增加。謂築舍他人不得賣售不得贈與人借與人子孫世襲其產。絕嗣則以歸諸國家。歸回國家後授之誰某則王之權也。惟各人於所有土地區域例附屬以兵役之義務。斯巴忒亞泰人凡分三族。族各三十部。部各三十黨。黨各三十戶。其在本級之人本皆平等也。其有不能守前二律者則降其權一等。故有優等公民 Omotol 劣等公民 Yponoieos 之分焉。然劣等公民亦可以復其權。凡「斯巴忒亞泰」人例不自耕穡。至商工業則尤其所禁也。

案此制酷似周禮管子其族部黨戶即鄰里鄉鄰卒伍連正之類也。凡名田者必帶兵役之義務。即鄉出兵車若干乘甲士若干人之類也。民名田而不得自私即井田貢徹之類也。蓋封建制之完備者也。

(二) 巴里阿以概 住居邊徼之義也。黎哥尼亞州之沃壤悉歸斯巴忒亞泰人所有。而「巴里阿」居其周圍山地專從事開礦及工商。故得此名。此種人無參與斯巴達國政之權利。亦無服從來喀訓練之義務。有時為重鎧兵以從軍役。故兵事上之訓練亦受一二焉。彼等皆自由民得任意名田而貢稅於國王。雖然不得有完全之公民權。不得與「斯巴忒亞泰」人通婚。

(三) 黑埽士 黑埽士者農奴也。隸屬於土地而為「斯巴忒亞泰」人服勞作者也。雖然與尋常奴隸稍異。不能隨意買賣。惟隨土地土地之主權易人則此種人亦因而易主。蓋「黑埽士」者非斯巴達人私有之奴隸。實斯巴達國家之奴隸。而分布之於各人土地者耳。故雖在豐年地主不得逾額以徵其貢稅。凡「黑埽士」皆冠皮冠服毳衣以示別他公民。戰時則攜輕兵器以從斯巴達人之後。此種人本前此之士著也。初時抵抗「德利安」族最力。雖力屈為奴。其恨未嘗一日忘。斯巴達人為防其謀叛。故行軍圍主義以壓制之。來喀瓦士之制度皆為防制彼等而立耳。

以上三級其位第一者有完全之公民權者也。位第二者雖不有之。然尚有幾分之公民資格者也。位第三者無權利之奴隸也。其人口多寡之比例第一級最少。第二級三倍之。第三級二十倍之。其後「斯巴忒亞泰」人日漸減少。至阿里士多德時僅餘千人。後竟以此致衰亡。

第五節 斯巴達之國民教育

來喀瓦士之立法其重且嚴者不在政體而在人民之日用飲食及其教育也。蓋斯巴達之建國本於他族而奪之地。環其臥榻者皆仇讐也。故非常戰常勝則不能保其主權而非身體精神皆優於所敵則亦不可以斷戰勝。來喀有察於是故取教養之權全歸

於國家之手。凡「斯巴武亞泰」人之初生也。先由官檢察其體格。不及格者。則委棄諸山中。故身體稍弱之嬰兒。非死則亦夷於第二第三級之列而已。其意以爲凡公民者。生而有護國之責任。苟不堪此責任者。而猶煦育之。是危國之道也。其及格者。復以葡萄酒浴之。是亦羸弱之嬰。所不能受者也。兒童生六年。受家庭教育。及至七歲。則使離家。以入所謂幼年隊者。有特別官吏。保傅指揮。而受元老議會之監督焉。其教育。專重體育。翦髮使短。跣足裸體。以爲游戲。睡則疊蘆爲榻。衣則冬夏同服。食則賦以最薄之糜。使游獵山林。以自給補務。養其耐寒暑耐飢渴之習慣。其有過失。則施以極嚴酷之鞭撻。以驗其能受與否。往往繫縛於神壇之前。集其父母宗族而笞楚之。雖血灑祭壇。而顏色自若。從未有一發呻吟之聲者。蓋以流血爲榮。以流淚爲恥也。所以教之者使然也。

案立於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世界。豈惟智力之爲急。抑體力亦特重也。近世各國學校。以體育爲第一要著。雖不如斯巴達干涉之甚。然其精神則不相遠矣。中國以善傳種聞於天下。然爲父母者。率皆羸弱。猶後早婚。早育。男女皆未成熟。而生子。其所生之者。羸弱及必加甚焉。惡種相傳。每下愈況。人數雖多半奄無生氣。不待敵國之蹙之而已。萎黃憔悴。凋瘵零落。不能自存矣。安得有來喀瓦士其人者。起而一掃其毒也。

年三十始爲成人。則使之結婚。得參與國民會議。可被舉爲官吏。雖結婚後。仍不許食息於家中。日則就公共會場。以會食。夜則入營帳。以就寢。其夫婦得相合。并者。常不過一兩刻間耳。其妻常爲男裝。然後得見夫於兵營。史家布特管言。斯巴達人往往有既舉子二三。而夫婦未嘗相見於日光之下者。非過言也。雖然。既成年者。毋許不結婚。蓋以爲結婚者。對於國家之義務也。護國之要圖也。或有因人地之宜。而兄弟共娶一妻者。又既婚後若干年。而不育。則國家例得使其離婚。凡此皆所以爲「斯巴武亞泰」種人計也。自七歲以上至六十歲以下。皆依此嚴格以訓練之。

斯巴達人。雖在平時。一如戰時。雖在鄉里。一如臨陣。凡男子皆須會食於公共食桌。Syssitia。每桌額定十五人。有新來者。必須得全桌員之同意。乃許加入。一國人除「埃科亞士」之外。皆有會食之義務。雖國王亦不得自別。異各員每月須納一定之食物。與些少之貨幣。以爲食場之費。其不納者。則剝奪其Spartan之公民權。惟國王之食費。則以國帑支辦之。在食桌時。縱談國事。頗極自由。少年子弟。每從此得政治上之智識焉。

文學者。斯巴達人所最蔑視也。彼以此爲武士道之毒賊。故演說雄辯。亦斯巴達人所不喜。其發言也。惟以簡潔詞達而已。今日歐西稱此種論辯。爲黎哥匿派。斯巴達所在地。名黎哥匿亞。故雖然。彼等未嘗吐棄詩歌。荷馬之詩。斯巴達人所常誦誦者也。此外復有侑神樂歌。軍

中鏢歌。日夕高吟。以為娛樂。若夫詞賦戲曲。則視為下等社會行樂之具。無厝意者。農事則委諸黑騎士。工商則委之「巴里阿以概」。其斯巴達公民。專從事於武藝及田獵。其赴戰場也。服深紫之馬褂。捲勇壯之美髯。携笛及絃鼓。勇前進。其臨敵也。恰如赴宴。盛裝美飾。和樂融融。同食桌之友。相提携。以共生死焉。

案觀此而斯巴達軍隊之精神。從可見矣。蓋以軍事為國民唯一之責任。以軍事為修身唯一之目的。以軍事為人生日用唯一行樂之具。其訓練也。自有生而已。然其團結也。自平昔之親愛。其以軍國主義。雄視千古。不亦宜乎。

斯巴達教育制度。不徒在男子也。而尤在婦人。其於女子也。不視為家族之一部分。而視為國家之一部分。故男子之尊重婦人。有非自餘各國所能及者。而婦人亦深自重。自知其責任之所在。史稱有他邦一貴族婦人。嘗語斯巴達黎阿尼他之后曰。「惟斯巴達婦人能支配男兒。」后答曰。「惟斯巴達婦人能生男兒。」夫婦人亦孰不生男兒。而後之為此言也。蓋以必如斯巴達人男兒。乃真男兒也。又以斯巴達之男兒。無一人而非男兒也。故其婦人皆以代一國產育勇壯之國民為修身大業。至如女紅烹飪之事。非其所厝意也。凡女子。皆與男子同受嚴格之教育。專以蹴鞠。角。船。圖。拳。各種體操。術。使之相競爭。少女之體操場。使少男圍堵。而觀焉。少男之體操場。使少女圍堵。而觀焉。其技術之高。下優劣。則互相以讚美。而指摘之。以是為激勵。以是為訓練。雖然其男女之別。肅肅如也。婦女人格之高。尚純潔。舉希臘諸國。未有能斯巴達人若者也。

斯巴達婦人愛國之心。最重。妻之送其夫。母之送其子。以臨戰場也。輒祝之曰。「願汝携楫而歸。來。不然。則乘楫而歸。來。」有一母生八子者。蔑士尼亞之戰。悉死於國難。而斯巴達卒以大勝。及奏凱招魂。其母不識一滴之淚。乃高聲而祝曰。「斯巴達乎。斯巴達乎。吾以愛汝之故。生彼八人也。」當時以此名語。被諸詩歌。傳為美談。即此亦可見斯巴達婦人以愛國心。激厲男子。而其所以立國之精神。亦於此可見矣。

案讀斯巴達史。而不勃然生尚武愛國之熱情者。吾必謂其無人心矣。吾嘗讀杜詩曰。「爺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又曰。「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仃。白水暮東流。青山聞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又曰。「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付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又曰。「今君往死地。沈痛迫中腸。一讀之。未嘗不嗒然氣結。黯然魂傷也。夫同一送子也。同一死難也。而此斯巴達婦人之言。何其飛壯淋漓。使千載下讀之。猶凜凜有生氣也。雖曰民賊之戰。與國民自為戰。其道大異乎。而吾國人之柔弱。異為數千年歷史之辱者。其果何

日而始能一雪也。嗚呼！以二萬萬堂堂鬚眉其見地曾無一人能比斯巴達之弱女耶。嗚呼！

又案史記斯巴達女子愛國美談甚多。錄其一。二波斯之役。敵帥嘗遣說客賄賂斯巴達王格黎阿迷尼。王將許之。王有八歲之女在側。厲聲曰。父王乎。父王乎。豈可人五十打靈一打靈約當中國一千兩之阿堵物而易斯巴達乎。王乃悚然謝來使。又有波里尼亞者。嘗謀反。敗逃入某神廟之一室。國人圍之。其母憎其不忠也。率衆人運石堵其門。以致捕焉。皆歷史上之佳話也。又羅馬史中之愛國婦人。亦先後輝映。今擇取其一。事與此相類者。附記之以資觀感。紀元前四百八十八年。羅馬有倭西亞之難。其原因由羅馬一貴族名戈利阿拉拿者。欲廢護民官。爲市民所逐。奔倭西亞國。說其王假其兵。以攻羅馬。殆將陷矣。遣人求和於戈利。使者三反不許。最後乃決議遣其母及其妻子乞哀焉。戈利之母服衰經示國哀也。率貴族閹秀百數十人往敵壘。戈利雖殘暴。然爲天性所動。一見便欲與母接吻。母肅然正容却退。峻詞拒之曰。爲敵人耶。爲骨肉耶。今尙未分明。將軍安得近妾也。於是乃率衆人納頭三拜。爲羅馬請命。戈利放聲大哭曰。天兮。母兮。兒以母之故。救羅馬。母以羅馬之故。殺其兒。雖然兒知罪矣。遂班師……

第六節 斯巴達行政瑣紀

來喀瓦士所行善政不一端。於前節所舉之外。其最著者。曰均田法。蓋來喀以前。斯巴達國情。莽亂無紀。而其因率起於財產之不均。國中土地。皆歸少數富人之掌握。其餘多數無立錫地。來喀瓦士乃分斯巴達所屬之土地爲九千區。凡「斯巴忒亞泰」人占一區焉。來喀時代斯巴忒亞泰凡九千人。分斯巴達屬以外大之黎阿尼亞土地爲三萬區。凡「巴里阿以概」人占一區焉。無大小無貴賤一切平等。

案近世哲學家論自由平等兩義。如狼狽之相依而不可離。然來喀瓦士之制度。其不自由。千古無兩也。其平等。亦千古無兩也。斯巴達之治。無一不奇。此亦其一端。

斯巴達之土地財產。皆公物也。人民不有私財。故法律不禁盜竊。非惟不禁。且獎勵之。蓋將以此練其術智云。但盜竊而爲人所覺。則責其不智。而嚴罰之。嘗有一少年竊一狐。隱諸懷中。至被狐抓破其臍。終不肯放露之。使人見。泰西至今傳爲談柄。

案此等法律。真非異邦人言。思擬議之所能及。然其人重名譽尊法律之心。亦可見一斑矣。斯巴達所行用之貨幣。皆以鐵錢。其金銀一切禁之。或曰。是亦來喀瓦士所制定。或曰。不然。來喀以前。固未嘗一用金銀也。

懋遷居奇以求贏利者。斯巴達人最賤也。故此等事業。一委諸「巴里阿以概」人。當時「斯巴忒亞泰」之所以強。在此後。此斯巴忒亞泰之所以衰。亦未始不在此。

來喀瓦士為欲保存其質朴武勇之國風也。故嚴禁內外交通之事。凡「斯巴忒亞泰」人不許移住他地。移住者處以死刑。蓋彼之政體軍政也。移住者視之與逃營無異。亦固其所。又不惟移住而已。即游歷國外。亦非得政府之許可。不能妄行。而其游歷有大不易易者。蓋國幣之外。不許攜帶。而其國幣則鐵幣也。不能行於國外。凡攜帶金銀者。處以死刑。要之皆以限制國民之他適而已。其他國人亦非受政府之許可。不得入境。遠其後也。斯巴達之諸港。無外船之帆。斯巴達之諸邑。無外客之跡。皆來喀瓦士制度之結果也。

第七節 來喀瓦士以後斯巴達之國勢

以。來。喀。瓦。士。之。訓。練。遂。能。使。九。千。之。斯。巴。達。人。成。為。一。人。以。九。千。之。斯。巴。達。人。而。制。二。十。餘。萬。之。低。級。人。以。九。千。之。斯。巴。達。人。而。雄。長。數。百。萬。之。希。臘。人。以。九。千。之。斯。巴。達。人。而。能。統。率。列。邦。以。挫。勢。力。滔。天。之。波。斯。人。近。世。國。家。學。者。常。言。必。須。有。二。萬。人。以。上。乃。可。以。成。一。國。之。資。格。若。斯。巴。達。者。以。此。區。區。之。衆。而。輝。國。民。之。名。譽。於。一。時。而。垂。歷。史。之。光。榮。于。萬。世。嗚。呼。可。不。謂。盛。耶。可。不。謂。異。耶。

當。波。斯。王。德。雷。亞。士。之。再。舉。以。伐。希。臘。也。紀元前四九〇。擁。十。餘。萬。之。精。兵。汎。數。百。艘。之。戰。船。先。遣。使。風。諭。希。臘。列。邦。使。獻。水。土。以。納。降。列。邦。皆。望。風。而。靡。及。至。斯。巴。達。斯。巴。達。人。則。責。其。無。禮。繫。使。者。投。之。於。井。曰。汝。欲。我。水。土。吾。今。以。與。汝。嘻。何。其。壯。也。以。常。理。論。之。此。豈。非。所。謂。以。卵。禦。石。以。螳。當。車。者。耶。而。彼。毅。然。行。之。而。不。憚。者。有。所。恃。也。所。恃。者。何。曰。軍。國。民。之。精。神。是。矣。

案。波。斯。遣。雅。典。之。使。者。雅。典。人。亦。投。諸。深。溝。蓋。亦。針。對。其。水。土。之。言。也。當。時。有。敵。愾。之。氣。魄。者。惟。此。兩。國。耳。其。狎。主。希。盟。蓋。亦。宜。哉。

斯。巴。達。之。國。都。不。設。城。堡。至紀元後四百年頃馬士德尼亞時代始。惟。以。斯。巴。達。人。之。愛。國。心。以。為。之。防。古。語。曰。衆。志。成。城。其。能。實。行。之。者。惟。斯。巴。達。人。耳。近世各國之無城堡不在此論蓋非以為不必恃也。斯。巴。達。人。常。挑。戰。於。其。敵。曰。君。胡。不。射。吾。正。苦。炎。熱。願。於。君。等。萬。矢。如。雨。之。下。稍。殺。烈。日。之。威。以。得。一。酣。戰。君。胡。不。射。此。非。容。氣。也。非。大。言。也。蓋。以。斯。巴。達。人。之。眼。睨。其。敵。無。所。謂。衆。無。所。謂。寡。無。所。謂。弱。無。所。謂。強。一。與。相。遇。則。所。向。無。前。蓋。斯。巴。達。人。之。尚。武。習。也。而。幾。於。性。也。器。械。的。也。而。幾。於。理。想。的。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

武德。

當來喀瓦士時代。斯巴達之領土。不過黎哥尼亞之一小部分。恰如屯營於敵國之中央。然藉此訓練之成績。未幾遂併吞全土。亞尼士。其勢如旭日升天。更不可遏。復求新地於他方。於是黎哥尼亞之北。有亞爾哥士一國者。其國王富海頓。威名素著。握皮羅彼尼梭半島之霸權。其後因祭典之爭。兩國開戰。端。斯巴達人破之。略其地之大半。於是始定。羈於皮羅南北岸。時紀元前八百年頃也。

得隴望蜀。人情之常。斯巴達既振威於皮羅。猶以為未足。窺其西鄰。莫士尼亞國之饒沃也。乃以輿場民婦爭鬪事藉口。開戰。端。自紀元前七百四十三年至七百二十四年。凡互二十年間。莫士尼亞人。知斯巴達之志不滅。國不休也。故出死力以抵抗。而卒不能敵。遂舉國以入斯巴達之版。此後蔑人潛謀獨立。再血戰者四年。遂無成功。紀元前八五年。亞爾哥士亦一度謀恢復。亦為斯巴達所敗。元紀元前七五四年。於是斯巴達遂為南希臘最強之國。執牛耳以盟諸侯。

當時與斯巴達並起。其勢力各蒸蒸日上。為兩平行線形者。則雅典也。雅典為過狄加^{Δελφ}之首府。自梭倫^{Solon}。克里士的尼^{Kleisthenes}。制定憲法。實行自由平等政體。鼓舞國民愛國精神。嗷嗷乎為中希臘之主盟。兩雄相遇。其衝突安可得免。當雅典人之得志於比阿西亞也。紀元前五〇六年。斯巴達會合同盟軍。欲問其罪。戰雲慘淡。殆將破裂。忽有波斯人來侵之警。閭閻之爭立解。同仇之念旋興。遂各捐私嫌。組織大同盟。以拒強敵。時雅典以海軍著。斯巴達以陸軍名。兩者勢力不相上下。然以令出兩途。兵家所忌。乃推斯巴達為盟主。海陸總督之權。悉歸其手。此雖由雅典能讓之美德。而斯巴達人浴來喀瓦士之遺澤。實力震於殊俗。亦可概見矣。是役也。波斯人於撒拉迷士。布拉的亞。迷茄兒諸地。三戰三北。自茲以往。不能復引兵而西。斯巴達國勢之盛。至是達於極點。

案讀此可以見當時希臘人公益之心矣。對於內而甲團與乙團之爭。寸毫不肯讓。一旦異種大敵起。則忽棄小忿。握手同胞。文明國民。不啻如是。耶使希臘而能永保持此精神也。則希臘雖至今存可也。未葉不悟。自相携貳。以滅取亡。悲夫。

第八節 斯巴達之缺點

凡天下事。倚於一偏。走於極端者。其所成就之結果。必較尋常為加良。而其所受之流弊。亦較尋常為加劇。於議論。有然於制度。亦有然。故斯巴達之缺點。不可以不論。

(第一)重體力而輕智力。德育智育體育三者為教育上缺一不可之物。彼斯巴達人自有斯巴達之道德。今勿深論。至其蔑視智育太過。則立法人有不得辭其咎者。彼恐文學為武事之累也。雖然。即以武事而論。非有達觀之智識。則其武功亦不可終。不觀夫紀元前四百七十九年。馬德尼亞人率波斯以陷雅典之役乎。斯巴達人背盟約而不相救。惟握哥靈士海峽以求自固。吾固彼非畏敵也。實其闇於大局。昧於戰略使然也。而斯巴達自茲以後。遂不振矣。此不過其現象之一端。偶然表見者。實則其受病早。自數百年以來。而未流特承其敝而已。

(第二)務內治而忌外通。人之不能以區區一小羣而孤立於世界也。勢也。群與群相通。則能吸取他群之智識。以自利其群。而斯巴達忌之如蛇蝎焉。我雖不往。終不能禁人之不來。況我正欲有所大往。而烏可以不利用人之小來哉。斯巴達人自造出一種矜別人格於天地之間。高自位置。而不欲易種於茲。邑志固可嘉。而無奈其終不適於天演之公理。故後此與雅典相遇。而終不能不為之下也。

(第三)善保守而乏變通。來喀瓦士之制度。治來喀時代之斯巴達。而利賴無窮。然來喀所以立此制者。有其目的所在。目的既達。斯百尺竿頭。當進一步矣。而斯巴達不然。則徒法之弊也。不法法固不可以治國。法尤不可以治國。來喀之制。所以法也。數百年後。而來喀之法。已成不法矣。彼英國之能以「法治國」為一世師也。為其法乎。抑有更存於法之外者乎。英國以「不文憲法」。高視濶步於世界。蓋所重者。法之精神。非法之機械也。而斯巴達則機械焉者也。彼斯巴達數百年之歷史。實來喀瓦士一人之傳記而已。舍來喀則無斯巴達。來喀不可復生。而斯巴達遂長此終古。吾聞來喀之功。成身退也。誠國民曰。非待吾歸。勿改斯法。吾甚惜來喀之往而不返也。

以上三者。其弊同源。當波治的亞之役之起也。紀元前四三二年皮羅般尼梭諸邦。迫斯巴達人使開聯邦總會於其都城。哥靈士之總代人起席而責之曰。『雅典人果斷敏捷。天然具改革家之資格。而卿等指斯巴達人反之。惟務保守。既得之事物。遂至其應盡之責任。必不可缺之事業。棄而不為。雅典人有學識。以佐其胆略。雖至危險之事業。毅然赴之。處非常之逆境。無所於撓。而卿等反之。以尺寸之事業。自盡。遭艱。鍾失望。落胆。不知所為。雅典人決不退轉。卿等決不前進。雅典人常欲馳域外之觀。卿等惟知有閩內之略。雅典人常思以新運動。得新利益。卿等常恐以新運動。失舊利益。』云云。此實可為當時斯巴達人當頭一棒之言也。夫斯巴人昔時之意氣。何以雄傑如彼。今也何以銷沈如此。毋亦世運進地位進。而群治之實力不能與之俱進。故優勝劣敗之公例。終不可逃。而

九○跳○十○擲○之○乳○虎○遂○不○免○於○厥○體○而○無○從○復○振○也○雖○然○此○豈○來○喀○瓦○士○之○罪○哉○

結論

新○史○氏○曰○吾○讀○斯○巴○達○史○怪○其○以○不○滿○千○里○之○地○不○盈○萬○人○之○族○而○赫○赫○然○留○絕○大○之○名○譽○於○歷○史○上○至○今○二○千○餘○歲○論○政○體○者○必○舉○之○論○教○育○者○必○舉○之○論○軍○事○者○必○舉○之○論○之○子○入○學○校○則○必○咕○嗶○其○詩○歌○而○記○誦○其○實○錄○何○其○榮○也○吾○更○不○解○乎○有○人○民○四○千○萬○倍○於○斯○巴○達○土○地○二○千○萬○倍○於○斯○巴○達○之○一○國○而○乃○不○列○於○公○法○不○儕○於○人○道○演○說○家○引○為○腐○敗○之○例○證○報○紙○上○借○為○笑○談○之○詞○柄○舉○數○千○年○來○上○下○古○今○之○歷○史○無○此○奇○醜○殊○辱○斯○巴○達○處○四○面○楚○歌○之○裏○而○日○關○白○里○之○國○者○則○並○臥○榻○而○不○能○保○也○斯○巴○達○當○十○數○倍○敵○軍○壓○境○之○際○敢○毅○然○戮○其○來○使○之○國○者○則○如○客○子○之○常○畏○人○也○嗚○呼○人○之○度○量○相○越○乃○至○是○耶○是○不○能○言○其○所○以○然○吾○惟○讀○斯○巴○達○史○而○若○有○物○焉○怦○怦○而○來○襲○余○心○使○吾○噫○使○吾○汗○使○吾○墮○使○吾○慄○使○吾○笑○使○吾○啼○吾○不○知○果○何○祥○歟○

新○史○氏○又○曰○吾○聞○之○前○世○紀○之○哲○學○家○曰○政○府○者○為○人○民○而○立○者○也○人○民○者○非○為○政○府○而○生○者○也○吾○心○醉○其○言○而○竊○不○解○乎○反○於○此○公○理○之○斯○巴○達○何○以○能○立○國○於○天○地○何○以○能○垂○名○於○歷○史○吾○今○乃○讀○夫○所○謂○帝○國○主○義○者○所○自○出○之○學○說○吾○今○乃○知○斯○巴○達○之○魂○魄○歷○二○千○餘○年○後○從○家○中○起○而○復○生○於○今○日○而○徧○生○於○大○地○吾○又○聞○之○先○史○氏○曰○使○斯○巴○達○而○能○兼○吸○雅○典○之○所○長○以○自○營○衛○則○全○希○臘○將○入○於○斯○巴○達○全○歐○洲○將○入○於○斯○巴○達○願○吾○竊○睨○夫○耽○耽○逐○逐○於○吾○旁○者○為○斯○巴○達○還○魂○者○若○千○國○為○雅○典○還○魂○者○若○千○國○數○十○年○前○尚○猶○斯○巴○達○自○斯○巴○達○雅○典○自○雅○典○今○則○斯○巴○達○無○一○不○雅○典○亦○無○一○不○斯○巴○達○也○僅○斯○巴○達○足○以○亡○我○而○奈○何○雅○典○無○量○也○一○斯○巴○達○足○以○亡○我○而○奈○何○斯○巴○達○無○量○也○僅○雅○典○足○以○亡○我○而○奈○何○其○雅○典○而○斯○巴○達○也○僅○斯○巴○達○足○以○亡○我○而○奈○何○其○斯○巴○達○而○雅○典○也○斯○巴○達○而○雅○典○雅○典○而○斯○巴○達○者○徧○滿○於○大○地○於○是○乎○不○斯○巴○達○不○雅○典○者○遂○無○所○容○吾○昨○夜○無○寐○而○夢○何○夢○夢○毀○黑○壤○吾○不○知○果○何○祥○歟○

雅典小志

中國之新民

發端

新○史○氏○曰○國○無○大○小○要○在○其○國○民○所○以○用○之○者○何○如○耳○今○日○言○世○界○史○者○必○嘖○嘖○道○希○臘○希○臘○之○地○不○足○以○當○吾○一○小○省○也○言○希○臘○史○者○必○嘖○嘖○道○雅○典○斯○巴○達○雅○典○斯○巴○達○之○地○舉○不○足○以○當○吾○一○大○縣○也○斯○巴○達○當○來○喀○瓦○士○時○代○其○有○完○全○公○民○權○者○不○過○九○千○

人雅典當克里士典尼時代其有完全公民權者不過萬六七千人以視吾一大鄉鎮猶相懸絕也而令數千年讀史者無論言政治言法律言教育言軍事言生計言學術言技藝者不得不鼻之以為祖嚮之以為鵠而令數千年讀史者心目中懸一偌大之雅典偌大之斯巴達一若其廣土衆民與今日之英俄德美相等者然而豈知其版圖不過我古代一侯封其戶口不過我古代一師團也萬人為師嗚呼果持何術而能致此

雅典與斯巴達反對兩之極端也斯巴達主干涉雅典主自由斯巴達重階級雅典重平等斯巴達善保守雅典善改進斯巴達右武雅典右文斯巴達貴刻苦雅典貴樂利此其大較也願猶有當注意者二事一曰斯巴達驟強而雅典漸進也二曰斯巴達之建國專賴一豪傑之力而雅典之建國則由民族全體運動力使然也斯雅二邦優劣得失之林在是焉矣

史家常言古代希臘者今世歐洲之縮本也吾以為古代希臘之雅典又今世歐洲之英國之縮本也其為海國也相類其以商務致富強也相類其思想發達也相類其民以自由為性命也相類其由專制政治進為貴族政治由貴族政治進為完全之人民政治也相類其進之以漸也相類雅典之視英國殆所謂具體而徵者也雅典立國之精神歷數千年繼續不斷以傳至今日雖其間或稍銷歇要不過如黃河之有伏流蓄其潛勢力於歷史之紙背及其一出積石則千里一曲沛然莫之能禦也十九世紀正雅典文明出伏流之時代也豈惟英國即今日世界上諸有名譽之國皆移植雅典之花以自壯嚴者也作雅典小志

第一節 雅典立國起原

希臘四大族其最強武者為德利安族其最文明者為埃阿尼安族參觀本報第十二卷第二節彼則以斯巴達為代表此則以雅典為代表也雅典霸於過狄加 Attica 過狄加者中希臘偏東之一州而突出東海之一半島也有大山脈障其後與本陸相隔斷全州瀕海灣多而水深適於碇泊其平原開擴延及於海面交通最便而雅典實為過狄加之首府初立國於高丘其古城下距海平六百英尺城下市街下距海平三百英尺丘上平坦東西袤一千英尺南北廣五百英尺爾後戶口日繁始廣布於丘下之平原

太古之事不可深考據其神話希臘人最尊最神歷史名荷馬以前為神話時代則西歷紀元前一千七百九十五年有阿啓基者始治過狄加達紀元前一五五〇年有啓克立布者始為王劃過狄加州為十二國各有會長其五代孫西士亞者始統一十二國名曰雅典而諸市邑之貴族悉為雅典之貴族西士亞復分民為三階級一曰貴族二曰農民三曰工匠凡貴族皆埃阿尼亞人也而其中復分四族此等族制至克里士典尼改革時代巋然尚存

第二節 王政之廢止

當德利安人移住之際。西歷紀元前一千一百零年頃埃阿尼安人之居皮羅般尼梭半島者。皆被逐而遁入遏狄加。有米爾沙士者。遂爲遏狄加王。其子哥特拉士。即雅典最後之王也。相傳當時斯巴達人侵雅典。師將出。先祈於神。神託言曰。若不殺雅典王。則戰必利。斯軍壓境。國垂破矣。王哥特拉士聞敵人之受此神託也。乃微服夜入敵軍。斯巴達人不知其王也。殺之。翌晨視其鎧中。印識審爲雅王。則大駭。氣沮謂拂神意。將遭顯罰。遂斑師而雅典獲安。雅人追念王之爲國家流血也。謂此後嗣王亮無能追其盛德者。不足以續茲大位。遂廢王號。Basileus。而置所謂「阿康」Archon。者以爲一國之元首。「阿康」者執政官之義也。是爲雅典王政廢絕之始。

案哥特拉士之盛德。史家或謂爲齊東野語。信否未能確定。要之希臘各國。當時皆厭君主專制之政。而貴族權力日漸增長。雖微此盛德之王。而雅典王政。亦當漸就衰滅矣。但得此則益增其國史之名譽耳。

第三節 由一人政體進爲寡人政體

雅典王號雖廢。然猶沿家族國體 The Family State 之舊習。未能遽變。故其王權之消滅。則以漸進。哥特拉士殉國後。而「阿康」之職。仍由子孫世襲。終身在職。其主權所在。未嘗有變也。雖然。其精神固異於昔時矣。曠昔之王。不徒握政治權也。實爲一國之祭司長。而主宗教之事。蓋地球上無論何國。其原始時代。莫不皆然。案中國亦然。孟子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其餘見於傳記者。指不勝屈。蓋以王爲神裔。而其位爲天授。此實擁護王政之甲冑也。雅典之廢王不置。非直變更其名號而已。實決破神權專制之護符。故哥特子孫任「阿康」職者。雖實際與從前君主無異。然已失「神聖不可侵犯」之資格。後此民政基礎實開於是。哥特之子米頓。爲第一代「阿康」官。其後世及者十三代。等是君權也。而昔也無限。今也有限。昔也無責任。今也對於議會貴族。而不得不負責任。貴族之權。日昌一日矣。

紀元前七百五十二年。遂改終身在職之制。定「阿康」之任期。以十年爲一任。然猶限米頓之子孫。方得就職。如是者復經四任。至紀元前七百十四年。始改定一切貴族。皆得有任「阿康」之權利。同六百八十三年。復大變革。改任期十年爲一年。改「阿康」一人爲九人。分任庶職。同稱「阿康」。蓋由世襲君主制。一變爲終身「阿康」制。由終身制。一變爲十年制。再變爲一年制。遂至爲九人合議制。至是而王權之跡始熄。雅典之有正史。實起於此時。今將九「阿康」之名稱職權略述之。

第一阿康。稱「阿康伊坡尼瑪」Archon Eponymus。蓋用其人之名以爲年號。故得此名。希臘各國皆以君主之名爲年號。其職權。爲阿康會議之議長。代表國家威嚴。判決族制爭訟。

第二阿康。稱「阿康巴士利亞」Archon Basileus 蓋行古代王者之職權。為一國之祭司長。凡關於宗教及殺人罪之爭訟。由其判決。

第三阿康。稱「阿康坡里瑪加」Archon Polemarchus 掌軍政。為一國元帥。凡本國人與外國人之爭訟。由其判決。自餘六阿康。統名的士摩的。Thesmothae 立法者之義也。雖然其職權非主制定法律。而實專任司法之事。凡爭訟之案。不屬於前三人者。則由此六人決之。

第四節 平民與貴族之爭

前此政權之變遷。由世襲而選舉。由永任而限期。由獨裁而合議。皆貴族之力為之也。至是遂為貴族共和制。所謂「歐巴特列士」Ephialtes 即雅典貴族之名第一等所。者。擇一國主權。其餘人民。憔悴更甚於昔。蓋昔者。君主雖以無責任之神權臨民。然獨夫之勢力。終不敵多數。故其施政。尚往往公平。順民所欲。及貴族政治。全注重一階級之利益。且恃其團體。無所忌憚。行政司法之權。皆在彼輩。自餘人民。學識寡淺。不知法律。一任其所左右。人民多陷於農奴之地位。受地於貴族。而代之耕。舉債以自給。債不能償。則自鬻其身。及其妻孥。以為人役。至是階級之間。懸隔益甚。平民之憤貴族。深入骨髓。革命之機。日急一日。

案貴族舉債於民。而壟其利。古代萬國所同也。戰國策稱孟嘗君使馮援持券往薛索逋。皆此類也。

當時遇狄加之人民。因其土地自然之結果。其職業大別為三種。(第一)居於山谷者。其地產少。其牧場乏。故其民瘠貧。稱為山谷黨。(第二)居於海濱者。從事造船航海製鹽漁魚諸業。其生計稍裕。稱為海濱黨。(第三)居於平原者。遇狄加全州之利益。皆在平原。其附近多海灣。諸島橫接於海岸。農業商利。皆集於是。而貴族實壟斷其間焉。稱為平原黨。三黨之利害。苦樂。既已懸殊。而古代法律。所以保護債主權利者。特重債權者。得沒收債務者之財產。子女。及其本身。之義務者也。即負債人也。此二語為日本法律上之名詞。今以其確切。故採用之。平原黨利用此法律。益高其息。務使負債之人民。無力負擔。因以籍沒其產。奴隸其人。兼併盛行。中產之家。不能自活。束縛日甚。自由殆漸滅亡。

雖然埃阿尼亞之人民。最愛自由者也。必非能忍此而終古者也。於是紀元前六百二十一年。競爭之潮。達於極點。其山谷黨激昂。已甚。亟欲行破壞手段。以達改革之目的。其海濱黨稍持溫和主義。欲以正義要求貴族使之承。諾至其敵愾之精神。則兩者相均。先是雅典之法律。皆不文之法律也。不文者。謂未嘗書之於冊。則為定本者。如英國之憲法。即所謂不文憲法也。人民概無所知。一任貴族之上下其手。以故民益無所依賴。

無所控訴。至是彼兩黨所以要求於平原黨者。其第一事曰：「嘗先使我輩知法律之爲何物。」平原黨財力雖厚。至其人數。實不逮彼等遠甚也。故不得不有所憚。於是舉「阿康」中之一人名德拉康者。使之制定法律。後世所稱「德氏律」是也。德拉康非草制新律。而編纂舊律也。採集前代野蠻殘酷之制。而引申發明之。自德氏律布。而人民之無告益甚。史家某嘗言德拉康之法律。非以墨書者。而以血書者也。其刻薄寡恩。可想見矣。雖然。法律之公布。與否。實爲人民權利之第一關頭。德氏律雖不足道。然自有此舉。而人民得有所憑藉。以爲競權之的。實開梭倫立法之先河。而雅典政體自茲一進步矣。

案法律公布。實爲保護國民權利之最要著。能得良法律者。上也。即不能猶勝於無法。而任暴君汗吏之意也。蓋法律既已公布。則無論治人者與治於人者。皆不得不同受治於法律之下。孟子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即其義也。我國民同俗。天子犯法。庶民同罪。此語實合至理。惜乎吾國未嘗制定一君民共守之法律。如何而謂之法。如何而謂之犯。其界說渙然不分。故此言不過一空言耳。故泰西國民之爭權利者。必以求得一公布之法律爲起點。希臘羅馬之前事。莫不皆然矣。羅馬自十二銅表頒行法律後。民政乃立國日以強。近世各國之流血以爭憲法。亦推此意。而光大之者也。故英國有「大憲章」。

「權利法典」等。而立憲之基礎。以成。匈加利有「金牛憲章」。而自治之根芽不滅。推原其始。皆由治於人者與治人者爭權限。而經千辛萬苦以得之者也。而今日歐美國民。所以日進者。實皆賴是矣。吾國周禮言。懸法象魏。使民讀之。左傳鄭子產答晉韓起語。亦言國君有與商人立約事。蓋春秋以前。其法律尙時。或有與民同之之意焉。洎後世專制政體。日益進化。馴至一朝律例不許。民間窺誦。則非直君權無限。並吏權亦無限矣。

第五節 大哲梭倫之出現

德拉康之新法。既不能宜民。亂機益磅礴。勢將破裂。不可終日。於是。有救時之大豪傑出焉。曰梭倫。Solon。梭倫者。賢王哥特拉士之苗裔。而雅典之名門也。生西歷紀元前六百三十八年。正全國黨爭萌芽之時也。稍長。家中落。因從事商業。徧歷埃及及亞細亞諸地。覽其文明。大有所心得。好爲詩歌。長於哲學。歸國後。以撒拉迷士島之役。立戰功。撒拉迷士島者。本雅典屬地。後爲米加拉邦所略取。雅人初與與爭。不能恢復。敬德之念漸銷。失至嚴禁令。謂有言用兵此島者。處以死刑。梭倫以此島爲過狹。加第一海港。其得失爲雅典命脈所關。乃自作詩。俾狂行歌於市中。謂與其爲失地。蒙垢之雅典人。不如爲希臘一僻邑之民。於是人心大感動。解除此禁。卒使梭倫爲大將。征撒島而恢復之。紀元前六百年頃之事也。名譽益高。梭倫見國中商業日興。中等社會勃起。因知夫前此貴族獨握政權之制。不可以久也。以爲非詞和階級之爭。不足以致治。慨然有以此事爲己任之志。屢游說貴族間。使漸感悟。至德民律發布後三十年。即紀元前五百九十四年。貧民之情狀。實不堪命。貴族若不讓步。則恐有梟雄乘之以行僭主之制。危機迫於髮一。於是乃公舉梭倫爲第一「阿康」界。以全權使爲國家制定改革方案。人民

威。歡。迎。之。各。黨。派。願。願。屬。望。梭。倫。乃。得。大。行。其。志。自。是。雅。典。開。一。新。天。地。
 案。各。國。改。革。之。業。其。主。動。力。者。恒。在。中。等。社。會。蓋。上。等。社。會。之。人。皆。憑。藉。舊。弊。以。為。衣。食。其。反。對。於。改。革。勢。使。然。矣。下。等。社。會。之。人。其。學。識。乏。其。資。財。乏。其。閱。歷。乏。往。往。輕。躁。以。取。敗。一。敗。矣。即。不。能。復。振。故。惟。中。等。社。會。為。一。國。進。步。之。機。鍵。焉。梭。倫。之。能。成。大。業。亦。由。洞。悉。時。勢。而。順。應。此。原。動。力。使。然。也。中。等。社。會。者。何。則。宦。而。未。達。者。學。而。未。仕。者。商。而。致。小。康。者。皆。是。已。

歐美各國立憲史論

菽生

總論

中國人有恒言曰有治人無治法嗚呼此闇於治體之響言知二五而不知一十者也北美瑪撒條薛之憲法曰吾人之政府法之政府而非人之政府斯固所謂法治國 *Rechtsstaat* 也美國之政體然條頓民族之政體然歐美文明諸國之政體亦莫不然若我東洋之所謂人治國則總諸權而委於一人之手初無一定之法律畫其界而立之坊惟其然也上則擁專制無限之大權悍然如不羈之野馬下則無防護權利之覺藉藉焉如失律之敗軍雖或誼賢相未嘗不損已而益民然堯舜稷契累百數十世而曾不一見僥倖一二於千百亦已幾矣即或曠世一遇然繼體者未必能賢其善政不必能垂於身後也則人存政舉人亡政息雖有善者亦止成爲一治一亂之世夫法治國者亦豈謂徒法自行絕不賴誼主賢相推行之力哉然令典憲章勒之冊府舉一國之君臣上下齊而納之規律之中雖有暴君汚吏亦皆縛於規條怵然不敢犯天下之不韙其或強暴梟桀悍然濫用其特權矣然受其害者猶得起而抵抗據憲法而力與之爭故匹夫窮民皆有所恃以自固法治國之與人治國其利害之懸絕如此此歐美諸國之民所以破百數十年之和平賭百數十萬之生命冒死喋血而必爭此區區百數十條之憲法者也

故夫立憲者限制強豪之專肆保護弱者之安全而近代之最良政體也十九世紀以來歐洲諸國莫不自專制而趨於立憲此誠世界文明之自然進步而不可抵抗者矣然徵之諸國固未有一安坐而俸致者也夫憲法之類別有二一曰國約憲法一曰欽定憲法國約憲法者合大衆而創定之經公認而遵守之其權力固全在國民矣至於欽定憲法則論者所謂君主有莫大之全權制一部分以分賜民庶者也然德儒伊耶陵 *Herzog* 之言曰權利者競爭之生產物也不經分婉偏拆之痛苦則權利必不能誕生故夫歐洲諸國之立憲也類皆都邑之士族市府之商人鄉鄙之農民一切中流人士不勝暴君貴族之陵輓奮然起而張護其人

權於。是。智。竭。其。才。勇。瘁。其。力。呼。號。走。崎。嶇。生。死。務。求。立。定。大。法。以。樹。權。利。之。堤。防。甚。者。訴。以。干。戈。決。以。鐵。血。前。者。仆。後。者。繼。沐。浴。於。肉。糜。血。海。之。中。鄒。數。十。百。千。志。士。之。頭。顱。而。僅。乃。獲。濟。蓋。強。權。者。天。演。之。公。理。一。強。者。私。其。權。以。自。肆。必。有。強。者。與。之。觔。角。而。權。乃。可。均。然。則。欽。定。云。者。要。不。過。在。上。者。怵。於。在。下。者。之。勢。力。迫。於。勢。之。必。不。得。已。知。其。權。之。終。不。能。私。據。然。後。分。其。權。以。普。及。大。衆。以。成。此。君。民。相。爭。之。約。束。而。已。要。不。過。立。法。定。制。會。經。君。主。之。畫。諾。而。已。生。計。學。之。公。例。凡。人。所。得。之。酬。報。必。與。其。所。費。之。勞。力。爲。相。當。之。比。例。農。夫。之。耕。猶。必。胼。胝。喘。汗。而。乃。得。一。飽。況。此。保。護。國。民。自。由。之。大。憲。而。謂。不。費。國。民。之。勞。力。不。待。國。民。之。要。求。而。在。上。者。乃。能。行。此。大。讓。哉。不。驚。惟。是。人。之。於。物。也。其。獲。取。之。也。極。艱。其。護。持。之。也。必。力。小。人。刻。苦。成。家。銖。積。寸。累。則。其。保。守。財。產。雖。銖。鏹。不。肯。與。人。若。博。徒。浪。子。則。視。爲。儻。來。而。揮。霍。之。矣。慈。母。殷。勤。育。子。入。死。出。生。則。其。鞠。育。願。復。雖。毛。髮。亦。所。珍。護。若。賣。奴。養。子。則。視。爲。適。然。而。膜。置。之。矣。是。故。愛。情。之。淺。深。恒。視。其。勞。力。之。多。寡。爲。漲。縮。英。人。之。憲。法。經。數。十。世。之。抗。爭。要。索。日。積。月。累。寸。得。咫。進。其。費。力。之。艱。與。耗。時。之。久。迥。非。他。國。所。能。擬。議。故。其。撤。護。憲。法。也。恆。如。貪。夫。之。殉。財。慈。母。之。護。子。其。用。情。致。力。之。摯。切。亦。非。他。國。所。能。擬。議。當。夫。中。世。季。年。固。歐。洲。之。黑。闇。時。代。也。彼。日。耳。曼。森。林。之。自。由。亦。且。根。苗。枯。萎。而。列。國。之。代。議。政。體。或。幾。乎。息。英。人。當。滄。海。橫。流。之。時。獨。能。獲。持。憲。政。爲。傲。陸。存。此。碩。果。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今。吾。人。日。羨。欽。英。人。之。權。利。而。不。一。用。英。人。之。勞。力。翹。首。企。足。日。冀。在。上。者。之。割。權。分。賜。彼。其。志。弱。才。短。骨。脆。力。怯。雖。與。以。英。人。之。憲。法。而。亦。不。能。暮。月。守。者。也。

然而憲法云者固非勒一二之典章布一二之條令遂可輯和上下而文致太平也彼大憲章 Magna charta 權利法典 Bill of Rights 固英人所寶爲金科玉律者也有人於此不審其國之內情漫襲英國之所謂大憲章權利法典者移而布之其國遂謬然吾人曰吾國之憲法已不下於英國則其國果能享英國之安強其民果能蒙英民之幸福乎夫憲政之根原無不植基於自治其憲政之成否美惡悉視其自治力之強弱大小以爲比例差盎格魯撒遜人種最豐於獨立不羈之精神而其政治之才能足以自善其群自理其事遂漸擴張政力由小群而及大群故其憲政之發生也猶導河於星宿之源溥博淵泉千里一折而必無涸竭彼希臘與斯拉夫民族固亦有自治之能力者矣然能力薄弱僅能及於區區市村之小圍不能自握政權以謀政治之組織故不藉外人之助力終不能成立完固之國家而希斯二族亦遂終古爲他人所隸轄事者不能廢而不舉者也自力不足以勝任則他力必越俎而代庖而義務既爲他人所代任則權利亦必爲他人所專擅彼長老之能令行禁止主人之能願指意使則豈不以童孺奴隸駘愚無知故得專權而自肆哉故苟無獨立之根性而依賴他人無自治之才能而待治長上則固未具享有自由之人格者

也。人格未具。則童稚而已。奴隸而已。長老雖專。主人雖虐。鳥見童稚。奴隸之力。足以防制。而裁抑之矣。創立憲之良制。定上下之權限。影響所及。遂使數十年來。歐人息君民之爭。其為憲法母國之英吉利乎。英人以保守聞於天下。其國民穩固。持重。必不肯令大不列顛之舞臺。屢演革命之慘劇。其改革務採和平之策。其憲法潛生習慣之中。不須流血。不待破壞。而國憲之闡長。潛滋已臻完備之極。軌故他國之憲法。勒定於成文法典之上者。英國之憲法。獨植根於國民肺腑之中。是固英人之政才。抑亦英人之幸福矣。然一千二百年以來。實有不斷之競爭。與其國憲相為終蓋和平者。權利之時代。價其成功。可寢百世之紛爭。其作始也。必不免累世之抗門。天下無無價之物。雖保守持重之英人。固無術以斬此代價者也。

北美聯邦之建國。固民主政體之鼻祖。亦聯邦國體之權輿也。美國新造之國耳。地方新闢。荆棘初剪。非有舊制。美俗以為之基礎也。然十三州。攘臂崛起。創立完固之聯邦。勒定成文之法典。其憲法之美備。政體之善良。能使歐美諸邦。什舞歌泣。以隨其後。若是者何哉。蓋美為英國之殖民。民同為盎格魯撒遜民族。故保母國之所長。而富於自治之精神。且屬地新殖。初無貴族僧侶之盤踞。故去母國之所短。而豐於平民之思想。唯其豐於平民思想也。故能滌貴族之餘腥。而創立共和之新政。唯其富於自治精神也。故能脫母國之羈。而構成獨立之聯邦。以後起之新邦。其政治遂駕於先進之舊國。彼其抗英血戰者。八年。聯合諸州者。十稔。豪傑之血肉糜矣。志士之心血涸矣。其今日憲法之美備。政體之善良。豈偶然也。

法蘭西者。革命之出產地也。十八世紀末。年以來。變易國體者三。更易憲法者十二。第三共和制後。二十年間。內閣之更迭。亦復十有三四。輕剽好動。天性然矣。故夫十八世紀之季。法國政治之腐敗。君主之壓制。非必甚於他國也。特法人之神經靈敏。感覺頗銳。遂獨苦其腐敗。壓制。蹙焉而不能一日安且。剽疾性成。躁動喜憤。怒鬱勃於中。遂不惜糜百萬人之頂踵。擾數十年之和平。悍然而首為發難。鼓民權自由之風潮。盪而浸灌於歐陸。十九世紀之半。歐洲遂為搏激之戰場。嗚呼。歐人食憲法之福者。殆無非沾法人之餘潤。拜法人之恩賜矣。而跡法人之憲法。較法人之民權。則反無以絕異於或人。或且缺焉。而未盡完善。讀法國革命之歷史。觀恐怖時代之慘酷。然知法人購此憲法之價值。如是其重且大。而制立憲法者。固若斯之難也。

德意志之聯邦。則世人所名為聯合帝國。Federal Empire者。也。諸邦之大小不均。政體亦紛雜不一。而普魯士獨以強盛之威力。握重大之霸權。糾合諸邦。為之盟主。而所謂王國。公國。自由都府者。莫不帖耳降心。受成於其指揮之下。故德意志帝國之憲法。一強力之憲法也。雖其未盡完善。未遑能方駕於歐美諸邦。然自十九世之始。其國民皆熱心於日耳曼之再興。數十年間。奔走經

畫卒以聯合族民構成強固之聯邦。確定國民之權利。雖君權較盛。為立憲國之所未聞。然民庶之權亦翹然。足以自立矣。故言其政體。英德則以君主立憲者也。美法則以民主立憲者也。言其立國。美則雖母國而立憲者也。德則合衆邦而立憲者也。言其政略。英則以溫和而立憲者也。法則以急激而立憲者也。其憲法之完缺。精纖不一。途其成立之緩急。難易不一。致悉視其國民之程度。風俗之習慣。以為差微。特四國異天下。立憲之國。罔不異然。深察其憲法之所自始。則皆積漸以成之。不能驟致之一日。皆國民自求之。不能專望之。君上皆出生入死。以謀之。不能倖獲之。安坐微獨。四國然天下立憲之國。罔不然。當夫十九世紀之初。期歐人民權之茁。殆如鳥之初。殼木之初。芽然奮其螳臂。悍然抗雷霆萬鈞之力。君民交閔者六七年。屢挫而會不少。撓屢敗而會不少。退亟仆。亟起卒以戢暴主之淫威。定權利之界限。勒為令典。載在盟府。於戲。何其盛也。乃者風潮東簸。咄咄逼人。雖君權無限。之俄人素自立於歐洲。風氣之外。然觀去年學生之抗爭。俄皇之讓步。則其專制之政。亦殆岌岌而不能終朝。二十世紀之舞場。殆無復專制政體立足之地。抑又事理之所必然者也。人情不甚相遠。我黃人之愛自由。寧必不如白種。二十世紀之亞東。又烏知不為十九世紀之歐陸語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又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有國家者。鑒於四國之已事。知專制之非。可為安民權之不可終。歷立法自制。公此政權。則歐美革命之驚波。或不橫流於亞陸。而國家庶可永固。若我邦人士。庶則當知在上者之不可常恃。知生存者之必由競爭。務儲其政治之才能。擴其權利之思想。勿換其心。勿餒其氣。汲汲焉。漸至先進國民之所至。則十年之後。必有一收其效者。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我國民其有意於斯乎。彼諸國之憲法。寧必天降地出。心誠求之。仁遠乎哉。

第一編 英國憲法成立史

斯他伯士 Stubbs 之言曰。英國憲法其現在之根據。皆深蟠於過去之中。是固所謂歷史的憲法者哉。開國以來。千有餘年。其憲法之進步。初未嘗有一息之間斷。循序漸進。以發達於不知不識之間。故觀其外形。仍保君主之國體。然數經變革。實隱移於世襲民主之制。而其民權之張盛。且或遠逾民主之邦。蓋英人以保守之精神。行改革之政略。持之以堅。忍嗣之以歲。月馴至今日。遂以成不拔之基。故美國憲法學者巴遮士 Burgess 之紀英國憲法曰。那耳曼王統一英國以來。英國之大革命。三一千二百一十五年。第一革命。國家之組織。自君主而易為貴族。二千四百八十五年。第二革命。國家之實權。自貴族而移於平民。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第三革命。改正選法。選權普及。而無上之權力。悉吸收於平民國會之中。由是觀之。撒遜人之移殖。播英國憲法之種者也。伯蘭達遮涅世。則培灌而茁其芽孽者也。士條亞世。則耘耨而長其苗穎者也。維多利女皇之時。則刈之穫之。春之。

蒸之而遂得享秋成之利者也。今迹其變遷。說化之由。大約區為四期。一曰英國憲法發生時代。二曰第一改革時代。三曰第二改革時代。四曰第三改革時代。

第一章 英國憲法發生時代

第一節 條頓 Thutonic 種人移住

條頓民族者。最富於政治之天才者也。而條頓種中。復以盎格魯撒遜人為獨優。當西羅馬帝國勢猶盛大之時。以下日耳曼一蒙昧之族。長驅而略定不列顛 Britain。奠不拔之基礎。以組立他日民族之國家。擴自治之組織。以形成後世憲法之祖國。盎格魯撒遜民族。其富於政才者。哉。初第五世紀之中葉。條頓種人為遷徙之大羣。盎格魯人遷撒人與招特人。自去埃耳比及維細河畔之故居。方舟並駕。越海而侵入不列顛。遂賒爾士 Celtic 之土人。驅之於威勒士 Wales 之一隅。奠新都於茲邑。別定徽號曰英格蘭 Hengle。英格蘭云者。譯言盎格魯之地也。方羅馬之盛時。不列顛實隸其版圖。其制度文化宗教法律。久涵濡於島國之中。逮盎格魯撒遜之來。羅馬以國難之故。雖久已撤戍兵而歸國。約在四百年。然文明之流風餘韻。遺制之宏大莊嚴。與夫拉丁民族之制度文物之感化於土人者。其影響皆足以相及。彼同時移居於意大利西班牙歌爾之條頓種人。類皆失其本性。化於羅馬之國風。惟盎格魯撒遜日從事於破壞。初無模倣之心。舉拉丁民族遺傳之制度文化宗教法律。一掃而空之。而取其素用之言語。原有之性質。本國之風俗習慣之制度。舉而代之以播而殖之。以造日耳曼外之日耳曼。於不列顛。其政治法制。為今日英國之基礎者。未嘗蒙拉丁分毫之感化。未嘗襲羅馬一二之遺制。而一切皆出於條頓種人所創造。雖那耳曼 Norman 之來寇。亦稍雜以佛風。然條頓之地方制度。未嘗少有變動。要不過以條頓本制為骨幹。而被以那耳曼之行政法二者。交融以形成近世之憲法而已。由此言之。盎格魯之三族。可謂為英國國民之先祖也。其自條頓本國齋來。曠野之習俗。粗陋之制度。可謂為英國憲法之胚胎也。

第二節 條頓本國之制度

今日英國之政治。皆導源於來住之條頓種人。而當日不列顛之政治。實皆移殖於條頓本國。故欲詳近制。不可不先述祖制。欲述祖制。更不可不先詳其祖所自出。世界初期之政治。地方制度之發達。必先於中央政治。故人類初期之社會。其成家族。結團體。以自治也。亦常先於受主權者之統治。徵之歷史。靡國不然。條頓人之制度。初亦非能有國家之組織者也。同族互者。則相結合。以村落為政治之中心。聚族而處。生息

萃美於其中。一旦有事。則所謂自由民者。群集於村內之公會。會議而處斷之。以自由自主之權。自由出而施行政治。進而及於歷史時代。團體亦漸擴而加大。而為郡為州。置王之制。由是漸起。然其所謂王者。要不過以族長君臨州內。由人民之撰舉。擁名譽之虛位而已。當時族民中之制度。無一非古代獷野粗陋之民主風習也。今約述其制度之要如左。

(甲)有地之制。條頓之族。初固亦游牧部落之民也。逐水草以為生。其酋長擇一牧場獵區。為其部落公有之地。恐安居則漸失勇氣也。每歲必為一易。恐久曠則不得平均也。定制不許私有。浸而行國定為居國矣。文化漸進。共有土地之制。亦遂易為分有之制。同居村內各有宅地。得此宅地所有權者。即為有會員之資格。團體中之公地。均得與享其權利。於是分配耕地。割授牧場。皆得私為獨有。村中所共有者。惟餘荒而已。

(乙)等級之制。有地之制度。與階級之等。差固相互而不能離者。也能有地於村團者。斯為自由之民。凡為自由之民。即能在村團而有地。而自由民之上。復有貴族。自由民之下。復有準自由民及奴隸。總其等差。約為四級。自由民者。位於其中。占社會中之多數。為政治上之原位。受分配之土地。并獲附屬之權利。以其地主之資格。參列公會。與掌政權。被髮及於兩肩。以為自由之徵誌。貴族者。與自由民初無大異。非有政治之特權。惟以血胤之貴。稍有特別之利益。其在置王之州。則獨掌撰君之事。準自由民者。稍勝於奴隸。有私權而無政權。若夫奴隸。上者則為耕奴。供家主之穀畜。治主人之家事。下者則執污賤之勞役。不得復與人齒。二者皆徒負義務。絕無權利。凡此四級。固所謂耶士梯特 *Teutates* 之制。盛行於歐洲之中古。而條頓族民。尤為整嚴者也。

(丙)地方自治之制。原人之結合團體。無不聯於血族之關係者也。條頓種人。初以同族之結合。形成團體之區域。日耳曼之古書。謂之曰瑪爾格 *Merk*。村也。斯固地方制度之基礎也。同一之部族。各隨地勢。以下居瑪爾格。遂布濩於原野林薄之間。瑪爾格之中。劃為宅地。耕田牧場。荒地宅地。則私而世之。耕田則分而耜之。林藪荒地。則公而享之。合同族之親黨。聚族歌哭於斯。立瑪爾格末德 *Merk Moot*。村會。以經紀其內事。凡經營公同耕作之業務。處斷公同權利之問題。與夫耕地之分配。牧場之選擇。新移居者之入籍。皆有地之自由民。親集會而議其事。瑪爾格結合而為墾地列 *Hundred*。郡也。區域為較大矣。中則有墾地列末德 *Hundred Moot*。合境內自由民。以組成之公會也。月一集會。凡司法之事。行政之權。一切隸焉。其長則州會撰之。以專司會中之事。復公舉百員之幹事。以佐之。補其闕失。匡其不逮。墾地列更合而為州。州者地方區畫之最大者也。州或置王。或否。置王之州。其王由貴族選立。然必選於世傳王統之中。乃許即此王位。王權則常被限制。徒擁至尊之虛榮。以代表國家。不置王之州。則州會與民選官吏。

同任州務。苟有戰事。別舉將帥。置王與否。各州之習慣互殊。而州之大權。則無不掌之。州會 County Munt 自由。民皆戎服。位。親謀軍國之重事。設常置之委員。製備議案。以供會議。有犯法者。則以州會為法。衛識其獄。而科其罪。地方區劃。井井畢備。蓋條頓人方在本國之始。已日受實際之政治教育。而自治之能力。已備矣。

(丁)軍隊之制。條頓人之軍制。常與政制密接。而互相連比者也。編制軍伍。雜用三法。曰。以同族關係組成之軍隊。條頓人之村團。合族部而組織者也。國有兵事。遂舉村團而從事於戰場。是為徵兵第一制。曰。自墾地列選出之精兵。國有邊事。則墾地列各出步兵百人。蒐簡精銳。成軍而出。名之曰墾地列。是為徵兵第二制。曰。隸於心服將帥麾下之騎士。騎士者。專習武事。任其自擇。素習之軍帥。而願為死者。屬其部下。名曰科美德。司。是為徵兵第三制。

夫彼條頓人。以村團而組織軍隊也。舉國民之全體。而悉使從軍。即以軍制與政制合。而為一。其軍隊之外。直不啻盡載其族。法公會法衛一切地方制度。而挾與俱行。一定居於征服之土地。即織組成固有之村團。由是而所謂墾地列。士梯特。也。者。乳而生。由是而所謂議會法衛者。接踵而起。故戰血未乾。草萊方翦。而已奠鞏固不拔之國基。當其橫越北海之驚濤。突入歐西之海島。亦非一舉而略定之也。得寸得尺。行其分配土地之法。以殖其自治制度之基。數十年間。遂以掃羅馬之遺制。而代與而條頓之母國。復分體而出。現於新地。

(此章未完)

地理

地理與文明之關係

中國之新民

程子謂讀書爲玩物喪志此語在今日幾於爲世詬病矣雖然今之學者其能免於此四字之誚者幾人哉舊學之訓詁家金石家詞章家不必論矣即今所謂涉獵新學研究西書者亦大率取其形質遺其精神若是則雖博士多於鯽而於國民之進步無當也吾恐中學之八股家考據家去而西學之八股家考據家又將來矣是以本報敍論諸學恒取其於精神上有關係者欲讀者因之而悟讀書致用之法不至爲程子之所呵地理學者諸學科之基礎而學校所不可缺者也今集譯東西諸大家學說言地理與文明之關係者草爲是篇爲學僮之一助云爾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則者何。因果之謂也。觀乙果可以知甲因。觀丙果可以推丙果。苟持此法以研究天下事物。則能得其公例之所在。有通其一萬事畢之樂。不特此也。既知其果之所必至。又知其果之所從來。則常能造善因以補助之。使其結果日趨於至善。學術之有助於進化。其功在是。世界文明之原因。其所由來甚複雜。固非可僅以一學科之理論而證明之者也。雖然以地理學者之眼觀之。亦有可以見其一斑者。今略論如下。

均是土地也。均是人類也。而文明程度之高下。發達之遲速。莫或相等者何也。英儒洛克曰。地理與歷史之關係。一如肉體之與精神。有健全之肉體。然後活潑之精神生焉。有適宜之地理。然後文明之歷史出焉。寒帶熱帶之地。其人不能進化者何也。人之腦力體力爲天然力所束縛。而不能發達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亞里士多德曰。人必能自養其欲。自給其求。然後高尚之思想事業。乃起焉。極寒極熱之地。其人窮日之力。以應付天然界之游迫。猶且不給。以故文明之歷史。獨起於溫帶。北半球之大陸。三曰亞細亞。曰歐羅巴。曰北美洲。南半球之大陸。亦三曰澳大利亞。曰阿非利加。曰南亞美利加。北三陸皆廣大。合計方二千二百五十萬英方里。有奇。南三陸皆狹小。合計一千六百五十萬英方里。有奇。北陸之地勢甚複雜。多港灣。多內海。如地中海。黑海。牛島者三面連於陸。等皆謂之內海。多半島。一面突出于海者也。多附屬之島嶼。其地面之複雜。亦與相應。有山脈。有高原。有平地。有河流。而三陸相互之位置亦便於交通。南陸則不然。其地勢甚單純。灣港內海半島群嶼皆極少。且位置各遠隔。交通不便。又北陸皆位於溫帶。南陸皆位於

熱帶使人類與物類等也。則南陸之適宜。當過於北何也。動植物往往自南北極而進於中帶。自中帶而進於熱帶。愈進而愈繁。殖故動植物全盛之世界。在於南半球。實天演之公例也。惟人類則反於此公例。何也。人類所以進化者。不徒恃物質上之勢力而已。而並恃精神上之勢力。故物類之爭生存也。惟在熱度之強盛。營養之足用而已。人則不然。恒視其智識道德。以為優劣勝敗之差。人物所循天演之軌道。各自不同。蓋以此也。夫酷熱之時。使人精神昏沈。欲與天然力相爭而不可得。嚴寒之時。使人精神顛頓。與天然力相抵太劇。而更無餘力以及他。熱帶之人。得衣食太易。而不思進取。寒帶之人。得衣食太難。而不能進取。惟居溫帶者。有四時之變遷。有寒暑之代謝。苟非勞力。則不足以自給。苟能勞力。亦必得其報酬。此文明之國民。所以起于北半球之大原也。土地高低。亦與文明之發達有比例。區而分之。可為三種。一曰高原。二曰平原。三曰海濱。

(一)高原。中亞細亞也。裏海黑海之間也。亞刺伯也。亞非利加之巴巴利沙漠也。南亞美利加之帕拉格維也。倭里那哥也。皆高原也。高原之特質。最適於畜牧。牧民逐水草而居。問其富。則數畜。以對而非數地。以對也。雖行族長政治。頗近似於國家。然舍血族之外。更無他道以相團結。雖有如成吉思帖木兒等野蠻中之英雄。時出於其間。然終不能成一鞏固之國家。故文明無可言焉。

(二)平原。有河流則土地豐饒。中國之有黃河揚子江。印度之有恒河疏伽河。巴比倫之有天弗里士河台格里士河。埃及之有尼羅河。皆其最著也。此等之地。始有農業。人皆土著。民自名田。有地主之稱謂之名田漢人用語也家族政治。一變為封建政治。行國變為居國。而鞏固之國體乃始立。中國印度埃及巴比倫皆在數千年以前。龐然成一大國。文明燦然。蓋平原之地勢使然也。

(三)海濱。驟觀地圖。則河海者。所以使土地闕隔而華離也。然徵諸歷史上之事實。則人類交通往來之便。全恃河海。德儒黑草曰。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水勢使人合。山勢使人離。誠哉是言。歐洲人自十五世紀以來。與隔海之亞美利加及印度。交地頻數。已非一日。而於陸地接壤之亞細亞及亞非利加內地。反趨塞而疏遠之。此其一證也。南北兩美洲之間。有巴拿馬地峽。以為之連。亞歐非三洲之間。有地中海。以為之隔。而世界文明之起原。反以地中海為中心點。又其一證也。

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者也。陸居者以懷土之故。而種種之繫累生焉。試一觀海。忽覺超然萬累之表。而行為思想。皆得無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卻不可不先置利害於度外。以性命財產為孤注。冒險而一擲之。故久於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來頻海之民。所以比於陸居者。活氣較勝。進取較銳。雖同一種族。而能忽成獨立之國民也。腓尼西亞之於猶太。葡萄牙之於西班牙。荷蘭之於德意志。是其例也。同為希臘種。而埃倭尼亞人與獨利安人之性質迥別。同為

黃種。而中國人與日本人風氣攸殊。皆海之爲之也。太古之文明。雖起于埃及與安息之間。而發揚之者實腓尼西亞與希臘人。曰瀕海之故。羅馬解紐以後。文明進步最速者。厥惟意大利。曰瀕海之故。美洲新大陸開闢以來。西歐諸國之沿海岸者。駸駸日進。而俄國獨踰乎後焉。曰瀕海不瀕海之故。

三大陸比較之。則亞非利加高原之地也。亞細亞高原平原交錯之地也。歐羅巴高原平原海濱三者調和適均之地也。以面積論。則歐羅巴爲五洲之殿。以海岸線論。則歐羅巴爲五洲之冠。此其於文明程度。有大關係焉。今示其表如下。

	面積	海岸線
亞細亞	一七、二一〇、〇〇〇英方里	三六、〇〇〇英里
亞非利加	一一、五〇〇、〇〇〇英方里	一七、〇〇〇英里
北亞美利加	九、〇〇〇、〇〇〇英方里	四三、〇〇〇英里
歐羅巴	三、八〇〇、〇〇〇英方里	一九、五〇〇英里

亞洲面積殆五倍歐洲。而其海岸線之長。不能倍之。歐洲面積不及非洲三之一。而海線乃加乎其上也。夫非洲人所以難進文明者何也。歐洲之陸地。距海岸五百英里以外者。殆不多見。非洲則大率皆在一千英里以外也。然使海岸線雖少。而內地能有河流。可便舟楫。如亞細亞之天弗里士河。合格里士河。黃河。揚子江。恒河。疏伽河。南亞美利加之倭里挪哥河。亞麻遜河。拉布拉打河。北亞美利加之聖羅凌河。勿士必河等。大者輪船往來。可達三千英里。次者亦鱗鱗樓艦。可以通行。則亦能補海岸之不足。使其利滋溥。亞非利加則不然。雖有尼羅河。康哥河。尼又河。潛比西河之四大流。而皆不適於交通。蓋其瀑多湍急。不許人泝流而上也。加以有大沙漠。橫斷洲之南北。絕運輸之道。而全洲四分之三。屬於熱帶。其文明所以不克暢進者。實天然之缺陷使然也。

亞細亞之地理。雖似歐羅巴。然雪山之大。非亞爾布士之比。其印度半島。略似意大利。然其幅員太大。幾爲大陸而非半島。其南雖有澳大利亞洲。然不如歐羅巴與亞美利加之接近。至於印度洋與地中海比較。尤相去懸絕。故亞洲東西南北。各自成一小天地。而文明之競爭不起焉。波斯與印度之間。惟有一路可通。亞力山大以來。用兵所通行者是也。而卡布兒之高原。又使之與西亞細亞相隔絕。若夫中國與印度之間。更無一路可適用於行軍通商者。雪山之峻險。常在千丈乃至千八百丈以上之高度。而帕米爾高原。盛夏積雪。故舍海路外。無可以相通之道。坐是亞細亞雖有創生文明之力。而發揚文明之力。蓋由各地孤立。故生反對保守。

之惡風抱惟我獨尊之妄見。以地理不便。故無交通。無交通。故無競爭。無競爭。故無進步。亞洲所以弱於歐洲。其大原在是。於亞細亞之西。歐羅巴之南。亞非利加之北。環瀕其中。央者。有地中海焉。使三大陸互相接近。互相連屬。齊平原民。所孕育之文明。移之於海濱。而發揮光大之。凡交通貿易。殖民用兵。一切人羣競爭之事業。無不集樞於此地。故觀文明傳播之大勢。亞細亞其母也。因與他二大陸隔海相接之故。一超而傳諸希臘。意大利及羅馬。併吞地中海諸國。復征服部羅群地。乃再躍而散於歐洲之西端。及哥倫布尋得美洲。遂再奮而磅礴於南北亞美利加。其西漸之跡。歷歷可稽。豈非以地中海為主動之原力耶。假此地中海而在東方。則文明必先東被。而開闢新世界之偉業。必將成於亞洲人之手矣。由此觀之。地理之關係於文明。有更重大於人種者矣。

以地勢言之。歐羅巴不過亞細亞附庸之一半島耳。然因其幅員不廣。故各地之聯絡交通易。而有高原。有平原。有海濱。山脈河流。經界複雜。故能分立諸國。使諸種國民。角起相競。雖然。其缺憾亦有一焉。則氣候嚴寒。不能自創文明是也。幸有大西洋之熱流。自墨西哥灣倒捲而向東北。使西歐諸國溫度增加。又亞非利加大沙漠。常以熱風播盪歐南。故歐羅巴氣候。比諸亞洲美洲之同緯度者。寒溫迥殊。要之其地勢與地氣。皆非能自造文明者。惟受之於他方。而自播殖之。發揮之。光大之。是其所長耳。

蓋文明之初發生。必在得天獨厚之地。厚者何。即氣候溫暖。物產饒足。謀生便易。是也。故歷觀古今中外。從無文明起於寒地者。前章所述之埃及印度中國巴比倫諸地。其所以能為文明祖國者。非徒地勢使然。亦地氣使然也。至如北美之墨西哥。南美之秘魯。亦為文明先進之國。哥倫布未開新洲以前。此二國既已斐然有文物矣。東半球文明祖國。皆居溫帶而沿河流。此兩國則無有大河。而亦能早達者。則全以氣候之故。墨西哥在北緯二十一度。秘魯在南緯二十一度半。皆熱帶與溫帶之交也。

古代初民。無有資本。必其地之天然力極豐饒。常足償其勞力。而有餘者。然後文明生焉。此義前既屢言之矣。地何以豐饒。多溫氣。多熱氣。而兩者又相和合者是也。反是則貧瘠也。兩美洲之大河。皆在東部。注于大西洋。其西部注於太平洋者。無一焉。由落機與安底斯兩山脈。皆偏在西部。故河流者。濕氣之所從出也。故西半球之濕氣。惟東部獨多。

若夫熱氣之所集。則南北美各不同。北美濕氣。雖在東部。而熱氣。卻在西部。東西兩海岸。其溫度相差殊甚。此不獨美洲為然耳。即東半球亦然。同一緯度也。而歐洲西岸與亞洲東岸大異。其故安在。蓋由南北兩水洋與赤道下之大洋。其潮水之溫度相反。而地軸之轉。自西而東。故太平洋之潮流。繞亞澳兩洲間之群島。北轉而達臺灣。掠日本。東北趨達美國之海岸。南轉而達卡里佛尼亞。

復與赤道潮合流。大西洋之流亦然。流至墨西哥灣。爲大陸所遮。不能出與太平洋合。乃迴流沿福羅里打海岸。北轉至赫的拉岬。與北海之寒潮接。東流而達歐羅巴西岸。其北流者則環蘇格蘭挪威。使其寒氣大減焉。由是觀之。赤道下之熱流。其行於北半球者。常以大陸之東岸爲歸宿之地。此東西寒燠差異之原因也。而墨西哥正在熱流集注之區。溫度最盛。又美洲至北緯二十度以南。地勢忽縮小。爲巴拿馬峽。其形恰與埃及之卡兒的亞相彷彿。因此之故。東西兩海岸接近。全國之地味氣候。皆等於島嶼。故雖無大河。而濕氣不乏。然則北亞美利加洲濕熱雨氣最充盛。最和調者。惟墨西哥。此所以能獨優于大陸。而在十六世紀以前。已有文明也。由此觀之。凡原因同者。其結果必同。雖土地遠隔。人種各殊。而天演之公例。不少異也。

南美之現狀。與北美異。所謂東岸寒而西岸燠者。惟北半球爲然耳。南半球則適與相反。蓋南冰洋之寒潮。繞南球諸陸之西岸。而赤道熱流。反在其東岸也。南美洲濕熱雨氣。皆集於東方。故南美東部之土地。無論屬于熱帶溫帶寒帶者。皆極豐饒。然則文明不起於其間。又奚以故。曰溫熱之盛過度。動植物之繁殖。不可思議。人力爲天然力所壓。而不能盡其性也。夫海底有寒熱兩潮流。空中有寒熱兩風圈。皆由地軸東轉。簸盪而成。其理一也。自北緯二十八度至南緯二十八度之區。一年內凡爲東北風西南風者。各半。西人所謂貿易風也。此貿易風之經大西洋而達南美東岸也。所含大洋中水氣。遇冷而墜。大雨時行。而爲安底斯山所阻。不能越嶺而西。其雨皆灌溉於巴西之地。故巴西天然力之盛。甲於全球。雖然。以太盛之故。人力爲其所壓。惜哉。其幅員面積與歐羅全洲相埒。徒委爲蠻族之巢窟。自葡人覓得此土以來。垂四百年。非不屢欲運歐洲之文明以化被之。然其力只及于東岸。若其內地。依然四百年前之故。我而已。森林深而農業不進。蟲害甚而收穫難期。山高而不可登。河大而無由渡。巴西所以不能孕育文明。曰惟此之故。

國於巴西之西者。有秘魯焉。同在一大陸。同在一緯度。而地勢有相逕庭者。巴西既位熱帶之溫度。而世界第一大河亞馬遜灌溉之。諸小河流灌溉之。貿易風之大雨灌溉之。豐沃過度。人力無權。秘魯之地。則跨有安底斯山東麓之高原。與太平洋邊之海岸。安底斯山之西。終歲無雨。又無樹木。至其東麓。亞馬遜河上流一帶。常降雨而不過度。森林亦生焉。南水洋之寒潮。達其西岸。調和其氣候。使不過熱。故南美洲中溫氣熱氣會合適宜之地。惟一秘魯。此所以文明早發。與墨西哥同也。

以上所舉。專就物質的文明而論之。若夫精神的文明。與地理關係者亦不少。凡天然之景物。過於偉大者。使人生恐怖之念。想像力過敏。而理性因以減縮。其防礙人心之發達。阻文明之進步者實多。苟天然景物。得其中和。則人類不被天然所壓服。而自信力

乃生。非直不怖之。反愛其美。而為種種之試驗。思制天然力以為人利用。以此說推之。則五大洲之中。亞非美三洲。其可怖之景物。較歐洲為多。不特山川河嶽沙漠等終古不變之物為然耳。如地震颶風疫癘等不時之現象。歐洲亦較少于他洲。故安息時代之文明。大率帶恐怖天象之意。宗教之發達。速于科學。成一科之學者謂之科學。如格致諸學是也。迷信之勢力。強于道理。彼埃及人所拜之偶像。皆不作人形。秘魯亦然。墨西哥亦然。印度亦然。及希臘之文明起。其所塑繪之群神。始為優美人類之形貌。其宗教始發于愛心。而非發于畏心。此事雖小。然亦可見安息埃及之文明。使人與神之距離遠。希臘之文明。使人與神之距離近也。而希臘所以能為世界中科學之祖國者。實由於是。

即就歐洲內論之。亦有可以證明此例者。歐洲中火山地震等可怖之景。惟南部兩半島最多。即伊大利與西班牙葡萄牙是也。而在今日之歐洲。其人民迷信最深。教會之勢力最強者。惟此三國。且三國中。雖美術家最多。而大科學家不能出焉。此亦天然之景物與想像理性之開發有關係一明證也。

要而論之。歐羅巴以前之文明。謂文明未入歐洲以前。即埃及安息時代是也。全恃自然界之恩惠。其得之也。非以人力。故雖能發生。而不能進步。歐洲則適相反。其天然界不能生文明。故自外輸入之文明。不可不以人力維持之。兢兢焉。勳勳焉。而此兢兢勳勳之人力。即進步之最大原因也。

雖然無亞細亞之文明。則歐羅巴之文明。終不可得現。歐人忘其本而漫然譏訕亞人。非所宜也。歐人動曰。亞細亞者。神權政治之巢穴。專制主義之地獄也。以此相詆。未免失當。記不云乎。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凡人羣之初起也。必有一種野蠻的自由。政治之第一級。在使人脫離此等蠻性。蠻習。故彼時之國家。不可不肯立政府。定法律。以維持一羣之平和秩序。不可不鞏固主權。以禦外侮。而弭內亂。然則非用強力行威權。安能致此。夫惡法律。雖不及善法律。然猶愈于無法律。惡政府。雖不及善政府。然猶愈于無政府。故當人羣進化之第一期。但求有法律有政府而已。至其善惡優劣。暫可不問。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也。歐人豈得獨非笑之。

且亞細亞之神權。其裨益于世界者固不少。彼其神權治下之文明。即今日歐美文明所從出也。歐美文明。淵源于羅馬。羅馬淵源于希臘。希臘淵源于亞細亞。歷史家以埃及亦屬亞細亞之範圍。又不惟古代之淵源而已。即近世之文明。亦莫不然。近世文明之所自出。有四。一曰耶穌教。二曰羅馬法。三曰希臘之文學哲學。四曰中國隋唐之文明。其第一件。本為亞洲猶太之土產。經羅馬人之手而傳諸全歐者。

也。其第三第四兩件。自中世以來。經阿刺伯人之手而傳入者也。於近世歐洲文明進步最有大功者。曰羅盤針。藉以航海。覓地。曰火器。藉以強兵衛國。曰印書術。藉以流通思想。開廣民智。而此三者。皆非歐洲人所能自發明。彼實學之子。亞刺伯而亞刺伯人。又學之於我中國者也。今日歐人雖演造種種技術。還以授諸東方。亦不過報恩反哺之義。加利息以償前負耳。歐人固可輕蔑我耶。雖然。今日受其報與否。又我國人所自擇矣。

人。群進化之第一期。必以專制政治為文明之母。此不獨亞洲為然。即歐洲亦莫不然也。歐人脫神權專制之軌。行人民自由之治。亦不過在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距今百年間耳。亞細亞歷史之缺點。不在其昔代之行專制。而在今日之猶安于專制。不知何年何代。乃脫其樊耳。夫所謂進化第一期。必要專制者。其事固自有程度。其時固自有限制。苟逾其程。其限而猶用之。則不為群益。反為群害。勢所必然也。蓋專制之效力。在使內部人民愛平和。重秩序。養成其服從法律之風也。既平和矣。既秩序矣。自治之習慣。既成立矣。於此時也。則政府當減縮其干涉之區域。以存人民自由之範圍。人文愈開。則此範圍愈當擴充。於是政府與人民之權限。不可不確定焉。非特禁人民之互侵自由而已。而政府亦不得自侵之。蓋人群進化之第二期。所重者不在秩序。而在進步。而欲使人民進步。必以法律保護各人之權利。使其固有之勢力。得以發達。實為第一要義。善乎斯賓塞之言也。曰：「天下事有泛言之見。為惡對言之則為善者。亦有泛言之見。為善對言之則為惡者。如專制與自由是也。專制至惡也。而在人群進化第一期。不可不謂之善。自由至善也。而在人群進化之第一期。不可不謂之惡。」亞細亞之所短。在徒抱文明之基礎。而不能入于進化之第二期也。而其原因。由於天然之境遇。所得過厚。其精神為天然力所制也。歐羅巴之所長。在經過第一期。即入于第二期。語其事實。則自美國獨立。法國革命以來。百餘年間之現象。是其明效大驗也。

地理與文明關係之徵驗。既若是矣。然則歐洲竟非吾亞洲所能及乎。是又不然。盡人力。則足以制天然也。彼歐洲本為文明難發生之地。而竟發生之。則吾亞洲雖為文明難進步之地。曷為不可以進步之。近來學術日明。人智日新。乃者亞細亞全洲。鐵路循布。電線如織。雖喜馬拉耶之崇山。不能阻中國與印度之交通。雖比兒西亞之高原。不能塞印度內地與東西南洋之往來。亞細亞亦將為文明競爭之舞臺矣。人事遷移。向上未艾。或者亞非利加之砂漠。南北極之冰原。且有爛花繁錦。與各大陸國民相輝映者。未可知也。嗚呼。萬事悠悠。群生莽莽。雖曰天命。豈非人事耶。吾友因明子之詩曰：丈夫當此湧血性。茫茫大地覽河山。不覺英雄壯志生。世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

亞洲地理大勢論

中國之新民

本文以日本志賀重昂氏地理學講義中「亞細亞地理考究之方針」一篇為藍本而略加已意。志賀氏原著善鄰書局曾有譯本。今不避駢枝之識者。取北本涅槃經與南本合讀。然後知謝靈運再治之功。非得已也。譯者識入以備考。譯者附識。

大哉亞細亞。問其面積。則占全世界陸地三分之一也。問其人口。則居全世界生靈一半有奇也。以地勢論。則其在陸土者。有全世界第一之高山。喜馬拉第一之高原。西藏第一之平原。西伯利亞第一之湖。水海第一之灌域。坦之低原。第一之低地。佐世溪谷。其在陸土以外。有全世界第一之水面。太平洋。全世界第一之深淵。四千五百等世界第一之深澤也。以地氣論。則包羅寒帶。溫帶。熱帶。凡極寒極熱。極乾極溼之氣候。無所不有。凡極風。變風。貿易風。恒風。颶風。風之區域。無所不備。以人類論。則有黃人。白人。馬來人。之各種世界三大言語系統。皆由此起焉。以生物論。則如象。如虎。如獅。如犀。物類之最龐大。而猛烈者。皆於此生焉。語其歷史。則距今二十五萬年前。世界最初之人類。實發育於其大陸之中部。爾來絕代之偉人。如釋迦。如孔子。如耶穌。如摩西。如亞當。如諾亞。如亞伯拉罕。如摩訶末。即回教教主。或譯為摩哈末。末。德唐書會譯此三字。今從之。相接近現於此土。全世界所有之宗教。如婆羅門教。如佛教。如儒教。如祇教。教也。名見唐書。如基督教。如同教。如馬尼教。 Manichaeism 亦波斯教之一種也。等無一非此土之產物也。號稱世界最古之國。如印度。如中華。如猶太。如敘利亞。 Assyria 無一非此土之建也。而泰西一切文學。哲學。美術。巧藝。其淵源。大率自印度。中華。敘利亞。巴比倫尼亞。 Babylonia 腓尼西亞。 Phoenicia 波斯。阿刺伯等國而來。無一非此土之子孫也。又豈惟古代而已。即洎近世。而亞細亞人。實兩度根據此大陸。以造全世界第一大帝國。則成吉思汗。帖木兒。其人。也大哉亞細亞。大哉亞細亞。自地勢上觀之。自歷史上觀之。彼歐羅巴亞非利加之二洲。實不過亞細亞之一附庸耳。昔基約博士嘗講述歐洲之風土。以謂歐洲發達之原因。全由於其地勢之「Permeability」而因以頌揚歐陸構造之佳妙。沾沾自喜焉。殊不知凡物之易於透達者。適足以見其物體之小而已。質而言之。則歐洲之結構也。規模淺小。尋常人類。易擊舉。而易指揮之。此其所以速達文明之原因也。亞洲則不然。其規模絕大。其器量深宏。淵淵浩浩。而不可測焉。亞洲之所以為亞洲者。不在現在。而在未來也。

今請就歐洲小而易用之理。一指明之。以相互證。則亞洲之前途。有可懸度者。歐洲文明之初開也。由希臘。何故必由希臘。希臘之地形。半島也。三面環海。一面連陸。而此半島中。更為小半島。焉。此小半島中。又更為小半島。焉。故其地形。最適於利用。語其地勢。則山

脈縱橫。溪谷川原。所在皆是。泉甘土肥。而於人類結構小群。最為利便。加以海岸出入屈曲。有島嶼。有港灣。有峽角。故其海之適于利用也亦甚。此其開化之所以獨早。非偶然也。希臘之文明。潛移默轉。而入於羅馬。羅馬之在意大利。亦半島也。北界亞歷士山脈。蜿蜒南趨。突入地中海。與阿得里亞的海 Adriatic 為細長之陸地。其規模視希臘半島稍大。而其適於人類之利用一也。希臘云亡。而歐土之文明。銷沈者歷有年所。及中世之末。元氣回復。其捷足飛揚者。則西班牙及葡萄牙也。西葡亦半島也。西葡兩國之地。總名伊比利 Iberian 半島。其海陸規模亦淺小。所以克為近世之先進國也。希臘最小。故開化最先。羅馬次小。則次之。伊比利次小。則又次之。三半島與發三之次第。其別因雖或尚多。然由於地形大小之比例。殆其主要者也。南歐之文物。既已代謝。其舞臺漸移於北。於是人類難使用之地。日以進發。即其勢自最易者。以趨於稍易者。自稍易者。以趨於稍難者。自稍難者。以趨於更難者。其塗徑歷歷。可覆按也。近數百年來。遂經法蘭西英吉利德意志。而入於斯拉夫民族根據地之俄羅斯。歐洲識者。謂未來之大希望。大結果。將在俄人非無故也。白人之國。角立於歐洲之東西。土壤有限。人滿為憂。相競利用。此規模淺小之歐羅巴。精華將竭。各爭寸土。以至演出狼吞虎噬。弱肉強食之活劇。上天好生之德。不忍視歐人之慘狀也。乃於其中。誕降一豪傑焉。曰哥倫布。使為其同胞。揭開久蔽之幕。既開而所謂「新世界」者。突兀躍出於人間。即亞美利加是也。天之製造此新舞臺也。用全力注全神。故其地形之結構。斐然可觀。其規模絕大。不如歐陸之淺小。而北亞美利加尤為美妙。其東其西皆環以大瀛。恐其內陸氣候之乾燥也。乃鑿廣而深之淡水湖。五以湛潤之。濟全世界第一之大河。以灌溉之。其天然界之美。滿毫無遺憾矣。南美之結構。雖稍亞於北。然亦有大可歎美者。新世界之規模。雖絕大。其適於利用之點亦多。此白人所以能造第二之歐羅巴於此間也。上天以為此新世界者。其面積如此其廣大。其形勢如此其完美。雖無量數之生靈。自舊世界飛渡。應集當綽綽有餘。裕乃開闢而招之。曰嘻。蓋歸乎來。歐人受此奇寵。劍及履及。吶喊一聲。突進闖入拓草。燕任土地。建邦國。僅數百載。而人滿又見告矣。嗚呼。昔以農產國名者。一變而為製造國。嗚呼。昔以共和主義著者。一變而為帝國主義。歐人昔以為殖民政略之劇場者。轉瞬之間。卻自行其殖民政略于太平洋以外矣。上天既以此龐大之土。賜其驕子。謂此後可以暫安。息乎。沈沈而醉者。三百年及起而睨之。則已成爲第二之舊世界。一慘狀。視前更劇矣。天亦無如此驕子何也。乃於咄嗟之間。築造澳大利亞。而醉者。三百年及起而睨之。則已成爲第二之舊世界。洲者。其地形如一初製之模。海岸之屈曲出入。殊少。其山不高。其河不長。無水無湖。不能調和內陸之氣候。其動物也。惟有極兒於腹之袋鼠。不飛不鳴之鴛鳥。蓋其製造成於急就。而百物不完備之一土也。歐人既得澳大利亞也。先利用其可以利用之部分不

數十年而此「最新世界」又成爲第三之歐羅巴矣。於是其動機不得不轉而向於亞非利加。非洲與歐洲相隔一羣水。其西北殆接歐境。雖然其地形大而無當。海岸皆缺交通之利。加以萬里不毛之沙漠。橫互其中央。炎熱瘴癘。而利用極難。此所以雖相近而用之極遲也。今也新世界之阿美利加。既無餘地矣。最新世界之澳大利亞。復無餘地矣。然則此視耽耽欲逐逐之歐人。豈能又手攷坐以終古故。近年以來。瓜分非洲之勢如飢如渴。不轉瞬間。鬻割以盡。今者撒哈拉中一粒之沙。皆有主人翁矣。法蘭西勢力範圍。亞非利加之爲第四歐羅巴。其期又將不遠矣。嗟夫。嗟夫。與哈有子果。贏負之茫茫。四大壤。竟全爲歐羅巴之附庸之奴隸。李義山詩云。自是當時天帝醉。不關秦地有山河。展覽坤圖不禁且歎且妒。而且悚皇也。

渾圓球上六大洲中。其五已入歐人之懷。所餘者惟亞細亞而已。雖然亞細亞之現勢及前途。則又如何。試觀其地圖。表中所列者日本里也。今勿卒未暇改正之讀者。但以一里當中國七里之比例求之可也。

亞細亞洲

面積 二、八八〇、〇〇〇方里

人口 八三五、〇〇〇、〇〇〇人

俄羅斯屬

一、一〇〇、〇〇〇方里

二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英吉利屬

三三〇、〇〇〇方里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

法蘭西屬

四四、七〇〇方里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人

葡萄牙屬

一、三〇〇方里

一、〇〇〇、〇〇〇人

總計

一、四七六、〇〇〇方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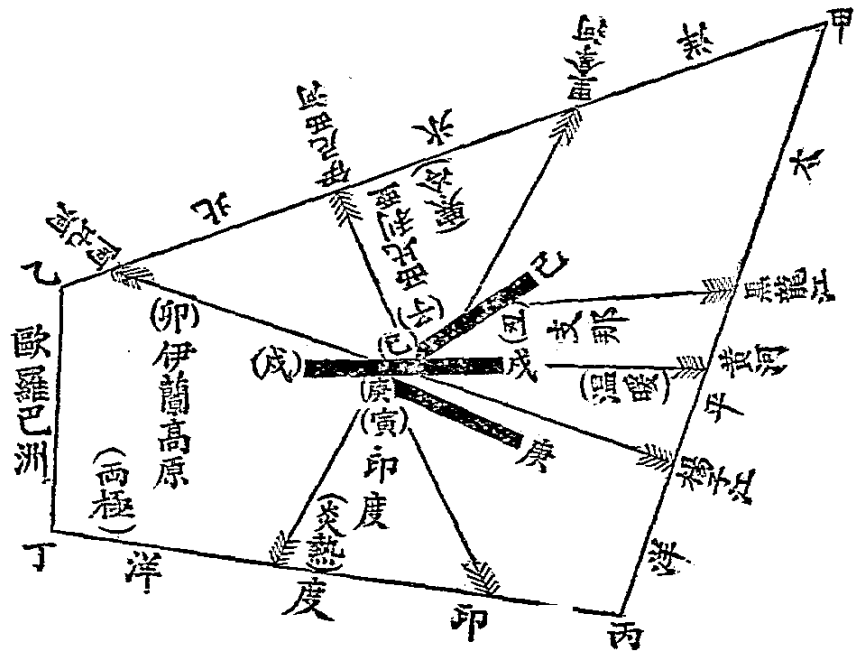
三四三、〇〇〇、〇〇〇人

由此觀之。則亞細亞洲面積十分之五。有奇。人口十分之四。有奇。既已落歐人掌握中矣。即自其中部以至北部全體之一大地。俄羅斯人所有也。燕燕裏海。將爲俄人之湖也。其南部之中央一絕大之半島。曰印度。英吉利人所有也。印度西鄰之阿富汗斯坦。俾路芝斯坦。非英人之保護國。則其勢力範圍也。又法蘭西人自距今四十年前。漸染指于後印度半島。同治元年。奪交趾。二年。滅柬埔寨。光緒三年。經略東京。滅安南。爲其保護國。十九年。敗暹羅。割其地三分之一。於是而亞細亞之法蘭西小帝國立焉。法人之滅安南也。儼然以中國南部將來之主人翁自命。若英國者。豈能袖手旁觀哉。故於光緒三年。勃起而征緬甸。俘其王。吞其地。於是。以印

度爲本體而阿富汗俾路芝爲其右臂緬甸爲其左臂以取威定霸於大陸南部之中央嗚呼泱泱大風之亞細亞今已強半夷爲
歐隸所餘號稱獨立國者惟波斯暹羅朝鮮日本中國之五者而已又豈惟亞細亞實則渾圓球上除歐種以外所餘獨立國者惟
此五者而已雖然波斯何所恃而能獨立於今日乎波斯之北有俄亞細亞其南有英亞細亞其東有英亞細亞其西有英亞細亞其
得自保俄人得烟草專賣權英人則得鐵路布設權兩雄相持暫延殘喘苟兩勢一旦不均則其滅亡可翹足而待矣暹羅何所恃
而能獨立於今日乎暹羅之西有英印度其東有法安南介於英法勢力兩兩平均之間僅得自保苟兩勢一旦不均則其滅亡可
翹足而待矣朝鮮何所恃而能獨立於今日乎朝鮮之東有日本其北有俄其南有英介于俄英口勢力三者平均之間僅得自保
苟三勢一旦不均則其滅亡可翹足而待矣日本固今世之雄也其獨立頗由自力今且與歐洲第一雄國新聯盟焉其意氣揚揚
自得之概今勿具論若我中華則豈非亞細亞大陸之中心點而數千年來之主人哉願今則何如葡萄牙自明嘉靖十六年一五
年割據南部之澳門俄羅斯自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年破尼布楚之約所定界約以外與安嶺爲境者也而別立愛理條約遂侵襲南下以占黑龍
江一帶之地及十年一八六〇年更以詭術結北京條約遂超黑龍江而南併吞滿洲東海岸二千七百里之地以開浦爾斯德港即海英
吉利以道光二十八年鴉片之役割香港光緒二十三年更割九龍若夫丁酉戊戌之間列國互逞鯨吞蠶食之謀德據山東南海
岸之膠州灣英據其北海岸之威海衛俄占遼東半島之旅順口大連灣法占南部之廣州灣及桂越間甌脫地而各國勢力範圍
之議且日進而未有已焉危乎微哉中國之爲獨立國乎而此獨立國若一旦不支則此搏搏渾球竟爲白種一家之私產矣夫亞
細亞者宏深而難測偉大而難用者也而他日有用之之資格者其爲習居此土而有經驗之中國人乎其爲慣用他地而有經驗
之歐洲人乎嗚呼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先之以告誠繼之以警懼天或者其深有望於中國人種而示以履霜堅冰之漸教以前車
覆轍之鑒也嗚呼亞細亞之興亡在於今日吾記述至此不禁旁皇繞室而起舞再三也

亞細亞之規模既絕大而不測故欲講其山河之形勢氣候之程度生物之分布人情風俗宗教之起源成立其事固非易易即
勉強記憶亦不移時而遺忘焉今以簡要之法敘述其大體如下

第一欲知亞洲之地勢山河之形狀則可爲一略圖如甲乙丙丁而甲乙線爲北冰洋瀕海之記號甲丙線爲太平洋瀕海之記號
丙丁線爲印度洋瀕海之記號乙丁線爲毗連大陸巴洲之記號再記其山脈以戊戊爲汗都喬柱 Hindii-Kesa 及崑崙山脈
之記號以己己爲阿爾泰山脈之記號以庚庚爲喜馬拉耶 Himalaya 山脈之記號但觀此則亞細亞洲中央之地勢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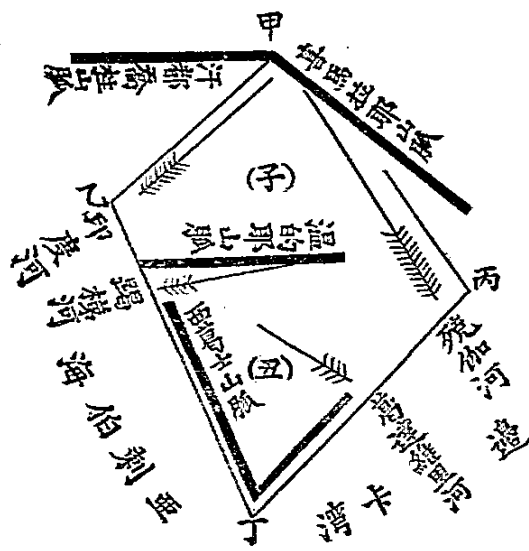
第一圖

人種與高加索人種雜居之。其人種之分布亦與其地勢之區別。悉相比附。有如此者。次考亞細亞洲人民之宗教。則(一)西伯利亞部人民所奉者沙瑪尼教也。其附近支那之部分。或奉希臘教。(二)支那部人民。兼中國、朝鮮、日本、安南、暹羅、緬甸、諸國而言。所奉者佛教也。我孔子非宗教家。本報第二冊曾詳言之。吾(三)印度部之人民所奉者婆羅門教也。其中亦有奉佛教者。然不如婆羅門教之盛。國人所有迷信思想。皆受佛教之影響者也。

高崇自可想見矣。而全洲水河之源。必由此高地而起。亦可想見矣。明此形勢。則可以悟(戊)(己)已以北之川河。必流注於甲乙線之北水洋。己(己)(庚)庚間之川河。必流注於甲乙線之太平洋。庚(庚)(戊)以南之川河。必流注於丙丁線之印度洋。勢所必然矣。然後取地圖以對照參觀之。則知里拿 Lena 河、伊尼西 Yenisei 河、阿比 Obi 河等之北流。黑龍江、黃河、揚子江等之東流。宛伽 Ganges 河、印度河等之南流。皆有非偶然者。熟察諸大河系之流域。則可悟亞細亞大陸。實以三大平原一大高原而成。三大平原者。一圖中之(子)即己(己)(戊)以北一帶西伯利亞平原是也。二圖中之(丑)即己(己)(庚)以東一帶支那平原是也。三圖中之(寅)即庚(庚)(戊)以南一帶印度平原是也。一大高原者。圖中之(卯)即(戊)以西一帶伊蘭高原是也。即波斯及突厥是也。亞屬之一部。於是乎全洲之地勢。山河之大體。可以一目了然矣。復次言其氣候。則(子)西伯利亞部寒冷也。(丑)支那部溫暖也。(寅)印度部炎熱也。(卯)伊蘭部寒熱皆達於極端也。於是乎各部動植物之差異。及各部之物產與其人民職業之差異。亦可以推定。

次考亞細亞洲之人種。則(一)西伯利亞部劣等黃人種居之。(二)支那部高等黃人種居之。(三)印度部高加索人種居之。(四)伊蘭部黃人種與高加索人種雜居之。其人種之分布亦與其地勢之區別。悉相比附。有如此者。

(四)伊蘭部之人民。兼中亞細亞諸國。如阿富汗斯坦、俾路士斯、波斯、亞刺伯、及亞屬突厥諸國民言之。所奉者回教也。其所以生此區別者。亦非偶然。又以各部之地勢、氣候、生物、民業、人種、宗教之差別。對照比較。則可知其各部特別開化之由。(一)西伯利亞之劣等文明也。(二)支那之文明。即起于支那。擴布於蒙古、西藏、朝鮮、日本、安南、暹羅、緬甸諸國者也。(三)印度之文明。即桑士格列之文明也。(四)波斯亞刺伯部之文明。即回教的文明也。其所以發生之由。亦皆可以地理之勢測定之矣。



圖二第

用此方法。不徒可以考一洲之地理而已。即講各國之地理。亦當如是也。試以印度之地理為例。先畫定印度之形狀。為甲乙丙丁記號。如第二圖丙丁線則瀕于邊卡灣 Bay of Bengal 者也。乙丁線則瀕于亞刺伯海者也。其所有諸山脈。則如圖中所示喜馬拉耶山、汗都喬柱山、溫的耶 Vindhya 山、西噶士 Ghauts 山、東噶士山之位置。由是其國內諸河。如印度河、錫梯 Taptee 河、達維里 Godavari 河、伽碗河等之水源灌域。及其所流注之尾閭。皆可以悟出。又可見印度之國。由兩大平原結構而成。第一如圖(子)碗伽河之溪谷也。第二如圖(丑)噶達維里山與噶士山之間也。用此符號記之。則開卷瞭如矣。學者苟能用此法。則以觀各部地理。而按地圖以考證之。則若網在綱。有條不紊。泱泱全洲之形勢。可頃刻而盡納入於腦中矣。治學當得其門徑。此之謂也。

中國地理大勢論

中國之新民

美哉中國之山河！美哉中國之山河！中國者天然大一統之國也。人種一統。言語一統。文學一統。教義一統。風俗一統。而其根原莫不由於地勢。中國所以遜於泰西者。在此中國所以優于泰西者亦在此。中國之面積十五倍於日本。合歐洲列國。如瑞典、挪威、丹麥、奧大利、匈加利、德意志、瑞士、伊大利、荷蘭、比利時、佛蘭西、西班牙、荷

牙其幅員僅足與我頡頏。中國者名爲一國。實一洲也。當周末四五百年。漢末四百餘年。唐末百餘年間。皆列國並立。與歐羅巴大陸相類。而卒歸於一統之運。不如歐西之國。固抗衡多歷年所者。蓋彼則山嶺交錯。縱橫華離。於其間多開溪谷。爲多數之小平原。其勢自適於分立自治。此則莽莽三大河。萬里磅礴。無邊無涯。其形勢適與之相反也。

中國現今地理。可概分爲兩部。一曰本部。十八行省是也。二曰屬部。滿洲蒙古回部西藏是也。亞洲者。全地球之宗主也。中國者。亞洲之宗主也。本部者。又中國之宗主也。請先論本部。

文明之發生。莫要於河流。中國者。富於河流之名國也。就本部而三分之。復可爲中南北三部。北部者。黃河流域也。中部者。揚子江流域也。南部者。西江流域也。三者之發達。先後不同。而其間民族之性質。亦自差異。此亦有原理焉。凡河流之南北向者。則能連寒溫熱三帶之地。而一貫之。使種種之氣候。種種之物產。種種之人情。互相調和。而利害不至於衝突。河流之向東西者。反是。所經之區。同一氣候。同一物產。同一人情。故此河流與彼河流之間。往往各爲風氣。故在美國。則東西異尚。自北而南。而常能均調。在中國。則南北殊趨。自西而東。而間起衝突。於一統之中。而精神有不能悉一統者。存皆此之由。

自周以前。以黃河流域爲全國之代表。自漢以後。以黃河揚子江兩流域爲全國之代表。近百年來。以黃河揚子江西江三流域爲全國之代表。穹古之事。不可紀。今後之局。猶未來。然則過去歷史之大部分。實不外黃河揚子江兩民族競爭之舞臺也。前者。西江未發達。故通稱中部爲南部。數千年。南北相競之大勢。即中國歷史之榮光。亦中國地理之骨相也。今請以政治上文學上風俗上兵事上兩兩比較而論之。

其在政治上。北方視南方。以下所言南方。皆指揚子江流域也。非指極南之西江。常占優勢。蓋我黃族之始祖。本自帕米爾高原。迤邐東下。而揚子江上流。崇巒峻嶺。壁立障之。故避難就易。沿河以趨。全國文明。自黃河起點。而傳布於四方。帝王實力。亦起於是。積之者厚。故其勢至今猶昌也。今以歷代帝王都徵之。

黃河流域國都表

代	都	今地	河	系
太昊伏羲氏	陳	河南陳州府	在蔡河之岸	蔡河後淤入黃河

<p>三皇 炎帝神農氏 黃帝軒轅氏 少昊金天氏</p>	<p>五帝 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p>	<p>三代 夏 殷 周</p>	<p>秦</p>	<p>漢 西漢 東漢</p>	<p>魏三國之一</p>	<p>西晉</p>	<p>後魏</p>	<p>北齊</p>	<p>後周</p>	<p>隋</p>	<p>唐</p>	<p>後梁</p>								
<p>曲阜</p>	<p>涿鹿</p>	<p>窮桑</p>	<p>帝岳</p>	<p>亳</p>	<p>平陽</p>	<p>蒲坂</p>	<p>安邑</p>	<p>亳</p>	<p>洛陽</p>	<p>咸陽</p>	<p>長安</p>	<p>洛陽</p>	<p>鄴</p>	<p>洛陽</p>	<p>鄴</p>	<p>長安</p>	<p>長安</p>	<p>長安</p>	<p>長安</p>	<p>汴</p>
<p>山東兗州府</p>	<p>直隸順天府</p>	<p>山東兗州府</p>	<p>直隸大名府</p>	<p>河南河南府</p>	<p>山西平陽府</p>	<p>山西蒲州府</p>	<p>山西解州</p>	<p>河南歸德府</p>	<p>河南河南府</p>	<p>陝西西安府</p>	<p>陝西西安府</p>	<p>見上<small>凡見上者則缺之下同</small></p>	<p>河南彰德府</p>	<p>河南開封府</p>						
<p>在泗水之南洙水之北 <small>在拒馬河右岸拒馬經兩崖而入白河然案古地圖實屬黃河系泗水附近</small></p>	<p>黃河古金隄附近</p>	<p>在伊水之岸伊水入洛洛入河</p>	<p>在汾河左岸平水之北</p>	<p>媯汭之傍 <small>在永河之傍</small></p>	<p>在黃河揚子江之間淤河之南</p>	<p>洛水之北即其左岸</p>	<p>渭水之北即其左岸</p>	<p>渭水之南即其右岸</p>	<p>孝文帝自代徙都之</p>	<p>北齊承東魏之舊</p>	<p>後周承西魏之舊</p>	<p>文帝都長安煬帝遷洛陽</p>	<p>其末葉為後梁所劫遷于洛陽</p>	<p>黃河幹流之南即其右岸</p>						

<p>代五</p> <p>後唐 後晉 後漢 後周 宋 金 元 明 清</p>	
<p>洛陽 汴 汴 汴 汴 北京 汴 大都 北京 北京</p>	
<p>直隸順天府 直隸順天府</p>	
<p>初都汴百六十六年而南遷自此以後稱南宋 <small>金初都上京(今會寧)後厭其僻北遷燕京(今北京)復為蒙古所逼南遷汴京即北京也</small> <small>北京雖非黃河流域然實延緣於此河系之平原上也明永樂始遷</small></p>	

由此觀之歷代王霸定鼎其在黃河流域者最占多數固由所蘊所受使然亦由對於北狄取保守之勢非據北方而不足以爲拒也而其據於此者爲外界之現象所風動所薰染其規模常宏遠其局勢常壯濶其氣魄常磅礴英鷲有俊鷗盤雲橫絕朔漠之概

揚子江流域國都表

<p>代</p> <p>朝六</p> <p>吳三國 東晉 宋 齊 梁 陳</p>	<p>都</p> <p>建業 建康 建康 建康 建康 建康</p>	<p>今地</p> <p>江蘇江寧 府即南京</p>	<p>河系</p> <p>揚子江幹流之南即其右岸</p>
--	-----------------------------------	----------------------------	------------------------------

南宋	臨安	浙江杭州府
明	應天府	江蘇江寧府

雖在錢塘江口然實延緣於揚子江之河系也高宗始遷揚州繼定都於此
即南京也太祖初都之成祖遷於北京宋業廢王復都之

由此觀之建都於揚子江流域者除明太祖外大率皆創業未就或敗亡之餘苟安旦夕者也為其外界之現象所風動所薰染其規模常綺麗其局勢常清隱其氣魄常文弱有月明畫舫緩歌慢舞之觀

此外不依此兩河流以立國而其歷史稍有可觀者則有蜀之成都今四川成都府也蜀本據長江之上游亦後魏之平城今山西大同府也其割據年代稍短或地位稍偏於政治歷史無甚關係者漢初則有若南越尉佗之在廣東凡八十五年閩越無諸之在福建

凡九十五年皆不在兩兩晉則有若漢劉淵之都平陽黃河趙石勒燕慕容皝之都鄴黃河秦苻堅後秦姚萇之都長安黃河南燕之在山東黃河諸涼之在甘肅不在兩唐末則有若吳楊行密之在淮南揚子江凡四十九年蜀王建孟知祥之在四川揚子江前後凡六十四年楚馬殷之在湖南揚子江凡五十五年閩王審知之在福建不入兩凡四十九年吳越錢鏐之在兩浙揚子江凡八十四年南漢劉

隱之在廣東不入兩凡七十年近世則有若太平洪秀全之在金陵揚子江凡十一年合前兩表統之數千年王霸之國都其在黃河流域者十六得姓三十六其在揚子江流域者二得姓十其準黃河流域者一北得姓四其準揚子江流域者二成都安南得姓六其不在兩流域內者五得姓七數千年政治都會略具於是矣校其發達之大勢東周以前南方未始建國也春秋戰國以後而楚吳越始強其力足與北方諸國相埒及於漢末而竊據者率起於北及於唐末而竊據者多起於南此亦兩地勢力平均之一消息也今請將五大都氣運之久暫列為一表以求其原因結果

- 一 長安 黃河流域 凡九百七十年
 - 二 洛陽 同 凡八百四十五年
 - 三 汴京 同 凡二百五年
 - 四 燕京 準黃河流域 凡七百十八年迄今
 - 五 金陵 揚子江流域 凡三百六十六年
- 北方宅都時代而南方無他都者垂二千餘年其南方宅都時代而北方無他都者惟明太祖建文共三十五年耳然則雖謂政治之中心點常在黃河流域可也至同一黃河流域而其勢力自西而趨於東者則亦有故黃族初發軔於崑崙之墟次第東下至黃

帝顓頊已寢達黃河下流而為洪水所苦不得不復折而邑於山狹之高土及夏禹成第一次統一之業秦政成第三次統一之業而皆起自黃河上游積千餘年之精英而黃河上游遂為全國之北辰仁人君子之所經營梟雄桀黠之所攬奪莫不在此土取精多用物宏故至唐而猶極盛焉東北方之燕自古以來不足為中原之重輕久矣故自隋以前其地只能如蜀閩南粵以僻陋在遠不為群雄之所爭當擾攘之世常自立數十年以待戡定焉耳試徵其歷史北燕在春秋時最稱弱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七雄之時為齊所取後類五國之力樂毅為將然後勝齊然卒於得七十餘城不能守也然則幽燕非能自立之地也戰國策燕秦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又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又趙王曰燕國弱也東不知齊西不知趙云云此外尚多洪容齋國事備引之及楚漢之交趙王武臣為燕軍所得趙所養卒謂其將曰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其在東漢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滅其在三國公孫淵據地僭號二十餘年終不能並鼎而四其在十六國稱燕稱趙者多矣未嘗有僅據燕薊之地者也夫在昔之燕不足重輕也如彼而今則海宇之內斂袂而往朝者七百餘年他地視之瞠乎其後者何也其轉捩之樞皆在於連河中國南北兩大河流各為風氣不屬相也自隋煬帝運河以運貫之而兩河之下游遂別開交通之路夫交通之便不便實一國政治上變遷之最大原因也自運河既通以後而南北一統之基礎遂以大定此後千餘年間分裂者不過百年耳而其結果能使江河下游日趨繁盛北京南京兩都皆全國之樞要而吸其精華故遠唐中葉而安祿山史思明用范陽盧龍之眾蹂躪中國實惟幽燕勢力之嚆矢至宋而金源宅京於此用之以俘二帝盜中國之強半矣蒙古紇金臂而奪之遂以滅金滅宋混一寰區矣明祖南人安南奠都金陵而燕王棣卒以靖難之帥起北方復宅金元之故宅以至於今非地運使然實地勢使然也爾後運河雖淤涸而燕京之勢力不衰者一由積之既久取精用宏與千年前之鎬洛相等一由海道既通易河運以海運而燕齊吳漸闊越一氣相屬燕乃建高領而注之也由此觀之凡一地之或盛或衰其間必有原因焉以消息之凡百皆然而燕京其一例耳自今以往其在陸者長城之險已夷其在海者津沽威海旅順重門戶亦已盡失鐵路輪船既通而運輸交通之形勢亦大異疇昔此後有宅中圖治者乎他日之燕京或成為今日之長安洛陽未可知也

中國為天然一統之地固也然以政治地理細校之其稍具獨立之資格者有二地一曰蜀二曰粵此二地者其利害常稍異於中原蜀揚子江之上游也其險足以自守其富足以自保而其於進取不甚宜故劉備得之以鼎魏吳唐玄宗之以逃安史王建孟知祥據之以傳數世然蜀與滇相輔車者也故孔明欲圖北征而先入南四川雲南實政治上獨立區域也粵西江流域也黃河揚

子江開化既久。華實燦爛。而吾粵乃今始萌芽。故數千年來。未有大關係於中原。雖然粵人者。中國民族中。最有特性者也。其言語異。其習尚異。其握大江之下流。而吸其菁華也。與北部之燕京。中部之金陵。同一形勝。而支流之紛錯。過之其兩面。環海岸線。與幅員比較。其長卒為各省之冠。其與海外各國交通。為歐羅巴。阿美利加。澳洲。大利亞。三洲之孔道。五嶺互其北。以界於中原。故廣東包廣西。而以自捍。亦政治上。一獨立區域也。他日中國如有聯邦分治之事。乎吾知為天下倡者。必此兩隅也。

其在文學上。則千餘年南北峙立。其受地理之影響。尤有彰明較著者。試略論之。

(一) 哲學。吾國學派。至春秋戰國間。而極盛。孔墨之在北。老莊之在南。商韓之在西。管鷗之在東。或重實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虛無。其現象與地理。一相應。夫既言之矣。參觀本報第三第四號學術門遠於漢初。雖以寶后文景之篤好黃老。然北方獨盛儒學。雖以楚元王之崇飾經師。然南方猶喜道家。春秋繁露及其餘經說。北學之代表也。淮南子及其餘詞賦。南學之代表也。雖然。自漢以後。哲學衰矣。洎及宋明。茲道復振。濂溪康節。實為先驅。雖其時學風大略一致。然濂溪南人。首倡心性。以窮理氣之微。康節北人。好言象數。且多經世之想。伊川之學。雖出濂溪。然北人也。故洛學面目亦稍變。而傾於實行焉。關學者北學之正宗也。橫渠言理。頗重考實。於格致蘊奧。間有發明。其以禮學提倡一世。猶孔荀之遺也。東萊繼之以網羅文獻。為講學宗旨。純然北人思想焉。陸王皆起於南。為中國千餘年學界。開一新境。其直指本心。知行合一。蹊徑。自與北賢別矣。凡此者。皆受地理上特別之影響。雖以人事揉雜之。然其結果。殆有不容假借者存也。

(二) 經學。兩漢以後。儒學統一。先秦學術之界域。殆銷滅矣。雖然。於經學之中。又自有南北之流別。當六朝時。北人最喜治三禮。如徐遵明。劉炫。劉焯。李鉉。劉獻之。沈重。熊安生等。皆以禮學名家。南人最喜治易。常以易老並稱。如王弼。郭象。向秀之流。史皆稱其邃於老易。晉書南史及世說新語等書每遂於老易。遂時流之學。較言其深。於易老。北史儒林傳云。『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其言可謂居要。由此觀之。同一經學。而南北學風。自有不同。皆地理之影響使然也。』

(三) 佛學。六朝唐間。佛學掩襲一世。佛學之空。與儒學之實。立於反對之兩極端者也。然佛學之中。流派自異。象教宏興。肇始姚秦。秦北地也。鳩摩什。三叉。首事翻譯。自茲以往。文字盛行。至南方。緇徒學博。不及北派。而理解。或過之。謝靈運云。諸公生天。雖在靈運先成佛。必居靈運後。蓋南人自負之言也。隋唐之際。宗風極盛。天台。法相。華嚴。三宗。號稱教下三家。皆起

於北陳義閣深說法博辯而修證之法一務實踐疏釋之書動輒汗牛其學統與北朝經生頗相近似惟禪宗獨起於南號稱教外別傳達摩入中國首為梁武所歸依黃梅祖弘忍大鑑祖慧能開山吳越專憑悟證不依文字蓋與老莊陸王頗符契焉同一佛學而宗派之差別若是亦未始非地理之影響使然也

(四)詞章 無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吳楚多放誕纖麗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於詩於文於賦皆南北各為家數長城飲馬河梁携手北人之氣概也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也散文之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者北人為優駢文之鑲雲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為優蓋文章根於性靈其受四圍社會之影響特甚焉自後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跡走天下其界亦浸微矣

(五)美術音樂 吾中國以書法為一美術故千餘年來此學蔚為大國焉書派之分南北尤顯北以碑著南以帖名南帖為圓筆之宗北碑為方筆之祖迨健雄渾峻峭方整北派之所長也龍門二十品龔龍顏碑弔比于文等為其代表秀逸搖曳含蓄瀟灑酒南派之所長也蘭庭洛神淳化閣帖等為其代表蓋雖雕蟲小技而與其社會之人物風氣皆一一相肖有如此者不亦奇哉畫學亦然北派擅工筆南派擅寫意李將軍副之金碧山水筆格遒勁北宗之代表也王摩詰之破墨水石意象逼真南派之代表也音樂亦然通典云「祖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隋舊樂多涉胡戎之技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直至今日

而椰西子腔與南豈曲一則悲壯一則靡曼猶截然分南北兩流由是觀之大而經濟心性倫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畫游戲之末幾無一不與地理有切密之關係天然力之影響於人事者不亦偉耶不亦偉耶

大抵自唐以前南北之界最甚唐後則漸微蓋「文學地理常隨政治地理」為轉移自縱流之運河既通兩流域之形勢日相接近天下益日趨於統一而唐代君臣上下復努力以聯貫之貞觀之初孔穎達顏師古等奉詔撰五經正義既已有折衷南北之意祖孝孫之定樂亦其一端也文家之韓柳詩家之李杜皆生江河兩域之間思起人代之衰成一家之言書家如歐陽率虞南精其李

顏柳之徒亦皆包北碑南帖之長獨開生面蓋調和南北之功以唐為最矣由此言之天行之力雖偉而人治恒足以相勝今日輪船鐵路之力且將使東西五洲合一爐而其治之矣而更何區區南北之足云也

其在風俗上則北俊南癡北肅南舒北強南秀北儻南華其大較也龔定蕃詩云「黃河女直徙南東我說神功勝禹功安用迂儒談故道率然天地劃民風」自注云「渡河而南天異色地異氣民異情」蓋南北之差殊稍有識者皆能見及矣然猶不止此古書中以地理言風俗者莫善于史記貨殖傳今節錄其二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爲邪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懷伎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慄悍而趙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

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俗懷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推剽休則掘冢作巧姦治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濼上之邑徒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離悍少慮

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門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隴儼儉嗇畏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雖無山川之繞能惡衣食致其蓄藏

以上言北方風俗

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清刻矜已諾

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閩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亦江東一都會也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與閩中子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尙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其俗雜好事業多賈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蠃隋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欲偷生無積聚而多

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

以上言南方風俗

此二千年前哲人所觀察之大略也。雖至今物換星移。迥非疇昔。然其以地理人事兩者合證。以推原其各種特別風俗所由成。可謂目光如炬矣。以今日論之。則大河以北。自漢受匈奴降。衆居之。三輔民夷雜處。及晉而五胡亂華。繼以北魏中原遺民不覩漢威儀者垂數百年。全唐盛時。一雪此恥。逮於五季。石晉以燕雲十六州路契丹。終宋之世。遼金交擾。逾元涉清。金甌全缺。故北方之俗。漢胡雜焉。雖然。以數被邊患。故其民尙有如史記所謂矜慎。伎好氣。任俠者。排外之心。稍強。甘涼素。蹂躪於回。其俗雜。漢回悍而急。慳而好亂。關中古帝王都也。然自隋唐之交。喋血六七。水薄其味。土變其質。近加以明季。張李之踐。蹈嗚呼。耗矣。故其民貧而倅。媮而不揚。山西古三晉也。夙邊胡。踐掠最數。故其俗堅忍。而好蓄藏。至今猶能以商豪於國中。然揆塞固陋。今猶有穴居者。直隸爲帝都者。七百餘年。舉天下便辟巧媚之士。湊集焉。加以從龍入關之裔。驕侈淫泆。恣慢橫暴。雍乾以後。益挫抑氣節。其士大夫相率以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故京師之俗。雜五方而爲首惡之區。其民則土炕。裘服如羶鄉焉。雖然。燕齊之交。其懷悍之風猶存。至今响馬標客。猶椎埋俠子之遺。河南自昔四戰之國。而今則寥廓之區也。其民勇不逮北。智不逮南。無足云者。大江左右。自晉南渡。後中原衣冠文物萃焉。故史公所言關中三河之俗。自中世以來。乃見之於江南中間。胡元盜國百年。中稍衰息矣。元人詩云。玉樹後庭花不見。北人租地種茴香。蓋傷之也。然南俗既已脆弱。而歷代都此者。率皆偏安。媮惰之主。導以騶淫。洪故其俗文而少氣。知者多而行者寡。雖然。江浙固今世文明之中心點也。江漢之間。近世之榮陽成。舉也。天下有事。爲必爭之區。故洪楊之難。武昌三陷。漢陽四陷。其民數更喪亂。人無自安之心。故俗習於巧黠。好小亂。而無遠志。皖南江右。俗在吳鄂之間。可代表南人之特性焉。湖南古南楚也。北通江。域南接。獠疆。故其人進取之氣。頗盛。而保守之習。亦強。近數十年。自伐其功。蓋張大甚。然其尙氣。敢任有足多者。四川雲貴兩廣。福建自昔以來。其利害與中原不甚相切。蜀人饒富。善保守。而缺進取。至今其俗與千年前不甚變異。常爲他地之人入之。以嬰守其土。著民族有活潑氣象者。鮮焉。滇黔三苗。南蠻之故墟也。其民之稍優秀者。大率流宦。遷買來自他鄉。至其原民。則猶有羲皇以上之遺風焉。廣西瘠土也。民食不相給。而與中原遠。故洪楊用之以發難。近數十年。游勇。磨集。推埋。相結。故其人最喜亂。視揭竿之事。爲日用飲食。廣東自秦漢以來。即號稱一大都會。而其民族與他地絕異。言語異。風習異。性質異。故其人頗有獨立之想。有進取之志。兩面瀕海。爲五洲交通孔道。故稍習於外事。雖然。其以私人資格與外人交涉者。太多。其賄劣者。

或不免媚外倚賴之性。閩人蓋亦同病焉。

昔希臘之雅典。其民分三俗。以地勢為別。一曰山谷之民。二曰平原之民。三曰海濱之民。三民之性質習尚職業各異焉。印度人亦分三俗。以河流為別。一曰身毒河之民。二曰布拉馬河之民。三曰恒河之民。三民之性質習尚職業亦各異焉。中國則兼兩者而有之。是故以東西差別之。則有高原之民。有平原之民。有瀕海之民。以南北差別之。有白河流域之民。有黃河流域之民。有揚子江流域之民。有珠江流域之民。坐此之故。全地政治雖歸於統一。而民間社會風俗華離破碎。殆如異國。此亦地勢所不得不然者也。其在兵事上。則吾中國讀史地理兵要之書。作者雖不乏。然苦無條理。其於兵事地理與民族之關係。能言其故者。蓋少焉。中國干戈之國也。統覽數千年之史。乘其三十載不見兵革者。殆希二十四部之正史。不過一大相斫書。二十一省之土地。不過一大修羅場。然則以兵事言地理。亦治此學之一大法門也。吾欲有所論。吾請舉自漢以來用兵之地。列表而統計之。

歷代革命軍及割據國所憑藉地理表

人

地

今地

秦	末	陳勝吳廣	安徽鳳陽府
秦	末	項羽	浙江紹興府
秦	末	劉邦	江蘇徐州府
秦	末	武臣	山西
秦	末	呂儋	山東
秦	末	韓廣	直隸
秦	末	同市	河南
秦	末	王無諸	福建
秦	末	尉佗	廣東
漢	初	彭越	山東曹州府
漢	初	英布	安徽六安州
秦	末	六	
秦	末	定陶	
秦	末	南越	
秦	末	東越	
秦	末	魏	
秦	末	燕	
秦	末	齊	
秦	末	趙	
秦	末	沛	
秦	末	會稽	

地理

七

國

陳豨 盧綰 吳 膠西 膠東 淄川 濟南 楚 趙 樊崇 王匡等 陳枚等 光武 魏囂 公孫述 竇融 劉永 彭寵 李憲 張步 張角

代 薊 廣陵 高密 彭城 邯鄲 莒 新市 荊州 春陵 成紀 成都 河西 唯陽 漁陽 廬江 臨淄 鉅鹿

山西代州 直隸順天府 江蘇揚州府 山東萊州府 山東濟南府 江蘇徐州府 直隸廣平府 山東沂州府 湖北安陸府 湖北荊州府 湖北襄陽府 甘肅秦州 四川成都府 甘肅甘涼蘭諸州 河南歸德府 直隸 安徽安廬二州 山東 直隸順德府

西漢之末

袁紹

曹操

袁術

劉表

呂布

公孫度

孫策

劉備

劉淵

李雄

石勒

慕容皝

拓跋祿官

張寔

苻洪姚萇

慕容廆

慕容冲

慕容德

乞伏乾歸

呂光

秃髮烏孤

鄴

鄆

壽春

襄陽

徐州

遼東

壽春

益州

左國城

成都

襄國

龍城

上谷

姑臧

關中

大棘城

平陽

滑臺

苑川

姑臧

西平

河南彰德府

山東曹州府

安徽鳳陽府

湖北襄陽府

江蘇徐州府

直隸

安徽鳳陽府

四川

山西汾州

四川

直隸順德府

直隸承德府

直隸宣化府

甘肅涼州府

陝西

盛京

山西平陽府

直隸衛輝府

甘肅鞏昌府

甘肅涼州府

甘肅西寧府

地理

隋										南											
末					晉																
梁師都	蕭銑	李軌	薛舉	劉武周	杜伏威	李子通	林士弘	李密	竇建德	楊玄感	盧循	劉裕	孫恩	張駿	蘇峻	王敦	赫連勃勃	馮跋	李暠	沮渠蒙遜	
朔方	巴陵	河西	隴西	馬邑	歷陽	海陵	江南	梁陽	漳南	黎陽	番禺	京口	會稽	涼	歷陽	武昌	統萬	和龍	敦煌	張掖	
西榆林府	湖南岳州府	甘肅蘭州府	甘肅鞏昌府	山西代州	安徽和州	江蘇揚州府			河南開封府	山東東昌府	山西潞安府	廣東廣州府	江蘇鎮江府	浙江	甘肅	安徽和州	湖北	甘肅寧夏府	直隸順德府	甘肅安西府	甘肅甘州府

唐

中

末

唐

高季興	孟知祥	李昇	劉隱	錢鏐	王審知	馬殷	王建	楊行密	黃巢	李希烈	李納	王武俊	田悅	朱滔	僕固懷恩	劉展	安祿山史思明	劉黑闥	沈法興	李淵
-----	-----	----	----	----	-----	----	----	-----	----	-----	----	-----	----	----	------	----	--------	-----	-----	----

荆南	蜀	南唐	南漢	吳越	閩	楚	蜀	淮南	曹漢	彰義	淄青	鎮冀	魏博	盧龍	汾州	廣陵	范陽	漳南	昆陵	晉陽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	四川	江南	廣東	浙江	福建	湖南	四川	安徽	山東	安徽	河南	山東	山西	直隸	河南	直隸	山西	汾州府	江蘇	揚州府	直隸	順天府	山東	東昌府	江蘇	常州府	山西	太原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明	明	清	近
末 徐壽輝陳友諒 張士誠 明玉珍 郭子興朱元璋 燕王棣 宸濠	末 張獻忠 李自成	初 鄭成功 吳三桂 耿精忠 尚之信	世 苗匪 白蓮教 蔡牽 洪秀全 義和團	
西夏 台州 永平 徐州 羅田 高郵	濠州 燕 南昌	臺灣		
甘肅 浙江台州府 直隸永平府 江蘇徐州府 湖北黃州府 江蘇揚州府 四川雲南 安徽鳳陽府 直隸 江西 四川 山陝	雲南 福建 廣東 貴州 湖北荊州 福式汀州 廣西永安州 山東			

以上所列其革命而成功者著之其雖不成而割據稍久者亦著之其雖不能久而略地甚廣者亦著之其雖不成不久不廣而勢外域入主中夏者不著以其與境內之地理性質無關也二千年來兵事地理之關係於歷史者略具是矣試統計其各省主動多寡之數則

- 直隸十五 山東十 湖北七 浙江四 湖南三 雲南一
- 甘肅十三 安徽九 四川七 福建四 廣東三 江西一
- 江蘇十一 山西八 河南五 陝西三 廣西一 貴州一

其所以能用兵之故雖有種種特別原因不能盡以歸諸地理要之地理為其一重要之主因無可疑也以此表校之除直隸甘肅山西三處多由西北異種乘藉竊據其主動不專由我民族外自餘則惟山東江蘇安徽河南湖北為最能舉事之地此其故何也黃河揚子江兩流域勢力使然也而其間成功最鉅者為漢之劉邦光武唐之李淵明之朱元璋其次者為楚之項羽魏之曹操宋之劉裕李淵曹操起於黃河流域劉裕起於揚子江流域其餘皆起於江河南流域之交質而言之則淮水流域之民族數千年來最有大力於中原也夫淮域所以能獨占優勝者何也其東通海其北界河其南控江其地理之適於開化蓋天然矣直隸割據起事雖多未有能成者惟明燕王靖難之師則挾以親藩之力非可以尋常論也其次則安史之亂雖蹂躪天下之半而卒以敗亡直隸者布政之地非用兵之地也甘肅與者不讓直隸然成就之率更在其下水利之不足以為通不足以為繼也若夫四川每天下有亂則常獨立而其滅亡最後一見之於公孫述再見之於劉備三見之於李雄四見之於王建孟知祥五見之於明玉珍六見之於張獻忠七見之於最近之石達開不知來視諸往他日中國若有事亦若是則已耳雖然蜀利保守而不利進取地勢實然也然則幽并甘涼梁益之地用之者雖多而成之者實寡其不得不讓淮漢者非偶然矣

大抵中國地理開化之次第自北而南三代以前河北極盛秦漢之間移於河南後移於江北六朝以後江南亦屢屢代興焉而自漢迄今全史之大部分皆演於江河間之原野彼龍爭虎擲甲與乙介殆未有出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北數省外者也淮漢民族之在中國其猶近世條頓民族之在世界也而點綴其間者則有幽燕趙代隴蜀諸族其猶歐洲之有丁拉與斯拉夫也此外位其南者未嘗有能為一國之重輕者也其有之則自近百數十年始也

嚙○昔○南○北○交○通○之○運○未○盛○故○江○南○常○足○以○自○守○吳○割○據○垂○八○十○年○晉○南○渡○百○年○益○以○宋○齊○梁○陳○百○六○十○餘○年○宋○南○渡○一○百○五○十○年○蓋
 地○勢○統○合○之○力○未○大○定○也○項○羽○亦○不○用○烏○江○丈○人○之○言○耳○使○其○用○之○則○杜○牧○所○謂○「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夫○孰○敢○謂
 羽○之○才○反○出○孫○權○下○也○魏○文○臨○江○而○歎○謂○天○之○所○以○限○南○北○孫○皓○為○長○江○天○塹○豈○能○飛○渡○有○自○來○矣○逮○於○晚○近○則○南○北○兩○文○明○互○發
 達○互○和○合○而○趨○於○統○一○非○南○混○同○於○北○則○北○混○同○於○南○事○機○與○昔○大○殊○矣○不○見○夫○福○王○魯○王○畫○江○之○局○不○兩○年○而○漸○亡○乎○不○見○乎○近
 世○洪○楊○三○分○有○天○下○之○二○徒○以○株○守○金○陵○不○圖○北○進○卒○以○十○餘○年○之○建○國○消○於○朝○露○乎○雖○曰○人○謀○之○不○臧○抑○地○勢○亦○有○不○得○不○然○者
 也○故○古○之○語○兵○事○者○以○滎○陽○成○皋○為○第○一○要○點○以○其○為○黃○河○流○域○之○咽喉○也○近○之○語○兵○事○者○以○武○昌○漢○陽○為○第○一○要○點○以○其○為○揚○子
 江○流○域○之○眉○目○也○黃○梨○洲○明○夷○待○訪○錄○主○建○都○金○隣○之○議○謂○「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
 風○氣○樸○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云○云」○可○謂○能○知○地○運○變○遷○之○大○原○顧○亭○林○足○跡○徧○天○下○乃○謂○秦○地
 華○陰○縮○穀○關○河○之○口○雖○足○不○出○戶○而○能○見○天○下○之○人○聞○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險○不○過○十○里○之遙○若○志○在○四○方○一○出○關○門○亦○有
 建○瓴○之○勢○云○云○百○謂○身○歷○而○以○此○規○梨○洲○是○猶○漢○唐○以○上○之○言○也○庸○詎○知○地○運○之○變○自○北○而○南○者○今○固○有○以○異○於○古○所○云○也○雖
 然○歷○覽○前○史○大○抵○北○人○南○伐○者○則○得○志○南○人○北○伐○者○則○不○得○志○其○在○北○者○如○五○胡○起○而○晉○以○東○金○源○起○而○宋○以○南○蒙○古○起○而○宋○金○夷
 滿○洲○起○而○明○社○屋○皆○外○種○憑○藉○異○域○姑○勿○具○論○劉○項○同○為○淮○人○而○漢○踞○關○中○巴○蜀○楚○踞○江○淮○成○功○卒○歸○漢○氏○三○國○鼎○立○而○吳○入○於○晉
 六○朝○並○峙○而○陳○入○於○隋○自○古○南○渡○偏○安○之○局○會○無○一○焉○能○北○進○以○恢○復○者○幸○陝○幸○蜀○者○有○恢○復○渡○江○不○可○謂○非○地○理○上○一○疑○問○也○北○伐○之
 師○惟○項○羽○以○江○東○八○千○破○秦○孫○堅○以○吳○會○一○旅○入○洛○最○稱○名○譽○然○卒○歸○於○敗○何○爾○後○劉○裕○之○滅○南○燕○滅○後○秦○號○稱○南○朝○第○一○盛○舉○亦
 不○能○竟○其○功○此○外○南○北○交○戰○南○人○之○有○功○者○千○餘○年○來○不○過○三○役○一○曰○周○瑜○之○于○赤○壁○二○曰○謝○玄○之○於○淝○水○三○曰○虞○允○文○之○於○采○石
 然○皆○防○禦○而○已○於○進○取○則○概○乎○未○之○有○聞○也○豈○徒○南○人○文○弱○之○為○哉○母○亦○地○勢○地○運○使○然○矣○直○至○明○祖○用○江○淮○之○衆○放○逐○胡○元○於○漠
 北○光○復○舊○物○混○一○海○內○南○之○挫○北○蓋○自○茲○役○始○明○祖○雖○暴○其○為○漢○族○之○名○譽○又○烏○可○誣○也○而○考○地○理○與○歷○史○之○進○化○相○關○係○者○亦○可
 於○此○思○其○故○矣○

自○唐○以○前○湖○南○浙○江○福○建○兩○廣○雲○南○諸○省○會○未○嘗○一○為○輕○重○於○大○局○項○羽○雖○起○於○會○稽
 浙○其○亡○也○在○廣○東○明○之○亡○也○始○而○江○繼○而○浙○而○閩○而○粵○而○桂○而○滇○此○亦○地○運○由○黃○河○揚○子○江○而○漸○趨○於○西○江○之○明○徵○也○湘○中○古○之○南
 楚○號○稱○大○國○而○二○千○年○間○用○之○者○惟○一○蕭○統○一○馬○殷○乃○咸○同○以○來○會○胡○驟○起○湘○軍○之○聲○譽○東○至○東○海○南○踰○嶺○南○西○關○回○部○西○南○震○苗

疆至今尚炙手可熱三湘民族之大影響於全國實自五十年以來也兩廣亦然昔惟有尉佗劉隱等諸葛藤及洪楊發難乃
裹五嶺之民凌厲蹙天下者垂十餘年兩廣民族之有大影響於全國亦自五十年以來也浙人閩人於明末魯唐盛國時
代倚瓊海上奔走國難者號稱極盛漸闕民族之大有影響於全國亦自二百年以來也自今以往而西江流域之發達日以益進
他日龍擎虎擲之大業將不在黃河與揚子江間之原野而在揚子江與西江間之原野此又以進化自然之運推測之而可以知
其概者也獨恨盛蹙臥榻已屬他人沈沈昆明妖灰未蘇前劫舉自有山河之異誰泣新亭中原無願牧之才空肥戎馬對圖
撫淚掩卷驚神問天意其蒼茫哀民生其憔悴嗚呼予欲無言嗚呼予欲無言

歐洲地理大勢論

中國之新民

歐羅巴其天之驕子乎以員與上最小之一洲洲內剖分為大小國者十數而宰制天下巍然為全世界之主人翁至於今日而亞
澳非南北美五大壞幾全為歐羅巴人之附庸矣噫嘻曷克有此吾他無能妒焉妒其地理

試以歐羅巴大陸形狀比諸一西婦伊比利半島葡萄牙其頭也批勒尼 Pirenes 山脈其頸也法蘭西比利時荷蘭其胸也

英吉利為伸右手之狀意大利為伸左手之狀丁抹德意志與匈國巴幹半島羅馬尼亞門的內哥土耳其其腹也俄羅斯洋袴也更細

摹之則葡萄牙者頭上牙冠之冠也法蘭西之比黎敦半島其肩也愛爾蘭右手利所捧之物也西西里島左手利所捧之

物也瑞典挪威踢足而上蹶之形也試比照於全地地圖則歐羅巴洲之半島之海角之灣之島嶼視他洲為特多其海岸線之比

例視他洲為特長以故船舶交通之利便冠絕宇內以故物產之交換易言語技術思想之交換易凡有形無形之各種事物莫不

彼此相摩相厲相競相師開化速進皆此之由

雖然渾言之曰歐洲曰歐洲人而不知歐洲之地有盛有衰歐人之中有弱有強蓋今所謂霸九州之民族乃歐人之一部非歐人

之全體也而甲民族與乙民族盛衰消長之間亦時與地理有切密之關係試縱論之

歐洲民族大別為三(一)拉丁民族(二)條頓民族(三)斯拉夫民族

拉丁民族居歐洲之南部意大利比利時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及羅馬尼亞亞強半之人民皆屬之拉丁者羅馬之別名也此等國

民洙古羅馬之榮澤以進於文明之域雖然羅馬人者征服他國掠奪其人民土地以創成大國者也坐是之故貴族軍人非常跋

扈而平民。一無權力。上流社會。滿盈驕奢。寢成浮華。輕薄之風。而歐南諸國。天候和煦。空氣清明。時鳥好花。優美艷麗。其人受此外境。界所薰染。自有一種戲曲的小說的性質。其與羅馬文明。固已針芥相吸。故一旦受之。而發達益甚。其人情風俗。宗教。政治。及製造物品。倏成爲一種特別之羅馬派。固無足怪。

惟其然也。故拉丁民族。諸國其人民之性情。常華而脆。驕而奢。汰而惰。不見夫法蘭西人。皆浮華輕薄之種子。乎不見夫西班牙人。皆驕侈淫汰之陋民乎。惟其然也。故拉丁民族。諸國其宗教。不重理想。而重儀式。輪奐其教堂焉。繁重其禮拜焉。若此者。拉丁民族之所長也。其教派皆宗天主。崇法皇。

惟其然也。故拉丁民族。諸國其政治。時而爲君主政體。時而爲民主政體。時而爲貴族政體。時而爲神父政體。國中紛紛。革命之慘劇。踵相接。其人浮動而不能自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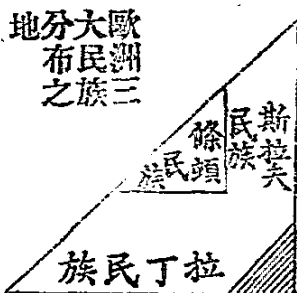
惟其然也。故拉丁民族。諸國其製造物品。率以奢美豪汰相尚。如酒類。烟類。玻璃細工。陳設品。花瓶。粧飾具。其奇技淫巧。以悅婦人者。多出於是。而日用必需之品。反缺焉。

此諸國者。其始爲感情所刺激。常有經營四方之志。或探險覓地。或用武力征。嘗擴絕大之版圖。開極盛之殖民地。雖然。不轉瞬間。銷聲匿影。至今日。而昔年之全盛。渺不可復覩矣。讀西班牙。葡萄牙。今昔之歷史。識者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希梭也。拿破侖也。此民族中之豪傑也。讀其傳記。而拉丁人之真面目見焉矣。

條頓民族。居歐羅巴中部。以北英吉利。德意志。荷蘭。丁抹。瑞典。那威之人民屬之。此諸國者。其氣候比於拉丁族國較寒。其生物之發育較遲。其物產之種類亦較少。惟其然也。故條頓民族。諸國其人民性之惰忍。耐刻苦。質朴節儉。不以浮華奢美爲事。孳孳然惟生產是務。故其思想緻密。帶數理的性質。與拉丁人之小說的戲曲的絕異。惟其然也。故條頓民族之宗教。核名實。貴理想。不拘拘於儀式。不屑屑於品物。其教派皆宗婆羅的士坦。即所謂耶教也

惟其然也。故條頓民族。諸國其政治之變動少。革命之事不數數。民皆安其業。樂其生。循序以進化。

惟其然也。故條頓民族。諸國其製造物品。皆日用飲食所必需者。而不貴奢美華飾之物。羅紗也。鐵工器具也。皆此民族所最饒者也。其人善爲他人所崇敬。所信用。故互市通商。日增月盛。華盛頓也。威靈頓也。此民族中之豪傑也。讀其傳記。而條頓人之真面目見焉矣。



地理

有六國乎
 所容此其氣象何等雄偉其掌璽何等高遠斯拉夫民族之事業此其代表矣
 貫萬里不毛之西伯利亞建一空前絕後之大鐵路自囉囉小兒之國民視之幾以為五石之瓠匏落而無
 角形(一)南部即拉丁民族之諸國(法蘭西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羅馬尼亞等)地勢高崇沼澤少氣候
 溫暖花果豐熟於天然界獨占優勝(二)中部及中部之北方為條頓民族之諸國(英吉利荷蘭德意志

欲知拉丁條頓兩民族性質之差別觀其所創造之殖民地新國而可見也。美國也。澳洲也。紐西蘭也。條頓民族所移住者也。墨西哥也。中美洲諸國也。南美洲諸國也。拉丁民族所移住也。兩兩對照其得失之林。榮然矣。大抵拉丁民族之殖民地。貴族派也。條頓民族之殖民地。平民派也。拉丁民族之殖民地。好裝飾。條頓民族之殖民地。貴營業。拉丁民族之殖民地。政府干涉之。條頓民族之殖民地。人民自治之。拉丁民族之殖民地。重課出入之。船舶條頓民族之殖民地。必免海關之稅。則拉丁民族之殖民地。由政府派軍隊以開之。條頓民族之殖民地。由人民集公司以拓之。拉丁民族之殖民地。必先建禮拜堂。條頓民族之殖民地。必先設會議所。拉丁民族之殖民地。首置酒庫。條頓民族之殖民地。首修道路。拉丁民族之殖民地。多有貴族巨紳之園林。條頓民族之殖民地。多有貧人移民之田圃。要而論之。則拉丁民族善粉飾。其殖民地。條頓民族善利用。其殖民地。拉丁民族因得殖民地而勞費以爲國病。條頓民族因得殖民地而豐富。以爲國榮。以故拉丁民族或放棄其殖民地。而無所惜。條頓民族常保持其殖民地。而不憚勞。以故拉丁民族之殖民地。日以式微。條頓民族之殖民地。日以繁盛。以此察之。其於兩民族消長之原。思過半矣。

斯拉夫民族居歐洲之東北部。而俄羅斯人實其代表也。其所宅者。茫漠無垠之平原也。故其性質沈毅而深遠。宏渺而不可測。其職業以農耕爲主。其教派以希臘教爲宗。蓋政教混淆。一種不可思議之宗門也。其文學。黯黯然。而有宏深肅括氣象。要之拉丁民族。歐洲之先鋒也。條頓民族。其中軍也。斯拉夫民族。其後殿也。拉丁民族。其全盛時代在過去。條頓民族。其全盛時代在現在。斯拉夫民族。其全盛時代在將來。質而言之。則拉丁民族之事業。如花然。如劇然。斯亦不足畏也。已條頓民族。商人之性質也。其腦髓所含者。算術也。是雖可畏。然猶非其至者也。至於斯拉夫民族。其事業。非花非劇。非商。非算。幽涼而沈雄。宏遠而強毅。彼拿破侖以五十萬鐵騎壓俄境也。俄人直取其數百年之國都。五六十年之人口。之大都。會一炬而摧燒之。以陷法軍於絕地。其經營泰東也。則橫貫萬里不毛之西伯利亞。建一空前絕後之大鐵路。自囉囉小兒之國民視之。幾以為五石之瓠匏。落而無所容。此其氣象何等雄偉。其掌璽何等高遠。斯拉夫民族之事業。此其代表矣。虐俄羅斯秦也。其心中豈復有六國乎。

丁抹、瑞典、那威等。地勢較南部稍平坦。沼澤多。氣候略寒。於天然界。悉劣於南部一等。(三)東北。部為斯拉夫民族之國。(俄羅所)地勢扁平。湖沼極多。氣候特寒。於天然界各事物。遠在南部中部之下。然後於三部三族所建國之間。徧考其宗教政體人情風俗。乃至人民之職業物產之製造種種殊異之處。則如網在綱。炳若觀火矣。試舉其例。如葡萄牙。拉丁民族之邦國也。則其人情之浮薄輕佻。其宗教之為天主教。其政治上之變化騷動甚多。其製造品之多。酒類粧飾類。皆不問而可知矣。荷蘭。條頓民族之邦國也。則其人情之忍耐節儉。勉於職業。力於貿遷。其宗教為耶穌新教。其政治上之變化少。其製造品皆人生必須之物。又不問而可知矣。由是以論將來趨勢。則荷蘭之前途希望多。葡萄牙之前途希望少。其亦可燭照而數計矣。又荷蘭與比利時。壤境相接。面積相等。同為一小國。同在一平坦之方域。而甲則條頓民族。人尚節儉。奉新教。言語文字。皆宗日耳曼。乙則拉丁民族。人情奢靡。其國都布羅士里。Brussels。自號為小巴黎。奉舊教。言語文字。皆宗法蘭西。蓋其差異也如此。苟知其故。則以觀歐羅巴之人文地理。誠有通其一萬事畢之樂焉矣。又時或一國之中。異種異族之民相雜居者。亦常各自保持其特別之性格。如瑞士然。其東部為德意志民族。(條頓)之所棲。其西部為法蘭西民族。(拉丁)所集。故東部人民。忍耐節儉。奉新教。操德語。西部人民。好奢侈。奉舊教。用法文。至如奧匈國。巴幹半島。諸國。為條頓人與斯拉夫人。條頓人若黃色種人相雜居者。其現象亦復如是。準此推之。則歐洲諸國之國情。皆可洞悉矣。

由此觀之。民族性質與其國家之強弱盛衰。其關係之捷於影響也。如此以拉丁人前此之氣。蓋一世而猶不可恃。然則有拉丁民族之所短。而無其所長者。更何以自處焉。君子每披瀛海圖。而不禁瞿然以驚也。

本論亦據志賀重昂地理學講義中「歐羅巴地理考究之方針」一篇為藍本。問下己意。 著者識

傳記

匈加利愛國者 噶蘇士傳

中國之新民

發端

或問新民子曰。子著錄人物傳於叢報。而首噶蘇士何也。曰。吾欲爲前古人作傳。則吾中國古豪傑不乏焉。然前古往矣。其言論行事。感動我輩者。不如近今人之親而切也。吾欲爲近今人作傳。則歐美近世豪傑。使我傾倒者。愈不乏焉。雖然。吾儕黃人也。故吾愛黃種之豪傑。過於白種之豪傑。吾儕專制之民也。故吾法專制國之豪傑。切於自由國之豪傑。吾儕憂患之時也。故吾崇拜失意之豪傑。甚於得意之豪傑。吾乃冥求之於近世史中。有身爲黃種而託國於白種之地。事起白種而能爲黃種之光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有起於專制之下。而爲國民伸其自由。自由雖不能伸。而亦使國民卒免於專制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有起於失意中。而得遂其志。而所懷之希望。始於得意中。而失意終於得意者。一豪傑焉。曰。噶蘇士也。噶蘇士者。實近世一大奇人也。其位置奇。其境遇奇。其事業奇。其興之暴也奇。其敗之忽也奇。要之其理想。其氣概。其言論。行事。可以爲黃種人法。可以爲專制國之人法。可以爲失意時代之人法。孟子不云乎。齊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與起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噶蘇士之沒。距今不過十年。吾儕去豪傑若此。其未遠也。嗚呼。讀此傳者。可以興矣。

第一節 匈加利之國體及其歷史

今世界中有所謂雙立君主國 (The Dual Monarchies) 者焉。吾中國人驟聞此語。殆不解其何謂也。雙立云者。一君主國之下。而有兩政府焉。其憲法異。其風俗異。其政府之威嚴相匹。其人民之權利相匹。語其實際。則釐然兩國也。而特同戴一君主於其上。此爲近今最新奇可喜之政體。世界中現行此種政體者。有二國。其一爲瑞典與挪威。其一則與大利與匈牙利也。此等國體與英愛君主國有異。英皇之徽號。固稱爲大不列顛王。兼愛爾蘭王。然愛爾蘭非能自有政府也。又與德普君主國有異。德國皇位。固爲普國王所承襲。德普亦各有政府。然普政府對於德政府。而有種種之權限。德政府與普政府非平等也。至與匈等雙立國。其情實全反是。雙立國者。實一不可思議之現象。而亦過渡時代所不得已。而最適要之法門也。而與匈兩國所以合而分。分而合。造成此等離奇政體者。其原因經歷若何。讀噶蘇士傳。可以得之。

請言匈加利之歷史。匈加利人者。亞洲黃種。而古匈奴之遺裔也。西歷三百七十二年。匈奴一部落。自裏海北部。西侵茲士。及紀元一千年。王國之體始備。以東方之強族。浴西方之空氣。故其人堅忍不拔。崇尚自由。千二百二十二年。始立憲法。有所謂金牛憲章。Golden Bull者。實國中貴族與其王所訂定之條約也。篇中於軍役義務之制限。租稅條例之規定。司法裁判之制裁。一一明定之。且言國下若違此憲。則人民有可以執干戈以相抗之權利。蓋匈加利立國之精神。於是乎。在今世政治學者。動稱英吉利為憲法之祖國。而此金牛憲章之成立。實在英國發布大憲章 Magna Carta 之前三年。是。世界文明政體首創之者。實惟黃人。匈牙利在世界上之位置價值。亦足以豪矣。

匈加利與奧大利之關係。實自三百八十年以來。至千五百二十六年。土耳其王查理曼伐匈者六度。殄戮劫掠。殆不可當。匈王路易第二戰死。無子。其后馬利亞實與國王菲狄能第一之妹也。以匈合與使並王之自茲以往。匈遂永為奧之屬地。然菲狄能猶先向國民而誓守其憲法。乃得踐位。此後百餘年間。匈人執干戈以抗暴政之權利。未或失墜。故十八世紀以前。歐洲大陸之國民。其享自由自治之幸福者。以匈加利為最。匈加利國民義俠之國民也。前與女王馬利亞的黎沙時代。普魯士撒遜中之二國也。法蘭西諸國聯軍破奧。女王避難於匈之坡士李尼。開匈加利國會。求救於其民。匈人激於義憤。戰聯軍而退之。其後拿破侖蹂躪歐洲。奧大利受創最劇。與王佛蘭西士第一。亦恃匈民義俠之力。僅乃自保。匈之有造於奧。非一端矣。及維也納會議既終。神聖同盟斯立。千八百十五年事也。當時拿破侖之風潮。既息。各國君主務以鎮壓國民為事。俄普奧三帝。創此會盟。互相援助。以防其民。與人不念匈民之德。且忌而嫉之。奧相梅特涅。以絕世之奸雄。外之操縱列邦。內之壓制民氣。匈加利八百年來之民權。摧陷殆盡。水深火熱。哀鳴鳥之不聞。雨橫風狂。望潛龍之時起。時勢造英雄。噶蘇士實此時代之產兒哉。

第二節 噶蘇士之家世及其幼年時代

千八百二年。實歐洲一最大紀念之年也。蓋世怪傑拿破侖。以是歲即位。為法蘭西王。而歐陸中心之風雲兒噶蘇士。亦以其年四月二十七日。生于匈加利北方之精布梭省。噶蘇士名路易。Louis Kossuth。家系雖非貴族。而其父素以愛國知名。其母熱心之新教徒也。少年受教有方。故性質高尚。熱誠過人。有非偶然者。噶蘇士早慧。年僅十六。卒業於巴特府之卡文大學校。名聲藉甚。常語人曰。丈夫志一立。何事不可成。聞者莫不歎異之。十七歲。始研究法律。奉職于某府之裁判所。以資習練。常遊歷各地。所至必參列其法廷。閱歷益深。千八百廿二年。年僅弱冠。即以法律名家。聞於國中。乃歸故鄉。為精布梭省之名譽裁判官。其天才之絕特。實有

足驚者。此後十年間。從事法律之業。又往往跋涉山海。獨適曠野。或游獵以練心膽。或演說以養雄辯。鷲鳥將擊。先修羽翮。偉人之所養。有自來矣。

第三節 噶蘇士未出以前匈國之形勢及其前輩

十九世紀之匈加利史。得三傑焉。前有沙志埃。伯爵中有噶蘇士。後有狄涅。皆國民之救主。而歷史之明星也。噶蘇士憑藉沙志埃所養成之國力。因以一鳴驚人。而其挫敗之後。未竟之業。賴狄涅以告成功。故為噶蘇士作傳。不可不並前後二傑而論之。

沙志埃。伯溫。和派也。噶蘇士。則急進派也。急進派之前乎噶氏者。有威哈林男爵。故欲知噶蘇士以前匈國之形勢。則沙威兩前輩其代表也。

匈加利本有國會也。但神聖同盟以後。梅特涅正值全盛。專制政策。日進日甚。以為外患既不足畏。所當努力者。惟防家賊而已。思及匈人毛羽未豐。從而剪之。乃七年不甯國會。凡立憲君主國。召集國會之權。皆君主掌之。不甯惟是。又蹂躪金牛憲章之明文。添加軍隊。脅國民以服兵

役。增徵租賦。數倍於前。彼義俠之匈加利人。豈肯束手坐視此辜。恩非禮之行哉。於是國論囂囂。鳴與人之無狀。王不得已。乃有千八百二十五年國會之設。時乃國會上議院一豪傑出焉。則沙志埃。其人也。

國會舊例。惟許用拉丁語演說。蓋奧王壓制匈人之一法門也。沙伯逆萬斛愛國之血誠。毅然脫此箝。當開會之日。即以匈加利語大聲疾呼。申明匈人固有之權利。歷數佛蘭西士第一之失政。海潮一鳴。聲滿天地。自此以往十五年間。自一八四〇年至一八五〇年沙伯實為

匈加利全國之代表。伯嘗作一書。以獎厲國人曰。

嗚呼。我同胞。曩昔光榮赫奕之匈加利。今乃陷溺至此。吾能勿悲。雖然。公等毋悲焉。奮其愛國之心。以鑄造他日。光榮赫奕之新匈加利。又豈難也。

讀此數言。可以想見沙伯之為人矣。彼不徒空言也。又實行之。凡一切開民智。增公益之事。無不盡力。設民會以通聲氣。立高等學校。以養人才。開新式劇場。以厲民氣。演劇之事。關於國民進化。其甚大。吾別有文論之。廣郵船鐵路。以便交通。與水利築海岸。以阜民財。凡茲文明事業。不遑枚

舉。蓋沙伯者。貴族也。實行之經世家也。其所務者。以溫和平手段。易俗移風。蓄實力。所謂老成謀國。固當如是也。而噶蘇士者。具如電之目光。抱如燄之血誠。深。有見夫民族主義。為立國之本。久懷一匈加利獨立之大理。想於其胸中。其不能以

沙伯之所設施。而躊躇滿志。亦勢使然也。未幾而法國第二革命起。一八三〇年七月。電流倏忽。徧傳歐洲。匈加利亦受其影響。而急進派與

志士奔走號呼於國中曰獨立！獨立！獨立！者所在皆是。於是乎千八百三十二年之國會。又不得不開。溫和派首領沙志埃伯與急激派首領威哈林男會議數四。互相調和。乃提出協議案於國會。其略曰：

憲法者。旬加利各種法律之源。泉也不經議院之承認。而妄布法律。是與國政府之專橫者一也。千八百二十五年以來七年之間。不開國會。是政府怠慢之罪二也。農工勞力者。國民之神聖也。今殆以奴隸視之。毫無保護。是謂厲民三也。選舉權者。天賦權也。成年之民。皆當有此。而妄加制限。侵害自由。四也。國會不許用旬加利語。而惟獎厲拉丁語及日耳曼語。損旬加利之國權五也。國文學不與者。欲以英語為學校中獨一教科。不知本也。學校不起。窒塞民智六也。內地工業為苛政所困。日漸衰頹。陷民死地七也。

國會既開。連互四年。此等諸案。日日提議。將以大行改革。拯民瘡痍。而與王方醉夢於專制之中。視新政如蛇蝎。且恐諸案既定。而旬加利遂不可復制。於是悉予駁斥。無一俯從。立憲君主國。議院議定之案。必經君主批准。然後施行。國會失望之餘。憤激愈甚。威哈林男慨然曰：

嗚呼！我同胞其念之我等所提議各件。固有利于旬民。而亦未始有害於與人也。願與王一一反抗之。推其意。非以我所愛之旬加利。永世為其奴隸。國而不止也。與王實旬加利之公敵也。此之一語。激動數百萬義俠。旬國民之耳膜。且哀且痛。且憤。一嘯百吟。一呻百問。疾人人心。口中。口中。惟牢記金牛憲章。所謂執干戈以抗虐政之一大義。蓋舍此以外。無餘望焉矣。與政府仇威哈林既甚。這之下獄。思以警其餘。殊不知壓力愈緊。則彈力愈騰。百新黨演說于講壇。不如一新黨呻吟於牢檻。於是舉國中革命！革命！革命！之聲。撼山岳。而吞河澤矣。而其聲之最大。而遠者誰乎。則噶蘇士其人者也。

第四節 議員之噶蘇士及其手寫報紙

噶蘇士之在故鄉也。聲望日隆。鋤強扶弱。恤病憐貧。閩省之人。皆感其德。願為效死力者。蓋數千焉。一八三二年之國會。被舉為議員。當時國會乘急激之潮流。會政府之壓虐。已成飛瀑千丈之勢。雖然。與政府頑然不顧。猶行其威權。禁各報館。凡議院中一切情形。不許登載。噶蘇士親在院中。目擊諸狀。深以國民不能備知為憾。乃以法律家舞文之伎倆。解政府告示之語。曰：政府所禁者。印板也。若點石則未嘗禁也。乃將議會事情。日為點石一紙。以布於國民。國民如早望霓。如渴得飲。展轉傳誦。不脛而徧國中。與政府斷此情形。急下令曰：點石亦印刷物也。宜一併禁之。噶蘇士之熱心。既以壓抑而益增。國民望噶氏之報告。亦隨艱難而愈切。彼乃

廣聘鈔胥。將其所草議院日記。加以論評。手寫之。以應求者。且復於政府曰。是書簡非報章也。政府無論若何橫暴。豈有權禁我不發一信耶。政府無如之何。於是噶家墨蹟報。遂風靡全甸。每次發行至一萬分以上。眇然僻壤。一書生遂一躍而為全歐奸雄。特淫之大敵矣。

當此之時。噶蘇士之強毅刻苦。有使人驚絕者。拿破侖一晝夜睡四小時。舉世傳為佳話。而噶蘇士此際。每晝夜僅睡三小時耳。嗚呼。偉人乎。偉人乎。豈徒其心力強。其腦力強。其體魄亦必有過人者。有志天下事者。亦可以知所養矣。

與政府視噶氏為眼釘。為喉嚨也久矣。顧重犯衆怒。未敢逕與為仇。以為議院期滿解閉之後。而其鈔報亦當停止也。姑少俟之。乃噶蘇士於閉會之後。復移其報館於彼斯得省。而廣記省議會府議會之事。其然溫犀鑄禹鼎之筆。舌仍旋盪。而不停其呼風雨泣。鬼神之文章。且光芒而益上。政府既已處騎虎難下之勢。而彼亦自知奇禍之不遠矣。日者偶携一友散步於布打城外之野。指牢獄之石垣而言曰。

吾不久將為此中之人。雖然。我同胞者。由我而得自由。吾雖為此中之鬼。所不辭也。時急進黨既失威。哈林男。噶蘇士遂有為全黨首領之觀。其慨然犧牲一身。以供國家。蓋十年以來之素志。自審既熟矣。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男兒男兒。不當如是耶。果也奇禍之至。如彼所期。與政府遂以一八三七年五月四日。逮此大逆不道者。繫之於布打城之獄。此後龍跳虎擲之噶蘇士。失其自由者。蓋三年七歲也。時三十

第五節 獄中之噶蘇士

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此中國之恒言也。噶蘇士之下獄。其所志一挫雖。然此三年中。內之修養其精神。而進德愈加勇猛。外之蓄積其聲望。而國民益繫懷思。蓋為其將來大飛躍之地步者不少焉。試觀其獄中筆記內一節云。

獄中之第一年。一書不許讀。一字不許書。誠無聊極也。第二年。始許讀書。然政治時務之書。尚一切禁之。吾之嗜政治時務書。固也。雖然。既已不得。則亦不可辜負此許讀書之權利。反覆思維。莫如先學英文。乃向獄吏乞得英文典。英句字典。及索士比亞之詩文集。各一部。讀之。既無教師。惟憑自悟。乃依文典以讀索集。每讀一葉。必求全通其意。毫無疑義。乃及他葉。蓋讀第一葉。費兩禮拜云。此後凡二年間。專從事於英文學。盡解其趣味。而精神之修養亦大增。

索士比亞 Shakespeare 集者。英文學之精髓。英人所稱為通俗之聖經者也。索氏為英國第一詩人。皆能知之。噶蘇士既通英文。以增其學識。復

養人格以高其品性。獄吏之有造於噶氏者不亦大耶。加以其被逮之時。彼所播文明種子。既已徧于國中。聞者固莫不扼腕流涕。矣。而當其對簿法廷。激昂慷慨。自辯無罪。而叱政府之非禮。其言論風采。長印于全國人之腦中。故此三年間。其身。在黑暗之中。而其聲名如旭日昇天。隆隆愈上。國民無一日而或忘也。自都會游說之士。以及山谷扶杖之民。輒引領攘臂曰。救噶蘇士！救噶蘇士！所在皆然矣。

噶蘇士投獄之翌年。與政府因埃及土耳其事件。不得不增軍備。欲募兵一萬八千於匈加利。與王乃復開國會。具案以請於匈人。匈人疾王之反覆無常也。無事之時。則蹂躪我權利。繫捕我恩人。一旦有事。輒欲借我兵力。是烏乎可。乃於國會未開以前。先開一大會。探國民之意。向選委員以與政府交涉。略謂政府若能廢虐政。而釋威哈林噶蘇士。則匈民惟政府所命。而匈之溫和黨。又別具案以忠告政府曰。匈加利之國情。一如委員所述。政府非讓步。則欲事之成難矣。惟赦免噶蘇士一事。則不可從。噶蘇士猛虎也。一旦出山。其氣將不可當云云。觀此亦可知噶氏人物之價值何如矣。與政府之接此兩案也。躊躇未決。而國會之期已至。討論六月。異議百出。而政府所希望之目的。卒不可得達。宰相梅特涅。苦思焦慮。知非釋免噶蘇士等。而所事終不得就。於是出獄之命遂下。

千八百四十年五月十六日。是匈加利國民迎其恩人於布打獄城之一大紀念日也。萬衆簇擁之中。獄門開處。見彼目炯炯神奕奕。噶蘇士以右手携一白髮之警者徐步而出。歡呼之聲。忽震山岳。噶蘇士警者。即當年在國會掀鬚鬢。聲淚俱下。直斥奧王佛蘭西士為匈加利公敵之威哈林男爵也。從噶蘇士之後者。有狂夫一。有瀕於死者三。皆急進黨中之錚錚者。嘗叱吃風雲為國前驅者也。義俠之匈加利民。搥一掬之淚。以迎其愛國者于萬死一生之中。嗚呼。其感慨何如哉。

第六節 出獄後之五年間

噶蘇士既出獄。暫退居於山水明媚之地。回復其疲瘁之體氣。其時仰彼聲望。思與聯姻者。踵相接。其間或有溫和黨之貴族。情蹇修而致詞者。噶氏毅然排斥之曰。彼雖佳人。但其父結繩而縛。彼已久矣。卒以千八百四十一年。與同志某之女公子結婚。而其年復應某書肆之聘。出一報紙於彼斯得省城。即有名的彼斯得報 *Pest. Herald* 是也。噶昔噶家墨蹟報。既震撼全匈。今此報以主筆噶蘇士之名。不數月而銷行數萬分以上。勢力磅礴。更倍於前。至千八百四十三年國會之開。噶氏遂立於彼斯得議員候補之位。政府惡其入選也。百方排斥之。卒為溫和黨候補者所攬奪。千八百四十四年。奧國政府更易。自由黨被黜。而帝政黨代之。益行

專制之政。悍然直以匈加利爲其奴隸。其法律之最無理者一條曰。自今以往。匈加人除奧國所製造之物品。不許輸入他國之貨。

匈加利所製造之物品。雖一物不許輸出於奧國。

蓋彼等欲藉此法律以保護奧國之工商業。其不解平準之真理。愚謬固可笑。其不顧人民之權利。橫暴尤可憤也。噶蘇士乃憑籍彼斯得報之力。大聲疾呼。喚起國民全國之工商家。羣起應之。設一大會以抗政府。其會之決議曰。

我匈加人自今以往。苟非到奧國政府改此法律之日。決不許買奧國之貨物。

此決議既行。奧國之工商。反大蒙損害。馴致無量之製造廠。自奧國移設于匈境內。政府莫能禁也。於斯時也。噶蘇士之運動最烈。而爲國失明之威哈林男。亦獻其半廢之身。東奔西走。鳴政府之罪狀。革命之機。如箭在弦矣。

匈人商工大會之既成立也。奧政府苦之不得已。於千八百四十七年。復召集匈加利國會。彼斯得省例當選議員二名。其一名則當時人望最高諸黨所共戴之巴姑伯爵也。其一名則諸黨所競爭。凡候補者三人。一曰巴拉。二曰星拉黎。三則噶蘇士也。政府忌噶氏如蛇蝎。復極力沮之。黨於政府者。咸屬意星拉黎。乃星巴二人。聞噶氏之將爲候補人也。相與謀曰。吾輩承乏。議員將以爲國家之前途也。驚鳥累百。不如一鶚。噶蘇士若出。吾輩不可不避賢路矣。乃悉自辭其候補。於是噶蘇士復被舉爲議員。國民歡呼之聲。俛徧都市。而與政府聞之。若新得一敵國。惴惴不可終日矣。

當時匈加利政界分三黨派。一曰溫和黨。沙志埃爲之魁。二曰急進黨。噶蘇士爲之魁。其三則社會黨也。溫和黨之主義。務與奧政府聯絡。徐圖改良。社會黨之主義。務破壞現時之文物制度。各行其新理想。惟噶蘇士一派。別出機軸。即盡其力之所及。提出種種法案。迫政府以實行。若其不省。乃更出他途。非萬不得已。不用破壞手段也。以故此派常能調和於溫和社會兩黨之中。使全國一致。皆此之由。

第七節 善黎士堡之國會

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開國會於善黎士堡。以翌年四月十一日閉會焉。此次國會。實近世匈加利史中。最重要之部分。亦噶蘇士傳中最快烈之生涯也。奧王腓的能第五。臨幸議院。舉行開會之典。見與人衆怒之難犯也。宰相梅特涅。勸王以籠絡之策。開會勅語。加謙慎焉。雖然。熱誠機智之匈國民。豈爲其甘言詭態所能動者。下議院之風潮。竟爲噶蘇士所指揮。有一擊千里之

勢。稍藥滿地。待火線而爆焉。洪濤噴提。乘蟻穴而轟焉。天不忍匈民之無告也。天不忍全歐洲各國民之無告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一聲霹靂。巴黎之第三革命起。

三月二日。法人流其王於英。而此革命軍之詳報。亦以其日達於普黎士堡焉。愛自由、尊獨立之匈加利人。受此影響。評然若增萬匹之馬力。氣燄萬丈。不可復制。

三月四日。一議員以國家銀行失信用紙幣不能通行之故。質問於政府。凡國會皆有政府大臣。應議員之質問。政府方欲答辯。噶蘇士忽從容起立。振懸河之雄辯。痛數政府之罪惡。謂鈔幣所以失信用於匈加利及波希米亞 Bohemia 實證明政府於財政上無能力也。乃更單刀直入而昌言曰。

我匈加利建獨立之政府。行獨立之財政。是當今之急務也。匈加利者匈加利人之匈加利。我同胞有自治之權利。有自治之責任。非他人所能代也。

此滔滔汨汨。轟轟烈烈之一段演說。如擲斗大火球於國會。爆藥堆中。革命之氣。若劍出匣。滿院議員。直將其保守之念。擲向九霄雲外。噶蘇士乘此機會。揮全力以行生平之所志。將所草擬改革案三十一件。悉行提出。無論溫和黨社會黨咸贊成之。茲舉其案之重要者如左。

- 第一 定匈加利自治政體。對於匈加利議會。而創立一責任政府也。按責任政府者。政府對於議會而負責任。即議會得代表人民以議政府之功罪也。
- 第二 貴族之特權。一切廢棄也。
- 第三 廓清封建制度之餘習。以土地為公有廢地主之特權。使國內勞力之人。不為他人所分利。而國家別籌經費。賠償地主。以保障農民之完全自由權也。按此與中國古者均田之制頗相似。近世社會主義之學。皆其法理甚詳。各國雖知其美。然茲事體大。至今未有能實行者也。
- 第四 信教自由之權利。十分保全也。
- 第五 匈加利自置國民軍也。
- 第六 言論自由之權利。不得侵犯也。
- 第七 杜蘭斯哇省。按與今南非洲與史構兵之國同名。編入匈加利國也。

第八 租稅不得畸輕畸重。務平分以負擔國費也。
第九 凡納所得稅者。民以課入所得之利益。納成數於政府也。皆得有得舉權也。

法國二月之革命。不特影響於匈加利而已。歐洲列國民政之機運。實皆至此而成熟也。善黎士堡國會決議之日。正維也納與市。民倡義之時。民賊梅特涅。僅以身逃。國王狼狽。不可名狀。丁此際也。而吾儕所敬所愛所夢想所崇拜之絕代偉人。噶蘇士者。以匈加利國民總代之資格。携國會決議案三十一件。赴奧都。

三月十三日。噶蘇士至維也納。即梅特涅奔逃之日也。奧都革命黨。既攢內壺。復得外援。額手歡呼。喜可知矣。十五日。噶蘇士謁與王於宮中。數萬人民。沿道為群。握其手者。禮其額者。不絕於目。噶蘇士萬歲之聲。不絕於耳。與王惴惴。懷慄。接見此偉人於四面。楚歌之裡。以且羞且怯之語。詰問其議案之要領。噶蘇士則滔滔雄辯。為之說明。得王敢怒而不敢言。能憤而不能拒。乃以翌十六日。悉報曰。且從噶蘇士之所推轂。以彼斯得省代表人巴站伯爵為匈加利國首相。使組織政府。巴站直受之。奏報新政府之職員如左。

總理大臣 伯爵路易、巴站 內務大臣 巴達郎士、梅利

戶部大臣 路易、噶蘇士 司法大臣 佛蘭西士、狄渥

軍務大臣 將軍拉薩、美梭羅 商務大臣 瓦波、格樓沙

工部大臣 伯爵士的英、沙志埃 文部大臣 男爵伊亞莎、亞多士

外務大臣 公爵坡兒、埃士達哈志按匈加利其時未為獨立國。此外務大臣不過專司與奧大利交涉之事耳。 是役也。網羅溫和急進兩黨之名士。沙志埃、噶蘇士、狄渥之三傑。相携比肩於一堂。蓋自有匈加利史以來。所未有之盛業也。噶蘇士有志者事竟成。國民不當如是耶。大丈夫不當如是耶。

雖然。此政府者。不過回復匈加利自治之精神耳。而匈加利之隸屬於奧王。麾下如故也。奧王以其王族士的英伯爵與沙志埃同時同名為匈加利總督。代表國王之權利義務。如故也。四月十一日。為國會散會之期。與王復親臨善黎士堡。以馬哥耶語即匈加利多數人通用之國語。進散會之勅辭於新政府大臣列席之前。而國民既達多年之宿望。復自治之權利。思亂之心亦稍熄矣。

第八節 匈國之內亂及其原因
使奧王而審民族之趨勢。因輿情之順潮。自茲以往。君民一心。以圖國運之進步。則豈惟匈民之福。抑亦帝室之利也。雖然。王之許

匈加利以自治權也。豈其本心哉。迫於維也納革命黨內外之夾擊。聊以此緩禍于眉睫耳。未幾而本國革命已被鎮撫。肘下之毒蛇方去。心中之鬼域旋生。遂復運其機智。思以顛覆匈加利新政府。而其所以顛覆之之術則何如。蓋匈加利國最大之缺點。即合許多異種之民。以成國而無所統一是也。試舉其概。

匈加利國民總數 一四、六五五、四七四人

內馬哥耶人 五、〇〇〇、〇〇〇

華拉焦人 二、三一七、三四〇

撒遜人 一、四二二、一六八

士羅城人 二、二二〇、〇〇〇

盧善人 三、五〇〇、〇〇〇

活德人 五〇〇、〇〇〇

格羅人 一、三五二、九六六

塞爾維亞人 九四三、〇〇〇

蘇格拉和尼亞人 一、〇〇〇、〇〇〇

然則匈加利人口二千四百六十五萬之中。馬哥耶人雖占其最多數。然不過三分之一強耳。其他三分之二弱。則自羣異種而成立者也。與王利此政府為馬哥耶人所建設也。乃謀煽動此諸異種。自其內而戕之。有敗類之報館主筆某者。格羅人也。旅居于奧都維也納。承與政府之鼻息。竊往格羅士亞省。說格羅人使叛匈政府。其言曰。『匈加利者。匈加利人之匈加利。非馬哥耶人之匈加利也。今馬哥耶一族。猥張其欲。其在國會也。廢公等所通用之拉丁語。而以馬哥耶語代之。其所施設。惟馬哥耶人之利是視。彼之強。則我之弱也。公等格羅之好男兒也。何故甘屈伏于馬哥耶人新政府之下耶。獨立乎來。獨立乎來。馬哥耶人能獨立於奧政府之外。公等獨不能獨立於匈政府之外耶。』嘻。此等似是而非之言。實最滋滑格羅人之聽者也。果也。全省靡然惑於其說。反叛之旗忽起。時五月中旬。距新政府之成立未兩月也。

六月上旬。塞爾維亞人復開省會。合同種人九十四萬以抗新政府。且宣言自今以往。視馬哥耶人為公敵。馬哥耶人之居于格羅

上亞塞爾維亞兩省者。無端而遇襲擊。焚廬舍。奪財產。姦婦女。殘酷殆無人理。新政府聞亂耗。先遣兵於塞爾維亞。未平。而警報續至。曰庇納省叛。曰杜蘭斯哇省叛。曰撒遜人叛。曰蘇格拉和尼亞人叛。曰南方及西南諸州悉叛。新政府一面派鎮撫之兵於四方。

一面以實情通報於奧政府。

奧政府喜匈人之中其計也。而尙以機會之未成熟也。陽言叛民之可嫉。而聲稱必助匈政府。特派埃拉志男爵率兵向格羅士亞。若爲協力助勦也。埃拉志者格羅士亞產而前者伊大利之役。會率格兵以立戰功者也。奧政府之遣彼也。以鎮撫叛民爲名。而實則饋叛民以一首領也。故其將達格羅士亞也。格人以滿腔親厚之情歡迎之。直開省會。宣言格羅士亞之獨立。而戴埃拉志爲統將。埃拉志亦受之而無難色焉。匈政府得報大驚。以告於奧政府而詰責之。奧政府則以空言詬埃氏之無狀。曰吾將罰之。吾將罰之云爾。

匈人非愚者也。奧政府罔兩之情狀。既已洞若觀火。其爲叛黨之後援明甚矣。雖然。彼未顯然以相仇。我固不可公然以爲敵。新政府乃請與王以七月臨幸於彼斯得省之匈加利國會。使明言其贊助新政府之實心。及叛徒必當鎮壓之理由。此實對於國王而爲試驗的要求也。果也。奧王竟置諸不答。未幾而國會召集之期至矣。七月五日實惟新政府治下國會第一次開會之期。戶部大臣噶蘇士提議徵募兵士二十萬。豫籌軍費四千二百萬佛郎。與政府欲沮此案。於是開會之日。所謂代表與王之士的英總督演進祝辭。以曖昧模稜之口吻。微言叛黨之非無理。而諷新政府處置之失宜。其辭令之巧妙。有可驚者。與政府之處心積慮。以爲匈政府之摧滅。在今日矣。

噶蘇士之登壇也。善能以其熱誠及其雄辯激盪聽衆之耳鼓。而吸引其腦筋。是日傾注其胸中萬斛愛國之血淚。詳說匈加利之國情及叛黨之性質。與其原因結果。慷慨淋漓聲淚俱下。其略曰。

諸君諸君。余今乞師二十萬及其軍費於公等。公等以此事爲政府之私事乎。以此案之可決否決。爲政府信任不信任。提之案。而議院否決者。是政府不見信任於人民。之證也。則政府當辭職。此立憲國之通例也。之證乎。是大謬不然也。今日之事實。維持匈加利國家之不二法門。而我國民生死之問題也。諸君若愛自由乎。請耐忍以待此內難之削平。則我輩及我子孫皆永得生息於獨立之天地。其成耶。在今日其敗耶。在今日其生耶。在諸君其死耶。在諸君某也不才。忝受委托。今日搵縷縷之淚。瀝瀝滴滴之血。捧心瀝膽。匍匐伏以提出此案。於我有血性有榮譽的匈加利國民胸臆之前。諸君乎。諸君乎。若我輩各出其高尚純潔之愛國心。以立於世界某敢斷言曰。雖悉地。

獄恒河沙數之魔鬼來相撲襲彼無如何加利何也

噶蘇士之爲此演說也。四百議員莫不銜枚無譁。傾耳悚息以敬聽者。演說方畢。而贊成贊成之聲。忽起於四座。有疾呼「不自由毋寧死」者。有高叫「國可亡不可辱」者。此重大之議案。竟以滿場一致通過於加利萬歲！萬歲！！萬歲!!!之聲。響與總督窮鬼極域之祝辭。卒無絲毫之效。民賊士的英瞠目結舌而退。

雖然案雖可決。但必經國王之裁。可始能施行也。於是首相巴站。法相狄渥。齎此議案。赴維也納。奧王初不意國會之贊此案也。至是多方推託。不肯畫諾。而命巴站與埃拉志男爵協議。巴站以王命訪埃拉志者三四度。埃氏惟堅持廢匈加利新政府。仍轄于奧政府之議。協商既不就緒。埃氏則盛修兵備。將大舉以襲彼斯得省城。巴站不得已。復面謁國王。請賜勅裁。時奧國新戡定。奧屬意大利之民黨。與王得報。趾高氣傲。謂匈加利人不足恐也。乃脫其數月來之假面目。斷然宣告。謂國會所決議之增軍案。不能裁可。巴站狄渥憤然而返。而九月十一日。復得埃拉志軍已渡積黎夫河。將襲彼士得之報。至難至險之現象。沓來廩至。雖然愈危難而氣愈盛者。匈加利人之特性也。決決千餘年獨立之國民。豈有隨敵人之喜怒。以爲勇怯者耶。普天下血性男子。請拭目以觀噶蘇士及其國民之所以當此難者何如矣。

第九節 匈奧開戰及匈加利獨立

匈加利文明先導之沙志埃伯。既就任爲工部大臣。未幾諸路警報續到。新政府之前途。日以岌岌。痛心之極。遂至發狂。溫和黨乃舉狄渥爲首領。老成彫謝。又弱一个。至是而匈加利之運命。全在噶蘇士之仔肩矣。

奧王所派總督的士英。觀衆怒之難犯。而懼大禍之及其身也。蒼黃遁歸維也納。又自慚憤。乃更走德國。奧王乃別派伯爵廉白爲匈加利軍務總督。不特都督兵馬而已。且爲王之代表。而使專制以箝束全匈政務。以九月廿五日就任於彼斯得。匈加利國會聞之。以其授任之違法也。決議不納。傳檄四方。募義勇兵。舉國莫不憤激。裂皆以睨維也納者。廉白以二十八日。驅從抵彼斯得附近之長橋。小民激昂之餘。遂擁車而撲殺之。匈奧決裂之實象更著矣。

首相巴站。謹厚君子也。尙欲表調和之意。乃上表引咎。以慘殺總督之案。政府負其責任。請總辭職。而別設護國委員。噶蘇士被選爲委員長。噶氏責任益重大矣。格羅士亞之叛。將埃拉志。聞巴站政府之解散也。以爲機會可乘。乃於九月二十九日。率格羅兵四萬以臨布打城。屯距城廿五英里之地。噶士蘇遣匈加利將軍摩加將兵五千拒之。兩軍逆戰於梭洛省之威郎。馬哥耶兵無不一

以當十。以五千怒卒。敗四萬之格羅人。埃拉志幾被擒。邊僞請和。乞休戰三日。以緩攻勢。遂乘隙遁歸維也納。

與王聞報。赫然震怒。遂以十月四日下令。目囑蘇士等為叛徒。其第一條云。朕能行主權。以解散匈加利國會。現雖在開會中。宜即

閉之。第二條云。法令不經朕裁可者。雖由國會決議。一切不許行用。第三條云。今命埃拉志為都督。匈加利元帥。匈國中一切常備

兵。義勇兵。皆歸節制。第四條云。匈利加內亂未定以前。以軍令統治其國。一切田埃拉志便宜行事。此文名為詔勅。實與匈加利下

宣戰書也。囑蘇士既以身繫國安危。內難未平。復遇大敵。危乎悲哉。護國委員長。何以待之。稜稜勁草。膏所怯於疾風。莽莽神鷹。豈

損威於凡鳥。願與讀者企踵拭目。觀愛國偉人之經略。何如矣。

囑蘇士見與政府之宣戰也。不動聲色。以為待敵之來。毋當先發制人。乃決議進攻維也納。傳檄四方。廣募義勇。悉心訓練。夜以繼

日。注其熱誠。鼓其雄辯。以振作士氣。彼常演說於軍中曰。

嗚呼。軍士今日有兩途。於此。惟汝等自擇之。其一則從容安逸。歸家以對妻孥。其二則危險苦辛。獻身以蹈湯火。是也。蹈湯火之

道。死道也。汝等知之。吾亦知之。雖然。是我等對於國家之義務也。何去何從。是在汝等。吾無強焉。吾進矣。嗚呼。我馬哥耶。

人擁自由二字。以立於四面。腥風血雨之中。有願與國同生。死者請從我來。

兵士聽此演說。齊呼不自由。毋甯死。無不慨然爭赴前敵者。方出彼斯得。至普黎士堡。有兵一萬二千。有大砲三十門。以十月廿四

日進次巴梭得。各地赴義來集之兵。驟至三萬。廿七日。以國會之議決。命將軍古魯加率摩加舊部二萬五千。與囑軍合越境。伐與

奧王使其子榮沼格辣。與埃拉志共率與兵七萬。迎戰。二十八日薄暮。匈兵渡菲西亞河。接級大小十數戰。互有勝敗。十二月。奧王

以倦勤。故讓位於其姪新王。年僅十八耳。匈加利議會直決議不認之。

十二月十五日。奧軍以如海如潮之勢。壓匈加利。其大將王子榮沼格辣。善用兵。匈將古魯家屢敗北。奧軍遂迫布拉彼斯得城。擾

擾風雲。歲云暮矣。千八百四十九年一月一日。護國委員會議於彼斯得。僉謂存亡危急。不可不暫避敵鋒。乃決議遷都於的布

黎省。古魯家先誘敵於北方。率兵二萬出彼斯得北郊。榮沼格辣急尾追之。古家魯且戰且走。於是囑蘇士及新政府文武百官。遂

出的奴河。二月六日。達於的布黎。爾後交戰數回。互有勝敗。

三月四日。奧王以憎囑蘇士黨之故。遂下令廢金牛憲章。而通款俄羅斯。借俄兵一萬五千。以為應援。自和拉的亞方面來襲。囑蘇

士聞報。遣將軍俾讓以兵一萬防之。激戰數次。所向有功。三月十六日。提書達的布黎省。謹呼之聲震山岳。於是議乘勢恢復舊都

使格拉布加、達米亞、和列諸將。以四月一日進軍。出台北岳河畔。破格羅士亞之叛將埃拉志。六日。與榮沼格辣軍合戰。大破之。榮沼遁入布打城。古魯家率兵出維善。敵兵望風爭逃。遂獲捕虜八百。大砲七門。噶蘇士得各地之捷報。與古魯家將軍相抱而祝之。酒淚於軍前曰。是皆將軍之賜也。古魯家亦感泣曰。某何足以當此。皆護國委員長之力也。噶蘇士乘此風潮。直以匈加利獨立。布告天下。

千八百四十九年四月十四日。全國之代議士集於的善黎省之耶蘇教會堂。依最莊嚴之禮。舉行茲典。噶蘇士以護國委員長之資格為獨立之宣言曰。

以法律組織成之匈加利國會。今者以我匈加利國獨立權利之事。敢告於天下。我匈加利以千年文明之國立於天地。憲法早布為萬邦冠。文物彬彬有光。歷史乃三百年前以國難之故。為奧大利所盜竊。我等所敬愛之祖先。雖靡一日而忘祖國。而事機不就。未如所懷。與之前王亦憚於輿論。時加照照之術。我同胞重和平。懼破壞不深。與為難也。比年以來。與政府濫用強權。蹂躪我憲法。肢削我膏血。度劉我工業。奴視我人民。我是以有新政府之立。與王形見勢屈。偽為應命。實乃包藏禍心。煽動我部。陷溺我人民。率我盜賊。以謀動搖我國家。我以三百餘年關係之深切。靡有貳心。以內亂之不易。民命之多艱。解散政府。以自謝於奧國。我之於奧。蔑以加矣。與猶不悛。廢我國憲。夷我民兵。埃拉志者。我之仇讎。而與之間。謀也。使為總督。入我堂。圖而擇。噶蘇士忍也。夫既忍之曰。待也。夫既待之。今則忍無可忍。待無可待。萬不得已。至此。獨立之宣言。上有皇天下。有百靈。內有同胞。外有萬國。實共鑒之。謹布讀決議四條如下。

- 第一 匈加利國自今以往。為自由獨立之國。
 - 第二 奧國朝廷對於匈加利罪不容數。自今以往。排而斥之。永絕關係。
 - 第三 匈加利國與歐洲諸鄰國。講信修睦。一循公法。
 - 第四 獨立以後。組織新政府。其方案一切。由國會決議委任。
- 此報告既發布。傳播國中。謹呼萬歲之聲。洋溢盈耳。而第四條所定新政府之事。即由國會委任。選噶蘇士為匈加利大統領。
- 第十節 布打城之克復及兩雄衝突

與國政府接此敗報。且羞且憤。一面派大軍於匈加利。一面重賂俄廷。乞師助剿。俄皇因以爲利。發兵十三萬。與三十萬之奧兵聯合。爲蹂躪匈加利之計。噶蘇士外當此大敵。內察已力。則惟有未經訓練之義勇十三萬五千人。大砲小鎗。合計不過四百。雖然。彼曾不屈撓。日激厲諸將。以死報國。而古魯家之軍。竟以五月二十日克復布打城。噶蘇士喜可知矣。乃以國會之決議。發一國民公電於軍中。以表感謝。士氣驟增百倍。噶蘇士與諸將協議兵機。其決定之件如下。

一使丹邊士奇將軍。赴上部匈加利。以防俄軍。一使威達將軍。屯達紐夫河畔之巴士卡地方。爲南方之雄鎮。一使比讓將軍。自杜蘭斯哇省。提一旅以鎮勒和拉志亞之叛徒。一更爲豫備兵。屯防查阿諾地方。一使格拉布加將軍。率兵二萬五千。屯營哥摩命地方。

格拉布加。當時任陸軍大臣者也。彼捨此重職。願爲前敵之一將。愛國之誠。可概見矣。未幾而比讓及丹邊士奇諸軍。捷報絡繹。噶蘇士乃決意還都布打。而以古魯家繼格拉布加爲陸軍大臣兼軍務總督。時六月七日也。

當是時也。匈加利之榮光。名譽洋溢於五洲。而獨立滅亡。爭機於一髮。彼古魯家者。一世之名將也。而噶蘇士曠代之英雄也。此二人者。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匈加利千餘萬之生靈。所齊託命也。使其終始一心。互相提攜。則國之前途。泱泱哉未艾也。何圖昊天不弔。兩雄相軋。當此暴風橫雨。交集之日。忽爲龍蹠虎鬥。內瀆之形。讀史至此。誰能不頓足痛哭。爲匈加利國民。飲千秋之遺恨也。布打城之既克復也。奧俄之軍。奮戰益力。衆寡懸絕。既已太甚。此匈加利千鈞一髮之時也。噶蘇士與古魯家議戰守機宜。其意見每不相合。前陸軍大臣格拉布加及諸將校。多祖噶蘇士之策。雖然。古魯家自負勞苦功高。驕盈殊甚。輒冷笑揚言曰。外交政略。演說辯才。吾不知噶蘇士。若夫疆場之事。則乃公方寸。自有成算。非他人所能容喙也。噶氏等無如之何。乃此後屢有交綏。輒見挫敗。古魯家所自負者。竟不能踐其言。於是噶蘇士以軍國大計。非可一誤再誤。欲用其統領之權。以實行所懷抱之軍略。急傳命古魯家。調北部軍隊。集於的蘇士河畔。將以直搗維也納都城。易守勢爲攻勢。使其策果行。乘奧國之空虛。首尾不相應。一擊而破之。則匈加利今早。爲一雄強之獨立國。以屹峙于世界矣。乃古魯家陽諾之而腹誹之。竟不從也。噶蘇士乃憤然下令。免古魯家所兼任之軍務總督。而以美士梭羅將軍代之。時古魯家在哥摩命地方。與奧俄兵戰。適負微傷。療養於軍中。得此電報。其部下軍隊。激昂殊甚。譁譁然曰。噶蘇士何人哉。彼安居於太平之彼斯得府。乃敢貶我臨疆場賭生命之將軍耶。吾等寧死不願受他將之指揮。云云。情勢洶洶。幾欲舍俄奧之大敵。而倒戈以向於政府。嗚呼。自此以往。而匈加利之前途。不可問矣。

時格拉布加方鎮哥摩命見此情形憂懼失色乃竭全力以調和兩雄卒使噶蘇士收回成命僅免古魯家陸軍大臣職而任軍務總督如故雖然自是匈軍中割然分古噶兩派常若冰炭與俄軍乘之著著制勝至七月十一日而布打城復委於敵矣

第十一節 噶蘇士辭職及匈加利滅亡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驩不逝驩不逝兮奈何虞兮虞兮奈何天下傷心短氣之事孰有過於英雄末路者耶噶蘇士既憤古魯家之不用吾言以致挫敗也又念號令不出於一而軍氣將更沮喪也乃與古魯家謀自退其職而以軍國大事一委於彼以圖補救乃以八月十一日布告辭職文於國民之前其略曰

與俄大軍併力壓境某也不才忝荷重任師徒撓敗以至於今溺職誤國罪何敢辭今者國勢岌岌不可終日存亡絕續悉懸於軍務總督之手事已至此政府之立非徒無益且恐為國民害也某今瀝愛國之血誠策此後之大計敢率政府諸員向國民乞骸骨自今以往一切軍國重事全託命於古魯家將軍一人之手將軍對於上天對於國民對於本國之歷史而慨然荷此重任其必盡其力之所及為此可悲可憐之國爭命脈於一線也將軍之聰明才力過某十倍某敢信之某敢保之某德薄能淺力竭聲嘶淚盡血枯審顧躊躇計不得不出於此嗚呼某也七尺之軀久非我有苟鬻割我苗醴我而有利於此國者我甘之如飴弗敢辭也嗚呼彼蒼者天父兮母兮其庶幾眷高下願以拯此哀窮無告之匈加利國民哉嗚呼 千八百四十九年八月十一日 路易噶蘇士

古魯家之懷貳心久矣故當噶蘇士之交代亦受之而不辭猶靦顏向國民演述忠憤之詞以欺飾耳目實乃私通款於與俄軍中賣國以圖自免嗚呼百數十仁人志士竭百數十年之力經營營營而不足者一賤丈夫一朝斷送之而有餘此東西古今之歷史所以以奴隸國狼藉充塞而自由清淑之氣經數千載而不能遇也

古魯家與俄軍約凡前此匈軍中將校士卒悉貸其罪遂豎降旛於軍門格拉布加獨力不支尋亦屈節於是匈加利遂亡矣與俄軍旋食其言藉戰勝之威大肆屠殺自前首相巴站以下凡匈加利政府重要人物處斬處絞者不下數百民間以嫌疑被逮夷僇者殆十餘萬骨委為邱血流成河專制之政視前此又加數倍重以俄人豺狼之欲水草之性悉索縱橫殆無天日嗚呼嗚呼哀哀匈民一蹂躪於蒙古再蹂躪於突厥三夷僇於俄羅斯民也何辜受茲痛毒至是而格羅人塞爾維亞人杜蘭斯哇人撒遜人等亦隨其所敵視之馬哥耶族同成灰燼瘠牛羸豚坐待割割性命儕螻蟻權利同弁髦今乃始知中民賊之毒謀為公敵之功狗噫

嗜悔之晚矣。昔賢云：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君子讀史至此，未嘗不廢書而長慟也。

第十二節 噶蘇士之末路及匈加利之前途

噶蘇士既解印綬，旋察古魯家之異志，知事不可為，乃避難於突厥。當其將發途也，舊政府戶部大臣某，檢點庫儲，尙有二百五十萬金。語噶氏曰：足下今亡命他鄉，所最需者阿堵物也。此金棄置此土，徒飽與俄虎狼軍之豁鑿，子盍挾以行矣。噶蘇士正色曰：此匈加利政府之物也，非余私財。余豈肯非其有而取之耶？遂以八月十八日，揮淚出國門，仰天歎曰：『嗟乎！非天不相我國民，今何爲至於此！』匈加利志士從噶氏而去者五千餘人。妖塵黯天，白日無色。嗚呼！噶蘇士逝矣，嗚呼！匈加利亡矣。

自噶蘇士出獄後，始入國會，實千八百四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至翌四十八年三月十六日。匈加利新政府成，不數月內亂盪起。遂有匈奧之衝突。翌四十九年一月一日，遷都于的布黎省。五月廿一日，克復布打城。七月十一日，再被陷。八月十一日，噶蘇士辭職。十月，匈加利亡。此一興一亡之大活劇，不過匆匆兩年間事耳。而以此至短之日月，起至大之波瀾，變動全歐，永爲歷史上一大紀念。噶可不謂人傑哉！噶蘇士於此二年中，席不暇暖，食不暇咽，極人生至繁至劇之境。自茲以往，送亡命之生涯者四十餘年。

噶蘇士既去國，達於突厥之維也省。省之大吏，奉突皇命款待之。如上賓禮。與俄兩國遣刺客無數入其地，突人保護甚力，莫能損其一指趾也。與俄以強國之餘威，屢脅突廷，或嗾以重利，使交出噶蘇士。突廷結英國以堅拒之。自是爲萬公於突者凡數年。美國政府慕噶蘇士之高風也，哀其爲國民而忍苦節也，思所以慰藉之。乃於千八百五十一年，遣軍艦於突，厥迎噶蘇士。突厥亦以一軍艦護送之。既至各地，歡迎者爭先恐後。至是而彼於獄中三年所學之英文英語，大得其用。所至演說聽者，以爲自由神之降世也。其後復游于英，其受歡迎一如美國云。雖然，彼當宴會紛紜名譽洋溢之際，每一念故鄉之天地，未嘗不吞聲飲淚，若萬箭之發其心也。

自噶蘇士去國後，匈加利憔悴於奧俄之虐政者凡十年。此十年間愛國之士，或殺或亡，或以病死。舉國空無人焉。其頽果僅存者，則前司法大臣狄渥氏一人而已。千八百五十九年，奧與法開戰失利，遂失意大利屬地。奧王迫於外患，又不得不求助於匈民。乃一變前策，以六十年五月，命匈加利選議員若干人，以入奧國議會。於是狄渥氏被選爲彼斯得省之代表。爲匈加利提出三事，以要求於奧政府。一曰：恢復金牛憲章。一切國務依此憲章以行。二曰：置匈加利政府於彼斯得省。如四十八年故事。三曰：革命時代流竄異國之志士，悉招歸國，反其田里。奧王固非樂許之也。然迫於時勢，不能不從。卒以千八百六十七年七月七日，親臨彼斯得。

誓守金牛憲章。兼王匈國。是即今日與匈雙立君主國所由成立也。

古魯家自恥其無面目以見匈人也。乃退匿於奧國之一田舍。與廷給以歲俸六萬。終其殘年。所至受村落之侮蔑。鬱鬱以死。嗚呼。士在天涯漂泊之中。猶日日著書作報演說。謀所以開導匈加人而恢復其將來之利益。此後狄渥之再造。茲國實一遺囑。士之遺教也。六十七年權利恢復以來。匈加利之進步。一日千里。曠蘇士大樹藉。乃卜居於意大利山水明媚之地。研究格致之學。以終其天年。千八百九十四年三月廿一日。去此世以入天國。享年九十二。

新史氏曰。匈加利之僅有今日。匈加利人之不幸也。匈加利之尙有今日。又匈加利人之幸也。夫以今日民族主義之磅礴。天地。匈加利者。又豈以僅有今日。而自足耶。然其能使之有今日。且使之將更有優於今日之將來。誰實爲之。吾敢斷言而不疑曰。嗚呼。士之賜也。嗚呼。今天下之國。其窮蹙如前此之匈加利者。何限。而曠蘇士何曠世而不一遇也。海山蒼蒼。海雲茫茫。其人若存。吾願爲之執鞭而祈慕者也。

張博望班定遠合傳

中國之新民

第一節 世界史上之人物

歐美日本人常言。支那歷史。不名譽之歷史也。何以故。以其與異種人相遇。輒敗北。故嗚呼。吾恥其言。雖然。吾歷史其果如是而已乎。其亦有一二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可以雪此言者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讀張博望班定遠之軼事。吾歷史亦足以豪矣。

古今人物之與世界文明最有關係者。何等乎。曰。開新地之豪傑。是已。哥倫布士之開亞美利加也。彼頓曲之開澳大利亞也。立溫新敦之開阿非利加也。皆近世歐洲人種所以漲進之第一原因也。夫以文明國而統治野蠻國之土地。此天演上應享之權利也。以文明國而開通野蠻國之人民。又倫理上應盡之責任也。中國以文明鼻祖。聞於天下。而數千年來。懷抱此思想者。僅有一二人。是中國之辱也。雖然。猶有一二人焉。斯亦中國之光也。

凡世界之進步。必自諸地之文明相交互相接。觸而生矣。彼歐洲所以有今日。實自上古時代。安息文明。埃及文明。希臘文明。所接。搆所和合而成也。而支那印度。兩文明。直至近三四百年。而始與歐西相遇。殆東方諸國所以發達。停滯之總因哉。雖然。當二千年前。而我中國豪傑。有櫛風沐雨。欲溝而通之者矣。惜乎繼其志者之無人耳。苟其有之。則黃白兩貴種之揖讓於一堂。又豈俟今日。

也。地勢之於人事也。海所以爲通。山所以爲阻。上世埃及希臘安息之發達。全藉地中海爲之媒介。近世五洲比鄰。其造此大業者。亦自航海來也。而吾中國古代。豪傑之通絕域也。乃不於海而於陸。是哥倫布。彼得。亞歷山大。諸賢。猶爲其易。而博望。定遠。實爲其難也。秦東發達之緩。實地理缺憾。使然而願能以人事與天然爭。以造震古鑠今之大業。夫安得不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而下拜也。嗟我愛國之同胞乎。盍載舞載蹈。以觀我先民之遠志大略何如矣。

第二節 西漢時代黃族之實力及匈奴之強盛

我黃族自四千年前。率殖於黃河揚子江兩流域。各自發達。以趨於統一。至春秋戰國間。而群力漸充實矣。交通頻數。斯有衝突。衝突劇烈。斯有調和。至秦而大一統之形以成。漢承其業。復休息而生息之。者數十載。以至孝武之世。實上古時代一大結束也。而當其時也。穹北之野。有並轡而興者一蠻族焉。曰匈奴。匈奴之起。殆與我唐虞同時。山戎。獫狁。獯鬻。其與黃族小小衝突者。固已千餘年來。屢見不一見矣。戰國以還。我族日強。彼亦日削。衝突益劇。史記所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於匈奴。於是秦燕皆築長城。以距胡。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高闕爲塞。凡以爲匈奴備也。時則有兩豪傑焉。曰趙將李牧。曰秦將蒙恬。終李牧之世。匈奴不敢入趙邊。蒙恬卻胡七百餘里。單于頭曼北徙者十有餘年。決決哉。中國之感。書契以來。未會有也。及秦之亡。海宇鼎沸。而匈奴亦一大豪傑起。曰冒頓。東滅東胡。虜其民。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悉復蒙恬所奪故地。遂侵燕代。而南與諸夏爲敵國。黃族全體對外之敵國。自茲始矣。

漢興。以高帝之雄才大略。能指揮群豪。削平海內。而不能逞志於一冒頓。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白登之圍。七日不食。卒行曖昧反間之計。僅乃得免。及呂后時。乃至遺書慢辱。謂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呂后以一國之代表。遜詞卑禮。以自解免。爲中國羞甚矣。至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橐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爲備。連歲不能罷事。以金帛懸絮百物。屈節和親。乃稍蘇息。此實愛國之士。所茹痛積憤。疾首而拊心者也。孝武不忍華胄之凌夷。與祖宗之積恥。毅然欲一舉而雪之。於是通西域。制匈奴之議起。亞洲各民族之相接觸。其機起於中國與匈奴。而實由我黃族自強排外之一雄心來也。揚雄疏云。『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敵虎之隊。運府庫之財。填虛山之壑。而不悔也。』偉哉此言。此實民族主義之精神。而國家所待以立於物競天擇之域者。而豈後世

迂儒退守長。意疲頓苟且懷抱「無動為大」之劣根性者所能夢也。知此大義。審此時勢。則張博望班定遠之人物。與其在數千年歷史上的價值。可以識矣。

西漢之所謂西域者。當今世伊犁新疆青海西藏之地。直至葱嶺以西。越帕米爾高原。包土耳其斯坦。阿富汗斯坦。俾路芝斯坦。波斯。小亞細亞。迄地中海東岸古羅馬屬地之總名也。秦皇雖攘卻戎狄。築長城。界中國。而西不過臨洮。冒頓時代。匈奴大強。西域諸國皆被服屬。憑藉深厚。為中國憂。故當時欲弱匈奴。不可不有事西域。而發此議。而實行之者。自張博望始。

第三節 張博望之略傳

張博望。名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為郎。時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其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然必經匈奴地。乃能達。於是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之奴名甘父者俱。出隴西。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年。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也。既而與其屬亡。向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脫亡。惟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葱嶺中歸。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自騫之出也。前後凡十三年。跋涉于冰天雪積之中。困頓於隘食糞衣之俗。往往數日。不得食。惟射禽獸以自給。初行時。與僧者百餘人及歸。惟餘二人耳。雖其所歷艱險困苦之境。史不詳言。要之。親立溫斯敦之關。非洲殆有過之。無不及焉矣。史稱騫為人。疆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嗟夫。非堅忍。磊落不屈之奇男子。其孰能排萬難。犯萬險。以卒達其所志者耶。

第四節 當時西域之形勢

當戰國之末。西歷紀元前三百年頃。馬基頓名王亞歷山大起。入亞細亞。滅波斯。征印度。建空前絕後一大帝國。未幾死于巴比倫。其部將士流略立為西里亞王。凡亞歷山大所征服亞洲之地。悉歸統轄。所謂條支國者是也。其後國威漸衰。其屬地北特利亞。復自立為一國。占阿謨河兩岸之地。中國稱為大夏國。實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前四年。而帕德利亞亦背條支自立。中國稱為安息。及漢初。而安息破大夏。國勢大張。未幾大月氏東來。遂征大夏而王其地。

大月氏蓋圖伯特族。當秦漢之際。奄有河西地。其勢強大。陵轍匈奴。及冒頓單于起。屢敗之。於是月氏餘衆西走。占伊犁之大半。南攘塞種而據其地。當月氏之盛。於河西也。其鄰國烏孫。屢爲所苦。至是烏孫王昆莫。藉匈奴力。破月氏。復建烏孫國。月氏遂南移於媯水之旁。臣服大夏。建大月氏國。時漢武元朔元年也。月氏既見逐於烏孫。塞種復見逐于月氏。遂遠徙于南。以略屬賓之地。屬賓即北印度之迦西米兒也。

要之當時葱嶺之西。大國凡四。條支在最西。其東爲安息。更東爲大月氏。大月氏之東南爲屬賓。大月氏之北爲大宛。當今費爾干地。更北爲康居。即今之西北利亞額里頓思之荒原也。康居之東南。大宛之東。即烏孫國。爲今伊犁。烏孫之東南。當匈奴之西邊。小國綦布。凡三十餘。其較大者爲疏勒。喀什噶爾。于闐。和田。溫宿。阿克蘇。龜茲。庫車。焉耆。焉耆。姑師。吐魯番。樓蘭。鄯善。自張博望以前。皆服屬于匈奴。匈奴置僮僕都尉以統監之。

第五節 張博望所通西域諸國

時中國人未知有印度也。博望既親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考其地形勢及所有產物。歸而報告之。且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竊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四海。天子欣欣。以爲言爲然。既而博望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以熟諳地形。知水草所在。處軍得以不。乏。迺受封爲博望侯。竊乃獻結烏孫。斷匈奴右臂之策。乃拜竊中郎。將使實行之。並西招大夏之屬爲外臣。乃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道可便遣之。旁國竊既至烏孫。致賜論指。未能得其決。竊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竊。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竊還。拜爲大行。歲餘。竊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竊發空。諸後使。者皆稱博望侯。以爲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

計竊所通西域諸國如下。

國名 距中國里程

今地

張博望所經營

大宛	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	俄屬土耳其斯坦	博望初使大月氏道經之詳察其土俗歸為伐宛之基
康居	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	同上	博望使大月氏時由大宛道此
月氏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同上	博望為漢使欲與連盟攻匈奴未得要領
大夏	……	阿富汗斯坦附近	時已為月氏所服屬博望親至其地後為通印度之嚆矢
烏孫	去長安八千九百餘里	伊犁天山北路	博望始建議結烏孫以斷匈奴右臂後卒成功
烏弋山離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阿富汗斯坦與波斯交界地	博望始知其國後遣其部使通之
安息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	波斯及俾路芝斯坦	同上
罽賓	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	北印度	同上
奄蔡	……	俄羅斯	同上
身毒	……	印度	博望始聞其地未能通

第六節 張博望功業之關繫

博望通西域之役其功在漢種者有三

(一)殺匈奴猾夏之勢。自文景以來匈奴役屬西域。結黨南羗。地廣勢強。蒸蒸日上。候騎每至甘泉。屯防及於細柳。非有以控之。則小之為劉淵石勒之橫行河朔。大之為金源蒙古之蹂躪神州。左衽之痛。豈俟數百年之後哉。其時漢欲制匈奴。則伐謀。伐交之策。遠交近攻之形。不可不注意於西域。張博望首倡通月氏。結烏孫之議。卒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羗。斬其羽翼。及孝武末世。遂至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元成以後。卒俯首帖耳。稱藩屬於我大國。此數千年歷史上最大之名譽也。而發之成之者。實自張博望自今以往。如有能繼博望之精神。以對外種者乎。則世界之歷史。安見為阿利安種人所專有也。

(二)開亞歐交通之機。秦漢之間。東西民族。皆已成熟。漲進。務伸權力於域外。羅馬帝國將興。而阿利安族文明。將馳驟於地中海之東西岸。願不能越葱嶺以求通於我國。據近世史家所考。據西域人呼希臘人曰伊耶安。即耶宛。Yavana之轉音。故大宛國者。即大希臘國之一部也。蓋此地早為帕德利亞之希臘人所蔓延。史記載其俗與泰西古代多相類。其蒲陶首宿等名物。即希臘語 Botrus, Melikai 等之譯音。蓋中國希臘兩文明種之相接實起於是。是黃種人與阿利安種交通之起源也。又史稱烏孫本

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懸度。大月氏居其地。塞種者。即今日西人所謂沁謨種。Samite。古代巴比倫人猶太人之所屬也。是黃種人與沁謨人交通之起源也。而溝而通之者。實始博望。博望實世界史開幕一大偉人也。

(二)完中國一統之業。漢當時漢諸國。皆未內屬。漢武初雖嘗從事西南夷。然以費多罷之。其後博望。蜀布。印杖之言。卒再興作。使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輩。往求身毒國。遂開滇池。達交趾。卒使數千年。為國屏藩。雖其事不專成於博望。而創始之功。實博望尸之。博望之有造於漢種者何如也。

第七節 班定遠之出現及其時勢

班定遠。名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生於後漢建武間。父彪。為徐令。兄固。以文學聞。超少有大志。輕細節。然居常執勤。苦不恥勞。辱有口。辯而涉獵。書傳幼隨兄。至洛陽。備書於官。以養母。久勞苦。嘗發業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研。問乎久之。被除為蘭臺令史。復坐事免官。永平十六年。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以超為假司馬。將兵別擊伊吾。今哈密。戰於蒲類海。今天山南路。之巴爾庫勒。多斬首虜。而還超之投身於軍事。界外交界實自茲始。

初漢武既通西域。斬匈奴右臂。虜勢衰。元成間。遂以五單于爭立。南向稽顙於我。求為藩屬。以自庇。中國國威。震於域外者。莫此為盛。既而新莽篡竊。輕侮遠夷。匈奴大怨。東連烏桓。鮮卑。西誘西域諸國。頻犯北塞。光武既定天下。厭于戈不之討也。匈奴益驕。往往侵山陝邊鄙。為士民患。苦未幾。其國內亂。分為南北。南匈奴款內。附如元成間故事。乃居之於黃河南。而北匈奴方極盛。反復無常。漸臣服西域諸國。脅以寇河西郡縣。邊警歲至。城門晝閉。於時漢與西域絕。既六十五年矣。其形勢恰如武帝時。漢廷亦知西域不定。則匈奴之患。終不可得弭於是乎。一世之人。傑班定遠始得所籍手。以輝祖國名譽於天壤。

第八節 班定遠所定西域諸國

古今東西之豪傑。其勳名烜赫。駭耀於歷史上者。不一其人。不一其途。若夫以冒險無畏之精神。百折不撓之魄力。孤身去祖國。數萬里外。攬四面之敵。而指揮若定。以建大功者。吾於英吉利滅印度之役。得兩人焉。曰克雷飛。曰哈士丁斯。克雷飛初為東印度公司之書記。後被舉為將。統英兵九百。士兵千五百。乘敵不意。攻孟加拉。走其王。據其地。英之有力於印度。實自茲役始。克雷飛死。哈士丁斯襲其任。專以機謀。掉圍定大業。善撫納印人。善携離印人。嗾其相鬥。因攝其後。以收其利。今英之有印度。皆此二傑之力為之也。吾讀其傳記。愕焉。胎焉。崇拜焉。歌舞焉。竊歎吾祖國安得有若如人者。以為國史光也。吾讀後漢書。吾乃知我二千年前之先民。

有以一身而兼克哈一傑之所長且其地位更危其憑藉更薄而所成就竟與彼等相埒者於戲斯真千古之快男兒斯真世界之大英雄斯何人斯則班侯是已今請案侯一生所經歷以地為經以年為緯而略敘之

(一) 鄯善超之立功始於鄯善時所部僅三十六人耳初超既從資固擊匈奴有功遂命以假司馬使西域至鄯善王廣禮敬甚備後忽更疏懈超謂其官屬曰嘗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也明者睹未萌況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所謂三十六人者與其副欲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絕域欲立大功以報國家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矣為之奈何官屬皆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於是乃約以初夜將吏士往襲虜營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翌晨召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為質鄯善定

(二) 于闐 鄯善者漢通西域第一孔道也既定則可以深入無狼顧憂超報捷至京師朝廷嘉其功遂以為軍司馬欲益其兵超辭焉對與本所從三十六人俱時于闐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雄霸南道而匈奴遣使監護其國超從西先至于闐廣德禮意甚疏且其俗信巫使巫請超所乘馬以祠神超伴許之巫至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三) 疏勒 班定遠之人格可以為國民模範者不徒在其活潑進取也而尤在其堅忍沈毅於疏勒一役見之矣時疏勒王兜題本龜茲人龜茲倚匈奴威以凌疏勒遂故王而王其地超深察夫民族主義之關係知疏勒人不甘為龜茲役也十七年春從問道至疏勒遣吏往降兜題勅之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吏如命行事超乃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大大悅皆請殺兜題超不聽欲示以威信釋而遣之疏勒由是與龜茲結怨十八年明帝崩焉者以中國大喪攻沒都護陳睦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嬰守孤城士吏單少賄萬死以爭國威卒不少挫章帝即位恐超單危不能自立下詔徵還超發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拿至自劾以乞留超至于闐士侯以下皆號泣抱馬脚不使東超亦欲遂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自超去後復降龜茲超至捕斬反者而疏勒始復安至是而超以三十六人用區區疏勒當數國之衝以嬰守者既五年矣嗚呼自非天人安得有此超之用疏勒也以其居西域之中立於四面大敵之衝不定之而不足以示威信也然疏勒初非欲為漢用也歸於超之威與謀耳

非能爲漢用而超必用之則其眼光之銳遠魄力之偉大非尋常人所能及也。自茲役以後而疏勒之反叛尙三次。其一則建初四年其都尉番辰結莎車以叛超與徐幹擊破之斬首千餘級也。其二則元和元年疏勒王忠爲莎車所誘反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攻忠積半歲不能下後其康居而忠始降也。其三則章和元年忠復說康居王借兵謀復國詐降於超超僞許而密勒兵縛斬之也。蓋自超始至疏勒以至大定中間凡十四年起營西域其勢力之根據地皆在於是而心力抑已瘁矣。日人詩所謂「每經一難一倍來」吾於定遠之在疏勒見之矣。

(四) 尉頭 超被徵還時尉頭與疏勒連兵叛漢超復至擊破之殺六百餘人尉頭定。

(五) 姑墨 姑墨亦龜茲屬國也屢從龜兵攻疏勒建初三年超發疏勒康居于闐拘彌兵一萬餘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姑墨大衰。

自此役以前班定遠所從漢兵仍僅前此之三十六人耳。而子定者已五國。嘗從者已十國。益以拘彌莎車月氏烏孫康居也。超因此欲遂平諸戎爲國名譽乃上疏陳「以夷狄攻夷狄之法」以爲若年龜茲則西域未服者僅百之一耳。則匈奴右臂可復斷而中國邊患可永弭。書奏帝知其功可成五年超以徐幹爲假司馬將義勇千人就超超由是益有所藉以行其志。

(六) 烏孫 超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強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八年超拜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驛慶遠定烏孫。

(七) 莎車 疏元和元年超發疏勒于闐兵擊莎車莎車陰疏勒王忠叛夫克章和元年超斬王忠疏勒大定二年乃益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以衆寡不敵乃與于闐王佯遁龜茲王以萬騎溫宿王以八千騎邀之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八) 月氏 初月氏嘗助漢擊車師有功是歲貢奉珍寶符拔獅子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誓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蹶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耶但當收殺堅守彼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六震。

(九)龜茲。當時西域諸國最備強者為龜茲。所以敢與漢為難者一由倚匈奴之聲援。二由恃諸小國之從屬也。超既定諸國。龜茲通匈奴之路已絕。復無爪牙以相營衛。永元三年。龜茲遂率姑墨溫宿以降。乃以超為都護。徐幹為長史。超脅龜茲廢其王。尤利多而立漢廷侍子白霸為龜茲王。超自駐節龜茲。它乾城而使徐幹別屯疏勒。至是西域諸國唯焉耆危。須尉犁以前曾攻沒都尉陳睦。永元十年八年事懷二心其餘悉定。

(十)焉耆及危須尉犁。六年秋。超遂發龜茲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兵到尉犁界。遣使曉譬之。曰。都護來者為鎮撫三國耳。即欲改過向善。宜遣大人來迎。當賞賜王侯以下。焉耆王廣遣其左將北鞬支奉牛酒迎超。賜而遣之。焉耆國有葦橋之險。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他道。厲渡七月晦。至焉耆。去城二十里。正營大澤中。廣出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其人。共入山保焉耆。左候元孟先嘗質京師。密遣使以事告超。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諸國王。因揚言當重加賞賜。於是焉耆王廣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相率詣超。而其國相及危須王等不至。坐定。超怒詰廣。數其罪。遂叱吏士收廣汎等於陳陸故城。斬之。傳首京師。所以雪國恥。伸士憤也。更立元孟為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貢。內屬。

第九節 班定遠功業之結果

漢之通西域。凡以弱匈奴也。匈奴與漢不兩盛。而皆以西域為重。前漢有然。後漢亦有然。自超既定西域。北匈奴之勢頓衰。諸國乘之。南匈奴伐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持其右。北虜總困。故和帝永元元年。漢遂率大軍北伐。降其二十餘萬人。至燕然山。澗石而還。三年。遂復再舉大破之。單于率其餘衆。遠遁於今東海之北岸。北匈奴之地。遂空。其衆之留故土者。皆臣服。鮮卑自是以往。匈奴不復能為吾患矣。晉之劉淵劉曜不過受漢人青紫。漢廢諸國與民。故掃除周秦以來千餘年之劇患。一酒祖國之國恥。論者或以歸功於衛青霍去病。竇憲諸人。而不知其皆賴張班之謀勇。以坐收其成者也。故黃族之威震於域外者。以漢為最。而博望始之。定遠功業之成。專在以夷狄攻夷狄。此實治野蠻國之二法門也。英之滅印度也。政府未嘗動一旅之兵。議會未嘗籌一銖之餉。惟賦印度之財。以養印度之兵。用印度之兵。以滅印度之國。定遠之定西域。其先例也。定遠建初三年。上疏云。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至永元七年。封超為定遠侯。詔書亦曰。超安集于闐以西。踰葱嶺迄懸度。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殺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戍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獨宿恥以

報將士之警。一信哉。定遠之能。踐其言而漢廷亦能審其功矣。今日西國之東方政策。即以班定遠前此之。所以待西域者待我。而借乎我國中若定遠其人者。竟曠千載而不復一遇也。

是時羅馬方強。用兵於西亞細亞。屢破安息。中國日擴。而西羅馬日擴。而東上古世界兩大文明。幾相接觸。後漢書西域傳所謂大

秦。即羅馬也。超既定西域。迨永元九年。西域全定。後四年。又使部將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因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

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還遲風。亦有一歲者。故入海人皆謂三歲。糧海中善使人思土。懸慕數有死亡者。英聞之乃止。按秦國文

速者。皆由海岸線多使然。此地理學之公言也。古代希臘羅馬人。慣於航海。冒險活潑。中國人則探險。是時超年且七十矣。其妹曹大家上書謂其

第十節 結論

新史氏曰。今日阿利安民族。所以殖民。徧於大地。赫然為全世界之主人。翁者。遠何道乎。亦曰。其人有冒險進取之精神而已。若哥

命。布若麥折倫。若彼頓。若立溫斯敦。皆以匹夫而闢一洲之基。開千古之利。彼中人道。其往事馨香之尸祝之。千數百歲不衰。一

若今日之樂利。半出於彼諸賢之賜者。吁。誠哉。其然矣。然吾竊嘗求此等人物。於我祖國。則如張博望。班定遠者。亦何多讓焉。何多

讓焉。而後世崇拜之。步趨之。之人。何其稀也。抑吾為張班博望。定遠諸先輩。其遠識。其毅

力。不讓於泰西諸賢。彰彰明甚也。即秦漢唐清諸君主。好邊功。關疆土。其兵力所及。威梭所播。亦不讓於近世所謂帝國主義諸大

邦。又彰彰明甚也。然而「全世界主人翁」之名譽。願在彼而不在我。不甯惟是。彼得一地而一邦。反日加。屢累若是者。何也。彼之主動力。在國

傳記

三百九十九

之方略互異其結果乃至大異若此雖然拉丁人之所以弱於條頓人者彼則民之曰種而此則政者之種其民耳而反諸為民關
 地之本意尚非有所大謬若中國前事則正與彼等所執之主義成反比例者也中國數千年來襲用之名詞只有所謂屬國者
 更無所謂「殖民地」者夫關地而以殖民則雖勞費矣而後此有倍蓰什伯之利益以為之償故國不病而事可以久而不然者
 民未有不勞國未有不瘁者也爾來歐美民族之各競於帝國主義也彼其內力充實而膨脹於外為生存競爭之公例所迫有不
 得已者存也中國不然人主存大喜功快一時之意氣以為名高耳故往往不顧其民力之如何動聲之以從事於外即如漢武者
 豈非不世之雄主哉彼其憤於匈奴之慢辱侵暴賄全力以雪之此民族排外之思想固亦嘗有不得已者存及其末流乃不啻絞
 內地民庶之脂膏以奉事小夷利害之顛倒甚矣漢書張騫傳云「騫之使烏孫也天子使齋牛羊萬數金幣而數千鉅萬而後此
 求宛馬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所齋操大做博望侯時」云云故漢武以開邊之故學文景數十年來官民之
 蓄積而盡空之益以桑孔心計計且不足卒至元元愁歎海內騷然嗚呼吾聞群學家言曰凡兩群之相交通相聞也未
 有不起於爭自存蓋我勝彼而可以吸彼之利為我有故不惜一時之苦痛以易之云爾未聞有自損而略彼以利以為快者也戰
 敗固損而戰勝亦損是以自損為用爭之究竟目的如之何其可也又漢武之通西域其亦有類於是焉矣然此猶可曰以匈奴鉅
 患之故今欲制彼不可不以小損易大害也而後此匈奴既衰之後邊費且復不戢則又何也甘露以後單于入朝賞賜累巨萬發
 車騎萬六千以送之轉倉儲數萬斛以給之每單于朝一次則北方之民失業失食轉於溝壑者不可勝數永元間司徒袁安上疏
 云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歲直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時北匈奴請款請款或謂宜以待南單于之款故安引此統計嗚呼幾何其不肖中
 國而空之也不寧惟是東漢之初南單于內附乃居之於河南空吾民鈞游耕鑿之地揖外族以使其後部族數十萬孳乳浸多
 布滿畿輔桓帝時又從遷許及魏武始憂之以其既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為寇乃分其衆為五部居太原祁縣太陵諸地晉武時
 塞外匈奴歸化者踵至悉授土居之與吾民雜居於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悉雜羶矣後此江統雖為徙戎論終
 不見納卒至劉淵石勒起於肘腋戎狄迭有中夏者數百年爾後霸者始終蹈其覆轍而不悟雖以唐太宗之賢明猶割神州以宅
 索虜龜異胡將卒召河朔之變蓋數千年來帝者對外之政略莫不皆然此誠古今萬國之所未聞千種萬種不可思議之現象也
 夫以古代亞歷山大該撒等之力征天下雖非能如今日之民族帝國主義者專拓之以為民敵也然要未嘗有疲國力以供奉外
 會虛國土以容納異族者矣而中國胡乃若此無他霸者快一己自大之私意為一時皮相之虛榮耳以彼一念故而此最壯快最

名譽之美舉。反彼誤用之以毒天下。不見夫乾。而間故事。乎數次大舉。攻。緬甸。不下。乃不惜重賂。其。使。貢。象。數。匹。以。博。十。至。老。人。之一。頭。銜。要。而。論。之。皆。不。惟。其。實。惟。其。名。耳。惟。然。則。雖。屬。國。偏。天下。而。於。我。國。民。會。無。絲。毫。之。益。而。反。蒙。莫。大。之。累。故。歷。朝。好。勤。遠。略。之。主。所。以。得。地。而。不。能。守。開。邊。而。輒。致。亂。者。皆。此。之。由。夫。拉。丁。民。族。所。關。之。地。固。猶。有。殖。民。也。徒。以。重。虛。榮。輕。實。益。之。故。其。新。地。猶。且。為。母。國。累。而。況。乎。不。殖。一。民。於。外。而。反。自。空。其。地。徠。敵。國。之。民。而。殖。之。者。耶。然。則。迂。儒。鄙。生。之。斷。斷。焉。以。遠。征。外。虜。為。大。戒。者。蓋。亦。有。詞。矣。而。此。等。議。論。既。習。於。人。心。則。如。張。博。望。班。定。遠。其。人。者。遂。益。不。為。世。所。重。而。國。民。進。取。冒。險。之。精。神。且。日。摧。滅。以。至。於。盡。吾。甚。惜。以。博。望。定。遠。之。人。格。之。事。業。可。以。為。我。黃。族。男。兒。之。好。模。範。者。乃。竟。為。一。二。霸。者。倒。行。逆。施。之。政。略。所。點。污。也。雖。然。我。國。民。亦。有。罪。焉。矣。夫。誰。使。汝。不。擇。地。以。自。殖。而。惟。俯。首。帖。耳。一。任。霸。者。之。振。筆。以。驅。繫。之。也。吾。聞。數。百。年。前。英。人。之。不。堪。虐。政。者。相。率。渡。航。新。世。界。遂。開。今。日。之。美。國。夫。彼。豈。必。視。其。政。府。之。方。針。而。始。進。行。也。論。者。謂。今。日。五。大。洲。中。無。復。可。以。容。我。民。族。膨。脹。之。餘。地。其。然。豈。其。然。耶。勿。徵。諸。遠。即。張。班。二。傑。所。留。紀。念。之。一。大。地。猶。足。以。當。歐。洲。一。強。國。而。有。餘。也。抑。吾。又。聞。南。洋。新。嘉。坡。檳。榔。嶼。諸。地。其。刈。蓬。蒿。戰。士。蠻。而。奠。定。之。者。實。惟。我。黃。帝。子。孫。然。則。張。班。之。芳。躅。固。未。必。遠。絕。於。今。日。而。無。自。治。之。力。以。承。其。後。雖。自。得。之。而。終。不。免。以。餌。條。頤。民。族。而。自。為。其。奴。隸。者。是。乎。則。雖。有。一。二。博。望。定。遠。其。人。者。又。安。足。貴。耶。又。安。足。貴。耶。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中國之新民

一 瑪志尼 Giuseppe Mazzini

二 加里波的 Giuseppe Garibaldi

三 加富爾 Camillo Benso di Cavour

發端

新。民。子。曰。天。下。之。盛。德。大。業。孰。有。過。於。愛。國。者。乎。真。愛。國。者。國。事。以。外。舉。無。足。以。介。其。心。故。舍。國。事。無。嗜好。舍。國。事。無。希。望。舍。國。事。無。憂。患。舍。國。事。無。忿。懣。舍。國。事。無。爭。競。舍。國。事。無。歡。欣。真。愛。國。者。其。視。國。事。無。所。謂。艱。無。所。謂。險。無。所。謂。不可。為。無。所。謂。成。無。所。謂。敗。無。所。謂。已。足。真。愛。國。者。其。所。以。行。其。愛。之。術。者。不。必。同。或。以。舌。或。以。血。或。以。筆。或。以。劍。或。以。機。前。唱。于。而。後。唱。唱。一。善。射。而。百。決。

拾有時或相歧相矛盾相嫉敵而其所向之鵠幸至於相成相濟而尚不相合新民子曰今國於世界者數十其雄焉者不過十之一彼其鼓之鑄之編造之歌舞之莊嚴之者孰有不從一二愛國者之心之力之腦之舌之血之筆之劍之機而來哉

新民子曰歐洲近數百年其建國之歷史可歌可泣可記載者不一而足其愛國之所志所事可以為今日之中國國民法者莫如意大利之三傑之建國前之情形與吾中國今日如一轍者莫如意大利求其愛國者之所志所事可以為今日之中國國民法者莫如意大利為今日之意大利者則無不同無三傑則無意大利三傑缺一猶無意大利三傑以意夫安所得有如三傑其人者吾寤而歎之母為性命吁嗟乎危哉今日之中國其鳥可無如三傑其人者吁嗟乎耗哉今日之中國夫安所得有如三傑其人者吾寤而歎之吾寐而言之我國民其猶知愛國乎雖其地位相萬其懷抱相萬其才略相萬而萬其言而萬其塗而萬其策而萬其業其上焉者亮無不可以為三傑之一其次焉者亮無不可以為三傑之一之一體人人勉為三傑之一一人人勉為三傑之一之一體則吾中國之傑出焉矣則吾中國立焉矣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第一節 三傑以前意大利之形勢及三傑之幼年

今之意大利古之羅馬也自般瑟西莎兒以來以至阿十士大帝之世併吞歐羅巴亞細亞阿非利加之三大陸而建一大帝國為宇宙文明之宗主者非羅馬乎哉當此之時天下者羅馬之天下於戲何其盛也何圖一旦為北狄所蹂躪日削月蹙再輒於回族三輒於西巴尼亞四輒於法蘭西五輒於日耳曼迎新送舊如老妓之款情郎朝三暮四如畜犬之依察主支離憔悴年甚一年直至十九世紀之初期而山河破碎益不可紀極東縣於法西隸於奧中央夷於班牙意大利三字僅為地理上之名詞而非政治上之名詞者千餘年於茲矣望加西士陷落之火饑吟法馬之悼歌薤露蒼涼劫灰零落昔人詩云卷中正有家山在一片傷心畫不成嗟乎哀莫哀於無國之民後世讀史者旁觀猶為感慨而況於身歷之者乎

窳復知十九世紀之下半紀距今最近數十年之間儼然一新造國湧出於殘碑繁纍荒殿寂寂之裏泱泱然擁五十餘萬之精兵二百六十餘艘之軍艦六千餘英里之鐵路十一萬餘英方里之面積二千九百餘萬同族之人民內舉立憲之美政外揚獨立之威烈雪數十代祖宗之大恥還二千年歷史之光榮此亦革命家達士里阿所當瞑於九原而大詩人但丁所當且感且泣而始願不及者矣嗚呼誰實為之而克有此

當十八世紀之末年。拿破侖蹂躪意大利。其時意大利已支離滅裂。分爲十五小國。拿破侖鐵鞭一擊。合而爲三。置之法政府督治之下。雖然。意大利後此之獨立。實拿破侖之賜也。拿破侖廢其小朝廷。其豪族將封建積弊一廢而掃之。以法國民法之自由精神。施行於其地。於是意大利人心目中。始知有所謂自由。有所謂統一。且對外反動。而知有所謂獨立。拿破侖實意大利之第一恩人也。萌蘖初生。而牛羊牧之。蓋自拿破侖既敗。各國專制。君相會議。於維也納。絕世奸雄。梅特涅。敢以「意大利不過地理上之名詞」。一語明目張胆。以號於衆。於是盡復前者王族。壓制之舊。全意仍爲若干小國。爲外來種族。波旁家。哈普士博家等。所分領。其王位。爲意大利人。血族者。惟有撒的尼亞。Sardinia。國王之一家而已。而亦壓於群雄。奄奄殘喘。蓋至是而意大利間無天日矣。時勢造英雄。嗚呼。時勢至此。豈猶未極耶。

天不忍神聖之羅馬。茶然。雖然。長埋沒於腥風血雨之裏。天不忍數千萬文明堅忍之意大利民族。呻吟於他族異種。一摘再摘之下。乃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治那。阿市名曰瑪志尼。實怪傑拿破侖。即意大利王位於米侖之歲。而法國大革命後。十有三年。拿破侖征服意大利。後十年也。猶以爲未足。復於翌二年。即一千八百七年七月二十二日。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尼士。府名曰加里波。的。猶以爲未足。復於其翌三年。即一千八百十年。更誕育一豪傑於意大利之撒爾維亞。名曰加富爾。自茲以往。而千年家中之意大利。遂蘇。

瑪志尼一士人子也。年十三入於市立大學。其時正去維也納會議後三年。法國革命之反動力大作。與大利之壓抑愈甚。而國運日以益非。每讀前史。塊然若有所失。自茲以往。惟著深墨喪制之服。以終其身。後有叩其故者。瑪曰：「吾當時亦不知其所以然。惟在群兒稠人歡笑。雜遝之中。自覺悲氣沈沈。而來襲心使人哀。使人老。噫。曩吾其無國之民。吾其服國喪。以終吾年。一掩淚。歎場悲歌。膺下多情。多恨之英雄。大率然矣。年十七。既悉通諸學之奧。見識文章。迥絕流俗。日者侍母散步於治那阿之海岸。忽一巨人。面目深顴。鬚髯如戟。頰長七尺。風采棱棱。飄然來前。脫帽而施禮曰：「願爲意大利之亡命人有所盡。」母則泫然探懷中。出若干金錢。搵一掬之淚。納諸巨人破帽中。瑪志尼問母。彼何爲者。母曰：「此愛國男兒也。彼等欲救國而事不成。離父母。割妻子。流竄以至於此。瑪志尼自聞。玆言如冷水澆背。心大感動。其犧牲一身。以酬國民之志。實始於此。

加里波。的。舟人子也。性慷慨義烈。感物易哀。嫉不義如讐。喜鳴不平。爲人急難。其所憤激。感觸。趨義赴之。視生命鴻毛如也。日者游羅馬。大都之廢墟。觀其大壁大門。大伽藍。頽址半傾。丹青狼藉。低徊感慨。亡國之悲。勃鬱於胸中。而不能自禁。年未十五。已浩然有

以國事為己任之志。嘗語人曰：「余誓復我意大利。還我古羅馬。」自茲以往。吐棄一切。惟注精神於革命一事。加富爾撒的尼亞王族之一貴公子也。其出身既與彼二傑異。其少年之經歷亦自不同。始蓋一自倨不遜。統待無賴之惡少年也。年十歲。雖卒業於小學校。然更不悅學。日聚群兒為惡戲。既而欲為軍人。入焦雲兵學校。自是始嚮學。研精測算。年十六。卒業。擢為測地官。雖然。憂國之心未起也。爾後年齒漸長。誦古今之歷史。察現今之形勢。思為國家有所盡力。而未得其下手之方法。然頗來往於治那阿諸地。與諸亡命相往來。呼吸自由之空氣。貴族之習性一變。

第二節 瑪志尼初立「少年意大利」及上書撒的尼亞王

初意大利當十八世紀以前。已有哲學家文學家。但丁。麥耶。俾爾。荷士哥等。微言永歎。大聲疾呼。以革新匡復之義。導其國民。風流漸播。於是有一「加波拿里」黨（Carbonari）之設。加波拿里者。燒炭之義。實秘密革命之盟社也。當千八百二十年。事機迫於一髮。乃在意大利中央之尼布士及帕特門倫巴的諸地。同時爆發。時瑪志尼十五歲。加里波的十三歲。加富爾十歲。然事竟不成。首事者或死鋒鏑。或死囹圄。其餘以嫌疑流竄。治那阿者。不可勝數。治那阿即瑪志尼之故鄉也。在意大利西南。為地中海濱一絕港。政府以此竄謫志士。竄者既多。而治那阿遂成自由主義之中心點。瑪志尼所遇之巨人。即千八百二十年役中一無名之英雄也。先是瑪志尼以愛國熱血之所湧。思有所憑藉。乃投入加波拿里黨。既而察其內情。以為此黨之人。血氣有餘。而道心不足。當其臨血淋漓。指天誓日。雖凜凜然若薄雲霄。而貫金石。一遇挫折。茶然餒然。前此之壯懷盛氣。銷磨盡矣。瑪志尼以為欲成大事者。不可不先置成敗利鈍於度外。今日不成。期以明日。今年不成。期以明年。如是。乃至十年。二十年。數百年。所不辭也。及身不成。期之於子。子猶不成。期之於孫。如是。乃至曾孫。玄孫。來孫。所不辭也。吾力不成。期諸吾友。吾友不成。期諸吾友之友。乃至吾黨不成。期諸他黨。所不辭也。惟求行吾志。貫徹吾主義。而已。瑪志尼以為非有此等氣魄。此等識想者。不足以言革命。不足以言天下事。而欲養成此氣魄。此識想。不可不推本於學力。不可不推本於道德。瑪志尼深察加波拿里黨之不足。語於此也。於是脫離之。自組織一黨。名曰「少年意大利」Young Italy。

千八百三十年。法國第二革命起。時瑪志尼二十五歲。加里波的二十三歲。加富爾二十歲也。風潮所簸。影響徧及。加波拿里黨復揚其餘燼。蜂起於各郡國。與國移兵。勦洗。瞬息戡定。而瑪志尼為偵吏所賣。逮繫獄中者六月。僅脫死一等。見放於意大利境外。千八百三十一年。撒瑪尼亞前王死。其從弟查理士阿爾拔 Charles Albert 嗣立。阿爾拔者。號稱近世最英仁之主。夙懷恢復意。

大利之志而會加盟於加波拿里黨之人也時瑪志尼越在法國聞之大喜乃上書於阿爾拔曰

某死罪上書於所愛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殿下越在海外逃聞我王繼體主社稷誠欲誠林雖然王其念之王欲為新意大利最初之一大偉人惟今日欲為舊意大利最後之一民賊亦惟今日我意大利人民其非可以姑息敷衍因循以鎮撫之也非一日矣彼等於數百年來求而不得之民權今也認之已真望之已渴彼等愛法律愛自由愛獨立愛後然而上被裁斷外被阻絕中被壓抑踞天踏地無所告訴今也國不知何在不知何附身不知何存外人之游其國者字之曰奴隸之國接其人者證之曰已死之人彼等有血氣有鬚眉習聞此言甯為木石彼等吞聲忍恨飲奴隸之厄者已數十世自今以往誓以此身與此厄俱碎矣王乎王乎今意大利之國民無不額手延頸企踵傾耳拭目以待命於殿下者願買絲為殿下續作自由獨立統一三三於旗上願殿下自進而立於國民之馬首為民權之倡導者保護者為全意大利之建設者革新者舉數千萬之同胞出之於野蠻外族之手而還我太平王如有意乎吾儕不才願捧其身命以待王之驅策集意大利散漫之諸州而致諸王之麾下以舌以劍而為王服犬馬奔走之役民困不可久也時會不可失也惟大王圖之

阿爾拔固素知瑪志尼者良敬其為人雖然自以羽毛未豐不可高飛深慮瑪志尼之輕率以害大局也又不欲自居嫌疑之地也得其手書曾不致答反下嚴命曰瑪志尼若越境復入於意大利則直捕縛之雖然一人之王充耳其如襄數百萬人之國民傾耳其如雷此命一下舉國失望相率而入於「少年意大利」者以數千百計瑪志尼益為愛國志士之中心點矣

「少年意大利」之所以異於「加波拿里」者何也彼蓋消極主義而此則積極主義也彼等惡官吏惡虐政誓與當時之小政府不兩立雖然彼等有破壞而無建設者也瑪志尼不憚破壞然以為破壞也者為建設而破壞非為破壞而破壞則何取乎破壞且亦將並破壞之業而不能就也「少年意大利」之目的實在於此亦可見我絕代佳人瑪志尼者非可與彼蠻恣橫暴之無政府主義同類而並觀矣瑪志尼嘗言

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是根於「為國民」For people「由國民」By people之兩大義而來者也

按西晉言政治者有三名言最簡而最精曰Of people曰For people曰By people第一義謂國者人民之國也第二義謂國政者為人民而立者也第三義謂國事者當由民自處置也政治之精理此三義盡之矣若君主專制政體無論施虐政於民施善政於民皆不過To people而已論者不審別其本而欲舉中國儒者所言仁政比諸泰西今日之政治失之遠矣文法之有關於學理也如此吾

向謂中國文法簡於歐西。今此四語。欲求以如原文以一字。表其義。譯之而適當者。誠束手無術矣。附注於此。以實將來。以故吾輩舍此之外。無學術。舍此之外。無宗教。舍此之外。無性情。

瑪志尼之所以為瑪志尼。於是乎在矣。雖然。加波拿里黨所以失敗之原因。猶不止此。彼等所最缺者。無協同和衷之運動也。協同和衷者。革命圖成之第一要義也。彼等無一政綱。無一信仰。無一高遠之理想。夫是以協同和衷之實。不可得舉。故瑪志尼欲就此大業。先以教育國民為獨一之義務。而其教育之法。在首與當時腐敗之宗教宣戰。瑪志尼又言曰。

今日之大問題。宗教的問題也。彼持唯物論者。謂費爾許之辛苦。周折以求新建一國。毋寧仍其舊而改革之。苟能維新便民。雖分裂何害。雖服屬何害。為此論者。是對於宗教上而放棄其高尚之天職者也。其能撫我者。無論如何之政府。甘服從之。其能應援我者。無論如何之方法。皆盡諾之。其可以救目前片刻之苦痛者。無論如何之約束。皆歡迎之。是非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也。是故當知欲獲勝者。只有一途。曰舍身而已。曰舍目前之樂利。舍物質上之樂利而已。

是所謂瑪志尼唯心論之宗教也。是瑪志尼教育之精神也。其純潔之理想。鑒於冰雪。其精一之情。感高於雲霄。瑪志尼豈徒豪傑實聖賢也。彼於是據其所信。以定此會之綱領曰。

「少年意大利」者。意大利人中之信進步義務兩公例而確認我意大利為有天賦一國民的資格之諸同志所結合而成者也。入此會者。以再建一自由平等獨立自主之意大利為目的。凡在此目的外之思想。動作。悉犧牲之。以茲決心組織茲會。

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則曰。教育與暴動同時並行。

以此二事。團為一體。可謂奇事。奇文。雖然。有深識者。苟思其故。不禁為之拍案三歎。舉世仇公敵之奧大利。而攢諸境外。以收回自主之權。此其第一著手也。彼非不哀腥風血雨戰爭之慘。然以為是固終不可得避。既爾則其破裂。早一日得一日之利也。雖然。用外交政略。而借他國之政府為應援。是瑪志尼所不許也。其言曰。聯絡主義者。發於倚賴之劣根性。而使意大利喪其資格於世界者也。

瑪志尼之徒。以此等主義。播之人民。疾而呼之。強而詬之。如牧師神父之傳教者然。雖然。彼等非欲以力強移人民之意志者也。且國民統一之業。若成。則應建何種類之政府。一任國民之自擇。此瑪志尼黨之所志也。其會中綱領又云。

我黨對於國民投票所立之政府無論其形式若何皆甘膜拜於其前而不辭蓋服從公意者實商人應守之義務也

以上所引雖東鱗西爪語焉不詳亦可以略窺「少年意大利」之綱領旨趣而其苦心經營之人之學識才略亦從可察矣更約言之則「少年意大利」之目的在救濟意大利而統一之於共和政府之下也其方法則教育與暴動也其標語則神與人民也其旗幟則一面書獨立統一字樣一面書自由平等人情字樣也

黨體既立應者如響自學生而學生自青年而青年其結合之速力幾為前古所未會有時加里波方的夙夜皇皇所在慕同志偶過此「少年意大利」黨員之一人乃始知世有所謂瑪志尼者其所志所事正與已同大喜遂投身入會加里波當時未知有加里波的也顧頗聞瑪志尼欲會見之而未得其機

第三節 加富爾之躬耕

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法國第二革命之起瑪加二賢固奮袂扼腕亟欲一雪而加富爾亦少年氣盛不能自制嘗於廣座之中痛罵撒的尼亞政府之因循謂意大利人竟無一箇是男兒者政府聞之直命陸軍省禁彼不許住居治那阿焦靈兩地遂謫於僻邑為巴特城之土木監督居一年快不快遂挂冠去讀者試掩卷一思加富爾去將何適意者其不投革命軍則入政黨已耳而加富爾會心獨往之處有非尋常人所能擬議者噫嘻當桓靈失綱四海鼎沸羣雄拊膺攘臂之際而絕代偉人諸葛亮乃躬耕於南陽嘗法國革命全歐如麻豪傑遽起水湧之時而絕代偉人加富爾乃學圃於黎里古之欲就大業者必有所養嗚呼其亦可以師矣

蓋加里波的軍人之資也其意以為「彼哥索加」拿破崙之英雄當法國危急存亡之秋能以一呼被靡天下內平外敵俄普與三大敵無他能用其國民使懷必死之志以報國則嚮之農民市民皆可忽變為精銳無敵之練卒彼何人哉我何人哉我意大利今雖積弱矣然國民憤悶勃鬱之氣既將熟而可用吾將率之以追我祖般比之偉績復我史羅馬之光榮制挺以撻與法吾信其非難矣此則加里波的之志也瑪志尼是瑪志尼學者也理想家也以爲「欲行革命則不可不播革命之種子欲求文明則不可不築文明之土臺故當推本於國民精神養其不移不屈之道心鼓其死而後己之元氣」此則瑪志尼之志也若加富爾則又與二豪異其撰彼以為「今日者外交時代也以氣蓋一世之拿破崙不免為聖氣連拿死之地也孤島之鬼豈有他哉為其敵天下而已夫吾恃吾力而不倚助於人固正氣所當爾固人道所當爾雖然此道此氣豈不在我居今日之天下而惟侈言不願

成敗不恤利鈍陳義非不甚高然業也者期成者也期成之業豈惟恃道蓋術亦有不可不用者矣故夫「加波拿里」者烏合之衆無謀之師不足云矣即彼「少年意大利」亦恐至誠有餘而智力不足以爲濟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意大利列國中如昔昔里如尼波士如羅馬如達士加尼如命巴的皆不足憑藉以成大業其可以有爲者惟我宗邦撒的尼亞耳雖其地狹衆寡不足爲輕重於歐洲若夫善用之豈不在人撒的尼亞實我一生之舞臺也」此加富爾之志也

加富爾之所志者既在此不在彼其所以利用此舞臺之術則如何彼自以身列貴族一躍而爲宰相殆非難事今以嫌疑被譴若不自戢待逸此機毋寧自隱焉以爲他日之地當其歸耕也其友有貽書弔之者惜其以有爲之身受嫉當途老於山野加富爾戲答之曰「事未可知天若假公以年行看他日加富爾爲全意大利宰相之時矣」嘻偉人之自負自信有如此者

加富爾之隱於農非徒隱也而眞農也彼蓋搏虎搏兔皆用全力之豪傑也彼始專於黎里延及鄰近諸地自農事之改良道路之興作灌溉之新案水車之製造無不孳孳汲汲以身任之其時輪船之製新發明乃首採用之以運輸於麥阿里之湖上一切地方上民事皆干預之獎厲之遂於彼特們與一最大之農會創建焦靈銀行日夕盡瘁未嘗寧居蓋加富爾之遠識早有見於歐洲社會必有一番大變革而殖產興業實爲之原故先導其民使習於此彼其後此當國之際所以能舉而措之若烹小鮮者蓋其養之於前者豫矣

不甯惟是彼又乘此空隙徧游英法諸國蓋被既以未來之宰相自命則其於各國政治之實況審之不可以不熟也其至英也與哥布頓 Cobden 最親其至法也與基率特 Guizot 最善哥布頓自由之思想與基率特保守自負之精神彼皆能融納之又屢往就英國國會之傍聽席飲聞當時大政治家格蘭斯頓比康斯佛等之舌戰大有所感動自是心醉英國政治而尤欲其自由勢力之旺盛見夫選舉法改正案信教自由案全廢奴隸案等之屢次劇戰而卒歸勝利雖以惠靈吞之英名猶不能壓當時之民氣則拍案快呼曰「有是哉有是哉我意大利國民之精神其亦不可不以此爲鵠矣我輩今猶然奴也今猶然縛也」自是以往加富爾以崇拜英風聞於天下雖然彼無所難黃焉無所躡進焉屹屹焉更研英文治英學詳察英國政治宗教教育農工商各事業以備將來經國之用蓋加富爾以游自隱者凡十有六年十六年之星霜不可謂不久此十六年內意大利之事變不可謂不多雖然彼遂不厭彼遂不動蓋其胸中早有所自主而定識定力非外界所能奪也加富爾實最富於忍耐力之偉人也翻觀此十六年中瑪志尼加里波之二豪則何如

第四節 瑪志尼加里波之亡命

瑪志尼之見放也。遁於法國之麻士天市。自創一報館。即以其黨名名之曰「少年意大利」。以其高尚純潔之理想。博通宏瞻之學識。縱橫透關之文詞。灑熱血於筆端。伸大義於天壤。舉國志士。應之者雲起水湧。時加里波之方為一船長。航行於君士但丁奴不土耳其舟中。與一仙士門派仙士門者法國一哲學家。倡大國部同共產主義。與其徒實行之。之法國人相覲。慷慨扼腕。言論風生。乃始知其祖國有所謂瑪志尼其人者。尋讀其一字一淚之檄文。一棒一喝之報紙。則大感動。乃決棄去船長之業。訪瑪志尼於麻士天。以謀大計。當二人之相見也。所語者不過「少年意大利」之來歷及其目的。泛泛問答。一夕話耳。及其相別也。瑪志尼語人曰「吾見加里波之吾之負擔。輕減其半」。加里波之亦語人曰「吾見瑪志尼。其愉快有視哥倫波新覓得阿美利加時尤甚者」。自是以以往。兩雄握手。而半島之風雲捲地來矣。

瑪志尼見阿爾拔撒的尼之不足與謀也。乃與加里波及各同志定策。欲乘大祭之夜起事。倒撒的尼亞政府。逐其王而絕奧國之羈絆。不幸事洩。黨人或捕縛。或遁走。加里波聞變。急遁入一賣餅家。求潛匿。餅師之女憐之。給以襪褲。俾易服宵遁。間關十日。乃達家鄉。一訣慈親。再思行。忽為法國縱騎所獲。伺夜深人靜。潛從丈五高樓跳下。藏於山深菁密處。斷食者兩日。乃達麻士天。偶檢新報一讀。則己之姓名已受死刑宣告矣。然猶與諸同志尋消息。企圖再舉。志不少衰。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瑪志尼廿七歲。加里波的廿五歲。而加富爾廿三歲也。

雖然以當時虎狼虺蜴之歐洲列國。萬方一轍。吾道將窮。天地雖大。何處可容意大利革命英雄側身之所乎。千八百三十三年八月。法國以撒的尼亞政府之要求。驅瑪志尼出境。乃潛竄於瑞士。自茲以往。殆如囚虜者。凡十餘年。避探偵。避錮魔。屏居於斗室。暗澹之中。一燈淒涼之下。日夜慨慷。淋漓。伸紙吮筆。然胸臆中。炎炎千丈之活火。著書草論。指天畫地。策方略。散諸各地。以指揮其同志。嘻。瑪志尼雖壯快。真率。光明。磊落之一男子乎。至其深謀。緻慮。洞察。情偽。鬼起。鶴落。熟精。夫神秘密之革命家。不二法門。往古來今。未見有其比也。其所著書。至今凡有志於政治上。秘密結社者。奉為枕中鴻秘。得其術以達所志者。不知凡幾矣。千八百三十六年。復不為瑞士政府所容。坎軻流浪。僅得託足於從來不遜「國事犯」之英國。自千八百三十七年以後。定居焉。英國者。實瑪志尼第二之故鄉也。去國益以遠。來日益以難。戰一國之大敵。未已。而一身之小敵。且紛至沓來。戰疾病。戰飢寒。三旬九食。十月單衣。典時表。典外套。典長靴。猶不足以自給。最後乃丐得一報館。賣文為活。然猶日日奔走呼號。和血和淚。以從事於著述。遂更組織

一。新黨名曰「少年歐羅巴」外之以通他石之情內之以繫同胞之望如是者又十年蓋此十年中而其所謂教育國民之主旨乃始磅礴圓滿而此後如茶如錦之意大利根柢乃始立矣。

瑪志尼既久於英國與名相格蘭斯頓交甚契常訴以意大利人民壓制之苦及已之所抱負其責文於報館也常發明意大利之國情及歐洲列國所以待意大利之道英人聽之大有有所感動此後加富爾一統政策大得格蘭斯頓之贊助以底於成亦不可謂非瑪志尼十年流落之遺賜也。

第五節 南美洲之加里波的

加里波的既不容於法國茫茫全歐託身無所乃飄然倚劍遠適於南亞美利加自茲以往不蹈歐洲塵土者十四年此十四年中又加將軍一天然之學校而為將來回天事業之練習場也不可以不記。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舉似世間人誰有不平事千古之大俠往往被髮以救鄰門拔劍以助路人蓋其至誠熱血磅礴積於腔子裏一觸即發非有所為而為之蓋非是則無以為歡也以龍拳虎擲之加里波的一旦投閑置散於故鄉萬里之外攬鏡華髮據鞍髀肉蹉跎歲月何以為情彼蒼蒼者深憐夫閑殺英雄也無端而生出里阿格蘭共和國倡獨立與巴西帝國開戰之役任俠尚氣之加將軍既同病以相憐復見獵而心喜彼以舟人之子十餘年生長於海上使船如馬夙其長技乃率十二人駕輕舟擊巴西一軍艦奪而據之為獨立軍應援屢戰屢捷此十二人者皆意大利亡命志士而與加將軍同生死共患難者也日者碇泊於某河口翌朝深霧障天咫尺不辨忽有二敵艦駛至其側聲稱遠降隨放巨砲轟擊此十二人中有一名菲阿侖者然砲應敵百發百中敵兵入海者無算俄而為飛丸中額仆地加將軍前往救之亦中丸而仆繼中士官展輪急遁船如斷梗漂流海上地理不明針路不悉當此之時加里波的之不死其間不能容髮而菲阿侖竟齋志而長逝矣一士官開海圖示加將軍乞其指揮將軍手不能動口不能言惟灑一滴淚於圖中桑得菲之點士官等悟其意向此港進行凡漂泊十九日乃達嘉爾佛港就療養焉彼他日嘗語友人曰吾不惜死但吾欲塗肝腦於本國之土地不甘如菲阿侖之葬水中也哀哉斯言。

天為意大利生偉人豈其當意大利未建國而奪之加將軍留嘉爾佛港者六月醫藥奏效漸歸平復雖然嘉爾佛者敵地也自願此身已等囚虜且船被沒入官同志悉皆就縛而眇躬亦且夕不可測日者乃鞭悍馬思急遁入一森林人馬俱疲藉草稍憩而追謀忽至卒被擒捕盛以土囊縛諸馬上渡數十里沼澤復為階下囚於嘉爾佛長官之前嚴鞠拷掠背縛兩手而懸諸梁上者凡兩

點鐘氣息垂絕。四肢冰冷。而始終不屈。時以鐵血之眼。一睨堂上。人卒科以強盜殺人之罪。投之犴狴。兩月復逃。獄歸於里。阿格命再抗巴西軍。所向有功。雖然。至是而加里波的瀨於九死者。既三回矣。歷觀古今中外正史小說所紀載英雄患難之事。驚心動魄者。不一而足。未有自入患難。自出患難。一而再。再而三。如加將軍者。將軍殆以患難爲兒戲也。

加將軍者。又多情之豪傑也。兩年前。曾在烏嘉伊國之彭巴士曠野。失途躑躅。忽遇一佳人。止而觴之。爲奏希臘前哲荷馬之古歌。將軍有所感想。未嘗去懷。今以機緣。遂爲伉儷。即絕世之女豪傑馬尼他夫人。而此後加將軍用兵。故國時出入於萬死一生中。以佐汗馬之勞者也。天涯落魄。遇青眼於紅顏。造物有情。調冬心以春氣。嗚呼英雄之感。慨何如哉。

其後里阿格蘭共和國。遂不可爲。未幾復有烏嘉伊政府與愛黎士開戰之事。加里波的復助之。以桑安尼阿一戰。獲全捷。凱旋于門德維拉府。府民歡迎。舉國如狂。願將軍不伐其功。退然屏居。仍爲一亡命孤客之情狀也。日者法國水師提督。慕其高義。造門求謁。則數椽敗屋。不堪風雨。時日嚮夕矣。而燭不舉。提督異而問焉。將軍徐答曰。僕與共和政府約。供給日用所需。偶忘蠟燭之費。是以不克舉火。足下辱臨。將以談心。不必惟見吾面也。提督肅然。以語軍務。卿乃贈以百金。彼悉分與死事者之遺族。惟留足以市蠟之資。語夫人曰。備提督再來時之需也。噫。噫。偉人。偉人。雲中鶴。耶。朝陽。鳳。耶。雖欲學之。烏從而學之。

蘇子卿之棲海上。胤子已生。陳伯之之望江南。群鴛撩亂。蓋至是而加將軍之客南美者。忽忽十四年矣。此十四年中。得子女三人。從門的維拉政府。乞五畝之田。率妻子躬耕之。如是者有年。然其間常糾集放國志士。以精神上互相操練。又加以里阿格命烏嘉伊兩度助戰。奔突飄忽於銅圍鐵馬之中。爲意大利國民一天然之陸軍學校。於是加將軍部下已有阿歷山大王所謂母軍隊者二百人矣。至是爲一千八百四十七年。而意大利之形勢一變。

第六節 革命前之形勢

當時意大利愛國志士中。凡分三派。其一則瑪志尼派。加里波的瑪志尼黨人也專欲以共和理想組織新國家者也。其一則加富爾派。欲憑藉撒的尼亞國以行其志者也。此外復有一派。名曰尼阿奇布黨。欲戴羅馬教皇以聯合全意者也。三派者。其愛國之熱誠也。同。其以意大利民族之一統獨立爲目的也。同。但其政見異。則其手段自不得不異。其手段異。則其黨勢自不得不異。而此三者。孰爲遠謨。在當時蓋猶一未定之問題也。

於是千八百四十六年。而意大利之中央。有雄雞一聲。天下白之機。時則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九新即位。皮阿士者。野心家也。竊睨

天下之風雲。欲利用之以恢復百餘年前教皇赫赫之權力。乃以甘言結民望。改政體。頒憲法。開議會。聲稱與民同治。皮阿士之言。非真言也。雖然。以當時久困地獄。渴望天日之意。意大利人驟聞此語。始如涸鮒得水。籠鳥脫樊。且距且躍。且汗且喘。奔走相慶。相告語。時適有與奧大利議界約之事。皮阿士力爭不屈。於是人望益高。教皇萬歲意。大利萬歲之聲。忽徧全國。瑪志尼固不喜撒的尼亞王不喜教皇也。雖然。其愛祖國救同胞之熱心。瞬息不能自制。於是裁一書於教皇。告以責任之重大。勉其行誼之初。終而加里波的亦自南美移書曰。『教皇陛下。竊聞陛下欲爲意大利三千萬同胞請命。某等十餘年懷抱不得達之志。將惟陛下是賴。某不才願以一軍艦相從。以效犬馬。惟垂採焉。』加里波的既發書。乃率同志。裝以待命。而復書竟杳然。

尼阿奇布黨於時大喜過望。其熱心恰如水蒸氣。沸度益加。點點迸散於全土。如達士卡尼王如撒的尼亞王。皆於行政上大有所改革。除尼布士王弗得南之外。全意暴君之跡。殆將掃絕。夫改革善舉也。然改革以虛不以實。以偏不以全。則往往爲革命之燃歷。史上之慣例。然矣。意大利自經瑪志尼十數年大聲疾呼。熱心訓練。以後其國民之理想之氣力。已非復前此之薄弱。腐敗。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激昂之氣愈高。愈烈。日復一日。旬復一旬。意大利全國人無貴無賤。無貧無富。無老無幼。皆懷抱本族獨立統一之決心。愈固愈劇。其秣馬蓐食爲政治上秘密之運動者。比比皆是。於志滿亞有學術會議於卡薩爾。有農業會議。實則皆政談會也。意大利之動機。殆如在弦之箭。持滿而待發。如陵之爆。逆星而欲轟。

其時之加富爾則何如。彼之隱於農。既十餘年。迨皮阿士既設立憲政。人心大震。彼間時機之將熟也。乃驟然以起。與二三同志設一大報館。而其綱領旨趣有四。一立憲。二進步。三意大利之獨立。四列邦之連合。是也。瑪志尼倡一統。而加富爾倡連合。此其故有不可不深長思者。蓋瑪志尼主共和政體。故欲於獨立之後。代表國民多數之意。見置大統領。以行主權。其言一統宜也。然加富爾笑之以爲是。能言而不能行。苟實行之。則已毀我撒的尼亞國。夫撒的尼亞者。今日意大利獨一無二之憑藉也。一旦而毀之。是歐友助以饒敵也。加富爾非不渴望統一。然必代以連合字樣者。以爲既倡統一。不可無統一之人。其具此資格者。舍吾撒干莫屬也。雖然。今日而昌言以撒的尼亞併吞列國。吾恥之。故母寧運智焉。以連合之。此加富爾之懷抱也。加富爾既不肯棄所憑藉以爲瑪志尼。瑪志尼亦不肯枉其所信。以從加富爾。於是兩雄不得不立於相敵之地位。以終始嗚呼。志士多苦心。豈不然哉。

加富爾既定此目的。不復旁騖他事。惟以撒的尼亞之改革爲急務。其改革奈何。首頒憲法。開國會。上下和衷。以喚起國民一致之

精神。於是國論漸動。撒王阿爾拔。傾心其說。卒以千八百四十七年。召集國會。加富爾自故鄉焦靈。選出為議員。是即皮阿士布志。於羅馬而加里波的。自南美發軔之時也。

於時撒的尼亞復有一偉人曰達志格。里阿者。與加富爾同為撒邦貴族。同倡自由立憲主義。方游歷全意各地。糾集同志。觀時勢之日煎迫也。乃急歸而說其王阿爾拔曰。語有之。『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意大利統一之業。殆終不可以己。我王其無意乎。今皮阿士倡自由民應如響矣。臣願聞我王意嚮之所存。王若有定天下之志。臣等請當之。阿爾拔願微領而不應。達氏厲聲曰。『王無言乎。何以謝天下。』阿爾拔環顧左右。以顛聲而答曰。『予懷此久矣。願不敢言。時乎若來。則吾雖犧牲。我王冠我生命。我子孫亦所不辭。』阿爾拔非豪胆不屈之人也。然其所志實在於是。君子嘉之。

第七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

噫矣。眼跳矣。燈花矣。鳥鵲噪矣。蟄雷鳴矣。風滿樓矣。濤湧堤矣。積維也。納會議以來三十年之奇怨。殊毒乃孕成歐洲十九世紀第一大紀念之歲。實一千八百四十八年。於是法都巴黎之二月革命起。阿良朝王統一日盡。路易拿破命被舉為大統領。而第二次之共和國出現。奧匈各國民黨所在蠢起。於是四十年來控縱全歐氣焰赫赫炙手可熱。飛鳥不落之梅特涅。其潭潭府第付成陽之一炬。其融妻奉為王孫之乞食。抱頭鼠竄。子身夜遁於英國。其前此所以炮烙百萬之志士者。今乃請君人。魏繩還自繩。至是而意大利人立憲平和之思想。忽飛向九霄雲外。革命運動自村而村。自落而落。自市而市。自州而州。自國而國。斬木之旗。揭竿之兵。騷然矣。

衝陳吳之鋒者。為倫巴的人。倫巴的者。位意大利之東北。而與奧相接壤者也。次之為昔昔里人。拔劍以環王宮。頑固倔強之弗得。南遂不得不願憲法以救眉睫。米亞藍俾尼士諸地。相率屏逐梅特涅之傀儡。創建共和國。撒的尼亞王阿爾拔。自超為國民軍之首領。達士卡尼大公爵。亦加入國民運動。北方諸州同時應援。齊集於阿爾拔麾下。推為盟主。以與數百年之公敵相周旋。新意大利之幻影。忽有從大白地湧起之觀。

阿爾拔乃變其撒的尼亞旗為赤青白三色之意大利國旗。擁五萬之練軍。堂堂凜凜。以向於倫巴的。惜哉。阿爾拔猶非其人。志氣有餘。而才略不足以濟之一日。與敵之老將拉狄奇相遇。屢戰屢北。最後挪巴倫一役。遂一蹶不可復振。卒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之夜。半於血雨。蕭蕭之裏。與軍士訣絕。自遜絕域。以解與軍之怒。願命達志格。里阿使輔幼主繼遺志。即後此意大利。

統。一。共。主。留。光。芒。萬。丈。於。歷。史。上。之。英。瑪。努。埃。皇。帝。是。也。哀。哀。白。帝。啼。咽。血。以。誰。聞。沈。沈。鼎。湖。攀。龍。髯。其。奚。及。痛。哉。彼。舍。身。救。民。之。阿。爾。拔。讓。位。四。月。後。遂。以。心。臟。破。裂。齋。終。天。之。恨。以。赴。泉。臺。而。革。命。之。大。業。復。一。頓。挫。

第八節 羅馬共和國之建設及其滅亡

其時之瑪志尼加里波的上書教皇後。未幾即發軔於南美。一心為皮阿士之後援。何圖抵支布拉達海峽。忽遇撒的尼亞之商船。懸三色旗。掠我舟而西。且喜且駭。尋其所由。乃知撒王阿爾拔起義之事。此壯快颯爽之將軍。距躍三百曲。蹄三百。直馳入撒的尼亞。求隸王麾下。以備驅策。惜哉。此心長才短之王。憚之怖之。而不能容。曰。彼乃南美洲一海賊。烏可以共事。加將軍大憤。然無如何。乃改赴米亞藍。市民耳其名。竭誠歡迎。四方義勇之士。走集麾下。不旬日。而得首領五十人。士卒三萬。方飛翔於米亞藍境內。厚集其力。而撒王敗報。已日有所聞。和議殆將就緒。加里波的憤極。乃率所屬。以向羅馬。而久旅英國之瑪志尼。當皮阿士宣誓之時。已與加里波的來往通問。有所密議。及法國革命起。直飛渡海。入巴黎。一察形勢。遂歸故鄉。初至撒的尼亞。察阿爾拔達志格。里阿加富爾之徒。非可與已共事者。亦迴馬首。以入羅馬。

羅馬之教皇皮阿士。倡自由。倡獨立。口血未乾。一旦事變起。忽雌伏蟄縮。手足無所容。狐疑三思之後。卒宣言不加入國民運動。以媚奧大利。同時又舉自由派之首領瑪志尼。伯使行新政。以媚國民。未幾瑪志尼。伯遇刺。卒皮阿士怖。但不知所為。乃子身潛遁。作寓公於尼布士。於是羅馬混亂已極。陷於無政府之狀。瑪志尼加里波的。兩雄既入羅馬。運動不一月。而新羅馬共和國。成立。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二月九日。結集國會。宣告獨立。嗚呼。距今十七年前。兩雄初相見於麻天士之時。皆鬪鬪絕世之一少年也。歲月如馳。人天揮手。離多會少。有影無形。今日合併。則已同在中年。雙鬢斑斑。垂二毛矣。乃始相與酒一掬。英雄淚於生平所愛所戀。所敬所夢之古羅馬會堂。彼時二豪之心事。其悲喜當何如哉。

於是瑪志尼被舉為共和國臨時大統領。執牛耳。以指揮國會。加里波的發境內之壯丁。得常備軍一萬五千人。日夜訓練。以為國防。瑪志尼之意。以為法蘭西今新改。為共和政體。聞我之獨立也。必喜而相助。即不相助。亦當中立。而不我干涉。何圖彼反覆怯懦之教皇皮阿士。失地以後。憤憤不自。思藉外國之力。以復其位。卒搖尾以乞於法國。法大統領拿破倫第三。正野心勃勃。欲樹威域外。以固其位。攫此機會。以買本國教徒及軍隊之歡心。乃驟遣三萬五千之大軍。臨羅馬城。宣言曰。汝等為不道。遂教皇奪聖地。吾將問罪焉。法軍初進於羅馬。以加里波的之設伏。及意國大學學生之助戰。大敗之。羅馬獲完者數月。乃五月之杪。法人復以四

萬之雄兵。三十六門之大砲。來羅馬新造之邦。固不足以當此大敵。加里波的率部下奮戰十餘日。曉勇將禱死者十八。九卒以六月二十九日。會敵之大襲擊。為最後之決戰。加將軍萬死不顧。一生揮刃叱咤。突入敵營。師子奮迅。斃敵無算。馬志尼知非僅恃一將之勇。可以濟事也。又恐遂喪加里波的也。乃以急使銜國會之命。召還之。以議善後。加里波的入議場。鮮血淋漓。胃鏗。空亦既折。既缺之刀。插半鞘而未入。乃拍案厲聲曰。今日舍遷都。他處別圖。恢復之外。更無他圖。雖然大聲不入里耳。除馬志尼外。無一人贊成之者。此新羅馬國會上。蠕蠕然百五十顆之頭。願惟以乞降免難為獨一無二之善後策。而所謂達官顯吏。已紛紛挈其孥。以遁於城外。加里波的憤鬱。不能自制。復提孤軍。襲敵郤之於第二戰鬥線以外。轟然回。則一片慘白之降旗。已懸於桑安啓羅城上。夕陽西沒。萬種蒼涼。馬志尼知事不可為。復亡命於第二故鄉之英國。加里波的以七月二日之夕。召集其兵士。告以「士可殺不可辱。與其投兵器。以蟄伏於腐敗教會所詭譎之敵軍之膝下。毋甯逃於山野。以圖捲土重來。一旦演說於軍前曰。吾不揣不肖。願與諸君更造一新戰場。有欲從我游者乎。所至之軍。我國民必以肝膽相援引。吾所敢斷言也。雖然予有要求於諸君者。一事則如焚如沸。如裂之愛國精神是也。吾不能予諸君以俸廉。吾不能予諸君以休息。若夫軍食則所至之地可取者。取之能耐此苦。冒此險者。吾良友也。吾骨肉也。若其不能毋寧勿行。今日一出國門。非至攘斥法軍。使不留隻影於羅馬之日。則誓不歸來。嗚呼我輩之好身手。既已徧染法人之血的。其紅。發今請更與諸君突入與陳。嚙數百年公敵之血。而飲其醉。猶此一段演說。言言激越。字字光芒。聞者悲已而怒。怒已而奮。奮已而哭。哭已而歌。瞬息之間。步騎應募而集者。五千人。皆以熱愛之誠心。仰首視天。高呼加里波的將軍之名。祈上帝之眷彼。且相隨設誓。從將軍以終始。於是此有名譽的敗軍之將。於蕭蕭落日之裏。率五十健兒。肅肅以行。

加將軍之將去羅馬也。美國公使奇耶士往訪之。且告曰。事已至此。足下若不棄。請儀船以向我國。僕必為足下效保護之勞。將軍曰。羅馬雖屬落城大事。今日未了。余不能舍吾同患難共生死之部下。吾且將有所為。遂謝之。加將軍之夫人絕世之女。豪傑也。將軍向在美洲。所有戰役。夫人無不相從。資畫當羅馬國難之起。夫人有身。既八月矣。猶汲汲盡瘁於運械轉餉之事。將軍以其病也。憐之。尼之夫人曰。國也者。妾與君共之者也。君獨為君子。忍置妾耶。卒不聽。至是亦束男裝。編入五千健兒隊中。從將軍。雖然意大利劫運未盡。加將軍之前途日益慘澹。事與心違。初被追於法軍。次被迫於奧軍。越亞片尼山而西。去死不能容髮。部下日被衝散。不數日而僅餘千五百人。不數日而僅餘二百人。及乘漁船以渡維尼士河之際。其百五十人又為奧軍所截。留八月三日。僅

得達佐奇耶海岸而相隨伴者。惟夫人及少數之親友而已。可憐此絕世女豪傑。以臨磨久病之身。仗劍從軍。出入於九死一生之畏。至是為追兵所襲。困頓幾不得步。倚所天之肩。逃至一小森林。忽分婉一死。兒量絕一小時。頃僅開猩紅之淚。眼啓蠟黃之笑。臉撫將軍之手。道一聲『為國珍重』。而長。嗚呼英雄。英雄臨十萬大敵。而英雄之心緒。曾無撩亂。經終日拷訊。而英雄之壯淚。曾無點滴。至是亦不得不腸百結。而淚如傾矣。

將軍既自葬夫人於叢林之坏土。自此以往。為漂流之客者四年。後為緹騎所獲。投志挪亞獄。未幾越獄遁走。美國紐約為一蠟燭店之傭保。僅免凍餒。後乃潛歸本國。更姓名為農夫。隱於卡善列拉島。又蓄納豪士待時機。以圖中原。

第九節 革命後之形勢

短命之羅馬共和國。既已殤逝。自其表面視之。則千八百四十九年以後之意大利。無異千八百十五年以來之意大利。雖然其然。豈其然哉。凡國之存亡。在其精神。非在其形質也。苟無精神。則雖以今日擁二萬萬里地。廣四萬萬餘人之中國。不得不謂之亡。苟有精神。則雖以當時分裂仍舊。壓制仍舊之意大利。不謂之存。蓋意大利之建國。非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羅馬定都時始。實自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也。又非自千八百四十九年羅馬陷落時始。實自千八百二十年。一少年意大利。一創立時始也。雖然。自此役以後。而意大利人所新經驗。有得者兩事。一曰知自由統一之業。非終不可成就。二曰知撒的尼亞王室之可信用。可倚賴是也。

自是瑪志尼之事業已終。而加富爾之事業方始。咄我絕代佳人。瑪志尼。其遂終焉已乎。曰然也。以精神論。則瑪志尼之事業。無始無終。雖謂其至今存焉可也。以形質論。則我『意大利建國二傑傳』自第八節以後。無復有瑪志尼出現之舞臺。故曰終焉也。瑪志尼所好育之殤子。越二十年而復蘇。雖然其蘇也。借屍還魂也。非統一而連合也。非共和而立憲也。其成之者。非瑪志尼之黨人。而瑪志尼之政敵也。故曰終焉也。然則瑪志尼。曠乎曰。曠矣。無意大利。則瑪志尼樂彼心目中。惟有意大利。更無瑪志尼也。曰意大利。既以立憲成。則其性質宜於立憲明矣。而瑪志尼乃倡革命。倡共和。不為無識乎。不為多事乎。曰惡。是何言。無革命之論。則立憲終不可成。通觀今世界之立憲君主國。何一非生於革命風潮最高點之時代也。英國憲法。法蘭西憲法。其非且立憲國有兩事。最不可缺其一。則君主不敢任意蹂躪憲法。其二則國民知憲法之可寶貴是也。凡已有特權者。誰樂分之。以與人故。民間無革命思想。則君主斷不能以完全之憲法與民一也。凡得之太易者。則視之不重視之。不重視者。則守之不牢。故民間

苟○非○以○千○血○萬○淚○易○得○憲○法○則○雖○君○主○三○揖○三○讓○以○界○之○而○亦○不○能○食○其○利○二○也○欲○無○論○欲○命○者○當○言○革○命○即○欲○立○憲○者○固○不○可○不○言○革○命○即○已○不○欲○言○亦○不○可○不○望○有○他○人○焉○言○之○無○革○命○之○立○憲○則○高○麗○是○已○高麗於光緒廿三年自稱爲立憲之國其憲法無非抄襲君主權利也試問高麗憲政之前途何如矣故論意大利建國之功首必推瑪志尼天下之公論也瑪志尼耕焉加富爾穫焉試問穫者之功德視耕者何如矣夫瑪志尼有道之士非功名之人也倡革命不戒其究極也至於人笑我爲無識請我爲多事罵我爲庸忍輕躁如斯而已天下事苟有濟成之何必在我前此無瑪志尼則雖有百加富爾而大功終不可就後此無加富爾則夫受瑪志尼之感化者豈患無人起以稷其實也故造意大利者三傑也而造彼二傑者瑪志尼也至是而瑪志尼退矣至是而意大利成矣

第十節 撒的尼亞新王之賢明及加富爾之入相

革命失敗以後前此爲意大利作傀儡之諸侯王皆嗚嗚嗚嗚以復其位政策悉倣與國壓制愈加劇烈的尼亞新王英瑪努埃既以千八百四十九年五月受禪時方盛國在境內聞命則痛哭失聲既而拔劍與國之空且指且語曰「今意大利猶不失爲一國乎」起舞者三乃受詔新王幼不悅學惟好馳馬試劍以勇略聞國中彼蓋發強剛毅之人非乃翁所能及也既受命於挫敗之後時國論紛紛未決咸欲收拾餘燼與與軍背城借一王知力之不足以及此也又知非大整內治不足以圖中原也乃排群議與與媾和與將拉狄奇迫以速廢憲法乃議他事前王以千八百四十七年已布憲法見第六節王毅然曰將軍必以此相脅者余雖拋千百之王冠以爭之亦所不辭我父既以是誓於我民父之誓言即余之誓言也將軍必欲戰乎撒國雖小余振臂一呼集我老弱時我菱繻蜂螫有毒將軍敢謂取數百萬撒的尼亞人民如縛雞乎余以是死榮莫甚焉將軍乎吾家有死王無降王將軍其圖之

嗚呼當大敵壓境瘡痍滿目之餘而敢於斷然捋虎鬚奮鵬翼犧牲一身以爲國民權利之保障王之爲王可以見矣至是而全意大利之輿望盡集於撒的尼亞王之一身而加富爾漸有英雄用武之地矣瑪志尼之徒之在撒者憤前王阿爾拔之一敗而挫不始終其業也加以賣國之惡名謂其子不堪嗣位乃再起內亂奪志挪亞而據之布共和政瑪志尼實執拗之人也守其主義而不拔者也雖然天既不欲以共和政定意大利旋復被撲滅而瑪志尼此後遂不得不隱於政界英瑪努埃即位即舉達志格里阿爲首相達氏方從先王於前敵負傷未痊以愛國故力疾應命時有以加富爾爲言者王曰否否

今猶非其時。蓋以與難未平也。達氏組織內閣以桑德羅梭為農商務大臣。桑氏者加富爾之政友。前此同創報館之人也。千八百五十年桑氏卒。達氏乃舉加富爾繼其任。然達氏猶以為未足。越二年。千八百五十二年。卒託病乞骸骨。薦加富爾自代。於是加富爾遂為撒的尼亞宰相。嗚呼。非有賢王不能庸奇。才非有名相不能讓賢。路達志格里阿亦人傑哉。

第十一節 加富爾改革內政

加富爾既相。君臣一心。銳意改革。其改革奈何。加富爾以為欲強國必先富民。於是（第一）獎勵殖產興業。採自由貿易政策。即免口稅之。英國名士主張自由貿易政策（第二）開通全國鐵路與英法比利時等國結通商條約。皆其隱於農事十六中年所布畫者也。雖然加富爾之大目的尚不在是。彼之所志在使撒的尼亞脫外國干涉之羈。輒為完全一獨立國。彼之所志在以撒的尼亞連合至意諸小邦。還我祖國以齒於歐洲列強之間。於是乎其（第二）著不得不汲汲於擴張車備籌兵必先籌餉也。於是乎其（第四）著不得不議增稅以養爾小國承疲散之後。增稅實一至難之問題也。富加富爾之初入閣也。國中敵視之者固不少。雖然彼滿腔愛國熱誠。盡降於面。有以感於人於不知不覺之間。使反對者皆表同情。彼終身不娶。而曰意大利吾之愛妻也。彼不治家人生產。而曰意大利吾之家庫也。以此之故。至誠感人。國民咸願犧牲生命。絞其血汗。一以供相公之布畫。故雖在元氣未蘇瘡痍滿目之際。而增兵增稅之議案。竟毫無阻撓。以通過於議會。嗚呼。大政治家之不可以不終信於民。有如是哉。乃知其所以十六年不飛又不鳴者。正所以為今日一飛冲天一鳴驚人之地也。

其（第五）著之改革。則與民以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蠲除一切忌諱。與天下更始。於是衆心悅服。民智大進。雖然其（第六）事則加富爾內治第一危難之問題。即教民治外法權案是也。歐洲之有羅馬教皇也。其在中古統一全洲各國帝王。莫不膜拜肘下。雖自馬丁路得創新教以後。其權力範圍日削。然意大利則教皇之所宅都也。故其威尚赫赫不衰。撒的尼亞人民。非惟受治於國王也。亦且臣隸於教皇。於是所謂教士教民者。有種種特權。橫行國中。莫敢誰何。有犯罪者。政府不得逮捕。而別由教皇治下之法廷裁判之。是十數萬之人民。立於治外法權下也。加富爾以為國民不一致。則內之不能施政。務外之不能振國權。而一國中有二主權。則國民終不能一致。於是毅然提出改革案。剝奪教會之特權。使一切與齊民等。雖然以當時教會之勢力。輔以人民之迷信。異論蓋起。加富爾一身陷於四面楚歌之裏。時撒王之於加富爾猶桓公之於管仲也。雖然王太后王后皆迷信最深。強聒王側。且責且勸。太后至迫王以加富爾苦終不悛。將干涉王政。為上帝除此魔賊。王純孝之人也。處此左右兩難之間。百計調停。智

勇俱困。爲之絕食者累日。而加富爾以國家大局安危所係前途榮悴所關反覆警陳。王意終決。乃毅然曰。『余雖人子。猶國王也。國王之義務。余不可以不盡。』遂不退。加富爾而此案卒獲履行於戲。加富爾雖百折不撓之英雄。然非遇英明果斷之主。如英瑪努埃者。亦安得成功名於後世耶。至是而撒的尼亞之內治一切就緒。屢屢乎有神蹟出。樞鷲鷹脫轄之志矣。

第十二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一段（格羅米亞之役）

加富爾十九世紀歐洲外交家中第一流也。彼自十餘年前。即以慧眼觀察歐洲大局。以爲處今日。欲用叢爾國以奏統一之偉業。其勢不得不藉外交。故嘗游歷各國。時即隨在留意。有所布畫。至是撒的尼亞百政修明。國步蒸蒸日上。諸國咸以猜忌之眼視之。當時全歐專制之潮。益達高點。普奧等國不利撒的尼亞之改革也。欲藉端干涉。壓制之。謂撒王曰。『王其三思。民權興則君權亡。猛劇改革。非國之福也。王何不效意大利他國之政策。以坊其民。』王曰。『謹謝客。吾行吾意。所欲爲。』此實磊落之答辭也。雖然。又危險之答辭也。如土耳其。如希臘。皆因不受他國之忠告。卒蒙干涉。以生國難。斯不遠之前車也。加富爾其熟計之矣。以爲今日自力之微薄也。如此。壓力之強大也。如彼。以圖維持本國之獨立。猶憂憂其難。況乃進取以圖中原哉。然則欲達此目的。不可不乞援於歐洲一二雄國。而其首注意者。惟英國。英最愛自由之國。而加富爾舊遊地也。其士大夫之賢者。多所交識。而瑪志尼久旅斯土。屢著論各報中。論意大利國情。英人深同感焉。此可爲與國者一其在法國。路易拿破侖新得政。野心勃勃。隱然欲步哥悉克^{崗第一}地也。老雄之後塵。加富爾察其必將與奧有隙也。吾其利用之。以復我國仇。達我大業。此可爲與國者二。蓋東連北拒之略。加富爾蘊蓄於躬耕時代者已十餘年。至是遂漸爲實施之期。

果也。天贊意大利。加富爾入相二年餘。而格羅米亞戰事起。先是路易拿破侖既被舉爲法國大統領。包藏禍心。未幾即蹂躪國會。驅逐異己。遂篡帝位。稱拿破侖第三。時恰俄皇尼古刺第一亦抱非常之遠略。思繼大彼得之志。席卷宇內。日夜睨土耳其。其相機南下。拿破侖知之。以爲我新即位。國民未服。非耀威域外。以大捷臨之。不可以得志。且英國俄之敵也。吾若挑戰。合縱以擊俄。歐洲必生大亂。吾乘其機。則伯父老拿皇之大業。可以復見。於是潛結英土。以待時機。乃先挑撥。以保護聖墓爲名。向土耳其索耶路撒冷地。^{耶路撒冷所}俄皇聞之。亦要求特權於土。凡土國中從希臘教之人民。悉歸俄治。下。俄法教權之爭。實格羅米亞戰役原因也。俄皇欲先發制人也。忽發兵十五萬。壓土境。土人告急於法。法乃說英國以相從事。英國疾俄之南下也。又自倭打盧後四十年無戰事。人心思動也。於是土法英聯軍抗俄。開格羅米亞之大戰。實一千八百五十四年三月也。

加富爾以為是千載一時之機也。使歐羅巴全洲人知有我撒的尼亞國者。將在今日。報百年夙仇。加富爾一棒於強與者。將在今日。乃以加盟土英法三國以抗俄之議案。提出於國會。雖然。鯤鵬圖南。斥鷃笑之。陽春白雪。巴人嗤之。國會譁然。以為不度德不量。力何至如是。加富爾昂然曰。

諸君諸君。諸君非以意大利全國之前途為念者乎。今使俄人而捷也。則不待君士。但丁。奴不。京。之陷落。而達達尼士。波士佛拉。已入俄手。地中海之大權。永在俄矣。諸君寧能傍觀耶。且我撒的尼亞。何可妄自菲薄之。甚自重者。人恒敬之。自輕者。人恒侮之。今也海陸軍制。既已大整。與各國合縱。挫虎狼。一舉而雪千年屈辱之污名。正在今日矣。

噫。豪傑乎。豪傑乎。守如處子。出如脫兔。十餘年來。舉國豪傑。風起水湧之際。而蹙伏一無所事。天下之至怯。孰過是也。一旦以慧眼。觀破大局。遇可攫之機會。則急起直追。勿使逸。凜然當一世之大敵。而無所於懼。天下之大勇。又孰過是也。當時國會既躊躇莫敢。決而政府諸同僚。亦無一人與彼同志者。紛紛辭職去。加富爾不屈不撓。得請於撒王。以一身兼各部大臣之職。壓輿論以行其志。直發二萬五千大兵出黑海。

大兵既行。而加富爾手段之活潑。尤有可驚者。彼直德意前宰相達志格。里阿。共侍撒王。游歷英法二國。英皇域多利亞。以非常熱誠歡迎。彼等且語人以英瑪努埃。真一世之將才也。而倫敦市長。亦率市民。以最盛儀饗宴撒王。其至法國也。拿破崙第三及其皇后。皆親切懇篤。相接待。到處交。又意法兩國。旗以表同情。時意大利革命黨首領綿寧。方在法京。前加富爾屢招與同事。而不肯就者。也。至是見交。又之國。旗感極。而泣。信加富爾之政策。果足以救此國。乃來謁王。及兩相曰。『吾夙持共和論者也。雖然。持此論之目的。在統一意大利。今既見之。吾復何憾焉。請致書瑪志尼。使今後勿復與公等為敵也。』至是而加富爾之手腕。益為舉國所同認矣。

第十三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二段(巴黎會議)

格里米亞之戰。俄軍遂北。是役英法之功。雖高。而意將馬摩拉。善戰之威名。亦忽轟於歐界。俄皇尼古拉。聞敗績。死。列國乃開會議於巴黎。議善後事宜。此實加富爾一生之最大舞臺也。時法帝拿破崙。破崙為主盟。英俄普奧土意諸使。臣咸集。加富爾乃親當全權之任。參列此會。方獲臂扼腕。以待開議。與使忽抗言曰。『撒的尼亞。半主之國耳。其使臣無參列會議之資格。』此非意外事。而意中事也。撒的尼亞之加盟英法也。正如晴天一霹靂。響於與人頭上。其用意何在。與人知之。法人知之。即歐洲列國亦誰不知之。然則

今日與使之抗議。是加富爾早熟計而逆料者也。至是而知前此撒王英法之游。有妙算存焉矣。彼其於耳相語。踵相躡之間。早已與拿破崙有成言。於是拿破崙以議長之力。直排與使之議。命意國全權得占一席。當開議之始。加富爾默然不發一詞。議案益益進。而加富爾惟唯諾諾。時吐一二奇警之言。使人知此中有一人物而已。其關於大計者。終不齒及。噫嘻。大智若愚。加富爾其果愚哉。昔普皇維廉嘗語人曰。加富爾非革命的人才。加富爾果非革命的人才哉。加富爾實猛如虎。烈如燔之人也。果也會議將終。而其谷風一嘯。百獸震恐之氣象。乃大發現。

加富爾既於會議之際。與列國使臣交。使我為熱誠不屈之人物。為瀕亡之國一大政治家。及議案將結。乃請於議長謂長為法國利士曰。願為敵邦意大利人發一言。議長諾之。與使雖憤憤然無如何。加富爾乃徐振懸河之雄辯。歷叙數十年來意大利之歷史。其略謂。我國民比年以來。暴動又暴動。革命又革命。徒使生民塗炭。百務荒涼。此實革命家之罪。吾不能為我國民諱者也。雖然。進而觀內部主權者。強暴壓抑之狀。其生息於猛虎苛政之下者。誠亦可憐。民孰不好生而惡死。好安平而惡危亂。而乃甘於擲首千萬之頭。顛血肉填苦海。而不悔者。此必非可專為斯民咎也。乃進而描寫意大利列國苛虐慘制之形。人民呻吟呼籲之狀。舉座聞者。咸為掩涕。遂請諸大國使臣。同以一公牘。忠告尼布士王弗得南及其他諸邦。使之改革。及演說將終。乃益直搗中堅。睨與使而厲聲曰。

余所述種種慘狀。其原因在乎則與大利是也。與大利者。我之鐵鎖也。自由之敵也。獨立之讐也。與大利者。實一大惡魔。而為我所代表之有歷史有名譽的意大利全國自由民之鐵賊也。噫嘻。此何等言耶。此實不啻對於奧大利而下宣戰書之言也。吾實不知此黎里一老農。其一身之中。有膽幾許。乃敢斷然向萬山之中。而捋虎鬚也。當時與使目矐然而不揚顏。勃然而屢變。乃復抗議曰。此非國際之言。請議長尼之。雖然。舉座諸使。已為加富爾之聲誠猛烈的以太所感動。無一人表同情於奧使。惟相與錯愕。贊嘆心口相語曰。不意阿布士山下。一最爾國。乃能有此人才。嗟乎。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苟有人焉。何小之云。君子讀加富爾傳。不禁吞聲飲淚。而嘆彼之以千里畏人者。不知復何面目。立於天地也。

第十四節 加富爾外交政策第三段（意法密約）

加富爾經巴黎會議以後。盛名忽轟全歐。而意大利本族中。若倫巴的若卑尼士亞。若羅馬。若尼布士。若他士卡尼。諸地人民。咸奔

走以賀撒國之戰捷。至合贈大砲百門。以為防衛撒與交界亞歷山德利亞砲臺之用。加富爾既昌言與大科為我公敵。其不啻對於奧而宣戰也。既宣戰矣。必求同盟。若英若法。雖表同情。至於結攻守之約。是皆未可恃也。當加富爾之初謁拿破侖也。拿破侖曰。吾將以何助君。加徐答曰。求助於陛下者正多。雖然。未明言也。彼何以不明言。彼知拿破侖極詭秘而不可恃也。故以為與其親法。毋寧親英。乃私於英使格黎靈敦侯。即英國派道巴黎會議之全權公使曰。吾國與奧之開戰。始終不可避。自今以往。或為與人一完全奴隸國。或恢復千年已墜之英名。二者必居一於是。君侯其圖之。格侯領之而歸。雖然。英國素以保守著。雅不欲與大陸列強輕生鏖戰。其倭打道一役。格里迷亞一役。不過惡其窺本國力。征經營之路。自為計以出於戰耳。今一旦助意而與奧為仇。於已無絲毫之利。而於奧。莫大之怨。英人不為也。加以適遇達紐布諸侯連絡之事。英法坐是有隙。英人都有與奧相結之勢。加富爾不得已。乃決取聯法之方針。

計畫未熟。無端而一意外之事變起。則瑪志尼黨人之所為也。先是瑪志尼弟子。有阿西尼者。曾與於米亞藍之役。即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役。見第八節有戰功。其後適於英法領事桑達士。饗意大利革命黨於倫敦也。阿氏與瑪志尼加里波巴士奇諸豪。皆列席焉。赫赫有名。於英意間。其後瑪志尼南襲士乙兒。北襲倫巴的。皆一八四八年以後之事而皆不成。至是復奮敢死隊八十八。謀鉅擊奧國將校。阿西尼雖與聞其事。然以為無益。不肯相從。乃獨往巴黎。謀刺拿破侖。第三時千八百五十八年。拿皇方挈其後。赴劇場。忽大爆彈轟裂於車旁。震天地。侍從十人死之。其負傷者百六十。而帝后竟幸免。阿西尼被縛。鞠之則曰。今日之事。意在殺拿破侖。使法國起革命。而傳其熱於我意大利人民。一既而在獄中。復上書拿皇曰。卿非曾為意大利人有所盡乎。按拿破侖第三徵時曾入燒炭黨何變節之速也。卿猶不悛。不思自贖。則吾黨人欲為我所為者。不知幾許。卿今後其無安枕之時矣。拿破侖得書大驚。乃微服訪獄中。而慰諭之曰。朕必守卿之戒。不敢忘。未幾阿西尼遂斃於市。瀕死莞然而笑曰。拿破侖誓踐其言。吾死瞑矣。時加富爾方以全力交懽法國。驟聞警報。志恐不自安。方致一極誠懇之慰唁書於拿皇。為國民謝無狀。而拿皇自見阿西尼後。悚然若冷水澆背。以為若不及今買民望於彼國。則第二之阿西尼。遂不可免。乃急召加富爾於布郎比里。殿相與結意法密約。嗚呼。瑪加二傑。雖曰政敵。而瑪黨之舉動。往往或以直接或以間接。或以正動。或以反動。以助加富爾之成。此亦其一端也。君子觀於此。而益嘆大易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之語。之不吾欺也。

意法密約以攻守同盟為目的。其大意如下。

一戰勝之後。割與屬之俾尼西亞倫巴的使合併於尼亞國。

一以此之故。撒的尼亞將其屬之沙波尼士兩地割讓法國以為報酬。

一以達士卡尼為中心點而建設中央意大利國。

一合羅馬及尼布士為一國使教皇主之。

一以撒王英瑪努亞之女某嫁於法帝拿破侖之從弟某。

割沙波尼士割固非撒的尼亞所欲。雖然其地本犬牙錯於法境。居於此者多屬法民。以茲撒爾者比諸倫巴的俾尼西兩大地。其得失非可同日而論。至建一王國而屬諸教皇。其為後患固屬不小。教皇常依法國以自重。此實法人自植其勢力之險謀也。果爾則與去而法來。前虎拒而後狼進。以加富爾之智。甯不知之。雖然彼以為吾既乘戰勝之威併倫巴的俾尼西則土地人口皆已三倍於今日。洪洪大國之基已立。然後徐挑釁於中央中央之民其不甘服法軌也明矣。加富爾既有成算。定步步為營。得寸進尺之計。於是遂徇法請。

第十五節 意奧開戰之準備(加富爾加里波利之會合)

布郎比里密約除拿破侖加富爾英瑪努亞三人之外。舉天下無知之者。然英瑪努亞嘗語人云。吾不久將定吾之位置。不為全意大利之國王。則為沙波之一平民。聞者以其夙抱大志。不之怪也。未幾又為千八百四十八年挪巴倫之役。從先王死國難之戰士。建一紀念碑。鑄一勇士之像於絕頂。揮劍以晚與國。而拿破侖亦汲汲修戰備不怠。雖夢中之奧大利亦不問而知其故矣。加富爾當此孤注一擲之時。厲精殫慮。不遑啓居內之防。政府之間生異議也。自兼各部大臣。使事權得歸於一。外之懼革命黨之生支離也。竭力與之交通。周旋密告。以大計令其少安。母躁。又欲借英國之聲援也。乃乞哀於巴爾斯頓侯。當時英國首相也巴侯雖表同情。然明告以不能兵力相助。至是而戰機已迫眉睫矣。加里波利者。素持共和論。瑪志尼之黨人而加富爾之政敵也。至是加富爾知挫奧之功。非此君莫屬。以書禮聘之。使出其事。加里波利的天人。也。其心目中。惟知有國家。不知有黨派。至是察大勢之所趨。審機會之將熟。乃欣然諾之。驟起於卡普列拉之山。澤著廣袖塵。漬之赤外。套戴綠纓。下垂之破帽。直抵焦靈王宮。求謁相國。問其名。昂然不答。問者駭其形貌之瑰異也。入以語主人。主人曰。『然是或我故鄉之貧兒。欲有所請託而來。其納之便。』至是而意大利之大政治家與大將軍始相合。并讀史至此。不禁為彼歎。

千萬苦壓。制望自由之意。大利人民。浮大白而呼。萬歲也。兩雄相見。其壯快固無待言。加富爾即以撒王之命。命加里波的為軍團。長募阿布士山下之義勇兵。以待時機。雖然加將軍者。尼士之產。而拿破命之所惡也。加富爾知其然也。故隱其任用加里波的之事。而不使拿破命知。恐失拿破命也。又隱其割讓尼士之事。而不使加里波的知。恐失加里波的也。嗚呼！英雄之深算。可敬英雄之苦心。亦可憐矣。

千八百五十九年二月。拿破命嘗賀年之際。接見奧公使。瞿然曰：「縱使奧法兩國之關係。不能如我所期。然朕與奧帝之私交。更無異疇昔。」奧使以其言之閃爍也。大詫異之。然已察其用意之所存。同時撒的尼亞王臨國會演說曰：

我邦乎。我邦乎。以壞地。福小之我邦。儼然列歐州。會議博信用。而荷榮譽。是我地雖小而所代表之理想。所感之同情。實大且深也。雖然今日非我君民上下高枕為樂之時。吾儕深願遵守條約。但我同胞疾痛慘怛。呼之聲。自意大利之各方面而來。集者吾不能充耳而不聞於戲。我協力我。我正我權。尙其慎重。剛毅以敬俟。皇上帝之休命。

國會之歡迎此勅語。則何如。當時有目擊之者。紀其實曰：「王每發一語。輒問以國王陛下萬歲！之聲。至疾痛呼。續之一句。甫離王舌。滿堂若電氣。刺激者。然其慷慨激昂之狀。非筆所能記。非口所能傳。上院議員下院代議士及旁聽者。皆蹶席騰躍。全身為熱。情激聲之所破裂。法俄普英諸公使。目擊此狀。心膽俱奪。尼布士大使面色忽蒼。忽白。高聲喝低聲語曰：「嗚呼！吾儕無告之流民！」曰：「記憶吾儕痛苦的國王！」曰：「約以國子吾儕的國王！」感動讚歎語無倫次。和以狂不可耐之拍手。雜以湧潮飛瀑之老淚。意大利各地之代表者。既已感激固結。描寫一意大利全國統一之共主於其胸中矣。」

奧人聞此等言。固欲默不得。默前此既建戰死之碑。今茲復為挑釁之語。乃使公使質撒廷。促其回答。英國見事機之迫也。出而任調人之役。其調停之大略曰：奧法兩國皆撤去兵備。勿使在教皇屬地內也。曰：奧國將保護門的拿巴馬之權廢止也。曰：奧人宜許意大利諸州以改革也。是實英人欲弱法與勢力於意。境而使撒的尼亞。盡其實。備之微意也。雖然法與奧能許之。奧人乃應曰：先使撒的尼亞撤戰備。乃議他事。而法帝拿破命亦非利撒國之得志也。又聞加里波的之在撒軍也。頗悔前約而欲翻撥之。炯眼敏腕之加富爾。窺其然也。乃急如巴黎。會晤拿王曰：「事已至此。一旦退縮。功虧一簣。陛下席捲中原之雄圖。亦成泡幻矣。臣無已。請以布郎比里之密約公之於世。以明其事之出於陛下。」拿破命之意。乃決與奧人開拿破命之躊躇也。謂機不可失。宜以今日先發制人。碎撒的尼亞於一擊之下。則法人雖欲助。恐終袖手。乃以千八百五十九年四月二十三日。下哀的美敦書於撒政府。使其以

三日內盡解兵備。撒人不應。戰端遂開。

第十六節 意奧戰爭及加富爾之辭職

拿破侖既受加富爾之責言。乃於月之二十六日。告其駐奧公使曰。若奧軍渡志西諾河。即以法蘭西之敵國論。逕宣戰。二十九日。奧軍果渡河。於是法意同盟抗奧之局成。五月二日。撒的尼亞王誓父墓。下詔布告戰事於國內。親率五軍赴前敵。瀕行以篋封遺詔。以授群臣曰。『朕若不生還。後事取決於此。』法帝旋自率近衛兵來會於志那亞。而加里波亦奮其神變。不可思議之運動。別爲遊擊隊。以五月九日。率義勇兵三千七百發。靈同盟軍銳厲不可當。一月之間。勢如破竹。六月四日。捷於麥京達。八日。入米倫。二十四日。大戰於梭菲里那。是役也。同盟軍十五萬。而奧軍又增之。雖然。加里波的也。英瑪努埃也。拿破侖也。皆一世之飛將軍。決非與人之所能敵也。於是敵軍遂死傷一萬五千餘。卒退却於斯時也。加富爾之雄心。忽飛躍九天之上。彼其數十年來。吞聲飲淚。停辛。佇苦。晝想夜夢之事業。一旦湧現于眼前。英雄快心。孰有過此者耶。月明何預。浮雲事偏。向圓時。故放生佳期。易誤好夢。難圓嗚呼。以一私人身世之經歷。猶且往往千波百折。且躓且進。且起且伏。若有造化小兒播弄之試驗。使之備嘗甘苦。而後達其目的。而況於建設一國者乎。加富爾之雄心。正達極點。無端意外。一大波瀾。又起。戰事正酣。軍中忽失拿破侖所在。咄此公何往乎。蓋拿破侖非有愛於意大利者也。彼以爲吾之所以挫奧者。苟如是。亦足矣。過此以往。則撒的尼亞將羽翼大就。橫絕四海。而非復繙繙之所能施。於是乃徵行入奧軍。與奧帝佛蘭西士會。賣撒王賈加富爾。獨斷以結和約。所謂肥拉甫郎卡條約是也。其大略曰。

與人割倫巴之地。使合於撒的尼亞也。於意大利之中央。戴羅馬。教皇。而設聯邦也。於達士卡尼及門的拿諸地。逐革命黨。而還其舊主也。

依此條約。則俾尼士仍爲奧屬。教皇仍握重權。而其他意大利中央諸地之人民。日夜引領想望。謂當脫附庸奴隸之苦。輒以進入自由天國者。忽遇此報。嘆息痛恨。殆將絕望。拿破侖歸自奧軍。齋此私約。以示撒王。促其書諾。不甯惟是。且更市恩。而索沙波尼士之兩地。加富爾聞報。震怒欲裂。直馳入陣營。見兩君不復顧外交之禮。義不復顧閣臣之節制。相如。視柱頭與璧。其將碎。原軫。呻吟聲與淚。而俱厲。以傍若無人之概。奮迅獅吼於兩君之側。汚辱。媿罵之聲。殆如雨下。最後。乃要其君曰。『必勿許此約。必勿受倫巴的。苟爾者。臣惟有披髮入山。不復能爲我王效馳驅矣。』王見法帝之意已變。而不可復挽也。又見獨力而不足以抗奧法也。卒不

用○加○富○爾○之○言○竟○與○與○平○加○富○爾○遂○挂○冠○去○復○為○黎○里○一○老○農○
 綜○觀○加○富○爾○一○生○之○歷○史○其○意○氣○用○事○不○能○自○制○者○惟○此○一○役○而○已○此○役○也○蓋○英○瑪○努○埃○之○判○斷○力○實○遠○優○於○加○富○爾○也○雖○然○是○不○
 足○以○為○加○富○爾○答○也○彼○其○於○開○戰○以○前○積○憂○積○慮○積○智○積○勞○積○瘁○天○下○古○今○歷○史○上○之○人○物○未○見○其○比○彼○以○一○身○立○
 於○舉○國○怨○毒○最○深○感○情○最○烈○義○俠○最○迫○騷○擾○最○劇○窘○厄○最○甚○之○蓋○渦○中○內○之○壓○制○如○沸○如○騰○之○革○命○外○之○晚○視○如○虎○如○狼○之○大○敵○旁○
 之○應○付○如○鬼○如○賊○之○列○邦○而○又○揣○摩○大○勢○攬○得○千○載○一○時○之○機○會○於○其○手○中○故○以○至○靜○制○天○下○之○至○動○以○至○柔○制○天○下○之○至○剛○始○終○
 以○沈○着○慎○重○溫○和○忍○耐○之○態○度○出○之○沈○着○慎○重○和○忍○耐○者○實○加○富○爾○一○生○成○功○之○不○二○法○門○也○當○是○時○也○加○富○爾○以○眇○眇○之○身○兼○
 任○總○理○大○臣○外○務○大○臣○軍○務○大○臣○內○務○大○臣○之○各○要○職○構○寢○室○於○軍○務○省○內○夜○則○著○履○衣○自○此○省○往○來○彼○省○處○置○警○察○之○事○務○監○督○
 外○交○之○文○書○指○揮○戰○爭○之○準○備○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殆○半○年○故○當○時○撤○的○尼○亞○人○相○語○曰○一○吾○擠○有○一○政○府○有○一○國○會○有○一○憲○法○
 而○其○名○皆○名○加○富○爾○一○鳴○呼○其○堅○忍○若○是○其○刻○苦○若○是○其○勞○瘁○若○是○凡○以○收○一○大○希○望○一○大○結○果○於○今○日○也○乃○功○已○垂○成○一○旦○而○敗○
 之○雖○聖○如○孔○子○佛○如○釋○迦○猶○將○不○能○無○失○望○無○憤○激○而○況○於○憂○國○如○焚○之○加○富○爾○耶○君○子○觀○於○此○而○益○歎○外○力○之○萬○不○可○恃○雖○熱○誠○
 如○加○富○爾○機○變○如○加○富○爾○銳○如○加○富○爾○猶○且○不○免○為○人○所○賣○苟○非○有○意○大○利○全○體○人○民○之○實○力○以○循○其○後○者○則○此○役○其○又○將○為○一○
 千○八○百○四○十○八○年○之○續○矣○嘻○可○畏○哉○可○畏○哉○

第十七節 加里波的之辭職

加○富○爾○既○去○王○慰○留○不○可○乃○以○拉○達○志○代○之○拉○達○志○者○無○主○義○無○定○見○因○循○結○息○非○亂○世○宰○相○才○也○受○專○之○後○即○命○撤○散○義○勇○兵○勇○
 兵○愛○國○人○民○效○而○來○加○里○波○的○所○統○也○加○里○波○的○不○可○乃○自○下○令○於○軍○中○曰○
 政○事○之○方○針○非○吾○儕○軍○人○所○得○與○聞○雖○然○今○日○何○日○今○時○何○時○此○必○非○吾○人○可○以○釋○兵○甲○拋○宿○志○之○秋○也○吾○他○無○所○知○焉○吾○惟○知○
 奉○我○英○明○神○武○之○陛○下○益○討○軍○實○使○歐○洲○列○國○知○我○意○大○利○男○子○決○非○一○蹶○即○挫○之○小○丈○夫○嗚○呼○諸○君○其○同○斯○懷○抱○乎○吾○敢○信○捲○
 土○重○來○之○機○會○震○天○鏢○地○之○奇○觀○其○決○不○遠○也○
 未○幾○撤○王○命○往○佛○羅○靈○為○中○央○意○大○利○軍○總○督○加○里○波○的○既○至○此○地○仰○其○威○名○望○風○歸○附○者○絡○繹○不○絕○瞬○息○之○間○而○達○士○卡○尼○門○的○
 拿○巴○馬○及○教○皇○屬○地○之○一○部○幾○全○落○其○手○當○是○時○加○將○軍○之○威○望○如○日○中○天○焉○乃○木○秀○於○林○風○則○摧○之○新○任○軍○務○大○臣○福○安○治○志○內○
 閣○之○軍○務○大○臣○等○嫉○其○能○媚○其○功○也○乃○出○陰○險○卑○劣○之○手○段○以○防○障○其○大○業○之○成○就○蓋○自○千○八○百○四○十○九○年○以○來○撒○的○尼○亞○之○黑○暗○時○代○莫○

此數月爲甚矣。加里波的乃長歎曰：「已矣乎！吾其復爲善列拉島之一老農乎？」撒王百計慰諭溫留之，莫能挽也。乃自解其御用常佩金裝燦爛之璽，贈之以志愛慕而加將軍遂去。

將軍既去，全意大利嘆息苦悶之聲，徧於境內。其部下之將校，亦紛紛乞骸骨。將軍聞之，乃自卡普列拉島發一書以慰撫之曰：嗚呼！中央意大利同志諸君，諸君勿以鄙人一時失職而忘其神聖之主義。冷其如焚之熱心也。自鄙人之與所敬所愛之代表意大利自由諸君相分携也，吾悲不自勝。雖然，吾知我必有復與諸君握手戮力以成就我輩所夢寐不忘一大事之日。吾以是自信，吾以是自慰。諸君乎！諸君乎！頑陋之外交家固不足以語國家之大事。或且目諸君爲輕躁爲冒昧。雖然，彼外交家之休戰條約，決非可永續。吾固非欲侵略外國，以自誇耀。至我祖宗我兄弟所固有之土地，雖尺寸不得以授人。吾儕以此決心於天地，其有犯不韙而與吾抗敵者，則吾與自由與彼俱斃。莫人焉使彼公敵者知吾地雖可以力取，吾民不可以威服。諸君乎！諸君乎！我輩苟堅持此主義，雖復中道以死，而此同仇敵愾之念，猶將傳諸我子孫。我輩以鎗砲與獨立心遺子孫，彼國仇民賊決不能高枕而臥也。

第十八節 加富爾之再相與北意大利之統一

自千八百二十年燒炭黨革命以來，迄於今日，實爲千八百六十年時瑪志尼五十五歲加里波的五十三歲加富爾五十歲。此四十年中，騷亂繼以騷亂，蹉跌繼以蹉跌。意大利志士之腦，亦既已絞盡矣。大業垂成，遂爲奸雄拿破侖所賣。名相名將相繼辭職。意大利之黑暗，至是而極。雖然，積數十年來，萬數千志士之腦，固斷非無結果以終古。至是而意大利統一之業，既已如壁。上畫龍鱗爪，俱現其點睛飛去，直需時耳。果也不數月而加富爾復相。

雖然，自肥拉甫郎卡條約以後，大局之形勢一變。既非復巴黎條約時代之舊。其在法國，務堅守肥拉甫郎卡條約，使中意大利之附庸小侯王皆復其舊。其在奧國，與法同意而更促撒的尼亞以實行其在英國則漸解意大利之真相。謂必當從民所欲以施政治。其在意大利人民則切望統一深恐復蹈千八百四十九年之覆轍。而懍懍皇皇，不可以終日於是。加富爾既再出山，有不可不捨垢忍辱者一事，何以故加富爾今日之政策，莫急於防奧法合縱故。防奧法合縱則不得不錢前諸割沙波尼士兩地於法，以買其歡心故。

時撒的尼亞志士若達志格里阿若菲里尼之徒，游說奔走於四方，以鼓舞其人民。或往波羅格拿，或往門的拿，或往達士卡尼亞。

巴爾摩、羅馬格拿、諸地。懲惡其民。使圖自立。各地雲集響應。莫不執干戈以逐其傀儡之君主。而求合併於撒國。彼時為撒國者。何以待之。亦一困難之問題也。其納之乎。是間接以蔑棄肥拉甫郎卡之條約。授強敵以口實也。其拒之乎。彼等之來。本出於加富爾輩所獎勵。始亂之而終棄之。是使撒的尼亞之威信墜於地也。加富爾乃說拿破侖曰：『今事勢已至此。且為奈何。我直割沙波尼士與貴國。貴國其許我自由。以處置彼等乎。』拿破侖猶豫而未應。加富爾曰：『事變終不可以無著。諸地憎與既極。今非合於撒則合於法耳。今革命黨既得勢力。雖其首領之意。多向我撒。然民心猶未可定。蓋徵諸各地輿論。使人民各投一票。從法從撒。唯其所擇。三占決二。以多票為衡。任之天運。不亦可乎。』拿破侖曰：『諾。於是為全國普通投票。卒以大多數。而前舉之諸國。悉合併於撒的尼亞。拿破侖愕然而意。大利萬歲！萬歲！！萬歲!!! 之聲。遂震天地。』

第十九節 當時南意大利之形勢

北意大利統一。大業成就。既已過半。雖然加富爾巴黎會議之宣言。特指尼布士之慘狀。以激衆怒。而博同情。今者尼布士之戴外族受壓制。猶依然也。當時意大利列邦之虐政。雖萬方同慨。而其尤甚者。莫如尼布士。當千八百五十一年。英國名相格蘭頓游歷彼地。歸而述其所見。公諸報紙。大攻尼布士政府之失政。力言其地志士日日思爆裂。良非無由。而暗示歐洲列國當援手以解此倒懸之意。時尼布士政府雖亦公一書。以致辯駁。然愈辯駁。愈以證其言之實耳。論者謂讀格公書而知當時尼布士人民所以蓄怨積怒。而欲一甘心於政府者。必非好為犯上作亂之徒可比也。案格公書文詞甚優。他書多有譯本。以其本長。故不錄。

是時尼布士王兼王昔昔里。實代表波旁王統。法國路易第十四即屬於波旁王統。而依奧法兩強。以為與援者也。初歐洲中世之末。自由主義之萌芽。實自南歐起。即南意大利之自由市府。為其最率先者。而昔昔里。尼布士。即其市府之一也。彼其在歷史上。早已以自由獲名譽。今也反為外族傀儡所壓抑。在全歐中。為第一無告之民族。則其亟思一雪也。亦宜。

至是意與方爭於北昔昔里。尼布士之民。以為若失此不圖。則他日更無可以自立之望。方將起事。而北方和議。遽定。事為尼布士政府所訶。知勢將破裂。則同志不得不束手就縛。於是瑪志尼黨中有一豪傑。曰格里士比者。以為先發制人。事不可已。乃首發難。豎義旗於巴拉摩。茂士拿。卡達尼亞。諸地。一面飛報瑪志尼加里波的二傑。乞其來援。實千八百六十年春也。

第二十節 加里波的戡定南意大利

時加里波的方聞故鄉尼士被割於法。憤怒填膺。往往竊歎曰：『不圖今在故國。乃反為外國人。』深不滿於加富爾。著者案前第十八節所記加里

波在國會痛罵加爾及撒王出爲調解之事實。在千八百六十年南北意大利全統一之後。前誤擲他書錄入彼處。今合更正。至是聞南意之亂也。乃決意自投之自助之。以達其志。瀕行上一書於英瑪努埃曰。

臣自知臣今所企畫者。爲至危至險之事業。雖然。臣不敢避。臣所志。若成。願以一更新且瑩之寶玉。以飾王冕。臣尤願陛下獨奮乾斷。排斥樞臣之卑劣政策。還我歌斯哭斯釣斯游斯之故鄉。一片地。勿使臣附屬。彼以奴隸於他族。臣不勝縷縷。加里波的既上書。不俟報。可竟率其麾下素共甘苦之「千人隊」。發志擲亞海岸。而南嗚呼。誰謂加將軍而徒勇者乎。彼其時義不可與撒的尼亞政府相關涉。與相關涉。則是功未就。而先陷撒的尼亞於荆棘也。其此後又義不可不與撒的尼亞政府相關涉。不與相關涉。則是其統一意大利之目的。終不可得達也。於是加將軍先畫成竹於胸中。乃以兔起鶻落之手段。飄然乘長風以行。實千八百六十年五月五日也。

彼時之加富爾。何爲者。其許之耶。利鄰邦之叛亂。煽部民爲應援。非政府所宜出也。其禁之耶。沮同志之大業。任同胞之塗炭。尤非政府所欲出也。於是加富爾。又出其外交手段。而柴立其中。若爲不聞加里波之陰謀也者。不予節制。而聽其自去。隨布告各國。聲稱嚴守中立。彈壓暴民。旋派海軍艦隊。謁加里波之後。以行名爲追之。壓之。實則爲其後援也。瀕行加富爾。以至簡單之一言。訓誡其海軍提督曰。『此去宜航行於加里波的與尼布士艦隊之間。願足下解此意。』提督比爾薩那亦爲至簡之答詞曰。『吾已解君意。吾若誤會。請君獄余。』遂去。

加里波之既行也。此報達於各國外交界之激昂。不可思議。時惟一英國深愍尼布士塗炭之苦。謂此舉不可已。耳。自餘各國。則嘗以海賊。嘗以狂人。慢罵之聲。不堪入耳。幸加里波之地位。爲外交干涉之所不能及。而加富爾老練敏活之政略。能以一身立於非難攻擊之衝。而無所於動。嘻。加里波的南矣。南方積數百年水深火熱之慘。至是既熟之又熟。加以百戰飛將之威靈。隨之如空捲殘雲。風掃落葉。東征而後。蘇來時尼布士政府。經練之兵。雖有二萬。莫不懾於先聲。望風奔潰。不出數日。而昔昔里全定。追逐所謂爆裂王佛蘭西士第二者於斯巴狄賓。九月七日。遂入尼布士。尼布士以困獸猶鬥之勢。抵抗頗力。加將軍部將比奇志那曰。『我等殆當少卻。以避其鋒。』加將軍直前掩其口曰。『噫。勿言我等到處皆可獲死所。豈擇地耶。』卒奮戰。鏖之不數日。而加里波的及其同志之一隊。遂爲南意大利全部之主人。嗚呼。奮七尺。以先三軍。未兩旬。而舉萬乘。此實有史以來。震天鑠地之偉勳。而後此雖有作者。恐亦無復能望其肩背也。於是飛報轟達於世界。舉世界之人。目眙而不能瞬舌。擡而不能下。如醒如夢。如祝如詛。

相與奔走相告語曰「加里波的天人也非尋常有肉有血之人類也」噫此際之加富爾喜可知耳加富爾平昔最患加里波等輕忽劇烈之手段懼其牽一髮而全身動以為大局政策之累若夫當此等之時在此等之地演此等驚天動地之大活劇則雖有百加和國其不能當一加將軍之一指趾也於是尼布士昔昔里之舊政府既斃加里波的一躍而為兩國之攝政官

第二十一節 南北意大利之合併

時瑪志尼方在加里波的軍中參預自事見大功之既就也而加里波的自稱攝政官無獨立之意也乃詰之曰「何不布共和政」加將軍固愛共和者雖然其愛共和也不如其愛意大利將軍之意以為無統一則無意大利荷應以共和而得統一者則五犧牲百事以從共和苟應以非共和而得統一者則吾犧牲百事以從非共和所求者達此「統一」之目的耳若其手段則無容心也今日不可無一意大利亦不可有兩意大利今日撒的尼亞既具可以統一之資格以起於北吾輩亦具可以統一之資格以起於南是兩意大利也真有愛意大利之心固不可不誦其一以伸其一以彼經數十年腐精圖治兵強國富君明臣良之撒的尼亞欲一日使之棄其所據以從我靡論不能也即能矣而共和政之前途又安敢保必有愈於彼於是乎加將軍謂南以仲北之志途確乎其不可拔瑪志尼無以難也遂聽其所為雖然加里波的瑪志尼皆崇拜古羅馬數十年畫作夜夢未嘗去懷者也其意以為若無羅馬則意大利終不得為意大利彼等恐撒王之自足而苟安也乃上書以要王曰「臣今權攝政官便宜行事苟非至我王定鼎羅馬之日臣百事不敢奉詔」此當時南部諸豪布畫之情形也

加富爾既聞加里波之定南也又聞瑪志尼之在軍中也且喜且驚且懼乃急下令於提督比爾薩那曰「意大利非脫離外族凌逼專制束縛狂人跳擲之三苦海則不能自存一所謂狂人跳擲者謂瑪志尼之徒也為目以狂人加富爾」一慮加里波的被惑於瑪志尼所迷信之共和主義不肯相下而遂致分裂二慮彼等乘一勝之威不自量方直進擊羅馬苟爾則必招法國之干涉而此區區民間義勇隊終不能與強國久練之師為敵而終取滅亡故其焦急至不可思議此當時北部諸豪布畫之情形也於此時也意大利九天九淵之界線爭此一髮加富爾畢生事業視此瑪志尼畢生事業視此加里波的畢生事業視此吾儕讀史者至此則則歌起舞拍案浮白而不知正諸豪絞腸嘔心血兢兢翼翼沈沈慄慄之秋也於是加富爾出其熟練政略務欲移此至艱至鉅之責任出之於粗豪的俠士之手而入之於沈穩的政治家之手乃決派重兵向羅馬制機先以防加里波之運動雖然當加里波之南征也各國已紛紛責言謂其將則故撤將也其兵則皆撤民也其必為撒的尼亞政府所唆使百口莫能辨也

至是復以重兵向羅馬。而各國其安能默焉。於是加富爾之外交政略又出。

加富爾乃告駐劄各國之本國公使曰：『若我軍不能於加里波的軍未到喀德里卡以前而先占荷的天那河。則我國必亡矣。意大利必沈於革命之苦海矣。』法帝拿破侖命第三閱之曰：『爾撒的尼亞既知此之爲害乎。既知今日自救之不可以己乎。然則不可不賭孤注一擲之運命。以自制其所煽動之人。』時拿破侖破藩欣欣然。若有喜色。而不知加富爾所求者正在彼之此一言也。於是加富爾毅然告以一切責任。我悉負之。於是撒的尼亞之兵遂以九月拔隊而南。與羅馬教皇兵遇於士的菲達羅。大敗之。遂據安哥那之地。

加富爾所慮第一事。蓋過慮也。加里波的既早有成算也。至其第二事。則不出所料。若非加富爾之急起直追。則前途遂不可問也。瑪志尼語加里波的曰：『我軍非以二十日內直抵羅馬。或俾尼士則我輩之志終不得達。』加將軍領之急厲兵秣馬以行幸也。天相意大利。值尼布士收拾餘燼。拒加里波的於荷的天那河之北岸。十月一日。兩軍始得決戰。尼布士軍大潰。其王走於基達。而撒的尼亞軍亦已渡河而南矣。此時之英瑪努埃猶未知加將軍之意如何也。深懼兩軍之或有衝突也。何恩加將軍已整飾隊伍。仍被其廣袖塵漬之赤外套。手提其綠纒。下垂之破帽。莞爾而出迎曰：『臣待我王久矣。』王亦握其手而慰勞之曰：『謝卿勞。』於戲其磊落颯爽之態度。千載下猶將見之。君子讀史至此而嘆意大利之所以興。蓋有由矣。

加里波的將以血汗所得之土地獻諸其王。乃於前一日爲告別之宣言曰：

諸君乎。諸君乎。明日實我國民之一大紀念日也。何以故。我共主英瑪努埃將挾破數百年來離間我國民之障。而臨幸於斯。士敵吾儕其竭誠盡敬以迎我王。吾儕其竭誠盡敬以迎上帝所畀我之王。吾儕之愛情能令王感吾儕以「協同」之花。撒於王。路能令王悅自今以往更無政治上之意見。自今以往更無黨派。自今以往更無競爭。更無不和。自今以往我如錦如茶之意。大利統一於我英武仁慈之英瑪努埃王治下。意大利萬歲！英瑪努埃萬歲！

十一月七日。王與加里波的駢轡以入尼布士。此淡泊寧靜之將軍舉全軍全士以獻諸王於一切動。無所受於一切賞。賜無所受。不携一鬮。從不拾一長物。飄然一身直歸臥於卡普列拉島。嗚呼。吾徧讀古今東西數千年之史。傳欲求一人如將軍者。豈可得耶。豈可得耶。無已。則北美合衆國之國父華盛頓其近之矣。

第二十二節 第一國會

英瑪努埃既得尼布士昔昔里。雖然尼王佛蘭西士非所甘心也。乃訴撒王及加里波之無道於各國。且乞援於奧法。與王固欲救之也。然經梅特涅專制以後。國中反側大起。大軍一動。恐遂不免革命之慘。故不敢驍武於外。拿破命直派軍艦。聲言為援。然不過恫喝而已。無必救之決心。加富爾乃白王曰。列國之意向可觀矣。天與不取。必受其殃。雖然。事有順序。今請仍依前者北部之例。為全國普通投票。馮從之。卒以大多數合併於撒佛蘭西士大憤。挑戰一敗乞降。

千八百六十一年二月十八日。開第一次國會。除羅馬俾尼士兩地外。其餘意大利全國民皆各選代議士。代表民意。齊集於焦靈。此國會開設於凱歌洋溢之中。以此思慶慶可知矣。雖然。美猶有憾。憾者何則。羅馬俾尼士兩地實意大利之賜腹。今則賜腹中猶張兩創口也。羅馬者意大利志士所崇拜之偶像也。加里波之熱力起點於此。瑪志尼之熱力起點於此。彼二傑者。皆有不得羅馬雖死不瞑之決心。豈惟彼二傑而已。以加富爾之沈鍊。慎重亦常言。意大利非定都羅馬。則強國之統一終不可得。又豈惟彼三傑舉意大利有血有淚之男兒。固未有不歌羅馬哭羅馬拜羅馬而夢羅馬者也。於是意大利之體既具矣。而若群龍之无其首焉。故曰美猶有憾也。

千八百六十一年四月二日。意大利開第一次國會。凡新合併諸國皆各選出代議士。齊集於焦靈。加富爾之喜可知矣。時沙波尼士雖割於法國。尚未實行。瑪志尼自故鄉志那亞加里波之自故鄉尼士。皆選出為議員。尼士之割固加富爾所不欲。而加里波之所尤痛心者也。乃於四月十六日。在國會場拍案厲聲痛罵加富爾之無狀。詈之為大罵。詈之為狂罵。詈之為卑劣之奴罵。詈之為意大利之敵。最後乃放言曰。『若加富爾者。以無情之手段。而賣國於外。以挑發我同胞相殘相殺之禍。以若此之政府。而欲使余與彼握手共事。余有死不能。』而瑪志尼等復相與應和之。其咆哮無禮。實難名狀。加富爾初聞惡言。亦憤懣幾不自制。一剎那間。忽復其沈著之舊態。徐答言曰。『余知余與所最敬愛之加將軍。其間若有一深淵。使我兩人隔絕者。存余以割地之事。勸諸我王質之。國會是最我傷心之義務。而亦為完我一生種種之義務。不得已而為之者也。當日余之所經驗。所悔恨。餘此指去年軍余冀以此自解於將軍。若將軍必不解而不我恕者。然吾敬愛將軍之念。終不以此而稍渝也。』雖然加里波之盛怒之下。終不可露其日國會議場紛擾。不知所極。議長乃命停議。自後各有志者。頻出調和。而兩人之溝壑。終不可破。國王憂之。卒乃於焦靈城外之離宮。召二人密談。為加里波之詳述。國運內外之實情。辨明前此政府所取之方針。不得已之故。加富爾亦披肝瀝膽。請將軍解怒。願大局於是此第一大政治與第一大將軍復握手於其所尊所愛國王陛下之前。齊呼意大利萬歲。共戮力以圖將來。

第二十三節 加富爾之長逝及其未竟之志

第一國會開會數月後而加相國遂長逝相國畢生之志事亦既十就八九矣雖然國之進步靡有窮人之希望靡有窮故愛國志士之責任之懷抱之缺憾亦靡有窮於是加富爾遂自覺遺下無量數未了之緣寶志以沒其最大者則有二端一曰尼布士善後問題也尼布士雖合併然其民未能同化尼布士人久伏於專制政府之下不知有法律近以民氣大動之後流於黨張動輒以反對政府爲事於是廷議有欲以嚴峻之手段治之者加富爾大憂焉常語人曰「若妄下戒嚴令以威力治國以軍政臨民雖有智者必不能善其後也」加富爾深懼彼捐館舍之後執政者以此墜其業也其在病牀如夢寤然喃喃自語曰「勿下戒嚴令勿下戒嚴令」如是日數十次蓋憂之深矣二曰教皇權限問題也羅馬教皇以千年來掌握意大利之大權其權不徒在宗教教育而已而兼及於政治使教皇而認此半島大利爲彼所轄之土地則意大利王決不得爲國民的政府之元首其事理至易明也然以教皇之尊嚴固非能以待尼布士王之法待之也而欲彼之甘自退讓將千年固有之權力拱手以畀意王又事之至難望者也於是乎意廷不得不窮當千八百六十年羅馬康達之地之合於意也教皇固已大怒宣言屏逐其民於教外夫使英瑪努埃加富爾即見絕于教皇亦不足以爲二子損無如彼君臣者皆熱心於教會之人也故常兢兢焉不欲有所犯雖然爲一國之大計又安得含忍以終古也加富爾深知乎改革之業非通於全局而不能爲功也彼常言曰「凡擇一國之京師不可不因人民之感情羅馬者實甘於爲大國之首都徵諸歷史上智識上德義上而皆然者也」爲今之計宜使教皇知教會之威力不必依於政權而能獨立教皇脫離政權然後教會益以光榮吾有一主義欲宣布於意大利即「建設自由教會於自由國」是也「云云加富爾懷此主義屢與羅馬宮廷懇篤協議而事與願違意大利每進一步則教皇之執拗愈深一層此等夢想來往於此大政治家之腦者殆數十年而卒懷此夢想以入於地吁可悲矣

加富爾三十餘年之生涯歷人類所不能歷之勤勞荷人類所不能荷之憂慮其晚年所經歷至可喜之勝利與至可悲之失敗循環相續而彼鐵石比堅金玉失瑩之軀體亦銷磨盡矣王英瑪努埃於其彌留前十日寸步未嘗離側易簀之時無一言及他事惟疾呼曰

下戒嚴令於尼布士臣期以爲不可期期以爲不可惟清彼清等彼等清彼等 Lillavi, lillavi li lavi

最後之一殺那猶願其旁侍之愛弟而言曰

吾弟乎吾弟乎自由國中自由教會 Frate, brate, libera chiesa inlibera stato,

千八百六十一年六月五日意大利獨立大政治家宰相加富爾上自王下至士大夫農民商賈兒童走卒莫不悲慟如喪考妣朝為罷朝野為罷市全意大利國民沈於頹惱海者數月嗚呼意大利人之桎梏加富爾解之意大利人之荆棘加富爾鋤之僅五十一使更假以十年其未竟之業可以竟其未償之願可以償吾敢信意大利之國勢不止於今日也加富爾之棄意大利也年俾士麥之造德意志以十年俾士麥之死後干加富爾始三十年此德之所以能如彼而意之所以僅如此也此吾所以不得下重為意大利人悲也雖然加富爾亦可以瞑矣林肯以放奴為一生大專業南北美之難甫定而林肯逝加富爾以統一意大利為一生大專業第一國會甫開而加富爾逝嗚呼加富爾其亦可以瞑矣

第二十四節 加里波利之下獄及游英國

此時之意大利實不可無一加富爾而加富爾逝舉國失望罔知所措幸也拿破侖第三猶表同情以六月下旬遂公認意大利獨立派公使駐劄意京而繼加富爾之後者為男爵利卡梭里蕭規曹隨無特別之手跡足以繫人望者其年一八六七月意大利政府草一與羅馬教皇交涉之法案託法國轉達於皮阿士第九許以教皇若放棄政權則以巨萬之資和酬且其教權仍得無限自由政府絕不干涉乃皮阿士固執不動宣言千年以來歷代教皇與其執政所領屬之土地雖尺寸不得割讓政府應付之策殆窮於是意大利人民大激昇革命黨又蘊起所在出沒加里波利乃擲長鏡手長劍復躍起於卡普列拉率義勇兵千五百由昔普里登岸僅一月遂涉眉西奴海峽進入教皇境意大利政府懼招物議惹列強之干涉為稔裨危也急發兵堵之八月二十九日兩軍相遇於亞士普羅門互衝突加將軍被傷遂為王軍所禽此時之加里波利自上王下至屠賈負販兒童走卒莫不崇拜之若偶像然徒以外交上之嫌疑不得不幽之於巴力拿羅而歐洲列國之輿論益傾倒至不可思議將軍之在巴力拿羅也嘗偶語侍者曰英人之聲余所最樂聞此語一出各報館競播述之英皇之名媛名士有欲一親其警欸以為名譽者有欲以一語慰其岑寂而自以為為功德無量者無貴無賤無老無少無村無僧咸奔走趨集若恐後巴力拿羅之旅館忽為英客所占殆盡就中有一老嫗率其所愛之少女亦自本國萬里渡海抵加將軍獄地乞為看護婦使將軍日聞其聲以為娛樂將軍固遜謝不肯納而被母女者於他國語言一無所解旅費既盡孳孳無歸以意國政府之救助僅得返故土而猶必欲達其目的而後已此意達於將軍卒許以一

刻之頃入囚室乞將軍手書之字一枚斑白之髮一莖狂喜以歸云嗚呼此雖小事而加將軍之熱誠吸攝一世與夫西方民俗崇拜英雄迷信英雄之氣象皆可想見矣

未幾遂出獄加將軍乃慢游於瑪志尼所謂第二故鄉之英國將以喚起英人對於羅馬問題之熱情英人素以好客聞天下至其歡待之切誠刺激之劇烈始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將軍舟抵梭倫甫登陸英人蟻集於江干者忽以萬數相握者手復一手相接者吻復一吻積半日猶不能行寸步將軍試劍活潑之手已摩腫而不能動將軍風塵蒼古之面已凝積其如欲滴將軍數十年來出入必偕之深赤外套為熱狂崇拜者所摸竊所橫奪裂為百數十裂各寶其一寸一縷以相炫耀英國全國之社會無朝無野無老無幼皆如失其腦力失其心力其心中腦中不復知有職業不復知有學問不復知有娛樂不復知有煩惱而惟知有一加里波的將軍嗚呼大丈夫真男子不當如是耶不當如是耶

拿破侖第三素不喜加將軍之為人聞其受歡迎於英國如其劇且烈恐為歐洲全局之影響也於是私於英相巴爾斯頓使勸上客之返國未幾而加將軍遂歸

第二十五節 加里波的再入羅馬及再敗再被逮

千八百六十四年王英瑪努埃復以羅馬問題與拿破侖有所協議其年九月兩國締約法人撤其成羅馬之兵而意王仍不侵犯其政權此實外交漸進之政策不待不然也而然誠如裂之加將軍至此益欲忍不可復忍彼其少壯以來所執持之共和主義遂復出現以為在此因循帝政之下終不足以秦統一大業乃宣言於衆曰

今日我輩終不可不以其和國國旗豎之於巴的幹宮殿之上嗚！共和主義一日不可緩！共和主義一日不可緩！

時意王既失沈鍊徽達之宰相而在此有共和黨之急激運動在彼有山嶽黨之絕對反對山嶽黨者主義教皇之政權者也在外復有法帝拿破侖

之睥睨猜忌意王立於四面楚歌之中焦苦殆不可思議千八百六十七年秋復以政府之命突然逮捕將軍使盤居於卡普列拉

交地方官管束未幾將軍之子名美那治者忽在外自招義勇隊復使皇境老將軍聞之勃勃不能自禁遂以十月十四日逃出

卡普列拉所至響應頗附以風馳雨驟之勢忽達羅馬與其子遇老將軍小將軍聯臂以入羅馬與敵劇戰於門的郎大提羅馬

殆專落於加將軍之手而佛羅靈政府意大利用千八百六十五年由佛羅靈遷於佛羅靈懼統禦傾半已制機先急派兵於羅馬法蘭西軍亦踵至於是加將軍

三面受敵進退維谷乃集麾下而申誓之曰

我輩以貴重之血購得此羅馬於意大利公敵之手今佛羅靈政府以兵力侵入之我輩深願以無上之愛情歡迎我同胞按此指王
 及政按此指府軍相與戮力驅逐殘虐之傭兵按此指於境外此區區十年以來所懷之素志諸君所共聞也雖然若彼卑劣異弱之政治家仍
 挾其模稜兩可之政策欲維持繼續其所謂九月怪條約者案此指一八六四年意與拿破崙所定之約而強逼我輩使擲兵器以屈服於妖狐猾魔按此指拿破崙
 破命及按此指之下則當此之時余惟自認以己之劍保護己所有屬地按此指西之權利而已他非所聞也羅馬之政府不可不以羅
 馬人民之公意投票而選之諸君乎諸君乎其有念我千年來祖宗所宅之首都欲建設自由統一之意大利於其上者乎如其
 有之則非待我新意大利去模稜主義之廢墟達良心自由之天國以後非待千年來公敵暴軍絕其跡於我國土以後我輩決
 不得釋兵而嬉也

由此觀之加里波的當時之地位可以見矣即王師如與我同宗同手也則以正當之方法相戮力以取羅馬而不然者王師
 若旁觀焉甚乃反對焉亦必以獨力而使羅馬終為羅馬人之羅馬蓋加將軍之事業實以羅馬始以羅馬終者也不幸拿破崙第
 三以護法為名早已派遣大軍壓境以進會無所顧惜無所猶豫彼已衆寡之數既已相懸而加將軍麾下又皆無訓練無兵械空
 拳白戰之軍士徒以大將之威名魔力奔走群集雖曰義勇究豈足以為百戰法軍之敵於是於綿達尼一小村落之旁兩軍相遇
 加將軍大敗士卒死亡逾半王英瑪努埃聞之肝腸寸裂痛哭不食者三日語近臣曰嗚呼痛哉彼螺旋後墮之烈鎗毒我愛子
 斷我驕兒我之苦痛視彈丸薄擊於我肢體為尤甚也嗚呼痛哉百身莫贖萬冤誰論吾無暇哀感吾惟沈痛吾無暇憤恨吾惟懺
 悔云云雖然英瑪努埃固久受加富爾之薰陶沈穩歷練之人也彼雖哀痛煎迫腸斷九迴然其外之對於法蘭西內之對於本
 邦倡亂之義民皆保其適當之威嚴徐乃告拿破崙曰君為德不卒從前盛意盡付東流今意大利全國國民中其念君舊德者
 已無復一人兩國同盟之誼恐非復政府之力所能及矣嗚呼奈何其以螺旋彈丸濫擲於同盟國國民之頭上也雖然英瑪
 埃仍自懲其首事之民無所假借於是加里波的復被逮再命墮居於卡普拉列島加將軍之事業遂終

第二十六節 意大利定鼎羅馬大一統成

意大利之建國以得羅馬為究竟而其得羅馬之時彼三傑者皆未嘗直接有所效力彼其時瑪志尼既廢加富爾既死加里波的
 既細前此後腦髓擲頭血以易之而經數十年不能得者今乃若安然睡手以收其成淺見者或謂是有天焉非人力所能為也而
 烏知乎人事之盡既達極點如畫龍壁上不飛去者只爭一睛睛之點固有時而畫師之心力蓋益不可思議矣自加將軍舉事以

後意政府常以左證以表明本國國民意嚮之所在。以布告於列國。列國亦憚意民之勇敢而憐其熱誠也。表同情者日以益多。此
驚天動地之大活劇。浸近團圓。時節千八百七十年。普法戰起。疾風暴雨。不旋踵而屆。遂定歐洲形勢為之大變。吞聲飲恨。為城下
盟之法蘭西。已無復餘勇為教皇之保護主。至是意大利王。再以前滿腔之誠意。說教皇使之讓步。皮阿士第九仍頑然不動。不得已
乃以千八百七十九年九月二十日。王軍遂入羅馬。建三色旗於最高之神殿。翌日。下令府中。使其民各以己意。欲從王。者欲從教
皇。者自由投票。集積起。則從王之數。四萬七千八百八十八。從教皇之數。僅四十六。翌千八百七十一年六月二日。撒的尼亞王英瑪
努埃。遂為意大利皇帝。開國會於羅馬。勅告國民所舉之代議士曰。

於戲我同胞。我輩數十年來。萬死不顧一生。所經營之事業。今既成就。閱無量數之艱難。辛苦危險。挫折。乃使意大利。返於
意。大利。羅馬。返於羅馬。我輩數十年來。萬死不顧一生。所經營之事業。今既成就。閱無量數之艱難。辛苦危險。挫折。乃使意大利。返於
認識吾輩所思所夢之故鄉。於此等經歷。實告我輩。以莊嚴神聖。且以義務之觀念。銘刻於我輩之腦中。而使莫能設也。(中
略)我輩以愛自由故。故有今日自今以往。我輩不可不生育於自由與秩序之中。以「力」與「平和」二德為保持生命之要具。
(中略)我輩之前途。其幸福似海。其希望如潮。立於世界大國民之間。而有代表意大利名譽。羅馬名譽之責任。我輩負此責任。
不可不養成其適應於此責任之實力。於戲哉。意大利萬歲!!! 意大利國民萬歲!!!

至是新意大利統一之大業。既已告成。時去加富爾之卒。既十年。其翌年。實為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二月。瑪志尼。卒。年六十七。更閱
十年。實為一千八百八十二年。六月。加里波的。卒。年七十五。

結論

新史氏曰。吾儕讀史。何為乎。察往以知來。鑒彼以誨我而已。吾讀泰西列國近世史。觀其事業及其中人物。無不使吾氣王而神往。而
於意大利建國史。尤若養蓋然有所搔抓。於余心趨趨然有所刺激。於余腦使余笑。使余靜。使余舞。余求其故而不得。余為
三傑傳乃始若化身。吾身以入於三傑所立之舞臺。而為加富爾幕中一鈔胥手。而為加里波的帳下一鷗從卒。而為瑪志尼黨中一
運動員。彼憤焉。吾憤彼喜焉。吾喜彼憂焉。吾憂彼病焉。吾病吾於是一擲筆。西向望祖國。乃沈沈焉。唱焉。唱焉。曰。嘻。彼數十年前之
大利。何以與我祖國相類之甚。其為世界上最古最名譽之國也。相類其中。衰也。相類其散漫而無所統也。相類其主權屬於外
族也。相類其專制之慘酷也。相類其主權者之外。復有他強國之勢力範圍也。相類勢力範圍不止一國。國民舉動動遭干涉也。相

類○鳴○呼○同○病○相○憐○豈○不○然○哉○而○彼○其○不○如○我○者○更○有○數○事○曰○土○地○之○小○不○如○我○曰○人○民○之○寡○不○如○我○曰○無○中○央○政○府○不○如○我○曰○有○政
 教○之○爭○不○如○我○吾○昔○論○中○國○時○局○持○之○與○十○七○世○紀○末○之○英○國○比○持○之○與○十○八○世○紀○末○之○美○國○法○國○比○持○之○與○十○九○世○紀○末○之○日
 比○皆○覺○吾○之○困○難○有○甚○於○彼○等○數○倍○者○輒○以○為○彼○中○豪○傑○之○所○以○成○就○大○業○殆○天○時○人○事○之○相○適○而○非○我○輩○之○所○能○企○也○及○讀○意
 利○建○國○史○而○觀○其○千○回○百○折○停○辛○貯○苦○吞○酸○茹○險○之○狀○自○設○身○以○當○此○境○度○未○有○不○索○然○氣○沮○力○竭○聲○嘶○一○際○再○際○而○吾○喪○我○者○而
 今日○之○意○大○利○何○以○能○巍○然○立○於○世○界○上○儼○然○廁○於○歐○洲○六○大○強○國○之○列○而○一○舉○一○動○繫○天○下○之○重○輕○也○嗚○呼○吾○奚○意○大○利○建○國○成
 蹟○而○乃○始○知○天○下○果○無○易○事○而○乃○始○知○天○下○果○無○難○事○吾○欲○遠○之○謬○見○一○破○吾○願○世○之○妄○念○一○破○
 意○大○利○建○國○自○發○軔○以○至○告○成○中○間○凡○五○十○餘○年○大○波○折○者○六○次○小○波○折○者○十○餘○次○其○間○危○機○往○往○在○一○髮○使○其○氣○一○餒○焉○而○即○敗
 使○其○機○一○誤○焉○而○即○敗○乃○其○敗○也○一○而○再○而○三○以○至○於○十○數○而○餒○焉○者○無○一○焉○此○或○失○機○而○常○能○有○不○失○焉○者○與○之○相○救○合○天○下○古
 今○之○壯○劇○活○劇○慘○劇○悲○劇○險○劇○巧○劇○以○迭○演○於○一○堂○嘻○何○其○驚○心○動○魄○不○可○思○議○至○於○此○其○也○豈○有○他○哉○人○人○心○目○中○有○祖○國○而○祖○國○遂○不○得○不○突
 字○群○走○集○旋○舞○於○其○下○舉○天○下○之○樂○不○以○易○祖○國○之○善○舉○天○下○之○苦○不○以○易○祖○國○之○樂○人○人○心○目○中○有○祖○國○而○祖○國○遂○不○得○不○突
 不○湧○現○佛○說○三○界○唯○心○所○造○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西○哲○曰○人○皆○立○於○所○欲○立○之○地○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吾○今○欲○祝○中○國○之○為○新○中○國○吾○不○得○不○虔○禱○彼○造○物○者○乞○誕○若○三○傑○其○人○於○我○中○國○雖○然○吾○又○疑○三○傑○其○人○者○非○彼○蒼○生○是○使○獨
 而○有○以○斬○我○我○國○民○也○皆○以○三○傑○為○不○可○幾○及○而○三○傑○遂○不○可○幾○及○又○其○上○焉○者○或○以○三○傑○之○性○行○之○事○業○之○志○節○望○諸○他○人○責
 他○人○而○三○傑○遂○不○可○幾○及○故○吾○以○為○欲○造○新○中○國○必○有○人○人○自○欲○為○三○傑○之○一○焉○合○百○人○而○得○似○其○一○焉○則○我○有○三○十○傑○三○百○傑○而○必
 而○千○百○人○欲○之○則○一○二○之○真○似○者○必○出○焉○矣○即○不○能○而○合○十○人○而○得○似○其○一○焉○合○百○人○而○得○似○其○一○焉○則○我○有○三○十○傑○三○百○傑○而○必
 可○任○彼○三○傑○所○任○之○事○業○而○何○國○之○不○能○救○也○雖○然○我○輩○非○徒○曰○慕○之○曰○學○之○而○已○募○其○貌○而○失○其○真○不○有○其○所○長○而○藉○口○於○其○所
 短○以○自○固○則○編○急○任○氣○者○何○不○可○自○言○學○焉○志○尼○輕○舉○妄○動○無○忍○耐○性○者○何○不○可○自○言○學○加○里○波○的○持○祿○保○位○陰○為○取○巧○者○何○不
 自○言○學○加○富○爾○以○此○學○三○傑○三○傑○不○任○受○也○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有○如○焚○如○裂○之○血○誠○故○是○故○當○學○彼○其○心○目○中○無○利○害○無
 毀○譽○無○苦○樂○無○成○敗○而○惟○認○定○其○目○的○之○所○在○以○身○殉○之○人○人○不○愛○此○國○也○而○我○愛○之○如○故○人○人○愛○此○國○也○而○我○愛○之○如○故○記○不○云
 乎○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而○今○日○中○國○之○少○年○子○弟○或○滿○腔○利○慾○滿○腹○機○械○而○猶○敢○說○然○以○愛○國○二○字○為○口○頭○禪○此○又○與○於○亡○國
 之○罪○魁○者○也○故○不○欲○學○三○傑○則○已○耳○苟○欲○學○之○則○第○一○宜○下○慎○獨○工○夫○日○必○自○省○吾○愛○國○血○誠○之○程○度○與○彼○相○去○奚○若○吾○之○言○愛○國

也。得母爲名乎。得母爲利乎。得母爲事勢之迫不得已乎。苟其若是。則是與三傑之人格。成反比例。而北轍而南其轡也。夫三傑之血誠生而具焉。不知其然而然者。也。我即不能若是。而日日而省焉。昔而養焉。固未有不能機者矣。況夫知與行合一者也。吾既知國之可愛。而所以實行其愛者。不方焉。苟非知之未灼。則必其自欺者也。故吾以母自貶爲學三傑之第一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專一故是。故當學彼等之愛國也。舉天下之人事之物。無足以易其愛。其愛者。其例多不可具引。吾於其所以待其王者。徵之瑪志尼。非有憎於其王也。以是多不足以達愛國之目的。故始終敵之。加富爾。非有私於其王也。以是爲可以達愛國之目的。故始終奉之。加里波。亦非有憎有私於其王也。當其見爲可以達此目的也。則奉之。當其見爲不可以達此目的也。則敵之。彼等之視其王。皆若無物也。非輕王。薄王。以爲以王與國比較。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不能以此分其愛也。有摠金於齊市者。吏鞠之。則曰。只見金不見人。彼三傑之只見國不見王。亦若是而已。王與國之關係如此。其密切而猶不足以分其愛。他更何論矣。詩曰。其儀一分。其儀一分。心如結兮。故精一爲學三傑之第二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有廉靜淡泊高尚之性質。故是故當學彼等無富貴心。無功名心。加里波。之脫履爵祿。免起鵝落於卡普列拉之一孤島。其高風亮節。爲史家所津津樂道。固無論矣。即如加富爾者。終身立朝。與王室相左右。及肥拉甫。郎卡之約成。則若忘其在臣位也。唾罵難遷。於兩君之側。不得請則悍然挂冠而去。彼立於此位。非自爲也。爲意大利也。苟不能行其志。則一朝不願居也。瑪志尼。當千八百四十八年。歸國先王阿爾拔。虛首相之位。以待之。且許授彼全權。使制定憲法。日付印時。當補入。而瑪志尼。自以爲非行共和主義。則新意大利。終不可立。毅然辭之。不以相位易所信也。凡此諸端。皆尋常人所萬萬不能。而三傑若行。所無事焉。蓋其性質之高潔。其道力之堅定。實一切事業之總根源也。吾儕雖不能安而行焉。亦當勉強而行焉。母曰。我有所貢獻於社會。則雖厚受社會之酬償。而不爲泰也。酬償非必不可受。而崇貴逸樂。最足移人。與之相習。浸假有喪其志者。而義務之觀念。將日薄矣。浸假而有保持之之心焉。則任事冒險。勇敢之精神。且日銷蝕矣。久而久之。將失其本來面目。以自伍於流俗。彼其初志。未必非也。牽於外。而人格與之具降也。吾見夫今日志士。往往自恣於聲色狗馬。而以爲不拘小節者有焉矣。干謁於公卿王侯。而以爲借途辦事者有焉矣。吾豈敢遽謂此中之必無人才。顧其不墮落者。幸而已。故寡欲爲學三傑之第三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沈毅堅忍。百折不回。故是故當學綜觀歷史。上建設之事業。其挫折之多。未有若意大利此時者。也。瑪志尼。終身未嘗成一事。然其革命暴動之舉。自二十歲。以至六十歲。凡四十年。間無一日不口講指畫。伺隙而實行也。加里波。

敗於始成於中而敗於終其目的之極點一日未得遂則一日不肯休前後被逮十數次無所於悔無所於懼而一惟貫徹其所志之為務加富爾足智而持重事必求可功必求成然其失敗之役亦屢見不一見愈擢而愈堅愈擢而愈勇至死之日猶耿耿以未竟之志為念忍辱負重為成功不二法門於三傑見之矣天下事順與逆相倚難與易相乘一事之始末其順焉易焉者只有此數其逆焉難焉者亦只有此數舉屈法儒之徒一遇逆難而遂退轉焉則事無論小大而無一可成而豈知過此逆而難之一關頭則必有順而易者之在其後苟一退轉則並其前途之順者易者而失之也故堅忍精進為學三傑之第四義

善哉善哉善男子彼三傑者閱歷甚深學養有素故是故嘗學瑪志尼之事業由於其哲學之深邃理想之高尙其主義言論所以能動天下皆賴是也加富爾之事業自彼漫遊英國時所察驗臥隱黎里時所經歷後此內治外交皆舉而措之也加里波之事業由彼在北美時經百戰歷萬難有以習於行軍之術鍊其胆而神其用也凡欲救國者不可無其具農夫出疆猶不能舍耒耜市儈營業猶不能無資本學問閱歷者實吾輩之耒耜之資本也日言愛國而不汲汲於此措意惟撫拾一二空論高談雄辯以為快者非欺人即自欺也故做預備工夫為學三傑之第五義

要而論之彼三傑之人格自頂至踵無一指一髮而無可以崇拜之價值此五端者不過對吾儕之缺點而舉之以相勸勉相警厲云爾嗚呼我輩勿妄菲薄我祖國勿妄菲薄我躬苟吾國如有三傑其人者則雖時局艱難十倍於今日吾不必為祖國憂彼意大利之衰象困象險象夫豈在吾下也苟吾躬而願學三傑其人者則雖才力聰明遠下於彼等吾不必為躬怯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者亦若是也抑意大利有名之傑三而無名之傑尚不啻百萬使非有彼無名之傑則三傑者又豈能以獨力造此世界也吾學三傑不至猶不失為無名之傑無名之傑徧國中而中國遂為中國人之中國焉矣

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

中國之新民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此法國第一女傑羅蘭夫人臨終之言也

羅蘭夫人何人也彼生於自由死於自由羅蘭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羅蘭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侖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瑪志尼瑪蘇士仲士麥加富爾之母也質而言之則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羅蘭夫人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羅蘭夫人何以故法國大革命為歐洲十九世紀之母故羅蘭夫人為法國大革命之母故

時則距今百五十年前。實西曆一千七百五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於法蘭西之都巴黎之市。般奴佛之街。金銀。彫工。菲立般之家。有一女兒。揚呱呱之聲。以出現於此世界。是即瑪別儂名。菲立般姓。女士而未來之羅蘭夫人也。其家本屬中人之產。父性良懦。母則精明。有丈夫氣。父母勤儉儲蓄。為平和世界中一平和市民。以如此之家。而能產羅蘭夫人如彼之人物。殆時勢產英雄而非種姓之所能為力也。稍長。受尋常社會之教育。雖然。彼以絕世天才。富於理解力。想像力。故於規則教育之外。其所以自教自育者所得。常倍蓰焉。年十歲。即能自讀一切古籍。每好讀耶穌使徒為道流血之傳記。亞刺伯土耳其內亂之劇。本文家旅行遊歷之日。記荷馬但丁之詩歌。而尤愛者為布爾特奇之英雄傳。羅蘭夫人。如拿破崙。羅蘭夫人。生於西曆紀元後四十五十年。其所作英雄傳。傳凡五十人。皆希下萬餘言。實傳記中第一傑作也。其感化人鼓舞人之力量最大。近世偉人。如拿破崙。羅蘭夫人。生於西曆紀元後四十五十年。其所作英雄傳。傳凡五十人。皆希倫俾士麥。皆嗜嗜之。拿破崙。羅蘭夫人。如拿破崙。羅蘭夫人。生於西曆紀元後四十五十年。其所作英雄傳。傳凡五十人。皆希倫俾士麥。皆嗜嗜之。拿破崙。羅蘭夫人。如拿破崙。羅蘭夫人。生於西曆紀元後四十五十年。其所作英雄傳。傳凡五十人。皆希

少年之生涯極寂寞之生涯也。惟寂寞故。愈益求親友於書卷之中。感情日以增。理想日以遠。彼後年寄其夫羅蘭一書。有云。『妾之多感。殆天性然矣。生長於孤獨教育之中。愛情集注一點。愈熾愈深。歌哭無端。哀樂奔會。當尋常兒女忙殺於游戲。行街於飲食之頃。而妾往往俯仰天地。常若有身世無窮之感。』云云。其少年奇氣。觀此可見一斑矣。

彼之熱心。先注於宗教。十一歲得請於父母。入尼寺。天主教之信女。不嫁者所居也。以學教理者一年。出寺。養於外祖母家者又一年。乃始歸家。以彼之慈愛謙遜。敏慧。故學家愛之。親友慕之。如是度平和之歲月者有年。

雖然。外界之生涯。則平和也。而其內界之精神。忽一大革命起。當時法國政界。革命之前驅。所謂思想界。革命者。已磨寸出。沒起於此。女豪傑。有生以前。至是。愈漲愈劇。無端而滲入此平和家庭之戶隙。而彼神經最敏之一少女。已養成一種壯健高尚之原動力。於不知不覺之間矣。彼其日以讀書窮理為事。已自悟遺傳。權威。習慣等。為社會腐敗之大本。日益厭之。日益思破棄之。常有一種自由獨立。不傍門戶。不拾唾餘之氣概。於是乎。其革命亦先自宗教起。彼於新舊約所傳摩西耶穌奇蹟。首致詰難。以為是誕妄不經之說。教會神甫。勸讀耶教證據論等書。反覆警解。彼一面讀之。又一面讀懷疑派哲學之學說。虛論不敵實理。彼女當十六七歲。頃終一掃宗教迷信之妄想。但不欲傷慈母之意。故猶循形式。旅進旅退。於教會。蓋其磊落絕特之氣概。苟認為道理。所否定者。雖臨以雷霆萬鈞之力。不能奪其志。而使枉所信。彼之特性。則然也。其後此所以能以纖纖一弱女之身。臨百難而不疑。處死生而不屈。放一文明燦爛之花於黑暗法國大革命之洞裏者。皆此精神。此魄力為之也。

彼其讀「布爾特奇」布爾特奇英雄傳會稱布爾特奇西學界之常語也而心醉希羅馬之共和政治又竊晚大西洋彼岸模倣英國憲法新造之美國而驚其發達進步之速於是愛平等愛自由愛正義愛簡易之一念漸如沸以來往於彼女之胸臆間雖然彼之理想則然耳至於言實事彼固望生息於革新王政之下為王家一忠實之臣民路易十六之卽位也彼以為維新之大業可以就人民之幸福可以期千七百七十五年麵包之亂彼猶咎人民之急激而祖政府之政策蓋彼慈愛之人非殘酷之人也樂平之人非好暴亂之人也嗚呼自古革命時代之仁人志士何一非高尚潔白之性質具視民如傷之熱情苟非萬不得已夫豈樂以一身之血與萬眾之血相注相搏相糜爛以為快也望之無可期待之無可待乃不得不割慈忍愛茹痛揮淚以出於此一途嗚呼以脆脆照照之羅蘭夫人而其究也乃至投身於千古大慘劇之盤渦中一死以謝天下誰謂為之而令若此

未幾與羅蘭名福拉底姓結婚羅蘭者里昂市人全恃自力以自造福命之人也十九歲即子身游亞美利加復徒步游歷法國一周其後為亞綿士之工業監督官常著書論工商問題嘖嘖有名於國中好旅行好讀書宅心誠實治事精嚴操行方正自奉質朴然自信力甚強氣魄極盛亦自幼心醉共和政治故與瑪利儂夙相契至千七百八十年乃舉結婚之禮時羅蘭四十五歲瑪利儂二十五歲自此瑪利儂以羅蘭夫人之名盛於世

羅蘭夫人之生涯以險急而終以平和而始結婚後二年舉一女子子未幾羅蘭遷里昂市工業監督官舉家移於里昂羅蘭之學識人物大為此地所尊敬時當里昂工商業衰頹之極羅蘭汲汲謹整頓恢復之策常有所論著發表已見與望益高而夫人實一切左右其間羅蘭之著述無一不經夫人之討論筆削猶復料理家事撫育幼女又以餘力常從事於博物學植物學蓋羅蘭夫人之一生最愉快最幸福者惟此四五年

雖然天不許羅蘭夫人享家庭之幸福以終天年也法蘭西歷史世界歷史必要求羅蘭夫人之名以增其光燄也於是風漸起雲漸亂電漸逝水漸湧謔謔出出！法國革命！嗟嗟咄咄！法國遂不免於大革命!!!

其時之法蘭西承路易十四十五兩朝之後所播之禍種已熟新王路易十六既有不得不刑其祖父餘殃之勢火山大爆發之期將近此處見一縷之烟彼地聞陰陰之響大亂固已不可避而新王之柔懦不能調和此破裂而反激之雖有賢相尼卡亞見事不可為引身而退於是國王之優柔內廷權奸之跋扈改革之因循賦斂之煩重生計之窘迫種種原因相煎相迫人民之忍之也一次復一次其待之也一年復一年卒乃於千七百八十九年破巴士的之獄解放罪犯而革命之第一聲始唱

巴士的破獄之凱歌。即羅蘭夫人出陣之喇叭也。夫人以慧眼觀察大局。見尼卡亞之舉動。國會之舉動。無一可以躊躇滿志者。乃距躍忽起。以為革命既起。平生所夢想之共和主義。今已得實行之機會。夫人非愛革命。然以愛法國故。不得不愛革命。彼以為今日之法國。已死致死而之生之舍革命未由。於是夫妻專以孕育革命精神。弘布革命思想。為事羅蘭首創。一里昂俱樂部。夫人自著鼓吹革命之論說。撮集盧梭人權論之大意。印刷美國布告獨立文。無風無夜。自携之以散布於遠近。於是所謂羅家小冊子者。如雨如霰。散落於巴黎里昂之間。友人布列梭創一愛國報於巴黎。友人占巴尼創一自由報於里昂。夫人皆為其主筆。呼風喚雨。驚天動地。號神泣鬼。駭龍走蛇。而法國中央之氣象一變。

千七百九十一年里昂市以財政困難之故。乞援助於國會。羅蘭被舉為委員。於是夫妻相携。留滯巴黎者七閱月。彼等之到巴黎也。其旅館忽為志士之公會。場友人布列梭比的阿布科羅拔士比等。相率引同志以相紹介。每間日輒集會於羅氏之寓。夫人於彼時。其舉動如何。彼嘗自記曰。『余自知女子之本分。故雖日日於吾前開集會。吾決不妄參末議。雖然。諸同志之一舉一動。一言一議。吾皆諦聽牢記。無所遺漏。時或欲有所言。吾必嚙吾舌以自制。』云云。嗚呼。當此國步艱難之時。衰衰英後。圍爐抵掌。以議大計。偶一瞥眼。則見彼眉軒軒目炯炯。風致絕世。神光逼人。口欲言而唇微嚙。眼閃閃而色逾厲。之一美人。監督於其側。夫人雖強自制。而其滿腔之精神。一身之魔力。已隱然舉一世之好男兒。而盧卒之亨毒之矣。

此七月間。既編交諸名士。加盟於所謂同胞會者。又屢聽俱樂部之演說。與國會之討論。夫人憾革命進行之遲緩也。則大憤激。乃致書於布列梭曰。『我所愛之士亞羅。按士西羅。者。羅馬民政之領袖也。當時羅蘭夫人及其同志。以心醉澤乎今之國會。不過腐敗墮塊之一團塊耳。今日之內亂。早已非凶事。我等固死也。有內亂。或猶得而蘇甦之。今也。無內亂。則無自由。我等猶懼內亂耶。猶避內亂耶。』此實夫人當時急進之情形也。夫人既怒國會之因循。遂憤然不復入傍聽席。其年六月。路易第十六竊遁去。被捕而再歸巴黎。夫人以為當時當實行革命。而猶不實行。嗟惋益甚。竊歎息曰。『我等今日必不可無一度革命。雖然。人民其果猶有此魄力與否。吾甚疑之。』自是快快然。偕其夫共歸里昂。歸途撒布羅拔士比之革命檄。以激大眾。夫妻歸里昂之月杪。解散國會。而別開所謂立法議會者。以七百四十五名之新議員組織而成。同時工業製造官之缺。裁撤羅蘭。乃專從事筆舌。益盡瘁於愛國之業。十二月。舉家移於巴黎。彼時法國之大權。全在立法議會之手。而議會中實分三派。一為平原派。以其占坐席於議場平坦之地。故得此名。實平凡之人物。

所結集也。二曰山嶽派。以占議場之高席。故有此名。實極端急激派。而此後以血塗巴黎之人。如羅拔士比、丹頓、馬拉亞、輩。皆此派之錚錚者也。三曰狄郎的士派。以其議員多自狄郎的士之地選出。故有此名。此派當時最有勢力。布列梭、布科、魯卡、埃、諸賢。皆出於此。中其人。率皆受布爾特奇、英雄、傳及盧梭、民約、論之感化。年少氣銳。志高行潔。以如鏡之理想。與如裂之愛國心。相結而鼓吹之。操練之指揮之者。實為羅蘭夫人。狄郎的士派之黨魁。名則羅蘭。實則羅蘭夫人。此歷史家所同認也。

至是內外之形勢益急。禍迫眉睫。彼奄奄殘喘之路易第十六。乃不得不罷斥誤國舊臣。而代之以民黨。於是羅蘭以與望所歸。被舉為內務大臣。時千七百九十二年三月。夫妻受命移居於官邸。羅蘭之入謁內廷也。服常服。戴圓帽。履舊靴。如訪稔熟之親友者。然宮中侍者莫不震驚。

昔也地方一小商務官之妻。今也為將傾之路易朝內務大臣之夫人。羅蘭夫人之勢力。至是益盛。其家常為狄郎的士黨之集會所。夫人日則招集諸黨派。夜則鞠躬盡瘁。以助良人之職務。羅蘭每與其同僚有所計議。必請夫人同列其席。內務大臣公案上。狼籍山積之重要文牘。一一皆經夫人之手。然後以下諸秘書官。凡提出於議會及閣議之報告書。皆由夫人屬草。凡政府出刊之官報。皆由夫人指揮其方針。監督其業務。使當時新政府之動力。日趨於共和理想者。皆羅蘭夫人為之也。法國內務大臣之金印。佩之者雖羅蘭。然其大權實在此紅顏宰相之掌握中矣。

羅蘭夫人以為改革之業。決非可依賴朝廷。故他人雖或信路易。夫人決不信之。彼嘗言曰：『吾終不信彼生於專制之下。以專制而立之王。能實行立憲政治。』羅蘭之初為大臣也。見路易則欣欣然有喜色。歸語夫人。夫人曰：『君其被愚矣。政府不過一酒店耳。大臣不過王之一傀儡耳。』夫人不獨疑王也。無論何人。凡與貴族黨有關係者。皆疑之。時有一老練之外交家。焦摩力者。引其友以見夫人。既退。夫人語人曰：『彼輩諸好男兒。面有愛國之容。口多愛國之語。以吾觀之。彼等非不愛國也。雖然愛國。不如其愛身。吾不願我國中有此等人。』

以眇眇一羅蘭夫人。驅其夫。驅其他諸大臣。驅狄郎的士全黨。使日與王路易相遠。至是年六月。而王與新政府之衝突。已達於極點。先是四月。已與奧大利宣戰。戰不利。人心洶洶。而國內頑固教士。多不肯誓守新憲法。事機愈紛紛。岌岌。政府乃提出二大政策。一曰。由巴黎各區募新兵二萬。以防內訌。外敵保衛都城。二曰。凡不從憲法之教民。皆放逐之於境外。王路易不許。羅蘭夫人以為狄郎的士黨對於朝廷之嚮背。當以此方案之行為斷。乃促羅蘭聯合閣員。上書於王。言若欲安國家利社稷。宜速實行此案。不

然則臣等惟有乞骸骨不復能爲王事驅矣。此奏議文筆精勁詞理簡明論者謂法蘭西史中公牘文字以此爲第一云其屬稿者實羅蘭夫人也果也。路易第十六剛復不用至六月十一日新政府遂總辭職。

革命之勢愈劇愈急至八月初十日路易第十六終被廢幽閉於別殿王政已倒共和已立立法議會一變爲民選議院。遂新置行政會議羅蘭亦復任內務行政官之職廢王之舉倡之者山嶽黨也而狄郎的士黨亦贊成之。

羅蘭夫人之理想今已現於實際以爲太平建設指日可待豈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在上之大敵已斃而在下之大敵羽翼正成今也羅蘭夫人遂不得不投其身於已所造出之革命急潮中而被裹被挾被捲以去。

河出伏流一瀉千里驚復人力所能捍禦羅蘭夫人既已開柙而放出革命之猛獸猛獸噬王王斃噬貴族貴族斃今也將張牙舞爪以向於司柙之人夫人向欲以人民之勢力動議會今握議會實權者人民也飲革命之醉藥而發狂之人民也夫人夙昔所懷抱在先以破壞次以建設一倒專制而急開秩序之新天地雖然彼高掌遠蹶之革命巨靈一步復一步增加其速度益咆哮馳突以蹂躪躡踏真正共和主義之立脚地不及一月而羅蘭夫人及狄郎的士黨諸名士皆漸不得不與巴黎之衆民爲敵當此之時其勢力可以彈壓衆民者惟有一人曰丹頓丹頓者山嶽黨之首領而行政會議之一員與羅蘭同僚者也其在民間與望最高

其資格正可以當此難局雖然羅蘭夫人不喜其人謂其太急激不適於今日之用以爲必拒絕此同盟然後狄郎的士黨之黨勢乃可以得安全蓋夫人乃單純之理想家關於實用故執拗若是是亦無足爲怪者丹頓初時熱心成就此同盟每日必詣夫人之

應接室每官僚會集常先期而至至八月之末共知同盟必不能就遂相絕不復至於是與暴民爲敵之羅蘭夫人黨不得不更敵暴民之友之山嶽黨。

彼法蘭西史上以血題名之山嶽黨以此年九月初旬屠殺巴黎獄中王黨之囚人以爲無政府魔神之犧牲至是羅蘭夫人始知爲山嶽黨所賣月之五日夫人與一書於友人曰「我等今已在羅拔士比瑪拉等之刀下」其九日復致一書曰「吾友丹頓君

革命之公敵也彼以羅拔士比爲傀儡以瑪拉爲羽翼握短刀持樂線以刺燬國民嗚呼妾之熱心於革命卿所知也雖然妾恥之革命之大義爲無道之豎子所污黷革命實可厭也數十年所經營而今日使我國終於此地位吾實恥之」可憐志高行潔而迂

於世務之狄郎的士黨遂爲山嶽黨所掩襲自茲以往巴黎亂民與山嶽黨以百丈怒潮之勢猛撲彼共和之城其立於城上之羅蘭夫人及狄郎的士黨遂不得不爲此狂濤駭浪之所淘盡矣。

蘭夫人及狄郎的士黨遂不得不爲此狂濤駭浪之所淘盡矣。

時勢雖日非而志氣不稍挫。羅蘭夫人愈奮力以鼓舞其麾下諸豪傑。常相語曰：「我等今日既不能自救。雖然一息尚存。我等不可以不救我國。」其時在議院有布列梭等在政府有羅蘭等。皆以恢復秩序。確立共和。制止亂暴。為主義。雖然大事已去。不可復挽。羅蘭夫人之名。為議院所唾罵。為瑪拉等。筆之報紙所凌辱。屢構詭辭。以陷羅蘭夫人。常有刺客出入於彼夫妻之門。至千七百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山岳黨遂乘勢。截路易第十六之首於斷頭臺上。雖狄郎的士派為激烈之大反對。終不可得救。其明日羅蘭遂辭職。

路易之死。刑實狄郎的士黨覆沒之先聲也。彼山岳黨既久蓄勢力於巴黎市民中。立意先殺王。次刈狄郎的士黨。以快其亂暴專制之志。乃於五月晦日之夜。遣捕吏於羅蘭家。羅蘭聞變。脫遁。而夫人遂被逮。以溫辭德論愛女及婢僕。乃入於遏比之牢。

夫人之在獄中也。曾無所恐怖。無所顧喪。取德謨遜之詠史詩。布爾特奇之英雄傳。讓讓之英國史。西里頓之字典等。置諸左右。每日誦讀。著作未嘗或輟。時則靜聽巴黎騷擾之聲。每到晨鐘。初報起。讀其日之新聞紙。見國事日非。狄郎的士黨之命迫於旦夕。則歎歎慷慨。淚涔涔下。此時夫人所以自娛者。惟書與花而已。夫人在獄中。粗衣惡食。所有金錢。盡散諸貧囚。惟花與書籍。則愛若性命。蓋生平之嗜好然也。夫人幼時。每當讀書入定之際。雖何人若不見。雖何事若不聞。惟屢屢以其讀書之眼。轉秋波以向花叢。此兩種嗜好。至死不衰。

在獄凡二十四日。突然得放免之令。夫人從容辭獄。因驅車歸家。何圖席尚未暖。忽復有兩警吏。躡跡而來。出示一公文。則再逮捕之命令也。於是復入桑比拉志之獄。

凡知天命而自信篤者。舉天下無不可處之境。舉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羅蘭夫人在此獄者。凡四閱月。猶時時竊鼓舞其同志。氣不少衰。嘗致書於布列梭曰：「吾友乎。君其毋失望。彼布爾達士。在腓列比之野。遂嗒然發。不能救羅馬之嘆。妾之所不取也。」夫人在獄中。益以書與花自遣。又學英語。學繪畫。時或從獄吏之妻。假鳴琴一彈。三嘆。聽者淚下。時千七百九十三年之秋。革命之狂瀾。轟天撼地。斷頭機厭人之血。布楞河塞人之肉。腥風颯颯。慘雨濛濛之時節。而此以身許國之一烈女。在桑比拉志獄中。日長如年。身世安危。久置度外。乃靜念一身之過去。默數全國之將來。遂伸紙吮筆。草著「自傳」「革命紀事」「人物逸話」三書。時有英國維廉女史者。嘗訪夫人於獄中。歸而記其事曰：

羅蘭夫人在桑比拉志獄。於一身境遇。毫無所怨。尤在狹隘之獄室。為壯快之談論。一如在大臣官邸時也。其案上有書數卷。當

余入訪時。適見其讀布爾特奇英雄傳。聲出金石。余方欲有所慰藉。夫人以樂天知命。洒然自得之義告余。及最後。余問及其十三歲之愛女之消息。則夫人忽飲淚。幾哽咽。不能成聲。嗚呼。夫孰知轟轟烈烈威名震一世之羅蘭夫人。其多情其慈愛。有如此也。

十月三十一日。即狄郎的士黨之名士二十二入殉國之日。夫人自桑比拉志獄移於康沙士黎獄。自是受鞠訊者數次。其最後公判之前日。有某律師欲為夫人辯護者。訪之於獄中。夫人以己之命運已定。勸以勿為無益之辯護。徒危其身。脫指環以謝之。其明日為最後公判之日。夫人着雪白之衣。出於法廷。其半掠之髮。如波之肩。澄碧之兩眼。與雪衣相掩映。一見殆如二十許妙齡絕代之佳人。法官以種種之僞證。欲誣陷夫人。夫人此際之答辯。實法蘭西革命史中最悲壯之文也。其大旨以狄郎的士黨之舉。動俯仰天地。無所愧怍。最後乃昌言曰。

凡真正之大人。物常去私情私慾。以身獻諸人類同胞。而其報酬則待諸千載以後。余今者謹待諸君之宣告。無所於悔。雖然。正人君子。獻身於斷頭臺之日。是即正人君子置身於凱旋門之日也。今日此等污濁混亂。以人血為酒漿之世界。余甚樂脫離之。無所留戀。余惟祝我國民。速得真正之自由。蒼天蒼天。其眷然下顧。以救此一方民哉。

此熱誠切摯之言。彼非法之法官聞之。皆咋舌不知所對。卒以預聞隱謀。不利於共和政體。宣告死刑。夫人肅然起立曰。

諸君肯認余為與古來為國流血之大人。物有同一之價值乎。余深謝諸君。余惟願學彼大人。物從容就義之態度。毋為歷史羞。是日歸至獄中。收攝萬慮。作書數通。以遺親友。其所與愛女書之末句云。『汝宜思所以不辱其親者。汝之兩親。留模範於汝躬。汝若學此模範。而有得焉。其亦可以不虛生於天地矣。』

翌日為千七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九日。羅蘭夫人乘囚車。以向於斷頭臺。其時夫人之胸中。浮世之念盡絕。一種清淨高尚。不可思議之感。想如潮而湧。夫人欲記之。乞紙筆而吏不許。後之君子憾焉。

泰西通例。凡男女同時受死刑。則先女而後男。蓋免其見前戮者之慘狀。而戰慄也。其日有與羅蘭夫人同車來之一男子。震慄無人色。夫人憐之。乃曰。『請君先就義。勿見余流血之狀。以苦君。』乃乞劊手一更。其次第云。嗚呼。其愛人義俠之心。至死不渝。有如此者。雖小節亦可以概平生矣。

刀下風起。血迸一箇之頭。已落。夫人以次登臺。猛見臺上一龐大之神像。題曰自由之神。夫人進前一揖而言曰。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如電之刀一揮斷送四十一一年壯快義烈之生涯於是羅蘭夫人途長為歷史之人夫人殉國後數日由巴黎至盧安之大道旁有以劍貫胸而死
 以死夫人殉國後狄郎的士黨名士布列梭昏絕不省人事者經旬夫人殉國後數日由巴黎至盧安之大道旁有以劍貫胸而死
 者則羅蘭其人也

新史氏曰吾草羅蘭夫人傳而覺有百千萬不可思議之感想刺激吾腦使吾忽焉而歌忽焉而舞忽焉而怨忽焉而怒忽焉而懼
 忽焉而哀夫法國大革命近世歐洲第一大事也豈惟近世蓋往古來今未嘗有焉矣豈惟歐洲蓋天下萬國未嘗有焉矣結數
 千年專制之局開百年來自由之治其餘波互八十年其影響及數十國士使千百年後之史家永以為人類新紀元之一紀念
 物嗜何其偉也而發起之者乃在一區區織織之弱女子吾豈不解羅蘭夫人有何神力乃能支配狄郎的士全黨支配法蘭西全
 國且支配歐羅巴全洲百年間之人心也嗚呼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吾以為必有能造出一造時勢之英雄一之時勢然
 後英雄乃得有所造不然羅蘭夫人以如彼多情加彼慈善之絕代佳人當路易十六即位之始且殷殷望治謳歌政府政策者何
 以卒投身於最慘最劇之場以不悔也雖然羅蘭夫人竟以是死夫既以身許國矣則死國事者夫人之志也乃其不死於王黨不
 死於貴族黨而死於平民黨不死於革命失敗之時而死於革命告成之後則非夫人之志也夫人能造時勢而何以能造之使動
 不能造之使靜能使之使亂不能造之使平曰是由民族之缺點使然不足為夫人咎也竊嘗論之法國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
 與英國千六百六十年之革命其事最相類其禍機伏於前王專制時代相類也猶法之有路易十四也其激變由於今王之偽改革相
 類也猶論說其動力起於王與議會之爭相類也其王迷而後獲而後弑相類也革命後改為共和政治相類也共和政治旋立
 旋廢相類也惟其國民幸福之結果則兩國絕異英國革命之後則憲政確立焉民業驟進焉國威大揚焉法國革命後則演成恐
 怖時代長以血跡汚染其國史使千百年後聞者猶為之股慄焉為之酸鼻若是者何也英國人能自治而法國人不能也自治之
 民和可也破壞亦可也和平時代則漸進焉破壞時代則驟進焉與英法比則時時同治力遠過於拉丁民族故能強也而英法兩國
 相類而德國今為世界第一等強國意國則斷然不能有所進皆係賴拉丁兩族得失之林也
 不能自治之民則固不可以享和平亦不可以言破壞
 平和平時代則其民氣憤而國以敵破壞時代則其民氣置而國以危孔子曰為政在人豈不然哉故以無公德無實力之人民而相
 率以上破壞之途是不啻操刀而割其國脈也然則相率馴伏以求平和可乎曰是又安能世界政治之進化既已進入第二級其

風潮固欲避不可避而豈能以一人之力揮之事機既迫於無可望平和亦微破壞亦微此孔明所以有一與其座以待亡就若
伐之一之論也不然法國大革命之慘痛雖以今日百年以後我遠東之國民聞之猶且心悸豈其當時歐洲列國而無所鑑焉而
何以全歐紛紛步其後塵直至十九世紀下半紀而其風猶未息也蓋民智一開人人皆自認其固有之權利固而有之義務則有非
得之非盡之而不能安者使當時法之王法之貴族而知此義也則法國何至此慘劇使後此歐洲各國之君主貴族而知有此
義也則後此歐洲各國何至此慘劇使後此歐洲各國之君主貴族而知有此
爲中世之黑暗時代而已乃往車已折而來軫方道歐洲中原之各君主貴族未嘗不知查理士第一路易第十六之事而偏欲
其後以弄威福於一日此所以擾攘互七八十年而未艾也嗚呼有讀羅蘭夫人傳者乎其在位者持保守主義者當念民望之
不可失民怒之不可犯也如彼苟其儉安苟且彌縫掩飾削削無已箝制屢行則必有如法國一日中刑貴族王黨千餘人斷屍獨
野慘血塞渠乃至欲求爲一田舍翁而不可得上蔡黃犬華亭鶴唳能勿驚心自造此因自刈此果豈人力之所能避也其在下位
者持進取主義者當念民氣之既動而難靜民德之易渙而難結也如此苟無所以養之於平日一旦爲時勢所迫悍然投其身投
其國於孤注一擲則必有如法國當日互相屠殺今日同志明日仇讐爭趨私利變成無政府之現象雖有一二志芳行潔愛國忘
身之士而狂瀾又安能挽也嗚呼破壞之難免也如彼破壞下不懼破壞則以談破壞爲快心之具弁髦公德不養實力而因以胎孕
破壞則惟恐民焉壓民焉自以爲得計而因以胎孕破壞下不懼破壞則以談破壞爲快心之具弁髦公德不養實力而因以胎孕
破壞然則欲免破壞舍上下交相懼其奚術哉嗚呼念銅駝於荆棘能不愴然見披髮於伊川誰爲戎首羅蘭夫人羅蘭夫人魂兮
有靈當哀鄙言

學術

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

中國之新民

亘萬古。袤九垓。自天地初闢以迄今日。凡我人類所棲息之世界。於其中而求一勢力之最廣被而最經久者。何物乎。將以威力乎。亞歷山大之獅吼於西方。成吉思汗之龍騰於東土。吾未見其流風餘烈。至今有存焉者也。將以權術乎。梅特涅執牛耳於奧太利。拿破侖第三弄政柄於法蘭西。當其盛也。炙手可熱。威震環瀛。一敗之後。其政策亦隨身名而滅矣。然則天地間獨一無二之大勢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學術而已矣。

今且勿論遠者。請以近世史中文明進化之跡。略舉而證明之。凡稍治史學者。度無不知近世文明先導之兩原因。即十字軍之東征與希臘古學復興是也。夫十字軍之東征也。前後凡七役。亘二百年。迄一千二百七十年卒無成功。乃其所獲者不在此而在彼。以此役之故。而歐人得與他種民族相接。傳習其學藝。增長其智識。蓋歐學天文學理化學動物學醫學地理學等。皆至是而始成立焉。而拉丁文學宗教裁判等。亦因之而起。此其遠因也。中世之末葉。羅馬教皇之權日盛。哲學區域。為安士林 Anselm (羅馬教之神甫也) 派所壟斷。及十字軍罷役以後。西歐與希臘亞刺伯諸邦。來往日便。乃大從事於希臘語言文字之學。不用繙譯。而能讀亞里士多德諸賢以書。思想大開。一時學者不復為宗教迷信所束縛。卒有路得新教之起。全歐精神。為之一變。此其近因也。其間因求得印書之法。而文明普徧之途。開求得航海之法。而世界環遊之業。成。凡我等今日所衣食所用所乘所聞所見。一切利用前民之事物。安有不自學術來者。聊此猶曰其普通者。請舉一二人之力。左右世界者。而條論之。

一曰歌白尼 Copernicus 生于一四七三年卒于一五四三年 之天文學。泰西上古天文家言。亦如中國古代。謂天圓地方。天動地靜。羅馬教會主持是論。有倡異說者。輒以非聖無法罪之。當時哥倫布雖尋得美洲。然不知其為西半球。謂不過亞細亞東岸之一海島而已。及歌白尼地圓之學說出。然後瑪志命 Magellan 以一五一九年始航太平洋一周 始尋得太平洋航海線。而新世界始開。今日之有亞美利加合衆國。燦然為世界文明第一。而駭駭擢全地球之霸權者。歌白尼之為之也。不審惟是。天文學之既興也。從前宗教家種種憑空構造之謬論。不復足以欺天下。而種種格致實學。從此而生。雖謂天文學為宗教改革之強援。為諸種格致實學之鼻祖。非過言也。歌白尼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二曰倍根笛卡兒二人國籍及生卒年之哲學中世以前之學者惟尙空論。嘖嘖然爭宗派爭名目。口崇希臘古賢。實則重誣之。其心思為種種舊習所縛。而曾不克自拔。及倍根出。專倡格物之說。謂言理必當驗諸事物。而有徵者乃始信之。及笛卡兒出。又倡窮理之說。謂論學必當反諸吾心。而自信者乃始從之。此二派行。將數千年來學界之奴性羣庭掃穴。靡有孑遺。全歐思想之自由驟以發達。日光日大。而遂有今日之盛。故哲學家恒言。二賢者近世史之母也。倍根笛卡兒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三曰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法國人。生於一六八九。卒於一七五五年。之著萬法精理。十八世紀以前。政法學之基礎甚薄。一任之於君相之手。聽其自腐敗自發達。及孟德斯鳩出。始分別三種政體論。其得失使人知所趣向。又發明立法行法司法三權鼎立之說。後此各國。靡然從之。政界一新。漸進以迄今日。又極論聽訟之制。謂當廢拷訊。設陪審。歐美法廷。遂為一變。又謂販賣奴隸之業。大悖人道。攻之不遺餘力。實為後世美英俄諸國放奴善政之嚆矢。其他所發之論。為法蘭西及歐洲諸國所採用。遂進文明者。不一而足。孟德斯鳩實政法學之天使也。其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四曰盧梭 *Rousseau* 法國人。生於一七一二。卒於一七七八年。之倡天賦人權。歐洲古來。有階級制度之習。一切政權教權。皆為貴族所握。平民則視若奴隸焉。及盧梭出。以為人也者。生而有平等之權。即生而當享自由之福。此天之所以與我無貴賤一也。於是著民約論 *social Contract*。大倡此義。謂國家之所以成立。乃由人民合羣結約。以衆力而自保其生命財產者也。各從其意之自由。自定約而自守之。自立法而自遵之。故一切平等。若政府之首領及各種官吏。不過衆人之奴僕。而受託以治事者耳。自此說一行。歐洲學界如旱地起一霹靂。如暗界放一光明。風馳雲捲。僅十餘年。遂有法國大革命之事。自茲以往。歐洲列國之革命。紛紛繼起。卒成今日之民權世界。民約論者。法國大革命之原動力也。法國大革命。十九世紀全世界之原動力也。盧梭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五曰富蘭克林 *Franklin* 美國人。生於一七〇六。卒於一七八〇年。之電學。瓦特 *Watt* 英人。生於一七三六。卒於一八一九年。之汽機。十九世紀所以異於前世紀者何也。十九世紀有縮地之方。前人以馬力行。每日不能過百英里者。今則四千英里之程。行於海者十三日。而可達。行於陸者三日。而可達矣。則輪船鐵路之為之也。昔日製帽製靴。紡紗織布等之工。以若干時而能製成一枚者。今則同此時刻。能製至萬枚以上矣。倫敦一報館。一年所用之紙。視十五世紀至十八世紀四百年間所用者。有加多焉。則製造機器之為之也。美國大總統。領下一教書。僅一時許。而可以傳達於支那。上午在印度買貨。下午可以在倫敦銀行支銀。則電報之為之也。凡此數者。能使全世界之政治商務軍事。乃至學問道德。全然一新其面目。而造此世界者。乃在一。煮沸水之瓦特。倍根笛卡兒。與一放紙為之富蘭克林。以電報之理。二賢

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六曰亞丹斯密 Adam Smith

英國人 生于一七二三 卒於一七九〇年

之理財學泰西論者每謂理財學之誕生日何日乎即一千七百七十六年是也

何以故蓋以亞丹斯密氏之原富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此書後官版 民近譯未成 出版於是年

也此書之出。不徒學問界為之變動而已。其及於人羣之交際。及於國家之政治者。不一而足。而一八四六年以後。英國決行自由

貿易政策。Free Trade 盡免關稅。以致今日商務之繁盛者。斯密氏原富之論為之也。近世所謂人羣主義 Socialism 專務保

護勞力者。使同享樂利。其方策漸為自今以後之第一大問題。亦自斯密氏發其端。而其徒馬爾沙士大倡之。亞丹斯密之關係於

世界何如也。

七曰伯倫知理

Humboldt

德國人 生于一八〇八 卒于一八八一年

之國家學伯倫知理之學說。與盧梭正相反對者也。雖然。盧氏立於十八世紀而為

十九世紀之母。伯氏立於十九世紀而為二十世紀之母。自伯氏出。然後定國家之界說。知國家之性質。精神。作用。為何物。於是國

家主義乃大興於世。前之所謂國家為人民而生者。今則轉而云。人民為國家而生。焉使國民皆以愛國為第一之義務。而盛強之

國乃立。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則是也。而自今以往。此義愈益為各國之原力。無可疑也。伯倫知理之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八曰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英國人 生于一八〇九 卒於一八八二年

之進化論。前人以為黃金世界在於昔時。而末世日以墮落。自達爾文出。然後知

地球人類乃至一切事物皆循進化之公理。日趨於文明。前人以為天賦人權。人生而皆有自然應得之權利。及達爾文出。然後知

物競天擇。優勝劣敗。非圖自強。則決不足以自立。達爾文者。實舉十九世紀以後之思想。徹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類智識所

能見之現象。無一不可以進化之大理貫通之。政治法制之變遷。進化也。宗教道德之發達。進化也。風俗習慣之移易。進化也。數千

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數萬里之世界。進化之世界也。故進化論出。而前者宗門迷信之論。盡失所據。教會中人。惡達氏滋甚。謂有

一魔鬼住於其腦云。非無因也。此義一明。於是人人不敢不自勉為強者。為優者。然後可以立於此物競天擇之界。無論為一人。為

一國家。皆向此鵠以進。此近世民族帝國主義 National Imperialism 所由起也。此主義今始萌芽。他日且

將磅礴充塞於本世紀。而未有已也。雖謂達爾文以前為一天地。達爾文以後為一天地。可也。其關係於世界何如也。

以上所列十賢。不過舉其學學大者。至如奈端

Newton

英國人 生于一六四二 卒於一七二七年

之創重學。嘉利

Linnaeus

瑞典人 生于一七〇七 卒於一七七八年

之開植物學。康德

Kant

德國人 生於一七二四 卒於一八〇四年

之開純全哲學。皮里

士利 Priestley 英人生於一七三三
 門 St. Simon 法人生於一八〇四年之化學邊沁 Bentham 英人生於一七四七
 學政治學女權論斯賓塞 Spencer 英人生於一八二一
 以學術為世界外遺跡之事業如程子所云玩物喪志也以故其說一出類能聳動一世餉遺後人嗚呼今日光明燦爛如茶如錦
 之世界何自來乎實則諸賢之腦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筆鋒所組織之而莊嚴之者也
 亦有不必自出新說而以其誠懇之氣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運他國文明新思想移植於本國以造福於其同胞此其勢力亦復
 有偉大而不可思議者如法國之福祿特爾 Voltaire 卒於一七九四年日本之福澤諭吉 卒於一八七一年 俄國之托爾斯泰 Tolstoy 今尚
 也福祿特爾當路易第十四全盛之時怒然憂法國前途乃以其極流麗之筆寫極偉大之思寓諸詩歌院本小說等引英國之政
 治以譏諷時政被錮被逐幾瀕於死者屢焉卒乃為法國革新之先鋒與孟德斯鳩盧梭齊名蓋其有造於法國國民者功不在兩人
 下也福澤諭吉當明治維新以前無所師授自學英文嘗手抄華英字典一過又以獨力創一學校名曰慶應義塾創一報館名曰
 時事新報至今為日本私立學校報館之巨擘焉著書數十種專以輸入泰西文明思想為主義日本人之知有西學自福澤始也
 其維新改革之事業亦願問于福澤者十而六七也托爾斯泰生於地球第一專制之國而大倡人類同胞兼愛平等主義其所論
 蓋別有心得非盡憑藉東歐諸賢之說者焉其所著書大率皆小說思想高徹文筆豪宕故俄國全國之學界為之一變近年以來
 各地學生咸不滿於專制之政屢屢結集有所要求政府捕之錮之放之逐之而不能禁皆托爾斯泰之精神所鼓舞者也由此觀
 之福祿特爾之在法蘭西福澤諭吉之在日本托爾斯泰之在俄羅斯皆必不可少之人也苟無此人則其國或不得進步即進步
 亦未必如是其驟也然則如此等人者其於世界之關係何如也
 吾欲敬告我國學者曰公等皆有左右世界之力而不用之何也公等即不能為倍根笛卡兒達爾文豈不能為福祿特爾福澤諭
 吉托爾斯泰即不能左右世界豈不能左右一國苟能左右我國者所以使我國左右世界也吁嗟山兮穆如高兮吁嗟水兮浩
 如長兮吾聞足音之登然兮吾欲溯洄而從之兮吾欲馨香而祝之兮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中國之新民

- 一總論
- 二胚胎時代
- 三全盛時代
- 四儒學統一時代
- 五老學時代
- 六佛學時代
- 七儒佛混合時代
- 八衰落時代
- 九復興時代
- 十學術思想界之階潮
- 十一地理上之關係上（國內地理）
- 十二地理上之關係下（國外地理）
- 十三政治上之關係
- 十四文學上之關係
- 十五學術思想所生之結果
- 十六今後革新之急務及其方法

第一章 總論

學術思想之在一國。猶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風俗及歷史上種種之現象。則其形質也。故欲覘其國文野強弱之程度如何。必於學術思想焉求之。

立於五洲中之最大洲而為其洲中之最大國者誰乎我中華也。人口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誰乎我中華也。四千餘年之歷史未嘗一中斷者誰乎我中華也。我中華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語言文字。世界莫能及。不過一千九百年之統計。歐洲各國語之通用。以英語為最。猶多。而其語言文字。探源溯其。中國與南北國。其語異。至其大致則一也。此事為將來一大問題。別有文論之。我中華有三十世紀前傳來之古書。世界莫能及。已起于三千七八百年以前。反代史官所記。載今世界所稱古書。如摩西之舊約全書。約距今三千五百年。遠羅門之四部經論。亦然。希臘和馬耳之詩歌。約在二千八九百年前。門德之。及史。約在二千三百年前。皆無能及。倘若夫二千五百年以上之書。則我中國今傳者尚十餘種。歐洲乃無一也。此真我國民可以自豪者。西人稱世界文明之祖國有五。曰中華。曰印度。曰安息。曰埃及。曰墨西哥。然後四地者其國亡。其文明與之俱亡。今試一游其地。但有摩訶未遺。裔鐵騎蹂躪之跡。與高加索強族金粉歌舞之場耳。而我中華者屹然獨立。繼繼繩繩。增長光大。以迄今日。此後且將匯萬流而潮之。合一爐而冶之於戲。美哉我國於戲。偉大哉我國民。吾當草此論之。始吾不得不三薰三沐。仰天百拜。謝其生我於此。至美之國。而為此偉大國民之一分子也。

深山大澤而龍蛇生焉。取精多用物宏而夔夔強焉。此至美之國。至偉大之國民。其學術思想所磅礴。又豈彼崎嶇山谷中之獠族。生息彈丸上之島夷。所能夢見者。故合世界史通觀之上。世史時代之學術思想。我中華第一也。惟近世史時代。則相形之下。吾汗顏矣。雖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見此偉大國民不能恢復。乃祖乃宗。所處最高尚最榮譽之位置。而更執牛耳於全世界之學術思想界者。吾欲草此論。吾之熱血如火。如饑吾之希望如海。如潮。吾不自知吾氣。欲之何以盈。涌吾手足之何以舞。蹈也。於戲。吾愛我祖國。吾愛我同胞之國民。

生此國爲此民享此學術思想之恩澤則歌之舞之發揮之光大之繼長而增高之吾輩之責也而至今未聞有從事於此者何也。凡天下事必比較然後見其真無比較則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並不能知己之所長前代無論矣今世所稱好學深思之士有兩種一則徒爲本國思想學術界所囿而於他國者未嘗一涉其樊也一則徒爲外國學術思想所眩而於本國者不屑一厝其意也夫我界既如此其博大而深遠也他界復如此其燦爛而蓬勃也非竭數十年之力於彼乎於此乎一一盡其實明其華融會而貫通焉則雖欲歌舞之烏從而歌舞之區區小子於四庫著錄十夫暗一於他國文字初開津焉爾夫何敢搖筆弄舌從事於先聖所不敢從事者雖然吾愛我國吾愛我國民吾不能自己吾姑就吾所見及之一二雜寫之以爲吾將來研究此學之息壤流布之以爲吾同志研究此學者之筭路藍縷天如假我數十年乎我同胞其有袖袂而起者乎佇看近世史中我中華學術思想之位置何如矣

且吾有一言欲爲我青年同胞諸君告者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忠外國學術思想之不輸入吾惟思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夫二十年間之不發明於我學術思想必非有損也雖然凡一國之立於天地必有其所以立之特焉欲自善其國者不可不於此特賢焉淬厲之而增長之今正當過渡時代蒼黃不接之際諸君如愛國也欲喚起同胞之愛國心也於此事必非可等閑視矣不然脫崇拜古人之奴隸性而復生出一種崇拜外人蔑視本族之奴隸性吾懼其得不償失也且諸君皆以輸入文明自任者也凡教人必當因其性所近而利導之就其已知者而比較之則事半功倍焉不然外國之博士鴻儒亦多矣顧不能有裨於我國民者何也相知不習而勢有所扞格也若諸君而吐棄本國學問不屑從事也則吾國雖多得百數十之達爾文約翰赫爾斯賓塞吾懼其於學界一無影響也故吾草此論非欲附益我國民安自尊大之性蓋區區微意亦有不得已焉者爾今於造論之前有當提表者數端

吾欲畫分我數千年學術思想界爲七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復興時代今日是也其間時代與時代之相嬗界限常不能分明非特學術思想有然即政治史亦莫不然也一時代中或含有過去時代之除波與未來時代之萌芽則舉其重者也其理由於下言詳說之

吾國有特異於他國者一事曰無宗教是也淺謬者或以是爲國之恥而不知是榮也非辱也宗教者於人群幼稚時代雖頗有效

及其既成長之後。則害多而利少焉。何也。以其阻學術思想之自由也。吾國民食先哲之福。不以宗教之真。混濁我腦性。故學術思想之發達。常優勝焉。不見夫佛教之在印度。在西藏。在蒙古。在緬甸。暹羅。恒抱持其小乘之迷信。獨其入中國。則光大其大乘之理論。乎不見夫景教入中國。數百年。而上流人士。從之者。希乎。故吾今者。但求吾學術之進步。思想之統一。此非排斥異端之謂也。不必

更以宗教之末法自縛也。
生理學之公例。凡兩異性相合者。其所得結果必加良。此種家畜以異種者。只製接種。故家畜常以亞美利加之牡馬。交歐亞之牝駒。皆利用此例。殆雅諸各種事物。而皆同者也。大地文明祖國凡五。各遠遠隔絕。不相溝通。惟埃及安息。藉地中海之力。兩文明相遇。遂產出歐洲之文明。光耀大地。焉其後。阿剌伯人。西漸十字軍。東征。歐亞文明再交。購一度。乃成近世震天鑠地之現象。皆此公例之明證也。我中華當戰國之時。南北兩文明初相接。觸而古代之學術思想。達于全盛。及隋唐間。與印度文明相接。觸而中世之學術思想。放大光明。今則全球若比鄰矣。埃及安息。印度。墨西哥。四祖國。其文明皆已滅。故雖與歐人交。而不能生新現象。蓋大地今日。只有兩文明。一泰西文明。歐美是也。二泰東文明。中華是也。二十世紀。則兩文明結婚之時代也。吾欲我同胞。張燈置酒。迓輪俟門。三揖三讓。以行親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為我家育穉馨兒。以亢我宗也。

第二章 胚胎時代
中國種族不一。而其學術思想之源。則皆自黃帝子孫。下文會稱黃族。向用漢種二字。今以漢乃後起一朝。代不足冒我全族之名。故改用此。來也。黃族起于西北。或黃河流域之蠻族。而勝之。漢昌寢熾。遂徧大陸。太古之事。搢紳先生難言焉。第弗深考。今畫春秋以前為胚胎時代。而此時代中。復畫為小時代者。四其圖如下。

- 第一黃帝時代
- 第二夏禹時代
- 第三周初時代
- 第四春秋時代

學術思想與歷史上之大勢。其關係常密切。上古之歷史。至黃帝而一變。至夏禹而一變。至周初而一變。至春秋而一變。故文明精神之發達。亦緣之以為界焉。黃帝之書。著錄於漢書藝文志者。二十餘種。班氏既一一明揭其依託。今所存素問內經等。亦其一也。

黃帝時代其文學之發達不能到此地位固無待言。要其進步之信而有徵者四事。曰制文字曰定曆象曰作樂律曰興醫藥是也。黃帝四征八討東至海南至江西至流沙北逐葷粥蓋由經驗之廣交通之繁屢戰異種之民族而收之得智識交換之益故能一洗混沌之陋而爛然揚光華也。及洪水之興下民顛頽全國現象生一頓挫禹抑洪水乘四載徧九州經驗益廣交通益繁玄圭告成帝國乃立故中華建國實始夏后。古代稱黃族為華夏為諸夏皆紀念禹之功德而用其名以代表國民也。其時政治思想皆學思想皆漸發生禹貢之制度洪範之理想洪範自謂禹必非盡謬皆為三千年前精深博大之籍自禹以後垂千年黃族各部皆並立休養生息逮於周初中央集權之勢益行菁華漸集於京師周公兼三王作官神近儒多攻周官為偽書周官實後人託名而作一說若無物焉二由不通人辭進化之公例見其中有許多制度不脫遠野思想習俗者便以為古聖人嘗當有此皆有所因而生迷同也文王繫易而詩書亦爛然大完。古代學術思想之精神條理於是乎粗備洎及春秋兼并漸行列國盟會征伐交通益頻數南北兩思潮漸相混合磅礴鬱積將達極點於是孔子生而全盛時代來矣。

綜觀此時代之學術思想實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學藝之源泉約而論之蓋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倫三曰天人相與之際是也。而其所以能構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於天然者蓋其地理之現象空界即天然界也之狀態能使初民此名謂初之民族也對於上天而生出種種之觀念也。二曰由於人為者蓋哲王先覺利導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人事以為群利也。講一一論次之。

中國無宗教無迷信。此就其學術發達以後之大體言之也。中國非無宗教思想但其思想之起特早且常倚於切實故迷信之力不甚強而受益受教者少。中國古代思想敬天畏天其第一著也。其言天也與今日西教言造化王者頗近。但其語圓通不似彼之拘墟迹象易滋人惑。綜觀經傳所道以為天者生人生生萬有之本原也。詩天生烝民書惟天陰騭詩天生烝民書惟天陰騭天者有全權有活力臨察下土者也。求民之瘼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天者有自然之法則以為人事之規範道德之基本也。詩天生烝民書惟天陰騭故人之於天也敬而畏之一切思想皆以此為基焉。

各國之尊天者常崇之於萬有之外而中國則常納之於人事之中。此吾中華所特長也。中國文明起於北方其氣候嚴寒地味確瘠得天較薄故其人無餘裕以馳心廣遠游志幽微專就尋常日用之間題悉心研究是以思想獨倚於實際。凡先哲所經營想像皆在人羣國家之要務其尊天也目的不在天國而在世界受用不在未來而在現在。是故人倫亦稱天倫人道亦稱天道。記曰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所以雖近於宗教而與他國之宗教自殊科也。

人羣進化第一期。必經神權政治之一階級。此萬國之所同也。吾中國上古。雖亦為神權時代。然與他國之神權。又自有異。他國之神權。以君主為天帝之化身。中國之神權。以君主為天帝之履役。故尋常神權之國。君主一言一動。視之與天帝之自言自動等。中國不然。天也者。統君民而並治之也。所謂天秩天序。天命天討。達於上下。無貴賤一焉。實而言之。則天道者。猶今世之憲法也。歐洲今世君民同受治於法之下。中國古代君民同受治於天之下。不過法實而有功。天遠而無效耳。但在遠古之世。而有此精神。不得不謂文明想像力之獨優也。泰西皆言君主無責任。古代神權之無責任。以爲其天帝之化身也。今世立憲之責任。歸其責於大臣。使人民不必有所顧忌。得以認其功罪也。過渡時代不得不然也。惟中國則君主有責任。責任者何。對於天而課其功罪也。日食彗見。水旱蝗螟。一切災異。君主實尸其咎。此等學說。以今日科學家之眼視之。可笑孰甚。而不知其有精義存焉也。其踐位也。薦天而受其殂死也。稱天而蓋春秋。所謂以天統君。蓋雖專制而有不能盡專制者存此。亦神權政體之所無也。不審惟是天也者。非能諄諄然命之者也。於是乎有代表之者。厥惟我民。昔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畏自我民畏。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矜下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於是無形之天。忽變爲有形之天。他國所謂天帝化身者。君主也。而吾中國所謂天帝化身者。人民也。然則所謂天之秩序。命討者。實無異於民之秩序。命討也。立法權在民也。所謂君主對於天而負責任者。實無異於民而負責任也。司法權在民也。然則中國古代思想。其形質則神權也。其精神則民權也。雖然。其法不立。其教不設。然安可以責諸古代。當遠古之初。而有此非偉大之國民。其孰能與於斯。

古代各國皆行多神教。或有拜下等動物者。所在皆是。中國前古。雖亦多神。然所拜者皆稍高尚。而兼切於人事者也。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地之祭。幾於一神。尚矣。社稷者。切於農事者也。五祀者。門戶井竈中霤。皆關於日用飲食者也。吾國最初之文明。事事皆主實際。即此亦可以見之。且其中尤有最重特異者。一事焉。曰尊先祖是也。吾國族制之發達。最備而保守之性質。亦最強。故於祭天之外。祀祖爲重。所謂天神地祇人鬼。凡稱鬼者。皆謂先祖也。孔子謂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殷人尊神。率民而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言三代思想之變遷。於其事鬼神之間。最注意焉。初民之特質。則然也。尊祖之極。常以之與天並重。墨子天鬼並重。記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書曰。乃祖乃父。不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迺高后不乃崇降不詳。記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常視其祖宗之權力。幾與天並。此亦中國人與外國特異之點也。此等思想。範圍數千年。至今不衰。要而論之。胚胎時代之文明。以重實際爲第一義。重實際故重人事。其敬天也。皆取以爲人倫之模範也。重實際故重經驗。其尊祖

也皆取以爲先例之典型也於是乎由思想發爲學術其握學術之關鍵者有二職焉

一曰祝掌天事者也凡人群初進之時政教不分主神事者其權最重漢之法者猶大之祭司長是時約全書者皆司祝官也印度有四

越政權之事而學術思想亦常爲祝之所掌焉祝之分職亦有二一曰司祝之祝主代表人民之思想以達之於天而祈禱者也

周官春官一篇皆此職之支與流裔也魯侯與曹劌論戰首稱犧牲玉帛之必信隨侯將戰楚首言牲牲肥而黍盛豐備蓋以爲祭

祀之事與國家之安危大有關係其他百事皆聽命於神不待言也二曰司曆之祝主攝摩天之思想以應用於人事者也三皇

之時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又曰在璣玉衡以齊七政

蓋司歷之祝所主者凡三事一曰協時月正日以便民事也二曰推終始五德以定天命也皆推其本於曆學後世言洪武五行

源於此三曰占星象卜筮以決吉凶也漢書藝文志九流略略有大文歷降及春秋此術猶盛如韓宣子之流皆以司祝

之官爲一時君相之顧問而左傳一書言卜筮休咎占驗災祥者十居七八後人不知人群初進時之形狀詭其支離誕妄因以

左氏之爲託而不知胚胎時代實以此爲學術思想之中心點也識緯亦然緯書之爲真偽今無暇置辨要之必起於春秋戰國時

代而爲古學術之代表無可疑也

二曰史掌人事者也吾中華既天祖並重而天志則祝司之祖法則史掌之史與祝同權實吾華獨有之特色也重實際故重經驗

重經驗故重先例於是史職遂爲學術思想之所寄萃周禮有大史小史左史右史內史外史六經之中若詩書春秋

也老聃之爲柱下史也孔子適周而觀史記也就魯史而作春秋也蓋道術之源泉皆在於史史與祝皆世其官史之世官蓋漢儒所

言吉凶禍福之道祝本於天以推於人史鑒於祖以措於今故漢志謂道家出於史官而陰陽識緯家言亦常有與史相通者要而

(甲)司祝之祝

學術思想
天人相與

(一) 祝官
天事

(乙) 司曆之祝

(子) 曆象家 (即天文學)
(丑) 歷數家 (即陰陽家)
(寅) 占驗家 (方術之言)

(二) 史官
人事

(甲) 志事的史家 (儒家之祖)
(乙) 推理的史家 (道家之祖)

此外尚有醫官樂官亦於當時學術思想頗有關係。但所關者只在一部分而非其全體也。故略之不別論。古者之醫必兼巫。故古醫字然則醫實視之附庸也。樂與詩同屬。詩學於太史。樂官亦稱醫史。然則樂實史之附庸也。

吾於此章之末欲更有一言。即當知此時代之學術思想為貴族所專有而不能普及於民間是也。吾華階級制度至戰國而始破。若春秋以前常有如印度所謂喀私德 (Kast) 和其次等社會以下者為首領階不許互通婚配。中世歐羅巴所謂埃士忒德 (Estate) 指僧侶貴族平民奴隸者。蓋上流人士握一羣之實權不獨政治界為然而學術思想界尤其要者也。加以文字未備典籍難傳交通未開。指舟車來流布尤窒。故一切學術非盡人可以自由研究之者其權固不得不專歸於最少數之人。勢使然矣。而此少數之人亦惟汲汲焉保持其舊使勿失墜既無餘裕以從事於新理想復無人相與討論以補其短而發其長。此所以歷世二千餘年而發達之效不觀也。雖然此後全盛時代之學術思想其胚胎皆蘊於此時。如漢書藝文志諸子略略志全本別於今用其原名所述謂

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

道家者流出於史官

陰陽家者流出於羲和之官

法家者流出於理官

名家者流出於禮官

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

縱橫家者流出於行人之官

雜家者流出於議官

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

小說家者流。出於裨官。

雖其分類未能盡當。其推原所出。亦非盡有依據。要之。古代世官之制。行學術之業。專歸於國民中一部一。族非其族者。不能與聞。皆然者也。中世歐羅巴學術之權。皆在教會。迨十五世紀以後。教會失其專業。人人得自由講習。而新文明乃生。論者或以室多。數之民。智為教會。詬病而不知。當中世黑暗時代。苟無教會以延一線之光。明恐其墮落。更有甚者。而後起之人。益復無所憑藉也。然則知人論世。其功與過。又豈可相掩耶。觀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亦如是已矣。

第三章 全盛時代

第一節 論周末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

全盛時代。以戰國為主。而發端實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並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於廣野。如火山乍裂。熱石競飛於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蹟也。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蓋七事焉。

一。由於蕞蓄之宏富也。人羣初起。皆自草昧而進於光華。文明者非一手一足所能成。非一朝一夕所可幾也。傳說所載。黃帝堯舜以來。文化已起。然史公猶謂。指紳難言焉。觀夏殷時代。質朴之風。猶且若此。則唐虞以前之文明。概可想矣。由行國進而為居國。由

之制。大定威儀。三千周官三百也。威儀備也。孔子歎之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自幽岐以至春秋。又數百年。休養生息。遂一脫蠻野固陋之態。觀於左傳。刑國士大夫之多才藝。孺文學者。所在皆然矣。積數千年民族之腦。精選相遺。傳遞相擴。充其機。固有磅礴鬱積。一觸即發之勢。而其所承受。大陸之氣象。與兩河流之精華。機會已熟。則沛然矣。此固非島夷谷民。崎嶇偏仄者之所能望也。此其一。

一。由於社會之變遷也。由堯舜至於周初。由周初至於東遷。由東遷至於春秋之末。其間固劃然分為數時代。其變遷之跡。亦有不可掩者。雖然。其跡不甚著。而史傳亦不詳焉。猶至獲麟以後。迄於秦始皇。實為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上自國土政治。下及人心風俗。皆與前此。截然劃一。鴻溝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

管子稱士有士之經。農有農之工。商有商之權。不可使薄也。又曰。士之何為。士農之子。恒為農。蓋古俗然也。古者以官為氏。如祝氏。史氏。樂氏。正氏。倉氏。氏。皆由世業之故。非在官者不獲從事。此不惟中國為然。即各國古代。亦莫不皆然者也。中世歐羅巴學術之權。皆在教會。迨十五世紀以後。教會失其專業。人人得自由講習。而新文明乃生。論者或以室多。數之民。智為教會。詬病而不知。當中世黑暗時代。苟無教會以延一線之光。明恐其墮落。更有甚者。而後起之人。益復無所憑藉也。然則知人論世。其功與過。又豈可相掩耶。觀胚胎時代之學術思想。亦如是已矣。

秋時論宗姓氏族。七國則無一言及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開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過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已盡矣。而其變動之影響。一皆波及於學術思想界。蓋閭閻之階級一破。前此為貴族世官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觀。五世相傳。學術由教會轉諸民間。情形正與此同。此近世文明所由開也。周室之勢既微。其所餘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概。

此其二

一由於思想言論之自由也。凡思想之分。合常與政治之分。合成比例。國土隸於一王。則教學亦定於一尊。勢使然也。周室為中央一統之祖。當其盛也。威權無外。禮記王制所載。作左道以惑衆。殺作奇器。異服奇技淫巧。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蓋思想言論之束縛甚矣。周既不綱。權力四散。游士學者各稱道。其所自得。以橫行於天下。不容於一國。則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好七十二君。墨翟來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謂。無置錘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一言論之自由。至是而極。加以歷古以來。無宗教臭味。先進學說未深入人心。學者盡其力之所及。拓殖新土。無望無礙。豈所謂海闊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者耶。莊子曰。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學者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蓋政權之聚散。影響於學術思想者。如是其甚也。此其三。

一由於交通之頻繁也。泰西文明發生有三階段。其在上古則腓尼西亞。以商業之故。常周航於地中海之東。西南岸運安息埃。及之文明。以入歐羅也。其在在中世則十字軍東征。亘二百年。阿刺伯人。西漸威爾歐陸。由直接間接種種機會。以輸入巴比倫猶太之舊文明。與隋唐時代之新文明也。其在近世則列國並立。會盟征伐。常若比鄰。彼此觀感相摩而善也。由此觀之。安有不藉交通之力者乎。交通之道不一。或以國際際際何心之義。最為妥善。今從之。或以力征。或以服賈。或以游歷。要之其有益於文明一也。春秋戰國之時。兼併盛行。互相侵伐。其軍隊所及。自濡染其國政教風俗之一二。歸而調和於其本邦。征伐愈多。則調和愈多。而一國新思想自不得不生。其在平時。則聘享交際之道。常為國家休戚所關。當時羣雄割據。大國欲統小國。小國則承事大國。以求保。故各國皆不得不妙選人才。以相往來。若相鼠茅鷄之不知將辱國體而危亡隨之矣。其際交通之任者。既國中文字學最優之士。及其游於他社會。自能吸取其精英。齋之歸。以為用。如韓宣子聘魯。而見易象春秋。吳季札聘上國。而知十五國風。皆其例也。而當時通商之業亦漸盛。豪商巨賈。往往與士大夫相酬酢。如鄭商。豈高能以身救國子貢。磨著。獨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而陽翟大賈。呂不韋。至能召集門客。著呂氏春秋。蓋商業之盛。通為學術思想之媒介者。亦不少焉。若夫縱

橫擗闔之士專以奔走游說為業者又不待言矣故數千年來交通之道莫盛于戰國此其四

一由於人材之見重也一統獨立之國務綏靖內憂馴擾魁桀不羈之氣故利民之患並立爭競之國務防禦外侮動需奇材異

能之徒故利民之智此亦古今中外得失之林哉衰周之際兼并最烈時君之求人才載飢載渴又不徒獎厲本國之才而已且專

吸他國者而利用之蓋得之則可以為雄失之且恐其走胡走越以為吾患也故秦迎孟嘗而齊王速復其位商鞅去國而魏遂弱

於秦游士之聲價重於時矣貴族階級摧蕩廓清布衣卿相之局遂起此界最卑是亦歷史之光也士之欲得志於時者莫不研

精學問標新領異以自取重雖其中多有勢利無恥者固不待言而學問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道術之言遂徧於天下此其五

一由於文字之趨簡也中國文字衍形不衍音故進化之難原因於此者不少但衍形之中亦多變異而改易最劇者惟周末為

甚倉頡以來所用古籀象形之文十而八九近世學者搜羅商周鐘鼎其字體蓋大略相類至秦皇刻石而大變焉矣說文序云

「諸侯力政分為七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聞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然則當時各國各因所

宜隨言造文轉變非一故今傳墨子楚辭所用字往往與北方中原之書互有出入漢書藝文志謂「秦始造書起於官獄多事

苟趨省易」其實日趨簡易者人羣進化之公例積之者已非一日而必非秦所能驟創也文字既簡則書籍漸盛墨子載書五車

以游諸侯莊子亦言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學者之研究日易而發達亦因之以速勢使然也此其六

一由於講學之風盛也前此學術既在世官則非其族者不敢希望及學風興於下則不徒其發生也驟而其傳播也亦速凡創

一學說者輒廣求徒侶傳與其人而千里負笈者亦不絕於道孔子之弟子三千墨子之鉅子徧於宋鄭齊之間孟子後車數十乘

從者數百人許行之徒數十人摺屨織席以為食蓋百家莫不皆然矣此實定哀以前之所無也故一主義於此一人倡之百人從

而和之一人啓其端而百人揚其華安得而不昌明也此其七

此七端者能盡其原因與否吾不敢言要之略具於是矣全盛時代之所以為全盛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第二節 論諸家之派別

先秦之學既稱極盛則其派別自千條萬緒非易論定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而別以鄙見損益之

古籍中記載最詳者為漢書藝文志其所本者劉歆七略也篇中諸子略實為學派論之中心點而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亦學術

界一部之現象也今舉諸子略之目如下凡為十家亦稱九流小說家不在九流之內

一儒家 二道家 三陰陽家 四法家 五名家 六墨家 七從橫家 八雜家 九農家 十小說家
又史記太史公自序述其父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凡六家。

一陰陽家 二儒家 三墨家 四名家 五法家 六道德家

諸子書中論學派者以荀子之非十二子篇莊子之天下篇為最詳荀子所論凡六說十二家。

一它鸞魏牟 二陳仲史綰 三墨翟宋鈞 四慎到田駢 五惠施鄧析 六子思孟軻

莊子所論凡五家並已而六。

一墨翟禽滑釐 二宋鈞尹文 三彭蒙田駢慎到 四闕尹老聃 五莊周 六惠施

以上四篇皆專論學派者也其他各書論及者亦不尠孟子則以楊墨並舉又以儒墨楊並舉韓非子顯學篇則以儒墨並舉又以儒墨楊兼並舉史記則以老子韓非合傳而孟子荀卿傳中附論騶忌騶衍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公孫龍劇子李悝尸子長盧吁子以及墨翟焉。

四篇之論荀子最為雜亂荀子北派之鉅子也故所列十二家皆北人而南人無一焉以老子楊朱之學如此其盛乃缺而不舉遺憾多矣亦未一及且所論者除墨翟惠施之外皆非其本派中之祖師也若乃子思孟軻本與荀同源而其強辭排斥與他子蓋

荀卿實儒家中最狹隘者非徒崇本師以拒外道亦且尊小宗而忘大宗雖謂李斯坑儒之禍發於荀卿亦非過言也所以詳已

者實荀卿欲陰主義之教也故其所是非殆不足探藝文志亦非能知學派之真相者也既列儒家於九流則不應別著六藝略既崇儒於六藝

何復夷其子孫以儕十家其疵一也縱橫家毫無哲理小說家不過文辭雜家既謂之雜矣豈復有家法之可言而以之與儒道名

法墨等比類齊觀不合論理其疵二也農家固一家言也但其位置與兵商醫諸家相等爨而可列於九流也則如孫吳之兵計然

白圭之商扁鵲之醫亦不可不為一流今有兵家略方伎略在諸子略之外於義不完其疵三也諸子略之陰陽家與醫術略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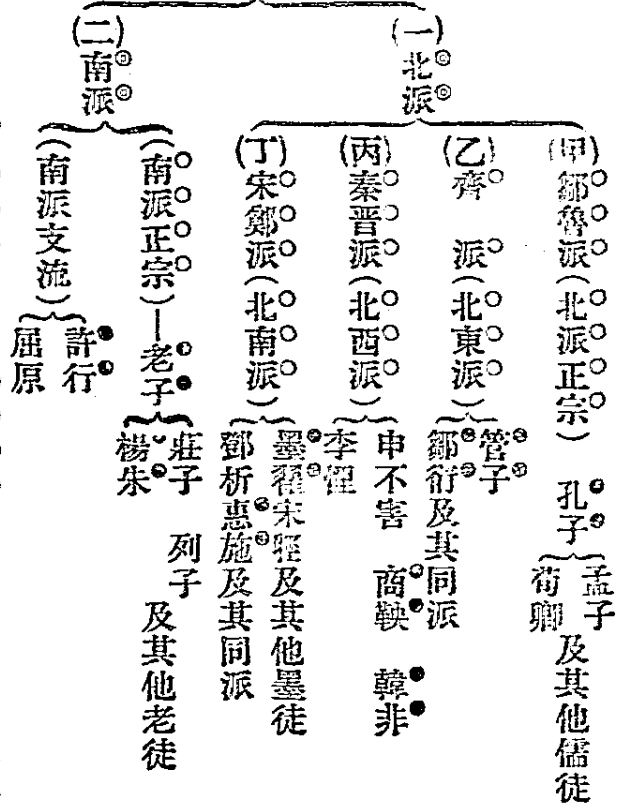
不甚分明其疵四也故吾於班劉之言亦所不取莊子所論推重儒墨教三家頗能繫當時學派之大綱學指儒家也宋學開文宗派也彭

蒙田駢慎到老派也莊子本身老派也惠施名家言亦與墨子大取小取等篇然猶有漏略者太史公談之論則所列六家五雀六燕輕重適當皆

分雄于當時學界中旗鼓相當者也分類之精以此為最雖然欲以觀各家所自起及其精神之所存則談之言猶未足焉耳今請

据羣籍審趨勢自地理上民族上放眼觀察而證以學說之性質製一先秦學派大勢表如左

先秦學派



欲知先秦學派之真相，則南北兩分潮最當注意者也。凡人羣第一期之進化，必依河流而進。此萬國之所同也。我中國有黃河揚子江兩大流，其位置性質各殊，故各自有其本來之文明。為獨立發達之觀，雖屢相調和混合，而其差別相自有不可掩者。凡百皆然而學術思想其一端也。北地苦寒，饒瘠謀生不易，其民族銷磨精神，日以奔走衣食，維持社會，猶恐不給，無餘裕以馳騁於玄妙之哲理，故其學術思想常務實際，切人事，貴力行，重經驗，而修身齊家治國利羣之道，術最發達焉。惟然故重家族以族長制度為政治之本，政治之圖商者也。故老年尊先，祖隨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強則古昔稱先王，內其國外夷狄，重禮文繁親愛，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學之精神也。南地則反是，其氣候和其土地饒其謀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飽煖，是發故常遠觀於世界以外，初而經世，既而玩世，既而厭世，不屑屑於實際，故不重禮法，不拘拘於經驗，故不崇先王，又其發達較遲，中原之人常鄙夷之，謂為蠻野，故其對於北方學派有吐棄之意，有破壞之心，探玄理，出世界，齊物我，平階級，經私愛，厭繁文，明自然，順本性，此南學之精神也。今請兩兩對照比較，以明其大體之差別，列表如下。

北派崇實際

北派主力行主

北派貴人事

北派明政法

北派重階級中庸曰：親親之屬。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北派重經驗

北派喜保守孔子曰：非先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法行不敢行。

北派主勉強勉強者。節性也。書曰：節性僇日其過。黃子曰：勉強學問。勉強行道。孔子曰：克己復為仁。

北派畏天命

北派言排外

北派貴自強

南派崇虛想

南派主無為主

南派貴出世

南派明哲理

南派重平等如莊子齊物論。行並耕之論。

南派重創造

南派喜破壞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南派明自然自然者。順性也。莊子曰：木之自然。澹澹之喻。皆其義也。

南派任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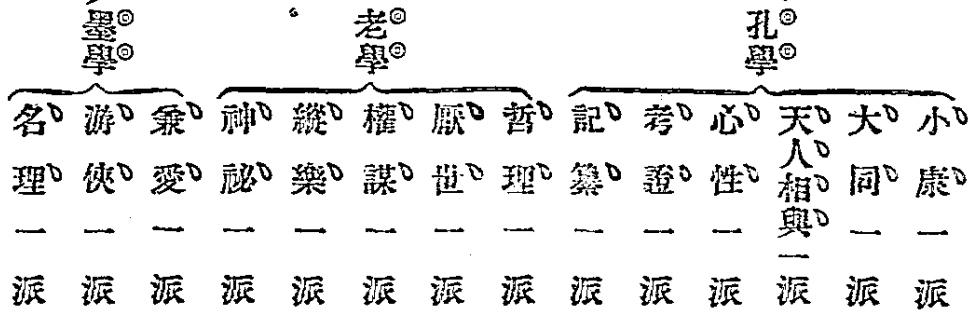
南派言無我

南派貴謙弱

古書中言南北分潮之大勢者亦有一二焉。中庸云：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任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孟子云：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言南北之異點。彰明較著者也。要之此全盛時代之第一期。實以南北兩派中分天下。北派之魁厥惟孔子。南派之魁厥惟老子。孔子之見排於南。猶老學之見排於北也。試觀孔子在魯衛齊之間。所至皆見尊崇。乃至宋而畏矣。至陳蔡而厄矣。宋陳蔡皆鄰於南也。及至楚則接與歌之。丈人椰揄之。長沮桀溺目笑之。無所往而不阻焉。皆由學派之性質不同故也。北方多憂世勤勞之士。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栖栖者終其身焉。南方則多棄世高蹈之徒。接與丈人沮溺。皆汲老莊之流者也。蓋民族之異性使然也。孔子分維南北而起於其間者。有墨子焉。墨亦北派也。願北而稍近於南。墨子生於宋。南北要衝也。故其學於南北各有所裨。而自成一家。言其務實際。貴力行也。實原本於北派之真精神。而其刻苦也。過之。但其多言天鬼。頗及他界。肇創論法。漸闡哲理。主義愛首倡平等。蓋亦被南學之影響焉。故全盛時代之第二期。以孔老墨三分天下。孔老墨之盛。非徒在第二期而已。直至此時代之終。其餘波及於漢初。猶有鼎足爭雄之姿。詳見第三卷今為三大宗表。示其學派勢力。

之所及如下。

三宗



春秋撥亂世升平世之義。以法治國。以禮率民。故法家言亦頗出於此。其時傳者為荀卿。而李克李悝等之治術。亦多本此。李斯受其遺以相秦。秦制多本焉。漢初賈誼。皆汲其流。此派之傳最永。

春秋太平世之義。傳諸子游。而孟子大昌明之。荀子非十二子論。攻子思孟子云。以為仲尼子游。為最厚於後世。可見子思孟子之學。實由子游以受于孔子也。此派為荀派所奪。至秦而絕。

此派亦春秋之學。而其原出於易與洪範。蓋九流所祖陰陽家者。此派之流清也。以緯書為諸宗。齊派（即北東派）多由此出。至漢代而極盛。董子及其餘今文家言。皆其子孫也。

世子（頌）漆雕子等傳之。孟子荀子告子。皆各明一義。因千餘年後。衍為宋明學。

孔子祖述憲章。創夏禮。殷禮於紀來。禮易章句三經。蓋於考證古書。三致意焉。北派之重經。皆宗前古。勢則然也。此派亦荀卿受之。漢與六經皆荀卿所傳。衍為東漢初唐注疏之學。其末流。雖於本朝乾嘉間。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左邱明採國語以為之傳。蓋北學重先例。故史學之興。亦相因而至者也。太史公以祖述孔學自命。其作史記。即受孔子此派之教也。

此道德家言之正宗也。莊列傳之。大盛於魏晉間。

凡游心空理者。心願離世界。楚狂沮溺之徒。皆汲老學之流也。後世遂民傳中人。皆屬此派。

老學最壽天下者。權謀之言也。將以愚民。非以明民。持欲取之。必先與之。此為老學入世之本。故縱橫家言。實出於是。而法家末流。亦利用此術。韓非子有解老等篇。史公以老尊合傳。最得真相。此派極盛于戰國之末矣。

楊朱傳之。數千年來。日盛一日。

谷神玄牝。流沙化胡。蓋必有所授焉。後行為神仙方術家言。盛於秦漢。

復為符籙丹鼎之學。盛於漢末三國六朝。

此墨學正宗也。禽滑釐等為鍾子。宋牼尹文。以禁攻廢兵為務。皆此學之感化也。戰國之末。祖述之者極盛。

凡兼愛者必惡公敵。除害馬乃所以愛馬也。故墨學行為游俠之風。楚之攻宋。墨子之徒。赴其難而死者七十二人。皆非有所為而為也。殉其主義而已。自戰國以至漢初。此派極盛。朱家郭解之流。實皆墨徒也。

墨子經說上下大取小取等篇。多名家言。莊子天下篇。言南方之墨者。以聖日同異之論相訾。以簡不侔之言相曉。

此其大略也。雖然。吾非謂三宗之足以盡學派也。又非如俗儒之牽合附會。欲以當時之學派。盡歸納於此三宗也。不過示其勢力

之盛。及拓殖之廣云爾。請更論餘子。

南北兩派之中。北之開化先於南。故支派亦多。陰陽家言。胚胎時代。祝官之遺也。法家言。遠祖周禮。而以管子為繼別之大宗。申商為繼禘之小宗。及其末流。面目大殊焉。名家言。最後起而常為諸學之媒介者也。孔老墨而外。惟此三家。蔚為大國。巍然有獨立之姿。而三家皆起於北方。此為全盛時代第三期。

齊海國也。上古時代。我中華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齊。故於其間。產出兩種觀念焉。一曰國家觀。二曰世界觀。國家觀。行為法家。

世界觀。行為陰陽家。自管仲藉官山府海之利。定霸中原。銳意整頓。內治使成一「法治國」(Rechtsstaat)之形。管子一書。實國家思想最深切著明者也。但其書必非管子所自作。殆戰國時其後輩所纂述。要之此書。則代表齊國風者也。降及威宣之世。而騶衍之徒與。史記稱「衍深觀陰陽消息。而作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並世盛衰。因載其禮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此其思想何等偉大。其推論何等淵微。非受海國感化者。孰能與於斯。諸賢。能開出際天際地之大學說者。皆恃此術也。雖其以陰陽為論根。未免失據。然萌芽時代。豈能以今日我輩數千年後之眼識。訾議之耶。騶子既沒。而稷下先生。數百輩。猶演其風。及秦漢時。遂有渡海求蓬萊之事。徐福之開化日本。皆騶子之徒導之也。此為齊派(北東派)之兩大家。齊派之能獨立於鄒魯派以外也。大國則然也。海國則然也。

秦黃族先宅之地。而三皇所迭居也。控山谷之險。而民族強悍。故國家主義亦最易發達。及戰國之末。諸侯游士。輻輳走集。秦一一揖而入之。故其時。西方之學術思想。爛然光燄。萬丈有睥睨北南東而凌駕之之勢。申不害韓產也。商鞅魏產也。三晉地勢。與秦相近。法家言。勃興於此間。而商鞅首實行之。以致秦強。逮於韓非。以山東功利主義。與荆楚道術主義。合為一流。李斯復以儒術緣附之。而李克李悝等。亦兼儒法。以為治者也。於是所謂秦晉派(北東派)者。與秦晉派。實前三派之合體。而相者也。

宋鄭東西南北之中樞也。其國不大。而常為列強所爭。故交通最頻繁。焉於是墨家名家起於此間。墨家之性質。前既言之矣。而墨翟亦名學一宗師也。名家言。起於鄭之鄆。析而宋之惠。施及趙之公孫龍。大昌之名家言者。其繁重博雜。似北學。其推其傲。詭似南

學術

學其必起于中樞之地而不起於齊魯秦晉荆楚者地勢然也其氣象頗小無大主義可以真自立其不起於大國而必起於小國者亦地勢然也要之此齊秦晉宋鄭之三派者觀其大體自劃然活現北學之神神而必非南學之所得而混也地理與文明之關係其密切而不可易有如此者豈不奇哉

南派之老莊尚矣而楊朱亦老學之嫡傳也楊子居為老子之徒且莊子楊氏之為我主義縱樂主義實皆起於厭世觀列子楊朱篇引其學說曰

「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聞之矣百年猶厭其多而况久生之苦也乎」又曰生則堯舜死則腐骨

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蓋其厭世之既極任自然之既極乃覺除為我主義縱樂主義更無所可事此其與近

世邊沁彌等之為我派快樂派由功利主義而生者迥殊科矣故北學之有墨南學之有楊皆走於兩極端之極點而立於正反

對之地位楊之於老得其體而並神其用楊學之幾奪老席非偶然也故楊氏不可不列於大家而論之

許行亦南學一代表也但其流傳甚微非惟學說不見於他書即其名亦除孟子外未有稱述之者雖然其所持理論頗與希臘柏

拉圖之共產主義及近世歐洲之社會主義 Socialism 社會主義者謂平等博愛之義而用之過其度者也相類蓋反對北人階級等殺之學

說矯枉而過其直者也至其精神淵源於老學固自有不可掩者老氏以初民之狀態為羣治之極則故其言曰邦治之極鄰國相

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此正南方沃土之民之理想而北人所必無者也北方政

論主干涉主義保民牧民皆干涉也南方政論主放任主義此兩主義者在歐洲近世互相沿革互相勝負而其長短得失至今尚未有定論

者也十八世紀以前重干涉主義十八世紀後半十九世紀前半重放任主義近則復趨於干涉主義英國放任主義之代表也德國干涉主義之代表也盧梭放任主義之宗師也伯倫知理干涉主義之宗師也格爾斯頓則於干涉主義與放任主義之間而用之過其度者也相類蓋反對北人階級等殺之學

放任主義之極端也吾甚惜其微言之湮沒而不彰也許行一派亦兼有聖家主義殆南而稍染北風也但墨主干涉而許主放任其精神自異

屈原文豪也然其感情之淵微設辭之瑰偉亦我國思想界中一異彩也屈原以悲閔之極不徒厭今而欲反之古也乃直厭俗而

欲游於天試讀離騷自「馳敷衽以陳詞兮」至「哀高丘之無女」一段自「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至「離局顧而不行」一段徒見

其詞藻之紛綸雜還其文句之連袂俶俛而不知實厭世主義之極點也九歌天問等篇蓋猶胚胎時代之遺響焉南人開化後於

北人進化之跡歷歷可徵也屈原生於貴族故其國家觀念之強盛與立身行己之端嚴頗近北派至其學術思想純乎為南風也

此派後入漢而盛於淮南淮南雞犬雖謂聞三閭之說法而成道可也

以上皆各派分流之大概也北派支流多而面目各完南派支流少而體段未具固由北地文明之起先於南亦緣當時載籍所傳

北詳南略。故南人之理想。殘缺散佚而不可觀者。尚多多也。

諸派之初起。皆各樹一幟。不相雜廁。及其末流。則互相辨論。互相薰染。往往與其初祖之學說相出入。而旁探他派之所長。以修補

之。故戰國之末。實爲全盛時代。第四期亦名之混合時代。全盛中之全盛也。其時學界大勢。有四現象。一曰內分。二曰外布。三曰

出入。四曰旁羅。四者皆進步之證驗也。所謂內分者。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

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孫氏之儒。』即荷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

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一而荀子非十二子篇亦云。『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莊子天下

篇云。『相里勤即韓非子所謂相里氏也。』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郭注云二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

同異之辯相訾。以誇偶不忤之辭相應。一觀此可見當時各派分裂之大概矣。自餘諸流。雖其支派不甚可考。要之必同此現象。無

疑也。後世曲儒或以本派分裂爲道術衰微。不知學派之爲物與國家不同。國家分爭而遂亡。學術分爭而益盛。其同出一師而各

明一義者。正如醫學之解剖。乃能盡其體而無遺也。

所謂外布者。各派皆起於本土。內力既充。乃務拓殖民地。於四方於斯之時。地理界限漸破。有南北混流之概。史記儒林傳云。孔子

既沒。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故子路居衛。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西河北。西派所領地也。齊北東派所領地也。楚

則南派之老營也。孟子曰。陳良楚產也。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是儒行於南之證也。莊子云。南方之墨者。苦獲已

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是墨行於南之證也。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見史記韓非韓人。有解老之篇。是老

行於北之證也。故其時學術漸進。不能以地爲限。智識交換之途。愈開。而南北兩文明。與接爲構。故蒸蒸而日向上也。

所謂出入者。當時諸派之後學。常從其所好。任意去就。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蓋出彼入此。恬然不以爲怪也。故禽

滑釐。子夏弟子也。而爲墨家。鍾子莊。周田子方。弟子也。而爲道家。魁。樂。韓非。李斯。荀卿之弟子也。而爲法家。大成。陳相。陳良。弟子也。而爲農家。前驅。自餘諸輩。不見於載記者。當復何限。可見其時思想自由。達於極點。非如後世曖曖昧昧。守一先生之言。而尺寸不

敢越其畔也

所謂旁羅者當時諸派之大師往往兼學他派之言以光大本宗如儒家者流之有荀卿也兼治名家法家言者也道家者流之有莊周也兼治儒家言者也法家者流之有韓非也兼治道家言者也北南東西四文明愈接愈廣至是幾將合一爐而冶之雜家之起於是時亦運會使然也蘇張縱橫之辨晁夷稷下之談其論無當於宏旨其義不主於一家蓋承極盛之後聞見雜博取材臆宏秦相呂不韋至集諸侯游客作八覽六論十二紀兼儒墨合名法綜道德齊兵農實千古類書之先河亦一代思想之淵海也故全盛時代第四期列國之國勢楚齊秦三分而終并於秦思想界之大勢亦楚齊秦鼎立而匯合於秦今請更列一時期變遷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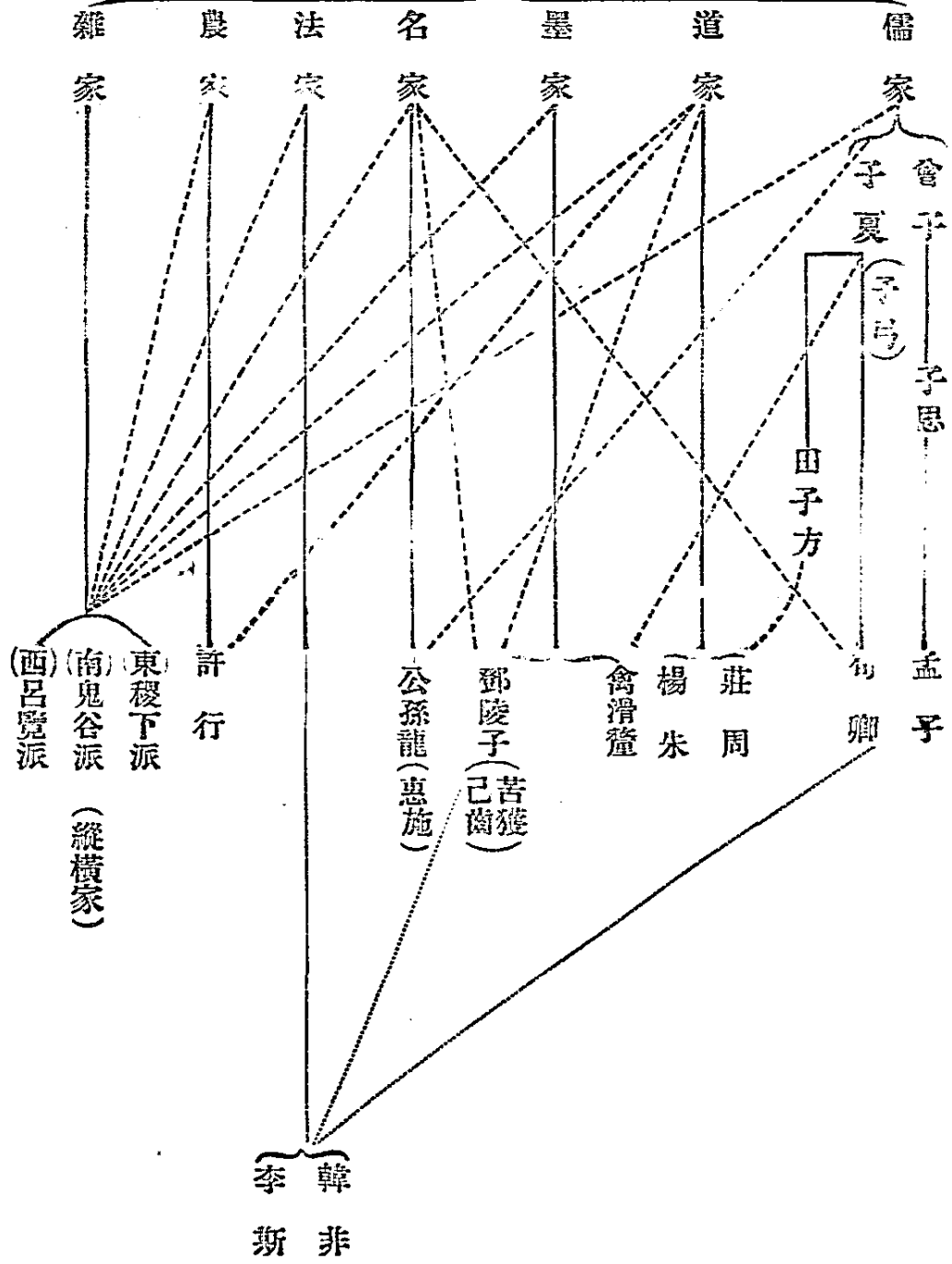
第一期
兩派
北派 南派

第二期
三宗
孔學 老學 墨學

第三期
六家
儒家 墨家 名家 法家 陰陽家 道家
北派 南派

第四期

分裂
混合



當時所極盛者。不徒哲理政法諸學而已。而專門實際之學。亦多起乎其間。其一曰醫學。黃帝內經素問。考古者定為戰國時書。蓋非誣也。最名家者為扁鵲。其術能見五藏癥結。蓋全體之學精也。能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瀉洗腸胃。則解剖之學明也。其二曰天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亦衍於戰國。管子有地員篇。是知地圓之理也。緯書言地有四游。是知地動之理也。其名家之人不能指之。其三曰兵法。孫武子一書。兵學之精神備焉。雖拿破侖之用兵。不能出其範圍也。而吳子司馬法。亦有淵源。其四曰平準學。日本所謂計然之策。七范蠡用其五於越國。而需諸侯。既施諸國。乃用諸家。三致千金焉。白圭樂觀時變。嘗自言吾之治生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強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貨殖傳。是皆深通平準學。技而進乎道者也。

此外則尚有史學。亦頗發達。史學蓋原於胚胎時代。至此乃漸成一家言者。太史公屢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而春秋左氏傳一書。爛然為古代思想之光影焉。漢志有繆氏春秋。楚人繆叔之著也。有虞氏春秋。趙人虞卿之著也。其書今佚。其或為說事之史。如左氏傳之書。如呂氏春秋。皆不可考。此亦史學思想萌芽之徵也。而其時光饑萬丈者。尤在文學。文學亦學術思想所憑藉以表見者也。屈宋之專門名家者。勿論。而老墨孟荀莊列商韓。亦皆千古之文豪也。其盛衰與思想之強弱。常成比例。當時文豪之盛。非偶然也。

以上所列各派之流別。略具矣。但有附庸諸家。不能稱論者。今請列其總目如下。或雖非大家。而有著書者。亦列之。或雖無著書。而為他書所稱述者。亦列之。

- 孔子 老子 墨子 管子 晏子 荀卿 關尹子 列子 莊子 慎子 文子 採集本或託
- 鄧析子 採集本 尹文子 惠子 採集本 楚辭 孫武子 尉繚子 採集本 申子 採集本 鬼谷子 採集本
- 子思二十三篇 曾子十八篇 漆雕子十三篇 宓子十六篇 景子三篇 漢志原注云。景子。子思子。語似其弟子。
- 侯六篇 李克七篇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芋子十八篇 宓越一篇 公孫固一篇 董子一篇 原注云。名無。徐子一篇 原注云。名無。
- 魯仲連子十四篇 平原君七篇 虞氏春秋十五篇 以上儒家者流 靖子十三篇 原注云。名無。老成子十
- 八篇 長廬子九篇 楚 王狄子一篇 公子牟四篇 原注云。先莊子。莊子之公也。田子二十五篇 老萊子十四篇 楚 駱莫子四篇 原注云。名無。
- 以上道家者流 鄒子四十九篇 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 原注云。名無。昭王師人 公孫發二十二篇 原注云。名無。乘丘子五篇 原注云。名無。社

文公五篇原注六國時詞 黃帝素二十篇原注六國時論 南公三十一篇原注六國時 鄒苑子十二篇原注齊人 公孫綽終始十四篇原注

閔丘子十三篇原注名侯魏 馮促十三篇原注鄭人 將鉅子五篇原注六國時在南 以上陰陽家者流 李子三十二篇原注

處子九篇原注法家者流 毛公九篇原注鄭人與公孫龍 以上名家者流 田俀子一篇原注先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

篇 胡非子三篇原注遊云 以上墨家者流 蘇子三十一篇 張子十篇 龐煖二篇原注燕將 以上縱橫家者流 伍子背八

篇 子晚子三十五篇原注好兵 以上雜家者流 神農二十篇原注六國時諸子疾時志 野老十七篇原注六國時 以上農家者流

齊孫子八十九篇原注孫臏也 公孫鞅二十七篇 吳起四十八篇 范蠡二篇 大夫種二篇 李子十篇 龐煖三篇 兒

良一篇原注六國時 王孫十六篇原注 魏公子二十一篇原注名無忌 以上兵書略 扁鵲內經九卷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

八卷外經三十六卷 以上方伎略 以上其書今佚見於漢書藝文志者

它見荀子非 魏牟同上漢志道家之 陳仲見孟子同上論語 宋鉞同上又見莊子天 彭蒙見莊子 許行見孟 告子見孟子蓋

楊朱有楊朱篇載其學說 子莫見孟子執楊 淳于髡見孟子作宋 環淵見史記楚人著上下篇 劇子見史 吁子見

漢志之幸子也 乘五乘不知其何指或言公孫龍字子乘也待考 白圭計然史記

以上其名散見羣書無自著書或有之而不載於漢志者

綜是觀之偉大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繁頤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權奇哉此時代之學術思想乎謂黃帝子孫而非神明也

謂亞洲大陸而非靈秀也嘻烏克有此嘻烏克有此

第三節 論諸家學說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闕

此節原為本論最要之點但著者學殖淺薄綜合而論斷之自媿未能尚須假以時日悉心研究非可以半月一期報章之文率

爾操觚也又其言太長登諸報中動彈數月恐聽者惟恐臥矣以此二障故從闕如若夫就正有道當俟全書殺青時矣 著者

附識

第四節 先秦學派與希臘印度學派比較

嗚呼世運之說豈不信哉當春秋戰國之交豈特中國民智為全盛時代而已蓋徵諸全球莫不爾焉自孔子老子以迄韓非李斯

凡三百餘年。九流百家。皆起於是。前空往劫。後絕來塵。尙矣。試徵諸印度。萬教之獅子。厥惟佛。佛之生在孔子前四百十七年。在耶穌前九百六十八年。以侯官嚴氏所考據也。見天演論下第三章案語。今從之。凡住世者七十九歲。佛滅度後六百年而馬鳴論師與七百年而龍樹菩薩現。馬鳴龍樹殆與孟子荀卿同時也。八百餘年而無著世親陳那護法諸大德起。大乘宏旨顯揚。殆盤時則秦漢之交也。而波爾尼之聲論哲學。爲婆羅門教中與鉅子亦起於馬鳴前百餘年。波爾尼之學。以言語爲根本。頗似五明中之聲明。又與柏拉圖之觀念說相類。其傳說不同。大率先波爾尼二百年。此印度之全盛時期也。更徵諸希臘。七賢之中德黎。Tales。稱首。生魯僖二十四年。亞諾之曼德。Anaximandros。倡無極說者也。生魯文十七年。畢達哥拉。Pythagoras。天算鼻祖。律呂言天運者也。生魯宣間。芝諾芬尼。Xenophanes。創名學者也。生魯文七年。巴爾薩智。Parmenides。倡有宗者也。生魯昭六年。額拉吉來圖。Heraclitus。首言物性而天演學之遠祖也。生魯定十三年。安那薩哥拉。Anaxagoras。討論原質之學者也。額安二哲。皆安息人。生魯定十年。德謨頤利圖。Demokritos。倡阿屯論點之說也。生周定王九年。梭格拉底。Sokrates。言性理道德。西方之仲尼也。生周元王八年。柏拉圖。Plato。倫理政術之淵源也。生周考王十四年。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古代學派之集大成也。生周安王十八年。此外則安得臣。Antisthune。什匿派之大宗。倡克己絕欲之教者也。生周元間。芝諾。Zenor。斯多噶派之初祖。而泰西倫理風俗所由出也。生周顯二年。伊壁鳩魯。Epikuros。幸福主義之祖師也。生周顯廿七年。至阿克西拉。Arkesiaos。倡懷疑學派。實惟希臘思想一結束。阿氏生周報初年。卒始皇六年。是時正值中國焚坑之禍。將起而希臘學派亦自茲稍涸矣。由是觀之。此前後一千年間。實爲全地球有生以來空前絕後之盛運。茲三士者。地理之相去如此。遠人種之差別如此。其教異而其菁莫之磅礴發洩。如銅山崩而洛鐘應。俗倫吹而鳳皇鳴。於戲。其偶然耶。其有主之者耶。姑勿具論。要之此諸者。同時以其精神相接。構相補助。相戰駁於一世界。遙遙萬里之間。既壯既劇。既熱既切。我輩生其後。受其教而食其賜者。烏可以不歌舞之。烏可以不媒介之。

以地理論。則中國印度同爲東洋學派。而希臘爲西洋學派。以人種論。則印度希臘同爲阿利揚族學派。而中國爲黃族學派。以性質論。則中國希臘同爲世間學派。而印度爲出世間學派。希臘之斯多噶派。伊壁鳩魯派。固經派。雖亦講求解脫。然其世間法之解脫也。中國之老莊亦然。故三者互有其相同之點。相異之點。今請校其長短而借論之。

(甲) 與希臘學派比較
(一) 先秦學派之所長

凡一國思想之發達。恒與其地理之位置歷史之遺傳有關係。中國者大國也。其人偉大之國民也。故其學界全盛之時。特優於他邦者自不少。今請舉其五事。

曰國家思想之發達也。希臘有市府而無國家。如雅典斯巴達諸邦。垂大名於歷史者。實不過一都會而已。雖其自治之制整然。然終不能組織一國。如羅馬及近世歐洲列邦。卒至外敵一來。而文明之跡。隨羣市府以同成灰燼者。蓋國家思想缺乏使然也。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皆有功於政治學。而皆不適於造完全之國家。中國則自管子首以國家主義倡於北東。其繼起者。率以建國問題為第一目的。羣書所爭辯之點。大抵皆在此。雖孔老有自由干涉之分。商墨有博愛苛刻之異。然皆自以所信為立國之大原一也。中國民族所以能立國數千年。保持固有之文明而不失墜者。諸賢與有勞焉矣。此其一。

曰生計 Economy 問題之昌明也。希臘人重兵事。貴文學。而於生計最不屑屑焉。故當時哲學技術。皆臻極盛。為萬世師。獨於茲科。講論殊少。惟芝諾芬尼亞里士多德嘗著論之而已。而中國則當先秦時。此學之昌。殆與歐洲十六七世紀相頡頏。若管子輕重乘馬之篇。孟子井田徹助之制。墨翟務本節用之訓。荀卿養欲給求之論。李悝盡地方之業。白圭觀時變之言。商鞅開墾之令。許行並耕之說。或闡原理。或述作用。或主農穡。或貴懋遷。或倡自由政策。Free Trade 之民。皆按而顯諸其市矣。或言干涉主義。濟濟彬彬。各明一義。蓋全地球生計學。即前論所談。稱之平準學。發達之早。未有吾中國若者也。余擬著一中國生計學史。與西學說相比較。若能成之。亦一壯觀也。此其二。

曰世界主義之光大也。希臘人島民也。其虛想雖能窮宇宙之本原。其實想不能脫市府之根性。故於人類全體團結之業。統治之法。幸福之原。未有留者。中國則於修身齊家治國之外。又以平天下為一大問題。如孔學之大同。太平墨學之禁攻寢兵。老學之抱一為式。鄒衍之終始五德。大抵向此問題而試研究也。雖其所謂天下者。非真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為鵠也。斯亦中國之所以為大也。此其三。

大抵中國之所長者在實際問題。在人事問題。就一二特點論之。則先秦時代之中國。頗類歐西今日。希臘時代之歐西。反類中國宋明間也。此不過言其有相類者耳。非指其全體也。諒者勿泥視。至就全體上論之。則亦有見優者。

曰家數之繁多也。希臘諸哲之名。家者凡十餘人。其所論問題。不出四五。大抵甲倡一說。而乙則引伸之。或反駁之。故其學界為線形。雖千變萬化。殆皆一線所引也。中國則地大物博。交通未盛。學者每閉門造車。出門應敵。常非有所承而後起者也。故其學界為無數平行線。形六家九流之門戶。前既言之矣。而其支與流裔。何啻百數。故每一問題。臚其異說。輒累累若貫珠。然而問題之多。

亦冠他界此其四

曰影響之廣遠也自馬基頓兼并以後至西羅馬滅亡以前凡千餘年間希臘學術之影響於歐洲社會者甚微蓋由學理深遠不甚切於人事也俗有影響然不多也先秦學者生當亂世目擊民艱其立論大率以救時厲俗為主與羣治之關係甚切密故能以學說左右世界以亘於今雖其為益為損未易斷言要其勢力之偉大殆非他方學界所能及也此其五

二 先秦學派之所短

不知己之所長則無以增長光大之不知己之所短則無以採擇補正之語其長則愛國之言也語其短則救時之言也今請舉中國之缺點

一曰論理 Logic 思想之缺乏也凡在學界有學必有問有思必有辯論理者講學家之劍冑也故印度有因明之教因明學者印度法為因宗喻三段而希臘自芝諾芬尼梭格拉底屢用辯證法至阿里士多德而論理學為一科矣以此之故其持論常圓滿周到首尾相赴而真理愈析而愈明中國雖有鄧析惠施公孫龍等名家之言然不過播弄詭辯非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其後亦無繼者最著者即孟荀莊韓中亦往往援為論柄但其學終不成一科耳以故當時學者著想非不遠與論事非不宏廓但其周到精微則遠不逮希印二士立論矣孟子言性善謂說之心人皆有之荀子言性惡謂人之性好利順是則爭奪生而辭讓亡其論法同一而根據與結論相反相持而不能決皆由無論理以範圍之不能於對待求真理也墨子天志篇云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中略然則何以知欲義而惡不義則天何以欲其生而惡其死之理據墨子不能言也是其前論之基礎有不立矣中國古書之說理類此者什九不能循學也大概兩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題立一界說下一定義然後循定義以縱說橫說之中國則不然如孔子之言仁言孝其義亦變而不定他無餘矣坐此之故譬之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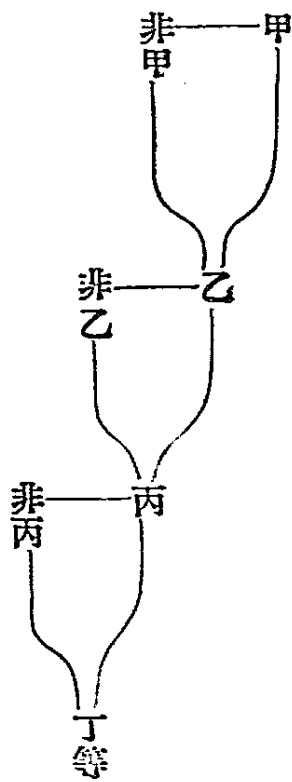
有良將健卒而無戈矛甲冑以為之藉故以攻不克以守不牢道之不能大光實由於是推其所以缺乏之由殆緣當時學者務以實際應用為鵠而理論之是非不暇措意一也又中國語言文字分離向無文典語典 Language Grammar 之效因此措辭設句之法不能分明二也又中國學者常以教人為任有傳授而無駁詰非如泰西之公其說以待人之贊成與否故不必定求持論之圓到三也此事雖似細故然實關於學術盛衰之大原試觀泰西古代思想集成於阿里士多德近世文明濫觴於倍根彼二人皆以論理學為者也後有作者可以知所務矣

二曰物理實學之缺乏也凡學術思想之發達恒與格致科學相乘遠而希臘近而當代有明徵矣希臘學派之中堅為梭格拉底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帥弟梭派之學殫精於人道治理之中病物理之繁賸高遠而置之其門庭頗與儒法諸家相類但自德黎以

柏拉圖阿里士多德帥弟梭派之學殫精於人道治理之中病物理之繁賸高遠而置之其門庭頗與儒法諸家相類但自德黎以

來。茲學固已大。而額拉吉來圖德謨利圖諸大師固已潭思入微。為數千年格致先聲。故希臘學界於天道物理人治三者。調和均平其獨步古今。良有由也。中國大學雖著格物一目的。然有錄無書。百家之言雖繁。而及此者蓋寡。其間惟墨子剖析頗精。但當時傳者既微。秦漢以後益復中絕。惟有陰陽五行之僻論。跋扈於學界。語及物性。則緣附以為辭。怪誕支離。不可窮詰。馴至堪輿日者。諸左道迄今猶銘刻於全國人腦識之中。此亦數千年學徒墮落之一原因也。

三曰無抗論別擇之風也。希臘哲學之所以極盛。皆由彼此抗辯折衷。進而愈深。引而愈長。嘗有甲說之起。必有非甲說隨起。而與之抗。甲與非甲。辯爭不已。時則有調和二者之乙說出焉。乙說既起。旋有非乙乙非乙爭。又有調和丙說。斯立此論。理學中所謂三斷式也。今示其圖如下。



希臘學界之進步。全依此式。故自德黎開宗以後。有芝諾芬尼派之甲說。即有額拉吉來圖之非甲說。與之抗。對抗不已。而有調和派三家之丙說出焉。既有丙說。旋有懷疑派之非丙說。踵起而梭格拉底之丁說出。以集其成。梭聖門下有什匿克派之戊說。旋有奇黎尼派之非戊說。而柏拉圖之己說出。以執其中。己說既行。又有德謨吉來圖之非己說。而亞里士多德之庚說。更承其後。如是展轉相襲。亘數百年。青青於藍。水寒於水。發揮光大。皆此之由。豈惟己代即近世亦有然矣。記稱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有兩端焉。有中焉。則真理必於是乎在矣。乃先秦學派。非不盛也。百家異論。非不殺也。顧亦有堂堂結墨針鋒相對。以激戰者。其異同皆無意識之異同也。於羣言殺亂之中起。而折衷者更無聞焉。何以致此。皆其所明者孔子也。如老墨等輩言。則孔子之論敵也。孔子立於甲位。群言立於非甲位。然則其能折衷之者必乙也。今乃曰折衷諸甲。有是理耶。

若墨子之於孔子。可謂下宜戰書者矣。然其論鋒殊未正對也。墨之與楊。蓋立於兩極端矣。維

時調和之者則有執中之子莫子莫誠能知學界之精狀者哉惜其論不傳然以優勝劣敗之理推之其不傳也必其說之無足觀也於孟子之外並名氏亦無暗也凡為折衷之丙說者必其見地有以過於甲非甲兩家然後可以立於丙之地位而中國不然此學之所以不進也今勿徵諸遠而徵諸近歐洲當近世之初倍根笛卡兒兩派對抗者數百年日耳曼之康德起而折衷之而斯學益盛康德固有以優於倍笛二賢者也中國自宋明以來程朱陸王兩派對抗者亦數百年本朝湯斌等起而折衷之而斯道轉熾湯斌固劣於晦庵陽明遠甚也此亦古今得失之林矣推其所由大率論理思想之缺乏實尸其咎吾故曰後有作者不可不此之為務也

四曰門戶主奴之見太深也凡依論理持公心以相辨難者則辨難愈多真理愈明而意見亦必不生何也所爭者在理之是非所敵者在說之異同非與其人為爭為敵也不依論理不持公心以相辨難則非惟真理不出而筆舌將為冤讎之府矣先秦諸子之論戰實不及希哲之劇烈而嫉妬褊狹之情有大為吾歷史污點者以孔子之大聖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問其罪名則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也夫偽與真至難定形也是與非至難定位也藉令果偽矣果非矣亦不過出其所見行其所信糾而正之斯亦可耳而何至於殺其母乃以三盈三虛之故變公敵而為私仇其母乃濫用強權而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之誣賊耶梭格拉底被僇于雅典僇之者羣盲也今少正卯之學術不知視梭氏何如而以此見僇於聖人吾實為我學界恥之此後如墨子之非儒則撫其陳蔡享豚等陰私小節孟子之距楊墨則毫無證據而漫加以無父無君之惡名荀子之非十二子動斥人為賤儒指其無廉恥而嗜飲食凡此之類皆絕似村婦罵口吻毫無士君子從容論道之風豈徒非所以待人抑亦太不自重矣無他不能以理相勝以論相折而惟務以氣相競以權相凌然則焚阮之禍豈待秦皇毅中之入豈待唐太吾屬稿至此而不能不有慙於西方諸賢也未識後之君子能刻此雙苗否也

五曰崇古保守之念太重也希臘諸哲之創一論也皆自思索之自組織之自發布之自承認之初未嘗依傍古人以為重也皆務發前人所未發而思以之易天下未嘗教人反古以為美也中國則孔子大聖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先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法行不敢行其學派之立脚點近於保守無論矣若夫老莊以破壞為教者矣乃孔子所崇者不過今之古而老子所崇者乃在古之古此殆中國人之根性使然哉夫先秦諸子其思想本強半自創者也既自創之則自認之是非功過悉任其責斯豈非光明磊落者耶今乃不然必託諸古孔子託諸堯舜墨翟託諸大禹老子託諸黃帝許行託諸神農自餘百家莫不如是

試一讀漢書藝文志其號稱黃帝成岐伯風后力牧伊尹孔甲太公所著書者不下百數十種皆戰國時人所依託也噫何苦乃爾是必其重視古人太過而甘爲之奴隸也否則其持論不敢自信而欲諉功過於他人也否則欲狐假虎威以欺飾庸耳俗目也吾百思不得其解姑文其言曰崇古保守之念重而已吾不敢妄謗前輩然吾視我國今後之學界永絕此等腹贖目蝦之遺習也六曰師法家數之界太嚴也柏拉圖梭氏弟子也而其學常與梭異同亞里士多德柏氏弟子也而其說常與柏反對故夫師也者師其合於理也時或深惡其人而理之所在斯不得不師之矣敵也者敵其戾于理也時或深敬其人而理之所非斯亦不得不敵之矣敬愛莫深于父母而幹父之蠱大易稱之斯豈非人道之極則耶梭柏亞三哲之爲師弟其愛情之篤聞於古今而其於學也若此其所以衣鉢相傳爲希學之正統者蓋有由也苟不爾則非梭之所以望於柏柏之所以望于亞矣中國不然守一先生之說則兢兢焉不敢出入不敢增損稍有異議近焉者則曰背師遠焉者則曰非聖行將不容於天下矣以故孔子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而未聞有一焉能青於藍而寒於水者譬諸家人積聚之業父有千金產以遺諸子子如克家資母取贏而萬焉而巨焉焉斯乃父之志也今日吾保守之而已則羣兒分領千金其數已微不再傳而爲窳人矣吾中國號稱守師說者既不過得其師之一體而又不敢有所異同增損更傳於其弟子所遺者又不過一體之一體夫其學安得不漸滅也試觀二千年來孔教傳授之歷史其所以陵夷衰微日甚一日者非坐此耶夫一派之衰微猶小焉耳舉國學者如是則一國之學術思想界奄奄無復生氣可不懼耶可不懼耶

(乙) 與印度學派比較

欲比較印度學派不可不先別著論略述印度學術思想之變遷今茲未能願以異日故此段暫付闕如 著者附識

第四章 儒學統一時代

泰西之政治常隨學術思想爲轉移中國之學術思想常隨政治爲轉移此不可謂非學界之一缺點也是故政界各國並立則學界亦各派並立政界共主一統則學界亦宗師一統當戰國之末雖有標新領異如錦如茶之學派不數十年摧滅以盡歸然獨存者惟一儒術而學術思想進步之跡亦自茲凝滯矣夫進化之與競爭相緣者也競爭絕則進化亦將與之俱絕中國政治之所以不進化曰惟共主一統故中國學術所以不進化曰惟宗師一統故而其運皆起於秦漢之交秦漢之交實中國數千年一大關鍵也抑泰西學術亦何嘗不由分而合由合而分遞衍遞嬗然其凝滯不若中國之甚者彼其統一之也以自方此其統一之也以他

力所謂自力者何。學者各出其所見。互相辯詰。互相攻訐。爭論。汰優勝劣。敗其最合於真理。最適於民用者。則相率而從之。衷於至當。異論自熄。泰西近日學界。所謂定義。公例者。皆自此來也。所謂他方者。何有居上位。握權力者。從其所好。而提倡之。而左右之。有所獎厲於此。則有所窒抑於彼。其出入者。謂之邪說。異端。謂之非聖。無法。風行草偃。民遂移風。泰西中古時代之景教。及吾中國數千年之孔學。皆自此來也。由前之道。則學必日進。由後之道。則學必日退。徵諸前事。有明驗矣。故儒學統一者。非中國學界之幸。而實中國學界之大不幸也。今請先語其原因。次叙其歷史。次條其派別。次論其結果。

第一節 其原因

儒學統一云者。他學銷沈之義也。一與一亡之間。其原因至詳至難。約而論之。則有六端。

天下大亂。兵甲滿地。學者之日月。皆銷蝕於憂皇擾攘之中。無復餘裕。以從事學業。而霸者復肆其殘忍兇悍之手段。草薶而禽獮之。苟非有過人之精神毅力。則不能抱持其所學。以立於此。勢亂闇黑之世界。故經周末兼并之禍。重以秦皇焚院一役。而前此之道術。若風掃落葉。空捲殘雲。實諸學摧殘之總原因。儒學與他學共之者也。此其一。

破壞不可以久也。故受之以建設。而其所最不幸者。則建設之主動力。非由學者。而由帝王也。帝王既私天下。則其所以保之者。莫亟於靖人心事。雜言。職各是所。是非所非。此人心所以滋動也。於是乎靖之之術。莫若取學術思想而一之。故凡專制之世。必禁言論思想之自由。秦漢之交。為中國專制政體發達完備時代。然則其建設之者。不惟其分。而惟其合。不喜其並立。而喜其一尊勢使然也。此其二。

既貴一尊矣。然當時百家。莫不自思以易天下。何為不一於他。而獨一於孔。是亦有故。周末大家。足與孔並者。無逾若墨。然墨氏主平等。大不利於專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於干涉。與霸者所持之術。固已異矣。惟孔學則嚴等差。貴秩序。而措而施之者。歸結於君權。雖有大同之義。太平之制。而密勿微言。聞者蓋寡。其所以于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澤之大義。扶陽抑陰之庸言。

於帝王馭民。最為適合。故霸者竊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漢高在馬上。取儒冠以資澂溺。及既定大業。則適魯而以太牢祀矣。蓋前此則孔學可以為之阻力。後此則孔學可以為之與援也。此其三。

然則法家之言。其利於霸者更甚。何為而不用之。曰。法家之為利也。顯而驟。其流弊多。儒家之為利也。隱而長。其流弊少。夫半開之民。之易欺也。朝四暮三。則衆狙喜。且答且節。則羣兒服。故宋修太平御覽。以殺英雄。清開博學鴻詞。以戢反側。蓋逆取順守。道莫良。

於此矣。孔學說忠孝道中。庸與民言。服從與君。言仁政其道可久。其法易行。非如法家之有術易以與無術易以亡也。然則孔學所以獨行所謂教競者。擇適者生存。亦天演學公例所不可逃也。此其四。

以上諸端。皆由他動力者也。至其由自動力者。則亦有焉。盈虛消長。萬物之公例也。以故極盛之餘。每難為繼。彼希臘學術。經亞里士多德後而漸衰。近世西理。經康德後而稍微。此亦人事之無如何者矣。九流既留。精華盡吐。再世以後。民族之思想。力既倦。震於前此諸大師之學說。以為不復可加。不復可繼。及故有因襲無創作。有傳受無擴充。勢使然矣。然諸家道術。大率皆得一察焉。以自好。承於前者。既希其傳於後也。亦自不廣。孔學則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在先師雖有改制法後之精神。在後學可以抱殘守缺。為盡責。是故無赴湯蹈火之實力。則不能傳墨學。無幽玄微妙之智慧。不足以傳老學。至於儒術。則言訓話者。可以自附焉。言校勘者。可以自附焉。言與章制度者。可以自附焉。言心性理氣者。可以自附焉。其取途也。甚寬而所待於創作力也。甚少。所以諸統中絕。而惟此為昌也。此其五。

抑諸子之立教也。皆自欲以筆舌之力。開闢途徑。未嘗有借助於時君之心。如墨學主於勸強扶弱。勢力愈盛者。則其仇之愈至。老學則為狗萬物。輕世肆志。往往玩弄王侯。以鳴得意。然則彼其學非直齋者。不取之抑先自絕也。孔學不然。以用世為目的。以格君為手段。故孔子及身。周游列國。高足弟子。友交諸侯。為東周而必思用我。行仁術而必藉王齊。蓋儒學者。實與帝王相依附。而不可離者也。故陳涉起而孔鮒往。劉季與而叔孫從。恭順有加。強聒不捨。捷足先得。誰曰不宜。此其六。

第二節 其歷史

具彼六因。儒學所以視他學占優勝者。其故可知矣。雖然。其發達亦非一朝一夕之故。請略敘之。

(一) 萌芽時代。當孔子之在世。其學未見重於時君也。及魏文侯受經于夏。纔以段干木田子方。於是儒教始大於西河。文侯初置博士官。實為以國力推行孔學之始。儒教第一功臣舍斯人無屬矣。其次者為秦始皇焚坑之虐。後人以為敵孔教。實非然也。始皇所焚者。不過民間之書。百家之語。所坑者。不過咸陽諸生。侯生盧生等四十餘人。未嘗與儒教全體為仇也。豈惟不仇。且自私自而自尊之。其焚書之令云。有欲學者。以吏為師。非禁民之學也。禁其於國立學校之外。有所私業而已。所謂吏者。何則。博士是也。秦承魏制。置博士官。伏生叔孫通張蒼。史皆稱其故秦博士。蓋始皇一天下。用李斯之策。固已知辨上下。定民志之道。莫善於儒教矣。然則學術統一與政治統一。同在一時。秦皇亦儒教之第二功臣也。漢高帝年。最患儒。有儒冠者。輒溲溺之。其吐棄也至矣。而酈食

其叔孫通陸賈等深自貶抑。包羞忍垢以從之。及天下既定。諸將爭奪喧譁。引為深患。叔孫通乃緣附古制。為草朝儀。導之使知。皇帝之貴。然後信孔學之真。有利於人主。陸賈獻新語。益知馬上之不可以治天下。於是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喟然與學。以貽後昆。漢高實儒教之第三功臣也。

二交戰時代 雖然天下事非一蹴可幾者。當漢之初。儒教以外。諸學派其骸未衰。墨也。老也。法也。皆當時與孔學爭衡者也。其在

墨家游俠一派獨盛。朱家郭解之流。為一時士夫所崇拜。太史公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謂孔也。俠謂墨也。蓋孔墨兩派。

在當時社會勢力殆相埒焉。秦漢時人常以伊尼墨翟並稱。或以儒墨為俠並稱。其後漢時人常以伊尼墨翟並稱。或以儒墨為俠並稱。其後漢時人常以伊尼墨翟並稱。或以儒墨為俠並稱。其在道家則漢初之時。殆奪孔席。蓋公之教。曹參。齊悼惠王相。

召諸儒百數。問安集百姓之道。言人人殊。莫知所從。問膠西有益公者。善黃老言。請見之。益公為言。治道清靜。則民自定。曹參大悟。師之。後相漢。日飲醇酒。與民休息。皆得力於道家言也。黃生之事。實后後不得。不謂老子。尊其術。接後后為文帝后。文

帝即位之年。即立。而周於武帝元六年。此四十五年間。勢傾外廷。天子宰相莫敢逆。登高而呼。故道家言。言披靡。野。史解老徒黃生與儒徒張向生。皆難于帝前。後后怒使張向入闈刺家。欲殺之。其家請言。請自由。可見一斑矣。此倡之自上者也。淮南王之著鴻烈

解。謂儒大山小山之徒。謂論道。謂仁義。以著此書。其旨近於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云云。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六家要指。謂儒墨陰陽名法道各有所長。而歸本於道家。亦固與史公先黃老。而後六經。實則此乃談之言。非遷之言也。此演之自下者也。故當時儒學雖磅礴積於下。而有壓之於上者。故未能得志焉。其在法家

則景帝時代。置錯用事。於鞅。然則儒學殆當時法家大師也。權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而武帝雖重儒術。實好察察之明。任用桑宏

洋輩。欲行李悞商鞅之術。以治天下。故儒法並立。而相水火於朝廷。鹽鐵論一書。實數千年爭辨學術之第一大公案也。鹽鐵論一書。實數千年爭辨學術之第一大公案也。想其時。漢

之際。與之爭統者。凡三家。就中隨分為三小時期。第一期為儒墨之爭。蓋承戰國武士道之餘習。四公子偵險。申之遺風。猶赫赫

印人耳目。故重然諾。鋤強扶弱之美德。猶為一世所稱羨。尚氣之士。每不惜綽禁網以赴之。而詆儒為柔巽者。有焉矣。雖然。其道最

不利於霸者朝廷。豪族日甚。而月鋤之文景。以降殆。秦絕矣。第二期為儒道之爭。道家有君帝。如漢太后文。相。如曹參。以為之後。援故其勢

滋盛。而經數百年戰爭。喪亂之後。與民休息。其道固宜。於當時之天擇者。故氣。欲驟揚而詆儒為虛偽。繁縟者。有焉矣。雖然。

帝者之好尚。變而其統之盛衰。亦與俱變。第三期為儒法之爭。儒法兩有利於世主。而法家之利顯。而近儒家之利隱。而長景武之

時。急於功名。法語斯起。而詆儒為迂腐不切者。有焉矣。然當時儒法勝負之數。頗不在世主而在兩造之自力。蓋法家之有力者。不

能善用其術。緣操切以致挫敗。而儒家養百年來之潛勢力。人才濟濟。頗能不畏強禦。以伸其主義。故朝野兩途。皆占全勝也。自茲

以往。而儒學之基礎始定。

(三) 確立時代 自魏文侯以後最有功於儒學者不得不推漢武帝然武帝當實后未歿以前不能實行所志彼其第一次崇儒政策以武帝之雄才大略主持於上資龔以太后之親為丞相田蚡以帝舅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皆推崇儒術將迎申公於魯設明堂制禮作樂文致太平然太后一怒綰下吏嬰盼罷斥遂以蹉跌卒至后崩份復為相董仲舒對策賢良請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自茲以往儒學之尊嚴迥絕百流遂乃與學校置博士設明經射策之科公孫弘徒以緣飾經術起家布衣封侯策相二千年來國教之局乃始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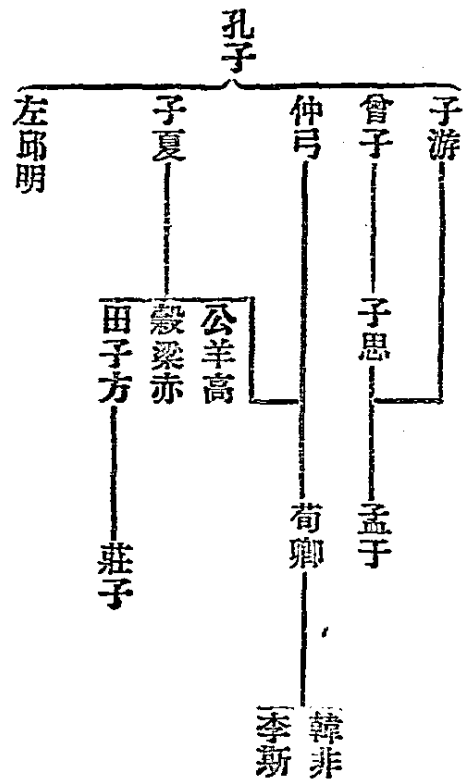
(四) 變相時代 一尊既定尊經逾篤每行一事必求合於六藝之文哀平之間新都得政因緣外戚遂觀非常然必附會經文始足以籍盈廷之口求諸古人惟有周公可以附合爰使劉歆制作偽經隨文竄入力有不足假借古書古人削竹為篇漆書其上今之一卷古可專本其為工也多故傳書甚少其轉徙也難故受贖甚易其為費也不資故白屋之士不能得書者甚眾以此三者故圖書悉奉祕府欲既親與中書任意抑揚縱懷改竄謂此石渠祕籍非民間有也人孰不從而信之即不見信又就從而辨之况有君權濫為驅督於是鴻都太學承用其書奉為太師視為家法古人滅節呂種易贏自茲以往而儒之為儒又非孔子之舊矣

(五) 極盛時代 雖然新秋之學固未能遽以盡易天下也而東漢百餘年間孔學之全盛實達於極點今請列西漢與東漢之比較

(一) 西漢有異派之爭而東漢無有也西漢前中紀三小期之來論時代不符言矣即武帝別自定一宗 (二) 東漢帝者皆受經講學而西漢無有也明帝親臨辟雍卷三老五更自平民途開近代之治其明證也西漢非諸博士不受受業雖有私授而其傳不廣東漢則講學之風盛於一時史所載如鄧昆弟子常五百餘人注丹徒常數百人楊倫講授大澤中弟子千餘人薛漢教授常數百人杜拊弟子千餘人曹會魏應宋登丁恭皆弟子數千人總之九千餘人李長門下著錄萬餘人蔡玄萬六千人諸如此者 (四) 西漢傳經僅憑口說而東漢則著書極盛也西漢說經之書惟有春秋繁露詩外傳一二種其餘皆口授而已東漢則除口授外不可枚舉 (四) 西漢傳經僅憑口說而東漢則著書極盛也鄭服何論大家著述傳世人人共見者不計外其餘林傳所載如周防若四百言伏恭著二十萬言吳祐著五十萬言其餘數萬言者尙指不勝屈故謂東京儒術之盛上軼往軌下絕來塵非過言也

第三節 其派別

競爭之例與天演相終始外競既絕內競斯起於秦治有為於學術亦有然韓非子顯學篇謂孔子卒後儒分為八顧漢代儒學雖極盛而所謂八儒者則渺不可觀其條葉跼蹐千差萬別又迥非初開宗時之情狀矣今欲言漢儒之派別請先言漢以前之派別



表例說明 荀子非十二子篇攻思孟條下又云。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學于後世。故知孟子之學。出于子游也。一列仲

孔子之學本有微言大義兩派微言亦謂之大同大義亦謂之小康大同亦謂之太平小康亦謂之撥亂謂之升平撥亂升平太平春秋謂之三世上乘所謂太平之太平者或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而謂其遺緒之湮沒而不見也莊生本南派鍾子而復北學於中國至微言中最高乘所謂太平之太平者或顏氏之子其庶幾乎而謂其遺緒之湮沒而不見也莊生本南派鍾子而復北學於中國含英咀華所得獨深殆紹顏子不傳之統者哉然其嗣續固不可以專屬於孔氏然則孔學在戰國則固已僅餘孟荀兩家最為光大而二派者孔子之時便已參商迨及末流截然相反孟子治春秋荀子治禮也禮孔子所自作明改制致太平之意也孟子道性善荀子言性惡以賢治不肖也故言性善者必言禮治近于自由主義言性惡者必言禮治近于專制主義孟子稱堯舜荀子法後王禮所稱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等是也後王者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小康之代表也禮所謂三代之英所謂六君子也所謂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義以為禮義是也此其大端也若其小節更僕難終孟子既沒公孫止萬章之徒不克負荷其道無傳荀子身雖不見用而其弟子韓非季斯等大顯於秦秦人之政壹宗非斯漢世六經家法強半為荀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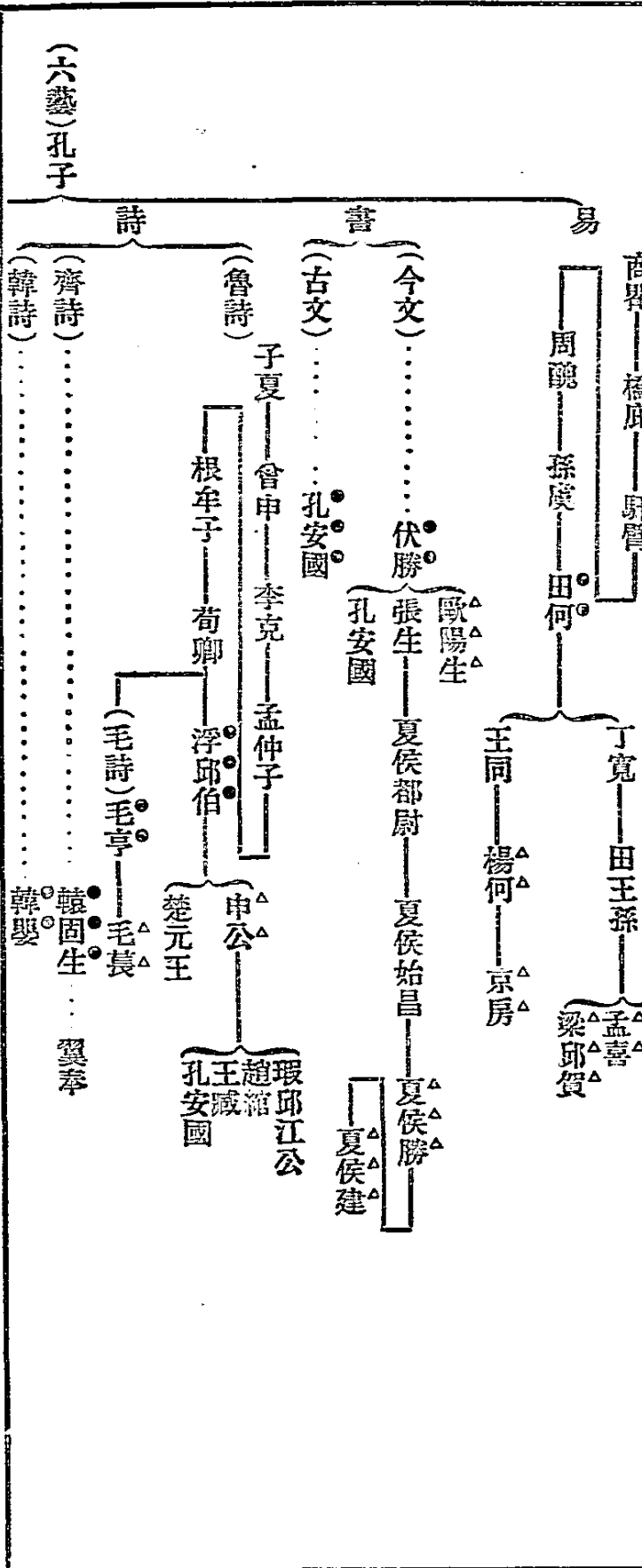
所傳。見汪容。而傳經諸老師。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漢以後。名雖為明孔學。實則所傳者。僅荀學一支。旅而已。此真孔學之大不幸也。漢代爭衡。在荀派以外。也。惟公羊春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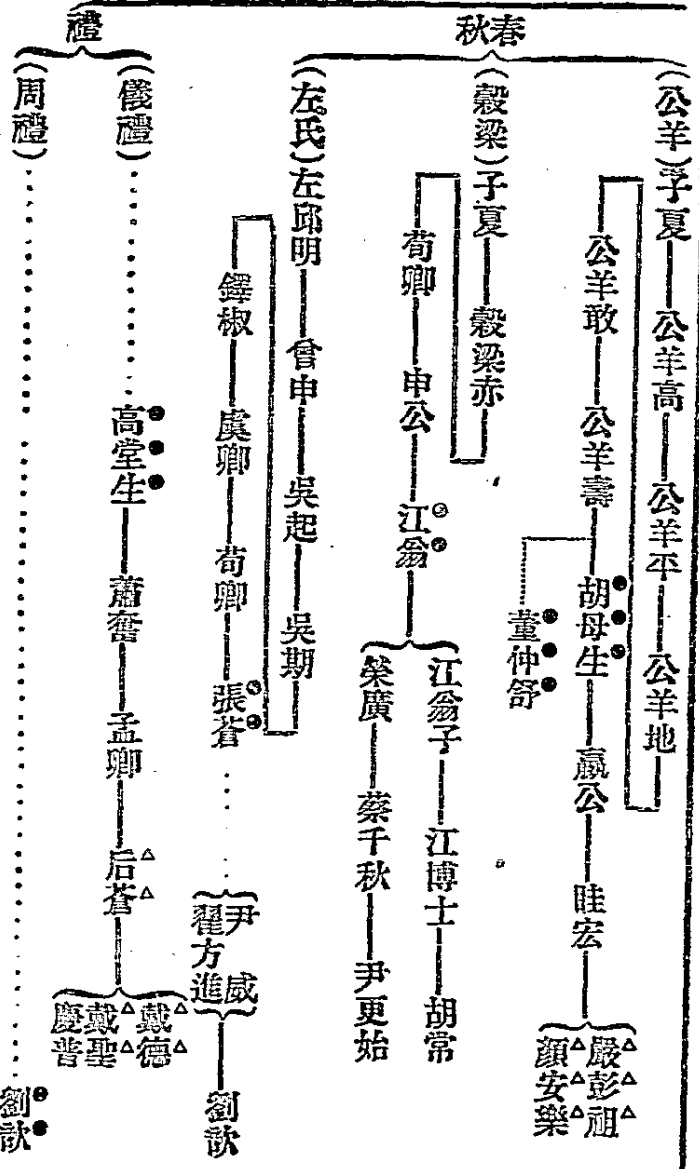
漢儒流派繁多。綜其大別。可分兩種。

(一) 說經之儒

(二) 著書之儒

(一) 說經之儒
 在昔書籍之流布不易。故欲學者皆憑口說。非師師相傳。其學無由。故家法最重焉。今請將各經傳授本師列表如下。





表例說明 一凡傳授不斷者。以——為識。傳授不明者。以...為識。一所表傳授人。只據故書其真偽非著者之責任。一每經於漢初第一本師。旁施。為識。立於學官者。旁施△△為識。

由此觀之。魯詩。毛詩。穀梁春秋。左氏春秋。皆出自荀卿。傳有明文。而伏生。轅固。生張蒼。皆故秦博士。禮經傳授。高堂生之前。雖不可考。然荀卿一書。皆崇禮。由禮之言。兩載記。又多探荀卿文字。則其必傳自荀門。可以推見。若是乎。兩漢經術。其為荀學者。十而七八。昭昭然也。

論兩漢經學學派。最當注意者。今古文之爭是也。今文傳自西漢之初。所謂十四博士。列於學官者。是也。古文與於西漢之末。新莽篡國。劉歆校書時。所晚出者也。今文雖不足以盡孔學。然猶不失為孔學。一支流古文。則經亂賊僞師之改竄。附託其與孔子之意。背而馳者。往往然矣。古文雖不盛於漢代。然漢末魏晉間。馬融。鄭玄。王肅之徒。大揚其波。逾六朝。以及初唐。泐定五經正義。皆為古

文學獨占時代蓋自是而儒者所傳習不惟非孔學之舊抑又非荀學之舊矣今將漢代所立於學官者列其今古文之派爲一表。

漢代經學立於官者之宗派	
<p>禮</p> <p>(古文) 周官 逸禮 未得立</p> <p>(今文) 后(蒼) 武帝時立 大戴(德) 宣帝時立 小戴(聖) 同</p>	<p>詩</p> <p>(古文) 毛(萇) 平帝時立</p> <p>(今文) 韓(嬰) 同 齊(轅固) 同 魯(申公) 武帝時立</p>
<p>書</p> <p>(古文) 孔(安國) 平帝時立</p> <p>(今文) 歐陽 武帝時立 大夏侯(勝) 宣帝時立 小夏侯(建) 同上</p>	<p>易</p> <p>孟(喜) 同上 易皆今文</p> <p>梁邱(賀) 同上 無古文</p> <p>京(房) 元帝時立</p> <p>楊(何) 武帝時立</p> <p>施(讎) 宣帝時立</p>

學術

春秋

(今文)

公羊 武帝時立
穀梁 元帝時立
嚴(彭祖)東漢初立
顏(安樂)同

(古文)

左氏 平帝時立

二家皆公羊支子
出於胡毋生者也

綜而論之。兩漢經師可分四種。其一。口說家。專務抱殘守缺。傳與其人。家法謹嚴。發明頗少。如田何、丁寬、伏生、歐陽生、申公、轅固、生、胡毋生、江翁、高堂生等。其人也。其二。經世家。衍經術以言政治。所謂以禹貢行水。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折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如賈誼、董仲舒、龔勝、蕭望之、匡衡、劉向等。其人也。其三。災異家。災異之說。何自起乎。孔子小康之義。勢不得不以一國之權託諸君主。而又恐君主之權無限。而暴君益乘以為虐也。於是乎思所以制之。乃於春秋特著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而羣經亦往往三致意焉。其即位也。嘗天而治。其崩薨也。稱天而諡。是蓋孔子所殫思焦慮。計無復之而不得已。出於此途者也。不然。以孔子之聖智。甯不知日蝕。彗見。地震。星孛。鵠退。石隕等。地文之現象。動物之恒情。於人事上。政治上。毫無關係也。而斷斷然視之若甚。鄭重焉者。毋亦以民權既未能與。則政府之舉動。措置。既莫或監督之。而匡糾之使非於無形中。有所以相儆。則民賊更何忌憚也。孔子蓋深察夫據亂時代之人。類其宗教迷信之念甚強也。故利用之而申警之。若曰。『某某者。天神震怒之象也。某某者。地祇怒同之徵也。其必由人主之失德使然也。是不可不恐懼。是不可不修省。』夫人主者。無論何人。無論何時。夫安能無失德。則雖災變日。起而無不可以附會。但使稍自愛者。能恐懼一二修省。一二則生民之禍。其亦可以稍弭。此孔子言災異之微意也。雖其術虛渺迂遠。斷不足以收匡正之實效。然用心蓋良苦矣。江都最知此義。故其對天人策三致意焉。漢初大儒之言災異。大率宗此。指也。及於末流。浸乖本道。牽合附會。自惑惑人。如書則有洪範五行。禮則有明堂陰陽。易則京房之象數。災異詩則翼奉之五際六情。至於春秋。又益甚焉。馴至鐵緯之學。支離誕妄。不可窮詰。變壞起以奪孔席。則兩漢學者之罪也。其四。訓詁家。漢初大師之傳經也。循其大體。玩經文。志不為章句訓詁。舉大義而已。後世故讀一經。通一經之義。明一義得一義之用。自莽歆以後。提倡校勘。詁釋之學。逮東都之末。則賈馬許鄭。益專心於箋注。以破碎繁難。相夸尚。於是學風又一變。近啓有唐陸明孔達之淵源。遠導近今段玉引王之嗜。矢買積還珠。去聖愈遠。蓋兩漢經學。雖稱極盛。而一亂於災異。再亂於訓詁。災異亂其義。訓詁亂其言。至是益非孔學。

之舊而斯道亦稍陵夷衰微矣

(二)著書之儒 今所傳漢代著述除經注詞賦外其稍成一家言者有若陸賈之新語賈誼之新書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司馬遷之史記淮南王安之淮南子桓寬之鹽鐵論劉向之說苑新序揚雄之法言太玄王充之論衡王符之潛夫論仲長統之昌言許慎之說文解字等四百年中寥寥數子而已而說文不過字書於學術思想全無關係鹽鐵論專紀一議案亦非可以列於作者之林新語真賈未定新書割裂所成未足以標作者之學識要之漢家一代著述除淮南子外皆儒家言也而其有一論之價值者惟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王充王符仲長統七人而已江都繁露雖以說經為主然其究天人相與之故衍微言大義之傳實可為西漢學統之代表史記千古之絕作也不徒為我國開歷史之先聲而已其寄意深遠其託義皆有所獨見而不拘於流俗本紀之託始堯舜(五帝)也世家之託始秦伯也列傳之託始伯夷也皆貴其讓國讓天下以誅夫民賊之視國士為一姓產業者也陳涉而列諸世家也項羽而列諸本紀也尊革命之首功不以成敗論人也孔子而列諸世家也仲尼弟子而為列傳也尊教統也孟荀列傳而包含餘子也著兩大師以明羣學末流之離合也老子韓非同傳明道法二家之關係也游俠有傳刺客有傳儒術尚武之精神也竊疑有傳日者有傳破宗教之迷信也貨殖有傳明生計學之切於人道也故太史公誠漢代獨一無二之大儒矣彼其家學淵源既已深遠矣受易於何人習道論於黃子生於天下之中矣而足跡遍海內闕力疑若於汜濫北游漢南東遊齊魯之節足固難詳也楚以歸於是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瑯琊昆明遠東命蓋今日返國際兩廣貴州福建甘肅五省外史公足跡皆遍矣其於孔子之傳獨得力於春秋公羊傳子司馬子曰云云蓋史公於孔子必有淵源也而南派北東派北西派之精華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時代種種思想感觸積積以入於二百三十篇之中雖謂史公為上古學術思想之集大成可也劉中壘粹然淳儒然為當時陰陽五行說所困不能自拔說苑陳義至淺殆無足云揚子雲新莽大夫曲學阿世著太玄以擬易著法言以擬論語是足以代表當時學者之創作力而惟存模倣性也王仲任頗思為窮理察變之學然學識不足以副之撫其小而遺其大吾友徐杭章爾麟以此希臘之煩瑣哲學斯為近矣節信符公理統雖文辭斐然然止於政論指摘當時末流之弊而已於數千年學術思想界中不足以占一席若是乎兩漢之以著述鳴者惟江都龍門二子獨有心得為學界放一綫光明而已嗟乎斯道之衰一何至是君子觀於此而益歎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之不可以已如是其甚也其於說經著書之外足以規當時文明之逆者則詞賦為最優而枚乘司馬相如揚雄班固等其代表人也而唐都洛下閩之磨鍊張仲景之醫方張衡之技巧亦足多者焉

第四節 其結果

儒學統一之運既至兩漢而極盛其結果則何如試舉學大者論之。

一曰名節盛而風俗美也。儒學本有名教之目故砥礪廉隅崇尚名節以是為一切公德私德之本。孝武表章六藝師儒雖盛而

斯義未昌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以經明行修四字為進退士類之標準故東漢

二百年間而孔子之所謂儒行者漸漬社會遂成風俗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

風雨如胸鷄鳴不已讓爵讓產史不絕書或千里以急朋友之難或連軫以犯時主之威論者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莫尚於東京

非過言也夫當時所謂名節者其果人人出於真心與否吾不敢言雖然孟德斯鳩不云乎立君之國以名譽心為元氣孔子之政

治思想專就其小則正孟德斯鳩所謂立君政體也故其所以維持之者莫急於尚名治至東京而儒教極矣南史有云漢世士務

修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一顧亭林亦云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

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偽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為利者一又曰雖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猶使之以名為

利一名節者實東漢儒教一最良之結果也雖其始或為以名為利之一念所啟而非其本相乎至其遂成風俗則其欲利之第

一性或且為欲名之第二性所掩奪而舍利取名者往往然矣是孔學所以坊民之要具也

二曰民志定而國小康也。孔子之論政雖有所謂大同之世太平之治其所雅言者總不出上天下澤君臣大防故東漢承其學

風斯指最暢范蔚宗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稅辟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

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後漢書儒所以傾而未顛抑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同左傳誠哉其知言也儒教之結果使

然也自茲以往二千餘年以此義為國民教育之中心點宋賢大揚其波基礎益定凡縉紳上流束身自好者莫不兢兢焉義理既

入於人心自能消其梟雄跋扈之氣束縛於名教以就範圍若漢之諸葛唐之汾陽近世之會左皆食其賜者也夫共和之治既未

可驟幾則與其亂臣賊子繩方軌以暴易暴誠不如戢其戾氣進之恭順而國本可以不屢搖生民可以不塗炭兩漢以後所以

弑逆之禍稍殺於春秋而權臣日少一日者儒教治標之功不可誣也

此其結果之良者也若其不良者則亦有焉

三曰民權狹而政本不立也。儒教之政治思想有自相矛盾者一事則君民權限不分明是也大抵先秦政論有反對極端之兩

端一曰君權無限一曰民權無限不分明是也大抵先秦政論有反對極端之兩

派曰法家曰道家而儒實執其中法家主干涉道家主放任惟干涉也故君與民為強制之關係惟放任也故君與民為合意之關係即近於契約之關係惟強制關係也故重等差惟合意關係也故貴平等惟等差也故壓制暴威惟平等也故自由自治此兩者雖皆非政治之正軌要之首尾相應成一家言者也儒家則不其施政手段則干涉也保民牧民皆干涉其君臣名分則強制也所謂君臣之義無社會秩序則等差也中之等差所生也惟其政治之目的則以壓制暴威為大戒夫以壓制暴威為大戒豈非仁人君子之極則耶而無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道固未有能致者也儒教之所最缺點者在專為君說法而不為民說法其為君說法奈何若曰汝宜行仁政也汝宜恤民隱也汝宜順民之所好惡也汝宜採民之輿論以施庶政也是固然也若有君於此而不行仁政不恤民隱不順民之所好惡不採民之輿論則當由何道以使之不得不如是乎此儒教所未明答之問題也夫有權之人之好濫用其權也猶虎狼之嗜人肉也向虎狼諄諄說法而勸其勿食人此必不可得之數也謂余不信則試觀二千年來孔教極盛于中國而歷代君主能服從孔子之明訓以行仁政而事民事者幾何人也然則其道當若何曰不可不箝制之以民權富其暴威之未行也則有權以監督之當其暴威之方行也則有權以屏除之當其暴威之既革也且有權以永絕之如是然後當權者有所憚有所縛而仁政之實乃得行儒教不然以犯上作亂為大戒猶可言也非謂而要君亦為大不敬矣猶可言也非謂而無人議政亦為無道矣亦多非常異義也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象視民草芥謂君德之衰也昔所以箝制暴威之不仁法門也雖然而必出於天命也命猶天命也且革命之後復無所以限其君者前虎退而後狼進是革命之已時而無所以立也故徒箝一虎而不可也必求所以絕虎狼之跡者則不能亦必使虎狼不能食人由前之說則共和政體是也由後之說則立憲君主政體是也故政體之治舍此何以哉而儒乎儒者之有所謂忍而不救言也此所謂有仁心而二千年不能察其澤也是何異語人曰吾已誠虎狼勿噬汝汝但恭順俯伏於其側雖犯汝而不可救也雖曰小康時代民智民力未充實或有不能遠語於此者乎雖然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長則雖加刀於我頸我固不得為古人諱也故儒家小康之言其優於法家者僅一間耳法家以為君也者有權利無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儒專指家小康以為君也者有權利有義務民也者有義務無權利其言君之有義務也是其所以為優也雖然義務必期於實行不然則與無義務等耳夫其所以能實行者何也必賴對待者之權利以監督之今民之權利既流於學說而不敢自有則君之義務其何附焉此中國數千年政體所以其名而法其實也吾非崇道家言道家思想故夫東京末葉鴻都學生郡國黨錮諸君子膏斧鉞實牢檻而不悔往車雖折而來軫益適以若此之民德若此之士氣苟其加以權利思想知要君之必非罪惡而爭政之實為本權則中國議會之治雖與於彼時可也徒以一間未達僅以補衰闕為責任以清君側為旗幟會不能乘此實力為百世開治平以視希臘羅馬之先民其又安能無媿也嗚呼吾不敢議孔子吾不能不罪荀卿焉矣

四曰一尊定而進化沈滯也。進化與競爭相倚，此義近人多能言之矣。蓋宇宙之舉理至繁，必使各因其才，盡其優勝，劣敗之作用，然後能相引以俱上。若有一焉獨占勢力，不循天則以強壓其他者，則天演之神能息矣。故以政治論，使一政黨獨握國權，而他政黨不許容喙，苟容喙者，加以戮逐，則國政未有能進者也。若是者，謂之政治之專制，學說亦然。使一學說獨握人人良心之權，而他學說不為社會所容，若是者，謂之學說之專制，苟專制矣，無論其學說之不良也，即極良焉，而亦阻學問進步之路。此徵諸古今萬國之歷史而皆然者也。儒教之在中國也，佛教之在印度及亞洲諸國也，耶教之在泰西也，皆曾受其病者也。但泰西則自四百年來，異論迭起，舉前此之縛而廓清之，於是乎有哲學與宗教之戰，有科學與宗教之戰。至於今日，而護耶教者自尊之如帝天，非耶教者自攻之，如黨士要之歐洲，今日學術之昌明，為護耶教者之功耶？為攻耶教者之功耶？平心論之，兩者皆與有力焉。而赫胥黎斯賓塞之徒，尤憫乎遠矣。而泰東諸國，則至今猶生息於一尊之下，此一切羣治所以墮乎後也。吾之為此言，讀者勿以為吾欲攻孔子，以為耶氏先驅也。耶氏專制之毒，視中國殆十倍焉。吾孔子非自欲以其教專制天下也，未流失真大勢趨於如是。孔子不任咎也。若耶則誠以專制排外為獨一法門矣。故羅馬教會最盛之時，正泰西歷史最黑暗之日。吾豈其於今日乃欲撫他人吐棄之唾，餘而引而親之，但實有見夫吾中國學術思想之衰，實自儒學統一時代始。按之實跡而已然，證之公例而亦合。吾又安敢自任其說也？吾更為讀者贊一言，吾之此論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一尊者，專制之別名也。苟為專制，無論出於誰氏，吾必盡吾力所及，以拽倒之。吾自認吾之義務當然耳。若夫孔子則固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孔子之惡一尊也，亦甚矣。此乃孔子之所以為大，所以為聖，而吾所頂禮讚歎而不能措者也。

或曰儒教太高尚而不能遽下，亦其結學不良之一端焉。蓋當人智未盛之時，禍福迷信之念在所不免，願儒教全不及此，使駭愚婦孺無所依仰，夫以是而不得不出於他途，坐是之故，道家人之釋家入之，馴至衰丁凡派所謂太上老君文昌帝君者紛紛入之，未始非乘儒教之虛隙而進也。雖然，以禍福迷信之說，膾炙民雖非無利而利或不勝其微。吾中國國教之無此物，君子蓋以此自喜焉。

第五章 老學時代

三國六朝為道家言猖披時代。實中國數千年學術思想最衰落之時代也。申而論之，則三國六朝者懷疑主義之時代也。厭世主義之時代也。破壞主義之時代也。隱墟主義之時代也。而亦儒佛兩宗過渡之時代也。

東漢儒教之盛如彼，乃不數十年間，至魏晉而其衰落忽如此，何也？吾推原其故，蓋有五端。

一由訓詁學之反動力也。漢季學者守師說爭門戶。所謂「碎義逃難。使辭巧說。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不能通。」見文志學問之汨沒。惟此。至是已極。物極必反。矯枉過直。故降及魏晉。人心厭勸。有提倡虛無者起。則群率而趨之。舉一切思想。投入懷疑破壞之渦中。殆物理恒情。無足怪者。此其一。

一由魏氏之提倡惡俗也。晉泰始元年。傅元上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孟德既有冀州。崇獎踴馳之士。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汗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通鑑皆同。於是風俗大壞。人心一變。顧亭林所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誠哉其知言也。儒術之亡。半坐是故。此其二。

一由殺戮過甚。人心皇惑也。漢世外戚宦官之禍。連踵繼軌。兩漢后妃之家。著聞者四十餘氏。大者夷滅。小者放竄。其身家俱全者。不得四五。宦官弄權。殺人如草。一朝爲董袁所襲。亦無子遺。人人漸覺骨肉之間。皆有刀俎。若乃黨錮之禍。俊顧厨及。一劑以盡。其學節冠一世。位望至三公者。亦皆駢首闕下。若屠猪羊。天下之人。見權勢之不可恃也。如彼。道德學問之更不可恃也。如此。人心旁皇。罔知所適。故一逼而入於虛無荒誕之域。芻狗萬物。良非偶然。此其三。

一由天下大亂。民苦有生也。漢末自張角董卓李傕郭汜曹操袁紹孫堅劉備以來。四海鼎沸。原野厭肉。谿谷盈血。繼以晉代八王五胡之亂。中原喋血。一歲數見。學者既無所用。亦困於亂。無復有餘裕以研究純正切實之學。但覺我生靡樂。天地不仁。厭世之觀。自然發生。此其四。

以此四因。加以兩漢帝王儒者。崇尚識緯迷信。休咎所謂陰陽五行之謬說。久入人心。而權勢道德。既兩無可憑。民志皇皇。以爲殆有司命之者存。吾祈焉。禳焉。煉焉。養焉。服食焉。或庶可免。於是相率而歸之。此其五。

此五者。殆當時學術墮落之最大原因也。故三國六朝間。老子之教徧天下。但其中亦有派別焉。

一曰玄理派。自魏文提倡曠達。舉世化之前。此建安七子。既已以浮靡相尚。後遂爲清談之俗者。二三百。開其宗者。實爲何晏王弼。晉書王衍傳。稱「晏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蓋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亦有應於時勢。而可以披靡天下者焉。此後如阮籍。稽康。劉伶。王衍。王戎。樂廣。衛玠。阮瞻。郭象。向秀。之流。皆以談玄有大名於時。乃至父兄之勸戒。師友之講求。莫不以推究老莊爲第一事業。」一漢京傳云。京與樂廣談。廣深嘆之。謂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爲一代談客。京自

稱談士。此最除毒。云云。

當時六經之中。除易理外。盡皆闕束。而諸傳中。稱揚人學問者。皆以「研精老易」等語。老易並稱。實當時之普通名詞也。范甯謂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卡壺斥王澄謝鯤。謂悖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非過言也。平心論之。若著政治史。則王何等傷風敗俗之罪。固無可假借者。著學術思想史。則如王弼之於老易。郭象向秀之於莊張。湛之於列。皆有所心得之處。成一家言。以視東京末葉。咬文嚼字之腐儒。殆或過之焉。老學雖偏激。亦南派一鍾子世界哲學。應有之一義。吾雖惡之。而不願為盜惡之言也。但其魔業之影響於政治者。既若彼焉矣。無他。老子既以破壞一切為宗旨。而復以陰險之心術。詭譎之權謀。佐之故老學之毒。天下不在其厭世主義。而在其私利主義。魏晉崇老。其必至率天下而禽獸勢使然也。此為當時老學正派。

二曰丹鼎派。馬貴與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海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俱欲冒以老氏為之宗主。以行其教。」文獻通考卷五十二此實數千年道教流派之大略也。煉養服食兩派。其指歸略同。吾臆枯之名曰丹鼎派。此派蓋導源於秦漢之交。始皇時。侯生盧生等。既倡神仙之說。漢初張良。功成身退。自言從赤松子遊。其是否依託。姑弗深考。但留侯必有此等思想。可斷言也。漢武迷信封禪。李少君。樂大之徒。相與炫惑。於是煉養服食之說益盛。至漢末魏伯陽著參同契。密勿傳授。其益播。乃隱名而注之。復以授同郡淳于叔通。遂行於世。至晉葛洪而集其大成。洪著抱朴子內外編各四卷。神仙傳十卷。隱逸傳十卷。其他雜著一百餘卷。其言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更有所謂丹經者。發明服食之訣。其言詭誕。不可窮詰。而後世神仙家之思想。實宗此。此派之說。其在前者。文成五利之徒。實依託以誑人。主而取富貴。因不足道。至如魏葛輩。所志或不在此。蓋懷抱厭世思想。而又不悟。解脫真理。知有靈魂。徒欲長生。久視。游戲。寔是野蠻時代宗教思想。必有之現象。無足怪者。印度婆羅門教。其說。以享淫樂之樂。中國神仙家言。每欲長其軀殼。以享長生之樂。其與此派之說。迥然不同。要之。為靈魂所迷。一也。古埃及人。用木乃伊術。保全屍體。是由重視軀殼所致也。耶教。誠神聖。而其言末日審判。死者皆從墳中復生。其為靈殼所迷。亦至矣。宗教進化之第一級。莫不如是。神仙家言。又何貴焉。

此為當時老學第一別派。三曰符籙派。符籙之視丹鼎。風益下矣。丹鼎派起於漢初。符籙派起於漢末。順桓間。宮崇。張楷。始以于吉神書上於朝。後張角用其術以亂天下。後漢書張楷傳云。楷上言。臣前上琅邪宮學。所受于于吉神書。不合明經。又云。初琅邪宮學。諸儒。上其師于吉。於曲池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也。按于吉神書。即道家所謂太平經也。其言五行。為家。而多巫覡。諸語。有司察。楷所上。欺妄不經。乃收。之。後長角。頗有其書。云云。是張角之術。所自本也。按于吉神書。即道家所謂太平經也。其言五行。為家。而多巫覡。諸語。有司察。楷所上。欺妄不經。乃收。之。後長角。頗有其書。云云。是張角之術。所自本也。按于吉神書。即道家所謂太平經也。其言五行。為家。而多巫覡。諸語。有司察。楷所上。欺妄不經。乃收。之。後長角。頗有其書。云云。是張角之術。所自本也。

其術以亂天下。後漢書張楷傳云。楷上言。臣前上琅邪宮學。所受于于吉神書。不合明經。又云。初琅邪宮學。諸儒。上其師于吉。於曲池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也。按于吉神書。即道家所謂太平經也。其言五行。為家。而多巫覡。諸語。有司察。楷所上。欺妄不經。乃收。之。後長角。頗有其書。云云。是張角之術。所自本也。按于吉神書。即道家所謂太平經也。其言五行。為家。而多巫覡。諸語。有司察。楷所上。欺妄不經。乃收。之。後長角。頗有其書。云云。是張角之術。所自本也。

五斗米道即張陵教者。史不絕書。而寇謙之。最顯於北。師位。賜以雲中音誦新科之說。二十卷云云。太上老君。命之曰天師。張陵之後。處

之。受其法術。言之於元魏世。乃遣使奉玉童。其本迎致焉。於是崇奉天。陶弘景最顯於南。梁武帝與弘景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獻之。恩道會

師。及即位。備自上尊。朝士受道者。三吳及近。蓋六藝九流。一切掃地。而此派獨滔滔披靡。天下矣。竊嘗論之。其時佛教已入震旦。妖妄者

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帝居吳興。故亦奉焉。流竊其象。教密宗。最粗淺之說。以惑愚衆。故其所言。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又言天尊之體。常存不滅。往往開劫度人

彼中言。天尊開劫已非一度。有延康赤明龍運開皇等年。號其間相去。皆損益四阿舍。俱舍論等所說。剽竊之跡。顯然可見。而復取兩漢儒者陰陽

四十一億萬載云云。皆佛氏過去七佛之說。成住壞空四劫之論也。五行之迷信。以緣附之。故吾謂此時為儒佛過渡時代。此實其最著者也。此為當時老學第二別派。

四曰占驗派。自西京儒者翼奉。眭孟。劉向。匡衡。龔勝之徒。既已盛說五行。夸言讖緯。及光武好之。其流愈盛。東京儒者。張衡。鄭眾。最稱名家。襄楷。蔡邕。揚厚等。亦班班焉。於是所謂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雲氣。諸術。見後漢書方術

不具引。盛行於時。後漢書方術列傳。所載者三十三人。皆此類也。然其術至三國而大顯。始儼然有勢力於社會。若費長房。于吉。管輅。左慈。輩。其尤著而也。其後郭璞。著葬書。或言依託其名。注青囊。今佚。為後世堪輿家之祖。而稽康亦有難宅無吉凶論。則其時風水

說之盛行。可知。隋志著錄。瑤瑤子一書。六朝言祿命者。以為本經。而隋孝公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實後世算命家之祖。衛元嵩著元包。庚季才著靈臺秘苑。周人。為後世言卜筮者之大成。陶宏景著相經。為後世言相法者之祖。凡千年以來。誣罔怪誕之說

汨溺人心者。皆以彼時確然成一科學。雖謂為魏晉六朝間為陷溺社會之罪惡府可也。此為當時老學第三別派。

要而論之。當時實道家言獨占之時代也。其文學亦彪炳可觀。而發揮厭世精神。亦最盛。所謂一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等語。其代表也。此皆老子。芻狗。萬物。揚朱。奚遑。死後。之意也。雖我國二千年文學。大率皆此等音響。而魏晉六朝。為

尤甚焉。會無雄奇進取之氣。惟餘靡靡頹惰之音。老揚之毒。使然也。

其時治經學者。雖有若王肅。杜預。虞翻。劉焯。徐遵明之流。然曾不能於東京學風外。有所建樹。徒咬文嚼字。破碎逾甚。北史儒林傳。謂南學簡約。得其精華。北學深繁。窮其枝葉。兩派之概象。雖不同。要其於數千年儒學史。無甚關係一也。雖謂其時為儒學

最銷沈之時代可也。

佛學雖自漢明以後。已入中國。苟秦崇法。廣事翻譯。宗風漸衍。然謂之為佛學萌芽時代。則可。竟謂之為佛學時代。則不可。蓋當時

之治佛學者。徒誦讀經文。歸依儀式。而於諸乘理法。會無所心得也。

老學之毒。雖不止魏晉六朝。即自唐以後至今日。其風猶未息。雖然。遠不如彼時之盛矣。其派別之多。亦遠有所遜。故劃分數千年學術思想史。而名彼時為老學時代。殆無以易也。

第六章 佛學時代

第一節 發端

吾昔嘗論六朝隋唐之間。為中國學術思想最衰時代。雖然。此不過就儒家一方面言之耳。當時儒家者流。除文學外。儒學與文學。中國儒學史。當以六朝唐為最衰時代。著者。一無所事。其最鏗鏘於學界者。如王、道、陸、德明、孔、穎達、韓愈之流。其於學術史中。雖謂無一毫之價值焉可也。雖然。學固不可以儒教為限。當時於儒家之外。有放萬丈光燄於歷史上者焉。則佛教是已。六朝三唐數百年中。志高行潔。學淵識拔之士。悉相率而入於佛教之範圍。此有所益。則彼有所緇。物莫爾大。儒教之衰。亦宜。或曰。佛學外學也。非吾國固有之學也。以入諸中國學術思想史。母乃不可。答之曰。不然。凡學術苟能發揮之光大之。實行之者。則此學即為其人之所自有。如吾游學於他鄉。而於所學者。既能貫通。既能領受。則何有味食而俱化。而謂此學仍彼之學。而非我之學焉。不得也。一人如是一國亦然。如必以本國固有之學而始為學也。則如北歐諸國。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希臘羅馬。取諸猶太者。則彼之學術史。其終不可成立矣。又如日本。未嘗有固有之文明。惟取諸我國。取諸歐西者。則彼之學術史。其更不可成立矣。故論學術者。惟當以其學之可以代表當時一國之思想者為斷。而不必以其學之是否本出於我為斷。

審如是也。則雖謂隋唐之交。為先秦以後學術思想最盛時代。可也。前乎此者。兩漢之經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後乎此者。宋明之理學。非所及也。而餘更無論也。又不惟在中國為然耳。以其並時舉世界之學術思想界。校之印度。自大乘教諸。鍾子入滅後。繼法無人。其法在者。悉在中國。日以萎微。歐洲則中世史。號稱黑暗時代。自羅馬滅亡以後。全歐為北狄所蹂躪。陷於無歷史之域。當時所賴以延文明。絕續於一線者。惟恃一頑舊專制之天主教而已。印度歐洲如此。而餘更無論也。故謂隋唐之學術思想。為並時舉世界獨一無二之光榮。可也。縱說之。則如彼橫說之。則如此。故隋唐學者。其在本論中占一重要之位置也。不亦宜乎。

第二節 佛學漸次發達之歷史

中國之受外學也。與日本異。日本小國也。且無其所固有之學。故有自他界入之者。則其趨如鶩。其變如響。不轉瞬而全國與之俱化矣。雖然。充其量。不過能似人而已。能亦不終不能於所受者之外。而自有所增益。自有所創造。中國不然。中國大國也。而有數千

年相傳固有之學。壁壘嚴整。故他界之思想入之不易。雖入矣。而閱數十年。百年。常不足以動其毫髮。譬猶滌墨於水。其水而爲徑尺之孟方丈之池也。則黑痕倏忽而徧矣。其在滔滔之江。泱泱之海。則甯易得而染之。雖然。吾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既受之。則必能盡吸其所長。以自營養。而且變其質。神其用。別造成一種我國之新文明。青青於藍。冰寒於水。於戲。深山大澤。實生蛟龍。龍伯大人之脚趾。遂終非僬僥國小丈夫之項背所能望也。謂余不信。請徵諸佛學。

佛法之入震旦也。據別史所言。或謂秦時與寶利防等交通。西漢時從匈奴得金人。實爲我國知有佛之嚆矢。真僞弗深考。其見於正史。信而有據者。則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印度之攝摩竺法蘭兩師。應詔齋經。典而至。於是佛之教義始東被。雖然。我民族宗教迷信之念。甚薄。莫之受也。至桓帝始自信之。與平間。民間亦漸有信者。三國時代。支繖支亮支謙。皆自印度來傳教。時號三支。魏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以戒律來。象教漸備。雖然。當時道家言極盛。全國爲所掩襲。莫能奪也。而亦有漸認佛教勢力之不可侮。起而與之爲難者。論。而吳主孫皓亦有廢佛教之議。必其既與始有辨之者矣。及晉代魏。始漸成爲一科學之面目。時則有佛圖澄者。來自西域。專事譯經。東晉以還。偉人輩出。若道安。若惠遠。若竺道潛。若法顯。其尤著也。道安與習鑿齒等游。專開揚佛教於士大夫之間。惠遠開廬山。日夜說法。佛教講壇。實始於此。爲淨土宗之濫觴焉。法顯橫雪山。以入天竺。齋佛典多種。以歸。著佛國記。我國人之至印度者。此爲第一。法顯三藏者。不徒佛教界之功臣而已。抑亦我國之立溫斯敦也。立溫斯敦。英人之探險於非洲者。而同時北方一大師起。爲佛教史中開一新紀元。曰鳩摩羅什。羅什。龜茲國人。既精法理。且嫻漢語。以姚秦弘始三年。始入長安。日夜從事繙譯。一切經論。成於其手者。不知凡幾。門徒三千。達者七十。上足四人。道生。道融。僧肇。僧叡。其最顯者也。羅什之功德不一。而其最大者。爲傳大乘教。前此諸僧。用力雖劬。然所討論。僅在小乘耳。至羅什首傳三論。宗義。譯法華經。又譯成實論。實爲成實宗入中國之始。自茲以往。佛學跋陀羅譯華嚴。墨無識譯涅槃。而甚深微妙之義。始逐漸輸入學界。壁壘一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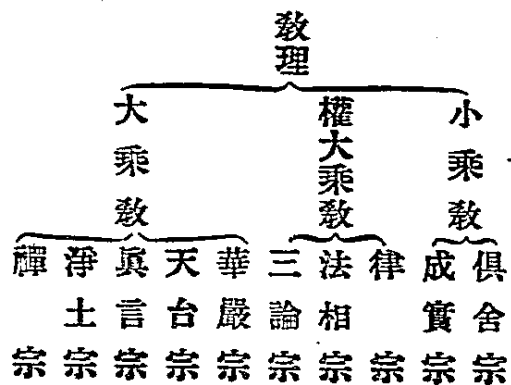
南北朝之際。海宇鼎沸。羣雄四起。而佛教之進路亦多岐。宋少帝時。譯五分律文。帝時譯觀普賢經。觀無量壽經。瓔珞經等。又迎求那跋摩於罽賓。築戒壇以聽法。中國之有戒壇。自茲始。歷陳涉隋。以逮初唐。諸宗並起。菩提流支。始倡地論宗。達摩。始倡禪宗。真諦。三藏。始倡攝論宗。及俱舍宗。智者。大師。始倡天台法華宗。南山律師。始倡律宗。善導。大師。始倡淨土宗。慈恩。三藏。始倡法相宗。賢首。國師。始倡華嚴宗。善無畏。三藏。始倡真言宗。萬馬齊奔。百流洶匯。至是遂爲佛學全盛時代。

第三節 諸宗略紀

今請將六朝隋唐間有力之諸宗派列為一表。示其系統。

宗名	開祖	印度遠祖	初起時	中盛時	後衰時
成實宗	鳩摩羅什	訶梨跋摩	晉安帝時	六朝間	中唐以後
三論宗	嘉祥大師	龍樹、提婆	同上	同上	同上
涅槃宗	曇無讖	世親	同上	宋齊	陳以後歸入天台
律宗	南山律師	曇無德	梁武帝時	唐太宗時	元以後
地論宗	光統律師	世親	同上	梁陳間	唐以後歸華嚴
淨土宗	善導大師	馬鳴、龍樹、世親	同上	唐宋明時	明末以後
禪宗	達摩大師	世親	同上	同上	同上
俱舍宗	真諦三藏	世親	陳文帝時	中唐	晚唐以後
攝論宗	同智者大師	無著、世親	同上	陳隋間	唐以後歸法相
天台宗	智者大師	……	陳隋間	隋唐間	晚唐以後
華嚴宗	杜順大師	馬鳴、堅慧、龍樹	同上	唐則天後	同上
法相宗	慈恩大師	無著、世親	唐太宗時	中唐	同上
真言宗	不空三藏	龍樹、龍智	唐玄宗時	同上	同上

以上十三宗。除涅槃、地論、攝論三家。歸併他宗外。自餘十宗。皆經過極光大之時代。互起角立。支配數百年間之思想界者也。今按其所屬教乘。再示一表。



諸宗之教旨。若縷述之。雖數十萬言。猶不能殫。且亦非余之淺學所能及也。是以不論論其歷史。本論原以中國為主。不能他及。但各宗起原。多與印度有關係。故不得不追論之。

(一) 俱舍宗 佛滅後九百年。世親菩薩。依四阿含經增一阿含經五十一卷。中阿含經六十卷。長阿含經二十二卷。雜阿含經五十卷。皆小乘經也。造俱舍論三十卷。實為本宗之嚆矢。時印度自佛家乃至外道。莫不競學。大顯勢力於西域。及陳文帝天嘉四年。印度高僧波羅末那即真諦携梵本以詣震旦。以五年之功譯成之。名曰「阿毘達磨俱舍論」。即所謂舊俱舍者是也。陳智愷唐淨慧皆為作疏。及唐貞觀間。立辨法師親赴天竺。從僧伽耶合論師學俱舍之奧義。歸國後重譯原本。釐為三十卷。其弟子神泰普光法寶尊。競為疏記。遂以流通。但此宗本為法相之初步。故亦名法相宗之附屬宗云。

(二) 成實宗 本宗之祖師。即成實論之訶梨跋摩其人也。生於佛滅後九百年。嘗從「有宗」本師受迦旃延之論。時印度佛派。有「有宗」。空宗。兩大派。覺有所未慊。乃通覽大小乘。自創此論。然其宗義不盛於印度。至姚秦弘始十三年。鳩摩羅什始譯之。以行於支那。其弟子曇影為之筆述。僧叡為之注釋。於是此義遂光。自晉末至唐初二百年間。浸淫一世。齊梁之間。江南尤盛云。但此論本與三論並譯。其傳

法者率皆南習。故亦名三論宗之附屬宗云。

(三)律宗。自佛入滅後。迦葉尊者與五百羅漢結集大藏。分爲經、律、論之三藏。律之在教中。蔚爲大國矣。其入中國也。始於曹魏

嘉平二年。曇摩訶羅始傳所謂「十八受」者。劉宋元嘉十一年。始行「尼受」謂比丘尼所受戒律。迨姚秦弘始六年。鳩摩羅什始譯十誦律。其後

僧祇律等相續出世。律教漸入震旦矣。其卓然完成一宗者。則自南山律師道宣始。南山生隋開皇間。受戒於智首律師之門。後隱

於終南。研精戒律。及樊師西游歸國。開譯壇於長安。南山親爲其書記。譯律以百卷。證明戒律爲圓頓一乘之旨。非小乘所得專有。

其有功於佛教。實非淺鮮。其時與之並起者。復有兩派。一曰相部宗。法曠律師所創。二曰東塔宗。懷素律師所創。並南山宗統稱律

家。三宗云。然彼兩宗不光大。獨南山律。至元代猶保持宗勢不衰。

(四)法相宗。法相天台華嚴三宗亦稱教下三家。皆大乘妙諦。而當時佛學中最光大者也。此宗一名唯識宗。以大意明唯識。故

又名慈恩宗。以開祖爲慈恩。故本宗印度傳法最爲分明。佛說大乘經中華嚴深密楞伽經等。闡揚萬法唯識之義。實爲斯學所本。

佛滅後九百年。彌勒慈尊應無著菩薩之請。說五部大論。所謂「瑜伽師地論」、「分別論」、「大莊嚴論」、「辨中邊論」、「金剛般若

論」。是也。無著承彌勒之旨。復造「顯揚論」。對法論等。同時有世親菩薩之弟造「五蘊論」、「百法明門論」。唯識三十頌等。大弘

斯旨。復次佛滅後十一世紀。有難陀護法尊十大論師。皆注世親「三十頌」。各有心得。而護法之弟子戒賢論師。所謂傳法大將。冠

絕一時。深究瑜伽唯識。聲明因明等之蘊奧。有五印中。號稱辯才第一。傳於樊。以惠震旦。自茲以往。西域此學微矣。唐貞觀三

年。玄奘三藏求法西行。坊間小說西遊記。子身備歷五印。得戒律。盡受五大論。即彌勒。十支論。即無著。博通因明聲明諸學。即當時有

佛徒外道並學之。其因明即名學。日本所謂論其學也。歸國以後。弘暢斯旨。實爲法相宗入中國之嚆矢。玄奘高足窺基。號慈恩法師。悉受微言。妙達玄旨。於是述

疏證義。確立宗規。本宗大成。實由於是。再傳爲淄州惠治著「唯識了義證」。三傳爲樸揚智周著「唯識演秘」。經此數師。宗義遂日

以光大。

(五)三論宗。三論者。一中論。二十二門論。三百論也。前二爲龍樹菩薩造。後一爲提婆菩薩造。故本宗祖龍樹提婆。或加大智度論亦名五論宗

鳩摩羅什實提婆三傳弟子也。傳法東來。專弘此宗。四論翻譯。皆出其手。什師門下。生道生肇。肇傳影。影傳慧。慧傳恒。恒傳濟。濟傳之。八傑皆

受大義。曇濟授道朗。道朗授道詮。道詮授法朗。法朗授嘉祥。至嘉祥大興。而此宗全盛。其後玄奘復從印度清辨智光兩大師。

更受微言。復有地婆伽羅者東來。口授宗義於慈恩。慈恩遠承什譯。近稟奘傳。旁參伽說。著「十二門宗致義記」。而此宗遂以大成。

(六)華嚴宗。我佛世尊。從菩提樹下起。即為深位菩薩。文殊普賢尊說華嚴三十八品十萬偈。實佛乘中甚深微妙。一乘最極之法門也。當時聲聞緣覺根器未熟者。聽之如聲如暈。佛滅五百年。馬鳴菩薩作大乘起信論。演真如緣起法門。即本此經。次七百年。龍樹菩薩出現。造大不思議論。以解釋之。次九百年。天親菩薩造華嚴十地論。此三師者。稱本宗印度之列祖。其在支那。東晉義熙十四年。旃陀羅始譯華嚴六十卷。其後諸師講說流布。製疏撰章者雖不勝數。然未能確然成一宗派。陳隋間。杜順禪師。始提義綱。標立宗名。著華嚴法界觀門二五教止觀二十立章等。大暢妙旨。是為開宗初祖。二祖智儼。作搜玄記。孔目章等。三祖法藏。稱賢首國師。作五教章。以明本宗之教相。作探玄記二十卷。以解華嚴其餘著述。尚二十餘部。同宗宗風。至此大成。故賢首亦稱華嚴太祖。賢首沒後。有慧苑者。私逞臆見。刊落師說。宗統將墜。四祖澄觀。慨之作華嚴大疏鈔。破斥異端。恢復正宗。諸祖心傳。賴以不墜。所謂清涼國師是也。五祖宗密。稱圭峯禪師。紹述清涼。盛弘華嚴。兼通諸宗。斯道益以光大。此五傑者。所謂華嚴五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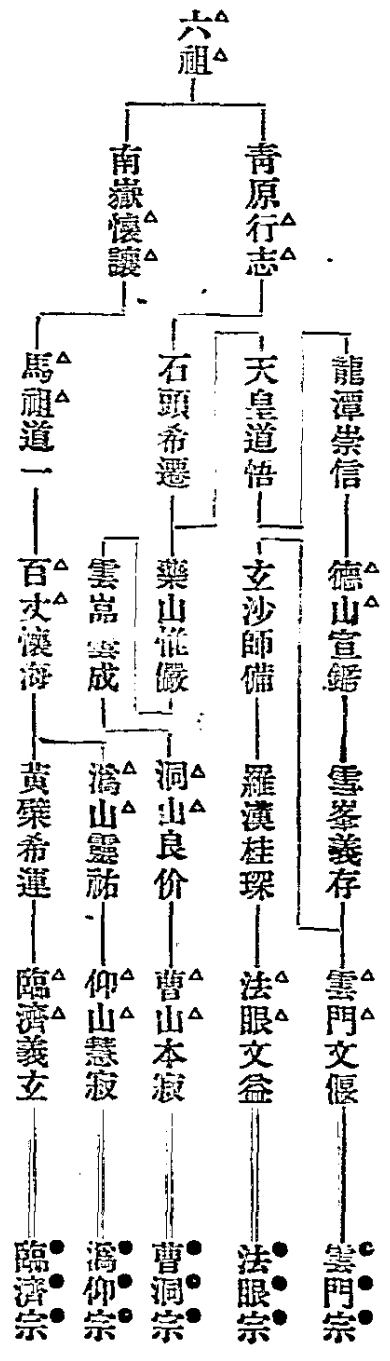
(七)天台宗。亦名法華宗。以依法華經立宗。故此宗不上承印度。創始之者。實由我支那。則智者大師其人。也。師名智。陳隋間人。以居天台山。故此宗得名。時有南嶽慧思禪師。德高一世。自證三昧。智者往謁之。則曰。昔日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乃使修法華三昧。越十四日。智者大徹大悟。遂直接佛傳。創立此派。荆溪尊者。代法孫也。止觀義例云。一家教門。所用義旨。以法華為宗骨。以智論按指大智度論也為指南。以大經按指法華經也為扶疏。以大品按指法華經也為觀法。引諸經以增信。引諸論以助成。觀心為經。諸法為緯。織成部帙。不與他同。云云。本宗創立之真相。實括於是。次有章安大師。承天台後。廣傳宗風。天台惟散說。章安始結集。以成一宗典籍。以作一家綱目。次有智威。慧威。玄朗。妙樂。并稱龍象。中唐以後。荆溪尊者。湛然。最顯焉。

(八)真言宗。佛教有顯密二教之別。此宗所謂密教也。密教者。何。不特言語。以立教者也。據佛家言。佛有三身。一釋迦佛。二大日如來佛。三彌陀佛。實一佛之德。所流出之三體也。按略如耶教三體一體之說。大日者。釋迦之法身。釋迦者。大日之化身也。故後世學者。綜別諸宗。亦分爲釋迦教。大日教。彌陀教。三類。今所學十宗。惟真言宗。屬大日教。淨土宗。屬彌陀教。餘八宗。皆屬釋迦教。相傳金剛薩埵親受法門於大日如來。如來滅後七百年。薩埵以授龍猛菩薩。龍猛授龍智。龍智授善無畏。善無畏始來唐。翻大日經。以授金剛智。金剛智實支那傳法初祖也。其後。不空和尚。東來。承金剛智之後。復從事翻譯。為玄宗肅宗代。宗三代國師。真言宗之確立。實自不空始。雖然。此宗不盛於我國。後經空海即創遣日本傳諸日本。日本今特盛焉。西藏蒙古暹羅亦行之。傳諸日本。日本今特盛焉。西藏蒙古暹羅亦行之。

(九)淨土宗。此宗所依者。三經。無量壽經。阿彌陀經。一論。天親菩薩造。以念佛藉他力而求解脫。所謂彌陀教也。印度先師。推天親菩薩。

天親入滅後五百年。菩提流支始傳淨土法門於震旦。先是後漢時安息國沙門安清高始譯無量壽經二卷。及普慧遠法師。結白蓮社於廬山。念佛修行。已為此宗之嚆矢。然法門未備。菩提流支之入中國。實北魏永平元年也。流支以授曇鸞。鸞著往生淨土論註。大弘斯旨。其後隋大業間有道綽。唐貞觀間有善導。皆錚錚大師也。禪宗天台法相華嚴等諸宗。雖極盛於當時。然其教理甚深微妙。非鈍根淺學人所能領解。故信奉者僅在士大夫。獨淨土宗。以他力救義。感化愚夫愚婦。凡難解之教理。概置不論。故其勢力廣被。披靡全國。善導禪師在世之時。屠肆殆無過問者云。其力量可見一斑矣。今世俗所謂佛教者。大率猶汲此宗之末流也。

(十)禪宗。法相天台華嚴。稱教下三家。禪宗稱教外別傳。此四宗者。皆大乘上法。各有獨到。而中國佛學界之人才。亦悉在於是矣。禪宗以不著語言。不立文字。直指本心。見性成佛。為教義一變。佛教之窠臼。後此宋明間。儒佛混合。皆自此始。此宗歷史。相傳靈山會上。釋尊拈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於茲授受。其後迦葉尊者。以衣鉢授阿難。中間經歷馬鳴。龍樹。天親等二十七代。密密相傳。不著一字。直至達摩禪師。自迦葉迄達摩。是為印度二十八祖。達摩承二十七祖之命。東渡震旦。當梁武帝普通七年。始至廣東。後入嵩山。面壁十年。始得傳法之人。傳已遂入滅。故達摩亦稱震旦禪宗初祖。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皆依印度祖師之例。不說法。不著書。惟求得傳鉢之人。即自圓寂。至五祖弘忍。號黃梅大師。始開山授徒。門下千五百人。玉泉神秀為首座。竟不能傳法。而六祖大鑑慧能。能以不識一字之貧舂人。受衣鉢焉。後神秀復師六祖。悟大法。於是禪宗有南北二派。南慧能。北神秀也。六祖以後。鉢止不傳。而教外密傳。遂極光大。爾後遂衍為雲門。法眼。曹洞。潯仰。臨濟之五宗。宋明以來。益滔滔披靡天下。今列禪門五宗表如下。



以上諸宗傳授之大略也。至各派之長短得失。固非淺學所能言。亦非本論所應及。故從闕如。若吾國佛學之特色。及諸哲學說之尤精要者。請於次節試論之。

鄙人雖好佛學。然實毫無心得。凡諸論述。皆貧子說金之類而已。此節所記歷史。據日本人所著「八宗綱要」十二宗綱要。佛敎各宗綱領等書。編祭而成。非能自記憶自考證也。但合彼十數萬言之書。撮為數葉。亦頗劬耳。此等乾燥無味之考據。知為新學界所不喜。但此亦是我國學術思想一大公案。學者所不可不知也。最而錄之。亦足以省繙檢之勞云爾。著者識

第四節 中國佛學之特色及其偉人

美哉我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受矣。則必能發揮光大而自現一種特色。吾於算學見之。吾於佛學見之。中國之佛學乃中國之佛學。非純然度之佛學也。不觀日本乎。日本受佛學於我。而其學至今無一毫能出我範圍者。雖有真宗日蓮宗為彼所自創。然真宗不過淨土之支流。日蓮不過天台之餘裔。非能有甚深微妙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者也。真宗許在家修行。許食肉帶妻。是其特色。但此亦佛徒之名。亦不必有之為高乎。未嘗能自譯一經。未嘗能自造一論。未嘗能自創一派。以視中國。嗟乎後矣。此實非我泱泱大國民可以自豪於世界者乎。吾每念及此。吾竊信數十年以後之中國。必有合泰西各國學術思想於一爐而冶之。以造成我國特別之新文明。以照耀天壤之一日。吾頂禮以祝吾踴躍以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請謳歌隋唐間諸古德之大業。為我青年勸焉。

中國之佛學其特色有四

(第一)自唐以後印度無佛學其傳皆在中國。基督生於猶太而猶太二千年來無景敎。景敎乃盛於歐西諸國。尊生於印度而印度千餘年來無佛敎。佛敎乃盛於亞東諸國。豈不悲哉。豈不異哉。佛滅度後數百年間。五印所傳。但有小乘。小乘之中。復生分裂。上座大眾。各鳴異見。別為二十部。至五世紀。凡世紀皆以佛滅後計。下仿此。外道繁興。大法不絕。加縷。至六世紀末。而有馬鳴。七世紀而有龍樹。提婆。九世紀而有無著。世親。十一世紀而有清辨。護法。十二三世紀而有戒賢。智光。其可稱真佛敎者。不過此五百年間耳。自玄奘西游。徧禮戒智諸論師。受法而歸。於是千餘年之心。傳盡歸於中國。自此以往。印度敎徒。徒事論戰。怠於布敎。而婆羅門諸外道。復有有力者起。日相攻搆。佛徒不支。乃思調和。浸假採用婆羅門敎規。念密咒。行加持。開敎元氣。銷滅以盡。至十五世紀。而此母國已無復一佛跡。此後再蹂躪於回教三侵。蝕於景敎。而佛學遂長已矣。轉視中國。則自唐以來。數百年間。大師踵起。新宗屢建。禪宗既

行舉國碩學皆參圓理其餘波復披靡以開日本佛教之不滅皆中國諸賢之功也中間雖衰息者二三十年而至今又駸駸有復興之勢近世南瀛潮陽皆提倡佛學吾意將來必有結果他日合先生秦希臘印度及近世歐美之四種文明而統一之光大之者其必在中國人矣此其特色一也。

(第二)諸國所傳佛學者小乘惟中國獨傳大乘 佛教之行西訖波斯北盡鮮卑即西伯利亞南至暹羅東極日本凡亞洲中大小百數十國無不徧被吾深疑耶教為創籍印度遠播羅門及佛教而成者其言天主即章陀論所謂梵天大自在天其言永生即教佛所謂涅槃自餘天堂地獄之語流入猶太亦非奇事但禮拜勝祿之式無一不與小乘法相類古代希臘埃及猶太印度既有交通如希臘大哲德政史家亦謂其言至印度然則印度宗教家言未得確據不敢斷言耳雖然彼其所傳皆小乘耳為母不在此論蓋當馬鳴初興時而印度本教中人固已紛紛集矢謂大乘非佛說大

乘之行於印實幾希耳故其派衍於外國者無不貪樂偏義謗毀圓乘即如今日西藏蒙古號稱佛法最盛之地問其於華嚴法華之旨有一領受者乎無有也獨我中國雖魏晉以前象法萌芽未達精蘊道羅什以後流風一播全國稟從三家齊興別傳漸起隋唐之交小乘影跡幾全絕矣竊嘗論之宗教者亦循進化之公例以行者也其在野蠻時代人羣智識卑下不得不欲之以德樂信之以禍災故惟權法得行焉及文明稍進人漸識自立之本性斷依賴之劣根故由恐怖主義而變為解脫主義由利己主義而變為愛他主義此實法之所以能施也中國人之獨受大乘實中國國民文明程度高於彼等數級之明證也此其特色二也

(第三)中國之諸宗派多由中國自創非襲印度之唾餘者 試以第三節所列十宗論之俱舍宗惟世親造一論印度學者競習之耳未嘗確然立一宗名也其宗派之成實自中國成實宗則自訶梨跋摩以後色國故書雅記無一道及其流獨盛於中國三論宗在印其傳雖稍廣然亦不如中國至於華嚴其本經之在印度已沈沒於若明若昧之域按言佛滅後七百年龍樹菩薩始以神力攝取華嚴不足深信然華嚴不顯於印度可想見矣而宗門更何有焉在彼惟有「大不思議」十地兩論推闡斯義餘無所聞故依華嚴以立教實自杜順賢首清涼

圭峯之徒始也雖謂華嚴宗為中國首創焉可也又如禪宗雖云西土有二十八祖但密之又密舍前祖與後祖相印接之一刹那頃無能知其淵源其真偽固不易辨即云真矣而印度千餘年間舍此二十八人外更無一禪宗可斷然也不甯惟是後祖受鉢前祖隨即入滅然則千餘年間不許同時有兩人解禪宗正法者又斷然也若是則雖謂印度無禪宗焉可也然則佛教有六祖而始有禪宗其猶耶教有路德而始有布羅的士丹也若夫天台三昧止觀法門特創於智者大師一人前無所承旁無所受此又其彰明較著者矣由此言之十宗之中惟律宗法相宗真言宗淨土宗嘗盛於印度而其餘則皆中國所產物也試更為一表示之

一 俱舍宗 印度有而不盛 中國極盛

二 律宗 印度有而不盛 中國極盛

三 法相宗 印度有而不盛 中國極盛

四 真言宗 印度有而不盛 中國極盛

五 淨土宗 印度有而不盛 中國極盛

六 禪宗 印度有而不盛 中國極盛

- 二 成實宗……………印度創之而未行……………中國極盛
- 三 律宗……………印度極盛……………中國次盛
- 四 法相宗……………印度極盛……………中國亦極盛
- 五 三論宗……………印度有而不盛……………中國極盛
- 六 華嚴宗……………印度無……………中國特創極盛
- 七 天台宗……………印度無……………中國特創極盛
- 八 眞言宗……………印度極盛……………中國甚微
- 九 淨土宗……………印度極盛……………中國次盛
- 十 禪宗……………印度無……………中國特創極盛

夫我國之最有功德有勢力於佛學界者莫如教下三家之天台法相華嚴與教外別傳之禪宗自餘則皆支離附庸而已而此四派者惟其一會盛於天竺其三皆創自支那我支那人在佛教史上之位置其視印度古德何如哉竊嘗考之印度惟小乘時代有派別佛滅後小乘派分爲二十部初分爲大部部上座部佛滅一世紀時所分也次分爲一說部說出世部雜部二世紀初葉所分也次爲多聞部次爲假部皆二世紀中葉所分也次爲制多山部西山住部北山住部二世紀末葉所分也此八派皆從大部部分出次爲說一切有部三世紀初葉所分也次爲犍子部俱舍部皆三世紀末葉所分也次爲經量部四世紀初葉所分也此十派皆由上座部分出也四世紀以後小乘衰微大乘未興與佛教幾絕而大乘時代無派別大乘之興凡爲三期第一期則馬鳴也紀末第二期則龍樹提婆也紀第二期則無著世親也紀皆本師相傳毫無異論略似漢初伏生申公后蒼等之經學及其末流護法清辨淨空有於依他之上戒賢智光論相性於唇舌之間壁壘稍新門戶胎立而法輪已轉而東矣蓋大乘教義萌芽於印度而大成於支那故求大法者當不於彼而於我此非吾之夸言也殆亦古德之所同許也此其特色三也

(第四)中國之佛學以宗教而兼有哲學之長中國人迷信宗教之心素稱薄弱論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見墨子公孟篇蓋孔學之大義浸入人心久矣佛耶兩宗並以外教入中國而佛氏大盛耶氏不能大盛者何也耶教惟以迷信爲主其哲理淺薄不足以饜中國士君子之心也佛說本有宗教與哲學之兩方面其證道之究竟也在覺悟信之反對也其入道之法門也在智慧能與全知全能之造化主此其修道之得力也在自力耶教日事祈禱所期借他力也佛教者實不能與尋常宗教同視者也中國人惟不蔽於迷信也故所受者多在其哲學之方面而不在其宗教之方面而佛教之哲學又最足與中

國原有之哲學相補佐者也。中國之哲學多屬於人事上。國家上。而於天地萬物原理之學。窮究之者。蓋少焉。英儒斯賓塞。嘗分哲學為可思議不可思議之二科。若中國先秦之哲學。則可思議者而乏於其不可思議者也。自佛學入震旦。與之相備。然後中國哲學乃放一異彩。宋明後學。問復興實食。隋唐間諸古德之賜也。此其特色四也。

本報學術門。論中國學術一篇。其語繁重。非一年不能印完。而第三章第四節題為戰國學術與希臘學術比較。恐讀者於希臘哲學說。未窺涯涘。或致茫然。故先草此篇。以資參考。又本論原有緒論一章。亦緣此理由。暫置于後。而以上古時代編先焉。讀者諒之。

篇中譯諸哲之名。其已見於嚴侯官天演論者。悉從之。其未見者乃自譯也。 著者識

泰西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上編 上古時代

第一章 總論希臘學術

本論範圍專在哲學 其他不具說者亮之

希臘者歐羅巴之母也。政治出於是。學術出於是。文學出於是。技藝出於是。乃至言語風俗有形無形之事物。無一不出於是。雖謂無希臘則無歐羅巴。非過言也。希臘學派。至繁極賾。而其目的。皆以考萬物蕃化之現象於其變遷無定中。而推見其本體以求其永遠不動之原理為歸。故初期之哲學。皆天然哲學也。世界觀也。所謂伊阿尼亞派。所謂埃及亞派。所謂畢達哥拉斯派。並詳見其持論雖各異其所向之鵠一也。異焉者不過其著眼之點而已。即甲派主實驗。乙派主推理。丙派執其中庸。所以有異同者在於此。然諸家錯說。異論紛殺。其勢必趨於懷疑。懷疑派者。以為真理終非吾人所能識者也。何則。人之知識。緣感覺生。感覺者。不過吾意根之狀態。而非可以代表外物之本體者也。然則吾所謂真理者。非絕對絕對者。誰對待也。如云絕對之真。即無假理以為對待之謂也。之真理明矣。以此之故。復生出詭辯學派。謂吾人無論不能知真理也。即知之。亦非可告語於他人。此希臘胚胎時代學派之概略也。梭格拉底出。反對此等懷疑論。以為吾人之本性。不徒有感覺而已。而實具有能察物理之能力。雖然梭氏專言倫理之原理。而未及純正哲學。雖以止於至善立教。而所謂至善者言之未賅。故及其沒也。其弟子互爭此點。各是所是而非所非。而皆自以為師說。故有所謂主樂派者。有所謂非樂派者。按楊氏近主樂派。劉氏近非樂派。樂者樂也。及其高弟柏拉圖出。始倡性理論以調和之。所謂觀念派者是也。

與柏拉圖之觀念論並興者。德謨吉來圖之阿屯論也。柏氏為梭氏高弟。故其學注重人事之現象。以倫理為最要問題。是梭氏之遺傳也。德謨雖與同時。然未嘗一到雅典。未一受梭聖之摩頂。故其學注重天然現象。以根塵為最要問題。蓋所受者殊科也。亞里士多德又調和以上兩家者也。故其說如五色摩尼。隨觀者之眼而異所見。或見為主唯心論。唯心唯理等語係用佛典。而近於柏氏。或見為主唯物論。而近於德謨氏。雖然皆是也。皆非也。亞氏之說實兼兩者而存之者也。彼以宇宙之本體為變動不居。進化無已。以此劑通兩說。故通稱此派為進化學派。亞氏之學實總匯古代思想之源泉。而發達臻於極點者也。且其窮理之法亦綜合諸家。彼以為剖辨真理。當有所憑藉也。於是創論理學。即侯官嚴氏。譯為名學者。以範之。此其持論之精確。所以超軼前哲也。亞氏又明哲學與科學。中國所謂格致學之類。之別。亦其識之加人一等也。

亞氏沒後。天下大亂。民生多艱。學者終日汲汲。求所以安身立命之途。不遑馳思精深。而一以修身為鵠。故治純正哲學者少。惟以倫理為最高之問學。於是斯多噶派與伊壁鳩魯派分起。同主於實踐。而甲派以成德為至善之鵠。天啟論家謂云。斯多噶之教。倫理派以快樂為至善之鵠。須知近世。兩派各相非。其勢力之盛。亦相匹敵。於是懷疑論復起。懷疑論不可久也。於是折衷派繼之。以為兩者皆有所長。然折衷論亦不可久也。卒復歸於古代神祕說。以謂吾儕人類終非能以自力求得真理者。必也藉不可思議之神力以啓之。此說既行。而當時適與東方交通。猶太教耶穌教之思想次第輸入。哲學既大蒙其影響。而亦以我哲學影響彼宗教。於是別創一種神哲調合之派。而中古學史之幕開矣。

第二章 希臘哲學胚胎時代

第一節 伊阿尼亞學派 Ionians

伊阿尼亞派。起於密理圖。故亦稱密理圖派。西歷紀元前六百年至五百年間。號稱極盛。其持論之要點。以為宇宙物體。如此其繁。必有為其根者焉。因欲求此化生萬類之原質。而抱一以貫之者也。此派鉅子。凡有三賢。而德黎 Thalcs, 640-550 B. C. 凡篇中用B, C, 字號者。皆耶穌紀元前之會也。即德黎生于紀元前六百四十年。卒五百五十年也。下仿此。稱首。次之者為亞諾芝曼德 Anaximandros, 611-547 B. C. 亞諾芝曼尼 Anaximenes 581-524 B. C. 德黎以水為化生萬類之原質。以其有生氣有活力。時或結為定質。時或蒸為氣質。變動不居。其力宏也。前亞諾以無極為化生萬類之原質。謂萬物出於無極。復歸無極。此無極者。無性無狀。復無差別。惟有運動。漸次分離。生寒熱二。復次兩者而生濕氣。濕氣又生。木火與土。土由流質。漸變定質。茲生萬物。物憑熱力。而有進化。所謂天然論者是也。後亞諾以空氣

為化生萬類之原質。謂空氣運動。會無已時。緣茲運動。生二變化。曰漲曰縮。漲能生熱。縮為寒母。地水火風。緣斯而起。其說實補前亞諾之所未及。由沖漠而示其實際者也。

第二節 埃黎亞學派 *Elia* 及天演學派

胚胎時代第一期其所研究者。在萬物之本質。即能考宇宙之實體。而未能及其實相也。實相者何。萬物各有現象。或生或滅。或由

甲變乙。由乙變甲。而其生滅變化之中。亦如有不生滅不變化者存。所謂萬有之真性。宇宙之實相。實古今哲學界一大問題也。至

胚胎時代第二期。而此問題遂浮現於希臘諸哲之腦膜中。其間有兩家之反對論起。曰埃黎亞學派。曰天演學派。

埃黎亞之初祖。曰芝諾芬尼 *Zenophanes*. 570-478 B. C. 其集大成者。為二祖巴彌匿智 *Parmenides*. 515... B. C. 天演

學派之宗師。曰額拉吉來圖 *Heraclitus*. 535-475 B. C. 額氏與巴氏並世而生。而其說若冰炭之不相容。巴氏之論。以「有」

(Being) 為宗。而額氏之論。以「成」(Becoming) 為主。巴氏以萬法之實相為一如不變。額氏以為流轉無已。試舉兩說之要領

而參較之。

巴氏之說曰。存者惟「有」。非有「不存」。匪惟不存。亦不可識。所謂「有」者。無始無終。惟有現在。不生不滅。又不可分。唯一不二平等

如如。無以名之。強名「特安」。特安者希臘語之義也。巴氏舉以似圓滿平等一如之本體。此特安者。寂然不動。為萬有本。亦其真相。其他現象。變化生滅。無量無數。皆由

衆生六根頑妄。自生分別。指為本相。無有是處。

額氏之說曰。一切物相。非有非無。有無兩相。同時而現。惟趨於成。以為其鵠。即集即散。方散方集。忽來倏去。孰觀其朕。世界起滅。成

敗循環。更無一物。同一不變。而常存在。是故萬物。皆在過去將來之間。所謂今者。更不可指。或有問者。物相既是流轉不住。以何因

緣。而得認識。是故當知。變化之中。有不變者。流轉之內。而有恒常。斯何物斯。字曰天演。天演有則。則也。而使萬物。皆出於機。皆入

於機。額氏名此曰羅哥士 *Logos*。希臘語性理之義也。凡物之變。不出二力。其一反抗。其二壓服。以此因緣。物物相閱。經無量劫。會無已時。而此二者。同時而

在。更無矛盾。譬如幼孩。變而成壯。壯又變老。幼壯老三。接構相門。而今壯者。即前幼孩。是一非二。若云幼者是甲。壯老是乙。或云幼

壯相戰。壯勝幼敗。而彼幼者。蒙其損害。無有是處。是故當知。凡有爭競。必有調和。爭競調和。萬物之父也。額氏又持於格物。以火化為

入于火。由火生成。由火毀滅。其說與化氣相合。額氏實推物理以言哲學之大宗師也。近世黑基特等。有以夫。大抵宇宙成立 *World-process* 之問題。哲學家之最大問題也。物之兩象。曰有與無。而埃黎亞派。以為此對待之相。不可兩立。額

氏之派。則以爲相反相成。並行不悖。巴氏即埃及亞派墮於常見。以爲萬物恒一。如如不壞。見爲變化相者。皆迷妄也。額氏毗於斯見。以爲萬法流轉。大道無常。見爲固定相者。皆迷妄也。其兩義之不相容也如此。雖然其揭理性而以六根六塵所接觸者爲迷見一也。其論各偏於兩極。雖有不能盡合真理者存。要之此二氏者。實代表當時思想之二大潮流。各明一義。爲後世的其功豈淺渺耶。

第三節 調和派之三家

巴額之異趣。既角立而不相下。於是胚胎時代第三期之學者。以調和此兩大思想而統合之爲務。又不惟調和統合而已。巴額僅言宇宙之生成。而此時代之學者。更進而求其所以生成之故。於是三大大家出焉。曰四大論派。曰種子論派。曰阿屯論派。是也。四大論佛書皆以地水火風爲四大故取以爲名派之鉅子。曰噫披鐸黎 *Empedocles* 490-430 B. C. 以爲世界萬物皆本於原質。原質混合。而物以生。原質分離。而物以滅。此原質者。名爲萬物之根。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原質有四。地水火風是也。然此四原質。何以能成萬物。何以能使萬法變化流轉。而無窮。則以有愛憎二力故。愛力增勝。混合斯起。甲物微分。入乙空隙。混爲一體。如磁與鐵。混合極端。成斯菲羅 *Spheros* 譯言球之義也。巴氏云「有」即是此義。憎力增勝。時乃分離。其之動機。亦復如是。愛憎兩極。往來無息。宇宙變成。皆起於此。此其緒論。亦調額宗也。

種子論派之鉅子。曰安那薩哥拉 *Anaxagoras* 500—428 B. C. 以種子代四原質。所謂種子。於其性質。即形色味。含差別相。無數無量。可遞分割。如兔毛塵。此種子者。不生不滅。種子初相。殺雜渾沌。始於反對。終於混成。其動力一名奴烏士 *Nous* 譯言精神。此奴烏士純一平等。能識能慮。運動宇宙如一機器。結集種子。遂生萬物。任舉一物。皆含種子。無量無數。譬如雖雪。非無黑性。但其質外有總之者。安氏此論。精神體質剖分部居。後世學者。亦呼爲二元論。

阿屯論派 *Atomism* 阿屯爲物質原始之微點。化學書譯本多見其名。之初祖。曰黎烏揭苦 *Leukippos* 500—1 B. C. 其論益與埃黎亞派相近。但其相異者。則

埃黎亞派僅言有。而此派則言其運動性也。埃黎亞派僅言實。而此派則言實質與虛空并存也。其論以爲宇宙萬有。由阿屯成。此阿屯者。本來平等。而在虛空。箇箇分離。充塞十界。但謂分者。實非阿屯。阿屯本體。既不可分。復不可變。綜其論根。即將巴爾匿智之所謂「特安」者。打破而成碎片也。至此阿屯。以何因緣。而得成物。彼其持論。異安那氏。彼言阿屯動力所起。隨其重量及其性質。而生差別。物有自性。非離本質。而別一物。主其運動。此派後衍爲德謨利圖之說。別詳下章。

綜此三派之概要。其立脚地皆與埃黎亞派同。謂現在之物。皆不生滅。而亦採額氏變化流轉之說。蓋以性體之集合離散。爲變化

流轉所自生。此即其調和宗旨所在也。

第四節 畢達哥拉斯派

畢達哥拉斯 Pythagoras, 562—500 B. C. 派。亦名意大利派。其學於諸派之外。自成一派。以數為萬物之本體。而以律呂精義附之。以謂有物必有則。而則皆自度數而成。數之關係。不因時與地而異。數有奇偶。奇者有限。偶者無涯。斯二反對。則成萬物。雖其論或不免牽合。至其言天文學。則不朽之功也。畢氏以為宇宙本體。為一球。其心者。號中央火。周其四圍。復有球十。各附總體。回轉不停。雖我地球。亦此十中。而居其一。繞中央火。循其側面。而常運行。是故吾人。棲其半面。於中央火。與地球間。所生關係。不能測知。諸球運行。常發妙音。號曰天樂。諸星世界。各有秩序。常相調和。而我所居。閻浮提洲。是其變亂偶不完全之一部分。是等諸義。與近世天文學家言。幾同一揆。前哲思想之精銳。真可嘆絕矣。又其學理。頗帶宗教氣味。常言輪迴生轉。以善修善證者。得生極樂。常住自由。修惡果者。漸次墮落。又勸人制情慾。求解脫。舍肉體之獄舍。達靈魂之樂園。故史家有謂畢達哥拉斯曾游印度。受其教義者。亦非無因也。

由此觀之。則前此之諸派。不過德黎氏支與流裔。而畢氏則與德氏立於對等之地位者也。德氏一派。全就物質上着想。畢氏一派。則從物形上着想。而其立論。至以數為萬物之攝影。故胚胎時代之學術。實以德畢兩氏中分天下也。埃及亞派及希臘吉來派。然百家紛騰。無所折中。於是懷疑詭辯派興。

第五節 懷疑時代

凡學術之有懷疑。是過渡時代除舊布新之一現象也。故於德畢巴額諸哲之後。而懷疑學派出焉。結胚胎時代之餘局。開全盛時代之先河。其論哲理也。以為萬有之真理。畢竟非吾人所能認識。其論倫理道德也。以為含習俗之外。無所用力。故常應於時用。教授種種學藝。而思想變遷之原因。實包孕於是矣。當時倡此說者。如普羅狄哥拉 Protagoras, 481—411 B. C. 哥智亞 Zoroaster, 485—380 B. C. 希比埃 Hippis, 490—B. C. 普羅狄加 Prodicus 之徒。皆其著者也。今避繁重。不徵引其學說。(未完)

文學說例

章氏學

敘曰。爵雅以觀于古。無取小辯。謂之文學。文學之始。蓋權輿于言語。自書契既作。遞有接橋。則二者殊流。尚矣。漢世相如雄固之屬。

皆嘗纂凡將訓蒼頡。故其文辭闕雅。知言之選。唐時樂文采者。猶云宜略識字。至賦詩言。矜慎不舉。兩宋以降。斯道漸普。然有所述作。猶號曰古文辭。其稱謂不能無取于墳籍。既味雅訓。則譎肆狂舉者衆。昔王仲任有言。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趙奇夫漢人自史篇蒼頡。黜齒以上。大抵從師受誦。遠其成立。劣能守文。則曰儒。草創述作。則曰文。誠其第次當如是也。今則文墨辭說之士。乃往往不遺經儒遠甚。姚姬傳欲事東原。猶被謝斥。何有其錄錄者。校其功實。非通小學與不通小學之效歟。夫炎蚩而上。結繩以治。則吐言爲章可也。既有符號。斯殺襍異語。非通古今字。知先代絕言者。無能往來。況夫審別流變耶。世有精練小學拙于文辭者矣。未有不知小學而可言文者也。今爲說例。率取文學與雅故神旨相關者。觀其會通。都爲一牒。以俟達者云爾。

六書初勑。形聲事意。皆以組成本義。而言語筆札之用。則假借爲多。自徐楚金繫說文。始有引伸一例。然論君以令長爲假借。令者發號。長者久遠。而以爲司號。令位負高者之稱。是則假借卽引伸。與夫意義絕異。而徒以同聲通用者。其趣殊矣。夫號物之數曰萬。動植金石械器之屬。已不能盡爲其名。至于人事之端。心理之微。本無體象。則不得不假用他名以表之。若動靜形容之字。在有形者。已不能物爲其號。而多以一言槩括。在無形者。則更不得不假借以爲表象。此雖正名如李斯。善辯如惠施。無可如何者也。姊崎正治曰。『凡有生活以上。其所以生活之機能。卽病態之所從起。故凡表象主義之病質。不獨宗教爲然。卽人間之精神現象。社會現象。其生命必與病質俱存。馬科斯牟拉以神話爲言語之疾病腫物。雖然。言語本不能與外物吻合。則必不得不有所表象。故如言「雨降」。案降下也本謂風吹。案吹也本謂皆略以人格之迹。表象風雨。且因此進而爲抽象思想之言語。則此特徵愈益顯著。如言「思想之深遠」。「度量之寬宏」。深者所以度量。遠者所以記里。寬宏者所以形狀空中之器。莫非有形者也。而精神現象。以此爲表。如言「宇宙爲理性」。此以人之性能表象宇宙。如言「真理則主觀客觀初無一致」。此分析真理之語于主觀之承認客觀之存在。而爲表象。要之人間思想。必不能騰躍于表象主義之外。有表象主義。卽有病質。謂姊崎氏宗其推假借引伸之起源精矣。然最爲多病者。莫若神話。以瑞麥來牟爲天所來。而訓行來。以乙至得子。謂爲嘉美。而造孔子。斯則真不失爲腫物哉。惟夫庶事。與文字亦日孳乳。則漸離表象之義。而爲正文。如能如豪。以猛獸爲表象。如朋如群。以禽獸爲表象。此猶埃及古文。以雌蠶表至尊。以牡牛表有力。以駝鳥之羽織緯平滑。表性行愷直者。見穀利亞英雖朔南。覓高草味之始。其情一也。久之能則有態。豪則有芬。朋則有。群則有寤。皆特製正文矣。而施于文辭者。猶習用古文而怠更新體。由是表象主義。日益浸淫。然賦頌之文。聲對之體。或反以代表

爲工。質言爲拙。是則以病質爲美。秋也。楊泉物理論有云。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案文類聚此謂本由一語。甲子而爲數文者。然特就簡學常言以爲條別。已不盡得其本義。案本義訓經緯急引伸施于草木斯治小學與爲文辭者所由忿爭互詬。而文學之事日益紛紜矣。

如右所述。言語不能無病。然則文辭愈工者。病亦愈劇。是其分際。則在文言質言而已。文辭雖以存質爲本。然業曰文矣。其不能一從質言可知也。文益離質。則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甚。斯非獨魏晉以後然也。雖上自周孔。下逮嬴劉。其病已不啻矣。湯武革命。而及黃牛之革。血虫爲蠱。而云幹父之蠱。易者象也。表象尤著。故治故訓言引伸者。必始自易。而病質亦于今爲烈焉。雖然。人未有生而無病者。而病必期其少。澁汗漬染。寧知所屈。荀氏有言。亂世之徵。文章虛采。案焉可長也。又近世奏牘關移。語本直核。所以無當于文辭者。正以漸離其質爾。案一事也。不云纖悉畢呈。而云水落石出。排一難也。不云禍胎可絕。而云斧底抽薪。表象既多。鄙倍斯甚。是皆庸妄貧儉。倣造斯語。若純出史胥。則語猶質直。雖登于元凱。善文伸洽。流別可地。夫言苛則曰吹毛求疵。喻猛則曰鷹擊毛鷲。遷固雅材。有其病矣。厚味腊毒。物極必反。遂于文格最爲備下。是則表象之病。自古爲昭。斷離爲樸。亦尚故訓求是之文而已。自昔文士。不錄章句。而劉彥和獨云。注釋爲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文心雕龍斯固文辭之極致也。若鄭君之註毛詩。賈氏之疏士禮。武子之訓穀梁。輔嗣之明周易。師法義例。容有周附。其文辭則皆然。信美矣。當文學陵遲。躁人嚙嚙。而欲救以淳質。非此莫由也。

西方論理。要在解剖。厥在中夏。寧獨有異。夫狗有縣睡曰犬。說文犬未成家曰狗。音通言則同。析言則異。故辨于墨子者曰。狗犬也。而殺狗非殺犬也。下鳥白曰。霜雪白曰皚。玉石白曰皚。文色舉則類。形舉則殊。故駁于孟子者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子告斯皆名家之說。而關故訓者也。自袁宋至今。散行噂沓。儻辭緝殺。蒼雅之學。于茲歇絕。而訐誕自壯者。反以破碎讓往儒。六百年中。人盡盲瞽。哀哉。戴先生起自休寧。王段二師。實承其學。綜會雅言。皆衆理解。則高郵尤懿矣。不及百年。策士群起。以衰宋論鑿爲師法。而諸師復受破碎之誦。願彼所謂完具者。安在耶。金之出。廿必襍沙。玉之在璞。必銜石。鍊研攻錫。必更數周。而後爲黃流之勺。終葵之圭。夫如是。則完具之名器。非先以破碎。弗能就也。破碎而後完具。斯真完具爾。任天產之完具。而以破碎爲戒。則必以襍沙之金。銜石之玉。爲鉅寶也。且中夏言詞。蓋有兩極。而乏中央。多支別而少槩括。如彼印度。有別高性劣性者曰。獨拉維達。有別生物性無生物性者曰。亞路高鏗。有別男性女性者曰。海步關。而男女之間。復有中性。其離合聚散。如是其

彰較也。中國素無斯語。所以爲名詞形詞者。亦甚純簡矣。而曾惲于解剖。黨同妬真。以破碎譏知者。人心渾渾。日益頑固。良有以也。高郵以其絕學釋姬漢古書。冰解壤分。所無凝滯。信哉千五百年未有其人也。猶有未諦然者。一曰倒植。一曰問語。倒植者若書禹貢言「祗台德先」。天子之德。曰先。祗台德也。無逸言。大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俾服即康功田功。即俾文王即康康功田功也。僞孔作卑服。今從詩文引馬本。馬云。德使也。是謂人。王王季使文王就服康功田功。則俾字即字宜在上。墨子非樂引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即飲食于野也。此與文王季子色。文法一例。最易。非命上引仲虺之告曰。帝式之惡。襲喪厥師。即帝式惡之也。非命下云。帝式是增用。與厥師。式用也。帝用之惡。即帝用惡之也。詩日月言。逝不古處。傳訓逝爲。逝。即不逮古處心。逝不相好。傳云。不及我以相好。即不逝相好也。公羊襄二十七年傳言。味雉彼訓。即視彼味雉也。草昧未開之世。語言必先名詞。次及動詞。又次及助動詞。東西諸國。順是以成語學。支那幅土。逆是以爲文辭。然其痕迹未盡滌除。則如右數者是也。此排列法。與東西諸國亦有異。蓋支那上古語法。與此在。其遺。問語者。問介于有用之語。似若繁冗。例以今世文法。又如詰詘難通。如卷耳言「采采卷耳」而傳云「采采。事采之也」。訓上采字爲事。以今觀之。似迂曲不情。又如載馳言「載馳載驅」。傳云「載辭也」。而其他載可訓辭者。多訓爲「事」。又如釋詁云「言問也」。助詞又云「言我也」。若時「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受言藏之之屬。以今觀之。皆可訓問。而傳皆訓「我」。箋則言訓「我者凡十七見。近人率以詰詘不通病之。毛公生于衰周。文學方盛。寧于助詞尙不能通耶。鄭君雖專治樸學。不尙文采。觀其譜序與戒子書。固文章之傑也。然其訓說必如是云者。正以二公深通古語耳。夫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楊子雲求絕代方言。蓋爲此也。日本與我同洲。周秦之間。往者雲屬。故其言有可識古語者。彼凡涉于人事者。語末率加「事」字。或以「コト」代之。コト亦事也。又凡語中不必言我而必舉「我」字者。往往而有。如事采之屬。特以事字居前。其排列稍異。東方而言告言藏之訓我。則正與東方一致。以今觀古。覺其詰詘猶以漢觀和爾。夫在彼何有詰詘哉。然而訓事訓我者。又非可膠執讀之也。事與我即爲助詞。故較之訓事。與訓辭同。言之訓我。與訓問同。同條共貫。無取于甘辛相忌也。當高郵時。斯二種文法。尙未發見。故必更易舊訓。然後可通。是亦千慮之一失乎。拾遺直滌。發爲凡例。疏通古文。固後學之任也。人所盡知。不煩贅錄。故舉其不煩者。

札爾端。非其本然。故改。亦有當時常語。非訓詁所能解剖者。魏武帝蒲生篇東阿王明月篇皆云。今日樂相樂。魏文帝朝日篇云。朝日樂相樂。是樂相樂為當時常語也。斯二者必求其文義。則窒礙難通。誠以韵語異于他文耳。詩卷阿言。亦集爰止。集止義一也。到羽也爰有于於。於曰三訓。詰問于集止之間。皆不安。斯非歌歌何煌煌之例耶。式微言。式微式微。傳云。式用也。用微用微。語難燎矣。高郵釋詞。以式為爰字。其實訓用者亦不必說。斯非樂相樂之例耶。雖然類是者亦千百之什一而已。不通斯例。則古義不完。遂流忘返。則繆說滋起。世有妄人。意言讀書不求甚解。故不得以余說為杓乘也。

古人文義。與今世習用者或殊。而世必以近語繩之。或舉孟子萬章篇。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謂之其同義。而用之不得。不異。此未通古訓也。康誥。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朕其弟即朕之弟也。書序。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即堯聞其聰明也。左定二年傳。奪之杖以敲之。奪之杖。即奪其杖也。夫何不可代用乎。蓋之。其是。者。四字。古實同義互用。特語有輕重。則相變耳。鴻範。曰時五者來備。宋世家作。五是來備。後漢書李雲傳作。五氏。氏是音通用。荷。爽傳作。五。以是訓是。非鴻範之作也。以是同者義矣。且五是亦時五之倒語也。藝文志

「儒家者流道家者流」等語。以今世文義言之。字其詰詘難通。尋說文。者別事詞也。喪服注。者者明為下出也。故者義與是。與此相類。元人有者番者回等語。至今猶然。儒家者流。儒家宜讀。者流為句。者流猶言此流也。釋訓。之子者是子也。故之亦與是。此義同。比類觀之。知古人于普通代名詞。通言互用。不得以孟子之其偶異。而謂詞氣異施矣。如古人之義。則言其欲之。故之亦與是。復有特別者。蓋其弦誦相授。素由耳治。久則音節諧熟。觸激唇舌。不假思慮。而天縱其聲。故後人作一曲。或襲用古辭。而義實大異。如呂氏春秋古樂篇。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夫晨露為義。大抵如小雅所言。匪陽不暉。者也。而音諸語變。則遂為振鷺。周頌云。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以是名篇。魯頌有。亦云。振振鷺。于下。皆自此流變者也。漢鼓吹鐃歌十八曲有。朱鷺。篇其詞曰。朱鷺魚以鳥路。皆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者。而何承天擬作。朱路。篇則曰。朱路揚和鸞。翠蓋耀金華。音均逸代。以水鳥為輪輿。是即晨露振鷺轉變之例也。鐃歌又有。鸞離。其詞曰。鸞離趾中可築室。何

用葺之。蕙用蘭。鸞離趾中。而承天擬作。鸞離。篇則曰。離士多離心。荆民懷怨情。以離為離州矣。又有。上邪。其詞曰。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而承天擬作。上邪。篇則曰。上邪下難正。衆枉不可矯。以邪為邪正矣。是皆取聲類相同。而義則大異。其名實譌變。又不可以故訓常法限之也。亦有義訓相近。而指趣絕異。

如呂氏春秋古樂篇。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夫晨露為義。大抵如小雅所言。匪陽不暉。者也。而音諸語變。則遂為振鷺。周頌云。振鷺于飛。于彼西雝。以是名篇。魯頌有。亦云。振振鷺。于下。皆自此流變者也。漢鼓吹鐃歌十八曲有。朱鷺。篇其詞曰。朱鷺魚以鳥路。皆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者。而何承天擬作。朱路。篇則曰。朱路揚和鸞。翠蓋耀金華。音均逸代。以水鳥為輪輿。是即晨露振鷺轉變之例也。鐃歌又有。鸞離。其詞曰。鸞離趾中可築室。何

用葺之。蕙用蘭。鸞離趾中。而承天擬作。鸞離。篇則曰。離士多離心。荆民懷怨情。以離為離州矣。又有。上邪。其詞曰。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而承天擬作。上邪。篇則曰。上邪下難正。衆枉不可矯。以邪為邪正矣。是皆取聲類相同。而義則大異。其名實譌變。又不可以故訓常法限之也。亦有義訓相近。而指趣絕異。

者如呂氏古樂所載。有娥二女作歌曰。燕燕往飛。而邶風曰。燕燕于飛。塗山女作歌曰。候人兮猗。而曹風曰。彼候人兮。孔甲作破斧之歌。而爾風亦有破斧。尋其事指絕非一揆。而文句相同。義訓亦近。斯皆所謂音節諧熟。天縱其聲者也。必欲以彼證此。則陷于兩傷矣。復有用古詞以成新曲。而其篇題與詩旨絕遠者。乃魏曲傳合以就之。如古黃爵行。鈞竿行。未知何指。及傳玄作鼓吹曲。以頌晉德。則因黃爵而傳合于伯益之知鳥言。因鈞竿而傳合于太公之善餌術。然後可以言神雀來游。飛龍戾天。而與晉德相會。夫古之黃爵鈞竿。其取義固未必在致嘉瑞用陰符也。此魏曲遷就者。又爲一例。于三百篇中。蓋未之見。雖然。六代之樂。今盡崩弛。文始五行。唐後亦闕。古樂章之篇題。既不可覩。亦安能斷三百篇中。必無是例乎。世謂希臘文學。自然發達。觀其秩序。如一歲氣候。梅花先發。次及櫻花。桃實先熟。次及柿實。故韻文完具。而後有散文。史詩功善。而後有戲曲。見清江保希。詩敘述小說者也。三物語。四歌曲。短篇簡單者也。五正史詩。即有韻歷史也。六半樂詩。樂詩史詩混合者也。七牧歌。八散文作話。毗于街談巷語者也。同。徵之禹域。秩序亦同。夫三科之條。五家之敘。文質不同。繁簡亦異。然商周誓語。語多磔格。帝典蕩蕩。乃反易知。由彼直錄其語。而此乃裁成有韻之史者也。蓋古者文字未興。口耳之傳。久則忘失。綴以韻文。則便于吟詠。而記憶爲易。意者蒼沮。以前亦直有史詩而已。下及勳華。簡篇已具。故帝典雖言皆有韻。而文句參差。恣其修短。與詩殊流矣。惟夫體廢于史官。而業存于。曠警。由是二雅踵起。藉歌策政。詩序。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與也。同波異瀾。遂各爲派別焉。春秋以降。史皆不韻。而哲學演說。亦由斯作。原夫九流。肇起。分于王官。故諸子初興。舊章未變。一三三四。百官所以紀數。用莊子天則管子其遺則也。立均出度。柱下所以垂法。則老子其遺則也。遠孔墨二家。自我作故。既非缺數。亦不用韻。六國諸子。皆承其風烈矣。斯哲學所由昉乎。縱橫出自行人。短長諸策。實多口語。尋理本旨。無過敷言。而務爲紛葩。期于造次可聽。溯其流別。實不歌而誦之賦也。秦代儀軫之辭。所以異于子虛大人者。亦有韻無韻云爾。名家出口。禮官。墨師。史角。固皆廟之守也。故經說上下。權輿于是。龍施相紹。其流遂昌。辯士凌諱。固非韻文所能檢押矣。然則縱橫近於雄辯。雖音或。規而口給可用。名家契于論理。苟語差以米。則條貫已歧。一爲無法。一爲有法。而皆隸于演說者也。抑名家所著。爲演說之元。則彼固諸筆。猶與演說有殊。至於戰國游說。惟在立談。言語文學。厥科本異。凡纂錄文辭者。宜無取焉。等是人言。出諸唇吻。而據實而書。不更潤色者。則曰口說。鎔裁刪刊。綠質構成者。則曰文辭。彼戰國陳說。所以異于羽之爲命。觀射父之訓辭矣。遷固所錄。若蒯徹說信。伍被諫安。仍其本語。無所增損。如鞠獄之錄辭。此所謂口說也。至景十三王傳。載中山王泣樂。

對語皆獨立。復施韵言。酒次談話。亮非如是。蓋勝既率意奏陳。退而撰次本言。施以漢采。史官傳述。若造膝所陳。語本若爾。此所謂文辭也。由魏逮唐。分異文筆。余以文既異筆。而口說復與文筆大殊。策士飛箝之詞。其與宋儒語錄。近人演說。同編一秩。見其與文學殊途。而工拙亦異趣也。文選不錄口說。此後人所宜注意。惟錄宋玉對楚王問。蓋與論父卜居同。為設難非真。有此對。故獨有取。爾効戰國之口說。以為文辭者。必僞俗。且私徇筆端。苟炫文采。浮言幻妄。其傷實多。唐世杜牧。其最著也。然則辨分畛域。無使兩傷。在文辭則務合體要。在口說則務動聽聞。庶幾調適上遂乎。至乃上溯尚書。詰誓諸篇。亦山口說。顧命。陳致則肆肆不達。江氏集注音說謂。重言肆者。病其氣喘而語吃。其說是也。夫以劍氣蹇吃。猶無謂。是知佗篇記言。皆拙書本語。無一字出于史官潤色。與堯典禹貢殊矣。尚書詞語闕雅。誠非戰國時可比。然辨章科目。所謂傳之簡牘事異篇章者。又未始出其族類也。

自歷史變故。諸子繼起。意內言外。分析始多。昔之單純者。語不兼具。無傷于達惜。今之分析者。文非孳乳。不足以集辭。故自有能以降。下逮共和。社會日進。而史籍始為大篆矣。自周宣以降。下逮嬴氏。社會日進。而李斯更為小篆矣。上世語言苟簡。蓋與未開之國相同。本無其事。固不必有其言也。案蒲斯門人種。以同部女子為男子所公有。故無夫婦妃耦之言。婦人處子。語亦無所區別。見論集子尋篇。婦服也。從女持帚灑埽。曲禮。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斯適人之定名可知也。然士喪禮言。婦人俠牀。注婦人。謂妻妾子姓也。此則語無區別。與蒲斯門種勿殊。蓋庖戲儂皮以前之遺語云爾。又父子君臣夫婦。各有正文。而昆弟。獨假于章束之次弟。其後乃因緣以製。弟字。為書。兄。雖訓。長。毛公故順。實說為。茲。蓋由茲長而為長者。亦猶令長之引伸矣。斯則兄弟昆弟。古無其文。蓋亦無其語也。大宗嗣始祖。小宗嗣四親。族人為宗。服齊衰三月。蓋宗之重久矣。其始家族政體。宗猶羅馬之家父。亦若周世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也。尊嚴如父。崇絕如君。故餘子于適長。無敢有。與昆之稱。而適長亦以臣子視餘子。未嘗言弟也。其諸庶相謂。則孟仲及季而已。本無兄弟昆弟之名。故亦不製其字。及其立名借字。則社會已開。必在虞夏以後也。又肇有君臣。已成國家。其初則有會長而已。會。本。釋酒。文引伸。則以酒官為大會。令部落之長。曷為以會為號。蓋生人大欲。火食最。進求蕩性。必在餉醉。亦猶動頌舞。勿能自己。有為之炊釀者。則羣生所賴。實曰可。是故稷為天官。黎稱火正。其尊之如是。其至也。酒官崇貴。義亦同茲。觀。尊。訓。酒官法度。爾雅釋文引。而引伸為。高。貴。蓋子注會也。齊之稷下。猶稱長者曰。祭酒。會長名義。于是可知。若夫地處要荒。開化稍後。君臣既立。而會長時代之遺語。蹤迹未亡。則其名號。又多錯。蓋。西旅獻豪。見于書序。馬季長云。豪會豪也。而楚國以早天之君為。敖。如若敖。鄭敖。敖是也。以其官為。敖。如莫敖。連敖是也。敖為豪借用之借。君臣同

稱。是即會豪之舊俗矣。古者部落相爭。暫立會長。以司軍憲。故令長之號。先于侯王。楚之執政。實曰令尹。而君亦別言。靈修。見于楚辭。訓者望文生義。實多穿鑿。不悟靈修即為令長。古金石以「靈修」為「令修」。則靈令之通可知也。淮南王諱其父長。其書稱「長」曰「修」。而楚辭傳本多出淮南八公之徒。各明才智。著作篇章。分遺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此楚辭傳本多出淮南之說。則修長之變可知也。君臣同稱。又會長之舊俗矣。良由楚在周初。尚棲篳路。開化既晚。故遺語猶存。斯皆不見六經。而可以推知代語者乎。又計物量數。可徵故言。蓋近世達馬拉人。以煙草二本。易羊一匹。煙草十本。易犢一頭。然其算數。知五而已。自五以上。無其語言。亦無其會計。故見煙草十本。則擴張二手。以指切近。略知其合于二五之數。而不知其十也。又有知三而止者。而澳大利亞人。則三數猶不能燧。見角田柳作譯稿夫世無衡量籌算。則人之計數。固以指兩。以五指為極數。而不能使左右相代以定位。則五以上宜不能知也。汪容甫作釋三九篇。歷徵古籍。凡欲言多數者。或則舉三。或則舉九。余以為舉九者在社會開明而後。而舉三則上古之遺言也。當是時。以為數至于三。無可增矣。且庖戲已有十言之教。而易言「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律歷志言「五六天地之中合」。其它五行五色五聲五味之屬。大抵以五為度。蓋當時亦猶庖戲知十耳。元元之民。則以為數至于五。無可增矣。後世雖暫文明。而數極三五之說。傳之故老。習于頹頹。故亦相沿而弗替。由是觀之。語言文字之繁簡。從于社會之質文。豈不信哉。駢儷為言。獨在中夏。而希臘文辭。務在對稱。亦如神社造像。肥瘠適均。本希臘語固知人情所必至。初無問于東西也。原其始造。必非文字單純之世。何者。皇世語言簡樸。或徒有義訓。未造正文。逮及姬周。則有一訓而數文者。若釋詁所陳。三十餘言。總持一義。雖多同聲通借。而本字亦不少矣。或以八代殊名。方國異語。靡不集合焉爾。方言列訓。大者十二語。訓至者七語。而云「初別國之言。不相往來。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今則或同」。是知閉關裹足之世。人操土風。名實符號。局于一言。則文亦抱蜀也。若史通襍說。載姚最梁後略述高祖語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而謂「變我稱予。互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由儷辭盛行。語須偶對。故也。此于儷辭。故傷繁鄧。然莊子山水篇已云「吾無糧。我無食」矣。近世多謂我為食。然使對語。則但云吾無糧是矣。亦不必有偶對。三言對文。互文也。使祇有我字。而無同訓之予。則斯語不得就也。臧洪與陳琳書曰「足下微利于竟外。吾子託身于盟主。尋其辭例。是亦同揆。使稱人者祇有吾子。而無足下之號。則斯語亦不得就也。爰在柏舟。則「觀閱既多。受侮不少」。義趣兩同。而表裏各異。非一訓數文之限。若乃素王十翼。老子一經。捶句皆雙。儷辭是防。尋其文義。獨多對待。然老云「為天下谷。為天下谷。谷谷大同」。此廣德之與澤山。山無所不通。谷無所不通。故云。泉出通川為谷。此通谷之與。而廣雅釋山則直云「谷谷也」。故謂大同孔云「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辭義有正負。文實互施。釋詁「平易也」。陸績說此即云「易平也」。

非有一訓數文亦不得為斯語矣。衍言則谷有殊危傾平易亦有小異然施于是矣無取其異也又今老子本傳知其白守其雖然。體體為用。固由意有殊條。辭須翕關。子句無難。勢不可己。所以晉宋作者。皆取對待為工。不以同訓為尚。儀徵推崇斯體。上溯文言。自文心雕龍信哉其見之卓也。若夫華質之分。貞濫之辨。斯于散句。故無低昂。百年以來。亦既明西。夫承天壽邊。固比肩于龍令。周朗應詔。見宋書亦雁行于賈生。馬劉二代。斯類實繁。體若駢枝。語反簡敷。豈與夫蘇軾陳亮苟為辭費者同年而較乎。至大同以後。徐庾金樓之屬。流宕失居。義無樞要。亦不足與于作者也。

明張燧作千百年眼十二卷。有說古人文辭一條曰。「蘭亭序絲竹管絃本。出前漢張禹傳。又如易曰。明辨哲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宋玉賦云。且為朝雲。古樂府云。莫夜不歸。左傳云。遠哉遙遙。邯鄲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莊子云。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云。食不充糧。古人文辭。不厭鄭重。在今人則以為複矣。張氏書證駁多疏繆。尤信偽書。蓋明世積習爾。然時有一二卓拔過人。如此條所舉。足證互文相變之法。故附錄于此。

夫琴瑟專一。不可為聽。分間布白。鄉背乃章。故體體之用。同訓者十無一二。而非同訓者。擅其全部矣。辭氣不殊。名物異用。于是乎辭例尚焉。雖然。辭例又不可執也。若言「上下無常。進退無恆。」易文處而不底。行而下流。左傳斯二事者。一則同趣。謂上下無常一則僻馳。謂與行底與要其辭例則一。詞性亦同。義有正負。而度無修短者也。至如「子經說下云。白馬多白。視馬不多視。」視者白馬視白辭例一也。而白為具體。視為抽象。謂白馬舉其全形。觀念既殊。則詞性亦殊矣。謝惠連雪賦云。皓鶴奪鮮。白鵝失素。奪鮮失素。辭例一也。而素為舉性。鮮為加性。謂子經上有「視馬多白」之文。謂言論分舉。加三性。謂上奪之曰。狗犬也。此狗加也。蓋直指形質。謂之舉性。存高平氣。辭例是為直指形質。如激氣吐納。是為存高下同。一語狗而有舉加之別。是德長。謂言論不舉文字之殊矣。至如鮮素之屬。今世形容詞者。未能定其科別。故今取舉子語定之曰。舉性形容詞。加性形容詞。庶幾得其分際。觀念既殊。則詞性亦殊矣。若膠執辭例。而謂準度兩語。分寸無差。至于白視素鮮。亦必穿穴形聲。為之改字易訓。則是削性以適例也。雖似誤釋。方更窮詰。抑亦賢智之過歟。

武島又次郎作修辭學曰。「言語三種。適于文辭。曰現在使用法。國民使用法。著名使用法。是為善良用法。反之國語所無。亦有三種。曰廢棄語。今亡佚者曰廢棄語。外來語。新鑄造語。施于文辭。則非善良用法。世人或取丘墓死語。使之蘇生。語既久廢。人所不曉。概令神味滅失。如外來語。既破國語之純粹。亦害理解。有時勢所逼。迫非他語。可以備代。則用之可也。若務為虛飾。適示其言語廢之而已。亞美利加詩人普來烏德氏嘗謂其友曰。觀君文致。用法固西文辭。果使精練。英語則無何。想若自有言語可表。而何必用法語也。案美語發源。亦如日本語。不得藉于他國輸入。然普來烏德氏猶為是言。則外來語不得過用。從可知也。新鑄造語。蓋言語發達之端。新

種。曰廢棄語。今亡佚者曰廢棄語。外來語。新鑄造語。施于文辭。則非善良用法。世人或取丘墓死語。使之蘇生。語既久廢。人所不曉。概令神味滅失。如外來語。既破國語之純粹。亦害理解。有時勢所逼。迫非他語。可以備代。則用之可也。若務為虛飾。適示其言語廢之而已。亞美利加詩人普來烏德氏嘗謂其友曰。觀君文致。用法固西文辭。果使精練。英語則無何。想若自有言語可表。而何必用法語也。案美語發源。亦如日本語。不得藉于他國輸入。然普來烏德氏猶為是言。則外來語不得過用。從可知也。新鑄造語。蓋言語發達之端。新

陳代謝之用也。今世紀爲進步發見之時代。有新事物。誠非新造語不足指明。然當察其所以用此者。爲虛飾耶。爲實際必要耶。乃可以定其當否爾。古者日本思想簡單。得簡易之漢語。已足明其指趣。而作者輒喜用險難多畫之漢字以驚人目。豈不陋哉。案武島以外來鑄造。有時需用。特母令濫。而廢棄語則直爲官師所不材。是于日本容可云爾。至于禹域。進化雖紆。然其官府治具。社會人事。繁錯萬端。本非曩時之日本比也。頃歲以來。漸爲進步發見之代。常語簡單。有待鑄造。然尋檢雅語。廢語多有可用。爲新語者。東人眇通小學。不知其可相攝代。則宜以廢語爲一。而不復視也。夫南北極半歲見日。半歲晦冥。而「暨」字古義可用。曰「暨見也」。目視兩物平行。漸遠則成交角。而「迨」字古義可用。曰「迨也」。予向作正名略例。嘗道其龜牘矣。語有惡其冗長。而施用遺言則一二字可了者。于勢固最爲徑便。豈若虛全樊宗師葦喜爲險怪者比耶。夫惟官號地。望著于標。題施于傳誌譜錄。者必用今名。而廢棄外來新造之語。皆不得代。此文辭之恆例也。械器與服。古今異宜。亦不得代。故崔鴻易「撫盤」以「推案」。百藥「脫帽」爲「免冠」。物非所有。飾從雅言。見譏于子立矣。見史通。今之言者。非「搥腕」削符之率。而亟言「擊節」。處髻首辨髮之俗。而自述「抽簪」。此之宜絕。亦文辭之恆例也。若乃雅俗稱名。新故雜用。是寧有厲禁耶。至云人所不曉。致滅神味。說尤鄙俚。夫廢棄之語。固有施于文辭。則爲閭見。行于謠諺。反爲達稱者矣。顏籀作匡謬正俗。嘗舉數條。如釋詁云「略利也」。而唐人謂礪刃爲「略刃」。釋詁云「洋多也」。而山東謂衆爲「洋」。釋言云「洞痛也」。而太原謂痛而呻吟爲「通喚」。即備。晉令有「覆邊」。而唐人謂檢察探試爲「覆拆」。此並曠絕千年。或數百稔。不見于文辭久矣。然耕夫販婦。猶人人能言之。至于今日。斯例尙多。方言云「恍切」。小縣也。今稱縣繫曰「吊」。則其遺語也。塞安也。今杭人謂安寧曰「利塞」。則其遺語也。思。音。者。子也。湘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思。今粵人謂兒童曰「思」。則其遺語也。僞。音。謂之僞。之。音。也。今南人皆謂動搖船曰「划」。則其遺語也。自秦以後。人臣不敢稱「朕」。而今北人猶自稱「朕」。斯朕之音變矣。晉人言「甯馨」。唐人言「某享」。見匡謬正俗云「俗呼某人」。處爲某享。享音火。則反。今吳人並有是語。斯亦關之舊言矣。至于負重之呼「邪許」。痛苦之呼「煥休」。應人曰「若」。以「諾」。而從若聲。拒人曰「否」。以「否」。而從否語。如此類者。何可勝道。故文辭則千年曠絕。謠諺則百姓與能。亦與顏籀所舉一也。吾儕足跡。所涉無幾。猶能舉此數端。世有子雲。可勝記耶。然則不曉者。僅一部之文人。而曉者。乃幾徧于全部之國民。何爲其估備減味也。故知廢棄語之待用。亦與外來新造無殊。特戒其過濫耳。若夫三者所施。各于其黨。則家實齋有言。戰龍載鬼。可入周易。不可以入書禮。亞諾路得評判論亦云。認現在使用與否之問題。其于言語。不在常談之有無。而視其施于格段。關於于目的者何如。是二說也。可以起驚悚無常之病矣。

孟子微

明夷

自序

口口口曰。舉中國之百億萬羣書。莫如孟子矣。傳孔子春秋之與說。明太平大同之微言。發平等同民之公理。著隸天獨立之偉義。以拯普天生民于卑下鉗制之中。莫如孟子矣。探冥冥之本原于天生之性。許其為善而超擢之。著靈明之魂于萬物皆備之身。信其誠有而自樂之。秩天爵于人人自有而貴顯之。以普救生人神明于昏濁污蔽之中。莫如孟子矣。孟子哉。其道一于仁而已。孟子深造自得于孔子仁之至理。于是開闢操縱。淺深遠近。抑揚進退。時有大聲霹靂。以震動大地。蘇發生人者。終于仁而已矣。通于仁者。本末精粗。六通四闢。無之而不可矣。吾中國之獨存此微言也。早行之乎。豈惟四萬萬神明之胃賴之。其茲大地生民賴之。吾其揚翔于太平大同之世久矣。口口口曰。嗟哉。吾中國幸有孟子言。吾何為猶遺茲濁亂世哉。吾民何為不能自立而遭茲壓亂哉。孟子之義。其猶晦冥靈瘞哉。夫累千年之國教。立于學官。達于童孺。誦之服之。不為不尊。挾普通試士之力。舉國百千萬億之衿纓。伏案伊唔。砥筆呻吟。思之沈沈。發之深深。不為不明。孟子之義。豈不殊尤顯微哉。乃僅知其介介之義。而不知其肫肫之仁。僅知證其直指之心。而不知推其公同之理。不窺其門。不測其涯。士盡割地。國皆失日。冥沈黑暗。邈邈數千年。嗟哉。吾昔滋懼。竊不自量。發其微言。宣其大義。擇其篇章。額而聚之。俾彰微大明。庶幾孔子大同之仁。太平之義。光明于大地。利澤于生民。其茲孟子之志歟。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二年。即光緒二十七年冬至日。口口口序。

總論第一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蓋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颺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孟子學術。皆在道性善稱堯舜二語。為孟子總括。即為七篇總提。孟子探原于天尊。其魂而賤其魄。以人性之靈明。皆善。此出于天生。而非稟于父母者。厚待于人。舍其惡而稱其善。以人性之質點。可為善推之。青雲之上。而人不可甘墮于塵土也。蓋天之生物。人為最貴。有物有則。天賦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平等自立。故可以全世界皆善。愷悌慈祥。和平中正。無險詖之心。無

愁欲之氣。建德之國。妙音之天。蓋太平大同世之人如此。堯舜者太平大同之道也。孔子立三世。有撥亂。有升平。有太平。家天下者莫如文王。以文明勝野蠻。撥亂升平之君主也。公天下者莫如堯舜。選賢能以禪讓。太平大同之民主也。孔子刪詩首文。王刪書首堯舜。作春秋以文王始以堯舜終。孟子傳孔子之道。故師慕堯舜。文王一切議論。舉以為稱。而孟子尤注意于平世。故尤以稱法堯舜為主。人人皆與堯舜同。人人皆可為太平大同之道。不必讓與人。自諉其責任也。故以有為為責。其上者直法堯舜。次者斟酌時勢。亦可法文王。世雖有三道。似不同。然審時勢之並行不悖。故其道只有一者。仁也。無論亂世平世。只歸于仁而已。此孟子第一義。孟子之道。本末分明。如大樹之有根本枝葉。此其根本也。得此根本。餘枝葉皆可推尋矣。學者宜留意焉。孔子改制之道。君主首先信受奉行。自魏文侯後。莫如滕文侯。滕文公以至善之質。可行平世之道。雖國土極小。然世界本自無盡。置大國于天下中則一也。但有一地一人。先開其規模。太平之世。自可漸演矣。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不忍人之心。仁也。人人皆有之。故謂人性皆善。既有此不忍人之心。發之于外。即為不忍人之政。若使人無此不忍人之心。聖人亦無此種。即無從生一切仁政。故知一切仁政。皆從不忍之心生。為萬化之海。為一切根。為一切源。一核而成參天之樹。一滴而成大海之水。人道之仁愛。人道之文明。人道之進化。至于太平大同。皆從此出。孟子直指出聖人用心。為儒家治教之本。霹靂震雷。大聲挾發。學者宜體驗而擴充矣。人之性善。于何驗之。于其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見之。人性兼有仁義禮智之四端。故獨貴于萬物。而參于化育。大人小人之異。視其擴充與否耳。孟子直截責人人自賊。專意教人擴充。夫有惡而防絕之。甚難。不如善念而擴充之。甚易。待人以惡而立峻法。以降伏之。何如與人為善。引之高流。而鼓舞之。故言遏惡則猶懷淑伏之萌。與鼓舞則人懷進上之念。蓋言性惡者亂世之治。不得不因人欲而治之。故其法檢制。歷伏為多。荀子之說是也。言性

善者平世之法。令人人皆有平等自立。故其法進北向上。為多。孟子之說是也。各有所為。而孟子之說遠矣。待人厚矣。至平世之道也。人人有是四端。故人可平等自立。自謂不能。是棄其天與之姿。卸其天然之任。墮于惡下。失于自立。故謂之自賊也。先王者孔子也。孔子為教主。稱素王。春秋作新王受命。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凡孟子荀子孔門後學所稱先王。皆孔子也。莊子論墨子曰。其道太嚴。去天下之心。天下不堪。離于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蓋天下歸往謂之王。今天下所歸往者。莫如孔子。佛稱法王。耶稱天主。蓋教主皆為人王也。天下同之。天下不往。墨子故不得為王。既天下歸往。孔子安得不為王乎。此道德之王。王有萬世。若當世人主。以力服人。只可稱為霸。如秦始皇漢高祖。明太祖。亞力山大。成吉思汗。拿破倫。皆然。不得稱為王也。後世人不知道。誤以人主為王。則不知力服德服之分。王霸之別。反疑教主之稱王。此則大惑者。顛倒白黑。亂東西。不足以語于大道久矣。宜以春秋孟子正之。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不忍人之心。仁心也。不忍人之政。仁政也。雖有內外體用之殊。其為道則一。亦曰仁而已矣。夫仁者。相人偶之謂。愛力之相吸也。莊子曰。空谷之中。見似人者而喜。凡人之情。見有同貌同形同聲者。必有相愛之心。故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傳子思之道。故直指曰。仁者人也。以人行仁。人人有相愛之心。人人有相愛之事。推之。人人皆同。故謂合人與仁。即為道也。然則非仁。即不得為人。即不可以為道。或以為鳥獸道。則有矣。不可以為人道也。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孔子以仁為道。故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傳之。由濫亂至于太平。仁之至。則人人自立大同。老子以不仁為道。故以忍人之心。行忍人之政。韓非傳之。故以刑名法術督責鉅制。而中國二千年受其毒。蓋源之清濁既異。則其流有不得不然者。故言道當審其本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孔子立三世之法。據亂世。仁不能遠。故但親親。升平世。仁及同類。故能仁民。太平世。衆生如一。故兼愛物。仁既有等差。亦因世為進退大小。大同之世。人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禹稷當平世。視人猶猶己溺。人飢猶己飢。人人平等。愛人若己。故平世之仁。廣遠。不獨親親矣。顏子當亂世。鄉隣有闔戶。惟被髮而救同室。故知亂世但親親。其時不同。故其理亦不同也。然天地者。生之本也。祖宗者。類之本也。知尊祖者。則愛同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知尊天者。則愛同生。我受天之氣而生。衆生亦受天之

氣而生。是各生物皆我大同胞也。既我同胞。安有不愛。但方當亂世升平。經營人道之未至。民未能仁。何暇及物。故僅能少加節制。以滅殺機。故鈞而不網。弋不射宿。魚鱉不尺不食。不弭不卵。秋氣肅殺。乃伐山林。捕鳥獸。春夏則爲之禁。至于太平。衆生如一。必戒殺生。當時物理化學。日精必能製物代肉。則虎豹豺狼之獸。久已絕種。所餘皆仁獸。美鳥衆生。熙熙同登。春臺矣。佛之戒殺。在孔子太平世必行之道。但佛倡之太早。故未可行。必待太平世。乃普大同樂。衆生同安。人懷慈惠。家止爭殺。然後人人同之也。凡世有進化。仁有軌道。世之仁有大小。即軌道有大小。未至其時。不可強爲。孔子非不欲在據亂之世。進行平等大同。戒殺之義。而實不能強也。可行者。乃謂之道。故此三等。以待世之進化。焉。一世之中。又有三世。據亂之中。有太平。太平之中。有據亂。如僮識族制。親親。據亂之據亂也。內其國則據亂之太平矣。中國夷狄。如一太平之據亂也。衆生若一。太平之太平也。一世之中。有三世。故可推爲九世。又可推爲八十一世。以至于無窮。孔子之仁。亦推諸星諸天。而無窮。孟子先發親親。仁民愛物。三等之凡例于此。其餘學者推之。自內以及外。至于無窮。無量數焉。可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人倫者。人道之自然。人生所必交之序。而不能離者也。人倫之道。乃人人天命性中之仁所自有。而行之久暫精粗大小淺深。恐未能適得其宜。惟聖人累經考驗。擇其至精善者。修治而施行之。切于人情。可爲人法。如爲方員者之不可離規矩也。堯舜是也。堯舜之道。君臣則明良揖讓。天下爲公。選賢與能。黎民則順則忘力。軒鑿鼓舞。如韓非李斯之事秦。以法術督責之術。爛其君者。謂之不敬。以鉗制壓伏侍其民者。謂之賊。故堯舜可以爲法。而幽厲可以爲戒。厲王暴虐。民得放流之子。幽王闇昏。戎乃殺之。此如法路。易十六罅。禮之見。遂于民矣。孟子又總大道而言之。只有仁與不仁二者。二道實一道之正負也。此乃該括天下之大道。一切治教之得失進退是非。皆以此決之。此一言乃孔子論道之總要。提綱揭領。大聲疾呼。判黑白之途。別善惡之界。分上下之達。辨是非之門。鑒于今故。禍福之由。驗乎興衰存亡之理。得此入門。乃不惑于岐誤。據此論議。乃可辨乎是非。雖事有萬殊。不出二道。特以其分數多少等差之而已。一念之出入。行事之從違。學者宜知決擇矣。吾嘗爲白庶人表。以仁不仁差之等。其分數以爲其入度之多寡進退一切政教萬化。皆括于是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雷囂然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覺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柱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人之責任誰使之然。昔伊尹以爲天使之也。以仁爲任。民智未開。則覺其愚。民有患難。則同其凶。故一在覺民。一在救民。此天生人道之公理也。人人皆是天生。故不曰國民。而曰天民。人人既是天生。則直歸于天。人人皆獨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親。如兄弟。然但生身有先後。故知覺有先後。而同有知覺。同宜覺。後覺則一也。人不知斯民同爲天生之同胞。則疏之。遠之。視人之肥瘠。困苦患難。漠不憂心。如知其同世于天。爲大同胞。大同氣。如幼弟。然則愚冥安得不教之。其不被己之友愛。安得不引爲己過。此堯舜之道。伊尹之任。並非過爲也。乃其知覺如此。爾凡物之有無。是非。得失。從違。皆視其所覺。昔嘉慶之時。中國人不知拿破侖。則安知戰伐殺戮之慘如此。自漠然無所憂心。今萬國交通。各國戰事。畢陳報上。則德攻法之師丹。全城皆焚。法攻俄。彼德堡。逃師盡沒。今閱其影畫。火烟漲天。頭顱遍野。爲之惻傷。推之火土。諸星之生人。吾地上人。漠然無觀。若今能見。覺當亦同此惻傷。自此外而推之。諸天內而推之。微生物。莫不皆然。若皆覺其婉轉呼號。知其呻吟痛楚。應皆惻然。故病狂者。雖親喪而言笑自如。無所覺故也。況於家國。彼何關痛癢焉。故愚夫只養一身。或養一家。或營一職。甚者一身之中。僅養一體。蓋覺性極小。彼盡其力。以奉覺性之命。故也。若能知天民之什。自有惻然于大同胞。而日思覺之救之。其不能覺不能救。則引爲己罪者。故人之如何。只視所覺。堯舜伊尹。孔子孟子之覺。與常人不同。故耳。先師朱京卿嘗言曰。天生人耳目手足。與物殊。便當盡人之任。天生我聰明才力。過于常人。豈天之私我哉。令我爲斯民計耳。故聖人吉凶與民同患。若自私其才力。聰明則是負天生我之厚恩。故人當以伊尹之任爲法。若其非道非義。天下弗顧。千駟弗視。一介弗取。一介弗與。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要皆以仁潔身。要于行堯舜之道。以覺民救民而止。

孟子曰。舜生于諸馮。遷於負夏。卒于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去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舜爲太平世民主之聖。文王爲撥亂世君主之聖。皆推不忍人之性以爲仁政。得人道之至以爲人矩者。孔子祖述憲章。以爲後世法程。其生自東西夷。不必其爲中國也。其相去千餘歲。不必同時也。雖跡不同。而與民同樂之意則同。孟子所稱仁心仁政。皆法舜文王。故此總稱之。後世有華盛頓其人。雖生不必中國。而苟合符舜文。固聖人所心許也。

儲子曰。王使人圖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人人性善。堯舜亦不過性善。故堯舜與人人平等相同。此乃孟子明人人當自立。人人皆平等。乃太平大同世之極。而人益不可暴棄。自賊失其堯舜之資格矣。此乃孟子特義。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與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與。

人人性善。文王亦不過性善。故文王與人人平等相同。文王能自立爲聖人。凡人亦可自立爲聖人。而文王不可時時現世。而人當時時自立。不必有所待也。此乃升平世之法。人益不可暴棄。自賊失其豪傑之資格矣。此皆孟子鼓舞激厲。進化自任之特義。蓋自立進取。乃人權第一。義萬不可自棄者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雞。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鳥獲之任。是亦爲鳥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愚哉。弗爲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有子曰。孝弟爲仁之本。皆孔子之大義也。中庸惟天下至誠。惟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元曰。大經者。春秋也。大本者。孝經也。孔子志在春秋。以經世。行在孝經。以崇本。蓋人道非天不生。非父母不生。三合而後生。本仁于父母。而孝弟。本仁于天。而仁民愛物。皆人性之次第也。父母兄弟之親親。乃不忍之起點。仁雖同。而親親爲大。仁雖普。而孝弟爲先。若經營國民恩及庶物。而忍于家庭。薄于骨肉。則厚薄倒置。不合人理。苟非行詐。僞則爲驚。外逐世非人。

道也。故苟有忍心，則一切忍之可也。否則不忍之愛，心實發端于骨肉。安有忍于骨肉而能愛及民物乎？且既忍棄骨肉，亦何必愛民物？故聖人之愛其國人也，尤愛其家人。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乃後世矯激之說，反於聖人之道矣。夫堯舜之聖，孟子言堯舜之道，以為不外孝弟，可謂直指了當。大孝不匱，永錫爾類，蓋非愛同類不為孝也。此言仁之本，當法堯之孝弟，至謂人人可為堯舜，乃孟子特義，令人人自立平等，乃太平大同之義。納人人于太平世者也。孟子之進人道于文明至矣，人豈可復放棄不任哉？蓋任為人之要義，故孟子頻頻特發明之。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與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已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不忍之心，自親親孝弟，是也不忍之政，在仁民井田是也。孔子之道，內外本末並舉，既仁於父母，思錫其類，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一夫失所，若納于隍，思所以安樂平均之，故創為井田之制，令人人得百畝之地而耕之。五畝之宅而桑之，上可養父母，下可畜妻子，中可養生送死。田產平均，人人無甚富貧，升平之制也。曲禮曰：畝田宅者，操書至，可見古無授田之制。孟子稱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朱子疑一王初起，無盡易天下田畝之理，實不可解。蓋未知夏商周之制，皆孔子所託三統之制也。孟子學孔子，開口即言仁政，及叩仁政之實，告梁齊滕，改舊制而力行以救生民者，則只此井田而已。井田之法，以春秋公羊宣十五年初稅畝何君注述，口說最詳。春秋經傳數萬，指意無窮，相須而舉，相待而成。夫飢寒並至，雖堯舜躬化，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臯陶制法，不能使強不凌弱，是故聖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公田十畝，即所謂什一而稅也。廬舍二畝半，凡為一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為一井。故曰井田，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市井，種穀不得種一穀，以備災害。田中得有樹，以防五穀，還廬舍種桑荻雜菜畜五母雞，二母豕，瓜果種強畔，女工蠶織，老者得衣帛焉，得食肉焉，死者得葬焉，多於五口，名曰餘夫，餘夫以率受田二十五畝，十井共出兵車一乘，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三歲一墾，下田五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瘠墾不得獨苦，故三年一換土易居，財均力平，兵車素定，是謂均民力強國家。

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卷。中里爲校室。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爲里正。皆受倍田。得乘馬。父老比三老。孝弟官屬。里正比庶人在官吏民。春夏出田。秋冬入保城郭。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且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讀。男女同巷。相從夜績。至於夜中。故女工一月得四五日。作從十月盡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戶。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者學小學。十五歲者學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庠之秀者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之。士以才能進取。君以考功授官。三年耕。餘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積。三十年耕。有十年之儲。雖遇唐堯之水。殷湯之旱。民無近憂。四海之內。莫不樂其業。故曰頌聲作矣。愚按。生人皆同胞。同與只有均愛。本無厚薄愛之之法。道在平均。雖天之生人。智愚強弱之殊。質類不齊。競爭自出。強勝弱敗。物爭而天自擇之。安能得平。然不平者。天造之平均者。聖人調之。故凡百制度。禮義皆以趨于平。而後止。而平之爲法。當重民食。爲先。古者大地未通。有土生財。以農立國。故造平法。莫先農田。立政莫先於王者。起化莫先于。一夫故別公田私田。以養君子野人。計夫家丁口。以爲授受。易田中自井。葱非廬舍。桑菽菜畜。鷄豕瓜果蠶織。喪葬。凡養生送死。皆取具焉。邑中自里黨。學校樵採。緝織歌和。求詩畜。備兵車力役。選舉。凡官民相。交人情。所有者。咸備當。據亂草昧之時。荒地尙多。道路未通。工商未盛。欲民安樂。莫良于此。滕文公首行之。李克盡地力。亦略行之。至後魏。有分世業之田。周唐以興。太宗時。每夫授田五十畝。貞觀之治。號稱甚盛。實行井田之效也。但國土太大。既不封建。授田甚多。分世業者。鄉成于縣。縣成于州。州成于戶部。稽察既難。奸宄易生。至高宗。所慶之世。口分田即廢。後無能行者。然近者中國生人太多。分田不足。亦實不能行矣。若移民東三省。新疆以實空虛。則猶可行。至各國殖民之地。若新闢之美洲。草昧之巴西。則固可行之。英人傅氏言。生計者。亦有均民授田之議。傅氏欲千人分十里地。以生殖千人。中士農工商之業。通力合作。各食其祿。此則孔子封建之法也。孔子終不能外孔子之意矣。蓋均無貧。安無傾。近美國大倡均貧富產業之說。百年後必行孔子均義。此爲太平之基哉。但據亂世人少。專于農田。升平世人繁。兼于工商。然均平之義。則無論農工商而必行者也。井田什一而藉者。亦孔子先懸農者一影耳。若以工商大公。司爲一封建。則督辦司事。即君公士大夫。而各工夥。即其民也。人執一業。量以授俸。於公司之中。飲食什器衣服備矣。沐浴游

之立學教之。選舉升之。力役共之。非一農田之小封建哉。歐美之大農及大製造大商。參于議院。引于宴會。則以諸侯入爲天子大夫。備于禮樂矣。故孔子并田封建之制。施之變亂世而準。推之太平世而準者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賤尊。疏險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無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此孟子特明升平授民權開議院之制。蓋今之立憲政體。君民共主法也。今英德奧意日荷葡比。雖日本皆行之。左右者。行政官及元老顧問官也。諸大夫。上議院也。一切政法。以下議院爲主。與民共之。以國者。國人公共之物。當與民公任之也。孔子之爲洪範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也。堯之師錫衆曰。盤庚之命。衆至庭。皆是民權共政之體。孔子創立。而孟子述之。惜後世人君爲老子韓非刑名法術督責制。尊君卑臣所亂。此法不行耳。然斟酌于君民之間。升平之善制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霜饑置社稷。

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雖天生民。一切皆自民起。民聚則謀公共安全之事。故一切禮樂政法。皆以爲民也。但事衆多。不能人人自爲公共之事。必公舉人任之。所謂君者。代衆民任此公共安全之事。爲衆民之所公舉。即爲衆民之所公用。民者如店肆之東人。君者乃聘用之司理人。民爲主而君爲客。民爲主而君爲役。故民貴而君輕。易明也。衆民所歸。乃舉爲民主。如美法之總統。而總統得任羣官。羣官得任庶僚。所謂得乎丘民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也。社稷者。國所立也。因天生之種。俗地勢合。成國體。卽爲衆民之所依託也。國能立。社稷有祀。則民生得所。庇樂。國不能立。社稷邱墟。則種族爲之殘。夷故國。次于民而貴于君。然君國民三者時爲輕重者也。當亂世時。君主專制。期合團體。則舍衆人而從一人。故抑國民而伸其君。此君貴也。古皆行之。當升平世。以國體立法。固結團體。則舍少者從其多者。抑君民以伸國。此社稷貴也。今歐洲各國行之。至太平世。人人獨立大同。無國則惟有民爲貴耳。然無論何時。貴君必以保民爲詞。貴國亦必以保民爲義。其主在民。則普天亘古。仍以民爲貴也。禮運述孔子微言。以天下爲公。選賢與能。爲大同。以正君臣。固城郭。溝池爲小康。孟子述孔

學。故首重民義。蓋惡亂世君主專制之害。而預開大地太平大同之風也。孟子發此公理。而民知大貴。不得賤視。大有功于斯民。可謂非常大義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于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愛。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此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春秋要旨分三科。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以為進化。公羊最明。孟子傳春秋公羊學。故有平世亂世之義。又能知平世亂世之道各異。然聖賢處之。各因其時。各有其宜。實無可如何。蓋亂世各親其親。各私其國。只得閉關自守。平世四海兄弟。萬物同體。故宜飢溺為懷。大概亂世。主于別。平世。主于同。世近于私。平世。近于公。亂世。近于塞。平世。近于通。此其大別也。孔子豈不欲即至平世哉。而時有未可治難。隱微也。如父母之待嬰兒。方當保養。維持。不能遽待以成人之規。故獨立自由之風。平等自主之義。立憲民主之法。孔子懷之。待之平世。而未能遽為亂世發也。以亂世民智未開。必當待君主治之家長育之。否則團體不固。民生難成。未至平世之時。而遂欲去君主。是爭亂相尋。至國種夷滅而已。猶嬰兒無慈母。則棄擲難成人。蒙學無嚴師。則游戲不能成學。故君主之權綱。統之設。男女之別。名分之限。皆為亂世法。而言之至于平世。則人人平等。有權。人人飢溺。救世豈復有閉門思不出位之防哉。若孔子生當平世。文明大進。民智日開。則不必立亂世諸義。必令人人平等。獨立。人人有權。自主。人人飢溺。救人。去其寒。除其私。放其別。而用通。同公三者。所謂易地皆然。故曰禮時為大。禮運記孔子發大同小康之義。大同即平世也。小康即亂世也。故言父子。平世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亂世則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言夫婦。平世則男有分。女有歸。分者有所限。歸者能獨立。男女平等。自立也。亂世則以和夫婦。言君臣。平世則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亂世則大人世及。為言兄弟。平世則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驟寡孤獨廢疾有所養。亂世則以睦兄弟而已。言貨力。則平世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己身也。不必為己。亂世則貨力為己。凡此道相反。而堯舜大同。禹湯文武小康。亦易地皆然也。中庸所謂道並行而不悖。通此乃知孔道之大。如不揣時地。而妄議聖人。則是生于冬者。而譏夏時。不用重裘。長于赤道者。譏冰海人之不衣葛。豈非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虫不可以語冰。曲士不足以語道哉。此為孔子第一大義。六經皆當以此通之。否則雖聖人之制作。亦有不可用矣。豈知孔子為聖之時者哉。孟子此說。可證公羊為學孔學之正法。學者由此學孔道。方有可入由

此言進化治教。方不岐誤耳。春秋三世。亦可分而爲二。孔子託堯舜爲民主大同之世。故以禹稷爲平世。以禹湯文武周公爲小康君主之世。以顏子爲亂世者。通其意不必泥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彊恕而行。來仁莫近焉。

人之靈明。包含萬有。山河大地。全顯現於法身世界。微塵皆生滅于性海廣大無量圓融無碍。作聖作神。生天地。但常人不自性。不能自信。自證自得。含卻自家無盡藏。沿門託鉢。效貧兒耳。如信得自性。毫無疑惑。則一念證聖。不假修行。自在受用。活潑潑地。程子識仁篇所謂識得此理。渾然存之。不勞防險。下勞搜索也。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人之精爽神明。有此境界。此固人人同之。不問何教。禪者養其靈魂。秘爲自得。後儒不知。斥爲異氏之說。豈知孟子特發秘密之藏。神明之妙。以告天下學子。後世儒者何大愚。割此天府。腴壤于人。而不認哉。今特發明之。以恢復舊地。與天下有性善種者共證此樂焉。至于推行爲太平道。則推己及人。莫如強恕。則人已不隔。萬物一體。慈憫生心。即爲求仁之近路。曾子言孔子之道。忠恕而已。仲弓問仁。孔子告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貢問終身行。孔子告恕。故子貢明太平之道。曰。我不欲人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人人獨立。人人平等。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交相親愛。此爲人類之公理。而進化之至平者乎。此章孟子指人證聖之法。太平之方。內聖外王之道。盡于是矣。學者宜盡心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欲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粹然見于面。盎于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性者人之靈明。稟受于天。有所自來。有所自去。記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又曰。氣則無不之。故不隨身之生死而變滅。或稱明德。又曰。德性。精言之謂神明。粗言之曰。魂靈。其實一事也。常人不足言神明者。君子所性。從無始。積仁積智。而習成經脈。萬變而不壞。其生于世。偶然之過。猶日光中之留影也。影之暫現。泯于神明。何謂太虛。過雲明鏡。照花色相。暫然而習。成經脈。哉。故被衫飯糗。超勝無與。絕繯曲肱。冥然曰。樂不爲外物所累。故其外。雖湛然。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綉約如處子。乘六氣。御蒼龍。浮游于天之外。與造物者爲伍。生色。面盎背不言之喻也。中庸曰。肺施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溥溥淵泉。而時出之。仁義禮智。根于心也。凡聖者之自得。皆超然。天之上。視人間。世皆腥膻。培塿。視皇。天帝。皆塵垢。糞穢。不足當一噓也。至舍身。飭體。以爲之。則因不忍人之心。盛大熱蒸。不能自己耳。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

不與易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界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備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氣。勿求於心。勿求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騖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握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動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握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于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

以予觀於夫子。賢于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于走獸。鳳凰之于飛鳥。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

此明孟子之學術。知言養氣不動心。而歸于學孔子。尊孔子。蓋能反身而信。萬物之備于我。能見性而知。大行窮居之無加損。則于諸天之中。而有地。渺乎其小。況于地中。而有中國乎。中國而有齊。于齊中。而為一卿相。曾否大山之一石。大海之滴水也。而足動心乎。孟子故言其不難。而發出不動心之法。告子之學。禪家麻三斤。乾矢厥之義也。一念萬年。其法直捷而易。惟浩然之氣。集義而生。配義道而無餒。至剛大而直養。無少害之。則剛者益剛。大者同大。及其至也。則塞乎天地之間。此為孟子所特有自得。而為性善擴充之極功。得此乃能歷劫不磨。轉輪無礙也。其直養之法。則曰必有事焉。勿助勿忘。甚矣孟子之善言養氣也。不有事則忘。忘則蕩而氣散矣。太用心則助。助則暴而氣亂矣。若是者皆害之也。輪扁之斲輪也。不疾不徐。得之于心。而應之于手。官知止而神知行。行必有事。不助忘之意也。宋賢言從理。孟子言養氣。夫人氣之為也。以氣配理而養之。乃足以助精魄。而強神明。鄭伯有以取精用宏。而能為厲。齊王子以居移氣。養移體。而大其居。魂魄毅兮。為鬼雄。氣剛大之為神明。乃義之至也。知言者。知類通達。明無不照。學無不通。洞灼顯微。辨窮是非。孔子之四十不惑也。夫浩氣大勇也。知言大智也。惟大勇大智。而後能擴充其不忍人之心。以保四海。所謂大仁也。蓋孟子之學。在仁而用力。則在勇智學之能事。聖矣。孟子之道。一切出于孔子。蓋孔子為制作之聖。大教之主人。道文明進化之始。太平大同之理。皆孔子制之。以垂法後世。皆當從之。故謂百王莫違也。孔門多言百世三十年為一世。百世則三千年。莫有違孔子者。故中庸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公羊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太平大同之理。發而未光。有待後聖也。三統之禮。無所不通。樂則韶舞。見揖讓之德焉。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此。足見大仁之公。太平之道。足以照灼大地。而共尊焉。矣。由古言之。生民未有其盛。由今言之。天地未有其聖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而待日。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而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

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孟子明人禽之界。即在仁義與不仁義之分。進化退化。相去幾希。言之深切。因歷舉諸聖而自明傳孔子之道也。陳白沙為禽獸說。不止文明野蠻之相去而已。明于庶物。則智崇而格于物。察于人倫。則禮卑而不異于人。禹湯文武周公。皆撥亂而文明者也。而孔子承之。此即末章稱由堯舜以至孔子。傳道統之義。惟孟子之言孔子。不稱其盛德至聖。但言作春秋一事。好辨章述三聖。稱孔子亦同。又于春秋別白事與文。皆非孔子。惟義乃孔子所取定。下又云春秋天子之事。然則春秋一書。為孔子素王改制之書。而傳說春秋之義。乃為孔子親裁之微言。大義可決矣。中庸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鄭玄注曰。大經者春秋也。考經緯。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蓋春秋有三世進化之義。為孔子聖意之所寄。孔子之所以賢于堯舜功冠生民者。在是。孟子學孔子之道。嘗傳春秋學。故知孔子之大義微言。然則求孔子之道。當于春秋而考。孟子之道。亦出于春秋矣。其詳所著春秋為素王改制之書。考及春秋。魯春秋。創微言大義。考孟子傳公羊學。考私淑諸人者。子思也。史記孟子列傳。學于子思之門。蓋孔子為教之發始。孟子為孔子後學之大宗也。如佛之有龍樹馬鳴。耶之有保羅。梭格拉底。之有亞里士多德矣。

心性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與則民好善。幽厲與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此明天生民以物則善性。人人可為善也。詩有物有則一言。孔子以為知道。蓋天生一物。賦之以形色。識性。皆各有度量。分界一定之。則是謂天則。凡有氣之水土。有生之草木。有知之禽獸。皆然。窮物理。學者。不過考其天則而已。剛柔飛潛。各如其則。而適其性。則能用之。若附子性。熱大黃。性涼。因其則。可以為醫。金類傳熱。電氣逾遠。因其則。故可為電線。傳聲傳言。若夫人之

貴于萬物。其秉彝之性。獨能好懿德。好之云者。如磁之引鐵。芥之引針。其以太之所含。能與懿德合而攝之。如陽電陰電之相吸也。非本有其電。則不能與他電相吸。此人獨得于天者也。董子春秋繁露。爲人者天。篇曰。爲生者不能爲人。爲人者天也。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玉杯篇曰。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王道通篇曰。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人之受命于天。尊。有父兄子弟之親。有忠信慈惠之心。有禮義廉讓之行。有是非順逆之治。文理燦然而厚。知廣大而有博。此民所受之天則。故自好懿德也。天則又名天性。中庸曰。德性又曰明德。傳謂人既生魄。陽曰魂。是以精爽至于神明。孔子所謂魂氣則無不知。又曰。知氣在上。易謂知氣遊魂。但有精粗之殊。故有神明精爽之氣之別。其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是不隨體魄而化。無死生之可言。亦不因父母而始。有善養之。可歷萬化而無盡也。但視所養之淺深厚薄及偏倚如何。以爲生之視受。要人皆有之。堯典所謂明其峻德。大學之貴明其德。中庸之貴尊在德性。詩所謂予懷明德。孟子之言養性擴充。此物此志也。若無此性。則無此明德。自不好此懿德矣。仁義禮智即懿德也。惟人人溺于形色體魄之中。則爲體魄所拘。投于聲色臭味之中。則爲物交所蔽。薰于生。世世業識之內。則爲習氣所鎔。故性不能盡善。而各隨其明闇輕重濁以發之。要其秉彝所舍之。以太終不能沒。苟能養之。終可以人人盡善。蓋惟人人有此性。而後得同好仁而惡暴。同好文明而惡野蠻。同好進化而惡退化。積之久。故可至太平之世。大同之道。建德之國也。若無好懿德之性。則世界只有退化。人道將爲禽獸相吞食而立盡。豈復有今之文明乎。此孟子探天則而爲言。擠人道于至貴。令人不自暴棄。以爲太平之基者乎。其情可爲善。乃所謂善。此孟子性善說所由來也。即董子以爲善質者也。董子固主性善者。然董子以爲善質不能謂之善。必至善乃可謂善。此乃泥其名耳。春秋繁露性善篇曰。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尙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天生民有六經。言性者不當異。然其或曰。性也善。或曰。性未善。則所謂善者各異意也。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循三經五紀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愛。敦厚而好禮。乃可謂善。此聖人之善也。是故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非善於禽獸。則謂之善也。使動其端。善於禽獸。則可謂之善。善矣。爲弗見也。夫善於獸禽之未得爲善也。猶知於草木而不得名。知於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而不得名。善知之名。乃取之聖人之所命。天下以爲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爲無王之世。不教之名。民莫能當善。善之難當如此。而謂萬民之性。皆能當之。過矣。質於禽獸之性。則萬民之性善矣。質於

人道之善。則民性弗及也。萬民之性善於禽獸者許之。聖人之所謂善者勿許。吾質之命性者異孟子。孟子下質於禽獸之所為。故曰性已善。吾上質於聖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善過性。聖人過善。春秋大元。故謹于正名。名非所始。如之何謂未善已善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今謂性已善。不幾於無教。而如其自然。又不順於為政之道矣。且名者性之實。實者性之質。無教之時。何遽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也。豈敢美辭。其實然也。天之所為。止於藺蘇與禾。以蘇為布。以藺為絲。以米為飯。以性為善。此皆聖人所繼天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故不可謂性。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之所名。天下以為正。今按聖人之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為不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為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為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藺如卯。卯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為雞。藺待纒以消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為然。在性者以為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雞也。藺之性。未能作絲也。蘇之性。未能為縷也。粟之性。未能為米也。春秋別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必各因其真。真其義也。真其情也。乃以為名。名隕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真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實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小能善。質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董子之正名固是。但善亦有等。至善可名為善。則善質亦可名為善。但有精粗之分。而可名為善則一也。論衡本性篇曰。周人世頌以為人性有善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幼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乘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初勝為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

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善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傍必多賢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爲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報。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性未爲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爲金。木之爲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然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易也。孔子述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苟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爲人性惡。其善者僞也。性惡者以爲人生皆得惡性也。僞者長大之後。勉使爲善也。若苟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爲兒。以種樹爲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爲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爲唐司馬俎豆之弄。爲周聖師稟蘭石之性。堅香之。故有堅香之。夫苟卿之言。未爲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賭好嗜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爲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爲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爲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躄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亂賢。性惡不爲。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荀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夫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苟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性情同生于陰陽。其生于陰

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于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于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于物。形出于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爲陽。性爲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爲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于是。惻隱不忍。不怒人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爲陰。情爲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頌儒公係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鄧文茂記繁如榮華。談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故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荀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爲教。盡性之理則未也。張橫渠謂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朱子謂性爲人所受于天之理。蓋專用張子義理之性言之。今考之書曰。不虞天性。又曰。節性惟日。其邁。詩曰。俾爾彌性。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尊德性。夫曰天性。德性尊之。率之。皆就善而言。若非善者。豈可尊之。彌之。率之。其當節。當修。當繼。成之者。以性雖有善質。而非至善。即荀子之說。性者本始質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質樸者猶粗惡未精云耳。隆盛者彌之。節之。加以文明。然則孟荀大概皆同。但標名曰善曰惡。此蓋諸子立義之常。猶云心無二耳。後人不善體會。遂生訟端。漢儒之議孟子。宋儒之斥荀子。亦非也。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王充所謂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善惡混者。中人也。說非不是。但孟子之言性善。其情可以爲善。則仍是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耳。並非上智之由仁義行也。荀子之本始質樸。但未加文飾耳。亦非下愚之不移也。孟荀所指。仍皆順就中人言之也。古今學者之言孟荀。皆聞其性惡而議之。不細讀此二言。而生駁斥。亦可異也。告子會與墨子辨者。見于墨子。蓋亦孔子後學。而爲孟子前輩大儒。惟其言性曰。無善無不善。類楊子之善惡混。亦于孔子性近習遠之說。未爲大謬。無善無不善。有性不善。則孔子所謂上智下愚不移。世頌漆雕志子

賤公孫尼子之說皆孔子之支流餘裔也。孟子獨標性善。就善質而指之曰。乃若其情可以為善。乃所謂善。此以舉世暴棄而欲振救之。乃不得已之苦心。立說有為。讀者無以辭害意可也。張子所謂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蓋兼理氣言之。其善乎。然莫精於董子之言也。曰。天地之生謂之性情。情亦性也。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白虎通亦言之。此實精微之論。蓋魂氣之靈則仁。體魄之氣則貪。魂即陰陽也。魄常相爭。魂氣清明則仁多。魄氣強橫則貪氣多。使魂能制魄。則君子使魄強挾魂。則小人吾嘗見狂疾之人。只知食色不識母妻。是其魂盡去而魄猶存也。若神人者。肌膚若冰雪。清明在躬。不為魄累。故死而猶存。蓋魄死而魂存也。若其魂魄之清濁。明闇強弱。偏全互相衝突。牽制為其發用。于是人性萬端。人品萬彙。皆為人性表考之分。為萬度錯綜。參伍曲折。萬變但昔人不直指魂魄。或言陰陽。或言性情。或言精氣。皆以名不同而生惑。若其直義則一而已。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枵也。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柎枵。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柎枵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柎枵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柎枵。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也。

告子第一說性猶杞柳。義猶柎枵。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柎枵。即董子性如蘭如卵。卵待復而為雛。蘭待襲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之說。又曰。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為米也。善生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人事。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故曰。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也。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荀子曰。性者本始質樸。偽者文理隆盛。與告子說合。蓋無杞柳之質。若水者則不能為柎枵矣。孟子曰。乃若其情。可以為善。猶乃若杞柳之質。可以為柎枵。然則告子荀子董子與孟子實無絲毫之不合。特辨名有殊。而要歸則一也。乃若其情。可以為善。即董子所謂善質。夫董子曰。善質既不能去其善之名。又何。孟子曰。至王教之化。大學所謂止于至善。物有等差。善亦有等差也。孟子以善質為善。亦可也。杞柳為柎枵之說。孟子亦不能折之。但在順而擴充。不在逆而戕賊耳。蓋仁義乃人性之固有。自然若從非教人以為仁。乞糶與人以為義。是則戕賊人以為仁。義如印度梵志之捨身。若行是非人道。且戕賊人矣。告子之說。在不識仁義。故孟子以為禍仁義。若其言性。仍非大誤。但譬况不若性禾善米之更精耳。孔子道不遠人。不可為道。故孟子之言。性全率性而擴充之。如火之由一星而燎。原水之由涓滴而江河。此乃孟子獨得之要。而特提妙訣。以度天下者。此其所與。

告子荀子董子用鑿括克制之道異也。然論語曰：克己佛氏降伏其心，當撥亂世之生人，熏習于累生之惡業，惡識正不能不用之。如孟子以擴充普度，直捷放下，如飛瀑滿流，沖沙徙石，開成江河而達于海，氣勢滔滔浩浩，此仍爲上根人語。爲太平世說粗下之人，亂世之時不易承當耳。然直證直任，可謂無上法門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額，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第二說性猶湍水，可東西流，視人所決，此卽性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之說。亦楊子所謂善惡混也。合于孔子性近習遠之義。爲中人言之，本無可議。孟子以爲爲不善乃搏激使然，似于人性不當以人性拘于體魄。蔽于物欲，熏于業識，其爲不善乃亦極順而自然者。然生于濁世，激于惡風，舉國皆飲狂泉，掩鼻而解臭，舉扇以避塵，卒無能出之者。若戰國五代之視殺人爲日用飲食之事，此則近于搏激，非復人性之本然矣。田太平大同之世，追論今世之各國秣馬厲兵，嚴分疆界，日營炮槍火器，毒藥殺人之具，精益求精，亦必不解其故，以爲狂而失人之本性矣。則孟子之說亦未爲過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第三說生之謂性，與孝經緯及莊子所謂性者生之質也。同荀子曰：性者本始質樸。董子亦謂天地之所生謂之性。又曰：性之名非生歟。如其生之自然之質，謂之性。性者質也。當是性之本義。制義制字者所爲。孟子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折之未能窮告子也。夫有物有則，故理物萬殊，將就物之萬殊言之，非止物物各殊，人與物殊，即人與人性亦極殊。夫人之性有萬億之不同，如堯舜之與武后，張獻忠善惡相去固遠也。卽就性善言之，堯舜孔子伊尹之上聖，及顏子黃憲高允元紫芝之純德懿行，季札子臧華盛頤之高蹈大讓，以及鄉里善人，其等固有千百級之殊。薰蕕殊臭，東西相反，人之性固不猶乎人之性矣。即犬之性亦有義，犬有殺犬，犬性亦不猶犬性矣。如將自大同言之，則牛犬亦能知覺運動，亦能提攜親戚，哺其子且屢見義，犬爲人復仇者，豈止犬性猶于牛性，亦不有與人性同者耶？況人生與牛生不同，指明人性其靈明而貴于萬物，自與牛性犬性有別矣。但腦度較多，魂靈較足耳。且孟子固以形色爲天性，形色非生而何，而以詰難告子未得其解，朱

子謂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于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物之生莫不有是性。是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各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此章之誤。乃其根。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言生即兼理氣而言。無所不包。夫謂之大德。何嘗不為理。何嘗專就氣言之。即孟子亦言形色為天性。則性不專就理言。在孟子亦無異說矣。且孔子言知氣在上。若魂氣則無不知。又曰。精氣為物。又曰。元者氣之始也。無形以始。有形以生。造起天地萬物之始。元氣知氣精氣皆理之至。蓋盈天下皆氣而已。由氣之中。自生條理。物受生氣。何嘗不受生理。但與人不同。非止與人不同。亦物物不同也。朱子注中庸。又言人物之生。有各健順五行之理。則言物亦受天生之全理。與此異矣。若以性不為生而為理者。然則性之文。當不從生而從理。乃可。朱子未知生與氣。即未為知性。且持說未定。而難告子亦非也。

論初民發達之狀態

記 者

本篇乃章氏所譯岸本社社會學之一篇。以其所論深足。滯人智慧故錄之。

當有史時代之初。則既有開化高度之人種。而非僅蒙昧野蠻之充塞於大塊而已。觀印度之吠陀。埃及之幽靈書。皆其智識技術。已進文明。而至遠者不過七千年。方其前此數十萬年。必種種種種。發明以增進其智識。而後自禽獸族居之狀態。進而為有史時代之狀態。其果何所倚賴而得此耶。余則曰。有各種長物之發見爾。

第一曰。直立之發見。凡動物中有四足獸。則犬是也。有四手獸。則猿是也。而人獨為二手二足之動物。分其四肢。於下為步行之用。於上為捕獲採作之用。斯人類所以優於他物。而能進於文明者也。今四肢皆附於地。則目常下視。而心之所念。常不出此咫尺。無以發高尚思想。惟其直立而觀。念進矣。又自手足分業。以一者專司進退。然後一者得辭其職務。而專以採作為事。向令手亦從事於匍匐。則於捕獸爭戰。求食諸務。能便利如彼耶。故余以手足區別。即直行之發見。為第一長物。

第二曰。言語之發見。苟稱曰人。雖甚劣等。未有不能言者。苟稱曰非人動物。雖甚高等。未有能言者。動喉之劣等者。不能發聲音。漸至高等。而聲音漸發。其發音之數亦漸多。至於哺乳動物。最為高等矣。然其發音之數。與其變化聲音之力。猶無幾也。犬也。猿也。於動物為發達。猶不能言語。特以其聲音為觀念之符號。云爾。必以此符號之聲音。互相連續。以為有義之文句。然後得稱曰言。

語此非唇舌咽喉發達而有種種變音非神經脊髓發達而有種種觀念者不能惟人也為能之而當其始有言語猶未若今日之複雜也呼吸之官進而益調達思慮之官進而益深長而後其複雜也如是斯豈他物所得有乎故余以言語之發見為第二長物

第三曰火之發見。始有火化之時。今未能了。如古物學家所說。凡可得稱人之動物。未有不知火者。未有不能從其目的而用火者。下觀於迹層。區石。太古之槁骨。以時發見。率有石片石器。以發燄而取煖者。附其左右。此則人能用火之證。亦其所以異於他物者也。人之始知用火也。大抵森林灌莽之間。烈風時作。木摩生火。以焚山麓。或迅雷間發。電氣下觸。遂致然。以此而人之智識。為其所誘導耶。雖然。余以為用火者非原人所知其發見。必稍在後火之發見。可以證人之腦力優於他物。自其發見而人獲三利。遂與他物差異。日甚。所謂三利者。曰生熱。則可以禦寒。氣燭。則可以便行事。烹調。則可以得熟物。故余以火之發見為第三長物。

第四曰器具之發見。文明進步之一義。曰致富之術。在勞力愈減。而報酬之產物愈增。其道無他。不外於器具機械而已。故所謂文明進步者。謂人與產物間之機械之進步耳。太古百工未具。所以為人用者。無過四肢百體。能受直接之利。而不能受間接之利。凡所謂節體力以奉貨殖者。幾乎其未有聞也。漸及進化。而始知器械之為利。其始所用為具。至少為用亦至簡易。漸又進化。而始臻於複雜。管舉其例。人與人相搏。圍也。初以手足齒牙而已。其後或過以杖。或擲以礮。人與獸相戰。爭也。初以股肱臂力而已。其後或用弓矢。或設陷。穿御伏以圍。而人始不徒以力爭。設械以獵。而獸始不得以猛勝。此所以用力寡而獲效多也。農夫之穫稻也。差而撫之。粒粒而拾之。則於事至不便。於是用力。而收刈速矣。虞人之代薪也。枝枝而折之。葉葉而引之。則於事至不便。於是用斧而樵蘇利矣。其他類此者。猶不勝計。夫動物惟有爪牙之利。而無器械之用。斯所以為用者。不出其身。惟人也能利用異物。以為形骸之助。形骸鮮用。則有餘裕。以圖他事。是社會所以益開也。故余以器具之發見為第四長物。

第五曰慾望之發見。原人之狀。如庶物。如小兒。偷樂一時。而無過去未來之思想。故僅為肉慾之動物。未得云慾望之動物也。肉慾者。謂食慾。睡慾。壯慾。三者又各具三性。一曰其樂切膚。二曰其滿有限。三曰其動有息。是惟文明人得制限之。若太古原人。則擅柯柄於胸中者。獨有肉慾。孰得加以制限。故飢則思食。渴則思飲。疲則思臥。當肉慾起時。與一切動物無異。已往之經驗。不記也。將來之備豫。不慮也。夫慾望者。由肉慾與將來之觀念綜合而生。故一切非人動物。有肉慾而無慾望。人類始生。與彼不異。其後漸進而將來之觀念漸萌。於是始為慾望之動物。抑其慾望特為此三肉慾者。謀前進久長之計耳。又進而於三肉慾外。復增

慾望曰所有慾望曰權力慾望曰名譽慾望曰美術慾望曰宗教慾望曰智識慾望曰道德慾望此數慾望者與人種相隨而發達於慾望中為最多量最高尚矣斯固他物所無也故余以慾望之發見為第五長物

第六曰自己之發見自己者與外物對待而為言若專以對待肉慾之心靈稱為自己則今所未暇論也對待肉慾者婆羅門謂之神我而文字曖昧則或以對待外物之形性與對待肉慾之心靈一切稱為自己今所論者祇謂其對於外物生則與他人他物殊觀死則與天然現象殊觀云爾蓋肉體心靈之區別非甚發達者不能知如今日之野蠻人尙未知肉體而外有所謂心靈者故

其所謂自己特與外物分割畛域之名若夫發見心靈對於肉體而稱自己斯必俟諸異日蓋由粗入精思想進步之常軌也故非發見對外之自己無以發見心靈之自己而非人動物則並此對外觀念而無之太古原人其始亦若是耳俄而神經發達遂能形造對外為己之觀念者是則有三因焉一曰於萬家中見夫無然可怖而與人以不歡不利者遂生自己外物之分蓋能知所知之對立即主觀客觀之異形然其始固未能認識此也惟主觀之利益與客觀之事情彼此衝突而主客以辨此其原因一矣二

曰使人人互相輯睦則無以知彼我之區別也而人之經營生計其終不得不出於爭故自利益之衝突而人人互有自己之觀念自利益與利益之衝突彼我既分而愈著其自己之觀念此其原因二矣三曰自遇此衝突而有自己之觀念於是所有將來之觀念

於是所有之觀念所有物愈增而自己之觀念愈進何者係望於所有所以為將來計也如小兒如野蠻如客畜者其視自己與所有物咸無區別或滯於所有之愛戀而并不暇計自己之將來寧以所有易其軀命者所在皆是也然正惟有此觀念而自己之觀念益堅彼固曰所有即自己爾此其原因三矣夫生存競爭萬物之常態然不知而自競爭與知之而用此競爭其程度效果殊矣故余以自己之發見為第六長物

第七曰畜牧之發見太古衣食之資獨賴天產或茹果衣薪者或射魚獵獸食其肉被服其皮者其所以謀生存若是而已而天產有時地之制限乍遇凶年或漁獵無所獲則今日雖安全而不知明日之為戰殍否也當是時人與非人動物無異雖欲進化

其道無由何者衣食不給固不服他圖爾自此天然時代漸以進步則初為畜牧時代次為農耕時代畜牧時代者人人選水草豐饒之地以飼養馬牛羊豕其物產既為定著而非夫僮來畜存者則衣食所需不憂其乍絕而進化之途亦異於前日矣天然時代

不費日力可以得其所欲至是則必以日力營之經日則能持久用力則能忍勞此所以為進化之資也抑太古獸類其性本憚患而不可馴而人能發見畜牧者何故蓋當其狩獵長成之獸則取以供啖子獸不足飽於是姑豢養之以待異日則馬牛狸犬之訖

而不可馴而人能發見畜牧者何故蓋當其狩獵長成之獸則取以供啖子獸不足飽於是姑豢養之以待異日則馬牛狸犬之訖

草飲水於岩者至是始成爲家畜矣。畜牧時代已有將來觀念自己觀念及漸起種種慾望。故余以畜牧之發見爲第七長物。

第八曰農耕之發見。農耕畜牧皆以天然生產力爲基礎。復用人力助之。蓋動植諸品放任之則不能蕃殖。唯以人力助長。而後其量漸增。其質漸美。如人心所期望。農牧之助力與器械相似。惟器械以死物而代形勞。農牧以活法而增物產。斯其所以異耳。農以栽養植物爲務。牧以飼養動物爲務。栽植之期後於飼動。乍念如倒置。其次序者深思之乃知其確也。一以農耕之較畜牧當有天然信任。夫牲畜常觀於目前。無論何時皆可給用。若夫農之播種則未得所獲而種子已失矣。自播種以至收穫常更數月。其間或遇旱潦。又不可知。且蒙昧之民所慮不止此也。種子既下方以腐敗爲憂。故非糞將來之利益而不惜。現在之投資者不能爲農耕。非人人有此經驗。期望亦不能成。農耕時代此農耕所以後於畜牧者一矣。二以農耕之較畜牧當有複雜器具。彼畜牧所需者一篋一索。云爾。農器雖簡易。耕刈春籴各需異械。當偶爾時。誠非遽需是器。及其少有收穫。而其器有不得不製者。苟無斯器。必不得成。農耕時代其器或石或金或木。非有技術亦不能製造。製器而後其施於植。附耘刈又自有其法度。其視畜牧孰難孰易。斷可識矣。且畜牧逐水草而移居。而農耕必有其定向。令耕者越畔以侵他人之隴。畝則爭訟繁興。而何暇盡力於農事。故觀農耕時代之所以成。則知其社會之已具也。此農耕所以後於畜牧者二矣。故余以農耕之發見爲第八長物。

第九曰社會之發見。太古人類待天產以生存。其時果組織社會否。以余觀之。社會之興必不與生民同時。最初人類皆獨立生存耳。世謂社會所起。起於人性自然。然可云社會因人性而興。不可云社會與人生同現。若不辨二者。則思想爲混淆矣。固人有好親睦。喜交通之性。雖自餘一切動物亦皆有羣居之本能。野蠻人對於外物或畏之或怒之。則亦召集同類以相扶助。以此推之。原人必嘗組織社會者。不思社會待箇人而形造。而箇人不必賴社會以生存。凡人必有社會性。亦必有非社會性。二者互抵大賦。然也。故終日羣居而受與人之束縛者。必思獨行屏處。以求檢搏斯盡人然矣。況於原人性常下急復多我慾。又甚放縱。而云自有此身。便能組織社會。不泰誣乎。或曰。雖極野蠻之原人。親子之情。夫婦之愛。未嘗絕也。然則於親子夫婦間。必已有其團體矣。曰。原人之愛小兒。其情甚厚。惟有此情。故寧使種種不便於己。而復事於乳哺。保抱之勞。不然則人類至今已絕矣。抑其愛兒一性。固動物之本能。猶狗之愛狗子而已。若云有此本能。遂得形造團體。則非其義也。彼既以動物之本能愛之。及小兒自能覓食。則亦渙然離散。相忘而不顧。若夫夫婦之愛。亦兩性本能之作用耳。情慾起則相合。情慾止則相離。故原人有男女之慾。而不得適以夫婦若之。夫何團體之有。要之最初時代。人自爲謀。未有形造社會者。必人智進步。然後社會始生。是爲有史時代所肇始。由是觀之。社會

之於原人爲一種發見而社會之組織即分業之起原分業之起原即文明之初點則知社會之發見於原人爲發見之發見故余以社會之發見爲第九長物

第十曰道德之發見 通言道德其義似渾淪無指要之不出四者一曰善惡兩觀念之區別二曰可爲善不可爲惡之感想三曰若者爲善若者爲惡之判斷四曰避惡就善爲道德之品性是四者之在今日人人能知如善惡之辨雖甚野蠻猶無不瞭此者既能瞭此則可爲善不可爲惡之感想亦夫人有之矣至於若者爲善若者爲惡則甲種之與乙種白人之與黃人其間法律觀念或有異同然其最普通者大致不異賤惡人而貴善人宙合所同也諺有云盜賊間之正直是雖暴橫如盜賊猶知正直之不可缺也以愛人爲善以盜竊爲惡此亦宙合所同而盜賊亦自知之則知今時人類未有無道德思想者夫原人亦人耳何宜無此然就考道德思想之起原則有以必無此思想之時代何者人心發達之次序感於有利而始稱爲善感於有害而始稱爲惡原人惟辨善快而未辨邪正必也彼此利害互相衝突蒙責讓而後有善惡之分故非比伍羣居組織社會以後則道德思想固無有也善惡兩念觀且未區別況於可爲善不可爲惡之感想若者爲善若者爲惡之判斷善人可貴惡人可賤之志念乎倫類合而後枉直分生命貴而後仁義立則雖謂道德之發見即社會目的之發見可也故余以道德之發見爲第十長物

自太古以至有史時代其間所發見者大抵以此十事爲度是時進化甚緩積數十萬年始脫非人動物之狀態而爲有人類之狀態自有史時代以前其事茫昧無有確定故一以今世野蠻推之一以吾心理想合之限定此十事而已若必曰此十種發見自有史以往確審其爲何時以此詰責則應之曰吾惟取聞見所及其情狀方類最近於太古者以是比擬原人而已譬之算術開方者數商而猶有尾數之不盡知其不可盡則故以是爲方根其他固非所知也

宗教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

中國之新民

此篇與著者數年前之論。正相反對。所謂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其爲思想之進步乎。抑退步乎。吾欲以讀者思想之進退決之。著者識

緒論

近十年來。憂世之士。往往揭三色旗幟。以疾走號呼於國中。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其陳義不可謂不高。其用心不可謂不苦。若不佞者。亦此旗下之一小卒徒也。雖然。以今日之腦力眼力。觀察大局。竊以爲我輩自今以往。所當努力者。惟保國而已。若種與教。非所亟亟也。何則。彼所云保種者。保黃種乎。保華種乎。其界限頗不分明。若云保黃種也。彼日本亦黃種。今且淳然與矣。豈其待我保之。若云保華種也。吾華四萬萬人。居全球人數三分之一。即爲奴隸爲牛馬。亦未見其能滅絕也。國能保則種自莫強。國不存則雖保此奴隸牛馬。使孳生十倍於今日。亦奚益也。故保種之事。即納入于保國之範圍中。不能別立名號者也。至倡保教之議者。其所蔽有數端。一曰不知孔子之真相。二曰不知宗教之界說。三曰不知今後宗教勢力之遷移。四曰不知列國政治與宗教之關係。今試一一條論之。

第一 論教非人力所能保

教與國不同。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更無國。故國必恃人力以保之。教則不然。教者保人而非保於人者也。以優勝劣敗之公例推之。使其教而良也。其必能戰勝外道。愈磨而愈瑩。愈壓而愈伸。愈束而愈遠。蓋其中自有所謂一種烟士披里純 Inspiration 者。以嘯吸人之腦識。使之不得不從我。豈其俟人保之。使其否也。則如波斯之火教。印度之婆羅門教。阿刺伯之回回教。雖一時藉人力以達於極盛。其終不能存於此文明世界。無可疑也。此不必保之說也。

抑保之云者。必其保之者之智慧能力遠過於其所保者。若慈父母之保赤子。專制君主之保民是也。保國不在此。國者無意識者也。保國實人之自保耳。彼教主者。不世出之聖賢豪傑。而人類之導師也。吾輩自問其智慧能力。視教主何如。而漫曰保之保之。何其狂妄耶。毋乃自信力太

大而發教主耶。此不當保之說也。然則所謂保教者。其名號先不合於論理。其不能成立也固宜。

第二 論孔教之性質與群教不同

今之持保教論者。聞西人之言曰。支那無宗教。輒怫然怒形於色。以為是誣我也。是侮我也。此由不知宗教之為何物也。西人所謂宗教者。專指迷信宗仰而言。其權力範圍乃在軀殼界之外。以魂靈為根據。以禮拜為儀式。以脫離塵世為目的。以涅槃天國為究竟。以末世禍福為法門。諸教雖有精粗大小之不同。而其概則一也。故奉其教者。莫要於起信。耶穌受洗時必認所謂十信者即信耶穌種種奇蹟是也。佛教有起信論。莫急於伏魔起信者。禁人之懷疑。窒人思想自由也。伏魔者持門戶以排外也。故宗教者非使人進步之具也。於人羣進化之第一期雖有大功德。其第二期以後則或不足以償其弊也。孔子則不然。其所教者。專在世界國家之事。倫理道德之原。無迷信。無禮拜。不禁懷疑。不仇外道。孔教所以特異於群教者在是。質而言之。孔子者。哲學家。經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西人常以孔子與梭格拉底並稱。而不以之與釋迦耶蘇摩訶末並稱。誠得其真也。夫不為宗教家。何損於孔子。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蓋孔子立教之根柢。全與西方教主不同。吾非必欲抑群教以揚孔子。但孔教雖不能他教之勢力。而亦不至有他教之流弊也。然則以吾中國人物論之。若張道陵即今所謂張天師之初祖也。可謂之宗教家。若袁了凡專提倡太上感應篇。凡文昌帝君陰騭文者。可謂之宗教家。大小有善惡。埃及之持物教。波斯之拜火教。可謂之宗教。而孔子則不可謂之宗教家。宗教之性質。如是如是。謂之宗教。則與袁不可不謂之宗教。而孔子則不可謂之宗教家。宗教之性質。如是如是。

持保教論者。輒欲設教會。立教堂。定禮拜之儀式。著信仰之規條。事事摹仿佛耶。惟恐不肖。此靡論其不能成也。即使能之。而孔子不已甚耶。孔子未嘗如耶穌之自號化身。皇帝子。孔子未嘗如佛之自稱統屬天龍。孔子未嘗使人於吾言之外。皆不可信於吾教之外。皆不可從。孔子人也。先聖也。先師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強孔子以學佛耶。以是云保則所保者必非孔教矣。無他。誤解宗教之界說。而詭弄人以忘我本來也。

第三 論今後宗教勢力衰頹之徵

保教之論。何自起乎。懼耶教之侵入。而思所以抵制之也。吾以為此之為慮。亦已過矣。彼宗教者。與人群進化第二期之文明。不能相容者也。科學之方日盛。則迷信之方日衰。自由之界日張。則神權之界日縮。今日耶穌教勢力之在歐洲。其視數百年前。不過十之一二耳。昔者各國君主皆仰教皇之加冕。以為尊榮。今則帝制自為也。昔者教皇擁羅馬之天府。指揮全歐。今則作寓公於意大利也。昔者牧師神父皆有特權。今則不許參與政治也。此其在政界。既有然矣。其在學界。昔者教育之事。全權屬于教會。今則改歸

國家也。歌白尼等之天文學與教會多一敵。國達爾文等進化論與教會又多一敵。國雖竭全力以擠排之終不可得。而至今不得不遷就其說。變其面目以彌縫一時也。若是乎耶蘇教之前途可以知矣。彼其取精多用物宏誠有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以千數百年之勢力必非遽消磨于一且固無待言。但自今以往耶蘇教即能保其餘燼而亦必非數百年前之面目可斷言也。而我今日乃欲摹其就衰之儀式為效。舉步之下策其母乃可不必乎。

或曰。彼教雖衰於歐洲而盛於中國。吾安可以不抵制之。是亦不然。耶教之入中國也有兩目的。一曰真傳教者。二曰各國政府利用之以侵我權利者。中國人之入耶教也亦有兩種類。一曰真信教者。二曰利用外國教士以抗官吏武斷鄉曲者。彼其真傳教真信教者。則何害於中國。耶教之所長。又安可誣也。吾中國汪若干頃之波佛教納之回教納之乃至張道陵袁了凡之教亦納之而豈其有祈於一耶。蘇且耶教之入我國數百年矣。而上流人士從之者稀。其力之必不足以易我國明矣。而畏之如虎何為者也。至各國政府與鄉里秀民之利用此教以侵我主權。攪我政治。此又必非開孔子會。倡言保教之途。能抵抗也。但使政事修明。國能自立。則學格蘭斯頓之予愛蘭教會以平權可也。學俾斯麥嘉富伊之予山外教徒以限制亦可也。主權在我誰能侵之。故彼之特保教抵制之說者。吾見其進退無據也。

第四 論法律上信教自由之理

彼持保教論者。自謂所見加流俗人一等。而不知與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適相刺謬也。今此論固不過一空言耳。且使其論日盛。而論者握一國之主權。安保其不實行所懷抱。而設立所謂國教以強民使從者。果爾則吾國將自此多事矣。彼歐洲以宗教門戶之故。戰爭數百年。流血數十萬。至今讀史猶使人毛悚股栗焉。幾經討論。幾經遷就。始以信教自由之條。著諸憲法。至於今日各國莫不然。而爭教之禍亦幾熄矣。夫信教自由之理。一以使國民品性趨於高尚。一若特立國教。非本此者不能享其權利。則國民或有不信也。信教自由之理。一以使國家團體歸於統一。昔者信教自由之法未立。國中而尤要者在憲定政治與宗教之權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也。信教自由之理。一以使國民品性趨於高尚。一若特立國教。非本此者不能享其權利。則國民或有不信也。信教自由之理。一以使國家團體歸於統一。昔者信教自由之法未立。國中而尤要者在憲定政治與宗教之權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也。信教自由之理。一以使國民品性趨於高尚。一若特立國教。非本此者不能享其權利。則國民或有不信也。信教自由之理。一以使國家團體歸於統一。昔者信教自由之法未立。國中而尤要者在憲定政治與宗教之權限。使不相侵越也。政治也。

屬世間法。宗教出世法。教會不能以其權。侵政府固無論矣。而政府亦不能濫用其權。以干預國民之靈魂也。自由之理。凡一人之利害。皆我自受之。無損于人也。故他人與政府皆不得干預。故此法行而治化大進焉。吾中國歷史有獨優於他國者。一事即數千年無爭教之禍。是也。彼歐洲數百年之政治家。其心血手段。半耗費於調和宗教。恢復政權之一事。其陳跡之在近世史者。班班可考也。吾中國幸而無此轆轤。是即孔子所以貽吾儕以天幸也。而今更欲循泰西之覆轍。以造此界限何也。今之持保教論者。其方固不能

使自今以往。耶教不人中國。昔猶孔自孔。耶自耶。各行其自由。耦俱而無猜。無端而畫鴻溝焉。樹門牆焉。兩者日相水火。而致爭乃起。而政爭亦將隨之而起。是為吾國民分裂之厲階也。言保教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第五 論保教之說束縛國民思想

文明之所以進。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總因也。歐洲之所以有今日。皆由十四五紀之時。古學復興。說教會之樊籬。一洗思想界之奴性。其進步乃沛乎莫能禦。此稍治史學者所能知矣。我中國學界之光明。人物之偉大。莫盛於戰國。蓋思想自由之明效也。及秦始皇焚百家之語。坑方術之士。而思想一窒。及漢武帝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不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而思想又一窒。自漢以來。號稱行孔子教者。二千餘年於茲矣。而皆持所謂表章某某罷黜某某者。以為一貫之精神。故正學與端有爭。今學古學有爭。言考據則爭師法。言性理則爭道統。各自以為孔教而排斥他人。以為非孔教。于是孔教之範圍益日縮。日小。寢假而孔子變為董江都。何邵公矣。寢假而孔子變為馬季長。鄭康成矣。寢假而孔子變為韓昌黎。歐陽永叔矣。寢假而孔子變為程伊川。朱晦菴矣。寢假而孔子變為陸象山。王陽明矣。寢假而孔子變為紀曉嵐。阮雲臺矣。皆由思想束縛於一點。不能自開生面。如群鴉得一果。跳擲以相攫。如群鴉得一錢。詬罵以相奪。其情狀抑何可憐哉。夫天地大矣。學界廣矣。誰亦能限公等之所至。而公等果何為者。無他。暖昧昧守一先生之言。其有稍在此範圍外者。非惟不敢言之。抑亦不敢思之。此二千年來保教黨所成就之結果也。會是孔子而乃如是乎。孔子作春秋。進退三代。是正百王。乃至非常異義。可怪之論。闖溢于籍中。孔子之所以為孔子。正以其思想之自由也。而自命為孔子徒者。乃反其精神而用之。此豈孔子之罪也。嗚呼。居今日諸學日新。思潮橫溢之時代。而猶以保教為尊孔子。斯亦不可以已乎。

抑今日之言保教者。其道亦稍異於昔。彼欲廣孔教之範圍也。於是取近世之新學新理以綴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其一片苦心。吾亦敬之。而惜其重誣孔子而益阻人思想自由之路也。夫孔子生於二千年以前。其不能盡知二千年以後之事。理學說何足以為孔子損格拉底未嘗坐輪船。而造輪船皆不得不尊梭格拉底。阿里士多德未嘗用電線。而創電線者不敢菲薄阿里士多德。此理勢所當然也。以孔子之聖智。其所見與今日新學新理相暗合者必多。此矣待言。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納入之。然則非以此新學新理。釐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于我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在真理也。萬一徧索之於四書六經。而終無可比附者。則將明知為鐵案不易之真理。而亦不敢從矣。萬一吾所比附者有人從而

剽之曰孔子。不如是斯亦不敢不棄之矣。若是乎真理之終不能餉遺我國民也。故吾最惡乎舞文賤儒。動以西學綴附中學者。以其名爲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我有耳目。我有心思。生今日文明燦爛之世界。繼列中外古今之學術。坐於堂上而判其曲直可者取之否者棄之。斯非丈夫第一快意事耶。必以古人爲鰥而自爲其水母。而公等果胡爲者。然則以此術保教者。非誣則愚。要之決無益於國民可斷言也。

第六 論保教之說有妨外交

保教妨思想自由是本論之最大目的也。其次焉者曰有妨外交。中國今當積弱之時。又值外人利用教會之際。而國民又夙有仇教之性質。故自天津教案以迄義和團數十年中。種種外交上至艱極險之問題。起于民教相爭者殆十七八焉。雖然。皆不過無知小民之起釁焉耳。今也博學多識之士大夫。高樹其幟曰保教保教。則其所著論所演說。皆不可不昌言。何以必要保教之故。則其痛詆耶教必矣。夫相爭必多溢惡之言。保無有抑揚其詞。文致其說。以聳聽者。是恐小民化教之不力。而更揚其波也。吾之爲此言。吾非勸國民以媚外人也。但舉一事必計其有利無利。有害無害。並其利害之輕重而權衡之。今孔教之存與不存。非一保所能致也。耶教之入與不入。非一保所能拒也。其利之不可憑也。如此而萬一以我之叫囂引起他人之叫囂。他日更有如天津之案。以一教堂而索知府知縣之頭。如膠州之案。以兩教士而失百里之地。喪一省之權。如義和團之案。以數十西人之命。而動十一國之兵。償五萬萬之幣者。則爲國家憂。正復何如。嗚呼。天下事作始也簡。將畢也鉅。持保教論者。勿以我爲杞人也。

第七 論孔教無可亡之理

雖然。保教黨之用心。吾固深諒之。而深敬之。彼其愛孔教也甚。愈益愛之。則愈憂之。懼其遂將亡也。故不復權利害。不復揣力量。而欲出移山填海之精神以保之。願吾以爲抱此隱憂者。乃真杞人也。孔教者。懸日月塞天地而萬古不能滅者也。他教惟以儀式爲重也。故自由昌而儀式亡。惟以迷信爲歸也。故真理明而迷信替。其與將來之文明決不相容。天演之公例。則然也。孔教乃異其所教者人之何以爲人也。人群之何以爲群也。國家之何以爲國也。凡此者。文明愈進。則其研究之也愈要。近世大教育家。多個人格教育之論。人格教育者何。考求人之所以爲人之資格。而教育少年。使之備有此格也。東西古今之聖哲。其所言合于人格者不一而足。最多者莫如孔子。孔子實於將來世界德育之林。占一最重要之位置。此吾所敢豫言也。夫孔子所望于我輩者。非欲我輩呼之爲教主。禮之爲世尊也。今以他人有教主世尊之名號。而我無之。遂相驚以孔教之將亡。是烏得爲知孔子矣乎。夫檢格拉底亞

里士多德之不逮孔子也亦遠矣。而梭氏亞氏之教猶愈久而愈章。曾是孔子而願懼是乎。吾敢斷言曰。世界若無政治。無教育。無哲學。則孔教亡。苟有此三者。孔教之光大。正未艾也。持保教論者。盍高枕而臥矣。

第八 論當採詳教之所長以光大孔教

吾之所以忠於孔教者。則別有在矣。曰。毋立一我教之界限。而關其門。而恢其域。揖詳教而入之。以增長榮衛我孔子是也。彼佛耶教。回教。乃至古今各種之宗教。皆無可以容納他教教義之量。何也。彼其以起信爲本。以伏魔爲用。從之者。殆如婦人之不得事二夫焉。故佛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耶曰。獨一無二。上帝真子。其範圍皆有一定。而不能增減者也。孔子則不然。師夫可以竭兩端。三人可以得我師。蓋孔教之精神。非專制的。而自由的也。我輩誠尊孔子。則宜直接其精神。毋拘墟其形跡。孔子之立教。對二千年前之人而言者也。對一統閉關之中國人而言之也。其通義之萬世不易者固多。其別義之與時推移者亦不少。孟子不云乎。孔子聖之時者也。使孔子而生於今日。吾知其教義之必更有所損益也。今我國民非能爲春秋戰國時代之人也。而已爲二十世紀之人。非徒爲一鄉一國之人。而將爲世界之人。則所以師孔子之意。而受孔子之賜者。必有在矣。

結 論

故如佛教之博愛也。大無畏也。勘破生死也。普度衆生也。耶教之平等也。視敵如友也。殺身爲民也。此其義雖孔教固有之。吾採其尤博深切明者。以相發明。其或未有者。吾急取而盡懷之。不敢棄也。其或相反而彼爲優者。吾舍己以從之。不必吝也。又不惟此。諸宗教爲然耳。即古代希臘近世歐美諸哲之學說。何一不可以兼容而并包之者。若是於孔教爲益乎。爲損乎。不待知者而決也。夫孔子特自異於狹隘之群教。而爲我輩遠孔教者。開此法門。我輩所當自喜而不可辜此天幸者也。大哉孔子。大哉孔子。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以是尊孔而孔之真乃見。以是滿孔而孔之統乃長。又何必鯁鯁然。猥自貶損。樹一門割一溝。而口保教保教爲也。嗟乎。嗟乎。區區小子。昔也爲保教黨之驍將。今也爲保教黨之大敵。嗟我先輩。嗟我故人。得毋有惡其反覆。誚其模稜。而以爲區區罪者。雖然。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吾又知孔子之愛真理。先輩故人之愛國家。愛自由。更有甚於吾者也。吾以是自信。吾以是懺悔。爲二十年來。翻案吾所不惜。與四萬萬人挑戰。吾所不懼。吾以是報孔子之恩。我。吾以是報群教主之恩。我。吾以是報我國民之恩。我。

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

中國之新民

天下事理有得必有失。然所得即寓於所失之中。所失即在於所得之內。天下人物有長必有短。然長處恒與短處相繼。短處亦與長處相繼。苟徒見其所得焉。而備用之。及其缺點之發現。則有不勝其傲者矣。苟徒見其所失焉。而偏廢之。則去其失去其短。而所得所長亦無由見矣。論學論事論人者。皆不可不於此深留意焉。

宗教家言與哲學家言往往相反對者也。吾疇昔論學。最不喜宗教。以其偏於迷信而為真理障也。雖然。言窮理則宗教家不如哲學家言治事。則哲學家不如宗教家。此徵諸歷史而斑斑者也。歷史上英雄豪傑。能成大業。蓋一世者。大率有宗教思想之人。多有哲學思想之人。少。僅恃哲學以任者。則絕也。其在泰西。克林威爾再造英國者也。其所以犯大不韙而無所避。歷千萬難而不渝者。宗教思想為之也。女傑貞德再造法國者也。其人碌碌無他長。而能以迷信以熱誠。感動國人。而摧其敵。宗教思想為之也。維廉濱開關美洲者也。其所以以自由為性命。視軀殼為犧牲者。宗教思想為之也。美國之華盛頓。林肯皆豪傑而聖賢也。皆富於宗教思想之人也。瑪志尼加富爾皆孕育意大利者也。瑪志尼欲建新國而先倡新宗教。其少年志意大利。實據宗教之地盤以築造之者也。其所以團結而不渙。忍耐而不渝者。宗教思想為之也。加富爾之治國。首裁抑教權。然敵教會非敵教旨也。其迷信之力亦頗強。故不治產而以國為產。不娶妻而以國為妻。宗教思想為之也。格蘭斯頓十九世紀英國之傑物也。其迷信之深。殆絕前古。格公復日必往禮拜堂。終身未嘗間斷。又格公嘗與達爾文對談。日達爾文謂其生物學新說。格公不領略其趣味。然其所以能堅持一主義。感動輿論。革新國是者。宗教思想為之也。其在日本。維新前諸人物。如大鹽中齋。橫井小楠之流。皆得力於禪學者也。西鄉隆盛其尤著也。其所以蹈白刃而不悔。前者作後者繼者。宗教思想為之也。其在我國。則近世哲學與宗教兩者。皆銷沈極焉。然若康南海若譚瀏陽。皆有得於佛學之人也。兩先生之哲學。固未嘗不憂憂獨造。淵淵入微。至其所以能震撼宇宙。喚起全社會之風潮。則不恃哲學而仍恃宗教思想之為之也。若是乎宗教思想之力。果如此其偉大而雄厚也。

哲學亦有兩大派。曰唯物派。曰唯心派。唯物派只能造出學問。唯心派時亦能造出人物。故拿破崙。俾士麥。皆篤好斯賓諾莎之書。受其感化者不少焉。而俄羅斯虛無黨人。亦崇拜畢智兒學說。等於日用飲食。夫斯黑二子之書。皆未嘗言政治言事功也。而其感染人若此。蓋唯心哲學亦殆近於宗教矣。吾昔讀歐洲史。見其爭自由而流血者。前後相接。數百年如一日。而其人物類皆出於宗

教迷信竊疑非以迷信之力不能奪人生死之念及考俄國虛無黨歷史其人不信耶穌教者十而八九其首領女傑蘇菲亞亞利時教士俗通例也蘇菲亞亞利時之曰吾不信耶穌教以此相語云云他多類是而何以能甘鼎鑊如飴無望礙無恐怖者此吾深求其故而知彼有唯心派哲學以代之也唯心哲學亦宗教之類也吾國之王學唯心派也苟學此而有得者則其人必發強剛毅而任事必加勇猛觀明末儒者之風節可見也本朝二百餘年斯學銷沈而其支流超渡東海遂成日本維新之治是心學之為用也心學者實宗教之最上乘也

夫宗教思想何以宜於治事而哲學思想何以不宜此指統統之哲學即唯心派以外之哲學也吾深思之得五因焉

一曰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 今日世界衆生根器薄弱未能有一切成佛之資格未能達羣龍无首之地位故必賴有一物焉從而統一之然後不至隨意競爭軼出範圍之外散漫而無所團結統一之具不一而宗教其最要者也故人人自由之中而有一無形之物位於其上者使其精神結集於一團其遇有不可降之客氣也則此物足以降之其遇有不可制之私欲也則此物可以制之其遇有不可平之黨爭也則此物可以平之若此者莫善於宗教宗教精神一軍隊精神也故在愈野蠻之國則其所以統一民志者愈不得不惟宗教是賴使今日世界而已達文明之極點也則人人有自治力誠無待於宗教而無如今猶非其時也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

二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 希望者人道之糧也人莫不有兩境界一曰現在界二曰未來界現在界屬於實事未來界屬於希望人必常有一希望焉懸諸心目中然後能發動其勇氣而驅策之以任一切之事雖然有一物焉常與希望相緣而最為希望之靈者曰失望常希望時其氣盛數倍者至失望時其氣沮亦數倍故有形之希望希望中之頗危險者也若宗教則無形之希望也此七尺之軀殼此數十寒暑之生涯至區區眇小不足道也吾有靈魂焉吾之大事業在彼不在此故苦我者一時而樂我者永劫苦我者幻體而樂我者法身得此希望則有安身立命之地無論受何挫折遇何煩惱皆不至消沮而其進益厲苟不爾者則一失意而頽然喪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

三曰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說 人之所以不能成大業者大率由為外境界之所束縛也聲焉色焉貨利焉妻孥焉名譽焉在在皆可沾戀一有沾戀則每遇一事之來也雖認為責任之所不容讓而於彼乎於此乎一一計度之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名譽則任事之心減三四焉矣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身家則任事之心減六七焉矣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性命則任事之心減八九焉矣此所以知非艱而行惟艱也宗教者導人以解脫者也此器世間者業障之所成耳此頑軀殼者四大之所合耳身且非我有而身

外之種種幻象更何留戀焉得此法門則自在游行無望無礙舍身救世直行所無事矣而不然者雖日日強節之而臨事猶不能收其效也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

四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 孔子曰小人而無忌憚也人至於無忌憚而小人之量極矣今世所謂識時俊傑者口中撫拾一二新學名詞遂吐棄古來相傳一切道德謂為不足輕重而於近世所謂新道德者亦未嘗窺見其一指趾自謂盡公德吾未見其公德之有可表見而私德則早已敗棄矣聞禮運大同之義他無所得而先己不親其親讀邊沁功利之書他無所思而惟知自樂其樂受斯密原富之篇不以其增公益而以之殖私財觀達文物競之論不以其結團體而以之生內爭耳洛克康德意欲自由之論則相率於踰閑蕩檢而曰我天賦本權視加富爾俾士麥外交應敵之策則相競於機械詭詐而曰我辦事手段若此者皆所謂無忌憚者也夫在西國此等學說盛行而無流弊者何也有謹嚴迂腐之宗教以劑之也泰西教義雖甚淺薄然以末日審判天國在邇等論日日相聒猶能使一社會中下之人物各有所懼而不敢決破藩籬若上智則自能自愛高義不至有流弊雖然此等教旨與格致學理不相容殆不可以久立至如我佛業報之說謂今之所造即後之所承一因一果之間其應如響其印如符絲毫不能假借此則無論據何學理而決不能破之者也苟有此思想其又安敢放恣暴棄造惡業於今日而收惡果於明日耶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為又曰克己復禮為仁凡諸教門無論大小莫不有戒也者進民德之一最大法門也吾見日本近三十年來民智大進而民德反下其所以雖受西人之學而效不及彼者其故可深長思矣故曰無宗教思想者無忌憚

五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 甚矣人性之薄弱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若是者比比然矣故佛之說教也曰大雄曰大無畏曰奮迅曰勇猛曰威力括此數義而取象於師子夫人之所以有畏者何也畏莫大於生死有宗教思想者則知無所謂生無所謂死死者死吾體魄中之鐵若餘金類木類炭小粉糖鹽水若餘雜質氣質而已而吾自有不死者存曰靈魂既常有不死者存則死吾奚畏死且不畏餘更何有故真有得於大宗教良宗教之思想者未有不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者也若哲學家不然其用算學也極精其用名學也極精目前利害剖析毫釐夫天下安有純利而無害之事千鈞之機閱以一沙則不能動焉哲學家往往持此說三思四思五六思而天下無一可辦之事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

要而論之哲學貴疑宗教貴信信有正信有迷信勿論其正也迷也苟既信矣則必至誠至誠則能任重能致遠能感人能動物故尋常人所以能為一鄉一邑之善士者常賴宗教大人所以能為驚天動地之事業者亦常賴宗教抑人之至誠非必待宗教而始

有也。然往往待宗教而始動。且得宗教思想而益增其力。宗教其願可蔑乎。記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為有宗教思想者言也。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為無宗教思想者言也。

曰：然則宗教長而哲學短。宗教得而哲學失乎。曰：又不然。宗教家言所以立身也。所以治事也。而非所以講學。何以故。宗教與迷信常相為緣。故一有迷信則真理必掩於半面。迷信相續則人智遂不可得進。故言學術者不得不與迷信為敵。敵迷信則不得不並其所緣之宗教而敵之。故一國之中不可無信仰宗教之人。亦不可無摧壞宗教之人生計學公例。愈分而治愈進焉。不必以操術之殊而相非也。

雖然。摧壞宗教之迷信可也。摧壞宗教之道德不可也。道德者天下之公而非一教門之所能專有也。苟摧壞道德矣。則無忌憚之小人固非宗教而又豈足以自附於哲學之林哉。

曰：天下之宗教多矣。吾誰適從。曰：宗教家言皆應於衆生根器而說法也。故時時不同。地地不同。一時一地亦復人人不同。吾聞某教之言而生感者。即吾應以某教而得度也。故今日文明國最重信教自由。吾為敢而限之。且吾今之言言宗教也。非言宗教學也。若言宗教學。則固有優劣高下之可言。今以之立身以之治事。則不視其教之優劣高下。何如而視其至誠所感所寄之程度。何如雖劣下如衰了凡之宗教。有時亦能產人物。他無論也。若夫以宗教學言。則橫盡虛空。豎盡來劫。取一切衆生而度盡之者。佛其至矣。佛其至矣。

凡迷信宗教者必至誠而至誠不必盡出於迷信。宗教至誠之發。有誠於善者。亦有誠於惡者。但使既誠矣。則無論於善於惡。而其力量常過於尋常人數倍。至誠與發狂二者之界線相去一抄黍耳。故其舉動之奇。譬也。猛烈也。堅忍也。銳入也。常有為他人之所不能喻者。以為彼何苦如是。其至誠之惡焉者。如至誠於色而為情死。至誠於貨而擲市金。其善焉者。如至誠於孝而割股。至誠於忠而漆身。至誠於國至誠於道。而流血成仁。若此者皆不誠之人所百思不得其解者也。故天地間有一無二之人物。天地間可一不可再之專業。罔不出於至誠。知此義者可以論宗教矣。

論佛教與羣治之關係

中國之新民

吾祖國前途有一大問題。曰：中國羣治當以無信仰而獲進乎。抑當以有信仰而獲進乎。是也。信仰必根於宗教。宗教非文明之

極則也。雖然今日之世界其去完全文明尚下數十級。於是乎宗教遂為天地間不可少之一物。人亦有言教育可以代宗教。此語也。吾未敢遽謂然也。即其果然其在彼教育普及之國人人皆漸漬薰染以習慣而成第二之天性其德力智方日趨於平等如是則雖或缺信仰而猶不為害。今我中國猶非其時也。於是乎信仰問題終不可以不講。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因此一問題而復生出第二之問題曰「中國而必需信仰也則所信仰者當屬於何宗教乎」是也。吾提此問聞者將疑焉曰「吾中國固自有孔教在而何容復商榷為也。雖然吾以為孔教者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也。其為教也主於實行不主於信仰。故在文明時代之效或稍多而在野蠻時代之效或反少。亦有心醉西風者流視歐美人之以信仰景教而致強也欲舍而從之以自代此尤不達體要之言也。無論景教與我民族之感情積鑿已久與因勢利導之義相反背也。又無論彼之有耽耽遂遂者藉於其後強國利用之以為釣餌稍不謹而未流之禍將不測也。抑其教義非有甚深微妙可以涵蓋萬有鼓鑄羣生者吾以時昔無信仰之國而欲求一新信仰則亦求之於最高尚者而已而何必惟勢利之為趨也。吾師友多治佛學吾請言佛學。

一 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

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蓋孔教本有闕疑之一義。言論之間三致意焉。此實力行教之不二法門也。至如各教者則皆以起信為第一義。夫知焉而信焉可也。不知焉而強信焉是自欺也。吾嘗見迷信者流叩以微妙最上之理輒曰是造化主之所知非吾儕所能及焉。是何異專制君主之法律不可以與民共見也。佛教不然。佛教之最大綱領曰「悲智雙修」自初發心以迄成佛恒以轉迷成悟為一大事業。其所謂悟者又非徒知有佛焉而盲信之之謂也。故其教義云「不知佛而自謂信佛其罪尚過於謗佛者」何以故。謗佛者有懷疑心由疑入信其信乃真。故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其講義關於哲學學理者十而八九。反覆辨難弗明弗措。凡以使人積真智求真信而已。淺見者或以彼微妙之論為不切於羣治試問希臘及近世歐洲之哲學其於世界之文明為有裨乎。為無裨乎。彼哲學家論理之圓滿猶不及佛說十之一。今歐美學者方且競探此以資研究矣。而豈我輩所宜詬病也。要之他教之言信仰也以為教主之智慧萬非教徒之所能及。故以強信為究竟。佛教之言信仰也必以為教徒之智慧必可與教主相平等。故以起信為法門。佛教之所以信而不迷正座是也。近儒斯賓塞之言哲學也區為可知與不可知之二大部。蓋從孔子闕疑之訓。教景教物之弊而謀宗教與哲學之調和也。若佛教則於不可知之中而終必求其可知者也。斯氏之言學界之過渡義也。佛說則學界之究竟義也。

二 佛教之信仰及兼善而非獨善

凡立教者必欲以其教易天下。故推教主之意。未有不以兼善為歸者也。至於以此為信仰之一專條者。則莫如佛教。佛說曰：『有一衆生不成佛者。我誓不成佛。』此猶其自言之也。至其教人也。則曰：『惟行菩薩行者。得成佛。其修獨覺禪者。永不得成佛。』獨覺者。何以自證自果。為滿足者也。學佛者有二途。其一則由凡夫而直行菩薩行。由菩薩而成佛者也。其他則由凡夫而證阿羅漢果。而證阿那含果。而證斯陀洹果。而證辟支佛果者也。辟支佛果。即獨覺位也。亦謂之聲聞。亦謂之二乘。辟支佛與佛相去一間耳。而修聲聞二乘者。證至此。已究竟矣。故佛又曰：『吾誓不為二乘聲聞人說法。』佛果何惡於彼。而痛絕之甚。蓋以為凡夫與佛相去。可望其有成佛之一日。若彼輩則真自絕於佛性也。所謂菩薩行者。何也。佛說又曰：『已得度。回向度他。是為佛行。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為菩薩發心。』故初地菩薩之造詣。或比之阿羅漢。阿那含。尚下數級焉。而以發心度人之故。即為此後證無上果之基礎。彼菩薩者。皆至今未成佛者也。其有已成佛而現菩薩身者。則言不敢知。何以故。有一衆生未成佛。彼誓不成佛。故夫學佛以成佛為希望之究竟者也。今彼以衆生故。乃並此最大之希望。而犧牲之。則其他更何論焉。故舍己救人之大業。惟佛教足以當之矣。雖然。彼非有所矯強而云然也。彼實見夫衆生性與佛性本同一源。苟衆生迷而曰：『我獨悟。衆生苦。』而我獨樂。無有是處。譬諸國然。吾既託生此國矣。未嘗不辭矣。有國民愚而我以獨智。國民危而我以獨安。國民悴而我以獨樂者也。知此義者。則雖犧牲薨躬。種種之利益。以為國家其必不辭矣。

三 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厭世

明乎菩薩與獨覺之別。則佛教之非厭世教可知矣。宋儒之謗佛者。動以是為清淨寂滅而已。是與佛之大乘法。適成反比例者也。景教者。衍佛之小乘者也。翹然日惡。一與人懸絕之天國。以詠世俗。此甯非引進愚民之一要術。然自佛視之。則已墮落二乘聲聞界矣。佛固言天堂也。然所祈禱者。非有形之天堂。而無形之天堂。非他界之天堂。而本心之天堂。故其言曰：『不厭生死。不愛涅槃。』又曰：『地獄天堂。皆為淨土。』何以故。菩薩發心。當如是。故世界既未至。一切衆生皆成佛。之位置。則安往而得。一文明極樂之地。彼迷而愚者。既待救於人。無望能造新世界焉。矣。使悟而智者。又復有所欲於他界。而有所厭於儕輩。則進化之責。誰與任之也。故佛弟子有問佛者曰：『誰當下地獄。』佛曰：『佛當下地獄。不惟下地獄也。且常住地獄。不惟常住也。且常樂地獄。不惟常樂也。且莊嚴地獄。』夫學道而至於莊嚴地獄。則其願力之宏大。其威神之廣遠。豈復可思議也。然非常住常樂之鳥克。有此彼歐美數百年前。

猶是一地獄世界而今日已驟進化若彼者皆賴百數十仁人君子住之樂之而莊嚴之也知此義者小之可以救一國大之可以度世界矣

四 佛敎之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

宗敎之所以異於哲學者以其言靈魂也知靈魂則其希望長而無或易召失望以致墮落雖然他敎之言靈魂其義不如佛敎之完景敎之所揭發也曰永生天國曰末日審判夫永生猶可言也謂其所生者在魂不在形於本義猶未悖也至末日審判之義則謂人之死者至末日期至皆從塚中起而受全知全能者之鞠訊然則受鞠訊者仍形耳而非魂也謂曰魂也則此魂與形俱生與形俱滅而會何足貴也故孔敎專衍形者也則曰善不善報諸子孫佛敎專衍魂者也則曰善不善報諸永劫其義雖不同而各圓滿具足者也惟景敎乃介兩者之間故吾以為景敎之言末日猶未脫埃及時代野蠻宗敎之迷見者也地也。又按景敎維形以言魂者甚多。即如所言亞當犯罪。其子孫墮落。云云亦其一端也。如耶穌之教。則言靈之形。雖受於亞當。然其魂則因受諸上帝也。西滿一人有罪。何至罰及其數百萬年以後之裔孫。此殆猶是積善之家有餘慶不善之家有餘殃之義而已。仍屬衍形敎。不可謂之衍魂敎也。耶氏言末日審判之義。可厚非。特其言魂學之圓滿。固不知佛耳。夫人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故為信仰者苟不擴其量於此數十寒暑以外則其所信者終有所撓劉陽仁學云「好生而惡死可謂大惑不解者矣蓋於不生不滅普焉普而惑故明知是義特不勝其死亡之懼縮而不敢為方更於人禍之所不及益以縱肆於惡而願景汲汲而四方蹙蹙惟取自慰快己爾天下豈復有可治也今使靈魂之說明雖至闇者猶知死後有莫大之事及無窮之苦樂必不於生前之暫苦暫樂而生貪著厭離之想知天堂地獄森列於心目必不敢放縱將日遷善以自兢惕知身為不死之物雖殺之亦不死則成仁取義必無怛怖于其衷且此生未及竟者來生固可以補之復何所憚而不齊聲一嗚呼此應用佛學之言也西人於學術每分純理與應用兩門如佛理哲學應用皆純理經海學應用生計學等是也劉陽仁學吾謂可名為應用佛學劉陽一生得力在此吾輩所以崇拜劉陽步趨劉陽者亦當在此若此者殆舍佛敎末由

五 佛敎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別

他敎者率衆生以受治於一尊之下者也惟佛不然故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又曰「一切衆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皆如昨夢」其立敎之目的則在使人人皆與佛平等而已夫專制政體固使人服從也立憲政體亦使人服從也而其順逆相反者一則以我服從於他使我由之而不使我知之也一則以我服從於我吉凶與我同患也故他敎雖善終不免為據亂世小康世之敎若佛敎則兼三世而通之者也故信仰他敎或有流弊而佛敎決無流弊也

六 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

凡宗教必言禍福而禍福所自出恒在他方若祈禱焉若禮拜焉皆修福之最要法門也佛教未嘗無言他力者然只以施諸小乘不以施諸大乘其通三乘攝三教而一貫之者惟因果之義此義者實佛教中小大精粗無往而不具者也佛說現在之果即過去之因現在之因即未來之果既造惡因而欲今後之無惡果焉不可得避也既造善因而懼後此之無善果焉亦不必憂也因果之感召如發電報者然在海東者動其電機長短多寡若干度則雖隔數千里外而海西電機之發露其長短多寡若干度與之相應絲毫不容假借人之靈其業緣於阿賴耶護阿賴耶護者八識中之第七識也其義不可得詳說也也亦復如是故學道者必慎於造因吾所已造者非他人所能代消也吾所未造者非他人所能代勞也又不徒吾之一身而已佛說此五濁惡世者亦由衆生業識重結而成衆生所造之惡業有一部分屬於普通者有一部分屬於特別者其屬於普通之部分則遞相熏積相結而為此器世間世間有指世間者一指衆生也其特別之部分則各各之靈魂靈魂本一也以其妄生故為各各自作而自受之而此兩者自無始以來又互相熏染以遞引於無窮故學道者一當急造切實之善因以救吾本身之墮落二當急造宏大之善因以救吾所居之器世間之墮落何也苟器世間猶在惡濁則吾之一身未有能達淨土者也所謂有一衆生不成佛則我不能成佛是實事也非虛言也噫知此義者可以通於治國矣一國之所以腐敗衰弱其由來也非一朝一夕前此之人蒞其惡因而我輩今日刈其惡果然我輩今日非可誘答於前人而以自解免也我輩今日而亟造善因焉則其善果或一二年後而收之或十餘年後而收之或數百年後而收之造善因者遞續不斷而吾國遂可以進化而無窮造惡因者亦然前此惡因既已蔓蕪而我復灌漑而播殖之其貽禍將來者更安有艾也又不徒一羣為然也一身亦然吾蒙此社會種種惡業之熏染受而化之旋復以熏染社會我非自洗滌之而與之更始於此而安曰吾善者羣吾度吾羣非大愚則自欺也故佛之說因果實天地間最高尚完滿博深切明之學說也近世達爾文斯賓塞諸賢言進化學者其公理大例莫能出此二字之範圍而彼則言其理而此則並詳其法此佛學所以切於人事徵於實用也夫尋常宗教家之所短者在導人以倚賴根性而已雖有「天助自助者」一語以為之彌縫然常橫天助二字於胸中則其獨立不羈之念所蔽殺已不少矣若佛說者則父母不能有所增益於其子怨敵不能有所兇損於其仇無款款無畔援無無恐怖獨往獨來一聽衆生之自擇中國成替之言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又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此之謂也特其所言因果相應之理不如佛說之深切著明耳佛教洵獨乎遠哉

以上六者。實鄙人信仰佛教之條件也。於戲。佛學廣矣。大矣。深矣。微矣。豈區區未學所能窺其萬一。以佛耳聽之。不知以此爲讚佛語耶。抑謗佛語耶。雖然。卽曰謗佛。吾仍冀可以此爲學佛之一法門。吾願造是因。且爲此南瞻部洲有情衆生造是因。佛力無盡。我願亦無盡。

難者曰。子言佛教有益於羣治。辯矣。印度者。佛教祖國也。今何爲至此。應之曰。嘻。子何闇於歷史。印度之亡。非亡於佛教。正亡於其不行佛教也。自佛滅度後十世紀。全印卽已無一佛跡。而婆羅門之餘儀。盡取而奪之。佛教之平等觀念。樂世觀念。悉已摧亡。而舊習之嗜私德及苦行生涯。遂已印相終始焉。後更亂以回教。末流遂極於今日。然則印之亡。佛果有罪乎哉。吾子爲是言。則彼景教所自出之猶太人。又安在也。夫甯得亦以猶太之亡。爲景教優劣之試驗案也。雖然。世界兩大教。皆不行於其祖國。其祖國皆不存於今日。亦可稱天地間一怪現象矣。

宗教心理論

無名氏譯

一。宗教卽是心理的現象也。

苟欲講明宗教之本性者。不可不以此爲其起點焉。禽獸之頑冥不靈。其無宗教固也。抑彼生息於遊星以成列世界者。其心性作用與吾儕人類。果有同者乎。則亦必有與吾儕同之宗教矣。要之人類者。乃宗教之主體也。舉凡一切宗教現象。皆不外於心理的機能之發現乎外者而已。

二。宗教必有客體。不有客體。則不成宗教。

所謂宗教之客體者。必可以超絕於其主體者也。世固有以主體直爲客體者。若本心、良知、明德、理性等之類是也。然如此則所謂道德。非宗教也。抑人亦謂彼野蠻之民。跪拜禱祀木石禽獸者。豈非客體不必超絕於主體之明證乎。此未深思耳。夫野蠻之民。跪拜禱祀木石禽獸者。非跪拜禱祀木石禽獸之體性。乃跪拜禱祀以爲寓於其內之靈者神者也。此則跪拜禱祀木石禽獸。而其實非跪拜禱祀木石禽獸者矣。然則此超絕於主體之客體當名曰何。曰所謂神也。然則如彼佛教主張無神之說者也。而可曰宗教乎。曰佛教固非無客體也。蓋佛教者。以無爲宗。已以無爲宗。則似無客體。然其所謂無者。實爲世界之絕對根本。亦爲成此世界迷妄之因。一也。已爲迷妄之因。卽爲現象世界之本體。二也。復爲絕對解脫之所歸。卽爲世界經過之目的。三也。在迷

妄中。真實常住者。惟無也。而道德世界之秩序。由此維持。四也。夫此四者。總足以爲宗教之客體。而佛教之無。不即神乎。佛教豈得謂無客體乎。亦豈得謂無神乎。

三。宗教的世界觀。必與理論的世界觀互有關涉。

理論的世界觀者。哲學上所立之世界觀也。宗教的世界觀者。宗教上所立之世界觀也。世界觀者。總括神之實體。世界之終極。人類之命運等而言之也。天下宗教。方其盛也。必與當時理論的世界觀一致無間。不相逕庭耳。新宗教之興。必得此一致而興也。舊宗教之衰。必失此一致而衰也。此亦萬物進化之一理也。凡天地間有生之類。不與其境相適合。則不能保其生存。未有不與其境相適合。而能保其生存者也。宗教豈獨不然乎。乃理論的世界觀。新開生面。奮迅進前。而宗教的世界觀。若乎後。不足以追其後塵。而宗教衰矣。天下人心。於舊宗教不能滿足。乃轉渴望新宗教之出焉。而舊宗教益衰矣。夫其初之不足於舊宗教。而渴望新宗教者。止社會之少數者耳。乃及其後。此少數者。漸漸增加。遂成社會之大多數。而宗教革命之氣運。澎湃怒號。如海潮之進而來。勢已至此。而欲無宗教革命之變也得乎。

四。宗教的世界觀與理論的世界觀。已相鬪爭。則必有一種新神學出乎其間。必任調停之勞。此乃宗教革命之階也。

與理論的世界觀已相離隔之舊宗教。不可以久立於世也。於是乎新神學興焉。乃其所任。則在援舊以合新。藉以調停新舊思想之衝突。藉以保全舊宗教之破滅。良苦之至也。然是一時彌縫之策也。終非永久之計也。何也。彌縫之策。其所終局。唯生二種之結果。即不將舊宗教全歸破滅。則爲新宗教開拓厥路。不出乎彼必出乎此。不出乎此必出乎彼。要唯有此二果而已矣。耶穌聖人不云乎。以新酒盛諸故囊。則故囊必烈矣。今也以新思想注入舊宗教。是亦以新酒盛於故囊之類耳。惡保其不破滅哉。

五。世界觀者。宗教之部局也。非其全局也。故理論的世界觀。雖能破滅宗教。而其代宗教則所不能也。

宗教之全局。謂之宗教的機能。而世界觀者。特不過其一部局耳。原夫宗教的機能。之爲性。有感覺的感情焉。有神秘的感情焉。有神秘的感情焉。有道德的意志焉。有願望的希求焉。其高大也。如鷗之搏扶搖。羊角而上。薄乎雲漢。翔乎太空。殆有解脫塵寰。與神懷抱之概。其美妙也。極樂淨土。忽地現前。天上天下。八面玲瓏。七寶莊嚴。映乎吾眼。微妙音樂。響乎吾耳。洋洋乎有神人相和之樂。水火劫運。滅此世界。億兆生靈。號泣大哭。恰如大宅。四面火起。欲救無術。欲逃無路。而彼救世者。忽乘雲而見於天一方。舊世界毀而新世界成。其悲壯有如此者。虔信之極。殆疑此身在人世外。萬籟寂寂。萬感歛跡。忽然開出自然之祕密藏。得不可

思議之感悟。約翰眼目而身已在天國中矣。釋尊入定。而海印三昧斯現矣。其神祕有如此者。嗚呼。若此者。豈獨理論的世界觀之所能包括哉。故欲以理論的世界觀代於宗教者。即是欲以乾燥道理直代豐富宗教者也。即是欲以部局直代全局者也。即是欲以星學直代天體者也。即是欲以美學直代美術者也。斷乎知其不可矣。此所以理論的世界觀能破宗教而不能代宗教也。

六。宗教的世界觀成宗義學。而理論的世界觀成宗教哲學。宗義學則進入宗教哲學之門也。

宗教哲學。固不能以代宗教者也。然必可以代宗義學者也。蓋宗教學取其材料於一宗教以成之。故其規模偏狹。多不合理。而宗教哲學異是。以人類最高之宗教的意識為之材料。而事實必本乎科學。組織必由乎推理。故宗教哲學則少數既覺者之所由。而宗義學則多數未覺者之所由也。宗義者學則入於宗教哲學之門戶。而宗教哲學則其堂奧也。乃知宗義學得宗教哲學。而廣大益加廣。大精微益加精微。一其賜耳。嗚呼。非宗教哲學。其孰能率天下宗教令之入真理之殿乎。

宗
教

五百六十四

軍事

軍國民篇

奮翹生

甲午一役以後。中國人士。不欲爲亡國之民者。羣起以呼嘯叫號。發鼓擊鉦。聲撼大地。或主張變法自強之議。或吹煽開智之說。或立危詞。以警國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國民之志。未幾而薄海內外。風靡響應。皆懼爲亡國之民。皆恥爲喪家之狗。未幾有戊戌變法自強之舉。此振興之自上者也。踰年有長江一帶之騷動。此奮起之自下者也。同時有北方諸省之亂。此受外族之憑陵。忍之無可忍。乃轟然而爆發者也。文字之力。不亦大且速哉。昔中國羅麻木不仁之病。群醫投以劇藥。朽骨枯肉。乃獲再甦。四肢五內之知覺力。逐日增加。然元氣冷零。體血焦涸。力不支。軀行起臥。顛戰欲仆。肩和目之曰。疾在筋骨。非投以補劑。佐以體操。則終必至厥痿而死矣。人嘗昏慣于睡夢之中。毒蛇猛獸。大盜小竊。環而伺之。懼其不醒也。大聲以呼之。大力以搖之。既醒矣。而筋骨孱弱。膂力不支。雖欲慷慨激昂。以與毒蛇猛獸。大盜小竊。爭一日之存亡。豈可得哉。中國之病。昔在神經昏迷。罔知痛癢。今日之病。在國力孱弱。生氣銷沈。扶之不能止。其顛肩之不能止。其墜奮翹生曰。居今日而不以軍國民主義。普及四萬萬。則中國其真亡矣。

軍國民主義。昔蓋屬于希臘之斯巴達。達汪洋子近世諸大強國。歐西人士。卽婦孺之腦質中。亦莫不深受此義。蓋其國家以此爲全國國民之普通教育。國民以奉斯主義爲終身莫大之義務。帝國主義。實由軍國民主義胎化而出者也。蓋內力既充。自不得不盈溢而外奔耳。

日人有言曰。軍者國民之負債也。軍人之智識。軍人之精神。軍人之本領。不獨限之從戎者。凡全國國民。皆宜具有之。嗚呼。此日本之所以獨獲爲亞洲之獨立國也。歟。日本之國制。昔爲封建。戰爭之風。世世相承。剛武不屈之氣。瀰滿三島。蓄蘊既久。乃鑄成一種天性。雖其國之兒童走卒。亦莫不以大和魂三字自矜。大和魂者。日本尙武精神之謂也。區區三島。其面積與人口。遙不及我四川一省。而國內山嶽縱橫。無大川長河。故交通之道絕。舉全國財力。僅及百二十萬萬。其民之貧乏無狀。可以概見。然而能出精兵五十萬。擁艦隊二十五萬噸。得以睥睨東洋者。蓋由其國人之腦質中。含有一種特別之天性而已。

漢族之馴良懦弱。冠絕他族。他心覩覩。俯首帖耳。呻吟于異族之下。奴顏隸面。恬不爲恥。周之於西戎。漢之於匈奴。晉之於五胡。唐之於突厥。宋之於金遼。明之於今清。今之於俄。於英。於法。於德。於日本。於意。與於美利堅。二千餘年以來。鮮不爲異族所踐踏。鐵蹄

遍中原。而中原為墟。羶風所及。如瓦之解。如冰之判。黃河以北之地。儼為蠻族一大游牧場。嗚呼。舉國皆如嗜鴉片之學究。若羅癩病之老婦。而與瀟悍無前之壯夫相鬪。亦無怪其敗矣。尾崎行雄於甲午之歲。著支那處分案。中有一段最能探漢族致弱之病根。其言曰。

國民之戰鬥力。保國之大經也。一國之內。地有文武之差。民有勇怯之別。如九州之壯武。中國日本之地名之文弱是也。天下之大。種族之多。國民有勇怯文武之差異。固亦理勢之當然已。

自歷史上之陳迹徵之。支那人係尙文之民。而非尙武之民。係好利之民。而非好戰之民。今日支那之連戰連敗者。其近因雖多。而其遠因實在支那人之性情也。又曰。清兵之戰也。莫不携有旌旗兩具。鑼鼓提燈等件。驟見之實堪駭異。苟知戰者。其不携此無用之長物必矣。

又曰。余嘗注釋支那之所謂戰字。謂為旗鼓競爭會。支那文人敍兩軍對峙之形勢。每曰「旗鼓相當」。可知支那之所謂勝敗。不過曰旌旗多而鼓聲壯則勝。否則敗而已矣。

又下斷言五項。謂中國永無雄飛之望。今復摘譯之於下。

- A 支那民族之性情習慣。尙文好利。非尙武好戰。
 - B 以尙文好利之民。雖積節制訓練之功。亦不能匹敵尙武民族。
 - C 支那人乏道義心。上下交欺。恬不可怪。畢竟不能舉節制訓練之實。
 - D 支那無固有之軍器。其所謂軍器者。非殺人器而嚇人器也。
 - E 既無軍器。故無戰爭之理。支那人之所謂戰者。不過旗鼓競爭會而已耳。
- 要而論之。支那人之戰鬥力。自今以往。其必沈淪於水平線以下矣。如斯民族。處今日戰爭最劇之世界。而欲保全其獨立也。能乎不能。

尾崎者日本前文部大臣。而今政友會之領袖也。彼當日之為此言也。雖曰為鼓舞其國民之敵愾心而發。然按之實際。則毫髮不易。撫心自問。能無慙然。夫流之濁也。非其本質之濁也。必有致濁之由。木之朽也。非其本質之腐也。必有致腐之因。漢族之墮落腐壞不堪。以致於此極者。抑亦由於有多少無形之原因所致耳。謂予不信。請概舉其例。

一原因於教育者
教育者國家之基礎。社會之精神也。人種之強弱。世界風潮之變遷。流動皆於是生焉。東西各強國莫不以教育為旋幹。全國國民之樞紐。教育機關之要津。在學校。故兒童達期不入校者。罰其父兄。既入學也。其所踐之課程。皆足發揚其雄武活潑之氣。鑄成其獨立不羈之精神焉。美國者世界所稱為太平共和固守「們羅」主義之國也。然其小學學童所歌之詞。皆激烈雄大之軍歌也。吾嘗檢譯日本小學讀本。全籍多蓄愛國尊皇之義。而於中日海陸戰爭之事蹟。尤加詳焉。其用意所在。蓋欲養成其軍人性質。於不知不覺之中耳。夫圖畫一課未藝也。而有戰艦砲彈槍礮等幅。其用心之微。固非野蠻諸邦國所得而知之矣。日本尚如此。而況歐美諸強國哉。

中國教育界之情形。綜錯不一。故難一律概之。然小學時代之為學狀態。雖萬里以外。猶出一轍也。夫自孩提以至成人之間。此中十年之頃。為體魄與腦筋發達之時代。俗師鄉儒。乃授以仁義禮智二綱五常之高義。強以龜行龜步之禮節。或讀以靡靡無謂之章詞。不數年。遂使英穎之青年。化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受病最深者。愈為世所推崇。乃復將其類我之技。遺毒來者。代代相承。無有已時。嗚呼。西人謂中國為老大帝國。夫中國既無青年之人。烏復有青年之國家哉。歐美諸邦之教育。在陶鑄青年之才力。使之將來足備一軍國民之資格。中國之教育。在摧殘青年之才力。使之將來足備一奴隸之資格。以腐壞不堪之奴隸。戰彼勇悍不羈之國民。烏見其不敗耶。烏見其不敗耶。

二原因於學派者

宗教之移人也。亦甚矣哉。奉摩哈默德教之民。則有輕死好戰之風。奉耶穌教之民。則有博愛堅強之風。奉佛教之民。則有勤破生死屏絕利慾之風。此惟指日本而言。若中國者。即度若過。羅則懸然無足觀矣。蓋所奉者非佛也。以上諸教。皆與軍國民有絕大之影響。故苟奉以上諸教之邦。其國民之性質。未有不弘毅尚武。得以凌制他族者焉。中國無宗教。而有學派代之。故一國之風尚。皆學派之薰染力所造也。中國學派。可析之為二大宗派。一曰孔派。一曰老派。孔派主動。老派主靜。孔派主進。老派主守。孔派主剛。老派主柔。孔派主魂。老派主魄。孔派主實。老派主虛。孔派主責任。老派主放棄。孔派主羣。老派主分。孔派主爭。老派主退。讓孔派主博愛。老派主自私。要而論之。孔派合尚武之精神。老派合賤武之精神是也。此孔老二派最相冰炭之處也。二千餘年以來。學界內之戰雲爭雨。此二派實互為楚漢。勝敗之機。迄今尚未決也。而自俗眼視之。素王之道。經劉孔韓周朱程之闡發大義。加以歷朝民賊獨夫之推崇。赫赫炎炎。如紅日之麗。

中天。如流水之出三峽。電馳風發。旁魄中原。舉國之大。莫不入其彀中。李耳一派。則黯然而色。無復有生氣矣。然覈其實。則有大謬不然者焉。夫劉孔韓周朱程之徒。名為孔派之功臣。實則孔派之蠹賊。此種蠹賊。謂之老派可也。故蠹賊之力愈大。則孔派之精神愈泯。老派勢力。遂得以汎濫天下。流毒萬代。根深柢固。牢不可破。民賊獨夫。復從而鼓浪揚波。巧立推行之方法。務使老氏精神普及人間。則世世子孫。可以永有其產業。而無所虞。於是學界中之亡鹿。遂為老派所獨擒矣。雖有陸王顏^習黃^州之嶄然傑出。亦不能挽彼頽波于既潰之秋。可慨矣夫。嗚呼。中國之孔派。非孔派也。張孔派之旗鼓。而為敵派之內應耳。學派者。國民思潮之母。中國思潮之敵。陋至今日。而達極點。非一洗數千年之舊思。而更新之。則中國國民。其永就沈淪之途。已安得一路德其人。推翻偽孔。而使真孔重覩天日哉。

三原因於文學者

讀出師表。則忠義之心油然而生。讀哀江南。則起亡國之悲痛。披岳武穆文文山等傳。則慷慨激昂。覽山海經搜神記等籍。則游心異域。人之情已。獨怪夫中國之詞人。莫不摸寫從軍之苦。與戰爭之慘。從未有謂從軍樂者。蓋詞人多處亂世。因亂世而後有詞章之材料。窮蹙鬼工。悲神泣鬼。動魄驚心。使讀者悲惻愴涼。肝膽俱碎。雖烈士壯夫。苟遊目一過。亦將垂首喪氣。黯然銷魂。求所謂如「不斬樓蘭終不還」之句。則如鱗角鳳毛之不可多得。若是則國民之氣。獨得不餒且潰耶。而文學之中。最具感化力者。莫如小說。然中國之小說。非佳人則才子。非狐則妖。非鬼則神。或離奇怪誕。或淫褻鄙俚。要而論之。其思想皆不出野蠻時代之範圍。而中上以下之社會。莫不為其魔力所攝引。此中國廉耻之所以掃地。而聰明才力所以不能進步也。

四原因于風俗者

諺曰「好漢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此語也。雖窮鄉僻野之愚夫愚婦。亦常道之。而長者每持此以為警勵。後生之格言。嗚呼。兵者國家之干城。國民之犧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兵若也。捐死生。絕利欲。棄人生之所樂。而就人生之所苦。斷一人之私。而濟一國之公。仁有孰大於茲者。而乃以賤丈夫目之。不亦奇乎。余未親歷歐美。于歐美之風俗。絕無所接觸。而日本社會上之干軍人也。敬之禮之。惟恐不及。其入營也。親族隣里。饋資以饋之。交樹長幟以祝之。厚宴以饗之。贈言以勵之。子弟之從軍也。父母以為榮。兄長以為樂。游幸登臨之地。軍人可半額而入之。飲食衣服之肆。於軍人則稍廉其值。其行軍於野也。則鄉人曲意優待之。如賓。荷臨戰而遁逃避匿。或作非行。以損全軍之名譽。一經屏斥。則父母兄弟。隣里親族。引為羞恥。奇辱。生者有生之辱。死之榮。是

以從軍者有從軍之樂。而有玷名辱國之畏。故當出鄉之日。訣別于其親曰。此身已非父母有矣。嗚呼。以吾國之賤丈夫而與彼勁悍無前之國民兵。戰是猶投卵于石。熱雪於爐而已。

五原因于體魄者

嚴子之原強。於國民德育體育三者之中。尤注重體育一端。當時讀之。不過謂為新議奇章。及進而詳窺宇內大勢。靜究世界各國盛衰強弱之由。身歷其文明之地。而后知嚴子之眼光之異于常人。而獨得歐美列強立國之大本也。野蠻者人所深惡之詞。然靈魂貴文明而體魄則貴野蠻。以野蠻之體魄復文明其靈魂。則文明種族必敗。羅馬人之不能禦日耳曼林中之蠻族。條頓人。即現時英美德和等邦民族。漢種之常敗于蒙古。條頓拉丁二人種之難以抗斯拉夫。俄羅斯民族。德軍之優于法日軍之優于歐美。皆職此之由也。

體魄之弱。行中國而極矣。人稱四萬萬。而身體不具之婦女居十之五。嗜鴉片者居十之一二。埋頭窓下久事呻吟。龍鍾憊甚而若廢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聾者。盲者。啞者。疾病零丁者。以及老者。少者。合而計之。又居十分之一二。綜而核之。其所謂完全無缺之人。不過十之一而已。此十分之一中。復難保其人人孔武可恃。以此觀之。即歐美各強棄彈戰而取拳門。亦將悉為所格殺矣。

斯巴達者。歐洲上古史中最強盛之國也。推彼致強之由。則其國法以國民之生命財產名譽。均不得不供之國家。故人之生也。不問男女。皆由國家鑑定其體魄之強弱優劣。而去留之。苟羸憊不堪。則棄之不顧也。強而優者。受家庭教育于膝下者七年。七歲而後。乃離家以受國家之公共教育。其教育則專置重于體育。從軍之期。至六十乃止。故通國皆健男。是以強弱希臘永世不逮者。職此之故也。德皇維廉第二世曾演說于柏靈之小學校曰。凡吾德國臣民。皆莫不宜注重體育。苟體育不振。則男子不能負當兵之義務。以捍衛國家。女子不能胎孕魁傑雄健之嬰兒。若是則有負國家云云。

陸師之雄。冠絕環球。得無故歎。昔斯巴達之雄霸希臘。羅馬之時。立歐洲蒙古韃靼人之橫行東方。日耳曼蠻族之戰退羅馬人種。非有所謂絕倫之智慧者。也不過體力強悍。烈寒劇暑。風雨飢餓。皆足毅然耐之。而不覺其苦而已。蓋有堅壯不拔之體魄。而後能有百折不屈之精神。有百折不屈之精神。而後能有鬼神莫測之智略。故能負重荷遠而開拓世界也。以歐洲之民族觀之。拉丁西法。不如條頓。英德美比。條頓不如斯拉夫。俄羅斯。拉丁者。將老之人種也。條頓者。既壯之人種也。斯拉夫者。青年之人種也。拉丁似

血氣既衰。時代之人。條頓似血氣。方剛時代之人。斯拉夫似血氣。未定時代之人。非僅國勢若是也。即個人亦莫不然焉。其尤可畏者。殆斯拉夫。人種之俄羅斯乎。蓋其國民之野蠻力足。以箝制他種而已。近頃以降。歐美民族。日趨文明。體質漸就孱弱。江河日下。靡有已時。具眼之士。竊然憂之。於是進種改良之念生焉。故體操一端。各國莫不視為衣服飲食之切要。凡關係體育之事。獎勵之方。無微不至。曰競漕。曰擊劍。曰競走。曰擊球。曰海泳。曰打靶。曰相撲。曰競馬。曰競射。曰競輪。競走也。優者爭以重資贈之。或獎以寶星。甚至顯職碩儒。亦有逐隊競爭。欲博此名譽者。習染既久。乃成爲風俗。試觀西國之丈夫。有瘦其背。龜其首。氣息奄奄者乎。無有也。觀其婦女。有鬼氣淫淫。迎風欲墜者乎。無有也。歐人體育既盛。復以醫學之昌。明衛生之適宜。無怪其魄力雄大。足以氣吞五洲。力壓他種而有餘也。

日本自甲午戰勝中國以後。因擴張海陸軍備。益知國民之體力爲國力之基礎。強國民之體力爲強國民之基礎。於是熱心國事之僑思。以斯巴達之國制。陶鑄大八洲四千萬之民衆。斯巴達之國法。凡僑強健男兒。至七歲則離家受國家公共之教育。其教育專主體操。兵後委務。乃創體育會。而支會亦相繼林立。招國中青年而訓練之。僅歷二載。而各地學校之體操教習。殆皆取自該會。自茲以往。吾恐不及十載。體育會之勢力。與其主義。必將浸淫三島矣。日本自布徵兵令以來。國民多目爲強徵血稅。繁言嘖嘖。每有斬竿揭旗之暴舉。而今日反謂從軍樂者。抑亦由于學校與教育昌。教育昌而民智開耳。積熱之士。復從而設推行之方。深與國民皆兵主義。以助力。日人之興。其尙無涯矣乎。

古之庠序學校。抑何嘗忘武事哉。壺勺之典。射御之教。皆所以練其筋骨而強其體力者也。自一統以後。天下一家。外鮮強敵。內無凶寇。承平日多。乃文弱之氣。日深一日。洎乎中世。而婦女纏足之風。起迨本朝。而鴉片之毒。遍灑中夏。茫茫大地。幾无完人。二者之外。尚有八股試帖等之耗散精神。銷磨骨髓。以致病苦零丁。形如傀儡者。此又其次也。纏足之毒。遍及女流。已及四百兆之羊。鴉片之毒。遍及全國。而以西南各省爲最盛。綜而計之。嗜之者。當不下二十兆。然近年統計表。每歲進口之鴉片。價值約在三千萬兩上下。而所謂

讀書識字一流人物。即八股。亦於二十兆內。占去一大部分。由是而言。則堂堂中土。欲求一肅。辭丈夫如東西各強國之所謂國民。兵者。體操體力。自力耳。力吸力等。豈可得哉。生理學家謂父母羸弱。必不能生健兒。且疾病嗜癖。亦流傳悠遠。祖及其父。父及其子。子及其孫。孫及其玄孫。以及耳孫。代代相承。靡有已時。由是觀之。中國人口。雖逾四萬萬。其無疾病嗜癖之人。必如鳳毛麟角。之不可多得矣。遍觀當代。默究吾國人之體魄。其免爲病軀弱質者。實不數數觀也。天下滔滔逝者如斯。不有以清其源而澄其流。則恐

不待異種之摧挫逼迫亦將頽然自滅矣

六原因于武器者

武器者國民戰鬪力中之一大原質也。德何以勝於法。美何以勝于西。國初之八旗何以勝于漢。兵中日之役。海陸二戰。何以皆勝于中國。此中勝敗之機。武器之良窳。未必絕無關係也。徒手搏虎。昔人所嗤。有謂張空拳足以轉戰致勝者。是激烈之輩。故為囂張之語。以欺世。非確有所把握耳。中國武器。已發明于四千年前。然迄今日。猶不出斧鉞劍戟。戈矛弓箭之類。洎乎屢次敗。始知從來之舊物。為不可恃。於是派人出洋學習之議起。未幾而製兵之局。相繼林立。然而經營三十餘年。絕無成效。可觀。據日本人所調查。則謂使製造局無西人。則不能造无煙火藥。與其他精密之工程矣。夫日本之砲兵工廠。東京大阪一東京。及海軍三鎮守府。其創辦之初。未始不藉力西人也。然迨及今日。則幾無一人焉。中國之所以不克若是者。以官吏負辦事之虛名。而不求實效。局內役員工役。肥私囊而不計其優劣利害耳。若是而欲武器之進步。豈可及耶。

尾崎行雄曾有言曰。『支那人原係尙文好利之民。故建國二千八百年之久。似未發明一以一擊而殺人之武器。觀歐陽修之倭刀。詞與明未倭寇之紀事。足以徵之。後晉景延廣以「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等語自傲。此非劍戟以鏽敗為常之一證乎。不然。何故以磨字自誇耶。歐洲德國之博物館。雖間藏支那之武器。然均非以一擊足以殺人之物。而吾遊就館品之所。之所藏。如牙山平壤旅順之戰。則品亦莫不皆然。故吾可下斷言曰。支那無固有之武器。其所謂武器者。非殺人之具。而威嚇人之具也。既無武器。烏足言戰。其所謂戰與日本歐美諸國。懸絕』云云。中國无尙武之精神。是以无可恃之武器。无可恃之武器。故尙武之精神。為之摧抑銷磨。而不可振也。悲夫。

七原因于鄭聲者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太史公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又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云。故曰。『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音樂之感。人大矣。故孔子所以深疾鄭聲之淫。而懼其轉移齊民之心志也。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泣然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其將盡矣。時國勢全盛。聞者皆訝其妄。未幾乃驗。陳後主能自度曲。親報樂器。倚絃而歌。音韻窈窕。極于哀思。使胡兒聞官和之。曲終樂闋。莫不隕涕。而卒以亡。自秦漢以至今日。皆鄭聲也。靡靡之音。哀怨之氣。彌滿國。以烏得有剛毅沈雄之國民也哉。

劉越石被胡騎困圍數重。乃終夜奏胡笳。羣胡解圍而走。斯巴達敗于麥斯。搆求援于雅典。雅典遣一善笛者應之。斯人軍氣為之大振。卒獲勝而歸。軍人之於音樂。尤為關切。深鍾今中國。則惟有拉叭金鼓。以為號令。指揮之具。而無所謂之樂。兵卒之所歌唱。不過俚曲淫詞。而無所謂軍歌。至海軍則尤為可笑。聞當休息。暇閑之際。則互搖胡琴。高唱以自娛。此可誠為噴飯者矣。日本自維新以來。一切音樂。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則為學校功課之一。然即非軍歌。軍樂亦莫不含有愛國尚武之意。聽聞之餘。自可奮發精神。于不知不覺之中。而復有吟詠古詩。而舞劍以繪其慷慨激昂之情者。故漢學家多主持保全詩議焉。

八原因於國勢者

天下一家。則安逸而絕爭。當是之時。團體以內之人民。不得。不勇悍。輕死。不得。不勞。茹痛。不得。不研究。爭競。以求自存之道。故風浪疾。則同船共性命。念切矣。蒙古韃靼。諸人之所以。慄悍。敢橫行大地者。以其國無定土。逐水草而居。遊牧所至。不得。不與土人劇戰。以逐之。勝則可。席捲其地。之子。女。玉帛。以行。一時之樂。敗則走而之。他故。永久無安。逸之期。苟一經奪。據。一衣食。充盈之地。而得。久享其溫飽。則其昔日。剛強。不屈之氣。必將。潛銷。默隱。該人種。所有之。特質。皆絕。滅于無影。無形之中。元人之。領有。華夏。本朝之。入關。定鼎。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中國戰爭最劇時代。莫逾于春秋。故民氣之強盛。四千年歷史中。實以斯時為最。語有云。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楚僻處蠻方。文明程度。遠遜中原。尚終古。不欲。屈于秦人。朔北之地。開化最。先。且氣候。寒烈。民風。之剛。勁。高。出。南方。之上。其。決。不。欲。為。強。秦。所。奴。隸。魚。肉。可知矣。自秦一統。以後。車。書。混。同。而。國。家。之。觀。念。潛。銷。已。自。唐。以。後。乃。專。用。募。兵。之。制。既。廢。而。國。民。之。義。務。愈。薄。己。民。惟。納。租。稅。以。供。朝廷。之。誅。求。朝廷。惟。工。聚。斂。以。肆。一。家。族。之。揮。霍。其他。則。非。所。問。嗚。呼。此。外。寇。之。侵。來。所以。簞。食。壺。漿。高。舉。順。民。旗。以。屈。膝。馬。前。耳。

雖然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中國近二千年來。其所謂敵國外患。不過區區野蠻。族。沓。然。侵。入。未。幾。皆。為。天。演。力。所。敗。蝕。以。致。日。就。消。亡。名。則。曰。臣。奴。億。兆。席。捲。中。夏。實。則。注。流。於。海。洋。適。益。增。其。浩。大。而已。職。是。之。故。而。國。民。之。憂。患。心。與。爭。競。心。遂。益。不。振。矣。吾。聞。物。理。學。者。曰。凡。物。之。無。自。動。性。者。始。則。難。使。其。動。既。動。則。難。冀。其。靜。中國。國。情。始。類。乎。茲。自。斯。以。往。其。或。感。歐。風。美。雨。之。震。盪。知。生。存。之。惟。艱。乃。發。長。懼。心。捍。衛。心。團。結。心。與。一。切。勇。猛。精。進。心。則。中國。之前途。庶。有。望。乎。

軍國民之乏于中國也。原因萬端。不克悉舉。其原因中之原因。則不外以上八端。然而足使舉國若癡若醉。他得俱朝為秦奴。暮為楚妾。恬不為怪者。抑職此八端之故而已。

近世列國之軍備

自漁機興而交通盛。已交通盛而競爭烈。已各國有自危之心。于是互相竭精殫神。爭求所以相攻相守之道。而「鐵血主義」遂成立國之大本。世界列強無不奉為神訓。一若背之即足以亡國者。然此軍國主義之所以逐日以達威弘光大之域也。今概舉列強陸軍現役兵與全國人口比較表於下。

國名	全國人口數	現役陸軍員	戰時員
德	四六、八四四、九二六	四八三、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〇
法	三八、一三八、五四五	五五〇、〇〇〇	四、三五〇、〇〇〇
俄	一〇三、九一二、六四〇	八九二、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
意	二九、六九九、七八五	二八〇、〇〇〇
奧	三七、八六九、〇〇〇	三〇二、〇〇〇	一、七五〇、〇〇〇
日本	四二、〇八九、九四〇	一五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美	六二、六〇〇、〇〇〇	八、五〇〇、〇〇〇

由是觀之。以中國人口之數而計。則現役陸軍員應得四百萬衆。戰時人員應在二千萬以上。苟如斯。則雖傾歐美日本全國之師。以加吾自足。以從容排禦。而有餘裕。即使排闥外向。步成吉思之舊軌。橫衝直闖。以與他族為難。恐巨獅爪牙之下。必無完軀者矣。更將列強之陸海軍費與人口比例表。揭之於左。

國名	陸軍費	海軍費	人口
英	一〇九、二一五、五四〇	九七、九一一、二五〇	三、一八、七九六、〇〇〇

合殖民地

法	一三七、六六三、一〇一	四九、四三三、二七六	三八、一三八、五四五
德	一三五、五二八、七六六	一六、三四五、〇二七	四六、八四四、九二六
意	七一、一三四、四九〇	二八、〇〇〇、〇〇〇	二九、六九九、七八五
俄	一五〇、八九八、六五七	二五、五九九、〇三三	一三、九一二、六四〇
奧	六三、五九三、七七七	七、〇七三、八九一	三七、八六九、〇〇〇
日	一一、八一〇、六六四	五、六三九、九八九	四一、〇八九、九四〇
美	六二、六〇〇、〇〇〇

執上表以觀之。則國民各人之負擔軍費。在英六角五分。在法四元八角有奇。在德三元一角有奇。在意為二元四角。在俄為一元四角有奇。在奧為一元八角有奇。在日為四角四分。然則以負擔最微之日本揆之吾國。每歲軍費當在一百七十兆圓以上。而今日政府歲入之數。尙不出一百兆。以言整頓軍備。不亦艱哉。

班固漢志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戡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足以食。賦足以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三人。干戈具備。是為乘馬之法。是以除老弱不任事之外。人人皆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數萬。可指顧而集。與今日歐美諸強國。殆無以異。三千年以前之制度。尙復若是之精密。余于是不得不深感吾人之祖先矣。漢代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歲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村官。騎士習御射。騎馳戰陣。至六十五乃得庶民。歸田。北齊軍制。別為內外二曹。外步兵曹。內騎兵曹。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與斯巴達之國制。頗相彷彿。唐宋以降。始專用募兵。而國民皆兵之制。掃地矣。民既不負扞衛國家之義務。於是外虜內寇。而中夏為墟。數千年神器。遂屢為異族所據。久假不歸。烏知非有瞻望中原。不禁為愴然傷心者矣。自南非之戰起。英人乃始知募兵之不足恃。于是改革軍制之議。騷動全國。而英軍不足畏之名。亦致暴露于天下。美國常備兵員。為數雖寡。而當與西班牙構釁之際。英年子弟。爭附軍籍。以臨陣者。不可勝計。募兵與民兵之優劣。不待智者而知之也。近半世紀以來。世界列強。擴張軍備之期。有二。一曰普法戰爭。一曰中日戰爭。普法戰爭以後。法國復仇之念迫切。其銳意擴充大軍。

備思以一擊而直搗栢靈。德亦懼其再起也。亦遙爲防禦之策以應之。英俄奧亦以禍生不虞爲憂。于是相競注意武力。軍備愈擴。大而愈自形其不足矣。既而俄法同盟。三國同盟。德意前後繼作。而歐洲均勢之局以成。洎夫中日開釁以後。世界各國莫不駢目。東注。始而驚愕。繼而垂涎。繼而染指。強者縱橫排闥。任所欲爲。弱者瞠乎其後。觀既熟之熊。而無下箸之力。于是自增威力之念。熾焉。甲求所以勝乙。乙求所以勝甲。既勝恐其復敗。既敗求其轉勝。此弭兵之會所以徒虛設耳。

各國之政治家新聞家以及稍具知識之士莫不曰。今之世界武裝和平之時代也。昔則有化干戈爲玉帛之語。今日干戈即玉帛矣。何也。外交之勝敗視乎武力之強弱。武力既弛。雖聚儀儀。秦秦畢畢。馬克斯加爾。諸人組織一外務部而不爲功也。以帶甲百萬之俄羅斯而首倡萬國和平之會。在常人之眼視之。以爲惡獸結放生社。不過藉此以弭天下之猜忌而已。乃得肆其爪牙而已。至究其實則殊不然。蓋和平局成而其武力之爲力乃益大耳。俄人豈真好和平哉。人知戰爭之可畏而不知不戰爭之戰爭可畏不亦誤乎。

今日世界列強莫不曰維持平和局面。而莫不以擴張軍備爲國是其嗜武好戰之最甚者。則日以維持平和自號于衆者也。試讀俄國元帥毛爾克之增兵策曰。

今日之形勢非鞏固軍備則國家不能安寧一日。苟吝國帑而忽大計。一旦開釁。敵人長驅入境。其禍盍可勝言。增兵之意非營一國之私以破天下之平和實非兵力不足以保護世界之治安而已。

美國上議院議員岐布宋提出擴張軍備案曰。

翻披讀我合衆國歷史實由戰爭以與由流血以購入今日之文明合衆國之地位雖非如德法俄諸國之介乎衆強之間然歐洲虎噬狼吞之餘波寧保無遙渡大西洋以撼我沿岸之一日乎。

英相哈彌登曰。

英國之海軍須常保有匹敵二國（歐洲諸國之中）聯合艦隊之勢力多廢國帑所不願也。

俄之短于海也乃汲汲以整頓海軍修築軍港爲事矣。英之短于陸也自南非戰事以來乃遽增多額之軍團矣。美則飛越重洋據呂宋以爲染指大陸之根基孜孜以擴充海軍爲國家唯一之大計矣。德國當與法人擗釁之日僅有砲艦一隻而今則鐵艦巨艦竟達四十萬噸矣。日本當黃海之役軍艦僅五六萬噸而今則達二十五萬噸以上矣。粵近十年以降列強增擴軍備之故莫不由

極東事件而起。顯而言之。則東方病夫。氣息奄奄。其遺產若其豐。吾輩將何以處分之。于是有思吞之者。有思延其殘喘而陰吸其膏脂者。日垂涎而無插足之資格者。漫天之悲風慘雨。遂皆從此而生矣。而病夫亦自知舉世之皆敵也。乃出自衛之謀。于是北設武衛。南建自強。南握江陰之險。北據大沽之雄。然而戎事初開。即成瓦解。不惟無用。轉以資敵。而論世者。遂藉以倡言曰。海陸軍非所以立國也。云云。吁。豈其然歟。夫龍泉綠沈。壯夫俠客。用之足以縱橫六合。掃蕩奸穢。而村夫婦女。用之反以自戕。而為天下笑者。何也。無用之資格而已。嗚呼。迄今以往。吾不欲中國之競言軍備。而欲其速培。養中國國民。能成軍之資格。資格既備。即國家不置一卒。而外虜無越境之虞。偶有外衅。舉國皆干城之選矣。軍國民兮。盍歸乎來。

軍國民之要素 要素即原質之謂如云錢氣靈氣為水之要素是也

佛云人化為羊。羊化為人。人不保厥靈魂。則墮入畜道。畜道苟善。保厥靈魂。則復入人世。靈魂之為物。其重矣夫。國亦猶是耳。苟喪厥魂。即陷滅亡。既陷滅亡。永墮地獄。沈淪苦海。猶太人之漂泊零丁。印度人之橫遭摧殘。職是之故而已。故欲建造軍國民。必先陶鑄國魂。

國魂者。國家建立之大綱。國民自尊自立之種子。其于國民之關係也。如戰陣中之司令官。如航海之指南針。如檣之照星。星辰之北斗。夜光不足。喻其珍干將不足。喻其銳日月不足。喻其光明。海嶽不足。喻其偉大。聚數千年之訓詁。家而不足以釋其字義。聚凌雲雕龍之詞人。騷客而不足以形容其狀貌。聚千百之理化學士。而不足以剖化其原質。孟子之所謂浩然之氣。老子之所謂道。其殆與之相類乎。然恍惚杳冥。頗類魔怪。駭人耳目。試略舉世界各國之類似國魂者。以實之。然而未敢云當也。

日本之武士道。日本之國魂也。彼都人士。皆以大和魂三字呼之。詞客文人。或以櫻花喻之。以其燦爛光華。足以代表日本之特色也。或以旭日喻之。以其初出扶桑。光照大地也。要而論之。不過曰三島之精華。數千年遺下之特色而已。德國之祖先。為歐洲朔北之蠻族。初無特色之足以眩人也。乃自拿翁龍飛。國土之受蹂躪者屢屢。人民嗟怨憤懣之心。油然而交迫。慷慨悲歌之士。從而揚波激流。今日德國之突飛急躍。蓋胚胎于是時矣。吾讀其祖國歌。不禁魂為之奪。神為之往也。德意志之國魂。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今為錄之。願吾國民一讀之。

誰為普國之士。疆兮將東顧。士畏比明兮。抑西瞻。蘭英(Rhein)河旁。將蘭英河旁。紅荷懸糾結兮。抑波的海。白鷗飛翺翔兮。我知其非兮。我宗教必增廣而無極兮。斥遠而靡疆。誰為日耳曼之祖國兮。將史底利葉(Steyerland)之願壤。

今抑巴華利亞(Bayernland)之崇崗摩辰(Marsen)牛羊遊牧兮抑麥介(Make)物產蕃康我知其非今我宗邦必增廣而無極兮斥遠而靡疆誰為日耳曼之祖國兮將威史飛靈(Westphalenland)之界址兮抑巴麥藍尼(Pommerland)之販章將砂積隨流而入海兮抑陀浪(Donau)之水波溶滂而蕩漾我知其非今我宗邦必增廣而無極兮斥遠而靡疆誰為日耳曼之祖國兮將濟濟盈廷者權能個儼兮幹略豪雄而告我以恭詳將在呵歌(Wolm)之境外兮抑于兜()之域旁伊二地之人民余愛慕而弗忘我知其非今我宗邦必增廣而無極兮斥遠而靡疆誰為日耳曼之祖國兮將無遠而弗屆流行四極兮而散播八方將與我同奉一主兮謳歌于會堂其隸于日耳曼之版圖者試觀此幅員之孔長此乃日耳曼祖國之啓疆曩梟獍兮驅虎狼捷傲慢者伐於張必仇敵之胥混兮而憎妬之全降不見夫我之友朋莫不榮顯與軒昂維日耳曼之全土兮開闢非常此為日耳曼奄有之士疆長邀鑒念干穹蒼俾我儕心志雄兮膂力強盡心愛此宗邦兮志之衷藏此乃日耳曼之祖國兮渺渺兮余懷望

音節高古讀之足使人有立馬千仞之概此王君韜所譯者也

在美則有孟魯主義曰美洲者美人之美洲美洲之局他國不得而干涉之也此數語也美人腦中殆無不藏之而今則將曰世界者世界之世界也強梁勿得而專有之矣于是反其自衛之伎倆以外攻焉

在俄則約翰郭拉所唱之斯拉夫人種統一主義逐漸發達而今影響所及幾瀾滿八千萬民族之中前途汪洋向了無垠際論者謂其將來有凌駕條頓歐卜拉丁之一日不無因也

要之國魂者淵源于歷史發生于時勢有哲人以鼓鑄之有英傑以保護之有時代以涵養之乃達舍弘光大之域然其得之也非一日而以漸其得之艱則失之也亦匪易是以有自國民之流血得之者焉有自偉人之血淚得之者焉有因人種天然之優勝力而自生者焉

奮翻生沈沈以思舉目而觀欲于四千年漢族歷史中搜索一吾種絕無僅有之特色以認為吾族國魂蓋查乎其不可得矣謂草命為吾族之特色歟則中國歷祀之革命皆因私權利而起至因公權利而起者無有也以暴易暴无有已時謂為吾族之國魂吾族不願受也謂排異種為吾族之特色歟則數千年來恆俯首帖耳受羈于異種之下所謂排異種者不過紙上事業而已欲強謂為吾族之國魂吾族所愧受也吁執筆至此吾汗顏矣然而吾腦質中有一國魂在

軍國民之教育

百里

本編為東京軍學生蔣君蒼譯稿本社以其關係於國民精神重且大為我同胞所宜日三復也請於譯者以登報焉本社識
 軍務者國民之負債也國防者國民之義務也今日之戰爭國民全體之戰爭而非一人一姓之戰爭也其勝也國民享其利其敗也國民受其禍非於國民以外別有物焉以擔任其死生禍福也夫已受其利已受其禍而曰茲事也非吾之責也茲言也可通乎不可通乎吾願與諸君一思之

誰好殺戮誰惡平和然而彼寧盡財寧負力而惟日日以擴張軍備為事者則何以故噫吾知之矣凡爭之起由不平等之起由強弱也有弱者則思侵之矣侵之何以則以力苟其強也無所侵無所用其力則平矣是故畏戰者乃受戰禍畏死者人乃以死膏之夫戰之結果則死而已矣然則請問之不戰可以不死乎今有二人共食於此得此食則生弗得則死其一人謂其他曰汝若欲爭我之食則我將置汝於死然則彼遂可以勿爭耶勿爭則亦死而已矣夫地不加闢而人口日繁自非侵人安能保我此則世界之公例不可逃者也優勝劣敗強者生存觀人之強而畏之而不望己之強其愚者乎其智者乎

抑吾聞之治天下者定所尚今世界各國之國是何如乎過去百年間之以農業立國者今悉變為商業國矣然則立於商業競爭之時代而人前我後則不崇朝而為所噬者可斷言也夫農業可以保守而商業必俟進取進取之資格何在乎威嚴與實力而已矣威嚴與實力與國之第一步而亦護國之最終器也要而言之則軍備之勢力益大而已矣是故苟不行全國皆兵主義於吾國則終不得出而談天下事

軍國民教育者昔行之於斯巴達今則全世界為斯巴達矣我國立於此競爭之中已不侵人而人將侵我夫兄弟鬩於垣則父母得而審判之國人相爭則國法得而審判之若國與國爭則世界中無一最高權足以裁正之則強權而已矣此就形勢而言之也自精神上言之則凡社會上一切之組織皆當以軍事的法律布置之凡國防上一切之機關皆當以軍事的眼光建設之社會之精神之風俗之習慣皆當以軍人之精神貫注之軍人形質之在於外者國家賴之以安寧軍人精神之在於內者則國之所由立也民之所由生也就令無強鄰就令無內亂則若軍人無用矣而抑知苟無其精神則國本不能立而國本不能成軍人耶國民耶則一而已矣則一而已矣

顯故講公德乎則必自軍隊始言軍事乎則必自公德始不然則潰敗而已矣不然則空言而已矣

譯者曰公德者何物也曰一人對於團體所當盡之義務也故吾嘗聞西人言支那人腦中自古無公德思想吾思疑之以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亦可以已夫而不知其非也蓋怒也者僅一人對一人言是可謂對於社會交際上之德行而未得公德之全體也公德者以一人對於群而言者也凡立於群之下食其利而庇其蔭則必思所以報之矣寧喪一人而全群茲群也蓋自我祖我父造之以貽後人而後人依之以生者也處今日人類競爭之世則群之點當以國為極而養之也必自實事始必自小者始嗚呼苟一遊歐人之小學校蓋亦可以見矣今之言德育者動曰公德固矣然公德而可以口說倡乎必有死生與共之精神而後群力乃固彼學生之無不以兵隊部勒之者豈惟體育亦德育之源泉也蓋國家之興廢盛衰直接於個人之安危休戚茲理之觸接於腦也惟軍人為尤易而顯然則社會而以軍人之精神組織之乎奚患其不愛國也奚患其無公德也

(其二)則名譽心是也

須賓華曰以防禦祖國為己之任務率其勇氣豪膽守之以一死一旦宣誓於軍旗之下縱令地落天崩山裂海倒不肯退一寸立處即死所也即墳墓也是之為軍人之名譽一法物伯命奪曰一名譽者樹偉業之機軸也軍人生活之精神也無恐怖無怨嗟無僞無驕與職分與榮譽之精神也嗚呼負護國之大任得干城之盛譽吳子所謂有死之榮無生之辱誰不欲負此光榮橫戰骨於敵地灑碧血於國境哉故名譽心者無形之軍紀也可以戒惡可以獎善惟軍人有名譽心而國乃有威軍人之名譽也國威也則一而已矣

譯者曰名譽者社會之刑賞也政府之刑賞或出於一人之私意其不公也則猶可以責之也社會之刑賞出於一般之公意而不公也斯則國民之自致於亡無所用其言也耳矣今日之中國使各人尊重其名譽心易而為社會上一般之改革雖夫名者人之樂處也自非下愚慆悖者則必不敢并名棄之然名譽心則誠有之矣而吾觀日人之於軍人也則尊之敬之其勝物也為之賤其值其行軍也則為之潔其勝而其進隊也則送之曰祈戰死其死於軍事也則為之恤其孤為之銘之石鑄之像其死者之衣則藏之於博物院其苟有逃者抑或債軍乎則父不子之妻不夫之親族遠之朋友恥之蓋實無以立於天壤間也嗚呼雖強國之不強可得歟若中國則開章第一義曰好鐵不打釘好人不做兵其業則賤之其死則忘之其敗軍生

歸也。則妻子親族走相賀。然則雖欲其捨身爲國。又烏可得耶。雖然。要而言之。則仍是無名譽心耳。蓋社會之習俗。非有人倡始。以敗壞之。則清議終猶在也。有一無名譽心者。出聒顏以處世。始而一繼。而二三繼。而十百繼。於是乎。紀律壞。風俗敗。人心腐。嗚呼。以或笑之爲迂。或以之爲蠢。恬然習俗。不爲怪。是則不僅刑賞之誤。且併刑賞而失之矣。於是乎。紀律壞。風俗敗。人心腐。嗚呼。以斯之社會處。今之世界亡矣。其又何說。

(其四)則質素與忍耐力是也。

質素者。強毅之源泉也。布衣草帽。芒鞋竹杖。吾知其能踏破萬山矣。其貌雍容。華其身。貴其飾。如玉樹臨風乎。美則美矣。其如不禁風雨。何夫軍人者。拔山倒海。而不移其志者也。故必有百折不回之氣概。而後百勝之機。乃決。我困之時。人亦困之時也。我疲之時。人亦疲之時也。際人之困疲。而我鼓一段之勇氣。以繼之。勝利固不得不歸我矣。雖然。當破釜沈舟。灑淚以出之時。在旁觀者。固曰「鼓勇乎。鼓勇乎」。而在當局者。方力盡神疲。有雖欲前而不能者矣。故所謂忍耐力者。在平日之口說。易在臨時之實際。難在思想之所及。於虛者。易在氣魄之直任。於事者。難是貴養之也。而養之自質素始。

譯者曰。嗚呼。東方病夫。國二支那與土耳其是也。然土耳其猶能戰強俄。以存其國。而支那則何如也。藤田東湖之言曰。寧爲武愚。勿爲文弱。雖然。今日者。愚則愚矣。武則未也。支那實腐國也。夫彼之愚而弱者。勿足責。吾竊怪夫知者。也。彼亦曰。吾欲文明也。彼未知求文明之苦痛。而先欲享文明之幸福。故文明則未也。而先流爲文弱。嗚呼。以蹂躪天下之羅馬。而卒爲獨逸。森林中一蠻族。所扼以漢族之文物。而卒爲北方之遊牧水草者。所侵是真文明矣。猶以流於文弱而亡。而況徒襲其貌者乎。吾聞之。文明者。流血之結晶體也。今試觀歐族。固也。其文明也。其健鬪之氣象。奚若其野營之生活。奚若其冒險之膽力。又奚若是。文明之活力之所在也。故文明者。非雍容華貴之謂也。活潑勇壯。或稍得其真相矣。

拿破侖曰。勝敗之決。在最後之十五分間。至哉言乎。蓋觀乎。競馬。當最後之數秒時。實決勝之大關鍵也。慎始慎終。固矣。雖然。必視其根氣之厚薄。根氣之厚薄。不可以一時言也。氣既雄厚。精力豪健。其養之也。如身然。有精神的食糧焉。經驗也。工夫也。涵養也。皆是矣。而體魄亦其要素焉。嗚呼。世固有「疲不經銷。弱還易斷」之英雄乎。有志於事者。蓋亦求所從事矣。嗚呼。茲數者。軍人之教育。歟。國之所恃以爲本。社會之所恃以爲組織。軍國民哉。吾今言其所施之方策有二。其一。在學校。其一。在社會與家庭。

戰爭者。隨社會之進化而變移者也。昔日之戰爭以人力。今日之戰爭以人智。拿破侖曰。無十年不變之戰術。豈惟戰術兵制亦如之。故今日言軍事。非若昔時之可以草廬經畧之口說導達之也。其精神上無論矣。即學識上技藝上。其演習之心得。其內務之布置。必也徵之方實事。數年乃后得。其爲級也。必自兵卒起漸進。以至於將。斷未有茅廬一出。而即可以指揮六軍者也。其養之久。其習之熟。其智識之備也。豫。夫而後可以言也。蓋軍事者必與其國之文明科學技術財政。成有形上之關係。與其國之精神習慣風俗。歷史成無形上之關係。且必與世界之大勢相表裏。而出入嗚呼。而願可以等閑視之乎。

請先言學校。學校者國民之製造所也。國風之淵源也。而國民職業之豫備校也。苟欲組織全體以軍人乎。則當先自學校始。欲使將來國民有如何之起業心。如何之銀錢力。如何之軍人氣質精神。則當先知學校教育之方針。奚若而後可。夫教育之大本當與國運併進者也。言教育者動曰德智體固也。然今日者。則三者偏於智。則如鼎之喪其二足。而全體殆不能自立矣。不觀夫德育乎。其師而少年。則高入於哲理。其師而老者乎。則腐流於漢學。前者伶俐而無威嚴。故不心服。後者迂回而少真理。故不敬服。愛之殺其精神。而尊其形體。則一而已矣。若夫體育則尤難言矣。夫事而可以形式論也。蒙馬以虎皮。以欺人。則可。苟至於實力競爭。則敗焉而已。今日之體育。其時間不可謂不長。其種數不可謂不備。其器械統器不可謂不整齊。其兵式教師不可謂不習熟。然而氣柔而不振。神渙而不肅。勇不足以開先。毅不足以任重者。則何由而然也。曰世固未有大本未立而枝枝節節爲之。而可有益者。是所謂國是未定而汲汲於行政之善也。不其謬歟。

請言其策。其一曰擴充。其二曰聯絡。

所謂擴充者。謂擴充軍人教育於學校也。請言其種數及程度。

(第一)體操(自徒手體操各個教練及小中隊之教練)
體操宜由簡以入繁。由易以入難。而尤當視生徒年齡之高下。智識之程度以爲準。不取躁急而取漸進。凡一舉一動。必使熟達及確實。而後止。小學校以小隊教練爲終。中學校以中隊運動爲終。

(第二)體操外之活動遊戲。(行軍 野外演習 射的 擊劍 旅行 競舟 登山等)
活動遊戲少年之所樂爲也。因其勢而利導之。然法律要矣。因地制宜。而必以振起尚武之精神爲目的。校而近山地。則登山狩獵。野外演習等。當大獎勵之。近海岸則游泳舟競等。當獎勵之。而海防上之要務。及水雷艇軍艦等之勤務與焉。若相撲。網引。擊

劍軍、歐等。到處皆宜。

(第二)軍事上智識之普及是也。

軍事上智識軍國民之最要件也。夫固言之矣。今日之軍事。非若昔時之可以草廬經略之口說導達之也。雖然。教之必有其素也。兵役上之義務首矣。次則本國之軍備。海陸防之要務。戰史上之智識。名將勇士之傳記。外國之軍備戰史等。皆當隨學校之程度適宜以講演之。是貴乎教者之精神焉。必時時鼓動之。終始而勿輟。然後再證之於實地。則庶乎可矣。

要而言之。一學校即一軍隊也。一國家即一軍隊也。故對於國而言。則無論私立官立。必一統而聯絡之。夫牽一髮而全身動。故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有爲也。事必踐實而知其難事。亦必踐實而後知其樂。夫苟使全國國民皆知軍事之樂。則亦何患彼之乘風破濤而來也。國民乎。國民乎。競爭之舞臺開。而軍事知識之普及。蓋迫不及已。然必自學校始。所謂聯絡者。謂軍隊與學校。變學校爲軍隊也。請言其辦法。

第一 小學校以小隊教練爲極度。期五年。其教授爲學校正教員及下士。

第二 中學校師範學校以中隊教練爲極度。其教授以休職將校及下士任之。

第三 高等學校高等師範學校以演習至大隊爲止。且教兵制軍制戰術戰略等之一部。及國防上各要務。

要之所最重者。則在第一第二策。使其完成一軍國民之資格。而爲入軍隊之豫備。校是有數利焉。現役期之可短。一軍事費之可減。二軍事智識之普及。三學精技熟。四若夫振全國之學風。立國家之大本。國之大源所在矣。夫軍國之急與其養兵而多。固不若其精而少。雖然。今日勢其迫我之不得不增也。至矣。不觀夫德意志乎。彼採用軍事教育普及之方略。而兵役之期亦因以減。其爲期短。而其普及也廣。誠哉其斷然爲之也。今以小學校卒業之年齡。自十二乃至十四歲爲假定。則以彼敏銳之記憶力。習最快樂之軍事。苟有以善導之。則彼之不忘軍隊者勢矣。於是八年或六年之後。再入軍隊。則其學有根。而其業之進不待言矣。當局者蓋深思之哉。

請言社會與家庭。家庭者。學校之始。社會者。學校之終。昔者。斯巴達之健兒。有賢母以教之。而近德皇於女學校。亦大獎勵體操。有旨哉。英軍之大捷。於瓦得路也。基之於寒村。一小學校。惠靈頓。嘆之。夫一國之存亡。與亡隆頽。社會家庭其源之所在。其本之所植也。今我國乘新勝之餘。社會之志氣。爲之振蕩。然使其狃於一戰。而社會民心。一入於驕惰優柔。則元氣衰頽。將永敗而不可收拾。

嗚呼可不慎哉。

嗚呼我國其自思之甲午以來彼勝而我敗而不奮雖或一二仁人奔於前號於後而和議一成酣歌自若以京師為元首則且有元首既喪而海上猶笙歌如昨者矣嗚呼其尙德謂有人心也耶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請言社會上其策三。一曰定社會之組織。二曰振社會之風紀。三曰新社會之耳目。

所謂定社會上之組織何也。曰以軍隊之組織社會也。夫改造人心四圍之力莫大於國民者。由社會之大熔爐中所鑄造以出者也。社會如器。國民如水。水從器之方員而國民從社會之模型者也。軍隊組織者重職分守紀律。尚武之精神之謂也。軍隊組織者至誠質朴之謂也。重然諾。蹈高義也。其最終則共同之精神而緩急相援之義。俠心是也。以此心為社會活動之動機。中之樞市町村之各機關以律隊組織之精神運轉之郡縣政之機關行政立法司法之機關以軍隊組織之精神運轉之其氣嚴肅而厚重其機靈敏而紀律社會之組織變而新國民出焉已。所謂振社會之風紀者何也。其一曰使社會之風紀一趨於勤苦也。奢而惰則斯文弱矣。欲為強毅之國民乎。則先自勤苦始。立今日之世界其死生存亡一視根氣之厚薄以為斷而勤苦則實養根氣之一大藥料也。必使一國之人能各人為獨立之生活。其志向堅其體魄強而後精神乃可用。故曰勤苦者軍國民之要質也。其二曰使社會之風紀一趨於尚武也。參世界之大勢定一國之方針。翻過去之歷史。按將來之政策。國家一軍隊也。雖然固非驟曰軍隊之而即能得也。尙武者軍國民之本分也。自其淺者言之。則獎勵體育之發達。凡公眾處如公園遊息地等。則以振起習俗或建立勇士之銅像或彫刻激戰之繪畫獎勵擊劍柔術相撲山獵競舟等。而學生與軍人則特與之便利。上下一致以謀養健全之國民。而發揚我歷史的國粹。嗚呼不亦要哉。所謂新社會之耳目者何也。曰凡新聞演劇文學美術等皆足以左右國民之性情。激昂而感化之者也。無形之精神必俟有形之感化而始入之深。昔斯巴達敗於麥塞納。求援於雅典。雅與以一善笛者名特耳豆司者。應軍情為之鼓舞。卒以破敵。嗚呼吾知其動人之感情深矣。請言其概。

(二)新聞者全國國民精神流通之所在也。故欲謀軍事智識之普及。則新聞其首矣。且勿徵遠例。而即以今日京地之敏捷新聞言之。彼之軍事教育門中一類。非吾輩所歡欣也耶。以新聞之勢力。出一人而入數萬人。苟其有心而鼓吹之。則亦何怪荏弱者之不開風而起耶。夫軍國民之急之理。則正其國民所當從事者矣。吾願新聞記者之不恥師人。而一為鼓其廣長舌也。

(一) 凡精神之麗於虛者不如見之實事之深切著明者勢也。雖然古事往矣其能追慕前烈動人感情誠哉其要器哉。劇是矣。劇者鼓吹社會風俗之一利器也。吾人苟欲從事於社會上事則演劇改良其要務矣。今日之劇俗而敗若之何其可以振精神也。嗚呼。苟發之以雄壯激烈之歌。演之以慷慨淋漓之致。鬚眉果見烈烈如真其感格於精神者大矣。有志者盡善謀之。

(二) 讀亡國之歌則悄然以悲。讀壯士之傳則慨當以慷。文辭之感人甚矣哉。而小說其尤焉者矣。陣中之實驗談也。戰國之評論也。將來之戰爭也。組之以血淚織之以愛國心而摹其精神焉。寫其勇氣焉。夫孰有不躍躍以試者哉。有支那之封神傳而義和團日乃出有英美之冒險譚而殖民日以廣。我國民苟亦深思乎。不謂其小因。其結果維大。蓋其入人心之深而動之於不自覺也。

(一) 因國民之好美心而利導之悅其耳目即以激其感情。美術亦一鼓舞國民之利器也。油繪也。軍歌也。皆是矣。昔法覆於普其國民圖其慘狀。懸之通衢。觀者傷焉而精神遂以之一振。隄柳斜陽。直小學校生徒歸校之時。三三五五。雜唱軍歌。余聞之。實起無限之感慨。勿笑其歌之拙劣。勿笑其調之不齊。音樂之於人其神妙至矣。德富氏聞美洲小學校之唱歌。遂以斷其國運之將勃興。誠哉其言之也。前述之斯巴達事不其然歟。

若夫家庭則何如也。曰夫固言之矣。家庭學校之始而實一人教育之根本也。舉其例則普斯巴達之經世家。來喀瓦士之施政是也。其國民教育之制度。蓋欲造骨格偉大體力絕倫。躬行高潔之人種。其育兒也。健者留之。否則棄。七歲離家庭。入官立學校。與數千之健兒。偕飲食同居。其教之也。一偏重於體育。寒暑飢渴。鍛鍊之。惟誠。女子亦於別所受武育之教育。故國中男兒無一不魁偉者。其結果也。乃能區二小地。控制希臘。狎主夏盟。今其歷史之繪傳於人人者。蹟蹟未嘗衰。賢母之訓。其著焉者也。嗚呼。安得來喀瓦士其人者。為之一振我邦之風氣。是固予所深願也。

嗚呼。言至此其將終也已。大和魂歟。櫻歟。歷史的國粹。其守之歟。事者。國民之負債也。應盡之義務也。自今以後。苟默察世界之大勢。戰爭之不能已。亦可以與矣。故善戰者與不畏戰者存。惟畏戰而不知戰者。乃當戰禍乃亡。其種軍國民乎。軍國民乎。其記憶之。

- 第一。生物種類之競爭。自然之勢也。人類不能立於自然以外。吾不亡。彼彼將亡。我故戰爭者。本於自然者也。
- 第二。犧牲一身以保全體。其保人乎。其保己乎。能使其民族後絕於人而獨存。蓋亦自保以保人而已矣。故戰爭者。名譽高義公益之源泉也。

第○三○第○三○第○三○
 驗○感○情○戰○而○始○見○故○戰○爭○者○激○發○愛○國○心○者○也○
 對○於○外○生○敵○愾○心○對○於○內○而○兄○愛○情○矣○國○其○父○母○之○國○而○同○胞○為○一○大○家○族○其○興○廢○存○亡○與○一○人○之○安○危○休○戚○相○繫○之○實○
 嗚○呼○挂○帆○蒼○海○風○波○茫○茫○或○沈○無○底○或○達○仙○鄉○軍○國○民○歟○盍○歸○乎○來○以○揚○我○祖○國○耿○光○

法律

法律平談

馮邦幹

吾人處于文明之世。一舉手。一投足。莫不有法律。日中萬般之事。不能出此範圍。吾人處此範圍中。而僥倖不自知。其危有甚于盲人騎瞎馬者。法律之關係于人身。可謂最切。然而法理甚深。從來說者多辭約而難喻。其名詞艱深。其研究之方法。較難。常人未易探知。終以此切要之法學。歸為學者之私有。此事雖稱為文明諸國民。亦不免有此缺點。況我中國今日。更無論矣。顧我中國歷來科學之最大缺陷。莫如法學。雖自古聖賢。說道德仁義之理不少。而於法學之理。則噤然不道之。非不道之也。實無是思想也。其所以不發生此思想之故。別有原因在。茲姑讓于他說。而不論之。僕深慨于此。欲廣輸入法理于國人之腦裡。以稍補此大缺。因特創為談話體。以平易之語。演說其要領。令閱者一覽即解。其于法理普及之法。或有少補乎。著者識

第一談 論學法律之要

諸君諸君。僕今日欲向諸君說法律之綱要。使人人知其大體。因為數十席話。以與諸君相談。今於開始之際。有一話不可不先言者。諸君心中。必以為學法律之事。乃學者之任。非一切人所過問。僕不應對一切人喋喋繁言。不知實不然。凡為國民。已是法律之群內之一人。不能不受法律之統御。無論何人。其人之利害無不與此關係。可知法律是人人所應知也。故僕於開論之始。首略說學法律之要。請諸君潛心靜慮。以聽之。

吾國之俗語曰。「不知者不罪。」此是一私人對一私人之語。道德上之格言也。至若法律上則不然。法律一經制定發布之後。即有強行力。以實施其法。何謂強行力。強行力者。國家以其強力。令人人不能不服從其法律。有犯之者。即加之制裁。其制裁之行。只同犯法律之所規定者與否。而不問犯者之知法與否也。故此力又名為強制力。又法律之原則曰。「不得以不知法律規則之故。為無犯意。」此原則天下各國皆採用之。不特一二國為然。彼何故皆用此原則。蓋各國皆於制定法律之後。必以之頒布於國中。令人民皆知之。既頒布之後。則人民服從之義務生。又據法律之理。「法律既頒布。則以全人民普知為推定。」推定云者。謂雖或實有不知之者。然于理論則作為知之也。故苟不知法律。亦不能免其義務責罰。若然。吾人之講求法律。可不謂切乎。

諸君諸君。吾人言至此。固為之悚然。今吾人若不細思。則已。若細思之。更有可慄者。試問吾人千人中。有一二人曾讀現行之大清

律例乎。夫法律之條文。非徒讀之即可了解。況不讀之乎。外國之頒布法律。初載之官報。繼而各書店廣刻之。以最賤之價售于全國中。令婦孺貴賤皆得而閱之。然外國之學者。猶常慨歎法律之思想未能普及國民。蓋以只讀法律之條文。未能盡知法律之本領故也。吾國自古來頒布法律之法甚不備。商鞅懸法于市。知者甚僅。史言漢高帝與民立法三章。不及其頒布之法。其果有頒布否。今驟難信之。自唐宋以來。其法更秘。以爲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於官役之外。無知之者。本朝仍守此主義。民以讀法爲禁。即官役之中。舍司刑獄者。亦鮮知之。嗚呼哀哉。吾人於不知不識之中。陷于法網者。不知幾何人也。今吾國人。彼此主義深侵其腦。謂學法之事。與吾儕小民無與置之漠然。如秦越之不相關。不知今世政治之真理。大明陳舊之主義。翻然一新。今日之主義。是民可使由之。民可使知之也。此風潮之勢。猛于三峽之水。其一時盡風靡天下無疑。吾國早晚間亦必採用此主義。吾人趁今日養成法律之思想。以補往日之大缺。急不容緩也。

法律是規定吾人權利義務者也。故學法律則可以明自己應行之義務及應有之權利。明此則可以不至怠其義務而陷于不測之災。且可以藉法律爲吾人權利之堅城。而不至爲他人蹂躪。又明此則可以添其勇邁進取之氣。蓋權利義務之界。明析。可不懼爲奸誘之犧牲。而敗績于利益競爭之場裡也。泰西諸國民之權利思想甚富。以人多知法律之故。昔羅馬人之解法律曰。「法律者。包含天地萬般之事。且辨識人之正不正之學也。」此定解雖失于太汎。然彼早已知學法律爲群內人之要事。且最有益者也。彼於古代尙然。況吾人當今日交際頻繁之世。人我之關係甚密。一方則權利生。一方則義務起。其連絡益繁。而規定之之法律愈緻密。吾人立于此活動進化之群內。欲盡其義務。完其權利。當益知學法律之要。

說者或謂世界愈進化。諸事愈頻繁。而分業之事益精細。法律之事自應委之專門學者。不宜一切人民皆兼學之。其說實甚謬。夫法律之關係于人。實與他學不同。蓋他學可離各人獨立而無害。不必凡人皆知之。而法律則大反是。茲有一事最可取譬。夫衛生之學。本屬醫學之一。若以或者之言推之。則衛生之學。吾人不容過問。只委之醫學者足矣。豈知醫學者知之不如自知之切。蓋醫學只能施之病起之後。病未起之前。其攝生全在各人自身。吾人之不可不知法律。猶不可不知衛生學也。況己身之權利。安可不自知而委之他人哉。吾說至此。可下一一定語曰。衛生學之細理。應委之專門醫者。其大則應人人皆知之。法理之精奧。可委之專門法家。其要領應人人皆學之。

法律者何。是規定個人對個人及個人對國家之權利義務也。吾人處于人群之內。終日不外乎個人對個人及個人對國家之事。

故一舉手一投足。皆在于法律範圍內。此規定個人對個人之法律。概名之爲私法。個人對國家之法律。概名之爲公法。公法私法之精細區別。雖或不只此。而其大端不外是也。今略分論之。使知吾人常出入不離此二者之外。

寢假使吾人如羅敏孫古魯蘇。Robinson Crusoe 索居絕海孤島。饑食渴飲。釣于水。鮮可食。採于山。美可茹。絕不與他人相交。唯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則吾人可放縱自恣。橫走豎飛。一任自由。於是法律可不生。蓋法律是如前所說。爲規定權利義務而設。權利義務是對他人而生。故苟無他人。則權利義務自消。吾人今既不能超乎人羣之外。獨居索處。則必有他我之關係。有他我之關係。則我有對他應爲之事。此是我之義務。他亦有對我應爲之事。此是他之義務。此等義務名爲的義務。又有我對他不應爲之事。此亦我之義務。有他對我不應爲之事。此亦他之義務。此義務名不爲的義務。此爲的義務。於法學之語。常呼爲積極的義務。或正義務。不爲的義務。常呼爲消極的義務。或負義務。既有義務。則必有權利。權利云者是對義務而言也。何謂對義務而言。如甲對乙有義務。則乙對甲自有權利。譬如買賣之事。買者有交錢之義務。則賣者自有得錢之權利。賣者有交貨之義務。則買者自有得貨之權利。權利義務實一對待之言也。諸君諸君。吾等今既知凡有他我之關係。則自然有權利義務起。有權利義務。則必有法律起。蓋法律者所以安固吾人之權利義務也。吾人又既知不能如羅敏孫古魯蘇。索然自處于天地之間。他我之關係。是自然不可避。若然。吾人安能逃于法律之範圍乎。既不可逃。又安可不明此規定個人與個人關係之法乎。

希臘大哲亞里士多德曰。「人者有政治天性之動物也。」此語爲不磨之金言。人類因此固有天性。漸發達而成爲政群。政群云者。實言之。即國家。國家者是吾人生活上第二層要重堅城。不可無也。夫吾人既知構造國家出于人類固有天性。乃自然之勢。又當知國家是吾等各個人結合而成。各個人是國家之一分子。個人之與國家之關係。應甚密。今有規定此個人與國家之關係者。此即所謂法律。吾人與國家關係既密。則法律之與吾人相關。係自不得不密。若然。則安可忽之而不顧乎。

僕于此回談席將畢。更有一言。僕與諸君談法律。非取大清律例大清會典逐條疏解。乃欲述近世法理之大要耳。或曰。何故舍現行之法不說。而對一切人民論不實用之虛理。非急其所緩。而緩其所急乎。答曰。不然。今日所謂疏解法律者。非徒考據法律之文字。乃以最新之法理解之。故其解法律。其爽快如庖丁之解牛。法文之合于法理否。一若溫嶠之燃犀照渚。鬼曲神邪。皆豁然盡露。莫之能遁。若是能令讀者知某法適于理。某法未盡合于理。某法全與理相背。養成人民之別擇性。明某法宜存。某法宜廢。某法宜增。某法宜損。於是法律日日進步。國民之幸福隨之而增。吾國刁筆吏之解法。則異是。不求法理。唯捕捉法文之一二字。以營奸曲。

故中國之法律毫無進步。而國民雖積年累月。猶沈淪于不幸之苦境。僕今不欲如刁筆吏之解法。徒取現行之法。呆釋其一二文字。雖然。至若以法理解釋現行之法。請俟異日。其故一則因卷帙浩繁。二則因不適法理之處甚多。且此是學者之業。非涉及精細不可。故今不從事于彼。而特取人人應知之大綱。以爲談席之話柄耳。

第二談 論研究法律之法

余於先回既言學法律之要。然則學之當從何下手。夫行遠者必自邇。登高者必自卑。此爲學必然之理。無煩多贅。然而法律一學。又不僅唯知其理而已。其類甚繁。其途甚雜。初學者一入其間。輒青黃亂目。莫知所辨。朝讀一書。暮觀一說。出此入彼。俛俛歧道。久之則神昏目迷。不知所以自主矣。夫吾等今當發程斯道之始。必須先分別其學派。辨其門徑。如漫遊者之持地圖。航海者之整磁石。雖入深山。跨重海。設使道路縱橫。巨濤山擁。而中心有所信恃。即至烈風雷雨而不迷。

余言至此。或以爲法律之多歧如此。而法海之浩瀚又如此。不幾使人望而生畏乎。曰。否。否。法海雖浩瀚。一望無際。然其途非各歧也。法學之真理本一。無論地之東西。時之今古。決無相異。從來實驗研究之一派。不信法理有一定之原則。若曰。奴隸之制。於古代則理。而於今則非也。善妾之制。於東方則理。于西方則非也。非因時與地而異之一證乎。且昔日之所謂是。於今日每覺其非。庸知今日之所謂是。而他日不悞其爲非乎。云云。此說實甚謬。夫法學之至今日。彼此各持一說。互相駁難。而無己者。非法理之多歧。實吾人今日見理之智力猶幼稚。未能達于發達完全之點耳。孟德斯鳩不云乎。「半徑之相同。非自既畫圓後而始然。」蓋不易之法。則非自人知之之後而始生。於人未知之前。已自存之。故不知之而決言其無。猶瞽者不見光線。而謂天下無光。聾者不聞聲。浪而謂天下無聲也。

法理既一而無二。何故研究法學之手段有如是殊異。蓋研究法理之目的雖一。然達之之方法。可不必彼此一致。譬如登山。其凌絕頂之志雖同。而取路以登之之法可各異。又譬之由中國而往英京。一由支那海泛舟出太平洋。經印度洋。亞刺比亞海。紅海。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大西洋。而達英京。一由西北利亞。鐵道乘汽車。如俄京。再由芬蘭灣。泛舟出波羅的海。達北海。而至英京。其程雖不同。而其歸則一也。研究法律亦如是。或分析之以發見其潛伏之微妙真理。或對照各種法律而比較之。或調查法律之發達衰微等之沿革。以討究其原理原則。其欲極法理之終極目的。雖無異。但至其欲達其目的之方法。手段則不同。今舉研究法律之法。大約有四種。

第一 分析的研究法。

第二 沿革的研究法。

第三 比較的研究法。

第四 哲學的研究法。

以上四種。稱爲法學之四門。第一種又名解釋的研究法。第二種又名歷史的研究法。今請略就右舉之四門。少言明之。

第一分析的研究法。此法分析解剖法理之諸件。以明其本分。並其組織。譬如契約一事。用此法分之。則知是由法鎖與合意而成。又將合意二字解剖之。則可更分爲告知及承諾之二件。此研究法在英國甚行之。此法自古用之者亦不少。至十九世紀英國之法學大家約翰·豪斯丁 (Thon Austin) 即以斯法研究法學也。後人推此人爲法理學之鼻祖。

第二沿革的研究法。此法又名歷史的研究法。是以歷史之事實明法理也。譬如太古之法律。認財產爲村落之公有。中古則許一家有獨立之財產。至近世則許一個人亦有財產。因時地而法律之發達不同。此以歷史之事歷明法理者。所以名之爲沿革的研究法也。德國之沙·比尼 (Savigny) 英國之顯利美因 (Sir Henry main) 實爲此派之鼻祖。

第三比較的研究法。此法是集諸國之法律而對照比較之。因知其性質之異而發見其伏匿之真理。譬如婚姻之法律。各國不同。或以一夫一婦爲正。或以一夫數婦爲正。亦或有探一婦數夫之制者。其制度之不同。果因何故。又印度之法律。恰如金石絕不發達。歐美諸國之法律。一如旭日。驕陽。發達進步。此兩者之間。有如此差異。因何以至是。此法即就此研究以明法理之所在。意大利之喬查斯 (Cicero) 法蘭西之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乃此派之首唱者。

第四哲理的研究法。此法是依以上之三法。而更照之以哲學上之原理以論究之。就中如德國之負大名之康德 (Kant) 乃此派之鼻祖。

研究法律之途。雖有如此數種。至其所以達到之極點。則同歸一致。其餘更有諸種分類法。今略述其一二以資參考。

英國碩儒邊沁於其所著「道德及立法之原理」(The Principle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區別法學爲左二種。

1 解釋法學 (Expository jurisprudence)

二 批評法學 (Censorial jurisprudence)
 解釋法學。是說明既制定之法律。批評法學。是論將來應制定之法律。此二者質言之。前者是研究法律是如何。後者是論定法律應如何也。

邊沁又更分解釋法律學為左二種。

解釋法學 { 甲 有權解釋法學 (Authoritative expository jurisprudence)

乙 無權解釋法學 (Unauthoritative expository jurisprudence)

有權解釋法學。是立法權所釋定之法理。無權解釋法學。是一般學者討論法理之著述也。前者直接影響于法律。後者間接影響于法律。

邊沁又分研究法學之法為二。

第一 地方法學 (Local jurisprudence)

第二 萬國法學 (Universal jurisprudence)

地方法學。是研究一國之法律。萬國法學。則不限于一國法律。而汎研究天下之法律也。

德國碩儒乃普涅其所著「法律學教授新法」內論研究法律之方法。區別法學為左四類。

一 教授法學 (Jurisprudentia diductica)

二 歷史法學 (Jurisprudentia historica)

三 解釋法學 (Jurisprudentia exegetica)

四 辯論法學 (Jurisprudentia polemica)

教授法學。是指示法語之定義。及法律之大原則。從來學者之類別法學。盡是依附堯斯底利安 (Justinian) 帝之教科書 (Instituta) 為準。乃普涅乃獨出手眼。自定類別。且批駁從來學者之謬。

歷史法學。其大意如吾於前文所舉四門內之歷史的研究法相同。但乃氏於此又分為內紀外紀之別。內紀是叙各國法律之所經由。外紀是述法律之所由起。

解釋法學又分爲二。(一)成文解釋法。(二)論理解釋法。成文解釋法者。依成文之順序而逐一解釋之。論理解釋法者。正與前法相反。不拘成文之順序如何。唯本於原理以解釋法律。

辯論法學。是就法律之原理及應用而論世間未決之問題。法律之成文。若無明記規則。則本于自然法(Us naturalis)以決之。法律之成文若有規則在。則以比類推考之論法而定之。

日本京都大學教授岡村司其所著「法學通論」之第一篇第一章。言研究法律之法。大別之爲如左二類。

第一 法文解釋法

第二 法理研究法

法文解釋法。是解釋法律之條文而講究其意義。故其主眼以法律之條文爲基礎。解剖其文字。推尋其理由。以確定其意義。岡村氏更區別法文解釋法爲二。

甲 學理的講究法及應用的講究法

乙 逐條解釋法及理論解釋法

學理的講究法。是由學理之點以講究成法。應用的講究法。是由應用之點以講究成法。前者英美之學者多用之。後者歐洲大陸及日本之學者多用之。

逐條解釋法及理論解釋法。即與前所言乃氏之解釋法學相同。

法理研究法。是研究成法根本的原理之法。從來學者于法理二字慣用作二意。一是指立法者所認之法理。雖不記之明文。然推尋法文之意義。自能發見之。如所謂日本憲法之法理。法國民法之法理之類。此以解釋法文爲主。一是指成法根本之原理。即判斷成法之是非善惡之標準。而指導立法者之羅盤針也。立法者若依此理而立法。則其法爲善法。苟不依之則爲惡法。岡村氏之所言者是指此第二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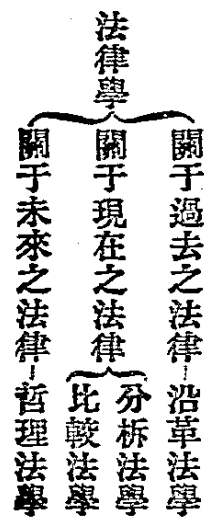
岡村氏又區別法理研究法爲二。

甲 實驗的研究法

乙 推論的研究法

實驗的研究法。是以過去及現在之事實為基礎。由是歸納之以發見法律之原理。此法在希臘亞里士多德已採用之。推論的研究法。是以人類之理想為基礎。由是繙釋之以確定法律之基礎。此法在希臘柏拉圖已採用之。此實驗與推論二法。各有利弊。必相須相因方得其正。苟偏于實驗。則卑隘偏小。法學不能達于完全之域。偏于推論。則失于過汎。終日如飄之泛于大海。靡所歸止。現時此二學派。在歐洲大陸之法理學者。旗鼓相對。彼此各有得失。終不相下。各學者雖紛紛其說。大抵總是大同小異。如邊沁及乃氏之所謂解釋法學。與岡村氏之所謂法文解釋法。其大旨與前所揭第一門之分析的研究法相同。乃氏之歷史法學。岡村氏之實驗研究法。與前所揭第二門之沿革的研究法相同。邊沁之所謂萬國法學。與前所揭第三門之比較研究法相同。邊沁之批評法學。乃氏之教授法學。及辯論法學。及岡村氏之推論的研究法。與前所揭第四門之哲學的研究法相同。

吾人又可以過去現在未來之法。以歸納前所揭之四門。用圖以解之如左。



生計

論世界經濟競爭之大勢

兩塵子

第一節 總論

十九世紀爲歐人內部競爭之時代。二十世紀爲歐人外部競爭之時代。其內部之競爭二曰被治者與治者爭而自由曰被征服者與征服者爭而獨立皆政治上之競爭也。外部之競爭二曰覓無主權之地曰奪有主權之地皆經濟上之競爭也。政治上之競爭其在一二國或正當從事其在世界則可謂已過之陳迹也。故茲所論者唯經濟上之競爭。人生最要之事其尤者爲生命自由其次之財產又次之猛獸當前退無所避則懦夫可使奮鬥其愛生命心使然也待之以非禮迫之以難堪則弱者抉皆其愛自由心使然也終日勤勤不知勞苦以事其愛財產心使然也國家所以立法律所以行人類所以相結皆出于人民之愛生命心愛自由心愛財產心其愛之甚則其所以求之保護之者無所制限故競爭起焉世界之大歷史之久凡人類之事業無出此三者外者。近百年來歐人之愛自由心最重其鼓大風揚大浪于世界者皆出此一念故十九世紀政治上之競爭則可代表其愛自由心最重之時代其以前則愛生命心最重之時代其以後則愛財產心最重之時代也蓋三者之關係於人身有輕重故其愛之有先後野蠻之世人類謀保其生命之不暇則愛自由之心輕近百年來謀保其自由之不暇則愛財產之心輕故法律未生以前無重大之自由問題立憲政治未立以前無重大之財產問題今也民刑諸法條理井然鮮生命之憂立憲政治權限釐然鮮自由之愛於是乎合全國民之心力而盡力乎財產。嗚呼觀今日列國之軍備強者海陸軍各數十萬人民之負擔平均皆在數圓以上而猶以爲未足兢兢然各謀擴充軍備益增國稅此果何故歟其競爭之大其力之巨皆前此歷史所未見以歷山王成吉思汗往日之雄較之今日列國之實力亦非所及果何爲而至此歟。歷山王成吉思汗其在往日其力不可謂不巨然其所以然皆出于君主一人之名譽心今日列國皆全國國民之愛財產心也。以一人較之全國國民以名譽心較之財產心則其實力之懸殊豈足怪哉然今日列國何爲而愛財產心之切何爲而因愛財產心

遂起如此大競爭力。則請先言經濟之原理。

第二節 經濟競爭日巨之故

勞力土地資本生產之三要件也。雖然有同一土地。同一勞力。而國之貧富不同者。則資本不足之故也。有土地同。勞力同。資本亦同。而國之貧富不同者。則資本流通不流通之故也。近世科學日進。製造業之發達。交通機關之完備。其結果皆足以增加其資本。本資本增則生產亦增。是自然之理也。然生產雖增。而消費之數不足。與之相抵。則供給過于需要。經濟之理。須使貨物與需貨物者相平。供給過需要。則生產之銷路為之滯。而資本虧折。是經濟上莫大之害也。故生產之增加。則必因其增加而為之求生產之消費者。于世界。因供給之多。而求需要。因商工業之發達。而求市場。此其第一原因也。

近世人口之繁殖。日為列國憂國者所焦慮。然人口日增。則生產日盛。於經濟上無所損也。唯於土地有報酬漸減之規則。報酬漸減之規則者。因地力有所限。今日以若干之資本。若干之勞力。注之。其所得者幾何。他日倍其資本。倍其勞力。而從事。其所得必不能倍于往日。且至一定之程度。而地方盡矣。故欲求生產之增加。則不可不闢新地。前者之市場。求生產之需要也。此則求生產之供給。蓋生產之需要不足。則銷路滯。而商工業弛。供給不足。則原料少。而商工業弛。其害一也。此其第二原因也。

今日歐洲列國之所以如飢鷹如餓虎。汲汲然求逞其欲于世界者。其原因皆不外此二種。其所以然。非政治家之野心。軍事家之見專制君主之威勢之野心。為可畏。今日又見資本家之威勢之野心。其可畏。乃更甚也。

以英人一公司之力。而能滅印度。割香港。莫不嘆其力之巨。然不知今日所謂大英。王國。北美。合眾國。大德。聯邦。大日本。帝國。皆一公司也。其政府。公司之業務所也。其君與大臣。公司之事務員也。麥堅尼。張伯倫。其事務員之卓卓者也。所以異者。唯其目的。非以謀國中一公司一業務之利益。謀全國各公司之公共利益也。

英之於南非。美之於非律賓。犯天下之不韙。而不辭。棄歷史傳來之主義。而不顧。擲莫大之軍費。而不吝。果何所圖哉。是豈沙士勃雷。張伯倫。麥堅尼。諸氏。輕功好武之結果歟。是不然。全英。全美。國民之愛財產心之膨脹也。其政府因其膨脹。而遂敢犯之。棄之。擲之。出此舉也。其所擲者。小其所得者。大也。雖然。今日之膨脹者。豈止英美。其受膨脹者。豈止杜非。

第三節 帝國主義之由來

帝國主義。既盛行于列國。凡政治家所經營。士大夫所議論。皆無不奉之為標表。世之將供此主義之犧牲者。不知其幾十國也。近日歐洲論者。或曰。今世界因科學之進步。日覺土地狹隘。不足供人之需要。然地球表面之上。尚有沃野。土肥人稀。吾輩宜開拓之。以補不足。是吾人之天職也。或曰。野蠻智識薄弱。無開發天賦富源之能力。我輩宜代之開拓。方足完文明人之義務。或曰。劣等人種之受優等人種之統治。天之理也。我輩宜導之於文明。即用暴力。非所願也。所論雖不一。帝國主義之性質。於理論上則誠如是矣。

歐人之文帝國主義。或根尼這之極端之個人主義。或濫藉達爾文之進化論。以為口實。然帝國主義。果如是乎。帝國主義實言之。則強盜主義也。因己之不足。而羨人之足。因己之膨脹。而芟除世之不如己者。乃有所謂文明。所謂野蠻。所謂天職。所謂義務等。議論以文之。今一述歐人膨脹之內情。以明帝國主義盛行之故。十九世紀之初。白人之總數。除南美及墨西哥外。為一億七千萬。及十九世紀之末。增加至五億一千萬人。而今日諸強國。則其增加之程度如左。

國名	十九世紀之初	十九世紀之末	百年增加之比例率
法蘭西	二千五百萬	四千萬	一、六
英吉利	千五百萬	五千五百萬	三、六
德意志	二千萬	五千五百萬	二、七五
北美合衆國	五百萬	八千萬	一六、
俄羅斯	四千萬	一億三千五百萬	三、三三五

故依此比例率求之。則百年以後。列國人數。皆多於今日一倍以上。合白人總數計之。則此世紀之末。當在十五億萬以上。其人口之增加。實如其速也。而百年來資本之膨脹。殆又甚之。資本增加之程度。尚不見完全統計表。故歐人苟不外闢新地。求資本之銷路。則百年以後。其人民無復有立足之地。其資本無復有可為之事業矣。是帝國主義之所以行于列國也。是經濟競爭之所以劇也。是其競爭所以不在歐洲美洲而出其外也。

近日論者。謂十九世紀民族主義之大發達。今日帝國主義。亦其所胚胎。夫民族主義者。前世紀政治之競爭。其大半皆由此帝國

主義即民族膨脹之結果也。然民族何以膨脹則全屬經濟上之問題。帝國主義因經濟之競爭而行于列國也。

第四節 軍備與商工業之關係

近世財產心之膨脹。帝國主義之盛行。其目的不在領地之開拓。而在貿易之擴張。其他既足收容我人口。注入我資本。則不必悉其地之主權。放任之可也。保全之亦可也。安可據古時民賊輕功好武之成例。以概今日列國哉。

列國之汲汲于軍備。皆為財產膨脹而起。既於前言之。其軍力不足。則國之貿易不得而發達。其貿易不發達。則兵力亦不得而強。今日之軍備。非若昔之可驅民而為之也。募一兵。訓一卒。造一艦。製一砲。皆宜先拂若干價值。而戰時之費用。又過之。是故非有莫大之報酬。則民必不堪其負擔。非有無窮之希望。則亦無賴乎有兵也。今日之世。兵賴商。商亦賴兵。而成此經濟競爭之形勢。

中國人有言曰。今日之世。兵戰不知商戰。夫兵惡有所謂戰哉。庚子之役。入國聯軍。攻北京。北方塗炭。其戰者。雖兵其戰之目的。非兵也。英之於杜美。之於西。其戰者。雖兵其戰之目的。非兵也。列國因求貿易之發達。而有兵。復因求貿易之發達。而有戰。故其舉措。其政策。推所原由。幾無不從貿易而起。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于下議院有言曰。王國諸官職。無不關係于貿易者。外務部知民部。以發見新市場。保護舊市場。為要務。海軍部。陸軍部。以防禦市場。且保護貿易為要務。農務部。商務部。以謀二大實業之進步。為要務。故貿易者。於政治上。最大之利害問題也。夫豈獨英國。吾知世界列國。皆知之。吾又知世界列國。不如此。殆不足以立國也。

欲知列國經濟競爭之狀況。又有宜注意者。一事。即海軍。乃漸重是也。民族主義盛行之時。即政治競爭之時。列國所爭。不出乎歐洲大陸以外。故所重者。唯陸軍。其所謂軍備。陸軍而已。及經濟競爭。漸重。以來。歐洲列國。知國家之生存。非賴海軍。不可。知無海軍。則不足以守海外殖民地。不足以禦外敵。將如西班牙之見窘于美人。而國以座斃也。于是乃忽汲汲于海軍。其最得先着者。為英國。列國次之。最後者。為德國。前年德皇宣言。一帝國自後之權力。將移于海上。其議院幾度可決海軍增加之案。其強據膠州也。人皆以為帝國主義之實行。增長在東洋之權力。而不知其於國內。主唱海軍議者。亦因是而大揚其鋒也。

往日列國之用海軍。專以攻擊敵之海岸。以防礙其貿易。今國際公法日明。鐵道之勢力日廣。能漸減海軍之壓力。故其效用。不在攻敵。而在自禦。不在防敵之貿易。而在保護已之貿易。故今日無海軍者。無貿易。英國殖民之強盛。中國海外商業之日衰。皆是故也。

貿易之尤賴海軍者。為保護航路之一事。夫今日列國國民。知坐守本國之待斃也。因而求市場于海外。其求之與其所以保護之。

者無不宜航路之安全故海軍與貯炭所尤為其必要近日英國對俄人之蠶食而保君士但丁據洒布拉斯島皆所以保地中海之航路圖本國與印度交通之安全也其親交意大利占領埃及亦然其致力于南非亦然美國之併古巴香港膠州威海旅順大擴太平洋貿易而求休息所也德之帝國政畧亦以求海軍根據地而安安全海外航路以發達其貿易也香港膠州威海旅順大連灣政府擲之不可惜而彼所謂海軍根據地貯炭所皆得之于捶手而遂握太平洋全權使其交通歸于安全貿易日以發達而我漢族遂亡于列強經濟競爭之下矣

要而言之處今日之世而欲求自存則必發達其商工業唯求商工業之發達故始大增軍備非其軍備之可駭其商工業之可駭也使歐人資本不膨脹人口不膨脹不求貿易市場於他洲則其兵力雖強必不至騁雄于遠東而亞洲東陸仍可高枕無事也然勢之所迫令彼不能坐食而自斃遂鼓大浪東洋矣

第五節 經濟競爭之中心點

歐洲地位苦寒常不饜人謀生之念故其人常羨外而厭家自中古之時飽聞印度之富既羨之慕之葡萄牙之廻航好望角也其目的在通印度然印度不能通而開發意外之亞非利加哥倫布之西航大西洋也其目的亦在通印度然印度仍不通而發見意外之亞美利加其朝暮垂涎之地乃至近世始歸于英人獨得之手歐人羨之妬之莫知所極而印度之東忽有第二之印度其地廣其產博其人多而工廉其為帝國主義之目的物較之印度有過之無不及也於是乎自甲午大敗以來列國經濟競爭之中心點一轉而至于太平洋注乎中國

歐人之初貿易于遠東諸國也非英吉別俄羅斯德意志美利堅諸國民西班牙葡萄牙和蘭諸國民也初不過乞通商微利無政治上之野心也自屢敗以後列國知睡獅之易與乃駭然義瓜分認勢力範圍有政治上侵略之意及庚子之亂而列國之手段又一變前之瓜分主義勢力範圍主義一轉而為領土保全門戶開放主義矣夫瓜分之與保全勢力範圍之與門戶開放其利害固不必計較而瓜分主義者勢力範圍者皆政治上之侵略列國互角之手段也保全者開放者皆經濟上之侵略列國共同之手段也蓋懼於義和團之亂知吾族之有抵抗力而避之也嗚呼至是而吾國遂亡于列強共同之經濟侵略之手矣庸詎知經濟上之侵略較之政治上之侵略其為禍乃更烈也

庚子之亂帝后西遷憂中國者皆以為必亡然而城下乞盟和議復就割其土地不損其主權而唯索賠款若干勒令改通商條

約及商業諸小事。列國之欲。何其小也。然彼何嘗小哉。彼蓋深知世界貿易之中心點。將移于太平洋。而集注乎中國。幸此之亂。先定百年大計。使永為世界第一安全市場。則將世世子孫。食其利而不盡。使各割一土。滅其主權。而不經營之。則如獲石田。所獲幾何。而况外有諸強之互爭。內有漢族之抵力。擾亂不已。為害更大。今舉列國與中國之貿易額。而知其分割之無益也。

國名 入口貿易額 出口貿易額 合計

英國	四〇、〇一五、五八七	一一、九四五、二二九	五二、九六〇、八一六
美國	一二、四四〇、三〇二	一七、八二八、四〇六	二〇、二六八、七〇八
歐洲大陸 <small>(俄在外)</small>	八、五六五、八〇七	二五、八七八、一一八	三四、四四三、九二五
日本 <small>(含南洋)</small>	一七、五六四、二八四	一五、八三二、〇三四	三三、三九六、三一八
俄國	三、四四二、四四九	一六、四一〇、四三九	一九、八五二、八八八
香港	九〇、一二五、八八七	六〇、四〇二、二二三	一五〇、五二八、一〇九
其餘諸國	三五、一二〇、六七八	一三、四一〇、二〇六	四八、五三〇、八八四
又列其上海出入船數如左	此乃四五年前統計。後因庚子之亂。稍減。今又大增。		
國名	船數		
英國	三、一五七		
瑞典挪威	八五九		
德國	三七六		
日本	二六八		
法國	一一二		
美國	五二		

是故中國苟治安而不亂。則列國據此數以發達。其經濟上之發達。將無窮也。列國何苦而不保全。吁所最可悲者。其被保全者而已。

第六節 中國所受之影響

中國人種。經濟上最強悍之人種也。歐洲學者皆曰。中國人種之膨脹力。苟有善良政府監督之。指導之。則將橫行於世界。而莫能禦。雖然貿易從國旗之威光而盛衰者也。其國之力不足。以自存。則氏之膨脹力。雖強。將奈之何。吾於前節軍備與商業之關係。既言之矣。

中國廣東福建兩省之民。歲脹於海外。合南洋美洲諸處計之。不下數百萬。人歐人到一地。皆能有其地之主權。中國人到一地。則為勞動事。賤役。玆固無論矣。而使是數百萬。人能以其勞力之所得。滿載而回。內地之人。能日出而不絕。則中國人之膨脹。猶未已也。而經濟競爭之日。烈矣。美澳各地。拒絕有色人種之法。日以基巖。我國人既不能復去。去者又漸次歸國。吾聞南美及英屬加拿大之中國人。較三十年以前。已減數倍。又再十年。將絕跡矣。檀香山之唐人。街極該島之繁盛。自燒毀以來。市面蕭條。不堪復問矣。嗚呼。經濟競爭之世界。竟使我國力不足之民族。不能託足于大地也。吾恐不又數十年。而中國海外之商業。將盡絕于白人矣。

海外如此。內地亦然。門戶既開。外人挾其資本。以傾我國。已足制我經濟界中之死命。而又加之。以國力我商工業之受官吏掣肘者。彼不得而製之。且能藉官吏之力。以窘我人之有國家也。所以妨礙實業。房捐地租。無所不羅。關卡釐金。無所不留。難。以如此時勢。立如此政府之下。而欲與外人於經濟競爭。強弱豈不難哉。故不數十年。而中國內地。將全歸外人資本之支配矣。外而不能脹。內而不能守。最強悍之漢族。今竟無以自存也。吁。是誰之咎歟。

第七節 自存之道

中國不為外人政治上之領土。而為經濟上之領土。不支配于外國之政治家。而支配于商工業家。想中國之前途。不能不為之寒心。雖然。以如此強悍之民族。而竟無自存之法。吾不信也。西人評中國人曰。彼雖撲之于地。鞭之極其恥辱。而彼已從地下攫金而去。是天生能貨殖之人種也。以固有之貨殖力。據固有之沃土。以爭霸于經濟界中。固何圖而不可。吾願吾國人勿自衰也。吾國人處經濟競爭之世界。求自存之道。蓋有二要。

一○去○依○賴○政○府○之○心○。外○人○之○政○府○。所○以○謀○公○共○之○利○益○。其○海○陸○軍○。所○以○保○護○貿○易○者○也○。故○政○府○賴○商○工○業○家○。商○工○業○家○亦○賴○政○府○。兩○相○依○賴○。兩○相○保○助○。而○國○力○以○強○。中○國○政○府○不○知○依○賴○商○工○業○家○。亦○不○能○保○護○之○。其○羅○款○項○抽○釐○稅○。皆○其○力○之○所○能○。及○百○端○推○折○。實○業○而○不○顧○故○我○國○民○欲○振○興○實○業○。而○依○賴○政○府○。則○萬○無○可○與○之○道○矣○。雖○然○經○濟○上○之○事○。政○府○干○涉○之○。而○受○益○政○府○。放○任○之○。亦○受○益○。以○資○本○力○。而○行○權○于○國○。固○何○求○而○不○得○。是○故○有○政○府○不○得○商○工○業○之○保○護○。而○衰○亡○無○商○工○業○不○得○政○府○之○保○護○。而○衰○弱○。而○况○我○國○以○人○種○之○關○係○。歷○史○之○仇○怨○。固○萬○無○可○使○政○府○與○民○間○商○工○業○家○兩○相○依○賴○之○理○也○。英○人○以○一○公○司○之○力○。能○滅○印○度○。割○香○港○。願○我○國○經○濟○界○中○人○一○鑒○之○。

二○以○自○族○之○力○。保○固○有○之○土○地○權○力○。孟○子○有○言○。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愛○親○不○及○疏○。人○之○恒○性○。夫○安○足○怪○。故○自○族○之○土○地○。權○力○自○族○不○能○保○則○無○人○能○保○之○。近○世○歐○洲○意○大○利○之○獨○立○日○耳○曼○之○聯○邦○。皆○以○同○一○種○族○建○一○國○家○。民○族○主○義○之○勢○力○。大○振○于○己○往○之○政○治○界○。吾○國○之○不○振○。非○歐○族○使○之○。然○自○族○不○能○建○國○家○之○故○也○。歐○人○不○於○十○九○世○紀○中○。大○振○民○族○國○家○之○勢○力○。則○二十○世○紀○中○。經○濟○競○爭○。必○不○能○強○橫○。至○此○於○經○濟○競○爭○。世○界○中○爭○自○存○者○。皆○宜○如○此○也○。

凡○此○所○言○。因○多○經○濟○上○之○言○。於○政○治○上○似○無○關○係○。雖○然○。二十○世○紀○之○政○治○。非○政○治○之○政○治○。而○經○濟○之○政○治○也○。觀○帝○國○主○義○所○出○來○列○國○軍○備○所○由○盛○。則○今○日○捨○經○濟○外○。更○無○所○謂○政○治○也○。吾○願○國○之○有○政○治○思○想○者○。一○聽○予○言○。

英國商工業發達史

序論

無名氏

今○日○之○世○。不○能○立○足○于○商○工○業○界○者○。其○國○殆○可○以○立○亡○也○。歐○洲○諸○國○。張○巨○軍○。運○大○資○本○。逐○逐○然○。其○欲○于○大○地○。開○關○。美○洲○。割○據○。非○洲○。併○印○度○。攘○南○洋○。近○乃○及○于○支○那○大○陸○。其○經○營○之○也○。皆○無○非○出○于○商○工○業○界○之○野○心○。其○強○極○之○政○府○。巨○大○之○海○陸○軍○。皆○所○以○為○商○工○業○界○之○後○勁○也○。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之○言○曰○。英○國○諸○官○衙○。無○不○關○係○于○貿○易○者○。外○務○部○。殖○民○部○。以○發○見○新○市○場○。保○護○舊○市○場○。為○要○者○。海○軍○部○。陸○軍○部○。以○防○禦○市○場○。且○保○護○貿○易○。為○要○者○。農○務○部○。商○務○部○。以○謀○二○大○實○業○之○進○步○。為○要○者○。故○貿○易○者○。政○治○上○最○大○之○利○害○問○題○也○。各○國○民○欲○求○自○存○。則○不○得○不○發○達○其○商○工○業○。因○商○工○業○發○達○。而○求○貿○易○市○場○。而○不○得○不○立○強○極○之○政○府○。修○巨○大○之○軍○備○。自○今○二十○世○紀○以○後○。列○國○商○工○業○之○競○爭○。將○日○鉅○。世○界○政○治○上○之○問○題○。皆○不○外○經○濟○上○之○問○題○矣○。

今日以後。二十世紀中。握海上霸權。稱商工業界之王者。吾固不知其何國。然近百年來。以煤與鐵。供給于世界。以新器之發明。工人之精強。發達其工業。而又行之以自由政策。賦之以天然地勢。遂使區區三島。稱海上商業之王者。則無不知其為英吉利王國也。自美洲發見以後。東洋航路既通以來。其首握海上商權者。為葡萄牙西班牙。其次為和蘭。至十九世紀。則全屬英吉利矣。

據近日之形勢。以測將來。則近數年間。有最新之現狀顯焉。一德國之突進是也。二美洲合衆國之日盛是也。三斯拉夫人種之雄飛是也。德國之商工業之貿易。以外固無論。其進步之速。高出于他國。俄羅斯之銳進。有黃河直流百堤莫禦之勢。條頓種之事業。有多為斯拉夫人。所破壞者。美國則近日之商工業。皆足以排英人。自托拉斯特之法興。而英國之同業者。皆為其所苦。說者謂二十世紀。稱強壯者。在俄為俄羅斯。在海為美國。以今日國民偉大之魄力。國家之組織。而推其結果。則其大也。有較昔日之羅馬帝國。今日之英吉利帝國。而皆過之。嗚呼。英人之勢。固不可期其長存也。而況今日。以人工之廉。物產之富。國民之特性。彼瀕死之支那。或有崛起之日也。是故英人之強盛。在今日以前。而不得聯想及今日以後。其商工業如何發達。如何全盛。皆屬過去。而非將來也。然而其今日以前。發達隆盛之狀況。則誠足以炫耀于世界。今無數國民。讀之尚增長其識力。而知所以取法也。吾國人既具實業上之特性。而又處商工業如此重要之時。勢且屢敗以後。列國之所以經營于我者。皆不外經濟上之事業。則我國民。即不欲膨脹亦宜求自存。而況近日。國人理想之日卑。道德之日壞。愛國心之日薄。推其原因。皆出于商工業衰頹國之經濟日衰之故。此中有至理。中國人無有能知。之者。他日當于茲報詳論其故。嗚呼。觀他人隆盛之歷史。寧不可自振歟。故記此史。欲我國民。知他人往日之經歷。而重觀念之。不然。又何必記他人之興盛。以增予愧。

例言

既稱爲英國商工業發達史。則與商工業史異。商工業史者。記其自古至今。商工業之狀況。凡關係者。皆詳錄之。其進步與不進步。非所計也。其時代亦非所計也。商工業發達史。則專述其發達之狀況。無進步者。不錄。進步以前之時代。不錄。故自工業革命之時。起以前之專略記。其要以後之事。凡所知者。則詳論之。

又有一言。須論及者。即商工業之與政治是也。夫稱之曰商工業發達史。則所記者。只英國商工業如何進步之狀況。國政之變遷。似非所及。而此書所述。于政治之關係。於實業者。反獨詳備。而民間實業之事。固非不論。或有甚略者。蓋此作之目的。原欲使國人。知政治上商工業之重要也。且苟知英國政治之事。多關係于實業者。則于此當無嫌然。

第一章 十七十八兩世紀間英國商工業之狀況

一 西班牙之戰爭

十六世紀之末年。哀理查白女皇。與和蘭結攻守同盟之約。時千五百七十九年以當西班牙。按當時之葡萄牙亦歸西班牙所領此同盟之精神。名雖以宗教相連。合實則當時之王及政治家。其着目已在宗教問題以外。此同盟結後。英國之船長。如托列克等。皆以海賊之行。對西班牙之商業。加以防礙。以滅亡其商業。為殉國之義舉。若東洋之西班牙葡萄牙商業。僅足以為英及和蘭之鄉導者。而不足以有其權。而此時和蘭之事業多成功。英國亦與特許于列晚德公司。及東印度公司矣。

當時英與西之戰。雲頗急。英國容哇兒達拉列之議。銳意行北美之殖民事業。其肥息豈亞之措置。屢敗而屢不撓。遂于一千六百九年。因倫敦公司。而告成。千六百二十四年。成英國殖民地。而更膨脹。遂自阿列瓦尼山嶺。出大西洋。瀾滿于全海岸。此時東洋印度公司之根柢亦漸固。到處設英國之代理商店。而尚未與西班牙及葡萄牙相衝突也。後東洋印度公司。與查理斯二世。異其攻守之利害。遂有自決和戰之權。而該公司之敵甚多。各地之土人。與歐洲中法蘭西人。葡萄牙人。皆其勁敵也。

英人之攻擊西班牙者。以格林威爾為嚆矢。初賊晤斯一世。怯懦不能言戰。查理斯一世。亦不能信其人民之忠。勇皆不事戰爭。至格林威爾。迫于清教徒之思想。及商業家之熱望。對西班牙宣戰。彼時所要求者。乃英人在西班牙之殖民地。得通商自由。及信教自由也。西班牙人果拒絕之。格林威爾遂于一千六百五十五年。圍者買加以救古巴。遂得立脚地于西印度。又乘西班牙與法蘭西之交戰。略取但加克。握海峽之獨占權。而排友邦之和蘭人。後覺但加克之無用。乃于查理斯二世時。復賣之。

二 和蘭之戰爭

西班牙人既敗。格林威爾猶不足以滿意。再激商業之議。遂與和蘭人開戰爭。顧和蘭之與英。乃久結攻守同盟之國。英人之政治家。以為必欲滅之。而後可長英之勢力。後和蘭人敗。格林威爾之目的遂達。自千六百五十二年。至千六百五十四年之間。不過二年。和蘭之勢力猛退。而英復發航海條例以困之。航海條例千六百六十四年。取紐約後。查理斯二世時。復屢交變。和蘭終不復振。二國間之勝負。遂大定矣。

三 維廉三世及安女皇之大陸戰爭

賊晤斯二世幽廢後。英國所以與大陸起戰爭者。因阻礙路易第十四之富強也。蓋維廉一世。知路易第十四之強。有害于英國。欲

掣其肘。而又恐西班牙以其財源。供給路易帝國。極力防之。時西班牙之繼位戰爭。連結不解。若法西之同盟成。則於英有二害。一斯倫阿家。得路易第十四之援助。而恢復英國帝位。對專制王治及宗教擅政。有再起兵事之虞。二英國之商業發達。將受其防礙。有全滅之虞。故深防之。而幸而斯倫阿家之蠶食幸免。兩國之戰爭。亦于一千七百十三年結局。英國占的布拉達之天險。為印度帝國及荷德孫灣所領之鎖鑰。立取加拿大之基礎。更於西班牙得二權利。即與西班牙殖民地之貿易。及每年派一貿易船一次于南海港是也。此戰爭所用軍費甚巨。且起爾來與美國之葛藤。然其為商業上之成功。則固昭昭然也。

四 戰後貿易之膨脹

戰爭之中。英國貿易。忽一旦膨脹。于地中海有土耳其及伊大利用之貿易。于非海有和蘭日耳曼俄羅斯及那威之貿易。西半球則通商于亞美利加及西班牙殖民地。東洋則往來于印度亞刺比亞及阿非利加公司之創立。不勝枚舉。而交戰中所蓄之資財。至是憂其何以消用之道矣。

當時公司之最著者。有南洋公司。立于一千七百十一年。以南美貿易為目的。該公司之總事人。以為必獲巨利。議借七百五十萬磅于國。供國債之一部。而不意有破產之變。全國之資本。皆將入于投機之業。無數之小公司。朝起暮倒。經濟之界。舉國如狂。而其極反來商業之衰微也。

當時英國事業暴起。或創三百萬磅資本之公司。若萬一耗損。則以其奴婢償之。以與人契約。或欲起醫藥魚肉業。或欲栽桑樹起養蠶業。或欲自西班牙輸送牡驢。以增殖英國之馬業。上下爭投資本。一時若甚興盛者。而不知資本之所以蓄積。因貿易之振興。製造業之發達。及農事之改良。而欲貿易獨占權之心大熱。與外國屢開戰端。卒之國債益增。戰雖勝。而貿易獨占權之希望。終不得而達。

生計

長田次

談叢

飲冰室自由書

與論之母與與論之僕。凡欲為國民有所盡力者，苟反抗於與論，必不足以成事。雖然，與論之所在，未必為公益之所在，與論者，尋常人所見及者也。而世界貴有豪傑，貴其能見尋常人所不及，見行尋常人所不敢行也。然則豪傑與與論常不相容。若是豪傑不其殆乎？然古今爾許之豪傑，能爛然留功名於歷史上者，踵相接，則何以故？

赫胥黎嘗論格蘭頓曰：格公誠歐洲最大智力之人。雖然，公不過從國民多數之意見，利用與論以展其智力而已。約翰摩禮自由黨名士格公駁之曰：不然，格公者，非與論之僕，而與論之母也。格公常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時勢之真相，喚起應時之與論，而指導之以實行我政策。此實格公一生立功成業之不二法門也。蓋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與論，其事假借與論之力，固不誣也。但其所假之與論，即其所創造者而已。

飲冰子曰：謂格公為與論之母，也可謂格公為與論之僕也。亦可彼其造與論也，非有所私利也。為國民而已。苟非以此心為鵠，則與論必不能造成。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有母之真愛存也。母之真愛其子也，恒願以身為子之僕，惟其盡為僕之義務，故能享為母之利權。二者相應不容假借。豪傑之成功，豈有僥倖耶？

古來之豪傑有二種。其一以己身為犧牲，以圖人民之利益者。其二以人民為芻狗，以遂一己之功名者。雖然，乙種之豪傑，非豪傑而民賊也。二十世紀以後，此種虎皮蒙馬之豪傑，行將絕跡於天壤。故世界愈文明，則豪傑與與論愈不能相離。然則欲為豪傑者，如之何？曰：其始也當為與論之敵，其繼也當與論之母，其終也當為與論之僕。敵與論者，破壞時代之事業也。母與論者，過渡時代之事業也。僕與論者，成立時代之事業也。非大勇不能為敵，非大智不能為母，非大仁不能為僕。具此三德，斯為完人。

文明與英雄之比例

世界果藉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讀數千年中外之歷史，不過以百數十英雄之傳記，磅礴充塞之。使除出此百數十之英雄，則歷史殆歸於無色也。雖然，使其信也，則當十九世紀之末葉，舊英雄已去，新英雄未來，其母乃二十世紀之文明。將隨十九世紀之

英雄以墜於地。此中消息。有智慧者欲一參之。

試觀英國。格蘭斯頓去矣。自由黨名士中。可以繼起代興者誰乎。康拔乎。班拿曼乎。羅士勃雷乎。殆非能也。試觀德國。俾士麥去矣。能步其武者。今宰相祕羅乎。抑阿肯羅乎。抑亞那特乎。殆非能也。試觀俄國。俄查假去矣。能與比肩者。謨拉比埃乎。謨拉士德乎。殆非能也。然則今日歐洲之政界。殆冷清清地。求如數十年前之大英雄者。渺不可覩。而各國之外交。愈敏活。兵制愈整練。財政愈充溢。國勢愈進步。則何以故。

吾敢下一轉語曰。英雄者不祥之物也。人羣未開化之時代。則有之。文明愈開。則英雄將絕跡於天壤。故愈在上古。則英雄愈不世出。而愈見重於時。上古之人之視英雄。如天如神。崇之拜之。以為終非人類之所能及。中國此風亦不少。若此者。謂之英雄。專制時代。即世界者英雄所專有物而已。降及近世。此風稍熄。英雄詞亦猶人。人能知之。雖然。常秀出於萬人以上。鳳毛麟角。為世所珍。夫其所以見珍者。亦豈有倖倖耶。萬人愚而一人智。萬人不肖而一人賢。夫安得不珍之。後世讀史者。嘖嘖於一英雄之豐功偉烈。殊才奇識。而不知其沈埋於蚩蚩蠕蠕濁黑暗之世界者。不知幾何人也。

廿世紀以後。將無英雄。何以故。人人皆英雄。故英雄云者。常人所以奉於非常人之徽號也。時昔所謂非常者。今則常人皆能之。於是乎彼此皆英雄。彼此互消。而英雄之名詞。遂可以不出。現夫今之常人。所以能為昔之非常人。而昔之非常人。只能為今之常人者。何也。其一由於教育之普及。昔者教法不整。其所教者。不足以盡高才人腦筋之用。故往往逸去。奔軼絕塵。今則諸學大備。智慧日平等。平等之英雄多。而獨秀之英雄自少。其二由於分業之精繁。昔者一人而兼任數事。兼治數學。中才之人。力有不及。不得不讓能者以獨步焉。今則無論藝術。無論學問。無論政治。皆分勞赴功。其分之日細。則專之者。自各出其長。而兼之者。自有所不逮。而古來全知全能之英雄。自不可復見。

若是乎。世界之無英雄。實世界進步之徵驗也。一切衆生。皆成佛。則無所謂佛。一切常人。皆為英雄。則無所謂英雄。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即世界藉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為真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雖然。此在歐美則然耳。若今日之中國。則其思想發達。文物開化之度。不過與四百年前之歐洲相等。不有非常人起。橫大刀濶斧。以闢榛莽。而開新天地。吾恐其終古如長夜也。英雄乎。英雄乎。吾夙昔夢之。吾頂禮祝之。

憂國與愛國

有憂國者。有愛國者。愛國者語愛國者曰。汝曷為好言國民之所短。曰。吾惟愛之之故。愛國者語愛國者曰。汝曷為好言國民之所長。曰。吾惟愛之之故。愛國之言使人作憤激之氣。愛國之言使人厲進取之心。此其所長也。愛國之言使人墮頹放之志。愛國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短也。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用之。不得其當。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為報館主筆者。于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

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誰歎踊者。吾歌矣。誰歎和者。

日本青年有問飲冰子曰。支那人皆視歐人如蛇蝎。雖有識之士亦不免。雖公亦不免。何也。飲冰子曰。視歐人如蛇蝎者。惟昔為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辨稱有識之士者益甚。昔惟人人以為蛇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愛。今惟人人以為神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若語其實。則歐人非神明。非蛇蝎。亦神明。亦蛇蝎。即神明。即蛇蝎。雖然。此不過就客觀的言之耳。若自主觀的言之。則我中國苟能自立也。神明將奈何。蛇蝎又將奈何。苟不能自立也。非神明將奈何。非蛇蝎又將奈何。

干涉與放任

古今言治術者不外兩大主義。一曰干涉。二曰放任。干涉主義者謂當集權於中央。凡百皆以政府之力監督之。助長之。其所重者在秩序。放任主義者謂當散權於簡人。凡百皆聽民間自擇焉。自治焉。自進焉。其所重者在自由。此兩派之學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皆有顛撲不破之學理。以自神明其說。泰西數千年歷史實不過此兩主義之迭為勝負而已。於政治界有然。於生計界亦有然。大抵中世史為干涉主義之時代。十六七世紀為放任主義與干涉主義競爭時代。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上半為放任主義全勝時代。十九世紀之下半為干涉主義與放任主義競爭時代。二十世紀又將為干涉主義全勝時代。請言政治界中世史之時無所謂政治上之自由也。及南歐市府勃興。獨立自治之風。略起。爾後霍布士。薩克。諸酋。漸倡民約之論。然霍氏猶主張君權及盧梭與所以培擊干涉主義者不遺餘力。全世界靡然應之。演成十九世紀之局。近如約翰。彌勒。如斯賓塞。猶以干涉主義為進化之敵焉。而伯倫。知理之國家全權論亦起於放任主義極盛之際。不數十年已有取而代之之勢。嗚呼。昔

謂國家恃人民而存立。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人民者。今則謂人民恃國家而存立。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國家。矣。自今以往。帝國主義益大。行有漸。然也。帝國主義者干涉主義之別名也。

請言生計界十六七世紀重商學派。蓋行所謂哥巴政略者。披靡全歐各國。相率倣效之。此爲干涉主義之極點。及十八世紀重農學派興。其立論根據地與盧梭等天賦人權說同出一源。斯密亞丹出更。自由政策發揮而光大之。此後有門治斯達派者。益爲放任論之本營矣。而自由競爭之趨勢乃至兼併盛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於是近世所謂社會主義者出。而代之。社會主義者其外形若純主放任。其內質則實主干涉者也。將合人群使如一機器。然有總機以紐結而旋製之。而於不平等中求平等。社會主義其必將磅礴於二十世紀也。明矣。故曰二十世紀爲干涉主義全勝時代也。

然則此兩主義者。果孰是而孰非耶。孰優而孰劣耶。曰皆是也。各隨其地。各隨其時。而異其用。用之而適於其時。與其地者。則爲優。反是則爲劣。曰今日之中國。於此兩主義者。當何擇乎。曰今日中國之弊。在宜干涉者而放任。宜放任者而干涉。竊計治今日之中國。其當操干涉主義者十之七。當操放任主義者十之三。至其部分條理。則非片言所能盡也。

不婚之偉人

老子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此其言殆有至理焉。頃讀某報。列舉近世不婚之偉人。如史學家之吉朋。讓讓。柏格兒。哲學家之笛卡兒。巴士卡爾。斯賓挪莎。康德。霍布士。陸克。盧梭。邊沁。斯賓塞。科學家之奈端。斯密亞丹。文學家之福祿特爾。格黎。政治家之維廉。特。加富爾。梭馬。皆終身獨居之人也。此外尚多不能枚舉。舉其最知名者耳。文豪索士比亞。羅郎。皆有妻。而極言有妻之害。謂天才與妻不能兩立者也。而近世大政治家。若格蘭斯頓。若俾士麥。若的士黎里。則自謂生平之成功。得於賢內助者居多。云兩者孰爲正理。吾以爲欲以不婚率天下。非可行也。而早婚與多婚二者之陋俗。不除。則國民之聰明才力。消沮於是者。不知幾許。有志改良羣治者。其勿以爲一私人之事。而急之。

嗜報國民

今世文明國國民。皆嗜讀報紙。如食色然。而發達最速者。莫如美國。美國當五十年前。即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年。全國報館僅有二百五十四種。讀報者七十五萬八千人。至今年。有報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六種。讀報者一千五百十萬人。五十年前。全國報館印出報紙總數。四萬萬零二千六百四十萬部。今年增至八十一萬萬零六千八百五十萬部。今年統計全國報館平均支出費

用美銀一萬萬零九千二百四十四萬元內主筆訪事及司理人等共二萬七百五百餘名支出薪俸美銀二千七百萬元。職工共九萬四千人支出薪俸美銀五千萬元。其餘機器紙料雜費等支出美銀五千萬元。全國報館平均收入美金二萬萬零二千三百萬元收支相消。實每年贏餘總額美銀三千萬元。

據美國最近人口統計凡七千六百五十餘萬人。以此比例是六人中必有一人讀報者也。中國民數五倍美國。以此比例。應有讀報人八千萬有奇。每年印出報紙總數當在四百五十三萬萬零四千有奇。嗚呼。吾中國何日始能有此盛況乎。不禁慨歎。然美國五十年中增率二十倍有奇。安知中國五十年後其盛大不有更驚人耳目者乎。是在造時勢之英雄焉矣。以今日金值計之。美銀一元當中國口岸通用銀二元。是美國全國報館每年總支出數將近四萬萬元。其總收入數將近四萬萬零五千萬元。視今日中國國幣出入總數且三倍矣。嗚呼。人之度量相越。乃至如是耶。

奴隸學

偶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嗚呼。今之學英語法語者。其得毋鮮卑語之類耶。今之學普通學專門學者。其得毋彈琵琶之類耶。吾欲操此業者。一自省焉。毋為顏之推所笑。

讀史隨記

中西牛郎

英人吉朋氏所著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體大思精。開博識透。誠泰西史作中傑出者也。法國有一碩學。嘗論斯書曰。併吞世界大小邦國。盡破壞之。而立於其上之絕大帝國。土崩瓦解。而幾多大小邦國乃復新生焉。古代宗教之滅絕在此間也。耶回二教之興隆在此間也。舊世界之老死在此間也。近世列國之幼稚在此間也。其發程之景象在此間也。世界人心之一大轉機在此間也。吉朋氏乃以獨力網羅之以製鉅篇。不朽盛事。實在斯焉。予頃讀斯書。隨讀隨記。豈敢云示同好之士。聊附古人秉燭志得之義。以備遺忘云。

羅馬國初以來。征服四方。開拓疆宇者七百年。而填古太士帝出焉。及帝始有偃甲罷戰。與民偕樂太平之意。而羅馬一統地球之雄圖至此止矣。是惟皇常自己天性和平之所使然。蓋亦有以灼見斯時大勢。有事則危。無事則安。戰則難勝。和則易守耳。

讀史氏曰。漢高用劉敬之策。與匈奴和親。我德川氏不用賴宣之議。謝絕明之乞援。國之由創業入守成。由撥亂入昇平者。大抵皆然也。

羅馬在民政時代。其募兵士。非公民不敢用。其意蓋謂。非擔國家不可不愛。財產不可不護。法律不可不設之責者。斷不可授以國家干城之任。此其所以必用公民也。後及戰勝愈多。公民愈減。則戰漸成一種技術。而兵亦成一種職業矣。然其招募。仍嚴體力。年齒。身長之資格。大率不取之南部。而取之北部。不取之都會。而取之山野。不取之商賈。而取之工匠漁獵。樸實勇健之氣。其已不以財產為資格也。則不免至卑賤者亦在其中。然至將吏。必擢用自公民有教育者。此仍所以不失重兵之意也。

讀史氏曰。羅馬之世。戰爭已成一種技術矣。則其在今日。成一種專門技術也。亦不足怪。惟夫所謂兵亦成一種職業者。乃與今代不同矣。

羅馬民政時代之所謂愛國心者。乃從保全其自由政體。而欲其昌盛長久之熱望來者也。有此愛國心。而民政時代之軍隊無敵于天下矣。降至帝政時代之僱兵。則此愛國心漸既薄弱。而更有二種精神代之。一則名譽的精神。一則宗教的精神是也。二種精神合成一大精神。而益加強焉。凡農工卑賤之徒。一旦應募入營為兵。輒謂吾如臨陣退縮。則不獨壞一身之名。亦必貽辱全隊。於是相戒以養勇氣為第一義。即其入營之初。獻盟誓曰。必不離軍旗而逃走。必以一死報於皇帝。必遵奉將軍號令。是以士卒望見黃金^{羅馬國旗也}之閃乎軍頭。則中心莊肅。忽生敬虔之心。蓋一種宗教感情也。羅馬軍隊賞罰尤嚴。百夫長則有鞭撻兵士之權。將軍則有生殺兵士之權。羅馬關於訓練之格言曰。凡不畏其將過於畏敵者。即非良兵也。

讀史氏曰。所貴乎軍隊者精神也。有精神而勇氣生焉。名譽一種精神也。宗教一種精神也。愛國一種精神也。羅馬有此三種精神。送相消長。可以知其兵之勇氣也。可以知時勢之變遷也。

方羅馬帝國之盛也。國民心目。炫乎其版圖之大。常勝之威。帝王之澤。遂侈然謂羅馬即天下也。羅馬以外無復有天下也。而不知當時羅馬以外。猶有幾多自主之邦國。星羅棋布也。今據地圖。查厥疆域。東西約三千英里。南北約二千英里。其地多在北緯二十四度與五十六度之間。而位於溫帶中矣。此亦天下至美至大之國也。

讀史氏曰。羅馬最盛之時。願當中國兩漢之際。意者斯時中國君民。亦必謂中國即天下也。而不知其實天下至美至大之國。對立東西。而交通未開。乃如今日。英俄德美各邦。其富其強。其大或過漢與羅馬遠矣。而相對立焉。而相交通焉。而相爭競焉。嗚呼。

是宇內何等局面。生爲男兒者。豈空老且死乎哉。

羅馬之所以大者。非惟戰勝攻取。拓土開疆之迅速廣大也。今代俄國之版圖曠漠。占地球之大分。昔亞歷山帝。以震撼宇宙之威。入亞細亞。連戰長驅。立戰勝之碑於印度境內。成吉思汗及其後嗣。不百年而建一大帝國。東窮支那海。西抵埃及及日耳曼。戰勝攻取之迅速如是。拓土開疆之廣大如是。豈惟羅馬哉。而羅馬所以爲羅馬。則在其積數百年之智術成鞏固之基礎。更復以法律紀綱之。以學藝脩飾之。以賢明簡易利用三者爲施政之本領而已。

讀史氏曰。宇宙事物之進步以漸者。自是一定不變之原則也。故人類社會之成也。必家族集而後成部落。部落集而後成小邦。小邦集而後成大國。人類社會之進也。亦必由野蠻入未開。由未開入半開。由半開入文明。此其原則也。羅馬帝國之於歐羅巴。其大國之始而又文明之始乎。比之中國。其立基之漸則猶周也。其一統之盛則猶秦也。其治強之實則猶漢也。知中國漢以後之世界源於周秦。則知歐洲今代之世界源於羅馬矣。荷據人類社會漸成漸進之原則。欲以究察歐洲今代之現大勢現關係。現國家現政治現宗教現法律現事物者。其於羅馬史不致思焉可乎。

羅馬帝國初待天下宗教平等。放任人民自由信奉。而不強抑之。故各種宗教不受阻礙。弘通國內。惟人民則以爲真理而信之。哲學家則以爲虛妄而擯之。政治家則以爲有用而利之。

讀史氏曰。國家將宗教任諸人民自由信奉。而不干預之。同其宜也。若夫同一宗教。而人民信焉。哲學家擯焉。政治家利焉。則二千年前之羅馬。二千年後之今代。何其相似之甚也。然斯蓋就耶穌教未興之先而言之也。耶穌教既興之後。則信焉者固信焉。擯焉者利焉者。亦並信焉。而至今日則復於二千年前之故態矣。嗚呼。今後亦安得光明真理圓滿完全之宗教。使世界億兆無賢愚聖凡之別。齊乘一乘。同證極果哉。

雅典斯巴達二國。自其祖先血族之保全起見。不敢容納外人爲公民。狹隘誠甚。而二國不免因之速就衰亡。羅馬則不然。苟有才德可取。則無論外人敵奴隸野蠻。不吝分之以公民之特權。蓋其所欲不在虛名。而在實力也。是以雅典民政全盛之時。有公民三萬人。驟減少至二萬一千人。羅馬則民政初代料民第一次之時。有公民八萬三千人。厥後增至四十六萬三千人之多。皆可執兵器以護國家者也。

讀史氏曰。苟有才德。則博容納之。與共天職。而不問其類之同異。斯誠大國之度量也。其所以強國勢吞四鄰。以翦建絕大帝國。

者在此也。今洋之東西列國有此大國之度量者。惟美國庶幾之。然至其排黃色人種一事。則所以猶未免狹隘。而不及古之羅馬遠矣。

羅馬公民之特權。在其普及全帝國以前。則伊大利與各省之間。割裂鴻溝。而殆有別國之觀矣。當此時。伊大利者。乃帝國統一之樞紐。而帝國成立之基礎也。凡民生於伊大利者。即有不出租稅。不服武斷之特權。不生於伊大利者。則不得選為皇帝。元老議官。後及更以羅馬國都自治制度擴之。伊大利全邦。則自阿耳布士之趾。至加喇伯里亞之濱。無一民不公民矣。於是伊大利全邦。語言風俗習慣。制度悉歸大同。鑄成一大國民。而其重力可以匹敵全帝國之大也。

讀史氏曰。以重御輕。以中御外。非先有此。則不能保持大帝國之統一。而傳之久遠也。是善應用漸成漸進之原則者也。羅馬以兵力征服希臘。而希臘文學則為其所極力講求。因致希臘語言文字盛行羅馬。而政事兵事則仍用已國言。斷不許用外國言。於是拉丁希臘二言。並行一國。一則為文學之言。一則為政事之言。故從政務兼脩文學者。必通此二言矣。

讀史氏曰。蒙古以兵力征服中國。而中國之文物制度。則不得不取。英國以兵力征服印度。而印度之宗教古文。則不得不取。亦猶羅馬以兵力征服希臘。而取其文學也。惟羅馬之取於希臘。將以裨其智德。高其理想也。英國之取於印度。將以博其聞見。資其研窮也。蒙古之取於中國。將以保其國家。立其綱紀也。故三者之取同。而其所以則異耳。

古代奴隸之盛。莫若羅馬。羅馬奴隸。多為戰時所擒敵人。歸以賣之者也。使役之道不一。或使之耕田。或使之工作。或用供使令。或用當僕婢之役。或有聰慧少年。出乎其間。則教誨之以文學技藝。而價亦倍蓰焉。養奴隸之最多者。羅馬城內一宮殿。而常養四百人。埃及一寡婦家。亦常養四百人。如是則奴隸貨也。非人也。然許婚嫁相通。以殖子孫。亦設法律以保護之。苦役虐遇。頗得以紓矣。讀史氏曰。羅馬奴隸。後世識者以為其致衰亡之一原因者也。蓋用奴隸之利在用其力。而患在自陷快惰耳。抑今日人類一半。

名曰婦人者。猶未免在昔日奴隸之境遇。如彼貨人身。以滅天理之論。則恐非所以施於羅馬時代也。

克老地士帝。檢人口時。有公民六百九十四萬四千人。若據此數。併其婦女幼孩而計之。則應得二千萬也。若加各省男女老少而計之。則應得二倍之數。即六千萬也。若合奴隸而計之。則應得與之相敵之數。即一億二千萬也。是知羅馬帝國者。乃包與近世全歐。殆不相下之人口。而置諸一大政府之下者也。原注。羅馬之耳氏。於法國大革命前。若英國史記。數當時歐洲各國人口曰。法國四千萬。德意志。俄羅斯在歐洲者一千二百萬。波蘭六百萬。希臘土耳其其六百萬。瑞典四百萬。羅馬國或三百萬。其餘諸小國四百萬。是通全歐而合計之。則有一億五千萬。乃至七百萬。與古羅馬氏所言大略相合。

試一對炤羅馬帝國與亞細亞諸國。則知羅馬昇平之始。迥不可及也。是時亞細亞諸國。大抵淫虐之政行于內。而孔熾之寇逼于外。租稅之嚴催。科條之勵行。無一不假兵力。在國都則鴟梟食人。在地方則豺狼噬民。民咸翹足思亂。莫不有胥溺偕亡之嘆矣。獨至羅馬則民之服之。甘心樂從也。夫惟甘心樂從。是以國祚長久。自有可恃也。若夫前日兵力相爭之四鄰諸國。今則夷爲郡縣。其民熙熙洽洽。浴羅馬之澤。無復回復自主之望。而皇帝權力廣大。凡全帝國內。雖在僻遠之地。亦皆無不懷其惠而畏其威也。至內銷不軌。外禦寇賊。則有強大軍隊焉。而如民政。則不毫藉其力以行也。是以君民協和同享昇平。前代以來。未多見如此之治且安者也。

讀史氏曰。自古世無千年之國。亦無百年之治。故國不貴其常存無亡。而貴其能振興全世界人類之文明。不貴其無內憂外患。而貴其能利內憂外患以作興復進步之機。吾觀羅馬。於前者則有之。於後者則在民政時代有之。在帝政時代無之。夫民政時代之內憂外患。猶疾在壯者。內之強健。有以勝之。故無以害也。帝政時代之內憂外患。猶疾在老人。內之衰弱。無以勝之。故病則死矣。吾謂民極口侈談羅馬昇平之治。比諸當時鄰邦如波斯諸國而言則可也。比諸民政時代而言。則未爲精到之論也。

全帝國內。大小都城。有國路以聯通之。國路之本。起于羅馬中央會場。經過伊大利。貫通各省。達于國境而止。今算帝國西北自晏土尼士城壁抵羅馬。自羅馬東南轉抵耶路撒冷之一大幹路。則可得四千八十羅里之延長線也。凡國路之設。自城邑達城邑。洞開直達。山則鑿之。河則橋之。鋪以沙石。粘以煉灰。堅牢異常。其目的則在遣送軍隊。利便交通。若有一國既爲羅馬所征服。而其地國路未通。則羅馬人不敢以爲完成其征服者也。

讀史氏曰。交通線之在國也。其在人身則筋維也。血管也。神經也。人身無筋維則骸骨不聯絡。無血管則血液不循環。無神經則感覺不靈應。是故交通線不完全之國。則近於半死之人矣。昔羅馬人以造道路爲軍國首務。可謂知要已。今者西比利亞鐵路已成。而俄國行將生羽翼矣。而其勢力競爭之勦敵英國與印度之交通線。仍由往返須數閱月之海路。而未有變計焉。是其般憂也。

文學之嗜好。本爲與昇平文明之世不可相離之事。即在哈士利晏。安敦尼諸帝之朝。文運蔚興。士重文學。固其所也。於是英吉利北邊之土民。已有玩味脩辭之學者焉。萊因多憐武之河濱。亦有鈔寫鄂謨伯西兒之詩者焉。間有文學專業之士。輒以厚幣聘之。杜列米之天學。加連之醫學。皆爲學者所悅講究。而闢其精微。正其紕繆者。亦非無其人。雖然。惟除路西晏之外。無復一人獨創孤

諸之才。即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芝諾、伊壁鳩魯之說。師弟傳授。推爲學宗。而實則蔽塞人智之開發。前代詩人。雄辯家之美辭。雖尙遺存。而講習之者。不能激發其精神。光燭其氣燄。而所從事者。僅在形摹。貌似之末。偶一違於常格者。群起尤焉。噫。以如此之俗習。而不待文學復興之日。烏望其能喚起新宗教。新文學。新世界於長夜情眠之中。而發揮我歐人之真智慧。真才能乎。

讀史氏曰。吉朋氏稱以上事實爲羅馬天才之凋衰。旨哉言乎。蓋天才者。謂我能不囿於舊來他人之思想。而發揮自己之思想。以生人間有用之發明也。故天才之衆。即斯世將興之徵也。天才之寡。即斯世將衰之徵也。古代天才之最盛者。在泰東則周末戰國之時也。在泰西則雅典、馬基頓、迭相興亡消長之時也。中世以後文學復興之時也。斯三時者。皆有大同之化。太平之治。從於其後。夫天才乃人類大光明。足以照耀宇宙者也。今日中國之衰誠極矣。而所幸者在乎少數天才。出於此間。開拓絕大思想。而光燄萬丈。不可抑遏。此豈中國一陽來復之機。既微發萌芽者也歟。抑亦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也歟。吾不祝中國有千萬老朽官吏。百萬劣弱兵卒。幾億深藏之金銀。四億蠢動之生靈。而獨祝此天才之興。

君政若何。凡無論何等名。以一人總攬行政理財用兵三大主權者。是其義也。若是之政體。自非用嚴毅慎密之保護機關。保護人民自由。則流爲君權無限之政。勢所難免也。宗教迷信之世。僧侶最有勢力。即以其勢力扶翼自由之權。必有可賴者。乃奈僧侶左袒。每在君主。而不在人民。然則君權所以不橫流。民權所以不墜地。全仗有一種剛健憲法團體。以維持之耳。羅馬至奧古太士帝時。政體全行一變。名爲民政。而實則君政。皇帝寔握無限之權。然且爲蔽君政之形名。以欺天下之耳目。務尊重元老議院。自稱爲其官吏。而稟其命令焉。

讀史氏曰。羅馬數百年來之民政。變爲君政。此乃最大革命也。奧古太士帝。以雄才大略之資。用權變不測之計。乃能成就此最大革命。固無論已。而尋其所漸。乃勢之轉移已久矣。帝特不過利斯勢以成其事耳。蓋四十四軍之將卒。於二十年之久。立戰功。獲重賞者。懷帝室之德。以思擁戴之一也。各省之民。久厭議院之苛虐。即望總攬主權於一人之手。以撫柔我者之興。二也。羅馬人民。食求其他。觀求其美之外。不知其他。而此二者。帝皆已予之矣。三也。羅馬紳豪。以爲人生目的。一在快樂。快樂已得矣。何必事於民政之恢復。殆有若李耳所謂熙熙如享太平。如登春臺者。四也。民政黨有氣概才幹者之大半。不死於戰。則死於放竄。而傲骨自喜如古人者少焉。五也。國情如此。而何怪乎革命之變哉。

皇帝馬爾加士安敦尼之德行。其尤彰者在勤與嚴。年甫十二。奉斯多噶派之教。希臘哲學家之一種。即其平生所服膺者。曰以精神克肉體。

以天理克人欲。德之外無善。不德之外無惡。嘗在軍中。錄其心得。以成一書。觀其教誨之語。切切惻惻。毫不似帝王之矜嚴。凡帝王一行爲。直是芝諾氏斯多瑪訓言之好注脚也。蓋其自責嚴。責人則寬。而欲盡正義仁愛以濟天下億兆。可不謂賢乎。戰乃其最所不欲也。然不已而戰。則躬親臨陣。暴露于多惱武之濱。經八寒暑之久。與士卒同甘苦。竟獲病崩。崩後百年。百姓思慕不已。往往奉置其像於家廟以祀之云。

讀史氏曰。吾嘗聞羅馬有一賢主焉。即皇帝馬爾加士安敦尼是也。帝之盛德。頗似中國禹湯文武之諸君。而其所著書。亦往往有與孔子論語相出入之處。而西人不甚稱揚其人者何也。蓋以帝不好耶穌教耳。雖不好耶穌教。而道德之盛。則有不遜於耶穌教中稱曰聖賢者。由是觀之。泰西道德家。耶穌教以外。豈爲無人哉。

兵力之用。視乎國之大小。國愈大而兵愈有用矣。嘗一政事家爲說曰。無論何國。國中人口百分之一。棄其本業。或爲兵勇。或爲遊民。而國不窮者。未之有也。然則兵固不可過多也。然今有一兵。或恃其膂力。恃其利器。恃其技熟。欲以鎮壓百人之衆。斷不能也。即欲以百人精兵。鎮壓萬人之衆。亦斷不能也。何則。衆寡懸絕。勢不相敵也。然以十萬之兵。則制一千萬之民。而有餘矣。以一萬乃至一萬五千之兵。則制全都之民。而有餘矣。兵與民之強弱不同。則使然也。且夫兵者。自非使千百人之衆。合成一體。而指揮之者。亦惟一人焉。則雖有韜略之才。訓練之精。亦無所用之。故將之多。非用兵之道也。卒之分。亦非用兵之道也。

讀史氏曰。吉朋氏此言。即爲敘羅馬帝國軍隊政治之事。而發其端者也。夫帝國建設以來未幾。野心家輒藉於僅僅數萬之兵。易置帝王。如奕棋然。不知其能致此者何耶。今吉朋氏解釋之曰。兵民強弱不同。自有一定之數也。以上所論即是也。抑國家養兵。本爲內鎮其亂。外禦其侮。而設。今乃欲脅國民以爲神器。是私國家之兵也。昔董卓脅漢君臣遷都。法國過激黨掌握政權。斬刈生靈。當時民心豈誠服從乎。皆是兵之力也。前日中國朝廷不爲蓋福祥所脅。則亦其不幸中之幸也。

昔以該撒之雄才。填古太士之深慮。猶苦兵之嚙悍難馭。西伯拉士帝。雖有勇智。能得而制。徂恩邀賞之兵乎。蓋是時也。兵之嚙盈。既極矣。而帝更復寵之以被黃金環。許之以與其仇。僂起臥營中。予之以倍前之原餉。養之以一朝有事。則以非常要挾。然後乃肯從事之習。於是將驕卒懈。不可復用矣。帝即覺悟軍隊之不可不改革。飭勵一將官。從於其事。而已莫及矣。嗚呼。帝而自問。將士懈慢如此。孰任厥咎。則必知責在自已耳。

讀史氏曰。西伯拉士帝。使兵娛樂驕盈。至於此極。蓋由藉其力以得其位也。夫兵強於內者。必弱於外。虎狼於民者。必犬羊於敵。

他日帝國衰弱不振。未必不由於此也。所謂兵猶火不戢則焚者。豈必窮兵黷武之謂哉。亦謂其挾戰勝之功。驕而流於弱。悍而難以馭。遂為國家之盜賊而已。

西伯拉士帝之時。羅馬法學家皆曰。皇帝神聖。在法律之外。不受一切制縛。生殺予奪。唯意所欲。國家則其產業也。帝所以自行亦如之。是以當世之人。俱享昇平。同祝國運昌盛。而後世之人。則謂羅馬衰亡之因。帝最作之也。

讀史氏曰。羅馬民政之所以為民政。以其主權在議院也。行政理財用兵三大主權。一旦移於皇帝。而議院尙得以法律裁判此主權之用。則猶不失為立憲之政也。今乃至曰皇帝神聖。在法律之外。生殺予奪。唯意所欲。國家則其產業也。則是既純然君權無限之政矣。其衰亡也。不亦宜乎。

羅馬及伊大利。在其為國家中心之時。則自祖先傳之國民精神。依然猶存。凡將於兵者。無非識文字明道理習法律之士。帝國二百年間。軍隊不失忠順者。由此而已。乃及加拉加爾拉帝變。壞憲法。文武始為二途。自時厥後。凡伊大利附近各省。有教育之士。皆愧為兵。轉為文吏。而其為兵者。皆是蒙昧無知之民。惟知有戰場。不知有國家。知有戰鬪。不知有學術。而訓練紀律。蕩然掃地矣。一國兵力在此輩手。則其顛覆帝位之相繼不絕者。亦不足怪耳。

讀史氏曰。國家大患。莫大於士民以兵為可賤。而不屑從事焉。夫一國之良。在於兵者愈多。則其兵愈精。以向於敵。則不怖敵。以向於民。則不擾民。紀律嚴明。志趣堅確。縱有野心之徒。欲使嗾之以成其私。而兵皆知大義。重國家。不可動以不義也。若頑鈍無知之徒。多在其中。則反是。茲所言者是已。制兵者豈可不知所鑒乎哉。

捫蝨談虎錄

憂患餘生生

排下疾

莊子曰。人心排下而進上。中國自數千年來。無不用排之法。專制君主者。務排抑人之權利。而操其生命。專制聖人者。務排抑人之思想。而制其靈台。君主以術愚天下。聖人以道愚天下。於是人人遂目君主如帝天。視聖人如日月。一舉一動。一笑一嘔。一若舍君主無所託。舍聖人無所從。以一人之勢力。括盡天下之勢力。以一人之聰明。括盡天下之聰明。而己。自佛老相角。而己。未有真能出新見與之相角者。即如王陽明倡明心學。最利而使其權盡歸於己。專制聖人者。不容他人攙雜其言論。而使其論盡從於己。自佛老相角。而己。未有真能出新見與之相角者。即如王陽明倡明心學。最

身居於何等心目中別懸一君主聖人以爲怪物不敢求與平等身分日失愈流卑下安得奮發自上者乎莊子之言至今日不誠
以毀譽劍之令人有所勸沮兢兢然以不出其位自程入其樊籠而君主者復以安分戒聖人者復以安命訓之遂使人不復知我
身居於何等心目中別懸一君主聖人以爲怪物不敢求與平等身分日失愈流卑下安得奮發自上者乎莊子之言至今日不誠

儒者之帝王思想

宋儒中有帝王思想并有帝王才略者有二人焉其一曰邵康節其詩曰捲舒一代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日月星辰齊照耀皇
王帝霸大鋪舒程子云康節亂世之奸雄也謝上蔡云堯夫才豪在風塵時節有偏霸手段朱子曰康節爲人須極會處置事又曰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底人其二曰陳龍川其論治以義利雙行王霸並用要歸于適用爲主其所謂攬金銀銅鐵作一器也嘗
曰研窮義理精微辨析古今同異則于諸儒有愧焉至于風雷雨電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
古之心胸自謂差得其長詣闕上書不用復上書言三事欲官之先生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
歸日落魄醉酒醉時戲爲大言一士欲中之以其事首刑部遂認服爲不軌嗚呼以陳同甫之才而鬱不得逞故當醉時遂有流露
于不覺者無足怪也如同甫可謂不能自制矣而堯夫與之異者以其能自制也英雄若非過其時非得其勢烏能馳騁中原遂其
志願哉

莫哉亡國之俠夫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羸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荆卿(中略)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干城圖窮事自至豪主
正怔營借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此陶淵明詠荆卿詩也子房未虎嘯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推秦博
浪沙報韓雖不成天下皆震動潛匿游下邳豈曰非智勇(下略)此陳子昂詠張良詩也秦皇兼并天下九州之內悉主悉臣就後
世史家論之豈非一統共主神聖不可侵犯者耶荆軻張良乃圖不軌欲與應天命之聖人爲仇非徒螻蛄當車不知自量母亦
蹈犬吠堯大逆不道耶而後世詩人願歌舞之崇拜之若此何也無乃專制之大義未完教忠之正學未昌故彼辯言破道者反以
報國仇犯真主爲名譽耶若近世則此學進化矣我大清龍興異域入主中夏天與人歸乃聖祖仁皇帝西巡竟有故
明亡國之莽俠夫犯乘輿而狽擊之不中被僇至今二百餘年無一人肯稱道之以爲美談者並其名亦湮沒不彰焉甚矣人

心之醇正過古人遠矣。

盧梭狗

禮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苦貧。人之大惡存焉。當法國路易十四之後。盧梭生于其時。目擊生人疾苦。發于不忍。其愛自由。比食色更重。其憎壓制。比死苦更深。其精氣鬱勃。固有解之無可解。抑之無可抑者。方其幼穉時。嘗游行道路。見小犬為大犬所凌噬。不堪其虐。猝然發怒。驅逐大犬。犬遂涉川。逃去不能自己。自投水追之。嗚呼。其所謂使萬人享有平等之自由。非發于天性。使然與。故其結果也。卒推倒壓制。建清自由。而其精神所凝注。遂欲使人身聲價。比于泰山。自由伸張。建于極軌。豈獨使法國為然哉。蓋今日文明諸國。制度謂其不出于民約。論之精神也。可乎。嗚呼。若盧梭者可謂聖人矣。吾將天之地之父之母之師之也。豈暇許。搖長短。隨聲附和。以為口實哉。人云強健者。事業之母也。吾云精神者。勢力之母也。

秦孝公與彼得

秦孝公變法。其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遂刑其師傅。彼得變法。守舊黨惡之。遂聯結黨羽。以圖作亂。以太子亞歷其。西斯為首領。彼得將其黨羽及太子悉誅之。嗚呼。至親者。父子也。而兩太子敢於犯法。而二君敢於行法。孝公彼得。真奇已哉。可知變法者。非可語于父子也。假令孝公有父犯法。孝公必不宥之。以其亂法也。彼得有母犯法。彼得亦必不宥之。以其亂法也。表彰公義。豈區區於私情哉。

馬存 與道復

馬存謂東晉人嘗曰。以父母之邦。委於群胡。殘暴戰辱。百餘年間。無有畜養。以生中國之氣。又安得有奇士。又謂。北魏據中國。以禮義文采之腹。而餉禽獸之飢。此之謂不幸。趙復德安人。元師伐宋。屠德安時。挾之以歸。至燕。以所學教授學者。稱為江漢先生。元世祖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屠父母者。嗚呼。二先生之於祖國。其愛深思遠耶。

誤天下者識亂天下者

山濤見王衍曰。誤天下者。蒼生者必此人。也。石勒年十六。倚牆東門。王衍聞之。曰。此人必亂天下。使人追之。勒已去。以二事言之。山濤識王衍。易王衍識石勒。難以誤天下者。識亂天下者。其神識必有過人者矣。

重賦與輕賦

葉水心云。『儒者爭言古稅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貢助徹之異。而其實不過十一。夫以司徒教養其民。起居飲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無不與偕。則取之雖或不于十一。固非為過也。後世獨獨自難不教不養。貧富變樂。茫然不知。直因其自有而取之。則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勝其過矣。亦豈得為中正哉。況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稅廣。則雖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豈得以孟子貉道之言為斷耶。』西儒孟德斯鳩云。『立憲國政治寬和。人民易得殷富。故雖增加租稅。賦納于其國者。作為敬重其法律之報。專制政者。以人民為奴隸。卑屈達于極點。斷無由增加租稅之理。』又云。『專制之稅斂。極應輕少。否則卒至于人民不事耕種。加之政府只有收取而無一還。人民自何力能堪於納重稅乎。』由二氏所言觀之。葉氏以為國家收納賦稅。倘用于教養。雖多取不為苛。孟氏以為國家收納賦稅。苟民得自由。雖多出亦固其宜。一則言以百姓為芻狗。一則言以人民為奴隸。其言可謂深惡痛絕矣。當道者盍一誦其言而猛省乎。

明末四大儒

後世修史者。斷代為史。當鼎革之交。輒以其死於某朝代者。斷為其朝代之人。無理甚矣。明末有四大儒。曰黃梨洲先生宗義。曰李二曲先生願。曰王船山先生夫之。曰顧亭林先生炎武。四庫著錄其所著書。皆題曰國朝人阮氏輯皇清經解。悉收其書。三百年來。言學術者。亦莫不曰清初四大儒矣。雖然。春秋之義。名從主人。本朝之君臣。苟不崇拜四先生乎。則何必引之以為重荷崇拜四先生乎。又豈可強其所不欲者而污點之。今請記四先生與本朝交涉之遺事如下。

康熙戊午。詔徵博學鴻儒。學士葉方藹擬疏薦梨洲先生。庶常陳錫嘏曰。是將使先生為疊山九靈之殺也。力止之。會修明史。學士徐元文謂先生非可召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與興化李公清同徵。詔督撫以禮敦遣。先生固辭。朝廷知不可致。特

詔浙中督撫抄先生著述。闕史事者送京師。徐復延先生子百家任纂修。先生以書報徐。且諧之曰。昔聞首陽山二老。託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積顏色不壞。今吾道子從公。可以置我矣。庚午。尚書徐乾學侍。聖祖訪及遺獻。復以先生對。且言曾經臣

弟元文疏薦。老不能來。上曰。可召至京。朕不授以事。即欲歸。當遣官送之。徐對以篤老無來意。上歎息不置。先生卒於康熙乙亥年八十有六。初營生墳於其父忠端公墓旁。中置石牀。無棺槨。作葬制。或問。援趙鄒卿陳希夷例。戒身後無得違命。蓋自以遭國家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言其故也。

康熙癸丑。陝督鄂善以隱逸薦李二曲先生。先生誓死辭書八上。皆以病為解。得旨俟病愈敦促入京。自是大吏歲歲來問起居。先生遂稱廢疾。長臥不起。戊午。部臣以海內真儒薦。有旨召對。時詞科薦章福海內。先生獨被昌明絕學之目。中朝必欲致之大吏。趣行益急。先生固稱疾篤。昇其牀至行省。大吏親至榻前。懇先生絕粒六日。至欲拔佩刀自刺。於是諸官屬大駭。知其不可屈。姑置之。自是荆扉反鎖。不與人接。已而天子西巡。將召見。命陝督傳旨。先生驚泣曰。吾其死矣。辭以廢疾不至。御書關中大儒四字以寵之。卒莫能致也。

顧亭林先生。母夫人聞兩京破。不食卒。遺命誠先生勿事二姓。先生於鼎革後。凡六謁孝陵。六謁思陵。康熙初。熊賜履任史事。以書來招。答曰。願以一死謝公。最下則逃之世外。懼而止。戊午。鴻詞科詔下。諸鉅公爭欲致之。先生以死辭。次年修明史。又欲薦之。貽書學士葉方濬。誓以身殉。始得免。華下諸生請講學。謝之曰。近日二曲徒以講學得名。遂招逼迫。幾凶死。吾其尙敢爾耶。乃止。

王船山先生。當甲申後。崎嶇嶺表。欲圖恢復。既知事不可為。乃退而著書。竄伏窮山四十餘年。一歲數徙其處。故國之戚。生死不忘。時薙髮令下。先生誓死不徇異俗。以故非深夜未嘗出行。康熙十八年。吳三桂僭號于衡。僞僚有以勸進表相屬者。先生曰。亡國遺臣。所欠一死耳。今安用此不祥之人哉。遂逃入深山。作被襖賦三桂平。大吏聞而嘉之。屬郡守餽粟帛。請見先生以疾辭。嘗是時海

內儒碩。推容城孫更塾屋曲餘姚崑山林亭然諸先生肥遯自甘。聲望益熾。雖薦辟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子動容。先生乃真能自潔者也。未幾卒。自題墓碣曰。明遺臣王某之墓。

由此觀之。四先生者。明儒耶。清儒耶。叔孫通為漢高。定朝儀。徵魯諸生。悉欣欣就道。惟二生不肯行。唐太宗定取士之制。謂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而豈知入彀中者。必非英雄。真英雄固未有在彀中者。耶。夫前代尋常之霸者。猶無術以盡網天下士。而況於有種族之戚者乎。諸先生之凜然以死自誓。又豈徒如前史獨行傳中人物。棄世以為名高也。當天下之未定也。務網羅人才。摧蕩廉恥。其所以致之者。不遺餘力。及事勢一變。烏枕無患。則又為武臣傳以辱之矣。是何異逼弱而淫暴之。而又復責其失節也。霸者之所以操縱天下賢豪。亦云黠矣。亦云毒矣。願其術或售。或不售。能牢籠千百中材。而不能得諸一二豪傑。斯亦霸者之恨也。吁。

吳梅村絕命詞

吳梅村祭酒偉業。貳臣傳中之餘錄者也。其將死時。填一金縷曲。蓋絕筆矣。詞云。萬事催華髮。論鬢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酒向西風殘。月剖卻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

千○結○思○往○恨○倍○嗚○咽○。故○人○慷○慨○多○奇○節○恨○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灸○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朵○脫○履○妻○孀○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消○說○人○世○事○幾○圓○缺○。噫○此○豈○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發○於○羞○惡○之○心○而○不○能○自○制○者○耶○梨○洲○二○曲○亭○林○船○山○亦○死○梅○村○亦○死○死○等○耳○而○後○世○視○四○先○生○與○梅○村○何○如○矣○一○钱○不○值○何○消○說○梅○村○梅○村○何○見○事○之○晚○耶○。

洪承疇壽文

洪○文○襄○公○承○疇○。大○清○之○張○宏○範○而○貳○臣○傳○中○第○一○流○人○物○也○在○明○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葡○濠○總○督○統○關○內○兵○以○禦○於○松○山○力○竭○被○擒○時○燕○京○訛○傳○承○疇○已○死○賜○祭○十○六○壇○建○祠○都○外○明○莊○烈○帝○將○親○臨○奠○俄○聞○其○降○也○乃○止○崇○德○七○年○四○月○都○察○院○承○政○張○存○仁○上○言○臣○觀○洪○承○疇○欣○欣○自○得○僥○倖○再○生○宜○速○令○薙○髮○酌○加○任○用○五○月○召○見○命○隸○銀○黃○旂○漢○軍○順○治○元○年○睿○親○王○定○京○師○命○承○疇○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原○銜○入○內○院○佐○理○機○務○其○後○下○江○南○平○唐○王○搜○殺○故○明○遺○族○嗣○經○路○湖○廣○東○廣○西○雲○南○貴○州○窮○追○桂○王○於○緬○甸○承○疇○功○最○高○焉○其○七○十○賜○壽○也○滿○朝○勳○貴○以○至○門○生○故○吏○爭○獻○媚○致○祝○而○諛○壽○文○中○最○難○措○詞○蓋○其○在○勝○朝○時○之○位○望○勳○績○及○入○本○朝○後○之○位○望○勳○績○皆○赫○赫○在○人○耳○目○而○此○間○轉○振○一○二○語○雖○善○於○舞○文○者○無○能○為○力○也○時○則○有○一○落○魄○書○生○為○獻○一○文○中○有○數○語○云○公○以○為○殺○吾○君○者○吾○仇○也○殺○吾○仇○者○吾○君○也○云○云○承○疇○大○賞○之○不○數○月○而○此○書○生○拔○置○津○要○云○捫○蝸○子○曰○洪○承○疇○此○際○之○心○事○其○志○志○殆○不○讓○吳○梅○村○絕○命○時○矣○雖○然○此○何○足○以○為○承○疇○解○譬○有○婦○人○厥○夫○被○害○而○曰○殺○吾○夫○者○吾○仇○也○殺○吾○仇○者○吾○夫○也○可○乎○此○猶○可○言○也○譬○為○子○者○厥○父○被○害○而○曰○殺○吾○父○者○吾○仇○也○殺○吾○父○者○吾○父○也○可○乎○况○此○二○語○者○在○甲○申○以○後○歸○命○諸○臣○猶○可○以○之○自○飾○若○承○疇○之○降○則○非○烈○帝○固○在○也○方○且○欲○建○祠○以○表○之○親○臨○以○奠○之○而○承○疇○烏○知○乎○此○後○李○自○成○之○將○殺○其○君○而○烏○知○乎○殺○李○自○成○以○為○明○復○仇○者○即○為○太○宗○文○皇○帝○之○裔○乃○於○八○年○前○而○君○之○也○噫○亦○適○成○為○貳○臣○傳○中○人○物○而○已○吾○聞○泰○西○愛○國○家○之○言○曰○滅○吾○國○者○吾○仇○也○請○洪○承○疇○下○一○轉○語○來○。

桃花扇

前○明○遺○老○孔○云○亭○所○著○桃○花○扇○傳○奇○以○亡○國○之○音○寫○愛○國○之○淚○至○今○讀○之○猶○使○人○感○然○生○感○其○卷○末○餘○韻○一○齣○寫○老○贊○禮○及○蘇○崑○山○柳○敬○亭○三○人○以○結○束○全○書○者○內○科○白○一○節○云○（副淨時服扮皂）自家魏國公嫡親公子徐青君的便是生來富貴享盡繁華不料國破家亡剩了區區一口沒奈何在上元縣當了一名皂隸將就度日今奉本官籤票訪擊山林隱逸只得下鄉走走。

(望介)那江岸上有幾個老兒圍坐。不免上前討火。就便訪問。正是開國元勳留狗尾換朝逸老。縮龜頭(前行見介)老哥們有火借一個。(丑)請坐。(副淨坐介)(副末問介)看個打扮像一位公差大哥。(副淨)便是……中略……(副淨起身問介)三位是山林隱逸麼。(衆起拱介)不敢不敢。為何問及山林隱逸。(副淨)三位不知麼。現今禮部上本搜尋山林隱逸。撫按大老爺張掛告示。布政司行文已經。餘並不見一人報名。府縣著忙差俺們各處訪拏。三位一定是快快跟我同話去。(副末)老哥差矣。山林隱逸乃文人名士。不肯出山的。老夫原是假斯文的一箇老費禮。那裡去得。(丑淨)我兩箇是說書唱曲的朋友。而今做了漁翁樵子。益發不中了。(副淨)儂們不曉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識時務的俊傑。從三年前俱已出山去了。目下正要訪拏儂輩哩。(取看籤票欲拏介)……下略

此雖謔而近虐之言。然比對之於黃李願諸先生所經歷。則當時所以網羅遺佚之苦心。又可略見矣。明太祖定律。有不為君用之罪。然則籤票訪拏。又豈為己甚耶。噫嘻。

蒙古人之奴隸

趙甌北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三云。元時漢人多有作蒙古名者。如賈塔爾塔名賈。塔爾塔名賈。本冀州人。張巴圖張名張。本平昌人。劉哈喇布哈劉名張。本江西人。楊榮爾楊名張。及滿里古思皆寧夏人。崔或宏州人。而小字拜帖木兒。賈塔爾之孫。又名六十一。高寅子名塔失不花。皆習蒙古俗也。蓋元初本有賜名之例。奈以造舟濟師。太祖賜名兀速赤。劉敏太祖賜名玉出干。其子世亨。憲宗賜名塔塔兒。次子世濟。又賜名散視台。石天麟太宗賜名。瑯順太宗賜名察納合兒。其弟常亦賜名金那合兒。睿宗時亦以大興人賈喇賈名賈。多鬚而黃。遂賜今名。其後實喇實名賈。名虎林赤。蓋以蒙古名世其家矣。世祖賜名尤多。劉思敬賜名哈八兒都。播州土官楊漢英賜名楊賽音布哈楊名賈。王實喇王名賈。保定人。賜名實喇巴圖實名賈。張惠新繁人。賜名兀魯忽訥特。許崇曲沃人。賜名忽魯火孫。燕公楠賜名囊家特囊名賈。并有一賜再賜者。劉哈喇巴圖爾劉名賈。本河東人。初賜名哈喇幹脫赤。後以功又賜名察罕幹脫赤。最後又賜今名。自有賜名之例。漢人皆以蒙古名為榮。雖非賜者亦多仿之。按此等雖屬小事。實可為中國人愛國心之證。昔唐代常賜人姓李。宋代常賜人姓趙。明代常賜人姓朱。此者以為非常寵榮。以霸者之力。遂使人捐棄祖宗。列者乎。

女豪傑

伊尹與妹喜比而亡夏膠鬲與比而亡殷世無不稱伊尹膠鬲為聖人焉妹喜過已為妖刃何其是非不明乎若以亡國論則伊尹與妹喜膠鬲與比已其罪一也若因桀紂暴虐妹喜與伊尹相與膠鬲謀除暴君以安天下忍於割一已快樂以與萬民其後竟被慘戮非特功伴伊尹且有過之謂之捨身救世誰曰不宜若謂夏桀伐有施有施以妹喜女焉殷幸伐有蘇有蘇以妲己女焉殷父之恥以敗其國孝女俠女兼備之如此女豪傑古今曾有幾人乎周幽王伐有褒得褒姒而周亡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而晉亂褒姒能亡周驪姬能亂晉非豪恥雪辱極有俠性者能乎

處士與暴君權力之消長

魯仲連以一布衣反覆利害使辛垣衍不敢帝秦秦亦卒不敢自帝區區口舌能定天下全局周亞夫得劇孟言七國之亂自此無憂以秦之強大不畏六國而反畏仲連以周亞夫之能軍不畏七國而反畏劇孟何哉當斯時而其勢有以劫之也處士局成而暴君不得逞其欲暴君局成而處士多禍及其身兩者互相神縮反動必起秦始皇所以坑儒士漢景帝所以誅俠夫也逮至漢末李膺范滂及賈偉節等大學生萬餘人品覈公卿非議朝政處士局又起其清議所在搖蕩一時惜乎徒知以清君側為名苟令君側可清豈無更有甚者隨其後乎不能指斥暴君正其罪無絕此根源使大義白於天下何其失計乎中國憲法不能成立其缺點在此也知暴君之罪不能指斥又豈能制暴乎豈千古暴君獨桀紂二人乎而惟桀紂乃可稱獨夫乎豈湯武乃可誅桀紂而民衆不能誅乎使桀紂必待湯武而誅恐討暴君者終無日矣遂至宋明黨禍復起而明士高攀龍顧憲成左光斗等亦止以擊魏忠賢為名而君臣大戢亦不復剖白母怪乎二千年擾擾攘攘暴君接踵猶復歌頌聖明雖以猴子戴冠履此尊位依然千膜百拜曰我聖君也我聖君也而猴子得毋笑其愚所謂人類者不當如是耶

天下有四種人

天下有四種人與帝王相關切者有獻媚於帝王而帝王藉以增其威力彼亦博得少許權利以為衣食者列子所謂人不衣食則君臣道息也有玩弄帝王而帝王亦無可如何置諸度外者有求於帝王而不得起與為難者有乘亂世挾帝王為奇貨以號令天下者獻媚帝王者無論也玩弄帝王者漢朝得二人焉其一東方朔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讀二月乃盡詔以為郎詔賜之飯於前飯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賜簾帛擔揭而去建章宮後閣重櫺中有物出焉其狀似麀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

群臣左右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鬻牙也。漢武帝求甘露。東方朔盡飲之。武帝欲殺之。東方朔曰：若飲此甘露。可以長生。殺亦不死。若殺之而死。必非甘露。漢武莫主也。而欲諸誦。任意玩弄。如一小兒。豈非別有奇想。所謂天人者乎。古人避世於山中。而朔乃避世於朝廷。能為隱士。獨開生面。其奇思有令人不測者。其於老莊一流。別添裝點者。與。其一曰：嚴子陵。為光武故人。光武既為天子。所謂苟富貴母相忘。正在此時。况復引同起臥。備極親洽。天子於故人。可云無憾矣。子陵亦如家人然。以足加其腹。太史即奏。客星犯帝座。光武於子陵。豈真能忘君臣分乎。光武所自大者。不過帝王。子陵所自大者。不過布衣。光武以人術籠之。而子陵以天機應之。其身分豈有讓乎。求於帝王不得。反與為難者。一曰：黃巢。一曰：張吳二生。黃巢下第。而唐室亂。張元下第。而西夏強。下至牛金星。李岩亦為明孝廉。輔李自成而起。至本朝。章志俊。捐納九品官。懸八品扁額。為差役所勒索。遂隨洪秀全而起。胡文忠云：前欲求八品官不得。今則竟欲為王矣。咸豐四年。廣東倡亂。被革舉人關德飛。實主其事。蓋駭弛不羈。熱心功名之士。不能隨意俯伏。故反抗力因緣而生也。有乘亂世。挾帝王為奇貨。以令天下者。項羽挾義帝。董卓挾獻帝。及卓敗。李傕又挾獻帝。幸其營。郭汜與李傕相攻。傕又復移乘輿幸北塢。侍臣有飢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催曰：朝脯上飯。何用米為。遂以臭牛骨與之。其後曹操迎都許。牽伏皇后出。后披髮跣足。涕泣求救。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嗚呼。漢獻帝歷經數遷。慘狀如繪。有何罪惡。以至於此乎。莊烈英挺。路易十六。仁柔卒致亡國。其原因非自二人造之也。不遑及其身。而結果耳。莊烈謂君非亡國君。臣皆亡國臣。奚其不思自家祖宗所造之因。若何而反嫁罪案於他人。不亦陋乎。千古一人。君如同一。邱可為長太息者也。

「黃梨洲」

飲水室主人近著一書。名曰「中國近世三大思想家」。其一曰：黃梨洲。其二曰：康南海。其三曰：譚瀏陽。吾憾其出版之遲遲也。攬取其「黃梨洲」之緒論。以實我錄。而公諸世。問孕育十九世紀之歐洲者誰乎。必曰：盧梭。雖極惡盧梭者。不能以此言為非也。吾中國亦有一盧梭。誰歟。曰：梨洲先生。梨洲生明萬曆三十八年。實西歷一千六百一十三年。盧梭生處西歷一千七百一十二年。實本朝康熙五十一年。其相去殆百歲。故以時代進化公例論之。則於百年前得一盧梭。易於二百年前得一梨洲。難。盧梭歐產也。雖當路易第十四專制極點之時代。然有希臘羅馬之政體。可承有柏拉圖。阿里士多德之遺書。可讀其能發明民義。而光大之。尙屬易。梨洲則生數千年一統專制之國。賢哲之

所垂訓史冊之所紀載其下者則督責之說獨狗之論榜籥之政縛輓之制其上焉者亦不過言保民若赤子言牧民若禽畜而已於生民之大原群治之大本未有能夢焉者也故以民族性質論之則於歐洲得一盧梭易於亞洲得一梨洲難夫君非欲阿吾先輩以自夸耀也吾亦知梨洲之理想不如盧梭之圓滿梨洲之發明不如盧梭之詳詳雖然以茲兩端相比較則吾以梨洲先生為中國之盧梭吾自信非溢美之言

且盧梭亦何足以比梨洲盧梭於著書之外無他可表見者梨洲則當鼎革之交間關蹈海謀所以匡復故國遺艱投大百折不撓蓋梨洲非議論家而實行家也盧梭道心淺薄為貧所驅放浪自汙細行往往不檢梨洲則學問氣節矯矯絕俗上接道統為世儒宗蓋梨洲非才子而哲人也故盧梭一生之歷史常不免貽妒嫉者以口實即敬盧梭愛盧梭之人亦不過頌其大功略其小過而終不能為諱也至梨洲先生則不惟我輩在聞知私淑之列者頂禮膜拜即彼至迂舊至頑鈍之輩亦不能不首頰心折曰大儒曰人帥若是乎我梨洲先生果非盧梭之所能及也雖然盧梭出而九世紀之歐洲既已若彼梨洲出而二百年來之中國依舊若此則何也曰是固不可以咎梨洲也歐洲一盧梭出而千百盧梭接踵而與風馳雲捲頃刻遍天下中國一梨洲出而二百年來會無第二之梨洲其人者盧梭之書一出世再版者數十次重譯者十餘國梨洲之著述乃二百年來溷沈於訓詁名物之故紙堆中若隱若顯不伏如蠶鳴呼是豈梨洲之罪也今者盧梭之民約論潮洶然風蓬蓬然其來東矣吾黨愛國之士列炬以燭之張樂以導之呼萬歲以歡迎之若乎則中國之盧梭烏可以不著論也人人知崇拜中國之盧梭則二十世紀之中國視十九世紀之歐洲又何多讓焉又何必多讓焉作『黃梨洲』

『新廣東』

吾聞吾友太平洋客嘗一『新廣東』則怒之曰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新則俱新舊則俱舊存則俱存亡則俱亡而何新甲省新乙省之可言廣東人自知其廣東自私其廣東寢假而他省尤而效之而各自知焉自私焉則愛他人瓜分我之不速而先自瓜乎『新廣東』出版受而讀之其緒論之末簡云『夫治公事者不如治私事之勇救他人者不如救其家人親戚之愛中國者不如愛其所生省份之親人情所趨末如何也故窺現今之大勢莫如各省先行自圖自立有一省為之倡則其餘各省爭相發憤不能不圖自立各省既圖自立彼不能自立之省必歸併於能自立之省省省自立然後公議建立中國全部總政府於各省政府之上如耳耳曼聯邦合衆國聯邦之例即謂全中國自立可也此之注意有四者焉一因人心視其生省份之親切易於鼓舞二因專力

一省易為借置三因一省自立各省得以感動奮起不致如泛言中國各存觀望而無實志四因一省自立即為中國自立人人視其省為中國之土地而圖自立則視此中國自為切實將來聯合亦容易有是四者故一省自立之說不可不大明也吾廣東人請言自立自廣東始一吾讀至是乃大服吾願楚人謀新楚蜀人謀新蜀吳人謀新吳越人謀新越國人謀新斷乃至燕齊秦晉滇黔各謀所以自新吾中國或者終為中國人之中國乎

問者曰新之者非特筆也舌也使著一書而即新一省則人人其能新之矣應之曰不然言論者實事之先聲也雞鳴而天曙時雖非曙之時然去曙不遠矣若『新廣東者』毋亦廣東之一晨雞乎嚶嚶矣噫噫矣聞而起舞者其有人矣

釋無賴

無賴者通行罵人語之最不堪者也太平洋洋客之『新廣東』乃為之下解釋轉瞬間成一最可尊貴之徵噫才子舞文之筆其賊人乃如是哉客之言曰『或鄙秘密會社之人為無賴謂是不足以有為余曰不然無賴者獨立之精神也凡人有依賴他人之性質則不能奮起獨立之精神所謂之奴隸欲脫奴隸之籍必須去奴隸之根必須剷除依賴他人之性質欲剷除依賴他人之性質必須明吾為人有頂天地之能非如禽獸待人而理故無所倚賴之人其胸中浩浩落落其行為活潑自由他人所盡為而我獨不為他人所盡不敢為而我獨為無恐怖無煩惱無沾滯無怨悔一往無前死生不易而惟義之是向是曰真無賴是曰真獨立』

捫蝨談虎客曰以華文翻譯英語則於其Independent常譯為獨立譯為自立故美國之Independence Hall譯為獨立廳Democrat者依賴他人之意也冠以D則無依賴之意也信如太平洋洋客之解釋也則獨立應亦譯為無賴應可乎一笑

民賊與賊民

有唐之暴君而黃巢出有明之暴君而張李出黃巢張李者孟子之所謂賊民也然心乎其前者實為暴君者孟子之所謂民賊也人而不憎厭賊民則亦己耳苟其憎厭之必當思民賊之可憎可厭更有甚於彼等十倍者河也無有民賊則無有賊民民之罪民賊罔而陷之也唐有无能子明有黃梨洲皆察是非之理推理亂之原能為非常之言者也无能子因黃巢之亂其罪雖由於君主而其原實肇於聖人於是乎作聖過黃梨洲因張李之亂其機雖動自民間其罪實迫於君主於是乎作原君明夷待訪錄近人多知之多言之而无能子一書明自然之理亦與盧梭同將一切詩書禮樂仁義忠信盡破之雖未免流於過激其發人所未

壁不可破也。今日燕人之品格較之唐宋時為進化耶。為退化耶。聯軍入京以還。懸順民之旗。獻德政之傘。屈意媚外。種種醜態。上自王公。下至黎卒。相競崩角。藉類若不及嗚呼。此豈非所謂首善之區之民。族耶。幸而京師猶亡。而復存耳。使今日化為俄人之京。師吾知其將為俄人。漢人矣。今日化為英人之京。師吾知其將為英人。漢人矣。乃至今日。化為德人。法。人。與。人。意。人。日。人。之。京。師。則。亦。皆。將。樂。為。德。法。奧。意。日。人。漢。人。矣。中國先哲之教。最貴忠順。夫其所居之地。受某家統治。則為某家。人。効。死。力。以。罵。其所。敵。視。之。人。斯。豈。非。所。謂。忠。順。者。耶。準。此。以。談。則。當。時。之。燕。人。食。遼。金。之。毛。踐。遼。金。之。土。者。其。為。遼。金。人。罵。漢。人。又。何。足。怪。也。嗚。呼。昔。也。則。可。哥。氏。而。稍。矣。治。體。者。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

作法自斃

作法自斃。莫不為商君惜。莫不為商君病。然而無可借無可病也。作法自斃之人。多其國必強。作法自斃之人。少其國必弱。何也。作法之人。即當守法之人也。其法已行。雖作法者。亦不能反背也。無論知愚賢否。勇怯善惡。貴賤貧富。皆納於法中。也。而後其法乃可久而後其法乃可一人。心自此變。雖其法未必遽完成。漸可更張之。漸可擴充之。且必有一定之法。而後乃知其方針之所向。其為適合乎。其為弊柄乎。而其所為更張之。與擴充之。乃能用之。而得當也。商君者。大人。物。也。不。審。禍。福。不。顧。毀。譽。苟。有。造。於。秦。國。苟。有。益。於。生。民。不。憚。以。其。身。為。犧牲。也。秦。孝。公。知。之。深。愛。之。至。死。時。至。欲。以。位。禪。之。雖。先。生。於。孔。明。符。堅。於。王。猛。字。文。於。蘇。綽。神。宗。於。安。石。比。之。殆。有。過。焉。孝。公。死。後。公。子。虔。追。念。舊。怨。竟。草。裂。商。君。是。公。子。虔。前。中。後。皆。犯。法。也。其。前。之。犯。法。者。是。法律。未。大。行。為。刑。其。師。傅。時。也。其中。之。犯。法。者。是。法律。已。定。後。為。四。年。犯。約。被。刑。時。也。其。後。之。犯。法。者。何。不。悔。已。之。犯。法。而。追。戮。立。法。之。人。寧。得。不。為。犯。法。乎。以。國。法。言。之。則。不。忠。以。改。革。言。之。則。不。智。國。人。所。守。之。法。而。已。屢。犯。之。是。不。忠。也。改。革。圖。存。之。法。而。謬。然。犯。之。是。不。智。也。夫。此。法。者。商。雖。君。所。定。而。實。孝。公。所。施。行。也。況。此。法。已。施。行。之。後。而。國。人。使。之。而。國。人。頭。之。而。公。子。不。問。此。法。之。善。與。否。不。問。此。法。之。有。效。與。無。效。而。悍。以。區。區。舊。嫌。為。其。惡。孰。有。大。於。此。者。乎。秦。之。不。亡。於。其。手。者。幸。焉。耳。商。君。出。走。之。後。欲。宿。客。舍。客。人。不。知。其。為。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餘。者。坐。之。然。則。其。法。已。行。可。知。矣。其。法。已。行。雖。死。可。也。雖。死。亦。生。雖。死。亦。榮。也。作法自斃。又何害焉。冒天下之大不韙。排億萬人之大難。其為商君乎。其為商君乎。有商君之才。有商君之心。而無商君之死。仍未盡其為商君何也。商君自求其死也。非變法不足以致死也。非刑公

子師傳雖變法或可不死非則公子虔雖刑師傳或可不死要之因變法而刑公子師傳因變法而則公子則商君遂死則商君竟死
商君與來喀瓦士
千古之大立法家於泰東得一人焉曰商君於泰西得一人焉曰來喀瓦士以隻手轉移一國之風俗立百年以後霸王之基者惟
此兩人而已來喀瓦士定法後視民之既從其法而服其教也於是遁而之他且告國民曰非待吾歸毋易吾法遂自沈也此以身
殉法之偉人也來喀瓦士之殉法以身為紀念商君之殉法以身為試驗此二傑者吾烏從而軒輊之

政法片片錄

摘錄譯書彙編

國家學學說之影響
國家之發達與國家學之發達相表裏亞洲國家思想之發達其所以後於歐美諸國者國家學學說之未昌故也學說之於社會
其影響視兵力為過之歐美文明之進步固有種種之原因而推其原動力最大者則無不直接或間接受之於百餘年前或數百
年前諸大家之學說故學說之移動社會其效乃足以刻入後世人之腦筋而助成國家之發達希臘阿里斯多德之國體論法國
盧梭之民約論英國孟德斯鳩之三權分立論皆其顯著之例也日本位於亞洲而今日亦受治於泰西之學說之然則學說之効
力其始自本國推之他國而其後乃自本洲推之他洲國家學說之先輩舍泰西其孰與歸

政治教育

教育者開發人類固有之能力而助長之之謂也人類為政治之動物此言有故有政治之能力政治教育者以實在之政治社會
反映之於人類之腦中使人類真知政治社會之趣味而實施其政治之能力以期政治社會圓滿之進步是也日本法科學政治學
教授小野塚喜平治氏
說人類有種種之能力而政治之能力實居能力中最高等之地位是故人類之教育其程度有高下之不同而政治教育實為教
育中最高等之地位今日歐美各國憲法使人人得有參政權可謂盡政治能力之用雖然歐美之各得參政權此特之結果耳既
睡之能力就攪醒之方與之能力孰助長之推其原因則安得不言曰是唯有政治教育之故

歐洲主權論之沿革

主權一語有種種之意義歐洲中古時代以官署有最終裁判權者謂之有主權之官署其後歐洲大陸各國競尙中央集權之制

一國之主權。在中央政府。遂以處治全國國家之最高權。謂之主權。此主權之意義。從政治上言之也。至於學術上以主權為政府無制限之權力者。自法人鮑唐始。自十六世紀以來。法國主專制之政。故此說盛行。歐洲各國亦風靡焉。至十八世紀之末。於是反對之主權說起。即以主權為在人民是也。然主權之掌握者雖變。主權之意義。則猶前說。蓋仍以主權為無制限之權也。自歐洲各國憲法成立。君主之權力。不能無所制限。然君主為主權者。則依主權以行。似又不宜有受制限之事。蓋不知主權為國家之主權者。則以君主為國家之元首。即以主權寄托之。君主之為主權者。為其在元首之地位也。至君主之運用主權。不能不從憲法。是故憲法立而君主之權。亦範圍於其中。近世德奧諸國。均盛行此說。此說蓋折衷於君主主權說與人民主權說之間。而以主權歸之有人格之國家。國家位乎其。上。而君主人民各盡其組織國家之責任。以保國家統治之完美。國家之成立。本乎社會之秩序。不能無治者與被治者之別。故有行使主權之人。與主權所及之人。若就個人而言。則治者被治者。均是國家之分子。國家有主權。而藉一種之分子以行之耳。故國家主權之說。既足補一人專制之弊。又可挽衆民渙散無所統一之害。與近世之國家實際上。最為適合。此國家觀念發達之所致。而歐洲之主權論。至此乃得一結束矣。

英國憲法

近世文明諸國。無不有憲法。而憲法之發生。英國實首創之。百餘年來。歐美各國憲法。大都直接或間接取法於英國。故英國實為憲法之始祖。英國之憲法。非由國王欽定。又非由官民合定。又非由革命創定。蓋由國家文明之進步。漸次成立。而漸次完備者也。一千二百十五年。英國貴族迫王立法。其中最要者二條。一為租稅非由納稅者之同意。不得徵收。一為人民非由公認裁判所之判決。不得監處刑罰及罰金是也。其後國王時復設府縣選舉代議士之制。然當時之立法行政。尙未區別。代議士初無參與立法之權。代議士之得參與立法。始於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之終。葉代議之制度大進。凡法律之制定廢止。其權全屬議院。十七世紀國王欲變更憲法。廢止國教。議院公議廢之。遂定以制限國王專權。而明定國會之權利。漸次至遂今。成今日之大憲章條項。今舉其最要者如下。一國王不得議院之同意。擅廢法律。謂之違背國法。二無議院之認可。國王不得以特權賦課租稅。三國民有訴願於國王之權。而無因訴願受罰之事。四國民得自由選舉代議士。五議院之言論自由。代議士於院內所發之議論。院外無受罰之事。六法律之保存及修正。與受理人民之請願。當常開議院等類。凡十三條。蓋特舉其最要者而已。

國家為有機體說

國家者何。個人之集合體也。個人之集合。非漫然之事實。有一定之機關主持之。所謂國家之意思者。非個人集合之意思。即由此機關而生。由此機關而發表者也。此國家為有機體說之所由來也。唱此說者。首推德國伯倫知理氏。伯氏於其所著國家學中。嘗言曰。所謂有機體者。無論何種。不可不備精神與物體二原素。國家亦有國家之精神意思。與立法行政各種機關之組織。凡無論何種有機體。雖為一體。而無不有多數之部分。此等部分。視全體之需要。由種種方法以補充之。於是全體乃成立。國家亦然。國家亦有種種之官署。以為其關節。此等關節。皆所以備國家之需要行動者也。各種有機體皆能生長發達。國家亦能生長發達云云。由此觀之。國家無機關。即無意思。無意思即無人格。而國家不得為權利之主體矣。故國家與機關有密接之關係。席持而氏以為國家雖為個人之集合體。而無所謂機關意思。信如是。則國家失其人格。而無對乎人民之權利。推原其故。蓋由不知國家之與機關不能分離故也。夫機關為國家獨立之意思。唯全體有之。部分者特本全體之意思而行之耳。日本一木喜德耶之說

國際公法之由來

西哲有言。有社會即有法。法不存即社會亡。法者所以保護權利。維持秩序。與社會並存者也。就一國而言。一國家一社會。故有國內法。就各國而言。各國家為一大社會。故有國際公法。國際公法之起源。蓋所以擴充其效用。故不得不破國之境。而組成一國際團體。人類愈進步。則交涉愈繁。國各執其法。則法之應用將窮。國際公法之發生。與國內法初無二致。特其應用有廣狹之不同而已。人與人意思相衝突。則不能保國體之平和。國與國亦然。各國意思互相衝突。則世界無太平之日。故國際公法者。所以調和各國之衝突。補國內法之不足。而獨立以行其效用者也。日本中村進午氏之說

飲冰室師友論學牋

莊生有言。居空谷者。聞足音。寔然而喜矣。又曰。去國三年。見似人者。而喜矣。豈不以人性樂羣。物情懷土。固有感於天然。而不能自制者耶。矧乃孺孺之盟。相厲於歲寒。嚶嚶之聲。不已於風雨。有麗澤講習之益。無金人多言之累。東鱗西爪。屬我良多。青羽桂枝。甯容自闕。是用搜集。公諸江湖。其不關學術者。蓋闕如也。 飲冰子識

東海公來簡 壬寅四月

(前略)公所撰南海傳。所謂教育家思想家。先時之人物。均至當不易之論。吾所心佩者。在孔教復原。耶之路德。釋之龍樹。鼎足而

三矣。儒教不滅。此說終大明於世。斷可知也。音意皆一條。曰博大主義。非高尚主義。變動主義。非統一主義。又欲易去儒字。曰非柔與主義。向以此重魂主義一條。尤詳依。能張皇其說否。吾年十六七。始從事於學。謂宋人之義理。漢人之攷據。均非孔門之學。詩集中開宗明義第一章。所謂均之筐

筭物。操此何施設者也。而其時孔子之道。實望而未之見。茫乎未有知也。及開陋宋學。斥歐學。鄙荀學之論。則大服。然其中亦略有

異同。其尊孔子為教主。謂以元統天。兼轄將來地球及無數星球。則未敢附和也。往在□□會舉以語公。謂南海見二百年前天主

教之盛。以為泰西富強。由於行教。遂欲算我孔子以敵之。不知崇教之說。久成糟粕。近日歐洲。如德如意如法。法之國必造。抑教盡力。於教徒侵

政之權。皆力加裁抑。居今日而喪人之睡餘。以張吾教。此實誤矣。公言嚴又陵亦以此相規。然爾時公於此見。固依違未定也。□人

素主排外。戊戌三四月間。保教之說盛行。吾又慮其因此而攻西教。因於□□演說。意謂世界各教。宗旨雖不同。而敬天愛人之

說。則無不同。然耶之言曰。吾實天子回之言曰。吾為天使佛之言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惟孔子獨曰。可與天地參。可以贊天地之

化育。我不過參贊云。實則參贊之說。兼三才而一之。真乃立人道之極。非各教之託空言者可比也。孔子之天。異於佛而近於耶。佛之

耶之天。獨。故尊天為父。而以日從之。今尊孔子而動用佛說。曰以元統天。於理殊未安也。人類不滅。吾教永存。他教斷不得攪而奪之。且泰西諸國。政與教分。彼政之善。由於學之盛。我

國則政與教合。分則可藉教以補政之所不及。合則舍政以外無所謂教。今日但當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學。以備繼我國政學之微

不必復張吾教與人爭。是非校短長也。年來復演此意。成一論言。孔子為人極為師表。而非教主。凡世界教主。無論大小。必當蕭然

樹一幟。以告之人。曰。從我則吉。否則凶。釋迦令人出家。而從之。入極樂國。耶穌教人去其父母妻子兄弟姊妹之樂。而從之。生於天

國。余謂此乃。半出家。其後。遂從變為僧。摩訶末操一經。一劍以責人。曰。從我則升天堂。不從則入地獄。此皆教主之言。而孔子第因人施

教。未嘗強人以必從也。耶蘇出而變摩西之說。釋迦與而變婆羅門之說。摩訶末與而變摩尼之說。皆從舊說中創新學。自立為教

而孔子則於伏羲文周之卦堯舜之典禹湯之謨。未嘗廢之也。此與改制之說。不其符。雖然。公羊改制之說。吾信之。謂六獄。獨孔子於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於明器。曰。之生而致死。為不仁之死。而致生。為不智。而具教人。則朝聞道。夕死可矣。曰

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天之生人。自古及今。未有異也。謂將來乘賦勝於前人。竟能確知天堂地獄之確。有可憑。此亦未必然。均之不可知。古之人愚。非天堂不足以勸。非地獄不足以誠。故彼教以孔子為不知天道而陋之。為小後之人。智知天堂之不可求。於耶穌

再再升天之說。今既不之信。西人以距離之遠。近來大。謂耶穌即何況於後來。格致日精。教化日進。人人知吾為人身當盡人道。於一

息。倘存之時。猶未敢存。君子止息之念。上不必問天堂。下不必畏地獄。人人而自盡。人道真足以參贊天地之易。及後手。皆足於死

嗚呼。二章。其了無去來。比禪門之坐化者。有過之無不及也。世界至此。人理大行。勢必舍一切虛無。元妙之談。專言日用飲食之事。而孔子之說勝矣。之反覆推求。此誠時也。古之儒者言衛道。今之儒者言保教。夫必有仇敵之攻我。而後乃從而保衛。耶蘇設一切偶像之禁。佛斥九十六外道之說。回回於異道。如希臘如波斯。拒之尤力。故他教皆有魔鬼。大哉孔子。包綜萬流。有黨無仇。無所謂保衛也。且所謂保衛者。又必有科儀禮節。獨異於他教。乃從而保之。衛之。不墜松地。讚美和華。千人唱和。耶之禮儀也。寶象莊嚴。香花繞拜。釋之禮儀也。牛豕禮拜。豚犬不食。河之禮儀也。大哉孔子。修道謂教。無所成者。又何從而保衛之。既無敵。又不設教。規保之。衛之。於何下手。孔子所言之理。其在千秋萬世。人人之心。人類不滅。吾道必昌。何藉於保衛。今憂教之滅。而唱保衛。猶天之墮地。之陷。而欲維持之。亦賢知之過矣。其大略如左。以之示弟姪輩。彼習聞演孔保教之說。未遽信也。近見叢書第二篇。乃驚喜相告。謂西海東海。心同理同。有如此者。僕自顧何人。妄敢言學。然讀公之論。於已有謫矣。進步之疑。於人有持矛挑戰之說。故出其一二以相證。僕人於公。亦猶耶之保羅。釋之迦葉。回之士丹而已。

吾請易至泰否同人。大有四卦。而謂聖人於今日。世變日君權而政黨。由政黨而民主。聖人不啻先知也。以乾下坤上為泰。言可大可久之理也。以坤下乾上為否。則指未窮未變時之事矣。由否而同人。為離下乾上。由同人而大有。為乾下離上。序卦之意可見也。而謂聖人之貴民。重文明。重大同人。聖人不啻明示也。大象明之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乾下離上為大有。三柔得尊位。而上下應之。自天祐之。比之上六曰。比之無首。由坎之陰陽來。大有之上六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由離之文明來。聖人之情見乎辭矣。且辭曰。履信思順。尚賢。非民主而何。此民權極盛時。其卦乃大有。於大象贊之曰。君子以遠欲揚善。順天休命。且

以羣分吉凶生矣。此非生有競爭。優勝劣敗之說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此非猴為人祖之說乎。試思此辭在天。開闢之後。成男成女之前。有何吉凶變化之可言。而其辭如此。若謂品物既生。有類有群。此類此群。自生吉凶。由吉凶而生變化。而形象乃以成。達爾文悟此理於萬物已成之後。孔子乃探此理於萬物未成之前。不亦奇乎。往嚴又陵。以乾之專直神之翕關。佐天演家。實力相推之理。吾今更以此辭為天演之祖。公聞之不當驚喜絕倒乎。二十年前客之與。言及孔子。乘桴浮海。欲居九夷之奇。口謂孔子雖大聖。然今之地。圖大聖亦容有不知。余曰。固然。然大戴禮已有四角不揜之語矣。且孔子即不知地圓。而考之羣經。實未嘗一言地方也。口大笑。今并舉以博一粲。若謂以西學緣附中學。煽思想之奴性。而滋益之。則吾必以公為山海經之山膏矣。(下略)

尊疑先生復簡 壬寅四月

(前略)來教謂佛經名義多用二文。甚有理解。以鄙意言之。則單字雙字。各有所宜。譬如 Economics 一宗。其見於行文者。或為名物。或為區別。自當隨地斟酌。不必株守計學二字也。此如化學有時可謂物質。幾何有時可謂形學。則計學有時自可稱財政。可言食貨。可言國計。但求名之可言。而人有以喻足矣。中國九流。有以一字稱家。有以二字稱家。未聞至文者遂以此窘也。 Economic Laws 何不可稱計學公例。 Econc Problem 何不可云食貨問題。即若 Econc Revolution 亦何不可言貨殖變革乎。故竊以謂非所患在臨譯之翦菴已耳。至於群學固可問用民群大抵取譯西學名義。最患其理想本為中國所無。或有之而為譯者所未經見。若既已得之。則自有法想。在已能達。在人能喻。足矣。不能避不通之譏也。惟獨 Rights 一字。僕前三十年始讀西國政理諸書時。即苦此字無譯。強譯權利二字。是以霸譯王。於理想為害不細。後因偶披漢書。遇朱虛侯忿。氏不得職一語。恍然知此職字。即 Rights 的譯。然苦其名義與 Duty 相混。難以通用。即亦置之。後又讀高郵經義述聞。見其解毛詩爰得我直一語。謂直當讀為職。如上章爰得我。其義正同。疊引管子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漢書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又管子法天地以覆萬民。故莫不得其職等語。乃信前譯之不誤。而以直字翻 Rights 尤為鐵案不可動也。蓋繙艱大名義。常須沿流討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義而思之。又當廣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後回觀中文。考其相類。則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離。譬如 Rights 字。西文亦有直義。故幾何直線謂之 Rights 直線。直角謂 Rights Angle 可知中西申義正同。此以直而通職。彼以物象之正者。通民生之所應享。可謂天經地義。至正大中。豈若權利之近於力征經營。而非其所固有者乎。且西文有 Born Right 及 God and my Right 諸名詞。謂與生俱來應得之。民直可。謂與生俱來應享之權利不可。何則。生人之初。固有直而無權無利故也。但其義湮晦日久。今吾兼欲表而用之。自然如久度之器。在在杆格。願其理既實。則以術用之。使人意與之日習。固吾輩責也。至 Obligation 之為義務。與前民直相配。 Duty 之為責任。吾無間然也。(後略)

東海公來簡 壬寅五月

(前略)二十世紀中國之政體。其必法莫之君民共主乎。胸中蓄此十數年。而未嘗一對人言。惟丁酉之六月初六日。對矢野公使言之。矢野力加禁誡。爾後益緘口結舌。雖朝夕從公游。猶以此大事未嘗一露。想公亦未知其深也。僕初抵日本。所與游者多舊學。多安井息軒之門。明治十二三年時。民權之說極盛。初聞頗驚怪。既而取廣梭孟德斯鳩之說讀之。心志為之一變。以謂太平世必在民主。然無一人可與言也。及游美洲。見其官吏之貪詐。政治之穢濁。工黨之橫肆。每舉總統。則兩黨力爭。大幾釀亂。小亦行刺。則

又爽然自失。以為文明大國。尚如此。况民智未開者乎。因於所著學術中論。墨十略。申其意。又歷三四年。復往英倫。乃以為政體必當法英。而其着手。第一則又取租稅。悉獄警察之權。分之於四方。百姓欲取學校。武備交通。通商之類。選之。歸之於中央。政府盡廢。今之督撫。藩臬等官。以分巡道為地方大吏。其職在行政。而不許議政。上自朝廷。下至府縣。咸設民選議院。為出治之所。後仿日本。而將二十一行省。分置為五大部。各設總督。其體制如澳洲。加拿大。總督中央政府。權如英主。其統轄本國五大部。如德意志帝之統率。日耳曼全部。如合眾國。統領之統轄。美利堅聯邦。如此。則內安民生。外聯與國。或亦足以自立乎。近年以來。民權自由之說。徧海內外。其勢長驅直進。不可遏止。而或唱革命。或稱類族。或主分治。亦囂囂然盈於耳矣。而僕仍欲奉主權以開民智。分官權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則君權民權兩得其平。僕終守此說不變。未知公之意以為然否。已不能插翼奮飛。趨侍左右。一往復。上下其議論。甚願公考究而指正之也。

天下譁然言學校矣。此豈非中國之幸。而所設施所經營。乃皆與吾意相左。吾以為非有教科書。非有師絕學堂。為之先。則學校不能興。而彼輩竟買然為之一也。吾以為所重在蒙學。校小學。校中學。校而彼輩棄而不講。反重大學校。二也。吾以為所重在普通學。取東西學校通行之本。補入中國地理中國史。俾人人能通普通之學。然後乃能立國。乃能興學。而彼輩反重專門學。三也。吾以為五經四書。當擇其切於日用。近於時務者。分類編輯。為小學。中學。其他訓詁名物。歸入專門。聽人自為之。而彼輩反以四書五經為重。四也。吾以為學校務求其有成。科舉務責人以所難。此不能兼行之事。今變學校。乃於十三經外。更責以九通。通鑑。畢世莫能究其業。此又束縛人才之法也。而彼輩乃兼行科舉五也。吾以為與學所以教人。授官所以任人。此不能一貫之事。今與學校。乃專為翰林部。曹知縣。而設然則聲光化市。博算諸學。將棄之如遺。乎抑教以各業。除業成而用之。治民。務事乎。而彼輩仍用取士官人之法。施之於學校。六也。且吾意此朝廷大政。斷非督撫所能畫。強而治者。如有用我。以是辭之。（後略）

章太炎來簡 壬寅六月

（前略）酷暑無事。日讀各種社會學書。平日有修中國通史之志。至此新舊材料。融合無間。與會勃發。教育會合作教育。襟志作新。譯書局令潤色譯稿。一切謝絕。惟欲成就此志。竊以今日作史。若專為一代。非獨難發新理。而事實亦無由詳細。調會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貶人物。臚敘事狀為貴。所重專在真志。則心理社會宗教諸學。一切可以鑄鑄入之。與志有新理。新理自與通會。要等書徒為八面鏡。策論者異趣。亦不至如漁仲通志。蹈專已武斷之弊。然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社會政。進

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則於與志見之一方。以鼓舞民氣。啓導方來。為主則亦必於紀傳見之。四千年中帝王數百。師相數千。即取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已不可更僕數。通史自有其豐富。容為人人探明。履歷故於君相文德之淵。悉作表其紀傳。則但取利害關係。有影響於今日社會者。為撰數篇。猶有歷代社會各項要件。苦難貫串。則取紀傳之本末。例為之作。記全書擬為百卷。志居其半。表記紀傳亦居其半。蓋欲分析事類各詳原理。則不能僅分時代。而胡綜叙而志為必要矣。欲開濟民氣。激揚士氣。則亦不能如漁仲之略于事狀。而紀傳亦為必要矣。頃者東人為支那作史。簡略無義。惟文明史尚有種界異聞。其餘悉無關罔旨。要之彼國為此。略備教科。固不容以著述言也。其餘史學原論。及亞細亞印度等史。或反於修史有益。已屬蔡君鶴。購求數種。百卷之書。字數不過六七十萬。或尚不及盡力為之。一年必可告竣。頃閱新民叢報多論史學得失。十一期報中。又詳舉東人所修中史。定其優劣。知公於歷史一科。固振振欲發抒者。鄙人雖鷺下。取舉世不為之事。而以身任之。或亦大雅所不棄乎。

史目如左

五表

- 帝王表 以朴略時代人文時代發達時代發達時代概括之
- 方輿表
- 職官表
- 師相表
- 文儒表

十二志

志名或病其繁疑取逸周書篇題名號改名曰解後高

- 種族志
- 民宅志 此與方輿表不同者彼各記沿革此因山川
- 法令志
- 溝洫志
- 兵志
- 食貨志
- 工藝志
- 文言志
- 宗教志
- 學術志
- 禮俗志 除祭禮入宗教

此十二志每志約須分四五卷

十記

- 革命記
- 周服記
- 秦帝記
- 南胄記
- 唐藩記
- 黨錮記
- 陸交記
- 海交記
- 胡寇記
- 光復記

八考紀

二十七別錄

- 秦始皇考紀
- 漢武帝考紀
- 王莽考紀
- 宋武帝考紀
- 唐太宗考紀
- 元太祖考紀
- 明太祖考紀
- 清三帝考紀
- 管商蕭諸葛別錄
- 李斯別錄
- 董仲舒公孫弘張湯別錄
- 劉歆別錄
- 崔浩蘇綽王安石別錄

孔老墨韓別錄 朱熹 王守別錄 其餘各書皆詳學術志之錄 許衡 魏泉 湯斌 李光地 別錄 顧黃王顏別錄 蓋傳 會
 別錄 辛章 張世金 別錄 鄭成 張 言別錄 多爾哀別錄 張玉鄂 別錄 會李別錄 楊維 庚信 錢 別錄
 孔融 李 校別錄 洪秀全別錄 此其人 康有為別錄 游俠別錄 貨殖別錄 刺客別錄 會黨別錄 逸民別錄 方技別
 錄 疇人別錄 序錄

南海先生辨革命書 壬寅六月

(前略)又今言自立則必各省相爭。即令不爭。而十八省分爲十八國。此日本人之所常言。而旅日者之所深惑也。然使果分十
 八國。則國勢不過爲埃及高麗而已。更受大國之控制奴隸而已。如印度之各省自立。授之外人。而已比爲今日大中國之民。猶有
 所望者。其相去亦遠矣。夫今地球競爭。爲何時乎。自吾長大所見。弱小之邦。歲月被滅。不可勝數。若琉球之滅於日本。若安南突尼
 斯馬達加斯加之滅于法。若緬甸波國之滅于英。若霸科爾。土爾尼特之滅于俄。若古巴檀香山小呂宋之併于美。皆近二十年間
 事。非洲既全分矣。二十年中。變滅之急如此。自爾之後。爾國之義大倡。日人稱爲帝國主義者也。小國必爲大國所併。殆于必然。觀
 春秋時二百餘國。至戰國所餘僅七國耳。雖有魯衛中山。不過如南安之赫。入藩屬。蓋自今以後。第二等國以下。亦必不能存。弱肉
 強食。鯨之吞鯢。乃理勢之自然也。計百數年後。所存必僅數大國。自英美俄德法五國外。其餘皆不可知者矣。我中國人民之衆。居
 地球三分之一。土地等于歐洲。物產豐于全美。民智等于自種。蓋其地球第一等大國之資格。可以稱雄于大地。而自保其種者也。
 吾同胞何幸。生於此文明之大國。當如何自喜。自奮。自合。自保。以不至僭于高麗。暹羅之列。而爲印度安南緬甸之續乎。凡物合則
 大分則小。合則強。分則弱。物之理也。畢士麻克生當歐洲盛言革命之後。近對法國盛行革命之事。豈不知民主獨立之義哉。而在
 普國獨伸王權。開尊王會。卒能合日耳曼二十五邦。而挫法合爲德國。稱霸大地。嘉富洱乃力倡。者而必立薩諦尼爲共主。備
 力設法。而合十一邦。以爲意國。故能列於衆大。爲歐洲之強國。使二子者。但言革命。民主則日耳曼羅馬紛亂數十年。必永爲法與
 俄所分割。屬而已。豈能爲強國之國哉。夫普意本以小國而畢士麻克嘉富洱則苦心極力。而合衆小。爲大。以致強。爾吾中國本
 爲極大國。而革命諸人。藉稱救國者。乃必欲分現成之大國。而爲數十小國。以力追印度。求致弱亡。何其反也。使畢士麻克而絕無
 知識也。則可使畢士麻克之合衆小。而得強。而爲有識也。則革命者。力爲分。其愚何可及也。使印度各省自立。而能保全也。則可
 法也。印度不數十年。而全滅。則是豈不可鑒也。人不分割我。而我自分割之。天不弱亡我。而我自弱亡之。奈之何。號稱志士救國者。

而○出○此○下○策○哉○幸○于○一○時○之○自○立○而○忘○同○種○之○分○崩○頽○于○日○前○之○苟○安○而○不○計○百○年○之○必○滅○何○其○無○遠○慮○也○每○攻○數○百○年○一○體○忘○懷○之○滿○洲○糜○爛○其○同胞○而○甘○分○數○千○年○一○統○大○河○之○中○國○以○待○滅○于○強○國○若○此○之○謀○一○何○與○學○士○庶○克○若○富○海○而○去○遠○也○發○憤○捨○身○不○為○大○中○國○而○為○小○孩○及○布○加○利○牙○乎○以○我○之○愚○竊○愛○大○中○國○愛○一○統○若○其○如○印○度○焉○分○衆○小○以○待○滅○此○則○我○之○愚○所○不○敢○知○不○敢○從○也○與○強○國○合○者○昌○與○亡○國○合○者○亡○我○竊○從○畢○十○麻○克○之○後○安○能○法○印○度○乎○(中略)

(中略)談革命者開口必攻滿洲此為大怪不可解之事夫以開關蒙古新疆西藏三省之大中國二百年一體相安之政府無端妄引法美以生內訌發攘夷別種之論以創大難是豈不可已乎夫革命之義出于孔子之稱湯武而孟子以誅紂為誅賊不謂之弑君此法之殺路易英之殺查理士就稱國之公敵者也故昔而無道虐民雖在漢人乎逐周厲王於彘而立共和誅紂于太白而封亳社可也英之查理士法之路易豈非英法之人乎若其有道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入主中國古今稱之史記稱匈奴之先祖田淳維夏后氏之苗裔張晏注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遂水草隨畜移徙故中國謂之匈奴然則北方之人皆吾同種若秦伯為太王之子以居吳斷髮文身則不以為諸夏其楚之先鬻熊為文王弟以在楚自蠻之中筆路藍縷以啓山林故亦不以為諸夏耳其實春秋之所謂夷皆五帝三王之裔也及戰國時無以楚為夷者漢高祖亦楚人也而亡秦為帝天下古今無斥其為夷狄異種者蓋楚行華夏之禮久矣然則滿洲蒙古皆吾同種何從別而異之其髮長衣服之不同猶秦自斷髮文身耳且中國昔經晉時氏羌鮮卑入主中夏及魏文帝改九十六大姓其子孫徧布中土多以千億今中土之姓劉姓石姓符姓高姓姚姓慕容姓楊姓段乃若侯莫陳崇分為陳姓侯姓莫姓紇姓于之分為狄姓于姓庫連之為連姓若此者不可勝數又大江以南五溪蠻及嶺越閩廣皆中夏之人與諸蠻相雜今無可辨當時中國民數僅二三十萬計今四萬萬人中各種幾半姓同中土孰能辨其真為夷裔夏裔乎若必並此而攘之恐無從辨姓譜而行之也若如此則春操革命可攻漢高為楚夷而北省引義可鄙江浙荆廣之人為蠻種矣夫夷夏之別出于春秋然孔子春秋之義中國而為夷狄則夷之夷而有禮義則中國之故晉伐鮮虞惡其伐同姓則夷晉矣鄭伐許惡其伐喪則夷鄭矣魯伐邾惡其凌諸夏之小國則並夷魯矣楚莊王入郢不取夷之敵則夷晉而中國楚矣春秋當此之時惟德是親然則孔子之所謂中國夷狄之別猶今所謂文明野蠻耳故中國夷狄無常辭從變而移當其有德則夷狄謂之中國當其無道則中國亦謂之夷狄將為進化計非為人種計也楚先稱荆而後稱楚定哀之世吳子爵而不殊蓋撥亂之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升平之世內諸夏而外夷狄至于太平之世內外大小若一故曰王者愛及四夷又曰王者無外又曰遠方之夷內而不外

也。國朝入關二百餘年。合爲一國。國爲一體。除近者榮祿剛毅挑出此義。已相忘久矣。所謂滿漢者。不過如土籍客籍貫之異耳。其教化文義。皆從周公孔子。其禮樂典章。皆用漢唐宋明。與元時不用中國之教化文字迥異。蓋化爲一國。無復有幾微之別久矣。若衣服辮髮。則漢人化而同之。雖復改爲宋明之服。反覺其不安。又歷朝皆少失德。無有漢桓靈唐高立宋徽光明武熹之昏淫者。若夫政治專制之不善。全由漢唐宋明之舊。而非滿洲特制也。然且舉明世廷杖鎮盜大戶加稅礦政之酷政而盡除之。聖祖仁皇帝定一條鞭法。納丁于地。使粵國四萬萬人數百年子子孫孫永復差徭。無復有車馬蕭弓箭在腰。爺娘妻子走送。哭聲直上于霄之苦。此則唐虞至明之所無大也。各國所未有也。亦可謂古今至仁之政矣。夫所謂奴隸者。若波蘭之屬于俄。印度之屬于英。南洋之屬于荷。呂宋之屬于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稅。絕無政權。不得爲高官長吏。國民一切不得平等者耳。否亦如元朝之置南人于色目漢人之下。元謂契丹爲貴人宋爲南人賤其品流。不得爲宰相。不用中國文字。是則不能不憤而求自立耳。若國朝之制。滿漢平等。漢人有才者。匹夫可爲宰相。自同治年來。沈文定李文正翁常熟迭相柄政。曾文正左文襄李文忠則爲外相。倚畀極重。而若孫毓汶之奸邪。獨當國十餘年。滿人側目無可如何。除近年榮祿以預廢君之謀。獨專大政外。舉國四十年政權。皆在漢人之手。恭醇二邸位雖最高。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榮祿慶邸外。何一非漢人爲政乎。軍機除榮祿外。王文韶鹿傳霖瞿鴻禨三相。皆漢人也。若袁世凱劉坤一張之洞三督之權。至于朝廷不敢去之。若將兵之權。尤國所倚。則袁世凱馬玉崑宋慶元春張春發。何一非漢人乎。滿人無一統大兵者。即爲總督者。僅一崧蕃耳。其極邊將軍大臣之用。滿人則以用滿蒙文字爲漢人不識之故。而將來亦必改之。觀新疆改省可見。即今步軍警察改用漢人。東三省亦擬改行省矣。故除京官滿漢並設。滿籍人少。遷移較易。似爲占優。然當時分滿漢者。已自有故。乾隆時。舒赫德曾請刪除滿漢。謂開國時。聖祖本欲刪除。後恐滿大臣權大。至使漢人無官。有若元時。故特分滿漢之缺。然則所以分之之故。蓋專爲漢人計也。且江蘇廣東人才相等。而廣等進士額少。至十數。天下原不能極平。豈廣東可以此攻江蘇歟。若外官則惟才是視。絕無滿漢之分。至海關織造等官。明世原用閩人。而士人不屑爲之。今滿籍者之貪橫。尙不如明世宦官之甚也。然若東三省新疆西藏蒙古爲本朝開闢之地。而漢人今得官其間。此宋明漢人之所無。亦足以少相補矣。此外惟八旗兵餉數百萬。獨爲虛糜。然自滿大學士舒赫德松筠等皆嘗欲改爲屯田以養之。袁太常昶亦嘗言之。昔盛祭酒伯熙與吾言。滿兵挾弓箭坐食。日益窮。不如改業農工商賈。反足自謀。除選練精強。仍充兵籍。餘聽爲民籍謀生。則滿籍人亦知其弊。以爲宜改矣。余昔亦言之。皇上然之。則此事之改必矣。皇上復辟。必妥籌良法安置而改之。然則國朝之開滿洲蒙古回疆青海藏衛萬里之

地乃中國擴大之圖以逾漢唐而宋明教化既益廣被種族更增雄厚俄羅斯所以為大國者豈不以旁納諸種之故然則滿洲之合于漢者乃大有益于中國者也苟未至民主之時帝室統系必有一家終非人人所能為亦不過如前朝之漢劉唐李宋趙明朱耳且惟滿蒙乃稱奴才漢人則與宗室並稱臣皆比肩事主無所屈下今微論聖主變法自強能公天下即使太后榮祿或後之當國者更肆專橫亦豈能禁四萬萬人而不聽其開議院參政權哉以戊戌推翻新政而辛丑已後行之近且有滿漢通婚之諭然則大勢所趨即頑鯁權強亦不能不俯首而移變然則吾四萬萬人之必有政權自由必可不待革命而得之可斷言也夫以平等權利如此英普奧意荷璉劫帶日本人自為國政不過如是但不如法美人之得為大統領耳是豈可以奴隸言之哉今者割地鬻民賠款剝民誠可痛恨然此但太后榮祿一二人之罪耳于滿洲全籍人無與也且捨身救民之聖主去千數百年之敝政者亦滿人也其餘余所識宗室之英士夫之秀通達大義樂于維新者甚多何為因太后榮祿剛毅一二人之故而盡攻之哉文明之國科罪不及妻孥野蠻之刑株連不過十族今革命者日言文明何至併一國而坐罪株連之革命者日言公理何至併現成之國種而分別之是豈不大悖謬哉夫以太平之理大同之道言之無論黃白棕黑之種同為天生皆為兄弟並宜親愛之今縱未能然而大地既通萬國合較凡蒙古回部西藏之人言語未通教化未同猶當在內其國之例與之加親吾遊印度北邊遇廓爾喀西藏哲孟雄人待吾加親開室以居吾煮麥以食吾凡遇中國人尊之曰叔而敬禮之以不通言語不同教化之人緣念同國且及藩屬其敬恭親愛如此悠然動吾內其國之想何況滿人之合為一朝同化中國教化禮樂言語服食無一不同者乎故滿洲在明時則為春秋之楚在今則為漢高之楚純為中國矣或者動引揚州十日之記兩王入粵之事皆當時之塗毒若思復九世之仇者此蓋古時文明未開敵國相攻之常項羽白起亦中國人也而項羽坑秦新安降卒且二十四萬白起坑趙長平降卒且四十萬矣故在開國之時萬國未通之日分別內外猶之可也方今大地既通諸種並遇匈牙利土耳其說者方引而親之以為同宗況滿之與漢雖非謂同母之兄弟當亦比于同父異母之兄弟猶為一家也然以同父之子乃惡異母之兄弟之襲爵當擊盜環伺之時乃惡而欲逐之且實因襲爵者之妾母之管家擅權私自盜賣田舍于隣家乃併其襲爵之兄弟及其異母之群季一概欲盡誅逐之不顧外患惟事內訟同室操戈他人入室無端生此大波立此亂說十倫理為悖而不順于時勢為反而非宜駭其反而何未思也夫今日中國積弱乘強環視苟漢之與滿割而為臺灣亡而為印度波蘭則必不得政權平等自由之利是則可憂也然既非其比矣則國人今日之所當憂者不在內訌而在抗外也欲抗外而自保則必當舉國人之全力聚精會神而注于是或可免也方當同舟共濟之

日○若○為○內○訖○則○兄○弟○鬪○牆○外○禦○其○侮○恐○為○阿○坤○鴉○度○之○能○脫○于○西○班○牙○而○適○利○美○國○之○漁○人○至○時○則○永○為○奴○隸○永○無○自○立○求○如○今○者○
不○可○得○也○乃○國○之○志○士○不○能○審○此○而○顛○倒○誤○用○之○吾○恐○若○印○度○真○奴○之○不○遠○也○昔○戊○戌○在○京○時○有○問○政○體○者○吾○輒○此○八○字○言○之○曰○滿○
漢○不○分○君○民○固○體○皇○上○甚○慙○之○因○言○魏○文○改○姓○遷○都○事○皇○上○決○將○滿○漢○二○字○刪○除○凡○官○之○分○滿○漢○缺○者○亦○刪○去○其○任○官○惟○才○不○
問○何○籍○各○地○駐○防○皆○附○其○地○聽○其○謀○四○民○之○業○其○滿○洲○舊○姓○皆○取○一○字○而○行○之○如○魏○故○事○故○只○有○所○謂○中○國○無○所○謂○滿○漢○帝○統○宗○室○
不○過○如○漢○劉○唐○李○宋○趙○明○宋○不○過○一○家○而○已○不○築○堤○防○何○有○水○漲○雖○欲○攻○滿○洲○何○從○攻○之○近○者○粵○督○陶○模○會○上○滿○漢○不○分○之○摺○吾○今○
論○政○體○亦○是○滿○漢○不○分○君○民○同○治○八○字○而○已○故○滿○漢○於○今○日○無○可○別○言○者○也○實○為○一○家○者○也○日○即○以○為○別○種○歐○洲○各○國○且○有○迎○君○于○
異○國○者○不○可○勝○數○蓋○歐○洲○但○求○民○權○自○由○耳○若○君○則○如○一○大○席○位○耳○終○有○人○領○之○不○必○其○同○國○也○如○一○省○之○官○不○必○本○省○紳○士○為○之○
也○孟○子○所○謂○天○子○一○位○者○耳○若○其○無○道○則○去○之○何○為○併○其○全○國○一○律○攻○之○乎○揣○革○命○者○之○必○為○此○言○外○引○華○盛○頓○印○度○波○之○拒○英○
阿○坤○鴉○度○之○拒○西○班○牙○自○比○以○謂○保○全○其○種○不○為○人○奴○也○今○上○推○滿○洲○種○族○則○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禮○俗○則○全○化○華○風○帝○位○只○如○劉○
李○趙○朱○滿○族○類○于○南○陽○豐○沛○其○餘○無○不○與○漢○人○共○之○與○漢○人○同○之○豈○得○以○奴○比○之○哉○漢○人○科○第○任○官○權○任○亦○與○唐○宋○明○同○豈○如○英○之○
與○印○度○西○班○牙○之○與○非○律○賓○種○族○教○化○禮○俗○服○食○言○語○無○一○同○者○比○哉○政○權○大○官○無○一○分○授○權○利○自○由○無○一○平○等○者○比○哉○豈○與○美○國○
本○出○各○國○合○衆○者○比○哉○豈○與○波○斯○滅○比○哉○豈○與○羅○馬○尼○西○門○的○內○哥○布○加○牙○利○不○同○國○教○比○哉○而○妄○引○比○例○情○事○不○同○君○而○無○道○不○
能○保○民○欲○革○命○則○革○命○耳○何○必○攻○滿○自○生○內○亂○乎○（後略）

法時尙任齋主人復簡

（前略）公謂養成國民當以保國粹為主義當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至哉斯言特此足以立國矣雖然持中國與日本校規模稍
有不同日本無日本學中古之慕隋唐舉國趨而東近世之拜歐美舉國又趨而西當其東奔西逐神影並馳如醉如夢及立足稍
穩乃自覺己身在無何有之鄉於是乎國粹之說起若中國舊習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開門戶容納新
學俟新學盛行以中國固有之學互相比較互相競爭而舊學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屆時而發揮之彼新學者或乘或
取或招或距或調和或並行固在我不在人也國力之弱至於此極吾非不慮他人之攬而奪之也吾有所恃恃四千年之歷史恃
四百兆之語言風俗恃一聖人及十數明達之學識也公之所志略遲數年再為之未為不可此大事後再往復粗述所見乞公教
之（中略）公所著黃梨洲僅見於荆蟲之譚然已略得大概吾意書中於二千年來寡人專制政體至於有明一代其弊達於極點

必○率○意○極○思○盡○發○其○覆○乃○能○達○梨○洲○未○言○之○隱○無○窮○之○痛○梨○洲○之○原○君○固○由○其○卓○絕○過○人○之○識○然○亦○由○遭○遇○世○變○奇○冤○深○憤○迫○而○出○此○也○每○讀○其○書○未○嘗○不○念○環○祭○獄○門○錐○刺○獄○卒○時○也○明○中○葉○後○有○一○李○贄○者○所○著○之○書○官○書○目○中○謂○其○人○可○殺○其○書○可○焚○其○版○可○毀○特○列○存○目○中○以○示○戒○諒○其○論○政○必○多○大○逆○不○道○之○語○論○學○必○多○非○聖○無○法○之○言○公○見○之○否○（下略）

警齋來簡

（前略）中國空氣腐敗。誠達極點。芸芸者人。實不能為人類之生活。某此歸於理想學術。皆無所進。惟數年來從先生游。且久居外。鍊得一個熱心。洗得一雙淨眼。用此心。目。應。接。外。物。愈。見。得。亡。國。氣。象。透。切。如。此。耳。因。欲。將。一。中。國。人。一。中。國。時。一。中。國。財。一。數。者。一一分類。紀出實按。其跡。以與文明之人。之財。等。相。較。期。為。警。惕。之。一。助。然。亦。恐。無。當。也。（中略）內地既腐壞。至於此極。無怪彼在東中。意氣頗盛之輩。一旦云歸。即隨流俗。披靡。甚。或。推。波。助。瀾。轉。播。惡。風。習。於。少。年。輩。中。某。此。歸。覺。凡。有。志。者。僅。欲。自。愛。尚。須。於。白。日。昭。昭。之。下。純。做。慎。獨。工。夫。方。可。把。持。得。住。蓋。無。廉。恥。無。禮。義。之。事。皆。公。認。為。賢。者。所。必。當。行。也。况。欲。滌。環。蕩。垢。轉。移。一。世。乎。苟。非。真。傑。孰。能。語。此。務。乞。先。生。於。振。起。民。氣。之。時。仍。示。以。質。責。艱。鉅。之。狀。庶。後。有。起。者。無。動。致。鼎。折。覆。餗。之。虞。（下略）

水蒼雁紅館主人來簡

（前略）報中近作。時於孔教有微詞。其精要之語。謂上天下澤之言。扶陽抑陰之義。乃為專制帝王假借孔子依託孔子者。藉口以行其壓制之術。此實協于公理。吾愛之重之。敬之服之。雖然。儒教不過九流之一。以是誦儒儒。無可辭惟。孔子實不當以儒教限之。劉歆七略列儒者于九流中實為允當其以六藝為九流公共之樂漢初學派則然亦據實之辭惟不能出孔子于儒教之外此則未悉源流無此卓識也舉世界各教主而挈短較長。孔子無專長。亦少流弊。吾胸中有一孔子。其聖在時中。所以時中在能用權。所以能權在無適無莫。毋固毋我。無論何教。欲挾彼教之長。以隘孔子。吾能舉孔子之語。以正之。拒之。無論何人。欲挾孔子之短。以疑孔子。吾能舉孔子之語。以解之。駁之。吾欲著一書曰演孔。以明此義。他日當再與公論定也。以下儒教獨尊實以忠孝之故然孟子于君臣尊論極舉不言忠君孔子言忠君有義有制不知漢宋諸儒所云云也彼所云云者誣孔子也吾能舉孔子之語以正之字隨其分量類授他教以疵議之端吾反復思之孔孟之意或者據亂世重孝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耶太平世乃不必重孝所謂人不獨親其親長其長耶公謂何如○蘇子由有言曰曾閔孝在二人文王仁及天下孝安能比仁儒者敢為此言者只此而已儒教可議者尚多公見之所及昌言排擊之無害也孟子亦尚有可疑者孔子後一人而已惟仲尼日月。無得而毀。請公慎之。（後略）

法時尙任齋主人復簡

（前略）公欲作會文正傳。索僕評其為人。僕以為國朝二百餘年。應推為第一流。即求之古人。若諸葛武侯。若陸敬輿。若司馬溫公。（壬寅十月）

若王陽明置之伯仲之間亦無愧色可謂名儒矣。可謂名臣矣。雖然僕以為天生此人實使之結從古迄今名儒名臣之局者也。其學問能兼綜考據詞章義理三種之長。舊學界中卓然獨立古今為本朝第一然此皆破碎陳腐迂疏無用之學於今日泰西之科學之哲學未夢見也。郭筠老漸知此意。彼見日本坊肆所發書目。驚駭嘆語。謂此皆四庫目中所未有。曾貽一函。詢日本學問勃興之狀何如。其功業比漢之皇甫嵩唐之郭子儀李光弼為尤盛。然彼視洪楊之徒張陳玉成仁宗之治川楚教匪也。謂曰自古只聞用兵於外國。未聞用兵於吾民。蓋延日久。多所殺之輩猶借竊盜賊而忘其為赤子為吾民也。魏長兵是賊。均吾赤子。故教匪不行。不立太學紀功之碑。文正乃見不及也。此其所

盡忠以報國者。在上則朝廷之命。在下則疆吏之職耳。於現在民族之強弱。將來世界之治亂。未一措意也。所學皆儒術而善處功名之際。乃專用黃老取已成之功。而分其名於鄂督官文。遣百戰之勇而授其權於淮軍李鴻章。是皆人所難能。生平所兢兢者。黨援之禍。種族之爭。於穆騰額。忘其名之參劾湘軍也。亟引為已過於曾忠襄之彈糾滿人也。即逼使告退。今後世界文明大國政黨之爭。愈爭愈烈。愈益進步。為黨魁者甘為退讓。必無事成矣。其外交政略。務以保守為義。爾時內亂絲棼。無暇禦外。無足怪也。然

歐美之政體。英法之學術。其所以富強之由。曾未考求。母乃華夷中外之界未盡泯乎。甚至圍攻金陵。專用地窖。而不願購求輪船。鉅礮。比外人之通商。為行鹽。以條約比鹽引。謂當給之。求令推行於內地各省。則尤為可笑者矣。一篤志守舊。然有二事甚奇。以長江水師立功。而所作水師昭忠祠記。乃以為不變。即無用。視彭剛直遣留學生百人於美國。期之於二三十後。歸為國用。苟此公在今日。或亦注意變法者與。未可知也。然不能以未來之事。概其生平也。凡吾所云。原不可以責備三四十年前之人物。然竊以為史家之傳其人。願後來者之師其人耳。曾文正者。論其立品。兩廡之先賢牌位中。應增其木主。其他亦事事足敬。然事事皆不可師。而今而後。苟學其人。非特誤國。且不得成名。文正之卒在同治末年。爾時三藩未亡。要地未割。無償款。無國債。軌道鑛山沿海線之權。未授之他人。上有屬精圖治之名相。文詳下多奉公守法之疆臣。固儼然一大帝國也。文正逝而大變矣。吾故曰。天之生文正。所以

結前此名臣名儒之局者也。佛言。謗我者死。學我者死。若文正者。不可謗。又不可學。者也不亦奇乎。作此段畢。自讀一過。頗許為名論。知公之讀之。其擊節嘆賞也必矣。繼又念公之意見。或者即與我同。亦未可知。此意以作一傳。可以期國勢之進步。可以破鄉俗之陋見。湘人尤甚。湘之士大夫尤甚。其價值決不在李鴻章一傳之下也。(後略)

水齋雁紅館主人來簡 (壬寅十一月)

(前略)自堯舜以來逮于今日生長于吾國之民咸以受治於人為獨一無二之主義其對於政府不知有權利實由對於人羣不知有義務也以絕無政治思想之民分之以權授之以政非特不能受或且造邪說而肆謗誣出死力以相抗拒以如此至愚極陋之民欲望其作新民以新吾國其可得乎合羣之道始以獨立繼以自治又繼以羣治其中有公德新民說公德謂云吾輩生于此至之今日當發明一種新道德求所以固吾羣善吾羣進吾羣之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遂自畫而不敢進也至哉言乎有實力有善法前王先聖所以諄諄教人者于一人一身自修之道盡矣于羣學尙闕然其未備也吾考中國合羣之法惟族制稍有規模古所謂宗以族得民是也然仁至而義未盡恩誼明而法制少且今日無論何鄉何村其聚族而居者並不止一族溝畫太明必又樹黨相爭其流弊極于閩粵械鬥而猶未已故族制之法施之今日殊不切于用吾又嘗思之異者多將來保吾國粹以拒彼教者必在敬祖宗一事今姑不具論附識于此其他有所謂同鄉者同僚者同年者更有所謂相連之姻戚通譜之弟兄者大抵勢利之場醉會以此通人情而已卑卑無足道也其稍有意識者為商會即某某會館潮州人最有規為業聯類粵者最多如王工總工紙花工之立其合羣之最有力量一唱而十和小試而誦效者莫如會黨目張陵創立五斗米教以來竟以黃巾擾破季漢其後如宋之方臘明之徐鴻儒近日之洪秀全皆愚妄無識之徒而振臂一呼雲合響應其貽害徧天下其流毒至數世而猶未已彼果操何術以致此哉其名義在平等其主義在利益均分憂患相救而已法可謂良而挾以作賊則殊可痛也吾以為講求合羣之道當用族制相維相繫之情會黨相助之法再參以西人羣學以及倫理學之公理生計學之兩利政治學之自治使羣治明而民智開民氣昌然後可進以民權之說僕願公于此二三年之新民報中巽語忠言婉譬曲喻三年之後吾民腦筋必為之一變人人能獨立能自治能羣治導之使行效可計日待矣即日未能人人知獨立知自治知羣治授之以權而能受授之以政而能達亦庶幾可以有為至于議院之開設僕仍襲用加藤弘之說以為今日尙早今日尙早也

公之所唱民權自由之說皆是也公言中國政體徵之前此之歷史考之今日之程度必以英吉利為師是我輩所見畧同矣風會所趨時勢所激其鼓盪推移之力再歷數十年百餘年或且胥天下而變民主或且合天下而戴一共主皆未可知然而中國之進

步。必先以民族主義。繼以立憲政體。可斷言也。公所草新民主說。若權利。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進步。若合羣。皆吾腹中之所欲言。舌底筆下之所不能言。其精思偉論。吾敢宣布于衆曰。買董無此識。韓蘇無此文也。然讀至冒險進取。破壞主義。竊以爲中國之民。不可無此理想。然未可見諸行事也。二百餘年政略。以防弊爲主。學術以無用爲尙。有中葉以後。直臣之死。諫諍黨人之議。朝政最爲盛事。逮于國初。餘風未沫。矯其弊者。極力剗削。漸次銷除。間有二三骨鯁強項之臣。必再三磨折。其今夕前席。明夕下獄。今日西市。明日南面者。踵趾相接。務摧抑其可殺不可奪之氣。束縛之。馳驟之。鞭笞之。執乾綱。獨斷之。說俾一切士夫。習爲奴隸。而後心安。其文字之禍。誹謗之禁。窮古所未有。由是憊懦成風。以明哲保身爲要。以無事自擾爲戒。父兄之教子弟。師長之訓後進。兢兢然。仲明此意。浸淫于民心者。至深故上。至士夫。長吏官。幕軍人。乃至胥吏。走卒市僧。方伎盜賊。偷竊其才。調意識見于漢唐。歷史。宋明小說者。今乃蕩然。烏有總而言之。胥天下。皆曹曹無知碌碌無能之輩而已。以如此無權利思想。無政治思想。無國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險進取。聳之以破壞主義。譬之八九歲幼童。授以利刃。及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幾希。公又以爲英國查理第一國會之爭。法國路易第十六革命之禍。終不能免。非不知此事之慘酷。而欲以一時之苦痛。易千萬年之和平。吾之以民權自由之說。鼓盪末學。非欲以快口舌。吾每一念及。鼻酸膽戰。吾含淚而道也。嗟夫。至矣哉。仁人之言。吾誦公言亦爲之鼻酸膽戰也。雖然。歐洲中古以來。其政治之酷。壓制之力。極天下古今之所未見。賦斂之重。刑罰之毒。不待言矣。動輒設制立限。某政某事。爲某種人。不應爲。某權利爲某種人。不應享。至於宗教之爭。黨會之禁。往往株連蔓瓜。死于縲紲。死于囹圄。死于焚戮者。盈千累萬。數至不可勝計。校之中國。惟與王之待勝朝。霸者之戮功臣。奸雄之錮異己。叔季之與黨獄。間有此禍。他無有也。教化大行。民智已開。故壓力愈甚。專制力愈甚。其反動力亦愈甚。彼其盧騷民約之論。入于腦中。深根固蒂。不可拔矣。一旦乘時之會。遂如烈風。猛雨。驚雷。怒濤。之奮激。迅疾。其立海水而垂天。雲固其宜也。吾不敢謂中國壓制之力。然特別之事。恒有之。普通之力。不如此甚。吾非不知中國專制之害。然專制政體之完美。巧妙。誠如公語。苟非生於今日地球。無他國。無立憲共和之比。較乃至專制之名。習而安之。亦淡焉忘之。今以中國麻木不仁。痛癢不知之世界。其風俗之敝。政體之壞。學說之陋。積漸之久。至于三四千年。絕不知民義民權之爲何物。無論何事。

皆低首下心。忍受而不辭。雖十盧騷百盧騷千萬盧騷。至口渇手疲。亦斷不能立之立導之行也。日本之開國會也。享其利而未受其害。東人以爲幸事。然吾考其原因。將軍主政六七百年。及德川氏之季。諸藩聯合。以尊王討幕爲名。王室尊矣。幕府覆矣。而一切大政。仍出于二三閥閱之手。于是浮浪之士。失職之徒。乘間抵隙。本萬機決于公論之誓。以法國主義爲民倡。深識遠慮者從而和之。當局者無說以易此。遷延展轉。國會終不得不開。其事之成也。有相困而至之機會也。然其得免於禍也。亦足見斷頭之臺。長期之會。非必不能免之階級。不可逃之天堦也。二十世紀之中國。必改而爲立憲政體。今日有識之士。敢斷然決之無疑義也。雖然。或以漸進或以急進。或授之自上。或爭之自民。何塗之從而達此目的。則吾不敢知也。吾輩今日報國之義務。或尊王權。或唱民權。或唱民權以爭官權。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迹若相非。而事未嘗不相成。嗟夫。吾讀公以乙爲鶴。指甲趨乙之函。吾讀公不習則駭。變駭成習之說。有以窺公之心矣。以公往往過信吾言。懷此半年。未與公往復者。慮或阻公之銳氣。損公之高論也。而今日又進一言者。以無智不學之民。願公教導之。誘掖之。勸勉之。以底于成。不願公以非常可駭之義。破腐儒之膽汁。授民賊以口實也。公之目的。固與我同。可無待多言。願公縱筆放論時。少加之意而已。天祚中國。或六五年。或四三年。民智漸開。民氣漸昌。民力漸壯。以吾君之明。得賢相良佐爲之輔弼。因勢而利導之。分民以權。授民以事。以養成地方自治之精神。微論英法。即日本二十年來政黨相爭之情況。吾亦烏有焉。真天下萬國絕無僅有之事也。倘若不幸。彼政府諸公。頑固如故。守此不變。斬固不予。而民智既開。民力既壯。或爭之而後得。或奪之而後得。民氣日張。民權亦必日伸。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理。推之。其變態。吾不知其結果。吾敢斷言也。公以播此理想。圖報効于國民。冀以其說爲消弭禍患之良藥。僕以爲由此理想而得事實禍患。因而不作。此民之幸。即公之助也。又慮其說爲製造禍患之毒藥。僕以爲民已有智。民既有方。而政府固斬之權。禍患未由而弭。此政府之責。非公之咎也。吾輩唯自盡國民一分子之義務而已。

若夫後生新進愛國之士。有唱革命者。唱類族者。主分治者。公亦疑其非矣。吾姑無論理之是非。議之當否。然決其事之必無幸成也。西鄉隆盛之起師也。斬竿木荷。稷鋤而從者。數萬人。全國之民。響應者。十之二三。歸嚮者。十之七八。而以一少將扼守熊本。卒不

能越雷地一步。展轉而困斃。是何也。政府有輪船有鐵軌有鎗礮而彼皆無之也。故論今日政府之弱。可謂極矣。而以之防家賊治內擾。猶綽有餘裕也。事無幸成。徒使百數十英豪萬數千良儒血塗原野。骸積山谷。非吾之所愛聞。反諸忍國者之初心。亦必悔其策之愚拙。事之孟浪也。即幸而事成。而取一家之物。而又與一家畏一路之哭。而別行一路。以今日之愚族。亦萬不能躋於強盛。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吾恐擾攘爭奪。未知所底止也。且吾輩處此物競天擇。至劇至烈之時。丞丞然圖所以自存。所以自立者。固不在內患。而在外攘。今日之時。今日之勢。誠宜合君臣上下華夷內外此四字用古代名詞踴厲奮發。憂勤兢惕。以冀同心協力。聯合大力。以抗拒外敵。即向來官民之界。種族之界。久存於吾民心目間者。尙當消畛域。泯成見。調和融合。以新民命。而立國本。而反紛紛然爲蠶觸之爭。鷄蟲之鬥。何其量之狹。而謀之淺也。彼之縱橫交錯。布其勢力範圍於我之各行省各屬地各外藩者。既儼然以地主人自命。其視吾政府猶奴隸。視吾民人猶奴隸之奴隸。有識之士。所爲痛心疾首者也。今不自甘爲奴隸之奴隸。又未能養成地主人之資格。學爲地主人之本領。乃務與奴隸爭。彼或者左袒奴隸。以攻擊奴隸之奴隸。抑摧滅奴隸之奴隸。而並驅奴隸。患不可勝言也。譬之一家。與臺皂隸。日喧嘩於左右者之側。有不勃然大怒揮而斥之乎。有能默爾而息置之不問者乎。日本當明治二十七八年。政黨互鬪。上下交爭。幾釀大禍。及與我開戰。乃併力一向。忽變圍牆而爲外禦。初不願過取之民。吾劍唇槍兩肆攻擊。馬關會議。反責成國民力籌二萬萬銀圓。以充戰費。衆無異辭。誠知今日大勢在外患不在內憂也。今五大洲之環而伺我者。協而攻我者。不獨日本。日夜伺吾隙。以徼吾利。而愛國之士。反唱革命分治之說。授之以隙。而予之以柄。計亦左矣。今之二三當道。置焉然以識時務自命者。絕不知爲國民由國民之爲何義。天賦人權之爲何物。民約之爲何語。謬以爲唱民權必廢君主。唱民權必改民主。積其科名官職富貴門第腐敗不堪之想。一意恢張官權。裁抑民權。舉一切政事。溝而畫之。別而白之。曰。此官之權。於民無與也。果若人言。勢必所謂官者。絕不取之於民族。如上古封建之世。卿歐洲中葉之貴族。印度四種之刹帝利。而後可果若人言。又必今日爲民聽。其愚昧。明日入官。即化爲神聖。而後可果若人言。又必以二三千神聖之官。率此四百兆愚昧之民。驅之出生入死。安內排外。無所不能。而後可果使普天之下。皆變爲牛馬世界。犬雞世界。虫蟻世界也。彼其說可行也。若猶是人民世界也。吾知此輩盡無知之民。

始居於無民之國。繼變爲無國之民。是不啻爲淵。歐魚爲叢。歐爵乎。是直爲天下列強之虎之俵之魔也。是中華之罪人。亦大清國之亂臣賊子也。雖然。今之新進後生愛國之士。知彼輩之必誤天下。惡彼輩之說。矯彼輩之論。鋌而走險。急何能擇。乃倡爲革命。類族分治。諸說。其志可哀。其事可悲。然以今日之民。操此術也。以往吾恣唱革命者。變爲石敬瑭之賂外。吳三桂之請兵也。唱類族者。不願漢族。卑族。蒙古族之雜居。共治。轉不免受治于條頓民族。斯拉夫民族之下也。唱分治者。忽變爲猶太之滅波蘭。之分。印度越南之受轄於人也。吾非不知時危事迫。無可遷延。持緩進之說者。將恐議論未定。而兵旣渡河。揖讓救火。而火旣燎原。雖然。此壞却此厄運。由四五千年積壓而來。由六七大國驅迫而成。實無可如何也。公以爲由君權而民政。一度之破壞。終不可免。與其遲發而禍大。不如速發而禍小。僕以爲由蠻野而文明。世界之進步。必積漸而至。實不能躡等而進一蹴而幾也。吾不徵往事。徵之近日。神拳之神。義民之義。火教堂。戮教民。攻使館之愚。其肇禍也如此。順民之旗。都統之繼。通事之詛。索士大夫之獻。媚京師。破城之歌。舞聯軍撤退之挽留。其遭難也如此。彼和議。告成。賠款。貽累。而直隸之廣宗。湖南之辰州。四川之成都。夔州。又相繼而起。且蔓延于一省。其怙惡也復如此。以如此之民。能用之行革命。類族分治乎。每念中國二千年來。專制政體。素主帝天。無可逃神聖不可犯之說。平生所最希望。專欲尊主權。以導民權。以爲其勢。校順其事。稍易。戊戌新政。新機動矣。忽而政變。仍以爲此。推沮力。尋常所有也。旣而團拳禍作。六飛播遷。危急存亡。幸延一髮。卒下決意。變法。母子一心之詔。旣而設政務處。改科舉。興學校。聯閣下詔。私謂我輩目的。庶幾可達乎。今廼鑿將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娛樂之具。所敷衍之策。此前又甚焉。展轉遷延。卒歸於絕望。然後乃知變法之詔。第爲辟禍。全生。從以之媚外人。而騙吾民也。設有詰于我者。謂公之所志。尙能望政府死灰之復然乎。抑將座視國家舟流。而不知所屆乎。僕亦無辭可答也。茫茫後路。耿耿寸衷。忍淚吞聲。鬱鬱誰語。而何意公之新民說。遂陳于吾前也。聲吾心之所欲言。吾口之所不能言。公盡取而發揮之。公試代僕設身處地。其驚喜爲何如矣。已布之說。若公德。若自由。若自尊。若自治。若進步。若權利。若合羣。旣有以入吾民之腦。作吾民之氣矣。未布之說。吾尙未知鼓舞奮發之何如也。此半年中。中國四五十家之報。無一非助公之舌。戰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譯之名詞。杜撰之語言。大吏之奏摺。試官之題目。亦勛襲而用之。精神吾不

知形式既大變矣。實事吾不知。議論既大變矣。嗟夫。我公努力努力。本愛國之心。絞愛國之腦。滴愛國之淚。灑愛國之血。掉愛國之舌。舉西東文明大國國權之說。輸入於中國。以為新民倡。以為中國光。此列祖列宗之所陰助。四萬萬人之所託命也。以公今日之學說之政論布之於世。有所向前。無人能有惟我。獨尊之概。其所以震驚一世。鼓動羣倫者。力可謂雄效。可謂速矣。然正以此故。其責任更重。其關係乃更鉅。舉一國材智之心。思耳目專注於公。舉足左右便分輕重。彼之張官權。裁抑民權者。公駁擊之。指斥之。可也。聽其自消自滅。自廢自朽。自潰自爛。亦無不可也。公所唱自由。或故為矯枉過直之言。然使彼等唱自由者。拾其唾餘。如羅蘭夫人。所謂天下許多罪惡。假汝自由以行。大不可也。公所唱民權。或故示以加倍可駭之說。然使彼等唱民權者。得所藉口。如近世虛無黨。以無君無政府為歸宿。大不可也。一言興邦。一言喪邦。芒芒禹域。惟公是賴。求公加之意而已。吾草此函。將斂筆矣。吾哀淚滂沱。棲集筆端。恍若漢唐宋明之往事。舉陳於吾前。舉凡盡忠殉國仗義與師無數之故。鬼新鬼亡魂毅魄乃至亡國之君。亡國之君之妃后。亡國之君之宗族。嗚呼而哭。一齊號咷。若曰。吾輩何不幸。居於專制之國。遭此革命之禍也。吾熱血噴湧。洋溢紙上。又若英日德意之新政。舉陳于吾前。舉凡上下議院。新開國會。無數之老者少者。合哺鼓腹。乃至吾國萬歲。吾民萬歲。吾君萬歲。之聲。熙熙而來。一片升平。若曰。吾輩何幸。而生于立憲之國。享此自治之福也。吾亦不自知若何而感泣。忽輟筆而歎也。若何而舞踏。遂投筆而起也。嗟夫。孰使我哀哀至於此。吾德公。孰使我喜喜至於此。吾又德公。書不盡言。吾復何言。

西村博士自識錄

日本文學博士西村茂樹。以前月卒。博士深通漢學。又深通西學。蓋東國之粹然醇儒也。其著譯書凡數十種。於德育智育皆最。有功焉。偶檢此編。覺其言論多有適於吾國之用者。因隨譯一二。介紹諸我學界。 飲冰識

道德之學。不出知行兩端。儒教言知行兩全。哲學言知行合一。其意皆同。王陽明更進一步。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余謂人之於道。知之者甚多。而行之者甚少。是知未能直接以生出行也。蓋知與行之間。更要一物焉。信是也知道而不信道。終不能行。信也。

者知與行之間之樞紐也。孔子所謂篤信好學是也。若僅說知與行，則二者連絡之力尙弱。故宋儒揭出真知二字以補之。然言真知不如言篤信也。

太宰春臺譯者按春臺名純日曰：「佛氏開口言信，信自愚出，愚者信之本也。」可謂特識之言。雖然，有所未盡也。信有二：有正信，有迷信。通天地之理而後信者，正信也。爲禍福所惑而信者，迷信也。開口言信，不獨佛氏。凡宗教家皆然。今日信教之徒，皆迷信而已。泰東之學說，無特標一主義者，故其說多散漫無統紀。泰西之學說，皆有一定之主義，故其說有所歸。著無散漫之患。雖然，拘泥主義之失，亦往往不免。如持進化論者，欲據進化之理以盡世界萬事萬物，持唯物論者，欲據唯物之理以盡世界萬事萬物，持唯心論者，欲據唯心之理以盡世界萬事萬物。夫宇宙之事物，雖因一元氣之運動，然非必囿於一規則之中者也。進化者固多，而退縮者亦未嘗無。凡物有以質爲根者，亦有以靈爲根者。苟先畫一定義於己之胸中，而欲強世界之大現象大變化以悉從我，是大不可也。

西學家見風俗品行之粗野者，動訾之爲野蠻。雖然，野蠻者文明之素地也。今世號稱文明國者，何一不經野蠻時代而來。故野蠻之風，非深足惡。風俗品行之最惡劣者，腐敗也。邪曲也。國民而陷於腐敗邪曲者，其脫之也極難。國之滅亡，皆基於是。

古人云：議論多而成功少。蓋議論過於精密，時或爲議論所妨而不能奏功。功業之成常在議論之外也。近年學問日開，故官吏政論家經濟家，往往皆能議論。一事之來，則羣議蜂起。一是一非，使人迷所適從。『晉朱伺爲江夏騎曹督，時西陽夷賊抄掠，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今日言政事言理財言教育言實業之人，皆以舌爲之者多，而以力爲之者寥寥如晨星焉，可慨。

邊沁曰：政府者有害之物也。然所以設之者，以小害物制大害物而已。其言雖有弊，然不可謂全無理也。故政府害民之事少，而能制止他之大害者，良政府也。其民必享幸福。政府害民之事多，不能制止他之大害者，惡政府也。其民之受禍將不可測。除弊宜以漸，若急除之，則潰裂四出，遂不可拯。此經世家之常言也。其言固非無理。雖然，若一概主漸而斥急，天下將皆自安於弊。

中而不覺悟。於是其弊益深。厚有不。至國亡不止者。譬如病毒在身。以緩和之藥治之。其病毒益侵蝕。身遂隕焉。若於彼時以快刀截斷病源。雖復一時苦痛。遂可望全愈。今日亦有許多之事。宜用霹靂手段。不宜用緩慢手段者。余日望良政治家之快刀久矣。以疑心聽人言爲政者之大戒也。疑心一存。則忠言如僞。正言如邪。智言如愚。要言如散。甚者並疑其進言之人物。而誤其忠奸。雖然。使聽言者生此疑心之由。推其本初。則言者亦與有罪也。世人之無誠心。未有若今日之甚者。其外面言公利。其內心全在私利。言爲國家。而實爲己。言助人。而實欲陷人。若此者。比比皆然。聽者初信之後。知爲其所賣。再不墮其計。因此機心日積。日深。終至於盡人互相疑。而後已。是言者之僞言爲原因。而聽者之疑心爲結果也。坐是之故。社會之信義掃地。以盡國家之憂。莫大於此。『凡欲爲一事業者。無論爲政治。爲教育。皆不可不兼理與情。兩者而用之。若論事物之理。則不可不棄情。而專據理。』此英儒斯賓塞之言也。今世人論理多失其正鵠者。皆由其論據雜以情也。故是非邪正混淆。而無所把握。論事者尤當於此二者之差別深致意焉。

國之進步。若栽花果。欲得良花美果者。不可不糞其土地。培其根幹。則良花美果自然生焉。或擇他之良種。而移植焉。則亦能繁茂矣。不然者。於土地根幹。曾不措意。見他木所開之美花。他樹所結之良果。摘取之。綴附於己之樹木。以爲美觀。誰不笑其大愚。乃世之以識者自命者。亦往往學此伎倆焉。可爲浩嘆。國民之風氣。宜剛強。不宜柔弱。剛強雖進於粗暴。然教育之則能與其國焉。柔弱者。一轉而爲卑屈。再轉而爲腐敗。永不能復生。剛健之民。金而遂不可救。

凡社會以平和爲最可貴。雖然。俗人好平和過度。遇有爭曲直者。傍人專謀事之穩便。使直者之說不得伸。而模糊以了事。坐是之故。下情被抑於中途。而不能上伸。直者屈曲者恣。而社會之道義墜地焉。不可不戒也。凡宗教皆有戒。佛家之五戒十戒。耶教之天主十戒。回教之五戒。皆是也。此宗教之佳處也。戒者也。儒教所謂克己是也。無克己之學者。必不能善其身。今之言學問者。皆不下克己工夫。不惟不下工夫而已。反嗤笑克己。憤獨種種切實之學問。謂爲迂談。縱進身

心惟以學功利之術爲自得。乃如之人。使其得志。放僻邪侈。無不爲矣。有教育之任者。不可不深長思也。

世人動言教育兒童者。規則不可過嚴。恐失其伸張之氣。或流於怯懦。或陷於卑屈。不知聽其稍任性。則自由之氣。可使發達。此似是而非之言也。凡兒童之驕傲任性者。以富豪之家。父母溺愛者爲最甚。此等子弟。大率懦弱而不勉。學業傲狠而不用。師長之言及年稍長。則或溺酒色。一無成就。反是而家風嚴肅者。其兒童能守規則。成就學業者多。教育者能體此意。則稍過於嚴厲。不使陷於縱恣。爲最要矣。古之養兵者。紀律之兵常強。放慢之兵常弱。亦同此理而已。

自古英雄豪傑。不能檢束其身。而自放縱者。往往有焉。是豪傑之短處也。雖然。彼豪傑以有他種大功業。故其小節。世人或不之問焉。今世之自命豪傑者。動則放縱無度。而猶以不拘小節。自許間其事業如何。則惟大言放語。其實功毫無。足觀者。彼無豪傑之長處。而惟有其短處。譬之刀劍。真豪傑如名刀。雖有小瑕疵。不失其爲利刃。今之假豪傑。如有大瑕疵。之鈍刀。真是一文不值。

印度之因明。言求真理之法有三。曰現量。曰比量。曰聖教量。余亦有求真理之七法。其一。直覺法。又名良心判斷法。如一壯大之男子。打擲一幼弱童子。而奪其所持之物。一見便知其曲直是也。其二。比較事實法。彼此比較。而知其得失也。如今者欲借國債於外。當考前此外國借債之歷史。由於若何政策。所得若何結果。而因以參照於我邦。判其得失是也。其三。推度法。如見河水之濁。因想水源之處。必有大雨。見風俗之頹敗。而推原其頹敗之源。在於何處是也。其四。折衷法。兩端之論。各具一理。則取其中者。以爲真理。如性善惡之論是也。其五。權衡法。有兩反對之意見。各含多少之道理。因權其輕重。而取其重者。如孟子紆兄之臂。而奪之食。不終則不得食之喻是也。其六。背面反證法。世間謬論流行。察其背面。而舉其反證。則真理自現。如宗教家言。謂無宗教。則人類皆兇暴。今若觀各種宗教。未入我國以前。人類之情狀若何。則其謬自不辨而明是也。其七。多聞闡疑法。道理有可疑者。廣考識者之言。取其可信之部分。其餘悉存而不論。如達爾文之進化論是也。

加藤博士天則百話 (一)

日本文學博士加藤弘之。德國學派之泰斗也。專主進化論。以愛己心爲道德法律之標準。其言固多偏激有流弊。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其影響及於日本學界者甚大焉。余夙愛讀其書。願不欲紹介其學說於中國。蓋慮所益不足以償所損也。雖然。今日學術思想勃興之時代。終非可以人力阻止。某種學派不使輸入我國。苟強阻止之。是又與於頑固之甚者也。況能成一宗之言者。必自有其根柢條理。苟能理會其全體而不藉口其一端。則無論何學派。而皆有裨於羣治。且天下之方術多矣。擇而從焉。洵而棄焉。豈不在我。故今取其天則百話。擇譯以諗同學焉。雖東鱗西爪。而博士學術之大概。亦在是矣。 飲冰識

實學空理之辯 (原話一)

論者或以直接有效用於實業之學科。謂之實學。反是者謂之空理空論。如機器製造礦學電學工程等應用科學。最有益於實業者。謂之實學。其他物理學化學者。雖純正科學。然以其爲應用學之根柢。故亦謂之實學。至如哲學心理學羣學等。專主理論。不依物質者。則動謂爲空理空論。此實謬見也。學科之虛實真僞。不在其所研究之客體。而在其能研究之主體。按主客能所等字。乃此處原文不知此。特因其措詞複雜。故以此二語譯意代之。況哲學心理學羣學者。并所研究之客體而亦非空也。雖然。此等無形之學科。其發明真理。固自不易。以故

前此之治此業者。其所持論。自往往類於空漠無朕。然其中含真理者亦已不尠矣。況在今日思想勃興。治此等學科者。必非以空構揣測而自滿足。往往依嚴格的科學法式以求其是。然則論者之妄生分別。其陋亦甚矣。羣治之開化。決非徒恃有形之物質也。而更賴無形之精神。無形有形相需爲用。而始得完全圓滿之真文明。徵諸今日之歐洲。有彰明較著者矣。

自由研究 (原話十二)

人羣一切之事物。與天然界一切之事物同。皆緣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作用。逐漸進化。雖學問宗教亦循此天則。而不可逃避者也。故無論言學言教。皆宜一聽研究者之自由。毫無他界以爲之束縛。然後教學乃可以發達。釋迦脫婆羅門之束縛。而與佛教耶蘇脫猶太教之束縛。而與景教歐洲近世諸學。脫景教之束縛。而與新學問。皆其明效大驗矣。惟其研究之自由也。故能排其舊

者以與其新者。一興一廢之間。皆天演學。所謂自然淘汰之作用也。苟無此作用。則學問宗教。終不得進步。乃或既用自由研究之力。排他人以自立矣。及其既立定之後。又估自己之勢力。轉以妨害他人之自由。是所不可解也。若耶穌教徒。是也。耶氏之所以能立新教。豈不賴此自由力乎哉。迨勢既成。又用世俗的權力。以侵來者之自由。何其不思也。雖然。耶教之迂腐虛妄。固終不可以抵抗新學問。至於今日。勢力漸墜。固已不得不豎降旆於新學界之轅門矣。夫彼迷信宗教之徒。固執法誠。為其教祖之忠僕。猶可言也。若乃教門以外之人。猶或設種種口實。以壓制思想自由。其識見之陋劣。實可驚矣。如倫理道德。一科。蓋最受其毒者也。俗論者流。動謂古昔相傳之倫理道德。必非容後人之擬議其得失。雖黃其是非者也。苟其有此。則害名教也。壞風俗也。設此等種種虛漠之口實。而會不能依學理以相辯難。嗚呼。持論不依於學理。而欲學問之進步。亦難矣。

我輩九百九十年前之祖宗 (原話十四)

人莫不有父母。是曰雙親。父亦有其父母。母亦有其父母。是為吾之祖父母者。其數四人。祖父亦有其父母。祖母亦有其父母。是為吾之曾祖父母者。其數八人。曾祖父母又各有其父母。是為吾之高祖父母者。其數十六人。如是遞推之。而三十二人。六十四人。百二十八人。祖先之數。逐漸增加。至不可思議。今試以三十年為一代計之。積三十三代。九百九十年。則其祖宗之多。有令人失驚者。為表如下。

- | | | | | | |
|----|----|------|----|----|-------|
| 父 | 母 | 二 | 祖父 | 祖母 | 四 |
| 曾祖 | 父母 | 八 | 高祖 | 父母 | 十六 |
| 第五 | 祖 | 三十二 | 第六 | 祖 | 六十四 |
| 第七 | 祖 | 百二十八 | 第八 | 祖 | 二百五十六 |
| 第九 | 祖 | 五百十二 | 第十 | 祖 | 千〇二十四 |

以上凡三百年

第十一祖 二千〇四十八

第十三祖 八千九百九十二

第十五祖 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第十七祖 十三萬一千〇七十二

第十九祖 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八

以上凡六百年

第二十一祖 二百〇九萬七千五百五十二

第二十三祖 八百三十萬八千六百〇八

第二十五祖 三千二百五十五萬四千四百三十二

第二十七祖 一億三千〇二十一萬七千七百二十八

第二十九祖 五億二千〇八十七萬〇九百一十二

以上凡九百年

第三十一祖 廿億八千三百四十八萬三千六百四十八

第三十三祖 八十億三千三百九十三萬四千五百九十二

以上九百九十年

第十二祖 四千〇九十六

第十四祖 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

第十六祖 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第十八祖 二十六萬二千四百四十四

第二十祖 百〇四萬八千五百七十六

第二十二祖 四百十九萬四千三百〇四

第二十四祖 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十六

第二十六祖 六千五百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

第二十八祖 二億六千〇四十三萬五千四百五十六

第三十祖 十億四千七百七十四萬千八百二十四

第三十二祖 四十億六千六百九十六萬七千二百九十六

然則十代三百年間。祖先之數。應有千〇二十四人。二十代六百年間。應有一百〇四萬八千五百七十六人。三十代九百年間。應

有十萬萬〇四千一百七十四萬一千八百二十四人。再加三代共三十三代九百九十年間。應有八百三十萬萬三千三百九十三萬四千五百九十二人。表而出之。實有令人可驚可笑者。雖然。此就親族血統不相婚嫁者言耳。然古來親族間婚嫁。實繁有徒。故其實數並不若是其夥也。

按此條無關學理。不過以其有趣。譯之以資談助耳。

利己心之三種 (原話九十四)

自昔學者。皆謂人類有利己利他兩心。同立並存。吾以為爲此說者。皆由其眼光局促。未能及於人類以外也。自昔學者。皆以人爲一種特別之生物。本爲萬物之靈。故其研究種種性質。眼界全限於人類範圍之內。而不能及於其外。至於今日。進化之學理大明。人類由動物進變之說。既已若鐵案之不可動。故研究人類身心之現象。皆不可不並下等動物而研究之。此近世學者所同認矣。故吾今者論利己利他兩心。亦不得不推本於是。

試觀下等動物之心性。則惟見其有利己心耳。無更所謂利他心者。存舍己之欲。以爲他謀。概乎未有聞也。其漸進步而爲高等動物。稍帶羣性。則於自利之外。亦微有利他之意。但非能真爲他謀也。不過不妄害他而已。蓋既相聚以爲生存。則專謀自己之利者。終不可以保自己之安全。故不利他而亦不敢妄害他。此即利他心之發端也。及更進化。以至人類。則無論若何野蠻種族。其合羣之性。總比諸高等動物。愈加確固。故利他之行爲。亦隨而進步。及至大文明大開化之社會。而利他心益更盛大矣。此實天演大圖轉移變化之情狀也。夫論一人身心之現象。不可不徵其遺傳於父母。然則論人羣身心之現象。亦不可不徵其遺傳於遠祖之動物明矣。而自昔學者。未嘗能依此例以爲論據焉。此所以誤認後起之利他心以爲與固有之利己心並生而俱來也。

由此言之。則利他心不過爲利己心之一變體明矣。吾今得區利己心爲三種類。(第一)無限純全之利己心。(第二)有限純全之利己心。(第三)變形之利己心。所謂無限純全之利己心者。即下等動物之利己心。惟盡己力所及以謀自利。毫不顧其他者也。

所謂有限純全之利己心者。即稍帶羣性之高等動物。雖謀自利而稍有限制。不妄害其他者也。所謂變形之利己心者。即尋常人。所稱爲利他心者也。此種利己心。高等動物雖稍有之。然至人類界而始進步。蓋其目的本非爲他人計。但欲自謀其實之利。或利於心則非先謀他人之利。不可其利他。也不過其利己之一手段也。故謂之變形之利己心。

此三種之利己心。自有高下之別。顯而易見者也。即第一種行於普通動物界。第二種行於高等動物界。第三種行於人類界也。雖然人類者。又兼此三種而有之者也。大抵第二種其最通行。人人同具者也。至於第一、第三兩種。則因各人特別之性質而有所偏。而偏於第一種者蓋甚多。

第三種之利己心。他心即利其別亦有二。一曰唯物的。二曰唯心的。謀他人之利而我因得物質上實益之報償。所謂唯物的也。謀他人之利而我之本心。因以愉快焉。順適焉。所謂唯心的也。此二者。其利害竟歸於我。故名爲利他心。而實則爲利己心。無可疑也。

凡人於其所親愛之人。視之每如與己同體。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往往異形同魂。幾無復彼我之別。故相互視其幸福而愛其畜害。以尋常論之。此等可謂之利他心。全非由利己心而出者也。雖然。實乃不然。彼以其一體同情之故。故見彼之幸福而我己不勝其快愉。見彼之畜害而我己不堪其苦痛。此其中殆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焉。故其利他也。畢竟自爲心上之利益。謀也。然此等心在本人亦並不覺其利己計也者。故以意識論。可謂之利他。以本源論。實仍爲利己也。夫利益之高等者不在軀殼之樂。而在心魂之樂。故此種心實利己心中之最高尙最優美者也。譯者案唯物的利己心。本文未有說明。唯士別有所著道德法律進化之理。一書言之最詳。他日當擇譯之。參觀本報道德進化之案。亦可見其概。

宗教家言。道德家言。常教人以利他之爲務。此實利用吾人心性上之快樂。以使人勉爲善人爲君子爲名婦者也。吾人但從其教。則可以得此美名。而吾心亦以大快。此實普度衆生之絕妙法門也。而溯其本原。乃不出於利己心之外。苟無利己心。則雖聖賢亦無從施其教也。

然則利他心必非能離利己心而自發生也明矣。雖然。此種高尙之利己心。自吾人之意識自觀之。則已爲利他而非利己也。故此

種意識漸遺傳於子孫而日以發達久而久之則若與生俱來者然學者所以誤認利他心為離利己心而能獨立者皆坐此焉耳。由此言之則利己心非必可惡可賤者若其第三種第二種實人類生存所不可缺之具也。惟第一種之利己心則害羣莫大焉。苟僅有此一而無彼二者則是非人而禽獸也。

譯者案此加藤博士學說之要點也。其他種著述發明此義動累萬言。反覆詳盡。盛水不漏。日人推尊之者。以為發泰西學者未發之蘊。其反對之者。則以為正義之公敵。人道之盜賊。蓋日本學界諸先輩中。其受毀譽最劇烈者。未有若加藤氏之甚者也。平心論之。則所謂愛他心者。實人羣所以成立之大原。日培植而滋長之。猶懼其不殖。而何必抹而煞之。使並為利己心之附庸。倡此說者。是不啻恐人類之不知自私自利。而復教獐升木也。故此等學理。最不宜行於今日之中國。雖然。加藤氏之意。則亦有在矣。彼見夫今日之人類。其於利他之事業。終不能安而行之也。故與其逆而節焉。不如順而導焉。大發明欲利己。必不可不先利他之義。以為卿等之所謂利。非真利也。苟其真欲自利。則請求之於自利之外。此加藤氏所以雖蒙學國之非難。而卒堅持其說不少變也。吾於日本各報中。見他人攻難加藤。及加藤答客難之論。文已不下百數十通。夫。人。苟。能。將。其。一。唯。心。的。變。形。愛。己。心。而。擴。充。光。大。之。則。始。焉。視。一。家。所。親。為。一。體。者。浸。假。而。視。一。鄉。為。一。體。焉。可。矣。浸。假。而。視。一。國。為。一。體。焉。可。矣。浸。假。而。視。天。下。為。一。體。焉。可。矣。浸。假。而。視。一。切。衆。生。為。一。體。焉。可。矣。此。特。視。其。以。太。之。感。覺。方。何。如。耳。此其義則陽仁學發之最透。夫既視一鄉一國天下衆生皆為一體。則見其苦。則吾無端而忽生大苦。見其樂。則吾無端而忽生大樂。易所謂吉凶與民同患。維摩經所謂衆生的是。故我病。審如是也。則吾不欲利己。則已。苟欲利己。則勢不可不為一鄉一國天下衆生思所以去其苦。而生其樂。蓋不如是。則吾將痛苦而無極也。審如是也。雖利己。何病。加藤氏立論之本意。雖未必有得於是。然吾輩讀其書者。不可不作如是觀也。大抵凡成一家之言者。其中必含有真理者。苟善讀之。無不可以為進德之助。孔子不云乎。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而何必惟加藤之言之為病也。若夫耳食其一二。而因以自恣焉。抱持彼第一種禽獸之利己心。而自託於加藤之徒。即加藤亦有不任受者矣。

時評

顧問大臣勉旃

回鑾後第一新政。即置顧問大臣是也。據日本報章所記。置顧問議長一人。副議長一人。顧問大臣十人。議長慶親王。副議長肅親王。大臣則榮祿也。王文韶也。袁世凱也。崑岡也。敬信也。崇禮也。鹿傳霖也。那桐也。瞿鴻禨也。孫家鼐也。凡滿員七人。漢員五人。西人所疑為團匪元兇者三人。屢掌文衡者三人。曾任封疆者五人。他日中國所謂維新之政者。皆將於此是賴矣。衰衰諸公。其有以解宵旰厲精之憂。慰國民望治之心乎。

北京掠奪事件

聯軍之役。各國兵隊野蠻暴掠。無所不至。凡北來者皆能言之。其中俄兵最甚。法次之。日本兵紀律最嚴。此天下之公評也。乃近者日本各報。歷載當時其軍隊在北京掠奪情形。千口一詞。其中有萬朝報者言之尤詳。自兩月以前起。用小說章回體。日載一回。至今已六十餘回。尙未完畢。其中所言皆鑿鑿有據。歷歷如繪。其牽引達官身上者亦甚多焉。聞將提出議院議其處分云。此中消息。真贗外人雖未知其詳。然必非憑空結撰。有斷然者。果爾。則所謂文明所謂紀律。亦安在耶。西哲常言。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日本人能不自諱其短。而羣起匡正之。猶不失為國民自重之概。若我國人倚賴甲國崇拜乙國之癡想。斯亦不可以已乎。

奧國人種之爭

奧大利國以數種宗教不同。語言不同之民族。聯結而成。其中最有力者。為斯拉夫種。即奧國主權者匈牙利種。波埃米亞種。德意志種。之四者。是以其國內軋轢紛爭。既數十年。自匈牙利別立政府以後。風潮稍平。而德意志種波埃米亞種之爭。近年益甚。現當開議會時。兩種人各爭其國語之獨立。閩閩殊甚。開議六禮拜。尙未移於第二議會。政府大臣焦慮萬狀云。十九世紀以後。民族主義。磅礴于全世界。各民族之自求獨立。殆勢所必至。理有固然。奧國之前途。有識者頗為寒心也。

富者好行其德

美國前既將彼軍士在北京所掠奪之銀三百餘萬兩交還中國。近日復將賠款額內應得之一千八百萬美金（即三千六百萬

元)一律豁免。或疑美政府前者何以要求如許之多。後此何以豁免如此之易。紐約某新聞紙曾辨明之云。吾美政府初時見列國所需索之軍費。實溢於其所損害之外。驚其不廉。當時我政府欲調停其間。使以二萬萬美金了結。然列國不肯讓。初索四萬萬美金。卒減至三萬萬一千五百萬。(即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兩)當時吾美持之無益。不如亦隨之橫索。然後以返之中國。以輕其負擔云云。美國之出此手段者。殆以國富之故。能有餘力以好行其德歟。抑亦有所大利於後。將欲取而必先與歟。雖然。就事論事。則美國誠不愧為東方君子國矣。

勿反客為主

中國今日欲行新政。而人才不足。則其始不得不借用客卿。此亦不得已之計也。近日袁世凱奏請於政務處置外國顧問員。吾亦無以易其說。獨可怪者。其建議於數強國中。每國聘一人。此中方略。吾輩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夫聘客卿之權。操自我。我欲用某國某人。我之自由也。今而曰。一國一人。然則所以聘之者。非因其人。因其國也。即其主動力者。非我國。而彼國也。寔假將如。聶士威軍中之洋操教習。非有俄皇之命。不能易矣。寔假將如。稅務司赫德。由英國立約擔保。永不許換他國人矣。埃及前事。可為殷鑒。將以此媚列強耶。吾未見以主權媚人者也。建議者其三思之。

殆非以防家賊乎

中國欲實行內治。莫要於設警察。此議近時多能言之者。前陳寶箴撫湘時。黃遵憲首建此議。行之於長沙。名曰保衛局。民甚便之。後李鴻章督粵。黃遵憲復陳此事為弭盜第一義。行之於廣州。業未竟而鴻章去。遂中輟。自聯軍入京。畫地分治。布行民政。於是都中人始覺警察之政。法良意美。慶親王乃議行之於全國。聘請日本人川島浪速經理此事。先開一警務學堂。招學生五百人。其學期則初等科三箇月。中等科一箇月。高等科兩箇月。共半年卒業云。其經費則每年六萬元也。聞學生中旗人居大半云。又兩月前由北京特派二十七人往日本東京學警察。皆旗人也。警察一端。本為最急之政務。然苟用之不得其當。亦常有擾民滋亂者。十九世紀前期歐洲各國之革命。半起於是。今慶王既知此舉為當務之急矣。其尊重旗人度。亦不過舉爾所知之義。非必有意於其間乎。而日本報章已竊竊議之曰。是防家賊手段。吾望慶王一雪此言也。

不纏足會萬歲

中國婦女纏足之風。盡人知其弊。而千數百年莫能革之。乙未丙申間。民間有志之士憂焉。創設不纏足會於上海。冀以挽其末流。

一時從風者頗盛。雖然。捧土以塞孟津。其事勞而其效抑未矣。今者奉明詔。特禁漢人婦女纏足。此事於吾中國將來女學之興。頗有關係。情諭文猶不甚嚴切。未著明纏足不得受誥封之文。雖然。得此一禁。因勢利導。此風當亦漸熄矣。不禁額手相告曰。不纏足會萬歲。

似此遂足以破種界乎

本朝起遼瀋入主中夏。故於滿漢交涉。抵抗調和之事。實爲二百餘年第一大問題。當攝政睿親王初入關也。甫一月。卽下敕國中。使滿漢互通婚姻。其規模實爲宏遠。使能行之。則種界今早破滅矣。雖然。當時滿人乘勝驕橫之氣。與其初來嫉妒之心。必不能從者也。當時漢人排外自尊之念。與其含憤積怨之餘。亦必不能從者也。故此制卒未嘗一行。而後反懸爲禁。二百年來。雖漢軍旗人亦未嘗與漢人一通姻。無論滿人也。今則外憂日迫。民智日開。政府竊竊然憂漢滿水火。終釀大患。頗思所以調和之策。頃乃以懿旨詔互相通婚。其用心良善。雖然。婚姻者人各有自由權者也。滿漢之溝絕數百年矣。其俗不相習。其性不相同。雖日下一詔以敦迫之。吾知其不過一紙空文耳。古文云。應天以實不以文。豈惟應天。應人亦然。政府若真欲除漢滿之界也。則當自大本大原之地。行之。以實利實益示之。雖無通婚。必相安焉矣。不然。雖通何益。歐洲各國王室。皆互有葭莩。然其猜忌自若也。況民間之一二家乎。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英日同盟論

日本自甲午戰勝以後。赫然列于世界大國之林。近年以來。全球之競爭點。皆集於中國。而日本之位置。乃益重要。前歲義和團之役。英國首電請其就近發師。是其證也。英人久執五洲之牛耳。而於東方利害。所關尤重。故今不得不求友助於遠東。亦勢使之然也。英人百年以來。以名譽的獨立自誇。未嘗一與他國聯盟。其間如德奧意之合縱。如俄法之連橫。震動一世。而英國常翛然立於兩造之外。其所恃者厚也。今乃忽然納交于不同洲不同種不同文之日本。日人之榮亦極矣。陽曆二月十二日。日本政府大臣。布其密約之文于兩議院。舉國歡聲雷動。機於若狂。頻日以來。紛紛開祝宴。志慶賀。殆視得臺灣時之氣象。猶有加焉。嗚呼。吾國人之僑居此土者。旁觀冷眼。感慨何如。

其同盟約章凡六款。大率以保全中國高麗之獨立主權及其土地。而英日兩國相提携以謀工商業之利益是也。其用意亦良不惡。非惟不惡於中國目前之局面。或多賴焉。約成之次日。其外交官照會中國朝鮮兩政府。皆感激涕零云。嗚呼。不惟政府。吾恐兩

國人民之所感。亦當如是。以爲吾今者乃幸得託餘生於歐亞兩強國羽翼之下。吾高枕無憂矣。嗚呼。吾非謂英日兩國之不當有此約。吾固信此約之基於公法。合於人道。爲全球各國所無異議。願吾特不願聞我國人之歌此約。舞此約。崇拜此約也。飲冰室自由書有一條。題曰保全支那者。其言曰。「歐人日本人動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聞此言。支那而須藉他人之保全也。則必不能保全支那。而可以保全也。則必不藉他人之保全。言保全人者。是謂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謂放棄自由。」彼歌舞英日同盟者。盍一思之。

此約發布後數日。日本之時事新報。繪一畫圖。爲英日兩女神之像。倚輪持戟。而保護中韓兩孩童於其膝下。嗚呼。吾國人見此圖者。當有如何之感慨乎。吾遂爲英日膝下一弄兒以自足乎。

俄國之旅順口大連灣

日本郵船會社社長某氏。游歷東北一帶。歸而述所見曰。營口金州旅順大連間之鐵路。非得俄羅斯都統衙門之許可。則外國人不能乘載也。此鐵路一切執事之人。英語法語日本語乃至中國語。無一通者。蓋通他國語之人。彼決不用也。自驛長驛丁以至守護車站之兵。純然爲俄羅斯軍隊。使人恍如置身俄國內地。現時所行之鐵路。不過暫設者耳。其正路則穿山隘河。架飛橋。掘洞穴。其工程非常浩大。大連灣車站之壯麗。殆如王侯府第。游其市街。溝渠完整。屋宇宏敞。有醫院。有公園。其海岸一帶。有大碼頭。有船澳。有船廠。其工務局郵政局。皆用俄製之煉石構成。壯偉不可思議。嗚呼。以二十五年之借租地。而其所經營所布畫者如此。其二百五十年乎。其二千五百年乎。吾烏得而知之。

是誠何心

日本人天野爲之。於東洋經濟新報。屢著論說。謂必當與中國定版權。凡日本人所著之書。不許中國人任意翻譯。未幾此議動政府。曰前聞其外交官有致電我外部。商立版權同盟之事。其約之成否未可知。然吾不得不驚日本人之器小。而慮我當局者之贖也。吾國當務之急。莫如開民智。開民智莫如譯書。譯書莫如日本文之便捷。人人共知。此本國人應爲之事。非他人所能越俎代謀。本國人爲之。而他人助理之。則可。若他人爲之。而又設爲限制。本國人反不得自由經營。則於吾國開民智之事。必大受阻礙。今許以版權同盟。則日本新著之書。必由日本人自譯之。而自售之於吾國。吾國不得任意翻譯。即日本注意此事。歲有成書。然其如少數。何又如他人代謀之事。不能皆適吾用。何假令各國起而效尤。要求同盟。則吾國譯書之事。可廢而吾國開民智之權。大半操

諸。他。人。之。手。受。害。將。無。窮。矣。故。版。權。同。盟。雖。文。明。國。應。有。之。舉。然。在。發。達。幼。稚。之。國。則。無。寧。稍。後。日。本。前。數。年。從。德。意。志。之。請。入。萬。國。版。權。同。盟。會。蓋。當。時。有。他。事。交。涉。不。得。已。而。爲。之。近。時。識。者。論。及。此。事。尙。深。歎。其。不。便。以。日。本。維。新。三。十。餘。年。能。通。西。書。者。幾。遍。通。國。而。尙。以。此。事。爲。不。便。何。況。吾。國。嗚。呼。當。局。者。口。稱。維。新。口。稱。利。民。而。於。此。等。事。乃。不。一。措。意。其。爲。不。知。其。害。耶。不。知。之。者。既。然。居。其。位。咎。無。可。辭。也。其。爲。明。知。其。害。耶。既。知。之。而。以。此。阱。民。咎。更。無。可。辭。也。抑。彼。日。本。者。日。言。保。全。支。那。開。發。支。那。夫。保。全。開。發。則。孰。有。要。于。輸。入。文。明。思。想。者。耶。以。堂。堂。一。戰。勝。國。而。與。華。人。爭。此。故。紙。堆。中。之。蠅。利。所。得。幾。何。彼。日。本。人。之。能。善。漢。文。譯。佳。書。以。助。我。開。智。者。國。中。能。幾。人。哉。雖。定。此。約。而。日。本。著。譯。出。版。之。書。亦。豈。能。多。入。中。國。徒。束。縛。我。國。民。思。想。之。進。步。使。之。同。歸。于。盡。而。已。彼。日。本。三。十。年。前。之。文。明。一。點。一。滴。何。莫。非。自。中。國。來。數。千。年。會。無。代。價。以。翻。刻。我。國。之。書。籍。食。其。利。至。今。日。遂。乃。忘。反。哺。之。義。挾。所。嚼。歐。西。之。餘。唾。以。驕。人。吾。乃。知。保。全。云。開。發。云。者。之。皆。屬。虛。言。也。彼。中。一。二。達。識。之。士。常。歎。其。國。人。之。不。脫。島。民。根。性。若。此。等。事。真。島。民。根。性。之。代。表。也。嗚。呼。我。國。民。其。自。勉。矣。無。信。人。之。言。人。實。誑。汝。豈。惟。版。權。他。事。亦。如。是。而。已。豈。惟。日。本。他。國。亦。如。是。而。已。丈。夫。不。自。立。而。恃。他。人。之。爲。援。安。所。往。而。可。哉。

將裨學堂緣起

湖北於去歲杪設立將裨學堂。欲仿日本士官學校之制。其用意不可謂不善。惟其緣起或有未能深知者。茲略記之。初湖北設武備學堂。其時與日本人之交涉尙淺也。故請德國人爲教習。夫教授與學校管理法。在教育學中本爲分科。教習之不能兼營校事。理勢然也。吾國當道向不知此。故一委諸德弁。其辦理不能有效。亦固其所。其後鄂督崇拜日本之心日盛。漸厭德弁。三年合同滿。即欲辭退之。夫辭退之權操自我。本無所難也。而當道不敢。輒援田舍翁請學究之例。雖來年不欲送關聘。仍虛言挽留者。一而別聘日本尉官二三人。使居於學堂中。雖然德教習未去。本無席位以容日教習也。於是號稱爲請來譯兵書也者。夫使其目的在譯兵書。別武昌之地亦大矣。何至無舍館之所。豈必惟武備學堂之是擇者。蓋其意欲以風示德弁。若曰瓜代者將至。汝可見幾而作矣。無奈紅鬚碧眼者流。不通人情。前弁合同雖滿。而德領事又薦新矣。外國之命重於天語。當道者豈敢不受。於是武備學堂之泉比。仍爲德人所擁。鄂督如舍利弗之花。著身拂之不去也。乃大寤。而所聘拱候瓜代之日弁。不得不仍以譯書之名。分發於武漢者。兩年有奇。去秋日本參謀本部之有力者。曰福島安正。游歷至鄂。詰鄂督曰。君聘吾國將官來。而無職以授之何也。此非我大日本帝國保全支那羽翼支那之本心也。宜速位置之。日本亦外國也。其命亦重於天語。又安敢不受。於是鄂督益窘無已。乃別設

一將稗學堂。而訂日弁為教習。且全權皆屬之焉。今者湖北一省。武備將裨兩學堂。重規疊矩。相得益彰焉。噫嘻盛矣。

媚外奇聞

中國人最恭順者也。察勢力之所在。而崇拜之。以固全己之勢力。中國人之特長也。自甲午一創。庚子再創。而崇拜日本之熱度驟漲。昔之以北京為勢利要津者。今則移于東京矣。下自民間。上迄政府。莫不皆然。吾固無暇深怪。雖然崇拜之則亦有術矣。能獻殷勤於其政府上也。否則參謀本部。亦其次也。等而下之。能通聲氣於其民間之大黨派。雖無大效。猶可得其言論之助力也。乃近所聞某疆吏之事。有足使人發一大噱者。某疆吏以黨俄聞者也。述者不欲道其名。故無從知為誰何。惟傳其因黨俄之故。懼為日本所排。不得安其位。曲思解免。而無由自達。之資緣轉託日本最著名某女史者。為善辭以達於日本皇后云。其意蓋以日后必能道其事於日皇。日皇必能行其權於日政府。日政府必能容其際於中國政府。於是吾之地位可以高枕無憂矣。其用心可謂曲折周到。視太后召見各國公使夫人。而並及其子女。其手段有過之無不及。惜立憲文明國無有如李大叔其人者耳。

異哉所謂支那教育權者

吾嘗讀泰西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商務權。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交通權。鐵路輪船等練兵權。吾甚怪之。甚厭聞之。吾近讀日本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而後能握支那之教育權。吾愈益怪之。愈益厭聞之。

今日欲救中國。不可不首從事于教育。欲從事于教育。不可不取所長于最近最易之日本。此義人多能知之。吾亦稱謂然者也。雖然當知今日世界為國家主義之世界。則教育亦不可不為國家主義之教育。國家主義之教育。非他國人士所得而代也。日本欲握我教育權者。日本人之國家主義也。夫何足怪。可怪者我國人不自有其教育權。不自有其國家主義也。

日本各報之論此者多矣。吾今擇譯其一。以告我國民。即教育時論第五百九十九號中有題「就于支那教育調查會」一篇。其略曰。

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機運殆將發展。我國先事而制其權。是不可失之機也。我國教育家苟趁此時容喙于支那教育問題。握其實權。則我他日之在支那。為教育上之主動者。為智識上之母國。此種子一播。確立地步。則將來萬種之權。皆由是起焉。不見泰西諸國乎。彼自十五世紀以來。即實行殖民政略。務以扶植勢力于他國。其狡猾之手段。實有可驚者。彼等垂涎于其地。則不顧德義之如何。先驅本國無賴之徒移住之。不加以制裁。任其掠奪欺騙。此輩雖道德無成效。而富有成效。即富無成效。而

徒衆之羣殖有成效。羣殖既多。本國乃派才德兼備之人往。名爲保護旅民。于是布法律。施民政。使該地之土民。不知不覺。慕本國（指泰西）之風。遂于曖昧模糊之中。使其地隸屬於本國。此等實例。于印度見之。于澳洲見之。于南洋群島見之。今于支那又將見之。

彼等于種種方面。實行此政策。往往經營在數百年以前。結果在數百年以後。即教育之事。亦其一端也。彼等自殖民之始。即派傳教士以布耶穌教。冥冥之中。換其人民之腦筋。使同化于己。今英語之教育權。在支那者。實有許多潛勢力。近者聯合軍之戰役既終。彼等于香港于長江一帶。大張此幟。欲與多少無關係之學校。彼其事事著先鞭。務實際。實有可爲吾日本人他山之石者。

各國之鷹眸虎視。既如此矣。今日我日本不可不競時制先。以教育爲扶植勢力之源。以支那爲可取也。則速取之。以支那爲可教化也。則速教化之。既悟斯義。則刻不容緩。宜速遣教育家于支那。國家設法保護補助之。雖當幣藏窘絀之時。不可惜此小費。失此機會。以貽我等子孫無窮之悔也。噫。北清之野。漠漠千里。渴望日本人之來前。漸醒之清廷。呼將伯于東方。盡吐哺握髮之禮。似此時機。空前絕後。苟遲疑不決。曰姑待之。姑待之。恐他日我欲有事于清國之時。不知今日之清國。尚有存焉否也。

噫。此雖日本一報一人之言。實不啻其一國之言也。中國人之熱心于教育中國之福也。日本之熱心助我教育中國之福也。至其所謂教育權者。日本果能得之否乎。此屬于未定之問題。要之吾國民者。不自有之。則無論何國皆可以得之。法律之公例。凡無主權之物。人人皆得而取也。即人不取之。而我亦終不能。有然則于人何尤哉。

崇拜外國者流看者

於戲盛哉。吾中國近日之洋務家也。洋務家之伎倆何如。見一外國人則崇之拜之。視之如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上帝。雖外國一流氓。其入中國也。其聲價可以埒周孔。官吏士夫與交接者。得其一顧盼。登龍門不如也。嗚呼。外國人果有如此之價值否。吾所交者少。吾不敢言。惟以所聞。則去秋有日本人某。到北京勸人東來游學。從之游者六人。備資斧八百金。並行李付之。而與之偕。該日人則自乘一等艙。而置六人者於三等艙。猶可言也。及到門司。又宴飲若干日。到西京。又流連花叢若干日。開一清單以示六人者。而八百之金。僅餘二百有奇矣。猶可言也。及到東京。則置此六人者一客寓中。室之小。與維摩詰臥病之處相等。六人膝相促。乃能容焉。猶可言也。詎知安歇甫定。而日本某者。竟去如黃鶴。并金與行李皆無踪影。如是者十餘日後。乃由他學生之久旅斯國者。

爲之招呼追索云。嘻。日本之高人達士。當亦不少。吾非敢以此人爲全國之代表也。雖然。以外國人爲全知全能者。亦可以鑒矣。此一事也。

更有類於此者一事。美國教士傅蘭雅嘗受僱於上海製造局有年。譯格致書甚多。此稍治西學者所能知也。吾輩昔亦深敬其爲人。去年盛杏蓀派北洋大學堂卒業生九人游學美國。以傅爲監督。吾輩方慶得人焉。乃近日得該處學生某君來一書。讀之真有使人怒髮衝冠者。茲錄其原文如下。

敬啓者。辱受國民厚願。得預遊學之列。分科學習。欲盡一藝一能。或可報國民於萬一。雖某爲四萬萬中之一人。有何能爲。然某亦衆人之一也。不敢有厚望於他人。而於已則責之甚嚴。今到美已三越月。此處風俗人情。未暇細查。故無以奉告。惟我等留學之苦。恐外人知而未詳。故謹將詳細情形。以達尊聽。幸其有辱教焉。初入卜忌利大學校。以爲此學校是美洲有名學校。繼而細查美國通都大邑。學校教師。凡負高名者。俱在東邊城邑。有如伍君所謂美國東西學校費用略同。而東方則遠勝西方。今卜忌利在美國西方。僻壑以來。不過二十餘年。窮鄉僻壤。止能習礦學一門。其餘學問皆以東方爲美。美國學生非不得已無在此肄業者。傅蘭雅之子家立則遣之東方遊學。而我等則羅致於此。蓋亦有故焉。傅氏身爲卜忌利大學校漢語教習。常誇于人前。謂已有大勢力于中國。中國官員悉樂聽命。今中國派學生來美。又爲傅氏照料。竟實其言。故盡置我等于此。以顯其能也。而我等在此之有無裨益。則所不遑顧。其設計可知。且我等初來此國。人地生疎。殊形不便。傅氏月受我國百金。膺監督重任。自當妥爲垂顧。以免我等有礙于功課。不圖言過其實。多方爽約。入學之初。既不藉其先容。功課之餘。亦未聞其善誘。竟月不來。置身事外。飲食起居之事。皆我等自爲操持。視我等如路人。棄約言如弁髦。初尙以所居相隔十餘里。不便往來。近數日來相居較近。而更形隔膜。因何以故。則非所知焉。現我等所居之屋。長約三丈。廣二丈。一樓一底。傅氏以三千金購得之。月以五十金租與我等。實則不值三十金。據土人言計四年之租與息。即可以償其屋價。而傅氏則四年後自得一屋。故其必欲我等同居。多方阻撓。佈散流言。傷我等體面者。以此三千金起見矣。且以同國之人。聚處一室。則親感無人。與在北洋大學校。無以異也。雖欲與美人交接。而家徒四壁。殊足爲外人冷齒。故外國之俗尙。西人之意志。絕無所知焉。傅氏亦自知我等同居之弊。自認不諱。但辭以無人租房與中國人。故不得不使我等同居云云。此語謊也。此處凡初入校者。須居校一年。若居離校較近者。可以稟免。今我等居近校。分居校內。亦其宜也。乃傅氏于校內佈散謠言。謂中國人最不潔。而風俗又甚不好。與之相處。必受其弊。故我等欲自行分居。試問各

處有餘房否。則答以傳教習管你們。未見其言。不能納子。由是可知傅氏必早已運動運動矣。見利忘義之人。何勝浩歎。彼既能在此散流言惑衆聽。亦必能在中國散流言惑衆聽也。美國人且爲所惑。中國人亦必能爲所惑也。又如購書一事。我等已僱于奔命學堂常十數日。盡書一卷。欲購新書。先列一清單。託傅氏簽字。既簽字然後挾單往書坊取書。但傅氏常不暇。屢訪之多不遇。既遇乃求簽字購書。又待數十日而書始到。時則又更易一新書矣。前數日忽向書坊言。謂近日已簽字者一概不作準。使我等遑遑焉。如假冒簽字向書坊騙書者無異。外人亦有以我等爲棍騙者流。其傷我等名聲體面者真莫斯若。而傷我國體亦莫斯若。即使我無傅氏之事。亦多爲土人歧視。不名之曰支那賤種。卽號之爲顏色之人。今更有此一番。真無顏久居于此。衆同視因此皆爲之大怒。于是欲離傅氏之軛束而自工自食。傅氏恐我等之舉動有傷其名聲。并又無辭以對中國政府。故不得已低首下心。任我等辱罵一輪。并又致書至我等處認罪。現已爭回購書之款。并得分居之條。傅氏對陳君言。余七十多歲。未有遇過如是之人。且未受過如是之氣。此事本擬早告。但考期在即。故遲之又遲。此請大安某頓首。

嗚呼。此身受者言之。歷歷必非以無根之談。污穢傅某明矣。審如是也。則傅氏號稱美國博士。號稱耶穌教牧師。何其所行之似蛆似鼠。又似蛆也。傅某猶如此。而類於傅某者何限。而下於傅某又何限。是皆洋務家所視爲全知全能之上帝者也。噫。洋務家聽者洋務家看者。

行人失辭

一月前各報紛傳駐日公使蔡氏致書江鄂粵各督阻止派留學生於日本一事。聞者且駭且怪。將信將疑。昨日東京萬朝報乃得其致北京外務部一書全文。錄於報上。日本各報館攻議紛起。政府及政黨人員詰責厲集。蔡使之狼狽極矣。本報宗旨專務提倡理想。發明大義。例不屑於一人一事之微。浪費筆墨。特以此事關於現在之國體。及將來之民智。其影響至重且大。因鈔錄該報所登原文併爲鞠識之如下。

蔡星使鈞致外務部書 正月初一日

查各省遣派生徒。例給咨文。由使臣送學及查察照料。殊不知照料自屬應爲。查察實難越俎。諸生徒不受範圍。猶屬細事。溯自康梁毒餒銷息以來。其逋逃潛匿日邦。爲所包庇者。指不勝屈。類皆竊其餘唾。巧肆簧鼓。借合羣之義。而自由之說日橫。醉民主之風。而革命之議愈肆。各省聰俊子弟。來茲肄業。熟聞邪說。沾染日邦惡習。遂入歧邪。竟有流蕩忘返之勢。譬諸螟寄羸生。楚書

鄧說。父兄之教訓莫能及。官長之督率無所施也。伏思朝廷歲費巨貲。分遣生徒。寄學異國。原冀培植人材。周知外事。增益所能。以爲他日干城之選。詎料學業未成。而根本已失。宗旨一變。則心術全乖。加以日邦民德久衰。風俗淫亂。政府腐敗。天皇徒擁虛名於上。庇我逆臣。祖我匪徒。且暗中引誘學生。以作亂之謀。以便從而取利。故於匪黨之倡言革命者。反多方以獎勸之。將來學生等卒業回華。散佈各省。倚爲心腹。假以事權。其中或有天良未喪之徒。能爲國家效力。然莠多良寡。煽惑已深。則何難揚彼頹波。徼倖於死灰重熾。竊恐墨歲湖北之變。難免不復見於南北各省。此不得不爲之深思熟慮者也。鈞本擬將此等情形。密陳天聽。及榮相慈鑒。獨以此事關係日本體面。既重且大。彼方窮乏已極。常冀我派學生。藉其膏火。聊助學校經費。而外則以同文之說。欲使文明輸入中國。若真心相助者。反覆躊躇。投鼠實有忌器之思。且慮事機不密。一洩春光。將招日人嫉忌。不特使者有履虎之危。轉大與邦交有礙。職是再三慎重。審願而徬徨耳。聞各者仍須添派學生。恐將來愈聚愈多。流品愈雜。逆勢日熾。日人利有中國之亂。常肆言誣謗。宮闈。污毀榮相。希冀皇上親政。從此轉相煽誘。墮其術中。不啻爲虎添翼。現計諸生來者。數已逾四五百人。綜核所費巨款。即各省自設學堂。亦應敷用。但能延聘泰西著名教習。主講於學堂。慎選清白子弟。分門肄業。再由使臣多譯東西有用書籍。無民權平等諸邪說者。咨送貴衙門核印。頒行各省學堂。亦足資借鏡。從長之益。將見成材轉易。樂育尤多。奚至有入主出奴之慮。舍己從人之虞也哉。鈞未至日東以前。曾立論各省宜多派生徒。游學觀摩。藉開風氣。乃至此細加考察。而後知日本之號稱維新者。有名無實。其政府多樹黨援。各分門戶。不顧公義。每歎所聞不符所見。又不料康梁以遁逃之藪。爲邪說之叢。敗壞人心。一至於此。尤不敢自護。片言前失。而弗爲國家大局久遠計也。至康梁餘孽。現聚於橫濱一埠。爲多在東京者。則深藏固匿。不敢與使署人相一面也。橫埠商民。受愚已久。所以有借中華會館房屋。爲彼逆黨開設大同學校之舉。鈞自蒞此邦。密圖解散其黨。借會館請宴。親與諸紳商。凡席周旋。初諷以微言。次曉以大義。藉捐廉提倡。勸導自立學堂。以教育其子弟。開導再三。諸人乃頓悟前非。咸願改邪歸正。合議收回會館學房。重建商民公學。求鈞作主。予以昌黎之路。計自今以後。凡彼自由革命逆黨。一旦頓失衆商。仗助經費。無可爲固結團聚之資。徐以俟之。勢將解體而潰散矣。若各省更能永停游派游學。俾卒業者有去無來。則根株悉拔。流毒有時而盡。至於商民自開公學。好名畏罪。勢業與彼黨分馳。自當由官長提倡主持。曉以忠君愛上之忱。與以上進出身之路。夫而後人心一正。學術自端。邪說不禁而自止。逆黨不驅而自遠矣。區區樞昧之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係爲願全大局。仰承樞意。籌畫久遠之計。是否有當。務求密回堂憲。請示周行。俾有遵循。而無隕越。不勝禱切屏營之至。

至。

此書既出現後。各報紛紛攻難。有謂其邪言熒聽者。有謂其見識卑怯者。有謂其污蔑日本國民。有傷邦交。宜撤令回國者。有謂其語侵日本天皇。大不敬。宜照會中國政府。嚴治其罪者。衆口嗷嗷。不能盡錄。今但錄四月三日。『日本』報中評林一門之漢文詩三章。亦可見日人之衆怒難犯矣。其詩云。

是誰氏

嘲罵我風俗。不知是誰氏。密書偽乎真。公揭新聞紙。兩國全交情。其在公使公使。而無禮國交。可以止。

來此邦

禹域與神州。咫尺隔一水。古來兩相賴。形勢如唇齒。乘槎來此邦。駐劄為公使。至誠應盡職。暴慢何無恥。

何無禮

妨碍留學生。不解國交體。暴言無所憚。極口逞醜詆。保全竭友情。我意固存此。兩國正尋盟。彼獨何無禮。

評曰。蔡使以此書故。將至不能見容於日本。自作自受。亦復誰尤。願最可憤憤者。外交官為一國之代表。其自辱而國體即與之俱辱。中國方當荆天棘地之時。更何堪復蒙此奇醜耶。篇中滿紙狂瞽之言。駁不勝駁。至其中最可笑者。莫如謂日本窮乏已極。常冀我派學生藉其膏伙。聊助學校經費云云。夫日本雖財政困難。何至恃外國學生以助國帑。信如蔡言。則數年前中國未有一學生來東。則日本全國之學校。豈不皆以經費無出。而全行倒閉耶。又謂日人利有中國之亂。常肆言謔誘宮闈。污毀榮相。希冀皇上親政。從此轉相煽誘。墮其術中。不啻為虎添翼云云。夫誘宮闈可謂之罪也。毀榮相未必可謂之罪也。日本以伊藤山縣大隈等赫赫元勳。功在社稷。而報紙中。日日唾罵之。侮弄之。繪圖畫以揶揄之。作詩歌以嘲笑之者。尚無日無之。言論自由。不能禁也。而況於外國之大臣耶。蔡使謂日人希冀皇上親政。轉相煽誘。然則蔡必恐懼皇上親政。咒詛皇上之永不親政。明矣。彼盈廷頹頹。雖視皇上如眼中釘。如喉中鯁。然猶必致美其詞曰。母子一心也。曰兩宮慈孝也。而蔡氏乃敢于明目張胆。謂希冀親政。即為利中國之亂。彼其居心。視言自由。革命者何。如即以守舊黨之律治之。恐亦罪不容於死也。至其謂橫濱大同學校為康梁逆黨所設等語。本報開設橫濱。最知其詳。查大同學校創於光緒二十三年。由閩埠紳商在中華會館集議建設。而康梁來東。乃在光緒二十四年九月。月之交。學校與康梁何與。蔡氏以為外埠商民。一如內地之柔弱而易魚肉也。乃欲欺凌之。舉其所公立事業歸之康梁。因撲滅而

自以爲功。其所以爲康梁計者。則誠忠矣。奈犯衆怒。何至其謂重建商民公學。由官長提倡主持。此事濱中久有所聞。若誠能如是。則以橫濱區區一隅。而有兩公學。教育日盛。豈不可賀。居斯土者。日日翹足望之。而情其至今數月。寂然未有聞也。要之中國他日之存亡絕續。皆將惟日本留學生是賴。多得一。即多收一人之益。中國今日大事。未有過於此者。吾敢昌言曰。阻止派留學生之人。即我國文明之公敵也。雖然今日中國新機已動。懸崖轉石。欲罷不能。蔡氏何人。乃欲阻之。母亦古詩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耳。蔡謂各省若能永停添派游學。俾卒業者有去無來。則根株悉拔。流毒有時而盡云云。無論各省大吏。未必皆惟蔡言是聽也。無論日本政府與蔡反對。強之使派。而當道者不敢不從也。即使果如蔡言。而東京現時留學生數百人中。由官費者不過強半耳。其餘則皆自備資斧。茹根管胆而來。而近數月來陸續渡航者。幾於無船無之。又可盡乎。凡國民文明程度愈高者。則其仰庇於他人之事愈少。豈必官派哉。彼日本之伊藤井上何人也。蔡氏蓋多服滋補藥物保養此尸居餘氣之身。勿遽就木。佇看十年以後。日本留學生之成就。何如矣。雖然蔡氏亦云。智矣。彼其自付。斗筲碌碌。無計可留其姓氏於十年數十年以後。乃特爲此一書。故以抗文明之盛。朝他日有著中國思想發達史者。則蔡氏此書勢不得不採之以備一重公案。則蔡鈞盛名將得附於奧國梅特涅俄國坡比德。挪士夫之末簡。而並以不朽矣。豈不幸哉。豈不壯哉。或曰。蔡氏近贊助留學生會館事。又捐助東亞學校經費。其有悔過自新之意歟。或曰。是藉此以解免於日本人。以求保其三年一任也。或曰。是口蜜腹劍也。記者蓋無得而斷焉。

又按蔡使函中謂勸諭橫濱商人收回大同學校房屋一事。略記如下。蔡甫到任。即立意與大同學校爲敵。以自微功。乃謀噤紳商爲其鷹犬。屢次到中華會館挑撥滋事。奈諸紳商不墮其術中。莫之肯助。久之乃得一盧某者。噤令出名與訟。謂大同學校佔據中華會館房屋。日本裁判所審論數次。卒於陽曆四月五日。即華曆二月廿七日。斷定盧某無可以訟學校之資格。遂將原稟擲還。計此事蔡廬所得之結果。惟消耗數百金之律師費數十金之裁判堂費而已。嘻。是亦不可以已乎。記者附識。

奴隸與盜賊

自回鑾後。保護外人之懿旨。不下二三十次。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誠如孝子之事父母矣。公使夫人偶遭兒童指目。輒欲挈拷治罪。一教士之受辱。輒下罪己之詔。何其恭順一至此甚也。民間如願從朝旨乎。則奴隸而已矣。奴隸猶可兩重奴隸。何以堪之。如稍有不屈乎。則盜賊而已矣。盜賊猶可兩重盜賊。何以堪之。今日爲中國百姓者。奴隸盜賊二者必居一。於是嗚呼。何爲使我民至於此極也。悲夫。

西報偉論

一月前。天津有一西字報著論一篇。極言教士在內地專橫之狀。且斥言中國他日亂階必起於是。其言可謂深切著明。西士如猶不悟乎。弗戢自焚。今日廣宗鉅鹿之事。猶其小焉者耳。

吾國公使獨非人乎

駐俄公使楊儒暴卒。世人固稍已疑之。未幾而其子復自縊。瀕死時有極痛心之言。世人益疑之。近者日本報乃詳述楊儒之死。實被俄人從樓上踢下致命。蓋因滿洲條約爲各國所制。不能得其志。故以此洩忿云。其言確否未可知。然諒非無因矣。嗚呼。德公使之死。遂至八國聯兵。神京陸沈。意國公使夫人途中遇羣兒譁笑。遂勞明詔。惶恐謝罪。鉅鹿之亂。法教士受傷。政府弔慰之。電稍緩至天津。法領事即相責言。吾國公使獨非人乎。語曰。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吾欲易之曰。寧爲外國皂。莫作中朝官。

濟濟多士

據京鈔月來入京引見人員。不可指屈。約略算之。帶領引見者已有五六百人。其驗看者已及千人。其不及驗而待下月者尙有千餘人。嗚呼。盛矣。往聞安南將亡時。其士子應試者全國不過三千餘人。及丁酉年越之亡二十載矣。而是科鄉試乃有一萬二千餘人。然則官吏士子之多寡。殆與國之盛衰成反比例歟。桃花扇傳奇有云。『報長江鎖開。報長江鎖開。石頭將壞。高官賤賣。沒人買。』今日官場股份行情。猶逐日增長。是亦國家億萬年有道之徵矣。聞之破涕爲笑。

又將防家賊耶

中國第一次官費。派出留學日本諸生。卒業於士官學校。以前月歸國。其中以湖北派出者最多。北洋次之。南洋又次之。北洋歸國之學生。袁制軍皆派爲參謀部。信任逾恒。惟湖北學生則僅派充教習。張制軍待之殊冷落。其薪俸最厚者不過月數十金。其薄者僅每月十六元。飯食一切自備。又恐學生怨懟。派人監守之。出入言語。皆不得自由。來往信函。皆須拆視。殆與囚虜無異云。嗚呼。旣已疑之。若此。嫉之。若此。然則何苦復派游學哉。或曰。將以媚日本人。示其有文明舉動也。是或然歟。

大學得人

回鑾後所辦新政。惟京師大學堂差強人意。自管學以下諸職。司皆稱得人。聞欲設一哲學科。雖有反對者。而管學大臣之意甚決也。總教習吳君準甫。譯書處總辦嚴君又陵。聞皆力辭。雖然。今日足繫中外之望者。只此一局。吾深望兩君之稍自貶抑。翩然出山。

第四表學校經費
逐年豫計表

時評

六日間	
史要講義 甲三 乙三 丙三 丁三	合十二小時 教習一人
地理講義 甲三 乙三 丙三 丁三	合十二小時 教習一人
數學 甲六 乙六 丙六 丁六	合十二小時 教習一人
格化 甲四 乙四 丙四 丁四	合十六小時 教習一人
博物 甲四 乙四 丙四 丁四	合十六小時 教習一人
政法講義 甲三 乙三 丙三 丁三	合十二小時 算學教習或英文教習兼
圖畫 甲二 乙二 丙二 丁二	合四小時 算學教習或英文教習兼
樂歌 甲二 乙二 丙二 丁二	合四小時 格化教習兼
體操 甲三 乙三 丙三 丁三	同時並習 教習一人
共 甲 乙 丙 丁	各四十五小時 教習十六人

備齋

壬寅第一年

支出 改葺舍宇及置器費八千兩

（學生考取十五六至二十歲文理明通者）

（校士館生習純史讀日文至曉文法能對書西學生留英文已能譯解者本年又加深其文識）

（校士館生習純史讀日文至曉文法能對書西學生留英文已能譯解者本年又加深其文識）

計款

舊有常年款約三萬兩
新籌常年款一萬兩
現銷款八千兩
適用盡

支出

改葺舍宇及置器費四千兩添招學生之故

（計廣雅房舍足容五百人異日專辦專務通省中學生皆當升入專齋至少五百人之額治能相容然則本學堂必備有五百人之當年費自不待言故擬就試辦備齊正時逐年籌期至專辦專齋五百人經費早經籌定可備臨時之撥報）

癸卯第二年

支出 校士館生及西學一萬兩
校士館生課如第一年
西學生研究西籍勒令能譯淺近西書即卒業

（校士館生課如第一年）
（西學生研究西籍勒令能譯淺近西書即卒業）

計款

舊籌常年款四萬兩
新籌常年款一萬五千兩
現銷款四千兩
適用盡

甲辰第三年

支出

改葺舍宇及置器費四千兩

備齋第一年生八十八人歲費三萬兩
正齋第一年生一百六十人歲費三萬兩
遊學日本十六人三千兩
附屬譯輯局資本五千兩
提存遊學費二千兩
備緩急派遣之需

（備齋第一年生八十八人歲費三萬兩）
（正齋第一年生一百六十人歲費三萬兩）
（遊學日本十六人三千兩）
（附屬譯輯局資本五千兩）
（提存遊學費二千兩）
（備緩急派遣之需）
（不派遊學不充教授之人另派充教授或另選用）
（為譯校者）

計款

舊籌常年款五萬五千兩
新籌常年款一萬五千兩
現銷款四千兩
適用盡
外存譯輯局資本五千兩
遊學費二千兩

正齋
附辦

乙 第四年

計款

舊籌常年款七萬兩
新籌常年款一萬五千兩
現銷款四萬兩

適用盡

外存

譯輯局新置資本一萬兩
新舊提在遊學費四萬兩

支出

改善房舍及置器費四萬兩
備齋第一年生八十八人歲費三萬兩
正齋第二年生八十八人歲費四萬五千兩
遊學日本繼續費三千兩
附屬譯輯局資本五千兩
提存遊學費二千兩

合七萬五千兩

連前共一萬兩永遠以之周轉不再增添學堂附屬譯輯局者以可置備活版並便學堂之用不但出譯輯書以惠士林也惟附屬之局究非專局故局而不必過大

丙 第五年

計款

舊籌常年款八萬五千兩
新籌常年款一萬五千兩
現銷款四萬兩

適用盡

外存

譯輯局資本一萬兩
新舊提在遊學費一萬二千兩

支出

改善房舍及置器費四萬兩
備齋第一年生八十八人歲費三萬兩
正齋第二年生八十八人歲費六萬兩
遊學日本繼續費三千兩
提存遊學費七千兩

合九萬兩

學生四百八十人已豫立專齋之額明年即可將正齋第三年生作為卒業升作專齋學生

丁 第六年

計款

舊籌常年款八萬五千兩
新籌常年款一萬五千兩
現銷款四萬兩

適用盡

外存

譯輯局資本一萬兩
新舊提在遊學費一萬六千兩

支出

備齋第二年生八十八人歲費一萬五千兩
正齋第三年生八十八人歲費四萬五千兩
專齋第一年生百六十八人歲費三萬兩
遊學日本繼續費三千兩
續派正齋生遊學日本十人二千兩
提存遊學費五千兩

辦專齋時或當添聘外國專門教習三萬兩亦足敷百六十八人者彼時風氣漸通學堂開辦已久四面皆可湊谷也

專齋生百六十八人堂正齋生百二十人十人餘四十人於外府中學生選升

專齋
附辦
正齋

戊申第七年

支出

正齋生二百四十人歲費四萬兩
 專齋第二年一百二十人歲費五萬兩
 遊學日本繼續費五千兩校士館生十六人
 續派正齋生遊學日本十人二千兩
 提存遊學費二千兩

計款(常年款十萬兩)……適用盡……

外存(譯局資本一萬兩)新舊提存遊學費一萬九千兩

費皆較少於原定之數一則開辦已久俱可湊合二則款有定額無可
 隨便籌增本年專齋生應招百六十人今止百二十人者一則僅於經
 費二則本年本堂應升之正齋生止有八十人恐又不足敷外府之
 中學生彼時必亦不多湊足百六十人本不易也俟第九年止招足百
 六十人則經費適敷外府學風既盛學生之應升者亦多矣

己酉第八年

支出

正齋生一百六十人歲費二萬五千兩
 專齋第二年生百二十人歲費六萬五千兩
 遊學日本繼續費七千兩
 續派正齋生遊學日本十人二千兩

八年內共派出遊學日本生四十六人此四十六人者作為額外遊學生皆令留學日本六年
 有入大學校通英法或英德兩國語文者校士館生三十六人再挑四人派往德國二人派
 往法國正齋生三十人挑八人亦分往德法留學各三年每人計學費七百兩內充外四
 五人學費除本年外以後尚需五萬兩以舊提存之款及第九年以後逐年提存之款充之適
 可敷用從第九年起挑留學日本生三人改派歐西至第十四年滿九人年款四千兩作為額
 從第十五年起挑留學日本生三人改派歐西至第十七年滿九人年款四千兩作為額
 歐西六千兩日本四千兩適以今辦校士館歲費一萬兩抵之如其間有議挑專齋生徑派歐
 西遊學者其經費俟臨時另籌

提存遊學費一千兩

計款(常年款十萬兩)……適用盡……

外存(譯局資本一萬兩)新舊提存遊學費二萬兩

難哉使絕域之才

自交涉既開。近二十年來。以出使員缺最為優差。每當瓜代時。暮夜鑽營者無所不至。乃近者意大利奧大利比利時三國皆向外

部求特派公使駐其國都。政府亦既許之矣。而定章每一使館每年經費只給三萬兩。公使俸廉一切在內。奏帶參隨不得過四人。於是外務部之官吏無一人願赴任者。政府大困不得已以道員某某等充之云。告身一辭。有盛唐時已然。今使費雖薄。然尙有三萬。且可爲將來不次遷擢之階。袞袞諸公亦何必視爲畏途哉。

自治？非律賓自治？

西六月一日四月廿五日倫敦電云。美國大總統盧斯福演說。謂非律賓他日若能有自治力之時。美國當許其自治。聽者大感動云。美國如果有是心乎。庶不愧爲大國民。不愧爲自由國民。果能踐是言乎。庶不爲華盛頓羞不爲林肯羞。古巴隸美後。於今四年。今美已許其獨立。西五月廿一日。美總督解任歸。而古巴共和國之大統領麻兒瑪宣誓就任矣。善哉善哉。已立立人。已達達人。大國民自由國民固當如是。

非律賓敗軍之將。愛國之士。夫流寓於日本者數十。吾往往從之游。且哀且敬焉。吾聞近年以西班牙文著錄之書籍。其成於非律賓人之手者十而四五。其醫師律師等赫赫有名於歐洲者。不之其人。其布告獨立時所願憲法十四章。百有一條。正當詳審視歐美最文明國之憲法。一無所讓。烏在今日之非人。其力不足以自治也。美國而果有是心乎。果踐是言乎。吾祝其爲古巴之日不遠也。

嗚呼。我國民試一自省其自治力。視非律賓何如矣。

革命！俄羅斯革命！

咄。俄羅斯革命！吁。俄羅斯途不免於革命！嘻。俄羅斯殆不可以不革命！

俄羅斯革命之機。動之已數十年。其主動者不過學生耳。理想耳。今則工役思革命。軍人思革命。學國之民除宮中及最少數之高等貴族外。幾無一人不思革命。革命之機。殆將熟矣。

女學生者。俄國革命黨中最有勢力者也。近日以革命之報紙書籍。密贈於聖彼得堡之海軍將校。及全國之航海家。皆已得其同情。全國之工役。相約要求增加庸率。減縮操作時刻。以五月同盟罷工。今於聖彼得堡莫斯科兩大都會。已爆發流血矣。其餘各地蠢動者。所在皆是。迦遜省巡撫和波林忌已公言無術以制境內之暴發。加哥福省現已成恐怖時代。官吏悉逃離他去。噫。岌岌不可終日矣。

或言俄今皇知勢不可遏。不得不改圖以求自免。將臨前皇。亞歷山大第三。未竟之志。改行立憲政體。云其信與否。吾不敢知。即信矣。而能救與否。吾不敢知。要之十年之內。俄國於革命立憲二者必居一焉。吾敢知之。夫使俄國或迫於革命而立憲乎。或求立憲不得而卒收功於革命乎。則自今以往地球上完全專制之大國。惟餘一支那矣。

張南皮之商務政策

鄂督欲以湖北紡織局售與日本人。有安田氏者往鄂交涉。今未就議。他日能就議與否。吾不敢知。要之此紡織局終非鄂督所能有矣。終非中國人所能有矣。

上海織布局前由中國官督商辦。折閱幾盡。售與英人。至今獲贏無算。湖北織布局亦由中國官督商辦。折閱幾盡。安田氏若得之。必獲贏無算。

上海招商局前年曾議售與日本人。今湖北織布局復議售與日本人。

前蘆漢粵漢鐵路華商有欲自開公司承辦者。擬兼入洋股。鄂督不許。卒乃一歸華俄銀行。一歸美國公司。鄂督欣然矣。此次紡織局之出售。聞亦有粵商欲承辦者。擬兼入洋股。鄂督不許。卒沿門求市於他國。

華商之力未必不能獨任。然必欲驟入洋股者。畏官之督之也。洋股未必有損於權利。然官不欲者。惡已之不得督之也。夫官不鄙商而躬自督之。豈非盛德大業。而商畏之也。如虎官之爲官。可想矣。官之欲得而督之也。如蟻慕羶。官之爲官。又可想矣。鐵路礦務。則人終臂而奪諸我。官督商局。則我拱手而贈諸人。鄂督於東三省俄約路礦之權。抗電爭之。義形於色。使全權大臣。還以相詰。鄂督將何辭以對。

宦途冷眼觀

前月廣西亂警正熾時。兩廣總督在病假中。廣西巡撫在病假中。廣西藩司亦在病假中。何病之巧耶。豈真西人所謂東方病夫國耶。雖然彼草澤人物視之。病與不病。假與不假。恐無擇耳。

滇撫李經羲以請入覲面陳機務獲譴去官。其所欲陳者。未知如何。然以一封疆不能言事。而猶言求達民隱耶。

直督屢被參劾。日人之言。謂必有大力者嗾使之。殆非無因。李文忠與伊藤博文語。謂外國之議院。似吾國之都察院。六郎似蓮花耶。蓮花似六郎耶。

廣宗鉅鹿之亂耗。漸告平復。而前此傳言袁軍所至。輒遭挫敗。其為報紙之張大其詞耶。抑袁軍久練之師。竟與尋常諸軍伯仲耶。袁軍形式上之可觀。人人皆知。使傳言而信。豈其所缺者在精神上耶。以今日之國體。今日之朝局。今日之官吏。欲求有精神之軍隊。可得耶。不可得耶。

英杜和議遂成

英杜戰爭。新聞紙中報其媾和期近者。已屢見不一見。卒蹉跎在苒。直至西六月一日。四月廿五日。以和約既定。議畫押聞。此役自一八九九年十月下宣戰書。以迄今日。凡亘二年零七箇月。英國所耗軍費。共二十千萬磅。發兵三十萬人。馬三十萬匹。自英國立國以來。戰事未有烈於此者也。而和議成後。則英國所得者。阿連治殖民地四萬八千三百二十六英方里。杜蘭斯哇殖民地十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九英方里。其所獲亦不可謂不豐矣。當兵鋒將開時。杜國大統領古魯家。寄書於美國一友人曰。英人欲取兩共和國為屬地。吾知其終必能如願。但不可不籌非常可驚之代價。以易之耳。噫。壯哉此言。萬里之外。聞者猶為動色。以全歐不滿二十五萬之波亞人。而與世界第一強盛之英帝國為敵。相持至兩年七箇月之久。婦女荷戈。老弱倚馬。矢盡援絕。人無退志。嗚呼。可不謂豪傑之國民哉。普天下血性男子。誰不臨睨南雲。而洒一掬同情之淚也。

朝旨深意

四月初十日。有賞給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南書房上書房大學士各部院尚書左都御史及各省將軍督撫平定粵匪擒匪回匪方略各一部之上諭。當此國步遄邁之日。忽舉前此武功懿懌之盛。而宣示之表彰之。其有意耶。其無意耶。諸臣讀此者。亦可見龍興異域之大清。其威力如此。其巍巍高拱深宮之太后。其功烈如此。其赫赫其孰敢不悚息。嚮軀。軒轅而歌舞之者乎。抑大清之入主中夏。二百五十年矣。其間所經大難。以粵捻回為最劇。彼等以區區揭竿之衆。羣起一呼。蹂躪半天下。煙塵輕忽。所向破碎。當是之時。清祚岌岌不可終日。而皇太后猶能指揮若定。草薙而禽獮之。自茲以降。海內肅清。感慨風雲。奮袂扼腕之士。歸其徵矣。今日之天子。今日之執政。夫亦可以高枕。解履。般樂。佚遊。睥睨此四萬萬奴隸。視同無物焉矣。而汲汲講求方略。胡為者。藉曰。內憂不足懼。而猶懼外患。故以是相惕焉。吾甚惜乎。甲午一役。無平定日本。方略。庚子一役。無平定八國。聯軍。方略。而後此之。所以對付外患者。非可膠柱刻舟。以平粵平捻平回之前事為師也。然則朝旨之意。可見矣。若曰。爾四萬萬漢族。當知雖以粵捻回之猖獗。不能詆我大清之天命。此後猶有陳涉。輟耕石勒。倚嘯者。其亦可以戒矣。設其有之。則軍機大臣各部院尚書各省將軍督

撫持此方略以摧枯拉朽焉云爾嗚呼。四萬萬漢人聽者。各部院各省之大清社稷臣聽者。

調停良苦

胡侍郎燭棗袁制軍世凱與英公使訂約交還鐵路事宜。許英人運兵等種種權。而仍用英人金達管路事。各國聞之。嘖有煩言。外部乃托詞云。二人並未知會外部。任意自專。當即奏請將胡袁交部議處。以謝各國。議處之命下。英使乃向外部轉圜。不用金達管路。其餘權利仍舊。並請豁免處分。外部調停其間良苦云。噫。權限不定。何以治事。我自兒戲。人亦兒戲我矣。

賠款財源

政府自開罪外國敗衄後。其賠款則使民間負擔之。甚矣民之可哀也。今將此次賠款各省財源所出列表如下。

湖南	加鹽稅	加印紙稅	加阿片稅	派捐
湖北	同	同	同	同
廣東	同	同	同	同
四川	同	同	同	同
浙江	絲落地稅	同	同	同
江蘇	同	同	同	同
安徽	同	同	同	同
江西	同	同	同	同
福建	紙稅	同	同	同
山東	同	同	同	同
河南	鹽稅	同	同	同
廣西	同	同	同	同

中俄之內亂外患。中國之內亂可以生外患。俄國之外患可以止內亂。中國所最長者外患也。然欲免外患不可不汲汲防內亂。俄國反是所最長者。

內亂也。然欲免內亂則必不可絕外患。今不幸而外患絕。此其內亂所以洊至也。彼俄之軍人常因外患以爲衣食之資。今其來滿洲以蒐蕪支那人者。固屬賞心樂事。然其在本國爲防禦歐洲之役者。則雖肉生久矣。悒悒不平之心。因之以起。今也大學生之革命運動。勞役者之罷工同盟。紛起於各處。而軍人之不平者。亦從而和之。俄廷之前途。可爲寒心。

西五月五日倫敦報紙言。俄內務大臣之被刺死也。其刺客受鞠之際。不肯告發同謀者一人之姓名。惟言同謀者多至不可紀。且言我輩無所憾於今上皇帝。惟與滿朝官吏爲仇耳。又曰。吾不願被赦。吾願吾一死之後。繼我而起者。十百千萬而未已也。云云。此言一布。舉國人心愈感動。政府諸員。頗憂懼。

俄廷所恃以爲專制之護符者。軍隊也。然軍隊不用。則政府之術。乃窮。今已開其端矣。西五月二日報云。俄政府現逮捕墨斯科舊京之軍士八百人。擬流之於絕域。爲其當鎮壓亂民時。不肯放銃也。又聖彼得堡海軍步兵分隊。亦同受此處分。又聞有陸軍將校五十七人。亦不日就逮。嗚呼。俄國之內情。岌岌不可終日。如此。聞其政府積憂之極。謂非挑撥外患。導蠢蠢之人心。以向外界。則前途遂不可救。果爾。則俄國之興。妖作怪。於東方。其又不遠乎。

列國之東方商務政策

列國今在東方實行商業政策。著著進步。俄羅斯之於航海業。非常保護獎勵。其根據遼東之東支那輪船公司。現將大飛躍。將使由旅順口至英國德勿港。法蘭西岸之港。僅以兩禮拜得達。云。荷蘭政府亦獎勵東方航海業。將由其南洋屬地渣華島開設輪船公司。來往日本。此後十五年間。政府以三十萬磅金補助之。且與德國政府協商開設海底電線。由日裏島經布黎島菲律賓島而通上海。云。法蘭西亦經營擘子江航路。集資本五百萬佛郎。而政府以六萬兩補助之。英國之印度支那輪船公司。亦以西六月一日起。通航於湖南。美國則擬開一商品陳列場於上海。頃擬由政府撥支建築費二百五十萬美銀（合五百萬元）已提出於上議院。云。日增月盛。吁。可畏也。

某頓首。讀者諸君閣下。本報首事不過數月。而印刷之數。自二千增至五千。讀者之數。當自二萬增至五萬。子居海外。乃得借此文字。因緣與當世。數萬賢士大夫。以精神相往來。榮幸何加。願以覆瓿之資。承燕石之賞。良自赧耳。屢得來書。相責備以記事一門。簡陋爲病。雖微尊論。固自知之。但僣在三島。涉海以求。中原文獻。動費旬日。求得而齎之。以東。又費旬日。著錄印布。反哺厥母。又費旬日。則甯止六日。滿十日。菊而已。爲地限。爲時限。記者復見聞固陋。材力薄弱。實無術以答盛意。雖然。報館第一責任。在報新聞。固未

敢全放棄此義務。今後每日有所聞。謹當飛函循告。半月一付驛使。但無責以速且備。則免於罪戾矣。某謹復。五月十六日

讀者諸君鑒。日來國事無善狀可告。所差強人意者。惟東來游學諸青年日漸增加一事。今年正月。此間有留學生會館之設。著籍同瀛錄者二百七十八人。距今未及五月。已增三倍有餘。其進步速率之比例。視本報向有過之。以此測算。明年正月同瀛之統計。可望至二千七百。中國前途。鬱鬱葱葱。敬為諸君賀。某白。五月十七日

某白。頃北京政府有電報與日本外部。請飭諸留學生無得去辮髮。其已去者。勒令再蓄。否則無論官私。悉放逐出境云。此事未免無理取鬧。聞日本政府。惟以此令下。成城學校。他則置之。實不過勉強一應酬耳。政治學公例。凡一私人之言語舉動。不侵及他人自由。不傷及社會秩序者。政府不得干涉之。髮也。若何去留。若何裝飾。皆與他人無關。礙於社會無損。害政府官吏。無可以參預之。之權。本朝入關。強行薙髮。令古今萬國。無論頭等文明。四等野蠻。皆無此政體。今乃更以這般國恥之事。欲行治外法。權於他邦。何苦為外國報紙笑話。一門增一材料耶。五月十七日

頃東京之中國公使館。有日本外務省派一人為監督。凡日本人往見公使者。非有外務省紹介書。不許接見。有耶穌教教士某。三度叩關。皆被拒絕。云。蔡公使。視自由為仇敵。今與此仇敵。日相遠。自當愉快。但據國際法。凡外交官皆代表一國神聖。不可侵犯。今日本待我公使如此。殆以代表不自由之國。當以不自由待之耶。請諸君下一轉語。某惶恐白。五月十七日

某頓首。英國鴻哲斯賓塞爾先生。今年達於八十二齡之上壽。現代學界之耆宿。此為巨擘矣。前陽曆四月廿七日。為懸弧令辰。先生自著一書。名曰「事實與評註」。即於是日出版。以為紀念。書凡三十九章。內有論心意之表現。論音樂之墮落。論愛國心等章。最為博深切明。其自序云。今以此書公於世。吾敢信此為吾一生最後之著述矣。云云。先生以進化論提倡一世。學說影響。遍及寰宇。今其思潮。猶不落青年新進之後。我輩展讀斯篇。能不起敬。願祝先生更作此等紀念者數度。以惠後學。諸君想有同心歟。某頓首。五月十九日

日本理學博士橫山又次郎。頃著一書。題曰「生物之過去與未來」。謂將來世界。當有一種動物。其聰明更過於人類者。其立論大旨。謂下等動物。腦在後。而顛在前。腦小而顛大。獸是也。中等動物。腦在上。而顛在下。腦較大。而顛較小。人類是也。高等動物。腦在前。而顛在後。腦大而顛小。馴至無復牙齒。其徵據頗繁。持論頗新穎。大足供消暑之一助。但此後果有此等高級品。得毋令我輩中人。人以上者。怖殺耶。孔子曰。後生可畏。然哉。然哉。某拾紙。五月二十日

讀者足下。國民應有之權利。國民不可不自監督之。開平礦務局。爲我國人合股份所創之有限公司。資本一百五十萬兩。每年出煤約八十萬噸。利贏頗厚。公等當稔知之。義和變起。忽借英國人名義。爲保護計。亦非得已。乃自英人接手以來。規模全變。而股東絕不得與聞。頃將百五十萬兩之資本。改爲一百萬磅。而收回舊股東所持每張一百兩之股票。另給以一磅之票二十五枚。所餘六十二萬五千磅之股票。則由歐洲人領受云。日本報紙謂歐人實未交一文之資本。而日持僱來之股票。來售諸上海。獲利無算云。竊意現今開平礦務局之主事者。號稱得人。未必爲他人所愚至此。但股票變動之緣由。爲股東者不可不質問受股東之委任者。不可不宣明權利思想。固當爾爾。公等以爲何如。某越俎奉白。五月廿一日

連日陰雨。使人悶損。我國政界。亦靈障不開。日接於耳目者。皆可爲氣結。奉奉告一二。榮慶之爭。實現今北京政海一暗潮。其波瀾或日漲。日劇。以致決裂。亦未可知。日前有御史某者。劾賈景仁。依附慶邸。當聯軍入京時。設法欲擁戴攝政。希圖富貴。請即革去道員。以保全賢王。又附片劾譚毓鼎。與賈景仁勾結。美武官戴廳生。立民政廳。以與五城爲難。云云。二人皆慶王所愛也。慶聞此。摺甚怒語。其幕府云。某竟敢以叛逆誣我也。于是咸疑某京兆所嗾使。次日御史王乃徵乃劾某京兆種種事。語極醜詆。欲下廷議。爲榮相所護得免。某京兆榮相所愛也。嗚呼。大廈將傾。而燕雀猶紛紛爭稻梁。謀鄙人不復責之。惟憐之耳。某再拜。五月廿五日

榮慶相鬧事。今據日本報紙。尙有醜聲。不足爲外人道者。法商某。許賂慶邸。而求包收土藥稅。每年可得三千萬元。此事若成。許每年送榮慶各五十萬。慶語榮曰。此事大裨國帑。盡亟行之。而隱五十萬之說。不告也。榮領焉。入告太后。太后喜。喜增多金也。事垂成矣。姑下督撫一議。法商聞之。卽造榮府致謝。兼道及所謂五十萬者。榮怒慶之欲攘其利也。曰。萬事豈不在我。令各省復奏。亦多不謂然。榮遂止之。慶力爭不得。憤憤欲絕而已。敢問讀者諸君。榮與慶兩造。孰直某再白。五月廿六日

據電報。昨日諸公使會議還津問題。俄使聲言。以後此事一任各國主張。吾俄不復與聞云云。俄人外交手段。實可驚絕。蓋明知此案各國將有作難。不欲以此賈怨於北京政府。而嫁其罪於他國也。是日之議。竟不決。某匆匆上。五月廿六日

諸君足下。滿洲新條約所議定。俄人以西歷七月六日。卽中歷六月二日。撤兵。距今僅一禮拜耳。然俄兵今尙無束裝之色。嗚呼。權力不相等之國。而相與結約。約直兒俄耳。某白。五月廿六日

具某再拜。五月廿九日

拜啓北京政府最妙外交手段莫如與人結密約聞中俄又結西藏密約矣其詳不可得而聞其第一條則與光緒十年朝鮮之役與日本所結天津條約大相彷彿即西藏有事之時俄國欲派兵往先照會中國中國欲派兵往亦先照會俄國也讀者試思我國今日安得有派兵往西藏之事西藏竟是人囊中物了聞主其事者榮中堂也某白 六月二日

讀者足下今日(西歷七月十一日)英首相沙士勃雷侯爵辭職國庫大臣巴科代之沙侯可謂三島政治界中之張子房矣侯自始入議院至今四十九年凡三度組織內閣位首揆者十四年今年七十二歲其思退隱已非一日徒以波亞戰事未了身任其難今和議已成遂翹然桂冠立憲政體之祖國其政治家之風度殊加人一等可勝欽慕某再拜 六月七日

美國某華文報主筆有自署太平洋客者新著一書名曰『新廣東』登諸報中凡三十一續乃完實可稱近日文界一奇作鄙人自問胆量頗不小讀之猶目瞪舌橋頃將乞其版權印數千紙散諸內地無俾獨以嚇老夫一笑某匆匆白 六月十一日

西藏密約問題

北京朝廷最喜與他國結密約尤喜與俄羅斯結密約噍噍怪事

丙申庚子兩度滿洲密約既與舉其所謂祖宗發祥之地置諸虎狼俄卵翼之下猶以為未足近日復有蒙古密約西藏密約之事其約文大略具載前號本報中日本報章與上海報章所登約文互異未知孰實如上海報章所言西藏固非中國之西藏即如日本報所言西藏亦非復中國之西藏矣

俄人自去年西歷十月以來先後派探險隊於西藏者數次名為探險實則哥薩克兵也計其總數已有八千五百人之多其中騎兵工兵砲兵最多云此等探險隊徧覽西藏之地形民情風俗及中國政府對於西藏之統治力一一詳細報於本國政府故數月以來俄人所以經略此地者既胸有成竹至是遂有密約之事

第一次之滿洲密約曰為遠遼之酬報也第二次滿洲密約曰為平亂之酬報也而此次之西藏密約卻為何來是舉地球之政論家百思不得其解者也雖然此豈難明哉中國一切內治外交之所以變動非原本於一國人之利害之問題實原本於當局者一二人利害之問題以本國一私人懷挾數萬金乃至十數萬金以謁王公大人皆可得一府一道乃至一省之統治權況以地球堂堂一大國政府之力其所懷挾者數十倍數百倍於此而未有已也得此術以行之雖盡攪十八行省之統治權可也而何有於區區

一西藏

此密約當交涉之衝者。俄公使與軍機大臣大學士榮祿二人也。而此次俄親王之入京。於運動最有力云。其運動力所及。上自最尊貴之榮中堂。下及最下賤之李蓮英。而密約之起稿。則出瞿鴻禨之手云。

日本人之論此事。不如滿洲密約之注意。蓋其利害與日本相遠也。至於英俄交涉事件。則此約實行以後。而波斯問題。阿富汗問題。乃至印度問題。皆生影響矣。不知英人何以待之。

蔡鈞贖辱國權問題

蔡鈞何人也。其名豈足屢污我新民叢報。然而竟相污至再至三。是亦蔡鈞之好手段也。

六月廿五六七等日。有蔡鈞與留學生紛爭一事。其詳別見本號餘錄門中。茲不贅述。此事之起。由蔡鈞不肯咨送留學生入學也。日本例。凡入學校者。無論本國外國人。皆須有人為之保證。若官立學校。則與官交涉。須公使為保證。亦屬情理之常。蔡鈞者。文明之敵也。恨不舉東京留學諸生。一旦而驅之出境。其於官費生。固已視之如眼中釘。其咨送也。不得已耳。至私費生。則其仇之愈甚。故出全力以阻之。抵死不肯咨送。蓋懼吾國之多才。而欲救其萌蘖也。其罪一也。不送則不送耳。不過得罪學生團體已耳。然而蔡鈞乃縮頭曳尾。一種類無此胆量也。乃出其官場枕中祕之手段。曰模稜曰掩飾曰推宕。僞許以五人互保。便允咨送。彼其時固本無欲送之心也。無欲送之心。而以為學生之可欺。其罪二也。已則不送。而欲嫁其責於日本人。謂參謀本部不肯收納。夫參謀本部咨覆之文具在也。學生非如蔡鈞之胸無點墨。何至並文中之意。而不能解蔡鈞食言而肥。而猶欲掩耳盜鈴以欺人。其計之拙。亦不可思議矣。其罪三也。學生求見不見。質問不答。豈不思汝所處之地。位為一國人之公僕。耶何物銅臭。無禮乃爾。其罪四也。以上四罪。顧猶可恕。其最不可忍者。則最後贖辱國權一大問題也。夫公使館者。治外法權之地也。公法上視之。如本國非所在國之權力所能及也。乃蔡鈞一則使日本警吏拘吳孫二君。再則使日本警吏拘來謁學生五十餘人。夫蔡鈞仇學生。則自仇之可耳。而奈何其不能自了。而假手於他人也。嗚呼。我國民其知之否。耶蔡鈞者。全國政府官吏之縮本也。此案者。將來中國前途之倒影也。現政府統治一國之能力。早已掃地以盡矣。雖然。彼有所恃。以自稱焉。何恃。曰恃外人國民之言論。舉動有一不愜於己者。則以太阿之柄。授諸外人。使草薙而禽獮之。使館可以揖警察。而使入則境內。何不可以召軍隊。而使來二百年前。僅有一吳三桂。今則為吳三桂者。舉國皆是也。夫縮頭曳尾之蔡鈞。則何足責。然此中消息。有識者不得不寒心也。

日本各報紙。數日來衆口沸騰。議論此事。公論尙未盡泯沒。今以吾所見之報。列其左右袒及中立者如下。

時事新報

袒蔡鈞

中央新聞

袒學生

東京朝日新聞

袒學生

日本新聞

袒學生

東京日日新聞

中立

國民新聞

中立

每日新聞

袒學生

萬朝報

袒學生

二六新報

袒學生

大阪朝日新聞

袒學生

每夕新聞

袒學生

都新聞

袒學生

讀賣新聞

袒學生

日本有一西文報曰「日本泰晤士」Japan Times 者其訪事人以此案質問於蔡鈞。蔡鈞曰：「是康有爲所囑使也。」云云。噫。異哉。康南海久旅英屬。與東京學生會無一面緣。何從囑使耶。學生皆知自由獨立之大義。豈爲人所囑使者耶。蔡鈞豈以爲我一國青年子弟皆似受人囑使之蔡鈞耶。蔡鈞常欲舉泰西數百年大哲所發明之公理。地球數十文明國所施行之舉動。盡取而納諸康黨。其愛康黨也至矣。然康黨則烏敢當此「日本泰晤士」亦袒留學生。留學生以國權問題所關重大也。乃集議於會館。以備場一致決議。蔡使放棄國權之罪。乃以電報彈劾之於北京朝廷。且飛檄各督撫。請蔡使之解任。此舉也不過爲蔡鈞增一保案耳。雖然。是烏可以已。一國公僕而濫用其權。以損害主人權利者。主人例得放逐之。雖其力未能是固不可以已也。孔子之齋戒沐浴以請討陳恒。何爲也。夫蔡鈞乃公僕中之與僮么麼小醜焉耳。

且主人不自知其爲主人之資格則亦已耳苟其知之則以多數之主人斷無不能勝少數之僥倖之理吾嘗讀歐西百餘年來之歷史其革千載之積弊建回天之偉業者何一不從學生團結而來遠徵諸法蘭西之巴黎與大利之維也納近徵諸俄羅斯之聖彼得堡惹惹鬱鬱哉學生之氣慨轟轟哉烈烈哉學生之事業嗚呼噫嘻何渠不若漢以暴制暴非所貴也故有文明思想者常善以文明之手段恢復其固有之權利今次之舉其近之矣自立於無可譽議之地以溫和之法而請願於使署以溫和之法而集議於會館以溫和之法而要求於朝廷此歐西人民所經由之路也我中國國民運動之歷史一見於乙未年日本議和時之公車上書再見於庚子年立大阿哥時海外之飛電並此而三矣而此次之舉尤有次第有法度是國民運動力進化之明證也吾欲爲中國前途賀

檀香山賠款問題

庚子春檀香山以治疫之故焚燒人民財產數百萬而吾華商居大半焉初焚時檀政府擔認賠償乃至今三年毫無影響蓋檀政府之力實不足以辦此故請求諸美國華盛頓政府乞以國庫支辦云今年美國議會此案殆將通過全檀僑民鶴立以待涸轍之救乃最後爲某議員所沮尼竟於豫算案內除去此項今欲得賠款不可不再望諸三年後之第五十八次議會然五十七議會可以否決五十八議會又安保其不否決耶且否決之數十八九在意計中耳若是乎吾華商之數百萬血本其途已矣號稱第一等文明國號稱自由政體之祖國而其所行如是直棍驅耳直盜賊耳先哲有言兩不平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斯言諒哉吾聞南美洲之各地數十年來屢次革命其革命軍無論大小無論成不成而每暴動一次則吾華商財產損害者必以數百萬計今已不知其幾千萬矣而何有區區之檀島雖然我政府豈不問而已並不知有此事豈惟不知有此事而已且並不知其地有中國人豈惟不知其地有中國人而已恐並地球上有此地而亦不知也檀香山之役日本人所損失者不過區區十數萬耳然頃者據所報告則旅檀之日人開大集議於領事館決議特派二員歸應於政府由日本政府與美國政府直接交涉雖其果能有效與否不可知然爲一國公僕受國民委託者不當如是耶若我華民則何所呼籲何所伸訴乎無父無母之孤兒在途中受他人之鞭笞呵斥忍氣吞聲並哭不敢而何有於爭辯哀哉無國之民哀哉無國之民

民選領事問題

時評

中國駐檀香山領事楊蔚彬。貪污殘暴。閹埠僑商。久欲得其肉以爲食。但願全國體。不欲與爲難也。乃楊輩貨無厭。竟串同奸僧。偷走鴉片私烟。計購稅直美銀五萬元。約銀十萬元又欲並其合夥之奸僧所得一部分之利益而奪之。夥忿忿洩其事。於是美政府根究全案。水落石出。並查有私帶不合例之人上岸之案多件。美政府乃照會北京政府。解其任。訊其罪。楊已去矣。

美政府知中國官場爲魑魅罔兩之窟也。乃告檀島華商曰。吾願與商交涉。不願與官交涉。請爾等於閹埠中有望者。公舉一人爲領事。若貴政府不認。吾國能必使認之。華商之有文明思想者。提及官之一字。輒鄙之。不以人類齒。故今尙未肯徑諾之云。雖然。此事殆非可以已。聞美政府之意。欲舉金山紐約馬尼刺諸地領事。皆一律照此法辦理云。

我政府所不欲派之人。而他政府強之使派。是國恥也。雖然。美人心目中信用我國民。不信用我政府。是亦大國之風度也。夫政府既自取其侮而國民又烏可放棄其責也。嗚呼。美國之舉。動視彼戢戢然媚腐敗官吏。越俎以代人。壓制民權者何如矣。

炎熱鬱蒸。使人悶損。諸公想同感。某等避暑旅行。薄游松島。松島爲日本三景之第一。凡八百有八島。攢列海岸。如初夜星。誠爲壯觀。數月以來。爲書卷筆墨文字之奴隸。不能自由得此。頗一洗塵俗。歸途瀛車中見新聞紙。知學生與公使爭權利事。且憤且快。連日以來。有吳孫兩君見放之事。東京學生團體。激昂紛擾。達於極點。某等亦尋消問息。心曠曠然。連日不復能成一字。報中之文。大草率減色。無以壓讀者諸君之望。主臣主臣。七月初五日。

學生事件。想爲讀者諸君所急欲聞。某等有所知。隨時詳告。本報之責任也。自吳孫兩君之見放。國恥觀念益湧。起於學生人之胸中。吳君出行之日。侵晨六點鐘。學生羣集新橋驛。東京之車站相送者數百人。人心團結。蔡使當亦生畏。日本人當亦起敬。某匆匆白。同日。

吳孫二君去後。神田鈴木町之留學生會館。日日集議。日本人深爲注目。其集議之詳情。某等局外。無由悉知。但其大旨。以日本。人徇一俗吏之請。蔑視我國民全體。毫無可指名之罪。而放逐吾同學。吾僑。靦顏留此。實無面目。誓相率歸國。奪失學問。勿失名譽。萬喙一聲。洵洵不可壓抑。其中留學稍久年稍老成者。調停善後。煞費苦心。云。聞昨日最後集議之結果。擬暫停課。以待此事之著落。若無著落。退學未晚。遂以此決議。雖然。聞學生之相率歸國者。既已逾百人云。七月初七日。

弘文學院。爲高等師範學校。長嘉納治五郎氏所辦。而外務省實主持之。其中有速成師範一科。實嘉納氏探吳君雅暉之意見。以倡立者也。留學生中范君馨心。爲之通譯助教。會館決議後。范君亦以多病辭斯席。速成師範生百餘人。夫其耳。教授失其口。遂不

得不_〇停_〇課_〇。此_〇事_〇影_〇響_〇最_〇重_〇云_〇。然_〇范_〇君_〇固_〇主_〇平_〇和_〇主_〇義_〇。日_〇勸_〇同_〇學_〇勿_〇悻_〇悻_〇歸_〇。某_〇探_〇訪_〇白_〇上_〇。七_〇月_〇初_〇八_〇日_〇。
留_〇學_〇生_〇會_〇館_〇集_〇議_〇之_〇日_〇。鎮_〇國_〇將_〇軍_〇統_〇帥_〇向_〇諸_〇學_〇生_〇打_〇恭_〇作_〇揖_〇無_〇數_〇。請_〇其_〇息_〇怒_〇少_〇安_〇云_〇。統_〇帥_〇者_〇宗_〇室_〇人_〇。北_〇京_〇政_〇府_〇派_〇來_〇調_〇查_〇警_〇察_〇事_〇務_〇者_〇也_〇。有_〇某_〇生_〇氣_〇最_〇盛_〇。而_〇受_〇統_〇帥_〇之_〇禮_〇亦_〇最_〇多_〇。某_〇生_〇竟_〇始_〇終_〇不_〇答_〇一_〇揖_〇。亦_〇太_〇偏_〇強_〇生_〇。同_〇日_〇。

日_〇本_〇之_〇有_〇力_〇者_〇集_〇議_〇於_〇其_〇華_〇族_〇會_〇館_〇。決_〇議_〇認_〇蔡_〇使_〇之_〇無_〇禮_〇。表_〇同_〇情_〇於_〇學_〇生_〇。特_〇派_〇人_〇以_〇其_〇決_〇議_〇之_〇條_〇件_〇報_〇告_〇於_〇留_〇學_〇生_〇會_〇館_〇。並_〇代_〇表_〇本_〇國_〇上_〇流_〇人_〇士_〇道_〇歉_〇意_〇。頃_〇東_〇亞_〇同_〇文_〇會_〇人_〇。居_〇間_〇調_〇停_〇。頗_〇盡_〇瘁_〇云_〇。亡_〇羊_〇補_〇牢_〇。東_〇道_〇主_〇殆_〇亦_〇兢_〇兢_〇某_〇續_〇報_〇。七_〇月_〇初_〇九_〇日_〇。

此_〇次_〇吳_〇學_〇甫_〇京_〇卿_〇頗_〇稜_〇稜_〇見_〇風_〇格_〇。助_〇學_〇生_〇張_〇目_〇。聞_〇吳_〇孫_〇見_〇放_〇之_〇次_〇日_〇。日_〇本_〇文_〇部_〇大_〇臣_〇菊_〇池_〇大_〇麓_〇訪_〇京_〇卿_〇。京_〇卿_〇憤_〇激_〇不_〇可_〇言_〇喻_〇。謂_〇日_〇本_〇只_〇認_〇得_〇現_〇時_〇代_〇表_〇政_〇府_〇之_〇公_〇使_〇不_〇認_〇得_〇將_〇來_〇代_〇表_〇國_〇民_〇之_〇學_〇生_〇實_〇所_〇大_〇惑_〇不_〇解_〇以_〇此_〇感_〇情_〇。東_〇京_〇之_〇我_〇國_〇學_〇生_〇數_〇百_〇人_〇皆_〇將_〇束_〇裝_〇歸_〇去_〇。一_〇月_〇以_〇後_〇東_〇京_〇當_〇不_〇留_〇隻_〇影_〇矣_〇云_〇云_〇。菊_〇池_〇遜_〇謝_〇言_〇此_〇是_〇內_〇務_〇省_〇行_〇政_〇之_〇事_〇。文_〇部_〇省_〇初_〇不_〇與_〇聞_〇。其_〇後_〇凡_〇日_〇本_〇之_〇教_〇育_〇家_〇政_〇治_〇家_〇有_〇往_〇訪_〇者_〇。京_〇卿_〇皆_〇酸_〇詞_〇厲_〇色_〇。不_〇少_〇假_〇借_〇云_〇。京_〇卿_〇亦_〇自_〇束_〇裝_〇候_〇船_〇即_〇歸_〇。數_〇日_〇來_〇不_〇拜_〇一_〇客_〇不_〇赴_〇一_〇宴_〇。此_〇役_〇以_〇後_〇。京_〇卿_〇崇_〇拜_〇日_〇本_〇念_〇頭_〇減_〇去_〇十_〇之_〇九_〇云_〇。某_〇恐_〇內_〇地_〇志_〇士_〇崇_〇拜_〇日_〇本_〇之_〇念_〇頭_〇亦_〇減_〇去_〇十_〇之_〇九_〇某_〇頓_〇首_〇。同_〇日_〇。

再_〇者_〇聞_〇使_〇館_〇爭_〇擾_〇之_〇次_〇日_〇。菊_〇池_〇大_〇臣_〇以_〇萬_〇壽_〇節_〇赴_〇我_〇使_〇館_〇。見_〇蔡_〇使_〇。調_〇之_〇曰_〇。聞_〇昨_〇日_〇玉_〇禮_〇受_〇驚_〇。正_〇思_〇親_〇來_〇問_〇訊_〇慰_〇勞_〇。嗣_〇聞_〇乃_〇係_〇小_〇孩_〇子_〇們_〇要_〇上_〇學_〇讀_〇書_〇不_〇能_〇如_〇願_〇。遂_〇來_〇長_〇者_〇前_〇撤_〇嬌_〇。孫_〇子_〇們_〇喜_〇歡_〇讀_〇書_〇本_〇是_〇好_〇事_〇。請_〇閣_〇下_〇放_〇心_〇蔡_〇報_〇然_〇。同_〇日_〇。

吳_〇孫_〇見_〇放_〇以_〇後_〇。日_〇本_〇報_〇紙_〇皆_〇阿_〇其_〇政_〇府_〇。莫_〇肯_〇主_〇持_〇公_〇論_〇。惟_〇一_〇西_〇文_〇報_〇名_〇曰_〇「日_〇本_〇泰_〇晤_〇士_〇」者_〇。大_〇攻_〇難_〇政_〇府_〇。大_〇意_〇謂_〇「我_〇政_〇府_〇以_〇吳_〇孫_〇二_〇人_〇妨_〇害_〇治_〇安_〇。但_〇其_〇所_〇以_〇妨_〇害_〇治_〇安_〇之_〇實_〇證_〇。頗_〇難_〇索_〇解_〇。以_〇鄙_〇見_〇論_〇之_〇前_〇者_〇。西_〇人_〇因_〇不_〇肯_〇納_〇家_〇屋_〇稅_〇。聯_〇衆_〇以_〇拒_〇政_〇府_〇之_〇命_〇。其_〇事_〇視_〇吳_〇孫_〇二_〇人_〇之_〇關_〇係_〇。輕_〇重_〇何_〇如_〇於_〇西_〇人_〇。未_〇嘗_〇一_〇過_〇問_〇。而_〇吳_〇孫_〇則_〇放_〇逐_〇不_〇稍_〇貸_〇。母_〇亦_〇因_〇白_〇種_〇人_〇之_〇強_〇權_〇有_〇不_〇易_〇侮_〇者_〇耶_〇云_〇云_〇。」其_〇言_〇非_〇無_〇一_〇理_〇。某_〇譯_〇述_〇以_〇聞_〇。七_〇月_〇初_〇十_〇日_〇。

學生不平之聲

吳_〇孫_〇事_〇件_〇以_〇後_〇。學_〇生_〇拂_〇袖_〇歸_〇者_〇踵_〇相_〇接_〇。識_〇者_〇不_〇能_〇不_〇為_〇東_〇方_〇時_〇局_〇浩_〇歎_〇焉_〇。彼_〇國_〇新_〇聞_〇。多_〇盲_〇從_〇政_〇府_〇。不_〇特_〇不_〇肯_〇作_〇持_〇平_〇論_〇。又_〇從_〇而_〇文_〇之_〇。學_〇生_〇屈_〇鬱_〇不_〇得_〇伸_〇。乃_〇紛_〇紛_〇投_〇書_〇本_〇社_〇。求_〇揭_〇載_〇。志_〇欲_〇令_〇天_〇下_〇知_〇有_〇真_〇黑_〇白_〇耳_〇。來_〇書_〇盈_〇篋_〇。本_〇報_〇限_〇于_〇篇_〇幅_〇。未_〇能_〇悉_〇載_〇。唯_〇擇_〇錄_〇一_〇篇_〇以_〇代_〇表_〇其_〇餘_〇。

「吳孫兩氏被放逐之故果何在乎」 (不平生投稿)

今回我留學生中吳孫二君被逐回國。其所以致是之故。實果何在。吾人甚難索解之。即彼國之輿論亦漠然無所歸縮。概言之約有三說。今略陳之于左。並發揮其謬。

(一) 侵害警察權之說

(二) 妨害治安之說

(三) 身分之說

第一說曰。外國公使館駐在之國。有保護公使館不使侵害之義務。其權屬於警察。苟侵害公使館。即直接侵犯警權。至若學生請求公使之事。其正當與否。非警察所問也。云云。此乃無端之說也。我留學生請見公使之當日。其舉動之安穩。秩序之正當。觀實報第十三冊所錄可見一斑。今設使爲此說者立證。吾恐彼必無以應也。雖然。學生等請見公使之日。公使屢推不會。而學生猶苦苦請之不退。夫學生之不退。實有最苦心在。蓋恐一退之後。再難望達其目的也。學生之苦苦請不退。全依正當儀式哀懇。以冀公使之一悟耳。絕非以強力要迫恐嚇之也。夫如是。吾不知論者之說果從何來。

第二說曰。吳孫之放逐。非爲犯法所禁。乃恐其妨害治安。故特爲此豫防之策。乃行政上一手段也。夫行政處分。不必要有犯法之實事。唯行政官認其行爲不穩。當則可矣。苟既犯法。則已入于法律問題。非行政問題也。云云。今日日本政府之放逐吳孫。標其名義曰「妨害治安」。實採此第二說。蓋此說範圍廣漠。立論最易。欲反駁之。實最難也。雖然。夫行政處分。果如其漠然耶。吾人不能無疑。苟如論者所云。吾人之自由權利。不能不爲行政者意思之犧牲。吾人苟知自由權利之可貴。則必知行政處分。是有限也。明矣。據日本刑法。唯害國家政治組織者。其處罰最嚴。不特準備行爲處罰。即意思表示亦作犯罪。學者解說之曰。此與刑法原則相反。乃一例外耳。實出于立法者不得已也。云云。今謂吳孫妨害治安。不特無事實無準備。且並不見有表示妨害治安之意思。而行政者驟以妨害治安之名加之。其本於何意。吾人雖不知之。要之此名實非適當。則政決言也。況此事與害政治組織。豈可同日而語哉。

第三說乃前二說之後援也。其說曰。吳孫之放逐。絕非法律上之意味。亦非政治上之意味。唯是強求面會公使。非學生身分內所應爲者耳。云云。夫學生等之求見公使。苟非以暴力脅嚇。循儀式以求見。則此古老專制之說。不待余多辨之。而織者自明。黑白故余不反駁之。唯欲之問曰。信如子言。不法學生等不守身分。強求見神聖不可侵之公使。罪惡薰天。日本臣民。豈與此輩同

履土當屏逐之歸國。不容猶豫。吾想文明國政府。斷不採此卑污之語。以宣言於天下也。右三說之論點不同。要之爲蔡一人洗脫則一也。何故爲蔡洗脫。欲明文明政府不袒私而庇不義也。其言柄可謂極得體矣。然細察之。奈未足以掩天下知者之目何。

余於諸方面觀察。皆不能明吳孫被放之故。乃質問諸多人。皆曰別有緣故在。叩其說則曰。吳孫之放逐實非因上三說之故。乃出于蔡公使之請耳。公使乃主權者之代表。公使之請。卽主權者之請也。國家固有拒絕請求之權。然欲友誼之圓滑。則應亦外交手段之一端也。云云。論者之說。固未嘗無一理。夫公使雖有代表主權者之資格。然其一動一作。非盡是代表主權者。於許多事件。可作一私人之資格觀之。國際公法有其例也。年來。明詔屢降。鼓勵學生出洋留學。其言昭昭。天下所共知之也。日本與我國情勢最通。豈當事者猶未知之耶。今蔡故意妨碍學生入學。明背聖旨。實出于一人私意。非代表主權者之意。雖孩提無不知之。今日本政府容認蔡之背旨行爲。屏斥彼一私人之正義之敵。而曰圓滑兩國友誼。以吾人觀之。此乃日本政府與蔡一個人之友誼。非邦國之友誼也。吾更讓一步論之。設使果無鼓勵遊學之明詔。我政府之意。亦與蔡雷同。然妨害入學之舉動。實正義所不容。日本政府聲大義于天下曰。以開發我國爲主義。夫開發云者。決非求外國歡心之謂。乃啓勗其人民之謂耳。我政府之志在塞民。而日本政府之志在開發我民。主義之大眼目既異。豈容因小私而屈大公。今回之事。正此二大主義相爭之演劇。今日本政府助彼以鋤此。拋棄一國之大主義以徇不正之私情。聲大義于天下如彼其壯也。而實行如此其卑也。豈文明政府所爲耶。

吾疑堂堂日本政府未必出此。吾人不敏。頭腦粗鈍。到底難索解其故。唯望知者教誨耳。或曰。國際法未發達之今日。放逐外人不必求深遠緣故。不觀之俄國乎。彼迫逐猶太人。盡沒其財產。豈有故可主持乎。曰。處今日。權者權利說。盛行于世。吾不必與子爭。但所欲辨者緣故與正義二者不可不別。天下事雖多無正義。然天下事未嘗無緣故也。俄之逐猶太人。出於人種及宗教相嫉之故。乃事實上不可掩者也。故今吳孫之事。謂吾人難索解其故。猶可。謂其無故則決不可也。

「悲奴篇」

頃得北京匿名投書。有自署中國四百兆民之一張氏者。題曰悲奴篇。所述都中近事。有足令人髮豎。皆裂心顫肉麻者。勿曰區區

小節無關大計。社會風潮之所趨轉瞬間。至於此極。天墜之憂。豈惟杞人。吁嗟奴兮。吁嗟奴兮。世無林肯。肯執從而拯之。世即有林肯。亦孰從而拯之。亟錄以告乎不願爲奴者。

悲乎悲乎。吾三千萬方里之土地。今猶得傲然自命曰國乎。奴而已。吾四萬萬之人民。今猶得忝然自居曰人乎。奴而已。國爲乎。奴政權。侵於人利。權奪於人土地。圈限之權。隸於人國脈。存絕之權。操於人一事也。人嗾之人利之奔走。恐後奉命。惟護非是。則漠然矣。是之謂國。奴人烏乎。奴無自漲之力。無愛群之心。無競爭之能。營營戢戢。雌伏螭縮。摠滅亡而不懼。甘魚肉其如。餽而嬉焉。釜而游焉。猶冀人之哀而存之也。是之謂人奴。

等國也。吾烏爲奴之人。奴之也。等人也。吾胡爲奴之心。奴之也。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吾得而易之曰。悲莫大於心奴。國奴於人。國之奴。奴於國。奴於國者。且奴於人之奴。以自保其奴。以自奴其奴。之奴。於是乎有奴於奴之奴。

雖然。吾聞古今中外之爲奴者。服賤役已耳。操苦工已耳。衣服飲食居處。言論一切自由權利。不得與平民等已耳。苟時而鞭笞之。奴必忿於心。苟時而汗辱之。奴必羞於色。苟時而逼其妻女。而淫之。奴必突然暴怒。而不可制。果若是而不忿。不羞。不怒。者。世必謂之奴。非奴而今所聞於吾之奴。何如也。吾爲吾奴。恥吾爲吾奴。悲吾不忍爲吾奴。言吾又不忍不爲吾奴。言也。反袂掩面。爲吾奴含淚告之。

新簡奧使吳德璋之出都也。乘火車至天津。倉卒登車。偶躡某西兵之足。西兵不知爲欽使也。揮之以鞭。吳固能西語。立與之辯。且自白爲新簡欽使。西兵曰。旣爲欽使。尤宜知禮。復鞭之。吳無如何。含忍而已。

崇文門城樓高而濶。人跡不常至。近有西兵數人。招土娼聚樂其中。金墻石甃。竟化陽臺。某牧師過而知之。走告步軍統領。謂西兵無禮。貴國胡勿驅禁。當事以事關交涉。慮啓爭。辦亦遂置之。

東交民巷口有街道官廳。日前某甲經過其處。時已黃昏。西兵數人交劫之。剗其衣服而去。某意官廳有看街兵居之。方窘急時。大聲呼救。寂無應者。翌日詣職街道者。問官廳何以無人。職街道者謂初固有人居之。旋以往者。輒被西兵雞姦。故人莫敢往。

陳京兆璧之眷屬。由閩來京。行至塘沽。登岸詣客棧。有少婦嫻嫻行遲。猝遇一西人。酒氣醺醺。挾之而去。洩多人說項。始得索歸。新捐主事玉某。湘人也。其夫人夙饒風度。兼擅詩名。因其棄砧入都。固請偕行。冀一窮渤海之壯觀。攬燕臺之勝景。船甫入口。西人來驗病者。見其姿采異人。遽與調笑。幸主政力爲排解。得免於辱。而同船婦女之驗病者。莫不赤其下體云。

伶人韻芳者。名娼賽金花之義子也。近爲西人某所匿。韻芳藉以市重。頗侮貴官之舊相識者。日前西人復往尋歡。脫陽而死。韻芳恐甚。稔知西人之父爲馬洋人。急招之至。哀之以臂。馬洋人謂吾子既不自愛。死所應耳。但汝須以中國極尊貴之喪儀殯送。吾子且當命汝素識之貴官爲之執紼。方與干休。韻芳念此甚不難。立即應允。而韻芳之名因此乃如雷貫西人之耳。其素相識之貴官事之加謹云。

前門外某娼窟。二西人往游。迫妓行淫。妓家索錢。西人不予。撞毀器物而出。至街道局。大肆咆哮。執一六品頂戴之耳勒令究辦。該員遵令巡捕前往封禁。始得無事。

悲乎悲乎。此非吾四萬萬奴數中之一分子乎。其橫受陵辱固如是。且爲是陵辱者不必果西人也。華種而洋裝華身而洋役者。方且爲虎俵焉。爲城狐焉。旌之曰西人。則吾奴視爲應受之陵辱。不能抗也。奴吾奴者亦視爲應受之陵辱。不敢言也。誰無身誰無妻女。長此悠悠。吾悲乎。奴吾奴者之終不能以苟免也。

吾奴其有知乎。無知也。吾奴之受鞭笞。汗辱忍妻女之淫。其性根也。其習慣也。非是則貧且賤矣。非是則且殺矣。平日之所習以奉客我國家禮亦宜之。熙熙然攘攘然爭先恐後。惟恐弗及。悲乎悲乎。吾奴其終焉已乎。奴吾奴者其抑知二十世紀之奴固有不自奴不能奴者乎。消極必長。晦極必明。吾爲吾奴悲。吾爲奴吾奴者危。

拜啓。今日路透電報言俄皇下詔書。將本年二月曆在墨斯科。我。關事之學生當時竄謫西伯利亞者。今悉一一賜環云。其用意何在。乎。稍有識者當能見之。世界民權風潮。遂終非一二獨夫民賊所可敵。雖有悍狠陰鷲者。竟無奈此進化自然之運何也。今日全地球中以箇人之威力而論。孰有過於俄皇者乎。今且不能不豎白旂以降於民黨之轅門矣。嘻。獨夫民賊看者雖然。非有俄學生堅忍不拔。百折不回之勇氣。亦安克致此。彼其前此瀝血於絞臺。瘦斃於鐵獄。暴屍於漢野之學生。不知幾千百人。而始有今日也。聞俄皇有引用虛無黨人參議國政共圖維新之議。皇后及其餘貴族力諫。皇不爲動云。嘻。尼古刺第二亦識時之俊傑哉。某頓首。

七月十八日
東京學生事。前號奉聞各節。頃復得學生某君來書云。間有失實之處。據云。『毓氏並無向諸學生打恭作揖之事。彼非到會館之人。亦無如此待學生之禮。又吳京卿之對菊池。並非如授信者所云云。惟一日文部省某往謁京卿。叩以留學生事。先生有何意見。京卿答以公使失職。放棄權利。學生等深明國家權限。值此自覺無顏。大半作歸計云云。謹更正奉聞此事。乃以一無權無勇之國

體與兩政府相交涉不特中國前此所無即在外國亦所僅見其善後結果如何專視內力旁觀之為友為敵似皆無足輕重諸公以為何如某白 七月廿二日

與日本政府交涉之方面頃得留學生會館公函知將已就緒照錄原函如下 七月廿四日

拜啓留學善後事宜前由長岡子爵柏原文太郎君等出為轉圜互商數次旋於陽歷八月二十五日得復書茲錄其條件詳如左

一 設學生總監督事俟貴國政府決定後日本應無異議

一 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由左記之三校保請外務省咨送

一 東京同文書院 一 弘文學院 一 清華學校

一 志望軍事教育者俟福島少將歸國後再行商議因第二條未定在學時限而當時面晤有在學至少以六月為度之約翌日又往詢問茲於二十七日又得復書譯條件如左

一 保送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須備左記二項

(甲) 在校六個月以上者

(乙) 由成年之留學生二名保證並納保證金三十圓以上者

一 在前記之三校中有不得已之事而令之退校或拒絕其保送者不能再由各該校咨請入文部省直轄學校

其他書中未經叙明而當時曾得面許者(一)軍事教育已允俟福島少將回京許為從旁竭力斡旋(二)吳孫兩君歸國將來

有機再來可無阻碍(三)保證金由在學之學校或由會館存置銀行俟卒業後仍還本人(四)所有三校以外之學生於總監

督未來之前由中日士紳設法保送謹以報告即請公鑒 八月二十九日留學生會館幹事同啓

與本國政府交涉之方面聞北京已有電諭令振貝子查辦振已於昨日入東京學生擬上一書陳其原委已由吳君止欺張君星

五等十八代表往見云振貝子約以八月初四日應學生之招待往神田鈴木町會館云不知向後作麼生 八月初一日

頃得陝西匿名投書題曰「醜泉宋芝洞被陷實錄」屬登本報惟查上海天津各報館皆已將全文揭載本報續登未免明日黃花

故從闕如此事全由陝臬樊增祥一人搗鬼樊乃榮祿門下最得力之鷹犬榮為西安將軍時樊以知縣入其幕下極力納交榮誠

字無多。樊稍解一二。卑靡猥屑之詞。章在腐敗學界中。薄有才名。因此互相狼狽。及神京淪陷。兩宮蒙塵。便是樊增祥時來運來之候。僅數月間。由大令超升秦臬。氣節重天。秦中上自撫軍。下至輿隸。無不悚仄。仰其鼻息。其作威作福也亦宜。獨惜宋芝洞。遜居海上。以來。斂跡不問世事。海上所謂新黨者。方共笑其蠅縮。以為詬病。而樊增祥乃以各報痛詆頑固。皆宋喉使也。試問我海上同業諸君。肯承認否耶。往讀明史。見馬士英。阮大鍼。當燕京淪陷。思皇殉國之後。猶著蝗蝻錄。逮捕復社君子。竊歎人之冥頑不靈。何乃至是。今觀此。而知古人之洵非不可及也。樊聞廉訪最嫻音律。錦囊中燕子箋。夜不久當出世。但何苦為將來著桃花扇者。增一副淨脚色耶。 七月廿六日

昨得都中來書。述榮相國三大盛德。一醜郎本既有妻。而榮強以己女妻之。請聖母主婚。是奪婚之盛德。二濤公不願向榮請雙腿安。榮以襲王爵。取其歡心。濤已過繼承襲某長房之公爵。例不得奪移。而榮毅然為之。是奪爵之盛德。二榮於數日前將其愛妾扶正。賀客盈門。其妾尚無子。今竟以為妻。是奪嫡之盛德。三說者謂醇王濤公。皆今上胞弟。榮知聖母風燭之年。故結此以自固云。雖然。唐高宗所謂此朕家事。卿勿預知。吾儕小民。正不必過問也。某頓首。 七月二十七日

近日有復與海軍之議。袁慰帥請每歲籌款常百萬兩。以從事掃從前南北洋閩廣等界限。全國為一。分常備豫備二艦隊。於芝罘上海南京江陰廣州五處。分設海軍軍務所云。此計畫視李合肥前案。頗高一籌。但今日中國之力。能及此否。是一難決之問題也。且凡興作一事。必有目的。今日列國汲汲擴張海軍。皆為實行帝國主義。不得不爭海權。以軍艦保護商務。實經濟競爭之結果也。而我當道之效顰者。何為吾非。反對此議。吾信我國將來。必有持進取方針之一日。但於今日之治此者。不能無疑耳。又聞俄國許借旅順口為我海軍屯泊所。俄人外交手段。真加人一等。某再拜。 七月二十八日

增稅免釐之上論。既已發布。釐金厲商之政。一舉掃之。固大快事。但關稅之權。既為債主所握。財權自今益移於外國。將來我國民當革新之任者。益困難耳。一嘆。 同日

俄人於滿洲撤兵後。尚以保護為名。擬招集中國人當兵。以充其任。於吉林省千五百名。黑龍江省一千三百名。合二千八百名云。英之滅印度。非用英兵也。用印兵也。聞英人在威海衛募集中國兵以來。華人之得人。英伍者。其威儀雖一大鄉紳。不如也。嗚呼。將來此等現象。舉國皆是。豈直威海哉。豈直吉林黑龍江哉。 同日

莫白。近日西人經營長江上游。不遺餘力。德法兩國。皆在宜昌新設領事。聞德人日間並設領事於四川云。英國之印度支那輪船

公司已開通湖南航路前月昌和號輪船初次航行漢口岳州長沙虧損二千餘金云然西人不屈不撓將來內河航利終盡歸其手耳又自礦務章程頒行以後湖南各山地西人足跡無日無之如此江山坐付人誰之罪歟誰之罪歟某罪言 七月二十九日

某再白今年歐美學界特色之大著作頗少惟四月間英人顧德氏新著一書名曰「西洋文明之原理」可謂進化論之革命者蓋英國學派向主實利主義自霍布士洛克邊沁以來雖互有出入其大旨總不出於此達爾文斯賓塞與以生物進化之公例推論之於政治道德學界壁壘一新然實利主義亦益光大顧德氏亦汲此主義之流者也但其大旨謂當犧牲個人以顧團體當犧牲現在以顧將來實爲前此言實利言進化者痛下一鍼砭顧氏自謂此書必爲二十世紀學界一大影響吾亦望顧氏此書爲我中國學界生一大影響某頓首 七月二十九日

本日本報新聞有一條題曰「外交界之三夫人」者言日本現今有三夫人握外交界之實權一曰德國公使井上勝之助之夫人二曰暹羅公使稻垣滿次郎之夫人三曰中國公使內田康哉之夫人其評內田夫人曰「今日在北京政界而生擒西太后者誰乎內田夫人也西太后日日宴會各公使夫人其所以獻媚之者無不至而其中最能深知北京朝廷性質玩之於股掌之上而操縱之者莫如我內田夫人今西太后之一舉一動殆無不伺內田夫人之顏色內田夫人實北京政界中最有實力者也」云云吁生擒西太后一語何其對於友邦主權者不敬之甚乎雖然吾中國女權之昌而使列邦之巾幗亦得有英雄用武之地使斯賓塞約翰彌勒諸女權論鍾子聞之當生如何感之乎抑他人之欲生擒我者多矣我國民之被人生擒者亦多矣豈直一內田夫人哉豈直一皇太后哉 八月十七日

一年以來中國報界大添活氣真是差強人意之一事頃者日報中光芒萬丈咄咄逼人者莫如美國舊金山之「文興日報」每論說一篇動五六萬言登至二三十續誠前此日報所未有也又如汕頭之「嶺東日報」天津之「大公報」皆有特色有新論實可稱日報進化之一級上海各報向優於他地今則靡然不振除「蘇報」屹然砥柱中流有一定之主義外此皆次第墮落可勝慨嘆惟叢報體則視數年前大有進步去年發行之選報最稱鏗鏘自廿一期以後雖頓減色然新出之新世界學報魄力亦有大驚人者雖其中間多有影響之語然文章之銳達理想之爛斑實本社記者所深佩其中主持論壇者似多得力於瀏陽譚先生之學尤使我起敬又有「政藝通報」亦不失爲上海報界第二流之位置每月二冊似皆成於一人之手其精力亦可驚矣言論爲實事之母我國今日言論界一綫曙光杲杲方出其或者事實之良結果殆將不遠吾欲爲中國前途賀 八月十八日

俄皇遜位之風說

近日各國報紙屢言俄皇將有遜位之舉。其出於英報日本報者。或由於惡感情。殆不足聽。惟法國與俄聯盟。邦交最篤。當無誣誣之言。而月前巴黎某大報館亦著論論此事。故關心時局者深注目焉。此風說所自起。或言俄皇有革新之志。欲舉行立憲政體。開議會與民更始。引用民間秘密黨。其參政事。使消內患。而俄太后及盈廷大臣皆大反對之。俄皇鬱鬱不能行其志。故欲遜位云。果爾則亦可謂天下事無獨必有偶矣。專制國之君權。大率類是。可嘆。

俄羅斯與高麗

高麗今王自中日戰爭以後。託日本之宇下。而自加尊號曰皇帝。意氣揚揚。甚自得也。今年舉行即位四十年大祝典。曾不自量。而欲妄比英前皇域多利亞六十年祝典之盛舉。照會各國。請派頭等公使來賀。各國無一應者。唯命駐使屆時致賀而已。惟俄國則慨然諾之。已特派王爵某為頭等全權賀使。不日可到韓京云。噫。俄國外交政策之巧妙。乃至如此。可畏哉。

嗚呼劉坤一 嗚呼陶模

前後數日間。而兩江總督劉坤一逝。前兩廣總督陶模逝。朝廷失兩老臣。於現今政治界。不免有多少影響。雖然老臣有三種。一曰老鍊者。二曰老猾者。三曰老朽者。若英國之格蘭斯頓。德國之俾士麥。可謂老鍊者也。若中國之李鴻章。可謂老猾者也。若其人物之價值。於此兩資格。一無所合。皆謂之老朽。老鍊之人。以一身係一國之定。危。苟失一焉。則誠可為國家痛惜。老猾之人。雖未必能為國家福。然其一舉一動。皆大有關係於政治界。故其死也。亦常於一國之現象有所變動。若老朽之人。則有之。不為多。無之不為少。失一人焉。失十人焉。失百千萬人焉。論時局者。勿措意焉。可也。

論人貴平心。不可有所過譽。有所過毀。今請略論兩人。
劉坤一之功名。得自平髮一役。其實彼在當時湘軍中第三四等人物耳。以後進。晚起。高壽。值前輩彫謝之後。故獨尸大位。中東一役。其狼狽顛沛之狀。聞者噴飯。然以江南為湘軍根據地。故江督為湘人世襲權。劉之得以久踞要津者。以此。拳匪之亂。立東南保護之約。不無小功。然自此以往。外國在南方之權力範圍。亦愈益確立矣。近年以來。惟為外人所謳歌者。則能有大權於國中。劉近日所以得保其位置。隆日。上者。由其媚外政策之日。爛熟也。
陶模昔任邊陲。無所表見。及移節兩廣後。曾數上奏議。言人所不敢言。士論頗許之。雖然。陶也者。無氣力之人也。其所見。或有以加。

於諸老朽之上而實行力之薄弱亦與彼等相類觀一年來廣東之政界可見也聞其死因蓋有數端爲大學堂總教習事張之洞有信切責梁鼎芬有電辱罵羞憤之極一也又聞曾有南洋某商願自捐八萬金辦武備學堂陶已許之已收之矣及乞骸骨後德壽受代竟以其款入私囊陶詰責德德以庫帑支絀爲辭某商詰責陶陶不能應遂嘔血云二也此雖小事亦速其死之原因也要之陶無氣力之人也使其稍有氣力其末路所成就當不至若是

吾謂劉陶之逝朝廷失兩老臣不足爲朝廷惜而張之洞失兩傀儡最足爲張之洞惜然以張之洞之才略居今日之地位又安所往而不得傀儡然則亦可無惜也

獎勵歐美游學

日者有懿旨獎勵游學歐美大哉王言如絲如綸矣然日本時事新報北京特電乃云皇太后以日本游學生好言民權自由此風不可長故欲移諸歐美以易之也吾以爲我政府雖愚當亦不出此下策夫日本之學風皆自歐美來也日本未受歐美學以前無解民權自由之義者及歐美學日盛而此義亦日盛雖然日本猶未能得民權自由之真相也學於人者必不能如其所學者事理然也今我國若能廣派學生於民權自由之發祥地乎深可爲吾國前途賀矣

回鑾以後忽已年餘政府端外手段操之極熟謂此便可以得外人歡心此著敷衍得去便可太平歌舞儘地快活雖然外人不知是其易與也據連日電報英公使以湖南辰州教案相切責勒令政府處其地武員以死罪其餘百官按紉有差又有貴政府若不能了結吾英當代爲平等語聞已派砲艦溯沅江而上渡湖而南矣嘻小題大做何至如是豈又將效德人據膠故事耶英人以揚子江流域爲勢力範圍欲借端以鞏固其權力也久矣恨無詞耳此正其利用之時機也當局者何以待之

九月廿五日

再者北京英公使以本月之廿九日饗各王大臣於其使署已發帖矣因湖南教案一變其政略西后願和國之宴諸公使皆赴惟英使獨否至今日忽將各王大臣之請帖索回謂我不赴願和想諸公亦不肯賜臨因此收回前約云云天下有如此請客之禮耶外人之視我當局者實玩弄之於股掌之上以視戲猴者之耍其猴亦不過若是焉耳然當局者顧猶意氣揚揚甚自得也一嘆

九月廿八日

旗人之禮凡長輩見客晚輩必侍立不敢就坐向例然也西太后迴鑾後屢宴各國公使夫人每宴皇上必從從必侍立於後而公使夫人及其兒女乃至參贊隨員之夫人則皆昂昂然高坐也嗚呼以堂堂大國之主權者乃使之在外人前執厮養之役乎此而

不恥其必爲無血性者矣此而不憤其必爲無人心者矣請后黨諸公爲下一轉語 同日

振貝子游歷各國歸條陳改革事宜其目已見本報前號內有民間子弟十歲以上者均令入學肄業否則罪其父母一條此事誠各文明國最美之意最良之法然若欲以行諸今日之中國恐將全國廢舍改爲囹圄猶不足以容此輩之父母矣各國之行此制也名曰義務教育義務教育何以能行蓋其官立公立各小學校循于限邑國家爲之補助可以不收學費而學校能支持一地學校之額與一地兒童之額相應而無人滿之患於此而猶有溺愛其子弟而不使就學者則可以罰之故曰義務也今中國動輒一府數縣無一鄉譽國家會不爲之設法獎助而小民生計樵悴喪殮且不給而乃曰必令而子就學否則有罪民將曰吾不敢犯罪請政府諸公示我以學校所在而導我來不知諸公何以應之嗚呼豈惟此一事今日當局之言變法者皆此類而已一條陳一論旨而變法之能事畢矣 同日

民族主義之在今日豈不磅礴而鬱積哉愛爾蘭之併於英國非愛人所欲也故雖併之數百年而未嘗耦俱無猜前皇域多利亞即位六十年祝典舉地球口所出入處無不張燈結綵以致慶賀獨愛爾蘭則偏懸黑旗示國喪之意怨毒之於人甚矣前宰相格蘭斯頓深觀時勢知衆怒難犯因提愛爾蘭大學改革案宗教改革案自治法案等其時自由黨領袖也 同志悉反對此政策全黨分裂昨日股肱今日仇敵而格公堅持主義下少變雖然卒未能全達其目的及格公去位沙侯代之愛爾蘭激昂益甚殆生大變值英杜戰起國人注全力以敵愾而內鬩之波瀾稍息焉及戰事定和議成識者知愛爾蘭之事必將復燃矣果也昨日今日路透電連報愛爾蘭土地同盟黨員騷動之狀且言兵器藥彈之輸入愛爾蘭者非常之多英政府今日日戒嚴云嗚呼民族自治之精神不可壓抑也久矣不知英人何以待之安得起格蘭斯頓於九原而一籌善後之策也 九月廿八日

匈加利國父百年紀念祭

西歷九月十九日匈加利人舉行獨立國父誕生百年紀念祭於其布打彼斯得京城實匈加利獨立以來最大之祝典也其日全都之國民上自官署及銀行各大公司下至負販駟卒婦孺莫不歇業休沐共赴盛會全國近都遠鄙之民扶老攜幼以至者不下十數萬到處旌旗飄揚照耀天日全國新聞紙皆吮筆伸紙謳歌其國父之事業以爲獨立自由祝即前此反對之報館至是亦竭誠贊歎靡有異詞於戲盛矣 國父爲誰則五十三年前以命於突厥八年前卒於意大利之路易噶蘇士也

其日上午九點鐘。舉行祝典於波羅的士丹發會堂。噶公遺族二人及全國有名望諸人物。各團體之代表者。各府州縣之委員。咸集禮畢。復同詣噶公遺墓。舉行紀念碑開工之典。現任首相伯爾阿善尼爲先導。其餘議院議員。市長及市會員。各團體之代表。各地方之委員等。絡繹相繼。車馬凡亘數里。直達墓所。先獻花環。誦讚美之歌。首相繼起演說。親置二巨石以爲碑礎。乃復齊唱讚美歌。懽聲雷動。禮畢。同見噶公老友狄埃兒將軍。及公之遺族。爲國民深表感謝云。

其日全都街衢。安靜無譁。學生之自遠近來集者。各執國旗及花環。列成隊伍。誦愛國之歌。和以軍樂。時有童顏鶴髮之父老。扶杖來觀。感極而掩泣者。則曾目擊千八百四十八年往事之遺民也。入夜市民復列炬火。結樂隊。游行市中。以表祝意。金吾不禁。玉漏莫催。全市皆醉人云。於戲盛矣。

嗚呼。向加利而僅爲今日之向加利。殆非噶公之志也。故與向合併後。而公懸跡於外國。不入政界者。猶二十餘年。夫以愛國熱誠。若公者。豈其忍忽於故山猿鶴焉。願爾爾者。毋亦猶有魯仲連蹈海之餘痛也。雖然。向加利雖不能爲千八百四十八年之向加利。而猶得爲千八百六十七年以後之向加利。公亦可以瞑矣。彼國民之愛公念公也。如是。他日必有能繼公之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者。公亦可以瞑矣。

南洋公學學生退學事件

十月十七日。上海南洋公學特班。政治班。頭班。二班。三班。四班。五班。六班。學生二百餘人。同時退學。實中國國民前途關係第一重要事件也。其始末及善後事宜。略見本號餘錄門。茲不具列。本社記者。聞此且憤且憂。且喜且懼。不嫌越俎。略陳盡見。爲國中辦學堂者。且爲國中學生團體告。

人羣之所以進步。有二要素。一曰秩序。二曰自由。斯二者相反而相成。學校者。最能代表此二要素之精神者也。騷擾衝突。最足以破壞秩序。全國學校。而屢有此等警報。必非現象之良者也。雖以鄙人之好動好競。亦必非樂聞有此等事。且不願國中今後屢有此等事。雖然。今茲之役。吾不能不敬服南洋公學學生之志節氣魄。而深爲公學辦事諸人羞也。凡一團體之有破壞舉動也。必非一二人之所能爲。亦非一二事之所致。必有遠因。總因。伏之許久。彼其所含破裂之種子。既多且熟。如滿屋燬藥。待火星而陡發焉。偶有一二至微。至小之近因。分因爲之一點一撥。而其末流。遂橫決而不可制。不知者以爲是區區小節。豈值小題大做。無端而爲此平地風波之舉。以爲是其人之囂張而桀驁也。曾亦思美國所以獨立。豈其因區區之印稅條例。日本之所以討幕。豈其因區

區之攘夷。違勅也。雖微此事。而其獨立計幕之變。固始終不可免。通覽右今萬國破壞之歷史。無論大而一國小。而一初級之團體。其革命風潮之進。播皆若是焉耳。今茲之變。以區區一墨水壺事件。而波瀾乃至於是。使除墨水壺事件外。而無他原因也。則吾不能不責備諸學生之無忍耐無秩序。雖然。吾信此區區事件。必不足以動第五班全班生之公憤。且動公學全學生之公憤也。彼其辦學堂者之意。若曰。今日科舉之制。漸廢矣。學校之論。漸昌矣。吾此學堂。為干祿之階梯。為終南之捷徑。吾安往而不得學生。以此一念。而其待學生也。固已犬馬畜之。娼優視之。以為彼輩皆搖尾乞憐於我而來也。以此一念。固已與國民教育主義。不並容。以此一念。則其他萬種束縛。馳驟令學生。萬不能堪之事。固已日積月進。而不知所極。使學生而終無半點國民思想也。亦何難。靦然而安焉。而今日世界。摩激之風潮。固不許爾。爾今日我國民進步之程度。固不許爾。爾以此相持。其何一日之能安也。嗚呼。此風潮日烈。一日此程度日進。一日吾恐數年以後。豈惟南洋公學。舉國之學校。亦將如是焉矣。又豈惟舉國之學校。凡國中一切團體。亦皆如是焉矣。

當道者。毋以此為不過二百餘少年之浮躁舉動也。以吾所聞。兩年以來。若杭州。若廣州。若其他諸省。此等小小騷動。既已屢見不一見。雖其間團體不堅。輒被挫折失敗。而其機固已大動矣。在辦學校者之意。豈不以學生不遵規則。萬方同慨。非我等之責任也。夫學校以規則秩序為貴。使學生而事事與本校之主權為敵。與本校之成規為敵。則甯可謂學生之本分焉。雖然。亦視其成規為何如耳。歐美人待黑奴之規則。亦不可不謂之規則。人類待牛馬之規則。亦不可不謂之規則。以此而相格焉。其誰能堪也。學生之智識程度。視總辦教習已高數級。總辦教習不自揣。視然擁鼻比以臨之。不甯惟是。反媚嫉焉。而思弄卑劣之手段。以恃之。有所挾焉。而以呼爾號爾之聲色臨之。此而能受其為無人心者矣。故吾非欲盡為學生迴護也。使辦學校者而能自省焉。改良焉。其規則悉根於公理。悉參的於現今各文明國所通行之大例。其教習皆略通當世之務。有相當之學力。於此而其學生。猶蓋張焉。浮動焉。事事相與為難焉。則雖移郊移遂。而豈為過也。而無如今日之辦學堂者。殊不足以間執人口也。嗚呼。豈惟一校即一國亦如是矣。同一無政府黨也。在美國則人皆厭之。惡之。在俄國則人皆憐之。慕之。以其所對待者不同也。嗚呼。履霜而惕。望冰而思。颺風於南洋公學。悲吾為南洋公學懼吾。尤慮可悲。懼之事。什伯於南洋公學者。更在其後也。任教育事業之人。其念之任。更重大於教育事業之人。其念之。願聞繼任之人。懲於前事。欲更張一二小小規則。以籠絡學生。或且置規則於可有可無之列。貌為癡聾。一任所至。以是為善後之。

政策云。嗜。誤。矣。吾。固。言。此。次。之。風。波。非。由。最。近。一。二。之。小。原。因。而。起。苟。不。從。精。神。上。大。加。洗。刷。雖。東。補。西。苴。日。日。取。小。節。而。改。之。何。益。也。且。團。體。者。必。非。以。其。規。則。而。可。存。立。者。也。苟。有。規。則。而。不。行。則。與。無。規。則。等。而。學。堂。已。非。復。學。堂。矣。立。學。之。意。所。以。訓。練。國。民。之。要。素。不。一。而。守。規。則。重。秩。序。實。為。其。要。點。如。之。何。其。可。以。置。之。若。有。若。無。也。彼。持。此。政。策。者。豈。不。以。為。學。生。囂。張。不。靖。頑。梗。不。化。終。非。可。以。規。則。圍。籠。之。吾。不。知。任。之。焉。無。以。身。為。怨。府。也。願。吾。信。我。中。國。之。少。年。必。非。有。蔑。規。則。好。破。壞。之。性。質。苟。規。則。而。良。焉。而。適。應。於。文。明。程。度。焉。則。正。宜。以。嚴。厲。行。之。絲。毫。無。所。假。借。吾。知。其。未。有。不。能。受。者。也。苟。如。是。而。猶。有。不。受。者。焉。則。必。其。為。秩。序。之。蠱。賊。者。也。其。力。固。斷。不。能。動。全。體。而。與。辦。事。人。為。敵。而。又。何。足。為。慮。也。而。不。然。者。初。既。以。惡。規。則。生。出。少。年。不。平。抗。爭。之。心。繼。乃。以。無。規。則。而。養。成。少。年。蔑。視。秩。序。之。習。則。少。年。之。墮。落。真。不。可。救。而。吾。國。之。前。途。更。不。可。問。矣。

抑。吾。更。欲。為。學。生。諸。君。進。一。言。西。哲。有。言。惡。規。則。固。惡。也。而。猶。勝。於。無。規。則。今。諸。君。以。不。忍。於。壓。制。犧。牲。其。種。種。利。益。以。演。此。活。劇。誠。可。欽。慕。願。吾。望。諸。君。以。此。精。神。以。此。魄。力。必。別。造。一。新。團。體。而。使。之。由。惡。規。則。變。為。良。規。則。無。使。之。由。惡。規。則。變。為。無。規。則。頃。見。滬。上。各。報。知。諸。君。有。共。和。學。校。之。設。置。其。前。途。若。何。非。局。外。所。得。揣。測。要。之。勿。為。同。情。者。所。痛。而。為。反。對。者。所。快。此。則。鄙。人。所。以。為。諸。君。勸。兼。為。一。國。之。青。年。勸。者。也。竊。嘗。論。之。教。育。與。政。治。其。性。質。大。異。其。在。政。治。則。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受。治。於。人。者。故。治。者。與。受。治。者。同。權。而。治。者。應。受。治。者。之。監。督。其。在。教。育。則。教。者。為。一。級。受。教。者。為。一。級。故。教。者。與。受。教。者。不。能。同。權。而。受。教。者。應。服。教。者。之。監。督。今。諸。君。之。以。共。和。名。新。校。也。不。知。共。和。其。教。育。之。主。義。歟。抑。共。和。其。教。育。之。法。式。歟。共。和。其。教。育。之。結。果。歟。抑。共。和。其。教。育。之。現。象。歟。由。前。之。說。吾。為。新。校。之。前。途。賀。由。後。之。說。吾。為。新。校。之。前。途。弔。且。豈。惟。弔。新。校。而。已。吾。中。國。教。育。之。事。業。且。於。此。生。頓。挫。吾。中。國。少。年。之。性。質。且。於。此。生。影。響。嗚。呼。諸。君。之。責。任。亦。其。重。哉。諸。君。之。地。位。亦。其。艱。哉。

又。聞。公。學。當。局。者。今。願。以。柔。滑。手。段。欲。籠。絡。諸。君。歸。學。以。解。嘲。於。萬。一。吾。知。諸。君。中。必。無。有。或。受。其。愚。者。也。苟。其。有。之。則。是。此。一。段。民。權。萌。芽。之。歷。史。被。點。污。於。此。輩。之。手。非。直。同。學。之。罪。人。又。一。國。之。罪。人。也。拿。破。倫。言。用。兵。之。術。曰。兵。之。勝。敗。全。在。最。後。之。五。分。鐘。而。已。今。諸。君。以。最。文。明。之。舉。動。以。與。文。明。之。敵。相。抗。吾。知。諸。君。之。初。志。非。為。一。己。計。實。為。一。國。教。育。之。前。途。計。也。使。諸。君。而。堅。忍。焉。持。久。焉。始。以。破。壞。而。終。以。建。設。焉。則。一。國。之。學。生。團。體。皆。將。有。所。瞻。仰。有。所。嚮。往。使。學。生。之。資。格。地。位。進。而。益。上。而。彼。所。謂。腐。敗。之。教。育。家。亦。將。知。所。畏。而。稍。有。一。二。之。自。省。諸。君。今。日。之。事。其。必。為。將。來。中。國。教。育。史。上。一。最。大。之。紀。念。無。可。疑。也。而。不。然。者。彼。文。明。之。敵。將。快。然。曰。此。少。年。氣。盛。輩。有。文。明。思。想。者。不。過。如。是。如。是。任。其。跳。擲。少。選。且。將。帖。然。矣。於。是。益。無。所。憚。以。自。恣。豈。惟。南。洋。

公學不能改良且恐他校之腐敗者益更腐敗而其影響又不徒在教育事業而已嗚呼吾聞俄皇近者悉召回西伯利亞造成之青年矣俄國大學中昔由警察部監督者今則改歸校中團體自監督矣天下之可敬可愛可崇拜者孰有過於俄羅斯學生者乎吾意我黃族擊誠強毅之男兒其必不讓後進之斯拉夫族以獨步矣

海外志士之義舉

頃者廣東旱潦疾疫饑饉厲行民間生計界之現象慘不忍視一月前由各善堂飛電海外告急吾國民族居北美洲者不下十餘萬人電至領事及所謂紳董者遲回莫應惟金山大埠保皇會中志士即夕集議立捐二千餘金仍復由有力者先墊千餘即日電匯返國頃尚日日勸捐心力俱瘁云又美洲英屬加拿大域多利溫哥華咸水等埠亦即日捐集三千餘金立即電歸復由各埠總理循傳各支會使急祖國之難聞現計美洲各保皇會已捐集萬餘此後尚源源籌捐云此可見有團體則事易集而海外諸國民愛國之心誠加人一等矣

咄！袁世凱劾張之洞！！

頃日本朝日新聞電報記有袁世凱嚴劾張之洞事雖未知確否然殆可信果爾則袁世凱真好男兒袁世凱真好男兒據傳其所劾者有好大喜功志高才疏等語此天下之公論人人同知者也惟其所重在其濫借外債損傷國權一事可謂特識此事爲亡中國一大罪案而前此政論家熟視無覩焉不特政府未一慮及言官未一言及即報館亦未一論及也吾昔深痛之深愛之去年會著滅國新法論一篇直揭其罪今節錄以供參考

(前畧)中國龐然大物精華未竭西人固未遑肯以前此之待埃及者相待而要之債主之權日重一日則中央財政之事業必至盡移於其手然後快是埃及覆轍之無可逃避者也而庸腐奸險貌託維新之強臣如張之洞者猶復以去年開督撫自借國債之例借五十萬於英國置兵備以殘同胞又以鐵政局之名借外債於日本彼其意豈不以但求外人之我信驟得此額外之巨款以供目前之揮霍及吾之死也或去官也則其責任非復在我云爾而豈知其貽禍於將來有不可收拾者耶使各省督撫皆效尤張之洞各濫用其現在之職權私稱貸於外國彼外國豈有所憚而不敢應之哉雖政府之官吏百變而民間之脂膏固在彼陰我吮而堪我胸甯慮本息之不能歸趙此樂貸之彼樂予之一省五十萬二十行省不既千萬乎一年千萬十年以後不既萬萬乎此事今初起點論國事者皆熟視無覩焉而不知即此一端已足亡中國而有餘而作俑者之罪真擢髮難數矣(後

畧)

鄙人昔爲此論。非有惡於其人。而故爲尋癢索垢之言也。誠以遺毒無窮。爲中國前途計。不得不大聲疾呼也。聞張之洞自受事南洋以後。甫下車。即又與上海某洋商議借巨款。其播毒種以便私圖之野心。方與未艾。此次袁能直揭之。其識卓矣。此實張氏千萬年不可磨滅之罪狀也。頃張氏忽有開去署缺之旨。論者謂袁之言與有力云。中國政界。或從此添一段活氣。

張之洞借款問題

張之洞開去兩江署缺。而無飭回湖廣本任之明文。內幕中必有一段歷史矣。據日本報言。以借款問題故。外務部告英公使。以政府不負責任。其如何償還。皆責成張之洞云云。審如是也。雖化張之洞之爲千百身。一身中千百毛孔。一毛孔中千百銀錠。其亦無以爲贖也。以此苦張之洞。而懲將來之效。尤未始不可。然此事願可行乎。恐張氏不久必有借外國之力以復其位者矣。張氏何足輕重。而失國權者。其又一事也。又聞有電詢鄂撫端方。若能代張籌還。則實授以鄂督。不能則飭張回任。而別置大員以監督之。端氏其將何以應此耶。張氏回任被監督。大妙。彼最惡人。言自由。請君入甕。管此不自由之風味。

咄！張之洞劾梁鼎芬！！

官吏社會之鬼蜮。實千種萬種。不可思議。灸手可熱。咳唾珠玉之武昌知府梁鼎芬。盤踞湖北要津者十餘年。千辛萬苦。千迴萬折。乃始揭開假臉。而蚤得此一官。見將軍而長揖。對嬖豎而足恭。一電而殺陶模。一語而僭劉坤。一豈非大丈夫得志於時者之所爲耶。天下崇拜之洞者。必並崇拜鼎芬。唾罵之洞者。必並唾罵鼎芬。洞與芬。殆三生石上不可解之緣矣。何圖近日忽聞有之洞劾鼎芬事。其考語八字。則衿才恃己。舉動浮躁也。嗜異矣。吾欲語之洞曰。此八字者。公與鼎芬共之者也。鼎芬即小之洞之洞。即大鼎芬公得毋欲作自傳耶。

古詩曰。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幾時好。又曰。君恩不可保。中道長棄捐。鼎芬文人得毋誦棄婦詞而惻惻耶。

又聞此事原因。蓋由之洞去鄂時。端方揚言先劾鼎芬。後劾之洞。之洞懼。乃先劾以自贖云。端方劾之洞。以求代。已奇之洞。劾鼎芬。以求免。尤奇。雖然。亦何奇義和團之最大戎首。非劾剛毅。載漪。英年。趙舒。翹於外國政府。以自贖耶。是無以名之名。之曰不可思議而已。

陶方帥之死狀

陶方帥猶不失為大吏中之賢者也。徒以魄力不足，故不能有所設施，而竟以速其死耗矣。哀哉。

客有自粵來者，述方帥之死狀。蓋方帥而不辭職，則可以不死。方帥本無甚病也，其患哮喘者已十年，近亦非有所增益也。而坐畏事之故，日日思退，請開缺之第三摺上。議者已知粵事益無可為矣，開缺得許，電報到之日，德壽自兩點鐘往拜會，九點鐘始退。德見陶向喃喃無多言，惟彼日則滔滔汨汨，若決江河，一片皆教訓方帥語也。歷數其到粵後所辦各事，如何不妥，如何無狀。陶惟垂頭以聽，默不一語。及德退，陶遂嘔血數口。其夜，梁鼎芬罵姚文倬之一電到，姚時充廣東大學堂總辦，本一庸人也。鼎芬以其鑿廣東省院，晨張之洞一電到，亦為大學堂事，不知其語云何也。而方帥遂嘔血升許。時滿城官吏，滿署胥役，皆競趨走伺新督之顏色。陶以一人孤立於督署中，已如贅疣矣。而德壽復間日一至以罵之。南洋某商捐八萬金以建武備學堂，陶所竭力運動而得者也。德壽以償款支絀為名，遂乾沒之。於是乎陶遂日日嘔肺，不得不死矣。嗚呼！世態炎涼，一至於此。做官者其鑒之哉。

賭國

廣東自張之洞將圍姓歸入正餉，始多盜。李鴻章督粵，患盜思治之，有軍無餉，乃抽賭以賭之所入治盜，盜益盛。今者全粵皆賭，全粵皆苦盜矣。聯軍賠款無所出，各省步粵塵，官以賭率民，於是有江南彩票、湖北彩票、江西彩票、浙江彩票者出。其風潮之驟盛，不啻歐洲中原各國開法國革命，則風起水湧以相從也。至是粵東殆以賭風易天下。然其力猶未足以動中央政府。近者有政府大彩票之議矣，聞其價票百金，總額三千兆云。天下籌款之妙術，孰有過此耶。前者昭信股票自恭親王以下，悉有報效，恐不久將有報效彩票之事。

昔人云：以國為孤注，虛言耳。豈有若今日衰衰諸公之豪舉者耶。吾今不忍復為戲言，諸君亦知生計學學理乎。一國之民耗其日力精力財力於無用之地者，國未有不敝在。諸君之意，殆以為此賭焉者，其所擲之財，仍歸本國人未足為損也。姑無論以此為賠款財源，勢不得不外溢，即不外溢矣。而一國民皆狂醉於大賭小賭，生產力消盡而國以亡矣。法國革命前其已事也。中國之貨力亦滿地矣，得其道而用之，何求不得。其忍更以此阱民也。噫！

商務可興乎

頃北京政府有設商務部之議。且飭美使伍廷芳向僑美華商招股云。伍之必無所得。吾敢斷言之。但政府設一商務部。遂可以興商務乎。商法不立。中國之商。終無可見。天日之望。然非悉定諸種法律。則商法何所附。非變更政體與民更始。則諸種法律何所行。吾故言今日中國言改革。無一事之能改革也。商務一端如是。他可推矣。故今日不為新中國。則為死中國。無中立之理也。

真正奴隸學堂

今日舉國之學堂。皆奴隸學堂也。而奴隸程度最高者。當必以廣東大學堂首屈一指。廣東大學堂自梁鼎芬一電後。改聘半男半女之丁仁長為總教習。丁以堂中舊有體操一科也。不喜之。改為習禮。猶可言也。所習之禮。雖何。曰朝覲之禮。升降拜跪。猶可言也。次者為見官之禮。若何唱。若何請安。猶可言也。次者為跟班之禮。若何疊衣服。若何裝水烟。學堂教科。而至於裝水烟。豈不可以入天下古今萬國之無變。耶。聞在堂中行步。必須彎腰低頭。頭稍昂。輒記過。嗚呼。養奴隸不足。責何苦。更養肺病之奴隸。耶。南洋公學之壓制程度。低於廣東大學堂萬倍。而公學學生。已演出此一段有名譽之大活劇。廣東大學堂諸君。遂以一秀才易跟班之樂。耶。丁某畸形豎子。何足責。而粵東士風。真羞天下矣。嗚呼。痛哉。粵其先亡哉。

委內瑞拉事件

近日風潮。全起於歐洲以外。此帝國主義自然之結果。不足為異也。南非洲之事。方告終。南美洲之葛藤復大起。去年以來。南美洲之伊阿脫。哥倫比亞。委內瑞拉。三共和國。其國民中有謀三國之合併者。哥倫比亞政府反對之。伊阿脫政府亦不願與聞。惟委內瑞拉政府贊焉。於是委國與彼二國有違言。既而彼兩國國民中。有不慊於委政府之政策者。遂互通氣脈。舉叛旗。英美德諸國政府。乘機以各收漁人之利。其關係頗甚複雜。又外國人之僑寓其地者。復多陰助之。兩共和國之政府。不得已。乃逮其私助叛黨者而拘禁焉。此委內瑞拉事件之發端也。

近者英德兩國。責言於委內瑞拉政府。曰。以汝之故。拘繫我民。其賠償其所損害焉。委政府不應。其民激昂殊甚。境內德國人所開之鐵道。禁其運行。市民至圍德使館。此事之曲不在委政府。而在英德。盡人所同知也。而英國卒調兵艦。盡擊沈委國之微弱海軍。頃已不得不俯首帖耳。託美國政府為公判。以解於二強。而二強猶主張強制政策云。嗚呼。天下惟有強者之權利耳。豈惟委內瑞拉。

論日本解散下議院

陽歷十二月廿八日日本下議院被解散

日本自願憲法以來。迄今凡十三年。召集議會者十七次。下議院被解散者五度。其一明治二十四年辛卯。散之者為松方內閣。其二明治二十六年癸巳。散之者為伊藤內閣。其三明治三十年丁酉。散之者為松方內閣。其四明治三十一年戊戌。散之者為伊藤內閣。其五即今度。散之者為桂內閣。

解散議院者。政府與民間最後之決戰。而現內閣之死活問題也。前列舉五度之中。惟癸巳一役。於再選舉時適遇中日之戰。全國一致以禦外侮。故伊藤內閣得以不蹶。自餘三度。皆議院方解散。而內閣隨以覆亡。其在辛卯則再選舉開會後。而松方內閣總辭職也。其在丁酉則不待再選舉後。而松方內閣已辭職也。其在戊戌則再選舉後。不待開會。而伊藤內閣已辭職也。今茲桂內閣之前途。又將如何。

解散議院者。民權進化之大消息也。有衝突然後有進化。凡立憲國公例。政府每建一政策。不可不求人民之協贊。下議院者。代表民意者也。故將其政策提出於議院。而得過半之贊成者。則謂之通過。得過半之反對者。則謂之不通過。既不得通過。則其政策萬不能施行。不能施行。則政府員當去其位。於此而政府員堅持所信。不肯舍去也。則其所以待議院者。惟有兩法。小則停會。大則解散。停會者。意謂使議員再熟思其利害也。解散者。停會之後。而議員之反對如故。則政府謂此或不過代議士之偏見。而非國民之真意。於是解其現任者。而命全國人民再選焉。亦名為「訴意見於國民」。停會解散二者。皆以君主之名。用其特權以行之。實則皆由政府意也。解散後。必隨命再選舉開臨時議會。再選舉後。而新議員之反對政府者。仍居多數。則國民之意。嚮益可見矣。於是乎政府員更不得不辭職。於此而仍欲不辭職。則命再解散。而三選舉亦可也。雖然。果爾者。則政府員之無恥極矣。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再選舉而議案猶不得通過。則政府必辭職。其常也。日本前此之三度。皆若是矣。故立憲國之政府。萬不能率其私意。以行厲民之策。苟爾爾者。人民一心戮力。與之決戰。政府未有能久尸者也。此之謂權在國民。

英國者。政黨政治之完全模範也。其國為兩大政黨。一在朝。一在野。在朝黨必其在議院占多數者也。若在野黨易而占多數。則在朝黨不得不與之易位。蓋政府之廢置。一聽諸議院者也。故英人恒言曰「巴力門之權。無事不可為。除是使男變女。女變男耳」。極言一國大小之主權。皆在其手也。日本維新日淺。民權方在萌芽。故未能純然為英國所謂政黨政治者。明治二十餘年間。政權皆

在藩閥之手。藩閥者舊藩士之有功於維新之役而得爵賞者也其人以薩摩長門兩藩最多雖然。人民智識。政治思想。既漸發達。其機固不可以終遏。明治七八年以後。民主革命之聲。徧國中。十三年終頒發立憲之詔。而板垣大隈皆以元勳下山。結集民間政客。互標旗幟。建國體而自爲之領袖。日本之有政黨。實始於開國會以前七八年也。雖然。其所謂政黨者。甚幼稚。結集不肅。機關不備。故經十餘年。猶不足以代內閣。然藩閥之爲政。府者固已常不得不與一有力之黨相提携。以自固焉矣。其間所謂「超然內閣」者。日本有所謂超然內閣者。謂超然於諸黨之外不相提挈也則常岌岌若不甚安。否則議會屢解。而政府屢蹶。民間勢力日高一日矣。然其天皇固非深喜政黨者也。故政黨力雖日盛。然猶未能直接獨力以當政府之衝。及明治三十一年戊戌。伊藤當國。以俄人逼遼東一案。國民恥其損威。聲譽頓減。議院反對之者大半。於是伊藤解散議會。及總選舉時。自由進步兩黨合爲一名。曰憲政黨。併力以向之。伊藤察事不可爲。故不再開院而先辭職。而大隈板垣代之。是爲日本第一次之政黨內閣。是時民黨萬歲之聲。徧國中。論者至稱爲第二之維新云。雖然。自由進步兩黨之主義。常猶懸不相容者也。一旦以利害之故相聯合。其事固不可以久。果也不過六月。而憲政黨內潰。自進兩派復裂爲二。而第一次政黨內閣亦隨而亡矣。繼之者復爲藩閥。所謂山縣第二次內閣是也。山縣內閣與自由黨提携。得以安者兩年有餘。山縣感激不自勝。而自由黨之驕態亦可掬。於時伊藤忽翩然下野。徧國中演說。倡革新政黨之議。未幾取板垣十餘年來經營慘澹之自由黨。一舉而奪之。更組織新黨。名曰立憲政友會。會既成。庚子九月。山縣拱手相讓。伊藤復受之。是爲日本第二次之政黨內閣。是時進步黨之勢蔚然。政友會占大多數。於議會中。宜若可以久矣。乃亦不數月。而政府內部復訌。政友會內閣又潰。繼之者即爲今之桂內閣。其成立殆兩年於茲矣。至今日而始有解散議會之事。而風潮又將一變。此十年來日本世界之大略情形也。

由此觀之。日本之進步。固不得謂甚緩。開議會僅十三年。而民黨與政府衝突。至被解散者。既五度。取政府而代之者。亦既兩次。謂其民之無力焉。不可也。雖然。政黨內閣既成立矣。且皆以大多數立於議院矣。而皆不能持久。或半歲而蹶。或七八月而蹶。其蹶也。又皆由自腐。而非有敵黨從而搖之。然則謂其真有力焉。亦不可也。經此二役以後。遂使前此之謳歌政黨政治者。漸變爲厭倦政黨政治。或且疑政黨員之閱歷淺。而行政之智識有所不足。反不如藩閥之可以持盈保泰焉。謂非政黨之自取侮於人。固不可也。雖然。立憲政治之必與政黨爲緣。勢也。其傾向固漸趨於彼。端欲避不得。避桂內閣之以「超然」立於今日。其能安然一年有餘。亦云幸矣。果也。遂有今度大衝突之事。

此次最大之爭點。則地租增徵繼續案也。政府提出此案。而兩政黨皆反對之。是以決裂。其案之始末內容。今勿具論。要之反對此

案者。進步黨素所持之主義也。而政友會則新表同情。是以前此常相納鑿之兩黨。政友會即自由黨之化身向與進步黨為政敵。今忽提携為聯合軍。以向於政府。若此者。政府之所不及料也。兩黨既提携矣。於議會既占全數矣。論者以為政府必更其主義。退讓以求調停。而政府強硬不屈。交涉不諧。而至停會。停會不已。而至解散。若此者。又兩黨之所不及料也。政府之強硬也。驕也。何驕爾。以其新與強英結同盟。自以為功也。此其事與戊戌之伊藤內閣頗相類。伊藤內閣當時之強硬也。亦驕也。何驕爾。以新戰勝我。而自以為功也。當時伊藤政府。且不能與大勢敵。今內閣可想矣。議會之強硬也。恃聯合也。此其事亦與戊戌時之議會相類。至其再選舉。再開會時之形勢果何如。則非今日所能知也。以兩大政黨之力。同傾政府。則政府自固不得不蹶。即不蹶者。更解散一度焉。其蹶亦必矣。若蹶後而繼之者。仍為超然內閣乎。將為政黨內閣乎。果為政黨也。則為兩黨聯合乎。抑一黨獨立乎。非今日所能預言也。而今日兩黨之交涉。日親一日。其選舉至互相避。互相讓。則雖非如戊戌時之合兩黨為一黨。然相去亦不遠矣。意者數月以後。日本將有第三次聯合政黨內閣之出現乎。未可知也。雖然。聯合內閣。必不能久立。此立憲國政治家所經驗也。憲政黨往事。亦其前車矣。兩黨首領。夫既熟知之。然則後此之出於何途。果有非旁觀人所能逆觀者也。雖然。自今以往。日本藩閥之饑。將日衰。而日趨於政黨政治。此吾所敢言也。彼伊藤者。向來藩閥中最有力者也。而今已立於反對之地位。吾非以伊藤之進退。輕重。然其機勢可觀也。民權進步之大勢。不得不如是也。他人之內政。與吾最無與者也。然觀此。可以測世界進化自然之大運焉。故略述一二。以為內地人士之欲知外事者告。其久旅此邦之人。讀之。是不啻野人之語其曠也。抑吾與彼之政府。彼之政黨。兩無所憎好也。而聞其民黨之聯合之衝突之將勝利也。則色然若有喜者。然吾不知何心歟。

時評

七百十二

雜俎

新智識之雜貨店

人壽進化。衛生學日明。政治風俗日美。則人壽自漸增加。西人近以統計學算之。十七世紀歐洲人。平均得壽十三歲。十八世紀平均得壽二十歲。十九世紀驟增至平均三十六歲。然則二十世紀果何如。東方各國又果何如。腦精代謝。人之腦含有三萬萬箇細胞。此細胞新陳代謝約六十日而全易。即一日換五百萬箇。一點鐘換二十萬箇。一分鐘換三千五百箇。佛說我身非我有。信然。

空氣與水。凡人在無空氣之地五分內即死。在無水之地一禮拜即死。不得睡眠十日內即死。

魚之睡眠。魚常睡而不熟睡。但當其睡時。斑紋之色常變。比於醒時。尤為美觀。亦有一種魚。睡時全變其色者。

牡蠣之力。世界動物中最強有力者。以牡蠣為第一。人若有能力比牡蠣者。則可以擔荷二百九十七萬六千磅之重云。

蝸牛之頭。將蝸牛之頭切去。置之於多濕氣而冷之處。不惟可以不死。且不久將另生出第二之頭云。

印度猛獸。英屬印度近年猛獸之害漸減。據其地政府去年之報告。本年人之被害者不過一萬一千人。家畜之被害者不過九萬頭。

阿刺伯馬。阿刺伯產最良之馬。於夏日能以二十四點鐘。於冬日能以四十八點鐘。不飲不食而行沙漠中。

蠻人食品。阿非利加及南洋土人。以蜘蛛及各種蟲類為最美之食品。

接吻時刻。歐人之新夫婦。結婚前後數年間。接吻最多之時期也。大約每日男接於女。女接於男者。最少各一百回。合計共二百回。則五年間共三十六萬五千回。一回約費時十秒。則五年內為接吻之事。竟枉費去四十二日零六點鐘。此亦文明人種之所以為文明耶。一笑。

男女毛髮。男女毛髮有區別。以顯微鏡視之可得。

古代貨幣。前代發行之貨幣。每月許多奇式。千七百八十七年。美國所鑄之幣。其文曰 Mind your own Business。譯言用心於汝自己之事務也。印度之銀幣有文曰 Do not steal me。譯言勿偷我也。

世界貨幣 現通行於世界之貨幣總數。凡金幣七十一萬萬零六千五百二十一萬圓。凡銀幣八十萬萬零八千五百四十萬圓。凡銅幣三十二萬萬零一千萬圓。此三年前英國統計學者所查得也。

德皇治事 德國皇帝近來每日接到之書信約六百封云。

製造香梘 英國每一禮拜所製出之香梘四萬五千噸。其中四千噸製自倫敦。

植物種類 歐羅巴全洲植物種類不過一萬。印度一國乃有一萬五千。

國旗滅亡 四十四年前即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倫敦之泰晤士週報附錄世界國旗為數凡三十五種。今日已滅去十一種。

地球之重 地理之重率以噸數起算。則於6位之下加二十一箇0是也。

最小之市 西人City之名或譯為市。蓋大都會之意也。現世界中有冒大都會之名。而市內僅有三間屋者。則美國之士倭雪地 Seward City 是也。其二間屋則一市長衙門。二副市長衙門。三市會議長之家也。

亞非利加黑人之孩童。始生時甚白。不出一年變為紫色。爾後日趨日黑。至三十歲遂成漆精。

世界中不學之人。以羅馬尼亞國為最。全國人口六百萬人。有四百萬不識字云。

合地球蝴蝶之種類約有二萬。

薔薇之種類有七百六十八。

美國所有電話之線總計長百二十萬英里。以之沿赤道圍繞全球可重四十八匝。又比諸地球距月之長線加五倍云。

美國去年一年中新刊小說共八百六十九種。著者共四百六十七人。一人著一種以上者僅五十八人。又其中之三百九人係男子。百五十八人係婦人之小說家。

美國近十二年間劫掠流車之大盜案三百六十六件。去年一年中十二件。

燕子飛行之速率每點鐘能行百二十八英里。二分之一。

鳥之翼力比諸人之腕力強二十倍。

世界中之動物除人之外無處不有者只犬耳。

澳洲之羊八千七百萬頭。

以寺院與人口比例而計。澳洲寺院爲最多。美國次之。第三英國。第四西班牙。巴黎去年一年中。用以爲食料者。蝸牛八百噸。

英國人之食物。其百分之十四係用醋曬薯之原料。

凡地高出海面二千三百英尺以上。葡萄不生。三千三百五英尺以上。檉樹不生。至七千英尺以上。則并檉樹亦不生。陸上之樹木。最能耐水浸者。以橄欖木爲第一。

各國人之中。以澳洲人爲最多。飲茶。紐西倫人次之。

北半球平均溫度。正月四十八度。九月七月七十度。九月。

歐洲人種中。身材最長者。係英國之上流人。平均五英尺九寸一四。最矮者。係法國下等工人。平均五英尺五寸四分之二。

英國人之能從事于戰鬥者。有百二十萬二千人。

凡小河平方五英尺深一英尺。其流之速力一秒鐘二十英尺者。可供九萬人之汲飲而有餘。

美國大總統領之就職者。以現任之羅斯福爲最年少（四十四）以哈利遜爲最年老（六十八）。

德國人有百萬馬克。五十萬元以上者。伯林千三百六人。富蘭科通綿四百四十七人。迦倫二百七十八人。

倫敦之市廳。昨一年中。支出三千四百萬圓。

列國中號稱爲國老。以其海軍與人口比較。其海軍力最少者。係墨西哥。僅有水雷五艘。砲艦兩艘。巡洋艦兩艘。士官九十八人。水兵五百人。

暴雷雨之速力。平均一點鐘走二十八英里。二分之一。

倫敦一日中。製造信封之數五百萬個。針千七百萬。鉛筆四十萬枝。

華盛頓死于十八世紀最終於年。最終於月。最終於日。最終於時。

凡生物中以鯨皮爲最厚。

英國之婚禮。以月而計。則四月爲最多。以日而計。則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最多。

印度孟買之火車站。爲世界火車站工事中。最費多金者。

以百萬人中比較。盲眼者有六十五人。

奈端嘗言將來科學進步。必有一點鐘能行五十英里者。當時人皆笑其誕妄。自火車一分。其言已見諸實事。今世界火車之最速者。每點鐘能行七十英里。已出人意外矣。近來德國在伯林左勝之間。設一電氣車。每照鐘能行一百十英里。即中里三百六十里有奇。可謂快矣。

近有人在印度深山古木之中。尋出一種奇樹。其葉蓄電氣甚多。以手觸之。與拿著千人震無異。正午時候。其力最強。至夜半則絕。無之。雨天亦然。此樹又與攝石大有影響。在七十英尺以內。置一羅針。盤則搖動不止云。

馬達加斯加亦有一種奇樹。號旅人樹。有幹無枝。葉生於幹。其形如扇。長六英尺。至八英尺。濶四英尺。至六英尺。每一樹最多者。不過二十四葉。葉柄有一物與茶杯相類。常蓄冷水。行人渴時。以長槍刺之。水向下流。接口飲之。與飲水無異。

瑞士人普魯布士。近用新法製成一種救命衣。七月十三日。曾在舍彌華湖試演。普氏自穿此衣。一躍入水。自六點鐘至十一點鐘。在水中遊行。自在。與在陸上無異。毫無倦容。其衣用樹膠造成。萬無入水之弊。其腰部有一囊。可藏什物。又能帶護身之器。雖值大魚。亦不足懼。其航海者。必不可少之物也。

英人霸通。自二十年前。閉戶覃思。欲造一空中戰艦。屢經失損。至近日始告成功。其造法。合空中飛行器及輕氣球而成。可以上下自如。又極安穩。船長百八十英尺。輕氣球作呂宋烟形。最大直徑四十一呎。長七十二呎。其面積可容十五萬六千方呎。煤氣法。國政府許出重金。買其新法。霸通為本國計。堅意不肯。今英國陸軍省已下一命。令其趕速製造云。

美國陸軍省近發出魯額短鎗一千枝。給與騎隊使用。其鎗係美國最新式者。重不過兩磅。每分鐘能發一百六十響云。

美國某新聞紙館。近查國內細崽。所得入息。報告曰。彼等既受人工。又從客人。領得酒錢。又在家中養牛養雞。將牛乳鷄子。賣與東家。其最善鑽營者。每年入息。共有二十萬元。過外。至於四五萬元者。實指不勝屈。或人。不信。嘗問一小酒館細崽。據某報館所查。說汝每年有五萬元入息。信否。答道。五萬元則非。實二萬五千元耳。由此觀之。細崽乎。潤佬耳。

英國銀行所發銀紙。有殘舊破損者。不時繳換。惟蘇格蘭各銀行不然。雖至癢爛。亦復流用。近來倫敦衛生局。同將其銀紙用顯微鏡一驗。凡一文錢大地方。約有微生物三萬餘。皆是有毒。足以傳染惡疾云。

俄國有一婦人名沙爾奇蘇。以度曲為生。頃以旅行。搭高加索火車。火車脫軌。折其五齒。以將因此不能復操業也。訟之法司判該

鐵路公司賠款十萬元云

去年美國各富戶捐款學校及各善堂共額一萬萬五千六百萬元其中單斯他科夫人一人已捐出六千〇八十萬元加匿牙次之凡六千〇二十六萬六千元云

美國加尼科亞州有桑俾港其相距數里有一灣於本年六月灣頭之水忽變赤色無幾凝結成塊每塊大數千坪方六尺漸流近岸就而觀之有無數小蟲蠕蠕而動晚上輒放燐光其蟲有毒海中動物觸之輒死試拾赤塊置之岸上覺有一種奇臭刺鼻難聞云

美國荆陀其州有一農夫患大熱病其妻知其不能遂愈欲試利用其熱以孵化鷄卵因用一箱放鷄卵四打于其中置諸病者床內將及一月忽聞箱內有聲開而視之見所放鷄卵除四個不育之外悉變了小雞用人覆卵恐以此為始

非洲西岸加拿里島有一教授名腓格英刺者近考出一種機器可不假水力汽力直向地中蒐集天然電氣以為運轉機器之用一教授所用機器乃用手製極細極劣然尙可發五百五十波特電力藉以點燈製電話電線約可與二十匹馬相抵現尙秘其法不肯傳世聞將赴德國柏林領事賣文憑其器一出格致界為之別開生面即生計界亦必大受其影響矣

德國今皇照相最多約共有一千餘回賣出民間者七百餘種其所親贈別處及未出于民間者三百餘種云

英國先女皇域多利亞子孫共八十六人其中現在生存者六十五人云

美國現在有女醫六千人

英倫現在五十五歲以上者有五萬二千人

德國男女相較女子多于男子九萬人

美國人現有一百萬元即中國二以上之財產者現有三千五百四十六人

瑞典挪威之兵讀書識字者居多俄國則百人中識字者不過三十人云

歐洲各國現有之鐵路以俄國為第一共有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二哩其次為德國共有一萬二千哩云

去年英國船廠所建造船艦計輪船五百九十一隻帆船四十八隻兵船四十一隻云

近來英國國民每名每日增加一角二分之富云

英國現時捐助樂善事業。每一萬元中約占四十元之譜。

各國賣酒家之多。以比利時爲第一。每有三十六人之處。必有一家。次爲德國。每一百八十八人有一家。奧國則每二百二十人有一

家。俄國則每九百九十人有一家。最少者爲挪威。每五萬二千人有一家云。

現在世界馬匹總數有七千萬匹。其中美國有二千四百萬匹云。

蜘蛛之眼有八個。其中一種有六個。

食甘蔗之蟲。共有二十六種。

檀香山愛爾蘭兩島均無蛇云。

法國巴黎新設一例。圍人當執御時。在車上不准吸烟。近有犯此例者。判禁一天。另罰四司零。聞圍人不服。業行上控云。

法政府近擬有抽取鰥夫章程。凡二十至三十歲。是時正在覓配之際。徵收不可過重。每月例抽銀五元。三十至三十五歲。是時有

不娶之意。徵收又要略重。每月例抽銀十元。三十五至五十歲。是時立定不娶之旨。徵收愈要加重。每月例抽銀廿元。五十至七十

五歲。是時確有不娶之據。徵收不妨過重。每月例抽銀三十元。至于七十五歲以後無婦者。每年仍抽銀七角五分。蓋法國人每多

不娶妻也。

俄國武弁最少二十三歲方許娶妻。法國則須有千磅之資方許娶妻。

人若于飲酒之前。先飲橄欖油一小杯。則油可護住肺眼。使酒不得入。雖多飲不醉云。

美國某工程家近有新製。凡火車不須停輪。搭客自能上下。其法製一套車。客之欲上下火車者。立套車上。火車在套車下經過。自

能收放。客人即因此上下。蓋套車如馬鞍式。騎于火車背上。火車設鐵軌二。以就套車腹中之雙小濶輪。而套車之四足。亦各有輪

置在鐵道兩旁之附鐵軌上。如遇火車來時。人先稍爲推動助勢。以就火車。火車將套車帶住。客人即任意上下。至套車之離火車

則如蟬之脫壳云。

美國某商于某街之夾道貼有告白。共五萬二千八百尺。計每日閱八點鐘。最快須八日乃能盡覽。近日郵送與人者。夾五仙一枚。

謂閱此需時。聊爲耐抵云。

英皇加冕時。賜宴貧民共五十萬人。其砲堂人七萬一千四百五十五人。是日所用食棹。延長則亘二百六十英里。牛肉三十五萬

斤。羊肉十三萬斤。啤酒十六萬八千瓶。麵包七萬五千斤。黃瓜四萬三千個云。

泰西 格言 一語千金

質朴者。英雄之本色也。瑪哥黎

蓋以偉大之思想。養汝精神乎。欲為英雄。即能為英雄之階梯也。比康士菲特

政府者。人民之政府也。依於人民而成立者也。為人民而設者也。林肯

英哲之士。常多敵。亦常多友。敵與友皆其所自造者也。埃爾遜

自由者。吾之主義也。進步者。吾之法律也。理想者。吾之模型也。亨俄

名譽愈高者。蜚謗愈多。蜚謗者。名士所納於世界之租稅也。無名氏

束縛人之思想者。自上帝之眼視之。其罪比於食人肉尤大。多黎頓

人民必非好亂者。人民若有暴行。是其過失耳。非其罪惡也。波兒克

一人之利益。與一國之利益相一致。一國之利益。與萬國之利益相一致。科布丁

行星之運動。與萍果之墜地。雖大小迥殊。然其支配之者。一理而已。道德之支配人間世亦然。無論箇人。無論社會。皆可以一原理貫之。查爾士沙那

思想與思想相通。精神與精神相感。列頓

英國人之愛自由。如愛其髮妻。法國人之愛自由。如愛其情婦。德國人之愛自由。如愛其老祖母。哈尼

欲阻維新事業者。欺天者也。猶欲激水而使上山。欲以繩而綯砂也。埃爾遜

國家之成立。動須千百年之力。而不崇朝土崩而瓦解之者。比比然也。提命

人之處世。如航海然。道理其羅盤針也。情欲其大風也。坡普

同時逐兩兔。必不能得其一。比士溫

人惟處獨之時。最誠實。若見于人前者。皆虛偽粉飾耳。埃爾遜

嗚呼。汝愛悶耶。何不觀他人之境遇。其困苦艱難有十倍于汝者耶。和禮士

愛錢癖與錢成比例。錢愈多。癖愈增。支辟拿里士

人之判斷事理。如觀時辰表。各各不同。而皆自謂己之所見者為正。坡普

克己者。真勝利者也。(自勝之謂強) 比士溫

天下事如不倒翁。任轉之於何處。終必復其正位。埃瑪孫

欲制勝者須常警惕。格文的里亞

治事之最大者。莫如自治。普尼卡

資財之幸福。幸福之最下品也。身體康強之幸福次之。最上之幸福維何。曰心之快樂而已。谷士陵

誹謗者名譽之伴侶也。雖一刻不能相離。梭士

宇宙之大原理。皆同向於一鵝而行。但其所由之路。各各不同。(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坡普

非愛友如己者。決不能長保友誼。士普羅

天助自助者。

羅馬國因其本身太強大而倒去。和禮士

不遇艱難者。不知己之力。品納翰遜

主宰人類者何物乎。思想而已矣。拿破侖第一

誤謬之為物猶蘗也。常浮於水面。欲求真珠者。不可不入海底。特黎丁

問政體何種最善。曰能使吾人自治者為最善。晏士

愚者避一惡。卻奔於他之極端。和禮士

凡欺人者。其原因由於以為人之智皆莫如我也。羅士弗科

道聽塗說

上海名優汪笑儂。本拔貢出身。嘗爲安徽知縣。以事去官。今隱姓名爲優於上海。去歲自串一戲。名曰黨人碑。借蔡京事以影射時局。激昂慷慨。義憤動人。戲中有演說。絕似泰西大政黨首領口吻。嗚呼。若汪優者可謂名士。可謂豪傑。

沈虬齋由上海往星嘉坡時。旅況頗蕭索。名妓金小寶以其爲志士也。贈二百金以壯行色。噫。此中亦有人在耶。

曾文正入京。常寓賢良寺。李文忠入京。亦常寓賢良寺。今次袁世凱迎鑾入京。亦寓賢良寺。慰帥自待不薄。

榮祿宅中客應懸一楹聯云。到甚麼地步說甚麼話。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其意云何。請居士下一轉語。

邱公恪夫人吳孟班。女中傑也。有大志。嫻文學。通西語。以去臘染時疫死。去年僅十八。滬上聞者莫不嗟惋。教會中西婦開一追悼會。演說其學問志趣。其悼惜云。

聞孟班嘗有身自墜之公恪大駭。孟班曰。養此子須二十年後乃成一人。若我則五年後可以成一人。才君何厚於二十年外之人才。而薄於五年內之人才。且君與我皆非能盡父母之責任者。不知已也。公恪語塞。

張之洞之愛孫張厚焜。由日本歸鄂。忽墜馬爲腰刀斬面立死。好事者點綴之曰。或見唐才常在後推落之云。此齊東野語不足信。唐才常有文明思想。非如頑固政府動輒逮捕家屬也。即使仇張之洞。何仇于其孫。

張厚焜所乘之馬。係從日本購歸者。戰馬之良也。厚焜死後。香帥命將此馬鎗擊七十八斃之。以殉云。馬有罪乎。無罪乎。冥界法廷或有公斷。

粵中某生年弱冠。卓犖有大志。庚子春夏間。康黨某聞其名。欲與共天下事。訪之於省寓。某生適歸鄉。不遇。及聞之。即往省欲訪。所謂康黨者。其友聞之。告其母曰。子之子若此。禍且不測。其母急躡跡往省。欲尼之。某生爲母大談天下時局。發明捨身救國之理。其母點頭曰。此甚善。汝好爲之。吾將善爲辭以解於而父。其母歸告其父。父曰。有子若此。吾大慰矣。但欲任天下事。不可不環游地球。一周吾家產只有萬金。不能充其游費。奈何。苦思一晝夜。乃發願往賭博。欲一擲得奇采。以供給之。連博連負不數日。而萬金罄至。今環堵蕭然。而父母子三人舍身救國之志益熱云。

庚子之秋。孫逸仙黨人史堅如。謀以炸藥焚兩廣督署不成。流血於羊城。聞其妹之智慧氣魄尤過乃兄。嘗在博濟醫院學西醫。通西文。云事後遁於香港。俄國虛無黨女子之風行。將見於中國矣。

去年廣東科試。某縣縣考文題爲糜爛其民而戰之。有一卷之破題云。噫。不畏死爲民流血者也可。謂咄咄怪文。

廣東鄉試揭曉後。諸新孝廉往謁座師。正考官某一一語之曰。爾等以後入股工夫仍不可荒廢。一二年後必當再復云。入股忠臣。正復不少。

粵人某嘗用八股體作文。以晚入股。其破承題云。夫子之文章何可廢也。甚矣天之將喪斯文也。以待來年。王曰。已之如之何。則可。滬上有奇士。自隱名為西狩者。嘗作六少年歌。歌曰。幾令吾前有六烈士。後有六少年。朝亦六少年。暮亦六少年。烈士若更生。復爲六少年。令吾令吾。一十二少年。君馬黃。臣馬蒼。臣馬齒已長。不如溥儻少年。錦袍深。雍韞玉。勒青絲。鞭溥儻。翻翻臣。不敢與溥儻比肩。按幾令吾古樂府調名也。

外洋入口之竹頭木屑

無烟政府。英國現政府有無烟政府之目。蓋因政府各大臣。吸烟者甚少也。其首相沙士勃雷及戶部大臣巴科以下。皆全不吸烟。惟內務大臣列治及理藩大臣志亞巴麟。偶一用紙烟。然不好之。

吸烟大王。世界古今吸烟最多之人。當以美國愛的森先生爲首。先生者。卽創製留聲機器之人。於電學發明最多者也。當其用心思試驗學理之時。大率每日吸最濃之呂宋烟三打。常日亦吸一打。內外或規之曰。此於衛生有害。宜稍節之。先生曰。吾之吸烟。已成習慣。與飲食等。不能爲害。且我全家皆吸烟。吾祖父最愛嚼烟餅。而壽至百三歲云。

婦人政黨。頃法國巴黎新立一婦人政黨。海軍提督多哥比兒之夫人實爲首領。凡國中最高力之婦人。皆入黨云。

舉而後嫁。英國泰兒士地方新設一婚姻專門學校。其教授之科目。總以養成可爲主婦之資格。凡割烹針黹澆濯等皆教之。又加身體之訓練。如生理學醫學。亦其一門云。以兩年爲卒業之期。

遺產分貓。法國有一老女。臨終時分授遺產。其所愛之貓。每年給與一百二十圓。爲其貓診病之獸醫。每年給五圓。其遺囑書登於新聞紙。人之欲得爲其貓者不少。然其遺族以爲不過是亂命耳。訴於法廷。法官以爲貓也者。不能享民法上之權利者也。故判此百二十元。仍歸遺族。其獸醫之五元。則可受云。

葬犬盛儀。仲尼曰。敝蓋不棄。爲埋犬也。葬犬之事。本古今東西所常有。而美國此風尤多。頃有紐約一婦人。葬其愛犬。衣衾棺槨。豐盛擬於王侯。送葬之時。奏樂不絕。謂將以慰其靈魂。又爲此立墓志銘云。

地○底○鐵○路○ 美○國○紐○約○市○ 頃○開○地○底○鐵○路○ 自○西○歷○一○千○九○百○一○年○三○月○開○工○ 現○在○工○場○操○作○者○約○八○千○人○ 自○開○工○至○今○ 凡○費○去○九○百○七○十○萬○美○銀○ 其○估○價○合○同○共○需○費○三○千○五○百○萬○美○金○ 卽○七○千○萬○元○ 中○國○通○用○銀○ 新○婚○游○歷○ 西○人○新○婚○之○後○ 男○女○必○相○携○游○歷○他○地○ 好○奇○者○演○種○種○異○色○ 或○乘○自○由○車○ 中○國○人○號○爲○獨○脚○車○ 或○云○脚○踏○車○ 或○乘○輕○氣○球○ 不○一○而○足○ 最○奇○者○則○近○日○美○國○有○一○船○長○ 新○結○婚○ 挈○其○夫○人○ 同○乘○一○小○船○ 船○長○僅○二○丈○ 將○橫○斷○大○西○洋○ 以○達○歐○洲○ 現○已○起○程○矣○ 法○兵○自○殺○ 據○法○國○軍○事○叢○報○所○統○計○ 法○兵○之○自○戕○者○ 較○列○國○爲○最○多○ 計○兵○士○死○者○千○人○ 中○其○自○戕○者○ 平○均○五○十○人○ 每○十○萬○兵○士○中○ 一○年○內○必○有○二○十○七○人○ 自○戕○云○ 徒○步○環○球○ 英○屬○加○拿○大○有○名○格○利○托○別○者○ 與○人○相○賭○徒○步○環○游○地○球○一○周○ 得○十○萬○元○之○彩○ 此○人○距○今○六○年○前○ 由○加○拿○大○起○程○ 循○歷○諸○地○ 其○到○滿○洲○時○ 恰○值○義○和○團○發○難○ 爲○亂○民○所○捕○ 幾○不○免○ 經○兩○月○乃○放○之○ 更○往○海○參○崴○ 前○月○經○橫○濱○ 歸○於○加○拿○大○ 書○籍○入○美○ 美○國○多○外○國○人○入○籍○者○ 故○入○口○書○籍○亦○極○多○ 計○千○八○百○九○十○年○入○口○之○書○籍○及○樂○譜○地○圖○等○ 凡○值○美○銀○三○百○九○十○萬○ 四○千○餘○元○ 千○九○百○年○則○減○至○三○百○五○十○七○萬○餘○元○ 人○口○增○多○而○其○數○反○減○少○者○ 蓋○自○印○書○之○業○日○盛○也○ 成○人○徽○章○ 美○國○紐○查○士○省○ 數○年○前○ 制○定○法○律○ 凡○男○子○公○然○與○婦○女○接○吻○者○ 有○罰○ 及○此○法○實○行○後○ 往○往○有○既○婚○之○男○子○ 與○其○妻○告○別○ 而○舉○行○此○典○者○ 亦○被○捕○縛○ 於○是○覺○其○不○便○ 乃○擬○於○本○年○議○院○ 提○出○一○案○ 凡○既○婚○之○男○子○ 皆○佩○一○徽○章○ 以○示○識○別○云○ 月○中○噴○火○ 頃○法○國○天○文○臺○大○天○文○家○某○ 用○巴○黎○博○覽○會○之○大○遠○鏡○ 測○出○月○球○內○有○黑○烟○噴○出○ 無○時○休○止○ 此○事○若○確○ 則○從○來○學○說○ 將○爲○之○一○變○ 舊○說○言○月○中○無○空○氣○ 使○無○空○氣○ 則○物○不○能○燃○ 今○月○中○既○有○火○山○ 則○是○有○空○氣○之○證○也○ 舊○說○言○月○球○熱○氣○已○盡○ 其○內○部○全○冷○ 而○成○定○質○ 但○既○有○火○山○ 則○是○其○質○未○盡○凝○也○ 果○爾○則○天○文○學○界○中○ 又○當○添○一○新○公○案○矣○

小慧解頤錄

俗○語○文○體○之○流○行○ 文○學○進○化○之○一○徵○也○ 吾○粵○言○語○ 與○中○原○殊○塗○ 珠○江○女○兒○所○常○諷○之○粵○謳○ 一○編○ 知○文○者○常○歎○爲○神○品○ 尙○矣○ 十○年○前○有○ 某○學○究○ 以○談○諧○著○名○者○ 嘗○以○粵○語○作○詩○二○首○ 誦○之○令○人○絕○倒○ 今○錄○以○供○茶○前○酒○後○一○談○柄○焉○ 但○非○解○粵○語○者○ 不○知○其○趣○ 又○俗○字○多○不○ 可○書○ 不○能○如○口○誦○之○神○妙○也○

賦得推秦博浪沙得秦字五言八韻 試帖一首

話說推皇帝。如何膽暗真。果然渠好漢。怕也你強秦。幾十多斤鐵。孤單一個人。攔腰搬過去。錯眼打唔親。野仔真行。連衰君白替。身險些都變鬼。快的去還神。兇手當堂趨。走也。差頭到處巡。亞良真正笨。為咁散清銀。

垓下弔古 七律一首

又高又大又峨嵯。臨死唔知重唱歌。三尺多長鋒利劍。八千靚溜後生哥。既然糜碎爭皇帝。何必頻頻輪殺老婆。若使烏江唔割頸。漢兵追到屎難痾。

蘇東坡黃山谷佛印三人在杭州。日日酒食徵逐。惟佛印食量之大。尙過於魯智深。每次飲宴。酒肴輒為所先盡。坡谷苦之。一日相與謀曰。我們何不瞞着這老禿樂一天呢。乃悄悄僱一舟。背佛印。備小酌。以游西湖。不料佛印神通廣大。早偵知之。二人之未登舟也。先登而自匿於船板下。囑舟子勿洩焉。既而坡谷至。泛舟容與。放乎中流。時月夕也。坡謂谷曰。老禿不在座。使人整暇。我輩何不淺斟緩酌。行一雅令。以消永夕。谷請坡出令。坡曰。首二句即景。末二句以四書中有哉字者貼切之。且須叶韻。谷沈吟一晌曰。浮萍撥開游魚出來。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坡擊節歎賞。旋應令曰。浮雲撥開明月出來。天何言哉。天何言哉。谷方欲擊節。詎知佛印已搔着心癢。按捺不住。即在艙下一面開口。一面昂頭。大聲噉道。浮板撥開佛印出來。人焉。度哉。人焉。度哉。遂復抹髯搖舌。撩蕩奪箸。風馳雲捲。頃刻間。盪盪之四大皆空。

東坡苦佛印大食。一日有饋生魚者。坡方烹而獨饗之。忽印復施施而來。坡遙見之。則食皇匿其魚於承塵上。冀印之施去而後食也。印已窺其狼狽狀。故絮絮不肯行。既而問坡曰。學士之姓蘇字。作何寫法。坡曰。異哉。和尙甯不識。印曰。非也。吾見有寫禾字於左。魚字於右者。是亦蘇字乎。坡曰。然。特俗體耳。印曰。近又見有寫魚字於艸頭之上者。亦可乎。坡曰。這卻不能了。印曰。既是不能。拿下來同喫罷。

有某學政。按試某縣。縣中童生。無一能成一入股文者。勉強依學額取錄三名。其第一名批語為「放狗屁」。第二名批語為「狗放屁」。第三名批語為「放屁狗」。有問者曰。同用此三字。而有一二三之等差何也。學政曰。是在文法。願諸君不解耳。試一讀馬氏文通。當知其用。夫第一名者。是人。不過偶放一狗屁耳。第二名者。是狗也。其他種能力。或尙多。不過偶放一屁耳。至第三名。則是狗也。舍放屁外。無他長技矣。請以英文文法 Parsing 之例演之如下。

(放狗屁) 放一Verb agreeing with its nominative 『人』 understood 狗—Adjective qualifying 『屁』 屁—

Noun objective case

(狗放屁) 狗—Noun nominative case 放—Verb 屁 Noun objective case

(放屁狗) 放屁—Adjective qualifying 「狗」 狗—Noun

有某甲族於外。託其鄉人某乙。帶食物歸以給其子。乙曰。子之子其名維何。其狀貌如何。甲曰。子不必問。但歸視諸兒童中最佳者。即我子矣。乙領之去。既而甲歸。詢其子曾否領物。子曰。未也。甲以詰諸乙。乙曰。已給之矣。甲曰。我子云未也。何居。乙曰。君告我曰。視諸兒童中最佳者。即君之子也。吾熟察之。再三最佳者。莫我子若也。既承君賜以給之矣。甲乃廢然而返。君子曰。今世民族主義之盛行。彼言愛國者。亦若是已耳。嗚呼。言愛國者。亦當若是已耳。

孔子訟冤

有懷疑子與尊聖子二人論學。懷疑子每喜撫拾孔孟之言不合公理者。以為詆譏。尊聖子一一糾正之。懷疑子卒莫能難也。大哉孔子。

懷疑子曰。論語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語與老子所謂法令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有何異哉。是孔子懼彼世民賦之不能罔民而致。殊升木也。夫文明國者。立法之權皆在於民。日日謀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之普及。而孔子願以窒民智為事。何也。尊聖子曰。此子誤斷句讀也。經意本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言民之文明程度已可者。則使之自由。其未可者。則先使之開其智也。夫民未知而使之自由。必不能善其後矣。使知之者。正使其由不可而進於可也。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專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夫至尋常人而猶以爲諂。則其諂態之不堪入目可想矣。何怪乎後世誦法孔子者。只以爲干祿之具也。尊聖子曰。此亦句讀之誤也。經意云。專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言號稱事君盡禮之人。大率以爲諂諛之具耳。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夫古者君臣坐而論道。漢制猶有天子爲丞相起。天子爲丞相下。與蓋君不甚尊。臣不甚卑焉。何也。君之與臣。皆受民之委託而治事者耳。而僕僕取拜胡爲也。時制拜上。已嫌其過。孔子猶以爲未足。復等而下之。無乃大貶損人格耶。何怪乎人以爲諂也。尊聖子曰。下字當訓不恥下問之下。指國民也。孔子以爲崇拜國民禮也。今乃

崇拜君主則驕矣。故孔子必從國民也。今世歐美大政治家皆拜下從下者也。故專制國媚于一人立憲國媚於庶人。孔子示政治家以運動之方耳。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言論思想之自由，此世界所以進文明之具也。泰西近世異端愈多，而學界愈放大光明。今孔子乃以治異端為害，何其不廣乎？是所謂教主之專制也。尊聖子曰：此語本文極為明白，孔子只教人不可攻擊異端而已。而朱熹不解事，乃強訓攻為治，是朱學非孔學也。後儒或有訓已為止者，言攻異端則其害止，尤為無理。皆以小儒之識測聖人者也。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夫當太平時代，則雍容歌舞，紆青拖紫，至亂世則避其難，潔身以自藏，袖手坐視天下之陸沈，而不思拯之。然則天之生聖人何為哉？尊聖子曰：不然，天下有道則見者，謂當太平之時，則彰明較著，以組織政黨也。無道則隱者，謂當朝政勢亂之時，則當堅忍慎密，組織秘密社會以圖匡救也。蓋聖人用世之心苦矣。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今世所稱第一等文明之國，何一不有議院？庶人之議政，天下之公理也。孔子為此言，是永陷我國於專制地獄使之千萬億劫而莫能救也。尊聖子曰：子未通古訓耳。子不讀爾雅乎？爾雅云：不顯顯也，不承承也。古書多有以不字足句者，其例不可勝數。孔子此言，正謂天下有道，則庶人議耳，不顯不承，亦作不顯不承，故不議亦可作不議。不者大也。言天下有道，則庶人大開議會耳。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太息於諸夏之無君，曾夷狄之不若。夫君主固可以立國民主，亦何嘗不可以立國而孔子立言，無一不惟君是賴。是使民喪其獨立自治之性質也。故孟子稱其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然則使孔子而生於今日之美國，法國將終身旁皇無措矣。尊聖子曰：論語此文本甚明了，所謂夷狄者，即野蠻之別號也。諸夏者，即文明之別號也。言野蠻專制國之有君，不如文明立憲國之無君耳。懷疑子無以應。

是汝師錄

曠昔讀書，遇古哲格言，有可為我立身治事之儀法者，輒最錄之，以附書紳之義。久之積成一帙，名曰是汝師錄。抑當師此者，殆非徒區區一人也。因登叢報中，以餉吾黨之能自得師者。記者識。

曾文正語錄

觀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爲主。

習勞苦爲辦事之本。引用一斑。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不輕進人。即異日不輕退人之本。不妄親人。即異日不妄疏人之本。

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敗。吾因軍事而推之。凡事皆然。

凡說話不中事理。不擔斤兩者。其下必不服。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爲第一義。

每日臨睡之時。默數本日勞心者幾件。勞力者幾件。

從古帝王將相。無不由自立自強做出。即爲聖賢者。亦各有自立自強之道。故能獨立不懼。確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與諸有大名大位者爲仇。亦未始無挺然特立。不畏強梁之意。

衆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謗之無因而悍然不顧。則謗且日騰。有德者。畏疑謗之無因而抑然自修。則謗亦日熄。

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恒。終身一無所成。身體雖弱。却不宜過于愛惜。精神愈用。則愈出。陽氣愈提。則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則夜間臨睡愈快活。若存一愛惜精神的意思。將前將却。奄奄無氣。決難成事。

弟書自謂是篤實一路人。吾自信亦篤實人。只爲閱歷世途。飽更事變。略參些機權作用。把自家學壞了。實則作用萬不如人。徒惹

人笑。教人懷憾。何益之有。近日憂居猛省。一味向平實處用心。將自家篤實的本質。還我真面。復我固有。賢弟此刻在外。亦急須將篤實的本質。復還萬不可走入機巧一路。日趨日下也。縱人以巧詐來。我仍以渾含應之。以誠愚應之久。則人之意也。消若鉤心

鬥角。相迎相距。則報復無已時耳。強毅之氣。決不可無。然強毅與剛愎有別。古語云。自勝之謂強。曰強。制曰強。怒曰強。爲善皆自勝之義也。如不慣早起。而強之未明

即起。不慣莊敬。而強之坐尸立齋。不慣勞苦。而強之與士卒同甘苦。強之勤勞不倦。是即強也。不慣有恒。而強之真恒。即毅也。舍此

而求以客氣勝人。是剛愎而已矣。

古之成大事者。規模遠大。與綜理密微。二者闕一不可。但講濶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顛預毫無條理。雖大亦奚足貴。等差不素行之可久。斯則器局宏大。無有流弊者耳。

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體素弱。過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爾摧沮。

一有焦躁。則心緒少佳。辦事不能妥善。余前年所以廢弛。亦以焦躁故。總宜平心靜氣。穩穩辦去。總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軀命。

出。倔強二字。卻不可少。功業文章。皆須有此二字貫注其中。否則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謂至剛。孔子所謂真固。皆從倔強二字做出。

吾輩現辦軍務。係處功利場中。宜刻刻勤勞。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如篙工之上灘。早作夜思。以求有濟。而治事之外。此中卻須有一段豁達沖融氣象。二者並進。則勤勞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義。

担當大事。全在明強二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者。其要歸於愚必明。柔必強。

強字原是美德。第強字須從明字做出。然後始終不可屈撓。若全不明白。一味橫蠻。待他折之。以至理證之。以後效又復俯首輸服。京師所謂陪鬧者也。余亦并非不要強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見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輕于一發耳。

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用。凡成大事。人謀居半。天意居半。富貴功名。皆人世浮榮。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

天下之事。理人才為吾輩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見。

在自修處求強。則可在勝人處求強。則不可。若專在勝人處求強。其能強到底與否。尚不可知。即使終身強橫安穩。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困心橫慮。正是磨鍊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嘗謂余。愜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徐圖自強。因引諺曰。好漢打脫牙和血吞。此二語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訣。

余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訣。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

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

袁了凡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另起爐灶。開重世界。安知此兩番之大敗。非天之磨鍊英雄。使大有長進乎。諺云。吃一塹長一智。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務須咬牙厲志。蓄其氣而長其智。切不可恣然自餒也。

用兵人人料必勝者。中即伏敗機。人人料必挫者。中即伏生機。莊子曰。兩軍相對。哀者勝矣。身居絕地。只有死中求生之法。切不可盼他軍將卒始因求助而懈弛。後因失望而氣餒也。

田地不潔淨。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陸象山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程伊川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周濂溪

天下真利害。便是天下真是非。即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安得為害。墮肉乞飽。壘上罔斷。安得為利。鄒東原

令我制事。無使事制我。陸古樸

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可堂堂立于天地之間。魏莊

去得。恐。愧。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只。與。行。平。地。上。一。般。謝上蔡

今人路有些氣餒者。多只是附物原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箇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箇人。陸象山

上是天下。是地。人居其間。須是做得人。方不柱。陸象山

天自信。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靜。自閑。自舒。自卷。陳白沙

學至氣質變化。方是有功。程明道

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王陽明

須是大其心。使開闊。如為九重之臺。須大做脚始得。程明道

作事若顧利害。其終未有不陷于害也。朱陸庵

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真有鳳凰翔於千仞之意。王陽明

利害毀譽。稱譏苦樂。能搖動人。釋氏謂之八風。陸象山

大凡為學。須要有所立。卓然不為流俗所移。乃為有立。陸象山
要當軒昂奮發。莫恁地沈埋在卑陋凡下處。陸象山

雞鷄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須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縈縈底討箇甚麼。陸象山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朱晦庵

人不患無才。識進則才進。不患無量。見大則量大。高景逸

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顧涇凡

閒居時有何不善可為。只是一種懶散精神。漫無着落處。便是萬惡之淵藪。劉念聖

人須在事上磨練。方立得住。王陽明

所謂必有事者。獨處一室。而此念常惘然。日夜萬變。而此念常寂然。閒時能閒。忙時能不忙。方是不為境所轉。王龍谿

明道之人。有是非而無今古。葉水心

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片片發見。陳同甫

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存者也。陳白沙

忿不止于憤怒。凡嫉妒褻淺。不能容物。念中悻悻。一此子放。不過皆忿也。忿不止於淫邪。凡染溺蔽累。念中轉轉。食慾不肯舍卻。皆慾也。王龍谿

以我對上帝。則上帝亦末。李見羅

直須抖擻精神。若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朱晦庵

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獨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程明道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子說金。說黃色堅頓。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程伊川

將眼前聞見。自己聰明。翹然不肯下人。可笑。呂心吾

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胸中。皆食傷之病也。

王陽明

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陳白沙

大凡事只得耐煩。做得去。才起厭心。便不得。朱晦庵

志於聲色利達者。固是小。勦摸人言語。底與他一般。是小。陸象山

大世界不享。卻要占箇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卻要為小兒。態可惜。陸象山

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須先有智識始得。陸象山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程明道

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程伊川

朋友相處。常見自家不是。方能默化得人之不是。王陽明

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過必學。而後見也。蘇健江

韓持國與伊川語。歎曰。今日又暮矣。伊川對曰。此常理。何歎為。公曰。老者行去矣。伊川曰。公勿去可也。公曰。如何能勿去。伊川曰。不能則去可矣。

薛文清曰。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一豪不相干。

洪自誠曰。蓋世功名。當不得一個於字。彌天罪過。當不得一箇悔字。

鄒南泉曰。學莫先於立志。千古聖人。俱時一箇內身漢子。只是志不宜作。凡夫單刀匹馬。所向無前。何聖域之難臻。唐人詩云。語不

驚人死不休。吾以為不至聖死不休也。

朱子曰。陽氣所發。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古語曰。斷而行之。鬼神避之。

荀子曰。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

薛文清曰。人之自立。當斷於心。若實見得是。當決意為之。不可因人言。以前以卻而易其守。

程子曰。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呂居仁曰。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

王陽明誠龍場諸生書曰。夫過者。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為大賢者。為其能改也。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節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此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于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旦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為寇盜。今日不害為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疑沮。而甘心于污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程子曰。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

朱子曰。大抵事只是一箇是非。是非既定。卻揀擇過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豈非大勇乎。

謝上蔡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或問程伊川人於議論多欲己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伊川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

顧亭林曰。恥之於人大矣。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曾文正自題楹聯曰。天下無難事。天下無易事。終身有樂處。終身有憂處。

史界鬼塵錄

英女皇額里查白終身不嫁。羣臣或勸之嫁。答曰。吾已嫁得一夫名曰英吉利。意相嘉富兒終身不娶。意皇嘗勸之娶。對曰。臣已娶得一婦名曰意大利。善哉愛國之言。

嘉富兒之不娶。真不娶也。額里查白不嫁。而則不嫁。而嫁過畢矣。相傳大儒倍根實額里查白之子也。額后愛之甚。常欲以為嗣。為憲法所限不能遂也。故倍根常宿衛宮中。

奈端者英國大儒。發明重學之理者也。其數學之精深。可謂古今無匹矣。但有一軼事甚可笑者。奈端嘗蓄大小狸奴各一。愛之甚。昔昔與同臥起。而又以貓之夜出。不自由也。乃命木匠開兩穴於其寢門。大小各稱兩貓之軀。匠曰。一穴已足。奈曰。兩貓豈能一穴。匠曰。為穴能容大貓。則小貓亦由之矣。奈堅持不可。匠反覆曉譬之。終不解。

胎孕十九世紀者有二豪傑。曰盧梭。曰拿破侖。人人知之。二傑皆美男子也。西俗宴會。必士女雜坐。芳澤交錯。每盧梭在坐。則羣妹之視線。皆集於一身矣。盧梭終身潦倒。所至動受窘逐。惟生平所享福最多。誘之者常點綴其詞。以爲詬厲云。

格蘭斯頓生平一無嗜好。惟最喜伐木。每日下午。輒屏從者。獨憩後園。丁丁之聲作矣。其私邸附近之樹。被伐以盡云。

俾斯麥少年最無賴。嘗賃居某豪家宅中之一樓。一日告屋主使設一呼鈴。以通於從僕之室。屋主傲然曰。初租時未訂及此。

君如欲設。可自出資設之。俾斯麥默然。居數日。忽然大聲震屋壁。主人驚起聽之。則砲聲連發於樓上。大駭。急走視之。則俾斯麥坐

于案。纒亂書堆中。古街。茄烟。從容偃坐。手銃在案。烟猶未息。主人倉皇問何故。俾曰。甚麼事都沒有。你不必驚慌。我不過放空

鎗。叫跟人耳往後。日日都是如此。你聽。就不怕了。主人無奈。乃爲設呼鈴。

俾斯麥最拙於演說。每臨議會。輒喃喃不出於口。當其登壇。人見其容貌之魁梧。語之魁梧。語特以爲必吐音如雷。不知其聲纖弱如婦

人。每到愈緊要之處。則其音愈低下。乃至不可聽聞。其身與手千變萬化。瑟縮若無所容。初時猶以低聲。少頃則陸續咳嗽。每演一

句。輒咳嗽一聲云。

好藩臺

胡文忠爲人最有血誠。然亦善用權術。咸同之間。朝廷舍湘軍外。固無所可倚任。然固不能無疑忌於其間也。乃特派滿洲大員監督之。官文恭文以大學士督湖廣。蓋有深意焉。曾左諸公頗憂之。胡文忠曰。是易與耳。其後官文恭卒無所掣肘。事事惟胡會所命。皆文忠苦心利用之功也。今記其一事。官文恭有愛妾。常欲寵異之。到任甫一月。值妾生日。僞以夫人壽辰告。百僚擬待賀者至門。然後告以實爲如夫人也。屆期客羣集。藩司某已遞手本矣。聞者以實告。藩司則大怒。索回手本。正與聞者紛議間。而胡文忠亦至。詢其故。藩司曰。『夫人壽辰。吾儕慶祝禮也。今乃若此。某朝廷大僚。豈能屈膝於賤妾。』卒索手本去。胡文忠從旁贊歎曰。『好藩臺！好藩臺！』乃語甫畢。竟自昂昂然傳年家眷。晚生胡林翼頓首拜之。帖入祝矣。嘗藩司之索回手本也。道府以下亦紛紛隨索者不少。及胡文忠以巡撫先入祝。則又相隨而入。官氏妾幾於求榮反辱。得文忠乃完其禮。而妾大德之文忠。調知文恭之愛而畏其妾也。歸署乃以夫人之意。請官妾游宴。而先告太夫人。善待之。官妾至。胡太夫人認爲義女。自是官妾兄文忠矣。文忠欲有所施設。慮官爲難者。則先通殷勤於其妾。妾乃日夜聒於文恭之前曰。『你情得甚麼。汝的才具。識見。安能比我們胡大哥。不如依著胡大哥。怎麼做便怎麼做罷。』官輒唯唯奉命。惟謹。自此官胡交驩。而大功之成。實基於是。

賜同進士出身

曾文正以三甲檢討出身。生平以為第一恨事。有言及者。輒自佛鬱。一日與幕中諸鄉人宴飲。座客某以濯妾辯聞。文正戲之曰。我有一聯。諸君屬對。代如夫人洗脚。其客應聲曰。賜同進士出身。文正大慚恚。

曾左屬對

曾文正又會戲左之襄。以其姓字出一聯使屬對。聯云。季子敢言高。與余意見大相左。蓋文襄字季高也。左應聲曰。藩臣徒誤國。問伊經濟有何會。文正驟然。

彭郎奪得小姑回

彭剛直督長江水師。嘗收復小孤山時。會有詩云。十萬大軍齊鼓掌。彭郎奪得小姑回。蓋小孤山亦名小姑山。對岸有彭郎渡。相傳彭郎小姑男女相悅者也。故一時傳為美談。同事某將官聞之曰。可惜我不會做詩。更可惜我不姓彭。其實我收復小孤山三日。彭雪琴尙未到呢。

威妥瑪筆記

前英使威妥瑪久住北京。歸國後著有筆記。描寫中國官場魑魅罔兩情狀。窮形盡相。內一條云。余初到北京。往總理衙門求晤。所謂外務大臣者。及其出見。則纍纍然十人。問之皆外務大臣也。余已駭之。及相見。良久莫肯發一言。余不能耐。乃先開口作寒暄語曰。今日天氣甚好。吾人通譯之。則彼十人者相顧錯愕。莫知所對。又良久。其中有沈桂芬者。先答曰。好。乃彼九人者。同時應和之曰。好！好！好！其聲殆如狗吠。使我駭絕。云云。其言或不無太過。然中國官場畏懼洋人之狀。態實亦有類此者。

逸老堂

前明禮部尙書錢謙益。鼎革後歸命新朝。復襲舊職。猶靦然常自號遺民。第一等無恥小人也。晚年大營第宅。自題宴客之室曰。逸老堂。有少年於夜間榜一聯於其楹云。逸居無殺。則近老而不死。是為。

歐洲弱小之國

姆洱加斯公國。在法國沿海州之裏。面積二十平方啓羅米。突人口凡一萬二千五百四十人。首都曰姆拿哥。瀕于地中海。其地山水秀美。兼帶海澳。加以氣候溫暖。夏冬之交。四方遊客廣集。常極殷闐。有著名的賭場。富家多來此呼盧喝雉。常一擲萬金。高

與淋漓。是亦俗界之樂天地也。

國民係腓尼西亞及希臘殖民之後裔。建國以來至于今。常不失其獨立。國爲公國。國公爲其主長。有內閣。一法庭。一知港廳。一以理國事。軍隊總數七十九人。憲兵及港兵四十四人。國家歲入之最大者。賭博稅。以賭博而維持其國。亦風流哉。

哇爾丹多共和國。在法國亞黎耶州之南。爲法國政府與西國天爾。爾大僧正之保護國。全國面積四百五十二平方啓羅米。突人口凡六千。首都曰維耶霞。有人口一千。自法王路易魯麥玻尼治世。即獨立國。國民概爲樵夫牧子。建于希尼峽間。地勢險阻。山嶽重疊。人不易到。惟沿其首都河源。以資來往。上下。是豈歐洲之武陵桃源歟。其國現有大統領二人。隔年而當國政。又以爲法西之保護國。故一年入貢法國政府五百佛郎。一年入貢天爾。爾法廳五百佛郎云。

沙瑪里共和國。在意大利之麻爾治州。沿以海灣。面積九十九平方啓羅米。突人口凡八千二百。其建國遠在三世紀。迨後當十三世紀。乃定國憲。而爲立憲共和國。有大統領二人。每六箇月改選之。議會用兩院制。上院議員十二人。同時即以爲內閣員。下院議員百二十人。兵額九百八十三人。歲入十三萬九千佛郎云。

里丁斯打仁公國。在德奧兩國之間。面積百五十七平方啓羅米。突人口幾及一萬。首都曰孚芝斯。有人口一千。其國公每迎與廷一貴族爲之云。

莫列洱國。介于比利時德意志兩國之間。亦屬于比德兩國。不成獨立。乃一鄉也。鄉人隔年服兵役于兩國。故一朝兩國若開戰。端假令其戰亘于二年之久。則一年助德國。以攻比國。一年助比國。以攻德國。實一奇觀也。且最奇者。其人居于比德兩屬之地。而所操者係法語云。

高昌國遺蹟

高昌者西域之一國也。與西突厥接壤。唐太宗統一宇內。其王麴文泰入朝。然原一獨立國。後不應唐之徵命。不來朝貢。唐使責之。則曰。鷹飛于天。雉伏于高。猶遊于堂。鼠隲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耶。太宗聞之。大怒。發兵征之。文泰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云云。可以察知其國情與地位矣。不料唐兵猝至。舉其二十二城。八千四十六戶。一萬七千七百人。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之地。盡下之。終滅其國。改爲西州。此事見于唐書。是貞觀十四年時也。

雜俎

物換星移。唐祚已絕。久之而域西之統治亦墜。古高昌國都之跡。亦無有知之者。今瑞典王夙好考古之學。多賜資學者。以探亞細亞古蹟。有一學者往訪其地。據于書史。質于口碑。至其國都之跡。滿目積雪。體體乃多。役土人除其雪。雪底處處有家屋之存。千年古都。忽然出現焉。惟其家屋係木造。不如印度布陣古跡之美觀。學士乃攝影之。携還而獻于王云。

布丹使臣入朝

葱嶺之南。有兩小獨立國。一為洱波爾。一為布丹。布丹人民。屬于漢族後裔。曾為元世祖所征服云。倫敦布里芝消博物院中。有中日戰役錦畫數幅。一日本畫。一中國畫。中國畫者。乃繪日本戰敗大使匍匐北京廷下。謝罪請和之狀。據聞當時戰役既開。風聞漸達于亞細亞西方。未知孰捷。會此畫來自中國。而轉傳到布丹。布丹驚議曰。聞之日本勇武。冠于四隣。元世祖征之。不能克。一敗而覆其全軍。今日本戰敗。請和中國之強。可想。今不入貢。後患真不可測。乃遣使六人。齎方物。踰葱嶺。備嘗艱苦。以達北京朝廷云。但不知當日對其使者如何曉諭之耳。一笑。

一眼隊

埃及自古不務遠略。凡內國之戰爭。外患之防禦。惟面勞苦人。土耳其人。及亞留馬似兵。當其任。農民祇從事耕作。然而勞苦人及亞留馬似人。時有舉叛旗。廢太守之積習。埃王欲為國家將來之計。因慮廢絕之。而別備新軍。一千八百二十二年。埃王讓罕麥德阿黎。乃布新令。普募國民為兵。聘法人使之訓練。于是國人皆嫌惡嫉視。或有抉一目。斷一指。以免徵集者。阿黎大怒。選一眼者。編成一隊。又編手足之畸形者。作輜重隊。以懲戒之云。

長人癩

普魯士王腓利的列維廉。性節儉。質朴而少文。宮中所費。恆不及中人家也。唯有一事。則揮霍異常。一擲千金弗顧。蓋其生平所最。好者。唯長人。若有身軀奇偉。而為王所悅者。則不辭勞苦。必得之。而後已也。既徵選於境內。而不足。又廣求於四方。若有所遇。而召之不來。則或以賄賂。或以欺騙。不得則不休也。其所編之長人隊。約有二千四百人。中有長至八尺者。有一意人。利人。乃以四萬五千元購得之。亦可見其不惜重資之一端矣。所派募集長人之委員。無數。每有因誘拐隣國之人而起交涉者。而王弗顧也。其所得之長人。如此其不易。故愛之如拱珍寶。如撫孤兒。不敢稍拂其意也。

吸烟議會

胜利的列維廉。更有一事。其兒戲亦類於長人隊者。嘗開一吸煙議會。其議員於臨會之時。必須連吸不止。卽或有暫停片刻者。亦須口含煙管也。而王則於煙氣濛濛之間。高談濶論。以議國家大事。

君臣鬚

彼得之治俄也。更新百度。一掃從前之積習。易長袖委蛇之服制。并下令除教士之外。不得蓄長鬚。若有蓄者。則課以罰金。量各人之身家以爲輕重之率。當時其臣下有紐於舊習而不肯奉命者。彼得乃自持剪刀。執其鬚而截之。君臣之義合。則留不合。則去。若俄廷之鬚者。真可謂之爲君臣鬚矣。

查理第十二

瑞典王查理第十二。不世之雄主也。與俄彼得同時當時有北方狂夫之名。歐人又評之爲古今無雙之偉人。少年時縱橫無度。常斬犬羊以試刀。投其首於樓下。以驚行人。囿中之畜。殺戮殆盡。此事與晉靈公從樓上彈人頗相似。而兩主之優劣。非可擬矣。

男性之女王

英王占士。性極怯。見白刃則瑟縮戰慄。常衣厚衣。以防刺客之害。已。雖盛暑不敢離也。當時國人擬之爲女王。其無丈夫氣可知矣。

帝王與海賊

歷山大王。嘗獲一海賊而鞠之曰。咄。汝即著名巨匪惡業滿盈之「斯利士」強盜乎。賊應之曰。予乃「斯利士」人。而爲兵者也。

王曰。咄。汝兵卒也。而盜竊劫掠殺人。爲國家之害。汝之勇氣雖可稱。然汝之行業可惡。汝之罪惡可罰也。賊曰。汝之所言。予都不解。

汝今狂呼怒罵者。果何故歟。

王曰。汝非犯吾威權。蔑吾命令。擾亂公衆之平和。賊害無辜。以劫奪爲業者乎。賊曰。予今被繫。爲汝之囚人。烹之宰之。唯命是從。雖然。予之精神。固巍然不屈也。願爲大王言之。王曰。可。

賊曰。予今問汝。汝以何者爲業乎。王曰。朕之業。英雄之事業也。乃當今第一之雄主。絕對之征略家也。

賊曰。汝之名譽。亦嘗聞之矣。然予之猛將勁卒。自問亦可以橫絕地球。然予不屑爲高言也。

王曰。咄。汝等鼠竊狗偷。舍殺掠之外。復何所長。尙敢妄言以嚇老夫乎。賊曰。試問戰勝者其事。云何。亦不過一橫行世界。妨害平和之職業耳。所謂不守法律。違背道德。無廉恥。以恣殺戮者。非耶。抑予唯以從卒百餘人。出沒於林壑。以爲予之所爲耳。汝乃率數百

萬眾蹂躪四國剝奪人民其視予之焚擊村落打家劫舍其罪惡為何如矣予不幸而生於平民之家故其事業甚小而難汝僥倖生而為帝王故事業較大而易耳此汝之所以強於予也此汝之所以能為大盜也然則我兩人之事業果何別乎唯有大小之差異而已

王曰雖然朕之征伐不過竄其王而再易之覆其國而更建之耳且予於工藝技術哲學商法諸學科常鼓舞而獎勵之也賊曰予亦取富豪者之財物而分與不自由之貧困者而已豈有他哉今汝所說之哲學余亦知之雖然予與汝之所為其傷天害理之罪孽恐永世而不能償也王默然有間令從者解其縛而宥其罪

木乃術

埃及人尊敬保護死屍之情可稱世界第一當人之死也親戚朋友相會而議保存之法其中雖有貧富品位之別然其方法之大概第一自鼻拔取其腦然後以銳石劍割其左腹去其污物洗以梳榔酒實以珍香復縫其創口以鹽漬其全身七十日後復洗滌之卷以麻布以物塗其上因富而異其金銀五色中等者約費二三百元其後使如生人立之室中親戚朋友悲哀而祭而後送之墓地其喪祭為人民之所最重云是因崇拜祖先之遺靈因而務保存其死屍蓋古來「木乃」之術即保存死屍之法比醫尤盛云

埃及之婚嫁

埃及婦女天癸之至甚早故婚嫁亦隨之而早概在十歲至十五六歲之間未滿十歲而成婚亦不以為奇十五六歲而為母殆一國之風也故十八九歲而不嫁則鄉人甚為詫異

婚嫁之法皆用媒妁非成婚之日男女常不見面而媒妁或親戚為之執柯然亦有以媒妁為業者既得兩家之承諾男家須出多少之金其金額雖因婦之美惡家之貧富不同然中等家族約費百五十元左右夫死之後非有大故不去蓋其財產或以一半及三分之一與婦人云

婦人概舉五六子然下等婦人所養育者不過二三人其餘子產出之際有稍薄弱及形體不具者悉棄之不顧蓋一以貧窮不能養育多子一以為資質薄弱者生長亦不能強健而永年却不如于其初生時棄之以免他日長成而死其感傷尤為慘痛云

埃及古教

埃及之崇拜動物為宗教上一大異觀緬菲士之神社崇拜一牡牛名曰「埃比士」Apis 謂「阿斯利士」Osiris 太閤之神之化身也

此外又有一鹿。名曰「亞伊士」。其餘或貓、或猿、或蛇。其類不一。又如犬、羊、狐、蛙、鼠、甲蟲、鱷魚、並諸種植物。各處多有崇拜之者。其最新奇者。凡貓死則家人自刺其眉。犬死則家人自刺其髮。以表哀悼之意。當多利米朝。有一羅馬兵。偶傷一神貓。於是國民共殺之。其迷信可概見矣。

埃及之教士。最貴清潔。每日凡四浴。日夜各二回。三日則遍剃全身之毛。然亦娶妻生子。此等人為社會上之最高級。

埃及與巴比倫之醫學

埃及之醫學。如內科、外科、眼科、齒科之類。各有專門。不能兼及。其療治之法。亦舉國如一。以前人之經驗為準繩。若醫生以自己之意而施其法。苟病者一死。則醫生與殺人同罪。故明知病者之症。不可以常法治之。亦不敢易其方也。巴比倫之醫學。凡病者必出臥於城門。行人過而問之。於是各出其方法為之療治。苟見病者偃臥。過而不問其病狀者。為法律之所禁。與埃及正相反對。

巴比倫之婚姻

紀元前第五世紀。希臘之史家希羅多德。士遊於巴比倫。讀其筆記。光怪陸離。無所不有。就中以結婚之風俗為最新奇。其法略如競賣者然。先出最美之女子。投最高價者得之。由是人物漸下。而價值亦漸低。其醜陋而不得價值者。則被投之美女子。助以代價。而使之嫁於貧困之男子。如此則富者出金錢而娶美人。貧者得金錢而娶醜婦。於是國中之貧富。可以平均。結婚之期。一年一度。私約者為法律所禁。

波斯之葬儀

波斯古代之宗教。崇拜地、水、火、風四元素。名曰「馬志亞尼沁」(Mazdaism)。然四者之中。以火為特尊。設壇於山頂。燃火於其中。以教士監守之。使永久不滅。人皆謂此火從天來也。若有以氣吹壇上之火者。是為瀆神。其罪當死。火之下。其最尊者皆水。江湖沼澤。每歲以犧牲祭之。然以滴血入水。是為瀆神。凡污物不能投入河流。即洗濯亦禁。又其次為土。每歲亦祭以犧牲。且禁止土葬。如是則人之死也。焚化之。則為瀆火。埋之。則為瀆土。沈諸江河。則為瀆水。即不焚不埋不沈。而以物貯之。亦為瀆風。於是生出一種不可思議之葬儀。凡人之罹病將死也。則眾人割其肉。而分啖之。然有男女之別。男子不能啖。婦人婦人亦不能啖。男子是為腹葬。老人死。則殺為犧牲。以供於神。然後食之。迨風化漸開。葬儀亦漸改良。人既死。則殮之。而委諸山嶺。或沙漠。以飼禽獸。然眾人猶有以為

瀆土者。乃別創一法。先以蠟塗死體。使肌膚不着地。然後置諸土中。

檀香山風俗

先時檀香山教師及會長殺戮之慘。有令人不可思議者。每值神誕慶節之日。祭司必屠宰生人。以爲祭品。是以節誕之前。教師必以詐術欺騙土人。以供祭品之用。除此慘例之外。更有特別慘刑。將兩少女。賜以菓食。當其食時。忽置於死地。此菓平時禁人食之。犯者處死。每一年中。內有一夕。全島之人。不能出聲。鷄犬之聲。亦在禁內。犯者亦處以死刑。此皆當日教師作孽肆虐之故也。然尚有最奇怪而慘酷者。則莫如島中會長死之事。每逢一會長死。則于路上殺戮平民。以爲祭品。故凡有一會長死。一聞其耗。則男女老少。相携逃入深山。土人之服其喪者。皆自焚其房屋。自棄其蓄積。自毀其容貌。自脫其牙齒。以爲盡禮。總之一會長死。則舉國無異。遭一場大兵燹。其可笑至此。溺兒之俗。凡未進文明者。多有之。中外歷史。可考而知也。惟檀香山爲最甚。曾有考據家謂其國人民。有三分之二。爲父母所溺者。其溺法。有生葬于土中者。有投之于海濱者。但溺女多。而溺男少。是以島中男人。多于女人。數倍焉。

埃及之古跡與其學術

埃及爲世界之古國。古物極多。如三角石塔。其數不下百餘。實爲世界之大觀。有歐洲學者。計其勞力。與時日。每日用百五十萬之役。夫築之須費一千七百五十年間之歲月。此外寒水石大理石之宮室石柱。細彫密刻。不可勝數。

至其學術。則理學實自古而已發達。往時因研究理學及宗教。設一極大之學校。綿飛斯府特建一學校。使希臘學者來遊。又如亞歷山港之圖書館。宏大壯麗。罕見其比。今日國勢雖屬衰頹。伊盧亞座之大學。猶有教師三百餘人。敘利亞。土耳其。波斯。印度。及各國之來學者。一萬餘人云。

考其文學。則古代人民製造文學。多屬象形。及世界推遷。文學亦變。自西教侵入。遂混用希臘文字。其他算術。化學。氣象。測量。建築。天文。醫學。彫刻。美術之諸學。皆爲非常進步。其利器則非鐵而銅。而其至精至妙者。用鐵者。遠所不逮云。

蘇彝士運河

蘇彝士運河開鑿者。爲法人勵節夫。實十九世紀中世界之一大工事也。但以前亦有開鑿之者。且創始于二千年前。惟時通時塞。不能爲久遠之用。據西史所載。紀元前六百年代。埃及王寧區房不用羣臣之言。試爲開鑿。忽死亡十二萬工人。因大覺悟。乃託爲

神而告於羣臣曰。昨夜夢天神告余曰。得享運河之利者。只在蠻民而已。余故止之。遂廢其業。此蠻民蓋指平寧斯亞人。當時彼等掌地中海紅海之航權者也。但此外當仍有其開鑿之功者。蓋曾自土中掘出一紀念碑。細考其文。所記爲波斯之志。雄阿斯大王時代運河落成之事。又紀元前三十一年。安士尼阿區利模之戰罷。歸於埃及。以水淺舟楫不能通云。則當時運河之尙存可知。至第十八世紀後。圖謀開鑿者甚多。然卒無竟其志者。卽如拿破崙一世亦注意於此。其遠征埃及亦爲此主義。時用技師禮米流之策。大有所計畫。一以歐洲大亂。一以地中海與紅海高低。甚爲懸殊。水利最不適。誤其測量。遂輒其業。其後遂無經營之者。至千八百五十四年。埃王濟度採用勵節夫之言。而工事乃成。蘇彝士海峽全長八十八英里。以人工開鑿者六十六英里。其十四里因湖水及沿澤。其八里乃天然之低地。不要開鑿者。當工程最繁之日。役夫用至三萬人以上。其所費之款。總計有一億萬元。內六千四百萬出自股東。三千八百萬出自埃及國家云。

法語之言

馬君武

集數百千年或數十年之習俗經歷。而成一俗諺。欲知其國人之精神。觀其通行於國中之諺而可知也。法蘭西爲歐洲文明之中心點。爲歐洲革命之原動力。譯其諺與吾國人知焉。

自由如麪包。不可一日缺。 *Liberté et pain cuit.*

在山之鳥。貴適于在籠之鳥。以其能自由也。 *Il vaut mieux être oiseau de campagne qu'oiseau de cage.*

失自由之人。無物而不失焉。 *Nous perdons nos libertés, nous perdrons toutes choses.*

得一好名聲。其價值如得一遺囑產業。 *Bon renom vaut un héritage.*

好名聲之價值。勝過束一金帶。 *Bonne renommée vaut mieux que ceinture dorée.*

有王之國。如以鳥羽飾首。徒覺其非常控束可厭而已。 *Une tête empennachée n'est pas petit embarras.*

王國如盲國。只因有王之一身。已盲其國之一目。 *Au royaume des aveugles les borgnes sont rois.*

國之君官。以服民役。服役之人。惟主人之意更迭之。不得據爲世襲產業。 *Service de grands n'est pas héritage.*

惡工匠不知尋求善器械。 *Méchant ouvrier ne saurait trouver de bons outils.*

由菓以知樹。由工作以知匠。 A le fruit on connaît l'arbre à l'œuvre on connaît l'artisan.

學得一良好之學問。如得一好枕頭。 La bonne conscience est un bon oreiller. ou: Une conscience pure est un bon oreiller. 立善志者。其效爲成功。 La bonne volonté (ou l'intention) est réputée pour le fait.

巧於說者。無意善於行。 A beau parler qui n'a cure (ou curuj) de bien faire.

行爾所能。死爾所職。 Va où tu peux mourir où tu dois.

行我所言者。勿言我所行者。 Fais ce que je dis et non ce que je fais.

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 A l'impossible nul n'est tenu.

行事即學問。 On apprend en taillant.

逼於道德。須爲之事。必爲之。 Il faut faire de nécessité veillu.

爲惡者。憎光。 Qui fait le mal hait la lumière.

行爲顧規則。規則者。以範人之行爲者也。 Garde la règle, elle te gardera.

世間人。無無過者。 Les fautes sont personnelles.

有罪自認者。減其罪之一半。 Peché avoué est a moitié pardonné.

自悔者。無罪。 Qui se repent est presque innocent.

美於行者之價值。過於美於言者。 Le bien faire vaut mieux que le bien dire.

舌爲人身一良器具。 C'est un bel instrument que la langue.

造物委人類各經理其生後之來程。 Dieu a confié a chacun le soin de son prochain.

愛人之愛汝者。人之待汝何如。汝待之亦何如。 Aime qui t'aime, Comme il te fait, fais-lui.

愛敵如友。 Dieu veut que nous aimions même nos ennemis.

佻儻。丈人不自見其佻儻。而見其僚友之佻儻。 Le bossu ne voit pas sa bosse, mais il voit celle de son confrère.

食橙者。遺其皮。 Quand on a pressé l'orange, on jette l'écorce.

勿於跛人前學跛狀。 Il faut pas clocher devant les boiteux.

些小扶助。可成人之大美。 Un peu d'aide fait grand bien.

忘恩者沽怨。 Obliger un ingrat, C'est acheter la haine.

施與美於受取。 Il est meilleur de donner que de recevoir.

自我得之物。自我失之。不必爲怒。 On n'emporte en mourant que ce qu'on a donné.

手之職分當施出其所受入者。 La main qui donne est au-dessus de celle qui reçoit.

左手授物於右手。出於自然。而無計較之意。人羣之施與亦當如是。 La main gauche doit ignorer ce que donne la main droite.

良友之價值。過於親戚。 Un bon ami vaut mieux qu'un parent.

世間無有更好之鏡。勝于老友者。 Il n'y a pas de meilleur miroir qu'un vieil ami.

朋友相愛。勝於相譽。 Mieux vaut être aimé qu'admire ou : Il vaut mieux être aimé qu'admire.

良朋多者。爲人間獨一之富。 Ceux-la seuls sont riches qui ont des amis.

得二良友。不患四仇敵。 Plus font deux amis que ne font quatre ennemis.

寧失一良言。勿失一良友。 Il vaut mieux perdre un bon mot qu'un ami.

一智仇之價值。過於一愚友。 Mieux vaut un sage ennemi qu'un sot ami.

因利而合之朋友。如巢梁之燕。 L'ami par intérêt est une hirondelle sur un toit.

太自愛者無朋友。 Qui s'aime trop n'a point d'amis.

朋友如貸銀。仇敵如債銀。 Ami au prêter, ennemi au rendre.

些小餽贈。乃聯友誼之道。 Les petits presents entretiennent l'amitié.

探望朋友。乃聯情誼之小助。眼遠則心亦遠矣。 Visite rare entretient l'amitié. Loin des yeux, loin du cœur.

愛我者必愛我之大。 Qui m'aime, aime mon chien.

復和之仇。不可輕信。 Il ne faut pas se fier à un ennemi réconcilié.

仇人雖死。其仇不死。 Les envieux mourront, mais non jamais l'envie.

一切事物。當思其終。 En toute chose il faut considérer la fin.

人各爲其自己後程之發起人。 Chacun est l'artisan de sa fortune,

人各爲其自己所作工夫之子息。 Chacun est le fils des œuvres.

能尋出危險者。能滅危險者也。 Qui cherche le danger, au danger péira.

已死之犬。不必復視。 Ne reveillez pas le chat qui dort.

不當驚動蜂羣。不當擾亂蜂窩。 Il faut pas ébranler les frelons, il faut point fâcher une ruche.

行事不應等待他人。只待汝自己一人而已。 Ne' attends qu'à toi seul.

智者不失時。亦不失言。 Le sage est ménager du temps et des paroles.

欲遠行者先備騎具。 Qui veut aller loin ménage sa monture.

疑惑爲安全之母。 La méfiance est mère de sûreté, ou : Méfiance est mère de sûreté.

海外奇譚

百合花

千八百七十九年。法國大統領麥馬韓。一朝辭職而去。當日各報傳聞。皆謂別有深意存乎其間。故敵屢萬乘。毫無顧惜。而不知有大謬不然者。乃誤於一枝百合花耳。

麥馬韓。拿破侖三世之陸軍大將也。以功叙爵。其爲人性溫厚。愛國心最重。迨拿破侖三世被擒後。人民稱其忠義。舉爲大統領。以承爹亞之後。將軍生有愛花癖。常於居處之地。遍置名花。日賞玩其中。以爲樂。一日朝食時。見瞻瓶中。插有百合花一束。香氣襲人。不同凡卉。且綴束巧緻。知爲閨閣中物。心異之。正欲問所從來。適事忙。亦未暇深究。迨明日。此花復在座。遂大異。乃遍傳諸婢僕。問之。皆茫然不能答。惟常侍側一小僕。若有知者。將軍急詰之曰。此花爲何人所贈。爾知之乎。僕答曰。僕每日於途中。值一少女。鬻將

此花敬呈將軍。且教僕安置處。惟其人以宮紗覆面。未見顏色。然大約非凡世中人爾。將軍聞之。暗忖曰。不知誰氏女。何鍾情如此。吾若親訪之。必能一遇耳。至翌日。見百合花較前更麗。而美人消息。竟魚沈雁杳。毫無踪跡。再詢之小僕。答仍如前。將軍心急甚。遂乘馬車至四境尋訪。又不遇而返。一日正無聊時。取此花反復把玩。忽見花瓣中藏一小帛條。拆視見上書曰。妾愛君。乃以此花相贈。君若將此花插於鈕扣中。是愛花即愛妾耳。將軍默會意。以為麗人暗囑。必有佳境。乃將此花插於十字勳章處。現各國君主之勳章。左襟上。必掛十字勳章。日往來於波羅湖畔。以為常。一日至湖畔訪時。見車馬絡繹。游女如雲。細查其中。并無帶百合花者。忽而一馬車迎面來。中坐一麗者。身插有百合花兩枝。將軍遂凝神視之。車中人亦轉目若送情。正徇視間。馬馳如電。其去已遠。將軍由是喜如狂。明日花中又得一帛條。其上僅書有感謝深情四字而已。將軍遂將此帛密藏衣袋間。日夕顧視。柔腸欲斷。魂夢依稀。影影麗人在前。過數日。急不能耐。又取此花細觀。再四忽見其中有一物。形如白鴿啣橄欖狀。折而視之。乃一書曰。

君被此花攝魂去。然不知君之深情款款者。究竟愛花耶。抑實愛妾耶。若果愛花而不忘情於妾。則明日十下鐘。祈君至英黎巷花園一小角門中。妾必在此待君。但勿使外人見之。污妾顏面耳。

將軍聞畢大喜。至次日遂如約而往。家人俱無知者。至花園中時。鐘正敲十下。見角門半開。似有人狀。將軍急欲逗進。麗人已從花陰中迤邐而來。將軍急近前為禮。見麗人宮紗半露。幾如碧蟾初吐。其嬌妍殆不可思議。然流麗之中。覺有一種莊嚴氣象。凜然如不可犯者。將軍心緒恍惚。魂已出舍。忽聞麗人問曰。今日此遇。良非偶然。迴首思之。可笑亦復可憐。但妾有一言相告。君必不以妾為唐突也。將軍是時猶墮雲霧中。僅答以唯唯。半晌始言曰。此事雖非偶然。然尋其情之所起。皆由卿以此相感。而僕又何能忍然。卿不知我為一枝百合花。幾乎將魂牽去。今卿忽作此言。何不憐之甚也。麗人聞之。嫣然一笑曰。將軍既如此深情。此後即名妾為百合花女史可乎。但不知此花亦與政治上有關係否。將軍聞之。陡然驚曰。呀呀百合花者。乃法蘭西王族之徽章。今麗人忽以此花贈我。蓄謀叵測。我乃法國共和政府大統領。今為尋艷而帶此百合章。出入於巴黎城中。若為衆目所見。大事去矣。言念及此。不覺骨寒毛悚。怒形於色。麗人忽嬌滴滴言曰。一言冒昧。妾知過也。今夕相晤。非有他意。君若不諒。妾請從此辭。言畢遂將宮紗解去。掩面欲泣。然將軍本多情。觀此不覺心動。遂破怒為笑。再三撫慰之曰。卿勿懼。余因欲一見顏色。故冒夜而來。然多情如卿。勿論政治上有何關係。已皆置之度外。即擢我肝腸去。亦意所樂為。只求卿憐而恕之。則幸甚矣。麗人乃轉環一笑曰。君既如此。請視妾何如。將軍斯時情不自禁曰。今日見卿。知卿非塵世中人。故不爽盟約來此候卿耳。麗人聞之。兩頰泛紅。羞癡癡言曰。設

今夕君來。妾已未。則君乘輿而來。掃與而返。不知亦怨妾之誑君否也。將軍曰。卿勿作是言。豈有絕代佳人如卿者。亦有誑人之事乎。麗人遂乘機調之曰。承君厚愛。沒世不忘。但未知天上人間。何時始能如願耳。雖然。妾乃鬼賊人。將不利於君。君亦懼否。將軍曰。卿勿駭我。卿乃上界中人。今日得觀仙姿。已爲凡夫萬福。悠悠此心。只求鑒之而已。麗人忽變容曰。夜已深。請速歸。妾來此久矣。將軍挽留再四。麗人一手將宮紗覆面。以一手止之曰。君何必強索乃爾。此處非久談地。如不忘前約。後會自有期耳。將軍問曰。卿所謂前約者爲何。曰。前約者。即波羅湖畔之百合花是也。言畢遂冉冉而去。將軍隨之輕呼曰。與卿言數時。尙未知芳名。此後余乃名卿爲百合花姬可乎。麗人笑答曰。是在將軍。即謂妾爲鬼狐姬。叛逆姬。亦無不可。言時已將角門掩閉。將軍跌立牆角。如有所失。旋聞馬車轆轤聲。始知麗人去杳。悵然而返。然今夕此一會。巴黎城中從此遂大起風波耳。

先是普法戰爭之結果。拿破侖三世被擒後。法國政治家。因重組織一新政府。有王族蝦母波。爾伯者。欲再扶王政。因與麥將軍爭

一國旂。蝦母伯欲仍百合花舊制。法蘭西原來以百合花爲旂章。將軍則欲易以三色旂。蓋將軍先年戰勝遮拉時。常用此旂故爾。法人素重將軍。深

以三色旂爲然。於是蝦母伯之議遂寢。因深啣之。且將軍當日被選在議院時。與王黨情好亦最篤。迨就任後。亟亟於共和政事。往來漸疏。王黨乃大失望。恨之愈甚。迨此事起。王黨有隙可乘。極力攻擊共和政府。加以巴黎城中。幾經革命。人心易搖。今聞大統領有百合花事。遂展轉傳說。謠聲四起。惜將軍入魔愈深。毫無聞見。神痴夢想。尙欲再起高唐爾。

一日又約至原處一會。屆時麗人已先在。面籠宮紗。微帶羞情意。將軍視之。愈覺美人嘖笑。別有天賦妙情。少頃麗人言曰。君亦嫌妾之百合花否。將軍曰。此花出卿手。既不敢嫌。亦不忍嫌。稍恨者。惟蝦母伯欲將此花易我三色旂耳。麗人復戲之曰。願將軍封妾爲法蘭西王何如。答曰。卿欲爲王甚好。但未知卿爲王時。當加以何樣徽號乎。麗人笑曰。妾與將軍相見。以此花。即名爲百合花王。不亦妙乎。將軍聞之心快。快半响。言曰。卿愛此虛封。何不實作一法蘭西王更妙。況卿以絕世姿。若能高居九五。則大小臣工。必各盡股肱。即阿力五世。即德皇。亦當北面事卿也。麗人轉眸一笑曰。法蘭西王妾心不願作。亦不喜作。無論何事。妾皆不愛。所愛者。惟帶我百合花之人耳。將軍聞此。不覺如痴如醉。緊握麗人手。不知所云。見麗人忽正色曰。君何忘情乃爾。妾何如人。豈可作是醜態乎。將軍被叱。立退曰。余感卿之情。故手足失措耳。麗人乃乘間言曰。世間男兒。無真有情者。君若實心愛妾。何不至妾家一談。將軍問曰。卿居何處。麗人笑曰。君尙未知妾家乎。妾寓非他。即台爾利士之旅館是也。將軍聞之又一驚。暗思此旅館。大半王黨窟穴。即蝦母伯。每度來巴黎。亦必寓居此。今麗人忽作是言。莫非其中又有他計乎。將軍斯時。心中雖料到此處。忽又轉念曰。如此翩翩仙子。

諒無他虞。蓋將軍已墮落色界中。即明知前有毒蛇猛虎。然亦不顧矣。遂與麗人相約而去。迨翌日午後。托他事私出宮邸。即乘馬車赴台爾利士館。至時館主人已先知其謀。乃導入一樓中。將坐。忽聞隔簾一聲曰。麥將軍今何幸而來此乎。言時麗人已入。將軍凝神視之。見麗人顏色較先時所見尤佳。且面覆一縷絨紗。秋水滴滴。宛然如畫。慙慙款洽。更逾於疇昔。將軍乃言曰。卿勿籠此紗。令人如霧中看。甚阻清與爾。麗人搖首曰。妾今日有大事在身。君夢未醒。豈真以妾爲最可愛之百合花乎。將軍聞此。目定口呆。始知今日來適墮圈套。乃作色曰。卿忽出此言。余亦不能怨卿。況天下豈有如是之易事乎。余乃一公爵。若卿別有所圖。或可從命。如欲倒我共和政府。即取我命去。亦不甘心也。麗人乃大聲曰。前日約君來。出於妾之美意。今忽疑妾是從前感情。竟付流水。答曰。卿言太虛。今日之事。卿先疑我。非我疑卿。麗人又曰。今日事若無關於政治。或謂君受疑。亦未可知。不然。又何疑惑之有。將軍曰。卿少安勿躁。待我一年後。萬事當惟卿是從也。麗人陡作怒容曰。罷了罷了。一年後君已不在大統領位。無權無勢。與妾同耳。言未畢。忽聞扣門聲甚急。將軍起視。見館主人劈面來。匆匆向將軍言曰。今有巡查數人來搜予家。刻已登樓矣。將軍大驚。轉面促麗人曰。卿急用宮紗覆上。免巡卒見之。大失體面。麗人點首言曰。君勿過慮。妾非他人。即阿力五世之愛姬也。將軍見如此。始大悔當初之誤。且撫麗人背言曰。卿誤我矣。麗人笑而不答。將軍正心急時。見巡查已入矣。

先是兩日前。總監密受內閣命。查探大總統領動靜。今果在王黨旅館中。是謠傳已實。警查官遂言曰。大統領此來。果屬何故乎。警查官言時。又目麗人曰。此女子纖纖如不勝衣。亦未樣有政治深謀者。將軍聞此。心志不自安。若言出私會事。又恐傷名譽。乃大聲曰。今日我與此女會。乃政治上關係事。勿多談也。警查官遂向大總統領一揖曰。將軍今既與王黨有隱謀。請將此意。布告國民。此下職之責任也。言畢而出。將軍此時垂頭喪氣。追悔莫及。迴看麗人。已杳不知其所之。惟案間尙置有百合花一大束。其馨芳不減昔日耳。至次日。元老院中有麥將軍辭表。而大總統領之職。已復舉孤特依爲後任云。

五月花 集錄選報

當十九世紀。美洲有名女子。以一枝纖弱之筆力。披無數沈淪苦海之黑奴。使復返于人類。至今歐美人嘖嘖稱之爲女聖者。則批茶女士是也。女士生於一千八百十二年。其父爲博士。女士有姊。曾設學校一所。女士年十五。即肄業于其中。至年二十一。復肄業於有名之某學校。喜研仁慈學。讀耶穌救世經。益發慈悲。慨然有普渡衆生之志。其時美洲黑奴問題。無人道及。批茶獨居深念。若有所觸。以爲此乃人間之至苦者。必思所以救之。既又思眇然一弱女子。豈能挽百餘年來大政治家。大哲學家。所未及經營之事。

而身任之。隱物色人材於風塵中。校中教師名嘉魯伊恩者。女士平日聽其講耶穌救世之學者也。以爲斯人也。是余之同志也。卽自以身許之。完婚之後。謂其夫曰。余憫黑奴之苦久矣。思著書以救之。惜學力不足。欲求汝爲助。是以適汝。其夫允之。乃益反覆痛陳其義。俠之微衷。尋卽變售家產。與其夫別。携資斧。獨居深山中。著書一卷。發明世界公理。無富貴貧賤皆平等。斷無可憐人類於馬牛之理。其書出。美人始恍然於役使黑奴爲不合人理。猶撥數十重陰翳之雲霧。而復見天日焉。其書名之曰五月花。取其幼時在校中。得聞此事於某年之五月。而心花由此怒發之意焉。先是批茶女士未成書時。美京有雜誌論黑奴事。其文字詞未精透。不足動人聽聞。并不能發其一視同仁之念。批茶書出。諸大學家。羣稱爲千古不刊之作。譯成九國文字。遍布各處。未一年。銷流至百餘萬部。裝至二十一種之多。歐美大劇場。靡不奉此爲脚本。而演之爲戲。黑奴卒以禁用。批茶之功爲何如也。此歐美人所以贊之爲女聖也。其後女士遊英倫。英人歡迎備至。著漫遊記。復蒐集諸報之黑奴餘論。編爲續集。又著家庭教育學。女子社會學。家政學等書。皆其晚年之手筆也。若批茶者。誠女子中之人傑哉。

扶弱子曰。美洲一至慘酷至不仁之黑奴大問題。發其覆者。乃在一弱女子。苦心數載。成大著作。爲人類造平等之福。鬚眉男子。對之滋愧矣。今者我中國人。如黑奴之苦者何限。發大願力而拯救之。男子中尙鮮其人。況女子耶。豈如批茶者。獨見於美洲。不復再見於我中國耶。我願二萬萬女子。以批茶之事。爲五月之花。而發生其熱心也。

蔣智由曰。今世間之稱英雄豪傑。必曰丈夫。曰男兒。一若無與于女子事者。嗚呼。豈通論哉。英雄豪傑。祇發源於心力而已。無間男女一也。彼批茶者。亦自發其心力已耳。天下多女子。胡獨使批茶者。得專美於前也。

詹詹錄

食菜協會

德意志與奧大利之上流人士。聯一菜蔬協會。擇地於兩國之間。盧加那湖之傍。以爲會場。寔行食菜主義。每食八盤。率皆青黃之品也。其會員不戴帽子。不穿外套。雖雪天亦然。食宿必於此。不能出會場之外也。

禁酒旅館

蘇格蘭海岸有一禁酒旅館。一日有旅客數人宿於此。皆有劉伶之癖。終夕躊躇不能忍。以金錢賂役者。使沽酒。不敢持瓶歸。而以

一盃盛之。入途中爲主人所覺。詢然何物。役者答爲客人剃鬚之水也。主人怪其夜半剃鬚而疑之。止僕人曰。剃鬚不可無香胰也。乃置胰於盃中。

禮拜日則地球爲方形

英國有一小學校教師。其教地文學之時。演地動之理。常以己之鼻煙箱比之。以示生徒一日安息。教師領生徒他出運動。途中閒談。試驗學生以地球之形狀。時教師適持一方形鼻煙箱。一學生答曰。地球平日圓而禮拜日則四方。

英國皇帝與禮拜二

英國皇帝過活第七。其生平之大事。悉在於禮拜二。誕生時爲千八百四十一年十一月九日。禮拜二。受洗時爲千八百四十二年一月廿五日。禮拜二。結婚時爲千八百六十三年三月十日。禮拜二。罹熱病將死之時。起於千八百七十一年十一月廿一日。禮拜二。即皇帝位時。爲千九百一年一月廿二日。禮拜二。今年之大病亦起於禮拜二。

無妻者之課稅

南美洲亞爾然丁共和國。有課稅無妻者之法律。自二十歲至三十歲而未婚者。每月十圓。三十歲至三十五歲者。倍之。三十五歲至五十歲。每月四十元。五十歲至七十歲。每月六十元。七十五歲至八十歲。每月四十元。過八十歲者。乃獲免。

無盡智囊

蟻之力量。能引行大於己五十倍以上之物。

美國哈巴特大學。自開辦以來。已出大統領三人。

歐洲婦人所用之洋紅原料。爲冶容之用者。每年約五百噸。

歐羅巴全洲。傳布基督教之教會。有二百四十九個。其宣教師有一萬三千六百〇七人。

現今世界上之電信局。約有十四萬四千五百所。

每日打電之數。約一百二十五萬通以上。

美國最近之統計。其財產過二百萬圓以上者。有三千五百四十六家。

德國全國女子之數。多於男子九萬。

英國昨年一年。其郵便局所遞之信。共二十三億二千三百六十萬封。

法國五十九人中。有當兵者一人。德國八十九人中一人。英國百人中一人。

英國每年有七百人誕生於航海中者。

埃及最豐饒之地。每一英方里。能養九百二十八人。猶有餘力。

昨年一年間。由加拿大遷居於合衆國者一萬二千人。由合衆國遷居於加拿大者一萬七千五百人。

盲人之數。女子多於男子。女子爲一與九之比例。男子爲一與十一之比例。

大鯨之舌。每一枚可取出鯨油一噸。

德與二國。共有割烹之專門學校百五十所。

蘇彝士運河。每年來往之船。平均有三千八百艘。每艘貨物之重量。平均有五十噸。

世界之湖。以西比利亞之卑加爾湖爲最深。其最深之處。有四千五百尺。湖面高於海平線千三百五十尺。湖底則低於海面平均約三千尺。

歐洲每年患肺病而死者百五十八人。

歐洲語言共有五百八十七種。

瑞士之旅館。位於高出海面六千五百尺以上者。有十四所。

專利權之最多者。以電氣王埃的遜爲世界第一。昨年計算共有七百四十五個。

自一八六〇至一八七〇十年之間。英國每年增加鐵路平均爲五百一十英里。近來則每年增二百二十英里。

各國皇室之歲費額。以土耳其爲最多。每年約三千萬圓以上。

去年土耳其國內。虐殺基督教徒之事。凡二千五百九十九件。執凶手以正法者僅六十一件。

美洲一年間。產鷄卵八億五千萬個。平列之可繞赤道十二匝。

晴天一日。全地球之自由車。約走一億萬英里。能繞地球四千週。

視力之敏銳。以蜜蜂為最。
 全世界每年所產之砂糖。共八百萬噸。其四百五十萬噸出於甜菜。三百五十萬噸出於甘蔗。
 英國人之生涯。以中壽六十年計之。睡眠二十年。食事二年零九月。動作十七年半。遊樂七年半。散步與運動六年零三月。修容之
 時刻二年半。修容之中剃面七月洗面此外澹然兀然無所事者約兩年半。十一月修飾衣服一年

續
組

七百五十二

小說

劫灰夢傳奇

楔子一齣 獨嘯

生巾幘倚劍囊書上

(繞地游)浮雲西下來去無牽挂。別有奇愁難卸。欲哭還歌是真和假。念悠悠天地有淚如塵。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小生姓杜名撰。表字如晦。浙江江山縣人也。早登翰苑。旅食京華。半生困高頭。壽章十載。飽軟紅塵味。自從甲午以後。驚心時局。大夢初醒。便已絕意仕進。僦屋於城西聚花寺傍。讀書自樂。不料去歲。義和團。構變。弄公召戎。獎羣盜為義民。尸鄰使於朝市。卒使乘輿播蕩。神京陸沈。天壇為芻牧之場。曹署充屯營之帳。咳。小生那時。親在京師。目覩兩宮倉皇出走之形。羣僚狼狽逃命之狀。以及外無之野蠻暴掠。民間之狼藉顛連。至今思之。歷歷在目。自念眇軀。無關輕重。遂乃棄官南下。浪跡江湖。今值大難已平。回鑾已達。滿目熙熙。融融。又是一番新氣象了。咳。看官啊。你看如今情形。果算得箇新氣象麼。(嘯介)今日獨居岑寂。觸緒傷懷。不免嘯歌一回。聊自消遣則箇。

(梁州序)蒼天無語。江山如畫。一片殘陽。西挂舊時。王謝燕歸。何處人家。陰山鐵騎。斗米黃巾。賸付漁樵。話神京。有地。騎戎馬。中原無處起龍蛇。泱泱風安在也。

(嘯介)想起中國現在情形。真乃不勝今昔之感。看官啊。你道甲午庚子兩役。就算是中國第一大劫麼。只怕後來還有更甚的哩。你看那列強啊。

(前調)廻風評擊。怒潮傾瀉。萬斛鱗鱗。東下誰家。臥榻儘伊。野睡紛拏。優勝劣敗。競立爭存。斯事疇憐。借百年龍戰。歐和亞。夢覺黃梁。日已斜。英雄淚向誰洒。

(自語介)自古道。物恥可以振之。國恥可以雪之。若使我中國自今以後。上下一心。發憤為強。則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呢。(長嘯介)咳。你看今日的人心啊。

(皂羅袍)依然是歌舞太平。如昨。叶。到今兒。便記不起昨日的雨橫風斜。游魚在釜。戲菱花。處堂燕雀。安頽厦。黃金暮夜。侯門路。

賒青燈帖括。廉船發華。望天兒更打落幾箇糊塗卦。

這算是那一種守舊的略。別有那叫做通洋務的呢。

(前詞)更有那婢膝奴顏流亞。趁風潮使找定他的飯碗根芽。官房繙譯。大名洋行通事龍門。價領約卡拉口。唧雪茄見鬼唱。對人磨牙笑罵。來則索性由他罵。

咳。你看整日價熙熙攘攘。就只是這兩種類的人。想起中國前途。怎生是了。(嘯介)你這般的人啊。就是想不到日後。難道便不記得從前不成。

(北江梅令)俺曾見素衣豆粥。陪鑾駕。俺曾見腥風血雨。冬和夏。俺曾見列國屯營。分占任官衙。俺曾見天壇滿象。著西來馬。卿也無家我也無家。擔糞土命官似狗。掠脂童女如麻。這莫是泥犁。雲現的吉祥花。這莫是國民。償負的文明價。哭徧天涯。徧哭天涯。苦衷難話。這也算去年今日。爛錦年華。

(南泣顏回)擔多少童號婦嗟。受多少魂驚夢怕。到如今頓變作風流畫。過得些些樂得些些。不管地堂前燕子。入誰家。只願我流水落花春去也。(嘯介)咳。教我一腔熱血。從何灑。又是想他。又是恨他。則索披髮長號。撫脾長吟。聲和淚。斜陽下。

(自語介)我想歌也無益。哭也無益。笑也無益。罵也無益。你看從前法國路易第十四的時候。那人心風俗。不是和中國今日一樣嗎。幸虧有一箇文人。叫做福祿特爾。做了許多小說。戲本。竟把一國的人。從睡夢中喚起來了。想俺一介書生。無權無勇。又無學問。可以著書傳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着那幾樁事情。俺心中所想着那幾片道理。編成一部小小傳奇。等那大人先生。兒童走卒。茶前酒後。作一消遣。總比讀那西廂記牡丹亭。強得些些。這就算盡我自己面分的國民責任罷了。

(尾聲)天荒地老情無耶。上聲。只贏得愛患餘生。兩鬢華抖擻。着情開唱出與亡話。長嘯下。

新羅馬傳奇

飲冰室主人

楔子一齣

(副末古貌仙裝上)

(蝶戀花) 遼鶴千年再來處。鄆人民花錦。明如許。一笑掀髯聊爾。三生遺恨。今憤矣。細數興亡還獨語。多少頭顱。願換此莊嚴。士布地黃金。歌舞謝他前度風和雨。

千年亡國淚。一曲太平歌。文字英雄少。風雲感慨多。俺乃意大利一箇詩家。但丁的靈魂是也。託生名國。少抱天才。夙懷經世之心。粗解自由之義。匡耐我國自羅馬解紐以後。羣雄割據。豆剖瓜分。縱有俾尼士。志挪亞。米亞藍。佛羅靈。比梭士。名都巨府。輝映歷史。都付與麥秀禾油。任那峨特狄。阿刺伯。西班牙。法蘭西。奧大利。前虎後狼。更迭侵凌。好似箇目蝦。腹蟹。咳。老夫生當數百年前。抱此一腔熱血。楚囚對泣。感事歎。念及立國根本在振國民精神。因此著了幾部小說傳奇。佐以許多詩詞歌曲。庶幾市衢傳誦。婦孺知聞。將來民氣漸伸。或者國恥可雪。幸謝上天眷顧。後起有人。三傑齊生。一王崛起。(笑介)哈哈。今日我的意大利。依然成了一箇歐洲第一等完全自主的雄國了。你看十一萬方里之面積。三千萬同族之人民。有政府。有議院。何等堂皇。五十餘萬經練之陸兵。二百餘艘堅利之戰船。可以戰。可以和不。體面。這都是我同胞國民。拿他的淚血。心血。頸血。千辛萬苦。換得來的呀。老夫優游天國。俯視塵寰。觀此情形。感極而泣。生前滿肚皮。骯髒不平之氣。這也算消除淨盡了。今日閑暇無事。要往東方支那游歷一番。消遣情懷。(內問介)支那乃東方一箇病國。大仙爲何前去。(答)你們有所不知。我聞得支那有一位青年。叫做甚麼飲冰室主人。編了一部新羅馬傳奇。現在上海愛國戲園開演。這套傳奇。就係把俺意大利建國事情。逐段摹寫。繪聲繪影。可泣可歌。四十齣詞腔科白。字字珠璣。五十年成敗興亡。言言藥石。因此老夫想著。拉了兩位忘年朋友。一箇係英國的索士比亞。一箇便是法國的福祿特爾。同去聽一回。(內)這位青年。爲何忽然做起這套戲本來呢。(答)人孰無情。士各有志。精禽填海。斥鷃笑其大愚。杜宇啼枝。行人聞而墮涕。我想這位青年。飄流異域。臨晚舊鄉。憂國如焚。回天無術。借雕蟲之小技。寓適錄之微言。不過與老夫當日同病相憐罷了。(內復問介)既然如此。你老羅馬先覺。歷史名家。何不將這套傳奇內所說事情。先敘一番。等我們略知梗概呢。(答)待我說來。

(念奴嬌) 千年羅馬。被強鄰割據。四分五裂。絕代奸雄。專制手。付與與臣特涅。民族精神。自由主義。烘起。全歐熱呼。號奔走。一時多。少流血。則有智勇。一王恢奇。三俊愛國。心如月。或演縱橫。外交策。或用戈矛。口舌。革命未成。聯邦卒合。國恥從今。雲與亡。何限。救時端賴。豪傑。

(內)果然有趣。但係我們不熟歷史。未能領會。還求大仙總括大意。再說一遍。(管)使得。

梅特涅濫用專制權。瑪志尼組織少年黨。加將軍三率國民軍。加富爾一統意大利。

(指介)你看索士比亞福祿特爾兩位。駕雲冉冉。赴約而來。不免迎前會齊。同去顧曲則箇(飄然下)捫蝨談虎客批注

作者初為劫灰夢傳奇。僅成楔子一齣。余亟賞之。日日促其續成。蹉跎至今。竟無嗣響。日者復見其所作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因語之曰。若演此作劇。誠於中國現今社會。最有影響。作者猶豫未應。余促之甚。端午夕。同泛舟太平洋濱。歸夜向午。忽持此章相示。余受之狂喜。因約每齣為之評注。兼監督之。勿令其中途戛然而止也。

從來劇本。演實人實事。毫無臆造者。惟孔云亭桃花扇一曲。在中國韻文中。可稱第一傑作。此本鑄鑄西史。捉紫髯碧眼兒。被以優孟衣冠。尤為石破天驚。視云亭之氣魄意境。有過之無不及矣。

尋常曲本。僅敘一二人一二年間事。故結構尚易。此編前後亘七十餘年。書中主人公凡四五人。意匠經營。真非易易。吾將拭目以觀其後。

此齣全從桃花扇脫胎。然以中國戲演外國事。復以外國人看中國戲。作勢在千里之外。神龍天矯。不可思議。吾不得不服作者之天才。

文中但丁者。意大利詩人 Dante 也。生一千二百六十五年。卒一千三百二十一年。其時意大利初為日耳曼所兼并。故其詩多亡國之音。但科白中所載衰亡事實。多在但丁以後。蓋文家言與史家言異也。讀者不可不審。

索士比亞者。英國名優兼詩家 Shakespeare 也。生一五六四年。卒一六一六年。福祿特爾者。法國哲學家兼戲曲家 Voltaire 也。生一六九四年。卒一七七八年。

第一齣 會議 (一千八百一十四年)

(淨燕尾禮服胸間遍懸寶星驕容上)

(口口口)區區帝國老中堂官樣。攬權作勢。儘橫行。肥胖說甚自由。與平等混帳。堂堂大會。俺主盟。誰抗。

一手俺盡天下目。爾朝專制老臣心。自家與大利國大宰相公爵梅特涅的便是。現今世界第一雄洲。無過俺歐羅巴。歐羅巴第

一強國無過俺奧大利。奧大利第一大權無過俺梅特涅。只可笑二十餘年前。法蘭西有一黨亂民。說甚麼天賦人權。甚麼自由平等。鬧起驚天動地的大革命來。接著那飛天夜叉拿破侖。單刀匹馬。將這如茶如錦的歐洲。殺得箇狗血淋漓。七腳八拳。把俺作威作福的名相。嚇得箇龜頭直縮。尤可惡者。那拿破侖任意妄爲。編了大大一部法典。竟把盧梭孟德斯鳩那一班。說說擾入許多在裏面。他征服一箇地方。便將那法典頒行。惹得通歐洲所有人民。箇箇都要自由自治起來。箇箇都要和我們貴族平等起來。這還了得嗎。幸虧天奪其魄。一敗於墨斯科。再敗於倭打盧。我們十幾國聯軍。將這老猴子拿住。流往大西洋南邊聖希羅拿荒島安置。從今以後。天下太平了。但係民氣。驚張。毒饑未熄。卻是一樁後患。今日乃一千八百十四年六月廿一日。各國君相。在俗們京城維也納開大會議。推定俺當箇議長。待俺抖擻精神。把那民權禍根。一刀兩段。斬除淨盡。則箇（雜扮列國使臣十餘人上）信在大夫瀆淵會（雜扮諸小國君主十餘人上）祭則寡人。南面王（同見淨作足恭態介）老公相早到了（淨欠伸回禮介）列位有請（從懷中取時表看介）時候到了。等俄皇普皇兩陛下光臨。便好開議。怎麼還不見來呀。

（副淨扮俄羅斯皇亞歷山大丑扮普魯士王腓力特列同驕從上）（副淨）

（前調）祖傳專制大名邦。穩當燒城打退老拿皇。功狀小心防。著虛無黨博浪。這回第一要排場。抬槓。

（丑）不是恁般說。怎麼還未會議。便抬起槓來呢。（副淨）好好待你說來。（丑）

（前調）中原嚇嚇一名王。有望目前一步儘他強。謙讓民權打破葫蘆樣。狂妄波蘭一案要提防。上當。

（副淨）你怕上誰的當呀。（丑）咄。俗們俄普奧三國瓜分了波蘭。波蘭人民心懷不服。這回一定運動。想圖恢復呀。怎好不提防。

（副淨）你提防即管提防。卻提防酒家不得。（丑）閑話少說。你看列國君相都已到齊。俗們趕緊赴會罷。（同入介）（衆起坐迎

接介）（互握手介）（分次坐定介）（開議介）（淨起立演說介）

（降黃龍）多謝戮力同心。拽倒十餘年。混世魔王。從今後紛飾太平。將相王侯得意揚揚。要將一切政體。恢復到舊時模樣……我想今次會議第一問題。要將法國大革命以來。及拿破侖所有胡行妄動。一概翻轉過來。直回到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以前的情狀。俗是還有那失國的列侯。失地的貴族。都要還他本來……與滅國巨族名門。裂土分疆。

（衆拍掌稱善介）（副淨）拿破侖從前略定波蘭舊壤。已將俄普奧三國所得地方。合成一個倭梭大侯國。波蘭人民亦願意復合。俗們何不仍其舊貫。再建一波蘭王國。採自由主義。制定憲法。朕願以公平之心。兼王其地。（丑）你好會打算。想討起我們普

奧兩國便宜來了。這卻上你當不得。(淨)自由憲法係與我們專制國體最防害的。如此辦法。非但於奧普兩國有損。亦俄皇陛下之不利也。但係今日會議。須要和衷共濟也罷。只要將舊波蘭南境的砲臺。全行拆去。就讓與俄國管領罷。再將那撒遜王國割了一半。讓與普王。也足抵過這船吃虧了。但係俗與大利。都要那愛里利亞及打麻梯亞這幾箇地方。抵償抵償。(丑)前淨)這些地方。都是意大利舊壤。還須參詳(淨)這意大利口算箇地理上的名詞罷了。那裏還算得箇政治上的名詞。況且我們藉戰勝國的除威。難道不要分占些便宜嗎。

(前調)這羅馬舊墟千歲荒涼衰草殘陽。儘戰勝餘威。分烹宰割。誰敢離黃。高強攫金手段。清白人慣會算糊塗。帳休相問。鷓蚌爭持。笑煞漁郎。

(衆)老公相果然說得有理。俗們遵依便是。(淨)那意大利之倫巴的俾尼士兩地。還交與大利大公之夫人馬利亞管領。其他士卡尼地方。封與我王族弗的南其摩的拿地方。封與王子佛蘭西士羅馬教皇皮阿士第七。仍復舊權。尚有撒的尼亞王國。係意大利一箇正統。就把志挪亞舊壤都歸與他罷。列位看俺這辦法。可還公道麼。(衆)是是公道得很。(淨)正事已畢。俗們散會。同去跳舞作樂罷。(衆譁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凡曲本第一齣。必以本書主人公登場。所謂正生正旦是也。惟此書則不能。因主人公未出世以前。已有許多事應敘也。於是乎曲本之憤技乃窮。既創新格。自不得依常例矣。

此書雖曰游戲之作。然十九世紀歐洲之大事。皆網羅其中矣。讀正史常使人沈悶。惟恐此等稗史寓事實於趣味之中。最能助記憶力。余謂此本宜作中學教科書讀之。

著十九世紀史者。皆託始於維也納會議。蓋此會議實為百年來最大關鍵也。上接法國革命及拿破侖時代。為其反動力。下為其動力。下開各國立憲。統一事業。為其原動力。此編首敘之結構。最為嚴整。

維也納會議。各國君相列座者不下百餘人。可謂古今第一盛會。然其宗旨既悖。其精神自散。漫無紀名。為公會。實則一切條件。皆由數大國私自決定而已。其後俄普與三帝。結神聖同盟。專以防壓民權為事。遂起全歐革命。勢亂數十年。僅有今日。自此會後。至千八百四十八年。凡三十四年間。史家稱為梅特涅時代。故此文注重俄普奧。而尤深誅梅特涅。皆春秋之筆也。

維也納會議。爭論最多者。波蘭問題。撒遜問題。日耳曼統一問題。意大利問題等也。故帶敘之。

意大利經拿破侖征服。將前此無數小國。統而一之。施行法國民法。自由統一之精神。既已萌蘖矣。維也納會議。所謂牛羊從而牧之也。故敘意大利史。尤當著眼此會。

此會之結果。使奧國在意大利之權力。更加强盛。國也。然撒的尼亞國。實爲他日統一全意之起點。此次合併志挪亞。其國勢漸鞏固。亦最有關係之事實也。故前提之。

維也納會議。爲鬼爲賊。有類兒戲。此章以極輕薄之筆寫之。諶而非虐也。當時競奢鬥靡。宴會無虛日。會期將及一年。每日所費在十萬圓內外云。時有跳舞大會之目。章末所謂同去跳舞作樂者。蓋實錄也。

梅特涅 Metemich 生一七七三年。卒一八五九年。時封公爵。後晉王爵。

第二齣 初章 (一千八百二十年)

(丑持劍騎馬上)手執金刀九十九殺盡國仇方罷手(小旦男裝騎馬上)與君直抵黃龍城痛飲自由一杯酒(丑)俺乃燒炭黨首領是也(小旦)俺乃燒炭黨女首領是也(向丑介)來此已是會所等我請出兄弟們聽哥哥演說一番則箇(向內介)衆兄弟有請(內)有請(衆男女雜上)(互相見握手接吻介)(丑登壇演說介)(衆鼓掌介)(丑)兄弟們。俗們這箇燒炭黨。就與大利政府的奴才視之。叫做一箇私黨。就意大利同胞的國民視之。叫做一箇公黨。我們的宗旨。啊。不管他上等社會中等社會下等社會。九流三教。但使有愛國的熱血。只管前來。不論那一人。政體寡人政體多人。政體立憲共和。但能除專制的魔王。何妨誠辦。叫他是哥老會。三合會。大刀會。小刀會。這些不同。但起得革命軍。勤王軍。獨立軍。國民軍。軍件件皆可。(拍醒木介)兄弟們。須知奧大利是我公敵。梅特涅是我大仇。凡我黨中。同人是與他不兩立的。

(勝如花)皆直裂淚。橫流。悶得英雄難受。沒來由。隴畔。驟耕。甚情緒。豪門使酒好。一副健兒身。手雙肩上。公仇私仇。滿腔兒家。憂國憂禾。黍油。忍斜陽。回首。拚著箇頭顱。似斗小朝廷。生活堪羞。小朝廷。生活堪羞。

兄弟們。你看這裏。尼布士王。弗得南第一。當一千八百十五年即位之時。本會向人民宣誓。遵守千八百十二年所立之憲法。不料口血未乾。竟背前約。問他的緣故。卻是梅特涅挑撥禁止。恐怕他開起民權自由的先例來。(拍醒木介)你想這樣做下去。俗們意大利人。還有復見天日之望嗎。(衆搓手怒目介)(雜持新聞紙號外急上)報報報。西班牙國革命軍起。國王不得已。竟自

頒行自由憲法了。(衆起座爭閱看介)(小旦取新聞紙朗讀介)(丑)兄弟們。西班牙人也是箇人意大利人也是箇人難道我們就不如他麼。(衆拍掌頌足誼呼介)機會機會革命革命。(丑)既然如此事不宜遲。僑們即刻預備。在這尼布士地方起事。還須奉勞幾位姊妹們到撒的尼亞聯絡同志。一齊禦侮才好。(小旦)使得。(衆下)(小旦)

(前詞)身萬里目千秋。碧髮紅袖。厭照鸞似水流。年學射鵰沙場勝手。甚功名。鼓儂消受。趁今日人謀鬼謀。把從前雲收霧收。鐵血關頭。問鬚眉。愧否。漫公憤。落他人後。望江山美人對愁。揮金戈。美人散愁。看劍馳馬下。

(副淨淨扮一警官上)(副淨)(身列丹墀與朱戶)(淨)衛護。(副淨)威風赫赫王侯署。(淨)紙虎。(副淨)開門點卯站班住。

(淨)休誤。(副淨)若有人民來投訴。(淨)發官。(副淨)腔情情說。不要露出馬脚來。(同笑介)僑們尼布士王宮警衛官。今日輪班上值。須得嚴肅。(丑)率衆雜持長鎗短鎗。刀斧木棍。擁上。願爲民流血。先教衆一心。(衆鼓譟介)(淨副淨吹銀笳告警介)

(護衛兵齊集介)(接門介)(護衛兵敗介)(淨副淨)你等百姓。究爲何來。(丑)不是行同盜賊。亦非圖作王侯。(淨)既不作反。爲何持兵。(衆)只要人權與自由。鐵血助他成就。(副淨)既然如此。散去慢慢商量。(丑)無力。便無憑藉。不成誓平。(淨)到底怎的你們纔心足。(衆)但求憲法別無求。卻要我王賭哭。(淨副淨)這樣你們等著待我進報。(外扮尼布士王弗得南第一

率王子上)(衆脫帽爲禮介)(外對衆以吻接新約全書指十字架發毒誓介)(王子隨誓介)(衆呼萬歲介)(外下)(雜急上)撒的尼亞人民。已預備起義。挾本國政府以驅逐與軍。帕特門倫巴的諸地。亦同時爆發了。俺奉女會領之命。特來報告。

(丑)我們須則預備接應。(合)

(餘文)破題兒初成就。最提防。雨覆雲翻。手謾倚。著今日豪氣。元龍百尺樓。(同下)

們。譚虎客批注

燒炭黨者。即加波拿里黨。Cobonari。意大利之祕密結社也。其情形與中國之哥老會等大相類。燒炭黨人之志氣。非不可嘉。但學問不足以副之。故道心不足。條理疏略。一挫便難復振。此劇不以莊重之筆寫之。非以成敗論人。實留爲下文三傑地步也。

俄羅斯之虛無黨。閨秀最多。其行荆嬴之事者。大率皆妙齡絕色之女子也。燒炭黨中有此等人否。吾不敢知。竊疑作者以本書且脚太少。不合戲本體例。故著此一段耳。然以情理度之。未必無其人也。

燒炭黨本無一定宗旨。大率以清君側爲主義。獨立精神。仍有所缺。此其所以不成也。

尼布士王當民變後。以極莊嚴之儀。舉行宣誓大典。政府大臣皆列坐。王以熱誠之言。誓守憲法。蓋亦出於真意。非受迫而姑以免禍也。亦非如本文所叙之草草也。若非有梅特涅。則意人於此時。已可享自由之福矣。

小旦所唱一齣。神采活現。鐵血關頭問鬚眉愧否。二語。吾讀之亦如冷水澆背。聲音之道。感人深矣。

第三齣 黨獄 (二千八百二十一年)

(外扮尼布士國宰相末扮撒的尼亞國宰相上)(外)還他笑罵總何妨(末)換我南柯夢一場(外)無量頭顱無量血(末)爲他人作嫁衣裳(同坐介)我等今日受梅特涅公相之命。會審燒炭黨逆徒。須則早到伺候。(淨扮梅特涅上)熱饑寒大可炙手殺人如草不聞聲。老夫梅特涅自從維也納會議之後。與俄普兩皇結神聖同盟。合力壓制民權。藉以長保富貴。五年以來。內外安謐。臣耐意大利燒炭黨小醜。不安本分。攪動波瀾。去年竟在尼布士帕特門倫巴的撒的尼亞各地方。同時發起。意欲從我。與我手中奪回權利。發布憲法。做箇自由自主的人民。(冷笑介)非是老夫誇口。你們意大利人。只算是生前注定的命裏帶來的奴才。身分罷了。你們的祖宗。做了我家奴才。已幾百年。難道今日倒要不服勁嗎。況且你們那豪門貴冑。做官讀書的。上等人。物。箇箇都做了我家吮癰。疔。一呼百諾的孝順孫兒。爾等。豈非飛蛾送死。(大笑介)你看老夫出小小手段。早已叫他們自己殺起自己來。一語指揮。大局平定。前後拿到逆黨一千餘名。今日老夫要親自拷訊。并撤調尼布士撒的尼亞兩國宰相。齊來會審。一來顯顯俺的威風。二來假手意大利本族人。叫他自已殺個干淨。正是。任伊從前瞎說人權。貴要你今日真知獄吏尊。(外末迎見介)(淨中坐外末旁坐介)(外末)老公相到了。就此開審。警官那裡。(雜)有(外末)將那犯人十箇一排。埃次帶上。(雜)曉得。

(雜帶丑小旦等十人。蓬頭跣足。披枷帶鎖上)

(秋夜月)(丑)是男兒自有男兒性。霹靂臨頭心魂靜。由來成敗非由命。將頭顱送定把精神留定。

兄弟們。我們得做意大利第一。次流血的人物。天公待我不薄。頂是轟轟烈烈。不要垂頭縮尾。墮喪了國民志氣者。(小旦)正是。我們今日的言語舉動。都要替意大利人造下一箇大大紀念。播下一箇大大種子來。

(前調)(小旦)盪沈沈睡虎千年。腹教我羅袂生寒。芳心誓一聲兒晨鐘。吼得人深省。將奸奴罵醒。把國民喚醒。

(同見淨外末直立怒視介)(淨拍驚堂介)爾等不服國法同造逆謀今日被我拿到有何話說(丑)說是有說的。你請定了你的耳神來聽者。

(混江龍)我是為民請命將血兒洗出一國的大光明便今日拚著箇長宏血三年化盡到將來總有那精衛冤東海填平。只有你這老猾賊啊。倚仗著千百年將絕未絕的民賊餘孽結下了億萬人欲殺未殺的怨毒分明你那外交政道是更趨劇烈強演出一手遮天大本領你那內治經綸是要挫抑民氣做到十層地獄老閻靈你在何加利是一箇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你在日耳曼是箇兩頭兒搗鬼的妖魔星。就是在你與大利本國啊。你便假假地與些教育也是束縛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教那青年子弟在離離無生氣你更狠狠地講求軍備添出許多納稅義務當兵義務守法義務却把人民權利權權奪奪件件剝光精政談會是你三生九代的仇敵新聞紙是你便硬硬眼的刺釘黃白金是你棺材裏心兒肉兒的親眷大小官是你舖子上高些低些的天秤逆著你來便玉石同盤順著你來又雞犬不甯你還把我意大利祖國當作乃翁傳下的遺產十一萬方里把我意大利同胞認做拿錢買下的奴才三千萬多名你目下自然是熱烘烘的尊榮安富你將來總有目黑心黑的罪惡貫盈。到那時候啊。千刀王莽割盡你的臭皮袋三家蚩尤碾透你的惡魂靈你的頭便是千人共飲的智瑤器你的腹便是永夜長明的董卓燈則那全歐洲人民懸絲旗放花爆謹呼著民權萬歲便有耶和華天使插雙翼下塵寰高叫道天下太平我是播散自由的五瘟使我是點明獨立的北辰星今日裏盡了我的責任驂鸞歸去他日啊飛下我的精神搏虎功成坦蕩蕩橫刀向天笑願巍巍旁人何用驚。

(淨)好毒罵好毒罵我其實聽不得了。左右快與我拿下這厮砍了去罷。(雜扶丑下)(外末喚介)你們却有甚麼辯訴來。(小旦)辯訴是不辯訴話卻多著呢。

(前詞)我是工愁善病算世間兒女第一多情我看不過那蟻螂似的腐敗生涯故此憂梅領顰蛾眉捧心無限啼紅怨我不慣那牛馬似的壓制痛苦故此損腰圍懶茶飯疾首時聞嬌喘聲。可恨你們這些狗奴才啊。將累代仇人認做重生的父母把一國同胞當作上供的犧牲任他踐你土食你毛還說是深仁厚澤你便舐他癩心他痔圍博箇頂戴身榮(指梅特涅介)他本是箇異族兒也難怪舞爪張牙迫得我上國憤泉秋沸(指陪審兩相介)虧你是箇神明宵卻跟著然箕裘豆煎得那同根瓦釜雷鳴他是蛇你便是象蛇自噬的人妖他是虎你便是為虎擇肉的佞靈你的辣手段靠著那厚面皮天生惡毒你的黑心肝映著那

白鬚子異樣鮮明。你只要護得那一頂烏紗。怕甚麼呼牛應馬。呼馬應馬。你更便慣着那兩條火腿。少不免賊多。從賊兵多。從兵待與你講。廉恥。匡。耐。你是慣倚門的楊花水。性待與你講。利害。匡。耐。你是未發的頭石。無靈與你講。天理人情。匡。耐。你是動物學上。涼血部類的老龜。與你說。宗邦祖國。匡。耐。你是巫來由。種認人爲父的小螟。給你的毒種。好像疫蟲。兒傳染。徧地。你的威風。好像瘦狗兒。恐嚇。羣盲。惹得一國上人心死。盡便似家中枯骨。弄得千年來國威。墜落。變做井底銀瓶。我氣不過。那百十萬沒臉兒。郎辱沒鬚眉。受巾纏。我便沖起那三千丈無明業火。辜負香衾。事血腥。我是箇嬌滴滴的閨秀兒。生來不解道。夫婿封侯。怨我貪着惡烈。烈的從軍。樂夢裏。顧不得爺孃。喚女聲。我要將紅粉兒。砌成那國民基礎。我便把燄兒炸開。那世界文明。今日裏。拚着箇頸血兒。濺污桃花扇。十年後。少不免精魂兒。再生牡丹亭。坦蕩蕩。橫刀向天笑。顛巍巍。旁人何用驚。

（淨）我這有些公事。要先走一步了。（外末拱介）（淨下）（外向末介）罵是罵得狠。卻真說着我們心坎的毛病。我聽着由不得一陣陣間。臉紅耳熱起來。（末）可不是嗎。卻是我們廿載。營寨十年。手版。好容易捱到今日。這箇地位。難道任着這些人胡鬧。摔破了。僧們飯碗不成。（外）少不免昧着良心。將他們定個死罪。回覆老公相罷了。（末）正是。（同吩咐介）左右將這厮們帶往死囚牢中。候明日陸續審定。一齊取決。（雜）是。（外末下）（小旦）兄弟們。我們抖擻精神。趕上首領哥哥的英魂。同赴天國。則箇正是。

白馬宵潮夜夜聲
君看今夕瑤臺上

人家初死鬼雄生
風雨何曾敗月明

（雜帶小旦等九人同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黨獄者。天下極哀慘之事也。讀此齣一過。毫不覺其哀慘。惟覺其壯快。才子之筆。能奪天工。信然。信然。金聖歎批西廂。謂讀拷豎一齣。紅娘罵老夫人語。算是天下第一件快心事。吾於此文亦云然。每讀一句。輒欲浮一大白。水滸傳中阮家三雄。罵何濤巡捕語。算是古今第一毒罵。以較此文。尙未能彷彿其什一。吾獨怪作者錦心繡口。爾雅溫文。何苦造此口孽。不畏拔舌地獄。留卿一席耶。指桑罵槐。絕似姊妹不睦的婦人。相語諄口吻。作者有幾多化身。現此奇態。

罵人之筆。已奇極矣。最奇者。文中連篇累牘。堆滿香奩語。「羅袂生寒。芳心自警。」「辜負香衾。」「封侯夫婿。皆係癡情兒女嬌態語。豈可以入革命史。更豈可以入黨獄記。乃經作者舞文鍛鍊。竟自生氣勃勃起來。才子之筆。可愛煞人。才子之筆。可畏煞人。

梅特涅當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奧大利革命軍起時。子身狼狽。亡命英國。後卒受千人指罵以死。惜哉所謂磔蟲尤刺王莽智。瑤器董卓燈者。未得見諸實事也。雖然。不料五十年後。更遇著飲冰子的筆鋒舌劍。比那路易第十六的斷頭臺。還利害多著哩。

梅特涅不足責。以意大利人而做梅特涅的奴才者。則無復人心矣。不知女豪傑一曲混江龍。能罵醒幾箇奸奴。能喚醒幾箇國民。

昔嘗與作者讀龔定庵詩。有捲簾梳洗望黃河之句。作者云。捲簾梳洗下。豈容綴黃河二字。擇語可謂奇極。今此文於辜負香衾下。綴血腥二字。更復成何說話。

作者為文無他長。但胸中有一材料。無不提之以入筆下耳。桃花扇牡丹亭與本文相去何啻萬里。亦竟被他提去了。咄咄怪事。

新羅馬傳奇已演了四齣。書中正脚色。尚未出現。讀書請抖擻精神。再等半箇月。好看那桃花扇上的侯公子登場了。

第四齣 俠感 (一千八百二十二年)

(生扮瑪志尼墨衣學生裝上)

(臨江仙)萬卷撐腸何用處。哀哀亡國遺民。江山寥寂鎖愁雲。斜陽看雁去。無語獨落巾。(采桑子)十年悔學雕蟲技。有甚情懷。有甚情懷。捲卷故聞杜宇啼。千年故國。

今誰主吟也。凄迷夢也。凄迷一髮中原日。已西。小生瑪志尼。表名金士披。意大利國志挪亞府人也。系出清門。家承通德。不幸先君早世。兄弟無人。估侍萱堂。夙承教育。自從十三歲。入市立大學。今年十七。卒業有成。精學哲理之科。篤信唯心之論。屠龍伎倆。未還滄海之珠。倚馬文章。空貴洛陽之紙。每念我意大利自羅馬失鹿以後。朝秦暮楚。五裂四分。同種仇讎。生民塗炭。痛唯風之不競。為大國羞。入豚笠。以誰憐。謂他人母。自古道。哀莫哀於無國。病莫病於喪心。小生雖在髫齡。頗知國恥。撫今懷古。感物易哀。

獨恨閱歷未深。補救無術。因作國喪紀念。常著深墨衣冠等。春士之悲。秋向歡場。而掩淚少年。同學相言。某是狂生。大人先生。僉曰。此子可惜。歎介。咳。你這朝菌蟪蛄。一流怎知道我傷心。人別有懷抱也。今日乃係來復休學之期。母親約定。攜掩前往海濱。游耍。以遣情懷。只得收拾奇愁。強為歡笑。預備陪侍則箇。

(懶畫眉) 忍淚吞聲。做箇詞人。零落鄉關。深閉門。要將心血洗乾坤。來日天難問。暫收拾。雄心消好春。

(作更衣修容介)(老旦上)

(前調) 癡緯。淒涼。歷劫塵塵。臨晚宗周。常苦辛。仲謀有子。未全貧。漆室憂宗國。名山畏後生。孩兒那裏。(生整衣迎介)(以吻接老旦額介) 孩兒正此更衣。待往伺候母親。不知母親早出來了。(老旦) 就此同往罷。日遠長安近。且攜著乳虎空山。嘯暮雲。

(同循海濱行介)(老旦) 你看這泱泱雄壯的地中海。俗們意大利。也會握過這海上大權來。(生點頭微歎介)(外扮巨人身

長七尺。氣宇嚴整。冠服藍縷上)

(破齊陣) 戴著頭顱。且住。嘔餘血淚。誰聞乞食。王孫吹簫。公子累得英雄。才盡都只言湖海無餘子。爭敢望陽關有故人。風塵辜此身。(迎面見老旦。生脫帽為禮介) 可憐意。

大利亡命流民。則箇(老旦) 揮淚探懷中。取出金錢給外介。(外點頭略謝。納入破帽介)(生注視作愕。貽狀介)(外昂然下)

(生目送良久介)(向老旦介) 母親。這是甚麼人呀。(老旦) 我兒。還不知道嗎。這都是為意大利全國國民受罪的。

(折桂令) 他甘心割慈。忍愛別井。離羣俠。轟轟似荆卿。入秦氣昂。昂似翟義。從軍。孩兒啊。你該記得一千八百二十年。我們意大利人民。不堪專制虐政。因此南北諸省。同時並起。欲抗逐奧大利。奏自由統一之功。爭奈石卵不敵。民黨失利。那些志士們。或上絞臺。或幽犴。恨皇天不仁。儘著伊暴昏。的前程。雨雲翻。東市上朝衣。誰問鐵窓裏。雄鬼為鄰。那滅等的。就流竄到這志挪亞海濱地方。舉目無親。淒涼乞食。餓盡青春。愁盡行雲。撇了鄉關。賸了孤身。

(淚介) 孩兒啊。方纔那位巨人。便是這樁案內一箇無名的英雄了。(生淚介) 不想僭意大利。還有這種慷慨義俠的人。孩兒愧他多多矣。

(醉東江) 惹得俺千百結。迴腸不展。三萬斛。潮血如焚。恨悠悠。天道非痛。歷歷英才。盡望長空。霜風淒緊。難道是往車有轍。來軫無。

人……想我瑪志尼亦是意大利三千萬人中之一人豈可放棄責任……叫一聲我國民哭一聲我國民怕不怕英雄氣短柳絲長恨只恨自由人遠天涯近從今後誓做箇男兒本分愛國精神

(向老旦介)母親啊從今日以後孩兒的身子都要獻與意大利國民了(老旦)這樣總不辜負為娘的教育你十七年一番苦心哩(合)

(尾聲)紛紛成敗無憑準自古道皇天不負有心人佇看起陸龍蛇演出風雲陣(同下)
捫齣談虎客批注

瑪志尼為三傑之首至是始出現方入本書正文

作者生平於近世豪傑中最崇拜瑪志尼此齣極力描寫語語皆有寄託最宜領略

忍淚吞聲做箇詞人要將心血洗乾坤得非作者自道耶吾願與一國公民共哀其志且祝其實此目的也西廂記繫春情短柳絲長隔花人遠天涯近二語向稱名句不意又被作者擗瑤去了別成妙語舞文手段可畏之至

第五齣 弔古 (二千八百二十三年)

(淨扮加里波的水手裝上)

(破齊陣)孤嶽千尋壁立長風萬里橫行水雪聰明雷霆精銳天付與男兒本性匡耐朝朝送客浮家慣著甚夜夜驚人匣劍鳴西風聞血腥

(鷓鴣天)浩浩天風轉耳過醒時涕淚醉時歌伏波橫海人才少枯苑蕪城入夢多驚駟隙感川波年來無奈古愁何誰將亡國無窮恨說與秦淮舊日河小生加里波的是也門閥寒微家計貧窶父親德彌尼航海為業小生未離襁褓已涉波濤慕哥命布通天鑿孔之風懷納爾遜為國同仇之志兼以性情孤憤膂力剛強苦無百里之才願學萬人之敵典衣一醉結奇士於風塵磨劍十年理不平於行路行年七歲承父母命入教會學校研究神學匡奈俺祖莽情懷不喜那陳腐教理因習些算學天文航海兵法等學科雖非專門卻有心得嗣因家貧廢學仍尋海上生涯今日隨船長皮津航行羅馬想這羅馬乃我祖國首都為古今東西歷史上第一名譽之都府今度儘俺遊覽好不壯快(指介)你看前面海岸葱蔥鬱鬱綠楊城郭烟雨樓臺國土莊嚴川原雄壯正是東西波浪兼天湧今古風雲接地陰羅馬羅馬你兀的不愛煞俺也

(油葫蘆)一霎涼風吹酒醒。正到洛陽城望朝霞起。午雲捲夕陽明。十丈軟紅塵。玉宇琼樓迴。百戰舊山河。歷歷心頭影。一箇是扁舟。天地無雙士。一箇是青史。人間第一城。我便要整頓全神。注定廟。

(作到介)呵呵。好羅馬。今日落到我手了。小生向讀國史。目注心營。雖則未遂壯游。却也已同身歷。今日不免將心中的羅馬。和目中的羅馬。逐一按圖索驥。比較分明。則箇(上岸行介)(作驚訝狀介)怎麼一箇整齊嚴肅的羅馬。卻這樣凌亂泥雜起來呢。(再前行介)(驚介)噯呀。我記得歷史上的羅馬。何等般闐繁盛。怎麼今日卻是哀鴻遍野。春燕無歸。滿眼悽惶。都只一片蒼涼氣象也。(嘆介)自古道。百聞不如一見。自非親到名城。怎知今昔之感。

(皂羅袍)原來是喬木廢池。如眼甚黃昏。清角吹寒。臘有空城。陣雲黯沒。漢家營。月華破碎。秦時鏡。淒涼草樹。鶯啼有聲。尋常門巷。燕來無情。難道我夢兒錯認了黃梁境。

我想羅馬城內名勝古蹟。所在多有。等成順著路兒。訪覽起來。(行介)志士淒涼。閑處老名花。零落雨中看。呀。這便是凱旋門了。呀。這便是議會會場了。呀。這便是教會堂了。呀。這便是十三大劇園之一了。你看雄圖未沫。遺址儼然。我偉大國民的精神。好不令人生感。但係斷井頽垣。磚苔砌草。卻怎便零落到這般田地呀。

(駐馬聽)金碧飄零。北斗星沈。天有恨。伽藍寂靜。南朝烟鎖。佛無靈。神鴉社鼓。斷腸聲。兔葵。燕麥。斜陽影。誰記省。瓠。樓。夢。冷。秋。前。病。(沈醉東風)你記得昔日。啊。定中原。饒歌健勁。你聽得今日。啊。哀江南。詞賦淒零。雨打了花。月痕浪淘盡。英雄影。望一片山殘水。臘都付與烏啼。故國人泣。新亭樓空。夜永。把十年好夢。被風抖醒。

噯。羅馬羅馬。你兀的不痛煞儂也。(嘆介)我想古亦日月。今亦日月。古亦山川。今亦山川。我們這箇借大羅馬。豈不是靠著從前那幾箇豪傑的心血。魄力造出來的嗎。天公啊。怎麼你昏昏沈沈了。幾百年。竟不肯替我們意大利。再降一箇人才。

(五韻美)天無語。人如病。後來人。叫不出。前人應。向那裏。叫喚起。國民魂。性似這山河。破碎待誰來。擔荷一身輕。(黑喉令)便是他無情有情。到這裏。不由人魂驚目驚。猛回頭。紅淚飄零。：俺的羅馬啊。：只怕你也歸銷魂。憐我憐卿。：俺啊。：悶着那滿腔兒。歌聲哭聲。對著那大江心。月明浪。明抵多少。棒喝兒。儒經佛經。則索打疊前程。誓恢復神京。舊京。

(自語介)俺想英雄事業。天不限人。豪俠情懷。今當猶昔。我加里波的。生茲名國。方當盛年。難道古人能創立這羅馬。我們就不能再造這羅馬。麼。但係天地悠悠。人心夢夢。正不知舉國中。同茲感慨者。還有幾人。

(憶多嬌)是百年歌舞厭言兵。怕一木難支大厦傾。但祝到處天涯春。若有情。趁着那芳草初生啼。未鳴管。領取這爛錦年華。魂清夢清。

羅馬啊。俺今日便久淹留。也增傷感。不若暫且作別。奔走江湖。訪尋同志。待到大業告成。再來和你厮守罷。

(尾聲)我是多情卻似總無情。解道莫近彈碁恨。不平便揮手空濛。一瞥山河影。

(下)

把酒談虎客批注
敘瑪志尼起筆於海濱一游。叙加里波的起筆於羅馬一游。皆係胎孕二雄壯志之地。也是歷史上實事。是劇曲上真景。二雄留此佳話。似為新羅馬傳奇地步。

寫瑪志尼便活畫出一箇大學者。寫加里波的便活畫出一箇大軍人。真是寫生妙手。

前半齣未到羅馬以前。極意想望。描出如錦如茶世界。襯起後來失望。益增悵觸。所謂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也。作者生平為文。每喜自造新名詞。或雜引泰東泰西故事。獨此書入西人口氣。反全用中國典故。曲中不雜一譯語。名詞是亦其有意立異處。

作者少年善為綺語。故雖愛國之文。亦往往以美人芳草出之。不可不謂文人結習。然其所以哀感頑豔者。則亦以此。

第六齣 鑄黨 (二千八百二十五年)

(生扮瑪志尼上)

(懸芳春)慘霧黏天。穢塵滾地。憑高怕望。中原偏是睡獅。無賴沈。歷千年。便把奇愁拋遣。奈江山耐人留戀。雄心遠待。翻起滄海桑田。添段因緣。

小生瑪志尼。自從前年隨母親海濱一游。遭逢志士。哀聆慈訓。悵觸迴腸。便已以身許國。誓為同胞有所盡力。去年投入燒炭黨中。欲圖共事。不料該黨一挫之後。精神沮喪。志氣銷沈。前輩既已彫零。後起不能為繼。而且智識卑陋。道德衰頹。這樣看來。我意大利靠著這班人。是不中用了。再看那舉國中熙熙攘攘的人。卻大半在昏昏睡夢中。不知國恥為何物。國仇為何人。便有一二愛時之士。亦復離羣索處。消息不通。力薄勢分。何濟於事。(嘆介)小生每念物極必反。人定勝天。怯大敵者非丈夫。造時勢者為

俊傑。當仁不讓。舍我其誰。因想聯合同志重新組織一個完全民黨。仗茲團體共濟艱難。今日約定格里士比阿西尼兩位齊集舍下同議章程。敢待來也。(作翔步至內介)(末扮格里士比丑扮阿西尼同上)朝從屠沽游夕拉。隨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纓傳聞智勇人。驚心自顧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匣。中龍光劍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負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曠其遲。既窺豫讓橋。復瞰軹深井。長懸奠一后。風雲撲人冷。(末)俺格里士比。正從昔昔里島北來。游歷內地訪尋同志。今承瑪君約商大事。須速前往。(丑)俺阿西尼自從瑪先生游久聞微言大義。今日函丈見招。不免隨格公早到。(同見生握手為禮介)辱承見招。不知有何賜教。(生)非為別事。小生痛念我國同胞前途不勝憂慮。今日特請兩君同商拯救之法。並講明我等應行之責任。以後好一同努力進行。(末丑)先請領教。(生)

(六奏宮詞)風雲無色關河帶。怨付與斜陽一片聲。啼猿空教沈恨華年。俺淚盡了獄三字才枯了策。萬言天辭也怕問天天民那得受人憐。我待約精禽。臥石填冤。海我便學師子談經。吼舌蓮天遙地遠山河大千風馳雲捲。國民少年便泥犁也應有光明線。莫遷延。優勝劣敗。猛要著先鞭。

兩君啊。今日正是民族主義競爭時代。非全國人萬衆一心。結成一至大團體。不足以圖自立而抗外敵。但合羣之義言之。似易行之實難。我想天下事必須從大處著想。從小處落派。但使一國中能有數人或數十人真誠愛國。結成一團死生不渝。愛樂相共。確認責任。奮力向前。則涓滴可以成江河。頭步可以致千里。將來逐漸推廣。或者同志徧於全國大局。藉此挽回。亦未可定。我等雖屬人微。言輕。然亦國民一分子。應盡義務。責無可辭。意欲與諸君共商組織一強固民黨。以為同胞先導。未知兩君意下如何。(末丑)某等久有此心。恨才力綿薄。未能成就。今承指示。妙極妙極了。但這民黨的宗旨。若何手段。若何還要請教哩。(生)待我說來。領教罷。

(北江梅介)你看這客星據座。天容變你看這濁流飲恨。人權賤你看這狐兔縱橫。占盡了中原。你看這虎狼擇肉不住的把威權搦冤也。胡纏孽也。胡纏文明敵橫行偏地專制毒惟悴千年遮莫要危樓打碎。奮空拳遮莫要亂麻斬斷。起一度玄黃戰天也。無言佛也。無言只怕待劫灰飛盡靈光纔現。

兩君啊。我想國中積弊既深。斷非彌縫補苴可以救得轉來。破壞之事。無論遲早。終不可免。倒不如用些人力去做那有意識的破壞。早一日還得一日之福哩。(末)這議論是一點不錯。但看我意大利人心腐敗到這般田地。莫說平和的福分不能享受。

只怕連破壞的事業也不能做成。這卻怎麼好？(生)正是。但古語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今日操練一國人，叫他成就一箇國民的資格，正是我輩責任哩。

(前調)俗要信靈魂不共身流轉。俗要信英雄成敗尋常見。俗要信國民義務是天然。俗要信倚賴他人是一種奴才。勞生也。廝連死也。廝連任把七尺頑軀散作灰也。教一國同胞團成片。今日啊便是杜宇啼枝血淚鮮。他日啊應有神龍起。盪風雲變若問因緣。此是因緣。只怕待劫灰飛盡靈光纔現。

(末丑)精理名言。佩服佩服。今日就請擬定章程。兼起一個會名。便好聯絡同志。推廣宗旨罷。(生)想我意大利自羅馬解紐以來。直至今日。都是奄奄無生氣。被那強鄰大敵。呼爲老大帝國。今日要救衆生。必須剷除暮氣。就起個會名。叫做少年意大利。何如？(末丑)妙極了。(合)

(尾聲)望前途隱隱羣龍戰。那許我同學偷閑學少年。待要一髮千鈞把乾坤扭轉。(生下)(末丑隨下)

捫蝨談虎客批注

茲編闕如。經已兩月。海內詞壇。以監督之義務相責備者。書凡十數至。但著者既日罕暇晷。又此等鉤心鬥角之作。非咄嗟可成。乃公亦無如何也。今再三敦促。成此一齣。敬以謝讀者。

傳奇體例。第一折謂之正生家門。第二折謂之正旦家門。實爲全書頭角。但此編主人翁。不止一人。萬難偏重偏輕。故不能照依常例。作者本擬以此折令加富爾登場。鄙人嫌其三傑平排。未免板笨。且加富爾可表見之事跡。不妨稍後。故商略移置第八齣。

「少年意大利」爲新羅馬成立最大根原。此折以韻文敘述其宗旨方法。實屬至難之事。前此曲本。未嘗有此境界也。讀者當觀其苦心遣辭處。

格里士比者。昔昔里島人。後此喚起南意大利之革命。佐加里波的成功者也。建國後曾兩任首相。去年始卒。阿西尼者。後此行刺法帝拿破崙弟三。以間接力成就意法同盟者也。二人皆「少年意大利」中緊要人物。有位置於本編者也。故先出之。

愛國女兒傳奇

第一齣 宴花

東學界之一軍國民

(旦辮髮西粧上)

(踢繡毬)沈沈春覺日出蓬山這驚醒紗牕年少病難痊顏漸老聽封姨鳳母呼起風潮

江山錦繡催紅女家國存亡下紫姑儂家謝錦琴是也憂時有淚蹈海無緣憶自幼稚以來即受家庭之教緯絲不恤常懷愛國之誠鍊石將成獨抱補天之志這也不消說了今日早春天氣園中移種泰西名花一株名曰羅多利亞現已盛開特請志士胡彥復張枚福鄒公恪女史于孟班一同到家賞玩早近亭午時候諸君敢待來也(淨扮胡彥復上)電達朝廷新奏疏(生扮張枚叔上)風行中外小文編(小生扮鄒公恪上)聯邦政治無民黨(小旦扮于孟班上)巾幗蕭條缺女權(相見握手介)

(小皮靴)積陰如暝海天如罩寒食清明將到流光容易却愁綠到芭蕉粘烟芍藥帶雨薔薇難作新詩料招來海畔一羣鳥種將天上幾枝桃讓儂家春色好

今日諸君齊到對契友賞名花已備濁酒一樽開園小飲就請赴席則个(衆赴席介)旦(前調)重重花影日光微照華燭何須高燒凡葩俗艷任他帶醉扶嬌綠珠俠骨紅線奇情婢似夫人少是將國色移三島不比春深鑽二喬這天香非俗好

(小旦拈花展問介)請教姊妹這花十分艷麗只是維多利亞原乃英國女皇之名緣何這花有此名目呢(旦)賢妹有所不知這花本是西種祇因朶大枝高不比尋常之品所以一時人士愛慕英皇功德命名這花以誌不忘的意思(小旦)原來如此我想英皇即位以來把區區三島整頓得隆隆日上近人會有詩云旂翻日所出入處功到天爲訝泣時可謂贊美得體所可恨的咱們偌大中華愈趨愈下黃河以北既入俄國範圍揚子江以南又要爲他家殖民地了可見國無論大小人無論女男南越未必不如漢家漢家又何必不如南越麼(旦)雖然如此只是你看二百兆女兒是何氣象啊

(四門泥)只有這四百餘州堪吊莫說甚金剛男子更無个弱女苗條金蓮款步柳枝腰畫樓深鎖如花貌珍珠簾惜人兒怨送銀荷燈小繡兒嬾桃抱琵琶那知道捧向誰家抱

(淨)女史一腔血淚。痛哭裙釵。吾輩男兒。更當愧死。真箇精神獨立。言論自由。欽佩欽佩。(旦)豈敢。(小旦)我想女教不昌。民權不振。民權不振。國勢一定不强。姊姊以為何如。(旦)

(前調)更說甚謝女班姬陰釵。早知是無才是德。還只怕詩思文妖。五言八句便稱豪。鴛鴦二字都顛倒。秋思畫閣塞外。衣刀春情。銅道樓上。箏簫縱千種。聰明也只合堅守中郎窻。

大凡國勢愈衰。壓力愈重。壓力所施。每于女兒愈甚。印度羅馬諸國史。班班可考。只是吾輩適當其衝。卻如何是好呢。我只怕的。(金剛石)怕只怕金戈鐵馬。期將到。怕只怕槍林劍樹。驚風颼。怕只怕小鳥翻翻。難住穩。危巢怕只怕。異鄉還流。落青草風。又飄飄。飄雨又蕭蕭。商女不知亡國恨。到秦淮。猶自停棹。則索耍劫灰。保護着弟兄。窻則索耍太平。先打個清黃。醮愁也。誰熬怨也。誰熬自家。酌酌算。只有千鈞。重任。上輕挑。

(小旦)姊姊寄懷。俠抱。愚妹不及了。看看天色將晚。我們就此告退罷。(生)今日一番盛會。領教多多。何妨分付。耀華寫真店。同拍一照。以記盛情呢。(淨)我們照好之後。即名為中國四少年圖。就請叔公。恪兩位。各題小詩。互相傳誦罷。(旦)

(尾聲)海天精衛。原雌鳥。要博得震旦家。家拜女豪。願素手。纖纖扶得江山好。

(衆下)

本篇係由東京留學生某君投稿。某君愛國熱腸。久為同學所推重。且精嫻音律。寄託遙深。擬著曲界革命軍十種。專以宣揚愛國心為主。此其一種也。先錄之以供同好。

十五小豪傑

法國焦士威爾奴原著
少年中國之少年重譯

第一回

茫茫大地上。一葉孤舟。
滾滾怒濤中。幾箇童子。

調寄摸魚兒

莽重洋。驚濤橫雨。一葉破帆飄渡。入死出生人十五。都是鬚齡乳稚。逢生處。更墮向天涯。絕島無歸路。停辛竚苦。但抖擻精神。斬除荆棘。容我兩年住。英雄業。豈有天公能妒。殖民儼關新。士赫赫。國旗輝。南極好箇共和制度。天不負。看馬角鳥頭。奏凱同歸。去我非妄語。勸年少同胞。聽雞起舞。休把此生誤。

看官。你道這首詞講的是甚麼典故呢。話說距今四十二年前。正是西歷一千八百六十年三月初九日。那晚上滿天黑雲。低飛壓海。濛濛闇闇。咫尺不相見。忽然有一隻小船。好像飛一般。奔向東南去。僅在那電光一閃中。瞥見這船的影子。這船容積不滿百噸。船名叫做胥羅。會有一塊橫板在船尾寫著的。但現在已經剝落去。連名也尋不著了。那船所在的地方。夜是很短的。不到五點。天便亮了。但雖係天亮。又怎麼呢。風是越發緊的。浪是越發大的。那船面上就只有三箇小孩子。一箇十五歲。那兩個都是同庚的。十四歲。還有一箇黑人小孩子。十三歲。這幾個正在拚命似的把著那舵輪。忽然砰的一聲響起來。只見一堆狂濤。好像座大山一般。打將過來。那舵輪把持不住。陡地扭轉。將四箇孩子都擲向數步以外了。內中一箇連忙開口問道。武安。這船身不要緊嗎。武安慢慢的翻起身回答道。不要緊哩。俄敦連纜又向那一箇說道。杜番啊。我們不要灰心哇。我們須知這身子以外還有比身子更重大的哩。隨又看那黑孩子一眼。問道。莫科呀。你不悔恨跟錯我們來嗎。黑孩子回答道。不。主公武安。這四箇人正在船面。話未說完。那船艙樓梯口的窗戶。突然推開。先有兩箇孩子探頭出來。跟著又有一隻狗。躍出半截身子。那三聲兩聲的亂吠。那兩孩子裏頭。有一箇年長的。約有十歲左右。急忙大聲問道。武安。武安。甚麼事呀。武安道。沒有甚麼。伊播孫啊。快回去罷。甚麼事都沒有。那年小的又說道。雖然如此。但我們怕得狠啊。武安道。別要怕。趕緊回去。坐在牀上。閉著兩隻眼睛。這就甚麼都不怕了。那兩孩子兀自不肯下去。只聽得莫科忽喊起來道。好晦氣。又一箇大浪來了。話猶未了。那浪又沒命的自船尾蕪進來。險些都從窗口灌入船艙裏去了。那俄敦高聲喝道。兩位快回去呀。你們不聽我們的話嗎。這兩孩子方纔沒趣的去了。却又有一箇探頭出來。叫道。武安呀。你們要我們來幫幫力嗎。武安答道。不。巴士他呀。你們好好的在裏面保護著那年紀小的罷。這裏有我們四箇人足殼了。：看官。你想這個船在恁麼大一箇太平洋上。更兼暴風怒濤之中。難道就只是這幾個小小的孩子嗎。別的大人。一個都沒有不成。這胥羅船。既然有一百多噸。總該有一箇船主。一箇副船主。五六箇水手。難道單有一箇細崽莫科就算了嗎。又這船到底爲著甚事。想往甚麼地方呢。怪可憐的撞著這場惡風浪。爲何緣故呢。看官。若使那時候有別隻船在這洋上經過。遇著這胥羅船。那船主頭一件定要根問這個緣由。這些孩子們自然會告訴過明白。但可惜不湊巧。那時這洋面上。前後左右幾百里。連箇船的影子都沒有呢。：閑話休提。卻說日過一日。風勢越大。竟變成了一箇大颶風。胥羅船好像被波浪吞了一般。那後橋既於兩日以前被風吹折。僅贖四尺多長一根木桿。幸虧前橋還在。但風勢越急。這孩子們的氣力短小。想把風篷捲下來。也做不到。那篷就不起這種大風。只見這橋夾不停的搖動。若使連前橋都沒了呢。那時這船可不成了。箇沒自由權的奴隸。任由風濤怎麼簸弄嗎。這孩

子們可不是除了束手待斃之外。更沒別的法兒嗎。他們都睜著兩隻眼。狠狠的望前望後。卻都是濛濛關關地。一寸陸影兒一點火光兒都看不見。看看又捱到晚上。一點多鐘。忽然轟的一聲。趁著那風聲濤聲響起來。只聽得杜番疾喊道。前橋倒了。莫科接口道。不是。却是把風篷吹斷了。武安向俄敦道。既是這麼著。我們要把這斷篷割去。你同杜番二人守著舵輪。莫科呀。來這裏幫我。看官須知莫科係船上細崽。自然該有些航海的本領。武安曾從歐洲來到澳洲。經過大西洋太平洋兩條大海。因此亦學得些少船上的事體。這孩子們自然是沒這兩個做胆。不消說哩。你看他們兩箇的本領怎麼樣呢。他們來到前橋底下。細心查看。只見那篷上邊的索吹斷了。搖曳空中。幸虧下邊未斷。他們先把上邊的索都割去。僅留靠下四五尺。隨將這篷上面兩角板下來。用繩網在船面。這樣著。那船倒反安穩起來了。武安莫科兩個不停的走上走下。好幾回險些被那大浪裏將去。足有半點多鐘之久。方纔回到舵輪旁邊。這身子便如雨淋雞一般濕透了。正要略歇一息。驀地那樓梯的窗口又推開。只見武安的兄弟名字叫做佐克的探頭出來。武安便問道。佐克。干甚麼。佐克道。快來快來。海水漏入船艙了。武安道。當真嗎。隨即起身走進艙內。只見一箇挂燈懸在當中。那十個孩子。七橫八豎。倒在牀上和睡几上。還有那八歲九歲大的。怕到無可奈何。你恨我我抱你的。攪成一團。武安道。別要害怕。我們快就到岸了。一面點起洋蠟。周圍張看。艙內卻是有些海水。隨着船勢左右盪盪盪去。但徧找找不出那漏縫兒。這水究竟從那裏來呢。隨後看出。卻是因樓梯窗門關不緊。那船面的浪。從甲板上流進來的。武安回到艙內。說明緣故。慰安孩子們一番。重復回到船面來。已經是兩點鐘打過了。那天越發好像墨一般。風勢一點不減。但要不要聽見一聲兩聲從空中受然過去。却是海燕的聲音。這海燕是從不飛到岸邊的。常年在太平洋的中心翱翔漂蕩。這樣看來。這船去陸地越發遠了。又過一點多鐘。忽聞轟的一聲。好像大砲發于空中。不好了。前橋斷了兩截。那布篷撕成一片一片。飛向海心去。就和一羣白鷗似的。杜番道。我們沒了風篷。怎麼好。武安道。怕甚麼。這船趁着浪。不是一樣的走嗎。莫科道。好在浪是順風的。在船尾送着來。但浪太緊了。我們將身子用繩網着在舵輪旁邊。免致被浪裏去。說時遲。那時疾。莫科話猶未了。只見一堆奔浪。足有四五十丈高。從船尾猛奔來。鏗鏘爆爆。聲音亂響。崩落船面甲板。兩隻救生船。一隻船板。一個羅盤箱臺。都掉下來。那餘勢還撞到船邊。將左便的船欄板都碎裂了。還虧着碎了欄板。這水能殼流出去。不然。這船受不起這種大壓力。是要沈定了。武安杜番俄敦三箇。被這浪一刮。擲出數丈以外。直到樓梯口。方才把捉得住。却是不見了莫科。評曰。割篷救生船板羅盤箱臺。皆船中寶物。武安等三人攔向救文以外。同是此一利那開事。武安嘆呀一聲道。不好不好。隨即高聲大呼道。莫科莫科。杜番道。難道掉落海了不成。俄敦忙向船邊探頭四望。卻影兒也不見。聲兒也不聞。武安道。我們不可以不救。他急放下

救生水泡。投下繩索罷。隨又連聲高喊道。莫科莫科。只聽得微微聲音答應道。救命呀。救命呀。俄敦道。他沒有掉下海。這聲音是從船頭來的。武安道。等我去救他。趕緊從船尾走到船頭。跌了好幾交。方才走到。便又高聲叫道。Boy。莫科莫科。My Boy。却不聽見答應。復連叫許多聲。只聽見微微的答應呀呀的兩聲。那聲更沈下去了。武安手中又沒燈火。只得跟着聲音。闖中摸索。摸到船頭。那絞車盤和綽爐中間。有一箇孩子的道。橫倒在那裡。卻是已經悶倒。不能出聲了。看官你說莫科因何跑在這裡。原來剛纔那一陣大浪。一直刮送過來。撞着那風篷的繩索。將喉頸勒住。越發掙扎。越發勒緊。如今呼吸都絕了。武安趕緊從袋裏掏出小刀來。把繩割斷。好一歇。那莫科才回過氣來。便向武安千思萬謝的謝他救命之恩。携着手回到旋輪之下。但船既沒了風篷。速力驟減。浪不能送船快行。船卻陷在浪裏。如盤渦一般。這孩子們想找別樣的東西代着風篷。也是找不出來。只得聽天由命罷了。這孩子們如今別的都無可望。只盼著天亮之後。風威略減。或者老天可憐見的。望著個陸地的影兒。除非這兩樣能殼有一。這便九死中還有一生之望哩。捱到四點半鐘。已見一帶白光。從地平線上起來。漸漸射到天心。只是烟霧依然深鎖重洋。望不見十丈以外。那雲好像電光一樣。快滾滾的飛向東方。風勢有增無減的咯。這四個孩子眼巴巴的望著狂瀾怒濤。不發一語。都如獸子一般。各發各的心事。又過了半點多鐘。猛然聽得莫科一聲狂叫起來道。陸！陸！正是

山窮水盡。憐我憐卿。腸斷眼穿。是真是夢。

究竟莫科所見到底是陸地不是。且聽下回分解。

此書爲法國人焦士威爾奴所著。原名「兩年間學校暑假」。英人某譯爲英文。日本大文家森田思軒。又由英文譯爲日本文。名曰「十五少年」。此編由日本文重譯者也。

英譯自序云。用英人體裁。譯意不譯詞。惟自信於原文無毫釐之誤。日本森田氏自序亦云。易以日本格調。然絲毫不失原意。今吾此譯。又純以中國說部體段代之。然自信不負森田。果爾。則此編雖令焦士威爾奴覆讀之。當不謂其唐突西子耶。

森田譯本共分十五回。此編因登錄報中。每次一回。故割裂回數。約倍原譯。然按之中國說部體製。覺割裂停逗處。似更優于原文也。

此書寄思深微。結構宏偉。讀者觀全豹後。自信余言之不妄。觀其一起之突兀。使人墮五里霧中。茫不知其來由。此亦可見西文字氣魄雄厚處。

武安爲全書主人翁。觀其告杜番云。我們須知這身子以外。還有比身子更大的哩。又觀其不見莫科。即云我們不可以不救他。即此可見爲有道之士。

第二回

蓬生路遠著一洞天
爭同題儼成兩政黨

卻說這四個孩子正在絕望的時候。面面相覷。在那裡發默。忽然空際烟霧微開。那黑兒莫科瞥見遠遠的一帶好像陸影兒。他便狂叫起來道。陸！陸！但不知果真是陸地。還是他的眼花呢。武安聞說便接口道。陸嗎？可是真的嗎。莫科道是。前面是東方呀。杜番道。莫不是你錯嗎。怎麼我們都看不見。莫科道。等那烟霧再開。我們仔細看罷。話猶未了。烟霧早漸漸破開了。不到一刻。左右前後幾處遠都望見了。武安道。不錯不錯。當真是陸哩。四人一同觀看。東方地平線上有一帶陸影。大約五六邁長。按照現下。行羅船的速度。不過一點鐘。便可以到那裡了。風越發大。船幕地向著一直線走將前去。漸次近岸。只見岸上有十餘丈高的石壁。登起石壁前面有黃色的沙嘴。沙嘴右邊有一簇的喬木。武安叫他們三箇管著舵輪。自己獨到船頭細察岸邊光景。看那裡可以拋錨灣泊。誰知那岸不但沒有一個灣港。卻見那沙嘴外面有無數亂石。好像鋸一般利。現時被湖水浸著。從黑波面上隱約看出他的蜿蜒起伏痕跡。武安看清楚。仔細一想。這是行船最險的所在。不如將船裏這些孩子們都叫出來。船面預備不虞方好。於是回到樓梯口。揭開窗門叫道。大家都出來罷。頭一箇不消說。一定是那隻狗了。跟著便是十一箇孩子。一箇都跑上來。那年幾頂小的呢。睜眼一看四面光景。怕得急得要哭起來。這却是爲甚麼呢。看官須知大凡近陸之處。海底漸漸淺了。波浪越發洶湧。俗話叫做埋沙浪的。比那洋心的光景更可怕哩。那時正是六點鐘左右。船已走到岸邊。武安早將外衣脫了。預備若有那一個掉落海去。自己便去救他。據武安的意思。這座船是十有九要撞在礁石上。碎成齏粉的哩。不到一會。這船果然擱淺。幸虧擱的地方。不是大石。船皮雖然損傷。那海水還未滲進來。歇一會兒。又一箇大濤來。驅著這船前進五六丈。在一沙礁上。連動也動不得了。這還算好。船算是不怕沈沒了。但離那沙嘴還有一里多遠呢。武安俄教兩人仔細查看船內房艙底艙。都還不十分破壞。那心安穩了許多。兩人回到船面。告訴大眾道。不要害怕。船身是未有壞的。況且眼見著到岸了。我們等一會商量上岸的方法罷。杜番道。甚麼又要等呢。內中有個十三歲的孩子叫做韋格的。亦跟著道。是呀。等甚麼呢。杜番說得是。我們偏不要等哩。武安道。你看這浪還怎麼利害。我們若想要過去。恐怕洶在石礁上。連骨都要碎了呀。又有一個叫做乙善的。年幾約同韋格一般。便道。整整等著。萬一這船碰石粉碎了又怎的。武安道。這卻不怕。歇一會這潮定然退些。我們的船是穩當了。看官你說這兩箇道理。那邊長呢。其實武安的話。

一點不錯。這太平洋的潮水進退。雖然不比別的小海相差怎麼遠。但到潮落的時候。自然要不同些。依著武安的話。或者再過幾點鐘潮退之後。或者從石礁的脊上能踱步行過去。亦不定哩。雖然如此。但杜番等數人依然爭鬧不休。這也有箇緣故。不自今日起的。原來這一群孩子裏頭。那杜番韋格乙善格羅士四人。向來不肯佩服武安。每每無風起浪。找些事來和他愾氣。也不止一遍兩遍了。這一路上。卻為著武安曉得些航海的方法。故此凡事只得讓著他靠著他。但今已到陸地。他們可又自由起來了。：杜番等四人。離開眾人。跑到船頭。看著巨浪拍天。實在難以飛渡。不得已仍回原處。武安向俄敦及衆孩子道。今日尚是我輩至危極險之時。大家同在一處。緩急或可相救。若彼此分離。是滅亡之道也。杜番聽見這話。以為武安有意譏諷他。便勃然道。武安。你有甚麼權利。敢制定法律。令我們遵行嗎。武安道。豈敢。豈敢。講甚麼權利。不權利呢。但大家欲保安全。這却離開不得。呵。就中最老成的俄敦。亦接著說道。武安的話不錯呀。其餘一班孩子。都附和道。是。是。杜番沒趣。不復作聲。更怫然帶領他的黨人三箇。又走開了。：卻說這陸地還是大陸。還是海島呢。那石壁底下。有蛾眉月形的黃沙嘴。兩頭都是高地。北方更高。南方略略低些。武安拿著箇千里鏡。狠狠的望了許久。便道。怎麼陸上沒有一條烟影兒呢。莫科道。正是呢。怎麼這海邊連一隻小船都沒有。杜番從旁嘲他道。既沒灣港。從那裡來的船呀。俄敦道。卻不能怎麼說。便沒灣港。亦可以有漁舟來打魚的。或者因為風浪太大。那漁舟都躲避別處去哩。衆孩子談談說說。那風卻轉吹西北風了。頂住潮頭。潮落越發遲慢。孩子們個個磨拳擦掌。預備上船。把緊要的物件都搬到船面。船中有乾餅乾果鹽罐頭肉品等。他們先把各色包裹起來。預備攜帶。轉瞬已到七點鐘。石礁上的海水都落下。船越發斜向左邊。原來這管羅船因為想增加他的速率。故此造船時。那龍骨格外高些。那船底格外尖些。今日攔淺在這裡。越發危險。險些要斜到翻沈了。這孩子們都跌足道。可恨昨夜的風。將我們的船板船都送掉了。不然。我們便好趁這時渡過去。將來由陸上到船中。來往亦便易。今卻怎麼好呢。正說話間。忽聽船頭一陳叫聲。武安等一齊過去看時。卻是一隻船板擱在船頭。船底下。乃係昨晚大浪刮來。恰好沒有掉落海的。巴士他。偶然尋得。便喊起來。衆人看這船。大約只能載得五六箇人的。但感情聊勝無。大家喜歡。自不消說。怎知道為著這箇。武安和杜番又起一場風波。杜番見這船板還在。便同韋格乙善格羅士三人。拖他出來。正要放下海去。恰好武安走來。便問道。你們干甚麼。韋格道。這是我們的自由。武安道。你們想落這船板嗎。杜番道。是你有權利禁止我們嗎。武安道。有呀。因為你們不願大衆。杜番不等武安講完。便接口道。我們並非不願大衆。我們上去以後。再用一個掉船板回船載衆人。武安道。若回不來。怎麼呢。罷。石沈了。怎麼呢。乙善推開武安道。武安。你別管我們的閑事罷。武安兀自不肯退去一步。厲聲道。這

舢板一定要給那年幼的孩子先用的。兩面正爭得開不了交。那時若沒人調停。這武黨杜黨定要打起來了。却說這羣孩子裏頭單有俄敦年紀最長。兼且深沈有謀慮。衆人都佩服他的。恰好俄敦行來。見此情形心裏想道。武安是有理的。這時候浪還恁麼大。杜番等著落舢板。不但舢板沒了。就連人命也是險的。只是怕他不服。不便強勸。因開口問武安道。我們的船幾點鐘擱礁的呢。係六點嗎。武安道。不錯。俄敦道。這潮水幾時全退呢。武安道。大約十一點鐘。俄敦道。這正合式哩。我們趕緊收拾早飯喫過。好預備上岸。或者要擱水過去的地方呢。空著肚子沒氣力是不行的。俄敦這話果然說得有理。大家只得散開同喫飯去。這喫飯的時候。武安格外留神。監督著那小孩子不許他們喫多。因爲已經一日一夜沒得喫了。怕他們貪嘴過度。脹出病來。那潮既已退得極慢。兼之潮越發退。船越發歪。莫科放下測海索來量水步。只見船旁海水還有八尺多深。莫科恐孩子們害怕。不敢聲張。悄悄的告訴武安。武安又密中和俄敦計議道。這却怎麼好。潮又被風頂住。不能全退。若等到明日。又怕到潮長時。船或傾覆。或撞碎。因此他們商量。惟有用一人拿著繩纜。到岸邊網緊在石上。慢慢的將絞盤絞船靠岸。除了此法。更無可施。只是拿繩到岸的人。那箇肯做呢。不消說一定是武安。討奮勇了。武安既和俄敦商定。決意冒這一回險。於是先把那船上的浮水泡都取出來。挨次分給那最年小的。萬一有險。則他們小的可以浮身。這年長的便一隻手攙著那小的一隻手。拉住那繩。便可身到岸。布置已定。恰好十點一刻。這一點鐘內。就是潮落最低的時候了。但船頭海水。尚有四五尺深。就使再過兩三刻鐘。亦不過減數寸。武安看定非行此策一定無望。便脫了外衣。取出繩來。將一頭網在自己胸間。那時杜番等四人。看著武安如此慷慨。代衆人冒險。心裏自然感動。便跟同俄敦共幫忙。助武安整備繩纜各件。武安預備齊全。將身入海。他的兄弟佐克呱的一聲哭起來。叫道。阿哥呀。阿哥別要去。武安答道。好兄弟。不怕的。便咕咚一聲。跳下去了。正在起勢。身泳。可奈那北風和那退潮相逆相擊。兼之石礁凸凹。海水激盪其上。到處都是盤渦。武安身了一會。氣力已是不支。手足不甚能自由了。少頃只見他的身子被吸向一箇大盤渦裏頭。只聞得叫了一聲。快幫忙呵！那好好的武安。便已絞將下去。不見人影兒了。正是

男兒急難爲同胞。

天地無情磨好漢。

畢竟武安性命如何。等下次新民叢報印出。便知明白。

此兩回專表武安。就中所言。今日尙是我輩至危極險之時。大家同在一處。緩急或可相救。若彼此分離。是滅亡之道也。我同胞當每日三復斯言。

讀此回者無人不痛恨杜番。杜番亦只坐爭意見。願私利耳。恨杜番者宜自反。

有競爭乃有進化。天下公例也。武杜兩黨抗立。借以爲各國政黨之影子。全書之生氣活潑。實在於是。

讀者勿徒痛恨杜番。且看其他日服從公議之處。便知文明國民尊重紀律之例。觀其後來進德勇猛之處。便知血性男子克己自治之功。

好容易盼到靠岸。以爲苦盡甘來矣。不知此時之險阻艱難。更倍於從前。行百里者半九十。任事者最宜知之。

叙了兩回。到底這船爲何事欲往何處。緣何只有這幾箇孩子。讀者問葫蘆已打得不耐煩了。第三回便當說明。先洩漏一點消息。以慰看官之望。

第三回

放暑假航海起雄心
遇颶風片帆辭故土

前回講到武安絞下盤渦裏去。連影也不見。看官啊。你不必著急。這武安是死不去的。他是這部書的主人公。死了他那裡還有十五小豪傑呢。卻是前兩回胡亂講了許多驚心動魄的事情。到底這些孩子們是那國的是甚麼種類的人。這香羅船到底欲往那裡。爲何沒有船主。祇剩這幾位乳臭小兒。我想看官這個悶葫蘆。已等得不耐煩了。如今趁空兒補說一番罷。話說南太平洋地方。澳大利亞洲南便。有英國屬地一座大海島。名叫做紐西崙。那海島最大的一箇都會。名叫做惡崙。那都會一箇最大的學校。名叫做奢們。那學校的學生。英美德法各國人都有。大率島中田主巨商官吏等有名望人的子弟居多。這紐西崙乃是合南北兩大島及附近許多島嶼而成的。南島北島中間有一葦衣帶水。叫做曲海峽。就是取那環游世界開闢新地有名的飯頓曲之名。做過紀念的意思。澳洲紐西崙等島皆領事館這座羣島橫亘於南緯二十四度至四十五度之間。和我們北半球的法國美國日本國同一樣度數位置。那北島西北角狹而且長。成箇半島的模樣。三頭臨海一面那半島的頸。不過二三邁闊。這惡崙市正在那頸上。

一千八百六十年正月十五日午後。就是這學校放暑假的日期。一百多名學生。箇箇好像出籠鳥一般。欣欣然歸家去了。這兩箇月內。是任從他們自由的。這裏頭有一班孩子。許久想繞著這紐西崙羣島沿岸。環游一周。便趁著這空兒。各各稟准他的父母。約定同行。恰好就中一箇名叫雅涅的。他父親有這號香羅船。於是各人湊些費用。預備齊全而往。卻說英國學校寄宿舍的風氣。是與別國不同的。專設種種方法。養成學生自助自治的習慣。所以那生徒的心思身體。都比他國人長成得快些。有一種少年老成樣子。奢們學校學生。共分五級。那第一第二級的。尚係和他父母接額爲禮的小孩。西人十歲以下童子第三級以上的。大率皆

握手爲禮的長童了。英國學校風氣長年。生有保護幼年生的義務。幼年生的義務。每日送朝飯。刷衣服。擦靴鞋。種種苦差。總是要當的。倘或懶惰不肖。那長年生便刻薄待他。卻在學校裏頭站不住了。所以英國的小孩子。箇箇都是奉事長上。勤謹不過的。這回搭這號骨羅船去游歷的。共有十四人。自第五級至第一級。都有在裏頭。杜番格羅士都是第五級。年十四歲。皆惡畚市富豪子弟。田產最豐。他兩箇本屬從堂兄弟。杜番天性伶俐。學問優等。但係有一種執犄子脾氣。萬事皆要居人之上。因此各人起他箇綽號。叫做闊少杜番。他看見那同年同級的武安。滿校人都敬重伊。心裏有些不平。每每要和他對拗。這亦是勢所必至了。至於格羅士。卻是一味捧著他那杜番阿哥。像菩薩一般。是一箇平平無奇。卻孩子罷了。巴士他和杜番同庚同級。亦是市中一個巨商之子。爲人靜和有思慮。勤勉有才智。乙著十三歲。韋格十四歲。都是第四級的。有中等的才智。父兄親戚。都是富豪官吏。雅涅沙吡兩箇。同庚的十三歲。都是第三級。雅涅的父親。曾做海軍官員。今已退職。沙吡的父親。從英倫本國初來的。亦係箇大富翁。雅涅最愛彈箇小風琴。寸步不離的帶著。沙吡爲人最爽快。好冒險。平生最好讀魯敏孫漂流記等書。再有兩箇都是十歲的小孩。一叫善均。係紐西崙格致學會會長之子。一叫伊播孫。係牧師之子。善均在第三級。伊播孫在第二級。都是狠超等的。還有兩個卻更小了。一箇名士耳。一個名胡太。都僅不過九歲。其父皆屬陸軍兵官。土耳其著名的執拗胡太著名的大食。以上十一箇。都是英國人。此外還有兩箇法國的。一箇美國的美國的叫做戴敦。年十五歲。算是這一隊裏頭最年長的哩。在第五級。他的才鋒銳利。雖不及杜番。亦不失爲本級中優等生。幼喪父母。受別人養育長大。所以有遠慮。有常識。那法國人兄弟兩箇。兄叫武安。十四歲。弟叫佐克。九歲。他的父親。係一個有名的工學博士。兩年前來到北島督辦水工。武安有絕好的記性。有極熱的感情。聰明活潑。懇切周到。尤用心憐愛幼年生徒。滿校的孩子。箇箇歡喜他。佐克向來在第三級中。最爲劣等。常好欺嚇儕輩。除了這種頑皮舉動外。無所事事。但係自從這骨羅船離了本土以後。他的性格忽然變了。成一箇謹厚寡默的長者。這些孩子們。都覺得出奇不解。甚麼緣故。按下不表。卻說這骨羅船本有副船主一名。水手六名。廚子一名。細崽一名。細崽就是了个莫科了。那船主便是老雅涅。自己充當。這船定期二月十五日午。前開行。船主雅涅。是非到拔錨之前半點鐘內。不到船的。這十四日晚上。那十四箇孩子。同著吳敦所養一隻美國狗。名喚符亨的。齊落船。副船主和莫科都在船上迎接衆人。那水手們卻都到岸上。滴兩杯威士忌去了。那副船主等這些孩子上牀安歇後。亦上岸找箇酒店坐坐。船上單留一箇莫科。躲在船頭水手房中。勦勦睡去。這也是天公有意。要把十五箇小豪傑磨練出來。那晚上不知甚麼時候。因何緣故。這船的纜。竟自鬆了。潮水一衝。漸漸將船流到海中心。船上的人連

影兒也不知道。夜色又闌黑。風又大。不到一會。已經流出一里以外。那時莫科睡夢中。覺得這船有些古怪。翻起身到船面一望。看見這情形。便喊呀一聲。喊起來。那吳敦。武安。杜番等。幾個年紀大的。連纜起身。走到船面。同莫科一齊大聲喊救。卻沒人聽見。船已自離岸三邁多。遠望那紐西崙市的火光。都漸漸看不見了。武安倡議。不如將風篷扯起來。駛轉舵輪。回到岸去。莫科也是這箇主意。孩子們就大家協力來扯那篷。不料篷太重。孩子們氣力小。扯不起來。眼睜睜看著這船越走越遠了。那陸上求人幫助的念頭。是靠不住了。就使有船跟蹤來尋。但怎麼黑暗的海面。怎能看得著呢。就使看得著。那尋的船。也要費許多時候。才來到這裡。他來得時。這船又不知流遠幾多邁了。所以孩子們單有一件指望。僥倖遇著有別的船。從他處來。紐西崙。望他打救便了。莫科便將桅燈高挂起來。做箇識認。那時這年紀小的。全都熟睡。驚醒他也是無益。所以由他們罷了。武安等一面設盡方法。想轉過這船來。總是不能成功。越發向東流去。忽看見前面二三邁遠的地方。有一點白色。分明是一隻大輪船。歇一會。又看見一紅一綠的兩個燈光。那船一定是向一條直線對正我們來的了。孩子們拚命劈喉喊救。無奈那波濤洶湧的聲音。機器輪轉的聲音。和著愈吹愈緊的大風聲音。把孩子們的聲都蓋過了。來的船如何聽得見呢。雖然如此。但係有船上的桅燈。應該望著。卻是天不湊巧。船一傾側。忽將燈繩刮斷。那燈竟自掉落海中。如今連一點識認都沒有了。看官知道。那輪船是一點鐘走十二三邁的。不到幾分鐘工夫。他便從胥羅船尾一掠過去。把船尾上寫著船名的一塊板兒刮落。飛的一般。走向西方去了。船越行越東。不一會已到天明。四面張看。連一片帆影兒都沒有。原來太平洋這一邊。船隻來往。本是極少。那從美洲走澳洲的船。大都在北方居多。孩子們整整望了一日。不見一隻船。天又黑了。夜又來了。那天氣比前夜更是古怪。風越發緊。東行越發速。却說武安雖是小小年紀。他那骨力勇氣。是老成人都趕不上的。因此大家都靠著他。便是剛愎自用的杜番。也不能不聽他號令。所有駕駛這船的事情。全由武安一人主持。杜番只是日連夜夜連日。時時刻刻望著地平線上。萬一碰著個遇救的機會。免令錯過。經了幾個禮拜。未嘗懈倦。或將還難始末。書了許多。用酒罈子裝著。投入海裏。或用言語慰安那年紀小的。叫他們勿喪氣。這也算他盡心盡力了。無奈那無情的西風。總是把船越驅越遠。那後來的事情。看官在第一回是看見的了。只緣這胥羅船離岸後。不到幾日。更起一箇大颶風。經兩禮拜之久。自西吹向東來。幸虧這胥羅船都還堅固。不然。早已被怒濤打碎多時了。那晚上船主雅涅。知到胥羅船沖去的事情。和那孩子們的父兄。箇箇都是驚皇愛慮。自不待言。他們立刻派兩隻小火船四面走尋。尋了一日。都是空手而回。這還不算。却執得胥羅船尾之木板一塊。分明是船沈了。孩子們都淹死了。那父兄親友。都不免一場痛哭。不必細表。正是

天涯游子無消息

白水青山空哭聲

究竟這孩子怎麼能殼上陸。那陸上係甚麼地方。下回再表。

學生放假時不作別的游戲。卻起航海思想。此可見泰西少年活潑進取氣概。

英國人最貴自由。此全球所共知也。而其在學校中。幼年生服侍長年生。若斯養然。吾初游美洲澳洲各學校。見此風氣。心頗怪之。殊不知自由與服從兩者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相反而相成也。最富於自由性質者莫英人。若最富於服從性質者亦莫英人。若蓋其受教育之制裁者有自來矣。立憲政體之國民此二性質缺一不可。盎格魯撒遜人種所以獨步於世界。皆此之由也。近世後生小子或耳食一二自由平等之理論。輒放恣無復紀律。是安得為真自由哉。

盎格魯撒遜人。凡於各團體中。無論大團小團。皆聽其自治。如一學校。其中規模。殆與一國無異。長年生與幼年生。即治者與被治者之兩階級也。而長年生既享有受服侍之權利。即有應盡其保護幼者之義務。權利義務。一一分明。及其出學校而任國事。亦若是則已耳。英國之學校無一而非實務教育。即此可見其概。

佐克自經患難後。全變其氣質。為一完人。患難之福人大矣哉。此等機會。人生所最難遇也。苟遇此者。豈可錯過。有負天心仁愛耶。

第四回

乘駭浪破舟登沙頭
探地形勇士走長途

看官。那第二回講的武安獨自鼻水上岸預備普度同人。卻被絞落盤渦裏去。不見人影。譯書的人原許過下次新民叢報印出。便知詳細。今已經隔了兩期。遲了一箇月。這算是我譯書的人對不住看官了。但係欲急故緩。原是小說家老例。這也專怪不得我一人。哇。閑話休提。看官該記得一箇月前講的武安係將那纜一頭綁在船上。一頭綁著自己胸間。方纔跳下海去。如今却是一箇月後。被俄敦等七手八脚。將纜收回。才把那昏昏不省人事的武安。救到船上。經了好一會。方回過氣來。但上岸的路途。卻係絕望了。看看過了正午。那潮又漲起來。浪頭越大。若等到潮滿的時候。這船從攔礁處浮起。萬一撞著那海邊巖巖峭利的大石。這便變成蟹粉。或者被埋沙浪打得幾打。亦要沈沒。這孩子們的性命是沒有定了。這時候無計可施。只有一箇箇站在船尾。眼睜睜看著那些石頭。漸漸被潮水淹過。況又火上加油。那北風復轉成西風。潮越發高。浪越發大。這船的左舷已經浮起。船頭還膠著海底。船尾又却落在兩塊大石之中間。一陣陣浪打過來。船便像米篩一般。不停的左搖右動。孩子們一面口中喃喃祈禱上帝。一面互相抱

擁。僅免跌倒。心裏都想道。不料二十幾日海洋颶風。都捱得過。却是送命在這裏呀。正徬徨間。忽然一堆怒濤。比小山還大。從船尾直打過來。那一帶巖礁。飛起十多丈高的白沫。這船身突然擡起。像懸空飛過一般。轉瞬間已在岸邊沙漠之上。那一簇茂林。近在眼前二十丈了。這也算皇天不負苦心人。絕處逢生。這驚喜自不消說。却是船到岸上。經了一點多鐘。並不見一箇人影兒。茂樹那邊。雖有小河流出來。却連打魚船不見一隻。俄敦道。我們僥倖得到陸地。雖然看此光景。却像一箇無人島呀。武安道。目前最要緊的。先尋些屋舍。安頓這些年紀小的。至於此處係何國何地。慢慢查察不遲。於是武安和俄敦一齊先上船。向茂林一帶細勘光景。只見濃陰密樹。在石壁和溪水的中間。越近石壁處。樹林越密。進林中一看。只見喬木自僵。枝幹朽腐。落葉紛積。深可沒膝。閑閑寂寂。絕無人跡。時有飛鳥三兩隻。見有人來。即便驚飛。似已識性。知畏人者。穿林而行。約一刻鐘之久。便到石壁底下。石壁高二十餘丈。矗立如平面板。不獨沒有洞穴。可容孩子們居住。連攀登之路亦絕。沿壁南下。約半點鐘。達於溪水之右岸。俄敦武安兩個滿擬覓一低處。登此壁頂。一覽四面光景。無奈峭壁依然。路早盡了。那對岸卻是一幅平原。絕無蒼綠之色。不得已回到船中。述其所見。共議仍暫在船上居住。以作後圖。這船雖龍骨破壞。欹斜不正。然暫時以蔽風雨。尚猶自可。武安等先取出一條繩做的梯子。掛在船的右邊。豫備孩子們上落方便。莫科收拾晚飯。一同喫去。孩子們自從離紐西蘭以來。直到今日。始得略放心些。吃餐有味道的飯。那幾個年紀最小的。早已嬉嬉笑笑起來了。最可怪者。那武安的兄弟佐克。向來在學校著名淘氣。此時卻獨自向隅。悄然若有所思。衆咸怪之。就問其故。則顧左右而言他耳。用飯已完。衆人因連日疲倦已極。皆去就寢。獨有武安俄敦杜香三箇。恐防萬一有猛獸來襲。獨在船面張羅。徹夜不睡。翌朝同人起身。共歌禮拜詩。感謝上帝。這日的功課。先要點明船內存儲食品。及其他什物。以備持久食物呢。除餅乾一項外。其餘乾菓。醃肉。燻牛肉。燻魚等。若節省用去。計可支兩箇月。雖然以此有限之食物。而支無期之將來。勢必不給。彼等不能不靠著漁獵兩業。來幫補幫補。於是取出船內的魚釣。致那年紀小的去學釣魚。一面將存儲食物開出清單計開。

大小帆布 繩索 鐵鏈 錨碇等一應船具若干件。

網 釣竿 釣絲等漁具大小若干件。

長銃八枝 射鴨銃一枝 五響短銃一打 火藥包三百箇 火藥兩箱 每箱各貯二十五磅 大小彈子若干。

夜間通信用的火具一襲。船上所用以做記號其他船通信者 大砲二尊 火藥包及砲彈三十箇。

廚具及餐具如鍋碗等件。雖經二十餘日之大颶風。破損不少。然尚足供孩子們此後所用而有餘。臥具及枕席等亦有餘於諸童子之數。

此外晴雨表兩個。大寒暑表一個。時辰鐘一個。隔遠通話之喇叭三個。千里鏡三箇。風雨表一箇。英國旗若干面。信號旗一副。木匠器具全副。針線鈕釦等若干。火柴火鏢若干。紐西命沿岸詳細地圖數張。世界全圖一張。閱書房內凡外國船中皆有閱書房有英法兩國文之著名游歷日記冒險談等書若干冊。鋼筆 鉛筆 墨水 紙等若干。一千八百六十年之黃歷一本巴士他便將這本黃歷每日做起日記來。

又有金錢五百鎊。葡萄酒 車厘酒各百卡倫。毡酒 潑蘭地酒 威士忌酒各五十卡倫。麥酒共二十五石。

這樣看來。這孩子們可以若干月內無憂困乏。到了中午。那年紀小的從海邊撿得許多蚌蛤之類。同著莫科歸到船中。據莫科說道。那石壁一處。有鴿子數千。那喜歡打獵兼且熟練的杜番。搔著心癢。遂約同夥伴定議明日往打鴿去。此次午餐。不消說是要享用那蚌蛤等鮮味了。隨搭些鹹牛肉。從溪中汲些河水。滴幾滴潑蘭地酒。皆覺饒有珍味。午後。大家檢點船身破壞之處。共修補之。那年紀小的便往溪邊釣魚。晚飯後齊就寢。韋格及巴士他二人輪更守夜。抑此地到底是海島還是大陸。是武安俄敦。杜番等幾個年長的所最關心之第一問題也。他們屢屢聚談互鬥意見。但大略看來。此地決不屬於熱帶。何以故。其茂林之中。多有松柏檜樺及山毛櫸等樹。都是太平洋中赤道國裏沒有的。且當此時候。地上已落葉堆積。除松柏外無復蒼翠。這樣看來。此地一定在紐西命更南了。果爾。則交到冬令嚴寒。將不可耐。今方三月中旬。時赤道南各地之秋節也計到五月之際。即北半球十一月時節。或者天氣格外險惡。亦不可料。所以他們要盡六個禮拜內將一切事預備停妥。他們經幾次商議。先要往北岸高岬探望這地方的形狀。再作商量。這回差事。武安自先任之。約計此高岬與船相距不過五六邁之遠。岬頭高出海平三十丈以外。可以望見附近五六邁之形勢。商議已定。不料連天陰雨。武安未能動身。但武安者勤敏之人也。其生平雖片刻之光陰。決不肯虛度。於是趁此空閑。在艙中搬出水手所穿的衣服。與莫科一齊不停手的縫補。量度這孩子們身材。做些衣服。以備過冬禦寒之用。其餘各孩子亦不許空閑度日。每日由雅涅巴士他二人監督著。往溪邊釣魚拾貝。各自勞作。以為歡樂。雖常酒思親之淚。但各懷將來之希望。常得寬解。杜番。韋格。乙善。格羅士。四人。每日常攜獵犬。跋涉林間。其與諸童子偕者殆希。至十五日天氣稍霽。晴雨表亦昇高度。於是武安豫備一切。明日起程。以上探險之途。隨身帶短筴一枝。短銃一枝。又腰袋裏裝餅乾若干枚。醃肉及潑蘭地各少許。又帶一箇望

遠鏡。行了一點多鐘。已到半路。約算上午八點鐘。便可到岬頭。不料前途地段與這邊不同。非復平坦沙場。全是凹凸的堆石。及蒙茸的海草團。跋涉困難。不可言狀。或脫靴徒涉。海水沒膝。或失足跌倒于石礮上。不止一次。到十點鐘。始達岬下。武安乃小憩石上。從袋子裡掏出食物及潑蘭地酒。少療飢渴。隨着四面光景。但見海中無數魚族。印盤渦于波上。時有海豹兩三隻。出沒嬉戲。這海豹卻是寒帶動物。這越發見得此地係在南緯度高處了。俄而颯然有聲。則有羣鳥名鴉鷂者。從頭上飛過。這種鳥係南極地方出產。此地極寒。更可推見。正是

絕塞冰霜千里夢。

天涯涕淚一身遙。

畢竟武安察看形勢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本書原擬依水滸紅樓等書體裁。純用俗話。但翻譯之時。甚為困難。參用文言。勞半功倍。計前數回文體。每點鐘僅能譯千字。此次則譯二千五百字。譯者貪省時日。只得文俗並用。明知體例不符。俟全書殺青時。再改定耳。但因此亦可見語言文字分離。為中國文學最不便之一端。而文界革命非易言也。

點檢什物一段。看似無味。實則此後什物皆得其用。布置殊非偶然。

船中所存什物。統計之不能值五百磅金。然莫不有用。所最無用者。則此金錢五百磅耳。平準學言金錢非財富。在此等境地。便足證學理之確當。

第五回

如真如夢無人繪景色變涼
忽喜忽憂探險除陰神抖擻

卻說武安憩息片時。旋起身攀岬而上。其岬乃無數巖巖大石。累積而成。緣攀艱難。概可想見。但這百折不回的武安。畢竟能登其絕頂。先把望遠鏡展。望東方。只見臨灣一帶石壁。及自己現時所立之岬頭背後。其地勢皆向內地遞迤而下。內地有一幅平原。茂林蔽之。林隙破處。時有川流。隱見出沒。其末流皆入於海。向東方極目十一二邁之遠。只是這樣。更轉望北方。只見七八邁之間。皆是海岸相續。海岸盡處。亦有一岬界斷之。岬下一片沙漠。沿海蜿蜒。回顧南方。只見海岸次第折入於東南岸之內。有一沼澤。以此推之。此地若係島嶼。則亦當為一大島無疑。武安更持鏡一眺西方海上。是我船所經來之路也。西傾的紅日。斜射波面。搖光眩目。只見有三箇小黑點。凸出海面。武安不覺失聲叫道。船！熟視之。見其不動。料必是三個小嶼。小嶼與此地相距約十五邁內外。時已下午兩點鐘。武安不能久留。便將下岬。猶復取望遠鏡再眺東方。蓋以為太陽益傾。其光線射點有變。或所見更為明晰。果也。

眼界盡處。這茂林那邊有一條淺碧色。橫曳南北。遠接天際。武安大疑。自付道。這是甚麼東西呢？復諦視之。嘻。是海也。失望之餘。望遠鏡幾脫手落地。：經一刻鐘之久。他早已下岬。坐於磯上。五點鐘。回到船來。這孩子們眼巴巴的望著聽好新聞。晚飯既畢。武安一一報告所見。隨後道。這西邊既是海。那東邊又是海。這樣看來。此地一定是海島。非大陸了。衆人自然一齊失望。落胆。獨有那杜番。往常總好反對武安。這時又望武安的話不確。還有指望。便起身道。莫不是武安的眼花看不真嗎？等我自己前往探查一番。方知確實。那平日附和杜番的幾個孩子。都贊成他。俄敦亦以爲這是第一緊要問題。不可不遠征東方。查勘果實。有海與否。於是倡議派遣遠征隊。武安杜番兩箇之外。附以韋格沙毗共四人爲委員。：翌日再雨。連天不息。這孩子們悶坐。每修補那船身的破壞之處。或雨小歇。則出而從事於漁獵。忽忽之間。三月過了。已是四月一號。再遲一個月。便交冬令。現時已覺寒風凜冽。再到嚴冬。其何能支。就使此地果屬大陸。亦須過此冬節。待回春和。暖乃圖他計。這樣看來。少不免要逗留五六個月了。惟是這胥羅船既已許多破損。日炙雨淋。霉漏日甚。到底不能殼支持五六個月。所以越發著急東征。以求一栖居之地。若尋不著。亦須趕緊設法建造新居。彼此商議已定。恰好是日晴雨表針。忽然升高。共知明日便當快晴。於是預備起程。計武安前者所望見之海色。約距此岸六七邁。照例來回一日。最多兩日足够了。但因沒有鄉導。怕礙著意外的阻滯。所以持四日纜前往。這四位委員。各帶長鎗一桿。五響。小手鎗一桿。又公帶斧頭二箇。指南針一箇。望遠鏡一個。毛布數枚。火柴火鏢燧石各若干。：俄敦本欲與四人同行。調和武安杜番兩者之間。又惦記著這年幼的無人照料。只得自己留守。於是情拉武安到僻處。勸以遠征時候。勿與杜番悞氣。武安自誓以決無此事。俄敦始安心。：明日朝七點鐘起程。俄敦勸他帶著那獵犬名符亨者同往。一齊進發。是日恰如我北半球十月時節。小春之好天氣。四位沿海岸北行。他們擬不攀武安所登之岬。別求低處。攀緣而出其背後。一直線行去。便到武安所望海色之處。四人沿石壁行。約有一點鐘。前面沙毗與獵犬符亨。忽焉不見。三人正驚愕尋求。隨聽得沙毗叫喚聲。與符亨高吠聲相和。三人跟蹤到其地。只見沙毗獵犬。共立於石壁裂之處。蓋由寒氣熱氣之作用。或濕氣之浸潤。因此石壁自頂達地。成一縱裂之痕也。其裂痕中間寬濶。可容人身。且成四十度乃至五十度之斜面。其斜面凹凸不一。恰如一危梯。四人乃緣登壁頂。杜番先取望遠鏡。向東方瞭望。韋格邊問道。會看見甚麼水色麼。杜番道。沒有。韋格旋向杜番索鏡細望良久。道。望到眼盡處。只見一面茂林。武安道。這裡比那岬頂低一百多尺。眼界更窄。那岬上望得著的。這裡如何見得。若穿過這個茂林。一直往東。便可以證明我所見的是真是假了。杜番道。這太費事。費事猶可。但我斷其勞而無功。武安道。然則你留在此處。等我與沙毗往前探察之。何如。韋格道。我們

自然也該同行。隨喚杜番道來。我們一齊前進呀。沙毗道。不錯。但是我們已餓乏了。吃點東西再行罷。於是四人各取出食物。用早飯。飯畢。再下石壁而東。初行一邁左右。都是草坡平軟。間有小丘三五。薜苔封積。亦有一二灌木叢。其木則柘樹及巴比櫻等。皆極寒地之植物也。既而進入茂林之中。只見僵木腐積。密草雜生。孩子們屢屢手斫榛莽。乃能進行。疲勞已甚。費數點鐘之久。僅行三四邁。至午後二時。到一條淺溪之上。孩子們藉草小憩。只見水石繚繚。直視見底。且水面無一根枯枝。一片草芥。料其發源之處。去此不遠。橫溪中央。有平石數枚。位置距離。整然有法。宛如以人工砌成。作徒杠者。其溪向東北流。或即注於武安前所望見之海。亦未可知。於是孩子們決議沿溪以尋其末流之所注。先涉徒杠。到彼岸。愈到下游。其溪面愈濶。俄而溪面為密樹所蔽。失其所。在行少頃。乃復得之一路沿岸而下。那溪急轉慢折。不一而足。大率仍是東流。雖然。其末似尚甚遠。水流依然緩慢。溪面亦不加廣。直至五點半鐘。乃知此溪純向北流。孩子們失望。乃舍川而再取途于東方。密樹鬱葱。當晝猶暗。豐草往往沒頂。彼等相喚相應。始能成行。既七點鐘。尙未能出林外。武安杜番相議。今夕暫宿此處。明晨乃行。是時天已黑。不甚能辨物色。只見前面一團茂樹。枝幹下垂到地。儼如屋蓋。乃共入其中。鋪起所携來之毛布。取出燻牛肉餅乾等充飢。困倦之餘。不覺皆沈沈睡去。獵犬符亨守夜於樹外。一夜無話。翌晨七點鐘。大家醒來。尙未起身。獨有沙毗先出樹外。忽然叫喊起來道。武安杜番。韋格。快來看呀。三人驚皇走出。沙毗道。你看我們昨晚到底睡在甚麼地方呀。大家仔細一瞧。那裡是翼茂樹。却是一間小屋。用樹枝編成。有屋蓋。有屋壁。好像那黑人所居之屋。叫做阿治約巴的。大約係百數十年前之物。屋蓋屋壁。僅存其形。杜番開口道。屢呀。此地非無人之鄉。哩。武安道。是以前諒非無人之鄉。韋格道。這樣看來。連昨日那徒杠的來歷。都明白了。雖然。此地若是野蠻黑人所住。這孩子們越發危險了。大家再入小屋之中。仔細尋索。只見蔽地枯葉之底。有一個破爛的瓦器。亦是人工做的。大家離去此地。按著指南針。向東直行。到十點鐘時候。已出林外。只見一幅平地。麝香草。比莎草等叢生其上。前面半里許。一帶白沙。白沙之外。則千波萬浪。洶去洶來。噫。是即前者武安所望見之海也。此時毫無疑義。這地方確係一絕島。並非大陸了。孩子們由平地下於沙際。圍坐用早飯。相對愁然。默不一語。飯畢。杜番欠身道。我們回去罷。趁早起程。或者回到船中。天尙未黑。四個童子。一齊惘惘而返。復回頭一望。恨恨地。著實睜那海面。幾眼。卻見獵犬符亨。突然走到海邊。在那裡飲水。杜番亦順手掬些一飲。那水却是淡的。無一點鹹味。哈哈。這橫斷東方的。非海也。潮也。至是而此地到底係絕島抑是大陸。這問題又不分明了。眼看這湖前面及左右。皆無涯涘。既有恁般一個大湖。或竟是大陸。亦未可知。武安道。若係大陸。應是亞美利加洲。杜番道。何如。我早言此地是大陸。果然不錯。武安道。我所望

見的水色亦不錯呀。杜番道：錯卻不錯，但不是海罷了。看官就使此地果是大陸。孩子們要尋那有人烟處，亦須待數月後春融時節，到底少不免要在此地耽擱數月呀。那西方海邊，既已尋不著一箇棲身洞穴，然則在這湖邊找一箇暫居之處，也是目前要緊的事。兼之那徒疋，那小屋，各種古跡，皆在這邊，試更子細尋探，或別找出些前人遺物，亦未可定。況且所帶食物，尚足够四十八點鐘之用。天氣亦無甚變動，於是四個公同商議，沿湖前進，又以向南行則離胥羅船較近，遂決意繞大湖南岸而行。正是

鑿孔豈惟張博望

遠游今見哥倫波

湖南地理如何第六回再表

第六回

荒洞搜檢遺物 遺圖展視宿語前程

却說杜番一輩鼓勇前邁，可喜沿湖一帶盡是平地，無甚崎嶇。大家都不覺困乏，是日剛行了十邁許路，方纔歇足，沿途留神四望，絕不見有人煙起處。那白砂之上，一雙足跡也沒有。此地當是無人之境了。可幸這樣荒涼地方，沒有猛獸，連他食草的動物也未曾遇着一個。只有兩三回望見茂林那裏有一種巨鳥，出沒往來，沙砾指向衆人道：各位，這不是駝鳥嗎？杜番定睛看了一會道：這是駝鳥，是算極小的了。武安接口道：他們果是駝鳥，此地若與大陸相接，一定是亞美利加了。因為亞美利加原是一個最多駝鳥的地方呀。到了下午七點多鐘的時候，各人重整精神，再走了一程多路，行到一條小河邊，這小河分明是由該湖流出來的。大家覺天色已晚，商議在此一宿，且待明朝再作道理。於是四條小豪傑，同著那隻獵犬符亨，俱橫臥沙上，是日跑得倦了，各人無話，早已沈沈睡去。翌早醒來，睜眼見那太陽已高懸三次。一看，知已是辰正。各人大驚，急急起來，一眼望去，看見這條河的對面，全是沼澤，各人相慶道：昨晚若是貪路，豈不像那楚霸王陷于大澤之中麼？草草啖些乾糧，就動身遵着右邊河岸前進。見有一帶石壁，自遠處銜接而來，次第高聳，各人心中暗忖道：這莫不是與胥羅灣上屏立的石壁，同出一脈的麼？這里何以有一處地方，叫做胥羅灣呢？就是胥羅船漂流到這里之時，童子們替他起這名字，以為紀念的。：：：章格忽然喊聲道：你們瞧那里，你們瞧那里，各人見他手所指處，原來是一個繫船地方，有許多石頭，是用人工疊成的。雖然已經殘破，遺跡尚模糊，可認武安道：那處明白有人住過了。杜番應聲道：是你們不看見茂草之間，有幾塊木片橫着嗎？那片分明是當日破船遺跡，且可認得他是為該船的龍骨，有一鐵環尚附着其上，各人睹此情形，恰似當日曾操此船，曾築此繫船地方之人。宛然現出面前一樣，不禁觸目傷心，而面相覷，不復能作一語，呆立四顧，但聞水聲潺潺，如泣如訴，這船之被棄於此，不知幾閱星霜，眼見他木片生苔，眼見他鐵環生鏽。

心中欲問他舊主何人。胡爲至此。可恨木石無靈。不能解語。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既悲往者。行自悲也。四人正在悽涼愴感。忽見獵犬符亨。大有異狀。不覺失驚。注目視之。見他聳耳搖尾。頻伏地上作嗅。好像聞有甚麼異味的。既而翹足張口。初猶徘徊。少焉望着一樹叢裏狂奔去了。這樹叢在大湖之畔。石壁之下。衆童子望塵趕去。行至樹叢陰處。擡頭見前面有一株舊山毛櫸樹刻有

F. B. 1807

六個大字。衆童子一心要跟着符亨。不暇停足諦視。符亨忽然少却。遠出石壁之角。就不見了。武安着急。大聲喊道。這裏來。符亨這里來。那符亨更不歸來。只聽見他在那邊作怪聲狂吠。武安向衆人道。這里一定有異。我們當圍作一隊。以備不虞。各人因恐有惡獸蠻人窺見彼等。猛然來襲。大家都提了武器。整齊隊伍。便跟着符亨吠聲向前進發。遠過石壁。不及數武。杜番忽停足在地上。拾得一物。認得是一個鴉鋤。細審其工作。都不像那野蠻人之物。一定是歐美所製的。通身生滿赤鏽。與舊所見鐵環無異。知道又是若干年前的一個廢物了。更留心四面察看。見石壁下有一處似係當年曾經有人耕過的。溝洫遺痕。尚可髣髴尋認。又見有一種植物。蔓延甚廣。都是那荷蘭薯變作野生的。正審顧問。忽有一物在身邊滾地大吼。好像那半天起了一個霹靂。幾乎把他們都嚇壞了。看官你道這物是甚麼東西呢。原來是那隻符亨。望着衆童子們跑來跑去。貌極激昂。聲極悲壯。似欲敦迫衆童子快跟着自己來的。衆童子會意。大家都跟着那符亨跑去。行至一處。荆棘載道。灌木叢生。那符亨就站着不行。衆童子知必有異。斐草斬木。冒着險深入其中。忽見有一洞口。黝然黑色。武安急聚枯草燃之。投入洞中。火猶不滅。知洞中空氣無礙。呼吸。因走往河邊。折取松枝。束作火把點之。率各人同入洞中。洞口雖高不過五尺。濶不過二尺。但其中巍然儼如一室。方可二丈四尺。地上細沙平布。好像毛氈一樣。室口右方。有一工作極粗的桌子。桌子上有瓦水樽一個。大貝殼數個。此貝殼想是當確礫用的了。又有餽餼殆盡的缺折小刀一口。漁具數事。錫杯一隻。那邊壁間。更有木匣一個。打開一瞧。只有些衣服破片。其外別無甚麼。看來這洞。從前定是有人住過的。但無從知他是那里人氏。那時情景。真真令人討悶得很。挨次搜至室奧。見有草薦一具。破爛已極。其上蓋有褪色洋氈一張。傍邊更有一椅子上。放着酒杯木燭臺各一。衆童子瞧到這里。毛髮悚然。股栗發戰。不覺退了幾步。心中想道。這被窩裏一定是有洞主的遺骨了。杜番鼓勇再前。揭起洋氈一看。竟是空空如也。四人搜索已畢。走出洞來。見那符亨依然狂吠不已。遂跟着他沿河而下。行不到十丈多路。他們一齊站住。相顧慄然。這又爲着甚麼呢。因見河邊那大山毛櫸樹下。有白骨纍然。各人暗付道。這莫不是彼洞舊主葬在這裡麼。這果何人。莫不是失事水手。漂流至此。株守待援。遂垂老病死麼。若果如此。彼在此間。何以生活度日。洞

中所有之物。莫不是彼自本船拿來。抑或彼手自製作的麼。兼且此地若屬于大陸。彼何爲不尋覓內地有人之處。何以甘心爲死于此。莫不是因行路之難。彼終不能達其志麼。抑或因路程太遠。彼知其終不能到而止麼。若斯人果會尋覓有人之境。卒不能得。老死於是。今日這管羅船之遭難。獨可望得天幸而告成功麼。衆童子觸目愴懷。呆立半晌。忽然想起。我們何不再去細索洞中一番。倘或覓得他日記一本出來。他的來歷。及這處地方的情形。都可知。豈不便宜了我們嗎。商議既定。復再率符亨。走進洞中。循着石壁而行。見有一個行囊。掛在其上。取下展看。其中有蠟燭數條。乃用獸脂及船中所用填絮造成的。沙吡就象一條點之。插在那木燭臺上。衆人靠着微光。用意搜索。先得了斧鋤。槌鑿。鋸各一事。廚具兩三種。又得一樽。似是載潑蘭地酒。的不錯。向所見木片。當時應是一隻舢板。他用以裝載這等日用器具。到這里來的了。後來更尋出小刀。定南針。茶壺。鐵鏟。包針等數事。但不見有洋鎗之類。韋格忽舉一物。大呼道。這是甚麼東西。他三人取來細驗。原是兩團圓石。用索繫着。南美洲黑人。以此擊獸。百發百中的。想那死者。因未帶得兵器。所以自製此物。暫充其用。韋格又在壁上搜得時辰表一個。與尋常水手所用的不同。乃是兩面密蓋的。匙及鍊俱用白銀製成。都已生鏽。費了許多工夫。始得打開。看其長短針所指。正是三點廿七分。杜番道。表蓋裏面。應有製者姓名。我們試一看。便可推測這物主是那里人氏了。武安道。說得有理。因打開細認。見着 Delplench. Saint Malo. 一行文字。武安道。這樣看來。他是法蘭西人。與我同國的了。杜番更將洋毯反覆揚了一會。覺有物墜地。拾來展視的。是一本日記。可惜經年已久。紙色都黃了。所寫文字。多不復可認識。唯其間常有佛朗沙坡陰二語。隱約可讀。其二語頭字。與嚮所見刻于山毛櫸樹的。同是一樣。以此知爲死者姓名。無可疑了。傳中所記。應是他遇難以後的事情。後來武安復就這日記。讀出同危特累煙一語。揣測就是他遭難的船名了。又見簿面題有一千八百零七年。與樹上所刻的相符。這不是他遭難的日子嗎。以此推算。是五十三年前的事了。更細檢這本日記。見有一張厚紙。疊摺夾在裏頭。拿出展視。杜番疾呼道。地圖。武安道。這當是坡陰自繪的。四人再細看一番。見現時所探西岸的湖。及管羅灣。管羅灣上的石壁等。無一不次序井然。按圖可索。但有一最可痛心的事。本島之外。四面都是茫茫大海。全不出武安所料。然則十五童子現時所託足之地。確是一個孤懸荒島無疑了。怪不得坡陰不能插翼飛渡。卒在山毛櫸下。斷送一命哩。這地圖想是坡陰親歷全島。據所目擊。繪出來。的。彼茂林中的小屋及徒缸。想是彼跋涉時所造的。若果如此。此圖精確無可置疑。但這距離遠近。本非携有器具。實在測量。不過因行路的日子。約畧計算。或不無多少之差。却說這個地圖。所繪島之全形。恰似一隻蝴蝶。中央有湖。四面有茂林環繞。湖之東西五邁。南北十八邁。有幾條小河。皆由湖中流出。注入于海。洞外之河。就是

其中之一。與在胥羅灣南端注入于海的。同爲一流。島中並無一山。盡是平野。北方乾燥。沙場甚多。南方異是。沼澤占其大半。全島面積。東西約二十五邁。南北五十邁。獨恨本島果屬南半球河處。圖中未能說明。但細想坡陰盡命于此。本島之在于絕海人跡罕到之處。可知嗟爾十五小豪傑。看此情形。豈不是韜光於此荒島之中。還有日子嗎……閑話休提。且說四個童子。偶然尋得這個山洞。便自不勝歡喜。心中打算着。快把各位同難之人。及一切物件。搬到這里。捱過一個嚴冬。勝似在胥羅船上。飽饜風雪。且恐有不虞了。這時候。恨不得天生兩翼。飛報各人。因細按地圖。知洞外小河。就是流向胥羅灣的。遂決計沿河歸去。這河長不過七邁。計着不消三五小時。便可到了。因在洞中拾一鴉鋤。向刻字的山毛櫸樹下。掘一小穴。將坡陰遺骨。收葬停妥。復回至洞口。用些木石塞了。免得野獸闖入。事畢。循河而行。一路樹木稀疏。無甚阻礙。行不上半個時辰。便覺離得石壁遠了。武安且行且想。此河當可在胥羅灣與大湖之間。作一通路。因留意察看。此河果能容一舢板或一木筏。若乘潮長順流而進。當可省多少氣力。行至四點鐘時候。忽遇着一個大澤。阻住進路。不得已迂道北西而跑。這條路雜木蔽地。步行漸難。無何鐘鳴六點。天色漸黑。茂林益密。及至八點。夜色已闌。不復能辨方向。正在進退維谷之際。忽見火光一道。上沖霄漢。可不害殺人麼。正是

殖民喜說關新境。聞砲驚心中毒煙。

看官欲知後事如何。且待譯者再執筆寫下。

第七回

移譯民快樺案木筏
怪弱弟審初聞葫蘆

卻說武安杜番沙毗章格四人。趕路歸船。不覺入夜。正在暗中摸索。忽見空中閃閃。放了一道光明。沙毗驚問道。那是甚麼呢。章格道。我想是流星罷。武安道。不然。是一個狼火。是胥羅船所舉的狼火。杜番道。我知道了。是吳敦以此指示我們的。因將所携的洋鎗發了一響。應他。望着那火光。使走。歷盡許多艱難辛苦。至四十分鐘之後。幸得無事歸到胥羅船。是日跑得倦了。早去安歇。一夕無話。翌日清早起來。個個都要聽新聞的。團在甲板上頭。請他四位委員。把那遠征情形。詳說一番。遂集齊各人商量進退。武安提議道。目下第一要緊的事情。莫如將我們根據地方。搬往那個洞裏。巴士他道。那個洞有怎麼大。能容得我們嗎。杜番道。不總是我們可以鑿那石壁。再爲增大一點。吳敦道。縱然有些不便。亦暫先將就將就。待將來再作道理罷了。……當時胥羅船的側面。同那甲板上頭破損的地方。漸漸大起來了。這樣光景。不但不能遮蔽風雨。萬一吹了颶風。把那怒濤送來。撲不上幾撲。恐怕這船就要粉碎了。那個洞裏。雖非十分寬廣。也有二丈丁方。以居十五名孩子。還可勉強。況且那個洞通風的地方。雖然只有一個洞口。可幸

裏頭卻無濕氣。四壁乾潔。好像花崗石砌成的。東面亦有石壁。恰好防那海風帶些潮氣吹來。現時洞中未免昏昏如長夜。然能在前壁開兩三個通天的大窓。光線亦儘可敷用。患難之中。這也可算一個安樂窩了。故此他孩子們立定主意。就要遷居的。將船遷居之前。我們少不免另找一個地方。暫時棲身。那處相宜呢。吳敦道有布帳。就在那河邊。開一張布帳罷。童子們須將船上物件。裝束停當。又要將船體壞了。擇取一切有用的材料。方能遷徙。照此算來。總要費一個月的工夫。不到五月初旬。決不能成行的。看官他們的五月。便像我們的十一月。已屬冬初時候了。他們所以着急。不敢一日怠慢。正爲這個緣故。吳敦定計在河邊立一行臺。真算有見識了。何以故。他們欲將那船上的東西。搬去法人洞。應該是用一木筏。溯河運去的。然則他住在河岸之上。豈不占了許多便宜嗎。閑話休提。卻該衆童子自那日定議之後。便動起工來。造那行臺。先相了山毛榉樹。擇其近水的。就在他交叉枝上頭。橫了幾條長木。蓋了幾幅帆布。不費兩日工夫。四壁都弄好了。好像行軍的一個大營一樣。衆孩子歡天喜地。就先把那火器彈藥各種食物廚具及一切緊要東西。七手八足。收拾停妥。每日雖然有些暴風。卻幸天天快晴。他們不上數日。把船上的東西。都搬進那行臺去了。其次工。就是要處分那隻殘船。知道那包皮的鐵板。將來是有用的。十分小心剝取。他們都是個孩子。既非熟手。又無氣力。想把那百噸大的船體。全然解拆。談何容易呢。可喜天公見憐。助了他們一臂之力。至四月二十五日。忽然狂風襲來。其勢比那山嵐還猛。剛剛吹了一夜。方纔止息。孩子們急往岸邊一看。呀。那隻舊羅船。不知犯了甚麼天條大罪。已被封姨君尸解了。只見有幾多大小木片。橫散灘上。自是他們盡力把那木片運到行臺面前。或取長木作挑杆。以起重。或取圓木作轆轤。以轉運。持的持。荷的荷。昇的昇。邪許之聲。相屬於道。個個奮勇。不敢少懈。至二十八晚。凡附屬船體有用的東西。如那絞盤車。鐵竈。水桶等物。雖極笨重難舉。亦都搬運清楚了。自是之後。一意編造木筏。使巴士他擔任工程。其餘各童。聽其指揮。巴士他是個天生成木匠人才。他在經營行臺解拆船體的時候。大衆都見過他的本領。所以又把此事託他。他先將舊羅船的龍骨。截而爲二。再將前橋後橋的下半。及那帆桁等。排作長形。放下水去。然後橫以短木。緊緊束束。一個長三丈濶一丈五尺的木筏。格局已經成了。然後再把舊羅船甲板上及船旁的板。鱗次砌上。透塊釘妥。雖然不能叫做精工。然工程甚爲繁難。衆人合力。夜以繼日。亦至五月初二日。纔得落成哩。從此又要搬這貨物下船。善均伊播孫士耳胡太等最年輕的。就各量着自己氣力。拿些小件東西。筏上有武安巴士他幾個。聽着俄敦的號令。把這東西用心安置。不使有偏重偏輕的弊病。幸有一個絞盤車。各年長的。就借他幫助。合力把那鐵竈水桶鐵板各種租重等物件。都隨放筏上。費了三天工夫。方纔盤運停妥。這日恰是端午。專等着明朝八點鐘潮長。便要

解纜開行了。俄敦忽向着衆人道。我們幾乎忘了一件緊要的事情了。我們既離了此處。縱然有船經過。我們亦無從望見。舉個暗號求他來救了。爲今之計。我們應在石壁之上。立一長杆。常懸着暗號旗。可使有船經過這裡。使他知道。你們以爲何如呢。這是老成深算。自然是無人反對他的。於是爲着這件事情。又費了半天工夫。是晚各人安寢。一夕無話。至初六日。各人起來。先把那布帳卸下。蓋住筏上的東西。莫科準備了三四日的食物。到七點鐘時候。各事已經辦妥。各人就跑到筏上來。年長的各執一棹。等到八點半鐘。見那潮流已轉。海水都向湖中流入。因解了纜。高聲齊唱道。進！進！進！就見這木筏拖著那胥羅船所剩的船板。離了岸。慢慢的追著潮流便走。衆孩子一時快極。不禁拍手喝采。騷呼之聲。怕那水底的潛魚。都被他驚研膽的了。這筏常循著河之右岸而進。因爲潮流趨向那邊。進行甚急。又因右岸比那左岸高出水面。便於鼓棹。雖然這筏卻不快捷。自解纜後。行了兩點鐘之久。纔行了一邁路程。自胥羅灣至湖。最少亦有六邁許。若是一次潮水。只行一邁半。乃至兩邁。則他們尙要經幾次潮水。方能誕登彼岸哩。至十一點鐘。潮勢退落。他們急把筏繫往在此休息。下午雖再有一次潮長的時候。俄敦恐乘夜兼進。或有不測。不如待明日再行。因停了一夜。翌日下午一點鐘。行到一處。就是從前四個遠征委員歸船時。遇著沼澤迂道而行的地方。因把筏繫了。日來寒威漸烈。晝間已覺得瑟縮。入夜尤甚。一望沼澤。已見有些薄冰。光光閃閃。各人甚爲心愛。恐怕筏行太遲。河都凍了。豈不進退兩難。可喜次日午后。遙望著前面湖水碧色。及三點鐘零幾分。不覺已到了法人洞前面。大衆歡躍。忙把這筏繫在河之右岸。善均伊播孫土耳胡太等。最年少的。早已一躍登岸。說說笑笑。正在得意揚揚。武安在筏上望見之。願語其弟佐克。你不往那里去嗎。答應道。不我留在此。武安道。佐克。我近來見你的舉動。有不可解的。你似有些事情。隱在心頭的。你近來有病嗎。佐克道。沒有。武安本欲再爲窮詰。但以這個時候。尙不暇從容問答。遂不復聲。牽著各人登了岸。急跑到法人洞口。把那木石除了。進去一檢。覺洞內一切。都如往日。並無異狀。衆人喜極。忙將鋪蓋拿來。安排妥當。又將胥羅船所用的餐枱。放在中央。雅涅統著年輕的。把那鍋釜器皿小件的。都運將進來。莫科又在洞外石壁之下。疊石作竈。架上一個鐵鍋。調了好些羹湯。當中途停筏之時。杜番往往捉了小鈴。並取許多小鳥。至此拿了幾串出來。交過伊播孫土耳。吩咐他好用心燒了。到七點鐘時候。各人齊集洞內。把那胥羅船所有的椅櫛。環著餐枱。安排停妥。然後依次坐下。桌上有氣蓬蓬的熱湯。燻牛肉。燒雀仔。又有些乾酪。車厘酒。及開澗蘭地的清水。各人鼓舌飽餐一頓。數日積勞。到此不覺倦氣來襲。正商量分頭就寢。因俄敦發議。牽著各人奔向那山毛榉樹下。憑吊了同病相憐的舊主。坡陰一番。感觸萬端。悲不自勝。至九點鐘始共歸洞。令杜番韋格兩人執兵守衛。衆童子安心睡了一夜。早起復從事起貨入洞。又

將後拆解收藏妥當。以備他日之用。如是者忙了幾日。至十三日。欲把鐵籠運進洞裏。置諸右方。巴士他見洞壁不甚堅牢。試為鑿之。竟得穿了一穴。以通煙突。於是他們不出洞口一步。便足了炊事。自是杜番韋格乙普格羅士四人。每日携一鳥鎗。遊弋近處。所獲甚夥。常與衆人分甘同味。一日沿湖而行。約離法人洞適許。見北方有一茂林。潛入窺探。忽見有幾個深窠。散在各處。分明是人工掘成的。上面縱橫橫。蓋着許多樹枝。試為俯視。覺其下猶有甚麼動物的遺骨。續紛狼藉。這定是坡陰當日掩取動物的遺迹。不錯了。四人周歷既遍。正欲行。時韋格道。我有一法。何不將那陷坑依舊蓋好。或者有些動物。自來送死。亦未可定。各人說是。忙取浮泥鋪填停妥。方纔歸去。路上又尋出三葉及水芹兩種植物。俱是美味適口。又宜于衛生的。天氣雖然漸寒。尚幸那湖及河。還未冰結。年輕的每日在那水邊釣得好些鮮味。又不致有食無魚之嘆了。十七日。武安思量道。在這左右石壁之上。倘能找出一個石窩。藏些東西。豈不甚妙。遂率著幾個同伴出了洞外。分頭探索。正行到杜番們前日發見陷坑的近處。忽聞前頭有物嗅叫。聲音甚怪。武安不敢怠慢。急去蹤尋。杜番等隨後便至。覺那聲音是從一個陷坑裏發出來的。就近一看。見從前所蓋的浮泥。及那樹枝。都散落摧折。知是有甚麼動物。投入其中。無可疑了。他是不知他是甚麼狠惡的禽獸。不敢逼近坑口。呼道。符亨。這里。符亨就見那獵犬飛的一樣跑來。到坑口略瞰一瞰。便縱身一躍跳下去了。正是

羣英設計

走狗爭功

欲知坑中果是何物。且待下文再表。

第八回

勇學童地團對狼窟
榮紀念名從父母那

卻說符亨跑到坑口一望。略無懼色。便跳下去。武安杜番跟着。也則坑口一望。立舉首望着衆人道。諸君來。當初各人怕有甚麼危險。退了幾步立着。至此始敢走近前來。乙普道。豹？格羅士道。豺狼麼。杜番道。不然。是一個兩足的動物。再往下瞧。道。屍鳥是。這。這是亞美利加駝鳥中之一種。頭酷肖鵝。全身灰色。味甚肥美。沙噠道。我們生擒他。那巨鳥陷在坑裏。不能逃脫。地方又窄。雖有翼呀。無從高飛。沙噠話猶未了。身已在坑裏了。見那駝鳥並不奮嘴來啄。忙伸手扼住他咽喉。不多時氣力都衰了。企在上頭。睡着的忙把幾條手巾投下。就緊緊的縛他兩足。好容易牽了上來。格羅士道。我們怎樣處置他好。沙噠道。不用說了。拿他洞裏去養馴他。供我們一個騎坐就是了。說着便走。這個畜生將來果能為他們效用與否。今且未說破。總是帶他回洞。原來無甚難事。俄敦遠遠的望見他們歡天喜地。牽了一個龐然大物回來。心中想著道。這樣增了一個人口。為本洞生計界的情形打算。未知得

失怎樣呢。方纔思疑了一會兒。忽然記起那個新來的客。豈不是喫些野草樹葉。就設過活的麼。始安了心。任從他們擺布去。在洞外尋了幾天。還覓不着一個山岩。可以收藏物件。他們就死了心。決議在這洞裏穿鑿穿鑿罷了。喜的這石壁不甚堅硬。從前巴士他曾經在那鐵竈上頭通了一個煙突。自此更把洞口開拓。將舊羅船所用的門板嵌上。又在那左右鑿了兩個通天的窓。雖然費了許多心力。卻幸都成了功。所以他們就想另鑿一副洞起來。這也斷非妄想的。選了五月二十七日。有舉事的。有拿錢的。個個爭強。人人奮勇。就動起工來。武安道牽一條直線。從這裡鑿去。一定可到湖邊。那石壁之下。若然遇着風吹得利害。不能打開正門的時候。我們就可從橫門出去。這豈不妙……自洞內到那湖邊。直徑約有四五丈長。是童子們先開了一條窄窄的隧道。然後把上下左右逐漸擴張。果然不出所料。這地方的石壁。也是脆軟得狠。有幾處還要用些木板擦住。纔能免他頽將下來。爲着這樣。他們的工程。就容易做了。俄敦率着那幾個手空的童子。把從前解筏時所留下的材木。揀了幾條。合作支柱用的。又伏進隧道。將土塊石屑。都運出洞外去。日日大家爲着這件事情忙煞。至三十日下午。眼見的都隧道已穿了五六尺長。是日武安如常扒進裏頭。拚命開鑿。忽聽見那邊離着自己不遠。似有些古怪聲音。不禁喫了一驚。再爲側耳細聽。果然像有怪物有那裡呻吟。武安急著。匆匆却行。見了俄敦巴士他。便把這般這般告訴了他們一番。俄敦道。莫不是君仍幻聽麼。武安道。君試往一聽。無何。俄敦自隧中出道。武安說的不錯。果然有甚麼東西在那裏低聲發吟。巴士他亦不信心。入去一息。便出來道。是了。但不知是甚麼東西。三個急喚杜番韋格乙。善雅涅那幾位有年紀的。再入去聽聽。這時候聲已寂然。他們一無所聞。都說是他三個心虛聽錯的。左右爲這一疑似的事情。就把那工程罷手不成。武安只得再進去作工。到晚上九點鐘時候。隱隱這會比不得從前。那聲音越發大了。恰奴符亨進來。這個聲浪一敲他的耳膜。他便飛也似的走出隧來。面色有些作怪。不住的在洞內亂跑。是晚各人心上都掛著這件事。雖然睡了。頻頻驚醒。倒有幾回。次早起來。巴士他同那杜番兩個。先跑進隊中一聽。却不見有甚麼消息。符亨也如常走動。不似昨日那麼狂怒。兩人商量定了。就跑出洞外尋了一條路。披荆斬棘。攀上那石壁。在法人洞的絕頂張望四圍。好好覓了半天。仍不見有甚麼罅隙。罷了罷了。急走下來。報了各人知道。依舊動手作工。是日絕不聞有甚麼。唯是鋤壁之時。覺得有些反響。像是裏頭空虛的一樣……看官。若是裏頭果有一洞。與他們所鑿的隧道接近。便省他們許多工程了。但不知有這樣天幸不……是日畢工。方欲開飯。從來那符亨一定是在主人們左右。作伴食宰相的。今夕怎麼不見了。齊聲呼符了符亨幾聲。絕無影響。俄敦快出洞外高聲呼了一遍。仍是寂然。自是杜番向那湖邊。韋格向那河岸。各人都分頭找去。像個秦始皇大索那張良一樣。幾乎把洞的前後左右。

都翻過了。依然不見。拿表一睜。見那短針已指著九點。又不可冒險。遂到那茂林沼澤之中。迫得各人無精無采。愀然歸洞。正在相對太息。並無一人發言的。忽而狂叫怒號。怪聲大作。武安道。聲正從這裏來。說著鑽身進隧道去。年長的一齊駭起。拿了護身東西。以備不虞。年幼的嚇得面如土色。急將被窩蓋著首動也不敢動。無何武安出來。說石壁那邊一定別有洞天。俄接接口道。然則有幾個動物。定在那裏。杜番道。我也這麽想著。且等明早兒我們細尋他的洞口罷。話猶未了。忽聞可怖的怒吼之聲。咆哮之聲。嗚嗚然。隆隆然。不斷不絕。險些兒把那石壁都震塌了。韋格道。莫是符亭同甚麼動物格鬥。武安再入隧道一聽。卻無影兒消息。是晚各人不敢交睫。眼光光守到天亮。杜番率了一隊。仔細在湖邊石壁一上一下。搜了好些時候。并不見有甚麼洞口。武安巴士他照常。用功鑿那石壁。鑿至正午。更深入了二尺許。喫中飯畢。再把鋤進去。漸覺得與那邊的空洞更過近了。急令年幼的跑出洞外。以避不測之事。杜番韋格乙善等有年紀的。各人手執武器。刻刻留神。以便與隧中諸童子緩急相應。自鳴鐘剛打了兩點。忽聞武安大喊起來。你道他是做甚麼呢。原來他舉鋤一下。不覺把石壁掘穿。就望見裏面真有一個大洞。退身出來。正欲告訴外邊各人。忽聽得撲地一聲。那隧道之中。跑了一隻東西出來。驚得衆人魂不附體。衆人定睛看了。纔知道就是那隻符亭。一直跑到盂邊。吸了幾口清水。方搖頭擺尾。徐徐行近俄敦立處。衆人見他形狀無異常時。知道無甚可畏的。武安在前。俄敦杜番韋格巴士他及莫科等跟着。拿了燈籠走進隧道裏。見那石壁穿了。開出一個大穴。便由此轉過。略瞧一瞧。仍是一個大洞。其高大寬廣。大約與法人洞差不多。一望似無路可與外邊相通。若果然。怪那符亭不知從那裏進去。韋格忽然跌了一交。大呼道。有東西。快舉燈籠一照。原是隻豺狼的死尸。武安道。這不是符亭咬死的麼。我們從前的疑團。至今方纔明白了。只是這個野獸。從那裏進來的。童子們全想不到。武安留衆人在洞內守著。獨自一個出了法人洞。跑到湖邊。循著那石壁。且行且呼。覺有一處。把各人答應的聲音。傳漏出來。因細心查勘。見石壁之下。幾與地平。那裏有一個低陷的穴口。不錯了。不錯了。符亭同那野獸。俱由這裡進去。是。再將他鑿寬些。童子們就可以有出來湖邊的門口了。各人見得了這個新洞。不勝歡喜。自此更爲出力。急把隧道擴張擴張。居然成了一條通路。這兩個洞。就聯絡上了。他們商量數次。纔定議將新洞作書房寢室。將舊洞作廚房食堂倉庫。忙把鋪蓋移往新洞。安排妥當。再把桌子椅子及胥羅船所用的大火爐。都將進來。這樣這樣。陳設得也覺整潔。於是將那穴口嵌上兩塊胥羅船所用的門板。又在那左右開了兩個透明天窗。這種工夫。不消說又是費巴士他的心力弄來的了。時北風漸緊。雖未至十分嚴寒。料著戶外作工。不久便有爲難了。爲此衆童子不肯怠慢。夜以繼日的剛剛忙了兩個禮拜。方纔把那洞內的事情。整理完了。衆人念著我們流落這裡。

不知幾時纔能脫離此苦。倘然日望日不做些事業。豈不白消了光陰。因着俄敦發議。遂決計戒在寒的時候。立了一定課程。那年幼的就從那年長的學些未曾學過的工夫。自明天爲始。各人就按著課程勉力用功。至六月初十日。晚飯已畢。各人正圍着火爐上下議論。忽有一人道。本島的握要地方。我們替他起個名兒。日常稱呼。纔爲方便哩。衆人稱是。杜番道。我們上岸的地方。已經呼他作胥羅灣。我想着依舊用他。格羅士道。這個自然。武安道。我們所住的洞。因爲紀念舊主。也經呼他作法人洞。這個名字。亦可以留傳的。韋格道。流注胥羅灣那洞外的河呢。巴士他道。我們思念故鄉。就呼他紐西崙河罷。雅涅道。那洞。杜番道。故鄉的紀念。既有了。更爲親切一點。叫他家族湖。豈不好。其餘石壁則稱爲惡崙岡。岡北盡處武安所嘗登臨的。則呼作幻海臺。尋出陷窳之林。曰陷窳林。遠征委員歸途。因逢沼澤折道之處。在紐西崙河畔。有一茂林。是稱沼澤林。紐西崙河以南的沼澤。便號南澤。遠征委員始覓見徒缸的小流。就喚他徒缸川。除此之外。且等他日到過。方爲命名。唯是據坡陰的地圖。有幾處沙嘴。分明認得。因名他最北的曰北岬。最南的曰南岬。更那西岸有三個斗出海中。就因衆童子的出處。名爲法人岬。英人岬。美以岬。猶有一件緊要的。他們既占有這島。那麼可以不上他一個徽號呢。胡太道。我想得一個佳名了。杜番道。使君麼。沙嘴道。他定是想改作孩兒島了。武安道。且勿說笑。聽他盡其思想言論的自由。纔好。胡太你的妙想。應聲道。我們不是奢們學校的學生麼。我就想呼他作奢們島。衆人聽了。俱拍手喝采。贊道。虧你想得好。這時胡太滿心歡喜。似比做了皇帝。還得意咧。各人正欲散開。忽見武安恭立唱道。某更有說。真是

莫笑童年無智識

依然議院小規模

欲知武安提議何事。且等下回再說。

第九回

舉總統俄敦初發議
開學會佐克情無言

話說武安提議道。我們既占這個孤島爲他起了名字。今更要舉一總統治之纔好。杜番道。舉總統麼。武安道。置一首領。凡事聽其指揮。庶幾號令出於一途。辦理庶務。更爲圓滑。說畢。衆童子齊呼道。甚是甚是。快使我們選總統罷。杜番接口道。選總統亦可。但須限定任期。或半年。或一年。武安道。惟任滿之後。倘再被選。仍得復任。杜番滿腹疑忌。唯恐各人選了武安。因著急道。武安說的是。但我們當先選誰。武安道。自然是最賢明之人了。算來莫似我俄敦。各人聞說。即拍手歡呼道。是了是了。俄敦萬歲！萬歲！俄敦初欲遜謝。總想他武安。杜番兩黨。不時齟齬。輒全賴著我居間調停的。今舉我坐了第一把交椅。似於和合他們。更爲容易。再三想過。知道機不可失。遂欣然答應了。若使這個孤島。果如衆人所料。其位置在紐西崙以南。則自此至十月初旬。天氣寒冷。其間

五個多月。定是不能出門口一步了。……俄教嚴定課期。使他幼年的每日按著用功。不把光陰虛度。自是每日午前午後。各定功課兩點鐘。到了時候。盡會於新洞書室。命第五班的武安。杜番。格羅士。馬克太及第四班的韋格。乙善。翰班講書。教些歷史數學地理。或就所諸記的口說相傳。或將帶來的書籍。指出解釋。他第三第二第一幾班的欣然傾效。樂此不疲。其受益之大。固不待言。即他們充當教習的。亦可藉此溫復一番。不致遺忘。真可算一舉兩得的善法了。此外每逢禮拜日及禮拜四日。開一講習會。或將歷史事實。我就目前事情。擬定題目。大家討論。其利害得失。集思廣益。交換智識。彼此都覺得有趣起來。學識亦漸漸有進步了。天朗氣清日暖風和的時候。又大衆在那湖邊。從容散步。有時相約競走。練習體操。以防倦氣來侵。沈鬱生病。使韋格巴士他兩人監督著各人。都把時辰表較準。尅期用功。又使乙善每日將寒暑針風雨針的度數記了。其外一切雜事。因巴士他從來已設一日記部。詳細登載。遂將此任。歸他專管。每到禮拜晚。大開音樂會。雅涅端坐彈琴。各人齊唱國歌和之。往日在學校。佐克是最有名能唱。各人都讓他第一的。誰知他在這裡。常坐在衆人背後。無精無采。從未見他開喉唱過一句。武安從此更疑心他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已到了六月下旬。寒暑針漸漸降下。常在零點以下十度乃至十二度之間。洞內幸有許多積薪。每日燃著火爐。尙能保住零點以上的溫度。不致僂手僂足。一日寒威少減。雪花亂飛。剛剛下了一日。把這孤島。全現出玻璃世界的景象。各人歡歡喜喜。跑出洞外。團雪爲丸。相擲爲戲。佐古這時亦在局外。袖手旁觀。不料格羅士舉一雪丸。猛力一投。正誤中他的臉上。立時鼻血湧出。流個不止。格羅士瞧見道。我本無心擲傷你的。說著便走。武安拉住道。你出於無心。我亦諒你。但你亦太不留意了。格羅士道。照你這樣說。你佐克既非預份擲雪的。偏要企在這裡。卻非自己不仔細麼。忽聞杜番高聲大叫道。這樣小事。爲甚麼就要吵嚷呢。武安道。自然是小事。但我亦只勸格羅士嗣後須少留意耳。杜番道。這件事不待你勸戒。格羅士的你不聽見他已經謝過嗎。武安道。杜番。我不解你爲着甚麼。偏要強來干預。這不是我與格羅士兩個交涉。不干你事的嗎。杜番道。雖然如此。總是我聽見你說這種話。我就不能忍默的。武安握拳道。你想怎樣就怎樣罷。杜番亦攘臂道。自然不受你指揮。兩人正在盛氣相向。勢將用武。適俄教走來。瞧見。因宣言道。杜番所爲。有意滋事。杜番聞言。不得已。蹙然入洞去了。俄教及衆人知道他兩個斷不肯干休的。俱放心不下。至兩人究竟如何結局。此是後話。今且不表。卻說衆童子至六月杪。天氣愈冷。降雪愈深。常積至三尺四尺。除有要事之外。一步不能跑。出洞外。童子們當未下雪時。一切大抵準備。惟是汲水一事。最是爲難的。俄教與巴士他商量了幾會。巴士他建議。若在地中設一水等。自那河底通至洞中。則不獨可省提甕出汲之勞。即使寒至極。河面凍了。河底亦斷不凍的。我們的食水。豈不是源源不竭麼。

衆人聽說。俱大贊成道。妙哉妙哉。但這件事。言之雖易。行之甚難。可喜胥羅船浴室的鉛管。尚在他們手裏。巴士他就靠着。與衆童子盡心竭力。經營了好幾天。纔得成功的。夜間點燈的東西。幸自船中帶來的油。尚有許多。數月之間。儘可殼用。但恐到了冬盡時候。就不免告乏。莫科早已慮及此事。每宰禽獸。輒將他的脂膏。收藏停妥。以備將來製造蠟燭之用。於是童子們所關心的。就是他日用的食物了。他們因天時寒冷。許久不能出外漁獵。只有坐食。日少一日。惟靠著莫科從前準備下的野鴨。火鷄。鹹魚。及由胥羅船拿來的罐頭。目前儘可敷衍。但是他們十五個童子。幼的九歲。長的十五歲。都正喜健飯的。每日所需食物甚多。他們見食物漸短。未免寒心起來。正不同杞人憂天的。況沙毗畜了一個駝鳥。亦累他們不淺的。這時候洞外堆了好幾尺雪。日日尙要掘些樹根野草。將來餵他。惟是這個職役。沙毗獨自擔在身上。不敢勞別人的。常笑嘻嘻對着大衆道。他定可充俺一個好坐騎的。你們且看一日天氣寒甚。洞外溫度降至零點以下十七度。洞內積薪剛告乏了。童子們無奈。只得忍著寒。到那陷窠林。冰手僵足。好容易採了多少。莫科看此情形。忽然想出一計。把那長丈二尺。濶四尺的桌子。反轉了。在積雪上面。推來推去。就似大禹泥行時所乘的橇一樣。童子們將所採的薪木。堆滿其上。滑滑地推進洞中去了。比從前肩挑背負。省卻許多氣力。自七月九日起。日照樣搬運。不過忙了一禮拜。數十日內。儘可無薪盡之憂了。武安忽向衆人道。今日不是七月十五麼。據北半球的慣例。今日倘然下雨。從此四十日間。難望晴快了。他們忘了南半球的天氣。與北半球不同。白躁了心。卻喜是日連一點陰雲都沒有。惟東南風吹得極緊。寒威越發難捱。童子們瑟瑟縮縮。終日圍在洞內。有誰敢出門一步。這樣枯坐無聊。運動不足。剛苦了一個月。都覺得不舒服的。至八月十六日。忽然吹起西風來了。寒雲漸散。天氣微和。杜番武安沙毗韋格巴士他商量道。我們想著到胥羅灣一尋舊遊。已非一日。恨阻風雪。久不果行。今幸天和日暖。未免同走一遭。則箇他們鬱鬱已久。正欲藉此一舒筋骨。且念著插在石壁上的英國旗。定已破爛。決意把他換過。稟准了俄敦。八月十九日早起。束裝首途。踏雪而行。可不爽快。無何到了沿澤林。四面冰結厚了。更不必枉道直履之而過。及抵胥羅灣。拿表一睜。纔不過九點鐘時候。但見碧海之濱。鷗鷺亂飛。岩礁之上。海獅戲舞。遙望著自紐西崙川至幻海臺。白茫茫雪深幾尺。俗語道。琉瓊世界。真不錯的。眼界盡處。只是海濶天空。并不見一隻飛鳥行迹。五童子急弄早飯喫了。就將帶來的新旗換上。更採杜番的條陳。拾一塊木片。把距此六邁路。有一法人洞。衆童子占了居住的事情。簡明記了。繫在竿頭。這也算童子們用意周密。倘然有船經過這裡。望見旗號。泊岸尋來。便可省知他們蹤跡。前去搭救的了。看見日已傾斜。各人急跑回洞。復命俄敦。時自鳴鐘正打四下也。自此無事。至九月初旬。寒暑計漸漸昇上。天氣乍暖。知嚴冬垂盡。不久便是好春時節。童子們自

念漂到這島。不知不覺已過了六個月光陰。這島的西方。是胥羅船的來路。行了幾個禮拜。都沒有一點陸影兒。是斷無可屬望的了。那東南北三面。雖然未曾巡繞。但坡陰所遺下的地圖。并沒記識見甚麼陸地。坡陰的地圖。本是精確確確。無可疑的。惟是他當日苦沒拿有千里鏡。常人的肉眼。原望不到兩三邁外的。他雖然會立惡蘭岡上。四處張望。或者遠處真有陸影。爲他目力所不及。亦未可定。童子們恃著自己拿有千里鏡。立意再爲探望一番。因展地圖一看。知東岸有一海灣。凹入家族湖那邊。與胥羅灣正遙遙相對。距法人洞不過十二邁許。遂決計先往那灣頭。熟察東方情形。恨天氣還寒。正苦苦悶悶的。等著春回日暖。怎知到了九月中旬。愁雲四合。狂風大作。一連吹了幾天。比在胥羅船上所遇的。更爲利害。那石壁也似搖搖擺擺。差不多就要塌將下來。人人害怕。個個驚心。這洞口所籍的窗戶。或被捲去。或被吹破。童子們狼狽非常。其困蹙之狀。較昔時盛冬時節。寒暑針降至零點三十度以下的時候。尤爲不寒而慄的。而且無論甚麼禽獸。爲著這樣暴風。都找個藏身的地方躲避去了。湖中遊魚。亦綠波濤鼓盪。深深潛伏。童子們或漁或獵。全無所獲。這時風雖猛烈。地氣卻暖。積雪逐漸溶了。反轉桌子造的雪橇。至此變了無用。童子們早已算定。意欲造一手車代他。巴士他記著從胥羅船拿來的東西。其中有一個絞車盤。就把他車輪大小相同的。揀了兩個。那車輪本是有鋸齒的。不是將他平了。斷難轉動。巴士他費了許多功夫。竟沒法將他除去。不得已用些堅木填塞上了。再找鐵繩緊緊束住。竟得了兩個車輪。到十月上旬。居然成了一輛手車。這時候風色亦漸穩靜。比及中旬。麗日當空。陰霾全散。童子們如鳥放籠中。虎出檻外。終日在洞外遊戲。都無所苦。於是漁的漁。獵的獵。樵的樵。各自欣然從事去了。俄敦老謀深算。知那彈藥。是將來有大用處的。因嚴戒各人切勿浪費。故他們獵手。專靠著張羅設罽。幸仍獲得許多小鳥野兔。以飽胡腹。至二十六日。忽有一事。令童子們捧腹的。是日沙毗將平日所養的駝鳥。牽出檻外。擬乘此馳騁。誇耀衆人。童子們都議論紛紛。或說可以。或說不行。爭來看他。沙毗牽到一寬廠地方。將韁索繫了。用兩塊皮革掩他兩眼。使巴士他雅涅兩人牽住。騰身便欲乘將上去。不料那駝鳥轉身一撲。把他丟將下來。連上了五七回。纔得坐定。便揮兩人便退。急把韁勒了。將兩塊眼遮除去。方纔駝鳥所以凝立不動。正爲着這個東西的。現下開了眼界。正如國民有了智識之後。就不肯盲從那野蠻政府的束縛的。陡然一躍。騰身望著叢林中。狂命奔逸。急得沙毗手忙脚亂。渾身是汗。正欲控韁制止。不料駝鳥把身一振。便將沙毗滾將下來。自向陷窠林裏跑去。轉瞬間連影兒都不見了。沙毗翻起身。面紅紅的作速逃往洞裏。贏得衆人一閃散了。卻說俄敦見風和日麗。天氣漸暖。因自率童子一隊。沿着陷窠林。直到家族湖西岸。踏勘地理。考究物產。知道這樣天時。雖然在外露宿。亦無妨礙的。因提議命武安作留守。自與數人照往日所商。親往湖東一行。至十

一月五日。正是出行日子。但見俄敦杜番韋格三條好漢。肩着獵鎗。他們是不容易消耗彈藥的。因使巴士他修整那飛彈帶了。以備襲取禽獸。知道湖西有兩條河流。或要渡過的。適自胥羅船拿來的東西。內有樹膠船板一隻。疊起來不過枕箱。恁大約七八斤重。乃并檢得斧頭兩柄。一統帶了。其餘乙善格士沙毗亦携了護身短鎗。一同七人。威風凜凜。意氣揚揚。辭別了武安各人。出了法人洞。循着湖邊向北方進發。行及兩邁許路。忽見那隻先鋒獵犬符亨。在前頭停足而立。似是立等的。各人疾趨趕上。見那裡有許多洞穴。符亨正在一個洞穴旁邊。以足扒地。仰首而號。杜番早知有甚麼東西潛伏其中的。正擬裝填彈藥。俄敦高聲道。杜番。君且勿浪費彈藥。余有一法。儘把穴中的動物。盡行驅出來的。說着。便率各人往那灌木叢中。拿了許多雜草。塞進穴內。縱火燃著。無幾有十餘頭狡兔。自穴中冒煙而出。張皇圖逸。沙毗乙善瞧見。快把鎗架斧頭。斫倒四五頭。符亨亦咬死三頭。童子們喜出望外。各人肩了一頭。急急離了灌木叢。選路前進。至十一點鐘。始抵徒兀川。流入湖中的地方。據坡陰地圖。知已離法人洞六邁路程。童子們就在川邊。選了一個雅潔地方。班荆坐定。先把三頭兔兒烹了。合些乾餅。飽餐一頓。然後濟川北行。沿途沮澤。並無駐足之處。及離了湖畔。更向茂林前進。樹木陰森。都與法人洞附近無大差異。啄木鷓鴣等。翱翔上下。羽彩爛然。忽有「魏加里」厚皮獸。狀類豚。在面前驚走。杜番見著。急問准了俄敦。便發鎗擊之。應聲倒斃。這種獸肉。味美異帝。童子們歡喜無量。樂得今晚的晚餐。及明朝的早餐。又有嘉肴了。到下午五點鐘時候。又見有一條小川。橫著前面。約有四丈濶。查坡陰地圖。知是由湖中流出。繞惡蘭岡北端。趨注胥羅灣的。這裡距法人洞已有十二邁路。童子們是晚在這川畔露宿。因名他作停宿川。翌早起來。急把繩索探這川水深淺。知是不可徒涉的。喜有樹膠舢板帶來。因展開放下水去。居然一葉扁舟。但係渺小輕巧。只能容得一人。層層往返。費了一點多鐘工夫。纔把各人畢渡。一切携來什物。都賴此不至濡濕。收拾妥了。後向北方前進。一片乾沙。更無沮澤。漸捨茂林。取途湖畔。日方當中。遙望見對岸有樹梢輕拂。掩映於水天之際。自此湖幅漸窄。至下午三點鐘。對岸樹林。瞭然入目。想兩岸相去。當不出二邁以外。此地荒涼寂寞。四顧悄然。只有二三海鳥。翱翔湖上。除此之外。更無一個生物。向使胥羅船不幸漂到這里。十五小豪傑。豈不坐困食盡。早投餓鬼道去麼。既而兩岸相逼。已到湖之盡處。各人見天色晚了。決計在此留宿。因把毛布敷在地上。坐定。熟望四圍。但見白沙如鋪。青草不茁。雖欲舉火。苦無枯木。迫將所携的乾餅牛肉等。聊爾充飢。一夕無話。翌早起來。張眼遙望。見相離數武之地。有沙丘一座。高可四五丈。苟造其峯。四方形勢。當可了了。飯罷。各人到那丘上。用千里鏡望了一會。果如坡陰地圖所載。北東一面。全是沙漠。目力所盡。不睹際涯。據地圖測線。自此至海。北十二邁。東七邁。各人知行此長途。渡過沙漠。亦無益處。格羅士先說道。我們既到

這裡將更奈何。俄敦道。只有乘輿而來。失望而返罷。杜番道。今除歸洞之外。別無可圖了。但須另擇一新道。以資閱歷。較之復尋來路。不更有趣嗎。俄敦道。君說甚是。我等沿著湖畔。到停宿川上。然後折而之右。直抵石壁下。循惡蘭崗而歸。就是了。杜番道。果欲循石壁歸去。自此直向陷窠林。抵其北端。然後轉出石壁下。豈不更捷。陷窠林北端。距此不過三四邁路。若要返至湖畔。便迂迴了。俄敦道。雖係直向陷窠林。亦必要一涉停宿川之流。此川愈近海愈濶而險。或至不可橫流而濟。亦未可知。為萬全計。仍以到川之南岸。然後轉路為佳。商議定了。各人返至露宿處。把毛布收捲。便循著來路而行。十一點鐘抵停宿川上。依舊用那樹膠膠板把各人渡了。杜番在路上。取兩隻鴉鳥。各重二十餘斤。沙吡與各人宰了他一隻。七人都飽餐一頓。將那殘骨。餵了符亨。遂起程入陷窠林中。選一條路。從前來往行過的大踏步。望著石壁而進。所過茂林。不似法人洞附近之繁密。有幾處并無大樹。日光所照。春草如細野花似錦。又有百合數株。高三四尺。隨風拂舞。嬌態迎人。俄敦素好研究植物學的。因在此尋出幾種有用的草木。一是可以造酒。一是可以製茶。他們法人洞內。於此兩物。方將告乏。俄敦因命各人取了許多種子。帶歸培植。及下午四點鐘。到了惡蘭崗北端。自此循壁而走。南行二邁。見一條細流。自壁腹迸出。奔向東方。這就是往紅川源頭了。俄而日已西斜。各人知今晚斷不能趕回洞去。因決意在此流南岸。卸了行李。沙吡與其他童子。正在料理晚餐。俄敦與巴士他兩人在左右近處。徘徊瞻眺間。忽見那邊林中。約略有一大羣動物。蠕蠕蠢動。嚇得兩人腰肢一響。退了幾步。欲知兩人所見果是何物。且看下回再表。

第十回

獸人競力頭我強
草木勃發成他製造

卻說俄敦巴士他望見前林有一羣動物。初不知是何毒蛇猛獸。吃了一驚。及定睛看了一會。巴士他指着道。山羊！俄敦道。似是山羊。請試捕之。巴士他道。活捉麼。俄敦說聲是。就覺那飛彈離着巴士他的手。決破空氣。向前飛去。僕地一聲。正把一隻動物的足絆住。其餘都驚惶遁了。兩人走近細看。見那動物正在極力掙扎。急忙按住。原是一個母獸。有兩個獸兒。還在旁邊股票。似是依戀其母。不忍舍去的。俄敦道。我意這獸定是「威冠亞」巴士他道。威冠亞。莫是有乳汁的麼。俄敦應道。好不是。兩人費了幾聲妙絕。這獸酷肖山羊。足稍長。毛較短。又沒頭角。一人牽着其母。一人把着兩子。笑嘻嘻歸到川畔。各人見了。爭來賞識。無何晚飯既畢。分頭就寢。是晚杜番輪值守夜。到三點鐘時候。忽聞他發聲大罵。驚得各人從夢中醒來。齊聲問道。杜番。有甚麼事情。杜番道。你們試聽這聲音。似是有甚麼野獸。潛來窺伺我們的。俄敦道。不是。豹牙（亞美利加虎）定是。枯了兒（豹之屬）了。無論他是那樣。都不足害怕的。惟慮他成羣結隊。猛然來襲耳。總是我想他亦不敢跳過烽火。突入這裡來。俄而一種可怖的惡聲。漸逼近前來。符亨

怒形於色。狂呼奮躍。頻欲奔去。年爲俄敦喝住。少焉相距十丈餘。覺有幾點光線。在黑暗中閃閃若電。原來彼等野獸。每夜到這川流飲水。今值童子們在此露宿。阻了路頭。因此不平。望着號叫。不料他的眼光。早被各人認見。驟把鎗發了。忽聽倏然一聲。像是半天起個霹靂。繼而咆哮之聲。遙在暗處。啼個不住。各人手執短鎗。圍立戒嚴。再把薪添上。築了火牆。把士他早揀了一條枯枝。正猛烈燃着的。望着那野獸聚處。竭力投去。靠着火亮。見只有剛纔杜番發鎗命中的一隻動物。倒在那里。其餘不知何往。格羅士大呼道。彼等遁了。連影兒都沒有了。乙苦道。不防他再來嗎。俄敦道。想無是事。雖然我們也要準備準備。於是各人就在火邊坐以待旦。僅露晨光。立即首途。自此至法人洞。還有九邁許。是日所跑的。盡是單邊路。右邊則壁立千仞。峭如刀削。左邊則萬木森森。幾無插足。一路無甚事情。進行倍捷。下午三點鐘。早已望見法人洞。相距僅有兩邁許路。杜番乙苦格羅士三人正同着符亨先驅而行。忽回首望着後隊。連呼留神！留神！俄敦韋格巴士他沙吡四人在後頭相隔十餘丈。聞了警報。急把武器拿定。注目四顧。已而前面茂林。突然走出一隻巨獸。說時遲。那時快。巴士他所擲的飛彈。果然恰恰可。正中那巨獸的頭顱。把他擰了。那巨獸力甚猛。帶著飛彈。狂命向林中奔竄。沙吡正拿着飛彈的索頭。幾乎被他一併拖去。幸得三童子帮手。將索頭繫在大樹。纔得拿定。杜番等亦退後來瞧。這個龐然大物。童子們從前讀博物教科書時。也曾認得他的。名叫臘馬。駱駝之屬。形狀亦頗相類。惟軀殼略小。養而馴之。可以騎坐。現時南美土人。常用此代馬的。其性怯懦。被繫未久。早已力竭氣沮。垂首待命。巴士他急拿繩索。重新把他縛住。牽之而行。同著那「威冠亞」。算是這回遠征的捕虜了。胡太晚飯後。獨在洞外閑遊。遙見七人欣然歸來。急忙報知洞內。留守武安。便率著同人。走出洞來。鶴立等候。少頃七人到了。彼此握手。齊呼萬歲。同進洞裏。各把別後情形。述了。會却說俄敦等出行之後。武安監護著幼年的。十分周到。無微不至。各人都感激起來。越發敬愛他。惟是武安常爲著佐克。放心不下一日。呼至無人之處。問他在衆人面前。爲甚麼這樣瑟縮。佐克含糊答應。別無甚麼緣故。武安著急道。汝終不肯告訴我。你想連我都祕著嗎。我不是你的哥哥。我不能坐視你終日愁愁鬱鬱。必要尋出你的病源來的。你究竟爲著甚麼。弄成這樣呢。佐克聽著。悲不自勝。久之。纔道。哥哥。你必要盤詰我甚麼緣故麼。唉。哥哥。你或者可以寬宥我。總是各人呀。說至此處。便停住了。只是淚如雨下。嗚嗚咽咽。叫了幾聲。饒我罷。饒我罷。武安不忍再窮詰他。心中想道。聽他纔說的話。定是對著衆人。犯了甚麼大罪了。我無論怎樣。總要設法把他盤問出來。纔好立意定了。剛俄敦歸來。因暗把佐克對答的話。詳述一番。并求俄敦助著自己。定要佐克把真情吐露。纔肯肯休。俄敦斥道。武安。你必要強他說出。究有何益呢。總聽自行其志罷。何必要俄們旁人逼他。他說有負我們。縱是眞話。亦不過見戲的甚麼。

小過罷了。何苦偏他太甚。令他心中更難過呢。若使他果欲自說。我們即不强他。他亦不能忍口的。勿管他罷。武安聽了。不復作聲。暫將此事擱下。各人一日檢點食物。見往日所差度的。都漸漸短了。湖邊設的陷坑。雖然時有些獲得。總是為額甚少。究不足敷衍。因決議在那湖沼近處的茂林裏頭。揀了幾處恰好地方。穿了幾個宏壯陷坑。這回縱有「魏加里」及「威冠亞」龐大的野獸。自來送死。亦可絆住。充各人數日的食用了。十一月一月之中。年長的正為這土工忙着。年幼的更從巴士他的指揮。在石壁下與法人洞相距不遠之處。把舊船的舊板。造了一間小舍。用帆布蓋上。塗滿松脂。以當瓦面。又向茂林中伐了許多材木。圍插四面。將俄敦等帶回的幾個牲口。都放在裏頭養了。後來復在坑裏捕得一隻臘馬。巴士他及韋格又使飛彈捕得「威冠亞」一雄一雌。各人復在欄內割出一區。以供養禽之用。七面鳥、珠鷄、鴉、雉等。隨時獲得無算。令善均伊播孫等最幼年的。從事看守。莫科既有「威冠亞」的乳汁。又拾得許多鳥卵。惟是砂糖漸覺少了。俄敦吩咐除禮拜及祭日之外。不准動用。逼得莫科無法。不然。每日飯後。必可造出各種點心。供奉各人了。莫科正為着這事焦悶。一日俄敦率各人往陷窠林逍遙散步。檢察各種植物。忽見一叢修木。葉色濃紫。俄敦就近看了。愾然大呼道。這不是「蘇芽美荷」嗎。原來這種樹糖質甚多。把他截斷。有汁液滲出。入鍋煎熬。便可製成砂糖。比從甘蔗榨取的。味稍劣。惟用來弄菜。卻無大分別。童子們現在正短此物。其歡喜自不消說。俗語有言。人心不足。得隲望蜀。童子們既得了砂糖。更欲釀些美酒。每日滴幾杯。以解抑鬱。俄敦因命各人採集材料。着莫科照法造了好些。往日所採歸的茶葉。又是香味俱佳。從此他們飲料。就十分饒裕。獨惜短了蔬菜一門。武安想着石壁下有坡陰遺下的荷蘭薯。現在雖然變了野生。若將他培植培植。或者可以反本復初。仍舊可食。因費了許多心力。可恨勞而無功。虧得將船中帶來的蔬果。雖係所餘無幾。珍重藏了。有時拿些。願出來嘗試。覺得清淡而香。真是珍羞不換。這也算物以少為貴了。卻說俄敦一意要把硝藥節省。留作後用。極口勸各人練習飛彈。又着巴士他盤木為弓。拔釘作鏃。使獵手試用。韋格格羅士兩人早已習熟。藉此射取許多禽獸。總是俄敦太秘惜硝藥。似犯了天公妒忌。偏要造出一個境界。張他破戒的。十二月七日。杜番密告俄敦道。狐狸及那豺狼的暴戾。我們實忍之無可忍了。那畜生常趁着昏昏長夜。結隊橫行。把我們設下的陷窠。張下的羅網。破壞淨盡。敢將我們千辛萬苦養來的牲口。都劫掠去了。俄敦道。怎不用蹄索捕他。杜番道。豺狼尚可。狐狸就不行了。韋格連夜設蹄索。株守以待。卻不料那畜生狡黠異常。莫來送死。俄敦沈吟半晌。不得已拿了幾十包火藥。交付杜番。杜番喜得眉開眼展。急約了武安韋格巴士他乙普格羅士沙毗各人。自此夜為始。每夜在那陷窠林口家族湖邊。潛身竊伏。待其出現。輒便狙擊。一連守了三夜。共斃五十餘頭。從此法人洞近傍。不復見這種

畜生的足跡。童子們卻喜得了數十張狐皮。將來很有用處。至十五日清晨。忽見童子們洶洶湧湧。將巴士他苦心經營的大車。駕上兩匹獵馬。車上載了硝藥食物。大鐵鍋。又有幾個空椅。十五人裝束停當。都跑出洞來。把洞門關上。竟投那方去了。看官你估量。他們是遇了救星。趕緊起程歸國麼。抑或因着甚麼緣故。要遷居別處麼。這都不是。原來前此守冬的時節。淫雨不絕。往往天昏地暗。日間尚要點燈。纔能分辨東西。因此把洞內所藏的油。幾乎用盡。莫科平時幸性。雖會將他脂膏留下。以備製造蠟燭之用。總所積無多。料然不能持久。知道胥羅灣頭有無數海豹。可以獵來榨油。但係辦這樁事。愈人多愈佳。喜的路程不遠。又無險阻。他們久已決意。共走一遭。見是日天氣清朗。故此裝束起行。八點鐘時候。早到了沼澤林。土耳其及胡太本是個最年幼的。跑到這里。足已疲倦。倒憩路旁。不復能行。武安稟命俄敦。請將他兩個搭載車上。仍循沼澤而進。忽見前頭相離約有一矢之遠。一巨獸正在沼澤中。彳亍來往。見童子們呼躍而前。倉皇四顧。倏然竟投灌木叢中。狂奔逃去。土耳其道。那是甚麼。俄敦道。「頁婆婆麻士」武安道。又有呼他河馬。胡太道。那里像馬。沙吡道。不如呼他爲豚。反算象形的。各人都不覺發笑起來。路上東顧西盼。不知不覺。早已到了胥羅灣。拿表一瞧。短針正指十點。仍在從前造木筏時張布帳的川邊。設了露營。略停一會。弄飯喫了。遙看海濱一帶。風景依然。見那礁石之上。有百餘頭海豹。群集游處。悠悠自得。不知獵者之襲其後也。比及亭午。日光融融。則見彼等躍登灘上。或臥或跳。好不羨煞人麼。童子們恐怕驚走了他。潛身樹間。裝束停妥。把善均伊播孫佐克胡太土耳其託交莫科照管。吩咐在此等候凱旋。各人拿定火器。便悄悄地緣隄而行。到川口一張。見那海豹并未走了半個。因躲身偷入礁石之間。匍匐蛇行而進。有分

胥羅灣上

鐵血橫飛

法人洞中

光明普照

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嘆望洋擊兒猶白點
鐵造孽獸子泣黃昏

凡人杜足戶庭。潛蹤閭里。未嘗縱遊惡濁。飽看滄桑。怎知到世路崎嶇。人情叵測。人道如此。物情亦然。別處的海豹。閱人積習。異常机警。每出游樂。輪班張守。偶耳足音。輒傳警報。故獵戶不容易近他身邊。可憐胥羅灣上的生長孤島。自脫胎以來。還未見過人倫。像似忘机的沙鷗。把那操心慮患的功夫。都閑過了。童子們見他這般。滿心歡喜。彼靠著礁石障身。漸逼前去。約離有八九丈遠。一字排開。橫截歸路。號聲一舉。衆鎗齊發。眼見二十餘頭。早已應聲而斃。其餘東奔西馳。竟逃入水中。連影兒都不見了。童子們意外大捷。不勝喜躍。忙把他曳到露營來。莫科用兩塊大石。築了一窰。將大鉄鍋架上。氣蓬蓬的沸了一鍋大湯。俄敦等把那海豹皮剝

得精光。去塊大塊的切了。投入鍋中。煮不上幾分鐘。見有膩膩滑滑的東西浮出水面。這就叫做海豹油了。沸的時候。有一種奇臭。觸鼻令人催悶。各人也不願。忙撒了浮油。澆入空樽。又將他肉投下再煮。自是日下午。除寢食外。只知以此為事。直至翌日傍晚。纔把那二十餘頭海豹煮畢。共得數斛清油。各人遂了心願。一夜安眠。詰朝早起。拔營而行。這回盈盈滿載。車體重了。虧那兩隻獵馬力還強。慢慢的行了十二點鐘之久。纔得歸到洞來。恰是上燈時候。急將海豹油傾出一試。雖然不能大放光明。卻可免了黑暗地獄的慘處。自是無話。是月二十五日。係耶穌降生日子。西人算地是一年之中。第一佳節。俄敦定議放假兩天。大眾同樂。賴雅涅沙毗兩人苦心經營。先期一晚。早在洞內懸了許多大小國旗。陳設得十分妥當。到了這天。東方纔白。各人急忙起來。大放祝砲。各人握手為禮。少不免說了幾聲恭喜。因為胡太年紀最小。各人舉他作了總代。命他到俄敦總統處。恭恭致賀。可喜是日天朗氣清。氣和日麗。各人走到湖邊。隨意要了一會。忽然再聞砲聲隆隆。各人知是午餐的時候到了。同進食堂。但見桌上鋪的布。雪光照眼。瓶中插的花。芳氣襲人。中間放着一座大花草。把無數小旗。裝飾得十分悅目。更拿藥單一瞧。見寫著

炸「額支」形狀似兔 薰小鳥 炙兔肉 七面鳥全隻 罐頭蔬 藥三種 點心一大盤 其外紅茶咖啡葡萄酒車厘酒俱備

各人從容坐定。莫科每端一菜來。都贊不絕口。食將半。武安離坐鶴立。頌了本島總統的功德。上酒為壽。俄敦答詞致謝。謹祝本殖民地日趨繁盛。又遙憶故鄉親友。情見乎詞。說畢各浮一太白。其後胡太起立。代各年幼的謝武安平素相待之厚。勸各人奉觴致敬。其言論真摯。大眾為之感動。勸呼喝采之聲。響震石壁。這時武安的顏色。像似不勝感激。惟有杜番一人。獨自默然不語。首垂下視。過了一禮拜。早是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一年。的新年。屈指計來。童子們流落這里。已閱十月。在南緯地方。年初天氣。正是盛夏。各人念着冬烘時候。家畜遠在戶外。許多不便。因決議把那小舍移來洞側。又擬設一火爐。把暖氣送進小舍。俾那動物不至犯寒。僵死。巴士他武安沙。莫科等。為這工程。忙了一個多月。及是時。杜番率着同黨三人。每日出外游獵。預備好些食物。過冬。這也算各盡其職。他們嚮議到家族湖東岸。操望一遭。一則細查東方地平線上。有無陸影。一則考察物產。望獲天然之利。一日武安與俄敦對語。談及此事。力言東方或有陸影。惜坡陰未嘗望見。當速往一勘。又道。我想足下心中。亦必贊成我說。尋出陸地。早作歸計。我想足下是同我一樣。一息不能忘情的。俄敦道。君言甚是。我當與大眾商量。選五六人伴君同行。武安道。五六人未免過多。如此多人同去。必要遠湖邊陸路。迂折了。反費事。愚見以為不如用一小舟。橫流而濟。更為直捷。但小舟不能容得多人。我意兩三名同行便

足。俄敦道。此計甚妙。君欲選誰作伴。武安道。莫科。莫科稍識駕駛。我又素知其爲人。風順揚帆。逆則鼓棹。走六七邁水路。無甚難事。據地圖而着。那邊有一小川。自湖中湧出。流注本島東灣。我欲溯此前往。俄敦道。甚好。惟多携一人同去。似更方便。武安道。我意中早已選得一人。就是舍弟佐克。我見他近日情形。更爲放心不下。我想他定是犯了甚麼大罪。有不可對人說的。我出盡方法。嚇他。他總不則聲。若在無人之處。只對着我。說猶未了。俄敦道。君言有理。同佐克去罷。自今日打點行李。趕速起程。則箇是日。會齊衆人。把那三人遠行的事情。告訴了。莫科久困洞裏。常覺鬱鬱。一聞此命。似久旱逢雨。喜的了不得。佐克與伯兄同行。自更無甚不願意。單有杜番。見不派到自己。心甚不平。屢向俄敦討情。俄敦把武安所說的活。暗地告他。又解明不能多人同行的緣故。杜番不聽。猶可。一同俄敦說出這種話來。忿得滿面通紅。道。這樣麼。俄敦。這回的事情。全爲着武安一人私事不成。俄敦道。杜番。你說的差了。你不獨冤枉武安。連我都誣蔑了。杜番雖然不敢再聲。瞧他面色。像心裏很不舒服。悻悻然自走開了。武安等查驗小艇。把破損地方。逐處修整。又將胥羅船所用的三角帆。配置恰好。帶了兩口長鎗。三口短鎗。硝藥若干。毛布數張。及五日內的糧食。二月四日八點鐘。別了衆人。自紐西崙川。出了家族湖。是日天氣清和。順的也是順風。急張了帆。但見微波蕩漾。舟行似箭。行不上半個時辰。回頭望那臨崖送行的良友。初猶如蟻。漸失所在。更過一點鐘後。連惡崙岡絕頂。都沒入地平線下。再不能見。自交午初。風力漸衰。比及正午。風全息。因下帆弄飯喫了。佐克執舵。兩人鼓棹。仍向北東前進。至四點鐘。望見東岸樹梢。低浮水面。若安莫科手漸疲。身漸熱。斜暉刺頭。汗流浹背。一望湖面。儼然明鏡。俯瞰水底。深可丈許。蘋藻繁生。游魚可數。六點鐘。離船東岸一丘之下。松柏叢生。森森蒼翠。可恨斷崖爲削。苦無插足。更北上半里。見一川口。武安道。這川定是坡陰地圖所載的。莫科道。是盍替他起個名兒。武安道。就呼他東方川罷。是晚登岸露宿。翌早六點鐘。再下船解纜。駛進川口。時適潮落。順流而下。更不費力。莫科獨立船頭。東撐西持。提防觸岸。武安兄弟。安坐船尾。左右顧盼。見兩岸比紐西崙川還高。堤上萬木森森。松柏尤茂。川幅最濶之處。不過三丈。遠不及紐西崙川。川流急激。正爲此故。遠望林中。有一種喬木。狀如張蓋。枝上垂垂結實。長四五寸。作圓錐形。武安雖不及俄敦多識草木之名。也知這種叫做「槲通巴銀」。其實甚堅。可食。又能製油。一路羽毛二族。如駝鳥野兔之屬。不時出沒。曾見兩頭驢馬。自樹陰走出。忽復躲去。行十一點鐘以後。樹木漸疏。空氣之中。覺有鹹氣。知已近海。俄頃果見一道淺碧色。冉冉浮出地平線上。計東方川長不過五六邁。舟從流下。每點鐘約行一邁。未及正午。早已到了東灣。武安與莫科爭取千里鏡。極目東方。只見雲水蒼蒼。烟波淼淼。片帆何處。朦朧鳥渡之蹤。彼岸儼然。倏忽層樓之氣。武安雖非預料。這里定可望見大陸。到此也不免絕望。相顧悵然。因名他作欺騙。

灣把舟繫住。上岸一張。這邊形勢。全與胥羅灣大異。既無沙灘阻岸。又無石壁撐天。只有無數巨石。層積疊布。就近細認。全是花崗石。美麗非常。處處有大小洞穴。頗適幽棲。若使胥羅船當日漂着這里。童子們那用費怎多功夫。纔覓得一個藏身地方呢。獨怪坡陰既當親到。見有如此幽洞。怎地不下居這里。細想也有緣故。他既住了法人洞。人情安土重遷。本不足怪的。三人各處行探。忽逢一巨石。狀似蹲熊。因名他巨熊石。高約百尺。攀援而上。不容易躋了絕頂。回邊大勢。一目瞭然。四首西望。森林積翠。把家族湖遮了。南方只是一片沙漠。蜿蜒起伏。遠接低雲。閒見簇簇蟠松。幻成黑點。錯落可睹。北方水灣曲折。至一岬而止。有此以北。亦成一面沙漠。更將千里鏡轉注東方。仍是海濶魚躍。天空鳥飛。與舟中所見無異。望洋嘆了幾聲。正返身欲下。莫科忽率着武安道。你瞧。那不是甚麼。武安照他手所指處。細望一番。見東北方水天相連之際。有一小小白點。初疑是片雲。熟視長久。見他儼然如故。武安道。若不是山。怎能如此不動。若果是山。亦怎能如此浮現。是時日已斜西。更過數分鐘。那白點迷離之間。漸不見了。武安始終疑他是山。莫科佐克疑他是日光反射的影兒。一路閑談。不覺已到舟次。將途中所獵的鷓鴣炙了。充了晚餐。時方酉正。等到潮長。還有三點多鐘。莫科日間見左岸有許多「栖通巴銀」藥業結實。垂涎的了不得。趁着空兒。獨自一人偷採去了。少頃歸到船上。卻失兩人在。正在探頭張望。忽聞那邊樹裏。飲泣之聲。與怒責之聲。隱約入耳。噫。這莫是他兄弟。莫科且驚且訝。跟着聲浪尋去。至相距數步。驟然停足。見佐克伏在武安脚下。只是啼個不住。時天色雖已沈黑。卻是仲夏時節。那黃昏微光。尙足把兩人照出。兩人却不知莫科潛來。莫科不好意思。急欲走回。卻已遲了。早把佐克對着其兄懺悔的話。無心聽得明白。知道佐克所犯的罪了。聞武安盛氣道。畜生。今日諸君流落這里。都由你來。又聞佐克哭道。恕我能哥哥。恕我一時愚妄。武安聽着。半晌道。你常怕與諸君見面。原爲着這個緣故。我想諸君決不饒你罷了罷了。你不必告訴諸君。暗地設法。將功贖罪過罷。莫科不意聞了人家兄弟的密話。懊悔萬分。如今從然決這川水。淨洗兩耳。亦斷不濟事。決意索性搶白了。反覺安心。無何。三人都歸到船上。佐克偶躲開。莫科乘間對着武安道。主公。我偶然聽見。武安正在低頭沈吟。聽着不禁失叫。道。莫科正是

爲人莫作歪心事

半夜敲門也不驚

要知武安說出甚麼話來。下回再表

第十二回

三條惡風波掀船
五里霧峰火鬧水天

却說武安聞莫科說聲。偶然聽見。便倉皇失措道。甚麼。佐克告訴我的話。你莫科道是主公。請你想他罷。武安道。莫科。你意諸君也

肯恕他麼。莫科答應道。這也難說。不如莫告訴諸君。單我三人知道罷了。武安聽說。不覺伸手握着莫科。連呼好莫科。好莫科。幾聲。少選佐克返來。時已潮長。忙解纜開行。是晚滿月當空。清輝如畫。舟行甚穩。交了子正。潮流乍轉。停船露宿。等至東方初白。即復開行。九點鐘時候。早駛出家族湖來。恰值東風大作。莫科急把帆掛了。武安自開了佐克懺悔的話。思前想後。心緒如焚。無精無采。一言不發。莫科也不便開口。三人面面相覷。不覺早到了法人洞前。雅涅正在湖邊垂釣。望見了。急返洞中報知。俄敦忙牽着衆童子。迎接進洞。慰勞了一番。武安也把踏勘情形。詳細述了。各人想着那一點白點。無論是否山影。即果是山。又或是大洋中。一無人小嶼。不犯推了許多勞苦。造個新船。冒着千艱萬險。查探他去。同嘆了幾聲。時乖命蹇。武安聽了。心中更爲不安。自此不多共別人說話。見各人死心等着外援。汲汲準備過冬。便牽着佐克。終日勞作。比別人分外出力。凡有甚麼險難的事情。又常薦佐克擔當。俄敦本是個細心人。見武安近日舉動。與往日不同。料他定有緣故。屢欲乘間質問。但是武安也時時留意。見俄敦將談及此事。輒託詞趨避。務使不得開口。俄敦無法。更爲留心細察。早猜着他兄弟間各把心事說明。更立了甚麼密約了。是月中旬。韋格在湖邊散策。忽見一隊撒丁魚。自湖中游泳。竟入紐西崙川而來。自此結網而漁。所獲甚夥。後來用盡心力。在胥羅灣造了一個鹽場。將食不了的鮮魚。都醃了。至三月初間。杜番提議查勘紐西崙左岸南澤地方。又獵取無數飛禽。他們冬中食物。就準備設了。單有薪炭一件。鑿于去冬。總要預備多些。俄敦因指揮大衆。每日往沼澤林陷穿樵採。如是半月。早把洞內洞外。堆積如山。童子們雖然日日要勞作幾點鐘。俄敦却不許曠了讀書功課。一來復之中。仍開討論會兩次。杜番在衆人之中。最稱辨才無礙。頭裏大家都敬服他。可惜杜番因此生了矜心。大有旁若無人之概。他後來失却人望。正爲着這個原故。卻說童子們每日除了勞作讀書之外。仍然不廢運動工夫。或泗水。或升木。或競走。藉此行樂。記得四月二十五日下午。杜番領着乙善。韋格。格羅士。武安領着巴士。他雅涅。沙吡。各爲一隊。同在寬處拋環爲戲。……你道拋環戲是怎樣呢。用兩條鐵針。豎在兩邊。戲者分爲兩隊。劃定了立足界限。各執直徑八九寸的鐵環。望着鐵針投去。貫中的算作兩點。雖未貫中。觸着鐵針的算作一點。共投三回。將所得點數多少。算分勝負的就是。……是日杜番武安兩隊。既投了兩回。初回武安隊以七點得勝。第二回杜番隊以六點得勝。今只爭一回。正是決雌雄的縮要關頭。兩隊童子俱已投了。俱得五點。目下還有杜番武安兩人。各執一環。還未投。乙善大呼道。杜番。這回輪到你了。總要發奮。我隊的勝負。全靠着你這一擲了。杜番道。你放心。乙善說着閉口蹙眉。眼定定望着鐵針。熟視良久。叫道。你看。便見那個鐵環。向著鐵針。差不多貫將下去。不意歪了幾分。把鐵針一觸。便跌下地來。格羅士投足道。可惜。敗了。韋格道。還算一點。若使他的不能命中。正未知鹿死誰

手哩。又聞那邊沙吡舉手道。武安留神。武安并不作聲。只點一點頭。立住足。定了準頭。盡力一擲。但見那鐵環。不偏不倚。鏗發一聲。穿在鐵針上頭。還要轉動。沙吡拍手道。兩點總共七點。我隊萬歲。說猶未了。杜番忙張兩手大叫道。不要忙。不要忙。這回勝負。我却不算。巴士他道。爲甚麼。杜番跳到武安立足地方。指一指道。你們看。武安弄假。武安忽然變了面色道。你說我弄假。杜番道。武安之足踏出界限外。沙吡喝道。杜番你錯了。武安之足是常在界限內的。武安接著道。你且來看我的靴痕。他說我踏出界限外。不是他看錯。是他說謊。杜番道。說謊。說謊。走近武安身邊。乙善格羅士兩人跟著上前。有幫助杜番動手之勢。那邊沙吡巴士他也立在武安背後。磨拳擦掌。武安頭裏憤極。怒氣冲天。忽又壓住了無明業火。低聲道。杜番你既侮辱我了。還要挑鬥。杜番睜眼見你怕了麼。武安道。我以爲這種小事。不值傷和氣。杜番道。這就是怕了。武安悻悻然道。你說我怕。杜番道。你總是沒有胆。武安聽說。更不氣。忍兩隊遂用起武來。正在酣戰。忽見俄教氣喘喘的走來。原來兩隊角的時候。旁觀的土耳其胡太等。早跑回洞中。報知俄教。俄教知他兩人素來不睦。定要鬧出事來。所以匆匆跑來攔住道。武安。杜番道。他罵我說謊。武安道。他先認我弄假。又笑我沒有膽。俄教厲聲道。杜番。我知武安斷非好事。這一定又是你先鬧出來的。杜番憤然道。多謝你了。俄教。你每事貶我。我感謝你的好意。俄教道。使我要貶你是你的罪過。杜番道。是了是了。我再感謝你的好意。你的教訓也足够了。請你暫時行開。俾我們做了我們的事。俄教正容道。你說甚麼。杜番。我忝爲首長。斷不許你們這樣胡鬧。牽著武安道。你先返洞裏去。又指著杜番道。你隨意去逛一逛。等下了氣平了心。再回來見我。環立呆視各童子們。除了乙善格羅士三人之外。齊聲道。俄教說得有理。杜番不得已走了。至晚上纔跑回洞來。只是一言不發。翌晨起來。雖然照常勞作。但見他一言一動。都露出一種忿忿不平之氣。自不消說。轉眼已是五月。寒威漸烈。洞內設了火爐。晝夜燃著。這時凡有飛鳥。都要尋個暖。和地方避冷。童子們偶然捕了十餘頭燕子。因將自己漂流始末。作了一篇文字。又寫著拾得此紙者。望即報知紐西崙首府。惡蘭。著即派船來救。繫在燕子翼下。祝了幾聲。捷報佳音。盡行放了。二十五日。陰雲密合。早飛下雪來。比去冬還早幾天。各人心裏疑著。今年定要比去年冷了。可喜一切準備。都算十分。也不要害怕。甚麼。光陰似箭。俄教任期。至六月十日。早已滿了。俄教在任一年。常爲公益。嚴定法律。這原是出于不得已的。不料因此買了人怨。那幼年的常因污損衣服。破靴失鈕。屢遭嚴罰。或要減食。或要杜足。每有怨他太過刻薄。祈他早日離任。不時聚語。怎得我武安作了總統。俄教也知自己不爲衆人所喜。絕無再想復任的心事。武安雖然得人心。知自己是個法國人。自然不敢作在英人殖民地作總統的妄想。單有杜番。常自想著這回公舉總統。舍我其誰。韋格乙善格羅士三人。也常在他面前說。繼俄教後任。惟杜番最爲

適當。至選舉之前。杜番更爲惡念。幾乎不能成寐。這也不足怪他。因他在衆人之中。有才能。又有膽勇。若非他剛愎自用。這總統應該沒有人能占他的了。到了初十日下午兩點鐘。俄敦坐了選舉長席。每人派了一張式票。令各寫上所選之人。又押了自己名字。投入一個箱裏。大衆肅然。恭恭敬敬的照法行了。俄敦起立。從容把十二條票閱過。：你道島中十五人。何以止有十二條票。因爲莫科是個黑人之子。照例無選舉權。俄敦杜番也把選舉權棄了。所以止有十二條。：高聲朗叫道。武安八票。杜番三票。俄敦一票。這個聲浪。還在空中旋轉時候。但見杜番臉上忽然變了土色。忽然又變了鐵色。瞪目瞋視。并不作聲。武安見事出意外。不禁驚駭。正欲起身推讓。忽又轉了念頭。瞧了佐克一眼。徐道。多謝諸君。謹拜尊命。事畢。佐克窺無人在側。密語武安。哥哥你竟應承作本島總統。武安道。我與你常欲爲諸君效力。今得作總統。萬事俱便。所以不復推辭。佐克兩眼不覺流下淚來說。多謝哥哥。若有生死關頭的艱險事情。請哥哥記得派我辦法。武安點頭答應了。自是忠勤奉職。整理庶務。俄敦首聽指揮。爲衆表率。童子們都欣然受命。惟杜番黨那四人。心中不服。舉動之間。常帶醋意。武安極意撫慰他。也總不悛。雖然也不敢公然逆命。那時晉羅灣上的國旗。早已破了。武安趁著寒氣還未十分。急令巴士他在湖邊採些蘆荻。造了一個大圓球。把他吊上竿頭。代了國旗。已而寒風凜烈。皓雪繽紛。童子們終日在洞內用功。善均伊播孫土耳其及胡太等。學問自然進了多少。容易過了六月七月。至八月初旬。那寒暑針有三四日。竟降至零點三十度以下。各人不敢出門一步。有爲著廐中動物。不得已一往巡視。比及回來。手足僵了。早像個半死的人。自初九日西風似虎。連吹了十來日。陷葬林沼澤林的樹木。有傾倒的。有折落的。無何風色定了。暖氣也漸漸回過來。到了下旬。天氣恰與北半球的二月杪相等。早有跑出洞來。隨意運動。可惜湖上厚冰。依然未解。捕魚之業。尙未可爲。武安一日發議。欲作走冰之戲。衆人歡天喜地。齊口贊成了。遂即吩咐巴士他趕速造了冰靴。二十五日早起飯罷。把伊播孫土耳其胡太三。個年輕不懂此道的。交付莫科照料。其餘十一人。驢呼雀躍。出洞一張。見近處冰面。凹凸起伏。不便行走。只得沿著湖邊。北行約有一邁路。見一面瑣瑣。茫無涯際。衆人齊道。這里行了。武安乃會齊衆人。高聲喝令道。一不許乘與銜能。故爲冒險。二不許擅離隊伍。任意遠行。若有失路者。余與俄敦必在此間。始終立等。三各人聞吹號筒。必速歸來。此處各人答應一聲。即跑下湖來。穿了冰靴。一見俄敦發了號令。便在冰面東奔西跑。電逐星馳。兔起鶻落。可不快煞人也。杜番與格羅士。素稱精於此道的。誰知強中有強。那佐克走的圈線。曲線。縱橫馳驟。圓轉自如。比他兩人。更爲熟手。喜得衆人拍手喝采。杜番自覺沒趣。忙走出界線。跟著格羅士道。君不見那處有一羣水鴨。格羅士看了一會道。是在那邊灘上。杜番道。惟我與爾。照例帶得鎗來。盍往取之。格羅士道。好是好。奈何武安不許我們離隊遠

行。杜番道：請你勿再說武安的名字。快跟我來。說着便走。那邊武安俄敦正在看得得意。忽見兩人匆匆往那邊跑去。不堪詫異。武安道：他們將往那里。俄敦道：莫非瞧見什麼動物。要往捕他。言論間。見那兩人早變了兩點小黑影。忽然不見了。時方正午。等至日沒。尚有許多時候。本不慮他們迷路。不能歸來。惟是日來空氣。瞬息劇變。風向偶轉。不難降雪。或者噴起霧來。衆人當心候着。時辰表剛報兩點。忽見薄霧霏霏漫天而來。不及片時。早把湖上罩得暗暗淡淡。武安跌足道：我早已防到如此。所以豫禁各人。離隊遠行。今在此五里霧中。他們怎能尋得歸路。俄敦道：且先把各人召還。再作道理。說着吹了號筒幾聲。各人早已奔集。更輪流接着號筒。吹了一會。以爲他兩人聞了。定必發鎗答應。各人傾耳聽了多時。仍是寂然無聲。各人正在張皇。見那霧氣逐漸濃厚。隔二三丈的距離。就連人都認不清楚。俄敦道：怎生是好。武安道：我們想個法兒。盡力營救他罷。我想選一位跟着他的去路。吹着號筒尋去。使他們聽見。說猶未了。巴士他道：此計甚妙。請派我去。又有兩三位童子。齊說我去。武安道：你們不用爭了。我自去。佐克聽說。遽進前道。哥哥。這個差事。還是派我辦去。較爲的當。因爲冰上行走。本是我熟手的。武安望一望。佐克說道：是了。佐克。就派你去罷。你且行且吹。他們聽見。必定發鎗相應。你必要留心聽着。佐克答應。拿了號筒。便走入霧裏去了。過了半個時辰。不特杜番格羅士兩人。渺無影響。連那尋去的佐克。也都沒有動靜。沙吡道：恨無火器在這里。武安道：正是。正是。快跑回洞去。連發鎗炮。使他們好知本洞所在。衆人發足。飛也似的。不及三十分鐘。跑了三邁許路。早歸到法人洞來。平時雖是愛惜彈藥。如珠如玉。今也貴人賤物。絕無吝意。快裝填了兩門大砲。連珠轟發。每發一聲。響震數里。可恨湖上寂然。依然無甚消息。至五點鐘時候。忽聞北東一角。驟有兩三發鎗聲。衆人大喜。復連發大砲。少選見有兩個人影。自重霧中走來。衆人高聲騰呼。那兩人早已到了。只是杜番格羅士。却不見了。佐克兩人說：我們并未聽見他吹號筒的聲音。原來杜番兩個在北方徘徊。佐克却向正東尋去。所以兩不相值。武安聽了。心中着急。衆人也想着天氣這麼冷。倘佐克尋不得歸路。在雪中露宿一晚。恐怕九死一生了。人人相對無言。呆呆等着。不覺暮色蒼蒼。轉瞬之間。湖上沈黑起來。衆人商議道：這樣昏昏夜色。莫如舉火爲號。議定。韋格巴士他沙吡等。忙將檣木枯柴。移堆濱上。正擬點火。俄敦急止住道：不要忙。你們且看那里。似有甚麼東西搖搖動動。說着。把千里鏡遞與武安。武安向着北東方。注視一會。歡喜道：謝天謝地。果是他。果是佐克。童子們一齊歡呼。見那佐克尚在半英里以外。惟是他穿着冰靴。走的快。眼見他向這里奔來。漸看漸近。巴士他忽然大叫道：似有一個什麼東西。跟着他跑來。俄敦舉首一望。見隔着佐克二丈來遠。果有兩個黑影。跟着跑來。忙說的是什麼。巴士他道：這不是人。韋格道：不然。像是個走獸。杜番提了鎗。喊了一聲。狼便一溜煙跑去了。正是。

同是天涯淪落客

卿憐我我亦憐卿

要知詳細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巨熊石四童子折居
陷葬林一哭人傷

卻說杜番提著鎗。一溜煙跑向佐克那邊。連放兩發。眼見那兩個動物。吃了一驚。轉身便走。童子們雖遠認得他是個老熊。不禁股栗。想著自到這島以來。沒見過一個猛獸出沒。今此兩熊。應是乘著水塊。從別處渡來。果然。這島定距大陸不遠了。童子們如此想著。佐克早已走到。各人道了喜。佐克也將前後情形。告訴各人。說當時向著東方。追蹤杜番兩人在重霧中。左右跑了一會。不覺自己也迷了方向。不辨歸路。正在徬徨。忽聞砲聲隆隆。知是兄弟們發的號砲。便跟著聲浪。狂奔奔回。不料行至中途。回頭一顧。正見那隻老熊。向自己這裏追來。不敢怠慢。飛足快走。可幸走冰工夫。我是熟練的。纔得與那東西常隔著士來丈遠。這也算不幸之幸了。萬一跌了一交。這時候。我的身體。怕已在那畜生肚子裏。怎能復與諸君相見呢。大眾嘆息一會。便返洞中去。武安至洞口。偶一回頭。不料與跟著進來的杜番打個照面。便道。杜番。余戒各人勿離隊遠行。你只是不依。至鬧了這些狼狽。贏得我們當心。這是不能不責你的。但你能捨身冒險。救了舍弟急難。這高義深情。我也甚為感激。永不敢忘的呢。杜番只說一句。這不過是我的義務。見武安伸手。正欲與他拉手。卻裝不見。竟入洞中去了。原來杜番武安兩人。自去冬以來。屢次反目。雖經俄敦百端溫解。仍是不依。自從這日之後。杜番不知自責。卻反因羞成怒。除喫飯之外。不喜與大眾團坐。每牽著他的三個黨人。別蹲在洞內一隅。聚首密語。一日武安瞧見。指示俄敦道。瞧他們情形。定是有什麼陰謀了。俄敦道。他們縱有陰謀。也未必敢叛君。因各人不肯舍君。而從杜番。他們也自曉得的。武安道。我疑他們打算要離這里。別尋去處。因昨日曾見韋格。自將波陰地圖摹寫一分。想他們心中不服。都是因我而起。不如我辭了職。讓給足下。或杜番。或可遂了他們的心願。不至別生風波。足下以為如何。俄敦忙道。不行不行。足下何為。進出此言。若如此。足下何以答諸君選你的盛心。更何以盡你對諸君的義務呢。武安只得無言。至十月初旬。暖氣初回。湖冰漸泮。洞外運動。正可自由。一夕杜番忽糾黨人向大眾說。欲自去此洞。俄敦聞說大驚道。你們想棄了我們。不復居此麼。應道。不是這麼說。不過我們四人。欲與諸君暫時別居。巴士他道。為甚麼呢。杜番道。分居之後。彼此可以自由。質而言之。就是我們不喜居武安的治下。武安道。四君不滿于我。究為甚麼事情。可得聞麼。杜番道。非為別故。只覺得你沒有統治我們的權利。我們都是美國人。前次總統既舉了美國人。這次又舉了法國人。將來不又要舉莫科麼。俄敦道。杜番。我勸你莫要這樣認真。杜番道。我是認真的。我是

熱心的。別個我不知。我們四人在那別國人的治下。實是一刻不能忍耐的。武安嘆口氣道：你們如此。我也沒有法兒。就讓你領着韋格乙善格羅士任意別尋去處。這裏的公共財產。你們也可把自己分內的帶將去。俄敦見四人主意已定。不少復動。俄敦道：我只祈禱你們他日別後悔罷了。各人無言而散。至初十日清早。杜番等四人撿了長鎗兩枝。連發短鎗四枝。斧二柄。彈藥若干。漁具數事。定南針一個。帆布數張。又帶了樹膠造的舢板。及好些食物。告辭了各人。匆匆出洞而去。至紐西崙川畔。見莫科早已候着舢板。在此等着。俄敦武安率衆童子臨崖相送。不覺悽然。那四人雖則性情執拗。到此也有依依不捨之意。解纜揚帆後。頻回頭盼望。不覺早已渡過前川。莫科告別了。仍回法人洞去。四人商議道：前數月聞武安說所探出的欺騙灣。有巖穴。有森林。今我們移居那裏。不怕飲食起居。不能自由。又去法人洞。不過十二邁路。與他們通消息。也甚容易。商量定了。便循着南澤而行。行了五邁餘路。已到湖之南端。時已交酉刻。只得在此弄晚飯喫了。一夜無話。翌早發程前進。忽逢着一個沙丘。登峯一望。但見後面湖光如鏡。前面沙丘起伏。綿亘甚遠。復向前進。一登一降。兩足甚勞。十一點鐘到一小灣。喫了午餐。停息一會。自此折向東北而行。但見樹木森森。不辨前路。林中見有駝鳥。獵馬。獾。加里鷓。鴉。等出沒甚多。各人不勝之喜。至六點鐘。到了東方川。見灣頭草叢尚存燒痕。知是武安等從前在這裡餐宿的遺跡。翌朝渡了川。跑入左岸林中。向東而進。所過之地。或則泥濘斷道。或則荆棘沒身。須用斧頭鋤去。纔得通過。那種艱難辛苦。自不勝言。比出林來。天早黑了。等至翌早。走出濱邊一望。但見茫茫千頃。只有一輪旭日。湧出東方。其外一無所睹。杜番道：雖然如此。我却信本島必與美洲大陸相近。若有船隻要赴智利秘魯。想必取路本島東方。經過這裏。我決意和諸君卜居於此。以候佳音。武安雖名這裏作欺騙灣。我料他斷非始終欺騙我。不久當有船隻經過呢。是日四人在濱邊徘徊。至暮。登巨熊石一望。依然雲水茫茫。並武安往日所看見的白點。也沒有影兒了。石下有一水灣。杜番因呼他作巨熊港。既尋出一洞。頗適安居。晚飯畢。會議後事。擬將法人洞所應得財產。託莫科用舢板運來。因陸路崎嶇。行走不便。商議既定。杜番更提一議道：我們此次上法人洞去。宜乘便沿着海濱。一勘北部。各人都贊成了一宿無話。翌早起來。飯罷。即向北方進發。凡行三邁許。一帶亂石。連接不斷。惟左方林際。有一沙路。廣可十丈。及行至亂石盡處。見有一條小流。橫截進路。此流仍是由家族湖流向大海的。杜番因名他北方川。四人在此喫了中飯。即濟川。在川畔密林中。徘徊一會。正擬再返濱邊。格羅士俄停足道：你瞧。杜番。你瞧。那裡。杜番向格羅士指處一望。見有一巨獸。在灌木叢中。左來右往。因命乙善韋格等著。便偕格羅士潛行而往。至相距約有十丈。兩人齊聲發鎗。奈那巨獸皮厚異常。彈不能貫。只吃一驚。轉身便跑。須臾不見。杜番認得他叫做獾。南美河邊不時出沒。不害人。也不爲人所用。四人

更不恨他逸去。仍向前進。沿路茂林。多是山毛櫸樹。彼等因名這里爲山毛櫸林。是日凡行九遠路。去本島北濱。還有一半路程。翌早即十月十五日。天氣乍變。動則有暴風雨來襲之勢。四人捷足而行。風愈吹愈緊。至下午五點鐘。忽見幾道電光。在頭上飛閃。繼而霹靂之聲。連珠劈耳。淒涼景況。慘不可言。四人知所向之地。相去不遠。不屈不撓。鼓勇奔進。至八點鐘。忽聞一種風濤之聲。自隔林而起。知已近海濱。更飛脚急跑。到茂林轉處。見有一帶沙嘴。橫在眼前。雪浪滾滾。卷舒其上。時天色漸黑。數百丈之外。便不能見。四人欲趁夜色未深。一睹海面情形。向沙嘴進行。韋格在前。忽停足指著前頭一塊黑影。回顧後來三人。張口無語。衆人凝眸一審。見相距十餘丈。有一舢板。被風打上。右舷膠着沙灘。欹立不動。離舢板約有一矢之遠。潮水已退。留下海藻一堆。分明有兩個人體。僵臥其側。不禁驚絕無言。如石像一般。股栗呆立。少選驚魂定了。始放膽進前。至相去還有四五丈遠。衆童子忽然渾身打戰。恐怖萬分。不暇管那人體是個死骸。還是個生氣尚存的。驀然翻身遁入茂林中而去。只見四面濛濛。不辨咫尺。並方纔閃的電光。都絕跡了。但聞風聲濤聲。吹折樹木聲。飛砂走石聲。遠近四方。互相呼應。可不害殺人也。四人在一大山毛櫸之下。相抱而立。不敢交睫。不獨關心那天氣鬧到怎樣。心中猜疑著那舢板。不知是從何處來。那兩個遭難之人。又不知那裡人氏。但是彼等既可漂至這里。然則去本島不遠。定是大陸。或有別個島嶼了。比及夜半。風聲漸弱。略可得語。四人就把這個問題。議論起來。不時間那遠處。隱約似有人聲。衆人疑那兩人之外。更有生存的。在這濱邊彷徨。再三傾耳。追索其聲。這會便不聞了。只覺風起濤湧之聲。猶未息耳。童子們知是自己幻聽。又恨方纔不再進前。熟查那舢板及那人體的情況。須要再往。又是長夜昏昏。無從分辨。去亦無益。只得等至東方初白。風勢少衰。舉頭一望。見空中斷雲低壓。飛來飛去。知是天將大雨。恐爲暴風所捲。握手相扶。漸到濱邊。先尋舢板所在。見比昨夕。更被風打上數丈。那海藻遺迹。仍在沙上橫着。可恨逼索一會。都不見了。那兩個人體。四邊細認。又無足跡。海水無情。定把他拖向龍宮去了。韋格道。可憐可憐。他們或尚有一縷生氣。也未可料呢。杜番登石上一望。惟見白浪如山。水天摩盪。復回到舢板旁邊。仔細一檢。原是一隻傳馬船。長約三丈。檣帆碎折。右舷已壞。船中只有破帆斷索。零落散亂。食物廚具。武器之類。一無所有。搜至船尾。見有數個文字。珍瓏可認。寫著「舍比龍號舊金山」等字樣。知是他母船的名兒。及其所屬的地方了。今且按下四人不提。卻說法人洞各人。見杜番四人去後。鬱鬱不樂。武安尤爲納悶。俄敦百方解慰。武安你勿過慮。杜番雖然剛愎。等不到來冬戒寒時候。他定要再還這裡來。因爲俄敦見往年守冬時候。如許人多。通力合作。尙覺艱苦萬分。況杜番等今止四人。料他斷難支持了。抑童子們等至來冬。還要在這荒島過活麼。將始終不得外援麼。太平洋這邊。到底無船隻經過麼。惡蘭岡上所樹暗號。究竟無

人看見麼。一日武安與各人談及此事道。惡蘭岡上所樹暗號。不過高出海面二百呎。船隻非駛至極近。不能望見。近日我想出一計。幸我們有許多帆布。若用來造一大紙鳶。放諸空中。可能升至一千呎以上。如此。雖在遠距離之人。也可得望見。諸君以為如何。衆人聞說。都贊成了。因命巴士他趕速製造。至十四日。果然造成一八角形的大紙鳶。縱橫約有丈餘。儘可負一童子騰空而上。知如許大的紙鳶。非人力所能操縱。決議用絞車盤伸縮繩索。十五日各人早起。擬一試放。及出洞外一瞧。見天色不定。料有暴風。只得作為罷論。是晚果如所料。颯了一夜大風。翌早風勢漸衰。比及午後。天氣復常。童子們歡天喜地。走出洞外。正準備試放紙鳶。忽見獵犬符亨。望空吠了幾聲。縱身一躍。竟向茂林中奔去了。武安道。符亨不知又作甚麼了。俄敦道。想是聞着甚麼動物的氣味。武安道。不然。他的吠聲。與尋常有異呢。沙吡道。請往察他動靜。武安道。先拿鎗來。話猶未了。沙吡佐克早轉身跑回洞中。取了鎗來。武安同俄敦帶着兩人。循着符亨走的路徑。跑進陷窰林南端。遙聞符亨仍在那邊。作喚人聲。四人行未及數丈。見符亨在一大松樹下。昂首停立。更定睛看時。只見一個死骸。橫臥樹下。四人嚇了一跳。再鼓勇上前。就近一認。見那死骸身穿麗服。肩搭半腋。雖然顏色憔悴。面帶愁痕。却是個天姿國色的二八麗人。俄敦鞠躬把他心頭一按。不覺失叫道。你們來瞧。正是

天涯何處無芳草

身世依然是落花

要知那人是生是死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經無量劫弱女懷情
感再生恩故人握手

話說俄敦見樹下倒着的美婦人。心頭尚有微溫。忙呼衆人上前一查看道。我料他不過疲極。或是餓極。所以一時昏絕。說猶未了。佐克忙跑回洞中。取了餅乾白蘭地酒來了。武安急將女子扶起。灌下幾滴白蘭地。轉瞬間便見這女子身子微動。鳳眼半睜。望着各童子。呆呆看着。佐克早將餅乾遞上。女子一氣嚥下。呼吸漸強。可知他原是餓極。不能走動的了。略停一會。女子操英語說聲多謝。各位。正欲起身為禮。不覺又倒將下去。童子們自到本島以來。除了同難的十五人之外。並沒見過半個人影。今見了這女子。又可憐。又可喜。忙將他扶進洞來。令在床上將息。其餘各童子也俱回來。輪流服侍。沒有兩點鐘功夫。這女子便回過氣力來。可以自由說話。童子們逐細問明他的來歷。始知他叫笳雅蘭。乃亞美利加人。久在紐約首府念書。一個月前。同着顯氏夫婦。欲到智利訪親。到了舊金山。適有一商船舍比龍號。正要開行。前往智利。問肯了船長陀魯拿。遂搭此船而行。此船除船長之外。有大火二火各一人。水手八人。主客合共十四人。自舊金山展輪後。行了十餘日。有一水手名倭東的。忽起不良之心。煽動各水手作反。一夕出人不

意。竟將船長大火及顯氏夫婦四人。用鎗轟斃。遂將舍比龍號奪了。見筳雅蘭是個弱女。知無能爲。又有一水手名福倍的。勸各人勿妄加害。遂得幸免。二火名伊範。年紀在三十前後。原是溫良之人。斷非預此奸謀。惟各水手念着并他殺了。這船就無人駕馭。只得留他一命。脅他依舊供職。這是十月八日之事。當時離着智利海岸。尚有二百邁路程。各水手本擬奪了此船。往來南美及非洲諸國。以潛賣人口爲業。因此邊過賀倫岬。正欲駛赴非洲西岸。行了三日。比及夜半。忽然船上不知何故發火。眼見煙焰冲天。愈燒愈烈。料無可救。有一水手欲求生路。一躍入海。就不見了。其餘水手七人。僅携得食物鎗彈各少許。忙下舢板。因筳雅蘭及伊範兩人。苦苦哀求。他們這時也別有心事。只得答應了。這舢板在海中漂流了兩晝夜。俗話有說。禍不單行。可巧遇了一場暴風。把船上檣帆都吹折了。再不能操縱自如。自此日日夜夜。隨着風潮。蕩來蕩去。終流至這個貞亞曼島北濱。正是前日即十五日薄暮也。時船中各人。因連日疲勞。又無食物。氣息奄奄。像個死人。倒在船上。及這船將近灘頭。忽有怒濤一座。從船上掠過。竟將水手六人捲去。將去筳雅蘭同着兩人都被打上灘來。初猶記得在沙上展轉。無何昏絕不省人事。俄頃醒來。開眼一視。見那兩人也在那邊倒着。這時氣力全無。欲行行不得。只得仍在船底臥着。靜思後事。至侵曉三點鐘。忽聞覺然足音。自那邊而來。側耳傾聽。不料正是方纔被浪捲去的倭東及武蘭普婁三人。幸得泅水逃還。急來這裡覓船。見他暗中摸索。忙將昏絕沙上的福倍及具克救醒了。是時風濤之聲。雖猶猛烈。可巧他們正在筳雅蘭頭上相語。便聞福倍道。這裡是甚麼地方。倭東道。還不知道。我們總向着東方。找個人去處罷。具克道。我們的護身傢伙。倭東聞說。即向船中抽了。拿出鎗五枝。彈藥若干道。在這處。幸未被海水濕了。又聞有人道。伊範怎麼了。一人答應道。在後頭。已命胡布祿固兩人看守着。又聞一人道。無論伊範情願不情願。總要他跟着我們去。福倍道。筳雅蘭怎麼了。也得無事上陸去了麼。倭東道。筳雅蘭？我們這會。更不須懼那婦人了。我們打上這裡之時。遙望着他被浪捲去。怕已在大魚腹中了。具克道。妙哉妙哉。因佢太知我們的底蘊了。倭東道。萬一渠未沈死。我也不肯放過。使他長知我們的密事。筳雅蘭聽至此語。不禁發戰。見他們將船中所存食物少許。及紙煙草干。各人分携了。扶着福倍具克向東方去了。筳雅蘭始振刷精神。起了身。指着他們的反對方向。摸索而行。時潮水漸長。將到筳雅蘭臥處。若使再遲半刻。恐再被海水吸去。筳雅蘭信步而行。不知不覺。入了陷穿林。向着家族湖兩端而進。途中僅拾野生果實而食。數日以來。疲困已極。至此加以枴腹。至昨日下午。不覺倒在一大松樹下。直至今天。纔被符亨發見。導各人前來救了。筳雅蘭把前後情形。述了一番。各人聽得呆了。面面相覷。久不則聲。想着六個兒漢。帶着一個捕虜。回到本島。他們都是豺狼成性。殺人不眨眼的。若使他們知道了法人洞所在。必來強奪了。虐待我們。強要替他

服役。或要屠殺了。各人愈想愈爲寒心。武安轉念。更爲杜番等四人擔憂。因恐他們不知倭東等到了。倘或被倭東等撞見。定然遭了毒手。因提議欲自往尋杜番等。告以此事。勸速返洞中來。俄敦道。君欲自往麼。應道是。俄敦道。怎麼樣。武安道。與莫科駕一小舟。仿往日一樣。濟湖溯川而去。幾時動身。武安道。等至今晚。不見人影的時候。佐克道。哥哥我也一塊兒去。走一遭。武安道。不行。那隻小舟。僅容六人。歸來的時候。還有他們四人呢。是日各人墊伏洞中。不敢出門一步。也把衆人漂流頭末。告訴了筵雅蘭。筵雅蘭驚嘆不已。誓言自今以後。也願隨着童子們做個生死之交。至喫了晚飯。自鳴鐘已打八下。天氣就沈黑起來。武安莫科。各佩短劍。鎗腰刀各一。別了各人。潛到紐西崙川。解纜而行。無何出了家族湖。可喜正值順風。舟行如駛。不上兩點鐘。就行了六邁餘路。剛到小丘之下。風已全息。不能復恃帆力。因竭力鼓棹。徐徐而行。但見岸上寂然。不見一點火光。不聞一鳥啼聲。至十點半鐘。駛進川口。莫科一人獨掉。武安坐在艙上。左右張望。走不上半里。忽見莫科走近武安身邊。執手指著一處。戰戰兢兢。更說不出一句話來。武安舉頭一望。見相距約二三十丈。有一道赤光。在樹罅掩映。不禁失驚道。那顯然是個露宿的火亮。但不知是倭東等。還是杜番等。莫科快泊船罷。莫科道。主公。我也要一塊兒上岸去。武安道。不行。我單身前往。容易令他們瞧不見。說著。船已拍岸。武安一躍而登。右手拔了腰刀。左手持了短鎗。悄悄的望著火光而進。行將走近。忽見前面灌木叢中。有一團黑影。蠢蠢而動。那黑影突然大叫一聲。躍身前進。原是個亞美利加虎。同時聞有人呼救命。救命。武安認得是杜番聲口。原來杜番等因遇了前晚的事情。忙走回巨熊石下。擬由別路再返法人洞。把這事情告知各人。不意行抵湖畔。天色已晚。只得在此停宿。三人早已沈沈睡去。杜番獨自舉火守夜。疲倦之餘。正思假睡。不料那隻猛獸。突然來襲。不及持鎗。只得空張兩拳。奮力與鬥。韋格早已驚覺。忙拿了鎗。走到杜番身邊。正擬轟發。說時遲。那時快。自那邊忽走出一人來。高聲大叫。且勿放鎗。韋格正在驚疑。武安早現身。在虎背後。儘力撲擊。那虎急舍了杜番。轉身向著武安撲來。武安將身一閃。舉刀一畫。正中虎項。見他倒在地。滾了幾滾。就不動了。時乙善格羅士都醒了。走來。同著杜番。韋格走到武安身邊一看。只見武安左肩爲虎爪所傷。鮮血淋漓。下。韋格道。君爲甚麼。深夜到這裏來。武安道。且慢說原委。你們但跟我這邊來。快一點。快一點。杜番熟視武安肩頭血跡。不勝感激道。不要忙。我不謝君高義。不能隨君而去。君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武安道。使君與我易地。也當是這麼樣。且勿多說。快跟我這邊來。韋格忙拿出手巾。替武安紮了傷口。武安把倭東等事情。大略說了一遍。且道。今正大難臨頭的時候。十五人協力同心。尚恐不濟。何況拆居分勢。更難禦侮。所以星夜潛來。欲迎諸君回洞。共講防守之策。又道。方纔我止韋格勿發鎗。正恐倭東聞聲。睡至。不利我們呢。各人聞了。大驚失色。杜番見武安懇切周到。

事事爲著自己操心。且感且愧。早把平日倨傲之心。都消滅了。不禁握著武安手道。唉。武安。你真比我強百倍。武安道。杜番。別要說這麼話。我今日復得與君握手。真算幸極。君若不答應同我回洞中去。我斷不肯放手。杜番道。是了。武安。我感君情義。自今而後。事唯命了。我們明早在這裡動身罷。武安道。不行。我們須趕著今夜回去。明天又怕被人看見了。杜番道。今晚立刻。雖然怎麼樣。武安道。田水路去。那邊川岸。莫科正泊船等著呢。我與莫科。本擬直往欺騙灣。及到這裡。望見火光。纔登了岸。是杜番問說。自言自語道。恰好救我一命。遂跟著武安同下船開行。幸又遇著順風。侵晨四點鐘。早到了紐西崙川口。俄敦等見各人無事回來。不勝歡喜。自此各人相親相愛。和氣一團。杜番雖生平好勝。此次因決意分居。終不得達其目的。其心中或有不快。也未可知。但他自與各人分手。未及數日。便遭了幾場艱險。當其彷徨湖畔林中。應亦自悔孟浪。惟彼素來偏執。故未肯將自己真意。告訴黨人。而心中却怨自己自尋煩惱。况又得武安救了性命。所以自歸洞後。性情一變。也不覺敬重武安起來。至於其餘三人。本不及杜番剛愎。經此挫折。更爲柔順了。童子們念著倭東等若未離本島。萬一知道法人洞有如許器械糧食。定來強奪。我們都是孩子。怎能與他抗敵。於是各人加意提防。惟務匿跡韜光。不令他們得知這裏有人。各人問杜番等。自舍比龍海岸。舍比龍海岸即杜番等初見舍比龍號傳馬船那一帶濱邊。童子們假以命名的。返叵熊石之時。曾見倭東等形跡否。杜番道。我們并不看見甚麼。俄敦道。雖然。倭東等向東方進行。是箭稚蘭確見的。杜番道。想彼等只管循著海邊而行。我們原是田山毛榉林歸去的。所以下能撞見。俄敦武安更向箭稚蘭問他知本島的方位沒有。箭稚蘭道。在傳馬船時。聞伊範說。要向亞美利加海岸而行。由是以談。本島定去南美大陸不遠。但是不知詳細罷了。童子們終日在洞無事。不覺十月垂盡。仍不見倭東等有甚影響。箭稚蘭尙記彼等帶得一斧。身上又各有小刀一口。彼等或靠著這些器具。把傳馬船修補妥當。駛去別處了。惟是童子們非得了實在消息。斷不敢容易出門一步。惟有一日。武安杜番兩人。潛往惡蘭岡。將這號旗倒下。以防倭東等看見。除此之外。便終日枯守洞中。呆呆相對。又恐發鎗。被倭東等聞知。因下令嚴禁。自此杜番等各獵手。更爲束手。只覺無聊。幸那陷窰係歸。每日還有所獲。又昨年設的養禽場。次第繁盛。雖日殺一頭。不慮告乏。所以童子們。還不至斷了肉食。其外茶樹砂糖樹。俱近在咫尺。供給不絕。一日箭稚蘭復尋出一種牝牛。木葉形與月桂樹無異。將皮截斷。便有白液噴出。其質良味美。不讓牛乳。又可釀爲牛酪。以故童子們。雖久蟄洞中。仍不覺有不便之處。至交了十一月。童子們仍不見倭東等蹤跡。意他果然去了。惟未得有明徵。仍不敢在洞外逍遙。武安屢欲自往湖東。一探消息。巴士他杜番韋格等俱欣然樂從。惟俄敦是個深謀遠慮的人。怕倭東等萬一尙在本島。童子們倘與相值。豈非險極。因極意阻止。一日

俄敦武安兩人正在辨論此事。笱稚蘭在旁聽見。遽起身道。武安總統。明兒可否賜假一天。武安驚問道。卿要那里去。笱稚蘭道。我見君等日日如此操心。我明兒欲往北方海濱。瞧那傳馬船尚在那里沒有。若是在。是倭東等未去本島之証。若不在。定是他們乘之他去。更不須諸君如許納悶了。杜番道。這個見解。正是余與武安不時商議。未及決行的。笱稚蘭道。是麼。雖然。諸君是倭東等未知之人。我則不然。我會與他作伴。縱然與他相值。也不比得君等危險。俄敦道。你若再落他手中呢。笱稚蘭道。最大不幸。也不過復陷於當時地位。武安道。這回十中八九。他們定要取你命了。笱稚蘭道。我既一次離他毒手。豈真可一不可再麼。若誘得伊籠逃至這裡來。君等就可多得一健將了。杜番傾首道。伊籠若有可逃之際。他定然逃了。俄敦道。可不是。伊籠盡知倭東各人的底蘊。倭東等若得到了不再靠他的境地。勢必將他除了。以絕禍根。這個情勢。伊籠本該知道的。今沒見他逃走出來。定是無間可乘。無礙了。杜番道。他或經嘗試。再被倭東等追及。遭了毒手了。也未可料。又向着笱稚蘭道。你若再被他們捕去呢。笱稚蘭道。我一息尚存。斷不忍再為他們捕虜。武安道。你雖不肯為他捕虜。但我們也不能許你冒此奇險。你且休息。待我們再籌善策罷。各人想了一會。或說夜中登至極高之處。四圍張望。倭東等若仍在本島。定要舉火。因此便知他們已去沒有。而且他們住在那裡。也可知道了。可惜本島絕無高山。在惡蘭崗頂。湖之東岸。尚望不見。何況斯蘭灣那邊。各人聽說。只是默然不語。忽見武安拍案大罵道。妙哉妙哉。有了。後人斷取程子詩二句。替其計曰。

道通天地有無外 思入風雲變化中

要知端的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解俄敦佐克勇自供
駕紙飛武安爭上達

却說武安聞了登高可以望遠。可惜本島獨無高山的話。正在苦心思索。偶然回頭一看。見洞中那邊正放著一個大紙氈。不覺觸起往日閱英國新聞紙的時候。曾見有一則新聞。載著前世紀末年。有一個婦人欲駕紙氈飛上空中。後來卒得成功的話。今忽想起。不禁大喜。便向衆人仔細說了。求他裁決可否。衆人聽畢。一時答不出來。半晌。杜番道。這條計策。或者可行。只是這個紙氈不過這麼大。究竟能容得我們那一個呢。武安道。這紙氈力量不足。不中用。還要從新再造一個。比他更大更堅固的。韋格道。紙氈一經放上之後。常能保持他的飛揚力麼。巴士他應道。自然。武安道。我頭裏想得此計。嫌太奇了。不願意用他。後來細想。再無別法。只得說了出來。我想採用這個計策。雖然似險。實則非險。只要看那紙氈的大小及那風力的強弱如何罷了。巴士他道。你打算要他昇

至怎麼高。纔合用呢。武安道。昇至六七百呎以上。定能望見全島的形勢了。沙曉道。快快照你辦去罷。我也屏居日久。生了厭了。俄敦當時見各人說了許多話。自己却始終不發一言。待衆人散後。潛聞武安道。閣下真欲試行這個計策麼。武安應聲是。俄敦道。你知他是個極險的事情。沒有。武安道。知道。只是依我看來。也未必十分危險。俄敦又道。吾輩之中。你量來有人肯捨身冒險的麼。武安道。若認定了這個事情。是自己的義務。恐怕足下也不能推辭呢。俄敦道。然則閣下想着抽籤選人麼。武安道。不然。這種事情。若非本人肯情願。斷不能相強的。俄敦道。閣下意中已有其人麼。武安說聲可不是。忙向俄敦拉手。俄敦見他似有深意。也不便再問。自此武安巴士他等專意改造紙鳶。直至七月下午。方纔竣工。竟造成了一個八角形的大紙鳶。看他形狀。是與前次造的一樣。只略加擴大面積。凡六十方碼。可能乘得百三十磅重的東西。只見那紙鳶下頭繫著一個籃兒。深可隱身。是準備舉放之時。令一人安坐其中。單露一臂在外張望。這就可以左搖右擺。也沒有倒落的弊病。又見籃兒旁邊。繫著一條綵線之下端。令一人在地下拈著。籃中人拿一鐵環。若要下來的時候。將手一放。鐵環沿線而墜。地下人便可會意。當時各人決議。即時單將紙鳶試放。若果穩當。明晚便要選人駕上。可幸是晚吹的是西南風。正是放紙鳶的好機會。又喜無月色。星辰也少。更不怕被人看見。到了九點鐘。衆人潛出洞外。揀了湖邊一個寬敞地方。把絞車盤裝置地上。再把背羅船所用的測量繩索捲了。因爲籃兒內。沒有人坐著。只得放著。約有一百三十磅的沙石。再將鐵環和線子配置停妥。恰好和那有人乘著的一般。才弄妥了。便見杜番巴士他。韋格乙。苦四人。擡著那紙鳶。走至前頭。約離絞車盤二十來丈。這邊武安俄敦沙曉格羅士雅涅幾個人。持定絞車盤。專掌伸縮繩索。俄而武安發令。叫聲放。那邊連忙答應了。便見那大紙鳶乘著風勢。冉冉而上。轉瞬間已騰入密雲中去了。這時樂得伊播孫善均土耳其胡太等各年輕的。頓忘了平時顧慮的事情。不住的拍手喝采。無何。測量繩索放至一千二百尺。料那紙鳶已能高騰至七八百尺以上。駭那繩索。絕無一鬆一緊的弊病。知道上頭風勢甚強。紙鳶又能不傾斜。這已顯出十分成效了。各人忙將絞車盤到捲。要把紙鳶收將下來。不料放上的時候。已不上十餘分鐘工夫。至這回要收他下來。卻不容易。剛費了一點鐘過外的勞力。這時風力尚強。別無甚麼撞觸。只見那紙鳶徐徐落下。見他恰可落在原處。衆人不覺再復歡聲喝采。試驗已畢。各人商議歸洞。正等著武安傳令。只見武安低首沈吟。一言不發。俄敦忙走上前執手語道。夜已深矣。請歸洞去。武安道。不要忙。俄敦。杜番。余有一事。要和諸君商量。杜番忙道。什麼事你說。武安道。今晚試放紙鳶。已見十分成效了。這實因風勢不強。常有一定的力量。又且風向無變。故能至此。這樣機會。實難再得。明晚天色如何。不可逆料。因此我想趁著今晚。實行那條計策。諸君以爲如何。衆人細想武安說的。

有理都贊成了。只是乘著紙鳶。騰上空中的事情。言來雖似容易。實則危險萬分。童子們雖然向來勇氣。到此也未免躊躇起來。這是人的恆情。毫不足怪。武安見各人久不發言。便叫道。誰敢乘這籃兒。話猶未了。便聞有人答應我去。衆人回頭一看。原是佐克。忽又聞有幾個人齊聲叫著我去。這原是杜番。韋格格羅士巴士他沙毗等。爭要乘這籃兒上去。武安聽著一言不發。佐克復高聲叫道。哥哥請派我去罷。我不是應該第一派去的麼。杜番道。佐克爲甚麼單你一個是應該第一派到的呢。莫不是我們都要落在你後麼。巴士他接口道。杜番說的是。佐克。你有甚麼緣故呢。佐克道。我有對諸君應盡的義務。俄敦聞說。連忙問道。你說有對我們應盡的義務麼。佐克道。是。俄敦見佐克說的似有深意。正欲往下盤問。因上前執著武安的手。但見武安不知爲甚麼。渾身打戰。看官這時候若非沈黑。俄敦定能瞧見武安面色如土。兩眼含淚了。這時只聞佐克又高聲叫道。哥哥。可不是麼。杜番聽說向著武安道。你告訴我罷。武安令弟爲甚麼說有要爲我們奮不顧身的義務呢。我想來我們今日大家都應盡的義務罷了。那有限著佐克一個人的道理呢。只聞佐克應聲道。杜番。我告訴你罷。武安問佐克說出這句話來。不禁失驚。連喚佐克。佐克看來似有要止他別要亂說的意思。佐克只裝不聞。顧聲說。哥哥罷了。罷了。你讓我懺悔一切纔好。又哭道。我爲著這個事情。心中苦了許久。今更本不能再忍了。你讓我招了罷。又向衆人道。杜番。俄敦。諸君。我們今日離鄉井。別父母。淪落這裡。受盡艱苦了。只是尋根問源。這個大禍。都是佐克一個人弄出來的呢。當初哥羅船原非無端被漂的。不過因我一時愚蔽。欲嚇一嚇諸君。取個笑兒。因暗把那船解了。後來見那船漸流出海。不覺倉皇失措。那時候我知道決有法了。才叫喊出來。卻已不及救了。因此波累諸君。至有今日這個田地。想來我的罪過太重了。我自己也知道了。諸君。千萬饒我的死罪罷。千萬饒我的死罪罷。說著。捶胸大哭。筓雅蘭連忙上前。百方解慰。仍是不止。武安道。罷了。佐克。你已認罪了。你想著將功贖罪。所以這會要捨身冒險麼。杜番一聞此言。惻隱之心。不可復制。不禁率爾大呼道。渠不是已經償了罪麼。渠不是已經再三捨身替我們冒險麼。武安。我至今日纔曉得你遇著險事。都要先派令弟辦去的來歷呢。往日余與格羅士。務得重霧之中。渠肯輕身往救。亦當爲著這個原故了。又向佐克道。我的好友佐克。我們樂得恕你前過。而且你將功贖罪。早已無負我們了。說著。走近幾步。名人也跟著上前。正欲與佐克拉手。佐克卻還掩面涕泣。旣而收淚道。諸君。因爲這個原故。我不是第一應該乘那籃兒的嗎。又向武安道。我說的不對嗎。哥哥。武安聞說。不禁上前緊抱佐克道。我喜歡你自己認了罪了。佐克。我喜歡你自己認了罪了。杜番等正欲勸他兄弟兩個不要他乘那籃兒上去。猛見得風勢漸強。只見佐克忙和衆人握了手。再把籃兒裏的砂石拿了出來。正欲坐將下去。回頭向著武安道。哥哥。你給我接吻罷。武安道。是你來我

正要給你接吻呢。因為這個籃兒。本該是我坐的。佐克聞說。不禁失驚大叫道。哥哥你。杜番沙吡等也應聲道。武安。武安答道。是。佐克有罪。他要自己補過。雖然好。只是做哥哥要替他補過。也是一樣的呢。況且這條險計。原來是我主張的。怎麼可以叫別人來嘗試呢。佐克聞說。大叫道。不行不行。哥哥請派我。武安道。不行。佐克。杜番挺身道。那都不行。卻要派我去纔好。武安攔住道。杜番。我早已拿定了。主意了。別要再說。俄敦忙上前握武安手說。武安我。頭裏就打量著你有這個心事了。各人知道。武安主意定了。勸也無益。只得呆呆看着。更不則聲。便見武安別了大衆。端坐籃內。雅涅拿著通信線的下端立著。無何。喝令一聲。巴士他韋格格羅士沙吡等。忙把絞車盤的繩索伸放。只見武安隨著紙鳶。冉冉而上。頭裏猶可望見。轉瞬之間。就連影兒都不見了。衆人在下頭舉首呆看著。喜的那紙鳶和初次放的時候一樣。不傾側。也不掉頭。武安坐在籃內。兩手緊拿垂索。也不甚覺危險。及愈上愈高。空氣漸乏。只覺籃兒有一點震動。傳到身上。就似骨節都會作響的一樣。不上十分鐘功夫。忽覺籃兒一觸。像似碰著甚麼東西。知道是地下繩索放盡了。武安一手拿著千里鏡。向下頭一望。但覺得湖水石壁茂林。都隱在冥冥之中。認不出來。只見本島和四邊滄海。略分異色。隱約可辨。又見北南西三面。都被密雲封了。一物無睹。再轉眼東方。喜的雲開天露。見有三五疏星。燦然閃爍。忽見有一道赤光。低橫地上。計其距離。約在數十邁外。心中想道。或者那邊果有大陸。陸上又有火山。不然。怎麼能殼放出這樣火光來呢。正想著。忽然觸起在欺騙灣所見的白點。方再熟視。忽見相去五六邁的近處。又有一道火光冲上。武安心中叫苦道。不好了。那裏不是欺騙灣的左近嗎。那火光定是倭京們在茂林中燃著的。想著。不禁呆了半日。知道久留空中。也是無用。忙將手裏拿著的鉄環一放。見他旋旋轉轉。不一會就落在雅涅的手上。衆人正在疑惑等著。得了鉄環。暗號。忙把絞車盤逆轉。這時風勢加強。風向漸轉。紙鳶屢欲掉頭。那繩索一張一弛。更難收將下來。經了一點四十五分鐘之久。看那紙鳶正距地上十來丈。各人舉頭認得武安無恙。纔略放心。忽有一陣狂風吹過。號嘯之聲。方猶未了。忽見絞車盤的杜番巴士他韋格沙吡格羅士乙普六個人。一齊翻倒地。上各人連忙站起身起來。瞧了絞車盤一眼。不禁失驚大叫道。不好了。原來方纔那陣狂風。早把那繩索吹斷了。可憐武安乘著那紙鳶。在這晚昏天黑地之中。效著列子御風而行去了。正未必

縱然一夜風吹去

只在蘆花淺水邊

呢。雖然不讀下回。無從知他究竟。

第十六回

燕子重來空惹喜
狗兒一吠作合歡

卻說童子們見紙鳶的繩索被風吹斷。把那武安不知流到那兒去。不禁齊聲大叫武安武安叫了半日。還沒影響。嚇了各人面如土色。相對歎歎。約有二十分鐘工夫。忽聞湖邊有人大叫諸君。只見佐克叫了一聲哥哥。飛也似的跑去。衆人隨後趕着。忽聞暗裏有人喘聲道。倭東們尚在在這島。這就是武安見了各人所說第一句的話了。原來紙鳶斷線之時。武安覺得自己身體漸向地下落去。可幸那紙鳶的作用。和那輕氣球所用的大傘一樣。被風架住。不急墜下。搖搖曳曳。將到水面的時候。武安急忙繞身一躍。跳入水中。泗水登岸。這時那紙鳶離了武安。忽再輕颺空中。自向東北方舞去了。武安把前後情形。詳述一番。各人悲喜交集。歸到洞來。已是十二點鐘時候。分頭睡去。因爲是日疲勞太甚。直睡至翌早日高三丈。方纔起來。於是共集一處商量後事。卻說倭東等到了本島。已經半月。尙無去意。這定是他們沒有器具修整破船。不然。或者船太破損。雖有器具。也修不來。只是他們雖尙未去。也不見他們踏勘全島。覓一安居的地方。可見他們無意築室。作久居計了。這樣看來。武安在空中所望見隔海的火光。定是離本島東方不遠的。就有陸地。倭東們知道了。所以沒有久留本島的意思。果然是本島非一孤島。乃距大陸若羣島不遠的一個無人島了。這個問題。雖則重大。祇在目前。卻非緊要。因爲目前的緊要問題。就是對那倭東們的法子。他們現在東方川口。倘或再一轉步。出到湖邊。就容易搜出法人洞來了。童子們大衆商量了一會。恐怕被倭東們看見了。因此立定計策。忙將那鹿舍。養禽場。及洞前洞後的門口。所有礙眼的東西。盡行除去。自此終日。蟄居洞裏。不敢出門一步。那湖畔廣場。更不消說。自是無人敢去頑耍的了。可憐童子們這樣惶恐的時候。又偏遇那最年輕的胡太。害了一個大熱症。十分危重。俄敦把骨羅船拿來的藥箱。拿了出來。雖防有誤投之弊。也不得已把自己知道的。細心選了幾種藥。給他喫了。餘外各人都盡心服侍他。尤幸那箱雜藥。原是個婦人。又比各人年紀長些。日夕在他身邊。親切撫視。恰似慈母待愛子一樣。因此胡太的病。不日就減了好些。各人纔略安心。轉眼已交十一月。連日陰雨。至十七日。新晴初放。暖氣驟加。林滴茂翠。百花亂開。南澤羽族。翩然歸來。一日沙毗網取小鳥數頭。見其中有一燕子。頭上繫着一函。各人且驚且喜。以爲定是別人送來的覆音了。誰知打開一看。仍是原書。不免大衆失望。是月二十一日下午兩點鐘。杜番獨在紐西崙川上。那樹陰垂釣。忽聞湖畔好鳥成羣。嚶嚶相喚。俄向東方翔去。飛至對岸。漸結成一黑團。仍嚶嚶相喚。忽投落長草灌木那裏。就不見了。杜番看得親切。早知那裏定有甚麼動物的死體。忙跑回洞去。帶著莫科。同撐了那小艇。渡川登岸。把鳥類逐去。細檢草叢。見有一小獵馬。死在地下。鮮血淋漓。一按其體。尙覺微溫。杜番道。這定是中鎗而斃的了。莫科答應道。這兒有憑據。說着用小刀割開傷口。取出一彈。兩人知是倭東們所打的。不敢怠慢。忙奔回洞中。告訴各人。各人道。我們不時

傾耳靜聽洞外消息。曾不聞發鎗的聲音。那獵馬定非在死倒的地方被打的。但驗他的傷口太重了。料他被傷之後。斷不能再跑多路。然則他又不在很遠的地方被打的。也可明白。總是倭東們循著東方川。曾到南澤一帶。漸漸逼近這裏。是無可疑的了。童子自從那日更爲放心不下。沒精打采的。呆呆度日。二十四日清早。俄教武安。欲在紐西崙川對岸湖邊。至南澤之間。選一狹路。築一矮壁。令杜番們射手。伏在那裡。以防倭東們自東方侵來。兩人相携到了對岸。正欲進入茂林。武安前行。忽覺靴底觸著一件東西。估量是介殼之類。沒曾留意。俄教繼至。停足拾起一看。道：「等一等。武安。武安道：甚麼事情。俄教道：你瞧這不是個磁器烟管嗎。我們沒有喫烟的。這定是倭東們遺失的了。武安道：或是坡陰的遺物。也未可知。俄教道：不是煙味還新呢。看來定是這兩日纔丟的。武安接來一驗。見果有煙味。兩人連忙跑回洞來。把方纔所見的事情。告訴各人。又吩咐各人。格外用看守。豫備開戰。日裏頭派一人在那石壁上頭四處張望。夜裏頭又派兩人守着洞前洞後。把大門緊緊閉著。又用許多笨重的東西塞住了。門內放著兩門大砲。又把所有的長鎗短鎗。分派各人。滿填彈藥。以備臨時之用。童子們準備妥當。等至二十七日清早起來。只見密雲低壓。雷聲殷殷。看來便是鬧天氣的光景。到了晚上九點鐘。只見電光閃爍。從那窻兒閃將入來。那霹靂之聲。久不住的在頭上作響。幾乎把那石壁都震倒了。直至十二點鐘。雷電少息。忽然大風大雨。像似千軍萬馬。洶湧而來。這時胡太土耳伊播孫善均們。從破窩裏伸頭一張。俄教們各年長的。把旣鬧出風雨來。便不足害怕的話。安慰了一番。正欲分頭就寢。忽見那獵犬符亨。昂首怒目。走到門邊。爬個不住。又忽低頭喘吠。杜番見這個光景。忙向大衆道：「看那符亨這模樣作怪。外頭定有什麼影響了。衆人聞說。各年長的忙從架上拿了洋鎗。磨拳擦掌的。等着接戰。杜番在後門。莫科在前門。帖耳靜聽了一會。見外頭沒有什麼消息。只是見那符亨仍然咆哮狂躍。忽聞相隔百來丈遠的地方。轟然發了一聲。認來不是雷鳴。各人不禁面面相覷。一言莫發。杜番巴士他。章格格羅士四人。連忙伏在門後。把洋鎗的機關開了。等不上五分鐘工夫。忽聞門外有人大叫救命。直奔向本洞而來。這時箭雅蘭正在門邊站著。開了那個聲音。忙道：「這就是他。武安道：他是誰。箭雅蘭又道：開門罷。快開門。讓他進來罷。童子們聞說。連忙開了門。只見有一個大漢。滿身淋漓。闖將入來。一轉身忙把門關了。傾耳聽了一會。見外頭無甚消息。始進至洞裏中央。向各人瞧了一眼。道：「果然都是妙齡童子。各人見箭雅蘭讓了那大漢進來。又見那大漢這樣光景。正是事出意外。茫然不知所爲。各人舉頭呆呆看著那大漢。只見他身材高大。肩橫胸闊。兩眼若電。態度毅然。一望而知爲聰明正直的相貌。年紀約有二十七八歲。可憐他沒有剃刀。那臉上的胡鬚蓬蓬然。幾乎把他的真面目都遮住了。箭雅蘭連忙上前告訴各人道：「他就是我常說的伊範。又忙向伊範握手。伊範見了箭雅蘭喜

容滿面道。笱稚蘭。你尙生。笱稚蘭道。是我幸得無事投在這裡。這都是皇天有眼。既救了我。如今又救了你。又道。你今日得到這裡。真是神推鬼使的一樣。這就是天公憐愛這些童子。叫你來打救他的了。伊範點頭又看了各人一會。不禁嘆口氣道。可恨這裡十五人之中。可以執兵自衛的。不過五六人。武安聞伊範說出這話。連忙問道。他們就要來掩襲我們嗎。伊範道。不然。目前還沒有這個事情。各人聽說。纔畧放心。因拿出一套衣服。替伊範換了。又叫莫科快弄了好些食物。再斟了幾滿拔蘭地。給伊範喫了。伊範謝過了童子們。飲食畢。等元氣回復過來。便把自己到了本島以後的經歷。從頭至尾。向着衆人說道。那日那傳馬船被風吹到岸邊。忽有一個大浪打來。把我們六個人。一齊捲到海心。可幸各人都熟水性。好容易身至海濱。走上岸來。卻不見了那船中那兩個人。各人以爲笱稚蘭是個婦人。無氣無力。一定是葬了魚腹。無可疑了。那時正是夜裏頭七八點鐘時候。我們在濱邊徬徨一會。至十二點鐘。始見那傳馬船在沙灘上橫着。杜番聞說。插口道。那晚我們見有兩個人臥在船旁。像似死人一樣。等至天亮。再往一看。卻沒見了。伊範又道。等我說下去罷。我們當時以爲福倍和排克是死了。不意後來在那船邊。見他兩個。正昏昏睡着。倭東們忙把他喚醒。因拿了船上所有的食物軍火等件。便跟着海邊而行。那時祿屈不見了。笱稚蘭正和各人談論。倭東就說出笱稚蘭定是溺死。不足憐憫。卻是我們的幸事的話。我當時從旁聽着。心中十分納悶。知道他們待我。原和笱稚蘭無異。既到這裡。他們用我不着。定是計較要把我除去的。又向着笱稚蘭道。那時候你在那裡呢。笱稚蘭應道。我倒在船底。他們看不出來。所以我把他們問答的話。都聽得清楚。後來等他們去得遠了。我纔起來。向着這邊便走。可幸得遇各位救了。帶到這法人洞來。伊範道。法人洞是什麼。沙毗道。那是我們起給這洞子的名兒。此外還有家族湖南澤紐西崙川等種種名目呢。伊範道。很好很好。這麼事情。請各位明天說給我聽罷。忽掉頭道。門外沒有什麼脚步聲嗎。你守着門口的。莫科忙答應道。沒有。伊範又道。我們跟着海邊行了一點多鐘。纔找出一林大樹。就在那處過了。夜清早再到傳馬船查驗一番。自此日日以修整那艘破船爲事。可恨沒有器具。不能成功。因此衆人商量。先覓一個棲身地方。暫時住下。再作道理。於是沿着濱邊。向南進發。行了十二邁許。便見有一條川口。沙毗道。我們叫他作東方川。那川水所注的地方。便是欺騙灣。伊範又道。我們就在那裡住下。再把那傳馬船牽來繫在那川口的小港。武安道。那叫巨熊港。伊範又道。我們所欠的。就是那木匠的傢伙。若然有了。我們就容易把那船修好。不必再往這裡。杜番道。我們正有那副傢伙呢。伊範道。倭東也猜中你們定是有的。俄敦道。他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裡呢。伊範道。前十日時候。他們和我自從到了這個島。他們把我提防得利害。沒會單叫我一個人獨在一處。跟着川岸經過一座茂林。出到湖邊。忽見那蘆荻花上。掛着一個大油布造。

成的東西。杜番道：那是我們放的大紙爲。伊範道：那時我們見了，不免驚怪起來，卻猜不着他是什麼東西，只認得他不是天生的物件。我也因此知道本島定有居民，屢次想着脫了他們的虎口，向那居民投去，因我料得那居民，縱是蠻人，也斷不及那班殺人賊那麼兇惡。後來倭東們見我形迹可疑，越發看守得嚴密了。他們卻日日沿着湖東，搜索那個東西的主人，一連數日，絕不見有一個人影。又不聞有一發鎗聲，各人聽說點頭，又聞伊範說：直至二十二晚，他們內中有一人走到這裡洞邊，適遇各位開放門戶，他望見有了燈光，便知這裡有人，忙跑回去，告訴了倭東。倭東等至明天，獨自一人到那川邊的茂林裏頭，隱身窺探。武安道：你說的對了，因爲我們在那裡拾得一個煙管，箭雅蘭正說：是倭東的東西。伊範道：倭東歸去，也恨失了那個煙管呢。又道：他在那裡窺伺了半日，知道各位都是童子，因和各人商量方法，都說要強行搶奪。我暗中把他們商量的說話，都聽得清楚。箭雅蘭道：惡人惡魔，他們見這班童子到了這麼田地，還沒有一點惻隱之心嗎？伊範道：他們那裡還有仁心？你不見他們殺那船長和那搭客嗎？箭雅蘭道：你究竟弄了什麼法子，逃走出來的呢？伊範道：今朝倭東們把我交付了福倍祿，屈那兩人看守，他門就出外去了。我心中喜的得了好機會，後來見那兩人，偶然跑去了，我就乘間逃脫，直奔向茂林裏頭。不一會，見那兩人隨後追來，三人在那茂林裏頭，像似走馬燈一樣，東奔西跑，沒有十四五點鐘工夫，跑了三十來邁路。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捷足了。我因開了倭東說的話，知道各位的所在，於是轉身望着這裡走來，可恨那兩人仍舊跟着趕來，屢次發鎗擊我，那彈丸都從耳朵邊掠過，險些兒就嗚呼一命了。再跑了半天，天色晚了，我正喜四邊黑暗，或可迷了他們的望眼，不料他們仍是緊緊趕將上來，又湊巧電光閃閃，不容我隱身躲避。不一會到了川之南岸，我忽然心生一計，正欲扒下堤去，忽有一道電光，把我全身現了出來，又忽聞有一發鎗聲，在我背後而起。杜番道：我們在這裡，也會聽見伊範又道：可幸那彈丸在我肩上飛過，我就不敢怠慢，連忙翻身躍入水中，忙把兩手拍了幾拍，早已覺到這邊岸來，上了岸，在那雜木叢中，潛身蹲伏，探頭一望，見那兩人也追到對岸，一人道：你其已命中了嗎？一人答應道：可不是嗎？前者道：他一定沈下水裏去了。後者道：正是呢。這回竟送他再投生去了。前者又道：好結果，好造化。我把那兩人說的話，都聽得親切，後來見他尋着來路歸去了，纔敢現身出來，忽聞那邊有狗吠的聲音，因此跟着尋來，卻幸遇了各位，這都算我伊範還有福分呢。各位哥兒，自此之後，我們總要團聚一處，同心協力，誓把那些惡漢除去纔好。童子們見伊範說至這幾句話，意氣凜然，聲情悲壯，不禁肅然起立，連忙稱是。俄敦也把自己漂流始末，大略告訴伊範一番。伊範道：各位自到這裡，已上了二十個月，還沒見有一隻船從這裡經過嗎？武安道：可不是嗎？伊範道：各位豎了信號旗沒有？衆人答應道：本來是有的，一個月，前恐怕被倭東

們看見。纔除了去。伊範贊嘆道。各位真是用心周密。可恨他們已經知道各位的事情。如今只有日夜戒嚴。防禦他們罷了。衆人道。他們那麼兇惡。真沒有法子。若使他們是個善人。我們量來自己可以盡力的。也樂得幫助他們呢。又道。我們人數雖多。卻都是乳臭小兒。不中用的。總是我們都已拿定主義。偏要和他们鬧了一場大苦戰。斷不肯忍氣吞聲。受他魚肉的。只不知鹿死誰手罷了。笏稚蘭道。各位各位。從前經歷許多艱難險阻。也幸得天公眷佑。到了今日。又得這位英武絕倫的伊範投來。這不是天公派來幫助各位的救星嗎。衆人聞說。不禁拍手連呼伊範萬歲。正是

山窮水盡疑無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老伊範冒險變奸細
勇杜番力戰一水手

卻說童子們見笏稚蘭說出伊範到來。正是天公派他打救各人的話。不禁喜的眉開眼展。正欲大衆商量那防戰的法子。俄敦先開口道。若使倭東們答應不與我們爲難。我們也不犯和他作對。伊範道。這是怎麼講法呢。俄敦道。我想他們若得把那傳馬船修好。定然要往別個地方去。更沒有工夫算害我們。所以我想和他商量。說我們肯把做木的器具借給他。只要他們修好了船。就要快快離去本島。他們定是樂從這些話的。這樣辦法。彼此受益。不至鬧出事來。豈不好嗎。伊範道。衆人聞俄敦說出這個計較。甚合情理。正欲發聲贊成。只見伊範蹙眉道。這話說來有理。只恨那倭東爲人。偏帶着許多和別人不同的惡質。他見各位肯把做木的器具借給他。他們得離望。蜀定要把各位所有的東西。都奪了去。纔肯罷手。他們估量各位從胥羅船帶了好些金銀財寶到來。如今還藏在這裡。正想着設法搶將去哩。諸君的意思。以爲我們這樣待他。他們定然感恩激義。不忍再來算計麼。只是他們決非知情識理的。況且他們所欠的不止做木的傢伙。就如硝藥那件。他們也沒有許多。不能持久。他們若知到這裡有這麼多。一定要各位讓給他。那時候各位肯答應他嗎。俄敦道。這是使不得的。伊範道。各位不聽從他。他一定恃着蠻力。前來搶奪。那時候到底不免開戰。的。這樣說來。還是早定下一個防守的法子。先發制人纔好。俄敦道。足下說的有理。我們今日除了固守自防。別無他法了。伊範又道。我們不肯把做木的器具借給他。還有一個道理呢。因爲他們修好了船隻。縱然感各位的恩義。不忍再來加害。只是他們情薄如紙。一定相率自去。不復顧念我們。那時我們卻如何是好呢。沙噠道。他們自去。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伊範道。不是這麼說。若使失了那隻傳馬船。我們再無憑藉。怎能設脫離本島呢。俄敦道。足下想用那船。脫離本島麼。伊範道。可不是嗎。杜番道。用

怎麼小的船。便想渡過那注在萬里的太平洋嗎。伊範道。不是用那船渡過太平洋。不過要渡到近處一個埠頭。再搭別個大船回澳洲去。巴士他道。離這裡最近的地方。有幾百邁路呢。伊範掉頭道。那有幾百邁。不過要走三十來邁路。就有上岸的去處了。壯番聞說。站起大叫道。繞着本島的。不是大洋嗎。伊範道。本島西方。是對着大洋不錯的。只是東南北那三面。卻不是呢。俄敦道。我們初來的時候。就疑本島相去大陸不遠。今聽足下說來。可真是嗎。伊範道。各位向來以爲自己住在什麼地方呢。衆人答道。以爲是太平洋中一個孤島。伊範道。島是不錯。只不算是個孤島。原來就是南阿美利加沿岸羣島裏頭的一個。各位既把島裏頭的地方。都替他起了名字。也曾替本島改了別號沒有呢。衆人道。我們叫他奢們島。因爲我們上的學校。叫做奢們。所以替他取了這個名兒。伊範道。奢們那名字起得好。如今本島一新一舊。卻有兩個名兒了。原來世人早已定了本島一個名兒。叫做哈諾巴的。就是衆人聞說。喜不自勝。伊範見夜深了。因和衆人說道。明天再拿地圖出來。指明本島的所在罷。各人聽說。點頭而散。各自打睡了。只留下俄敦和莫科兩人。各持軍器。緊守前後門口。徹夜戒嚴。已而晨光微發。世上已變爲十一月二十八日。……卻說亞美利加南方盡頭。有一海峽。東臨大西洋。南接太平洋。橫斷地骨。蜿蜒奔流。長亘三百八十邁。兩岸層巒疊障。海拔海平三千餘呎。沿岸海灣甚多。宜於泊舟。小川縱橫。茂林葱秀。到處新水足用。因此往返。都喜他比那列迷爾海峽路程較近。又比那荷蘭海峽風波較穩。因此漸漸改從這裡經過。這就叫做馬智蘭海峽。係由一千五百年由葡萄牙人馬智蘭新尋出來的。經了五十年星霜。西班牙人始來移住。在布蘭斯域半島。開一港口。叫做佛華明。後來英吉利人荷蘭人陸續紛來。自十七世紀末年。至十八世紀初年。法國人也多來占居。後來有了輪船。航海的不怕逆風逆水。於是往來這海峽的日盛一日。這海峽北岸有巴達果尼亞國。及乾維廉士蘭島。布蘭斯域半島。南岸便是的拉地費哥及其他群島。東口有一大灣。海闊天空。一望無際。西口與太平洋相接。小島棋布。俱向着智利國海岸。一帶平行。連珠北上。直至左諾斯及支羅諸島爲止境。這就是馬智蘭海峽的形勢了。……且說二十八日清早。伊範齊集各童子。粘出地圖一幅。指着南美洲南端盡頭說道。諸君試瞧。自那馬智蘭海峽西口。北抵智利沿岸。一帶島嶼如沙。其中有一個。南與母球不列的島相對。北與瑪特路及查丹島相望。這就是諸君估量是一絕域孤島。在此淹留了二十多個月的地方了。俄敦聽說驚道。據老兄說來。這裡和那智利國不過相隔一衣帶水嗎。伊範道。可不是嗎。只有一件。諸君往日縱然渡過了對岸。若想到智利國。或到亞貞陀因共和國那大會去。總要經過數百邁沙漠的地方。那都是盡叢荒域。行路艱難。而且在那曠野出沒的。盡是土番野人。若碰見了諸君。恐是不肯放過的。所以我說諸君株守這島。不到對岸去。正未必是失策哩。俄敦再問道。若那傳

馬船到了手。我們要向那方駛去纔好呢。伊範道：直向午位而走。若遇順風。容易的便能駛到智利國一個口岸。只是智利國沿岸。形勢曲折。行船未免有些險兒。武安道：自此南下。可以尋到一個去處。便於我們搭船歸故鄉的麼。伊範道：你們試瞧這地圖。自此南下。經過了斯密士海峽。出了馬智蘭海峽西口。便有一個商港叫做庇馬爾。在那裡候船。就使得武安道：萬一陀馬爾港沒船可搭。却怎麼樣呢。伊範道：進入馬智蘭海峽裏頭。行不多時。便可到那布蘭斯域半島。那島有科的士鳩灣。灣內有一個牙蘭港。往來船隻。大半在此停泊。若再過半島南端佛羅華岬。又有畢恩俾爾灣。相去不遠。又有佛華明港。以上各埠。雖然不大繁盛。儘有便船可搭。若再進至澎德列拿那處。便是智利國中一個富庶地方。百貨雲集。熱鬧非常。既到那埠。何患不能回鄉去呢。又道：我們今日第一條問題。就是要到那馬智蘭海峽了。既要到那海峽。那隻傳馬船。是最為吃緊的。我們既想把那破船修好。而用。這就不可向倭東們奪了回來。變為我有。這樣算來。總要惡戰一場。待勝了他們。纔使得哩。說着。便領着童子們。巡覽洞內洞外。相了形勢。見童子們布置得宜。心中甚為敬服。又見軍器充足。糧食豐饒。不禁滿心歡喜。只是見那執干戈自衛的國民兵。盡是少年童子。年紀已上十六歲的。只有俄敦一人。餘者武安杜番巴士他。韋格格羅士五人。在這法人洞裏。雖稱長者。還是未滿十五歲的居多。至那更為年輕的。更不消說了。童子們雖然義勇過人。也難在洞外。和那殺人不眨眼的兇狠大漢。公然對壘。伊範因和衆人說明戰守的利弊。就定了主意。深溝高壘。以待敵來。俄敦問道：他們七人。俱是無情無義。絕無一點仁心的惡人麼。伊範道：是。猶雅蘭道：內中只有一人。還算尚有一點良心。這不是別人。就是救我一命的個那福倍。伊範道：你雖然這麼說。我却不以為然。他當初或非主謀。不過被倭東們愚惑。才入了夥。這或不錯。若至近來。我以為他也和倭東們一樣。竟沒有首從可分了。你不見他和祿克追我嗎。你不見他屢次發鎗擊我。見我撲下水去。信為溺死。因和祿克拍手稱快嗎。那時他要救你。我想他是別有所為。斷非出於義舉的。我如今說下一句話。你試瞧將來。應驗不應驗。我料倭東們若來攻襲這洞。他定是要做個先鋒的。那人還可以靠得住的嗎。猶雅蘭聽說。掉頭嘆息了一會。自此各人磨拳擦掌。預備接仗。卻是一連候了幾天。并不見倭東們有些動彈。伊範心裏詫異。左思右想。不解其故。一日忽有所悟。乃向俄敦武安道：他們以為猶雅蘭久經物化。又估量我也溺水死了。他們料不到諸君知道他的來歷。以為派一個人。假扮了被難的水手。親來求救。料諸君一定信以為真。延至洞裏。那時他舉了暗號。開門內應。就可不發一彈。屈服諸君。如反掌了。若使我們在了他們的地位。也應用這條計策。我細想來。他們定為這個事情。所以遲遲不來的。各人齊聲稱是。當下大衆商量定了一個將計就計的法子。直等至第二日下午。依然沒有消息。喫完晚飯。各人正在納悶。忽見在石壁上頭看守的

乙善和格羅士兩個人。匆匆走歸洞來。報道對岸有兩個人影。漸漸逼近法人洞來了。笳雅蘭伊範兩人聽說。忙躲至放置東西的房子裏。從窗眼向外一張。見果有兩個人自遠而近。定睛細看。正認得是福倍和祿克兩人。伊範道。果然不出所料。他們真扮了被難人來了。說畢。立刻出來告訴各人。又向武安耳邊說了這般這般。便又向那房子裏隱身去了。武安忙帶著俄敦杜番巴士他同到川邊散步。那邊福倍祿克望見這邊有人。伴爲吃驚。因就趨步前來。渡了川。登了岸。居然顯出一段憔悴的顏色。杜番迎面問道。你們是什麼人。兩人答應道。我們原是水手。所乘的船。今早在本島的南方沈了。所以逃難至此。杜番道。是英國人嗎。兩人道。不是。是美國人。俄敦問道。還有駕船的人呢。兩人道。都溺死了。單我兩人幸得梟水抵岸。纔能救拾得一命。請問各位是什麼人呢。俄敦道。我們都是還來居住的。兩人跟著道。原來如此嗎。我們難人。敢求各位開恩。賜些食物。并求賜一個安身的地方。這就沒齒不敢忘大德了。我們自朝以來。勺水未嘗入口。萬望各位見憐才好。俄敦道。救苦救難。是我們應做的事情。你跟我们這裏來罷。於是童子們把兩人攙著便行。武安見那祿克狀貌凶瘁。一見知爲惡賊。又見福倍比那祿克。略有一點似人的樣子。因此盤問了幾句。兩人留心答應。果像個遭難人的口吻。絕不肯露出半點破綻。後來見武安層層推問。因說道。這會太疲倦了。不便說話。請各位賜我兩人休息一會罷。童子們會意。也只得答應了。無何回到洞來。兩人四下一張。見洞內防守極嚴。糧械俱足。不覺顯出一點驚怖的樣子。俄敦眼明。早已覺察了。過了半天。童子們帶兩人至那放置東西的房子。叫他睡在一處。只見他兩人一倒頭便睡著。鼾聲大起。只有俄敦留心細察。見他兩人登床的時候。瞧了房內一眼。彼此眉目傳語。臉上便似有十分喜色。俄敦暗地覺他可恨。又覺他可憐。到了九點鐘時候。莫科進來。在那兩人對面睡下。那時兩人依然伴睡。不以為意。直至十二點鐘。仍不見兩人有些動彈。莫科暗道。莫非他們要等至明晚。才動手麼。正疑惑間。忽見兩人徐徐起身。潛到門邊。可喜那燈籠火光。照得明亮。把他兩人一舉一動。都看得親切。只見他把那堵門的大石。逐漸搬開。祿克正欲把那門門除去。忽覺背後突有兩隻鐵腕。緊緊把自己攔腰抱住。祿克驚得魂魄都散了。忙回頭一顧。正和那人打個照面。略一細看。不禁大叫道。嗚呀。伊範。你在這裡。伊範更不答應。高聲叫道。諸君快來。諸君快來。便見巴士他格羅士杜番武安四人狂奔來。竟把福倍拿住。祿克乘著伊範手一鬆。閃身擺脫。開門便走。伊範連忙執鎗轟然一發。可惜不能命中。祿克早已走得遠了。連腳步聲都不聽見了。伊範咬牙道。可恨可恨。到底被他逃了。忽回頭望著福倍怒道。你這一個。說著拔刀正欲斫將下去。福倍連忙叩頭道。請饒狗命。請饒狗命。笳雅蘭也挺身攔著道。他會救我一命。請看妹妹臉上。饒了他罷。伊範恨聲道。笳雅蘭。今晚我且看你面上。暫且饒了他罷。童子們忙把福倍緊緊縛住。拉到那房子裏。頭仍舊

下了鑽。用大石堵塞了。各人手執軍器。直守至天亮。伊範便帶著武安杜香俄敦三人同出洞外窺探動靜。只見一路上印著無數靴痕。縱橫錯雜。卻不見有半個人影。知道倭東們已經遠去。湖畔川邊和那陷窄林。都無什麼變動。廐舍牧場也整然如故。只是倭東們從那裏來。從那裏去。沒法查究出來。各人轉回洞來。把福倍牽至當中。衆人圍著。伊範先問道。福倍。你們所弄的詭計。都被我識破。毫不中用。這是你親眼看見的。我如今要知倭東們的詳細。你必定是知道的。我今問你。你能發一告訴我嗎。福倍似是良心發見。面有愧色。只是低頭不語。笊稚蘭道。福倍。你向在舍比龍船上挺身救我一命。這就是你的善舉。你如今何不再發一點隱惻之心。把這十五名無辜被難的童子。都救了。這不是你將功贖罪的好機會麼。你意下怎麼樣呢。福倍仍是默然無語。笊稚蘭又道。你的行爲。萬死不足以蔽其辜。如今各位尙且饒你。你腔子裏也應有一點漸滅未盡的良心。你試想。你現在所犯的罪過。豈是尋常的。你如今還未知悔麼。福倍聽說。不禁太息一聲。說道。你們想叫我怎麼樣。伊範道。你把倭東的毒計詳細告訴我罷。你昨晚不是開門作內應。要讓他們進來嗎。福倍道。正是這樣。胡思亂想。伊範道。童子們待你怎麼樣。若使倭東們進了來。豈不叫這班可敬可愛的童子。都遭了他們的毒手麼。伊範說至此句。福倍越發低著頭。不敢則聲。伊範又問道。倭東們打算從那邊來。襲取這個洞子呢。福倍道。從那湖的北岸。伊範道。你和祿克從南岸來的嗎。福倍應聲是。伊範道。他們曾到本島的西岸沒有。福倍道。沒有。伊範道。他們如今在那裡呢。福倍答不知道。伊範道。他們將來再用什麼計策。你可以揣測出來嗎。福倍應道。不能。伊範又問他們要再來這裡麼。福倍應聲說是。伊範再問了一會。後來福倍再不能答。因把他照舊鎖在房裏。到了下午。叫莫科給他幾種食品。他卻一點兒不喫。只是低頭沈吟。不知他心裏別有計較。抑或自己懺悔前非。這等看了下文。才曉得。今且慢題。卻說伊範喫了午餐。提議要往洞外查探消息。各人贊成了。立刻扎束停當。吩咐莫科笊稚蘭佐克和巴士他四個人。在洞裏守衛着。那胡太們四個最幼年的。餘外八位年長的。都跟着伊範。各各拿着長鎗短鎗。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下午兩點鐘時候。結隊出了洞門。留守的依舊關上門門。因不再把大石堵塞。因怕偵探隊見敵人。急欲退入洞來的時候。不便開納。算來倭東們雖然兇惡。卻喜他們如今只剩六人。且又軍器不足。僅得洋鎗五桿。據伊範眼見他的彈藥。已是所餘無幾。這裏雖則童子居多。若論人數。不止多他一倍。加以武器充足。可以持久。因此童子們都壯着膽。轉過法人洞舊主坡陰那株山毛榉樹。借着叢林掩庇。直向陷窄林進發。照例符亨先登入了林中。忽見他張耳嗅地。頓作怪狀。行未數武。果見那邊樹下有一堆積薪。餘燼尙燃。俄敦道。倭東們昨夜曾到這裏。無可疑了。伊範道。看那餘燼。他們離去這裡。正沒有兩三打鐘工夫呢。話猶未了。忽聽見右邊轟然一響。有一枚彈丸。正從武安額

邊閃過。又忽聽見本隊裏頭發了一鎗。便聽見右邊相隔十來丈遠的樹裏有人哎呀一聲。原來第二發鎗聲。係杜番跟著第一發的火光放去。杜番放了鎗。便先著符亭。向那邊樹林狂奔去。伊範瞧見大叫道。進前。進前。我們不可叫杜番獨自一人向敵。不一會衆人趕上杜番。同到那株樹下。只見有一個死骸橫臥地上。伊範道。這是裴克了。南無阿彌陀佛。我們爲清平世界。滅了一個惡人了。杜番道。他們殘黨。那裏去呢。想來還是逃得沒多遠。伊範道。是的。或者還在這裡藏著呢。忽聽見有人大叫諸君。別要抬頭。沙吡聽說正欲跑下。忽見左邊火光一閃。早有一個彈子。恰可從沙吡右額掠過。俄敦叫道。受了傷沒有。沙吡應道。不要緊。不過破皮的微傷罷了。這時雅涅忽然大叫道。武安那裡去了。衆人掉頭四望。果不見了武安。只見符亭向著左邊灌木叢中一直跑去。因此各人一面叫著武安。武安一面跟著符亭跑去。跑了一會。格羅士忽然俯伏地上。大叫伊範留神。伊範留神。伊範急忙鞠躬垂首。說時遲。那時快。早有一發彈丸。正從伊範頭上飛過。可喜高下差了幾分。不會命中。伊範抬頭一看。見是昨晚逃去的祿克。正欲穿過那叢茂林閃身逃去。伊範忙舉鎗一擊。待稍煙散了。却不見了那祿克的影兒。伊範道。咄。莫不是又被他逃了去麼。說畢。便同格羅士正將趕及各人。忽見符亭昂首高吠。杜番正在鼓勇先登。忽然發聲大叫道。武安別要懈了手。我來也。伊範聽見。忙催大衆跟着杜番聲浪從後趕上。及進入灌木叢中。見前頭武安和胡布厮打。武安敵胡布不過。被他纏在地上。胡布正欲拔刀刺下。湊巧杜番連忙趕到。把胡布右手緊緊捉住。叫他不能動手。再伸隻手欲從腰上取出短鎗。胡布乘杜番腕力一懈。翻身躍起。挺刀向著杜番胸前一劃。可憐義勇絕倫的杜番。大叫一聲。塌然倒在地上。有分教。支身無力。臥病久而阻歸期。侍藥多情。因緣深而成佳偶。

要知杜番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鐵索魔同學慶更生
鴛片帆翠兒還祖國

卻說杜番被胡布傷了胸部。一時昏絕。倒在地上。險些兒被那兇漢取了性命。可巧各人剛剛趕到。胡布見衆寡不敵。連忙拋了武安。向北就走。韋格乙善雅涅們遙遙尾追。連放數鎗。覺有一兩發似已命中。那胡布的形影就忽然不見了。這裏武安翻身起來。即走近杜番身邊。把他的頭微微扶起。再從他口裏送了幾口氣下去。只見杜番呼吸如絲。昏昏不省人事。伊範忙把他襯衣展開。仔細一驗傷口。見他左胸第四肋骨旁邊受傷甚重。血流如注。還幸未曾正中心臟。只見他呼吸甚微。又慮是肺葉被創。俄敦忙道。不把他擡回洞裏去。實在束手無策。武安道。我們誓要救他性命。又嘆道。他原爲救我。所以致此。真真叫我難過了。伊範道。自從開戰

以來。未嘗見倭東武婁武蘭三人。殊堪詫異。只是如今却是救杜番性命要緊。我們且先回洞去罷。說著和各人採了好些樹枝立地造成一個疏架。把杜番安臥上頭。四人抬著。四人守衛左右。徐向法人洞歸來。杜番臥在架上。因為行走搖動。觸刺傷口。痛楚之極。不時呻吟。各人見他太苦。只得停頓一會。且停且行。不覺也行了四分三的路程。離著法人洞不過三四十丈。忽聽見紐西命川那邊彷彿有童子高聲叫喊。又見那符亨向前直奔。伊範心知有異。即吩咐格羅士乙普雅涅三人看守著杜番。即同俄敦武安沙毗韋格四人抄捷徑。連忙趕回洞去。看將到時。正見倭東挾著一個孩子。方從洞裏走出來。笊雅蘭隨後纏著哀求放還。兩人正在糾纏。細認那個童子。正是佐克。又忽見武蘭從洞中抱著胡太出來。巴士他也隨後趕到。和他相爭。卻被武蘭伸手一推。把巴士他撲在地上。自向川邊走去。又見倭東推倒笊雅蘭。也竟向川邊走去。衆人看得親切。正欲發鎗。又恐誤傷了那兩個童子。那時只見了莫科和伊播孫那幾個人。各人心中估量是他們一定在法人洞裏。或被傷或被殺了。於是伊範和四童子一意要趕到倭東。們奪回佐克胡太兩人。正在狂命趕去。遙見武婁從洞裏拿出那隻小艇。放下水去。正等著倭東兩人到來。便要解纜。把兩個人質一併渡過那邊。帶回巨熊石下那個虎穴去。那時有挾而求。恐怕十五個童子。都不殺他魚肉了。閑話休題。且說倭東武蘭正將行到川岸。只見那符亨追風逐電似的。霎時趕到武蘭身邊。望著他的咽喉撲將去。武蘭大驚失色。忙把胡太放下。轉身接戰。那時倭東仍挾著佐克前進。忽見有一人突自洞中飛將出來。倭東回頭一看。見是福倍。叫道：「這裡來。福倍。這裡來。福倍。走近倭東身邊。更不言語。突然纏住倭東。正欲把佐克奪回。倭東見事出意外。連忙放了佐克。即拔刀向著福倍腹部一刺。福倍翻身倒地。倭東見武蘭失了胡太。更不肯放過佐克。於是輕舒猿臂。正欲再捉佐克。佐克忙把身上藏著的短鎗拿將出來。轟然一發。這都是倭東罪惡貫盈。合該數盡。可巧佐克這發彈子。不偏不倚。正中倭東前胸。倭東負痛却走。這時武蘭已從符亨狗口逃出餘生。和那武婁正在小艇等著倭東。見倭東負傷而至。不覺大驚。連忙扶將下去。便把小艇解纜開行。正欲渡過那邊川岸。忽見法人洞口火光一沖。煙焰高舉。又忽聽見霹靂一聲。山谷震動。只見川上金光閃爍。波濤翻立。霎時間把那小艇和那三條惡漢連影兒都不見了。童子們眼見那幾條惡漢差不多死乾淨了。單有祿克胡布兩人。雖然未知他實在死去沒有。也不見他再有動彈。這時各人轉危爲安。不禁滿心歡喜。正在高興。幾乎把那受傷的杜番都忘記了。武安猛然觸起。於是同著各人大踏步走回去。見杜番仍是不住的叫苦。因叫快把他抬回洞去。路上把方纜的情形大略告訴了格羅士們知道。不一會到了法人洞。見伊範也把福倍扶著回來。忙收拾兩張睡床。把他兩個受傷的輕輕放下。各人在旁看待各。把方纜的事情說了。纔知道轟沈倭東們所乘小艇的大砲。原是莫科

從法人洞發出去的。大家互相贊賀。喜的眉飛色舞。只是杜番因爲出血太多。依然昏絕過去。不省人事。如今在這荒島。既然沒有醫生。又連一點藥材都沒有。正是束手無策的時候。可喜紐西侖川邊。原有許多赤楊樹。那樹葉正是醫刀傷的聖藥。亞美利加人是最慣用他的。笏雅蘭從前見過。留在心裏。這會猛然想起。立即前去採了好些回來。搗爛了。熬成膏藥。先把杜番的傷口敷好了。再看福倍。見他丹田受傷太重。料難醫治。也正要替他敷上草藥。福倍睜眼一看。見笏雅蘭滿面愁容。正在自己身邊用心服侍。不免閉目垂淚。嘆口氣道。笏雅蘭。我感你的恩了。只是我受傷的利害。一定是不中用的了。你自己保重。別要白替我操勞罷。原來福倍雖然一時昧著良心。入了惡人的夥。還喜他後來知悔。有了改過自新的心事。剛遇著倭東。要把佐克擄去。因此拚著性命。定要救他回來。可惜因此受了重傷。竟是成了不可救治的光景。伊範從旁聽他說出這些話來。也覺得十分憐惜。不免安慰他幾句。各人也盡心看視他。奈何命限難逃。到上午四點鐘時候。竟嗚呼哀哉了。各人等到天亮。把他抬至坡陰墳墓旁邊埋葬停妥。再爲弔祭一番。正欲轉回洞去。因爲祿克胡布兩人的下落。還沒知道。各人不能放心。伊範未免帶著俄敦。武安巴士。他韋格幾個人。四處尋他蹤跡。卒之尋出兩人的屍首。祿克是死在韋格所設的陷穽裏頭。胡布是被彈子中傷。還跑了十來丈路。才倒在地下死去。的因此才曉得那晚忽然不見了那兩人的蹤跡。正是爲著這個原故。伊範們既然尋出證據。知道那六個險賊。都死得乾乾淨淨。大家歡喜。不在話下。是晚大衆伴著杜番。談論了一會。定議留下一人看著杜番。才各分頭就寢。笏雅蘭道。我的性命。原是杜番救來。今日列位請派我伺候他。也盡盡我的心兒。原來心理學家說的。做那丁甯縝密的事情。男子本不及女子。那笏雅蘭本是溫柔敦厚的絕代佳人。更兼與諸童子同經患難。故此伺候杜番。覺有無限憐我憐卿的感情。真是體貼入微。無所不至。這一箇月內。竟沒有一會兒離去杜番的病榻。杜番也感他的厚情。後來歸國之後。兩人竟成了一對小鴛鴦兒。此是後話不表。卻說明天清早起。來用了早飯。伊範和武安巴士。他掉著那隻小艇。渡過家族湖。下了東方川。駛到倭東們從前居住的地方。見那傳馬船繫在那巨大熊石下的沙灘上頭。連忙進前驗過。見那隻船雖則有了破損。若是船中不放東西。還可以輕浮水面。因此三人盡力把他移下水去。就用小艇拖著。一路駛回法人洞來。直到夜半。才到了紐西侖川。連忙繫在一處。三人上岸回洞。把日間的事情向大衆說了。又見杜番今天有了起色。各人都替他安了心。到了第二天。各人就商量修整船隻的事情。那船有三丈來長。七八尺濶。儘可容得他們十七人。還有餘地。各人知道伊範是向來曉得做木的工夫。因叫他做個工頭。巴士他幫著他督率各童子。日日趕緊修造。原來解拆胥羅船的時候。童子們把他一釘一屑都收拾起來。到這時候。但覺得件件都用得著。伊範已經把船身修好。恐怕海上萬一

遇了風波。因又監督衆人。造了幾塊木蓬。再把那胥羅船的舊帆湊起來。截長補短。弄了幾幅什麼三角帆船尾帆。剛剛忙了一個多月。才把件件都做得妥當。這時杜番受傷的地方。也差不多平復了。當著耶穌生日那一天。他還能敲掛著一枝拐杖。跟著大眾跑出洞外來。頑耍了半天。只是病體初次痊可。氣力還未充足。回到洞來。不免又發燒發熱起來。各人見他這樣光景。決意等他十分好了。才開船回去。光陰似箭。容易到了一千八百六十二年正月下旬。各人檢點行李。把一切合用的東西。都收拾齊整。最緊要的就是那些金錢。全靠他做個回鄉的盤費。又預備下十七人穀喫數十天的食物。餘外洋鎗。洋藥。衣服。鋪蓋。書籍。廚具。千里鏡。風雨表。和那樹膠。小艇。釣具。等類。都搬到船上。預備開船。到了二月三日。杜番傷痕都已全愈。身子也復了元。可以擔當風浪了。他就著急起來。屢次催著衆人要趕快動身。於是齊集公議。定了初五日起程。初四晚。俄敦走到廐舍牧場。把那門檻開了。只見平時盡心豢養的種種禽獸。猛然跑出來。更不回頭。一顧。竟各投向那邊去了。雅涅從旁看見。感嘆道。好箇忘恩負義的畜生。沙毗道。你莫怪他罷。如今世人。受了人家的恩惠。不思量報答。還要反噬的。正多著哩。那麼人正是比那禽獸還比不上。這樣說來。你又怪那畜生幹什麼。各人見沙毗說出這麼樣老成人的話。都不覺冷笑起來。一宿無語。巴巴的盼到天亮。各人就歡歡喜喜的。從被窩裏攢身出來。連忙梳洗。飯罷。各人就在法人洞裏徘徊一番。又到坡陰墓上。憑弔告別。這時覺得種種感情。從心坎兒湧將上來。一悲一喜。相視默然。過了半天。各人方纔上船去。伊範坐在船尾操舵。武安莫科坐在船頭。管理帆索。餘者都各占坐定了。這時各人的眼光不轉的望著法人洞。都有依依不捨的情意。無何解纜。各人舉聲相賀。便見這船跟著紐西命川駛將下去。沒有多大工夫。回頭望那惡蘭岡。漸漸被那岸上的樹林遮了。只因紐西命川的水。流得慢得很。潮長的時候。又少不免停泊一會。等到水勢轉了。才能再駛前去。因此擔擱了日子。直至掌燈時候。方才到了胥羅灣。把船拍岸繫好了。決意在此停泊一晚。杜番在船上坐著。望見有兩隻水鳥飛來。飛去。少不免技癢起來。就忙取了一桿長鎗。連發兩響。只見那兩隻水鳥。一併跌了下來。莫科連忙跑去拾得了。這晚就靠著這牲口。各飲了幾杯別酒。自沈沈睡去。及睡醒過來。已是辰初時候。連忙拔錨。張帆向著南方進發。各人回想往日胥羅船初次漂到這裡光景。也有嘆這兩年淪落淒涼的。也有喜如今尚得生還故鄉的。不知不覺。行了八點鐘。已繞過本島南岬。仍傍著阿地利島海岸。向南前進。這時各人回望那兩年內獨占居遊的奢們。已經逐漸沒入北方地平線下了。可喜連日天氣晴和。波平風順。到十一日清早。過了斯密士海峽。駛入馬智蘭海峽。只見右邊有一座聖安山。高插雲霄。左邊波和爾灣盡頭。也有幾座高峯。積雪成雲。參差錯落。各人看了形勢。憶起往日武安在欺騙灣望見的白點。定是這裡的內中一個雪峯。無可疑了。十二日到

了陀馬島。只恨那島荒涼滿目。並無居民。只得向著南東穿過海峽而進。一邊望見地多利遜島的陸影。一邊望見格爾卡島海岸。原來重了們沒有一人熟悉航路。專靠著伊範做個主腦。伊範立意橫過佛羅華海峽。沿著布蘭斯域半島。直駛至彭打列拿地方。始行下錨登岸。卻喜天公憐他童子們太喫苦了。不肯叫他再捱數天無情風浪。十三日早飯時候。這傳馬船正在揚帆急駛。這時沙毗坐在船頭。忽然高聲大叫道。那邊有一溜黑烟。你們來瞧。俄敦道。定是漁船舉火的。伊範道。不是。像是輪船噴上來的煤煙。武安聽說。忙拿了千里鏡。升到船橋上頭。望了一會。猛然拍手喊道。輪船！輪船！各童子聽見了。都伸首出來張望。不一會見那船漸漸駛近前來。仔細一認。原是一艘八九百噸大的小輪船。算他速率大約每點鐘可以走得上一二邁路程。童子們看見了。雀躍歡呼。急忙取出鎗來。連珠發了數十響。作個求救的暗號。只見那船聽見了鎗聲。也用千里鏡望了一會。才轉舵駛將前來。不上十餘分鐘。那船就到了面前。連忙把童子們坐著的傳馬船繫住了。船主叫童子們上了船。問明詳細。知道他們就是從胥羅船漂去的十五少年。原來胥羅船初次漂失的時候。英美兩國的新聞紙上。莫不登載其事。一時喧傳世上。這船主也會知道。如今見他們始末陳情。盡知底蘊。不覺十分歡喜。童子們也問過船主。知道他叫做龍格。這輪船叫做格蘭頓。正欲駛往美坡龍地方。因此哀求他搭載回鄉。船主也不推辭。一聲答應了。於是改了航海的路程。擬定先到惡蘭。然後再往美坡龍去。可喜風平浪靜。船又快捷。廿五日中午早已到了惡蘭埠頭。各童子回憶前年胥羅船被漂。正是二月二十四日。至今剛剛滿了兩年零兩天。童子們全去全歸。比那衣錦還鄉的。定是更為歡喜。自不必表。且說十五童子的父母。聽見自己的兒子無事歸來。都不覺歡天喜地。驚狂欲絕。同到埠頭相見。這時候也有拖腰的。也有接吻的。恰似曠夫怨婦。見了情人一樣。這種悲歡離合的情形。自是筆難盡述。這事情一傳出。來惡蘭土人。人人爭來問候。往來如織。把他一條寬廠馬路。都填滿了。童子們好容易排人山倒人海。回到家裏去。再有各國的新聞記者。日日都來訊問那漂流始末。童子們不勝其擾。因訂明派人在那市會議場演說一番。還怕各國新聞。沒還知道底蘊。因此索性把巴士他每日留心劄記的日記。刻了出來。初次刻了五千部。不上三四日。都賣完了。再刊了五千部。也是轉眼就都賣得乾乾淨淨。因此棄了板權。任人隨意翻刻。自此各國莫不有了這本十五小豪傑的譯本。只是東洋有一老大帝國。從來還沒有把他那本書譯出來。後來到新民叢報發刊。社主見這本書可以開發本國學生的志趣智識。因此也就把他從頭譯出。這就是十五小豪傑這部書流入中國的因果了。

東海珠還小精衛崑山玉叫雛鳳皇人生經此甯非福凱奏人天戰一場東鄰有兒背僂西鄰有兒不勝灘

眼○同○井○蛙○區○語○海○身○似○蠶○魚○空○殉○書○靡○靡○南○風○天○不○晴○少○年○心○死○國○魂○銷○何○堪○弱○海○輕○盈○水○卻○嘗○全○球○物○競○潮
海○島○飄○蓬○不○自○哀○傷○心○吾○土○舊○池○臺○蓬○蓬○紙○上○風○雲○氣○可○有○男○兒○起○舞○來

(完 結)

殖民偉績

第一回 查理斯行權與國教 維廉濱努力保自由

凡是一個人生在世界上。都應當有自由的權利。這個自由的權利。是天給我們。是由母親的懷裏面帶來的。凡人總要保守自由。這兩個字。若是有人來侵我的自由。我一定要拚命的同他爭的。因為倘若一個人沒有了自由。就是奴隸。就是牛馬。諸君請看。世界上的動物。也不曉得有多少種。為什麼這些動物。都要受人的驅使呢。只因他本有自由權。被人奪了來了。到後來不能自由。就被人驅使。這個苦處。大家也都是曉得的。若是不能保全自由。就要同牛馬一樣了。古來多少英雄豪傑。因為爭自由權。做出驚天動地的事情。譬如人生在這個國裏。這國裡的人。要奪我的權利。我就同他爭。爭不到就另外造一個新國也可以的。有一個英雄。就是這樣做的。諸君請聽說書的慢慢講來。話說美國聯邦有一個濱西爾烏亞泥雅地方。這個地方的文明。世界上的人。是都曉得的。近來又在他的首府。開了一個大博覽會。世界上面更都仰望他的文明。但是這個國的起源。說起來真是一件開天闢地的偉業。後來的人都應當把他當做龜鑑的。此話很長。待說書的一路講來。去今二百三十年前。當英國國王查理斯的時候。英國的政府腐敗得很。定了一個宗教。當做國教。無論何等人民。都要遵守這個教。倘若有人背這個教的。無論何人。都用極嚴的刑法處置。你想英國是個立憲自由的國度。英國的人是最貴重自由的。若是有人奪他權利。他便洶洶湧湧。反抗起來。試看這個國教的制度。把人民信教自由的權利。一齊奪去了。於是英國全國的人。稍有知識的。沒有一個不痛恨國王的。有罵國賊的。有愁眉嗟歎的。有說無論怎麼樣。一定要把這個自由的權利奪回來的。這時舉國上下。紛紛議論這件事。街頭巷尾。無一處不是人聲嘈雜。大概英國全國的人。除政府幾個人以外。都是反對國教這件事的。因為這件事。激動了一位英雄。這個英雄是誰呢。復姓維廉。名濱。他父親會做過英國海軍將官。是一個富貴人家的子弟。最愛讀書。有獨立特行。一表非凡的氣概。他的心裏是最不能容壞事的。一遇壞事。他便要設法把這件壞事弄到形影不留。他總痛快。一日正在書房看書。忽見家人送上一張新聞紙來。維廉濱便隨手取來一看。只見維廉濱看不上半張。面上紅一陣。白一陣。兩目圓睜。把新聞紙一擲。拍案大叫道。好國賊。好國賊。連我們信教的自

由。你都要奪去嗎。說完就在衣架上順手取了一件外套。往身上一披。邁步出房。家人也不敢問他。只見他氣沖沖的出門去了。原來維廉濱最是一個熱心愛自由的人。他見人家奪了他的自由。他便一定要奪回來的。這日因為國教的事情。他大怒之下。便跑到平日幾個相知的朋友家中。彼此一見。都是憤憤。維廉濱心中此時正如火焚一般。那裡過得住一點兒呢。又急忙出來。走到十字街上。逢人便說。痛罵國教的壞處。東街跑到西街。西街跑到東街。唇焦舌敝。自上午一直到晚上。那裡停了一刻嘴呢。晚上回到家來。晚飯也不吃。一個人痴痴呆呆。坐在書房裡面。也不同別人說話。到了十二點鐘的時候。就和衣在睡榻上。睡着了。到了天亮。臉也不洗。飯也不吃。一直的往外就跑。跑到一個空闊地方。就站在一個石臺上演說起來。一個人手舞足蹈。滔滔不絕的。在那裡痛罵國教的壞處。起初聽的人還少。到後來越來越多。竟是人山人海。擁擠不開了。只聽得拍手的聲音。響得利害。維廉濱正在這裡。肆口大罵。忽見人叢裡面閃出兩個巡捕。一見維廉濱。就逕上石臺。把維廉濱拿住。帶着就走。走了約有三四里路。到了一個地方。維廉濱知道這個地方是倫敦塔。這裡面有獄牢。到了門前。巡捕將維廉濱往裡面一帶。交與管獄的人。逕自去了。要是別人一個人兀坐在倫敦塔的獄裡。暗窓鐵柵的下面。好不難受。維廉濱感慨滿胸。就是坐在獄中。他的要奪回自由權利的心思。是時時刻刻在心裏的。維廉濱在獄中過了一宵。到了次日早晨。曳出法廷。維廉濱從從容容。把他一副惡河之辯口。與裁判官辯訟起來。辯了三四個時辰。畢竟還是糊裏糊塗。又把他送到獄裏來了。回到獄舍。偶然在禁子手裡得了一個急報。說維廉濱的父親。病勢危篤。命在旦夕。維廉濱一得此信。恨不能飛出獄中。回家看父。後來又想到這個身體。既替自由作了犧牲。這個身體。就不是我維廉濱的身體了。想到這裡。又不願出獄。本來犯罪把人。可以用保全出獄的。維廉濱決意不肯到數日後。維廉濱的親友。也不管他肯不肯。就用保全保他同同志諸人。一同出獄去了。出獄以後。究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老將軍病床訓子 大英雄酒館談心

話說維廉濱的父親。年紀六十多歲。鬚髮如銀。近來因年紀大了。常時生病。身體也就衰弱起來。維廉濱在家裏的時候。時常延醫生診治。醫生都說是老境。無可診治的。維廉濱心中也知道父親的病。是不容易醫治的。然而維廉濱是個孝子。日日自早晨一直到晚上。總在父親榻前。盡心照應。凡是父親湯藥。都要自己過目經手。纔送上來的。有一天維廉濱的父親睡在床上。忽然對維廉濱道。濱兒。你連日在這裏伺候我。一刻也不肯離開。把你讀書的工夫。耽擱了。我想你不必一天到晚。都在這裏。要把些工夫到書房裡去看書。纔是道理。維廉濱道。爹爹的話。孩兒自當照樣做。但是爹爹現在生病。孩兒一刻離開。孩兒就放心不下。維廉濱的

父親又道。你這孩子。一點兒用處也沒有。只知道做一個人的孝子。就不知道要做全國人同種人的功臣麼。你拿把椅子來坐下。我講給你聽。維廉濱連忙在房門口提了一把椅子。在床面前放下。輕輕的坐了下去。只見老將軍說道。濱兒吓。凡是在世界上做了一個人。總要轟轟烈烈在世界上做一番事業。纔算得是一個人呢。譬如我們現在生在英國。總要替英國人造起一場大福來。若是英國人受外國人的壓制。我便要同外國人反抗。就是外國人的勢力大。我的勢力小。明曉得敵他不過。也一定要想法子弄到英國人不受外國人的壓制為止。凡是人都有自由權。若是有人來奪我的自由權。我便怎麼樣都要奪回來。總而言之。一個人生在世界上。總要在世界上算得一個人在。千古以後算得一個人。纔是呢。說到這裡。老將軍便坐起來道。濱兒吓。你這箇身體。你不要把他當做你一個人的身體。也不要把他當做我給你的身體。就說是英國人的身體。都可以的。我這一番話。並不是叫你不要做孝子。是叫你不要只知道做一個人的孝子。把許多大事就拋却了。如今世界上有一般人講孝字。講到極荒謬的境界。說身體髮膚。不敢毀傷。這句話不通到了極點。你想想自古來多少英雄豪傑。爲國作犧牲的。難道這般人都是不孝嗎。譬如我做了一個海軍的將官。遇到開仗的事情。總是要拚命的。若是像那樣講孝字。那就可以不打仗了。倘若世界上的人。都一個一個像那樣講孝道。我恐怕世界上早就沒有世界了。老將軍說到這裡。便有些倦了的樣子。維廉濱便請道。爹爹身體倦了。請躺下睡罷。老將軍道。我的話你都聽明白了。沒有。維廉濱忙問道。都聽明白了。老將軍一面睡下。一面說道。你聽明白了就好。維廉濱服侍老將軍睡下。只聽老將軍又說道。濱兒。你到書房裏去看看書罷。維廉濱聞言。不敢怠慢。連忙起身出房。走到書房裏面坐下。細想剛纔父親所說的話。寔是不錯。順手在書架上取了一本世界百傑傳。打開一看。就是一篇哥倫布的傳。仔仔細細。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歎道。哥倫布真是英雄。一個人冒險。尋出了一個偌大的美洲。真是令人佩服。維廉濱自從聽了他父親一番議論。心裏常常把這番議論來想想。越想越有道理。維廉濱的雄心就勃勃起來了。這都是一往從前的事情。話說維廉濱的父親。病在床上。本來病就有八九分重。後來因爲國教的事情。心中生氣。病又加了幾分。兒子又被政府關在牢獄裏面。心裡又是難受。病勢更加重了。這日維廉濱一出獄門。也不歸家。一逕跑到平日所曉得一個有名的醫生家裏。跑了約有十來里路。剛到門首。便見前面來了一乘馬車。約有幾分鐘的時候。到了面前。維廉濱擡頭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這個有名的醫生。剛纔從外面看病回來了。這個醫生在馬車上看見維廉濱。連忙叫馬夫停了車。跳下車來。拉着維廉濱的手道。你出獄了嗎。我聽見你這回的事。寔在服佩得很。維廉濱急說道。這些話都不要說。我今日出獄還沒有回家。特意來請你。醫生道。有甚麼事。我總遵你的命。維廉濱道。不是別的事。我在獄

中聽見說我父親病重。特來請你同到我家去走一瞞。醫生道。可以。我們就同坐馬車到尊家去罷。兩個人上了馬車。維廉濱此時恨不能飛到家中。坐在車上。也無心同醫生說話。心裡只想到家。好容易走了兩點多鐘。纔到了自己門首。連忙下車。把醫生邀進客廳坐下。自己飛也似的跑到父親房中。走到床面前。只見老將軍閉着眼睛。睡在床上。維廉濱輕輕問道。爹爹可好些兒嗎。老將軍睜眼一看。見是他的愛子回來了。答道。我本來沒有甚麼病。只因這幾天心裡有點兒難受。就把我的老病帶起來了。維廉濱說道。孩子請了一個醫生來了。現在在客廳等候。請進來診一回脈罷。老將軍道。我的病是不能好的。你要診脈。你就請他進來罷。維廉濱回身出房到客廳。把醫生請到老將軍的床面前坐下。維廉濱把老將軍的從被中扶出。請醫生診一回脈。診完了脈。醫生向維廉濱道。外面再說罷。維廉濱就同醫生來到客廳坐下。問道。我父親的病到底怎麼樣。醫生把肩一皺說道。令尊並沒有別的病。純是老境。只好盡我們的力罷了。說畢。開了一個藥單。交與維廉濱。就起身告辭。維廉濱送至門首回來。想道。聽他這樣說話。恐怕是難好的了。剛走到門首。忽聽裡面叫道。濱兒吓。維廉濱聽到。連忙走到床面前問道。爹爹孩兒在這裡。老將軍拉着維廉濱的手道。我年記老了一點兒事也不能做了。我曉得我的病勢。已經到了這個地位。是萬萬不能好的。只可恨現在。說到這裡。喉嚨裡的痰上來了。未曾說出。維廉濱接着說道。爹爹心裡靜一靜罷。過了一會兒。老將軍又說道。一個花園錦簇好好的英國。恐怕要被這些小人們。不曉得弄到怎麼一個他位呢。你看這些做大官的人。那一個不是腐敗的。出來的時候。坐着馬車。前呼後擁。好不威風。走到辦事的地方。就一個一個把手籠起來。一點兒事情也不會辦。講到爲自己的私事。他就能幹起來了。甚麼事他都辦。奪百姓的權利。剝百姓的皮。這些事更是他精明的了不得的。你看這些裁判官。賄賂風行。一點兒曲直也沒有。那些辦外交的官。更是不消說得。說到這裡。歎了幾口氣。眼睛裡滾滾的吊下眼淚來。維廉濱此時心裏又是氣。又是恨。又是憂。不由的也就吊下淚來。老將軍忽又對維廉濱道。濱兒吓。我的姓名是不久的了。你是英國人。你總要替英國人造出一番世界來纔好。我曉得你平時是很親愛英國人的。這都是你的好處。你總要從這點愛英國人的好處。努力做去。把你的心要鍊得像生鐵似的。無論有多少阻撓。總要把他排除個乾乾淨淨。世界上沒有容易事情。若是畏首畏尾。不敢向前做去。我恐怕一萬年也做不出二件事來。世界上又沒有難事情。只憑着這點熱心做去。沒有做不成功的道理。先前有一個英雄。名字叫哥倫布。他悟了地圖的道理。他曉得西方一定還有世界。後來在海邊散步。又看見一個雀子從西方飛了過來。他越發信西方一定有土地了。就一個人弄了一個船。帶了些糧食。冒險向西方進發。後來卒竟尋出一個美洲來了。你看這個人到底是個英雄。不是個英雄呢。我雖然是打了幾回仗。立了幾回功。那裏

算得事業呢。想起一生的事情來。真是慚愧的不得了。你現在的年紀。正是做事的時候。總要做一番大事業。我死在九泉。也是歡喜的。老將軍說到這裡。聲氣漸漸沒有了。喉嚨裡的痰。唧咕唧咕的響起來。眼睛直往上翻。維廉濱看見這個樣子。知道是不好了。連忙爬上床。對着老將軍喚道。爹爹還有甚麼話說沒有。忽見老將軍睜開眼睛。口裏叫着維廉濱的名字。說道。濱兒吓濱兒吓。我死之後。你把我的骸骨。葬在你祖母的墓傍邊。就是了。說畢。把眼一閉。就死去了。維廉濱見父親已死。放聲大哭。就有傍邊許多人。前來解勸。總是勸他要遵老將軍的遺訓。不要哭壞了身子。往後不好辦事情。維廉濱聞言。一面收了眼淚。一面料理葬事。過了兩三天。把老將軍安葬祖塋。維廉濱大事完了。一個人住在家裡。每日除了讀書。再沒有別的情。有一天傍晚的時候。維廉濱一個人出去散步。走到他父親的墓上。徘徊了一頓。又不免有許多感觸。回來的時候。已是天黑了。一路上又想歸家。又想到別地方去散散悶。正在猶豫不定。忽然見前面來了一個人。手裡拿着一根棍子。直往前來。維廉濱定睛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他一個好朋友。姓沙名德。志。這人年紀二十二歲。有血性。膂力過人。一隻手能拿二百斤重的物件。這日也是出來散步。維廉濱看見是他。忙叫道。德志哥。德志哥。你到那裡去。沙德志聽見有人喚他。即住了脚。一看是維廉濱。忙上前躡了兩步。拉着維廉濱的手說道。你一個人在那裡來。維廉濱道。我坐在家裡。寔是在是悶得很。我剛纔在我父親墓上。走了一遭。沙德志道。你現在回去嗎。維廉濱道。我心裡悶得很。現在你來了。我們兩個人到那裡去談談罷。沙德志點頭道。很好。兩個人一面說。一面走。只見左手傍有一個酒館子。維廉濱停住了脚。道。我門就在這裡坐一坐罷。沙德志答應了一聲。是。兩人進內。到了三層樓上。四面一望。見人坐得滿滿的。維廉濱指着南方道。那裏面有一間小房子。我們在那裡坐罷。兩人到了屋裏。問跑堂的要了兩瓶麥酒。要了幾樣菜。沙德志忽然對維廉濱道。我看你這幾天。很有心事的樣子。維廉濱手中拿酒杯向口裡一飲而盡。說道。咳。我這幾天看哥命布的傳。越看越佩服。單身冒險。找出一塊偌大的地方。這纔真是英雄呢。哥命布這件事。每日總要到我腦筋裏面來。二三次。我不曉得怎麼樣纔好呢。沙德志道。我們也冒險去做事。學那哥命布就是了。我昨日得了一個在美洲的朋友的信。他說該處真是世界上面的樂土。自由的新天地呢。維廉濱急說道。那個地方。能毅自由。那真是世界上面的樂土呢。說到這裏。沈吟了半晌。又說道。倘若我們帶些人到那邊去開墾。另外造一個新國。做起一番事業來。那纔有趣呢。沙德志道。真是呢。這個國裏我住得不耐煩。我們另外造一個新國罷。我們帶着許多同種的英國人。另外造一個國。我們這種民族。在世界上好不光榮呢。維廉濱拿表一看。已是八點四十分了。向沙德志道。天氣不早了。我們回去罷。叫跑堂的算了賬。跑堂的算了回道。四塊四角。維廉濱就在荷包裏取出一個錢袋來。拿來一張五元的鈔票。叫

跑堂的找來。跑堂的就拿了六角錢交與維廉濱。兩人帶了帽子。一同下樓。走至門首。沙德志對維廉濱道。你回家嗎。我也回家去。我是往東走。不能同路了。只見沙德志把帽子一摘。說了一聲少陪。竟自去了。維廉濱一個人循路歸家。到了自己門首。推門進去。走到書房裏面。往睡椅上一坐。就唱起詩來了。唱了半天。忽見家人名叫魏福的走進來道。今日有兩個客來了。維廉濱問道。是誰呢。魏福道。一個是陸軍將軍。一個是裁判官。都是先前老將軍的朋友。維廉濱聽了。也不言語。半晌又說道。他兩個人說了甚麼話。沒有。魏福道說。有一件甚麼事要對你說呢。維廉濱沈吟道。他有甚麼事要對我說呢。魏福道。今天適有兩個巡捕到這裏來了。維廉濱道。做甚麼呢。魏福道。我看他的神氣。是來窺探情形。他怕你又有甚麼舉動呢。我今天還聽見說。又有兩個人為反抗國教的事情。被巡捕拿到獄裡去了。維廉濱聽到這裡。歎了一口氣。說道。這些事我都不管。我只曉得唱我的詩。說畢。又唱起詩來。唱到約有十一點多鐘。剛纔睡下一宿無話。到了次日。維廉濱起來。走下床來。見棹上擺了兩封信。一封是陸軍將軍狄伯魯的。一封是倫敦市裁判官業侃謨的。維廉濱看見沈吟道。他真有甚麼事嗎。就把信拆開一看。見上面寫的是些恭維的話。背後又有一行小字。是請於今日內駕臨敝舍一叙。十一個字。兩封信都是一樣。維廉濱看了。猜不着是甚麼道理。想道。你說他真有事。為何信上面又不說呢。你說他沒有事。自我父親死後。他也沒有來過我家裏。一回為何今日忽然找起我來了。呢。父親在生的時候。也沒有談過這兩個人的好處。也沒有談過他的壞處。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我也不曉得。想到這裏。說道。他既來找我。我今日就到他家裏去。走一坐。看他們到底怎麼樣。主意已定。一面出房洗臉。回來吃了早飯。歇了片時。就披起外套。帶着帽子。出去了。到底是些甚麼事情。且聽下回分解。

第三回 見前輩飽聆醜議論 訪知己途次遇佳人

話說維廉濱清早起。來見了兩封信。含含糊糊。寔在猜不着是甚麼事情。只得吃了飯。就出門會他去了。但是他兩個人住的地方。相隔很遠。一個在東。一個在西。先到那一處好呢。維廉濱想道。不錯。我先往西到葉侃謨家裏去。再往東會狄伯魯。就順便到沙德志家裏去談談。主意已定。就邁步一直往西走去。一路上維廉濱心裡七上八下。好不自在。一頭想一頭走。走有二點鐘的時候。遠遠望見前面一所極高大的房子。維廉濱認得是葉侃謨家裏。就一直的往前走。走到門首。維廉濱在懷裡拿出表來一看。已是九點半鐘。維廉濱停住了脚。只見裡面出來了一個小使。維廉濱忙上前迎着小使道。你主人在家麼。小使道。在家。維廉濱就在懷裡拿了一個名刺。交着小使道。請你通報一聲。說我要見他。小使拿着名刺一看。說道。哦。你來了嗎。我主人等你好久了。快隨我進

來罷。說畢。轉身就走。維廉濱跟着小使。走到一個客廳。小使道。請坐一坐。我去通報一聲。說畢去了。維廉濱一個人坐在客廳裡面。等候了許久。還不見出來。維廉濱本是少年性躁的人。那裡經得過這樣官場的習氣呢。就起身要回去。剛走至客廳門首。忽見葉侃謨挺着肚子慢慢的走來了。還未進門。口裡先嚷道。你來了好久了嗎。我正在吃早飯。沒有出來迎接你。多有得罪。忙用手讓道。請坐罷。話未說完。他自己就先坐下了。高聲叫道。來。拿珈琲來。拿自來火來。隨手就在衣服袋裡面拿出一根紙烟。銜在口裡。向維廉濱道。我昨日在你家裡頭來看你。適逢你不在家。維廉濱躬身道。失迎得很。我昨日往我父親墓上去了。葉侃謨道。難怪。我說你到甚麼地方去了。我這一向很想同你談談。所以特意叫你來。我看你近來的行爲。很有些不對的樣子。你的天分是很好的。從此用功讀書。還怕得不到功名富貴嗎。說到這裡。小使拿了兩杯珈琲。一盒自來火進來。向葉侃謨問道。珈琲拿來了。自來火也拿來了。葉侃謨隨手接了自來火。發話道。把珈琲放在客的面前就是咯。就一面吸烟。一面接說道。你已經是入了一回獄了。我想入獄的事情。是很壞名譽的。你父親在生的時候。我就不便對你說這些話。現在你父親死了。也沒有人敢管你。我同你父親是好朋友。你就是我的兒子一樣。打也打得。罵也罵得的。難道你還怪我嗎。我勸你趕緊讀書。不要做那些胡鬧的事情罷。維廉濱聽了他一番醜議論。心裡早就不舒服。本來要駁他幾句。後來想這種人不足與校。也就忍下去了。後來聽到胡鬧兩個字。不由得無名火起。三千丈。實在忍不住了。就發話道。你老人家說我胡鬧。我何曾胡鬧呢。就是這回的事情。我也不過是要替英國人奪回自由罷了。你老人家少說幾句罷。葉侃謨聽了維廉濱的話。臉上猶如吃了酒一般。紅一塊。白一塊。積羞成怒。變起老臉來說道。你一個人就能做得出大事業來嗎。現在國王的勢力。你還不曉得嗎。你若再是胡亂做去。我怕你總有不得了的日子。你既不肯受我的教訓。從此以後。我也不再說你。你倘若鬧出事來了。你也不要來尋我。維廉濱躬身道。你老人家肯這樣子。我就感激不盡了。說畢。就起身告辭。忽聽門上的鈴鐺鐺的響。見小使跑來報道。狄將軍來了。話剛說完。見狄伯魯穿着軍服。掛着雪似的長刀。左手提着刀柄。右手扭着八字鬚。搖搖擺擺。大踏步跨進來了。見了兩人高聲嚷道。維廉濱你來了好久了嗎。維廉濱答道。來了。有一會兒。剛要到你老人家裡來。狄伯魯道。在這裡既會到了。就在這裡談談罷。三人歸坐。小使送上茶來。維廉濱向狄伯魯道。昨日你老人家到我家裡來。我不在家。失迎得很。狄伯魯扭着鬚鬚道。你的事情很忙罷。你到底忙些甚麼。維廉濱適纔受了葉侃謨一肚子的氣。實在是不舒服。看看狄伯魯又要發醜議論。不免又要受氣了。維廉濱暗想道。這班混帳東西。必要給他一個利害。他纔曉得。聽到狄伯魯問他忙些甚麼。便答道。沒有甚麼忙。也不過盡國民的責任罷了。狄伯魯見維廉濱出言激烈。便有些怒氣。坐在椅子上。

也不發話。直把眼睛望着維廉濱。望了半天。高聲道。你坐牢的心思又發了嗎。前次坐牢。還沒有坐足嗎。年紀輕輕的。何必這樣狂呢。試問你到底有甚麼學問。到底有甚麼本領。你也說得上說國民責任嗎。我勸你好好的安分守己。再不要說甚麼自由能維廉濱聽了狄伯魯的議論。氣得直說不出話來。半晌道。你老人家的話。大概同葉老伯的話一樣。尊意我都知道了。台教我也領受了。你們的宗旨。無非是做一個查里斯的奴隸。還要把英國的人都邀去做查里斯的奴隸。罷了我維廉濱貼在世界上。從不知道當奴隸的。說到這裡。就站起身來道。我想二位老人家叫我來。無非是這個事。現已領教。就此告辭了。說畢。把腰一躬。提起脚就往外走。葉侃謨狄伯魯兩人齊聲嚷道。這孩子了不得了。竟自目無長上了。維廉濱只裝做不聽見。也不回頭。一直的往外就跑。維廉濱本想找沙德志談談解悶。因為太遠。只得暫且歸家。就在路上叫了一乘車。坐了歸家。回到家裡。走進書房的門。只見沙德志坐在那裡看書。一見維廉濱進來。就叫道。你在那裡來。我在這裡等了好久了。維廉濱就在睡椅上。連聲手道。不要說起。今日遇見了鬼。受了一肚子滿的瘡氣。沙德志見了這個樣子。不曉得是甚麼事情。即追問道。你到底在那裡來。爲甚麼氣得這樣很呢。維廉濱道。讓我停一停。講把你聽罷。沙德志是個性急的人。那裡等得呢。苦苦追問維廉濱。維廉濱歎了一口氣道。滿地都是混帳。烏龜王巴蛋。這種地方。叫人怎樣住得住呢。沙德志急得要死。央告道。我的哥哥。到底是甚麼事情。你告訴我罷。維廉濱道。就是昨日我們在酒樓分手以後。回到家來。家裡小使道有兩個客來會我。一個是倫敦裁判官葉侃謨。一個是陸軍將軍狄伯魯。都是我父親的朋友。我想他會我做甚麼呢。也就沒有理他。到了今天早晨。又來了兩封信。是要我到他們兩人家裡去談談。我也不管是甚麼事。就先到葉侃謨家裡去。還沒有說幾句話。葉侃謨這個東西。就發起醜議論來了。沙德志聽了醜議論三個字。就笑道。甚麼醜議論。我到要領教領教。維廉濱道。無非是些混帳的話。他還要教訓我呢。說些甚麼不要胡鬧。甚麼讀書做官。還有些不堪入耳的言語。我也不願再說他的意思。你也大概曉得了。沙德志道。這種混帳東西。你爲甚麼不打他呢。維廉濱道。我的拳頭很貴重的。打他豈不污了我的拳頭嗎。又接下說道。我正在同葉侃謨翻臉的時候。忽然狄伯魯又來了。那裡曉得又是一個王巴蛋。所說的話。同葉侃謨一個樣子。我當時就變了臉。說了幾句話。就鬥氣回來了。你道可惡不可惡呢。滿地都是這樣的人。到底怎麼樣好呢。沙德志道。這種的人。殺也殺不乾淨。只好另造一個新國罷了。維廉濱問沙德志道。你近來得了美洲朋友的信。沒有沙德志道。近來沒有。先有信來過。說那個地方自由得很。維廉濱低了頭。想了半晌。向沙德志道。我決計不住這個病國了。我願想帶些人到美國去殖起民來。你道好不好。沙德志道。很好。我心裡也是這樣想。兩人正在說話。沙德志忽然想起一件事情來了。道。我還約了一

個朋友。十二點鐘到我家裡去。看看壁上掛的鐘。已是十一點三刻了。沙德志道。我要回去了。改日再談罷。說畢。起身告辭去了。維廉濱此時到美國去的心思。越發不能遏了。一個人坐在書房。把他父親遺下來的財產簿。打開看看。仔細一算。約有十五萬元的家私。先前維廉濱的父親。在生的時候。曾在美國立了一回戰功。朝廷因為他的功大。就把美國西雅馬伊加地方。酬他的功。維廉濱此時想起美國。又有自己的土地。何不就在那裡殖起民來呢。越想越覺得有理。一連想了幾日。覺得這件事。直是有一無二的上策。話說維廉濱還有幾個知己的朋友。住在鄉下一個籐山。山裡面有個桑葉村。這個村離倫敦六十里路。維廉濱幾個朋友。因為那個地方幽靜得好。就在那裡住下。維廉濱連日心裡有事。抑抑不樂。又受了葉侃謨狄伯魯一肚子的氣。更加不高興起來。想道。何不到桑葉村去住幾天。找他們談談。或者可以解解悶氣。隨時就檢點皮包。把應用的物件。都收拾妥貼。叫家人來說了幾句囑咐的話。就提着皮包出門。順着大路行去。走了半天。見前面有一片樹林。維廉濱見此地一片森林。甚是可愛。四面空濶。風景雖不十分絕妙。却也有一種留人的去處。維廉濱立住了腳。細語道。這個地方。風景很好。何不逍遙片刻呢。隨便就在地下坐了。遠遠的聽見倫敦的車聲。嘈雜聲。猶如在天際一般。此時維廉濱心中。天空地濶。一點心事都沒有了。維廉濱正痴坐在地下。忽遠遠的看見一個人慢慢走來。走到近邊。仔細一看。是一個年輕絕妙的女子。走到維廉濱面前。把腰一躬。就同維廉濱說起話來了。說些甚麼。這一回裡面還不曉得。要知詳細。且聽下回再講。

第四回 蕭子龍游歷籐山 尤大虎飽烹鹿肉

話說離倫敦六十里有一個籐山。這山的名字。也不知道是那一朝遺下來的。聞說二三百年前。是一個極富的地方。到如今連人都沒有了。只剩得橫直四五里大的一塊荒地。後來倫敦一個志士。姓蕭單名一個魯字。號子龍。遊歷至籐山裡面。話說這個志士家裡。先前本有四五百萬的家私。這志士又是一個喜歡做事的人。不上幾年工夫。就把一份家私。弄到乾乾淨淨了。近來蕭魯手頭又有幾個錢。又想做點事。一日欲下鄉走走。看看鄉下的風景。即刻就由倫敦動身。坐火車一直到贈書嶺地方下車。不上十里路。就是籐山。這日蕭魯手中提了一個千里鏡。一路遊山玩水。好不暢快。次日走到籐山。四面一望。覺得那個好景致。就是倫敦那一些有名的畫家。恐怕也畫不出來。蕭魯立住了腳。四面遊玩了一會。細語道。這麼樣一個好地方。怎麼樣沒有人來開墾呢。口中連說奇怪奇怪。又細思道。或者因為有別的緣故。也未可知。待我尋個鄉人來問他。一問。四面一望。連一個人影兒都沒有。等了半天。聽得對面山岡上有個人唱歌而來。因為聲音遠。聽不明白。蕭魯只得尋着歌聲走去。不上半里路。見遠遠來了一個獵夫。荷着一

枝槍。槍上掛了一隻小鹿。一隻兔子。慢慢的一面唱一面走來了。只聽見他唱道。

天地生萬物。胡爲乃不平。人兮亦動物。獸兮亦生靈。可憐鹿與兔。胡爲爲我禽。君不聞弱者之肉強者食。世界萬物同此理。人兮人兮亦可危。優勝劣敗之理胡相憶。

蕭魯聽了這個歌。想道。這個獵夫。一定是個有學問的人。若是沒有學問。那裡會唱這個歌呢。一定是非凡人可比無疑了。這個人斷斷不可錯過。連忙迎了上去。脫帽爲禮。那獵夫見他如此恭敬。也就連忙還禮道。請教貴客尊姓。從何處來。蕭魯道。在下姓蕭。單名一個魯字。從倫敦游玩到此。適纔聽見老兄所唱的歌。寔是佩服得很。獵夫道。何足掛齒。不過是信口胡唱罷了。蕭兄到此有何事故。蕭魯道。不過是游玩游玩別的事。也沒有請問老兄。這麼樣一個好地方。爲甚麼沒有人來開墾呢。獵夫道。站在這裡不好多談。請蕭兄到寒舍一叙如何。蕭魯道。甚好。說畢。兩人就走。此時天色將暮。那一幅晚景。不但是畫不出來。連說都說不出來了。二人慢慢的步行。過了一個山岡。有一道小河。二人循河而上。遠遠望見有一所茅屋。獵夫指着茅屋對蕭魯道。那就是寒舍了。只見環屋都是些樹木。二人一面走一面談。不知不覺就到門前了。獵夫就讓蕭魯先進門。獵夫隨把獵得的鹿兔放下。二人彼此重新見禮。獵夫讓坐。蕭魯看雖是幾間茅屋。却修飾得乾乾淨淨。另有一種幽雅氣象。蕭魯早知道獵夫不是個凡人。因爲匆促之間。還沒有問他的姓名。蕭魯坐下了。獵夫自去烹茶。又對蕭魯道。蕭兄。今晚就請在我家住下。待我烹了茶。我就出去沽些酒來。還請兩個人來替我宰鹿。我們今晚談談何如。蕭魯道。好極了。好極了。但是初見面。就叨擾於心不安。獵夫道。你這人不甚爽快。何必拘體呢。蕭魯急道。我也不過是假說幾句拘體的話罷了。其實我何曾不肯吃呢。獵夫拍手道。這纔痛快呢。獵夫又道。請你坐一坐。我去沽酒去了。用手指着右邊道。這間房裡有書。你自己去看罷。說畢。去了。此時已是六點多鐘。屋中還沒有點燈。蕭魯見上面棹上擺了一個證盞。又沒有自來火。蕭魯在各處找了一遍。總找不出一根自來火來。就在烹茶的爐子裡取了一塊紅炭。用口一吹。把燈弄着了。蕭魯放下了炭。就把燈拿進右邊房裡。見房裡擺了兩張書架。滿架上都是書。中間擺了一張棹子。就順手把燈放在棹上。一抬頭見壁上掛了一個照相。蕭魯認得是獵夫自己的像。取下來一看。見上面題了一首七言絕句。蕭魯便吟道。

自題小像

現身斯土復斯時。魂魄相親乃爾奇。欲出世間仍戀戀。降衷深意有誰知。

念畢叫道。好詩好詩。這個人的抱負。已見一斑。斷非尋常可比了。蕭魯又轉向書架上。取了一本彌勒約翰的自由書。打開一看。見

裡面濃圈密點。把一本書圈點得糊裏糊塗。又見他自己還加了許多批語。蕭魯正看得得意。忽聽見一個人高聲道。這裡還沒有點燈嗎。又有一個人道。我們先把燈點了。再動手罷。蕭魯在房裡聞言。忙放下書。把燈拿了出來。只見那兩個人都是身長大漢。有一個人手中拿了一把雪白的刀。見蕭魯拿燈出來道。你姓蕭嗎。蕭魯答道。是的話未說完。只見獵夫手中提了一大壘酒回來了。一走進門說道。我們就動手罷。獵夫同那兩個人漢。就在廚房裡動起手來。蕭魯見他們動手。也過去幫助幫助。不上兩點鐘工夫。把鹿同兔子都弄好了。獵夫道。今日的鹿。弄得分外香。是甚麼道理。蕭魯道。想必是我的口福好的緣故。你們也應當謝謝我呢。大家笑了一回。獵夫道。我們就大烹起來罷。於是四人歸坐。獵夫又連忙在廚房裡拿了四個碗來道。我們今天應當大醉纔是。大家連連說是。獵夫就提起壘來。倒了四大碗酒。每人面前放一碗。四個人就大嚼起來了。吃了半天。那一個大漢問獵夫道。令妹不在家麼。獵夫道。他到一個先生家裡去了。今天大概不回來罷。四人一面吃。一面說。蕭魯問獵夫道。我且問你。這個地方到底叫甚麼山。爲何沒有人開墾呢。獵夫道。這個山叫做籐山。你能穀來開墾。你就來罷。說畢。把酒碗向口裡一飲而盡道。我又是一碗了。大家也就一飲而盡。獵夫忽然問那一個大漢道。你昨天的事怎麼樣了。大漢道。昨天的事。你今天沒有見新聞紙麼。那個人已經死了。獵夫道。真的嗎。大漢道。誰誑你呢。獵夫聽見。拿起酒來。又是一碗。叫道。痛快痛快。大漢道。世界上有許多不可解的事情。就像查理斯。他也是個橫眼直鼻的人。這班人爲甚麼要幫他做奴隸呢。蕭魯道。做奴隸的人。他那裡曉得他自己。是奴隸呢。他有了奴隸的頭銜。還覺得很榮耀呢。獵夫道。這些做奴隸的人。他的思想言論行爲。沒有不是奴隸的。我也不去說他。我只說那個用奴隸的人。他自己以爲得計。我說他也是一個蠢東西。爲甚麼呢。凡是做奴隸的人。那裡有一定的呢。今天可以做我的奴隸。明天就可以做別人的奴隸的。這是一定的道理。倘若有人要做我的奴隸。我多謝他的盛情。一定不要他。大漢道。我一定要他。我叫他每天獵個鹿來給我吃。蕭魯道。他明日獵鹿給你吃。後日就可以獵鹿給我吃。到了再後日。連你家里的鹿。他都要偷來給我吃了。獵夫道。我們不要發議論。還有許多酒許多肉。爲甚麼不吃呢。三人齊道。那個說不吃呢。說畢。吃酒的用大碗往口裡倒。吃肉的把大塊的肉往口裡送。大家正吃得高興。獵夫把身體微微提起。只聽見咕咕咚咚的響。放了一個連珠大屁。三人齊叫道。野蠻野蠻。放下碗就跑到門來。獵夫道。你們爲甚麼不吃吃。三人道。多謝多謝。你知道今日的肉分外香。你就不知道你今日的屁分外臭嗎。獵夫道。那麼。我就有偏三位了。一個人大飲大嚼。不上一刻兒工夫。把酒肉都吃了乾乾淨淨。也就跑出來道。你們今天上當了。我實告訴你們罷。我那個屁。實在是假的。見你三人都是吃得的分到我名下。怕沒有好多。所以我用個屁奪了來了。又連連說道。對不住。

對不住。請到裡面吃茶去罷。四人進門。大家七手八脚。把食器修飾乾淨。泡上茶來。四人又談了一會。蕭魯道。我今日糊塗得很。還沒有請教三位貴姓呢。獵夫道。妙哉妙哉。我姓尤名大虎。就是本處人。這二位是兄弟兩個。姓黃。兄叫黃剛。弟叫黃毅。都是好朋友。四人又談了半天。黃氏兄弟起身告辭。二人送至門外。大虎道。我今日有些醉意。我們睡了罷。明天再談如何。蕭魯道。我今日睡在甚麼地方呢。大虎道。那書房是客房。你就睡在那裡罷。我先去睡了。說畢。推開左邊的房進去了。蕭魯也只得拿燈進房去睡。把燈放在桌上。又在書架上翻了一頓書。又想要到籐山這裡來開墾。在懷裡拿起表來一看。已是一點多鐘。蕭魯也就脫衣睡了一宿。無話。次日早晨。蕭魯起來。在井裡取水洗了臉。回到屋裡。說道。大虎今日好睡吓。這個時候還不起來呢。就用手把左邊房門推開。走進去跑到床上一看。那裡有個人影兒呢。蕭魯叫道。好傢伙。好傢伙。他們瞞着我做甚麼去了。我今日一定要把他們尋來。罰他們一個大東道呢。要知蕭魯怎樣尋法。大虎到底到那裡去了。說書的現在不知道。要問那著書的怎樣著法。纔曉得呢。那麼且聽下回分解。

虞初今語

人肉樓

天治子產於華胥國。其國不知所謂君臣。不識所謂治亂。世界中自然一極樂國也。天治子一日欲有所適。偕一童子行。徜徉自恣。任意所之。不擇地而蹈。適至一地。見夫帘隨風捲。酒樓高張。樓上懸額。字跡模糊。不甚認識。熬煎芬芳。香氣噴鼻。雖天國中。人無不食。指動也。夷道駢闐。百數十里。無不如是。行行復行。行行。不覺數里。忽失童子所在。嗒然若喪。欲質諸人。又不識此國風俗。若何。人情若何。急欲速返。忽轉念曰。何不徧遊此地。以觀察其情狀。何如也。步行曠野。嘯歌自若。見有迫于其後。子于然負載而來者。摩肩錯趾。不審其爲何物。遠視之。則類豚子。近視之。則似猴子。側視之。則非豚非猴。噫。果何物乎。凝神注視。門思良久。猝遇一老翁。撞著倒地。老翁拍手歡呼曰。是此物也。是此物也。命衆人舁之歸。亟欲支解之。天治子大呼曰。予人也。非禽獸也。老翁曰。汝知此地否。此地名爲須陀。吾祖自捫焦來居於此。已數百年。專以食人爲事。不意此地有數億人。愈食愈多。食之不盡。願未嘗得一潔白。哲如汝者也。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矣。遂將天治子帶至一處。視之。乃前所見酒樓。細審其樓上懸額。則人肉樓三字也。上坐一少年。後坐一老嫗。其老嫗啖人肉最多。十餘年間。啖須陀人數百萬。其旁坐者數十人。專執剖割之役。以供奉老嫗者。老嫗見天治子言語不同。

狀貌亦異。以為異味。遂欲烹之。旁坐者數人起曰。吾察此種非可漫烹也。必須養於一室。待其馴性。察其舉動。乃可烹之。天治子被
 拽於室內。其室廣大無垠。不見朕兆。其中蓄人無數。食人品分爲數千。又分新舊。一一標識。最古者爲比干。心爲鄂侯。脯其次爲子
 胥。目爲方孝孺。舌此其古者也。若其新者。人皮爲一堆。人眼爲一堆。人耳爲一堆。人腦爲一堆。人心爲一堆。人手足爲一堆。腰與下
 體爲一堆。最上品者則爲人腦。聞之須陀人腦力甚大。故最爲可啖。烹人亦分先後。最肥胖魯鈍不適用於後焉。噤者次之。盲者
 次之。跛者次之。豐者次之。其目炯炯而其心昭昭。而又最多言語者。則先之不特先之。而又多之。故今所餘炯炯昭昭者無幾也。老
 嫗一日忽發啖癢。不能自禁。以一啖爲快。速欲烹天治子。旁坐者復起止之。老嫗不問是非。并旁坐者亦烹之。又有一旁坐須陀人
 曰。烹我。烹我。烹我。同族尙可烹。天治子必起殺禍。原來前此偕行之童子。果向何去。此童子極爲智慧。知天治子必有禍患。伺間遁
 去。改易服色。習其言語。達其人情。與此地人甚爲親隱。故人亦不覺其異也。天治子被烹。童子無由知之。須陀有一童子。亦非常人
 也。察此童子必爲異人。乃作歌以諷之曰。大狗小狗一齊好。走大狗既烹小。狗不宥童子。遂測知天治子被禍。將必及己。刻速裝返
 國。急報華胥帝。華胥帝大驚。即舉大兵。颯忽飛來。遂迫其國。大聲其罪曰。吾種不同。須陀種非易烹也。豈有野蠻烹文明者乎。遂肆
 意殺戮。須陀人與捫焦人皆受戕賊。達于數十萬焉。老嫗亦不知何去。須陀人至此始爲醒悟。知捫焦人專食我種也。並起而逐之。
 聞老嫗走於村野。後爲村夫執殺之云云。

紹介新著

原富

英國斯密亞丹著 侯官嚴復譯 上海南洋公學印 定價八毫

原書以西曆一千七百七十六年即乾隆三十六年出版。原名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譯言考究國民之富之天然及原因也。嚴氏定爲今名。斯密亞丹爲政術理財學（英文 Political Economy）中國未有此名詞。日本人譯爲經濟學。實屬不安。嚴氏欲譯爲計學。然亦未賅括。姑就原文政治與計算兩意。擬爲此名。以質大雅。之鼻祖。西人推崇之者。至謂此書出版之日。即爲此學出世之日。雖其言未免過當。要之使此學確然成一完全獨立之學科者。實斯密氏之功也。此書印行後。迄今百有餘年。其間學說之變遷。不下數十派。愈辨愈精。愈出愈新。至今此書。幾如夏鼎商彝。視爲陳迹。然後起諸家之說。總不外引申此書是正。此書之兩途。雖謂不能出斯密氏之範圍可也。然則欲治此學者。固萬不可不讀此書。嚴氏首譯之。誠得其本矣。全書凡分五編。前二編總釋政術理財學之界說。第一編考國富之實。與其所以富之由。而論勞力之貴巧貴疾。及其食報殊等之原因結果。第二編論資本之性質。及資本與勞力之關係。第三編論各國理財政術之歷史。而窮其理勢之所由致。第四編評隲前此理財家之學說。而論重農重末兩派之異同得失。第五編論國家財政之事。其賦稅之種類性格如何。賦稅之方法如何。及近代國債之原起利病。論全書之體段。於部分之得宜。篇章之完整。不無缺憾。要之能綜合種種繁頤之事物。而以一貫之學理鎔鑄之。其心力可謂宏偉矣。雖其中自相矛盾之處亦不少。但創始者難爲功。非我輩憑藉先業者所宜妄加菲薄也。嚴譯僅第一第二編。其後三編尙未成。但全書綱領。在首二編。學者苟能熟讀而心得之。則斯學之基礎已立。他日讀諸家之說。自不致茫無津涯矣。嚴氏於翻譯之外。常自加案語甚多。大率以最新之學理。補正斯密所不逮也。其啓發學者之思想。力別擇力。所益實非淺鮮。至其審定各種名詞。按諸古義。達諸今理。往往精當不易。後有續譯斯學之書者。皆不可不遵而用之也。嚴氏於西學中學。皆爲我國第一流人物。此書復經數年之心力。屢易其稿。然後出世。其精善更何待言。但吾輩所猶有憾者。其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摹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繙殆難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比例。況此等學理。遽頤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僮受其益乎。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于國民也。非爲藏山不朽之名譽也。文

人結習。吾不能爲賢者諱矣。又吾輩所欲要求於嚴氏者有兩事。一曰將所譯之各名詞。列一華英對照表。使讀者可因以參照原書。而後之踵譯者。亦得按圖索驥。率而遵之。免參差以混耳目也。一曰著敘論一卷。略述此學之沿革。斯密氏以前之流派若何。斯密氏以後之流派若何。斯密氏在此學中位置功德若何。綜其概而論之。以餉後學。今此書曾無譯者自序。乃至斯密亞丹爲何時人。原富爲何時出版。亦未言及。不得不謂一缺點也。吾聞譯者嘗言。吾於此學。欲譯最古者一書。最新者一書。吾深佩其言。豈惟此學。諸科之書。亦當如是矣。斯編則其所謂最古者也。吾欲代我學界同志要索斯編之速卒業。吾欲代我學界同志要索其所謂最新者之一書。吾更欲代我學界同志要索他諸學科中最古最新者各一書。願嚴子有以語我來。

仁學

故瀏陽譚嗣同遺著 橫濱清議報館印 東京國民報社再印 定價五毫

此書爲瀏陽譚氏丙申丁酉間在金陵所著。分上下二篇。前有界說。後有自序。蓋精心結撰之作也。著者在吾國政治界學術界思想界。皆爲開山擘石之原動力。其人物之偉大。稍有識者皆能知之。無待贅言。此書以佛學格致學二者爲基礎。合一爐而冶之。而歸之於實用。故其中有魂學。有倫理學。有政治學。有理財學。尋常人所視爲各不相屬之學科。殺雜並陳。而以一大理貫之。蓋著者之眼中。見天下事物。無精無粗。無大無小。皆一切平等故也。其思想出乎天天。入乎人人。殆有非鈍根衆生所能夢見者。著成後。恐駭流俗。故僅以示一二同志。祕未出世。及其爲民流血。功成身退。同人乃謀弘布之。吾國人於形質上精神上。有種種奴隸根性。積之數千年。非有獅子吼之說法。不足以震蕩之而滌除之。若仁學者。真宜家置一編。日讀一過。以自解釋而自警策者也。或病其言太龐雜。忽彼忽此。未能首尾完具。成一家純全之哲學。斯固然也。然著者未通歐美一國之語言文字。未嘗一讀他國之書。毫無憑藉。而能發此無上之思想。此豈略覽一二者之學說。撫人牙慧以自炫者所能雌黃哉。著者至誠之人也。誠積於心而形諸言。此書非徒教授學者以理論。而感化學者以精神也。讀其書。當學其爲人。則瀏陽死而未死矣。

李鴻章

飲冰室主人著 橫濱清議報館印 新民叢報社發售 定價六毫

此書以泰西傳記新體。敘述李鴻章一生經歷而論斷之。其體例實創中國前此所未有。著者之文章。常見於清議報中。世間早有定評。此編非徒爲李鴻章作行狀。蓋以李鴻章時代之歷史。實爲中國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而一國之事。幾無不與李有關係。故此書又名四十年來大事記云。其論李也。於常人所共非謗者而訟直之。於常人所共不察者而責備之。處處皆有特識。而於數千年來羣治之積習。及數十年來朝政之失宜。所以造成今日之結果者。尤三致意焉。思想偉大。而筆力足以達之。誠近今之鴻著也。惜著者與李鴻章相交不深。不能多識其性行事實。又越在海外。所據之書籍不多。或不免有遺漏舛誤之處。然此書既非爲李鴻章一人而作。則讀者但求其精神可耳。九方臬之相馬。不必惟牝牡驪黃之是問也。

和文奇字解

譯書彙編社社員輯著 日本東京譯書彙編社印行 定價一元

日本古代。或曰有文字。或曰無之。自隋唐以來。始假用中國文字。以傳會其固有之言語。故分爲音訓二種。音者照中國本音讀之。訓者以土音註之。使讀者望文生義。故中國文字異聲異形而義同者。彼讀之皆爲一音。不復辨別。故日本文中之漢文。往往有不可解者。然細案之。義亦可通。職此故也。如「由此觀之」彼往往寫爲「因之見此」。是其例也。此蓋由日本古來尙武。所謂武士。最爲世重。而識字甚少。其寫別字。固不足怪。以日人讀同義之字。大抵同音。如因之見此。以中國讀之。幾不可解。而日本人讀之。其音與由是觀之無異。若字字記得清楚。何處應用某字。非腦滿者不易言。此日本奇字原因之一也。更有一類。日本在中國文字未曾流入之前。已有其言。及得中國文字。始將中國文字之訓或音。與其固有之俗語相合者。湊成之。如「ヤハリ」日本俗語猶云依然。適矢張二字。日人訓之爲「ヤハリ」。遂取之以代寫其「ヤハリ」三字。所謂傳其音而不用其義者。以中國人讀之。萬不能通。此日本奇字原因之二也。以上二種。最爲奇中之奇。其外則有日本人自行新造之字。如辻之爲十字路口等是也。又有新造字眼。如上手之爲妙手等是也。此種細心體認。習之既熟。亦易旁通。且同在中國。亦各處自有方言。彼此不同。況彼國界既殊。自宜有此。若夫日本自名其事物。或從西文轉譯來者。前者多難索解。後者輒有妥語。又或沿用內典。此皆驟眼看來。有費人思索者。是亦可算入奇字。而其種類大抵盡在是矣。今中國人讀日本書者日益多。而或未嘗習日語。或習之未深。往往有遇此等字。茫然不知所謂。因而不能得其上下文理。甚至有誤會其意者。桐城陶君特著本書。將此等奇字。苦心摘出。爲下注脚。以便於讀日本書者。其用意至深厚。真堪

嘉也。著者叙例有言。因匆促付梓。失漏之處。在所不免。今試檢閱之。其中誠有未盡善處。謹就管見。略舉數條。以發凡起例。非好求疵。恐誤讀者。反失著者之盛意。故不敢不忠告。以期著者加意改正云爾。

一 全部之大缺點。在于列數見字少。少見字多。未免使讀者有勞多功少之嘆。試緝數葉。其常見者不過數條。除外則往往讀日本書數百部。尙未嘗一見。著者固有意求美備。然輕重倒置。殊爲欠妥。

二 所註有未與原義吻合。或全誤者。如見込之註爲受惑。頂戴之註爲給與。金儲之註爲利息。前二條是全誤。後一條爲與原義少異。見込本當註爲希望。頂戴爲給我。一義爲受領給與一義是客觀的受領是主觀的也金儲爲獲利。其他尙多。今不枚舉。

三 未能發明通例。如取字打字立字。日文中最喜用之。理宜爲作一解。

四 重出者多。如半產半鐘。同葉兩見。出口出立等。既見口部。又見山部。此固小疵。亦見校對之疏。且出字編入兩部。殊爲失當。

五 有中國文言不待註者。如三元一目。只今命中等是也。至於不欄之誤作不便等。此是校對之過。無關宏旨。然有此數缺點。令人人生美中不足之感。質諸著者。以謂何如。本館某君。久有意著此一書。已從事搜索。惜此君性緩。久之未能卒業。嘗聞其叙例如左。

一 全部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是最通用之字。中卷是偶見之字。下卷如補遺例。

一 編字仍依部首。與此同例。

一 注分三類。一用文言。一用正音。一用粵語。求其切當明白。而有時或省爲一類。或二類。

一 旁註假名。即日本字母。以便查日本字典。及便于讀日本書中之多用假名者。副詞最多

一 因上條之故。另用假名作檢字一卷。附錄于後。以備由假名查漢字。

一 分奇字種類爲別字方言譯語新字四種。各以符號標出。又分爲中國已襲用者。可襲用者。不可襲用者。三種。亦附符號。

一 學問上語。分科選錄。別爲一卷。

此其大略也。本館願爲我學界要求某君。速殺青以餉同好。度亦本書著者所同情也。

萬國憲法志

湘鄉周達編譯 上海廣智書局印行 定價七角

今日世界文明國莫不有憲法。憲法者立國之元氣。而今日中國急當講求之一大問題也。願講求之。殊不易。歐美日本之書。言憲法者。雖汗牛充棟。雖然彼皆已有憲法之國也。故其書關於憲法者。率以解釋本國法理法文為主。其目的在擁護憲法。非在創立憲法也。夫國體之各自不同。如人面焉。不徒甲國之憲法不能適用於乙國而已。至其所以得此憲法之來歷。亦各自不同。故今欲在歐美日本人所著憲法書中。求一二種適合于今日中國人研究之用者。竟不可得。此書著者。留學於日本東京專門學校。有年就所講習。著爲是書。凡分三編。上編曰君主國憲法志。中編曰民主國憲法志。下編曰聯邦憲法志。每編擇數國以爲代表。各列其憲法正文。間下法案。首冠以總論。而末附各國憲法成立年表終焉。讀者觀此。可以知憲法之重且要。而各國民所以得之者。如此其艱也。則我中國人亦可以自擇矣。全書體例謹嚴。文筆流暢。較之尋常直譯之本。相去天淵。

憲法精理

湘鄉周達編著 上海廣智書局印行 定價五角五分

此書與萬國憲法志同時並著。著者既採集各國憲法正文。述其成立之所由。使吾國人知求得憲法之爲急務。雖然不知憲法之原理。則烏從實之。烏從求之。乃復著此編。分別部居。冀以憲法思想。浸入國民腦中。其自敘曰。嗚呼。自十八世紀之末。至十九世紀之中期。歐人唱民權。唱自由。其風潮之猛。震蕩全洲。蔓延百載。究其所得者爲何。曰。數十條憲法而已。法蘭西之革命。與夫列國之政變。競權力。流膏血。前者死之。後者繼焉。爲之犧牲者。以數十萬計。究其所爲者何事。曰。數十條憲法而已。十九世紀之歷史。皆君民相爭之歷史。更曠言之。則歐美諸國憲法之成立記耳。其初也。憤政治之不良。平民權利之不競。則君臣相爭於內。既而憲法立。內亂平。人口繁殖。國力不足以養之。則舉全力而爭於外。故十九世紀爲歐人政治競爭之時代。二十世紀爲歐人經濟競爭之時代。憲法之立。是出政治競爭而入經濟競爭之界線也。雖然其政治競爭之風潮。其力之猛。僅足以鼓動同洲同種之國民。至經濟競爭之風潮。乃能鼓動異洲異種之國民。如日本。如中國。凡遠東諸國民。皆將感其經濟競爭之風潮而起者也。唯日本之起也。速。故驟強。唯中國之起也。遲。故日弱。嗚呼。內治不改。良憲法不立。政治之競爭。不先起於國內。則中國國民。何足與歐人遇。而與之爭存于世界哉。且公理日明。人人終有求其自由之一日。則國必易人之統治。而代以法律。此一定不易之時勢也。故時至二十世

紀。中國俄羅斯土耳其諸國民。苟其不亡。亦將受治於憲法。而不可避者也。屢敗以來。中國國民。屢屢有政治思想矣。曰專制政體。曰立憲政體。人人能知之。曰立憲政治。良於專制政治。人人能言之。雖然。問其何為專制政治。何為立憲政治。何為而立憲政治。獨良於專制政治。則鮮有能道其故者。嗚呼。憲法之原理。不明。而欲望憲法之思想。漸浸入國民之腦中。以起政治競爭。而強國難矣。故取列國憲法之原理。條分而論之。使我國民知立憲政治之真相。夫國家之事。先有其思想。而後有議論。而後有成效。居今日之中國。而尙待輸入憲法之思想。晚矣。是則非予之咎也。又其凡例云。『一。此書詳論憲法之原理。而舉列國現行憲法爲例。使人知其言非著者一人之空言。一。法理深奧。此書唯求思想之普及。故多取政治原理之淺近易明者言之。故謂之法理之言。寧謂之爲政理之言。庶爲稍近。一。最深之理。若更以最深之文出之。則更非尋常學者所能解。此書辭以達意爲主。不務高尙。不矜文辭。以求易解。一。憲法之理。說者互歧。聚訟紛紛。莫衷一是。此書惟就列國所通行者言之。不從一家言。間有有宗旨者。則著者之私案。』觀此則著者之苦心。與本書之體例。皆可以見矣。全書凡八章。一。總論憲法之意義。二。論主權。三。論國民之權利義務。四。論元首。五。論議院。六。論上議院。七。論行政大臣。八。論法院。其說理簡而賅。遂而達。以中國人之眼觀歐洲之政治。復以中國人之筆達之。雖謂爲現行政治書中第一佳本。非過言也。惜其裝潢太樸。未免衣錦尙絀之譏。

國法學

日本中村孝合著 烏程章宗祥譯 東京譯書彙編社印行 定價七角五分

此書爲政法叢書第一編。全書爲緒論一。爲卷四。緒論凡二篇。曰國法學之意義。曰國法之淵源。卷一。論國家之組織。凡三篇。曰統治權。曰領土。曰臣民。卷二。論國家之機關。凡三篇。曰君主。曰國會。曰裁判所。卷三。論國家之機能。凡三篇。曰立法。曰行政。曰司法。卷四。論國家之聯合。凡三篇。曰事實上之連結。曰國際法上之連結。曰國法上之連結。今日稍有知識者。莫不競言國家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雖然。不知國家之爲何形。政治法律之爲何物。則思想烏從而生。國法學者言國家法之學。實國家學之一部。亦法學之一部也。譯者留學於東京法科大學有年。於斯學深有所心得。因選譯是書。以飭國民。但原著兩氏。其學說意見常有異同。蓋其所受者。各有淵源也。而譯者所以選擇此書之意。殆亦在是。蓋中國人今日思想尙在幼稚之域。並羣說而存之。以待讀者之採擇。實濬發思泉之一法門耳。

財政四綱

歸安錢恂輯著 自刻本 定價一元

全書凡分四編。一曰租稅。二曰貨幣。三曰銀行。四曰國債。著者爲留學生監督。旅居於日本東京者三年。能讀其書。深考其立國之所由。是編蓋與留學生參考輯述。非全出於一人之手。以故徵引詳博。體例完善。其所取材。大率在諸學校行政科講義。而常以他書參補之。每篇之中。先言其學理及其種類。而皆引各國制度以比較證明之。於日本尤特詳焉。其異同得失。大率案而不斷。俟讀者之自別擇也。著者務實行之人也。今日中國政府。百事不舉。而其受病處。由於財政紊亂者爲多。當局苟精讀是書。而按成法以救之。以此泱泱廣土衆民之國。豈患貧哉。雖然。良政治必待良政府而後行。不學人之全體。而欲學其一部分。必不可得之勢也。然則此書之爲用於中國。其必俟全國民精神發達政體改良之後矣。

埃及近世史

日本柴四郎著 順德麥鼎華譯 上海廣智書局印 定價四角

讀建國之史。使人感使人興。使人發揚蹈厲。讀亡國之史。使人痛使人懼。使人悚然自戒。史也者。誠養國民精神之要務哉。雖然。處將亡之勢。而不自知其所以亡者。則與其讀建國史。不如讀亡國史。埃及與中國最相類者也。其古代之文明相類。其近世之積弱而中興。中興而復積弱相類。故欲鑒中國之前餘。不可不讀埃及史。柴氏以量賈之才。班馬之筆。親游彼都。歸著是書。麥氏以其可以藥我也。故從而譯之。其自序云。嗚呼。文明之古國。其又何可恃耶。埃及非地球所稱開國最早。數千年前。文物燦備者哉。其理學之奧。學問之精。藝術之巧。至今歐人猶沾丐其餘瀝。而文物燦備之國。反已若存若亡。其人種且愚蠢。陵夷降爲奴隸。嗚呼。文明之古國。其又何可恃耶。埃及國於形勢之地。握歐亞之喉咽。而又物產殷繁。商業通利。其爲列強所涎。殆不足怪。獨怪以謏罕麥德阿梨之英雄。中興其國。教育經濟。措施美備。以彼其才。豈不足振國勢而庇孫子。乃傳及二世。忽焉蹶失。豈彼詭謀之不臧耶。抑亦國民膜視大局。冷於政治思想。故雖有英辟蒞主。亦止能成爲一治一亂之世耶。夫以中興之國。乃至溘然崩敗。推求其故。實由借外債而任外人。以埃及叢爾之邦。用外人至一千二百餘人。給外俸至三百八十餘萬金。一切內權。皆歸其手。夫以外人而治內

政。不諳情勢。不習民俗。其措置已多窒礙。況乃倒授太阿。主權盡失。卒以是故。坐召外人之干預。反覆相尋。遂藩其邦而奴其族。嗚呼。此亦可為專倚外人之炯戒。而知國權之不可假人也。若其內治衰亂。財政紛紊。官俸微薄。吏士貪庸。奔競鑽營。寡廉鮮恥。甚乃抑國民禁報館。其腐敗之情狀。何釐然與我同也。然埃及彈丸。猶有亞刺飛之英豪。領袖國民。提倡自主。收復內權。抵拒外禦。雖志業不遂。而其激昂之意氣。猶足立懦夫之志。而懾列強之心。我國政變以來。將三年矣。而士民媿忍。初未聞有如此之一人。嗚呼。埃及衰矣。以我視之。抑又不逮。此固我四萬萬人之痛恥奇辱。而埃及所竊笑其旁者也。余痛時事之艱危。悲國權之屈辱。用譯是書。以助戒懼。古人有言。殷鑒不遠。又曰。前車覆。後車鑒。我國雖危。猶可及止。願我國民同此戒懼。無違埃及之轍。而使後人以哀。埃及者哀我邦也。讀此可見本書之大略。而著譯者之苦心。亦從可察矣。其文筆之精暢銳達。一如其自序之文。

譯書彙編 每月一冊

社員輯譯 東京譯書彙編社印行 定價全年二元五角每冊二角五分

茲編為我國學生留學於日本東京者所輯譯。採擇東西各國政法之書。分期譯載。務播文明思想於國民。自辛丑春間。初號發行。已印九冊。至本年更加改良。以四箇月為一結束。年分三期。每期各成書若干種。誠最便於學者矣。第二年第一期內。容書凡四種。一外交通義。二歐洲財政史。三警察學。四法律學綱領。其第四種已完成。皆簡要精絕之書也。其中如法律學綱領。全書不過萬言。而提要鉤元。精義俱備。著者自比於道德經五千言。誠非誣也。此等精構。一一紹介於我國民。學界之前途。可為預慶。加以本編改良後。裝潢精美。圖畫鮮明。實為叢報中放一新彩。卷末附載歐美政治法律經濟各新著書目。尤足為學精西學者之一助也。

選報 每月三冊

社員編輯 上海選報館印行 定價每冊一角三分

中國之報界。今猶幼稚時代也。上海一隅。號稱最盛。其以叢報體發行者。不下十數家。丙丁間。時務報一時風行。舉國傳誦。審其體例。靡雜已甚。缺點滋多。此後繼起者。抑又下焉。近年以來。斯風漸息。稍有進步。而選報其一也。報中論說。皆能以發揮國民精神為主。文體淵懿。陳義悱惻。誠為滬濱斯道之冠。記中國近事。亦繁簡得宜。以視「時務」過之遠矣。

十九世紀外交史

日本平田久著 仁和張相譯 杭州史學會印

十九世紀者。外交時代也。外交史之書。汗牛充棟。吾人讀之。當以兩例爲去取。一曰取其事實之詳博者。二曰取其論斷之簡嚴者。此書實屬於第二類者也。原本爲日本民友社出版。民友社著譯之書。其論斷常有特識。其文體爲日本文界之革命軍。余最愛之。此書亦其一也。張氏譯文。淵懿雅達。近日譯本。殆未見其比。竊嘗論之。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比年以來。譯書之風大盛。後生小子。操筆未成片段。輒欲取他國最有名之書而譯之。其污點原書實甚。滿紙拖沓。佞屈聲牙。令讀者惟恐臥。馴使人覺讀譯書之可厭。其阻一國文明進步。罪莫大焉。此編刻意求工於文。雖不免有過於錘鍊動費訓詁之處。然亦可以一矯時流滔滔之狂瀾矣。惟所譯人名地名多依日本音。或有極通行之名詞而誤譯者。是其缺點。然小疵不足以掩大醇也。

時敏學堂修身科講義

桂林龍志澤著 廣州時敏學堂印 定價三角

此書分上下二卷。上卷釋身。下卷釋修身。其釋身分爲十二大綱。一曰此身爲天賦完全自由之身。應當自重。二曰此身爲萬物中最靈最貴之身。應當自重。三曰此身爲古今人無量思想境界合成之身。應當自重。四曰此身爲輔助今世人羣之身。應當自重。五曰此身爲造起後世世界之身。應當自重。六曰此身爲往返天人自在之身。應當自重。七曰此身爲陰陽血氣所鼓動不能自主之身。應當修省。八曰此身爲地方風俗習慣所囿之身。應當修省。九曰此身爲歷代種類惡習留傳之身。應當修省。十曰此身爲世界外來種種嗜慾叢集之身。應當修省。十一曰此身爲本體發出種種惡念于己有害之身。應當修省。十二曰此身爲本體發出種種惡念於人有害之身。應當修省。其釋修身復分修法爲四。一曰選質。二曰增力。三曰鑄腦。四曰聚魂。而因以修成盡善盡美之身。其身分有二種。一曰入世身。二曰出世身。入世身復分爲三。一曰所處之境。謂富貴康寧修德壽貧賤昏擾惡夭折是也。出世身復分爲二。一曰身出。二曰心出。此其大略也。其書精心結撰。妙義獨闢。兼宗教家言。哲學家言。而治之。誠近世一奇著也。雖其中言物理者多與近世實驗

科學相謬誤。其所分類亦多不合論理者。然著者未嘗通外國語言文字。無所憑藉。而能爲此。其腦力實可驚矣。著者夙游大師之門。於學有所心得。非尋常剽竊西籍者可比。其卓然成一家言也亦宜。但此書祇能爲學者自治之用。而不能爲學堂教科之用。因其陳義太高。非學童所遽能聽受也。然精神教育。實今日最急之務。然則後有著修身教科者亦宜師其意矣。

新世界學報第一二三號

上海新世界學報社發行 每月兩冊 定價全年四元 每冊二角二分

此報凡分十八門。曰經學。曰史學。曰心理學。曰倫理學。曰政治學。曰法律學。曰地理學。曰物理學。曰理財學。曰農學。曰工學。曰商學。曰兵學。曰醫學。曰算學。曰辭學。曰教育學。曰宗教學。聞主其事者不過五六人。而新說名論。絡繹不絕。實可爲我報界進步之徵。且可爲我思想界文界變遷之徵。其中類多能文之人。其文皆縱橫排募。銳利透達。條理整然。其間雖非無一二詞勝於理者。且間有影響之言。不合論理者。然大端完善。不可誣也。惟其分類有頗欠妥愜者。如其中心理學者一門。最爲鄙意所不敢苟同。統觀三號。其心理學門皆論哲學也。日人譯英文之 Psychology 爲心理學。譯英文之 Philosophy 爲哲學。兩者範圍。截然不同。雖我輩譯名不必盲從日人。然日人之譯此。實頗經意匠。適西文之語源相脗合。未易遽易之也。吾度著者未嘗不知東籍中此兩字之區分。然其意以爲一切哲學。皆心識之現象也。故吾不從東譯。而定以此名。鄙人竊以爲誤矣。哲學之大別。有唯心與唯物之兩派。物者正心之對待也。今惟以心學名之。不幾將唯物論全行抹煞乎。若以爲所研究之客體。雖有心物之殊。而能研究之主體。惟在人心。故定以此名。然則宗教學。政治學。法律學。乃至一切無形有形之學。何一非以吾心研究之。然則並此諸學而名心理學可乎。且既以 Philosophy 冒此名。則於 Psychology 又將以何語譯之。此吾所不敢苟同也。 Psychology 與 Ethics 即倫理學 皆爲 Philosophy 中之一門。吾以爲宜立哲學一門。而以心理倫理皆入之。似爲得體矣。又其各篇之歸類。亦頗有不灑鄙意者。如第三號以勸女子不纏足。啓一篇入政治學。已爲無理。又以論英日聯盟保護中韓一篇入法律學。更名實混淆之極矣。雖然。各學界說。雖在泰西諸國學術極發達者。猶難論定。況我國之始萌芽乎。是固不可以苛求也。惟此報第一號。則全體精采動人。至第二號而稍遜。至第三號而再稍遜。吾甚望主其事者益接益厲。勿辜讀者之望也。吾見吾國有此等報。愛之重之。祝其日益發達。故敢貢其所見。以備採擇。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想新世界學報主人必樂聞之。

新小說第一號

橫濱新小說社印行 每月一冊 定價全年四元 每冊四角

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近世學於域外者。多能言之。但我中國此風未盛。大雅君子猶吐棄不屑厝意。此編實可稱空前之作也。但此編結構之難。有視尋常說部數倍者。蓋今日提倡小說之目的。務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智識。非前此誨盜誨淫諸作可比。必演具一副熱腸。一副淨眼。然後其言有裨於用。名爲小說。實則當以藏山之文。經世之筆行之。其難一也。小說之作。以感人爲主。若用著書演說窠臼。則雖有精理名言。使人厭厭欲睡。曾何足貴。故新小說之意境。與舊小說之體裁。往往不能相容。其難二也。一部小說。說數十回。其全體結構。首尾相應。煞費苦心。故前此作者。往往幾經易稿。始得一稱意之作。今依報章體例。月出一回。無從顛倒損益。艱於出色。其難三也。尋常小說一部中。最爲精采者。亦不過十數回。其餘雖稍間以懈筆。讀者亦無暇苛責。此編既按月續出。雖一回不能苟簡。稍有弱點。即全書皆爲減色。其難四也。尋常小說。篇首數回。每用淡筆晦筆。爲下文作勢。此編若用此例。則令讀者彷徨於五里霧中。毫無趣味。故不得不於發端處。刻意求工。其難五也。此五難非親歷其中甘苦者。殆難共喻。此編自著本居十之七。譯本僅十之三。其自著本。處處皆有寄託。全爲開導中國文明進步起見。至其風格筆調。卻又與水滸紅樓不相上下。其餘各小篇。亦趣味盎然。談言微中。茶前酒後。最助談興。卷末附愛國歌。出軍歌。諸章。大可爲學校樂奏之用。其廣告有云。務求不損祖國文學之名譽。誠哉其然也。惟中有文言俗語互雜處。是其所短。然中國各省語言不能一致。而著者又非出自一省之人。此亦無可如何耳。

游學譯編第一號

東京游學譯編社印 每月一冊 定價全年一元六角 每冊一角五分

此編爲湖南留學東京諸學生所輯。凡分十二門。曰學術。曰教育。曰軍事。曰實業。曰理財。曰內政。曰外交。曰歷史。曰地理。曰時論。曰新聞。曰小說。用五號字。洋裝九十葉。現時通行叢報字數之多。除「新小說」外。當以此編爲最。近日譯書出報者雖多。然書主陳言。報主新事。欲求一兼二者之長者。憂憂其難。此編雜譯書報。新陳各備。又以外人理想。多爲我國國民腦中所無。若據全書直譯。則

滿紙皆生澀之詞。譯者雖勞。而觀者欲睡。故於各書中。摘譯其菁華。自爲貫串。以求合我國之程度。動閱者之感情。實可稱譯界中一進化也。計東京留學界。自庚子年譯書彙編出版以來。茲編實爲繼起。頗有青勝於藍之觀。近譯書彙編。亦擬從第九號以後。大加改良。或更駢轡競爽也。又本編之特色。不美裝潢。僅售廉價。尤足見輸入文明之本意。至其所譯述之文。不求精深。惟取平易。亦過渡時代之言論當如是也。

速成師範講義叢錄

湘鄉顏可鑄朱杞龍紀官同編 東京湖南編譯局印 上海廣智書局發行 全二冊 定價二元

今日中國競言教育。然教育理法。普無所知。盲人瞎馬。夜半深池。良爲可懼。今年春間。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長嘉納治五郎。倡設教授速成師範之議。游說當道。各省紛紛派來受學者已百餘人。而南湖學生先至。故亦先卒業。此書即其講義也。以六箇月而教師範。其舉頗有類於兒戲。雖有天才。而謂以半年之力。遂可以徧學他人五六年之所學。可以擁皋比而無慚德。稍有識者。其必不敢信謂然也。雖然。以養成教師資格則不足。以說明學校規模則有餘。此編凡分六種。(一)教育與國家。(二)教育學原理。(三)小學校要則。(四)中學校要則。(五)師範學校要則。(六)地理學。尙有法制經濟兩門。以筆記不備。故未最錄云。此講義乃摘取斯學中最精要之點。揭而出之。以爲我國嚮導。有志講求教育者。但讀一過。則於理法兩者其庶幾矣。又篇中多言教育與國家之關係。因及地方行政之大概。讀之則政治思想亦油然而生焉。誠宜各手一編者也。

社會學

日本岸本能武太著 餘杭章炳麟譯 上海廣智書局印 二冊定價六角

社會學爲最晚出之科學。而亦最宏大最切實之科學也。近三十年來。其在歐美學界。漸有掩襲百流一爐同治之勢。而吾中國人猶蒼然不知天地間有此種學。良可慨也。自侯官嚴氏述天演論。略闡斯旨。學者漸知重焉。而赫胥黎既非此學專門。天演論又其東隣西爪。放於此而欲窺完全新拔之學說。難矣。岸本氏之作。本爲日本專門學校講義錄。復幾經訂改。以成完書。雖非有所獨創。然其奮萃西哲最新之學說。奮萃而整齊之。亦既劬矣。譯者自序云。『社會學始萌芽。皆以物理證明。而排拒超自然說。斯賓塞爾

始雜心理。援引浩穰。於玄秘淖微之地。未暇尋也。又其論議。多蹤迹成事。願鮮爲後世計。蓋其藏往則優。而置於知來者。美人葛通哥斯之言曰。社會所始。在同類意識。俟擾於差別覺。制勝於模效性。屬諸心理。不當以生理術語亂之。故葛氏自定其學。宗主執意。而賓旅夫物化。其於斯氏優矣。日本言斯學者。始有賀長雄。亦主斯氏。其後有岸本氏。卓而能約。實兼取斯葛二家。其說以社會擬有機。而曰非一切如有機。知人類樂羣。亦言有非社會性。相與偕動。卒其祈嚮。以庶事進化。人得分職爲侯度。可謂發揮通情知微。知章者矣。』云云。其於此書之價值。可以概見矣。全書首緒論。次本論。本論分爲六章。(一)原人狀態。(二)社會與境遇。(三)社會之起原。(四)社會之發達。(五)社會之性質。(六)社會之目的。其條段之簡明。學理之精確。實初治此學者最善之本也。譯者於祖國學術博而能通。其所定名詞。切實精確。其譯筆兼信達雅三長。誠譯壇中之最鐸鐸者也。近年以來。譯事驟盛。而所選之書。率皆普通之歷史地理等。而於高尚專門之學科。闕焉無聞。實譯事不發達之明證也。若此書者。其可稱譯界一明星乎。

權利競爭論

法國伊陵耶著 張肇桐譯 上海文明書局印 定價三角

此書著者爲私法學專門名家。嘗被聘主講奧大利之維也納大學。慨與人權利思想之薄弱。及去奧時。草此以爲臨別贈言者也。書一出。在本國重印者十餘回。他國翻譯者二十一種。可以知其聲價矣。全書爲論凡六。一論權利之起原。二論權利即競爭。三論權利之競爭。爲對乎己之義務。四論固守一己之權利。爲對乎社會之義務。五論權利之競爭。爲國民生存之要道。六論今之羅馬法。兼申論權利之競爭。本報論說門。有論權利思想一篇。即略撮此書之大意也。前年譯書彙編會譯其一二兩章。綿隔兩年。迄未續成。讀者憾焉。此本譯筆雅贍。理解精確。視東譯之本。有過之無不及。中國人權利思想之薄弱。視與人又下數倍焉。若茲編者。誠宜人人書萬本讀萬遍矣。

中等教育倫理學

日本元良勇次郎著 順德麥鼎華譯 上海廣智書局印 定價六角

此書原名倫理講話。其全書內容略見本報第九號東籍月旦中。茲不贅述。著者爲東邦此學大家。本編又爲其最得意之作。欲取

倫理思想普及於全國青年腦識中。彼都近出倫理學書。汗牛充棟。其簡而要切實而致用者。未有此書若也。譯者久留學東京。慨我國德育之不振。特譯此以爲之先河。譯筆之精審曉暢。並時殆罕見其比。卷端蔡序云。一是書隱以經驗派之功利主義爲幹。而時時以直覺派之言消息之。不惟此也。社會主義與個人主義。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東洋思想與西洋思想。凡其說至易衝突者。皆務有以調和之。而又時時引我國儒學之言以相證。又以父子祖孫之關係。易宗教家之前身來世。尤合於我國祖先教之旨。故是書之適用於我教育界。並時殆無可抗顏行者。順德麥公立氏取而譯述之。又舉元良氏附錄彼國之言。悉易之以國粹。惟國家倫理篇。以我國憲法未立。有無可憑藉者。則仍援彼國法制。以示王者取法之義。苦心孤詣。毫髮無憾。吾願我國言教育者。亟取而應用之。無徒以四書五經種種參考書。擾我學子之思想也。云云。其於著者譯者之價值。皆可謂毫無溢美焉矣。本書定價似覺過昂。然以較諸原本。原本實價一元四角則謂之甚廉亦可也。

問答

(一)問、讀貴報第一號紹介新著一門原富條下。於英文之 Political Economy 欲譯爲政術理財學。比之日本所譯經濟學。嚴氏所譯計學。雖似稍確稍賅。然用四字之名。未免太冗。稱述往往不便。如日本書中有所謂經濟界經濟社會經濟問題等文。以計字易之固不通。以政術理財字易之亦不通也。此學者在中國。雖無顯門。但其事爲人生所必需。隨文明而發達。吾中國開化數千年。古籍之中。豈竟無一名詞足以當此義者。貴撰述博通羣典。必有所見。乞悉心研搜。定一雅馴之名。以惠末學。幸甚幸甚。

(東京愛讀生)

(一)答、政術理財學之名。冗而不適。誠如尊論。惟此名求之古籍。昭合無間者。實覺甚難。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班書因採之爲食貨志。食貨二字。頗賅此學之材料。然但有其客體。不有其主體。未能滿意。管子有輕重篇。篇云。「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爲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輕重凡十八篇。皆言所謂經濟學之理法者也。必求諸古名。則輕重二字最適。然其語不通用。驟出之亂人耳目。殆未可也。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太史公用之以作貨殖列傳。此二字亦頗近。但所謂 Political Economy 者。合公團之富。與私人之富。言之。而其注重。實在公富。貨殖則偏於私富。不合政術之義。亦非盡當。史記有平準書。所言皆朝廷理財之事。索隱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餉。貴則糶之。賤則買之。平賦以相準。故命曰平準也。」按漢代平準之制。本所以吸集天下財富於京師。其事非爲人羣全體之利益。本不足以當 Political Economy 之義。雖然。單舉平準二字。尚不失爲均利宜民之意。且此二字出於史記。人人一望而解。而又不至與他種名詞相混。然則選譯之爲平準學。似尙不繆。由是日本所謂經濟家。則名爲平準家。經濟學者。則名爲平準學者。經濟界則名爲平準界。經濟社會爲平準社會。經濟問題爲平準問題。施諸各種附屬名詞。似尙無窒礙。聊臆此諸義。以酬明問。並以質當世之深通此學者。並望通儒碩學。更駁詰之。而垂教焉。

(二)問、貴報學說與學術。其界限似不甚分明。敢問其分類之命意所在。(同上)

(二)答、就論理之原則言之。則學說可包於學術之中。以之分類並列。頗不合論法。但本報之意。惟以紹介各種新學開通我國民智爲主。非欲藏諸名山以傳不朽也。故因便宜以分類。其不合論法者正多。非特此兩門耳。至所以分此兩者之故。學說則專取中外大儒一家之言。有左右世界之力者。顧其要領。學術則泛論諸種學問。或總論。或分論。或有形學。或無形學。以使人學界之大勢及其概略。故不得不另爲一門也。

(三)問、日本書中金融二字其意云何。中國當以何譯之。(東京愛讀生)

(三)答、金融者指金銀行情之變動漲落。嚴氏原富譯爲金銀本值。省稱銀值。惟值字僅言其性質。不言其形態。於變動漲落之象不甚著。且省稱銀值。尤不適用於金貨本位之國。日本言金融。取金錢融通之義。如吾古者以泉名幣意也。沿用之似亦可乎。

(四)問、中國近日多倡民權之論。其說大率宗法儒盧梭。然日本人譯盧梭之說。多名爲天賦人權說。民權與人權有以異乎。此兩名詞果孰當。(東京愛讀生)

(四)答、民權之說。實非倡自盧梭。如希臘古賢柏拉圖。阿里士多德亦多言之。但至十八世紀而大昌明耳。民權兩字其義實不賅括。乃中國人對於專制政治一時未確定之名詞耳。天賦人權之原字。拉丁文爲 *Jura in nata*, *Jura connata*。法蘭西文爲 *Droits d' l Homme*, *Droits humains*。英文爲 *Right of man*。德文爲 *Urrecht*, *Grundamentalrecht*, *Angeborene*。 *Menschenrecht*, *Menschenrecht*。其意謂人人生而固有之自由自治的權利。及平等均一的權利。實天之所以與我。而他人所不可犯不可奪者也。然則其意以爲此權者。凡號稱人類。莫不有之。無論其爲君爲民也。其語意範圍。不專用於政治上也。故以日本譯語爲當。

(五)問、貴報第四號論說第七葉。載白沙先生崖山弔古詩二句。讀之令人愛國之心。油然而生。極欲受其全文。以資誦誦。又奇石二字。出典若何。并希示教。(上海衛冠子)

(五)答、奇石者。崖山江海交匯處。有浮石二。高各數丈。形勢突兀。狀類門闕。故居民字之曰上奇石。下奇石。亦稱崖門。崖門者。以石形得名也。宋帝及張陸諸烈殉國於此。賊臣張弘範實尸其功。因勒奇石爲銘曰。張弘範滅宋於此。陳白沙居近崖海。常臨憑。弔乃爲冠一字。刻於其上。曰。宋張弘範滅宋於此。更題一詩於石陰云。忍奪中華與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鐫功奇石張弘

範不是胡兒是漢兒。此石粵中多有塌本。而新會尤夥。碑旁又附一詩。則前明逸民南海陳獨漉恭尹之作也。詩曰。山木蕭蕭風更吹。兩崖風浪至今悲。一聲望帝啼荒殿。十載愁人拜古祠。海水有門分上下。江山無界限華夷。停舟我亦艱難日。愧向蒼苔讀舊碑。文中荒殿古祠云云者。附近居民爲殉國帝后立殿。並附三忠祠。以爲亡國紀念也。白沙之言怒而嚴。獨漉之言哀而苦。嗚呼。獨漉之遇瘞慘而感瘞深矣。

(四)問見前(東京愛讀生)

(四)續答。民人二字本無甚分別。而用民字不如人字何也。中人多以民字對於君字解之。一言民權。則淺見者且疑爲無君派。而疑惑滋矣。若用人字。既祛其疑。於真理亦得。何以言之。君亦人之一分子。及爲人之代表。乃名爲君。實亦一人也。民字可以人字代之。更無論矣。天賦之權。包括甚大。君亦不能於此權外有所增。民亦不能有所損。總而言之。皆在此權字之中。各行其自由。不礙他人之自由是也。雖所職有不同。而賦於天者則一也。用人括之可耳。用民字則啓人畛域之見。卓識以爲何如。(京都知新書塾河北立太郎)

(六)問。費報中有要素二字。不得其解。譯書彙編中。亦恒用之。本當向彼處請質。今即向尊處請質。若以瑣屑不答。亦無妨。(蘇州華之范)

(六)答。要素二字。本物理學化學上用語。素猶質也。中國人譯化學書。所用原質二字。日人譯爲原素。其移用於他種科學所含意義亦同。如云。土地人民爲立國之要素。猶云。輕氣養氣。爲成水之原質也。要字與原字有別。望文自明。(本社記者)

(七)問。經濟學原名 Political Economy。直譯之爲政治節用學。迨 Morsboul 氏而始名爲 Economics。日本人譯之爲經濟學。不求其理而驟觀之。則經濟似與政治混而無別。夫經者含政治之義。濟者寓泉流之旨。其與斯學本義已極相符。日本當時之定爲此名。蓋已斟酌審慎而無遺議者矣。費報第三號乃欲易爲平準學。夫平準者誠如嚴氏所謂西京一令。以名官職。不足以副斯學。乃如嚴氏之譯爲計學。其名則誠雅馴矣。若謂用之處處而無扞格。則恐爲賢者自許之太過也。案 Statistics 者亦財政之中而獨立一學者。日本人則譯爲統計學。又曰計學。今中國之方興人民出產國用。皆涉無定稽。是此學爲中國所宜急講者矣。今若竟從嚴氏之名。則不知此後而欲譯 Statistics 其又將以何者而易之。費報第七號而又名之曰生計學。雖生計二字其較嚴氏爲稍善。然終嫌範圍太小。而不能以政治理財之意包括於其中。竊謂泰西近世所新發明事理。爲我中國曠古所未

有者。不一而足。若必一一而冠以我中國所固有名辭。是誠許子之不憚煩矣。亦恐未必有此習合者。且舉國草創。禮部尙之檢定之例。文人結習。好尚新異。誤而用之。必至沿襲。數十載而後始能改。與其遺諸後賢。不如其仍舊貫。以俟商榷。如其不然。則財政學日本亦有用之者。且包舉斯學之旨。而義界亦自清也。用以質之。以爲何如。想貴撰述亦必有說者矣。(駒場紅柳生)

(七)答。平準二字之不安。鄙人亦自知之。故既棄去。計學與 *Wirtschaftslehre* 相混。且單一名詞。不便於用。如日本所謂經濟問題。經濟世界。經濟革命等語。若易以計問題。計世界。計革命等。便覺不詞。鄙人亦既以此質問於侯官嚴氏。尙未得其覆答也。尊論謂近世所新發明事理。不能一一冠以我國固有名詞。此論誠偉。惟經濟二字。夔用日本。終覺不安。以此名中國太通行。易混學者之目。而謂其確切。當於西文原義。鄙意究未敢附和也。故終願海內大雅。悉心商榷。而重定之。至謂財政二字。可以包舉斯學之旨。而義界亦清云云。鄙意殊不謂然。財政者。不過經濟學之一部分耳。指財政爲經濟。無異指朝廷爲國家。考德國近世學者。於此學分類定名。最爲精密。其所謂 *Wirtschaftslehre* 者。經濟學之總名也。或稱爲 *Volkswirtschaftslehre* 及 *Nationalökonomie* 則國民經濟學之義也。又稱爲 *Politische Ökonomie* 則政治經濟學之義也。而又分爲家政經濟學 *Domestic Economy* 及營業經濟學 *Industrial Economy* 等門。至其專屬於行政者。則謂之 *Wirtschaftsplege* 而其中又分兩門。一曰 *Wirtschaftspolitik* 日人譯爲經濟政策學。二曰 *Finanzwissenschaft* 日人譯爲財政學。然則財政學不足以包舉經濟學之全部。明矣。試以日本人所通定經濟學部門列表示之。

純正經濟學

經濟學

經濟政策學(狹義之應用經濟學)

應用經濟學

財政學

由是言之。財政學決不可用也。嚴氏又謂苟欲適俗。莫如徑用理財。是亦不可。蓋此等專用名詞。萬不可以動詞冠其上。若用理財。則其於用之於複雜名詞時。窒礙亦滋多矣。故鄙見仍欲存生計二字以待後賢也。日本所譯諸學之名。多可仍用。惟經濟學社會學二者。竊以爲必當更求新名。更望哲達有以誨之。(本社)

(八)問。達爾文、約翰彌勒、赫胥黎、斯賓塞等所著書。除天演論名學外。其餘諸書。日本均有譯本否。乞示復。(上海南洋公學邵聞)

泰)

(八)答諸書多有譯本。但求其說理之明達。文筆之淵懿。能如嚴譯天演論者希矣。茲列其目奉答。

達爾文著一種

原名
Origin of Species

譯名
生物始源

約翰彌勒著五種

原名
On Liberty

譯名
自由之理

Utilitarianism

利用論

On the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譯者
中村敬太郎
澀谷啓藏

System of Logic

代議政體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論理學綱要

.....

.....

斯賓塞著六種

原名
Social Statics

譯名
社會平權論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社會學之原理

.....

Principles of Morality

代議政體論

First Principles

倫理原論(未全)

抽譯社會學原理之第二章

綜合哲學原理

赫胥黎著 無

同答

八百六十九

(九)問、貴報第四號學術第二葉小注。歐洲十四五世紀時學權由教會散諸民間情形正與此同。不知學權何由自教會而散。其情形若何。乞全錄其事實。(高郵夏曼子)

(九)答、歐洲中世以前。教育學問之權。皆為教會所壟斷。羅馬教皇備極專制。即耶穌經典。亦不許人讀。他可知矣。其時哲學惟有所謂士哥拉學派者。亦經由教士所傳授。當時國民教育之義未興。所有公衆教育事業。皆在教會之手。欲求學者。舍教會幾無所得途徑。此實東縛思想之根由也。及亞刺伯人西漸。十字軍東征。歐亞交通日頻繁。東方文明以如潮之勢而輸入。自土耳其人陷君士但丁奴不今土耳其也。其中博學之士。皆西走於意大利。故意大利為古學復興之中心點。未幾遂將希臘前哲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畢達哥拉諸賢之書譯成羅馬文者三十八種。而馬丁路得之宗教革命。亦應時並起。自此以往。教會不能壟斷學權矣。其事略如右。此實歐洲開化第一關鍵。其詳具專史。若欲述之。雖累萬言。不能盡也。(本社)

(十)問、第四號學術第二頁云。獨至獲麟以後。迄於秦始皇。實為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按中國當時未有社會。而貴報云最劇之時代。意即坑儒焚書之禍歟。或當時有如今日社會之舉。與社會相暗合歟。(同上)

(十)答、社會者日人翻譯英文 Society 之語。中國或譯之為羣。此處所謂社會。即人羣之義耳。此字近日譯日本書者多用之。已幾數見不鮮矣。本報或用羣字。或用社會字。隨筆所之。不能劃一。致淆耳目。記者當任其咎。然社會二字。他日亦必通行於中國無疑矣。恐讀者尙多誤以為立會之意。故贅答于此。(本社)

(十一)問、第八號論說第七頁日本維新之役。其倡之成之者。非有得於王學。即有得於禪宗。不知王學何派。禪宗何派。主王學禪宗者何人。日本近日若伊藤井上輩。會主王學及禪宗否。望明示之。(同上)

(十一)答、日本維新之先導。最有力者。如梁川星巖大鹽中齋橫井小楠。佐久間象山。吉田松陰。高杉東行等。皆王學大師也。成功最盛者為西鄉南洲。亦王學鉅子也。若伊藤井上等後輩之乘時者耳。然伊藤及前首相山縣有朋。現首相桂太郎等。皆吉田松陰之門人。其學固自有淵源也。王學與禪宗。本相出入。故當時諸學者亦得力于禪宗。而日本佛學最盛。維新之功。方外人助力者固不少。(本社)

(十二)問、讀貴報第八號於英文之 Political Economy 又有譯為財政學。財政二字。較之日本所譯經濟學。嚴氏所譯計學。貴

撰述所譯之平準學生計學。似稍切實賅括。然尙嫌範圍太小。不能以政治理財之意。包括其中。誠如貴撰述所云。財政者不過經濟學之一部分。指財政爲經濟。無異指朝廷爲國家。是則財政學決不可用明矣。然則終無一名詞足以定之乎。鄙意殊謂不然。夫我中國即無固有之名詞以冠之。亦不妨創一新名詞。如泰西近今有新發明之事理。即創一新字以名之也。若必欲以我國古名詞名泰西今事理。恐亦不能確切無遺憾。貴撰述學術博通。苟悉心商榷。豈不能定一雅馴之名詞。以釋羣疑而惠末學。如不得已。則國計學似足賅此學朝廷理財之事。由是日本所謂經濟家則名爲國計家。經濟學者則名爲國計學者。經濟界則名爲國計界。經濟社會爲國計社會。經濟問題爲國計問題。加之各種名詞之上。似尙少窒礙之處。且此國計二字。義界既清。吾國文中亦嘗用之。人人一望即解。必無亂人耳目之弊。用以質之貴撰述。並當世之高明。尙祈互答而指正焉。(無錫孫開圻)

(十二)答。經濟不專屬諸國。國計只能賅括財政。不能及其他。至如所謂「箇人經濟」。家事經濟者。皆經濟學中一部分。以國計統之。似不合論理。嚴氏專用一計字。正以其可兼國計家計等而言耳。本報微嫌其單詞不便於用。故易以生計。不得已也。(本社)

(十三)問。地與一學。所關最大。僕于此學雖未深究。然每見異說。嘗竊誌之。以備參考。今以貴報第六號中國地理大勢論首揭曰。中國面積十五倍于日本云云。因以所知之說。錄呈高明。俾賜辨晰爲望。按中國面積十五倍于日本之說。亦僕所夙聞。而不知其所本。會見龔古愚地輿圖攷云。皇朝一統。雖藩封不計。而幅員之廣。已南北相距五千六百九十五里。東西九千二百八十里。截長補短。約得三十兆三十五萬八千有奇方里。天津日日新聞云。十八省計地一千三百十二萬三千餘方里。又同新聞載。林氏緝閩中女學會述畧曰。一百五十三萬四千九百五十三方里。僕聞之于日本一友人。據西洋某地輿書云。支那東部得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三百五十五方英里。而日本通行本之世界新地圖云。支那本部一百三十三萬六千八百四十方哩。美圖計者合滿蒙西藏華噶爾東土爾基斯坦計四百二十一萬八千四百一十方哩。以上諸說。言人人殊。而與貴報十五倍于日本之說。亦無一合者。貴主筆博極羣書。遨遊遍天下。當必有確說以折衷之也。(笨庵)

(十二)答。鄙著所述。亦偶依舊籍。未經深考。今承糾正。惶謝何如。日本地誌之作。以山上萬次郎所著爲最名家。頃覆查其大地誌。據云中國大於日本二十七倍。復列一比較表。則日本面積二十七萬方里。中國面積七十萬方里。中國本部則二十萬方里也。嘗計日本里日本一里當中國七里。有奇。前人屢稱十五倍者。殆專指本部言歟。鄙人晚學。於普通學。悉未經按規則以從事。見笑大方者不少。望海內君

子更辱教之。(飲冰)

(十四)問。貴報第九號言讀東書有簡便之法。慧者一句。魯者兩月。無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其法若何。乞賜還答。幸甚。(山陰孫鄭齋)

(十四)答。真通東文。固非易易。至讀東書能自索解。則殊不難。鄙人初徂東時。從同學羅君學讀東籍。羅君爲簡法相指授。其後續有自故鄉來者。復以此相質。則爲草和文漢讀法以語之。此已亥夏五六月間事也。其書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畧草率。殊多。且其時不解日本文法。謬認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親友。不敢問世也。後鄙人西游。學生諸君竟以災梨棗。今重數版矣。而一覆讀。尙覺汗顏。頃乞羅君及一二同學重爲增補改定。卷末復用此法譯東籍十數章以爲讀例。既將脫稿矣。將與鄙著東籍。月旦及羅君新著和文奇字解合印之。名曰東學津逮三種。竊謂苟依此法。不求能文而求能讀。則慧者一句魯者兩月之語。決非夸言。印成後更當乞教。今恕不具。(飲冰)

(附)答。蘇州徵劫生(原書畧)

辱書感佩無量。所規飲冰室詩話中語。文士窺曰。不克檢點淨盡。誠如大教相愛相勉之言。敢不服膺。此後謹勿復蹈也。他有懇悞。仍乞毋吝誨言。無任延佇。賜書無住址。謹附報奉復。(飲冰)

(問)盛丞堂近奏有云。『德意志自畢士麥以來。尊崇帝國。裁抑民權。劃然有整齊嚴肅之風。日本法之。以成明治二十年以後之政績。日德國體。與我相同。亟宜取法。』其說然否。且所謂尊崇裁抑之實若何。乞登報示復。以祛疑竇。(費儂)

(答)此誠我國今日第一重要之問題。亟宜研究者也。雖靡盛公之奏。雖無足下之疑。固應發摘其底蘊。以與我國民共相商榷。今承明問。其敢有所隱。請竭所聞以對焉。雖然。鄙人今在旅行中。經月未讀內地報紙。於盛奏原文。未獲見。未知其全體命意如何。僅就足下所徵引數言析駁之耳。抑鄙人聞之。凡論事理者不可狹意見。苟狹意見。則其論雖是。而人不樂聞。鄙人論此。不欲專持吾素昔所持之宗旨。爲一筆抹煞之言。惟平心觀察。德日兩國政體所由來。及其國政之實狀。以與我中國國體相比較。想盛丞堂此摺主稿之人。必會稍讀他國歷史者。鄙人此文所徵引。無一字無來歷。在彼嘗能知之。則請平心一靜察。儂鄙言亦有可採者乎。如不謂然。請賜駁義。若有一二可採也。則請其以後慎於立言。勿徒執偏端。爲模稜疑似之語。以誤國計也。且吾尤望盛丞堂及當道中與丞堂同地位同意見者。一讀此焉。苟其無愛國心。徒借此以保位固寵也。則吾亦何責焉。苟真欲於國家前途

有所布置也。則芻蕘之言。固不可以不留意也。

論德國之政治。不可不先明德國國體之特色。德意志者。聯邦之帝國也。故向論德國政治者。必分爲帝國政治。聯邦政治。二項。聯邦二十餘。而普魯士最大。今以普代表聯邦。以下請分德意志帝國政治。普魯士王國政治。兩種而論之。

德意志帝國之皇帝。語其實際。雖謂今世列國中元首之權之強盛者。以彼爲最可也。何也。彼非如英國皇帝之徒擁虛位。彼非如美法各國之大統領。對於議會而負責任。彼實掌握全帝國大小政務一切實權者也。雖然。此權何自而來。及其權限之有無。

不可不證諸彼國之憲法。德意志憲法。首證明其爲聯邦國。Federal State。所以示別於合衆國 Unitary State 也。故德意志帝國之主權。非在皇帝。而在其聯邦之諸王侯。及三自由市。府皇帝不過其政治團體之長官。此德國憲法精神所明示也。故其君權非無限而有有限也。限之者何。即其憲法之意。明言德意志帝國。非以皇帝之特權而統治之。實以法律之力而統治之也。

君權非無限而有有限也。限之者何。即其憲法之意。明言德意志帝國。非以皇帝之特權而統治之。實以法律之力而統治之也。即人今在旅行中。隨中無各國憲法正文。故不能具引原文。加以解釋。惟就所記憶而略述之耳。他日更當據正文而補論之。讀者諒焉。法律何自始。即各聯邦之公意是也。然則德國固亦有限君權之國。而其皇帝之權實由各聯邦賦畀之明也。然則其皇權以何因緣而能得如此之強大。曰是有頗奇妙不可思議者。德國之主權。全在其

「聯邦參議院」 Bundesrath 而皇帝實以普魯士王之資格。德意志皇帝由普魯士王世襲。而因以行用此主權者也。聯邦參議院者何。由各聯邦政府派出代表人。以結成此團體也。其議員共五十七人。內普魯士十七人。巴里亞六人。索遜及華丁比爾各四人。巴典及黑遜各三人。迷克靈卜。梭威靈。布蘭士域各二人。其餘十七邦各一人。凡議事時之投票。不論其邦議員之數爲一人爲多人。但一邦之投票。皆須同一樣。蓋以其合體以代表本邦政府也。以此之故。故普魯士邦之意見。常得制勝於參議院。何以故。聯邦參議院之議長。必以普魯士王國之宰相。即德意志皇帝充之。議事時。若可否投票。兩兩相等。則取決於議長。而議長一人之意見。即普魯士代表員十七人之意見也。故議長普魯士宰相。所發議。不待開議時。而贊成之者已定有十七人。此普魯士所以能握大權於此參議院而亦即德意志皇權所以獨鞏固之由也。一國之主權。在聯邦參議院。聯邦參議院之權。在帝國大宰相所兼任之議長。而任免此大宰相之權。在皇帝。故德國皇帝得以此間接力。而握一國之實權也。但觀於此。亦可知其權之有所受之。而非如古代所謂天賦神權者之無理取鬧。亦明矣。德國大宰相之職權。與其餘各立憲國之宰相。大有所異。其名雖爲「責任大臣」 Responsible Minister。其實非如英法等國有所謂「對國會之責任」 Parliamentary Responsibility 者存也。英法之政府大臣。其所建政策。必須求協贊於國會。若國會反對者居多數。則大臣不可不引責而辭職。

德國不然。政府之政策。雖不可不報告於國會。然國會雖反對。而宰相可以不去其位。質而論之。則德國宰相。乃對於法律而負責任。非對於議院而負責任也。世人所謂德國君權特強者。即在此點。然德國何以如是。何以不得不如是。則亦有故。德意志帝國者。新造之國也。前此固未嘗有此國存也。前此日耳曼皇帝之位。屢為異族所據。而十九世紀上半紀。與大利猶握其實權。至畢士麥起。始屏與大利於日耳曼國即德以外。而新造此雄邦。德意志帝國之所以能立。皆普魯士王國之力也。故普魯士人常欲占大權於此國之中。苟其皇與宰相對於國會而負責任。則為宰相者。安能保其必為普魯士人。如是則普魯士之威權將漸墜矣。故德國之所以獨尊君權為普魯士計也。然則普人私乎。曰。以正理論。不得不謂之私。普魯士人如是則普魯士之威權將漸墜矣。故德國之所以獨尊君權為普魯士計也。然則普人私乎。曰。以正理論。不得不謂之私。普魯士人如是則普魯士之威權將漸墜矣。故德國之所以獨尊君權為普魯士計也。然則普人私乎。曰。以正理論。不得不謂之私。勢論之。義固不可不出此。何也。無普魯士。則無德意志也。自餘各國。若非藉普魯士之餘蔭。則至今仍為他族所軛制。終不能為一獨立國。又安能坐享世界第一等國國民之資格也。故諸聯邦之所以得有今日也。諸聯邦之公民所以得有今日也。皆食普魯士之賜也。故普魯士宜握帝國之大權者一也。又使今日普魯士而將此特權拋棄。讓與他小邦。則他小邦無可以保持此龐大帝國之力量。則帝國將被侵削。而仍復千八百六十六年以前之舊觀。固非普之利。亦豈他邦之利也。故普魯士宜握帝國之大權者二也。由此言之。則德國君權所自來。可以見矣。

盛奏謂德國尊崇帝國。斯固然矣。至謂其裁抑民權。則吾不知何據也。凡其國苟無國會者。則民權必裁抑其有完全之國會者。則民權未有不能伸者也。今且勿論其聯邦。仍論其帝國。德意志之立法部。以聯邦參議院及代議院 *Reichstag* 兩者組織而成。即所謂國會者也。據其憲法所規定。則代議院者。實代表德意志全國人民。以監督政府者也。監督之道。奈何。凡帝國大臣。不可不對於法律而負責任。而法律之頒定。不可不仰代議院之贊成。是即監督權之最大者也。一國民但得有此權。則他權之得與不得。猶無害也。吾聞德意志之民權。可以裁抑政府矣。未聞政府可以裁抑民權也。至宰相之去就。非議院所能左右。此其權固稍遜於英國。然彼有特別原因而出於此。前節言之詳矣。而豈畢士麥以裁抑民權為治國之策也。

至語其聯邦政治。則雖謂德國民權。不讓英國焉可也。據其帝國憲法言。德意志帝國。有立法上之主權。聯邦各州。惟有自治 *Autonomy* 之權而已。雖然。徵諸實際。其帝國雖承各聯邦賦與此重大無上之權。然其實行之者。不過一小部分耳。小部分者何。即監督諸邦是也。帝國所布之法律。諸聯邦所以實行之者。其範圍如何。其方法如何。一仍聽聯邦之自為也。則今者私法上立法之大概仍由各邦自掌之聯邦之自為。奈何。一皆取決於其本邦之議會。實則德意志帝國。除外交軍事郵運財政政府之財政。數大端外。

其餘政權仍皆在各聯邦政府之手各聯邦政府之權又在各聯邦公民之手於此而猶謂德意志公民之權被裁抑也吾不得不駭此摺捉刀人之固陋而疾其武斷矣。

抑民權之有無不徒在議院參政也而尤在地方自治地方自治之力強者則其民權必盛否則必衰法國號稱民主而其民權反遠遜英國者以其地方自治之力微也至於德國則今日全世界上號稱地方制度最完備之國也餘邦勿徧論請專論普魯士日耳曼人素以自由種子著聞西人常言自由種子從日耳曼森林中發榮滋長出來遂漸徧於全世界其歷史上之成績既歷歷不可掩及士達因 Baron von Stein 相

普十九世紀初葉而制度益鞏固及一千八百七十二年之改革而權力益擴張今請言其略普國地方機關分爲五種一曰「蒲羅溫士」Provinz 曰省二曰「的士得列提」Districts 曰府三曰「梭克里」Circles 曰縣四曰「倫治米因德」Landes-

meinde 曰鄉五曰「士他治米因德」Stadtgemeinde 曰市也但假以爲名下文便於描詞耳讀者勿泥此五者之中惟府非自治體其餘皆自治體而縣實統於省鄉市實統於縣一省之中其政治機關有二一曰專掌行政代表國家及其監督權者巡撫原名 Superior President 今亦假中國之名以名之勿泥

主之二曰專掌立法代表本省及其自治權者省長及省立法院 Provincial Landtag 主之二者權限割然絲毫不能侵越普魯士憲法云『省也者一省之人相結合而凡關涉於本省之事務皆得有自治權利者也』其語意可謂分明一省之立法院則議自其省中各縣之人分區選出議員而組織之又由此立法院公舉省長之長及省行政會會員此專指有立法權其民權

之完備如此其餘縣鄉市之制度亦大略相同特有大小之殊耳由此言之普國地方自治之權與英國殆不相上下矣其民權相類夫地方自治者民權之第一基礎也今德國之尊重自治權也如彼而盛摺乃謂其裁抑民權吾誠不知其所指者何事而所據者何史也

至於日本其文明程度殊屬幼稚遠下於歐洲數等但今且勿具論日本之崇拜德國固也雖然亦未見如盛摺所云云也謂日本尊崇君主則可謂日本尊崇君權有語病矣至謂其裁抑民權又夢囈之言也日本之君權稍優於英國而遠遜於德國何以言之君權之輕重一視其政府大臣對於議院所負之責任何如英國政府大臣對於議會而負完全之責任苟不能制多數者決不得及其位大臣去就之權一在議院故英之君權幾於無德國反是故德之君權爲各立憲國君主之冠若君主之權則已不如其權限亦異若日本憲法則英國之類而非德國之類也日本之例凡政府政策如在議院被反對者則可以請天皇解散議會命

再選舉再選舉而再被多數之反對則可爲政府大臣不孚輿望之證必引責辭職此英國之先例各國所踵行而日本亦無以

易者也。英國憲例。必待再選舉開院後。果遇反對。然後大臣辭職。自格蘭斯頓的士黎里兩大致治家抗爭時代。每於解散議會後。待其再舉時。視議員中與院所反對伊藤乃解散之。及再選舉時。而民間自由進步兩黨。合而為一。以抗政府。改名憲政。伊藤察其必再致反對。遂引去。而憲政黨領袖德為宰相。即行英國格的兩相之成例也。宰相及各部大臣。為一國行政之長官。而黜陟此長官之權。一在代表民意之議院。於此而猶謂之裁抑民權。吾不知如何而始為伸也。但日本民智尙狹。民德未醇。故其民間所立之政黨。殊未完備。不能與蒲閣老輩代與。此其所以於英國一等也。雖然。此由其自力不足。使然。優勝劣敗之公例。不得不爾。而非在上者從而裁抑之也。彼其自開國會以來。至今凡為政黨內閣者。兩次。一曰明治三十一年。憲政黨之大隈內閣。一為明治三十三年。立憲政友會之伊藤內閣。然皆不過半年。遽爾崩潰。其崩潰也。皆非由反對黨推倒之也。其黨內自訂使然也。此可以為日本政黨內力不完之明證矣。政黨不完。亦即民智民德不完之表記也。故日本民權之不逮歐美也。非有裁抑之者也。初萌始達。而未能一蹴以臻於完備之域也。然其民日斯邁。而月斯征焉。吾信其此後必有能如英國之一日也。彼為盛提刀者。徒見日本憲法有「天皇無責任」「天皇神聖不可侵犯」「天皇有種種特權」之文。而遽曰日本尊崇君權。裁抑民權。抑何不考其立法之精神。察其現行之情實也。

又彼有「以成明治二十年以後之政績」一語。吾不知其所指者為一何。推其意。殆以明治二十年以前。法國學派極盛。二十年以後。德國學派代興也。果爾。則此公必嘗稍讀日本書。略知其情者也。則吾更欲與彼一言。公所謂明治二十年以後之政績者。則孰有過於二十三年之開國會者乎。開國會為伸民權乎。為抑民權乎。公當能自辨。無待余喋喋者。公必以為二十年以前。則民氣囂張。以後則民氣馴靖。以是為德國學派之明效也。不知前此之囂張。為求民權耳。求而既得之。更何囂張之與。有雖無德國學代興。猶之馴靖也。抑前此之囂張。其為益於日本乎。其為害於日本乎。吾則曰。其益無量也。苟非有此。則日本至今猶未開國會焉。未可知也。自板垣退助副島種臣等請立議院。不報。旅行無書。可查不能。記其年份。大約在明治十年前。後全國議論洶湧。盧梭民約等類之書。幾於家絃戶誦。政府至將民黨中鋒錄者十餘人。放逐於外。而明治十三四年間。其風潮正達最高點。政府亦不得不從民欲。遂於十四年下詔。許以二十三年開國會。自是以後。舉國晏然矣。故明治二十年以後之政績。實由明治七八年至十三四年間所鼓吹之孕育之而得此者也。而要其最大關目。則不過定君權使有限。伸民權使同治而已。而盛摺之為此言。抑何其與情實正相反背也。盛摺又謂日德國體。與我相同。吾滋惑焉。德為聯邦之國。我為大一統之國。德為新造之國。我為四千年古國。是皆正相反對者。其相同之點。在何處。吾苦不能得也。日本宜稍相近者。然日本之王室。自二千五百年來。未嘗易姓。晉昔皆成。為地。彼都人士。日

沾沾焉翹以示人。自謂皇統萬世一系。其國體為地球萬國所無。而我國則四千年來。征誅篡禪。自秦以後。未有五百年無新王與者。謂其與日本國體正同。誰能信之。推盛摺之意。必以為同為君主國。故曰相同。然世界中君主國亦多矣。何必偏舉此絕相反對之德。日以為比例。日公之意欲尊君權耳。然則何不舉俄羅斯。俄羅斯國土之大與我同。王統之屢易與我同。專制之久與我同。誠哉其同也。然公殆知俄羅斯政體之野蠻。不敢舉不忍舉也。是則盛承堂之差強人意也。然則何不舉英吉利。吾以為君主之尊榮者莫如英吉利。君位之鞏固者莫如英吉利。故欲尊其君者不可不學英吉利。欲安其國者不可不學英吉利。吾國國民程度。雖與英吉利大相遠。至如公之所謂國體者。則與德日大異。而與英吉利不甚相遠。公胡不舉英吉利。

至所引盛摺末一語。謂亟宜取法德國日本。則富哉言矣。羣公如皆同此心。我后而肯採此言。斯真中國之福也。雖然。苟其法之必當似之。法其一。二而遺其十。百法其小節。而遺其大端。而曰我法日本。我法德國。日德不任受也。法日德奈何。亦曰法其伸民權。以護君權而已。盛摺之不言法俄羅斯也。蓋猶知俄羅斯之君權。非可高枕為樂之君權也。言國體而知日德之當法。不可不謂思想之一進步。炙手可熱之當道。而有此思想。此吾所歡喜無量也。雖然。其必標明裁抑民權四字。則何也。得毋以民權與君主不兩立耶。今且勿論英國。即以彼所舉之日本德國論證。以鄙人所徵引其兩立耶。其不兩立耶。是亦可以鑒矣。平心論之。謂民權與而君權必無所損。此自太過之論。在專制政體之國。而與民權則必不可不將前此固有之君權。割出一部分以讓之於下。雖鄙人亦無容為諱者也。然究其實。則所損者果為君權乎。是亦不然。專制國之君主。實非能有完全之大權也。其權或在朝臣。或在外戚。或在宦寺。我國數千歷史。如懿一邱矣。即在今日。君權之蝕於官者。幾何。實而言之。則一國之主權。君主所能有者。不過十分之二三耳。苟開國會。與民權之後。而君主所能有之主權。斷不止二三也。大抵今日各國君主。日本君主。有一國之主權。十之四五。所割出之一部分。不過自朝官胥吏之手。而移諸民。非自君之手。而移諸民也。然則雖謂民權而君權及增可也。雖然。其所異者。在一有限。無限。君權而無限也。則有英明仁武雄才大略之主。出焉而善用之。可以驟進其國於富強。雖然。此等君主。問世而不一。遇者也。苟易葉焉。傳諸其子孫。則必有濫用此權。而致一國之民不聊生者。雖然。此又豈君主之利也。既以一身攬其全權。則不可不以身負其責任。雖法律上無責任之明文。而一國人民心目中。固不得不以此責任科君主。此事所必至。理所固然。欲避而不能避者也。責任既集於一身矣。其有失政。則怨毒歸之。此革命之禍。所以不絕於四千年史冊中也。而君主究何利焉。故人臣之愛其君者。苟能保其君之子孫。人人皆放勳重華。代代皆漢文唐太。則雖不言君權之有限。可也。而不可也。

然者則惟其限之乃所以保之爲君者亦然苟欲自愛護其大位以傳諸無窮也舍伸民權以自限而限其子孫其奚術哉且人亦奚必以無限之權爲樂若今日英國之君主日本之君主豈非享盡天地間第一奇福者耶以視俄羅斯之朝避猛虎夕避長蛇何如哉此義今在我國青年學界中稍知外事者皆能言焉而當道有力者猶夢夢然語及民權二字則畏之如鷓如蛇是真可歎可憐者也至如盛承堂此摺之主稿者謂其絕不知外事焉不可也度其人必嘗游日本或嘗讀日本書數種而乃爲此影響失實之言以惑人心面阻一國之進步吾不知其誠何心也其不知而誤會耶是可恕也讀鄙人茲篇請君改之其不肯服耶請君駁之而不然者則必昧良心造謠言媚當道以取富貴者是則可誅也吾且更爲當道諸公一言公等而有一二分之忠君愛國心也則宜速擲棄其裁抑民權一語勿使置之念頭不然民權之大勢終非公等之所能敵也昔魯仲連亦一匹夫耳猶言吾寧蹈東海而死吾不忍爲之民今國中四萬萬人甯無魯仲連其人者公等其熟思之善處之辱承下問本擬略復數語以釋尊疑但一執筆則如有鯁在喉非吐之不快故不覺纒纒數千言矣想不厭其詞費也十月初三夜九點鐘屬稿寫至此己子正兩點尙未盡言姑止於斯(飲冰)

再者盛摺又有「對然有整齊嚴肅之風」一語甚然其然非整齊嚴肅則無以爲國也然整齊嚴肅豈俟裁抑民權而後得此乎吾中國現今無民權所謂整齊嚴肅者安在乎英國民權最盛其整齊嚴肅又豈讓德日乎惟「法治國」爲能整齊嚴肅法治國者一國之人各有權一國之人之權各有限之謂也故無憲法之國斷不能整齊嚴肅有法焉則自由固可也專制亦可也人民行其自由於法律之下則自由而非暴政府行專制於法律之下則專制而非苛專制而非苛者有諸乎曰有古代之斯巴達是已斯巴達專制若彼而民無怨者上下有權限而政府一切舉動皆在法律範圍內也中國如能有法乎有權限乎則雖學斯巴達可也豈惟日本豈惟德意志十月四日晨起綴此數言(飲冰)

(問)貴報第十三號斯巴達小志末段云吾昨夜無寐而夢何夢夢啜黑羹啜黑羹三字何義乞教(潮州李浴)

(答)來喀瓦士之制導民以節儉導民以刻苦故其飲食極粗惡每飯供黑羹一皿以爲最上品老人特嗜之其他食品以委諸少壯者有某國王聞此羹之名特召一斯巴達庖人使製而供之則味怪不能入口王駭然庖人曰君欲知此味乎非曾浴於歐羅打士 TUROTUS 河者不知其美也蓋斯巴達人初生必浴於此河故庖人云然(本社)

附答不倚庵主

盧孟斯諸君書。日本雖多譯本。然率皆明治初年出版。今竟購頗不易。此復。(飲冰)
附答順天時報記者

讀大論所規感佩無量。佛說法有實有權。凡以普度衆生而已。今日中國積弊之深。必非以一法門而可救者。我同業各因其地位。隨時現身。同歸殊塗。一致百慮。終必有同達此大目的之一日。願共勉之。至尊論所云云。鄙人固當服膺也。(飲冰)

(問) 貴報十六號邊沁學說第十葉十行中。要之邊氏著書雖數十種。云云。究竟邊氏之書。日本譯出者共得若干種。乞示。(亞俠青年)

(答) 鄙人所知者祇四種。其餘尚有碎篇。不能記憶。此四種其精善者也。(飲冰)

一 立法論綱 田口卯吉譯

二 利學正宗 陸奧宗光譯

三 政治真論一名王極辨妄 藤田四郎譯

四 民法論綱 何禮之譯

(問) 貴報中國專制政體進化史論。泰西專制政治。已得聞矣。若日本明治以前。亦有非人穢多等稱號。此外尚有專制政體乎。(同上)

(答) 凡國不經一次文明革命。則前此必爲專制政體。日本昔日之專制亦甚矣。上有大將軍。其下諸藩並立。各私其民。當時海禁森嚴。民不得出海外。不甯惟是。乃至此藩之民。與彼藩之民。不許相往來。吉田松陰即會以此獲罪者也。即此一端。可以推見。其他不能枚舉。(飲冰)

(問) 譚瀏陽先生所著仁學一書。有謂其仿美國某士書而作者。此語信乎。(同上)

(答) 所謂某士者。不知誰指。惟瀏陽先生未通西文。其讀西籍。皆據譯本。前此中國譯本之書。無一可以備瀏陽先生取仿之資格者。鄙人所敢斷言也。惟其中以太兩字之名詞。出於傅蘭雅所著治心免病法中。當時先生亦頗好此書。以譯本太寒儉。聞足音。竟然而喜也。然此等書。何足以望先生之一指趾。稍有眼力者。當能辨之。先生當時宗教之思想極盛。欲會通孔佛耶而爲一。而所得力者。尤在佛學。智者慈恩圭峯以後一人而已。先生不喜釋宗 先生又深於算。且好研究質化學。以當時一無憑藉。而能爲此等言。

實大縱也。使今日先生猶在。其鼓鑄天下之力。更當何如耶。念此慨然。鄙人行將有「譚瀏陽」之著。當更揭先生之真面目。以告天下。(飲冰)

(問) 英克林威爾振臂一呼。國會軍聲勢大振。卒以議院之議。斬查爾斯。此等人物。此等事業。誠國民所當膜拜。所當誦頌者。其後獨攬大權。解散議院。頗似蹈查爾斯覆轍。然史稱英國強盛。人民安樂。果何故歟。克將軍之行爲。與查爾斯輩有異歟。願貴撰述有以教我。(無錫自由室主)

(答) 克將軍乃英國清教徒中之最志芳行潔者。其嗜自由如性命。非與拿破侖命覆懷抱野心者可同日語也。將軍生平毀譽最雜。雖蓋棺後二百餘年。而至今尙似未論定。蓋由當時王黨及腐敗教士嫉之已甚。於其死後。著書誣之者。汗牛充棟。而將軍亦獨斷獨行。率其心之所安。旁若無人。往往授人以可議之迹。如征愛蘭之役。解散議院之役。其尤著者也。要之苟平心以讀英國史。則知當時之議院。萬不可以不解散。蓋長期國會已歷五年。前此代表一國民意者。今一國民意。已非彼等所能代表矣。而彼等欲藉此以行議院專制立法行政機關而爲一危國家莫甚焉。將軍之解散。豈爲己哉。爲國而已。鄙人生平最崇拜克將軍。見日本人所著歷史。率皆信狂吠之口。羅織以攻將軍者。蒙竊憤焉。行將廣徵諸書。草一將軍傳。以伸義憤於我國也。(飲冰)

文苑

詩界潮音集

二十世紀太平洋歌

任公

亞洲大陸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蓋率國事不得志斷髮胡服走扶桑扶桑之居讀書尚友既一載耳目神氣頗發皇少年憑弧
 四方志未敢久戀蓬萊鄉誓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政求學觀其光乃於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臘月晦日之夜半扁
 舟橫渡太平洋其時人靜月黑夜悄悄怒波碎打寒星芒海底蛟龍睡初起欲噓未噓欲舞未舞深潛藏其時彼士兀然坐澄心攝
 慮游覽正住華嚴法界第三觀帝網深處無數鏡影涵其旁轟然忽想今夕何夕地何地乃是新舊二世紀之界線東西兩半球
 之中央不自我先不我後置身世界第一關鍵之津梁胸中萬千塊壘突兀起斗酒傾盡盪氣迴中腸獨飲獨語苦無賴曼聲浩歌
 歌我二十世紀太平洋一巨靈擊地鏡鴻荒飛龍碎影神螺僵上有擗土頑蒼蒼下有積水橫泱泱擗土為六積水五位置落錯如
 參商爾來千劫千紀又千歲保蟲緣蟲為其鄉此蟲他蟲相閱天演界中復幾劫優勝劣敗吾莫強主宰造物役物物莊嚴此土無
 盡藏一初為據亂次小康四土先達爰濫觴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侯官嚴氏考定小亞細亞之安島今從之鄰相望印皮埃及小亞細亞是也厥名河流
 文明時代第一紀始脫行國成建邦衣食衍衍鄧白沃買遷僕僕浮茶梁恒河鬱壯身毒長揚子水碧黃河黃尼羅河名一歲一泛
 溉姚臺姚弗里士河台格里峽姚弗里士河台格里雙龍翔水截水截厥利乃爾浦浸灌暗黑揚品光此後四千數百載羣族內力逾擴張乘風每駕一
 葦渡搏浪乃持三歲糧漢書西域傳言渡西海不得風就中北辰星拱地中海葱鬱鬱騰光銜岸環大小都會數百計積氣蒸騰盤中央
 自餘各土亦爾爾海若凱奏河伯降波羅的與亞刺伯名西域兩極遙相望亞東黃渤副黃海壯以闊亞西尾閭身毒洋副印斯名
 內海文明時代第二紀五洲寥邈殊未央日本譯哥倫蟄雷一聲百靈忙翼輪降空神鳥翔哥倫布初到美洲土人以爲咄哉世界之外復有新世
 界造化乃爾神祕藏閣龍布以此二字歸去舉國狂帝者挾職民羸糧談瀛海客多於鯽莽土倏變華嚴場竭來大洋文明時代始萌
 藥豆五世紀堂哉皇其時西洋謂大權力漸奪西海謂地中海席兩岸新市星羅碁布氣饒長虹長世界風潮至此忽大變天地異色
 神鬼瞳輪船鐵路電綫瞬千里縮地疑有鴻祕方四大自由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塞宙合奴性銷為日月光懸崖轉石欲止不得止愈

競愈劇愈接愈厲卒使五洲同一堂流血我敬仰頌曲得位香山漢大和亞洲電光一掣劍氣磅礴太平洋者後為檀島土民所殺區列國誰界疆異哉似此大物隱匿萬千載禹經亥步無能詳母乃吾曹駭殺以千五百十九年及當盡君所長吁嗟乎今日民族帝國主義正跋扈俎肉者弱食者強英獅俄鷲始於地球一周者煙微茫太平洋變裏湖水遂取武庫廉奚傷藁爾日本亦出定座容卿否費商量我尋風潮所自起有主之者吾弗詳物競天擇勢必至不優則劣兮不與則亡水銀鑽地孔乃入物不自腐盡焉爾來環球九萬里上一砂一草皆有主旗鼓相匹強權強惟餘東亞老大帝國一塊肉可取不取毋乃殃五更肅肅天雨霜聲如雷臥榻傍詩靈罷歌鬼罷哭問天不語徒蒼蒼一噫噫呼太平洋噫噫呼太平洋必至不優則劣兮不與則亡水銀鑽地孔乃入物不自腐盡焉爾來環球九萬里上一砂一草皆有主旗鼓相匹強權強惟餘東亞老大帝國一塊肉可取不取毋乃殃五更肅肅天雨霜聲如雷臥榻傍詩靈罷歌鬼罷哭問天不語徒蒼蒼一噫噫呼太平洋噫噫呼太平洋必至不優則劣兮不與則亡水銀鑽地孔乃入物不自腐盡焉爾來環球九萬里上一砂一草皆有主旗鼓相匹強權強惟餘東亞老大帝國一塊肉可取不取毋乃殃五更肅肅天雨霜聲如雷臥榻傍詩靈罷歌鬼罷哭問天不語徒蒼蒼一噫噫呼太平洋噫噫呼太平洋

廣詩中八寶歌

詩界革命誰賦豪因明鉅子天所驅驅役教典庖丁刀何况歐學皮與毛諸君皆由觀雲君選於佛民我非狂生自云詩成獨泣間麒麟平陽宋甯公子壯且醇每翻陳語逾清新謂沙土比亞及米兒頭撥亞粟合與沙米謂沙土比亞及米兒頭時詩道南任公好余所治奏詩以圖予之詩道南矣其弁率類此絕世少年丁令威選字淮南吳保初彥復君抗疏國事不得遂君遂之節如其才呼天不響歸去來海枯石爛詩魂哀吁嗟吾國其無雷淮南吳保初彥復君抗疏國事不得遂

燕京庚子俚詞

平等閣

撐雲樓閣送斜陽。天外孤鴻枉斷腸。帝子不歸秋又去。萬鴉如葉撲宮牆。辛丑秋末過長安門即景一首
一家禁苑無人到。十國爭馳劇可哀。徹耳軍歌聲不斷。兵車夜半出宮來。
醉歸無限意茫茫。幾處燈光出苑牆。依舊晚風澄碧水。玉橋明月白如霜。
霧袂雲鞋不染塵。簇鬟垂鬢鬢盈盈。鈿車寶馬爭馳掣。認是誰家紫禁城。
匾聯照耀張金屋。衣傘鞦韆映彩旗。處處壺漿低首拜。原來十國盡王師。
排外尚非歷史恥。勞師無乃國民羞。郎君熱血儂清淚。枉作無情江水流。
太平詞舞尋常事。幾處風飈幾色旗。國自興亡誰管得。滿城爭說叫天兒。名叫天兒名優也

雜詩

甘爲游俠流。離子孺婦無顏長者。憂何不掃除。公義盡讓。他富貴到心頭。
每因意憤言愈憤。自覺心平氣未平。依舊片帆蒼莽去。風濤如此那堪行。
平生不作牢騷語。我讀斯言氣一王。不幸離羣墮塵海。聞聲觸色總堪傷。京師殘破後外人之無理橫虐及華人之甘心奴賤憤無可憤救無可救能不悲乎
年來最苦團圓節。懷友思親總愴神。一樣亞洲好明月。涼車碾夢過西京。辛丑中秋夜作蓋憶去秋此時正過西京

壬寅正月二日宴日本豐陽館

海山風景纖塵絕。入室清幽想見之。一斗小臣先醉矣。夢中天樂坐張時。
當筵鐵撥動琵琶。觸念河山感慨多。別有迴腸絲竹外。獨尋水石看梅花。

弔吳孟班女學士

年來歷歷英才盡。人虐天饑兩若何。女史傷心編往事。神州蕙蕙已無多。
謙吉里邊夕照黃。中虹橋畔柳絲長。女權撒手心猶熱。一樣銷魂是國殤。

壬寅正月二日自題小影

濁濁誰能知。總因但憑願力入風塵。江湖形狀喪家犬。自作人間補憾人。

朝吟

同

觀

觀

觀

觀

雲

雲

雲

雲

牆外曉聲鼠齧聲。朝來耳管不分明。虛空放我渾無著。萬物沈寥天地清。

讀史

白骨填黃河。清流飲恨多。可憐唐社稷。一樣付流波。

盧騷

世人皆欲殺。法國一盧騷。民約昌新義。君威掃舊驕。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感事二首

昨夜飛翻夢。鬼雄荆卿劍氣壓長虹。却憐滄海馳商。豈有寒冰語夏蟲。失計始知徒竟彈。損心誰悟早存蓬。何時得飲玄黃血。一洗塵埃日再東。

住心暫宿籠形地。一悟無端又墮空。狗子自然非佛性。峰雄強半委天工。十年舊友多成夢。一紙虛名徧效忠。我欲尋春多少語。豈知春去已難逢。

詩界潮音集

辛丑冬日登山望雪感賦

千論紛馳萬象繁。舉頭抬眼更何言。到心哀樂原平等。此近日體入世愛憎也。法門宙合彌綸此。以太古今遞嬗我。靈魂日星整滌皆吾事。且上崑崙掃雪痕。

偶翻殘稿拉雜盈尺矣悵然賦此

二十世紀競爭世。豈是揚風挖雅時。聊託音聲寫懷抱。不妨寓重任差池。莊子天下重言十九重言十七多衷怨者聊復爾。折芳馨兮遺所思。孔佛耶回千萬語。何曾文字果然離。

緣裳招飲席上共譚北事感賦八首

舊地新交此再來。主賓俱是劫餘灰。豺狼自古橫當道。麋鹿於今又上臺。易水風寒三尺劍。蜀山天遣五丁開。蒼穹終古傾西北。誰是人間種禍胎。

賦

士

平

等

閱

曰

生

夜深跳舞影婆娑。金鼓瑟瑟鬼唱歌。豔說神師精地遁。不逢壯士挽天河。九重粟帛貽窮寇。十八阿羅共伏魔。從此狂瀾難砥柱。海
鰐無水亦生波。

羽衣一曲舞裳寬。不道漁陽動鼓鼙。涇渭地中分畛域。昆侖天險隔東西。將軍跋扈皆梁冀。相國逃名愧范蠡。夜夜忠魂咽江水。錢
塘一道冷悽悽。

妖星閃爍煽天閭。逼近薇垣入上方。莫怨長官都憤憤。可憐大劫本茫茫。白蓮龍鳳重司合。黑夜狐狸坐御床。歎息貔貅過十萬。任
他蛇豕發猖狂。

毒霧迷茫白日昏。圍城毒突竟無門。紅燈綠酒迷人陣。碧血青燐怨鬼魂。一隊笙歌嬌女子。昔時文縉舊王孫。軍前行酒強歡笑。浣
到青衣有淚痕。

劍履朝班儼帝容。人臣勳位極壙封。長城塞外招回鶻。滄海波深走孽龍。雲雨全憑翻覆手。恩仇大快老奸胸。至今貸死歸沙漠。憶
否君恩倍萬重。

降旗夜豎石頭城。頃刻通衢盡敵兵。崔立一家先戮辱。李綱百計苦經營。天心未悔干戈禍。海面重驚鼓角聲。燕雀處堂猶夢夢。不
知何日報昇平。

軍書午夜引杯天。回首燕雲益惘然。河北不關辛棄疾。江南重見李龜年。傷心隋苑題新柳。灑淚吳宮看採蓮。底事六朝亡國恨。秦
淮簫管總嬋娟。

中興四賢詠

蒲生天漢

湖鄉創局儲船械。從此民權震墜泥。何似祖龍鑄鐘鐻。去兵明訓鑿宣尼。

(曾文正)

鄂江流血成紅海。軍府催租事未央。曾泊鸚鵡洲。漁父聲聲陳涉勝秦皇。

(胡文忠)

提軍萬騎爲牛後。臺項封侯亦大癡。爭說南陽有新亮。依然文若飲鳩時。

(左文襄)

舒桐豪氣小天下。願棄前旒掉勝鬚。至竟圍碁難賭聖。白頭愁對八公山。

(李文忠)

和因明子即席口占原韻

楚

四

大地不堪重駐足。此身惆悵欲何之。可憐一掬傷心淚。白紵筵前醉酒時。

前題

頭顱尚託微軀。戴痛念殘生。何所之當道。豺狼貪利祿。碧天猶是血濺時。

前題

罪言空有書三篋。贏得清狂似牧之。且自尋春且消遣。綠陰莫待已成時。

再成一首

滿腔哀怨託銅琶。樂府當年重漢家。別具幽懷人不識。嚴寒應有遲開花。

懷專儒

漫漫長夜一鷄鳴。此是東南希有聲。八百魔龍窮阻力。人天漸放大光明。猛聞南嶽一聲雷。顛倒傷心劇自哀。神未返真吾死我。佛恩指點再輪廻。

懷天囚

華嚴國土恒沙數。流轉相遭作弟兄。而又現身病夫國。嗟哉天慘佛何言。金剛身戰立黃血。智慧眼清惡濁塵。精進益加勇猛大。共肩責任救金人。

水調歌頭 述意寄華威子

卓犖觀書史。所志在春秋。未知肝膽誰是中夜舞。吳鉤天下英雄餘。幾只有使君與我敵。儻切同仇。記取祖生語。擊楫誓江流。指揮定。談笑頃。掃貔貅。莫圖斗大金印。都只為身謀。須有千年勛業。震動環球。耳目慘澹。佛狸愁。直抵黃龍府。恢復舊神州。

遊印度舍衛城訪佛迹

十一月廿日于舍衛城外三十八里得佛舊祇林。須菩提布金地遺址。殿基猶存三角。樓尚完遺柱三百有四。其西南則半圯矣。環廊尚有二面。皆純石。半完半圯。西門五石龕最完好。其西南一堂崇牆三重。巋然餘皆為回教所毀。登塔四望。羣岡自鷲嶺走來。數重環褭。其氣象為印度所無。宜佛產其間也。頽垣斷礎。無佛無僧。大教如斯。浩劫難免。其他國土一切。可推擗。次女同璧來遊。感愴無垠。車中得九詩紀之。支那人之來此者。自法顯三藏而後。千年而至吾矣。印度萬里無一山。舍衛大城鷲嶺環。粗石怒奔走平阜。抱廻佛窟營中間。而石氣鬱鬱為印度所無。餘山皆土平亦異境也。宜佛產于是矣。實為印度。

泗 澄

日 生

楚 四

復 腦

復 腦

惺 庵

明 夷

之中故一成佛土四營帝都人居百

未登闕里撫遺檜先來祇樹訪布金地上三千年教主頽垣壞殿槍余心

堂構經營須長者鐵表摩訶阿育王殿廊遺柱三百四此是瞿曇說法堂

布金舊址周七里結石精廬餘五間想見當年妙嚴相回環舍衛六重山

法顯最先記佛國玄奘以後無西遊支那次我第四客白馬馱登二石樓

可憐蒙古第一帝長瘞原陵依講堂可蘭文字徧壞壁七百年來同蕪荒

高塔摩霄三百級俛看舍衛四遷城霜圖佛跡俱零落指點山河落日明

世界本來有成壞化城無礙現華嚴天龍神鬼圍千億似有雷音震塔尖

夕陽驅馬重徘徊再上臺階認劫灰迎葉曼殊膜拜處更無香火首頻回

游春雜感

故鄉春色今若何佳人天末怨微波洛橋灞橋楊柳死江戶長條空復多

繁櫻壓城鶯亂飛妬風刻地蠻雪霏東園一夜顏色盡無復倭樓門舞衣

出郭凌雨馬無力賭墅看花人未歸一春流潦苦妨轂自由車舍秋扇悲

雨餘騰騰薺麥滋上有三五黃栗隲飛飛慎勿啄金屋吾與爾曹俱苦飢

秋感八首

黃沙烈烈吹南風燕啄皇孫將母同洛陽門前銅駝泣會見汝在荆棘中

新亭名士泣霑衣風景不殊江河非金狄已去冬青死猶有寒蝶東園飛

河南河北桃李花飛來飛去落誰家六宮粉黛一夕老樂遊原上空寒鴉

嫋嫋西風吹繡幃石馬嘶烟金蠶飛宮中柳樹已能老塞上王孫猶未歸

寒星閃閃芒角青黃蘆白草天四沉骷髏深夜作人語恨血入土飛碧鱗

任公

美權

羊燈無焰冷玉缸。風微撲青瑣窗。棠梨花開芙蓉死。三十六宮秋月黃。
去年太液采蘭若。今年零落生蘆蒿。靈和殿前千絲柳。更無宮人圍舞腰。
宜春苑中飛螢過。建章宮裏張雀羅。美人衣薄秋露冷。驚沙窸窣吹女蘿。

春日感懷

五載風霜飄泊身。飽經苦樂未尤人。春光浩蕩三山國。奇氣消磨十丈塵。儘有干戈悲弟妹。難將愁思付江濱。當街柳色新如許。惆悵無端悟後因。

和有情子感事詩次章步韻

黃塵演洞悲無着。萬慮飛揚恨未空。撒眼看雲終是夢。苦心憂國計難工。銅甌那識荆榛慘。秀豈憐烈士。忠橫欄問天。應厭亂。奇才何事不重逢。

天竺山居雜詩

入春忽忽已三月。去國迢迢又四年。花樹怯寒尚含蕾。峯巒近暮總籠煙。中原萬里無消息。大壑千尋獨醉眠。且喜林園有餘地。更饒狂放繫秋千。

雪峯天際正當門。曉望崑崙山最尊。孤臥柴床臨絕壑。頻穿竹徑過鄰園。垂簾礙帽時低首。落葉盈衣故不言。避地偏宜閑靜性。俯聽山市鬧聲喧。

憂患

冷眼癡心兩反成。千絲血縷劍無聲。非經憂患安能死。愧向優閒自討生。鬼國揚風變黑人。波吹起恨難平。區區小技非吾願。踏碎陰山萬馬橫。

國恥兩首

國恥當思三戰北。人才方駕一航東。孤身性命懸天外。萬族瘡痍在眼中。詩入滄溟摹地險。文窮山海罄天空。他年與國知何恃。載筆乘槎爲采風。
竭來更亂三年別。當日論詩百尺樓。虎臥龍跳陵谷變。魚沈雁斷海天秋。東西文字俱千古。新舊人才各一邱。爲據扶桑導先路。便

困

齋

有情子

明

夷

同

從渤海下扁舟

晴廬雨坐聊短述

昨夜千山明月寒晨起一椽過疏雨牆頭綠竹青松林猶覺風吟落盡語鄰舍炊煙雞犬鄉鄰舍豎子鏡柄長高樓了了讀書眼死生獨坐涕淋漓

蟻園

忘山居士

獨立閒階觀蟻園忽傳雲海動旌旗九州狼虎雄風在一局楞齋冷眼窺國勢縱橫難豫測天心殘酷不勝悲請看用九羣龍日便是人權戰勝時

讀陸放翁集

任公

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什九從軍樂亘古男兒一放翁中國詩家無不言從軍者惟放翁則為國感至老不衰

辜負胸中十萬兵百無聊賴以詩鳴誰憐愛國千行淚說到胡塵意不平放翁集中胡塵等字凡數十見蓋南渡之音也

歎老嗟卑却未曾用放翁原句轉因貧病氣峻嶒英雄學道當如此笑爾儒冠怨杜陵放翁集中只有誇老頌學未嘗一歎嗟不健其言也

朝朝起作桐江釣昔昔夢隨遼海塵恨煞南朝道學盛縛將奇士作詩人宋南渡後愛國之士欲以功名心提倡一世者亦不少如陳龍川葉水心等亦其人也然道學盛行掩壓天下士皆奄奄無生氣矣一二人豈足以振之

余作新壽命說 一作至長久之壽 命保險家人罕也

觀雲

未暇高言出世蓋為入世諸人破生死網也籍後系詩數首

目極寥天際千秋事若何與君期華嶽慰予定風波四海神靈合雙丸日月多香雲花雨裏法界幾經過

脫却皮囊臭神奇信有之招魂來帝子養氣若嬰兒魑魅何能祟天龍亦自隨華嚴諸世界人境不須離

相逐寥天去而無塵世緣大星明處處華鬢自年年不信顏回死從知太白仙男兒無別事恁莫著先鞭

何人不入死生海無法能離纏縛門我為衆生新說法解人迷惑鬼煩冤

漫為高智說真如指點人羣足啓予我所莊嚴我所往露地駕得白牛車

髓腦肝腸為國性不須萬派動哀鳴崔巍銅像祇塵相芥子金身倍大橫

入世我由乘願力非關惑業墜人間光明現相尋常事祇馭天風一往還

歷史

煌煌○歷史○間○祇○有○成○敗○倫○成○者○雖○碌○碌○尊○之○若○鳳○麟○敗○者○雖○英○雄○賤○之○若○蠅○最○奇○支○那○事○奇○士○多○不○春○影○響○及○社○會○民○恐○斯○蠢○蠢○俊○傑○遭○挫○傷○得○意○類○謹○馴○想○哥○倫○波○航○海○西○坤○設○令○中○道○阻○亦○為○歐○俗○賤○有○幸○有○不○幸○天○乎○人○乎○并○吁○嗟○儒○老○墨○惆○悵○唐○漢○秦○教○主○與○時○君○思○之○動○疑○珍○奴○界○累○千○載○而○不○敢○置○論○偉○哉○成○敗○力○若○雷○霆○萬○鈞○吾○儕○持○平○等○尚○論○挾○素○因○一○掃○前○民○言○釋○心○自○為○衛○思○欲○翻○史○案○汗○牛○作○秦○焚○嗚○呼○吾○史○成○朝○市○尸○其○身○贖○贖○此○鴻○業○歌○歌○感○于○心○研○鍊○數○千○年○天○葩○珍○逸○芬○一○卷○奇○人○傳○持○以○福○吾○民

次明夷遊印度舍衛城訪佛蹟原韵

鳥目山僧

王○舍○城○中○靈○鷲○山○珠○宮○貝○闕○昔○周○環○淒○涼○阿○鞠○池○頭○月○猶○照○菩○提○古○樹○間○支○那○有○士○倡○流○血○印○度○無○僧○守○布○金○亞○海○風○潮○正○澎○湃○竺○天○密○證○涅○槃○心○露○柱○鐵○遺○三○百○四○骷○髏○金○葬○一○蒙○王○可○蘭○經○篆○繡○菩○蝕○斷○碣○橫○陳○夕○照○堂○伽○耶○聖○蹟○遭○回○慮○華○實○競○生○詎○有○間○大○教○凌○遲○殫○智○種○鐵○輪○風○轉○浪○翻○山○顯○奕○希○法○東○歸○後○千○載○無○儔○西○竺○遊○第○四○今○為○龐○父○女○吟○詩○感○愴○石○層○樓○須○彌○萬○里○悲○風○起○塗○毒○聲○沈○獅○吼○堂○塔○上○一○鈴○斜○照○外○晴○晴○猶○自○語○天○荒○仰○昔○世○尊○龍○象○地○撫○今○奴○僕○兔○狐○城○可○憐○晦○昧○無○時○覺○願○碎○虛○空○廬○厥○明○成○住○壞○空○原○幻○相○懸○譚○與○義○示○華○嚴○恒○河○性○水○如○如○在○一○鏡○澄○涵○印○塔○尖○帝○王○基○業○一○坏○土○佛○祖○門○庭○千○劫○灰○法○海○頽○波○無○計○遏○洪○濤○堆○裏○首○頻○回

送日本金城子東歸詩序

鄧向負

庚子以來日本人士踵來京師其賢豪傑彥余輒識之而好學多通篤愛其隣者金城子實弟一金城子西氏名師意以大阪每日新聞特派員來京師善余友廉郎中惠卿主其家會余客京師獲與過從繼與常籍生廉惠卿用吳先生命設局所譯書得金城子來同居相得益懽今年春惠卿以憂世至疾棲息西山中金城子則下帷謝酬應曰中國民智稚耳嘗掘腎肝著書二十種以開之日英同盟後日本士流方植氣揚采睡中國若不屑金城子乃撰述益奮思為蘇絕學納新理無論其所就願力之篤已使我心折焉矣書成大學義疏等僅四種忽若有不自得謂成就不副所期崎行亦不見許於其曹鬱鬱處此終不可則於陽曆

某日道天津東歸留之不聽金城子狷介居京師簡交游王公大人之筵飲無所與故於其去也僅余與籍生以尊酒饒又以金城子喜文學各體之以詩嗟夫兩歲以來上自宮廷下之士庶警於排拒之覆轍歎於外人遠異時昨酒醴之會玉帛之饋遺比日而相望盛哉盛哉夫豈意有篤愛吾國之金城子其歸國乃寂然無祖餞之繁乎有之亦僅一二書生以數言片紙為投贈乎此亦事之奇而可紀者已籍生詩無副不及錄錄余詩題曰蹉跎行

蹉跎復蹉跎。我生亞洲陸。君生黃海阿。風潮鞞鞞若有意。迫君跨海來相過。君愛支那似愛我。箸書誓為蘇沉痾。我才不比志亦爾。時將封埵追岷嶓。一朝謝我道歸去。自云壯想成銷磨。我聞太息惜同病。舉國欲殺真盧梭。不挈妻孥闔鄉去。飄搖京終如何此。語雖然意未忍。狂辭更進君休呵。邇來龍曹意向頗。西海不競東海波。黃人冥睡一開眼。孤舟絕纜乘盤渦。吾生際此要應猛不。然一擲肥魚鼈直須放膽。振天命。輩流夸毀寧足科。聽我狂言意應解。餞君有酒顏須酩。齊烟欲疏日蕭颯。蓬島不見雲嗟峨。它日太平洋上更相值。共飽鯨膾嘗墓囉。

聞吾鄉太守得官喜而成此某學使亦同時被薦而榮瘁各殊有命也

少年藉甚蓬山。雲海內爭傳。有諫書起廢。幾人誇異數。求伸終竟荷。真除抗顏尙。憶經師貴。屈膝常寬禮。節疏十載主賓懷。舊念也應重。食武昌魚。王粲才名亦絕塵。荊州薦剡墨猶新。使槎落日長浮漢。匹馬西風更入秦。衡鑿舊看持玉尺。馳驅今見返征輪。却憐惘惘依劉。歎不及梁園實要津。

感事 (庚子舊作)

陸陸三年陰翳日。密雲不雨自西郊。聖軍未決善後戰。黨禍驚聞瓜蔓抄。天動殺機龍戰野。春殘阿閣鳳辭巢。美新文字人傳誦。卻有揚雄善解嘲。壓城雲黑未全消。鬢業悲鳴多寂寥。天子並雄稱日出。匈奴自古倚天驕。微聞黃禍。劍非種且為蒼生賦。大招棄卻珠崖罷。西域茂陵風雨夜蕭蕭。

東蔣觀雲先生

與君一樣滄桑感。世事顛虞祇。歸傷東亞風潮。千丈落北溟。烟瘴八荒。羣虎狼。一任搗腸胃。燕雀依然覓稻梁。大陸愁雲哀慘況。

聞禍變起蕭牆

弔袁太常

欲排開闔奪天門。剖取丹心奉至尊。縱使斷頭難再續。試看吾舌固猶存。批鱗竟觸權臣忌。流血空酬國士恩。地下願從龍比去。留將公罪後人論。

劫灰夢傳奇題詞

沈沈大陸三千載。黯黯愁雲一萬重。無量恒河無量劫。是誰先到妙高峯。我公慧舌吐金蓮。信手拈來盡妙詮。證議種菩提。參結果願身普度出人天。

久思

久思詞筆換兜鍪。浩浩蕩雄姿不可收。地覆天翻文字海。可能歌哭挽神州。

辛丑歲暮雜感

黃金虛耗苦蹉跎。人海浮沈感逝波。並世頗憐才士少。傷心應比古人多。鵬搏暫息培風翼。駒過原無返日戈。休歎盛年處房室。明朝鬢髮向陽阿。

猛憶西歐前世紀。民權勃舉濤雲雷。風潮東簸羣雄出。河嶽中原兩界開。戎禍早聞江統論。漢廷空老賈生才。昆明池裏多餘感。應有胡僧話劫灰。

紛紛幾輩自清流。堅子英雄貉一邱。壯志未忘陶侃壁。他鄉怕上仲宣樓。故應蹈海羞秦帝。似說中朝泣楚囚。滿目山河風景異。浮雲西北望神州。

興亡與有匹。夫責溫飽原非志。士心鷹未下。構思一擊駿雖市骨。值千金劇憐座上焦頭客。誰識隆中抱膝陰。三十功名應未老。黑頭不受二毛侵。

霜華壓瓦怯嚴寒。百草披離歲向闌。萬里江關鶻戾信。漫天風雪臥衰安。繞枝自笑南飛鵲。對鏡還悲獨舞鸞。最是少陵懷弟妹。故鄉鐘火夢團圞。

某君得官感賦

六榕客

草草斜封墨未乾。向隅今得滿堂歡。喧傳文字美新頌。頗識威儀舊漢官。飽死侏儒才斗粟。登場優孟好衣冠。羊頭羊胃君休笑。難得將軍禮數寬。

酬蔣觀雲

一佛居然出世來。現身說法講堂開。阮狂賈哭歸憂國。虎跳龍拳識異才。惠我札書珍白璧。感君琴劍老黃埃。風濤廿紀蒼生厄。援手齊登大舞臺。

轉站著耳太嘈嘈。風雨鷄鳴氣自豪。變舊姓名脫張祿。君靈易其名號創新哲學偉盧騷。乾坤浩氣期撐住。滄海橫流誓挽牢。他日相逢無物贈。風塵擬解慕容刀。

白雪陽春和者稀。茫茫我道竟安歸。元黃血戰黑龍死。魍魎窺人白日微。蒿目衆魚游釜泣。驚心一鷄背天飛。蛙居井底私憐惜。無限飛揚願屢違。

總緣腸熱痛聯俄。淚濕眞丹破畫圖。敢說度人先度己。生當爲俠不爲儒。犧牲覺世書千冊。湖海論交酒百壺。特發狂言煩記取。男兒要鍊鐵頭顱。

暮春襟咏

十日不出戶。落花一尺深。笛聲何處來。妙哉此雅音。頌然澹我慮。白雲空古今。一切無礙法。一切無礙心。柳絮急飛雪。十萬狂風散。最怕斷人腸。遠望登樓嬾。爲憂衆生苦。衣帶日以緩。區區方寸地。佛子已充滿。無思亦無慮。無著亦無住。爾許大自在。不自知其故。世界外世界。一朝神若遇。笑對青燈說。汝即菩提樹。人生非木石。當作世光明。以太塞兩間念。能出生缺罅。飛入室繚繞。若有情捲簾。放渠去憐愛。交相并細讀華嚴經。始覺昔年誤。面壁參平等。焚香消外懼。虛室夜生白。明月窺我坐。圓鏡妙莊嚴。至理可以悟。慈悲是淨土。忍辱即道場。三界惟一心。是非本無常。靜言天下事。淚下何淋漓。我豈濕熱中。憂患安可忘。臨池觀遊魚。水深魚涵泳。魚遊水因緣。水流魚究竟。心垢衆生垢。心淨衆生淨。欲知此中意。須具菩提性。

贈任公

國命今番逢不辰。交鄰變法兩無因。他年天地看新造。億兆同胞待此人。

劍門病俠

贈觀雲

奔走江湖一客寒。苦心常愛濟時艱。願君漲此大願力。莫但區區文字間。

贈君遂

耿耿忠懷莫見明。封章不達拂衣行。欲將痛哭回天地。千古同心有賈生。

遠遊

哀志士之去國也

若有人兮海之濱。朝嘗膽兮昔臥薪。大宛之馬九真麟。肉眼不識反生瞋。橫絕地維迄天垠。愈知吾國尚有人。滄海波翻血淚新。風雨如晦雞鳴晨。吁嗟同胞無病呻。震雷驚破萬劫塵。海枯石爛磨精神。天生偉人自有真。歸來歸來海外身。旋乾轉坤雲雷屯。沈沈大陸一朝伸。仁人澤流被千春。

讀新民叢報感而作歌

在 宥 民

甌濱一士空山居。朝朝局促困書帷。忽從海外得鴻秘。腦球眼界頗發舒。有時徘徊起立疾。拔屣蹻然狂走周。旋數十圍思想自由。入非非。忽躍九天忽蟄九淵。腦電飛。有時放眼碧海窮。尾閭潮來潮去洪。鈞大氣相吸。噓曉日初出。夜月湧。丈夫對此生雄圖。嗚呼。丈夫對此生雄圖。安得適彼扶桑之帝都。觀政求學出其途。嗟余之生。燥髮即受書。至今八千六百四十日。有餘讀書何爲思。之。每汗雨未能跳出學界奴隸之範圍。往者已矣。來可追。誓將改良。今易轍而驅。況值二十世紀。世界文明進一級。全球變動風靡潮湧。雲奔馳自歐而墨。而亞九萬里大地之運一躍再躍。乃東迤起點。崑崙極禹域。招國魂。今渡太平洋而來。歸文明膨脹塞宙合輪。入我華國。漸蘇東方。頑夢大棒。喝老大已轉少年。時吾生幸福大且奇。不先不後。恰置身二十世紀之初期。文明母國支那東南之海濱。既自喜又自疑。喜我腦筋之中。日日湧新知。開關心球理想。古無之。生平讀書枉千卷。何如一篇餉我神魂飛。乃想古來學界之士。如煙海。紛紛孔見不足供。胡盧陸王黃。顏亦傑出。鳳毛麟角無乃稀。其餘漢學宋學清學書充棟。盤旋奴界寸步不敢踏。世界思潮至此。忽大變。衝突網羅。決籬籬。犁庭掃穴。爭倡大革命。打破學界奴性。獨立而不羈。一疑我腦筋之彙已漸滴。輸入文明思想。微乎微。童年腦力初發達。誤疲神經。斷文詞。生平所學亦何事。壁陰虛擲悔已遲。又況世界文明愈進。學愈演。一切專門科學之多。如鯽魚。我披其書。障目視腦印。迷離歧路。歧措大之家。青氈更何物。年年承乏此席。殊可嗤。橫經北面擁皋比。張頤欲語忽囁嚅。嗟乎普通學之未窺。豫備科之弗知。而乃醜然抗顏高坐爲人師。失之東隅收桑榆。吾將舍此兮。俛仰而何之。嗚呼。安得適彼扶桑之

帝都。扶桑之都大好一塵居。乘風破浪士爭趨。談瀛海客與不淺。紛紛東渡有如赴壑魚。吾聞海東帝國。與方冊載驪首。天空獨立。雄亞與歐。西文明食而化。豈徒區區形質相規摩。帝國黃民。此特立奴性。銷為日月輝。組織教育。有特色。學校如錦。士如茶。又聞留東諸公。皆血士。數千里外。客星聚一隅。咄哉桃源。避地別有新世界。文明海國。古所無。鐵血未寒。心不死。自由獨立。國民奴。我讀其篇語。咽絕。血淚盈簡。兩模糊。徘徊出戶。東望長嶽。嗚呼。何時置身三島。相追隨。胸中萬千塊。壘突兀。起濁酒一斗。不足以澆之。吾欲如宗元。幹兮破浪。吾欲如溫太真。兮絕裾。思之思之。計已熟。及今圖之。猶可為。不行萬里。非丈夫。鬱鬱居此。胡為乎。海雲極目。東渺渺。潮聲到耳。如相呼。嗚呼。安得適彼扶桑之帝都。

物我吟八首

自由思想出。天天水灑楊枝。遍大千。驂駕春虬。被明月。人生何處不神仙。萬山原仗五丁。開智勇。雙修地獄來。色即是空。空是色。真光爛。爛現靈臺。酒酣起舞。寶刀橫。航海誰同萬里行。鸞鳥鳳凰日。以遠獨居。無樂哀。吾生恒河沙數。可憐蟲。鼓鑄齊歸大冶中。絕去惡根。培善本。重仁襲義。最從容。腦筋發達。即奇兵。東亞全圖繪不成。誰與芳洲。舉杜若。悠悠白日。太無情。夫君天未渺。難望恨水沈。沈似帶長荳。蕙化茅蘭。花變狂稱香草。了無香寸心。神妙孕乾坤。灌苗靈苗。剗鈍根。夢裡忽然生。六翻扶搖。任意上崑崙。水中花月鏡中春。入世緣。同出世。因獨救衆生。排一切無真。非幻。幻非真。

辛丑中元羈泊海上望月有懷南中諸君子

望美人兮。天一方。長相思兮。不能忘。欲往從之。道阻長。舉頭望月。思故鄉。雲漢迢迢。遙遙相望。恨不乘雲。任翱翔。側身四顧。何蒼茫。百端交集。我心傷。愧彼鴻鵠。摩霄蒼。乃爾燕雀。謀稻粱。願飛無翼。渡無梁。夜光朗朗。照乘黃。按劍疾視。叱不祥。行歧路。嗟亡羊。古今哀樂。夢一場。酣睡沈沈。夜未央。蕭艾不臭。蘭不芳。鷗鷺。矯翼逐鸞鳳。九天閭闔。試引吭。請與濁世。掃糞穢。手挽銀河。洗穢槍。沐日浴月。慶重光。此心耿耿。何時償。

北行感興五首之一

文苑

金

楚

青

齋

八百九十五

淮陰古名郡。長堤如蜿蜒。漂母不可見。遺塚留荒阡。頗聞今太守。仁愛民稱賢。風好泊不得。榜人爭向前。豈知十里外。關吏呼停船。船空百無有。有無皆索錢。橫征乃如此。商旅殊可憐。何不去關吏。太守嗟無權。

晚思

翻翻飛鳥過。日暮投深林。續紛浮雲流。隨風歸故岑。遠遊在天末。感此傷我心。還家杳無日。骨肉如商參。徘徊不能語。泣下沾衣襟。

庚子秋與八首之二

鸞輅蒙塵虎節斜。不堪回首望京華。坐令章蔡拋忠骨。猶許張騫返漢槎。海內紛紛傳羽檄。城頭歷歷作胡笳。長門寂寞宮人去。秋雨風長鮮花。

登高忍看舊河山。趙漢旌旗一瞬間。乍報乘輿過隴水。忽傳敵騎下秦關。相公議款真能手。諸將蒙恩亦厚顏。寥落從臣三五輩。傷心猶自序朝班。

春日信步過陶文毅公祠偶題

東風吹不到。海國得春遲。二月無芳草。何時見柳枝。長堤宜散步。曲水護崇祠。各有千秋業。欣看鬢未絲。

贈明夷

鳥目山僧

子飛垂股哲人夷。正法爭傳有大師。一移寶相祇樹下。大乘獅吼中興時。衛城清磬送斜陽。曾剖心肝奉素王。身毒烟雲通震旦。鷲峯頭上涕淋漓。

贈任公

全

洗刷乾坤字。字新携來霹靂剖。微塵九幽故國生。魂死一放光明賴有人。筆退須彌一塚。橫海波為墨。血磨乾。歐風墨雨隨君手。洗盡文明衆腦肝。

贈觀雲

全

怪雲幻海渺。無涯夜刹羅。又鬥角牙獨住無。生法忍地自耽芳。逸弄天葩。

贈太炎

全

神州莽莽事堪傷。浪藉家私賤客王。斷髮著書黃歇浦。哭麟歌鳳豈伴狂。

贈君遂
朱雲血棒韓公喝震觸天庭鐵石人
籬影沈垂風雨晦青門瓜事老
滋濱

六哀詩

全
更
生

戊戌之秋維新啓難。堯臺幽囚。鈎黨起獄。四新參楊銳叔嶠。劉光第裴村。譚嗣同復生。林旭歐谷。御史楊深秀漪川。及季弟廣仁。幼博不識。遂戮天下冤之。海外志士。至歲爲設祭。停工持服。蓋中國新舊存亡所關也。六烈士者。非亡人之友。生弟子。則亡人之肺腑骨肉。流離絕域。嘔血痛心。兩年執筆。哀不成文。辛丑八月十三日奠酒于檳榔嶼絕頂。成五烈士詩。海波湧起。愁風颺來。哀紀亡弟。卒不成聲。蓋三年矣。須後補成之。

山西楊夫子。霜毛整羽鶴。神童擢早秀。大師領晉鐸。珉玉照蒼旻。勁刷秋鶻嗜。痲痺鄙言論。學起嶽嶽瑣。碎蒼雅與繁。雜傳注博山。經與地志佛典共。史略繁徵舉其詞。一字無遺落。吾能張其軍。見公生長卻。尤能舉大義。行己無愧作。清絕冠臺官。子病無醫藥。趨朝輒賃車。賣文乃款客。時經膠旅警。慘愛同店廬。旦夕論維新。密勿頻論駁。首請聯英日。次請拒俄約。繼言廢八股。譯書遣遊學。涕泣請下詔。大變決一躍。御門警羣臣。開局議制作。聖主感誠切。大號昭渙若。四月變法詔。永永新中國。大旱沛甘霖。羣生起竹樂。奇功動日月。猶尊共斟酌。大蛇臥當道。神應擊一攬。憂甚武嬰禍。惜無束之略。忽警神堯囚。赫矣金輪虐。黨禍結愁雲。盈廷瘡者。抗章請撤籬。碧血飛噴薄。董軍密入京。蕭蕭八月朔。吾時奉詔行。公來告氛惡。揮手作死別。吾擬委溝壑。豈知痛稽生。淒絕山陽笛。昔謁椒山宅。遺像瞻瓜削。見公適適驚。骨鯁貌何若。故知是化人。來爲救世託。雖慘柴市刑。能概權奸魄。大鳥還故鄉。剛毅死猶嚇。

右楊公深秀

賦賦氣懷。愴精英起。肅肅楊君。抱粹姿溫。溫潤如玉。學問窮淵。懿神體窺。渾穆史學。尤精研。晉書手注錄。久遊諸公間。京華推名宿。謹密無少洩。謙讓似不足。平生愛國意。慨歎眉蹙蹙。代草諸公疏。補救強蹇蹇。與我志意同。過從議論熟。公車始上書。號召君鞠鞠。繼乃會強學。君肯同開局。豺虎磨牙食羣士。皆退縮。君首爭署名。抗章聽戮膠。膠事吾去國。君走爲推轂。後開保國會。被劾君猶陸。始疑謹厚姿。頗慮弱不足。豈知百鍊金光芒。深韜蓄學術。本少殊行事。乃相服。益知君子心。憂國至誠篤。聖心善鑒拔。大器備令僕。參政十七日。玄黃遭庸毒。帝座竟傾闈。衣帶密傳讀。上言愛中國。變法救危辱。下言觸慈怒。大位將傾覆。設法籌營救。焦灼企望速。君密傳同志。失聲咸痛哭。顛危竟不救。萬死罪莫贖。畫承以反誅。千秋傷冤獄。

右楊君銳

我不識裴村。裴村能救我。署奏拒鷹鷂。心感報無所。昔開保國會。千丈松磊砢。模糊一握手。未得親右左。言讀我書。傾到亦已頗。故人多石交。下石一何夥。故知交在神。面交多坎阻。京華聲利海。十年潛默坐。謝華學獨勉。寡交足頻衰。閉門陳正字。直節無撿阿。小字作顏書。剛建少婀娜。研精舊史學。維新乃最果。聖上切旁求。陳撫薦自楚。新參一朝拔。得人四海賀。王相客盈門。不投一刺過。密勿贊新猷。氣象皆駭駭。改元設參謀。明堂燦藻火。訐謔私畫策。君莫不畫可奪。門忽開。變投獄。無少驛。竟從龍。比遊哀。哉呂武。弩人才。付一燼。邦國嗟。長鎖吁。嗟孔融。子覆巢。卵同挫。側望蜀川雲。灑涕風悲楚。

右劉君光第

復生奇男子。神劍吐光瑩。長虹亘白日。紫瀾捲蒼溟。足跡徧西域。抵掌好談兵。橫厲志無前。虛公心能平。才明挺峻特。涉獵得其榮。于學無不窺。海涵而淵滄。文詞發瑰怪。火齊雜水晶。孤孽既備管。德慧更耀靈。徧探異氏奧。遊徙宦頻傾。歸心服大雄。悲智能長惺。聞吾談春秋。三世志太平。其道終于仁。乃服孔教精。貫串中外學。開通治教程。奇闢破宦與。華妙啓化城。大哉仁學書。勃率天為驚。金翅未大鵬。溟海掣長鯨。巨力擊燭龍。雷霆吼大聲。吾道有譚生。大地放光明。師陳義。審撫楚。救黎蒸。變法與民權。新政百務興。湘楚多奇材。君實主其盟。大開南學金。千萬萃才英。新法不矯變。舊俗滌以清。聖主發維新。賢哲應求徵。奉詔來京師。翔鳳集紫庭。宣室前席問。帝心特簡膺。有命參新政。超階列羣卿。向以天下任。益為救國憤。旅吾南海館。緯纒夜不寤。首商尊君權。次商救民萌。條理皆關合。次第擬推行。煌煌十七日。新政煥庚庚。大猷未及告。奇變怒己形。衣帶忽飛。傳痛哭。發精誠。大床方臥。疾揮涕。起結纆。自任救聖主。揮吾出神京。橫刀說袁紹。慷慨氣填膺。奇計仗義俠。惜哉皆不成。神堯遂幽囚。王母宴飛瓊。緹騎捕黨人。黑雲散冥冥。吾時將蹈海。欲救無可營。東國哀良臣。援拯與東征。上言念聖主。下言念先生。兩者皆已矣。誓死延待刑。慷慨厲氣猛。從容就義輕。竟無三字獄。遂以誅董承。毅魄請于天神。旗化長星。

右譚君嗣同

嶽谷挺天秀。髫年富文史。波瀾盡老成。清妙紆練綺。文辭有漢聲。詩詞得宋體。下筆壓耆宿。十八冠鄉舉。弱冠遊京師。名聲騰鶴起。王粲詣蔡邕。陸機入洛泗。一時譽奇材。公卿為倒屣。折節不自足。來問春秋旨。商榷三世義。講求維新理。論才薦大科。交章用處士。奏對稱師說。變法陳古始。前席承宣室。參政贊形凡。經論謨密勿。夥願難述紀。頗聞罪已詔。敬與筆所擬。至今感人心。普天思聖主。

蕭牆難既作。堯臺囚莫弭。宸衷願從容。眷惜微臣死。密詔促出行。緣汝籍弟子。造膝近御座。衣帶傳密旨。捧詔相抱泣。報國同誓死。惆悵吾去國。綢繆汝救主。倉黃解玉璽。蕭蕭走緄騎。非無西人哀。援手為救止。慷慨乃捐軀。投身赴大理。嗚呼袁宏血。三年碧不止。娟媵沈公孫。令德儷才壻。竟作墜樓人。長咽秦淮水。晚翠自名軒。完節無愧此。每見青琅玕。傷心淚瀾瀾。人間廿四年。英名滿天地。

右林君旭

遊中印度訪佛迹至迦維衛大城音也為印度至中前臨恆河循訪無之守博物院人曰佛是支那來者登山頂塔而望東西

靈鷲峰高王舍城塔樓百里樹烟橫。迦維行徧無佛跡。但見恒河落日明。

明

夷

舍維城中問浮屠。人言東來自支那。而今象法真寂滅。世界億劫到婆娑。成住原知皆幻相。頗驚大教壞而空。區區國土更何物。得失真如電夢中。

度遼將軍歌

人境廬主人

聞雞夜半投袂起。檄告東人我來矣。此行領取萬戶侯。豈謂區區不余昇。將軍慷慨來度遼。飛鞍躍馬誇人豪。平時蒐集得漢印。今作將印懸在腰。將軍鄉者曾乘傳。高下句驪蹤迹徧銅柱。銘功白馬盟鄰國。傳聞猶膽顫。自從弭節駐雞林。所部精兵皆百鍊。人言骨相應。封侯不遇時。逢一戰。雄關巍峨高插天。雪花如掌春風顛。歲朝大會召諸將。銅爐銀燭圍紅氈。酒酣舉白再行酒。拔刀親割生彘肩。自言平生習鎗法。鍊目鍊臂十五年。目光紫電閃不動。袒臂示客如鏡。望淮河將帥巾幗耳。蕭娘李姥殊可憐。看余上馬快殺賊。左盤右辟誰當前。鴨綠之江碧蹄館。坐令萬里銷鋒烟。坐中黃會大手筆。為我勒碑銘燕然。么麼鼠子乃敢爾。是何雞狗何蟲豸。會逢天幸遽貪功。它它籍籍來赴死。能降免死跪此牌。敢抗顏行聊一試。待彼三戰三北。餘試我七縱七擒。計兩軍相接戰。甫交紛紛鳥散。空營逃棄冠脫劍。無人惜。只幸腰間印未失。將軍終是察吏才。湘中一官復歸來。八千子弟半摧折。白衣迎拜悲風哀。幕僚部卒皆雲散。將軍歸來猶善飯。平章古玉圖鼎鐘。搜篋價猶值千萬。聞道銅山東向傾。願以區區當芹獻。藉充歲幣少補憤。毀家報國臣所願。燕雲北望憂憤多。時出漢印三摩挲。忽憶遼東浪死歌。印兮印兮奈汝何。

長江

觀

雲

出水鱗鱗萬斛來。露英德法費疑猜。我來旗間黃龍影。寥闊江天颯幾回。

密士失必與尼羅。比較安流兩若何。天賜黃民功德水。神州失用悔蹉跎。
 莊嚴兩岸好青山。渾黃日夜流其間。一盤二屋皆都會。戰伐千秋未肯閑。
 快蟹長龍舊有名。魚雷水雷戰魂驚。金甌大陸無纖缺。天塹先須十萬兵。
 一隊貔貅水上雄。直控南北鎮西東。黃民團散白民入夢。醒河山破碎中。
 長天一縷繞蒼煙。初過前山汽笛船。篷背櫓聲真太古。眼中風物幾千年。
 黃河城猛江流靜。南國風華北國粗。兩戒文明相代謝。瀾漫一水是醍醐。
 輪船一鐘三十里。飛度金焦赤壁秋。漫說瞿唐是天險。下游城郭動邊愁。
 晚風西樂出兵輪。灰白船身水色混。自是兵謀翻主客。不關兩岸有風塵。
 航路牽連若網絲。觀鯤碧眼賈胡兒。佛蘭金仙長酣臥。起舞張牙可有時。

壬寅八月往遊金陵書懷

天塹兵輪萬國來。長江鎖鑰已全灰。蜀煤楚冶通新道。俄鷲英獅儼舞臺。戰伐遺民習奴性。衰殘大帥豈長才。東南我欲論形勢。腦部可能傍蔣咳。

秋感四律

霜點頭顱髮漸疏。裊雲歇浦慰窮居。懷人風雨三洲外。小病肝腸九月初。每對江山悲壞劫。長憐島國著新書。昨宵暗度文明海。元化悠悠夢裏舒。
 安禪人世亦天堂。悲智無由遣熱腸。慘劇沈沈枯萬骨。大雄耿耿劓千瘡。人才終古遺麟鳳。民教於今鬪虎狼。太息倚天無利劍。削平造化鑄蒼蒼。
 潮喧大陸浪花騰。未許譚空演上乘。絕頂吳山誰立馬。秋高漢水且呼鷹。雲黃日落暝煙積。地赤人稠海氣蒸。解道滄桑身外劫。不應腦界有山僧。
 瓊宇高寒問太清。風潮廿紀陣雲橫。盟鷗水冷心猶熱。捫躡山空氣未平。四戰中原誰上將。五洲瑩鼓孰頭兵。劇憐瘦骨嶙峋况。照眼黃花淚點盈。

鳥目山僧

觀雲

庚子圍城中雜感

鄒崖道者

六甲支符下紫清日復沿其說以誤國宣和北伐太無名山通鑑論不可不讀登煙瘴雨臨江府梅許落日青燐五國城七月十七日西狩徐桐蓋福祥伏背滿死諫乃止幾陷君父以大難

請禧祇廟委煨塵己亥八月景教西行記大秦兩戒河山仍黑劫一朝忠義屬黃巾翠徽遺句悲誅錯史墨名言憶降莘不為旱荒寧有此燕

翠華聞道出居庸河嶽風雲護六龍已亥八月首荷萬家燕市馬舡梭一點葡門烽淒涼夜半津沱粥寥落秋深景運鐘宰相新充祈使都

堂談笑酒千鍾九門夜呼燒香滅鬼三輔纏妖氣焚香夜數驚子陰氣森森畏人早知銅狄淚況有杜鵑聲四月十三上海自畫碑不見人四月西山四月

黃口小寄食固安城死香分也不可使先人無後乃命奮僕寄雨子於固安十萬橫磨劍神鋒恨倒持竟成鸚鵡識應誦鶴鶴詩帝子洲何許王孫哀已邇開元太平

日樂譜誦龜茲鄒某作事使人疑將軍乃死之時勝轟士成爲漢奸罪臣同馬觀朝論比劉豨但使心如冰終當草裏屍健兒分水嶺舊壘秋興

武庫晨飛雉津軍械南漕又斷聯軍佔頰北斗灑淚果仍不悟哀許六月苦飛霜五月二十一廿三日詔六部九卿集議上曰甲午之役一

昔時樽俎地徐桐云以此夜起風雷枉殺回圖使中興宿羽臺三河風鶴警八月斗檣廻止戰唯宸斷文華鎖殿開徐崇之罪

軍中鈔大學賊前誦孝經時稱漢奸尊攘尙倖倖亡國猶榮妖孽寧冥冥信盜事容有交鄰理無徵五洲夸誕耳徐崇之罪鄒衍無稽聽徐崇之罪

亦有棄官逃時稱漢奸攔街禽二毛衣冠牛馬賤風雨鼠狐號焚戍南飛鵲回空下瀟漕輸林六部逃或由十八站或由海關南下笑僕阮囊盡一命等

落葉臨脂井秋心似醜醜風鈴驚露索月影吠猶奴聯軍封鎖乾清門約不得擅入噩夢猜鷓鴣聯軍芳思訴鷓鴣啼聯軍妝倭髻亂心事託樽蒲

三百年天下安危在此行到^{聞合}有懷唯國難未敢惜身名倉卒開邊^{或言}憂虞屬老成一生和戰^{明之後三日}功罪後人評
 歷歷圓明劫滄桑四十年黃楊逢厄閏月不利^{或言}土木化雲煙尙憶開皇寺俄成主客筵^{宴使臣子禮部}西園今宿草^{思恭}瞻望益潯然

番客篇

人境虛主人

山鷄愛舞鏡海燕貪棲梁衆鳥各自飛無處無鴛鴦今日大富人新賦新婚行插門桃柳枝葉葉何相當垂紅結綵綵緋緋數尺長
 上書大夫第照耀門楣光中庭壽星相新統供中央隱囊班絲細坐褥棋局方兩旁螺細椅有如雨翼張丹橙綴錦聯掩映嬌粉脂
 某某再拜賀其語多吉祥中懸剝風板動搖時低昂循地紅藤簾潑眼先生涼地隔視窺白水紋鋪流黃沫漆竹絲簾內藏合懽牀
 鑲花福壽字點畫皆銀鑲蚊帳挂碧綉犀毼堆紅箱旁室銅澡盆滿儲七香湯四壁垂流蘇碎鏡隨風颺華燈千百枝徧繞曲曲廊
 庭下衆樂人西樂尤鏗鏘高張梵字譜指揮抑復揚傘口銅洞簫簫哨吹如簧此乃故鄉音過耳音難忘蕃樂細腰鼓手拍聲鏗鏗
 喇叭與畢栗驟聽似無腔諸樂雜沓作引客來登堂白人挈婦來手携花盈筐鼻端撐眼鏡碧眼深汪汪裏頭波斯胡食飲如渴羌
 豈豈巫來由肉袒親牽羊餘皆閩越人到此均同鄉嬉嬉婦女笑入門道勝常番身與漢身均學時世妝塗身百花露形過壁亦香
 洗面去丹粉露足非白霜當胸黃亞姑作作騰光芒香香靴履聲借來每雙雙紅男并綠女个个明月瑞卑衫纏白疊尖履拖紅幫
 垂垂赤靈符盞盞緋交襦一冠攢百寶論價難爲價羨新好裝束爭來看新郎頭上珊瑚頂碎片將玉環背後紅絲條交辦成文章
 新製紺綾鞋衣補亦寶裝平頭鴛頂靴學步工趨踰今行親迎禮吉日復良辰前導青羅繖後引絳節幢駕車四驅馬一色紫絲繡
 薄紗宮樣燈白晝照路旁海笛和雲籬八鸞鳴玲瓏帕首立候人白鷺遙相望到門爆竹聲祥童喜欲狂兩三戴花姐捧出新嫁娘
 舉手露約指如棗真金剛一環五百萬兩環千萬強腰懸同心鏡襯以紫荷囊盤金作纒帶旋繞九迴腸上下籠統衫強分名衣裳
 平生不著鞵今段破天荒明珠編成履千緋當絲鑲車輪毘行登婢相扶將丹書懸紅紙懸麟與鳳皇一雙龍紋獨華光煌煌
 第一拜天地第二禮尊嬭後復交互拜于飛燕頰頰其他學檢衽事事容儀莊拍手齊懽呼相送入洞房此時簫鼓聲已聞歌離離
 點心嚼月餅釘座堆水糖啖蔗過蔗尾剖瓜餘瓜瓢流連與波羅爭以果爲糧赤足絡繹來大盤薦膾燕穿花串魚鮮薄紙批牛肪
 今日良宴會使我撥眉嘗食物十八品強半和椒薑引手各搏飯有杭有黃梁蒲桃百瓶酒破碎用斗量呼么復喝六拇戰聲琅琅
 願黎小海鷗舉白累十觴既醉又飽腹出看戲舞場影戲紛牽絲幻人巧尋樟藍衫調舵老玉暉輝文康身鞠肩背飛迅若鷹鷂翔
 白打唱迴波引杖相擊撞金吾今弛禁賭錢亦無妨初投陞官圖意取富貴昌意錢十數人相聚捉迷藏球手十貫索罔利各籌防

名爲葉子戲均爲錢神忙醉呼解醒酒渴取水齒齧飲酪揀灌頂烹茶試頭網吹烟出菸葉消食分檳榔舊戲淡巴菰其味如唐
傾盡挑鼻烟來自大西洋一燈阿芙蓉吹氣何芬芳分光然石油次第輝銀匣入夜有火戲語客留徜徉行坐紛聚散譚呼汝印
中一蒜髮更就我深淺商指問座上客脚色能具詳上頭衣白人海漁業打槳大風吹南來布帆幸無恙初操牛頭船傍岸走近港
今有數十輪大海恣來往銀多恐飛去龍圖東萬縷多年甲必丹早推蠻夷長左邊黑色兒乃翁久開礦寶山空手回失得不足償
忽然見斗錫真乃無盡藏有如窮秀才得意挂金榜沈沈積青會未知若干丈百萬一紫標多少聚錢餉鼻土色人此乃吾鄉黨
南方宜艸木所種盡沃壤椰子樹千行丁香花四放豆蔻與胡椒歲歲收豐穰一畝值十鍾往往過所望擔糞餘臭牛馬用谷量
利市得三倍何異承天賦右坐團圍面實具富者相初來錐也無此地甫草創海旁占一席露處關棧莽屨氣噓樓臺漸次鐘聲
黃金准土價今竟成閭巷有如千戶侯裂地稱霸王善知服食方百味作供養聞有小妻三輪流搔背瘡長頸獼猴面此物信巨
自從縛馬足到處設魚網夥願典衣庫值十不一當一飲生訟獄誰敢傾家釀自煎罌粟膏載土從芒榜鷄酒鷄更鷄顛倒多奇想
搜索徧筐篋推敲到盆盎龍斷兼雁鼎巧奪等劫掠積錢千百萬適足供送葬君看末座客揮扇氣抗爽此人巧心計自負如葛亮
千里封鮮羹絕域通徇督積着與均輸洞悉萬物狀錦繡離雲爵妙能揣時尚長袖善新舞胡蘆棄舊標千帆復萬箱百貨來交廣
遂與西域賈逐利爭衰旺即今論家貧問富過中上凡我化外人從來奉正朔披衣襟在胸刺髮辮垂索是皆滿洲裝何曾變服着
初生設湯餅及死備棺槨祀神燭四照宴賓酒三酌凡百喪祭禮高會傳短棹風水講龍砂卦卜用龜灼相法學麻衣推命本俗
禮俗概從同口述僅大略千金中人產咸欲得封爵今年燕晉饑捐輸頗踴躍從華海來大抵出閩路當我鼻祖初無異五丁鑿
傳世六七葉略如華覆尊富貴歸故鄉比騎揚州鶴豈不念家山無奈鄉人薄一聞番客歸探囊直啓鑰西鄰方責言東市又相前
親感恣欺凌鬼神助咀囓曾有和蘭客携歸百囊囊眈眈虎視者伸手不能攫誣以通番罪公然論首惡風初海禁嚴立意比關
借端累無辜此事實大錯事隔百餘年聞之尚駭愕誰肯跨海歸走就烹人饑言此袂掩面淚點已雨落滿堂雜悲憤環聽成唯諾
到此氣慘傷筋鼓歇不作臺駝拍板聲猶如痛呼暴道咸通商來雖有分明約流轉四方人何曾一字著堂堂天朝語祇以供戲謔
譬彼猶太人無國足安託睡鼠苦無能豪腕苦無角同族敢異心願奈國勢弱雖則有室家一家付飄泊倉頡鳥獸迹竟似畏海若
一丁亦不識况復操筆削若論佞廬字此方實莊嶽能通左行文千人僅一鷄此外回回經等諸古渾靈西人習南音有謂比合樂
孩童亦能識識則誇學博識字亦安用蕃漢兩棄卻愚公傳子孫癡絕誰能藥不如無目人引手善捫摸近來出洋衆更加水赴壑

南洋數十島到處便插脚他人殖民地日見版圖廓華民三百萬反為叢毆雀喚哈不撫子犬羊且無帶比聞歐澳美日將黃種虐向來寄生民注籍今各各周官說保富審地應設學誰能招島民回來就城郭群携妻子歸共唱太平樂

詠西史

鄧崖逋者

巴黎獅吼女英雄英后馬加牀第千戈報國功獨有年年黃鶴怨漢唐公主可憐蟲傷女
 救世金人獨祭天殺仇讓鬼俗英香劇堪憐腥風血雨耶酥墓十字軍與百八年傷也
 北兵眯目雪飛陰新羅乞食荒山獨抱琴紅白薔薇花落盡宮門風雨晝沈沈傷宮也
 苦是鴉眠大教徒露頭赤脚布衣粗跨隨踏破東球路十字縱橫磔殺圖殺後教聖苦沈
 英蘭教典一家言登語何如國語尊英北法佈期西新敝脚盤行粗解識藤季手杖託權軒國尊國語釋
 鴻都會有入羊郎海外聞開鬻吏場英理查第一法手版脚靴頭半白腰纏欲渡大西洋認讀
 舊俗金牛猶太膜拜虔周妻何肉不妨禪馬槽悟得空鸞旨日本僧空十戒還將遍大千認不拜
 魯華宮闕劫灰殘石柱蟻蚪大可汗血肉橫飛油畫院至今流涕憶師丹認忘
 旗槍茶百萬付東流病渴盧全死不休英重徵茶碗美人禁飲茶花債白門鴛粟索教人羞殺十三州認債
 江山秀弱文章好士女粗豪血稅多希臘詩詞妙天下至今放國黍離歌認右
 布衣東海雪肝腸拔劍推膺憤自戕馬其頓老德伊血性男兒曾幾箇黃金世界立一悲場認底
 祭壇十二鬱嵯峨山折鐵沈沙瘞馬坡哈薩醇酒美人豪氣盡驪山烽火照笙歌認不終也
 懸軍深入亞尼河雪窖天荒馬斃多二十萬軍齊覆沒更無人曉墨斯科認北
 將軍傳粉態苗條標面醜桃花泊雨消若遇錦帆銀櫓除埃及女王姑英雄兒女各魂銷兵氣下揚也傷羅馬埃及
 葡萄酒淡巴荔雙漿蘭燒夜邊湖十五垂髻充問謀美徒莫月明垂幕有啼鳥認同
 紅雲大柱照迦南露鴉鴛卓錫潭西到底不離神鬼事天堂地獄日晴晴不拜土偶而神道
 黑衣太子白衣王南北單于本一疆英朝四百年來婚媾禍風潮海峽血玄黃倚外援之不足恃也
 天草當年起義師馬關鹿島悔攘夷燕雲十萬橫磨劍此是神州鎖港期認望中

壬寅冬蔣觀雲先生往遊日本海上同志公餞江樓珍重贈言余乃作詩以誌別
鳥目山僧
洪○通○乾○坤○判○割○慘○日○窄○房○州○帝○子○愁○禹○穴○羣○矢○的○巨○海○渺○洪○波○扁○舟○當○衝○突○萬○派○競○潮○淘○地○籟○天○風○怒○亞○陸○沈○盤○渦○舞○臺○演○天○擇
百○年○過○渡○期○四○戰○正○壞○劫○銅○駝○萎○荆○榛○金○碧○成○瓦○礫○東○林○遭○斧○斤○梁○木○摧○前○哲○呂○武○僞○臨○朝○莽○卓○私○僭○竊○易○水○起○悲○歌○造○物○困○交○傑
因○明○無○上○士○調○御○起○廢○穴○一○劍○隨○天○風○飄○飄○辭○故○國○願○以○肝○膽○傾○神○運○拯○手○足○津○濟○駕○蓮○航○彼○岸○發○偉○業○蒲○牢○吼○自○由○支○解○梅○特○涅
震○雷○吹○法○螺○穢○土○下○重○關○前○旌○發○問○題○諸○賢○起○而○答○南○洲○倡○尊○王○福○澤○冀○教○育○維○廉○馬○志○尼○吭○聲○勉○鼎○革○培○根○笛○卡○兒○格○蘭○斯○康○德
依○次○互○討○論○相○規○畫○天○職○嗟○余○浮○屠○民○無○物○壯○行○色○附○驥○趁○遠○圖○夢○想○空○組○織○因○戀○南○山○雲○遲○瞻○東○海○日○今○夕○餞○君○行○希○望○難○言○說
拜○手○頌○雲○興○舉○頭○觀○明○月○爰○感○月○照○師○扶○桑○樹○新○澤○龜○峨○光○明○幢○莊○嚴○紫○金○宅○又○思○明○月○光○與○君○照○不○隔○兩○間○有○別○離○以○太○未○會○別

辛丑秋感四首用漁洋秋印詩韻

養 眞

閒居何事最銷魂。獨立衡山望薊門。四鎮蟲沙空雨泣。二陵檜柏着霜痕。西平謁駕饒深策。北塞流民賸幾村。王樸又聞新拜將。買莊前事莫重論。
兼葭水冷露爲霜。一抹浮雲蔽玉塘。海上孫恩喧草澤。朝中呂祿富倉箱。將軍耀武空思岳。相國臨邊又姓王。日暮孤樓冠蓋寂。蒼涼莫問舊鷹坊。
十載承明侍袞衣。金臺氣象逐年非。和戎廣武封侯晚。愛客平原國士稀。九塞愁聞千騎擁。三橋又見六龍飛。蕭王未忘燕亭粥。正位鄙南志莫違。
盧龍北望最堪憐。寂寞關河障晚煙。上堵有吟空涕淚。平陵無曲記纏綿。名流白社譏前事。大獄黃門憶隔年。卻怪奇峯七十二。峯合恨到眉邊。

棒喝集

張茂先厲志詩崔子玉座右銘蕭選錄之取諷勸焉今師其意譯錄中外哲人愛國之歌進德之篇俾國民諷之
如晨鐘暮鼓發深省焉名曰棒喝集但其所哀集者或由重譯或採語錄其詞句或毗于拙樸焉買珠者不必惟其積也

日耳曼祖國歌

德國格拿活

德意志未建國以前諸邦散漫無所統一為強鄰所凌蹴於是愛國之士特提倡日耳曼祖國以激厲其民當時文豪以此意被之詩歌者最多此亦其一篇也

吁嗟美哉神聖國萊江西橫東海碧葡萄滿原鬱相殖有實如金爛其色糾結恰是同氣脉日耳曼兮我祖國
吁嗟美哉神聖國萊江西橫東海碧小川悅流不肯逆大川似驕勢滿濤大川小川爭相釋日耳曼兮我祖國
吁嗟美哉神聖國萊江西橫東海碧愛此山林氣秀特岩為城兮鐵為壁雄風凜凜敵可嚇日耳曼兮我祖國
吁嗟美哉神聖國萊江西橫東海碧孤鷺翔空垂雲翼被覆州郡幾十百天家徽章視歷歷日耳曼兮我祖國
吁嗟美哉神聖國萊江西橫東海碧鷺翼鳴處下天敕同胞額手歌且拍忠愛相結永弗斃日耳曼兮我祖國

題進步圖

日本 中村正直

中村正直字敬字日本維新大儒也嘗譯西國立志編其他著述甚多皆以激厲國民進取之氣堅忍不拔之志者也今錄此篇見其一斑

兩山夾帶路偃仄如往而回轉折百忽見老牛駕車來運輸米粟載充積進步難兮進步遲終不退兮終不息不問千里更萬里能自極南達極北人生進步亦如此任重道遠耐艱厄有時快馬行平地常恐中途或顛路不如殼釐任脚行得寸則寸尺則尺君不見泰西開化非速成累世勤苦臻此域

日本少年歌

日本 志賀重昂

志賀氏為日本地理學大家政客中之錚錚者也此篇殆其少作不免有叫囂之語然亦可為發揚志氣之一助也故錄之

君不見地底火力億萬斤勃乎爆發海之隅北半球之大陸四潰裂東方剗造別寰區高者秀為富士嶽屹然出海如斧斲低者沒為琵琶湖合沓中州乘斗極東西南北三千里河維流兮山維峙天公一擊斯山河賦與日本快男子六氣和調五穀蕃家給人足如桃源桃源春深厭喧囂一睡避世二千年天雨粟大鬼小鬼相踵哭蒸氣吐烟電氣激開明大勢日逼促霹靂墜地忽一聲桃源之人夢魂驚蒼騰睡眼百磨擦初認西方有光明須臾光明如霞電燭天蔽空眼欲眩焉也迸來東洋天焚盡日

本全局面。老人狼狽望影奔。少年抵掌咲欣欣。天荒破得舊天地。鮮血染出新乾坤。新日本。新日本。滔滔大勢如決堰。新日本。來兮舊日本去。少年起兮老人遜。吁嗟少年風雲正逢遭。活天活地屬吾曹。歌成昂然仰天望。富士山頭旭日高。

德國男兒歌 隔句互韻用原詩體

日本內田周平譯

奮力強兮心志雄。阿爹盍賜一口劍。誰言乳臭不奏功。滿腔已蓄丈夫念。丈夫偉業進取可。寧與小兒事細嫻。榮光吾亦如阿爹。誓為祖國効此軀。少小志念自不群。生平所弄唯介冑。昨夜夢中赴敵軍。身負大傷益奮鬪。咄賊枕上自驚覺。正自南土戰場來。此朝試技又不惡。打拳擬仇叫快哉。近日國軍廻此鄉。各隊威風何整暇。就中輕騎意特揚。疾驅如飛過我舍。當時群童凝望久。一行無不伸雙眉。吾獨幽鬱君知否。斯誓未得揮霍期。奮力強兮心志雄。阿爹盍賜一口劍。誰言乳臭不奏功。滿腔已蓄丈夫念。

東瀛翰軒集

枯坐無聊適得五律

藤波千溪

見性本難得。嘔心何敢休。風塵獨覺佛。天地一詩囚。靜坐看雲起。吟行聽水流。人間百年事。吾欲問沙鷗。一冬暖風日。霜霽四圍山。枯木夜叉骨。好花迦葉顏。馬銜紅果去。僧踏白雲還。極目豁無礙。夕陽詩思閒。傾盡碧筒酒。佛前詩味多。逃禪情灑灑。得句笑呵呵。片月浮千水。微風起萬波。寒山彼何物。畢竟一頭陀。禪不依文字。詞唯見性靈。梅花孤帳白。竹院一燈青。悟道無僧過。吟詩有鬼聽。夜深天籟寂。寒月照空庭。南無買島佛。千載是吾師。滿爵先拚飲。孤龕例祭詩。寒飈身獨瘦。鶴骨同奇醉。臥簷梅下林。通夢見之。

鳳雛歌并序

西村 柘園

羽後大館中學在鳳凰山下。因名寄宿之舍曰鳳鳴堂。諸生在堂學者二百許人。余乃作鳳雛歌。以勗諸生云。鳳雛群兮鳳山之隈。鳳山崔嵬不易攀。巔有天日赫灼輝。鳳山之下有原芳艸滋。鳳晨出遊厥音喈喈。鳳山之下有堂瓊樹開。鳳暮來歸厥樂熙熙。鳳之雛二百五彩陸離。倘俾逢魯叟。何發已矣悲。倘俾楚狂過。何謠德之衰。生遭聖世已優。唐虞時身備七德。爰招凡鳥。譏賭彼雀。鷓鴣翔翔藩籬。願此鷄鷩。蟻蟻之追鳳。亢翼兮九千仞。竹實食兮梧桐棲。鳳雛養奮之翼。與德上彼高岡。鳴彼朝朝。

曠

南普陀

結城蓄堂

莫是江湖杜牧之。普陀巖上去題詩。僧無我相微微笑。客有禪心默默知。漱石臥雲秋水淨。焚香掃地夕陽遲。鐘聲敲斷揚州夢。半榻茶烟捲鬢絲。

自廈門至福州舟中

同上

萬頃烟波醕夕曛。寒潮欲落水生紋。風流有罪餘香夢。龍鱗無懷剩綺文。白鹿洞中秋臥月。碧泉巖下曉烹雲。十句詩酒渾陳迹。多少江山醉眼分。留別江諸子

孤帆一片度滄溟。十月潮寒龍氣腥。殘日分愁天莽莽。亂濤驚夢夜冥冥。雲連吳越多奇險。海扼臺澎剩勝形。擬寫南荒多少異。知吾詞筆已通靈。

萬里乘槎膽氣豪。萍蹤唯托一孤刀。七閩瘴氣侵詩卷。百粵蠻風掩客袍。蒼鶻盤空雲欲裂。老鯨橫海月方高。孤舟半夜晚河淡。渤海無邊莽怒濤。

新年招同天鵬洪洲中洲山陰易水諸賢過飲松風亭用白樂天正月三日閒行韻

五峰阪口恭

笑檢酒衫星尚在。休嘆詩髮雪難消。梅花深巷接深巷。楊柳一橋多一橋。春水碧微羅幅幅。畫簾紅逗燭條條。東風從此須行樂。纔入新年未數朝。行年四十又加四。酒解消寒愁不消。已被春風吹白髮。誰先畫舫過紅橋。把門掛新蟾影。翡翠簾遮嫩柳條。邀得諸公同一醉。野人生日是今朝。

阪口五峰有次白樂天正月三日閒行韻詩見似云一月三日開詩筵于新瀉松風亭乃次其韻遙寄

袁川岩溪音

十歲揚州如夢覺。三生杜牧欲魂消。樓樓酒旆魚鱗瓦。處處歌船鴈齒橋。浴水猶翻雪浪蕩。鶯柳欲引烟條酒。遂韻事賭詩後定。養春醒過幾朝。

雪朝東江木冷灰博士

同上

昨夜枕頭攤卷看雪聲急灑小欄干室催虛白天三尺爐宿微紅火一團早起有詩將問訊先生與竹定平安迎賓復見王仁裕高會風流追煖寒。

飲冰室詩話

飲冰子

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於師友之詩文辭。芳馨悱惻。輒誦之。以印於腦。自付於古人之詩。能成誦者寥寥。而近人詩則數倍之。殆所謂豐於昵者耶。其鴻篇鉅製。洋洋灑灑者。行將別哀錄之。爲一集。亦有東鱗西爪。僅記其一二者。隨筆錄之。

譚瀏陽志節學行思想。爲我中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不待言矣。其詩亦獨闢新界。而淵合古聲。丙申在金陵所刻莽蒼蒼齋詩。自題爲三十以前舊學第二種。蓋非其所自喜者也。瀏陽殉國時。年僅三十二。故所謂新學之詩。寥寥極希。余所見惟題麥孺博扇有感舊四首之三。其一曰。無端過去生中事。兜上隳臙業。眼來燈下。翻體誰一劍。尊前屍塚夢三槐。金裘噴血和天門。雲竹聞歌。匪地哀徐甲。儻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其二曰。死生流轉不相值。天地翻時忽一逢。且喜無情成解脫。欲追前事已冥濛。桐花墜落鳥頭白。芳草汀洲雁淚紅。再世金銀彈指過。結空爲色。又俄空。其三曰。柳花夙有何冤業。萍末相遭乃爾奇。直到化泥方是聚。祇今墮水尙成離。焉能忍此而終古。亦與之爲無町畦。我佛天親魔眷屬。一時撒手劫僧祇。其言沈鬱哀盪。蓋瀏陽集中所罕見者。不知其何所指也。然遺情之中。字字皆學道有得語。亦瀏陽之所以爲瀏陽。新學之所以爲新學歟。

戊戌去國之際。所藏書籍及著述舊稿。悉散佚。願無甚可留戀。數年來所出入於夢魂者。惟一菊花硯。硯爲唐瀏陽所贈。時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初與。絨丞定交也。譚瀏陽爲之銘曰。空花了無真實。相用造邪。偈起衆信任。公之研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其時江建霞方督湘學。受代去。瀕行前一日來作別。見研與銘。乃爲余刻之。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沒矣。而此研復飛沈塵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併時也。念之凄咽。

近世詩人能鑄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丙申丁酉間。其人境樓詩稿本。留余家者兩月餘。余讀之數過。然當時不解詩。故緣法淺薄。至今無一首能舉其全文者。殊可惜也。近見其七津一首。亦不記全文。惟能誦兩句云。文章巨蠶橫行日。世界羣龍見首時。余甚愛之。

嚴又陵哲學大家。人多知之。至其詩才之淵懿。或罕知者。余記其戊戌八月感事一首云。求治翻爲罪。明時諛愛才。伏尸名士賤。稱

疾語書哀燕市天如晦。天南雨又來。臨河鳴憤歎。莫遣寸心灰。又綠珠詞一首云。情重身難主。淒涼石季倫。明珠三百珮。空換陸樓人。蓋哭林晚翠也。

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璋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子身獨行。省親於印度。以十九歲之妙齡。弱質。凌數千里之莽濤。瘴霧。亦可謂虎父無犬子也。近得其寄詩二章。自跋云。侍大人遊舍衛祇林。壞殿頽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來游者。同璧為第一人矣。詩云。舍衛山河歷劫塵。布金壞殿數三巡。若論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靈鷲高峰照暮霞。凄迷塔樹萬人家。恒河落日滔滔盡。祇樹雷音付落花。

高平子以所著平等閣筆記見寄。記述兩年來都中近事。字字令人剗心。怵目。中一條。其事甚韻。而其人甚奇者。讀之。亦可見中國女權消息之一斑也。錄其全文如下。『庚子仲冬。由日本西京偕日友數人。乘玄海丸返國。便途得游朝鮮及關東關外諸地。兩雪載途。寒風砭骨。哀鴻遍野。春燕無歸。觸目心傷。夢魂鬱悒。余有詩云。關山一任誰家物。觸眼吾民百感傷。雪漫長空風滿地。汽車載夢過遼陽。一日薄暮。將投逆旅。適一女子。姿容倩雅。妝服澹素。冷月凝暉。寒山疊翠。携一姥一僕。匆匆更望北發。余心訝之。入旅店中。見壁間題詩數首。墨痕未乾。字體秀逸。其一云。本是明珠自愛身。金釧香羅翠裘輕。為誰拋卻鄉關道。白雪蒼波無限程。其二云。明鏡紅顏減舊時。寒風似剪永肌傷。心又是檢關路處處。風翻五色旗其三云。無計能醒我國民。絲絲情淚搵紅巾。甘心異族欺凌。慣可有男兒憤不平。尚有一首字體潦草。不能辨識。噫。嗚呼。此何人也。問之。逆旅主人茫然不答。』

希臘詩人荷馬和英耳。古代第一文章也。其詩篇為今日考據希臘史者。獨一無二之秘本。每篇率萬數千言。近世詩家。如莎士比亞。彌兒敦。田尼遜等。其詩亦動數萬言。偉哉。勿論文藻。即其氣魄。固已奪人矣。中國事事落他人後。惟文學似差可頡頏西域。然長篇之詩。最傳誦者。惟杜之北征。韓之南山。宋人至稱為日月爭光。然其精深盤鬱。雄偉博麗之氣。尚未足也。古詩孔雀東南飛。一篇千七百餘字。號稱古今第一長詩。詩雖奇絕。亦只兒女子語。於世運無影響也。中國結習。薄今愛古。無論學問文章。事業皆以古人為不可幾及。余生平最惡聞此言。竊謂自今以往。其進步之遠。較前代固不待著龜。即並世人物。亦何遽讓於古所云哉。生平論詩。最傾倒黃公度。恨未能寫其全集。頃南洋某報錄其舊作一章。乃煌煌二千餘言。真可謂空前之奇構矣。荷莎彌川諸家之作。余未能讀。不敢妄下比。若在震日。吾敢謂有詩以來所未有也。以文名名之。吾欲題為印度近史。欲題為佛教小史。欲題為地球宗教論。欲題為宗教政治關係說。然是固詩也。非文也。有詩如此。中國文學界足以豪矣。因亟錄之以餉詩界革命軍之青年。

錫蘭島臥佛

大風西北來。搖天海波黑。茫茫世界塵。點點國土墨。雖曰中國海。無從問禹跡。近翻唐南蠻。遠逮漢西域。舊時職貢圖。依稀猶可識。自明遣鄭和。使節馳絡繹。凡百馬流種。各各設重驛。金葉鑄多羅。玉環獻摩勒。每以佛光明。表頌帝威德。蘇祿率群臣。淳泥擊盡室。闌斑披寶纒。扶服拜亦奮。是雖蠻夷長。竊號公侯伯。比古小諸侯。尚足稱藩壁。其他烏丁帥。爭亦珣商舶。有詔鎮國山。碑立高百尺。以此明德意。比刻之罟石。及明中葉後。朝貢暫失職。豈知蕞爾國。既經三四摘。鐵圍薄。福龍太半。供鳥食。我行過九真。其次泊息力。婆羅左右望。群島比蟻蝨。咸歸西道主。盡拔漢赤幟。日夕與亡淚。多於海水滴。行行復行行。便到獅子國。浩浩象口水。流到碗伽山。遙望率堵坡。相約僧躋攀。中有臥佛像。丈六金身堅。右疊重累足。左握光明拳。雖具堅宰相。軟過兜羅綿。水田脫淨衣。鬢雲堆華鬢。大青髮屈蠶。團金耳垂環。就中白毫光。普照世大千。八十種好相。一一功德圓。是誰攝巧匠。上登切利天。刻此牛頭檀。妙到秋毫巔。或言佛涅槃。婆羅雙樹間。此即荼維地。斯語原訛傳。惟佛有神力。高據兩山頭。至今雙足迹。尚隔十由延。或言古無人。只有龍鬼仙。其後買珠人。暫次成市廛。此亦造妄語。有如野狐禪。實則經行地。與佛大有緣。參天貝多樹。由此枝葉繁。獨怪如來身。不坐千葉蓮。既付金縷衣。何不一啓顏。豈真疲津梁。老矣倦欲眠。如何沈沈睡。竟過三千年。吁嗟佛滅度。世界盡滅。最先王舍城。大闍禪師窟。迦葉與阿難。結集佛所說。爾來一百年。復見大會設。恆河左右流。隨聲不絕。其後阿育王。第一信佛法。能役萬鬼神。日造八萬塔。舉國施與佛。金榜國門揭。九十六外道。羣言罷一切。復遣諸弟子。分授十萬偈。北月大月氏。先照佛國月。四開進進會。各運廣長舌。漢家通西域。聲教遠相接。金人一入夢。白馬來負笈。細行復沙度。率往踵相躡。總持四千部。重譯多於髮。華言通梵語。衆推秦羅什。後分律法論。宗派各流別。要之佉盧字。力大過倉頡。南有獅子王。鑿字赤銅鑠。當時東西商。互通度人筏。但稱佛弟子。能避鬼羅剎。遂使諸天經。滿載商人筏。鳥瞰葑子洲。畏鬼性駭怯。一聞地獄說。心畏眩摩殺。賴佛得庇護。無異棲影鶴。國主爭布金。妃后亦托鉢。尊佛過帝天。高供千白紵。樂奏梵音曲。認聽番佛決。向來文身人。大半著僧裙。達摩渡海來。一花開五葉。語言與文字。一掃付抹檝。十年勤面壁。一燈傳立雪。直指本來心。大聲用棒喝。非特道家流。附會入莊列。竟使宋諸儒。沿襲事剽竊。最奇宗喀巴。別得大解脫。不生不滅身。忽然佛復活。西天自在王。高錫黃金榻。千百氍毹長。膜拜伏上調。衆戎犬羊性。殺人日流血。喃喃誦經聲。竟能消殺伐。藏衛各蕃部。無復事鞭撻。即今奔巴瓶。改法用金柅。論彼象教力。羣胡猶震習。綜佛所照臨。竟過九洲濶。極南到朱波。窮北踰鞞鞞。大東渡日本。天皇盡僧牒。此方護佛齒。彼土迎佛骨。

何人得鉢緣。某日是箭節。莊飾紫金塔。供養白銀闕。倒海然脂油。震雷響金鉞。香雲隨幡雲。九天九地徹。五百虎獅象。徧地迎菩薩。謂此功德盛。當歷千萬劫。有國賴庇護。金甌永無缺。豈知西域賈。手持鐵拳佛。降生地。一旦盡切奪。

我聞寄五指。化作獅子雄。能令衆醉象。敗竄頭籠東。何不勅獸王。摩當敵人衝。我聞角大力。手張祖王弓。射過七鐵豬。人地千萬重。何不矢一發。再張力士鋒。我聞四海水。悉納毛孔中。蛟龍與魚鼈。衆生無不容。何不口一吸。令化諸毛蟲。我聞大千界。一擊成虛空。譬擲陶家輪。極遠到無窮。何不氣一噴。散爲靛藍風。我聞三昧火。燒身光熊熊。千眼金剛杵。頭出煙燭紅。何不呼阿奴。一用

天火攻我。聞安息香力。能勅毒龍尾。擊須彌山波濤聲。洵洵何不呼小婢。悉遣河神從。我聞阿脩羅。橫攻善見宮。流盡赤蚌血。藕絲道無蹤。何不取天仗。壓制羣魔凶。我聞毗琉璃。素守南天封。薜荔鳩盤荼。萬鬼聲。嗚嗚何不飭鬼兵。力助天王功。惟佛大法王。兼綜諸神通。聲聞諸弟子。遞傳術猶工。如何歛手退。一任敵橫縱。竟使清淨土。概變腥膻戎。五方萬天祠。一齊鳴鼓鐘。遙望西王

母虎齒髮蓬蓬。合上皇帝號。萬寶河朝宗。佛力遂掃地。感嘆摧肝胸。佛不能庇國。豈不能庇教。奈何五印度。竟不聞佛號。古有韋陀書。云自梵天造。貴種婆羅門。挾此肆凌傲。凡夫鈍根輩。分定莫能較。自佛倡平等。人各有業報。天堂與地獄。善惡人自召。卑賤衆首佗。吹螺喜相告。亦有婆羅門。漸漸服教導。食屑鷄鳩行。夜行鷓鴣叫。塗灰身半裸。拜月脚左躡。各棄事天業。迴向信三寶。大地閻浮提。慈雲徧覆憐。何意梵志。靈勢盛。復鼓噪灰死。火復然。尾大力能掉別創。溫都名布。以人皇詔。佛頭橫著囊。訶罵雜嘲。請盡驅出家人。一一出邊徼。外來波斯胡。更立祇神廟。千牛祭。火光萬馬拜。日曜嗣後。摩訶末採集。各經要一經。衍聖傳一劍。鎮羣暴。謂此哥羅尼。實以教忠孝。天使乘白馬。口宣天所語。從則升九天。否則殺左道。教主兼稱王。黃屋建左。纛纛以蒙古主。挾勢尤傑。鷲以彼轉輪王。力大誰敢校。邇來耶蘇徒。徧傳新舊約。載以通商

船助以攻城。礮謂天只一尊。獲罪無所禱。一切土木像。荒誕盡可笑。頂上舍利珠。拉雜付摧燒。竟使佛威德。燈滅樹傾倒。摩耶撫鉢哭。迦葉捧衣悼。像法二千年。今日末劫到。惡王魔波旬。更使衆魔。燒天龍八部。衆誰不生悲惱。

噫嗟五大洲。立教幾致皇。惟佛能大仁。首先唱天堂。以我悲憫心。置人安樂鄉。古分十等人。貴賤如畫。惟強佛具大勇。自棄銅輪王。衆生例平等。一律無低昂。罪長未日審。報冀來世償。佛說有彌勒。福德莫可當。將來僧祇劫。普渡胥安康。此皆大德。慧傾海。離

能量古學水。風火今學聲。氣光辨才總。無礙博綜無不詳。獨惜說慈悲。未免過主張。臂稱窮。餽肉身供餓。虎糧左手割。利刃右手

透檀香窠。親悉平等善。惡心皆忘。愈慈愈忍。辱轉令身。羸厄獸蹄交。鳥跡一聽。外物戕人。間多虎豹。天上無鳳凰。虎豹富筋力。故

透檀香窠親悉平等善惡心皆忘愈慈愈忍辱轉令身羸厄獸蹄交鳥跡一聽外物戕人間多虎豹天上無鳳凰虎豹富筋力故

能恣彊梁鳳凰太文彩毛羽易摧傷惟強乃秉權強權如金剛吁嗟古名國與廢殊無常羅馬善法律希臘工文章開化首埃及
今亦歸淪亡念我亞細亞大國居中央堯舜四千年聖賢代相望大哉孔子道上繼皇哉唐血氣悉尊親聲名被八荒到今四夷
侵盡徹諸邊防天若祚中國黃帝垂衣裳浮海率三軍載書使四方王威鎮象主鬼於馴狼豕歸化獻赤土頌德歌白狼共尊天
可汗化外胥來航遠及牛賀洲鞭之如羣羊海無烈風作地降甘露祥人人仰震且誰侮黃種黃弱供萬國役治則天下強明王
久不作四顧心茫茫

往讀明詩見劉誠意集中一篇一千三百餘言構思之奇遣語之險亦可爲吾詩界中放一異彩雖然長篇詩爲長短句者不難而
五言最難爲奇險語有壯采者不難爲莊嚴語有風格者最難吾重公度詩謂其意象無一襲昔賢其風格又無一讓昔賢也請兩
錄之以資比較

憶昔盤古初開天地時以土爲肉石爲骨水爲血脈天爲皮崑崙爲頭顱江海爲胃腸嵩嶽爲背脊其外四岳爲四肢四肢百體
咸定位乃以日月爲兩眼循環照燭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勿使淫邪發洩生瘡痍兩眼相逐走不歇天帝懲其勞逸不
調生病患申命守以兩鬼名曰結璘與鬱儀鬱儀手提三足老鴉腳踏火輪蟠九鴟咀嚼五色若木莢身上五色光陸離朝發陽
谷暮金樞清晨還上扶桑枝揚鞭驅龍扶海若蒸霞沸浪煎魚龜輝煌焜耀啓幽暗煥照草木生芳蕤結璘坐在廣寒桂樹根漱
嗽桂露芬香菲啖服白兔所搗之靈藥跳上蟾蜍背脊騎插光弄影蕩雲漢閃奎壁葩花摘手摘桂樹子撒入大海中散與蚌
蛤爲珠璣或落巖谷間化作珣珣琪人拾得嗅者胸臆生明暈內外星官各職職惟有兩鬼兩眼晝夜長相追有物來掩犯兩鬼
隨即揮刀鉞禁制蝦蟇與老鴉低頭屏氣服役使不敢起意爲姦欺天帝憐兩鬼暫放兩鬼人間狡一鬼乘白狗走向織女黃姑
磯槌河鼓寒兩旗跳下黃初平牧羊羣烹羊食肉口吻流膏脂却入天台山呼龍喚虎聽指麾東巖鑿石取金卵西巖掘土求瓊
葦巖窟洞春石梁折驚起五百羅漢半夜撥刺衝天飛一鬼乘白豕從以青羊青鬼赤鼠兒便從閣道出西清入少微浴咸池身
騎青田鶴去探青田芝仙都赤城三十六洞主騎鸞鳳來陪隨神歛清唱毛女和長烟裊裊飄熊旂蜚廉吹笙虎擊筑罔象出
舞奔馮夷兩鬼自從天上別別後道路阻隔不得相聞知忽聞寒山子往來說因依兩鬼各借問始知相去近不遠何得不一相
見叙情詞情詞不得叙焉得不相思相思人間五十年未抵天上五十炊忽然宇宙變差異六月落雪水天達龍龜山上作窟穴
蛇頭生角角有歧鰐魚掉尾斫折巨鼈脚蓬萊宮倒水沒楣攬搶枉矢爭出逞妖怪或大如壘盎或長如委蛇光燦燦形嘖嘖叫

鹿豕呼熊龍。燭吳回。翔魃魃。天帝左右無扶持。蛟螭蚤蟲蝨蝨。嗜膚啞血圓飽肥。擾擾不可揮。筋節解折兩眼蠖。不辨妍與媸。兩鬼大湯傷。身如受榜笞。便欲相約討藥與天帝醫。先去兩眼翳。使識青黃紅白黑。便下天潢天一水洗滌。盤古腸胃心腎肝肺脾。却取女媧所搏黃土塊。改換耳目口鼻牙舌眉。然後請軒轅邀伏羲。風後力牧老龍吉。泰山稽命魯般詔工倕。使豐隆役黔盧。礪斧具鑪鑪。取金薶收伐材尾箕。修理南極北極樞。幹運太陰太陽機。撒石皇地示部署岳瀆神。受約天皇塤。生鳥必鳳皇。勿生梟與鴟。生獸必麒麟。勿生豺與狸。生鱗必龍鯉。勿生蛇與蠃。生甲必龜貝。勿生鱸與蜆。生木必松楠。生草必薺葵。勿生鉤吻含毒。斷人腸。勿生枳棘覃利傷人肌。螟螽害禾稼。必絕其蟪蝼。虎狼防畜牧。必遏其孕孳。啓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禮義尊父師。奉事周文公。魯仲尼。曾子與孔子。思敬習書易禮樂春秋詩。履正直屏邪。敬引頑嚚入矩規。雍雍熙熙不凍不餓。避刑遠罪趨祥祺。謀之不能行。不意天帝錯怪恚。謂此是我所當為。渺渺末兩鬼。何敢越分生思惟。嗷嗷向瘡盲。洩漏造化微。急詔飛天神王與我捉此兩鬼。拘囚之。勿使在人寰。做出妖怪奇。飛天神王得天帝詔。立召五百夜叉帶金繩。將鐵網尋蹤逐跡。莫放兩鬼走逸入嶽巖。五百夜叉个个口吐火。搜天刮地走不疲。吹風放火烈山谷。不問杉柏樗櫟蘭艾蒿。芭蕉茅茨。燔焱爨灼無餘遺。搜到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切幽谷底。捉住兩鬼。眼睛光活如琉璃。養在銀絲鐵柵內。衣以文采食以麋。莫教突出籠絡外。踏折地軸傾天維。兩鬼亦自相顧笑。但得不寒不餒。長樂無憂悲。自可等待天帝息怒解猜惑。依舊天上作伴同遊戲。

陳伯嚴吏部。義甯撫軍之公子也。與譚瀏陽齊名。有兩公子之目。義甯湘中治蹟。多其所贊畫。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醜深俊微。吾謂於唐宋人集中。罕見倫比。記其贈黃公度一首云。千年治亂餘今日。四海蒼茫到異人。欲挈頽流還孔墨。可憐此意在埃塵。勞勞歌哭昏連曉。歷歷肝腸久更新。同倚斜陽看雁去。天迴地動一沾巾。

吳君遂刑部。武壯公長慶子也。以氣節聞一時。丁酉抗疏陳時事。請變法。格不得達。浩然掛冠歸。近頃復上疏請歸政。迴鑿以後。薄海所期望者。惟此一舉。然莫敢言也。惟君毅然犯政府所最忌而言之。其所養可知矣。其詩肖其為人。所著有北山樓集。宋平子跋之云。五言古體。多似陶韋。五言律體。多似少陵。七言律體。直逼江西諸祖。蓋道實也。吾最愛其「支那有一士。兩章其一云。支那有一士。發迹居越東。抗志希純素。篤性秉淵冲。意曠九州外。神遊三代中。如傷倦心目。無告哀殘廢。一夫苟不獵。叢莽在厥躬。陳詞就重華。問道訪崆峒。著書累萬言。吾道未終窮。哲人不偶世。至論無污隆。豈惟躋小康。將以致大同。挾策獻太平。時能識王通。抱玉貴善藏。活國後良工。感子他山意。錯石資磨礱。己矣吾何悲。矯首咨鴻濛。」右題本其二云。支那有一士。戢影居越西。結念抱冰雪。宅心

余識唐瀏陽最晚。乙未秋與譚瀏陽定交。叩其友。則曰。二十年刎頸交。絳丞一人而已。余心識之。丁酉冬。講學長沙。譚公乃爲余兩人介紹焉。譚公之成仁也。唐公獨哭辭家。欲如京師收葬。至上海。則譚公忠骸已南下。因不果往。而東渡謁南海。時有晚聯云。與我公別幾許時。忽警電飛來。忍不携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漫瀛將去。楚孤臣。蕭聲嗚咽近。至尊剛十餘日。被羣陰。搆死甘。永拋四百兆。爲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至今讀之。猶字字精神活現。凄人心脾。蓋唐公所以繼譚公之志者。早定於二十年前矣。唐公流血後。同人復有誦其詩者。僅記二句云。贖好頭。願酬死友無真面目。見羣魔。此詩余未之見也。在南洋時。□□屬余寫之。余爲續成一絕句云。道高一尺。魔一丈。天地無情。獨奈何。

宗室壽伯福太史富。可謂滿洲中最賢者矣。其天性厚。其學博。其識拔。愛國之心。盡啓於面。乙未秋冬間。余執役強學會。君與吳彥復。翩然相過。始定交。彼此以大業相期許。其後君復有知恥學會之設。都人士咸以爲狂。莫或應也。庚子八月。君果以身殉國。噫。嘻。可不謂朝陽鳴鳳耶。余丙申出都。君有贈詩。不能全記憶。今從北山樓集得其原本。亟錄誌感。詩曰。飛絮亂晴烟。飛花撲綺筵。春風一回送。飄泊去南天。夫子青雲器。高吟白馬篇。空勞賈生哭。不薦衡賢長。枵辭京國揚。指媚川海雲。慈望闕嶺樹。引歸船。寶劍終騰匣。明珠暫伏淵。江湖閱歲月。好自惜華年。

武陵何鐵笛烈士來保。余未獲識面。顧夙聞譚瀏陽稱其爲人。謂生平肝胆交。除絳丞外。君爲第一。因此相神交者數年矣。庚子君與唐瀏陽共事。而君實任衡湘一切布畫。漢變後死事最烈。頃趙曰生。郵寄其絕命詞四章。而錄如下。銀鑰鐵鎖出圍墻。親友紛紛送道旁。三百健兒齊護衛。萬頭鑽孔看何郎。鐵笛烈士長沙故云。曰生注。北宋黨人。碎甫毀東林名士。獄旋與千秋公論。應猶在兩廡。孤豚。愧未能四萬八千。盡出入五官五臟。我原無無人何苦爭。恒幹還我清虛一丈夫。痛哭君親恩太厚。百萬切不能酬忠臣孝子。今生了。且向龍潭掉臂遊。

鐵笛復有滿江紅一闕。其自序云。庚子黨禍再作。亡命桃源。遂遊桃源洞。黑善鬼語蒼欄。猩啼魂。悽魄。殭非復人間也。援筆賦此。其詞云。造化小兒。簸弄我。望門投止。黑夜裏。攀藤附葛。雨來風起。燈火一星林際出。忽聞犬吠。心頭喜。又山門閉了。寂無人。鐘。叩。死。撫身世。淚盈。皆。悲。家國。血盈。臆。叶上問蒼天。何苦磨人至此。靖節先生。知甚處。避秦有甚。桃源裏。聽天邊。嗚。嗚。有。慈。鴉。歸。來。只。武陵。蔡。樹。珊。烈士。鍾。浩。血。性。過。人。治。事。機。警。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時。君。始。來。共。學。其。後。復。游。學。東。京。亦。以。漢。難。遇。害。曰。生。復。錄。其。獄。中。作。四。章。見。寄。詩。云。蟻。磨。盤。舒。又。一。年。元。黃。爭。戰。幾。推。遷。寒。沙。白。日。淹。鷺。地。短。褐。雕。弓。射。虎。天。終。見。鯛。鱈。同。水。火。那。堪。環。玦。在。風。

煙鷄鳴午夜頻搔首看劍挑燈意惘然
 殘夢裡寒金雀諫草堂前起暮鴉
 當年仇介甫通藩幾道問充華
 醉時豈夕成毛羽
 盤臂當車挫爪牙西狩無麟天閨爽
 逋逃人海象龍蛇又聞麻達葛山奇
 天祀典憐鷄寶排日笙歌鶴鳳蛻營
 得免喪身欲老克家猶護綠
 隨兒蕭蕭施起八王戈
 應寇其如召寇何碧海膏流成赤肉紅蓮
 豔結舞妖魔九朝典冊新鈴散千騎
 宮裝老淚多辜負香衾驚破夢不
 因封事動鳴珂

邱公恪名宗華當代青年中一有望之人物也去冬游學日本入成城學校習陸軍以病退役歸養滬上余親送登舟乃歸未及一月竟溘然長逝年僅逾弱冠耳懷八斗之才飲萬斛之恨一事未就齋志九原吳氏兄弟以後又弱一个矣君夫人吳孟班先君數月卒一時有心人既已痛之蔣觀雲曾有詩云女權撒手心猶熱一襟銷魂是國殤吾於孟班未得見若公恪者固夙以為國流血自祝吾亦冀其為鐵血派中一偉人也豈意天地無情蘭摧王折公恪孟班吾知爾不隕於泉臺矣公恪卒後葉浩吾有輓聯云中國少年死知己一人亡而成城學校校友會亦有祭文云沈沈支那大病長殲哀哀衆生噩夢正酣魍魎攫人白晝涎饒嗟我同志日削月剝咄咄公恪海邦雄男俯仰國事痛茹酸銜漆室哀鳴無裨國玷矧以憂殉曷其能堪嗚呼哀哉苟生足愧苟死得甘庶幾女權一例優曇志未一酬墓草豔豔海國龍伯扶餘虬鬚振劍三彈淚盈黃衫讀君遺書憂心如快竟君之志後死者擔魂兮來談目斷江南嗚呼哀哉尚饗

太平翼王石達開其用兵之才盡人知之而不知其嫻於文學也近友人傳誦其詩五章蓋會文正會招降彼而彼賦此以答也詩云會摘芹香入泮宮更採桂蕊趁秋風少年落拓雲中鶴陳迹飄零雪裏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東縉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不策天人在廟堂生慙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傳例末造乾坤有主張况復仕途多幻境幾多苦海少歡場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留一瓣香揚鞭慷慨滌中原不為仇讐不為恩祇覺蒼天方憤憤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轡悲編馬萬衆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東南到處有啼痕若個將才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畫麒麟閣早夜當爛虎豹韜滿眼河山增歷數到頭功業屬英豪每看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大帝勳華多頌美皇王家世盡鴻濛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遠鄉唱大風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為隆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此詩自敘履歷兼述志氣所云名山一卷著作千秋蓋亦有所自負矣前後四章皆不免下里巴人之語獨第三章則即以詩論亦不媿作者之林且仁人之言藹如矣至其懷抱帝王思想不知民權大義則固不足以責數十年前之人物也又聞石有所作檄文全篇駢儷中四語云「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

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雖王琳賂賓王亦無此佳語。豈得徒以武夫目之耶。

南海先生不以詩名。然其詩固有非尋常作家所能及者。蓋發於真性情。故詩外常有人也。先生最嗜杜詩。能誦全杜集。一字不遺。故其詩雖非刻意有所學。然一見殆與杜集亂楮葉。余能記誦百餘首。所最愛者已丑出都七律四首之一云。滄海飛波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峯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獐。漫有漢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沈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又絕句十首之二云。此去南山與北山。猿鶴哀號松柏頑。或勸蹈海未忍去。且歌惜誓留人間。南山之下豆苗肥。北山之上猿鶴飛。百畝耕桑五畝宅。先生歸去未必非。戊戌國變紀事四首之三云。歷歷維新夢分明。百日中莊嚴對直室。哀痛起桐宮。禍水滔中夏。堯臺悼聖躬。小臣東海淚。望帝杜鵑紅。遮雲金翅鳥。啄食小龍飛。海水看翻立。昊天怨式微。哀利呼后土。慘夢金闈千載龍。深恨王孫有是非。吾君真可恃。哀痛詔頻聞。未竟維新業。先傳禪讓文。中原皆沸鼎。黨獄起愁雲。上帝哀臣罪。巫陽筮子魂。

侯官嚴先生之科學學界稍有識者。皆知推重。而其文學則為哲理所掙。知者蓋寡。余前作廣詩中八賢歌。內一解云。哲學初祖天演。嚴遠販歐鉛。攪亞藥。合與莎。米為鯨。鶴奪我曹席。太不廉。蓋深佩之也。頃熊季廉錄其辛丑三月舊作見寄。即先生北行時和季廉作也。詩如下。一十九稔初告終。擲擲負地趨大同。神機捭闔縱變化。爭存物競誰為雄。至人先天不滯物。高下體合同。張弓心知斯民致仁壽。何徒食苦師。蓼蟲大哉培根氏。告我觀物見道冥。纘洪三王五帝各垂法。當其時可皆為功。蚩蚩之氓。俾自主。如適洲渚。浮鱗鱗。及其時過仍墨守。無益徒使百弊叢。矧茲天意存混一。異類殊俗終緣通。是時閉距議自守。何異毛毳當鍾。烘履而後。常智耳。既懲勿省庸。非惜四萬萬人皆貴種。遂使奴隸神將。所以百千億志士。欲持建鼓。搥頑。盤賢愚。度量幾相越。聽者一一。耳充膠。膠擾擾。何時已。新舊二黨方相攻。去年北方致大變。至今萬乘猶塵蒙。亦知天心未悔禍。南奔避地甘長終。豈意逃空得警歎。知交迺遇四五公。就中愛我最親摯。僕持先屈南昌熊。心期渾欲忘彼己。圭角細與加磨。磨人生行止不自詭。扁舟忽欲隨風。風瀕行握手。無所贈。惟有空氣如長虹。橫流它日倘相遇。所願身道雙加豐。季廉南昌人名師。復侯官高足弟子也。昔嘗推黃公度。夏德卿。蔣觀雲為近世詩界三傑。吾讀德卿詩最早。公度詩次之。觀雲詩最晚。然兩年以來。得見觀雲詩最多。月有數章。公度詩已如鳳毛麟角矣。德卿詩則分携以來。僅見兩短章耳。聞沙之感云。何可言。近觀雲以其四長篇見。則「已亥秋別天津有感寄懷嚴蔣陳諸故人」之作也。讀竟如枯腸得酒。圓滿欣美。爰急錄之如下：暮雨掩柴門。秋聲滿庭樹。瑟瑟紙屏間。一燈靜如鷺。髯少年時讀書未馳騫。即此感生平。流轉亡吾故。乙未在武昌。始與吳生樵遇。丙申在密雲。閉戶亘朝暮。丁酉在京

師張趙日相晤。新機始萌芽。禱祀潤雨露。戊戌在天津。大夢正驚寤。素筆載濁酒。慷慨登樓賦。在天津時與蔣性才陳爾深等時相過從飲酒各有詩記之今年在鄉園。過此將焉駐。人生幾中秋。何者為我素。問天天不聞。聽雨雨不住。東髮抱流略。辛勤三十年。一日不忍捨。頗欲窺高堅。才短衣食迫。窮老仍愚顛。慨然望六合。豈無豪與賢。問關十數載。所在窮山澗。山陽一聞笛。中策從此捐。時會既未至。盛業由書傳。旁行百萬卷。精詣窮人天。舌人十萬輩。瞠目無孓妍。學未聞大道。豈能事言詮。昔者山海隔。今有車與船。今者文字隔。誰施蹄與筌。事窮我公起。謂侯官吾族殆帝憐。公學豈在此。而此世所先。國狗素狂狷。耽耽吻常涎。與亡有一定。名世獨見全。冥冥津門樹。日暮起蒼煙。扁舟載吾逝。不復相流連。何時一尊酒。黽勉為執鞭。蔣子由起寒素。姓名世不張。乞食走燕野。掃塵書一床。過從日抵掌。每覺芝蘭芳。農宗著有農宗篇。發大義精誼。貫百王持此。照震旦。可謂見管。旨陳子。墨者榮。與蔣相翔翔。時人振絕詣。哲學搜旁行。餘事托雄劍。赴難甘探湯。嗟吾二三子。於世誠蚊虻。然而貞元際。捨此誰與商。艱難困一飽。口舌為僮浮。雲起西北俄。頃滿入荒瀟。瀟涼風至白露降。為霜蒲柳與松柏。於理豈久藏。為我蓄明德。毋亟耀其光。淇淇一尊酒。淵淵千卷書。蕭蕭兩株樹。寂寂三間廬。微材豈有競。即此亦足娛。所嗟時日迫。言將戒征車。征車亦何為。窮達非我圖。但恨萬山外。朋友日夜疏。滔滔浙江水。亘古不得徐。東流到黃海。應憐故人居。登樓望不見。天海搖空虛。旋歸對塵俗。積澁聊一筭。侏獨就枕夢。見遊天衢九奏動。萬舞熊罷自我涂。邱聃竝千古。疇能辨有無。

黃公度集中名篇不少。至其今別離四章。度曾讀黃集者。無不首記誦之。陳伯嚴推為千年絕作。殆公論矣。余嚮者每章能舉其數聯。顧迄不能全體成誦。憤恨無任。季廉不知從何處得其副本。寫以見似。開緘不自知其距離三百也。亟為流通之於人間。世吾以是因緣。以是功德。冀生詩界天國。別腸轉如輪。一刻既萬周。眼見雙輪益增。心中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併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許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如留。滯不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如電。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雖署花字名。知誰箱紙尾。尋常並坐語。未遑悉心。事况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只有班班墨。類似臨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大際。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繫。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一息不見聞。使我容顏悴。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奩來。入妾懷袖中。臨行翦中衣。是妾親手縫。肥瘦妾自思。今昔將母同。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君面。仍覺心忡忡。攬鏡妾自照。顏色桃花紅。

開篔簹持贈君如與君相逢妾有釵插髮君有襟當胸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從雖則長相從別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若隔山萬重
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牽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
枕遲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相參差舉頭見明月明月方
入扉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
能飛只有戀君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

吾少年同學中相與共晨夕最久者惟番禹韓孔广布衣即其著述自署捫蝨談虎客者是也孔广評騭人物最有特識常在尋常
人褒貶毀譽之外嘗爲詠史絕句十餘章其張子房一首云悲智彌綸徧九州空觀實證一留侯功成撒手人大去畢竟亡秦爲國
仇其陳龍川一首云斬馬盜馬陳同甫千古英雄僅見之可惜漆光開眼日醉時心事已飛馳蓋孔广謂子房爲國家主義中之樂
天派謂陳同甫爲儒生之有帝王思想者也

孔广復有熱心一首云熱心直欲爐天地落魄依然一國民病裏觀人原幻境夢中化蝶是前身交論血肉天應淚相到皮毛馬不
真我亦三千年睡足東方雄辯已驚神余昔在美洲時從報紙中見此詩酷愛之願不知爲誰氏作後乃詢知其出我孔广也

黃公度嘗語余云四十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庚辛之交隨使歐洲憤時勢之不可爲感身世之不過乃始萃成編藉以自娛
即在湘所見之稿也公度既不屑以詩人自居未肯公之同好余又失之交臂未錄副本近於詩話中稱其詩海內外詩人貽書索
閱者甚多然急切無從覓致也念其官日本參贊時如重野安釋森春濤龜谷行諸君皆有唱酬又聞天南某氏曾在新嘉坡領事
署鈔存人境廬詩一卷余因徵之東瀛南島幸得數十篇自今以往每次詩話中必有一鱗一爪矣但所刊錄未必爲公度得意
之作要之公度之詩獨闢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羣推爲大家公論不容誣也

公度嘗以光緒七年裁撤美國留學生爲中國第一不幸事然至今日尙有公然與留學生爲敵者公度聞之感慨又當何如錄其
罷美國留學生感賦一首嗜是亦海外學界一段歷史也其中情狀知之者已寡知之而今能言之者益希矣錄以流布人間焉學
生乎監督乎當道乎讀之皆可以自鑑也豈直詩人之詩云爾哉：漢家通西域正值全盛時南至大琉球東達高句麗有北同
盟國帝號俄羅斯各遣子弟來來拜國子師皇帝臨辟雍皇皇漢官儀石經出玉篋寶蓋張丹墀諸王立橫巷百蠻圍泮池於戲盛
德事慨想軒與羲自從木蘭狩國弱勢不枝環球六七雄應立側眼窺應制臺閣體和聲帖括詩二三老成謀知難濟傾危欲爲樹

人計所當師四夷。奏遣留學生。有詔命所司。第一選雋秀。其次擇門楣。高門掇科第。若摘領下髮。黃背好八股。肯令手停披。茫茫西半球。極遠天無涯。千金不垂堂。誰敢狎蛟螭。惟有小家子。重利輕別離。紇干山頭雀。短喙日啼餒。但聞飛去樂。不復問所之。藍縷田舍奴。蓬頭乳臭兒。優給堂煖。榮頒行裝衣。舟人東西人。相顧驚復疑。此乃窶人子。胡為來施施。使者挈乘槎。四牡光駢聯。鄭重詔監督。一聽指麾。廣廈百數間。高懸黃龍旗。入室聞無人。但見空臬。此便便腹高臥。委蛇復委蛇。借問諸學生。了不知東西各隨女。師去雞雞母相依。鳥語日啾啾。庶幾無參差。就中高材生。亦有出類奇。其餘中不中。太半悲染絲。花紅鬪四窗。碧琉璃。金絡水晶柱。銀盤夜光杯。鄉愚少所見。乍見輒意移。家書說貧窮。問子今何居。我今騰雙雞。誰記炊煙度。汝言盡無糧。何不食肉糜。客聞故鄉事。欲答顏。怩嬉戲替戾岡。游譚賀跋支。縱譚伊優亞。酣歌妃呼豨。吳言與粵語。病忘反不知。亦有習祿教。相率拜天祠。口嚼天父餅。手縉景教碑。樓臺法界住。香華美人貽。此間國極樂。樂不故蜀思。新來吳監督。其僚喜官威。謂此泛駕馬。銜勒乃能騎。徵集諸生來。不拜即鞭笞。弱者呼暴痛。強者反唇稽。汝輩狼野心。不如鼠有皮。誰甘畜生罵。公然老拳揮。監督憤上書。盜以加罪。諸生盡。亦達所業。徒荒嬉。學成供蠻奴。否則仍漢癡。國家糜金錢。養此將何為。朝廷命使者。去留審所宜。使者護諸生。本意相維持。監督意亦悔。馴馬舌難追。使者甫下車。含怒故詆譏。我不知許事。我且食蛤蜊。監督拂衣起。怒喘竹筒吹。一語不能合。遂令天地。嗟郎當。一百人。一一悉遣歸。竟如瓜蔓抄。牽累何繁縟。當其未遣時。西人書交馳。總統格蘭脫。校長某何誰。願言華學生。留為國光輝。此來學日淺。難言成與虧。頗有聽穎士。利錐非鈍槌。忽然筵席撤。何異繫帶褫。本圖愛相助。今胡棄如遺。相公答書言。不過別環疵。一旦盡遣撤。譁然稱我欺。怒下逐客令。施禁華工來。溯自西學行。極盛推康熙。兼幾何學方。集海外醫士。充日官。南齋長。追隨廣譯奇。器圖諸器。何夥願。惜哉國學舍。未及設。狄鞮劄。今學興廢。尤關國盛衰。十年教訓力。百年富強基。奈何聽兒戲。所遣皆卑微。部費難為高。混沌強書眉。坐令遠大圖。壞以意氣私。牽牛謂太重。亡羊補恐遲。蹉跎一失足。再遣終無期。目送海舟返。萬感心傷悲。按美國留學已年。裁撤學請派往者。曾文正公。蔡其學。牛者。丁日昌。率往者。吳川。陳蘭彬。後派出使大臣。前監督高小園。詔長新會容。增祥。後監督南豐。吳善。其條及為金某。初率學生。繼派副使。為香山容園。備詩。末以供參考。

頃得上海一匿名書。自題東亞傷心人者。內新樂府一章。屬登報讀之。香山西堂不是過也。因急攬以質我詩話。惟葭蒼露白。伊人為誰。不能無歎望焉耳。空谷蒼然。尚希毋我遐棄。告以桃花源中人姓氏。豈勝忻慕。嘗鼎一臠。食指養養。瑯瑤之好。更望再投。詩如下

哀星軹 譏辱國也

使臣怒使臣怒使臣怒阿誰不怒赤阪妓不怒新橋女大夫學生汝太不曉事長揖空階求不已不是龍門汝誤投市僧認作韓
荆州從來市僧得志慣橫行未聞獻媚蓄意殺學生使臣當日好肩背南洋負米東洋賣相公堂前袖獻票紙王爺膝下跪呈扇
子王爺心緒愛肥奴旁侍喘如牛親捧留聲機器奏牀頭翁在街頭賣卦命兒走上房司門政兒今作貴人紫綬金章纏綠巾綠
巾恥富貴功名由巾起吁嗟乎君名不愧替錢死

近吾以作詩話故海內名士頗有以故人詩寫寄者非獨鄙人欣幸度亦我文壇同志所願望也亟最錄之

潘蘭史以康烈士幼博一詩見寄乃為蘭史題獨立圖者也詩云迢迢香海小闌干獨立微吟一笑歡我亦平生有心事好花留得
與人看其犧牲一身為後來國民謀幸福之心活現紙上讀竟愴然幼博先生詩不多見吾昔誦其一二今復不能記憶得此狂喜
不自勝潘君吾粵人名飛聲嘗游德國久主香港華字報最主持清議者也

蘭史又寄公度詩三章其第一章已錄報中不再錄其第二章題為『香港訪潘蘭史題其獨立圖』詩云四億萬人黃種費二千
餘歲黑甜濃可堪獨立山人側多少他人臥榻容其第三章題為『夜泊』詩云一行歸雁影零丁相倚雙鳥睡未醒人語沈沈蓬
梢沙光淡淡竹冥冥近家鄉夢心尤亟拍枕濤聲耳厭聽忽趁天明催屢發開門斜日帶殘星案蘭史獨立圖一時名士題詠殆徧
余記邱倉海一聯云黃人尚味合羣理詩界差存自主權意境新開余亟賞之

李曉暉以譚瀏陽遺詩見寄類多見莽蒼蒼齋詩中者丁酉金今錄其二和友人除夕感懷四篇并叙與叙曰舊作除夕詩甚夥往往
風雪羈旅中拉雜命筆數十首不能休已而碎其藁與馬矢車塵同朽矣今見饒君作不覺蓬蓬在腹憶除夕商州寄仲兄風檣抗
手別家園家有賢兄感鶴原兄曰嗟予弟行役不知今夜宿何處風景不殊幽明頓隔歎邑陳言所感深焉亦不自知粗放爾許
詩曰斷送古今惟歲月昏昏臘酒又迎年誰知羲仲寅賓日已是共工缺陷天桐待鳳鳴心不死澤困龍起腹難壓寒灰自分終銷
歇賴有詩兵門火田我輩蟲吟真碌碌高歌商頌彼何人十年醉夢天難醒一寸芳心鏡不塵揮灑琴尊辭舊歲安排險阻著孤身
乾坤劍氣雙龍歡喚起幽潛共好春內顧何曾足肝膽論交晚乃得髯翁不觀器識才終隱即較文詞勢已雄逃酒人隨霜障北談
兵心逐海潮東飛光自撫將三十山簡生來愛思中年華世事兩迷離敢道中原鹿死誰自向冰天鍊奇骨暫教佳句屬通眉無端
歌哭因長夜焚尾陰陽贖此時有約聞雞同起舞燈前轉恨漏聲遲曉暉名振鐸湖南邵陽人武壯公臣典之子近主蘇報能發揮
新思想者也

何攀一以唐劉陽雨詩見寄。皆嘗見上海亞東時報者也。其一為送安藤陽洲之燕京詩云：東風吹滿神勝洲，日落海天飛行舟。壯士拂衣出門去，搜身一劍橫青鞵。易水蕭蕭筑聲歇，望斷燕雲十六州。哀哀長弘血化碧，頸項猶攢仇人頭。魑魅滿城風雨腥，狂賭穴道窺人行。磨牙厲吻十萬隊，飽不飽去飢則鳴。忽然海疆馳飛電，戰慄聲嘶涕淚并。有時邊警偶不至，梨園歌舞承平晉。陽休礎君王獵文母，審知漢室傾白馬。橫江飲君酒，盧龍憶否何人。手南北中分楚漢，秋太平洋面波亂。吼從來世事如奕棋，可憐被髮伊川走亞東之局，復如何不見魯陽揮天戈。一髮牽之全身動，蒼茫落日生洪波。義鬱停驂坤紐絕，寂寂人間曳落河。陽洲先生安藤子，芒鞋踏遍萬山紫。黃金市駿今無人，獨向燕門訪奇士。隱隱中原鼙鼓聲，進入英雄夢魂裏。與君半載相因依，奈何一旦分別離。南浦綠波淚如雨，古愁蕩漾天之涯。其二為次深山獨嘯荒井昌頓韻。坤輿跌宕何其神，紛紛繪億兆京垓。人中有健者宅扶桑，雄心俠骨輕根塵。讀書不讀陰符經，百卷甲兵羅君身。洪濶會翻世界海，何用行吟江之濱。嗟我神州黑暗獄，奇憂空湧詩小晏。東南膏血西北燼，利盡錐刀窮絲繆。邇來二百五十載，蚩蚩牛馬勛。且貪嗜愚甘鳩毒，胡人竊取如醪醇。文朋新運疇之寧，斬中士寒生春使我羞見數君子，欲吐旋茄多酸辛。波蘭覆轍斯須耳，哀哀天道無屈伸。君不聞輔車相依虞虢勢，奈何坐令黠虜騰絕倫。

吾嘗推公度穗卿觀雲為近世詩家三傑。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闊遠也。若以詩人之詩論，則邱倉海蓬甲其亦天下健者矣。嘗記其己亥秋感八首之一云：遺僞爭談黃藥禪，荒唐說餅更青田。戴鯨豈應遷都兆，逐鹿休詆厄運年。心痛上陽真畫地，眼驚太白果經天。只愁識緯非虛語，落日西風意惘然。蓋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之語入詩，而能雅馴溫厚，乃爾得不謂詩界革命一鎗子耶。倉海詩行於世者極多，余於前後秋感各八首外，酷愛其東山感秋詩六首。詩云：痛哭秋風又一年，觚稜夢落楚江天。拾遺冷作諸侯客，袍笏空教拜杜鵑。天涯心逐白雲飛，瑟瑟秋蘆點客衣。回首大宛山上月，更無絨札問當歸。斜日江聲走急灘，殘棋別墅局方難。後堂那有殘絲竹，陶寫東山老謝安。寒蛟海上趁人來，漠漠秋塵掃不開。滿目桑田清淺水，五雲樓閣是蓬萊。冷落山齋運甕身，天門八翼夢無因。西風吹起神州恨，鑿尾清談大有人。老樹秋聲撼睡童，讀書情趣遜歐公。挑燈自寫紉蘭句，一卷離騷當國風。自唐人喜以佛語入詩，至於蘇坡_坡王_牛山其高雅之作，大半為禪悅語。然如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之類，不過弄口頭禪，無當於理也。人境廬集中有一詩，題為『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實足為詩界開一新壁壘。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吾讀此書，真有此感。詩如下：

南斗在北海西流春非我春秋非秋人言今日月新歲百花爛漫堆案頭主人三載蠻夷長足徧五洲多異想且將本領管羣花一瓶海水同供養蓮花衣白菊衣黃天桃側侍添紅粧雙花並頭一在手葉葉相對花相當濃如梅檀和衆香燦如雲錦紛五色華如寶衣陳七市美如瓊漿合天食如鏡筍鼓調箏琶蕃漢龜茲樂一律如天雨花花滿身合仙佛魔同一室如招海客通商船紅黃白種同一國一花驚喜初相見四千餘歲甫識面一花自願還自猜萬里絕域我能來一花退立如局縮人太孤高我慙俗一花傲院如居居了更嫵媚非粗疎有時背面互猜忌非我族類心必異有時並肩相愛憐得成眷屬都有緣有時低眉若飲泣偏是同根煎太急有時仰首翻騰踏欲去非種誰能鋤有時俯水噴不語無滋他族來逼處有時微笑臨春風來者不拒何不容衆花照影影一樣會無人相無我相傳語天下萬萬花但是同種均一家古言猶離花無知聽人位置無差池我今安排花願否拈花笑索花點頭花不能言我饒舌花神汝莫生分別唐人本自善唐花或者併使蘭花梅花一齊發飄輪來往如電過不日便可歸支那此瓶不乾花不萎不必少見多怪如臺駝地球南北倘倒轉赤道逼人寒暑變爾時五羊仙城化作海上山亦有四時之花開滿縣即今種花術益工移枝接葉爭天功安知蓮不變桃桃不變爲菊迴黃轉綠誰能窮化工造物先造質控搏衆質亦多術安知奪胎換骨無金丹不使此蓮此菊此桃萬億化身合爲一衆生後果本前因汝花未必原花身動物植物輪迴作生死安知人不變花花不變爲人六十四質亦麼我身離合無不可質有時壞神永存安知我不變花花不變爲我千秋萬歲魂有知此花此我相追隨待到汝花將我供瓶時還願對花一讀今我詩

余自己亥冬游夏威夷其後返上海香港檳榔嶼錫蘭遂游徧澳洲全境所至非熱帶地即暑伏節也於是余不見雪者殆三年澳亞歸舟曾有句云冰心慣住熱世界老國從思新少年蓋紀實也壬寅正月復旅日本獨居塔澤環翠樓者月餘日忽晨起則玉屑滿庭狂喜若逢故人也遂成兩絕句其一云夢乘飛船尋北極層凌壓天天爲窄羽衣仙人拍我肩起視千山萬山白其二云三年越鳥逐南枝汗漬塵巾鬢有絲今日緇衣忽化素溪橋風雪立多時

壬寅九月復偕平子荷庵慧之游箱根寔五年前侍南海先生舊游處也旅館壁間懸先生手書一軸即宿此旅館時所爲詩也詩云電燈的的照樓臺夜屣游廊幾百回明明如月心難掇歷歷微塵劫未灰風葉一秋疑積雨瀑泉竟夕隱驚雷曉珠斗大盈懷抱倚徧銀屏數去來余與三子摩挲環讀不勝今昔之感平子有詩云偶捐塵境尋幽去到眼風光萬念新卽物卽心猶有著度人度我總多情迴環碧水戀紅葉杳渺青山眷白雲各抱相思無可說爲誰西望一沾巾箇中感觸非我同游者不能喻也

則那荷荷。今日夫婦兮他日公婆。荷荷百千萬億化身菩薩兮受此花荷荷。三千三百三十二座大神兮聽我歌荷荷。天長地久兮無差訛荷荷。

余自去年始獲以文字因緣交蔣觀雲。往在美洲。見清議報文苑。有題因明子稿者。大心醉之。願以為夏穗卿作。蓋其理想魄力。無一不肖穗卿也。爾後屢讀因明詩。而認為穗卿之心益橫亘胸中。在澳洲作廣詩中八賢歌。首頌因明。而下注穗卿及東暹始知其誤。改正之。故歌中竟闕穗卿也。於是乞交因明之心益熱。此吾腔子裏一段歷史。亦可為藝林增一談柄也。初讀觀雲詩。為「時運」一首。至今常日三復之。不辭駢枝。再寫一通：「懣懣思世理。多由無字書。初俗進農桑。震且足。舊禽爾時號。聖賢倫理為排梳。亦足致小康。井里安厥居。中間更衰亂。大致復相如。倏忽宙運變。茲理有乘除。昔者尚專制。今茲道猶醜。昔隆禮與法。今畫自由陸。孟晉足競存。墨守喪其車。賢豪已奮變。頑靈乃齟齬。由來新舊交。殺氣滿員輿。軒隱雷電已。窮野始靚虛。羣大身則小。此言不可劔。洵洵時艱。摠救審非予。吾有黨與徒來者。方徐徐吾有日。與月萬古為居。諸生民丁時異。四氣有慘舒。蒼然望六合。相要重瓊瑤。兒瘞不苦擱。何由療瘡疴。敝不拆。毀何由築室。盧綯繆所云。不違事。拮据毋吟雲。漢詩傷哉泣周餘。

余與觀雲至今未識面。今春貽以一影像。一絕句云。是我相。是衆生。相無明。有愛難。名狀施。波羅蜜。證與君。拈花笑。指靈山上。觀雲報我一影像。亦賸一偈云。分明有眼耳鼻舌。一文不值何消說。如我自看猶自厭。暫留蛻殼在人間。觀雲太搗謙生。平子孝高。後訪余於箱根。月夜相與登塔峯絕頂。高歌南海先生舊作「天龍作騎萬靈從。獨立飛來縹緲懷。抱芳馨。蘭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重。眼中戰國成爭鹿。海內人才孰臥龍。倚劍長號歸去也。千山雲雨噴青鋒」。一詩覺胸次浩然。大有舞雲三三兩兩之意。歸環翠樓。平子寫其近作雜詩十二絕見示。詩云。晚風初定曉雲生。忍把浮名與世爭。忽憶前身身後事。星球幾處現光明。一其寸寸靈臺總戰場。三其忽然思想逼諸天。摘取奇情歷歷傳。吾舌猶存何所用。有權斯世創公言。四其人間天上原無別。何處相思可渡河。星月紛紛惟見影。那邊相望又如何。五其搆成世界原兒女。俠骨柔腸一例才。莫渡如來寂滅海。不妨齊向愛河來。六其器世微塵作塵生。山馳水湧尚難平。繁星如豆人如蟻。獨倚危樓看月明。七其魂魂色色現靈臺。一例人天大會開。我亦天公一分子。更何心事問天來。八其流水柴門盡日關。鳥聲如夢落花閑。詩情畫意都忘却。余欲無言對此山。九其都思田里與妻兒。咫尺長安悵別離。四萬萬人皆地主。為誰爭說客京師。十其千家好夢初成候。我獨高歌也枉然。樓外繁星光消寂。奇聲應隔萬重天。一其十落照依微月上遲。共誰

終古話相思。剝那悟了前生事。恰似今宵夢醒時。其十余讀竟。洒然若有所得。茫然若有所失。昔與平子及兩劉陽鐵樵同學。佛日輒以爲一大事出世之義。相棒喝。比年以來。同學少年死亡流落。余且飽經世態。沈汨外學。吾喪真吾久矣。平子相見。叩以近所得。且勗以毋忘舊業。不覺冷水澆背。如南泉聞雁聲過去時也。

平子不以詩名。偶有所作。溫柔敦厚。芳馨排側。蓋平子性情中人也。余記其庚子秋。東渡日本。舟中作四絕云。急雨渡春江。狂風入秋海。辛苦總爲君。可憐君不解。山被白雲封。水把青山繞。一樣是多情。郎心道誰好。宵坐紉春衣。晨興刈秋草。十指豈辭勞。寸心終悄悄。三三更滿窓風。五更一樓雨。野渡斷人行。夢魂不知處。四吾酷愛之。謂其爲離騷之音也。平子又爲覺頓書筵錄。舊作一章云。不相非薄。不相羨入世。皇皇出世間。獨立中流。喧日夜。萬山無語看焦山。蓋純乎學道有得之言。余昔記會重伯詩有「萬眾紅蓮禮白蓮」之語。余驚嘆以爲妙想妙語。得未曾有。平子萬山無語看焦山一句。警策相類。而意境猶似過之。可謂無獨有偶。

王紫詮之翻譯事業。無精神。無條理。毫無足稱道者。我國學界中。亦久忘其人矣。雖然。其所譯普法戰紀中。有德國法國國歌各一篇。皆彼中名家之作。於兩國立國精神。大有關係者。王氏譯筆。亦尙能傳其神韻。是不可以人廢也。德國祖國歌一長篇。已見本報第十一號軍國民篇。今復錄其法國國歌四章如下：一法國榮光自民著。爰舉義旗宏建樹。母號妻啼家不完。淚盡詞窮何處訴。吁王虐政。猛於虎。烏合爪牙。廣招募。豈能復觀太平年。四出搜羅。奸盜奮勇。與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解維今暴風已四播。辱王相繼。民悲吃荒郊。犬吠戰聲哀。田野蒼涼。城闕破。惡物安能著。眼中募兵來往同。相佐禍流遠。近惡貫盈。罪參在上。何從赦。奮勇與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解維王泰侈。弗可說。貧婪不足爲殘賊。攬權怙勢。蘇黎張如納。象驅入鼠穴。驅使我民若馬牛。瞻仰我王。逾日月。維人含靈。齒髮壽。詎可輟。答日摧。缺奮勇與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解我民秉政。貴自主。相聯肢體。結心齊。脫身束縛。在斯時。奮發英靈。振威武。天下久已厭亂。離詐僞。相承徒自苦。自主刀鋒。正犀利。安得智驅而術。取奮勇與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四

吳季清先生一家之死難。寔我生朋友中最痛恨之事。而戊戌北京庚子漢口諸烈以外。一大悲慘之紀念也。久欲爲一詩紀哀。至今未成。引爲疚焉。前曾見黃公度所作三哀詩中數語。今復得其全編。我心目中所欲言。殆盡於是。我其亦可以無作矣。亟錄入詩話。世界隨轉輪成壞。各有劫。適值傾覆時。萬法不必說。以君循吏才。三年官於越。無端桴鼓鳴。伏莽寇竊發。山縣斗大城。城頭黑

...

雲壓紛紛彼狼心。躍躍欲豬突。君昔理常平。手曾治大猾。鴉音不能革。生性成樗。机到此播流言。官實通賊謀。作賊兼作官。滿城耳喧聒。城中西教徒。積惡鬼羅刹。閃閃蒼鷹眼。磨刀咸欲殺。公知事不可。大聲作噴喝。反激蚩蚩怒。一霎盡滅裂。非無防禦使。蠢蠢怯如籠。噤不發一言。坐視民劫奪。此客甫斷頭。彼奴復流血。亂及白雨點。混殺到手滑。獠犬狂號跳。奔馬肆蹄齧。但是縣衙人。一見輒摧掉。郎當子若孫。衣破脚不襪。同寮不肯留。望門走托鉢。指名徧搜牢。牽髮互辨結。驅羊入屠肆。執箠尚鞭撻。天堂變地獄。肉花碎片割。同時遭荼毒。彼此造何業。原注君一家受戮後。並尸於天主堂中。教士破害。母慈如何保。生活可憐。八十母。蕭條幾黃髮。追憶六年前。春酒壽筵設。君披宮錦袍。手執先朝笏。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我歌壽人曲。登堂來拜謁。孫曾六七枝。一一芝蘭茁。最小耳。銀環釵。面白勝雪。誰料絲衣舞回旋。僅一瞥。覆巢無完卵。雖鳥鳴亦絕。聞今既半年。未悉子存歿。家人畏驚倒。相戒咸結舌。入則圍紅裙。出乃易墨經。母尚倚閭望。朝夕拜菩薩。念子歸何遲。此別太契濶。原注家人告其母。豈知望子臺。早既堆白骨。以君精佛理。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如露如泡。沫佛力猶有盡。何況身生滅。將頭臨及時。定知不驚。但獨怪耶蘇教。辨香未會熟。如何借教徒。一例受磨折。觀君遭萬變。已足空一切。只有黃鳥歌。哀吟代嗚咽。原注後有補注。詳並錄之以備後之作者。考焉。名德。清字季清。達縣人。部選西安縣知縣。光緒二十五年。到任。庚子六月。拳匪亂作。荷州土寇四起。江山帶山。被匪圍。反徒。因。冠者。因。被。毀。事。使。公。款。甚。額。君。應。治。之。至。是。賊。勢。莫。反。廿。五。日。君。方。集。衆。議。圍。剿。總。督。何。爲。以。數。不。去。至。出。何。案。之。反。徒。因。集。連。倒。戈。向。取。官。署。處。分。鮑。言。聽。汝。盜。治。不。敢。庇。護。罪。人。廿。六。日。亦。受。研。變。長。孫。怒。昌。猝。出。逃。避。於。城。隍。廟。之。想。屋。中。搜。出。亦。幾。死。所。藏。幼。兒。二。顆。乳。者。抱。出。得。逸。太。夫。人。年。八。十。亦。出。加。刃。爲。人。眼。眶。乃。搶。擄。管。劍。而。去。是。役。也。各。官。署。俱。獲。免。領。道。府。各。員。乃。議。以。通。賊。之。罪。坐。縣。令。而。爲。民。解。免。派。紀。綱。之。僕。二。三。人。來。搜。檢。一。切。交。其。夫。人。再。氏。君。之。配。也。已。密。遣。人。以。銀。錢。裝。葬。君。父。子。尸。聞。投。索。之。令。取。持。不。可。具。履。請。於。道。必。派。委。員。二。人。監。視。乃。許。行。各。官。不。得。已。從。之。詭。計。不。得。逞。乃。以。模。檢。之。詞。達。大。府。夫。人。復。控。訴。之。焉。辛。丑。五。六。月。補。記。

年辦湖南礦事。在漢口得熱病。以誤藥卒。嗚呼。造時勢之英雄。豈在多耶。使今日諸君子者。猶在其勢力之影響於國民者。甯可思議耗矣。哀哉。

文苑

九百三十二

餘錄

中國留學生新年會記事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正月三日。駐日本欽使蔡。大饗留學生二百七十四人于東京九段坂之偕行社。偕行社者。日本陸軍軍官于甲午戰勝中國之後。公衆醜資所建設者。取義同袍。故有是名。堂宇壯濶。庭園軒敞。晨自八九下鐘。學生聯翩結袂于樂聲洋鼓聲鏗鏜之中。來與會焉。其時列坐叙談者有之。散步游行有之。握手點頭。應接不暇。親愛之情。溢于眉宇。居無幾。公使來矣。逐有接待者導之入。少憩升堂。與諸生相見。諸生鞠躬爲禮。公使答如儀。歸安鏡先生者。留學生之監督也。進曰。今日之會。誠未有之盛事。諸生甚感謝。惟自今以往。尙欲永享此種團聚之樂。因願更有所請。隨將同人所擬創辦會館意見書示之。公使。公使展覽一過。咨嗟嘆賞曰。我必竭力贊成之。諸生同聲應曰。是必請極力提倡。公使旋發辭曰。昔吾旅歐洲時。雖遇一作苦之華工。猶以異域同鄉之故。抱感于懷。輒眷眷不忍別。況諸君皆學生乎哉。中國之弊。莫大于上下隔絕。今日與諸君聚首言歡。此樂何極。諸君離鄉別井。萬里負笈。未嘗不苦。但必耐苦然後能成學。學成則公足以報國。私足以榮身。中國需材孔殷。予不能不爲諸君日企望之。吾國權敗至此。豈人之摧敗我哉。我自摧敗耳。苟我能自振作。雖外人竟以禽獸目我乎。于我何傷。而況必不爾耶。在山林易忘廊廟。在外國亦易忘父母之邦。惟望諸君做學生時。常以忠君愛國四字存于心。則他日必爲有用之材也。又重語曰。會館事甚善。我必竭力贊成。今日之會。雖無旨酒佳餚。諸君不用客氣。如家人團聚然。盡與放量。暢飲數鐘。言畢。答諸生之謝而退。移時入食堂。堂上列桌數十人。各倚桌立飲。觥酬交錯。行無算爵之禮。案瓶供養紅梅水仙。芬馥盈室。室本樓也。天光開朗。地勢雄峻。萬家煙火。在其瞰下。窗外樂聲。隨風繚繞。能壯人氣。能移人情。畫龍點睛。龍飛上天。此時此際。鬱以山河故國之思。肆以春夏少年之氣。蓋有不覺人。人皆龍。而頓欲作破壁想也。日本俗羣。相敬其人也。則起而共軒舉之。以示推崇之意。陸軍學生。因以禮公使與監督焉。其後或舞或歌。酣樂而止于斯時也。凡習武者。則爽快敏捷。發揚蹈厲。與非習武者之和易沈靜。大異其趣。尤可注意者。其舉動乃連合整齊。共同一致也。吁。是豈偶然哉。蓋陸軍學生。同起居。同服食。同受一種之教育。同養一種之精神。其結果自應與他之不同。居不同學。不同習慣者。有異也。即此可見日本軍制之要素。更可見教育之能力矣。抑余又不能無感焉。中國土地之大。人民之多。姑無論人。

隨地分。不相齊一。即就一地方之人而論。問其業則有官兵士農工商之分。其年則有老少長幼之別。性則別男女。分則別尊卑。層層隔閡。節節支離。故外人之視我國社會也。謂如河岸流沙。然量非不多。度非不密。所占地位。盤非不廣。遠也無如無性相結。無氣相貫。故隨風逐浪。而飄零以沈淪者。則將永無歸結。今一會二百七十四人。其中籍隸湖北者四十九人。江蘇四十六人。浙江四十一人。廣東二十三人。湖南二十人。直隸十六人。安徽十五人。福建十二人。四川十一人。江西四人。貴州二人。陝西山東廣西各一人。東三省共二十七人。其出生之地不一也。其所學之業不齊也。其將來所居之地位亦至難同也。然當此時。居此地。為同學之少年。負最大之責任。則無人而不然也。此不徒吾國四萬萬人中所未有之團聚。即求之世界中。歷史當國勢艱難。人心渙散。如吾國之今日。而得于海外齊集。少年有為之士于一堂。如今日之盛者。吾恐亦不數見也。吁。以吾國四萬萬人。而若無是之團體。實為可悲。以二百七十四人。而有者。可不謂之幸哉。會既終。公使復督吳君壽卿演說開會館之事。其後又有數人演說。其意皆鼓舞會館之速成也。于是有願捐貲為創會館經費者。悉書名于捐冊。不一時而集。欸凡若干。且公舉公使為中國留學生會長。錢監督為副會長。事畢遂攝影于庭。以為他日之紀念。夫此會之所以有特價也。則以其非徒為飲食之徵逐。而足令人生國家思想。且更有一事。足以令與會者終身不忘。并足令吾全國人。猛然自奮也。蓋公使者我國現在之代表。學生者即我國未來之主人。以公使而宴學生。在吾國固為非常之盛事。而為地主之日本人。亦必不視為尋常之宴會也。惟是偕行社者。乃其陸軍軍官之公所。不容他國之國旗拂其門牆。故是日之會。在堂上則炫赫飛揚者。中國之龍章也。而門外則寂然。同人於此。不免有故國河山之感焉。雖然是亦激厲我愛國心之一助也。小子不文。幸躬盛會。謹記其緣起如右。

周末學術餘議

金七十論學者來稿

貴報第四號「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篇。謂周末理想勃興。其原因凡有七事。又取先秦學派。分為南北。真能洞見社會之沿革。種性之蕃變者。惟篇中尚有數事。鄙意未敢苟同。謹獻頤懇。用祈裁定。

一。謂子思孟軻與荀同源。而其強辭排斥與他子等。為尊小宗而忘大宗。鄙意。子思于學界。本無卓絕過人之識。徒以孟氏出其門下。遂被高名。其實不過仲尼之鄉子耳。蓋在儒家。實能開新世界者。下比子思。誠不啻長狄與侏儒也。乃荀卿所以並護二子者。蓋自唐虞以至周末。雖文明日進。而神權宗教之見。猶未滌除。至荀卿一出。知禮祥神怪。一切出于誣妄。大聲疾呼。以息此醜。觀其全

書率皆此旨。無庸瑣屑徵舉也。夫神權宗教之在儀式者。文化既進。夫人而知其繆。若夫改變舊說。自立新義。以此傳諸材性道德。則學者之神經亦爲之梗塞。紊亂矣。是故荀卿所學。以非思孟者。要在五行五行之說。今于二子書中證據。雖少。然中庸開端。即以天命爲性。始舊注釋其義曰。木神則仁。火神則禮。土神則智。金神則義。水神則信。是可見中庸本旨。固以五行附五德也。又其稱述仲尼。乃云。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斯非宗教語乎。孟氏從子思說。又以仁義禮智四德。並舉大抵亦本諸此。自以五行傳五德。適與鄒衍之學。接胸至漢。世春秋繁露。白虎通義。諸說千徙。萬變終局。促于此範圍。當世經生。非無思想發達者。自因藩籬坐令頹萎。其影響于政治界者。則週星變日。食河決山崩等事。或殺貴臣。或赦盜賊。網紀廢弛。一聽天道。其諸子思孟軻實爲我首。賦夫五行之說。遠本上古鴻範。肇其緒。二雅承其流。齊詩五際六情之說是以孟子于詩書爲其專長。荀卿於詩書在所必殺。詩猶薄伽梵歌。書猶富蘭那神話。抑豈無哲學古義存乎。其間而足以眩惑人者不少。然則荀卿非特讓思孟。亦未必純宗孔子矣。哲學觀念。歷世變易。不**必趨步本師釋伽初教。惟欲解脫苦集。其說實近虛無。至馬鳴大士出。以爲無明染相。悉皆實在。排斥灰滅。小乘不遺餘力。而終不敢昌言排佛。荀卿之尊孔子。而譏思孟。亦與此類。豈獨不尊大宗。亦并違其初祖。推之宋世。洛閩江西諸彥。何獨不然。然其所見實有陵駕孔氏者。故據師法言。則可謂之循規據真。理言。則不得不謂之見道。意者學派之異。于宗教其要點。固在是乎。**

一謂藝文志既列。儒家於九流。則不應別著六藝略。既崇儒於六藝。何復夷其子孫。以儕十家。鄙意儒與六藝本不同科。儒爲一家之私言。六藝爲九流之公業。他家姑不盡引。即如墨子。既稱百國春秋。又引逸書雅頌。非徒徵舉其詞。亦實奉爲法式。莊周作徐無鬼篇。載當時游說者。橫以詩書禮樂。從以金版六段。此可見戰國學風矣。無他。六藝本典章記註之書。肆業所及。不能出乎其外。亦猶今時爲專門科學者。其在中小學校時。無不略讀國史。特儒家所習專爲孔子。刪定之書。而墨與諸家所習。則尚有逸書逸詩。與不修春秋在此。其別耳。夫未刪定者。爲儒家所不取而已。刪定者。則未必爲諸家所棄。遺故曰。六藝者。九流所公也。秦火已後。獨刪定者。尚在藝文志。不得。不僅取此。以應名實。然苟有斷簡子存。則亦一概入錄。如尚書家有逸周書。是也。漢世九流。鉅子存者。無幾而儒家尚占多數。則稱說經傳者。自在儒生。故藝文志。不得不崇儒於六藝。推尋元始。其知六藝非儒家所專擅也。明矣。借令周末本無餘子。獨有儒者一家。儒與六藝。亦不得合何者。六藝爲實錄。儒家爲理論。一則具體。一則抽象。本無同在一略之法也。況推本六藝者。實繁有徒。耶。故鄒意二者。分科於義實允。惟論語孝經與所謂典章記註者。體本殊絕。而儒家以外。亦未聞誦習其書禮記百三十一篇。屬通論者不少。又多從儒書錄出。而皆置之六藝略中。斯實漢世尊奉孔氏。墨守師法之過。今所當議者。此爾。

一謂農家位置與六商諸家相等。農可列於九流。則如孫吳之兵計。然白圭之商。扁鵲之醫。亦不可不為一流。今有兵書略方伎。略在諸子略外。於義不完。鄙意農家者。非徒植穀分區之法。常平積貯之政也。如許行為神農之言。而其所主持者。乃在君臣並耕。此與近世勞作私有權說。幾無二致。為社會學中一大宗。派固形而上之農。非形而下之農矣。方伎略中能有此義乎。兵家如吳起輩。非不兼涉政治。而究不過政治之一分文。非如農家欲盡變薦紳工賈。以為耕夫。其範圍及于全部社會者。也。況編集兵書者。為張良韓信。彼固長于軍。順而非精。研內政。親編集者。為何如人。即可知其書之為何如書。蓋如吳子之兼涉政治者。亦鮮矣。故農家可以入諸子。而兵書方伎。不得不獨為一略。有形上形下之分焉。商本與農異職。如計然白圭輩。所見亦極遠大。而當時貨殖學者。挾術自助。率以商與農兼。越絕載計然范蠡之說。大抵如是。則知言商術者。其說固兼見于農書。而未嘗特為一帙。九流之有農。而無商。勢亦不得不然也。

一謂諸子略之陰陽家與數術略界限不甚分明。鄙意謂此種書籍。今已不傳。界限如何。無由臆測。苟以近世著述。驗之。則邵雍之皇極經世。黃道周之三易洞璣。可以入陰陽家。而一切卜筮形法諸書。則當在數術略。此亦形上形下之分也。使不見其書。而徒以名號揣度。則安知若者為形上若者為形下耶。今漢志所錄。雖無執證。然陰陽家。鄒衍一人。史記尚存其學說。關於時間者。則五德轉移是也。關於空間者。則大九州是也。五德之說。與儒家思孟同符。其粗者。傳之張蒼公孫臣輩。以五行推統系。而吹律定姓。三統文質之義。起焉。其精者。傳之董仲舒翼奉。以五行附道德。而澄列五性。以立父子之說。起焉。仲舒有五行對篇。五行之義。篇其言曰。五行者。五行之行也。木生火。養金死水。藏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喪以陰。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忠臣孝子之行也。藝文志有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入陰陽家。昔人每不能解。豈知其為推衍董學乎。翼氏以五情分配方位。則純為主觀之心理。又進于客觀之倫理矣。昔希臘哲學家。他列士作形神合一論。歸世界之原理于水。赫科利德斯作轉化論。歸宇宙之根本于火。而赫氏更謂。世界有神火。人之精神。為神火之一部。是稱心火。心火乾燥者。為賢人。心火溼潤者。為愚人。此與以五行附材性。道德者。最為微近。大九州之說。非得之于步地。亦非得之于讀書。憑虛冥索。以為數有必至。故與印度富蘭那神話。如閉門造車。出而合轍者。彼云。宇宙以須彌山為中心。而最近此山者。為閻浮洲。其中凡分九界。有鹽海環之。其外他洲。又有錫海環之。如此七洲。七海。大圓同心。至於落伽山脈。而為極際焉。此非與裨海大瀛之義。冥合無間耶。夫希臘哲學。印度神話。皆由冥想。構成。理固荒唐。終非形下。鄒衍立說。正與彼同。豈若賈卜。旋式占星。相人者。區區小道。致遠則泥乎。以此推之。陰陽家義。本浩博。故阻化害政者。亦

多數術略理至膚淺故卑論傍俗而易破此即其界限之分明可指者也

一南派支流以屈原與許行並舉。鄧意屈原特賦頌之。雖豈得抗衡許氏。其思想幻忽。非有宗旨。天問一篇。因廟堂圖畫而作。九歌諸曲。以俚儻謠舞而成。可稱宗教。而不可稱學派。可稱民間宗教。而不可稱組織。宗教試變天問為散文。較論衡之煩瑣。哲學尙遠。不逮況能與許氏頡頏耶。唐甄有言。屈原之死。疑有祟焉。發而為言。皆非人世之言。其心志所往。皆非人世所及之境。見神見鬼。神語鬼語。可畏也。使當日者。其弟子見其師之迷亂。往卜於鄉詹尹。詹尹必曰。湘水為祟。則至湘水之濱。備牲沈玉。以禳其災。原或免于死乎。是雖諧謔語。可謂洞見屈氏之病根矣。宗教病態。不狂不止。食欲亢進而拜蘇摩。色欲亢進而崇毘紐。美感亢進而舞蹈于壇殿。神感亢進而傍徨于森林。其發為文辭。靡不雄麗而原也。兼備之。非其神經妄動。以致此疾耶。徒舉其文誠。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疇者矣。以思想言。則為不規則之思想。列諸南方學派。殆未可也。

以上數事。聊貢一得。意者鯁愚所及。篤時拘墟。未足語于天地之大。惟大君子裁察焉。

右來稿一篇。以二月杪寄到。本擬登第四號。因排印不及。故改登本號。篇中陳義。悉洞本原。第五條辨屈原為文家而非學派。尤中癥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記者所心折而深感也。其中惟第一條。與鄙見不無異同。荀卿之攻孟子。實由黨同伐異之見。來稿謂二子未脫神權宗教思想。荀之攻之。專在此點。而二子書中。既不能得其言五行之證據。則唱舊注附會之說。強謂言五德者。即言五行。恐思孟所不受也。西漢經說。多出荀卿。汪含甫述學而陰陽五行說最盛。然則謂此種道術。原本荀卿。尙稍為近耳。當時諸子互相爭辯。常不免強詞奪理。頗類村媪罵口吻。實吾國學史上一污點。如孟氏謂楊氏無君。墨氏無父。夫為我與無君何涉。兼愛與無父何涉。斯豈非盜惡之言耶。荀之攻孟。亦若是則已耳。荀學之取義宏博。綜理密微。誠中國之阿里士多德也。吾非敢鄙薄之。但其非十二子一篇。則期期以為不可耳。第五條所論。其大旨固所心折。但鄙論標題為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非欲為中國哲學史也。故苟有可以代表一時代一地方之思想者。不得不著論之。如第一章之胚胎時代。第四章之魏晉時代。其思想更下於屈原。亦不得不舉論也。不問其思想之為良為否。為完全為不完全。為有條理為無條理。但在其時代占勢力者。則舉之。此本論之例也。屈原之不脫宗教神話。實亦可為當時湘楚間思想幼稚之一徵。烏可以其不完全無條理而遺之。且屈子之厭世觀與其國家主義。亦實先秦思想界一特色也。鄙論第五號已略言之矣。至其餘各條。皆精覈辨析。實足匡我不逮。他日全論殺青彙印時。必當校改以報盛意也。記者附識

與新民叢報論所譯原富書壬寅三月

新民執事。承贈寄所刊叢報三期。首尾循誦。風生潮長。爲亞洲二十世紀文明運會之先聲。而辭意懇惻。於祖國若孝子事親。不忘幾諫。尤徵游學以來。進德之猛。曙曉東望。延歧何窮。三編所載。皆極有關係文字。而鄙誠所尤愛者。即第一期之新史學。第二期之論保教。第三期之論中國學術變遷。凡此皆非囿習拘虛者所能道其單詞片義者也。大報嘗謂學理選疏。宜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誠哉。其爲流暢銳達也。編中屢舉曠昔鄙言。又紹介新著。於拙譯原富之前。二編許其精善。凡此已悉出於非望矣。至乃謂於中學西學。皆第一流人物。則不徒增受者之慙顏。亦將羞神州當世賢豪。而大爲執事知言之詬。僕於西學。特爲於衆人不爲之時。而以是竊一日之長耳。屬者。聖上廣厲學官。欲采中西之學術。於一鑪而冶之。則十年以往。才賢盡出。而置不佞於前魚之列。可知也。抑且無俟遠跋。即執事同社諸賢。親朋揮手以來。其藝能之愈富者何限。據現在以逆將來。是譏議者之不足以云。又可決也。若夫僕中學之淺深。尤爲朋友所共見。非爲謙也。道不兩隆。有所棄者而後有取。加以晚學無師。於聖經賢傳。所謂宮室之富。百官之美。皆未得其門而入之。其所勞苦而僅得者。徒文辭耳。而又不知所以變化。此所以聞執事結習之譏評。不徒不以爲忤。而轉以之欣欣也。竊以謂文辭者。載理想之羽翼。而以達情感之音聲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載以粗獷之詞。而情之正者。不可達以鄙倍之氣。中國文之美者。莫若司馬遷韓愈。而遷之言曰。其志潔者。其稱物芳。愈之言曰。文無難易。惟其是。僕之於文。非務淵雅也。務其是耳。且執事既知文體變化與時代之文明程度爲比例矣。而其論中國學術也。又謂戰國隋唐爲達於全盛。而放大光明之世矣。則宜用之文體。舍二代。其又誰屬焉。且文界復何革命之與有。持歐洲軌近世之文章。以與其古者較。其所進者在理想耳。在學術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乎古人。至於律令體制。直謂之無幾微之異可也。若夫繙譯之文體。其在中國。則誠有異於古所云者矣。佛氏之書是已。然必先爲之律令名義。而後可以喻人。設今之譯人。未爲律令名義。闕然循西文之法而爲之。讀其書者。乃悉解乎殆不然矣。若徒爲近俗之辭。以取便市井鄉僻之不學。此於文界。乃所謂陵遲。非革命也。且不佞之所從事者。學理選疏之書也。非以餉學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多讀中國古書之人。使其目未親中國之古書。而欲裨販吾譯者。此其過在讀者。而譯者不任受責也。夫著譯之業。何一非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第其爲之也。功候有深淺。境地有等差。不可混而一之也。慕藏山不朽之名譽。所不必也。苟然爲之。言靡意穢。使其文之行於時。若蟬蛻日暮之己化。此報館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諱也。故曰聲之眇者。下

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同於庸夫之聽。非不欲其噲諸人人也。勢不可耳。台教所見要之兩事。其本書對照表。友人嘉興張氏既任其勞。若敘述派別源流。此在本學又爲專科。功鉅綽紛。非別爲一書不能晰也。今之所爲。僅及斯密氏之本傳。又爲譯例言數十條。發其旨趣。是編卒業。及一歲矣。所以遲遲未出者。緣譯稿散在友人。遭亂能滯。而旨集校勘。又需時日。幸今以次就緒。四五月間。當以問世。其自任更譯最後一書。此誠欽欽刻未去抱。弟先爲友人約譯穆勒名學。勢當先了此書。乃克徐及。不佞生於震旦。當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會。目擊同種陸危。糾新換故。若巨蛇之蛻。蛇^{生物家言}蛻最苦。而未由一藉手。其所。以報答四恩。對敷三世。以自了國民之天責者。區區在此。密勿勤劬。死而後已。惟愛我者。靜以俟之。可耳。旅居珍重。惟照察不宣。嚴復頓首。

再者計學之名。乃從 Economics 字祖義著想。猶名學之名。從 Logos 字祖義著想。此科最新之作。多稱 Economics 而刪 Politic 字面。又見中國古有計相計借。以及通行之國計家計生計諸名詞。竊以謂欲立一名。其深潤與原名相副者。舍計莫從。正名定義之事。非親治其學。通澈首尾者。其甘苦必未由共知。乍見其名。未有不指爲不通者也。許學之理。如日用飲食。不可暫離。而其成專科之學。則當二百年而已。故其理雖中國所舊有。而其學則中國所本無。無庸諱也。若謂中國開化數千年。於人生必需之學。古籍當有專名。則吾恐無專名者不止計學。名理最重最常用之字。若因果。若體用。若能所權實。皆自佛敎東漸而後拈出。而至今政治家最要之字。如 Competition 問古籍中何字足與物合乎。學者試執筆譯數十卷。書而後識正名定義。愜心貴當之不易也。即如執事今易平準之名。然平準決不足以當此學。蓋平準者。乃西京一令。因以名官職。歛賤糶貴。猶均輸常平諸政制。計學之書。所論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故吾重思之。以爲此學名義。苟欲適俗。則莫若徑用理財。若患義界不清。必求雅馴。而用之處。無扞格者。則僕計學之名。似尙有一日之長。要之後來人當自知所去取耳。

刑部主事吳保初呈政務處代奏籲請歸政摺

爲額請歸政以安人心而延國命敬懇代 奏仰祈 聖鑒事。竊維庚子之亂。爲我中國四千年未有之奇禍。賠款至四百五十兆兩。九廟震驚。生靈塗炭。乘輿播越。宗社幾危。當 皇太后 皇上倉猝西幸之時。又安知復有今日也。創鉅痛深。國勢岌岌。已早在我 皇太后 皇上聖明洞鑒之中。然小臣猶有不能已於言者。敬爲我 皇太后 皇上披瀝陳之。溯自戊戌 訓政以來。

母慈 子孝。天下共知。然當時外間猶有幽禁廢立之謠。邇來事勢益急。列強眈眈。不可終日。臣亦知今後。朝廷慎固邦交。斷不致再有庚子之事。然而民智未開。教養未得其道。朝廷雖明諭疊頒。力行新政。竊窺諸臣所爲。除搜括外無新猷。是上以誠求。而下以僞應。又豈朝廷所及料耶。況今大難初平。元氣凋喪。西北之族。旣飽於虎狼。東南之民。又淪於魚鼈。若再任聽諸臣恣情敲撲。誠恐一旦內訌遽作。外患乘之。消息甚微。所關極大。皇太后不爲天下萬世計。獨不爲宗社及一身計乎。小臣追維前歲之亂。痛定思痛。猶賴我皇太后從善如流。誅竄禍首。宸衷獨斷。反危爲安耳。夫當禍亂交作之時。外人猶未遑分我土地。國內人心猶未遽離者。以有我皇太后在也。我皇上仁孝英明。中外愛戴。歷有年所。徒以聖躬不豫。皇太后出而訓政。於是謬妄之徒。意存窺測。奸宗則覬覦神器。憮人則遷怒鄰交。釁起忽微。禍延全國。在皇太后初意。本欲調護。聖躬不意遽致此變。此皆日月之過。傳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改也。人皆仰之。不其然乎。我皇上罪已之詔。屢下。喜則歸。親過則歸。已。天下讀之。莫不感動涕泣。皇太后今日亦可以默亮我皇上至孝至順之心矣。又伏讀累次慈諭。旣曰。母子一心。足見宮廷之間。毫無隔閡。自宜及時歸政。以安天下之人心。回列強之觀聽。況我皇上春秋鼎盛。聖躬久報大安。皇太后時值倦勤。萬機親理。宵衣旰食。含逸就勞。推皇上孝養之心。必不能安。猶記同治初年。華洋倣擾。禍及京津。宗祀之危。有如累卵。賴皇太后知人善任。克集大勳。中興之隆。振古無比。及穆宗毅皇帝旣離保傅。撤籬歸政。成功不居。我皇上冲齡踐祚。皇太后保護提撕。已非一日。今者事勢雖殊。而憂勞猶昔。豈宜復禪睿慮。賸脂自安。加之變取初廼。長途况瘁。亦宜安居深宮。藉資願養。萬壽山之風景依然。頤和園之花鳥無恙。湖山鐘鼓。暮景堪娛。如此播之九州。傳諸史冊。孰不引爲美談。皇太后試一詢之。延臣若猶以此事爲可緩者。必其私心未化。自便已圖。非我列聖之臣子也。臣愚以爲今當廻鑾伊始。重奠邦基。亟宜先舉歸政大典。然後敷設新政。中興之功。庶幾可待。我皇上柔順文明。必能先意承志。曲體親心。斷不致有負慈恩。致爲盛德之累。竊願皇太后宸衷獨斷。毅然行之。臣竊思庚子之變。皇上盛德。實爲薄海內外人心所歸嚮。故大學士李鴻章奉命議和。得以和平了結。今者重臣旣喪。專對無人。南省諸藩。自願不給。萬一再有變端。孰能收拾。平陽之痛。五國之悲。恐必有劇於前日者。夫歸政則禍祥如此。不歸政則危禍如彼。臣雖至愚。亦知我皇太后必不舍安榮而就危辱。總之親政鉅典。一日不行。則外間浮言。一日難靖。即邦本一日不安。而味於時勢。妄事揣測之臣工。猶有以廣立儲爲請者。莠言熒惑。臣竊憂之。方今聖明在上。左右維賢。匡直輔翼之大計。豈必待疏遠卑賤之小臣。惟大臣隱忍而不言。斯小臣不得不冒死以抗。奏抑臣聞之。天

下與亡匹夫有責。又聞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況臣世受國恩。臣之休戚。實與我國家安危共之者乎。但使臣言有萬一之可行。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臣不勝激切之情。謹恭摺以聞。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請代奏。

女士張竹君傳

佛蘭西人之嘗言曰。Le mensonge est un tres vilin d'ignat 任公曰。凡欲贊一人。不可着過度語。蓋鋪揚太過。則人將并其真者而亦不信也。予爲此傳。乃記張竹君屢次演說之辭。予所親聞者。及竹君親知之所爲予稱述者。無一句虛飾語。竹君者。誠中國之女豪傑。不可不記錄其言論行事。以喚起中國二萬萬睡死腐敗婦女之柔魂也。壬寅二月八日馬寶公記于橫濱。

張竹君者。中國廣東廣州府番禺縣人。故爲世家。竹君生數歲而患腦筋病。半身覺麻木不仁。其家則送之於其城之博濟醫院。囑美利堅醫士嘉約翰醫之。漸愈。時竹君年雖幼穉。已能覺西醫之精妙。絕勝中國疲癯老腐之所謂醫生者。乃發願留博濟醫局學醫。既十三年。而盡通西國內外科之學。得執照焉。竹君既學醫成。則自籌資建南福醫院於廣州之河南。施醫藥。救貧窮。收女弟子十餘人。自教之。醫學外。并及普通格致學。每講學時。未嘗不痛惜撫膺。指論時事。慷慨國艱也。自耶蘇教入中國以來。無中國婦人登講臺講福音者。有之。自竹君始。予以辛丑秋。聽廣州聞竹君賢。往見之。竹君報縱言中國男女隔絕之害。及自己辦事之方針。及歷途。予大奇之。乃遍述之於同志。自時厥後。每禮拜竹君講演之期。聽者嘗增數十人矣。竹君雖信耶蘇。然絕不談創世記。默示錄。諸等荒誕無據之語。其所提倡者。天父一尊。衆生平等。愛敵如友。君爲民役。諸最精之論而已。耶蘇書之尤悖實理者。竹君輒駁正之。其言曰。保羅謂女子不當施教。此謬論。男女平權。豈有女子不可施教之理。耶蘇謂人不可謀衣食。如雀鳥然。彼未嘗求食。而上帝自有以養之。此亦不然。今日列強膨脹。學戰極烈。稍自懈怠。即難自存。固當各求實學。立己立人。豈有人不謀食之理。國者人所合成。故人人當自盡其箇人之義務。若如是言。乃教人情也。人豈雀鳥之比乎。且今日在中國之所謂收師者。皆猶中國之入股脚色也。絕罕提倡泰西格致政法之學。以益中國者。吾輩處此爭競極烈之世。非皆有專門實學。以擔任社會公衆之義務。而徒日日爲靈魂永生之說。將何益哉。竹君又曰。在今日主張革命者。誠豪傑。然世間上事事物物。聲聲色色。動起往復。皆有其原因焉。無原因則無效驗。今世之主張革命者。徒求效驗而已。無造原因者。皆求爲華盛頓拿破倫。無甘爲福祿特爾盧梭者。此所以無功也。吾儕今日之責。以在輸入泰西政法格致等等美新之學術。殆既審我漢種之文明。果高勝於他族。然後自立之論可起也。既審我漢

種之文明。果并駕於歐西。而後排外之論可起也。竹君又曰。歐西之論自由者。曰簡人之自由。以他人之自由爲界。吾謂自由可以行星之運行比之。其運行自由也。其運行而遵其一定之軌道。此其界也。竹君議論之精新每類。此吾竊不解二十三歲之弱女子。何以文明程度。高起如此。吁。黃種可畏也。竹君與史堅如之妹最莫逆。而持論行事多不同。竹君不但能爲議論而已。又極勇於辦事。竹君去歲冬季。集衆演說。謂本年南福醫院共費四千金。已行醫所得及捐款共三千餘金。又借貸數百金以足之也。今年壬寅。竹君改南福醫院爲小女學堂。教習二人。其一則吾母也。竹君閒時招集廣東紳宦之眷屬。及其所知之志士。集名園大演說。發明男女所以當平等之理。以爲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讓權。須自爭之。爭權之術。不外求學。又不當爲中國舊日詩詞小技之學。而各勉力研究。今日泰西所發明極新之學。竹君今欲立一廣東女學會。經營尙未成也。竹君之說耶。教恒出範圍。故牧師等皆目之爲狂。謀有所以馴伏之。然凡廣東稍有知識之人。無不敬愛竹君者。竹君自謂待人行已皆法耶穌。法其師嘉約翰。故其待南福醫院之病人。備極慈愛。有就醫者之老嫗嘆曰。南福醫院者。人間之天堂也。五姑竹君者。人間之神仙也。我生年六十餘矣。欲呼五姑爲母。五姑年輕。恐太不似。欲呼五姑爲女。我又何敢耶。其實我之生女三人。其待我有誰能及五姑一小部耶。嗚呼。竹君真能法耶穌者。真能法嘉約翰者。竹君持不嫁主義。以爲當捨此身以擔今日國家之義務。若既嫁人。則子女牽纏。必不能如今日一切自由也。嗚呼。嶺雲萬重。將爲一弱女子開撥之。鬚眉男兒。據中國三千年來特尊重之體格。占今日中國特高尚之地位者。可不奮起哉。可不奮起哉。

附贈竹君詩二首

淪胥種國悲貞德。破碎河山識令南。莫怪初逢便傾倒。英雄巾幗古來難。
推闡耶仁療孔疾。嫂婷亞魄寄歐魂。女權波浪兼天湧。獨立神州樹一軍。

與梁卓如書丁酉正月

侯宦王元章

八月間閱大審時務報。知足下於書無不讀。讀之率能揭其要。且達於西學。每舉西法。輒援我中國古書以證。語語沈著。皆可見諸實事。文別有意味。尤爲名宿所膾炙。文章經濟。冠絕無兩。洵當代一奇才。佩服佩服。章於敬慕之極。竊有所欲言而塵足下之聽者。足下倘願聞乎。足下爲世道故。規盡天下之人。則人有以規足下者。足下當無不願也。孔子爲吾華聖人。孔子不自聖。後人聖之

也。孔子誨人以五常。乃述古聖昔賢之訓。無所謂孔教。後人以爲孔子教也。微特無所謂孔教。並無所謂某聖某賢之教。何則五常之性。凡屬生人罔不具。凡屬生人之靈者。罔不以之誨人。此其道無間乎古今。無間乎中外。卽極之士苗生番。其會長亦莫能舍是以與其類相接。特以治法有疏密。斯民俗有厚薄。故地球上分五種人。風化懸絕。至不可道里計。而五常之性不盡喪也。審此則孔子之誨人。卽天下古今中外萬國有治人之責者之所以誨人。政也。非教也。卽以爲教。亦生民以來之公教。非孔子一人之私教。專名爲孔教可乎哉。足下以孔子爲教主。欲尊孔子。俾人長奉孔子於萬世乎。足下誤矣。誤矣。尊孔子不啻襲孔子也。欲使萬世奉孔子。不啻使後世攻孔子也。何以言之。所謂教者。皆無權位之人。本其一貉之見。以立言。無非以福善禍淫爲主。若道教若釋教若西教若回教等。教皆是。究其實不免皆愚人之術。孔子之言。爲天子言。爲諸侯言。爲大夫士言。所言者修齊治平。皆帝王卿相所有事。故曰政也。非教也。無論天下古今中外萬國之帝王卿相。莫不提此以範圍天下。無論天下古今中外萬國之人之衆。亦莫不皆受其範圍。則孔子爲天下古今中外萬國帝王卿相中人。不得區爲教。以與他教競勝矣。方今時局。足下亦既洞燭矣。後此世運所趨。當爲足下所逆睹。豈不知中國百年後。政治教化。風俗人心。必將與泰西各國一一合轍耶。今乃尊爲教主。欲使萬世奉之。在足下意固甚善。然循此而行。詎不顯與他教爲敵。凡教之立。入主出奴之見。固執而不可化。我攻彼。彼亦攻我。彼此相攻。何所底止。是啓之也。今西士之立論者。動引吾聖人之說。以實其言。則於吾聖人之說。並未嘗少有詆譏。爲孔子者。正當喜其我就。相與安焉。必欲抑彼而伸我。能保必勝乎。足下固善言西法者。每論西法必證以經。大意在引人入勝。豈不知泰西新法。有與孔子大不合者。後世舉其不合者行之而效。則是予西士以非聖之間。西士反唇相稽。攻我之教。必至之勢也。則曷若舍乎教之說。入孔子於天下古今中外萬國帝王卿相中。爲古時善言治法之聖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中國古時治世之聖人。孔子爲我中國古時善言治法之聖人。後之論者。必合孔子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中。盛稱孔子不置。則孔子之尊。不更尊於耶穌釋迦諸人萬萬乎。此不但不襲孔子。且不使他教異日敵孔子而攻孔子。孔子之爲聖。乃亘古而長稱也。否則反是必矣。有爲足下解者曰。足下心乎天上。知西法之善。欲盡言之。恐人用以尋變夏之說難。特引古語之有合者爲證。所以塞人口也。又恐世之寡識者。以爲驅人入異端。不得已而以孔子爲教主。明其不惑於西教。亦所以塞人口也。聖孔子與哲後世攻孔子。又何恤焉。竊以爲足下非心乎天下。則已。心乎天下。則萬萬不當出此。非心乎萬世之天下。則已。心乎萬世之天下。則更萬萬不當出此。援經以證西事。乃引人入勝之道。意美而法亦良。此何待論。至奉孔子爲教主。未善也。奉孔子爲教主。顯闢西教。非但未善。且大不善也。請就所見。爲足下言。國之治也。必治於治。

法之密。治法密。凡在宇下者。咸得休養生息。無一夫之不獲。今之西政。其明效也。固也。夫治民之法。教之以成其材。養之以厚其生。保護之以安其身家。輔翼之以全其德性。而又懸書讀法。示之於未然。刑誅監禁。警之於已然。教養勸懲。百度具舉。亦云密矣。然足以範人身。仍不足以淑人心。非不足以淑人心。不能使人人之心。皆向善而不思爲惡。所以然者。人之氣稟。賢智少。愚不肖多。愚不肖者。知有己。不知有人。舉凡損人利己。而人不及知者。無所不爲。教之不知恩。養之不知德。保護之不知感。輔翼之不知勸。懸書讀法。而不知省。刑誅監禁。而不知避。出治者。將奈何哉。刑則刑。賞則賞。權自己出。斷不能語人曰。吾不汝刑。自有刑者。吾不汝賞。自有賞者。於是有人心。而無權位者。出。創爲果報輪迴天堂地獄之說。紛紛立教。以濟國法之所不及。若是乎。教亦何負人國哉。願或謂道釋各教。不過空言垂訓。又不免爲愚人之術。何若孔子之教。教人爲忠。教人爲孝。教人爲志士。教人爲君子。且又刑誅監禁。以懲之。而世猶有不願聲名。思逃國法。而爲非者。曾謂孔子之法語。能令愚不肖者。從而能令愚不肖者。改乎。夫法語之言。聽者十從者亦十。改者十一。二耳。至有所甚利於己。則理不足以勝欲。能改者。並無一焉。然而愚不肖之人。其於果報輪迴天堂地獄之說。則又易爲惑而信之深。一入其中。牢不可破。直若冥冥中。真有禍福我者。而因之遷善悔罪。爲不少。王法所不能加。藉身後冥報以警之。則道釋耶穌等教。豈非有國者所不可少耶。願或又謂釋道耶穌等教。均之勸人爲善。均不免於愚人。則我中國釋道已足。此外辭而闕之。亦奚不可。不知釋道已衰。無益人世。西教在西國。近亦衰微。而其國主。仍力爲保護。非但不容言闕。稍示人以外之之意。闕教之事。即緣以起。近年四川廣東温州福州教案。我中國幸撲滅矣。而土耳其之革雷得烏。至今猶岌岌然。足下心乎天下。凡有關於大局者。思所以維持之。不當隱以煽之也。況耶穌之教。與釋道比。其淑人之善。力量爲大。釋道二教。入者謂之出家。壹以清淨寂滅爲主。而一切邦家之榮。家庭之樂。在所不講。毫無生人之樂趣。愚賤即爲所動。大半苦其枯寂。而蕩足。而達官貴人。無論也。故入其教者。不甚衆。若耶穌之教。無分貴賤。上自王后。下至匹夫匹婦。皆得入會。命意以事天爲主。而天堂地獄之說。輔之以誘人。又七日一禮拜。聯入會者。聽講善言。時有以閑其心。使莫敢爲惡。故歐美各國。入會者。幾遍。其教大約與戰國墨子相似。專言愛人。紅十字會之設。其會中人。設之也。非洲黑奴之禁。其會中人。禁之也。近日弭兵會之興。其會中人。與之也。即吾華之知西學者。大半會中人。啓之。其餘善事。不勝枚舉。無他。皆專言愛人之一道。推之。迺克臻此。此實各教中。巨擘。釋道遠不逮也。又或者謂釋教之來。民與相安。西教非民所願奉。輒生毀。奈何。不知釋教之入中國。由漢明帝求其書。倡之自上。故下化之。循至

士大夫好談禪理。甚且以天子之尊。捨身古剎。可謂盛矣。卒寢衰而不復振者。即章所謂枯寂無生人樂趣之故。今之西教。士大夫鄙夷不屑道。甚則唾罵之。故入教者不過細民。然非窮無復之。即細民亦孰肯於人之所唾罵者甘心爲之。則入其教者必有所爲。而實非有所慕於彼教可知。以故爲所化而爲善者十二。而藉其入教之符。以橫行鄉里者十八九。當事者咎之。亦固其所。然既無術以禁之。盍因其勢以興之。是亦因勢利導之一法。設有一日如漢之求佛經。倡之有人。並仿泰西各國所以待之之法。則趨之者必精心爲善之人。士夫惡得唾罵之。久之士夫並有樂其道。而身入其中者。民教將由此相安。何生靈之有章爲此言。固知與今人枘鑿。特以足下有墨子嘗與一語故及之。夫墨氏之教。孟子稱爲異端者也。玩足下之言。若甚望其興者。豈不與孟子之意相刺謬耶。平心論之。孟子之誹墨子。以其兼愛。目爲無父。實深文周内。足下望其興。自是卓見。所異者足下望墨教之興。而類於墨教者。獨不見容於足下。不知何解。意者徇今人之見。而爲之辭與。再者聞足下之師康君。自稱長素。取長於素王之義。弟子至有號爲超回軼賜者。然否。此在他人聞之。鮮不駭者。章則因此益敬康君。慕康君。恨不得見康君。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嘗論顏子此言實千古有志之士之祖。我不敢知。曰孔子之爲人。必如何長於康君。亦不敢知。曰康君之爲人。必如何長於孔子。第觀其志。想見康君之爲人。光明磊落。氣蓋一世。爲千百年來所僅見者。我中國氣習。事事讓美古人。獨如與今人爲難。亦甚矣。與今人爲難。勢必互相攻擊。取禍之道也。讓美古人。勢必凡事守舊。不願求新。苟且偷安。其爲禍更大也。中國之衰。坐此焉耳。何如反其道而行之。既不與今人忤。復事事求過古人。而不自畫。獲益何可限量。安得將康君求勝聖人之志。爲我中國四萬萬人普告焉。以痛除其拘局不化之癥結。使我心一大快。去年強學會報。康君主筆。亦援孔子爲教主。倘亦有不得已之意。寓其間與。不然。則亦有意關西教矣。總之西教不可關。關西教無裨於人心。無補於世道。適貽不測之禍。非所以謀國也。足下業有言責。四方於以傾觀聽。所係靡淺。幸慎筆焉。章素崇有一切虛無之說。皆所弗道。何有於彼教。特以彼教之在吾華。實無害於人。無庸與敵。故不得不於足下一白焉。並以質於康君。

附來函

讀大著新民叢報持論平允。不至使守舊者驚而却走。最足開通風氣。甚佩甚佩。所論保教一節。尤爲有見。亡友王元章於丁酉年曾有一書與足下論宗教。足下倘亦記之否耶。足下近來宗旨既與王元章相合。則王元章之言。亦足下所樂受。似不忍不爲表章。而任其湮沒無聞。且非得足下一言。亦萬萬不足表章之也。王元章書稿存在敝篋。茲特檢錄寄閱。足下倘有意爲附錄於

大報乎。王元章字子杰。福建侯官人。於戊戌三月卒。卒時年五十餘。此上任公鑒。

此函鄙人前未得見。今由上海寄到。浣誦一過。欽佩無量。因函附報。未以誌文字因緣之感。

王元章之友白 三月初六日
任附記

東籍月旦

敘論

飲水室主人草著

新習得。一外國語言文字。如新尋得一殖民地。雖然得新地而不移民。以墾闢之。則猶石田耳。通語言文字而不讀其書。則不過一鸚鵡耳。我中國英文英語之見重。既數十年。學而通之者不下數千輩。而除嚴又陵外。曾無一人能以其學術思想輸入於中國。此非特由其中學之缺乏而已。得毋西學亦有未足者耶。直至通商數十年後之今日。而此事尚不得。不有待於讀東籍之人。是中國之不幸也。然猶有東籍以爲之前驅。使今之治東學者。得以幹前此治西學者之遺。是又不幸中之幸也。

東學之不如西學。夫人而如矣。何也。東之有學。無一不從西來也。與其學元遺山之詩。何如直學杜少陵。與其學桐城派古文。何如直學唐宋八家。然概計我學界現在之結果。治西學者之收效。轉若不能及治東學者何也。其故有二。一由治西學者大率幼而就學於本國之學問。一無所知。甚者或並文字而不解。且其見識未定。不能知所別擇。其初學之本心。固已非欲求學理爲通儒矣。而所從之師。又率皆市井闖蕩之流。所以導之者。非學問之途。而衣食之途也。雖其中能自拔流俗者。未始無人。然已麟角鳳毛矣。若治東學者。大率皆在成童弱冠以上。其腦中之自治力。別擇力。漸以發達。故嚮學之心。頗切。而所獲較多也。二由欲讀西文。政治經濟哲學等書。而一一詮解之。最速非五六年之功。不能。若幼童腦力未開。循小學校一定之學級以上。進則尤非十餘年不可。向來治西學者。既無遠志。又或困於境遇。不能卒業。故吾國尋常學西文之徒。其最高等者。不過有中學校卒業之資格而已。何怪乎於精深之學問。一無所聞也。若治東學者。苟於中國文學。既已深通。則以一年之功。可以盡讀其書。而無隔閡。即高等專門諸科。苟好學深思者。亦常不待求師。而能識其崖略。故其效甚速也。然則以求學之正格論之。必當於西而不於東。而急就之法。東固有未可厚非者矣。

治東學者。不可不通東語。此亦正格也。蓋通其語。則能入其學校。受其講義。接其通人。上下其議論。且讀書常能正確。無或毫釐千里。以失其本意。誠不可少之具矣。雖然。學東語雖較易於西語。然亦非居其地。接其人。以歲餘之功。習之不能。若用簡便之法。以求

能讀其書。則慧者一句。魯者兩月。無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故未能學語而專學文。不學作文而專學讀書。亦一急就之法。殊未可厚非也。

今我國士大夫學東文能讀書者既漸多矣。願恨不得其塗徑。如某科當先。某科當後。欲學某科必不可不先治某科。一科之中。某書當先。某書當後。某書爲良。某書爲劣。能有識抉擇者蓋寡焉。同學諸子。德憑草一書以餉來者。自念淺學加余。未嘗能通其語。入其學校。非惟專門之學一無所得。即普通之學亦未徧習。以門外人而語宗廟百官之美。富適爲知者嗤點耳。雖然其留學斯邦諸君子。或功課繁劇。無暇從事。或謙讓自持。率不操觚。今我不述。則恐更閱數年。而此種書尙不能出現於我學界。斯寔非一恨事歟。是用不揣固陋。就所見及者草爲是篇。雖無大裨於時彥。抑不至貽誤於後生。是所差堪自信者耳。

第一編 普通學

凡求學者必須先治普通學。入學校受教育者固當如是。即獨學自修者亦何莫不然。吾中國人疇昔既未一受普通教育。於彼中常兒所通有之學識猶未能具。而欲驟求政治經濟法律哲學等專門之業。未有不勞而無功者也。往昔留學生亦多犯此弊。今皆知之而革之矣。學者即不能入其中學校循次而進。亦當取其中學課程相等之書。抉擇參考而自讀之。今將日本現行中學校普通科目列示之。

一 倫理

二 國語及漢文

三 外國語

四 歷史

五 地理

六 數學

七 博物

八 物理及化學

九 法制

十經 濟

尚有習字圖畫唱歌體操等科。以不關於讀書故省之。其法制經濟兩科乃近年新增者。前此無之。

以上諸學。皆凡學者所必由之路。盡人皆當從事者也。除國語漢文一科。我國學者可勿從事外。自餘各門皆不可缺者也。大抵欲治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等者。則以歷史地理為尤要。欲治工藝醫學等者。則以博物理化為尤要。然非謂治甲者便可廢乙。治乙者便可廢甲也。不過比較之間。稍有輕重而已。

第一章 倫理學

中國自詡為禮義之邦。宜若倫理之學無所求於外。其實不然。中國之所謂倫理者。其範圍甚狹。未足以盡此學之蘊也。今請列日本文部省最近所發之訓令。關於中學所教倫理道德之要領。列其目如下。此專屬中學第四第五年級者

- 一 對於自己之倫理。健康 生命 知情意 職業 財產
- 二 對於家族之倫理。父母 兄弟 姊妹 子女 夫婦 親族 祖先 婢僕
- 三 對於社會之倫理。他人之人格 他人之身體 財產 名譽 秘密 約束等、恩誼 朋友 長幼 貴賤 主從等 女性 協同 社會之秩序 社會之進步
- 四 對於國家之倫理。國憲 國法 愛國 兵役 租稅 教育 公務 公權 國際
- 五 對於人類之倫理。動物 天然物 眞善美
- 六 對於萬有之倫理。

準是觀之。以比於吾中國所謂倫理者。其廣狹偏全。相去奚翅霄壤耶。故外國倫理學之書。其不可不讀明矣。或曰。吾所欲求者學問也。智識也。道德之學雖高矣美矣。而不切於急用。子何必斷斷言之。不知學問所以能救世者。以其有精神也。苟無精神。則愈博學而心術愈以腐敗。志氣愈以衰頹。品行愈以詖邪。將安取之。今者中國舊有之道德。既不足以範圍天下之心。將有決而去之之勢。苟無新道德以補佐之。則將並舊此之善美者。亦不能自存。而橫流之禍。不忍言矣。故今日有志救世者。正不可不研究此學。斟酌中外。發明出一完全之倫理學。以為國民倡也。倫理之書。願可忽乎。今請擇其最適於研究之書一二種前列之。而其餘可供參考者。附列焉。下各節皆仿此。又以下所列各參考書。有非習普通學時所必讀者。蓋無論何學。皆進而愈深。其學科常貫徹於小學中學高等學大學也。今

因著錄之便。於論普通學時並及之而已。下仿此。

中等倫理講話 二冊 文學博士元良勇次郎著 定價一圓四角半

此書簡明賅括。最適於初學之用。凡分前後二編。前編第一章至第六章為緒論。內分倫理學之範圍及定義、自己之觀念。即對自己等課。第七八九章為家族倫理。內分家族組織、親子之道、婚姻論等課。第十章至第二十三章為社會倫理。內分概論、公益論、禮儀論、信義論、慈善論、名譽論、訴訟論、娛樂論、獻身論、生命論、財產論、品格論等課。第二十四章至三十四章為國家倫理。內分國家組織論一斑、臣民相互之關係、納稅之義務、兵役之義務、權利義務之解釋、責任論、國際倫理、一般人類與國家之關係、政府與人民之關係、國民名義之觀念等課。後編自三十五章至五十四章皆思想倫理。內分生存競爭與德義之關係、自家保存之理法及其制限、勤勞與安息、自愛與愛他之關係、職業之選擇、知與行之關係、欲望論、恭儉與奢侈、殘忍論、安心與懷疑、心反省論、嗜好論、自由及其制限、改心論、道德之制裁、思想與實行之關係、宗教與倫理之關係、善惡之標準、常道論等課。一課不過千餘字。言簡而意備。一課之後。皆附以問答。能潑發人思想。誠斯學最善之本也。比書上海廣智書局已譯成

倫理通論 二冊 文學博士井上圓了著 定價一圓二角

此書以明治二十年出版。距今十有五年。就日本人讀之。覺其已成芻狗。然適合於我國今日之用。全書共九篇。第一篇緒論。凡廿三章。第二篇論人生之目的。凡十七章。第三篇論善惡之標準。凡十八章。第四篇論道德本心。凡十八章。第五篇論人事進化。凡三十一章。第七篇第八篇條舉各家異說。凡三十六章。第九篇諸說分類。凡十三章。末附倫理學者年代考。此書就本學各種問題分類。與元良氏之著體例不同。其叙諸家學說。極為簡明。讀之可以見源流派別。而知今日所考定諸新道德。非漫無依據也。故學者若無暇博涉。則專讀此二書。可以知此學之梗概矣。

中等倫理學教科書 法國查爾著 四冊 定價一元四角

新編倫理教科書 文學博士 井上晉次郎合著 五冊 定價一元二角五

岡田氏之書。日本諸學校通用為教科書者最久。井上高山皆著名大家。其書亦精心結撰。但專為日本人說法。日本國體民俗有與我國大相反者。故在彼雖為極良之書。在我則祇足供參考而已。

修身原論

法國福靈著
河津祐之譯

一冊 定價六角二

倍因氏倫理學

英國倍因著
法學博士添田壽一譯

五冊 定價一元五角

珂氏倫理學

英國斯賓塞著
中村喬譯

一冊 定價二元

斯氏倫理原論

英國斯賓塞著
田中登作譯

一冊 定價七角

倫理學新書

德國羅哲埃著
立花統三郎譯

一冊

倫理學

文學博士元良勇次郎著

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越氏倫理新篇

美國越布列著
渡邊又次郎譯

一冊 定價五角

河津氏之書。乃奉文部省命所譯倍因氏主張實利主義者也。其書上篇論道德之意義性質。下篇詳論希臘以來諸大家之說。珂氏則主張直覺說。而抑實利說。兩書對照。頗有可觀。斯賓塞之名。久為我國人所知。其論倫理道德。主張幸福主義。而歸本於進化。但譯本頗不能達其意。羅哲埃之書。專務調和諸說。立論之倚於一偏。在歐西號稱佳本。然譯文亦苦艱澀。元良氏之書。乃其早年之作。繁博雖過於倫理講話。而精要。不逮之。越氏之書。乃撮譯大意。說明實行應用之原則。故亦頗便初學焉。

近育成會新出一叢書。名曰倫理學書解說。凡十二冊。每冊定價四角。取歐美古今斯學名家之書。譯其意而解釋之。書皆鴻作。而解釋者亦著名之人。讀之亦較尋常譯本為易。茲將其目列後。

- 一 デュキー倫理學綱要
- 二 スチーブン倫理學
- 三 ミユルヘット倫理學
- 四 パウルゼン倫理學
- 五 シグワルド倫理學
- 六 アリストートル倫理學即阿里士多德
- 七 カント倫理學即康德
- 八 マッケンジー倫理學

九 シデキツク倫理學

十 ミユンステルベルヒ倫理學序論

十一 ヴント倫理學

十二 グリオン倫理學

此外尙有

主樂派之倫理說 網島榮一郎講述

セス氏倫理學綱要 田中 達 渡邊龍聖 共述

皆專門學校出版之書可供參考

其尤爲浩瀚博大者則有

倫理學精義 英國麥瑟治著 野口援太郎譯 一冊 定價一元四角

倫理學說批判 英國士焦域著 山邊知春 太田秀穂 同譯 一冊 定價二元五角

グリーン倫理學 英國格里安著 西晋一郎譯 一冊 定價二元

格氏麥氏皆英國近世最著名倫理學家。其書精深博大。可稱斯學之淵海。倫理學說批判。網羅諸派之學說。而加以論斷。全書分四篇。第一篇爲序論。以下三篇則取自利、直覺、功利三大派。各爲一篇而論之。一一述其立論之根柢。而下以公平之評論。苟能卒業一過。則於斯學之源流派別。大綱細目。長短得失。皆瞭然矣。然此乃哲學科專門之業。非治普通學時所能問津也。若欲知本學沿革之大概。則

倫理學說十回講義 中島力造著 一冊 定價九角

最爲簡明括要而

倫理學史 山本良吉著 一冊 定價一元

東洋 西洋倫理學史 木村鷹太郎著 一冊 定價三十五錢

此兩種亦可供參考也。

第二章 歷史

歷史者。普通學中之最要者也。無論欲治何學。苟不通歷史。則觸處窒礙。俛俛然不解其云何。故有志學問者。當發篋之始。必預擇一佳本歷史。而熟讀之。務通徹數千年來列國重要之事實。文明之進步。知其原因及其結果。然後討論諸學。乃有所憑藉。不然者。是猶無基址而欲起樓臺。雖勞而無功矣。

欲治政治經濟法律諸學。則歷史為尤要。必當取詳博之本讀之。

綜日本歷史之書。可分為八類論之。一曰世界史（西詳史附焉）二曰東洋史（中國史附焉）三曰日本史四曰泰西國別史五曰雜史六曰史論七曰史學八曰傳記

第一節 世界史（西洋史附焉）

日本人所請世界史。萬國史者。實皆西洋史耳。泰西人自尊自大。常覺世界為彼等所專有者。然故往往敘述阿利安西渡之一種。族興廢存亡之事。而謬冠以世界之名。甚者歐洲中部人所著世界史。或并美國俄國而亦不載。他更無論矣。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譯西籍。襲用其體例名義。天野為之所著萬國歷史。其自叙乃至謂東方民族無可以廁入於世界史中之價值。此在日本或猶可言。若吾中國則安能忍此也。近年以來。知其謬者漸多。大率別立一西洋史之名以待之。而著真世界史者。亦有一二矣。日本作史者甚多。然大率互相沿襲。其真能歷心費當者蓋寡。試略評之。

欲求最簡明適於初學之用者。莫如

新 西洋歷史教科書 文學士本多淺治郎著 一冊 定價一圓

附 參照圖畫 同 一冊 定價八角

附 參考書 同 一冊 定價一元八角

此書之所以優於他作者無他。其敘事條分縷晰。眉目最清。以若干乾燥無味之事實。而有一線索以貫之。讀之不使人生厭。每敘一事。不過兩三行而止。而必敘述其原因結果。毫無遺漏。此其所特長也。然以求簡之故。或言之而不能盡。此又無可如何者也。故別著一參考書以補之。大抵日本人所著西洋史。可充吾國教科之用者。莫良於此書矣。其參考書則可以供教師之用也。獨修之學者。宜兩書兼讀之。此書上海廣智書局有譯本。題曰泰西史教科書。

雖然此書不過臚舉事實。簡明有法耳。至於言文明進步之象。嫌其不詳。其與之相補者。則

萬國史綱 元其勇次郎 家永豐吉 合著 二冊 定價一元二角

西洋史綱 箕作元八 峰岸米造 合著 二冊 定價一元七角五

此二書皆據歷史上之事實。敘萬國文明之變遷。以明歷史發展之由來。故最重事實之原因結果。而不拘拘於其陳跡。元良家永之書。凡分三編。上古編三章。曰古代東洋。曰希臘。曰羅馬。中古編二章。曰闇黑時代。曰復興時代。近世編二章。曰宗教改革時代。曰政治革命時代。每章分政治史。宗教史。工藝技術史。文學哲學科學史。社會史等門。誠簡要賅備之作也。箕作峰岸之書。上海某局有譯本。題曰歐羅巴通史。

世界通史 德國布列著 和田萬吉譯 一冊 定價一元七角

此書在歐西極有盛名。德國文既重十餘版。美國人某譯為英文。亦已重六版。聞英德諸國之學生。每上堂受講義之時。恒攜帶之。以便記憶云。此書所長。在以極簡潔之筆。敘述極多數之事實。於少數紙片之中。學生取備遺忘。莫良於此。但其於史事之關聯因果。少所論及。初學者讀之。未免厭厭欲睡。惟既讀他書。有心得者。得此則裨益不淺耳。其餘參考書。

世界歷史 磯田良編 一冊 定價一元

新編萬國歷史 長澤市藏著 三冊 定價一元六角五

萬國歷史 天野爲之著 一冊 定價一元三角

萬國政治歷史 下山寬一郎著 此書頗佳。惜未成而著者已卒

萬國史要 辰巳小次郎 小川銀次郎 合著 一冊 定價八角

以上諸書。皆視本多等三書較爲詳悉。各有所長。可供參考。

萬國史 今井恒郎總 一冊 定價一圓

此書比於他書。雖無特別優勝之處。但其每人名地名之下。必備注其西文原字。便於參考。日人以和文假名譯西音。詰屈幾不可讀。置此書於側。以備檢查。亦頗便也。

以上諸本皆以歐羅巴史而胥世界史萬國史之名者也。其真可稱為世界史者。惟有最新出之一種。

世界史上卷 坂本健一編 一冊 定價一圓六角

此書東洋西洋合編。材料宏富。文章亦流暢有姿態。現僅成上卷。其西洋史不過敘至阿刺伯人西漸。其東洋史不過敘至南北朝。然已裊然一巨帙。冠絕此類同名之羣著矣。學者苟專讀此本。亦可以識全球民族榮悴之大勢也。見上海各報。自有譯之者。

萬國史綱目 野野安釋著 上編四冊 定價一元

著者為文學博士大學教授。日本漢學家第一流也。其書全用漢文。所用人名地名。亦依瀛寰志略等舊籍所常用者。蓋專為中國人而著也。其體例仿朱子綱目。用編年體。每條皆例一網。其目則低一格。敘事頗為簡潔。宜於中國人腦質。但近今西史之佳構。無不用紀事本末體。舊裁之作。萬不能及新著矣。重野氏以漢學著名。至其新學之學力。或不逮後輩遠甚。學者苟能讀東文。則正不必乞靈於此編耳。現僅出上編。其下編須本年八月九月可以出版云。未通東文者。得此亦勝於讀岡本監輔之萬國史記。且勝於坊間尋常譯本也。

以一書而通上下數千年。其勢高不能詳。固也。然則欲求詳者。宜讀斷代史。泰西史家。率分全史為上古中古近古最近世四時代。今請擇每時代史中之佳者論之。

西洋上古史 浮田和民著 專門學校講義錄本

上古史 坪內雄藏著 同

二書皆佳。而浮田氏之作。尤為宏博。僅敘上古。而其卷帙之浩繁。舉諸家全史之著。無有能及之者。而其敘事非好漫為冗長。蓋於民族之變遷。社會之狀況。政治之異同。得失必如是。乃能言之詳盡焉。希臘羅馬之文明。為近世全世界之文明。所自出。學者欲知泰西民族立國之大原因。不可不注意於此。必如浮田斯編。始稍足以饜吾儕之來矣。有志政治學者。所尤不可不讀也。

中古史 坪內雄藏著 專門學校講義錄本

中古史者。黑暗時代居其大半。其中於文明之迹。無甚其可記者。故著述家亦希。佳本殆無之焉。無已必取此書。

世界近世史 松平康國著 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近世史出版者亦頗少。此編實專門學校講義錄也。題為世界近世史。蓋真屬於世界。東洋西洋並載者也。體例謹嚴。文章條達。學

者不可不讀之書。

近世泰西通鑑 美國棣亞著 全二十七冊

此書乃明治十六年至二十三年陸續出版。距今十九年係島田三郎、波多野傳三郎、肥塚龍、鈴木良輔、青木匡、沼間守一、等六人同譯。皆學界中錚錚人物也。其書自土耳其人陷君士但丁奴不起。至日耳曼意大利建國統一止。凡二十七卷。七十三篇。比松平氏之書。其卷帙約過十四倍。東文近世史之詳博。無過是者。然頗不見重於當今學界。日人至今。殆無過問者。或病其稍繁蕪歟。然苟欲專門名家於史。則固不可以不讀矣。原書初出時。定價極昂。每冊售值一元。今則二十七冊。以二元五角可以得之矣。
日本人著譯最近世界史所謂最近世界即十九世紀也者。凡有六種。今全列其目。

歐洲新政史 法國米天黎著 東邦協會譯 二冊 定價一元

最近世界史上卷 坪井九馬三著 一冊 定價一元三角

十九世紀史 英國馬瑟西著 幸田成友譯 一冊 定價五毫

十九世紀列國史 美國札遜著 福井安岡譯 一冊 定價三毫

歐洲十九世紀史 同 大內暢三譯 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五

最近世史 松平康國著 專門學校講義錄本

以上諸本。其幸田氏所譯。即上海廣學會所曾譯。名為泰西新史攬要之本也。福井與大內所譯。同一原書。然因文字之優劣。幾使人截然不知其為雷同。讀大內所譯。覺其精神。結撰。躍欲飛。而福井之本。乃厭厭無生氣焉。可知率爾操觚。輒欲取前人最著名之作。以點竄塗改者。誠所謂蒙不潔於西子。新學小生。亦可以知所戒矣。

坪井氏之書。非不佳。惜其未成。松平之作。必為良構。無可疑者。然始見於今年講義錄。亦未觀全豹也。據現有之書。則歐洲新政史。歐洲十九世紀史。兩者最良矣。新政史卷帙稍繁。敘事自較詳悉。然札遜氏書最晚出。參酌前此諸家之著述。而別創新裁。蓋其所重者。不專在事實。而著眼於其大處要處。以最簡明之筆。而發揮時局之趨勢。其自序云。以上棄之興味。銳敏之眼。光觀察事實之裏面。而寫出時代之精神。非夸言也。故欲研究近世史。以此書為最有趣味。凡他家著最近世史者。皆託始於維也納會議。惟此書獨溯諸法國大革命以前。是亦其特點也。惟其事實不甚詳。故宜以歐洲新政史夾輔讀之。

此外尚有兩佳書足供參考者。

近時外交史

有賀長雄著

一冊 家價一元五角

今歐洲外交史

法國比羅兒著

酒井雄三郎譯

二冊 定價三元五角

此兩書雖以外交為重。然十九世紀列國之事蹟。幾無不與國際有關係者。故不獨專學外交者所必讀。即尋常學者亦宜研究也。惟著最近世史者。往往專敘其民族爭競變遷。政策之煩擾錯雜。已屬應接不暇。故於學術工藝教育等文明進化之跡。勢不得不別為書以述之。頃日本人於此類書。尚未有佳本。惟有

十九世紀

太陽報臨時增刊

一冊 定價四角

此書乃由十數人分門編輯。內分西洋東洋政治史、及產業史、學術史、文藝史、教育史、宗教史等篇。雖非能如諸大家之精心結撰。然其書固日本現時所獨一無二也。與大內氏歐洲十九世紀史合讀。於百年來大務。可以瞭如矣。此兩書上海商務印書局曾已譯成付印文明史者。史體中最高尚者也。然著者頗不易。蓋必能將數千年之事實。網羅於胸中。食而化之。而以特別之眼光。超象外以下論斷。然後為完全之文明史。日本今日尚無一焉。惟有

文明史

家永豐吉著

專門學校講義錄本

家永氏專研究文明史者也。其與元良氏合著之萬國史綱頗有此意。惜未能大成。此書僅有第一章。乃敘述文明史之沿革者。偉論精思。必當一讀。然不可謂之史也。此外則

歐羅巴文明史

法國基梭著

永峰秀樹譯

十六冊

基氏為文明史學家第一人。此書在歐洲。其聲價幾與孟德斯鳩之萬法精理、盧梭之民約論、相埒。近世作者。大率取材於彼者居多。此本乃由英文重譯。間有佶屈不能盡達其意。出版在明治九年。距今幾三十載矣。用漢式釘裝。格式頗陳舊。現坊間頗難得。學者寶之。

世界文明史

高山林次郎著

一冊 定價三角五

此書敘述全世界民族文明發達之狀況。自宗教哲學文學美術等。一一具載。可以增學者讀史之識。惟僅至十八世紀。戛然而止。自序言別有十九世紀文明一書。數月之後。便當殺青。然至今已三年有餘。尚未出版。良可惜也。

要之西史之書。雖復汗牛充棟。求其真完全美滿。毫髮無憾者。今尚不得一焉。鄙人不揣樸昧。近有泰西通史之著。擬以浮田之上古史。坪內之中古史。松平之近世史。與論社之近世泰西通鑑。大內之歐洲十九世紀史。酒井之今世外交史。數書為底本。而更參考羣書以補助之。欲以三年之功。成一絕大之史。此志若酬。雖不能良。亦省學者披吟之功不少焉耳。

第二節 東洋史(中國史附焉)

日本人所謂東洋者。對於泰西而言也。即專指亞細亞洲是也。東洋史之主人翁。實惟中國。故凡以此名所著之書。率十之八九。載中國耳。故今兩者合論之。現行東洋史之最良者。推

中等東洋史 桑原隲藏著 二冊 定價一元

此書為最晚出之書。頗能包羅諸家之所長。專為中學校教科用。條理頗整。凡分全史為四期。第一上古期。漢族膨脹時代。第二中古期。漢族優勢時代。第三近古期。蒙古族最盛時代。第四近世期。歐人東漸時代。繁簡得宜。論斷有識。其餘參考書

東洋史綱 兒島獻吉郎著 二冊 定價各三角

東洋史要 市村瓊次郎著 二冊 定價七角五

中等東洋歷史 木寺柳次郎著 定價八角

中等教育東洋史 藤田豐八著 二冊 定價各三角五

兒島氏初著東洋史之人也。市村氏在帝國大學中以東洋史名家者也。但諸書雖名為東洋史。實不過中國史。其他有論及者。皆附庸耳。此未足以稱其名也。今年專門學校新設史學一科。其講義錄中有

東洋史 高桑駒吉著

此書以中國印度為主。而他國亦不忽略。今尚未出完。待其完成。或可為東洋史中第一位乎。

東邦近世史 田中萃一郎著 上卷一冊 定價一元

東洋之斷代史。合是書更無他本。此書凡分十章。第一章歐人通商之初期。(拉丁民族)第二章滿洲之與起。第三章歐人通商之

第二期(條頓民族)第四章。俄國東方侵略之初期。第五章。印度之蒙古帝國勃興及其瓦解。第六章。英人侵略印度。第七章。滿洲朝之經略西方。第八章。緬越諸國侵略之初期。并南洋諸島。第九章。中亞英俄衝突之初期。第十章。鴉片戰爭及洪楊之難。其搜羅事實而連貫之能發明東西民族權力消長之趨勢。蓋東洋史中最佳本也。上海廣智書局要之東洋史之不完全。此西洋史更甚。蓋材料不足。欲成一偉大之作。斷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致矣。中國史至今訖無佳本。蓋以中國人著中國史。常苦於學識之局。而不達以外國人著中國史。又苦於事實之略。而不具要之此事。終非可以望諸他山也。不得已而求其次。則現時日本人所著最良者為

支那史

市村瓊次郎 瀨川龜太郎 合著 一冊 定價一圓三角

此書係為中學教科之用。故極從簡略。凡分六卷。第一卷為篇三。曰總叙。曰太古史。曰三代史。第二卷為秦漢史。第三卷為兩晉南北朝史。第四卷為隋唐五代史。第五卷為宋元史。第六卷為門清史。不過順時代叙下。無有特別結構。但頗能提要鉤元。且稍注意於民間文明之進步。亦中國舊著中所無也。若我國學校據為教科書。則有所不可。蓋日人以此為外國史之一科。則其簡略似此。已足本國人於本國歷史。則所以養國民精神。發揚其愛國心者。皆於是乎。在不能以此等隔河觀火之言充數也。

支那通史

那珂通世著 已出五冊 定價二元五角

此書全用漢文。前在上海已有重刻本。但僅至宋代而止。其近世史。尙闕如也。此書與市村氏之著。體裁略同。而完善尙不逮之。蓋前書頗近新體。此書全仍舊體也。此外著者雖多。更等諸自郢矣。

清史肇要

六冊

敘述二百年來事。頗有為中國史家所諱者。亦可以供參考也。

支那開化小史

田口卯吉著 一冊 定價六角五

此書實史論體也。所重者在論斷。而不在事實。故其所記載。惟擇其有關於議論者而錄之。至其論則目光如炬。善能以歐美之大勢。挾中國之病源。誠非吾邦詹詹小儒所能夢也。漢以前尤為精絕。又眉端有評騭者數家。皆用漢文。其議論頗足與原書相補云。此書上海廣智書局已有譯本而譯筆頗劣

支那文明史

白河次郎 國府種德 同著 一冊 定價三角五

中國爲地球上文明五祖國之一。且其文明接續數千年未嘗間斷。此誠可以自豪者也。惟其文明進步變遷之跡。從未有敘述成史者。蓋由中國人之腦質。知有朝廷。不知有社會。知有權力。而不知有文明也。此書乃草創之作。雖非完善。然大輅推輪。厥意亦良善矣。內分十一章。第一章。世界文明之源。及支那民族。第二章。原始時代之神話及古代史之展開。第三章。支那民族自西亞細亞來之說。第四章。學術宗教之變遷概說。第五章。政治思想及君主政體之發展。第六章。歷代地理之發達及變遷。第七章。建築土木之發達及變遷。第八章。文字書法繪畫之發達及變遷。第九章。支那人用歐洲印刷術之源流。第十章。音樂之發達變遷。第十一章。金屬之使用及舟車。其第三章。第五章。最有獨到之論。此外門外漢語亦不少。別有

支那文明史論 中西牛郎著 一冊 定價三角五

亦足供參考。上海普通學書室有譯本。

此外言中國近世事者甚多。分屬史論及傳記兩門論之。其學術史亦別從其類。

第五節 日本史

國民教育之精神。莫急於本國歷史。日本人之以日本歷史爲第一重要學科。自無待言。但以華人而讀東籍。則此科甚爲闕著。因其與數千年來世界之大勢。毫無關係也。故我輩讀日本史。第一義欲求其近今之進步。則明治史爲最要。第二義欲求其所以得此進步之由。則幕末史亦在所當讀。若前乎此者。則雖闕之可也。今著錄其最有名者數種。

帝國史略 有賀長雄著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著者爲當世名士。最留意於制度文物之變遷。議論常有特識。其區分時代處。尤能見國民發達之次第。東人稱爲名著。

二千五百年史 竹越與三郎著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此書在日本史中。卷帙最稱浩博。著者以能文名。其史筆明暢飛動。學界最寶之。

日本開化小史 田口卯吉著 六冊 定價七角半

與支那開化小史同出一人之手。其議論常多獨到處。雖我邦人讀之。亦不至生厭。若欲略知日本數千年進化之跡。毋寧此書爲良。

開國始末 島田三郎著 一冊 定價一元五角

開國起原 勝安房著 三冊 定價三元

懷往事談 福地源一郎著 一冊 定價二角

三書皆敘述德川幕府末葉之事實。蓋日本之過渡時代也。日本所以能成爲今日之日本者。皆彼時代諸豪傑之賜也。讀之最可以發揚精神於我學界。尤爲要品矣。

讀日本史莫急於明治歷史。而明治歷史。竟無佳本。吾人所不解也。惟有

明治歷史 坪谷善四郎著 二冊 定價六角

用此名著述者。惟此一本耳。然非其佳者。無已則惟「太陽」臨時增刊有莫都三十年一書。其中有一種。題爲

明治三十年史

者。內分學術思想史、政治史、軍政史、外交史、財政史、司法史、宗教史、教育史、文學史、交通史、產業史、風俗史等十二編。由一時名士分門纂輯。實近史中之最適於我學界者也。上海廣智書局有譯本。改題日本維新三十年史。

(未完)

刑部主事吳保初呈政務處代奏請除稗政摺

爲請革除稗政以塞亂源而維邦本敬懇代 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以犯顏勿欺之臣。忠言逆耳之奏。世主或以其犯焉逆焉而誅竄之。然後世則不謂之犯。謂之勿欺。不謂之逆。謂之利於行。今日中國之病誠危矣。急矣。然臣謂中國今日之病。不在外而在內。不在一人而在全國。不在四肢百骸而在五臟六腑。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泄泄猶沓沓也。庚子之變。創鉅痛深。朝廷亦既懲前毖後。明諭墨獮。變法自強。力行新政矣。臣嘗謂變法當有本末。有先後。不務其本而徇其末。未有能濟者也。然與其玩時愒日。滿志躊躇。則不如急則治標。猶較勝於束手待斃。臣聞之。害不十不變法。利不十不變法。又聞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今有害什百而利不一。又爲衆害之本。而不可不變法以去之者。宦官是也。歷朝閣宦專橫。干預政事。儉壬宵小盤踞於上。正人君子荼毒於下。黨禍既作。國祚因之而亡。漢唐宋明。殷鑒非遠。史冊具在。可爲寒心。聖人知其然也。是以我 朝家法。不許內寺預政。永著爲令。勒之鐵牌。犯者凌遲處死。立法之嚴。振古無比。方今中外大同。文明迭進。諭旨有云。採人之長。祛己之短。乃獨留此萬國所無之稗政。騰笑五洲。不卽

革除。何以爲致治之本。故日者兩廣督臣陶模有請裁宦官一疏。爲天下所傳誦。其爲中國祛數千年弊政。爲朝廷策億萬世邦基。誠莫要於此矣。內而宮官。外而河臣。業已次第裁撤。獨此閹寺小臣。未聞議及裁汰。豈諸臣有所瞻徇耶。臣竊維宦官之制。由於前代妃嬪衆多。又從來女子無學。故特設此職以防檢之。今皇上後宮清靜。本無須此。卽異日六宮備位。聖人自有刑于之化。又安用此刑餘之人。以出入禁闈。且五刑久廢。而獨留宮刑。施於無罪之人。上干造物之和。下乖生人之道。其爲殘酷亦已甚矣。又何怪爲天下萬國之所訕笑哉。近者皇太后因漢人女子有纏足之陋習。降諭禁革。毅然行之。以其殘人支體也。夫女子纏足。無關於國家之興亡。猶汲汲思所以禁革之。若刑餘之人。則陰賊險狠。善伺人主喜怒。傳疑傳信。離間宮廷。恒使人主防不勝防。如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唐之仇士良。宋之童貫。明之魏忠賢等。當時人主孰不引爲腹心。以爲忠已哉。乃政權下逮。遂與外戚權相。狼狽爲奸。或此與彼。替或互爲消長。迨至惡迹敗露。而覆亡已隨其後。其中亦有一二循謹之人。但既未嘗讀書明理。縱無損於國家。亦奚裨於聖治。況此輩類多奸險。近者總管李連英。納賄擅權。尤彰彰在人耳目。熱中者流。干榮利。躋顯貴。非拜大學士。榮祿門牆。卽由總管李連英而進。臣門如市。政以賄成。上下相蒙。致釀巨禍。庚子之變。雖以皇太后皇上之聖明。猶未能預爲之計。及至政權旁落。畿輔騷然。激成數千年未有之浩劫。賠款本息。至九萬萬兩之多。蒙塵至十七閱月之久。臣維彼等既遭兵禍。家材不無損失。迨倖免罪魁之誅。遂思作桑榆之補。貪婪饕餮。甚於最時。彼輩小人。安顧大局。獨惜皇太后中興再造之英明。垂暮之年。乃不免爲其所用耳。天下往者。惟知有端剛。今者。祇知有榮李。不知有皇太后。皇上也。夫皇太后。皇上主中國。臨天下。承列聖艱難。締造創法垂統之丕基鴻業。二百五十九年於茲矣。豈肯負祖宗付託之重。斷送於三五小人之手。端剛蠢愚。管恩挾亂。民以排外。遂與列國輕啓兵釁。激怒強鄰。猶不似榮李之陰賊險狠。路人皆知。彼往者本屬同謀。及見事敗。轉而誚事外人。以保祿位。苟可以得外人之懽心。雖傾舉國之膏血以奉之。在所不恤。經此挫折。其心更狡。其術愈工。迹其所爲。不啻蠹外以排內。端剛之愚。朝廷猶明正其罪。榮等之狡。朝廷反褒錄其功。尤臣所大惑不解者。殊不知榮李之術。足以欺朝廷。而不能掩天下之耳目。皇太后。皇上不卽明發其奸。置之重典。或立予罷斥。臣恐一旦土崩瓦解。將不知置我皇太后。皇上於何地。彼時中國恐已成爲歐墨之殖民地。而非我中國之中國矣。此臣所撫膺泣血而不忍緘默不言者也。昨歲。廻鑾伊始。慈諭力崇節儉。深宮盛德。實爲薄海臣民所欽仰。乃蹕路經費。用至累千萬兩。宮門之費。日致千金。進膳之資。動逾累百。小民無辜。歲之儲一飯。罄中人之產。而內侍需索。誅求。騷擾閭閻。至於如此貽。深宮以惡名委。王言於無信。不惟視諭旨若弁髦。直視朝廷

爲無法。是豈 皇太后 皇上所及料耶。臣曠觀古昔英君毅辟。往往狃於近習。不自覺察。卒爲盛德之累。以召覆亡之禍。皇太后聖明。自不致爲若輩所愚。但始終引爲心腹。恃若長城。則必有受愚之一日。皇太后 皇上誠一詢之廷臣。考之輿論。便知臣言之非誣矣。臣維變法原非一端。但此輕者易者。尚不能毅然改革。則何怪諸疆臣粉飾因循。徘徊觀望。以虛應故事也。夫革此裨政。有千利無一害。不革此裨政。有千害無一利。然則又何樂而不爲也。比者舉行調 陵大典。若再任聽若輩恣情擾累。後患殆不可勝言。皇太后 皇上上何以安。列聖在天之靈。下何以慰天下臣民之望。復何面目以登 祖宗之陵墓乎。臣不勝迫切呼籲之至。謹冒死上 聞。伏乞 皇太后 皇上聖鑒。謹請代 奏。

蔡使要求日本警察入署拘捕學生如末記

壬寅之夏。留學生吳君敬恒。因江蘇江西浙江三省自費學生九人。願入成城學校。適蔡公使鈞峻拒咨送之時。吳君乃擬長函。反覆婉轉。百計懇求。並聲明由在校學生五人互保一人。先在使館出具保證書。留存備案。以取公使之信。函草甫屬。時本國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京卿汝綸。爲調查日本學校一切事宜。奉命來東。一日京卿臨清國留學生會館。吳君亦至。當出致公使函與京卿婉商。京卿頗以爲然。然詞氣之間。實鄙夷公使。心知難成。勉允代達。是日留學生至者。章君宗祥等共十餘人。爲中歷六月初九日也。

十四日京卿致吳君書云。

稚暉仁兄宗大人左右。前日大札。未轉交使館。至所謂五人送學堂。蔡公使已允可。惟屬照尊議。取五人環保。與名單并送。謂是使館舊章。謹奉聞。即乞賜交。以便轉達。外有京城中寄張執中金伯平二公書。茲併呈上。乞轉交爲荷。肅頌道履不具。汝綸頓首。

六月十四日

吳君得書。奔告入校諸君。遂由章君宗祥等二十餘人同簽印。繕就保證書。其八紙。送小石川區第六天町伊澤邸。由吳君振麟轉交。其一紙。第二日由章君宗祥携交京卿寓邸。

數日不得命。二十一日傍晚。吳君復謁京卿所。京卿繕函告使署。吳參贊。命吳君持催。吳君懼使署官人之不易見也。先晤學生監督夏部郎借復。部郎言。余已滿職。不能過問。惟昨在使署。聞此事公使已行文參謀部。今日不見吳參贊亦可。吳君唯唯。即覆京卿。

並告入校諸君。皆懽慰。以爲風雨着屐。道路泥濘中。奔走數十次。可償其願矣。

附吳京卿致吳參贊函

瀚濤仁兄宗大人執事。啓者。弟前爲星使言。有學生九人。願入成城學校。其證書已送星使。承允於暑假前送令入學。今聞成城學校後日即行放假。此諸生若得假前入學。尙得隨同教師旅行。多所獲益。若欲假前入學。似於本日即應請星使面送。乃能趕及。爲此奉函左右。敬懇即爲轉達星使。俾諸生得遂其入學之願。至爲感荷。手肅敬頌台安。溽暑惟慎。重珍衛不宣。宗小弟汝給頓首。六月二十一日。

詎二十三日晚。京卿又致書吳君云。

稚暉仁兄宗大人左右。參謀本部復蔡星使書。謹奉呈一覽。肅頌台安不具。汝給頓首。六月二十三日。

附參謀本部覆蔡公使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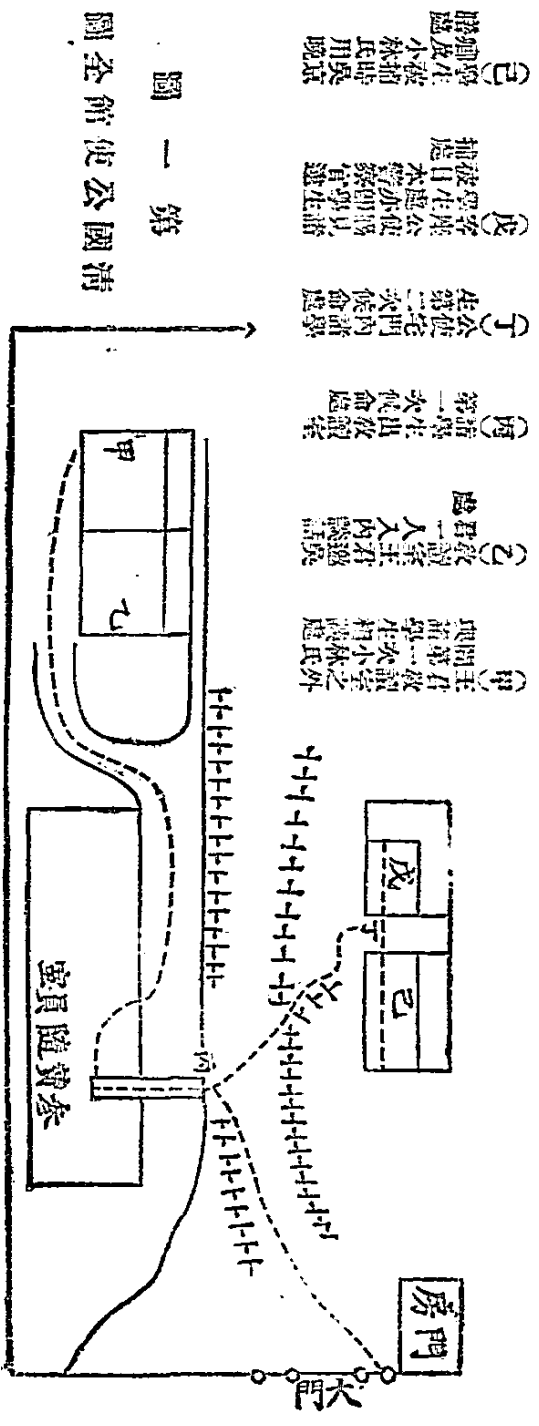
敬覆者。頃接來文。現由在京貴國留學生章宗祥等。保送江蘇浙江江西自備資斧學生九人。願入成城學校肄業等因。准此。惟向例進學均由貴大臣保送。方准進校。今據來文。似有稍與向例不符。仍請貴大臣親行保送。以符向例。是爲至禱。專覆。順頌時祉。再成城學校現值歇伏之期。一俟做歷九月初旬。再行開課。此時未便即准進學。順此附達。蔡欽差閣下。署理參謀本部第二部長青木宣純。日歷七月二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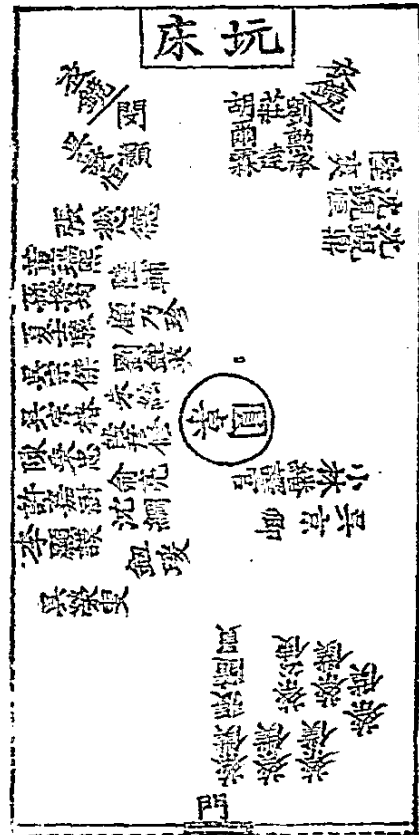
吳君再四循誦。不得其解。但知暑前進校。不能如願。如此而已。然終不解公使何以忽將保證之留學生。向參謀部保送。又疑原咨所敘事由不明。故參謀部無端誤會。又想公使不難輕輕駁正云。留學生章宗祥等保送之學生鈕瑗等九人。願入成城學校肄業。係向本大臣處保送。故本大臣准爲咨送貴署。核與向例相符。請煩查照施行。俾遂入學之願。是爲至禱。如此則入學一事。諒已穩固。又疑既已駁正。公使何必以復書擲示。而京卿又何以不贅一詞。遂又疑送校之事。京卿與公使。皆不過虛與委蛇。如諺所謂推死人過界。故認其詞。以得一駁。即可間執學生之口。吳君懷數疑。夜深持示同作證人之章君宗祥。不遇。言在吳君振麟處。又馳數里。晤吳君振麟。又求解於同爲保證人之胡君爾霖。會君澤霖。皆莫名其妙。遂約明日偕入校諸君面叩吳京卿。二十四日。日歷七月二十八日早。保證人吳君敬恒。胡君爾霖。莊君達。劉君勳承。入校人鈕君瑗。李君顯讓。劉君鍾英。夏君士驥。顧君乃珍。陳君秉忠。許君嘉樹。又有吳君榮魯。董君瑞熙。張君懋德。閔君瀨。陸君輔。陸君爽。俞君亮。沈君綱。段君彥修。吳君宗椿。吳君

宗傑。沈君觀恒、沈君觀鼎。時方在吳君廡習英文罷。必欲同往望見京卿顏色。止之不可。而孫內翰揆均、朱直刺絃。遂亦偕去。至則京卿驟謂參謀部不准。公使不肯親行保送。吳君等期期然之。京卿曰。公使本意實不願保送。吳君復爲迂闊之詞。論之以理。京卿堅謂我不能奈公使何。聞者皆悲憤。遂辭京卿。至使署面求公使。

至使署。因聞主張學生事者。爲王文案雷夏。吳君遂告閩人曰。我們要見王雷夏老爺。閩人曰。在山下兒住。你們去找罷。至王文案室。王君兼教讀。見吳君等至。詰衆人之意。具告之。并懇轉告公使。願賜一見。王君入久之。出曰。欽差告訴你們。進成城學校的事。情已經碰過釘子。萬萬不能再寫信去。過幾天。欽差當面見了參謀本部的人。再給你。問一問罷。按此言即真。何以公使二十五日手諭參謀本部官在座。既其時有參謀本部官在座。何以王君又言。過幾天。見了參謀本部的人。再給你們問一問。可見全用欺誑之術。藉詞推諉。可是成不成。不能一定。你們要見欽差。欽差說可以不必。吳君等益悲憤。再反覆參謀部覆函。覺京卿所言與王君所述離題太遠。愈弄愈錯。因思非見公使不能得要領。遂堅求一見公使。王君云。你們一定要見。兄弟再進去說。請少坐。斯時十二時向近。天氣甚熱。腹飢不得食。靜待之。三時尙杳然。無復音。衆皆面面相覷。同人均焦急。吳君勸諸君少安。王君既允。決無不復之理。公使事冗。或未得暇。又久之。有身着洋式號衣者。怒目疾視。闖步入室。口操東音。不知云何。其人乃使署服役者。公使因洋人有積威。中國官吏皆崇拜不已。擬令其人駭吳君等出。衆皆匿笑。列坐不一顧。彼技窮乃去。少頃。又來三西裝者。戎服佩刀。參謀部之籐青少佐也。紳士裝者。外務部小林繙譯官也。短身曲背。髮半禿。微有鬚。口銜雪茄。尾小林氏後者。不知其爲誰。入門各爲禮。小林氏能操北京語。衆人詳告以故。又出參謀部覆書與閱。小林氏謂學生保學生不行。要進成城學校。不必定公使保送。就是做買賣的亦好。並囑諸君取入校人名單。諸君寫交。小林氏閱畢。探囊出一紙。載五人名。皆即九人中所有。指謂諸君曰。這五個學生。是湖南監督官胡先生交給我的。我因爲福島少將沒有回國。參謀本部必不能答應。我想現在又添成九人。是一定要等福島少將回來再說。福島少將回來。兄弟和你們公使同吳先生。終要竭力想法子。吳君等聞小林氏之言。雖若可感。然再反覆參謀部覆函。覺離題益遠。愈弄愈錯。愈說愈奇。遂覺非見公使不能剖白。向小林氏亦堅稱欲見公使。小林氏持衆人名單代達。數往返。再後。門者請入。衆尾之行。出隨員室。至公使宅左。小林氏迎謂曰。公使不肯見。兄弟再三說。只允一二人。諸君候久。必欲同一見。腹飢口渴。僵立樹下。持同見之意甚堅。小林氏不悅曰。你們不聽我的話麼。你們公使館的事。情。兄弟實在無能爲力。那麼我就去了。遂乘人力車逕去。諸君無可如何。徐至公使宅。伺於客室門外。冀公使得聞。或出見。久待無影響。時已五時。吳京卿忽臨。謂衆人曰。你們這時候午飯沒吃。到我廡所去吃飯罷。公使既然不肯見你們。你們有什麼法子想

呀。諸人執欲見。小林氏又來。乃言進學校的學生。公使一定同他們想法子。你們要見。就請一兩人去見。餘下的。過兩天再見。到底何如。諸君云。學生到此不易。公使既能見一二人。餘人同見。似亦無妨。若來而不見。見面尚如此之難。即隱為不肯送學之代表。但見一二人於事本可。今所以欲賜同見者。即望公使慨然允許。以表真愛學生。如此而已。京卿無奈。偕小林氏及參隨二人同入。其時電燈熒熒。鐘記六時。前所述短身曲背之東官。偕一警署官來。屈指數人數而去。久之。京卿負手聳肩。由屋後快快出。漫告曰。欽差找不到。又搖首曰。欽差找不到。不知那裏去了。諸人為失笑。須臾。小林氏亦從屋後來。謂曰。公使勉強見你們。可是你們不好有一點無禮。衆設誓。如稍無禮。即請小林先生曳之出。處以死刑。小林氏突領之。遂與吳京卿先入。七時三十分餘。啓半門。京卿與小林氏夾門兩旁。諸君魚貫入。先欲坐之於洋客廳。忽計不可。又開對面華式客座。命畢入。入者共二十有六人。所陳椅杌不能容。諸君遂以東禮沿南窗席地坐地上。遊小林氏旨。甚整列。至被捕。始終未移尺寸。附圖注明如左。





第二圖
 中歷六月二十四日
 即日奉命
 諸學士之國使接見

列坐甫定。公使入自室門。身着湖色紗長衫。棗紅鐵線紗馬甲。僕從皆警察守門。館中參隨各員立室門外。觀者如堵。吳京卿、張隨員及小林氏、雁行參立。公使睜目。備腹面發紫色。一足方踰闔。即厲聲曰。

你們要見我。有什麼話。說趕快說。

諸人皆折腰俯首。同聲曰。請欽使坐。容學生等徐徐稟陳。公使曰。

不必坐。說幾句。就得略。

京卿亦云。說幾句。就好了。吳君長跪進言曰。前求公使保送自費學生入成城學校。蒙示參謀本部覆函。已邀允准。惟函內云。留學生自保學生。與例不符。仍請貴大臣親行保送。以符向例云云。不知此次欽使。何以不即親送。公使云。

啊。你們這話從何說起。那一天。吳先生。呼。吳大人。拿了你們的證書送進來。本大臣馬上就送參謀本部去略。這是參謀本部不答應。有什麼法子可想。

吳君曰。此必因欽使文內敘明留學生保送之誤。祇須更正之可矣。公使曰。

向來保送學生。終要有本國督撫的咨文。或者有原籍地方官的印結。才可保送。你們既沒有咨文。我這兒又沒有辦過這種案卷。我如何能開這個端。這會子。吳先生。呼。吳大人。來給我說。我說。咱們政府屢次說過。自費學生不可再送。這兒廟島又這麼說。

我很爲難。我同吳先生。吳大人。再三商量。我說。既是他們在校的學生。五人互保一人。該靠得住。姑且給他們碰一碰。誰知道參謀本部一定不答應。

啊。你們要知道。本大臣從你們把保證書送來。就馬上給你們辦。又沒有一點兒耽擱。這時候參謀本部不答應。其權操之於他。如何怪起我來。

吳君等聞之。瞠目相顧。又可悲。又可笑。默計參謀部覆函。但覺離題已不知幾千萬里。愈弄愈錯。愈說愈奇。愈求開通。愈加實窒。祇能朗誦參謀部覆函。以冀一悟曰。

敬覆者。頃接來文。現由貴國留學生章宗祥等。保送江蘇浙江江西自備資斧學生九人。願入成城學校肄業等因。

因公使言福島少將云。自費學生不可送。故吳君於自備資斧學生九人。十字再誦之。乃續誦云。

准此。惟向例進學。均由貴大臣保送。方准進校。今據來文。似有稍與向例不符。仍請貴大臣親行保送。以符向例。是爲至禱。

因公使言參謀本部不准。故再覆誦曰。

仍請貴大臣親行保送。以符向例。仍請貴大臣親行保送。以符向例。

誦畢。吳君曰。參謀部何嘗不准。惟因欽使之不送耳。公使曰。

這是什麼話。你們查去就是。略。本大臣何嘗親自保送一個學生。這是參謀本部的人不通漢文弄錯的。

公使說至此。皆粲然。小林氏默然。吳君驟不知所對。乃笑曰。請去忌諱。以告欽使。如果因參謀部漢文不通。現小林先生方在座。彼

實外交官。肯代參謀部擔任漢文不通之咎。學生等即當俯首無詞。孫君亦曰。參謀部既誤。欽使即不應不駁。當時甚可備文辨明。

何以漫然。即交吳京卿。轉示學生。藉詞搪塞。公使變色疾視。孫君又曰。堂堂大日本國。難道參謀部於區區漢文。果真不通乎。公使

默然。小林氏曰。可以不必說。略。這九個學生。參謀本部雖不肯。好在離開學遠。我同你們欽差及吳先生等。福島少將回來。終要

同你們設法。吳君曰。參謀部已准。何以云不准。難道參謀部果不通漢文乎。小林氏笑曰。錯是不错。大約保送二字。平日總寫咨送。

語未畢。吳京卿曰。好了好了。不要說了。吳君恍然。知保送者。下對上之詞。咨送者。平行之詞。此次公使所行之文。本爲咨送。惟使館

文案所敘事由。不曰。現有留學生鈕璦等九人。願入成城肄業。乃曰。現有留學生章宗祥等保送留學生九人。宜參謀部疑公使令

留學生向參署直保。爲有意褻慢。遂承上文而言。一則曰。均由貴大臣保送。再則曰。仍請貴大臣親行保送。其詞簡嚴。皆由自取其

辱乃公使不察一見保送二字遂引爲可恥至毒其詞曰參謀部不通漢文而又攔其事曰本大臣從來不曾保送過一人又知此意無可發洩因作不耐煩之語曰參謀部不准吳京卿從而和之小林氏因而遂之參謀部不准一語竟成鐵案而且大人先生之護過每惟恐不力中國南面坐而冤抑鄉愚者雖投恒河沙不能計也吳君又心知近日黨派之爭少年盛氣者流多不滿於腰金衣紫之徒於是無可奈何乃正言以告之曰方今國帑奇窘官費學生不易多派有私費學生願出游學以補不足正應竭力提倡至於武備學生我國重文輕武無人肯當幸而現在少年中明白者日多知各國皆以陸軍爲主義國家失其牙爪則無能存立又東方文勝積弱成瘳非救之以陸軍嚴肅之教育不足以振動民氣與列強齊抗武事雖爲國家之務然日本陸軍之組織原係徵兵既習陸軍於日本即不可不注意於徵兵之組織將來中國欲與各國齊立非改徵兵無可言武事既欲注意徵兵則自費習武即可爲徵兵之基礎宜鼓舞盡力若何至公使所責宜在原籍請領咨文欽使豈不知我國情形乎督撫衙門之深嚴無論矣卽州縣官衙門亦豈易求乎故皆圖其便利不如遠來海外逕求公使語至此衆曰現在官場蚤綠奔走者太多公使曰這恐未必罷。

吳君曰這不能爲我國諱現在官場蚤綠奔走之人所在皆是學生等亦有能向督撫乞得咨文所以不屑者近頃出洋之風甚盛官場每有請咨游歷逗遛旬月便充洋務人員者將來捐免出洋捐免卒業之事又難保其必無故不願在官場請咨其苦心當爲公使所深諒公使曰

可不是我深知道你們自費生的難處我亦很願意你們來進學堂長些學問這時候國家艱難的時候你們有點學問自然能同國家出力所以往常學生們來請見我終見他同他長談我想學生們常常來亦可考察考察好的就給獎勵不好的我亦可以知道所謂以人事君的意思

諸君曰今日學生等來求見自午後一時至八時始獲賞見殊覺困難已極公使曰

如果你們分着來見亦何妨見見但是你們這麼些人來我如何能見

吳君曰學生等別無所求但求咨送入校五人互保己蒙欽使允行此次願進成城學校之九人固欲求公使迅賜重行咨送卽以後續來者亦當照五人互保例俾能入學無阻公使曰

我終沒有什麼不肯送倘參謀本部不肯我亦沒有什麼法子

吳君曰。學生敢冒忌諱。以告欽使。欽使若於當送之學生。任參署不准。即爲盡力。如此亦無貴有欽使。但有欽使之貴。價已足。學生聞諸古訓。使臣者折衝樽俎。苟有不便。爭之惟力。今日雖有小林先生在座。不便深言。然大日本國既知與我國有唇齒之誼。必望我國有人。我國時事正艱。交涉匪易。倘有應爭之事。定當隨事力爭。就切近而言。即與大日本有所爭執。必當以理力爭。無所退讓。爭之不可宜明進退之節。諷勵盈朝。即可翛然遠引。以讓能者。公使聞此。勃然急應曰。

那很好。我服官三十年。什麼官都做過。你們當我真戀棧麼。本大臣因。天恩高厚。沒有法子罷了。你們在這兒不是說話。盡是搔枉。這算什麼意思。

去年就有一班學生到公使館。竟把公使混罵。本大臣從前做過鎮江道。去年學生內有一個姓朱的。還是我的部民。我在鎮江的時候。他還止有十八九歲。他那一天一見。就當了面叫我和甫。

諸君曰。我們是來求欽使咨送入學的。並且守了小林先生之約。一點亦不敢無禮。公使曰。

罵是由他罵。本大臣從前在德國。在英國。在法國。常看他們的新聞紙。連他的總統都要罵。所謂良藥苦口利於病。

吳君曰。欽使不去官。因爲。天恩高厚。學生便不敢附和。公使大怒曰。

嚇。天恩高厚。你還不以爲然麼。還有什麼話對你說。

吳君曰。請公使毋怒。以我國聖賢古而訓言。普天率土。誰非蒙。天恩高厚者。公使乃盡職之官。苟能盡職。盡人可爲。豈有高厚之

天恩。獨私於公使之理。今欽使因爲公使。而念。天恩之高厚。似朝廷以公使一官爲。天恩。獨高厚於欽使。頗非。朝廷之盛

德。故學生不敢附和。欽使之言。公使聞之。怒雖甚。姑默然。

吳君又曰。詬人罵人。雖於路人不可。何況公使。至於極言諫諍。時當叔季。正當提倡此風。即敬謹至於事君。所謂忠焉而諫。勿欺而

犯。孔子之言。斷非給人。孟子又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我國滔滔皆賊。故國事日以頹敗。學生等

雖不獲諫諍於朝廷。而就見長者。亦不敢唯阿取媚。以隨人後。故欽使當爲諍臣。學生於欽使。願爲諍學生。此次吳先生來日考察。

亦何等任大責重。尙冀欽使與吳先生。痛洗官場敷衍舊習。

即如留學一事。所來學生。不患其意氣過高。但憂其品行卑劣。時勢至此。正不宜敷衍謬論。藏頭蓋尾。爲無謂之忌諱。同文滬報會

載袁總督之言。雖不能審其虛實。而議論至爲平允精確。其言曰。有人問袁督。蔡使以密書阻留學。其事信否。袁督云。其書大抵不

實。至留學一層。中國尚無學可學。不能不借資於日本。若愛至日本。將浸灌於平等自由之說。則豈知平等自由之理。歐美實以之立國。即禁學生不外游。能禁譯書不內輸乎。吾意平等自由之說。苟利用之。安知不有利於國家。吾所慮東游之學生。惟冶游飲博。爲可念耳。以袁總督之言。聽之。某公子則爲隨闕之行。某軍人等則好窺鄰之女。留學生名譽之墮地。將由此輩。欽使極當注意。不必至於開敏之士。深加遏抑也。

當吳君暢陳右說。公使方有所思。如不欲聞。吳京卿小林氏並止吳君。勿於題外着議論。吳君唯唯。途中前說。欲公使許三事。其一嗣後學生有願入成城學校者。苟得妥實留學生五人互保。公使即應咨送。其二既已咨送。日政府無故咨駁。即應力爭。其三力爭不應要之以辭職。小林氏以爲辭職之言。非學生所當出。吳君曰。誠是。然以先生之明。不難知我國官場之習。僅僅言力爭。安知公使之左右。異日並未力爭。不謬以力爭再三爲對。則學生於何取證。故求公使以辭職相要者。特欲推而至於極。以表公使之能爲學生盡心耳。且以今之公使。淡於榮利。爲非常人。故敢以辭職爲諷。若彼頑鈍無恥之公使。固不欲以此言聒其耳也。語未終。見有人自後曳公使之衣者。再公使乃發盛怒。厲聲曰。

你罵我頑鈍無恥。我就算頑鈍無恥。你瞧不起本大臣。便是瞧不起朝廷。本大臣還能同你們說話麼。恨恨拂衣而出。口尙厲聲呵罵。其語不可辨。

吳君等目視公使怒甚。呆不知所出。小林氏曰。好了。你們話亦太多了。吳京卿曰。你們話太多。自然公使不願意。只事情終可緩緩商量。今天我們去罷。吳君曰。小林先生與黎甫先生之言。甚是。況此時欽使盛怒而出。皆學生等不善措詞之故。於義當從先生等之言。自行早歸。惟今日之來。學生等非爲一人之私。在學生一人。欽使或以爲獲罪。則責之辱之。皆唯命。此本又一義。至於今日所請學生之事。現在之九人。參謀部滿口允許。惟欲將原咨事由更正。重行咨送。即可作准。本無所用其商量。而方來未己之學生。欽使苟殷勤勸學。方以多多益善爲快。倘以妥實五人之環保呈請。亦應隨時咨送。以免遠學之困難。似又無需商量。商量且不必。何須緩緩。我國敷衍成習。國以墮頹。豈當目時艱者。尙不能各探良心。力矯此弊乎。今日學生等求見欽使。如此其不易。參謀部並無不准之詞。欽使堅以爲不准。如此其不可解。學生等千言萬語。婉曲懇直。以請命。欽使雖心許之。而欲養蓄其威重。不肯即假詞色。如此其不喜直捷。則今日學生等。徑徑然而來。貿貿然而去。不知欽使之繼見何日。又不知欽使之詞色。能假與否。恐數十日之奔走。終付流水。而學生之進校。徒成畫餅。是以先生等訓誡之言。雖甚可佩。學生等之意。終欲於此行得欽使之一諾。故今欽使雖盛

怒。學生等惶恐冒死。不敢不仍待後命。欽使或事冗。學生等可暫坐于此。雖飢餓一二日不辭也。吳京卿與小林氏再三勸出。然惟以爭得面子云云相告。並不以學生之公事爲可否。最後小林氏因向公使處數往返。不得要領。遂告諸君曰。如諸君意。許三端。何如。諸君曰。請示之。小林氏曰。第一端。嗣後私費入成城學校學生。得妥實五人環保。公使即爲咨送。諸君曰。是。小林氏又曰。第二端。咨送之後。日本參謀本部或不允。公使即爲力爭。諸君曰。是。小林氏又曰。第三端。力爭不可。公使則爭之。至於辭職。諸君皆頓首曰。權謝我公使。權謝小林先生。諸君謝畢。小林氏方欲有言。吳君曰。先生之言。欽使請先生傳命乎。抑出於先生之厚意乎。小林氏不語良久。曰。第一二端。乃欽使之意。第三端。則我代欽使允許耳。異日公使應辭職而不肯者。我當請彼辭職也。吳君愕然正色曰。先生之厚意。豈不可感。至辭職之說。重煩先生之要請。學生等謹九頓首叩謝。不敢受命。我國公使之辭職。若先生以大日本之人而干預之。是重辱我國國體也。先生念唇齒之義。不願我國之不國。當不以狂言爲罪。學生等之意。若與先生一箇人之交誼。念今日之厚情。無不可允許之事。至於事涉兩國。惟有死爭。不敢退讓。語畢。以首叩地曰。謹辭先生厚賜。願重待敝國欽使之命。小林氏勃然變色。拱手告辭曰。以兄弟之言爲不必可聽乎。如此兄弟亦無詞可贅。請從此辭。吳京卿曰。好了。爭到如此面子。真算十二分了。吳君曰。先生之言。是何言歟。此次先生之來。一舉一動。爲天下所觀聽。凡有損辱國體之處。宜慎之又慎。如何命學生輩草草受命乎。况辭職之請。斷非學生等所敢強迫。若欲強迫。當已倚重小林先生鼓掌而歸。徐求徵信于小林氏之門。不必重煩欽使之面命矣。又辭職與否。亦未敢重要欽使。不過因欽使素淡榮利。欲得坦然之訓教。以爲實心親愛學生之據耳。京卿曰。吾與汝宗旨不同。其時小林氏雖怫然。然尙不忍忍置。又謂諸君曰。聽我之言否乎。諸君曰。必請欽使面命。或請先生傳命。或求吳先生代命。京卿曰。我不能。我亦不以汝等之舉動爲然。小林氏嘆曰。姑再言之。又入內室。久之出。仰首正立。手持其鬚曰。諸君可歸矣。辭職之說。非所宜言也。吳君等頓首曰。豈不良是。此必出于欽使學生之意。欽使若重愛學生。果能慨然以此意與學生相許。則學生之愛欽使。亦必有加。欽使今日申命學生。亦可縷責留東學生之失。俾痛加洗除。方今國步艱難。君臣上下。俱當以良心相見。請今日欽使萬不可云。如此要請。則刁風不可長。作官場無謂之疑猜。以待今夜在室之學生。吳京卿嗤之以鼻。小林氏唯然微笑。徐曰。諸君竟不能聽我之言乎。吳君曰。先生之言。至爲可感。唯自午前十一時至今。不獲學生入校之究竟。惟以緩詞相答。學生等實不敢承命。即去。貴國二重橋畔。京城之重地也。尙許小學校生徒累百十人在彼體操唱歌。以傲國之學生。在敝國公使館之客座。以禮列坐。靜待數日。獨不能耶。吳京卿曰。請毋詞費爲空言。小林氏曰。然則必不能聽矣。諸君俱頓首曰。惶恐惶恐。及舉首。小林氏已出。京卿曰。好。

了好了。此時已十一時。我向來九時即寢。今亦倦甚矣。爾等不若至我寓喫飯。吳君曰。學生執當仁不讓之義。先生此次一出。所係非輕。請勿以尋常酬應處事也。此次之事。先生之執事未敬。容亦有之。京卿曰。即便算當仁耶。吳君曰。學生發狂。以爲此即當仁。京卿曰。好了。面子爭得十二分了。聽了小林君之言罷。諸君曰。先生是何言歟。此即可算爲國乎。吳君曰。學生發狂。以爲此即爲國。京卿恚曰。我看你們現在的二十餘人。也做不出一個風氣來。於是諸君雜答曰。若是好風氣。即一二人亦可主持。京卿曰。好了。好了。如必不肯聽。我法恐不美。吳君笑曰。學生等知警察員已備齊。果警察員來捕。即隨至警察署。吳君之意。以爲既貼坐無纖毫失禮。何至捕拿。況學生請命于本國之使署。比諸本國人在本國京城叩閭。亦覺至矣盡矣。即比諸義和團。何至自請聯軍入都。又自吳君以下。共學生二十六人。其間尙有幼孩數人。使署自參隨以至僮僕。又有吳京卿之子弟。不下四五十人。以兩人縛一人。亦堪自治。想欽使必不忍引他國之警員。捕已國禮坐之學生。故雖目視警員之叢聚于室外。而淡然置之。京卿知不可與語。乃出。就對面洋客座用膳。嗣有使署繙譯馮君孔懷。舊識吳君。溫勸吳君。吳君等叩首謝之。彼亦去。室外一時俱寂。並警員亦出。就外舍。英君等無可奈何。垂頭而坐。腹中飢火如焚。口渴神疲。兀然假寐。寂無音聲。諸君方有入夢者。忽室外聲大作。皆驚視。有佩刀者。有執紅白燈者。有似兵官狀者。三四十人。共入室。呼諸人起。廿六人者無一能解語。不知作何詞。似聞一服紳士洋服者。對吳君云。速自行往警署。免執持失體面。又於衆中指孫君曰。哭拿甫。泰利大開。猶云。僅捕此二人。吳君方欲有言。已有兩警員各執一手。如扶孝子然。飛擁而出。見孫君亦由一警員挾之出。餘人各奔隨。警員執灯十許。簇護之。至使署外。細雨如織。警員擁吳君及孫君直向北趨。諸君噪欲同往。爲警員逐散如流星。吳君等走一里許。至警署。警員釋手。稍似禮貌者。命就接應所坐。致一火鉢。備吸淡瓜巴。久坐。命吳君一人至內間。亦似客座者。署長方在座。命同坐。語言不通。以筆代談。先問宿所。次問姓名。次問何日到東。次問何故誘多衆。迫公使館。吳君言去者有名單。皆可捕問。如誘衆有據。即請治罪。否則公使妄入人罪。亦宜查問。署長無言。又問去見何爲。吳君曰。因入校之事。署長曰。既爲入校事。何爲穩和之途。不出乎。吳君云。膝坐而語。徐徐謹對。始終坐地。未尺寸移。不知穩和何如。署長無言。又問入校挾何目的。吳君即以小林氏所許三事。爲學生之同願。僅因其間有出小林氏意。于國體未完。故尙待後命。忽捕至此。署長無言。有譯人告曰。上官心裏明白。你無事。可回去。吳君言無面目見人。願永禁。署長及譯人皆笑。姑至始入之室。其時夜半之一時有半。孫君復去問話。吳君倦甚。假寐而坐。比醒。天已明。署長與譯人至吳君室。謂曰。孫君願歸。你亦可歸。吳君不願。署長問用意之所在。吳君曰。被捕固當問。入校事尤注意。署長曰。入校事。午後二時可再來。與小林共計君等之便利。吳君聞將計便利。大

喜。即曰。如此願暫歸。遂會孫君同出。時天甫明。雨不止。警員殷殷問識路與否。謝之而出。得一車。吳君與孫君同歸。是日中歷六月廿五也。午後。吳君至警署。二長與小林氏均晤坐。吳君再向小林氏申前夜之說。小林氏拒不許。吳君曰。此事本無與先生事。姑置之。請爲問昨日被捕何故。小林氏初不肯。後堅請之。署長言捕拿非日本警察意。乃清國公使所命。必往問公使。吳君欲即日往問。不能許。言三日內禁不令學生入使署。約三日後再去。吳君遂歸。吳君之在警署也。留學生因聞昨日之事。有四十五人至使署求見公使。入署與警員論理。未捕者二十餘人。仍捕至署者周君家樹等二十餘人。皆稍問即釋。其明日。中歷六月廿六日。遇 皇上萬壽日。吳君因警署已許人入署。先爽約。遂作書告之。隨同學廿餘人。共至使署。祝 萬壽。并問入校及被捕事。警員二三十人列署前。不得進。急闔柵門。如禦大敵。吳君通意于閩人。不許。遂告明日一人獨去。

二十七日午後。吳君一人獨往。仍爲警員及閩人所格。惟閩人對甚謹。且約三四日後。公使必賜見。近方商榷前夜之事也。吳君唯唯。自是吳君之寓常有巡查守瞭。六月三十日夜。范君源濂因議教育事。留吳君宿彼處。巡查亦終夜立門外。七月一日。吳君欲依使署約。再謁公使。留學生會館幹事諸君言入校事可有成議。切囑毋往。遂未去。吳君與同寓人在日本橋買書物。二日早九時向近。忽一警員至吳君寓。約吳君孫君共於十一時至警署。並言道路不可辨。已命巡查三人同行。十時。吳孫二君同出。巡查小林氏大賀氏小山氏三人尾後。遂共坐人力車。徑至警視廳。警視廳者。東京警察之總署。非前夜麴町一區之警署也。入門後。坐接應室。一巡查先入。久之。已午後一時。方招得一譯人至。共見廳主事管井誠美氏。禮之命坐。出內務省大臣內海氏令曰。清國留在之吳敬恆孫揆均二人。查有妨害治安之事。即令退去本國。傳與本人知之。并令明日早六時。即偕巡查從汽車至神戶。由神戶上汽船回上海。譯人者。多半不能解。吳君等請治裝遲一週行。不許。請本木曜至橫濱。又不許。請本日暫歸。又不許。無如何。止可聽之。雖婉曲陳此大情形。皆止歎惋。以爲大臣命令不可返。吳君等遂笑受之。然仍軟禁之於客室。警官等尙以求書等博生趣。吳孫二君既退去。秦君毓鑿以此事大辱國體。大失國權。是日本政府徇公使之請。或日人干預而公使不知。固非學生所知。願事關國家。學生自有應盡之義務。不容漠視。然學生無權。惟有仍懇公使力爭挽回。謀之張君肇桐等。亦以爲然。乃擬長函。署名者秦君毓鑿。張君肇桐。吳君榮。楊君我。江湖君克猷。許君家樹。顧君乃珍。鈕君璣。夏君士驥。沈君宏。共十人。中歷七月初九日。由郵局寄呈。原書以限于篇幅。擬俟下期補登。

初十日署名諸君約同謁公使。嗣因人多。恐公使疑慮不見。唯秦君張君二人同往。進使署。有巡查詰問。告以欲見欽使。尋有閩人

來。各出名刺與之。閩人入內。良久出口。欽差有客不見。有事見王監督可矣。王監督者即王君雷夏也。引入一室。室內有額曰聽濤挹翠樓。秦君謂閩人曰。欽差有事。吾等可坐以待之。有要事須面陳。不欲見王監督也。閩人出。旋有隨員張君季生來。告以見欽使之故。乞爲轉達。張君允之。入內良久出口。你們的信尙未接到。九人入成城事。欽差萬無不允之理。唯須待福島回來與之商量。至吳孫退去之事。雖若可爭。然是日本的法律。張君肇桐告以不可不爭之故。且有可爭之理。張君曰。此是專門學問。我不敢率爾而對。且待你們的信到了。再徐徐商量罷。今日欽差有事不見。日後再見罷。秦君等辭之而出。

十一日下午顧君鈕君同往使署。見王監督。王君之言與昨日張君所云大略相同。

十二日下午秦君夏君沈君同往。閩人入告。出口欽差有事不見。你們的信亦已接到。所請均可緩商。秦君曰。旣不賜見。可賜復諭否。閩人曰。欽差說明日有覆諭。可以親自來取。一定不誤。秦君恐失約。出名刺書其上曰。十三日來取覆諭。以示閩人。曰。一定不誤乎。曰。不誤。遂歸。

十三日諸君因今日可得公使覆諭。均欣然欲往。下午二時半。秦君毓鑒張君肇桐胡君克猷楊君我江顧君乃珍許君家澍劉君鍾福陳君秉忠夏君士驥沈君宏豫鈕君瓊約同詣使署。嗣因人多恐干妨害治安之例。遂分班而往。秦君一人先行。至則正門已閉。僅啓東側門。有巡查二人禁不使入。旋有閩人出詰問何事。秦君曰。求見欽差。閩人曰。不見。秦君曰。見王監督亦可。探懷中片紙書姓名與之。閩人與巡查低語片時。遂引之入內。在樓梯下遇王君。同入一室。即前所至聽濤挹翠樓也。秦君以來取覆諭并求見公使意告之。王君曰。昨日見欽差。欽差云。吾宗旨已定。以後學生來一概不見。兄弟見你們來的信。說得很是。恐欽差看不清楚。反復誦說。欽差亦已明白。云。九人入成城事。一定不送。吳孫二人退去之事。是日本政府的法律。與欽差不關。命兄弟將此意告訴你們。並沒有復諭。你們亦不必見了。秦君曰。學生等今日來已第四次。言人人殊。第一次見張君季生。則曰。九人入成城事。欽差萬無不允。終要待福島回來與之細商。吳孫退去之事。亦可從緩商量。第二次仍因公使不見。來見先生。先生云。與張君意略同。第三次并先生亦未之見。閩人傳欽差諭云。明日有復諭。可以親自來取。今日先生乃云。並沒有覆諭。九人一定不送。吳孫退去之事。與欽差不關。何以前後歧異若此。令學生等不知所適。誠欲面見欽差。一釋疑團。王君曰。今日兄弟所說。實在是昨日欽差面諭的。至於張君所云與閩人所告。兄弟不知。秦君曰。就入成城學校一事而論。欽差第一次諭文云。徐圖轉圜。第二次諭文則云。礙難咨送。前兩次先生及張君又云。欽差萬無不送之理。諭文與傳言不同。諭文又前後不同。傳言亦前後不同。學生等實在不明白。王君呆

想半晌曰。什麼論文。秦君曰。論文登在日本報上。日本人都曉得。豈欽差衙門的人反不知耶。王君曰。嗚。就是論帖罷。自然以論帖爲準略。語未已。聞外間人聲喧雜。奔走樓上下。若有大事者。忽聞人啓門來告曰。又有數學生欲見王老爺。王君曰。我因邊監督回去。暫行代理。我實在並不是監督。要見我什麼。我爲他們已奔走了不知幾許。見了欽差。欽差云。學生一定不見。你將此意告訴他們。就是略。要見我什麼。聞人出。王君又謂秦君曰。兄弟生長江蘇。故江蘇人來。無不竭力招呼。爲這件事。兄弟已不知走了幾許。見過欽差。請欽差見見學生。欽差云。你們不要來胡說。我自有宗旨。學生們一定不見。唉。欽差不見。你們有什麼法子呢。秦君曰。江蘇人承先生厚遇。固甚感激。然觀先生對閩人云云。不但欽差不賜見。即先生亦不賜見。且并使館而不能入矣。學生來時。正門已閉。警察看守。今屏於門外者不知幾多人。學生幸而至此。必求望見欽差顏色而後退。王君無辭。旋去。久之來曰。這是沒有法子。只可仍爲你們去奔跑。就是略。適張君肇桐等十人亦至。王君遂去。有頃來曰。欽差云。宗旨已定。學生一定不見。欽差意思盡於兩次論帖上。張君肇桐曰。爲何不見。如疑學生等有他意。可仿小試例。搜檢身子而後進見。王君及旁聽者皆笑曰。這亦何必呢。諸君錯雜陳對。王君忿忿而去。秦君等無可奈何。只得默坐待命。室外闐其無人。惟聞別室隱隱有聚議聲而已。久之有二僕來。善爲說辭。勸秦君等散。秦君等婉言却之。頃之有馮君孔懷與二日人至。一紳士服。一武裝。均警察官。相視不語。馮君者使館繙譯也。亦以欽使不見之意相告。且問如何而後諸君肯散。秦君曰。毓蔭等此來有二事。一爲吳孫押回。大辱國體。請欽使至日本政府力爭事。一爲鈕君瑗等九人欲入成城學校。仍請欽使保送事。力爭事爲重。保送事無輕。如欽使決計不肯保送。此事不妨作爲罷論。惟吳孫退去事。大辱國體。大失國權。欽使爲中國之官。學生爲中國之民。欽使可爭而不爭。是欽使放其責任。學生可請而不請。是學生棄其義務。欽使已放其責任。故學生決不忍再棄其義務。學生微賤無能爲力。故唯有懇求本國公使與彼力爭。如欽使不允力爭。學生等決不忍退出使館一步。必求得請而後去。如欽使允爲力爭。即不面見。賜手諭以示信。學生即遵命而退。此次求見。與前次吳孫求見事全不相涉。吳孫爲學生入校事而來。毓蔭等爲爭回國權事而來。前次欽使以吳孫爲首。故重辦二君。此次欽使如欲究爲首之人。則毓蔭爲首。即以片紙書姓名授馮君。懇其轉達。馮君允之而去。時已五時。觀者如堵。須臾馮君出。致欽使之命曰。辦理此事。欽使自有權衡。賜見賜諭。萬萬不能。諸君云。前數次來求見。言人人殊。是真是僞不可知。非面見欽使。終不能得要領。馮君疑衆人嘗已也。辭色之間。亦頗悻悻。時王君及向日所見張君季生亦來。徧向衆人遊說。以從緩商酌爲言。秦君曰。吳孫押回。已非一日。學生等所以不急來求見者。以爲欽使必有措施。靜俟數日而無所聞。始而上書繼而求見。一而再。再而三。不

謂不緩矣。辱國體。失國權。此何等事。而以從緩二字推諉乎。如押回之事。出于欽使之意。是開門揖盜。忍心害理。固不可謂人矣。如日本無故而干預也。則欽使分所當爭。何必待學生之請。乃學生請之而不允。且拒絕不見。是何心歟。欽使不以學生待學生。學生不忍不以欽使待欽使。唯忍不以學生待學生也。則前例具在。警察威嚴。不妨再借。唯不忍不以欽使待欽使也。故必堅請力爭。所以不負欽使。所以不負國家。所以盡國民之義務也。又有以日後求見爲勸者。秦君曰。今日來此。已屬萬幸。自今以後。使館且不能進。況求見乎。胡君沈君張君亦相繼辨之。王君等知不可說。乃向鈕君劉君曰。你們諸位如何。如以我爲友。聽我一言。我們且去散散步罷。鈕君等亦不爲所動。秦君乃正言告王君等曰。諸先生百般遊說。不過欲學生等散去耳。此辱國大事。諸先生均中國人。不引爲己責。猶忍爲此遊說之言耶。忽有一魁偉丈夫。美鬚髯。身著藍衫。乘紅馬甲。濶步入門。大言曰。此事本與我不關。我不過從旁勸說。欽使任大責重。第一顧邦交。第二保護商務。第三方照料你們留學生。何得因區區小事。與日本政府決裂耶。張君等曰。辱國體。失國權。何等大事。豈區區留學生小事乎。彼丈夫者揚揚而去。去已遠。高聲言曰。欽使不肯見。我們有什麼法子。我們能將欽使捉出來麼。頃之又曰。那是沒有法子了。只有叫巡捕來了。王君又來曰。此室是我們吃飯處。今飯都不能吃了。請諸君在此用飯罷。衆人皆退出。曰。請諸位用飯。學生等寧忍飢待命。不得命。飢餓一二日不妨也。均立於廊下。僕人尋來點燈。觀者皆去。諸君仍入室列坐。未幾王君來曰。我們要來吃飯了。請你們出去。于是諸君仍至廊下。警察官二人引巡查七八人上樓。分立兩旁。隨員僕役亦紛沓至。王君拉陳君出。繼拉劉君出。拉鈕君紐君不肯。拉秦君亦不肯。學警察官對衆人言。多不解其語。語畢。乃引巡查挾秦君出。諸君亦被擁而出。出館門。巡查命各散歸。諸君皆謂辱國大事。請欽使力爭而不得命。反召警察驅逐出門。胡忍散歸。竊立斃以待命。皆堅立不動。有一警察官操漢語曰。歸則歸。不歸則往警察署去。諸君同聲曰。不歸。逮捕則唯命。諸巡查遂掖秦君等而行。約一里許。至警察署。同去者有楊君張君胡君許君夏君。詎君沈君願君共九人。均軟禁之於應接室。致米湯二壺。諸君飲之。坐良久。一警察官能漢語者。手持一紙。命各人書姓名于上。使秦君入內。署長南面坐。命秦君坐側。授以紙筆。命述此事緣由。畢。署長閱之。一人操漢語曰。吾上官明白。諸君可歸。以後往使館者。不得過三人。秦君出。復召胡君入。亦如是命之。久之乃出。十一時釋回。

上蔡公使書

欽使大人節下。日前迭來晉謁。未觀鈞顏。不數日間。乃日人遽來干涉。有吳孫二君退去之命。諸生惶恐。莫知所爲。不揣冒昧。敢竭

愚忠。爲左右陳之。吾國晦盲否塞。孱弱極矣。內亂外侮。環視迭起。兵戈死喪之慘。牛馬奴隸之悲。中原四顧。爲期匪遙。我生不辰。罹此巨厄。嗟乎。上下之人。亦可以知所鑒戒。急圖救死矣。今同國之人。來寓期土者。上有欽使。下有學生。爲欽使者。當如何竭誠盡忠。以稱其職。爲學生者。當如何勉強學問。以成其身。而欽使之與學生。當如何相勉相勸。期各致其力。以報其國家。故設欽使。使漢視學生。以學生爲不足恤。知已之可以爲力而不爲。或爲焉而不力。是欽使負學生。負學生。即負國家也。設學生。使漢視欽使。以欽使爲不足恃。知欽使可以爲力而不請。或請焉而不堅。是學生負欽使。負欽使。即負國家也。欽使不願學生負國家。學生亦豈欲欽使負國家哉。乃知事有大謬不然者。吾國留學生。欲學陸軍。必入成城學校。人成城學校。必欽使咨送。是成例也。邇來有私費學生數人。求請咨送。未蒙俞允。竊謂私費留學。宜蒙獎勵。乃反遭擯斥。是何意耶。賢者用意。良非下愚所知。意者節下駐劄此邦。職重外交。故學生入學一事。可置之不問乎。然已入成城諸生。皆經咨送者也。抑官費學生。有王公大人之特。當垂青眼。私費學生。下賤者多。宜遭白眼乎。然成城諸生。未嘗無私費者也。抑隆軍定額。節下預有成算。成城諸生。學成而歸。已足干城之選。餘者可概置不理乎。抑後來諸生。均有宿仇。不宜輔虎以翼乎。數者均小人臆度。君子諒不出此。然可以爲力而不爲。學生等疑惑不解者一也。吳敬恒孫揆均等。亦留學生耳。熱心愛國。不忍坐視。於是聯名環保之議。經吳京卿之請。而承節下允准。惟不願親自保送。逕以環保諸人向參署保送。該署因與向例不符。即行駁回。而節下不圖更正。延閣至今。夫始不肯送。繼因不得已而送。乃又不自保送。致參署照例駁回。而又不思更正。種種阻抑。學生等所疑惑不解者二也。吳孫二君。因此入署請謁。面陳衷曲。時因欽使適有要公。無暇接見。吳孫等忍飢以待。自午至夜。無有倦容。既得賜見。坐地陳辭。未嘗失敬。至力爭辭職等語。緣節下非喜譽惡直者流。故不自居于失言之列。况父有諍子。君有諍臣。古人以爲美談。載之史冊。吳孫之言。何以異此。上足追古人之遺風。下足矯當今之諛習。乃節下不察。始而忿不可遏。拂衣而去。繼而電請警察。押入警署。夫學生本國之學生。警察外國之警察。藉外人之威力。欺本國之學生。稍有人心。當不出此。而節下竟毅然爲之。是學生等大惑不解者三也。翌日復有學生二十餘人。相率求見。而警察林立。如臨大敵。被捕者復有數人。辱士辱國。莫此爲甚。數日前日本政府。遣命吳孫二君退去。警察遮護。無異虜囚。嗚呼。遂吳孫二君辱學生小事也。欽使與學生交涉。而日本政府。強行干預。失國權大事也。使退去之令。出于欽使之請。是欽使惟恐國權之不失。而求外人奪我權也。是惟恐學生有志。惟恐學生熱心。已無辭摧殘熱心有志之學生。假手於外人。以償私志也。是惟恐熱心有志之學生。忠君愛國。君詐長。國勢強。已不能爲貪官污吏。故挫辱之。使無所成也。是惟恐熱心有志之學生。國家必愛護之。辱士辱國之巨子。國家必懲罰之。

誣以國罪。治以國法。無從為計。故不惜失國權而使外人治之也。嗚呼。如是者。尚得謂人乎。賢明如節下。豈忍出此。是必外人無故而干預也。然事經數日。豈不知之。而漠不動心。一無所謀。是學生等大惑不解者四也。要而言之。學生欲入成城學陸軍。學生未嘗自暴自棄以負國家也。環求咨送。堅請不已。未嘗薄視欽使。以負國家也。吳孫二君。不忍旁觀。始而懇求。繼而諫諍。終而受辱。是厚待同學。重視欽使。熱心愛國者也。而節下始則不允咨送。繼則不肯親送。是失職也。負學生負國家也。不責已之不盡職。不咎已之不納諫。反召外國之警察。捕本國之學生。及學生受無故被逐之大辱。仍袖手緘默。若不聞。是大負學生大負國家也。前事往矣。節下忍以之待學生者。學生決不忍以之待節下。來者可追。今學生請之。願節下允之。欽使職重外交。非專為留學生一事而設。然欽使自有照料留學生之責成。留學生萬無要挾欽使之情理。若欽使不失其責成。學生何從而要挾。欽使苟失其責成。學生有懇請之實。自不得避要挾之名。此次鈕璦等九人。尊諭本云。徐圖轉圜。但徐而又徐。久之又久。吳孫二君既冒昧而受巨辱。諒節下必不因此而食前言。仍請照例咨送。俾遂鈕璦等入學之願。書至此。又見第二次尊諭。因有率遂劣生辭退狂生在內。故難難咨送云云。夫無端率遂。可不咨送及。仍請照例咨送。至以為為。以正吳孫等急迫之罪。以明節下愛惜撫慰之心。此毓璠等所懇求者一也。吳孫等初次求見。有力爭辭職等言。是規諫非謾罵也。尊諭稱之曰謾罵。蓋舉其詞以服人心。伊等多名列膠庠之士。或登桂籍。或任方州。非若賈豎賤販者流。左棄篋筐。右縮組符之比也。況為入學之事。特來請謁。以禮列坐。長跪謹對。毫無失敬之容。而尊諭中稱之曰突入。曰闖入。曰索送。曰要勒。非擬稿者措詞失當。即深文周納。藉曰有之。而使館為治外法權之地。何損于日人。而日人干預之耶。至道上行走。通衢闕達。區區數十學生。豈毫不能容。而日本政府罪之曰妨害治安。竊所不解。即曰妨害。數日之內。前後趨謁節下者。不下百人。吳孫所識者。僅居其半。而獨以妨害為二人罪。是何以故。雖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此列強外交家之要訣也。彼日以進。我日以讓。得寸則尺。則尺涓流不息。將成江河。心所謂危。不敢不告。惟有仰求節下具文駁詰。聲明前事。囑其收回成命。彼如不允。則力爭。力爭不允。則要挾。以辭職。欽使所以盡其職者在此。所以報國恩者在此。不然。學生求見欽使。彼即下令斥逐。求見欽使者益衆。被斥逐者亦益衆。勢必盡逐而後已。學生既盡。將繼之以商人。商人既盡。將繼之以欽使。細想前途。怒焉心傷。因循任之。勢必至此。學生等所懇求者二也。所陳四惑。所求二事。容後趨謁臺從。恭聆訓誨。當言不言。學生即為負國之民。當爭不爭。欽使即為負國之臣。據理而諫。以身殉道。當仁不讓。雖死無悔。嗚呼。鬻拳要君。左氏美之。言論自由。文明公理。國步艱難之日。非阿附諂諛之時矣。專肅敬請崇安。統希荃照不宣。留學生秦毓璠。張肇桐。吳榮魯。胡克猷。楊我江。夏士驥。許家樹。鈕璦。顧乃珍。沈宏豫。全上言。七月初九日。

上振貝子書

加拿大葉恩來稿

欽差貝子大人閣下。敬稟者。竊商等族居異域。遠離故邦。瞻望宮闕。如在天際。下民嗚咽之私。無由上達也久矣。頃聞貝子以天潢之貴胄。作周道之皇華。慶加冕于英京。拓遊踪於美地。斯誠本朝二百餘年來未有之異舉也。本朝舊例。親王不得出京師三十里外。督撫出城。雖如漢口武昌之近。必須奏請。求其周知外國之故。洞悉民間之情。蓋其難矣。而貝子獨以王子之尊。出遊列國。得觀歐美之文明。以擴胸中之見識。商等不惟爲貝子幸。且爲國家慶也。蓋自通商以來。外憂屢啓。屬國盡棄。沿海開埠。害入腹心。甲午之役。陵寢躋于戎馬之足。庚子之亂。宗廟翻夫五色之旂。乃至宮闈泥塗。衣冠溝壑。變輿驚而西狩。烽火達于長安。幸賴如天之福。和議就緒。得以復還舊京。漸延殘喘。若斯之禍。皆由宮廷樞府。庶職百僚。數十年來。狃于祖宗之法。祇以富貴爲樂。不通天下之大勢。不思因時而變通。始于自驕。終于誤國。密于防民。疎于弭外。所謂生于深宮之中。長于阿保之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識民間之疾苦。苟且偷安。因循度日。前轍取亡。可爲太息。然而今日之危亡。尤有甚者。請爲貝子陳之。蓋國所以立。惟民是依。列邦之稱富強者。不曰國君之力。國臣之力。而必曰國民之力。民族之力。西國何以稱國民不稱國君如是。以中國之賤士婦。臣觀之。豈不感爲尊卑紊亂。本末倒置也哉。然先儒之言曰。國家之本在人民。西哲之言曰。無人民則無國家。蓋國家者。因人民而立。人民衆多。不能不公立政府以代治之。君若臣代民治事之人也。代民治事。則國家之大事。必聽於民間之公議如何。而後君若臣行之。裨益國家。於是乎有議院之設。而猶恐國基不鞏固。君民之間。不相親愛也。於是乎有憲法之立。上下臣民。悉守憲法。君不輕民。民愛其上。君臣一心。上下一體。故今日列強之國。雖謂萬年無禍亂可也。今朝廷之於民也。如防盜賊。如待奴隸。既不大大行改革。授人民議政之權。而又日夜抽捐。敲膏吸髓。噉盡其財。利則無有害。則盡歸於民。樂則無有苦。則盡歸於民。民雖至愚。豈堪此。觀各省紛紛告。莫不由培克民財所致。民不聊生。挺而走險。其事可惡。其情亦可憐矣。然而朝廷政治上。有種種之不平。殊足令天下士庶扼腕而咨嗟者。其禍方未有艾也。何言乎政治上之不平。請一言以明之。曰。滿漢之界未去。雖日事練兵。日言新政。日加警察。終亦必亡而已矣。何也。父兄防其子弟如盜賊。則其家必亡。朝廷視其人民如奴隸。則其國必亡。歷覽亡國之史。未之或爽者也。本朝龍興遼瀋。入主中夏。踐漢人之土。食漢人之毛。府庫之財。則漢人供之。勞苦之事。則漢人任之。有大災難。則漢人救之。有大禍亂。則漢人平之。政府安坐其上。垂拱太平者。二百餘年。漢人之爲功于本朝。可謂至矣。然而宮庭樞府。待我漢人者。尤有間焉。一則戊戌之推翻新政。

一則今日之假行新政。二者皆因滿漢之界未去。而不知國之安危。俱繫于此。此界不去。未有能久安長治者也。夫以戊戌之行新政也。乃以臺澎既割。膠島繼之。中國土地。既日就于漸滅。大清威靈。不日增其衰頹。皇上有鑒于此。故決然排衆議而行之。百日之間。百度維新。中外愛戴。列國咸以中國即強相賀。誠以強中國即強大清也。乃爲賊臣所廢。誣之曰。維新者保中國不保大清。與剛毅漢人強滿人亡之謬說。恭親王練兵以防家賊之毒謀。皆發滿人之口。其傷天理害情人。謬妄固不待言。今試問大清在中國之中乎。抑在中國之外乎。中國是大清乎。抑不是大清乎。若中國非是大清。大清非在中國。則可曰中國自中國。大清自大清。今入漢人之中國。而反客爲主久矣。因漢人之中國。改號爲大清久矣。是中國大清。原無分別。漢人滿人。不啻同處一室。休戚相關。不能歧異。中國保則大清亦保。中國不保則大清亦必不保。未有中國不保而大清能獨存者也。乃推翻新政之案。竟以是語爲題。無他。諸人皆存謬見于胸中。謂維新有益漢人。有損滿人而已。商等姑不具辨。但觀戊戌八月以後。維新已推。皇上既廢。大阿哥既立。訓政之簾亦既垂。則大清宜即強矣。乃何以武衛全軍數十萬之師。縱拳滅洋。一戰而失津沽。再戰而失京畿。兩宮出走。倉皇西兵。追入晉豫。大清之祚。不絕如縷也。毋亦阻止維新。妒忌漢人之故乎。夫以阻止維新。妒忌漢人之故。數十代祖宗所傳之寶器。積蓄之精華。俱轉入異邦人之手。邦畿首善之區。咸有洋兵駐紮。與政府駐防各省無異。與爲他人之屬國無異。宮庭樞府。觸目既非。萬壽山前之月。頤和園內之花。其有不撫景悲傷。臨風惆悵者乎。竊意政府諸公。追思肇亂之由。必有淚下沾襟。痛定思痛。發奮圖治。力洗前愆。以爲善後之策。以服中外之心者。乃真行維新之。皇上仍然無權。首倡變法之新黨。依然鋼禁。其手執大柄。假行新政者。乃昔之統武衛全軍廢。皇上惡新政扶拳匪滅洋人保大清而不保中國之人也。夫果欲保大清。則東三省者大清發祥之地也。蒙古新疆者大清創業首先歸附世僕之封土也。今則今日言割東三省。明日言割蒙古。後日言割新疆。棄其祖宗所艱難手創之。大清不遺餘力焉。不知出于宮庭。爲保一族之計乎。抑出于樞臣。私爲保一身之計乎。樞臣爲一身計。而割祖宗發祥臣僕故封之地。則是賣國。宮庭爲保一族計。而割祖宗發祥臣僕故封之地。則是棄國。蓋民之所仰望而保護之者朝廷。朝廷不爲實行新政。開民智。伸民權。阜民財。振民氣。與萬國並立是務。而徒棄其疆土。以託庇俄人宇下。以求自己一族之安。天下臣民。其謂朝廷何。是使強大之國。未之能及焉。誠能勸垂暮之慈宮。歸政于真行新政之。皇上更召用深明新政之新黨。實行改革。不事因循。歲月之間。必有大可觀者。十年之內。天下莫強矣。商等不解政府諸公封疆大吏何以絕口不言。而專以賣國棄國爲事。羣虎耽耽。豈求一國

爲庇而遂可安乎。是直招羣虎入室。而求盡其骨肉而已。朝廷私求外國之庇。是先棄其臣民。臣民亦何不可求外國之庇。而棄朝廷乎。是相率而亡國耳。亡國之慘。民亦何堪。商等尤不解今日宮廷樞府迭經大亂。而猶不醒悟。尙以圍圍絃歌嬉笑晏安爲樂。假行新政。以欺民人。私割疆土。以求自庇。而不知危亡之在即也。昔波蘭印度緬甸安南。其初在上者皆以外國爲親。與民人爲仇。乃今其帝王之族。下俯匹夫。所享權利。或不能望齊民。則棄民而不發奮者。又何爲乎。殆其亡國爲布衣乎。且夫今日列強並立。無不以民族帝國主義爲方針。故其國民團合。視國家爲一體。競競焉與萬國爭強。今滿漢也。皆黃種也。同一民族也。同一民族。則宜團爲一體。不宜岐視。爲今天下各州縣開地方自治議會。准其自治。久之開各省議會。又久之開議院于京師。確立憲法。漢滿民族。同擔義務。同享利權。則中國不數年而強。大清之統不萬年而存。未之有也。若棄此不務。而徒下滿漢通婚之議。以圖欺飾。其情不相洽。志不相孚。如故耳。豈有濟哉。況皇上無權猶昔。內外官吏。藉賠款之名。抽剝民財。以飽私囊。所在皆是。天下之民苦矣。恨入骨髓矣。而政府猶是昔年縱拳釀亂之人。一切新政。僞而不行。行而不實。實以生亂。欲國之亡。不可得已。商等身在異邦。心懷故國。念國家盛衰興亡之故。惻然于中。今因星軹戾止。謹舉其大端。以效芻蕘。異日歸國。請敬告我后。誠使我國有維新之日。商等願忍死須臾。以觀太平也。又華人經商各國。時有被人禁逐之慘。轟斃之慘。每歲數十計。欽差領事。從無伸理。國勢不強。人民受害。言之可爲寒心。然民心猶固者。則望皇上復出維新。中外推服。國基一振。民志得伸耳。不然。在國內者。必受瓜分。在國外者。亦遭鎗斃。數年之後。貝子雖欲從容。而享今日之尊榮。豈可得哉。商等誠不忍見銅駝在荆棘中也。冒昧上言。不勝屏營之至。敬請鈞安。旅居美洲各埠代表人加拿大葉恩等稟。

論留學生之責任與其箴言

愛國者

問中國諸種社會中。其前途最有望。而能負擔將來之中國者。則必曰留學生。中國腐敗。如官吏社會無識。如細民社會愚頑。如入股家社會皆氣息奄奄。若塚中骨若俎上肉。雖外人奴之辱之。割之。而皆莫可如何。而留學生。則不爾受文明之教育。染他國之良風。而又加以愛國心賦之。以青年之血氣。能力故留學生者。中國未來之主人也。未來之統制者也。問中國之前途。而求其可以任國事者。則留學生而已。

西儒之言曰。國無論爲文明。爲野蠻。而皆舉全國之多數者。受少數者之統制。專制國無論矣。即如共和國。雖曰專主民權。實則

統制之者亦唯大統領行政諸官及議員。大統領行政官議員置之全國人民中其少數者也。夫謂大統領與行政官議員等爲統制一國猶其形式上也實際上則統制一國者常在無權勢無門地無官階之少數之人民昔日本維新以前吉田松陰與其門人欲事洋學而無師欲盡國事而無權唯牽聚于六疊小室之內日夜談陽明學太息天下事然其後唱尊王討幕之論風靡日本全國者即其門人故遠觀日本之運命知統制日本者即此無權力無門地無官階之吉田松陰與其門人也是故欲任天下事不

必有統制天下之權力統制天下之門地統制天下之官職而唯宜有統制天下之能力與智慧孟子所謂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以此故也

國何以必有教育蓋國無論政治之美軍力之強其力之所能及唯現在之國民而教育之力所能及者則將來之國民也善國國者入其國不問其政治如何而先詢其教育是何也全國之青年皆統制於教育之下青年有能力有智識則國雖弱而強青年之能力薄智識不足則國強而亡嗚呼青年之於國其任不誠重矣哉

留學生中國青年之重者也欲求中國之吉田松陰與其門人則先求之于中國之留學生之中留學生統制未來之中國者也非以其權勢非以其地位以其能力與智識也是故中國而如印度如埃及永綴而不振是留學生之咎也中國而如意大利如日本有自強之一日亦留學生之任也壯哉留學生一身雖微國實賴之任重道遠幸勿自誤

俄羅斯之革命熱近年日以進步識者謂俄國不出數年將有大改革之事出然其爲革命之主動力者則俄國之學生也日本尊王討幕之聲日騰于國舉國大振而伊藤井上之流猶留學于外國迄不爲動後乃歸而立憲政爲國之巨擘焉此等人吾愛之敬之吾願吾國留學生內顧國勢之衰外羨他人之美而視之無少讓也然吾國留學生何如吾願爲之進一言

留學生之智力由其境遇與天性相觸相化而生者也天性習于所生之地境遇習于所處之地留學生之天性習于中國境遇習于日本留學歐美者不故欲明其智力以視其能勝其責任與否則先爲言中國人之特性與日本現在之風氣論之故舉指日本外人恒曰中國人之奴隸性質太重奴隸性質者何無獨立之力無堅定之心凡事依于人一切無定力不見各督撫大臣先之媚政府者今轉而媚外人乎不見各省人民先之稱大清順民者今轉而稱大日本順民大英順民乎是皆奴隸之性深根於其心遂冥冥然隱隱然爲此寡廉恥無血氣之事而不自覺也留學生生長中國習聞父兄之所勸勉官吏之所誥誡當亦各具是性而不能免

日本近日東洋之特出也。然其政治雖文明而社會之風紀不甚振公德私德之上或不足以抗西人且宗教心大薄無迷信則事不爲無恐懼則事事皆爲其立憲法未十數年而當民間之選舉鑽營奔走較之今日中國之官場殆有甚焉加之島國人之恒性事事近于狹隘其風氣能養成小智小慧之人物而不能養成大智大勇之人物能令人愛小利能令人寡廉恥而不能高尚其志氣且大學高等學校之教育其關於政治者皆以令人屈服于國憲盲從其政府爲目的故中國之留此既久者苟非具大識力則亦染之而不自覺。

今日吾國留學于此者既已六百有餘想中國之前途不能不爲國賀然文弱書生上逢政府之壓力下有父兄之拘束內狃腐儒之迂論外服監督之禁制故留外多年而知大勢者鮮處于憲政之國而政治思想缺乏尙有不知國爲何物留學爲何事此身爲何人者此種人吾不怪之而唯怪其政府其父兄其腐儒其監督且又知其少遇教育必將發達也然而留學生之大半則如此矣此所宜自省者一。

亦有知國之衰由於民之愚民之愚由于政府之不善而思所以改革之開明之屢屢然有政治思想矣然其政治思想非愛國之政治思想而愛身之政治思想習于日本人之運動議員中國人之鑽營官階而日皇皇然謁公使拜游歷官立社開會以求聲名而忘其所拜謁者爲何人所行者爲何事所居者爲何心其目的則一教習而已矣一小官而已矣是亦中國人奴隸之性質日本島國之風氣馴染而使然亦不足怪然而留學生之翹楚者則多如是矣是所宜自省者二。

此外則政治思想亦未嘗不有鑽營之事亦鄙而不爲循循然似令人可敬也然而少年恒性逸則思淫既不願人之監督又不以外事擾其心于是流而爲喪行敗檢之事此種人固內外所共擯學生社會所不容然而來者既衆流品自雜一黨一藩在所不免此所宜自省者三。

以上三種吾固不言留學生盡人而如此也吾又不確知留學生之中果有此等人也然使不幸而中則吾國留學生以視俄國何如以視伊藤井上等何如留學生社會尙如此則其他可想負擔將來中國之運命者尙如此則中國可想嗚呼留學生留學生其以予言爲山膏抑以予言爲良藥。

右東京學生某君來稿也以局中人談局中之利弊其言深切著明因亟附錄以資切磋 本社識

留學善後事宜質疑

東京留學生來稿

前讀清國留學生會館報告文。所云留學生善後事宜者。係由會館幹事與日本長岡子爵柏原文太郎君等往復商議而得之結果也。竊聞長岡子爵與柏原文太郎二君者。不過同文會中之人員。於日本政府毫無關係。乃肯熱心出而轉圜。固屬可感。但二君之所云云者。果足爲日本政府之代表否耶。我等不得不付之闕疑。且會館既據此爲報告。并譯成條件。則此條件中之所載者。我等亦不得不加注意。就報告大意觀之。僅僅載其復書。而幹事諸君如何往復辯難之處。並無一字言及。且得此復書後。藏之會館。遲遲發表。二十五日得書。至二十九日始行報告。並未招集我全體留學生互商認否。是此條件者。不過會館幹事與長岡等往復之私函。而不得爲我全體留學生之善後事宜也。乃頃者聞有留學生欲入官立學校。專門學校往託外務省保送。而外務省答以我留學生已與締立條件。據第二條所載。非由同文等三校保證。外務省未便咨送云云。是日本政府已實認此私函爲留學生全體之公約矣。則我等於此條件之利害。宜如何反覆推求。斟酌盡善。豈可徒據報告。詎謂了事。僕等不敏。請爲留學諸君陳之。

第一條設學生總監督事。俟貴國政府決定後。日本應無異議。我國向來各省所派監督。從未與日人商議。待日人之後命。今所冀者在派總監督以束縛自費之學生。則亦求之於我政府足矣。又何必求日人之無異議耶。夫以我政府所派總監督。辦理我國留學生之事。名正言順。我國雖弱。日人亦何能侵我之自主權。而有所異議乎。往者各國于我國所簡之公使。動多掣肘。不允接待。政府畏外人如虎。儼如君父之詔命。無不曲意承順。識者方痛恨國權之全失。今僅僅派一總監督。亦須問日政府之有異議與否。且著之條件。以爲日人許我政府派總監督矣。若不勝榮幸者。僕等誠不知何所爲而此也。將謂日政府既已應許。可以壯我政府之膽。而派一總監督乎。則我政府亦不至如是之媚外也。將謂從此可求日人要挾我政府而派一總監督乎。則不如直接受治于日人之下。反省却許多周折也。將謂求一總監督來。則可脫去與公使之交涉。以後惟我所欲爲乎。則恐政府所派之總監督。其能賢於公使者幾何。且蔡使之所以不允保送成城者。承政府之密旨。防家賊耳。政府所派之總監督。果能與政府反對乎。與公使反對乎。竊恐未必然也。然則須此總監督何爲者。我等出外留學。皆已成。人。能自治。非若襁褓須人扶掖也。平日所抱宗旨何在。既肯離鄉背井。縮衣節食。以求學於海外。又非若怠惰自棄。須人督責也。至保送入校一層。則自今東京各學校。無論官立私立。幾皆有吾留學生之足跡。是無總監督以前。未始不能覓保入各校也。舍此之外。必欲派一總監督。則吾不知所謂監督者。將監督何

事乎。或者以今留學生之中。良莠不齊。往往有心術不純正之徒。累及君等清名。必須有一總監督來。始能分清涇渭。辨別邪正。則君等耿耿孤忠。當可上邀九重特達之知。而於學生全體。則有何利益也。抑謂將來有文明之總監督來。能啓我留學生之智識。謀我留學生之便利。助達我留學生之目的。結成我留學生之團體。則悠悠長夜。大夢恐未易覺。諸君無乃如諺所謂病單相思者乎。噫。諸君結此條件。實欲送國權與外人。送自由於政府。其於我留學生果有何便利之足云耶。

第二條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由左記之三校。保請外務省咨送。一東京同文書院。一弘文學院。一清華學校。又得二十七日復書。一保送入文部省直轄學校者。須備左記之二項。(甲)在校五箇月以上者。(乙)由成年之留學生二名保證。並納保證金三十元以上者。一在前記之三校中。有不得已之事而令之退校。或拒絕其保證者。不能再由各該校咨請入文部省直轄學校云云。夫國與國交際。簡人與簡人交際。必須彼此均有利益可沾。而後結立契約。是人情之常也。我留學生向來進各種學校。均極自由。苟見此校課程未善。則不妨改入他校。非好爲厭故喜新也。資斧之窘。年限之促。求學之切。則不得不圖速成。非若官費生之可以悠悠歲月也。今若謂非入同文等三學校者。則將來不得入文部省直轄之各學校。斯真奇之又奇矣。此三校者。在日本有何資格。得何特權。而能使我留學生不准入他學校乎。况又限之以六月。迫之以保證金也。假使在中國者。東語普通。均已學習。來此留學。必須重入此三校。而後得保送文部省直轄學校。則將虛糜歲月。以求滿此六箇月之資格乎。况自費來者。半係寒儒。學費所出。或藉之譯書。或臨時稱貸。設不能預備此三十元之保證金。將無學校可入乎。即使能具保證金。而入學校後。以課程未善。不合己意。欲進他校。則此三校者。必多方留難。藉詞挾制。如此次同文學生六人。自具退學願書。欲改入他校。而同文院長則攔阻不許。不准自行退學。卒由校長示命其退學云。夫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此後我留學生必將聽其罵詈焉。虐待焉。兢兢然不敢與較。而後可乎。否則被其革退。而他日咨送官立學校之途。永絕矣。果使此三校者。課程完備。待遇加優。則我留學生方如水之赴壑。亦何必施此龍斷之術。彼三校者。並不言課程之如何改良。待遇之如何加意。僅曰入我等學校。則他日可以依賴我等。俾爾得入官立學校。如有不合我等之意者。則絕其求學之路。誘脅恫喝。無所不至。一若吾留學生皆係圖賴學費。不安本分者。爲彼三校計。誠得矣。而我學生全體之利益。無一言相及。諸君亦何不稍計及此。徒甘心爲長岡嘉納柏原之孝子順孫也。藉曰入此三校。則將來可得直接入官立學校之利益。則以前我留學生之入官立學校。並無須日本學校之保證也。且蔡使之不肯保送者。僅一成城學校耳。其他欲入官立學校者。無論官費自費。已皆一體保送。又何必奪公使保送之權。盡授之於外人。方始快於心耶。吳君稚暉所以冒死力爭者。亦即在此保送成城學校一節。今諸君於此一事。方且置爲後圖。節外

生枝。反於文學生添出許多障礙。此後入學之圈限較前更隘。又何爭回權利之足云。若謂俟總監督來。則此諸障礙不難即除。然則靜待總監督足矣。又何必多此一舉。使總監督來作廢約之難人乎。設長岡等能將欲入成城學校九人立即保送。而後要求此利益以爲酬報。猶可言也。即不然。能在此三書院六個月後。可以送入成城學校。改習陸軍。則其忍辱待時。猶有後望。今於入成城學校一事。輕輕以再行商議一語了之。而無端以轄治保送之權與同文等三校。欲使我留學生忍氣吞聲。仰外人之鼻息。竊恐有志未必甘心。將來事變止多。諸君亦何得以蠻橫之言。盡斥人爲胡鬧乎。要而言之。文學生之入官立學校。本極便利。今則非在此三校出身者。反有不能入校之勢。學生與公使所爭者。在武備學生入成城一事。今成城依然不能入。反盡將文學生送與三學校管轄。是非倒置。文不對題。殊令人迷惑難解也。

第三條志望軍事教育者。俟福島少將歸國後。再行商議云云。此事爲起釁之原因。亦爲善後之要點。今乃淡淡着筆。一則曰有志軍事教育者。一則曰俟福島少將回國再行商議。吁。其措辭之巧。令人不可思議矣。不曰學陸軍。而曰有志於軍事教育。是僅得在成城學校。稍受軍事之教育云耳。將來允進聯隊與否。未可必也。曰俟福島回國商議。現在福島之代理非有青木乎。何不可與青木即行商議。而必俟福島乎。設福島一日不歸。則吾留學生即一日不能進校。又假使福島竟不歸國。則吾留學生即永無入校之期。況福島即歸。其能允與否。又未可必耶。諸君亦知吳君何爲而去。我等何爲而與日人有此一番交涉。豈不曰九人欲入成城學校乎。然則此條未定。九人未入。此外又何交涉之可言。又何條件之可訂。所謂俟福島歸國商議一語。蔡使亦嘗言之矣。吳君固不信其言。而致被送回國。今日人所言與蔡使無異。而諸君遂深信不疑也。誠哉。外人之一言。重於綸綍矣。

要之善後者爲其先之不善。而將善於其後也。今後不能善。且有大不善。並視其前之不善者。而又甚也。則又何事宜之足云。雖然。幹事諸君。非盡無知者也。非盡無知。則不得不爲掩飾之計。欲爲掩飾之計。則不得不加以末幅面許之四條。夫面許云者。誰見之而誰聞之。且使真有其事。而第一條云云者。不過日人模仿蔡使之口吻。重述一遍。即前者吳君所力爭不從者也。第二條所謂吳孫二君。有機再來。不知是何等機會。亦不過如吳京卿所云。爭得面子者耳。此姑不深論。而第三條於保證金。再三致意。重言申明。使欲以錢財論人格乎。則僅此三十元。固不足以言人格。若懼有欺騙情事。遺累保證人乎。則吾留學生之中。曾不聞有此敗類也。吾國人久爲各國所輕視。祇此錢財之信義。頗見重於外人。何乃輕自疑忌。防之惟恐不力耶。第四條既云三校以外之學生。可由中日紳士保送。何以外務省答南洋監督。又有非由三校保請咨送。未便辦理之言。即前千葉醫學學校事是虛僞之處。已全揭曉。然則面許云者。

直不過自欺欺人。以杜他人之饒舌耳。噫諸君之用心亦良苦矣。初冀掩藏而不發。繼知掩藏不過。乃不得不委婉飾詞以圖彌縫。及彌縫不善。則又不得不悍然怙過。自鳴於衆曰。爾等特不知我苦心孤詣。有許多爲難。始爭得此結果耳。嘻。辦事如此。誠不愧爲吾國外交家之手段矣。然或者曰。幹事諸君皆深通法律。熟諳外交。豈子管窺蠡測者比。子其捫舌無多言。則應之曰。言論自由之權。箇人所同有。今不爲公理計。不爲學生全體計。則亦已耳。苟爲公理計。爲學生全體計。則此事之原因如彼。而其結果如此。非特旁觀所不解。抑亦幹事諸君所不能自解也。夫幹事者。非以能掩藏飾詞能怙過而遂可以謂盡其責任也。而吾留學諸君亦非以能坐視幹事之能掩藏飾詞能怙過而遂可以謂盡其責任也。則此區區質疑之事。又焉可以已耶。

學術變遷論

潮陽鄭浩撰

中國至今日。憤於學術思想。單狹孤陋。無不咎漢武罷黜百家所致。而間竊縱觀中外。今古學術遞變分合之故。每有其自然流轉之機。論者徒撫拾衆議。不察其由。雖附和羣詬無當也。萬物之理無不由單簡而繁雜。由繁雜而統一。由統一而靜守。由靜守而腐敗。由腐敗而開放。由開放而精闢。遠而駁之。石層古迹。遞嬗之物類。近而察之。國家部族。進化之政體。小而考之一人。一物。始終遞變之氣機。大而求之陰陽造化。推遷轉移之時節。舉莫不範圍斯義。升降出入於一團之中。而不能外學術其一端也。

夫學術之始於單簡者何也。單簡時代。分爲二類。一結繩類。一質行類。

結繩類者。由堯舜以前。上至洪荒是也。洪荒之世。無學於前。何以有學。曰。學者由人性而生也。人自初生。耳頗能聞。目頗能見。手足頗能運動。即已無日不在於學中。何者。人之性莫不具乎欲求自適之能力。無不具乎知其如何自適如何不自適之能力。無不具乎倣效競勝他人之自適之能力。故自初生以來。凡身之所具者。舉有觸於前。莫不羨而學之。內以遂乎適宜之心。外以遠乎勝物之願。唐虞以前。無書冊而有學術。豈非學之本乎。性天範乎人事。而有不得不然之勢哉。然乃以人相師。以事相制。凡耳目聞見所不及。即智慮思想所不接。故其時聖智開物。非無舟車宮室衣裳穀食諸制度。而舉輟畧具形。可以適於自治而止。此單簡之一類也。

質行類者。由唐虞以後。下至夏商是也。學校之制。始於有虞。至夏商而略備。此亦學術之彬彬盛哉。然而方夏則尙忠。有商則尙質。序射庠養。賙其禮而教寓乎中。學樂誦詩。習其器而化周乎內。百姓日用。範於一途。故其時有文字而無著述。非必才有不逮。乃亦

敦篤之風相沿為習學士大夫但求行已無虧已足盡乎學職詩書禮樂雖無不具體乎此而樹古無花枝條斬斬矣此單簡之又

一類也。茲二類者為時最久而一為無文字之時代一為無著述之時代雖其中不下幾百十變而約而言之其為孤單簡略則同此學界

之太古世也。其所謂由單簡而繁雜者何也法以積而大備智以積而日周。纏千萬年渾噩樸素之風久而大發亦自然之勢也繁雜時代分為

二類一官學類一師學類。官學類者由成周以後至東遷以前是也周公以多材多藝之躬承歷聖創垂之後兼三王施四事典章軌度郁郁乎文故易演伏

義詩制雅頌禮暨二代樂備九成其所以開後世專家之祖者無不掌於宗伯卜視禮樂之官他如漢志所言司徒之官則助人君

順陰陽明教化者也史官則歷記成敗存亡而關乎君人南面之術者也羲和之官則歷象日月敬授民時者也理官則信賞必罰

以輔禮飭法者也禮官則正名位辨異同者也又如宗廟之官之尚賢右鬼行人之官之專對不辱議官之兼綜條貫農官之務本

力田稗官之邇言必察舉學術之精意無不分掌於周官之中周公之世或無繁雜之患迨其後官守相傳溝絕不通各拘其迹而

紛歧見矣此繁雜之一類也。師學類者由春秋戰國至於漢初是也古者士人之學無不統於學校用能風純道一東周以降學校既廢諸才智聰達無不思各

明一義以覺世或本於性之所近或囿於素之所習或沿於俗之所成要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有儒家者流道家者流陰陽家

者流有法名家者流有墨家縱橫家雜家小說家農家者流茲數家者雖純駁盛衰固有不同而無不分道揚鑿各是其是不相

統御其大師巨子所至風靡從者盈其後車王侯或乃擁篲此繁雜類之極盛時也。茲二類者一為集古時代一為自由時代所處之時不同其由官而師則以天下之勢由治而亂由合而分王綱既弛塗徑遂闢才

思所至無所羈阻用盡厥能日恢新義所謂思想自由而人材盛者我中國僅此數百年瓜分豆剖之世見其一斑此學界之中古

世也。其所謂由繁雜而統一者何也四海分爭必定於一羣言淆亂必衷於聖天演之理優者勝劣者敗物類有然學類何不然孔子生

於春秋上集羣聖下法百王固已具統一學力矣而無其勢以行之是以歷戰國漢初率未大顯及高祖親祀太牢武帝定以一尊

自是而孔氏大一統之勢成矣。其亦天時人事有不得不然者乎。統一時代。分爲三類。一爲經學類。一爲理學類。一爲制藝類。經學類者。自武帝以往。至於隋唐是也。漢氏五經分爲十四博士。經師至止。學徒動以千數。利祿所誘。才傑悉入斯途。然乃局於訓詁。絕辭遐思。孔氏大同之義。溷焉。率千餘年來之心靈思想。悉區於殘篇斷簡中。而欲其揣肖古世之政俗。冀以彌合於遞嬗屢變之餘。夫是以士所誦說。率不同於用。強用之時。乃誤國。刻舟求劍。同堪笑憫。此統一之一類也。

理學類者。則自趙宋以後。迄於有明是也。宋自徂徠泰山已開講學塗徑。至濂洛而大暢斯旨。厥後南渡則有朱陸。有明則有王羅。聚闈堂與。遂分二門。然平心論之。學術一統。以來其可以脫千古之網羅。開絕新之知覺。從入之途。姚江爲最。陸王之不讀書。非真不讀書也。彼乃嗜學者。舍經書無生活。而既以靈妙之良知括之。遂不屑於區區之陳言故迹也。使以陽明生今日。吾敢斷以新理想新政藝。陽明當先人好之也。情哉。陽明一派。盛於有明。至今日而鮮有問之者。空談之理學。與一變而且燃。漢焰。其頑癩謬誤宜矣。此統一之又一類也。

制藝類者。則自有明以來。終於客歲是也。孔氏一統之教。自經學以至理學。推崇盡矣。持世者以爲未足也。乃爲代聖立言之格。將範一世而無越思。功令所頒。壯夫無不俯就。相習既久。庸濫彌以不堪。今者明鑑斯弊。諸頗知時務者能言之。無俟贅議。而獨惜塵腐之語。印於腦質者已久。今雖醒而思變。而率茲朽質。將以競勝於踴厲聰壯之族。吾見內弊日滋。外患日逼。未必非制藝之餘波厲階也。此又統一之一類也。

茲三類者。皆武帝以來之變態。合而言之。則經學。理學。制藝。各有統一之義。即各有靜守之義。亦即各有腐敗之義。分而言之。則由經學而理學。由統一而靜守也。由理學而制藝。由靜守而腐敗也。此學界之近古世也。

其所謂由腐敗而變通。由變通而開放。由開放而精闢者何也。則自通商以來。以至今日。而極於中國之前途是也。中國舉諸學派。至此已有窮變通久之勢。予意即非文明輸入。而培根笛卡兒。亦必有出於中國。而爲之推陳出新者。況以我之竭。遇彼之盈乎。特我中國人。浸漬於古世文明。一統之宗教政治者久。其根深。其源遠。其實靜淵博大。如巨石之未易運轉。夫是以遲遲至今日也。予意統一時代。雖臻於腐敗之極點。而得此靜質。以奔赴於二十世紀之前程。如巨石之一運轉。而不能遏抑亦自然之勢也。故中國至此。非政府一二人所能維持。亦非政府一二人所能阻抑。而學術之一大變遷。且亦有古先聖哲所不及料者也。此學界之現在世與未來世也。

凡茲節次。雖前後殊。久而氣機所至。自然變遷。如以爲出於偶湊。則曷觀中西綿暖。事同符節也。昔者歐洲教育之盛。彰於希臘。丁我春秋之世。七賢迭興。教科斯粹。然七賢宗旨。亦非區一。其他可知。此亦繁雜時代也。前此學旨。未有聞焉。則必其單簡時代也。及基督興。十餘傳。而東羅馬以國力行之。自此遂變。入於統一時代矣。統一時代。雖足安靜一時。而寺院教育。極於腐。遂一變而爲文學。再興之世。再變而爲思想自由之世。數百年來。所謂開放。變通。精關。諸時代。又無不具焉。由此觀之。節次推移。皆有一定。如春之必夏。夏之必秋。秋之必冬。雖遞交之時。未能盡一。而時序所屆。皆可按期。當其勢之所趨。雖以暴君悍將之力。而不能遏。值夫時之未兆。雖有賢哲宏達之士。而不能開其諸中西盛衰相越者。乃西人統一之弊。在束縛。故其開放也。早中人統一之弊。在膚濫。故其開放也。遲。後先之間。升降斯殊。軌耳。而要固非一人一事之力。所能致矣。

今議者不察。徒知以黜罷百家。重爲武帝詬病。豈知武帝當日。亦有不得已於其中者。武帝之世。天下既一統矣。教旨不一。最礙敷治。擇優於孔。奚怪其然。願乃意失其真。諸經說理。學制藝。襲其膚淺。不知變通。用滋流弊耳。若以今日之見。責武帝。是猶責無懷葛天。以不知宮室衣服。責堯舜。周孔。以不知地球恒星也。而世乃與始皇之燔燒屠殺。同類共譏。何其晉也。

民權之界說

邵陽李振鐸譯

二十世紀之世界。國國圖自立。人人圖自立。國何以能自立。以其民能自立也。民何以能自立。以民有自立權也。統計歷史。縱覽宇宙。始孰文明。孰野蠻。孰優勝。孰劣敗。靡不視民之有權無權。國之有民權無民權。爲因果矣。願以近世泰西。雖淺識婦孺。下流社會。亦神明視而花香祝之民權。而吾中國冠帶紵纓之倫。聞之。瞠目蹙額。而不敢信。箝口結舌。而不敢道。且云西國本無所謂民權。係中土譯者。強立是名。不自欺欺人。自悞悞世。而爲叢垢積辱之媒耶。然其狐疑。顧怙私見。而蔑公理。務抑塞而畏昌明者。亦正有故。一則以民權與君權爲反對之極端。謂民權惟民主國可有。君主國不可有。泰西諸國可有。中國不可有。若中國倡興民權。必將破壞君權。破壞君權之朝廷。而國亂愈亟。此一誤也。一則以各國君相被刺之案。習見不怪。秘密會社。縱橫叢殺。大抵以無君無政府爲目的。因謂西國悞用民權。致如是結果。爲中國萬不能行之證據。此又一悞也。有此種種謬誤。遂畏民權如洪水猛獸。誣民權爲非法不道。其所以畏之誣之。雖不免出於陰私忌嫉。皆係悞解民權故也。其所以悞解之原因。皆以不明民權之界限故也。今欲強中國。綿華種。鼓愛力。結羣誼。非與民權不可。欲與民權。非先明民權之界限不可。君權有君權之界限。否則流於專制主義。民權有

民權之界限。否則陷於暴烈。舉動凡人稍有權利思想者。均能辨其分類。守其範圍。然吾特鯁鯁言民權。斷斷言民權之界限。何以故。凡世事之反動力。必視其原動力之程度。為比例。產近世各國民權日益發達。其高潮直侵湧我國學界。將見法律上經濟上社會上外交上。皆有民權之運動。然下之與起者。甚力上之制者。亦甚力。反動不已。其謀所以傾踏摧覆之者。即無弗至。吾知政府將來傾踏民權。摧覆民黨。必以無君無政府為其罪名。為其讞案矣。且古之權奸逆閹。與大獄殺志士者。靡不深文羅織。加以莫須有之罪名。如漢鈞黨之獄。宋元祐之變。明東林復社之禍。不過曰朋黨。曰怨望。曰訕謗。猶且藉此誅勦。善類為空。矧無君無政府之罪。較朋黨怨望訕謗十倍乎。故處茲時代。既不可不言民權。然言之不慎。未得利益。轉萌患害。唯有正其權限。明其界說。使彼無所藉口。不必繁徵博考。姑即民權與君權之界限。及民權與無君無政府黨之界限。各劃清而後。民權可昌言無忌焉。何為民權。與君權之界限也。國有君無限不能成國。有君無民權亦不能成國。民者國之原質。民權者君權之根基。非有民權。即無君權也。自古民權弱者。莫如波蘭印度。乃其國邱墟。其君俘虜。未見無民權而君可常保。今之民權盛者。莫如英德日本。乃其國安富。其君尊榮。未見有民權而君遂降黜。故西哲之解自由曰。凡人之自由權。以不侵人之自由權為界。夫侵他人之權。猶不可。況君權乎。君權以扶助個人培養國魂為方針。民權以組織政黨服從法律為義務。不相爭乃相濟。不相妨乃相保。民權與君權之界限。本如是也。何為民權與無君無政府黨之界限也。今日亟當決正之問題。莫若以民權與無君無政府黨混合。日後朝野之爭。黨禍之起。必藉端於此。不知無君無政府黨。專以破壞為主。義。遇路易十四之君。不自容。即遇林肯麥萊來之主。亦不兩立。若民權則以選舉參政為依據。遵守國法。不踰尺寸。即革命之舉。亦為民權之變局。民黨不得已之苦衷。而非其宗旨。世慎勿謂民權為紊亂秩序。蹂躪和平之名詞。以盧梭彌兒孟德斯鳩福澤諭吉為亂黨之人物也。論者謂民權之界限。既明。可有益而無患害。然中國憲法未立。民權仍不可行。豈知憲法之於民權。猶堤之於水。耶。防水之泛濫。而立堤斯防。民權之泛濫。而立憲法。非先有憲法。而後有民權也。英國民權發達最蚤。其憲法多由習慣。謂之為不成文之憲法。其初何嘗兢兢言立憲法哉。然憲法實限制權利之要典。國有憲法。而後民權之界限定。君權之界限亦定。中國欲用無弊之民權。亦必自立憲法始矣。

萬國思想家年表

日本文學博士建部遜吾所著哲學大觀中有附錄萬國思想家年表一篇可供參考之用因譯錄之

伏義	◎約四〇〇〇	東方藝文之祖仰觀俯察始作易○凡紀年皆從西歷作◎符者耶蘇紀元前也
黃帝	◎約三〇〇〇	支那文學之始祖始制文字有典籍
帝堯	◎約二二〇〇	始以道義立教化組織政府制法律
帝舜	◎約二一〇〇	紹帝堯成其功
大禹	◎約二〇〇〇	紹帝舜修政治之術作洪範
侂樂阿士德	◎約一五〇〇	波斯哲人為宗教祖即拜火教也
所羅門	◎約一〇〇〇	猶太中興之王輯但謬垂教為後世所仰
釋迦牟尼佛	◎約一〇〇〇	印度宗教之革新者佛教之始祖世界第一大教主也
周文王	◎約一〇〇〇	研究周易補修之
周公	◎約九五〇	研究周易補修之作周禮為支那第一政治家
喬答摩	◎約八〇〇	印度尼夜耶派之教祖以名學鳴
迦那陀	◎約八〇〇	印度衛世師派之教祖唱多元論之阿屯說主張無神論
迦比羅	◎約八〇〇	印度僧伽派之教祖立二元論啟萬有精神之說
婆達維耶那	◎約八〇〇	印度吠檀達派之教祖採集婆羅門哲學之精華立超絕唯心論
闍伊弭尼	◎約八〇〇	印度再受婆派之教祖制立儀法
婆陀摩那	◎約八〇〇	印度闍伊那派之教祖立二元論主厭世主義○以上六家佛典所謂六大外道也
管仲	◎約五六七五	佐齊桓公霸天下有管子八十六篇倡「法治國」主義獎勵產業為生計學之祖
老子	◎約五六三九	支那思想之反動派也著道德經五千言為後世道家之祖
梭倫	◎約五六三九	希臘雅典之立法家為人羣教育之偉人發抑民政主義為後世立法家之模範
德黎	◎約五六三九	希臘哲學之鼻祖以水為宇宙第一原理專以觀察自然界開派
亞諾芝曼德	◎約五六三九	繼德黎而起以火為宇宙第一原理亦觀察天然派也

狄阿智尼	Diogenes	◎	三四	四	厭世主義之泰斗
來喀瓦士	Lykurgos	◎	三四	二一	希臘斯巴達之立法家峻嚴苛刻專以養成國民勢力為主
阿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	三三	二四	希臘大哲世界各種科學之鼻祖
孟子	軻	◎	三三	二四	戰國之大政治家著孟子七篇立仁義禮智之四端說浩然之氣
莊子	周	◎	二四	八一	遊於孔老之間別成一家言
龍樹菩薩		◎	三五	〇	印度高僧大乘佛教第二期之鉅子造大智度論十二門論十住毘婆沙論等
提婆		◎	三五	〇	印度高僧大乘佛教第二期之鉅子造百論
伊壁鳩魯	Epikurus	◎	三五	〇	希臘大哲首倡樂利主義
屈原	平	◎	二六	八二	中國第一文豪發揮厭世思想與愛國主義
荀卿	況	◎	三〇	〇	言性惡重禮樂說治國之要具
韓非		◎	三〇	〇	倡刑名學戰國一大思想家也
波騰閣梨		◎	三〇	〇	印度瑜伽派之教祖以苦行立教冀得神秘的解脫
訶梨跋摩		◎	二〇	〇	印度高僧著成實論小乘佛教之反動力自此始
世親菩薩		◎	一〇	〇	亦名婆藪波豆印度高僧著俱舍論行小乘佛教後造唯識論唯識三十論頌十地經
無著菩薩		◎	一〇	〇	論等為大乘佛教第三期之鉅子
賈誼		◎	一〇	〇	印度高僧大乘佛教第三期之鉅子著大乘阿毘達磨論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論攝大
劉安		◎	一〇	〇	漢初大儒著新書及治安策
董仲舒		◎	一〇	〇	著淮南子○譯者案淮南子非王安所作姑列之耳
司馬遷		◎	一〇	〇	漢初大儒治春秋著春秋繁露傳孔子大同之學
該撒	Caesar	◎	一〇	〇	中國第一大史家貫通九流獨有心得
揚雄		◎	一五	八二	羅馬第一豪文章功業並絕千古惜上遺九之悔遂以遺編
					漢末儒者著太玄法言願少心得

嘉祥大師	曇無讖	善羅克爾	南山律師	光統律師	善導大師	達磨大師	義淨三藏	直諦三藏	渣士田尼安奴	智者大師	杜順禪師	文中子	孔穎達	慈恩大師	玄奘三藏	不空三藏	柳宗元	韓愈	李翱	最澄	
		Proklus							Justinianus			王通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約	
四〇〇	四〇〇	四〇〇	四一五	五〇〇	五〇〇	五〇〇	五〇〇	五〇〇	五五〇	四八三	五六五	六〇〇	六〇〇	五八三	五七一	六四八	六五〇	七〇〇	七五〇	七七三	
晉高僧開三論宗者中論疏百論疏十二門論疏維摩經疏	印度高僧來支那譯經文以涅槃經爲最經之上品開涅槃宗	新柏拉圖派中雅典派之魁首	梁之高僧開律宗	梁之高僧開地論宗衍世親之十地經論	梁之高僧開淨土宗以大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阿彌陀經爲三經以世親之淨土論爲一論	印度高僧來支那開禪宗	南朝高僧入印度研究佛教以佛經師	陳之高僧開攝論宗	東羅馬帝國全盛時之皇帝始結集法典	陳隋間之高僧開天台宗者觀音玄義妙法蓮華經玄義摩訶止觀	南朝高僧開華嚴宗著五教義	隋之隱君子從事教育者中說	唐初儒者著羣經正義	初唐高僧開法相宗	盛唐高僧入印度研究佛教以佛經師	唐玄宗時高僧開真言宗	中唐大思想家有高逸淡雅氣象尤長文章	中唐大儒以孟子自任始立因文見道之論	著復性書在支那中古儒學銷沈時代亦差強人意	始傳天台宗佛教于日本號傳教大師	

拉密的里	La Mettrie
希爾維打士	Helvetius
士域丹波	Swedenborg
謙模	David Hume
佛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林尼亞士	Linnaeus
打廉巴	D. Alenbert
斯密亞丹	Adam Smith
亨打維廉	Hunter William
亨打約翰	Hunter John
路斯阿	J. J. Rousseau
利勝	Lessing
康的力	Condillao
緬的爾遜	Mendelssohn
賓尼	Bonnet
里德	Reid
士跳活	Dugald Stewart
希打	Johann Goldfried Herder
看特	Immanuel Kant
伯里士的黎	Priestley
捷賓	Edward Gibbon

七七八七七八七七八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七六七七六七七
 九三〇三〇二〇四二五九一九二八二八一八二七一八九二八一七〇九〇七一七八七八五〇
 四七四三四四三四八三六〇〇〇六九〇五一九八二三八三八〇三三七八七〇六六一二八一五一九

法國唯物派之學者
 倫理學者之唯物派
 瑞典之大思想家
 蘇格蘭之大哲學者
 美國之大思想家大政治家
 瑞典之植物學者
 法國之科學者曾編一著名之百科全書
 蘇格蘭之大思想家為經濟學之鼻祖
 蘇格蘭之解剖學者
 十八世紀之大思想家神源說之鉅子
 德國之啓蒙哲學者
 法國感覺派之鉅子
 德國之啓蒙哲學者德望隆於時
 法國感覺派之翹楚
 蘇格蘭哲學之代表者
 以雄辯發明道義風靡於一世
 德國之啓蒙學者著作甚多
 德國近世之大哲學者
 英國之大化學者發明酸質
 大歷史家著羅馬衰亡史

同學舉尤所不善者伍正鈞對郭信之。白總辦逐伍。其實非伍所為。郭又以他學生匿不告。皆記大過。於是五班大憤。且以伍無故被逐。相約至總辦處力辨護之。語侵郭。先是五班常於休暇集同班演說。郭至是揚言學生集會將釀非常。必悉逐五班。事未發。為五班所聞。議悉告退。他班教習知之。出而調停。五班要求三事。一去教習郭某。二去學生楊某。三留伍正鈞。總辦不允。責令請過於郭前。學生益不平。是晚集各班演說。定次日悉行。即以爲別。此十月十五事也。各班以五班之去。關係於全體甚大。共議所以留之。次早方擬詣總辦。而開除五班之令已下。於是各班學生二百餘人。同詣總辦所。總辦拒不納。屢請。僅許見數人。每班乃各舉代表者一人入見。陳五班生無可盡逐之道。若輒以小故逐之。可爲寒心。非國家所以建設學校之意。總辦曰。學生私自聚衆演說。大干例禁。不可不以此示儆。學生反覆辨論。至數小時。云當以全班去留爭之。總辦怒甚。言五班已經開除。非諸生所得干預。願去者聽。於是諸生忿然辭出。相謂曰。學生者國家所以生存之要素。今教習悍然以奴隸待學生。爲種種之束縛。總辦復頑鈍。欲抑制學生言論之自由。是等奴隸教育。凡爲國民。誰能堪之。我輩居此。何爲者。將其往督辦處言。所以去之故而行。不得見。遂共返收拾行李。而特班教習蔡鶴卿先生適至。告學生姑待後命。學生不可。蔡君申諭至再。學生曰。明晨十鐘。前總辦去則某等留。否則某等行。已決。至十七日十鐘。不獲命。學生遂行。相戒不得驚張。各以班次爲出學之先後。於是六班先行。五班四班繼之。諸班又繼之。此合學二百餘人同時出學之始末也。夫我國學校專制之軛。實我學生社會之公敵。曾無有起反動之抵抗者。大陸專制國。惟我國與露西亞。近世露國酷待學生之事。實爲一部慘澹之歷史。而學生至于流無限之鮮血以爭之。將斷斷造成他日共和之新露國。嗚呼。我同學之擔負。豈不重哉。今日之事。爲我學生脫離專制學校之新紀元。我同學之前途之奮勉當如何也。謹次第其事。公布於本邦一般之國民。代表人貝壽同殷崇堯等公啓。

退學生名單

- | | | | | | | | | | |
|-----|-----|-----|-----|-----|-----|-----|-----|-----|-----|
| ○特班 | 程志姚 | 王世謙 | 貝壽同 | 錢詩楨 | 張承樾 | 陸夢熊 | 穆湘瑤 | 吳寶地 | 鍾枚 |
| 林祖同 | 魏斯昊 | 薩君陸 | 田康 | 殷崇堯 | ○政班 | 胡炳生 | ○頭班 | 楊德森 | 王壽祺 |
| 胡壯猷 | 杜永清 | 金頌庚 | 王明煦 | 屠尉會 | 李昌祚 | 任榆 | 張在清 | 林仰緯 | 王孝綱 |
| 張保熙 | ○二班 | 夏元琛 | 裘維鏘 | 徐侗 | 郁德基 | 稽苓孫 | 趙景簡 | 王世淦 | 王開源 |
| 張大椿 | 秦岱源 | 陶連 | 陳同壽 | 吳繼杲 | 王譜會 | 石襄善 | 陳元勳 | 范承祐 | 裘岱齡 |

邵長光	謝學灃	錢秉鑽	汪祖杰	吳銘	程良楷	○三班	陳修瑜	王汝宇	劉寶錫
林汝耀	鄧益光	徐經鄂	張鑄	夏仙鵬	徐恩光	周善同	朱文鵬	楊嘉灃	何整珪
楊會誼	楊會詢	楊會謙	○四班	吳蓮生	陳昌曠	朱庭祺	蔡遠澤	楊景森	盛觀頤
張百生	王劍石	陳修璟	葉昌叙	楊蔭樾	胡寅生	胡鴻猷	楊承彝	馮元升	鄒文炳
張汝熊	張汝塏	陳吉庭	雷祖煥	○五班	王增久	曹大樞	張德環	陶樹榮	史久彬
俞乃來	李德晉	陳肇灃	孫翼舜	曹鈞	葛敬猷	伍正均	胡賓律	陳承修	施傳盛
沈聯	唐在賢	張述賢	貝致祥	葉濤	張傳本	陶贊	貝均	○六班	項大受
徐銘鼎	徐與鷺	馮中鑫	胡濬濟	劉崇倫	羅鴻年	丁錫齡	嚴錫阜	沙會藩	郁申
孫彬	蔣會煥	曾學藩	俞根福	呂本璋	劉世傑	瞿慶普	秦淦	郭鵬	戴棟齡
周端伊	曾宗魯	鈕長慶	曾棟	張謬	謝行端	金保熙	王孝縝	陳永欽	汪之椿
范崇望	沈慕會	汪振鵬							

南洋公學腐敗之歷史

南洋公學者。一老大帝國之小影也。積垢叢微。非一朝一夕之故。迫今日而猝發耳。及今以後。果能改革一新乎。抑將小小補苴以重其微垢乎。往者不諫。來者可追。請述其腐敗歷史之大畧。以爲鑒。公學經費。出於招商電報兩局。固公立學校也。而依傍官辦各局之例。以官爲督辦。由督辦扎派總理。如上司下屬。其往來言事。皆用官文書。故就者類非志節之士。其創始時爲某甲。以理學詞章自負者也。若教員。若辦事人。盛布其私人。管支應者爲其孫婦之兄。掌採辦者爲其親友之子。兩人皆傲狠醜醜。然至今猶囁嚅公學。以荼毒學生。爲某甲辦事之記念碑。某甲去。某乙代之。其人厚貌深情。老於世故。所定章程。第一條曰。總理手寫章程一分。懸於衆人共見之地。凡章程所無。非總理手筆注添者。不得依事理擅增。凡章程所有。非總理手筆刪去者。不得依事理擅廢。悍然有秦始皇帝專制天下之槩。迄今主持他學校者。常襲用其語焉。然某乙固非知教育學者。乃一倚監院某教士。某教士固不學而深染我國官場習氣者也。所定英文普通學課程。甚不完備。而事侵總理之權。某乙以媚督辦之故。不得不媚外人。乃暗抹其章程第一條之所云。而含忍之。其某乙自定華課課程。分文學兩科。學者歷史。文者文辭也。其課率敷衍無聊。然所聘教習。頗有通人。

某學監其最也。類能於課程以外。輸新思想於學生。而某乙亦能優容之。且時賴此諸教習以通學生之情。且時時延見學生。加以禮貌。故是時開演說會。派日本遊學生。頗有蓬蓬勃勃氣象。然最頑固鄙陋之某教習。則亦於是時到學矣。故其時教員已互相水火。而不肖之監起居及司事。皆專以迎合監院爲事。日侵侮學生。凡學生遊息時。由監起居約束。講書器。遣僕役。則皆與司事交涉。故受侮最多。華課教習之明理者。既以放任學生爲某教習畫所攻訐。而又以時時爲學生申理。尤爲監起居司事所憎。其衝突之狀。已深印於學生腦中矣。無何某乙死。某丙代之。某丙自命爲新黨者也。其約束司事。監視規則。勤幹無比。且太息痛恨於監院之攬權。而時時圖所以恢復之。且深惡某教習。然其人酷好專制。雖時時延見教習學生。而訕訕之聲音顏色。距人千里之外。以是監起居益肆其賤鄙。教習學生議去監起居。而推源以及於監院。欲并去之。以要某丙。某丙終以畏督辦之故。不得不畏監院。不許要之以告退。仍不許。於是教習之主議者稍稍引去。學生亦間有去者。其時團體未固。去者無幾。事遂寢。而某丙終以爲監院所醜。詎不肯即去。某丁代之。某丁者素以記誦爲學。以高官厚祿爲目的。喜難自由平等之說。以四書集注爲人人應熟讀之書。爲教習中稍稍明理者所非薄。某丁以是離之。又其人深染紅司官習氣。又兼他差。日僕僕道路。殆與教習學生見面。惟某教習輩及監起居司事有意逢迎之者。時時見之。以媒孽教習學生之明理者。謂其壞規則。唱平權。殆圖叛逆。於是某學生以閱新學書斥退。其時學生與監起居司事屢有衝突。某丁惟監起居司事之言是聽。每衝突一次。則學生受壓制高一度。及去年冬。已如引滿之弓。躍躍欲發矣。某丁去。某戊代之。是時某教士已去。無掣肘者。然某戊素無教育思想。以是爲候補道府之例差。然故改總理之名爲總辦。而一用放任主義。不問教科。總教習兩名。皆某丁所訂者也。改學課之內容爲經學。改文課之內容爲文史兩種。其課程表羅列諸經。惟去公穀春秋傳及爾雅。史部則九通通鑑東華錄等。皆入之。曰不如是人將笑吾陋也。今年教科至用聖武記等書。支離滅裂。令人腹痛。某戊固不問也。其於學生殆如路人。惟有一主義。曰學生對教習非可論是非者。又有一主義。曰斥退一二學生。即非其罪。亦足示懲。於是某教習輩益逞其志。至以凡上墨壺一小事。請斥退五班學生三人。於是五班生議全行告退。而又有教習請於某戊。謂非全斥五班生不可。近日學堂與科舉同價。招生甚易。何足顧惜。乃至發五班生盡斥退之條。而他班生動公憤。願以全學學生之去留爭之矣。某戊既護前不讓。而其他調停者又不得法。遂有十七日二百人全數退學之事。彼學生中年有長幼。性有齷齪。且其事自五班生以外。皆所謂事不干己者。而一致如此。是豈某教習一人之力。其所由來者漸矣。聞其事自始發至決裂。殆歷十日。而學生並無野蠻橫暴舉動。其中拳碎總辦玻璃窗之某。摔破督辦慰留書之某。均爲同輩所斥。屏之社會之外。其退

學也。少者先行。長者殿後。相友相助。各有機體。此實學生社會公法漸明之證據。吾方疑某戊輩將昌言之。而貪以爲己力。不意某日報素號主持清議者。乃曰此當爲公學諱。此當爲某大臣諱。嗚呼。彼其意欲令學生日受奴隸犬馬之辱。忍垢含羞。以馴達其他日富貴之目的。然則亡吾國之材料耳。彼宦海中滔滔皆是。奚以設學堂以培植之爲。今日聞某戊已辭總辦職。將以某已代之。方百計設法勸回學生。以冀掩前事之跡。學生中未必無一二頑鈍無恥輕率無志之人。爲所籠絡。某已其將以是自滿。仍出其製造微垢之手段以繼之。是以此次衝突爲未足。而又重之焉。是以爲述此次衝突之多因。以促其改革云。按某甲張煥綸某乙何梅生某丙張元濟某丁沈曾植某戊汪芝房監院福開森也。

籌同學善後策

吾輩日日言團體言公德。殆未見有實行之者。以游學日本諸生之程度。而吳孫之事。竟未能一致回國。其他又何責焉。而不意今者乃見之於吾同學諸君。吾同學殆二百人。年齒不等。學級不等。徒以第五級生不平之感。而一賭公啓。一聆演說。如響斯應。豫約退學。不爽晷刻。團結之力。信必之概。實爲我國學生社會之特色。夫南洋公學與吾輩理想之學校。其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然其干涉之度。於我國各學校中爲最低。而卒業英文普通學者上之。可以遊學歐美。修專門之業。下之亦可以咨送京師大學。爲干祿之梯。其利益箇人之效果。亦非我國其他各學校所可比例者也。今一旦以公憤而犧牲之。是舍己爲羣之主義之托始也。是尤爲吾國學生社會之特色。雖然。一致退學者消極的而非積極的也。破壞主義而非建設主義也。脫專制之扼而未由共和之途也。且夫宗教社會所以不見扼于政府者。彼因能離政府而建設也。勞工同盟所以終見散于雇主者。彼尙不能離雇主而建設也。吾學生而無所建設與。亦不能不入於他學校。吾前者固謂我國學校其程度其效果。殆未有以愈於公學者。是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將星散而不學與。是猶之個人自殺。而無裨于社會者也。是亦爲社會之罪人。是故吾同學諸君。不可以不有所建設也。某等爲創辦譯社事。先時告假出學。于此舉未與圖始。然不敢置身事外。茲不揣狂瞽。爲吾同學諸君陳建設之策。擬名之以苦學界。而分之爲共和學校。共和營業之兩部。

共和學校

- 一定章程。立學課。延教員。皆公議以多數決之。
- 一立自治制。以全共和學校學生之資格。

一揭公學退學始末記。及張園影相公啓告白等種種有關係之稿於會堂。以防他日漸趨專制之弊。

共和營業

- 一 共有資本 有財者出財。無財者延長勞動若干時以償之。
- 一 協同勞動 若干歲以上。每人每日皆勞動若干時。能著作者。能譯述者。能編輯者。能詞章者。能書畫者。爲書爲報爲美術品。設肆售之。
- 一 旁求贊助 (甲)于學生社會外。請助資本。請助書助報助器。(乙)與書肆報館教品室聯約減普通價值之若干分。以販其所有。

· 二 公配利潤 以若干分爲學校。費若干分爲保險。費其有贏均分于各人。以爲贍澤者儲蓄之需。其他細節。須公議定之。其大主義已具矣。嗚呼我同學生諸君。果能以此主義貫徹始終。吾同學諸君者。實學生社會之中心。而社會主義之現象也。否則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鮮克有終矣。前者乎。後者乎。此非我同學諸君前途之關係。而實我社會前途之關係也。吾以諸君退學之歷史推之。而料諸君之必取前者之主義也。故爲芻議以進。幸諸君擇焉。同學林洲。隨謝無項。煒臣。敬陳。

支那教育問題

光緒二十八年。日本始以代與支那教育自任。其明年。文部外部合力創設弘文學院于東京。專教支那遊學人士。以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主之。中設教育一科。又分爲速成永久兩門。而各省所派速成師範學生。惟湖南十人先至。入院最早。江蘇四川廣東浙江之自備資斧來學者。以其時各本省皆尙無官派者可附。則皆附屬于湖南。列爲一班。而各省士大夫以教育之目的遊于日本者。又有湖南黃君忠績。周君渤。戴君展誠。楊君度。湖北胡君珍。江蘇夏君偕。復迪。四川任君憲吉。等。後先繼至。謀之于嘉納治五郎。皆以居于院外。每日入院聽講。附于湖南諸生。別爲旁聽一班。其後各省漸有官派師範生繼至者。各爲一級。嘉納治五郎以將爲支那謀與教育。因出遊于北京江蘇浙江湖北湖南等省。一觀其國政民風。以定教育之旨。及其歸而湖南速成師範生六月期滿。將辭歸國。嘉納治五郎乃以西曆十月二十一日。聚衆演講。湖南與各省師範生多來集者。而旁聽者惟湖南戴君展誠。楊君度至焉。

嘉納氏乃言曰。吾新以教育事出遊貴國而歸。據其觀察。竊有所見。今湖南師範諸君方將歸國。故願爲一陳之。教育之種類不一。有普通。有專門。有實業。有美術。以貴國今日之情勢論之。其最宜急者。莫如普通實業二種。而專門美術爲後。因一則未可驟幾。一則未切實用也。今請爲諸君先言普通教育。普通者。專門之對待名詞。而又爲專門之基礎也。非先有普通教育。不能選習專門。理科其尤著者。餘如農事。建築。圖畫。手工等類。以平日習慣之智識求之。而以當專門之用。似亦無所不可。然農事固專門也。使講農事者。不能知植物動物地質化學之理。則何農事之可言。圖畫亦美術之專門也。使習圖畫者。於地形。地理。學於人身。生理。學於物狀。味動植物學。則何圖畫之可言。故教育之次第。必無離普通而能成專門之理。惟詩文不必其然。以其可實亦可虛也。普通之種類方法。與其科目次序。諸君數月以來。聞之熟矣。然予猶不能不爲諸君一陳者。則因普通教育之所以然。其大端不可不三致意也。試爲舉其條列如左。

目的之一

道德教育

一智識

二智識與情(行爲)之聯絡

三習慣

智識者。所以教國民方心得。與個人之心得。使能深明其理。而養成一種善美之性質也。

智識與情之聯絡者。使其行爲善則心爲愉快。不善則心爲慙悚也。

習慣者。漸漬浸潤。使其習慣於善而不以爲難。不待勉制而能自然也。此三者謂之德育。國民有此德育之根基。則雖無專門之學。亦必不至爲公衆之累。國家之害。不然。則雖學問專精。亦只知爲一身謀私利。而不知爲一國謀公益。譬有政治家外交家於此。皆以專門而擔國事。其施行舉措。或以其私意而偏愛于一隅之地。偏重于一部之事。不願一羣之全體。是必因一身本無教育。遂不知其所職爲國民所公託。以致背謬如此。其爲害何如乎。故普通之有德育。如船之有舵工。其專門之利用者。乃其機器煤水也。趨向不正。則百物皆誤其用矣。

目的之二

智識

一生活上必須之智識

二高等教育之基礎

三國中有少數高等智識之人必有多數普通智識之人

生活上必須之智識者。國民之不能求高等學問者。得此已足利用之而自謀生活也。嘉納氏言至此。問湖南師範生曰。諸君聽講數月。必能知普通教育。所以爲高等教育基礎之理。曷一言之。

俞君諾慶起而對曰。高等教育之基礎者。舉例以明之。則如普通學有算術一科。無論何種專門。不能不知算數也。有外國語言一科。無論何種專門。不能不通他國之語。而讀他人之書是也。又如歷史地理兩科。不僅言內治外交者。能知己國與各國之現狀。與其所由來。即農工商兵等學。亦由此而知彼此時地之適宜是也。嘉納氏曰。然

國中有少數高等智識之人。必有多數普通智識之人者。凡事須合羣而成。一人知之而衆人茫然。譬有良將而無健兵。事何能舉。此又以普通學問備專門學問之用而贊助之者也。

此三者謂之智育。國民之智識程度高。則國家之智識程度亦高。日本人口四千萬。其數不少於法國。而國稅所入之數不及之者。國民之學問。尙不能盡發天然與人爲之利益。故因國民之程度不如。而國家之程度亦遠不及。貴國四萬萬人。而不能人人得其用。故國力日衰。若他日人人有皆智育。使其程度日高。則人數之十倍於法國者。其國力亦必十倍于法國矣。此可由教育上之定理而預決之者也。

目的之三

身體強健

此謂之體育。所以使國民習慣勞苦。健壯輕捷。皆能肩艱任鉅。以謀國事。勿使其因身體疲弱之故。而精神疏慢。氣力頹頹。以阻國事之進步也。國民有此體育者。則國無懈政。人無懦氣。不戰而能武。行步而有強國之容矣。今日世界。方以種族競爭。此亦強種之一要事也。

今既言三目的之條列。請進論貴國適宜之方法。

德育仍宜用孔子之道。而必得學人取其精理。以作爲教科書。由淺入深。由粗入精。以教幼兒及于成童。惟宜審度世界大勢。以養成國民適宜之性質。不可徒爲迂遠之論。乃爲有用。至經籍繁多。必不可令童兒背誦。以傷腦力。惟宜列爲專門之學。以待學人之研究。若以列於普通教育。亦未見成童以下之學者真能治此也。

智育之于專門基礎。尤爲切要。欲不蹈於空理。而能切於實用。非此不能。貴國于此項學問。知者極少。若教育而僅重德育。以此爲末。則國民徒有團結之精神。而無扶持之藝術。工商等事。猶須待人。而理仍無自立之具也。論者若因時勢亟需之故。欲暫時不習普通。而求逕習專門。雖亦權宜之道。然普通不足。則其習專門時。必處處阻滯。仍須補習普通。是欲急而反緩。故以學理論之。仍不如順序爲要。惟此時不能再緩耳。

體育于重文輕武之國。較他國爲尤重。以其能挽積弱之弊。而使之復強也。貴國人士。凡學問稍優者。其身體必羸。瘠枯槁。已無精力。擔任國家之事。國家何貴有此無用之學人乎。國民如此。必不能以其壯往之精神。促國力而使之健進。故今日之弱。亦其所也。今亟宜使文者習武。武者習文。互參其短長。使文明其腦筋。而野蠻其體力。反重文輕武之風。而行全國皆兵之制。以尙武之精神。而濟之以學問。國烏得而不強。今欲使全國學校。盡習體操。恐輕武之儒。多有視爲兒戲。而以爲不屑之論。然不可因此而遂阻也。此外又宜多立醫學校。考求防禦災疾之道。以保國民之生成。亦其方法也。

至于教員之種類雖多。而以小學校教員爲最要。最急。因國民教育之根基。皆由其所創造。爲立國之精神所在。不可不精。其選也。必求其能擔負此理而實行之。則教員自以出于師範學校爲正。然言師範者。必先有普通學。而後能言教育學。貴國此時。未易辦此。惟有不分中學校與師範學校之別。折衷其間。立一種學校。出校之後。可以充教員。亦可以習專門。俟中學校設立既多。然後再立師範學校。分教與學爲二種。不然。則徒備其名。而無其實。言教育者。無普通之學。因無確實教人之具。學普通者。又不諳教育之法。不能即充教員。有二者不能應於急用之憂也。

大學校乃各專門之程度極高者。今貴國各省皆奉詔立之。以吾思之。其辦理最善者。亦不過取能治經史子籍之士。入之而已。必不能如各國立大學校之意也。各國所以立此者。皆取專門學問程度最高之士。聚之於此。以考求他國學術。與己國學術之高下。而即現有者。以求進步。以求勝人。其效極緩。而亦極大。故貴國他日。終不可不立大學校。而此時則殊可暫緩。國民之學問程度未

及即立之亦無能入學者既無教員又無學生徒慕他國立此虛名誠可不必也

專門中惟醫學法學兩種專門學校可以此時即立泰西醫學向為貴國人所不信且學之亦必略有普通預備此時立校未必有人來學若有學者則即立之先稍教以普通亦甚易也

法學則不必先有普通預備而可逕學故此時竟可即立學校各處開設使人人皆能通各國之政體并法制經濟之理日本用經濟則於國事之補益必不少矣此於貴國今日實為最要惟設立學校之時其中科目宜為留意不可造次請為諸君一陳其故

少年之人英氣多而經驗少老年之人經驗多而暮氣亦多往往有相衝突之勢各國與日本無不有此貴國前途恐亦不免此乎

之所深慮也夫衝突必有勝負政府勝則民氣愈壓按壓力愈重則抵抗力愈出生機愈阻未有壓而能阻生機者也民黨勝則必思傾其政府然貴國今日之事局必非一二省之亂可以顛覆政府者亦徒以生內亂召外兵之蹂躪已耳若少年以此而求得名則不知國家之進步既以自生阻

力而益遲則一身之名譽亦何有乎故今日在下位者而言辦事必對其長官如子弟之於父兄無少怠慢誠心相與使其感動以求信用徐圖大展其才李文忠之薦袁蔚亭由此道也袁今者雖阻力猶多然較之前日已能進步非誠心何能得此于李乎待時

之至而真能辦事固未為遲也按甲午一役李取而袁與庚子一役李死而袁慶之得用多由于榮非中亦有明達者然無不以老成持重為主實皆守舊主義也民間志士則多進步主義然欲銳進而無權力為上所忌此貴國最不幸之事而有心人不可不思善處此者也予每遇各大吏輒見問以此間留學生之學法制經濟者多倡民權自由之說將如之何

予輒答之曰貴國此時即不能立憲法開議會而現行之舊律亦未能守之以終古必稍改而後可以適用即請外人代改亦必已國自行則鳥可不令人學之也日本此時猶有言民權自由者是何傷乎且今日貴國治外法權尚未收回自應思有收回之一日

豈有國中無人能知他人法律而能收回權利之理乎今日與諸君言法學宜急講者亦此意也然議者猶多則辦此者安能和平謹慎以求事之能濟乎

治法學者不必先有普通故可急辦然其中亦有一弊無道德教育之根基而盡言權利義務則或持此日與人相爭競以權利利己義務責人終日曉曉以便私圖則反為公眾之害故法學與創仍須留意於其道德教育也

大學校為各專門最高之學其效大而極緩甯以俟諸異日普通學之效則至速而可即觀諸君回國之後可以辦此為正大之基礎兼辦應急之專門以為時用則緩急得宜至于實業之可即辦者亦多異日當為諸君言之

礎兼辦應急之專門以為時用則緩急得宜至于實業之可即辦者亦多異日當為諸君言之

嘉納氏講畢將退。旁聽者楊君度問曰。做國教育于普通專門之緩急先後。先生所言。皆為不易之論。敢不敬服。惟論辦事方法。專在和平主義。固亦苦心。然事非萬不得已。亦誰肯舍和平而用激烈者。以先生之學術眼孔。游觀于做國。豈有于社會情狀。不能識破之理。做國之事。明者皆知。我等何容自諱。且先生又已言及之。我能無一貢其疑乎。做國之官吏。雖不必謂其絕無賢者。然各為其私。以利相市。則其大較也。先生慮守舊進步兩主義之相衝突。而欲令銳進者以誠以感老成。求其事之能濟。夫銳進老成云者。猶據辦事手段之區別言之耳。果有老成在上而銳進者往輔之。既可以相依成事。亦可以自救其偏。豈不甚幸。設有達官於此。除保全爵位以外。不知其他時或辦一二事。亦皆為其爵祿上之關係。勢有不得不如此。本無心為國家辦實事。為國民謀公益也。如此者。既無辦事之心。豈能居老成之號。欲以誠心感之而無心可感。則處此將如之何。

嘉納氏曰。尊論至為高尚。貴國情形亦實如此。然此亦當看時勢如何耳。下期會講。當與君一論之。言畢各散。二十三日。嘉納氏又會講于弘文學院。聽者如前。嘉納氏曰。前論貴國今日之情勢。其教育之最要者。莫如普通實業二種。普通已言之矣。今請更言實業。

高等實業。即為專門。必先有普通豫備。此乃指理上之實業教育言之。故耳。若實地上之實業教育。則無普通亦可。如湖南多山林。則可令於種種一道經驗最多之人。開講會。本其習慣以教人。而又進求學理。以求改良。至程度漸高。於是再開學校。如日本之有農學校。山林學校是也。浙江杭州有養蠶場。近有人謂新法不佳者。因羣取以與舊法比較。成績較多。新法得以不廢。究其所謂新法者。亦不過講究其方法。而參以淺近之學理而已。非有普通之學也。各省土地。宜于養蠶者。皆可做此與辦。又如江西磁器。從前甲於各國。因各國日求進步。而此只守舊法。致近年反出他國之下。若不急思所以教之。必日見其衰敗。終歸於無有矣。又如染織一道。貴國人向無此學。然亦可本其經驗。而教以淺近之學理。以漸期於改良。凡此之類。皆必以講習會為下手方法。以粗淺學理。實驗應用為主。不必先有普通始能即事。此亦非難辦者。若欲求高等之程度。則非普通完備。不能驟語也。

楊君度日記中記其遊高等工業學校時有教員某氏為染織學專家為言教育與工業之關係及染織學之概略。今因其可與此發明特為摘錄於左。

工業由教育而來。教育盛則工業亦盛。所以然者。以工業之要素有四。一原料。二機器。三人力。四資本。今但舉人力一端言之。非盡人皆能為工也。必先之以教育。使稍知理科之學。始能備於實用。其高等者。無論也。英國因工業盛而商務亦盛。向有名於世。

界。今則德國以教育之進步。考求學理。日加精密。工業之化品銷路。亦駕英國之上。德國於關係工業各種學問。皆有進步。而應用化學尤甚。如染色之顏料。雖亦多取於植物。其過人之處。則能取已成炭之木名爲副生物者。而化之。取其色以染物。此學理之進步使然也。近有人考究英德兩國工業進退之所以然。據其報告。雖述種種原因。而大原因則考求高等學業之人。德國較多。故也。高等學問之人。多則普通學問之人。亦宜更多。以備工人之用。故工業之盛衰。可以視教育之盛衰。爲準。言工學者。不僅不能自運機器。即原料資本二者之用。亦無不有賴於人工。則人工者。所以用此者也。而會學與未會學。其備用之優劣。至爲懸殊。此所以必待於教育也。夫教育人工之法。但使有物質之知識。理科之思想而已。不必過高也。普通學已足矣。然文字難則學問苦。職工之造就不易。日本今已有文字改革之議。欲使言文一致。貴國文字更難。若欲求人民之進步。亦不可不思改革之法也。貴國之原料資本皆足。惟機器或求自製。或購諸人。皆可至人。數雖衆。而會習普通堪備職工者不多。至于高等學問之人。愈見其少。若能與教育以植其基。將來奮發振興。不患不爲地球上一大工業國也。

問曰：敝國工學尙未萌芽。即以染織二事而論。不過守其習慣。未能稍求學理。欲于此時求目前急切辦法。先學粗淺。徐圖改良。不知有可行之理否。先生此學名家。幸有以教之。

答曰：此亦未可易言。然吾願爲君言染織學之梗概。

原料者。羊毛繭絲麻糸之類。必皆染色始可織造成物。而原料異則其方法亦異。顏料取于植物副生物。亦有取於動物者。今世界之顏料種類。共有二千餘種。以學理推之。將來必有三百一十九萬六千餘種。其進步尙遙。其方法亦必屢變。今則通常方法。必待水之熱度高。始可加顏料以染物。惟藍者獨否。凡物有黏顏料。永遠不脫者。有與顏料絕不相黏者。欲其不黏者。而使之黏。此所以貴有學也。顏色有深老經久者。有淺嫩易脫。不能經日晒水洗者。要當視顏料之性。以爲人生應用之別。亦製造家所有事也。

織有二種。一平織。一花織。從前之織機。不能使用。法國人查嘉德始作機器。一人能管機器十二臺。每機一分鐘。緯線來往可三百次。日本無此大機。今所用者。不過每分鐘百五六十次而已。織學之有賴于機器。尤其彰著者也。

予未能盡知貴國實業。何者可以速辦。此數端者。不過舉此以示例耳。欲求切實辦法。惟有擇洞悉本國各種實業情形之人。使其出游各國。考究彼此情勢。度本國何種實業可以不習普通。而逕聘外人教之。何者不能詳審其宜否。以定與辦之次序。此最上策。

也。凡事必合羣力而後能成。貴國之實業不與由于團力之不結其根源在于愛國心之淺薄。此教育者所最宜注意者也。教育其愛國之道先不可使其有一種驕傲心亦不可使其有一種卑屈心發揚與壓抑皆不可有所過。如謂已國皆是他國皆非則生其驕傲心如謂他國皆長已國皆短則生其卑屈心皆于愛國心大有妨礙者也。以貴國而論地大人衆有數千年之歷史以此教人可使使之自壯惟不可誣毀他國以相形容致生其驕傲又不可因己國現狀之危弱專以誣己譽人爲教致生其卑屈。惟各舉其有無長短以相比較徐言其當改革者則人人皆有自保以求勝人之意愛國之心油然而生和藹親洽不抗不屈而團力自然能結國事自然能舉矣。

貴國重文輕武最不相宜。今日文官之能壓抑武官者以其無學問也。他日武官皆由學校出身若猶壓抑如此必不免大有衝突。此于國事甚有妨礙。宜于未發時調和之。教育者之于小兒即宜以二者并重不可有輕慢武人之意以免後來之衝突。

前日所論守舊進步兩主義之免於衝突惟宜在下者先以誠心相感而楊君謂有非誠心所能感動之人此論實然。以予所見今日北京政府之權力尙能盡遏自費遊學之途不宜過激以自阻塞。雖然腐敗之人而有權力足以阻遏新機此本以去之爲宜。若有其機固亦甚善。惟去之不宜以公衆之名致招羣敵。但宜於其一身之聲名惡劣如貪賄賂等事去之則無不可也。

楊君度問曰：既如此則避衆敵而攻一身非自道理上言之而自權方上言之也。然官吏之不惜聲名敢於爲惡者必倚一大有權力之人爲之保護以有恃而不恐而保護之者又必有權力極大之一人爲之保護而託命焉。是雖揭其一身之短彼猶將笑其不量力而日加恣肆矣。如此則誠心既不能感之權力又不能去之而猶欲與之共事以圖相濟則如之何。嘉納氏曰：此論愈益精緻實爲貴國一大問題。非一時所能盡言。三十日之夜楊君其過我室一暢論之可乎。楊君度諾之。嘉納氏又宣言曰：凡在學院有欲聞者可於是夕皆集。言畢而散。

三十日夜楊君度戴君展誠與譯者唐君寶錫同詣嘉納氏宅。時湖南師範生已歸國矣。是夕至者惟浙江師範生一人。并湖北所派考求警察委員二人而已。嘉納氏出謂楊君度曰：今夕可以縱談。願君畢其前說。

楊君度復申前問。且曰：凡外界之風潮不急則內界之團力不生。敵國之新機萌於甲午一役。固不待言。即以敵國與貴國之邦交而論。甲午戰爭之後。反覺日加親密者何耶。豈非以白人之勢力瀰漫全球。我黃人不能不相提携相結合以與爭競而求自立之

道乎。敵國之危亡。豈獨予等憂之。抑亦黃人公共之憂也。先生新自敵國歸。據其所聞見。若守舊進步兩主義。終不免於衝突。則後來之事將如何。若如先生之教。而任守舊之如醉如夢。終不與之衝突。後來之事。又將如何。予不敏。願先生教之。

嘉納氏曰。貴國今日必非一二省之亂。可以顛覆其政府者。內亂一起。不惟政府必以兵鋤之。即外人亦必從而助力焉。且不僅外人助之。國民又將自殘。故貴國此時實不可以復亂。亂則外人乘之。瓜分之事必矣。欲求再振。豈易言乎。

按庚子以來各國之對我國政策。勢力範圍以扶植滿洲政府。代支那民族。不特無固有之政府。以代壓之。而皆須自理。亦自人所不欲者也。且君無徒以政府為意也。亦視已國國民之程度如何耳。程度不足。雖有智勇之士。鼓而用之。然不過一二人之特識。而非全國國民之公意。不得謂之輿論。事終不可得濟也。若國民之思想。人人如一羣集於一中心點。是方可為輿論。程度至此。則政府以外無非其敵。欲不進步。何以自固。即外人之干與者。我既自有國民。人亦無奈我何。此時即有騷動。內憂外患。皆可不懼。今則尚非其時也。欲求此國民思想所集之中心點。則莫如教育。今日貴國各省。皆奉旨興辦教育。政府之真心假意。亦不必問。上有此詔。下即可行。官吏豈能阻之耶。且以實心任實事。而又不詆毀官吏。既不為被害。彼亦何至惡絕之也。故在貴國之今日。惟教育有可辦之機。亦惟教育為最要之事。今請為君言正當之方法。

方法有二種 一教導年少者 一開通年長者

教導年少之法有二 一乃援今日官吏以為之戒。常囑其他日為國民辦事。不可如此。以使其能出此現社會。而保其真性。一乃教其助今日官吏。誠實以求信用。借其權力。以謀國民之益。使能入此現社會。而救其過失。

楊君度日記中記其與日本大教育家伊澤修二別時問答之語。其義可與此相補。特為摘錄於左。

問曰。予本以教育之目的。遊于貴國。惟居無幾時。又櫻疾病。所得甚少。以有他故。不能再留。今將歸國。願先生以一言為贈。

答曰。貴國今日教育初興。其最切要者在養成國民。而非養成官吏。必注意于道德教育。不使于修業之時。專為干祿之計。而後可以去現今社會之惡習。不然則學校亦猶科舉平日之勤習。亦如求科場之材料。以冀一日之獲。雖學問較科舉為優。國家將安賴之乎。且科舉不廢學校。必不能辦理有效。以人皆分心於彼。而不能驅全國之人心。使出于一。以此增其阻力。而道德教育之旨。愈難相入。雖興學校。亦不過虛有其名而已。貴國達官為調停兩可之謀。而不求其實。際是可歎也。

開通年長之法。則貴使其多識外間情事。深知國勢之危急。以期共出任事。即不能然。亦可銷其阻力。豈可外之于國民耶。

至其行此之具。則開學校開學會立報館譯書籍著小說數者並舉。而小說之效尤捷。各國與日本興學之始。無不由此。因其教人者普而人人者深也。

楊君度曰。據先生所論。則敵國此時之政府官吏皆可不問其賢否。而惟借其權力以與教育。俟國民思想羣集於中心點而後可言國事實為至言。然教育云者非徒形式上之教育而已。固必有精神上之教育焉。敵國之言教育。方自今始。羣以取法貴國為言。而貴國亦以代與教育為已任。先生又實主持其事者。是則敵國教育之有精神與否。即謂由于貴國。由于先生可也。然予常見貴國新聞紙之論。以為日本與支那之交涉。關係甚鉅。今又有教育一事。若全以教育之精神輸入支那。則與滿洲政府之主義不合。將有防于外交。日本教育家不可不于此留意。而慢然以精神輸入之也。先生今日之為敵國謀者。其為精神教育與否。非予所能悉知。惟以先生之相教者。度之則或者亦假敵國政府之權力以為輸入精神之路。則可耳。苟其不然。則為敵國代與教育不於其精神。而僅于其形式。有未而無本。雖教育數十年。亦與前此之辦洋務何以異。敵國今日有精神教育。則猶可存無精神教育。則將立亡。敵國之存亡。實亞洲之存亡。黃種之存亡也。全球盡歸白種。貴國其能獨免乎。貴國今日之精神。能否適合於敵國今日之用。尚是一大問題。然而新聞紙之為此言者。則殊未可為解也。未知先生之意。為與之相同乎。為與之反對乎。願明以教我。

嘉納氏曰。敵國報館主筆。名手僅有三人。今皆未常出稿。其餘率皆淺識。未知世界之大勢。此等議論不獨報館為然。敵國士大夫亦常有為予言者。以為代支那與教育。將來必有復仇之事。支那強則日本弱。彼之地廣人衆。我何能抗。是自教敵也。予常答之曰。代支那與教育者。非欲強支那而弱日本也。欲其同列為世界頭等之國。相依相助而皆益強。以與白人爭競也。支那教育既興之後。日本豈無復進步。猶為今日之日本乎。且日本若為土地計。則南洋羣島。豈無隙地可尋。而必與白人合力。以亡此亞東大國。而自取窘蹙乎。按南洋羣島無不在白人勢力範圍之內。日本已無插足之地。不特南洋。即歐美澳非各洲。與中西南北亞細亞亦何處史有隙地可容日本一席者。故合全球論之。其可爭者。惟支那一片無主之土耳。日權其力之不足。而為白人攫盡。則其實情也。故凡為此論者。皆未識

世界之大勢者也。以予之意。我兩國在今日相倚以為存亡。豈復有所謂教育精神之吝。且日本吝之貴國之人。獨不能更學於西洋乎。為貴國遊學者。計在日本者。亦不過速成之法。惟宜以此為階梯。終當更學於西洋。始能真觀文明之盛。無論何種學問。皆宜如此。若以留學日本為已足。則所得究非真實。東亞之文明。終難與歐美爭盛。然在今日。則姑取精神于日本。亦無不可。湖南師範諸君之歸國。予欲留之。再居一月。意欲以教育之精神相告。而諸君不能留。正予之所抱歉者也。

楊君度曰。聞先生之言。令人生起同胞之愛。湖南學師範者。未得畢聞高論。予亦為之抱恨。然予雖不敏。猶可與戴君共聽之。歸而

告人。但不知先生所謂精神者。即予等數月所聞之講義乎。抑先生數日來所示教者乎。抑別有所謂精神者乎。願一聞其說也。嘉納氏曰。教育必貴精神。楊君問及于此。予不勝欽佩。湖南諸君雖未罄予之意。然今夕竟得聚數人於一室而論之。亦君等來遊我輩相交之一樂也。前數月之講義。與前數日之所論。皆不得為精神。今請為君言其方法與其次序。

方法有二種。一無使其心為氣所役。舉人生惡德各端。首色慾。其次飲食衣服之奢侈。其次好利。其次好名。其次不盡公眾之義務。其次不盡國家之義務。日日敬戒。處處提撕。以生其恥惡之心。一以聖賢豪傑之士。或潔己者。或救人者。以相勸勵而生其羨慕之心。二者皆所以養成國民之資格者也。

次序亦非可判然分析。因道德教育之理。無淺無深。事事物物。無不具在。但宜視其人之經驗能力。以為淺深小大之別。自幼稚以至年長。各有不同。是即謂之次序。若如倫理學教科書者。雖篇章層遞。以次而進。然不得為次序也。故謂道德教育。本無次序之可言。亦非無理。

戴君展誠曰。是所論者。似皆一人之私德。而未及于公德也。嘉納氏曰。教育者於私德與公德常混合而融貫之。其性質皆造之於兒童。如小學校中。無非團體之結合。而導之以相親相護之意。於其一身。又復行為謹飭。是即公德私德皆備者也。

楊君度曰。先生所論精神固然。以予思之。各國國民之程度不同。則精神亦不能易地而善。予觀貴國教育之精神。亦經歷變遷。鑽港以前之時代。國民之靜守性。亦甚深固。及得見泰西之文化。而舉國風靡。羣趨于歐化主義。自由民權之說。瀰滿於社會。其後乃歸于國粹保存主義。此亦由人羣之感情。由漸進化所必經之階級。而無可逃避者也。今歐國之言教育。方自此始。若遺其中間。過渡轉關之一級。而以貴國今日之主義行之。則不惟有躓等之患。且以頑固之國民。而加以保守之教育。必將益縛其進步。故予意以貴國前日之教育精神。施于敵國之今日。其程度乃為適合也。

嘉納氏曰。凡國固不可不求進步。然有和平的進步主義。騷動的進步主義。如以歐化為主。則為騷動的進步主義。貴國今日之情勢。若更加以騷然不靖。實非國家之福。予殊為之深慮也。

楊君度曰。不言教育。則已不言教育之精神。則已荷其言之則。未有不經騷動。而能入于和平者。此事理之無可逃。予亦未嘗以此為福而望之也。夫一國有一國之國粹。若有賢人哲士。取歐化與國粹保存兩主義。參酌而融貫之。以定教育之旨。是其上也。若不

能然。則惟以兩派分掌教育之精神。一持歐化主義。一持國粹保存主義。在貴國之後先相繼者。在倭國而同時并重。以相反之理。為相救之法。或可稍免騷動之患耳。至欲使之全歸于和平主義。恐非勢之所能。

楊君度日記中記與伊澤修二論兩主義有可與此相足者。特為摘錄於左。問曰。貴國教育。由歐化主義變為國粹保存主義。此前後兩主義。不亦過於相反乎。

答曰。此乃區分教育之時代。而取其概狀以名之如此耳。其實歐化時代。何能盡棄國粹。國粹保存時代。何能遂拒歐化教育之方針。因國體民情而變遷。故其名目亦因之西變。特皆舉其大者言之耳。

嘉納氏曰。若不為騷動的進步主義。則將與政府反對乎。

楊君度曰。非此之謂也。由事理上言之。反對亦視政府之自處如何。民亦何心而必與之反對乎。故後來之變象。不可預知者。也由心理上言之。以數千年靜守之性。而忽聞新奇之學說。以激刺其感情。必致羣思一動。而後快。雖政府不與國民反對。而當社會改革秩序未明。亦不能免於騷動。此可預知者也。予非欲以騷動為教育之主義。而無可以免此之道。故不得不慮之也。

嘉納氏曰。或者騷動竟不能免。或者將來遂分兩派。以相維持。不可預知。此亦由事勢有使之不得不然者。然分派究非善事。始末嘗不重公義。其後兩派相軋。競爭權利之私見。反熱於為國為民之公義。君讀倭國帝國議會事記可知也。故予意仍以主義合一為是。甚不願政府有與國民反對之事。而生在下之騷動也。

且一國之進步。不可有枉錯迂折虛費時日之處。論者多謂倭國之能有進步者。由於有歐化主義騷動之一級。予則謂無此一級。以枉錯迂折虛費時日。則今日之進步。猶當不止於此。前車之鑒。未為甚遠。貴國豈宜復蹈其轍乎。

楊君度復欲有問。以夜深坐久。遂約後期辭出。

十一月五日之夜。楊君度與譯者唐君寶錫復詣嘉納氏宅。是夕至者。惟江蘇浙江廣東湖北師範生十餘人。并湖北所派考求警察委員一人而已。嘉納氏出。楊君度問曰。前聞尊論謂一國進步。不可枉錯迂折虛費時日。誠為至論。惟言日本若無維新以來騷動一級。則今日之進步。當不止此。若如所言。則數千年之歐洲。不聞以和平進步。必待近百年來。法國大革命之後。生出全歐革命。經一大騷動。而後驟進于文明。數千年之日本。不聞以和平進步。必待近三十年來。傾幕之兵。立憲之黨。一大騷動。而後驟進于文明。是則騷動者。所以促文明之進步。而非所以阻文明之進步者也。蓋不如此。不足以鼓起全國之民氣。使之破除錮習。發揚蹈

厲以言論思想之自由而其程度得一進千里之勢也夫是時之不免於騷動者亦理勢之所必至今預防之則是欲救已往之失而又欲防將來之弊天下必無此完全之法倣國政事專以防弊為主此其所以弱也今又以此為致而惟民氣發揚之是慮又安有學術發達之一日乎故予以為今日之謀國者但宜於一時謀一時之事以救既往之失為主取數千年之鋼蔽一洗而空之至他日之流弊自有後來之救正無煩為之遠慮也況人民之意亦不過欲自保其生命財產已耳得其所欲即止何至無故而騷動乎如其騷動固亦未可以責國民且若以此而促文明則并不得盡謂之為流弊即謂之為大利亦無不可也貴國以人民之騷動而得立憲之詔於是騷動頓止豈非往事之可徵者乎

嘉納氏曰人民之騷動乃以促國家之文明尊論誠為確實惟貴國此時境遇與日本異若外人因此而干與則如何

楊君度曰此但問其能進步否耳如今之勢何可騷動若能進步則有國民矣如先生前夕之言有國民則外人干與亦無防礙無國民則雖內無騷動外不干與亦豈可謂之能自治者倣國數千年以閉關為國非無苟安之時然何代可當文明之目有一治不可再亂之基乎故和平而不進步不如騷動而進步也據東西洋歷史上改革之時代而觀之惟日本之境遇獨佳乘西人之勢力未及得以變法自振其餘歐洲各國如法蘭西意大利獨逸諸國其革命獨立之際何一為從客自治而無外力之摧壓者然此固非倣國所得比擬則以歐洲各國當時之程度大略相等非如今日各國之文明之強盛環逼於至危極急之支那不可引往事以為比例也然亦惟其如此則倣國此時於百亡之中而求一存亦只有孤注一擲之謀而無計出萬全之道即如今日者政府官吏亦持和平主義遂其苟安懷祿之私以任國事之日壞外人亦何日而不干與之不惟干與之且利用此傀儡以奪我國民之權利焉為國如此即不騷動亦豈有不亡之理耶故予以為他日者若以國民之進步得獨立而自存當亦由騷動而來即令事不能成而或摧于內或壓于外亦不過歸于亡國而已別無他患也然與其亡於此無寧亡於彼故知此者必不以外人干與為慮也

嘉納氏曰此論於貴國前途亦實確當惟必俟國民之程度相齊而後可以言此譬有破敗之室屋欲摧燒而更造之亦必遍布藥引一舉皆燃始能奏功若偏於一隅此燃彼熄亦不濟也故非教育普遍即騷動亦不可得

楊君度曰高論敬服予於尊意實無所為違反惟以為教育之時心中不必先存一和平或騷動之主義宜專以救社會之鋼蔽保國民之進步為主使他日之事而苟可以和平也誰能誘之使騷動者預祝之無益也他日之事而苟有不得不出於騷動也亦誰能壓之使和平者預防之亦無益也故予意以為此二者皆可不問惟視國民之程度以定教育之方針而已然所以問問然辨之

者。以先主方居于爲敵國代謀教育之職。任敵國之來學教育者。將日益多。無不爲先生是賴。竊思先生於敵國國民之程度。若何。而能使進步。若何。而能使獨立。心已代思其道。今又新自敵國歸。見之愈真。他日必有以見教於師範諸生。使其歸而施精神之教育。此予所以爲國民爭爲先生禱者也。予恨不能長侍於此。以聆高誨。竊思一先聞其梗概。歸而有以示人。不知可以見教否。

嘉納氏曰。教育之道。不徒智育而已也。尤必在於德育。一國之工商農礦。雖極旺盛。若國民無道德教育之根基。國仍不可得立。其法必取名人之學說。而研究之。以爲教育之用。此教育者所有事也。

楊君度曰。德育必資學說。固已。予聞貴國維新以來。首慕美國學風。羣宗路索。福祿特爾。斯賓塞之學說。以故其國民有發揚蹈厲。奮興鼓舞之機。國本之所以立。即在此時。其後乃改而宗黑拍兒。孔孟之學說。此階級之可考者也。敵國國民今日之程度。視貴國。鎖攘時代之靜守性。無以異。而人心之腐敗嗜利。又不如其俠武尙氣焉。非得路索諸儒之學說。以鼓動之。無以去其死氣。而發其生機。故取貴國前此之教育。以移于敵國。今日適爲程度相合。不然。則時地未能適宜。將有躐等之優。而必無收效之望。先生爲代謀敵國教育之人。不知於貴國前後兩期所取之學說。擬以何者相餉也。

嘉納氏曰。吾意必取內外前後之學說。參合而折衷之。以定貴國之教育。若必移敵國前期之教育。以行今日。亦未盡可也。

楊君度曰。取東西洋之學說。參合折衷。融貫爲一。今茲敵國尙無其人。貴國于二方之學術。無不具有。先生既欲以此定敵國之教育。不知已曾審定。可以見教否。

嘉納氏沈思少頃。答曰。此問題太大。予未能猝有所對。然論貴國今日之教育。有極大之二事。願爲君陳之。

一。種族上。今日之世界。種族競爭之世界也。白種最強。黃種無以敵之。凡我同種。惟宜自相提攜。豈可自相離貳。貴國之國體。實支那人種。臣服于滿洲人種之下。而立國者也。臣服既久。名分既定。豈可復有外之心。吾未知其欲外之者。將去此已定之君主。而以誰然代也。故支那人種之教育。必以服從滿洲人種爲其要義。由此而推擴其兼愛同種之心。則日本朝鮮暹羅。皆當視同一體。相依相愛。以與白種相敵。敵之云。非必競爭攻戰也。但互相聯絡。以爲聲勢。已足以保世界和平之局矣。

一。學術上。學術貴取于自有。而不貴取于外來。貴國尙尊儒教。教育仍宜以儒教爲宗。至於路索諸人之學說。不過有此一說而已。未足以爲教也。

楊君度曰。學術上姑置不論。請先論種族上之關係。先生之意。豈非一共保黃種之意乎。然此必有勢力者始能言之。黃種中之朝

辭暹羅等小國不必論也。但以日本滿洲支那三人種論之。其學術之程度。則日本以吸取泰西之文化。程度較高。支那次之。滿洲為下。其勢力則日本不能行志於白種。而能行志於滿洲。學支那。故亦為最強。滿洲不徒在白種勢力之下。即日本亦得而左右之。而惟於支那人種。則賞罰生殺威福猶赫焉。至于支那。則以為滿洲臣僕之故。變為各國臣僕之臣僕。以奉滿洲主人之故。幾以各國為主。人之主人。故支那於滿洲為直接之主。僕於各國為間接之主。僕是則支那於三人種之中。學術居其次。勢力居其末也。勢力如此。即使欲外滿洲人種。何能為乎。先生乃欲對勢力最細之人種。令其蟄伏于下。而求接歡于上。以期共保黃種。夫保種之事。豈無勢力者。所可言乎。設使支那欲之。而滿洲人種不樂聽之。反加惡怒。而相殘戮焉。支那人種。又將如何。予以為先生之所見。惟滿洲人種樂聞之。亦惟滿洲人種能任之。支那何足以言此也。由此言之。則真欲合三人種。以共保黃種。其策固未有勝於此者乎。

嘉納氏曰。君若不以種界為嫌。吾請述英人評論種族之言可乎。

楊君度曰。固願聞之。

嘉納氏曰。英人之言曰。滿洲支那二人種優劣之比較。可于其今日之現局定之。滿洲人種。特有其居上臨下之氣概。籠絡一切之魄。力而支那人種。則尙文守雄。善于服從。故定二人種之位置。則握一國之政權者。必以滿洲人種為宜。而支那人種。必應為之臣役。供其指揮。此人種優劣之別也。由英人之言觀之。則主僕之分。亦由其性根上。已有如此區別。因以經驗而成。事勢數百年之成局。非他力所能致也。天性然也。豈至今日而有更張之道乎。

楊君度曰。先生知英人此言之意乎。先生頃者之所教。又英人之所樂聞也。先生以服從滿洲教支那人。而不知今日可以服從滿洲者。明日即可以服從英人也。先生又以愛滿洲并愛日本。教支那人。而不知今日可以愛滿洲者。愛日本。明日即可以愛日本者。愛英人也。何也。以支那人種。固號為善于服從者。則無不可以為之主。無不可以奴隸之。正不必有所擇也。且先生以善于服從之根性。為美。根性乎。惡性根乎。

嘉納氏曰。是惡得為美。根性固必當有以救之。

楊君度曰。吾今有一言正告先生。可乎。吾以為日本滿洲支那。皆為黃種。皆為同胞。而必相愛相護。相提携。相聯絡。以各成其獨立。使同列于平等之地。而後可與白人相抗者也。非可以伸彼而抑此。主彼而奴此。而能相保者也。使他日者。日本日益強盛。而漸能伸其勢力于西方。滿洲復能收回東三省主權。支那本部亦得地方獨立自治之制。成東亞之奧匈合邦一大帝國。鎮撫蒙古回部。

西○藏○種○族○雄○厚○籬○籬○堅○固○中○日○二○國○者○鼎○足○而○立○雄○峙○于○東○方○則○豈○特○朝○鮮○暹○羅○皆○吾○兄○弟○即○中○亞○細○亞○及○五○印○度○等○國○亦○誰○不○應○
聯○絡○肘○臂○使○之○振○興○以○爭○雄○於○世○界○者○其○為○我○黃○種○之○幸○福○豈○不○偉○大○若○如○先○生○之○論○則○滿○洲○人○既○不○能○自○立○又○欲○壓○支○那○人○之○自○
立○支○那○人○既○不○可○自○立○又○不○能○責○望○滿○洲○人○自○立○於○是○壓○于○上○者○不○能○提○挈○其○下○伏○于○下○者○不○能○扶○植○其○上○以○圖○為○合○并○自○立○之○國○
勢○必○致○兩○相○牽○累○同○歸○於○亡○其○時○日○本○雖○猶○可○以○自○立○然○遇○此○數○萬○萬○蚩○蚩○蠢○蠢○僅○解○壓○制○之○滿○洲○人○僅○解○服○從○之○支○那○人○蜂○亂○而○
蟻○集○不○惟○無○絲○毫○相○助○之○長○且○從○而○擾○亂○之○白○人○則○日○日○進○而○毀○其○閭○閻○焉○兩○種○既○亡○日○本○其○能○倖○存○乎○故○支○那○人○種○之○不○能○自○立○
不○惟○滿○洲○人○種○之○存○亡○係○之○日○本○人○種○之○存○亡○亦○係○之○則○雖○謂○黃○種○全○部○之○存○亡○均○係○于○此○非○過○言○也○先○生○如○真○為○傲○國○興○教○育○乎○
則○傲○國○之○今○日○為○兩○人○種○之○合○立○教○育○之○道○亦○宜○并○施○於○滿○洲○人○則○務○去○其○善○于○壓○制○之○惡○根○性○於○支○那○人○則○務○去○其○善○于○服○從○之○
惡○根○性○而○又○教○之○以○平○等○同○胞○之○愛○使○各○自○立○而○不○相○侵○是○即○伯○兄○所○以○教○其○叔○季○之○道○也○若○徒○以○服○從○教○支○那○者○豈○亦○將○以○壓○制○
教○滿○洲○乎○吾○固○知○貴○國○之○必○不○如○此○其○或○者○教○支○那○以○服○從○教○滿○洲○以○遜○讓○以○為○此○調○和○衝○突○維○持○現○局○之○計○則○吾○又○以○為○道○德○教○
育○者○原○欲○去○人○之○惡○根○性○也○滿○洲○得○遜○讓○主○義○支○那○得○服○從○主○義○是○滿○洲○之○惡○根○性○已○去○而○支○那○之○惡○根○性○未○去○也○不○性○未○去○且○得○
此○教○育○而○沈○錮○更○深○焉○以○比○于○滿○洲○所○得○之○厚○薄○不○可○以○道○里○計○矣○然○此○皆○予○揣○度○之○言○未○知○先○生○于○二○人○種○之○教○育○究○將○以○何○主○
義○且○于○滿○洲○教○育○問○題○會○慮○及○之○否○

嘉○納○氏○曰○能○服○從○滿○洲○日○本○者○即○能○服○從○白○人○支○那○之○存○亡○為○黃○種○之○存○亡○所○論○皆○極○確○當○至○于○滿○洲○支○那○兩○種○之○教○育○吾○固○亦○欲○
各○去○其○壓○制○服○從○之○兩○惡○根○性○以○結○其○相○愛○之○情○必○不○可○使○滿○洲○人○以○喜○怒○為○為○法○律○而○恣○其○威○福○亦○必○不○可○使○支○那○人○以○奴○隸○之○
性○甘○心○永○伏○于○其○下○也○

楊○君○度○曰○既○如○此○則○學○術○上○亦○不○能○無○所○改○革○何○也○事○之○有○前○因○者○必○有○其○後○果○支○那○人○之○服○從○根○性○何○自○而○來○乎○亦○由○數○千○年○之○
學○術○如○此○教○育○如○此○有○今○日○之○果○必○有○昔○日○之○因○如○影○隨○形○如○響○應○聲○絲○毫○不○容○假○借○也○今○欲○去○此○惡○根○性○非○取○其○可○以○教○此○之○學○
說○以○為○教○育○必○不○能○于○今○日○布○其○前○因○以○求○于○異○日○收○其○後○果○故○予○之○意○謂○非○路○索○諸○儒○之○學○說○不○能○為○力○若○仍○泥○舊○學○而○不○思○變○
動○則○前○因○如○此○後○果○可○知○已○往○如○此○未○來○可○知○名○為○精○神○之○教○育○實○以○重○奴○隸○之○性○其○愈○于○形○式○之○教○育○無○幾○也○

嘉○納○氏○曰○吾○前○所○謂○取○于○國○內○者○非○盡○屏○他○國○學○術○之○不○入○也○特○欲○取○其○長○者○棄○其○短○者○以○適○吾○用○焉○耳○至○謂○服○從○惡○性○之○結○果○由○
于○前○此○教○育○之○原○因○而○當○別○求○今○日○之○因○以○布○後○日○之○果○此○論○亦○殊○精○透○吾○意○亦○無○以○易○之○也○

楊君度曰。舍短取長之道。不僅於他國之學。非此不能善用之。即於己國之學亦然。若因保其所長而并泥其所短。以致拘守而不化。抑亦學界之奴性也。

嘉納氏曰。誠然。吾今更有一言為君道之。凡教育之要在養成國民之公德。故雖不可服從於強力而不可不服從於公理。能服從公理而不服從強力者。其教育必為無弊。公理云者。求一羣中利害之所在而皆能以公德舉之者也。公德之用如何。則以人羣所得之幸福必由一羣之人皆能互相保護。互圖存立。確見乎于一身有利而於一羣無利者。不惟不能長保。而且危險之象。不得為真利也。真利者。一羣之所共享而已。身為羣中之一分子。亦因此之故而不惜一身蒙害。以圖一羣之利。則一羣之利固而一國之本立。設使人人謀利己而不謀利羣。必見公衆之不保。而個人何有焉。故論事實則必以公衆相保。因而人人獲利為目的。論教育則必以一人舍身而使一羣獲利為目的。此之謂公德。

予遊貴國。見有乘汽車者。以其行李亦占一人之坐位。管車人與之言。而彼大怒。夫汽車者。旅行之人。公共坐遊之地。豈有一人可侵二人之地位者。即此可見損人利己已成習慣。其無公德如此。其為一羣之害何如乎。且管車人與之言。乃其所職。應爾也。今反怒之。尤為無理。夫一國中供職之人。至不能據公理以盡當然之職。國鳥得而不弱乎。故無公德者。不能入于羣之中。則亦不得謂之有人格也。歐洲各國公德最優。大小事故之類于此者。絕無聞焉。日本比之。遠不逮矣。然如此等事。或下流之人。偶一有之。稍

有學問者。必不如此。且于羣生羣立之處。或有人至而無餘席。殆無不能相讓者。此皆教育之教人。人皆知公德。若夫專顧一己。不顧他人之事。雖屬細故。亦不為之。非有所強制也。先有教育以移易根性。使之習慣于善。則惡念無由而生。而一羣之人。既皆有此公德。則必能相親相愛。自相團結。即與外人相抗。亦不難也。

以予觀于貴國官吏與商賈二途之人。殆無非俗物者。官吏唯知利己。而至于不顧民事。且有以虐民為政者。夫官而不知保民。則與為民設官之意。已大背。民何貴有此官吏乎。商賈行爲專利一己。欺詐貪騙。無所不至。與官吏同一肺腑。此因無公德之教育。故有此不成人格之種類也。故貴國之教育。十公德尤所當急急云。

楊君度曰。損人利己為吾國今日社會之積習。先生所論公德之教育。實為對症進藥。然此等根性。從何而來。乎。實亦其奴隸根性之幻象。使然也。惟其奴隸性重。故惟知仰人以自存。而決不謀自立之道。不知自立。故不知立人。由此而仰人自存之心。一變而為損人自利之心。此亦事有必至。理有固然。非有以治其源。不能以清其流也。予於先生所論公德。固為敬佩。然於服從公理。不服從

強力一語尤爲傾服以爲此言也誠可以醫其病根而爲敵國今日教育之最大方針也予敢不遵先生之明教竭誠盡智以振起吾國國民之精神貴國方以代與支那教育自任敵國之來求教育學者方將不絕於道先生若能準此公理主義以教之乎則支那之自立終有其時吾敢不爲吾四萬萬同胞拜先生之賜也若一時言之而不果行則今日者各國之於敵國方且以扶植滿洲政府摧壓支那人民以遂其無形瓜分之政策以先生之論則今日萬事皆無可爲惟在注意於教育然教育又不能有真正之精神以使之獨立其勢亦何能久存以同種相護之理論之則他日黃種之亡雖曰支那人種不能自立之罪乎亦未必非貴國代謀之不善也先生其謂此言爲然耶否耶

嘉納氏曰予論公德之教育其言甚泛而足下能于其中摘出服從公理不服從強力之最要一語以爲貴國教育之最大方針最大主義誠爲眼孔極高予殊爲佩服足下歸國以此自教其國民此甚盛事予今日方爲貴國謀教育亦安能舍此而別求所謂主義者乎予觀足下誠熱心於國事今當臨別惜不能多所論議然竊有所見請爲陳之以附贈言之雅予觀貴國社會之習以爲欲言辦事有三者當注意焉

一惜時候 凡事必貴爽利不可迂緩方今世界競爭各國之進步一秒之時皆不知作多少事業故其程度日進千里予觀貴國之事多爲虛文延擱一極要之公文亦必連旬累日始能發行其爲遺誤事機豈云淺鮮此皆因不惜時候之故實由於不知世界進步不能奮起直追之故得明者一矯之則國力必能速進矣

二習勞苦 人之身體能常運動則精神健拔舉事靈捷予與貴國紳士相接無不以車與相過從絕無徒步往還者即同在一城亦莫不然此可以知其于事業上必有精神疏慢氣力虧損之弊也故教育之有體育亦因國家之進步與個人之體力有大關係舉國之任事者能見日而不持蓋見風雨而不閉戶則外來之困難必無可以爲其進步之阻力矣故能習勞苦者一身一國皆將增其氣力必不可不注意也

三節用愛人 予觀貴國官吏之出衙署必率衆多無賴子弟以擁護其前後實則於彼一身並無利益而徒多誤國民之職業使成爲無用之人予爲思之使其一人獨出或一二從者隨之究有何不便者而卒無一人能之亦習俗之可嘆者也予又見貴人之于僕從或仲足以受靴或歪嘴以受煙皆使僕從代其勞而已享些微之安逸焉予又爲思之此等事豈真不可自任之者如之何其必須人也如此之人不惟于不覺之地日自長其怠慢且使任此者除僅知靦顏色充服役以外幾無他職可以自養是國家已

少一國民之用矣。如之何不令其爲有用之職業乎。既不能節用又不能愛人而大半居於要職。此欲其能謀國事亦大難也。三者之意在辦事者皆必知之而貴國之習俗尤宜亟改。吾願賢者他日處任事之地一洗此習也。

揚君度曰：承雅教不敢有忘。即日已將歸國。恨未能常親高論。惟將來請教之事正多。亦不患無再見之日。遂起道別而出。

揚君度既出乃歎曰：烏乎。予與嘉納君之論深矣。吾國之愛國者或以予與他國人之論之深而責予以失言乎。烏乎。吾何能已于言。吾何能已于言。吾國之言教育方自茲始。而羣以取法日本爲捷易之法。日本亦以代興教育自任。其以此爲外交上之材料與否。吾烏乎知之。然吾國今日之言教育者。幾遍國中。然曰教育耳。教育耳。其不致爲奴隸之教育者。幾何人。吾國今日之來日本學教育者。幾遍各省。然曰學教育耳。學教育耳。其不致因嘉納君之所言而仍以奴隸教育歸而教其國民者。幾何人。吾方欲萃全國之言教育者與謀其精神教育之方針。使全國皆出于一。吾安得不先於主持吾國教育之嘉納君一究詰之也。今以數次之辯難始得一公理主義。此主義者含義甚大。於數千年之得失。數十國之長短。皆得以此二字權衡而取舍之。惟其條理則待吾輩之自尋焉耳。使吾國之言教育者因此而能一出於此。主義嘉納君之教吾國言教育者亦因此而不得不出於此。主義吾知其教育之必無流弊。則較前此之茫無主義者不其愈乎。嘉納君之果以此爲教與否。不可知。然其論固已如此。吾輩可執前言以相質矣。予方以外交之言詞不能盡申其意。不暇盡駁其非。固不得爲深論也。若我國之言教育者以爲是之人人所能知。且精神教育之主義必吾人自定之。何待於嘉納君之代謀而與之一辯斯言也。實至精至當之言也。又或謂教育之主義豈無更高於公理者。斯言也。又好學深思之論。尤吾人所宜研究者也。使盡人皆能以此二者相責過相辯詰。則是國家思想之發達他日必皆能施至善之教育于我國民。布獨立之精神於我民族。我國之前途將於是乎依賴此予所瞻祝欣慕而願以身隨其後者也。予一人失言之咎何足論焉。何足惜焉。予亦安敢自護自認而不引爲己罪乎。哉。揚君度之言既畢。旁記者乃舉其前後所問答彙錄之。其所不及者注以明之。以備言教習者採覽焉。

輿論一斑

論李鴻章

全權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以辛丑九月廿七日逝世。古人云蓋棺論定。而距今三月。天下之論之者多矣。但其生平毀譽參半。功過相埒。論史者于此覘卓識焉。爰節取各報之論列之者彙錄于下。雖事經數月。或來明日黃花之謂。惟本報適以今日始行出世。而李鴻章又爲我國近數十年最有關係之人。故雖時過事遷。有所不計也。上海同文滙報曰

湖傳相自成同以來。以詞臣出襄戎事。游歷道員。起任封疆。其間平髮平捻。大功卓著。膺五等之封。爲中興名臣。赫然負天下重望。與曾文正左文襄諸公媲美。旣而調任北洋。遙領首輔。與東西各國講通商。訂條約。總外交之權者二十餘年。名播環球。而外人亦且以第一流人物相待矣。惟至甲午中東之役起。戰旣大敗。海軍盡殲。奉命議和。割地賠款。天下始羣起相咎。中畧自去歲團匪壘亂。得罪各國。聯師攻陷京城。兩宮西幸。公復奉命爲全權大臣。與各國議和。磋商久之。卒定和局。與各國言歸于好。雖有不滿于政府之意。然天下知去歲之亂甚鉅。所開罪各國甚大。公之所處甚難。又未嘗不羣相諒公。惟東三省密約一事。僉謂爲公主持前約。以朝命不允。簽押雖爲中止。而後約復訂。雖較前約爲稍愈。喪失權利。仍復不少。嗟乎。公今沒矣。古之論人者。不以一眚掩大德。亦不以晚節概生平。甲午以前。公之功固多。甲午以後。公之過亦甚著。論公者當分其前後功過而言。而不可彼此相掩沒也。

上海新聞報曰

縱觀公之一生。亦非常之人矣。平大難。定大計。持大体。及公者幾人。大江表裡。黃河南北。食公之福者十餘省。及公者又幾人。中外數十國服公之德。鮑公之名。公之扶危定傾。息紛修好。爲東西各國貼服。及公者又幾人。故公之功烈不朽。中外無間。惟責備賢者。文正多用經。公多用權。文正多用道。公多用術。賢者之過。無所用其諱。殆學術之不副經濟乎。

星架坡天南新報曰

嗟乎。世變維艱。人才難得。昔胡致堂論史。千古幾無完人。其持論之太刻。識者譏之。以李爲今世所推之人傑。一旦蓋棺論定。愛之者固讚揚太息。大書特書。即惜之者亦惟惜其經手交涉之事件猶多。而遽爾溘逝。責之者亦惟責其變行新政之不早。而難

免譏彈。而反諸執筆人之心。則有大相刺謬者。且其生平有虧大節。與貽誤事機。管見所及。確有怨之無可恕。而並非過從刻論。以愛憎爲褒貶。而蹈致堂胡氏之覆轍者。故發議即以李鴻章爲時世所造之英雄。其寬于期許也極矣。不然其勳名以髮捻之匪而成。其身世反因拳匪而終。能平髮逆。而不能平拳匪。以此歎李鴻章實一碌碌庸材。即時世所造之英雄。亦絕非其生平所能副。可知平定髮逆之功。仍屬因人成事。尙論及此。吾轉爲李之部將程學啓及英將戈登等衆呼冤矣。唐史載天生李晟。爲社稷也。吾謂天不早死李鴻章。爲亡中國也。死無他恨。惜公遲一語。正可爲沒世之贈矣。吾豈好爲刻論哉。

檀香山新中國報曰

李鴻章之爲人。論之者詳矣。或以爲中國之秦檜。李林甫。或以爲德國之卑士麥。法國之爹亞。意國之富彌侯。要而論之。實中國之民賊。爲愛親覺羅氏一姓一家之人。且爲那拉西后一人一己之人。其功之在人耳目者有如此也。實民賊之下愚。爲李氏一身一家之人。且李氏爲子孫一日一時之人。其罪之在人耳目者有如此也。李起家翰林。與駱曾左胡諸公相周旋。皆建大業以耀世。而要不外殄賊同類。剝喪民權。謂爲韃靼之功。臣則有之。謂爲中國之功。臣則未也。(中略)去年團匪之亂。事前則有沈鵬陳鼎之阻諫。事起則有袁昶許景澄之阻諫。而李以數朝元老。于端王之廢皇上也不之諫。于剛毅之籌拳餉也不之諫。爲那拉所最信任之人。手立兩君。躬輔幼主。先事而求外官。避地督粵。坐視國危。甘于獎好。閉口結舌。雖講和不無微勞。然功不補過矣。嗚呼李實一巧于趨避之小人。其行事無足取。其立心誠不可問矣。

香港中國日報曰

自古無才不足以濟奸。前人論之詳矣。如西漢之王莽。東漢之曹操。唐之李林甫。盧杞。南宋之秦檜。此皆有過人之才。以竊取高位。而清朝李鴻章則更駕而上焉。(中略)古來權奸勢饒。苟觸其怒。每爲一網打盡之謀。必至臭遺萬年。名污青史。李鴻章有鑒于此。遂一變計焉。笑罵任他笑罵。高官我自爲之。且恃西后之與援。任彈莫奈。又何必身爲怨府。蒙千載不韙之名哉。此乃李鴻章一生隱微。無人道破。有識者當自知之。

又一論曰。嗟乎。老帝國之老權臣李鴻章伯。以一身關支那之安危。問其內治外交。亦赫奕環球。然僅能爲滿清朝廷保其私產。而不能爲支那國民擴其利益也。(中略)李以才大心細之誤。愈忍辱而愈見陵。初見于琉球。次見于臺灣。三見于越南。四見于暹羅。五見于緬甸。六見于西藏。至甲午朝鮮之役。而天下咎之者多。然猶未及中俄密約兩次之大害也。夫滿洲者清室

之祖地。亞洲大陸之奧區也。李以聯俄主義。拱手而贈之俄人。破壞宇內之平和。從前外交諸事。論者猶爲李諒。而于中俄密約。則不能爲李恕矣。嗚呼。成敗論人。蓋棺論定。吾不惜李之無才無功無地無時。而獨惜李之內治外交。僅能爲滿清朝廷保其私產。而不能爲支那國民擴其利益也。

綜觀以上各論。其于李鴻章之爲人。可知其大概矣。夫李鴻章之在中國。爲近數十年最有關係之人。無可疑也。跡其生平行事。其所表著者。類皆顯赫之功。其所致敗者。亦非等閑之著。其成其敗。均非尋常人之所能及。則夫世之論之也。譽之歟。毀之歟。抑盡得其真相歟。請還以質諸知人論世者。

論俄約

俄約之事。將亘一年。至今迄未定奪。雖經當軸者幾費磋商。而俄人之強固如故也。彼其挾代我平亂爲名。東三省昔旣歸其掌握。豈其今一無所獲。而遂能默爾而息。徒手而去哉。雖然。土地者我之權利。若我不自放棄。彼雖強橫。豈能奪而取之。此事關係全局。利害顯著。稍有識者。皆能辨之。而報館其全國之代表也。爰節取各報論之關於此事者彙錄之。以告我國人。上海新聞報曰

夫俄約豈難訂哉。道不在遠。以北京天津爲衡而已。北京天津爲各國之事。東三省爲俄人一國之事。和約俄約兩事。一例也。一理也。今擬辦法。一宜核算東三省俄人所失人民產業及商務數目。應查考者須查考。應辨論者須辨論。不能任俄人一昧開銷。二宜允照核准之數。允還俄人。但須照北京和約之例。只付賠款。不讓利權。三宜照請各公使按公理代爲照會俄人。謂北京和約無不還地之說。無就地索礦務鐵路之說。此不能兩歧。四應償俄人賠款。通融之法。亦可以東三省稅務捐務作抵。惟須照海關例由總稅司派員監督。于俄人無異也。六宜全權大臣速照會各國。將天津交還。英國則速將京榆鐵路讓退。而後中國便有一定之理。以與俄國辯論。而後中國便可照北京和約之例。與俄國訂約矣。夫北京和約。爲一定之比例。舍此而他求。愈走愈遠。愈辦愈難。迨其後仗英者。東三省爲英俄之地矣。仗各國者。東三省爲各國之地矣。而中國自有之理。反消歸無有。其所失則真可惜矣。

上海同文滬報曰

初俄人之方用兵于東三省也。即先自聲明而告諸各國曰。此舉祇爲中國平亂耳。非欲佔踞其土地也。爾旣佔踞東三省。又自

聲明曰。中國北京已破。政府已覆。故暫爲此代守之計。俟中國有政府復立。行當交還也。迨和局既開。俄人與故全權李文忠爲東三省事特別訂議。自命之爲交收之約。而誣各國之阻止之者爲欲阻止其交還東三省之地與中國。且其原約之中第一條。即曰將其地交還中國。一切皆歸中國自主云云。竊以謂中國辦理該約。即可據以爲准。彼俄人既有非欲佔踞土地之言在先。而自言在東三省實暫爲代守之計。今中國兩宮回鑾北京。政府復立。東三省當亦還中國。更無疑義。且其約既以交收名。而約中第一條又首著交還中國歸中國自主之語。則今茲所訂。自應顧名思義。俾其地真歸中國自主。無復有所牽掣。而實成爲一交收之約。而後可。至若限制鐵路兵額武備及一切要素特別權利。凡有礙于中國主權者。必概從刪改焉。即曰會代平亂守地。不可無所酬。亦償以平亂代守所費斯可矣。終不得佔踞土地也。

上海商務日報曰

拳匪禍起。大局岌岌。俄人乃藉平亂爲名。率兵佔據東三省要害之地。徧設政廳。大徵租稅。頗有久假不歸之勢。各國之聯軍撤矣。而俄兵依然盤踞。各國之和約定矣。而俄約未得要領。雖經江鄂二督奏請朝廷萬勿允許。直督袁慰帥亦竭力阻止。然俄人已視東三省爲囊中物。不允其請。則必擬俄人之怒。中國勢弱至此。豈能再開兵費。若曲從其志。則自撤藩籬。險要盡失。發祥之地。烏得仍爲滿蒙有耶。且地勢居上游。本有高屋建瓴之勢。東三省一入俄人掌握。則不啻爲虎傅翼。其勢力當更大于前。一旦相機而動。縱橫四出。誰能阻之。俄之強各國之弱也。今中國既不與之力抗。各國豈可袖手旁觀。一任其雄霸亞東。自遺養虎之患耶。〔中略〕合英美日三國之力。以拒俄人。如曩者土國一役。歐洲各國合縱拒俄。則俄人雖狡詐強悍。豈敢遽逞東封之志。昔戰國之初。六國合力以抗秦。而秦卒閉關不出者數年。及至約縱既散。秦乃一出其師。以撓山東諸侯。而天下遂莫能支矣。今俄之機勢。大與秦類。波蘭既遭其慘虐。高麗又入其牢籠。窺厥雄心。不至席捲亞洲不止。使不早遏其餒。則俄人得寸則寸。蠶食靡已。各國亦豈能一日高枕而臥哉。

「又一論曰」然則既不敢開衅于俄。復不敢開衅于各國。各國既不能保拒俄而使其不發難。俄又不能保拒各國而使其不發難。是我政府處兩難之勢。而萬無兩全之策也。雖然。兩利相形取其重。兩害相形取其輕。能于利害之間。熟籌審察。即毅然行之。無庸遲疑。無庸餒怯。其理直。其氣壯。即無各國之從中協助。諒俄人亦不敢冒犯清議。迫脅全權畫押。致蹈野蠻之無禮舉動。否則滿洲既入其掌握。欲佔則竟佔之。欲奪則竟奪之。其所以斤斤于簽約不簽約者。猶有所顧忌。而不敢專尙勢力。可知也。故欲悉

俄約之究竟。端視乎政府之能識利害情形與否。欲悉政府之能識情形與否之究竟。則試設身處地。熟籌此中之孰從孰違。如何可以謝俄。如何可以謝各國之妥善辦法。而後不難揣測政府之意向。(中略)然則俄約有當廢之勢。有可廢之機。有應廢之理。廢之而俄人甘于退讓。則各國斂威而退。不惟滿洲可以保。津沽可以還。即向所注意之地。亦碍于無例可援。而不能有所染指。廢之而俄人不甘退讓。勢必以干戈相見。中國雖無勝俄之力量。而實有勝俄之理勢。當布告天下。以開覺悟。使天下知曲在彼而直在我。不惟天下自有公憤可用。即各國亦自有公斷可憑。雖敗猶榮。況乎其未必戰。戰亦未必敗。而何為其遲回却願也。

上海中外日報曰。

俄人之于東三省。雖美其名曰以土地歸中國。以主權還中國。究其實則管理地方及屯兵造路開礦。均事事為其牽掣。無一能自由者。未知全權大臣何策以磋磨盡善耳。況夫外兵之屯天津者。均視俄約為進退。假如一一照允。吾恐列邦必援利益均沾之語。別生枝節。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後患之長。不可思議。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吾于是不得不太息痛恨。首事諸臣之輕開邊釁。而貽我國以無窮之禍也。

和約之外。而有俄約。固為一棘手事件哉。雖然。和約猶迫于列國之公義。雖喪失利權。賠償款項。不得不從。若俄約則直肆其吞噬兼併之手段。不特為列國所不容。即我國雖創巨痛深。強弱互異。而公理所在。固猶可以相抗。公憤所存。且更不能默爾。觀各報論而可知矣。各論有主廢約者。有主賠款以酌為報酌者。有主請列國出為干預者。但俄約自始至今。經已屢變。據近日消息。則又有另提新約之說。見本報中國近事故各報論或有著錄在前。而未能按切今日者。而要皆可以見其一斑歟。

論英日聯盟

西二月十二日。英日兩國聯盟成。其大旨係維持遠東和平大局。保全中韓兩國土地及自主之權。云云。夫以二萬萬里四萬萬人之國。而被保護于東西之區區三島國。不知我國人對之。其有動心焉否也。各地報章。亦多論列此事。茲擇其說尤切要者錄之。
上海中外日報曰。

英日兩國於西歷正月三十號。新定保全東方和局之約。英日兩國報章。咸有幸詞。竊謂英報之有幸詞也宜也。英之殖民地遍於天下。中國商利之入於英者。實居大半。願以區區三島。控制全球。實有鞭長莫及之勢。今得日本與之聯盟。則英之所欲防遏。

者。日本已代爲防遏之。英之所欲保全者。日本已代爲保全之。是直於亞洲地面得一極有權力之友邦。爲之聯絡其聲勢。鞏固其基址。是可幸也。日本報之有幸詞也宜也。日本自維新以還。國勢已蒸蒸日上。自中東一戰而後。遂與高采烈。有與歐洲諸大國並駕齊驅之意。今日與英國聯盟。外以杜強鄰之侵軼。內以固同洲之唇齒。是可幸也。所難堪者。獨中國耳。中國自道光以後。與西人交涉。無一事不出於戰。無一戰不歸於敗。甲午之役。情見勢竭。大勢幾不可復支。庚子之役。鹵莽啓釁。國是愈不可爲。由是內外士人。汲汲顧影。朝不保夕。聞他國之欲瓜分我也。則以爲戚。聞他國之欲保存我也。則以爲喜。夫瓜分我者。我固知其不可恃矣。而彼日以保存爲言者。不啻蠶斷中國之利權。欲一網打盡乎。不啻明目張胆。與他國立互保權限之約。爲無形之瓜分乎。於此而一以爲戚。一以爲憂。是直任他人之侮弄。而不自覺。聽他人之顛倒。而不自知。其視日人以新造之邦。締交強國。雄峙於歐亞之間。爭雄於東西之表者。不其遠乎。故敢敬告當軸諸公曰。諸君子毋以英日聯盟爲中國可幸之事也。英願聯日。日能聯英。而我方仰人鼻息之不振。其可恥者一矣。約中大旨。以保全中國土地爲言。夫我國歷來公私文字。不嘗自命爲一統之國乎。不嘗曰蒞中國而撫四彝乎。凌夷至今。乃至待保全於英日。其可恥者二矣。高麗舊爲我藩屬。其稱我也曰天朝。其自稱也曰小邦。今我乃與高麗同受保於英日。其可恥者三矣。是故英日聯盟之舉。我國君臣上下不可引爲可幸之事也。直當引爲大恥。而臥薪嘗胆。勵精圖治。思所以雪恥之道。其庶幾乎。其庶幾乎。否則沈睡於厝火之旁。酣歌於漏舟之中。幸外侮之暫緩。忘內政之已微。猶欣欣然語人曰。他人必保全我。他人必不傷害我。以自解自慰之詞。爲得過且過之計。則試問人之保全我者何意。他人欲保全我。而乃特立一約者。又何意。奈何不以爲恥。而以爲幸也。則誠不能不痛哭流涕。一爲當軸告者也。

上海新聞報曰

俄國居地球之北。橫跨歐亞兩洲。其人有堅忍之性質。雄偉之軀體。而其國君自大彼得以來。世守蠶食之宗旨。沈毒陰狠。莫可窺測。版圖日增。每爲他人所不及覺。故歐亞各國皆忌之。歐洲各國之忌之者。以英國爲最。蓋以英國之強大。其在歐洲。雖然有獨執牛耳之勢。一旦俄人得志。則歐洲之權利。必致盡屬於俄。而英國有土崩瓦解之禍矣。故創聯盟之說。保全土耳其。使俄國海軍不得出黑海。以絕其西路。俄人既絕西路。乃銳意於東亞。英人復大懼。念中國地大物博。立國最久。嘗必能藉以拒俄。故從前英國之待中國。最爲和平。索還伊犁之役。許爲隱助。及至久而久之。見中國上下漚沓。不足有爲。而日本自明治維新。頗有勃然而起之象。遂移其厚中國者。以厚日本。夫歐洲以英國爲大。其防俄也無微不至。亞洲以中國爲大。而背有虎狼之俄。會無絲

毫防維之意。轉使日本島國。獨任其肩。可不痛哉。日本既有防俄之志。必先爭雄長於亞洲。念壤地褊小。不足以有爲。遂有甲午之役。當鮮端初起時。中國屢請英國調停其間。英國若卽若離。以釀成戰事。蓋亦輕中厚日之念。有以致之。實欲日本崛起於亞洲。以樹其防俄之奧援也。至於戰事中止。中日言和。俄假仗義之名。索遼遼東。並干預朝鮮政事。遂使朝鮮爲俄日平權之地。遼東爲俄人獨占之地。東亞權力。有駸駸乎盡入於俄之勢。較之甲午以前。尤爲可懼。蓋日人勞力以奪之。俄人安坐以享之。非特日人所不料。亦豈英人所及料哉。迨庚子俄人假勦捕拳匪之名。全佔東三省。久而未還。日人益大懼。日本議士遂創日俄聯盟之說。謂聯盟以後。日人不復干預東三省俄人之事。俄人不復干預朝鮮日人之事。權利既分。日人尙不致向隅。否則恐東三省不能爭還中國。而朝鮮權利亦不能獨得。反不若舍大取小。舍難取易之爲得也。此說一起。日俄各報章多有附和之者。至謂駐俄日使調任外務部總務長官。卽是此意。當時駐華俄使亦乘機逼迫李文忠簽劃新約。文忠逝世。而中俄新約。大加刪改。頃俄使已允中國所改。惟則索利益以相抵。中國全權又將許之。不知英日聯盟之約。已於西正月三十號簽押。爲中俄交涉易於着手之大機會也。俄人之意。謂地球各國。可以爲敵手者。惟英國。今英日既已聯盟。則俄人之氣。必爲之懾。苟與中國所議之約。不能遷定。甚至於決裂。必致英日兩國從而干預。而毫無利益之可得矣。故當此之時。中國全權宜堅持以保全東三省之權力。嗚呼。中國固亞洲之大國也。不知防俄。不能防俄。而日本反崛起。與災國聯盟。謂互相保全中國朝鮮土地。遂使皇皇大國。下與土耳其朝鮮爲伍。可不痛哉。雖然。歐洲有英國以防俄。亞洲有日本以防俄。而英日兩國亦復聯盟。是俄人大志一時尙不能逞。中國於此而亟圖自強。未始不可以有爲也。

北京順天時報曰

今試執環球之交涉家。叩以日英聯盟。其於亞東大局之關繫。爲損乎。爲益乎。則必曰爲益也。復叩以日英聯盟。其於中國完全獨立之主權。可永保乎。不可永保乎。則必曰不敢知也。一言以蔽之曰。視中國之能否自強而已。能自強。則聯盟與中國大有益。不能自強。則聯盟與中國更有害。何以言之。我之所以貴乎能變法者。內政也。而外交之不善。猶足以掣內政之肘。至於勢力竭。雖有神奇莫武之略。無復可施。昔吳王夫差待命於姑蘇之臺。行成之使者往而復來。而范蠡擊鼓與師以隨其後。法皇拿破崙再放於希利納海島。卑禮巧言求爲一軍之渠帥。不可復得。此二君者。豈非人傑哉。使此難得脫。成敗偶然耳。子輿氏之言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言時不易得。而機不可失也。同盟之益於中國。謂可藉其攝距抵制之力。急急焉以修我內政而已。

所謂能自強則大有益者此也。我不思自強則無所愧恥。無所恐懼。文恬武嬉。若醉若迷。如虛怯庭瘠之人。生機已絕。則必朝進參著。夕餌醜粥。以多延時日爲幸。族黨鄰佑。懼其傳染。鳴鼓燃燄。以驅疫氣。又掖此庭瘠者。相與共逐之。邪正搏擊。元氣散竭。而驅命立亡。今同盟有所維持。則必有所抑制。有所保護。則必有所戰爭。而以不變法之中國。營之百年維持而無益。一日爭戰而即亡。信乎吾取譬所云也。所謂不自強則更有害者此也。且其第一款條約中。固已明明言之曰。英所繫之利害在清國。日本所繫之利害在清國。而尤在韓國。此其自衛之心勝乎。抑扶持大局之心勝乎。其必先私而後公也明矣。以逆億之見揣之。意此約之外。或當更有密約。設中國因循依舊。大局決裂。魚爛瓦解。不可維繫。則將改變爲分割主義。另有一實顧利害之辦法。以自救此亦二國切膚之謀。不得不然者也。吾以爲二國聯盟之心已久矣。所遲遲未發者。冀中國萬一自強。則英人工商殖民之利。可以長保。韓人亦得聯合犄角之益。巋然爲遼海東亞之屏蔽。而日本自即於泰山之安。又何必明目張膽。刑牲載書。以表異於列國。而召強敵之忌哉。夫有所大不得已也。故吾得而直斷之曰。日英之同盟。知中國之必不能自強也。不能自強。則雖同種之兄弟。方將蹙額掩淚。分一杯羹。以贖其死命。又何望他人之恤我哉。嗚呼噫嘻。事急矣。時迫矣。我猶遲回。人不我待矣。恐懼修省。以持之。破除積習。以行之。實事求是。以堅之。小心定力。以終始之。卑詞屈節。以要結之。藉天之靈。得人而理。或者其有轉機乎。

上海蘇報曰

去年有英德之約。今日有英日之盟。凡以抑方張之強俄。扶瀕亡之中國。以保全東亞而已。夫實逼處此之患。彼如此其皇皇汲汲。而我中國則不聞有一審時度勢之外交家。於唇齒之誼。與縱橫之計。稍致其意。徒日以聯俄聞。日以俄約聞。一誤之不足。而再誤。再誤之不足。而三誤。樞垣譯署。造膝以陳。但及邦交。如出一吻。雖以江督之見嚴。鄧彊之見倚重。聯翩電奏。而無以收回天之効。又何怪臺諫之甘爲伏馬。士夫之噤若寒蟬哉。考其因緣。蓋有三悞。究其所悞。起於一私（中略）凡此二私。自非文明底於極度之國。鮮所能免。但視所以用其私之政策何如耳。中國縱不能去其私。或猶冀有善用其私之一日。乃不意戊戌以後。遂以外交之私。濟其內政之私。並以一二人之私。牽合其外交之私。其於外交。殆無所措意。非特不知何者爲世變。何者爲遠慮而已也。但助成其自相殘賊之舉者。即爲所依賴。雖舉土地人民財賄以奉之而不惜。有持公私願大局反對其自相殘賊之舉者。遂爲仇讎。雖明知爲國家所必依賴之國。而無所用。其周旋故前之引虎狼而親之。私猶近於公。獨庚辛之開釁召侮。則內政之變相。非外交之結果。向者之私。轉爲所託以爲公矣。今雖前車之鑒。有所懲創。然向之二私。與夫後之一私。猶若輾轉而不能釋。

用是之故。終不肯移其親俄之意。以用於英日德美諸邦。而其言則曰。聯英聯美聯日。皆與聯俄無異。吾今者惟自立焉。此無論其能。否知聯俄之誤。能否自立也。即令果不聯俄矣。果能自立矣。天下豈有貧弱如中國。而可以無所聯合以立國耶。夫所謂聯合者。非如中國向日之聯俄也。借其利己之策。以助我抵制之力。如今日之英日。互倚以拒俄是已。拒俄乃可以保亞。保亞乃可以保歐。日之爲此保亞也。英之爲此保亞以保歐也。惟東西相去二萬里。各據其土地人民。自今以後。獨於拒俄以保亞。保亞以保歐。二國如一國矣。此其聯合。烏可少哉。我中國爲亞洲最大之國。而無與於保亞之盟。吾不知將來何以自立於亞洲也。彼甌然不知愧者。方且曰。英日既合約以保亞。拒俄矣。其必保我中國可知。吾庶幾免乎。此始如自壞其牆壁。自毀其門戶。而儼然高枕於鄰里之守望也。縱其鄰里不爲盜。獨不思守望於吾門外者。漸將守望於吾室中乎。迨其守望於我室中。雖不爲盜。而我已不啻舉室奉之矣。不啻惟是。高枕於鄰里之守望。其害猶緩。或且疑其守望之將以盜我。則親盜以疎鄰里。必將陷於甘言。給於危詞。而終用其前日之故智。然則英日之合約。其意雖主於扶中以保亞。亞則庶幾其保矣。我中國之能否比於朝鮮。以暫庇於二國之夾持。徐圖其自強。則固未可知也。爲土耳其乎。爲波蘭乎。前途窈然。吾烏足以測之。

賠款還金駁議

上海中外日報

賠款事體大還銀還金。出入懸殊。新約載明關平四百五十兆兩。分三十九年還清。本息滾計已需九百八十餘兆兩。按立約時關平銀一兩合英三先令。目下僅合二先令五本士。信如還金之說。歲撥銀數買磅不敷。約須四百萬。且舊借洋債必須還金。歲虧又逾數十萬。金價操之銀行。每屆結期。愈趨愈高。直於賠款以外。增一賠款。即令此後潢池無警。旱潦無災。日吮月吸。敵已戰勝於無形矣。大抵主是說者有三。其一謂借款必以磅計也。按四百五十兆本係賠款。中國不能及訂約時一氣償清。而以三十九年分償。則償款實成借款。顧如此緊要節目。約中大應切實聲叙。乃第六款會無一字及借。光緒二十七年四月。我全權大臣照會各使。一則曰。償款原本。再則曰。償款利息。即各使復稱亦曰。償款。而不曰借款。則以賠爲借。強主還金之說非矣。其二謂和約載明易金也。查第六款此四百五十兆。係照海關銀兩市價易爲金款。此市價按諸各國金款之價易金云云。循其文不察其意。還金良有辭矣。然購磅計規。平不計關平。觀約內分列各國磅數。是明明由金合成應還之銀數。還時不過儘此銀數易金。否則約內宜明載應還各國某百某十兆磅。豈不直截了當。而必斷斷於關平於兩數。其爲還銀顯然明白。則誤會約文。強主還金之說非矣。其三謂保票分列磅價也。按如由德三馬克零五二英三先令等語。金價日有漲落。約乃載定呆數。特以明合成銀數耳。如竟據爲還金之券。則

無論何期亦無論各國金價如何漲落。但照約載磅價易金。仍還四百五十兆之原數。中國既如約辦理。則牽扯保票強主還金之說非矣。尤有一說焉。第六款附注有或照還時市價易金付給之語。夫或者不必然之詞。正約既載定由磅合銀之呆數。而復參此活筆。各國亦諒中國財力不繼。或磅價日漸低抑。中國亦可照還時市價易金付給。不謂訂約時寬留餘步之文。轉為還款時意外吹索之柄。各國亦太愚人自愚矣。約載易金而不載還金。中國斷不肯自被巨累。就使各國恃其兵力。甘違公理。必迫中國以還金。約既分列各國磅價。尤宜分列各國應收磅數。中國方有適從。各國應收若干。各國尚未自知。畢竟令中國易金若干。始足滿各國應收之數。以此問各國。其亦何詞以解乎。中國所宜如約易金者。儘約載四百五十兆兩之銀數而止。若各國恃約無應收磅數明文。便於任意增索。想各國斷斷不若是其重利而棄義也。又何如上年不約之為愈也。

君權之界說

上海新聞報

(前略)故吾不患中國無君權。而患無大公調和之君權。欲得大公調和之君權。當明君權之界限。試詳證之。其一對於官權之界限。官者奉行君權之人也。然官自有特別之官權。雖君主亦不能侵奪者。如英國權利法典第一條云。不經國會許可而停止成法者。以違法論。第二條云。國王自謂有停止成法之權者。以違法論。普魯士聯邦憲法第五條云。帝國立法權。由聯邦議會及帝國議會行之。帝國法律必經兩議會之議決贊成。此官所特有之立法權也。普國憲法第六十二條云。關於財政之法案。及歲計豫算案。應先在衆議院提出之。日本憲法第六十四條云。國家歲入歲出。每年以豫算經帝國議會之協贊。此官所特有之監財權也。以上官權運用之方針。及組織之異體。初不受君主之拘束。然英德日本能造成完全之國家。實行帝國之主義。則以君權與官權均秉大公。互相調和。而不爭官權以自私。剝官權以自恣也。其一對於民權之界限。論者謂君權民權不能並立。此謬見也。如英德日本諸國。人人喜自由。人人講平等。而愛戴君主。出於至誠。如英國曩歲行女皇即位五十年之慶典。通國歡騰。皆祝王萬年。他若德國聯邦之豪傑。日本尊王之黨員。時時以擁護君權為心。即時時以扶植民權為心。如法之昔日皇家能知斯義。則不逞毒饒於巴士的獄。而革命可以不起。意皇飛蝶南能知斯義。則不播淫威於民黨。而內亂可以不成。蓋善用君權者。當以保護人民身家性命為目的。不當以困窒人民手足耳目為得計也。故吾之所謂君權。非嬴政楊廣叔孫通劉歆所謂君權。亦非僭魯寫弗克兒霍布士斯布洛柴所謂君權。蓋為有界限之君權也。夫君權之界限既明。有何君權之不可言。又有何君權之國之不可自立哉。

尊權篇上

上海新聞報

(前略)故世之有國家思想者。其國勢雖極弱。其國權雖極微。他國之權雖極強盛。而必不甘他國之侵我國權。果其國權爲他國所侵。雖捨身流血以爭之。弗辭也。如非洲之古魯家。匈邦之噶蘇士。皆力爭國權之偉人也。世之有個人思想者。其處位雖甚卑。其執業雖甚賤。而必不讓他人奪我一己之權。苟我一己之權爲他人所奪。雖傾家蕩產以爭之。弗悔也。如法學家之伯倫知理。宗教家之馬丁路得。民政家之克林威爾。皆力爭人權之偉人也。試問中國種族之繁。民庶之衆。其抱此國家與個人之思想者。有幾乎。論者謂中國君權素尊。而人民無權。此爲不能振拔之由。不知中國人民無權。君亦無權。其執持國家之大權者。不在君不在民。乃在宮廷之閹宦。與部署之胥吏耳。果使君有全權。何至有戊戌之事。庚子之事。何至使關冗之吏盈於朝。惟怯之卒充於伍。凡百務之不振。皆君權之不振也。茲欲強中國。莫如尊君權。君權尊。則國權自尊。然非以抑塞小民虛憍自大而爲君權也。必對於國外而處同等之位。對於國內而具自治之力。蓋一國必有主權。君者即奉行主權之人。斷不使落於強鄰大敵及宵小奸人之手。又時時激厲民氣。扶助個人之權。凡君主人民各盡其保護國家之責任。以組織國家之完美。如是則國有全權。人有全權。可以自由獨立於國際人羣矣。然空言權不能也。爭國權者當修明政治。於法律上經濟上外交上無一缺點。劃定勢力之範圍。雖國勢未能健全。亦在文明公保之列。推之著作家得言論之自由。商業家得貿易之自由。宗教家得信仰之自由。國權與人權互相調和。互相擁護。而外人猶以半主待吾國。以奴隸待吾民。我知其勢有所不能也。

尊權篇下

上海新聞報

(前略)自十八九世紀以來。歐西諸國國權之充盈。與人權之發達。莫非被政界學界之影響。有俾士麥格蘭斯頓之政治手段。而後德意志聯邦之政成。英蘭之立憲政體日益鞏固。有杜爾路索斯賓塞彌勒約翰之理想學說。而後有廢奴隸釋備農勞動自由。信教自由之新律。令新權利。其主義浸印全歐之心腦。其風潮馳捲域外之領土。尤以人權發明之功爲鉅。觀夫希臘拒土而獨立。比利時抗荷蘭而分離。匈牙利邀特別之憲法于奧。愛爾蘭得自治之案于英。近之如杜蘭斯哇兒之血戰。非獵寶島之倔強。雖一時未能支拒。而其氣不衰。其心未死。終有伸眉快志之結果。凡國權之保護完全。人權之運動活潑。均政治家學術家熱心協力所團結組成也。故吾今欲得完全之國權。先欲得完全之人權。欲得完全之人權。先欲得完全之學術。學術者實爲組織政治操縱人權國權之要素也。人第知歐西諸國其國家得享帝國之名譽。其人民獲享公民之福利。不知其國中藏書之樓數百萬卷。新出之書歲萬餘種。魁儒碩學踵趾交錯。日以喚醒國魂。激厲民氣爲心。雖下至傭夫走卒婦女幼童。莫不知國權人權有身家性命之關。

係。其由民族主義躍而爲民族帝國主義者非偶然也。且今中國果禁遏人權乎。抑禁遏人之學問乎。質選有無。聽人自爲。未嘗禁其流通。工作製造。聽人自爲。未嘗禁其精巧。樹藝畜牧。聽人自爲。未嘗禁其蕃茂。推之哲學法學生理學博物學經濟政治諸學。亦且設學堂以教之。聘洋師以課之。然終不能造就完全之國體。養成公民之資格。則非吾政府之過。而吾人之過也。且人權非由自爭而得者。其權必不能自保。故吾望政府之加意提倡。尤望吾四萬萬同胞力爭經營也。

有逆君逆官而無逆民說

檀香山新中國報

今之欲以專制手段魚肉其民者。民不之從。則謂之曰逆民。其民所行之事。則曰逆事。所聯之黨。則曰逆黨。所立之會。則曰逆會。嗟乎。此下愚之人之論。欲以其下愚之愚。愚人也。既賦以本來之具體。即賦以自由之人權。以自由之權。而立君立官。以爲一國人之代表。故夫君若官者。分而言之。則國民之一也。質而言之。其所以有代表之權者。則國民之奴隸也。民之失德。則失其一人私德而已。于國無與也。君之失職。官之失任。則將爲一大團體之累。而直爲一國之害。夫此爲國害之君之官。非所謂大逆不道乎哉。此非過爲激言也。無民不可以立國。民者國之主人也。若者官者國之奴隸也。天下有奴隸逆其主人者。未有主人逆其奴隸者。有奴隸不得其主人之歡心。而主人逐之者。未有主人不順其奴隸之逆性。而奴隸逐之者。夫主人之重若此。而奴隸之輕若彼。主人之尊貴若此。而奴隸之卑賤若彼。其所立之原。位不同。斯其所稱之名。詞自別。孰順孰逆。一彼一此。必有能辨之者。夫君民之名義。既定。斯其所行之事。與所立之會。黨。從可知矣。惟政府逆吾國民。故吾民群起而爭之。以與政府爲難。其所行所爲之事。皆爲一國計也。不從我者。斯逆矣。其所立之黨。之會。皆爲一國之人民計也。不順我者。斯逆矣。以不順從我之君之官。而並欲強我以從彼。順彼一人一家之私言。私義。私心。私益。且質質焉以主人爲逆黨。逆會。若此。君此官者。則又逆之又逆者也。中國貧弱。至今日而已極。其誤之者。則數百年之暴君。汚吏也。其附和而魚肉我國民者。則國民之罪人也。其敢公然而昌于大衆。發于盈廷者。則國民之大逆。奴隸也。正告國民。其毋失職。大發願力。以除此民賊。去此逆奴。則我國民之國。自爲環球上之大帝國。抗衡于英美德俄矣。

論政府將來必至之舉動

上海中外日報

凡爲治者不進而愈上。必退而愈下。此必然之勢也。吾國自受外侮以來。垂數十年。政事不振。奮人才不遴選。故治道陵彝。益入迷罔之域。而近年愈甚。鉅政要職。大率付之穢夫庸豎之手。若使孺子負千鈞之重。而不慮其駭也。是以甲申甲午。與外人有違言。而

咸受覆師償款之咎。至庚子而禍烈矣。宮廷摧破。元首蒙塵。公卿暴露。喪貨億兆。君子曰。革而慮歟。其更而故歟。懲違弼失。新我王路。殆茲時矣。然自回鑿半載。其上逞慾婪賄。其下營私苟安。競求外援。無復廉恥。其受敵扑搜括之禍者。獨小民耳。嗚呼。觀其已往之迹。以測其將來之事。則其將來之爲將來者。蓋可知也。夫公使者外交要任也。今或未簡放而先詢外人矣。或以外人之拒而更命矣。督撫者疆藩重職也。或以外人之言而調任矣。其州縣官以教士一言而罷任。或褫職者。不可縷數。從是言之。則將來自督撫以達州縣。有實任之官。皆將探詢外人意旨以爲去留歟。而外交諸官更無論矣。講武者吾國固圍之謀也。今他國人多有謀握我武備之權者。而俄人迫我東三省營中。須延俄國教習一節。幸猶拒之。然爭求不已。而我國復不能力持。則各國將並起力索。其必使各省就其受範圍之國。而延使教習武備洋操歟。而教育及路礦等事。無論矣。使臣入覲之儀節。既極隆崇。俄親王入覲。且答拜矣。而宮中兩燕各使臣之眷屬。爲例外之媚悅。由是言之。其將以禁苑爲外人游燕之地。而萬乘且日臨使邸歟。樊園梁甫經召見。而李提摩太旋經特詔褒獎。己爲兩教爭長之漸。其必致以重臣而爲兩教之調人。而勸建兩教之教堂。將徧於列縣歟。雷次之員。以教士一言而得差者有之。獲咎之吏。以教士一言而復職者有之。犯令之民。以外人之庇而赦罪者有之。免捐者有之。積釀既久。其必盡四萬萬而盡入西籍。投西教。而纓弁之徒。且靦然自列於門生義子之列矣。挂洋牌懸洋旗之商人。既得逃重稅免釐捐矣。教民且得免房捐矣。萬一率天下之人而如是。則賠款將無所出。勢必將國家財賦從出之源。押與外人。首及釐金。次及田賦。而人民土地將隨之矣。新政不行。固有行新政之名。新學不振。固有興新學之言。將見有志國家之士。沈滯不起。而巧佞之徒。且藉是以獲寵利矣。保富貴之心切。則忌才之意熾。懼草野之勢迫。則抑新之謀多。而近來平權自由之說。又足以觸其網。即使有所忌憚。不得明施禁戮。亦必多爲之途。以施其遏抑之術。而我國一綫生機。亦將勦絕矣。嗟乎。我生不辰。逢斯慘酷。九天之上。階升無路。九淵之下。懷石何由。裂眚視天。悲忿何極。雖然。吾猶幸吾言之不驗。而受妄言之咎也。

論媚外之禍

上海新聞報

中國之政策。往往有目的而無義務。有成見而無辦法。戊戌以後。庚子以前之舉動。皆原於排外之目的。排外之成見也。辛丑以後。則一變而爲媚外之目的。媚外之成見。夫排外有排外之義務。有排外之辦法。媚外有媚外之義務。媚外之辦法。有目的而無義務。有成見而無辦法。則排外之禍。庚子已爲殷鑒。而媚外之禍。亦必與庚子無異也。夫人必親其近而疏其遠。故親本國而疏他國。情之常也。況乎損我辱我。侵漁我至於若是。猶是不知羞恥。毫無排外之心。豈復爲人類者哉。然欲排外。必先知其義務及辦法。見外

人之富強。而考求其何以富強。見外人之智巧。而考求其何以智巧。於是使我之富強。我之智巧。過於外人。而外人無所恃其富強。無所施其智巧。此所謂排外之義務也。外盡交情。內修政事。戰勝於朝廷。而排外於不覺。此所謂排外之辦法也。不此之務。而欲以我之愚。勝彼之智。以我之虛。勝彼之實。如拳匪之舉。謂之無義務無辦法。故其結果為庚子之禍也。今者鑒庚子之禍。而不知當時之無義務無辦法。遂一變排外之目的為媚外。一變排外之成見為媚外。而無義務無辦法。則媚外之結果。果豈有異於排外之結果哉。當此國步艱難。羣雄環視之會。非結外人之歡心。則不能養國民之元氣。非養國民之元氣。則不能復主國之威權。故此日之媚外。未始非臣妾事。吳臥薪嘗膽之成規也。然欲媚外。亦必有義務有辦法。以今所為。謂之無義務無辦法。可也。如宴會往來。原可以通情素。然亦祇偶一為之而已。若一切外交之術不及講。而今日請聽戲。明日請游園。但以宴會往來為事。甚至在宴會往來之候。受外人無理之要求。亦何取乎有此媚外之技也。又如爭論利權。亦外交之公理。乃今日之賞罰。則以決裂與否為衡。而不以利權之失否為衡。夫動輒決裂。誠難免辦理不善之罰。然苟有萬不可失之利權。而有萬不能不決裂之理勢。則固不可以予罰。有萬不致決裂之理勢。而失萬不可失之利權。則固不可以予賞。今也不然。但能與外人不決裂者。無論失若大之利權。必膺上賞。則何如拱手而盡讓其權於外人。亦何取乎有此媚外之技也。夫能師其富強之長術。步其智巧之後塵。外盡交情。內修政事。排外之義務。即媚外之義務。排外之辦法。即媚外之辦法也。不務開民智。除弊政。以克盡此義務與辦法。而以能與外人酒食徵逐者為第三等人材。能敷衍彌補者為第二等人材。能賣國求榮者為第一等人材。不惜以小民之權利。小民之脂膏。以媚外人。小民不願。且將假外力以壓之。閉極而裂。熱極而漲。今日之媚外。必能盡讓而成排外之禍。故曰後此之庚子。無異於前此之庚子也。不特此也。籌款則云為賠款也。調某督撫革某牧令。則云由有教案也。起某人任某官。則云外人之所喜。或外人之所憎也。變法則云我不變法。外人將代我而變也。是一切內政。且己為媚外之目的所指歸。媚外之成見所束縛。安能有義務。安能有辦法。嗚呼。獻媚之術必窮。而貪得之心無厭。其結果固可以預知也。

論自強而後有持平之約

上海蘇報

約可以存人國。約亦可以亡人國。有平等之權力。有親交之形勢。因而立約者。為共保平和。為互持軒輊。所以存人國者也。若夫視其國土如屬地。視其國民如奴隸。視其國之君若相如傀儡。而乃以兵威我。不以兵亡我。欲千磅之砲彈。藏百勝之兵鋒。一以約為之代表。噫嘻。吁可畏哉。是約也。殆較烈於千磅之砲彈。百勝之兵鋒。非所謂亡人國之約耶。今各國施之於我中國者是已。

我中國無外交二千年矣。國勢強則犬羊域外。如漢之於匈奴。唐之於突厥。雖婚姻急難。權宜一時而已。國勢衰則舉國屬人。宋之於金。元明之於本朝。雖割地輸金。遷延歲月而已。其故由於無約。由於雖約而先自視爲不必信守之約。然則我中國與外人交無約亡。有約亦亡。幾幾於莫所適從矣。而豈其然哉。

約也者。視其國之自立與否以分別運用者也。其存之也。其自存之也。其亡之也。其自亡之也。先自有存亡之見端。而後約乃得而存亡之。以我與日本提論之。四十年來。我之與西人訂約不一。日本之與西人訂約亦不一。願我之所訂。一次有一次之失敗。日本之所訂。一次有一次之收復。彼用約者視受之者之何如。以爲進退。取亂侮亡。推亡固存。伸屈之言。今歐人用之矣。是故以我今日之國勢。不先求自強。而希望約之寬我。猶學堂之學生。日荒廢其業。而冀得卒業之執照也。婉詞以持之。赧顏以承之。一旦約成。動色相慶曰。此非某某之力。不爲功。嗚呼。飲鴆以止渴。積薪以厝火。人以爲捨肢體以存元首。補救之功不小。吾以爲輸精血而存軀殼。死亡之期彌近。蓋約愈多而病愈深。今不自強無及。今速自強亦已幾於無及矣。而論者乃以苦心焦慮於約之成。失尺得寸於約之就。遂爲深喜大幸。豈不惑哉。

論蘇撫恩壽稱臣遭斥事

星架坡天南新報

(前略)夫大學士也。某部尙書也。某省督撫也。此固入贊樞機。出持節鉞。專摺奏事。榮何如之。乃緡閱邸鈔。動見有某大學士某尙書某督撫官銜之下。加以奴才二字。冠於名上。嗚呼。謂以此而示君上之尊貴。則滿朝皆奴才。尊貴何在。謂以此而示主子之恩榮。則作官亦奴才。恩榮又何在。詩言。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一臣字足矣。若易爲率土之濱。莫非奴才。其亦何以自解乎。且奴才之稱。既有定制。亦幾二百年矣。昔日閉關自守。自尊自大。帝者稱孤也。可下民稱蟻也。可即舉天下之臣民而皆令稱奴才也。亦無不可。今則中國主權盡失。正滿漢交懼爲奴之時也。但使舉國臣民。各有恥爲奴隸之思想。則中國之強。自可計日而待。況朝廷日言變法。祖制變更。亦非一端。此等奴才名號。正宜早爲改革。以振起旗滿人自主之心。庶幾藩陽長白之遺黎。終不至有爲隸爲奴之辱也。今蘇撫恩壽之稱臣而不稱奴才。其爲誤忘旗滿定制。與恥畧奴才舊號。雖不可得而知。然朝廷見此。苟有變法之真心。正當明頒諭旨。革除此奴才二字。爲旗滿人提振其精神。以生其開新之念。否則亦當置諸不議。不論之列。毋容再提此不畧奴才之名號。以見罪臣工。脫令他國聞之。緡譯其事。謂中國某撫臣因偶然不稱奴才。便受嚴譴。豈不疑吾國之官盡奴才乎。試思撫臣之上。加以奴才四字。連絡相讀。不倫不類。孰甚於此。而朝廷以舊制之故。終不肯忘。吾觀此而益知中國之守舊如故也。易言履霜。堅冰至。

一愿壽欲求不爲奴而不得。恐四萬萬人終不免有爲奴之一日矣。噫。

論英國遣兵艦往漢口

上海中外日報

嗚呼。我國自庚子以來。辦理交涉之官。無內無外。無大無小。一以倚傍外人迎合外人爲宗旨。而豈知外人之乘機取利。急起直追。固與人以不可測哉。前者湖南辰州有鬧教之案。旋經湘撫遣員與英領事會議辦法。第一次在辰州議定十條。其最要者。一曰。殞斃被害之教士。二曰。修復被毀之教堂。三曰。醫治受傷之教民。四曰。正法鬧教之首犯。五曰。重辦號召之匪徒。是皆題中應有之義。中國固不能不應允者也。乃未幾在漢口續議。則所索數款。實有令人爲難者。先聞有欲將毅字營統領顏總兵定以斬監候罪名。營官劉都司定以斬立決罪名之說。繼則聞欲將某觀察革職永不叙用。派辰州紳富攤賠英金一萬磅。并將統領顏武林正法。即據西報所言。亦謂辰州一案。以懲官員之有罪者爲最。又謂英總領事之意。欲將情罪較重之武員處斬。其餘各官則按其罪之輕重以懲辦之。嗚呼。我國自有教案以來。除誅戮犯人賠償巨款外。又必將大小官吏懲治數人。以平外人之氣。然亦必其人實有應得之罪名。而後如其罪以相施。猶不失爲持平之辦法。今如英領事之意。欲將統領顏武林處斬。夫顏武林于此案。究竟有何罪名。將謂其救護不力耶。夫力與不力。事後何從追求。當一夫發難。萬衆響應之時。卽極力保護。豈能必其有濟。且因救護不力之故。卽得正法罪名。則設有更甚於此者。又何以處此。將謂兩教士死于非命。故欲殺一武官以爲抵耶。則我國固已將首犯八人正法矣。而又欲以武官殉之。何視教士之命過重。而視華官之命過輕也。將謂其有指使之咎耶。則請問事。前有何風聞。事後有何實據。人命至重。豈能以斷版之慘刑。供外人之快意也。且姑不論英領事之要素爲合理與否。顏武林之正法。爲平情與否。而旣欲以二品之大員。處以至重之罪名。則豈得不容我國家和平商酌。以期於情於法兩得其平。乃英國公使遽因中國不從之故。於我皇上召諸公使飲宴之時。辭謝不赴。儼若有絕交之意。而又連派兵艦四艘。前赴漢口。顯示人以恫喝之意。以期其事之必成。夫所爭者不過一武員之正法否耳。乃至以兵艦相威逼。然則英人之意。豈果爲兩教士洩忿計哉。殆欲於揚子江上流實行其權力也。殆欲藉教案爲由。更得無數利益也。殆以非洲軍務竣事已久。故欲注其全神于中國。以求逞其所大欲也。然則英人屢言欲保全中國。不使有瓜分之禍。欲令中國南方永遠太平。以保全中國商務。其然乎。其不然乎。試以近事証之。上海成兵撤退一案。商議已久。德法兩國。已無異言。惟英國獨梗其議。夫各國派兵駐滬。其議實創自英提督西摩爾君。今則西摩爾君亦以撤退爲然。而英政府獨猶豫不決。其意不深可知乎。德法兩國雖允退兵。而皆諄諄以中國不得在揚子江一帶。以政治武備行輪財政等項。專利讓與各

國爲言。又以不得任各國在揚子江佔據要害。致揚子江歸其掌握爲言。試問今日諸國蓄意欲在揚子江一帶得有政治武備行輪財政等專利者。非英而誰。蓄意欲在揚子江口岸佔據要害者。非英而誰。然則德法兩國雖允撤兵。而必與英國同時退出。其意不又可知乎。是則英人之遣兵艦往漢口也。固欲實施其權力於揚子江上流也。其不即將成兵退出上海也。實欲爲異日計。以實施其權力於揚子江一帶也。設各國尤而效之。接踵而起。中國雖大。尙有甯宇乎。而中國官場。猶日以依傍外人爲得計。日以迎合爲事。毋亦大愚不靈之尤者乎。曩者拳匪亂時。東南疆臣。無所爲計。遂與各國倉卒立互保之約。英人以是譽劉張二制軍不去口。而劉忠誠且因是得盛名以去。其實英人豈爲中國計哉。爲一己計而已。當時英人方用兵於非洲。軍事旁午。日不暇給。萬不能移其全力于中國。且彼時歐美諸國。皆將乘釁而動。英人既不欲長江一帶猝有亂事。以損其利益。而又不便輕舉妄動。以爲諸國之倡。以亂其素定之政策。故特與各疆臣立互保之約。使其爲己盡力。以保其特有之權利。此固英人之微意也。今則情勢一變。凡向所欲得諸中國者。皆將如其意以求之。而不懼他國之議其後。故西報亦自言之曰。現無他國牽涉。自能辦理自如。不致有所掣肘。嗚呼。中國其危哉。

閩少帝國

香港中國日報

論世者昔以中國之頹唐暮氣奄奄。如待斃也。于是擬議及之。目中國爲老大支那帝國。此名稱之宣播于東西各報紙。已非一日矣。不謂昔則由少年而老大。今則似將由老大而復少年。非循謹之少年。乃闊綽揮霍之少年也。少年者何。不更事之謂也。闊少者何。浪用貲財之謂也。自今支那之現狀。胡爲而與闊少相類乎。蓋緣支那帝國。平昔以守舊爲宗旨。故其精神上有老大之情狀。今也不然。貌爲維新。而又不不知新政設施之秩序之實際。惟假手于懵無知識之官吏。假僞顛倒。有類兒戲。金錢浪擲。虛耗堪憐。嗚呼。是非闊少之所爲乎。請就其新政敷布上實驗之。其一曰開學堂。學堂模式。較八股書院爲宏大。其用款亦較多。委員之濫支鉅款。無論矣。彼庸惡陋劣之教習。猶是鄉曲守舊之蒙師。一旦謬登教習之堂。即驟予以比蒙塾增多十倍之修脯。爲問當此庫儲支絀之際。何爲而不知時務之委員。空疎迂舊之教習。無端而厚其儲值乎。曰闊少之舉動則然也。其二曰建鐵路。敷設鐵路。動以千萬計。當此賠款數鉅期迫。日言籌款維艱。胡爲而各省鐵路。屢屢有動工之機乎。借款以築路。路成而中國之局面則誠堂皇矣。其奈路權之不我屬何。然而滿清帝國之好借太子債者不計也。西國有鐵路。我欲做行西政。何可

無鐵路。雖軌轍既成。而我之工藝未興。農事不振。有路而無可運之貨。有事而無可運之兵。然輪車風行于國內。得此亦足以自豪。而路權之掌握于外人。亦當在所不計也。閩少之舉動則然也。

其一曰辦礦務。五金百寶。盡埋藏于地中。然而我乃孩童之國。何能自開也。必須假手於強有力之人。而我可從旁稍沾餘利。不觀礦務章程乎。外國公司所得溢利。以幾成之幾。報效清國國家。譬猶孩提之童。不惜以重大金錢。而易微末之餅餌也。閩少之舉動則然也。

其一曰派游學。學生遊學于外。所費不貲。當如何優以歲月。俾卒其業。乃速成師範遊學生。限期以六月回國。彼黑暗政府。豈不曰但求有師範生之虛名。使之為肖像于學堂之上。雖學業未成。徒耗旅費。亦在所不惜乎。閩少之舉動則然也。

其一曰用金磅。金銀磅數。盈虧不可以道里計。清國自與外人交涉以來。一切關稅賠款。虧折實多。而不識不知之滿清官吏。猶未知痛癢也。閩少之舉動則然也。

嗚呼。世間凡稍涉洋派之事。未有不近于奢侈揮霍者。浮薄少年。不知西學為何物。而稍知講求時務者。動輒沾染洋務習氣。捲烟小領。相望于途。不數年而喪資蕩產者有之。今清政府之所謂維新。不亦過沾染洋務習氣而已矣。其不致如浮薄少年之喪資蕩產者幾何哉。

私史

星架坡天南新報

史也者。所以記人間已往之事。於其地其人。宜褒宜貶。無貴賤上下尊卑之別。而一一介紹於史之中。垂之百千萬年。日月同昭。天地同壽。山河改而史不改。時代移而史不移。大哉史之權勢。重哉史之責任矣。唯君權極盛。專制政體之國。則不然。要其史家亦非不知史之關係。與史之原因。結果為何如。然以儒於君權。壓于專制。或睹前代之覆車。界疑似于當朝之陋轍。則顧忌焉。深文焉。屈筆削以為遷就。于是史之地。唯知有朝廷。史之人。唯知有君主。略舉其興亡強弱沿革之由。以為一朝之實錄。把數百年事務。作一人一家之譜系。而為之一切英雄之運動。社會之經練。國民之組織。教派之源流。泯泯然。漠漠然。毫不關涉。噫。以是為史耶。公耶。私耶。亦適足埋沒數十輩之精神。而閉塞數千年之聞見而已。則甚矣中國之無公史也。

卓哉唯太史遷乎。竭半生之學力。以網羅天下舊聞。考其實事。準諸公理。著為成書。是故孔子素王也。以一韋布之儒生。無南面之榮。其事業則課徒。其留傳則刪定。而列之為世家。陳涉不過甕牖繩樞之子。亡隸之人。而遷徙之徒耳。揭竿以除秦暴。風潮僅數月。

要其文明思想。實足據方面而撼強秦。所以列之爲世家。若項羽蓋世之梟雄。毅然獨立。而列之爲本紀。其餘貨殖刺客。皆爲立傳。亦以其事其人。可書則書之。可傳則傳之。其特識精義。以視陳壽習鑿齒司馬光朱子之徒。則不可同年語矣。何以言之。陳壽本晉人。以晉之事猶魏之事。其三國誌之祖魏。亦願忌于晉而爲之也。習氏之漢晉春秋亦然。其目賸晉元之嗣位。與蜀相同。其帝蜀一文。未嘗不爲媚東晉計也。故北宋受禪于周。類于魏晉覆轍。司馬光生當其時。是以附和于陳壽之說。及南渡以還。高宗之半壁江山。猶先主之三分鼎足矣。尊西蜀即以尊南宋。朱子之同于習氏。非無意也。是皆以一私之心。成一私之說。始無論其誰是誰。非亦不過爭定君主之大位。爭頌君主之鴻名而已。是一家之史。非全國之史也。一時之史。非萬世之史也。王公之紀年史。非世界之權衡史也。以是爲史。謂之無史可也。

夫以數千年君主之年代。君主之名位。君主之統業。遂蓋盡全書。即一二貴族。或奴隸於史中。輿臺於史中。隨名步迹於史中。亦徒受之自上。實非國民認許之歷史也。於是史之設。爲君主貴族而設。而奇人志士不與焉。爲治亂興衰而設。而道德風俗產業宗教地形人種之要不與焉。卽盧騷路德彌勒約翰等。同萃於支那。亦不過付之儒林文苑傳中而已。豈能銅像魏峨。立通衢。亘雲漢。留之歷史。萬年不朽哉。是故大聖賢大豪傑之崛起也。言而世爲天下則。行而世爲天下法。一人之舉動。卽數百兆人之階梯。此孔子陳涉所以列爲世家也。當漢之世。而列項羽爲本紀。此尤列史所難。彼尊君主媚朝廷者。苟非史遷定論於前。未有不以孔子爲儒林。以陳涉爲流寇者也。卽史遷而生。而一切黃巢李自成張憲忠等輩。亦斷不能以流寇書之。而吳三桂洪秀泉則更無論矣。後之史家。失史之真義。但以事之成敗分爲王寇。以享國之久暫定爲真僞。趨承奔走。將全史而供奉之於帝王。其所以埋沒英雄。污辱國民實甚。吾故曰中國無公史也。如有之其唯史遷乎。

特別利益說

上海新聞報

凡中國軍務商務界務各國均分而無所參差於其間者。謂之利益均霑。凡中國軍務商務界務界於一國而他國均向隅者。謂之特別利益。特別者異乎大衆而勝於大衆之謂也。各國通商中國以來。會盟征伐。勢均力敵。於是訂一利益均霑之策。凡甲國條約有益者。乙國援以爲約。而丙而丁踵行之。而戊而已又踵行之。行之既久。甲乙復修約矣。自願勢力不能獨展。殖民地不能獨開。甲乃向中國曰。吾不能與乙分利益。當請界吾國特別之利益。乙又向中國曰。吾不能與甲分利益。當請界吾以特別之利益。甲乙各挾一特別利益之請。紛紛向中國要素。而又慮師出無名。於是借修約爲題矣。又慮修約爲公共之題。於是借教務爲題矣。今

試設英爲甲。設德爲乙。甲曰中國應將揚子江爲甲國專制之地。乙與丙丁戊己皆不能與焉。於是攘權務於處常之時。屯重兵於處變之時。如是者有年。而專制之手段。卒未能一試。而乙從旁窺其微也。甲進一兵。乙亦進一兵。甲曰吾將退兵。乙亦曰吾將退兵。然而甲兵之不退如故。乙兵之不退亦如故。甲無如乙何。乙知甲之窺伺於揚子江者久矣。今不退兵。其心路人皆知也。乃昌言曰。揚子江當爲各國洞開之門戶。中國不得畀一國爲特別之利益。其曰不能畀一國者。指甲國而言也。甲知乙之言。乃妬甲忌甲之意。亦昌言曰。吾有揚子江之教務。非他國所得干預者。此吾國特別利益之問題。無與於他國也。甲乙互昌其說。而中國聞之。有以爲可慮者。有不以爲可慮者。以爲可慮者。謂甲乙必各得一特別利益。而後已。不以爲可慮者。謂藉甲以牽制乙。藉乙以牽制甲。可各不予以特別之利益也。然而浸假而甲之兵艦駛入揚子江矣。乙曰此甲之詭也。吾惟不退吾上海之成兵而已。又浸假而甲之教約各則。照會中國外部矣。乙曰中國如以揚子江之勢力。圍畀之甲國。則應以他處之利益畀之乙國。中國聞之。乃大悟特別之利益。甲乙二國。皆必有以畀之。不然者。揚子江之兵艦不能撤。上海之成兵不能退。乃爲之輾轉籌畫。外部咨之疆吏。疆吏札之洋務局。冀夫有所磋商。有所遷就。得以稍緩須臾也。然而彼甲與乙之求特別利益者。豈暇與中國商酌哉。是故辰州之教務。日棘一日。而有所謂正法斬監候。以及徒五年之條約也。蓋教務者特別利益之假借也。是故上海之退兵。日緩一日。而有所謂揚子江。不得爲一國之專制。蓋不退兵。亦特別利益之假借也。嗟乎。向之利益均霑。一變而爲特別利益。凡此皆瓜分之註脚。而至變至幻。相處於無形。中國不得受其牢籠者也。曾是二十三行省。臺灣已割據。而東三省去其半。新疆蒙古亦可危焉。設一旦甲得揚子江之特別利益。使不畀乙。以山東之特別利益。乙能恕中國乎。畀甲畀乙。而不畀丙。以東三省。畀丁。以雲貴。畀戊。以閩浙之各項特別利益。丙與丁戊能恕中國乎。則試爲中國大聲而疾呼。而中國不能輕許人以特別利益也。中國之力不能勝各國特別利益之請。假使一國請之。各國效之。則今日域中。誰家天下。敢得而斷之曰。一言而喪邦者。卽特別利益之謂也。

論朝廷奉行英國諭旨

上海中外日報

吾讀本月初三日嚴懲湖南釀成教案員弁之諭旨。而慘然於心。蹙然於顏也。曰嗟乎嗟乎。是猶得爲我大清之諭旨乎。夫厲色相加。強顏容受。在平民猶且不可。何況據有三百餘萬方里之大國乎。今也承奉外人之言。如響應聲。何以對祖宗。何以對天下。夫民教殘殺。此我國內事也。釀成巨案。至須懲辦。此我國應辦之內政也。乃至外人干預。乃至外人要索。已極可恥。至此等平常教案。竟輒明定辦法。迫令依從。則實自今日始。可恥孰甚。我外務部王大臣雖至不才。然固握重權。居要職。享榮名者也。乃於此等至恥至

辱之事。輒躬爲之不以爲辱。豈不以聞英兵船入湘之說。不得不爲此婉曲順從之舉乎。夫因內地民教偶然相闕。而卽以兵船相迫。此實無理取鬧之尤。乃我大臣一聞此等虛聲恫嚇。而卽頓首受命。然則將來請殺監司。亦將許之乎。又使再進而請殺督撫。請殺樞臣。亦許之乎。且英人既如此。將來俄法德美設均援例以殺地方員弁。殺監司。殺督撫。樞臣相請。我亦將一一殺以應之乎。又如萬一有天主耶穌兩教仇殺之案。英人要我殺某人。法人要我勿殺。或法人要我殺某人。英人要我勿殺。我又將何以應之乎。推原其故。良由吾政府大臣於內政外交絕無識見。致此等巨案一觸卽發。在他人未要索之前。應如何布置。及要索之後。應以何辭抗拒。均絕不籌及。尤可異者。外務部爲至要之職。任平時並不聞求一能辦外交之人。與之商榷。至於受辱如此。猶若罔聞。知又由吾國諸大臣素具奴顏婢膝之性質。平時所最工者。莫如揣摩意旨。曲從上意。今則分其半以事外人。故事事有遵依而無抗拒。以此推之。行見燕丹之首。函送秦廷。侂胄之頭。囊呈金國。亦意中事耳。嗚呼。吾何不幸而親見國爲辱國。君爲辱君。臣爲辱臣。民爲辱民之日也。

論外國待中國之現情

舊金山文興日報

各國變法。由於外勢之相迫者半。由於內亂之相迫者半。其大較也。自列強變其明瓜分之政策。而爲暗瓜分。專據亞洲大陸政權。財權用人權。行政權。鑛路礦山權。教育權。警察權。而不事明用干戈。以據土地。於是其勢日夜相迫。而自外面觀之。渾然不覺也。如水之伏流地中。其勢迅疾湍急。波濤洶涌。以表面察之。則波平浪靜。如無事然。如誤食化骨之藥。依然人形。而日益羸瘠。死期將至。而不自知也。外國既無強暴之舉動。以激怒全國中之人民。則人民無所藉口。以爲奔走呼號。激動大衆之機路。而外國所竊於中國之權利。甚多甚厚。甚濃深。甚趣味。甚樂甚自由。坐享而安之有年矣。一旦欲其忍情節欲。曰。舍旃舍旃。非畏吾勢力之大。苟不舍。吾決有以奪回之。未有既垂涎而得之掌中之物。肯拱手而奉還原主者也。蓋中國若有改革之日。則改革之人。必深以失去利權。爲深恥大辱。以取回利權。爲廟算民謨。既合通國之人心。思材力。早夜以求。取回利權。則外國前所得中國之利權。多者必日少。厚者必日薄。深者必日淺。趣味者必日淡泊。甚樂而自由者。必漸起焦慮。而有阻礙。以外國之明。豈其不見及此。若是乎何樂中國之有改革。以自墮其所得之權利也。彼既有不樂中國改革之心。而彼國所得中國權利之多。且厚。濃深而有趣味。甚樂而自由者。皆賴西后榮祿之執掌政權。乃得以爲所欲爲。遂其要素。故雖以縱拳釀禍。明知其爲罪魁。指名索拿。無幾卽以議和了事。仍聽西后之尊榮榮祿之復相。雖以四萬萬人心所歸向之維新變法之皇上。絕不一言助之復政。而任中國之行假維新。以欺其士庶。以深

其怨毒。民之受虐不堪。起而相抗者。僞政府曰。此亂民也。外國亦從而和之曰。此亂民也。彼豈不知其情。而忘昔日彼國所由富強。原於自由獨立也哉。其意蓋曰。民能與政府相抗。不受羈絆者。必其智稍開。不樂受外人之圈套者也。我方利用其政府。而盡網其利權。盡握其性命。欲爲吾所欲爲。而其民知吾之術而破之。起而抗其政府。搜利權而公諸國民。是不啻割吾喉中之物。而出之口也。於吾大不利。曷若利用其政府專制之威。以盡殲之。俾無爲我患。南直之亂。由抗捐而起。誰不知之。而各國告政府曰。必速平。不然。吾將調兵代勦。四川之亂。美提督則調兵艦直溯長江。而迫重慶。彼何所愛於中國。而欲其亂之速平如是。無他。視中國爲彼私家之物。中國政府爲彼掌產業之家奴耳。政府盜國民之公產。以賣諸外國。不忌國民之執言。彼竊受國民之公產於僞政府。又忌國民之執言哉。斯時也。惟冀國民之團結力如何耳。然吾視夫今日腐敗無理野蠻衰頹之僞政府。而利用專制者。猶謂吾民當守數千年屈伏專制之奴質。不可起而執言以徒流血。舉外國所謂自由獨立。天賦人權之說。俱斥爲妄論。認說。惟坐待其自然。微俾自有不可思議之機會。噫。所謂有識者。既如此矣。其他更無望矣。此外國所由印度我。埃及我。利用其政府專制虐民之威。以殺其志士。而滅其全國也。嗟乎。政府不肯變法。外國又不欲中國之變法。其害既不可勝言。乃若同爲國民。同言變法者。亦復四分五裂。各不相和。外敵不足。內敵叢生。吾讀中國新民論合羣之篇。所爲繞室徬徨。歎歎欲絕。而不能已也。

論中外有不能相安之勢

上海同文滬報

不明強弱之勢。而欲妄肇豎端者。是謂之自取滅亡也。太明強弱之勢。希冀旦暮無事者。是亦非長久之計也。處列國爭雄之會。強者與強者可以相安。弱者與強者不能相安。其勢使然也。中國自經庚子大創。懲前毖後。知外憂之不可再開也。於是亟圖與外人和好。而若唯恐得罪於外人者。以故廣鍾之亂。則迅速派兵痛剿之。潮陽之亂。則迅速派兵鎮撫之。凡此者皆所以防星火之燎原。而並以免外人之藉口。他若泌陽之亂。或嚴拿首要正法。以謝外人矣。或逕即派員議償恤矣。迅速結了。不至遷延時日。致生枝節。當事者可謂能矣。此外如外人或有所要求。苟不至過於難堪。中國從未嘗峻拒。即有要索所難堪之處。中國亦必曲爲設法。所謂通融辦理者是也。而時請外人遊園。而時請外人宴會。內而宮庭。外而疆吏。下至微員未秩。皆莫不以敬禮外人爲宗旨。一外人至境。但知其碧眼紅鬚。爲強國中人。有不暇問其爲貴爲賤。皆莫不以優禮相待。故前者各國欽使覲見時。有某國洋行行東亦居然乘綠呢大轎隨同前往。中國之所以一體相待。不事苛求者。度亦慎重邦交起見。至若因某公使夫人之車輛爲兒童戲石所擊。某國備文移請外部查拿匪犯。外部雷厲風行。逕即奉命唯謹。而執無辜者正法。以塞責焉。凡此種種。皆已往之

事。而保教一節。尤爲華官之所重視。故朝廷之諭旨。大吏之公文。皆莫不殷殷於保教。蓋皆所以欲博外人之歡心。而免目前之禍亂也。而果可以博外人之歡心乎。而果可以免目前之禍亂乎。辰州教案。蹉磨爲日稍久。於是兵艦聯翩而至。使臣噴有煩言。倏忽之間。幾至易玉帛爲干戈。勢甚洶洶。幸中國猶能當機立決。遂允一切照辦。不然。中國而堅持定見。則是否即因以遽開兵端。固尚在不可知之列。是中國亟圖與外人和好者。而獨如外人不屑與我言好何。過此以往。中國教案。不能遽絕。一有教案。中國之官吏。不必請由中國懲辦。在各該本國派人執而殺之可也。中國之人民。亦不必請由中國查拿匪犯。凡鬧教之各該地方之人民。無分良莠。均可徑由各該本國派兵勦滅無遺可也。蓋甲國之辦教案。既以全力制勝。乙國亦何不可援以爲例。中國固無如何也。而中國將來尙可問乎。而凡爲官吏者尙何樂爲中國之官吏乎。凡爲人民尙何樂爲中國之人民乎。或曰忍字訣最妙。能忍斯能相安。外人奴隸我也聽之。外人犬馬我也聽之。外人割我土地攘我利權也聽之。一切皆不之較。如木偶然。度外人可以不至乘間而與我爲難。然而屈辱猶自求伸。萬一不能忍之時。則拳匪之禍變又見。使或竟能堅忍。不欲洩忿。則日復一日者。國亦遂亡於寂寞之中矣。在外人初亦何必樂於多事。而不樂於相安乎。蓋以利之所在。人必趨之。披輿圖而覽五洲。果孰爲至弱之國。如印度。如波蘭。果孰不先後而分隸人之版圖。浸淫而至中國。中國固譬之一至肥美之物也。列強視之。有如刀下之肉。或擬得其首領。或擬分其肢體。或擬剖其腹心。所謂利益均霑。各自求其一飽。倘欲其人以將次下咽之食。而遽張口吐之者。蓋人情所不能也。然則外人之不欲與中國相安者。勢也。徒責外人之不情者。不知時勢者也。曰聯絡。曰輯睦。形之公牘之間。見之言語之際。不一而足。而中外卒不能相安者。可思已。欲圖中外相安。中國亟圖自強可爾。否則日日言聯絡。日日言輯睦。亦屬無濟。用爲中外有不能相安之勢。論以覺之。

論外交之禍

上海新聞報

辦外交者時以懼開外衅爲宗旨。而外衅之禍可以息。亦惟時以懼開外衅爲宗旨。而外交之禍於以烈。夫所爲懼開外衅者。懼禍耳。息乎此而烈於彼。其於懼禍之宗旨大刺謬矣。而且各國知中國今日之所懼者在於外衅。故時時以調兵徵艦爲恫喝。一恫喝而如願以償。則至再至三可也。一國恫喝而如願以償。則各國可也。時時以開衅懼我。國國以開衅懼我。而我將疲於奔命。則外衅之禍在一時。外交之禍在時時。惟命是從。而外交之禍。尤烈於外衅。豈合於懼禍之宗旨哉。中國於對外政策。每以外衅外交爲循環。而要皆失當。計自中日之釁。喪師失地。遂以外衅爲大戒。而戰戰兢兢於外交之間。俄索旅順。大連灣則許之。德索膠州則許之。

法索廣州灣則許之。英索威海衛則許之。若路礦之分贈於人。猶其小焉者也。繼而以被逼被辱不能堪。一試其堅拒手段於意之索三門灣。意無如何。而驕妄者遂以外交爲大病。躍躍然有一開外釁之意。庚子之後。又變外釁爲外交。計自辛丑訂約以來。失權失利失體之事。不可縷指計。而辰州之案。猶其小焉者也。雖然其他之失權失利失體。皆自庚子一案而來。而辰州一案。不能與之並論也。何怪乎輿情之悲恨也。夫悲恨者。初非有愛於辰州之武員也。苟其武員死而大禍可以息。則雖死百武員可也。觀於庚子之死王公大臣而無人惋惜之者。可以知也。亦非有憾於教士也。固知教士之意。非必欲死武員也。然則悲恨者何。曰中國辦外交者。不明是非。不辦輕重。不識利害。而惟以外釁外交爲循環之政策。外釁畢則額手稱慶。怡然以嬉也。一外交案件結。則額手稱慶。怡然以嬉也。又一外交案件結。則又額手稱慶。怡然以嬉也。及當外交案件愈遷就而愈艱鉅。則又以一時之忿而啓外釁。絕不問此釁之爲禍若何。此案之爲禍若何。而外釁外交。循環無已時。亦即循環之禍無已時矣。聞之長於外交者之言曰。英人之垂涎長江歸之勢力。罔者十年於茲矣。辰州之案。調兵徵艦。意在聞釁。而實行其勢力。其志本不在保教。中國之遷就之者。所以保長江耳。然則洵如斯言。辰案一結。長江遂可以永保乎。沿江數千里。無處無教士。即無處不可有教案。無國無教士。即無國不可藉口於教案。一國以開釁懼我。國國可以懼我。我可遷就一國。我安可不遷就各國。是則辰案結而長江正多事。中國正多事也。而何以辰案既結。額手稱慶。怡然以嬉者。外務部又如故。朝廷又如故也。夫使朝廷以今日之外交爲悲慟迫切之政策。則國勢如此。朝廷不得已之所爲。豈不爲斯民所共諒。世固有迫之至辱而奮興愈速者。上下一心。引爲大恥。未必無雪恥之一日。今若此。不知其禍之極矣。

科舉宜速廢論

星架坡天南新報

科舉之不足以得人才。且爲學堂之一大阻力。其宜於廢也。稍明新學程度者。莫不知之。蓋以科舉不廢。則舊種人才。猶思倖進。而不肯甘就學堂之範圍。甚或恃其進身有階。而於創建學堂之事。反羣焉肆其攻擊。藉口於異端邪說。以阻他人之進步。而望之廢於有成。尙論者。所以有科舉不終廢。即學堂不終興之言也。而國家以科舉爲掄才大典。有其舉也。莫敢廢之。且以八股既廢。易爲策論。開新人士。自可入彀。而不防與學堂並行。即素主和平變法之輩。亦以科名兩字。爲數百年人心所重。國家無事。固不可斬此紙上之功名。以維繫人心。縱謂學堂已開。而一切半老之舉貢監員。亦苦無安置出身之地。不如仍以此無補之科舉。羈縻而姑俟之。况闡中定題。先論策而後經美。將來所得人才。亦必於古今中外大勢。略有見聞。其視昔之專攻帖括高頭講章。而一事不知者。

必有天淵之別。國家之廢八股。而不廢科舉。或亦有和平變法之意。以隱寓其間。吾昔昔於廢科舉之說。嘗一再言之。而尚不無和平待變之意。蓋亦有如上所云云也。今而尚知廢之真不容已矣。其所以廢之必須從速者。以各省學堂。主其事者。皆為科舉中人。不去其進身之途。則彼猶挾其進身之學問。以為師範驕人之地。而督撫延聘教習。亦各有前輩資格之見。斷不肯降格以求真學之儒。則書院與學堂。相去復有幾許。試問堂中學生。勉習數年。而所得者。仍是老輩翰林進士之學問。將來卒業時。於學生有何奇。於國家有何益。匪為無奇無益。更恐羣以學堂為詬病。而父戒其子。兄勉其弟。相率以學堂為畏途矣。不但此也。科舉不廢。則三年一科之翰林進士舉人。轉眼又復斗量而車載。以是年各省闈題觀之。即使其人能讀遍十三經。喃盡廿四史。及通閱各國已經繙譯之書。恐題解尚有恍惚不記之時。主試者以此命題。誠自居於淹博。獨不知矮屋風簷下。抒論對策。言之歷歷者。果有幾人。而轉盼榜發時。每省中式。亦居然滿備百數十名之額。其文中之笑話。當必有比各報所傳。如以泰西之路得。為秦中之路德。及謂澳門與星加坡相近。等等奇說。而更形不可思議者。觀於現傳某省有考生二名。犯貼。竟至首場誤作六題。則將來備額之舉子。其詛謬亦可想而得其一二矣。吾嘗戲謂本年新試策論之考官。笑林中有雙陸交諱一事。頗極類之。請為之述其概。以互為比例。猶記其略云。有一聾者。見人每自諱其聾。日者與聾子相遇。因欲以不聾自鳴也。謂聾子曰。聞君雅善歌曲。盍為我一唱三歎。俾得一聽高山流水之調乎。聾子能聽而不能言。知其欺已之聾也。而素知其聾。因點首以應之。旋即搖唇擺舌。僞作揚聲發歌之狀。聾者見其唇開舌動。以為其果唱也。亦側耳以僞聽之。未幾聾者憂然不動。聾者即拍手贊歎曰。妙哉此聲也。真不愧白雪陽春之音哉。由此觀之。彼是年考官之發題。與聾子之命聾子唱曲何異。考生之交卷。與聾子之欺聾子以口何異。考官將來之取中考生。與聾子贊賞聾子之善唱何異。比例參觀。殊足令人發噤矣。而彼此相騙。雙陸交諱。比比者不儼然策論之舉人哉。且盈廷皆聾。又烏知乎聾者之不再遇賞音。而更作翰林貢士之選哉。以若輩而掇高科。稱時彥。更必以新學自鳴。而又以其科名自高。當必視各省學堂教習之席。為其應得之券。而不知其獲售科舉之文字。若以之應考學堂。必為學堂所不收也。嗚呼。以今日學堂所不收之人。而他日將為學生之師範。非學問為之。直科舉為之也。此更足以短學生之氣。而灰志士之心矣。故科舉一日不能廢。即學堂一日不能興。吾所以曰科舉宜速廢也。

論條奏留中發抄之關係

今之議新政者。莫不曰第一要義在求通而已。在去塞而已。而求通去塞之要義。莫不曰多閱報而已。斯固然也。而抑知能多閱報

北京順天時報

之人。非極通達之人。即半開化之人也。其求通去塞早已虛懷若谷。又何待爲之代籌哉。天下事須爲中下人說法。須從切近處入手。斯爲得之。中國之人。有不閱新設各報者。未有不閱京報者。有中國之農夫下走。不閱京報者。未有不閱京報者。有中國之窮鄉僻壤深山邃谷。不閱京報者。未有不閱京報者。蓋京報之關係已非細矣。而京報除上諭而外。其所載之摺片。大都報解錢糧也。經徵關稅也。到任謝恩也。考試完竣也。擬補也。輪委也。期滿也。留省也。請旌也。連篇累牘。而窳要寥寥。而其首載之宮門抄。亦惟曰召見某人而已。某人覆命而已。某人請訓而已。覲見某國公使而已。大書特書。而奏對闕如。聖訓闕如。奏議非無要件。廷對非無要言。而所以不報者。非曰留中。即曰不發抄。坐此二弊。則是終年閱京報之人。一如終年看繙紳錄而已矣。欲其增長見識。廢達學問。胡可得耶。夫以中國之內政外交。其繁曠也如彼。而中國士夫之聞見。其固陋也如此。斯亦大可懼矣。推其留中與不發抄之故。大要不外曰機密。烏乎機密之說。即愚民兩字之轉注也。今則不但愚民。抑且愚士。不但愚士。抑且愚官。無惑乎每有一大問題。五洲已揚曉。而老成則以爲造謠。每有一大舉動。沿海沿江已閱傳。而壘下則以爲妄語。即如中俄密約。除中俄立約諸人外。雖兩政府亦不能周知。而某報亟載全文。一字無遺。而閱京報者不知也。庚子和議甫開。所有往來電商面議各條款。已早登英之藍皮書。其間我大皇帝如何爲難。如何忍受。李全權如何婉商。如何力爭。是書纖毫畢具。而閱京報者不知也。辛丑新政之。詔下一時奔赴。行在伏闕上書。與疆吏之馳奏者。前後以數百計。豈無切中時弊有補大局之言。其見諸施行者無幾。而一交部議。即強半湮沒。如沈海底。雖陶子方王芎棠許筠菴李勉林諸公之新政奏議。固已採登各報。而閱京報者至今猶不之知也。然則留中與不發抄之流弊。其所失亦非細矣。將謂防洩漏耶。然我則重門洞開。人則包探如雲。樞密動靜。環球宣播矣。將謂避忌諱耶。然臺膠屢割。拳禍瀕亡。亘古羞辱。無過於此。然則留中不發抄者。適以閉塞華人之耳目而已矣。別無他長也。方今文明之國。類如議院建一策。學堂窮一理。疆場決一戰。事無鉅細。人無大小。凡關係政治者。或得或失。或行或否。無不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無他。報之力也。中國京報。獨非報也與哉。今茲銳意自強。力圖進化。凡京外條奏。無論可行不行。可似宜俾衆咸知。萬勿以留中了之。至直省一切奏案。或應查辦。或應交議。或早或遲。亦須一律發抄。庶幾遐邇臣民。咸曉然於公是公非。與夫政治目的之所在。此中觸類引伸。磨礪人才。亦正不可限量。蓋閱京報者之多。固什百倍於閱各報者也。戊戌言路宏開。今上。大皇帝嘗語王大臣曰。士民上書。各該衙門只管代奏。可行與否。朕自有權衡。大哉王言。壤流効命。誠能仰體。聖意。則京報之關係。可以類推矣。特爲此說。以告中國之秉政者。

國家文明野蠻之界說

上海蘇報

德之占據膠州灣也。其聲端僅與於數教士。野心虎狼之英。跳焉擲焉。頃又依樣葫蘆。實施其暴烈手段於長江勢力範圍中矣。夫長江爲英國認定已久。即不待此次之威逼恫喝。在中國必無異詞。乃辰州一案。始要以五事。繼在漢口續議。則索我賠款。戮我軍官。褫我道員。若惟恐我不依。而以如火如荼之四兵艦。駛入漢口。昨已急電傳來。則該案中之劉都司。已於前月十六日就戮。漢口領事到場監視云。然則彼之所索者。我固悉依之矣。嗚呼。吾不解今之所謂滅國新法者。動以教士爲傀儡也。德可施於膠州。英可施於長江。則俄之於遼東。法之於兩廣。其遂不免也。何地無教士。何地不已編入各國範圍。既以狡獪之政策。認定之。復以暴烈之手段。公佈之。是亦不可以已乎。論者有從旁詬英曰。是非文明國舉動。今之詬英。無異前年之詬德也。而德悍然爲之。英又悍然爲之。吾昔即誤解此問題。以爲世界之號稱文明者。必能保持世界之平和。乃今而知不然也。蓋國家文明野蠻之公例。乃若點線之相引。而不能於名詞上號定之也。文明國與文明國交涉。則彼文明我亦文明。兩文明相交。而文明之祥雲出現。野蠻國與文明國交涉。則我野蠻。文明國更野蠻。兩野蠻相交。而野蠻之毒霧沛塞。故今日無論如君主立憲之英。日之普。共和立憲之法之美。甲國與乙國。乙國與丙國。丙國與甲國。無日不以此文日之花爲餽遺酬答之物。而吾中國獨不可也。吾中國所得上列國徵號者。祇曰野蠻耳。野蠻耳。吁。吾非教吾國人復伸其舊日之排外主義。以召禍也。吾以爲吾國既獨立於野蠻之本位。則勢難望對待者之以文明作佈施也。

危乎哉。強權之說曰。世界無所謂天賦之權利。只有強者之權力而已。然權力亦分二種。有強暴之權力。有高尙之權力。強暴之權力。即野蠻之權力也。高尙之權力。即文明之權力也。強者對於弱者。必先施其強暴之權力。其弱者不克抵禦。則任受焉。認許焉。而強暴之權力愈益膨脹矣。及乎弱者之進步增漲一級。則強暴之權力亦遂消縮一分。至於全進步。弱者轉而強者。則昔之強者。既不得不變其強暴之權力。而進於高尙之域。今之強者。積弱已久。驟執有權力。雖汲汲謀實行之。然以列強之不稍退讓。故亦不得流爲強暴。而同進於高尙。是以文明國與文明國之權力。在冷眼之相窺。祇見其高尙。不見其強暴。夫焉知所謂強暴者。雖他人之壓制本我認許之也。高尙者非他人之饋貽抑我競爭之也。

吁。吾中國向有主聯俄之說者。其說爲一羣人所不聽。吾亦不暇論之矣。聯英之說。豈不視聯俄爲較勝哉。英之文明程度。豈不高尙於俄哉。拳匪之難。東南疆臣與立互保之約。私喜以爲收其效矣。試今日而反詰之。則結果何如也。藝者聞人之言曰。各國皆有

心分中國。惟英國獨無。蓋英之貿易資本分配於各地。甚不願其一旦遭會戰禍。耗損利益也。而何以今之公然犯難。毫不顧惜者。非他族則盎格魯撒遜之民耶。俄英均不可聯。而甲午乙未之間。謀保國之志士。亦有倡論聯美。委銀行於美國。求美保護。夫義而謂可聯也。殆當日夏威夷非律賓之慘劇。固未破吾國民之夢也耶。不知靈杖竟欲倚之。誠危險矣。況乎美之民族帝國主義。其實行之。則麥堅尼。而胚胎於南北戰爭時代。又灼灼然也。西儒海爾威之言曰。觀南北戰爭之合衆國所最重者。權利之自由耳。南部愛自由。而北部不許。以己之權力壓制之。是於自由之公理相背馳也。嗚呼。今日之縣夏威夷而屋非律賓者。何以異是。論者每稱道麥堅尼之新主義。似未究其遠因也。世界所號稱自由之祖國。能擴張己之自由。而不計侵犯他人之自由。自由乎。抑強權耳。高尚之權力乎。抑強暴之權力耳。諺有之。寶劍贈之烈士。寶鏡贈之佳人。況文明二字。豈無所區別而施之乎。然則自立於野蠻本位者。勿庸以文明媚人。借曰有之。鮮不爲所呵斥也。

論僞改革之證據

香港維新日報

西哲有言。改革之事。如轉巨石於危崖。不達其目的地。則不止。諒哉斯言。吾恒循誦而深佩之。乃反觀中國。則又似石之不可轉者。是何其進步之濡滯耶。蓋僞改革爲之也。夫朝廷屢下明詔。百度維新。雷厲風行。海內士庶。喁喁望治。母子一心之論。既屢降於廟堂。滿漢通婚之議。并破除乎畛域。而封疆大吏。望風承旨。亦汲汲於興學課吏通商。惠工諸事。端似亦如梁惠王之於國。盡心焉已矣。而必焦唇敝舌。以斥其僞。毋亦持論之太苛乎。不知小人作僞。心勞日拙。雖盈廷聚訟。變計多方。而百變不離其宗。其僞飾之證據。有予人昭然易見。而流落於不自知者。則莫如於某邸數事。爲灼然如見其肺腑。而餘事之旁見側出者。猶其小焉者耳。某邸者。皇上之胞弟。重以皇上聖明天縱。則某邸當亦如左周右召。克收夾輔之勛勞。乃何以庚子變亂之前。不聞某邸展一籌畫。其閑散無權可知。其疏遠無寵亦可知。一旦聯軍入京。拳匪首領擁乘輿而西幸。使某邸果爲心腹之愛。豈不能挈同大叔公公輩。奔走後先。而遺落亂城。反邀幸福。聯軍假寓。莫不推其欽敬。皇上之意。以曲意保全。由是聲譽隆隆。刺入權奸之耳。然其時尚非喜愛之也。於是藉謝罪外國之事。而命以出洋。使其以愛而命之。則何如命威權震主之某相。不尤足以代表皇上乎。乃其時某相方慄慄危懼。恐不能洗除頑固名籍。而受各國之誅。故某邸之行。在他人不以爲危險。而權奸以爲危險。而特令嘗誠也。及乎銜命不辱。航海歸來。名重友邦。風傾華旅。某相見中外人士愛戴。皇上之意固結而不可解也。而又以某邸之粥粥若無能也。因之欲利用彼以鞏固自己之祿位之權力之名譽之黨類。而僞改革之政策。遂一變其方針。未幾而有指婚之事矣。未幾而有統軍之說。

矣。未幾而有入軍機之信矣。不愛於皇上之躬。何愛於皇上之弟。豈其真洗心革面。而順天下改革之思潮。以慰天下改革之希望乎。吾敢斷言之曰。若是種種。皆偽改革之證據。昭昭乎其不可掩也。往者皇上之立。以宮庭之親也。故立后亦因親及親。大阿哥之招物議。意以爲親稍遜之故。用是指婚某邸。實欲爲某相建不拔之基。蓋此舉爲前度立后之餘波。而卽爲他日大阿哥之起點。其計亦甚狹矣。豈知皇上之位。繫屬於人心者。在德不在親。如以親言。則毅皇帝玉几顧命之餘。毅皇后梓宮慟哭之後。久不隕於九原矣。孰料皇上聰明天寶。雖權不行於闈寺。亦能廷杖以四。克紹前徽哉。至招軍使統之說。卽前者某相統武衛五軍之政策。而又不取再試。因以某邸爲其羽翼。無非攬權畏禍之深心也。若命入軍機之信。則以本朝政柄。全在軍機。名使之翊贊。皇上實使之輔助某相。且將藉是以消釋中外疑議之端也。雖然。偽改革之證據。歷歷如睹。凡明眼者。俱已辦之。而國民若不甚措意者。殆猶有望於某邸也。昔呂家產祿。幾移漢祚。而朱虛侯何以成功焉。武氏三思。幾覆唐宗。而臨淄王何以成功焉。某邸而有忠君愛國之志也。吾知其必出於此矣。某邸而無忠君愛國之志也。吾知其亦無能爲矣。何也。某邸原素有迂謹之名。而某相奸滑過人。必深知某邸性情。而後信用也。然改革之風潮熾矣。某相雖技倆百出。以售其僞。其如國民之倡自由倡獨立者。已日趨於真改革何。

論中國維新之變局

星架坡天南新報

二十世紀之支那。欲易黑暗爲光明。渡苦海而登彼岸。其唯維新乎。爲是言者。婦孺同聲。數見不鮮矣。吾嘗有言。國家不患有真守舊。而患有僞維新。蓋改革者。如轉巨石於甕中。不達其目的。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且以數千年守舊之中國。既可苟延殘喘於當時。未必遂決裂亡命於一旦。而子孫帝王之業。雖積弱而不至瀕危。若假維新之虛名。以掩一時之耳目。無論其非維新也。卽維新焉。又豈能以一二之效。遂足坐享泰西全盤之強盛哉。如內傷者焉。不診治不服劑。必可稍延歲月。倘遑投之以猛藥。則決生死於須臾。而安危固莫保也。況投以猛藥者。未必得療傷之目的。若耶。揆之孱弱之中國。何以異是。乃回鑾以來。以列強之迫。愚詔維新。在朝廷是否實意舉行。吾不得而知。就其宗旨。則曰派游學也。建學堂也。築鐵路也。開礦務也。試策論也。此皆新法之皮毛。而非新法之精意。亦夫人知之矣。精意者何。民權是已。吾姑舍民權於不講。特就右數者而觀。則今日遣派日本之留學生。較昔日派美之留學生。其文明程度。固是後來居上。而鐵中之錚錚者也。乃偏有腐敗之公使。竟從而阻抑之。而派游學之局。一變。前陶督與學以來。業有頭緒。乃人亡政息。而接辦之舊物。顛覆其典型。大學堂之章程。既肆更張。武備學堂之捐款。復行侵沒。使全粵一點生肌。

奄然就地。而學堂之局一變。鐵路所以廣商務也。而必加以官督商辦之名。是商事而主之以官。并以官威制其商力。否則或以邱山經費之難籌。徒從事於國債。且以其營造委以總公司。而商股無纖芥之權。即粵漢鐵路而論。經營十餘年。許集美股。乃始有端倪。而他之支路可知。由昔日以駭將來。吾料鐵路之局未變。而必將一變也。而況善後者之大費躊躇也。礦務之舉。為生利一大原。當菁華大洩之世運。地不愛寶。皆無終闕。苟能諭令國中之資本家。准其集股自由開辦。為之保護以抽值焉。則財必下可勝用。乃歷久依樣葫蘆。終不能受天地自然之利。又益以外力要求。遂使坐擁膏腴之中國。不能自享而徒以享人。而礦務之局又一變。朝廷廢入股與策論。以冀得人之效。然入股何以廢。以其拘於代言也。策論何以與。以其暢所欲言也。乃主試者皆墨守入股之迂儒。一切死亡傷亂流血民權之字樣。既擯置之。其束縛言論。實較入股為尤甚。甚至於三場經義之題。且有刪去義字。以為入股中與之望者。而策論之局又一變矣。噫。昔之殷殷講維新者。將以求富強之實效耶。抑以飾一時之觀聽耶。乃祇此數端小小新法之皮毛。竟如大海波瀾。變幻無定。今則和議既成。有民可以抽剝。有地可以宴游。如冬過忘寒。夏過忘熱。不復知有維新之事矣。昔也由守舊而維新。次也由維新而偽維新。今也由偽維新而不言維新。而猶靦然號於衆曰。今中國維新之中國也。於是無知者走相告曰。游學衆矣。學堂辦矣。鐵路築矣。礦務興矣。策論行矣。曾亦知政府之腐敗。疆臣之泄沓。固猶是耶。是故昔之維新。由於中東之戰也。葉志超衛汝貴丁汝昌龔照瑛鼓之。日本助之。未幾而戊戌政變矣。後之維新。由於團民之役也。端徐剛趙董李鼓之。八國助之。今則風潮又滅矣。苟葉衛丁龔端剛徐趙董李之徒。復出而鼓舞之。則朝廷復知有外強中弱之憂。庶維新二字。尚聽下回分解。不然則是永永沉淪也。然吾所謂維新者。其點猶有進焉。亦衆所共知之民權是已。蓋專制者必不維新者也。維新者必不專制者也。此理如日月臨天。江河行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政權公私辨

上海新聞報

今日中國之政府。為國乎。抑為家乎。為公乎。抑為私乎。觀於所施之政令。所握之權柄而知之矣。夫其政令權柄亦至變至幻而不可測也。今日政令屬在我。則由我施之。可以作威作福。易一時而政令屬之人。則我又退居人後也。今日權柄歸之我。則由我握之。可以惟刑惟賞。易一時而權柄歸之人。則我又惟人欲為也。夫其施政令握權柄。大致蓋有數端。一曰報復。大員中有和外派。有排外派。和外派不以排外派為然。排外派亦不以和外派為然。庚子之釁。當中外議和之際。凡排外派者無不可危。其時和外派聲勢隆而外交廣。排外派搖尾乞憐。性命託之。官位寄之。其外人不加指索。故卑詞焉。哀懇焉。既而和議定而外交平。向之排外派專制

之手段之位際。又恢復如初矣。於是凡向之名爲和外派者。至此又不能不仰給於排外派。而排外派之詭計出。而排外派之巧計生。於是思欲得排外派諸人。而一一中傷之。今日撤其要差。明日開其要缺。一洗其從前卑詞哀懇之恥。而私仇可報矣。一曰受賄。自庚子糜爛。京中大員屋宇被燬。衣物蕩然。迨迴鑾後。思復舊時所有。大開賄賂之門。人言噴噴。某相尤爲衆怨之府。致有議其嫁女粧奩。即門包一項。已收納至二百五十萬者。有某大員致送奩儀五千兩。揮棄不納。一笑置之。又有謂某相懸督撫實缺待價。而沽人言不一。總之無報効者以尋常相待。有報効者以特別相待。則顯然也。一曰專擅。一國之中。凡有關於利權之事。於外人則讓之。於華人則奪之。攘商之利。以爲己利。而商之數十年辛苦不願也。據商之權。以爲己權。而商之數萬人聯絡不願也。乘商之危。寒商之心。而若輩恃其專擅之力。以相壓制。既收極大之利。又明其生殺之爲所欲爲也。嗚呼。凡此三者。皆今日能施政令能握權柄之政府之情形也。然而其報復。其受賄。其專擅。亦非遽爾爲之者。其始則進讒言於帝座。而使其人聖眷衰。其繼則散謠言於京師。而使其人物議敗。於是朝降一諭而抑之。暮降一諭而擠之。以圖快其私心而後已。曾亦知今日中國之大局。危如累卵。內外大臣要在結以同心。而不分黨類。持以公義。而不參私見。然後可以努力王朝。維持全局乎。不然者。我之內政。多一舉動。則外人之思想多一機會。彼惟見我內外大臣生心妬忌。有意猜嫌。於是即其所以妬忌所以猜嫌者。而枝節橫生。議論旁出。故路礦輪電者皆外人甚願中國有內政之變局。而從中發奇想。佈秘計者也。抑吾又聞各國之爲政。皆重商務。商富國富。商貧國貧。人之言曰。商者國之元氣。官者國之蠹蟲。蓋以凡事經商辦者無不成。經官辦者無不敗。歷驗皆然。外人之所以重華商而不重華官者。豈非以商信而官誑。商實而官虛。又歷驗皆然歟。而我但以能施政令能握權柄。遂排擠之。箝制之一。張其威福刑賞之勢力。則斷之曰政權私而非公也。

體制革命說

星架坡天南新報

亞之大陸有一國焉。蓋數千年來崇尚體制之舊國也。其政府無政治之思想。而唯崇體制以事張皇。其官吏無致養之精神。而唯奉體制以行故事。其庶民無自由之權利。而唯壓體制以受束縛。所以欺飾閭閻者唯體制。所以鞭笞風俗者唯體制。所以敗壞國家者亦唯體制。詩書則體制之傳記也。禮樂則體制之器數也。奏陳時事者則曰體制攸關。頒行諭旨者則曰母乖體制。甚則賠款割地之不遑。而條約字樣。尤爭體制之浮名。徵抽剝削之俱窮。而告示章程。務存體制之局面。盛哉體制。美哉體制。儻哉體制。然虛腐之瀟風。吾不欲長之。而唯欲革之。作體制革命說。

土木者體制之觀瞻也。即商紂之鹿台。秦政之阿房。可謂極體制之宏麗者矣。丹青未竟。金碧旋非。而謂頤和園萬壽山昆明湖。可以長作安樂窩耶。其可革者一。拜跪者體制之儀注也。上古言天威咫尺。已極尊崇。自叔孫通定朝議。上以媚君主。下以束羣臣。而至今爲烈。故武夫不習儀文。而召見每受朝廷之斥退矣。下僚稍違格例。而稟見每遭督撫之呵責矣。未改其內材。先觀其外局。於是爲官者不以經濟爲救時計。而以應酬爲護身符。如此即學堂林立。豈足以收有用之才耶。其可革者二。服色者體制之章身也。天子冕旒十二。玉藻一篇。已備極尊榮矣。今則四時改換。皆頒諭宮門。以整齊一切。現換某地紗。某裘某袍某褂。次而獎賜臣工。則有素貂褂團龍褂黃馬褂開氣袍之屬。特別名色。以爲尊貴之等差。而禮服中之文用鳥武用獸之分。更無謂矣。披身者愈多。束身者愈甚。而辦事反不得自如。且既有階級爵位之懸殊矣。亦何必以此爲區別哉。其可革者三。刑獄者體制之流毒也。刀鋸桁楊。古所時有。而今日之中國。則其害固中外向者所無。初時定律。則訊某罪者用某刑。而施之女子。則更爲煩碎。故有贊數十年刑幕。而不能盡記者。今則新式刑具。日盛月新。昔之刑具。定自朝廷。今之刑具。增於官吏。徒假盜賊充斥爲名。以求易於苦打成招。豈以爲肅一己之威嚴。以戕萬民之生命耶。抑以爲邀功地耶。其最謬者如情寃命不寃一語。不知誤送幾許殘生。哀我同胞。胡堪此極也。其可革者四。捐納者必求花樣之足否。以爲得缺之遲速。夫花樣即體制之別名也。曰候選候補即用試用等之虛名。固不能盡述。且明明以官缺爲買賣場矣。而必借名於或新海防例。鄭工新例。某案軍營。某事賑捐。但計折款之多寡。不計流品之何如。在奏停捐納者已詳言之矣。獨怪多立名途。以欺人耳目。抑又何也。且武弁爲干城之選。當求禦侮之材。乃不計人地相宜。而但分其海疆某某缺。曰移補借補留補。總總不求甚解。豈能盡書。一若官缺可更。而體制斷不能墮者。欲求賢臣。是亦難矣。其可革者五。其餘漕運虛糜。則曰天庾正供。官倉陳腐。則曰備荒常法。考試局門。而私路之疏虞不計。綠營操演。而開銷之無用不知。無論臣工奏行何事。而必援上案爲題。其最謬如改換官照一事。則康熙時有翻車墜水。其官照遺落於西河。因准予修補。而今之失照求換者。必援此案。凡諸等弊。言不勝言。以上所云。猶嫌舉一漏萬。則選泥濘體制之風。亦可知其梗概矣。

雖然天方革之。誰能阻之。體制之有革命。亦進化之例使然也。昔也爲體制極盛之時代。今也爲體制漸衰之時代。謂余不信。觀光緒初元。吳可讀奏請建儲一摺。而太后駁以本朝家法。向無先立儲貳之理。而今則太后詔立大阿哥矣。清廷於權臣勢重。多就駢誅。如年羹堯明珠。寶拜等是已。而今之榮祿何如。清廷祖制。本無閣宦當權。而今之李聯英何如。右三者皆體制之最重。且大者也。而革命出於自然。吾故曰。昔則體制極盛之時。今則體制漸衰之時也。然體制漸衰之時。其中國將與之兆乎。擲筆之餘。企望久之。

論斷髮易服之大利益

天津日日新聞

近日相傳政府有欲於明年正月令全國官民斷髮易服之說。信乎否乎。吾烏得而知之。然亦聞而決之。所以決之之故。淺者曰。斷髮無所用。舊服寬大。行且不利。況其作事。不斷不易。復將何待。吾則曰。此益之小者也。更有大於此者。其能以倍蓰計哉。請約言之。一可以和新舊也。方今朝廷以變法爲急。而政府諸公多無所建白。故新黨咸力詆之。今政府毅然行斷髮易服之令。使新黨咸曉然於新政之必次第舉行。不復責人無狀。吾所謂大益者一也。

一可以和中外也。方今中國敗壞。外交上十分棘手。西人見華官多有輕慢之意。固由於我內政之頹敝。無可見重。亦由於車馬衣冠之異已。故不能與他國人一例視之也。今毅然斷髮易服。使西人咸化其畛域之見。以平等相待。吾所謂大益者二也。

一可以和滿漢也。朝廷以髮辮袍褂爲國制。不敢輕易更改。二百餘年來。而漢人猶且外之曰滿人。曰滿清朝廷。故多有倡革命之說者。其形迹之未化。故其界限之難融也。今毅然斷髮易服。形迹上無所謂滿。無所謂漢。可泯族類之見。吾所謂大益者三也。

一可以和民教也。自中外大通以來。華洋錯處。民教叢居。華人見洋人曰毛子。曰鬼子。洋人見華人曰豬尾。曰牛尾。平民見教民曰。此係奉外國教者。民教之不和。故釀成中外之大衅。此中之緣因雖多。然異言異服。亦構禍之一端也。今毅然斷髮易服。使外觀上無復有華洋民教之分。官民上下。可以享平安之福。吾所謂大益者四也。

有此四大益。則此舉誠爲當務之急。而其餘諸小益。更可無論。此事不確。吾祝其確。此事而確。吾更祝其勿惑人言。中道變計。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中國近事

◎兩宮召見情形 當兩宮回京時。太后自入正陽門便哭。直哭入大內。文武大小臣工以次召見。太后云。去歲之亂。皆因我誤聽人言。以致上危宗社。下害生靈。至于棄却爾等而去。非我本意也。言罷。大放哭聲。殿上殿下。同聲爲之一痛。悲止。又曰。我與汝等皆從憂患中更生。不容須臾忘也。此次歸來。要勵精圖治。但我年已衰頹。汝等相助爲理。當與者與。當革者革。破除一切情面。勿狃于往日之積習。而圖目前之苟安。戒之戒之。嗣後每召見臣工。必哭。臣工除痛哭外。無敢發一言進一策者。某日召見滿漢御史。言及去歲之亂。歸咎于端剛。忽有某御史率爾對曰。剛毅爲國而死也。算得大清忠臣。太后默然良久。曰。我年近古稀。精神大不及曩日。擬與中外臣工參酌應行事宜。俟政務稍見就緒。便退處深宮。聽皇帝自爲之矣。

◎召見使臣 十二月十三日。皇上召見各國使臣。各公使朝見時。均以國書呈遞。并依照和議大綱所定章程。在乾清宮覲見。各公使與參贊等。由大清門入紫禁城。乘坐大轎至午門而止。由午門再換肩輿。直至宮門。各公使夫人以二十三日召見。其時太后感極。流涕愴歎。皇后亦在座陪宴。太后并贈賜各公使夫人以珍寶等物。

◎太后知悔 太后在西安時。每對人言。或對皇上言。皆曰。此事不必說。皆是吾二人之過也。比入京召見臣工。則曰。此我一人之過。與在西安時不同。

◎會議俄約 十二月十二日。兩全權訪俄使開議俄約。王云。兩宮以此約宜從容商定。不可貽後日患。及啓各國之忌。俄使云。現在四款與前相李氏議減再四。一切皆從貴國之意。可即畫押。無須再行開議。王云。本大臣初到京師。李相會議之事。概未與聞。俄使云。中堂既在政府。李相所議。焉有不知之理。王云。李所議乃草約。不得據爲定議。本大臣即欲照此定約。其如朝旨及各國不允。何。俄使謂此中俄兩國交涉之事。何與他國中堂之意。果爲中國計乎。抑爲各國計乎。王云。此事雖中俄兩國交涉之事。然關係全局。各國自不能無辭。願貴公使從容商定。祇須毫無窒礙。本大臣決不固執。俄使乃謂慶王曰。王爺前允俟河南回京。即定約。今爲時已久。何尙未定。慶曰。本王深盼即定。其如練兵交路。款中附款殊多。妨碍國體。兩宮亦不謂然。臣下不敢據定。刻下願將前約議刪附款。本王當與王中堂請旨酌定。言至此。俄使不悅。舉茶向慶王曰。請王爺與中堂會商。既定再來會議可也。

◎奏請歸政 慶王嘗面奏太后。謂在京英日各公使極敬皇上。必欲一觀皇上親政。額懇太后即行歸政。以順輿情。

○懼防各國 京師自午門至天安門。袁世凱之軍五營。分段駐紮。張勳爲總統。又分統四人。每日駕往太廟及各壇。此軍必隨之。在豹尾班後。兼奏軍樂。必俟午門閉後。乃行收隊。又宋軍亦已調回京師。分屯城內。蓋皆所以防各國也。太后畏各國之心可知矣。

○大阿哥廢黜之由 大阿哥溥儀被廢。聞非太后之本意。係慶親王李鴻章袁世凱三人力請。太后速行罷黜。三人者太后所最信任。是以不得不從其請。

○公擬保獎 留京辦事王大臣。因去歲未出京各員。于充鋒冒竊之際。仍復極力從公。實屬勇于盡職。現在公同商約。擬將初立辦事處時。首先報到者。列爲優等。至柏靈寺當差各員。皆照異常勞績列叙。

○設計除董 一日太后詰榮祿云。董福祥與端勾結。當何以處之。榮乃令某觀察先行設法去其兵。而後圖之。某觀察者與董舊爲莫逆交也。往謁董。董疑其圖己也。勿之見。後因某營官先容。乃見董。董曰。去年之事。非我所主持。且端王屢嗾我反。我已屢却之。我實不負朝廷。朝廷但留我殘生。雖終身不用可也。某觀察曰。聖德如天。公母他慮。但國債日增。爾果不負朝廷。何不自請裁去。兵廿營。董其時尙帶營有二十八營一則免人三疑。二則替國家節經費。朝廷必喜。且我可保公無事。董首肯。然兵裁後則必不免矣。

○會奏誅董 袁世凱與劉張二督聯銜上摺。請誅董福祥。袁署首名。摺上之後。袁復面奏武臣誤國。宜亟正典刑。以快人心。太后聞之。不語。袁曰。爲太后皇上計。不可不誅董。爲宗廟社稷計。尤不可不誅董。現已有密旨令陝西巡撫崧蕃相機行事。

○俄使行賄 俄使以榮祿不爲己援。用是賄囑李蓮英。告以若能勸服太后。仍照前全權大臣李鴻章所議定之滿洲條約批准。俄當贈銀一十萬兩。以酬其勞。以後每年並當送銀一百萬兩以謝之。

○榮祿權盛 軍機大臣向例有王爺爲領班。太后欲令禮親王爲之。榮祿阻之。又以慶王無肩任之才。故軍機領班。仍是榮祿。又榮祿之女。太后已指定與醇王爲妻。榮祿之權。比前更大矣。

○請黜榮祿 英公使前請將榮祿罷黜。太后特密遣袁世凱婉告英使。以榮祿並無不良之舉。該使儘可勿慮。但其使堅持前議。擬俟召見之日。再行當面參劾。

○索辦罪員名單 近日各國駐京欽使。照會中國政府。請將去年會助端王附和義和團匪各員。嚴爲懲辦。各罪員銜名列下。

一兵部侍郎貽穀。因僞傳上諭。致盛京都統晉昌與俄人開仗。一軍機處章京連文冲。因僞傳上諭。命華兵攻擊天津租界。並圍攻北京使館。一內閣學士蕭榮爵。曾助連文冲妄擬僞諭。一內閣學士高廣恩。與徐桐聯爲一氣。一候補知府黃鳴岐。曾充

義和團老師。一吏部主事洪嘉興。會勸端王登九五之位。及焚燒使館教堂。一刑部主事夏振武。會助洪嘉興爲惡。一溥良。會上摺請殺許景澄等。一內閣學士檀瓊。會助溥良爲惡。一湖北候補道黃嗣東。因請于蔭霖攻殺漢口之洋人。一內閣學士胡祖蔭。會帶領拳匪頭目二十餘名至湖南擬攻岳州租界。一刑部主事郭宗照。吏部主事葉德輝等。會助胡祖蔭爲惡。一候補道張祖同。學士孔憲教等。會助胡祖蔭爲惡。以上各員。以貽穀連文冲二人爲罪魁。

○貽穀倖免。貽穀爲某中堂最得意之私人。一切陰謀。皆彼主持。某日已擬定革職之諭。尙未交發。彼乃哀求某中堂。乃將其名抽出。易以彭青藜代之。按彭雖係某和國然乃無名小輩各國所開名單未列其名某中堂將彼革職者以礦。按此礦前經胡苞生中丞奏開。苗協旺嗣以辦理未善中止。摺中有云。臣子目擊時艱。自當竭盡精力。以求富國之計等語。真巧于避禍矣。

○增練軍隊。袁世凱擬將陸軍增練十萬人。合作一軍。俾成勁旅。業已具摺入奏。俄德兩國均願派員代練該軍。袁則擬聘用日本武員。皇上亦以該議爲然。

○整頓海軍。袁世凱奏請每年籌款一百十萬兩。整頓北洋海軍。現葉軍門已奉命在烟台審度地方。以備其用。來春各兵艦即可會齊。

○建立學堂。北京城內擬設立左右翼學堂。派那桐管理。又新設八旗工藝學堂。已派肅親王爲督辦。

○派充要職。北方各處鐵路。頃備派袁世凱爲督辦。胡燏棻爲幫辦。實則但歸胡一人經理。王文韶亦已奉派爲督辦路礦事務。副之者乃張翼也。

○派充管學。張百熙派充爲管理京師大學堂。同文館隸外務部。已三十五年。其經費向由海關撥解。茲亦歸併大學堂。以期劃一。

○簡派專使。政府本定簡肅王爲專使。赴英賀英皇加冕之禮。嗣因不能分身。是以另派慶王世子溥振爲代。

○藉慰忠魂。袁昶徐用儀許景澄立山聯元五人。因義和團事而被刑于菜市。去年曾有上諭昭雪其冤。并開復原官。茲復令王大臣查其子嗣。將與恤典。且立專祠。並與諡法。蓋以掩各國人之耳目也。

○諭令進京。頃有旨令劉坤一張之洞兩總督北上。劉坤一着其于白河解冰後起行。張之洞着其俟劉坤一歸任後起行。

○擬逐東撫。山東巡撫張人駿。抵任之後。每與該省西人不甚愜洽。頃德人已電外務部。不要彼在山東爲巡撫。

◎意使索地 頃意國公使到外務部與慶王會議。索租三門灣之地。

◎奏請派員 商務大臣盛宣懷。頃因政躬不豫。不能躬親辦事。于日前電請政府。另派他員辦理條約事宜。

◎商約條目 盛宣懷氏與英使會議商約。已有數次。所議共有十四款。(一)進口稅則。(二)出口稅則。(三)鐵路。(四)內地行船。

(五)洋人長住內地查探商務。(六)開礦事宜。(七)裁釐金。(八)重訂新衙門章程。(九)鑄造銀錢以歸劃一。(十)各洋行內招華股東新章。(十一)增廣棧房以便多存貨物。(十二)已進口之貨重運出口章程。(十三)領回半稅新章。(十四)特設一局俾可了結洋商與海關辨駁情事。

◎電傳要諭 二十五日北京來電云。現發上諭許滿漢通婚。令婦人不纏足。又命宗室及各大員子弟出洋遊學。榮祿上表乞休。

上諭言為朝廷所親任。不允之。

◎滿洲新約 駐華俄使近又另擬新約稿底。交與兩全權大臣。按約中大意。不論何時。如中國欲在滿洲振興商務工藝。所用之款。須由道勝銀行出借。他國不得干預。并云。此舉實與中俄二國商務有益。而與他國利權無碍。且如能從此新約。則前者所言欲得滿洲礦路利權一節。即可作為罷論。一年內并將滿洲駐兵撤退。英公使聞之。向人云。俄人雖改約章。依然有名無實。如竟照辦。一則中國土地。必不能完全無缺。二則與他國在滿洲貿易利權。大有關碍。故現在英公使力行抗拒。并勸兩全權大臣云。如中政府允俄之請。則英國所要索者。必較俄為大。美日兩國公使意見相同。故亦力拒。劉張兩總督亦聯名直奏政府云。如允俄請。則中國必將從此瓜分。不可挽救矣。凡有關涉約章之事。無論鉅細。應與英美日三公使商議後。方可定奪云云。

◎密函照錄 俄公使頃致密函與兩全權云。北洋練兵事宜。前大臣與前全權大臣李訂有成約。不准他國干預。茲聞貴國政府現有聘請日本兵官代練北洋新軍之事。本大臣不勝詫異。查前項成約。敝國政府為貴國保護自主。不使他國侵佔起見。今此事如果屬實。有背前議。本大臣斷難默爾而息。即使果無其事。何以中西各報言之鑿鑿。本大臣于中俄兩國交涉事宜。苟可委曲設法。無不推誠盡力。以期慎固邦交。近觀貴大臣所為。實有未能滿意者。此事關係全局。是否確實。即希切實照覆。萬勿延遲云云。兩全權覆函云。接誦來牘。承詢及北洋聘日員教練新軍一節。敝政府並無其事。實係各報誤探風聞無據之談。率行登載。殊不足信。至北洋練軍。係為拱衛畿疆。彈壓拳匪。餘黨起見。並無他故。貴大臣幸勿輕信謠言。致啓猜疑。本大臣等遇有兩國交涉事件。深感貴大臣和衷商辦。委曲周旋。實敦睦誼。惟本大臣等一片苦心。似亦應為貴大臣所深諒。所謂近今各事實有不能滿意者。果何所

據而云然耶。尙希貴大臣始終如一。勿爲流言所搖。不勝感盼云云。

○條陳新政 直督袁世凱近上條陳洋務千餘言其大旨如下(一)政務處應聘六國碩學士爲顧問官(二)外務部則用會出洋與外省辦理洋務之幹員(三)用人不拘官階資格以實心辦事即爲合格(四)裁京內外冗員(五)派王公大臣出洋并招回出洋學生之得有文憑者量才錄用一面另行資遣有志之士出洋學習聞此條陳會送至政務處大臣以爲茲事重大非一人所敢擅奏袁遂親遞于太后皇上前太后皇上深以爲然即諭政務處大臣詳議辦法

○籌款興學 某京卿條陳各省創建學堂爲造就人才之地他款皆可緩籌此款則宜速籌籌款既不易尤當實事求是不可徒負虛名其附片有云造就人才必自教習始所有各督撫保薦教習皆須令送部引見經朝廷甄別以定其高下該教習既不敢存詭遇之心該督撫亦必慎擇濫保之咎也

○擬辦房捐 聞五城御史日來會議以國債每歲一償籌款爲難擬具公摺請援廣東江蘇兩省房鋪捐例通行京師以至各省惟此事必先清查一過清查之人須慎簡才具明敏操守廉潔者方可免中飽之弊所有創設捐局及委員薪俸另行籌款不得動捐項分文果能實事求是涓滴歸公行之一次便可將國債清還滿清御史意見相同摺稿已定日內即上聞矣

○阻止進京 俄使以朝旨命江鄂兩督進京恐于東三省之約或有不和乃言于英美各使曰中朝召江鄂二督來京者實因去歲揚子江互保之舉中朝深恨之欲誘令入京重治其罪也英美兩使大爲所動亟向袁世凱聲言若召劉張入京恐于南方不利請即罷此議倘不允則天津必不交還鐵路亦不歸諸中國袁言于朝廷遂寢其事

○交路近信 英人掌管京津鐵路本擬西正月間交還中國現聞英人不願交還之故仍執俄人先交關外鐵路然後定議並有由俄交英由英交華之說

○允還天津 交還天津一事各使已允西四月初然屆時此說有無變更尙未可料

○召見翰林 客腊皇上召見翰林院諸人時太后即先引過自責旋即勉厲諸翰林當讀中西有用之書皇上亦言中西之學必求其通太后並言去年若非拘泥不化何至釀成如此大禍今後切不可泥古不化總以通達時變爲第一要義云云

○擬裁官吏 聞九卿衙門議裁所有大小九卿統歸六部仿外務部例行之大者視左右丞小者視左右參議國子監改爲文部翰林院改爲學部漕督亦在將裁之列又聞擬將通政司詹事府大理寺太僕寺四署先行裁汰

◎條陳再誌 直督袁世凱近又具奏朝廷。謂逢每年新正。宜召各督撫入京。俾得與皇上面商一切應行各要政。且常年聚會一次。各督撫漸見親密。可免畛域之分。

◎董軍可慮 陝甘總督電稱董福祥所部之兵各懷新式軍械。在甘省北方一帶肆意劫掠。殊屬不測。大為可慮。

◎俄習滿文 俄人現在滿洲各處開設學堂。學習滿洲語言文字。茲已到處聘訪精于滿文之人。以備聘充各該堂教習之用。

◎巡撫更迭 山東巡撫張人駿。前因該省釐務與德人有所交涉。德政府致電外務部要求不准其在山東。茲聞有張人駿轉任山西巡撫。岑春煊轉任山東巡撫之說。

◎酌提捐款 順直秦晉實官捐款。所收不下一千餘萬兩。今戶部因庫款支絀。無濟要需。擬于順直秦晉捐款。酌提二成實銀解部。至官紳獨力報効鉅款。亦一併全數匯解。聞已奏准飭各省辦捐處照辦。

◎再興捐納 政務處有人言目下款項支絀。籌措為艱。捐納實官之例。今年仍當再行。極遲亦在二二年之內。

◎誌工藝局 陳壁已遵旨在北京設工藝局。聞辦理已有端倪。又聞擬在北城設一速成師範學堂。以備將來各州縣開設小學時可延充教習之任。

◎擬辦彩票 雲南督糧道前遞條陳于慶邸。請辦彩票。兩宮歸京。慶邸即為面奏。太后已俯如所請。聞匯豐某英商力任其事。已托香港總督轉電英政府為之主持其間。

◎條陳兩誌 侍郎那桐近上條陳。言戶部應聘他國人之深于理財學者為顧問官。以專管度支。胡燏棻亦上條陳。請在北京設立工巡局。已派員向上海調查工部局章程。如法辦理。

◎要求商約 聞英人與袁督辦商約三事。必三事定而後鐵路可交還中國。(一)駐札鐵路之英兵。須派妥實委員竭力保護。遇有英商往來。亦須加意接待。(二)匯豐所存款。及將來存每月進款。或應清結。或另訂章程。皆宜于此時言明。(三)貨棧歸英人管理。中國不得把持。帳目英人主之。中國亦無庸另設帳房。

◎阻止使臣 致賀英皇加冕使臣。自簡定慶邸世子載振後。聞即得英外部來文。以載振年輕資淺。不肯接待。須另派王大臣前往。

◎奏參赫德 劉張兩總督近致電外務部奏參總稅務司赫德。其大意謂赫德不應管理內地郵政。以及常關。并指斥其種種攪

權等事。

○新約全錄 前號所載俄公使近提出滿洲新約交與兩全權。茲得其全稿并兩全權駁議。為錄如下。案此約稿即第四次者也。○第一條。大俄國與大清國捐棄前嫌。特立一永久之新約。所有東三省俄兵佔據之地。一律歸還清國。該地方所有自主權利。俟歸還後。仍聽清國自治。惟與俄人有妨者。俄政府仍須過問。責令清國改定。以全交誼。○第二條。大俄國駐紮滿洲各軍。與清國代平內亂起見。現在東三省及中俄交界地面。既經大清國允准。不再具有去年之禍亂。大俄國自應允將該處所駐之兵陸續撤退。一千九百零一年所有駐紮遼河一帶及盛京西南各處之兵。先行撤退其半。一千九百零二年奉天盛京各處之兵。全行撤退。一千九百零三年。俟中國北方無事。能自守護。再行撤去吉黑兩省之兵。○第三條。大清國在東三省留守兵額。不得于原額外無故增添。所有需增兵數。該省將軍須與俄督酌定。不得私自增改。有乖睦誼。附「東三省自治之權。仍由中國官吏管轄。惟須力任保護。俄人及不准華兵與俄兵齟齬等事。○第四條。大俄國允將山海關至營口一帶鐵路交還清國自行管理。惟清國須按照所辦該鐵路章程辦理。不得添築支路及展長原定之線路。不得已增設綫路。須與俄政府商定再辦。一去年至今所有保護修理鐵路之費。應由中國償還。非一此次鐵路中國須自為保護。不准他國兵隊駐屯。一不准築橋過遼河。一管理之法。槩照一千八百九十六年英俄所立和約辦理。○兩全權駁議如下 第二條。俄兵限期。駁云。去歲拆毀鐵路。本為亂民所為。既言歸于好。自當歸敵國保護。豈貴國驟不退兵。別有深意乎。第三條。額外練兵事。駁云。練兵為自強計。非專為開邊衅也。豈可預定以額。貴國無日不練兵。何獨使敵國缺兵。不敷調遣。安能保護。第四條。山海關鐵路不准建築支路及展長綫路。駁云。西比利亞鐵路。貴國自主之。山海關鐵路。敵國自主之。不得混而為一。○又議及商約。商約指東三省路礦言。原議只許華俄銀行承辦。他國不得干預。兩全權亦駁之。駁云。東三省既交還中國。凡中國人皆可辦。中國商人亦可辦。中國國家更可辦。何必定出自華俄銀行。即以銀行名華俄論。是華俄皆有自主之權。俄人不得獨擅其權也。總之李公已死。今日談公約。不知有密約。密約必與人口實。我先無以自立。公約可告天子。可告友邦。如貴國不願歸我土地。亦不妨明目張膽言之。無庸費唇舌也。于是俄使曰。且電致本國政府。俟回電時再定云云。

○俄人讓步 俄使與兩全權會議之後。即請訓于其政府。旋聞已有覆電。甘為退讓。凡滿洲兵制兵數。俄人皆不得干預。營樞鐵道管轄之權。亦讓還中國。又滿洲撤兵之期。言明定約三箇月。即撤盛京之兵。吉林遲三箇月。黑龍再遲三箇月。大約和議定後。不

過一年。主權可全收復矣。

○太后懼外 太后心中終懼外人。夜間偶聞砲聲。便問云。莫是交民巷係各公使館所在地地麼。而其于近支王公交接外人者。則固聞而惡之也。

○紀大學堂 北京大學堂章程。以前均係某公所擬。茲聞督辦張百熙將前章大為更張。額數廣開至五百餘名。並擬俟二月後即行開考。華文總教習。已聘定吳太史汝綸。吳初辭之再三。後有旨賞給三品銜為大學堂總教習。吳乃肯就。

○紀政務處 政務處人員。近稍有更動。且聞定議自諸大臣外。設提調二員。為陳邦瑞。郭曾炳。幫提調一員。為陳璧。總辦四員。為于式枚。徐世昌。孫寶琦。鐵良。幫辦二員。為汪貽書。嚴修。

○條陳練兵 直督袁世凱會條陳練兵事宜。大要如下。(一)改兵制。擬用通國皆兵之法。設豫備後備民兵等兵額。(二)各省設練兵。各府設團練。(三)北京武昌兩處。設陸軍大學堂。聘德國日本將弁為教習。(四)北京設軍事督辦處。專管全國練兵事宜。奏上奉旨交政務處妥議。

○電詞嚴峻 劉坤一有電致全權大臣。詞甚嚴峻。頗類教訓口氣。其意皆言不得利權外溢。致虧損過多。將來無以對天下後世。

○紀自強軍 自強軍聞擬改名。并變通舊制。改歸袁慰帥節制。以一事權。

○會辦商約 盛宣懷前因病勢甚重。經手商稅事宜。責任重大。恐誤要公。電奏懇請開去商務大臣。並請另簡大員前來接充。故朝廷有特派呂海寰會同辦理商約之諭。

○查辦要件 兵部尚書裕德。前往蒙古查辦事件。茲悉此案情節重大。蓋緣蒙古某王初以服毒身死申報。繼聞其為僕人謀害。故特派大員研訊。所帶隨員。本衙門二人。刑部一人。理藩院一人。

○姜軍紀律 姜軍自去歲入京以來。捕務嚴明。盜賊為之斂跡。近因差役浩繁。擬欲出都駐紮。誠恐地面不靖。故已檄關他處所駐之隊前來填駐。一面入奏朝廷。

○德官抗議 在津各國洋商。已向駐津各國統兵官商請。謂照和約辦理。此時似應撤兵。各兵官均允照辦。惟德兵官獨行抗議。○交路有日 京中官場消息。稱直督袁世凱來文。言月內英國可將京津榆鐵路交還中國。京榆鐵路即派會辦胡燏棻接收。○蘆正鐵路由法人保護者。亦一律交還中國自行管理。聞係派孫鍾祥管理局務。

◎索礦彙誌 俄商六人。近已集股擬在黑龍江某處開採金礦。已經俄使請諸中國。現各該商等專候華政府批准。並聞另有俄人甚多。均欲謀在該處開礦。又意大利欲承辦浙江全省礦務。經有人爲之說合。政府業已允准。惟章程尙未商定。又聞德使近逼請外部。將山東礦利數處。全任德人獨辦。每年所得。以十分之七納交中國政府。

◎粵漢鐵路 近聞粵漢鐵路。即將開辦。且美公司並未將該路全股售與比商。一切仍歸美公司主政。其資本現已集成。存交銀行公司中之總辦。當于西正月由美起程前來。籌備一切。以便即行興工。該路計長七百五十英里。若併各枝路合計。則當有九百英里。按照中國與該公司所訂之合同。內載中國政府當立券據四千二百五十萬元。交美華鐵路公司收執。其券係作金元折算。每年行息以五十年爲期。至該路所需各項之材料。應向美國購辦云。

◎商埠將開 聞安徽之安慶。湖南之長沙常德。不日當開作通商口岸。

◎滇粵不靖 雲南廣西兩省。現有裁兵及徒犯等。共計一萬餘人。連合起事。勢甚猖獗。

◎大哉皇言 聞日前有人面奏英日聯約于兩宮者。太后以爲此亦好事。或可爲將伯之助。皇上曰。此非吾福也。我不自強。英日其肯爲我助乎。

◎直督密奏 東報載直督袁世凱于正月十日繕具密摺一道。痛陳英日協約有關中國大局。及中國將來之施政方針。其大意如下。竊據風聞。英日兩國政府因思保全中韓兩國主權。及通商貿易各要務。特聯鞏固之盟。以資輔掖。約內大旨謂同盟之國。如此國陷兵禍。彼國當守局外中立之例。如與某國交戰時。于聯盟國大有障害。則彼國當操干戈爲聯盟之應援云云。臣愚以爲英日兩國此次之盟。必因制服強俄起見。并思阻撓法國助俄之勢力也。蓋就兵力以觀。東洋陸軍。以日本爲最。西洋海軍。以英國爲最。一旦有警。日本可于瞬息之間。調集陸軍。以壓亞洲大陸之全境。而海軍則又與英國結合。雄峙海上。得東洋諸要港以據之。則歐西列強必無容足之地。是誠爲各國之隱憂。抑亦國于東亞者之所宜戒懼也。英日兩國。雖以保全中韓爲名。然其所企圖。惟在自利而已。豈真能糜財力費精神而爲我國強乎。故兩國之聯盟。不必即謂爲有利于中國也。夫國于今日之地球上者。要在兵力財力二端。不待言矣。以本國之土地。必藉他國聯盟以保全之。恥辱孰甚。欲免此恥辱。惟在變法自強。練兵裕財。固我疆土。必使一國防禦之事。皆藉本國之實力。他國聯約。一無可恃。臣深望陛下勵精求治。以自振拔也。雖然。英日兩國之期望。有與我中國道相吻合者。如寸地尺港不得割付他國之類。是也。此亦因其商利起見。特托此以自戒耳。要之中國處此艱難之局。必一面行新法以

自強。明教育以自衛。一面藉兩國聯盟之勢。乘勢利用之。是爲中國目前之第一政策矣。云云。

◎急催變法 聞直督袁世凱面詰政務處諸員曰。政務處爲變法而設也。今諸公尙不速籌變法。欲何待乎。某員對曰。正在商量。袁曰。今何時而尙以商量二字搪塞耶。恐國家岌岌。不及待君輩商量矣。

◎翰林笑話 聞有翰林若干人聯名呈請堂官代奏。略謂江鄂各督奏議。擬遣學生赴日本學習小學中學師範。及由駐日使臣轉托日本參謀部文部陸軍省。代我籌計酌擬大中小各學各種速成教法。以應急需等事。皆與中國體面有損。中國進士舉貢不下百萬人。反求學堂教法于日本。實爲中國之大恥。云云。堂官躊躇再三。將原呈擲還。批云。既不如人。又不服善。實屬無恥之尤。卽飭勿瀆。

◎推廣銀行 聞近日政府之意。在推廣銀行爲急務。其辦法章程。與夫行用鈔票。大約同中國通商銀行。

◎募軍確信 聞袁世凱擬將部下全軍悉數調至畿疆。爲拱衛神京之用。擬大名駐札四營。正定四營。餘各分札近畿。山東地勢空虛。則另由東撫招募四十餘營。共二萬人。以實營伍。

◎直督舉動 聞直督袁世凱在保定廣開學校。平治道塗。擬招新軍四萬人。于三月招齊備練。極力爲之。惟恐不及。至所用款項。卽前奏賑捐所得之一百萬。

◎阻派遊學 現駐日本欽使蔡鈞氏。近管致電入京。請勿派學生前往日本學習。蓋防其沾染自由習氣。聞慶親王並王中堂等業已電請江督劉坤一依從前議。

◎甘肅亂耗 聞甘肅地方。大有不靖之勢。聲言董大帥欲仍與外國爲難。附和日衆。已成星火。陝甘總督暨固原提督于前月十五日會電知軍機處矣。或曰。甘肅民情。久已蠢蠢欲動。此番又擬裁撤鄧軍。風說益甚。故賊者乘間卽發。而政府得電後。卽令綏裁鄧軍。勿致張皇滋事云。

◎俄約述聞 聞俄人已有成說。所有東三省五金礦產。俄人將來當會同英美德法四國公辦。以應利益均沾之旨。已派呂海寰盛宣懷兩氏參酌各國情形。妥議具奏。又以俄人與李文忠楊侍郎皆有密約。故命李文忠公子經邁隨同慶親王往見俄使。相助爲理。並命楊侍郎之子在俄京候俄政府簽字。如有異議。卽行電聞。簽字之後。東三省便可交還中國。或云。經邁亦須至俄與前俄使格蘭斯商議一切。至日本將來有無異議。政府已不暇計及矣。

○俄使之言 聞日前俄使晉謁慶邸。談次極言西藏喇嘛應聽其爲自主獨立之國。按去年俄人曾以頭等公使之禮接待藏使。今又坦言之。其意何如。蓋可知矣。

○俄人恫喝 俄人現因滿約特爲恫喝之詞。謂中朝若不將滿約辦理妥當。俄雖不強逼。然萬一因此而有所礙于英日兩國之處。除戰爭外。更無別策。是中國必至自招滅亡而後已。

○俄營煤礦 聞俄國于預算費內。特備一百五十萬羅卜。開辦齊齊哈爾煤礦之用。然聞中政府因俄人欲在滿洲開礦。據爲一己之利。已力拒甚決。

○俄人要求 俄國現要求中政府。諸將願用英日兩國員弁裁減人數。至所索牛莊鐵路之賠償款。仍須增加一百五十萬兩。

○都署難裁 天津都署。雖喧傳限至西歷四月一日裁撤。然據傳聞。謂此次駐京各使臣與袁世凱會議。都署存廢一節。袁雖主裁撤之見甚堅。絕無氣餒。然不料從前力主裁撤之各使臣。今亦一旦翻然改悔。且因英日聯盟之舉。旣定。此後東亞變態如何。未可逆料。故皆力主維持。並聞決定此後最少亦須續辦一年。蓋以會議時英德兩使力反裁撤之議。持論尤烈。

○議開東礦 前報載駐京德使有請外務部許給德人在東省開辦某某礦地利權。而以礦中出息十分之七付與中國政府一節。茲聞德政府實無此意。不過有在東省之德國礦務公司。會于一千八百九十九年。索取山東礦利數處。現該公司派有人員。兼得德使館之助。會議開辦該礦事務。惟此事尙難議定。因東撫向之索取稅銀。公司非特不允。且欲將舊有礦地。亦不照納之故。並

悉德國若成此議。則將來各國在中國開礦之事。皆獲利益矣。

○天津問題 聞各使臣于天津之議。當由全權大臣照會。不當由北洋大臣索還。并云全權須各國送一照會。誰願撤兵。則可先行。若只照會一領銜公使。必須彼此會商。一國不願。則牽動全局。故全權現正議致送各國之照會云。

○交路無期 關內外鐵路前有交還中國之說。現得實在消息。英國尙無交還之議。並聞掌管鐵路英官。已于日前將各局理事華人多定以六個月合同。並優加薪水。俾得安心供職云。

○親王忠諫 聞慶王屢以民窮財盡之說。苦勸太后。其諫謁陵有云。能保祖宗付託之重。即不謁陵亦無不可。如必欲謁陵。不妨派重臣致祭。何必親往。太后曰。我欲將年餘苦衷。哭訴于祖宗。非他人所及知。亦非他人所能代也。其諫願和園有云。今非昔比。當以振興政務示外人。不當以般樂意赦示外人。太后曰。我何嘗不圖振興政務。榮祿從旁曲爲之詞。慶王猶力阻。太后不悅曰。汝與

我是一家人。奈何不及別的。慶王默然退出。以故慶王近來慈眷稍衰。刻下軍機大臣中勢饒之大者。無過于榮祿也。

○預備避暑 太后擬祭東陵後。卽至保定避暑。現擬定將洋人已拆之蓮池。改造行宮。地基較先尤爲宏敞。西南一帶新街東面。胡同北面民房。盡行購買圈入。業定二月內開工修造。

○聯銜參劾 江鄂兩督會同直督聯銜具摺參劾政務處。謂該衙門自奉諭創設以來。迄今並無成效。殊失朝廷設立之本意。

○會奏新政 劉張袁三總督。近會銜奏行新政事宜。該摺已由御前大臣肅親王善耆代呈。其要領如下：(一)招考游學生二十名。分派日美英德四國學校內肄習專門之學。(二)凡從前游學生得有各國學校證書者。皆破格錄用。(三)招聘日本陸軍官一名。訓練海陸兩軍。(四)天津武昌兩處。應新設製造局各一所。(五)通國錢幣之制。應歸劃一。(六)礦山鐵道航河各處。須另設刑律。俾外人不得藉口輕重。(七)嚴禁貪墨。仿行印花新稅。卽于稅內抽出若干。爲津貼官吏之費。(八)通國設立郵政局。以便官私文書。尅日往來。

○城禁森嚴 京師自聯軍至後。紫禁城經日本兵保護。不令常人擅進。其餘如大清各門。則成虛設。自兩宮回鑾後。門禁又復大申。大清門仍于晚一鐘時開。准入不准出。卽玉河橋經洋人所開之豁口。夜間亦只准洋人出入。至內廷門禁尤爲嚴緊。四圍駐有袁軍數營。晝夜梭巡。各門亦有常兵長川宿衛。凡內廷供差以及軍機各衙門當差吏役。皆給有印憑。出入查驗。否則按例懲辦。

○滿約簽押 聞滿洲之約。已議有端緒。將定于三月一日簽押。大綱共分四節。其一俄國現在駐札盛京省之兵。於簽押日起三個月內盡行撤退。吉林一省之兵。則于六個月內撤退。黑龍江一省之兵。則于九個月內撤退。其二則以後俄國不得干預中國軍政之事。其三如中國欲向他國借款。以開礦務。則必先通知俄國。其四則牛莊之鐵路。俄國接到中國所賠該路修理各費之後。卽行交還中國。

○相機圖董 董福祥所部甘軍。雖經奉旨裁撤。實仍留爲己用。前有電旨命陝督飭令董福祥前赴蘭州。以便約束。該督旋以董福祥抗不赴蘭入奏。已奉密旨令其相機行事。勿得聲張。

○改習槍砲 聞前月兵部會具奏。請將綠營武職堂考軍政改習槍砲。倘軍政期促。准其奏請展限。其八旗武職。應否改習。請旨辦理。又奏引見人員。請飭各省改習。俟嫻熟後咨送。旋奉旨八旗武職仍考騎射。兼習槍砲。餘依議等因。故兵部已電達各省督撫。欽遵辦理。

欽遵辦理。

○請款練軍 直督袁世凱奏請朝廷撥款一百萬兩。以備訓練洋操各軍之費。

○督辦警察 胡燏棻奉諭督辦北京警察事務。並令將轄內所屬道路妥爲修理。

○酌商分款 聞第二次應給各國賠款。現在尙未償付。先是賠款總數四百五十兆定妥後。各國分收之法。尙未劃一。有數國將先開各項賬目。按照總數核准減少。有數國則未將各項帳目核准。未免取款獨優。故第二次不能不籌出均平之法。現在各國政府已電致駐京公使核奪。而駐京公使仍轉致上海收款專員查照。故駐滬專員已電商各國政府斟酌辦理。一俟定准後。便可照數向中國分收云。

○催辦新政 日來兩江督轅接奉部函。查詢江省應辦新政。何以至今遲遲未行。學堂一事。尤爲當今急務。何以亦未舉辦。務請迅速開設。勿再遲延云云。

○乞休兩誌 江粵兩督前因病請假。嗣以假期已滿。而政躬仍未就痊。聞兩督均擬奏請開缺。乞骸歸里。以樂餘年。聞其摺均已各自拜發云。

○礦務定章 北京礦務總局。現在擬訂礦務章程。頒行各省礦務局。以憑遵守。而垂久遠。據稱意國駐京公使已奉中朝准令開採浙江礦務。一俟總局訂定章程。即當遵照與辦。

○恐侵路權 聞美公使康格君日前會晤慶王時。詢及外間傳述。謂中國政府將以某某等處鐵路准歸比商承辦。如果不虛。則恐有碍于美商所辦之粵漢鐵路。究竟如何。敢祈明示云云。慶王覆告之曰。所云並無其事。且我政府必不另許他人承辦新路。以碍美商利權。

○海軍紀實 聞水師提督葉祖珪。特繕具清單。將現下南北洋海軍之實在情形。稟呈直督袁世凱。以便核實整頓。計巡洋艦十五百噸。五艘。三萬五千四百噸。砲艦十三艘。一萬二千三百噸。運送艦三艘。四千五百噸。水雷艇十六艘。八千三百噸。合計排水量六萬零五百噸。

○會議商約 改訂商約之事。盛宣懷呂海寰兩氏經與英專使薩道君會議多次。茲聞最近所議者。其要共有三款。一開通內地各口岸爲商埠。二設法整頓中國國法。使歸一律。三華洋合股之事。第二第三兩事。業已議有頭緒。惟第一事。呂海寰以內地民智未開。多開商埠。恐易生事。是以駁之甚堅。又聞薩道君之意。欲將內地釐金裁去。將進口稅值百抽五者。加至值百抽十五云。

●粵亂彙紀

廣西之亂。聞近日平馬電線。業被割斷數十里。平馬與泊利相法不遠泊利向設有電報分局泊利之南為龍州西為百色西西北為平馬

又廣西與安南聯界之處。亦有

亂事。是處多係劉永福部下之人。熟悉邊路。耕作之餘。時時行劫法人。法人屢蘇元春請為辦理。蘇在桂邊時。以聯絡法人招撫游勇為事。然用人用財。均無節度。已積欠軍餉至二十八萬之多。游勇等因欠餉之故。所有毛瑟快鎗及無烟火藥鎗等。皆不繳還。故均備有軍火。又南甯變亂。查得實因蘇元春部勇在龍州遣散後。不將軍裝繳回。竄至關南勾結雲南邊界游勇滋擾。又聞蘇元春奉命回防勦匪。忽然不知何往。並無下落。又聞南甯等處土匪現已蔓延兩粵雲貴四省邊界。勢甚洶洶。聞匪巢中有偽軍師郭某。熟悉輿圖。深知虛實。故匪踪所至。銳不可當。又聞廣東欽廉交界地方。亦有亂事。某司官已被戕害。經大憲派介字營往勦。該匪當即退出靈山。四處騷擾。茲聞大憲復派安勇兩營在廉州防勦。俟該匪削平後。各勇即馳往粵西鬱林。以資捍衛。又聞馮子材舊部刻已與廣西土匪聯絡。故聲勢甚厲。

●約文詳錄

滿洲條約頃已據所聞登載前號本報。茲復得東報所載更為詳細。合併詳錄之如下。

第一、俄皇以愛和平起見。

欲與中國皇帝表交誼之實情。雖受俄國臣民之攻擊。亦所不顧。依然以滿洲全部還付中國。一切統治及行政之權。均與俄軍未占領前無異。第二、滿洲既歸中國統治。則中國當確守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八月廿七日華俄道勝銀行所訂之條約。照該約第五條應極力保護東清鐵路及鐵道人員。且宜保護在留滿洲之俄人。及其所辦設之事業。中國苟能踐言。俄國自不別生事端。當依下列之期限撤退駐滿洲之兵。一本條約畫押後六個月內當撤退盛京省西南部及遼河一帶之兵。并將鐵道交還清國。一保護鐵道。為中國固有之權。不得使局外之國干預。凡俄人所還付之各地。日後不得割讓他國。一、再後六個月內。撤退盛京省未撤盡之兵。及吉林之兵。一、再後六個月內。撤退黑龍江全省之兵。第三、當一千九百年時。華兵無故往俄境騷擾。中俄兩政府自訂此約後。當以此事為鑑。不可令再有此等暴舉。俄兵撤退之前。當令各省將軍與俄國軍務官就近議定中國應增之兵數。及華兵駐紮之地位。而中政府不得於將軍及軍務官議定之兵數外。另派大軍前往。華兵在滿洲者。以足敷彈壓匪徒綏靖地方為限。俄兵撤退後。中國當考實滿洲華兵之數。苟有增減。當隨時隨地通告俄政府。中國如于該處調駐多兵。俄人亦當于邊境添加相當之軍隊。如是則徒費兵餉。兩無裨益也。至于東清鐵道公司產業之地。當由該將軍編成騎步憲兵。以備防守。第四、俄政府自一千九百年九月以來。所經營之東清榆營各鐵道。均當交還原主。而中政府當依下列之條理。一、滿洲鐵道之建築及經營等。當照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四月十六日之英俄協商。與一千八百九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之借款契約。由該處私立公司承辦。特東清

榆營二鐵道。不在此例。一、將來滿洲南部應如何添築支線。營口遼河應如何架設橋梁。營榆停車站應如何更改。均須由中俄兩政府協議定奪。一、東清營榆兩鐵道既已交還。則中國當於賠款之外。另爲酌賠其數。應由兩國政府會議。中俄兩國前日所訂諸約。雖此約訂定後。亦不作廢。自兩國全權畫押之日始。兩國均當踐守約文。三個月後在俄京互換。

○招聘日員 政府近以變法事繁。擬請日本政治家數人前來襄理政務。慶親王荐舉加藤高明君。朝臣中多有贊成之者。

○托購書籍 政府某大臣日前往見駐京日使內田康哉君。請其代買日本公私各學校教科諸書。約計數百部之多。內田君已允爲代辦。聞辦至中國後。即當須發各學校應用云。

○指駁新章 督辦鐵路礦務大臣王文韶。瞿鴻禨。當訂定礦務章程時。并未與會。辦大臣張翼商議。迨章程頒發。張始得知。遂將章程中所有不妥之處。逐項駁駁。并請兩大臣從速更改。聞各公使亦以新章稅課太重。噴有煩言。

○大閱水師 聞北洋海軍統領葉祖珪軍門。已定于四月十五日調集各艦。在江蘇沿海之某處操演。畢。即將各兵艦調往直隸。灣碇泊大沽附近。稟請慶親王袁世凱親往閱驗。并求指授海軍再與方略。聞應行操演之船共十三艘云。

○袁督東游 聞直督袁世凱一俟天津事件了結。即擬親游日本。考察政治。經濟。軍事。教育。及各種制度。而外間傳聞則謂實係特往調查學生之舉動。并詳察留學生章程及教法。擬在東京勾留約僅十日。即當前赴北美游歷。其同伴及隨員。則爲聯芳。呂海寰。梁仲衡等共十五六人云。

○商設商部 盛宣懷電商政務處外務部代奏。請旨遵行。異日商務部開辦之時。托各國駐北京公使代聘各國著名律師數人。爲該部教習。博采各國礦務鐵路及商務專律。編纂成書。再由國家派員學習。候學業有成。即派此項人員爲該部聽審委員。倘有中外人民爲房產等事涉訟。皆赴該部控訴。如中國人民不願如此辦理。仍赴該管地方控訴。亦聽其便。

○礦利均霑 聞政府已與各國訂約。准俄人在奉天開礦。英德法美四國在吉林黑龍江一帶開礦云。

○德索鐵路 前者嘗聞德使不再向中朝續索山東礦務。茲聞該使又請外務部准其從直隸正定建造幹路一條。遼河南開封府。又枝路一條。轉接蘆漢。

○俄索鐵路 俄國道勝銀行近復與議建造由正定至太原之鐵路。此事一千九百年毓賢在山西巡撫任內時。曾經議過。今乃舊案重提也。

○開埠併議 滿洲奉天齊齊哈爾哈爾濱等處。開作通商口岸各節。當歸併上海會議商約時。一體議辦。將來必由英美日三國公使中推舉一人辦理此事云。

○新設鐵路 聞有張某嚴某請外務部轉奏開辦鐵路。由永定門至長江北岸之蕪湖。名京裕鐵路。綿延三千餘里。在蘆漢津鎮之中央。誠南北之要路也。其款項係美國劉海蘭所籌。現已由全權大臣入奏。不日即當有明文云。

○商辦鐵路 粵漢鐵路總董張弼士。日前回粵。謁見陶制軍。籌商開辦。聞已有頭緒。惟尚須面謁督辦盛大臣。方能酌妥。已于月前自省附輪前往申江。一俟妥商即行開辦也。

○朝陽亂耗 朝陽土民鬧教滋事。勢頗猖獗。政府特派馬玉崑軍門往勦。馬軍至後。大營僅離土巢數里。該頭目即遣說士一人往謁軍門。議論風生。頗有捫蝨而談。旁若無人之概。始歷言民生如何疾苦。繼論教士教民如何壓制。最後謂彼等今日進無保身之策。退無再生之理。朝廷遣兵來勦。固不敢與抗。無如其境遇情形。實不忍再以兵力相加。即盡殺之。其如四百神州。殺不勝殺。何為今之計正。宜內修政治。外則據理與鄰國爭。小民雖愚。豈樂蹈險而就死。致上受賠款之累。下遭教士教民之虐。土室泣血。慘無天日。今事已至此。足下勿為外人之爪牙。致我同胞操戈自戕也。云云。該說士聞係本地文生。馬軍門部下聞之。有淚下者。聞已有三百餘名逃赴賊壘投降云。

○西亂彙聞 廣東函稱。廣西柳州府馬平縣之土匪林某。會同遊勇大隊。前至鬱林滋擾。近已竄回馬平原籍。地方猖獗異常。日前劫掠四堡新墟及村鄉等處。勒令富家納交米糧銀兩。否則搶掠無遺。刻下各村紳民舉辦團練。防守甚嚴云。又聞亂黨中有許多黑旗兵在內。該兵訓練數年。故非烏合流寇可比。且機械頗足。聞有快鎗六萬枝。日前馬介堂與匪大戰。初小不利。後以四面兜擊。匪始逃竄。馬軍遂勝。追殺約千餘人。又聞亂黨近日蔓延漸大。且戰勝官軍。其勢因之益張。日前在某處殺斃軍民不下千餘人云。

○彈參紀聞 聞京中某御史近上書彈參王中堂。模稜兩可。辦事糊塗。并參某尚書苛稅剝民。怨聲載道。摺內又有牽涉肅親王之語。謂其所為不當。難任輔弼云云。摺上留中不發。而京中大僚一時之肅然。

○擬設軍政司 直隸總督袁世凱將設軍政司文學司。自為督辦。司之下設三處。以道員為總辦。處之下設六股。其總辦量材器使。不拘官之階級。處與股名目尚未定。至辦法則中西互參。必期精實而後已。一俟扈蹕旋保。即行舉辦云。

○北京開市 北京開市通商之議。已漸有眉目。各國人皆思另闢租界。聞政府諸公多以另闢租界為是。

○議改官制 政務處近與慶邸王相兩全權大臣籌議。以滿洲東三省各處。擬做照內地各省簡派文武各官。文如督撫藩臬道府廳州縣等。武職除照章簡用外。再練新兵三軍。以備東三省之用。聞慶王頗踴躍其議。惟王相不以為然。但滿洲若改官制。竊恐難期久遠也。

○議請退兵 聞俄約簽押後。兩全權所辦之事。即請退上海駐軍。及天津地面鐵路之事。此事本早可成議。因有一二條袁世凱不以為然。故尚須磋商也。

○練兵述聞 直督袁世凱之所以欲裁軍者。欲從新招練也。近會密商政府。上之朝廷。除北洋添練精兵四十營外。擬于山東另募二十營。山西二十營。陝西二十營。共成五萬人。以備緩急之用。其訓練一如新建軍規律。期于三年成軍。聞朝廷頗然其言。屬意世凱一手經理。俾成勁旅而一事權。至有無的款可籌。則尚無所聞。

又聞世凱擬先招十營。名為新練北洋左右兩軍。即以麾下王紹臣王品清兩人統帶。其訓練章程一依新建陸軍法律。刻已招足五營。並另招巡警兵兩營。計一千二百人。擬俟天津交還後。為巡緝地方之用云。

○尚書被劾 大學堂章程。經張尚書百熙再三整頓。頗臻妥善。近聞有國子監司業管廷鶚上摺奏參。略謂如此辦法。恐終無成效。不如請仍舊貫。以存其本云云。朝旨即將原摺交張妥議具覆。張閱之不禁慨然。太后閱此摺亦甚不憚。待張覆奏後。尚有後命也。

○宮保被劾 聞某御史參劾袁宮保世凱。忝竊高位。居心叵測。因拳匪之召亂。而挾外人以自重。知國庫之不充。而請增兵以自衛。朝廷宜預裁抑之。恐威權太盛。非袁之福。亦非國家之福云云。太后以示榮祿。榮力保其無他。遂留中不發。

○擬行印花 聞總稅務司赫德近與軍機處會議印花稅一事。赫德之意。擬先在直省試行。然後推行各省。而軍機處則擬先在各省通商口岸試行云。

○召對良久 榮祿此次鎖假後。與王文韶鹿傳霖同召對良久。太后曰。汝等無甚說的。且退去。榮首先起。因骹疾未痊。將作跌勢。太后命瞿鴻禨曰。榮祿新憲。汝宜助力。瞿起力扶之。榮始起。王鹿二人見榮起然後起。聞鹿時欲乞歸休。又不審上意若何。遂以奏

稿示榮祿。榮曰。公勿爾。國家多事之秋。公宜降心相助爲理。若再易一班少年喜事人。不特國家愈不可爲。而我先無術以應之也。遂止。或云。王文韶昔在西安時。亦屢爲榮祿乞休。榮亦以此言挽留云。

◎力勸變法。袁世凱前入都時。力勸榮祿維新必放大胆。重振起手段。不可畏首畏尾等語。榮云。各國及南方人議論太多。袁告各國與南人之議論。最持平。若能振刷精神。凡有關國計民生者。以死生去就爭之。中堂子然一身。何所顧忌。庚子之變。若能力爭。安有今日中堂肯擔此重任。各國與南方人且贊歎不已。當時榮頗有動意。及袁回保定後。則寂然無聞矣。

◎滿洲善後策。近聞北京政府各王大臣密議。俄兵撤退後。滿洲善後之策。所建諸議各有異同。大約分爲三說。第一說。建自榮祿崑崗二人。擬仍照事變前辦法。毋庸多事更張。第二說。建自慶王。擬仿照內地各省。毋庸因滿漢而異其制。第三說。建自袁世凱。而劉張陶三督贊成之。擬大開市場。力圖進步。任便日美英德諸國在內地通商貿易。三說各執一見。無可折衷。已奏請兩宮勅酌施行矣。

◎俄約密款。當滿洲條款未簽押以前。兩全權大臣頗向俄國公使申訴自己苦衷。且謂以條約外之利益。以酬貴國厚誼。是俄政府中人人僉同之主張也。云云。俄公使請將所許之利益。附入條款。嗣即在王相邸祕密會議。特其會議如何。外間無從探悉。然依前後之情形觀之。必將于條約之外。另予俄國以特別之利益。故日來盛傳俄約有公條。有私條。公條四款。係與五洲之人以共見者。其爲人所不及見。私之及私。尙有十六條之多。云云。此說或非無因歟。

◎撤簾述要。皇太后鑑于拳匪之變。以爲挽回國勢之第一要義。在于變法自強。苟銳意力圖變法。必先將阻撓變法之弊。一律刪除。嘗謂妃嬪等曰。吾老矣。耄期倦勤。俟由南苑還宮後。行將俟機撤簾。吾且退老頤和園。娛我桑榆之晚景也。左右有勸止者。太后曰。吾意已決。非他人之言所能入也。云云。

◎擬復海軍。袁世凱誓志復興北洋海軍。每年已籌定經費一百十萬兩。惟無完全之根據地。頗費躊躇。水師提督葉祖珪建議。聘請英水師官訓練。即援英國租借威海時之舊約。借用威海衛一部。爲海軍屯駐之所。袁隨之。已與英國守備隊長函商。隊長謂權借固無不可。惟中國停泊該處之軍艦。不得過五艘以上。聞袁尙擬與英公使當面細商云。

◎粵西亂耗。得粵函稱。近日廣西亂黨。彷彿當年髮匪。月前該黨攻陷平南城時。城中文武各官悉遭屠戮。官署府庫盡被劫掠。獄囚全行釋放。翌日出示安民。畧謂志在革命求新。華官賣國。亟宜驅逐淨盡。以挽危局云云。蘇元春所統之軍。屢遭挫敗。因該黨

所用鎗械。皆係新式。目下該黨日聚日衆。據稱刻下已有城邑三十餘處。或反叛從匪。或已經匪陷。聞官軍多有降匪者。又云。近者匪勢日益猖獗。總兵馬維祺現退紮廣東東部高州一帶。藉口葯彈不足。請粵督速行接濟。其實已爲賊擊退。特長罪捏報。未曾接戰。且一面飛請援師。爲他日彌縫之計也。蘇元春現在廣西西南境龍州。後路爲賊遮斷。軍火糧食。無從仰給。甚爲危急。廣東東部欽州。秦觀察逗留廬山。作自保計。不敢前往救援。廣西巡撫丁振鐸。雖派新兵八千。聲言進發梧州。接蘇元春之後隊。而至今亦毫無消息。法國某艦長則請派兵助勦。丁仍却之云。又聞法國天主教徒多助亂黨。以軍火。粵督已將其情形電告政府。袁世凱擬派新式練軍六營前往助勦云。

○鉅鹿亂耗 正定附近之鉅鹿縣。有暴徒蜂起。約萬餘人。其匪首自稱元帥。勢頗猖獗。已殺官吏五十餘名。法國有一宣教師亦被害。已有上諭懸賞着拿獲兇手。并懲罰該地之文武官。袁世凱派所募之兵往勦。途次爲該匪黨要擊。致殺斃將校數名。兵卒約五十名云。

○力辯其無 某國公使聞外間風傳俄約外尚有密約。特往謁全權大臣王相。面詢是否屬實。王相謂此係外間風傳。斷無足信。某公使謂萬一日後有此等事發覺。當如之何。王相則以身任之。謂日後如果有此事。即惟我是咎可也。某公使乃退。

○撤簾有意 兩宮恭祭東陵時。有某大臣以撤簾請者。太后大怒。且曰。今日朝政紛紛。築室道謀。乃若輩竟一味責我。吾老矣。行將退老。願和園。娛我桑榆晚景。不復問天下事矣云云。又內監聞太后有意撤簾。皆十分惶恐。而李蓮英爲尤甚。誓將以死諫阻。管奏諸太后曰。如老佛爺必欲退老。願和園。請先斬去奴才的頭。

○修治道路 各國公使屢與慶王言及京師宜亟修治道路。以免汗穢薰蒸。至生疫癘。慶爲外人屢次諷言。于是奏請修造馬路。已命慶王爲督辦。胡燏棻爲會辦。頃已議定。由戶部發帑銀廿萬兩。即日興工。其中所用之辦事人員。均歸提督衙門酌用。該衙門之長年經費。亦即改爲養路經費。城內外先將大路修好。一切章程。尙未議妥。命外部各司官等。各陳已見上條陳。以備採用。而胡燏棻之善後局。亦即行裁撤。

○崇文門稅 崇文門監督屬下之人。于抽稅時專事勒索。故怨聲載道。洋人之貨。進門時不過繳納正稅。華人則于繳納正稅外。仍須格外需索。有某御史奏參肅王辦理不善。肅王于是出示痛飭在事人役。謂嗣後于徵收正稅後。不准另取分文。凡商民納稅時。即向該收稅者取一憑單。載明所納之數。如有向之多取者。准持單往控。定必從嚴懲辦云云。

○刊印政要 政務處奏請按月刊印政要一次。首列諭旨。次刊摺件。已奉旨允准。現已分咨各部院各省關將違旨議覆。現已舉行各奏摺分別詳錄咨送。凡兵制學校賦稅度支外交各要政諭摺。概行刊刻宣布。

○事屬可疑 前三月廿三日外務部接到東南某總督一電。謂楊子通星使致死之由。若如傳聞。誠于國家之體面有關。父喪未治。而其子即盜死。此中情節。大有不可思議之處。如不趕速摘發其隱情。判明其所以致死之由。恐日後俄使一缺。斷無人敢往也云云。

○俄人叵測 據中俄條約。俄兵當於年內一律撤退。然自今日觀之。俄人不特無豫備撤兵之事。且藉口彈壓馬賊。陸續派兵前來。今日駐于滿洲東南一帶者。約有五萬餘人。加以新增之兵。不下六萬上下。前日俄國鐵道委員。特送一照會于盛京將軍。謂俄兵雖撤。而東清條約俱在。容難一律退去。蓋東清鐵道條約中。有許俄人保護鐵道之權利。故俄人藉此為永久駐兵滿洲之計也。據該照會。謂俄國步騎二軍。可酌量減退。而砲兵且將增加。使各停車場得保無事云云。俄人用意。概可知矣。

○擬還天津 各國駐華公使。現當未會議交還天津之事。各國擬禁止華兵駐扎天津一節。聞華官未允。袁慰帥到京後。拜會公使數人。欲請各公使除此層。如各國不允其請。則慰帥即擬在保定駐扎。不再至津矣。英美日三國公使。已從慰帥所請。惟西班牙及意奧三國公使。力拒不允。至俄德法三國公使。則不置可否。聞西班牙及意奧三國公使。所以力拒不允。係為別國公使。陵使之故。交還山海關鐵路之事。亦因此耽延。在英國之意。山海關鐵路隨時可以交還。前已定交還日期。如德日兩國公使允諾。即可定議云。

○交路新章 中國全權大臣。與英公使議還山海關鐵路一事。已定議立約。于西四月廿九號簽字。今將其約中大意列下。一定期于西六月一號將鐵路歸還中國。惟須俟各國應允後。方可照辦。二。華德斯與英軍統領前者所定鐵路運兵章程。仍照前不改。三。派一英國武員為正總辦。兩武員為副總辦。德國日本各一人為該鐵路總辦。四。于未交還鐵路以前。凡英軍統領已辦之事。如用人訂立合同等類。均須以滿期為主。五。將來如再另建新鐵路。在山海關鐵路兩旁八十英里之內者。則須由中國自辦。不得由外國公司辦理。以上為交還鐵路約章之大意。其中第五款之所以立。則因近會有人向中國聲稱欲築鐵路由通州至秦皇島。又由豐台至張家口。恐中國果將此兩路讓與外人。則與山海關鐵路不免有礙。故有此約。

○擬索租界 聞駐粵美領事會向粵督索租廣州河南為租界。蓋河南為粵漢鐵路發軔之地。美領事意欲獨攬路權。故有此請。

制軍始則堅拒。繼則托病不見。美領事饒舌再三。制軍飭屬告以此事須商之外部。非疆臣所能擅允。美領事電駐北京美公使。照會外部。索之頗堅。並謂制軍已經應允。外部大臣電責制軍。不應推諉。其詞甚嚴。故制軍決計引退。以避此事。

◎法葡索地 旅居澳門之法人。近擬在相隔澳門數英里地方購地一區。聞共出價洋十二萬元。蓋因該處水深。便于灣泊船隻。欲于此建一海軍醫院也。惟此舉不特可以扼守廣東省及城澳門來往之海口。即與香港亦甚有碍。是以港中英官聞已傳電葡京。理論此事云。又聞葡政府已命駐華葡使向中國政府要索鄰近澳門小海島兩處云云。

◎北省亂耗彙誌 廣宗一帶。因地方官頻年勒派重捐。民不聊生。于是亡命之徒。聯合三百餘村。製造槍械。誓與官軍抗敵。起事之初。不過廣宗一縣。繼而邢台鉅鹿唐山內邱新河平鄉等縣之百姓。亦皆聞風響應。攘臂而起。蓋亦怨毒太深。民心憤極所致。

各州縣夙有聯莊會。槍法極準。省中所派之洋操隊。將臨廣宗縣境。即與鄉民接仗。鄉民怒極。奮不顧身。且其所用之鎗。較洋鎗遠擊三十步。洋操隊死傷頗多。因而大敗。鄉民得勝後。即沿村築壘。後路各縣之商民。竭力供濟飲食。呼地方官為狗官。呼官兵為賊兵。大旗上特書官逼民反四字。官軍敗後。于某夜暗襲某村村破。官軍大肆淫掠。後即縱火焚之。村民老幼千餘口。無一生逃者。並焚去教堂一座。教民若干家。匪首景廷賓係廣宗縣人。武舉出身。年約五十餘歲。起事之先。將自己親屬眷口。盡行殺害。以示必死之心。又聞匪首景廷賓傳單勾結山東河南毗連各縣。計有二十四邑之多。號稱有六萬人。均通聲氣。且有團匪在內。威縣城邑。已為匪徒據守。

◎西省亂耗彙誌 廣東省城官場于日前接廣西來電。言南甯已為亂黨所困。危急異常。救兵倘不早至。勢必不支。廣東大吏。旋即再派兵兩營往援。又電云。鬱林州因匪勢猖獗。已失陷三縣。皆與東省毗連。匪首係洪姓。托言洪秀全之裔。東西勦匪之兵。均不甚得力。又聞該亂黨中。分為兩派。一派係頗有政治思想者。一派係散勇黨。惟事劫掠百姓。並擒拿官長勒贖。以及估收鹽稅各事。又雲南並東京以及廣西北境邊界各屬匪黨。結隊成群。到處肆擾。又聞各亂黨共有二三十萬人之多。近日已將圍困桂林省城。又聞駐法公使裕庚。日前電達外務部。略謂本日接到法外部照會。內開廣西匪亂。與東京商務大有關係。現在貴政府究竟如何措置。若至六月以後。尚不能鎮定。敵國為自己利害起見。斷不能置之不理云。又廣西巡撫丁振鐸。同日電致外務部。略謂東京法兵官屢請援助中國勦匪。均婉言謝却。乃上月杪。忽有法國馬兵一隊。炮兵多名。闖入邊疆。居民大為震動。似此藉端干預。實難測度。應請照會駐京法公使。電飭該兵立即退回。毋得釀成邦衅。致傷睦誼云。

○直督新猷 直督袁宮保自任北洋以來。殷殷以開辦學堂爲首務。現因大學堂業已規粗模具。擬即另擇善地。開創將弁學堂。以儲干城之選。其教習專擇水師學堂武弁學堂優等學生。俾資訓練。又以北洋大開商埠。各國雜居情形。與從前大不相同。此後交涉事繁。不得不慎選能員。辦理洋務。故擬俟天津交還後。特設洋務局一所。專管華洋交涉事件。其總辦即委蔡太守紹基云。

○直督之言 袁宮保在保定時。某國人往謁。叩以中國時局。宮保慨然曰。天津民政。已在各國之掌握。生殺予奪之權。久非我所操矣。以權利上之正義言。予不得不抵死請其交還也。天津爲北省之首府。京師之咽喉。總督衙門之所在也。直隸省之安危。係于天津民政之如何。今各國若此。是不啻使我全國人民。輕蔑我辱罵我也。彼等每謂予依外人之指揮。以自喜。仗外人之勢力。以爲強。其實予關於外國之事。惟有兩種。一。白河航運之改良。一。以關稅收入爲指定之賠款。予六年前會上條陳于當道。請速將白河浚深。以便通商。此世人所不知者。是白河一事。予不獨極力起辦。且必繼續而擴張之。至于海關收入。政府曾指定每年以七十萬兩充作賠款正項。依予之意。且將俟商務復興時酌加其數。天津將來如何。雖難預斷。然商業上斷不得安謐。蓋天津出產。唯食鹽一項。今已爲各國所奪。復誰操是業耶。此實予對於外國人之區區也。畿南之亂。各國又將藉口不還天津。各國亦會自問乎。苟早將天津交還。何至有今日之事耶。客又叩以日英俄法兩同盟之事。并問日英同盟。究可爲中國之幸福否。宮保曰。日英既以保全中國爲目的。予亦感謝不遑。惟細思中國既待人保全。則其不可保全也必矣。此又予隱隱傷心之處也。

○紀工巡局 聞政府命肅親王辦理工巡局。其修理內城街道。僅由戶部先撥經費二十萬兩。恐不敷用。章程亦不易議。日來上條陳者殊紛紛也。

○杜絕亂萌 聞某御史因鑑于各省之亂。奏請將各省攤賠之款。及各縣應分攤派數目。明白曉諭。使民共見共聞。庶官吏不至藉以苛歛。而民亦可以不疑云云。

○政務行知 擢子政尙書奏請凡日後政務處所辦之內政外交一切事宜。均宜隨時行知各省疆吏。不得秘密自守。致啓人疑。而誤國政云云。聞王榮諸相亦以是言爲然。

○商挽利權 近日王中堂電致鄂督張香帥。其文曰。貴督向來創興製造。廣開利源。以防漏卮外溢。素所欽佩。惟此次武昌纏絲織布等局。將歸日商安田辦理。此事若成。則與貴督向來辦事宗旨有悖。節意頗不謂然。蓋徒以一時財政困乏。圖眼前些微之利。而將利權授柄于外人。難免貽後日之悔耳。擬請貴督統籌大局。及早設法挽回。倘該日商安田前往貴省商議此事。請婉言却之。

可也云云。

○擇派游學 慶王向來建議擬就親王宗室中擇年少有爲者出洋游歷。近日榮中堂亦有此意。不日即可奏請。前派榮相之意。派年長者出洋。于將來政治易滋流弊。不如派年少者出洋爲宜云。

○大學課程 大學堂課程。本已酌妥。送呈政務處。聞有智學及國際學二門。政府疑智學卽哲學。恐係民權自由之變名。更疑國際學爲不經之談。皆擬刪改。再三考問。始知其故。因改名曰國法學。又大學堂招考章程。聞已擬定。約分九門。一洋文論。二漢文論。三中國地理。四中外史事。五繙譯。六代數。七形學。八公法學。九格致化學。每門能足百分之六十分者。卽爲合格。大約七八月卽當以此法出示招考也。

○擬行捐例 近來政府以國債難籌。援江蘇廣東捐例通行各省。以償國債。謂總計一年所捐之款。可將國債還清。擬捐一年。卽行停止。無損于民。大有益于國。各省督撫意見相同。已公摺具奏矣。

○新設欽使 新設駐紮奧國欽使一缺。已簡派卽補道吳德章。意國欽使派候補道許珏。比國欽使派卽選道楊兆均。

○力拒意請 駐北京意公使近照會政府云。意國欲在黃村購置一地。以建兵房。傳聞王中堂欲從所請。以聯侍郎芳不以爲然。聲言外兵不能另建兵房于使館界限之外。如必另建。是有背條約矣。慶邸之意。亦與聯侍郎相同。故已力拒意使所請。

○袁督被劾 聞袁慰帥自經御史參奏後。近又爲某御史所劾。摺中措詞頗厲。甚有謂不辦袁某不足以謝百姓等語。有云此係俄使所主使者。政府已略爲所動。故近有擬將慰帥開缺。而劉坤一調任直隸總督。張之洞調任兩江總督之說。未知然否。

○西撫被劾 聞某御史參劾廣西巡撫丁振鐸。以其縱容土匪。遲匿不報。致釀成此禍。聞已交鄰省總督查辦矣。

○還津駁議 前北京各公使將天津練軍各統領所上交還天津之條陳集議。各公使當將其中一二款畧爲刪改。查各統領條陳中有言華兵不得在距津三十米突之內駐扎。現各公使改定華兵已不妨駐于距津三十米突之內。各統領條陳又言中國兵輪每至大沽灣泊時。其數不得逾一艘之外。現亦經各使除去。至其餘各款。則尙須由各使再行聚議。乃可定奪。惟各統領條陳中有言都署未經交還中國以前。凡與人所立合同。交還後中國仍須遵守不改一節。則各使深以爲然。聞都統署與人所立合同。卽係准人于租界津城相距處建一電車車路。并在津建造自來水廠等項也。

○交路近議 關內外鐵路業已定期由英俄交還中國接收。茲聞俄公使又以胡侍郎英公使所訂交還鐵路條內。有鐵路由英

交還後。當仍用英國工程隊兵官幾人。以為華督辦之助等語。俄使遂致書外務部。略云。如此看來。英人所交還之鐵路。仍與不交以前無異。應精將此條作廢。否則關外鐵路。須更期交還。同日德國駐京公使亦以此事詰問。故慶親王王中堂因此又歸咎于胡侍郎。辦理不能慎始。致生此枝節。胡則以當日固嘗先請示于外務部。不肯任咎。

◎聯軍議退 現聞各國都統議定保護各國使館洋兵。計留美兵一百五十人。德兵三百人。法兵三百人。英兵二百五十人。日本兵三百人。俄兵三百人。意兵二百人。奧兵二百人。共計留護使館兵二千名。其餘各軍陸續運回本國。又由北京保定退出之兵。不在天津久駐。須于西六月十五號以前退出。蓋因天氣炎熱。恐染時疫也。現各國亦將陸續遣派運艦來沽。以待載運北京保定退出之兵回國云。

◎粵西亂耗 據最近消息。南甯前被圍困一節。有目擊情形者。言正月尾人心頗為震動。到貳月初至今。則安靜如常。祇覺東至永淳。西至百色。南至鎮州。北至蘆墟桂林。道路稍多游匪。出沒無常。行商頗有戒心。凡貨物往來。必請護送。方保平安。故市面稍形淡寂云。又其亂多屬游勇所為。其意止在劫掠財物。並無大志。是以兵至則散。兵去則聚。尚無攻城奪地之事。外間喧傳南甯失守。實無其事。或有謂桂林被圍者。尤屬傳聞之誤。

◎詆排遊學 前任駐日本公使李盛鐸。當陛見時。嘗奏謂學生中間有狂暴放恣。毫無檢束。且皆心辭民權之說者。若不加以轄制。日後必至不可收拾云云。

◎借款傳聞 聞政府向總稅務司赫德借款一百萬。以為北京各工程之用。未知確否。

◎編定兵制 直督袁宮保新招北洋新軍六千人。訓練情形。已誌前報。茲聞擬續招一萬人。共成十六營之數。並預編兵制。擬以提督為全軍統帥。左右翼各總兵一員。總兵所轄四協。四協為八領。其下則營哨各官有差。蓋期層層節制也。並聞宮保之意。左右翼即以麾下之王少臣王聘卿兩觀察借補。而提督則由宮保自行兼管云。

◎派修街渠 聞太后因院中時有氣味。想係溝渠失修之故。乃派張野秋尚書為承修大臣。軍機處以其兼差太多。學堂事關緊要。宜加派一人。因添張燕謀侍郎以佐之。尚書已派喬馬諸公為監督。而侍郎不肯派人。不知何故。

◎派司章奏 向來投遞摺本。多有包攬投遞之人。茲閣臣以通政司業已裁撤。專派恩潤區王四侍讀以司其事。他人不得干預。恐外省摺差未盡周知。故已出示曉諭。以免貽誤。

○禁談國事 肅親王自接管順天巡警事務以來。凡地方緝捕以及修理道路各節。頗爲認真。日前業已出示。遍貼京城內外。略謂近者熱河以及西南各屬亂黨。均經一律勦平。自示之後。凡爾軍民人等。不得造謠煽惑衆聽。亦不得忘議國事。致犯典章云云。並常派巡捕多人。微服潛至各茶館查訪。遇有違犯前情者。立即拿入捕房究辦。日前某捕等至某茶肆內。適有二人正在評論國政。立被擒送。于是各茶樓酒肆。咸有戒心。各在店中粘貼告白。誠人勿得妄談國事。致違禁令。

○議捐修道 京師地面。奉旨着肅親王整理。惟祇撥公款二十萬兩。而外城地方遼濶。處處皆須興修。萬難敷用。日前乃傳聞有將按戶攤捐之議。或爲常年。或爲月捐。尙在未定。有謂胡侍郎前與順天府五城會經會同商辦攤捐之舉。此次或卽照其所議辦理。亦未可知。

○旗餉彩票 刻因八旗餉源日竭。司農乏術。聞有某太史條陳。請仿照外洋彩票辦法。擬開旗餉官彩票。每張售銀若干兩。共印數萬張。勒派各官承領。每月可得餘利數十萬兩。可爲入款之一大宗。當道甚稱妥善。大約奏明後卽須開辦。又聞此項彩票辦有成效。卽續辦內廷經費。歸內務府承辦。並聞此次太史奏摺之語。引證極博。章奏家皆爭先抄閱云。

○請改刑律 聞鄂督張之洞以中國用刑過于酷虐。殊非文明政體。現當奉旨改訂律例之際。故特電請伍沈兩大臣酌量。將此節妥爲刪改。一面嚴飭臚局及各州縣。均不准過用酷刑。

○請派巡使 近聞有人條奏。各行省牧民之官。雖有督撫管轄。而善匿其奸者仍復頑固如初。請派巡察使。如明之巡按者然。不責以他政。但專以激濁揚清爲事云云。

○改調原因 河南巡撫錫良。此次改調熱河都統。聞實由各公使照會政府。請將其開缺。故政府特調補是缺。以爲調停之計。

○天津交涉 日前都統衙門與各公使會議。交還天津一事。其議案中有都統衙門三十啓羅米突之內。應許駐紮華兵三千五百名云云。此事各公使與都統衙門意見相左。故各公使又定以二十二日重行會議。

○鐵路交涉 駐京俄使大不以中英所訂之鐵路條約爲然。謂政府如不將該約註銷。則俄國斷難將滿洲之兵撤退。英使聞之。擬收回前約。而各國司令官均以管理鐵路一事。爲各國今日必爭之權。此事不僅關涉英日德三國。卽其他各國亦當派員參議也。

該條約中關於運送各國兵隊一條。各國均有異議。又約中有距本鐵路八十英里之內。中國或外國可任便另築鐵路。卽不假他

國之力亦可云。俄國尤不以為然。俄使以為此條雖明言不讓英人以鐵道之權。其實已予以全權矣。蓋他日此等地段。另築鐵路。其資本不出于英。將誰出耶。且英人此舉。不特于直隸肥饒之地得有鐵路已也。且自通州至秦皇島。自豐台至恰克圖。自天津至保定等鐵路。亦盡歸英人掌握中矣。某相聞之。大懼。嚴咎全權大臣失算云。

○無故索地 探聞上月間有俄官照會科多布參贊瑞景蘇大臣。詢向之索地。瑞接到此項照會後。憂憤萬分。數夜未睡。肝氣下陷。泄痢頓作。此係見于瑞洵奏摺。事必確鑿。惟俄人無故索地。究不知其照會如何措詞耳。

○法國礦產 四川煤礦。久為法人垂涎。現英國已得有某某六縣礦山開採之權。而法國僅得某某二縣。法領事以利益不均。屢與奎制軍饒舌。而英領事又堅持定見。無隙可乘。制軍惟兩處敷衍。大有左右為難之概。

聞雲貴總督魏光燾。近嘗電外務部。略謂近有法國某公司欲在雲貴建路開礦。第因未奉政府諭知前因。是以未便准行。且謂此事斷不可遷就應允。蓋恐法人一得在滇開採礦產之權。其他各國亦將同起援利益均霑之例。中國將何以應之云云。

○法擴租界 駐漢法領事擬將該國租界開至蘆漢鐵路線內。俾該路直貫其界而行。特與張宮保面商。宮保却之。且告其意于英領事。英領事謂此事英人必不坐視。可無多虞云云。宮保慰甚。特將新開租界基址。繪圖帖說。告于法領事。并要其尅日定奪。且電告外部。謂蘆漢鐵路。本比國承辦。今比人概借法國資本。聘用法工程師。各國皆注目視之。如一旦南北鐵道悉落法人之手。將來無論戰時或平時。均不能為我所用。諸公宜極力防之。以免他日噬臍之悔也云云。

○廣鉅平靜 廣鉅聯莊會匪。經官軍大挫之後。各匪業已紛紛潰散。其餘諸鄉僻邑。尚有糾眾抗官者。惟所携多屬農器。所集又無首領。一經上憲開導。即可息事。即謂一律肅清可也。又聞此次捷音。仍推袁軍為首功。而姜軍門由京接濟軍需。源源不絕。其轉運一切。又推韓盛明遊戎達為勤勞。故收效如此之速云。

○粵亂將平 廣西之亂。迭紀前報。茲據西省來函。謂亂黨初起時。因該處防勇單薄。不敷拒守。以致亂黨猖獗。及官軍齊集以後。互有勝負。亂黨力漸不支。蓋亂黨不過百十為羣。不足為患。又粵省連日接欽廉潘觀察等公牘。均謂亂黨業已解散。行將收平云。

○北京雜事彙誌 聞直督袁世凱有調任兩廣。全權王文韶署直督兼北洋大臣之說。政府之意。擬將內閣衙門裁撤。現軍機處樞要各務。皆歸瞿尙書一人之手。上諭亦皆為其擬撰。袁宮保先後所陳之變法要摺。多為所阻。

日前皇太后傳旨外部。著採辦西式什物若干事。擬于宮內設一大餐間。為日後款待各公使夫人之地。

京師大學堂定于九月開校。其一切教育制度。均照日本東京各大學堂辦理。

同文館每年經費。管學大臣原擬提歸大學堂。茲聞外務部已將此款扣留。不復交出。皇太后歸政皇上之事。廷臣中惟王中堂諫阻最力。每與人談及。必言此萬事不可行。有某御史具摺奏參新簡駐奧欽差吳德章。駐意欽差許珏二人。謂其才不勝任。倘有貽誤。于交涉上大有關係云云。

胡芸楣侍郎為交還鐵路條約不妥。政府責以擅許字樣。幸袁宮保代陳苦衷。從寬降二級留任。

王侍御祖同奏稱六部司員。人浮于事。請令學習各員暫行回籍聽候傳補。又附片稱近來京外奏疏。改題為奏內閣各員一無所事。擬請酌量裁併。已奉旨交政務處議奏。工巡局經費。至今仍無的款。日前肅邸奏請旨意。奉諭暫由戶部撥用。

今屆順天鄉試。備闈河南。而同考各官。仍由北京簡放。馳驛前往。聞考差人員。皆視同畏途。倡議于六月二十日會齊請假。事為掌院所知。傳諭各員。如被簡者。雖在假中。亦不得藉詞不去。

漠河金礦。現被俄人佔據。所有前入之華商股份。中國政府概置之不理。

○遙制東省 皇上意以袁慰師曾任東撫。庚子之亂。固疆圉。聯外交。全大局。東省人民。至今猶戴若二天。將命為直東總督。遙制東省。慰帥已具摺誠懇固辭云。

○彈劾紀聞 黃侍御曾源近會具摺參劾惲學士毓鼎。摺中謂前年聯軍初入京時。惲在美界創立協巡公所。侵佔五城之權。云業已奉旨交翰林院掌院查辦。當由孫中堂徧詢會居美界之人。衆口一詞。皆言惲學士力顧大局云云。孫中堂已于初三日覆奏。極言惲并未侵佔官權。且有美界商民。至今感德不忘之語。摺留中。惲得免于禍。聞黃侍御此舉。實係陳壁所指使。政府亦頗疑其為人。故不交順天府及五城查辦。而交翰林院掌院查辦也。黃侍御附片並參劾賈景仁。賈固小人。聲名甚劣。當洋人入京時。賈與俄人交頗密。慶邸雖派為隨員。並不信任。而黃摺中詞氣。竟波及慶邸。有請將賈交地方管押。以保全賢王之語。聞賈事已另交

晉撫查辦矣。

○還路有期 關內鐵路交還之議。前因俄國力阻。遂致愆期。日前經兩全權與俄使懇商。俄使電商本國政府。已得覆電允許。不再干預。想交還之期。指日可定。不至再成畫餅矣。

○籌款償捐 商務大臣盛宮保奏請減輕茶稅一摺。已奉旨俞允。江鄂兩督以為茶稅既減。捐數必短。應解之洋債銀。兩即不能

足額。旋即咨請盛宮保設法籌款償補短捐之數。以免有誤洋債要款。盛宮保一面電覆。允為籌款償足短捐之數。一面電達外部。聲明以上各緣由。茲聞外部堂官之意。以為所短之數。可以另為設法。無庸盛宮保自行償補云。

◎還津近議 交還天津條約二十九條。各公使以為太嚴。業已二次議改。各國司令官。仍堅執不允。各公使亦無能相強。然尚未將條議交與中國官。聞此二十九條款。早入直督袁宮保之耳。宮保以事在人為。目前爭改一二條。亦無濟于事。能改固佳。不能改亦不妨認許。何必托詞磋磨。徒延時日云云。

◎會議賠款 五月初六初九兩日。駐京各國公使會議分配賠款。茲悉業經定議。各國合計之總額。本為四億六千二十九萬六千二百九十三兩餘。而條約中僅載明中國應賠償四億五千萬兩。尚有一千二十九萬六千二百九十三兩餘無著。故分配之法。不免彼此差池。各公使此次會議。即將無著之一千二十九萬六千二百九十三兩餘減去。照四億五千萬兩。以當時各政府提出之賠償清單。按計多寡。平均分攤。隨由十一國公使畫押定議。

◎北方各國兵數 目下各國軍隊駐扎京津及大沽一帶者。計英國四千五百人。德國三千三百人。法國二千四百人。意國一千有奇。俄國一千有奇。奧國一百五十人。就中德國已于西六月十五號撤退若干。聞八月間尚須減退千餘人。法意諸國亦有減兵之議。惟尚未定數目耳。

◎俄使陰謀 駐京俄使因近日在京勢力日漸失墜。思用懷柔之策。以恢復之。現與法使秘密協議。訂定政策如下。一、謀俄黨之再興。並宜聯絡滿人及與滿人有親密關係者。俾其成一大黨。一、設法阻止中政府派遣學生出洋游學一事。即萬不得已。亦須令其請外人為監督。庶不致啓其自由思想。一、中國招聘外國武員訓練軍隊。不得僱用某某一二國人。俄法兩國均應得有代練軍隊之權利。一、如有欲在蘆漢鐵路左近另築幹路支路者。皆于該鐵路有大害。無論何國出力要求。俄法兩國當極力峻拒之。一、兩廣地方之外國教士。尤宜著該省督撫實力保護。並宜助其行一切皮相上之新政。一、北洋艦隊再興時。俄人當代為斡旋一切。並借與旅順一部分為訓練之地。一、中國人旅行東華鐵路者。其車價較他國人減取二成。而吉林省煤礦。當讓歸該公司開採。一、東三省中奉天鐵嶺甯古塔哈爾濱庫倫貝爾城等處。將來改制時。當設法力圖中俄兩國人民親和之道。

◎俄與滿洲 俄國黑龍江軍事總督。因本年七八月內。當照約撤退盛京西南境及遼河一帶現駐之俄兵。特以俄歷六月四日。移文著該處司令官。屆時遵照辦理。駐京俄使。亦于是日移文照會外部及軍機大臣。據該照會此次應撤之數。共計三萬五千內。

步兵一萬八千。騎兵八千。砲兵七千。工兵一千。輜重兵一千。政府接到移文。定議屆時著馬玉崑提督前往接代。并訂定軍制如下。步兵一萬五千。內洋操兵八千。騎兵五千。無洋操兵。砲兵四千。全隊皆用洋操。工兵八千。全隊皆用洋操。輜重兵一千二百。內洋操兵五百。合計二萬六千。內洋操兵一萬三千三百。

滿洲俄兵撤退後。仍應照約酌留若干名。爲保護東華鐵路之用。惟實在應留數目。至今尙未議定。據俄國黑龍江軍事總督阿勒塞夫意見。擬留三萬五千名。已將其意旨電請本政府核奪。特俄人既在旅順常川駐札重兵。而又留三萬五千之多。保護鐵路。未免駭人聽聞。故天津各國武員。擬勸其減少至二萬內外云。

又聞俄人擬在滿洲鐵路之海拉爾支線近旁興築鐵路一條。直貫東部蒙古而達張家口。但該鐵路能否歸俄人辦理。尙未定議。外務部已電命黑龍江將軍。詳查具覆云。

○奏參鄂督 聞湖廣總督張之洞。近爲某言官奏參。已有旨交江督劉坤一。并鄂撫端方查辦。聞摺中牽涉張督少君君立。並統領護軍之張彪。及轄下文巡捕蔡昌韓。情節甚重云。

○請廢科舉 前粵督陶模奏。廢大學堂事宜。摺內曾附論及科舉不廢。學堂必不能大興。請逕廢科舉。俾學者出于一途。如不能。則裁減中額。及各邑學額。又不能。則先裁汰府學。將學宮齋舍學田等。一概並歸中學堂經理云。

○軍政述聞 直督袁世凱。創設軍政司。其規模至爲宏大。定制分兵備。教練。參謀。三大股。其兵制係仿德人。萬九千人爲一軍。其教練之教師。則用某外國人。而副以由日本留學調回之武備學生。閱章程早已訂定。惟尙未刊行耳。

○奏覆礦務 聞外務部前日覆奏之礦務章程。摺中大意如下。一、各國因課稅過重。多所異議。宜減少其數。一、英國商約大臣馬凱。因章程內有無論中外人均可入股開採一節。遂引爲允許外人雜居內地之證。然此事實與商約無關。一、劉張兩督倡議。謂外人附股探礦。宜設法制其股額。然章程第五條已明定限制。似無庸再事饒舌。一、將來修改章程時。宜預先奏明情由。聞已由政府批准。著照所議試辦矣。

○全國人數 戶部前咨各省督撫清查省內丁口。茲已據先後造冊報部。其數如下。

直隸省	二千零九十三萬七千人	山東省	三千八百二十四萬七千九百人
山西省	一千二百二十萬零四百五十六人	河南省	二千五百三十一萬六千八百二十八人

江蘇省	一千三百九十八萬零二百三十五人	安徽省	二千三百六十七萬二千三百十四人
江西省	二千六百五十三萬二千一百二十五人	浙江省	一千一百五十八萬零六百九十二人
福建省	二千二百八十七萬六千五百四十人	湖北省	三千五百二十八萬零六百八十五人
湖南省	二千二百六十六萬九千六百七十三人	陝西省	八百四十五萬零一百八十二人
甘肅省	一千零三十八萬六千三百七十六人	四川省	六千八百七十二萬四千八百九十八人
廣東省	三千一百八十六萬五千二百五十一人	廣西省	五百一十四萬二千三百三十人
貴州省	七百六十五萬零二百八十二人	雲南省	一千二百七十二萬一千五百七十四人
蒙古	二百五十八萬人	西藏	六百四十三萬二千人
新疆	一百二十萬人		

共計四萬一千七百九十四萬七千三百二十五人

此外東三省丁口約有八百五十萬人。故全國總共出四萬二千五百萬之上云。

◎還津定議 本月朔日。皇太后面諭加派新簡桂撫王之春。會議交還天津一事。王旋與各國公使會議二次。議定刪除各武官前所議條款。已于初八日一體議結。于定議後一日起。限四禮拜內即將天津交還。不另立約。彼此照會外部定案。

◎執約要求 英人所訂津榆鐵路條約。有不許他國再造別路之說。比公使忽函達外部云。貴國李爵相在日。曾許我比國由天津至保定建造鐵路一條。舊約猶在。且比約訂在英約之前。不許他國則可不許比國則不可。外部茫無以對。慶邸遂以上聞。道召見新簡東撫周馥。上曰。汝隨李鴻章辦交涉多年。試往調停之。周不獲辭。執中國礦路章程往詰比使。謂凡訂約無論礦路。一年內不能開辦者。概作廢紙。況所訂之約。已隔多年。耶。比使曰。我非承修中國鐵路之商人。我所言和約也。款幾時齊。幾時辦。本無年限。不得以和約比。周無詞。因轉求英使曰。前訂該約。未念及此。度貴國必不使中國負比也。未知英使肯肯否。

◎俄營滿洲 日前盛京將軍增祺會致密電于外部大臣王文韶云。近日俄國舉動。頗為可異。刻下俄兵亟亟修築城壘。大有久駐之概。計畫彌深。交涉愈險。倘不及早嚴爭。恐俄兵無撤退之日也云。

◎蒙古密約 俄人因滿洲條約不廢其望。故擬專占蒙古利益。茲悉當俄使與王文韶議滿洲約時。我政府各大臣頗有門戶之

見劉張袁三督極以蒙古密約爲不然。而慶邸諸人。則謂棄蒙古。不可與以滿洲。日前蒙古諸旗心懷反側者。職是故也。迨裕德往蒙古查辦時。見俄人一切設施。乃匆匆歸京。將所聞所見情形。面告諸王大臣。于是京內外皆大驚懼。然仍多以棄滿洲不如棄蒙古爲辭者。觀此則王文韶之口約。其即指蒙古無疑。不然。何俄人居之不疑。而我政府受之若素也。

◎西藏密約 據初十日「日本」報載北京特報。言駐北京俄使雷薩爾。屢以西藏一帶地方歸中俄兩國施行協同統治政體。與軍機大臣榮祿等密議。日前俄親王來遊北京時。經已數次交涉。促此問題之速成。俄使又于上月廿九日訪問榮祿。將密約條項提出。迫其決答。榮祿以事屬重大。不能獨斷。當請命太后。乃決可否爲詞。此事爲衷世凱所探知。目下極力斡旋。冀能挽救。且有駐北京某某兩國公使立于袁之背後。以爲聲援云。茲譯錄該密約條項如下。第一款。西藏介于中國中部與俄國西伯利亞之間。實爲關鍵之地。故中俄兩國當互相補救。俾該地歸于安寧。若不幸該地忽生擾亂之時。中國欲保該地之安全。俄國亦欲保國境之無事。當互相知照。派兵協勦。第二款。西藏若起變亂。如有別國干涉。中俄兩國當互相聯合以抑壓之。第三款。西藏布教之事。不能任其自由。除喇嘛教及希臘教以外。其餘宗教。當禁止其信從。俾土民勿生迷疑。致生種種事故。兩國當注意此事。最爲要策。至喇嘛教。貫主于北京之俄國正教會。當互相講親和之道。俾兩教得以併行發達。第四款。西藏之能進于自治政體。中俄兩國固所甚望。但欲其能到此地位。係我兩國之責任。今俄國專以訓練軍隊爲任。懇切信實。教育西藏土民以文明之兵事。中國則專圖經濟上之發達。俾西藏通商貿易。得以進步。

又上海報亦載有此事。與上所載。互有異同。茲并錄之。第一條。中國政府見中國危弱。願將全藏利益讓與俄國。爲保存中國太平起見。第二條。俄國既得西藏利益。允保中國政府永有用人行政之權。第三條。中國內地如有亂事。若中國政府不能平定。俄國允代平定。第四條。俄國在西藏設立政府。代中國管理西藏事務。第五條。中國亦可在西藏設立領事官。第六條。中國人在西藏通商。俄國允爲保護。第七條。中國有逃犯入藏。俄官允代擒捕。送回中國。第八條。中國運入西藏貨物。俄國不得征收重稅。第九條。俄國地方官不得苛待土人。第十條。俄國不得以威力強逼西藏人信從西教。第十一條。西藏礦務鐵路全歸俄國代理。亦准中國人附股。第十二條。俄國在西藏建築砲壘鐵路。不得毀拆西藏廟宇。

◎密訂礦約 署理黑龍江將軍薩留守。前因額爾古納河及黑龍江右岸一帶礦務事宜。與駐黑龍江俄官哥羅特哥夫訂立一約。其已允俄人開採之處。分爲五區。第一區。自呼倫湖額爾古納河交匯處。直至貝子河。其間所有礦山。概歸俄人開採。第二區。自

貝子河至烏瑪河下流額爾齊斯河又名阿勒之西南岸。凡大小河流發源之地。均不得令俄人任便開採。餘處概可商辦。第三區自庫瑪爾阿至愛輝之間。所有大小河流發源之地。均不得由俄人開採。餘地概可商辦。第四區自愛輝城至觀音山之西源。暫歸俄人開採。第五區自觀音山河東岸至托羅山之間。凡大小河流發源之處。均不得由俄人開採。而托羅山以下松花江都魯河一帶。暫歸俄人承辦。俄官訂此約時。尚思要求漠河一帶金礦。薩留守以黑龍江呼倫貝爾兩城礦產歸北洋大臣管轄。未便擅允。俄官乃謂黑龍江右岸常有匪徒萬人。私採礦金。如此礦歸俄人承辦。不特可驅散匪徒。且每得金百兩。可納租稅十五兩于中國政府。留守惑其言。領之。俄人現已設公司五家。極力經營。而薩留守于近數日內。始將詳情密奏政府云。

◎要事彙志 御史徐德沅。臚列多款。嚴劾陳璧。其摺已交鹿傳霖查辦云。

聞榮祿面奏太后。有開復翁師傅官職。仍請內用之說。

外務部尚書瞿鴻禨奏請。政務處于關涉內政外交之件。均應通知各省督撫。俾辦理交涉案件。皆可遵循。以昭劃一。

天津已定于八月初九日交還直督收管。

近日中俄兩國因滿洲撤兵之事。屢有密電往來。其電云何。無從探悉。惟俄國仍毫無撤兵之意。大學堂工程將次告竣。擬于七月招考。聞先以三百名為限。蓋其地並未擴充。不足容五百人也。

桂撫某得缺。並非內監之力。實由某公使力荐。蓋欲其助已成廣西礦路二事之經營。某大臣近在太后前保奏李文忠長公子伯行京卿。謂其辦理交涉等事。大勝文忠。且列邦亦均佩服等語。

袁慰帥近又為某侍御所劾。大致謂其任意更張。無裨實用等語。摺留中未發。

慶邸亦被某侍御參劾四款。太后以摺中所言面詢軍機大臣。業經諸大臣代為表白。徐侍御摺近日所上兩次封奏。均係條陳時務。其中有和民教罷民捐之策。尤為切中時弊。

雲南有礦山八十九所。現歸英法兩國人開採。以六十年為限。

宗室人員向無簡放道府之例。近經宗人府吏戶部議准。與部院京察一等人員一律簡放。

御史黃昌年日前上一封奏。係請皇上親御經筵。并歷引前朝聖訓。擬請每日先行御筵。而後辦事。其摺中并有一切引見召對等事。皇上一人已自能辦。太后倦勤之年。極宜節勞。願養云云。措詞得體。而用意甚深。太后閱覽之下。并無可否。惟將其摺留中云。

○賄賂風行 月前俄國耆親王游歷北京時。携有珍玉奇石等物。遍賄當道。此各國人所共知者。乃據所聞。謂當時某邸亦曾受其重賄。蓋俄人擬擠袁宮保去位。而易一俄黨也。某邸自德國抽回鴉片一案。德國因鴉片稅事曾許重賄。某邸今已不復知前約納賄矣。財政頗形支絀。故勉受俄賄。爲一時權宜之計。無如受賄後無力足以去袁。日前商諸軍機大臣。請將袁宮保調補陶方帥之後任。而軍機諸公亦噤噤不敢出口云。蓋袁久恃英日爲後援。他人固不得擠而去之也。

○密策蒙古 袁宮保近圖蒙古事。密上一摺。大畧分爲五綱。第一謂蒙古爲北方屏藩。當與東三省并重。行政諸法。自不得不與東三省同時更改。即應新置督撫大員。并以忠勇耐勞之士任爲補官。其制一仿各省。第二宜隨地隨時招屯督標。標提標各軍。第三宜設交通機關。俾行政及其他事宜得以措手。第四獎厲農業以資民生。第五凡有無端崇拜洋人。妄肆紛擾者。宜處以嚴刑。又附片請設法嚴拒洋人在內地致惑愚民云。

○會議商稅 呂盛兩大臣暨英使馬凱君在鄂與張制軍所議商稅事宜。茲據所聞列後。加稅免厘一款。現議定稅則。加至值百抽十二五。而裁去百貨厘金。止留鹽厘土厘兩大宗。均自西歷一千九百零五年正月爲始。開內地作通商口岸一款。開議定添開安慶長沙萬縣惠州四處。此外馬大臣又力索三款。謂中國如允許。則從前所定之商約可以作廢。其三款即(一)依英國之意。改定礦務章程。(二)推廣光緒二十四年總理衙門所特許之內港行輪辦法。(三)援引道光廿二年江甯條約所載。准外人得雜居各城鎮。張制軍相持既久。亦開出兩款。向馬大臣指索。(一)爲收回治外法權。(二)爲清查教務。馬大臣皆不允。磋商許久。乃議兩款如下。(一)英國允俟中國改定法律及裁判章程後。將僑居中國之英國人。由中國管轄。(二)允各省特派專員會同主教。清查教務。妥籌辦法。前兩款議妥。乃允英國以下開之三款。(一)儘一年內中國採取英國及印度與其他各國現行之通共開礦章程。自行修改。向來未臻盡善之章程。(二)允內港行駛小輪。而廢去永租地皮之例。概以二十五年爲限。(三)道光二十二年江甯條約內所載。許外人得雜居城鎮。茲不復提及。而可以推廣外人居住之界址。以上諸款。均已商議妥洽。俟奉到各本國諭旨後。即可定局。

○開缺緣由 王侍御乃徵。日前會遞封奏。稱四川拳匪大熾。皆總督奎俊等之罪。滙陳十餘款。并聲明奎乃榮祿胞叔。故劣跡久著。無人敢參等語。前月二十三日。已有旨將四川提督藩司等官。全行更調他省。而成都府阿麟有縱匪情事。立即革職。惟奎則依然如故。高侍御憐困之。亦于是日彈劾。摺中所陳。與王侍御略同。故有奎俊著開缺之旨。

○修律延期 修改律例早已派定沈侍郎伍京卿。惟政府本意只欲略採西法。修而不改。今東南各督擬請大加更改。以收治外之權。而迂腐無識之輩。必出而阻撓。故朝廷于此事。尙未定議。沈伍二君亦無從動手。

○仇視新學 據聞現政府中頑固者。慮大學堂告成後。學生皆喜新學。則必與伊黨爲敵。故凡承辦大學堂各員。稍有未妥處。伊黨即聳人奏參。因此現大學堂大臣頗爲掣肘。目下張百熙時時爲人參劾。恐難久安其位云。

○擬興海軍 直隸總督袁世凱。今春會奏陳興復海軍事宜。每年酌籌一百十萬兩。爲常川經費等因。已紀前報。茲據京報所載。本月初七日袁復上一書。妥籌章程六項如下。一。廢北洋南洋之名稱。以期號令統一。且沿海警備。亦可聯絡周密。二。編定常備豫備兩項艦隊。使各異其任。常備艦隊准備戰鬥之用。豫備艦隊即補助常備爲救援者。三。在芝罘上海南京江陰廣東設立海軍警備序五處。四。各警備府各掌其防汛。界內之警務水師統領總理其事。五。馬尾造船廠宜極力整頓。爲將來製造軍艦水雷艇小輪船及其他軍用船之地。又宜于該廠添造砲銃等物。六。江陰宜新設海軍兵學堂一所。以訓練海軍士官。教習延聘外人。

○拘拿新黨 陝撫升允于前月突將宋伯魯拿獲。即密電政府請旨懲辦。旋政府覆電。着其交地方官管束云云。升允所以將宋拘拿者。聞係受臬司樊增祥之欺。以冀取媚于舊黨。不料兩宮並不苛求。反責問誰令拘拿。某軍機奏稱會保康某獲罪革職。兩宮諭曰。保康者均何人。會定何罪。又一軍機曰。保康如張之洞劉坤一張百熙皆自行檢舉。并未置議。外如徐致靖李端棻等之監禁。前歲下詔維新。皆邀恩赦。兩宮怒言曰。徐李既釋。豈可再禁宋某。又厲聲曰。此究誰令拘拿者。某軍機從頭奏曰。懇從輕議。令交地方官管束。始邀旨允。以存升允顏面。

○簽約有期 中外改訂稅則。現已就緒。與約之國。未曾預議者。爲俄羅斯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四國。蓋該四國在華貿易有限。故可樂從他國之議也。至所改稅則。可望于日內簽押。年內可期舉行。約內貨物估價係照一千八百九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九年結押算其時價值。較之現時略低。又海關可得年結一百之四二五。稅則內所開各款。亦較前詳細。

加稅免厘。盛呂兩大臣在上海與英使開設之初。張香帥事事與之反對。幾無一條不駁。盛呂無可如何。即約馬凱君親就江鄂會議。于是十餘日之久。京中未得張奏。一日忽來一電。則事事皆已照允。并力陳此次辯爭之功。是日即旨派張之洞爲商務大臣。其實所爭者不過廠稅每百抽七。加至每百抽十。及其餘數小節。略加更改而已。其緊要條目。仍與盛呂原議無異也。

○還津條約 天津交還條約。既承英美德法日各公使允諾。定于本月十二日舉行交收之式矣。茲據京報所載該條款要項如

下。一削平大沽砲臺及其他北京海濱有碍自由交通之砲臺。今都統衙門既撤。未削平之砲臺。當交駐津列國軍司令官經理。所需經費。係從都統衙門現存之欸支撥。一據議定書第九條。認中國政府維持北京海濱間之交通。占領某地之權。天津其一也。故雖都統衙門裁撤之後。聯合軍目下所占領之處。仍可繼駐屯。一外國軍糧軍裝等。均免徵稅。及附加金。一中外宜防衛突之機。故議距天津二十華里以內。中國不得駐屯軍隊。一常設沿途交通線及火車站。鐵路兩側二里之內。各國司令官應有管轄之權。一凡削平之砲臺。及天津城壁。中國不得再築。亦不得沈設海岸防禦。一都統衙門收支計算。為聯合軍司令官所指定者一人。直隸總督指定者一人。隨時檢查。砲臺削平以後。除費用之外。餘欸當交付直隸藩庫。一都統衙門當差。亦外國軍人。無論何事。不關于中國人者。不得拖累。一外國軍所役華人。倘有背違法律者。當由軍令官自治之。中國官衙不得過問。一外國軍所需避暑之地。必當占領。一都統衙門所定目下施行之刑律。當裁撤都署之時。將清冊交付地方官。地方官須確實施行。但都統衙門所判決民事刑事詞訟。地方官不得重行審議。一都統衙門之記錄。在領事保存有利害之關係者。得取調之。一天津及都統衙門管轄之內。住民所有課稅。都統衙門行政之時。均已完清。中國政府不得再向此等人補徵。前記條款之外。並准總督府設護衛兵三百名。此次條款。雖比舊約頗有寬嚴之異。然中政府平素怠慢。故不得不承諾也。

◎還路條件 交還津榆鐵路。由胡雲楣侍郎辦理。甚為秘密。今據所聞各條件照錄如左。一因聯絡海陸起見。一旦有事。須先載兵及糧餉。此係舊年各國議定之約。一因聯絡起見。所以各國于駐紮兵隊之火車站。須派置辦事員若干。一鐵路沿途電綫同時交還中國。若各國尚有軍務。均可使用。一各國若有軍事通電。可用原來電柱。一火車站地方。尚要改移。又若推廣鐵路。中國政府須先與公司妥協商議。一交還之時。所有俄國專管之山海關火車站。須同時還付。一以上各國意見相同。定於西歷八月十四號還付。附件 一自張家口到北京之鐵路。中國政府須以自力經營之。不得仰他國之助力。并為押當。一自通州至秦皇島。又自保定至天津之鐵路。以後若別有布置。公司任之。

◎奉天善後 奉天西南一帶俄兵。已定于華八月內一律撤退。惟鐵路衛隊。不在此例。計分布各處俄兵。統砲馬步工四項。共二萬三千餘人。撤退後。即應調華兵接防。但目前藩營無多。不敷分布。武衛前軍。又未能悉數調赴關外。亟須添募新軍。趕行操練。以便屆期接替。增將軍以事難從緩。而餉無從措。疊次電商軍機處暨北洋大臣。聞政府之意。須俟袁慰帥來京。方能商定云。

◎諭令簽押 政府有旨諭令呂盛雨稅約大臣。將所定中英商約簽押。聞兩欽使即擬于昨二十七日畫押云。

○學務支應 京師近設一學務支應局。凡京師各處學堂應用之項。皆由此局撥給支用。開局所係設于郎家胡同中學堂之內。○學校設司 直督袁宮保以直隸省會暨各府廳州縣獨立學堂。端緒紛繁。必須有人總司學務。特奏設學校司。設督辦一員。以董其成。其中區分三處。一專門教育處。一普通教育處。一編譯處。各置總辦一員分理其事。奏保在籍前湖南按察使胡景桂為督辦。翰林院庶吉士丁惟魯為專門教育處總辦。北洋學習翰林院編修王景禧為普通教育處總辦。并暫兼編譯處總辦事宜。○奏陳新政 肅親王曾于十七日具摺奏陳新政事宜。其最要者共有五端。一宜獎勵海外游學諸生。一宜擴充海陸各軍及各省警察。一宜大興工藝。如機器製造紡織棉布等。一宜嚴定敷設鐵路權限。不宜濫許外人。一宜通飭各省。議訂防匪善策。以期消息無形。

○大學招考 京師大學堂章程。雖經奏准。惟今歲止能先將師範學堂及仕學院開辦。仕學院專招京官五品以下。外官四品以下諸生。在京城招考。師範學堂則大省取七名。中省取五名。小省取三名。由各省督撫于八月底招考。考取後給予川資。咨送京城。○交路延期 關內外鐵路。本訂于七月十一日交還。茲聞忽爾變議。至今未有准期。其故蓋有二焉。一沿鐵路車站。應派華兵駐守。胡燏棻擬派二千名。英國只准五百名。此事未定。故屆期所以不交也。有云。實由俄國暗囑法國阻撓。因自牛莊至山海關相近處中有一段。乃俄國借款。恐不能到手故也。

又聞鐵路未交之故。實俄人有不願早交之意。因鐵路一交。俄于牛莊即少入許多款項。而又迫于英人已許。碍難堅執。乃托詞于十一日係為英人所許。未與俄謀。俄非英屬。豈有英步亦步。英趨亦趨之理云云。

又聞其中為難者尚有一節。蓋關內外鐵路。與山海關萬里長城兩傍之車站。本不聯絡。庚子之亂。俄人即將該處城垣拆毀。敷設鐵路。使兩路得以連絡。故此段鐵路。約二里許。既不屬關內。又不屬關外。刻俄使即向中國全權聲言。不肯交還此段鐵路。

又聞瞿鴻禨胡燏棻曾于十六日會同往見俄使。詰其關外鐵路當于何日交還。乃俄使竟藉口線路附近馬賊猖獗。游移其說。不肯還許。

又聞法國亦生齟齬。謂天津保定一帶鐵路。原為法國人修築。該路權利。應歸法人獨攬云。

○商派遊歷 近聞袁世凱密商于某國公使。請選派學識均優之某國人數員。以遊歷為名。赴某某一帶地方。查看俄人動靜。其一切資斧。皆由袁供給。聞該公使業已允為照辦。并深佩袁之深謀遠慮。能知大體云。

○駐俄使電 駐俄欽差胡惟德。日前電達外務部云。接俄外務照會。稱恰克圖庫倫等處。盜匪充斥。有碍商務。將調可薩克兵駐防土謝圖境。以資保護云云。雖經堅辭拒絕。而彼藉口保商。意在必行。務請速咨該將軍都統添募若干營。分防各處。以清盜匪。庶可杜其口實。否則恐非筆舌所能挽回云云。

○得一失一 當各公使議還天津時。某公使動輒掣肘。逮王之春得巡撫廣西之命。參議約文諸事。遂皆易于就緒。外間頗疑之。茲聞當時王會與某使訂定密約。以廣西半省爲酬。求其贊成天津之議。故某使即時改易政策云。獨惜挽回者天津一埠之權。失去者廣西半省之權耳。

○要求金礦 俄人近向外務部要求承辦東三省金礦。願以十成之一報効中國政府。外務部某公將允。某總辦聞之。力阻此議。謂即使以八成歸商。二成歸官。華商亦未有不願承辦者。何必讓與俄人。

○整頓侍衛 徐侍御德沅呈遞封奏條陳整頓侍衛處。其大意謂武科侍衛除值日外。無事可辦。其中束身自好者固不乏人。而不知自愛之流。亦復不少。應請仿照翰林院章程。嚴定功課。能文者試輯論策。不能文者習測量槍砲。優者量加升擢。劣者予以處分云云。聞已奉旨交領侍衛內大臣核議。因設館置器。籌款維艱。殆將作罷論云。

○墾務難興 侍郎貽穀辦理東三省墾務。至今尙無頭緒。雖查得私墾之地甚多。然非曰敎產。則曰蒙民。且多已質于俄人。爲俄領事收租之地。頭緒繁多。無從著手。聞僅就現查出之地。其中已多與俄人轉轄。非三四十萬金不能贖回云。

○試辦農務 近有日本留學生歐陽顯胡宗瀛兩君。具稟于直督袁宮保處。請在直省。先行試辦農務公司。以爲各省表率。以期推行全國。並附呈所擬章程九則。均甚辭妥。聞宮保大爲嘉納。已批令與農務局籌商會辦矣。

○永遠監禁 宋伯魯在陝被拘。奉旨交地方官管束。已紀前報。茲聞陝撫升允奉旨後。又復奏陳。略謂該革員不安本分。罪惡昭著。應如何加重辦理。伏候聖裁等語。故又奉旨著永遠監禁。

○張園會議 昨十九日午後。上海志士在張園安愷第聚會。約二百餘人。所議擬辦協助亞東遊學會。聞擬專派會員親赴東京。商定將來中國人願入成城學校者。可以徑由會中保送。以免內地有志遊學者。因入校艱難。懷疑裹足云云。

○連英有子 李連英有兄弟三人。各以一子過房與連英爲嗣。李皆爲捐納郎中。分部行走。李福德分兵部。李福立分刑部。李福海本月亦辦驗看分部。三人皆少不更事。捐官後始遍處向人探詢。某部有何差使。有何好處。現在李福德已得兵部司務廳幫辦。

差。惟刑部得差須按資格淺深。科分先後。絲毫不能遷就。將來李福立必須別尋保舉云。聞此事京中大招物議。有謂係連英親子云。

○教士被害 湖南辰州近起一教案。因該處疾疫甚盛。教士于各處佈散醫藥。有服之無效而死者。于是土民紛紛謠傳。謂教士施放毒藥。糾衆攻打各處教堂。教士被害二名。英領事聞信。即致電湘撫及洋務局詢問。而官場茫然不知。蓋未據該處地方官稟報也。湘撫得電後。迅派勇丁前往彈壓。英領事館亦派兵艦赴岳。擬運駛常德登陸赴辰查辦云。

○京師大學堂章程 (第一章綱領) 第一節 京師大學堂之設。所以激發忠愛。開通智慧。振興實業。謹遵此次諭旨。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爲全學之綱領。第二節 中國聖經垂訓。以倫常道德爲先。外國學堂於智育體育之外。尤重德育。中外立教。本有相同之理。今無論京外大小學堂。於修身倫理一門。視他學科更宜注意。爲培植人材之始基。第三節 歐美日本所以立國。國各不同。中國政教風俗。亦自有所以立國之本。所有學堂人等。自教習總辦提調學生諸人。有明倡異說。于犯國憲。又與名教綱常。顯相違背者。查有實據。輕則斥退。重則究辦。第四節 京師大學堂主持教育。宜合通國之精神脈絡而統籌之。現奉諭旨。一切條規。即以頒行各省。將來全國學校事宜。請由京師大學堂將應調查各項擬定格式簿。分門羅列。頒發各處學堂。於每歲散學後。將學堂各項情形。照格填註。通報京師大學堂。係彙齊每年編訂成書。恭呈御覽。第五節 京師大學堂本爲各省學堂卒業生。升入專門正科之地。無省學則大學堂之學生無所取材。今議先立豫備一科。本一時權宜之計。放一年之內。各省必將高等學堂暨府廳州縣中小學堂一律辦齊。如有敷衍遲延。大學堂屆期請旨嚴催辦理。第六節 同文館歸併之後。經費無著。變通辦法。擬於豫備速成兩科中。設英法俄德日本五國語言文字之專科。延聘外國教習講授。第七節 學堂開設之初。欲求教員最重。師範現於速成科特立專門之外。仍擬酌派數十人。赴歐美日本諸邦學習教育之法。俟二三年後。卒業回華。爲各處學堂教習。第八節 現在諸事創舉。尙待考求一切。章程勢不能悉臻完善。所有增添更改之處。應准隨時陳奏辦理。第九節 此次所奏定之章程。擬譯成西文。東文各一分。俾外國教習一律照辦。不得歧誤。第十節 環球各國。合上下之精神才力。尤注重練兵。兵之所以精。則以通國皆兵。又無一不出於學。中國陸軍海軍。應請廣立專門學堂。不在各學分科之內。第十一節 約束學生規則及辦事章程。此次奏定各條。皆係約舉大要。其涉於繁碎者。須俟開辦後。體察情形。詳立各門。以資遵守。第十二節 籌款新章 京師擬設順直籌款局一事。茲聞陳璧與袁世凱議定。先將各州縣所有賦稅陋規。各項進款。盡行歸入籌款局。可

以積成巨款。至州縣辦公之費。擬分繁簡。每月津貼一二百金不等云。

◎保舉新章。聞吏部近重定保舉新例。其大略如下。一專使出洋。不得保異常。必俟駐外洋三年任滿。方許以異常開保。一軍營出力。准保異常。一洋務交涉。乃地方官職。分應爲之事。不得輒以辦理得法開保。必俟三年無過。亦只准保尋常一次。又翎枝非軍功不能開保。

◎被劾述聞。御史王昌年于七月二十六日具摺嚴參陳京兆璧。并涉及某相某尚書。詳述其拜門迎合結黨袒護情形。淋漓盡致。不留餘地。又將上次查辦之摺。逐條痛駁。正摺之外。又將陳氏私罪另開一單。共計六條。如買民女爲妾。宋大脚之女。某捕頭之妹。皆能實指其名。及丁惟忠如何爲之物色情狀。並言陳身爲地方大員。并漁色及於彈子班歌妓。以致某妓等在外招搖。陳在籍爲紳士。氣餒極大。強令地方官派專輪排隊迎接。及去年至吏部查案時。欲獨據中座。如管部王爺中堂者然。吏部不可僅置之私堂。於是大怒。今年張尙書到吏部。始到大堂入座一次。位在侍郎之上。尙書之次。又會辦五城時。亦係居中。特設一座。此外歷數其爲街道御史時。外面極能做事。時人稱之。而其暗中索賄。如同仁堂藥店。瑞猷祥綢緞店。皆有實事可證云云。摺既上。因涉樞臣。故全案不便追究。惟順天府大班王進祿一狀。因係命案。不能湮沒。故特提出此條。交刑部提取人證歸案審訊。陳璧既知又被參劾。當求人代擬一摺。請將五城會辦開去。以冀暫息物議。保全本職。連夜繕寫。於廿八日入奏。旋即奉旨將會辦一差准其開去云。

◎榮相之言。駐日蔡使與留學生。兩不相能。衆議紛紜。莫衷一是。近日傳聞政府本有更換公使之意。嗣爲榮相所止。謂無論蔡之是非。斷不能因學生之言而易公使。今更換事至易耳。倘將來學生相習成風。其所失更多云云。

◎總教被讒。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摯父。京卿游東時。東人士頗厚遇之。北京頑固大臣等。因即讒于慶邸曰。吳汝給現在東洋主持民權自由之說。不先殺之。不足以警衆也云云。

◎稅逾常額。崇文門稅務。歷任每年只交十三萬兩。肅邸自充監督以來。洋兵退後。北京交還不過一年零二十餘日。而收數至七十餘萬之多。除一切經費實用外。全數解納。洵自立稅司以來絕無僅有之事。按外省厘捐收數逾額。常有請獎之舉。今崇文門當交涉繁難之際。收數逾額。多至數倍。吏部竟將保案議駁。想其中必別有他故也。又聞慶邸榮相接辦崇文門稅務後。一切政令均尙寬大。近日官商之入城者。或查或不查。不似肅邸前時之嚴禁需索。認真搜查。故一時官商人等。交口稱便。

◎奉天將軍。奉天將軍增祺。與俄人交接。事事降心相從。另訂有永遠保護其身家之私約。故一切設施。悉遵俄人之意旨。聞其

迭次奏報之俄人在奉情形。皆掩飾迴護。未可深信。前次裕尚書擬揭參之。到奉後。增將軍即百計迎合彌縫。得保無事。近日中國官民無不亟思東三省俄兵之速退。關外鐵路之交還。而增將軍私意。則適與此相反對。政府以其在俄人範圍之中。不得不敷衍之。且不得不撫慰之云。

◎交路近聞 聞交還鐵路一節。中國擬請英國先行交還。使俄人無所藉口。近與英國公使再三會商。聞已有首肯之意云。

又聞關外及遼河西南一帶鐵路。俄人已允於西十月六號以前交還。關內鐵路。英人亦允於一禮拜內交還云。

◎西藏交涉 聞西藏交涉。日來頗為棘手。政府諸公一再籌商。尚無定見。

又聞自俄人欲使西藏自立以便己圖以來。西藏遂有不穩之勢。近日動機稍作。英人已派兵至哲孟雄云。

◎俄人照會 聞俄人作有照會外部云。貴國與英人所訂商約。殊失中國自主之權。若果無異議。則東三省地面。斷難依限交還。外部已達政府諸公。明知其有意尋隙。尚不知作何答詞。

◎劾案紀聞 王御史乃徵日前封奏參劾外部尚書瞿鴻禨。畧謂瞿不諳交涉。而擅作威福。每到外部時。頗指氣使。藐視一切。雖慶邸王相。皆不在目中。請旨嚴行申飭。以示警惕云云。瞿見此摺。當即碰頭請開去外部差使。太后溫慰數語。次日又具摺請開去重要差缺。遂有初五日諭旨。有該尚書認真不辭勞苦等語。獎慰備至。

又此次所議加稅免釐等款。係與英使馬凱君獨商。并非與各國公議。蓋英在中國商務最大。乙未李文忠親赴歐美各大國面商加稅。各國皆允以英為衡。故此大議約先與英使獨商之緣由也。然馬凱君雖允。究係一國之事。不能遽指為各國皆允。乃七月二十六日所降加稅免釐之旨。詞氣含渾。謂與各國業經議定。當時外部左丞瑞良當即請為改正。乃瞿大怒曰。我不管他是何國。上諭擬定。誰敢妄改一字。電旨既發。當日即接七次覆電。力言此旨不妥。瞿仍悍然不顧。既而英使馬凱君挑啟。遂將業經改為一經。故王摺實糾參。并言其身為外部尚書。于此等大事。尚不了了。任意驕傲。不能虛心。致有此誤。請旨申飭。以警將來云云。又王摺既上。太后見之甚怒。諭曰。此無他。不過我所用之人。總不好。將立召侍御入對時。某相在側。因言御史妄劾人。固極可恨。惟政府事極繁重。誠恐不免疏忽之處。奴才與共事諸臣。惟有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以息衆謗。而對聖明云云。太后乃已。越日宴見。太后復提及王乃徵事。某相曰。御史參劾政府。此亦無怪。連上數封奏。則今年炭敬便多收數分。不憂無度歲賞矣。太后大笑。然猶深惡王不已。

◎交涉不諳 某侍御前劾某尙書。內有兩事。一爲正陽門內東棋盤街路東官廳後邊有方地一區。界連美國兵房。本未劃入使館界內。去年美人會照會蹕路工程處。請將該地闢爲花園。准許中外人民遊覽。蓋恐洩瀦汗穢之氣。甌脫之地。必更加甚也。其時陳夔龍在局揚言我但能辦蹕路。不管交涉。其後美人言之于外部。外部不答。美人以爲中國已棄此地。乃于周圍樹以木柵。圍作操場。一爲兵部街工部街兩處道路。亦不在使館界內。前經英使照會外部。請將此道修治。外部日久不覆。於是英人越界代修。既修之後。不准中國車馬行走。此二事原屬細微。但外部似此顛頂。更何能辦理他事。詎王相某日到署。傳集丞參以下各官。謂本署公事。外間從何得知。此必本署有人洩漏。必須查究。某君對曰。本署中人。未必有心洩漏。且洩漏者必不自認。況本署不言。而洋人能言之。外國報紙能言之。此事恐難查究。王相曰。果能認真根究。必有頭緒。某君復曰。非但此事難查。即本署所辦交涉。既名交涉。斷斷不能秘密。現在各國互相猜忌。公事愈形棘手。似不如明白宣布。轉可彼此曉然。免致誤會也。王相曰。總當處處謹慎。於是各官諾諾而退。

◎書吏難裁 六部公事。除刑部向不仰仗書吏外。餘均惟書吏之命是聽。其故由於例案繁多。司官通籍以前。既未問津。到署以後。留心者亦少。且案件均由書吏携回其家。故能熟悉。政府但恨書吏。而不知令司員學習。公事斷無成效。平心而論。書吏所領之薪銀至薄。而所辦之事。委曲繁重。日前兵部某官受友人之託。辦理世職引見之事。書吏以爲不合例。詎此友人自與該吏說項。立卽辦妥。又有吏部某司官偶指其錯。該吏卻自行求退。復經他司官一再慰留而後已。蓋從前司官可申斥書吏。書吏欲退。仍可責令留充。現在書吏既係奉旨裁革。彼等欲退則退。故反有所挾持也。

◎東三省改革問題 俄國駐屯兵在滿洲撤退後。滿洲守備兵之編制。軍機處查察情形。以爲宜大加改革。馬軍門與袁少保各主一說。馬軍門曰。滿洲因圍匪事變。經俄國占據。民情風俗。爲之大異。民心復多傾向俄人。然其地爲國家發祥之地。士氣尙有可振作者。雖以時勢之變遷。不能不行自然之改革。然改革一兩端已可。宜稍存舊制。袁少保則反之。全主革新之見。軍機處不能定。遂電劉張兩督各陳意見。俟得劉張兩督之復。再會議商定云。

◎宰相受禮 榮相女公子指婚爲醇王福晉。於八月念八送奩。念九吉期。太后曾賞銀一萬爲之治奩。而京內外各官之致送禮物者。獨有其門如市。應接不暇之勢。聞京官之送禮者。至少非數千金不能出手。外官則動以千計。榮相一概全數拜登。說者謂此兩月中。足有百萬入款。而自去年回京以來。當有千萬云。

○尙知大體 河南巡撫錫良經教士請留。已見他報。茲聞錫有電達政府。并遞專摺。力請離豫。略謂朝廷黜陟。自有微權。疆臣去留。豈可惟外人之言是聽。如教士可留督撫。教民尤而效之。異日必至留州縣矣。履霜堅冰。端不可開。請旨着新撫張人駿。迅卽到任。奴才情愿赴熱河本任。爲國家効力云云。按自庚子以來。外省大小官吏。因外人一言而定去留者。不知凡幾。政權外移。莫此爲甚。錫能作此言。可謂能知大體者。

○礦章述聞 中國礦務新章。利外人而不利國民。故呂盛二大臣與劉張二總督。力爭未允更改。及英使亦不滿意。方有著劉坤一張之洞。採取各國礦章。詳加參酌。妥議章程之旨。說者謂自新章出後。中國人自請開辦礦路等。外部批駁。已有三百六十餘件之多。凡外人所請。十有八九可成。無他。所謂酬應周到不周到也。章程雖再訂而善。其能免此弊哉。

○營口近聞 新任營口道明保。本擬八月十五日蒞任。嗣俄撫葛畢沙爾宣言。謂該道如果欲來營接任。所帶兵役人等。衣袖中必須繡以俄國旗號。以示崇拜俄國之意。否則不准來營云云。故明頗有進退兩難之勢。

○交路傳聞 聞關外鐵路已有交還之信。日前外部奏請派員收接。聞已派袁慰帥接收關外之路。其附近營口之路。歸奉天府將軍增祺收接。又聞鐵路總辦楊士琦。已由津起程往山海關預備收接各事宜矣。

○葡使要求 葡萄牙駐京使臣。近曾屢至外部。力請允准澳門定界。意欲趁此商約未定。故以勘界爲名。以便任其推廣。慶邸力持不可。葡使仍再三要索。并聲言商約加稅一事。須各國皆允。方可施行。其意以爲如不允其定界。彼卽從中撓阻。此乃言外意也。慶邸答以須先派委員查明。方能定議。萬無此時概允之理。此事已會議數次。現仍相持不下云。

又聞所要求者有兩事。一卽推廣租界。而以勘界爲詞。一欲由澳門造一鐵路。逕達粵省。此事已由外部照允。惟澳界一節。則未定云。

○特予優差 李總管連英之猶子。有分戶部者。到部卽得幫稿優差。此差有辦事十餘年。而尙難得者。綠榮中堂叮囑再四。謂李亂後甚苦。此次其侄輩捐官。出于老佛爺見憐。賞給捐款銀兩。實不能與尋常納捐同日語也。

○江督逝世 兩江總督劉坤一。以本月五日逝世。享年七十三歲。初六日卽奉上諭。哀悼賜卹。照錄如下。兩江總督劉坤一。秉性公忠。才猷宏遠。由諸生起家軍旅。屢建功勳。游歷封圻。克勤厥職。嗣簡兩江總督。兼充南洋大臣。十餘年來。鎮撫地方。軍民愛戴。辦理交涉。悉協機宜。前年近畿之亂。該督保障東南。匡扶大局。厥功尤著。老成碩望。實爲國家柱石之臣。前因患病。迭次賞假。並頒給

人參。藉資調理。方冀早得就痊。口膺倚任。遽聞溢逝。震悼良深。劉坤一著加恩追封一等男爵。晉贈太傅。照總督例賜卹。賞銀一千兩治喪。由江甯藩庫給發。賜祭一壇。派署江甯將軍額勒春前往致祭。予諡忠誠。入祀京師賢良祠。生平事跡。宣付國史館。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妥爲照料。該督子孫幾人。著張之洞迅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篤念蓋臣至意云云。

○貝子條陳 振貝子此次環游各國。于歐美各邦政治。大爲心折。到京後以中國宜仿效歐美。亟應改革。數大端。陳奏朝廷。茲錄其大要如下。一王公貝勒及大員子弟宜入營伍親習戎事。一二品以上大員應派令出洋游歷。一應仿西法。國人均當充當兵役。一山西陝西四川諸省多設製造局。一各省政府應編設工藝局仿製洋貨。一廢寺院與學堂以興儒教。一民間子弟十歲以上者均令入學肄業。否則惟其父母是問。一各省宜設警察。一各省宜設專門學校。講究法律政治等學。以備將來收回治外法權地步。

○宴會記聞 月之二日。皇太后賜宴各國公使夫人。當日各國公使夫人。偕參贊官夫人暨譯員。乘肩輿先集會於萬壽寺小憩。遂同坐官舫共四支。以小火輪曳之而行。至萬壽山。先有美公使在座。代爲介紹。宮中承應者爲李總管蓮英。外務部侍郎那桐。侍郎聯芳。相見後。同至玉蘭殿覲見。禮畢。皇太后下階握手慰問曰。爾好啊。極形親洽。寒溫畢。即在樂壽殿張設筵宴。席分爲二。一席皇太后。皇上。皇后。主之一。一席慶王。王中堂及那桐二侍郎主之。席間旅航交錯。問答和親。宴畢。主賓同乘船泛遊昆明湖。在龍王廟小憩。復以茶食進。太后賜各公使夫人御筆山水畫本。至三鐘後始與辭而歸云。

○太后慈訓 近日皇太后每見大小臣工。遇漢臣則諭曰。洋人尙講面子。你們總得好好敷衍他。遇滿臣則諭曰。咱們總得自己想好。不要想靠別的人。亦不要忘了近來的恥辱。是豈傳者過乎。胡時至今日。猶存滿漢之界於言外乎。

○此說何來 此次政府有於直省添設巡撫之說。聞該議實榮相主持其間。蓋欲削直隸總督之權勢也。現馬軍門於奏事之節。必與總督聯銜。嘗攷向章。提督專摺保人。皆欽差也。馬提督非欽差。而有保人之權。是皆所以削總督之權勢也。今添設巡撫之說。雖未確信。亦可見政府現在之情形矣。

○改革滿洲兵制述聞 政府以滿洲俄兵撤退後。極宜編制守備隊。遂將袁慰帥馬景帥條陳嚴加核議。決定辦法如下。一滿洲自被俄兵佔據後。政治商業及民間風俗習尚。俱皆變化。今宜究其本原。極力改革。二滿洲之民。素稱慍悍。時常違背政令。抗

拒王命。今非訓練精兵。製備新式器械。不足壓制。三滿洲各省居民。受俄兵之壓制者。已兩三年之久。畏敬俄兵頗深。今若更以舊日兵勇。必招居民輕侮。易生事端。故宜從長改革。以除積習。

○奏定蒙古官制 蒙古官制及一切政治。已由政務處軍機處會同將直督袁慰帥原擬條陳。反覆詳議。前月十一日始行決定。經御前大臣肅親王具奏。已蒙俞允。今舉其要旨如下。一設蒙古總督駐劄庫倫府。兼管一切軍務。二蒙古總督之下。設政務參謀軍務參謀各一員。三蒙古總督每年須召集各地酋長一次。親詢地方政治並勸化一切。以圖政治進步。四總督轄內各要隘。設置提督及廳州縣各官。五招練警衛隊駐屯隊及防備隊三軍。其軍制如左。一警衛隊隸於蒙古總督。征討及警備諸制均由總督命令。一駐屯隊各兵。平時可各謀生業。有事之秋。聽總督調遣。一防備隊專任防守之責。須精強新練之兵充之。

六於各要地置政治監察官。監察在蒙古之外國人及政治商業諸務。隨時稟報總督。

○交路誌聞 關外鐵路。俄國于上月廿七日交還。關內鐵路。英國亦于廿八日交還。茲聞兩國交還關內外鐵路。忽然如此之速者。蓋英人當時有關內鐵路。自當先還。但俄國若至期不還。則英雖交仍當索管云云。俄人探知消息。遂于關外鐵路交還定期簽押之日。即由武官照會奉天將軍增祺接收。不必待約期之至。而英人見俄人如此辦法。亦急言于中國大員。願早交還中國自行管理。雖然。中國大員則終謂俄人之仁。其政策佳妙。宜各國嘆為不及也。

○紗廠列表 中國紗紡績業之發始。即光緒十年。北洋大臣李鴻章奏設于上海楊樹浦織布總局。後殿于火。至十五年復改設華盛廠者是也。現時中國地面之紗廠有十九所。其機錠有五十八萬。織機有二千。列表如左

廠名	所在地	設立人	錠數	織機數
華盛	上海	本國人	六五、〇〇〇	五〇〇
大純	上海	本國人	二一、〇〇〇	
紡績新局	上海	本國人	一五、〇〇〇	二〇〇
裕源	上海浦東	本國人	三八、三七二	
鴻源	上海	本國人	四五、〇〇〇	
瑞記	上海	洋人	四〇、〇四〇	

◎川亂詳誌：四川亂報屢見各報。茲查亂徒有二派。一以重慶為總匯。一以成都為總匯。重慶亂徒。即涵集距重慶五十里之某處。為首劉某。羽黨僅六百名。竟欲攻擊重慶府城。成都亂徒。則混集離城二十里某村。專騷擾成都東北之金堂通江兩縣。勢力較重慶之一股為盛。不下三千人。重慶亂徒所執皆刀矛等器。成都亂徒則不然。其黨勇敢之徒頗多。且狡猾異常。一遇大隊官兵。則身扮農夫。混跡民間。若官兵稍寡。則勇往直前。往往官兵反為所敗。平時或以邪術誘惑愚民。或擄掠富室。燒燬教堂。聞金堂通江兩縣。已為該黨所拮。殺害教民。計有多人。故駐渝英國領事。已調砲艦二艘。駛往敘州。為保護居留英民之計。聞官兵所用鎗砲。皆極新式。係在福建製造廠。由法國技師監督製造。無如官兵怯畏異常。一遇亂徒。僅開放空槍。甚有棄槍而逃者。故民心益形張皇云。

◎密電述聞 據聞由內侍傳說。九月十四日夜二點鐘。榮相忽接外間密電。當即親向宮門投遞。良久始出。聞太后與某相譚覽。

老公茂	上海	洋人	三〇、二九四
怡和	上海	洋人	五三、〇〇〇
協隆	上海	洋人	二〇、三九〇
老紗廠	上海	洋人	一五、五七八
茂生	上海	洋人	三六、四〇〇
新森太	甯波	本國人	二五、〇〇〇
織布局	武昌	本國人	四〇、五九〇
紡紗局	武昌	本國人	五〇、〇〇〇
蘇綸	蘇州	本國人	一八、二〇〇
策勤	無錫	本國人	一五、〇〇〇
通益公	杭州	本國人	一〇、一九二
通惠公	蕭山	本國人	二五、〇〇〇
大生	通州	本國人	一三、〇七四

之後。皆神色大異。不知有何要事。但聞某相口中自言自語。只有發兵四千云云。

○遷都風聞 聞現在太后身體薄弱。自經拳匪亂後。夢中常驚悸不安。且畏寒殊甚。故擬修保定汴梁兩地行宮。為避冬之計。或曰殆將遷都。但此信甚密。亦未可作為已定也。

○覬覦皇嗣 據日本報所載。皇太后 皇上將於十月由頤和園還宮。離宮之裝飾。極盡闐麗。軍機大臣等諸要人。亦在頤和園附近各營別業。以取伺候宣召之便。皇太后因去年以來人勞心。近頗有身心疲乏之感。常向侍臣嘆壽命之不久。欲在生前立喜愛之皇嗣。故仍有別立大阿哥之意見。然六十九歲之老后。氣象如何活潑。驟論皇嗣之冊立。究在何時。尚不可測。乃大官中與皇族有姻親者。已紛紛以皇嗣之問題為談柄。宮中解事者之語。以為又有一紛爭皇嗣問題者。早晚必有之大問題。使此種問題。僅為宮中之事而已。則可勿論。恐二三強國欲扶植自己之勢力。遂迎此機會。各試其智術。亦題中應有之義也。

○別設大員 直隸添設巡撫一缺。早有所聞。茲探得此議已確。一謂派一旗員以為監守之責。如不設巡撫。亦當派欽差大員為海防大臣云。

○練兵確聞 聞皇太后將調出使德國之慶都統昌回國。即派辦張家口督練旗兵事宜。惟此舉甚秘。外間皆未能得其詳耳。

○陝督密函 近聞陝甘總督崧蕃有致政府密函。係論董福祥之事。蓋董自奪職後。初居空峒山。現居固原屬之黑城子。遣部下作一大堡。牆高池深。收聚原部六十營之軍火。以為久據之地。崧督會派甘涼道白遇道知府王式柏。變裝易服。輕騎簡從。前往查探一切。董乃與約四條。如約照辦。即當遣散。以了此餘年。一曰請專摺代奏。伸雪渠本受某革邸某相節制。令打洋人。不甘受禍首罪名。二曰渠部下各回弁。須各任實缺。以免鼓噪。三曰馬安良為渠仇人。須促赴伊犁本任。渠始能安枕。四曰渠之各部。雖奉旨裁撤。現仍存十餘營人。須將餉銀扣至本年八月。如數發給。以為遣散之資云云。崧督恐其終成巨患。故以此番情形與政府密商辦法。以杜後患。

○官捐交議近聞 徐御史堵前遞官捐一摺。略謂國家貧困。既已取之於民。不妨取之於官。同是食毛踐土之人。何忍吝而不與。近日之官。十倍於昔。皆以捐項太便宜。故凡候補人員。分四項派捐。如保舉。如花樣。如改指省等事。不論到省有年者。亦應報効若干。自道府起至佐貳止。并請督撫嚴察。務令實自官出。不得藉端取巧。或累及民。或累商。及有京官貧乏。可免之說。一似專注意于外官之捐班者。已有旨交吏戶兵三部會議。大約武職亦在其內。聞此事不以為然者頗多云。

又聞此議業經鹿大軍機議准兩條。一係以捐納得實缺者概令補足十成。一係實缺外官量缺報効。

○辰州教案 聞辰州教案。漢口英國領事現與蔡伯浩觀察推潮前議。要挾多端。其最甚者須將蔡觀察革職。永不叙用。辰州紳富派賠償金一萬磅。毅字營統領顏武林須正法。并聞英國已派有兵艦數艘。前往漢口云。

又聞十七日願和園宴待各國公使。是日英國欽使薩道義君獨辭不赴之故。多謂由辰州教案未結。是以謝却。茲經詳加探訪。英使不惟於辰州一事致怒。且因湘撫前致外務部專電內有夷字。為英欽使所見。以有悖歷次諭旨為藉口。峻而拒之。蓋薩道義君頗識華文故也。

○密約兩誌 中俄密約。外間所傳。均與外務部正稿迥不相同。外間所傳者有十三條。真稿祇六條。俄人不許中國兵運砲入東三省。王中堂已將此條改去。亦不言運砲與否為稍異云。又西藏密約。外間所傳。亦非真實底稿。底稿中有將新疆至伊犁許俄人添設一鐵路。為中俄共有之利權云云。此亦駭人聽聞者也。

○上海撤兵問題 據西電言各國現復將上海駐兵撤退事商議。所議退兵章程。為一各國須按照預定章程同時退兵。二為退兵後如有復行派兵至滬者。其餘各國均可照辦。德政府以不欲各國再派兵至滬。故第二款中復補一言云。中國不能在揚子江一帶以武備及他項專利施與他國。以背大開門戶之政策。此節中國政府亦已允准云云。

又言此次德法兩國所訂撤退駐滬防兵條約。英國不以為然。其故由約中專指中國不得允准各國擅專揚子江各屬一切利權。并不涉及別處口岸之故。

○交路後聞 關內鐵路業經英國等交還等情。已見前報。茲聞英人尚須掌管鐵路二年之久。一切出入款項。均由匯豐銀行經營。該路原欠匯豐墊款百餘萬金。應繳息銀。亦由英人代付。與中國辦法無異。故交替後亦祇簿書數十冊而已。

○推拓公界 京師東交民巷。本為列國圍作公界。茲聞各國復擬推拓至東便門內。為列國操場。與東交民巷放一直線。佔用房屋甚多。均須一律拆毀。並聞當由賠款項下留撥若干分償民間地價云。

○營口近聞 增將軍得俄人力。留任奉天。所有一切交涉。俄人喜其順從。極願與之辦理。然頗有藐視之意。前於省城中見將軍出署辦公。俄弁俄兵大都於途間戲侮之。及至俄署。甚有不出迎迓者。而將軍均以大度包容之。日前會來營口商辦地方事宜。旋至俄兵艦拜會俄將。僅令吹笛相迎。並未升炮致敬。人皆疑之。未幾英日等國領事官亦詣艦會晤。俄將即各升炮若干門。以相迎。

送而表敬意。此雖微事。而俄人之輕視我國。亦可概見。

前有九月內交還營口之說。故華帶兵官皆將隊伍整頓預備開至營口駐防。亦有將前隊徑行開來營口左近者。乃俄人不退出。華兵只得在營東一帶暫駐。而俄人又以華兵既來。恐有他意。又將借口于此以相留難。

◎日本專約 日本政府因滿洲開闢商埠。特與中國議訂條約如左。一盛京省境內外人可任便游歷。二盛京將軍接待各國官民。須歸一律。三開闢商埠後海外貨物。可任便運往滿洲貿易。四一切交涉章程。應與南方各省相同。凡外人寄居者。應由滿洲地方官保其身命財產。

◎澳門定約 澳門劃界之約。已於十四日下午經葡萄牙公使在外務部簽押。約中最要之款。一係葡人擴充租界之議。作為罷論。二為華人允准葡人造路。由澳門至廣東省城。三為華人在澳門邊界所設之小抽稅關。此後一律裁撤。可在澳門設一總稅關。以便商人。按此約係屬兩有裨益。於中國尚無損害。庚子亂後。和約十二款中。所定百分抽五之進口稅。葡人始終不認。迨此約告成。始為承認。所以准中國在澳門設稅關也。

◎謀國者言 聞某王大臣與某相道及近日時事。殊多棘手。不變固無一成不易之規。變亦無萬全不弊之政。為之奈何。某相曰。中國迫于強敵。加之以寇盜。因之以飢饉。岌岌乎有不可終日之勢。守舊亡。維新亦亡。同一亡也。吾以為維新首講學。學于東洋乎。東洋之羽翼也。學于西洋乎。西洋之羽翼也。推之十八行省。人人談自由。人人談平等。無一非維新之徒。即無一非與朝廷作對。維新之亡。恐其亡也速。守舊之亡。則其亡也緩。凡害去其重者。從其輕者而已。某王大臣起立曰。敬聞命矣。若是謀國。可謂愛深慮遠矣。

◎又議恩科 頃聞李總管以下之某總管云。皇太后干支逢甲不吉。而整壽適值甲年。如甲戌年皇太后四旬萬壽。則毅廟上賓。甲申年皇太后五旬萬壽。則法兵入越南。甲午年皇太后六旬萬壽。則日本兵入高麗。割臺灣。越明年歲甲辰乃皇太后七旬萬壽之期。尤為國家曠典。政府諸公。擬請提前一年舉行慶典。或將明年正科改至後年。或恩正並行云。

◎奏設商務部 慶親王日前曾具摺奏請添設商務部衙門。并獎勵大員前赴歐美各國考察商情。為振興商務之基礎。經政府諸公會議。均謂國家非設立商部以專責任。不足振興商務。惟擬請祇派商部大臣。不設尚書侍郎各名目。並聞有擬派瞿子玖尙書為督辦。伍秩庸京堂為會辦之說。

○擬招新軍。聞榮中堂議於武衛軍之外。再招新軍三萬人訓練洋操。以爲保衛畿輔之備。擬在八旗中招募萬人。其餘二萬人則向各省募集。聞已請旨遵辦矣。

○八旗練軍。聞軍機處日前傳諭凡八旗年幼精壯子弟十六歲以上二十二歲以下。無論馬甲護軍閑散。急速報名造冊。咨送北洋以備訓練成軍云云。

○擬改教習。大學堂總教習吳擘甫京卿有辭退之說。于是薦舉湖南湘潭王鵬運者紛紛。聞王氏之學。原屬中國卓卓者。惟于西學則未知何如。

○斟酌盡善。袁宮保自奉鐵路大臣之命。於鐵路一切利弊。燭照無遺。聞鐵路自交還以來。所定章程。均由宮保自行手訂。會辦大臣所擬各規則大半刪去。論者謂宮保所定各節。於中國主權頗有裨益云。

○擬招商辦路礦。兩宮求治路礦甚急。茲聞政府諸公擬專派大員前往各國。有華商雲集之大埠。招集華商資本。並招聘熟習工程之中國學生來京。商辦各省之路礦。惟苦於無熟習外洋華商情形之人。可以派往。甚爲躊躇。于是有薦三品京堂黃公度京卿。遵憲于某相者。又有薦前任新架坡總領事官左子與觀察秉隆于某邸者。又有薦現辦粵漢鐵路張弼士觀察于某者。政府皆未定議。

○議派美國留學生監督。聞政府諸公以日本國留學生既派汪伯唐京卿爲監督。中國學生留學美國者亦不乏人。聞亦擬簡派監督一員。至簡派何人。尙未議及。

○紀關外鐵路防兵。政府諸公以關外鐵路既已交還。自應派兵嚴加防守。已議定由北京派兵二千五百名。袁宮保部下二千五百名。奉天將軍增留守派兵五千名。共成一萬之數。以資保衛。

○擬訂韓使覲見儀節。朝鮮簡派駐北京公使朴齊純君到京既久。尙未呈遞國書。茲聞政府瞿鹿二公云。不必宣布。又某某云。朝鮮本係我藩屬。雖經日本要我認爲自主之國。其覲見儀節。未能與各國一體。自應另定云云。其如何定法。則尙無所聞。

○粵西軍事。粵西函云。近日匪徒已蔓延至邊境。如泗城池州柳州一帶多遭蹂躪。王芎棠中丞日前已督帶大兵溯江而上。親赴南甯駐節。以便相度勦撫機宜。聞左右兩營業已與匪交綏。且疊獲勝仗。匪首周治廷等多名。均已擒獲正法。

又云。潯州匪類。近益猖獗。日前某縣已被匪攻陷。其融縣近日亦有大股土匪欲圖舉事。現在時出搶掠。橫行異常。商民均紛紛避

往梧州。聞王芎棠中丞已與梧州官紳會議。擬商諸西官。調派兵兵數營。同赴梧州。以資防剿云。又月前軍機處得西撫電稱。日前某道員被匪擄去。勒贖未遂。竟將該道戕斃。蘇軍得信進剿。亦為所敗。且被奪去軍裝不少。兵士陣亡者約有數百人云。

○謠言駭聞 北京函述京城曾有某邸將入承嗣統之駭聞。因事關重大。不敢遽信。近得消息。有皇太后頗屬意固山貝子溥倫之說。按倫貝子乃道光帝之嫡長皇曾孫。榮相之姪女婿也。外間傳說如此。此事之確否不可知。

○擬出游歷 肅親王力求維新。素為中外所欽佩。近聞擬於明年躬親出洋。循遊歐美諸邦。藉資閱歷。以輔成新政。

○京函錄要 榮相近擬招募新兵三萬人為護衛京畿之用。三萬人中撥出三千改練洋操。定常年經費。每年五十萬兩云。

○改練新軍 神機營曾有改練新軍之議。以未籌得的款。故至今未辦。近因 太后問及此事。刻已籌議餉章。擬即早日成軍。其營制操法。聞悉照袁軍一律辦理。現已與前聘之武備學堂各員商議辦法云。聞此軍成後。有命醇邸統帶之意。

○升補湘撫風聞 皇上以辰州教案。殊失自主之權。大不滿意於俞廉三。有調直隸護撫吳方伯重熹升補湖南巡撫之說。

○議設巡撫續聞 直隸添設巡撫。經軍機大臣政務處公同會議。頗有以增置為非者。嗣經某相以國初時直隸舊設巡撫。康熙朝時始經裁去。今北洋大臣事繁責重。於地方一切事宜。未遑兼顧。添設巡撫。實屬因時制宜。無碍祖制。而後其議遂定。並聞俟奏請俞允後。巡撫則久駐保陽云。按國初直隸督撫併設。又另有順天巡撫。自竄拜正法後。始將保定順天兩撫裁也。

○王相責言 日前王相在外務部散班之時。忽有某司官呈遞東三省與俄人交涉之某案。王相覽之。不覺作色。痛斥奉天將軍昏瞶不置。

○報效鐵路 願和園擬開一長路。直達西華門。以便游幸之行。議章尚未定准。而已有謀充此項報效者。華人則有某疆臣。洋人則有某教士。現在兩人各施手段。以逞異能。

○奏請開缺 傳聞奉天將軍增祺以近者東三省交涉日繁。自問不能勝任。且徵收賠款事事棘手。故已具疏入奏。自請開缺。兩宮亦俯察其情。已允所請云。

○撤差之由 盛宮保丁憂開去侍郎實缺則可。開去商務大臣差。則令人滋疑。聞實由某督有無數電奏請乘其丁艱盡撤其要差。收其利權云云。而政府中不滿意於盛者近頗多。故有此舉。

○俄法抗議 聞新訂進口稅則。業於本年七月二十六日。由各國專員或領事在滬簽押。一面電奏本國政府批准。再行知照中國。茲悉此項簽押。除英美和比意大利諸國各駐京使臣均奉有各本國批准明文照會中國查照外。其中有俄法兩國。以新訂稅則。須再與商約大臣酌加增刪平允。方可作為實據云。

○電報軍情 軍機處二十一日得廣西巡撫王之春電云。桂省除梧州桂林平樂三府之外。幾無乾淨之土。推原其故。皆因本年荒歉殊甚。民不聊生。希圖蠢動。目下惟有竭力設法緝撫而已云云。

○商部設官續聞 商務部設官。前已詳誌。茲又聞瞿鴻禨氏辭商部尚書之命。外間相傳有將改呂尚書盛宮保二氏升任之說。至朝廷則尙屬意瞿氏云。

又聞侍郎則以張翼實授。此已有定見者。當萬不至改移。

又聞外務部堂屬云。商部設官。悉照外務部舊例。殊不成事。只許該部設一尚書一侍郎。其餘司員數人而已。

又聞連日各國公使處。已有人彘緣求商部司員者。各公使以商務任重。不宜專在京宜調充。應在外省遴選各熟悉商務人員以充之。政府答言。敵國京外懸絕。不能混融云。

○晉撫暫緩赴任之故 頃聞山西巡撫丁振鐸行將赴任。法國駐北京公使賈斯氏挽留。俟山西教案賠款辦妥。指有的款之後。再行啓程。丁氏當答以某年老本不欲做官。因奉朝命巡撫山西。不敢不去。若貴公使不欲某去。某即不去亦可。賈公聞使之笑而不言。近日外務部即相因此事頗覺為難云。

○圖報躊躇 王之春之出撫廣西也。係法公使斡旋之力。王曾密許到粵之後。必以特別利益酬報。近傳聞王擬將廣西省城至雲南邊界之鐵路給予法人開築。又恐政府不允。故心中甚為躊躇云。

○奉天近事 官場傳聞北京政府曾向俄使詰問退還奉天之期。俄使答以奉天增軍帥原與旅順水師提督阿君訂有密約。此事本大臣不得越俎干預云云。故政府即咨問增軍帥。而增支吾以對。聞日前已請阿君赴省。即為商議退還遼東灣一帶之事。

○續訂金礦條約 吉林將軍長順。五月間曾與俄國訂立吉林金礦條約。簽押之後。始將約稿咨呈外務部。外部大臣以所訂之約。利權旁落。欲奏請勒令長順將約作廢。長聞之大懼。即遣私人携款十萬入京賄營斡旋。始得不予深究。惟飭令續訂數款以圖補救耳。續訂之約。近者亦已訂定。

○閩漢鐵路 北京某員創辦閩漢鐵路。清英日本三國合資。聞由日本某富商到倫敦組織而成。其資本擬集三十兆。清商十兆。英商十兆。如清商資本不敷十兆之數。則由英商補足。再如清商無人出資。則歸英商二十兆。日本十兆。此事乃英日聯盟之後。商務中之第一交際。聞英與日本兩國事在必成。清國商人能湊足十兆之數。乃可利益均沾。否則徒日言利爲外人所奪。何益哉。

○俄擾西藏 外務部頃據西藏辦事大臣稟稱俄人近在該處屢行種種陰險手段。如牢籠土人。侵佔要地等事。聞慶親王已照會俄公使力拒俄人移住西藏矣。

○鐵路借款 據英國某報所載中國鐵路公司已向道勝銀行籌借四千萬佛郎。爲建造蘆漢由北京至漢口支路。以及真定太原鐵道經費。其契約與千八百九十八年該路向巴黎借款相同。聞此番借款。係出朝廷之意。即以該路爲質。該款約明千九百零九年還清。議定後此款應向法京巴黎并比京博拉士支取云。

○紀請款修陵事 據上海字林西報所言。滿洲處俄羅斯勢力圍界線之內。後來之結局如何。此固有心時局者所太息而不能自安也。乃滿人在沉舟破釜之中。依然談笑自若。獨不計及俄人陰毒之手段。似此舉動。不至爲俄之奴隸牛馬不已。噫。中國至今日。脂膏竭矣。籌款萬難。尙以有用之款。作無益之圖。如修理皇陵一事。需費至數百萬兩。不知是何居心也。按皇陵即在瑾春附近。爲清朝發祥之地。茲接璋春來信。謂璋春某都統曾於二年前奏請撥款三百萬爲修理皇陵經費。現又奏稱存款已罄。所修理者不過三分之一。懇再籌款。以竟要工。蓋因滿洲各屬利權已入俄人掌握。如非朝廷撥款。當地斷難籌集云云。由此觀之。恐滿洲發源之地。將爲俄人鯨吞蠶食無遺。稍知國恥者當必幡然變計。以修陵之資。爲練兵之費。藉以固俄疆圍。以自立於世界也。

○進士肄業 日前某御史專摺條陳。請將明年新科進士及前科正殿試之進士。自此科爲始。均須發入大學堂肄業三年。再行考試。酌予出身。量材授職。此議動政府。旋于初二日奉上諭曰。儲才爲當今急務。迭經明降諭旨。創辦學堂。變通科舉。現在學堂初設。成材尙需時日。科舉改試策論。固異帖括空疏。惟以言取人。僅能得其大凡。莫由察其精詣。進士爲入官之始。尤應加意陶成。用資器使。著自明年會試爲始。凡一甲之授職。修撰編修。二三甲之庶吉士。及部屬中書各員。令入京師大學堂分門肄業。其在堂肄業之一甲進士庶吉士。必須領有卒業文憑。始准送翰林院散館。並將堂課分數。于引見時排單內註明。以備酌量錄用。其未留館授職之主事分部並知縣銓選者。仍照向章辦理。如有因事告假。及學未卒業者。留俟下屆考試。分部司員及內閣中書。亦必須有卒業文憑。始准留歸本衙門補用。如因事告假。及學未及格。必俟補足年限課程。始准作爲學習期滿。其卽用知縣籤分到省。亦必

入各省課吏館學習。由該督撫按時考核。擇其優者立予序補。其平常者仍留肄業。再行酌量補用。所有一切課程。著責成管學大臣張百熙悉心核議具奏。隨時認真經理。期收實效云云。

○廢科之漸 聞吏禮二部中人云。明年恩正兩科均有改遲至丙午年舉行之說。因太后意欲竟廢科舉。則恐擾亂天下士心。不廢科舉。又恐學堂學生不肯向學。是以下一改遲之令。為廢科學之發端。未知確否。又有一說。本科舉人覆試。不知如何忽排在會試以後。未發會榜以前。故有人以為不便力請改前云。

○賄行萬壽 探得內廷消息。謂甲辰年為太后七十萬壽。太后念及庚子之變。及甲午年六旬萬壽之形狀。此次有不願舉行之說。而奉宸苑各員及承辦萬壽各色人等。皆願舉行萬壽慶典。各以多金賄某內監。故內監力勸太后仍以舉行萬壽。俾天下臣民臚歡慶祝。太后已經首允。惟尚無明降懿旨云。

○擬用金幣 聞政府諸公近議創設國家銀行。並用金幣。意見皆同。行將請旨施行云。

○謠言有因 己亥立嗣之舉。原起因于一警侍郎豫師與崇綺徐桐高廣恩王龍文會廉郭宗熙蕭榮爵等倡議。修葺南橫街吳可讀故宅。豫師題額曰吳柳堂先生故宅。終日集議于宅中。無非陰謀。故革邸載漪乘機作亂。遂致中外失和。幾于宗社不保。豫師等實係庚子禍首。既不追究。則若輩應如何圖報。為是。乃前月又有人聚議于吳氏故宅。甚為秘密。是否豫之黨人。固不得而知。無端之謠因而重起。故南方各報及西報皆紛紛登錄。聞十月十五日又有聚議于吳宅。不知所議何事也。

○奏除烟毒 有某御史條奏整飭官方一摺。內一條云。方今庶務待興。在事人員非有精神。不能有作為。洋烟之銷耗精神。甚於女色。不但傷財已也。且使志隨心灰。永無發奮作強之氣。今欲變法自強。非首禁官員吸食洋烟不可。擬請明降諭旨。凡在官員。上自王公軍機。下至未入流。凡夙吸食洋烟者。京城限三日內。各省按遠近遞加。一待赴該管衙門報明年歲。若年在七十歲以上者。限半年斷淨。五十歲至七十歲者。限三個月斷淨。五十歲以下者。限一個月斷淨。倘逾限仍吸者。查出革職。各防營之兵丁。及在官之書吏差役等。統限一個月斷淨。違則開革。候補候選人員。凡吸烟者。雖到班亦不得補缺。游幕人員及各局所委員。亦照上項日限斷淨。違則撤差。該管上司於屬員逾限仍吸。贍徇不報者。同科。失查者。降三級調用等語。

○張督狼狽 鄂督張之洞奉調署江督之命。便先創辦五省大學堂。與高采烈。號令禁絲。及聞魏光燾調補江督。且催行甚促。張又無回任及來京之下文。抑鬱成疾。其兄之淵氏之子名檢者。述及張公近日私電。行將引疾而退。張公之疾。即鬱氣傷肝也。老年

失意亦殊可憐。噫張公亦太熱中矣。近日之無明文。必因魏公尙未到任。惟將來回任兩湖與否尙未可知。其狼狽情形。自可想見耳。

◎推廣工藝 近聞政務處某公以工藝爲當今急務。京城所設工藝局。成效昭然。擬通飭各省府廳州縣一律舉辦。凡有中小學堂之處。均附設工藝學堂。工藝局各一區。各就土宜。講求製造。以爲工藝改良。馴致富強之起點。聞已妥議辦法。不日即擬請旨施行云。

◎請設軍械廠 探聞近有某尙書奏請速在山陝四川等省。設立軍械廠。招募工人。厚給薪水。優加保獎。以興製造。凡南北各省所需軍械。皆向各該廠訂造。摺中並云。即使無庚子條約禁止軍裝入口。我國軍械。亦不可仰給於人云云。

◎英藏交涉 探聞前月駐藏辦事大臣有電致政府。略謂英國駐藏領事承其印度總督之意。因藏印界務。與藏中糾葛事。緣舊定界牌中。有一段爲藏人拔去。英人起而向藏人責難。藏人恃與俄密。大有蔑視英國之意。英人憤不能平。竊恐因此生釁。特電請代奏指示機宜等因。到聞仍飭駐藏大臣開導藏人。并令在彼襄辦交涉之稅司某與英領事和平議結。并一面由外務部照會英使云。

◎商部定議 議設商部。已誌前報。年內爲日無多。將於明年議章開辦。政府之意。注重理財。習聞外人以商富國之說。故決行此議。

◎招商合辦 中國招商輪船公司立有年所。近日傳聞有英人馬佐華氏擬借某因資本與中國合辦。均分其利。刻已與中國政府商議。聞政府尙無定見云。

◎密函摘發 聞八月間。某侍郎接到陝西樊臬司增祥密書。畧曰。爲宋伯魯事。各報紙橫議。足見逆黨猶盛。此一時毀譽不足計較。欲正千載之名。仍應於大處落墨。惟窺上座自歸京以來。志得意滿。宗旨漸變。玆於目前。忘其毒矣。祥所慮豈爲一身。前輩猶記雙桂西軒之談。謂外人必不干預我事。已不出祥所料。庚子之變。其咎不在吾謀。今上座獲眷更隆。內外帖服。不於此時力爭上流。萬一事機轉變。吾輩身名俱敗。猶是小事。上座將何以對崇文忠乎。祥夏間兩稟上座。備陳危機。寓書賜答。皆未及此。乞前輩便中痛陳云云。侍郎以原函呈某相。某相畧閱微笑。擲還不作一語。復以他言亂之。侍郎未敢再問。嗣其所親向人偶述如此。

◎改設內務部 皇太后近擬將內閣改爲內務部。設官照外務部之例。在各部調選熟悉新政之郎中員外主事爲司員。以軍

機大臣爲領袖。即以小軍機內班參謀。司員爲外班參謀云。

○紀將弁學堂。北京將弁學堂。已於保定府設立。學員多由袁軍各營抽選。其實缺參遊以下各員有不諳操法者。亦准其自呈履歷。保送入堂肄業。捐納文職同通。以下如願肄習者。亦准入堂。學員額設一百人。學期以八個月爲一班。每員月給津貼銀四兩。以爲膏伙之資。頭班約明年二三月即可開學云。

○將設學部。都中將添設一學部。該部尙書將派張治秋大冢宰。不日可見上諭云。

○特科消息。特科已有明諭。在明年四月舉行。日前政府中人又言。須至明年八月及後年二月舉行。均在未定。惟所考諸員。擬上等等者。分外務部。中等三等者。均入內務部云。

○練兵條陳續聞。榮中堂前者奏請添募新軍三萬人。訓練洋操。護衛畿疆等情。已紀前報。茲聞中堂嗣又上一摺。大意謂第一新募之兵。以警備兩宮皇居爲至要。除老衰疾病事故外。均令終身服役。第二新募之兵。以訓練洋操。專挑選誠實忠正之士。其兵營需費酌籌的款。以應支辦。第三練習新募之兵。聘用外國將校。不可偏倚一國。擬請招聘俄國少佐大尉各一人。日本中佐少尉各一人。德國少佐中尉各一人。第四新募之兵。作爲守備兵。無論何省。遇有亂事。均可由督撫奏請隨時派赴亂地。以資鎮懾。

○誌招商局。朝廷整頓電報局。並撥款收還商股。煌煌殊諭。已見邸鈔。聞政府近並欲將招商輪船公司一切商股。悉行發款購回。改爲中國公家產業。不日當見明諭。並有每股原係百金。照數發給。其股票無論漲至若干。概不增加云。相傳如此。未知確否。

○力誣學堂。袁慰帥到京。召見數次。聞其面奏時。力誣大學堂。謂學堂所用人員。多主民權自由學說。將來以此教導學生。其勢大張。爲禍必甚於戊戌。又謂學堂有改裝易服之說云云。其實張尙書祇因長袍瀾袖。不便體操。擬製操衣發給學生。並經電致南皮張宮保。訪求式樣。上月十八日開學。致祀孔。聖張尙書曾諭令辦事人員。各備朝服。嗣因不可必得。乃改爲補褂花衣。虔謹將事。可見改裝之說。實屬虛誣。至民權自由學說。近人每多誤解。聞學堂人員。亦無主持者云。

○馬賊猖獗。探聞近日奉天將軍會同黑龍江吉林兩省將軍。有密奏到京。據稱距盛京北約六百里地方。名桐溝者。山谷紆曲。林木茂密。形勢極爲險要。有著名盜魁韓邦富者。招聚亡命窟穴。其中。歷爲地方之害。刻下該盜嘯集馬賊票匪。至十餘萬人。四出擄掠。于溝內建築石寨。密布砲壘。爲僭據之計。并僭號大韓。自鑄大小銀元。面文曰光武二年。形迹頗爲悖逆。地方文武無敢往捕。該將軍等恐成鉅患。故具摺密陳。請旨辦理。現聞兩宮之意。擬與袁宮保商議。以定勦撫之計云。

◎中俄新約紀聞 據東報云。駐北京俄公使近向外務部要求改訂中俄通商條約。以圖中俄兩國陸路商務之發達。業與王慶石中堂商議一是。茲揭其所議條款如左。

第一款 盛京吉林黑龍江三省所需槍砲彈藥及一切軍械。由陸地俄領輸入者。須課入口稅。

第二款 在張家口設一製造廠。以造今後中俄協同築造鐵路所需各種材料。

第三款 在哈爾濱設一礦務局。辦理中俄協同開採吉黑兩省各礦一切事宜。

第四款 凡經過西伯利亞而輸入清國內地之俄國貨物。及由清國陸路輸出俄領之貨物。未列諸特別章程者。皆不課稅。

第五款 前定條款除中俄兩國外。不得使他國均霑此利。又中俄兩國當扼要分設通商監察局。稽查經過各種貨物。

第六款 中國應在奉天哈爾濱哈巴羅夫喀及張家口四處各劃地段百萬坪。每一坪日尺六尺對方以內租與俄國為專管租界。

◎俄人要求 英京電云。路透局得北京電稱。俄國現向中國政府要求允准俄人在滿洲各處創設稅關郵局。聲言此項稅關與中國之海關無損云云。

◎歸政消息 近聞太后凡召見軍機諸大臣。皆言中國近來百事頹敗。綱紀尤甚。須不論事之大小。急速整理。若幸得於來年萬事就緒。予亦可有所決。大臣等因思太后所云。大約係指明年萬壽節後。歸政於皇上之事而言。

◎擬廢科舉 聞袁慰庭宮保以科舉不足得人才。反為學堂之障礙。故南下時。即與張孝達宮保商議奏停。意見皆同。回京即商諸政府。諸公業經允准。聞將來即由袁岑張三督出奏。大約明年會試後。即當停止云。

◎刊發新政 日前各部院衙門接到政務處傳單。內稱所有各衙門條奏摺件。除應行慎密要件外。凡有關於內政外交暨變通舊制舉行新法者。自辛丑正月為始。一律檢齊鈔交政務處選擇刊發。嗣後永遠循照辦理云云。聞政務處并擬奏設官報處一所。專刊印以上各項摺件公牘。或按日按旬出報。俾朝廷行政制法之大端。可家喻而戶曉云。

◎籌議大學 管學大臣以奉明年新進士入學堂之諭旨。商議辦法。緣明年新進士三百餘人。再明年一科已七百餘人。擬暫借喇嘛寺開辦。仍無此寬敞之寺。不得不加緊興工。另建學堂。而新進士入學之事。又不能久延。甚費籌畫。大約不能不另建也。

◎奏參大學 張宮保近奏參大學堂。軍機以其言多不實。僅交張管學明白回奏。管學以張之洞身處京外。不知京中辦事情形。臆斷之詞。固未足憑。而傳聞之訛。亦未能如京中親見者確切。謹將歷來舉辦實情。詳行奏復。並謂一舉一動均先稟命。政府而行。

管學並未敢擅專云云。聞此事政府亦深知其底蘊。故不致為所搖動云。

○歸心于俄 直督袁慰帥前向俄國索還大沽船島。交收既畢。即電告政府。畧謂船島業已交還。毫無毀損云云。某中堂聞之。向軍機處諸大臣盛稱俄國邦交可恃。謂畢竟不失大國舉動云。

○商局動搖 電報局現改歸官辦。某西人託其駐京公使向外務部關說入資本。改為華洋合辦。外務部心知不可。不敢與辦。現真不覆。蓋西人在中國謀利之法。無孔不入。此次欲將華人現成之商業。用勢撻入。尤為十分無理者。

又聞盛宮保有密電致政府某公。略謂中國商務以輪電兩局為根本。電局既奉諭收回。上海商情大為震動。若非戶部速撥銀三百萬以供收購。恐股票盡落外人之手。別生枝節。此咎宣懷不能擔任云云。

又聞某某八國以中國四百五十兆賠款籌給為難。而政府又有電局改歸官辦之事。故已商同公向外務部要素。謂如以中國內地電報歸彼八國管轄。可折洋款二百兆。不然則四百五十兆之債期。亦不能候至數十年之久云云。外務部因此頗費躊躇。尚未作覆。

○總轄兵權 皇太后有擬命鄂督張少保入京授以北洋大臣之職。而直督一缺。仍令袁慰帥任之。又風聞太后嘗謂今後東三省及山東省一帶交涉事件日繁。而練兵一事。亦屬最急之圖。欲令袁慰帥總轄全國兵馬大權。而別使榮相為之節制。未稔確否。

○樞眷中衰 盛宣懷丁憂後。一切要差。盡行撤去。其原因係張之洞交卸鄂督時。虧空過二十萬。電向盛借三百萬兩。盛覆電云。有心無力。張極慚憤。因電致政府極言盛之不可委任。宜乘其丁憂。盡行撤差。諸樞臣均極謂然。惟聞慶王尙袒盛云。

○紀醫學堂 政府議設醫學堂。刻已議定。將北京舊有之醫學堂合併官醫局開辦。延聘日本教習教授中西醫學。以後行醫須由該學堂卒業。領有文憑。方准出而問世。以免庸醫殺人。議撥內帑萬金。再由各省督撫籌集二萬。派張尙書為督辦。以陸總憲副之。

○議設郵部 傳聞袁慰帥近建議設立郵政部。仿效日本遞信省之法則。擬設尙書一員。管理各省郵政事務。改良郵政章程。聞政府甚是其議。

○委派練軍 北洋招練新軍。聞擬調現出使德國之蔭昌星使為全軍翼長。以政務處總辦鐵侍郎良副之。先調河南山西山東諸省將弁入保定將弁學堂肄業。以便畢業後回省各自教練。一面復於各省中挑選練兵一千之數。在直隸練習洋操。以歸一律。

◎同文設學 京師舊有同文館。後改隸於大學堂。今管學大臣奏派五品京堂曾廣銓為總辦。曾為惠敏公子。深通英文。極有時譽。此舉可謂得人。

◎商裁漕督 漕督陳夔龍奏言。今屯衛已裁。漕務無事。漕督一缺。應否裁撤。請付軍機處政務處會議。

◎陝臬密書 陝臬樊增祥致書都中某官。言為宋伯魯事罵之者衆。足見逆黨黨羽猶盛。深詬某相廢立之謀。中止優游不斷。恐以禍貽某官。以諗某相。某相一笑置之云。

◎參劾陝臬 有陝人某侍御者。奏劾陝西臬司樊增祥。摺中略謂。樊顯違定章。援引謬種。如本年該省鄉試。其對某房官云。制藝取士。雖真才無多。尚不失為端人。策論取士。則禮義廉恥。薄然無存。即如我等。皆係八股出身。又何嘗不能為國家辦事云云。又牌示士子云。文中不准引用後世事跡。不許論議朝政。不得沾染報紙文字習氣。違者雖佳作。亦不發房等語。與考士子見此牌示。與奏定科場新章。多不相符。合闈譁然。有志之士。皆擱筆交遞白卷。亦有不入二場者。皆因樊之頑固不化。閉塞通才。大違定章。再如關中學堂。於屠梅君則聘之。宏通學堂。於劉古愚則却之。引用謬輩。無非陰行其塞絕之謀。若惟恐其開化之速也者。若不嚴行飭革。何以能得人才。共扶阽危之局。摺上。皇太后有將樊撤任之意。後經某相力保。摺遂留中。

◎蒙汗報効 青海二十九旗伊犁十三旗杜爾伯特突爾扈特二十旗。皆在外蒙古四十八旗之外。與俄國毗連。西甯辦事大臣於庚子亂後。奉命就蒙地籌款。並賠償各商業各教務之款。此家十萬。彼家數十萬。各蒙古可汗無不應命。聞所籌者多。報銷者少。陸續匯至北京。已有百萬云。

◎墾務棘手 侍郎貽穀督辦墾務。原欲在內蒙古之西部。烏藍察布盟依克招盟地方。先行辦理。緣該地與俄毗連。庚子亂後各地多歸俄人掌握。或歸教民收租。此時驟歸官辦。恐難就緒。貽穀現擬回張家口先行試辦云。

◎設關不成 政府議在青泥窪設關收稅。俄人堅執不認。德人亦欲援例告政府。應照青泥窪辦法。撤去青島海關。德俄二國外交近甚棘手。擬請英日為之調停云。

◎俄營錦州 俄國擬在錦州開民政衙門。更擬開野戰郵便電信局。已將此事照會中國政府。

海外彙報

泰西大事記

- 西歷一千九百一十一年一月一日澳洲聯邦政府成
- 十二日普國提出運河法案於議會
- 十五日法國提出結社法案於議院
- 十八日普國舉行立國二百年祝典於伯林
- 廿二日英女皇域多利亞崩。翌日太子即皇帝位。
- 廿六日俄皇自黎威亞渣還幸聖彼得堡。
- 二月六日意大利政府大臣沙拉哥等辭職。越六日新政府成。
- 七日荷蘭女王與日耳曼公爵亨利結婚。
- 十五日塞爾維亞前王穆郎卒。
- 同日英國議會開會。新皇臨幸。
- 同日俄國商船公司始通航于阿的沙與波斯灣之間。
- 美國政府加抽俄國砂糖入口稅。每磅約一仙。俄國亦加抽美國入口之鋼鐵及各種機器。約增前率十之三以報之。
- 十六日德國大將威爾的應俄皇之招赴聖彼得堡。
- 三月二日英皇咽活第七歸英國。
- 四日美國大總統麥堅尼復任。舉行就任典禮於華盛頓。
- 六日德皇出游。有狂人以鐵片狙擊之。傷左頰。
- 八日英國提出擴充陸軍案於議會。
- 同日意大利議會討論外交問題於德奧意三國聯盟之局持久與否。為歐洲政海所屬目。

十一日英國駐美公使行文外部。言美國改正之運河條約。英國所以不能贊成之故。

十五日德國議會。會議東方用兵之軍費。首相祕羅氏。聲言滿洲事件。在英德協商範圍外。故德國對此問題。確守中立。不輕干預。十七日俄國學生暴動。事起其原因。由俄國正教會。擯斥拖爾斯拖伯。於是學生數千大憤激。揭自由革命之赤幟。發一檄文。內皆掃除民賊。自由萬歲等語。勢極洶洶。禁兵馬上警察兵等。與學生大衝突。學生之被逮者。七百六十兵。是日紅十字會出隊救。援。儼然有戰場之觀。

廿二日正教會之幹事長。為學生所狙擊。司法大臣內務大臣陸軍大臣。皆得學生威脅之檄。事機益急。俄皇乃開御前會議。于宮中。卒收回學生充軍之成命。而議設法。改定大學制度。

四月英國議院。准決砂糖入口煤炭出口收稅之案。

二日德國宰相與意國宰相會於比羅拿驛站。

九日法國政府議長盧梭。游歷意大利。訪其艦隊。

十四日德國政府皇太子游奧京。維也納。官民皆熱心歡迎之。

廿二日法國外務大臣往聖彼得堡。

五月十六日英國議院。准決增軍案。

十八日德皇親兵於葭營。以賀俄皇誕辰。俄使陪輦焉。法人有遠言。謂俄法同盟。而俄皇乃遣使臣陪侍。蒐兵於德國所割法地之區。兩國交誼。不無少傷。

廿二日法人借與俄國國債四萬二千四百萬佛郎。

廿五日奧大利外務大臣。臨赴匈牙利之協會。演說東歐外交之方略。

六月四日德國宰相召集各聯邦之代表人於柏林議關稅事。

六日摩絡哥國使節入倫敦。

十四日意大利外務大臣。在議院演說外交方針。凡兩點餘鐘。其言極極密。

十六日俾士麥石像成。德皇及皇后。以至舉國貴官。皆臨幸舉祝典。宰相祕羅立於露天。為長演說。以頌俾公功德。

七月三日法國政府將所有與中國交涉事件之黃皮書提出於議會。

七日摩絡哥使節經法國入德國謁見德皇。德國政府以改定稅則章程發布之於北德意志報。

六日德國前宰相阿肯羅卒。年八十二。

十日俄國公爵亞力山大率海軍艦隊以訪布加利亞國王於黑海海岸之離宮。

十四日德國與意國定界約於紅海南口之地。

十七日英國自由黨前總理沙士勃雷致書於本黨。謂其對於英杜戰爭辦理不善。

廿六日英國自由黨首領查理士格黎二氏在下議院詰問政府辦理中國交涉各條。攻擊其政策。

八月英國啓彌兒將軍以南非總督之資布告波亞人。謂若逾九月十五日猶不降服。則將竄放其種落於他地。永不得住于南非。

英國派遠征隊于亞丁附近地方。

五日德國皇太后崩。年六十一。

十一日意大利建國元勳格里士比卒。年八十二。國王發極懇摯之電文以弔之。

廿六日法國駐土公使下旗歸國。因法人欲自以資本開設船澳公司於土耳其。兩國政府議論不合故也。

九月六日美國大總統麥堅尼臨於博覽會。被無政府黨人所狙擊。以十三日卒。去副統領羅斯維繼為大統領。

土耳其派陸兵三萬於巴梭拉。欲據青威。英國調集兵船於波斯灣。以防止之。歐洲耳目大為聳動。

英皇及皇后行幸丁抹。時俄皇及其后亦在焉。屢以家人禮相會合。

十一日俄皇行幸丹極。謁德國海操。旬留三日。與德皇相會數次。

十七日華俄銀行開售蘆漢鐵路股份票於伯林。

十八日俄皇及皇后行幸德國。法大總統領出迎於岩卡港。登岸後在市會議堂交相演說。遂同乘汽車以入康皮。

廿一日俄皇與法大總統領觀兵於畢尼。交相演說。散會後俄皇歸國。

廿八日阿富汗王亞布打拉們薨。太子嗣立。

十月廿四日英宰相沙士勃雷蒙召自阿普士休沐地歸倫敦。蓋英皇欲於加冕以前了結南非洲戰事。特召與商議云。

廿五日英國理藩大臣張伯倫氏在埃拉巴拉地方演說。引普法戰事前例以解釋英人在南非之野蠻舉動。德國輿論大為不平。

德國新稅則頒行。列國反對之議甚囂。德相極為狠狠。

十一月德國民間財政益困難。沙格梭尼之大鐵廠倒閉。

十一日土耳其皇帝將法國要挾各事一概允許。法土之交如初。

十五日美國各大鐵路公司聯合成。

十六日德國聯邦會議准決新稅則案。

廿四日德國駐英公使赫非兒卒。赫氏者德之老外交家也。

十二月四日美國新大總統領下敕書。聲言一遵前統領之政策。

七日美國與英國結立運河條約公布之。

十日俄國聲言德國新稅則若施行。則俄國必有以報復。

同日澳洲聯邦議院准決限禁外國人入口之案。

二十三日智利與亞爾然丁因界約越釁。

美國戶部大臣倪智辭職。以施岳氏代之。

西歷一千九百二年一月一日倫敦電。聞德政府照會威尼蘇拉國。言所索賠款二百萬元。如無物抵押。即須開戰。

二日路透電。去歲一年內。杜軍為英軍殺傷及投降者。共一萬四千八百八十七名。

同日電。英京各報館近得杜京勃利多亞訪事人函。均主添兵之說。以備與杜人久戰。

同日電。古巴近已公舉巴爾蒙為總統。此為古巴自脫西班牙羈勒後第一總統也。

同日電。英海部現已諭令本國某船廠增造戰艦兩艘。所配砲械極臻快利。天下無匹。另又做此建造一等帶甲艦五艘。護巡艦。

兩艘。

三日柏林電。德國派駐威尼蘇拉國公使。近照會該國總統。告知德國所索各款。并云。此項照會。並非哀的美敦書。并聞威尼蘇拉總統刻已將亂事平定。惟亂黨首領佛乃棟提督。則已全軍覆沒矣。

四日路透電。巴拿馬運河公司已將所有產業售與美國政府。計得金洋四千萬圓。

同日電。英國現又籌備軍械一萬二千件。運往非洲。開普殖民地。預備項擊敵人之用。

同日電。英國製備寶星三等。給水陸兩軍將士。上年在華會立戰功者。一奪大沽砲臺。二保各國使署。三救援京城之圍。

同日電。南美洲亞爾然丁。並智利兩國。前因爭界。幾致決裂。旋經調停妥協。定約言和。茲因簽押該約之故。又起爭端。勢殊岌岌。

五日路透電。南非洲杜軍達威脫提督。飭波亞各將官力阻英軍建築砲臺工程。不日必有大戰。

六日路透電。英軍一小隊。日前在卜郎克斯脫。為敵人伏兵所襲。兵勇戰斃六人。受傷十三人。兩軍相持兩點鐘之久。杜兵旋即退去。

同日電。四日英軍在柯連治與杜人接戰。除殺斃旗長一名外。又獲旗長二人。兵勇三十三人。

七日路透電。英團練兵自告奮勇。願往南非洲助戰者。其數日衆。又有澳大利亞民兵三千人。亦將往助戰。此一禮拜內。英軍所擒之杜兵。計有三百七十八人之多。

同日電。日相伊藤侯已蒙英皇贈送寶星一面。

八日路透電。德相褒洛孚云。意法兩國今雖另立專約。然德法意三國聯盟之事。並無變動。

同日電。德戶部大臣在議院聲稱。近因商務衰落。以致稅項大形減色。為歷年所無。

同日電。三四兩日。英副將壁蘭爾與杜將寶薩戰于挨麥斯甫脫地方。杜兵終被擊退。壁副將所部之兵。惟某步隊受創獨甚。除某都司並其兵士十九人戰沒于陣外。又受傷三十三人。

同日電。據某報派駐美京華盛頓訪事信稱。美總統羅斯維。茲已降諭。令于非律賓島沙舉格處。創為水師軍港。以備各美艦聚會之所。

十日路透電。英兵部業已諭令義勇軍步隊整備戎裝。以便遣赴南非洲。更換期滿之軍回英。
同日電。德相在議院痛責莫負不該詆譏英藩部大臣張伯倫。以及誹議英國陸軍各情。並謂德宜與英敦睦和好。惟望後此兩國永無間言。庶無傷交誼。

十一日路透電。德皇前在美國紐約船廠定製御艇。以應賽船之用。茲該艇將次竣工。皇擬遣派亨利親王前往美國監收。
同日電。杜將底威特帶同所部千餘人。擬越鐵路而至考郎斯德北境。旋被英軍擊向東方而退。現英將衣里阿率兵追之。
十三日路透電。英副將亨密敦所部之軍。近十日內。在某處殺斃杜兵百零五人。

同日電。據一杜軍醫稱。前四日杜將寶薩帶隊與英軍鏖戰之日。杜兵死有五十二人。負傷者七十三人。
同日電。美國因聞德皇將遣亨利親王赴美接收在美定造之御艇。政府茲已籌辦一切供張。以備迎迓。

同日電。德與兩國。近在德京分向民間籌借國債。均以三釐行息。與借九百二十五萬磅。德借五百七十五萬磅。以補度支之缺。
十四日路透電。德國提督拜畢蘭。曾送德皇親筆手書一封。赴英呈遞英皇。英泰晤士報論其事曰。前者德皇寄書英故后維多利亞時。亦係拜提督。其時英德兩國。因有猜嫌。以致德皇發電奉賀杜總統。此事人所共聞也。

同日電。據伯林信稱。拜提督此次賚信赴英。與政事並無關涉。

同日電。德皇擬遣禮武里克親王赴英。奉賀英皇加冕。

同日伯林電。希臘京城有狂夫謀弑希王。惟事未成而計已破。誠幸事也。

十五日路透電。英皇已准凡在英皇屬芝卜洛塔並塔塔埃及各處戍防團兵。遇有戰事。亦當一體賞獎軍牌。其帶亦照獎給南非洲兵士軍牌之式。衛隊一千三百人。經英皇親臨校閱後。即行附輪前往南非洲。

十六日路透電。倫敦會務會宴請駐英日公使到會。議英日兩國商務。時日使在席間嘗稱英之製造各業。于日本商務場中。已臻極盛。

同日電。英皇本日至議院演說。間多論及英太子及其元妃游歷各屬。並南非洲各軍忠勇之處。又謂各國現在會議糖稅一事。惟望其可以邀免也。

同日電。意大利國王業已接見日相伊藤侯。並以一等寶星贈送。

十七日路透電。英外務大臣芝斯敦。謂現在南非洲英軍共二十萬人。國中並無空餘兵房。以容此軍也。
同日電。英兵部大臣近在下議院宣言。外部大臣芝斯敦。前曾向駐英德公使剖白。理藩院張伯倫所言各節。並非議議德國陸軍。

十八日紐約電。美國議院近擬設一新律。不准華人旅居非律賓。

十九日路透電。英軍日前在好望角進攻某處杜營。都司一員並勇四人。均經戰沒。另又受傷五人。

二十日路透電。泰晤士報派駐南非洲訪事電稱。杜蘭斯哇東部一帶杜兵。因被英兵俘獲。茲已全軍索亂。

同日電。英海部近已飭製滅雷艦十艘。每點鐘速率。但需二十五海里。勿庸過快。惟船身當配造堅固煤艙。並可多容煤炭。
同日電。英理藩院大臣在下議院宣言。所云杜已派員求和一節。係屬謠傳不確。

二十一日路透電。英政府茲已告知澳大利亞並新西蘭兩英屬。令再各遣軍一千人前赴南非洲助戰。

同日電。法外部大臣謂。荷蘭弭兵會若干預杜國之事。則必致戰禍繁興。故該大臣爲忠勇所逼。不得不出爲禁阻也。

同日電。英戶部大臣宣言。所云糖片免稅一節。本大臣並無建議。及此云。

二十二日路透電。上年英國共計派兵八萬一千人。馬十二萬九千匹。前赴南非洲。

同日電。被俘之杜兵在北瑪達者。近有三百人。聯名具稟英政府。懇請釋放回籍。並謂該兵等願設誓回國之後。不預戰事。並當極力勸令杜人早日言和。

二十三日路透電。英外部大臣科連邦在下議院宣言。政府無論如何斷不能將在波斯海及波斯南部各處應得之權利悉行棄去。

同日電。基將軍稟稱。日前梅士恩統領率同所部與杜兵接仗。且戰且走。至八英里之遙。終在某處奪獲軍車一輛。兵二十四名。貨車九十一乘。牲畜驢馬二千餘匹。

同日電。英統領亨密敦俘獲杜將寶陸部下之兵二十七人。

二十四日路透電。英某議員在下議院宣言。杜國並無遣員求和之舉。政府亦並未得有此信。

同日電。日相伊藤侯已附德國公司輪船名膠州者。由歐洲遣返日本。

同日電。丁抹國將美洲西印度所屬之各島。售與美國。業經彼此簽押。妥為交割。

同日電。英外部大臣科連邦在下議院宣言。倘各國若在波斯國沿海一帶佔領埠頭。則是與我英對波之歐策適相反對。

二十六日路透電。英威利親王赴德慶賀德王萬壽。行抵柏林時。德國官民接待威王禮極優渥。

同日電。英基將軍已飭部下之杜統領比洛尼招募杜兵一千五百人。以助英軍。蓋欲以杜人攻杜人也。

同日電。杜將畢樂莊近在霖登勃左近。已被英軍捉獲。據基將軍電稱。畢樂莊得以拘獲。北方一帶杜兵。必當有所戒懼也。

二十七日路透電。德皇加封英太子威利為德國某陸軍元帥。

同日電。杜將聯麥進攻佛蘭福附近英副將威樂生營處。終被英軍擊退。傷亡兵士十八人。

同日電。英統領壁蘭麥于正月二十日率隊遠行。卒至斯登德士敦之東北境。擒獲杜兵三十六人。

同日電。英哨兵一隊在某處被杜兵多人圍攻。計死傷十三人。就擒四十一人。

同日電。英某大臣在下議院宣言。近得丹廷來文。議及杜國之事。政府現在籌商如何作覆。一俟定議。即當佈告在院諸君知之。

二十九日路透電。英政府擬籌款五百萬磅。備抵軍需費用。至本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當于下禮拜五日。送交議院會議。

同日電。荷蘭並無代杜國向英議和。不過一試調停其事。冀英杜兩國得以早日息戰。至于言和之舉。必俟杜人決計罷兵。而後再議。

三十日路透電。杜將底威持所部之兵。在阿連扶利之東北方。經英軍輒往搗戰。勿使休息。蓋防其磨集一處也。

同日電。據基將軍稟稱。考飛芳廳之戰。我軍陣亡副將一人。兵勇八人。外又受傷七人。

同日電。英國致荷蘭政府之覆文。明日可到。弭兵會。然必俟下禮拜方能宣示。

三十一日路透電。考飛芳廳之戰。英軍中陣亡副將一人。兵勇八人。是役杜兵乘夜進攻。經英軍竭力抵禦。彼此猛戰多時。杜兵終至敗退。

同日電。英兵部大臣在下議院出所擬估計南非洲軍需額外備用之款。並謂一月一日以後。英軍在南非洲者。計有二十三萬七千人。目下尚有敵軍三大隊。未經征服。即底威持寶薩並底拉利等所統之兵是也。故必續籌糧食。以資接濟。至所需若干。宜備足以供驢馬二十萬八千匹。俘虜之杜兵二萬七千人。並杜民戶口十五萬家。方可敷用。並云刻下南非洲兵費。較前月已減。

少一百萬磅。

二月一日倫敦電。聖彼得堡有一新聞名俄羅斯者。因觸政府之忌諱。致被禁止編輯。人追放于國外。屬稿者被流于西伯利亞。

同日電。英國支哥麼刺將軍。被敵兵夜襲。激戰之後。杜兵卒被損害而退。

二日路透電。英國陸軍衙門出示諭招民兵九大隊。

同日電。英國下議院已允籌備新增兵費。

三日路透電。杜將德域脫部下親兵。在威路耶地方。襲擊英國之輕騎隊。但俱為大砲所擊退。

同日電。新西蘭殖民地首相瑟敦氏。在阿黑郎地方。親送出該地新籌兵隊往南非洲助戰。并云如不敷用。願再送第二十隊前往。

同日電。傳聞英政府將不允受荷蘭代杜國議和之請。此事人多信之者。

同日電。據荷京海牙府傳說。荷國將再代杜國傳遞重訂和議各款。故所商各節。尚須展緩日期。

四日路透電。英巴洛發爵員在下議院宣言。彼想明日可將荷蘭來書在該院宣讀。

同日電。曼士達伯爵在南非洲偶遭不測。死于非命。

同日電。有一新西蘭土人已編成隊。願為英政府効力。作衛城兵。或作別用。倘有要用。另有五千人亦可委調。

同日巴黎電。法大總統領羅耶氏及外務大臣。參路加些氏。擬以六月中旬出遊俄國。

同日電。荷蘭政府尚未接英國之覆文。荷蘭內閣已與駐本國各使臣會商多次。

五日路透電。外務大臣藍斯敦世爵。回覆荷國政府云。英政府深嘉荷政府之舉。但英不能受各外國干預南非洲戰事。且云此種事件。宜在南非洲商議。不宜在歐洲。更須杜國首領親與基將軍統帥面議。

同日電。英皇允受屬地之兵六隊。遣往南非洲助戰。

同日電。英各報紙咸以藍斯敦世爵答覆荷國之詞為然。

六日路透電。據基將軍呈報。百陰參將攻杜將威些路士于倭刺斯近地。奪回法門參將所失大砲兩尊。并杜將底威持之快砲

一尊。敵兵被殺者七人。受傷者廿七人。同日電。英首相沙侯在青年律例會宣言。現在吾英尚有許多緊要事情。過於南非洲之

戰事。其最要者係管轄阿爾蘭所有之權。若英稍有疏忽。則受害匪淺矣。

七日路透電。英黎達游擊殺杜將德。拉利所部營下兵士七名。生擒一百三十一人。杜將亞拉勃亦在內。

同日電。英巴洛爾員在下議院宣言。前荷蘭代杜國講和公文已抄錄一分。于本月一日寄往南非洲總帥密兒那將軍。且命其電達基將軍。與杜人在戰場者商議。

九日路透電。杜將麥利斯已于前月三十一日就擒。

同日電。在聖希利那被押之杜將雷恩君。已願率領一隊在英軍効力。

十日路透電。杜將底威持于本月六日為英軍馬隊所圍。當時彼即遣散手下兵士各自逃生。自己却驅一群牛馬撞破英軍營。相隨即雜于牛馬內逃出軍圍。杜軍兵士死傷被擒者計共二百八十三人。馬匹獲有七百匹。內有死者若干。英兵死傷無多。

十二日倫敦電。英日兩國聯盟經已畫押約中。大要係合力保全中國。朝鮮遇有戰爭等事。須兩國互相協力幫助。

同日電。英日兩國所訂聯盟之約。期限五年。未滿期之前。無論彼此欲將該約作廢。必先一年知照而後可。

同日電。英日兩國所訂之盟。均志在保全遠東之和局。並欲扶掖中韓兩國。俾勿失主權。各國所佔利益。務期一體。勿得稍涉偏倚。約內列有六款。內載英日兩國倘被他國勝以已甚之舉。彼此必會同妥籌善策。以保兩國之權利。至與他國開戰。敵有數國或不獨一國。彼此必互相援助。若敵僅一國。則必嚴守局外。不在前約之列也。

同日電。英日兩國既經聯盟。彼此不再與他國聯約。庶免有礙前盟。嗣後兩國凡遇危機。兩政府必互相發電。妥商辦法。

十三日倫敦電。歐洲各報議論英日兩國聯盟實因防俄起見。使東亞得享昇平之福。且亦大有裨于美。想美國聞之。必樂然也。

十四日路透電。英外務大臣在下議院宣言。此次英日兩國所訂之盟約。不徒担保中國各省土地。即滿洲亦在其列。其中條約未經刊佈之先。業已一一電告美政府。至英德盟約。仍然遵守如前。

同日電。聞俄國得悉英日兩國聯盟之信。坦然無介。且言甚善其事。緣欲扶植中韓兩國。勿使損失主權。正為俄人平日之政策也云。

十六日路透電。英國估計本年水師費用。約需英金三千一百二十五萬五千磅。陸軍共有四十二萬人。估計約需六千一百三十萬磅。

同日電。英馬步隊一百二十餘騎。在某河附近巡防。忽被杜軍圍擊。因衆寡之勢懸殊。致失兵士十二人。受傷四十八人。

同日倫敦電。英海部現擬建造新式兵艦四艘。速率務極其快。又另製沈行水中之魚雷艇四艘。

十七日路透電。奧國脫力愛斯地方。忽有工人罷工滋事。茲已派兵前往查辦。

同日電。所云英馬步隊在某河左近遇敵一節。該軍隊因初到南非洲。不諳杜人之詭謀。致有是敗。至所失人數。內有都司一員亦在其列。

同日電。丁抹國所屬之西印度島。售與美國。茲已議定。彼此業已簽押蓋印矣。

十九日路透電。十六日英統領意陸所統之軍兩隊。與杜將底威持所部之兵。接戰于烏里諾西北三十英里某處地方。是役杜兵被獲者共有十人。

同日電。西班牙官軍。近日在巴西羅尼亞城外與同盟罷業者疊次接仗。該處居民均被攻擊。寺院一所並遭焚燬。官軍馬隊當衝突之際。各窓門處大發鎗火。以至受傷甚衆。

二十日路透電。德議政院近已核減在華德軍兵費五百萬馬克。緣天津德軍行將遣撤。至所請一百萬馬克以作遠東水師經費。業已議駁不准矣。

廿一日路透電。西班牙國巴西羅尼亞亂黨滋事。當十八十九兩日。官軍與匪接戰。死傷者共二百四十餘人。

同日電。西班牙亂黨。現已蔓延至西武利哥薩及中央各屬。

同日電。昨羅馬城慶賀教王授任五十年之期時。百姓聚集至七萬餘人之多。

同日電。英海部某大臣在下議院出預估本年水師軍費時。對衆宣言曰。本年政府當建造兵艦八十七艘。內有十六艘年內諒可完工。以備附列入軍云。

廿二日路透電。英副將帕克帶同哨兵三百人出敵不備。突入杜營。擒獲杜兵百六十四名。

同日柏林電。意大利近日甚爲擾亂。內閣辦事各大臣已一律辭退。

廿四日路透電。杜將底威持偕其部下各軍。現在阿速河屬某處地方駐紮。

同日電。德親王亨利已到美國華盛頓。業已進謁總統羅斯維矣。

廿五日路透電。美國上議院現已將非律賓稅則章程一律議定。同日電。英屬加拿大辦理禁止支那人及日本人前往委員。現擬請政府將支那人入口身稅由一百元加至五百元至禁止日本人之條議。現尙未定。

同日柏林電。美總統羅斯維氏在華盛頓迎迓德國亨利親王。並言德國以前所行政策予深欽佩。現在政策亦頗美善。日後必成大業。尤望兩國邦交日益親密。亨利親王答以深望彼此和睦。歷久不渝。俾期互得利益云。

同日電。今日紐約地方舉行德皇御舟下水之禮。並將美總統女公子之名名其舟。此為亨利親王赴美最要之事。

廿六日路透電。俄京聖彼得堡及別處大學堂學生近日復有不靖之事。勢甚洶洶。該學生等之所以驟舉動者大半為政治上起見也。

同日電。德國議院會議關稅董事。因各議員阻撓新定稅則。故于是日在議院中議將穀稅加增。其餘各稅則亦酌量刪改。並聞各輔政黨均允照政府所定章程辦理。

廿七日路透電。南非洲克刺克斯陶巴地方附近某處之英軍護衛營。為杜兵攻擊。英軍力戰良久。仍為杜兵將營佔據。是役死傷之數及詳細情形均尙未知。

廿八日路透電。英相沙侯已命英人立一自由黨。已則為其正領袖。該黨須與原有之自由黨彼此聯絡。同心辦理各事。又該黨雖未與現有之自由黨分離。惟應恪守沙侯在中央英國歐斯忒斐地方宣明之宗旨。

同日電。加拿大辦理禁止華人入口委員。現擬除將前此寓居華人增收丁捐外。又禁止華工。以後不准前來。並須與華政府訂立一約云。

三月一日路透電。據二月廿八日所報。英軍兩日來在某處與杜兵鏖戰。前後共陣殺並俘獲敵兵六百餘人外。又奪得戰馬二千匹。牲畜二萬八千頭。杜將底威特之子。並秘書官一人。均在此次被擄之列云。

同日電。法國首相華特克盧騷。因乘車出。途次與電車相撞。致座車翻覆。身受重傷。現已稍痊。

同日電。基將軍信稱英軍前在某處曾被杜兵擄去官弁十六人。兵勇四百五十一人。茲有一百六十八人業經放回。惟某營管帶副將恩德森仍被拘留。

同日倫敦電。印度般拉畢地方。近日黑死病甚猖獗。一日死亡之數。以數千計云。

同日電。據各私報。俄國學生動搖之事。現莫斯科大學之周圍皆築壘。而將爲激烈之爭鬪。至其詳細。現尙未知。

同日柏林電。美國各屬接待亨利親王之禮。頗爲優渥。柏林官報極嘉許之。即各日報亦均稱贊該親王與美總統等問答之詞。並各日報請其宴飲時宣言之事云。

同日電。法國明年之預算表中。尙缺少一百七十五兆佛郎。蓋較今年已增一倍矣。

三日路透電。南非洲克刺克斯陶巴護衛兵隊之役。除前電紀其死傷之數外。尙有兵弁五人。兵丁四十五人。死于是役。其受傷者尙有兵弁二人云。

同日電。馬康尼氏現在英國某處公司船上。約距英國一千五百五十英里之遙。得接由康哇爾地無線電報寄到此項電報。將來諒能遍及地球矣。

四日路透電。據基將軍信稱。副將恩德森前在某處遇敵擊敗。並失空軍一輛。茲已同其部下將官九人。兵勇二百四十五人回營。

同日電。基將軍信稱。前禮拜內杜兵陣亡者共八十四人。被擄及投誠者共一千零八人。

同日電。英兵部大臣云。南非洲軍前應用之戰馬。本大臣並無少懷吝嗇。稍爲節制。且近三十個月內。所有牲畜或從事他處運往。或在就地購買。前後共計已有五十五萬匹云。

同日電。德相步陸伯爵。在議院宣言。我德國在東亞政策。自英日聯盟後。毫不改動。緣此事于德國利益。並不。有碍。我德國亦不欲在中韓兩國。佔土地。惟須保護我之商業。與一切權利而已。至于山東等處。不過作爲各國通商口岸。我德國並非獨擅其利權也。蓋我德國原不欲在中國。沾有利益。惟須與各國不相上下耳。

同日柏林電。美國文部大臣。現欲將亨利親王至美之事。編紀一書。其所以著此書之故。並非于政治上有所指斥。實因德人向在美國經商。此次該親王來美。兩國交誼愈形聯絡。並以美人接待該親王之禮。甚爲優厚。故著此書以誌欣幸。

同日電。各國會議糖稅之約。現已簽字。所有將來出口糖稅。槩行豁免。其進口稅。自一千九百三年起。僅徵佛郎六枚云。

五日路透電。據司丹達報訪事信稱。日前英軍護送糧車。遇敵擊敗。車爲所奪。先英軍嘗擊退杜兵兩次。嗣因敵軍三面圍攻。衝

突入陣。英軍隊伍始被截散。間有某營之兵猶能奮勇苦戰。奪路而出。惜終被敵獲。是役杜兵死者三十人。傷二十八人。同日電。英兵部大臣在下議院出估計本年陸軍費用時。嘗云。陸軍兵勇將來當隸常備兵籍三年。後備兵籍九年。其薪糧自日一先零增至十八便士爲止。

同日倫敦電。英人考爾樞哈君。日前在中央亞洲會演說英國于東方政策。謂波斯灣于英國之關係。與數年前在北直隸不相上下。並謂現在英國所行政策。竊恐印度東邊界大有危險之狀。似宜將印度鐵路推廣至守斯吞及彭達辣排斯等處。或可免于危險。否則難以設想也。

同日電。俄國各報以日人至滿洲者日多。深爲不平。特著論說言日人至東三省之意。實係爲間諜起見也。

同日電。歐洲土耳其之北修維爾爾國京都。今日有亂匪圖謀不軌而不成。匪首業已就擒正法。從匪之被獲者亦不少。

同日電。美國紐約省議政局。刻已將嚴辦無君黨之律例頒行。

六日海牙電。日前波亞黨專使在荷京海牙府聚集會議一切。並稱謝荷政府願出爲調停戰事一節。彼等謂目下英政府之意。仍欲將我杜國隸于英屬故波亞黨亦不能與英會議一切也。

同日路透電。美總統羅維維及其宰相。已于日前接見波亞黨專使哇馬拉姆斯及威瑟爾斯二君。以私見禮相待。美總統聽該二使言論要事。至十五分鐘後。即言我美國實不能效力亦不欲干預南非洲戰事。

七日路透電。英杜南非克刺克斯陶巴之役。英兵之被拘者。除前已釋放外。現又釋回一百餘人。照常營聽用矣。

八日路透電。法國外部大臣近在議院宣言曰。英日兩國聯盟。意在保全中國而已。我法在遠東之政策。因亦無事更張也。

九日華盛頓電。前者美總統女公子擬赴倫敦慶賀英皇加冕之禮。茲不果行。

同日電。菲律賓巡撫威夫脫君。在美京與政府會議非律賓一切事宜。並言甚望美國于一千九百零四年以內許非律賓爲自治之國。不爲干預。

十日路透電。英皇將于日內至法國彌斯地方游覽。尚須往巴黎京城駐蹕兩日。與法總統相會云。

同日電。基將軍電稱副將林明敦近獲得馬亨尼槍彈三十萬顆。李密甫槍彈一萬顆。另又開花彈並開花信子數百個。機器砲一尊。

同日電。菲律賓稅章已經美總統簽押。

同日電。英將軍梅士恩同其所部弁兵二百餘人。並砲四尊。及他輜重等。已于七日時被杜將底刺利悉行擒獲。

同日電。梅士恩將軍臂一受傷。已被敵軍俘獲。是役英軍中死有四十人。傷有八十人。此外被擒者尚有多人。

十一日路透電。梅士恩將軍腿際受傷。現在拘禁杜營。杜人待之頗善。是役英軍陣亡人數。官兵合計有三十八人。受傷者官有五員。兵有七十二名。此外另有二百餘人。皆查無下落。梅將軍是日所部之兵。共一千二百人。杜軍有一千五百人。其所穿之號衣。幾與英軍無異。

同日電。英兵部大臣在下議院宣言。茲有鄉勇兵六千名。下月當可附輪前往南非洲。另有大隊馬兵步兵並戰馬等。均已齊備。同日電。英下議院得讀基將軍稟報梅士恩統領失利之信。衆多譏笑愛爾蘭民籍之無用。蓋梅士恩本籍隸愛爾蘭省云。

同日柏林電。俄人現在聲明此次各國因美國措置西班牙政策不善。大加訾議一事。並非俄人主見。實係英國駐美公使引誘各國所致。

同日電。俄政府刻向法國訂借佛郎四百兆枚。即以中國應償俄國賠款作抵。

十二日路透電。歐洲各國聞梅士恩統領在南非洲敗績之信。無不為之憐惜。所譏議者惟有數家不甚著名之新報耳。

同日電。英皇從各大臣之請。業已諭告愛爾蘭某爵紳。謂朕同皇后本年弗及臨幸愛爾蘭省。心甚歉焉。

十三日路透電。尼加拉運河之案。美國下議院已經議准矣。

同日電。敵將底威特及斯它銀兩人。以上一禮拜日入夜在倭威士托之北。橫斷鐵路。進於西方。或曰兩人將投多拉列軍也。

同日電。英國陸軍大臣普羅多列演說。梅士恩將軍約以本日到克列克斯陶巴。其病已稍全愈云。

十五日路透電。英國皇帝所以罷論臨幸愛爾蘭者。固由下議院愛爾蘭議員之舉動。而亦因愛爾蘭黨激昂殊甚。往遊其地。殊無趣也。

同日倫敦電。白壘斯福卿在倫敦商業會議所。因國防設備之事。極言行政衙門之無能。大倡改革之說云。

同日電。據在梳林之試驗。破潛水艇。斷非難事也。

十六日路透電。英屬烏絲倫刻又派兵一千名往南非助戰。

同日倫敦電。聞愛爾蘭近有一種聯合會。舉動皆足盪惑人民。英相沙侯已于近日在議院中明指其非。而政府至今尙不禁止。一任其勢餘增長。殊可惜也。

十七日路透電。英軍五千人定于本月底附輪前往南非洲。

同日電。日前英軍追襲杜兵。至本月十一日始止。所得地面甚爲廣遠。從前該處爲杜軍存儲兵備之用也。

同日電。前日英軍所獲之杜兵。中有將領一人。身已受傷。

同日電。英皇茲擬暫緩里伯利亞之行。但就本境駕坐御舟巡行。

同日柏林電。俄國現向德俄荷三國商行宣借馬克三百九十三兆枚。以四釐行息。即于該款中提取若干。爲在華俄商因亂中受虧索賠之用。

十八日路透電。英統領佛芝茨近又擒獲杜將二人。並兵勇五十人。

同日電。英統領亨密敦陣擒杜將恩默特。及其所帶之軍車。並殲斃殺傷二十六人。

同日華盛頓電。美政府現派提督克郎甯修至歐洲海面。以統在彼處海面之美國水師。爲克郎米爾之代。蓋以克郎米爾已告退歸田也。

同日電。美國陸軍總帥馬爾士君。刻經奏于故府。請調之往非律賓統率該處美兵。以平亂民。美總統以如改政策。不足以對現在駐札非律賓之各將領。故未應允。

十九日路透電。可丹達報稱。俄國向德國借定國債千九百五十萬羅卜。週息四厘。

同日電。英海軍大臣某爵論及籌防威海衛。嘗謂我英政策向係建造兵輪。增益水師兵力。以固我疆圉。無事糜費于陸軍。

同日電。俄法兩國駐英公使。近嘗備文分告各國。略謂聞英日兩國聯盟宗旨。係爲保護東方和局。並欲中韓兩國主權無墜。庶期大開門戶。以與天下萬國共其利。凡此各節。固與俄法兩國所主政策無少差異。故兩政府聞之。均甚喜悅云。

二十日路透電。杜將底威特並斯他銀等。現在倭威士托地方。該處在鐵路之西。

同日電。倫敦新黨總會。于日前設席宴賓。大會同人。以誌英日兩國同盟之喜。日本駐英公使亦與斯會。

同日電。澳洲議政院各紳董。茲已議定擬將茶葉一物列入免稅項下。

二十一日路透電。澳大利亞因從英國理藩院之請。擬再遣兵二千前往南非助戰。

同日電。英國某報派駐巴黎訪事來電。俄法兩國以英日同盟一事。備文分告各國。其命意之所在。更覺顯而易見。且俄欲助法。蓋欲以報法在東方會爲俄助也。

二十二日路透電。日前英國議政院議事時。理藩院大臣張伯倫對衆宣言曰。南非洲某屬之土民。隸入英軍效力于疆場者。共計不下三千五百人云。

同日電。荷蘭政府擬與德國訂立約章。會同撥款津貼某電報公司。以便從荷屬印度之西利卑設線。以接美利堅至菲律賓之線。再經由壁溜島而達上海。其意在自造一線。經由美國而抵歐洲。勿須仰藉英國之電線也。

二十四日路透電。據南非斐托里亞路透訪事來電。杜政府之大臣五人。茲由某處乘坐專車。外懸白旗。已行抵斐托里亞。英國各報謂杜人此舉。莫非爲議和而來也。

同日伯林電。英國現與波斯國立有一約。由波斯國之加慎地方築一電線通至波斯國與俾路之斯坦國交界之處爲止。聞此線將來租與印歐電綫公司承辦云。

同日電。有德國練軍船名查樂者。現載德皇之第三子阿達伯前往美國紐約游歷。

同日非律賓電。美國議院現議定一新例。凡以後有人謀弑總統者。則該兇手當處以死罪。其與之同謀者。則定以監禁之罪。並設勇士若干名。常在總統左右。以爲保護之用。現在美國元老院中辦此新例之專員。欲請議院即行批准云。

二十五日路透電。杜蘭斯哇政府所派之委員數人。與基將軍晤會之後。隨即趨向南方。以見斯他銀總統。

同日電。英國聞杜人近日之舉動。國中公債行情。業已增漲七分之八。且議院中各員。均謂所事可望有成也。

同日電。本年西六月二十六日。爲英皇加冕之期。是日與翌日各銀行及各商業等。當一律休業。以伸慶典。英皇萬壽典禮。茲已擇定西四月三十日舉行云。

二十六日路透電。基將軍已遣部下某中軍並他武員等六人。偕同杜政府所派之議和委員數人。前往庫倫斯德。

同日電。澳政府茲已議定不再覆議茶稅之事。據英泰晤士報駐澳訪事信稱。茶斤免稅。國中各屬已有力阻之者。但澳廷未必收回成命。允爲翻政前議云。

同日電。美國已定于西五月二十日將現在駐防古巴之軍隊。悉行遣撤回國。所有一切事宜。由古巴自行管理。從此以後。古巴即爲自主之國矣。

同日電。日本見俄法聯盟文告。並不提及高麗一語。是以議論紛紛。大抵高麗之事。歸由俄人獨自承當。而公論則謂目下彼此均各厚集雄師。勢必不能遽啓兵端也。

同日伯林電。法國外務大臣在下議院答法國在東亞政策之問題曰。法國于東亞之政策。從無變動。惟各國若有侵撓中國土地之事。非特于中國主權有碍。即法國東亞之利益。亦有密切之關係。自當出爲干預。甚望各國永守和平之局。俾中國有自主之權。則各國商務亦得蒸蒸日上矣。

二十七日路透電。英某統領等日前帶兵三隊追擊杜將底拉利。旋奪大砲五尊。俘獲杜兵一百三十五人。又牛馬牲畜甚多。于二十四點鐘內。蕩平八十英里之土地。

二十八日路透電。杜蘭斯哇主戰者洛治氏死去。英國優以國葬之禮。並命埋葬于馬陀支波丘。將以西四月十日開追悼會于仙拖波洛寺院云。

同日電。杜蘭斯哇講和使節。已與杜軍統領斯他銀君會晤。現回至庫倫斯德地方。

同日電。據基將軍之報告。英軍近又捕虜杜兵百七十九名。

同日電。土耳其政府現召集豫備兵九萬名。其故因土耳其所轄境內馬西托尼亞頗有亂萌。故添兵以備不測。

二十九日路透電。據斐托里亞路透訪事來電。杜國所派議和人員。擬求阿連治自由國之前總統斯他銀君代爲與英國開議和局。然尙未應允也。

三十一日路透電。德首相褒洛孚。與意大利外務大臣相晤于意國之維尼斯地方。德國各報皆稱說。此事可使德意與三國連盟之約。仍復接續。以共敦睦誼。

同日電。現照英國之預算表觀之。本年進款有一萬二千二百九十九萬七千磅。比較去年進款。實盈餘一千二百五十萬磅。

四月一日路透電。加拿大運船。茲已駛抵奎因斯湯。船內所載各犯。內有澳洲二人。因用鎗擊斃杜囚。故已判定監禁終身之罪。另有澳官二人。已經處斬。所犯罪與前同。

同日電。丹國首相尼派現已啓行前往北京及德京兩處。據稱尼相此行。乃爲杜人介紹。蓋欲勸令德廷扶助杜國也。

二日路透電。前禮拜內杜兵陣亡者廿三人。就擒者二百四人。投誠者四十九人。

同日電。英軍二千人前擬于四月半由英附輪前往南非洲。茲各營業已奉諭整備戎裝。准于本月十五日啓行。

同日電。英國陸軍統領名凱拉克者。茲已因病逝世。現年七十有八歲。

三日路透電。德亨利親王偕其夫人。行將帶同隨員多人前往英京慶賀英皇加冕。華德斯爵帥亦在其列。

同日電。英京近預備英皇加冕之慶典。甚形忙碌。茲已飭令安設煤火筒管。縣巨數英里之遙。以爲屆時點燈火之用也。

同日電。洛治出殯時。英皇后嘗備送花圈一具。

同日電。麥西多尼亞並愛羅便尼亞兩處。匪黨聚衆滋事。以致地方甚形擾亂。茲土王已將前情備文佈告各國矣。

同日電。丹國首相前有比京德京之行。實爲考察各該處藝學堂中情形。

四日路透電。英委員保格同杜政府各大臣等。近日已與阿連治前總統斯他銀往返函議和局之事。

同日電。杜將底拉利並鏗斐二人。目下均在前總統斯他銀營處。

同日電。上月二十七日路透電所云。澳官二人因鎗斃無辜杜民業均正法各節。茲悉該犯官等奉諭後。十八點鐘即行臨刑。既不及料理身後事務。又弗獲具摺上奏英皇。澳洲輿論均以執法者不無過苛云。

同日電。前任南非洲巡撫洛治殯葬之日。甚形熱鬧。通國臣民同深惋惜。

五日路透電。洛治遺命撥款十萬磅。以助阿利哀學堂經費。

同日電。英杜兩軍近在哈透河大戰。杜軍終被英軍所敗。是役也。英軍中官弁陣亡三人。兵勇三十四人。受傷者官弁十六人。兵勇百三十一人。

六日路透電。杜兵現在効命于疆場者。約計有八千餘人之衆。

同日電。路透局派駐南非洲訪事電稱。和議委員保格雖與杜總統斯他銀並杜將底拉利等往返信商。但所議各節。至今尙無頭緒。緣兩處地方相隔太遠故也。

七日路透電。基將軍電稱杜將苦里正格前因其所犯案情。有顯悖公理之嫌疑。茲經訊明釋放。此後祇以尋常之罪人待之。

同日電。俄海部大臣已核准發給英金六萬磅。以備東方俄屬本年疏濬港道之用。

同日電。英議院中議員名巴敦者。院中之領袖也。茲因事阻。不克應日本之請。

八日路透電。據泰晤士報所論中俄此次所訂之約。彼此均不失主權。而且與各國之利權亦不相碍云。

同日電。美國所議禁止華工入境章程。業經華盛頓議院核准施行。

九日路透電。日前英軍與杜將底拉利所統之軍互戰時。加拿大之兵七十名。攻戰甚為得力。然杜兵有六百人之多。且奮勇直前。相持兩點鐘之久。英軍終為所敗。死傷者五十五名。

同日電。英杜和局現已開議。惟杜國副大統領斯他銀及提督威兒脫未肯降心相從。故于和局大有所碍。

同日電。英康諾親王已奉簡統帶英皇加冕時所有馬步各軍。

同日電。法國某報云。法宜在長江一帶求一水師軍港。並宜創一法國商輪公司云。

同日電。美國議院議定非律賓羣島現用銀幣。仍照舊式。前有抗議者。今悉贊成矣。

同日電。英戶部大臣在某處宣言。月前英杜和局。實在並無端倪。蓋杜國所擬之意旨如何。固不可知。第未知果能悉孕英之所求否也。故其究竟。殊不可測。

十一日路透電。比京各會黨大有蠢動之勢。比政府業已召集後備兵兩旅團。以防意外之變。

同日電。英杜兩國議和委員。近已畢集開克斯多。惟所議如何。英軍尚未得有消息。

同日電。洛治已于前日卜葬于馬陀與波丘。執紼而送者。白人有千餘名。士民倍之。殯儀可謂盛矣。

十二日路透電。美屬楷克故人民。擬欲復舉現任總統羅維斯聯任。並舉伊理雷須為副總統之任云。

同日電。法國海部近已出示裁減駐紮遠東之水師兵額。但留軍艦一隊往防東海。並派水師副提督一員統轄全軍。

同日電。英兵部大臣在下議院宣言。南非洲和局一事。杜人究竟如何意見。政府尚未得有消息。未知政府曾否受意于基將軍。

惟目前則尚無停戰之約也。

同日電。英步兵七千。炮兵一千。鄉兵七千。又各屬奮勇兵五千。巡兵一千。定于下禮拜由英啓程前赴南非助戰。

同日電。英杜委員近雖在開克斯多會議和局。但所議條款如何。英官迄未得信。

十四日路透電。英廷派與杜國議和委員保格偕同前總統斯他銀並。杜將寶薩底拉利及底威特等。已從開克斯多地方分乘專車二輛至斐托里亞矣。

同日電。英內閣大臣于前禮拜六之夜。齊集理藩院大臣張伯倫府中議事。據云因接有南非洲基將軍緊要文牘。故爾集議。同日電。昨日內閣各大臣在張大臣府中。自一點鐘議至夜半始散。翌日清晨。張大臣入署隨即入覲英皇。奏對有兩點半鐘之久。退出時即備文覆寄南非洲。

十五日路透電。英戶部大臣昨在下議院出示。謂本年國中度支用數。對算尚缺經費英金五十二兆五千萬磅。本大臣擬向民間籌借三十二兆磅。餘則另增新稅。以補不足。所擬新稅數如下。一凡官民進款數至一百磅者。輸捐一辨士。次則五穀每重百磅加稅三辨士。麵粉加稅五辨士。其他郵票匯票等亦擬一併酌加。

同日電。英戶部大臣因度支短絀。擬增新稅各節。若照此辦法。可增進款五百十六萬磅。然後再向民間籌借三十二兆磅。以補不足。

同日電。加拿大政府派員稽查外國人民流寓本境。茲據該委員稟覆政府云。日本業已自禁其民流寓外洋。故日人可無須阻抑。惟華人則須嚴行禁絕。每一人頭稅宜增至五百元云云。

十六日路透電。美國內閣各大臣。現在訊問非律賓美官濫用酷刑一節。美國輿情大懷憤恨。均謂必須澈底根究云。

同日電。俄國管理內部大臣。近在彼得堡皇宮之外。被人以鎗擊斃。兇手業已就擒。

同日電。本年英皇萬壽慶典。英國定于五月三十號慶賀。其他各藩屬。則定于十一月九號慶賀云。

同日電。英國戶部大臣議將五穀加稅一事。茲悉各項米麥豆粉均在增稅之列。

同日電。英政府日來並未得有斐托里亞之信。杜政府各大臣連日仍在商議和局。

十七日路透電。沙侯因公同內閣各大臣會議之後。即于本日入覲英皇。面奏一切。

十八日路透電。一千九百一十一年。俄國稅賦進款。增多一千零二十五萬磅。

同日電。美國禁止華工刻已經議院核准。惟船上所用之水手及升火人等。不在禁例。又美國禁止華工。不獨專指美境。凡係美屬各島。亦當一體照辦。惟官員並教習學生以及商旅各項人等。不拘何處。均不阻碍也。

同日電。英政府籌借民債三十二兆磅。刻下應募者約有逾原額三四十倍之多。

同日電。英理藩院大臣張伯倫。近在下議院覆告某議員曰。英杜兩國和局。現在南非洲究竟所議如何。本大臣固無從懸揣也。十九日路透電。英某大臣在下議院宣言曰。基將軍近日已與杜國所派之議和各委員會晤兩次。基帥並不允杜人停戰之請。然宜假以時日。使各杜將得以集議其事。刻下杜委員等已從斐托里亞啓行。諒俟三禮拜之後。當有消息續聞。想此次所議。可望有成也。

同日電。杜國議和委員。昨已由斐托里亞前往某處。以便與該地土民商議和約事。

同日電。聞杜國議和各委員。或當于本禮拜一日。重至斐托里亞。與英官會晤。

二十一日路透電。英杜兩國在斐托里亞所議條約。英京官場中祕而不宣。于是倫敦謠言百出。究其實在情形。無從查悉。惟聞杜人不願任咎。而阿連扶力斯透執政各大臣。亦均固執不移。

同日電。據斯丹達報派駐斐托里亞訪事人電稱。和約條款。近日諒已議定。茲已令各會長于某日齊集會議其事。是日彼此停戰一日。業經兩軍互允矣。

二十二日路透電。荷蘭女皇病勢如前。無甚增減。全國臣民。爲之隱憂不釋。

同日電。據南非洲基將軍稟報。英兵部云。前禮拜內英兵共殺斃杜兵十八人。俘虜三百四十四人。另有自行投誠者十人。

二十三日路透電。法外部大臣戴洛開斯追論中國往事。謂當中國禍亂之際。法政府毅然首向各國請其協辦中國之事。而各國意見。不謀而合。均允照辦。以故始終得與中國會議和局。而我國在東方之商利。因而得獲保全。邇者俄政府又與我國聯盟。自茲以往。則凡有關於俄法兩國之利益者。必無不可如願以得也。

同日電。英戶部大臣擬增民間利息稅一議。茲已經下議院核准施行矣。

同日電。錫蘭島英巡撫近已奉簡爲東方各藩屬並西太平洋各島嶼之代表。以備慶賀英皇加冕之禮。

同日電。英京雜貨業各商力抗政府增加米石藕粉沙穀各稅。惟云匯票加抽兩辨士。或尙可行。

同日電。五穀增稅一議。茲經下議院核准施行矣。

同日電。暹羅國太子近在英京入覲英皇。蒙英皇贈送寶星。

二十四日路透電。俄國莫斯科各屬工匠。因請增加工食。並減工作時刻。相率罷工作。政府派兵彈壓。各工人與之抗拒。因是彼此互有損傷。俄官因見他國工業中人多有滋事之舉。深防聖彼得堡工人亦從而效法也。

同日電。據南非洲英軍將領稟報英兵部云。本月廿號英杜兩軍在阿連治左近之非克斯勃地方之戰。英軍官弁陣亡二人。受傷三人。兵丁陣亡三人。受傷十九人。

二十六日路透電。美國各鋼鐵廠主現已籌借金洋五十兆元。以爲購買新式煉鋼機器之用。蓋以此舉一可節省經費。二可出鋼較多也。

同日柏林電。德國議院近派專使數人。以德相褒洛孚爲首。前往德意志聯邦國喀羅維希魯慶祝其國主斐利德立克登位五十年之期。並經褒君向言德意志各聯邦之所以能聯絡者。皆大王之功。某等未敢或忘云。

同日電。英德美三國大西洋輪船公司。此次雖聯絡一氣。訂明英國商船歸美國輪船公司節制。然德國公司則並不歸其節制。船隻之如何調度。其權仍操諸己也。

二十七日路透電。據台利克老孚報言。英德美三國大西洋輪船公司雖云聯絡一氣。然英公司之輪船。仍由英國總辦管理。將來英德美三國無論何國與他國設有戰事。則此舉即行停止。

同日電。英兵部大臣近日宣稱英杜此次議和。雖有可成之望。然英國現仍以軍火等物運往南非洲。以備足爲一二年之用也。同日電。俄國工人及鄉民滋事日甚。破爾太地方已被毀壞房產四十處。在克考甫地方滋鬧亦甚。所有各房主及各管事。俱已遠避。即什物亦不及攜帶。地方官辦理寬嚴。俱不得法。亂民已聲言將攻克考甫省城云。

二十八日倫敦電。美國官員已將無線電信之法試驗。甚爲有效。

同日電。英德美三國大西洋公司聯絡。以二十年爲期。至各公司聯絡宗旨。係爲免去彼此攔奪起見。

二十九日路透電。杜將波打及杜國各首領。在幽屈拉克及弗賴海地方。與杜兵聚會商議和事。該兵等悉願言和。當杜人聚會之時。英兵任其自由。不加禁止。聞英杜兩軍彼此會議暫時停戰。至五月八號止。

同日電。無線電信現已試驗。以一兵船離岸五十英里。即用其法以通消息。

同日倫敦電。杜將底拉利部下之兵。已于本月二十二號聚會商議杜國與英議和是否可允。底拉利已于禮拜四帶同兵官數

名前往克拉司托城。

同日電杜將蠻爾帶同部下兵官二名。於本月二十五號前往巴爾馬爾城。復由該處搭坐火車前往密特爾及巴爾花士城。與城中人民聚會商議和事。

同日巴黎電。法國此次公舉議員。國民中著名之人被選者四名。民主黨中被舉者二名。均貧富黨中被舉者三名。三十日路透電。英上議院新黨各議員。現已選舉士奔沙爾君爲上議院新黨首領。

五月一日路透電。茲據路透探悉。英杜和議定局與否。必須再閱兩禮拜方有着實消息。

同日電。路透派駐杜京訪事電稱。杜國各會長日來循歷各城邑聚議和局。俟各處議畢。當于五月廿五號共同齊集比武里尼金地方。再行辯論其應如何降敵事宜。

二日路透電。杜國各會長係定十五號共同齊集比武里尼金地方會議和局。非如昨電所云廿五號也。各該會當先商定如何降敵。然後再往斐托里亞與基將軍定議。

同日電。英軍務處近宣示云。目下業已備兵一萬名。鄉兵亦在其列。並戰馬二千匹。定于本月內以輪船十四艘載往南非洲。同日電。據杜將底威特明言。此時若不停戰。恐亦無益。況英國所求之處。皆近乎情理云云。

同日電。德亨利親王統帶兵艦九艘至愛爾蘭北方一帶巡洋。茲已駛抵某埠。既至愛爾蘭。當赴基洛孟亨謁見英太子及其元妃等。然後再赴達下琳總督府內宴會。同日電。英下議院當會議輪船合衆公司時。間有數人極言本國之快艦。改懸他國旗幟。殊與國體有碍。至若虧損商利。尙其末也。某議員又謂政府于此事業已探悉各情。無如既經嚴秘不宣。此時再行辯論。直大錯矣。茲已議定。此項船隻悉歸海部管轄。政府並不遙制。一如曩昔。至若禁止英民將產業售賣與外人。實有窒礙難行之處。況此意外之爭衡。政府斷不能未經細查其實。遽行爲之限制也。

三日路透電。司登達報派駐杜京訪事于四月三十號來電云。各會長疊次會議和局。願和者固多。而其間不無異議之人。然英人所索各節。則皆在乎情理也。

同日電。英副將巴克稟稱。日前在某處陣擒杜會一人。該會乃杜將寶薩之姪。底威特部下之驍將也。又英樂克甫副將稟稱。四月廿九號英杜兩軍之戰。英軍中管令旗之某某弁兵二人均獲受傷。

五日路透電。英兵部大臣施樂本公爵。近在某大書院筵間宣言曰。溯自南非軍興以來。前後由各輪船載兵前往者。共計有五十餘萬人。軍需輜重。約有一百廿五萬噸。糧食尙不在內。驟馬約有四十萬匹。以上各項。前後共用輪船將及六百艘。似此獲建殊功。皆賴商輪之盛。得以源源接濟。俾臻妥協云。

六日路透電。英維新黨中名亨利福黎者。近嘗文告武樂伯亨敦各紳董。明羅斯伯利公爵所論南非洲軍事。及愛爾蘭省章程各節。適與鄙意相符云。

同日電。俄國坡洛塔巴省內所屬之城邑五處。因亂黨滋事之故。業已頒行軍律。

同日電。英公爵比利斯甫。近在下議院宣言曰。日前所議地中海英水師艦隊危迫情形一信。旋經刊登各報。此事係本爵一人獨行。使海部以不遵水師定章見責。本爵惟有聽其議處而已。

七日路透電。紐約信云。大西洋合衆輪船公司。以東方各埠商務。亦當包括在內。

同日電。葡京信稱。葡國現在情形。殊屬危迫。阿坡圖滋事。各葡官秘不宣布。究其致亂之由。則因外國各財東近已集議。欲降葡萄牙爲第五等國云。

同日電。英杜和局。可望有成。斐托里亞各委員已與各杜會晤商。甚屬順手。各該會已允降英之議。間有異議者。惟底拉利部下之人居多。

同日電。英軍近已佔斯登考地方。該處爲杜國險要之所。是役也。英軍中傷亡共有十四人。而杜軍死傷之數則甚多。

八日路透電。英基將軍信稱。日前英軍在某處追襲敵軍。陣殺杜兵十人。俘獲二百零八人。其間有屬于阿連扶里之杜民最爲頑梗不化。

同日電。英沙侯相。近在某處言及英杜現在南非洲和局一事。深望彼此悉泯猜嫌。和衷商議。克底于成。且政府業已示意。必當曲予成全。故今日南非洲之戰禍。諒必不至遷延。而我英亦並不願終與杜人爲敵也。

同日電。奧外部大臣。茲已聲言三國聯盟之約。行將接續而下。以冀共保太平之局。

九日路透電。英議員。愷利在下議院以日本人流寓英屬新金山一事。問諸各議員曰。政府果否與新金山首相熟商。凡日本人寄居英屬各屬。應否依照境內他國客民一體相待。至各該客民等所享各項權利。日人亦得一體均霑等語。理藩院大臣張伯

倫對曰。政府並未與藩屬相臣籌議此事。愷利又曰。然則日人豈不能與文明國之客民一律相待乎。張大臣曰否。政府並無少懷歧視日人之意也。

同日電。法京巴黎近已創一輪船公司。專為往來東方各埠。擬集法金一千萬佛郎為資本。內有一半當在丹麥瑞典兩國招集。同日電。美國兵部大臣告諸議政院各員曰。斯密士統領所擬辦理非律賓軍務之處。經本大臣核准照辦。不徒仁義備至。亦且可冀有功。但斯統領審訊哇烈都司呈報兵部稟內並未提及前情也。

同日電。荷蘭女皇近日已占勿藥之喜。

同日電。英國學校經費單。茲已第二次復交下議院核議矣。

十日路透電。法屬西印度瑪丁尼島火山轟裂。致聖彼爾全城毀沒。據駐防該處某法艦管帶官稟稱。八日早大火飛墜聖彼爾城。是以全城盡遭焚毀。城內居民二萬人。未及于難者祇三十人耳。船隻停泊港中亦均被毀。

同日電。近西印度多米尼亞及聖彬森各島。因火山轟裂為患。居民紛紛逃徙。巴柏圖巡撫電致理藩院稱。當轟發時。彷彿如萬炮齊鳴。震聲聞于巴柏圖。移時黑不見日。益以雷雨交加。風馳電掣。飛沙走石。塵積深至數寸。

同日電。瑪丁尼火山轟發之災。百姓遭難而死者不下四萬人。茲據目擊是日災情者。述稱火山驟然轟發。頃刻間沙泥飛舞。風火畢至。上衝之石。從高而下墜者。至十五分鐘始罄。霎時間全城已在火炕中矣。

同日電。據英國來信稱。聖彬森災民遇難而死者。共計約在五百餘人以上。

十三日路透電。英戶部大臣所擬匯票另增印花稅一節。茲已罷議。

同日電。聖彬森島北方一帶。現仍火焰迷漫。難以近逼。而瑪丁尼河道或乾涸異常。或泛濫四境。甚屬無常。

同日電。美國議院茲已議撥美金二十萬元。以為賑濟西印度各島難民之用。

十四日路透電。英某大臣在下議院請某議員設法籌款。以助西印度難民。旋據該議員稟稱。此舉雖無成案可援。政府當亦竭力以圖之也。

同日電。前禮拜間。南非洲英軍共擒杜兵計八百七十七人。杜將寶薩威斯魯魯等已從哈里斯密斯前赴比里尼金議事矣。

同日電。法國總統偕同法外部大臣已從法國起程赴俄矣。

十五日路透電。英某大臣因改革財政。擬將穀稅豁免一節。茲已作爲罷議矣。

同日電。英基將軍茲已下諭謂比里尼金會議之時。杜蘭斯哇並阿連治各屬會長。均須一律齊臨。勿得參差。

同日電。各屬社會前往比里尼金會議者。現已先後齊至斐托里亞。本日諒可開議。

同日電。新金山英巡撫何必敦。茲已自行辭職。緣議院不允議增其薪俸故也。

十六日路透電。路透派駐杜京訪事電稱。近英杜兩國雖在言和。而杜軍絲毫不懈。並不似將屆息兵之象。凡我英人似亦不宜預存和局將次定議之心。致有疏忽也。

同日電。西班牙王因成丁御極。經英皇簡派喀納公爵往賀。蒙賞頭等寶星一座。

同日倫敦電。瑞典全國工人。無論貧富。現已一律罷市。須俟政府准其有公舉議員之權。始能再行開工。故現在通國中貿易。業已悉行停止。政府與各舖戶主人。恐有謀叛之事。均極憂慮。所有國中兵士。已均留駐兵房。不准告假。

十七日路透電。德皇電致美總統羅斯福。謂朕擬以前皇福烈都烈克之聖像。恭設于華盛頓城內。以誌不忘亨利親王赴美之行。茲美總統業已允從其請。故美德兩國之邦交。從此必益臻親睦。

同日電。美總督武德已于本禮拜二即本月二十號代美政府佈告天下。以古巴島自主。即從是日爲始。並以潘洛瑪君充該島總統之任。

同日電。英理藩大臣張伯倫近在北明亨宣言曰。本大臣極望英杜戰禍早了。茲觀其勢。雖可望言和。然尙未敢決其必成。究之無論如何。政府當不至再蹈前轍也。

十八日倫敦電。聞此次英皇加冕時。至倫敦操演之水師兵共六千名。步兵二萬名。團練兵八千名。馬兵五千名。砲兵十五營。

同日電。英儲近已邀請國中一千二百名各處學堂之學生。至曼爾伯勒宮殿觀英皇加冕禮儀。除賜宴外。各賜瓶一枚。以誌不忘。

十九日路透電。英統領亨密敦前日在某處追襲杜軍。大獲勝仗。生擒杜兵及匪黨等共四百餘人。內有杜會數人。杜將底拉利之弟某亦在其列。並得輜重軍車數輛。

同日電。美國天尼斯省某煤礦爆裂。死者一百五十人。

同日電。俄國須爾納省總督因觀馬戲。于出外時爲人用鎗擊斃。兇手登即拿獲。

二十日路透電。據美國信稱英人前在美國購買馬運赴南非洲應用者。茲已一律停辦。

同日電。法國海軍大臣茲已諭令添製沈水魚雷船十三艘。

同日電。近有無君黨中人欲圖謀刺奧皇。幸與皇從比尼亞啓行之前十分鐘識破詭謀。該黨人旋被拘獲。

同日伯林電。西班牙王亞尼芬蘇于成丁之日。乘車過都城街市。往行發誓禮時。突有一瘋人以非禮相犯。當即就獲。而據西班牙城各報。則言該處無君黨實有謀害之意。故該瘋人身畔懷有炸藥云。

同日電。西班牙新王西尼芬蘇自經親政後。即須發諭旨布告陸軍。並建一坊以爲前王記念。下址之禮儀。亦由新王自行舉行。

二十一日路透電。法總統已于今日行抵俄京。

同日電。古巴總統潘洛瑪現已授職任事。美國駐扎該島巡撫。業已奉調回國。

同日電。路透派駐杜京訪事電稱。杜國政府中人主和者固多。但阿連扶星斯透各臣民有主持異議者數人。按阿連屬黨權勢

甚大。故其力足以阻撓和局。

同日電。法屬瑪丁尼島某城居民。近因火山轟裂爲患。大衆咸有戒心。日前全城居民。忽于夜分紛紛逃赴碼頭。爭上輪舟開往

他處避災。

同日電。據英商務報查報。一千九百年內英國百姓每人所用茶葉約計六磅有奇。較諸千八百八十六年時每人所用祇有五

磅耳。內印度茶約居三磅半。錫蘭茶居二磅又四分磅之一。華茶僅有三分磅之一。邇來華茶進口年減一年。近益覺其少。

二十二日柏林電。德國政府現因南美洲之亂。請于美國云。如旅居巴拿馬之德人有危險處。請以兵船保護之。

二十三日路透電。杜將底威特並底拉利及他杜魯等。已從比尼金行抵杜京。英米樂尼將軍亦已按臨該處。

同日電。法國總統抵俄。俄皇設宴款待。席間彼此各道寒暄。繼言兩國交誼。不啻弟兄。彼此當同心協力。以禦外侮。

同日電。斐利山內火山近復轟發。其猛烈有甚于本月八號之災。飛石下墜。不計其數。瑪丁尼之彼爾城業已被毀無遺矣。聖彬

森火山前經轟裂。茲復繼發。人心惶惶。爲之不安。

同日電。法總統在俄京聖彼得堡入觀俄國大禮拜堂時。旁觀者歡聲雷動。

同日電。英內閣各大臣業已奉飭于明日集議國事。本日因得南非洲基將軍來文。是以有召集各大臣齊赴內閣聚議國事之舉。

同日電。法廷茲已電詢瑪丁尼政府察奪灾情。應否飭令島中居民他徙。如果在所必需。究當如何辦理。方能策出萬全。

同日巴黎電。法相羅蘇現已決意于六月一號以前告退。

同日電。前日俄皇與法總統在俄國克拉斯奴魯地方大閱陸軍。至操軍時。俄皇與法總統均彼此舉觴致賀。俄法兩國陸軍之親睦。無異昆弟朋友。殊為可喜。俄法兩國所以設此陸軍。皆欲為保全太平起見也。

二十四日路透電。路透探悉杜京近日所議和款將次歸結。其大要業經議定。所餘末節。現在聽候英內閣諸大臣核奪。一俟接到英京覆信。各杜會即當遣返比里尼金定奪云。

同日電。昨理藩院大臣張伯倫入覲英皇。既出。即入內閣同各大臣會議兩點餘鐘。始各散去。

同日柏林電。意大利外部大臣近在議院宣言。德意與三國重行聯盟。所有盟約仍與前無異。約中所載各節。亦無仇視法國之處。蓋現在歐洲各國均以和平為宗旨也。

同日電。波斯國王及暹儲近赴清國游歷。本月二十九號當可行抵德國巴斯登地方。即在該處小住。並在該處及伯林城閱看德國春季大操。

二十五日路透電。英杜和局條款。迄今尙未宣露。茲據南非洲日前電請倫敦政府定奪者計有三事。一和議定後須歷若干時。方許杜國自主。應先裁定。二杜國各屬學堂應用杜人土語。三宜永奪好望角亂黨自治之權。

同日電。南美洲智利國將與亞爾然丁國訂成一約。劃定彼此駐兵界址。至該兩國目前定製之各兵艦。並當一律刪去。

同日電。英海軍大臣日前在某處閱視新製之沈水魚雷船試車一切。甚為合式。足為兵艦之輔。誠為水師中一利器也。

二十六日路透電。英下議院以度支一事。茲已暫緩置議。增加穀稅並息捐各節。現經悉作罷議。蓋因和議將成。故有此舉也。

同日電。英海軍茲已議定章程。務使英皇加冕之時。英水師各軍艦在地球各屬者得獲同時慶賀。茲已遣派軍艦開往外國首要各埠。以待屆時一體致慶云。

同日柏林電。當意大利王及其后由意京乘坐御車前往拿波口岸時。忽有匪徒以石向車擲擊。該匪人刻已就獲矣。

同日巴黎電。法總統現已由俄國行抵丹麥京城。丹王特親詣舟次迎迓。

二十七日路透電。昨據下議院聲稱。無論南非洲之變局如何。英政府所擬增加穀稅一節。當不豁免。

同日柏林電。普國議院近議撥馬克二百五十兆枚。作為整頓普國東方各省經費。以免波人恣肆。其中以一百五十兆馬克津貼農人在東方各省耕種。以抵制波人。其餘一百兆則用于東方各省專辦政治及商務事宜。德國首相當議上項時。曾與戶部大臣言。德政府已決意將波人壓制。下次議預算表時。更須籌款在東邊各省辦事。務使德民權勢擴張。庶足為波人之敵。而使波人不敢逞強云。

二十八日路透電。南美洲亞爾然丁與智利訂立專約。議定各于邊界駐兵若干及他各項交涉。其事曾請英國秉公核斷。旋經英廷妥為調停。諒必易于成議。

二十九日路透電。古巴總統首次行文議政院云。古巴本足以自給。惟佈種糖片後。宜加意講求。願近來糖業衰落。皆因歐洲各國廣產羅葡。使美國酌減糖稅。未始非挽回利權之善策也。

同日電。某某大臣在下議院宣言。曰日本大臣望于下禮拜一即六日二號。能將南非洲所議之條約佈聞。至度支一事。目前暫可緩議云。

同日倫敦電。俄國千九百零一年之商務表。現已刊出。其中載有出口貨共值七百二十兆羅卜。進口貨共值五百二十三兆羅卜。

三十日路透電。目下英人大約可許杜人所有之來福鎗仍在家中。以防土人及凶獸滋擾。毋庸交付英軍。

同日電。昨日英樞密院。又招集各大臣會議英杜和事。

同日柏林電。德皇因俄國水師將于八月來賓威爾海口大操。故須前赴閱操云。

六月一日路透電。據美總統羅君宣稱。美人之意。咸以非律賓土人居心詭詐。欲以峻法相待。雖較美國所用私刑。其罪較輕。然亦非所宜也。

同日電。美總統羅君又言。此後非律賓人民智識果開。吾美終須任其自主。

同日電。英國新黨首領前任宰相羅斯勃雷君。近在利司城演說南非洲議和之事云。吾英現與杜人議和。不可視其為已經戰

敗之仇敵。以彼雖爲吾仇。而性極勇敢。極應設法使爲吾友。惟欲使其爲吾有用之友。則所索之款。尙須從寬。斷不能照現在相臣沙侯所議也。又云。至于現擬抽收穀米稅一節。吾英新黨亦應設法阻之。

二日路透電。英杜和約已在杜京簽押。英政府得基將軍本月二十四日在杜京來文。稱杜國降英條約。已于昨夕經杜國委員會同本將軍並密樂爵帥公同簽押矣。

同日電。奧大利及匈牙利兩國。現因內政彼此不合。甚爲齟齬。

同日倫敦電。英杜議和條約共計十款。即一。杜人一律停戰。認英皇愛德威爾爲合例之君。二。杜兵爲英軍所擒充發他處者。從速送回杜國。仍不失其自由之權。并可保全其家產。三。凡虜囚釋放後。亦不再追究。惟所犯有與戰例相背者。不在此例。四。杜國學堂學生。如其父兄欲其仍習杜國語言。則悉聽其便。至各衙門如遇不得已而用杜國語言。亦可聽便。五。杜人仍准用快鎗。以自衛其身家性命。六。將來杜人情形。如已能至自主地位。即准其自主。七。杜奧兩國均不准征抽兵稅。八。籌款三百萬磅以爲通杜國所毀各田莊修費及償其所失牲畜等物。九。將來叛民須按照殖民地律例審訊。十。叛民當兵與英國爲難者。永遠不能自由。祇可免其死罪。

三日路透電。各國因英杜和局定議。業已電賀英皇。德皇與皇所發之電。尤覺誠摯。

同日電。南非洲英屬開普殖民地之叛民。凡經當兵助杜國者。此後永遠不能自由。兵弁則以大逆論。審明後再行定罪。惟免其一死耳。

同日電。英屬加拿大禁止日人之律例。自經該處議政院批准後。以宰相銘度君不准施行。故特稟請英政府批示。現在英政府亦以此例爲未然。故已作爲罷論矣。

四日路透電。英各大臣當于本日至上議院籌議國事。緣英皇以南非洲和局業已定議。因而降旨飭令籌議善後事宜。同日電。此次杜國各處爲代表者。共計六十八人。均在維連烈根城聚議英國議和之事。投票以定從違。從者共五十四人。不從者六人。和議遂定。

同日電。德京柏林工部局近已籌款一萬馬克寄往聖彬森賑濟災民。

同日電。英儲康諾公爵日昨校閱星加坡馬來由香港各英屬所派往賀英皇加冕之軍隊。

同日電。英皇因南非和議告成。定于下禮拜日偕同皇后至倫敦某禮拜堂內行禮。

同日電。英皇業已諭令下議院核議撥款五萬磅獎給統帶南非洲英軍基青尼元帥。蓋以酬其勞也。

同日電。基將軍近已升授爲元帥之職。並加子爵銜。

同日電。英戶部大臣在下議院宣言曰。本國國用估計約需一百七十六兆三十五萬九千磅。所短約在二十四兆磅之譜。故于擬增穀稅一節。似未便豁免也。

五日路透電。巴黎某報訪事進謁日本伯爵松方公時。公嘗告之曰。本爵此次到法。並非爲敵國籌借國債。因敵國皇帝念及日法兩國邦交邇來益臻輯睦。特命本爵前來致候貴總統也。

同日電。英戶部大臣在下議院宣言曰。英屬杜蘭斯哇並阿連扶里斯特各處地丁。既已豁免。然各項礦稅原不在此例。自應酌收稅課。以便彌補兵費之一二云。

同日電。近日得非洲來電云。自和約定議之後。英杜兩國臣民仍復交好如初。

同日電。英杜和議中。有一款言凡杜人隨帶鎗砲以爲自衛起見者。須捐納照會。又言不抽地業稅。以資兵費。

同日倫敦電。據杜京來電。當杜國議和專員告各杜兵以和議已成時。各杜兵均極欣喜。即在鐵路兩旁燃放烟火。至杜京則無論英杜人均極欣慰。彼此相待如親友。

同日電。南非洲統帥向杜國議和各員言。此次英杜之戰。杜人始終堅拒。不改常度。且戰功有此地步。如吾係杜人。亦必以此爲榮也。其中議和委員有名巴爾斯者。答以今日與基君相遇如至友。予亦與有榮焉。

同日電。杜將巴達現出傳單與各處杜人。謂須忠心于新立政府。不得爲亂。

六日路透電。法國近組織新內閣。其各員如下。內閣總理大臣兼內務大臣康璧士。外務大臣的樂斯。大藏大臣路比爾。兵部大臣安的里。海部大臣批力敦。理藩院大臣多麥喬。

同日電。南非洲各屬杜人刻已陸續投誠。並無阻難情事。據基將軍電稱。禮拜四日。杜人至各處英營投誠者。共有一千一百五十四人。各英官既准其所請。該杜人等遂同聲爲英皇嵩呼者三。將來英杜交誼。必當異常親密矣。

同日柏林電。德皇威廉宣稱波蘭人之隸吾德屬者。其舉動現在驕傲異常。吾德人殊難忍受。應即設法以保全己之利權。

同日電。法國自康璧士爲首相後。康欲使樞院一新。故已另選新員任事。查康爲法國新黨中之首領。八日路透電。美國兵部近得署非得賓羣島巡撫來文。內稱目下非島各屬百姓。除明廷那士庶不計外。率多欲從民主之義。即美統領察非。似亦頗以爲然。

同日電。美國特派巡撫答福透前赴巴的鐸商議天主教交涉事件。茲悉彼此業已妥爲議定。凡天主教所設之各學堂。嗣後皆無阻撓情事矣。

同日電。路透派駐杜京訪事來電。杜人降英前後共計已有四千五百五十二人。

同日電。意大利外部大臣璧立尼德。因與本部副大臣辯論議政院事。相持不下。因相約比武以決之。

九日路透電。昨基將軍稟報英政府云。前禮拜日來降之杜兵。並帶有槍械二千五百桿。間有四百四十八人。乃南非洲之叛黨。其餘皆杜將底威特部下之兵。該杜民降後。嘗同聲嗚呼英皇不置。

同日電。英某議員擬將穀稅限定試辦一年之議。茲已經各議員在下議院覆核其事。允者二百三十六人。駁者一百七十三人。同日電。法英議院現已議定將管理亞沙士國之權收回。以副該處人民之望。

十一日路透電。荷蘭已與德國訂專約會辦電線。係從荷屬西爾比島道經德國比魯島。以達美國菲律賓。復由菲律賓通至上海。

同日電。俄國現已運送大砲四尊前往旅順口。該砲每尊重六十三噸半。長四十尺。

同日電。荷蘭政府近令其商人行駛輪船。由荷屬渣巴往來中國日本各埠。近十五年内政府給以三十一萬二千五百磅。以資津貼。惟未悉該公司共存資本若干。大約與新創之荷蘭印度輪船公司聯絡辦理。

同日電。杜蘭斯哇近日傳述各處金礦所獲之淨利。當以十分之一輸納英政府云。

十二日路透電。某鐵軌公司與東鐵路公司所訂之合同。係訂明將來火車由多爾至旅順口。祇需十五日之久。

同日電。法國新政府近備文佈告各民主國。略謂該政府擬于傳教一事。必須慎選。勿任阻撓。次則認真整頓國中學校。釐定息捐。裁減陸軍。試行兩年。至外交政策。則無事更張也。

同日電。杜將林策近經英軍拿獲。蓋因奸謀被人告發故也。現在拘禁。不准保釋。

十三日路透電。南非洲土民降英者。截至今日。已有一萬二百二十五人。

同日電。近日南非英官出示通諭。略謂除官員外。凡軍民人等。在西八月十日以前投誠供明逆跡者。但當永革其自主之權。倘或逾限。當治以死罪云。

同日電。日本小松宮親王行抵英京倫敦時。英皇特派專員並駐英日使及他日商多人。均至車站迎送。親王旋坐英皇所派之御車前赴某旅邸暫住。

十四日倫敦電。英皇戴冠之觀艦式。現皆參列于軍港內。外國軍艦有十六艘以上。

同日巴黎電。法國新內閣總理大臣康璧士。近在下院宣言。一、定寺院結社法之適用規則。二、提議廢止夫亞盧法。(譯音)三、節省政府之支出費。四、施行一切所得稅。五、兵役減縮兩年。六、改革軍法會議之制度。七、研究購買鐵道及恩給勤勞者之問題。康璧士氏又述與俄國同盟。其目的在於維持和平。言畢滿院皆同聲贊賞云。

十六日路透電。禮拜六日英皇偕同皇后至奧德許阿閱視燃點燈火。本日聖躬少有違和。因感冒風邪故也。

同日電。泰晤士報云。南非洲好望角所設之政府。一切由官督理。目前似可暫撤。且待他日事機順利。再行續辦。未為晚也。

十七日路透電。英皇前日偶感微恙。昨夕業已痊愈。蓋得駕車遠遊之功也。皇于昨夕並在溫德瑣宮宴客。

同日電。英國下議院定于本月二十五日起。停辦公事。七月二日止。為慶賀英皇加冕大典故也。

同日電。陸軍各營。齊集奧德許阿會操時。統計兵數三萬一千。砲一百零二尊。

十八日路透電。茲據基將軍報稱。目下杜國并阿連治人民。降英者共有一萬六千五百二十名。繳槍一萬六千一百二十四桿。

惟好望角百姓來降者。迄今僅有百五十人云。

十九日路透電。中國慶賀英皇加冕專使振貝勒。昨日前往阿克斯福地方遊歷。

同日電。南非洲英爵帥凱喜納電告杜國寶薩。底拉利。底威特。三提督云。本爵帥以貴提督竭力辦理議和事宜。故各事均有條理。所有杜人來降情形。非僅使英皇聞而欣喜。即英國人民亦深感激。豈非英杜重聯舊好之證據云云。

同日柏林電。德國華德斯爵帥。現已起程赴英慶賀加冕之禮。

二十日路透電。據醫生云。英皇病體初愈。不可過勞。宜停辦公事數日。以資調攝。

同日電。南非洲杜人降英者。至今日止。共有一萬八千四百人。
同日電。德意志聯邦中之薩克沙奈國王。現已辭世。享年七十有四。
同日電。英兵六千人。于昨夕在倫敦城內夾道列立。沿街燈火輝煌。道路幾爲之塞。此蓋先期演試。以備即日慶賀大典也。
同日柏林電。德國下議院。因釐事已畢。刻已關閉矣。
同日電。德國前因平亂起見。派往南美委內瑞辣國兵艦二艘。現已行抵該國境內。
同日電。意國外務大臣日前宣言曰。我意與各國交涉之事。均頗和睦。即法國稍有不洽。然俄法現已聯盟。諒必能續舊好也。
二十一日路透電。澳洲聯邦政府首相勃敦。接見賓客時。謂若欲使澳洲與英國聯邦。以期兩國商人結成團體。此乃決不可行之事。惟望英澳稅則來往一律。彼此毫無參差。則英澳二國。庶互相裨益云。
同日柏林電。薩克沙奈國王逝世後。現由乃弟名佐治者即位。業已宣告陸軍各將。謂余佐治繼兄即位。當守聯邦中之主義。決不更改云。
二十二日路透電。南非戰事既平。基將軍擬即乘輪過回英國。
同日電。此番倫敦舉行英皇加冕典禮。約需英金十萬磅。
同日電。意相覲見意皇時。嘗奏稱會議稅則一事。宜從速舉行。
同日電。英儒克尼執君。現在英京創設藏書樓六所。共費英金三萬磅。
同日電。英京慶賀英皇加冕盛典。籌備實壯觀瞻。遠近來觀者不乏其人。所有應辦典禮。業已大半舉行矣。
二十三日路透電。倫敦官民于本日大宴英國各殖民地慶賀加冕兵丁。席設亞力山大花園中。該兵等均排隊而入。其時觀者甚爲擠擁云。
同日電。意國派賀英皇加冕之阿斯他公爵。德國之古斯公爵。羅馬尼亞國之皇太子。均已偕抵倫敦矣。
二十一日路透電。俄廷已簡派俄監督益諾慶君爲總辦北京俄教會事務。并籌銀一萬六千五百磅。着其整頓教會一切事宜。年給俸銀三萬三千磅。
同日電。英國麥大臣于本月二十一日已奉英廷簡派爲駐杜總督。

同日電。現杜人降英者又有將官一員。兵一百七十六名。并該處土著四百八十一名。

同日電。本日為英皇賜宴客臣之期。赴會者有各國太子十九人。公爵十九人。公主數人。

同日電。英皇因聖躬抱恙。故加冕業已改期。至改至何日。一時尙未定議。

同日電。御醫定于本日下午兩點鐘入宮割治英皇之疾。

同日電。英皇由宮內頒發諭旨一道。略謂是日不克舉行加冕大典。頗有負國民之望。然實萬不得已。當為國民所共諒也。凡各州已經預備祝典者。着仍于當日一律舉行。至賑施貧民食物。亦照前議給放云。

同日電。當御醫入宮割治英皇時。其手法頗為適當。所有腐敗之膿血。均搜檢淨盡。事畢病勢頗覺輕減。

同日電。當前禮拜六日。英皇雖小有不適。尙擬舉行加冕大典。至本禮拜一下午。病勢忽劇。是以有詔著令御醫割治。

同日電。觀艦典禮。亦已改期舉行。其各市所懸祝旗。均經撤落。

二十五日路透電。英皇病勢經御醫割治之後。即見小愈。嗣用補品若干。隨無痛楚。據御醫謂數日內可占勿藥。

同日電。各國所派之專使等。均擬于本日起節回國。蓋因英皇加冕大典已改期也。

二十六日路透電。據日昨十點半鐘宮門抄云。昨上半夜英皇聖躬不能安睡。及至一點鐘始安然睡去。患處毫無痛楚。

同日電。本早宮門抄云。目下英皇御體刻已就痊。

同日電。日本小松宮親王擬于本禮拜內由英起行前往法京。

二十七日路透電。英京官報云。英皇御體已占勿藥。誠可喜也。云云。

同日電。昨晚十一點鐘官報云。本日皇躬極形舒暢。本早又稱昨夕聖體甚為暢適。且安睡如常。胃口大開。患處毫無痛楚。臣民為之大慰。

同日電。美政府現已議定將美洲巴拿馬土腰即行開道河道。

二十八日路透電。據御醫言。英皇御體已漸就安痊。如從此大愈。可以初秋舉行加冕典禮云。

同日電。美國大統領羅斯福氏特赦非律賓叛將亞圭拿度氏。

同日電。法奧意三國聯盟條約。本日本在柏林畫押。

二十九日路透電。英皇得各國及各領屬各階級各宗派慰問電信數千通。無限感動。以爲加冕延期。致公衆失望。實一大遺憾云。

七月一日路透電。康諾公爵與其夫人昨日招宴日本小松宮親王。

同日電。英屬暨印度諸貴冑。近往斯披亨地方游覽戰船。

同日電。美國所派之非律賓委員。近已將該島現在不必用金一節議定。并議及議政院與定例院。俟將來戶口冊告竣後。始行設立。

同日電。比利時王子奧斯登地方邀請振貝子飲宴。

同日電。德意與三國重訂新盟。英國及各國報紙。皆以此舉爲可保歐洲太平。

同日柏林電。和蘭樞密院刻已允德和電報公司安放海底綫。以通東亞細亞之和蘭屬地。

二日路透電。今晨十點鐘。官報稱英皇昨夜已能安睡。御體進步甚速。傷口痛楚亦減。不日即可就痊也。

同日電。英兵之在非洲者。于戰事完畢時。計有二十萬零二千。以不久即將派兵七萬人還國。故已賃定運船三十九艘。先運四萬人遣返。餘者則由來往非洲之商船。于每禮拜運二千五百人歸國。

同日柏林電。俄儲梅克近日突至德境。哀喀福地方。探望德皇。適值該處舉行皇家賽艇會。聞俄儲異日即將由英京返俄。此次至德。不過示與友邦和好之意。並無他故也。

同日電。意王將于本月初前往俄京。并擬於八月間往德探訪德皇。後往奧國。某報紙以意王此次前往各國。實關緊要。所望德俄兩皇將來亦至意國回望。以敦友誼。蓋德俄兩皇果能蒞止。則意人自必欣喜以迎也。

三日路透電。據官報英皇聖躬進步如常。傷處痛楚已痊。人亦甚見舒快。

同日電。奧國奧斯地利大臣與匈牙利大臣。因意見不合。勢如參商。昨經奧皇諭令和衷共濟。並切諭將舊政改良。稅則事宜。亦須刪改。

同日電。日本賀使小松宮親王及各隨員。已親見英皇后辭行回國。此次親王在英。英人莫不禮貌有加。

同日柏林電。意王定于十三日起程前往俄京。意外部大臣亦相陪同往。

四日路透電。英外務大臣近在下議院與第而克大臣會言及英日同盟。及英國對中國政策。謂吾英與日本修好。無非爲彼此同心保全利益起見。至謂吾英在中國開關門戶。往往落人之後一節。吾意甚不謂然。惟吾人在中國不能盡力經營。不無可議。又云交還天津都統衙門之約。固須更改。然中國賠款。吾英仍可宜守用金之說。特觀中國情形。不免代爲惻惻耳。

同日電。英外務大臣又宣言。吾英政府欲裁撤中國厘卡一事。已屬無望。但願中國將此弊政漸次改良。庶少慰商民之望也。

同日倫敦電。據非律賓總督報稱。非島刻已情願遵奉美國命令。故地方已一律太平。

同日電。美總統大赦非律賓土人之示諭。刻已頒布。惟須該土人立誓。以明此後必忠于美國。其抗拒不順者。則不在赦宥之列。五日路透電。英皇昨在倫敦賜宴貧戶。凡五十萬人。英皇飭府尹傳諭衆民歡飲。是日太子及元妃公主康諾及比亞脫里等公爵夫人均預觀飲。

同日電。南非洲維倫首地方。英軍積有軍糧。計值五十萬金磅。不戒于火。均付一炬。

同日柏林電。法總統已定于十月間與俄皇同至意國羅馬。

同日巴黎電。法國外務大臣在議院言德意與重修盟約一節。與法國並無關碍。因法意亦常敦睦誼也。

同日電。法議院近日新頒一例。凡屬法國人民。皆須當兵二年以上。

七日路透電。英國于杜蘭斯哇及阿連治屬地。已經佈置停妥。掛名界內者實繁有徒。各處街道亦已略爲修築。辦理清道事宜。亦經開議矣。

同日柏林電。意王將在維也納城外會見與王。

八日路透電。英皇加冕之禮。將在八月十一號至十五號之間舉行。

同日電。英理藩院大臣張伯倫君于昨晚在威呼爾地方。由馬車中墮地。傷及頭顱。幸尙可無虞。業往醫院醫治矣。

同日電。高麗派赴英國慶賀英皇加冕某親王。已啓程返國矣。

十日路透電。英爵提督梅士恩君。已由南非洲返國。按梅提督前被杜人拘禁。嗣後釋放。今乃返國。

十一日路透電。昨晚英太子及其元妃在聖占士宮接見各屬藩臣。到者九百人云。

同日電。昨晚馬丁尼地方火山。又有一處炸裂。歷時四點鐘之久。所傷人數。尙未查悉。該處人民甚爲震動。

同日電。英皇加冕之禮。將在八月八號至十二號之間舉行。此係據官場傳說。並聞加冕時將不再禮請各國云。

十三日路透電。日本小松宮親王行抵西班牙新斯巴臣地方。會代日本天皇贈送西王菊花寶星一座。

同日電。計杜人投降者。現在已有二萬人之數。

同日電。英爵基將軍等近由南非洲乘輪返國。已於昨晨行抵首田姆吞地方。除遊擊哥登君因出痘在船外。基將軍及隨員等皆已登岸。土人咸歡呼以迎。法蘭治哈姆未屯各帥基元帥行抵拔登吞地方時。蒙英太子慰勞有加。并同駕車至聖占姆士宮。太子特在聖占姆士宮設宴為基元帥等洗塵。席間基帥坐在太子右邊。根姆必力治公爵洛伯治帥沙里士伯里帥連士當帥波洛特君等均任座。宴畢基元帥遂朝見英皇及皇后。

十四日路透電。英首相沙侯辭職。繼為內閣總理大臣者係巴科君。

同日電。基帥由內務府大臣帶領朝見英皇時。英皇坐在睡椅相見。甚蒙優渥。並慰諭其在南非洲勳勞。賜以新樣功勳寶星一座。基帥遂于禮拜日前往黑非而脫地方拜會沙侯。

同日電。俄皇近派某親王巡行各地方。查察亂事。并探民隱。

十五日路透電。英戶部大臣黑斯必治君亦擬辭職。

同日電。據紐約電稱。美政府近將孫克斯島賞給統領路士希而君。路君當即帶隊前往。行抵舊金山時。據運船船主回稱。行抵該島。有日本兵出為攔阻。并將日政府占島文書出示。各隊因之停往。刻外務大臣海君已將此事電詢駐日美使矣。

十六日路透電。俄皇與意皇在克拉斯惱斯羅閱看兵操。兵隊凡三萬八千八百名。俄皇嘗率帶御軍由意皇前過。

同日電。英杜開戰時。所有降英之杜人。現被守戰之杜人怨恨。并虐待之。

同日電。倫敦人民因英皇聖躬日愈。皆轉憂為喜。再定加冕之期。人亦樂于聽聞。現在倫敦通城已由工人收拾。忙碌亦較前無異。將來熱鬧當不少減也。

同日電。的芬沙爾公爵在上議院宣言。沙侯甚欲其為聯絡黨領袖。

十七日路透電。澳大利亞總督亞達羅利。刻已補授杜蘭斯哇總督。

同日電。美國將軍司密甫因命兵士殺戮沙媽地方土民。使該處變為荒土。已由營務處提審。請于美統總撤任示懲。

同日電。官場述稱所有到英慶賀加冕各兵艦。准于八月十一號在斯必克地方會齊。以待操演。
同日電。英首相巴科初次至樞密院辦公時。張伯倫亦在焉。惟不知秋季之前。樞院人員尙有變更與否。農部大臣哈伯利將來或有補授戶部大臣之望。

同日柏林電。意國威尼斯古鐘樓之墜。環球中莫不惜之。德皇特致電意皇。以表惋惜之意。
同日電。俄皇近以總兵崇銜贈與意皇。

十八日路透電。俄國政府布告云。俄國現擬與凡預白老司兒條約各國立約。保護各國商務。嗣後政府于商人出口貨物費用。不得幫助。及有聯行情事。庶免貨價跌落。以致虧本。

十九日路透電。英皇加冕典禮。定于八月九號舉行。

同日柏林電。美政府現已與教皇將非律賓教門利權議妥。

同日電。西班牙鐵路工人近有停工罷市之意。

二十日路透電。英首相巴科近在孚爾漢會所宣稱沙侯退位時。吾英與其他各國均甚和好。惟非洲之事。不免爲歐人所指摘。本大臣所望從此當亦可以無言矣。人雖以英國不應攻打自主之人。然以將來吾英如何看待杜國。使其自定律例觀之。即可知吾英之美意矣。巴君又言沙侯雖已退位。然仍不改其政令。

二十一日路透電。有逃難之杜人九百名。近由葡京遣返南非。

同日電。英兵隊克連尼爹及高而士地廉士葛治三大隊。近由南非洲回國。今已行抵首田姆吞港。

同日電。沙侯前禮拜五在克非而脫地方某國聚會各大臣。到者有四五千人。內有印度親王及各藩屬官員。各國欽使上下議院人員等亦與斯會。

二十二日路透電。英外務大臣克蘭朋君近在議院述稱英法在威瑪交涉之案。現經公正人判令法人賠償英金九千磅。克君又稱予并未聞及意法西班牙三國定約管理地中海及非洲摩洛哥地方之事。

同日電。據晨報云。近者暹羅之交涉。甚有碍英法兩國交誼。亟應彼此表白。庶免互生嫌隙。
同日電。有英兵一萬名。于上禮拜由非洲多辨地方乘輪返國。

同日電。某德報近著論說力勸德國與英國宜益加敦睦。

同日倫敦電。美政府已將美國在非律賓一年內商務若干查明。計共值洋五兆圓。當該島未歸美國版圖時。不過九萬四千圓有奇。惟軍需不在其內。

二十三日路透電。近傳聞英戶部大臣克斯必治君須留任戶部。以俟國用冊告成。因同僚請其清理從一千八百九十九年起一切國債云。

同日電。杜將寶薩底威特底拉利三人。近由南非洲啓程前往歐洲遊歷。

二十四日路透電。英首相巴科近在下議院言及英政府現已將俄人所擬聯保商務事宜核議矣。

二十五日路透電。近因美政府有將以瑪克斯島給與路士希爾統領之說。故日本會派遣專使乘坐兵艦前往該島。曉諭島民。謂美政府此舉甚屬無謂。蓋日本已于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將該島收入版圖矣。據華盛頓人言。如日本人現在瑪克斯島開墾。則美政府未必佔守此島云。

同日電。英外務大臣克蘭朋君。近在下議院稱本政府將使英法德各國寄往中國郵件。一律收費。

同日電。英國某某三大臣近奉使前往南非洲。考查杜國軍律衙門審判各案。以便覆命將各案發落。

二十六日路透電。英皇在御筵召見大臣時。將所定八月九號舉行加冕典禮榜文簽押。是日各銀行均議放假一天。

同日電。英戶部大臣克斯必治君近宣言曰。下次國用冊須將國內各稅減輕。其議減之第一款即百姓進款稅云。

二十八日路透電。斯丹達報稱英皇加冕典禮。雖定八月九號舉行。然御體傷處尙未痊愈。步履仍形不便。想屆時祇可前強從事耳。

同日電。紐約某某兩報頗以路士希爾統領佔守瑪克斯島為不然。又斯丹達報訪友云。美國已不欲日本與齟齬矣。

同日電。法大臣鄉麻君行到俄國。將法俄在東方情形陳于俄皇。及武備水師各部大臣云。

二十九日路透電。俄皇前會派遣某親王查辦本國中部亂事。旋據覆奏。謂該會黨或扮為和尚。或扮作香客。煽惑鄉民。謂地方恐有分烈之虞。聳使謀反云。

三十日路透電。英下議院各藩臣聚議時。理藩院大臣張伯倫君到會演說曰。今日各藩大臣聚議。實英國聯絡各屬國之要着。

又稱英政府甚願守南非洲和約。亦望杜人勿失舊來之習慣。與英人同心辦事。使南非洲即日繁榮也。至開礦事宜。英政府并不干預。但須抽礦稅以補兵費耳。荷杜國進款。除國用外。尚有盈餘。則可預先借款以償兵費也。杜國如能自立政府。英國亦必不阻撓云云。

同日電。俄國某報稱俄國在高麗政策。現在正好着手。蓋高麗國勢。俄人已能熟悉。且較之日本消息靈便云。三十一日路透電。近聞美政府不允某某等國要求中國以金賠款。有議將此事送到荷蘭海牙議院核議云。

八月一日路透電。英兵部大臣皮洛的力在下議院言及在德國所購之鎗砲。較之英國自造為佳。

同日電。澳大利亞某礦山失事。致斃二十七人。當時救出一百四十五人。尚有被壓者一百人。恐難施救也。

二日路透電。日本小松宮親王。現已離聖彼得堡。前赴馬斯口。將乘西伯利亞鐵道返國。

同日電。俄政府近撥款一千六百五十萬金磅。為修造士里丁士克至伯拉高發士青士克鐵路之用。

同日電。俄京某報稱現在北直隸之法軍某參將與駐京法公使同往聖彼得堡。

同日電。澳大利亞某礦山失事後。已從礦內尋出六十七人。又此次共死一百廿人。

四日路透電。慶賀加冕各兵隊。已准予禮拜三齊集。日來各匠搭蓋看臺。排設椅座。頗形忙碌。賀典所經之處。皆建豎牌坊轅門。

同日電。英泰晤士報得杜蘭斯哇訪事函稱。現議設法招雇華工前往杜國。

同日電。杜將寶薩。底威特。底拉利三人。未往歐洲時。曾稱某在地方聚會時。衆會舉其出外募捐資。贍養國內孤兒寡婦。

同日電。今日德皇在拉福兒地方會晤俄皇。

同日電。俄國有諭將今年兵籍增至三十一萬八千六百四十五名。較之去年加多一萬名。

五日路透電。日本水師提督伊集院君。已蒙英皇召見。法國曠占尼皇后。亦曾覲見英皇。

六日路透電。英皇今日乘車返蹕倫敦。

同日電。英皇及皇后由口新起程時。波士茂治海口各兵艦。及日本兵艦。者放砲迎接。抵域多利亞車站乘車回宮。沿途瞻仰者。甚為踴躍。

同日電。英水師提督西摩君。近曾致書泰晤士報云。予與劉坤一極為交好。劉請將上海兵撤去。予亦甚以為然。蓋各兵初意本

暫時駐滬也。

同日電。英爵乃克蘭君在下議院宣言。新議商約。已有照會致各商會館。及商民之與中國貿易者。又言英政府已咨商各國。將中國賠款減輕。並將上海戍兵撤退。惟此事英國不能獨行。

同日電。美國商稅大臣沙京法君。甚以裁厘加稅作抵爲非云。加稅有礙各國。尤于美國爲甚云云。

七日路透電。希臘丹麥兩太子希時公爵及各國親王均同到倫敦。

同日電。英皇御駕抵波士茂治岸時。除朝中各大臣均在彼迎迓外。日本水師提督伊集院君。亦在碼頭迎候。

同日電。日本伊集院君會蒙英皇召見。日本淺間高砂兩巡艦均在士必黑海口排列迎迓。觀此可見英日兩國邦交格外親睦。

八日路透電。英皇傳諭國人。謂前者朕躬不豫。國內及屬地印度人民皆爲隱憂。忠愛出于至誠。復將朕加冕之典改期。朕心實感云云。

同日電。英下議院秋季以前。尙須開議。現正討論學校事宜。提議二十款。已有七款妥議。惟義塾問題辦理不易。故刻下尙未就緒。

同日電。英大臣張伯倫君簡總郵政司。以繼倫敦打利侯爵之任。

同日電。英政府議派大臣六員。查考南洋洲戰事始末。

同日電。英內閣大臣更迭者五人。

九日路透電。英皇今日正午十二點四十分鐘。在威士綿士打禮拜堂加冕之禮。

同日電。英皇在威士綿士打禮拜堂行加冕之禮時。儀容甚整。路旁瞻仰者不計其人。蹕路所經。衆皆歡呼頌祝。是日各處均放假一天。惟街道修飾。較初時所定略差耳。英皇御體極佳。在禮拜堂內舉行各禮。毫無遲疑。答詞聲甚嘹亮。諫太巴科總牧師舉冕加皇頂上。約克總牧師舉冕加皇后頂上。禮畢。英皇皇后即乘圭乘車回宮。抵宮時。已兩點零五分鐘矣。英皇復盛服戴冕。同皇后出御樓。大衆歡呼。英皇及后對衆鞠躬。至晚各處燈燭輝煌。極一時之盛。

同日電。英前相沙侯因抱微恙。故英皇加冕。請假未到。

同日電。英廷近製一種功牌。面鑄忠誠職事字樣。以備賞賜國內文臣有大勳勞者。

十一日路透電。英皇今日召見內閣大臣。新任各官。交接後新官十八人。遂行發誓之禮。英皇召見各大臣後。即將維多利亞寶星賞給臣工。

同日電。英國藩屬大臣今日末次聚會。

同日電。美政府現已議定允認日本佔守瑪加斯海島。

同日電。西伯利亞鐵路火車來往歐洲。現有定期。計由法京至北京。只需廿二日云。

同日電。美總統已准太平洋海電公司布設舊金山至中國之電線。聞此線路係由哈威意坎姆非律賓三處佈設。

十二日路透電。英皇今日召見倫敦府尹的姆士低兒君。府尹遂將國內人民報効加冕經費十一萬五千萬金磅呈繳。英皇賞收後。擬將此款撥入英國大醫院。並稱上帝保朕在世一日。務使該醫院費用充足。無事挪借云。

同日電。英國前在波士茂治地方建設英兵在中國庚子陣亡記念碑。昨提督西摩君已往該處行開光之禮。

同日電。美國各報現仍論及瑪加斯海島一事。各報意見謂路士希兒統領遲疑觀望。致佔守不成。又稱美政府已遣船往探威克及米威爾海島。據云。皆有日人居留。又云。美國欲佔瑪加斯海島。并不阻日人在彼居住。惟不欲日本管理該地耳。

十三日路透電。南美洲法尼蘇拉地方。近有叛黨攻襲巴斯那城。相持六日。城終被陷。該黨遂入城大肆劫掠。當交戰時。彼此均有死傷。統領六員。參將廿三員。均陣亡。此外兵匪共死一百六十七名。美國意大利荷蘭三國領事署。皆被劫掠云。

同日電。俄國哥考夫城。昨日有匪徒突向巡撫某親王連放四鎗。間有一鎗擊傷頸部。刻兇首已經拿獲矣。

十四日路透電。英國各藩屬集議捐助在倫敦建立維多利亞女皇屬國碑記。加拿大允助三萬金磅。兄倫呢二萬金磅。紐西命一萬四千金磅。呢他爾一萬金磅。

同日電。法國教師滋事。勢仍震動。法政府刻已派兵前往比利丁呢地方防守。並將滋事多人罰鍰監禁。以示懲儆。

十五日路透電。法國比利丁呢地方。天主女教士現仍抗論不遵。法大臣坎姆士君曾在內閣言及彼等違抗論旨。非天主教有意反抗。實法廷舉動急烈。有以致之也。

同日電。紐約某報稱美政府現議將海地及聖都明谷兩島連合。

同日電。俄國與打沙來電。稱滿洲霍亂盛行。西伯利亞鐵路人員因疫辭差者甚衆。華人死者亦多。哈爾濱附近村鎮爲之闕無。

人跡。

十七日路透電。英皇會以金十字架一枚。頒給倫敦大禮拜堂。

同日電。英國士必黑海口水師大會。計兵艦一百零八艘。由提督六人統帶。軍容整肅。是日天氣亦甚晴和。

同日電。杜將底拉利寶薩底威特三人。已抵首占姆吞地方。皆承洛伯基青納兩元帥及理藩院大臣張伯倫熱心歡迎。且蒙英皇賜閱水師大會。惟三人並未遵諭前往。同日電。澳大利亞上下議院議定章程。許婦人有公舉議員之權。

同日電。蘇格蘭克來的克某廠承造日本裝甲戰艦兩艘。

十八日路透電。波斯國王現抵英國刀孚爾地方。英皇諭令康諾親王前往代迎。

同日電。杜將寶薩底威特底拉利三人。帶同參贊一員。由倫敦恭詣御艇。覲見英皇。是晚仍返倫敦。

同日電。洛伯基青納兩元帥在首占姆吞地方。與杜將等同乘小輪而至御艇。由基帥帶領覲見。會蒙英皇溫諭。惟不提及政事而已。約一刻鐘。杜將即告退。仍同基帥至各兵艦遊覽一週。

同日電。西印度拖利賽羅海島。因火山爆發。全島人民百五十人同歸于盡。

十九日路透電。日本及英屬各國派往會操各兵艦。已由英國分道返國。

同日電。波斯王現已行抵倫敦。由英太子代為迎接。波王隨帶侍衛乘車抵毛爾白柳宮。一路皆有英兵排隊迎接。英臣嘗在皇宮設筵恭請波王。

同日電。杜國三將已往荷國。不久將返倫敦。其行抵荷國時。荷官頗熱心相待。

同日電。法廷欲將教門封閉。途有非尼士太地方三城人民約數千人阻撓。法兵因是入屋將各人逐出。各人口中高歌。并將穢物亂擲。有某官因不奉行諭旨。將女尼逐出。被囚于砲台之內。

二十日路透電。杜將行抵荷國時。衆皆熱心恭迎。惟道路觀者稀少。且不甚踴躍。

同日電。法廷欲將非尼士太地方教門學堂封閉。致人民與法官抗拒。已有二十七人傷斃矣。

同日電。駐美日公使會對法廷遞稱日本并無意佔守太平洋米威惠克兩島。

同日伯林電。瑞士國現在禁止女尼不准在國內居住。

同日電。一千九百一一年。德國出款較進款多四千八百五十萬馬克。

二十一日路透電。英皇今日乘坐御艇西發。將向英國沿海岸而行。夜則停泊海口。至蘇格蘭亞伯丁城爲止。並往該處巴爾姆羅兒砲台遊覽一週。

同日電。杜將等會性尤脫勒治城謁見前杜國總統古魯家。後即返荷京。初議欲往荷比兩國遊歷。今已作爲罷論。現已起程過返倫敦。俟至理藩院商酌後。即在英國遊覽。

同日電。南非洲開普殖民地總督在該處議院宣言。將擬章程禁止亞細亞人非英籍者前往該地。又傳出章程。每年開普殖民地助國家水師費五萬金磅。

二十二日路透電。英皇已諭准建設英國大書院一所。專課史學哲學博學等科。

同日電。杜將克郎治及其夫人并杜人千名。已由聖希連島乘輪過返南非洲。

同日電。英屬開普議院有議員二十二人。以總督士及力未孚衆望。欲圖調去之。已舉士麥脫爲領袖矣。

同日電。俄國海軍部核計自前年開築西伯利亞鐵路以來。航業進款減少二百五十萬羅布。

同日電。俄皇近下諭將二月時墨斯科滋事遣戍學生調回。

二十三日路透電。斯丹達報駐俄訪事函稱。滿洲俄兵能否踐約如期撤退。全觀俄人在黑龍江南岸之去留。蓋俄人以黑龍江南岸交還中國。有碍俄國地勢。俄京官場均望將黑龍江南岸仍歸入與安嶺管轄云。

同日電。太晤士報駐美訪事電稱。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子爵。曾行文加拿大政府。力駁其加倫布省所行禁止日人之例。語意甚爲激烈云。

同日電。開普會所第二次將議院及戶部賠款章程宣讀衆知矣。

同日電。開普首相士皮力稱。下禮拜可將軍律再行宣示。

二十五日路透電。法政府現擬在中國之廣州灣地方設一水師屯集基址。估價值約需費百二十五萬金磅。

同日電。俄國某報近著論稱。俄國現正應派員赴阿富汗國內講求通商。并派兩使駐紮該國哈布爾京城。是爲當務之急云云。

二十六日路透電。俄政府近出示將由中國入口茶葉每磅加抽三羅布。

同日電。美國兵官米爾將軍現往菲律賓查看軍務。

二十七日路透電。意大利王行抵卜士坦皇城時。德皇歡欣迎接。

二十八日路透電。美總統羅斯福近在曼省某地演說。極贊前總統們羅主義。謂我合衆國應永遠守。勿使美洲爲歐洲各國殖民地云。

同日電。小呂宋毛勞地方。連次地震。該處與美國兵營甚近。傷斃土人六十名。美人則無一罹其災者。

同日電。前傳俄人加抽進口茶稅。係每鋪打加抽三羅布。非言每磅也。(案俄國一鋪打當英國四十磅)

二十九日倫敦電。印度政府擬建設孚耶茲他。奴美基間之鐵道。以爲抵制俄國。

同日電。德皇昨在下士坦宴饗意皇。并因三國繼續同盟之紀念。特贈意相沙那底以一勳章。

同日電。基魯斯氏新設一製糖局于烏亞亞華地方。該資本金五百萬元。

三十日西貢電。印度加魯列茲他地方。因患洪水。致淹斃數百人。

九月一日路透電。昨日英政府在北閱垣獎敘戰功時。贊博廉宣言國家屢次籌款。吾民多不樂助。此次所以幸獲成功者。實賴吾民之俠氣云。倫敦某報大爲不然。謂如彼所言。則英國尙得謂爲文明之國乎。某時報則以贊君此言意在英國不能常蓄練兵二十五萬。所異者彼以全藉民氣爲主義。不知無兵無以宣威。故此語雖頗近理。實無裨于國家也。

同日電。本日英皇召見贊博廉君。詢以前日所言之故。贊君奏對云。國家養雄兵二十五萬人。似非保全太平之局云云。

二日路透電。加拿大總督在溫哥華閱視香港所派赴慶賀英皇加冕各軍。并美國某營護兵。

同日電。中英商約就緒後。美人擬于美屬之加力弗尼亞地方。設立公司。集股一百萬元。以備擴充中國商務。又聞此事已有成議。并請中國此後宜向紐約採買棉花。不必前往力斐坡。各棉商亦擬于中國通商口岸設立銀行云。

三日路透電。美國大總統羅斯福并大臣數輩。由璧士田駕車前往廉瑞薩地方。其車忽碰電桿。電火怒發。總統幸祇輕傷。其餘車夫僕從死者頗衆。

四日路透電。茲有某輪由瑪丁斯尼開往倫敦。據船中人云。附近瑪丁尼之磨島魯村火山轟裂。熱泉飛噴。居民死者靡有孑遺。亞阻巴伯倫村。則火石飛空。擊死人民無數。該島之東十里某處。竟沈入海中。聞火山轟裂時。係在前禮拜之夕。

同日電。美國某政治家近著一書。詳述美國人民不欲與他國更修商約情形。以及各等交通條款。

五日路透電。南非洲英大臣敷拉君親見英皇時。方言英必須誘掖華人。開辦中國各種礦產。

同日電。英兵部大臣單博路達君與英將亨美通坎尼君。同赴德京柏林商議要事。

同日電。昨晚瑪丁尼火山忽又炸裂。傷斃者約有二十八人。

同日電。英相斯斐理君新立便民要政四條。一籌銀二百七十九萬五千四百磅。為修理提博魯爾力士白東倫敦沙漠四處海口之費。二修造灌溉田園各機器。三修理各處鐵路。四籌銀一百六十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七磅。為新造鐵路之費。

六日路透電。初四日瑪丁尼火山炸裂。喪失人命。實數尙未盡知。

同日電。本日下午英將軍博士亞并丁蘭利二君。會與英大臣贊博廉君在理藩院會議兩點鐘之久。理藩院大臣克洛尼并烏斯洛二君均在座。

同日電。此番英杜各大臣在理藩院衙門議事時。各杜官議論言語均係荷文。然後再譯英語。

同日電。杜國償款一節。已在南非洲會議三次。

七日路透電。本日英將軍博士亞君又往理藩院會晤贊博廉君。聞因杜將昨日所增條約。英政府難以允從。爾復會議杜將已願從前議。議畢之後。杜將即啓程前往荷蘭。惟其心頗不滿意云。

同日電。英大臣烏拉巴畢路達二君。現已行抵德京柏林。極蒙德皇厚待。

同日電。日本商務大臣刻已行抵英屬酒利亞地方。擬與英政府商議遣派日本農學家前往該處。布種日本各種土產。并設立船廠。以便製英日兩國輪船。

同日電。俄國某報論及目下各國水師情形。略云英日聯盟後。太平洋各處。英日兩國水師。頗能協力相助。俄國不得不于中國各海口以顯其水師之威云。

同日電。附近聖彬森密弗烏利地人。初三日九點鐘火山忽又轟裂。直至次日十一點鐘始止。聞此番炸裂之狀。尤甚于前云。

八日路透電。德國某兵艦停泊高尼弗士海時。見某砲船忽有匪黨多人。擁入一德國輪船。搶奪軍火甚多。

九日路透電。德國品沙砲船。因知斐烏拉輪船有匪藏匿其中。欲攻擊該匪。遂令該船各水手于五分鐘內盡行逃避。以便襲擊。

該輪管駕因五分鐘爲時太促。請寬限五十分鐘。品沙砲船隨即允諾。各水手甫經登岸。其輪忽自著火。品沙砲船開砲五十次。始將該船擊沈。按斐烏拉輪係暹汀砲船。因有匪藏匿其中。故品沙砲船以匪船待之。營各水手未登岸時。該匪等已將船內火藥房預備。使其自裂云。

同日電。附近聖彬森之烏拉伯格地方。現在仍有火烟。飛沙走石。附近海岸並薩弗力山峰。自崩頽以後。其高遠不及于前云。

同日電。英國一等砲船利柏石駛到波斯灣時。會與某船開仗。擊斃該船中人一人。其餘受傷者甚衆。

十日路透電。暹汀斐烏拉砲船管駕凱理君。當品沙砲船開砲轟擊該船時。仍在船中火藥艙縱火。旋被擊斃。

同日電。美人現在紐約設立專來往亞洲各海口輪船公司。每月均有輪船由紐約駛赴亞東各處。

同日電。荷蘭首相本日與某社將會晤。談暢良久。

十一日路透電。近有多數之俄兵俄人。前往滿洲駐北京俄公使已勸令該軍統帶將該處各洋關英人。盡行派入郵政局辦事。同日電。日來埃及吐瀉盛行。昨日之間。因患吐瀉而亡者千三百五十人。統計自本年七月十五起。截至今日。患吐瀉者共二萬零三百廿九人。因此而亡者共一萬一千二百九人。

同日倫敦電。中美洲哥倫比亞叛亂。革命軍與官軍戰于沙他瑪地方。革命軍得大捷。降官軍二千人。押留于巴拿馬。美國巡洋艦巴沙號則駐其地以保護美商。

同日電。在哥烏阿與施夫刺之間試驗無線電信。甚覺有效。

十二日倫敦電。美國政府因哥倫比亞亂事。鎖閉巴拿馬地峽。已決意再派遣一巡洋艦于其地。俾與現在巴拿馬之戰鬥艦相合。至軍隊之增遣否。則不可知。

十三日路透電。據報因南非戰爭損害事件。賠償荷蘭人再追加三百萬金磅。至英人及中立外人之罹災者。則賠償三百萬金磅。俾復其舊狀云。

同日電。英國本年凶作。爲千三百六十年以來所未有云。

十四日路透電。據美國輿論。現任大統領羅斯福。甚得人望。巴科丹黨最近會議。已選定羅氏爲次期大統領之候補云。

十五日路透電。法國駐俄公使蒙德律畢。現過返法京。據言此次政府誤其特倡民主之議。召其回國。實拂伊之夙志云。

十六日路透電。杜國三將下禮拜當可行抵德京。德人現已預備款接之禮。

同日電。法國海軍大臣潘立敦。曾往科西加京城游歷。據言法國宜于該處建築砲臺。以固地中海一帶各法屬疆圍。嗣又啓程往畢士他。復演說法國不欲與英國用兵。雖練兵之法。日益求精。不過以禦外侮。法外務大臣聞其言。心中甚不喜悅云。

十七日柏林電。法相德爾喀賽因潘立敦之演說。有開罪意國之處。不得不向意國謝罪。惟法國欲在地中海及馬羅科地方得有大權。因此英意兩國頗疑之。

十八日倫敦電。俄國農部大臣出示。言凡日美等人如違例在西伯利亞海岸乘船捕魚者。除拘拿監禁外。船貨一概充公。

十九日路透電。意人言法國海軍卿所議意國之言。意國並不在意。自可置之不理。

同日柏林電。法暹齟齬之事。雖已開議。然尙未能即了。茲復因英人將希蘭灘地方佔據。法暹之事。更難了結矣。

同日電。波斯王至俄京游歷。俄皇特于克爾斯地方設宴款待。彼此所言。均甚親睦。

二十日路透電。比利時女皇刻在斯巴地方崩逝。享年六十六歲。

同日電。英人尼宣于四年前前往探北極。在某處凍斃。其尸現由冰中檢出。聞附近北極之益勒斯及西屬各處。業已繪有地圖。凍死是處者不知凡幾云。

二十一日路透電。昨晚格致家斯賓士。由琉璃宮駕駛空氣輪經倫敦而抵哈烏洛。約有三十英里之遠。其製造之奇。實出環球之上。該輪長約七丈五尺。濶約一丈。輪葉共一丈。能于空氣中行駛自若云。

二十二日路透電。比利時女皇于今日下午安葬。

同日電。德政府擬于本年十月內專請各國會議設立無線電信之章程。

二十二日路透電。目下南非洲戰事既了。政治悉歸和平。英杜政府擬將杜屬之民犯百十三名。于日內即行釋放。

同日電。杜將多人近在彌日塞士滔地方。懇請各國捐集巨款。賑卹杜屬貧民。又云。英政府現允捐助三百萬磅。然尙覺不敷。因此次戰事。杜國所失。不止此數十倍也。

同日電。昨有杜將數人在澳魯琛登演說。大意謂杜政府擬欲籌借外款。據云。已蒙美政府允借銀十萬。并云在蔭滔蛙演說時。曾得銀四百磅。

同日柏林電。近日紛傳法國與西班牙有聯盟之說。據兩國官場則言並無其事。

二十五日路透電。暹羅政府已延聘日本人某君為顧問官。法廷聞信。頗為張皇。蓋以英日聯盟。恐將有圖于暹羅也。

同日電。美國大總統已遣返美京。身體強健如常。

同日電。美國品沙兵艦。近復搭載水兵多人。前往巴拿馬海峽。

同日電。日本商務大臣前赴南非洲遊歷。已閱四月之久。茲聞日內擬赴英國。該大臣欲在崇恆尼士拔地方新開日本商埠。惟以航路未通。尚多阻碍。日政府近已極力籌畫此事云。

二十六日路透電。巴黎某報言日本欲施權力于暹羅。急宜極力阻止。否則亞洲各國。將被日本併吞云。

二十七日路透電。法國里昂至巴黎之鐵路。有急行火車行駛過速。突衝出線外。致死者二十人。負傷者五十人。其負傷者均係沈重云。

同日電。法國之宗教學校。因事封閉。將軍科刺以非職減其半俸云。

同日電。俄國茲維耶新聞。著論巴科多鐵道之建設。防害俄國之利益。俄國宜于亞細亞土耳其其防止法國之飛躍云。

二十九日路透電。法國小說家梭刺氏。因居室煖爐之不良。致窒息而死。其夫人亦同罹其禍。不過幸而獲免云。

同日電。俄國大藏大臣維西德。擬往滿洲巡視鐵道。旋赴北京及東京遊歷云。

十月一日路透電。英國商務大臣畢弗拉在赤田宴飲時。談及此次英政府會與加拿大鐵路公司并英人蒙更簽立合約者。緣該公司已歸英商辦理。會造輪船二艘。願歸水師管轄。英政府年准獎給該公司銀十五萬兩。又此番英政府所立合約。人皆稱贊不置。惟助銀一節。又有議論。

同日電。杜將弗赤。崇博二人。現已由英搭輪前往美國演說。

同日柏林電。英國各報以聞德廷願接見杜國三將。大為震動。然此甚無謂。蓋德廷此次接見杜將。早與英廷商定。與政治上實不干涉也。

同日電。此間傳聞俄國大藏大臣前往滿洲及日本等處遊歷。尚有至美之意。惟現尚未經接到確信。故未能知其究竟也。
二日路透電。日俄兩國現在墨西哥設立議會。以便保護兩國商務。另設工廠一所。紡織日本各等絲綢。

同日電。紐約各煤礦因工人爭鬥。致現在煤炭極缺。美總統擬于本月三日召見運煤鐵路并開採煤礦各董事。商議一切。蓋因煤炭不足。實關係全國良深也。

同日電。太晤士報近著論說。言日本因抽收房捐。各國不允。而將此事交荷蘭弭兵會公斷。日本及各國如此辦理。彼此均可謂有禮。而日本能有此等舉動。亦無怪其在大國之列矣。

三日路透電。愛爾蘭各處。近有亂事。英政府已設兵防守。

同日電。埃及吐瀉之症。現仍盛行。自七月十五日起至本日止。患者已有三萬六千六百五十八人。其間死者三萬〇九百八十八人。

同日電。此次土耳其兵亂。甚恐牽動大局。土國蒙尼斯達總督云。某軍三營。現亦潰散。

同日電。日本現在倫敦宣借日洋五十兆元。計合英金五兆磅。以五厘行息。

同日電。此番各杜將求見德皇一事。建議者係在德京之某杜人。蓋某以為杜將所請。必蒙德皇允也。

同日電。俄京聖彼得堡某報云。年來俄屬黑龍江左岸農工。愈趨愈下。中國所屬之右岸。則日益繁昌。此後黑龍江兩岸各屬。宜統歸俄國版圖云。

四日路透電。此次美國煤礦工人爭鬥事。美總統已極力調停。惟各工人均不願息事。

五日路透電。聖尼次阿某報云。英大臣張伯倫擬籌款三千萬元。借與杜政府。開辦杜屬應辦各事。因杜人已欲向英政府假借此款久矣。

同日倫敦電。俄人近背巴黎之約。派魚雷船數艘駛出黑海。又公爵某亦乘鐵甲戰船至土耳其京城。觀此情形。俄人將于巴斯勃海峽。有所圖謀矣。并聞俄國欲向土耳其王索取水師屯煤地兩處。一在土耳其東南伊京海。一即在土耳其東北之黑海也。六日路透電。美國某煤商擬向英國採買上等煤炭五萬噸。趕即由道海運回美屬各處應用。加拿大某煤商已將煤炭十萬噸載赴美屬各處。日昨美總統并內閣大臣因缺煤一事。商議有兩點鐘之久。惟所擬辦法。尚未得知。

七日路透電。美提督克士宣諭云。哥倫比亞國未蒙美廷允。不得在巴拿馬海峽鐵路運載兵士軍裝。故哥政府現已力爭此事。

八日路透電。巴黎某報云。此次法暹兩國在法京所訂之約。可永息爭端。

同日電。美國近因缺煤。國人多赴英屬採買。故英國煤價條增。目下蘇格蘭各煤行。每噸價目比前已增三辨士之多。

同日電。目下有煤工三萬六千人在夷勒士地方爭鬥。

同日電。俄京聖彼得傳聞俄國大藏大臣維西德。擬往韓京以助韓廷。俄顧問官亞勒斯弗。整頓韓國度支。

九日路透電。本年九月間。英國各屬進口各貨價值。較之去年十月間。多三百五十萬磅。出口貨多一百八十七萬五千磅。

同日電。歐洲各鐵路公司。均于昨日在巴黎會議。西伯利亞至中國鐵路章程。

十日路透電。法國各煤礦工人。共有一百二十萬人。其中七十萬人。現已決定前往戰鬥。

同日電。英國近設議會。禁止理栢宮各屬售賣鴉片。慶德栢地方英教會監督。曾在該會論及。果理栢宮為售賣鴉片之區。不特有傷英國文明政體。且太覺對待中國之不公云。

同日電。駐扎墨斯敦各土兵。現已盡行撤退。

十一日路透電。法國各礦工爭鬥。法政府已派兵前往彈壓。

同日電。美國各煤礦工人爭鬥一事。目下尙未定議。馬庚自願從中調停。惟政府未嘗允。

十二日路透電。法國北屬刻已派兵多名。前赴各礦工滋事之處彈壓。近礦各處傳聞各礦工現欲前往法京巴黎。

同日電。英加兩政府現已議定。設一輪船公司。製造極快輪船。行駛加拿大并力畢坡兩處。

同日電。英國內閣各大臣。于本日重開議會。聞係開議學務。

十三日路透電。英政府近擬建造力畢坡至加拿大之鐵路。每年津貼之費。須銀一百十二萬五千元。

同日電。美國與哥倫比亞失和一事。美政府已傳諭總兵官卡司。謂哥政府如有無理之舉。宜與力爭。惟哥兵以後各等軍裝。姑准由品拉鐵路運載。否則難免再起爭端也。

同日電。本月八九兩日。土耳其軍在斐達力赤地方與巴嘉利之兵大戰。計巴兵應敵者共三百人。死者四十人。傷者六十八人。

十四日路透電。各杜將已於本日行抵法京。法國國會各董事。均以厚禮接待。法外部大臣亦會接見。

十五日路透電。德法兩國議院。現已重行開議。

同日電。法戶部擬欲增收稅則二萬〇七百萬佛郎。

同日電。美濱利亞戰事危急異常。美總統已移駐提克士矣。

同日電。美總統并兵部大臣武樂德君代表人馬更君會同煤礦各董事在美京華盛頓會議。總統之意。擬專派一員辦理各煤礦公司及礦工交涉之事。勸令礦工從速興工。衆咸諾之。惟美國合衆會董事彌赤烈君。聲言各礦工若非先行議定章程。予亦不敢受總統之命等語。目下清家高各屬因煤乏之故。均採薪備用。殊形忙碌云。

同日電。俄水師各兵艦擬于日內由屈郎斯德駛赴東方者。計鐵甲兵艦二艘。巡艦三艘。魚雷艇四艘。聞管帶各艦係統俄領太平洋水師提督斯德巴。

十六日路透電。各杜將已由巴黎起程。前赴德京柏林。

同日電。蘇弗兒亞風傳土國兵隊會將墨士篤尼亞耶蘇教民鄉村四處焚燬。居民被戮甚多。目下該屬人民由邊界逃往達日。悉避難者已有六百人之衆。

十七日路透電。美國各煤礦工人爭鬥一事。現已議結無事矣。

同日電。美總統因議結各礦工爭鬥一事。大爲民間所信服。

同日電。英國下議院當秋季開院會議之時。與議之人甚衆。

同日電。美濱利亞戰事。兩軍均喪失甚多。不知將何了局。

同日電。巴科首相提議教育制度之事。贊成者二百六十二人。反對者一百四十一人。

同日電。各杜將在德京柏林演說時。極言伊等仍係英屬。不敢自操國政。

十八日路透電。英國教育法律。現已重新規定。計一百五十條。惟恐奏效難期神速耳。

同日電。英理藩院大臣張伯倫擬欲再行接見各杜將一事。未知確否。

同日電。英首相巴科昨日已允各管學大臣動支學費。開辦學務。如此則學業之隆。可指日而待也。

十九日路透電。據阿德沙某時報訪事云。俄日兩國所訂商約。現已將次告成。惟兩國各宜極力籌畫。俾兩國土產均可暢銷。

同日電。美國各煤礦工人。現已重興工作。

同日電。一千九百〇三年。俄國預算水師經費。計銀一千一百五十萬磅。其中四十五萬一千五百五十磅為經營旅順口水師之費。三十五萬為增廣烈直斯達港水師之費。

二十日路透電。俄國財政大臣。現已行抵丁尼。按該大臣日前巡勘西伯利亞各屬鐵路者。因欲早日可以開車也。

同日電。目下彌力沮爾那國革命黨大勢已危。所據城池。均已失守。計被官軍殺戮者一千四百人。其餘受傷者指不勝屈。

同日電。各杜將已離德京。德皇不准各官往餞送。

同日電。素瑪勒地戰事。目下甚烈。本月六日。漢拉所統各軍擊斃人馬甚多。都司弗烈各文君輪船管帶蔭納君均陣亡。素瑪勒各軍惶懼異常。參將式安君現已退兵待援矣。

同日電。本月十五六兩日。蘇弗烈西火山炸裂。聖彬森內地亦被其災。各處道路田園。均為熱沙所掩。

二十二日路透電。美國幫辦中美商約大臣提督資烈士近曾宣言曰。果各國不放鬆其把持中國利權手段。則中國加增稅則。自無窮期。吾恐二十年華人力盡筋疲。各國欲求其款。不可得矣。所可異者。歐洲各國于美國在華商務均懷妬心。不知我美國安之若素也。

同日電。房畢第一營練兵。奉命前往素瑪勒地方助戰。計兵四百六十人。

同日電。參將式安君標下某員。由素瑪勒函稱。此間戰事紛如。軍中驟馬喪失甚多。行糧軍火。亦將告罄。大局實危急異常。且各軍不甚和協。不知將來如何了局云云。

同日電。印兵現已奉命前往素瑪勒助戰。此後尙可再發援。

二十三日路透電。英戶部大臣武烈亦曾在下議院宣言。謂予本日來此。非為杜人籌款之事云云。

同日電。各杜將現已遣返英京。聞彼等並不欲晉謁理藩院大臣張伯倫。緣張君並未提醒伊等也。

同日電。英將武蘭擬于十一月一日由水道啓程前往南非洲。

同日電。太晤士報云。滿洲各屬政治利源。俄人均能深知。而波斯北屬情形。俄亦素悉。且聞刻下尙欲調查阿富汗政治利權云。

二十五日路透電。法國各礦工滋事。現已具稟法相坎栢士。謂各礦工目下已願息事。懇請即為調停也。

二十六日路透電。日昨各官商士庶咸詣聖彼羅大禮拜堂恭行謝天儀注。嚴肅異常。

同日電。英皇及皇后擬于十一月八日在武永蘇賜皇族中人之宴。並設筵款待德皇。

同日電。本月六日素瑪勒之戰。英兵初被戰敗。將官死有兩三人。後大將式安見勢甚危。急帶兵而前。阻敵進路。英軍始能結集全軍。復于下午極力進攻。敵兵大敗。英軍奪獲軍糧驢馬甚多。惟大砲一尊。未能奪回。計是役敵人死者六十二人。英兵死者七十人。

二十七日路透電。英理藩院大臣張伯倫擬于十一月下旬啓程前往南非洲稽查善後制度。以及新英屬之現象。聞內閣各大臣均謂張君赴非後。尙擬再往英屬各處游歷云。

二十八日路透電。此次各杜將遍遊荷比德法諸邦。爲杜國各貧民求助賑款得銀三萬二千磅。

同日電。英欽差大臣康洛已照會土耳其政府。略謂土軍現在西登邊疆各屬。騷擾不堪。如不速爲彈壓。英國必向印度調兵以資防患云。

同日電。述賽弗質兩島海線。當于十一月八日竣工。至美國小呂宋之海線。亦已沿海建設電桿。想明年七月以前當可竣事。十一月一日路透電。有組蔭尼新島地方已告退之杜將多人。及英官數人。現已決定調集英杜各兵千人前往素瑪勒。與瑪拉人決戰。

同日電。太平洋水線。現已將次竣工。十二月當可傳遞消息。

四日路透電。參將式安現已選爲外部顧問官。參將敏甯目下尙在彼柏拉預備軍裝。以便六禮拜後再行前往素瑪勒應戰。屆時式安始可卸任回英。

五日路透電。英國學校第九第十兩條章程。現已議定。

同日電。英國理藩大臣張伯倫。擬于本月三十日啓程前往南非洲遊歷。

同日電。據彌理諸應勒官報云。彌國革命黨前往彌滔利亞附近某處與官軍交戰。大受挫敗。禍亂現已撲滅云。

六日路透電。英國學校章程第十一第十二兩款。現已訂定。同日電。張伯倫在上議院宣言曰。此番予奉命前往非洲巡察。實具和平之心。惟望杜民庇我英旗之下。將來結局。必有可觀。且我政府已籌銀二百萬磅賑濟日前因戰事失業貧民。彼杜人尙有不悅者乎。

七日路透電。杜將所請自願帶兵前往素瑪勒應戰一事。英國外部拒不之允。

同日電。德皇已由克洛地方乘坐輪船前往英國。

同日電。英政府擬在預算度支內提銀八百萬賑濟杜屬芝靖江各屬貧民一事。已在上議院宣告一次。

八日路透電。英國首相巴科業已出示。擬于下禮拜二日在下議院宣告機宜。俾學校各章程在本年耶誕以前可以議妥。

同日電。本年十月間。英國進口貨計值增至二百五十萬磅。出口各貨計值增至一百一十二萬五千磅。

九日路透電。德皇昨日已抵英國彌利亞碼頭。隨即乘坐火車前往赤巷克理復地方。閱視英國第一營馬兵。閱畢大加獎勵。

贊其在南非洲戰勝之功。旋復往聖屯利恒地方。當承英皇設宴款接。面謝前日賑濟南非洲戰士家屬之誼。德皇答云。日前所費之資。頗有裨益。欣幸異常等語。後各戰士家屬復蒙賞資有加。

十日路透電。英皇昨日駕幸聖屯利恒大禮拜堂時。曾向理藩大臣張伯倫垂詢良久。嗣德皇亦與張君交談許久。

同日電。英相巴科已在克托麥創設書院。

同日電。前月初旬俄人在哈爾賓西南屬賈丹地方。拿獲華人劫盜七百人。俄人復于廿四日入村搜獲各盜。盡行殺戮。并在該處設兵防守。

十一日路透電。英相巴科赴孟大臣之宴。席間言及南非洲情形。謂此後非洲大有所望。蓋以駐札南非洲英總督講求治術。不憚煩勞。益以理藩大臣張君此次赴非遊歷。自必助成厥功。又深贊商務大臣以此次中英商約以及英日聯盟一事。克獲成功云云。

十二日路透電。法政府所斷礦工爭鬥之案。工人均不遵諭。因其所斷。從于礦東有利。故各工人現復紛爭如故。

同日電。法國海軍大臣斐利汀。以海軍經費不足。將擬造戰艦三艘停製。惟地中海各兵輪須稍為整頓。

同日電。巴科所擬增訂學校章程一事。已在議院宣示。議員中贊成者二百二十二。反對者一百零三人。想此事月內當可定議。

同日電。英國畢古拉輪船管帶意力阿已由漢伯士啓程前往勘驗克士麥旭以北意大利各海口航路。以便運兵前往素瑪勒

備戰。

十三日路透電。駐扎非洲中部各英軍。現已調赴素瑪勒應戰。

同日電。倫敦中國會特設盛筵。邀請中英官商。共推英提督錫慕亞。商約大臣馬凱爾君爲上座。席間中國會會長克士武宣言曰。此次馬君所訂商約。中英兩國。可共獲利益。實予所深信云云。

十四日路透電。智脫各屬亂事紛起。故西班牙某輪船現已駛赴該處。以便接載各歐人回國。英國某某等巡艦三艘。亦已開赴該處。蓋因克俾勒士各土酋現又起事。居留歐人實有可危也。

同日電。俄國各官報因法國在地中海水師勢力稍減一事。大發議論。某俄報謂法國此舉。竟視水師如兒戲。亟宜從速整頓云云。

同日電。南非洲英政府已將非洲殖民章程略爲更改。

十五日路透電。俄國于經營阿富汗利權一事。俄京士民頗爲張皇。某俄報云。南非洲戰事既平。英國甚望阿富汗邊圍多事。蓋阿富汗禍亂愈多。英人愈易獲利。然有損于俄良多也。

同日電。南非洲英政府前所議之事。現又暫停。

同日電。德政府所訂烏力測達商務章程。德商民均抱不平。屢有煩言。嗣會中人復將此事議有四時之外。刻德政府已擬將所定章程稍爲更改矣。

同日電。英國學校各章程。已由代表人在下議院宣讀一次。

十六日路透電。比利時國王日前偕同王族中人前赴聖羅麥士地方。致祭故后。回時中途忽遇叛黨拉鼎洛開槍擊中第三車。阿德漫面部受傷甚重。被鼎洛當被拘獲訊供。據稱冒死而來。實欲謀刺比王也。

同日電。德皇刻已由聖督利銜前往品羅地方。蓋從郎士德洛伯爵之請也。

同日電。英國兵部大臣博都理。曾在的士柏利宣言。謂目下愛爾蘭各亂黨雖希圖起事。然我英國法之嚴。固足以制之。十七日路透電。謀刺比王之犯拉鼎洛。係一著名叛黨。所有王族中人小影。彼皆有之。雖據供並無羽黨。想必係倫敦叛黨特使之來也。

同日倫敦電。俄兵部大臣。已諭令在哈爾濱地方設立一部。以便管理旅順哈爾濱。以及滿洲各處車棧一切事宜。

十八日路透電。北閩垣地方各官餞送英理藩大臣張伯倫時。張君曾宣言曰。予此行原爲國家大計。非敢藉以自娛云云。聞是日各處商民均懸燈結彩致送。殊形熱鬧云。

十九日路透電。英國派往委內瑞拉之兵。大爲該處土會所挫。管帶第四部參將湯洛克受傷甚重。已稟請英政府發兵救援。二十日路透電。英參將湯洛克現已因傷逝世。管帶護營印軍白君冒險率軍進攻該土會之寨。旋亦陣亡。統計英將受傷者三人。土人受傷者八人。各部英軍現仍極力攻勦。該土會亦抗拒如前。

同日電。德皇曾諭臣工曰。朕此次遊英。心殊愉快。蓋承英人接待甚優也。

二十一日路透電。德皇乘坐馬車至屈永斯弗地方。登輪時其馬因見黑軍操演驚躍。幸大將亞赤保將馬韃勒住。始免意外之虞。

同日倫敦電。葡萄牙北屬大局刻下甚危。大有不可終日之勢。其故實因農民工人被屈莫伸。以致迫而生變也。

二十二日路透電。張伯倫已于一二日前至克利阿遊歷。尙擬往埃登埠摩伯薩以及阿歌打鐵路遊覽。

二十三日路透電。英政府擬于禮拜一早宣告整頓製糖之法。想反對此舉者必不乏人也。

同日伯林電。天下著名之鐵廠主人。兼理德國克虜伯船島事務。克虜伯君已于昨日逝世。年四十八歲。

二十六日路透電。英國下議院現已宣布改良製糖之法。因係大臣哈屈所擬辦法。故人多非之。反對者二百十三人。贊成者僅一百二十六人。

同日電。頃爲英國每五年調查航海商民之期。查得航海商民。較之前五年減少七千一百五十五人。較之前十年減少二千五百五十八人。較之前十五年減少四千五百四十七人。惟外國充當英艦各執事者。自一千八百九十一年至今。共增八千七百二十人。充當水手者共增一萬二千二百十八人。一千八百九十一年時。計外國供英國營海商業之職者。得百分之二十。今已增二十六分矣。

同日電。法國礦工前者滋事。現已工作如故。惟魯爾亞各屬現仍停工。

同日電。克虜伯君已安葬于爾森地方。出殯時德皇親行送葬。

廿七日路透電。英國戶部大臣武烈亦在屈魯瑞地方嘗云。予擬明年四月將英屬稅務大加整頓。

同日電。總理英國郵政大臣贊彼廉在下議院宣言。謂一俟東方郵程議定後。即飭各郵輪時常往來英屬北堡尼鳩海島。惟該處與英國來往郵件極少。且該處海道未熟。航行頗覺不便。故此事尚難籌辦也。

同日電。倫敦太晤士報論及日本政治以及水師房捐各事。謂日本係地球上英勇之人種。如伊藤侯有權在握。其所擬之海軍條議可行。則日本水師必能蒸蒸日上。該報又稱本社極望日本水師日興。房捐可以實行云云。

廿八日路透電。英德兩國現擬聯合向委內瑞拉政府要求多欸。

同日電。德國兵艦三艘在開洛埠備足軍裝彈藥。以便開赴委內瑞拉。想英軍亦必有舉動也。

廿九日路透電。英德兩國聯合向委內瑞拉政府要求一節。美政府已知其詳請。

同日電。法國礦工爭鬥不息。則瑪巴勒士地方及地中海法水師均屬可危。

同日電。英皇近遣派專使前往波屬德黑蘭地方。奉贈波王官爵。此事當波王在英時已有成言也。

三十日路透電。本年十月間俄政府曾照會英國政府。略謂英國果因俄國現在製糖之故。將俄國赴英糖稅加增。則是顯違英俄通商條約云云。並聞俄國已將此事請萬國公會公斷矣。

十二月一日路透電。英將爾格陽由印度帶兵前往阿富汗交界處平亂。共毀敵營五十九座。並在鄉村擒獲敵人二百〇二人。牲畜五千六百頭。殺斃敵人二十五人。受傷者二人。

同日倫敦電。俄美兩國漁人在白令海峽捕魚翻齧一事。自交和蘭萬國弭兵會調處後。現已斷定此事美國得直。俄國須以十萬元償之。

二日路透電。俄屬柯克士所種茶樹。大著成效。俄國農部大臣近復加意改良。特採中國印度錫蘭各處茶種。分給農民布種。計是季柯克士所出之茶。共有十四噸。每磅約值廿六辨士。以至四十六辨士不等。

同日倫敦電。杜國三提督已將英人所助被難杜民之欸。合共計算。計有二萬五千二百八十磅。

同日電。法國理藩大臣杜麥哥已決計派專員一班往查暹羅國法事宜。如果查出將來在遠東各殖民地有所關碍。則必設法以維持之。

三日路透電。此次美國議院會議時。美總統羅斯福致函言今須定一新例。以便政府監察各商業聚行一事。惟須謹慎。不可令

合例大專業有碍。又言美國應設一極大海軍以保們羅遺訓。

同日倫敦電。意大利外部大臣普利納在下議院宣言。已允英國在非洲東部攻回會之兵在非洲意大利權限內某處從事。蓋以該處現尙未歸意國保護。惟英兵在內用事。須不與吾國殖民地及所保護之處有碍始可。是以特派一水師大員隨營前往。以觀英兵動靜。

同日柏林電。德國擬在南美洲委內瑞拉用兵一節。現聞德國所用船隻。祇用已在該國海面者。至于此禮拜內。由德起程之三巡船。則用以在美洲其他海面辦事。英德兩國已議定于本月三日將哀的美敦書送交委國。并聞委國已將德國所索賠款。經由紐約匯交德國。而德政府則並未接有是項消息云。

四日路透電。英國下議院已三次宣布新訂學校章程。此次贊成二百八十六人。反對者僅一百三十四人云。

同日電。西班牙樞密院諸臣刻已一律辭職。

同日電。有英兵艦四艘已由印度起旋前往委內瑞拉。尙有兩艘不日將往云。

同日電。英國理藩院大臣張伯倫偕其夫人刻已行抵埃及京城矣。

五日路透電。英政府現已擬定遣派西非洲軍士四百人或六百人前往非洲素瑪勒攻擊會長。該會長亦統軍甚多。現已預備開仗。

同日電。英國二等巡船英騰脫格刻由西印度英屬德利尼達地方調赴委內瑞拉。

六日路透電。法國礦工爭鬥一事。法政府已極力調停。尙未了結。各礦務公司以及各官均大爲失望。

同日電。英屬達丁黎地方某伯爵及愛爾蘭地方總兵官業已預告駐扎商愛德博靈之孟大臣云。英皇及皇后擬于明春巡幸愛爾蘭。

八日路透電。英國兵艦理吐力畢森號及德國第三號某兵艦。現已行抵委內瑞拉。

同日電。張伯倫于昨日下午覲見埃及國王後。旋赴金字塔遊覽。即回轉蘇彝士河原船首途。

同日電。美國元老代表兩議院刻均將非律賓改用金磅一事開議。

同日電。英國皇太子及其夫人此次往東方游歷。道經埃京。埃王偕其弟暨各大臣以及英埃兩國武員。均至車站迎迓。并往阿

普丁宮殿游覽。

同日倫敦電。英國要素委內瑞拉之故。實有數端。一擄英船。二奪鐵路。三刻薄英人。四任意傷害英人利權產業。

同日電。英國外務大臣業已宣言。謂英國之與委國交涉。迄未議結。德國亦然。現英德兩政府均已簡派專員向委政府極力要索。委政府所許條款。如果不滿兩國之心。惟有開戰。必欲達其目的而後已。又英德兩國戰艦。已于前禮拜日下午駛抵委國格洛埃斯地方。委國果不從兩國之要求。必有一番血戰云。

九日路透電。法國馬耳賽口岸。所有船塢工人及舵工等。已均一律罷市。凡船隻到時。無論何國。一概不與起貨。其解各行工業。亦將商同罷市。而漁人木匠餅師屠人等則已一律罷市云。

同日柏林電。英德兩國自將哀的美敦書送與委國後。二十四點內。仍未接到覆文。故英德駐委國兩公使。已離去委京。而至停泊在拉夸爾口岸之兵船暫駐。如委國不遵哀的美敦書所載各節。則英德兩國即將奪其兵船。封其海口。

同日電。法國各報頗不以法埃所立之商約為然。據言該約之立。法國幾若已暗認英國占據埃及矣。

十日路透電。倫敦得委京格洛埃士電稱。英德兩國兵艦。已于本日在理豁武拉港中聯合拘獲委國戰艦四艘。委政府即將委京各英民悉數拘禁以報之。

十一日路透電。法國馬耳賽罷市。工人現已決意。不再與其主及政府議和。

同日電。此次委京各英民均被委政府拘禁一事。英政府尚以為得計。蓋英民既被監禁。愈可保全無恙也。

同日電。委京居民聞知理豁武拉港中委國兵艦四艘均被英德所拘。即將兩國旗撤下。以火燒燬。并欲迫入德國使署。將德人盡行誅戮。警察雖備知其事。亦徒袖手旁觀而已。

同日電。德國由委國鐵路所運貨物。委政府均不准放行。

同日電。委政府現已大赦國內犯人。并諭國民從軍禦敵。

同日電。美國駐委公使。現在委京關顧英德兩國一切利益。已將兩國被禁商民設法釋放。現仍籌謀良策。冀兩國民衆盡脫囹圄。

十二日路透電。委國各戰艦均被英德兩國擊沈。惟一艘無恙。

同日電。委將敷列帶兵一千二百名前往理豁武拉應戰。委總統現已降諭。極言英德聯合軍有野蠻之舉動。諭令國民同心戮力應戰。以保疆土。

同日電。德委政府拘禁英德兩國人民。目下均已釋放。委將敷列所統之軍并大砲十八尊。現已行抵理豁武拉。

同日電。目下英德各軍并未與彌軍開仗。

同日電。委總統現已招集新軍。凡年在十五歲以上至五十歲者。均可應募。委國總主教及總統近曾往謁委國革命黨首領。請其相助禦敵。

同日倫敦電。與英國為敵之素瑪勒會長。聞已于拜神祈禱時。為人行刺而斃。

十三日路透電。委政府現已照請美公使代向英德兩國求和。惟觀現在情形。兩國似不能允其所請。

同日電。英德兩國將所獲委國兵船沈沒。其故以無從解釋。故美人聞者頗為訾議。并極忿怒。

同日電。在暹羅之各國銀行。因暹羅改用金幣。以致受虧。咸向暹政府索償。暹廷不允。

十四日路透電。北妙達地方之英兵艦二艘。現亦開赴委內瑞拉矣。

同日電。意大利現亦遣派戰艦兩艘前往委國。

同日電。日前傳說素瑪勒會長被刺一節。係屬謠傳。蓋英政府已接該會來文。其辭甚為倨傲。文書略言議和情形。并請英政府允其載運各種軍裝進口。

十五日路透電。德國力測斯達商約。已在議院辨駁終宵。始獲定議。此次贊成者三百〇二人。反對者一百人。

同日電。德國米尼滔兵艦。現又拘獲委國力士滔的砲船。

同日電。英國滔斐士輪船。于本月十日為委屬嘉拍洛土匪所拘。旋即釋放。

同日電。英國開勒的士兵船。并德國米尼滔兵船。已將委屬之嘉拍洛地方極力攻擊。

同日電。委國總統日來舉動大異于前。一面聲責英德兩國行為之非。一面諭令各屬不得擒拿英德商民。并將德國所建德律風以及鐵路一切交還。駐委德使之夫人抱病在署。委總統曾親往問候。并請其入宮靜養。且諭飭嘉拍洛地方各官。務允英德兩國所要求云。

十六日路透電。英國兵部大臣羅布力在下議院宣言。謂現已決定仍留駐華兵隊四營。成防威海衛。

同日電。德國各報均謂委內瑞拉兵艦經德軍一擊而沈。豈足以資航海抵敵之用。即使留存。亦不過阻礙我軍艦行動而已。

同日電。委總統擬將此次交涉交公正人判斷一節。美政府已允贊成。

同日電。美國外務大臣已咨會德政府。謂圍攻委國海口一事。不必通知美國兵艦。蓋此舉非美國之所願。並云惟望此次亦封禁海口。如一千八百九十六年時。屈勒提雖被圍攻。而海口卒得保全無恙云云。

同日電。英國學校章程。已在上議院宣讀。

十七日路透電。英德兩政府現已決定示委國以兵威。將委屬各海口概行封禁。惟兩國並無欲令英軍登岸。佔據委屬各邊疆之意。

同日電。美國外務大臣現已咨催英德兩政府。略謂委總統所請將三國交涉交公正人判斷一節。請從速賜覆。

同日電。美國總統羅斯福及內閣各大臣。昨已會議委國交涉之事。惟應如何辦理之處。尙未決定。

同日電。美國各議員咸贊美政府此番辦理之善。

十八日路透電。俄屬阿的會之褒恒拉鄉村。昨因地震之故。損害人命尙未查知其數。

同日電。英皇曾在議院宣諭。謂英日聯盟兩國均願同心協力。互保利權。並云聯盟一事。不惟裨益兩國。且可保全東方和平之局。又諭日前所訂中英商約。微特有益于英。即凡通商各國。均獲益非淺。并指約中數款。謂此數款雖未必爲各國之所悅。其實均大有裨益也。

十九日路透電。委總統已畀全權與駐委美公使。以便與英德兩國開議和局。委國既已諸多退讓。英國自必樂從所請。不與德國合力與委國委難也。

二十日路透電。美政府咨請英國將英德與委國交涉之案交公正人判斷一節。英政府現經照覆。已有允准言和之意。惟一切條款。僅願與美政府商辦云。

同日電。德意兩國亦已照覆美廷。至其所敘情形。大約與英國所覆相同。

同日電。俄外部現移咨英政府。略謂南非洲戰事未發以前。阿富汗各處邊疆交涉。業已議結云云。文中所敘。并無所要求于英。

不過欲與阿富汗邦交日形親睦耳。

二十一日路透電。英德兩國現已聲明。果兩國所索各條。委國并未請人担保。以表其實。以滿兩國要求之心。當將其海口即行封禁。

同日電。勸請美總統公斷委國與英德交涉一節。委國總統現已允從。

二十二日路透電。瑪昆日在畢利湯并柯唔浩兩處之間。所創無線電報。現已傳遞電信。加拿大總督已由該局電奏英皇。此乃該局第一次所傳之電信也。

同日電。英國弗而湯兵艦。曾列入派封委國海口英國艦隊之內。目下停泊阿凌瓏屈江中。

二十三日路透電。意國兵艦邦森號。現已擒獲委國桅船一艘。

同日電。日前俄國阿的會地震。計毀房屋一萬六千間。傷斃居民二千五百人。目下該處地方仍時震動。居民實不勝其苦云。

同日電。塞宣尼國承統公主。忽于十一日夜間潛至某處登舟。不知何往。其時公主神色甚為慘淡。人皆以為公主必因家人不睦之故。擬欲附船前往會尼巴。惟此舉國人均甚張皇云。

二十四日路透電。塞宣尼國公主係與宮中某師傅法相約逃。刻下兩人均在會尼巴某處客寓。

同日電。意國某巡艦并英國某巡艦一艘。現復擒獲委國商船五艘。德國某兵艦亦已擒獲委國兵艦一艘。目下委京糧餉僅資兩禮拜之需。

同日電。英德兩國公請美總統裁判委國交涉一事。已于本日行文美京。

同日電。意國亦已派兵七百人由委屬巴柏括前往阿彼亞。約廿七日可抵該處。蓋意國以此役亦不得已之舉。其意與英國若合符節。

二十五日路透電。意國亦請美總統公斷委國交涉。其照會已遞至美京。文中所述情形。頗為慷慨。并謂美政府所公斷。我意甚為樂從。

同日電。委政府現已聲明。謂據萬國公會之例。封禁海口固可。惟所拘委國各艦應即交回。
同日電。委國各商船為各國封口各兵艦所擒者。計值金五千元。

同日電。塞宣尼公主目下不肯歸于其父。蓋恐既歸之後。必遭禁錮也。至其潛逃之故。亦已言明。係因與其弟不睦。現其弟亦逃至會尼巴某處。

二十七日路透電。英國殖民大臣張伯倫于本日行抵竹版碼頭。該處總督及各官均來迎迓。張君宣言謂本大臣此次游歷之故。特欲表明英皇深愛南非洲及南非洲百姓之意云。

同日電。委國交涉一事。美總統今不肯出為判斷。歐洲各國現已議定。改交萬國公會裁判。

同日電。張伯倫在德班宴會席間宣言曰。英旗之在南非。當必日增光彩。兩國亦必敦好如初。可無疑義。又云。英杜兩國之聯盟。乃一絕大問題。此事不容緩議。

二十八日路透電。日昨張伯倫在德班宴會。嘗云。當兩種競爭之時。雖國中大員亦不能阻止其事。又云。今日之荷蘭。固已尊崇英國。吾英尙有何憾云云。

同日電。英國皇后于耶穌聖誕之日。特賜宴南非陣亡弁兵之家屬。共一千八百人。

二十九日路透電。此次美總統不允公斷委因之事。德政府頗失所望。蓋此事若歸萬國公會判斷。曲折頗多。必致遷延時日也。三十日路透電。摩洛哥國王現在潛駐弗肅宮中。國恐土匪攻擊城村。無力阻遏也。

同日電。摩洛哥各土匪已將弗肅城內吸水管截斷。致城內滴水難求。想三日內摩王當必迫而出降。又摩王曾由宮中逃出。復被各土匪逐回。

明治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印刷
明治三十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發行
明治三十八年二月十日再版

壬寅新民叢報發編與附

編輯者兼
日本東京市京橋區銀座三丁目二十番地
下河邊半五郎

印刷者
日本東京市京橋區南小田原町二丁目九番地
中野鏝太郎

印刷所
日本東京市京橋區築地三丁目十五番地
帝國印刷株式會社

日本
各地賣捌所

清國
各地賣捌所

不許複製

